中華大典

教育典

教育思想分典

教學總部

主編：吳宣德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325-5800-1

Ⅰ.①中… Ⅱ.①中… ②中… Ⅲ.①百科全書—中國 ②教育思想—思想史—中國 Ⅳ.①Z227 ②G40-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153637 號

ISBN 978-7-5325-5800-1

9 787532 558001 >

中華大典·教育典·教育思想分典(全四册)

編纂：《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c

排版：南京展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

印刷：常熟市華通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二四七·二五 字數：七六〇〇千字

二〇一二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二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5800-1/G·521

定價：一七八〇圓

《教學總部》提要

「教學」之名，初見於《小戴禮記》之《學記》，蓋合「教」與「學」而言之，所謂「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學相長」是也。惟其教、學並舉，故古之論教學也，教以效名，學以覺別，各有體用，非如後世教育學之所指也。其所謂「教」，養德爲上，求知次之，而一於教化之總名。其所謂「學」，則知之之外，亦所以修身養性之具也。

本總部總先秦至清末前賢往哲論教論學之言而成之，別爲數類。題解者，解「教」、「學」、「告」、「導」諸名義，以見先賢言教言學之大旨也。論説者，擇先賢論教論學之言，凡所以明往古教、學之宏旨者，分類而輯之，以見往古教學觀念之流變也。綜述者，述往古教學之制度、事實，以見往古教學實踐之樣態。其餘傳記、紀事、藝文、雜録，皆因事立名，統類而觀，亦可以見往古教學之人事。惟古今之論教學，名言雖同，其義則別，要在讀者自得之耳。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一四
通論……一四
分論……八一
教學的任務……八一
教學的認識論基礎……一〇五
教學過程……一四二
教學原則與方法……一五九
學科教學法……二六八
學習法……三五三
綜述……四三七
傳記……四六五
紀事……四七六
藝文……五〇一
雜録……五一五

教學總部

主編：吳宣德

《教學總部》提要

「教學」之名，初見於《小戴禮記》之《學記》，蓋合「教」與「學」而言之，所謂「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教學相長」是也。惟其教、學並舉，故古之論教學也，教以效名，學以覺別，各有體用，非如後世教育學之所指也。其所謂「教」，養德爲上，求知次之，而一於教化之總名。其所謂「學」，則知之之外，亦所以修身養性之具也。

本總部總先秦至清末前賢往哲論教論學之言而成之，別爲數類。題解者，解「教」、「學」、「告」、「導」諸名義，以見先賢言教言學之大旨也。論説者，擇先賢論教論學之言，凡所以明往古教、學之宏旨者，分類而輯之，以見往古教學觀念之流變也。綜述者，述往古教學之制度、事實，以見往古教學實踐之樣態。其餘傳記、紀事、藝文、雜録，皆因事立名，統類而觀，亦可以見往古教學之人事。惟古今之論教學，名言雖同，其義則別，要在讀者自得之耳。

目録

題解……七
論説……一四
通論……一四
分論……八一
教學的任務……八一
教學的認識論基礎……一〇五
教學過程……一四二
教學原則與方法……一五九
學科教學法……二六八
學習法……三五三
綜述……四三七
傳記……四六五
紀事……四七六
藝文……五〇一
雜録……五一五

題解

《老子・二章》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老子・二十五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四十三章》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老子・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

《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

《論語・述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略】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禮記・學記》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兑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兑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

《吕氏春秋・尊師》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略】

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聲，成聲莫大於學。

《爾雅・釋詁》 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導、左、右、助、勑也。亮、介、尚，右也。左、右，亮也。

《爾雅・釋訓》 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

揚雄《法言・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説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將復駕其説，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

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顔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舍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逾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許慎《説文解字・教》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从孝。凡教之屬皆从教。【略】

斆，覺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

《釋名・釋言語》 教，傚也，下所法傚也。

《釋名・釋典藝》 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

葛洪《抱朴子・勗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鑛璞，鼫鍊屯鈍，啟道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成，仰觀俯察於是乎在，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漏盡日中而不釋，饑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略】

且夫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咎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説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蟲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顔師古《匡謬正俗》卷一 風，毛詩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人讀風爲諷天下。案序釋云：上以風化下，下以諷刺上。此當言所以風天下，不宜讀爲諷。又云：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今人讀云風以動之，不作諷音。案此蓋序釋風者，訓諷、訓教、諷刺，謂

自下而上，教化謂自上而下。今當讀云諷以動之，不宜直作風也。

顔真卿《顔魯公集》卷一〇《曹州司法參軍祕書省麗正殿二學士殷君墓碣銘》 善父母之謂孝，睦昆友之謂悌。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經天緯地之謂文，博古知今之謂學。文學也者，其德之蘊歟！

蕭穎士《蕭茂挺文集・送劉太真詩序》 學也者，非云徵辨説、摭文字以扇夫談端、輸厥詞意，其於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德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尚形似、牽比類以局夫儷偶、旅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宣事實而已。

唐玄度《九經字樣》 教，音窖，上所施，下所效也。從文從孝。孝是古文教字。從攵作教者訛。

《太平御覽》卷六〇七《學部一・叙學》 《易・文言》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

《白虎通》曰：學之言覺也。覺悟所不知也。

《論語・爲政》云：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又《衛靈公》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禄在其中。

又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禮記・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

又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

又曰：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操縵雜弄。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廣譬喻也。

又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教學爲先也。

《國語》曰：文公問元帥於趙襄。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弥惇。夫學，先王之法，義之府也。

又曰：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乎。

《家語》曰：子路見孔子。孔子問曰：何好？曰：好長劒。子曰：以子之能，加之以學，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哉？子曰：狂馬不釋策，御狂馬者，不得釋箠策也。操弓不反檠。弓不反檠，然後可持。木受繩則正，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爲？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厲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拜曰：敬受命。

又曰：孔子謂伯魚曰：吾聞可以與人而不倦者，其唯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以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非學之効？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池也，水潦注焉，蘿蕈生焉，雖觀之，孰知其不源乎！源，衆流也。言盛者雖從外入，及其用之，誰知其非從己出也？

又曰：孔子兄子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問孔蔑曰：女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所亡者，三。王事若釁，若釁宜爲釁相因釁之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奉禄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悦。往過子賤而問之，對曰：自來仕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奉禄被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兼之以弔死問疾，是朋友信篤也。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大戴禮》曰學不可以已矣。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其曲中規，揉使之然也。是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不聞先王之道，不知學問之大也。孔子曰：吾終日思之，不如須臾之學。吾嘗跂而望矣，不如升高之博見也。升高而招，臂非加長，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撮囊。撮囊者也

又曰：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弃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又曰：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生，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

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也。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其前行之惡，況全德之人乎！

《韓子》曰：加脂粉則嫫母進御，蒙不潔則西施弃野。學之爲脂粉亦厚矣。又桓範《世要》云：學者，人之脂粉也。

又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可得而富之也。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

《管子》曰：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其學，故能成其身也。

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學，及時而行，難者弗避，易者弗從。年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墨子》曰：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耶？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

《新序》曰：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何如？對曰：古之學，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得一善言務以說人也。

《尸子》曰：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又曰：今人皆知砥礪其劒，而弗知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又曰：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楩柟豫樟，學積亦有生焉。

《慎子》曰：孔子曰：丘少而好學，晚而聞道，此以博矣。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又曰：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之學，出乎口，入乎耳，口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又曰：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

《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善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踵也。喻學者如食多而後方足也。學不辯義，如被褐而出錦衣而入。故褐在外，衣錦在內，故不可也。戎人生乎戎而戎言，楚人生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也。今使戎人長乎楚，楚人長乎戎，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也。

又曰：聖人生於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聞也。

又曰：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而又假，遂有天下。

蘇子曰：不食八珍，何以知味之奇？不爲文學，何以知世之資？

《孔叢子》曰：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溜至軟，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夫溜非石之鑿，蝎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非積漸之致乎？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燈之明，孰與夜行。公曰：善哉！

又曰：子貢謂子石曰：汝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捐吾詩以學詩於子。

又曰：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學書。曾子曰：汝居參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乎！見夫子居家庭，親在，叱吒之聲未至於犬馬，宣說之。見夫子應賓客，恭儉而不懈，宣說之。見夫子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此三者，學之而未能，安敢不學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也。

《賈誼書》曰：湯曰：學聖王之道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聖王之道而靜居而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

《淮南子》曰：夫明鏡之始不形也，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杇以玄錫，摩以砥旃，鬢眉微毛，可得而察也。夫學亦人之砥礪也。

又曰：夫心闇於道，而強學不已者，譬聾者之歌，無以自樂。

又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之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以弋獵博弈之日誦詩讀書，則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法言》曰：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又曰：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又曰：大人之學爲道，小人之學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

又曰：百川學海而歸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乎山。是故惡夫畫者也。

《抱朴子》曰：人知藥理病，不知學理身。

又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仰觀俯察，於是乎在。雖云色白，匪染不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青萍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

由彼。發閨風，捫辰極，然後知井谷之閉隘，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墻之至困。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飾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而魯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之爲臺榭者，未知班輸之結搆也。天倫爽朗，而不可謂之爲君子者，未識人倫之臧否也。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盡脂鏤冰，費日損功。

《論衡》曰：人生懷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別於物。今飽食快飲，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與三百倮蟲何以異乎！

又曰：手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

《潛夫論》曰：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以人之學也，猶物之有治也。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蠶蟹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而君子以敦貞之質，察敏之才，攝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師，文之以禮樂，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其有不濟乎。

又曰：人之情性未能相百，其明智有相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夫道之於心，猶火之於人目也，深室幽黑無見，乃設燎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則爲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爲，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道術，則皆覩矣。此則非心之明，而人假之，則爲己知。

《風俗通》曰：武帝廣開獻書之路，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書積如丘山，傳業浸衆，枝葉繁滋，經說百萬言，蓋禄利之路然也。

徐偉長《中論》曰：學者踈神達思，治情理性也。初學則如夜在玄室，所求不得，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辯。矯首而徇飛，不如脩翼之必獲，孤居而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

蔣子《萬機論》曰：諺曰：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言其少也。

譙周《法訓》曰：爲國者，不患學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

《玄晏春秋》曰：十七年，予長七尺四寸，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或編荆爲楯，執杖爲戈，分陳相刺，有若習兵。母數譴予，予出得瓜果，歸以進母。母投諸地，曰：《孝經》稱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何？孝者，莫大於欣親。今尔年近乎二十，志不存教，心不入道，曾無怵惕，小慰我心。脩身篤學，尔自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予流涕，子心少感，遂伏書史。

王粲《荆州文學官志》曰：有漢荆州牧劉君，稽古若時，將紹厥績，乃曰：先王之爲世也，則象天地，軌儀憲極，設教導化，叙經志業，明達雍泮，作爲禮樂，表陳載籍，以持其德，上知所以臨下，下知所以事上，官不失守，民聽無悖，然後太階平焉。故曰：物生而蒙，事屯而養，天造草昧，屯而養之，利有攸適，猶金之消鑪，水之從器也。是以聖人實之於文，鑄之於學。夫文學也者，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

趙子聲書詣鄭康成學，曰：夫學之於人，猶土地之有山川也，珍寶於是乎出，猶樹木之有枝葉也，本根於是乎庇也。

虞傳《廣學篇》曰：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也，不見久而渝於學也。

《傳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江表傳》曰：孫權謂吕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途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令涉獵見往事耳。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兵法》《六韜》《左傳》《國語》及史。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蒙等感悟，遂學，所博覽，儒者不勝。魯肅見吕蒙，謂曰：今者見卿學識英博，非復吴下阿蒙。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吕蒙蔣欽，蓋不可及。

《世説》曰：褚褒字季野，語孫盛曰：北人學問淵摠博贍。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余謂北人看書，如顯處見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全宋文》卷三九八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二《答石子重》 南軒《語解》首章，其失在於不曾分別「學」「習」二字，又謂「學者工夫已無間斷，却要時習」，只此二事可疑耳。擇之雖欲分別「學」「習」二字，而不曾見得分明，却遂便差排硬説，尤覺紛拏，不成條理。大抵「學」「習」二字，却是龜山將顔子事形容得分明。上蔡所謂「傳者得之於人，習者得之於己」，其説亦是。然統而言之，則只謂之學，故伊川

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之語。分而言之，則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功夫，習是未能而求能底功夫，須以博學審問爲學，愼思明辯篤行爲習。故伊川只以「思」字解「習」字，蓋舉其要也。學者既學而知之，又當習以能之，及其時習而不忘，然後無間斷者始可得而馴致矣。若已無間斷，則又何必更時習乎？「習」字南軒之說正顛倒了。擇之所論又不分明，而詞氣不和，意象輕肆，尤非小病，所宜深警省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曾無疑》 「學習」之「習」與「傳習」之「習」非有不同，傳即謂所學也。大抵博學、審問，學之事也；謹思、明辨而力行之，習之事也。《集注》中所載諸先生說甚備，可細考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而第一注》 學，效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〇《論語二・學而篇上》 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義剛。

劉伯温《誠意伯文集》卷七《覆瓿集七・沙班子中興義塾詩序》 子中曰：「噫！是子不知余也。子以爲予之學猶官之學與？非也。予請爲子言學。夫學也者，學爲聖人之道也。學成而以措諸用，故師行而弟子法之。是故搜羅天人，究極古今，旁通物情，達其智也。齊明盛服，非禮勿動，篤其敬也。見惡則違，見善則隨，敦其仁也。存心養性，樂道尊德，致其大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盡其細也。忠信謹慤，固其内也。貌言容止，閑其外也。詩書六藝，昭其文也。剛毅木訥，培其質也。親賢友仁，以輔德也。幼幼長長，順天則也。夫學，智以周之，敬以一之，仁以行之，立乎大不遺乎細，嚴乎内不弛乎外，文以藻之，質以榦之，於是乎德成而不失其則。今之學主以文墨爲教，弟子上者華而鮮實，下者習字畫以資刀筆，官司應酬廩粟之外，無他用心，其亦異乎予之所欲爲者乎！夏之校，殷之序，周之庠，吾不得而見之矣，而有志焉。道之將行也夫，吾室之成未可知。道之不行矣夫，吾固將以盡吾心，終吾年，縱不能行於今，庶其或垂於後。」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劉濬廷任五河教諭序》 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綉鞶帨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于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七《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總論教化之道》 爲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

湛若水《春秋正傳》卷三一「秋，葬曹平公」條 愚謂學也者，覺也、效也。不效而無覺，則惑心生而邪惡乘之。弒父與君，不學之漸也。

馬明衡《尚書疑義》卷三《說命下》 「惟斆學半」，蔡子以教人居爲學之半，欲高宗自學。又以教人爲終始之義。愚竊以爲難通。方傅說勉高宗於學，詞尚未竟，而遂告以教人，無是理也。自堯舜禹成湯以來，君臣告戒之言，惟恐在己之未盡，而何有遽告以教人爲急哉！又以教人爲學之終事，將傅說緊切之言又失之遠，其爲深巧亦已甚矣，而又或者新巧之尤耶？蔡子之意本於吕伯恭之言，謂曾有學中一事，解云：傅說與王說：我教作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以爲深險，不知此說於義理極正，於語脉極順，何深險之有？然竊謂斆字當兼教人、受教二義，謂人所以教己所受教，只是居爲學之半，其實要自去實用其力，始能得其全也。故必一念乾乾不息，終始守于此學，則厥德脩罔覺矣。如此說來，自是平順，不知先儒亦何故倒說？想亦胸中有舊說纏繞也。

袁仁《尚書砭蔡編》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受教曰斆，此訓最精。高宗序學于《甘盤》，至「克邁乃訓」，皆資之人者。說因言學于古訓，欲其反諸己也。蓋學古是尚友古人，須以我之精神通于千古之上，故須孫志以求，允懷以俟，而後道始實有諸躬也。然積諸躬又不若志諸心，故云惟受教于人，于爲學之道止居其半，半須自得。念謂心念；典，主也。此心自始及終，常主于學，則精神既到，脩證俱融，故曰「厥德脩，罔覺」。罔覺之覺，乃爲真覺。學不至是，未逼真。

王樵《尚書日記》卷一六《君牙》 教也者，使人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者也。故教之本在身，爾身所當先正，爾克正，無敢不正矣。民心不能自中，爾之中，民之所取中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上》 《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學也者，效法之謂也；道也者，成象之謂也。夫子曰：「下學而上達。」蓋言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賢希聖，則有其理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聖如何而希天哉？蓋天之生人，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立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雖事物未交隱微之地，已有適當其可，而無過與不及之準焉，所謂成

象也。平日體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準以赴之，所謂效法也，此聖人之希天也，此聖人之下學上達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人生稟氣不齊，固有不能自知適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之舍己而從我也。故士希賢，賢希聖，希其效法於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則何以使知適當其可之準歟？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歟？則必觀於生民以來備天德之純，而造天位之極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處夫窮變通久者而多識之，而後有以自得，所謂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見於行事。《詩》《書》誦讀，所以求效法之資，而非可即爲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爲學，而以《詩》《書》誦讀爲學者，何邪？蓋謂不格物而致知，則不可以誠意，行則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誦讀爲學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謂此外無學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斥以爲佞者，蓋以子羔爲宰，不若是說，非謂學必專於誦讀也。專於誦讀而言學，世儒之陋也。

汪中《述學・講學釋義》 講，習也。習，肄也。肄，講也。《國語》：「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春秋傳》：「大雩講于梁氏。」又，「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肄射御角力」是也。古之爲教也以四術：書則讀之；詩樂同物，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揖讓周旋，是以行禮。故其習之也，恒與人共之：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傳》曰：「宵雅肄三。」又曰：「臣以爲肄業及之。」皆謂此也。學人習之，其師則從而告之。《記》曰：「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曰學，曰贊，曰詔，必皆有言。故于文，講從言。其行禮也，或謂之相，或謂之傅，一也。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皆講學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孔子憂學之不講。後世羣居終日，高談性命，而謂之講學，吾未之前聞也。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一《默觚上》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猷訏樂堯舜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傅巖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爲尊德性；學傅説之所學，是爲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康有爲《康有爲全集》第一集《長興學記》 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嚴復《嚴幾道文鈔》卷三《西學通門徑功用説》 昔英人赫胥黎著書名《化中人位論》，大意謂人與獼猴爲同類，而人所以能爲人者，在能言語；蓋能言而後能積智，能積智者，前代閱歷傳之後來，繼長增高，風氣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蠻，由野蠻而開化也。此即教學二字之起點。當未有文字時，只用口傳，故中文舊訓以十口相傳爲古，而各國最古之書，多以韻語，以其易於傳記也。孔子言：「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有文無文，亦謂其成章可傳誦否耳。究之語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楊雄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最爲諦當。英儒培根亦云：「世間無物爲大，人爲大；人中無物爲大，心爲大。」故生人之事，以鍊心積智爲第一要義，鍊心精、積智多者爲學者，否則常民與野蠻而已。顧知鍊心矣，心有二用：一屬於情，一屬於理。情如詩詞之類，最顯者中國之《離騷》，理凡載道譚理之文皆是。然而理又分兩門：有記事者，有析理者，而究之記事之文，亦用此以爲求理之資；所謂由博反約、博文約禮者，皆此意也。大抵學以窮理，常分三際：一曰考訂，聚列同類事物而各著其實；二曰貫通，類異觀同，道通爲一。考訂或謂之觀察，或謂之演驗；觀察演驗，二者皆考訂之事而異名者，蓋即物窮理，有非人力所能變換者，如日星之行，風俗代變之類；有可以人力駕御移易者，如鑪火樹畜之類是也。考訂既詳，乃會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於是大法公例生焉；此《大易》所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會通以行其典禮，即西人之大法公例也。中西古學，其中窮理之家，其事或善或否，大致僅此兩層，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悞，於是近世格致家乃之救以第三層，謂之試驗。試驗愈周，理愈靠實矣，此其大要也。吾人爲學窮理，志求登峯造極，第一要知讀無字之書；培根言凡其事其物爲兩間之所有者，其理即爲學者之所宜窮，所以無大小、無貴賤、無穢淨，知窮其理，皆資妙道：此佛所謂墻壁瓦礫，皆説無上乘法也。赫胥黎言，能觀物觀心者，讀大地原本書；徒向書册記載中求者，爲讀第二手書矣。讀第二手書者，不獨後因人作計，終當後人，且人心見解不同，常常有悞，而我信之，從而悞矣：此格物家所最忌者。而政治道德家，因不自用心，而爲古人所蒙，經顛倒拂亂而後悟者，不知凡幾！諸公若問中西二學之不同，即此而是。乃若問西人後出，新理何以如此之多？亦即此而是也。而於格物窮理之用，其途

不過二端：一曰內導；一曰外導，此二者不是學人所獨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後智識日闢者也。內導者，合異事而觀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兒不知火之盪人也，今日見燭，手觸之而爛，明日又見鑪，足踏之而又爛，至於第三次，無論何地，見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熱者，即知其能傷人而不敢觸。且苟欲傷人，且舉以觸之，此用內導之最淺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盪人一語。其所以舉火傷物者，即是外導術。蓋外導術，於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斷。火能盪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盪人是斷，合例、案、斷三者，於名學中成一聯珠，及以傷人而人果傷，則試驗印證之事矣。故曰印證愈多，理愈見堅確也。名學析之至細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須知格致所用之術，質而言之，不過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學、力學、天地人動植諸學，多內導；至於名數諸學，則多外導。學至外導，則可據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時也。諸公在此考求問學，須知學問之事，其用皆二：一專門之用，一公家之用。何謂專門之用，算學則以覈數，三角則以測量，化學則以制造，電學則以爲電工，植物學則以栽種之類，此其用大矣；然而雖大而未大也，公家之用最大。公家之用者，舉以鍊心制事是也。故爲學之道，第一步則須爲玄學，玄者懸也，謂其不落遥際，理該衆事者也。玄學一名二數，自九章至微積方維，皆麗焉。人不事玄學，則無由審必然之理，而擬於無所可擬。然其事過於潔淨精微，故專事此學，則心德偏而智不完，於是則繼之以玄著學，有所附矣，而不囿於方隅。玄著學，一力，力即氣也，水火音光電磁諸學皆力之變也；二質，質學即化學也。力質學明，然後知因果之相待。無無因之果，無無果之因，一也；因同則果同，果巨則因巨，二也；而一切謬悠如風水星命禨祥之説，舉不足以惑之矣。然玄著學明因果矣，而多近果近因，如汽動則機行，瀛輕則風至是也；而無悠久繁變之事，而心德之能猶未備也，故必受之以著學，著學者用前數者之公理大例，而用之以考專門之物者也。如天學、如地學、如人學、如動植之學；非天學無以真知宇之大，非地學無以真知宙之長，二學者精，其人心猶病卑狹鄙陋者，蓋亦罕矣。至於人學，其蕃變猶明，而於人事至近。夫如是，其於學庶幾備矣，然而尚未盡也，必事生理之學，其統名曰拜歐勞介，而分之則體用學、官骸學是也。又必事心理之學，生心二理明，而後終之以羣學。羣學之目，如政治、如刑名、如理財、如史學，皆治事者所當有事也。凡此云云，皆鍊心之事；至如農學、兵學、御舟、機器、醫藥、辨務，則專門之至溢者，隨有遭遇而爲之可耳。夫惟人心最貴，故有志之士，所以治之者不可不詳，而人道始於一身，次於一家，終於一國，故最要莫急於奉生，教育子孫次之；而人生有羣，又必知所以保國善羣之事。學而至此，殆庶幾矣。諸君子力富而心卓，有心力者任自爲之，僕略識涂徑，聊爲老馬之導，非曰能之也。

論說

通論

《國語・晉語九》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老子・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論語・學而》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論語・爲政》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論語・公冶長》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論語・泰伯》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論語・子罕》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論語・衛靈公》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論語・子路》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論語・陽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論語・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墨子・魯問》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饑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以爲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說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

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

《墨子・公孟》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

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糈，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争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取也，今子徧從人而説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不强説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筮，一行爲人筮者，一處而不出者，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糈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糈多。」子墨子曰：「仁義鈞，行説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説人也？」【略】

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强爲之。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强爲之。」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鷄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略】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莊子・在宥》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拏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荀子・解蔽》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説，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爲也。妬繆於道，而又誘其所迫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治離走，而是己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

故爲蔽：欲爲蔽，惡爲蔽，始爲蔽，終爲蔽；遠爲蔽，近爲蔽；博爲蔽，淺爲蔽；古爲蔽，今爲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爲蔽。此心術之公患也。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啟，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身不先知，人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夫是之謂之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鳳，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爲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危辱、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知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禄與管仲齊；召公、吕望，仁知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禄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能。勉之强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

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俗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爲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

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

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

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夫何以知？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於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

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淵淵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物也，雜博；其情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

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爲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然後能知之。

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本形之正也。心亦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矣。

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壹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至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

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蟲之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有子惡卧而粹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蟲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

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爲踰步之濟也；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爲喁喁；埶亂其官也。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景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埶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安能無過乎？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爲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卬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

哀哉？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溼而擊鼓鼓痹，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則没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王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諰。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爲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説，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顔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説也。則天下之治説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爲察，言物而爲辨，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爲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干之胸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云：「墨以爲明，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呂氏春秋・君守》 得道者必静。静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彊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事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呂氏春秋・功名》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鼈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

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

陸賈《新語・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狗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僅俛而加志，我儃優而弗省耳。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膠黑，揄鋏陂，雜芷若，虻虱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説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悆懘養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

昔者南榮趎醜聖道之忘乎己，故步涉山川，蚤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大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

今夫子之達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跦，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禄不重。

韓嬰《韓詩外傳》卷二 子夏讀《書》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書》

矣。」子夏對曰：「《書》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雖居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書》已矣，然子以見其表，未見其裏。」顔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未謂精微者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七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糝，弟子有飢色，讀詩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爲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爲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爲聽乎，則伍子胥何爲抉目而懸吴東門？子以廉者爲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爲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爲用乎，則鮑叔何爲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爲天子，其遇堯也。傅説負土而版築，以爲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爲相，其遇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名聞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不爲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終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劉安《淮南子・原道訓》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蜎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瞽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爲之充，而神爲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趎坮，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虚者以豪末爲宅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内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静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而蹟蹈于污壑阱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爲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暗於勢利，誘慕於名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昧。夫精神氣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劉安《淮南子・説山訓》　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跡者，非能生跡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户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劉安《淮南子・泰族訓》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

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户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

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冀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

佚名《太平經》卷九八《爲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行復爲子說道，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真道善說；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樂推行作善，反好浮華之文，可以相欺僞者。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辯於口辭，以害人爲職，不尊重上，不利愛下。其行與經道實空虛，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守長者。【略】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虛無真守，反積常思欲得官。官者，乃天之列宿之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予無功之人也。無功之人，天地所忽，神靈所不好愛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邪鬼物因而共下其心，使其妄語，因而妖言，不而自禁止也。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凡人爲行，不欲樂善，爲悉凶也。真人努力，子幸有善意，常欲愛利爲事，已度矣。雖然，真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於前也，其失皆在於後，皆由不自愛，自易自言且度，反中有過而不度也。故吾今說而不得中止者，乃真人使吾說不得止也。今欲中閉說而自易不言，恐恨真人。真人恨則上視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自易閉學而中止也。子知之耶？」

佚名《太平經》卷一〇八《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悉未嘗見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嘗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嘗見之說以上其師，是上善順弟子也。

佚名《太平經》卷一〇九《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師弟子不並力，凡結事無緣得解，道德無從得興，矇霧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

佚名《太平經》卷一五四至一七〇《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　外學多，内學少，外事日興，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華。浮者，表也。華者，末也。夫天道遠入邪中，不能自還。【略】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亂而煩矣；守末者昏矣。故賢者守本戒中，不敢從末也。夫能守之不止，方方善來者，無拒逆，撰爲寶器，萬世不復易也。

王充《論衡・別通》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内，内中所有，柙匱所（贏）〔贏〕，縑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内，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

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黄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

人目不見青黄曰盲，耳不聞宫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博）〔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祕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

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

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

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温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户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啟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經之説，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術明胸中。開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壙穴臥，造黄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

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宫，欲入所臥「處」，户三（百）盡（自）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户，户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户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絶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雜）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

某酒醴，不（酤）（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不］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醫］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

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

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醯，土釜之盛，入者（鄉）（饗）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虚無懷，朝廷不御也。

劍伎之家，鬥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鬥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賢聖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説。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觀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録，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逢〕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

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裸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裸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任〕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詐〕，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

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人〕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喈、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綏，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産公，以編户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

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所（摘）〔摺〕，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無）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内藏；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王充《論衡・論死》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

王充《論衡・實知》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絶，與賢殊也。

孔子將死，遺識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

曰：此皆虛也。

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

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誦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達聞暫見，卓誦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

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弒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嘻〕，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七〕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君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七〕年，槀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槀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槀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其言〕。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槀里子之見天子〔宮〕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槀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弗〕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卻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塹）〔澌〕，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聖〕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

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眇）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仲）〔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

視之，目竟眇焉。翁(仲)〔偉〕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洞〕聽、遥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祕。衆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

難曰：「黄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黄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黄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黄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毁敗踰惡。世俗傳顔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吴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顔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吴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顔淵之類也。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聖賢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鴝鵒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謡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謡乎？則夫僮謡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句有誤。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驟相過。

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謂〕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駮不純，跲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

實者，聖賢不能〔知〕性〔知〕，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説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説不能解也。非見説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王充《論衡・知實》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説，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説虚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

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略】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絶？

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絶殊之名也。何以明之？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矜]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喻，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敦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絶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呼！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

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産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産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黄龍當見。後黄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黄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

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宫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

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饜，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饜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孔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注引魚豢《論學》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三國志・魏志・鍾繇華歆等傳》注引《魏略》 初，〔董〕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何晏《論語集解・泰伯第八》 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如不及，猶恐失之耳也。

郭象《莊子註・知北遊》 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郭象《莊子註・庚桑楚》 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强相法效也。【略】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全晉文》卷六五張邈《自然好學論》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于口也。黃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于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于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于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于有，自然之好也。

葛洪《抱朴子・微旨》 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易以及難，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並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

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孑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扎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事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

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强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絶穀之方，寒而無自温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虚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疏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

葛洪《抱朴子・雜應》 或曰：「敢問斷穀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答曰：「斷穀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黄精，及禹餘糧丸，日再服，三日，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説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聞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絶俗委家，巖棲岫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朮，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日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還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敍共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莧實之屬十許種搗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顔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膏作之，用丹砂曾青水，以石内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黄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郗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脾中神名，名黄裳子，但合口食内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絶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大久乎？若令諸絶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四十日中疲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絶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候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壓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黄帝雲液泉法，以蘗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内一升水投中，如千歲苦酒之内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炁，斷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肯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虚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虚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臘粉精棗栗雞子之屬，不絶其口。或大食肉而咽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蹙頓矣，未名絶穀耳。吴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吴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鑰閉，令人備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顔色更鮮悦，氣力如

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

或問不寒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

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玄冰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丘上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周以十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

葛洪《抱朴子・勖學》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鹵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略】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未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

葛洪《抱朴子辭義》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強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略】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竝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尟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酸鹹，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飄之細巧，蔽於沉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齬齷者，則羈絏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茝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葛洪《抱朴子・廣譬》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熠燁，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覿虎豹之彧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葛洪《抱朴子・博喻》 抱朴子曰：「閶風玄圃，不借高於丘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羣，而幽蕙之芬駭；峻概獨立，而衆禽之響振。」【略】

抱朴子曰：「商風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略】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合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葛洪《抱朴子・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蟻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崐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

抱朴子答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隊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廈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口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渝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

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説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屬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音〕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中國畫論類編》第五編《宗炳・畫山水序》　聖人含道暎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隗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廬衡，契闊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跕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絶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皆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内。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瞳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絹素以遠暎，則崑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内。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横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虚求幽嚴，何以加焉？又神本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違天勵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峯岫嶕嶢，雲林森眇，聖賢暎於絶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與學生書》　吾聞斲玉爲器，喻乎知道；惟山出泉，譬乎從學。是以執射執御，雖聖猶然；爲弓爲箕，不無以矣。抑又聞曰：漢人流麥，晉人聚螢。安有挾册讀書，不覺風雨以至，朗月章奏，不知爝火爲微。所以然者，良有以夫！可久可大，莫過乎學。求之於己，道在則尊。

劉勰《文心雕龍・神思》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虚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

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歧路，鑒在疑後，研慮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見爲饋貧之糧，貫一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劉勰《劉子・專學》　學者出於心。心爲身之主，耳目候於心。若心不在學，則聽誦不聞，視簡不見。如欲鍊業，必先正心，而後理義入焉。

夫兩葉掩目，則冥默無覩；雙珠填耳，必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爲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内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季子聽清角之韻，不見嵩岱之形。視不關耳，而耳不見，聽不關目，而目不聞者，何也？心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

是以心駐於目，必(志)〔忘〕其耳，則聽不聞；心駐於耳，必遺其目，則視不見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剡劂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則手不並運也。

奕秋，通國之善奕也，當奕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

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暴深，情有蹔闇，笙猾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當算之際〕，有鳴鴻過者，彎弧擬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奕秋之奕，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奕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游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以瞽聲之微，而聽察聰視明審者，用心一也。

夫蟬難取，而黏之如掇；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於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諷誦，雖入於耳而不諦於心，譬若聾者之歌，效人爲之，無以自樂，雖出於口，則越散矣。

《隋書・經籍志一》《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識而不窮，畜疑以待問；學不踰等，教不陵節；言約而易曉，師逸而功倍；且耕且養，三年而成一藝。自孔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學者離羣索居，各爲異說。至于戰國，典文遺棄，六經之儒，不能究其宗旨，多立小數，一經至數百萬言。致令學者難曉，虚誦問答，脣腐齒落而不知益。且先王設教，以防人欲，必本於人事，折之中道。上天之命，略而罕言，方外之理，固所未説。至後漢好圖讖，晉世重玄言，穿鑿妄作，日以滋生。先王正典，雜之以妖妄，大雅之論，汩之以放誕。陵夷至于近代，去正轉疎，無復師資之法。學不心解，專以浮華相尚，豫造雜難，擬爲讎對，遂有芟角、反對、互從等諸翻競之説。馳騁煩言，以紊彝敘，譊譊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蔽也。班固列六藝爲九種，或以緯書解經，合爲十種。

《初學記》卷二一《文部・講論第四》《廣雅》曰：講，讀也。論，道也。《説文》曰：講，和解也。論，議也。又鄭玄云：論，倫也。見《詩箋》。賈逵曰：論，釋也。見《國語》注。皆解説談議訓詁之謂也。見顧野王《玉篇》。《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班伯爲中常侍，上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許商。《東觀漢記》曰：建初四年，詔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則其事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毁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不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而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宋，細木爲桷，樗櫨侏儒，根闌屈樲，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表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姸，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禀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棧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全宋文》卷一二四五曾鞏《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處其大要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而事之有委曲幾微，欲其取之於

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推而通之，則萬變而不窮；合而言之，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各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彼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久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捨之際，極大之爲無窮，極小之爲至隱，雖他經靡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於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爲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鄙，有志於學，常懼乎其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强，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繇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反而餒者，豈得已哉？則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閒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閣下也。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閣下獨曰是者；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閣下獨曰非者。及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至於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未盡者邪？夫賢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鞏者哉？故願聞議論之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此鞏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者可謂衆矣，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鞏之志哉？亦閣下之所賤也。故鞏不敢爲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而辱召之。鞏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而因自敍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全宋文》卷一二一四司馬光《答秉國第二書》 光啟。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紙札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光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户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於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虚、静、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虚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静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静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苟爲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爲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歷块埤，不能登山；不沿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絶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諫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縱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它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爲欲罷不能，孟子何爲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弼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傅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願秉國動静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得之矣。」秉國亦常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争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争之，一人曰寒，一人曰温，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强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二人雖老矣，繼今而猶學，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光再拜。

《全宋文》卷一三〇三張載《正蒙・有德篇》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强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説，皆取人之弊也。

言有教，動有法；書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程顥、程頤《二程粹言》卷上《論事篇》 子曰：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也，顯微一源也。古之所謂善學，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

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顔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貫通處。」

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略】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全宋文》卷一七七五韋驤《上朱太博書》 九月日，某再拜獻書太博先生閤下：某聞君子有三樂，其一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無他焉，術學充足而以兼人爲己任也。蒙竊謂教人者樂，則教於人者樂亦過之矣。何則？教人者欲其道之傳也，教於人者欲受所傳而自達之也。既傳且達，然後其□□□二者之心一於善而其樂同也。

張耒《柯山集》卷三三《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于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時，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法，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别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説，七曰儐賓，八曰釋奠于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于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于讀書而已；所謂成均，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于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于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于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主仁。東序在王宫之左，而其位則位之方也。此其比于二代之學，其事爲衆歟。夫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于虞，故讀書于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于周爲最近，故習禮于瞽宗。蓋成均者，意有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畧，制畧則事卑。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于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于天子飲酒于成均，然後始得酌于上尊，此不亦時遠而制畧，制畧而事卑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時者，其别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絃，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樂正主之，而大胥贊之，而大樂正授數焉。至于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贊之。至于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贊之無助，何也？蓋舞羽近于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于學，何也？蓋四夷之俗，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陳之于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于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别而習之者，春誦、夏絃是也。施于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别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絃均爲聲也，而誦者人聲而絃資于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于振作，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于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爲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于外而後能，習于冬則寒而大苦，故于秋冬者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于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蓋所謂其習有常時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有十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者，以道德爲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逸，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説在東序，又曰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説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于大司成之教，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于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于大樂正，而喻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爲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夷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攷其事，則皆供職効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别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于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于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于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説，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于先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具器而後釋菜告成，而不敢專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爲未足，故大司成論説之，以論説爲未足，故乞言于老者，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一《語録二・京師所聞丙、戊四月至六月》 所謂時習者，如嬰兒之習書，點畫固求其似也。若習之而不似，亦何用習。學者學聖人亦當如此，大槩必踐履聖人之事，方名爲學。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若，今之學者固未嘗習，而況於察！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南都所聞已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楊時《龜山集》卷二七《勸學》 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無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無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日陳露於目前，而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是未免荀卿所謂口耳之學，非所望於吾友也。

葛勝仲《丹陽集》卷七《學論》 孔子以天縱之聖，兆於變化而木鐸一世，凡道之妙，皆不勉而中，豈待學哉！其自稱蓋嘗曰：「默而識之，則道不待於言傳；一以貫之，則道不涉於多見。」然《論語》之書，載其好學特詳者，何也？蓋聖人之言所以爲中人法，聖人恐天下後世以己爲將聖，不可跂及，而遂惰于學也。故爲説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蓋學而加以敏求，則就效速矣。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可謂云爾已矣。」蓋學而持之以不厭，則用心剛矣。以世之學常失於躐等，故爲之説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示進道當漸也。以人之患每失於自墮，故又爲之説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示入道當以誠也。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則固可宗；不賢者識其小，則亦未易棄。故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示求道當以廣也。所造者深，則不可以一指名；所成者大，則不可以一言蔽。故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示體道當以全也。以生知之聖，猶彊學如此，況中人乎！聖人所以爲天下後世計者深矣。故勸學者之説，載於語者，凡三十有六，而不爲複也。其曰：「學而時習之。」則亦貴漸之意。其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則亦貴誠之意。其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則亦貴廣之意。其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則亦貴全之意。是故於顔淵、孔文子好學，則稱而美之；於子路之六蔽、伯魚之詩禮，則誘而進之；於宰我晝寢，冉有自畫，則辭而闢之，其大要，欲學者日趨聖域而已。嗚呼！後之學者，可不勉歟。

王禘《王著作集》卷八《震澤記善録》 〔周〕憲初至震澤見先生，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憲舉楊文靖公《中庸序》云：「聞之伊川：『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先生曰：「是非伊川之言，不然則初年之説也。昔伊川嘗批呂與叔大臨《中庸説》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問伊川如何『其言未瑩？』伊川答語甚簡，曰：『中無倚著。』」憲未達，先生曰：「若説不倚，須是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

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五《答郭興秀才書》 某啟：僕出而仕，常憂不任其職，今乃當一道斯民，其有壹鬱而無誰與語者日至於庭，僕尚恨無以滿其來之之望，而況欲從之以求先聖賢之道乎？生去其鄉，抱負其學而來，僕亦豈敢不盡其所聞以告諸？今生自謂頃嘗取一書而讀之，兀然恍然，已乃豁然且昭然矣。不知書何用使人兀然恍然也歟？夫所謂文之至於精微宏深者，非謂其精微必若離婁而後見之也，非謂其宏深必若大撓而後知之也。蓋如古先聖賢之言，則爲精微爲宏深焉爾。生云心之量與天地同，學之深與江海同，無乃有敝於精微宏深而求之過也。先聖賢之言，孔安國固云坦然明白，生不之思焉。苟不自修性始，則誠讀其言，亦將兀然恍然矣。生歸而務修其性，則視向所謂豁然昭然，則又當有加焉。

吴乘權《綱鑑易知録》卷六五 開卷有益，不爲勞也。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三 乾道九年五月己未，左迪功郎朱熹辭免召命，乞差嶽廟。梁克家言：「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静退，屢召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帝曰：「士大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爲文，及即位以來，今有十餘年，諳歷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爲文，須有用乃可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三《答吕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悦，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末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説《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澆漓，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幸也。

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密」爲「祕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

「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成之説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二《答吴晦叔》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蓋古人之教，自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雲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略】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五《困學恐聞編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夫生知者，堯舜孔子也；學知者，禹、稷、顔回也。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間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可不懋哉！予嘗以「困學」名予燕居之室，而來吾室者亦未嘗不以此告之。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蓋又取夫「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之意，以爲困而學者其用力宜如是也。讀是書者以下民爲憂，而以未能行其所聞爲恐，則予將取以輔吾仁焉。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九《子張第十九》 或問：十三章之言先仕而後學，何也？曰：仕優則學，爲已仕者言也。蓋時必有仕而不學，如原伯魯者，故有是言。學優而仕，爲未仕者言也。蓋未有以明乎脩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子産於子皮有製錦之譏，而夫子亦悦漆雕之對，惡子路之佞。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爲美官者爲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子夏此章，以先後之次推之，其本意蓋如此，而推其餘意，則又以明夫仕未優而學，則不免有背公徇私之失，學已優而不仕，則亦不免有愛身忘物之累，當時恐或兼有此意也。曰：諸説如何？曰：程子學優則仕，吕氏仕優則學之既得其正意。程子仕優，吕氏學優，得其餘意。而范氏有餘而後可以及人，楊氏念終始典于學，皆以學爲主，尤爲得其大意。侯氏暇時之説亦善，蓋非必謂其沛然充足有以過人也。謝氏別爲一意，亦過高而失子夏之意矣。此所謂學，亦學文之意耳。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四《大學一》 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裏，全不修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

這個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爲聖賢而有餘，不爲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六〇唐仲友《愚書》 由惡近善，蓬生於麻；由善近惡，絲涅於墨。【略】

謂道爲難，若涂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汩性。説日益新，理日益昧。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天下之理，將從其簡且易者而學之乎？將欲其繁且難者而學之乎？若繁且難者果足以爲道，勞苦而爲之可也；其實本不足以爲道，學者何苦於繁難之説？簡且易者又易知易從，又信足以爲道，學者何憚而不爲簡易之從乎？

《陳亮集》卷二八《壬寅答元晦秘書》 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

楊簡《慈湖遺書》卷二《樂平縣學記》 紹熙三年二月閏朔，某始領邑事，敬瞻先聖之宫隘陋甚，無以起人崇敬之心，思撤而新之，縣計大匱不可，同官協謀，邑人丕應。越明年，中殿崇成，戟門前峙，脩廊翼之。因廊爲齋，學者有安居之所，惟講道之堂仍其舊。某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説而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自

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悦」，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之樂，亦不可以言學。時習而悦，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絶學者之意，門弟子總計之曰「毋意」，爲是故也。從遊三千，獨曰「顔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女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參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即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有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顔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皞皞精白，是謂時習而悦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具銜楊某謹記。

楊簡《慈湖遺書》卷九《家記三》　《學記》亦非知道者作，泛泛外務，謂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辭氣非真通達。果通達，豈九年所可限。又曰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游息孰非脩習之地，善修者無動静之殊。

劉爚《雲莊集》卷七《勸學》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於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啟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於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説、距詖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寧來，此學廢絶，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峯二先生，又以得於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説》、《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於後學。近則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嘗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出於一，而其所以發明究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秘，至是無復餘蘊。此邦之士登門牆承聲教者甚衆，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俱存，皆學者所當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説》，晦庵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集註》，則於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於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綜世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秘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於文章之妙，渾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於義理之精微，既有所得，發之於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直餘事爾。若徒諷詠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本有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於二先生之書。俟其洽浹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儒所著，次第熟復，而温公《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焉。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旬當課之日，則於所習之書摘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説，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脉，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疎，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黄榦《勉齋集》卷一《新淦縣學講義》　學之爲義大矣。人心之所以正，人倫之所以明，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未有不須學以成者。唐虞以來，司徒掌教，后夔典樂，皆學之所由興也。至商而後，有學之名。至周而後，有學之法。洙泗之間，師友講習，而學之條目纖悉始具。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之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秦、漢以來，一世之士不騖於詞章，則溺於訓詁，不陷於功利，則惑

於異端，是固不足以語聖賢之學矣。至於我朝周、程夫子出，繼斯道不傳之緒，二、三大儒又從而相與推明之，於是古先聖賢教人爲學之道至是而復明。然講明之精、記問之博，而不能反躬實踐者，既不足以造夫道，脱畧章句、馳心高妙，以爲聖人之道不假學問可以一蹴而入者，又未免於空虚無據之失。學者誠能於立心之始，玩聖賢教人之法，循序而進焉，則庶乎得其門而入矣。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四五范浚《存心齋記》 學者覺也。覺由於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人之念慮横生，擾擾萬緒，羨慕耽嗜，厭惡憎嫉，得喪欣戚，觸望很忿，怵迫憂懼，凡私意妄識，交午叢集，紛紜於中，汩亂變遷，無或寧止，雖魂交夢見，亦且顛冥迷憒，悠揚流遁，彼其方寸蕩摇，如疾風振海，濤浪洶湧，求一息之安，且不可得，則存其心，不亦難乎！然彼紛紜於中者，浮念耳，邪思耳，物交而引之耳。雖百慮煩擾，而所謂至静者固自若也。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使不誘於外，此存心之權輿也。至若藏心於淵，則必有事焉而勿正，能於勿忘勿助之間，默識乎所謂至静者，此存心之奥也。凡學始於存心，中於盡心，終於盡性。方其存心也，猶有存之者焉，非所謂盡心，未能盡心，安能盡性。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蓋心既盡，而空洞清明，然後知性之爲性皆天理也。

《四明文獻集》卷一王應麟《跋袁潔齋答舒和仲書》 右潔齋袁先生答廣平舒先生和仲書，擬其要切者，如昔子朱子有言子思教人之法，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陸子静所言，耑是尊德性。潔齋先生之學，陸子之學也。觀其尺牘，皆勉學之要言，蓋尊德性實根本於學問，未嘗失於一偏，是亦朱子之意也。所謂「但慕高遠，不覽古今；務爲高論，不在書策」者，箴末俗之膏肓，至深至切。所謂「古人多識前言往行，日課一經一史。」斯言也，學者當書紳銘几，晝誦夜思，尊所聞，行所知，可不勉歟！至於因晚楊梅之餽，推之於大才晚成，此格物之學，一草一木之理，必致其極。節或虧於晚，學或倦於耄，俛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尤當以是自儆。《書》不云乎：「汝丕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嗟爾後進，惟憲法是式，沉潛乎經術，貫穿乎史籍，外以致用，内以崇德。費隱一原，敬義俱立。應正學之不墜，尚前修之可及。王應麟識。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易》 君子無斯須不學也。黄霸之受《尚書》，趙岐之注《孟子》，皆在患難顛沛中，况優游暇豫之時乎！《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略】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於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周南仲云。蒙之養正察乎微，頤之養正先乎近。蒙之初曰發，家人之初曰閑。《顔氏家訓》謂「教兒嬰孩，教婦初來」。

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一《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于人心之所固有，不强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郝經《陵川集》卷一九《辨微論・學》 智一而不鑿者，故學純而不駁。一而不鑿，則得者精而成者大；純而不駁，則守者固而行者正。是以建大節，處大變，斷大惑，紛然而至而不紊，儻爾而起而不動。以一身而鎮天下，天下與之；以一言而率天下，天下從之，此大人君子之爲學，所以安天下也。小人之學異乎此，所以亂天下也。天下之安危，繫夫學而已矣。大人君子之爲學也，用智之公也。公則一，故其學純，外物不能間入以相擾也，故能御物而不屈。夫學純故有器，有器故有節，有節故不爲私奪，所以天下恃之以安也。小人非不學也，用智之私也。私則有欲，有欲則屈于物，一心也而萬物屈之，是以中無主而外無正，天下因之以亂也。學而因以亂天下，曷若不學之愈乎。不學則樸魯重厚而無欲，猶足以鎮天下，而不至于亂天下也。夫人而有智而資之以學，不至于大聖，而必至于大姦。故周公、王莽皆學也，而周公以之安周，王莽以之篡漢。周勃、霍光無學也，而勃能誅諸吕而立太宗，光能廢昌邑而立宣帝，臨大節而不奪。故學之以亂天下，不若不學之爲愈也。嗚呼！後世之學又異於此矣。既不能至于大聖，又不能至于大姦，又惡其名而不能爲之不學。或徇時爲骫靡之文，或爲人爲纖巧之利，或射利而爲瑣末之業，既不能安天下，而亦能亂天下，孳孳矻矻，學之而無用，爲之而無益。智分而不一，業駁而不純，器促而淺無以容，節錯而卑無以立。使先聖人正大之道墜而不舉，民俗日僞以偷，而曰吾學矣，果何也？噫！天下其無學者耶？則執筆綴辭者多矣，戴大冠，襜大裾，堯都而舜俞者多矣。其有學者耶？未聞有以正大之學安天下者也。故道之不行，天下之不治，

非時君衆人之罪，余學者之罪也。【略】天下之無全才也，學使之然也。古之學者一而要，今之學者雜而僞。一而要也，故能爲己，而其才所以全也。雜而僞也，故不能爲己，而其才所以不全也。嗟夫，學而不能爲己，不能全其才，尚何學之貴也哉！蓋人之爲學，所以致吾之知也。一則其智不分，而見者博也；要則用力不匱，而蓄者厚也；雜則其智分，而見者寡也；僞則用力勞，而蓄者鮮也。見者博而蓄者厚，此才之所以全也；見者寡而蓄者鮮，此才之所以不全也。今夫日一而已，故能光臨天下，照耀萬物，物不能欺。星非不衆也，的焉而自照之不暇，矧能及於他乎哉。何者？日一而星雜也。雖然，後世之不能古也，抑亦有由焉。古之爲學也，道一而已矣。後之爲學也，異端之多也。故古之爲學也易，今之爲學也難。古之爲學也，幼而灑掃、應對，長而性與天道，比年三十而必有立焉，如此而已。後世之爲學也何多乎哉！有科舉之學，有文章之學，有典故之學，有經史之學，有星數卜筮之學，有地理之學，其至者有性理之學，有象數之學，其誕者則有老、莊之學，浮屠之學，申、韓、孫、吴之學，至於百家衆流，又有不可勝數者。其書萬億卷，有終身不能徧觀者。是以各以其所習者鳴，或以微名，或以射利，或以欺世誤天下，或以干仕禄，或以全身自樂。是以智不能一而才不能全，擾擾紛紛，日趨于亂，而卒不能及古也。悲夫！昔仲舒嘗言之武帝，欲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歸于一，而武帝不能用也。以漢之懿，仲舒之純賢，武帝之雄材大畧，而猶不能一道術，使天下遂無全才；學者無所歸，不入於彼，而必入於此，後世其亦已矣！

郝經《陵川集》卷二〇《學難》 學之無難也，尚矣。人而有智而俾之學，國家之所以作成之者厚，師友之所以訓誨之者篤，弟成之有小大，覺之有先後耳，夫何難哉！故辟廱于京師，庠序于國，校于鄉，而塾于家。立公議于士夫，振綱紀于君相，廩禄給而廉恥厲，束縛而涵育之，鼓舞而琢激之，作其氣而振其弊，網羅剔抉，匡直輔翼，使卑高巨細，各遂其所成，各盡其所用，則何學而不遂，何材而不全哉。是以朝稱多士，而野無遺賢矣。政治隆平，而風俗純粹，學之無難也審矣，而謂之難，何哉？學之無難也，前代之無難也。學之難也，今日之難也。非唯其難也，而又無學也。曷難乎？辟廱亡而鄉校毁矣，公議廢而綱紀墜矣，廩禄絶而廉恥缺矣。所餘者，天理人心之固有也，而又誕幻以拂其性，偏駁以惑其心，勢利以脅其志，嗜欲以汩其情。學王道而霸術入矣，守正理而異端奪矣，務實德而僞妄騁矣。一身之微，或誘于其前，或驅于其後，不入于彼，而必陷于此。雖有特立獨行不倚之士，不待文王而興，捐饑餒，戰寒暑，不由師傅，不顧流俗，不狥虚文，卓乎其不撓，確乎其不拔，輕勢利，斷嗜慾，斥誕幻而横騖，棄偏駁而高蹈，欲存其所餘而保其固有者，猶戛戛乎其難也。而又指訐以爲異，謗譸以爲非，排之固而擠之力，巧爲之機而毒爲之中，莫有一煦溼濡沫爲接綆引手者，下石而溺灰者皆是也。又孰爲之作成，孰爲之訓誨哉？必使其顛踣潰亂，箝其口而不言，桎其足而不動，如是而後已，則所存者幾何，其亦必亡矣。故爲之難也。一有學者，而琢喪之如是，故謂之無學也。嗚呼！牛山之木嘗美矣，而令濯濯也，是豈山之性哉？《詩》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學者之謂矣。作《學難》。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一《府學儲書記》 建學校而儲書籍，知務本矣。人不知不學，學於古訓乃有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前聖後聖，豈欺世哉？彰德總管胡公下車，以興學養士爲務。嘗與秘書監侯公，議儲書以待學者。達噜噶齊晏質謹公聞而悦之，首出百卷。不數月，收書萬二千卷，櫝之府，且懼歲久散失，特以書籍總目，助書人姓字，俾刻諸石。教授丁君來言曰：「公之仁心遠慮，可謂勤矣。子宜以言記其實。」竊惟顔子之稱孔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其告子張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子思傳之。孟子亦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蓋學不博，則不能求於約；寡聞少見，則無以致廣大，盡精微，而會其有極。師道廢久，後學無所質問。所賴者，往聖前賢之格言善行，布在方策而不泯者耳。窮居寒士，無錢買書，雖欲矻矻於朝經暮史、書子夜集，何從而得之。胡公此舉，使學者隨取而隨得，如饑得食，如渴得飲，免乞假之勞，無抄録之費，成就後學，惠莫大焉，德莫厚焉。學者無以易得觀覽，過目而不銘諸心，能言而不篤於行，務博而不求諸約，貪多而不精於去取。典郡主書者，勿以善不出於己而不加愛護，月銷歲減於巧偷豪奪之手，不惟負公之德，朔望致祭，寧不愧於斯石？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五《語録》 人固靈於萬物，然而甚不智莫人若也。人之讀書爲士，本乎聰明，成身辦事，希聖賢，參天地也，士有勞苦終身，終不能入賢者之門牆，學愈博而心愈晦，才愈廣而用愈拙者何也？不務本以逐末，不務内以求外。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其源之差，蓋出於此。今之爲士者，舍窮理養性，存心修身，而專力於造作言語，馳騁才智，不知語言，才智從何而來。水之爲物，源深則流長；木之爲物，本彊則末茂；人之爲物，德盛則語

言才智不求工而自工。未有物理未明，而智識增長，心身不知所主，而言語威儀動作施爲而能中節，是蓋懵然不知中和積中而英華發外之理也。爲父兄，爲師傅，爲君主者，亦自不知，而專以務外逐末爲訓教。今日入學，明日教之寫字對句、吟詩課賦，以古人涵養德性、窮理致知爲僞學。以多識前言往行，供口給，華筆端，揮毫落紙，百千萬言，了無一字自得之趣，皆掇拾涕唾，剽竊裳衣，狡獪者移東牆作西壁，改南房作北室，以愚詐愚，欺己欺人，此非至愚之甚也歟？就能華世取寵，果何益哉？生爲譎詐不逞之人，死爲昏愚不靈明之鬼。立言而無一言之垂後，立事而無一事之可法，草木同生腐，可哀也哉！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七《送方元質學正序》 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强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氣質之生而美者，甚不易得也，予于交游中得清江方元質焉。初識之于京師，望其貌，已知其爲美。聽其言而信，觀其行而尤信。又稽之于人，或久與之處，或一與之接，莫不嘖嘖稱嘆曰：「善士善士。」其何以得此于人哉？非其美之弸中而彪外，其能然乎哉？以如是氣質，雖或未學，亦不害其建功立業，而不至于敗國殄民矣。而元質又勤勤勉勉於學，則其所就，詎可量也耶？今爲揚州路儒學正。夫揚州當南北之衝，四方學者所輻輳，人得熏其氣質之美而善良。元質又以其所學淑乎人，則氣質之從而變者亦衆矣。雖然，學之名一也，而其所以學者或不同。蓋亦有表表然號于人曰爲學，而逐逐于欲，役役于利，汩没于卑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没世，猶夫人也。吾元質之學不然，而予亦不復有言也。中山王京甫客寓揚州，沉浸于周、張、程、朱之書有年矣。年將五十，而不求聞達于時。元質往哉，試與之論學。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已亥序。

胡炳文《雲峰集》卷二《明復齋記》 友人王敏夫以「明復」名其書室，請記於予。予曰：子學《易》，盍稽之《易·復》造化陰静而陽動，世亂而治，吾道屈而伸，無有極而不復者。然必曰「七日」，復由乎數，人善端有時發見，亦無有不可復也。復之由乎學，《論語》、《大學》第一章首揭二「學」字，子朱子謂「明善而復其初」，皆因學言復。性本善，學以明其善。心本明，學以明其明。不失無復，不學不能復。然古今之學有三，曰吾儒之學，曰訓詁之學，曰詞章之學。漢專門尚訓詁，註盡聖賢千言萬語，於身心無纖毫益。唐科舉詞章，則枝葉愈繁本根愈失，而去道愈遠矣。惜不知我得於天者何物，《復·初九》所謂不遠復者何事。純粹至善也，而吾自汩其初之性。虚靈不昧也，而吾自昏其初之心。其爲學非徒無益而已也。然則古之儒者學焉，惟在乎復。後世記誦詞章非不學焉，而不能復。學而復是謂内學，學而不能復是謂外學。内學可達於外，外學無益於内。心有内外之異，而學係之，而世道係之。善學者於此宜知所擇。敏夫性醇學篤，《復卦》之旨蓋稔聞之。以此名齋，其自警也甚嚴矣。尚亦究其所知而力行之也哉。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一《志學解》 《小戴記·曲禮》上篇，古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絶，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朱氏以爲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爲幼，則自八歲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薰聒，涵泳善心，瓏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弃爾幼志。」醮而字之，責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强」，孔氏曰：「强有二義：智慮强，氣力强。」吕氏曰：「强則材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果，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爲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爲大夫也。仕者始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治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爲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之人也，以爲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修於家，學優則仕，王事執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未四十也，才縱可以有爲而不當使之爲；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爲而不欲使之爲。其用人也有制，其待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

於君，内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八十、九十曰「耄」，耄，惛忘也。七年曰「悼」，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厲》：「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朞，取周朞之義。期謂百年已周。頤，待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偶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人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違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盈，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餓之老，猶得與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況凡民之秀爲學士大夫者哉！【略】

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嗟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兮」，《詩》所以刺之也。鄭，蕞爾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悦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先有是説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説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聽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一大夫不説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爲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奈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攷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修《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爲中都宰，一年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兩楹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遥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爲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舍行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賢於堯舜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困而學之，視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視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則精神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以至終，未没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其知道，顔子不爲夭；使不知道，彭聃不爲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耄。」其盛德至善，如緑竹猗猗，皆自切磋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耄，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哲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嗇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爲虚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個不息字，下章是個安字。嗚呼，漢儒以來，此義不明久矣！

趙汸《東山存稿》卷二《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新安葉宗茂歸自安豐，講業父母之邦。居無何，復還省其親寓里。旦出，別所與遊者，而告於趙汸曰：「親庭不可以重違。吾懼夫師友之日疎也，子何以教我？」汸告之曰：君子之爲學，固將以事其親。然有急先之務焉，非服勞奉養之謂也。子亦觀乎聖門之學者乎？顔氏之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子路衣敝袍，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之二君子者之事其親，非有甘旨之奉也，然且從其師周遊天下，畏於匡，絶糧於陳，幾殆其身而不反，何歟？吾聞人之得於天而貴於物者，即其得於親者也。得之於

親而失之於己，雖盡瘁以服勞，列鼎以致養，不可以爲孝，孰若得聖人而師之，全其得於親者，以事其親之爲盛乎？二君子之志，庶幾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子自視家孰與二君子？德孰與二君子？二君子者，師乎聖人。其一時同遊之士，皆成德達材，而子無有也。二君子者，學成行尊師表百世，而子未能也。子之親年尚强，桑田足以供衣食，僮僕足以備使令，日用百需不待子而可足，然則即子之身而求其所當務，不待予言而後知矣。若夫志於近而遺遠，舍其大而圖細，此古人所謂一夫之行者，豈足論於知學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學者習於俗之已成，迫於勢之難返，雖聞顔淵、子路之事，鮮能興起。於是，乃有狥外以爲學，懷利以事親，盛氣强力以徼倖其不可必得。卒之併其得於親者，失之而後已，豈不可哀也哉！夫學然後知不足，孝然後知困。學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親爲學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親爲孝者也。子質美而行修，識明而慕古，求聞擇善，不啻渴饑，無亦聞二君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也。請書以爲贈。

王行《半軒集》卷三《讀書屋記》　先王之政不修，而小大學廢，後之學者讀其書而已矣。讀書者，第欲以識其篇章，通其句讀，則雖髫稚無難焉。然求其得夫讀書之要，迺有垂白而莫究者。以漢之碩儒老生，猶未知其萬一也。蓋讀書非徒誦習其章句、講説其文辭，必當因聖人之言求聖人之道，由聖人之道見聖人之心也。方漢儒當煨燼之餘，追求散亡，修殘葺墜，著述累萬言而不止，可謂勤且勞矣，而卒歩合聖人之道者，不究夫讀書之要也。由漢以還，虚僞日張，崎嶇其坦平，彫繪其完素，紛綸授藉，各是其是，學者莫知適從，而聖人之道益昧昧矣。炎宋既興，斯文之運漸復，濂洛諸子出，聖人之道乃明。然程氏甫没，而門人已有駸駸於老佛者，況無大賢爲之依歸而守陳編、窺斷簡者耶？暨夫徽國文公集大成而繼承丕緒，決澄流，導深源，幽通滯達，濂洛之道始大行于時，迄今而愈盛。今之學者讀其書，而議論言説或戾于道者幾希。不戾於道，宜今之士可幾於三代，而終有愧於漢，何也？蓋濂洛徽國之言，聖人之心也；其行，聖人之道也。襲其言，不心其心，談其道而不行其行，欲無愧於古人，得乎？乃知聖人之道雖不外乎書，而非徒誦習之可得也。

雖然，先王有言：「以傳解經，經通舍傳。味之既熟，道在胸中，并經亦舍之矣。」於戲，此其爲讀書之要也歟！

會稽唐君處敬力學而能文，多識而好古，以讀書題其講肄之所，而丐予爲記。處敬既能讀聖人書，求聖人道，尚奚言哉？顧朋友之義不可辭，姑道所聞，以塞其請。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六《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

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

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説《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政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

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逢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覩其辨，索之史記以責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説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凝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内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困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畜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覈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纘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

今之學經者，吾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虚辭，以質利禄，有釜庾之入，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復汪謙》　竊謂道非學不明，學非道不正。蓋學所以明道，苟不明道，又何以學爲哉？然此道也，原於性命，具於人心，見於日用。

但人之生也，氣稟有拘，物欲蔽之，故失其性命之真，喪其本心之善，而於日用之間無非私意妄作，甚則陷於禽獸之域者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是以古昔聖賢，恂慄戒懼，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是道之體昭然於方寸之內，精一謹獨，省察於已發之際，使是道之用流行於日用事物之間。極其至也，與天地同其大，造物同其功，豈詞章功利之可擬哉！昔孔子之所傳，顏曾思孟之所學，皆以此也。及孟子沒，而失其傳者千有餘年，周子發其端於前，程子遂擴而大之，朱子又集而全之，故吾道遂大明於宋焉。西山真氏亦庶幾乎此也。元之魯齋許氏，雖其道德之全未及於宋，觀其所行，端慤務實，亦非世儒訓詁之可比也。此外諸儒皆以考索爲足以明道，註解爲足以傳道，求其操存踐履之實者蓋寡焉。若雙峯饒氏、公遷朱氏，已不免此弊，其流至於陳氏、吳季子等，則其口語亂道，其不得罪於聖門，吾不信也。但其纂組鈎摘，有便於人之口舌，故幼學之士皆悅而尚之，其害爲尤甚也。

居仁思與天下豪傑之士講明而踐行之，刊落浮華，一趨本實，庶有以革其弊。但力學疏淺，終不能遂也。今憲府潮陽李先生有見於此，即文公舊日講道之所重復作興，此正斯文復盛之秋，豪傑奮勵之日，而足下已與其選，必將用力於聖賢之學，以明斯道者。復蒙見諭區區之出處，然此事但當揆之以道，決之以義，亦非居仁之所敢適莫也。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黃老于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絕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說》，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露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實相後先。至于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啓發也。朱晦庵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養之。其敕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家庭師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

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洒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遊邑庠，猶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鄭紀《東園文集》卷一三《訓屏山鄉學子弟》　古者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方其少時，必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以收其放心。繼之以事親敬長、入孝出恭之禮，以培其根本，然後詩書六藝之文以輔翼潤澤之。是童丱之日涵養有素，而聖賢之胚胎已具。及其既長，乃教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以進之於充實之美、光輝之大，以收其成功，而記誦詞章之學不與焉。逮其德成名顯，如尹之起莘，說之肖巖，呂之載渭，風虎雲龍，氣類交感，而成不世之業，固有由也。西漢去古未遠，猶有孝弟孝廉之科、鄉舉里選之法，故士習雖雜霸術，然亦未至全離其真也。

唐宋以來，以明經進士、博學宏詞設科，以鎖院命題、糊名易書立法，於是惟濂洛關閩諸儒得不傳之緒，非科目所能累。其他白首窮經、埋頭蠹簡於收培涵養之教，耳不及聞。幸而捷巍科，躋顯位，則自以爲英邁蓋世，人莫己若。嗚呼！諸生平日立言，皆欲以聖賢自期待，於此宜必知所擇矣。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六七《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總論教化之道》　聖人觀天之神道以設教，謂如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當煖而煖，當寒而寒，無一時之差忒，不見其有所作爲，自然而然，所謂神也。聖人體之以設爲政教，故下人觀之，如見春而知其必煖，見冬而知其必寒，其煖其寒，皆其所自然，下民觀視而感之於心，不待有所設施措注，自然化服。所謂以神道設教也如此，非謂別有一種玄妙幻化之術也。後世俗儒不知此義，乃以《河圖》《洛書》爲神道設教，謂聖人畫卦演疇，皆以人力爲之，而假託神明以爲幻化之術，遂啓時君矯誣妄誕之端。吁！經旨一言之差，流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略】

劉彝謂：「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而教以農桑，衛之淫風而教以禮別，奢如

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蓋四方之俗不同，而各有所偏尚，因其所偏，約而歸之于正，則四方之俗皆得其中，而無過不及矣。此三代盛王所以必省方而觀民，觀民而設教也歟！後世巡守之禮不行，采詩之官不設，朝廷施之以一切之政，不復因其民而觀之。吁！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俗之不一，俗之習也。約其所太過，勉其所不及，使之一歸於禮而不偏，聖人所以觀民之俗而設教也如此。後世則一聽民俗之所爲，而不復觀之矣。【略】

天有天之文，人有人之文。人君上察天文，以審察天時之變；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俗。是故天有日月也，有星辰也，有四時也，有六氣也。其形象之昭然，其氣運之錯然，皆有文而可觀也。日月有朔望，星辰有次舍，四時有運行，六氣有流布，吾於是乎審察之，體其不息者以自彊，因其失次者以自儆，隨其時而授之以耕作之候，順其氣而教之以豫備之方，此無他，察於天而省於己也。人有三綱也，有六紀也，有禮節也，有法度也。其彝倫之秩然，其典則之粲然，皆有文而可觀也。三綱在所當正，六紀在所當脩，禮節不可失，法度不可斁，吾於是乎化導之，因其自然者加之品節，順其當然者爲之導達，引其性而納之道義之中，矯其偏而歸之中正之域，此無他，化其人而成其俗也。噫！《大易》「人文化成天下」一語，誠自古帝王繼天立極之大綱大本也。化之以人文而使天下成其俗，唐虞雍熙泰和之治，不外是矣。【略】

《賁》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是故人君欲以人文而成天下之化，又在乎君臣相得，皆存虛靈不昧之天，而處乎中正不偏之地，同心同德，相附離以相成也。吁！有是君而無是臣，有是臣而君不能用，用之而其臣不足以負荷，而欲成天下文明之化，難矣哉！【略】

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然所以爲教者，不過人倫而已。人倫之道，人莫不有，而不能皆有以盡之。所以立其教者君也，敷其教者臣也，是五倫之道非獨民有之，而君與臣亦皆有焉。必在上者無一之不備，然後敷而教之，使天下之人無一之不全。然其所以立教之本，則在乎敬以寬焉。敬以持乎己，則整齊嚴肅，而不失於怠忽，寬以施於人，則從容漸次，而不失於迫切。先儒謂此二字，千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後世人君惟急於財賦兵刑之事，其於教也，特慕其名而應故事耳，所謂寬者，往往流於縱弛，求其能留心於此事者固已鮮矣，況敬乎？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未有不能敬以處己而能敬以教人者。是則立教之君、敷教之臣，皆當以敬爲主。【略】

舜命契之教其民曰「敬敷五教」，武王之功成治定，亦惟重民之五教焉。可見聖帝明王之治，必本於教，而教之所以爲教，皆不外乎五倫而已。【略】

《武成》曰重民五教，則武王輔民常性之道在此也。武王得天下，既以是爲自勉，使彝倫攸敘而益厚，所以爲子孫祈天永命之本。成王誠能聽周公之教，勉乎乃考重民五教之道，以輔翼乎民，篤之而不忘，敘之而不紊，亦如我之所以篤敘武王者，然則人不敢廢乃命矣。大抵人君爲治，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者欲欺愚，強者欲陵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而至於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不能以久長矣。創業之君，惟知其然，故拳拳以教化爲先。而繼體者誠能勉焉以篤敘前人之道，而敬行之，非獨以厚民彝，蓋將以永天命也。是則敬之之言，在昔帝舜以是而勉契，是君勉臣也。今周公以是而勉成王，是臣勉君也。大哉敬乎！其萬世君臣立教之本乎！【略】

五典乃人人所有，家家所備者，人君因而申明其義也。虞周命掌教之官，皆以敷五典爲言。敷之爲言布也。要必因其本然之理而著爲當然之則，敷而布之天下，使之是效是行，以調攝其不平之氣，馴伏其不順之心，不責效於旦暮之間，不從事乎督責之令，成周之擾即有虞之寬，可見教道之施，千古如一日，百聖同一心也。【略】

爲教之道，不過即人身心之所有者而訓誨引導之云耳。然是道也，非獨人有之，而我亦有之，有之未必皆中正也。然必在我者無不正、無不中，然後推吾所以中、所以正者以倡率乎人人，使人人皆中皆正焉。不然，源濁而欲流之清，形枉而欲影之直，豈有是理哉！【略】

周官立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蓋以上天下地而人處乎中。人之所以爲人者，理與氣而已。氣以成形，無以治之，則不能安其生；理以成性，無以教之，則不能明其道。是以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而以治民之職歸之天，教民之職歸之地，以見人君治教皆出於天地，所以設爲之官者，雖曰爲民立極，而實所以代天化地施也。【略】

聖人之所謂教者，不但敷五典而已，而凡禮樂刑政之施，儀則等威之制，爵祿誓戒之事，世業士俗之常，莫不有教存焉。一事之行，而有一教之寓，此三代盛時，邦國都鄙、比閭族黨之間，禁令之所施行，耳目之所漸染，日用之所見聞，

何者而非軌民之法則、庶民之教條哉？後世之所謂教者，止有教之名，無復教之實，況又有非所教而教者哉？【略】

先王布教於民，非一日也，然猶必每歲之首調和之，恐其所行者或有所乖戾也；頒布之，恐其所施者或有所沮格也。既頒之以文書，復懸之於象魏，則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不至於消沮閉藏矣。至於歲終，又俾脩其文書，上其計簿，使有所稽考焉。噫！聖人之治，以教爲先，而所以頒布其教者，一歲之間凡三致意，委曲詳細，丁寧諄切如此，此其教化所以大行，日新而無窮也歟！【略】

《舜典》與《周官》皆云五教，而此又云七教，其教之目，比《書》所載加二焉。所謂五教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而此加之以兄弟、賓客爲七。所謂長幼者，即兄弟之謂也，今分而爲二，則是兄弟者天合而有先後者也，長幼者人合而有先後者也。朋友，親相與者也；賓客，泛相遇者也。然五教之在《書》，則謂之敷。敷，布之也。七教之在《禮》，則謂之明。明，昭之也。而皆在司徒之所掌。敷者頒之於天下，明者講之於學校也。【略】

民稟天地之性以生，無不同也。然其所居之地，水陸川谷之土俗各異，所稟之氣，剛柔遲速之劑量各殊。先王脩其教，齊其政，固欲復其天地本然之性而歸之同也。然土俗處處別，氣稟人人殊，則有未易變易然者。苟不至於反常而逆理，則亦不強之使同焉。【略】

《大學》脩身以上，皆是學之事。齊家、治國，方是教之事。一家之中，有父母，有兄長，有子孫僕隸，我於其間爲子則孝，爲弟則弟，爲家長則慈。曰孝，曰弟，曰慈，既有諸己，則是能脩身而教於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無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於身、行於家者而教於人，孝以爲忠，弟以爲順，慈以爲愛人之仁。夫如是，則仁讓之善積於一家，而仁讓之化形於一國，所謂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苟或貪而不讓，戾而不仁，惡念生於一人，則一國便有作亂之事，所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也。雖然，爲善則難，爲惡則易，而其善惡難易之機，由於君之一身。而機者何？弩之牙也。矢之發動由乎弩，機一發動焉，則勢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謹其機乎！所謂機者在於君身，則其心之意也。心之發動，是之爲意，人君欲廣其教於天下，不假強爲，在識其善念端倪之初處，動其機以發之，從此推廣去耳。嗟乎！一念之善與惡，乃堯舜桀紂之所以分。堯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脩，其家可教，有諸己而求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紂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脩，其家不可教，而無諸己而求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略】

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堯舜以來，爲治之大節目、大綱領也。蓋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爲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託，爲萬民之父母，必當盡治、教、養之三事。養之以至於繁庶，治之以至於富足，教之以至於仁厚，則盡乎父母斯民之責而無負乎上天付託之重矣。苟爲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適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齒日至於衰耗，田里日至於貧窘，民俗日至於靡蕩，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論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師之事也。三代以來，盡君道者間或有之，兼盡師之道者，蓋亦鮮矣。【略】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氣稟之偏，或爲物欲之蔽，遂去禽獸也幾希。聖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視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獸也不遠，誰之責歟？吾爲人之君而不能盡君人之責，使人不遠於禽獸，則凡吾所治者，皆獉狉之物也，吾何以爲治哉？非徒負斯人之仰戴，而實負上天之付託也，寧能不憂於心乎？憂之而脩爲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爲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後吾之責塞，而吾之憂釋矣。後世人主知憂此者蓋鮮矣。憂之一言，唐虞聖帝所以戰兢惕厲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歟！【略】

成周盛時，其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禮犯分之爲，此乖爭陵犯之風所以不作也。【略】

爲治大要二，禮與法也。禮也者，教化之所從出者也。誼所謂絶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是則禮之所以禁於將然者也。法之爲法，禁於已然者則反是。禁於將然則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而天下咸囿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中矣。【略】

董子所謂「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是三言者，是誠自古帝王脩教立化之本也。所謂治天下之大務，生民習之以爲風俗，子孫循之以爲治道，雖百世可也，豈但行之五六百歲而不敗哉！

邱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

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爲異說，各

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修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風化，教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嚮，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爲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冠於一時，爲内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爲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爲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駕虚而翼僞，修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爲九重告。

莊昺《定山集》卷六《送潘應昌提學山東序》 河出龍馬，洛出龜書，天地之秘泄矣。而伏羲、神禹之後，惟邵康節得之。光風霽月，魚躍鳶飛，道之妙形矣。而仲尼、顔子之後，惟濂溪、二程、朱晦庵得之。《國風》《雅》《頌》，删自仲尼，人之善惡著矣。而《三百篇》之後，惟杜甫、李白、陳后山、黄山谷得之。雲行雨施，山峙川流，天地之文著矣。而典謨訓誥之後，惟班固、馬遷、韓愈、蘇軾得之。夫楚人得弓，楚人失弓，得可失可，然何用於得哉？蓋天地吾也，吾天地也。圖書吾之陰陽，性理吾之旨趣，詩吾性情，文吾威儀。苟陰陽不知，吾斯汩已；性理不明，吾斯憒已；性情不達，吾斯滯已；威儀不肅，吾斯鄙已。於乎，其可以不知得哉！

然古今完器，造物所忌，而得亦有不可易者。康節講《易》，伊川謂其好聽，而朱子又有與聖門不同之説。蓋康節得《易》之數，而《易》之理不得也。朱子謂子美夔州已後之詩自出規模，横逆已甚。李、杜、陳、黄得詩之辭，而詩之理不得也。先儒又謂《六經》已後無文，蓋班馬韓蘇得文之法，而文之理不得也。惟周程張朱之學，可以無間。然孔子自以爲不試故藝，而子貢又謂孔子天縱將聖又多能也，是則康節之數、子美之詩、太史公之文，又豈足爲吾道君子之累哉！

莊昺《定山集》卷八《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成化戊戌，吉水張君兼素以進士來守宿州。其始下車，即慨然有興學之念。會明年蓮塘婁先生奉命提督南畿學政，符移郡縣修葺敝壞。君曰：「是吾志也。」於是歷學宫，至諸生退息之所曰號房者，廢靡不治，庀材鳩工，作室三十有二。自室牖户，乃俾諸生人處其一，童冠則附。昔也隘陋，而今室完好，真可以居學也。又作亭數楹於諸號之中，虚其四方，以迎所受。且命諸生鼓篋之暇，分則退息於號，聚則講學於此，題曰會講。亭成，致書於某，道其所以，且曰爲我記之。某定山鄙人，閉門高坐，不學不講，已十年矣，乃欲記此，不亦謬乎？然書屢至，有不可辭者，而告之又不可不盡其愚也。

夫學不可不講，亦有不必講。講雖至精，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謂第二義也。然有言者，夫豈無所言哉！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亦無言也。夫欲無言，豈獨孔子然哉？堯舜之精一執中，亦無言者也；顔子之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求放心，亦無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又以讀書不如静坐，亦豈有所言哉？數聖賢者，豈不知學必講而後明，以爲不得於心，雖講無益也。故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由是而參天地者此，贊化育者此，爲聖爲賢者亦此。苟心不存，則身無統主，而徒欲置之頰舌之間，而謂有得也，譬之摘埴索塗，舐天以舌而欲其至也，不亦難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又曰：「讀書不足以爲學，非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蓋讀

書學問，致知之事。致知本於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夫人之言各有攸當，以君之賢，夫豈規規於講說者哉！教人者貴乎有言，爲學者欲其自得。自得之者，某願學也。「學之不講，是吾憂」者，君之教宿人也。萬物並育而豈相害，道並行而豈相悖哉！

君爲吾友羅一峰之友，以一峰知君也，君可與言者，遂書此以爲會講亭記。

夏尚樸《東巖集》卷一《示滁州學諸生》 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聖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欵，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不得不爲諸生言之，豈好辨哉！

人家有三要興：積德興，有內外、有禮義興，能勤儉興。有三要敗：積惡敗，無內外、無禮義敗，奢侈敗。

堯舜禹積累締造，深仁厚澤。至太康一尸位民，即貳其心。以此觀之，祖宗德澤不可恃，還是自家能敬德可恃。

人生在天地間，不生爲禽獸而生爲人。既生爲人，又不生於海外而生於中國。既生於中國，又不生於卑汚之地而生於大族。既生於大族，又不生爲庸凡而生爲聰明才俊、儒衣儒冠，其爲幸當何如耶？今若又不肯向上爲人，真可悲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二《傳習録二・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内，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説，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説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響謬誤，未免墜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説，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虚頓悟之説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了然矣。乃亦謂立説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别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内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衣，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内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説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説，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説，則知行之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吃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暗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説。「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説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吃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説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庵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説，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

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修身，以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爲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己事也，是與天爲一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于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辯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真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辯，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

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吻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爲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爲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爲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爲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爲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爲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爲訓，而必以「至」字爲義乎？如以「至」字爲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議，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爲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爲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並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爲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見則以爲於道未相吻合，不爲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爲溫清，如何爲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爲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清、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清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清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于溫清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溫清之節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爲奉養之宜者而爲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清之物格然後知溫清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清之良知而後溫清之意始

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説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謬，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爲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爲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爲學之弊也。夫良知之于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温清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爲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爲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爲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爲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爲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爲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爲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爲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説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温故知新、博學詳説、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説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數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説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説之」者，將以反説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説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説？但其從事於事爲論説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説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願之辭忠信，堯舜、子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于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願、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

大略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于良知之説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説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吕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吕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宫，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遍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説，尤爲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爲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爲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爲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爲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于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爲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爲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説雖或暫明于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内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並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癢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猖，

孔、孟既没，聖學晦而邪説横，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仿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説、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争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于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搜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觀。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斗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説，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説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説，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説，究其術。其稱名僭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乎，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何瑭《柏齋集》卷二《少司成郭杏東考績序》 今之國子監，古大學也。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具載聖經，其綱領有三，而其條目有八。要其功用所終，則至平天下，而極原其用力之始，則由格物致知以進，固吾儒之所常談而衆人之所習聞也。竊以爲天下之物多矣，欲一一而知之，其勢蓋有所甚難者。孟子有言：「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古之君子何爲而學也？爲修齊治平而學也。則其格致之所當急者，固有在矣。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其物之所當格而不可後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慎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者在是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使其得君得位以行其志，然而國不治，天下不平者，亦未之有也。大學之道，亦若是而已矣。至於究其本源，則爲性爲命，形於著述，則爲詩爲文，固非二道，特其緩急先後各有次第，不可紊耳。今之君子不察乎此，刻意詩文，則曰：「立言不朽，此英傑之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也。」留心性命，則曰：「無極二五，窮神知化，此大儒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也。」至有爲趨詣捷徑之學者，則又曰：「理出於心，心存則萬理備，吾道一貫，此聖人之極致也，奚事外求？」噫！爲此論者，皆天下豪傑之士也，吾豈敢謂其不然哉？特恐其於修齊治平之道反有所畧，則所學不適於用而所用不出於學，于古人之道不免有差耳。平生管見，以此爲的，往嘗與朋友論之，或然或否，然者未必深以爲然，否者則怫然徵于聲，發于辭者有之矣，豈非平平之談，人所習聞，故厭忽之耶？因是閉口不談。茲以杏東任大學教人之職，而雅有志於古君子之道也，故申以告，不知杏東竟以爲然否也？

張邦奇《觀光樓集》卷九《太學講章・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 學之爲言效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説，喜意也。聖人説：人性皆善，而知覺有先後之不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如善有未明，必有所以研窮之方；道有未明，必有所以修爲之術。先覺者既得之矣，吾從而效其所爲，若何而研窮，若何而進修，一一遵之而無少違越。

夫既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反覆思繹而不問其功，重復踐行而不怠其力。夫如是，則理會於積思之際而有通貫之幾，事熟於馴習之餘而有安裕之妙，吾心不亦泚然而喜乎？

這「説」字不得放過，學者皆須體識。學而不知説，與不學同。夫道之在我，

最爲可説。但制於物誘，狃於俗習，一旦强勉爲之而不能不間其功，則扞格生澁，苦其難而不説。夫惟時時學習，不少間斷，則漸覺其融會純熟，而喜意自生。今只就事親敬長、讀書窮理、作文寫字上考驗，但能不已其功，久之自然有説。

聖賢千言萬語，只説得這箇説字。如他章所謂好不如樂，説則好之深而樂之端也。如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莫非於天理純熟而有自得之妙，與孟子所謂「理義之説我心」、「樂莫大焉」、「樂斯二者」，都只是這箇意思，但其間有淺深之不同耳。説是那心與理相浹洽。譬如草木之有生意，便自長進。不然，則雖從事於學，而道與我固二物也，故曰與不學同。

《論語》一書，首揭此言，乃聖人示人爲學之大方，學者所當深求而默省也。

張邦奇《養心亭集》卷一八《學顔子之所學》 人之所學，求盡乎其性焉耳，而盡性莫如聖人。所以求盡其性以進於聖人者，古之人有成法焉。雖然，聖人生質獨異，不待學而後能，則固非人所及也。及其教人，必欲使人俱立於大成之域而後已。何哉？衆人之性，初不異於聖人也。故人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苟學。

古之學者多矣，而周子必曰學顔子之所學，其亦有説也。人之學聖人之學也，必得其途而後入。莊周老佛之徒，駕虚言以惑世誣民，固吾儒所不道。世之學者，又往往以爲聖爲性生，遂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委置不顧，而徒索幽隱、務博覽以求驚世而眩俗，曰：「是亦足矣，何聖賢之爲？」則固未始嘗學，何怪乎其與不學者均也！自漢以來，其學聖人之道，楊雄氏而止耳，王通氏而止耳。雄之《太玄》《法言》，於經不無悖焉，而骫於勢利，至於《劇秦》《美新》，其於窮理克己之學安在哉！通雖有意於爲聖人道，亦近似而少涵養擴充之功，取七制以續經，且不免僭妄之罪，而又何説乎？若是而欲學者效其所爲，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其猶適海而無航、斷港而絶潢，曰：「吾將沿是以入也。」亦見其難矣。

夫聖莫如孔子。孔子生知安行，其進爲之序，學者不得而知焉。而其道授諸其徒，惟顔子全之。故孔子嘗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孟子亦謂其具體而微，而周子又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顔子也。」顔子之學，豈絶類離羣、獨優入聖域者哉？吾嘗聞之，人性未始不善，其蔽之者氣質之有昏駁也，而其牽掣摇惑以移其善者，物欲之無窮也。氣質有蔽，而物欲之汩隨之，則其所知而行者，率出小智利欲之私，而違道日以遠。夫道不能存諸心而達諸用者鮮矣，即事窮理，已悉辨夫是非邪正之歸也。夫然後，反其身有不善，即止之於心，於其善者服膺而弗失，從事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此則顔子之學所以幾於聖人者也。學者不於是取則焉，其又焉從事耶？若顔子之未至於聖，則守而未化耳，非聖人之道終不可得而至也。

雖然，顔子聞一知十，上智之資。今學其學而質不逮，柰何？子思固言之矣：「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性固吾所自有，庸有求而不得者耶？顔子嘗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故夫學顔子之所學者，非氣質不逮之患，而不如其勇之患。

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二二《嶺表書院諭學上》 夫學奚先？立志而已矣。人之有志，猶樹之有根也。學不立志，猶種樹而不植根也。樹不植根，吾未見其能生矣。學不立志，吾未見其能成矣。孔子自言十五志學，是志也，死生以之而不可奪者也，可奪非志也。學即所謂明德、親民、止至善也。孔子惟志學也，故三十而立。立也者，立於道也。如人之立而不仆也。是故人而無志，則雖立而實仆也，則雖覺而實夢也，則雖生而實死也。是故人之無志，即樹之無根，又豈但無成也，寧不大可懼哉！嗟乎！世之士有志於富貴者矣，有志於功名者矣，有志於道德者矣。志於富貴者不可以言志也，孔子所謂鄙夫是也。志於功名者而亦非其至也，豪傑之士也。志於道德者斯其至也，聖賢是也。學者將爲聖賢乎？將爲豪傑乎？將爲鄙夫乎？夫人豈願爲鄙夫哉！談鄙夫之事，則睨然耻。或加諸鄙夫之名，則艴然怒。人之恒情爾。然趨向不審，而惟富貴之圖，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則雖不欲爲鄙夫，不可得也。人不願爲鄙夫而卒爲鄙夫，此志之不立誤之也，其亦可哀也已。

夫樹必有根而後可以施培溉之方，人必有志而後可與語學問之道。彼自暴自棄而不可與共學者，皆其無此志也。此志既立，如行者之定適也。格致誠正、戒懼慎獨，則其塗轍也。而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自弗容已也。苟不先定其志，而茫然問學，是猶行者初無定適，而浪詢塗轍之東西也，亦徒勞而甚可笑矣。是故志既定而後學可講矣。有必爲聖人之志，則必學以志乎聖人之道矣。顔子曰：有爲者亦若舜。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有爲者，志肯爲也。可爲者，皆可有爲也。苟可爲而不肯爲，吾亦末如之何矣。寧有肯爲堯舜而不堯舜者乎？於戲！堯舜古今所共慕也，莫之禦也。鄙夫古今所共惡也，莫之敺也。莫之禦而自違焉，莫之敺而自趨焉，謂之何哉！謂之何哉！爾多士其熟思之。

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二二《嶺表書院諭學下》 國朝以科目求士，士弗由斯選，則雖蘊天人之略、抱匡濟之猷者，道終無以自達。是故舉業孔孟當不廢也。舉業之於心學一也，而皆弗能外經訓也。學斯以治心謂之心學，業斯以應舉謂之舉業，固未有業舉而不本諸心者，亦未有治心而奪於舉業者，顧其自致何如爾。苟謂心學、舉業遂不相謀，則舉業者豈無此心哉！二之誠不可矣。

或謂：「古者賓興之制，考其德行道藝。今之科目，則惟藝而已。士不知學，尚何怪焉？」吾謂不然。夫言者心之聲也，國家建學造士而求之言，謂其言根於心，雖言也即德也，所謂篤其實而藝者也。以之涖政，以之治民，將行顧其言，而國家賴焉，則求之言何過哉！苟爲士者不務養其心而徒飾其言，心盜蹠也而言夷齊，心桀紂也而言堯舜，剽竊口耳之末，徼倖一日之長，比其仕也，則蕩然而無所不至。嗟夫！科目求賢之意，寧願得若人哉！是則言者之過，而非求言者之過也。程子嘗言：「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正謂是爾。今業舉者誠能定其志，端其習，於讀書也必反之身心焉，而非徒爲記誦也，於作文也惟欲得其意焉，而不役志於詞華也。至於應試也，惟盡其所能焉，而不庸心於利鈍也。由是而登仕也，險夷得喪，隨所遭焉而不變其所守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也，則舉業之外無心學，而國家造士之意，庶幾其無負矣。爾多士其慎勗諸！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五 教也者，不貴於語言而貴以德化。德而無位以處之，則德隱而教不行。故先王爲之位以授德，爲之職以處能。位職各稱其人，則教化自行矣。故自比長以至鄉大夫，其等雖懸，而所以爲教一也。夫讀法糾戒，月吉歲時皆屬民焉，則耳提面命，不是過矣。德行道藝，教之具也，昏、冠、飲酒、喪、祭、射、鄉，教以禮也。校九比，辨施舍，六畜車輦，教以事也。古之所以爲教者不出乎此，人之所以爲人不外乎此矣。不獨教之，而又書之；不惟書之，而又攷之。攷之既審，乃會鄉之衆寡而行賓興之禮，上者進于王，次者觀之詢之，以進退其秩，則人心孰不激勸而向於善耶？故德稱其位則德尊，教以其德則化行。爲之爵以次其尊卑，爲之禮儀、宫室、衣服、度數以等其分，爲之鄉遂諸職事以用其才。有德禮以感之，無刑政以驅之，官不出其鄉，教不離其事，有激勸之權，有訓告之備，斯先王所以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致雍熙太和之盛，其機蓋在此矣。後世不知位職之辨、立教之法，別立教官，專以語言誦授爲教，鄉無崇德之位，民無觀感之實，縱曰致治，不過財穀豐盈而已，德禮之備、民心之淳無有也。聖君賢相出焉，宜以此爲首務。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贈無錫訓周君序》 古今人成材不同，厥效可指述矣。或論其繇，必曰時然，又曰固數使之。論時然者，眡諸山木。夫山樅樅然，昔美材矣，易時而斨，無遺良，則其盛之忽焉索者，非時莫之致也。人材之成，易古而難於今，亦時盛之不可復耳。曰數使之，喻年穀之豐眚也。夫地靡間而力同，而穀之登獨違其恒計者，年之豐殺爾殊也。故世數至昌，極乎三代治隆之際，並頴重穆，非日穮耘之可冀矣。嘻，惑哉！厥述異乎吾所睹聞者哉！

夫木不因山，穀不視年，其播與藝者存乎人也。人之有教，猶穀木之有播藝也。雖有善地，非藝不生；雖有穰年，匪播不成。昔三代聖王之訓材也，顓顓然若農夫之於穀、山虞場夫之於木也，時其播藝，惟懼生成之艱底焉。故爲之學以居之，欲其根植之有託也；爲之師以啟之，欲其長茂之有作也。師刑而教尊，學立而文備，聖王所以播藝天下，其具固周且詳若是。後世人材成造，類不幾似乎古者，非天獨匱之也，藝之無良，則地孰徵其美？播之弗力，則時孰觀其成？其具不修，欲人材一二乎古也，難哉！

今天下立學興師，效法三代之盛，布建豪英，列於疇采，乃顧恒嘆弗稱用，苟不推本求原，徒咎時數之相戾，亦失察於教之説已。聞諸先正：崇教莫若重師，故君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師，則不臣也。三代之君，重其師若此，則治化崇厚而教益章流，固師之導迪爲效也。乃今學校遍天下，求師之導迪其士者，寥寥無一聞焉，豈非上任之輕，故彼所自立亦相其輕而怠委耶？教之不尊，其所繇致者漸矣。則吾於虚我周君之訓無錫也，安得不教以自重之道！

夫使君之材苟充其所至，即事功之難致，可不匱其成。兹近一學訓官耳，豈患不能於職哉？蓋世惟鮮知師之爲重，故教弛而學不易興，其究也，師亡其爲師者矣。其所導迪若是，士何賴焉？今君之往，慎毋徇時而自失其量焉耳。夫無錫，東南首邑也，其山川盛氣，不但財賦物産焉專之，名賢偉輔蓋往往履迹相承矣。乃士汩於其習染，而競華屏實，日浸漫不知所止極，於是不得乎師，端其尚以隄其風之所流，將士益觀效靡然矣。故曰位小而任大，秩卑而務崇，學師之官之謂也。夫地美饒藝，時穰敏播，無錫固成材美地。際乎今日盛明之會，則譬豐年之登殖矣。往哉！君慎所以播藝之方，奚患無錫之不有三代之材哉！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贈古峰徐先生序》 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余誦斯言，未嘗不嘆陽子之賢焉。嗟乎！自

漢而下，教人者有及於是乎？夫三代之教，必自人倫始。人倫者，君臣父子之道其先也，故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不先忠孝爲之本，期欲至乎道，則譬外穀粟以營食，黼麻絲而索衣，必無幾矣。陽子之學，余無所考見，觀其教人者如是，其賢可知已。抑其言之切近易入，故一感喻間，能得人服信之衆，不終日而還事其親者數百人，則陽子之賢何如也！

雖然，余不能無恨乎其時矣。彼數百人者能服信陽子之教，幡然易邁往之志以事親，豈不皆可爲賢乎哉？使時誠用之，則廣孝於忠，輔其君以匡治術，必事功有可觀者。乃卒不聞其聲稱，非見用於時者寡邪？夫世不知賢者之當用，即善教，何當焉？抑陽子之教未竟施，且忽有道州之出矣。夫學生詣闕乞留者徒衆，迄不能少遲陽子之南也，則是數百人者，尚望其一二獲用邪？故陽子之善教，無施於理化，君子蓋恨乎其時也。自是而後，司教人之責者，庶幾斯義蓋鮮少。

尹臺《洞麓堂集》卷二《贈黃子體行序》　昔孔子愍世之學者求於外而勿思反也，斷然並趨之，莫知其害己也，爲之慨然興惜焉，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言既深切而著明矣。雖然，以概今之學者，不其益遠耶？夫其爲人也固求之外矣，要其志，則利禄不足以動之。觀今之學者，其弊獨外求已乎？其所以畔道戾德，終其身不知反者，獨爲人之害已乎？利禄之入其心，則自始學至壯老，期一得仕進之階止耳。父兄之所爲教，子弟之所爲學，未有能越是者，則亦何勿至矣！是故其已仕也，即褫棄其學若弁髦，視聖賢性命道德之訓貌然皆非吾有也，則所謂爲人而求外者，果足以盡今之學者之病耶？

儒者蓋傷之，乃復爲之説曰：「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夫仕出于學者也，仕而爲人，則學不專於求己明矣。然猶以爲古焉，吾不知今之仕者所謂爲己何物也？蓋時反覆其意，未嘗不爲之大息流涕。嗟乎！誠欲易今學者之志，使挈然從乎古，以庶幾爲己之業，則非有豪傑之士奮起而作新之，身其教以先天下，欲人之嚮往，於是難已。

余聞鄉先生君子有一峰羅先生者，其學爲己之方，積而成其自立之實，可謂剛大不屈矣。其教人，汲汲乎慕外之嚴而深斥以利禄爲志者之非。今其言語文字固存，可誦而由之者蓋鮮，無亦爲人之學、爲己之仕二者之習膠人而入之深，則其風之莫振有以也。

余在京師，見有南城黃子體行者，朴毅無華，近乎有爲己之慕。乃志汲汲然，不欲以世所趨競者尚其身，意今士如之者蓋鮮。間問其世，則知其先大公松崖太守嘗游羅先生門，蓋其學有從出也。未幾，擢倅荼陵，要余言爲贈。余自顧無以益體行，久不能塞其請，兹歸且二年，詢荼之人，則稱體行者勿絶聲，曰：「其行不皦皦矜名，而上之人信之。其爲政不曲徇近下，而下之人鞠然從之。」噫！可謂善推行羅先生之學也。夫仕同道，學同業，二者固相成不悖者也。荼今守曾明卿氏，吾邦友之間特著，兹爲體行長僚，旦夕所講行，其無亦思揚素業，必期以羅先生之學交剡揉，務相與增益其不能，則所進庸可竟乎？體行倘有得，尚時而告我，勿忘所謂相益之道焉可也。

尹臺《洞麓堂集》卷二《送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序》　古之爲學者，其學果今之學乎？上之人所以作而成之者，其教果今之教乎？士不以三代之道自待其身也久矣，世之豪傑君子，惻然思愍而易之，然終莫能使之易焉。教學之失其本，欲士相先於三代之道，猶卻其行而道之前也。是故徇外而内愈遺，趨名而實益眩，古道之不可易今也，非其果然耶？

夫古之學也以義，今之學也以利，古之教也以成德，今之教也以成藝，執途之人皆能指説之矣。至語其本之所在，天下莫或辨焉。故吾嘗歎今之時，誠使士皆易其所學，而在上者皆易其所教，猶然無進于三代之道也。何者？其本之未能明耳。聞之先正：「學莫先於尚志，教莫大於明術。」以是察其本而善求之，則義利德藝之不相侔，何啻較然若黑白也！夫尚志明術，始學之士能言之，而學者、教者反之身以求其實，則誦焉勿知所擇，而詔焉勿知所率者，童及白紛皆是矣。本之胥亡，豈非其漸積乎？

今天下提學官，蓋職專教士者。士業庠序間，所學各異，非提學無與作振而一之。然則爲提學官，亦難乎稱已。以古道易今習，使士知相勉於三代之業術，不先本之辨焉，欲開正所從適之路，得乎？

乃今河南提學副使徐君孔霖，吾十數年前校試南宫，幸讀其文而識其賢於衆人中。今孔霖所自立，既挈然信天下，凡士無賢愚，莫不以爲豪傑君子也，則所云尚志明術者，孔霖蓋學之而能擇，教之人而足以有率矣。往踐斯任，其不能以古之道易今乎哉？

夫河南，天地之中，三代所更都，王教流行，歷千數百年未泯也。士生其邦，氣靈性正，相與興起三代之教學甚易。孔霖取尚志之學，自擇以成其教，明術之教，率修而益勵其學，則《記》言教學相長、察于務本而可以爲人師者，不在孔

霖耶？

尹臺《洞麓堂集》卷四《廬陵縣遷學記》 在昔聖人，憂天下無教，將人道不遠於物類也，故拔民之秀敏者升之學，命司徒設五品之倫以教之，使之因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之相屬與以求親義序別信之不可解於心者，修之爲常行不易之道。猶慮詖說險行之足以震俗驚衆，大爲倫教拂戾也，於是著之侯以辨其端，示之撻以致其儆，識之書以需其悔。而或弗儆且悔，無以若協於颺言並生之化，然後威刑乃加，禁絶之使不爲世教終患。蓋聖人於士憂之深而防之嚴若是。故其時五常之性、九德之材莫不宣明於世，用士遵履其常行不易之道，以同一天下之政俗，故施之民生曰用，足以周瀰萬變而無遺，達之政猷物紀，足以熙凝庶績而不匱，茲唐虞之所以爲尤盛，非後世所可及也。三代建學以養士，修之各有其政，至周而制愈隆。是故其業始於冑誦辨說、弦歌蹈舞之節，其事著於養老敬祀、訊囚獻馘之務。以因四時之順，則詩書禮樂之述崇；以通三極之微，則裁成輔相之理備。是先王重士興學之極則也。故其時士明於道德之奥，而推之應務者有其本；深於理化之源，而達之從政者有其要。三代得士之效匹休唐虞，治問亦因之臻美，不以是與？去古寖遠，學弗知重於世久矣。春秋諸侯各侈其能，相矜尚，列國卿大夫聘問論說至博廣，不聞一涉庠序事。鄭之鄉校，幾以議執政毀。而原氏卿士不悅學，至譁然語諸其朝不諱。彼近先王之世猶若此，抑何怪後之阬燔弗挍也！漢近百年始興學，郡國得置博士弟子士，率以明經獲顯用。其後賢良文學遂與公卿議政於朝堂。建武而後，天子數親視學，尊行養老之政，其盛過西京矣。乃其教不原本唐虞三代之治，一切徒飾彌文，故其士靡然徇時之所趨，鮮或周於理道之故。尚通則秉節易渝，好激則鼓論多悖，學逮斯際，欲其效庶幾先王之世，難已。

今廬陵士幸遘休明，當海内需材求治之日，賢觀風大吏祇上德意，篤其振舉風厲之方，不憚興作煩棘，業爲士擇美更學，將不望之以唐虞三代所成效乎？夫詖說險行之足以害政，甚於尚通好激之爲世弊，蓋聖人特疾之以爲頑者。士即常行不易之道，致其精研，以上達淵微深密之極，求之心性，有成能矣，尚何異學之足以亂吾教？彼溺焉或不知反，其爲斯民之大患可推已。

茲邦自慶曆開學迄今，士以節義文章顯天下衆矣，議者猶病其未與於道。乃學有擢制科第一，卒能舉孔孟成仁取義之訓，著宋三百年養士之功，彼非學於聖人而有獲耶？抑固廬陵之産可以論其世者也？夫建五常之性以惇五品之教，著九德之材以效九官之用，是上世士之所競。邦家興學以養之，蓋欲得若人與共天下之治，其加意則有在焉。賢觀風大吏暨諸監司守長咸趯然以是重望於今士，故殫其心志勞力從事擇選之役不爲怠，士講業茲學，不知所以重待其身，可乎？夫修其常行不易之道，自家而國，無所施不得其宜，此士之繇教易進者也。乃或飾詖言以炫文詞之麗，矜險行以詭節名之實，推之五常之性、九德之材，瞠乎未之有概焉。如是欲紹美邦之前哲，以無怍所稱成仁取義云者，人知其弗幾已。於戲！士乎其尚永念之也哉！

徐霖《東溪先生文集》卷一二《講意・學而時習之》 學者何也？天以是理賦於人之謂性，純粹至善，廓然與物同體，而成己成物皆其事也。學也者，學乎此者也。然必時時習之，而動静無間，乃悦。悦者理與心融，非勉強而襲取也，自然進進不已。學乃有諸己矣。然有諸己而不能及人，則德孤。朋類遠來而信從者衆，所謂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豈不大樂？樂非外來也，成己成物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如是而人無不知矣。有不知而不愠，愠非徵於色也，此心覺微動焉，便是渣滓消磨不盡，未至於純天之地，非成德也。故不愠然後爲君子。此學問之盡頭處，故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陸象山曰：「《論語》中有無頭柄底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所守所及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朱註以學訓效，學是效先覺之所爲，已失本領。

章潢《圖書編》卷一四《學習》 《論語》二十篇，具載孔子誨門弟子及對當時國君大夫，何循循善誘哉！今讀其書，欲會通其指歸，如入孝出弟、詩書執禮、文行忠信，無一非教，蕩蕩乎莫得而名之矣。後人欲執泥一説，標爲聖門宗旨，何異于日星露雷，各指一以名天道哉！但聖道大不可窺，其因材而篤之，教又不可測。譬盧扁之門，諸病者羣聚乞醫，鍼砭所施，動中膏肓，片咀所投，頓愈痿痺。凡起死回生，靡不藥之，爲全人焉。雖聖神功巧，不可名狀。幸而穴法良方與脉決並存，乃活人心之所寄也。《論語》所載，孰非孔子之方脉哉？醫必有活人心，始可語良醫。而學之一字，乃孔子頂門針法也。故首揭示人，只在學習，得非一書大旨之所關乎？苟讀其書，遵其教，而學之旨意且未了徹，則與聖學異趨者有之矣。不知《論語》所寄，乃聖門全學，特不可各執一説以訓釋之也。何也？學者，肇于《説命》，大發明於孔門。後儒訓釋，祖「學于古訓」者則曰學之爲言效也。然稱顔回好學，乃在不遷怒，不貳過，效豈足以盡之乎？因諧聲轉註者，則

曰學之爲言覺也。然言君子好學，乃在敏事慎言，覺豈足以盡之乎？據「爲之不厭」者，則曰學即躬行是也。然夫子焉不學，而博學於文、好古敏求，爲豈足以盡之乎？至謂離經辯志以博文强記爲學者，取證于「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是謂誦讀非學不可也。學《易》學《詩》學《禮》學道，又豈誦讀云乎哉？可見學之所包者廣，未可專以一字一義偏言之也。學之義不明，況好學乎？所好不在乎學，則雖仁知信、直勇剛，俱各有蔽，況所學一偏，效則模倣格式，覺則寂照圓通，爲則砥礪行檢，記誦則訓詁辭章，各就所見以求進益，使聖學之全不見於後世者，職此故也。欲學聖人之全學者，惡可于《論語》開卷第一義而忽之哉！然亦不必他求也，本諸身心性命，合前諸義而會通之，大義可默識矣。

習之義云何？嘗讀《易》六十四卦，文王獨于《坎》曰習坎。周爻孔彖皆因之。蓋水之習于坎也，自古迄今，逝者如斯，盈科放海，不舍晝夜。是他物之習也，尚有息時，惟水之習也，無一時息。觀之習坎，時習之義，了然矣。《大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常習，時習意也。《兑》之《大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是習亦澤水取象。兑，説也。觀之水，淫溢浹洽，活潑動盪，無時不習，即無時不悦。學習而悦，亦可得意于象外矣，何待習熟然後悦乎？況兑悦在乎朋友之講習，則朋來而樂，不待言矣。可見如此而學，即如此而習，體天行健，自强不息，故悦樂在我，又何待於人之知不知爲欣戚哉！此其所以爲君子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者，惟在時習之不已，君子之學猶是也。

或曰：「時之義果無間斷，如禹之惜陰？抑善變通，如巽以行權耶？」曰：「皆是也。天之運也，積十二時以成日，積四時以成歲，惟其無間斷，是以常變通也。君子之時中也，惟時時此未發之中而不離須臾，則喜怒哀樂皆中節，而時措時出在其中矣。盍于孔子觀之？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從心，曰發憤忘食，曰學而不厭，無非及時進脩之意，則是學而時習乃其所自道焉，所以與時偕行而爲聖之時者此也。」

然則學豈無其要哉？詳玩《論語》二十篇，殆不越乎求仁而已矣。人心生生之機，本無一時間斷，學者學此，習者習此，悦者悦此，故其篇章次以孝弟爲仁之本，又次以巧言令色鮮仁，皆有深意存焉。則凡各篇散見，固皆聖神功巧之妙用，而欲立欲達、老安少懷，實不外乎活人心之真脉訣也。信乎《論語》一書，惟在學習説三字，而孔門學脉，不外求仁一言。

章潢《圖書編》卷一五《教》　教之繫於世也重矣。國之治亂、家之盛衰、人之賢不肖，皆於此乎繫。而主世教者，不可不慎也。彼功利辭章之教，非不足爲世道害，然卑陋淺近，特害乎凡流爾，不足論也。自春秋以還，聖教不明於上，於是乎祖虚無，尚空寂，而高明穎慧之士羣趨而宗之，二氏之教興，聖道幾熄矣。何也？聖人謂之性，彼亦謂之性焉；聖人謂之教，彼亦謂之教焉。毫釐霄壤，其分不在性命，在乎教也。蓋天命之謂性，凡具此性者，孰不同此天命乎哉！率性之謂道，凡具此道者，孰不同此率性乎哉！但道所同也，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彝倫之間，情性稍偏，離道遠矣。故聖人示以修道之教也，則是聖人之教主於修道，豈曰「道可道，非常道」，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而無與天下之達道？又豈曰性命雙修、頓悟頓修而無庸於戒謹恐懼之功哉！不知喜怒哀樂乃吾性固有之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乃吾性固有之倫，雖欲須臾離之，自有不能離者。凡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能，而庸言庸行，雖聖人且有不敢不勉者在矣。修道之教，教其修此焉爾。學知，知此也。篤行，行此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夫婦、昆弟、朋友各盡其道，要皆本吾之所以慎獨者以見諸日用，或抑其過，引其不及，於以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一皆全夫性所固有者，不能一毫加損於其間也。此修道之教所以大中至正，凡以盡人性盡物性，參贊天地之化育，而中和位育，皆性分内事耳。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而異乎外域者，不深有賴於聖人之教乎？觀契敷五教，凡禮樂刑政，要在弼教，可徵矣。彼二氏教尚虚寂，滅情絶倫，自以爲留神性命之微，而道其所道，何有於達道也？既離乎達道，又何有於率性，何有於天命哉！非性命之異也，教異之也。是以修道之教，不離乎日用之常，此教之所以中庸也。其究也，盡性至命，克完其天道之精。二氏之教，脱離乎事物之累，此教之所以玄虚也。其究也，斷滅種性，自棄乎人道之大。可見以言性命無不同，以言教大懸絶矣。況《中庸》言教，必推原天命，無非推本其道所自來，而盡人道正以復天道耳，非馳神天道，乃以人道爲幻境者比也。噫！二氏之害，亦儒者所自致也。何也？禮樂刑政，固聖教所不廢，而實非修道之旨也。蓋由秦漢而下，凡號爲儒者，匪徒執聖門典籍爲性命珍藏，不知反躬以立人極。又徒恃禮樂刑政之具，以爲籠絡粉飾之規，故修道之教，久已絶響。彼二氏之徒，乃得乘其弊以倡其説也，則凡世之高明争奔趨玄寂，甘心異教者，孰使之然哉？修道之教不興，則虚寂之教不熄。可見教之辨於聖學異端也如此其明，教之繫於人心世道也如此其重，欲維持世教者，尚其慎之！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卷三九《原學》　夫學也者，非學吾之所不能也，而學吾之所不學而能也。

粵自太極流行，真精妙合，繼善成性，人斯得焉。是吾人之初也。當此之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豈學而後愛乎？稍長之識，無不知敬其兄也，豈學而後敬乎？何也？不慮而知，天下之良知也；不習而利，天下之良能也。是故天下無學之名也。

何聖人之有異？迨夫形生神發，氣交物感，本體既淆，天真乃昧。於是有不愛其親者也，而聖人之孝始彰；於是有不敬其兄者也，而聖人之悌始著。天下望聖人之孝而不能，於是學聖人之孝；天下望聖人之悌而不能，於是學聖人之悌。又以聖人之孝悌則天地而通神明，非常人之所能測，於是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要，則聖人之道始難能於天下，而天下始有學之名。

夫聖人之道，非果難能也，學之而後不能耳。豈知是道也，非吾所學之而不能也，乃吾所不學而自能者也。始焉不學而能，終焉有學之名，遂至於學之而不能，則亦不思其初而已矣。試反而思之：初嘗不慮而知矣，今胡慮之而不知乎？慮吾之所不慮者而已矣。初嘗不習而能矣，今胡習之而不能乎？習吾之所不習者而已矣。初嘗有惻隱之心，誰殘之而不惻隱也？學吾之惻隱而已矣。初嘗有羞惡之心，誰蔽之而不羞惡也？學吾之羞惡而已矣。初嘗有恭敬，是非之心，誰昧之而無恭敬、無是非也？學吾之恭敬是非而已矣。故學也者，非求之於聖也，求之於我也，世之人不察也。

然則不以聖爲歸乎？曰：越人之適冀也，問程諏日，飾車秣馬，謀之數年而不發，遠之也。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曰：適冀者我也，非越也。慨然就道，不踰期而至矣。是故求學於聖人，勞而愈遠；求學於吾心，逸而彌近。何也？道在我也。吾之所不學而能，即聖人之所以難能也。昔之學聖人者，莫過於顏子，想其仰鑽瞻忽之境，宜必恍惚渺冥，不可以意測，而其功曰克己復禮。己，吾之己也；克，吾自克之也，未嘗求聖人之無己也。禮，吾之禮也；復，吾自復之也，未嘗求聖人之全禮也。及至天下歸仁，而聖神功化之極渾融而無間，則顏子之學成矣。使顏子日模擬乎高堅前後之跡，顧盼躊躇，莫知所措，則卓爾之境烏從而見之？故善學者，求之於我，歸之於聖人，而始之於顏子。

陳龍正《幾亭外書》卷一《隨處學問・理學二字》　堯舜以來，只說教字，從不曾說着學。至傅說，乃極說個學之益出來。尼思以前，只說性字，從不曾說着理。至孔子，方言窮理。孟子又云「心所同然者理」，說個理字出來。此二字，便爲千萬世宗主。

學有二義　學之字義爲效，故曰時習。學之意義爲覺，故曰如切如磋。然效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足以該效，人心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雖舉世習邪，其覺不安于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接。

上古學天地　學字還指讀書否？曰：上古無書可讀，天縱首出之人，學天地而已，餘人則又學其所爲。後世聖賢撰述既多，行事在書中，心術亦在書中，學不過欲如聖人之行事、心術耳，故讀書居學之半。

以生字明宗　言生生可以該冲漠無朕，言冲漠無朕或反以晦生生。儘有恬静之士，談及民生利病，輒悄然不顧。非惟不顧，且將阻人。蓋其恬静中與世間痛癢全相隔斷，豈知所謂冲漠無朕，正欲于一相不立之處體認出萬物一體端倪耳。若人我隔絶，則其養高習静，反隱隱養成一段殺機。古來那有此胡越學問？今日言學，只提個生字。

先明大主意　爲學第一先明主意。試思何故要無我？不見我，斯不見物，此即誠身之樂。何故要寡欲？不求自便，則決不損人，此即强恕之原。爲甚先格物？格知萬情，與我同情。爲甚大居敬？敬則形骸意見廓然俱化。爲甚觀於未發？惟此時無爾我形相之畛域。分量到極處説盡性，性中止是統合人物否？悟頭到極處説知天，天于生物外別有事否？燮理者何？故欲扶陽抑陰，陰殺而陽生。泰否者何？故欲長君子、消小人，小人害人，君子利人。然則使萬物各得其所，豈非爲學大主意？然何故緊説新民？安頓斯人，自能安頓萬物。此是天然次序，民從何處新他？只在五倫。此是天然事實，知此則聖仁爲誨，更無餘蘊。天地之大德曰生，學只是學天地，完生生無息之心。不然，千悟萬悟，千修萬修，無歸着處。近古以來，高者聚講明道，淺者自好立名，而物交氣動，未免起好勝之心，作損物之事。只是此主意提得欠分明，認得欠堅定耳。

生字貫天人學治　張子「爲天地立心」四語，包括極大。然一「生」字足以統之。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人之生也直，即其道也。聖學以萬物爲一體者也，萬世之民安其生，是太平也。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故學不可不知本。觀聖賢書，亦不可不求其本。

繼正學　爲去聖繼絶學，絶字似微過。聖人原無絶學，學亦安有絶時？若云俗學非聖學，此政爲虚無功利所誤，以致失學之正。而覺性常存，效法不已，

學實無絶也。第反俗學而歸于正，則已繼去聖矣。

開萬世太平　學者須得爲萬世開太平意思，方是一體，方有隱居工夫。不然，一生巖居川觀，豈便無事可做？但云獨善其身，亦覺與世隔絶。須識獨善中原有兼善事業，但目前不甚著明，只觀百世而下所法所傳，總是堯舜仲尼意思，大行窮居，當時事業，畧有分別，久久決無分別。有分別之日短，無分別之運長。嘆莫知天下、莫知聖人，則道不明于當世，澤不被于斯民矣。是以足嘆，嘆天下也，非嘆不己知也。聖人遯世不悔，此嘆即萬物一體之憂。

念合而功專　念頭從萬物一體處起，工夫只在修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二語，是孔孟提出道學大源，恐人不知如何用力，所以又説明明德許多條目。然只看「欲明明德于天下」一句，已將念頭工夫合總説完。後世學問不本諸好生之心，許多清高静寂、長厚儉朴，一切盛德芳名，都只從一身上起。縱做得完完全全，無些子破綻，終非知道。無他，念頭起于自身，工夫反在外面，總只顛倒了。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三《侯記原乙未學規序》　學之有規，猶師之有律。師之勝負不由於律，而常根本於律；學之勤惰不由於規，而常根本於規。程不識、李光弼精於律之内者也，李廣、郭子儀遊於律之外者也；程叔子、朱晦菴嚴於規之中者也，周濂溪、程伯子超乎規之上者也。以其等而言，則遊於律之外者似勝於律，超於規之外者似勝於規。以其本而言，則必精於律，而後可以無藉於律；必嚴於規，而後可以無藉於規。不能律而不律，爲否臧而已矣；不能規而廢規，爲燕僻而已矣。吾讀侯子之規，何其整齊而有禮，詳密而有法也。爲之師者，且日不暇給，以求盡其子弟之才，况爲之子弟者，敢不自盡其才，竭蹶以赴師長之教誨乎？雖然，吾於兹有感焉，士卒之命聽於將，而將之成功與否，則存乎國家之賞罰，賞罰不信，士卒且以律爲滋厲也。弟子之命聽於師，而師之命行與否，則係乎風俗之習尚，習尚不正，弟子且以規爲滋擾也。今之世，豈必無良師？然師之所教在乎是，而世之所重不在乎是，世之所重不在乎是，則父不以之教其子，兄不以之勉其弟，爲之師者雖竭盡心力，其不爲諄諄藐藐者幾希矣。其不得已而至於詭隨屈曲，以徇其子弟，且徇其子弟之父兄，亦恒情也。侯子生當斯世，而毅然不詭於流俗，以古道教學者，且不憚繁瑣，委曲詳盡以爲之規，而身自率勵，此其心何心哉！此其心何心哉！爲之子弟并爲子弟之父兄者，亦可相感而興起矣。

李顒《四書反身録》卷二《述而篇》　學之所以爲學，只是脩德，德若不脩，則學非其學。講學正講明脩德之方也，不講，則入德無由。徙義所以崇德也，不徙，則崇德無藉。改不善所以進德也，不改，則無步可進。安得不憂？故爲己而憂，是自視欿然；爲人而憂，是視人猶己。

自己不知學，不可不尋人講，講則自心賴以維持。自己知學，不可不與人共講，講則人心賴以維持。所在講學，學術愈明，則世道賴以維持。

師之於及門，有言教，有身教。言教固所以教其行，然不若身教之得於觀感者尤深。夫子而後，若曾子之於公明宣，亦其次也。公明宣及曾子之門，見曾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説之而學。見曾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説之而學。見曾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説之而學。故不言之教，不從耳入，而從心受，根於心，斯見於行矣。

吕留良《晚村文集》卷一《答葉静遠書》　竊謂事理無大小，文義無精粗，莫不有聖人之道焉，但能篤信深思，不失聖人本領，即擇之狂夫，察之邇言，皆能有得。如本領差却，則以曾子之慎獨，孟子之良知，未嘗不原本經傳，然適爲近世惑亂之鼓笛。路頭一蹉，雖日日静坐，時時讀書，徒以佐其謬妄耳。病在小時上學，即爲村師所誤，授以鄙悖之講章，則以爲章句傳註之説不過如此；導以猥陋之時文，則以爲發揮理解與文字法度之妙不過如此。凡所爲先儒之精義，與古人之實學，初未有知，亦未嘗下火煆水磨之功，即曰予既已知之矣，老死不悟所學之非，鼠入牛角，蠅投紙窗，其自視章句傳註文字之道原無意味也。已而聞外間有所謂講學者，其説頗與向所聞者不類，大旨多追尋向上，直指本心，恍疑此爲聖學之真傳，而向所聞者果支離膠固而無用，則盡棄其學而學焉。一入其中，益厭薄章句傳註文字不足爲，而别求新得之解，不知正、嘉以來諸講學先生亦正爲村師之講章時文所誤，不屑更於章句傳註文字研窮辨析，乃揣撰一副謬妄淺陋之説，以爲得之，不覺其自墮於邪異耳。故從來俗學與異學無不惡章句傳註文字者，而村師與講學先生其不能精通經義亦一也。蓋人聞邪異之解，則必於章句傳註真有自信不及處，要知此自信不及者，乃吾心之粗，非古説之失也，亦村師講章時文之所蔽，非章句傳註之本然也。篤信深思，精其心以求之，則其理自出。輕信粗心，則必反疑古説，於是奮其私智，穿鑿破碎，思妄駕乎章句傳註之上，罪不勝贖矣，乃反謂經義必不可以講學，豈不悖哉！今日理學之惑亂，未有不由此者，而其原則從輕看經義、不信章句傳註焉始，此某所以皇皇汲汲，至

死而不敢舍置也。

費密《弘道書》卷上《原教》 聖人之道一也，非有奇旨殊意使人難曉，然深且大矣。深也，故入者微而無所不盡；大也，故出者詳而無所不兼。先王在昔，設教首士焉，士則胄子與公卿之元子、凡民之秀也。胄子，異日之南面居臨者也。公卿之子與凡民之秀，皆異日治事以佐君理政也。□胄子成，而凡胄子所及者，皆不敢有亂行矣。公卿之子成，凡公卿之子所及者，不敢有亂行矣。凡民之秀成，而閭閻所及者無不率於典制矣，教成治定焉。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聖焉，義焉，中焉，和焉。智則足以炤燭事機，仁則足以涵育萬類，聖則足以通達幽隱，義則足以斷宰善惡，中則不偏，和則不厲。此其德性之美者也。德美，則有立乎臣民之上之本矣。必見之於行，而後足以養德。孝於親，友於昆弟，睦於宗族，姻於婚媾，任於里黨，恤於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遠矣。治事之才猶未成也，於是六藝以習之，禮以立身，樂以和氣，射以觀德，御以達能，書以通事，數以理財。六藝成而才當於用，故德性不可强者也，行與藝則因教而進焉。故知之孝與仁之孝不同，而孝一也；聖之禮與義之禮不同，而禮一也。因其德性，增之才能，而士皆可爲國之楨幹矣。

夫自其幼而教之則易入，及其冠而室也則易成。故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則射御書數皆在其中矣。蓋開國承家之事，必賴壯盛精力爲之，年高則精力衰，於事識之雖至，而時已不可爲。壯盛而學成，以當上用，國之慶而家之福也。故謀於耆艾而事於少壯，所以因人之能而使才足用也。此先王立教，以成人才之本也。世衰教微，吾先聖孔子起而修之，其傳則士也，故身通六藝者七十七人。學聖人之道，其才不同，則所就不同。聖人以道教人，其法不異，則所由不異。不同也而使同，不異也而有異。昔者七十子學於孔子，與孔子所以教七十子者，其法具在：子路勇也，冉有藝也，子貢、宰我言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善言德行也。子羔之愚，曾子之魯，子張之辟，琴張、曾晳、牧皮之狂，未嘗盡違其才以求似於聖人，聖人亦未嘗欲其似己也，盡違其才而教之。故聖人不勞而教成，七十子不苦而學成。孔子既没，七十子分教，世之子弟就學，七十子各以其所得於聖人者以爲教，世之子弟各以其所受於七十子者以爲學，教異而學不同矣，學異而教不同矣。學與教雖不同，求聖人之道則無異。故儒爲百氏宗焉，儒靡不周也。

唐甄《潛書》上篇上《講學》 學貴得師，亦貴得友。師也者，猶行路之有導也。友也者，猶陟險之有助也。得師得友，可以爲學矣。所貴乎師友者，貴其善講也。雖有岐路，導之使不迷也。雖有險道，助之使勿失也。師友善講，則學有成矣。夫講者，非辨文析義之謂也，所以淑其身，明其心也。若日取《五經》之文而敷之，日取諸儒之言而討之，日取孔孟之書而述之，使聽之者如鐘鼓之蕩於胷，如琴瑟之悦於耳，羣焉推之，以爲當世之大宗師，君子則鄙之。其鄙之何也？以爲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也。無益於人之身，無益於人之心，則亦講《五經》之文焉云爾，則亦講諸儒之言焉云爾，則亦講孔孟之書焉云爾，是何異於謝莊之塾師乎？謝莊之塾師，教章句，解文字而已。夫教章句，解文字，童蒙猶有賴焉。兹之講者，無益於學者，殆不如彼之有益於童蒙也。是故孔子教人，因其各得而言，不聞復取五代聖人之言講之也。孟子教人，以其自得而言，不聞復取孔子之言講之也。善講者，如掘井得水，因其自有而取之，非異水也。如擊石得火，因其自有而發之，非異火也。向也不知道之所在，以爲遠不可求，即知道之所在，以爲求之而不易致。今則求之於己，乃我之自有焉，則善講者之功也。

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是故教者貴親，親則易知。承教者亦貴親，親則易化。煦嫗覆育，如雞之伏卵，而後教可施焉。一室之中，不過數人，朝而見，夕而見，侍坐於先生，侍食於先生，非若大衆之不相接也，可以教矣，而又患教之同也，又患教之易也。一日言智，共此求智之方；一日言勇，共此求勇之方；一日言仁，共此求仁之方，是同也。不以剛治柔，即以柔治柔，不以柔治剛，即以剛治剛，是易也。雖有扁鵲，不能以一藥已衆疾，是不可同也；不能以彼藥已此疾，是不可易也。寒者以桂，熱者以檗，而後可以爲師，而後可以施教焉。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

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己，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己。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爲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二三人焉，會於一所，贏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道，而未能

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爲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愠，而或非所當愠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己不自知，暗如滅燭，人之視己，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即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即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二三人中互相爲謫，循環不匱，何患學之無成！

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九《答劉蕺先》　形而上者謂之道，理也，則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氣也，物也。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以形而上者爲理，形而下者爲欲，不成下學上達爲下學人欲上達天理耶？此又説之難通者也。學者貴力行，不貴空譚，是矣；然義理至微，學問無際，顓頊囫圇，何異聾瞶！況聖徂神伏，正學不明，二氏之荒唐，百家之猥陋，人心陷溺，烈於洪水幾希，一綫或幾於熄。苟非講究精詳，鮮不冥行妄舉，惑於他岐；矇引瞽牽，日竄荆棘，成何世界，此孔子亦鰓鰓然以不講爲憂也。即劉元城、趙清獻、王孝先、范希文諸君子，考其生平，自窮約以至仕宦，好學深思，無時少輟，亦非從不講求，而貿貿從事者，但擇焉不精，未能到濂、洛諸子地步，正坐講之猶未盡爾。講者身心體認之謂，隨時隨在，無有間缺，方是工夫。惟一，講也；惟精，亦講也。約禮，講也；博文，亦講也。誠正，講也；格致，亦講也。篤行，講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亦講也。如今若必上座開堂，號召徒衆，自可不必；而古處今稽，互相切劘，亦自難廢。如曰只是行，不必講，勢必至面壁合掌，胥化爲痴呆麻木而後已。嗚呼，此猶達摩、宗杲之見，而陳賈、韓侂胄輩之餘論也，奈何此言自足下發之。

《朱陽書院志》卷三竇克勤《擬講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此章書言君子教澤之廣也。君子秉道以教天下，矢大公無我之懷，盡明哲畢達之用，公明並至，曲成無遺。人沐陶鑄，共坐春風，但見君子之教一，而其所以爲教者竭畢生之精神，施多術之誨廸，法蓋有五焉：其一有時雨之化之教。耕田者播殖之功已到，但需雨露之滋潤，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神速而遍及於物。君子施教，有一等天資高、學力到的人，一旦得涵濡浸漬之善法，便成極至之品詣，就如時雨之化生萬物者然，此是上一等教法。其次有成德之教。涵養雖或未充，而天資純粹，心術正大，則謂之德。君子節其過，引其不及，以成就之。其次有達財之教。德行雖或未裕，而天資明敏，才能優長，則謂之材。君子矯其偏，使歸於正，以疏達之。又有一等教法，隨問而答，以解其惑者。此是天資、學力俱少，不足以名德材，而但藉言語爲誘掖，此又其次也。更有所處之遠近先後不一，而仰慕君子之教，竊取之以善治其身者。此聞風而起，無非教澤之所及也。五者合而論之，雖人品不同，時地亦異，要惟君子有此五者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而天下無棄人矣。故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今思君子主持文教，凡風俗、人心、學術、道統總視轉移。乃君子體上天生人之心，天日自矢，一肝胆爲之披露也；敷大君成物之仁，條誠肫切，一澤惠爲之旁流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以故人服其心，服善誘之無私，人感其德，感成美之恰當。此乘權得位之大人，造世運而維學脉也。多士尚其敬而體之，以無負君子之教矣乎！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原教》　教之説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棄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别，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

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

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説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即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别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

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神呼吸者，氣也；耳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静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静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清浄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却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説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説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強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也，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

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説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下者，君也，即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即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即儒者也；耕且歛者，農也，即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即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即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即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即無人外之教也。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原學上》　「學」字古文作「斈」，其爲字從爻，今學字中亦從爻。《易傳》謂爻也者，效此者也。故朱子釋《論語》謂學之爲言效，確不可易。而效之義，則未全也。《詩》稱「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弟子職》謂「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惟有則是以可效，惟能則乃謂之學，此學之所由以名也。效天生之則，則孟子所謂凡有四端，擴而充之者是也。效先生之教，則顔子所謂步亦步、趨亦趨是也。效有二義，故曰效之義未全，朱子之訓得其一而遺其一者也。學主於效法，就行言，不就知言。蓋天生之則本於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惟患不行，不患不知。親親敬長，達之天下，而天下可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學之大規也。至于效先生之教，亦非導之以知，止於親書册而勤討論也。孔子謂無行不與，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皆不在語言之告教，書册之咿唔。聖門好問者，無若曾子，而夫子所告在于一貫；博學者，無若子貢，而多學而識，夫子非之。其教弟子也，以孝弟、謹信、親愛爲主，必餘力乃學文。其在成人也，以志道據德依仁爲先，而游藝則居末。故先以敏事慎言，而後就正於有道，則以爲好學。夫子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則以爲嗜學。孔門弟子好學，夫子獨稱顔淵，其好學之實，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行也，非知也。蓋古未有以學爲知之事者，至朱子始以學問思辨俱屬知，因以窮致事物之理爲格物，又以《大學》未詳言格致之事也，因疑其義亡而爲傳以補之。於是古人爲學之法乃一變，尋章摘句之弊，流爲玩物喪志，斷斷於口耳之間，舉古人躬行實踐之學不得而見之矣。

《學記》稱：「大學之教，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鄭注》以學字連下句，誤。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不能樂學。」四者之中，並無誦讀講論、窮禮格物之説。其論學之弊也，則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又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然則專務讀書講論、博學強記，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皆大學之所戒也。其始教也，「時觀而弗語」，「幼者聽而弗問」，弗語弗問，始教猶然，烏有學爲聖賢，而專於講論以爲窮理格物之事者哉！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四法之中，皆論行不及知。今之以窮致事物之理極處無不到，爲格物致知之學者，自有大學以來無此學也。然則《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之説奈何？曰古本在《禮記》註疏中，無庸辨也，致知即致其知先後之知，格物即格其有本末之物，知本即爲知至，如是而已矣。且朱子之以效釋學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是先行而後知也。其補格致傳，則曰：「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是又先知而後行也。物理固不可窮，又一人所著，彼此互異，後學之士何所遵守？然則效吾心之天則，效先覺之遺則，恪遵訓效之解，而一力於躬行，雖違《大學》之章句，而合於《論語》之《集註》，學之義既不荒，其於朱子之説亦可以無戾矣。

李紱《穆堂初稿》卷一八《原學下》　學訓效，其義雖有二，而以效吾心之天則爲本義，效先生之教，則餘力學文之事耳。蓋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由外鑠，察識而擴充之，則聖學無餘蘊矣。親師取友，特提撕而使吾察識鞭策，而使吾擴充焉耳，非有加於吾性之外也。

自宋南渡以後，學者不務其所當務，而疑其所不必疑，不汲汲然患其知之而不行，而鰓鰓然患其行之而不知，溺其志于章句訓詁之煩，而駕其説於意見議論之末，置其身於日用彝常之外，而勞其心於名物象數之中，未嘗一日躬行實踐，而詡詡然自以爲講學，吾不知其所講者何學也。試取《孟子》所謂本心、良心者一體察焉，有不茫然思惕然懼者，必非人矣。楊龜山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人？《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學爲仁，所以學爲人也。烏乎學爲仁？《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吾一日之間，自昧旦而起，至寢息而止，吾心發一念，即自加審察：爲理耶，即奮然直前；爲欲耶，即毅然斷絶。由是推之行事，必求一於理而無欲，而心之理得矣。心之理得，而全乎其爲人矣，此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而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反是則謂之放其良心，反是則謂之失其本心。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則《孟子》所謂近於禽獸而非人矣。至於所行之是非，則吾心自有良知，且餘力學文亦既知其大端矣。其措注則必臨事而後見，其細微曲折則必行之而後知，非事未至而揣度想像者所能得之也。即如事親，孩提知愛，本心自具此良知，常守此本心良心，即大舜終身之慕矣。其所以盡孝之道，則《戴記》所云「有深愛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以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莫不本此深愛之心。是故昏而愛親，則必思定；晨而愛親，則必思省；冬而愛親，則必思温；夏而愛親，則必思清。推之事長、事上、使衆，無不皆然，豈有舍固有之良心，而求之書册，求之講論，以爲外鑠之學者哉！

若謂事上、使衆，天下國家之事，繁重難知，必須豫爲講習，不知家國天下無異理也。昔魯哀公問政，孔子對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言不待問也。一朝之興，各有會典，當官之職，各有掌故。時至事起，虚心延訪，實意推尋，未有不能知者。《大學》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如必豫爲講習，是學養子而後嫁也。至於常變經權，其理皆一，不過以此心權度之而已。昔顧東橋疑經事可以理推，變事非精義不能，恐須平時講解，因舉舜不告而娶、周公大義滅親二事爲問，陽明先生答以舜、周公亦止臨時以心度其輕重，並非平時預爲講習，見古人有不告而娶、大義滅親者，而因而效法之也。蓋心之爲用，萬物皆備，苟能治心，無施不可。《中庸》論治國平天下，不過曰絜矩；曾子答一貫，不過曰「忠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而仁不待外求矣。伊川程子論學，謂學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於内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考詳畧，採異同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若明道程子，則明言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又曰存久自明，何待窮索。朱子教人，乃云窮理以致其知，固異於明道之説。其爲格致補傳，謂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夫即物窮理，豈非伊川所謂求之於外求之於未者者乎？以是爲竊取程子之意，正恐程子不受。蓋自《大學》格致傳補，而孔孟之學乃失傳矣。雖然，朱子晚年固已盡覺其悞。余嘗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並以尊德性求放心爲主。而元明陋儒專取其中年未定之書，用以取士，明初附益之，編爲《大全》。科舉之學因陋就簡，朱子全書未嘗寓目，遂以講章訓詁之學爲足以師承朱子，此亦朱子所不欲受也。

汪紱《理學逢源》卷三《學》　天下無生而能者。無生而能者，則無能非學。然而有當學者，有不當學者，有可學而不必急於學者，有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且有學之事同而學之心不同者，有學之始同而學之成不同者。正而有益者，當學者也；邪而無益者，不當學者也。心身性命之要，學之而不可不急於學者也；文辭技藝之末，足以爲斯世泛應之資，學之而無庸急於學者也。要之，以敬爲本，以聖爲則，以窮理致其知，以反躬踐其實，以盡性至命爲要歸，斯所學之正且大與！然使學之者是而所以學之之意則非，學之雖正而所以學之之志不篤，則雖其有事於學，而終不能以有成矣。至其所以學之之方，則必也日就月將，不以半塗而廢，優游涵泳，不以躐等而進，是則其深造以道，以自然而得之，身心將忽忽不知以入於聖賢之道，天德備而王道出，此外無他學也。

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時習而說，所以成己也；朋來而樂，則及物矣；不知不慍，學之純也。學以積累而後成，而說樂則原自性分中流出。蓋學習所得之理皆性分中本具之理，故有得則說，吾性分中所具之理，正天下人同具之理，故朋來則樂，而所性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不知何慍之有。然非學之正而不已焉，何以及此！

此學之大凡。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孝弟養其性，謹信飭其身，愛衆親仁廣其用，此養正於蒙也，而脩齊治平之基已於是焉立矣。先行而後文，重本也。立行而不可廢文，文益以輔其行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見學以篤於人倫爲要也。

二條以敦本爲學之先務。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以自盡無僞之心而致知力行也，爲學之綱不外乎此。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文，致知格物也；約禮，正心誠意也。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敬以固其基，誠以立其本，取友以資其益，改過以去其損。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篤以正，乃有所得，得而守之，此心常有所存而不失，則德日新，以至於全。全其心德，而又能終食不違，學之純也。又游藝以待致用，而亦以養心，內外交養之道盡矣。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篤信好學則悅諸心，守死善道則有諸己，是以能用，無不利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心無私意之蔽，則鑑空衡平而怒不遷矣。心無私欲之累，則知明勇決，而過不貳矣。然非省察之嚴，不能審幾而決去也，非存養之密，不能循物而無違也。故朱子以爲顏子克己之功，蓋聖人之門自性心而外無餘學矣。六藝者，學之之途徑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盡性致命之功不外乎此。○朱子曰：「下學不須揀事，只事到面前，便與理會，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的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理會時是下學，透即上達。積累是下學，而貫通則又上達。蓋節節學有節節的達，總會來有會通的達。然工夫只有下學而上達，則有以漸而幾不期而至者，不可謂截作兩截看也。又曰：「下學上達雖是兩件，理會得透只是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不在事外，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上達者？」程子所謂「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或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教後學如何企及？」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天下無生而能者，故在聖人亦自有聖人進學之漸，聖人無異人也。凡

人在童時志意未定，大抵至十五而志向乃有專在，如務功名者，十五時便慕功名；志貨財者，十五時便效商賈；朱子十四五便學聖人，皆是如此。至三十而有守，能會自家做事。四十愈精，五十而老成練達，具見本原。各事都有個本願，雖農圃醫卜亦然。然人之精力長在四十以前，至四十便住，如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皆是。惟是少年長進，到四十已能立得腳住，便不退後，而學問與年俱進，直到渾化地位。亦凡事皆然。若於少年不肯長進，到四十尚未立腳得住，則四十後精力漸衰，學問有退無進，迄老耄而益不堪矣。而聖人與人有不同者，聖人十五便是志學，入手已迥與人不同，則三十而立，是聖人之立；四十而不惑，是聖人之不惑。非若他人之文章、貨殖與他小道也。功夫至此，已是經權咸得，道明德立於身，故五十而達天，六十、七十而知行皆化。常人所志已不能如聖人，又或雖知而不肯用力，所以或至四十、五十而無聞焉，雖精力方日强，置之誤用無用，而學識不加長也，然則聖人豈真異人哉！或誤用，或不用焉，而聖人乃不可企及也。○志學，而立，而不惑，知命，不是靠他自然能進，志學便有學的工夫，故朱子《或問》中用「持守」、「玩索」、「涵養」等字，此即所謂日就月將，優悠涵泳也。○守之固由認得定，到知日益精，則行亦日益純熟不費力。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大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聖道之大，以其有本。徒見其大而不知其本，則將茫然而不知所從事矣。然有見於本而不以漸幾之，則躐等而進，又終無以得之於己也。顔子所謂高堅前後，見其大也；如有所立卓爾，見其本也；博文約禮，欲罷不能，所謂成章而漸達也。節節有個成章，節節有個達，不是一個成章便至於達。

以上言下學積累，所以進於聖人也。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至」當作「志」。

子張學干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欲其專於自治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仁義，性也。忠信，實有之也。樂善不倦，誠不息也。天爵所當脩，安問人爵？脩之以要人爵，非忠信矣。得人爵而棄天爵，由不忠信，故倦也。雖然，以天爵要，猶古之人也，脩文辭以要，甚之而惟貨其吉，天下士安得有人心哉！脩天爵以要人爵且終必亡，況其每下者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非學無以致道于身，學之不專猶不學也。若學而非以致道，則又烏在其爲學哉？

以上言學之志不可有紛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而博也，問也，思也，所以窮理也，而篤其志焉，切問近思焉，則約而不放矣。心存不放，斯能下學而上達。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

遜志則受之者宏，時敏則求之者力，學之所以日進也。

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孟子曰：「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所以不秀不實之故可思也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句。如斯夫不舍晝夜。」「如斯夫」七字作一句讀。

一息有間，則失之矣。

以上言學者當日就月將也。

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共學，志也。可與適道，知也。可與立，守也。可與權，通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得非自然，則所得無可據，而不深造則不得，造不以道則得非自得。是故言頓悟，言良知，皆必非自得者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由子游之言而知學者之當求所本矣，由子夏之言而知學者之當由末以及本也。夫本未原非二致，然非曾子之精察力行，難語一貫，非顏子之博文約禮，烏見卓爾？故小學所以開大學之先也。夫以道理言，則大學正心誠意是本，以用功言，則小學又是本。然小學可言本，大學却不可言末，蓋聖人之道從源頭上下來，學者之功却要從流溯源上去也。○本末固非兩截，則灑掃中亦具誠正道理。然誠正自有誠正項功夫，斷非教以灑掃便謂大學已盡在其中，而只聽人自悟也。時賢講此章，尚沿頓悟流弊。

以上言學者當優游涵泳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見聞、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學也，故曰『學顏淵之所學』。」

問有善不及。周子曰：「不及則學焉。」問：「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虛、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朱子曰：「明元，通亨，公利，溥貞也。」陳氏曰：「一者，純一不雜之謂。」甬上林氏曰：「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

文辭所以載道也，若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藝而已矣。

程伯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當量力有漸。」

記誦博識乃玩物喪志。上蔡初見程子，以博洽自負，舉史成篇，不遺一字。程子曰：「賢可謂玩物喪志。」及程子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上蔡心甚不服，後來省悟其理，却多以此接引博洽之士云。朱子曰：「上蔡之記誦，明道之讀史，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也。」

學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矣。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立標準，非自畫，則躐等。

論學要明理，論治要識體。

「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局於此矣，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爲辭章？且如觀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豈是辭章？」順理成章，則謂之文。

程叔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進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古之學者優游一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止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嘗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左傳序》語也。涵養有漸則周徧融液，所見者明而所存者安矣。此申古之學者優游饜飫之意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行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遊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此申今之學者務高而已之意。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一曰訓詁之學，一曰儒者之學。學欲趨道，非儒者之學不可。辭章、訓詁宜近於儒，然務外忘內，與異端之絕物私己其賊道一也。子政兄曰：「異端之學猶知有心，今辭章、訓詁則放其心而不知求，是又有甚於異端者也，哀哉！」古人於學是終身事，果能造次顛沛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前段言古之學者欲人優悠涵泳，不可躐等而進，後段言儒者之學欲人日就月將，不可半塗而廢。

科舉奪人志，做官奪人志。學而優則仕可也。

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便是自棄。

知至至之，學之始，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聖之事。

張子曰：「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能見聖人之奧也。」

學者且將尊德性、道問學爲心，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學問上益也。每

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多少不善，此德性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處。如此三年，庶幾有進。

人多以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以不知爲知，遂生百端欺妄。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數語最爲精密。

學者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須有此志，而又從事于上條工夫，方是學者。

朱子曰：「聖賢日用功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聖賢位育，只此一理而已。」

學者功夫但患不得其要，若是尋究得個道理，自然頭頭有個著落，貫通浹洽，各有條理。學者常談多説持守，未得其要，持守個甚？説擴充，説體驗，説涵養，皆是揀好的言語做個説話。必有實得力處，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爲學須先立得個大腔當了，却旋去裏面脩治壁落，教綿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個大規模，先去脩治得一間半房，所以不濟事。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得，漫也不得。若識得些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然而實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去做。他自喫得些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爲學工夫固當有先後，然亦不是截然今日爲此，明日爲彼。如《大學》三綱領，便是個大腔當，八條目是教人入頭處，其次序固有先後，然却不是等知無不至然後誠意，又等意無不誠然後去正心也。

收拾放心是緊切下功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

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亦無入頭處也。

爲學不厭卑近，愈卑愈近則功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其直爲高遠者則反是，此不可不察也。

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夫，不可徒爲虚説。然表裏亦非二事。

今之學者大概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

爲學工夫當忘寢食做，一上使得些入處，自後方滋味接續。浮浮沉沉，半上半落，不濟得事。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不可倚靠師友。非謂不必師友，但學問須是自家做，師友替他不得。

開闊中又著嚴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虚心順理，學者守此四字。

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

聖人之教不外「博文約禮」四字。

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沉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此無有別用力處。

程子嘗自言：「年二十時解經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宜以是爲的而深求之。

下學人事，形而下者也；其事之理則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習其所當然，而會其所以然，故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道。

唐虞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便是教人變化氣質。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又實通乎三者之間。

董子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以其理付於人，曰性。性之發爲情，而性情統於心。所以存心者敬，敬乃不雜曰誠。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故繼之以格致。能敬誠格致而心德全曰仁，忠恕所以彊仁也。義者仁之制，禮者仁之序，知者仁之别也，而信則所以成之。四德之全必以勇，知、仁、勇必要於中。中和，道德之謂也。道德自天，其降曰命，天命之流行曰鬼神。君子思其理而學其事也，故以學終焉。

汪紱《理學逢源》卷四《物則類・師》　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有自得於心，而後可以應人之求，記問非自得也。

有教無類。

教以化類，別類何賴有教？君子大道爲公，但因人以施教耳。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二條言教者當大道爲公。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因其材而成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因其偏而矯之。聖人之答問大抵若此，可以類推。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亦性天所發見，而不足以盡其蘊也。若大本大源之地，則固有非其人難與言者。○且教在日用上用功，自覺步步著實，未盡日用之近，而騖語高遠，縱資高者髣髴見得，亦終不親切，又使人遺落卑近，反見害事。然學問已得諸己，而不告以本源，又終無以見道之全，而行或有不得通也。

以上因人施教之事。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

聖人之言有及有不及，聖人之身則無可隱也，即身是教，欲弟子之知察耳。誠能察之，而猶有未達，則夫子必又有以啓之也，如曾子、子貢是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非是援天自況，只見道無可隱，此與鳶飛魚躍同旨。○問：「此與禪機棒喝何異？」曰：「聖人所行莫非精義，直是事事物物正當恰好道理，如於事親須觀其愉色婉容，於事君須觀其踧踖與與，於燕居時觀其申申夭夭，又須觀其於鄉黨何以恂恂，及在宗廟、朝廷又何以便便如，此隨事精察，只覺習述不盡。若釋氏則既一於空寂，則任憑顛倒莫非是道，便已都無所事，其棒喝禪機要是於無處討生活耳。楊慈湖贊孔子之佩象環及黃目鬱氣，皆無處討生活來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巧不在規矩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惟道有定體，故教有定法。道之定體中而已矣，中者，平常之理，然稍有過不及焉，則皆失之。君子體中以立學者標準，所以非難非易也，抗而高之，故與人以難能，君子不爲也；貶而卑之，以就學者，君子不能也。以少抗少貶焉，則已非道矣，而可以率人哉！然此道實顯於動靜語默之間，不待言而顯，而亦非言之所能盡顯者，人惟隨事而精察之，即君子之身而究其所以泛應合道之故，則道固即此而在矣，而奈何欲君子之貶道邪！中道而立，即君子體中庸以立教。或不欲以此中字爲中庸之道者，謬也。

以上言君子之教無所隱，而學者當誠求以自得之。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教人因其機，施教因其材，聖人非有吝也，不當其可，教無益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此所謂瀆則不告者。

二條言學者當用力誠求，而後有受教之地。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聖人之道，至大至精，妙於神化，原非學者所易幾。然神化之中自有一定者存，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學者惟循循於博文約禮，孳孳不已，則理日格而知益明，行日純而有得於己，於聖道之體自有可見，但未易與之化耳。聖門中唯顏子最稱好學，功力已至，故言之親切如此，實則人人所當用力也。

此弟子篤學之事。

《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人有一事之善，皆我師資，會衆善之所歸，總於一貫。善者泛應之萬殊，故無常主，而一者渾然之全體，殊途者同歸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三條言人當自得師。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兑命》曰：『敷學半』，其此之謂乎？」

言師弟有相長之益。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使之知所宗主而任諸身，然後知遜志時敏於業。又必遜於業，有所畏，而後可使之優游涵泳，以循序而漸進，此教之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詩書禮樂，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退息之居學也。藏而脩之，息而游之，所以使之能習而安焉，而學乃無所勉强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訊言，責言也。徒事誦讀而束縛拘逼之也，不顧其安，强以所不能也。責人以口耳之學，人亦徒以口耳塞責，是使人不由其誠也。人各有材，不顧其安，則人亦鹵莽滅裂應之，是教之以不盡其材也。其施教也悖，其求於人者戾，而欲教之刑，難矣。此與上條正相反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禁邪於豫，當可而施，教不躐等，以相誘於善，則不徒佔畢，不待訊言，而人由其誠矣。引導之而不强其進，則其進也和；鼓舞之而無遏其機，則其進也易；開其旨趣而勿竟其説，則人將繹思而自得於己，此皆使人之盡其誠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

知愚賢不肖之材質不同，而爲學之心志亦因以異，教者知之而因材施教，則安而盡其材矣。使人繼其志，與人以可從也。言約而辭達，言微而意善，託物近譬而開喻易知，罕譬猶言畧作比方也。則隨其人之材，而皆能體吾意以安之矣，此皆使人之盡其材也。知至學之難易，知材有不同也；知其美惡，知其人之材之美惡也。○以上皆言師之所以教。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此言師之當尊。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説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先易而後難，非棄其所難也，其求以漸，則由易者可以得難，比互參考以説之，而難者亦可心會矣。待問者隨問而答之，又必待其誠求懇切，而後叩兩端竭焉，所謂以亨行時中也。聽語則隨問而應之謂也，欲問而不能

則語之，語之而不知則舍之，瀆則不告也。

此節主學者言。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爲裘，爲箕，反之車在前，皆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也。冶裘弓箕，比物也。駕馬反之，醜類也。即所易以比所難。察於師之所行而則傚之，則耳目口體心思之則以漸而明，而五倫之道亦以漸而得諸亡矣。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

其德備者其才全。道形而上，器形而下。大人不期於信果。天運非數所能盡。然才莫非德，器莫非道，大人未嘗不信果，天運未始有僭差。蓋萬物得所泛應曲當者，天與聖人之用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於穆不已，一理渾然者存焉，是天與聖人之本也。故學者察於此，不官，不器，不約，不齊，而得其所以官器；不遺約齊，不失之故，則可以知道之有本，而有志焉矣，所謂相説以解者也。務本者，用力以求至於本也。蓋學者不由末無以探本，如自灑埽、應對而後及正心、誠意，由文章而後見性天。然使汎濫於末，而不知求其所本，則又支離散漫，而非所以爲學也矣。○以上言弟子之所以學。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五《答朱詠齋侍郎書》 惟立教之道，嘉善而矜不能，則賢者勸而不肖者無棄材。願少留意。末俗澆惡頑鈍，列庠序者罕能尚志敦行，砥厲廉隅，行險儌倖，冒利無恥，滔滔者皆是也。蓋教化之失其道，非一日矣，安得如閣下十數輩，不畏強禦，執法如山，而一一力挽既倒之狂瀾乎？抑鄙人以爲捄弊之法，仍不越乎重廉恥而崇經術。廉恥重則有以養其羞惡之心，經術崇則有以熄其浮薄之氣，夫然後本實不撥，而教化可施。若緣飾時藝以竊科名，炫鬻詩詞以競聲氣者，引而歸之正路可也，捨而置之度外可也。此在高位者之所得爲，而在下位者或力不足而志不遂，勢不伸而法不張，有咨嗟太息而已矣。以相知愛之深，爲閣下喜其道之得行，而慨乎言之，亦所以堅閣下之自信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一《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爲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黄庭堅之徒，亦皆汎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迒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爲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厘，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韵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鹵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

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罝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嫻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

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説，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

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輿、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睹《盤》、《誥》之聱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删，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離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理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箸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搆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閧。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爲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陸心源《原學》　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之學，有異端之學，有小儒之學，有大人之學。約縱連横之說也，堅白同異之辨也，詞賦之類於俳優也，佔畢之誣罔聖賢也。内不足以治其身，外不能以益於人，苟以趨時好，悦人主，竊顯官，惑愚衆，此荀子所謂以學爲禽犢也，皆小人之學也。黄老之清静，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申韓之刑名，釋氏之慈悲，用其説亦足以立國，原其心亦主以救偏而濟人，然而畸於先王之教，悖於聖人之道，皆異端之學也。研訓詁，通假借，證名物，析異同，但道伏鄭是，甯言孔聖非，是爲考證之學。文必飾，詞必修，皮傅孔孟，祖述韓歐，詡詡然矜爲因文見道者，是爲文章之學。徐言而緩步，儒冠而縫衣，析性命之精微，辨朱陸之同異，囿於一先生之學，不博考於聖人之通者，是爲性命之學。是數者幾於道矣，然而考之於古而宜，推之於今而未必宜，著之於言而然，稽之於行而未必然，修之一身而優，措之天下而未必優，皆小儒之學也。若夫大人之學則何如？學也者，學爲君，學爲臣，學爲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者也。上究今古興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嚴身心義利之界，若漢之賈生、董生、孔明，唐之陸敬輿與李鄴侯，宋之范希文、濂溪、明道、横渠、考亭、止齋、東萊、元之静修，本朝之亭林、稼書是也。夫是之謂大儒之學。

薛福成《庸盦全集・文外編》卷三《答友人書》　薛福成曰：辱惠書，知吾兄近攻輿地之學，欲攷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勒爲一書，以蘄達之於用，甚盛，甚盛。

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何秋濤願船，皆各有纂述。邇者李員外鳳苞，方典簿恺，奉曾文正公命，方著《地球圖説》彼二子者，皆以絶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争先，幸努力爲之毋怠。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争，百方恫喝，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蔵厥事。不佞所鰓鰓過慮者，滇事雖蔵，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犁，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與安嶺，緜亙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鋭觀釁。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闚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睨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畺圉如是之廣，而四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廪然不可終日。烏虖！中國不圖自强，何以善其後。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方敝敝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羣駴以爲狂，拘攣粉飾，靡有所届。而彼諸國則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如鷙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强，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勛臣，内外夾輔，僅能補苴撑持。一二

十年後，吾輩恐未得高枕而臥也。來書又謂今之自强，不過摹仿他人之强，誇耀他人之强，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强，而遂不願自强，此又因噎廢食，諱疾忌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甚他人之我先，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地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争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闢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即不能無争鬬，聖人者出，於是有未耜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迄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耒耜，黄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黄帝，於耒耜、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耒耜、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産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强，原可操鞭笞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删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購駿馬，以騁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説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錮於俗學者，故略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衛不宣。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編》卷三《治術學術在專精説》 中國上古之世，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譏其以大人小人之事，并而爲一。蓋鴻荒樸略之時，文明尚未啟也。厥後耕織陶冶之事，不能不分，分之愈多，術乃愈精。是故以禹之聖而專作司空，皋陶之聖而專作士，稷、契之聖而專作司農、司徒，甚至終其身不改一官，此唐虞之所以盛也。管子稱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爲士，農之子恒爲農，工之子恒爲工，商之子恒爲商，此齊國之所以霸也。宋、明以來，漸失此意，自取士專用時文試帖小楷，若謂工其藝者，即無所不能；究其極，乃一無所能。仕於京者，忽户部，忽刑部，忽兵部，迄無定職；仕於外者，忽齊魯，忽吴楚，忽蜀粤，迄無定居；忽治河，忽督糧，忽運鹽，亦迄無定官。夫以古之聖人，所經營數十年而不敢自謂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於歲月之間而望盡其職守，豈不難哉。泰西諸國，頗異於此。出使一塗，由隨員而領事，而參贊，而公使，洊升爲全權公使或外部大臣，數十年不改其用焉。軍政一塗，由百總而千總，而都司，而副將，洊升爲水陸軍提督或兵部大臣，數十年不變其術焉。他如或嫻工程，或精會計，或諳法律，或究牧礦，皆倚厥專長，各盡所用，不相攙也，不相撓也。士之所研，則有算學、化學、電學、光學、聲學、天學、地學，及一切格致之學，而一學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至累世莫殫其業焉。工之所習，則有攻金、攻木、攻石、攻皮、攻骨角、攻毛羽，及設色搏埴；而一藝之中，又往往分爲數十百種，即如造礮、攻金之一事也，而礮膛、礮門、礮彈、礮架，所析不下數十件，各有專業而不相混焉；造船，攻木之一事也，而船板、船桅、船輪、船機，所分不下數十事，各有專家而不相侵焉。所以近年訂購船礮，每由承辦之一廠，向諸廠分購各料，彙集成器，而其器乃愈精。余謂西人不過略師管子之意而推廣之，治術如是，學術亦如是，宜其驟致富强也。中國承宋、明以來之積弊，日趨貧弱，貧弱之極，恐致衰微。必也籌振興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圖，亦惟詳攷唐、虞以後，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漸擴充之，而稍變通之，斯可矣。

王效成《伊嵩室文集・釋學上》 志於學必自讀書始，書也者，古今之梯渡也。古之時，庠塾教修，師友導責，野秀錯起，耳目之所周接，無非日浸淫於禮義，而猶必勤資乎編籍，自就傅以至垂白，不可一息去也。晚時道愈漓而書日淆，百家雜作，鱗比而轟嘈，使業者神爲之眩。昔史遷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食穀者必於稻，咀蔬者必於菘，洵乎要哉。然米之於糠粃，葉莖之於根，均之稻與菘也。春割而治之同其勞，而卒有精粗之迥異焉，夫豈不以擇哉。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夫《易》者寡過之書也。世事之繁變，遭境之人殊，凡壹是就避轉通，靡不密膽而切比。學者由簡奥之辭達精詳之蘊，其體之身世必周盡，而要其本原，亦唯法諸陰陽以善剛柔之用而已。僻識支説，塗附讖術算圖之屬，播述未已，才穎之士，汩迷白首，良可惜哉。夫謳吟感發，觸焉即是，其思之所藉託，往往在辭字之表，而諷者抑揚反復，領味其旨趣，不知夫愷惻之意，何以油然而生也。春風之被物也，紓徐噓拂，其生機之盎溢，各率其性以應之，而其感移之迹，非有可一一鑿而指也。夫詩何莫非天之機也，而必沾沾焉據實以就之，不得則支絀而通之。嗚呼！誦古人之遺，必會其繁辭，以溯其心之所至，其心得而辭之繚曲必達矣。然無中正之性情，淵曠之識抱，其於古人猶冬夏也，曠百世而見之，得耶。夫山澤之行地，發華秀，代生成，其蘊莫之盡也。據一二材物而私焉，謂非山澤之寶不可也，而要不可謂得山澤之蘊者也。

夫讀書者心帝王君臣之心，而後可迹帝王君臣之迹，密之自身心之微，恢之至覆被之大，本末畢貫，而一基之以欽。書之蘊，其在斯乎？瞀儒崇古而卑今，守缺襲誤，動必齗齗於往制，而不知其爲已固也。原制作之始不過因人情而約漸之，使氣馴而用節，其所爲縟儀瑣度當與時爲消息，而勿悖其意焉可也。今世學者，幸諸遺義略在，用條貫而推明之，遺義苟明，則其於官制之司，經禮之節，宜無不循識其綱矣。昔禮教衰而政治戾，政治戾而《春秋》修，《春秋》者約其事以經著之，譬鑑之肖物而美惡較如不待傳而明者也。説者更以例求之，以爲是屬辭比事之教也。夫屬辭比事者，屬前後而比觀之，其端未隱顯，可參而定其實也，而豈例之齟齬爲耶！善乎莊生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蓋非不用辨也，不辨而辨在其中也。夫世衰則存之以寓褒貶，世治則法之以行予奪，學者讀之而直道見，返之而畏心生，是善取《春秋》之義也。嗚呼！《記》有之，「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以《記》之所言，已有以口耳爲傳習，而罔知切近若是，蓋曲學之流傳久矣，然不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乎？反復斯篇，亦可以知所務矣。昔諸葛子出成盛業，而其自明曰静儉，曰謹慎，獨得存養之原。蓋自其早歲讀書，畧觀大義，所造於學者爲特精。陶處士好讀書不求甚解，及考其詩，具見道之辭，拳拳於先師遺訓，力求其至。自周末以來，二子之學粹矣。觀瀾而臨大海，仰日月而之曠野，謂非能見其大者耶！然則今之學宜何法也？始之以鋭思，堅之以毅力，索之以虚衷，永之以熟玩，《詩》以發其慧，《禮》以斂其矜，《書》以大其量，《易》以小其心，《春秋》以證其識，要之以終身孜孜而已。若夫求入德之端，其操之有要，而進之有序，則尤有孔孟之書在也。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一三《論學示兒子》　昔孔子論古之學者、今之學者之分，分以人也。若今之學，并非古之學也。古之學，學其有用者，今之學，學其無用者。曷爲有用？專讀經史，以求義理之學是也。曷爲無用？略經史之義理，而爲訓詁詞章之學是也。今毋高言三代士，即以漢士論，其學不過通一經之義理，遂明政事，美文章，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今之學，其多百倍於漢人，政事益不明，文章益不美，多而無用也。微特無用而已，其政事皆陰祖申、商名法，與經義刺謬，其文章纖仄淫蕩，實經之仇讎，所學皆害人物也。又非特用之時害人也。方其學之也，羣籍充棟，視如百寶，紛欲攫取，手獵目耕，晷促繼夜，駢羅箸録，雕肝鑿腎，矯爲宏麗，冀惑庸士，鋪潤刻峭惟恐不極。下及讕言，爭相仿摹，血枯精耗，掌皸睫眩，内外薰剥，如刃如火，故今多不嗜學者，誠畏其難也。有不避其難者，學之名未大起，已病且死矣。既病且死，人猶譽之，惜之，不知皆古人之所笑也。古人仁且智，肯爲是哉？其學未嘗不博而一以經爲準，其治經未嘗不覽傳注而一以聖爲鵠。其志專易立，其事約易爲，其途直易行，心不芬，力不罷，要歸于明聖人之大義，自得於己而已矣。故發憤可忘食，而樂亦可忘憂。其樂也，萬古六合，獨來獨往，陰闔陽辟，鳶飛魚躍，非若今人之學之有苦而無樂，徒倚人之樂爲樂。人即樂之，而已害身且害世也。然則古之學也，有用而安；今之學也，無用而危。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古今之學之謂也。

漢以來學最博者，無逾鄭康成、張茂先。康成之訓詁，至今宗尚，蔽經之言十可四五，聖人之道未必其有所得也。茂先詞章不能勝人，病國殺身，人益醜之矣。曷不師漢以來善學者乎？董相下帷講《春秋》，而三策有王佐才也；諸葛公讀書觀大略，而伊、吕伯仲也；陶元亮書不求甚解，而品參夷、惠也；韓退之之非三代、兩漢書不敢觀，而言幾配經也；劉司户專治《春秋》，而直言偉論與龍、比争烈也。此五君子者，非不勤學，而非今之勤學者也。汝曹即歆美文章，不五子之文章是學，而誰學也？

世每言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吾甚韙之，恨無舉通儒之學之得、俗儒之學之失詳示人者。吾頭白齒豁，悔舊學誤於無用，今爲汝曹詳之，欲汝曹不以多觀雜書爲能，而以明經史大義自得於己爲貴；立身臨政，處事屬文之用，將有不期而自得者。若夫時人之愛憎，名場之利鈍，於汝曹定命無毫毛增益，惟不知命者紛趨焉，汝曹戒之。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葛學禮《學論》　古之學者，學先聖賢之行事而已。蓋自其爲弟子時，固已正其性情端其趨向，而後誦《詩》讀《書》，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及其入學，則并習出征獻俘之禮，而於並世之人材有一善可師者，亦必求得而識之，以爲行習之助。故一旦任事，直舉而措之耳矣。即時異勢殊，不可徑用所學，要於古人之行事，平日既好學深思而得其意，則變化生心而不窮於應，此真學古之效也。今之學者乃不然，其專攻舉業空疎無用者勿論已。一二有志之士，研求經義，高談漢儒，然其學也，祇日求古人之短，思乘間抵隙以徼一日之名，而於其可實見諸行事者，固弗識也。洎乎世變事起，則其平日所論説與此殊不相涉，而倉皇失措，甚或名義蕩然與空疎者等。且夫古之人不特幼而學

之者，其於天下事若所素習，雖以俗吏武夫稍知向學，往往不數日而卓然有異於衆，此無他，惟學古人之行事而有得也。識得古人數十百事，而適遇事之不甚與古異者，推以行之而功名爛焉。今讀古人之書，日惟求得其間一置喙以動人聽聞，而博取聲譽富貴，宜天下之事日壞而無克救之者也。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三《皇朝經世文編敘》 事必本夫心。壹一也，文見於朱者千萬如一，有璽籀篆而朱鳥跡者乎？有朱籀篆而璽鳥跡者乎？然無星之秤不可以程物，故輕重生權衡，非權衡生輕重。善言心者，必有驗於事矣。

法必本於人。轉五寸之轂，引重致千里；莫御之，跬步不前。然恃目巧，師意匠，般、爾不能閉造而出合。善言人者，必有資於法矣。

今必本夫古。軒、撓上之甲子，千歲可坐致焉。然昨歲之曆，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聖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

物必本夫我。然兩物相摩而精者出焉，兩心相質而疑難形焉，兩疑相難而易簡出焉。《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又曰：「周爰咨度，周爰咨謀。」古人不敢自恃其心也如是，古之善入夫人人之心又善出其人人之心以自恢其心也如是。切焉劇焉，委焉輸焉。善言我者，必有乘於物矣。

蟠焉際焉之謂神，效焉法焉之謂事，創之因之謂之后王君公，承之宣之謂之大夫師牧，役智、效能、分事亹亹達之天下謂之府史、胥徒、農、工、商、賈、卒、伍。人積人之謂治，治相嬗成今古，有洿隆，有敝更之謂器與道。君、公、卿、士、庶人推本今世，前世道器之洿隆所由然，以自治外治，知從違，知參伍變化之謂學。學爲師長，學爲臣，學爲士庶者也。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脩，奚以齊且治平者也。

絻鉞其好惡，教養其喜樂，兵刑其怒哀，亹亹乎經曲，淼淼乎精微，則遵襲循守與創制同，諏詢謀議與施措同，膠葛紛紜，至纖至悉與性命流行品物同。殽諸事則右史所述，賾諸言則左史所記；事者一成而不可易，言則得失粲矣，違從係矣，參伍具矣。先王以之備矇誦；知民務，集羣慮，研幾微，究中極，精極蜎蠖不爲奧，博周倫物不爲末，玄黃相反不爲異，規矩重疊不爲同。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王柏心《學譬》 有積學以致譽者矣，未有積譽以爲學者也。天積氣而勢崇焉，山積德而壤附焉，川積刑而流歸焉，士積學而譽至焉。古之君子，無求譽之心也，皇皇憂其學之不足而已。始之孝弟以基其行，本之詩書以研其慮，循之禮樂以滌其邪，率之仁義以長其善，體之忠信貞廉以端其軌，稽之理亂興廢以擴其識，其未得之也，蹙然不敢自安，其既得之也，抑然不敢自是，潛而不耀，充而不溢，夫然故道立於此，行動於彼，播乎家庭，達乎州黨，聞乎朝廷，名譽之來也，匪伊朝夕已。後之君子，非學是積，唯譽是求。非唯求之，又捷得之，以虛聲炫實聽，以僞行獵高名，攷其本末經緯，未有見也。而籍籍者相屬焉，謷然自以爲得計，方譏積學者之拙於應時也，亦已謬矣。故曰枝葉之言，上士弗稱，飛蓬之聞，王者弗賓，謂譽之無本也。夫學猶染也，漸漬深而丹黃黼黻之文爛焉，不然則繪畫而已矣，久且繼之以剥落。學猶耕也，穮蔉力而穎栗堅好之收倍焉，不然則鹵莽而已矣，甚且雜之以秕稗。層青生於幽崖，而梯山者不憚其遠。明珠産於赤水，而采淵者不避其深。火不言烈而燄灼焉，石不言堅而體貞焉，林之茂，鳥斯集矣，餌之芳，魚斯至矣。君子審此，有積學以致譽，無積譽以爲學。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蓋言學也。又曰，鼓鐘于宫，聲聞于外。蓋言譽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瞿慶賢《量隨識長論》 豪傑之所以異於凡庸者，異乎其量實異乎其識耳。爲萬物籠罩則量隘，貴有識以破之。爲衆見束縛則量拘，貴有識以開之。凡此籠罩束縛能脱得一分，量亦擴得一分；脱得十分，量亦擴得十分。未有無識而能脱籠罩束縛者也，未有不脱籠罩束縛而量自擴者也。古之人任事功有容事功之量，享富貴有容富貴之量，遇拂逆有容拂逆之量。堯則天而民無能名，此容事功之量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此容富貴之量也。顔子犯而不校，孟子言待横逆以三自反，此容拂逆之量也。無容事功之量者，任事功未有不伐。無容富貴之量者，享富貴未有不淫。無容拂逆之量者，遇拂逆未有不忤。無他，此事功、富貴、拂逆，有識以運之，則隨在見其能容；無識以宰之，則隨在爲其籠罩束縛，而不能自脱也。然則程子謂量隨識長者，烏容昧乎。識之至者，知事功雖大，皆我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何至於伐。知禄位皆爲外物，萬物本我一體，則富貴何至於淫，拂逆何至於忤。是故量之狹者不能求之量也，當求之識。識非一日能至，故量非一日能宏也。如草木然，必漸以長焉。以道義勝世俗之情，以學問祛庸陋之見。察於物理者精，則胸襟自廣；閱於人情者熟，則意氣自平。養識以養量，量之隨識而長也。固非可驟期而有出於不自知者爾。是故古之人以養識爲務，格物致知所以精此識也。實之以誠正，充之以修齊治平，皆所以鍊此識也。識之長也無止境，量之隨以長也亦無盡

期。學者讀古人書，非不自高所見而卒不能自脱於籠罩束縛之中。是虚見而非真識也。至於不善讀書，錮其靈明而墮於理障，是又自誤其識，而於籠罩束縛之外，又滋一蔽也。不惟無裨於量，且深有害於其量，是又烏可不辨耶！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吴敏樹《文敝》　今天下學士，懵然於其所學。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豈非時文之由哉。夫時文者，習於聖人賢人之言而附以儒者之説。其所稱非修己之實，則治國平天下之道也。然而學者日習爲之，且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今之爲時文者非果能明於聖人賢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歲之童子，粗誦章句，操筆而學爲文，則其所言，莫非堯舜三代之故，孔子孟子之爲人，其實衣服飲食之事，皆無曉也。而時文以取士既久，四子書之言，所用以爲之題者，益亂且碎。語其種類，凡有數十，學者欲皆備之，則窮日之力而不足以給，又烏知其他。是故其師之所坐堂而講，弟子之所執卷以聽，羣居之所切劘，課試之所高下，非是無有也。其於治身治人之道，則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爲聖人賢人言之爾，是故入而事其親，出而遊於其鄉，無以異於蒙不識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及其一旦竊科第而將入於官，乃始學爲仕宦走趨之術，一切官府之儀狀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聞也。是故今之天下有人曰，我將治身而爲其善，去其惡，則必歸於陰騭感應之書。有人曰，我將治人而清其獄訟，理其簿書，則必師乎刑名幕客之輩。夫以陰騭感應之書而尊於聖人、賢人之教，以刑名幕客之輩而傲於服習仁義之人而爲之師。然則今之學士豈不辱孔孟而羞儒名哉！故時文之敝至今日而極矣。嗚呼！其將何道而變之。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變法通議・論幼學》　西人每歲創新法，制新器者，以十萬計；著新書，得新理者，以萬計，而中國無一焉。西人每百人中，識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國不逮三十人。頂同圓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懸絶若此。嗚呼！殆天下之降才爾殊哉！顧吾嘗聞西人之言矣，震旦之人，學於彼土者，才力智慧，無一事弱於彼，其居學數歲，褒然試舉首者，往往不絶，人之度量相越，益不遠也，而若是者何也？梁啓超曰：春秋萬法托於始，幾何萬象起於點，人生百年，立於幼學。吾向者觀吾鄉塾，接語其學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不可向邇，退而傴焉憂，愀然思，無惑乎鄉人之終身爲鄉人也。既而游於它鄉，而它縣，而它道，而它省，觀其塾，接語其學究，其蠢陋野悍，迂謬猥賤，舉無以異於向者之所見，退而瞠然芒然皇然曰：中國四萬萬人之才之學之行之識見之志氣，其消磨於此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人之手者，何可勝道，其幸而獲免焉者，蓋萬億中不得一二也。顧炎武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梁啓超曰：强敵權奸流寇，舉無足以亡國，惟吏胥可以亡國；外教左道鄉願，舉無足以亡天下，惟學究足以亡天下。欲救天下，自學究始。

古之教學者，不可得見矣，顧其爲道，散見於七十子後學所記者，若《曲禮》，若《少儀》，若《保傅》，若《學記》，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職》，何其詳也。吾未克游西域，觀於其塾與其學究，顧嘗求之於其書，聞之於其人，其與今日之中國，何相反也。其爲道也，先識字，次辨訓，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識字之始，必從眼前名物指點，不好難也。必教以天文地學淺理，如演戲法，童子所樂知也。必教以古今雜事，如説鼓詞，童子所樂聞也。必教以數國語言，童子舌本未强，易於學也。必教以算，百業所必用也。多爲歌謡，易於上口也。多爲俗語，易於索解也。必習音樂，使無厭苦，且和其血氣也。必習體操，强其筋骨，且使人人可爲兵也。日授學不過三時，使無太勞，致畏難也。不妄施撲教，使無傷腦氣，且養其廉耻也。父母不得溺愛荒學，使無棄材也。學究必由師範學堂，使習於教術，深知其意也。故西童出就外傅，四年之間，其欲爲士者，即可以入中學，仍專門以名其家。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亦可以略識天地人物之理，中外古今之迹，其學足以爲仰事俯畜之用，稍加閱歷，而即可以致富貴。故用力少而畜德多，數歲之功，而畢世受其用也。

中國則不然，未嘗識字，而即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即强之爲文。開塾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學之道」，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襲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床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夫大學之道，至於平天下，中庸之德，極於無聲臭，此豈數齡之學童所克有事也？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萬一能解也，則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猶然授之，是驅其子弟，使以學爲苦而疾其師也。學究之言曰：童子入學之始，必使誦經，俾知聖教，如梁氏言，是蔑經也，非聖也。吾姑弗與辨，吾但羣天下之學究，與黨於學究者而誓之，任千人中求一人，能以經以教爲心者有諸乎？則非吾之所敢云也。其誦經也，試題之所自出耳，科第之所自來耳，假使以佛教取士，吾恐「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假使以耶教取士，吾恐「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饔序，而「四書」、「六經」無過問

者矣。此非吾深文之言也。彼《儀禮》者，亦「六經」之一，先聖之所雅言，問今之學子，曾卒業者，幾何人也。同一《禮記》，而《喪服》諸篇，誦者幾絶，豈不以應試之無取乎此哉？夫以先聖制作之精，經緯之詳，乃僅供此輩賤儒竊取甲第武斷鄉曲之用，夫誰爲蔑經而誰爲非聖矣。古人之爲教也，由淺而深，由粗而精，今則不然，先后倒置，進退逆行。故「四書」、「六經」者，大道之所在，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而麥菽始辨，即以授之，及其長也，而授之以八股試帖，則文士之餘耳。又其長也，而授之以大卷白折，則鈔胥之役耳。荀卿曰：「始於爲士，終於爲聖人。」今則不然，始於爲聖人，而終於爲鈔胥，豈不恫哉？然持此以責賤儒，賤儒必不伏受，吾但如其意，爲其科第計，而必授學之始，責其子弟以必不能解之學，而反於其所能解者而撥置之，其操術何其拙也，而取途何其迂也。人之生也，有大腦有小腦，（即魂魄也，西人爲全體學者，魂譯言大腦，魄譯言小腦。）大腦主悟性者也，小腦主記性者也。（佛氏言八識，以眼耳鼻舌身爲前五識，意爲第六識，意根爲第七識。第六識即小腦也，第七識即大腦也。）小腦一成而難變，大腦屢浚而愈深。故教童子者，導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記性甚難。何以故？悟性主往（以銳入爲主），其事順，其道通，通故靈；記性主回（如返照然），其事逆，其道塞，塞故鈍。是故生而二性備者上也。若不得兼，則與其强記，不如其善悟。何以故？人之所異於物者，爲其有大腦也，故能悟爲人道之極。凡有記也，亦求悟也，爲其無所記，則無以爲悟也。悟贏而記絀者，其所記恒足以佐其所悟之用；（吾之所謂善悟者指此，非盡棄記性也，然其所記者，實多從求悟得來耳。不可誤會。）記贏而悟絀者，蓄積雖多，皆爲棄材。惟其順也通也靈也，故專以悟性導人者，其記性亦必隨之而增。惟其逆也塞也鈍也，故專以記性强人者，其悟亦必隨之而減。西國之教人，偏於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機，睹引芥而悟重力。侯失勒約翰，（近譯《談天》一書，即其所著）疇人之良也，而自道得力乃在樹葉石子之喻（見《談天》首《侯失勒約翰傳》）。中國之教人，偏於記性者也，故古地理古宫室古訓詁古名物，纖悉考據，字字有來歷。其課學童也，不因勢以導，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讀，必求背誦而后已，所得非不堅定也。雖然，人之姿禀英異，而不善記誦者，蓋有之矣。吾以爲如其善記也，則上口十次，若二十次，未有不能成誦者也。若過此以往而不能，則督之至百回，亦無益也。試變其法，或示之以卷中之事物，或告之以篇中之義理，待其懸解，助其默識，則未有不能記者也。人生五六年，腦囟初合，（思從囟，心從囟，象腦初合形。）腦筋初動，宜因而導之，無從而窒之，就眼前事物，隨手指點，日教數事，數年之間，於尋常天地人物之理，可以盡識其崖略矣。而其勢甚順，童子之所甚樂，今舍此不爲，而必取其所不能解者，而逼之以强記，此正《學記》所謂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由前之説，謂之導腦；由後之説，謂之窒腦。導腦者腦日强，窒腦者腦日傷。此西人之創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車載斗量，而中國殆幾絶也。雖然，近世之專以記誦教人者，亦有故焉。彼其讀書固爲科第也，誦經固爲題目也，自考試扃院搜檢之例定，而塾中咿嗄占畢之聲繁，懼其一二字之遺忘而畢生之所願望者將大受其害也。此亦非吾之深文也。吾觀學子得第之後，曾無一人復以記誦爲事者，故知其初意專爲如是也。曰：然則彼胡不示以事物，告以義理，以助其記也。曰：彼其所誦之書之事物義理，非數齡之童子所解喻也。然則彼胡不易一書而教之？曰：凡書而非考試所有事者，可無讀也。故窒腦之禍，自考試始。

古人之言即文也，文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故學綴文者，必先造句；造句者，以古言易今言也。今之爲教者，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即操觚。顧野王之記建安，李長吉之賦高軒，自非夙根，寧容躐進。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連上犯下以鈐之，擒鈞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以此道教人，此所以學文數年，而下筆不能成一字者，比比然也。

《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孟子》曰：「教亦多術矣。」故夫師也者，以道得民，非以力服人也。今之教者，毁齒執業，鞭笞觕撻，或破頭顱，或潰血肉，饑不得食，寒不得息，國家立法，七年曰悼，罪且減等，何物小子，受此苦刑。是故中國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纏足，毁其肢體，男者撲頭，傷其腦氣，導之不以道，撫之不以術，地非理室，日聞榜楊，教匪宗風，但憑棒喝，遂使視黌舍如豚芷之苦，對師長若獄吏之尊。《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夫豈特疾焉苦焉而已。古之聽訟，猶禁笞楚，所以養廉遠耻，無令自棄，今於鼓篋之始，而日以囚虜之事待之，無惑乎世之妾婦其容，奴隸其膝，以應科第求富貴者，日出而不可止也。

《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又曰：「藏焉脩焉，息焉游焉。」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西人讀書執業，皆有定時，當其時也，雖有重客要事，不以廢

也；逾其時也，則相從而嬉，飲酒蹴鞠，所弗禁也。西人比較每歲户口生死之數，每百人中，英國死者，恒逾于美國二人。醫者推極其理曰：美之操工者日三時，英之操工者日四時，其率之差，實起於此。然則執業時刻之多寡，其與人身之相關，如此其重也。中國之人，不講斯義，其惰者旦夕嬉逸，甘爲游民；其勤者終日勤動，罔知節制。來往宴會，曾靡定晷，酬應無度，叢脞是憂，斯固然矣。若夫學童者，腦實未充，干肉未强，操業之時，益當減少。《論語》曰：「學而時習。」《記》曰：「蛾子時術之。」但使教之有方，每日伏案一二時，所學抑已不少，自余暇晷，或游苑囿以觀生物，或習體操以强筋骨，或演音樂以調神魂，何事非學，何學非用？其宏多矣。而必立監佐史以莅之，正襟危坐以圄之，庭内湫隘，養氣不足，圈禁拘管，有如重囚，對卷茫然，更無生趣。以此而求其成學，所以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也。

《記》曰：凡入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所以一志趣，定向往，崇教而善道也。今之學塾于孔子之外，乃兼祀文昌魁星等，吾粤則文昌魁星，專席奪食，而祀孔子者殆絶矣。夫文昌者，檮杌司命，或稱爲天神；張仲孝友，或指爲人鬼。魁星者，襲奎宿之號，依魁字之形，造爲幻相，狀彼奇鬼，矯誣荒誕，不可窮詰。倡而尊之者，當從左道惑衆之條；沿而奉之者，亦在淫祀無福之例。乃入學之始，奉爲神明，而反於垂世立教大成至聖之孔子，薪火絶續，俎豆蕭條，生卒月日，幾無知者。是故父兄之相詔，師長之相督，朋友之相勉，語以求科第、博青紫，則恬然固然不以爲怪；語以學聖人救天下，則色然驚，竊然笑，以爲此妄人也。孟子曰：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今又甚焉，明目張膽，以細人自居，其不如是者，且從而非笑之，流失敗壞，一至此極。非人之性惡也，彼其受學之始，其所以薔蕪之而矜式之者，固在彼而不在此，彼其不如是，則是改其初服，而倍其師也。嗟夫！以視佛氏之日念佛號，耶氏之七日禮拜者，其相去抑何遠矣。

凡此數端，其積習在千年以前，其流毒遍九州以内，或安焉而不知非，或知矣而憚於改，或思改而不得其道，或知道而難乎其人，坐是謬種流傳，日敝一日，而儒者遂以無用聞於天下。若夫其欲爲農若工若商若兵者，其意既非爲科第也，青紫也，而其勢又不能終身肆力於此間，盡經閱其所謂帖括考據詞章者，而以求大道也，七八齡間，力貧就傅，發蒙益慧，恃此數年，過此以往，與學絶矣。爲之師者，當如何悉心善誘，導其捷徑，去其阻力，以求其有成。乃亦舍天命謂性無聲無臭之外，無所謂讀本也；舍破承起講對偶聲病之外，無所謂文法也。夫賤儒之學此也，雖云無用，然能藉以竊甲第，武斷鄉曲，一生吃著不盡，彼固自以爲受用莫大也。若夫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之學，此其於學非所用，用非所學，更顯而易見也。而歷數百千年數萬萬人，因沿蹈其覆轍而不知變，迨至弱冠以後，始以不學無術自怨自艾，而此數年之功，若有若無，如烟如夢，曾無秋毫能受其益，蓋莫不自咎其向者之惰於學也，而不知皆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禍天下也。此所以識字之人，不及西國之半，而農而士工而士商而士兵而士者，千萬中不得一二也。

然則奈何？曰：非盡取天下之學究而再教之不可，非盡取天下蒙學之書而再編之不可。大率自五歲至十歲爲一種教法，自十一歲至十五歲爲一種教法，苟慧非項橐，癡非周子，皆可率由此道，相與有成。一曰識字書。今之《説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加以徐氏新附字，及近人所輯逸字外編等，蓋萬餘字。比之西文，未爲繁也。雖然，其字之見於羣經者，才二千有奇耳。漢初儒者作《蒼頡篇》，合秦之《蒼頡》、《爰歷》、《博學》三書爲之，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都三千三百字。而司馬相如作《凡將》，史游作《急就》，李長作《元尚》，皆取材於是書。然則西漢以前文字，實只三千餘耳。《説文》據揚雄班固所續，（元始中王莽征天下通小學者説奇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續《蒼頡》，凡八十九章，五千三百四十字。班固作《在昔》、《太甲》等篇，以續揚雄，凡一百三章，六千一百八十字。）而增益之，其字之真出於古與否，不必深辨，要之今日通行文字，實不過二千有奇。苟識此數，即以之參悟天人，經緯倫物，恢恢乎有餘矣。西人之文以聲爲主，故字雖多而識字易；中國之文，以形爲主，故字雖少而識字難。雖然，亦有道焉，以聲爲主者，必先學字母而後拼音；以形爲主者，必先學獨體而後合體（古人言獨體爲文，合體爲字）。獨體之字，象形指事爲多；合體之字，形聲會意爲多。王菉友著《文字蒙求》，條理頗善，自言以教童子，一月間而有用之字盡識。顧其書於形事二端善矣，而古今文字，除獨體外，形聲居其十之八九，必得簡法以馭之，乃可便易。余頃在澳門，有葡萄牙人來從學者，或不識字，或識矣而不能寫，余先以《文字蒙求》象形指事兩門中之獨體字授之，繼爲形聲字表，以偏旁爲緯，以聲爲經，專取其有用者，不過二千餘字，爲表一紙，懸之堂中以授之，十餘日而盡識矣。（中國文字雖不主於聲，而聲中之義甚多，故形聲一門中實有妙理可尋，黄公度、汪穰卿皆發此義。黄之説云如天巔等音皆有高之意，地底等音皆有低之意，圓全完旋還環等音皆有圓之意。汪之説云如

古有舊意，而枯故沽固楛等亦皆有舊意。黃之說《釋名略》演之，汪之說《說文通訓定聲》間有發明，兩君皆將著專書以言其理。又按：凡所論述有用古今人之說者多注明，惟用師說者不注，以一切文字皆述師訓也。附標其例。）然此乃教以字之本義，若引申假借，孳乳浸多，猶未足以馭之。西人之教學童也，先實字，次虛字，次活字，今亦宜用其意。魏默深有《蒙雅》一書，分天篇地篇人篇物篇事篇，詁天詁地詁人詁物詁事凡十門，四字韵語，各自爲類，與《急就章》略同，頗便上口；惟所載字已太多，有無用者（《文字蒙求》亦同），且虛字亦非韻所能達，（韻語只能載同類之義，若不也焉哉等虛字，皆假借之義，又其義各不相侔，難以韻語爲次。）今宜用其實字活字等篇，其虛字則先識其字，至教文法時，乃詳其用，則事甚順矣。學者自離經辨志以後，亦既能讀一切書，能屬一切文，幼歲之事，不復記憶，今鰓鰓然以識字爲言，未有不匿笑之者。然中國識字人少，實坐斯弊，且既無字書，假手俗師，當其初學書也，僅令識其字，不令知其義，及少進而再以義授之，故其始也難記，而其後也益繁。彼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眼前事物至粗極淺者，既綴以說，復系以圖，其繁笨不誠可笑乎？然彼中人識字，實賴此矣。又聞西人於三歲孩童，欲教以字，則爲球二十六，分刻字母，俾作玩具，今日以AB兩球與之，明日從彼索A球，又明日而從彼索B球，二十六日而字母畢記矣。中國文授獨體字，亦可效其意也。

二曰文法書。中國以文採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即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說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恒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弇俗不足觀者。至於半途輟學之商賈等類，其居學數年，而豪間不能達一字者，更不知凡幾也。西人於識字以後，即有文法專書，若何聯數字而成句，若何綴數句而成筆，深淺先後，條理秩然。余所見者，馬眉叔近著中國文法書未成也。余昔教學童，嘗口授俚語，令彼以文言達之，其不達者削改之，初授粗切之事物，漸授淺近之議論，初授一句，漸三四句以至十句，兩月之後，乃至三十句以上。三十句以上，幾成文矣，學者甚易而教者不勞。以視破承起講，支支節節而續成者，殆霄壤也。若其條理，則俟馬氏書成，可得而論次焉。

三曰歌訣書。漢人小學之書，如《蒼頡》、《急就》等篇，皆爲韻語，推而上之，《易經》、《詩經》、《老子》，以及周秦諸子，莫不皆然。蓋取便諷誦，莫善於此。近世通行之書，若《三字經》、《千字文》，事物不備，義理亦少。今宜取各種學問，就其切要者，編爲韻語，或三字，或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三字七字，相間成文。（此體起於荀子《成相篇》，請成相身之殃愚暗，愚暗墮賢良，後世彈詞導源於此，吾粵謂之南音，於學童上口甚便。）其已成書者，若通行之《步天歌》，《通鑒韻語》，《十七史彈詞》。近同縣陳慶笙之《直省府廳州縣韻語》，粵人某君之《歷代紀元歌》，仁和葉浩吾之《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皆有用可讀。今宜補著者，一曰經學。其篇有四：一孔子立教歌，二羣經傳記名目篇數歌，三孔門弟子及七十子後學姓名歌，四歷代經傳歌。二曰史學。其篇有七：一諸史名目種別及撰人歌，二歷代國號及帝王種姓歌，三古今大事歌，四域外大事歌，五歷代官制歌，六歷代兵制歌，七中外古今名人歌。（此篇復分二章，一民功，二民賊。）三曰子學。其篇有三：一周秦諸上子流派歌，二歷代學術流派歌，（此篇復分四章：一漢，二六朝、唐，三宋、元、明，四國朝。）三外教流派歌。四曰天文。其篇有四：一諸星種別名號歌，（自行星、恒星以訖星雲、星氣、雙星，並言其理。）二八星繞日及諸月歌（此二篇因葉氏書而損益之），三測候淺理歌，（專言潮汐、空氣、風雲、雷雨等事，亦謂之地面學。）四古今中外歷法異同歌。五曰地理。其篇有七：一五洲萬國名目歌，二中國內地屬地名目歌，三中國險要各地歌，四地球高山大河名目歌，五歷代都邑萬國京城名目歌，六中國大都會外國大商埠名目歌，七地質淺理歌（專言地中金石各事）。六曰物理。其目有四：一原質名目歌，二動物情狀歌，三植物情狀歌，四微生物情狀歌。以上各門，略舉大概，若其詳備，以俟偏時。又別爲勸學歌，贊揚孔教歌，愛國歌，變法自全歌，戒鴉片歌，戒纏足歌等，令學子自幼諷誦，明其所以然，則人心自新，人才自起，國未有不强者也。

四曰問答書。古人言學，皆以學問並舉。孟子曰：有答問者。蓋學者由外入，問者由內出，其得力蓋有間焉。顧聞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不善問者反此。蓋問亦非易言也。古之教者，恐人之不善問也，故傳記之體，代其問而自答之。若《春秋》之《公羊》、《穀梁傳》，《易》之《文言傳》，《大戴》之《夏小正傳》，莫不皆然。（《管子》有問篇，皆代人設問。）西人啓蒙之書，專用問答，其餘一切書每篇之末，亦多附習問。（近譯之《筆算數學》，《數學啓蒙》，《代數備旨》，《幼童衛生編》，《聖會史記》等書皆有之。）蓋人之讀書，勢不能盡所讀而悉記之，則必提其要旨。然書中要義，未必人人過目即能提出，故

莫如著者代摘，而讀者自記。此著書之良裁也。西人問答專書，譯成華文者，有卜舫濟之《啓悟要津》，言天文地學淺理，次第秩然，一覽可解，惜爲書甚少，於他種學問，尚從闕如(中亦多彼教語)。今宜略依歌訣書之門目，條分縷晰，由淺入深，由繁反約，一一設爲問答以發明之。以歌訣爲經，以問答爲緯，歌訣以助其記，問答以導其悟，記悟並進，學者之能事畢矣。凡善著書者，取義靡不宏富，而既講體例，又講文法，故條理隱伏，讀者易眩，苟撷而剔之，不值思索耳。余以爲雖繁重詳博，如《古文尚書疏證》、《明堂大道録》等書，使爲問答以演之，每書不過千字，其義已可大明(凡所言問答書皆列斷不引證)。故盡天下有用之學，而編以問答，爲書不出三十本，崖略即已畢具(此爲粗通一切言之，若欲專門名家，當讀引證之書。)學子雖有下質，十五歲以前，此編當可卒業，魁碩耆宿，蔑此淹通矣。又師範學校未立，求師爲難，既有此編，則雖冬烘學究，亦可按圖索驥，依所問以課其徒。吾所謂盡天下之學究而教之，此亦其一事也。

五曰説部書。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爲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寓華西人亦讀《三國演義》最多，以其易解也。)夫小説一家，《漢志》列於九流，古之士夫，未或輕之；宋賢《語録》，滿紙恁地這個，匪直不事修飾，抑亦有微意存焉。日本創伊呂波等四十六字母，別以平假名片假名，操其土語以輔漢文，故識字讀書閱報之人日多焉。今即未能如是，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讀者亦當愈夥。自後世學子，務文採而棄實學，莫肯辱身降志，弄此楮墨，而小有才之人，因而游戲恣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於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羣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耻，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未俗，其爲補益豈有量耶！

六曰門徑書。學者於以上五種書，既已致力，則可以覃精六籍，泛濫羣書矣。顧四庫之編，已如烟海，加以古逸，加以近著，更加以西書，汗萬牛，闐億室，數十寒暑，能讀幾何？故非有以導之不可。《四庫提要》，於諸學門徑略具矣，惟書頗繁重，童蒙憚焉。啓超本鄉人，嘗不知學，年十一，游坊間，得張南皮師之《輶軒語書目答問》，歸而讀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者。稍長，游南海康先生之門，得《長興學記》，俯焉孜孜從事焉。(南海先生復有《桂學答問》，甲午游粵西告桂人士者，其言較《長興學記》爲切近。)歲甲午，余授學於粵，曾爲《讀書分月課程》，以訓門人，近復爲《讀西學書法》，以答問者，皆演師友末説，靡有心得，童蒙之求，所弗辭耳。仁和葉瀚爲《讀書要略》，條理秩然，蓋便初學。學童鼓篋之始，依此數書，當有涂徑。向者每欲薈萃中外古今，爲《羣學源流》一書，以教學究，恨學淺才薄，僅成數篇，海内君子，庶幾成之，嘉惠來者焉。

七曰名物書。西人有書一種，此土譯者，命之爲《字典》。其最備者，至數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編次，古今萬國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據此編以讀一切書，罔有窒矣。中土歷古未有是書，楊氏《方言》意蓋近之。今宜用其意，盡取天下之事物，悉行編定，以助學者翻檢之用。如雲君天下者，三皇謂之皇，五帝謂之帝，三代謂之王，秦後迄今謂之皇帝，皆謂之君，亦謂之后，亦謂之辟，亦謂之上，蒙古謂之汗，或謂之貝勒，回部謂之沙，俄謂之沙，突厥謂之蘇魯丹，日本謂之天皇，西藏謂之贊普，歐洲諸國謂之木那克，亦謂之愛伯勞，亦謂之塞佛倫，亦謂之爾路漏，亦謂之金，亦謂之伯理璽天德雲雲。其餘一切，并同斯例。大抵官制地理兩事，最爲繁博，其餘各門，殆易易耳。學者既通文法，明大義，苟得此書，則可以盡讀羣書，無不能解者。其所譯定西人名稱，即可爲他日國語解之用。(翻譯西書名號參差，宜仿遼金元三史國語解之例，整齊畫一，公定譯名，他日續譯者毋許擅易。)雖非徒蒙拾之助，而學童得此，其成學更事半功倍也。(以上諸書，朋輩中多言其不容緩者，南海康先生草定凡例，命啓超等編之，已五年矣。玩忽時日，殺青無期，順德何君穗田義士也，頃集義款，開幼學書局於澳門，聯合同志，共襄斯舉，擬先成識字文法歌訣問答四種，今歲夏間，即當脱稿，由澳門廣時務報館印行。其名物一書，亦已開編矣。)

西文西語之當習，今之談洋務者，莫不言之矣。雖然，有欲學焉而爲通事爲買辦以謀衣食者，有欲學焉而通古今中外窮理極物强國保教者，受學之始，不可不自審也。今沿江沿海各省，其標名中西學館英文書塾以教授者，多至不可勝數，彼其用意，大抵若前之説而已，其由後之説者，則概乎未始有聞也。昧者以爲是西學將興，吾謂若輩之所爲，於亡中學則有餘，至西學之能興與否，則非吾之所敢言也。吾聞西國學士，非通拉丁文，不得與試，蓋拉丁文者，英法俄德諸文之所從出，彼中績學之士，其著書發論，篇中每帶拉丁文法，(如中國之能文者，多用先秦漢魏語。)若未經從事者讀之，多不解焉。聖祖仁皇帝，每日召西人入内，授拉體諾文二小時，拉體諾即拉丁也。今之學者，每於學英法文將成之

時，始習拉丁，然聞之，由英法以上追拉丁，則學之甚難，由拉丁以下通英法，則學之甚易，故學童受學之始，以先習拉丁爲善云。又嘗見西人習華文之書，大抵皆日用應酬，口頭常語，其究心訓詁義理者絶少，故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華言，至其能讀書者希焉，能以華文綴文著書者益希焉。雖由華文之繁難，亦由彼之學者不得其書也。今之教授西文者，其蔽亦坐是。故造就通事買辦則有餘，培養人才則不足。有志於是者，宜學彼中學人之所學，毋學此間市井洋傭之所學，先其文言，後其俚語，則庶幾矣。

《記》曰：「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記。」六藝之目，禮樂射御書數。是知古人於數計一學，與書並重，無人不學，無人不能。後世俗儒，鄙爲小道，不復厝意。晚近有顓此以名家者，則又羣推爲絶學，皆陋之甚也。今宜令學童，自八歲以上，即授之以心算，漸及筆算之加減乘除，通分小數，比例開方等，及幾何之淺理，令演之極熟，稍長以後，以次授代微積稍深之法，事半功倍，年未弱冠，可以以疇人鳴於時矣。

嘗見西人幼學之書，分功課爲一百分，而由家中教授者，居七十二分，由同學熏習者居九分，由師長傳授者，不過十九分耳。兒童幼時，母親於父，日用飲食，歌唱嬉戲，隨機指點，因勢利導，何在非學？何事非教？孟母遷室，教子俎豆，其前事矣。故美國嬰兒學塾，近年教習，皆改用婦人，以其閑静細密，且能與兒童親也。中國婦學不講，爲人母者，半不識字，安能教人？始基之壞，實已坐此。今此事既未克驟改，至其就學之後，一切教法，亦宜稍變，無俾爾許人才，皆汩没於學究之手。《記》曰：「八歲入小學。」又曰：「十年出就外傅。」今將八歲以上，十二歲以下，略審中人之資，所能從事者，擬爲一功課表，世之愛子弟者，或有取焉。（行此功課數年則能讀經史格致等書，其功課別詳他篇。）

每日八下鐘上學，師徒合誦贊揚孔教歌一遍，然後肄業。

八下鐘，受歌訣書，日盡一課（每課二百字）。每課以誦二十遍爲率。

九下鐘，受問答書，日盡一課（凡問答書皆歌訣書之注疏問答，書之第一課，即解歌訣書之第一課，餘同。）不必成誦，師爲解其義。明日按所問而使學童答之，答竟，則授以下課。

十下鐘，剛日受算學，柔日受圖學。凡受算學，先習筆算，一年以後，漸及代數，每日由師命二題，令學童布算。凡受圖學，先習簡明總圖，漸及各國省縣分圖，以紙摹印寫之，日約盡一縣。印畢，由師隨舉所已習者，令學童指其所在之經緯度。

十一下鐘，受文法，師以俚語述意，令學童以文言達之，每日五句，漸加至五十句。

十二下鐘，散學。

一下鐘，復集，習體操，略依幼學操身之法，或一月或兩月盡一課，由師指授。操畢，聽其玩耍不禁。

二下鐘，受西文，依西人教學童之書，日盡一課。

三下鐘，受書法，中文西文各半下鐘，每日各二十字，漸加至各百字。

四下鐘，受説部書（指新編者言），師爲解説，不限多少。其學童欲涉獵他種書者，亦聽。

五下鐘，散學，師徒合誦愛國歌一遍，然後各歸。

每十日一休沐。至日，師徒晨集堂中，祀孔子畢，合誦贊揚聖教歌一遍，各散歸。凡孔子卒日，及萬壽日，各休沐五日。

《記》曰：「少成若性。」謂其耳目未雜，習氣未入，質地瑩潔，受教易易也。故《曲禮》、《少儀》、《弟子職》等篇，謹其灑掃應對，導以忠信篤敬，大抵薰陶其德性之事，十居八九焉。朱子曰：「小學是做人的樣子。」陸子曰：「雖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人而無教，則做人之道，尚不自知，雖謂之非人可矣。今之學童，其生長羅綺叢中者，每聽其驕侈淫佚，日與燕朋狎客相逐，而莫之禁。其三家村子，則又聽其跳野頑劣，蠻俗襤褸，而莫之教。學舍如溷圂，學童如丐兒。及其稍長也，則授之以高頭講章，翰苑楷格，語之曰：如是則可以攫青紫，如是則可以搜黄白。學者自幼至壯，舍僥幸苟且誕詐污賤之外，更無所聞，則以爲是固宜然矣。善夫吾友嚴又陵之言曰：「八股之害，錮智慧，壞心術，滋游手。」當其做秀才之日，務使之習爲剿竊詭隨之事，致令羞惡是非之心，旦暮梏亡，消磨歲月於無用之地，墮壞志節於冥昧之中，長人虚驕，昏人神智。嗚呼！幾何其不率四萬萬之人，以盡入於無耻也。吾聞泰西諸國，雖皇子之貴，亦入兵船，充水手，循循率教，事其師如長官，以視吾之驕侈淫佚者何如矣。又聞諸國雖孤兒罪童，亦設校以教之，無不衣服整潔，禮儀彬洽，其視吾之蠻俗頑劣者何如矣。又聞美國學童，跬步必肅，言笑不苟，詢其故，則曰：他日吾將爲總統長國家，恐有失德，聲名敗裂，爲衆所擯也。（美國例凡經人告訟者，不得舉總統。）其視吾之哦講章，摹楷格，以僥幸於富貴，武斷於鄉曲者，又何如矣。

古人有言曰：人不昏宦，情欲失半。此至言也。《記曰》：「男子三十而娶。」又曰：「三十曰壯，有室。」今西俗亦然，弱冠以後，父母則不之養，使其自謀衣食，足資俯畜，然後敢及昏事。蓋人生十五至三十，力强年富，正受學之時，苟以此十餘年之功，殫以向學，其高才可以通徹今古，經營四方；其中人以下，亦能治生干禄，無憂饑寒矣。今也不然，口尚乳臭，即懷昏姻，蚤作夜思，寤寐反側，雖或展卷，寧復厝心。年十七八，居然有室，日夕纏綿歌泣，疲精敝魂於床笫之側，未及三十，兒女成行，家累日重，於是忽焉捐棄其疇昔之所欲學者，而持籌握算，作家人語矣。是故早婚之大害有三：縱欲溺志，一也；伐性夭年，二也；重累廢學，三也。舉國人才，其潛銷暗蝕於此間者，何可勝道？積重難返，習焉莫怪，非細故矣。《傳》曰：「君子愛人以德，小人愛人以姑息。」爲人父母者，宜何擇焉？今之爲教也，欲其子弟之長而爲士者，與欲其子弟之長而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則其教之之法大異，此最可笑之事也。彼其爲士者，舍八股試帖律賦白折之外，無所謂爲學也。其不習八股試帖律賦白折者，則亦不能目之爲士也。以故教之之法，畫然兩途。今夫爲士者，而不教之明庶物，達世情，故逢掖累億，動如木偶，其坐此躋顯位致厚實者，千人中不過一二人。其小得志，榮於鄉里者，不過十人。其青一衿，差足自養者，亦不過數十人。自餘九百，無以自給，欲農則不能舉耜，欲商則不能握算，即不轉溝壑，亦無人趣矣。爲農爲工爲商爲兵者，而不教之以識大義，通文法，則愚者若海絨，悍者若野兕，算百十之數，艱於演微積，聞孔孟之名，詫若説鬼狐。名非野蠻，其實不能以寸矣。故善爲教者，必使舉國之人，無貴賤無不學。學焉者，自十二歲以下，其教法無不同。入學之始，教以識字，慧者及八歲，鈍者及十歲，中西有用之字皆識矣。（蘇州彭君新三擬創教識字法，爲方格，書字於其上，字之下注西字，其旁加圈，識字有一義者識一圈，有數義者識數圈。師爲授其音，解其義，令學童按圈覆述之。中文既識，則及西文，洵簡易之法也。）然後按前者所列之功課表，而以授之，慧者及十二歲，鈍者及十五歲，則一切學問，大綱節目，略有所聞矣。自此以往，其有欲習專門者，可更入中學大學，窮精數載，以求大成。其欲改就他業者，亦既飫道義，濡文教，大之必不爲作奸犯科之事，小之亦能爲仰事俯畜之謀，於此而猶有爲盜賊爲奸細者乎？無有也。猶有爲游手爲餓殍者乎？無有也。衣食足，禮義興，以此導民，何民不智？以此保國，何國不强？孟子不云乎，「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今夫舉一國之子弟，而委諸蠢陋野悍迂謬猥賤之學究之手，欲不謂之無教焉，不可得也。夫以數千年文明之中國，人民之衆甲大地，而不免近于禽獸，其誰之恥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人人以爲吾無責也，其亡忽焉也；人人以爲吾有責也，其興浡然也。今與天下論變法，唇焦舌敝，聞者必曰：此肉食者之事，吾雖有志焉而莫能逮也。若夫吾有子弟，吾自誨者，肉食曰可，不能助我，肉食曰否，不能阻我，轉圜之間，天下改觀。夫孰爲無責而孰爲有責矣乎？《康誥》曰：「作新民。」國者民之積也，未有其民不新，而其國能立者。彼法國、日本維新之治，其本原所自，昭昭然矣。《詩》曰：「惟彼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惟愚人，覆謂我譖，人各有心。」是則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光緒政要》卷二六《内閣學士陳夔龍奏陳整飭學校提倡正學事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 本年正月初六日，欽奉上諭，諄諄於釐正文體，嚴定校士之法，臣跪聆之下，實深欽佩，薄海士庶，自必幡然嚮化，往日奇衺之辭，斷不敢再爲嘗試，是校士之道，已復大中至正之規矣。臣愚以爲校士與教士其道相爲表裏。校士憑一時之去取，祇能辨文藝之純疵，教士在平日之栽培，必能知人品之邪正。學校不儲正士，試場安有真才？是術序黨庠，爲人才升降所關，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恭讀聖祖仁皇帝聖訓，於學校教士之法，反復誥誡，勒爲卧碑，書院章程，載在會典，亦復深著。各試官雖係糊名，而學政職司風化，輶軒所至，有采訪懲勸之權，下至司訓一官，亦有舉優注劣之職。果能實力奉行，則庠序皆謹飭之儒，應試斷無邪詖之士，又安有離經畔道，如康梁二逆者，出乎其間哉？是學校爲儲才根本，不於此認真教育，譬如源之不清而欲其流之不濁得乎？抑臣更有慮者，往年遘康、梁之亂，舉國若狂，人人競言新學而不軌於正，幾貽宗社之憂，懲羹吹虀，不得歸本正學以救其失。今試士既復舊制，誠恐安於固陋者，又蹈從前積習，相率勦襲雷動而不求實際，是因噎而廢食矣。朝廷所望於多士者果安在乎？擬請飭下京師管學大臣，各省督撫學政，凡有教士之責者，務各宣明聖學，加意提倡。嚴定課程，寬籌經費，多購正經正史，一切性情有用之書。慎選生徒，專門肄習，俾成經濟有用之才。經史果能淹通，時文自有根柢，不得但工帖括弋取科名，貽人口實。書院師長，務擇經明行修，品望素著之儒，盡心訓迪。官師考藝而外，專以篤尚其誼爲主。諸生中果有品純學粹，扶翼聖教，志在匡時者，隨時從優獎拔，俾底於成。其有内行不修，鄉評不許，放言高論，氣質囂張，沾染康、梁惡習者，嚴斥而痛懲之，不稍假借。至於朔望釋菜，宣講《聖諭廣訓》諸儀節，尤當敬謹將事，不得視爲具文。禮教以束其躬，詩書以擴其志，此教

士之本也。世變亟矣，非昌明聖學，無以祛積惑而挽橫流，不拔取真才，何以濟時艱而培國脉。聖經賢傳之所在，即人倫風化之所關，學術不謬，士習自端，人心自正，菁莪棫樸，無非楨幹之才矣。臣爲崇正抑邪，挽回正氣起見，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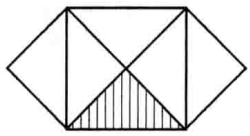
疏入，奉上諭：「內閣侍讀學士陳夔龍奏士風日漓請飭整頓學校提倡正學以祛積惑而儲真才一摺。從來保邦制治首重求才，而人才之興端由學校，不儲正士試場安得真才？現在鄉會試已復舊制，衡文校士之法昨已剴切宣示。文體既正，不致有奇邪之士出於其間。第恐士習安於固陋，又蹈從前積習，揣摩抄襲，不求實學，是因噎廢食矣。朝廷所望於多士者果安在乎？該學士奏稱校士興教其道相爲表裏，校之於一旦，要在教之於平時，自是探本之論。京師管學大臣，各省督撫學政，凡有教士之責者，務令宣明聖學，加意提倡，嚴定課程，寬籌經費，多備正經正史，一切經濟性情有用之書，慎選生徒專門肄業，俾成有用之才。不得但工帖括弋取科名，貽人口實。書院山長務擇經明行修品望素著之儒，盡心訓迪，官師考藝之時，專以敦尚品行爲重。諸生中果有品端學粹志在匡時者，自應從優獎勵務底其成。其或內行不修，鄉評不洽，放言高論，氣質囂張，沾染康梁惡習者，嚴斥而痛懲之，不稍假借。至於朔望釋菜宣講《聖諭廣訓》諸儀節，尤將敬謹將事，不得視爲具文。學術既正，士習自端，人心風俗亦必因之轉移。强國之道，端基於此，譬毖斯士，宏濟時艱，朝廷有厚望焉。」

王國維《靜庵文集・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 吾人既略述叔本華之哲學，更進而觀其及於教育學說。彼之哲學如上文所述，既以直觀爲唯一之根據矣，故其教育學之議論亦皆以直觀爲本。今將其重要之學說述之如左。

叔氏謂直觀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唯直接間接與此相聯絡者，斯得爲真理，而去直觀愈近者，其理逾真，若有概念雜乎其間，則欲其不罹於虛妄難矣。如吾人持此論以觀數學，則歐几里得之方法，二千年間所風行者，欲不謂之乖謬不可得也。夫一切名學上之證明，吾人往往反而求其源於直觀。若數學固不外空間時間之直觀，而此直觀非後天的直觀，而先天的直觀也，易言以明之，非經驗的直觀，而純粹的直觀也。即數學之根據存於直觀而不俟證明，又不能證明者也。今若於數學中舍其固有之直觀，而代以名學上之證明，與人自斷其足而俟輦而行者何異？於彼「充足之理由之原理」之論文中，述知識之根據謂名學上之根據與實在之根據謂數學上之根據之差異。數學之根據惟存於實在之根據，而知識之根據，則與之全不相涉。何則？知識之根據但能說物之如此如彼，而不能說何以如此如彼。而歐几里得則全用從此根據以說數學。今以例證之，當其說三角形也，固宜首說各角與各邊之互相關係，且其互相關係也，正如理由與結論之關係而合於充足理由之原理之形式。而此形式之在空間中，與在他方面無異，常有必然之性質。即一物所以如此，實由他物之異於此物者，如此故也。歐氏則不用此方法以說明三角形之性質，僅與一切命題以名學上之根據，而由矛盾之原理以委曲證明之。故吾人不能得空間之關係之完全之知識，而僅得其結論。如觀魚龍之戲，但示吾人以器械之種種作用，而其內部之聯絡及構造，則終未之示也。吾人由矛盾之原理不得不認歐氏之所證明者爲真實，然其何以真實，則吾人不能知之。故雖讀歐氏之全書，不能真知空間之法則，而但記法則之某結論耳。此種非科學的知識，與醫生之但知某病與其治療之法，而不知二者之關係無異。然於某學問中舍其固有之證明，而求之於他，其結果自不得不如是也。

叔氏又進而求其用此方法之原因。蓋自希臘之哀利梯克派首立所觀及所思之差別及其衝突，美額利克派、詭辯派、新阿克特美派及懷疑派等繼之。夫吾人之知識中，其受外界之感動者，五官；而變五官所受之材料爲直觀者，悟性也。吾人由理性之作用而知五官及悟性，固有時而欺，吾人如夜中視朽索而以爲蛇，水中置一棒而折爲二，所謂幻影者是也。彼等但注意於此，以經驗的直觀爲不足恃，而以爲真理唯存於理性之思索，即名學上之思索，此唯理論與前之經驗論相反對。歐几里得於是由此論之立脚地以組織其數學，彼不得已而於直觀上發見其公理，但一切定理皆由此推演之，而不復求之於直觀。然彼之方法之所以風行後世者，由純粹的直觀與經驗的直觀之區別未明於世。故迨汗德之說出，歐洲國民之思想與行動皆爲之一變，則數學之不能不變亦自然之勢也。蓋從汗德之說，則空間與時間之直觀全與一切經驗的直觀異，此能離感覺而獨立，又限制感覺而不爲感覺所限制者也。易言以明之，即先天的直觀也，故不陷於五官之幻影。吾人由此始知歐氏之數學用名學之方法，全無謂之小心也，是猶夜行之人視大道爲水，趦趄於其旁之草棘中而懼其失足也。始知幾何學之圖中，吾人所視爲必然者，非存於紙上之圖，又非存於抽象的概念，而唯存於吾人先天所知之一切知識之形式也。此乃充足理由之原理所轄者，而此實在之根據之原理，其明晰與確實，與知識之根據之原理無異。故吾人不必離數學固有之範圍而獨信任名學之方法。如吾人立於數學固有之範圍內，不但能得數學上當

然之知識，并能得其所以然之知識，其賢於名學上之方法遠矣。歐氏之方法則全分當然之知識與所以然之知識爲二，但使吾人知其前者而不知其後者，此其蔽也。吾人於物理學中，必當然之知識與所以然之知識爲一，而後得完全之知識，故但知託利珊利管中之水銀其高三十英寸，而不知由空氣之重量支持之，尚不足爲合理的知識也。然則吾人於數學中，獨能以但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爲滿足乎？如畢達哥拉斯之命題，但示吾人以直角三角形之有如是之性質；而歐氏之證明法使吾人不能求其所以然。然一簡易之圖使吾人一望而知其必然及其所以然，且其性質所以如此者，明明存於其一角爲直角之故。豈獨此命題爲然，一切幾何學上之真理皆能由直觀中證之。何則？此等真理元由直觀中發見之者，而名學上之證明，不過以後之附加物耳。叔氏幾何學上之見地如此，厥後哥薩克氏由叔氏之説以教授幾何學，然其書亦見棄於世，而世之授幾何學者，仍用歐氏之方法，積重之難返，固若是哉！



叔氏於數學上重直觀而不重理性也如此。然叔氏於教育之全體無所往而不重直觀，故其教育上之意見重經驗而不重書籍。彼謂概念者，其材料自直觀出，故吾人思索之世界全立於直觀之世界上者也。從概念之廣狹，而其離直觀也有遠近，然一切概念無一不有直觀爲之根柢。此等直觀與一切思索，以其内容若吾人之思索而無直觀爲之内容乎則直空言耳，非概念也。故吾人之知力如一銀行然，必備若干之金幣以應鈔票之取求；而直觀如金錢，概念如鈔票也。故直觀可名爲第一觀念，而概念可名爲第二觀念。而書籍之爲物，但供給第二種之觀念。苟不直觀一物，而但知其概念，不過得大概之知識，若欲深知一物及其關係，必直觀之而後可，決非言語之所能爲力也。以言語解言語，以概念比較概念，極其能事不過達一結論而已。但結論之所得者，非新知識，不過以吾人之知識中所固有者應用之於特別之物耳。若觀各物與其間之新關係，而貯之於概念中，則能得種種之新知識。故以概念比較概念，則人人之所能至。能以概念比較直觀者則希矣。真正之知識，唯存於直觀。即思索(比較概念之作用)時，亦不得不籍想像之助，故抽象之思索而無直觀爲之根柢者，如空中樓閣，終非實在之物也。即文字與語言，其究竟之宗旨在使讀者反於作者所得之具體的知識，苟無此宗旨，則其著述不足貴也。故觀察實物與誦讀，其間之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一切真理唯存於具體的物中，與黄金之唯存於礦石中無異。其難只在搜尋之。書籍則不然，吾人即於此得真理，亦不過其小影耳，況又不能得哉！故書籍之不能代經驗，猶博學之不能代天才，其根本存於抽象的知識不能取具體的知識而代之也。書籍上之知識，抽象的知識也，死也；經驗的知識，具體的知識也，則常有生氣。人苟乏經驗之知識，則雖富書籍上之知識，猶一銀行而出十倍其金錢之鈔票，亦終必倒閉而已矣。且人苟過用其誦讀之能力，則直觀之能力必因之而衰弱，而自然之光明反爲書籍之光所掩蔽，且注入他人之思想，必壓倒自己之思想，久之，他人之思想遂寄生於自己之精神中，而不能自思一物，故不斷之誦讀，其有害於精神也必矣。況精神之爲物非奴隸，必其所欲爲者乃能有成，若强以所不欲學之事，或已疲而猶用之，則損人之腦髓，與在月光中讀書，其有損於人之眼無異也。而此病殊以少時爲甚，故學者之通病，往往在自七歲至十二歲間習希臘、拉丁之文法，彼等憃愚之根本實存於此，吾人之所深信而不疑也。夫吾人之所食非盡變爲吾人之血肉，其變爲血肉者，必其所能消化者也。苟所食而過於其所能消化之分量，則豈徒無益，而反以害之。吾人之讀書，豈有以異於此乎？額拉吉來圖曰：「博學非知識」，此之謂也。故學問之爲物，如重甲冑然，勇者得之，固益有不可禦之勢，而施之於弱者，則亦倒於地而已矣。叔氏於知育上之重直觀也如此，與盧騷、貝斯德禄奇之説如何相近，自不難知也。

而美術之知識，全爲直觀之知識，而無概念雜乎其間。故叔氏之視美術也，尤重於科學。蓋科學之源雖存於直觀，而既成一科學以後，則必有整然之系統，必就天下之物分其不相類者而合其相類者，以排列之於一概念之下，而此概念復與相類之他概念排列於更廣之他概念之下。故科學上之所表者，概念而已矣。美術上之所表者，則非概念，又非個象，而以個象代表其物之一種之全體，即上所謂實念者是也。故在在得直觀之。如建築、彫刻、圖畫、音樂等，皆呈於吾人之耳目者，唯詩歌并戲劇小説言之一道，雖藉概念之助以喚起吾人之直觀，然其價值全存於其能直觀與否。詩之所以多用比興者，其源全由於此也。由是叔氏於教育上甚蔑視歷史，謂歷史之對象非概念，非實念，而但個象也。詩歌之所寫者，人生之實念，故吾人於詩歌中可得人生完全之知識。故詩歌之所寫者，人及其動作而已；而歷史之所述，非此人即彼人，非此動作即彼動作，其數雖巧歷不能計也，然此等事實不過同一生活之欲之發現。故吾人欲知人生之爲何物，則讀詩歌賢於歷史遠矣。然叔氏雖輕視歷史，亦視歷史有一種之價值。蓋國民之有歷史，猶個人之有理性，個人有理性而能有過去未來之知識，故與動物之但

知現在者異。國民有歷史，而有自己之過去之知識，故與蠻民之但知及身之事實者異。故歷史者，可視爲人類之合理的意識，而其於人類也，如理性之於個人，而人類由之以成一全體者也。歷史之價值唯存於此，此叔氏就歷史上之意見也。

叔氏之重直觀的知識，不獨於知育、美育上然也，於德育上亦然。彼謂道德之理論，對吾人之動作無絲毫之效。何則？以其不能爲吾人之動作之機括故也。苟道德之理論而得爲吾人動作之機括乎？必動其利己之心而後可。然動作之由利己之心發者，於道德上無絲毫之價值者也。故真正之德性不能由道德之理論，即抽象之知識出，而唯出於人己一體之直觀的知識。故德性之爲物，不能以言語傳者也，基開祿所謂「德性非可教」者，此之謂也。何則？抽象的教訓對吾人之德性，即品性之善無甚勢力。苟吾人之品性而善歟？則虛僞之教訓不能沮害之，真實之教訓亦不能助之也。教訓之勢力只及於表面之動作，風俗與模範亦然。但品性自身不能由此道變更之，一切抽象的知識但與吾人以動機，而動機但能變吾人意志之方向，而不能變意志之本質，易言以明之，彼但變其所用之手段，而不變所志之目的。今以例證之，苟人欲於未來受十倍之報酬，而施大惠於貧民，與望將來之大利而購不售之股票者，自道德上之價值考之，二者固無以異也。故彼之爲正教之故，而處異端以火刑者與殺越人於貨者何所擇？蓋一求天國之樂，一求現在之樂，其根柢皆歸於利己主義故也。所謂德性不可教者，此之謂也。故真正之善必不自抽象的知識出，而但出於直觀的知識。唯超越個物化之原理，而視己與人皆同一之意志之發現，而不容厚此而薄彼，此知識不得由思索而失之，亦不能由思索得之，且此知識以非抽象的知識故，不能得於他人，而唯由自己之直觀得之，故其完全之發現不由言語，而唯由動作。正義、博愛、解脫之諸德，皆由此起也。

然則美術，德性均不可教，則教育之事廢歟？曰：否！教育者非徒以書籍教之之謂，即非徒與以抽象的知識之謂。苟時時與以直觀之機會，使之於美術，人生上得完全之知識，此亦屬於教育之範圍者也。自然科學之教授、觀察與實驗，往往與科學之理論相並而行，人未有但以科學之理論爲教授，而以觀察、實驗爲非教授者，何獨於美育及德育而疑之？然則叔氏之所謂德性不可教者非真不可教也，但不可以抽象的知識導之使爲善耳。現今伯林大學之教授巴爾善氏於其所著《倫理學系統》中，首駁叔氏德性不可教之說，然其所說全從利己主義上計算者，此正叔氏之所謂謹慎而於道德上無絲毫之價值者也。其所以爲此說，豈不以如叔氏之說則倫理學爲無效，而教育之事將全廢哉！不知由教育之廣義言之，則導人於直觀，而使之得道德之真知識，固亦教育上之事。然則此說之對教育有危險與否，固不待知者而決也。由此觀之，則叔氏之教育主義全與其哲學上之方法同，無往而非直觀主義也。

分論

教學的任務

王充《論衡・效力》《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

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

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

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哀，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

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本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

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曰)「白」記也。能上書(曰)「白」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絶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絶脈氣滅也。顔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顔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惠〕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絶。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

佚名《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　學問何者爲急？故陳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開闢已來，行有二急，其餘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與聖明所務，當推行而大得者，壽孝爲急。壽者，乃與天地同優也。孝者，與天地同力也。故壽者長生，與天同精。孝者，下承順其上，與地同聲。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長壽之要也。諸欲爲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榮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户也。父母，迺傳天地陰陽祖統也；師者，迺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户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壽孝者，神靈所愛好也。不壽孝者，百禍所趨也。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右軍集・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略也；揚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震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

葛洪《抱朴子・遐覽》　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知九宫三綦、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持仙藥之撲，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葛洪《抱朴子・勖學》　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奥，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瑶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鍚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略】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緑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禀最靈者哉！【略】

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絶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兹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絶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

葛洪《抱朴子・疾謬》　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怳悸自失，喑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墻之困，而外護其短乏之病，不肯謐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黄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略】

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

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而東走之迹矣。

葛洪《抱朴子・博喻》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逸羣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遠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瞽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王通《中説・周公》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异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

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全宋文》卷一七四五王令《馬説》 東郭之兒，生而未嘗逢馬，意其四足而甚大者皆牛也。他日，適市而逢焉焉，驚而呼曰：「是牛，何以是班班也？」其聞者笑之，語諸市人，而市人笑之。東郭之兒自失焉，歸而語諸長者，則馬也，以是不語者三日。東郭之先生聞而過之，曰：「孺子亦有所失乎？」曰：「非也。吾常以馬爲牛。既知其爲馬矣，吾慚而未言，將無以見市人也。」先生曰：「噫！馬信爲馬矣，孺子以爲牛，孺子之過也。市人乃能笑孺子者，是以馬云也。苟不以馬而以他，使是非幾不能，不以牛爲馬，其於孺子有間乎？孺子殆未之學耳，市人固不足慚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端伯傳師説》 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却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一作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有雖好讀書，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四五范浚《養正齋記》 今人平旦出門，牽事逐食，營爲百緒，暮必歸居，以休其身。然方動作，疲劇昏睡，寤起則悤遽如昨。彼其心事躁擾，冥迷流浪，曾不少自存省，是知休其身不知休其心。夫人生而有知，不學則愚，愚則視不明，聽不聰，思不達，雖有知，猶無知也。既學矣，不得其正，則哆哆，則緣目而逐色，緣耳而逐聲，緣思而逐欲，所以禍其生者，殆有甚於不學而愚，是以君子正之爲貴。夫人受命於天，正性本具，君子保之，斃而後已。由是則可以無媿於天。且萬物散殊，形生氣化，未有無正性者。石可破，不可奪其堅；丹可磨，不可奪其赤。霜雪大擊，松色猶茂；風雨晝晦，鷄鳴自如。物且不移，人其可失正乎！《易》於《蒙》曰「養正」，於《頤》亦曰「養正」。頤，養也，而蒙爲物稚，欲得其養，又其互體，自二至上有頤象，故異卦而同辭。古之人，見正事，聞正言，習正人，邪室不坐，邪蒿不食，行容必直，立容不跛，不傾聽，不睇視，皆所以養正。而其要則先正其心，是爲聖之功也。水未必遽至於海，言水者必期於海；學未必遽至於聖，言學者必本於聖，蓋道無本末，趨進唯諾，掬溜播灑，幼學也，而上達之理存焉，勉之哉！

劉荀《明本釋》卷上《窮理者進學之本》 《大學》謂致知在格物，先儒以謂格物即窮理也。明道曰：「物即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伊川謂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又曰：「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父子、君臣間，皆是理。」又曰：「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萬物之理，且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一道入得便可，只爲萬物皆是一理。」又云：「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云：「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又曰：「不致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也。」謝上蔡曰：「學須先從理學，盡人之理，斯盡天之理，學斯遠矣。下學而上達，其意如此。」胡文定公曰：「物物而察，則智益明，心益廣，道可近矣。又豈逐物而不自反哉！又豈以己與物爲二哉！察於天行，以自強也；察於地勢，以厚德也；察於風雷，以經綸也；察於山泉，以果行也；察於尺蠖，明屈信也；遠

察諸物，其略如此。察於辭氣顏色，尊德性也；察於灑掃應對，兼本末也；察於心性四辭；養浩然之氣也；近察諸身，其要如此。」元城劉器之曰：「智足以窮萬物之理，則事至而不惑。」邵康節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之而後可知也。」又曰：「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略】

孟子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自修身至平天下之道，皆實用也。孔子謂伯魚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又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伊川曰：「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明道謂「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故其詩云：「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郭兼山曰：「有用者是聖人之道，無用者非聖人之道。學可用於天下，方始是；若未可用，終未是。」尹和靖曰：「大抵爲學，貴乎有用而已。」伊川又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凡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又曰：「《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又曰：「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又曰：「學者不守文義，必須背失本意；一向去理會文義，又卻滯泥不通。」温公謂許奉世云：「某自幼誦諸經，直取其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劉元城云：「多聞闕疑，愈於求合而強爲之說也。」伊川謂「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蘇東坡云：「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凡此，皆先儒讀書法也。《商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温公又云：「光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尹和靖又曰：「先生遺書，雖以講解而傳，脱使窮其根源，謹其辭説，苟不踐行，等爲虚語。」此先賢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明道謂「言而不行，是欺也。」劉元城謂「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邵康節亦云：「尚言者，必入於利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有詩曰：「口頭説得未必是，手里做成方是真。」亦聖人不以言取人，聽其言而觀其行之意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略】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第，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泰伯第八》　子曰：「興於詩，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立於禮，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内則》，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説，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四《里仁第四》　蓋訥言與敏行，雖足以制於外而養其中，然言訥則寡過，行敏則有功，亦非專爲欲心之不放而爲是也。【略】

胡氏之説，亦有補也。胡氏曰：言而能訥，畜德則固，喻人則信，謀事則密，不訥者反是。行而能敏，遷善則速，改過則勇，應務則給，不敏者反是。敏與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也。言煩以訥矯之，行以敏勵之，由我而已。不自變其氣質，學豈有功哉！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三《與李信仲》　大抵爲學，不必追尋舊見。此心此理照然宇宙之間，誠能得其端緒，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非疇昔意見所可比擬。此真吾所固有，非由外鑠，正不必以舊見爲固有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王应麟《困學紀聞》卷二〇《雜識》　蘇魏公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

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戒子弟曰：「寒可無衣，饑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古者有常心曰士，無常心曰民；爲己曰君子儒，爲人曰小人儒。善利之間而舜蹠分焉，服言行而堯桀異焉，仁義之心存與不存而人禽別焉，懔乎其可懼也。夫尚志謂之士，行己有耻謂之士，否則何以异乎工商。特立獨行謂之儒，通天地人謂之儒，否則何以異乎老釋。困而不學則下民爾，待文王而興則凡民爾。無其實而竊其名，可以欺其心不可以欺其鄉。善讀書者，或曰此法當失，或曰一卷足矣，奚以多爲。或不求甚解，或務知大義。不善讀者，蕭繹以萬卷自累，崔儦以五千卷自矜，房法乘之不治事，盧殷之資焉詩。司馬相如《論巴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卒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漢時有此議論，三代之流風遺俗猶存也。黾景迂曰：「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鑒》。」康節先生曰：「二十歲之後，三十歲之前，朝經暮史，晝子夜集。」學者當以此爲法。夫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性與天道，高第不得聞。程子教人，《大學》、《中庸》，而無極、太極一語未嘗及。

尹焞《和靖集》卷六《師説中》 時敏請益，先生曰：「須是問學。問學，所以明理。理明，則物莫能蔽。故孔子語仲由以六言六蔽，皆在於好學。」

黄榦《勉齋集》卷一七《復趙立夫》 榦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榦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率皇恐，尚冀亮之。

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三《答李公晦二》 承喻黄堂前日欲相延入學講《西銘》，固已參商無及，然亦良感其不外。但此等文字，亦須稍識路脈者，方可與警發而起其向慕之心，有如汙世流俗舉子，素顛迷於利欲而厭薄理義者之前，且得開示以邪正大分，而明白其入德之門，然後徐徐進以聖賢精密之功，非可躐等，驟與之語此而強聒之，恐未必有絲毫之實益也。

歐陽守道《巽齋文集》卷七《送黄信叔序》 新昌黄信叔與予處數月，予日與之言，予能言，信叔能聽；信叔能問，予能答，殊相發也。將歸，又請曰：「願有聞。」予乃恍然不知所以告，信叔戒僕束擔矣，以予之不知所以告也，復留兩日以待。予卒無以告也，則謂之曰：子知予之無以告者乎？予前者有知，今者迷乎？予前者能言，今者瘖乎？夫予駭於子之問，故重其告。重其告，故卒無以告。雖然，子以予之無以告者熟思之，當賢於有以告也。前日從容之言，皆即事即物也，故言終日而不窮。今日不就無事物之可因，而欲特言所未嘗言，以庶幾懟子有所得而後歸之望。嗚呼，其何言哉！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曰伊尹。居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聖賢所謂道如此，通天下愚夫愚婦與知與能，未聞他有所謂道，一二人可以特相授受而擅之以名家也。前日鄰邑有某氏子者遇予。坐甫定，則談理學，出入乎儒先語録者蓋數十氏。予不應，徐語之曰：子若生濂溪周子之前，則如之何？夫生夫濂溪周子之前者，世無語録也，而如周子者，得於何所口傳耳授哉？二程知之，故皆終身不多道周子之語，而學其所學，卒以大合。周之得爲周，程之得爲程者如彼也。今吾子生語録之世，一出言則本語録，豈徒不得爲先儒，將不得爲吾子矣。何也？并吾子之身心皆非吾子所自有也。若然者，吾將名之曰巫覡之學。夫巫覡託神以與人言，不知其爲神爲託歟？抑託於神歟？俟其神氣甦醒而復問之，則曰：「吾不知適何言矣。」故身心者我之身心，實知實行，實得實用，不如此者，託於人與爲人所託者也。自唐而上，若晉若漢，士之學雖各有弊，然其爲之也，亦各盡其心思，猶未至一切委其口耳於他人也。今書肆之書易得，有銅錢數百即可得語録若干家，取視之，編類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萬；欲言仁，仁之言千萬。而又風氣日薄，機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絶産，被以學子之服，而讀《四書》數葉之書，則相逢語太極矣。自先聖所删定《詩》《書》，已有置之不讀，蓋無問其他。而理學自命者，簞食豆羹見於色可也，乞墦餘而歸不羞其妻妾可也，殺越人于貨可也，嗚呼，其不爲俗化一大厄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予之不敏，不足進於學，而不爲己，躬行亦竊恥之，幽居少事，時自循省，平生罪悔，往不可追，獨幸而無目前之過，則掩卷沉思間，亦窺見天地聖賢之心於言語文字之表，若收拾餘年，稍不愧於三代南畝之民，則幸甚矣，學不敢言也。信叔不遠四、五百里從予於桑麻間，坐卧一室，書卷左右，與同舍言，惟存寄食於吾厨，羹藜飯糗，或日昃不至，相與安之，破屋穿漏，值半歲多雨，几席沾潤，無厭

色，此意豈有爲哉！親命之歸，則惠予詩，依依而不忍遽別，予亦爲之黯然。嗟乎！子歸矣，有吾孔子之書在，以予觀子，既有意爲己躬行者，即此而加之意焉，將惟日不足而又何異聞知之？於其行也，姑書所與語者以贈，而其中偶及於俗化之云云者。吁！言人之過矣。然吾黨不可以胥溺，故私告及焉，而幸勿以示他人也。

許衡《魯齋遺書》卷三《小大學或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爲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稟不齊，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歲，學有長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等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脩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〇《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它書，掇拾腐説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説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内子而亥，一月之内朔而晦，一歲之内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斷間，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聖，躋於聖，如種之有獲，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謂之爲僞學者，其弊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四〇《儼齋記》　修己治人之道，一言而撮其要，曰：敬而已。儼者，敬之形於外者也。自昔聖賢教人爲學，莫不由此而入門。孟子而後，吾夫子之道不得其傳，漢唐名卿鉅儒，或資質之暗合，或言議之偶中，而能的然知學之有要者，其誰乎？宋河南二程子續孔孟不傳之學於千載，提一言以開後覺。新安夫子究竟發揮，而其學益以顯，時則伊洛之學獨明於南土。近年，覃懷許公讀朱子之書而有得，復恢河南之緒，然後伊洛之學盛行於中州。從之遊者，立身臨陣往往異於人。人見其異也，不問可知其出於許公之門。上而宰輔，次而庶官，下而秀士，比比有焉。崇仁令田侯若思，曹人，平居私淑，概嘗有聞許公之説，名齋以「儼」，豈徒因己之名而生是義哉！古曲禮三千餘條，逸於秦火，漢儒掇拾其遺，冠於《禮記》首篇之首凡十二字，首言敬，次言儼，何也？學之道無它，主於中者，敬是也。敬之道無它，形於外者，儼是也。外肅則内安，貌莊則心一，儼所以爲敬之第一義也。夫子而孟子，孟子而程子，程子而朱子，而許公之所得於朱子者，其學不在於斯與？侯於許公之學有聞矣，其亦有見於斯與？侯前長長樂，著能聲。今宰崇仁，至官以來，寢食未嘗適私室。遇休沐，一歸視，又出公廨。究心民事，夙夜不倦；勇於必爲，事無留滯。歲饑天旱，若己或致；賑恤祈禳，汲汲恐後；不憚彊圉，御吏如束。數十年間，所稱賢令，其勤其健，其堅其果，其嚴其整，未有如侯者也。夫是六者，敬之實也，而侯兼有之。六者，其目也；儼者，其綱也。侯之仕、侯之學，俱進進而未已，益大其所用，益充其所

聞，所就其可量也哉！脩己以安百姓，由此其選也。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朱子之學。它日侯爲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儼之本體極其微，儼之功用極其大，尚將極談於儼齋之下。

李存《俟庵集》卷二八《與友人書》 古今天下有志於學問者，孰不以孔孟爲標的？有志於事業者，孰不以伊周爲程度？孔孟之學問，固所以爲伊周之事業者。然孔門之學，則拳拳任於求仁；孟子願學，則亦不過求放心而已矣。心苟不放，斯仁也矣。古之人有若伊尹者，則毅然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故其克享天心者，在於有一德也。又有若周公者，則亦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天嘗動威以彰其功，此豈小才小智所能然哉？要其旨歸，大槩不失其本心之仁耳。今者朝廷興科舉以取士，此政吾黨彈冠相慶之秋而爲《蠱》之初六「幹父之蠱」之義，聖君賢相之心，豈不以爲吏道之弊瀆而敷政，思四海九州之廣，涵煦養育之久，宜必有真儒學孔孟之學，志伊周之志者而用之。庶幾見於躬行，而有以振起斯民也。爲之儒者，亦豈可不感君相之盛心，而以伊周孔孟自矜式哉？使伊周之業、孔孟之學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則自爲申韓可也，自爲黃老可也，義不當含糊假借其名，以徒爲進取之資耳。若曰言其言而不必心其心，則是心與言自爲二矣。亦豈愷愷乎君子言行相顧之義哉！亦豈不孤朝廷所以抑刀筆吏，而以高科顯仕相待之道哉！《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言行，所以動天地也。」不然，則吏固有吏之弊，而儒亦有儒之僞者矣。若以孔門之學專在於言語之間，則何以有「予欲無言」之說？專在於文字之際，則何以有「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言？當時，孔子爲見正學不明，人心昏蔽，無所歸命，異端塞途，邪說蜂起，而己又不得其位以行其志，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垂之萬世，皆所以明乎人心。及其衰也，而後始不復夢周公。而孟子而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取好辨之譏，彼聖賢之用心，亦豈不可悲矣夫！嗚呼！使此心苟得其正，則所謂《書》者，此心之行事；《詩》者，此心之詠歌；《易》者，此心之變化；《春秋》者，此心之是非；《禮》者，此心之周旋中節。至若孝友睦婣任恤，皆此心之推也。是故古之學者先其本而後其末。既得其本，則於其末也，若目之有綱，衣之有領，振而齊之而已耳。故《大學》之道，由其明德而後有新民之功；《中庸》一書，由其率性而後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之效。學問之實政，將所以臨民涖政者也。讀其書者，書此事；績其文者，文此事也。初不相悖，謂之一以貫之，謂之舉斯心而加諸彼，但不過有先後次序耳。今若不務其本，而徒事其末，吾恐非有志者平日所以自許自期之意，亦恐非伊周孔孟及當今聖君賢相之所以望於後世天下者也。況今吏弊民瘼，何可勝言！詐僞多端，奸詭百出，徇私而不徇公，知利而不知義，雖使伊周孔孟復生於斯世，亦必精求方畧可也。吾黨之間，若但疲精神於文藝之末，縱使幸而獲選，弱者爲羣逐隊，拱手署紙尾，持禄保位而已；强者爲矯爲亢，爲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而不足以立事功。其高爲納履，爲掛冠而已耳。若然者，將以求榮，反以取辱；將以行志，反以喪志。其故在於學非其所用，用非其所學也，可不懼哉！其必曰：「當其未仕也，姑從事乎言語文字以取之；既得之也，然後從事於實行。」殊不知「言之非艱，行之惟艱」，亦非古人幼學壯行之義矣。且其未得之也，則汲汲然患所以得之；既得之，斯慼慼然患所以失之者有矣。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其得之道，既不能粹然一出於正，則其失之之心又安能恬然泰然，而不以爲患者哉！嗚呼！其表直者，其影直；其源清者，其流清，此必然之理也。又設使幸而得之，猶云可也，不幸而終身不得之，豈不虛負光陰，虛負平生精力矣哉？是故有本有末者，是爲明體適用，若有源之水，而波瀾混混；若有根之木，枝葉扶踈，他日爲有司所取，爲朝廷所宜用也。設或命不足以得之，亦不失爲天爵之貴，事理短長，又豈不較然甚明矣哉！雖然，本末倒置，先後舛逆，此非一人之過，而亦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但卓然有志於古，而不肯自甘於流俗者，恐或未能以自安耳。試請於清晨靜夜而思之，今日自立之志，果有以合於當時伊周孔孟之志否乎？今日自勵之業，果有以不悖於當時伊周孔孟之業否乎？此心之靈，有不可得而自欺者，自心既不可欺，則上而吾君，下而吾民，豈可欺哉？先聖賢之既往，後聖賢之方來，又豈可欺哉？只此不敢自欺之處，即伊周事業，孔孟學問之根源也。然世亦有有其力量，有其材美，得之於姿稟之厚，行之於轇轕之間，恢恢乎有餘力者矣，但其所見所聞者少，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古之人有言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愚非敢自謂能從事於伊周孔孟者也，聞之師友，實深信之，而不敢不爲吾黨有志者告耳。

王毅《木訥齋文集》卷三《答鮑自明書》 承書亹亹千百言，讀之累日，竦然增敬。然問以立身進學之方，當就正於有道君子。毅何人，斯足以當此？自揣愚陋，無能益於高明，不敢奉答，倏經半載，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請舉節目之大者以復於左右。細觀來教，首言學業不進，何以自立于天地間者？言有以自立，雖貧且賤以終其身無恨也。足下此言，古人爲己之學也。逃空谷而聞足音，不佞

深爲喜。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自立未易言也，若何以用其力耶？孔子不曰立於禮乎？伯魚過庭所聞，《魯論》終篇所記，聖人初無異辭，孟子立天下之正位，文公先生亦以禮釋之。顔淵問仁章，傳心法切要之言也。曰克己復禮，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孔子所以教，顔子所以學，不過如此。由是觀之，以禮律身，一循天則，篤志固執，確乎不變，其斯以爲立之方也與！雖然，苟無其本，規規制之於外，亦戛戛乎其難哉！必也提撕警覺，常存此心，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動容周旋自中規矩，表裏挾持，外物不能動亂，吾之所爲者安矣。《中庸》所爲立天下之大本，孟子所爲先立乎其大者，此之謂也。不特此也，六經、語、孟與近世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書，千言萬語，莫非吾立身之方。取其醇而舍其疵，法其善而戒其偏，諸史百家亦莫非吾立身之助。爲己之功果能如此，學業之進詎可量哉！戴天履地夫何歉也哉？富貴貧賤於我又何與哉？杜門山中，飯疏飲水，開卷蕭然，與聖賢對，可以求師友於千載之上矣。僕之愚，豈足爲矜式乎？嗟夫！俗學汩汩，志小氣弱，惟競虚文，不尚實踐，是以利欲之塗出，則顛朴亦可悲矣。超然拔俗，卓然樹立，求無愧于古人，毅之所存，蓋如此，惟足下實用功而相與勉焉，吾道幸甚。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金華縣重修廟學記》 孔子之道出於天，而有以助天之所不及。蓋裁成輔相，品節防範之功，天必有待於聖人。《書》曰：「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天之生聖人也，其必有以任之，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任之以行道，孔子任之以明道。其所謂道，大而天敘之典，小而動静云爲之則，皆非有待乎外者。既明於孔子，將後有聖賢者作，得因之以贊夫天佑斯民之功於無窮。故自周而後二千年，爲君知尚於仁，爲臣知尚於敬，父知尚於慈，子知尚於孝，夫婦、長幼、朋友各知所當尚，及夫知好善而惡惡，知貴王而賤霸，知尊中國而外夷狄者，皆孔子之功也。微孔子，斯道不幾於熄乎？道熄，斯民不幾於夷狄禽獸也哉！

自漢以來，世主皆知尊孔子，厚其禮而尊用其教。我國家君師宇内，一惟孔子之道，内而京師，外而府州縣，遠而邊裔，皆廟祀孔子，冕服南面，一視王者。春秋有事，與社稷等，可爲盛矣。而守令承流宣化，有恭有慢，則其治亦隨之張弛焉。

金華縣附郡城之下，蓋吕成公、何文定、王魯齋諸君子之鄉。永樂壬寅，進士番禺郭瑛來爲令，祇循德意，惇務教育。爰及再期，士信其行，民德其惠。縣治東北二里所爲學，甲辰之夏，巷民弗戒於火，延燬學舍，迫及禮殿，風怒火烈，人罔攸措。瑛拜俯叩首，瀝誠籲神，靈應響答，反風熄火，殿及兩廡弗燬特完。周視殿材，歲久滋敝，宜撤以新。方諏於衆，會詔有司修飭祀典祠廟，邑人趨義，咸願有助。遂卜日就事，因故益新，作大成殿暨東西廡，飾聖賢像。前建重門，講堂、齋廬、庖廩、周垣，咸新作之，加於舊規。於是令率學之諸生行釋菜禮，而教諭李和圖不泯其令與邑人好義者之績，具事本末，加書介中書舍人陳景茂請記其成。

夫祇先聖以飭教事，理民首務也。何幸有賢令克篤用之，又何幸成公諸君子德化沾溉其人心之深，而致夫興起相助之易也。嗚呼！邦人俊秀來遊其間，必也陞而之廟，湛焉肅焉，秉其對越之誠，而非僻之心不作。退而之學，誦焉思焉，持其仰鑽之志，而進修之功不已。積習久而德日新，業日廣，處也有以續前修君子之光，出也有以任國家治平之責，庶用不忝於賢令與賢父兄之盛意哉！是役也，令主之。助之資者，邑士朱士真、某、某。助之計者，耆民劉某。經始於洪熙元年閏七月某日，成於是年某月某日。其初建及改遷之故，前自有記，不復著。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梅溪書室記》 夫道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彝倫日用之間，其所以然者，則具載聖賢之書。而古教法，必先致知，深造而不已，則有以明夫性德體用之全，而成己成物，亦將馴至夫至善之域矣。故學必本乎讀書。書固不易得也，而況處乎山林僻遠幽夐之地哉！使得書而讀，而又得師若梅溪書室然者，非學者之幸歟？推其本，非由於宗智甫之仁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晏晏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戚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戚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

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夫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鮑教授詩序》 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爲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爲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爲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爲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己于峻，持威以乘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獮而草薙之，此其效可以立辦，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爲下竿也。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贈張廷厚分教濟寧序》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而辭章無與焉。自聖王不作，而天下好華，於是進末學而黜行檢，尚浮説而輕本實，雖稱代不乏人，一旦遇有變故，往往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綱常不立，人道大壞。使夫英雄豪傑之出，雖極力營救而不可收拾，以歸於盡然後已。此豈人之不如古哉？教化之不明也。昔我高皇帝受天明命，肇有區夏，思得真才實德與共守之，故於學校罷詞賦之習，重經義之典，且降詔旨，務使學者以禮義廉恥爲心，孝弟忠信爲行，其爲世道慮至矣。歷世既遠，不知聖意所在，故師儒之所訓誨者文藝也，有司之所督責者文藝也，科目之所獎録者文藝也，於是末學勝而行檢虧，浮説興而本實廢，人材踈放，風俗壞爛，而不足以副聖意所求者，蓋有繇也。

山東大州曰濟寧，古稱其人務耕桑而俗朴野，今亦浮靡剽悍，不可以訓。吾閩張廷厚分教於是焉，廷厚亦審高皇帝所以建學教士之意乎？而其大者，在於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詞章特發其緒餘也。廷厚游學校多年，兹往爲人師，必知所以教矣。廷厚知所以教，則他日山以東有能建大功、立大節以成天下事者，吾其有觀於濟寧乎！廷厚其勉之！廷厚，閩連江人也，嘗以《易經》五試于有司，不第，其敦本之學，出其從祖山西參議繼元公云。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蓮溪書屋記》 蔡君仲韶讀書蓮溪之上，因名其屋曰蓮溪書屋，蓋思所以世其業也。蔡氏爲豫章巨族，世居豐城。豐城諸蔡數百家，門閭相向成市，號南街。仲韶祖以宋嘉祐二年徙蓮溪，蓮溪四分南街族之一，然而詩禮之澤，至今未衰也。仲韶蚤喪父，能刻苦爲學，自立於其鄉，以亢于其宗。予知廣德時，仲韶自豫章來，州大姓王氏、胡氏交致之，以訓其家子弟。仲韶撰長書來謁，予方念是州學校廢弛，人材放落，文事不興，凡能助予化理者，皆禮遇之，以故仲韶嘗往返予門。間嘗問經義，予亦不之辭焉。歲癸卯，仲韶謁予南都。予方與繕部吴君守愚謀，欲得師以教諸子，因舘穀仲韶吴君所。他日，民部郎中韓君文亮、王君信之、吴君文瓚、員外郎達君仕弘，主事王君德安、車君明理皆相繼遣子以來。諸子有留者，有去者，仲韶於來者不之拒，去者不之追，苟留在門者，其業皆可觀也。今者歲云暮矣，仲韶其將尋舊業乎？予聞讀書將以窮理也，將以修行也，將以濟時也。讀書而不窮理，自愚也。窮理而不修行，自誣也。可以仕而不仕，絶物也。不可以仕而仕，狥物也。自愚非智也，自誣非實也，絶物非仁也，狥物非義也。凡此皆非所以讀書也。仲韶往矣，溪山如昨，書屋無恙，吾他日於豫章見有智而通、行而立、審時而爲進止者，其仲韶乎？姑記其屋以俟之。

周瑛《翠渠摘稿》卷三《石崖書室記》 客問曰：「子年邁矣，尚佔畢未已乎？」予曰：「天道備於聖人，聖人心術寓於書，而《易》《詩》《書》《禮》《樂》《春秋》皆書之大者。讀書則有以探聖人心術精微之蘊，而天道可得，以是而立三綱，以是而秩五常，以是而酬庶務，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皆是物也，惡可不讀書？」客曰：「騷之爲辭，風雅之變也。昔人嘗謂醇儒莊士或羞稱之，子何以爲騷爲哉？」予曰：「騷之辭，怨懟激發，可議。騷之心，可與日月争光也。當時懷王不知原矣，襄王又不知原矣，後世因讀其辭而得其心，固有爲原流涕者，此予所以深悲之也。」客曰：「先生之言，有以破予荒哉！吾乃今始知室與臺不虚作也。」客退，因取所以立名以鐫于石，以樹于臺、于嶺，復備述其事，以記于室。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題嘉魚李氏義學》 人心無外，聖人静有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有以行天下之達道。由體及用，一以貫之。自餘爲學，皆由博以及約。博者萬殊也，約者一本也。求諸萬殊而後一本可得，既得一本，則所謂萬殊者亦可推此以貫之矣。瑛請得以言其功程次第。蓋始學之要，以收放心爲先務。收放心，居敬是已。蓋居敬則心存，聰明睿知由此日生，然後可以窮理。窮理者，

非静守此心而理自見也，蓋亦推之以極其至焉耳。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人心無外也。不即物以窮理，其能静此心之體乎？故自性情之微以及形骸之粗，自食息之末以及綱常之大，自六經之奥以及天地萬物之廣，皆不可不求其理。求其理，謂求其自然與其當然。又於自然、當然求其所以然，積累既多，自然融會通貫，而於所謂一本者或自得之矣。一本固非學者所敢言，然聞之《中庸》有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譬如穀種，雖曰塊然，而根苗花實皆聚於此。又如雞卵，雖曰渾然，而羽毛嘴爪皆具於此。及其發見於行事，在聖人則體用一貫，在學者未免差誤。蓋在己者有所拘蔽，故所發不無偏重之殊。在外者有摇奪，故所施不無遷就之異。然而既見本源，則於處善亦安，循理亦樂。至於患難事變，雖以死易生，亦甘心爲之矣。此聖學之大畧也。

今夫静坐不相與講學窮理，果足以立天下之大本乎？果足以行天下之達道乎？因記官禮部時，嘗夢入僧寺，見木案閣古書數帙，取視之，皆言動静有無。予曰：「子静云何？」僧曰：「吾所謂静，與儒同。静無而動有也。」予曰：「是惡得同？儒於静言無，雖無而實有也。惟其實有，是以見諸用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不可改易。子謂無，則直無耳。吾知其見於用也，天可以爲地，地可以爲天，雖欲不倒置，不可得也。」時白沙在側，白鬚而朱頰，予質以僧言，笑而不答。此事嘗書以寄白沙矣。今世卿論學與瑛異，復欲得瑛言，故備書之，以附義學諸題跋之後。世卿謂何？白沙謂何？

莊昶《定山集》卷六《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 浮梁戴先生以侍御提學南畿，既數年，績用告成，擢陝西提學副使。江浦掌教吾先生送其行，先生謂宜有詩，吾先生曰：「吾詩豈足爲先生重？」請一言以重於予。夫吾先生以屬，予以迂，屬者不足爲先生重，迂者豈足爲先生重哉！吾先生曰：「何謂？」予曰：「世方病迂，見夫迂者，不以爲狂，輒以爲怪。予知世之病此，輒謹閉其口，不敢苟出一言。戴先生雖不予病，然越雪蜀日，不疑足矣，尚敢望其九鼎予乎？」吾先生曰：「言之，吾請致之，當有擇也。」予乃告曰：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過於楊墨。人皆知之。科舉之學，其害甚於楊墨佛老者，人豈知哉！夫何甚！爲我兼愛、寂滅虚無，楊墨之學，蓋足闢矣。至於富貴利達，患得患失，謀之終身而不知反者，則又佛老之所無也。是故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自近而遠，自易而難，施之有本，進之有序，科舉之學亦有是哉！惟能斯能。蓋夫必也屬聯比對，而點綴紛華，某題立某新説，某題主某程文，皮膚口耳，媚合有司。《五經》《四書》，擇題而出。變風變雅，學《詩》者不知；喪弔哭祭，學《禮》者不知；崩薨卒喪，學《春秋》者不知。嗚呼，此何學哉！富貴而已，利達而已，覬覦剽竊而已。明德新民，果如是乎？性分之内，果有此乎？昔朱子謂廬山周宜幹有一言極好：朝廷若要恢復中原，須罷三十年科舉始得。科舉得士，恢復中原計也，周宜幹乃欲罷之，何哉？豈以科舉爲媒利之階，而其人不足以知親上死長之道，故欲罷也？昔胡楚浚又謂科舉之外自有義理，曰外云者，科舉自科舉，義理自義理，科舉無義理也。夫道不明，豈道罪哉？科舉害道也。凡人得所恃以爲人者，道也。所恃以參天地者，道也。所恃以經邦國者，道也。科舉之學害道，人何學哉！今之世，科舉之學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學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爲榮，人爵爲貴，一得第者，輒曰登雲，輒曰折桂，輒曰登天府，懽忻踴躍，皷動一時，自童習以至白紛，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獲乃已。至於所謂義理、所謂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糜爛横流，不可收拾。把持斯道，今果誰乎？先覺後生，今果誰乎？予則不能不有望於提學諸君子也，戴先生安能辭其責哉！

吾先生曰：「有是時王之制，要之不可盡廢。」予曰：「君子仕道，必科舉哉？如慮廢也，利達絶之，義理開之，教其涵養道德於平時，不得已而發爲科舉，亦無不善。昔東萊得一文卷，便識爲西江陸子静。時王之制廢乎否乎？」吾先生曰：「似矣，毋重自迂，請書以告戴先生。」

莊昶《定山集》卷八《鳳陽府修學記》 嗟乎！公之所以惓惓是學，豈徒鋪張彌文以爲太平盛觀計哉！自古聖帝明王之治天下，未有無其地者。堯之興以唐，舜之興以歷山，而成湯以亳，周文武以岐豳，其間賢聖之臣出而輔成一代之治，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又皆北方之學者，虞亳豳岐之所産，未聞其爲荆揚南服之人，出於避僻要荒之地也。豈徒堯舜三代爲然？雖漢高之蕭曹，光武之馬鄧，亦莫不同産於豐沛南陽之間。蓋光嶽氣完，豪傑並出，有一代之君，有一代之臣故耳。我聖祖篤生鳳陽，誕膺天命，聖子神孫，相繼萬世，其帝王之業，可以比隆堯舜三代，而下視漢唐，奚翅百倍？其地可謂至靈，其所産可謂亘萬古而一見。當時之臣，攀龍鱗，附鳳翼，以武功定天下者，既已雲蒸霧起，無愧古人。況夫學校庠序之彦俊，出而輔翼聖子神孫，以成一代之盛治者，豈無皋、

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人哉！故公之意曰：天之所産者質，人之所養者學。有聖賢之質，未有不學而成者。是邦之人材欲有以養成其學，以爲國家用，果誰之責乎？故於學校之修無不用其極者，公任其責也。公於天下國家之大計至矣，公於是邦之人才厚矣。是邦之人，苟曰吾之學，文藝而已，科舉而已，聖賢之臣，豈予所可學哉？於乎！功利刑名，其視都俞吁咈之氣象何如？學爲干禄，其視精一執中之奥旨何如？孟子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邦之豪傑既皆産於精英之氣，有聖賢之質，固當知所自奮，以求無愧古人，而況有公以爲之興起也哉！其間名世之臣，他日有爲稷、契、爲皋陶、爲伊傅周召以成我聖天子堯舜之治者，又未可以爲非公之力也。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王懋學提學山西序》 夫古之仕者，幼學壯行，始終一理。壯而達之事業，幼而窮之時，固已全備。但時之至，舉此而措之耳，無待他求也。故三代而上，咎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事業，卓乎其不可及。三代而下，董汲魏張、韓範富歐之徒，亦庶幾焉。蓋有本者如是也。近世學者習爲科舉文字，并其家庭灑掃應對、昏定晨省之禮目不及見，自旦達暮，手不停披，悉皆藻繪時文，惟欲求媚主司之心目而已。父兄之所責望，師友之所引掖，己身之所期待，止此而已。間有談及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則羣聚而非詆之，不以爲妄，則以爲愚，至無與立談者。嗚呼，是果孰妄而孰愚耶！或謂時制以文取士，無怪其然矣。予以國朝提學敕諭先德行而後文藝，敦實行而戒浮華，苟天下提學之官皆能欽遵聖諭而行，務使生徒躬行孝弟，實德潤身，則積中發外，出詞吐氣，自爾精純通暢，科目亦在其中。入仕之時，舉而措之，咎夔伊周事業將不在於古人矣。

夏尚樸《東崖集》卷二《賀劉君伯鳳卜居祈峯序》 三代之教民也以有用之學，後世之教民也以無用之文。予觀《周禮》大司徒三物之教，本末具備，皆切於民生日用之實，不爲無用之空言。士之入學，率以是教之。教之無成功，歸之於農。當是時也，學無濫士，野無濫農。達則舉其所學而措之於政，不幸而窮焉，則亦有以自樂而無待於外。後世先王之教廢，父兄之所訓迪，子弟之所誦習，率以舉子之文。及其老而無成，雖成而不中有司尺度，然後罷而出之，則舉平日之所業者曾糟糠瓦礫之不如，以故得志則驕縱，失志則慙愁，自非志氣不羣之士，鮮不以得失爲心而喪其所守者。

夏尚樸《東崖集》卷二《書感興詩後》 古人之學，惟務養性情，故其爲詩，自然止乎禮義。後世先王之教廢，而人不知所養，其爲詩也，率皆鑿空强作，不復發乎性情之正矣。雖漢魏盛唐等作，猶不能無憾，況其下者哉！予觀子朱子《感興》之作，纔二十篇耳，天人稟賦之理、聖賢傳授之旨，異端悖謬之失、俗學支離之陋，與夫千古史學難決之是非，而超然得於獨斷之餘者，率於此發之，誠無愧於《三百篇》之作矣。然公豈嘗規規學爲如是之文哉！蓋由平日涵養之功已至，故其性情所發，自然止乎禮義如此。竊嘗考之，本集《至日感懷》之作，有「顧以多言害道，戒不作詩」之語，而此諸篇實繼其後，則知公之有得於言者，正惟有得於多言之戒之力耳。故嘗訓學者云：「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於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真名言也。後之學者徒見其詩文之妙，而不知其所本，故其平生爲學，動以著述爲事，以致心愈勞而事愈左，言愈多而道愈晦，可勝惜哉！故予因書數語於後，用以告夫後之君子，且以自警云。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複其性而已。自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何瑭《柏齋集》卷四《賈生入學序》 賈生應奎，文洪先生之子也，天性聰穎，而文洪教之甚勤，其纂言爲文，清麗可愛。今年，提學憲副王先生試士懷慶，選子弟之俊秀者補儒學弟子員，府學凡補三十三人，應奎寔爲之首。許舜民先生，其外父也，懼其驕而不進，徵予言以贈之。予惟文詞清麗，在後進固爲可愛，然此特始學之事耳，吾儒之所當務者，蓋不止此也。昔魯齋文正公幼時從鄉師讀

書，嘗問曰：「讀書何爲？」曰：「科舉取第耳。」公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公後卒以道德文章爲世師表。奎塘舜民之門，拜文正公之祠，遺訓風烈，蓋聞之久矣，其亦嘗思之否乎？文詞清麗，充其極不過可以科舉取第耳，然則所當務者，固不止此也。國家以學校養士，有司以文詞取士，意必有在，生亦嘗思之否乎？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所事各異。今之府縣學，古大學也，生藏修游息於此，豈可不思其所當務哉？誠思而求之，則自不敢不進，將來事業，必大過人，決科取貴，蓋在所不待言矣。於戲，生尚念哉！生尚勉哉！父師親友之所以望生者，固當不外此。

尹臺《洞麓堂集》卷五《丁丑八月三日示從孫宏讓》 學以己心爲嚴師，此先賢誨人要切語。《詩》稱不顯亦臨，《易》言「無有師保，如臨父母」，雖未易爲汝輩始學者道，然學者立心之始，苟不以是常存之顧視間，則後學欲少有得於己，難矣。蓋此心頃刻不以嚴師自對越，則放逸昏惰，靡所不至，其遠於禽獸者幾希。古訓所示操則存者，操即嚴師對越之謂也。孝親從兄，讀書窮理，餘力則以學文，文其事之所餘者。吾老無及於是矣，思汝祖汝父棄汝之早，而此扇又汝祖之遺也，汝執求書，吾能無所告乎？蓋吾少孤，嘗三折肱于斯義，今老猶未能忘之。於戲，汝可無旦夕慎念之也哉！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二八《訓古條示・讀書》 學者不可一日不讀書。然讀書非特修詞章、取科第已也。鄉紳而讀書，必能好行德誼，造福里黨。布衣而讀書，必能謹持禮節，不辱身名。居官而讀書，必能克修職業，報效朝廷。爲士而讀書，必能擴充識見，培養大用。武夫健將而讀書，必能戰陣勇鬬，居功不伐。官史胥徒而讀書，必能通曉大義，自飭廉隅。故讀書却要有得。程伊川先生曰：「某讀《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聖人答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張子韶先生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顏氏家訓》有曰：「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事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歡，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慚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爲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固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細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蕭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可見人讀書，一字一句，皆于本身上有益。人惟不能理會本身，便不肯精進向學耳。故曰讀書以自得爲本，躬行爲實。

陳龍正《幾亭外書》卷一《隨處學問・讀書爲脩身》 人生正事，樂事不過脩身讀書。然讀書總是修身之助。今世刻本橫行，書既非書，讀亦非讀。有反爲脩身之累大可厭惡者，第一無賴是鑽研曲譜，第二不才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誕妄，故其害稍輕。外是則推敲詩賦，汎濫諸家，無裨身心，無關世教，廢時罷力，博一文人之名而已矣。世俗之所仰，有道之所裁，外是則有留心經濟，考訂載籍，深諳古今治亂之蹟，是有用之學也。【略】

講學總是爲脩德地。徑脩不講，恐有毫釐之差。但聖人講學，是誨人意多，吾人講學，是自考意多。以講學爲諱者，固是叛聖之徒。不量時世而必以講學鳴，亦須反求諸己。我果欲自討明白，稽諸古訓，驗諸身心，正諸一二有道，有何欠缺？如此，不惟消末俗之忌，亦深合遯世之宜。況同志相摩，淑人之功未嘗不隱隱自在，較諸建壇立盟反致禁挫者，爲益多矣。

汪師韓《上湖分類文編》卷五《與友論講學書》 足下以書院之師，宜講明性命誠敬之學，庶有當於古人講學之意。竊謂此非可以空談也。漢儒講授以傳經爲業，故漢學雖或失之支雜，而無有不通經者。朱大儒探索微言，推原於太極太虛，致功於存誠主敬，一一躬行而實踐之，故其立身行己不必取譽於人，立朝理民自然著有實效。後世之講學者不然，往往有書束高閣，行無檢束，而高自位置，而無忌憚者。昔孔門傳經之賢，莫如子貢、子夏。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若自後儒論之，則性與天道可得而聞，而文章不可得而聞；小德不可出入，而大德踰閑可也，不亦悖乎？僕於學徒惟語以立品行，顧人恥笑，而不强之以高遠難能之事。時人多不講求書理，所習本經外，未嘗更讀他經。塾師專以記誦舊文，取便鈔襲爲傳授，而一時英俊之聰明盡爲所窒塞，心竊慨焉。先其至易簡者，教之讀《四書》，教之讀經。《四書》在逐句而體味之也，經在逐字而講明之也，性命誠敬之學即在其中矣。詎敢以讀書爲玩物喪志，而訓詁可以不明，詞義可以不貫，虛立宗旨以表異，但與人爲學之講，而於其身先忘乎德之修者哉！

足下又謂道學失真，宜立説著書以著道統，則尤驚疑而不知所對。夫道學之名何昉乎？蓋起於宋之鄭丙、陳賈、林栗、姚愈諸人，設爲此名，以詆毀朱子，其時博士葉適嘗痛切言之矣。立《道學傳》於《儒林》之前，《宋史》創例，《宋史》之無識也。後人因之，有稱道學先生者，自謂儒林不能及之。孔子曰「志於道」，曰「志於學」，曰「學以致其道」，「學者學道也」，甯別有所謂道學乎？聖賢之學，未有不由躬行而能有心得者，孔子與顔子論仁，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曾子自省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皆自其所不爲者言之。故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孔門之教也。孟子言性善，必驗之於無欲害人，無穿窬，乍見孺子入井，與夫嘑爾蹴爾之事。曾有不求克己而空言復禮，離人與朋友而空言忠信，於事一無感觸而空言知性者耶？每見士大夫晚年之弊無過兩端：談道學者，不讀書之狐假也，談禪悟者，無品行之兔脱也。苟遇禄利之途，不覺暴露其本衷，不得不委折掩護以曲爲解。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而何世儒以命與仁與利同其嚕嚕，而沓沓乎以云著書？世儒之勦説雷同者何限？初不似東漢之内學、外學，唐之文選學，猶待用功也。僕所親炙於當代之賢者，若臨川李氏穆堂、興縣孫氏懿齋、桐城方氏望溪，皆自讀書有得，故所見或大戾於古人，而亦實有高出於古人者，其無勦説無雷同則同也。有明以來，多以漫罵陸、王爲正學矣，君子教人如醫之用藥，必視其病之所在而藥之。昔陸子講「君子喻於義」章，聞者至於泣下。後世學者獨患於義利，見不分曉，紛紛然以機變之巧爲師承，以庸惡陋劣之習爲友輔，而但角勝負於口耳，則其爲詆諆與崇奉，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哉！又近人莫不宗尚安溪李氏，安溪誠爲一代大儒，顧後學不審其窮經之所致力者何在，而但盜竊其言之與舊解異者，人信之則並没安溪之名，而冒爲己之所獨得；或不信之則明尊安溪，以表其説有自來而莫之敢指。學問之陋，莫陋於此矣！此僅足欺一時之空疎不學者，而謂天下皆淺見寡聞之士乎？嗟乎，皋比絳帳，孔孟無其事也；良知、慎獨，程、朱無此名也，誠懼夫名存而實亡，事具而道不在也。況如僕者，奔走衣食，所口講而指畫，不能離乎制舉業之學，是晉摯虞所謂淺學之師、暫學之師耳，而靦焉講學云乎哉！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一》 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曰魯，魯者曰敏。豈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參也。溺心于邪，久必有鬼憑之；潛心于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千周燦彬彬兮，萬徧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魂忽自悟。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爲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己之靈爽，天地之靈爽也。俛焉孳孳，斃而後已，何微之不入？何堅之不劘？何心光之不發乎？是故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略】

「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烏有不行而能知者乎？緡《十四經》之編，無所觸發，聞師友一言而終身服膺者，今人益于古人也，耳聒義方之灌，若罔聞知，覩一行之善而中心惕然者，身教親于言教也。披五岳之圖，以爲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爲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譜，以爲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詩》曰：「如匪行邁，則靡所臻。」【略】

有鳳皇之德，而後其羽可用爲儀，未有燕雀其質，而鸞皇其章者。飄風不可以調宫商，巧婦不可以主中饋，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國家。將文章之罪歟？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百官萬民，非此不醜；君臣上下，非此不牖；師弟友朋，守先待後，非此不壽。夫是以内竸其性情而外綱其皇極，緼之也有原，其出之也有倫，其究極之也動天地而感鬼神，文之外無道，文之外無治也；經天緯地之文，由勤學好問之文而入，文之外無學，文之外無教也。執是以求今日售世譁世之文，文哉，文哉！《詩》曰：「巧言如簧，顔之厚矣！」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二》 竹萌能破堅土，不旬日而等身；荷葉生水中，一晝夜可長數寸；皆以中虚也。故虚空之力，能持天載地。土讓水，水讓火，火讓風，愈虚則力愈大。人之學虚空者如之何？曰：去其中之窒塞而已矣。中無可欲則自虚，無可恃則自虚，虚則自靈矣。《詩》曰：「瞻彼淇澳，菉竹猗猗。」「瞻彼淇澳，菉竹如簀。」《大學》格竹之法如是，彼格之不悟而生疾者何爲哉？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十》 君子用世之學，自外入者其力弼，自内出者其力宏。力之小大，由于心之翕散，天地人之所同也。天地之氣，翕則靈，不翕則不靈，小翕則小靈，大翕則大靈。風、雲、雷、雨之氣翕，則爲震動之能，而鬱罨摧茂分焉；水、火、土、石之氣翕，則爲嶽瀆之神，而淑慝章瘴分焉；耳目、手足、口腹之氣翕，則爲心性之用，而是非好惡分焉。雷雨少者震動少，山川小者神示卑，人物細者知覺運動蠢而微，視其翕聚之小大而作用之小大

因之，孰謂發揚之不由于翕聚哉？人能翕其數十年之精力于技藝，則技藝且必通神，而況翕聚之于道德者乎？天地鬼神且莫違，而況于人乎？不厚其本而求其末，是土偶作威福以求食也，徒勞日拙矣。《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 人有恒言曰「學問」，未有學而不資于問者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濟，馬非馬不走。絶世之資，必不如專門之夙習也；獨得之見，必不如衆議之參同也。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堯、禹，豈惟自視欿然哉？道固無盡臧，人固無盡益也。是以《鹿鳴》得食而相呼，《伐木》同聲而求友。【略】

天地之生才也，予之齒者去其角，兩其足者傅之翼，是以造化無全功，陰陽無全能。以虞廷五臣皆聖人之材，而明刑、教稼、治水、典胄，終身不易其官。吾知孔子用世，必不使游、夏司繁劇而由、求典文章，必不使曾、冉專對使命而宰、贛師保坐論。天地有所不能强，而況于人乎？後世之養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試之也，專以無益之畫餅，無用之雕蟲，不識兵農禮樂工虞士師爲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則又一人而徧責以六官之職，或一歲而徧歷四方民夷之風俗，舉孔門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攝者，而望之科舉兔册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栢，繼也綵勝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則拊髀而歎天下之無才。烏乎！天下果真無才哉？《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所用必所養，所養必所用也。又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言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也。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五》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復，徒使晉人糠粃禮法而禍世教；宋儒專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選舉必不可復，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術。君子之爲治也，無三代以上之心則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勢則必迂。讀父書者不可與言兵，守陳案者不可與言律，好剿襲者不可與言文；善琴奕者不視譜，善相馬者不按圖，善治民者不泥法；無他，親歷諸身而已。讀黄、農之書，用以殺人，謂之庸醫；讀周、孔之書，用以誤天下，得不謂之庸儒乎？靡獨無益一時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聖人之道。《詩》曰：「園有樹檀，其下維簞。」君子學古之道，猶食筍而去其簞也。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七》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惟盡知己之所短而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長而後能收人之長；不然，但取己所明而已，但取己所近而已。語有之，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橋足也。開明于東而萬有皆燭，其不在窮理乎？《詩》曰：「他人有心，予揣度之。」知己知人之謂耶！

陳澧《東塾集》卷二《講書議》 吾粤老師宿儒，教授生徒百數十人者謂之大館，其來久矣，此風氣大可用也。《論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大館者，一變而可以至於道者也。省城及近縣大館師十餘人，弟子千餘人，所講授者《四書》《五經》。朝一講，暮一講，倣古人鼓篋之法以集衆。師升講堂，南面坐講，弟子兩旁坐聽，美矣哉。古人授經講學，何以異此，此天下所罕有也。然則學術日衰人才日少何也？但爲作時文計，而非欲明聖賢之書故也。夫講聖賢之書，而但視爲時文計，學術安得不衰？人材安得不少？然欲興學術，作人材，何以興之作之？以教官歟，以書院歟，教官不講書也，書院不講書也。就令講書，一學講之，各學不講，一書院講之，各書院不講，欲其成爲風氣，斷斷難也。幸有十餘大館，講書久成風氣，興學術，作人材，不望之大館而更何望耶？今欲大館講書，勿專爲時文計，必使學者知此書爲聖賢教我治人之法，非爲我取科第之物。以朱子集注章句之道理，切實而講明之，且不可急急而講。今大館限一年講盡《四書》，太急矣。講《論語》必二年而畢，《大學》《中庸》《孟子》一年而畢，使其學者，三年而通《四書》，而後進而講《五經》，夫能通《四書》與能爲時文者，相去不可道里計也。且能通《四書》，又斷無不可爲時文者也。即使弟子祇爲時文而來，然而數十百人中，必有數人氣質稍清，見識稍高，可以引而進之者。況講書者自講書，講時文時仍講時文，亦何害於其作時文也哉！如此，則變講時文之風氣，爲授經講學之風氣，其有益於學術人材者甚大。但恐時文風氣牢不可破，聞此言而笑之，以爲迂闊，且有以爲相詆訶者，所謂夜光之珠，以暗投人，必遭按劍，則非澧所敢知矣。

方浚頤《二知軒文存》卷一二《讀書變化氣質説》 天下有不讀書而自然明理者，即有讀書而仍不明理者。愚夫愚婦未嘗學問，顧其天性純厚，遇忠孝節義之事，奮然爲之，而百折不回，則氣質本清也。大奸大惡，擅過人才智，洞察今古，顧其天性澆薄，敢於干名犯義，越禮非分，而絶無顧忌，則氣質本濁也。將謂氣質難於變化，可以廢書不讀乎？是大不然。本清本濁者，一則稟乎天，而無庸變化，一則限於天，而無能變化，而非所論於中材也。中材之人，可善可惡，可正可邪，可進可退，可成可敗。引而入諸聖賢之域，驅而納諸中正之途，會而歸諸名教綱常之地，舍讀書烏足以語此。彼不學無術者，固無論已，讀書之道，豈唯

是尋章摘句，咿唔佔畢云爾哉？必將口誦心維，身體力行，論世知人，尚友千載，而後攷其得失，以爲法戒，辨其是非，以作勸懲。斯吾之言動行止，偶有不合乎規矩，不中乎繩墨者，時時借鑒於古人，而皇然以興，廢然知返。語云開卷有益，不誠有益哉。師儒之教人也，以讀書爲先，朝廷之用人也，亦以讀書爲重。天下有不可變化之氣質，爲不讀書者言之，天下無不可變化之氣質，爲讀書者言之也。縱不讀書亦有明理者，讀書亦有不明理者，此特就氣質之本清本濁者而言，而介乎清濁之間者，天下中材最多，斷不可諉諸氣質，而半世蹉跎，一任坐荒歲月也。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臻此境者，一代能有幾人？而苟令簿領餘閒時親典册，又奚不足破塵俗之見，而發其忠君愛國固有之天良也耶！而惜乎氣質不化者之多也，蓋由於真能讀書者之少也。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勸學篇下・益智第一》 自强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未有不明而能强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爲國也多，羣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均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强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内，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僕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隃溼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踰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强盛開通，適當我聖祖高宗之朝，其時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衆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長，且可引爲外懼，藉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强，中國之才愈陋，雖被鉅創，罕有儆悟，又有髮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於臺灣生番，再儆於琉球，三儆於伊犁，四儆於朝鮮，五儆於越南、緬甸，六儆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

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强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於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爲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脧之不已，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智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復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虛憍，妄之門也。傲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爲牛馬土芥而已矣。

《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三《勸學篇下・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濱人士，稍稍閱《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於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才異等，絶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日知録》引《明太祖實録》。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爲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爲念，刊布《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布《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後，内外開同文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鑛學、水師、陸師、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爲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

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爲，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廢負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羨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長興學記》　鄙人戇愚，文質無底，雖嘗鑽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踖踔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汙澤，嚾肯來遊，鄙人無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爲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來遊，非爲學耶？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已知已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強也。董子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黄性涼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說，有爲而言；荀子「性惡」之說，有激而發；告子「生之之謂性」，自是確論，與孔子說合，但發之未透。使告子書存，當有可觀。王充、荀悦、韓愈即發揮其說。程子、張子、朱子分性爲二，有氣質，有義理，研辨較精。仍分爲二者，蓋附會孟子。實則性全是氣質，所謂義理，自氣質出，不得强分也。余別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別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與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禽之別也。

學也者，由人爲之勉強，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于其愚，而爲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鷙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強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于萬物也。之京師者，能爲燕語，入吴、越者，能作吴言，遊于貴人之門者，其輿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出鄉，老于山居谷汲者，雖饒衍，樸鄙可笑，蔽其所見而無所學也。況以天地爲之居，以萬物爲之輿，以聖人爲之師者乎？

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于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則異于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于陋學矣；同是博學，通于宙合則勝于一方矣，通于百業則勝于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于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于人者，在勉強學問而已。夫勉強爲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説，制成事業，與接爲搆，而目惑焚而心洽就。其爲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人，積京陔秭壤溝人，于是黨類立矣。其爲是俗，非一時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于是積習深矣。欲矯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彌甚者，其學愈至，其遠于人愈甚，故所貴勉強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與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于無可計議，無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巧歷豈能算之哉？吾黨囂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爲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于學思，以異于常人而已。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于常，將何所歸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黄帝、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爲仁也。旁及異教，佛氏之普度，皆爲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爲人者也。虎狼鷹鸇，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則亦仁也。人莫不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之別耳，其爲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則爲小人，其仁大者則爲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婣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鄉者，仁之廣也。若能流惠于邑，則仁大矣；能推恩于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于天下，仁已至矣。《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類。」聖人至仁，亦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爲人亦爲我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類，盡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豈爲高遠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難，故學者學爲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爲人，且不得焉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聳哉！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磨勵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于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爲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于人心世道絶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剪除棘荆，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爲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從上聖賢，開義其廣，近世儒先，學規良多。或有爲而言，或因時立教，或便于入門而歸宿未精，或偏重一義而該舉未備。鄙人深思古義，綜約教恉，下學上達，原始要終，尊德道學，由内及外，羣言淆亂則折衷于洙、泗之聖，末世昏濁則上探于三代之英。道器兼包，本末並舉，蓋皆人道之宜，天理之節，始于爲士，終于爲聖，由斯道矣，諸子勖哉！

葉德輝《翼教叢編》卷四《長興學記駁義》 畺人戇愚，文質無底，雖嘗鑽勵，粗知記誦，非能知學也。二三子以踔踔之志，斐然之資，蕩滌汙澤，嚾肯來遊，畺人無以告焉。然嘗侍九江之末席，聞大賢之餘論，謹誦所聞，爲二三子言之。二三子之來遊，非爲學耶？學者，效也。有所不知，效人之所知；有所不能，效人之所能。若己知己能，共知共能，則不必學；不知不能，而欲知欲能，故當勉强也。董子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則行日起而有功也。」

駁曰：《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則勉强爲學問之一途，非學問盡出於勉强矣。作者之言，多害道亂真，行蹤尤爲詭祕。梁啟超效之，乃以民主之説倡亂天下。其《幼學通議》，至謂一文一字皆述師訓，又謂長游康門得此記。孜孜從事，始知天地間有所謂學問，宜乎繆種流傳，詖詞散布宇内，如此而云，日起有功也。人心學術之害，尚可言乎？

夫性者，受天命之自然，至順者也。不獨人有之，禽獸有之，草木亦有之。附子性熱，大黄性涼是也。若名之曰人，性必不遠，故孔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性善之説，有爲而言；荀子性惡之説，有激而發；告子生之謂性，自是塙論，與孔子説合，但發之未透。使告子書存，當有可觀。王充、荀悦、韓愈即發揮其説。程子、張子、朱子分性爲二，有氣質，有義理，研辨較精。仍分爲二者，蓋附會孟子。實則性全是氣質，所謂義理，自氣質出，不得强分也。余别有《論性篇》。夫相近，則平等之謂。故有性無學，人人相等，同是食味别聲被色，無所謂小人，無所謂大人也。有性無學，則人與禽獸相等，同是視聽運動，無人禽之别也。

駁曰：《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自來注疏家及諸家之書，説之累千萬言而不能盡。惟《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數語，爲得孔氏真傳。蓋天命爲性，所以相近，不能率性，則習而相遠。顧氏炎武以「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解之，其義至爲精塙。今日説經之書，汗牛充棟，誠有如古人所譏博而寡要者，然未有以平等爲相近，以人與禽獸爲無别者也。《陳白沙集》中有《禽獸説》，略云：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塊大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慾。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争，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血氣，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而已。按此説，即此記所本，作者無論何學，皆從旁門入，蓋其性然也。夫平等之説，出於四十二章佛經。西人舊約諸書，乃演爲萬物平等之義。作者非空桑之子，何以俯首帖耳，甘爲異氏之前驅。嗟嗟！附子性熱，大黄性涼，如作者之無性，是草木之不若也，又奚足與禽獸爲伍哉？

學也者，由人爲之勉强，至逆者也，不獨土石不能，草木不能，禽獸之靈者亦不能也。鸚鵡能言，舞馬能舞，不能傳授擴充，故無師友之相長，無靈思之相觸，故安於其愚，而爲人賤弱也。犀象至龐大，人能御之，虎豹驚猛，人能伏之，惟其任智而知學也。順而率性者愚，逆而强學者智，故學者惟人能之，所以戴天履地，而獨貴於萬物也。之京師者，能爲燕語，入吴、越者，能作吴言，遊於貴人之門者，其輿服甚都矣，其外有以灌輸之也。終身不出鄉，老於山居谷汲者，雖饒衍，樸陋可笑，蔽其所見而無所學也。況以天地爲之居，以萬物爲之輿，以聖人爲之師者乎？

駁曰：孟子言：犬牛之性，與人不同，是人禽之異，不因學不學也。《中庸》言率性之謂道，率性即順性也，何至於愚？鄭氏注《禮·中庸》勉强爲恥不若人。朱注以困知勉行爲勇，知恥近勇。鄭朱義同，此亦非至逆之事。作者論學則强人以難，居心則導人以逆，乃獨藉講學以文其奸，殆亦鸚鵡能言之類耶！

同是物也，人能學則貴，異於萬物矣；同是人也，能學則異於常人矣；同是學人也，博學則勝於陋學矣；同是博學，通於宙合則勝於一方矣，通於百業則勝

於一隅矣。通天人之故，極陰陽之變，則勝於循常蹈故，拘文牽義者矣。故人所以異於人者，在勉强學問而已。夫勉强爲學，務在逆乎常緯，順人之常。有耳目身體，則有聲色起居之慾，非逆不能制也；順人之常，有心思識想，則有私利隘近之患，非逆不能擴也。人之常俗，自貴相賤，人之常境，自善相高，造作論説，制成事業，與接爲搆，而目惑熒而心洽就。其爲是俗，非一人也，積千萬人，積億兆人，積京陔秭壤溝人，於是黨類立矣。其爲是俗，非一時也，積日月年，積百十年，積千萬年，於是積習深矣。欲矯然易之，非至逆安能哉？故其逆彌甚者，其學愈至，其遠於人愈甚，故所貴勉强行道也。《大戴・保傅篇》曰：「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通。」故孔子曰：「習相遠。」習即學也，惟其學相遠，故人與禽獸相遠，人與人相遠，學人與學人相遠。其相遠之道里，不啻百十里也，不啻千萬里也，不啻億兆里，至於無可計議，無可知識里也。今譬若堯、舜之與秦政、隋煬，周、孔之與張獻忠、李自成，相去之遠，巧歷豈能祘之哉？吾黨嘿然操簡畢，被章縫，而爲士人，其得天厚矣，亦勉學，思以異於常人而已。

駁曰：此因申人禽無別之説，故謂人之遠於禽獸由於學耳。夫秦政、隋煬、張獻忠、李自成誠有禽獸之行，誠爲不學之人，然其知覺運動非禽獸之知覺運動也。作者居光天之下而無父無君與周、孔爲仇敵，苟非秉禽獸之性，何以狂悖如此。

然學也者，浩然而博，矯然而異，務逆於常，將何所歸乎？夫所以能學者人也，人之所以爲人者仁也。孟子曰：「人者仁也。」荀子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董子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自黄帝、堯、舜開物成務，以厚生民，周公、孔子垂學立教，以迪來士，皆以爲仁也。旁及異教，佛氏之普度，皆爲仁也。故天下未有去仁而能爲人者。虎狼鷹鸇，號稱不仁，而未嘗食其類，亦仁也。人莫不愛其身，則知愛父母，其本也。推之天下，其流也有遠近之别耳，其爲仁一也。是故，其仁小者爲小人，其仁大者爲大人。故孝弟於家，仁之本也；睦婣於族，仁之充也；任恤於鄉，仁之廣也。若能流惠於邑，則仁大矣；能推恩於國，則仁益遠矣；能錫類於天下，仁已至矣。《記》曰：「凡有血氣之物，莫不有知，有知之物，莫不知愛其類。」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爲人亦爲我也，所謂仁至義盡也。夫即能仁及天下，亦僅能自愛其類，盡乎人道耳。吾仁亦有所限，方自慊然，豈爲高遠哉？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先師朱先生曰：「伯夷之清易，伊尹之任難，故學者學爲仁而已。」若不行仁，則不爲人，且不得爲知愛同類之鳥獸，可不聳哉！

駁曰：作者欲平人禽之等，而以虎狼鷹鸇之不食其類，謂之合於仁，此千古講學之奇談也。夫虎狼鷹鸇之不食其類，殘暴之性相敵耳。如以爲仁，則梟鳥何以食母？破獍何以食父？豈天之生虎狼鷹鸇，不如其生梟獍哉？且鳳凰仁禽也，與飛鳥爲類。麒麟仁獸也，與走獸爲類。孟子之言，不聞引與聖人爲類也。作者禽獸之性不惜以其身同鳥獸之羣而附和之者，乃欲以其學，禍天下萬世也。悲夫！康云：聖人至仁，僅能自愛其類，不能及物云云。蓋隱諷尼山之教，不如救世教之大也。彼教言萬物平等，愛仇敵如同類，又皆釋氏之緒論。作者以爲不傳之祕，豈非異事。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陸子曰：「學者一人抵當流俗不去。」故曾子謂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講習磨勵激發不可寡矣。顧亭林鑑晚明講學之弊，乃曰：「今日祇當著書，不當講學。」於是後進沿流以講學爲大戒。江藩謂：「劉台拱言義理而不講學，所以可取。」其悖謬如此。近世著書，獵奇炫博，於人心世道絶無所關。戴震死時乃曰：「至此平日所讀之書，皆不能記，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段玉裁曰：「今日氣節壞，政事蕪，皆由不講學之過。」此與王衍之悔清談無異。故國朝讀書之博，風俗之壞，亭林爲功之首，亦罪之魁也。今與二三子翦除棘荆，變易陋習，昌言追孔子講學之舊。若其求仁之方，爲學之門，當以次告也。

駁曰：《論語》以講學修德並論，則非空談講學可知，否則坐論一堂又何憂之有哉。然自漢、宋以來，由講學而門户，由門户而水火，至於明季幾復之禍烈矣，亭林鑒於前車之覆轍，遂以聚徒講學爲炯戒。紀河間修《四庫全書》諸書提要，尤斥之不遺餘力，蓋兩公防禍未然之心，用意至深且遠。作者之徒梁啓超著《學會末議》一篇，痛詆顧、紀因不得遂其結黨之私耳。數年以來，康、梁倡爲僞經改制，平等民權之説，於是六經去其大半，而學不必一年而成。民無論智愚，人人得申其權，可以犯上作亂，誰爲功首，誰爲罪魁，天下自有公論。獨怪徐學使拾人牙慧，瀆亂宗風。而譚嗣同、唐才常之流，乃敢爹口喪心，以仇視君父之詞，宣講於學會。吾恐戴、段有知九原且爲之齒冷，而謂博學於文，行己有恥之亭林有不聞而疾首蹙額者耶。

葉德輝《翼教叢編》卷四《非幼學通議》 新會梁啓超著有《幼學通議》一篇，曩從《時務報》見之，後見坊肆所刻之中西門徑書七種亦有此書。又見宛平

徐學使刻之《湘學報》，而《輶軒今語》復諄諄以此勸學焉。夫梁氏自云未游西域，何以知其立法之善與其考課之詳盡？則以所見西書，語多夸飾，而先有所動於中，於是倡爲學究亡天下、時文亡中國之説。又以士人之讀「四書」、「五經」，因試題之所出，其言之成理，亦似重有憂者。雖然，梁氏之爲此説也，其果平心出之乎？抑亦違心出之乎？平心出之，則彼之學即足以亡天下；違心出之，則彼之學又烏足以教童子？西人學校之制，誠能一道德而同風俗，則是國無游民，家修禮讓，堯舜之治何以異。茲獨不解美洲工黨胡爲挾制公司，英俄亂民胡爲日日思逞，法之黨會胡爲不畏國憲而得自由，梁氏豈無所聞見耶？自古君臨天下之主，莫不懍然於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之訓。爲之民者，日被教育，以長養其子孫，亦當知食毛踐土血氣尊親之義，豈有撥棄本根，敗壞蒙養，如梁氏之徒之謬妄者。余因覽其説而正其非，以冀世之誠，求保赤者取而察焉。光緒戊戌初秋，長沙葉德輝。

生民不可一日無教，教不可一日無學，學不可一日無經。周秦以前，風氣渾噩，而虞廷選舉，猶且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二者遞相考核，何論三代以下乎？兩漢以五經立學，師儒傳授，門户紛争。班固譏其禄利之路使然，蓋深疾夫當時曲學之儒，而特以一言探其隱也。然自宣帝年十八受《詩》、《論語》、《孝經》，疏廣以經學授皇太子。其後如明德馬后、孝和鄧后皆通曉經術，以佐内治。此亦豈爲考試而習耶？又漢室諸儒，往往於羣經未立博士之前，轉相授受，沿及後世，儒風大昌。果如梁氏之言，則伏生竄老空山，文中子講學河汾。明太祖欲廢《孟子》，錢唐以死力争，亦復何所希冀？況今日窮鄉僻壤顓愚細民，海濱久旅之商人，與日本士夫之崇漢學者，其童子入塾，亦必以「四書」、「五經」爲先，其非因考試科目起見，不尤彰明較著耶？梁氏謂以佛教取士，則如是我聞一切佛在之語，將充斥於塾舍；以耶教取士，則天主造物七日而成之語，將闐溢於黌序。不思六朝浮靡之習，南北猶有儒宗。唐人崇尚詞賦，通經之儒亦且項背相望，甚至開元中以老子命題取士，卒不能奪尼山之席。梁氏巧言亂聽，實不足以鼓惑通人，乃猶有奉其説以爲金科玉律者，何其謬也。

《説文》九千餘字，經典所載，猶或遺之，則以古字多假借，世多不察故也。後世偏旁日益，隸俗雜陳，除徐氏新附及近人逸字考外，其餘一切孳生之字，欽定字典諸部采録綦詳。是故欲通古義，必識《説文》；欲通今義，必用《字典》。今世三家村儒，市井商賈之子，大率家有《字典》一書。彼其意非盡出於尊王，實以聖人制作之宏，足以通古今而辨然否也。西文以音爲主，實西域字母之濫觴。然去形而求聲，則周公元聖，不過工爲洛音。孔子大成，無非習爲魯語。即以周孔之身教，定天下之方音，恐亦有指畫不能通其意者，何況佉盧横行之字乎？今日學西文者則曰西簡而中繁，學中文者則曰西難而中易。此固各安所習，各尊所聞，譬如飲食之有异同，嗜欲之難强合。兒童辨日，安能定其是非？乃彼獨謂中國識字人少，由於教法不如西人，則中國許書以後，言字書者何啻千家。《字典》一書，周年坊肆所行，何可勝數。梁氏用夷變夏，多昧本之談，平日持論，以中國自古相傳之《爾雅》、《説文》，概目爲劉歆僞學，而一意惟泰西之是從。豈知樂操土音，鍾儀所貴；魯人獵較，孔子從同。彼梁氏之祖若父，獨非被倉聖之澤者哉？此固别有隱情耳。《字典》原本廖氏《正字通》，塾師宜兼看王氏《字典考證》。王菉友《小學》，頗爲康梁師弟所推服。其實王氏之學，菁華皆在《説文釋例》一書。若得明師分類，以爲課程，實有裨於童子。《文字蒙求》疏略殊多，西人教文義，先實字，次虚字，次活字，曩於花之安《學校教化議》得知其詳。其議論是已非人，如以中文爲板文，滿洲書、西域書爲膠漆話之類，大都逞其私見，不究本原。梁氏附和嘉陵，至謂天下同文，惟有字母説見梁所撰《沈氏音書序》，不思中國文字之興，實多而虚少。就平日習用之「焉哉乎也之而」等字而論，如焉爲黄鳥，哉爲始，也爲女陰，屮象草木之過，中而爲頰毛之類皆是。至六經中文之至古者，《易》之《卦》、《書》之《堯典》、《禹貢》、《詩》之《商頌》，其文體質實，不以虚字爲工。迨《論語》出，而諸賢坐論一堂，語意各肖其人之氣象，而出此中原文明大啓之會，非周以前文章所能比例也。學者童而習之，其成學雖有高下，而塾師訓釋并未十分相離。余觀西人所譯中文之書，若「學而時習之」，則分譯其字曰：學是讀書，而是虚字，時是時刻，習是温習，之是虚字，合而讀之，豈復成爲文理？蓋中西文字所尚不同，彼此是非，均屬無謂。梁氏信今薄古，智西愚中，其心乃托西學以行其私，書無所謂保民，亦無所謂保教，徒布其説，變易天下之學派，亦何謬妄若此哉？

西人花士卜、士比林卜等書，取其事物之至粗至淺者，綴説系圖，家弦户誦，此與坊刻所行之《雜字增廣》何異？當時海禁始開，欲通西文，舍此固無有更淺近者。亦如西文譯中書，多讀《三國演義》。此豈足爲典要耶？吾聞西人先習拉丁文，而後遍及各國之文。其功至順且易。如士比林者，彼方笑其鄙陋無用，我獨奉爲枕中鴻寶。豈非寡識之甚？且中國自漢以來，此類語言文字之書，載在

漢隋兩志者，正復不少。今其存者，如史游《急就篇》之古雅，固不多見，然如《本草圖》、《爾雅圖》、《毛詩圖》諸書，圖說俱存，隨取一二册以教學童，亦足爲多識之助。即其書不如西人之切近，遇物得以考求。而海西所繪之物之圖，大半中土未有之物。西人於中國古書言龍鳳形狀者，且以爲不可信，則西人所繪之圖，於我更何所取證也。夫西文不可不學，持論亦不得如是之偏，梁氏欲挾天下之人廢中學而尚西文，試問明治變政，曾有滅絶和文之事乎？

中國言文法之書，如魏文《典論》、劉勰《文心雕龍》之作，皆獨抒己見，自成一家之言。初非爲教人而撰也。然自魏文以前，劉勰以後，其間以能文著録者，代有聞人。彼時海西各國，文軌不通，既不知文法之書，復不聞梁氏之論。而通才博學，著作等身，此以見中人之智睿聰明，遠過於西人者，倍蓰什伯，何得云教之無法耶？況八家派別，大開圈點之風，時文道興，而開合承接之法，日益詳密。梁氏視中國典制講章，唾棄不值一錢，其識不可謂不隽，乃獨於西人此類書籍，馨香而俎豆之，英雄欺人耶？抑真知灼見，而以爲吾中土無一可學者耶？

梁氏擬撰之《歌訣書》，自命立學已爲狂悍，至戒烟纏足，亦欲學童歌誦，則是糟粕鄙俚之叔孫通，勝於天地元黄之周興嗣矣，豈非士林笑柄乎？今按彼所詳列之書，惟《步天歌》、《通鑒韵語》、《十七史彈詞》足備采用，其餘近人之作，等之自鄶無譏可耳。夫欲知孔教之源流，則不如讀《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欲究諸子之派別，則不如讀《漢書・藝文志》；欲記古人之典録，則不如讀唐宋人所著之《蒙求》；欲觀歷代之事略，則不如讀沈氏炳震《歷代世系紀元篇》其體仿《急就章》，古雅可誦；欲通前朝之掌故，則不如讀《文獻通考紀要詩》。凡若此類，童蒙知其大略，成學致其全功，其於中學亦大可睹矣。梁氏所擬歌訣至三十餘種之多，則十齡以前，斷不能卒業，安有餘日涉獵他書耶？

書之有問答，由來久矣。《論語》、《孟子》已肇其端，漢儒如鄭氏之志記，宋儒如朱子之或問，沿波溯源，大旨與《論》、《孟》相近。其討論至精，稱引至博，讀者靡得而譏焉。西人教童子，凡專家之學之書，多設問答，以明大略。中國宜無不可仿行者，然其書乃一書之萌芽，或加考證，或習專門，皆非畢生不能卒業。梁氏以通儒之撰述，爲幼學之階梯，躐等之譏，竊所未喻。余見康門弟子，有編《僞經考答問》者矣，淺陋空疏，人名、時代猶或倒置，使其徒蔓延日衆，則康梁問答書可以充塞黌路。雖欲民之不愚，何可得耶？

説部書爲唐人所尚，宋元以降，流爲傳奇，其爲風俗人心之害亦已久矣。西人三等學堂教童子之書，往往取游戲之文，寓規勸之旨。此自俗尚使然，不能行之中土者也。中國言史事而與傳奇相類者，余所見惟宋人《宣和遺事》一書，而前無所因，後無所繼，則亦無所用之。世俗好事之士，往往樂刻善書，如惠棟注《太上感應篇》、彭希涑《廿二史感應録》，及《廿四孝圖》、《地獄變相》即多羅尼大威德熾盛經。之類，何嘗不家有其書，編氓婦女亦何嘗不資觀感，而風俗之純薄，人心之善惡，全不恃此。梁氏持論，動謂泰西人人識字明理，由於説部書之益，彼其意殆欲擯去中國初學所誦之《孝經》、《論語》，一以説部爲課程。然則九百虞初果能與十三經、二十四史同立學官，垂之久遠耶？以上論通議説部書之非。

讀書必有入門之書，經從《説文》入，史從《綱目》入。《説文》所以穿穴羣經，《綱目》所以提挈全史，皆初學所必有事。而梁氏之徒以爲無用者也。説見彼黨所著《讀書要略》。《説文》先讀苗氏《建首字讀》，以明文字孳乳之理；亦便檢閲。次讀江氏《六書説》，以窺六書制作之原；次讀嚴氏《説文聲類》，以繹形聲比附之義。史則先讀齊氏《歷代帝王年表》，以知事實之崖略；次讀李氏《紀元編》，以識年號之前後。此皆門徑中之至簡略者。其專門經學入門之書，則翁氏《十三經注疏》、《作者姓氏表》、《洪氏傳經表》、《通經表》爲要，兩漢經師淵源。而以《史漢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傳》、《經典釋文叙録》皆唐以前經學源流，朱氏《經義考》唐以後學派書目具此書爲之引申考證。專門史學入門之書，則洪氏《史目表》正史分目異同，温公《通鑒目録》讀通鑒必從此入，《正史志表》各史綱領爲要，而以劉氏《史通》考其義例，《御批通鑒輯覽》求其論斷。此又門徑中之漸擴充者。至諸子，非初學所必讀，姑可從緩。集則以《文選》原其始，以姚氏《古文辭類纂》、王氏《續古文辭類纂》要其終，以宋人《古文苑》、孫氏《續古文苑》窮其變。此固非初學所能遍及，而塾中不可不備列，使之瀏覽濡泳，以儲文章之用。凡學由淺入深，惟作文必取法乎上。如欲通貫百家，遠則求之《漢書藝文志》，近則求之《四庫全書提要》先讀簡明目録。於是二三年之中，經史文學皆可得其要領矣。他如訓詁入門之書，則阮文達《經籍纂詁》足供漁獵，王文簡《經義述聞》、《經傳釋詞》足資啓悟。考據入門之書，則宋王氏《困學紀聞》，近儒顧氏《日知録》、王氏《讀書雜志》兼得治史子之法三書，最有體要。總此數者，一日得之，終身由之。多識以畜德，明體而達用，固不必如梁氏之高張師説，左袒西法，而志學之年，可以事半功倍。然則中學之不振，非學之不善，乃師之不善耳。天下盡如梁氏爲之師，吾知康有爲之

邪説將流布海内，復何從得門徑哉？

一物一名，衆物衆名。自黄帝正名百物以來，於是遂有名物之學。神農嘗藥草以療民病，爲之學者衍爲圖經。今其存者尚有宋大觀政和兩次官定之本。禹鑄九鼎以象神奸，使民不逢不若，而《山海經》即其圖説。此名物之切於民用者。自兹以降，周公作《周禮》，天地人物之事各有專官。又撰《爾雅》，以通古今之名義。孔子系《易》，必推明一切制度器用出於卦象。此其學非後世考據家所得依附者也。漢人書如史游《急就章》，取當時之事物，雜凑成句，以便人之諷誦。世歷千百年，名物之生日繁，其書遂古而不適於用。此外如揚子《方言》、劉熙《釋名》，今人列爲小學專門，當時不過通俗文字。梁氏以西人有名物專門書，遂謂中人不通文法由於無此，余固不能合泰西之人而遍試之，以證其説之得失，然中國文人詞客之造述，市商編氓之書札，固未嘗一日絶於道途。西人有梁氏其人，亦必轉以此爲絶學。梁生中土，胡乃妄自菲薄邪？

合五州之大勢，而論人數至衆者，莫如中國。良以地居北極温帶之内，氣候中和，得天獨厚，而又開辟在萬國以前，是以文明甲於天下。中外華夷之界，不必以口舌争，亦不得以强弱論也。四民之中，士爲至秀，自國初以迄近今，名臣大儒，因時文詩賦起家者，指不勝數。今日典試之人，不能厘正文體，則時文可以不復。蓋時文所以研求義理，如今日之怪誕支離，不亦可以已乎？或云：時文出於鈔襲，策論亦出於鈔襲，其利弊固是一例。余謂時文鈔襲，全是浮詞，策論鈔襲，尚可記一二事實。則以鈔襲而導之讀書，固爲稍勝，須知文藝考試，不過校一日之短長，時文策論無庸計較高下。廢時文，用策論，使士人免八股束縛之苦，勻出日力，可以多讀有用之書，免致不得科第之人，終身不能擺脱制藝，更無暇日涉獵羣書。此則爲益甚大。王葵園有《科舉論》，立説最平允，用意固與梁氏不同也。雖其間再舉鴻博，兼取他途，而人才迭興，要以科目得人爲盛。若如泰西推遷之法，則流弊滋多，恐無以杜營競而重廉耻。蓋立國各有其政，而亦不可强同也。至於農工商務之學，又迥然與西國不同。農事在地利，尤在天時。西人於水旱蟲蝗大灾，有時仍束手無策。其工藝之巧，雖冠絶地球，第工制之而商運之，一商兼運百工之物，以視中國各商其業，情實本大相懸殊。兵制以英德爲最强，其步伐亦多不可行於中原之地。故西法非不足尚，要貴實事求是，師其所長。士當師其通農商諸學之長，工當師其制造之長，兵當師其練習測繪之長。苟悖悍焉盡棄其學而學焉，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梁氏終日言變法，羣居言學西，然彼之僞經説非士學也，彼之時務説非商學也，彼之《公羊》、《孟子》説非工學農學，尤非兵學也。今乃語人曰：某也八股賤儒，某也不通時務，究其所以立義，無不托之空言。學堂之士，靡然向風，於是《公羊》改制附會而益工，《孟子》輕君推闡而愈謬，湘中幼學之壞，梁氏實爲罪魁。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如梁氏者，殆逸居而有教，亦近於禽獸者耶？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卷二〇《論格致學所練之記心勝於文字學所練者》

就其練記心而論，人與古國文字之習練記心實不見有所優絀，況於格致學所得之記心，較之古國文字中所練出之記心更勝一籌。讀古國文字惟以古國之文字翻以本國之語言，記其所翻譯某字爲某語以練記心，然而某字與某語並無自然之聯絡，亦無理所當然之呼應。若格致學所論之事物則步步有自然之聯絡，亦有理所當然之呼應，故於古國文字所練成之記心實呆滯於格致學所練成之記心，乃靈動彼所練者，僅記心而已，此所練者記心而兼悟性矣。即就練記心而論，是格致學勝於文字學，此其一也。再者格致學所琢磨之心是明決之心也。有名儒法來潭論及練心才，謂今人之病惟患缺少明決之心，不特不知若何可以練出明決之心，亦不自知其心之不明決，其心之不能明決者因不著重格致學耳。誠哉！是言也。假如前事與後事有相應，一物與他物有關切，人苟知其有相應，有關切之所以然，則能明決於天下事物之所以然。然而知其有相應，有關切之情理，終不在乎精明他國文字之意義而得也明矣。人若欲練明決之心必須將從所聞所見所知者得一總理，再將後來所聞所見者試驗，果與此總理相貫否，如此慣於講求庶事則明決之心自然生矣。格致學之爲益，正在教人慣於講求庶事，是格致學勝於文字學，此其二也。再格致學可以磨出自强之心也。人若專學章句及翻譯文字，則人云亦云，泥於陳跡而無以自見。其長其專於格致學者，則能以己見推闡別臻一境，所有自强之心有不油然生乎？凡他國之某字翻以本國之某意義，乃學生或問諸師傅，或考兩國之字譜而知之。某文法爲通或不通，乃憑文法之成式爲準，但何以某字有此意義，某文法如何爲通，如何爲不通，竟無呼應之情理。故學生受諸師傅，稽之字譜，無從追問其情理，只一味順受而已。如此讀去則學生之心地習於純任自然，不慣於多方推想，迨至日久成習，而於古人所留遺諸事，不問其在理與否，惟是安常襲故泥於陳跡，其根實於此。若讀格致書者，其心地正與此相反。蓋格致學專令人用思索，學生讀諸論策非憑陳跡及師長之指授，必須自己體驗其實在，且有許多事物必須學生日只從首以推想至末者。讀格致學步步前進，學生須步步思索，苟一部推想而未見其實際，則毋須

勉强領受，如是讀去則心地自然强奮矣。兼之天然之事物常然而無特異，吾一己所推而想出之事理物理既與天然事物合輪，而吾一己所量度者既有明証則心地必然益强而能自恃矣，此强而能自恃之心乃人志氣中之最有用者。且也，人讀格致書所論之事與物及事與物之變化而後世之以真事真物，即磨出耐久之心亦煉出崇實之心。書院教習汀特爾有言云，人讀格致學必須耐而勤謙，以奉受天然事物所顯示，非徒以口頭奉受，惟以真心。如格致學所論天然事物所顯之實情者，實理與私見有矛盾，人必須離棄私見而悉心領受其實，是則功夫有成效矣。凡真心考究格致學者，每顯其割愛之志氣。蓋人試驗事物勢必棄絶其成見，撇却其所戀愛之舊習。若是之割愛真爲外人所不得知者，豈不卓爾貴乎？此格致學之琢磨人心勝於文字學，此其三也。再格致學能使讀者推想造化之大功用，其不願體察天壤間之事物者，可謂昧於造化之工矣。試用一譬以明之，假如一著書之士人，或遇之者揄揚其美，贊其書之明通，文理之簡雅，詞義之博大。如其人祇閱其書之標題，未展覽一過，更未嘗試其書中之事或可領會與否，而徒以虚言附和，若此之讚美有何實濟哉！其讚美之誠心與否，自不可問矣。以小喻大，世間人於造化之工亦無或異，每頌美之曰巍巍乎化工之大，詎知其於稱爲奇妙者竟過而不問，且謂人講究此者乃兒戲之輩，甚至有譏剌之者。若而人也，較之與專於格致體察造化之工而識其蕩蕩難名者不可同年語矣。是格致學勝於文字學，又其四也。再者格致學示人以天然之事物及人之所爲皆常然而無特異，格致學士試驗諸事諸物即知前事與後事果，商情理相呼應斷無或爽，而善報惡報爲理之所不容缺，世俗以禍福之來無關天然之理，遵與不遵，惟崇異端邪術以希冀之，乃格致學士嗤其語之不經。蓋賞罰自有天然之理非可以徼幸，天然之理極慈愛然亦嚴而不疎，人若遵之而行勢必諸事順達，增以福禄日勝一日。苟有拂而逆之，其苦之終局無可以逃，於是格致學士常以天然之理訓誨人，不欲人偶有所犯也。格致學示人以天然之理，戒人不可稍有違背，其勝於文字學，又其五也。總之，或啓迪元良俾之立德，或開發心才俾之精進，格致學大有實用。蓋講求事物之意義遠勝於講求文字之意義，或開發人之心才，或使心才自强而能自恃，或使人知有報應之不爽，其講求目前之事物之變化勝於查考字譜等書也。

章炳麟《章太炎的白話文・庚戌會衍説録》　做一件事，説一句話，最怕的別人要問：甚麽緣故？現在諸君在這邊留學，是甚麽緣故？又問：回家去教育子弟，是甚麽緣故？大概總説求學是要使自己成有用之材，教育是要他人成有用之材。這句話，原是老生常談。但看起來，有幾分不對。致用本來不全靠學問，學問也不專爲致用。何以見得呢？你看别國的政治學者，并不能做成政治家；那個政治上的英雄偉人，也不見他專講究政治學。政治本來從閱歷上得來的多，靠書籍上得來的少。就象中國現在，袁世凱不過會寫幾行信札，岑春煊并且不大識字，所辦的事，倒比滿口講政治的人好一點兒。又向實業一邊看來，日本農科大學的學問，頗還好了，也該有幾分行到民間，但民間農業仍舊不好；論到日本田邊一看，秋收以後，椿子還在，并不知道收後要耕一次。直到來年下種，方才去耕，所以每年收獲，不過同中國山東一樣。中國江蘇、浙江、江西的農人，兩只黄耳朵，并没有聽人説過甚麽農學，收獲倒比日本加倍。固然幾分靠着地質，到底是農人勤耕美糞的力居多。可見在致用上，第一要緊是閱歷，第二要緊是勤勞，書本子上的學問，不過幫助一點兒，那裏有專靠幫助的！學問本來是求智慧，也不專爲致用。中國古代的學問，都趨重致用一邊，因爲當時的人，只有看外邊的眼光，没有看裏邊的眼光，覺得學了無用，不如不學。但到戰國時候，已經漸漸打破。近來分科越多，理解也越明，自己爲自己求知識的心，比爲世界求實用的心，要强幾倍。就曉得學問的實際，不專爲致用了。况且致用的學問，未必真能合用。就使真能合用，還有一件致用的致用，倒不得不碰機會。機會不巧，講致用的還是無用。專求智慧，只要靠着自己，并不靠甚麽機會。假如致用不成，回去著書立説。那件致用的方法，又是各時各代不同。近幾代有用的，將來又變成没用，這書也就廢了，不是枉廢精神麽？至於專求智慧，見得幾分真理，將來總不能泯没。就有一點兒漏洞，總不會全局都翻，這書倒還可以傳到後來。照這兩樣看起來，講學問的，又何苦專向致用一路呢！在政府許多學校，原只望成就幾個致用的人，至於學生求學，以及教人求學，就不敢專向致用一面。大概諸君心裏，自己都曉得有自己，也曉得他人也都有自己，未必是專向外邊去馳逐的。

還有人説，求學是爲修養道德，教人是爲使人修養道德。兄弟看起來，德育、智育、體育，這三句話，原是該應并重，不過學校裏邊的教育，倒底與道德不相干。兄弟這句話，并不是像教士的話，説道德都在禮拜堂裏。但道德是從感情發生，不從思想發生。學校裏邊，只有開人思想的路，没有開人感情的路。且看農工商販，有道德的盡多，可見道德是由社會薰染來，不從説話講解來。學校

裏邊，修身的教訓，不過是幾句腐話，并不能使人感動。再高了，講到倫理學，這不過是研究道德的根源，總是在思想上，與感情全不相關，怎麼能够發生道德出來？況且講倫理，講修身的教習，自己也沒有甚麼道德。上堂厚了臉皮，講幾句大話，退堂還是吃酒、押妓。本來他爲自己的飯碗，不得不虛應故事，去講幾句。俗話說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這個就是倫理學教師的職分！說話與感情本沒相干，自己的道德又不能爲學生做表儀，要想學生相觀而善，不是「煮沙成飯」麼？不單是這樣說，先生就果然有道德，也未必能成就學生。何以見得呢？中國的孔夫子，道德就不算極高，總比近來講論理學的博士要高一點。教出來的學生，德行科也只有四個，其餘像宰我就想短喪，冉有就幫季氏聚斂，公伯寮還要害自己同學的人，有甚麼道德！鄭康成的道德能够感化黃巾，倒是及門的郗慮，害了孔融，又害了伏后，始終不能受康成的感化。後來幾位理學先生，像二程的道德，也算可以了，教出來的學生，有一個邢恕，和蔡京、章惇一黨，名字列在《宋史・奸臣傳》裏。孔子、鄭康成、二程，道德是本來高的，所設的又是學會，不是學校，先生學生的親切，總不像學校裏頭，見面日久，還不識學生的姓名，尚且有一般學生，反背道德的，何況入廣大無邊的學校？從空口大話的教習？於道德有甚麼益處！兄弟看來，大凡一處地方，人聚得越多，道德就越腐敗，像軍營、寺院、學校，都是一樣。寺院裏邊的人，滿口高談道德，還有許多戒律約束他，道德尚且不好。軍營裏邊，有極嚴厲的軍法，逼得軍人一步不得自由，也不過勉强把面子糊了去。學校裏邊，規則本來較寬，實在也不能用嚴厲的法子硬去逼束，空空地聚了許多人，道德自然難得好的，就有幾個好的，或者天資本來醇厚，或者是從他的家教得來，或者所交的朋友，都還是品行端方，所以不很走作，并不是學校能够養成他的道德。但一切講教育的人，總要把德育的話敷衍門面，不過因爲道德是人間必不可少的東西。若開口說我這個學校裏不講道德，面子有點過不去，所以只好撐這個虛架子。究竟學校裏面所講的，在智育一面多，在德育一面少。就有幾句修身倫理的話，只像唱戲，先要天官出場。到底看戲，并不要看天官，跳天官的也不是有名脚色。學生聽講的，并不要聽倫理修身的話，講倫理修身的，也不見得是有道德的人。諸君不要說兄弟的話太刻薄，只要自己問一問自己的心，再向上看一看那個教習，一定要說兄弟的話是先得我心了。如果揭開簾子，說幾句亮話，只要說學校本來是爲智育，并不是爲德育。道德果然不可缺乏，却并不是學校的教育所能成就。諸君果然道德完備，也不能在學校裏頭把道德送給他人。以後從事學校的教育，可以拿定主意，向智育一方去，不必再裝門面，向德育一方去。

照以上的話，求學不過開自己的智，施教不過開別人的智，是最大的坦途了。既然求智，就應該把迷信打破。迷信不是專指宗教一項，但凡不曉得那邊實際，隨風逐潮，胡亂去相信那邊，就叫做迷信。中國十幾年前，相信歐洲的學問，沒有路去求，求着教士，就覺得教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後來聽得福建嚴幾道的話，漸漸把迷信教士的心破了。又覺得嚴幾道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後來有游學日本的風氣，漸漸把迷信嚴幾道的心又破了。又覺得日本的博士、學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及到日本了，曉得分科，也知道一個人不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但看日本全體的學者，依然覺得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不是一邊的迷信破了，一邊的迷信又起麼？歐洲所有各科的學問，日本人學了一科，到底能否登峰造極？沒有歐洲的學者來對質，總不能破。就有歐洲的學者要來對質，不識得日本字，也難得破。至於中國的各種學問，日本的深淺，兄弟已經略略看得明白了。現在不必揭他人的短處，只說諸君回去施教，若信了日本的話，就要防防學生的伏兵。且看中國歷史一項，一部《綱鑒易知録》，向來中國略讀書的人，是看得最淺陋的，但到這邊來聽的歷史，一部《支那通史》，翻來復去，繚繞了許多，比《易知録》更加淺陋。學校以外，就有幾個講歷史的人，只記得一點兒事跡，許多正史的書志，早已拋到九霄雲外，并不是專忘記細碎，連大端也實在不講。萬一學生看過《資治通鑒》，或者又看過幾卷志，問出一句話來，先生不曉得，恐怕只好說：「你在《圖書集成》、《册府元龜》裏頭翻來的僻事，哪裏能够記得許多？」過了一會，學生就拿這部原書，折了一只角，放在先生案上，豈不是遇着伏兵，沒有處躲閃麼？中國的地理，本來有許多沿革。有一位甚麼博士，把湖北楊惺吾做的《沿革圖》抄去，改頭換面，變成自己的著作，稱爲《支那疆域沿革圖》，已經好笑了，還有那邊畫的中國地圖，一省裏頭，臚列了許多府，却是缺了一兩府，一府裏頭，臚列了許多縣，却是缺了一兩縣。所缺的府縣，并不是於形勢上無關緊要，所列的府縣，又不是於形勢上最關緊要。不過那邊畫圖的人，精神錯亂，偶然忘了。萬一學生來問，某省的某府，某府的某縣，現在在甚麼方位？古來叫甚麼名字，請問怎麼樣答對呢？只好說：「恐怕沒有這一府，這一縣，是你隨口編造。」那個時候，學生取出中國自造的地圖來對質，不是又遇了伏兵，到轍亂旗靡的地位麼？中國的哲學，近的是宋明理學，遠的是周末九流。近

來那邊人，也略略把周末九流隨口講講。有一位甚麼博士，做一部《支那哲學史》，把九流的話，隨意敷衍幾句，只像《西游記》說的猪八戒，吃人參果，沒有嚼着味，就囫圇吞下去。那邊的人，自己有一句掩飾的話，說我們看漢土的書籍，只求他的義，不求他的文。這句話只好騙騙小孩兒。仔細說來，讀別國的書，不懂他的文，斷不能懂他的義。假如有人不懂法國文字，說我深懂得康德的哲學，這句話還入耳麽？說是這樣說，到底掩蓋不過去。那位博士不知不覺把《史記》裏頭「士爲知己死」一句話，引做《論語》的話了。若是相信了這位博士的話，回去施教，學生隨便舉一句古書，問先生在哪一部書，先生就不免對錯。到後來，學生取出《史記》、《論語》來對校，說這句話果在《史記》上，并不在《論語》上，我想先生只好說日本的《古本論語》，還在《漢石經》、《唐石經》以前。有這句話，豈不是又遇着一路伏兵？把先生的脚都陷了下去麽？中國的文法，本來句句順的。那邊的文法，是顛倒的居多。所以那邊幾個大儒，做了幾百年的漢文，文理總不很通。宋朝以後的文章，還勉强看得下去，唐朝以前的文章，就看不下去。他自己說：只求義不求文，倒也罷了。却有一個甚麼學士，自出心裁，做了一册《漢文典》，硬用那邊的文法，來强派中國的文法，有一大半不通。本來中國有一部《馬氏文通》，做得頗好。近來有人說馬氏的書舊了，倒是這位學士的好。唉，真是好笑！別的有新舊，文字的通不通，也有新舊麽？中國沿海的人，已經迷信了，只望内地的人和日本留學生糾正幾分。假如不能糾正，反用了那學士的書做文法參考書，自己的文章，也必定變做不通，何況去教學生？萬一學生看了先生的文章，在墻背後指天劃地的笑，先生怎麽能够自己解説？恐怕只好説：「現在的新文法，要不通才算通。」豈不是又遇了一路伏兵，使先生進退無門麽？唉，真是苦！學生的伏兵很多，先生的軍備很少。在中國做先生，不像日本做先生的容易。一邊是學生程度已經整齊，一邊是學生程度還没有整齊。入京師大學的，或者只有入得小學的程度；入小學中學的，或者也有入得大學校高等學校的程度。先生的知識，要百倍於教科書，十倍於學生，方才支持得下。爲甚麽比教科書要高百倍，比學生只要高十倍呢？因爲學生的知識，頗有在教科書之上的。不然，就一生要吃苦了。這句話，也并不專爲應對學生起見，其實自己本來應該要有這種知識。問這個苦是誰給你吃的？也怪不得日本教習，只怪自己迷信。兄弟近來有幾句話，使許多人解一解迷信。甚麽話呢？説日本人學歐洲的學問，第一是從歐洲人那裏直接受來的；第二是懂得語言文字以後，再去研究的；第三是分科學習，不混在一起的，所以破綻還少。對着中國學問就不然，一向是不從中國學者親受，也不學中國語言文字，也不知分科去求，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夢，至今没有醒悟。還有許多自己不懂，向横濱、長崎的商人去問。這是二十年以前的事。還有幾個江湖游客，捏造許多古事古跡來，有意誑騙他們。以前是這邊騙那邊人，現在那邊受了這邊人的騙，又轉來騙這邊人。假如諸君見着幾個商人游客，想來總不把學問的話去請教他，現在轉了一個小灣，倒不知不覺入其玄中。自己想想，好笑不好笑？得了這一聲笑，迷信自然瓦解冰消了。以上單説中國的學問，若關於歐洲的學問，想來必有破綻，且等歐洲人來破。

各種的迷信都破了，在求學也有益，在施教上也有益。不過學問既然爲求智慧，得了前人已成的學問，不可將就歇手。將就歇手，自己仍没有自己的心得，要知道知識與道德，原是不同，道德或者有止境，知識總是没有止境。以前的人，積了幾千年的知識，後人得了這個現成，又發生自己的知識來，就比前人進了一級。現在看當時的後人，又是前人，應該要比他更進一級，學問才得新新不已。兄弟這句話，不是教人舍舊謀新，只是教人温故知新。大概看前人已成的書，仿佛是借錢一樣，借了來，會做買賣，贏得許多利息，本錢雖則要還債主，贏利是自己所有。若不會做買賣，把借來的錢，死屯在窖子裏面，後來錢還是要還債主，自己却没有一個贏餘，那麽就求了一千年的學，施了一千年的教，一千年後的見解，還是和一千年前一樣，終究是向别人借來的。何曾有一分自己的呢？如果説自己没有，只好向别國去求。别國的學問，或者可以向别國去求。本國的學問也能向别國去求麽？就是别國的學問得了來，是借來的錢，必要想法子，去求贏利，才得歸自己享用。若只是向别國去求呢，中國人没有進境，去問歐洲人，歐洲人没有進境，又去問甚麽洲的人呢？諸君現在所駐的這一國，他本來自己没有學問，所以只向别國去求，求得了以後，也不想再比那國的人更高，原是這一國的舊習使然。所以歐洲人好比寫信的人，這一國的學生，好比接信的人，這一國的博士學士，好比郵便局送信的人，到學生成就了，學生又做第二個送信的人。總是在送信的地位，没有在寫信的地位。中國就不然，自己本來有自己的學問，只是一天精密一天，就是采取别國，也都能够轉進一層。且看中國得歐洲的學問，以前只有算法一項，徐光啓送信以後，梅定九又能够自己寫信，李壬叔、華若汀先做送信的人，後來又能够做寫信的人，只望將來各項學問，

都到寫信的地位，那個求學施教的事，才得圓滿呢！臨了還要說一句話，書籍不過是學問的一項，真求學的，還要靠書籍以外的經驗，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還要靠學校以外的灌輸。現在只論施教的事，假如諸君知識果然極高，在近來學校裏頭，能够不能够施展呢？恐怕不能，因爲學校不論在公在私，都受學部管轄，硬要依照學部的章程，在外又還要受提學使的監督。學部和提學使，果然有一件專長的學問，倒也罷了。但現在學部是甚麼人？看來不過是幾個八股先生。各省的提學使，是甚麼人？看來不過是幾個斗方名士，章程也不能訂得好，監督也不能得當，不過使有知識的教習，不能施展，反便宜了無知識的教習，去誤一班學生。況且現在教習，對着提學使，隱隱約約有上司下屬的名分，可不是和老教官一樣麼？別國雖然也有這一個風氣，原不能說是好制度。中國向來教官只是個虛名，實在施教的，還是書院裏頭的掌教。掌教一來不歸禮部管轄，二來不是學政和地方官的屬員，體統略高一點。所以有學問的人，還肯去做。如果照現在的制度，知識高的人，反做知識短淺的人的屬員，看甘心不甘心呢？或者爲了飯碗，也甘心了，但臨了必有許多後悔。且看四川有位廖季平，經學是很有獨得的。廖季平的經學，荒謬處非常多，獨得也很不少，在兄弟可以批評他，別人恐怕沒有批評他的資格。屈意去做高等學校的教習，偶然精神錯亂，說了幾句荒謬的話。那個提學使和他向來有恨，就把他趕走了。外邊頗說提學使不是。兄弟看來，誰教這位季平先生屈意去做提學使的屬員？直到趕走，悔之無及。倒是這位季平先生，自取其咎。假如諸君有一科的學問，和廖季平的經學有一樣的程度，願諸君再不要蹈廖季平的覆轍罷！諸君如果說，師範學生，受了官費，不得不盡義務；就不是師範學生，要尋飯碗，又怎麼樣呢？兄弟替諸君想一個法子，一面不妨充當教習，一面可以設個學會。學會不受學部的管轄，也不受提學使的監督，可以把最高的知識，灌輸進去。後來有高深知識的愈多，又可以再灌輸到學校去。這句話，并不是兄弟有意看輕學校。不過看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在官所教的，總是不好。民間自己所教的，却總是好。又向旁邊去看歐洲各國，雖然立了學校，高深的知識，總在學校以外，漸漸灌輸進去。學校也就帶幾分學會的性質，方得有好結果。大概學校仿佛是個陂塘，專靠陂塘，水總不免要干，必須外邊有長江大河，展轉灌輸，陂塘才可以永久不涸。所以說學校不過是教育的一部。求學校的進步，必定靠着學校以外的東西。假如諸君又專去迷信學校，兄弟的話，也就無可說了。

教學的認識論基礎

《論語・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論語・爲政》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論語・雍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論語・述而》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季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禮記・中庸》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略】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略】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莊子・齊物論》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

「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遊。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飄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荀子・儒效》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它道焉，止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

揚雄《法言・先知》　「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緜作昧。」

揚雄《法言・問神》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

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

佚名《太平經》卷九二《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　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盡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賢聖之化，盡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愚者盡凶是也，以其守學之以惡業也。天地之性，蚑行萬物悉然，故而師學之，壽可得也，在學何道，天地可按也，聚衆人億萬，不若事一賢也。衆愚億萬，但可疾凶敗耳。審能守一賢身，何害有身者。不能還自鏡照，見念反還鏡身。志念遠即身疾，衰枯落務，志念近則身有澤。凡志念所成衆多，不豫記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

佚名《太平經》卷一〇三《虛無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誡第一百六十八》　自然之法，及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一根萬枝無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祖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人爲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蚤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志，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道終焉。子欲爲之，如環無端。慎毋有奇，自益身患，亦毋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敢逆焉。道與無爲，虛無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恚焉。詳學於師，亦毋妄言，有師道明，無師難傳。學不師訣，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

郭象《莊子註・人間世》　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爲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略】

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真，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郭象《莊子註・德充符》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柰何故以爲己之桎梏。【略】

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直有情於爲

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己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郭象《莊子註・大宗師》 以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吳兢《貞觀政要》卷四《尊敬師傅》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吳兢《貞觀政要》卷七《崇儒學》 太宗嘗謂中書令岑文本曰：「夫人雖稟定性，必須博學以成其道，亦猶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懷火，待燧動而焰發；人性含靈，待學成而爲美。是以蘇秦刺股，董生垂帷。不動道藝，則其名不立。」立本對曰：「夫人性相近，情則遷移，必須以學飭情以成其性。《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所以古人勤於學問，謂之懿德。」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師說》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

《全宋文》卷四七五孫抃《辨孟上》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意以四聖者或性稟仁義，或反求仁義，有遠近，有升降，不可比肩而語，謂二帝三王之質異號殊名，其所以爲聖一也，安有等差乎？《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性與教，聖賢之分定。判萃靈粹，凝爲體用，攪焉而弗濁，紛焉而弗垢。其中也不勉，其得也不思，出處語默，從容皇極者，聖也。孔子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謂矣。審問然後定，慎思然後固，明辨然後察者，賢也。孔子稱「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之謂矣。若湯、武挺神算，受大任，同符天德，合節人紀，尚曰「反求」而未性，則代犧扇暘，惻隱之淳誠，果「學而知之」耶？吊民伐罪，應順之不業，果「利而行之」耶？辭之不達，有至是者。嗟乎！性之紛亂也久矣。自梁木告壞，師謨中缺，三子雖力擯橫議，巍闢儒闡，然亦有任獨斷，溺偏見。言乎皆善者，是天不貴於聖；舉乎皆惡者，使人得稔於姦；混而論之者，則止述中賢，而遺其上下。末世隨務，是非交構，聖範夷坦，可授而質焉。《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聖睨道而達變，中材造形而悟理，下愚執器而不反。達變，故教化有所祖；悟理，故制度有所襲；不反，故刑罰有所施。此忠論之確然。則聖不可謂之賢，降之也；賢不可謂之聖，飾之也。苟問而不怠，思而不逸，辨而不懈，及其成功，則庶乎道而幾乎聖矣。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然。

邵雍《皇極經世書緒言》卷五《觀物篇之六十二內篇之十二》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惟吾謂之至神至聖，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非惟一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全宋文》卷九一一李覯《慶曆民言・廣意》 夫心官於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則感於心，感則思，思則無所不盡矣。

《全宋文》卷一二八七劉敞《仁智動靜論》 稟天之性，剛健中正，純粹明白，生而知之者，是謂仁矣。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乘物而用，循理而動，率性而行，推分而安，是終始本末不出於靜，故孔子曰「仁者靜」也。靜莫

如山，山之爲物，天質自然，一成而立，亘萬世而不變，損之者難，益之者易，可謂能靜矣，故孔子曰「仁者樂山」也。夫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者，固不知所謂貧，亦不知所謂富，不知所謂賤，亦不知所謂貴，不知所謂死，亦不知所謂生者也。審乎自得，得乎無假，若是則何壽如之矣。故孔子曰「仁者壽」也。夫智者亦稟天之性，而不能純粹，有所好惡，有所嗜慾，有所喜怒，有所偏滯。不學則不知其道，不問則不知其惑。是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日夜不厭，就有道而正焉；捐其好惡，捐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滯，以求入大中之檢，合聖賢之度。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後可已矣，是終始本末不出於動，故孔子曰「智者動」也。動莫如水，水之爲物，源於山而赴於海，盈科而後進，見險而不止，以求遂其志之所趨，必放乎平而止，增之則深，益之則廣，可謂能動矣，故孔子曰「智者樂水」也。夫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滯，非自苦也，其心見道理之顯然，所以去不善而就善，以自悅矣。故雖見外物而不遷，雖處汙世而不易，如是則何樂如之矣，故孔子曰：「智者樂」也。夫仁者以安仁爲靜，智者以利仁爲動。安仁者，本於誠而明之；利仁者，本於明而誠之。誠而明之，不亦靜乎？明而誠之，不亦動乎？誠者，天事也；明者，人事也。天事故靜矣，人事故動矣。雖然，苟誠而不明，雖靜未可謂仁。是以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顏淵可謂能仁，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觀乎？或曰既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并容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顏子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全宋文》卷一三〇一張載《正蒙・大心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要也。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全宋文》卷一三〇四張載《正蒙・乾稱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其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并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以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其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五《洪範傳》「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一一《時氏本拾遺》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一五《伊川先生語一》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理一無此二字。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是。所以能窮者，只是萬物皆有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五《伊川先生語十一》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

秦觀《淮海集》卷二五《心説》 心本無説，説之非心也。雖本無説，而不得不有説，默而神之與道全之，説而明之與道散之，其全爲體，即體而有用，其散爲用，即用而有體，體用並游於不窮，而俱止於無所極者，其唯心而已矣。而世之君子，迷己於物，沉真於僞，而莫之見焉，此心説之所以作也。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我，然則目無内視，耳無内聽，馳神游精在物而已。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然則物之有色，我因視焉，物之有聲，我因聽焉，來則御之，去則將之，彼是兩忘，在物我之間而已矣。此其心歟？曰非也。心不在物我之間，然則心無所不在乎，曰惡得而無在也，雖不在我未始離我，雖不在物未始離物，雖不在物我之間，而亦未始離乎物我之間者，此心之真在也。譬如虚空焉，虚空者即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夫虚空之於心，猶一星之於天，而一塵之於地也，及其至猶若是，又況於心乎哉！是故即心無物謂之性，即心有物謂之情，心有所感謂之意，心有所之謂之志，意有所歸謂之思，志有所致謂之慮，故合精以止謂之魄，配神以行謂之魂，與神爲一謂之精，不離於精謂之神，此十者，入則一，出則不一，出入無常，要皆以心爲主爾。不得乎主，未有得乎臣者也。是以古之通乎此，則動爲一氣，静爲二儀，動静有萬物鼓舞，有死生若然者，陰可以開，陽可以闔，天地可以倒置，日月可以逆行，上焉造物者不得臣，下焉外形體忘始終者不得友，而況富貴之儻來死生之小變乎，其不能累也，亦明矣。彼世之君子則不然，知其曲不知其通，安於近而迷於遠，有見於外者則求心於物，有見於内者則求心於我，又其甚則蔽形而忘其神，以謂心者特在乎方寸胸臆之間，外此則物而已矣。嗚呼！其亦不智也哉。有人於此，棄邑而取宫，棄堂而取室，世必以爲不智人矣。是何也？所有者小，而所遺者大也，心之形非特宫與室之微，心之神非特堂與邑之廣，而所取者如此，而所棄者如彼，豈不惑哉？一人惑之，一國笑之，一國惑之，天下笑之，天下盡惑孰笑之哉？悲夫是皆不見心之真在之過也。由此觀之，太上見心而無所取捨，其次無心，其次虚心，其次有心，有心者累物，衆人之事也，虚心者遺實，賢人之事也，無心者忘有，聖人之事也，見心之真在，而無所取捨者，死生不得與之變，神人之事也。嗚呼！安得神人而與之説心哉？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大學章句》第五章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格物，此謂知之至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庸章句序》 蓋嘗論之，心之虚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

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爲無過不及之差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中庸章句》第二五章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註・孟子集註》卷六《告子章句上》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學而第一》 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爲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之性，以爲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爲之用。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五《公冶長第五》 吕氏論知十知二最善，胡氏又推明之，亦得其旨。胡氏曰：聞一知十，舉始知終，無不盡也。聞志學則知從心不踰矩之妙，聞可欲之善則知聖而不可知之神，此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者，序而進，類而達也，語以出告反面，而知昏定晨省，語以徐行後長，而知天顯克恭，此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稱之如此。謝氏以知十知二，爲材品之高下，而非造道入德之謂，故夫子與不如回者亦以材言，而未害於其造道入德之實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五《衛靈公第十五》 或問有教無類之説。曰：諸説文義皆疏，而侯氏尤不可曉，惟范氏以人性爲言者得之，但以爲有教之以惡者，則非矣。教之得名，本以脩道化民爲義，孰謂導人於惡而可謂之教乎？張敬夫説則詳且盡矣，然其於文義，則不若范氏之爲得也。張敬夫曰：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善惡之類，未有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强，豈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六《季氏第十六》 或問氣質之説。曰：程子言之已詳，亦具於後篇矣。曰：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絶無渣滓，則於天地之性，無所間隔，而凡義理之當然，有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及此者，則以昏明、清濁、正偏、純駁之多少勝負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有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曰：諸説如何？曰：范氏之説亦善，此與《中庸》本文之意，雖非專爲勸戒而發，然其語意上下之勢，似亦有此理者。謝氏所謂人皆有聖質者，亦非也。若以資質而論，則此章正論其所稟之不齊，而非謂其皆有聖質。若以性之理而言，則此章乃論其不齊之質，而非論其一源之性也。又謂「聖愚之分，特在念不念敏不敏耳」。夫生而知之者，豈其氣稟初不異於衆人，特以念與敏而得爲聖人耶？又謂「困而學者，勉强以求復其初」。夫學者固求以復其初也，然以上文考之，所知者殆爲知此義理而已，未遽及乎復其初之事也，不止於疏而已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七《陽貨第十七》 或問：二章之説，所謂氣稟之性者，何也？曰：張子有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爲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者也。若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而言，則固指其氣質而言之矣。故程子以來，爲説如此。吕氏蓋祖其説，而語意有不完者。若范、尹則失之矣。夫既曰善至矣，而又何以相近言也。謝氏説在後，語意亦放此。曰：然則夫子不言性之本，何也？曰：於《易・大傳》詳矣。曰：其習而相遠，何也？曰：自其常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性之

惡者，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自其變者而言之，則性之善者，或習於惡而失其善；性之惡者，或習於善而失其惡也。凡此四者始皆相近而終則遠矣。【略】

或問三章之說。曰：程子備矣。曰：然則上知下愚之品不同如此，則可謂相近耶？曰：其品固相絶矣，然其稟生之初，則亦未嘗不相近也。但就其相近之中，又自有遠近之殊，而此爲甚遠爾。曰：其不移也，則終不以習而有所變耶？曰：其習於善而日進乎高明，習於惡而日流乎汙下者，固皆亦有之，但善者不習於惡而失其善，惡者不習於善而失其惡耳。曰：然則終不可移也耶？曰：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曰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可移也。若諸家之說，張子、范、謝氏皆以爲習既相遠，而後不移，蓋皆失之。至尹氏以才分暴棄而言，則固同於程子之說；然又曰非得於有生之初，則又雜取謝氏之言，而同乎張、范之意矣。二說不容相入，不知其何以合之也。曰：游氏之說如何？曰：其論聖賢言性之不同，曰有探其本者，是矣。其曰有姑據人所見而言，而以性習遠近、惻隱之心之類當之，則非也。性之相近，以氣質之不同也；惻隱之心，性之感而發於情者也。二者既不同矣，然聖賢亦曷嘗姑據人所見，而指是爲性哉？若曰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此則老、佛之言，而分道與善、性爲三物矣。至於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者，雖出於莊周之言，然所謂儀則者，猶有儒者之意也。今引其言以論性，而特遺之，且獨以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者爲言，則是其所謂性者，無復儀則，而專用佛、老作用是性之言爲主矣。是雖欲極其高妙而言，而不知其所指以爲性者，反滯於精神魂魄之間也。此近世言性之大弊，學者不可以不辨。且所謂託於物而生者，是又以爲先有是物，而性託之以生，如釋氏受胎奪陰之說也。所謂反身而誠者，是以成性爲人之所爲也，其說亦皆誤矣。曰：楊氏之說如何？曰：其大意則善矣，然殊不發明所以不移之意，而專以可移爲言，亦疏矣。其一又曰：從彦者，其門人羅公仲素也。所引天地之性人爲貴者，得之矣。而楊氏所以告之者，是以張子之言爲未至，特以其有益於學者而存之耳，然與上文不可輕議之說不同，恐記録之或誤也。

朱熹《四書或問・孟子或問》卷一三　或問：心無限量者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不周者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平居靜處，虛明洞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判然迎刃而解。此其所以爲盡心。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學二・總論爲學之方》　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工夫，方得。蓋道理縝密，去那裏捉摸！若不下工夫，如何會了得？今之學者，本是困知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知勉行工夫，況是困知勉行底資質！

大抵爲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却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八《大學五或問下》　一事上皆有一個理。當處事時，便思量體認得分明。久而思慮熟，只見理而不見事了。如讀聖人言語，讀時研窮子細，認得這言語中有一個道理在裏面分明。久而思慮熟，只見理而不見聖人言語。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四《與包詳道》　宇宙間自有實理，所貴乎學者，爲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與近時一種事唇吻、閑圖度者，天淵不侔，燕、越異向。事唇吻、閑圖度之人，本於質之不美，識之不明，重以相習而成風，反不如隨世習者，其過惡易於整救。圖度不已，其失心愈甚。省後看來，真登龍斷之賤丈夫，實可慚恥。若能猛省勇改，則天之所以子我者。非由外鑠，不俟他求。能敬保謹養，學問思辯而篤行之，誰得而禦？

叶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一四《孟子》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按《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内也；思曰睿，自内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内而成于外。古人未有不内外交相成而至于聖賢，故堯、舜皆備諸德，而以聰明爲首。孔子告顔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學者事也，然亦不言思；故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又，物之是非邪正終非有定。《詩》云「有物有則」，子思稱「不誠無物」，而孟子亦自言「萬

物皆備于我矣」。夫古人之耳目，安得不官而蔽于物？而思有是非邪正，心有人道危微，後人安能常官而得之？舍四從一，是謂不知天之所與，而非天之與此而禁彼也。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入德之條目，而專以心性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交相成之道廢矣。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四〇倪思《經鉏堂雜志》 學必先知而後行，譬之適燕而南轅，則愈遠耳。故曰，知之在先。凡行之不力者，爲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略】性行各有長短，惟善教者因其所長，而使之不蔽於所短，此夫子教由、求之法。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六七蔡沈《洪範皇極内篇》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略】人心動静，性情具焉。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中莫善于敬，進學莫善于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八三饒魯《雙峰語録》 「下學上達，意在言表」，程子此語，蓋爲讀書者言。讀書是下學之一事。蓋凡下學者皆可以上達，但恐下學得不是，則不能上達耳。且如讀書，則聖人所以作經之意，是上面一層事，其言語則只是下面一層事，所以謂之意在言表。若讀書而能求其意，則由辭以通理而可以上達；若但溺心于章句訓詁之間，不能玩其意之所以然，則是徒事于言語文辭而已，決不能通其理也。程子曰：「玩其辭不得其意者有矣。」又曰：「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此皆下學得不是而無由上達者也。

問：「夫子所謂下學，兼知行否？」曰：「夫子此章只説知，惟程子引此以釋忠恕違道不遠，曰斯下學上達之意，卻是兼知行説。」

問：「或問云，上達而與天爲一，是知行都到，能如此否？」曰：「與天爲一，亦以知言。方其未上達時，與天隔幾重在，及其既已上達，則吾心即天，天即吾心。但聖人之上達，與學者之上達，有遲速之不同。聖人才學便達，學者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後方貫通。」

問：「明道教人且静坐，是如何？」曰：「此亦爲初學而言。蓋他從紛擾中來，此心不定，如野馬然，如何便做得工夫，故教他静坐。待此心寧後，卻做工夫，然亦非教他終只静坐也，故下且字。」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八六黄震《東發講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章教人爲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孝弟爲先，文則行有餘力而後學之。所謂文者，又禮、樂、射、御、書、數之謂，非言語、文字之末。今之學者，乃或反是。豈因講造化性命之高遠，反忘孝弟謹信之切近乎！然嘗思之，二者本無異旨也。造化流行，賦予萬物，是之謂性，而人得其至粹。善性發見，始於事親，是之謂孝，而推之爲百行。是孝也者，其體源於造化流行之粹，其用達爲天下國家之仁，本末一貫，皆此物也。故《論語》一書，首章先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至於性與天道，則未嘗輕發其秘端。豈非孝、弟實行，正從性與天道中來，聖門之學，惟欲約之使歸於實行哉！

自夫性近習遠，利欲易昏，孟子不得已始教人知性知天，周子不得已又始曉人以太極陰陽五行，無非指示此性之所從來，使人知心之所具者即性，性之所稟者即天，虚靈瑩徹，超然物表，塵視軒冕，芥視珠玉，則見於事父從兄，推之躬行踐履，自然無玷無缺，純是本然天性。凡言性天之妙者，正爲孝弟之實也。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説，以達於孔孟之説，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説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爲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爲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虚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虚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空虚，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没，門人弟子多潜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初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説《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説，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没，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於其切實，而獨於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説《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

竊嘗譬之：酌水者必浚其源，浚其源爲酌水計也，反舍其水而不酌，何義也？食實者必溉其根，溉其根爲食實地也，反棄其實而不食，何見也？正躬行者

必精性理，精性理爲正躬行設也，反置躬行於不問，何爲也？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竊意儒先講貫已精之餘，正學者敬信服行之日，由儒先之發明，以反求乎孔子之大旨，知性命之從來，以歸宿于孝弟之實行，守之以謹，行之以信，愛衆以推廣乎此，親仁以增益乎此，其本既立，其用斯溥，他日推之天下國家，特舉而措之耳。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恐必如此斯爲實學，又何更求多於言語間哉！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孔子之教人，拳拳於躬行者如此。此晦翁先生所以終身常讀《論語》。某嘗竊謂人之初生，知有父母而已，及其少長，游戲徵逐，往往至於忘返，與父母漸疏；終身慕父母者，古今一大舜而已。人之初學，知有《論語》而已，及其既長，博習討論，往往至於忘返，遂與《論語》日疏；終身讀《論語》者，古今一晦翁而已。學者常能以孔子之教爲主，以《論語》之説爲正，庶幾不爲時尚所移。蓋孔子之説，萬世無弊，自孟子而下之説，皆隨時救弊者也。吾徒尚當謹之哉！

許景衡《橫塘集》卷二〇《雜説》　《本草》：宣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飼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者。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飼以宣連，則弗食之矣。嗟夫！嬰兒方其食宣連也，是未知所以爲苦也。迨知乳之爲甘，然後知彼之爲苦，故甘者在所取，而苦者在所去矣。豈惟嬰兒爲然！凡人莫不然也。食藜藿者，不知粱肉之爲美也；居貧賤者，不知富貴之爲樂也。及其舍藜藿而食粱肉，然後知其不爲美也；去貧賤而即富貴，然後知其爲不樂也。如使終身未嘗食粱肉，則雖不美者美矣；使其終身未嘗即富貴，則雖貧賤豈有不樂哉！惟知其爲不美也，故窮天下之美猶有所不足焉；惟知其爲不樂也，故窮天下樂猶有所不足焉。向之藜藿，足以爲美，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爲美；向之貧賤，足以爲樂，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爲樂也。是豈人之本心然耶？是豈有以使之然耶？

胡寅《斐然集》卷一九《送張堯卿序》　學如何而爲當？始于明善而行之力，而守之固，亦可矣。

潘良貴《默成文集》卷三《潘好古字説》　予始官京師，聞吾宗有士名好古，字敏修，爽邁不羣，與予弟遊太學，同硯席，雅相愛好，而獨未之識也。其後予以予宫祠居鄉，敏修始來訪，予坐與語，氣直而志剛，奮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心益器之。建炎己酉，金大入明越，予避地武川，復與敏修相依於劉巖之上。暇日，從容正襟而問曰：「子名而又字之，豈夫子所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乎！」曰：「然。」予曰，凡學者皆有師，不可不嚴而欽，況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天下之所尊事乎！彼其言曰，我非生而知，好古敏以求之，自謙之詞也。雖自卑之辭，然所以爲夫子亦不過如此而已。今子名且字之，必以我爲好大而不降讓也，請以字易之。夫古不可以不好，聖而不好古，不得謂之聖，賢而不好古，不得謂之賢，學者以聖賢爲師，卒期至於聖賢而後已。然聖賢得於古必有以行於今。所謂行於今，非苟有所合也，今有戾於古，以古正之，正之而從也，則推之天下，與民共由。不卑今而尊古，正之而不從也。則斂之一身，獨行其道，不枉古而從今，要非好之篤，鮮有不移於今者。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宜。」御猶御馬也。緩急馳騁，惟御之適。而不惟馬之御，誠能御今，可以言好古矣。請易子字曰伯御甫。子學誠施於今，吾將觀子矣。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一《家記五論論語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此數語正畫出聖門氣象，混混融融，一片和氣。唯無己私，而後有此。己私無處即是道，即是吾心。雖衆人亦時有此心，形見時，此便是道，而人不自省者多。吾友謂孔門諸賢大畧如此。而近世士大夫多尚乎豪，與孔門氣象氷炭矣。孔子温良儉讓，殊非近世所謂豪者之容。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縱有鄙夫來問於我，常情以爲甚易於答，而我亦空空如也，無以答其問。我但扣之以一二端而已竭焉，實無以酬之。鄙夫之問，尚無以爲答，羣弟子之問，蓋知隨機以解其惑，釋其疑，救其過耳，實無得以與人也，實無所知以告人也。然而聖人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如此，則又自以爲有知。然則聖人果有知乎？果無知乎？曰「無知」者，聖人之真知，而聖人知之，實無知也。如以爲聖人之道實可以知之，則聖人之道乃不過知識耳，不過事物耳。而聖人之道，乃非知識，非事物，則求聖人之道者，不可以知爲止。然以聖人之道爲可以知者，固未離於知。以聖人之道爲不可知者，亦未離於知，惟其猶有不可知之知，非真無知也。聖人之真無知，非智識之所到，非知不知所能盡，一言以蔽之，曰心而已矣。此心非知非不知，苟明此心，自然非知不知之所及，此之謂真無知。不得此心而求無知，則愈無知愈多知，去却一重障，又有一重籬，不如休心無作，即心自

是妙，更不可測度。不惟他人不可測度，我亦自不能測度。子思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心無異心，即目視耳聽之心，手握足行之心，自是不可知、不可限量、不可形容也。知者必信，信者必知，是謂無知之知。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以羣弟子以我爲有知也，故告之曰「吾有知乎哉？無所知也。嘗有鄙夫來問於我，鄙夫宜易於答，而我空空無所有，無以告之。我不過叩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矣」。蓋詳言胷中實無所有，實無所知，而羣弟子往往多謂孔子必有高識遠見，而不以明告，故疑孔子爲隱。吁！使孔子有知，則無以爲聖人矣。有知，則有意。孔子每每戒門弟子曰「毋意」。則有意何以爲，孔子其所以教人特去人之蔽爾。見《訓語》

汲古問：「孔子云『空空如也』，其義當如何解？」先生曰：「孔子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雖有鄙夫來問於我，我亦空空如也，無可爲答。我不過叩問其一二端，而我已竭焉。』無復可言矣。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知即知。」見《誨語》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皆平常，初無高峻難行之狀。孔子明示中庸庸常之道，所以破學者求道於高深幽遠之弊。又謂「我實無所有。」蓋門弟子多疑孔子胷中有所蘊蓄，不以盡告，故嘗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吾有知乎哉？有鄙夫問於我，易於醻答矣，我亦空空如也，不過叩問其一兩端而已竭盡，無可告者。」烏虖！孔子如此諄諄明告，而學者率不領會，立意植我，如膠如漆，如荆如棘，如鐵如石，然本有無體無方之道心，何從而清明乎？

《元好問全集》卷二七《龍虎衛上將軍術虎公神道碑》 生而静之謂性，静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于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爲不及，而材每患于有餘。惟其不及，故勉于成；惟其有餘，故趨于壞。人知椎鈍樸魯、拙于變通、艱于鐫鑿之爲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于負荷、安于墮窳，爲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于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爲可見矣！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略】

二程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説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别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四《語録》 「尊德性而道問學。」天地之性，人爲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爲人而不自貴重，自暴自棄，自污自賤，悖德賊仁，不才不肖，是負天地之厚我也。既知我有如是之德性，可不自貴自重，恭敬奉持，惟恐失墜乎？然而當求如何行善，而有得於心。如何作爲行事，而有得於身。如何可以全此心之德，而不至於不仁、不智、無禮、無義，行有不得，先反求諸心，後請教於父兄師友。不知者，敬問之；不能者，博學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欲尊德性，必先從事於問學。不問不學，則不知不能。雖曰「尊德性」，亦妄自尊大，妄自貴重，徒爲一驕傲木偶人耳。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致廣大存心而盡精微致知，廣大配天地，然必自精微、細密，積日累功，擴而充之，推而極之，而後能之。故曰：「切問而近思」，又曰：「守約而施博。」【略】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詩》、《書》、六藝之所載，亦不外是數者。但先能力行，或過或不及，躬行雖篤，而中有未悟，然後學文以爲龜鑑，準繩，以適其中而已。不力行而先學文，徒能騰口説而已。

方回《桐江續集》卷二九《勉齋箴》 《易》稱伏羲、神農、黄帝，《書》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暨周衰而有孔子，自天地開闢以來，歲年亦久矣，生靈亦衆矣，而人之得號爲聖人者，不過此數人而已。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生知而安行者也。下聖人一等，則必擇善而固執，學知而利行，故《論語》一書，無非聖人所以勉學者，與夫學者自勉相勉之言，今之人既不能自勉，又不能交相勉，間有一二能出一語以勉人，則或者聞乎勉己之言，深以爲諱，如是則甘于自愚，而又相率天下之人皆爲愚人而後可也。

李庭《寓庵集》卷四《送荆幹臣詩序》 才質本乎天，聞見存乎人。苟聞見之不廣，雖負奇才美質，莫能有所成也。昔太史公以命世之才博極羣書，而又南遊

江、淮，北涉汶、泗，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豪傑遊，故發而爲文章，雄深雅健，卓然爲一代之冠，豈無自而然哉？幹臣家世東營，雖生長豪族，能折節讀書，自幼年遊學於燕。夫燕，誠方今人物之淵藪也。變故之後，宿儒名士往往而在。幹臣日夕與之交，得以觀其容止，聽其議論，切磋漸染，術業愈精。一旦嶄然見頭角，遂爲明天子所知，依乘風雲，出入禁闥，積有年矣。制司既立，首蒙選拔，躍馬從徒，出使萬里之外。聖朝威德之所及，舟車之所至，高山廣野，通邑大都，莫不周遊而徧覽焉。亦既盡天下之大觀，故其氣益充而心益壯，攄幽發粹，以昌其詩，語意天出，清新贍麗，無雕鐫艱苦之態，駸駸乎作者之域矣。非才質之美，聞見之廣，能至是乎？今年乘傳來長安，公務之暇，日與當途諸公把酒論文。不以不肖之老且謬，惠然見過，出示所爲詩一巨軸。披玩再三，惟知歎服。今事畢，治裝將歸，諸公皆有詩以餞其行，不揆亦賦蕪鄙一章奉酬眷眷之意，并爲之序。

吳澄《吳文正集》卷二《答王參政儀伯問》 澄自寄《弘齋記》後，未由嗣致起居之問。一字二孫來歸，能言吉履，知遂閒適之樂，不勝喜幸。二月二十一日得去冬十月五日所惠翰教，啓誦如獲面覿。細玩副墨所問四條，嘉嘆罔已。別墅從容養親，讀書深造詳究，能儒流之所不易能。斯道不孤，關係非小。知至而至之，知終而終之，老夫日有望焉。四條之説，聊據鄙見陳之，以達左右。耄耋荒耗，愧不周悉。倘有未然，願更附便示及。

問目凡四：

第一節：朱子「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言當矣。但「謹按朱子曰」以下，朱子之言間有未瑩者，執事已自能知之，今不復再言。欲下實工夫，惟敬之一字是要法。然《中庸》先言「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而後言「慎其獨」，此是順體用先後之序而言。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閫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静時豈能有其心哉！言不能詳，即此推之，循其先後之次而着功焉，自見效驗。至若平日讀書窮理，其功又在此之先，而皆以敬爲之主也。依《小學》書習敬身、明倫之事，以封培《大學》根基，此又在讀書窮理之先者。

第二節：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静而生陰之説，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蓋太極無動静，動静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静，則太極亦静。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静，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静，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静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静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静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静則太極亦静。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静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静，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静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别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以冲漠無朕、聲臭泯然爲太極之體，以流行變化、各正性命爲太極之用。此言有病。蓋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静時，有動時。當其静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静也，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爲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静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今以太極之根抵造化者爲體之静，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者爲用之動，則不可。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静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静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静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静，静極而動，動静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静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静少，或静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静有常度也。朱子以繼之者善爲陽之動，成之者性爲陰之静，蓋以造化對品彙而言。就二者相對而言，則天命之流行者不息，而物性之稟受者一定，似可分動静。然專以命之流行屬陽之動，性之稟受屬陰之静，則其言執滯而不通，蓋不可也。至若中庸未發之中爲體，已發之和爲用，難以造化之誠通。誠復爲比，言之長也，未易可盡，姑以吾言推之。至若謂静非太極之本體也，静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此言大非。動亦一，静亦一，即無動一静一之可疑，蓋因誤以太極之本然者爲静，陰陽之流行者爲動故爾。太極本無動静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静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爾，因陰之静而指其静中之理爲太極之體爾，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吳澄《吳文正集》卷七《饒文饒字説》 盱南饒君，以有異稟。宏齋包文肅公名之曰「敏學」，字之曰「文饒」，而爲之説。臨川吳澄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蝺，駕可以及騾，何也？敏而不

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尤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顔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如此也。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義理日以精，操修日以謹，氣質日以變。一身之言動，一家之倫紀，一國之政教，天下後世之儀範，皆文也。自可欲有諸己，以至于充實，充實而有光輝，文其不饒矣乎？此古之所謂學、所謂文也。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所學何事者？其書蓋可覩也。饒君資敏而甚有志，吾知其可與共學也。懼夫無以古之學告者，則今之學不過學記誦也，學詞章也。記誦之博洽，詞章之贍麗，則曰文之饒也，然而非也。古學、今學之所以殊，爲己、爲人而已。爲己，喻於義也；爲人，喻於利也。昔陸子《白鹿講篇》，一時深見取於朱子，以其於此剖抉痛快，有以切中學者之病也。包公嘗學於陸子之門，吾故取其意，以補包説之所未及。夫異時不得專意于古學者，猶曰科舉之利誘之也。今無是矣，而不絶利一原者，何也？吾不敏，且未之學也，而有志焉，所願與饒君共勉之。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四《送何太虚北游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而知天下，何以游爲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適周而問禮，在齊而聞韶，自衛復歸於魯，而後雅頌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齊、不衛也，則猶有未問之禮、未聞之韶、未得所之雅頌也。上智且然，而況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則彼謂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歟？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學，治身心而外天下國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萬物或備。彼謂吾求之一身一心有餘也，而無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學也，而吾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風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數、前言往行，非博其聞見於外，雖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聞寡見，不免孤陋之譏。取友者一鄉未足，而之一國；一國未足，而之天下；尤以天下爲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陶淵明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然則士何可以不游也？而後之游者或異乎是。方其出而游於上國也，奔趨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權勢之門；摇尾而乞憐，脅肩而取媚，以僥倖於寸進。及其既得之而游於四方也，豈有意於行吾志哉？豈有意於稱吾職哉？苟可心寔攘其人、盈厭吾欲，囊橐既充，則揚揚而去爾。是故昔之游者爲道，後之游者爲利。游則同，而所以游者不同。余於何弟太虚之游，惡得無言乎哉？太虚以穎敏之資、刻苦之學，善書工詩，綴文研經；修於己，不求知於人，三十餘年矣。口未嘗談爵禄，目未嘗覩權勢。一旦而忽有萬里之游，此人之所怪，而余知其心也。士之能操筆，僅記姓名，則曰吾能書；屬辭稍協聲韻，則曰吾能詩；言語布置粗如往時所謂舉子業，則曰吾能文。闔門稱雄，矜己自大，醯鷄之雞，坎井之蛙，蓋不知甕外之天、井外之海爲何如。挾其所以能，自謂足以終吾身、没吾世而無憾。夫如是，又焉用游？太虚肯如是哉？書必鍾、王，詩必韋、陶，文不韓、柳、班、馬不止也。且方窺闖聖人之經，如天如海而莫可涯，詎敢以平日所見所聞自多乎？此太虚今日之所以游也。是行也，交從日以廣，歷涉日以明，識日長而志日超，跡聖人之跡，而心其心，必知士之爲士，殆不止於研經綴文、工詩善書也。聞見將愈多而愈寡，愈有餘而愈不足，則天地萬物之皆備於我者，真可以不出户而知。是知也，非老氏之知也。如是而游，光前絶後之游矣，余將於是乎觀。澄所逮事之祖母，太虚之從祖姑也，故謂余兄，余謂之爲弟云。

王結《文忠集》卷五《與臨川吴先生問答》　問曰：泰定初年，陪侍函丈，曾聞先生論《中庸》未發之旨，大槩以爲常人失於存養，雖燕居獨處，未嘗有未發之時。至於夢寐之間，亦皆已發也。君試用功體驗，自見其義，仍云此與朱子《章句或聞》之説不同，結當時未能領會，且以朱子「静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之言參考，意謂與朱子之説不甚殊，然存之於心未嘗舍置。去歲歸休於家，重復思繹，似方畧見涯涘。謹按朱子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其學者問云，恐衆人於未發昏了否。

答曰：這裏未有昏明，須是還他未發。

又曰：程子諸説，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又申解中和之義，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虚，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不使少有偏倚。竊詳朱子之意，似謂人之應事接物之著，思索念慮之微者，皆已發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即未發也。故以動爲已發，静爲未發。未發之時，能敬以存之，則大本之立日以固矣。蓋朱子以上智剛明之資，濟之以窮理致知之學。又素有持敬功夫，殆如明道所謂「質美者明得盡」者歟。所謂念慮未萌，便自寂然。天命之性渾然在中，非未發而何？蓋以己之造理聞道自得之功，章灼著明者，發明經旨，是以動爲已發，静爲未發。兩者日用之間，不假人力，固有自然之機，衆人之心莫不皆然。老稚賢愚無所殊異，但静而未發之時，無莊敬存養之功，故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文公釋經之大意也。然衆人天命之性，全具於心，固與聖人無

異，但蔽於氣稟，誘於物欲，邪思妄念雜然紛擾，又不知涵養澄治之方。雖燕居獨處，不與物接，又安能寂然不動？如鏡如水，若子思之所謂未發者哉。反復尋繹，似與先生之說不同。蓋先生之意，以爲一心，性情之德、體用之全，固皆完具，但衆人不知盡心知性之學，又無存心養性之功。雖未及出門使民，而燕閒潛默，深居獨處，其心之所生，思慮意念，膠擾紛糾，一起一仆，所謂淵淪天飛，凝冰焦火，出入無時，亦無定處者，又豈能虛明靜一，而有未發之時乎？既不能存養於未發之前，使吾之一心如明鏡止水，雖性之德、道之體，尚皆完具，亦且昏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此先生辨析精微之極，深有益於學者。妄意如此，未知中否？然先生之說與文公不同者，蓋謂衆人之心特無未發耳。其性情體用大綱大節之論，則無不同。今良心放逸，念慮雜擾，未嘗有未發之時，幸聞命矣。然欲用功存養於未發之前，使本心漸致於虛明靜一，以復其止水明鏡之體，以立於未發之域，但其所從入之路，用力之方，存養之道，未能曉會，伏望先生精加剖析，詳示訓誘，雖於建立大本、經綸大經不敢妄議，亦庶幾心存理得，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抑又嘗聞洙泗、伊洛教人之旨，有所謂致知誠意；居處恭，無不敬儼若思；戒慎、恐懼、慎獨；存心養性，求其放心；涵養須用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是皆可以爲存養之方矣。但庸鄙之人，終未融貫，如何而可至於未發之域，又因先生之言反己體驗，所患者事物未至之時，意慮紛擾，一念未已，一念又生，未嘗有思慮未萌、澹然虛靜時節，由此言之，衆人無未發之時，益可見矣。或者教以習爲靜坐、忘慮絶念，如昔人用白黑豆澄治思慮者，久之并白豆亦不復有，斯亦善矣。得無流於二氏槁木死灰、心齋坐忘之學乎。又朱子謂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窮理工夫，則去不正之思慮何難之有？但拙者未能灑然於心，是以卒無定見，罔知適從，而竊自悼其無進道之功也。惟先生矜其庸愚，諒其忱懇，終教之幸甚。

答曰：朱子《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此言當矣。但謹按朱子曰以下，朱子之言間有未瑩者，執事已自能知之。今不復再言。欲下實工夫，唯敬之一字是要法。然《中庸》先言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而後言慎其獨，此是順體用先後之序，而言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着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心，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閨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也哉？言不能詳，即此推之，循其先後之次而着功焉，自見效驗，至若平日讀書窮理，又在此之先，而皆以敬爲之主也。依《小學》書，習敬身、明倫之事，以封培《大學》根基，此又在讀書窮理之先者。

問曰：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圖說》，《全書》朱子解義備矣。獨於動靜之義，竊有說焉。夫太極有體有用，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其體也。流行變化，各正性命者，其用也。其體則靜而含動，其用則動而有靜。太極之理樞紐造化，根柢品彙而泯無聲臭焉。體之靜也，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而生生不窮焉。用之動也。周子所謂寂然不動者，誠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朱子所謂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政此義也。然神妙之動，實出於本體之靜，而用動之極，自有專翕之靜。故曰其體則靜而含動，其用則動而有靜也。但周子所謂動極而靜，靜而生陰者，乃用中之靜動之息耳。雖具太極之本體，而非冲漠無朕之靜矣。蓋陰陽動靜時位雖殊，其爲一氣之流行，則一也。且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是舉本然之體而用之，理在其中，陰陽五行開闔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是，即形器之中，而理之體斯可見。雖一源無間，初無二致，然體用動靜之大分，則不可不別也。周子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爲誠之立，朱子以圖之右方陰靜與夫正也、義也、寂也爲太極之體所以立，亦非以流行之靜即爲本然之體也。蓋太極之實理，流行以賦於人者，繼之者善，陽之動也，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理者，成之者性，陰之靜也。萬物既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乎各爲一物之主矣。乃一物一太極也，非「誠斯立焉」而何？然萬物受其所賦之正而成之者，乃陰靜也。實理之具於心，而爲性者，乃太極之體也。道器之間，區別精矣，亦豈遽以陰靜爲本然之體哉？朱子以陰靜爲太極之體，所以立者，亦「誠斯立焉」之義也。周子所謂中正仁義者，即五行之性，皆太極之理，具於人心，而體用完具者也。蓋寂然而未發，無所偏倚者，其體也；隨感而著見，各有條理者，陰陽五行變合化育，實爲天命流行之用，以象類言之，則中正仁義，皆道之用也。今朱子乃以正也、義也爲太極之體所以立者，特以分屬陰靜爲言耳。且朱子以中也仁也爲行發而見於外，實太極之用，所以行曰正曰義爲裁處而主於內，又以正爲中之幹而義爲仁之質，乃誠之復而性之貞，故以爲太極之體所以立，是亦有「誠斯立焉」之義，其大要則以象類言之也。且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中正人道也，天人之際，理則一，而分則殊，以象類所屬而言之，則其理

初無二致也。以分言之，則在天在人，或有不同也。何者？天之元亨利貞由序而見，亘古亘今，不與易也。中正仁義之在人，隨感不以序而見，先後終始各有所宜也，豈可以正與義因陰陽之象類獨爲太極之體所以立哉。此以分殊之理言之也。則四者同爲道之用也，亦可知矣。若夫寂然不動者，以天道言之，乃太極之本然，冲漠無朕之體，以人道言之，乃未發之中，道之體，性之德也。今亦以分屬陰靜之類，而爲太極之體所以立，非惟與周子之言不合，與朱子他説亦相矛盾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誠無爲。又曰：誠者，聖人之本。朱子釋之曰：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實理自然，何爲之有？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即太極也。以此説比而觀之，則寂然不動者，乃太極之本然，實理之本體，亦不待辨而明矣。夫誠者，寂然不動，道之體也。中正仁義，道之用也。然則周子之所謂主靜者，何所指而云也。蓋人之生也，形成於陰而神發於陽，太極之理各具於心，而以爲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善惡分而萬事出矣。聖人教人使之居仁由義，存心養性，以復其太極本然之妙，故定之以中正仁義之道，而主於靜焉。此所謂靜，乃寂然不動之實理，道之體而性之德也。非以中之幹仁之質而爲言也。以天道論之，則冲漠無朕之體，太極本然之妙也。亦非指夫用中之靜動之息者爲言耳。是即子思所謂未發之中，學者果能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之前，養其寂然不動之體以爲之主，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無聲無臭之妙復全於我矣。或謂人事之有動靜，實本於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今論主靜之義，乃舍夫陰靜之云，而不取乎爲之質幹者何？人事之不本於天道也。且陰陽動靜一而已矣。今以天命之流行爲太極之動靜矣，而又以無聲無臭者爲本體之靜，是太極之道動一而靜二，恐非周子之意也。愚謂天人之理則一，而分則殊，前固已言之矣。夫無聲無臭者，太極之本然；寂然而未發者，實理之自然。道之本體，豈有二致哉。故人事之動靜，實本於天道，蓋一陰一陽者，太極之動靜；作止語默之事，中正仁義之用，人道之動靜。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尤動靜之大者。作止語默，中正仁義，象陰陽之迭運；未發已發，乃體靜而用動。主靜云者，乃主乎寂然未發之體，無聲無臭之妙。果能此道矣，則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由行，中正仁義，舉在是矣。又豈泥於流行之陰靜，而指夫中之幹仁之質而謂之靜哉。周子之言與子思未發之旨實相表裏，雖詳畧不同，其揆一也。夫靜非太極之本體也，靜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耳，猶中非性也，中所以狀性之德，且無極之云。非靜而何？又周子所謂靜無者，亦指此本然之體爲言耳。周子之書不言本體之靜，今必言之者，蓋以主靜之義推之，人道寂然未發之體，即太極無聲無臭之妙也。陰陽之運，動靜之機，同一而已，亦何必嫌乎以靜形容太極本然之體哉？況以靜名狀道體，其來尚矣。人生而靜，《樂記》之語也，其本也生而靜，程叔子之論也。是豈無所本而爲言歟！但動靜之理，以天道言之，實天命之流行，乃太極所乘之機，所以生陰生陽者，二氣交感，五行順布，則人物之衆，性命之微，天地鬼神之奥，皆原於此，故即此形器之中，而太極之理在焉。所以本體之靜，不假言也，人之動靜，其作止語默，乃肖象之微者，未足言也。中正仁義，實本於陰陽動靜，天人之理脗合無間，中也仁也，陽之動也；正也義也，陰之靜也。又以乾坤專一翕聚，與夫性之貞誠之復而推之，則正爲中之幹，義爲仁之質也明矣。今主靜之云不屬之此，而乃主乎寂然不動之體，無聲無臭之妙，何哉？蓋周子之所謂中正仁義，道之用也；人道動靜，實無體用，靜乃未發之中，道之體也；動乃已發之和，道之用也。此在天在人分殊之義也，但天道動靜主於太極流行之用，然即用之體可見，人道動靜主於體用無備，而理無乎不在，則天人之理又未嘗不同也。然則朱子所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者，亦當以寂然未發之體言之歟。往歲温繹舊聞偶見及此，逮再入都門與二二朋友論之，咸以動一靜二爲疑，惟伯生獨以爲然，終未經質正於先生。鄙懷憤悱，未敢自以爲是，然先儒有言：理愈精微，言易差失，況寡陋之人乎。此理義之大原，學問之大端。伏惟先生精加剖析，因風下教以開其愚蒙，幸甚！

答曰：周子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説，讀者不可以辭害義。蓋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也。此是爲周子分解太極不嘗言動靜，以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爲喻，不可以辭害意。以冲漠無朕聲臭泯然爲太極之體，以流行變化各正性命爲太極之用，此言有病。蓋太極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有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爲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爲太極之

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静而有間，而亦何體用之分哉。今以太極之根柢造化者爲體之静，陰陽五行變合化育者爲用之動，則不可。元亨，誠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陰之静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動静體用也。至若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静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而静，静極而動，動静互根，歲歲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静各有定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静少，或静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静有常度也。朱子以繼之者善爲陽之動，成之者性爲陰之静，蓋以造化對品彙而言，就二者相對而言，則天命之流行者不息，而物性之禀受者一定，似可分動静。然專以命之流行屬陽之動，性之禀受屬陰之静，則其言執滯不通，蓋不可也。未發之中爲體，已發之和爲用，難以造化之誠通誠復爲比，言之長也，未易可盡，姑以吾言推之。至若謂非太極之本體也，静者所以形容其無聲無臭之妙，此言大非。動亦一，静亦一，即無動一静二之可疑，蓋因誤以太極之本然者爲静，陰陽之流行者爲動故爾。太極本無動静體用也。然言太極，則該動用静體在其中，因陽之動而指其動中之理爲太極之用爾，因陰之静而指其静中之理爲太極之體爾，太極實無體用之分也。

李存《俟庵集》卷一八《送于仲元入京叙》 信矣，問學之無窮也。然吾聞得其正而無窮焉，則愈造而愈深；失其正無窮焉，則愈騖而愈遠。吾嘗刻意於文辭詩歌，竊自謂苟得彷彿乎漢晉唐宋諸子者，斯可矣。及獲師友之講明，遂朝夕之循習。而後知古之人業莫大於盡心而知性，盡心而知性而後通於天地萬物之情，通於天地萬物之情，則言語之際有不求於文而文者矣。方將願於有爲而未能，而人則往往以爲非好尚不同，何足怪也。嗜屠博者不近於正冠納履之流，喜優獵者自遠於負耒荷鉏之輩，勢則然爾。昔有五人同席而酒者，其一人甚不嗜也。問之故，則曰：「吾憂夫渾神殽氣而事不治也，又慮夫漸胃潰鬲而疾也，又恐夫傲傲幡幡而人失所瞻視也。」四人者初相與貌笑之，久則愠生焉，又久則黜之甚若讎，他日酒惟恐斯人之在。嗟乎！求是非於世俗之下，亦奚以異於此！生徒于有興雖迹于老氏之門，而毅然不以爲非，事物之來，苟有一毫攖乎其心，拂乎其氣，則必相與洗濯剥落，以求庶乎正焉而未已者，又將往侍其師，而爲京師之役，數千里之間，風氣之殊，山川之阻，已有以異於平居几席之安，而增益其所不能者多矣。矧夫今天下爲一，土宇之大，生息之蕃，開古以來未之有，而士君子生斯時者，禮樂教化之所及，宜皆寬通偉博，磊落俊拔者也。且京師人物之都會，而有興之大宗師張公，則歷事四朝，恩遇不替而有加，其嗣師吴公，則隆厚於親而尊顯之，又推以及於戚姻鄉黨朋友，亦無不周且悉焉。《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二公之謂歟。今有興之行，内取則於其師，外取友於天下，所以陶成其美者備矣。他日歸，動乎容貌，發乎聲音，吾將明目而視，傾耳而聽之焉。若夫圖私便而尚紛華，則決非好古者之所爲，又奚必煩言而瀆告之也？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二《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爲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爲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内，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横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梦者息，騖者盡，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强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爲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殊，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爲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爲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静爲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吾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郛，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心有攸於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寘目而趨，不見鵲而張其宏，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斂子之形，儼乎其若思，嗒乎其若思，湛乎若不波之水，温乎若休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犁然而當，於物動亦止，静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王禮《麟原後集》卷六《德基堂記》 德基堂者何？鳳岡精舍講學之堂也。講學而以德基名者何？欲學者之實履也。《易》曰：「履，德之基也。」德行於禮，有基勿壞。又曰：「履，不處也。」不處，則有行之義焉。夫學之貴乎行也尚矣，修齊治平之道本於躬行，心得顧可以口耳從事哉。世之學者，講非不明也，知非不熟也，而求其實踐是道，百無二三，是身與道爲二也。故曰：「知之匪艱，行之惟艱。」爲己而不爲人，則身與道一矣，庸非斯堂建立之意哉。

吴海《聞過齋集》卷四《讀書室記》 樂清潘氏有讀書之室，藍君仲晦爲書其扁，且介以來求予文，曰：「願有以教之。」予不敏，竊惟天地人物之理，君臣父子

之義，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正心修己之法，莫不昭然具在於書，必讀之而后有以識事理之當然，以成己成物而不謬。自古及今，英賢豪傑之士，未有不由此者。卜夏言未學，吾必謂之學。君子以爲過，季路言何必讀書，聖人惡其佞，顧書不可不讀，而讀之固當有法。蓋不讀非聖之書，則異端邪説不得以亂吾之聰明，而志定慮專，無他岐之惑。諷誦習熟，循序漸進，則無欲速不達、舍近取遠之病。優游涵泳，沈潛玩索，則不徒口耳，而有自得之實。朝夕孳孳，無有間斷，則温故知新，而有日進之益。驟覺勿喜，小得勿足，則人百己千，而有必成之效。嗟夫！去聖既遠，遺經徒存。師道不立，斯文殆墜。間有讀書者，不啻如空谷之跫音也，抑不知其立心何如也。如以義則爲己也，以利則爲人也。爲己者，自一話一言莫非切己，心存而默識，身體而力行。極其至也，雖聖可幾也。爲人則不過資辨博富詞翰，以耀世俗，媒取利禄而已。於心身何有焉？故予嘗病夫人之不讀書。而設心以利者，又不若不讀之愈也。今潘生築室以讀書名，固予所甚喜，又不遠千里來徵言，逾年而愈勤，則其志之不在利亦可知矣。故道之如此，俾朝夕省焉，庶幾進德之助。

趙汸《東山存稿》卷三《上虞學士書》 汸聞之，航大海者，患其望洋而無際也。有智人焉，以毫芒之針，定其所向，而後波濤風雨，頃刻萬變，而吾之所趨者不迷，以其所守之得其要也。聖賢之道大矣，其深而難測，遠而難至，非海之所可喻也。是非善惡之故，利害得失之端，變眩出没乎吾前者，雖波濤風雨，不足以儗其紛紜而轇轕也。然則爲學者，獨可以不知其要乎？汸又嘗聞其説於父兄矣，吾之至尊至貴，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而舉天下之事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爲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爲造詣歸宿之極，舍是而他求焉，雖有考索之富，而擴充變化之無術；雖有辨析之精，而持守堅定之未能。則夫隱微之間，私欲之萌，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卒至於波流風靡，而吾之所謂至尊至貴者亦從而褻矣。然則所謂爲學之要者，庶幾在此，而實有未易知、未易能者乎？此汸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今獲登於門牆，仰觀乎道義之崇高，而胸襟之和樂，即之而愈遠，測之而愈深。而知閣下之所存者，有未易窺者矣。退而伏讀閣下之書，則粹然理義之言，粲然名物之辨，上古聖賢之統緒，近代諸儒之閫奥，莫不在焉。而詞氣沖和，英華醲郁，又有以兼該乎詩人文士之所畢力而未能者。然後知夫巍巍乎泰山喬嶽，閣下之爲高也；渾渾乎長江大河，閣下之廣且深也。非深識乎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孰能與於斯乎？然汸之幼也，嘗聞大江之西有吴先生焉，行修道立，爲世表儀，而成己誨人，深有憂於空言之無益。及觀乎閣下所爲行狀，而知爲學之方矣。今先生之書，將家傳而人誦之，然其心學之淵微，非以其所聞者而表章之，則世蓋有未易知者矣。汸生於世二十有七年，老母今年七十有三，所以辭之而遠去者，其志誠在乎此，而不敢失也。伏惟閣下察其有志，閔其無成，以其所得而賜教焉，俾於入德之門不至迷其所趨，而天之所以與我而至尊至貴者，可以反身而有得，則閣下之賜大矣。

朱右《白雲稿》卷五《理性本原序》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亦氣化中一物爾。然其所以爲造化，必有尸之者，理而已矣。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又曰：「體物而不可遺。」則理者，又天地萬物之本原也。是故君子即物以察理，未嘗有無理之物。即理以觀物，未嘗有物外之理。子程子曰：「沖漠無朕，萬象森羅已具。」殆難以迹求之也。自夫河洛出圖，神聖闡閟，所以立萬世人極者，固已昭然於簡策矣。孔孟既没，道學不傳，世之言治，皆苟而已。幸天未喪斯文，濂洛間出，無極有圖，東西有《銘》，與夫《定性》《好學》之論，百世不惑，揭日月於中天，昭蒙瞶於既昧，真來學之指南，後世之衡鑒也。右生也晚，於道靡聞，父師有訓，敢不祗承！熟讀詳味，恍然有覺，安敢自私？故録其尤要而切近者，輯而爲編，名曰《理性本原》。且以河圖洛書揭之首，本諸天以示乎人。次序《太極圖説》、《定性書》、《好學論》、西、東二《銘》，擴諸人以復乎天。蓋異世而同符者，理性之本原，至矣。復以《通書》一卷、《感興詩》一卷附於後。若《正蒙》諸書，或有未純，兹不復輯。學者苟能於是書讀之習而講之精，知之明而行之力，氣化之流行，人心之妙用，有不待他求而能知，天人之蕴奥，聖學之淵源，亦可指顧而得，豈不爲得其要乎？至於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不貳，修身以俟，生順死安，無復遺憾，於出治乎何有？學者其毋忽焉。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四《送光禄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内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苟明乎内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泝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

羅欽順《困知記附録・與王陽明》 「物者意之用也。格者，正也，正其不正

以歸於正也。」此執事格物之訓也。向蒙惠教，有云：「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自有《大學》以來，無此議論。此高明獨得之妙，夫豈淺陋之所能窺也邪？然誨論之勤，兩端既竭，固嘗反覆推尋，不敢忽也。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其爲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其爲物也一而已矣。就三物而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者，果何物邪？如必以爲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一也。

又執事嘗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是一物。」諸如此類，不妨説得行矣。有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皆聖賢喫緊爲人處。學者如未能深達其義，未可謂之知學也。試以吾意著於川之流、鳶之飛、魚之躍，若之何正其不正以歸於正邪？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二也。

又執事答人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在格物；當云知至而后物格，不當云物格而后知至矣。且既言「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又言「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然則天理也、良知也，果一乎？果非一乎？察也、致也，果孰先乎？孰後乎？此愚之所不能無疑者三也。

湛若水《泉翁大全・文集》卷四《二業合一訓・教肄》　門人有問甘泉子曰：「人或以子之不教人以肄舉業也，何如？」甘泉子曰：「非也。吾乃教舉業之大者也。」問曰：「孰爲大？」曰：「人爲其枝葉，吾兼以本根，由本根以達於枝葉，一氣也。人事其流，吾兼以浚其源，由源以達於流，一派也。人學其文辭，吾兼以涵養，自涵養以達其文辭，一貫也。其爲舉業也孰大於是？昌黎曰：『培其根，將以食其實。』昌黎猶能言之，而況於爲聖學者乎！」

或問曰：「讀書也，作文也，斯舉業矣乎？」曰：「然，然而未也。子盍求其大者也？」曰：「讀書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以我而讀書焉，斯讀書之大者而已。」曰：「作文之大何如？」曰：「存心以立我，以我而作文焉，斯作文之大者而已。二者得其大焉，是之謂道藝。道藝者，天下之小藝莫能敵之矣。小藝者，其譬諸雕蟲小技也夫！其譬諸巧鳥好音也夫！」陳生問曰：「何爲異端？」甘泉子曰：「異也者，二也。夫端，一而已，二之則異端矣。」曰：「異端固害道乎？」曰：「孟子之時，害道者有楊、墨矣。程子之時，害道者有佛、老矣。今時則異然矣，非二害也憂也，惟舉業之累也。」問曰：「然則舉業固害道乎？」曰：「非舉業之害道也，人之自累於舉業者之爲害也。」曰：「然則舉業與楊、墨、佛、老之害，何以異？」曰：「不同也。夫楊、墨、佛、老與道悖者也。至於爲德業者，固讀聖賢之書也；習舉業者，亦聖賢之書也，夫何二？況舉業又當時之制乎！故不外舉業，而於是乎化其志焉，其亦猶諸日用飲食男女之類焉耳。舜、蹠之分也，義與利之間也。故程子曰：『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能不爲之奪志焉，則德業斯在矣。」問曰：「人之有言：『必廢之，然後可以入道。』何如？」曰：「然則飲食男女亦可廢與？齊王好色，孟子引之以太王；好貨，則引之以公劉。故公私之間系乎此心，不系乎貨色也，何必廢？」

黃生綸問曰：「昔者綸也聞諸子云：『二業一，則無有弗成者；二業不一，則有成焉，有弗成焉。』然則世之不知合一者多矣，而利於舉，何耶？」甘泉子曰：「終亦合一而已。彼不知合一而利者，其性敏而才達，暗合乎此耳。是故或有由中之言，自得之妙，然而其他或有不儘然者。具目者觀之，弊斯見矣。況才性之鈍魯者必弗能然，乃資於記誦。然而記誦者比比皆是也，遇記誦者，見之斯黜矣。夫才性之鈍魯者，從吾合一之説，三年而變化焉，天下之技莫能敵之矣。故曰：『無有弗成者也。』」甘泉子謂湯子民悦曰：「良知、良能，人之同有也，彼後生豈無善念，以其汩没於舉業焉，恐正學之妨之也，故未能舍彼而從此。噫！惑也甚矣。夫德業舉業，業二而致一者也，今夫修德業者從事於古訓也，爲舉業者亦從事於古訓也，是其業一也。世之學者以爲不同，非也。蓋系乎志，不系乎業也。故不易業而可以進於聖賢之道者，舉業是也；不易志而可以大助於舉業者，聖學是也。故志於德業，則讀書也精，涵養也熟，於義理也明；故其辭暢，其指達，其發於文，皆吾自得之實事，比之掇拾補綴而不由一本一氣者，大徑庭矣。故聖學反有大助於舉業，何相妨之患？雖然，有助云者，猶二之也。舉而措之耳，如身具手足，而使手持而足行耳。是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離，離則支，支離之患興，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夫知與行二，即非真知行矣。才與德二，即非全人矣。文與武二，世無全材矣。兵與農二，則世無善法矣。夫子之文章與性道二，則世不知聖學矣。心與事物二，則聖學不明不行矣。良可歎哉！」

甘泉子謂湯子曰：「子其來！子其來！居山中究此學，坐進二業，歸之一致，是故終身立命之地也。鄉有後生，其亦以吾説告之，使漸有明焉，亦成己成物之大端也。」

甘泉子報湯子曰：「嗣子蘭也，性可與學也。惜乎習俗之深，於予舉業德業合一之説，雖或知焉，未能從事於斯，歸諸一耳。夫人之至貴、至賤、至賢、至愚，將於是乎在。使孔、孟復起，其教人亦必於是焉，不偏廢也。人生光景之來也有限，而家事之累也無窮。以無窮之事奪有限之光景，豈不可憐哉？」

甘泉子謂久卿、景辰諸生曰：「還山進德修業，不宜悠悠度日爾也。舉業與德業合一，不易之論也。若夫隨事隨分感而應之，勿之有外焉；隨事隨時體認操存，勿之有忽焉。此心日純焉，此理日明焉，舉業百凡亦自精明透徹耳矣。」

四會重修學成，問學甘泉子。曰：「學一而已矣，知陳公因武修文之義，斯可與語學矣；知諸君修學之義，斯可以語道矣。夫道，一而已矣；夫學，修之以復乎道而已矣。是故聖人修道以成天之能，君子修身以復己之命。故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二則支，支則離，支離之弊也久矣。故夫文武二而天下無全材矣。豈惟文武爲然？才德二而天下無全人矣。豈惟才德爲然？體用二而天下無知道矣。豈惟體用爲然？知行、動静二而天下無善學矣。豈惟知行動静爲然？德業、舉業二而天下支離甚矣，非其本然也。孟子之時，其楊、墨矣；程子之時，其釋、老矣。當今之世，二者無之，其惟舉業乎！舉業非累人也，人自累之也。二業之支離之害之也。故自支離之説興而儒學壞矣，儒學壞而天理幾乎息矣。嗚呼！李子而知學之壞，而不知儒者之學之壞也。原本反末，故知合一之説；知合一之説，則可以化舉業而之道矣。」或問：「何謂合一？」曰：「執事則敬，作字則敬，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故學在修其二，而復之一而已矣。」

甘泉子曰：「諸生之於篤實也、文藝也，一以貫之可也。周子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然實與藝非二也。於作文焉而誠敬存存，於作字焉而誠敬存存，則何莫而非本實也？存乎其人耳。」

門人有問於甘泉子曰：「或以過時缺小學之爲憂也，何如？」甘泉子曰：「噫！惑甚矣。以吾觀之，所缺者年歲焉耳，至於事則一也。今之應事接物也，至於讀書也、作文也、作字也，則皆灑掃應對之類也。惟今立誠以往耳。」

甘泉子曰：「諸生其慎勿以舉業、德業爲二矣乎！涵養吾德業，則發揮於文章，言言實事。如老人自是老人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老人之聲也。童子自是童子之聲也，隔壁聞之，則亦曰童子之聲也。自涵養發之者，遇明有司，見之即知其人矣。彼剽竊而爲者，遇明有司，見之亦知其人矣。若夫世之剽竊而遇者，如小兒作老人之聲，遇不知音者取之耳。若明者，安可掩也？」

甘泉子曰：「今之科舉，其聖代之制矣。志學之士有不遵習焉，是生（金）[今]反古也。生今反古者，非天理也。雖孔孟復生，亦必由此而出矣。雖孔孟教人，亦不外此而求之矣。然而孔孟爲之，則異於今之爲之者矣。」曰：「何居？」曰：「孔孟爲之，必於根本焉發之也。故舉業不足以害道，人自累耳。故學者不可外舉業焉，外舉業焉，是外物也已。安有外物而可以爲道乎？」

甘泉子曰：「夫事舉業也者，其於立心之初，即分義利焉矣。義利也者，君子小人之分也，及其至也，相去也懸絶矣。可不痛省而甘爲小人之歸乎？」或問曰：「然則義利之分也，其狀何以異？」曰：「今夫讀書以明吾心性焉，體吾實事焉，而舉業在其中矣。如彼樹木之有根，而枝葉焉，而花實焉，自然而成，此義之謂也。若夫讀書徒事記誦焉，而資辭章焉，以取科第、媒爵禄焉，是計功謀利之心，其大本失矣。此利之謂也。舜與蹠之分，間不容髮。諸生其猛省之哉！」

門人有問甘泉子曰：「子云二業合一也，果若是一乎？敢問惡乎合？」曰：「吾之教人也，不外科舉，至理也存焉，德性存焉，是故合一。吾獨憂夫學者之墮於一偏也，於舉業焉而立命，是不喻吾之志也。吾惟欲人讀書焉、作文焉，不失本體，就根本之中，發其枝葉耳。此之謂同行而異情，可不察哉？」

甘泉子歎曰：「後世儒者何其支離之弊也乎！岐内外本末心事而二之也，是故支離之弊生。是内而非外也，重心而略事也，猶然不悟，反謂立本，誤矣。千百年來，道學不明，非此之故乎？故學者必内外、本末、心事之合一也，乃爲孔孟之正。」或曰：「何居？」曰：「理無内外、本末、心事之間也。」

甘泉子曰：「進德修業，其致一矣，即業、即德而致力焉也。月考日試，以驗其進修之實，所以令自勵也。即用心之精粗，所以令自考也。」或曰：「敢問其要。」曰：「在於克去勝心。勝心不忘，不可以入道，不可以入道，則亦不可以成盛德而廣大業。」

黄生綸問：「合一之功何如？」甘泉子曰：「諸生於作文之時焉，即知於作文之間收斂焉，可也。於讀書之時，即知於讀書之間收斂焉，可也。收斂致一，不滯不放，是故能立敬矣。」

湛若水《泉翁大全・文集》卷九《答陽明王都憲論格物》 兩承手教格物之論，足仞至愛。然僕終有疑者，疑而不辨之則不可，欲辨之亦不可。不辨之，則此學終不一，而朋友見責。王宜學則曰：「講求至當之歸，先生責也。」方叔賢則亦曰：「非先生辨之，其誰也？」辨之，則稍以兄喜同而惡異，是己而忽人。是己而忽人，則己自聖而人言遠矣，而陽明豈其然乎？乃不自外而僭辨之。

蓋兄之格物之説，有不敢信者四。自古聖賢之學，皆以天理爲頭腦，以知行爲工夫。兄之訓格爲正、訓物爲念頭之發，則下文誠意之意即念頭之發也，正心之正即格也，於文義不亦重復矣乎？其不可一也。又於上文知止能得爲無承，於古本下節以修身説格致爲無取。其不可二也。兄之格物訓云「正念頭也」，則念頭之正否，亦未可據。如釋老之虚無，則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諸相，無根塵，亦自以爲正矣。楊墨之時，皆以爲聖矣，豈自以爲不正而安之？以其無學問之功，而不知其所謂正者乃邪，而不自知也。其所自謂聖，乃流於禽獸也。夷、惠、伊尹，孟子亦以爲聖矣，而流於隘與不恭而異於孔子者，以其無講學之功，無始終條理之實，無智巧之妙也。則吾兄之訓徒正念頭，其不可三也。論學之最始者，則《説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周書》則曰「學古入官」，舜命禹則曰「惟精惟一」，顔子述孔子之教則曰「博文約禮」，孔子告哀公則曰學、問、思、辨、篤行。其歸於知行並進，同條共貫者也。若如兄之説，徒正念頭，則孔子止曰「德之不修」可矣，而又曰「學之不講」，何耶？止曰「默而識之」可矣，而又曰「學而不厭」何耶？又曰「信而好古敏求」者何耶？子思止曰「尊德性」可矣，而又曰「道問學」者何耶？所講、所學、所好、所求者何耶？其不可四也。考之本章既如此，稽之往聖又如彼，吾兄確然自信而欲人以必從，且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

若僕之鄙説，似有可采者五。訓格物爲「至其理」，始雖自得，然稽之程子之書，爲先得同然，一也。考之章首「止至善」，即此也，上文知止，能得爲知行並進，至理工夫，二也。考之古本下文，以修身申格致，爲於學者極有力，三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程子則曰「致知在所養，養知在寡欲」。以涵養寡欲訓格物，正合古本以修身申格物之旨爲無疑，四也。以格物兼知行，其於自古聖訓學、問、思、辨、篤行也，精一也，博約也，學古、好古、信古也，修德、講學也，默識、學不厭也，尊德性、道問學也，始終條理也，知言養氣也，千聖千賢之教爲不謬，五也。五者可信，而吾兄一不省焉，豈兄之明有不及此？蓋必有蔽之者耳。

僕之所以訓「格者，至其理」也，至其理云者，體認天理也。體認天理云者，兼知行合内外言之也，天理無内外也。陳世傑書報吾兄疑僕「隨處體認天理」之説爲求於外，若然，不幾於義外之説乎？求即無内外也。吾之所謂隨處云者，隨心、隨意、隨身、隨家、隨國、隨天下，蓋隨其所寂所感時耳，一耳。寂則廓然大公，感則物來順應。所寂所感不同，而皆不離於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即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而謂求之外，可乎？致知云者，蓋知此實體也，天理也，至善也，物也乃吾之良知良能也，不假外求也。但人爲氣習所蔽，故生而蒙，長而不學則愚，故學、問、思、辨、篤行諸訓所以破其愚，去其蔽，警發其良知良能者耳，非有加也，故無所用其絲毫人力也。如人之夢寐，人能喚之惺耳，非有外與之惺也。故格物則無事矣，《大學》之事畢矣。若徒守其心而無學、問、思、辨、篤行之功，則恐無所警發，雖似正實邪，下則爲老佛，楊墨，上則爲夷、惠、伊尹是也。何者？昔曾參嘗瓜，誤斷其根，父建大杖擊之，死而復蘇。曾子以爲無所逃於父爲正矣，孔子乃曰：「小杖受，大杖逃。」乃天理矣。一事出入之間，天人判焉，其可不講學乎？詰之者則曰：「孔子又何所學？心焉耳矣。」殊不知孔子至聖也，天理之極致也，仁熟義精也，然必七十乃從心所欲不踰矩。人不學，則老死於愚耳矣。若兄之聰明，非人所及，固不敢測，然孔子亦嘗以學自力，以不學自憂矣。

今吾兄望高位崇，其天下之士所望風而從者也，故術不可不慎，教不可不中正。兄其圖之！兄其圖之！則斯道可興，此學可明矣。若兄今日之教，僕非不知也，僕乃嘗迷方之人也。且僕獲交於兄十有七年矣，受愛於兄亦可謂深矣。嘗愧有懷而不盡吐，將爲老兄之罪人，天下後世之歸咎，乃不自揣其分，傾倒言之。若稍有可采，乞一俯察。若其謬妄，宜擯斥之，吾今可默矣。謹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一》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于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安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個真知行與人看，説『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

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個，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個，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個兩個，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可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物格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己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個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個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個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個誠意。誠意之功，只是個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個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現于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個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于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六《致知議略》 徐生時舉將督學敬所君之命，奉奠陽明先師遺像於天真，因就予而問學。臨別，出雙江、東廓、念庵三公所書贈言卷，祈予一言，以證所學。三公言若人殊，無非參互演繹，以明師門致知之宗要。予雖有所言，亦不能外於此也。

夫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同一知也，如是則爲良，如是則爲識，如是則爲德性之知，如是則爲聞見之知，不可以不早辨也。良知者，本心之明，不由學慮而得，先天之學也。知識則不能自信其心，未免假於多學億中之助，而已入於後天矣。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此是千聖斬關第一義，所謂無前後內外，渾然一體者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爲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爰述一得之見，釐爲數條，用以就正三公，并質諸敬所君，且以答生來學之意。

獨知無有不良，不睹不聞，良知之體，顯微體用通一無二者此也。戒慎恐懼，致知格物之功，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日用倫物之感應而致其明察者此也。知體本空，著體即爲沉空。知本無知，離體即爲依識。

《易》曰：「乾知大始。」乾知即良知，乃渾沌初開第一竅，爲萬物之始，不與萬物作對，故謂之獨。以其自知，故謂之獨知。乾知者，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德不備，不可以語良知。中和位育，皆從此出。統天之學，「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也。

良知者，無所思爲，自然之明覺，即寂而感行焉。寂非內也，即感而寂存焉。感非外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幾之微也。動而未形，發而未嘗發也；有無之間，不可以致詰。此幾無前後，無內外。聖人知幾，賢人庶幾，學者審幾。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純吉而無凶；庶幾，故恒吉而寡凶；審幾，故趨吉而避凶。過之則爲忘幾，不及則爲失幾。忘與失所趨雖異，其爲不足以成務均也。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正是德性之知。孔門致知之學，所謂不學不慮之良知也。纔動即覺，纔覺即化，未嘗有一毫凝滯之跡。故曰：不遠復，無祗悔。子貢務於多學，以億而中，與顏子正相反。顏子沒而聖學亡，子貢學術易於湊泊，積習漸染，至千百年而未已也。先師憂憫後學，將此兩字信手拈出，乃是千聖絕學。世儒不自省悟，反鬨然指以爲異學而非之，夜光之珠，視者按劍，亦無怪其然也。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良知之外別無知也。鄙夫之空空，與聖人之空空無異，故叩其兩而竭。兩端者，是與非而已；空空者，道之體也。口惟空故能辨甘苦，目惟空故能辨黑白，耳惟空故能辨清濁，心惟空故能辨是非。世儒不能自信其心，謂空空不足以盡道，必假於多學而識以助發之，是疑口之不足以辨味而先漓以甜酸，目之不足以別色而先泥以鉛粉，耳之不足以審音而先淆以宮羽，其不至於爽失而眩瞀者幾希矣。

學，覺而已。自然之覺，良知也。覺是性體，良知即是天命之性。良知二字，性命之宗。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事致此良知，使不至於昏蔽也。吾人今日之學，謂知識非良知則可，謂良知外於知覺則不可；謂格物正所以致知則可，謂在物上求正，而遂以格物爲義襲則不可。後儒謂纔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所以未免於動靜之分，入於支離而不自覺也。

良知無奇特相，無委曲相，心本平安，以直而動。愚夫愚婦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纔起於意，萌於欲，不能致其良知，始與聖人異耳。若謂愚夫愚婦不足以語聖，幾於自誣，且自棄矣。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六《致知議辨》 雙江子曰：「邵子云：『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先天言其體，後天言其用。蓋以體用分先後，而初非以美惡分也。」良知是未發之中，先師嘗有是言。若曰良知亦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詞涉迫促。寂性之體，天地之根也，而曰非內，果在外乎？感情之用，形器之跡也，而曰非外，果在內乎？抑豈內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之乎？即寂而感存焉，即感而寂行焉。以此論見成，似也。若爲學者立法，恐當更下一轉語。《易》言內外，《中庸》亦言內外，今曰無內外；《易》言先後，《大學》亦言先後，今曰無先後。是皆以統體言工夫，如以百尺一貫論種樹，而不原枝葉之碩茂由於根本之盛大，根本之盛大由於培灌之積累，此鄙人內外先後之說也。良知之前無未發，良知之外無已發，似是渾沌未判之前語。設曰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外無情，即謂良知之前與外無心，語雖玄而意則舛矣。尊兄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是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而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訣，以此自娛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

先生曰：寂之一字，千古聖學之宗。感生於寂，寂不離感。舍寂而緣感，謂之逐物；離感而守寂，謂之泥虛。夫寂者，未發之中，先天之學也。未發之功卻在發上用，先天之功卻在後天上用。明道云：「此是日用本領工夫。」卻於已發

處觀之。康節《先天吟》云：「若説先天無箇字，後天須用著工夫。」可謂得其旨矣。先天是心，後天是意，至善是心之本體。心體本正，纔正心，便有正心之病。纔要正心，便已屬於意。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猶云舍了誠意，更無正心工夫可用也。良知是寂然之體，物是所感之用，意則其寂感所乘之幾也。知之與物，無復先後可分，故曰致知在格物。致知工夫在格物上用，猶云《大學》明德在親民上用，離了親民更無學也。良知是天然之則，格者正也，物猶事也。格物云者，致此良知之天則於事事物物也。物得其則謂之格，非於天則之外別有一段格之之功也。前謂未發之功只在發上用者，非謂矯強矜飾於喜怒之未，徙以制之於外也。節是天則，即所謂未發之中也。中節云者，循其天則而不過也。養於未發之豫，先天之學是矣。後天而奉時者，乘天時行，人力不得而與。曰奉、曰乘，正是養之之功。若外此而別求所養之豫，即是遺物而遠於人情，與聖門復性之旨爲有間矣。即寂而感行焉，即感而寂存焉，正是合本體之工夫，無時不感，無時不歸於寂也。若以此爲見成，而未及學問之功，又將何如其爲用也？寂非内而感非外，蓋因世儒認寂爲内，感爲外，故言此以見寂感無内外之學，非故以寂爲外，以感爲内，而於内外之間別有一片地界可安頓也。既云寂是性之體、性無内外之分，則寂無内外可不辨而明矣。良知之前無未發者，良知即是未發之中。若復求未發，則所謂沉空也。良知之外無已發者，致此良知，即是發而中節之和。若別有已發，即所謂依識也。語意似亦了然。設爲良知之前無性、良知之後無情，即謂之無心而斷以爲混沌未判之前語，則幾於推測之過矣。公謂不肖高明過人，自來論學只從混沌初生、無所污壞者而言，以見在爲具足，不犯做手爲妙悟，不肖何敢當？然竊窺立言之意，卻實以爲混淪無歸著，且非污壞者所宜妄意而認也，觀後條於告子身上發例可見矣。愚則謂良知在人，本無污壞，雖昏蔽之極，苟能一念自反，即得本心。譬之日月之明，偶爲雲霧之翳，謂之晦耳。雲霧一開，明體即見，原未嘗有所傷也。此原是人人見在具足，不犯做手本領工夫。人之可以爲堯舜、小人之可使爲君子，舍此更無從入之路，可變之幾，固非以爲妙悟而妄意自信，亦未嘗謂非中人以下所能及也。

雙江子曰：「《本義》云：『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已似於經旨本明白。知字原屬下文，今提知字屬乾字，遂謂乾知爲良知，不與萬物作對爲獨知。七德咸備爲統天，《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以統天贊乾元，非贊乾也。以下文照之，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以易簡爲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而知能則其用也。人法乾坤之德，至於易簡則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他日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健順言其體，易簡言其德，知言其才，險言其變，能説能研言聖人之學，定吉凶成亹亹言聖人之功用。《六經》之言，各有攸當，似難以一例牽合也。」

先生曰：「『乾知大始』，大始之知，混沌初開之竅，萬物所資以始。知之爲義本明，不須更訓主字。下文證之曰『乾以易知』，以易知爲易主可乎？此是統天之學，贊元即所以贊乾，非二義也。其言以體以德、以才以變、以學以功用，雖經傳所有，屑屑分疏，亦涉意象，恐非易簡之旨，公將復以不肖爲混沌語矣。」

雙江子曰：「程子云：『不睹不聞，便是未發之中。』説發便屬睹聞。獨知是良知的萌芽處，與良知似隔一塵。此處著功，雖與半路修行不同，要亦是半路的路頭也。致虚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歸根復命之要。蓋嘗以學之未能爲憂，而乃謂偏於虚寂，不足以該乎倫物之明察，則過矣。夫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方是性體自然之覺，非以明察爲格物之功也。如以明察爲格物之功，是行仁義而襲焉者矣。以此言自然之覺，誤也。其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不知指何者爲無形聲而視之聽之？非以日月倫物之内必有一個虚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是則寂以主夫感，静以禦乎動，顯微隱見通一無二是也。夫子於《咸卦》特地提出虚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而以至神贊之，蓋本卦之止而説以發其蘊，二氏得之而絶念，吾儒得之而通感，毫釐千里之差，又是可見。」

先生曰：「公謂夫子於《咸卦》提出虚寂二字以立感應之本，本卦德之止而悦以發其蘊，是矣。而謂獨知是良知的萌芽，才發便屬睹聞，要亦是半路修行的路頭，明察是行仁義而襲，非格物之功，致虚守寂方是不睹不聞之學，日用倫物之内别有一個虚明不動之體以主宰之，而後明察之形聲俱泯，似於先師之旨或有所未盡契也。良知即所謂未發之中，原是不睹不聞，原是莫見莫顯。明物察倫，性體之覺；由仁義行，覺之自然也。顯微隱見，通一無二，在舜所謂玄德自然之覺，即是虚，即是寂，即是無形無聲，即是虚明不動之體，即爲易之蘊。致者致此而已，守者守此而已，視聽於無者視聽此而已，主宰者主宰此而已。止則感之專，悦則應之至，不離感應而常寂然，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之情可見矣』。今若以獨知爲發而屬於睹聞，别求一個虚明不動之體以爲主宰，然後爲歸復之學，則其疑致知不足以盡聖學之蘊，特未之明言耳。其曰『二氏得之以絶念，吾

儒得之以感通』，恐亦非所以議上乘而語大成也。」

雙江子曰：「兄謂聖學只在幾上用功，有無之間是人心真體用，當下具足，是以見成作工夫看。夫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今不謂誠神爲學問真工夫，而以有無之間爲人心真體用，不幾於舍筏求岸，能免汪洋之歎乎？誠精而明，寂而疑於無也。而萬象森然已具，無而未嘗無也。神應而妙，感而疑於有也。而本體寂然不動，有而未嘗有也。即是爲有無之間，亦何不可？老子曰『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常寂常應，真常得性，常應常定，常清靜矣。則是以無爲有之幾、寂爲感之幾，非以寂感有無隱度其文，故令人不可致詰爲幾也。知幾之訓，《通書》得之。《易傳》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即《書》之『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之謂。《易》曰『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夫子之斷案也。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故能不溺於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知幾也。盱豫之悔，諂也；冥貞之疾，瀆也。幾在介，而非以不諂不瀆爲幾也。《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非寂然不動之誠乎？《中庸》曰『至誠如神』，又曰『誠則明』，言幾也。舍誠而求幾，失幾遠矣。內外先後、混逐忘助之病，當有能辨之者。」

先生曰：「周子云：『誠、神、幾，曰聖人。』良知者，自然之覺，微而顯，隱而見，所謂幾也。良知之實體爲誠，良知之妙用爲神。幾則通乎體用而寂感一貫，故曰有無之間者幾也。有與無，正指誠與神而言。此是千聖從入之中道，過之則墮於無，不及則滯於有。多少精義在，非謂以見成作工夫，且隱度其文，令人不可致詰爲幾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故能觸幾而應，不俟終日而吉。良知是未發之中，良知自能知幾，非良知之外別有介石以爲能守而後幾可見也。《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復性者，皆以慎獨爲要，獨即幾也。」

雙江子曰：「克己復禮、三月不違是顏子不遠於復、竭才之功也。復以自知，蓋言天德之剛，復全於我，而非羣陰之所能亂，卻是自家做主宰定，故曰自知，猶自主也。子貢多識億中爲學，誠與顏子相反。至領一貫之訓而聞性與天道，當亦有今於具足之體，要未可以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教本於孟子，孟子言孩提之童不學不慮，知愛知敬，蓋言其中有物以主之，愛敬則主之所發也。今不從事於所主以充滿乎本體之量，而欲坐享其不學不慮之成，難矣。」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仿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爲、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然後爲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自然之良，即是愛敬之主，即是寂，即是虛，即是無聲無息天之爲也。若更於其中有物以主之，欲從事於所主以充滿本然之量，而不學不慮爲坐享之成，不幾於測度淵微之過乎？孟子曰：『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天機所感，人力弗得而與，不聞於知之上復求有物以爲之主也。公平時篤信白沙子『靜中養出端倪』與『把柄在手』之說，若舍了自然之良別有所謂端倪把柄，非愚之所知也。吾人致知之學不能入微，未免攙入意見知識，無以充其自然之良，則誠有所不免。若謂自然之良未足以盡學，復求有物以主之，且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將使人並其自然之覺而疑之，是謂矯枉之過而復爲偏，不可以不察也。」

雙江子曰：「時人以夫子多學而識，知足以待問也，故凡問者必之焉。夫子不欲以知教人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至於告人則不敢不盡，有鄙夫問於我，空空焉無所知，我必叩兩端而竭焉。兩端之竭，非知之盡者不能，於是見夫子待物之洪、教人不倦之仁也。今謂良知之外別無知，疑於本文爲贅，而又以空爲道體，聖人與鄙夫無異，則鄙夫已具聖人體段，聖人告之，但與其空，如稱顏子之庶乎足矣，復何兩端之竭耶？心與耳目口鼻以空爲體，是也，但不知空空與虛寂何所別？」

先生曰：「空空原是道體，象山云：『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以其不空也。鄙夫之空與聖人同，故能叩其兩端而竭，蓋是非本心，人所固有，雖聖人亦增減他一毫不得。若有一毫意見填實，即不能叩而竭矣。心口耳目皆以空爲體，空空即是虛寂，此學脈也。」

雙江子曰：「『良知是性體自然之覺』，是也，故欲致知，當先養性。盍不觀《易》言蓍卦之神知乎？要聖人體易之功，則歸重於洗心藏密之一語。洗心藏密所以神明其德也，而後神明之用，隨感而應，明天道、察民故、興神物以前民用，皆原於此。由是觀之，則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日可見之云者，《易》言潛龍之學，務修德以成其身，德成自信，則不疑於行，日可見於外也。潛之爲言也，非退藏於密之謂乎？知之善物也，受命如響，神妙而應，不待至之而自無不至。今曰『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是以推而行之爲政，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能免牽己而從之乎？其視性體自然之覺何啻千里？兄謂『覺無未發，亦不可以寂言，求覺於未發之前，不免於動靜之分，入於茫

昧支離而不自覺』云云，疑於先師之言又不類。師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寂然大公的本體，便自能發而中節，便自能感而遂通。』感生於寂，和蘊於中，體用一原也。磨鏡種樹之喻，歷歷可考，而謂之茫昧支離，則所未解。動解之分，亦原於《易》，《易》曰『靜專動直』、『靜翕動辟』，周子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周、程深於《易》者，一曰主靜，一曰主定，又曰『不專一，則不能直；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以大生廣生焉。』廣大之生原於專翕，而直與辟則專翕之發也。必如此然後可以言潛龍之學。『愚夫愚婦之知，未動於意欲之時，與聖人同』，是也，則致知之功要在於意欲之不動，非以周乎物而不過之爲致也。鏡懸於此而物自照則所照者廣，若執鑑隨物以鑒其形，所照幾何？延平此喻未爲無見。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謬謂格物無工夫者以此。」

先生曰：「『欲致其知，在於格物』，若曰當先養性，良知即是性體自然之覺，又孰從而先之耶？《易》言蓍之神、卦之知，神知即是良知。良知者，心之靈也，洗心退藏於密只是良知潔潔淨淨，無一塵之累，不論有事無事，常是湛然的，常是肅然的，是謂齋戒以神明其德。神知即是神明，非洗心藏密之後而後有神知之用也。公云『致知格物之功當有所歸』，良知即是神明之德，即是寂，復將何所歸乎？格物者，《大學》到頭實下手處，故曰『致知在格物』，若曰格物無工夫，則《大學》爲贅詞，師門爲剿說，求之於心，實所未解。理一而已，性則理之凝聚，心則凝聚之主宰，意主宰之發動，知則其明覺之體，而物則其感應之用也。天下物性外之理，豈復有性外之物乎？公見吾人格致之學者認知識爲良知，不能入微，致其自然之覺，終日在應跡上執泥有象，安排湊泊以求其是當，故苦口拈出虛寂話頭以救學者之弊，固非欲求異於師門也。然因此遂斬然謂格物無工夫，雖以不肖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之說亦以爲全屬人爲，終日與物作對，牽己而從之，恐亦不免於憊羹吹齏之過耳。寂是心之本體，不可以時言，時有動靜，寂則無分於動靜。濂溪云『無欲故靜』，明道云『動亦定』，『靜亦定』，先師云『定者心之本體』，動靜所遇之時，靜與定即寂也。良知如鏡之明，格物如鏡之照，鏡之在匣在台可以言動靜。鏡體之明無時不好，無分於在匣在台也。故吾儒格物之功無間於動靜，故曰『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廣大之生原於專翕，專翕即寂也，直與辟即是寂體之流行，非有二也。自然之知即是未發之中，後儒認才知即是已發而別求未發之時，故謂之茫昧支離，非以寂感爲支離也。『致知之功，在意欲之不動』，是矣。周乎物而不過是性體之流行，便以爲意欲之動，恐亦求情之過也。」

雙江子曰：「仁是生理，亦是生氣，理與氣一也，但終當有別。告子曰『生之謂性』，亦是認氣爲性，而不知系於所養之善否，杞柳湍水食色之喻亦以當下爲具足，勿求於心，勿求於氣之論亦以不犯做手爲妙悟。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是從學問上驗消長，非以天地見成之息冒認爲己有而息之也。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馭氣攝靈與定息以接天地之根諸說恐是養生家所秘，與吾儒之息未可強同，而要以收斂爲主則一而已。」

先生曰：「仁是生理，息即生化之元，理與氣未嘗離也。人之息與天地之息原是一體相資而生，《陰符》有三盜之說，非故冒認爲己物而息之也。馭氣攝靈與呼吸定息之義不可謂養生家之言而遂非之，方外私之以襲氣母，吾儒公之以資化元，但取用不同耳。公謂仁者與物同體，亦惟體仁者而後能與物同之，卻是名言，不敢不深省也。」

雙江子曰：「息有二義，生滅之謂也。攻取之氣息，則湛一之氣復，此氣化升降之機，無與於學問也。予之所謂息者，蓋主得其所養，則氣命於性，配義與道，塞乎天地，生生之機也。傳曰『虛者氣之府，寂者生之機』，今以虛寂爲禪定，謂非致知之旨，則異矣。佛氏以虛寂爲性，亦以覺爲性，又有皇覺、正覺、圓覺、明覺之異，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此又是其大異處。」

先生曰：「性體自然之覺不離倫物感應，而機常生生。性定則息自定，所謂盡性以至於命也。虛寂原是性體，歸是歸藏之義，而以爲有所歸，與生生之機微若有待，故疑其入於禪定，佛家亦是二乘證果之學，非即以虛寂爲禪定也。『佛學養覺而嗇於用，時儒用覺而失所養』，末流之異則然，恐亦非所以別儒佛之宗也。」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七《格物解》 儒先格物之訓多矣。按《大學》經文中格物原自有明解，曰「物有本末」，又曰「一是皆以脩身爲本」。格物之物，故即「物有本末」之物。格物云者，知此身之爲天下本耳。何者？大人通天下爲一身也。吾人只苦不識得自家這箇身，便去身外覓道，卑卑者只爲此假軀殼，終生汩沒於聲色勢利塲中，無論已。即高明者，亦只在名行格式上模擬，與語曰通天下爲一身，亦如說夢矣。嗟嗟！吾儕受生爲人，乃終生懵懵執怯此箇血肉軀殼，不識此箇本來真身，即令百歲，枉死耳。此是生死一大關，不容自已者。夫釋子家也知參會化身法身，乃吾黨顧懵懵然不識此身，豈不哀哉！聖人苦心破口說箇格物，格物即求仁之別名也。蓋仁者人也，識人便是識得此身面目，便自

高明，便自廣大。便自清淨，不必皦皦爲潔；便自慈悲，不必煦煦爲仁。即温公解格物曰「格去物欲」，朱子解格物曰「即物窮理」，文成曰「格其不正以歸於正」，皆有受用，皆有着落，其義皆可通也。否則，即格物兩字，亦贅語耳。

沈一貫《喙鳴文集》卷一二《格物辨》 格物之義，古今多矣。鄭康成曰：「格，來也。物猶事也。」程子曰：「物來知起。」意本於此。象山曰：「格，至也。研窮考索，以求其至。」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意亦同此。温公曰：「扞格外物。」黄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則皆正心之説也。黄泰泉佐曰：「《説文》：『格，木長貌，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今夫五行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匯萃鎔合，皆可爲一，惟木不然。挨接暫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如桃李荆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而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别矣。荆棘必剪，桃李必培。培其根而達其枝，木各滋息而長矣。修其本而達其末，物各觸類而長矣。

余謂格之義，《説文》既云爾，故後世有資格、條格、品格、體格之言，取義於「各」也。格物者，物各有理而求其理以爲知也。格物之傳非亡也，通《大學》一書，皆格物之説。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以至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尤甚明白。既曰物，又曰事，明事之爲物也。既曰本末，又曰終始，曰先後，曰厚薄，明物物皆有定格也，奚必明德、新民爲物，知止，能得爲事，本始爲宜先，末終爲宜後？物物有格，知其格即格物，孰緩孰急，自有次第。從此庶幾，故曰近道。必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爲格物，庸能待乎？雖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争先務而已。考於詩書，質於師友，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無廢日損功之憂而有深造以道之資，深於此，步步得力，淺於此，亦有所持循嚮往而不差。「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八條目中，終其身不可一日廢者，皆此也。子路升堂，多所未知。子貢穎悟，纔能知二窮至工夫不可卒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多聞闕疑，不害其爲格物。經文本完，奚容補綴爲也？

曰：「近世之談何如？」曰：「彼所云致知者，致良知也，故於格物從而爲之辭。夫致良知，誠正事也，以此解經，失經文次第，故無取焉。」

曰：「子謂奚必本始之宜先、末終之宜後，不亦失經文次第、罔後學耶？」曰：「此義不深遠，非罔後學、亂經文之序，百工技藝、愚夫愚婦易曉也，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醫工常法。救火之家，豈暇先言其大人而後往哉？愚夫愚婦之所曉也。」

沈懋孝《長水先生文抄·格物窮理辨》 孔子曰：「舜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中。」孟氏曰：「舜舍己從人，見善行，聞善言，若決江河。」無非取諸人者。蓋唐虞以前去繩契未遠，聖人問察好善，如此其勤，即是日用行事之實，亦其終身得力處，非另有一段學文事，所謂「皐稷輩，何書可讀」者也。至吾孔子，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孜孜敏求，發憤忘食，識大識小，何所弗學？蓋自傅説師古敏求之言一出，此乃指憤典丘索及其當代典制之書言之耳，吾孔子因之，所爲論垂《六經》者，大半在載籍，半在諮詢，遂以此立教引人。此又孔門諸子博文之學脉也。然孔子固曰博文而約之以禮，乃可弗畔，多聞多見，爲知之次。孟氏亦曰「博學詳説，將以反説約」，「學問無他，求放心而已」，此以反歸自心自性爲貫一之宗，而假途於見聞，即子思子所云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原其主意，超然在博文之外，開其脉絡，不離見聞之間。然則格物窮理，又豈在誠意正心之前一步哉！合言之者甚是也。以先後分言者，此自曾子之學境，即孟氏已覺其岐而正之矣。孔子他日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有知乎哉？無知也。」孟氏直指孩提之知，愛親敬長，乃是性中良知。即此之知，可以達之天下，可以使天下均平。堯舜之道，如此而已。此則直提真知一脉，以接堯舜明德之傳，乃人生一大頭顱，了此更無餘事。而格物窮理之條緒，總之包括其間。此即孔子所云「予欲無言」、「書不盡意」、「人以予多學識之者」乎，而實非也。合是三義者，自向凝密中獨證獨悟，則象山、陽明雅意爲南宋末學之捄者，非欲捐去格物也，以直明德性，不假外來湊泊云耳，將非今日人心之白日乎？如入門最初一路，必盡格天下之物然後可，天下物理，終身窮有盡時？即如治水一節，虞廷當格之物，宜無大此者矣。堯以髦老諳習，而任鯀九載，此於水之道或不盡知，如知之，豈無石畫？即禹嗣鯀之緒，歷八年始定。八年之前，亦有未盡知者。如知之，何以不用幾諫而用蓋愆乎？以此論之，天下大政大疑，聖賢所不知者何限？宇内物態土風，殊奇變幻，豈有現成册子一一可憑也者？故云堯舜之知不徧物，此格物之一證也。管蠡如斯以質明者，鄙斤成風，願承斲削焉。自漢來，《九經》止列《論》《孟》，則學脉自清。八條目分先分後，是戴《記》中曾累文字，殆非孔子之經，朱无晦信之太過耳。其七條皆有傳，獨缺格物，竟接誠意，正是其妙解。晚年自悔曰：「可惜半生心力，費在故紙堆中。」又云「月滿虚堂下指遲，泠然清夜撫絃時」，其在然乎非與之介耶？後學虚懷，自宜領此。

張恒《明志稿》卷二《知行無先後辨》 陽明子曰：「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其論學問思辨篤行，以爲問即學也、即行也，思即學也、即行也，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夫陽明子以學問思辨爲行，以學問思辨不息其功爲篤行，此即以知爲行者，而又何先後之有？又曰：「求能其事謂之學，求解其惑謂之問，求通其理謂之思，求精其察謂之辨，求履其實謂之行。」夫行必履其實，然則學問思辨可即謂之履實否？必先學問思辨而後履其實，可謂之知行無先後否？程子曰：「始于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此非孟氏始終條理之言乎？曰始終，則先後明矣。朱子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則知爲先。論輕重，則行爲重。」此定論也。要之陽明子之説，蓋本于《心經》，其言曰：「照見五蘊皆空。」夫行，五蘊之一也，彼此照爲知，以行爲蘊而空之，此即知即行、無有先後之本宗，予有以窺其微矣。

張恒《明志稿》卷二《格物辨》 朱子以窮致事物之理訓格物，陽明非之，而以格其心之不正以歸于正爲解。若然，則經文所謂正心與陽明所謂格物奚辨？陽明詆朱子曰外義，曰牽合附會，以其求之事物也。予讀朱子格物論，大要以爲：有物有則，兼三才，統性情，該倫物，而本之齋莊中正以存心，學問思辨以窮理，又反身以踐其實，是果專求之事物者乎？陽明論精一，謂學問思辨篤行必不可已，乃欲舍窮理而致良知。然則堯舜之精一與孔子之致知有二乎？陽明又曰：「自聖人分上言，只此知便是本體，便是工夫。自學者分上言，須用致知工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闕一非致。」夫此五者，非朱子窮理之説乎？朱子之意，非爲學者分上言乎？陽明言必稱致良知，曰本體即工夫，是無人而不語之以聖人之生知也，其何以訓學者？聖人少而學者多，朱子諄諄爲學者分上言，從之庶可漸學聖人。陽明時時爲聖人分上言，從之或恐有誤後學。夫生知惟仲尼，猶自謂好古敏求而勉人以學知、困知，此其旨果與朱子合乎？抑亦與陽明合乎？陽明謂即心即理，故外事物而言理，必掃事物而空之，則知致。朱子謂理具于心，合事物而言理，必窮事物之理而精之，則知致。此禪與儒之介也。且也陽明既以致知工夫爲學者分上言，不當詆朱子以惑後學；既曰五者致知工夫不可闕一，則朱子以窮理訓格物，此正《大學》不可闕之工夫，又不當解作格心而廢窮理。

張恒《明志稿》卷二《覺悟辨》 陽明子謂：象山覺悟之説，與釋氏同。釋氏之説，亦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爲異者，惟在幾微毫忽間而已。夫象山覺悟同于釋矣，即所謂幾微毫忽之異。陽明子亦未竟其説也，則亦不害其爲同耳。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陽明子謂：「本來面目即良知，致良知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然則致良知之同于禪，陽明子亦直信之，而又何必辭其名也？又曰：「但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不同。」是陽明子日以禪導後學，而第欲絶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求異于禪，恐學者自私自利之心不可絶，而卒不免溺于其所同，不幾于率學者而禪之乎？又曰：「凡知覺處便是心。心即理。」此即覺即性、即心即佛之本旨也。總之陽明子以上智之資，其於釋氏頓悟之宗，不覺契之深而言之合矣。第以之訓後生，則紫陽之言恐終不可廢耳。

張恒《明志稿》卷二《滁陽會語辨》 王汝中稱陽明曾爲晦翁格物窮理之學，苦其煩難，始究老佛見性抱一之旨，已得其髓，復徵之四子、六經，始嘆聖學如大路，而後儒妄開徑竇，紆曲外馳，反出二氏之下。於是默坐澄心，精神意思，凝聚融結，不復知有他。此雖畧述其語，而陽明子心學淵源可想矣，非夫欲入二氏之室而假道于四子、六經者乎？又云陽明子以其學爲教，卑者或苦于未悟，高明者樂其頓便而忘積累，漸有喜静厭動、玩弄疎脱之弊。陽明子亦覺其教之有偏，乃爲動静合一、工夫本體之説以救之，而入者爲主，未免加減迴護，亦時使然。夫陽明之教，使卑者不悟，高者流于玩弄疎脱，其弊豈淺小哉！至是而始覺其教之偏，既覺矣又復主先入而不免加減迴護，畢竟因循到今，然則所謂救其偏者，亦終爲不誠之意矣。又曰：「自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習不慮，盎然出之，自有天則。」至是而陽明子之致良知益精矣。第仍提此三字教人，恐卑者不悟、高者玩弄疎脱如昨也，則如之何？一再傳而高者又不止於玩弄疎脱也，則又如之何？愚謂爲窮理格物之學者，何至反出二氏下而開紆曲之徑竇？恐難諉罪於朱子也。

張恒《明志稿》卷二《血氣心知辨》 或問：「楊止菴云：後世以心知即理言道，蓋指人心血氣心知一己所有者爲言，而非天下公共之道。然乎？」予曰：「以心知即理言道，辨者詳哉言之矣。第直以血氣心知言知，恐談良知者猶未肯帖然心服也。」曰：「然則知有二乎？」曰：「止菴有言：聖人言知則一，釋氏言知則三。而引《楞伽經》三識之文曰真識、曰現識、曰分別事識。真識指虚靈言，現識指知覺言，分別事識指知覺交于聞見言。羅整菴謂『今之良知乃真識，而知覺則現識與分別事識』是也。夫佛覺也，本識即本覺也。現識、分別事識即見聞知覺也。近儒以本覺爲良知，故以紫陽窮致事物之理爲支離，而必指血氣心知

闢之。彼將曰吾所致者良知也，非血氣心知之謂也，曷不即以良知本覺辨之？陽明子曰：心之良知謂之聖。釋氏曰：心之本覺謂之佛。即此兩言，而釋氏、陽明之學若合符契矣。」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八《格物論上》 何謂知？曰：因物有知。何謂物？曰：因知有物。因物有知，知不在物也，而知亦物。因知有物，物不爲知也，而物亦知。何以明之？人無知，無知，知體也，非無知無物也。止水無影，影觸則止體靈矣。明鐘無形，形來則光明顯矣。故曰因物有知，謂無知之體，寄物而現也。然影以水印，無水則影亦不生。形以鏡照，無鏡則形亦不現。故曰因知有物，物非物也，吾知所謂物也。

人生身心意，都是昭昭靈靈，徧滿天地，流通六虛，無處非是物，即無處非是知。一物各具一知，物物皆自我知之。其一物各具一知，知無知也。其物物皆自我知之，物無物也。知無知，故一知洞達，毫無虧欠，日用尋常，感物圓滿，當下即知，當下即致矣。物無物，故我所知處便是物，便是知，即知即物，物亦是知，知不屬內，物不屬外，融通無礙，故曰格物。《詩》曰：「神之格思。」格神者，亦神也。《書》曰：「天壽平格，格于皇天。」格天者，亦天也。此格之義也。須知明明德于天下喫緊本領只在此，試看眼前誰不是物？當下即見，當下即知，一知了知，更有等待否？而此了知，卻便與物打成一片。若欲就中細分爲物、爲知，了不可得。而此時知體已如五更天明，更不作子夜朦朧景色矣。見席知坐，知其爲席而席之也；見客知揖，知其爲客而客之也。一知則無不格也，一知即無不致也。以物格物，還于無物；以物知物，元於無知。無物無知，故曰格物亦不妨曰物格，曰致知亦可曰知至。此明明德於天下之妙也。所以《大學》獨於格致不言，先而言在，蓋當下融通渾合之義與？聞之李先生曰：「格物則自無物，無物則自無知。」遂開千古格致之絶學，破《大學》知止之關鍵。今人不了當，下去尋箇知，先自有物。既已有物，知亦不靈。須知天地萬物只在目前，昭昭靈靈，不離當念，便是明明德真種子，於天下真血脉也。既因水鏡之喻，再爲轉一語，曰：止水涵月，水月雙融；明鏡照珠，鏡珠兩顯。認得真正光明，更不須作水月鏡珠分別想矣。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八《格物論中》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一知止止明德也，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朱子訓致謂知之極處，知極則止矣；訓格謂物之極處，物極則止矣。知與物一止也，致知者知止也，格物者格止也。自一物言之，一物有止；自物物言之，物物有止。而此一物、物物之止，不得言分量，不得言微妙，而我本體良知，遇之即通。當念通處，已自極到矣。孟子所謂「萬物皆備于我」者，知體也，即止體也。致知在格物，謂知其備物之體，則知止矣。致與格皆從止字衍出也，止字又從至善衍出也，至善則無不止矣。若有未止，則善不謂至也。止則無不致、無不格矣。若有不致、有不格，則又不名爲止也。至善之妙，妙于纖悉畢備，極到極精，日用動静，應事接物，至大至小，誰不有箇至善？豈非即物而存？只此至善，便是一物現成，物物完全的造化。此妙理原不在物，都是本體妙明中變現出來，所以妙明廣大，只在物則流通。《大學》説「明明德於天下」，自治國約到修身、正心、誠意，而致知則一知止作本領矣。第恐止字無所悟入，善字無所着落，則因上文「物有本末」「物」字而發明此知爲萬物咸備之知，此止爲萬物咸備之止，其實人生日用，那一件不是明德新民中事，而謂物非物有本末之物耶？知通乎物，而此知徹天徹地，徹晝徹夜，無處非物，無處非知，真正是明明德于天下也。此所謂撲灰見火，以薪傳之，火不傳薪，誰見然體？若火既然，即薪是火，不復爲薪。物既能格，即物是知，不復爲物。故知止爲《大學》入門關鍵也，反覆摠是明明德爾。

曰：「若然，則致知爲了語矣，何以有誠正修身向上着力處耶？」曰：此所謂領路話頭也。挈裘而得領，領裘矣，而即裘耶？適堂奥而得門户，門户亦堂奥矣，而即堂奥耶？物理無盡，知其無盡便真知矣，而盡其無盡者，其即此知耶？其又不即此知耶？須知此知徹乎終身，死而後已，而後知誠正修身向上着力正無窮也。故曰：致知在格物，乃入門摠領之語，而其他證修實地，則在誠正修身内備道之，非頂門一鍼向乞兒喚醒如意珠宗旨也。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八《格物論下》 佛氏之言無物也，言空也。有爲佛氏之言者曰：「精靈倚物，性靈離物。惟其離物，故能用物。」予曰：此非佛氏之言也，吾孔子之言也。佛氏能言離物而不能言用物，惟不能言用物，則并其離物亦非矣。嗟乎！用物之義，乃格物之至精微者也。今夫天地物也，萬物物也，生生死死物也，耳目、口鼻、四肢物也。不識其性靈，則皆物也。雖窮極思議，皆精靈之倚物者也。倚天地，求位天地，不位也；倚萬物，求育萬物，不育也；倚生死而求不生死，未見其朝聞而夕死可也。倚耳目、口鼻、四肢而求天性，且將失性而等于髑髏也。育倚相，躄倚杖，失則不能步須臾矣，此精靈之爲物用也。若識得凡物皆是性靈，則此性靈已離于物矣。物依性靈而有，性靈不依物而有也。

性靈能主張物，物不能主張性靈也，故曰離物。既能離物，便能用物。用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此格物之真血脉也。凡謂之物，皆有名有色，方而多礙者也，而無名無色者轉旋靈變于其中，是爲性靈。此乃先物而立，故不爲物轉而能轉物。不爲物轉，離物也。能轉物，用物也。若不離于物，則方而礙。方而礙，則爲物所轉矣。洪荒天地之大變也，而堯舜治之。堯舜不物于天地，而能轉天地也，征誅放殺，千古未有也。湯武反自身而爲之，若必欲爲世間所爲之事，則是湯武亦依世而轉矣。至春秋時，孔子明知道之不行，而汲汲周流，以幾一用，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孔子已離于斯人而與斯人也。孔子直接堯舜湯武之血脉，轉世而不轉于世矣。故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孔子知其不可而爲之。」皆能不倚天地萬物而用天地萬物者也。故曰微服可以過宋、結纓不可以死衛、告老可以討賊、一匡九合不可以尊周，此倚物與離物之分與？

或疑曰：「離于物矣而言用物，何居？」余曰：子知其離而不知其用也，并子之言離亦非也。用者妙于離之謂也。性靈爲主，與物無干。性靈用物，物物聽命焉。人於日用動静，須提出性靈于耳目、口鼻、四肢之外，而後宇宙萬物皆在吾手，視耳目、口鼻、四肢同于髑髏，而後乃節節俱活，節節俱靈，縱横發揮，無不如意。此無物無我、明明德于天下之真境也。吾所謂格物者，格此而已。能格此，則爲性靈、爲良知、爲止至善。不能格此，則爲精靈、爲知識。此倚物、離物之大辨與！

或又曰：「此佛氏知幻、離幻之旨也，而何以通于儒者格物之義？」余曰：佛氏物也，儒者亦物也。子能離佛離儒，便能用佛用儒。不然者，分别佛儒，亦是精靈。子歸而求之性靈，有餘用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人譜續篇三・改過説三》　或曰：「知過非難，改過爲難。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有未嘗復行之行，而後成未嘗不知之知。今第曰知之而已，人無有過而不自知者，抑何改過者之寥寥也？」曰：「知行只是一事。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終。知者行之審，行者知之實。故言知則不必言行，言行亦不必言知，而知爲要。夫知有真知，有(嘗)[常]知。昔人談虎之説近之。顔子之知，本心之知，即知即行，是謂真知。(嘗)[常]人之知，習心之知，先知後行，是謂(嘗)[常]知。真知如明鏡常懸，一徹永徹。(嘗)[常]知如電光石火，轉眼即除。學者繇(嘗)[常]知而進於真知，所以有致知之法。《大學》言致知在格物，正言非徒知之，實允蹈之也。致之於意而意誠，致之於心而心正，致之於身而身修，致之於家而家齊，致之於國而國治，致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苟其猶有不誠、不正、不修、不齊、不治且平焉，則亦致吾之知而已矣。此格物之極功也，誰謂知過之知非即改過之行乎？致此之知，無過不知。行此之行，無過復行。惟無過不知，故愈知而愈致。惟無過復行，故愈致而愈知。此遷善改過之學，聖人所以没身未已，而致知之功與之俱未已也。昔者程子見獵而喜，蓋二十年如一日也。而前此未經感發，則此心了不自知，尚於何而得改地？又安知既經感發以後，遲之數十年，不更作如是觀乎？此雖細微之惑，不足爲賢者累，亦以見改過之難，正在知過之尤不易矣。甚矣，學以致知爲要也。學者姑於平日聲色貨利之念逐一查簡，直用純灰三鬥，蕩滌肺腸，於此露出靈明，方許商量。日用過端下落，則雖謂之行到然後知到，亦可。昔者子路有過，七日而不食。孔子聞之，曰：「由知改過矣。」亦點化語也。若子路，可謂力行矣。請取以爲吾黨勵。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七》　心者，凡聖之合也，而終不能無真妄之殊，則或存或亡之辨耳。存則聖，亡則狂，故曰克念作聖，罔念作狂。後儒喜言心學，每深求一步，遂有識心之説。又曰：「人須自識其真心。」或駁之曰：「心能自識，誰爲識之者？」余謂心自能識，而真處不易識，真妄雜揉處尤不易識，正須操而存之耳。所云「存久自明」是也。若存外求識，當其識時，而心已亡矣。故識不待求，反之即是。孟子曰：「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人自放之耳。」乃夫子則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須知此心原自存，操則存，又何曾加存得些子？存無可存，故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至此方見此心之不易存，所以孟子又言養心。知存養之説者，可與識心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六《證學雜解・解十三》　古人只言個學字，又與思互言，又與問並言，又兼辨與行，則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學者如此下工夫，盡見精神，徹内徹外，無一毫滲漏。陽明子云：「學便是行，未有學而不行者。」如學書，必須把筆伸紙；學射，必須操弓挾矢。篤行之，只是行之不已耳。因知五者總是一個工夫。然所謂學書學射，亦不是恁地便了。《書》云：「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學古入官。」故學必以古爲程，以前言往行爲則，而後求之在我，則信諸心者斯篤，乃臻覺地焉。世未有懸空求覺之學，凡言覺者，皆是覺斯理。學焉而不覺，則問；問焉而不覺，則思；思焉而不覺，則辨；辨焉而不覺，則行。凡以求覺斯理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心》 盈天地間皆萬物也，人其生而最靈者也。生氣宅於虛，故靈，而心其統也，生生之主也。其常醒而不昧者，思也，心之官也。致思而得者，慮也。慮之盡，覺也。思而有見焉，識也。注識而流，想也。因感而動，念也。動之微而有主者，意也，心官之真宅也。主而不遷，志也。生機之自然而不容已者，欲也。欲而縱，過也；甚焉，惡也。而其無過不及者，理也。其理則謂之性，謂之命，謂之天也。其著於欲者，謂之情，變而不可窮也。其負情而出，充周而不窮者，才也。或相什百，氣與質也。而其爲虛而靈者，萬古一日也。效靈於氣者，神也。效靈於質者，鬼也。又合而言之，來而伸者神也，往而屈者鬼也。心主神，其爲是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此夫子統言心也，而言豈一端已乎？約言之，則曰「心之官則思」也。故善求心者，莫先於識官，官在則理明，氣治而神乃尊。自心學不明，學者往往以想爲思，因以念爲意。及其變也，以欲拒理，以情偶性，以性偶心，以氣質之性分義理之性，而方寸爲之四裂。審如是，則心亦出入諸緣之幻物而已，烏乎神！物以相物，烏乎人！烏乎人！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七《原旨・原學上》 古之言學者，莫的於孔門，而載在《大學》爲獨詳。《大學》首言明明德，又言明明德於天下，何也？心本明也，故曰明德。其理則至善是也。學者覺也，亦曰效也。效心而覺，覺此者也。故《中庸》亦曰明善。善之理一，而散於物有萬殊，格物致知，所心明之也。知而止之，得之於一而存之，所以誠意也。所存此善，所發亦此善，所以正心也。所發此善，所行亦此善，所以修身也。行之於家而家齊，行之於國而國治，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

乃格致之要，則其目有五。善通天下以爲量，故不博不可以言學。學然後知疑，乃授之以問。問以問此善，故曰審問。然後致疑，乃授之以思。思所以思此善，故曰慎思。然後愈疑，乃授之以辨。辨以辨此善。故曰明辨。然後明，乃授之以行。行以行此善，故曰篤行，則進於德矣。其德則所謂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是故君子求之於父子而行吾之愛焉，所心體仁也；求之於君臣而行吾之敬焉，所以精義也；求之於賓主而行吾之讓焉，所以制禮也；求之於賢否而行吾之折焉，所以用智也；求之於天道而至吾之誠焉，所以作聖也。此明善之極功也，而德乃進於明矣，且大明於天下矣。此所以爲大人之學也。

後之學聖人者如之何？亦曰致知而已矣。不致吾知而先求之於本心，其失也荒。不致吾知而漫求之於物理，其失也支。支且荒，聖狂之分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

孫奇逢《夏峯先生集補遺》卷上《答問》 戴司農第一問：「學問之道，知行合一，德性、學問竝重。所以憂時者有實病、虛病之說。此蓋有見於末流之弊，而爲工力補救之法也。若就吾學要領言，天泉證悟以後，文成直標宗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千古聚訟，不知此言與『無聲無臭』有別否？與無極、太極有別否？與《大學》之『止至善』併孟子之『則可爲善，乃可謂善』相通無礙否？又不知文成當日果見心之體如是而爲是言耶？否耶？即攻文成者，抑果真見心之體確乎不如是而攻之耶？抑但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而攻之耶？此言是是否否不得兩可，不得調停，是則通體皆是，非則到處全非。不但文成一生艱辛，千秋俎豆之關，實孔孟來絶續存亡之關。望師直指是非，以定此宗旨，此天下萬世之幸，不第解海澄蒙愚之惑已也。」

答曰：「陽明知行合一之說，此聖學之全功也，盡於『致知在格物』一言。念菴云：『『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尊德性在此，道問學在此，有何虛實之病乎？陽明教旨：『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是徹上徹下語，正見知行合一。既不病實，又不病虛，其所謂無善無惡者，不惟無惡之可言，并無善之可言，正所以爲至善耳。因語出告子，遂羣攻之。第思此言亦何嘗謬於聖人『無聲無臭，太極至善』，與孟子『則可爲善，乃所謂善』耶？文成當日真見心之體自如是，故不欲人鑿壞其方，而據耳據口據紙上意見者，又何須學問耶？我輩今日亦非信文成，第自信其心焉而已。」

潘平格《潘子求仁録輯要》卷七《讀書》 《中庸》自獲上、信友、悦親、誠身推至明善，又並提誠者、誠之者，而極言擇善固執之功。善一而已，而擇與明異。然擇雖與明異，而善只是一善，猶之乎言求仁得仁者，得之之仁即其求之之仁。可見爲學雖有得與未得之殊候，而始之所學即其終之所得，必無殊途。是以《中庸》言「誠之者人之道」，先言「誠者天之道」，正見天道、人道本不容二，本非奇難，本無可諉，能盡人道即可契合天道，能爲誠之者即可至於誠者。故曰聖人皆學者做，但患不能爲真學者，不患不能爲真聖人。某敢望諸友爲真學者。顔子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又請問其目，夫子告之以四勿。此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之準則。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此篤行之準則，所以夫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嘉顔子之擇善而固執也。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嘉顔子之篤行而近乎仁也。人俱謂顔子天資高不可及，不知其初只是擇善固執之真。學者諸友今日相聚，正審問慎思明辨之時，端詳孔孟學脉，而力行以求有諸己，始是諸友真切爲己之志。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深造之以道，乃從聖學脉路篤志力行，以求自得。若擇非所擇，執非所執，是深造而不以道，人道與天道不能同條共貫，誠之者與誠者將至南轅而北轍矣，縱有自得其如孔孟之明，善何哉？又曰：未嘗審問、慎思、明辨，知爲學脉路，而遽自躬行，雖與世之不力行者殊科，然事理散碎，不歸血脉，且自信以爲是，而實與道違者不少。所以聖學不明之後，篤行者非無其人，終不契合於孔孟。若審知聖學脉路，而篤信力行，即未知性聞道，確是孔孟之徒。爲學在力行，力行在審知聖學脉路，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世傳《太上感應篇》，若行之者無福利之心，豈非聖賢路上人？然無血脉而不一貫，縱行之極其純密，終不契於孔孟。能審知孔孟之血脉而篤行之，則行太上之所宜行，戒太上之所必戒，何異之有？今人受持太上之言，而高視孔孟，以爲非我事也，不知孔孟之與太上，所争只在有血脉無血脉而已，得其血脉則益易爲力，何爲而高視之哉！

一友謂：「知先行後其理灼然，知行合一之説何爲乎？」曰：「知先當是先知爲學之脉路，先知爲學之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無謬。若逐事逐物之理，行之篤者自能曲盡，總是篤行中事。若云不先窮至事物之理，恐流爲申生之孝，尾生之信，是不咎其不知爲學脉路，但在行上咎其不先知，恐未必然。蓋聖學以求仁爲宗，學者若知求仁脉路，自不容不集義，豈有流而爲申生、尾生之理？某敢謂擇善固執是先知後行，行之弗篤弗措，是知行合一。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恰又是行而後知。即如諸友入會聽講，須先問會講何所，由何路達，從何門入，是學問思辨，知爲學脈路也。既審知講舍之門路，則必不至望南而趨北矣。故曰先知爲學脉路，始可行之而無疑，始能行之而不謬。若夫街巷曲折，塗路高低，行自知之，即舉首辨路，或旁詢他人，亦是行中之事。及入門登堂，廊廡庭階一一周知，信之實，居之安，不可惑以疑似影響之説，此乃行到知到，非聞見所决擇、心思所擬議矣。」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五《與何商隱庚子》　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歧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果，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力行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恒修其疆畔，時其耘耔；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知行》　南軒張氏曰：「吴晦叔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於室想像，跂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固有如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

勉齋黄氏曰：「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

撝謙曰：今之爲知行合一之説者，曰不行不可謂知，不知不可謂行。此但欲立説加緊，而殊亂其實。世自有知而不能行者，自有行而不能知者，不知謂之不知，不行謂之不行，何必如此紊亂名實？如中和兩端，不中不可謂和，不和不可謂中，此雖兩而實一也。知行兩端，則非此例，何也？知屬智，行屬勇。智而不勇，如病者之不能步，但可謂之不能行，不可謂之不能知也。勇而不智，如赤子之匍匐入井，但可謂之不知，不可謂之不行也。今曰不智不可謂勇，不勇不可謂智，則夫人而知其謬矣，爲知行之説者，何以異此？故知行兩端，必以交致爲合一，但致一端，此執一而非合一也。蓋天下之理，有知方能行者，有行處自知者，不可槩論。而天下之人，有知不偏，而但須致力於行者，有行甚果，而但須致力於知者，不可槩教。執一以語之，鮮有不誤也。知者由外而入，取外物而藏

之，吾心約萬，以歸於一，故《易》以乾之知爲德。行者自内而出，從吾心而發之百行，推一以至於萬，故《易》以坤之能爲業，合之皆善，分之皆病也。天、地、人、物者，致知之四大部也。視、聽、言、動者，力行之四大要也。知行先後，前古聖賢皆謂知先行後，猶言陽先陰後，其實陰陽無始，知行無端。《中庸》以知先仁勇，孟子以智爲始條理，聖爲終條理，只是懼人妄行。孔子惡果敢而窒者，意可見矣。譬之行路，識塗徑是知，動足舉步是行。近陽明王氏以爲志在行路，即是行也，行在知先。要之，人如何肯志在行路？豈不知路之可行，而後志之乎？飛蛾赴火，行而不知也。猩猩嘗酒，知而不行也。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力行》 撝謙曰：行有二：一曰德，在内之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一曰行，在外之五常，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庸行是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此在人倫者也；忠、信、廉、潔，此在自處者也。實須致力，聖門所謂躬行君子，所以自立者，全在乎此。若於大節大行干犯刑憲之事一味苟且，則無從言學問之事矣。先儒説：「真知自然能行。」此亦只得五分話。世自有真知而不能行者，如病胃人，非不真知飯之美，然喫不下；如病足人，非不真知步之適，然行不得。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他實有力能行，此非知見所及也。如禘禮九獻，大餐之禮，肉乾人饑而不敢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必强有力者方能行。此非孟浪之人。一朝頓悟，便當下能之也。故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正謂此也。又用心太過，則心精不足，每每行之無力。所以致知之後，尤須完養堅固，方爲乾坤合德。力行之始，如小兒初步，必須倚仗牆壁。雖大聖大賢之質，苟日置於淫聲美色邪欲之中，歲漸月磨，不能無壞。所以要豫遠不敬，必嚴師益友，夾輔身心，養得神明堅定，然後能化物而不化於物。如一陽之生，遽侵以寒氣，必然消殞，必待三陽内足，然後驅陰而起，非一朝一夕之力也。若曰：「力行在己，雖不善人何損於我？」必無此理。

唐甄《潛書》上篇上《自明》 道無小大，今皆不傳：醫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生人；卜筮有書，讀其書者不能知吉凶；聖人有書，讀其書者不能治天下。道在書而非自得也，是故上世無書而道出，中世書少而道明，下世書多而道亡。心如果，書如土，枝葉出於果，非出於土，不自得而壹於書，是舍其種而求枝葉於土也。惟師亦然，因師而得者，不過繩墨其身，權度其心，爲君子人而止。其可得者在師，其不可得者在我。是故以仲尼爲之父，而伯魚不過爲中材之子。子輿之後也，百有餘歲，不及身爲之徒，乃得其學焉，而爲聖人。學天地之道，雖知天地，道在天地，於我乎何有？學聖人之道，雖知聖人，道在聖人，於我乎何有？學君臣父子之道，雖知其道，道在君臣父子，於我乎何有？過都市者，見寶而喜，去之不可忘，就之不可取，寶非己有，猶壤芥也。夫豈非寶，不可以爲寶。以斯譬道，道非己有，夫豈非道，不可以爲道。天生物，道在物而不在天。天生人，道在人而不在天。取諸一物，道在此物而不在彼物。取諸一人，道在我而不在他人。

身有目，目有明；身有耳，耳有聰，道在明而不在目，道在聰而不在耳。道在明明，而不在明，道在聰聰，而不在聰。不知我之言者，以爲止而不及於通也，獨而不及於該也。知我之言者，以爲止所以爲通也，獨所以爲該也。園師伐樹以接樹，非木相貫，生相貫也。鉅人肢痿，非體不相貫，生不相貫也。道散然後見形，道歸不復見形。天地爲首，趾自心爲胡越，身世之故判於斯矣。多聞多識，譬諸藥食，内實内明，譬諸氣血，氣血資於藥食，藥食非即氣血。人知藥食之非即氣血，而不知聞識之非即聰明。心不可以空明，不可有所倚以爲明。所見之事，所遇之物，所讀之書，所傳之學，皆心資也，然而倚於四者，則心假四者以爲明，而本明不見。本明不見，則學與不學同失，學之是者與學之非者同失，學之正者與學之偏者同失。心之不能自見，有如其背也。心之不能自知，有如其藏也。然兩鏡傳形則背可見，三指按脉則藏結可知，是背與藏猶可見知，而心不可見知，致思之深，結而成明，求見之篤，結而成象。其於天性，自以爲達其微，其於庶事庶物，若顯然有以貫之者。若是者，乃其心之所假，非正心也。

楚有患眚者，一日謂其妻曰：「吾目幸矣，吾見鄰屋之上大樹焉。」其妻曰：「鄰屋之上無樹也。」禱於湘山，又謂其僕曰：「吾目幸矣，吾見大衢焉，紛如其間者，非車馬徒旅乎？」其僕曰：「所望皆江山也，安有大衢？」夫無樹而有樹，無衢而有衢，豈目之明哉？目之病也。不達而以爲達，不貫而以爲貫，豈心之明哉？心之病也。不死其病而生其病，尚何言心？心有真明，人皆以意爲明。心有真體，人皆以影爲體。以此爲學立業，是期意以成應，而責影以持行也。真體真明，大徵小徵内見於寸，而外寸應之；内見於尺，而外尺應之，心無長短，易應者内得其一，而外效不過於一；内得其十，而外效不闕於十；心無多寡，易效者既事既試，内外相衡如錙銖之不爽。夫是之謂得心。古之人，學之九年而知事，學之二十年而知人，學之三十年而知天。知事則可以治粟，可以行軍；知人則可以從政，可以安社稷；知天則德洽於中土，化行於四彝。迨其後也，非性命不

言，非聖功不法，辨異端過於古，正行過於古，參稽勤備過於古，言說辨博過於古，問之安社稷之計，則蒙蒙然不能舉其契，問之平天下之道，則泛掇前言以當之。古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川，造車行陸，無往不利。後之人，推學於治如造舟行陸，造車行川，無所用之。君子爲天下母，君子之學爲天下乳，不能育人，則生化無輔，帝治以絶，大道以熄，其害甚於異端之横行。蓋異端惑世，如身之有病耳。學道無用，如身之氣盡而斃焉。不能究極之，勿言學也。

錢維城《錢文敏公全集・茶山文鈔》卷七《知行合一論》 陽明王子之爲教也，曰「致良知」，曰「知行合一」，而人往往疑之。夫良知之説發于孟子，固無可疑者。且吾觀王子之所謂致良知，明明德耳，非盡如孟子所云也。知行合一者，固聖學之極功，非爲教之始事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此知行合一之道也。聖人因生、安、學、利、困、勉之不齊，而誠明之不能遽合也，於是乎有教。若無事下學而即可上達，即教學亦甚易易矣。夫以爲易之至者，則鮮不阻于難焉者也。且知者憑虚者也，行者徵實者也，虚者可以無所不周，而實者必由積累而得，非必其難行也。名山五岳，天下之崇隆美觀也，其升降曲折，一岩一樹，非身履其域者莫能知。然按圖而索之，求遊者而指説焉，亦足以盡之矣，雖其升降曲折、一岩一樹必不如身履其域之悉，而不可謂之不知也。今曰必履之而後爲知，則必禹而後可以辨九州，而孔子不足以小天下也。且天下固有終身不及行、不必行，而理固可預知者。不然，則草茅不必講致身之誼，而仗節死義之説，問之臯夔而惘然也。且王子善用兵，其取勝之道百不失一焉。兵法云：「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王子之用兵，將知之而後用耶？抑用之既勝而後知耶？聖人之教人也，不苟難，不以己之所已至者苛人，不以己之所致力者而信爲一成之法。吴人之赴燕者曰：「吾將放舟于江淮，逾河而入于汶。」楚人曰：「吾浮湘而濟江，舍舟而貫豫，以歷趙。」秦人曰：「吾發軔于梁山，出函谷而並太行。」相遇于涿鹿而争，燕人見而笑之。其所由者不一，而所志者同也。王子豈以所難者欺人哉？蓋其天質高曠，可以一蹴而幾，是燕人之知燕，而不知吴、楚、秦之異地也。今夫仁，一而已，而夫子之告顔淵、仲弓、司馬牛諸人者不一；孝，一而已，而夫子之告子游、子夏、孟懿子諸人者不一，何也？教人者，鑄人者也，五金不同，不一其劑；鐘鼎不同，不一其範，要使成器而已。《説命》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果一矣，而又何難易之足云哉！

《戴震集・緒言上》 問：知覺運動不可概人物而目爲「蠢然同」，其異安在？

曰：凡有生即不隔於天地之氣化。陰陽五行之運而不已，天地之氣化也，人物之生本乎是，由其分而有之不齊，是以成性各殊。知覺運動者，統乎生之全言之也，由其成性各殊，是以得之以生，見乎知覺運動也亦殊。氣之自然潛運，飛潛動植皆同，此生生之機原於天地者也，而其本受之氣，與所資以生之氣則不同。所資以生之氣，雖由外而入，大致以本受之氣召之。五行有生克，遇其克之者則傷，甚則死，此可知性之各殊矣。本受之氣及所資以生之氣，必相得而不相逆，斯外内爲一；其得於天地之氣本一，然後相得不相逆也。氣運而形不動者，卉木是也；凡有血氣者，皆形能動者也。論形氣則氣爲形之本。人物分於陰陽五行，成性各殊，故形質各殊，則其形質之動而爲百體之用者，利用不利用亦殊。知覺云者，如寐而寤曰覺，思之所通曰知，百體皆能覺，而心之覺爲大。凡相忘於習則不覺，見異焉乃覺。魚相忘於水，其非生於水者，不能相忘於水也，則覺不覺亦有殊致矣。聞蟲鳥以爲候，聞雞鳴以爲辰，彼之感而覺，覺而聲應之，又覺之殊致有然矣，無非性使然也。若夫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狼之報本，睢鳩之有別，其自然之知覺，合於人之所謂理義者矣，而各由性成。人則無不全也，全而盡之無憾者，聖人也，知之極其量也。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於義外之説必致其辨，以人能全乎理義，故曰性善，言理之爲性，非言性之爲理，若曰「理即性也」，斯協於孟子矣；不惟協於孟子，於《易》、《論語》靡不協矣。凡由中出者，未有非性使之然者也。古人言性，但以氣稟言，未嘗明言理（氣）〔義〕爲性，蓋不待言而可知也。至孟子時，異説紛起，以理義爲聖人治天下之具，設此一法以強之從，害道之言，皆由外理義而生。人但知耳之於聲，目之於色，鼻之於臭，口之於味爲性，而不知心之於理義，亦猶耳目口鼻之於聲色味臭也，故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蓋就其所知以證明其所不知，舉聲色臭味之欲歸之耳目鼻口，舉理義之好歸之心，皆内也，非外也，比而合之以解天下之惑，俾曉然無疑於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庶幾可以息矣。孟子明人心之通於理義，與耳目鼻口之通於聲色臭味，咸根於性而非後起。後儒見孟子言性則曰理義，則曰仁義禮智，不得其説，遂謂孟子以理爲性，推而上之，以理爲生物之本，匪徒於道於性不得其實體，而於理之名亦失其起於天地、人物、事爲不易之

則，使人茫然求其物不得矣。

《戴震集・緒言中》 問：孟子明理義之爲性，舉仁義禮智以言性，今以爲即據人生氣稟言之，是與聲色臭味之欲渾然並出於天性。於此不截之分明，則無以究其說；既截之分明，則性中若有二物矣。何以明其爲性之全體而非合二者以爲體？

曰：凡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皆有心，心者，耳目百體之靈之所會歸也。子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鄭康成注《禮》云：「耳目之聰明爲魄。」蓋耳之能聽，目之能視，鼻之能臭，口之能味，魄之爲也，所謂靈也，陰主受者也；心之志慮，不窮於用，魂之爲也，所謂神也，陽主施者也。主施者斷，主受者聽。故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是思者，心之能也。《春秋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魄屬陰之精氣，魂屬陽之精氣，而合言之曰「心之精爽」者，耳目百體統於心，無一時一事不相貫也。精爽有(藏)〔蔽〕隔而不通之時，及其無蔽隔，無弗通，乃以神明稱之。凡血氣之屬，皆有精爽。其心之精爽，鉅細不同，如火光之照物，光小者其照也近，所照者不謬也，所不照斯疑謬承之，不謬之謂得理；其光大者，其照也遠，得理多而失理少。且不特遠近而已，光之及又有明闇，故於物有察有不察；察者盡其實，不察斯疑謬承之，同乎不照，疑謬之謂失理。失理者，限於質之昧，所謂愚也。惟學可以增益其不足而進於智，益之不已，至乎其極，如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則聖人矣。聖人，神明之盛也，其於事靡不得理。故理義非他，所照所察者之當否也。何以得其當否？心之神明也。人之異於禽獸者，雖同有精爽，而人能進於神明也。理義豈別若一物，求之所照所察之外？而人之精爽能進於神明，豈求諸氣稟之外哉！

問：《論語》稱「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不待習而相遠者，豈下愚亦可概目之曰性善歟？

曰：生而下愚，其人非無精爽也。精爽幾與物等，難與言理義，而又自絕於學。然苟畏威懷惠，一旦觸於所畏所懷之人，啓其心而憬然覺悟，往往有之。苟悔而從善，則非下愚矣；加之以學，則進於智矣。以不移定爲下愚，又往往在知善而不爲，知不善而爲之者，故曰不移，不曰不可移。雖古今不乏下愚，而其精爽幾與物等者，亦究異於物，無不可移也。

余廷燦《存吾文稿・原心學》 心妙萬物於其變，而能以意造有者也。性涵萬物於其天，而不容以人參僞者也。性不與心雜糅，而心亦本不與性分割者也。惟性乘心，則心第效其神靈變化之用於性，而性自不授心以權。惟心混性，則性掩其純粹中正之實於心，而心且背性而冥行妄傚。夫自告子壹意制心，其言曰：「不得於言，即不必求明於心。其或不得於心，亦無事求助於氣。」彼固謂仁義絶無與於吾心，而一切畫斷不求，窅窅焉，默默焉，寂照孤懸焉，以爲適還其心之本體，而妙明自於是乎出。故其言性，則又析性於心外，而謂生爲性。夫生即氣也，告子既不求於氣，而專求於心，是則第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而初不以心爲性也，此心學之濫觴也。

越數百餘年，有黠者焉，聞吾儒言性，則因告子之心學而小變其說，曰「即心即性」，以爲吾事吾心，吾本非遺外性也；吾事吾心，而吾心光明，際天地而無不照徹，即其性也。是則異氏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爲性，亦猶告子以息然常止之心爲心也。彼雖合性於心，猶性其所性，而非吾所謂性也。

越數百餘年，又有黠者焉，聞吾儒以仁義爲性，則又因異氏之言而文之曰：「即心即性。此非異氏之言，而孟子之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且非孟子之言，而孔子之言也。孔子曰：『仁者人也』」。是其人魁豪材辨，又日挾四子、《六經》書，出入會合，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有理，以故一時標揭心學，鼓動號召，直若考諸孔孟而不謬。而其宗旨則歸於顓顓，自攝其心，以養靜中端倪，而其視仁義禮智亦如異氏所云「山河大地，第從靜中端倪，照現呈露而出。」其心淡漠而一無所與，又空明而不可窮，則亦仍以冷然無，炯然覺之心爲性而已矣。

嗟乎！昔之譎誕者，止攘莊周、列禦寇之說，爲異氏語言生精彩耳。若夫剽掠孔孟仁義，以佐其妙悟，極其幽詭，其植根益深，其波流益壯，而其所立亦遂操縱闔闢，遠駕出於異氏、告子之上。是以通敏岸異者無不樂其說之簡捷徑，直便其心之空虛儻宕，而因借以自遁，託以相高，則嘗就其言而反之曰：孔子謂仁者人也，非謂人者仁也。孟子謂仁人心也，非謂人心仁也。夫心之渾然其皆備，肫然懇然其不可已者，乃所謂性也。彼敢於文孔孟之言而不顧，非即其以意造有，以人參僞者之一端歟？或曰：「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猶人之有心也。培其根，勃然怒生，寧不即爲性乎？」曰：「勃然怒生者皆是也，根爲之也。美種何以必不雜出爲蒺藜，則其性存也幾希者，亦若是焉而已矣。今謂百果草木之根寓有性焉則可，如即以爲性，是蒺藜之根亦莫非性也，其可乎？」「然則所謂光明照徹者，非即智之性乎？」曰：「性之智，合仁義體智而言之也，正也。心之光明照

徹，外仁義禮智而言之也，私智也。且聖人於義猶半用，而智則全不用，亦猶天之大冬，以不用爲用也。夫用聖人不用之智，而又騁其私，以求其冷然無、炯然覺，是其心亦復何所不可至哉！」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七《讀李穆堂原學論》　臨川李穆堂，蓋宗陽明之學者。陽明以良知爲説，故不遵朱子《大學》定本，吾既詳論之矣。穆堂以此言學，謂學者學其行事，非篇章撰述之謂，非名物象數詳略異同之謂，其言之透徹，雖朱子無以易之也。竊嘗釋之，知與行一事也，必能知而後能行，必能行而後能知，無二理也。由斯義也，二者孰重？則行爲要矣。行爲要，則知在所後乎？然則《大學》舊本置知本於誠意之前，朱子之審定其無庸乎？然則諸經傳義，其可勿究心乎？然則考訂辨析者，其徒滋擾乎？蓋穆堂之論學，亦非爲矯此之弊而作也。人必明乎知與行爲一事，則一身一家之日用倫理，無在非實學也。一日間起念誠僞邪正，一接物之公私當否，皆實學也。不此之亟講，而徒殫心於誦説討論，是與古人所謂學者正相違也。然則陽明所謂良知之學，乃正學也，豈不視朱子更正《大學》，本以格致在前爲愈歟？曰學者惟當合知與行而一之，而朱子實未嘗教人專以知爲務也。朱子謂《大學》首先格物致知者，正即講求其德之何以明、民之何以新、至善之何以得止也。朱子之言學，固未嘗有能知不能行者也。乃若穆堂之論，則是所謂知而不能行者也。何者？《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謂其灼知有所未盡，則無以豫定所行也。「當其可之謂時」，謂其擇善研幾，未能中節，即無以適於所行也。「不淩節而施之謂孫」，謂其未知即易蹈於妄行也。「相觀而善之謂摩」，謂其見賢思齊，見善則遷，是皆以知與行合言之也，策其行即所以勵其知，勵其知即所以策其行，故教易施而學易從也。今由穆堂之言學，專於行不事乎知，且如國學之六堂，不程以經書典籍，而惟日課其起念公私誠僞以爲甲乙，此其事可行乎？今如鄉會試、歲科考，不閱其試卷，而惟日督學官，問其處家之言行動作以爲去取，此其事可行乎？童子入塾，延師督課，每日無經書誦讀之事，而欲其心不放，而欲其有所恪守，此其事可行乎？蓋既有學校庠序之設，則必閑其志於道藝；既有書册音訓之習，則必矢其誠於規矩。夫然後可以生奮勉之心，而獎掖於作忠教孝。化戾改愆之路，祇在勤學之務實而已，奚必矯變成説，而轉涉於空言爲耶！正須知孝弟謹信即所謂學文也，學文即學孝弟謹信也，正須知志道、據德、依仁即所謂游藝也，游藝即游於道德仁之内也。愈講此輕彼重，則愈岐而二之耳。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三《格致論》　《大學》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者，即格即致，即物即知，非有二事，故不言先而言在也。然功雖無所先，而候則有其后，何也？人有知而不能致，則知日昏；舍物而言知，舍格而言致，則虚無靈妙之説興，而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本失矣。知者，仁義禮智信之生於性；物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及禮、樂、射、御、書、數皆是也。如人知親之當愛，當推而至乎其極者也，然必日至於親之側，自定省温清以至視無形，聽無聲，而後知愛之知爲能致也；知兄之當敬，亦當推而至乎其極者也，然必日至乎兄之前，自捧手掩口，以至歌既翕樂孔懷，而後知敬之知爲能致也。格者，至也。格之云者，循其節文，洽其性情，以通於神明者也。惟格乎物者爲已格，斯致乎知者爲已至也。致之功在格，格之效爲至也。定、静、安、慮，其體會；誠正、修齊，其積漸也。《易傳》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理於義後，向上層級，非《大學》入手工夫。蓋窮理虚而格物實也。

致知必非静坐默識良知，故曰在格物。格物必非逐物窮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謂，格訓至而不訓窮，不曰至而曰格者，至淺而格深也。《論語》「有恥且格」，《尚書》「格于上下」，皆此義。蓋七歲入小學，於《内則》、《少儀》、《詩》、《書》六藝已循習矣，所謂物也。十五而入大學，則由儀文而深體之，精義入神，所謂格也，知之至也。朱子所謂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也。

鄭康成解《大學》，訓「格」爲「來」，與此論所云「格者至也」同。所云「物爲五倫六藝皆是」，又云「窮理虚而格物實」，似此論説，所謂乘槎直上斗牛宫，不但窮河源也。嘗見日本人茂卿即補《七經孟子考文》者。有《辨名》一書，内有物格一則，言物即卿三物，即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此一則已采入《日本國志・藝文》中，與夫子所論似爲脗合。廣平拜讀。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三《良知良能論》　孟子道性善，故有良知良能之説。知愛知敬，良知也；愛親敬長，良能也。張横渠多言良能，而王陽明專主良知。前明講學以爲妙悟，宗程朱者，辨駁殊甚，其實此端開於程朱之格致。傳「格」自古無訓「窮」者，强經就我，此致良知之説所由起也。吾以爲兼良能而言之則無獘矣，蓋静坐默識、一知百了，安得不謂之禪？學若知能並進，心得力行，以還其本然之良，而全其固有之善，斯真踐形維肖者矣，又何致蹈明心見性之空，而詒荒經蔑古之誚也哉！

良知必兼良能，千古至論。文亦明白了當，足爲從前諸家解紛。車持謙記。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二集》卷一《讀大學二》 夫知之體何如哉？人之心，五性主之，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七情發之，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而輔其情之發以行乎性者有二焉，曰知，曰能。能者所以實其知者也。情未發之時，其知先耀；情既息之後，其知尚停，而能皆退聽焉。是故知者周乎內外始終者也。異端見之，即以之爲心。聖人者，知爲心之一端而已，而其用足以舉心之內外始終，故以致知爲入聖之本。

夫知之用何如哉？「咸」之九三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往來者，思慮之道也。憧憧往來者，非思慮之道也，孔子釋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知乎此，則非思慮之道息矣。復釋之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知乎此，則思慮之道行矣，義止矣，無以復加矣。然而孔子繼之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若是者，何如哉！蓋屈伸之道，有有心者焉，尺蠖是矣，君子之精義入神如之。心至則氣動，其知以力進也。有無心者焉，龍蛇是矣，君子之利用安身如之。氣息則用神，其知不以力進也。於是孔子又繼之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若是者何如哉？蓋以力進之知，與不以力進之知，顯與晦交焉，動與靜守焉。其積之久也，不推所以神而能窮神，不求所以化而能知化，此非力之所能致也，乃德之盛而已。窮神知化，即精義入神之至也。德之盛，即利用安身之至也。此知之用之極也。夫有心而知進，朱子致知之言，已不能盡矣，況無心而知亦進，又豈言語之所能盡哉！故曰致知者，不可釋者也。知乎此，則《大學》如《中庸》，一以慎獨爲始事，而誠意又推本致知，其次第均無可疑焉。

戴絅孫《味雪齋文鈔》甲集卷一《湛忠子砭言・知行篇第三》 譬諸五穀，人莫不知其美也，顧指未嘗食之人而語之曰：「女腹已果。」人之腹其誠果乎？又譬諸五嶽，人莫不知其高也，顧指未嘗游之人而語之曰：「女目已窮。」人之目其信窮乎？然則知之不可以槩行也，亦猶是矣。腹之量，其容十，而入之口者僅得其一，腹之量不滿也，即僅得其八九焉，猶之不滿也。目之視，其及五，而舉之足者才履其一，目之視未全也。即才履其四三焉，猶之未全也。於人之食與游，則知其未嘗諸口者，不可謂已食；未舉之足者，不可謂已游，而獨於求聖人之道，則必曰：「吾之知至，而其行已該也。」不亦異乎？《傳》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子輿氏固受業子思之門人，而願學孔子者，先聖後聖，其言豈有異哉！夫學聖人之道，其規條衷諸孔孟可矣。後儒之說，擇其與聖道合者從之，其與聖道歧者屏之，其有始同而終異，名是而實非者，取大醇可去其小疵也，進事功可退其著述也。一闢之壓，豈無讕語，九達之衢，自有康莊。昔歐陽子之論《春秋》，怪後之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余亦怪夫人之求道者，不孔孟之言是從，而曰以王氏良知之說自蔽也。

姚瑩《中復堂全集・識小録》卷一《學而時習之》 此爲已能從學而有得者言也。學人之病，貪多騖廣者，銳進而求速，未免月忘其所能。懈惰自畫者，甫進而中廢，亦安能日知其所亡。惟温故乃可以知新，新者得之自然，故者無所忘失，此時習所以爲學人之首事也。苟未能有得，則但可言學，不得云習，言習則有熟習嫻習之意矣。人惟學無所得，故每見勤苦而不覺其甘，及至有得，久而不忘，則熟極巧生，妙味自出，乃不圖爲學之至於斯也。能無説乎！

朱子謂學者當先問所學何事？余謂有弟子之學，自灑掃應對，入孝出弟，謹信愛親，以至詩書六藝之文是也。有大人之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也，此君子之學也。有名法之學，急功近利，爲一切富强之計是也。有訓故之學，析文破義，字櫛句比，而略于道理之安，是非之實是也。有辭章之學，涉獵經史，獺祭典故，排聲韻，妃黄白，淫侈新奇，專爲悦目駴心之作是也。有象數之學，自天文歷律，占候推步，以至醫卜方技之流是也。此四者，善而用之，皆君子所不廢。一不善而悖於君子之道，則足以取一身之名利，而害天下之人心，君子小人之閒者也。惟小人無學，而常遜於四者之中，未有學人而甘處小人者，及其爲之而不自覺，則恒以四者爲藏身之術。此四子書中，所以自弟子之學，大人之學以外無餘學也。

薛福成《庸盦全集・海外文編》卷三《攷舊知新説》 吾聞西人之言曰：華人尚舊，西人尚新。蓋自熹其能創一切新法以致富彊，而微諷中國不知變計也。詎知不忘舊，然後能自新；亦惟能自新，然後能復舊。夫日月，日新也，而容光之照，萬古如舊；流水，日新也，而就下之性，萬古如舊。西人器械，所以能參造化精微者，亦本前人已闡之學，屢研而益進耳，並非一旦豁然超悟，驟得無上之

祕訣也。即如中國上古之世，繼天立極之聖人，應運迭興，造卦畫，造市易，造網罟，造耒耜，造舟車，造弧矢，造衣裳，造書契，能使鴻荒氣象，一變爲宇宙之文明。蓋新莫新於此矣。其化由東而西，至今西學有東來之法，是能新中國，并能新及遐方殊俗者，莫中國之聖人若也。降及近古，中國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即以制器一端而論，惟黄帝、周公之指南車，民間尚知造鍼之法，外此如《攻工記》所論，暨公輸般之攻具，墨子之守具，張衡之渾天儀，諸葛亮之木牛流馬，杜預之河橋，早已盡失其傳。藉令因其舊法，相與潭思竭能，庸詎不能出西人上乎？夫惟其輕於忘舊，所以阻其日新也。竊嘗盱衡時局，參覈至計，爲以兩言決之曰：宜攻舊，勿厭舊，宜知新，勿騖新。

康有爲《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從今第十三》　以好古賤今之故，故法令律例委於吏胥，吏胥庸猥，蓋以今事爲笑，故相率習於無用之學，而待用者亦遂無材。顧亭林之言曰：「昔之清談在老、莊，今之清談在孔、孟。」夫學而無用謂之清談。清談孔、孟然且不可，況今之清談又在許、鄭乎？今天下人士多迂愚而無用，豈其質之下哉？殆亦高言學古爲之累也。今一郡一邑鄉曲間，求一《大清通禮》、《大清律例》不可得，求《會典則例》、《皇朝三通》、諸方略書，有並無之者，況欲得通古今、周四方之故者哉？以此爲教，而欲求治才，何異北行而之楚，緣木而求魚也？時制之闇如，而欲求其損益今故，變通宜民，不亦遠乎？孔子曰：「吾從周。」故從今之學不可不講也。今言教學，皆不泥乎古，以可行於今者爲用。「六藝」官守，咸斯旨也。朱子曰：「古禮必不可行於今，如有大本領人出，必掃除更新之。」至哉！是言也。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康子内外篇・覺識篇》　凡人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其相遠之故，習半之，學半之，以其習、學之殊，而覺識殊矣。夫與野人言論之異，此習爲之也；學人與常人器抱之異，此識爲之也。故有僅愛其一身者，其識周於一身者也；有愛一家者，其識又周於一家者也；有推而愛其鄉族者，其識稍大矣；又有推其愛而及於邦邑者，識益大矣；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血氣相通，痛癢相知，其覺識益大，其愛想之周者益遠。堯、舜、禹、湯、周、孔、墨，是其人矣。視其愛一身者亦遠矣，其實不遠也，其識之殊也。今有人焉，一涉想而周於天下焉，凡天之内，其想所及，即其愛所及，非騖遠也。彼以爲我四支百體之近而小也，特其尺寸大小之殊。夫形影尺寸大小何常也？瞽者無預於邱山之觀，短視者逾尋丈，不辨人與木石，告以前有險石横蛇，則瑟然驚，詎以前有美人遺金，則欣然喜。常人見十餘里而不能辨，若擴之以千里顯微之鏡，則赤蟻若巨象；引之以千里之鏡，則日星辨其環暈光點焉。夫學者猶之鏡耳，今顯微、千里之鏡盛行，告以赤蟻若象，日星有環暈光點，則人信之，以鏡易驗也。學者告人吾以天天爲家，以地地爲身，以人類爲吾百體，吾愛之周之，血氣通焉，痛癢覺焉，人必以爲誇誕大謾不之信，雖使舜、禹、仲尼證之，疑信半參焉，以學難驗也。夫千人帳、萬斛船，至易小也，而南人、北人交疑之。地體渾圓之説，出於《周髀・周公問》，而阮元不信對足底行之説，今則蒙子知之。道、咸以前，告人以有線焉頃刻傳口乎千萬里，有器焉頃刻傳言於數百年，雖有巨學，必嗤焉笑之，今則負床之孫，見而玩焉。紀昀之博，以艾儒略五洲萬國之説爲瑶臺閬苑之類，今則游販之子足至而手畫之。蓋安於所習，蔽於其識，其不信固也。雖使堯、禹爲保人，孔、墨爲證人，家説而户曉之，安能解哉？故吾之言，天下家人婦子之言也，而聞者必撟舌驚，侈口笑，而河漢之，吾安能喻之哉？

八股之文，八韻之詩，竊甲第，祭酒於鄉，此曲巷陋儒之尊大也。及游大師之門，馳都會之觀，披《四庫》之説，略聞九流之餘論，於經則有訓詁、聲音、名物、義理之門，其巨子曰胡、閻、惠、戴、段五氏奔走焉；於史則有掌故、考據、地理、議論之户，其巨子曰萬、錢、王、趙、張、何、乞丐焉。破碎而無統紀，繁巨而不關要，著之副墨，譁之京邑，輇之諷説者榜之颺之，京邑文儒之尊大也。老師魁學，舊輩宿齒，通義理之科，講經緯之條，天算金石，異域新學，兼綜並貫，樹論説，立德行，徧閱天下之才，老於當世之事，此大人魁儒之尊大也。若是者，求之古者之未曾有。好尚未統紀，立學無根蒂，建門無堂壁，經國無端緒，而況與論天人之事？

今有道焉，渺造化之跡，通神明之數，氣天寅合，變動形化，四通六闢，其運無乎不貫。其粗跡爲君師之事，該本末，洽道數，生生之倫，拔幽眇而文明，昭千萬祀而若揭，未嘗爲虚而寄體。造物忘乎聖通，其孰能與於斯？自仲尼之後，分其體，率其性，卷舒開合，若者其有意乎？語鄉祭酒以此，其何異語冰山之冰人，火山之火鷄，太平洋之島山忽出？其疑而謾之固宜。欲其喻之，亦必其嘗一引鏡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〇七佚名《記性悟性辨》　子夏曰：「月無忘其所能。」言人貴有記性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言無悟性則記性亦徒然也。斯二者相輔而行，相因而得，學問由是成，事理由是發，爲古今來學者所不可缺一。而我謂古今來君子小人之品類志趣所以大相懸殊判然兩途者，亦未始不由乎此。何以言之？蓋以其體而言，則有所記，然後得所悟，似記性在悟性之

先。以其用而言，則得所悟，乃能發所記，似悟性化記性之滯，此即孟子博學詳説以反於約之意也。若第就人人所有之記性悟性而論，則有時君子所極記得之處，自小人記之，不轉瞬而即忘；小人所極記得之處，自君子記之，亦不旋踵而即失。且同此一事，君子記之則悟出無窮理趣無窮忠厚，小人記之則悟出無數貪欲無數險惡。此無他，記性悟性無異，而品類志趣不同，品類志趣既不相同，則所記所悟自不得一。例論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古人蓋先我言之矣，且夫有記性兼有悟性必聰明人也。人既聰明似不必問其孰謂君子孰謂小人也，然而不容混也，必有辨也。試思載於經傳，紀於詩書，摘集於裨官野乘者，其間有善有惡，有邪有正，或君子，或小人，或貌似君子心實小人，或貌雖小人心實君子，或志在君子人偏以小人目之，或志在小人人誤以君子信之，其人其事悉著於編，任令天下後世之學君子學小人者，隨所願以爲取法。而天下後世之讀其書想見其爲人者，其心思志慮亦遂因此而各專所向，各得所樂。蓋君子小人各以類爲招。果使所好者而在善與正耶，則始而愛之既而效之，終且身體而力行之，遲之又久變化從心。不獨善者正者見爲善見爲正，即大反乎善與正而爲惡與邪，亦將於極惡極邪之中尋出其不惡不邪之處，且得因至惡至邪之人會出其改惡改邪之法，此君子之記性也，即君子之悟性也。果使所好者而在惡與邪耶，則亦始而愛之既而效之，終更心摹而力追之，遲之又久變化從心。不獨惡者邪者不覺其惡與邪，即大反乎惡與邪而爲善與正，且將裝真善真正之狀以濟其行惡行邪之私，或竟得行惡行邪之味而反嫌爲善爲正之苦，此小人之記性也，即小人之悟性也。是故見一賢者則相與贊嘆，然君子以爲爲人固當如是而敬之，小人以爲爲人何必如是而笑之。見一不賢者則相與痛恨，然君子惟恐我亦如是而戒之，小人惟恐我不如是而勉之。推之聞人談節義，君子曰：「我非斯人，誰與歸。」小人則曰：「是真呆笨之戇漢也。」聞人言貪婪，君子曰：「我斷不敢出於此。」小人則曰：「是真計算之長才也。」其記悟不同至於如此，而謂可概以聰明人目之。并不一辨其人品之何如哉？至若當世，名公鉅卿能員幹吏以及豪商鉅富登科發甲之輩，其人之賢不肖與平日行爲之若何均不能知，亦概屏弗道。惟問其何姓，何名，何處人，有何年紀，於何年陞官，何時發財，何科高中，現在有何差缺，得何保舉，積何産業，則背誦如流如數家珍，纍纍然如貫珠。聽其言窺其意一，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又若稱道及之齒頰流芬者，而且以他人之得造其境爲妒，以自己之不克步趨爲憾，以從前之失於交臂爲悔，以自前之得一識面爲榮，以將來之或可攀附爲望，俯仰之間百端交集，若是者其記性可謂佳矣，其悟性可謂妙矣。其如人與我疎，我與人遠，縱使記得牢悟得出，而徒費心思空言無補，適將其一片貪慕富貴依戀豪華之齷齪胸襟爲冷眼人所窺破何。嗚呼！記悟者，義理之所由深者也。而若人適因之以形其淺，亦識見之所由廣者也。而若人適因之而流於狹既淺且狹，則顯然一器小易盈之。小人而猶揚揚得意翊翊自矜曰：「我固有才有識之聰明人也。」不亦大可笑哉！

徐時榕《季仙先生遺稿・知行説》

盈天地間皆道也。道者，自然之理，爲萬事萬物之所莫能外，而求其所以通達是理者，曰知與行而已。知之至，則理之存於吾心者，自洞然而無所蔽。行之至，則理之備於吾身者，自渾然而無所虧。然而同一知也，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别。同一行也，有安行、利行、勉行之分。故聞道有蚤莫，而造道有難易。朱子曰：「知行常相須。論先後，知爲先；論重輕，行爲重。」此固不易之説也。然行亦有在所先者，《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譬如登高，不登泰山不能知天下之小也。是行不先於知乎？知亦有在所重者，《中庸》之言行也，篤行之功居其一。而其言知也，則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致知之功居其四。是知不重於行乎？況乎天之生人，不能無偏剛偏柔之異，人之承天宜各盡剛克柔克之功。昔者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行之至者，而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但告之以致知。昔者冉求説子之道，而自歎其力不足，是知之至者。而夫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則但責之以力行。故他日由與求也均之問：「聞斯行諸？」一則曰：「聞斯行之。」一則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蓋於由也不與之言行而與之言知，於求也不與之言知而與之言行，各因其生稟之殊而取裁之，是知行雖常相須而實有偏相爲用者。然則朱子之説皆非歟！而不知偏相爲用，正其常相須者也。凡物懸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就其昂者而偏抑之則適得其平，是即相須以有成之道也。且不觀其答吴晦叔之書乎？謂《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不誠，心可不正，身可不修也。若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不能一日廢者，豈得云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此知固爲先，而行亦有先於知之説也。又謂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略已小成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此行固爲重

而知亦有重於行之説也。由是觀之，知也，行也，孰先？孰重？亦任人之各自變化使無過不及以歸於中道焉而已。抑又聞之，初學有愚蒙之誚，其功在致知，成學有半廢之病。其功在力行，至入乎希聖希天之域而有以接夫道統之傳，則又以見知聞知爲極功，此又行在其中而知貫始終之説也。《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究之，知行以敬爲主。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一主乎敬，則即知即行，即行即知，自無間斷躐等之弊，而大道之要，庶乎其有得歟！

教學過程

《易・乾・文言》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易・兑・象》 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易・蒙・彖》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論語・公冶長》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論語・述而》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論語・先進》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論語・衛靈公》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禮記・中庸》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禮記・學記》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略】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返。《兑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

《荀子・儒效》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爲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韓嬰《韓詩外傳》卷一 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韓嬰《韓詩外傳》卷九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虚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許慎《説文解字・言部》 識，常也。一曰知也。從言哉聲。

王通《中説・天地》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程顥、程頤《二程外書》卷六《羅氏本拾遺》 「學而不思」則無得，故「罔」。

「思而不學」則不進，故「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伊川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二五《伊川先生語一一》 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异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孝，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學以知爲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陳師道《後山集》卷九《答江端禮書》 師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販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畧無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游酢《游鷹山集》卷一《論語雜解・學而不思章》 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主。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不能以爲己，故罔，罔者反求諸己而無實也。思而不學，則所思者不足以涉事，故殆，殆者應於事而不安也。

楊時《龜山集》卷二〇《答胡康侯其七》 聖學不明，士志於道者往往汩於世習而不知，雖英才異禀，卒能自拔於流俗者無幾也。某嘗私竊謂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者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未有不至於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未有不同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譬之升堂奥者，必得其門而入，乃可至。過其藩，望望然去之，則終身不能至。然則至學非難，知所以學爲難。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妄有意焉，思得朋游共學，左右提掖，覬獲一游其藩。乃今得康侯，蓋知衰老之有望也。

尹焞《和靖集》卷五《師說上》 先生曰：「君子之爲學，問欲切，思欲近。若泛問而遠思，豈有所得哉。雖子夏之言，實有可取。」

先生曰：「孔、孟門第，更無隱情，有疑便問，且如短喪、學稼、樊遲、宰我豈不知是小人不仁之事，蓋心有疑不得不問。若不問則終於自信矣。又如公孫丑問孟子，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丑豈不知，亦見管晏之功大，故舉而比之。得孟子一言之後，方知孟子之志在於道，而不在於功。後之人有所進益，亦公孫丑之力也。」

王庭珪《盧溪文集》卷三七《送天遊字序》 古之學者必期至於道。學不至道，則知人不知天。造物者之賦於人也，以天不以人。而俗學之士繕性於人，以亡其天，故遯天逐物，馳騖於人間而不知返。莊子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劉太虛諸孫皆俊秀，名九垓者時從余遊，方冠時，請字於余。余字之曰「天遊」，而語之曰：昔盧敖遊乎北海，至於濛谷之上，見一士焉。敖自謂能窮觀於六合之外，欲友其人。若士者笑之曰：「今子始遊於此，乃謂窮觀。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竦其身入云中，敖仰視弗見，若有喪也，始自歎。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乎？天遊志大而心廣，漠視九垓之外，一舉而千萬里，非局局然有封畛者所能至也。故善學者必觀古人之不可傳不可知處，始識其妙。齊威公讀糟粕之書於堂上，始知斲輪之妙不可以手傳。鴻濛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夫弗知者，乃真知者歟！學至於此，以之經世，則知有不器之器，不用之用，無施不可也。故併書以示天遊。

胡寅《斐然集》卷一九《傅燈玉英節録序》 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賢智于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

胡宏《五峰集》卷二《與張敬夫》 又學問之道，但患自足自止耳。若勉進不已，則古人事業可繼也。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二《記聞下》 吾輩學問，亦不必視前輩太遠。往嘗見籀仲滋所説，其視前輩直是高遠，如天之不可企及，亦不必如此。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〇《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

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説相須，其義始備。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學而第一》 或問：學之爲效，何也？曰：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曰：習之爲鳥數飛，何也？曰：《説文》文也。習之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學而時習，何以説也？曰：言人既學而知且能矣，而於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又以時反復而温繹之，如鳥之習飛然，則其所學者熟，而中心悦懌也。蓋人而不學，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無以能其所當能之事，固若冥行而已矣。然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且枯燥生澀，而無可嗜之味，危殆杌棁，而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時習之，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皆有以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諸人者，是其中心油然悦懌之味，雖芻豢之甘於口，亦不足以喻其美矣，此學之始也。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若何而樂耶？曰：理義人心之所同然，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吾獨得之，雖足以爲説矣。然以之告人而人莫之信，以之率人而人莫之從，則是獨擅乎此理，而舉世倀倀不得於其心之所同也。是猶十人同食，一人既飽，而九人不下咽，則吾之所説雖深，亦曷爲而能達於外耶？今吾之學所以得於己者既足以及人，人之信而從者又如此其衆也，則將皆有以得其心之所同然者，而吾之所得不獨爲一己之私矣。夫我之善有以及於彼，彼之心有以得乎我，吾之所知者，彼亦從而知之也，吾之所能者，彼亦從而能之也，則其歡忻交通，宣揚發暢，雖宫商相宣，律吕諧和，亦不足以方其樂矣，是學之中也。曰：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也？曰：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自是日進而不已焉，則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可也，此學之終也。曰：學有大小，此所謂學者，其大學耶？曰：不然也。學而習，習而説，凡學皆然，不以大小而有間也。且灑掃應對之事，正門人小子所宜先也，聖人豈略之哉！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六《大學三》 大凡讀書，須先要識認本文是説個甚麽，須全做不曾識他相似，虚心認他字字分明。復看數過，自然會熟，見得分明。譬如與人乍相見，其初只識其面目，再見則可以知其姓氏、鄉貫，又再見則可以知其性行如何。只恁地識認，久后便一見理會得。今學者讀書，亦且未要便懸空去思他。《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方言「慎思之」。若未學未問，便去思他，是空勞心耳！【略】切須記得識認兩字。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五《語録下》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博學在先，篤行在後。吾友學未博，焉知所行者是當爲，是不當爲？

《陳亮集》卷二四《贈武川陳童子序》 童子以記誦爲能，少壯以學識爲本，老成以德業爲重。年運而往，則所該愈廣，所求愈衆。窮天地之運，極古今之變，無非吾身不可闕之事也。故君子之道，不以其所已能者爲足，而嘗以其未能者爲歉，一日課一日之功，月異而歲不同，孜孜矻矻，死而後已。自古聖人，及若後世之賢智君子，騷人墨客，凡所以告語童子者，辭雖各出其所長，而大概不過此矣。若余少而昏蒙，長不知勉，未老而頽惰如七八十歲人者，此天地之棄物，而何以語童子哉！童子之資稟特異，而猶記疇昔之所聞，所見其略之可言者。蓋闕黨童子，聖人既與之周旋矣，以其求速自見者，而有疑於異時之遠到，故孺悲則辭而不見，將以警策之也。後世諸賢，其於童子豈能有此財成輔相之道哉，而況若余者乎！童子行矣，奇妙英發，不極其所到未可止也。落華收實，異時相與誦之。

樓鑰《攻媿集》卷五三《辨志録序》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此書之所以立名也。學者則先辨志，志不辨，則不知所守矣。東萊吕伯恭甫與鑰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實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録》、《闡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己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其用意切矣。章貢李君和卿得而玩味，法其可法，戒其可戒，又將刻而廣之，此真東萊之本旨也。俾鑰爲之序。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天下之事，凡可欲者皆善，其不可欲者非善也。可欲而不能有諸己，則猶

天下之善也。譬之五穀，無非嘉種，然必藝於土，而後有苗，有葉，以至於實。然必有諸己，而後有所謂美，所謂大，以至於聖神。此書誠善矣，然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蓋將以蓄其德，非以資口耳之習也。學者讀之，必以有諸己而力行之，則東萊之意庶其無負矣。此書初以《帥初》名，後又改爲《少儀外傳》云。

樓鑰《攻媿集》卷七六《跋朱晦菴書中庸》 乾道末年，余客授東嘉，貳卿曾公以吏部郎出守，嘗侍坐論訓詁音韻數端。公皆以爲然。余因曰：「此皆學者之細也」。公正色曰：「不然。《中庸》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力行之。』五者不可闕一，茲非所謂博學者乎？」余爲之悚然。公乃文清公之次子。文清及見元城、龜山諸公，家學有自來矣。《中庸》之言昭如日星，晦菴先生書此以告學者，而又曰：「不可以偏有所緩。」至哉言乎！學者試思之，緩其一，則必有所蔽，而況以力行爲可廢乎？戒之哉！

楊簡《先聖大訓》卷一《入其篇》 孔子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經一貫之道矣。又曰：「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知此之爲教，則知六經一貫之道矣。或曰：「孔子惟言其教，不詳言其所以教。」吁！已詳矣，不可得而又詳矣。加詳焉，則非矣。智者觀之，以爲其教甚明，愚者觀之，以爲不可解。不可解者即教也。人以紛紛人欲，擾擾思慮之心讀之，誠不見其所謂教。不知夫道非思慮之所可到。可思則可言，不可思則不可言。故孔子曰：「默而識之。」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八《局中祭先師》 學之不可以已也，自少至老，蓋不容一日廢。不惟不容一日廢，斯須不可廢也。

陳文蔚《克齋集》卷五《答范益之書》 師亡友散，無從講切，吾黨之通患，然只得各自努力。頃年侍坐，諄切之誨，歷歷在耳。今日惟有勇決力行，以變化其氣質，不守舊窠穴可也。學必要其有成，萬一無成，所謂掘井不及泉，與不學等耳。近讀《孟子》深有感於「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便中有可警策，實賴推輔仁之益，相望數百里同心之言如在几席。凡有新知，悉賜開諭。

黃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八七史蒙卿《果齋訓語》 學問進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大抵爲士莫先于尚志。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仁義而已矣！」程子亦曰：「言學便當以道爲志，言人便當以聖爲志。」苟此志不立，而惟流俗之徇，利欲之趨，則終身墮于卑陋，而不足與詣高明光大域矣，何足以爲士哉？

此志既立，便當居敬以涵養其本原，蓋人心虛靈，天理具足，仁義禮智，皆吾固有。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非自外而得之也。苟能端莊靜以涵養之，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聽，以此窮理理必明，以此反身身必誠，乃學問之大原也。夫既知涵養其本原，則天理之全體固渾然于吾心矣。

然一心之中雖曰萬理咸具，天叙天秩，品節粲然，苟非稽之聖賢，講之師友，察之事物，驗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極至，則知有所蔽，而行必有所差。此《大學》之誠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篤行，所以必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也。

既知所以窮理矣，則必以其所窮之理反之于身，以踐其實，日用之間微而念慮著，而云爲其當然者，皆天理之公，其不當然者，皆人欲之私也。于此謹而察之，果當然乎，則充之惟恐其不廣，行之惟恐其不至；果不當然乎，則改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從事于斯，無少間斷，人欲日以銷泯，天理日以純熟，而聖賢之道，忽不自知其實有于我矣。窮則獨善其身，可以繼往聖而開來學，達則兼善天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其功用有不可勝窮者。

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不立，持養疏略而此心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狂之分，特在念不念之間而已矣。并惟同志勉之！

劉壎《隱居通議》卷一《古人自少力學》 一日几間見南豐先生文，閱視其《上歐陽公書》，乃慶歷元年也，時年二十三耳。其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嘗自謂於聖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游當世，斐然有扶衰救缺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搴枝葉而已。」又曰：「苟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聖人之堂奧室家，自知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貫古今，則宜取奇偉閎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衰滅之中。謂執事無意焉，某不信也。」觀先生之志如此，是其少年所學，超卓不凡，非若新學小生，惟務詞章而已。且是時濂、洛未興，而先生之學專向聖域，何可得哉！同日又閱延平李先生《師友問答集》，有《摯見羅仲素先生書》，其年亦纔二十四耳。其書有曰：「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饑寒之患，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又曰：「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

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擇焉而不詳，守焉而不博，朝夕恐懼，不啻饑寒切身者，求充饑禦寒之具也。」又曰：「聖學中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絶嗜欲、捐念想，即無往以生心者，時相與游，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妄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色。然謂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愚則欺，衆皆坐某以此而不知，某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爾。」二先生生世不同，人品不同，然皆以甫踰弱冠之年，便已有志於作聖。乃知古人力學，自少時已下工夫。回思吾儕小人，當此年紀，不過刻意舉業，志求榮達。日夕汲汲，惟黄册之文是務。舉世陷溺，相習成風，曷嘗有一之志於道哉？亦由所師不過如此，繆種相承，卒誤後學。斯時也，儻有名師能舉二先生之説，開發提警，安知不於道有進邪？虚老一生，晚悔何及！熟復二書，仰天浩歎，要知舍内學而從外務，誠不足道。

蒲道源《閑居叢稿》卷二一《王思進字説》　王生既冠婚，猶從余學。一日，具禮前請曰：「某以幼命名不合於義類，願先生與易之，庶幾緣名求義以自勉，是亦教誨之一端也。」余嘉其意，謂之曰：「汝以我一日之長，而揭揭然以從我也，惡得不以所聞告子。《語》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夫爲山九仞，以一簣之虧，則前之功俱廢矣。雖坦然平地，自一簣而往，則後之功可望矣。此非由乎人哉？《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記》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故聖人惜顔子之能進，責冉求之自畫，其意亦可見矣。子其早夜思之，必先立其志，由學、問、思、辨、篤行，以求至於至善。如居偏方，欲適中國，問道所由行而不已，安有不到之理。若營營於競名、躍躍於趨利，苟目前之快，自以爲得進之宜，則非余之所望也。生能以是思之，則他日成就詎易量哉！」生曰：「唯。」遂以「簣」爲名，「思進」爲字云。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九《尚志齋説》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絶之不與爲偶，以其無志也。善爲學者，苟知此説，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爲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汪洋無所底止，其不爲妄人者幾希，此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焉，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平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爲喪。患難憂戚，志不爲懾。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苟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苟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爲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爲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浚儀黄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濟也受業于予。濟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爲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暫還其鄉，又來求説，授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濟也尚思立志乎哉！

楊瑀《山居新語》　讀書訣云：「生則慢讀明經句，熟則緊讀貪遍數。未熟莫要背念，既倦不如且住。」

宋炘《燕石集》卷一二《志勤齋序有詩》　燕人楊元卿，由其外父單周臣爲予婦翁確齋劉先生母黨尊丈，遂相知，今二十年。周臣爲帶下醫，有聲京師，所與交，皆中原耆舊、名公卿、才大夫士。元卿幼孤，弱冠時，周臣喜其能卓然自樹立，納爲贅壻，盡以其術教之。元卿持心堅，用力不怠，汲汲焉期其業之成，有不遑暇食者。周臣歿，克世其業，且嗜讀書。臨帖久之，用太常薦諸天官氏，執籩豆之役於宗廟郊社，習禮樂、名物、度數，每事無不問，蓋求效其職，以獲譽而進者。是役書滿，厠流内銓，秩第九品，搢紳子往往有自此躋華貫，嘗取志勤顔居室，以自勗其學。遂求説焉。古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天下古今，事無鉅細，其成也，率基於志。志立則勤隨之，事功迺集焉。聖人責宰予晝寢，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爲警枕，爲錐刺股，手不停披，口不絶吟，始曰志勤哉。噫！元卿之爲學，當視醫伎視筮仕，則勤可以成其志矣，奚其難？抑今之志勤者，富貴之謂也。學云乎哉，敢以是爲説，而系以詩。萬里橋邊江水長，貴人駟馬晝生光。是誰能識詩書味，長白山頭蘿粥香。螢囊雪案度青年，珍重夫君亦自賢。鞍馬歸來成内媿，眼花頭白枕書眠。

貢師泰《玩齋集》卷六《送鄭居貞之建安序》　夫君子之進於學也，必慎其擇，專其志，厲其行，持之久，積之深，養之厚，然後義精仁熟，幾應於中，而處天下之事不難矣。新安鄭生居貞，從予遊者再期，每有問焉，未嘗不即是以爲教，而生猶若有疑焉，於其别復申之曰：子亦觀於舟乎？其膠也前不能以尺寸及

水，至風順踔千里在瞬息。車之尼也，鞭箠泥淖，終日疲於跬步，及走康莊，注峻坂，雖雷轉飇驅，不足以喻其快，豈惟舟車哉。弓之張也，矢之激也，户之運也，橐之鼓也，水之決也，火之燎也，鳥之遇順，而魚之縱壑也，此其神妙不測，何如耶？是必有其幾矣。幾應於中，而事物之來，如持衡懸鑑，隨其長短輕重，小大妍媸，無不各當其情，而養親事君，居家治民之道，舉不外乎是矣。然擇之不慎，則邪説足以干正；志之不專，則事或分於外誘；行之不厲，則往往一簣而虧，半途而盡，又烏能進於聖賢之域哉？就有所進，則亦安於一才一藝之才成，狃於一善一長之得，而非明體達用之學也。

汪克寬《環谷集》卷五《志學齋記》　聖人之道，淡而寡味，然辟之菽粟之在天下，不可一日而舍也。舍是則無以有成也。世之人有志於聖人之道者蓋夥矣，然未之或知，詆於小藝，惑於旁蹊，則是志之未立也。志苟立矣，朝勤而暮輟，一暴而十寒，則是志之未誠也。志苟誠矣，覽之未博，習之未熟，未聞其所未知，未勉其所未行，則是志之未篤也。必也求之方策，誦而復焉，思而繹焉，凡理之所當然者，必法乎先哲而反諸身，本無往而不至也。然後出其餘以肆力於爲文，推其用以顯於時，則可謂充其志，而於學乃克有成矣。海寧任生元年近弱冠，而請學於余。氣清而質淳，既而以平日講劘之書與之讀之，以余之所聞於大人先生者與之言之，喜其有孳孳未已之意，而果有志於學也。又明年請名其書室，余嘆曰：書室之名，不必他求也。志於學而思弗懈，其進詎可量乎？客有詰余者，曰：「十五志學，東魯聖師之能事也。曾謂初學者而可語是乎？」噫！人皆可以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矧聖師斯語，實爲後進矩範，俾由階而升堂，沿流而達海，蓋猶射者之求的，行者之求返於其室也，寧令自暴自棄，而勿以是爲準則乎？余早蒙父師之訓，頗知嚮方，長而考德問業於鄉校，既壯而游於四方，乃徐有得，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余又安得不爲生最之諄諄以誨之哉？客曰：「以俟之而蘄生之速成也。」既以告於生，遂書爲記。

凌雲翰《柘軒集》卷四《説習齋説》　錢唐楊文卿嘗以「説習」顔其齋居，而請説于予，予不能解也。蓋《魯論》以習而後説，未聞説而後習者。夫習而説，則順言其效之所至。説于習，則逆推其功之所成。此經義語也。嘗讀《易》，而有得於《兑》與《坎》之卦矣。《兑》之象有曰：「兑，説也。」《大象》則曰：「朋友講習。」《坎》之《彖》有曰：「習坎終。」《大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由《兑》而觀，其説在乎習。由《坎》而觀，其習則在乎教。習乎教，則以習而言；説乎習，則以學而言，其習一也。蓋嘗達觀習學而言夫《易》之旨矣。有曰「兑以説之」，又曰「説言乎兑」，又曰「説萬物者，莫説乎澤」，而《習》之爲体，則本乎《坎》；《習》之爲用，則見乎《兑》，豈不以《兑》之爲澤，即《坎》水之塞其下流？二卦之義，可以相通。故聖人之言，亦在相發明歟？不然，何其有似乎《魯論》之言也？

且人之説在乎習，習而又習，自然説于中心，不至于樂弗置也。夫萬物之説於秋，由生而長，而收，而藏，是習也，物有不説者乎？物之説于秋，即人之説于習也。

今文卿年既高矣，學既富矣，而尤拳拳以説習稱，其甚懼仁之不熟，猶五穀之不如稊稗，兹吾道之有秋也。方今聖人者作，動静會天理之定，語默參闔闢之運，以財成，以輔相，以左右斯民于善政善教，皆可説也。民説其政，物説其天，君説其民，亦有文卿之説於習矣。予學《易》，故以予所得者敷而爲文卿説，而《魯論》之義，則又先儒之説在焉，予不容贅者。若夫説而不繹，習矣而不察，又聖賢所戒，予與文卿尚加勉哉！

王行《半軒集》卷一《疑辯》　讀經不可疑，然疑在學者，不可不辨也。故疑則聖人之言不行，不辨則聖人之意不明。姑以二經言之：《孝經》爲孔子、曾子之問答，舊説爲出於孔氏之書，信矣。然其引《詩》多非類，分章亦謬妄可鄙，朱子始疑而離析之，經以明其綱，傳以釋經文，固昭昭矣。然增傳之十二章，所載殊無意義，有以來臨川吴氏之删詆也。吴遵朱釋而稍加檃括，爲可憑也，然世迨今不能行。聖而有位者，自堯舜至周公而已。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一言及乎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大臣猶駭而廷諍之不已，聖人所爲，將爲後世法，一舉手投足，未嘗不慎，況定一代之制，筆爲全書，宜聖人之所不苟也。然《周禮》之於利，何其言之若是其密也？如金玉玩好之入玉府，良貨美賄之貢内帑，山師川長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雖小邦聚斂之臣亦不若是，豈周公聖人之意哉？其非周公之言決矣。小子一髮之疑，安得不辯乎？

王行《半軒集》卷二《立志》　居可逸之地而不自逸，有善治之聲而益自治，此其人之志可嘉矣。蓋古之人恒自審其已者，顧吾能盡吾之所當爲否也，又烏知所謂可逸之地、善治之聲也哉？然可逸之地、善治之聲，未有人不樂之者也，今乃有之而不顧焉，是非立志以古人自期者，曷能爾耶！

長洲張生文源，年甫弱冠，動止如老年人。厥甫怡雲處士愛之，惟義方是教。其外舅沈翁伯凝又與予交累代，嘗遣之學於予。予觀文源承奕世綺紈之

饒，無所爲而不遂其意，可謂居可逸之地。而乃益自勗勵，講習彌篤，至爲詩詞，或設一言、措一語，意不自足，則竟夕忘寐，其不自逸爲何如？持身甚嚴，行高而氣和，恂恂焉不宫褐之寬博，人皆曰恭儉。恭儉可謂有善治之聲矣，而乃内外交謹，凡體於身之禮，一無少忤，則其益自治者又何如耶？夫學莫先於立志，有其志則能成其功。譬諸射焉，志既正，體既直，良我弧，善我矢，必抵於正鵠，斯可期於中，不中將不已焉。今文源之志，以古人自期，則必道益加修，學益加進，不至於古人不已。傳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孔子嘗論志不可奪。文源立志宏遠而無所摇奪，誠不至古人不已也，可嘉哉！作《立志》。

王行《半軒集》卷二《郡庠公試策題》　問：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古史之體也。然紀言者紀其言辭號令，紀事者紀其動止事爲，則爲職也豈常人所能任哉？必也，明足以窮萬物之理，才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著善惡之迹，明得失之故，使後人之得以信之耳。不然，則善者不幸而不章，惡者或幸而得隱，不足以爲史矣。史職之難，有如是乎！粤自左右史廢，後之紀述者，以言與事合而爲一，左右史之體始混。《左傳》傳《春秋》者，名非史也，其體則右史混於左史焉。《國語》紀列國之語，名非史也，其體則左史混於右史焉。左氏以下，其體雖混而未至於大亂也。及司馬遷爲《史記》，創爲帝紀、世家、列傳、書、表、志，而左右史之體始大亂。然自遷而後，代之爲史者皆宗之，豈遷之史乃賢於古之史乎？豈遷果能任爲史之職如向之云云者乎？不然，何其累世而不知改也？蘇轍作《古史》以謫遷之非，是已，然有古之名而未能復古之體，何也？荀悦《漢紀》以紀名而多論，司馬光爲《通鑑》，編年祖《左傳》而論事似荀悦，其亦不足於遷乎？古人有言：欲求右史之體，考之《書》；欲求左史之體，考之《春秋》。朱子之《通鑑綱目》，學《春秋》者也，其果左右史之體乎？爲史之體，合古今而折衷之，其果宜于分而二乎？宜于合而一乎？諸君日於經學之餘從事于史，必能深著其説，請攄所蘊誠相與講焉。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一《藏脩圖記》　君子之爲學非一矣，陰陽之於《易》，政事之於《書》，情性之於《詩》，莊敬之於《禮》，和易之於《樂》，善惡之於《春秋》，皆所謂學也。苟知所爲學而徒工句讀，勞記誦，窮晝夜而不息焉，則學也曷能得其理哉！

浙江僉憲燕山劉公按治來越，一日出藏脩圖卷示予，俾爲記。予曰：噫！公其知所以爲學而能得夫理乎！夫學莫大乎藏于心，亦莫要乎脩諸身。非藏無以爲本，非修無以正業。譬猶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流不已也，則其達于海而同其大。善藏者，其海乎！善脩者，其河江乎！使虚驕以自盈，懈怠而不力，則亦猶源源混混者，或爲溝瀆之涸，其何得乎脩爲之功而全其所藏也哉！今公取《學記》「藏脩」二字扁其齋居，又令善畫者繪爲圖以自警，其於爲學，可謂藏焉。而會萬理于一心，脩焉而履諸事，於一身合内外，貫始終，而學可全矣。視彼所謂學爲《春秋》《詩》《書》《易》《禮》《樂》而徒事乎句讀記誦者，豈不大有間乎？推是以往，則他日之所以翼于君，而朝端捴綱紀之重，正于人而天下樹風聲之盛，詎不本於兹乎？

予以菲學承公之命，不敢固辭，輒以所聞爲記，而復繫之以詩。詩曰：

載彼燕山，惟秀所鍾。磅礴鬱積，克生我公。我公克生，材質挺拔。蚤游胄監，聲名上達。出僉浙憲，風裁凛然。釐正合公，平反息冤。惟公素學，古訓是傳。古訓謂何？藏焉脩焉。既顔其齋，載繪其圖。覩名思義，朝夕與居。如川之流，如海之會。流之不息，會斯必至。匪藏則隘，理曷其充？匪脩則窒，事曷其融？終始無間，内外一致。惟公之學，庶幾無媿。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一《讀書所記》　越庠徐生煜請曰：「煜承先生教，欲朝夕温熟故讀，第以齋居湫隘，人語喧襍，弗獲寧厥心。兹僦一室，去學宫甚近，冀講授之餘，以庶幾爲藏脩之室焉。因扁其顔曰讀書所，願爲文記之。」予以課業坌積，無好懷，未暇。一日酬應稍閒，且欲觀生之所爲所者，偕二三友造焉。予乃莞爾而笑曰：「是爲讀書所乎？」煜曰：「然。煜志在讀書而已，無他長物，先生何鄙煜哉？」予曰：「否。不然也。吾嘗觀夫世人之爲讀書室者，苔徑縈紆，花竹環繞，殆乎春風秋月，則景物雜然而前列也。入其室，則名畫在中壁，絲桐之琴在東壁，紫玉之簫在西壁，左右庋書，玉軸牙籤，燦若編錦。而又中設烏幾，以置古銅之罏。客至則焚香，或鼓琴，或弄簫，繼則觴詠諧謔，而日以爲常。此名爲讀書，而實則無有也。今生之爲是所也，處于陋巷，無斲雕藻繪之觀也，以素楮承塵旁，施于四壁，無花竹之飾乎庭宇也，無古名畫以眩乎目也，無琴簫之音以悦乎耳也，而又無觴詠諧謔以玩愒歲月也。惟《五經》、諸史、百氏之書在焉。顧乃矻矻焉以鑽研爲務，而不知日之將夕。夕則整襟危坐，焚膏繼晷，又以契夫古之人所謂一月而得四十有五日者焉。則生之讀書于兹，誠得其所者矣。吾所以莞爾而笑者，喜生之出乎行輩，而嗟世人讀書之不爾若也，吾何鄙乎哉！且周公嘗曰：『君子所其無逸。』召公曰：『王敬作所。』是皆以所爲名者，正以動

靜語默、出入起居無不在是，作輟則非所矣。今生朝益而暮習，日就而月將，固已得周公『無逸』之義。然先儒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生之讀書進學，苟不本之以敬，則書與所猶爲二也，召公之言不既荒乎？誠能敬以養之，使心與理會，道與身俱，則茲所也，可與周召之所以爲所者而一以貫之矣。」

予既嘉生之志，因述古人之所以名其所者，爲之記云。

王直《抑菴文後集》卷三五《講義・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是《中庸》第二十章子思引孔子的言語，意思說有志於聖賢之學，在於明善誠身這兩事。若不能擇善，則天理人欲體認不真，無以明善，不能固執，則天理爲人欲所奪，無以誠身。所以人必學然後能擇善，然後能固執。這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是說擇善固執的工夫。如何是博學？博是廣博。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於詩書六藝無所不講，古今事變無所不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聞見而周知事物之理。這便是博學。如何是審問？審是詳審人的學問，既博中間，或有時殊世異，權變不同，有所疑惑處，不可不請問於人。請問於人，必須詳細，然後所疑惑者皆得釋然。這便是審問。如何是慎思？慎是謹慎。學能審問於人，無所疑惑，必須反求於心，研精至理，不騖於虛遠，不流於汎濫，然後有得於己。這便是慎思。如何是明辨？天下之事，有義利之分，是非之別，辨之不明，則義利混淆，是非顛倒。學者必須於義利是非之間審察明白，不可有毫髮之差，這便是明辨。如何是篤行？篤是篤實用力，行是行其所知。夫既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必須身體力行，不使所知者爲空言，然後爲實學。這便是篤行。大抵學問思辨所以擇善，篤行所以固執，非擇善無以明固執之理，非固執無以成擇善之功，所以宋儒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臣謹按：此章孔子答魯哀公問政之言，子思引之以明中庸之道。其間所言達道達德九經行之皆本於誠。然非生知安行之資必由學問之功，所以申言爲學的工夫有這五件。學者於此實用其力，則達道達德九經皆可體而行之，天下國家無有不治者矣。伏惟聖明緝熙聖學以爲出治之本，躬行仁政以致雍熙之效，天下蒙福斯道幸甚，斯民幸甚。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四《尊聞齋記》 人之一心本高明也，而每溺於汙下者，私意蔽之耳。誠能撤其所蔽，則人欲净盡，天理昭晰，其脱凡近以遊高明，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然理欲混淆，要必博學審問以廣所聞。所聞既廣，則理無不窮，知無不致，而理欲判然矣。於是恭敬奉持，尊其所聞，一惟天理是循，得不進高明之域乎？且夫學者之所欲聞者何？聖賢之道也。聖賢往矣，而道惡乎聞？然其精神心術，寓於典籍，抑亦即其典籍以求之耳。典籍乃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積之充棟，載之汗牛，其於道德性命之原、禮樂刑政之本，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靡不具載。于焉講誦而通悉之，所聞得不博乎？聞貴乎能博，而尤貴乎能尊。不博以求之，則淺狹固陋，無以通古今而達事變。不尊而守之，則泛濫支離，無以體諸身而適夫用。博聞而至於能尊，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在外者輕。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天性之真煥然呈露，其高大光明也爲何如哉！在《易》有之：《艮》上《乾》下，其卦爲《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茲非尊其所聞之謂乎？《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茲非高明之謂乎？聖賢之道，不外乎是而已矣。曾子守約，動求諸身，而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宜其獨傳聖人一貫之妙。至漢董子，又引是爲武帝告，此其所以爲漢之醇儒也歟？

朝鮮任元濬子深甫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尊聞，蓋有得於曾子之言，而志乎聖賢之道者矣。頃以使事羽儀天朝，以予嘗使臨其國也，謁文爲記。予聞子深以明經領鄉書，擢甲科第一人，仕至其國典農少尹，文章名於時，才德見於用，能尊所聞之成效歟？尊而不懈，其進未可量也。嗟夫！國家詩書禮樂之化，洽於四表，而朝鮮越在海東，不亦漸溉尤深，故其士君子皆彬彬好學，窮理盡性，不畔聖賢之道，若子深者焉，是誠可尚也已。故不辭而爲之記。爲子深者，尚若董子，其亦以是而道其君也哉！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與陳大中》 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今人不去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看。及捉摸不住，索性要求虛静，所以入於空虛。殊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静，不必去求虛静。今人不去窮理致知，只在文義上綽過，又不於日用事物上推究，所以只見淺陋。窮理是推勘到十分盡處，致知是體究到十分明處。或讀書，或講論，或處事，皆要十分明盡，方是窮理致知工夫。只看窮字、致字，便無所不用其極。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進學銘》 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真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

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即事即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窮理》 一理之自然而萬殊，自不容已。故本末精粗，大小遠近，皆所當窮。請申論之：

其氣之運動周旋，包覆無涯，以爲生物之主者，謂之天。隤然成質，至静至厚，位乎其中，爲萬物之依載而萬物之所資以成者，謂之地。生生之中，得其氣之秀而性之靈者爲人；得其氣之偏濁，而洪纖動植各有其性者爲物。雖有天地人物之分，無非此理之自然不容已者也。以五倫言之，首出庶物、綜理民事爲天下之主者謂之君，佐承其君、宣布治化者謂之臣，生育慈養者爲父，受生成形者爲子。陰陽判合者爲夫婦，尊卑先後秩然者爲長幼，交游輔翼以成其德者爲朋友。雖五倫不同，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君之所施以正百官萬民者謂之政，治惡禁非以弼教者謂之刑，憫其愚而誨其不能謂之教，感其同然之善而變其惡謂之化。雖政刑教化不同，亦莫非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也。以經言之，是理之見於陰陽交變、奇耦象數者謂之《易》，著於帝王之政事而具於方册者謂之《書》，發乎人情、形於歌咏者謂之《詩》，見於日用先王裁制品節度數者謂之《禮》，發於聲音律吕而宣暢和樂者謂之《樂》，因當世之事、定其是非褒貶爲百王經世之法者謂之《春秋》。經雖不同，莫非是理之形者，作於當時，垂於後世也。由是論之，遠近大小，精粗本末，雖曰萬殊，莫非是理之所爲而自不容已。聖人則體此以爲教，賢人則窮此以爲學。棄而不窮，終於愚也。

姑舉其大綱，以發明本原切要之意。若推類而通，以至愈精愈密，益詳益盡，則在人自用其力焉。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白鹿洞講義》 古之學者，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必以窮理爲先。理明身修，則推之天下國家，無不順治。今諸君在洞者，務必用功於此，虛心一意，絶其雜慮，而於聖賢之書熟讀精思明辨，反之於身而力行之。又於日用之間，凡一事一物，必精察其理，一動一静，必實踐其跡。則所學在我，而於酬應之際，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必沛然矣，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且諸君以爲今人之性與古人之性同乎異乎？今人之心與古人之心同乎異乎？苟異矣，不敢強諸君。若吾之心、吾之性不異於古人，又何古人之不可學哉？諸君其勉之，務使今日白鹿洞即昔日之白鹿洞，今日之學即文公昔日之學，今日之道即文公昔日之道。不惟能盡乎吾身所賦之理，而於國家崇建人文之盛典，諸名公作興之盛意，庶不負焉。諸君勉之哉！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青宫直講・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博是廣博。人於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都當要理會過，若有一件不知道，便欠闕了，故曰博學之。學既博了，心裏不能無疑，須要去問人。問人時必須仔細，不要粗畧，務使那師傅朋友每都得盡情講論，方可解那疑惑，故曰審問之。既問了人，又須自家去思索。思索時，必須反求諸心，不要泛濫，也不要穿鑿，方才見得道理精，故曰慎思之。思索既是有得，遇著事務到根前，是的不是的，一分一毫，都據理去斷他，務使明白，故曰明辨之。學問思辨這四件，於道理上著實知得透徹，不可只做一場説話，須要見諸行事，著實用力做將去，務要到箇至處，不可半上落下，故曰篤行之。這五件是擇善固執的條目，學聖賢須從這五件做工夫。要理天下，也須從這五件做工夫。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八《時習齋記》 國學鄭君萬里自以其名鵬，因號二溟東人。間諗於予，予曰：「不可。是莊生之寓言爾，非吾黨所宜自命也。」君請更爲時習。習者，鳥數飛也，其義於鵬亦近。則又諗於予，予曰：「善哉，是可居子矣！」君因名其齋，而以記屬。

夫《魯論》二十篇，首學之一言，然必繼之時習者，豈伸其佔畢而已乎？蓋朱子之所以釋此學者炳如，而人莫之省也。夫學以復性，性者受之天，具於人之一心。心苟放焉，則雖效於人而妙似之，亦何益於我哉！出入無時，而操存舍亡於瞬息反手間，可畏如此。此學所以貴時習，而《中庸》之戒慎、孟子之收放心，其説一也。故善學者，必首事於言動，加謹於念慮，内外交養，而窮理以輔之，力行以終之，則天之所以相畀者，向雖不能不敗於外誘，一旦炯然來復於我，善益充，學益熟，其中心之喜，何啻楚弓之獲、趙璧之完而已哉！朋來而樂，世不我與而不愠，斯爲君子人矣。積而進之，體備用宏，而純亦不已之妙，亦可馴致焉，豈非時習之極功也哉！

或曰：「時習者，窮理事也，在《大學》爲格物致知，子何得反之？」嗚呼！是心學之晦，而誦朱傳之不審也。古者小學之教嚴，人生而爲治性養心之地者，蓋什八九矣。故《大學》以格致爲始教，俾因其已知者而益明之，以求致乎其極云爾。小學既廢，則人之爲性早已鑿矣，而遽先之格致，是猶水之原未浚而汲其流，木之本未培而擷其實，未有不涸而瘁焉者也。然則後世之學豈不勤勤於時

習之訓，自以爲勞且得哉？高者墮於訓詁，卑者梏於詞章，而古人所謂性學者微矣。老佛之說，烏得不橫流於世，而幽闇高明者胥爲之陷溺哉！

鄭君與予家同郡，元師山先生之裔孫，其學有源，負氣節，恒思以聖賢爲師，故因其請而畢其所聞，願相與共勉焉。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大學古本序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至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示弟立志說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汙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貓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責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

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吻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博約說乙酉》　南元真之學于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

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説，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於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静、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于言而成章，措之于爲而成行，書之于册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静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者。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於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爲虚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爲虚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説亂之也。

昔者顔子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爲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爲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顔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學乎哉？」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朱守諧卷甲申》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弈焉，弈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弈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三《書累語簡端録・志學章》 學莫先於辨志，夫子自謂十五而志于學，其志定矣。志定而學半，遲之十年而後能立，立者立志也。遲之十年，而後能不惑，不惑者，志無疑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又遲之十年而後能耳順，志忘順逆也，順與逆對，耳順猶所謂無逆耳也。耳順加于知命之上，一層深于一層，天命渾然，了無分别。未知天命，世間逆順諸境，猶有分别心在。夫子曰，自吾得子路，惡聲不入于耳，此猶未能耳順時事。至於知命，則分别不生，而順逆始忘，其聞於人之聲，虚己以應，將天下譽之而不加喜，天下非之而不加戚，又何惡聲之足云，此夫子獨覺其進，有不可躐等而窺者矣。從心者，縱心也。雖至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志到熟處，非能有加也，是所謂經歷之次第也。

尹臺《洞麓堂集》卷五《安成劉氏祠堂講論語子張問行一章》 昔子張在聖門，才高意廣，行務爲苟難。故始之問達，繼之問行，蓋但汲汲欲行之無不得，而不知反求諸身以致自修之實。故曾子嘗病其難與爲仁，則所學斷可識矣。夫子之教之也，可不謂對證之瞑眩乎？且達與行，豈强襲人情以爲得者？盈天地間，一感應之自然，故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其本皆實理所自出，不容以一毫僞妄雜之。故君子反身以致自修之實，其要不越言行之間，而感應之效自因之以不匱焉。故以天命實理宣之於言而爲忠信，則言之出可加乎民，而言爲有物矣。以天命實理措之於行而爲篤敬，則行之發可見乎遠，而行爲有常矣。言有物而行有常，則自家而施之國以及乎天下，感應流通，何所往之不達？何所施之不能行？夫豈先有所期必而後能獲之也哉！子張不知致力於是，而咕咕然惟達與行之問，謂之知本，可乎？故夫子始既以質直好義、察言觀色之類告之，蓋牖以感應之先要，至此則又約之忠信篤敬之二語，使致言行之實修，則才高意廣與苟難之可悦者，至此皆茫然自無湊泊。夫然後知達行爲感應之自然，要之不出天命流行之實理，而忠信篤敬之在言行，殆無一時可違於日用之間者斯須去之，則言

無物而行無常，一身且不可頓放，何有於達與行邪？故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所謂千里之外，應之無間乎蠻貊之遠者，而況於其近乎？「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所謂千里之外違之無擇乎州里之近者，而況於其遠蓋蠻貊？此感應天命實理出之爲忠信篤敬者，其行不以遠近而或窒。故君子致其言行之實修，無遠近，無人己，凡行與達，皆誠之不可揜者，夫豈待强之而後致與？雖然，是忠信篤敬人人若皆可知與能，而充之則有聖人所不能盡者。故君子忠信修辭，法乾行以厲德業，而終日對越在天之學，日孳孳不容已焉，篤恭不顯，謹獨知以存天載之神，而懷明德，不大聲色之學，日孳孳不容已焉。蓋庸言庸德，在常人所易視，而聖人顧每嘆其未能。故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茲伊尹所爲「顧諟天之明命」，而顏淵見聖道於博約之際，所立而有欲從之而末由也。子張蓋聞言至是，始忽有悟，斂其高才廣意而黜所悅苟難之行，幡然信慕夫子之告戒，特書之於其紳焉，抑可謂善喻而知所請事者矣。異時不失爲聖門高弟，未必非斯教啟之也。

吾獨怪二氏之學，接興於世，言務偏周法界，而無忠信以主之，故外倫理而莫或有察；行務窮極高虛，而無篤敬以出之，故終身没溺異見，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乃今之學者，往往掇其緒餘，崇飾恢廓俶詭之論以汩混吾聖人微指，使始學貿貿焉迷所從入，由是言恣肆而行乖僻，亂倫常，隳典法，遺禍於風教實大。

吾友師泉郡丞久學於陽明先生之門，得其良知密訓以教家，而風迪乎四方。不余鄙昧，設賓座公祠之堂，索一言以亶告族之多士。夫家難而天下易，古不有是語邪？師泉讓所難以託諸不類，余何力之能爲佐者？蓋聞《易》著《家人》之象，首歸重君子之言行。夫子翼《中孚》九二爻義，又惓惓焉即居室以考千里之違應。皆原本樞機爲動用。師泉以學教家，無所取足於是而止與？劉氏才俊之盛，在郡邑推甲乙，其高才廣意悦苟難以自振拔，一時得無若堂堂之張，負賢智之能過人，以槩於道，斐然猶或未之有裁與？《詩》稱「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易》云「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諸君儻不靳良玉自攻，則余願效他山之石，以相切磋於斯義，庶幾不患聖學之難致力也夫。

徐霈《東溪先生文集》卷一《講舍條約》 余昔從事於陽明先師之門，迨今三十餘年矣。當時四方之士雲集於會稽，先師没，而其徒散於四方，因而墮落者多矣。余自廣東謝病歸，因訪在門之士，如王西山、林陽溪，尚有一二存者。悼歲月之如流，幸此志之未泯，復爲五日一會，因而興起者多矣。懼人眾無所統攝，乃揭先師學問二條，一立志，二講學，以爲綱，復取《藍田鄉約》四條爲目，綱舉而目張，庶學者有所持循矣。

一曰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有求爲聖人之志者，然後可與共學。

二曰講學。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譏之端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一於道心而不息，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謂天下之達道也。

註曰：學莫先於誠譏之辨，見孺子入井而惻隱焉，天機自動，非思非勉，誠也，道心也。納交焉，要譽焉，則人爲也，譏也。先儒制字，以譏從人爲，有以也。程子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只是箇真誠惻怛底心，而羞惡、辭讓、是非皆從此出。致此真誠惻怛之心以事親則爲孝，致此真誠惻怛之心以事兄則爲弟，以至百行皆然，是之謂思誠之學。

朱用純《愧訥集》卷二《辭諸子聽講》 昔人謂學必講而後明。據愚意，學之明不徒在講，必也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改，三者交勉，不遺餘力，方可日進於明耳。所以前者吾弟輩請業於僕，僕意只將聖賢書義時一提舉，而所重在乎平日躬行實踐。蓋以聖賢書義範我躬行實踐，而以躬行實踐證昔聖賢書義，正所謂知行交進之功也。不謂弟輩不審乎此，浮游從事，始也尚以口耳爲業，繼也不惟廢於身心，併亦廢於口耳。但就僕區區講論片刻，此身坐定，稍稍檢攝，此如破屋壞器，東穿西漏，暫時抵塞，濟得甚事？以致過咎多端，物議沸起，豈是人之好爲譏斥哉。果然白璧無瑕，又何由而指摘，即或語有過當，要非無端至前。此須痛自悔責，猛加遷改，但覺譏斥之盡當，莫怨譏斥之我加，直視譏斥者爲神明之降鑒，爲骨肉之相愛，爲師長之提命，爲醫藥之救療，感之愧之，禱之頌之。存此一片公心，方是作聖基址，辦此一副誠心，方於自己分上有所補益，有所造進。不然，苟於胸臆之間，微有咎人之念，便是終身墮坑落塹，永無救拔根源，而且衆口之並多，惡聲之益甚。夫不思弭己之過，而但欲毀之不來，是猶不知熄火之然，而但欲鼎之不沸，安可得哉，安可得哉！雖然，此非獨弟輩之事，僕亦與有責焉。形端則影正，源潔則流清，僕不能刻責省躬，以爲弟輩倡率，致此懈弛，是足

下之過即僕之過，僕敢不因此益自悔勵遷改，務期寡尤，而但屑屑口耳相警戒，而且泰然坐於講席，借聖賢書作此不顧行之言，腆顏不知内疚也哉。故已決意辭講，勿復相强，各自閉關思咎，加鞭向上，日日讀聖賢事，諄諄砥礪，有此而已。幸深鑒悉，努力自愛，不宣。

計東《改亭文集》卷九《習齋記》　楊子雲曰：「能觀千賦則能賦，能觀千劒則能劍。」蓋言習也。又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夫巧從天，習從人，天授不逮人力，習之力大矣！生於祁連、姑衍之間，五歲而知射獵；生於五湖七澤之旁，五歲而知擊汰；生於金、張、衛、霍之家，能言而知冠蓋；生於程氏、烏氏之家，勝衣而知賣漿；生於王、謝之家，就傅而知清言，曉應對。故知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也。故曰：中材者言家教，中材以上者言家風，風之所漸漬，不待教而能，蓋言習也。

汝潁劉氏，自方伯公以來，子姓起家科名者，二十年間多至八九人，可謂盛矣。其子姓無不淬礪於學，斐然能文章，殆子雲所謂習者之門歟？子登之與予論交也，尤相善，其游成均也，以文章傾六舘之士，其歸而修制科之業也，於寶日堂之西閣名曰習齋，以時時簡練其中，而予爲之記。抑我聞《禮・月令》曰「季夏鷹學習」，言鷹隼先啄苞毛羽，待涼風至乃擊。」夫子登之文，六翮備矣，將翱翔千仞，而何待於習？然我又聞之朱子曰：「學與習一也，有淺深之殊焉。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者曰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曰習。」則子雲似未盡習之義也，又敢以朱子之言爲子登告。

顔元《存學編》卷二《性理評》　程子曰：「邢明叔明辯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晚溺於佛，所謂『日月至焉而已』者，豈不惜哉！」

朱子云：「程子死後，其高弟皆流於禪。」豈知程子在時已如此乎？蓋吾儒起手便與禪異者，正在徹始徹終總是體用一致耳。故童子便令學樂舞勺。夫勺之義大矣，豈童子所宜歌？聖人若曰自灑掃應對，以至參贊化育，固無高奇理，亦無卑瑣事。故上智如顔、貢，自幼爲之，不厭其淺，而叛道粗疏如陳亢，終身習之，亦不至畏其難而廢學。今明叔才氣明辯，練達世務，誠爲美才，但因程子不以六藝爲教，初時既不能令明叔認取其練習世務莫非心，後又性無由進於位育實具，不見儒道結果。回視所長者不足戀，前望所求者無所得，便覺無意味，無來由，烏得不莫之禦而入於禪也！猶吾所謂明帝之好佛，非明帝之罪，而李躬、桓榮之罪也。

夫「日月至焉」，乃吾夫子論諸賢不能純仁分寸也。當時曾子、子貢之流俱在其中，乃以比明叔之溺佛，程子不亦易言乎？

明道謂謝顯道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與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静坐。」伊川每見人静坐，便歎其善學。

因先生只説話，故弟子只學説話，心口且不相應，況身乎？況家國天下乎？措之事業，其不相應者多矣。吾嘗談天道性命，若無甚扞格，一著手算九九數，輒差。王子講冠禮若甚易，一習初祝便差。以此知心中醒，口中説，紙上作，不從身上習過，皆無用也。責及門不行，彼既請問，正好教之習禮習樂，卻只云且静坐，二程亦復如是。噫！雖曰不禪，吾不信也。

鄂爾泰等《日講禮記解義》卷四〇《學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説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此言立學立教之方，而并及教成之效也。陳注「術」當作州。比年，每歲也，中年間一年也。博習，無所不習也。《記》謂古書。蛾，蚍蜉也。古之教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巷首門側有塾，以教其閭之人。五百家爲黨，其學曰庠，以教閭塾所升之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其學曰序，以教黨庠所升之人。王都及侯國之學爲國學，則又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也。於每歲之入學者，間一年而考校焉。一年歲終，則察視其能離絶經書之句讀，辨別志趣之高下。三年則視其敬業而習無怠荒，樂羣而交無睽貳。五年則視其博習而不限於程，親師而不忘所授。七年則視其論學而能求其蘊，取友而能收其益。如此，謂之小成。至於九年，致知而識之精，可以觸類旁通，力行而守之定，可以强立不反，則謂之大成。夫然後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則推所學於人，足以化民而易其污俗，使近者被其教而無不説服，遠者聞其風而無不懷之。此乃《大學》所謂明新止至善之道也。古記有曰：「蛾子以時時學習衙土，而成大垤。」其即此由積學而成大道之謂乎。案鄭注，「術」當爲遂。古術、遂二字通用。據《周禮》「州長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陳説可從。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

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此言教學之制也。宵之言小也。夏圓楚方。大倫，猶言大節。官，已仕者。士，未仕者。大學之始教也，有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服用皮弁，祭用蘋藻，示以尊敬道藝也。肄，習。《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示以教成官使之義。於其始也，入學之時，大胥擊鼓以召學士，既至而發篋出書，所以振動其志，使之遜順而進業也。其用夏楚二物者，警其怠忽，使之收斂威儀也。未及卜禘，則不視學以考校者，所以優游其志也。時爲觀示而不悉語以故者，欲其默識諸心也。幼者但有聽受而無問難，以學不可踰等也。此七者，皆大學教人之大節也。《記》曰：「凡學之道不拘一途，官則先其職事之所急，士則先其志意之所尚。」其即此教必先大倫之謂乎。朱子曰：「聖賢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肖，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思各舉其職也。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此言大學教人，其功無間而益無窮也。正業謂時教之業，如春誦夏弦，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謂退息之所學，即下操縵、博依、雜服是也。操縵謂操弄琴瑟之弦。博依謂詩人比興之詞，託於物理而至博。雜服謂禮文冕弁衣裳之類。藏、息以地言，脩、游以學言。輔，友也。大學之教人也，四時之立教必有正業，偶然之退息必有居學，如不學操縵則心手弗調而不能安於弦矣，不學博依則物理弗明而不能安於詩矣，不學雜服則制度弗詳而不能安於禮矣。所以然者，不興起於藝即不能樂學故也。故君子之於學也，藏之時而有脩焉，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之時而有游焉，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夫然故安其學而益親其師，樂其友而益信其道。是以雖離去師友，而所守堅固，自不變移也。《兌命》曰：「學能敬孫其志，無時而不敏，斯進脩之益，如水源源而來。」其即此離師友而不反之謂乎。張子曰：「古之教人，先使有以樂之者，如操縵博依，如此則心樂，樂則道義生。」服，事也。雜服，灑埽應對、投壺沃盥細碎之事。案張子解雜服與注異，而義甚切實，今竝存之。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中》 古人之學不遺事物，蓋亦治教未分，官師合一，而後爲之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學校，皆見於制度。彼時從事於學者，入而申其佔畢，出而即見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學皆信而有徵，而非空言相爲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難副，則從古已然矣。堯之斥共工也，則曰「靜言庸違」。夫靜而能言，則非不學者也，試之於事而有違，則與效法於成象者異矣。傅說之啓高宗也，則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高宗舊學於甘盤，久勞於外，豈不學者哉？未試於事，則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說雖出於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夫求多聞而實之以建事，則所謂學古訓者，非徒誦說亦可見矣。夫治教一，而官師未分，求知易，而實行已難矣，何況官師分，而學者所肄皆爲前人陳迹哉！夫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思亦學者之事也，而別思於學，若謂思不可以言學者，蓋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此則夫子誨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稟，而不能無敝耳。劉歆所謂某家者流，其源出於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爲某家之學，其失而爲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爲某家之學，則官守失傳，而各以思之所至，自爲流別也；失爲某事之敝，則極思而未習於事，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學出於一，所謂學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統言之，十年曰幼學是也；析言之，則十三學樂，二十學禮是也。國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則曰鄉學、國學，學則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學屬乎人，而區爲品詣之名者。官師分，而諸子百家之言起，於是學始因人品詣以名矣，所謂某甲家之學，某乙家之學是也。學因人而異名，學斯舛矣，是非行之過而至於此也，出於思之過也。故夫子言學思偏廢之弊，即繼之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起，皆思之過，而不習於事者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原學下》 諸子百家之患起於思而不學，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蓋官師分，而學不同於古人也。後王以謂儒術不可廢，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設科取士，以爲誦法先王者勸焉。蓋其始也，以利祿勸儒術，而其究也，以儒術狥利祿，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夫人之情，不能無所歆而動，既已爲之，則思力致其實，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學校科舉，奔走千百才俊，豈無什一出於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遠，不能學古人之所學，則既以誦習儒業，即爲學之究竟

矣，而攻取之難勢亦倍於古人，故於專門攻習儒業者，苟果有以自見，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幾，吾無責焉耳。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狥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於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於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搆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無風氣，風氣不能無循環，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氣數者然也。所貴君子之學術，爲能持世而救偏。一陰一陽之道，宜於調劑者然也。風氣之開也，必有所以取，學問、文辭與義理，所以不無偏重畸輕之故也。風氣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趨時而好名，狥末而不知本也。是故開者雖不免於偏，必取其精者，爲新氣之迎；敝者縱名爲正，必襲其僞者，爲末流之託，此亦自然之勢也。而世之言學者，不知持風氣，而惟知狥風氣，且謂非是不足邀譽焉，則亦弗思而已矣。

李文耕《喜聞過齋文集》卷三《巨橋勸學》 諸生有舊從學者，有新來學者，大約同人功夫，不外講書、作文。不知此特《大學》八條目中「格物窮理」之一端，知之事也。知而不行，何以知爲？如問途而不舉足，終其身不出鄉曲閭巷中，知何益哉？且知行互相發，知不真者，固不能行，然行不力者，知亦不能造到精處。蓋猜擬想像與身親閱歷者，其識見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愚謂人之爲學，各有所知，各即所知者，先行焉而已；再求所未知者，勇行焉而已。知本爲行地也，能行則知益精矣。然諸生之所以不行者，殆有故焉：一則病於識趣卑陋，不專志於聖賢也。蓋今日子弟一入學堂，便祇知學爲文章，以取科第，苟得科第，便號成人，科第之外無人品，故文章之外無學術也。不知學者學爲人也，所以成己而成物也，科第特進身階梯，成物中之途徑耳。人品之貴賤，初不争於此也。世之得科第而不齒於人類者，不可勝數，諸生特未之思耳。夫《六經》《四子書》無一句不是教人做人之語，學者學爲文章，所以講明而踐行之，求不愧爲人也。即朝廷設科取士，亦因文以觀其行，謂言之有條理者，必其行之有本末者也。奈何數傳而忘共本，至以虛詞浮談相欺混，豈朝廷設科取士之初心哉！是不可不亟爲思省，而切求爲己之功者也。一則病於志氣委靡，以聖賢爲必不可企也。蓋今之學者習氣深重，雖畧知做人道理，及語以聖賢，不以爲拘苦，即視之峻絶，自謂我輩必不能行，不知道在日用，自其無窮者言，雖聖人天地不能盡，然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者也，今但從慎言語、謹威儀、正衣冠數端上檢點，從入孝出弟、愛衆親賢處著力，當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然能如此，便是聖賢路上人，雖未遽至聖人，固聖人之徒也。況聞前輩爲善，有譬之昨日死今日生者，夫子謂「愚必明，柔必强」，欲仁仁至，非誑語也。我誠視爲惡如糞穢，誰能強我以甘糞穢者？我誠知爲善如芻豢，誰能禁我以飫芻豢者？諸生立志一正，用功一實，則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將有日新而不能自已，日進而不能自知者，奈何疑阻不前，自負七尺，而不顧天之所以與我者也！諸生其切思之。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四《鄉塾讀書法序》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以法度嫻之，故中材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稠濁，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必學者以讀書爲事，則稍騖於文詞矣。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即梏繩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蹶於文詞，而并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汩没人才也久矣。此亦非獨爲父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隱括義類，兼采昔賢養蒙訓學之遺言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拳審擇，立規措矩，亹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筆記二十七則・功効》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貞凶，無攸利。」胡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于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于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貞正之道，見其凶也。無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鷄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于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于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工夫到這里，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真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則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問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五易本烺《思而不學論》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竊惟聖人垂訓，皆即其人所有之病而攻砭之，未有憑虚立論者。子之言思也，曰「無邪」，曰「慎思」，曰「君子有九思」，曰「再斯可矣」。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曰「思不出其位」，其示人以思之道如此。聖門諸賢，學而不思者或有之矣，若思而不學未之有也。虚無之習，始於晉人。心學之説，起於宋代。聖門固未之有也。然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者，將何所鍼砭乎，及讀至下章「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忽悟曰，我夫子殆爲西方之聖言之乎。夫佛氏稱定慧，稱圓明，冥心頓悟，虚無寂滅，正所謂思而不學者也。或疑春秋時尚無佛教，然余觀《周書記異》，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太史蘇由言大聖人生於西方。《列子》又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是釋迦之生，已在昭穆之世，並非魯莊時，雖傳聞不一，然在孔子之前無疑也。又《隋書・經籍志》，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没。意者大雄氏之説，中土已有所聞，如老子五千言，彼時亦流於西方耶。聖人之言，似明有所指也。蓋自古天地大運，至周而分，三教聖人皆生於其時，釋迦、老聃亦天生神智非常之人，孔子亦知後世有述矣。彼其聰明神悟實可以一空諸有，自含萬象，誠非尋常思議所及者。大聖人無常師焉不學，老聃亦嘗問禮，安知所云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非我夫子嘗親一試之，而並非設詞乎。然而課虚叩寂終涉杳冥，徒爲疲殆古注解殆字如此不如學之實有據依可以修己治人也。且釋迦生荒邈之域，其地本無典籍，以其聰明超悟，自可不待學而能獨闢一途。若吾儒生中國唐虞之後，《詩》《書》《禮》《樂》具在，循之則治，違之則亂，非可徒以思悟自立者。思而不學，亦唯釋迦能之，世人學之，未有不入魔道者。故子一則曰無益，一則曰則殆，而即以異端目其教，以斯害誠其人，所以爲天下萬世防者，至深且遠。南宋以後，禪學之害，直中儒者視昌黎之所闢，猶其淺耳。宋儒言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以爲害在楊墨後耳。豈知聖人所斥爲異端者，正指佛氏而非楊墨哉！不然，思而不學，試問七十子中孰是其人乎？云曾子之學獨用心於内者，此謝上蔡之禪説，唐以前無此名目議論也。試問春秋列國，孰是其人乎？雜學有管晏矣，外教有原壤子桑伯子，然非思而不學之人也。即清静如老聃，亦尚非思而不學之人也。惟大雄氏之冥心頓悟，乃其人耳。即彼教言之，姚秦時鳩摩什所繹内典甚多，及達摩西來，但得大意不立語言文字，並彼教之説而一掃之，豈非思而不學，固彼中之宗旨如是乎。若曰，聖言廣大至誠前知，爲後世空談心學者戒，是固然矣。然而何以有異端之目，索隱行怪之語也，此非明指西方之人而何。

劉熙載《古桐書屋續刻三種・讀書劄記》 學宜求諸見在。若喜怒哀樂失節，視聽言動非禮，是見在無學也。

學則不必問其質。不然，聖人何以言「有教無類」？

不學則近於禽獸；學非所學，其異於不學者幾何？

《中庸》引「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哲，當即指學問而言；身，當即指德性而言。

爲學者增長見聞易，變化氣質難，其難也，雖移山不足以喻之。然果能誠心求實，亦無難也。

學也者，學爲君子也。學君子，必以道制欲；若以欲忘道，是學爲小人矣。

窮理一貫之學，則能神而明之，推而行之。不然，汎濫雖多，焉往而不阻塞？

學要動賾不走作，全在乎熟。

教之道，譬則藥乎？藥要中病；泛然下藥，便不濟。

學以躬行爲本，躬行以慎獨爲本。

學不厭簡，要有本，有本則雖簡而不窮；學不争多，患無本，無本則雖多而易竭。

學有蔽二：曰俗，曰辟。俗者，專好與人同；僻者，專好與人異，是皆由不窮理耳。窮理，則能以是非定同異矣。

道外無學。道外亦稱學者，其學必託於道，而害道愈深矣。

以所學者爲主，以我爲賓，賓從主命，是故學有益也。若既學而仍怙我見，

焉用學？

就「人」上論學者，人爲主，而學爲客；就「學」上論人者，學爲主，而人爲客。要之，人與學不可相離，離之皆有弊。

爲學之道，在視其後者鞭之，教人亦然。

生知是良知，學知、困知，亦皆是良知。論知能者，所當觀其所復。

真爲學者，欲得此學而已。若爲利、爲名，雖學之勤且久，亦與不學無異，因主意本不在學也。

藥無高下，用當則有功。教學之道可思。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劉蓉《與曾子植書》　竊以人之爲學，貴先辨其志。志不立，則因循委靡，日以銷而月以蝕，終莫幸有成焉。其志苟斷然有以自決於中者，其成也亦必遠矣。僚之丸，秋之奕，羿之射，慶之鏤，師曠之審音，公輸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過人之材智，而卒能以其技名一世者，其用力專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於學，亦豈異於是哉？志於小，故所就者亦小。志於大，斯所成者亦大。大小雖不同量而要其勵吾志以從之，竭晝夜忘寢食以蘄至於是，而不至是不止者，則一而已。是故小人志藝，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學成德。基之於一念之間，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有如操左券以責右契，卒之無不償者，古昔聖賢所以成不朽之業，皆由於此矣。顧論學於今日，則又有辨，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三者皆傑然超出於科舉俗學之上，材智之士爭趨附焉。然僕以爲是三者，苟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與彼俗學者同歸於無用而已。如欲務其實而求適於用，則莫若從事於道義之學焉。道義之學，其蘊極乎高明廣大，而實爲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極乎性命天人，而實皆愚夫愚婦可與知能之事。其功用極乎參贊位育，而要不越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蓋凡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顔曾思孟之所以教，胥於是乎在焉。學者誠能勵吾志以從之，其高可至於聖賢，最下亦不失爲善人君子。譬諸射者之於的。然苟棲鵠於侯，而日凝神注矢以從之，雖功力所及，有遠近難易之不齊，然其中也必有日矣。其不惟正鵠之求，則且彎弓終日，而莫知的之所向，況望其有一中之得哉，是可爲學而志於聖賢者喻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病其高遠而難幾，甘自暴棄而不求，而獨於身外儻來不可必得之數，則趨之若鶩，雖至冒廉恥捐頂踵而不惜。向道若彼，趨利若此，豈其才之優於爲小人，而不足於爲君子哉。凡其可以爲小人之才皆其可以爲君子之才，使易其所以爲小人者爲君子，將無不足，然往往勇於爲小人而怯於爲君子者，非才與不才之異，其志之所趨殊焉耳。今斗筲者流，既惟利禄之趨，苟其稍自立知向學者，則流俗之論輒相與誑誘而震撼之，內慕乎富貴顯榮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訕笑之口，氣懾情蔥，而不克以自振，茲士風之所以日敝也。士君子讀聖賢書，當識輕重，明趨舍而知所好惡。奈何不慕爲古之仁聖賢人，而慕此苟賤亡恥之衆，不畏古之法言莊論，而畏此悠謬無識者之口哉。夫慕之固將效之，畏之又將思所以悦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輕重宜居何等也。且吾人斗室窮居，不過一草茅士，吾勵吾學，獨行其志，此亦何與於人。顧尚畏茲衆楚之咻，不能自決，假令一旦列朝班，躋顯仕，欲有所論建，而羣小譸張，浮言胥動，則遂將緘口咋舌，俯仰從人而已乎。胡廣馮道之流，闖然媚世，夫人而知笑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勵焉。窮居無以自見，立朝欲以何施，吾見笑人者行躬蹈所笑之轍，而坐見揶揄者之乘其後也。茲非志不立而隨俗浮湛者之明鑒哉，故夫吾人一日之志終身成敗之機也。機決於此，而千秋之業立焉。機失於此，而一生之行墮焉。使世之爲士者，日自磨礪以蹈先民之矩，雖由是與曩哲争光無難焉。使古之爲聖賢者，稍自降抑以徇流俗之規，則亦與彼蚩蚩者同歸於盡而已。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異於人世，亦不肯苟同於流俗，躬仁義而力踐之，不以舉世不爲而自阻，飫道德而心樂之，不以没世無聞而自戚。凡所爲兢兢焉較義利於毫芒之際，争得失於方寸之間，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幾於成德之域而止。及其成也，窮與達靡不得焉，進與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夫聖賢之當爲，夫人而知之矣。堯舜之可爲，夫人而聞之矣。知其當爲而行之不力，自棄者也。知其可爲而諉之不能，自賊者也。自賊自棄，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恥而不肯出者也。故僕今者竊願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後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議焉。其不然者，雖日言學無益矣，足下且以爲何如哉。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今犬馬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無所短長，蓋志氣因循之過也。足下之齒少於僕，而聰明才力又皆過之，使及此盛年，力自奮勵，古人不難到。失今不圖，則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雖欲悔之，抑無及矣。日月奄忽，轉盼既逝，尚以僕爲前車鑒哉。平生迂直與俗少諧，其於朋友苟實愛之，則必盡所以責善之道而不敢恕，數年來以此獲戾於人人者不少，雖頗自尤，然於心終無悔焉。足下性篤摯，令兄蓋亟許之，其於僕似非無意者，故聊誦言以發足下之志，其以爲然，將繼此而有進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當極論以求至當之歸，乃不虚此往還耳。客中布此，雖猥多恨不逮

意，惟足下審察。

《康有爲全集》二《子曰學而不思則罔》 聖人防儒教之弊，而憂異教之害焉。夫儒教之弊，學、思不兼也；異端之害，攻者所致也。夫子預防之。且古之儒者，咸預聞大道之統，絶不在「六藝」之科，故無辟儒之患，而異學不行焉。後世儒術微，異教熾，於是考據、義理之學争於道中，諸子九流之學歧於道外。考據、義理交譏，其弊浩博而寡要，陋畧而難安。諸子九流並興，其患兼愛而害仁，爲我而害義。嗟乎！百家往而不返，而先聖本末純備之學術，遂爲天下裂。

吾夫子爲儒教之師，憂後儒挾其不思不學之學争於教中，更患其侵於異端之學遁於教外，乃言曰：「六經」傳授之初，無章句訓詁之繁文，無性命理氣之奥旨，而微言大義，賴好學深思之士備知其要，因會其道體之全。三代政教文明，刑名、法術之書不作，虚無寂滅之教不開，而誦詩讀書，凡方領矩步之儒咸出一途，而絶無見聞之異。

今則正學衰息，異教流行，蓋難言矣。强博者，學矣，然而不思，無心得也；沈潛者，思矣，然而不學，無據守也。若是者，非罔則殆。言道爲一端，攻者衆矣，實以亂道；指心爲一端，攻者益衆矣，實以冥心。若是者，斯害也已。大抵正學中微，多起於陋儒之争席，講聲音，窮文字，圖太極，明本心，栩栩謂得聖學之傳，專己守殘，如大道何！且精研傳注而義理實粗，妙説陰陽而施行多礙，其罔殆正復可哀。而乃挾争名恐破之私，始則主奴，繼則冰炭，異學乘虚而大入，而儒術遂衰。是誰階之厲歟？雜學日興，本起於後生之好異，鳴堅白，談清虚，語坐忘，説無生，熙熙争揚異氏之波，索隱行怪，如叛道何？且恐物議未齊而清談誤國，良知未致而猖狂成風，其害正難隱弭。而乃挾植黨樹徒之勢，陰用異説，陽奉吾名，儒道日雜而多端，而異教横行，其禍可勝道歟！吾也深知罔殆之弊，故生平論撰，必博學而慎思之。姬公、老彭乎，古之述作上才哉！吾其竊比之也。惟吾黨德行文學，各分具體，將來學派或分，流弊伊胡底乎？尤憂異端之學，故怪神不語，必深閉而固拒之。原壤、老聃乎？今之方外逸人哉！吾偶周旋之耳。惟吾黨守死善道，無惑他歧，將來禦侮有人，吾道其重賴乎！

吁！儒林道學有分門，後世久相水火，豈知瑣碎箋疏，空談語録，舉無關儒家道統之傳。絶域遠夷傳異教，後來益更詭奇，豈知矯誣上天，誑誘我民，早宜嚴屏之。四夷之法，儒教庶幾哉！

甘樹椿《甘氏家訓》 人若不知學，既知學矣，當思所以行之，若知而不行，即與未知無異。我常見今之講學者矣，仁義道德，孝悌忠信，未嘗不津津而樂道之，及逆考其行，乃與所談絶遠，是謂能言而不能行，君子恥之。子思謂：「言顧行，行顧言。」又曰：「篤行之明，爲學當以行爲重也。」朱子有知行相須之論，陽明有知行合一之説。明知爲行之始，事行則知之究竟也。自此義不明，而曲學僞儒，遂接迹于天下後世矣。汝等既從事學問，總以躬行爲要，慎毋行與言違，致見棄于君子也。

教學原則與方法

許慎《説文解字・攴部》 啟，教也。从攴啓聲。《論語》曰：「不憤不啟。」

許慎《説文解字・寸部》 導，導引也。从寸道聲。

許慎《説文解字・言部》 論，告也。从言俞聲。【略】

譔，專教也。从言巽聲。【略】

講，和解也。从言冓聲。【略】

説，説釋也。从言兑。一曰談説。

《易・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略】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

《易・蒙・象》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易・大畜・象》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詩・衛風・淇奥》 瞻彼淇奥，緑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緑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緑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詩・小雅・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唯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詩・小雅・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論語・學而》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論語・爲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論語・公冶長》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略】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論語・雍也》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論語・述而》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論語・子罕》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論語・先進》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論語・衛靈公》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略】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荀子・勸學》 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爲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説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

《禮記・學記》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闢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略】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説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略】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陸賈《新語・懷慮》 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是以制事者不可□，設道者不可通。目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持，足以之行，各受一性，不得兩兼，兼則心惑，二路者行窮，正心一堅，久而不忘，在上不逸，爲下不傷，執一統物，雖寡必衆，心佚情散，雖高必崩，氣泄生疾，壽命不長，顛倒無端，失道不行。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密者固，安静者祥，志定心平，血脈乃彊。

賈誼《新書・脩政語上》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王之道而静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吾取之。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 今《春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知也。弗能察，寂若無；能察之，無物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則天下盡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 《春秋》明此，存亡道可觀也。觀乎蒲社，知驕溢之罰。觀乎許田，知諸侯不得專封。觀乎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知任賢奉上之功。觀乎魯隱、祭仲、叔武、孔父、荀息、仇牧、吴季子、公子目夷，知忠臣之效。觀乎楚公子比，知臣子之道，效死之義。觀乎潞子，知無輔自詛之敗。觀乎公在楚，知臣子之恩。觀乎漏言，知忠道之絶。觀乎獻六羽，知上下之差。觀乎宋伯姬，知貞婦之信。觀乎吴王夫差，知强陵弱。觀乎晉獻公，知逆理近色之過。觀乎楚昭王之伐蔡，知無義之反。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觀乎陳佗宋閔，知妬淫之禍。觀乎虞公、梁亡，知貪財枉法之窮。觀乎楚靈，知苦民之壞。觀乎魯莊之起臺，知驕奢淫泆之失。觀乎衛侯朔，知不即召之罪。觀乎執凡伯，知犯上之法。觀乎晉郤缺之伐邾婁，知臣下作福之誅。觀乎公子翬，知臣窺君之意。觀乎世卿，知移權之敗。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無二》 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兩起，故謂之一。一而不二者，天之行也。【略】事無大小，物無難易。反天之道，無成者。是以目不能二視，耳不能二聽，手不能二事。一手畫方，一手畫圓，莫能成。人爲小易之物，而終不能成，反天之不可行如是。是故古之人物而書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人孰無善？善不一，故不足以立身。治孰無常？常不一，故不足以致功。《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知天道者之言也。

劉安《淮南子・俶真訓》 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虚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内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引楯萬物，羣美萌生。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休其神者神居之。道出一原，通九門，散六衢，設於無垓坫之宇，寂漠以虚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

劉安《淮南子・精神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户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摇動而不定矣。五藏摇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虚静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内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

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秏。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

劉向《說苑・建本》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禁於其未發之曰預，因其可之曰時，相觀於善之曰磨，學不陵節而施之曰馴。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馴，則壞亂而不治；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曰有昭辟雍，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而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揚雄《法言・問明》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諱乎？」

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揚雄《法言・寡見》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瑣璅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

佚名《太平經》卷五〇《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書經意，正取一字如一竟。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於前，使一人主言其本，衆賢共違而說之，且有專長於天文意者，說而上行，究竟於天道；或有長於地理者，說而下行，洽究於地道；或復有長於外傍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說，究於中央；或有原事，長於萬物之精，究於萬物；或有究於內，或有究於外，本末根基華葉皆已見，悉以類象名之。書凡事之至意，天地陰陽之文，略可見矣。其頭足皆具，上繫下連，物類有自然，因共安其意，各書其辭，善者集成一說。是以聖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調定陰陽，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羣神遍悅喜；故取衆賢榮貫中而制以爲常法，萬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賢者一人之言，知適達一面，明不盡睹，不能用流六方，洽究達內外七處，未能源萬物之精，故各異說，令使天書失本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窮，陰陽不復易，皆當如此矣。不者，名爲孤說獨言，不得經意，遂從一人之言，名爲偏言。天地之性，非聖人不能獨談通天意也。故使說，內則不能究於天心，出則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則不中，神靈不爲其使，失其正路，遂從惑亂，故曰就浮華，不得共根基至意，過在此，令使樸者失其本也。令天道失正，陰陽內獨爲其病，乖亂害氣數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變氣連作，人民不壽，以此爲大咎，賢明共失天心。又去聖人流久，遂不能得其分理，此名爲亂道。所以然者，經道凡書記，前後參錯，爲天地談。凡事之頭首，神靈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靈不復戰怒而行害人也；則惡氣閉藏，盜則斷絕；盜賊止，則夷狄卻降，風雨爲其時節，是天悅喜之明效也。喜則愛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澤流其人民，則及其六畜禽獸，究達草木，和氣俱見，則邪惡氣消亡，則正氣更明，是陰陽自然之術法。猶比若書日用事，則夜藏；小人逃亡，則君子行。詐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陰陽而說神也。以爲吾書不然也，道以試成，欲知其得失。今試書一「本」字投於前，使衆賢共違而說之，及其投意不同，事解各異，足以知一人之說，其非明矣，安能理陰陽，使王者游而無事樂乎哉？是故執本者少，而說者衆，則無不窮矣；執本者衆而說者少，日使道浮且淺，淺而不止，因而亂矣；亂而不止，陰陽不善，邪氣便起。故聖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則無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則凡事失紀，萬物云亂，不可復理，精之明之，惑道邪書去矣。

佚名《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 驗行鏡其身，自知可爲得失法。賢明智迺包裹天地，積書無極，而不能自壽益命，此名空虛，無實道也。術士之師也，久久還自窮之。學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萬物之情，衆書並合備具，而不能事親尊君，此知無益也。詳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簡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佚名《太平經》卷九三《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善哉善哉！愚生嚮不力問，無緣得知是也。」「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與不學者等耳。是故古聖賢之學，旦夕問於師，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天之道也。」「唯唯。誠得力問，不敢有懈也。」

佚名《太平經》卷一五四至一七〇《利尊上延命法》 故聖人之教，非須鞁揣擊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

《王弼集・論語釋疑・爲政》 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

王通《中說・問易篇》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熟能廣問，非達臣熟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

乎！晁董公孫之對。」

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

王通《中説・禮樂篇》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王通《中説・魏相篇》 子謂賓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賓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

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李翰《通典序》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閲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頒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終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黄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户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别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甚稀，可爲長太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之不早，竟爲善述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也。左補闕李翰序。

張説《張説之文集》卷一九《貞節君碣》 神功元年十月乙丑，陽鴻卒於雩都縣。【略】鴻字季翔，平恩人也。

鴻倜儻奇傑，瓌瑋博達，貫涉六籍，百家之書，其要在霸王大畧、奇正大旨、君親大義、忠孝大節而已，章句之徒，不之視也。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上池州李使君書》 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復曰：「不試，故藝。」聖人尚以少賤不試，乃能多能有藝，況他人哉。僕與足下年未三十爲諸侯幕府吏，未四十爲天子廷臣，不爲甚賤，不爲不試矣。今者齒各甚壯，爲刺史各得小郡，俱處僻左，幸天下無事，人安穀熟，無兵期軍須、逋負諍訴之勤，足以爲學，自强自勉於未聞未見之間。僕不足道，雖能爲學，亦無所益，如足下之才，之時，真可惜也。向者所謂俊達堅明，心正而氣和，飾以温慎，此才可惜也。年四十爲刺史，得僻左小郡，有衣食，無爲吏之苦，此時之可惜也。僕以爲天資足下有異日名聲，績業光于前後，正在今日，可不勉之。

僕常念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何者？以其書具而事多也。今之言者必曰：「使聖人微旨不傳，乃鄭玄輩爲注解之罪。」僕觀其所解釋，明白完具，雖聖人復生，必挈置數子坐於游、夏之位。若使玄輩解釋不足爲師，要得聖人復生，如周公、夫子親授微旨，然後爲學。是則聖人不生，終不爲學；假使聖人復生，即亦隨而猾之矣。此則不學之徒，好出大言，欺亂常人耳。自漢已降，其有國者成敗廢興，事業蹤跡，一二億萬，青黄白黑，據實控有，皆可圖畫，考其來由，裁其短長，十得四五，足以應當時之務矣。不似古人窮天鑿玄，躡於無蹤，算於忽微，然後能爲學也。故曰，生百代之下，未必爲不幸也。

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乃隨所見聞，能不亡失而思念至也。楚王問萍實，對曰：「吾往年聞童謡而知之。」此乃以童子爲師耳。參之於上古，復酌於見聞，乃能爲聖人也。諸葛孔明曰：「諸公讀書，乃欲爲博士耳。」此乃蓋滯於所見，不知適變，名爲腐儒，亦學者之一病。

僕自元和已來，以至今日，其所見聞名公才人之所論討，典刑制度，征伐叛亂，考其當時，參於前古，能不忘失而思念，亦可以爲一家事業矣。但隨見隨忘，隨聞隨廢，輕目重耳之過，此亦學者之一病也。如足下天與之性，萬萬與僕相遠。僕自知頑滯，不能苦心爲學，假使能學之，亦不能出而施之，懇懇欲成足下之美，異日既受足下之教，於一官一局而無過失而已。自古未有不學而能垂名於後代者，足下勉之。

《柳宗元集》卷三《六逆論》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説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爲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

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者，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爲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爲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爲大據，而以致敗亂者，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親不足與也。苻氏進王猛而殺樊世，乃興；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舊不足恃也。顧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説。建一言，立一辭，則齕齕而不安，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而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柳宗元集》卷八《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凡爲學，略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爲宗；凡爲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爲用。自始學至於大成，躭嗜文籍，注意鑽礪，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儒言雅旨，夙有聞知。

《柳宗元集》卷一一《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説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横竪鈎貫，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爲《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爲事。黜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

《柳宗元集》卷二一《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説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説。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楩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子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躓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嘗道，觀九疑，下瀟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憩蜚廉以寄聲於廖廓耶！

《柳宗元集》卷三一《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韓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遇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遇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遇揲得老陽，六遇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董子能有異者也。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全唐文》卷八〇九司空圖《疑經》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之材守於其子，則用否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耶？書云天王狩於河陽，尚爲晉侯諱召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子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垂誡，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愧吝其貨而侮王命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曰天王使某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某來徵貢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求金，是使私自求而懲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全唐文》卷八〇九司空圖《疑經後述》 愚爲詩爲文一也，所務得諸己而已，未嘗摭拾前賢之謬誤。然爲儒證道，又不可皆無也。嘗得柳子厚《封建論》，以爲三王樹置，蓋勢使之然，又有是蓑弘之辨，意其多於救時。今夏縣孫郃自淮陽緘所著新文而至，愚雅以孫文不尚辭，待之頗易，及見其《卜年論》，又聳然加敬。鍾陵秀士陳用拙出其宗人嶽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因激剛腸，有詆經之說，亦疑經文誤耳。蓋亟於時病，言或不得其中，亦欲鼓陳君之銳氣，當有以復於我耳。時光化中興二年。

《全唐文》卷八一八陳康士《琴調自敍》 余學琴，雖因師啟聲，後乃自悟，徧尋正聲，《九弄》、《廣陵散》、《二胡笳》，可謂古風不泯之聲也。其餘操曲，亦曠絶難繼，自元和長慶以來，前輩得名之士，多不明於調韻，或手達者傷於流俗，聲達者患於直置，皆止師傳，不從心得。予因清風秋夜，雪月松軒，佇思有年，方諧雅素，故得弘無按指之聲，韻有黃冰之實，乃創調共百章，每調各有短章引韻，類《詩》小序焉。

《太平御覽》卷六一三《學部七・教學》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

又《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爲遂。《周禮》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又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

又曰：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

又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譬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又曰：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

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教其失也。

又曰：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也。

又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也。

又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音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尚書・説命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惟敷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學問而無方，心不通，師之罪也。

《漢書》曰：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修起學官，吏民大化，蜀地至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乃令天下皆立學校，自文翁爲之始。

又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少好學，明《春秋》，居家教授，學者遠至。

又曰：韋賢子玄成，明經，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

《東觀漢記》曰：永平九年，詔爲四姓小侯置學。

又曰：樊準見當世學者少，懼先王道術陵遲，乃上疏曰：光武受命中興之初，羣雄擾於冀州，旌旗亂於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尤垂意於經學，即位删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爲關内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享射禮，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是時學者尤盛，冠帶縉紳，遊辟廱觀化者，以億計。

《後漢書》曰：樊儵，字長魚，删定《公羊嚴氏春秋》，世號樊侯，教學門徒三千餘人。

又曰：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能著文章，有名京師，後以病免歸，居家授教不倦。

又曰：任安，字定祖，學圖讖，究竟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又曰：張興，字君上，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

又曰樊英，字季齊，善風角占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

又曰：鄭玄，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人。

又曰：孫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大澤中，賣之以奉供養，遠方人從遊學者，皆執經追於澤畔。

又曰：歐陽歙，爲司徒，坐在汝南贓下獄中。濟陰曹重，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

又曰：丁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

又曰：杜撫，字叔和，少有高才，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静樂道，弟子千餘人。

又曰：劉昆，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之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

又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列女樂，弟子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

《晉中興書》曰：范寧，字武子，解褐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絜己志，德行之士，莫不來宗。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寧者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秦録》曰：涼州胡辯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東徙洛陽，隨講受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姚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業盛矣。

《國語》曰：晉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臼季臣。曰：吾不能行也，咫咫尺間。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乎！使能者行之，猶愈於不學。

《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立大學、小學，使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年十五，入太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序。入太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

《墨子》曰：墨子勸弟子學，曰：汝若學，吾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墨子求仕。墨子曰：汝不聞魯人乎，昆弟五人，父死，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爾若送葬，吾當爲汝沽酒。葬訖，就弟求酒。四弟曰：子葬子父，豈獨吾父乎？

吾恐人笑子，故欺子以酒耳。今子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

《楊子》曰：博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鮮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夫觀書者，譬猶登東岳而知丘陵之崔嵬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不廣也，見日月而知衆星之照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説之少觀也。

《尸子》曰：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夫蜃舍而不治，則腐蠹，使上女桑之爲美錦，大君朝而服之身者蜃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

《任子》曰：學所以治己，教所以治人，不勤學，則無以爲智，不勤教，無以爲仁。

《郭林宗別傳》曰：泰以有道君子徵，同邑宋子俊勸使往，泰遂辭以疾，闔門教授。

《鍾會母傳》曰：夫人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受《孝經》，十五入太學，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汝之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王粲《儒史》謂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君臣朝廷、王事之紀，然則文法典藝，其存於此矣。

虞溥《厲學》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如涉學庭，講脩典訓，此成大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知，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也。

《太平御覽》卷六一六《學部十・讀誦》《禮記・曲禮下》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論語》曰：南容三復白珪。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太卜之屬。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協，合也。合禮謂習録所當共之事也。

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讀禮法者，太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

《史記》曰：太史公曰：予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息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

又曰：孔子晚善《易》，韋編三絶，鐵擿三折，漆書三滅也。

又曰：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漢書》曰：劉向專精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

又曰：楊雄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黄香，令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黄童也。

又曰：高鳳誦經，晝夜不絶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暴雨流麥，意在經，不視麥漂。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能誦憶。

又曰：應奉字世叔，讀書五行俱下。

又曰：侯瑾字子瑜，傭作爲資，暮還輒爇火以讀書。

《後漢書》曰：和熹鄧后，六歲能史書，史書，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乃更務學，欲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脩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后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宫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

范曄《後漢書》曰：周盤字伯堅，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也。

又曰：裴駿字仲駒。駿從第安祖，少而聰慧，年七八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兄云：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又曰：尚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讀《易》至損益卦，喟然而歎曰：吾以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魏武本紀》曰：吾讀介之推之避晉封，申包胥之逃楚賞，未嘗不廢書而歎。

《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樵負販，常挾經書，投閑書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吴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爲人賃書，所寫既畢，誦誦亦遍。

《魏志》曰：賈逵最好《春秋》，課日讀一遍。

《吴志》曰：留贊字正明，性果烈，好讀兵書及史傳，每覽古良將攻伐之勢，輒對書獨歎。

《晉書》曰：陶潛字元亮，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强。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王恭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

又曰：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嶮難改心，好星曆、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王隱《晉書・處士傳》曰：王褒字偉元，北海人也。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霑胷也。

沈約《齊紀》曰：顧歡字玄平，少喪父，事母謹孝。母喪，於墓側數年，好事者或從受書，每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悲動不能禁，自是學徒廢《蓼莪》之篇，不復講授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録》曰：韓景山，安平雀津人也。年十歲能屬文。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宋書》曰：沈演之家世爲將，至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遍，以達義理，上知名。

《北齊書》曰：趙郡王琛字子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

又曰：楊愔幼而喪母，曾詣舅子泰，泰與之飲，問汝讀何書？答曰：《詩》。泰曰：至《渭陽》未耶？愔便號泣感咽，子泰亦對之歔欷，於是遂爲罷酒。

《北史》曰：後魏元暉業領中書監録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嗢，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出路阻，狐兔鬱縱横。」

《梁書》曰：武帝每讀《孝子傳》，未曾終軸，輒輟書悲慟，由是家門愛重，探賾索隱，窮理盡性，究覽墳籍，神悟知機，讀書不待温故，一閲皆能誦憶。

又曰：《范雲傳》：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子，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知。明日登山，子良命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水。子良大悦，因以爲上賓。

又曰：昭明太子統，字德施，美姿皃，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

《陳書》曰：始興王叔陵，脩節虚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朝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

《隋書》曰：崔儦字歧叔，以讀書爲務，頗自負而忽人。嘗大署其門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我室。

又曰：來護兒字崇幼，而慕詭好立奇節，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而歎曰：「大丈夫其世當如是，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羣輩嘉其言，而壯其志。

又曰：韋師字公穎，少沉謹有慧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兹乎！」

《唐書》曰：章懷太子賢，上深所嗟賞之，謂司空李勣曰：「此兒已讀得《尚書》、《禮記》。曾遣讀《論語》，至賢賢易色，再三覆誦之，乃云：『性愛此言。』固知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也。」

又曰：蕭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厭倦，每欲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

又曰：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效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客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脱，左衛將張洽舞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恐爲忤旨，遽止之。帝嘉山惲之意。

《墨子》曰：周公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五士。

《莊子》曰：孔子遊于緇帷之林，休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有漁父聽曲爲法。

又曰：臧與穀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

又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曰：「敢問公所讀之書何言也？」公曰：「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

則公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説則可，無説則死。」扁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人物各有信，教學之無益也。古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

《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子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皎皎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也。」

《尸子》曰：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説苑》曰：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而必變，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虚受之。昔堯履天子之位，允恭以持之，虚静以待下，故百載而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益損之徵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虚，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外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虚，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神仙傳》曰：孔子讀書，老子見而問曰：「是何書也？」曰：「禮也。聖人亦讀之。」老子云：「聖人可也，汝曷爲復讀之？」

《洞冥記》曰：李充者，馮翊人也。自言三百歲，從秦始皇登會稽山，以望江漢之流也。少而好學，爲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乃就充石壁山中，受《尚書》，乃以口傳授伏子，四代之事，略無遺脱。伏子因而誦之，常以細繩十餘尋以縛腰，誦一遍則結繩一結，十尋之繩皆成結矣。計誦《尚書》可數萬遍。但食穀損人，精意有遺失。伏子今所傳百卷，得其一二耳。故《堯》、《舜》二典闕漏尤多。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於楚復陳，陳夏徵舒殺其君，楚莊王討之，因取陳而有之，申叔時諫，莊子從之，乃復陳國也。喟然歎曰：「賢哉！楚莊王也，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之信，非申叔之忠，弗能進其義，非莊王之賢，弗能受其訓。」

《春秋後語》曰：蘇周歸周，雖多畜，亦何以爲？於是夜發書篋數十，得周書《陰符》，《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讀之，欲睡，引錐刺其股，血流至踝。暮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説當母之君矣。

《幽明録》曰：襄陽城南有秦民墓，爲性至孝，親歿泣血三年，人有爲其詠《蓼莪》詩者。民聞其義，涕泗不自勝。

《桓子新論》曰：劉子政、子駿、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

《俗説》曰：劉抑爲僕射，傅迪爲左丞。傅如讀書，而不解其義，劉唯讀《莊》、《老》而已。傅道劉云：「正讀十二卷，何足本人。」劉道傅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

《物理論》曰：語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余雖無治絲之能，而悟聞《詩》之義。

《華陽國志》曰：徐誦字子産，少讀書，日不過五十字，誦千遍乃得，終成儒學。

《先賢傳》曰：延篤從唐季度受《左氏》，欲寫傳本，無紙，乃借本誦之。乃辭歸，季度曰：「卿欲寫傳，何辭歸？」答曰：「已誦之矣。」

《孝德傳》曰：張楷字公超，河南人也。至孝自然，喪親哀毁，每讀《詩》見素冠棘人，未嘗不掩泗焉。

《列女傳》曰：班婕妤，況之女，賢才通辯，選入後宫，每讀《詩》及窈窕淑女之篇，必三復之。

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岳讀《汲黯傳》，見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金樓子》曰：有人讀書握卷而輒睡者。梁朝有名士呼書卷爲黄妳，此蓋言其怡神養性。妳，媪也。

又曰：凡讀書，必以五經爲本，所謂非聖人之書勿讀。讀之百遍，其義自見。此外衆書，自可汎而觀耳。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譜牒所以别貴賤，明是非，尤宜留意，或復中表親疎，或復通塞昇降，百世衣冠，不可不悉。

又曰：《自叙》云：吾時夏夕中下絳紗，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卧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此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曰余年十四，苦眼疾沉痼，此來轉暗，不復能自讀書，三十六年來，恒令左右唱之。曾生所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兹言是也。

《全宋文》卷三一一釋智圓《勉學上并序》 中人之性，知務學，而或墮于學，

乃作《勉學》。

嗚呼！學不可須臾怠，道不可須臾離。道由學而明，學可怠乎？聖賢之域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其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矣」。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畫。」顏淵之學可以至于夫子，而不齊于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邪？」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于學邪！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于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于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于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于陽，故薺麥生焉。夫爲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它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于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于偕行也；入周則問禮于老子，則是學于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柱史邪？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爲？」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括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亢然不學邪？」

《全宋文》卷三一一釋智圓《勉學下》　夫聖且賢，必務于學，聖賢以下安有不學而成人哉！學猶飲食衣服也，人有聖乎、賢乎、衆庶乎，雖三者異，而饑索食、渴索飲、寒索衣則不異矣，學也豈得異乎？惟禽獸土木不必學也。嗚呼！愚夫嗜飲食而不怠，冒貨利而不休，及就于學，朝學而夕怠者有矣夫，有春學而冬怠者有矣夫。苟如嗜飲食、冒貨利之不知怠者，何患于不爲博聞乎，不爲君子乎。曰：世有至愚者，不辨菽麥之異，不知寒暑之變，豈令學邪？豈可教邪？曰：至愚由不教也，由不學也，苟師教之不倦，彼心之不怠者，聖域可躋而升乎，何憂菽麥之不辨乎？且愚者渴而知飲，饑而知食，寒而知衣，既知斯三者，則與由道而至，道可離乎？肆凡民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賢；賢人之學不怠，可以至於聖。冉求之學可以至於顏淵，而不逮其體者，中心怠耳，故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矣」。子曰：「患力不足者，中道廢，今汝畫。」顏淵之學可以至于夫子，而不齊于聖師者，短命死耳，如不死，安知其不如仲尼哉？以其學之不怠也。故曰：「有顏氏子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或問：「聖人學邪？」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凡民與賢猶知學，豈聖人怠于學邪！夫天之剛也，而能學柔于地，故不干四時焉；地之柔也，而能學剛于天，故能出金石焉。陽之發生也，而亦學肅殺于陰，故靡草死焉；陰之肅殺也，而亦學發生于陽，故薺麥生焉。夫爲天乎、地乎、陽乎、陰乎，交相學而不怠，所以成萬物。天不學柔則無以覆，地不學剛則無以載，陽不學陰則無以啓，陰不學陽則無以閉。聖人無它也，則天地陰陽而行者，四者學不怠，聖人惡乎怠？」或者避席曰：「予之孤陋也，幸子發其蒙。願聞聖人之學。」中庸子曰：「復坐，吾語汝。《書》不云乎：『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是故聖人造次顛沛，未嘗不念正道而學之也。夫子大聖人也，拔乎其萃，出乎其類，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入太廟，每事問，則是學于廟人也；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則是學于偕行也；入周則問禮于老子，則是學于柱史也。豈仲尼之聖，不若廟人、行人、柱史邪？蓋聖人懼夫不念正道而學之，則至於狂也矣。故曰『必有如丘之忠信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曰：「聖人生而知之，何必學爲？」曰：「知而學，聖人也；學而知，常人也。雖聖人、常人，莫有不由於學焉。孔子曰：『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矣！』噫，聖人之學，無乃括羽鏃礪，使深入乎？豈生而知之者亢然不學邪？」

《全宋文》卷四七五孫抃《好學》　「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然則撰量諸子，銓品四科，文學之稱，游、夏獨舉。苟顏氏而下，皆非好學，則是科也其妄設乎？不然，聖訓淵邈，古所未諭乎？嘗試論之曰：中賢之性，生而同，習而異。儕奸伍佞，其變也雖桀、跖之不若；附義黨仁，其成也固夷、惠之可企。就學而言，則道有隆殺，功有巨細。顏子之於善也，一聞之，十得之，拳焉而伏膺，仰焉而求誠。及夫嗜慾功名，則愧恥憂懼，若將擠墜於溝壑，故過不及貳，幾不待顯，庶乎理而近乎聖矣。游、夏之於善也，或悦之，或庚之，鑽鑿而不固，執持而不稔。及乎紛華作，則景慕安佚，恪思而後反，故過弗能止，幾弗能睨，思乎道而及乎賢矣。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則聖，好則殆，庶知

則中材而已矣。若游、夏者，謂之多聞博識可也，謂之好且樂，斯亦未矣。或曰：使二子勤行慎習，久而不廢，則顏氏可追乎？曰：學可追，然亦小有等差焉。柳宗元謂明離爲天下之用，常久爲天下之道，其注於人也爲明爲志，而有等限量，茲近之矣。然則孟子爲仁義忠信，天爵之道，是皆可力終而取，果誕説乎？曰：極性之品，柳子有焉；教人之善，孟子有焉。依性而教之，使不越其分，不陵其節，不失其正者，聖人《中庸》之旨乎！

《全宋文》卷六九九歐陽修《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 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内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顔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强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修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慚。某頓首。

《全宋文》卷七六四釋契嵩《上仁宗皇帝萬言書》 苟存其法，而其徒不得其人，其法亦何以爲効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豈不然哉？然則得人在制其徒及其時而學習之，使成其器。及其時，則其學習易成；人過其時，則其教諭難入也。昔佛制使人年盈二十，乃使得受具足戒，出家則聽以其沙彌從事。沙彌者，蓋容以其童子而出家也。其意以後世其人根器益鈍，而頓解者鮮，必資其早教少習，及其心未濫而漸之於道也。二十乃得受具足戒者，蓋以習性已成，志慮已定，可使守戒而行道也。其自既爾，必能推之以善於人也。故謂三寶之間，相承而續佛慧命者，唯藉於僧寶耳。其出家之制在律部，最爲定法，不可輒踰也。

《全宋文》卷九三一龔鼎臣《羣居治五經序》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禄政事，卒不諭經義。故以傳誦爲已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抉剔其詞，引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於聲，瞽之於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予常病焉。會鄴郡陳子堅、河南侯孝傑俱以儒名，相與擇士之秀者，得孫、高二生，各取一經以治之。由是一室之中，講誦正醇，仁義之言，馥如椒蘭，天人之理，邃如江海，時發辨論，鏗然其聲。既而樹程式，凡十日互求傳注所未至者以質問焉，有不通者罰金以恥之，庶乎鮮或暇逸而造乎極焉。然孔子謂《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者，誠爲顓愚者發爾。善爲學者能誦且達於政而敏於對，聖人之言爲不乖謬矣。用是著其始，且以勉于終云。

《全宋文》卷一〇〇三蔡襄《國論要目十二事疏・任材》 凡人之材，各有所能，不一等也。一人之智，兼治數局，時有不能也。有文詞之職，有吏治之職，有兵戎之職，有財利之職。夫有吏治之材，使之臨兵戎之事，則時有不能也；有財利之術，使之論朝廷之事，則時有不能也。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雖有武臣，蓋僅有也。故於文士，觀其所長，隨其材而任之。使其所能，則不能者止，其術莫善於還。詞令之職還於文士，講説之職還於儒學，典禮之職還於博士，兵戎之職還於武士，史文之職還於法吏，金穀之職還於利臣。所謂還者，與其能者，不以一人之智兼責之也。若夫宰輔大臣，必兼衆能：文學之士，皆其出身，忠義之節，皆其素立，故不論也；不明法令不可也，不知軍旅之情不可也，不知邊疆夷狄之數不可也，不知金穀利病不可也，不知禮典之舊不可也，是故難其人。陛下知其難也，得人則愛重之，又於羣臣詢諮而擇之。臣故謂任材者，明天子之事也。

《全宋文》卷一〇一五蔡襄《講春秋疏》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固，講之弗明，講之弗先，學之維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今夫乘堅策肥，彷徨中逵，明目巧智，厥罔施爲。人有麾之以檝，授之以銜，倘非罣轡絶鞅，雖四荒之遠，當安安而至。是猶學必固而講必先也。中古迄周，邦國咸設學校，禮義孝悌，益開而張。秦燔漢駁，愈遠寖微，侵牟漁奪，其不去者無尺間耳。雖真儒碩德時亦間出，賁於其躬，壅於其民。嗚呼，道方將行，豈窒於古、翔於今乎！臨漳

於天庭爲遐僻最，然而歲舉進士塲者僅十百人。豈特學干禄而已耶，是必學聖人之道也。學聖人之道其不在經籍乎？經籍之奥其不在於釋諭乎？誠曰舉吾州皆能遊聖人之道，酣於經籍，詳於釋諭，有是焉者，司馬子長所謂雖執鞭吾亦欣欣然慕焉。若其未盡能也，得無彷徨中逵，冀夫麾之以檛、授之以銜者乎？彭城先輩至自温陵，好古强學，尤善高論，能通《左氏春秋》孔子之志，其可不博聞乎？僕嘉與士君子酣乎經籍也，詳於釋諭也，游於聖人之道也，士君子以爲何如？

《全宋文》卷一三〇二張載《正蒙・三十篇》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張載集・經學理窟・義理》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二五《洪範傳》　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己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己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三《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者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早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于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于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

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説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全宋文》卷一四七五鄭獬《投卷書》　竊惟耕者不可一日而廢耒耜，工者不可一日而廢繩墨，士君子之道，豈可一日而廢學哉？然則耕者之不廢耒耜，是必良於爲耕，彼雖有百金之伎，不願以耒耜易之，則終其身爲耕而已矣。工不廢繩墨，是必良於爲工，彼雖有百金之田，亦不願以繩墨易之，則終其身爲工而已矣。士君子之道，貧賤必於學，富貴必於學，況以百金之間而遽然易哉！是亦必終其身爲學而已矣。某既以治學進干於時，天子賜之上第，及其補吏來，亦不敢廢所守。讀書，講道，時就筆札，作爲辭説，非其性然，蓋猶耕者之耒耜、工者之繩墨，乃其職耳。日月之間，遂盈巾衍，擇其可録者，纔得十軸。既薦之於吾君，其可得以沈酣漸漬乎？簡策之問而不治他能，以力學爲專。然其所作，意陋辭拙，索然無膏澤之容，譬夫菖蒲羊棗，其何足以備公鼎之正味？亦或有嗜之者耳。伏覬原其用心而略其干浼之罪，不勝恐悚。

《全宋文》卷一四七六鄭獬《送方元中序》　聖人之教，明其性分而不强人以所不能。孔子之門，可謂多賢矣，而皆不得爲孔子。乃有七十人者，又有十人者。十人之賢，又别之以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則知聖人之道大且周，而能并容成就之而不能遺也。故顔淵之性仁，教之充其仁而足矣；仲由之性義，教之充其義而足矣；子貢之性智，教之充其智而足矣。《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其此之謂乎？然而顔淵雖性於仁，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柔懦

而不治者矣。仲由雖性於義，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暴悍而自用者矣。子貢雖性於智，不得孔子之道正之，則將失而爲夸譎而不制者矣。故又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譬之爲器者，丹則磨之，角則擣之，金則冶之，埴則旊之，物雖不相同，各期於成器而已矣。

《全宋文》卷一五八王安國《師友》 《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詩》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之於人，其不可以無也如此。夫養父母、蓄妻子而衣食出於其力者，庶人之事盡此矣。其所以慮於憂患之際甚微，而猶曰須友以成，況士大夫守宗廟與朝廷之事甚衆，則不可以無友。士大夫尚然，又況諸侯守一國之大乎！至於天子之勢，大於諸侯，則尤不可以不學無師友也。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高宗之於甘盤，皆上盡悃愊以求於下。而下之自重不可以詘者，豈以其道德足以驚上哉？蓋以爲所以望於吾者以道德，而其求也不勤，則其聽也不一。故君之於臣也忘其貴，臣之於君也忘其賤，論道德於君臣之際，而無貴賤者，此天下國家之所以治也。《記》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夫修身至於足以取人者，學之效也，而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以夫四海九州之民，屬於一人之治，聰明不足以當萬事之視聽，操天下之要者，取人而已，果可以不學於師友乎？自先王之澤竭，而禮義詘乎戰國之俗，權使天下之士，而君臣之際，形隔勢絕，師友之道遂堙滅不聞於後世。雖有學於其臣者，豈復有懇惻之心哉！夫治亂之幾出乎此。而世俗之談者不能推見本末，徒以其事之未者甚淺而易見，而安知夫效於本者如此？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全宋文》卷一六〇九吕陶《教論》 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不强人之所未能而使之自至，則天下皆知爲善之易，而不苦其難，吾之教亦不勞而成也。人之所能者，素有於内也；其所未能者，擴於外而後得也。施其素有於内者，則用力固少矣；而又擴之於外，則何行而不健，何求而不遂乎？抉瞽者之目，而授以離婁之任；提聾者之耳，而訓以師曠之技，彼自知其資之不可爲也，雖早夜諄諄語之，安肯信其説而從哉？御不失其步驟，射不失其容止，而告之曰久而不已，則五節五善可以具焉，其人必有激昂自進之心，而無恐縮不敢之意。何則？其資可爲而無所憚也。及其久而不已，則所謂五節五善者亦庶幾矣。忠信廉孝者，天下之人皆目之曰善行而欲行之也。或告之曰如比干乃謂之忠，如尾生乃謂之信，如伯夷乃謂之廉，如虞舜乃謂之孝，則其心莫不畏其不可及而自惰焉。倘告之曰不欺於人足以爲忠，不食其言足以爲信，不苟於得足以爲廉，不悖其親足以爲孝，則孰不欣然而願行之？行之而不已，安知其不盡夫所謂忠信廉孝之道哉？古之聖人察夫人情，而知其資之可爲，而慮其心之畏不可以及，是故爲之教也，不遏其端，不咈其欲，充其所有，致其所無，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昔孔子之門人弟子皆賢明才哲，可謂造乎道者，然其問答之語，多切身近情，而無高遠難知、勤苦難行之事，是故以敬養爲孝，以言動視聽不涉非禮爲仁，以敬鬼神而遠之爲智，以先行其言而後從爲君子。凡爲此説者，欲人爲善之易也。及後世道喪而教衰，人持異論而失其本統，以告子之賢，而猶有杞柳桮棬之喻，謂仁義戕賊其性；陳仲子、許行之徒，則又叛禮義之中，立苟難之行以惑世。噫，斯言也，斯行也，無乃窒天下之善心，而爲仁義之禍歟！故孟子之教，皆先乎人之可爲者，後乎人之畏其不可及者。先乎可爲者，蓋因人之所能而導之也；後乎畏其不可及者，蓋不强人以所未能，而使之自至也。且其言曰：四端猶四體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如是則有惻隱之心者，可以爲仁。仁之至，則不止於惻隱也。有羞惡之心者，可以爲義，義之至，則不止於羞惡也。又曰：「徐行後長者謂之悌，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夫惟徐行後長者，雞鳴而爲善，皆衆人之所不憚，而其歸乃至於堯舜。凡爲此説者，所謂引之以至易，要之以至難也。人之所未能者，可以自至，夫然後知孟子之深於教也。

《全宋文》卷一七〇四吕大鈞《選小臣宿衛議》 古者人主左右前後使令執事之小臣，乃所以朝夕起居出入，須臾不可離者也。其用之迹，雖主於給宿衛，備頤指，以共綴衣、虎賁、執射、執馭之職，其用之意，則亦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以替疑丞保傅之事。主於給宿衛，備使令，則非恪勤謹重者，不可以當其任。使之獻可替否，拾遺補闕，則非開爽敏茂者，不足以充其位。此言猶未之盡。古之人君不獨有師有友，又有受教於我者焉。故疾醫，小藝者也，黄帝師岐伯而教雷公；費國，小邦也，惠公友顔般而役長息。然則使令執事之小臣，雖在擇恪勤謹重，開爽敏茂之資，人主又當教誨養育，使成就其材，以補異時公卿大夫之闕。如此，則朝廷常不乏材，而人主求之且不勞也。以漢唐之苟簡，其臣猶多出於宿衛供奉之官，豈非常在宫省，日侍帷幄，既已接聞廟堂之議，以廣其知識，間復親被德音，誨其所未至，則益知善惡向背之理，薰炙漸漬，久而不已，安有不化者哉？不徒其效如此，又可以自廣其聰明之德。《記》曰：「教學相長也。」又曰：「教然後知困。」彼既知向背，則必盡其心力，以承學於上。上之人既樂其自勉，

亦不盡以教之，或因其善問，有以起吾志；或因其難進，有以勉吾業。傳曰：「教不倦，仁也。」又曰：「有教無類。」則不徒可以益吾之志業，又可以廣吾之德性也。《記》曰：「善教者知至學之難易，又知其美惡。」則不徒廣吾之德性，又可以廣吾知人之明也。爲人君而乘政事之閒，以教育執事之小臣，乃有志業德性，知人之益，豈小補哉？今朝廷雖有中書、門下兩省官以備侍從，又有翰林、舍人院及諸館閣之臣以備顧問，非乏人也。充其選者，又皆美材敏行，非不賢也。既以待之不爲綴衣、虎賁、射、馭之冗，亦難復使從使令執事之賤。似宜略依漢制郡國貢士給宿衛之法，詔公卿牧守，如孔門四科之目，各使保任三二人，不以仕與未仕，限年二十以上，三十以下。其人則分隸中書、門下省，學士、舍人院及館閣諸司。其職則參諸殿侍諸班之列，其祿秩則視三班使臣、州縣掾屬而已。其閒暇則各受學於其官長，退而以所學開諭其同列，仍不立遷擢廢置之格。其有功罪善惡，一聽明主裁決而已。如此，則素無行能者必不得舉，不安其分者必不願爲。自非樸茂有志之士，不可得而與焉。試或行之，不過五七年，不徒得高才美行，可備器使，亦將資助盛德大業，必將日新而無窮。凡在位執事之小臣，亦當漸摩義理之益，相觀而善，可不務乎？

《全宋文》卷一六八八沈括《答崔肇書》　某再拜崔君足下：人之於學，不專則不能。雖百工其業至微，猶不可相兼而善，況君子之道也？若某則不幸所兼者多矣。衆人之所患而某之所取，心雖劭而力屈，功雖益而業悖。求乎其人而不似，考乎其藝而不信。日侈月肆，卒其無所至而歸。足下不欲其終捨君子而小人是求也，挽焉而不行，則推焉而欲其進也。然某少之時，其志於爲學，雖專亦不能使外物不至也。復不幸家貧，亟於祿仕。仕之最賤且勞，無若爲主簿。沂海淮沐地環數百里，苟獸蹄鳥迹之所及，主簿之職皆在焉。然既已出身爲吏，不得復若平時之高視闊步，擇可爲而後爲，固宜少善其職矣。所職如是，皆善固不能也。欲其粗善，必稍删其多歧，專心致意，畢力於其事而後可也。而又間有往還弔問，歲時臘臘，公私百役，十常兼其八九。乍而上下，乍而南北，其心懵懵跌跌，不知天地之爲天地，而雪霜風雨之爲晦明燠涼也。勢既如此，而又將求乎其所不可至，慕乎其所不可求，見其亡未見其得，見其往未見其至也。語不云乎：「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某之不競，不敢有希於是。苟才之所及，敢不惟吾子之詔。雖實不能，願學焉。審問之，瞀思之，篤行之，不至則命也。不宣。括再拜。

《全宋文》卷一六九〇沈括《孟子解》　「人之患在好爲人師」。教學之道，來學焉，則吾所以教也；有問焉，則吾所以告也。今於其教也，不待其來學；於其告也，不待其有問，非教學之道也，好爲人師也。

善射者之教人，志於彀而已，能者從之。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隨而教之，不受而去，則又從而招之。所以自處者既屈，而欲其聽者之必入，可謂惑矣。

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聲，聞也。善政善行，作於此而聞於彼之謂聲。《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言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聲也。

《二程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

《二程遺書》卷四《二先生語四》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略】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於政事專對之間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二程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　經所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二程遺書》卷八《二先生語八》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二程遺書》卷九《二先生語九》　「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明善之徹矣。聖人不言誠之一節者，言不惑則自誠矣。「五十而知天命」，思而知之也。「六十而耳順」，耳者在人之最末者也。至耳而順，則是不思而得也。然猶滯於迹焉，至於「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聖人之道終矣。此教之序也。

對孟懿子問孝，告衆人者也。對孟武伯者，以武伯多可憂之事也。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温潤之色：各因其人材高下與其所失而教之也。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退而省其私」者，言顔子退而省其在己者，亦足以發此，故仲尼知其不愚，可謂善學者也。

《二程遺書》卷一一《明道先生語一》 學要在自得。古人教人，唯指其非，故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言三隅，舉其近。若夫「告諸往而知來者」，則其知已遠矣。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甚人言，亦不動。待人之言爲是，何自得之有。

《二程遺書》卷一二《明道先生語二》 凡人才學，便須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二程遺書》卷一五《伊川先生語一》 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然亦是一作且。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須是成章乃達。

《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禀。有剛柔也。故强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强也。【略】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争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一本此下云：「或問：『思一事，或泛及佗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别事？』」【略】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二程遺書》卷一九《伊川先生語五》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

《二程粹言》卷下《聖賢篇》 子曰：孔子教人，各因其才，有以文學入者，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以德行入者。

《二程粹言》卷下《人物篇》 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虧者成之而已。

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子曰：「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張子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略】

子曰：君子之學，必日進則日新，不日進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進退，以其造者極也。

《二程外書》卷六《羅氏本拾遺》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略】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郭祥正《青山集》卷一《陳竹性删後贅吟序》 詩之爲教，必悠揚諷詠乃得之。非如他經，可徒以訓詁爲也。古之學詩者，必先求其聲，以考其風俗，本其情性。後世學詩者，不復知所謂聲矣，而訓詁日繁，去詩寖遠。漢人稱説詩解人頤，詩非癡物，説詩者必使人悠然有得於眉睫之間，乃爲善爾。近世横渠以詩説詩，蓋得之，然不過十數章止。横渠蓋姑爲之例爾。竹性陳君取風雅語，一用横渠例，謂之《删後贅吟》。余讀之，毛、鄭以來奇書也。釋氏之徒，演説大意，敷陳既竟，復五七其辭，謂之偈言，不必皆有韻也。讀之往往能使人悟入異教，自不當與吾書並論。要之教人方便，是或一道。吾欲取竹性吟，使童兒知習，即他詩傳可束閣。竹性徵余題吟後，輒用竹性例系之以吟：觀詩妙處在吟哦，解説紛紛意轉訛。記得富陽明月夜，篷牕閑聽竹聲歌。

《全宋文》卷一七七七韋驤《生物必因材而篤論》 穹然而高，蒼然而色者，天之形也。列星隨旋，日月遞照，陰陽交變，風雨博施者，天之用也。值物賦象，無有偏擇，不見其本而見其成者，天之功也。功用若此，不約而誠，壹之於無私焉耳。夫無私於物，而其於人也將異乎哉。至於人，而或助焉，或絶焉，或因之以福，或仍之以禍，豈不緣其所取而應之邪？故《中庸》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嗚呼，仲尼之言其至矣夫！且天運於上而不能言，察天之道而能言於下者，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夫所謂生物者，舉端而喻人事也。所謂必因其材者，隨其質性而厚之也。勢欲殖者與之培，體欲傾者與之覆，培非私而覆非怒也，皆本其所致而速之也，非有愛惡疏密爲之間也。殖者不德而傾者不望，亦知不以愛惡疏密而間然也。是故彊本節用，天不能貧；本荒而用侈，則天能使之富乎？養備動時，天不能病；養略而動罕，則天能使之全乎？修道不二，天不能禍；倍道妄行，則天能使之吉乎？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存其所存而亡其所亡耳。不知存亡之理而察天者，是妄人也。知存亡之至而不惑，唯聖者能之。是以聖人正其在己而不祈於天，天其舍之乎？《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謂是歟。故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之美，非幸也，其道適然也。《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由此觀之，天之因材而篤也，不曰昭昭乎？《洪範》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所以爲勸沮，苟不固也，其又可以爲勸沮乎？嗚呼，仲尼之言其至矣夫！不由數測也，不由占知也，一言而盡天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全宋文》卷二〇一三陳祥道《論語全解原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勿辨。蓋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無應，不發一言，不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爲榮，其罰不足以爲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未起，由辨議無間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必屢告而詳説之。大抵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則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矣。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再求，不悦之季路，聞理而不得叛，卒爲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諸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詳。然而孟子之世，許子之言盈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説，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問答，不直則道不見，故其爲言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而已矣。陳祥道序。

《全宋文》卷二二〇六陸佃《答周之才書》 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説《書》爲德，好利者以説《書》爲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於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説《書》，而亦欲希聖慎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既久矣，恐所論尚不中，有所見焉，幸教我。

黄裳《演山集》卷四〇《引而不發》 君子之教人，嘗欲以所思勝所學，以所得勝所聞。蓋學而聞之者外也，思而得之者内也，内非外則由中出者不行，此君子所以引之也，外非内則自外入者不止，此君子所以不發之也，引之者所以使之至，不發之者所以使之思，有所至則所聞者多矣，有所思則所守者約矣。蓋天下之理，多則惑，少則得，博以學所以致其多，精以思所以致其少，多所以爲學，少所以爲道，而君子之造道也，在於自得而已，則其教人也，可以不至於自得而已哉！蓋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故其教人也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凡以欲其自得於道而已。此所以引而不發者歟！孔子之於門弟子，其博之也則以文，其約之也則以禮，其教之也則以文行忠信，此所謂引之也。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之道，季路所不得問，所謂不發之也。雖然此特施於弟子之問而已。若夫誠至而不能問，問一而不能二，則又將叩其兩端以竭之，然則聖人之教人，

豈一端而已哉？而後世之士，不明乎引而不發之意，故可詳而略，學者所以蔽於約而不知統可略而詳，學者所以惑於多而不知要，則豈所謂善教人者哉！

黃裳《演山集》卷四五《六經之失》 問：始予讀《禮記》經解，切怪《六經》皆自聖人述作，刊正不宜有失，然而《六經》之失，或失之賊，或失之煩，或失之亂，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果有失乎？自得之士，讀其書論其世，則知《六經》之失，可以亂天下；深于《易》者不賊，深于《書》者不誣，深于《禮》者不煩，深于《樂》者不奢，深于《詩》者不愚，則知《六經》可以治天下，在夫學者之愚智而已，《六經》豈有失哉？秦火之後，兩漢諸儒，頗修藝文，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多者或至百餘萬言，類非深造者，愚、誣、煩、亂卒莫之解，乃于《六經》之中，有妄發其失者，予甚憂之。諸君之學《六經》，庶幾有用于天下，然而《六經》之失何以計之。

黃庭堅《山谷別集》卷一八《與斌老書二》 斌老夏熱想侍奉吉慶，別來極奉思也，即日必在孫逢原會學處，此老人勤學穩實，依之爲有理，然常須自存心，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如相聚終日作無義語及無益事，切自儆戒，勿爲所黨，可惜少年才器，可致遠大，一墮此朋中，如入鮑魚之肆，十年尚猶有臭也。偶得楊伸筆，似可用，謾寄十枝。戎州有所須，因書示諭，四十道中廢書已曬成一崑崙矣。

秦觀《淮海集》卷六《精騎集序》 予少時讀書，一見輒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彊記之力，而常廢於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繹數終，掩卷茫然，輒復不省，故雖然有勤苦之勞，而常廢於善忘。嗟夫，敗吾業者常此二物也。比讀《齊史》，見孫搴答邢詞云：「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心善其說，因取經傳子史事之可爲文用者，得若干條，勒爲若干卷，題曰《精騎集》云。噫！少而不勤，無如之何矣。長而善忘，庶幾以此補之。

秦觀《淮海集》卷二二《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

謝逸《溪堂集》卷一〇《習說》 儒有遊學於北而歸者，父老幸其歸也，且迎謁之，願丐其語以爲子弟之訓。既語，爲北人音，父老不熟于耳也，皆相顧驚愕，退而罵且笑曰：「而祖而父與而兄弟未嘗北其人也，而母而妻與而姑姊妹固南其音也，而曩之音家人若也，至於去其鄉而易之可乎？」或曰：「非固易之也，習使之然也。彼與北人居且久，入于耳，著于心，不自知其音之北也。」謝子曰：「嘻，有是哉！信其習之能移人也。使習其德與行如其音之亟成，其爲益可既耶？惜乎習非其所也，不能習此而易彼也。」父老聞之曰：「子言然。」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八《談叢》 龍圖燕學士肅悟木理，造指南車不成，出見車馳門動而得其法。蜀人王冕一本作晃。爲舉子詩義，左之右之，君子宜之，而悟針法。規矩可得其法不可得其巧，舍規矩則無所求其巧矣。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悟。今人學書，而擬其點畫，已失其法，況其巧乎。

游酢《游鷹山集》卷一《論語雜解・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夫道一而已矣。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無往而非一。此至人所以無己，豈參彼己所能預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忠所以盡己，恕所以盡物，則欲求人道者宜莫近於此，此忠恕所以違道不遠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使曾子之知不足以及此，則仲尼不以告，而曾子不自誣。今曰忠恕而已者，所以告門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仲尼告曾子之道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曾子告門人之道也。然則曾子豈有隱於是耶？蓋門人智不足以及此，而強告之，適足以滋其惑。使門人誠於忠恕，則於一道亦何遠之有？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語之而不惰。」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則其師資之際，朝夕相與言，而默契於道者，宜不少矣。而《論語》所載止於問爲仁、問爲邦而已，則其所不載者，皆二三子所不得聞也。由此觀之，則仲尼、曾子所以授受者，門人所不得聞，而所以告門人者，不過忠恕而已。此曾子所以爲善學而善教者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錄一・荊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真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略】

呂吉甫解《孝經》義，首章云：「是曾子力所不能問，故孔子以其未曉而盡告之。」曰：豈有人未之曉，而可以盡告之乎？觀孔子門人問爲邦者，惟顏子一人，其它敢爲國者尚少。今《孝經》所論，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無不及者。若其力有未至而盡告之，在孔子爲失言，於曾子爲無益。豈聖賢教與學之道哉？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以「一以貫之」，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

猶以爲魯，是學於孔門者獨無所進乎？觀《論語》所載曾子將死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者邪？學有所患，在守陳編而不能斷以獨見之明，此其於古人是非所以多失之也。

楊時《龜山集》卷一一《語録二・京師所聞丙戌四月至六月》 與季常言，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著力深方有疑。今之士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故其學莫能相當。如孔子門人所疑，皆後世所謂不必疑者也。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疑所可去，答之以「去兵」。於食與信猶有疑焉，故能發孔氏「民無信不立」之説。若今之人問政，使之足食與兵，何疑之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是蓋甚明白，而遲猶曰「未達」，故孔子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教之。由是而行之於智之道，不其庶矣乎！然遲退而見子夏，猶申問「舉直錯諸枉」之義，於是又得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爲證。故仁、智兼盡其説。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曰「禮後乎」然後已。如使今之學者，方得其初問之答，便不復疑矣。蓋嘗謂古人以爲疑者，今人不知疑也，學何以進？季常曰：「某平生爲學，亦常自謂無疑。今觀所言，方知古之學者善學。」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揚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説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楊時《龜山集》卷一四《答周伯忱問》 問：先生舊常語門人云：「天下至忙者，無如禪客。市井之人雖曰營利，猶有休息時。禪客行住坐卧，無不在道，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常忙。」孚先竊謂此語如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若助長，即是忙也。或者謂此語非爲學者設，謂以聖方之，則是禪客未嘗閑，若學者須是行住坐卧在道。答：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楊時《龜山集》卷一七《寄俞仲寬別紙其二》 某軟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楊時《龜山集》卷一八《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絶，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僬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虚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舜、跖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顔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顔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將有不可勝窮者。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人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掃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掃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即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楊時《龜山集》卷二一《答吕居仁其三》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

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楊時《龜山集》卷二六《題了翁送幾叟詩》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了翁訓諸子姪其辭如此，皆其平日躬自蹈者。所謂以身教也，能味其言亦以身踐之。則其趨聖賢之域豈遠哉！若幾叟蓋可與進斯道者。故告之如此。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儒言・精思》　董仲舒、揚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絶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愧矣。往往脱略不肯致思，徒敬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禄，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毁古訓，亦可惜哉。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疏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三《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乃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輒爲高談天人之際，老而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五《答張直儒先輩書》　説之啓：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爲學，而適足以爲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爲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顧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身爲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有思涉者，必益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一日之學也。」其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則審問之，而後慎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之。或曰：堯之文思奈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鄙袖書屈臨，辭彩焜燿，馳騖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預禍，子貢之構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柳子厚辨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遺乎曾子、有子、南宮括、宓子賤之類多矣，其他可置而不言也。闕止子我，亂乎宰子。子我，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辨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變，則本朝諸公辨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創爲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吴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没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草藁未成就，參差牴牾之小怨，可恕不恕乎？又烏覩所謂先黄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爲足下謝。羈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風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説之啓上。

晁説之《景迂生集》卷一五《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説之啓：古之人斁不躐等，學者因不敢躐等。子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詩，然後安禮，孰可得而踰哉！吾年三十而《五經》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心爲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辟義，困蹶童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爲腐儒。先賢説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偽《周禮》，棄《孝經》而以《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下於此何爲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辨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之晚年之論，近觀温公之《疑孟》及泰伯之《孟子雜辨》、劉元甫之於《瞽瞍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辭章乎？説之前日叨爲太子詹事，請太子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太子之問學尚一德也。賴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可，然卿士大夫駭謗，太學諸生紛紛，誣毁百出，無異報私讐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説之上。

劉安上《給事集》卷五《請問其目》　道無問，問無應。古之人有目擊而道存者，不必語而默會，此上智忘言之士也。若夫善學者則不然。問不切則理不明，

理不明則無以釋疑而辨惑。故學者必貴乎問，問者必貴乎切。切問者以其要而叩焉者也。昔者顏子學于夫子，平居燕閑，所以觀聖人視聽言動睟然之容與夫泠然之音，其著心入目，得之於言意之表者，固非一日也。然克己復禮之說，尚且不自以爲曉達，而請問其目。于此見顏子之善學而知切問之爲大也，豈諸子之倫哉！嗚呼！學道者將以探聖人户室而造其闌奥者也。目如門焉，問則得其入，不問則不得其入。然而善學者亦由其門而求之而已。此顏子問爲仁之端而以目言之也。嘗觀聖人之門，學者多矣，然善問者鮮焉。非不問也，不得其門而問之也。顏子之下，善問者莫如子貢。或人以衛君爲問，而子貢以伯夷、叔齊問于孔子。子曰：「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知夫子之賢伯夷、叔齊，遽知其不爲衛君者！知其是此而信其非彼無疑也。夫欲知衛君之事，而以伯夷、叔齊問之，能以其類推之也。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乎？」夫子不答。子路疑之，三問而三不應。子貢入而問曰：「練而牀禮乎？」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問非也。」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若子貢者，亦可謂能問者矣，然未若顏子之能切問也。夫爲仁非一端，故顏子以目爲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學者所由以入道也。能制于外者，則能養其中。能養其中，仁之道立矣。宜乎聖人告之以此。

尹焞《和靖集》卷五《師說上》 先生曰：「學者切不可以富貴爲大事。富貴倘來之物，纔役心於此，則不可爲學矣。」【略】

先生曰：「學者不可無師友。師道嚴，須是友。觀《易・兑卦》全說朋友。公且看樊遲問仁，孔子告以愛人；問知，告以知人。孔子竭始終言之，當時樊遲無所進，故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復無所進，及退而見子夏。子夏且以舜、湯之事言之，然後釋然，不復問。朋友之得，可謂多矣。」因言：「某昔從伊川，問不切，只是不答。若要切切偲偲，是朋友。」【略】

先生曰：「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

劉一止《苕溪集》卷一六《見經制使書》 迪功郎監秀州在城都酒務劉某謹再拜，上書經制龍學閣下。某嘗謂，天之生才，地之生材，一也。不中道夭于斧斤，未有不堪於用者。非必鄧林數尋之栝柏，千尺之豫章，然後爲材。凡可以爲杗、爲棟、爲樽櫨侏儒者，皆材也。夫才亦然，不中道夭于聾盲跛蹇，則亦思有無用於世者哉！然其命則寄於匠氏。所謂匠氏者，以規矩爲方圓，以繩墨爲曲直，定規矩繩墨於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良工巧匠也。以道義爲規矩，以行藝爲繩墨，量大小長短而用之無廢材者，天下之宗工大匠也。然則材與才者，皆不可無所歸矣。雖不可無所歸，亦不可不審其所歸。何者？力之所任，質之所處，有衡縱燥濕之殊，宜縱而衡任之，宜燥而濕處之。則所任所處皆不得久焉，物固有不幸失其所者。此其所以爲寄命於匠氏，則非特匠氏擇材也，材固有擇匠氏之理矣。雖然，何世而無才，何地而不生材，其輪囷離奇，棄委於道傍、槁死於巖壑而不見録用者，蓋十五也。幸見用，則聽其所爲而已，又惡能有擇於其間哉！是不然，天下無真匠師則已，使誠有之，亦無惡於物之擇己也。至於有擇焉而不見録，則抑有命焉！竊惟閣下受真主之知，當數路之寄，器使職官，黜陟能否，居宰相之功半，於兹再歲矣。進則成規，退則成矩，若與人而爲謀，左以畫方，右以畫圓，蓋以心而爲匠，凡其人之才，所謂大小長短孰處孰任，未有能以形逃者。閣下之規矩繩墨誠先定於心也。今有人焉，讀聖賢之書，求爲古人之事，氣蓋甚篤，洪涊學校，周旋二紀，而始得寸禄，行年四十有五矣。其所事則糟漿麴蘗甕盎薪米之間，銖争而籥計，自旦暮與屠沽小人爲敵讎。雖食其食，不敢忘其事，然非其性之所能，則謂失其所矣。昔者强，今者憊；昔者腴，今者瘠。豈端使然哉？嗚呼！其亦可憐也已。某竊自思念生長於世，幸未至聾盲跛蹇，而其心事曲折粗能裨大賢君子之忽忽忘者，今遇匠師而不能自竄於規矩繩墨之間，尚安往而可。某雖小物，蓋知審所擇矣。獨未知閣下能無惡於物之擇己，且哀其情而受之否耶？若其大小長短與所處所任，則某不能知也。知歸焉而已矣。至於求歸焉而不得，則是真有命焉，某也敢不知命。干冒台嚴，不勝悚懼之至。不宣。

王蘋《王著作集》卷八《震澤記善録》 問：「學者於知見上日有所進，於自得處更無分毫進，何也？」曰：「自得處豈得分毫進，若見則便見。明道云：才説明日，便是悠悠。若窮經進學，須是日就月將，安能頓然。此正説有所得也。學者拈起一處思量，須是要便見。若悠悠，即玩矣。若未有見，又且放過。然思不可苦，苦則愈遠。」【略】

問：「張思叔繹詩『此道難將智力求』，學有所思索，是用智力求也。」曰：「此言則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學者安能免得不用智力？人須求悟，悟不求人。若静坐有所得難矣。學者體究，切不可以文義解釋。思叔所謂『勸君莫作

聰明解』也。」

鄭剛中《北山集》卷二五《學如不及説》 道不遠人，然求道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也。目擊心思，雖已真積力久，惟日不足，常恐交一臂而失之，此學如不及之意也。天下有所謂不可及者，有所謂不及者。日月在漢，丘陵學山，此所謂不可及也。遺一簣而終輟，忽九仞而失泉，此所謂不及也。人之於學，如登天乎，如學山乎？曰不如是其難也。如是則亦可及也。苟謂可及而不以爲難，則終輟、失泉之患必在其後。怠心乘之，而吾之于學果不及矣。故聖人之學，不肯以爲難，不敢謂其易，自視闕然，亦曰如不及而已矣。惟如是，故天下後世不至於畏道而不求，亦不至於忽道而自怠。夫子，大聖人也，其爲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夫子集大成而其言云爾，所以爲中人法也。雖然，有師如夫子，有弟子如顔回，而回猶瞠若乎其後者，豈亦如不及之意歟？回而降，雖其高弟，猶有自畫願息者。學之爲道，嗚呼其難哉！

張九成《橫浦集》卷一九《題晁無咎學説》 學不貴於言語，要須力於踐履。踐履到者其味長，乃盡見聖人用處。古之人所以優入聖域者，蓋自此路入也。無咎先生所以期其猶子者其遠乎。嗟乎！前輩之風不復見矣。執讀三復，爲慨然興歎者久之。五月日張某書。

潘良貴《默成文集》卷三《肅齋説》 姪甸求名其讀書齋，且言曰：「小子不敏，請事斯名。」予觀晚進，爲口耳之學，僅能誦紙上書，衒露輕儇，忽同列而侮老成，求日益而爲君子難矣。所謂君子者，無往而不致其肅也。外之言貌視聽，内之心思，常恭莊端恪不少懈焉。子試習之，積時以終日，積日以終月，積月以終歲，造次顛沛，不忘所謂肅者，行之三年，然後見予而問焉。予又將以語子，子不易予言，則自兹始。今以名齋，其出入觀之。

劉子翬《屏山集》卷一《聖傳論・湯》 吾觀古聖賢之心異運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亟，聞非如獲利，舍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爲，以日就月將爲初學，以真積力久爲鈍才，是自誣也。

劉荀《明本釋》卷上《勤者修業之本》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伊川謂「法天行之健也」。吕與叔謂「天之誠，行健而已；人之誠，自强不息而已」。又曰：「天之所以爲天，不已其命而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夫大禹惜寸陰；成湯坐以待旦；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召公告成王，夙夜罔或不勤；成王戒卿士，業廣惟勤；子張、仲由問政，夫子皆誨之以『無倦』：聖人莫不以自暇自逸爲戒也。」劉元城曰：「學者所守要道，只勤一字盡矣。能勤則邪僻無自而生；才有間斷，便不可謂勤。」胡安定與孫泰山、石徂徠三先生讀書泰山中，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邵康節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富鄭公未第時讀書，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如此。王荆公舉進士甲科，爲州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常云：「學者當知其難而自强不息。」故自天子至於庶人，進德修業，若存若亡而能成者，未之有也。雖然，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蘇秦引錐刺股，非不勤也，而不免於喪邦殺身者，又不可不求其故也。尹和靖云：「學者知篤志力行矣，徒將破碎大體，不見聖賢之用心，宜無取焉。」安定胡先生授學者必以經，非治身正家致君庇民之術，一切不以誨之；主湖學也，置治事齋，學者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胡衡麓嘗語余曰：「若不通經，謂能斷得古今世之治亂、事之得失、人之賢否及能立身行己者，吾不信也。縱其間或有是者，亦偶然爾。」或問謝上蔡以講論經典二三説者當何從。謝答曰：「用得即是。驗之於心而安，體之於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過於幽深，證之或出於穿鑿，而不取正於有道者，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其流至於無君無父。」吴傳正語吕正獻公云：「毋弊其神於蹇淺。」皆學者所宜知。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講談・孟懿子問孝章》 《書》曰：「世禄之家，鮮克由禮。」孟氏，魯之世卿也。觀其所以事君，則其所以事親者，必多違於禮矣。且懿子之父僖子，病不知禮，死屬二子於仲尼，使學禮焉。今而告之以禮，亦所以慰其親之志也。夫《論語》者，師弟子問答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爲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必先微見其端，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其説。如子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如斯而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至於顔子之問仁，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使他人聞之，亦唯唯而已。而顔子則能復之，曰：「請問其目。」然後及於視、聽、言、

動之説。此亦可以見其羣弟子審問之能否也。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已而盡其説，而懿子不能也。若濮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懼聞者之不察其旨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爲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以「愛人」；知人而不達，申告之以「舉直錯枉」，亦不曉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祛其惑也。夫子於答問之際，豈苟而已哉！序《論語》以此爲始，蓋有深意。其餘或詳或畧，或顯或微，或婉或直，或答或不答，皆可以義推矣。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講義・温故而知新章》　今日之新，來日之故。今日之故，往日之新。道無新故，顧吾之於道有已得與未得耳。已得者温之而未忘，未得者知之而不止，所謂終始典于學者也，故可以爲人師。顔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温故者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知新者也。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記聞上》　顔淵問仁，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亦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此二子者便就這裏領會將去。至司馬牛問仁，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問君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則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此非能領解者。作《論語》者以此四段相接亦有意。蓋以見夫子之教，有能領解與不能領解者，其異如此也。雖是司馬牛未能領解，亦可謂善問者。其言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蓋世亦有一種不言不語底人，豈可一槩謂之仁？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世亦有一種愚戇無賴之人，肆意直行，全無所憂懼者，豈可槩謂之君子？故孔子遂告之，以爲之難，内省不疚。【略】

夫子又不曾與顔回説道，只是博之以文，約之以禮，使之欲罷不能。彼才既竭，自然有所見。【略】

讀書須是玩。玩字最妙。「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時習是玩，玩是有發處。

范伯達被召，問於籍溪，籍溪久不應，再三扣之，籍溪云：「凡學者治經術，商論義理，可以問人，至於出處，不可與人商量。」

前輩云，「疑」字、「悔」字，皆是進學門户。學者須是疑，須是悔，於道方有所入。

奇父孫先生善誘迪學者，嘗有一士人來投所業求教，孫置諸案上不視，徐曰：「公每日讀甚書？」其人罔然，莫知所對。既又再三問之，其人漫應曰：「某近喜讀《新唐書》。」又問曰：「唐三百年，最愛何人？」其人又不能對，逡巡而退。明日復來致謝，言某汩没於科舉，實未知所以學者，不知讀書當如何。孫諄諄誨之，且曰：「讀帝紀而不知一代之興衰治亂，讀列傳而不知其人之賢否邪正，又奚以讀史爲？」此士人受教，卒爲善士。【略】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云云，子貢問曰「一言而可以終身」云云，此一事或以與子貢，或不與者，蓋聖人之教不懼隨其人之性質，亦各因其時節。時節可以分付，然後與之。惟聖人能如此。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二《記聞下》　《論語》「切問而近思」，何晏云：「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所未能及之事。」汎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五《寸齋記》　達磨曰：「傳佛心宗，寸無差悞。」吕紫微曰：「不入樂天詩社，不爲淵明酒徒，看取簞瓢陋巷，十分書夜工夫。」陶士行曰：「禹，大聖人也，猶惜寸陰。至於吾輩，當惜分陰。」《後漢》列傳曰：「此織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若斷斯織，則捐失成功，稽廢歲月。」大德云：「説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説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何晉之云：「浮生如彎弓，寸寸不易滿。」俗詩：「一尺都來十寸長，東家量了西家量。箕來只是他長短，何不回頭獨自量？」凡此皆寸齋博文約禮所得者衆義也。入予齋而未喻其義，試觀諸此，則予之區區名齋自警之意，一見決矣。遂兼收遐取，以爲吾齋之記，且係之以銘。銘曰：天地廣輪，贏三萬里。我所耕者，纔一寸爾。耕此寸地，待其廓然。毋使荆榛，妨我良田。墉崇櫛比，歲取億千。是蘄是蓑，成功則天。

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一《萬卷樓記》　學必本於書。一卷之書，初視之若甚約也，後先相參，彼此相稽，本末精粗，相爲發明，其所關涉已不勝其衆矣。一編一簡有脱遺失次者，非考之於他書，則所承誤而不知，同字而異詁，同辭而異義，書有隸古，音有楚夏，非博極羣書，則一卷之書殆不可遽通。此學者所以貴夫博也。自先秦、兩漢訖於唐、五代以來，更歷大亂，書之存者既寡，學者於其僅存之中又鹵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懼博之溺心也。」豈不陋哉！故善學者通一經而足，藏書者雖盈萬卷猶有憾焉。而近世淺士乃謂藏書，如鬬草，徒以多寡相爲勝負，何益於學？嗚呼！審如是説，則秦之焚書乃有功於學者矣。昭武朱公敬之粹於學而篤於行，早自三館爲御史，爲寺卿，出典名藩，尊所聞，行所

知，亦無負於爲儒矣。然每悒然，自以爲歉，益務藏書，以棲於架，藏於櫝爲未足，又築樓於第中以示尊閣傳後之意，而移書屬予記之。予聞故時藏書如韓魏公萬籤堂，歐陽兗公六一堂，司馬温公讀書堂，皆實萬卷，然未能絶過諸家也，其最擅名者曰宋宣獻、李邯鄲、吕汲公、王仲至，或承平時已喪，或遇亂散軼，士大夫所共歎也。朱公齒髮尚壯，方爲世顯用，且澹然無財則聲色之奉，儻網羅不倦，萬卷豈足道哉！予聞是樓南則道人三峰，北則石鼓山，東南則白渚山，煙嵐雲岫，洲渚林薄，更相暎發，朝莫萬態，公不以登覽之勝名之，而獨以藏書見志，記亦詳於此略於彼者，蓋朱公本志也。嘉定元年秋七月甲子記。

周必大《文忠集》卷二八《章氏近思堂記》 廣漢，蜀名郡，綿竹，其壯縣也。西偏岡阜連延，二大溪出其麓，今吏部尚書章得茂家焉。蓋自其先大人築室于斯，甫囊於斯，茂林修竹，景物日新，得茂復創大堂于兩間，藏書數千卷，榜曰「近思」，屬予爲之記。予聞之：何思何慮，易之神也；不思而得，聖人之誠也。是固不可幾也。降是則思曰睿。睿作，聖君子所宜勉也。雖然均是思也，或近焉，或遠焉。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求諸己者也，仁在其中矣。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騖乎外者也，非吾黨之士矣。思乎思乎，可不知所擇乎！是故爲子必思孝，爲臣必思忠，祭則思敬，得則思義，推是以往，自修身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其本皆在方寸之間，其效乃著於千萬里之遠，豈不約而易知，安而易行也哉！昔者《詩》有六義備萬事之理，可謂盛矣。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殆爲此也。或者泥古太過，遂疑三代直道而行，是非毁譽，一出於人，心之至公，曾無越思，殊不知古三千餘篇删而去者十九，無邪之思，三百篇耳。「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剛之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舉茲一端，去取之意，斷可識矣。德茂學無不通，而尤深予《詩》，予嘗同朝聞其語矣。四海之廣，家爲近；萬物之散，身爲近；一身之間，人以心爲近。於斯道也，固自得之，予復何言，姑附姓名于堂上。紹熙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東里周某記。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五《張德清悦齋説》 邵武張瑩中字德清，有志問學，名齋曰「悦」，屢求説於予，老病，久不報也。至是，其鄉人廬陵簿李子貴賢代歸，因告之曰：人必有羡於外，斯有以悦於内，自然之理也。今夫口同嗜味，耳同耆聲，目同耆色，三者必有物，然後口與耳目悦而好焉。若心之所同則不然，理與義而已。二者非外也，吾心亦内也。故孟子云：「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至於荀卿又加詳焉，其言曰：「耳、目、鼻、口、形，各有所接，不相能也。心居中虚，乃治五官，是謂天君。」其所以開導後人，無餘蘊矣。今子布衣蔬食，皇皇四方，就有道而正焉，豈適爲口耳之好哉？是必理義之心油然於其中，可謂知所悦矣。既以孟子發其端，又因荀卿辨其名，復以孔子之訓廣之。夫學而時習，固自可悦，然必切磋琢磨，乃極其至，故繼之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此淺深之辨也。人能推義理之心，常正其天君，使好惡喜怒哀樂之情，皆得其正，則所謂顔氏之樂也，内可勉而進。彼紆朱懷金，何足道哉！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五《周伯熊勤齋説》 天運故健，日月行故明，水以常流故不竭，人勤四體故無疾，自然之理也。上而爲君，克勤於邦；下而爲臣，克勤無怠；微而庶民，勤則不匱。皆是物也。宗人伯熊字武伯，南城人，進士登科，佐邑安福，屢求齋名，請名曰「勤」，而告之曰：子欲學乎？業精於勤，願以韓文公爲師；子欲仕乎？能勤有繼，願以郤武子爲法。志苟立焉，推而上之，功崇業廣，古人不難至也。慶元四年五月七日。

楊萬里《誠齋集》卷八六《顔子論中》 論曰：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道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距，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煮石以求其爲粥也。薪可盡，釜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人傳於不相受者耶？蓋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絜然有以與之，彼則茫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爲絶；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爲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悦，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顔子，顔子之幸耶？曰：「非顔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

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原於遇。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與回，其日之與冰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顏子之聽能聽人也耶？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子啓矣。回之聽能聽人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言而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有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安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聽之者塞之也。一失而爲訓詁，再失而爲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衰，而衰者未盛，則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謹論。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六《與陳丞相別紙》 蒙論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户，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説，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禀《近思録》，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説，近多改正，旦夕别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録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吕伯恭》 熹昨見奇卿，敬扣之以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次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五《答劉子澄》 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疾矣。若不求衆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早夜憂虞，僅能不爲所奪，而吾之胸中初未免於憒憒，則是亦何足道？願老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

熹比來温習，略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目，頗覺省力。但昏弱之姿，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耶！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究索？與何人辨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因書或有以見教，勿憚辭費，熹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涉猶豫者，其内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以是終身抱不決之疑，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

伯恭近通問否？比亦嘗附一書，不知達否？所示三録，極有警發人處，然亦有合商量者。所云只被公家學佛，又顧子敦治《通典》之説，此兩條曾與伯恭商量否？既云從容侍食告語之詳，而又云云，則疑若有欲告而不得盡之意。既云專治《通典》使應變浹洽，而元祐經筵駁議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此不知亦有説耶？如未嘗語及，告因書爲扣伯恭，却以見教爲幸。今世學者，語高則淪於空寂，卑則滯於形器，中間正當緊要親切合理會處，却無人留意。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而邪説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不知伯恭後來見得此事如何？所欲言似此者非一，無由面論，徒增耿耿。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與魏應仲元履子》 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虚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

《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更思索，思索不通，即置小册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耻於資問，而終身受此黯暗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説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説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内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六《答汪太初》 學之雜者似博，其約者似陋。惟先博而後約，然後能不流於雜，而不揜於陋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七《答吕子約祖儉》 示喻縷縷，足見力學之志。然所讀書，似亦太多矣。大抵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今觀來喻，雖云數書之外有所未暇，然只此已是多少功夫！又《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林伯和》 示諭前此蓋嘗博求師友而至今未能有得，足見求道懇切之意。以熹觀之，此殆師友之間所以相告者未必盡循聖門學者入德之序，使賢者未有親切用力之處而然耳。

大抵聖人之教，博之以文，然後約之以禮。而《大學》之道，以明明德爲先，新民爲後。近世語道者，務爲高妙直截，既無博文之功，而所以約之者又非有復禮之實，其工於記誦文詞之習者，則又未嘗反求諸身，而囂然遽以判斷古今、高談治體自任，是皆使人迷於入德之序而陷於空虚、博雜之中。其資質敦篤懿實、可以爲善而智識或不逮人者，往往尤被其害，此不可不察也。爲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説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説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於吾心而合於聖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於吾心而戾於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於日新，正恐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無由面諭，姑此布萬一，幸試留意焉。此紙勿以示人，但叔和、幾道及林兄昆仲諸人亦不可不知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六《答方賓王》 「學而不思則罔」一章，誼竊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不窮其理，則罔。罔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者亦粗迹爾。徒思而無踐行之實，則殆。殆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虚見爾。學而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廣大，思所以盡精微。學不專於踐履。如「學以聚之」，正爲聞見之益而言。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八《答宋容之之汪》 所喻讀書未能有疑，此初學之通患。蓋緣平日讀書只爲科舉之計，貪多務得，不暇子細慣得意思，長時忙迫，凡看文字，不問精粗，一例只作如此涉獵。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説性命、《繫辭》中説道處數章，及潁濱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今當深以此事爲戒，洗滌浄盡，別立規模，將合看文字擇其尤精而最急者，且看一書，一日隨力且看一兩段，俟一段已曉，方換一段，一書皆畢，方換一書。先要虚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雖已得之，亦且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只如所論《大學》以正心誠意爲本，此便是不子細處。且請試考經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何者爲先後耶？其他如「好樂苟善，不害於正」之説「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説，「敬必以誠爲先」之説，亦互有得失，但終是本領

未正，未容輕議，便使一一剖析將去，亦恐未必有益。可且就此三四義上子細思索，「勿正心」即更看古注及諸先生説，後便見喻爲佳。就此反復，殊勝泛論也。大抵科舉之學，誤人知見，壞人心術，其技愈精，其害愈甚，正恐前日所從師友多是只得此流，今以上來諸説求之，則比所聞於石鼓者恐亦未免於此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周南仲》 承喻教學相長之意，尤副所望。但爲學之序，必先成己，然後可以成物。反復來示，似於自己分上未免猶有所闕，恐不若且更向裏用工也。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册，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何、程二君能招致之，甚善甚善，來書已報之矣。何兄書中問及三事，雖未要切，然已是能著實講究，若更精進，未可量也。後來之秀，未見有能勇往直前，探討負荷以續傳道之脉，兹爲可歎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章季思康》 辱書具悉雅志。大抵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潘子善時舉》 辱書備知學問之志，甚善甚幸。杜門獨學與周旋師友之間，學之難易固不同矣，然其用力實在於我，非他人所能代也。况彼中朋友以書來者，已自數人，切切偲偲，相觀而善，似亦不可謂之全然無助者，更在勉力而已。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而第一》 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説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虚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爲政第二》 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二《里仁第四》 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蓋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於義亦通。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爲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三《雍也第六》 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説，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第七》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六《先進第十一》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七《憲問第一四》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〇《子張第十九》 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夸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待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一《告子章句上》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老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卷一三《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爲，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三《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由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有私淑艾者。艾，音乂。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上》 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下》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不精，信之不篤，而守之不固矣，故必思索以精之，然後心與理熟，而彼此爲一。然使其思也，或太多而不專，則亦泛濫而無益，或太深而不止，則又過苦而有傷，皆非思之善也。故其思也，又必貴於能謹，非獨爲反之於身，知其爲何事何物而已也。其餘則皆得之，而所論變化氣質者，尤有功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二《爲政第二》 或問：「學必溫故而後可知新乎？抑溫故者心貴於知新乎？豈爲師之道，亦足於此而已乎？」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爲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溫故，而不

能索其義理之所以然者，則見聞雖富，誦説雖勤，而口耳文字之外，略無毫髮意見，譬若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所謂記誦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者，正謂此耳。若能尋繹其所已得者，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諸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爲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而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爲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爲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而亦將不暇於爲師矣。程子惡夫氣象之狹而爲斯言，可師之説，美則美矣，其無乃非本文之意乎？至引子夏之言，則其文義亦有倒置而錯陳者，當於本章論之耳。范、楊、周氏説亦放此，而楊氏又并夫子、子思之意而一之，則其牽合甚矣。吕氏據程子專以多聞爲師之事，失之尤遠，審究其説，則記誦之學，何爲而不足以爲師乎？謝氏過高不實，於此尤甚，至引高明、中庸、廣大、精微以爲極致，而不察其理，所謂分殊者，則亦誤矣。夫聖賢所以言之如是之詳者，正以謂學者各極其功，而無所偏廢，則兩得之；概以爲同，而不察其異，則將有兩失之患耳。【略】

或問：「學思罔殆之辨，既曰昏且危矣，而又繫以無得不安之説，不已贅乎？」曰：「罔者，其心昏昧，雖安於所安，而無自得之見；殆者，其心危迫，雖得其所得，而無可即之安。此固兼夫内外始終而言，而後足以盡夫罔殆之義也。昏以心言，無得者，無得於理，而卒於罔也；危以事言，不安者，不安於理，而卒於殆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四《里仁第四》　或問：「一貫之旨，夫子不俟曾子之問而呼以告之，曾子無所問辨而唯焉以對，何也？」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其於聖人一言一行之際，蓋無不詳視審記而力行之也。至是，則其積之久、行之熟，日用之間，所以應物處事者，各有條理而無不盡矣。所未達者，特未知反求其本，而得夫衆理之所自來，然其下學之功亦至，而將有以上達矣。夫子於此，蓋得之眉睫之間也，故不俟其問而呼以告之。若曰吾之所謂道者，雖有精粗、小大、内外、本末之殊，然其所以爲道者，則一而已矣。曾子之心，於是豁然而有以得夫衆理之所自來者，故無所復疑而直應曰唯，蓋不惟無待於問辨，而亦不容有所稱贊也。孟子所謂君子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正謂此爾。」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一《先進第十一》　或問：「四科之目，何也？」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蓋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爲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其於此，非若三者各爲一事之長而已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四《憲問第十四》　或問二章之説。曰：「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己觀夫子，故以爲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己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爲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物之中，各有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爲一，而廓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泛然莫爲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有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屢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將何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爲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脱然喻向者之萬殊，爲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可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指，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以貫，則是理之行乎事物之間而無不通者也。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諸説皆善，但皆有以博爲病之意，而侯氏爲尤甚。蓋既謂之聖人，則不可以學言，既曰窮理，則不可謂何用多學也。其語意之間，自相牴牾蓋如此，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其爲一也，亦將何以貫爲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楊氏之説則善矣，然其引顔子之意爲説，不若但引孟子之言之爲當也。」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五《衛靈公第十五》　胡氏之説，亦有所發明也。胡氏曰：「聖人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因其材而發達之。謀食憂貧，識致之最下者，亦必誘掖使不淪陷於卑陋也。」言雖平常，意則高遠矣。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一九《子張第十九》 或問：「十二章之説，程子所謂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之事，何也？」曰：「灑掃應對，所以習夫形而下之事；精義入神，所以究夫形而上之理也。其事之大小，固不同矣，然以理言，則未嘗有大小之間而無不在也。程子之言，意蓋如此。但方舉灑掃應對之一端，未及乎精義入神之云者，而通以理無大小結之，故其辭若有所不足，而意亦難明耳。徐繹其緒，而以是説通之，則其辭備而意可得矣。抑程子之意，正謂理無大小，故君子之學，不可不由其序，以盡夫小者近者，而後可以進夫遠者大者耳。故曰『其要只在慎獨』，此甚言小之不可忽也。而説者反以爲理無大小，故學者即是小者而可以并舉其大，則失之遠矣。其曰便是云者，亦曰不離乎是耳，非即以此爲形而上者也。」曰：「其曰與佛家默然處合，何也？」曰：「佛氏以有言有説爲二，而以默然無言爲不二法門，亦曰有以契夫理之全體云爾。然此亦爲世之習乎彼者言之，因以彼之言形此之理爾，非以爲此之理即彼之言也。蓋吾之所謂灑掃應對者，其理則一，而是非當否之間，毫釐有不可失者；彼之所謂默然者，則泯然而無是非善惡之分焉，其不同也亦審矣。程伯子語多如此，如第十七篇予欲無言之説，亦爲夫習於彼者而言之耳。今讀者類不深察，信之過者，則遂以爲儒、釋之歸，實無二致；不信之甚者，則又直詆以爲竊取釋氏之妙，以佐吾學之高。二者其向背出入之勢雖殊，然其爲失旨均矣。」曰：「既以爲理無大小，而又以爲教人有序，何也？」曰：「無大小者，理也；有序者，事也。正以理無大小，而無不在，是以教人者，不可以不由其序，而有所遺也。蓋由其序，則事之本末鉅細，無不各得其理，而理之無大小者，莫不隨其所在而無所遺。不由其序，而舍近求遠，處下窺高，則不惟其所妄意者不可得，而理之全體，固已虧於切近細微之中矣。此所以理無大小，而教人者尤欲必由其序也。子游之説，蓋失於此。故不知理之無大小，則以灑掃應對爲末而無本；不知教人之有序，故於門人小子，而欲直教之精義入神之事，以盡夫形而上者之全體也。子夏與程子此條之説，蓋直以其有序者言之，然其所以有序而不可易者，則又必以程子先後諸説推之，而後得其説也。」曰：「其然所以然之説，奈何？」曰：「灑掃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掃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掃應對之與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其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曰：「舞射以下三條之説，若皆以即此便爲聖人之事，何也？」曰：「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爾。豈曰一灑掃、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曰：「諸説如何？」曰：「張子先傳後倦之説，求之文義，有所不通。其所謂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則得之，而亦深中近世學者之失矣。范氏於程子爲近，但先傳後倦，意小不同，蓋曰孰有先其可而傳之，孰有後其不可而倦教，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亦度其可而已。此意亦善，更審其去取可也。謝説則源於程子之意，而失之遠矣。夫下學而極其道，固上達矣，然此方論下學之始爲，未遽及夫極其道而上達之意也。上達固非師之所能與，然此方論爲師教人之序，未遽及夫師無與焉之妙也。不吝之心一也，而一金、天下，則其捐之有難易之殊；不懼之心一也，而平地、高臺，則其習之有先後之序。必如謝氏之説，將使學者先獲而後難，不安於下學，而妄意於上達，且謂爲學之道，盡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無復格物、致知、脩身、齊家之事也。其與子夏、程子之意，正相反矣。」曰：「程子亦常以理無大小，而灑掃應對、精義入神者不異，何以異於謝氏之意，而以爲相反，何也？」曰：「程子所謂必有所以然者，以爲同出於理之自然也。謝氏以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者，則以爲同出於心之使然也。程子所謂慎獨者，則不敢忽其小者，以求其理之所當。謝氏獨以着心爲言，則又如其論顔子克己、曾子貴道之説，初不問理之是非，而惟吾心之所欲爲也。然此其失之小者耳。程子雖以理無大小爲言，然其意則以明夫小大謹則將害其大，小不盡則不可以進於大，而欲使人謹其小者，以馴致其大者耳。如謝氏之云，則反使人恃其小者以自大，而謂夫大者之真不過如此也。此豈非相反之尤者哉？」曰：「其與子夏相反者，又何也？」曰：「子夏正以次序爲言，而謝氏以爲無次序。子夏以草木爲區別，而謝氏乃以爲曲直則一。子夏以惟聖人爲有始卒，而謝氏則無聖人衆人之分。此其相反，亦可見矣。」曰：「楊氏如何？」曰：「楊氏先傳後倦之失，同於張子。聖人所謂性與天道以下數語，雖似嚴密，然亦有但知小學而無復大學之病。尹氏説則善矣，而大小本末，皆所以爲道，雖有不同，而實無草木之别者數語爲未安，似亦未免謝氏之失也。胡氏論游、夏之學，其意亦善。」胡氏曰：人之資禀不同，故夫子引而進之之術不一。味游、夏之言，子游敏於聞道，而脱略於小物，施之武城者一也。子夏從事小物，而後有得，施諸小子者一也。曰：「蘇氏之説，若有未醇者，子之取焉，何也？」曰：「是其所言於聖門教學次序之意，固未

爲知之者，然吾亦取其有以深中近世學者之弊而已。彼所謂中有以受之者，以吾能推之，則亦由其序而漸進，至於浹洽貫通而自得之之謂耳。又子夏所謂焉可誣者，專自教者而言，而以師生相欺爲説，亦其小疵。然教者既欺其徒，則受教者以欺應之，亦必然之理也。」

朱熹《四書或問・孟子或問》卷八　或問十五章之説。曰：「所謂約者，吾於《論語》已言之矣，此則正以知要而言也。然此亦上章之餘意，故記者屬之。蓋博學詳説者，以道深造之謂，其曰將以反説約者，則欲其自得之深也。」曰：「諸説如何？」曰：「程子知要之説是也，但所引顔子之事，則未然耳。張子所謂『先守至約，然後博學以明夫至約之道』，蓋欲學者先求放心，有所存主，然後博約詳説而反乎此耳。其指示學者用力之序，意則甚善，但曰先守至約，則與孟子之言相違，而不免於語病。必若程子所謂『先求放心，然後自能推尋向上去』者，則語意盡善，而次序不差矣。其曰『心之博學者，所以爲約』，亦曰由其先有所守，然後能用此心以至其博也。吕氏以約爲誠，蓋因《中庸》而發，誠固理之實，然非約之所以得名也。謝氏四旁中央之喻，蓋曰不極乎四旁之所至，則不足以識中央之所在，故必由四旁而識中央，如因博以求約也。此其意亦善矣，然四旁中央，終成兩處，不若以貫通言之之爲密也。范氏初説甚善，但自揚雄以下則支離矣。楊氏分别孟、揚得失，意極親切，然語亦有未盡，使讀者不能無疑。蓋所謂博約，由孟子之言，則博者所以極夫理之散殊，約則舉是散殊之理而一貫之耳，是以既博學之，又詳説之，而卒有會於約。蓋所謂博且詳者，固未嘗出於約之外，而所謂約，於其博且詳者，又未嘗有所遺也。由揚子之言，則所謂約者，乃博中之一物，方其博也，固不知此物之爲約，而茫然泛然，雜取乎其外；及其約也，則又守此一物，而於所謂博者之中，僅乃處其千萬之一焉，是亦何足以爲約而守之乎？以是推之，則楊氏之意得矣。」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四《大學一・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爲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寓。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説聖賢工夫來。若果看此數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謙。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爲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去僞。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爲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爲學首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淳。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兩書，便是占得分數多，後却易爲力。聖賢之言難精，難者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時舉。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自修。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著。如他説格物，自家是去格物後填教實著，如他説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著。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揩磨在。士毅。廣録云：

「後面其失漸輕，亦是下揩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册相似，都且如此。呈説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多模樣。賀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説，便都是這裏。淳。

《大學》總説了，又逐段更説許多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節。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曾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持敬始，使端慤純一静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椿。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説，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徧，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温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推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可學。

《大學》是爲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説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修身爲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内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許多事。」椿。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説，不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曾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有所以爲仁者，敬必有所以爲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唤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會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僩。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榦。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賀孫。

《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説。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家與人對説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賀孫。

今人都是爲人而學。某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爲學是如何，是理會甚事。諸公願爲古人之學乎？願爲今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挨。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聯屬，却不妨。榦。

看《大學》，固是著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温前面，不可只恁地茫茫看，須温故而知新。須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賀孫。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説話須著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賀孫。

謂任道弟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黄霸就獄，夏侯勝受《尚書》於獄中，又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槩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别。且如喫果子，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只是滋味别。」胡泳。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語》。《大學》稍通，正好著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如喫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方

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著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著得多工夫。」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般，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不會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著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著上面，只是恁地略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伏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有曉不得者。」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浹洽，自應有得。公便要去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某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人曉不得，故說許多。今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身之所以修，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濟事。」賀孫。

答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纔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心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著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僞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爲仁義禮智，發出來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衆，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賀孫。

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凡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可學。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髑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温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貪多。」道夫。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説。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蓋』言之。」淳。

《大學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説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説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説，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辦得不説，都待別人自去敲磕，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説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横渠説命辭爲難。」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發。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説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某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修處。若一向看去，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注書，不引後面説來證前説，却引前説去證後説。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都是如此。僩。

説《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賀孫。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五《大學二》 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深淺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終有極盡時。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六《大學三》 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説妙之病，其流必入乎異端。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八《大學五或問下》 窮理須窮究得盡。得其皮膚，是表也；見得深奥，是裏也。知其粗而不曉其精，皆不可謂之格，故云：表裏精粗無所不盡。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九《論語一・論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以下《六經》、四子。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德明。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説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又曰：「聖賢所説只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執之。《論語》則説『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説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户，在外遥望，説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僩。

《論語》只説仁，《中庸》只説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説，不可以例求。泳。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禾爲飯。節。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節。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説來説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節。以下孔、孟教人。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顔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顔子如此説，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卓。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市。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户，各自不同。」節。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著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説心，只説實事。節録作「只就事實上説」。孟子説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道理。夔孫。

「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畜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祖道。

孔子只説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説得虚。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説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説此是要理會甚麽物，待學者自做得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趲進一著説。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説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説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説來説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會説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説箇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枅。

蚩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説，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説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説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説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説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顔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爲，極力做去，而其效亦幾致刑措。」道夫。端蒙録一條疑同聞。見《集注》讀《語》《孟》法。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樸實頭。「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實」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受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祖道。

孟子比孔子時説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孟子説得實。因論南軒奏議有過當處。方子。

或問：「孟子説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説，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説，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説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説，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説而知也。」廣。

聖人説話，磨棱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説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説：「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顔子所以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夔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答問發揚。賀孫。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

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雉。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胸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振。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淳。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下)〔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子也。力行。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榦曰：「尚看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榦。

問叔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冰，那邊熱如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久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義剛。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德明。

人讀書，不得攙前去，下稍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去僞。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日日如此，年歲間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榦。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徧了。」曰：「太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榦。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理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僩。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

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不盡。」淳。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説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説半截，藏著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説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説，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少了些子意思。若門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説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學之弊。端蒙。

人之爲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説「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顔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説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壯祖。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説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説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今一切看得都困了。」揚。讀《孟子》。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説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内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傑録云：「心在外者要收向裏，心在内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學問求放心，四端擴而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道理森然。」賜録云：「因説仁義。曰：『只有孟子説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閒。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僩。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文蔚。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没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方子。《集注》。

語吴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稱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仁。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説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獃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虚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説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别討箇根來。僩。

前輩解説，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説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説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説，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説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註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節。

《集注》中有兩説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説全別者，是未定也。淳。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説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説合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説前一説勝。」拱壽。

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説，某以爲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説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黄氏是黄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内。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内。《易傳》不看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某十年前本，爲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煞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註，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道夫。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别有意思。」又曰：「如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賀孫。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著前輩説，反不自明，不得其要者多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注》、《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説長了，極分曉。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説得没緊要處多，似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浹洽。」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爲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榦。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别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説。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日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説「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説得出。且説《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説。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説，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歎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説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别無方法，但虚心熟讀而審擇之耳。」人傑。《集義》。

因論《集義論語》。曰：「於學者難説。看衆人所説，七縱八横。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别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注》，又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横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效。」榦。

問：「《精義》有説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爲高遠而略之，便鹵莽了。」榦。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説，且理會古人説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麽説，不窮究它説是如何，也去立一説來攙説，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説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礱得細密了。横渠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德明。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説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虚」。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説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説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説、有三説、有四五説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疏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説多是，門人之説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説，亦多有好處。」蚩卿曰：「只將程子之説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説得口破，少有依某去著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説，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説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説，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説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説，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説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説得已明，尹氏只説出。」問：「謝氏之説多華淡。」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敬仲。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説恐不相上下。」又問蚩卿，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説本意，且將別説折過。人若看它本説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二程外，惟和靖之説爲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説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説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頃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説到此，不可以爲定也。」

明道説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説人行不得底説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説得走作，便不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問：「謝氏説多過，不如楊氏説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説，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説得恰好處，豈可先立定説？今且須虚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説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説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必大。諸家解。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可學。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説》，世以爲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爲《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爲《語解》，即以己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爲多詐輕薄人矣。徐蕆爲刊其書越州以行。方。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説。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季札。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説耳。璘。

問伊川説「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説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説亂説，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

「『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賀孫。《集注》讀《論》《孟》法。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曾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目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爲《禮》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著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著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爲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僩。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端蒙。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三《論語五・爲政篇上》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思，而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寓。【略】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朱子語類》卷二四《論語六・爲政篇下》 「温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温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温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温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温故又要知新。惟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剛。

温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明作。《集註》。

「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温習舊開以知新意，所以常活。僩。

温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温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温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爲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爲人師。振。

「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都有兩箇義理。如温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亡』，乃温故以前事。日知其所未有，如今日方做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温故也。既温故，而知新。謝氏說『温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爲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便把做『爲師』之『師』。看此一句，

只説是人若不能温故知新，便不可爲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温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去。吕氏説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間也且恁地説，吕氏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闊，被他把做恁地説，也無礙理處。」榦。《集義》。

《朱子語類》卷三二《論語一四・雍也篇三》 叔器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曰：「且不粧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説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説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説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説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强似一日，一年强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義剛。

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今人既無這資質，又無這工夫，所以日趨於下流。」寓。

正淳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而爲二事矣。況上達亦如何説得與他？須是待他自達。此章只是説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爾。」必大。

《朱子語類》卷三三《論語一五・雍也篇四》 行夫問「博文約禮」。曰：「博文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如讀《書》讀《詩》學《易》學《春秋》，各自有一箇頭緒。若只去許多條目上做工夫，自家身己都無歸著，便是離畔於道也。」恪。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禮是歸宿處。凡講論問辨，亦只是要得箇正當道理而有所歸宿爾。」銖。

國秀問「博文約禮」。曰：「如講明義理，禮樂射御書數之類，一一著去理會。學須博求盡這箇道理。若是約，則不用得許多説話，只守這一箇禮，日用之間，禮者便是，非禮者便不是。」恪。

「博文約禮」，聖門之要法。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如此則内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汎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大雅。

「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聖人教人，只是説箇大綱。顔子是就此上做得深，此處知説得淺。夔孫。

問：「『博學於文』，文謂詩書六藝之文否？」曰：「詩書六藝，固文之顯然者。如眼前理會道理，及於所爲所行處審別是否，皆是。」必大。

《朱子語類》卷三四《論語一六・述而篇》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者，當爲之理，爲君有君之理，爲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輕，然不可大段輕説。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爲小人，無之不害爲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内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顔子仰高鑽堅以求至乎聖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説，便是要將此心寄在道裏面底説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茫中求也。」謨。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四《論語一六・述而篇》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

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謨。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燾。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説不出。」問：「伊川謂：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誠不到。」節。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

「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皆有四隅。」植。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御也？」【略】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謨。

子善説：「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裏互説在這裏，不是當學文修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説入。」又云：「學者初來，須是先與他講説，不然，是行箇甚麽？忠是甚物事？信是甚物事？到得爲忠爲信時，自是説不得。若平日講説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做。如講説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

「文行忠信」，如説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只是説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知是行箇甚麽，忠信箇甚麽，所以文爲先。如『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裏，却好讀書。」

讀「子以四教」。曰：「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時舉。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説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六藝，皆文也。

「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女俞」，是先教他做箇伎俩，這都是行底事。而後教他識義理。」夔孫。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燾。

問：「行是就身上説，忠信是就心上説否？」曰：「是。」義剛。

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説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間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説，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説。」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説，怕人卒急難理會，須先將文開發他。如《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是文。這自與説務本意不同。」賀孫。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爲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壯祖。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内；『則以學文』，是從内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説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内；首章自『天命之性』説至『萬物育』，是從内做向外。」曰：「不特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説到『溥博淵泉』，是從内説向外；『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從外説向内。聖人發明内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銖。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三《論語二五・子路篇》 宜久説「子適衛」一章。先生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册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吃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選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大學師，却以次分佈天下。今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九《論語三一・子張篇》 知其所亡，無忘所能，檢校之意。方。

問「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曰：「知其所亡，便是一日之間知得所未知；月無忘其所能，便是長遠後也記得在這裏。而今學者，今日知得，過幾日又忘了。若不真在此做工夫，如何會到一月後記得？」謙之。

周問：「『月無忘其所能』，還是温故否？」曰：「此章與温故知新意却不同。温故知新，是温故之中而得新底道理。此却是因新知而帶得温故。」雉。

朱熹《朱子語類》卷四九《論語三一・子張篇》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曰：「此全未是説仁處，方是尋討箇求仁門路。當從此去，漸見效在其中，謂有此理耳。」問：「明道言：『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以敬養，不須防檢。」曰：「未要看此，不如且就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做去。」寓。

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此四事，只是爲學功夫，未是爲仁。必如夫子所以語顔冉者，乃正言爲仁耳。然人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心不放逸，天理可存，故曰『仁在其中』。」必大。節録云：「心存理得。」

元昭問：「『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曰：「只是爲學工夫，反求之己。必如克己復禮，乃正言爲仁。《論語》言『在其中』，只是言其可

至耳。明道云：『學要鞭辟近裏。』」可學。

楊至之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已有七八分仁了。」南升。【略】

齊卿問：「程子云云，『故君子只在謹獨』，何也？」曰：「事有小大，理却無小大。合當理會處，便用與他理會。故君子只在謹獨，不問大事小事、精粗巨細，盡用照管，盡用理會。不可說箇是粗底事不理會，只理會那精底。既是合用做底事，便用做去。又不可說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洒掃應對只是粗底，精義入神自是精底。然道理都一般，須是從粗底小底理會起，方漸而至於精者大者。所以明道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或云：「洒掃應對非道之全體，只是道中之一節。」曰：「合起來便是道之全體。非大底是全體，小底不是全體也。」問：「伊川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作兩段。』」曰：「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洒掃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這便不得。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僩。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〇《孟子一〇・盡心上》 或問：「『君子之所以教者』，諸先生說得如何？」曰：「諸先生不曾說得分明。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成德，如顏淵、閔子騫者是也。達材，如冉有、季路是也。答問，如孟子與公孫丑、萬章之徒是也。有私淑艾者，橫渠謂『正己而物正』，非然也。此五者，一節輕似一節。『大人正己而物正』，大小大事，不應安排在『答問』之下。以某觀之，此言爲不曾親聖人者設也。彼雖不曾承聖人之誨，私得於善治孔子之道者，亦足以發也，故又在『答問』之下。」去僞。

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於冉閔，德則天資純粹者。達材，通達其才，如孔子於由賜，才是明敏者。答問則早費言語。私淑艾，却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端蒙。

伯豐問：「橫渠云：『顏子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如何？」曰：「舊解『有私淑艾者』，謂自善其身而示教於人，故橫渠如此說。然考孟子所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人』者，是孟子指其師友子思之類，以謂予不得親見孔子而師之，只是我私竊傳其善於人，如『有私淑艾者』。却是『君子所以教者五』。然亦有次叙。『有如時雨化之者』，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孔子於顏曾是也。其次成德、達材，又隨人資材成就。『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橫渠集中有祭文云『私淑祖考之遺訓』，說得文義却順。」僩。

「引而不發」，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猶言活潑潑地也。人傑。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下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入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方。

「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底發出在面前，如甲中躍出。升卿。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曰：「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僩。

「『引而不發，躍如也』，與『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同意否？」曰：「這般有問答處，儘好看。這見得恁地問便恁地答，最是酬酢處見意思。且自去看。」賀孫。

或問：「范謂：『君子之射，引而不發，以待彀與的之相偶，心欲必中，故躍如也。』此說如何？」曰：「范氏此說最好笑，豈有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者乎？只管引而不發，却成甚射也？引而不發之語，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此只是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爲甚忠。故下文『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去僞。

朱熹《朱子語類》卷七九《尚書二・說命》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敎學半』，蓋己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己亦因此温得此段文義，是敎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

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爲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此段，說爲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僩。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節。

問爲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著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僩。

因說「敷學半」，曰：「近見喻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敷得一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舊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夔孫録云：「某看見古人說話不如此險。」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敷，一面理會教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夔孫録云：「言語皆平正，皆是實語，不應得中間翻一箇筋斗去。」如說敷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夔孫録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賜。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六《禮四・周禮》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植。以下《保氏》。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七《禮四・小戴禮》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爲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來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己；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亦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爲人師』，『我求童蒙。』」文蔚。

朱熹《朱子語類》卷八七《禮四・小戴禮》 「九年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强不反，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而今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嘗謂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注云，離經，斷絶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是爲己，那箇是爲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敬業樂羣。」敬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羣，是知得滋味，好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强不反。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所得處。他皆倣此。賜。夔孫同。

子武問「《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下便是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新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爲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爲他擔當一家事。韓退之云：『蓋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問：「『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埽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弁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庶人深衣。」僩。

「呻其佔畢，多其訊。」多其訊，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斲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某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以爲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文蔚。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可學。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説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説』字，人以爲『悦』，恐只是『説』字。説，證之義也。『解物爲解，自解釋爲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説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説而解』，古注『説』音悦，『解』音佳買反。」曰：「説，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説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僩。

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六《程子之書二》「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

朱熹《朱子語類》一一三《朱子十・訓門人一》或問「誠敬」二字云云。先生曰：「也是如此。但不去做工夫，徒説得，不濟事。且如公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若不曾如此下工夫，只據册上寫底，把來口頭説，雖説得是，何益！某常説與學者，此箇道理，須是用工夫自去體究。講論固不可闕，若只管講，不去體究，濟得甚事！蓋此義理儘廣大無窮盡，今日恁他説，亦未必是。又恐他只説到這裏，入深也更有在，若便領略將去，不過是皮膚而已；又不入思慮，則何緣會進？須是把來横看竪看，子細窮究。都理會不得底，固當去看；便是領略得去者，亦當如此看。看來看去，方有疑處也。此箇物事極密，毫釐間便相争，如何恁地疎略説得？若是那真箇下工夫到田地底入，説出來自别。漢卿所問，雖若近似，也則看得淺。須是理會來理會去，理會得意思到，似被膠漆粘住時，方是長進也。」因問：「『誠敬』二字如何看？」廣云：「先敬，然後誠。」曰：「且莫理會先後。敬是如何？誠是如何？」廣曰：「敬是把作工夫，誠則到自然處。」曰：「敬也有把捉時，也有自然時；誠也有勉爲誠時，亦有自然誠時。且説此二字義，敬只是箇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箇樸直慤實，不欺誑。初時須著如此不縱放，不欺誑，到得工夫到時，則自然不縱放，不欺誑矣。」以下訓廣。

廣云：「昨日聞先生教誨做工夫底道理。自看得來，所以無長進者，政緣不曾如此做工夫，故於看文字時不失之膚淺，則入於穿鑿。今若據先生之説，便如此著實下工夫去，則一日須有一日之功，一月須有一月之功，决不到虚度光陰矣。」先生曰：「昨日也偶然説到此。某將謂凡人讀書都是如此用功後來看得却多不如此。蓋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説也説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則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簡易似一日，只是要熟。孟子曰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熟則一喚在面前，不熟時，纔被人問著，便須旋去尋討，追尋討得來時，意思已不如初矣。」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因笑曰：「此是做『僞學』底工夫。」

先生諭廣曰：「今講學也須如此，更須於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若有主一工夫，則外面許多義理，方始爲我有，却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才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緩散消索了，没意思。」廣云：「到此侍教誨三月，雖昏愚，然亦自覺得與前日不同，方始有箇進修底田地，歸去當閉户自做工夫。」曰：「也不問在這裏不在這裏，也不説要如何頓段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才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説：『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别去求箇心來存著，只才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常謂，雞犬猶是外物，才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便不用别求，才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時，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因言：「横渠説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潔净，不大段用工夫。横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他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説得來大段精切。」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二一《朱子一八・訓門人九》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文蔚。

張栻《南軒集》卷二六《答陸子壽》某聞昆仲之賢有年矣，近歲得之爲尤詳，每懷願見以共講益，渺然相望而未克遂，向往可知。忽辱枉教，三復辭義，有感于中，第惟孤陋，不足以當盛意也，然而不敢以虚來貶。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攻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虚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人，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攷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

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區區誠有見乎此也。如箋注詁訓學者，雖不可使之溺乎此，又不可使之忽乎此，要當昭示以用工之實，而無忽乎細微之間，使之免溺心之病而無躐等之失。涵濡浸漬，知所用力，則莫非實事也。凡左右之言皆道其用力之實也，故樂以復焉。聖上聰明不出世，真難逢之會，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稱明意。大抵後世致君澤民之事業不大見於天下者，皆吾儒講學不精之罪。故區區每願從世之賢者相與切磋究之，而盛意之辱欣幸至于再三也。元晦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也，然作别十餘年矣，書問往來，終豈若會面之得盡其底裏哉？伯恭一病終未全復，深可念向來亦坐枉費心思處多耳。心之精微，書莫能究。布復草草，正惟亮之。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四《答君舉書二》 言稱先師要爲有法理敬之説，進學之指南也，可與立者權多不足九流之合，須得通方之士議之。康節固謂之「學未至武侯，武侯未可輕議。」考叔太真而謂之詭，正道于何而行乎？立論常苦執中，有不可不察者，氣禀言性，自是南方之學近於功利，其又何言？鄉論賢人之聚猶或可憂，真見事之談也。文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前人，此最吾人大病。語人要識深淺，亦欲自今勉之。四三哥書荷封示閩事，既難踰度，不當相訝。鄉來去就，嘗面論之已詳。五三哥之云云，將有爲爲之爾。劉復之，真顯道相繼云亡，真大苦事，天不相道，爲善者何勸邪？居厚罹憂，可與傷愴。其當大事，宜必有以處之。洪道人學本異端，不足深論，但未知其死何自，尚當察之旁譜。《春秋地名》固宜，恨未知見。《書訓》得刊其誤，尤所望者。《國風》十二變皆有叙，小國不詳其世，則附見之。邶、魏之先，衛、唐二邦之所兼者，二南、豳國爲之先後旨哉！反古説曩聞已有傳本，後竄改亦不多，藁紙不精，脱爛不可將出。《春秋》敬納得，與《書訓》俱付象先，語以看畢蚤尋端便見還，母令污敗爲祝。頃用禮學相勉，可不朝夕于斯，已而思之，及觀張丈子韶灑掃應對進退之解，異乎所聞法而不説。《曲禮・鄉黨》却不如此。《儀禮》之記殊畧。先王自有深意，雖復煨燼之餘，先儒之記要近于鑿，此非筆舌可道，幸詳復之可矣。《經考》漫呈一看，《八州地圖》别後都不暇料理。《陣圖》，方居外，悤擾不能便爲寫去。下問車徒之陣，一車介士三，甲一爲前拒，左右挾轂矩，以車徒尺步方，陣勢瞭然矣。新出之圖，必有新意，後生可畏，未可全非而是古也。時事日益紛擾，某尚未知存身之地，千里相望，豈不動心！所謂不敢因循，冀吾人共事斯于日用小學，純全大體具焉。持頭覓頭，佛氏能笑人矣。但能去智去故，乃可默而識之。所知不多，非厭多也，窮迫少佳意緒，而蒙每事索報，黽勉承命，可無嵁畧。所欲言者，尚不能宣之於口，千里書札，烏能寫方寸哉！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四《答何商霖書一》 讀書欲有所疑，此伊洛先生語也。吾人于學未能了了於不疑之際。夫不疑者，蓋無所自見。不然則蛙之在井，聖言天遠，寧俄而可料哉？惟善學者未能無疑，疑者問辯之所由生也。諄諄之云，何造道之深也。至謂疑理之蠹，則某請得一言，疑固多端，左右之疑，固將有所決也，理道必疑而決，則疑未爲蠹也。衆咻誰佐之惑，能決焉，則定矣。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五《抵沈叔晦晦》 以某所聞於不躐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灑掃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邪？學者眩於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人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行君子又多味於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夫子謂之小人之事，以爲禮儀、威儀待人，而行不虚行，存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躐邪？必以小學、大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之也，果何物乎？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 某罪逆不死，奄復祥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它不足勤齒記懇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目下時義論之，亦只得静待順聽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整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望者否？某竊謂學者，氣質各有利鈍，工夫各有淺深，要是不可限以一律，政須隨根性識時節箴之，中其病發之，當其可乃善。固有恐其無所向望而先示以蹊徑者，亦有必待其憤悱而後啟之者，全在斟酌也。又往來講論，一問一答，謂之無意嚮氣味則不可，然歇滅繼續，玩歲愒日，終難見功。須令專心致志絶利源，凝聚停蓄，方始收得上。某自看得頃年悠悠，政坐此病。故恐誨誘之際，不可不知耳。向來所諭尤溪所刊一二種書，猶未拜賜，因便蒙付示爲幸。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語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仿髣，然終非實有諸己也。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訓誘之際，願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下工夫者，自當使之剖析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基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爲緩，但示之者當循循有序耳。

呂祖謙《東萊外集》卷六《雜説》 學者當先治一經，一經既明，則諸經可觸類而長之也。史當自左氏至五代史依次讀，則上下首尾洞然明白。至於觀其他書，亦須自首至尾無失其序爲善。若雜然並列於前，今日讀某書，明日讀某傳，習其前而忘其後，舉其中而遺其上下，未見其有成也。

《麗澤論説集録》卷五《門人集録禮記説》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内有毫釐之礙，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幹，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灑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一年視離經辨志，曉意義。三年視敬業樂羣，不敢輕易。五年視博習親師，至此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見得的書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略】

古人之爲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説。今之學者，全在誦説，入耳出口，無涵蓄功夫，所謂「道聽途説，德之棄也」。

陳傅良《止齋集》卷三七《與吕子約二》 某自離上饒以後，申問啟處，不任悁企。深入湖湘，凡八十六日始達官所。蓋一大縣而置官養兵如他郡，又以敝政，蕩無綱紀。交割之日，見緡不能百千，而漕檄如織，官兵持券索舊逋，如所闕二字。主之説。於是俱廢，未必能免於戾矣。奈何！奈何！老兄年衰，讀書得趣而門庭反狹，陳義愈高而意氣略肆。夫門庭狹則風流不接，意氣肆則士友不附。所冀追紹前緒，旁求後來，所謂坐進此道者，非君尚誰堪耶？《六經》之義，兢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麤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劉衡州言笑自由，動多觸忤，亦嘗造膝共語深切，此公矍然若有失也。堂堂晦翁，亦復少此。乃知前修端不可議。某老矣，望兄最厚，勿罪喋喋爲祝。趙推官《易説》自成一家，可以相資，亦未可爲準。杜伯高兄弟文字，正使往時諸公亦見領略，何遽絶之？再及此事，欲以實前所云。千萬致思，儻有疑，勿惜往復也。

某空餐負愧，義當弛去，然未能自由也。每蒙見囑，與臨潭同論，若某何足以堪之？衰晚無志，務爲自全，聞此悚畏。名爲國士，自古患之。蕭、曹舊知，房、杜同舍，所成就獨如許，要是金蘭耳。團沙作飯，遺恨極多，此所以貴力學。唯力學則闕。然相值必有以處此也。東撞西突，誰能料之。但平時而友，共持兢業之律，務令後輩趨於静重，是則可爲耳。容易放開，養成虚驕，即一不獲而萬有餘喪。老兄以爲然否？象先别後，不及聞其論議，如何一見便許以爲有異昔日切磋，何神耶？所欲言無限，非書所及，臨紙惘惘。

樓鑰《攻媿集》卷七九《趙元衛勉齋説》 余既爲趙振文作毋自欺齋之銘，又名子治以循齋，其季元衛亦以此請，爲名曰「勉齋」，而告之曰：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吾儕中人之性，可上可下，如逆水行舟，倍用力則可以寸進，謹執持則尚在故處，放手則流蕩而下，不可收拾矣。貴賤窮達，自有定分，學問亦自有分量，盡力終身，雖所至未可知，與不用其力者有間矣。元衛勉之哉！後日再見，當刮目相視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與胡季隨》 學問之初，切磋之次，必有自疑之兆；及其至也，必有自克之實，此古人物格、知至之功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四《與彭世昌》 堯舜之盛，詢于芻蕘。夫子之聖，以子夏爲啓予，顔淵爲非助我。孔文子之所以爲文者，在於不耻下問。人之取善，豈有定方？善之所在，雖路人之言，臧獲之智，皆當取之。世昌相信之意甚篤，而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欲就而取決焉，在世昌未易全輕之也。與人商論，固不貴苟從，然亦須先虚心，乃至聽其言。若其所言與吾有未安處，亦須平心思之，思之而未安，又須平心定氣與之辨論。辨論之間，雖貴伸己意，不可自屈，不可附會，而亦須有惟恐我見未盡，而他須别有所長之心乃可。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四《與諸葛誠之》 講學固無窮，然須頭項分明，方可講辨。若自交加糊塗，則須理會得交加糊塗處分明，方可講辨。如楊朱、墨翟、老、莊、申、韓，其道雖不正，其説自分明。若是自分明，雖不是亦可商確理會。大抵講學，有同道中鞭策切磨者，有道不同而相與辨明者。如孟子與楊、墨，告子辨，此是道不同而與之辨明者也。如舜、禹、益、皋陶相與都俞吁咈，夫子與顔淵、仲弓、閔子騫相與問答，是同道中發明浸灌，鞭策切磨者也。如子夏、

子游之論門人小子，子張、子夏之言交道，雖同師夫子，各有所得，亦是有不同處。當時子夏、子游、子張各知其有不同，乃有商量處，縱未能會通，亦各自分明。若更要理會盡不糊塗，承合并之期不遠，且欲得誠之自理會得頭項分明，庶幾相見有可理會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五《與趙子直》 世儒耻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産、正經界，果皆可耻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衆多，豈可不責之儒者？張官置吏，所以爲民，而今官吏日增術以朘削之，如恐不及，蹶邦本，病國脉，無復爲君愛民之意，良可歎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損下益上謂之損，損上益下謂之益」，理之不易者也。而至指以老生常談，良可歎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一《學説》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决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説。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二二《雜説》 學者規模多係其聞見。孩提之童，未有傳習，豈能有是規模？是故所習不可不謹。處乎其中而能自拔者，非豪傑不能。劫於事勢而爲之趨向者，多不得其正，亦理之常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二《取二三策而已矣》 昔人之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顧於理如何耳。蓋書可得而僞爲也，理不可得而僞爲也。使書之所言者理耶，吾固可以理揆之；使書之所言者事耶，則事未始無其理也。觀昔人之書而斷於理，則真僞將焉逃哉？苟不明於理而惟書之信，幸而取其真者也，如其僞而取之，則其弊將有不可勝者矣。孟子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非明於理者，孰能與於此。嘗謂言而無稽，往哲以爲不足聽；事不師古，昔賢以爲非所聞。堯舜之聖，《書》以「稽古」稱之。夫子之聖，自謂「好古敏而求之」。「古訓是式」，《詩》所以稱仲山甫之賢。「必則古昔，稱先王」，《禮》所以爲學者之軌範也。然則昔之聖賢，蓋未嘗有不取於書者也。欲求稽古昔以爲師法訓式，而非書之取，將孰取之哉？然而古者之書不能皆醇也，而疵者有之；不能皆然也，而否者有之。真僞之相錯，是非之相仍，使不通乎理而槩取之，則安在其爲取於書也？昔之聖賢，豈其然乎？自羲皇以來至於夫子，蓋所謂有道之世，雖中更衰亂，而聖明代興。而周家又號爲典章之備，而職守之詳且嚴者。當時載籍之傳，宜其無所謂疵者，否者，僞者，非者。然而夫子之於書也，於《易》則有《八索》之黜，於《職方》則有《九丘》之除，《書》必定，《詩》必删，言夏商之禮，則以爲杞宋不足證，武之樂未久也，而聲濫及商。至於老聃之問，萇弘之問，郯子之訪，無非所以攷覈其醇疵真僞，是非可否，而一斷之以理者也。然則書之不可一概而取也久矣。雖然，夫子天下後世固宜取信焉者也。孟子之時，去夫子爲未遠，而經籍皆出於夫子之筆削，則雖槩而取之可也。而於《武城》一篇，所取者纔二三策而已，無亦好高求異之過耶？嗚呼！非也。夫子所以取信於後世者，豈徒爾哉？抑以其理之所在，而其一以貫之者，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已。使書不合於理，而徒以其經夫子之手而遂信之，則亦安在其取信於夫子也。況夫孟子雖曰去聖人之世未遠，而亦百有餘歲矣。言爵禄之班，則曰：「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論堯舜之事，則曰「齊東野人之語，而非君子之言。」然則於《武城》之篇，不惟其書之信，而一斷之以理，又何疑焉？故曰書不可以不信，亦不可以必信。使書而皆合於理，雖非聖人之經，盡取之可也。況夫聖人之經，又安得而不信哉？如皆不合於理，則雖二三策之寡，亦不可得而取之也，又可必信之乎？蓋非不信之也，理之所在，不得而必信之也。古人之於書，稽求師式，至於爲聖爲賢。而後世乃有疲精神，勞思慮，皓首窮年，以求通經學古，而内無益於身，外無益於人，敗事之誚，空言坐談之譏，皆歸之者，庸非不通於理，而惟書之信，其取之者不精而致然耶？今夫藥石之儲，不能皆和平也，而悍毒者有之；不能皆真良也，而僞蠹者有之。彼良醫之遊於其間也，審病者之脉理，知藥石之性味，擇之精而用之適其宜，是以百發而百中。至非能醫者，而以其病而遊焉，概取而試之，苟其不中，得無遇毒以益病而戕其身也哉？不明乎理，而惟書之信，取之不當，以至於悖理違道者，得無類是乎？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涓涓之流，積成江河。泉源方

動，雖只有涓涓之微，去江河尚遠，却有成江河之理。若能混混，不舍晝夜，如今雖未盈科，將來自盈科；如今雖未放乎四海，將來自放乎四海；如今雖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將來自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然學者不能自信，見夫標末之盛者便自荒忙，舍其涓涓而趨之，却自壞了。曾不知我之涓涓雖微却是真，彼之標末雖多却是僞，恰似檐水來相似，其涸可立而待也。故吾嘗舉俗諺教學者云：「一錢做單客，兩錢做雙客。」【略】

先生云：「凡物必有本末。且如就樹木觀之，則其根本必差大。吾之教人，大概使其本常重，不爲末所累，然今世論學者，却不悦此。」【略】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於天下，是入大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言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須即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況非聖人，豈有任私智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册所載，又有正僞、純疵，若不能擇，則是泛觀。欲取决於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私意偏説。子莫執中，孟子尚以爲孰一廢百，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楊簡《慈湖遺書》卷九《家記三・論春秋禮樂》　汲古問《學記》云「學者有四失，或失其多，或失其寡，或失其易，或失其止」。人惟意固情放，而有此失。一失而不救，則何止於四？先生曰：人心圓融廣大，虚明應感，無所不達，安得有失？人於其間加以私意，則本心始失矣。失之多則繁而無統，失之寡則知一不知其二，失之易則大輕易而不詳審，失之止則無志而怠惰，惟溺於静止而惡動作，此四者足以盡學者之失。先生又謂：《記》云學者四失，教者必知之。故孔門問答，率隨人之失而答之，各救其失而已。

楊簡《慈湖遺書》卷十《家記四・論論語上》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知學之道者，以時習而説，不知學之道者，以時習爲勞苦。勞苦則安能時習，時習必不勞苦。今學者欲造無時不習之妙，斷不可有毫釐勞苦之狀。當知夫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但夫放逸則勞他求，他求則成放，他求則成勞。是心有安有説，無勞無苦，是心初無奇，初無心，則吾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口語、心思之心。此心非物，無形，無限量，無終始，無古今，無時不然，故曰無時不習。「時習」之「習」，非智非力。用智，智有時而竭；用力，力有時而息。不竭不息，至樂之域。【略】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學者多疑所習者何事，必有其説。吁！使所習之有説，則必不能時習矣。時習者言乎時時而習，無時而不習也。使所習有説，則必有意，意作必有時而息，至於息則非時習也，惟其無意也故能時時而習。時習之「習」，乃不習之「習」，《易》曰「不習無不利」，今學者患乎習之不能時者，正以其以思慮而習，以智力而習，故不能時也。使果有説，果有可言之事，則孔子已明言之矣，孔子無所言，正以明時習之習，非學者作輟之習也，正以明學者本有之心即道，而無俟乎復爲也，作輟之學安得有悦？非智非力，無作無輟之學，故有無窮之悦樂也。或者又曰：孔子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斯之類，是乃所習之説。吁！是又實未識所謂孝弟、謹信、汎愛、親仁、學文者也。方子之事親時，愛敬之心自生，不知所以然，此則孝也。使作意曰「吾將以學爲孝也」，則亦僞而已矣，非真心之孝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使胷中有意有説，則失其所以爲真孝真弟矣。不真則僞，僞則終於失。孔子誨學者使出入之間無非孝弟，則真而不僞，不思不勉而自愛自敬矣。謹則無放逸，無思慮。信則允塞，亦安得有思慮。惟如此者，乃能汎愛。其不能汎愛者，必其思慮紛擾，私意横生，則不虚明，不廣大也。孝弟、謹信、汎愛，無非道心之所發見，自然喜於親仁，自然與仁者同心，自然謙虚，不敢自足。其有不親於仁，必有私意，必有阻隔。但順此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心而行，謂之由道而行。行之既熟，爲有餘力，乃可學文。文非道外之物。文學之事，皆此道之精華。日用之妙，何往而非一貫。但聖人設教之序，當自孝弟始，當自幼而達之，通則悟其本一，一則無時而非習矣。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後學靡然從之，偏枯孤止，無愛利之大用，非道也。夫朋至而吾樂，善之心油然而生，乃道心之變化，非思慮之所及，是爲聖人之大道。舉天下萬古之人皆有此，而人自不知之，自不信之，自偏溺之。不溺於動，則溺於止。朋來而樂，不溺於静止之穽矣。然又慮其復溺於動，樂於人之知己，不知則愠，則亦非君子之道。君子朋至而樂自生者，非動也；朋不至，人不知而不愠，非勉强抑止也，清明之性自爾寂然，夫是之謂學，夫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夫是之謂不習之習。《論語》

謂之「時習」，《中庸》謂之「時中，無時而不中也」。無時而不中，即無時而不習。有意則必有倚著，不可謂之中，故曰時中即時習。【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恥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之，是無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説，「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説，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説，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於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説，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事物之紛紛，起於慮念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爲衣與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於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略】

孔門諸賢孰不願學，何獨稱顔子好學？日至者，終一日不動，於意純明精，一是爲至道。月至者，終一月如此，亦非衆人之所能矣，猶不得謂之好學。蓋比於三月不違仁者，勤惰有間矣。好學之所勤，非思慮之所到，非繼續之可言，本一也，本不動也，本清明也。此學日至月至者之所共知，惟弗如顔子之勤爾。孔子學不厭，亦此勤也。【略】

冉求曰：「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學者常情，往往多與冉有同，而孔子斷然不以爲力不足，以爲自畫止者，何也？斯道無不通，人自阻礙，斯道無思無爲，人自起意。意起則礙矣，道本無所礙。孔子所謂力不足者，非謂學道者於斯道之中有力不足也，謂徒步遠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負任而行而力不足，則中道而廢，謂此類也。夫斯道忠信而已矣，何思、何爲、何阻、何礙，而曰力不足乎？足與不足，皆人心自作此。見道初不如此，不作足不足之見，則人心之靈未始不一貫。非力不足而自不學者，謂之畫地而曰「止於此，吾不進也」。學者多此類也。唯聖人則不畫，日月至者亦不畫。餘皆畫也。見《訓語》。【略】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聖人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省？視聽言動者道也，俯仰屈伸者道也。寐如此，寤如此，動如此，止如此。徒以學者起意欲明道，反致昏塞。若不起意，妙不可言。若不起意，則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故孔子每每戒學者毋意。

子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聖言如此明告，不知學者何爲乎不醒？日用云爲，無非變化，無非斯道。視者斯道，所視之形色亦斯道。聽者斯道，所聽之音聲亦斯道。思者斯道，所思之人情事理亦斯道。自清濁未分，以至于既分，陰陽交而四時行，百物生，皆斯道。動静有無皆斯道，不勞累索，念念皆妙。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事，名謂不同爾，何者不妙？學者惟毋動乎意。見《訓語》。【略】

野不可，史亦不可，何故？野偏，史亦偏。偏皆未離乎意。惟文質彬彬，庶乎無意。【略】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自古學者幾千萬人，解釋論辯自以爲知之矣，而實不可以爲知。此知，不屬思慮。有思慮，不可以言知。知者，孔子謂知及之。好，如顔子好學。日至月至者，可以言知之，不可以言好學。不如好之者，專爲日至月至者發，言其怠也。若孔子則好而樂之矣。子曰「爲之不厭」，亦好也。知斯好，好斯樂，好與樂，孔子謂仁能守之。互見《訓語》。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一《家記五・論論語下》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則是學非思也。然則子曰：「我學不厭。」曰：「用力於仁。」皆非思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的然無所知也。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是不逆不億，而亦先覺其詐不信，果無俟乎思慮也。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明天下之實道也。吾心清明無體，而變化云爲，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而天地無思無爲也。嗚呼！此孔子之學也，亦天下萬世學道者之學也。故曰：哀樂相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然則學不足以言之，而孔子曰「學」者，蓋道心初覺，雖縱心皆妙，而舊習未盡泯，日用萬變，微有轉移，皆足以蝕吾無思無爲之本。明是故不可以不學，而學非思也。不學之學，非力之力，不可以有無言，不可以作輟言，不可以動静言，不可以虚實言，然則何以

泯舊習？何以免轉移？道心發光，如太陽洞照，過累之泯，如雪入水，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謂蒙養，是謂用力於仁。【略】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明？聽未能不蔽於物，奚可不思聰？色患不温，惡得而無思？貌患不恭，惡得而無思？言有未忠，惡得而不思忠？事有未敬，惡得而不思敬？既有疑，惡得不思問？既有忿，胡可不思難？既見得矣，則必思義。苟不見得，不必思義可也。有病必施藥，人之無病者寡矣。當思不思則罔，不必思而思則贅。不可罔，亦不可贅。初學之思，即成德之無思。成德之無思，即初學之思。思非劣，無思非優。致優劣之見者，不足以學道。【略】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人之所以營營不已，意欲前進者，以不知命也。苟知命，則吾之所處皆命也，貧富命也，貴賤命也，其居此位、處此室、衣此衣、食此食，毫髮皆命，非人之所爲也，則庸何求？無求，則無所用其思慮。人之所以進學不已者，以其能約于禮也。知約于禮，則一進一退，一語一默，一動一静，一予一取，皆有正禮，不可移易，故曰「立於禮」。禮，道之所在。至於知言之妙，則非方術之所可施，非思慮之所能到。人心自明，人心自靈，無作好，無作惡，無思無慮，自清自明，自能知言，自能知人。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五《家記九・泛論學》　自古人之知道者寡，是以其言之害道者多。就有知焉，有偏全，有淺深，未全未深，其言猶有害道。然則非聖人之書，誠雖讀孔子之言，奚可不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天下非聖人之書何限，無非惑亂人心之具。孔子之言出於古者，所記録猶或失真，而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矣。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於似是而非之言，終其身汩汩，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不可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記録，猶或失真，況於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歟！見《訓語》。

嗚呼！今天地之間，孔子之言無幾，而非聖之書充棟宇。非聖之言，知道寡。知道者而不盡其言，猶足以害道。然則害道之言滿天下，不害道之言甚無幾，學者試不宜汎觀，必遭眩惑。唐、虞有納言之官，周有訓方氏，《易》曰正辭，爲是故也。見《訓語》。

百聖傳授唯曰「一」、「中」。初疑其膚近，疑其庸，又疑其若未免乎意，而百聖一辭，莫知其所爲。一日覺之，百聖之切諭明告，誠無以易斯，人心即道，故大舜曰「道心」，本無可疑，意起而昏，爲非爲僻，始知其有學者亦意起，又從而過之。凡思凡爲，皆離皆非，故告曰「中平」、「平庸」。庸事親從兄，怡愉敬恭，豈學而能？油然而生，莫究厥始，莫窮厥終，應酬萬端，忠信全功，不習無不利。曾子謂之「嗃嗃」，簡亦謂之「融融」，道固不離乎常。故孔子曰「中庸」。毋動乎意，清明在躬，自無所不通，發育萬物，人心所同。

覺者通患，患在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見《訓語》。

學者初覺縱心所之，無不玄妙，往往遂足，不知進學，而舊習難遽消，未能念念不動，但謂此道無所復用其思爲，雖自覺有過，而不用其力，虚度歲月，終未造精一之地。日用云爲，自爲變化，雖動而非動，正猶流水日夜不息，不值石險，流形不露，如澄泚不動，而實流行。予自三十有二微覺，已後正墮斯病。後十餘年，念牟邁而德進不進，殊爲大害，偶得古聖遺訓，謂「學道之初，繫心一致，久而精純，思爲自泯」。予始敢觀省，果覺微進。後又於夢中獲古聖面訓，謂「簡未離意象」，覺而益通，縱所思爲全體全妙，其改過也，不動而自泯泯然無際，不可以動静言，於是益信。孔子學不厭，乃是知及之已後事，是謂用力。於知者，雖動而得不動之妙，終未及仁者常覺、常明、常不動之爲至静。故孔子曰「知者動，仁者静」。予何敢言仁，用力於仁者也。恐同志者復蹈前患，故備記如右。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蓋皆斷之説。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見《訓語》。【略】

先生謂汲古曰：聖人猶兢兢業業，豈學者不兢兢業業？汝當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兢兢業業，用力於仁，爲之不厭。又曰：學者切不可觀非聖人之書，當師孔子之言。

先生曰：學不可躐等，亦不可操之太急，故雖息焉游焉，孫而順之，無害於事。但於其間不失敬心，不失時敏之心，則厥脩自然，日進無疆。《易》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下事皆然。彼苦澁不易樂者，必無成效。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七《紀先訓》　讀書意或在名利，則失聖人之意。

善學者，以平昔所見屏之千里之外，視已空空，絶無所知，而讀聖人之書，則所學正矣。【略】

爲學及五分，自休不得。【略】

學者有志氣，無問性愚，衝擊而開矣；無問氣習，衝擊而散矣。【略】

學者成則無我。欲如何，不欲如何，但由理而行，盛暑有待秋凉之意，隆寒有待春和之意，好學者不如此。【略】

自覺之功大矣。雖不善，一能自覺，亦難停留矣。

不能舍己從人，則智識日昧，處世常見其難，故人常在難中。

學欲得要，則學不勞而成。【略】

文詞爲學道之蠹。【略】

吾有公論，於學大有所濟，凡吾所見不正，皆被公論收下。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塵埃亦去矣。【略】

吾見人好問則喜。【略】

好學之心人皆有之，其間所以不成就者，有待來年之失也。【略】

少年性或敏慧，詩書一覽，自謂盡得之，恃此而不求師，乃人之大患。【略】

爲學當以心論，無以外飾。

即事即學也，即此下筆處即學也。【略】

事即學也。事學有二，則學亦勞矣。【略】

道非言語之所及，非思量之所至。

學者言多，則散學力。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脱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無已。

人知學進，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有志可以奪造化。人或有志，學無不成，無問智愚利鈍也。

人之舉動，皆有妙用。【略】

言語不可以化人，惟心可以化人。

學問貴於見端的。或者望風承受，蓋爲聰明所累。【略】

學欲至於無疑惑之地。【略】

大舜之心，即瞽瞍底豫之心。瞽瞍底豫之心，即大舜之心。

人以念慮爲心，是致爲學疲勞。或自覺，則見本心矣。【略】

欲言之時與無言之時同，則學精矣。

有智則好問而樂，無智則自用而憂。【略】

字畫雖小，亦欲端謹。閑書當與特書同。

道會是不會。【略】

學者或無志，久久與流俗同。【略】

事無大小，有志者皆得之。竊盜取地窟，一銖復一銖，不敢作聲，不敢思量他事，但一心求徹。學者似之，不患所學不成也。【略】

不獨大底是學，小底亦是學。一語之差，一事之不中，雖極微小，吾以爲其大如天。何故道却無大小？【略】

儻有志於學，見賢者亦學也，見不賢者亦學也，喜樂亦學也，憂苦亦學也。學至此，學乃吾之全體。

游九言《默齋遺稿》卷下《送林成己序》 某總角時誦習《論語》「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句讀之師教之曰：「容色必莊，視瞻必正，語言簡静而行步舒徐。」某應之曰：「舍是則心志不定，讀書遺忘，是謂不固。」師喜曰：「孺子之言是矣。」幼學所對雖未盡也，然今髮已種種，終有愧於此言。蓋心者一身之主也，四肢五官，心之役也。心畏拘檢則容不莊，心悦紛華則視不正，習戲玩則言自喧，喜便捷則步自亂。當其不莊不正或喧與亂也，試迴思之此心何在哉？學者學正吾心而已矣。學焉而猶不能正，是謂不固。静其中可以齊其外，制其外亦以養其中，此内外交養之道，然先自内始矣。予友林成己年甫冠，文筆犀利老成，固不患其鈍且遲矣。今當隨其兄將母之官也，求言爲别，且曰：「必箴其病，異時將驗之。」某不能知成己之病也，姑自訟其身之病以告之。

劉爚《雲莊集》卷四《居思堂記》 「思」之名一而義有二焉。蓋《洪範》之「曰睿」，《中庸》之弗措，誠其思也。《易》之「憧憧往來」，邪其思也。誠其思者，一於道者也。邪其思者，汩於欲者也。故聖人於《咸》之九四深致其戒者，非惡夫思也，惡夫思之不以正也。若天地之純全聖賢蘊奥，非竭吾心思，其庸有得乎？故學必原於思，而思必本於誠，此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則思、誠之學，果何所自入耶？蓋嘗聞之，誠即天也，敬者人之所以天也。學而求至於誠，其必由敬乎？昔之君子對妻子，如君師之臨；處幽室，如十目之視，凡以立吾敬也。敬立而誠存矣。

袁燮《絜齋集》卷七《書贈張伯常》 口傳耳受，雖多奚爲？發憤力行，弗得弗措。過雖微而必改，善雖小而必爲。立志貴乎恢張，保德務在兢業。毫髮有疑，不可謂學；純明不貳，斯之謂盛。

葉適《葉適集》卷一五《終論七》 論立於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

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後挾弓注矢以從之，故弓矢從的而的非從弓矢也。

葉適《水心集》卷一〇《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 夫學莫熟於好，道莫成於樂，顏、曾、孟子所以潛其心也。行莫如誠，止莫如善，《大學》、《中庸》所以致其義也。

葉適《水心集》卷一五《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爲善，鮮以力爲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爲力也，則善非其善，窒其材，枉其德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遠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按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爲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爲實材，德爲實德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遯散剽剥，奇論新説忽焉交列横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爲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顔也哉？其一時師交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不爲不早矣。然而子復知爲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爲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竅，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慤置之。其修身，使奢者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爲難也？

葉適《水心集》卷一七《胡崇禮墓誌銘》 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静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爲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内觀。

葉適《習學記言序目》卷三二《南齊書・列傳》 人具一性，性具一源，求盡人職，必以聖人爲師。師聖人必知其所自得，以見己之所當得者。《詩》、《書》雖不可復删，禮樂雖不可自制，至於隨世見聞，因時述作，既不極乎義理之正，而祖其固陋，轉相師習，枝纏葉繞，不能自脱者，錮人之材，窒人之德者也。

黄榦《勉齋集》卷八《與胡伯量書》 日來講學，想日有新功。朱先生集前修之大成，設教垂世，其大綱無以復加矣。顧學者之爲學，則亦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榦衰老多病，於諸書亦不能泛讀矣，心身閨庭之間，是則學問之大端，朝夕孜孜，惟此而已。朋友講習，則絶難其人也。

黄榦《勉齋集》卷九《與鄭成叔書》 榦日困多事，不得專意講習爲懼。承日課《詩》、《禮》，計有新功。世間事無不當讀，況涵泳持久以養情性者乎？但《語》、《孟》、《近思》，是初讀書用工緊要處，須是熟讀精思，真可聖賢意思，則以此讀世間書，是非得失方有尺度，不至於泛然徒爲誦記而已。此皆前輩所已言，承問輒及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三《答李公晦三》 所示《近思録》并林子武之説，良荷啟益。按此跋意自平正，於理無咈者。向聞先生亦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四子之階梯。」今子武不以爲然，乃欲讀《四書》只參攷此録，使互得以發明。似此言者，彼只據先生已解之《四書》理義已明白者而云云爾，若據古《四書》本文，非先有得乎此録四先生之説，則亦將從何而入？而孔、孟所不傳之秘旨，亦將從何而窺測其蘊乎？況先生所解《四書》之説，亦自四先生之書得之，而此録則四先生之要言所萃。今令學者先讀之，使知道統之復續，實有賴於四先生，而起尊敬師慕之心，然後循序漸進於孔、孟之門，自當不迷其所趨，亦何疑乎！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九《答蘇德甫一》 大抵自古聖賢平時所以孜孜汲汲於此學而不容一日廢者，非有他也，只爲此身中有至珍至貴底物事，不欲自毁壞了，須爲之成就保全，達則與天下共之，不克行於時，則垂訓以傳方來，如此而已矣。如賢者之質，湛然無世俗之好，最爲近道，而又有志於此，不肯以庸常自處，是其於邪正之大分已卓然不迷其所趨矣。惟願立此志之堅，常以顔子所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而我猶未免鄉人爲可憂」者自激厲，不埋没，不退轉，然後循序用功以副之，自格物致知以正心脩身，如《大學》明德之次第，自學問、思辨而篤行，如《中庸》擇善之節目，而其所以進學之要處，尤於思爲著力。凡讀書一言一句，皆當思聖謨賢訓，引而不發，不思則不得也。日用應接一事一物，亦皆當思天理流行，事事物物，無所不在，不思則不得也。至其所以爲思，則勿浮淺，勿散漫，須是懇切精專。蓋不懇切，則無以抉開縫罅而探其中之蘊；不精專，則無以鑽入堂奥而詣乎理之至。故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若有大疑義苦不通處，則記向一邊，俟會行剖析。前日所謂看小學者，蓋古人大學工夫須於洒埽應對進退中立根本，今亡其書，晦翁所集

姑以補亡。然其開示人以爲學大義綱條有序，於學者尤爲有力，且其言明直，讀之知學之大義，如此有個基址，則做大學等工夫有所係屬，不爲懸虚。如《大學或問》中一段説諸書次序，亦不可不循序逮理會過也。其他須相見進一級則講一級，不能預及。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九《答蘇德甫三》 所喻日來病痛，在於泛觀博取而無精切篤志之思，根浮脚淺而無沈潛縝密之味，似做不做，若存若亡，可謂切於内省者矣。然此亦何足深病？所病者工夫之未加焉爾。不知吾友日間如何作工夫？而朋輩時相來往者，又如何其切磨？夫學正貴乎博，而不貴乎泛。蓋道體高明廣大，非可以單寡聞見求；而聖心精微嚴密，未可以一二窺覘得。故學者用工須有次序，而不可泛泛。而其循序而進也，又須勇往而不可悠悠。文公表出《近思録》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者，姑使人識聖門蹊逕於融會貫通，以作則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特其始進綱領之一端，非謂天下道理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事業盡在此，無復他求，只恁静存動察，一直熟將去，便可造道成德，運用施爲，脩己治人，齊家理國，無往而不通耶。是大不然也。凡學未到聖人從心地位，須只管做工夫去，一層了又一層，不可萌計效之心。如格物，只管格將去，須無一物之不格，而未可計效望物之已格。致知只管致將去，須無一知之不致，而未可計效望知之已致。自四子等數書之外，所謂經傳子史諸屬，一件各有一件指歸，須循序件件從首至尾，更將此道理充廣去，逐一勘驗其異同得失，是非邪正、淺深疎密，各有歸著，然後道理自然愈見精明親切。而其最緊要，却是常反吾身心，著實體驗其有無欠缺，體用之粗符與不符，常切切照管，勿令間斷，内外交養，表裏並進。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之功，自粗而精，終始循環，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者，何可只髣髴覷得個些少一撮底道理，便欲依靠其即至？所謂精切篤至、深沈縝密之功，非惟計功謀利之私，已爲害道，此正猶朝植一尋之木，而夕遽求其至霄漢之高，今日覆一簣之土，而明日遽責以齊嵩、華之壯，萬萬無此理，亦何怪乎根浮脚淺無可據之地乎！程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須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果能如是栽培，則植根日深而愈深；果能如是開濶，則立脚日壯而益壯。若未嘗栽培而病根之浮，未嘗開濶而病根之淺，亦空勞心力而已。此病非特吾友爲然，迪父諸友輩皆到此一證，須趁妙齡精力，做工夫正其時。所謂潛心大業者正在此。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但見左動而右礙，前觸而後窒，便是欲做不做，若存若亡，更無復有長進之望，亦無可加醫治之功矣。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七《答陳伯澡問論語・問學而不思則罔段》 學，統言之，固是效先覺之所爲。今就近言學，只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學是身去學，思是心中思。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三九《答陳伯澡問論語・問思無益不如學段》 學是親身去理會，兼知能説，思是心頭空思量。

劉剛中《木鍾集・題詞》 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朋友講習不可以無問也。問則不可以無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棄者乎！

劉剛中《木鍾集》卷二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誠如是，即不須千頭萬緒理會學問，便一向求放心，如何？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必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將過，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入身上來，在自家腔子裏，從此尋向上去，即下學上達工夫。止如《詩》三百篇頭緒甚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詩之人，每一章一篇，并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爲學問務外不務内者言之。所謂「學問之道無他」，就千條萬緒皆一一是求放心，必從心上下工夫，則學問非詞章記問之比矣，如云學問只是求放心，即不須千條萬緒，此卻是禪家寂滅之説，非孟子意。

劉剛中《木鍾集》卷十 伊川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

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也。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略】

黄宗羲等《宋元學案》卷六九劉剛中《師友問答》 問「《大學》一書，包孕聖功王道，何以云初學入德之門？」先生曰：「凡人居處，有門必先有路，識得路方到得門，到得門方升得堂，入得室。《大學》綱領條目，是門也；本末先後，是路

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是堂也；明新至善，是室也。初學便學《論語》，望洋向若，無有涯涘。何如循途歷級，從容馴至，扶進高深。若不得其門而入，將倀倀乎其何之！問：「人不學，不知道。學在讀書上見，道在行事上見，必讀書然後可行事與？」先生曰：「固也。然學即學其道；非作兩截，無論讀書，無論行事，恁地皆是道，恁地皆是學，果于經史典籍，潛心玩索，日用云爲，細意體察，自能窮天下之理，致吾心之知。豈談空説玄之謂道，鈎深索隱之謂學哉！」問：「伊川涵養須是主敬，進學則在致知，主敬致知，殆亦非兩截事與？」先生曰：「主敬則心静，致知則理明，心静理明，知以涵養而益深沈。然敬非終日危坐，游心淡泊，必有事焉，神不外馳，而説心研慮，時時有新得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三六《答巴州郭通判黄中》　某囚山恰二載，温尋舊讀，書味雋永，益覺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抄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讀善記覽爲詞章亦云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浸滅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劉石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搜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是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丘、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爲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工夫，無三代以前規模胷次，只在漢、晉諸儒脚迹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此而充者，方叔以爲如何？山中日永，方欲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間，亦以文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此與朋友講磨，謹摘數篇求教。

魏了翁《鶴山集》卷六四《跋牟少真發蒙中庸大學俗解》　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録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蓋弟子之於師，唯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諉曰姑以紿取利禄耳，是固可陋。今牟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今詒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强同乎？又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牟君歸爲我精思而文言之，亦有當商略者，兹未暇及也。

魏了翁《鶴山集》卷六五《跋脩全趙公所作蒙箴》　吾鄉之俗，以親師講學爲業，以孝弟忠信爲本，不趨時尚，不事外飾。予生雖後，尚及見大父行於經子百氏書皆覆紙細字，丹鉛點勘，又必師傳友授，必心體身踐。視今之後生子弟，捐金市書，不累月可得千百卷，聚友聯文，不頃刻可成千百言者，雖若迂頓不快人意，而操心厚，見理實，傳家久，遺後安，流風餘澤，至今可識也。慮此事久而無傳，因楊子有以修全趙公《蒙箴》見示，附志其末。

陳耆卿《篔窗集》卷四《習齋記》　愈材叔以唯名齋，請記於予，予曰：「甚矣，子之慕曾子也！慕曾子則可，遽欲爲曾子之唯則不可。」因更曰習，習亦曾子語也。夫口耳之學，聖賢賤之，然未有不由口耳而能心詣者也。有聞則有傳，有傳則有習，有習則有悟。唯者悟之極也，而起於習。未習而學唯，猶未步而學走，蹶且殆矣。夫曾子之所謂習者莫得聞矣，吾爲子遐想而言之：溜能穿石，一暴不勝十寒，是非學之説也。學之理在是也，有斷有續，雖智不足，無久無初，雖拙有餘。子而有志於斯，則當吐吞乎理義之淵，耕鋤乎忠信之囿，得於耳，習於心，得於心，習於事，得於旦暮，習於歲月，不獨對聖賢之書而習，雖起居飲食亦習也，不獨對父兄而習，雖對臧獲語亦習也，習熟則理順，理順則心明，豁然大通，八荒在牖，其視聖人之言，雪消冰泮，何假問難。人謂曾子一唯超出學者畦逕，不知其自習中來也。子誦《魯論》二十篇，其首語云何？

陽枋《字溪集》卷三《與文活庵書》　學生領教帖，賢回與點之意，備見于辭，訓誨期望，與師父教詔何異！後生晚輩，幸遇如此，當拳拳服膺，欲罷不能。爲遠大計，豈容輕效世俗喜於進取，而不思天地間聖賢事業哉？蒙賜以神丹，感甚幸甚。嘗聞人有内丹，方服外丹，謂水火相濟耳。某獨居静心，不爲不久，然血氣早衰，已在中歲。今稍窺見聖賢門户，未有進入，而筋骸四體若不相隨，故時需此以祛疾，冀少假之年，終聞至道，非敢有意煉氣希真之事也。昔伊川嘗合藥與人，有時自笑曰：「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亦與先生今日之意相類。

陳文蔚《克齋集》卷七《師訓拾遺》　因説工夫不可間斷，曰：「某苦臂痛，嘗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是或時擦，或時不擦，無緣見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余正叔退謂文蔚曰：「擦臂之喻最有味。」【略】

正叔有支蔓之病，先生每救其偏。正叔因習静坐，後復有請，謂因此遂有厭書册之意，先生曰：「豈可一向如此，只放令稍稍虚閑，依舊自要讀書。」【略】

學者工夫，且去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學者說文字或支離泛濫，先生曰：「看教切己。只是頻頻提起，久之自熟。」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畧畧加意，便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

先生以召命過信州，一士人見於館驛，請問爲學之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人。」【略】

彭世昌守象山書院，盛言山上有田可耕，有圃可蔬，池塘碓磑，色色皆備。先生曰：「既是如此，下山來則甚？」彭曰：「陸先生曰『有書院却不曾藏得書。』某此來爲欲求書。」先生曰：「緊要書寧消幾卷。某向來亦愛如此，後思之這般物事，聚久必散，何必役於物也。」世昌臨別，贈之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木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閑莫要下山來。」

世昌問先生教人有何宗旨，答曰：「某無宗旨，尋常只是教學者隨分讀書。」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大放頹塌，只畧教整齊足矣。寫字不要好時却好。

文蔚初泛看諸家《詩》說，質於先生，曰：「某有《集傳》，曾看否？」文蔚答以未見。後來只看《集傳》。一日因說《詩》，先生曰：「曾參看諸家？」文蔚曰：「不曾。」曰：「又却不可。」

武夷精舍侍坐，趙昌甫言學者工夫間斷，先生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間斷。」【略】

先生每得未見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録》，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坐聽，讀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

每遇學者問，有未答處，即令讀上下文。

陳文蔚《克齋集》卷八《信州州學講義・庚寅四月廿一日講義》　《商書・說命》之篇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大抵爲學必先遜志，遜志則卑謙以求益，降心以玩理，既無自高之志，且無自足之心。一或反是，則不肯下氣以資益於人，亦將輕視道理而不肯潛玩細索，深入其中，所見率皆膚淺矣。既能遜志，又須時敏。時敏者，及時而勇於進功，則無悠悠之患。爲學大忌悠悠，悠悠害道之最者。故遜志必濟之以時敏，二者相須若首尾，然不可缺一，兼是二者。「厥脩乃來」，言德業自至也。「允懷於茲」，允，信也；懷，常在念也，茲指遜、敏二者而言。信能念此二者，則道積于厥躬。蓋所得愈多不止，厥脩乃來而已。「惟斆學半」，斆者教也，學者非特成已，又將成物。爲學之時，讀書窮理，探微索隱，固有所得。教人之日，因其問難辨折，磨礲切磋，有温故知新之益，又有所得。雖曰教人亦半是學，所謂斆學相長者是矣。然則學也教也，無非學焉。終始嘗於學而無須臾之離，則德脩罔覺，蓋不知不覺而入於聖賢之域。罔覺云者，初無計效課得之心，功深力到，不期至而自至耳。愚嘗因是説而推之終始典學，非惟學者爲然，仕者亦然。學有餘用則將以仕，仕有餘力不可不學。蓋學而仕則學爲有用，而非溺於記誦詞章之末。仕而學則見理益明，而臨政不至於面墻。故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聖賢之訓，厥有深旨，學之一字，從前未有人分明説破，傅説始初拈出而示人，精切乃如此，雖爲高宗言之，實萬世爲學之通法。有志於當世者，不可以不講也。

方岳《秋崖集》卷三八《思齋説》　客有袖《思齋説》以來者，曰：「願有謁也。」予讀之，曰：「思固有説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虚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行，適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滓其清。故寂焉而凝，不將不迎；闃焉而精，靡爲靡營。此之爲無思無爲，此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爲而堯？彼何爲而桀？均一陰隲，此何爲而回？彼何爲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圖胡獲？惟其義之集。否則蹊南也而北，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哉？嘗語子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楊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我者，勿思其非我者可也。」客曰：「唯。請筆之。」

姚勉《雪坡集》卷九《講義四》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此鄭人刺學校不修也。學校不修，雖上之人之過，然亦下之學者自有以致之，故詩中但責學者，無一語爲上之人怨。其曰青青子衿、子佩者，指學子之衣服而言也。青，東方木也，木屬仁。古之學者以求仁爲第一事，故入學之服皆服青。「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思學者相與服此衿，帶此佩，而游于是學之中也。學校廢，則不來游來歌矣，故思之。曰青青者，子之衿也，今不來游，於是焉能無思乎？故曰「悠悠我心。」又相與責之曰縱我今不往，子寧不繼此音響而來乎？

此朋友責善之語也。謂我之不往固非矣，子而來猶可以不使學校無人也，而不嗣音可乎？下章却只換韻，意與上同。末章則深警責之矣。挑達，輕薄跳梁之貌。城闕，城門車馬往來之地，紛華盛麗之衝也。學者不在學校間，則在城闕間矣，此最害道。雖聖門弟子，如卜子夏亦曾從裏面打交衮來。但是聖門弟子，天理能勝人慾耳。昔者子夏瘠而忽肥，夫子怪之，問其故。子夏曰：「商入聞夫子之道而說，出見紛華盛麗而喜，二者交戰於胷中，故瘠。今則夫子之道勝，故肥。」子夏當來豈不稍爲紛華盛麗所惑，但是又愛夫子之道，故終於夫子之道勝。人徒見子夏於肥之時，方是夫子之道勝，殊不知當來見紛華盛麗時，與聞夫子之道時已有輕重淺深分數不同矣。「說」字，樂意深。「喜」字，樂意淺。聞夫子之道即已深說，見紛華盛麗處便只畧畧淺喜。當受病時，受得已輕，故易於用藥也。使當時見紛華盛麗而說，聞夫子之道但喜，便不易勝矣。然子夏尚有此病，若顔子則全無此病。食簞飲瓢，一如列鼎玉食，不知是簞瓢，在陋巷，如華屋雕牆，不知是陋巷，故人不堪其憂，顔子便不改其樂，不但是樂，又乃朝斯夕斯，更無改易，非深有見於夫子之道，一於天理而無人慾，能若是乎？然古人爲學，直是真實，更不作僞。子夏見紛華盛麗而喜時，直認是喜，到不喜處，真箇不喜，却非是如今人心中實愛紛華盛麗，到口中又强言不愛也。此子夏在聖門所以爲篤實，懸鶉百結而不憂，處貧賤如富貴也。學者直是要到此田地。鄭人責學者，所以終以挑達城闕爲戒者也。城闕，紛華盛麗之地，人所以愛之者，只是見未破耳。歌樓舞館，撞鐘擊鼓，秦娥趙女，窈窕列肆，雕車翠幰，充塞道路，忽來倏往，驟有即無，無非假僞瞞弄之具，無一事真實。縱使人人留聰明於姦聲亂色，放志意於浩飲狂歌，連如是三朝五日不得息，鼓舞之餘，厭倦即生矣。孰若開卷有益，日對聖賢，稍有所得，其味無窮乎？惟是這處看不入，所以愛那處。儻於此有所得，則回視紛華盛麗，殆猶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豈足道哉！若存心於此，則大害於學。方其學時，念念遊戲，身雖學校，心已城闕，如此則於學問徒費日也。故詩人深警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不在學校，而挑達城闕，便如是三箇月不學。然則一日縱放其心，便用三箇月日工夫亦趕不上也。前輩謂撐船上灘，著氣力撐不上，一篙纔慢，退下十數丈矣。令人玩歲愒日，宜其所學無長進也，又豈止不見一日如三月而已乎？挑達兩字，最學者所當戒。挑達有輕薄之意，學問決不是輕薄底做得。故聖人必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欲要有威儀，欲要學得在己堅固，須是於「重」字上著工夫。重便是持敬，輕便是無敬心。重則放心可收拾，輕則心轉放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且首言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哀哉兩字，此孟子緊切喚醒人處。雞犬放失，尚思求之，心放不求，是待此心不如雞犬也，豈不哀哉！講至此，忽有一人問：鄭亂世，學校不修，《詩》載在五公子爭以前，至子産時相去已久，如何是鄭人尚欲毀鄉校？莫是學校不修之詩，在欲毀鄉校後否？曰：非也。不修但是上之人不留意，下之人不入學耳，非謂即毀去學宫也。然此亦是國之學也。鄉校者，周之時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遂，遂有序；二千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其時學遍天下，鄉校蓋閭塾黨庠之類也。國之學縱不修，鄉之校却未廢。追鄭人遊于鄉校以議執政，然後子太叔欲毀之，賴子産不肯，曰：「使夫人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過者吾則改之，是吾利也，若之何毀之？」若非子産主張，則亦毀之矣。然鄭人亦有取毀之道。聖人之教人，聞人過如聞父母之名。夫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非特包周身之防，亦是「重責己、輕責人」意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與其議執政之善否，孰若察吾身之善否乎。今之人但知說他人不是，未嘗檢察自家不是。此一失，雖某亦有之，因戒學者，亦以自警。

家鉉翁《則堂集》卷三《約齋説》 余始北來，從搢紳諸公問：「河洛道學之傳，今有人乎？」皆曰：「魯齋許公，師道之所存也。其學宗二程先生，務内而近實。北方學者，莫或先也。」余以使事有旨，不得往見。已而自燕徙瀛，公歸老。覃懷之下，頗識其門人高弟言論，典刑森然，具有師法。私竊自念，光岳中分，百有餘年，而道學一線之緒，至今猶有存者，豈非天乎？而及門之士又皆勉自樹建，尊聞行知，以不墜其師之付託，是可尚矣。靳君士約從於户屨之後，有年于兹，方在弱冠，公字之曰士約，因以名其齋，有取務實近本之意。士約俾余爲之記之，以發揚魯齋示訓之深旨。余惟聖門平日教人，於「約」之一字，每亟言焉，有矯時俗之偏尚而示之以約者，《里仁篇》所言是也。至論道學之全體，言博必反之於約，言約必先之以博，二者不偏廢也。蓋斯道之大，一本而萬殊也，萬殊而一致也。大而三綱五常，微而百行萬善，《詩》、《書》、《易》、《禮》之教，性命道德之原，以至登降揖讓之節，應對進退之事，凡見之日用躬行，何莫非道體之著形？不窮之致之，無以探其原；不講之習之，無以詣其極。是故學問之道，必先之以博。所以博天下之義理而會之於此一心也。既博之，而反之於約，所以融天下之義理而貫之於此一心也。顔子之約體復之之事也，曾子之守約守之之事

也。子夏早年與於文學之科，至晚歲語人有所自得，乃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志之篤，思之近，非斂其博而就之於約乎？子貢早年與於言語之科，至中歲以後，夫子所以告之者，直欲其棄去多識之舊聞，勉希聖學之一貫，不以其既多者之爲尚，欲其反之於約也。如人將營居室，致材于山，楩楠豫章苟可以爲吾室之用者，吾致之惟恐或遺，所以博之也。既得其材，則規矩而方圓之，準繩而平直之，爲梁爲楹，爲桷爲榱，小大各適其用，合而成室，所以爲約也。是道也，博之固難，約之尤爲不易，約之乃所以成之也。余嘗與士約邂逅古瀛館中，見其言論温雅，動作有則，心固異之，已而聞之於人，則知其師友淵源厥有自來，涵養成就非一日矣，吾復何以爲告？然念理義無窮，心體廣大，博之有要，約之有程，其要其程，不在乎他，在乎主敬而已矣。是故主約者主乎敬者也，主敬者主乎一者也。顔、曾、賜、商，造道雖有淺深，而所得於聖門者在是。吾意子之師魯齋，所以拳拳屬望於子者亦惟在是。請以「主敬」二字伸許公不盡之意，乃書以復之。

俞德鄰《佩韋齋集》卷九《困學齋記》　漁陽鮮于君以英才逸氣妙年爲臺省所知，已而佐宣闈，裨漕計，幕謀檄筆，翕然稱之，階是而鉅官要職猶探諸懷而取之也。君慨然曰：「吾少弗克自力于學，今且仕，懷空抱虚，吾心恧焉。」于是投簪解紱，卜宅錢塘之西，葺小齋，扁曰「困學」，實書箑琴瑟其中，古鼎彝環列左右。暇之日，冠藤冠，焚香端坐，紬今繹古。客或至，躧屣拂席，相與劇談名理，率移晷乃去。世以此奇之，亦以此疑之。一日，具道所以，徵記于余。余曰：「君所謂仕而優則學者也，非困也。吾夫子所謂困者，以其資稟而言之也。天命之性，聖凡不能以不同；氣質之性，知愚不能以不異。苟非下愚而不移，皆可學以至道。《中庸》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此言學所以變化氣質者也。若君之氣質，亦有待于變化者耶？神情朗徹，籠蓋人上，且弘麗博雅，無所不通。其作爲歌詩，若金春玉應，雅聲問作，而柷敔之合止。至如引筆行墨，奇態横生，如龍躍虎跳，鵬搏風而鯤運海也。君豈困者哉？余嘗聞之：愚也柔也，質之至困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而必明，雖柔而必强，此學之力也。曰仁，曰知，曰信，曰直，曰勇，曰剛，此天下至美之質也。一不學焉，爲愚，爲蕩，爲絞，爲賊，爲亂，爲狂，此不學之過也。困者固不可以不學，不困者尤不可以廢學。吾夫子天縱之將聖，猶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夫子尚爾，況他人乎？君以至美之質，退然自處于困而學之之地，君誠可與言道者矣。抑猶未也，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困然後能自强。此之謂困，又非指其氣質之偏，蓋以其泛應酬酢之難也。君今處隱就閒，以是爲學，似亦足矣。他時離世樂道之志不果，以其正心修身者推而爲治國平天下者，任重而道遠，君其可以學於今者而遂止乎？是則知不足而自反，學者之學也；知困而自强，教者之學也。知自强則不困矣，不困則可以教矣。君其勉乎哉！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二《書》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春秋傳》所謂三墳、五典是也。前賢謂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理實未然。黄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武王所以端冕東面而受于師尚父也，少皞氏之紀官，夫子所以見郯子而學焉也，孰謂無書可讀哉？【略】

學，立志而後成，遜志而後得。立志，剛也；遜志，柔也。【略】

曾子固奏疏曰：「《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不逾矩，豈他道哉，由是而已矣」。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略】

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仲尼之門，高第皆爲一科，故曰無求備于一夫。【略】

學古入官然後能議事以制。伯夷以禮折民，漢儒以《春秋》決獄，子産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荀卿始爲「法後王」之説，李斯師之，謂諸生不師今而學古。太史公亦惑於流俗之見，《六國表》云：「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文帝謂「俗儒好是古非今」。秦既亡，而李斯之言猶行也。孟子曰：「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略】

好問則裕，謂聞見廣而德有餘也。《中庸》曰：「舜好問」。博學之，必審問之；學以聚之，必問以辨之；敏而好學，必不恥下問。老子亦云：「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

王若虚《滹南集》卷三《總論》　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爲失其實，亦何貴乎此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

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爲實聞也。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而宋儒皆以爲實告之。《鄉黨》所載，乃聖人言動之常，無意義者多矣，而或謂與《春秋》相表裏，終篇唐、舜、禹、湯之事，寂寥殘缺，殆有闕文，不當强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常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而識天理。故雖中下之人，皆可企而及。茲其所以爲教之周也。如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耳。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知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干禄，夫子爲言得禄之道，此正就利而使之思義耳。而張九成曰：「聖人之門，無爲人謀求利之説。禄之爲義，自足而已。」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夫子以爲不可及。楊龜山曰：「有知愚之名，則非行其所無事。言不可及，則過乎中道矣。」遽伯玉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夫子以爲君子。而張南軒曰：「此猶有卷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果聖人之旨乎？」若是之類，皆過於高者也。凡人有好則有惡，有喜則有怒，有譽則有毀，聖人亦何以異哉！而學者一以春風和氣期之，凡忿疾譏斥之辭，必周遮護諱而爲之説。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此蓋篤寔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天下也。此正繆戾，而世或喜之乎。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槩觀之，亦可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筲而不數。蓋師弟之間商評之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爲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爲賊，此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其才而教誨之。若是之類，皆過於厚者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王若虚《滹南集》卷四四《道學發源後序》　韓愈《原道》曰：「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其論斬然，君子不以爲過。夫聖人之道，亘萬世而常存者也。軻死而遂無傳焉，何耶？愚者昧之，邪者蠹之，駁而不純者汩之，而真儒莫繼，則雖存而幾乎息矣。秦漢以來，日就微滅，治經者局於章句訓詁之末，而立行者陷於功名利欲之私。至其語道則又例爲荒忽之空談，而不及於世用，髣髴疑似而失其真，支離汗漫而無所統，其弊可勝言哉！故士有讀書萬卷，辨如懸河，而不免爲陋儒。負絶人之奇節，高世之美名，而毫釐之差反入於惡者，唯其不合於大公至正之道故也。韓愈故知言矣，然其所得亦未至於深微之地，則信其果無傳已。自宋儒發揚秘奥，使千古之絶學一朝復續，開其致知格物之端，而力明乎天理、人欲之辨，始於至粗，極於至精，皆前人之所未見，然後天下釋然知所適從，如權衡指南之可信。其有功於吾道，豈淺淺哉！國家承平既久，特以經術取人，使得參稽衆論之所長，以求夫義理之真，而不專於傳疏，其所以開廓之者至矣。而鳴道之説，亦未甚行。三數年來，其傳乃始浸廣，好事者往往聞風而悦之。今省庭諸君，尤爲致力，慨然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且將與未知者共之，此發源之書，所以汲汲於鋟木也。學者嘗試觀之，其必有所見矣。心術既明，趣向既正，由是而之焉，雖至於聖域無難，猶發源不已，則汪洋東注，放諸海而後止。嗚呼！其可量哉，亦任之而已矣。僕嘉諸君樂善之切，爲人之周，而喜爲天下道也，故畧書其末云。東垣王某序。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講究經旨，須是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三十遍，以至於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經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説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略】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略】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可因他而輟。【略】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别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一史未了，又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終日不能得其要領。又必讀《左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書》，蓋閱史全要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學也。【略】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略】

慎思，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箇「思」字。君子有九思，思曰睿是也。要「思無邪」，目望見山，便謂之青，可乎？惟知故能思。或問心中思慮多，奈何？曰：不知所思慮者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虚靈，無稿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四《語録》　聖人以高遠自負，觀此謙退之辭意，

深警學者舍切近而慕高遠，躐等凌節，便欲升高陟遐，而不知自下自邇之不可越也。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五《語録》 聖人之言，近而遠，小而大，簡而富，但患學者不能涵泳玩味，擴而充之，用未能盡。若只解字説過，有何意味？故爲學在體認，不在念。【略】

孔子曰「切問而近思」，又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孔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今之爲學者，好高慕遠，意無所得，竟無所用。君子之道，譬如登高必自卑，譬如行遠必自邇。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每事不本諸身心，不從目前脚底體認，思慮一步步行將去，便欲入室，便欲得一貫之妙，寧有是理哉？既不能下學人事，安能上達天理？不知形而下者之器，安知形而上者之道？且如世人目瞽者爲陰陽人，遂以陰陽爲賤藝，爲小數，爲淺近，不足學，但見黄冠師，曰「道士道人」，遂爲虚言，不足致力，是蓋因人以廢事，併其深邃無窮之大道妙理，亦不知問。吾所謂陰陽人者，古有四人而已，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也。知一陰一陽之故，盡一陰一陽之變，窮一陰一陽之用。近世周濂溪、邵堯夫，能得斯旨。吾所謂道人者，即韓文公《原道》篇中相傳之諸人也。漢、唐、宋諸儒得斯道者，不爲不多，不可輕易定議。至於「秀才」二字，今之所謂秀才者，何足道哉？求其得二字之原，當充滿之。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六《語録》 貪多欲速，謂之不智可也。子不見夫種桃之家乎？喜其繁多，欲以早熟。繁多則木力不及，數雖多而瘠小，三五不能及一大者。木力不及，則反爲之遲熟，不一二歲則木力竭而死矣。曷若減其顆數，大而甘美，比之小者，得利倍蓰。木力不傷，而可延歲年者哉！讀書修身何異乎此？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〇《俞好問字説》 霅之敢村俞君名裕，字好問。以好問則裕，對自用則小而言，《書》仲虺之誥云爾。裕德有餘也，小德不足也。一事一物，一義一理，有所不知，不求於師，不取於友，而自以爲能，自以爲智，謬妄訛舛，爲害甚大，豈止於小德不足而已哉。信矣乎，好問之勝於不問也，好問者不一問也。子入太廟每事問，孔文子不恥下問。《易》九二「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其問甚多，則所得愈富，所得既富，則所以蓄其德者充斥盈溢。問之有益於人也如此，故曰裕。然聞也者，求所以知所不知也，既知之後，法當若何？曰行。《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譬之路，未知何者，豈可不問於人？問而知之，豈可不行？問燕路而知燕路當北行而至於燕。問粤路而知粤路，當南行而至於粤。問而不行，如不問也；行而不至，如不行也。孔門弟子無不好問，惟顔子鑽堅仰高，行之而至。宰予之寢，則知而不行，冉求之畫，則行而不至。此顔子所以首德行之科也。近世大儒教人，必曰知行雙進。俞君勉之，顔何人哉？晞之則是。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〇《贈邵山甫學説》 學所以盡夫固有之性也。盡性在窮理，窮理在致知，致知之要莫切於讀書。天下之書多矣，今之所存九經及《左》、《公》、《穀》、《儀禮》。先讀注，次讀疏，帝王聖賢體用具備，此乃學者之律令格式，近世諸儒解説，即又所以申述律令格式之意者也。參伍以考之，左右以覈之，至於旁通胳合而後無疑。其有疑者，幸而復得周、張、二程、邵康節、謝上蔡、楊龜山、胡文定公父子、朱文公、張南軒、吕東萊以發明於其後。學者壹是以此爲主，而用以是非取舍乎子、史、集之所云，則胷中先有一定之權衡，而諛聞淺見、邪説異端不足爲吾惑矣。是故，經，約也；注疏，博也。若子若史若集，亦窮日夜之力讀而攬其大綱，博也。其主則在乎經之大旨與夫諸大老先儒之已斷而不可易者，約也。類書、韻書、稗官書，博之助也。學之入門，則《近思録》與《真西山讀書甲記》，約之又約者也。約而博，博而約，日進不已，著見菁華，發露光怪，則文與詩皆是也。古人以爲能言之類，蓋言而至於能，則異於不能耳。古之經皆文也，皆詩也。後世下筆未易及經，則分爲兩途。文自先秦、西漢而後，始有韓昌黎，次則柳子厚，又其後有歐、曾、蘇。詩自《離騷》降爲蘇、李，而建安四子，晉宋間至唐參以律體，其極致莫如杜少陵，若陳子昂、李太白、韋、柳皆其尤，宋則歐、梅、黄、陳，過江則吕居仁、陳去非，至乾淳猶有數人。今之學者必也所得既飽，而後於此用力，取其文若詩倣之，初如書字摹臨古帖，至其熟則不必摹臨而似之矣。若如近日江湖言古文止於水心，言律詩止於四靈許渾，又其實姑以藉口藉手未嘗深造其域者，識者所甚不取也。蓋何特此言典故止於杜佑《通典》，言治亂止於《資治通鑑》，言性理止於《四書》、《語録》，然亦未必淹貫通洽也。其於經若注疏，無不茫然若望洋，則世之爲士而言學者，豈非欺父兄誑朋友，且自欺自誑其身世，自喪其固有之性，而至於泯無所聞也哉。又有一説，學所以必本於經者，蓋以佛老之説亂天下之能言者久矣，濂洛之緒既明，楊墨之波已涸，能言之士惟昌黎韓子、歐陽子、南豐曾子之學。一出於經，餘不無環異之資、魁傑之彦，迷竺黨聃，没溺鬼道，混深衣、田衣、羽衣而爲一，亦宜引而避之。然則其惟朱文公所學爲不可及乎？孟子而後惟兹一人，而其餘事文與詩，凡翰

墨一句一字無不造深詣極。今之學者捨是不以爲準，而馳卑騖近，不亦徒勞矣乎？嚴陵邵君崧山甫，迺祖精通《禮》、《易》，擢第通籍，至會稽宰，不食其德，詒後之人。察山甫氣貌當遠大，小予二十許歲，故書予平生所學本末以贈之，其亦以轉語夫郡之可與語者焉。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一《進齋序》 進可止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及之，止如何其可也。進可退乎？適千里者及門而返，則終身不復至，退如何其可也。今夫耒耜寸耕，乃黍乃稷，連膏腴之萬頃，猶勤勤於播植；機杼縷織，乃縑乃帛，被文繡乎四方，猶孜孜於紡績。薑桂等侯，橘竹比封。灑削鼎食，馬醫擊鐘。卓氏之蜀，百僮者八，朱公之陶，千金者三。其取贏也，涎口流，而鷹擊隼搏；其逐便也，食指動，而虎噬狼貪。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農工商賈之競於進者也。齊管三歸，靡畏自宮之豎；魯季八佾，猶煩聚斂之求。差肉食而色墨，羽帳飲而泣謫。銳速罔戒，辱殆不羞。物物盈撲滿之藏，事事合浮屠之穎。載薏苡而昧嫌，擊珊瑚而肆逞。佩六國印，多車裂之蘇秦；號萬石君，少厠牏之石慶。金釵十二，珠履三千。傾國白皙，守宮紅鮮。飲南陽之菊水，跨揚州之鶴纏。身飛閬苑，名掛凌煙。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富貴功名之迷於進者也。奇法正葩，鑽易雕詩。麟經三傳，奧析微窺。《儀禮》、《周禮》，康成乖異。一貫忠恕，七篇仁義。今之後進，豈不知此。借以發身，實匪爲己。涉緒獵餘，摭子摘史。類書充架，小說滿庋。家家自以爲宰文社，人人自以爲專詩壇。湘素華飾，刀筆精刊。馬班賈董，漢文視初詩爲多；陳宋李杜，唐詩較諸文尤盛。有能識其門逕者矣。自成一家，或是或非；不拘一體，或從或違。冶鑄精瑰，與前修而間合；鋪張麗藻，亦時論之攸歸。此可以言進乎？曰近之矣，而未也，此近古文士詩人之進，而於道則未進也。道統之傳，自伏羲始。以敬相傳，則自堯始。而敬之字曰欽。舜繼之又發爲精一之論。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堯至孔，八聖也。顏、曾、思、孟至濂、明、伊、渠、邵、朱、張；呂十二賢也。自周子言「誠」而道統始續，自程門言「敬」而道統始明。《經世》以理言數，《西銘》以分言仁。朱以率性無反說言道，張以無所爲言義，呂以思無邪言詩，而道統愈益永。子思之學，在四勿三省之後，知言養氣之先。以慎爲主，慎者敬之，至誠之初也。未發之心，慎以存之；既發之心，慎而察之。察而中節，慎以行之；其不中節，慎以攻之。心之未發，人己俱不睹聞，故有存養之敬；心之既發，人未睹聞而己獨睹聞，故當有省察之敬。靜寂動感，位育攸關，朱子所以釋《中庸》之首章也。然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曰敬曰欽曰精曰一曰慎，無一時而不用其力，至於誠，則無所容其力矣，此千古聖賢相傳之道也。傳其道者，傳其心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進學。農工商賈之進，爭利也。富貴功名之進，爭勢也。文士詩人之進，爭名也。惟進學者無所爭。高君鸞舉以「進」名齋，鏗石鏘金，作者百數，俾老夫題其端。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五《太平路修學記》 學也者，所以養天下士之地；士也者，所賴以共治天下之人。天下士養於其地，而地有所未稱，可乎？此其責在有司。共治天下將有賴於其人，而人或有所未稱，又可乎？此則非專於有司之責，爲士者不可不自盡其責也。

方回《桐江續集》卷三五《叢書堂記》 多藏書而不善讀，雖萬卷吾以爲不足。善讀書而不多藏，雖一卷吾以爲有餘。李繁之書萬卷者三，書之多者莫如也，新若未觸，見嗤當時，爲父家傳，誕而不實，則豈非多藏而不善讀者乎？張良之書一卷而已，書之少者莫如也，償秦蹙項，爲帝王師，功成身退，漢庭一人，則豈非善讀而不多藏者乎？同郡友人黃君宣字仲宣，卜築歙城之東山，以叢書名其堂。叢之爲字，始見於《易》，其在韻書訓之曰「聚」，《乾卦》之「方以類聚」，《萃卦》之「觀其所聚」是也。叢天下之書而聚之，是謂藏書。藏而不讀，不如不藏；讀而不精，不如不讀。前史所志藝文經籍，一寒士之家焉能效其萬分之一。匡衡鑿鄰壁而讀，猶有書也；王充遊書肆而讀，則併書無之。是故多藏不如善讀。按叢書之名本韓退之語，然退之始遊京師，所攜書止一束耳，未見其爲叢也。其《進學解》自敘謂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記事提要，纂言鉤玄，則讀書之法也。沉浸醲郁，含咀英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則讀書之效也。有所觝排攘斥，則屈所當屈。有所補苴張皇，則伸所當伸。旁有所搜，則諸子百家之長。遠有所紹，則七聖一賢之說。崇正黜邪，障頹繼絕，昌黎所謂讀書如此。漢唐以來一人，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書云書云，徒叢云乎哉！嗟乎！聚必有散，世之好聚貪庾財賄者，往往有悔。聚名畫，聚法帖，聚難得之書，亦雅道之一癖。近世衲子號曰叢林，得其師一指禪，用之不盡者，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予雖老，與吾仲宣尚皆勉之。

徐明善《芳谷集》卷下《學而時習說》 學之事，《大學》之條目是也。學之義，則效先覺之所爲而已。其曰先覺，自孔子言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自今學者言之，堯舜以下，書契以來，凡嘉言善行可效法者皆是也。而孔子

集大成，故後覺必效孔子，而百聖云爲，舉在是矣。人性皆善，先覺所爲無不善之雜，由體達用也。學者效先覺之所爲，亦無不善之雜，積久與先覺之性不殊，因用明體也。曰復其初者，先覺、後覺性本不殊，今而後復如其稟受之初也。夫子生知，未嘗自謂生知，故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曰：「不如丘之好學。」曰：「有顔回者好學。」與此章學字非有輕重差等也，惟其效先覺之所爲，故不可以不時習。如堯舜「稽古」，我效之。堯舜「精一執中」，我效之。堯舜「親族察倫」爲古今治平之極，我效之。深造自得便是堯舜，其間多少工程。故朱子釋以「學之不已」，又曰：「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即夫子所謂「學不厭，不知老之將至也。」此一章學字該知字，時習字該行字。故朱子《或問》中說：「知行，其實知在行先，不知則無所據，而迷所當行。然行其所知，大是切要。」故《集註》只說行曰「效先覺之所爲」，更引謝氏「坐如尸、立如齋」以釋時習，則學不在口耳而在躬行，明矣。程子謂「學者將以行之」，是日可見之行而壯行在其中；先覺行之，我亦行之，日至行熟，則所學在我。在我者，知其固有。知也，是內外合一也，是善已明，初已復，而成性存存也。今人但以讀書考古今、作文章爲學，有能一日用其力於先覺之所爲者乎？未之見也。朱子之言，聖人復起，必不易之矣。陳君立道語以所聞曰：「或曰時習者當其時，則習其所當學，謂八歲、十五春秋冬夏也。求之不得吾心，是何與聖人異旨哉？何以不曰時而學習之也？」近年辨朱者不一，皆此類。因立道之言及此，書以諗之。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汪子磐山長序》 汪君子磐，先大父高文邃學，芥拾科第而弗克顯，融融在子磐父子不疑也。君來長初庵書院凡七年，齋榻幽獨，簞食瓢飲晏如。爲文務去陳言，劬書劇嗜炙，模模範範，學者無間言。一旦代者至，由是而官吏部，由是而第奉常，蓋七年者，其學之歲月，而自今日已往，皆仕之歲月也。雖然，古之學而仕，仕而學，如車兩輪，不容缺一。方其學也，非章句誦說而已，修齊治平之本，禮樂刑政之經，觀其會通，所以仕也。及其仕也，非富貴利達而已，去就進退之節，經綸參贊之業，時措從宜，所以學也。若夫學焉而以入仕，固今日所不免。惟其得之也。遂以爲既足而不復知古者之仕而學，或知學矣，而所學又非古人之所謂學。是以植立之卑，成就之陋，雖貴窮人爵，而不足以副蒼生之望，厭士大夫之心也。然則振起山川之消歇，張皇紱冕之缺絶，第一等爵雖不可必，第一等人在我而已。學而仕，仕而學，古之學者何爲，古之仕者何施，在子磐加之意而已。君之解組也，邑名人勝士爭爲歌詩，寓懷賢惜別之意。而予拙不能詩，姑繹古人學而仕、仕而學之旨，以致切偲之助。儻不以陳言視之，又以其仕之歲月爲學之歲月，則君之所至，其可量也哉！

劉壎《水雲村稿》卷一一《與劉國瑞書》 春中辱訪，甚恨匆匆。承許午節重來，何爲爽約也，豈非進學之志稍倦耶？韓子曰：「業精于勤。」切戒倦惰。象山陸文安公曰：「我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富哉言乎！蓋必如是，乃能折逗牢關，徑到悟境。若是半間半界，乍前乍却，恐終無所益也。博參碩師，詳擇勝友，毋以目前小見自足，而求進高明光大之域，其庶乎！詩文數册久留左右，早望發還爲妙。不久入盱，足下何時來州？若得會面數日，更佳也。

劉壎《隱居通議》卷一《論悟二》 兒童初學，蒙昧未開，故瞢然無知。及既得師啓蒙，便能讀書認字。馴至長而能文，端由此始，即悟之謂也。然此却止是一重粗皮，特悟之小者耳！學道之士，剥去幾重，然後逗徹精深，謂之妙悟。釋氏所謂慧覺，所謂六通，儒家所諱言也。世之未悟者，正如身坐窗內，爲紙所隔，故不睹窗外之竟。及其點破一竅，眼力穿逗，便見得窗外山川之高遠，風月之清明，天地之廣大，人物之錯雜。萬象橫成，舉無遁形，所爭惟一膜之隔，是之謂悟。而儒家不言者，懼其淪於虛寂，不合於帝王之大經大法，而無以成天下之務也。惟禪學以悟爲則，於是有曰「頓宗」，有曰「教門別傳，不立文字」，有曰「一超直入如來地」，有曰「一棒一喝」，有曰「聞鶯悟道」，有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入妙悟，謂之「本地風光」，謂之「到家」，謂之「敵生死」。而老莊氏亦有所謂「致虛極、守靜篤，虛室生白，宇定光發」，皆悟之義。儒家之學，亦有近之者。顔之「如愚獨樂」，曾之「浴沂詠歸」，孟子之「自得」，《大學》之「自明」，以至如濂溪之「庭草不除」，明道之「前川花柳」，橫渠所謂「聞悟亦悟」之義，水心又提出「憤悱舉隅」，與夫「四端」、「四海」諸說，以爲近悟，是邪？非與？

張伯淳《養蒙文集》卷三《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 竊謂君子之於學，患不固耳，思必精，辨必明，行必力，然後見諸日用而不悖。猶之農，鹵莽滅裂而種，其報亦將鹵莽滅裂。向使當時工善度材，官不計速效，殿雖歷千載，猶一日也。欽惟制詔屢頒，崇尚孔子之道，有地治者罔敢行其胷臆以壅皇澤，士何幸！然士所學何事？如徒切切然求以復其身，而其所以自立則惟苟且是務，殆與前所謂腐木者奚以異？可不懼哉！德可與伯淳爲中表，道其修建顛末爲詳，且爲伯淳言：「尉儒而通，公餘過從無虛日，宣力居多；同僚名家子，文而才，事焉而弗怠；令佐又皆知所本，實綱維，是故能底於成，然則豈偶然哉！衿佩來游，知其

成之不易，而責效之不可以速，則在我者，必將求爲可久之道。雖然，豈直繕脩一事而已。」邑之官若士謂伯淳嘗職太史氏，言或可信後，求文以垂不朽。因述所見聞云然，尚相與勉之。

戴表元《剡源集》卷一九《題王教授清湘講義》 古之經師，與其門人弟子，羣居有辨疑問難，授者無强聒之煩，而聽之者易入。非如今人，書盈几之紙，臨容文之席，無疑而游談，不問而寢語者也。然誠知其無益，而歲時朔望，庠校之間，有不敢廢，以爲不爾則益無所事而已。鄉前輩全州教授王君守之，由太學決科，余生晚不及識，而其家子弟，從遊甚厚。因得見其在清湘時所爲諸生月講若干篇，粹然君子之遺言乎。既感慨繫之以辭，遂歸卷王氏，俾寶藏之。更數十百年，覽此又爲古矣。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二《愛日齋記》 吾黨之士有吕復初，以門功世禄望於越。至復初之身，而脩然爲清儒，余嘗與之交而賢之。一日屬余以其所謂「愛日齋」者曰：「吾甚愛揚雄氏之言愛日也。其書兩舉之，其一以爲學，其一以爲孝也。吾學既不屑爲今人，猶幸而及事垂白之親，而吾孝不能爲古人，則吾病焉。故取以名吾齋以勵吾志。子知我者，幸而爲之記。」余聞其言，益賢之。夫復初之云云，豈非篤學力行，修謹博習君子人哉！然余自讀書涉事以來，平生交游，不可勝數。自非甚闒茸無志操，誰不能爲復初斯言者。顧久而皆怠，或雖不怠，而勤所不當爲，疲心竭力而反陷其心於不肖者，往往而是。故君子之學也，將以爲孝，而其爲孝也，不可以無學。今夫口之於肥鮮，體之於輕煖，耳之於韶美，而心志之於歡暢，此人之志願，而仁人孝子之不敢不極於其親者也。然而學道者有不得而願焉。彼以其身享簞瓢如羊豕，被鶉緼如狐貉，安煩習苦，則聽其命而奈之何。俾其親而甘之，故有窮日之力，皇皇然欲榮其身，朝登金張之堂，暮投衛霍之第，以從事於禄養者，此譁於名者之愛日也。雞鳴而起，操錐刀之術，日昃而不得休，至秉燭以繼之，曰：「吾不爲是，則饘粥不充而甘旨且缺。」此貪於利者之愛日也。之二人者，欲孝矣，而病於不學。蓋有欲學者又或病於不孝；呻吟佔畢以爲勤，組纂藻繪以爲工，雖賢者不廢，則有資之而陵節躐等者焉。方其惜陰童齠，請益觚槧，則已心高志揚，有馳里門名諸父之氣，此驕於學而愛日者也。學問以去蔽，而有專精一經之士，慕敝帷篝火之名，習持書漂麥之事，忘饑渴，迷晝夜，神痴氣眊，而其親之容顔命令，有不暇伺察焉，此愚於學而愛日者也。復初生於三公之家，長於萬石之族，今動心忍性，皆已不有其有，清脩而静處，詳視而順聽，於前四者之事，可以保其必無。聞所居北海坂坂上，有便田躬耕，有善書家藏。先大夫手搆南堂一區，湖峰縈環，仰有煙林雲月、風嵐晴雨之翫，俯有魚鳧鷗鴈、蒲荷菰稻之適。越之姻婭多良儒，而太夫人禮法家。復初出而與其徒清談雅歌，商確今古，盡文章翰墨之樂。而披斕斑之衣，侍寬閑之燕，日喧軒輿，時節觴膳，極庭闈顔色之奉，是自古夏、游、淵、騫之不能兼者，可以不出户限而得之。賢哉復初，亦無有頃刻慊然於心者乎？復初曰：「是則吾何以當之！抑子之言，於愛日爲有助。前之可懼，吾將以爲戒；後之可樂，吾將以爲勸。」遂書以爲記。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伍典蒙求序》 古之學者，自其孩童能言，而所以授之之事詳矣。然必至於十歲請習於外傅，雖其篇數今不可聞，大要不過《詩》、《書》、執禮之目。既又俟其年愈長而氣愈强，識愈明也，然後始許之以博學。蓋初不以譊譊口舌浮華爲急，而惟恐誇根傲蘗，芟鋤之不早，以爲終身之累。而爲之師者，又必學成行篤而不仕者，乃敢居之。故其前後輩之相成，班班可攷。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余爲兒時，猶及先生長者而事之。景定中，時議罷童子科，以爲齠齔之質，而賊之以辭章記誦，虚囂無益，其説是矣。而白首紛如者，雷同一律，僅不過以舉子業相傳授，其智復出童子科下，識者病之。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評鄭夾漈〈通志〉答劉教諭》 《通志》刊於壬子、癸丑間，張容、谷守莆、胡石壁所囑，竹溪先生嘗詩之。苦泉序文，久不復記憶。庸齋之序，大槩謂「真知者，德性之知；多知者，見聞之知。」使及伊洛之門，相與切劘格物之學，則博歸於約矣。但夾漈之論，以爲「名物度數難通，而理易窮」；又謂「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義之理，理之妄」。庸齋主伊洛之學，故其序如此。

此興化余文書中語，效蒙繳示，且教之曰：立言難，知言蓋亦不易。庸齋序筆頗覺意向異同，夾漈所云義理三言還亦安否。澄不敢虚辱厚意，謹評之如左，是正幸甚。

儒者之學分而三，秦漢以來則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夾漈，記誦者之學也，而亦卓然有以自見於世，論者因其所長而取之可也。庸齋惜其不及伊洛之門，相與切劘格物之

學，而反博於約，其意固爲忠厚。然在昔游伊洛之門，而不得其學者，亦衆矣。使夾漈生於其時，講於其説，其反博而約也，可必乎？況夾漈之博，初非顔子之博，何遽能一反而至於約哉？庸齋號爲主伊洛，然觀其言，則於伊洛格物之説蓋未之有聞也。知者，心之靈而智之用也，未有出於德性之外者。曰「德性之知」，曰「聞見之知」，然則知有二乎哉？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格，則内之知致。此儒者内外合一之學，固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内；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本於内，而無事於外也。今立真知，多知之目，而外聞見之知於德性之知，是欲矯記誦者務外之失，而不自知其流入於異端也。聖門一則曰多學，二則曰多學，鄙孤陋寡聞而賢以多問寡，曷嘗不欲多知哉？記誦之徒則雖有聞有見，而實未嘗有知也。昔朱子於《大學或問》嘗言之矣，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彼以狗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夾漈惟徒知其物，而不覈其實也，故以無義之理爲理之真。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今以多義爲妄，有義爲失，而以無義爲真，然則聖人精義之學非與？告子外義之見是與？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名物度數者，如稱之有銖兩，度之有尺寸也，有目者類能辯之。至於理，則得其皮者未必得其肉也，得其肉者未必得其骨也，得其骨者未必得其髓也。今曰「名物度數難通，而理易窮」，烏乎；何其不思之甚哉！雖然，此古今記誦者之通病也，而吾於夾漈何尤？

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徐基士崇字説》 清江徐基，字士崇。其先汴人，宋開禧乙丑進士廣西運使之後裔，咸淳戊辰進士第三人黎先生之外孫也。年少有志於學，請予作字説，而示以爲學之方。予爲之言曰：基者，自下而起；崇者，積至於高也。故曰高以下爲基，九仞之山，基於一簣之覆；九層之臺，基於尺土之累。爲學亦然。有其漸，而不可驟也；有其序，而不可紊也。若躐等，若凌節，驟而不漸，紊而失序，學之雖勞而無所成矣。正心誠意自格物致知而基，致知格物自明倫，敬身而基；明倫基於孝弟，敬身基於恭謹。以其序，以其漸，則德之積也，不期於崇而崇。終之崇，肇於始之基也。雖世儒凡近之學，亦未有不立基而能崇者。不究百家説，必無吏部之文；不讀萬卷書，必無工部之詩。恃小小之才思，資淺淺之見聞，非如韓、杜之先立其基，而曰可以文，可以詩，是不猶屋之不堂而構，田之不菑而畬者乎？俗學且爾，而況聖學哉！士崇欲其德之崇，循序積漸而學焉，以爲之基可也。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〇《吴琢玉成字説》 《學記》以玉之琢而後成器，譬人之學而後知道，其言善矣，而或有未盡。何也？玉者，質之粹美者也，一琢可成良器。未琢之先，亦不失爲良璞也。若人之氣質，則有粹駁、美惡之殊。上智大賢以下，豈能人人而如玉哉！苟不能以如玉，則必變化其質，乃可求至於道，學者詎可自比於玉而期其成乎！昔在聖門，惟顔子之資深潛純粹，渾然無疵。雖曾參之賢，其魯亦與柴之愚、師之僻、由之喭均之爲一偏。其他如賜之辯察，商之迫隘，求之退懦，予之昏惰，須之篤鄙，棖之悻狠，皆不可無矯揉變化之功。故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盱江吴琢，字玉成，客游江州。比予之至，請受學焉。予既嘉其志，奇其才，因其名與字之有取於《學記》也，是以發明其未盡之意，俾之自省自勵，而爲進道之基。久而如粹美之玉，則琢之而成至良之器也何難？程子教人克己之偏，而難克者，藍田吕先生謂變化氣質則愚可明，柔可彊，皆至言也。若夫變化之所當先，則平居講論之際，蓋已嘗隨事言之。琢也嘗繹予言，而實用其力哉！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一《答孫教諭詵書》 博文約禮者，聖賢相傳爲學之方也。自周以來千五百餘年，而後其傳續。又自周、程、張子以來至朱子歿，而其學失。近世家藏朱子之書，人誦朱子之説，而曰其學失，何也？非復聖賢博文約禮之學也。夫以約禮爲事者，誠不多見；以博文爲事者，未嘗無也。而曰非復聖賢之學，何也？窮物理者多不切於人倫日用，析經義者亦無關於身心性情。如此而博文，非復如夫子之所以教、顔子之所以學者矣。而真能窮物理、析經義者，抑又幾何人哉？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五《蕭粹可庸言序》 觀書貴乎有識，而學者之病有二：卑者安於故常，高者喜於新奇。安故常則踵訛而習陋，喜新奇則創意而鑿説，二者皆非也。子於贛蕭君粹可交遊二十載，聽其議論，輒推服焉。蓋其觀書如法吏刻深，情僞立判，搜抉微杳，毫髮畢露。有評詩二十餘條，曰《粹齋庸言》，乃其善者。機耳如是而觀書，真有識者也，非安於陋、喜於鑿者也。君名士贇，

詩人冰厓公之子，能詩固其餘事云。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七《送郭以是序》 或曰爲文不可以不讀書，杜詩、韓文蓋無一字無所本；或曰聲之精爲言，言之精爲文，如噫氣之號，萬竅隨所觸而喁于有自然之籟，奚以古人已陳之糟魄爲？二説孰近？夫所貴乎讀書者，非必襲其語以爲吾文也。蜂之釀蜜，不採取于花，可乎？融液渾成而無滓，人見其爲蜜，而不見其爲花也。世有博記覽者，其發于聲，形于言，乃或窒塞而不通，固滯而不化，觀者厭之，則謂曾不若空疏者之諧協暢達也。噫！是豈書之能累夫文哉！

胡炳文《雲峯集》卷三《送李生詩序》 學之成不在志氣大鋭之日，而在功夫有常之後。六經言學，自《書・説命》始。不能遜志，失之亟；不能時敏，失之怠。不亟不怠，庶乎有常矣。

陳櫟《定宇集》卷一《論語訓蒙口義自序》 讀《四書》之序，必以《大學》爲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胷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爲一章，照應猶易，啓發侗蒙，宜莫先焉。朱子《集註》，渾然猶經，初學亶未易悟，坊本句解率多膚舛，又祇爲初學語，豈爲可哉！櫟沉酣《四書》三十年餘，授徒以來，可讀《集註》者，固授之唯謹。遇童生鈍者，困於口説，乃順本文推本意，句釋筆之，其於《集註》，涵者發，演者約，畧者廓，章旨必揭，務簡而明，旬積月累，累以成編，襲名《論語訓蒙口義》，自《集註》外，朱子之《語録》、黄氏之《通釋》、趙氏之《纂疏》洎餘諸儒之講學可及者咸采之，廣漢張氏説亦間取焉。櫟一得之愚，往往附見，或有發前人未發者，實未嘗出朱子窠臼外。丙申春，質之弘齋曹先生，一見可之，畀之序，勉之刊。賴同志助之，歷四年始成。自揆晚生，懼賈僭踰罪，抑不過施之初學，俾爲讀《集註》階梯，非敢爲長成言也。

陳櫟《定宇集》卷二《送程仲本再往長樂侍親序》 節卿大尹程公之嗣子植仲本，其年甫伊川作《顔子好學論》之年，夏間歸自廣東，來從予遊。先後僅五旬耳，甚欲鑄之使有成，然不能點之使速化，其資不爲敏而其心則甚勤，立志良可嘉而求效似太急，汲汲然欲一日讀二三日之書，一日見數日之效，而其序不當然也。秋來家問呼之來侍，又將有數千里之行，求予餞行序。予前所爲字説盡之矣，又奚以序爲？請益堅，予不忍終恝然，抑將何以爲子謀哉？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敢摭之以語子。循序漸進，則夫子無欲速之意也。學如耕焉，昔聞程子有「心如穀種」之語，是種也，由浸而播，而蒔，而耘，而糞，而灌，而穫，日至之時熟矣，一節不謹，鹵莽而種，必鹵莽而收，安有不循序不待時而速成之理乎？子之務學，愚敢以欲速爲戒。子之還侍也，從容贊決，宜蚤法陶令賦《歸來》，罔俾淵明專美晉宋間。《詩》不云乎，「式遄其歸」是也。尊公之遠官，愚敢以歸速爲勸。予性素樸直，老不能改，二「速」字意反而心真，知我罪我，惟賢周魯裁之。

陳櫟《定宇集》卷八《隨録》 學者規模貴大，工夫貴密。規模不大，而工夫徒密，則狹隘而無以受道之廣大。工夫不密，而規模徒大，則疏畧而無以造道之精微。譬如一片屋，間架大矣，而無門無壁，是何等屋？裏面雖繪飾極好，而間架卑陋，又何足取？學者少年不要十分英發，如王弼注《易》，固自不是，然亦不易，僅二十四歲而死。晉時人只一句「説得好」便見稱於世，其清虚無實也如此。【略】

文所以明理，必明理然後能作文，必講學然後能明理。講學當於何下手？不出乎讀六經、《四書》而已。六經非大儒不能盡通，初學且先通一經。《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語》、次《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窮一經，然後讀官樣典雅程文，以則倣之。又求之古文，以助其文氣，曉其文法。雖大儒教人，亦不過如此而已。

《趙孟頫集》卷六《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爲甚，何者？六經其來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爲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遠千里來求叙引，故叙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六《送趙敏道序》 吾幼攻舉子業，剽竊律賦經義套括，以争名於場屋間。吾之大慚，人以爲大好焉。已乃事大繆，禮部條貫束不用，武夫健吏鴟張，而儒其服者例遭訕侮。吾故習弗能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選杜而下詩、韓歐而下文，誦而倣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有進於是者，旋爲貧講授，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磋，究之久之，若粗有得。其行已不敢有畔於道，居家不至獲罪於鄉黨朋友。歷攷古今成敗興衰、治

亂得失之迹，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不我與，日月其滔。幸會真人勃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充貢，於是周覽山川，觀光上國，公孫子之徒仄目相視，卒報罷歸。暨庚申再貢，則不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袠，墓木將拱，然猶栖栖不遑寧處，誨誘後進不息，其志亦可悲夫。鉅鹿趙敏道僑居桐汭，不遠數百里來從吾游，剛銳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是可與共學者。將歸省親，求贈言以自勗，吾應之曰：「學有序，躐等非也；學有本，游藝末也。必若文公《大學章句序》中以年之長幼分學之大小，撤去記誦詞章之習，專爲修己治人之術，然後謂之學。吾平生所學顛倒失序，虛浮無本，不足爲法，不願吾子法之也。盍亦務其遠者、大者乎？」或笑于列曰：「敏道之來，將以學文干禄也。昌黎《讀書城南》詩、歐陽《榮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哉！子之迂也。」吾又應之曰：「講學以明理，修辭以居業，詞達意而止，不以藻麗爲工。本根深固則枝葉暢茂，以此應試，何害於道哉？大儒程伯子、子朱子皆登進士第，橫渠張子亦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士爲未足，當尚論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非求諸人，求諸道也，安用使吾抗顏爲蜀之日、粵之雪也耶！」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〇《如禪集序》 詩固有不得不如禪者也。今夫山川草木，風煙雲月，皆有耳目所共知識。其入於吾語也，使人爽然而得其味於意外焉，悠然而悟其境於言外焉，矯然而其趣其感他有所發者焉。夫豈獨如禪而已。禪之捷解，殆不能及也。然禪者，借滉瀁以使人不可測；詩者，則眼前景，望中興。古今之情性，使覺者咏歌之，嗟歎之，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登高望遠，興懷觸目，百世之上，千載之下，不啻如自其口出。詩之禪至此極矣！而詩果能此地位者，幾何人哉？雖然，學者不可以不有此志也。蓋積之不厚，則其發之也淺；發之不穠，則其感之也薄。彼禪者，或面壁九年，雪立齊腰，後之學詩者，其工夫能爾耶？廬陵易成已示予詩一編於閩山中，曰《如禪集》，予自閩手之不釋，至歸江西數月而後叙之。其汪洋大篇，有不可極之勢；其簡净短賦，有不可盡之情。推此而爲禪宗可也。抑詩但患不能禪耳，儻其徹悟，真所謂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往聞湯晦静接後進，每舉「喜怒哀樂未發」兩語，無能契答者。一日，徐徑畈以少年書生徑詣請，晦静復舉此。徑畈云：「請先生舉，某當答。」晦静舉云：「如何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徑畈云：「『遲日江山麗』。」又舉：「如何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應云：「『春風花草香』。」師友各以爲自得。而徑畈平生學問大旨不出此。予舉以叙詩禪。禪乎！禪乎！獨詩而已也哉！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九《勤窻記》 吾嘗讀書，開卷有得，如追亡捕逐，惟恐弗及，又惟恐其盡。少選爽然，莫逆於心，欣然而快，玩之而不忍舍。不知饑渴之累，而駒陰之速也。又嘗作文，紛綸營度。蓋膏繼焚，燭屢跋，而意之所使，樂而忘疲。晨雞已鳴，而亦未始倦也。旁觀者以我爲勤，而我不自知也。因以爲斯窻記曰：勤以心不以力，勤以趣不以事。宰予之晝，子貢之息，競於力者也。陶士行之運甓，卞望之、庾季堅矯風流而理煩碎，勞於事者也。運於心者，自强而不息，涵千古而撫六合；適於趣者，天機之神遇，學習説而朋來樂。知其味者，勤固有所不能已也。雖然，此猶學問間意也。古人正心、誠意，必達之修身、齊家，又推之而治國、平天下。後之學者，所謂勤者，不過朝吟過午，夜諷及卯，而以爲勤也。士生斯世，孰非事者？身之修者，格物、致知之效；家之齊者，治國、平天下之規也。履常既知勤矣，又常志於體立而用行者，則斯窻之下，不爲徒用其力，而先世之所望者，端有在矣。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贈國子生台珠南歸省親叙》 學患志不先立，志立矣，而守之不堅，將中道而畫。嘗見安澹泊者，或不能一動於紛華，而勞久則弊，一爲惰心所乘，舉昧没不復振者多矣。生其毋急近效而忘遠圖也，毋狗小成而遺大業也。若夫羣居暇逸，次比而升，以獵取資級，此非生之意，亦非余所期於生者。

鄧文原《巴西集》卷上《吴氏義塾記》 教學必自蒙養始，其勿謂洒掃、應對、進退爲末，而思有以涵育性情，磨礲氣質，循序而進，以要其成。

蒲道源《閒居叢稿》卷一八《送羅壽甫北上序》 凡天下之事，成於有志，而敗於自輟者多矣。是以君子不以事之難易爲辭，而視吾志何如耳。木生於山，雖磽确之甚必達；水流於川，雖洄曲之多必東。以其性專也。矧人爲萬物之靈，得二氣五行之秀者哉。壽甫吾友，自幼而學，不爲童嬉，植志讀書，攻苦食淡，二十餘年。其發於文辭，固已曄然。知嘗被省檄，職教南岐子弟。從學者皆彬彬可觀，邦之大夫，翕然尊敬之。其所立固不苟矣。一日，慨然謂子曰：「昔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講業齊魯，與燕趙豪俊遊，發胸中之瓌瑋而文益奇。蘇穎濱亦自謂恣觀終南嵩華之高，顧黄河之奔流，仰瞻天子宫闕之壯麗，與夫當世人材之秀偉，而自多焉。今我幸生明聖之時，四海一家，惟意所適，欲效昔人之遊觀，開廣耳目之見聞，廓達胸中之隘陋，安能局促塊居此乎。」余應之曰：「子將止於游觀耶，抑有爲而然耶。」君笑而不答。子曰：「子雖不言，其意可知

矣。夫有可用之才，居無可用之地者，君子之不幸也。無可用之才，居有可用之地者，君子之所恥也。吾子孳孳力學，求免夫後日之所恥；皇皇遠涉，思勝夫今日之不幸，可謂有志矣。嗚呼！中州無賢士大夫則已，如有賢士大夫，其必有合焉。則吾子之志，不患乎不伸矣。」

蒲道源《閒居叢稿》卷一八《送薛仲章之憲司書吏序并詩》 有爲己之學，有爲人之學。知義理之當然，必欲有得於己，孳孳焉，汲汲焉，老而不厭者，爲己之學也。惟利禄之是要，必欲求知於人，營營焉，屑屑焉，終亦必亡者，爲人之學也。夫知爲人、爲己之分，則庶乎可與言學矣。吾友仲章，自童年即從事於簿書。由縣吏陞府，修飭勉勵，未嘗過敗而辱及其身；直諒而克濟以和，周慎而不流於冗。余既已敬其爲人矣。始，邦之大夫不以僕爲不肖，以禮延致，俾得與爲吏者公暇而講授焉。仲章於儕輩中，年最長，予懼其過時而學也，不勝扞格之勞。未幾，衆以事繁劇爲解，獨仲章從予講問，朝夕不懈，風雨不替。嘗戲之曰：「凡讀書知義理，則與今爲吏者所爲大不便，將若之何？」君對曰：「聖人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夫死之與不便，輕重則有間矣。」予服其篤信，既而益自廉苦，果齟齬於時，然終不以自悔，而廢其講習焉。今郡牧曹侯而下皆賢明，始異待之。而憲司選補之檄適至，衆咸以爲宜。君見子，以辭去不得卒業爲恨。子謂之曰：「夫學，以致用也。子其尊所聞而行之，不爲利誘，不以勢恃，惟義之爲歸，此正爲己之學見於用也。第宜勉之。」仲章再拜曰：「敢奉以周旋。」既退，書於餞別之章首云。

聞道莫恨晚，降心良足佳。愧予學未至，蒙子手重義。青燈風雨夕，澹然對空齋。於義云煩講，於時乃多乖。行藏固有定，言議安苟諧。春風不相值，愧獨守枯荄。主人未肯肅，詎敢登賓階。憲府偶公選，幽光發湮埋。既喜又愁別，能不介於懷。今朝馬首東，夢寐與之偕。願言自勉勗，進德期無涯。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二《袁氏新書序》 余少讀書，有五失焉：雅觀而無擇，濫閱而少思，其失也博而寡要。攷古人之言行，意常退縮不敢望，其失也懦而無立。纂録史籍之故實，一未終而屢更端，其失也勞而無成。聞人之長，唯恐不及，將疾趨從之，而輒出其後，其失也欲速而過高。好學爲文，未能蓄其本，經術隱奥，茫乎其無所適從，泛然而無所關決，是又失之甚者也。夫爲學之道，用志不能不一，用力不能不專。農夫莽而廣種，不如狹墾之爲實也。工人泛而雜學，不如一藝之爲精也。往者，書未模印，時争傳寫授讀，較余所藏之書，不能十一，而士以三年通一經，其自得之實，皆足以傳世垂後。其視余之書多無成者，豈古人所謂「沃土無善民」之説與？往年春，書燬于火，偃仰草茇，所失物不復追憶，而於書獨不能忘懷。已乃思前之五失，一旦而悟，將從事於内，以求自得之實。其年夏，大人過故都，復購遺闕，篋載以歸。意者斯文之富，將過乎昔。而余又思旁搜遠録，俾夫昔日之藏矣。噫！年未至於壯，其五失可以亟改也。而古人之志，余亦竊有慕焉。用識吾過，以爲《袁氏新書目》序首。

唐元《筠軒集》卷一〇《歙縣儒學修造記》 脱去凡近，以遊高明，立志之方也；嚴立限程，寬著意思，修讀之方也。下學上達，由是而知天；明誠兩盡，由是而希聖。至若一物一太極，則深闢老莊過高無極之非；西江頓悟，則深惡掃滅章句以趨西方之誕。皆所以扶植孔孟，大正人心。本於身，施之家國天下，裕如也。

程端禮《畏齋集》卷四《送王季方序》 昔吕東萊以學時文始，破累世以六經、三傳抄注圈點家法，朱子因有「近日真少讀書」之歎。余以爲朱子之歎固宜，而東萊豈輕變家法者？蓋以當時科制相戾，有不得已焉耳。今制本朱子《貢舉私議》之意，明經傳註所主所參所用，性理制度訓詁畢備，一洗漢、唐、宋之陋，非真讀書不足以應之，誠志士千古之一快也。第以累舉所取之文，未見有能卓然條傳注之辭而斷之如劉道原者。冒原講證結，乃宋末剽竊敷演所謂經賊之弊不能盡革，文既刊行，家傳人誦，遂爲定式。寧違科制而不敢少違時尚，故教者學者見小欲速之心得以乘之，而以積年誦讀之勞爲迂，非今之科制使然也。噫！學術人材盛衰，治道隆替，風俗厚薄所係，救弊之術謂宜推本科制，明示經行爲本爲重，用工宜先之序，限之以年，立學校教法，所試非條舉所參注文而斷之者不取。立考文之式久而未有以之言者，何也？他日政恐讀書以東萊家法，將不免於變以隨時也。余至大間教建德，始識戚君子實於池。見其讀《易》、朱子《本義》、《啓蒙》、《發揮》諸書，皆手抄。其教諸生也，程以荀子讀數之法，所謂真讀書者。其後，余來昇之江東，子實先余訓書院諸生。無何，郡守聘入學中訓諸生。一日，喜而告余曰：「予得王生季方者，來自安西，守其家法，讀書有緒，精熟是務；未畢不兼進也。有以作文後時開之，則曰未能。性静而敏，志遠而勤，且抄且讀，寒暑晝夜若一。」子實且俾來問余，因以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六條，以輔其志。僅二年，《四書》、《易經》傳註通念曉析，同學者不能及遠甚。昇士方歆之，以侍親北歸别余。余謂北士南學，往往習浮誕無用之詞，而自失其讀書歲

月者多矣。如季方者，賢矣哉！余既嘉季方之學，且憂子實之教自季方之去，人以爲迂而莫之從也，故惟學校教法、考試定式未立之弊所致若此者，序以送之，庶有見焉而言於上者。

程端禮《畏齋集》卷四《送浙東帥掾朱子中考滿序》 余謂古之爲士，自起居飲食、仰事俯育，無事而非學。至於禮樂、刑政、甲兵、錢穀，亦無學而非事。故其爲吏也，入治出長，用咸宜之，而真儒之效始白。後世三物之教不明，士始離事以爲學，浮華苟僞成俗，而士少可任之材。然士生今日，能知明體適用，任之以事而事治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王結《文忠集》卷四《知行説》 士之爲學，蓋欲變化氣質，涵養德性，微言精義融會于心，而措諸其躬，一人之身具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至於視聽言動、進退步趨，其緒至多，其理至密，苟不先有以知其所以然，未有能行其所當然者也。故必毫析縷解，識其性情之别，體用之異，區别其分之不同，而會於理之至極，如燭照數計，明白曉析，洒然無疑，然後能躬行實踐，造於極致之地而無憾也。知之明，故行之力；行之力，則其知愈明矣。體用相發，不可偏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則知與行者，豈非爲學之要乎？昔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者，察人心道心之混淆，致知之謂一者，守本心之正，而不使之離；力行之謂允執厥中，無過不及也。夫舜、禹，天下之大聖，授受之際，猶以是爲心法之傳，則知行者固爲學之要也。然知吾知，行吾行，非强所不可知，責所不當行，以吾心之明究可知之理，物理既極，本心愈明，則措諸其躬者，始可得而言矣。不以一知自止一行，自畫窮理於學問思辨之際，力行於顛沛造次之間，使吾心之所具，身之所接，耳目之官，手足之職，無一理之或遺，無一事之不當，則氣質變化、德性純粹，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其真爲學之要也哉！

黄溍《文獻集》卷七上《敏學齋記》 吴郡施允文好修之士也，築室於城東爲齋居之所，匾曰「敏學」，四方士大夫來吴，允文必踵門請見，來者亦莫不樂與之遊。會予將北上，艤舟姑蘇驛，允文來求予記其所謂「敏學」齋者。予告之曰：「六經之言學，肇見於武丁之命説，而論爲學之道，曰遜、曰敏而已。遜者，欲其謙退而如有所不能；敏者，欲其進修而如有所不及。退則虚而受人，進則勤以勵己，二者固不容偏廢也。孔子大聖人而不自聖，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可謂遜矣。然而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則其求之也曷嘗不貴於敏乎？他日與顔、曾二子言仁與孝，而二子皆自謂不敏，其遜抑可見矣。回之仁、參之孝，三千之徒未能或之先焉，豈其不敏者乎？苟徒爲自卑，而不思所以自强，是謂知退而不知進，蓋遜雖美德，然必敏則有功。由是言之，則爲學之道，所重尤在於敏也。允文取以名其齋，誠知所務矣。而允文不自以爲足，汲汲焉欲求予言，申其義以記之。

黄溍《文獻集》卷七下《學齋記》 伯温甫以學齋扁其居室，而來諗于某曰：「予幸以國子獲執經於館下，忝釋褐而備官，使於西陲者二十載，異時同舍生類能以文學論議自見，己獨無稱焉。大懼去師友日遠，墜失不得附於英俊之列，爰以「學」名吾齋，庶幾退息於斯，有所自儆，以爲進脩之地。匪但求無媿乎今人，苟未至乎古人，不敢不勉也。子其爲我記之。某聞《魯論》所記子夏氏有「仕優則學」、「學優則仕」之言説者，謂斯言非爲學而弗仕者勸，乃爲仕而弗學者戒也。然則學之優，或不必於仕，仕之優，曷可以無學乎？蓋古者由家而鄉以達於國，固無地而無學，其賢能之興於鄉者，必還以長而治之。歲時屬民射飲讀法，使之習容閑禮，考德問業，莫不有教學相長之道焉，則亦無事而非學，無時而不學也。今之爲學，既不皆與古合，其仕者又率以鈎摭趨辨爲大務，而無暇從容出入、升降、酬酢於儒服、俎豆之間，若夫隨牒遠方，邈焉海隅，徼塞萬里之外，則弦誦之聲益以希。濶年未至，而不視學者皆是也。有能不爲事物之所奪，風氣之所移，而卓然以古人自任，如伯温甫者，不亦有志之士歟？歷觀書傳所載，能終始於學者，無如衛之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詩以自儆，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先儒以爲此誠意、正心之極功，則其所學可知也。伯温甫斁歷之久，譽望甚著，年踰强仕以選，擢外宰相之元僚，而居是室也，忘其齒之長，身之貴，不怠於自儆如此，其亦武公之徒矣。由是而登於武公之年，所造詎易量哉！且老之爲言考也，庸謹記之，以俟他日考其成焉。

程端學《積齋集》卷三《贈國學生巴延歸覲序》 古之學者誦詩讀書、習禮樂之節、射御書數之文，然後有以斂束其情，薰陶其性，以成其材。故禮有經禮、曲禮，至于三百三千必動容周旋無不中是而後可以言禮。樂有五聲、六律、八音，必訓習審察使無奪倫而後可以言樂。至于射，必内正外直，進退適宜，然後中正鵠。御必範其馳驅，調其疾徐，然後免覆轍。雖書數之微，亦研覃源委不差毫釐，然後有實用，而謂之通。六藝焉。吁！何其煩且難哉。然養其外有素，則在其中者益堅。故其成材也易。今之學者當六藝盡廢之餘，兀坐終日，誦四書五

經，宜若簡且易，而造其微者難，其人蓋六藝之事少而肄之，以至于壯即其事，可以明其理，故人樂爲其學，而易爲力。四書五經聖賢之蘊，誦而不得其意，則其心困以怠，怠則終棄之，而難爲功，自然之理也。然則今之學者，終無成乎，亦在乎不已而已。夫禮缺樂壞，射御書數相繼而廢，非一朝一夕矣，不可得而學也。苟能即四書五經而專之，詳其句讀，審其訓詁，涵泳從容，以求其意不已，則熟熟則浹洽而樂生焉。學而至于樂，雖微六藝之具，而六藝之本在我矣。意既得，知既至，而行有不得者，吾未之信也。國學生伯顏從子遊學勇而專，困而不怠，遊國學三年，將歸覲其親，乞言于予，予嘉其專于學，而懼其畏成材之難也。書其所以易者以勉之。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三《静思齋記》 予聞聖賢之學，心與理而已。理具於心，又非相離也。静，故心不外馳；思，故理有所得。彼莽然措其心如槁木死灰者，非静也。襲然而絲棼，茫然如大軍之遊騎者，非思也。端莊湛一之中，自有明睿通微之妙，燕閑幽獨之頃，不忘運量警省之功，聖人之所以立極，學者之所以作聖，不出乎此而已。雖然，予又有説焉。嘗觀於《易》之《復》矣，五陰閒寥，一陽眇綿，聖人繫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以静爲天地之心，不可也，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可也。然非静，則何以見天地之心？此亦愚疇昔聞諸鄉學者，非静思之要旨歟！

許有壬《至正集》卷三三《性理一貫集序》 理學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輩言天限南北，時宋行人篋四書至金，一朝士得之，時出論説，聞者歎竦，謂其學問超詣，而是書實未覩也。文軌混一，始家有而人讀之。科舉行以經術取人，詔首崇用，又人人治之矣。然昔之讀者爲己，今之治者爲人。昔之讀者由博以説約；今之治者求捷似約，而不知所以約。捆摭説經，歷歷可聽，其於躬行心得，果何如哉？宋進士葉叔經編《性理一貫集》，盧陵王務先表而出之，節抄以授其徒。序者謂使學者易知而易行，愚竊謂易知者未必易得也。學者誠能因書而求之心，驗之身，則一言之得，終身有餘。況要而實備者哉！不然，徒爲決科捷徑爾。雖若愈於昔之未睹者，得不愧於讀者乎？先儒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而況富貴乎？知此則知務先之用心，而讀者、治者，爲道德、爲富貴，從可驗矣。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一《萬國良九思齋記》 君子有九思，思者爲學之要，所以審其知，而肇其行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從容中道，固不待思。賢以下臨事必思，使各當理。當視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當聽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窒。正顔色則思温，動容貌則思恭，出辭氣則思忠，至於執事思敬，有疑思問，臨忿思難，見得思義，皆詳慮審處以求真是之歸焉。然思之目亦非止於九而已也。天下之事萬變不同，此心之微衆理所具。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曰睿，睿作聖。思乎思乎，其聖學之要，知行之樞機乎？雖然九思之目昉於夫子一時之論，而實原於《洪範》之五事也。五事之思，偏言則一事，專言則貫四者。夫子因貌、言、視、聽而推廣之，且揭思之一字以爲致力之地，其示人之意深矣。有志於希聖者，奚可外思以爲學哉？萬君國良以九思名齋，蓋嘗致力於思者，請言於余，余嘉其笈仕簿領發無不當，其有得於此者乎。序其概以勉其進。

許有壬《至正集》卷六五《名張揩説》 襄垣張生質厚而氣清，年甫二十，負笈來游，居三年餘，人日刮目。余將北，乃再拜請曰：「小子侍有日，未有以名，惟古子命於父，禮也，民生於三義，無二焉。幸訓之名。」生敏者也，猶器之利者焉，遂以揩名之，而以景耜字之，且爲之説曰：「士之立身行道，齊家治國，其本在學。農之用時，因利裕家富國，其要在器，故是之取而爲生道焉。耰鉏鎛銍，皆有用於農，而耜也獨見取者，誠以發堅破坲，俾播種有所施，未有先於是者。則是耜之器，農也不亦重乎。使其鈍不勝任，將焉用哉！《詩》所謂有略其耜者，取其利也。人之敏者亦然。人矇己見，人後己至，業修德進，乃亦有秋矣。然而耜之利，不用則無功。性之敏，不勤則無成。悠悠歲月，一暴十寒，恃己易能，舉爲不足，學望而未見，且謂己能，猶惰農不昏作勞，舍利耜而不用，雖利何以哉？故聖人謂孔文子，所以爲文者，以其敏而能好學也。況前輩言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爾。揩也不患其不學，而患其弗思也。不患其不行，而患或止也。揩乎勉之！」

陳旅《安雅堂集》卷八《遜敏齋記》 學之於人大矣。林林而生，蠢蠢而動。其初，草木禽犢然，乃有秉德迪道，被服文雅，而美出於其間者，學之力也。昔者聖王之立極於天下也，蓋欲使天下之人皆會歸於有極，此學之所由起。至商傅説之言曰：「學於古訓。」「惟學遜志，務時敏。」則學之言方見於《説命》，而爲學之方，亦未有尚於此矣。蓋人身者，血氣之物也，志不足以帥之，則驕怠矣。驕則易盈，盈則不足以受學；怠則易輟，輟則遂至於廢學。天下之善無窮，春秋代序，老冉冉其將至，不遜志、時敏，則雖爲學，終無異於衆人，且不自知而入於草

木禽犢矣。夫海至下也，則能受百川之入；河江之流不已也，則能達於海而同其大。善遜志者，其海乎？善時敏者，其河江乎？彼蹄涔而洋洋，潢汙而洸洸，又奚足與言海與江河哉？孔子，大聖人也，入太廟，每事問。老聃、郯子、師襄之徒，皆不逾於孔子，而聖人每折節而問學焉。其言曰：「好古敏以求之。」曰：「我學不厭。」曰：「學如不及。」則聖人爲學，亦不過遜志、時敏而已矣，況衆人之爲學者乎。武林陸宗亮、孔昭隱於市廛，能勤生以事其親，而心誠好學，雖處賈肆，常持書觀之。暇日，則從縉紳先生質其所疑，見其文辭之善者，輒録而識之。嘗以「遜敏」名其所居，亦可以見其志矣。孔昭來徵文以爲記，乃爲釋其説示之，亦以自儆也。

陳旅《安雅堂集》卷一三《爲蔣師父作思勉説》 學必思於心，而勉於爲，二者恒相須也。然非澄静不能思，非堅久不足言勉。蓋思以汩亂之心，則所思者謬；勉以狂鋭之力，則其勉也有時而衰矣。生嘗往觀夫流泉乎？其出也繹繹而有緒，類乎思；其奔進於崖石窘束之間，勢不可遏，類乎勉。至於達而爲長川，瀦而爲大澤，浩乎其往也，淵乎其止也，則不見有所用其力焉。君子之爲學，不亦若是乎哉！生歸當日從杜先生游武夷溪上，試指流泉以吾言質之。

王沂《伊濱集》卷二一《有容齋記》 劉彦時作堂爲燕居之所，既成，請余曰：「溥也，褊心有所不受，狹中多所不堪，懼君子之棄而淺，丈夫之歸也，思有以廓其量，迺取諸書『有容德乃大』義名堂，早夜以覽觀焉，庶乎古者佩韋之意也。」余嘉其志，從而告之曰：今夫物之虚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江海之大，黿鼉魚鱉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産，然受則有涯。若夫天地之所以大，則無得而損益也。故自其德名之謂之寬，自其寬之所居名之謂之容，而世謂之有量，量以識擴，而識以學進也。雖然傳稱黄叔度「汪汪如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其有容若此。叔度之賢無以見於外者，其學亦莫得而考也，豈其資之近道，而學之不講，是以言論風旨無傳耶？嘻，司馬遷、班固迹其人言之實而書，而後人猶有竊議者。叔度筆於范曄，而人翕然信之，豈有其實者可得而擬議，而抱虚徇名者無得而窺也耶？名者，實之賓也。以實則莫學而非道，以名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吾子勉之而已。

鄭元祐《僑吴集》卷一〇《讀書舍記》 君子所以貴天讀書者，豈徒誇多鬬靡而已哉？豈徒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禄而已哉？蓋三才、萬物之理，興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詳，動静、消息之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于理無不窮，于效無不覩，于詳無不考，于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可謂繁且多矣。然不返求諸身，而會于約，則豈善學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一一本于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六藝百家莫不折衷于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於《詩》而性情得其正，於《書》而政紀得其宜，於《禮》而敬，於《樂》而和，于《易》則有以驗陰陽，于《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則聖人〔之功〕天地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者，即所以善學聖人也。更秦，書幾泯盡而無餘。漢更，武帝表章六經。及其衰，而學者讀書之効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極，與漢相始終。然人自爲書，家自爲説。逮乎隋、唐，以迄于宋，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貴，河海山嶽之深厚，風雲雷電之變化，可謂衆且多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書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何以哉？吴人顧仲瑛氏家于崑山界涇之上。凡所居室，藏脩游覽，莫不皆有題扁之名。至于其所藏書而繙閲之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于兩楹者，則曰「學時時習，德日日新。」予喜其有志于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内外交養，則必本于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家國天下。所謂成己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能也。雖余老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所造詣，仲瑛必有以語我。

謝應芳《龜巢藁》卷一四《送金希賢上京序》 幼學壯行，古今一致。上之人將使之仕，仕乃行其學也。士君子欲其仕學俱優，卒有成效，惟勤者能之。尼山大聖，忘寢廢食，顔、閔不能，曾日三省，若是者，皆學之勤乎！周公相國，待旦而起；陶士行在州而運甓；巫馬期爲邑而戴星，是仕之勤也。吁！聖賢猶爾，況學者乎！蓋士之學與仕也，猶農夫之治田也。彼農之勤者，其耕也深，其耨也熟，其樹藝也必以時，既藝矣，乃耘乃耔，乃糞乃蕘，旱則爲之灌溉，潦則爲之決塞，沾手塗足，捋捋乎斯須不能休，故其苗之興也勃然，其稼芃芃然，其穟則栗栗然也，及其穫也。視惰農之收，則倍蓰什伯之不同。爲士而勤，其功名爵禄如豐收之農，可必也。生往拜國子先生暨諸公鉅卿，請以是質之，苟然吾言，生其勉乎哉！

謝應芳《龜巢藁》卷一八《無知生説》 夫人與萬物同生兩間，而其所以不同者，心知之靈耳。彼巢而知風，穴而知雨，鳴而司晨，吠而警盜，知恩而返哺，知飢而避去，若此者亦未嘗蠢然而已。人而無知，可以不如物乎？吾友趙君執中生而聰明，又嘗用力于格致之學，行年三十，號「無知生」，故聞者不能無疑焉。或謂執中以時俗尚智術，飾巧詐，狡獪萬狀，深疾之，將欲塗其聰、塞其明，矯俗之弊以返乎不知、不識之天，寧爲蚩蚩之民而不知也。予曰：「不然，若是，則因噎而廢食矣。」吾意執中讀孔氏書，尚友千古，觀聖門高弟賢如顔子，聞一知十，方且有若無，實若虚，終身如愚人然，況學者乎？故雖多識前言往行，而自視欿然，猶無所知也。然則名爲無知，寔欲求知，其所見之大爲何如哉！予嘗扣之執中，執中笑而不答，故筆此解或人之疑，併勵吾執中，亦以自勵云。

鄭玉《師山遺文》卷三《與汪真卿書》 曩歲同學時，某懵然未有知識，日用心句讀、文詞之間，而無有得焉。每聞吾兄之言，輒斂容起敬，自以爲非己可及。別去七八年，竟不得一見。而某優游厭飫，爲日既久，若有所得，及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以人而遽爲去取也。夫古之時，家家稷、契，人人皐、夔，比屋有可封之俗。所言者無非理，所行者無非道。逮德下衰，人心淪没，始以道寄聖賢，凡民雖日由之，而不自知焉。甚者逆常亂倫，而不能由於是矣。況自孟子没，《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誇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虚無爲之説，誘吾民而法之。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惑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之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而卒不能以勝之。使天下有目如夜行，有耳如聾聵。其士者如飲而醉，如病而狂，如是者千四百年。真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因《太極圖》而使人知理氣之並行；著《易通書》而教人以明誠之並進。河南兩程夫子接踵而起，相與倡明之，而益大以輝。斯道斷而復續，晦而復明。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言無不契，道無不合，號集大成，功與孔孟同科矣。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萬象燦然，莫不畢見。如康衢砥道東西南北，無不可往；如通都大邑，千門萬户列肆洞開，富商巨賈輪輳輻集，所求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秘，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即談忠恕，目未識丁亦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深淺，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元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矣。此豈朱子畢盡精微以教世之意哉？學者之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況中庸之德，過與不及，均之爲失。楊朱學義而至於爲我，墨翟學仁而至於兼愛。末流之禍，無父無君，可不畏哉！吾黨今日但當潛心聖賢之書，視之如軍中之羽旄，如喪家之功布，進退俯仰，一隨其節。久而吾心與之爲一，自有得焉。不可先立一説，横於胸中，主爲己見，而使私意得以横起。庶幾防邪存誠，雖有小失，隨時救正，不致大謬。如此死而後已，以冀於道可入。又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子則肆毁象山，黨陸氏則非議朱子，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某嘗謂陸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菴，然其簡易光明之説，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頹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畫虎不成之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皆以其知而言爾。至若行之之方，以「敬」爲主，則不放肆，而自心廣體胖。以「謹獨」爲要，則工夫無間斷，而自强不息，雖聖人之純亦不已，皆由此進。高明以爲如何？草草希照不宣。

鄭玉《師山集》卷五《養晦山房記》 木之能生於春，以其當天地閉塞、萬物藏蟄之時，乃能收華反實，聚其秀而納之根。及其天地變化，雷雨奮作，然後芽萌甲拆，生意衝突，而不可遏。人之爲人，亦猶是耳。幼而學焉，壯而行焉。蓋幼而不學，則無以窮天下之理，而致其知。及其壯也，不究之用，則亦何以爲學哉！未有用而不本之學，學而不究於用者。當其學時，若無所爲於世，而人以爲晦。及其用也，則人以其有補於世而謂之顯。易以龍蛇之蟄，譬之精義入神，於言學切矣。伊伊之耕於莘，太公之釣於渭，卒輔湯武之聖君，成商周之大業，此始晦而終顯者也。孔子、孟子以大聖、大賢而不見用於當日，然道隆天地，澤被古今，此晦於一時，而顯於萬世者也。夫顯晦雖有窮達之不同，而於聖賢者無與也。此予晦之所以致養，而山房之所以得名歟。予少時嗜讀書，號能記誦。稍長，涉獵世故，出入憂患中，益驚恐其心，勞其體，馴致健忘，藥石不能愈。思所以完神復志，因遊黄山，從祥符主僧借隙宇加闢治，兀坐其間，盡取天下之書而讀之，以求聖賢之所謂道，潜心而勉學焉。庶幾董仲舒之不窺園，陳烈之閉户者。昔紫陽夫子之冠也，屏山劉先生祝之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

神明內腴。」夫子能用其言，以繼往聖千載不傳之學，而爲百代宗師。嗚呼！夫子往矣，予其徒歟。

貢師泰《玩齋集》卷七《知學齋記》 人亦孰不欲學哉？善學者，知所以爲學而已矣。知所以學，則用志專，而成功易。學而不知所以，則倀倀然無所向，雖日疲神於六藝之文，殫思於百家之言，其爲學果何如耶？然則學固在乎知，知亦有其要矣。天台徐大章以知學名齋，間過予海昌寓舍，願聞一言，以發其歸趣。未幾，復以書請曰：一夔嘗受教於家君矣，學以立言明道，非徒記誦詞章云耳。然堯、舜、湯、文、周、孔之道，見於經，其言宏博奧衍，既未易知，而漢之司馬遷、揚雄，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卓然自爲一家之言，又未易得其門牆而入也。先生獨不能啟死虛滯，使如春陽發動，層冰頓釋乎？予發書三復而嘆曰：善哉！大章之爲學，庶幾得其要矣夫，予亦何足以知之，然竊聞之，言非道不立，道非言不明。立言明道，固不可岐而二矣。亦豈可不知先後輕重之叙也耶？不知其叙，而遽學焉，則終不足以領其要矣。是故道明於己，而發於言，則言不期文而自文，譬之江淮河漢之流行，波瀾起伏，將有不得不文者，不明於道，而徒言之，則如斷潢敗潦，雖欲文，得乎？且是道也，非遠人以爲道也，本之於人心天理之正，行之於彝倫日用之常，因微以至著，推近以達遠，由小以及大，可以參贊，可以位育，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斯其所以爲學也，斯其所以爲堯、舜、湯、文、周、孔之道也。然而楊、墨仁義而異端，老、佛慈愛而殘忍，其他若申、韓、管、商、公孫衍、張儀之流，其始亦非不欲明道也，而卒至於糜爛磔裂，不可究極者，不知所以爲學，學焉而不得其要故也。是則堯、舜、湯、文、周、孔，吾學之標準也。《易》、《書》、《詩》、《春秋》、《禮》、《樂》，吾學之尺寸也。執尺寸以定長短，望標準以趍遠近，道其外是乎？不然，苦心刻意，作爲文章，雖能並驅齊駕於揚、馬、韓、歐之間，果爲知學哉？大章不棄予言，遂書以爲記。

胡行簡《樗隱集》卷三《思益齋記》 友人黃尚德訪予蕭洲寓舍，因請曰，筠陽謝從震篤志於學，名其藏修之室曰「思益」，求爲之記。余曰：「經以不學而思爲無益也。今乃以思爲有益，何相戾也！」尚德曰：「從震以『思益』名其齋，非不學而思也，欲刻志講學以求新益也。」乃爲説曰：君子之所以學，曰致知，曰力行，交致其力，庶進乎益也。致知矣，而不力於行，是徒知而無益也；專用其力於行，而不致其知，則何以爲行之本，而有益於己乎？徵之於《易》巽上震下，其卦爲益。震，雷也；巽，風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所以爲益。造化之妙，固相資而成也。即此而觀，則致知、力行必內外相資，然後可以日進乎益也。然將何以用其力哉？見善而能遷，益也；有過而能改，益也。讀書窮理，日用行事，謹吾心之所發，審乎善惡之機。發乎善則推而行之，發乎惡則遏而絶之。今日行一善焉，明日行一善焉，積累之久，雖無求益之心，而進德修業日進無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又何待於思乎！吁！學而不思，思而不學，非能有益也。學也思也，聖人教人之要法，其功欲兼盡也。思進乎益，是學必求其成也。顧吾之立心何如耳。益之上九，以立心勿恒爲戒，思造夫道者尚鑒於斯言也。從震世本筠之名族，前代盛時決科者凡幾人，名薦書者凡幾人，家學相傳，綽有源委，從震既力學，常存求益之思，將見其繩祖武，追先哲不難矣。思云乎哉。

胡行簡《樗隱集》卷五《送黃立誠遠游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表男子之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沈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言，以華其行。」因語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騁吾所欲，驚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修業，歸爲親榮也。爲親者，孰不望其子之遊，卓然有立于世哉？所謂詹在側而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簷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爲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爲之志，其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寓之于目，求之于心，其進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匡君之道躅，航岷流之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薯草，神州赤縣之壯，黃河太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悦乎心目而廓見聞也。高歌慷慨，抒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啻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繹之曰：尊德樂義，游之本也；兼善獨善，游有遇否，而道不易也。徵諸斯言，先立乎其大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奚患乎錦衣歸覲，叠拜高堂，當舉觴賀子，非復吴蒙，足以悦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

胡行簡《樗隱集》卷五《送李克恭序》 余嘗觀《中庸》論達道，有曰：「朋友之交。」蓋朋友乃人倫之一，其關係世道甚重也。士生天地間，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貴爲卿相，而下友匹夫，固不爲詘。以至賤之人，而上友至貴者，自不爲僭。其所以友者，切磋琢磨，求以成德，不以其富貴而相友也。能取友，則可以成吾德矣。世降俗薄，友道不立，面朋面友，而

落穽下石者，比比皆是。有能敦尚雅道，以全朋友之倫，固可爲世道勸，然罕見也。士大夫之論交際者，曰同寅也，僚屬也，其次曰座主，曰門生，曰舉主，曰故吏，分雖不同，而皆有朋友之道焉。至于弈葉，猶講世契之好，不以久而廢也。

汪克寬《環谷集》卷四《送友人汪德茂歸休寧序》 夫人之爲學，知而嗜者爲難，嗜學而勤者爲尤難，勤而能大尤加難焉。古之學者，或繩頭，或刺股，或帶經而鋤，或護雞而讀，或以被蔽燈，或帳有墨色，蓋嗜學而能勤者也。又其甚則隨月照雪，聚螢然薪，斯又勤苦之尤者，然皆有以殖學而成名。今之人習於聲色之外，躭於逸遊之娛，苟能篤於問學，以此易彼，蓋千百而什一耳，矧望其能勤乎？余客休寧之萬安山，友人汪德茂從余問業者累年，余嘗熟察其微，知其蚤夜不懈，是果於嗜而能勤者矣。無何以勤苦致病，而猶嗜學弗輟，余戒之曰：「先正有言：嚴立課程，寬着意思。苟克恒存是心，固不必窮日之力，而困竭其形神也。」生盍孳孳而絶欲速之念，循循而忘懈惰之萌，則所進自有不能已者。於是因余之言，損讀以養生，温故以窮理，然其所得，實倍蓰於疇昔。今年冬，余束書來歸環谷山中，亟録近作訪余，而求正是焉。齋居旬日，講劘之餘，抄録余所編《春秋纂疏》，盡識余所以著述之綱領。雪夜篝燈，復與吾兒讀《易通》，陳朱傳義之大意，方欲求卒業於余，且以歲聿云暮，慈母在堂，不能不動白雲之思而告歸矣。於其行也，請一言以勵。余曰：「爲學之道，平日之所以相告語者，蓋無往而不至矣。生既能勤而勉之以持久，則成功固可刻日而俟也。生之歸，尚願與任生本初更相戒飾，以平日講劘之書復而熟焉，以平日訓迪之言思而繹焉，使九仞前功不廢，而三日刮目相視，則余之至願也。他日登余門，必有起余者，則不徒爲生賀，而且爲吾門得人賀。生歸見任生，盍亦以是語之。」是爲序。

王禮《麟原前集》卷六《種學樓記》 蕭君鳳岡築樓於義山之陰，字之曰「種學」，其友尹又新既爲之辭，復徵予記之。予聞其語而思之，不無愴然有感者矣。夫種學之説，本於學殖，諸君易經訓之菑畬者，抑嘗究其種之之法乎？二帝三王之道載於經，學之五穀也；楊、墨、申、韓百家者流，學之蒺藜也。不慎擇而種之，雖終歲勤動，復何益矣？予少之時，遠覽傍蒐，玩常嗜奇，方寸之地，無所不種。及日至之時，維莠驕驕而已爾。於是賦遠遊，涉洙泗，周遊齊魯之郊，得嘉種而還，竭力播種，汲汲焉惟恐其後時也，惺惺焉惟恐其亂苗也。不幸而八月其穫，雖我稼之未同，而衆且妄推其有秋也。至如蕭君其種也先乎我，可謂能服勤穡事，然不厄於水旱，則困於螟蝗。矧頻年以來，雖不惰之農，亦舍耒改業而工商，求朝樹而夕陰矣。惟無他技能如予者，思天下之饑猶己，不敢以水旱輟耕，而望烝民之粒，孰知萬山之間，君猶一翁二季憑高眺遠，竭力斯事，不棄二三十年，不獲之壤，弊弊而種之。嗟乎！如予與君，其不貽改業者之笑幾希，而猶自信如此也。雖然，水旱之後，地力息久則利倍，但患種之秕耳。予視君所種。實堅實好，苟舍舊而新是圖，則天必憫君之勤，而使之受厥明賜矣。異時有餽其香邦家之光，擊鼓以報田祖，則予也青鞋布襪，經丘尋壑，往賀於曲江之上，與種學老農取斯語誦之，未必不掀髯一笑也。

王禮《麟原後集》卷一一《尚絅文輝名字説》 古之君子問學聚辨，孜孜而不怠者，非爲人也，誠以躬行之外無餘事。德有所未修，學有所未講，皆吾身之憂。一言一動，惟反求之己以自治而已，豈有一毫要譽之心哉！故闇然而日章者，美在其中，而文見乎外。其光輝發越，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自有不容揜抑矣。夫苟務外之心勝，而務内之寔亡。汲汲焉求知于人，而不能有若無，實若虚，則與古人尚絅之意，豈不大相遠絶哉！慈湖楊氏有云：昔人以奢爲恥，令人以不奢爲恥，此世道之感也。

吴海《聞過齋集》卷二《送鄭訓導之古田敍》 百里之邑，有學官，置文學一人，掌凡學之政令，招邑之秀民子弟入學，選經明行修之士，延請爲之師，師治諸生講誦，課業傳授而程督之。其位雖卑，而其任則重。教之尼行，人材之成否，率由是耳。古田故爲壯縣，提封之廣，居民之衆，邑里之華，文物之盛，蓋彬彬焉，他邑鮮及也。邇年凋弊甚矣，聞皆不如昔。吾黨鄭生以選爲邑學師，將行，來別，辭曰：「某也於學，每見其不足也，今其可以教人乎？」予曰：「子之言善矣。即子之言，可以爲教矣。夫學至於聖人，猶不自足也，況衆人乎。夫道無鉅細精粗，無乎不在，而實高且遠也。惟升高者必自下，陟遠者必自邇也，此爲學之序也。夫學能知不足，則必力；力則無有間斷而進進不已。進進而不已焉，則無高遠之不至也。彼躐等驟進，好高欲速者，望道必不見，爲學必無成也。子行乎哉，以子不能足之心施於人，使人人得子不能足之心以爲學，使其志立誼明，躬修學，得則措之於用，無所不可，苟務外而不務内，事人而不事己者，少有得焉。則矜夸侈大，傲然自肆，其去道益遠矣。抑非君子之用心也，因子之言，導邑之諸生，彼幸毋謂我耄而言迂。」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一〇《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

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册，宏深簡奥，而其理實具於吾心。學者不可以其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畧；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曰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亦遠乎？孔、魯、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説大明于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釋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岐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説，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闕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道曲陽，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于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爲高，好奇以爲尚，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説，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一一《送章氏二生游國學序》 朝廷稽官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弦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心中規矩，祭式獻酬，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詞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率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焉。其出躋膴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才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弼、善，少而知讀書爲學。齒且長矣，處鄉里間，苦於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墮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尚也已。然京師繁華之會，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覩多靡之色，則目眩於視；聆曼衍之聲，則耳惑於聽。其中焉有弗搖者乎？故成均之内，雖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已。況自大學之道廢，而不脩爲教爲學者，記問文辭之外，無爲焉。學果爲已乎？聖賢之言，人無不口爾，就若芻豢之甘焉者哉。弼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勿慕焉也；縱而嬉遊，吾勿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吾企焉。内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化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禄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多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於居，而學墮於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於二生之行也，惡得而忘言耶？

陳基《夷白齋稿》卷三一《志學齋記》 士之志學，猶農夫之志于畊焉。易其田疇，脩其疆畔，先之以耒耜，申之以耰耡，而參之以鎡鎛。時其農祥晨正以樹藝之，凡庶草惡莠非其種，與夫百螣之爲苗蠆者，耘耔之，芟刺之，勿使滋且息焉。然後穀之，庭者碩，堅者好，而烝嘗薦饗，衣食之源不匱。《詩》云：「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甚矣，學之有類乎畊也。古之聖人無不學，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文王學乎師尚父，武王學乎郭叔。孔子之學無常師，然要其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唐虞以降，聖人有其德無其位，言焉而爲天下法者，其孔子乎。故士弗學則已，學則必學孔子焉。學孔子者無它，亦猶農夫之師后稷而已。故曰：積耨耕爲農夫，積禮義爲君子。孔子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皆由十五志學以積之。彼學奕秋之爲數者，亦必專心致志，而後得焉。今吾爲孔子之徒，誦孔子之言，豈訓詁而已哉！文詞而已哉！博聞强記，夸多鬬靡而已哉！由灑掃、應對，積而至於窮理、正心，始以成己，終以成物，此孔子之所以詒謀千載者也。傳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雖愚必明，雖柔必强。甚矣，學之有類乎畊也。行中書掾古滕卜君師顔，以「志學」名齋，雖鞠躬王事，戮力戎行，而藏焉脩焉，遊焉息焉之志，未始不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師顔之志，亦尚矣。夫人情爲田，禮以耕之，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而異端百家之説爲我庶草惡莠，百螣者，又耘耔之，芟刺之，惴惴焉，惟恐其滋且息焉。歲云秋矣，庭者碩矣，堅者好矣。孔子之所謂立，立此者也。所謂不惑，不惑此者也。知天命，知此者也。耳順，順此者也。從心所欲，從此者也。始無扞格不勝之憂，卒免過時難成之患。近不汩没於功利，遠不躐等乎空虚，窮則遯世而無悶，達則化民而成俗，此學之所積，如衣食之源，生生而不匱。甚矣，學之有類於耕也。師顔於此，奉以周旋，蓋將積之以化民成俗者也。書以遺之，以勸同志，尚安以舍己之田，耘人之田哉。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二八《全有堂記》 人之有是身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四者之爲性，蓋皆人所固有，而非由外至也。然或不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則以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有所陷溺而然耳。是以聖人因人之所固有而爲之教焉。喜怒哀樂之情，人之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情而美刺之，於是乎有《詩》。《詩》者，人之情也。情雖易放，而辭讓之心則其

所固有也。以其固有之心，而爲之節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也，敬則自處卑矣。以其自卑之勢，而又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上下既通，然後以其吉凶悔吝之機而作《易》焉。《易》作，而《春秋》繼之，蓋至於《春秋》，則人之固有者，舉亡之矣。然亦以其是是非非而爲之斷焉。聖人爲教之備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開其梏，制其動，治其亂，皆知是性之所有，而全之也。然所以使人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其文雖存乎《易》、《詩》、《書》、《禮》、《春秋》之籍，而其實則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也。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由是而觀，則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其亦可知也已。夫自世變俗衰，聖人教人之法盡壞，而士之爲學不過釣聲名、干利禄，靡然從事乎其外，幸而或知是理之在我，而有意乎内求者，又往往收視反聽，一以取足諸心爲事，其弊卒墮異説而不知。噫！此後之學者所以不及於古也。不及於古者，由不能全乎其所有也。欲全其有，寧有道乎？曰知與行而已。知蓋窮乎《易》、《詩》、《禮》、《春秋》之理，而行則盡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事也。知以有之，行以全之，此學之所以幾於古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蓋爲學之大端也。學者舍是而欲求入於聖賢之域者，不亦難矣哉！

劉彦昺《劉彦昺集》卷九《回也德説》 旭日之光，先照高山。聖人之教，先成上士。故顔子得孔子爲之依歸，如時雨之化焉。其次則成德達材，答問私淑艾者，益下而益遠，各因其材而篤焉。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

王行《半軒集》卷一《疑辯》 讀經不可疑，然疑在學者，不可不辨也。故疑則聖人之言不行，不辨則聖人之意不明。姑以二經言之：《孝經》爲孔子、曾子之問答，舊説爲出於孔氏之書，信矣。然其引《詩》多非類，分章亦謬妄可鄙，朱子始疑而離析之，經以明其綱，傳以釋經文，固昭昭矣。然增傳之十二章，所載殊無意義，有以來臨川吴氏之删詆也。吴遵朱釋而稍加檃括，爲可憑也，然世迫今不能行。聖而有位者，自堯舜至周公而已。周公論爲治之道備矣，未嘗一言及乎利。武王受西旅之獒，大臣猶駭而廷諍之不已，聖人所爲，將爲後世法，一舉手投足，未嘗不慎，況定一代之制，筆爲全書，宜聖人之所不苟也。然《周禮》之於利，何其言之若是其密也？如金玉玩好之入玉府，良貨美賄之貢内帑，山師川長皆使致珍異之物，其汲汲於利，雖小邦聚斂之臣亦不若是，豈周公聖人之意哉？其非周公之言決矣。小子一髮之疑，安得不辯乎？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七《棠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棠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於太史公，爲文有名於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

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奥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既不足以得其大全，高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疎畧，純恪謹飭之士慕義理而局於卑懦，疎畧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説於羣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舍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王禕《王忠文集》卷一五《思學齋箴并序》 思學齋者，徐德齡氏讀書之室也。《書》曰：「思曰睿。」又曰：「維學遜志，務時敏。」六經之言思學，莫先於此矣。至吾夫子，始並舉而屢言之，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之類是也。夫深思以索之，所以明諸心也。力學以求之，所以徵諸身也。人之至於聖賢者，職是而充之焉爾。然則思學者，豈非進德之要歟！予不佞，因箴以諗于德齡，尚亦因予言而益加勉哉！箴曰：

君子進德，莫先于思。心雖孔靈，匪思莫知。亦既知矣，仍力于學。日用云爲，式效先覺。既明于心，復徵于身。知之行之，如車兩輪。進而無息，乃底成德。厥德克成，聖賢爲一。無息之道，取法於天。誠以本之，終日乾乾。聖謨孔昭，勖哉君子。敢陳吾私，用告籩史。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思學齋記》　思學齋者，泰和李仲貴延師之所也。仲貴愛其子，數延明師以教之，閭里有志之士皆來學焉。予始以內艱歸故鄉，罕與人事接，仲貴輒因予親友以范文正公爲說，請予至齋中教諸生。予不能辭也。齋始爲一間，於是增辟之，廣加倍。予坐東向，諸生環列左右，相從講學者二年，隨其才質而告語之矣。今年冬，予以服闋，當之京。仲貴惘然，來告曰：「先生去矣，諸生將何所卒業哉？願留一言寘齋中，使有所承式而日進焉，則先生雖去，猶如見先生也。」予既以思學名齋，乃進諸生而告之曰：

夫君子之所以學者，蓋欲真知此理而力行之也。天生斯民，莫不皆具焉。自夫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至於灑掃應對、動靜語默、萬物萬事之作止，皆是也。由其粗淺者而窮之，以至於深微，而皆知其所以然之故，則知之至矣。隨其事之大小而由之，而皆盡其所當然之道，則行之盡矣。行之而弗知，則爲冥行。知之而弗由，則亦豈能自安也哉？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者，此也。吾邑素稱文獻之邦，其真知而力行者蓋多矣。然人性不能皆善也，四境之內，蓋有知爲孝而不順於父母者矣，知爲弟而不友於兄者矣。此鄉邑之患，而諸生之所宜惡也。惡之而不反諸身，則亦豈所謂善學者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夫堯舜之道大矣，而乃在於事親從兄之間。蓋事親爲仁之實，從兄爲義之實也。然則諸生之所學者，豈有過於此乎？誠能明夫孝弟之道而躬行實踐焉，充而極之，以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爲學之成。若徒從事於語言文字之間，而傲然自足曰「我知學」，吁，亦末矣！其尚勉之哉！

既以告諸生，遂書以爲思學齋記，使寘諸壁間而日覽觀焉，俟他日考其成也。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一《送劉仗和提學浙江序》　理無終窮，學無止法，學豈可一日不講乎哉？君所居者雖風紀之職，而所專理者則學校之政也。學校之政，所明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所求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習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之經，所以敦化原、厚風俗，作成人材以爲朝廷異時之用，其責任蓋不輕也。兩浙十一郡之士子，若冠若童，無慮數千百人，其賢否淑慝，皆於我一人焉是賴，是係目睄睄然以環視乎我，口呶呶然以擬議乎我，蓄疑義者待我以決，陷迷途者待我以援，懷私見者待我以正，黯闇者待我以明，汙濁者待我以潔，悾巽者待我以立，震撼擊撞者待我以鎮定，挑撻跌宕者待我以約束，盤錯紛結者待我以解舒，辛甘燥濕者待我以調胹，必事事處之當其處，人人止之得其所，物物知其所自來，然後庶乎其可耳。苟或一事之弗知，一理之弗究，一言之偶類，一行之少頗，彼且羣然笑先生於列矣。又其甚者，乃至疵議謗讟之蜩興，可不念哉！自非在我者講貫之有素，操履之有常，一旦卒然以應其無窮之求，儻然以當其全備之責，抑亦難矣。此講學之功所以不可無也。《書》不云乎：「惟斆學半。」而《禮》亦云「教學相長」，得知新於温故之餘，寓問學於教誨之際，古之聖賢所以進修德業，師表天下，用此道也。予於仗和情誼深至，非苟相諛說者，故於其行勸以古聖賢教學之道，言若迂而實切，豈苟然而已哉！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贈周僉事入閩提學序》　學校者，鄉邦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爲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己于峻，持威以乘其下，今日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獮而草薙之，此其效可以立辦，然不足爲國得人，是猶水勢暴悍，鱗介不游，吾見漁者終不爲下竿也。

庄昶《定山集》卷八《宿州儒學會講亭記》　夫學不可不講，亦有不必講。講雖至精，已落有言之境，而若朱子所謂第二義也。然有言者，夫豈無所言哉！孔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亦無言也。夫欲無言，豈獨孔子然哉？堯舜之精一執中，亦無言者也；顏子之終日不違如愚，孟子之求放心，亦無言也。以至周子明通公溥，程朱二子又以讀書不如靜坐，亦豈有所言哉？數聖賢者，豈不知學必講而後明，以爲不得於心，雖講無益也。故聖賢之學，惟以存心爲本。心存故一，一故能通，通則瑩然澄徹，廣大光明，而羣妄自然退聽，視聽言動一循乎禮，好惡用舍，各中乎節。由是而參天地者此，贊化育者此，爲聖爲賢者亦此。苟心不存，則身無統主，而徒欲置之頰舌之間，而謂有得也，譬之摘埴索塗，舐天以舌而欲其至也，不亦難哉！《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又曰：「讀書不足以爲學，非讀書無以知爲學之方。」蓋讀書學問，致知之事。致知本於存心，而存心又不可以不致知也。夫人之言各有攸當，以君之賢，夫豈規於講說者哉！教人者貴乎有言，爲學者欲其自得。自得之者，某願學也。「學之不講，是吾憂」者，君之教宿人也。萬物並育而豈相害，道並行而豈相悖哉！

夏尚樸《東巖集》卷一《語録》　問理家，曰：「耕讀而已矣。」問爲學，曰：「知行而已矣。」問爲政，曰：「教養而已矣。」問養生，曰：「去其害生者而已矣。」問養德，曰：「去其害德者而已矣。」問治民，曰：「去其害民者而已矣。」【略】

窮經須求古人作用處。如堯豈不知舜之賢？若一旦驟而用之，豈不爲舜害？故歷咨諸職，付之衆論之公，而已無與焉。妻之二女，即今所謂駙馬。復任爲司徒，百揆四岳俟其聞望昭著，然後命之攝位。如此猶有四凶之患。蓋驩兜、共、鯀皆勳舊之臣，一旦遽處其下，能無怏怏之心？舜從而去之，由是天下始服。【略】

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通書》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略】

「有學有覺」篇言：「有學乎？無學乎？有覺乎？無覺乎？」蓋謂學可以有覺也。「先難後獲」一語，是學之要。乃千金之壺、萬金之諾，人能從事其間，自然天機活潑，有難以語人者。即此是覺處獲處，何事得山之杖、臨濟之偈乎？甘泉之註，恐非公意。【略】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實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一《傳習録一》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説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説，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别尋個上達的工夫。【略】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説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認識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强，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説，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于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説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略】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静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略】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略】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虚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説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説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

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略】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個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略】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于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弈，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核百氏。蓋始而希跡于宋唐，終焉浸入于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弈吾悔焉，文詞吾愧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弈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速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于弈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于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于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愧于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于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

言必信，動必果，談説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爲静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子君之，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灘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自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贈郭善甫歸省序乙亥》 郭子自黄來學，逾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説，亦既知所從事矣。今兹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勖。」陽明子曰：「君子之于學也，猶農夫之于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遊者衆矣，雖開説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説。子亦可以無疑于用力之方矣。」

李夢陽《空同集》卷五六《送嚴世臣序》 教人者，固教於人者也。其始教於人也，見彼嗜酒喜賓客，怠厥事，諸生以所業請，輒置諸案上不理。數日再請，曰：「姑徐徐。」再請，乃不得已朗誦一過，指示之曰：「某善某疵，某不愜吾意，更爲之。」更爲以請，亦復若是。因循歲月，計餽遺腆薄爲憎喜，有它故，輒取憎者而撻之。諸生信謹厚，有不退而心非者乎？夫吾既退而心非之矣，它日以所教於人者教人，可乎？蓋教官卑而禄薄，俯仰不贍，鮮有弗蹈于是。矧鬱鬱衰邁之士，竊升斗以苟朝夕，彼始雖心非其人，而終不自持者豈少哉？

嚴君世臣少好學，負大志，累試有司弗偶。年踰四十，始取賓貢，拜大名府教官以歸。君曩在諸生列，端方雅飭，見禮於其師。師有弗義，輒從而争之，人謂君它日必爲良師。兹行也，其不以教於人者教人必矣，其終能自持也較然矣。予既重君之爲人，又喜大名得良師，作送行序。

李夢陽《空同集》卷六一《論學上篇》 知《易》者，可與言《詩》。比興者，懸象之義也。開闔者，陰陽之例也。發揮者情，往來者時，大小者體。悔吝者驗之言，吉凶者察乎氣。

陽已回則天寒愈劇，人將亨則困益至。故禍敗萌而氣焰愈熾，福祐臨而拂亂益深。三代之學，必論天人之際，以消長倚伏非斬然而來也。嗚呼！《易》備矣，《詩》《書》詳焉，今之學者知之否乎？【略】

涉疑而徑詢於長則瀆，聞譽而專叩於己則損。故夷齊知仁，桑户知簡，謂之善問。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君子不下帶而道存焉。」記曰：「視不下帶。」其言至近，然道存者何也？視上於帶則傲，下則戚，傾則奸，無是三者，非道乎？故曰善言。【略】

志不在卑而不力以求之，思而不學者也，有終身焦勞而不獲者矣。力以求之而心無達焉，學而不思者也，有終身研磨而弗獲者矣。

李夢陽《空同集》卷六一《論學下篇》 近有以格致爲非者，此義外者也。又曰守之心爲格致，此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孰謂今之世無告子哉！

人之目一塵不著，而心亦然，一塵則礙。見道亦然。一塵則不透。又如鏡然，一塵則不瑩。鏡無妍媸，人自妍媸。鏡不塵，人自塵。月不雲，人自

雲。【略】

人之偏甚於蔽。蔽易通，偏難回。難回則堅，堅則僻。易通則開，開則復。多言畔道，故曰訥，曰慎，曰謹，曰寡，曰默，曰時。凡與人談，簡言少失矣。張《訂頑》足矣，乃又《正蒙》，故於道畔歟？如《太和》謂道性無形，聚散爲客形，太虛冰水等語，非畔歟？【略】

高必自卑，大必由衆。故自高無卑，無卑則危。自大無衆，無衆則孤。得丘民爲天子，衆之謂也。無得罪於羣臣百姓，卑之謂也。孔子曰：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

麴蘗爲酒，酒成而麴蘗棄。讀書求義，義精而文字捐。故泥書者，謂之糟粕。

張邦奇《觀光樓集》卷一〇《讀書録要語序》 凡書皆録也，讀書而有録何？録其會於心者也。會於心矣而或窒之，氣也。心以會理，理以勝氣，故録之者，欲無忘也。讀書之有録，尚矣。録是者誰？河東文清薛公也。公爲切問近思之學，卒以名當代而垂無窮，是録之足珍審矣。聖賢之言，孰非理者？於吾心亦焉所弗會，而有録不録邪？意有淺深，事有華實，淺者可以涵夫深也，實者可以該其華也。是故擇而誌之，以崇本也。且天下士誰不讀書，而鮮能信。信其一言，亦足以用之終身。如其不信，雖腹藏充棟，何益哉！《要語》云者，則又其深且實焉者也。孔子之道，博而能約，是故學貴乎知要，知要則治心有法而氣不行，氣不行則浮者定，躁者釋，浮者定故實，躁者釋故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故；唯實也，故能成天下之業。夫是之謂一以貫之，不言而信者。果若是道固自我而出，而奚以録爲？録也者，困而學之之道也。

予昔嘗珍是録矣，沈侯景明來守武昌，刻之。戊寅仲秋先丁三日，予觀樂於學宫，侯集諸生頒焉。予因取而序之，而遍布湖湘之學宫，同於衆也。予奉上命總學政於兹，諸生之業，猶吾業也。有居業之方而不以同，非也；莫吾同，亦非也。

張邦奇《養心亭集》卷八《責志論》 天下中人之性恒多，上焉者與下焉者，千萬人一人焉耳已。中人之性，可導而之上下。然上趨每難而下流則易，亦其勢則然也。故習俗之善者常鮮，其不善者常多。以吾混於人人之資，而欲自勝其氣質以脱其不善之習，非學問無以成之。學問則自中人以下皆可以輓而至於上，蓋義理之心與上焉者無以異也。由學問以明乎其義理而復其初，顧立志何如耳。

吾嘗見世之人皆知懿德可好，而或不能勝其氣禀之固蔽，皆知從事於學問，而又或爲習俗之所移。夫義理之心根乎内，而物欲之私交乎外，學問之功由乎我，而習俗之變存乎人，顧往往内不足以勝外，已不足以勝人，何哉？志之不能自立也。

今夫百萬之卒，帥足以御之，則隊伍肅而綦節明，不可得而挫衂也。若其怠弛遑惑，涣然無統紀，臨之則驚，撼之則動，此不當責之帥乎？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從，氣從之如響。故志聖則聖，志賢則賢。不能道聖賢之道而爲氣所勝，爲習所奪，非志之責而誰責與？

夫志欲奮而果，欲專而誠，欲堅而忍，自吾耳目、口鼻、四肢，莫不有欲，其外物之交乎我而可好可玩，又雜出而無窮。以其有欲之形交可欲之物，其氣之奔而逐乎彼也，已勃然不可禦，況世俗之所習尚，紛紜轇轕，而吾羣處其間，旦夕薰蒸銷鑠，往往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使其心有剛斷特拔之志，則豈至於是哉！故志欲奮而果。然徒發於忿激，即爲乘氣；出於好名，即爲狥俗。而振於此，或類於彼；矜於暫，或移於久。決習於一人善射之時，而汗漫恍惚，倒戈于百夫糜潰者，又人之情也。故欲專而誠，欲堅而忍，欲奮而果。不然，以聖其德之成也難矣。凡德不成，皆志之責也。責之深而守之固，使德性常行，而學問之功弗替。志之御氣，如帥之御兵然，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則氣與習果足以勝而奪之乎？凡天下之事，必責之主者而後可成也。

然或有疑焉：人之性，剛者每足以自立，弱者立焉而隨以僕，剛柔之性，則既付於天矣。曰：不然。天下之事，由乎我則易，不由乎我則難。志本在我立之，則是性雖柔，不可變而剛乎？

然則如之何而變之？曰：此所謂勉强而行之者，必百倍其功而後可。

羅洪先《念庵文集》卷二《奉谷平先生》 離師三年，學不加進，枉過歲月，此罪何極！天與之機，得師遠歸，開示端的。心體本虛，良知本足，閑邪本易，簡聞之數日，向來依違疑似之病，爲之痛省，某何幸！入舟自驗，此件工夫，真是極樂，真是極約，真是一塵不動，萬境自融。不有我師，孰與指證？而今而後，方有可精處矣。然於聽受之間，尚有一二不甚了了，敬具所見以聞。伏唯垂仁，再賜啟發，某不勝懇祈。

師謂凡説工夫俱屬動，是矣。則静坐時即工夫也，此屬動乎？屬静乎？謂

格物只在應接事物時，則靜坐獨不爲格物乎？師謂「念頭不起此時是靜，即是本體，不消着工夫」。日間此等時候亦少，若以此言靜，是就心體言矣。然則戒慎恐懼者存乎？不存乎？亦有時間斷乎？師意工夫貴在真誠，不必求人知，故於朋友論説之間，非相信者，不敢輒言，真有得於《大易》「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旨，某心服此義久矣。但細思之，亦有願聞者。竊以爲萬物一體者，聖人之心也。己立而立人，己達而達人，人雖有美惡得失，而吾曲成之心無時可已。譬之冬寒已得衣矣，遇人之寒者，亦示之以衣，乃爲一體。彼病狂喪心者雖未必從，而稍知痛癢者已得其所。此聖賢之所以汲汲而未始少休暇者，非求以自見，誠以達吾之一體之愛也。若待其相信而後以告，雖於因才成就之義相近，尚不免有簡擇去取之念橫於其間。《易》曰：「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恐不如是之拘也。是故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固爲善教，而有教無類者，猶爲至情。若謂人之事講論者，多陷求知之病，而以此爲救病之方，則當自誠意始，恐亦未可以言不言爲病不病也。譬之戒貪者止當去貪之心，不當以避金爲事。避金尚未免有貪心在，非所謂蕩蕩平平之道也。且君子志在善世也，而乃遯世；志欲以善養人也，而人不以爲是。如是而無悶無悔，乃爲至德。無悶悔者，言不以是動其心也。若只以不求人知爲心，則只成孤高一節，即沮溺已能優爲，豈必聖者能之乎？

今之問學日益陋，風俗日益乖，人才日益靡，吾師所立，已是精確端的，正望善與人同，與人爲善。縱不能一言回其久迷，亦當積久待其觸悟，必可得十分之一二，爲益亦不小矣。若持謙德，未敢自是，則好問察者，正大舜之智，而資啟助者，實孔聖之虚，尤弟子之所依倣者也。一念之惑，不能自已，亦不敢自隱，而敬以致問，正欲得吾師之心而求其所謂真誠者也。乞明教之。

羅洪先《念庵文集》卷二《答朱雲洲》 前承示工夫肯綮，所謂少涉把持，便入于助。又謂「存而不存，放而不放」，俱已超悟。教誨孤者至矣，復何言哉？春間諸友相聚時，工夫正落把持。夏間病中稍識此意，却又不免脱落。要之得於意見，元非實際耳，今則痛改過矣。吾兄所見則高矣，然於朋友講論，尚嫌其不如己意者尚多。即此一着，不能不爲吾兄疑也。世之病於空言久矣，果講學起之乎？抑亦別有所奪也？今不講學，空言之弊遂已乎？世之作舉業者，百十爲羣，非不知其學之未必皆成也，爲師者亦非不知其教之未必皆信也，爲父兄者亦非不知其子弟之未必盡可望也，然未聞有舍之而弗學，而舉業之精咸是之出，何也？誠於好，故不敢以僞心待之也。誠於好，故終必有成也。夫講學亦猶是耳，亦安得遽以空言盡疑之哉？夫又安知其不皆空言也？即使空言矣，不猶愈于忌言學者乎？夫不忌言學，則必忌言不學者矣，夫又安知其久而不化哉？若是，則吾兄之言或過於刻，而所謂工夫者或不免於意見也。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之樂，非夫人可得而窺也。回、參之外數子者，未必皆有長於孔子也。然而樂其來，何也？「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聖人之虚中也。「有其善，喪厥善」，善而有之且喪矣，況非善乎？吾兄其思之。

徐霈《東溪先生文集》卷一〇《頓漸説》 或問：「學有頓漸，何也？」曰：「資稟不同也。人固有一問即悟，渣滓消盡，無復疑滯。亦有屢言不省，必假積累之漸而後悟入者。資稟不同，故施教亦異也。」「然則慈湖之學教人不起意者，爲頓耶漸耶？」曰：「慈湖以心無不正，害之者意也。意不起，則心自正。故不起意，而學之能事畢矣。不知習氣濃厚，此意根多少粘帶，故撼之易撓，引之易起，雖時時洗剔，未能乾净，而欲其不起，難矣。惟其自主張太過，故以《大學》之正心、《易》之洗心皆以爲非孔子之言，則賢者過之也。韓持國曰：『若有人便明得了者，伯淳信之乎？』曰：『有則豈得不信？然吾未見其人也。』故上智之資，意根消盡，一明即了，雖明道未敢擔當，而況餘人乎？人於静中覺得意思好，纔涉應酬，便紛然而起，只是意根尚在。學必過此關，方可入道諒矣。」

唐伯元《醉經樓集》卷二《説約解》 博學詳説與博文同，將以説約與約禮異。説約者，要約之約，求會道也。約禮者，約束之謂，能不畔而已。博學詳説，則禮在其中。約禮與人規矩，説約在人解悟。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二《與李見羅先生書》 竊惟明公表章聖學，揭正時趨，距詖放淫，功齊兼抑，天下不可無此人，萬世不可無此論，斯已偉矣。獨自嫌其異於陽明先生也，而曰「求諸心而得，雖其言之非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非也。求諸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者，亦不敢以爲是也」，此陽明先生語也。若曰如是則何嫌之有，其亦可也。雖然，修身爲本，非明公之言也，孔、曾之言也，異不異尚何計焉？乃陽明此兩言者，憲猶然疑之未能了也。私以爲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矣。請畧陳之，而門下裁焉。

今夫人之一心，渾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幾何？惟聖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駁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見其難也。老之無，佛之虚，楊、墨之仁義，彼非不求

諸心也，其渾然者未能盡與聖人合，是以謬也。故陽明此兩言者，其爲聖人設乎，則聖人之心雖千百載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謬、俟不惑，恐無有求之而不得者。其爲學者設乎，則學者之去聖人遠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於此正應沉潛玩味，虛衷以俟，更爲質諸先覺，考諸古訓，退而益加培養，洗心宥密，俾其渾然者果無愧於聖人。如是而猶不得，然後徐斷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陽明此兩言橫於胸中，得則是，不得則非，雖其言之出於孔子與否亦無問焉，其勢必至自專自用，憑恃聰明，輕侮先聖，註脚六經，高談濶論，無復忌憚，不亦誤乎！

自宋程朱既沒，儒者大都牽制訓詁，以耳目幫襯，以口舌支吾，矻矻窮年，無益於得，弊也久矣。陽明爲提出一心字，可謂對病之藥。然心是活物，最難把捉。若不察其偏全純駁何如，而一切聽之，其失滋甚。即如陽明，穎悟絶人，本領最高，及其論學，率多杜撰。若明親、格致、博約諸義，雖非本色，尚自半合半離，可以推之而通。甚而謂性無善無惡，謂三教無異，謂朱子等於楊墨，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是何識見？只緣自信太過，主張太勇，忘其渾然者之尚異於聖人，而惟據在我之得不得爲是非的然之公案，是故理不必天地之所有，而言不必聖人之所敢，縱橫上下，無之而不可也。陽明嘗曰：「心即理也。」憲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從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前尚不知何如也。顔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後尚不知何如也。言何容易！漫曰心即理也，吾問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其於輕重長短，幾何不顛倒而失措哉！然則陽明此兩言者，却又是發病之藥。故曰陽明得力處在此，而其未盡處亦在此也。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語》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詳味數言，而陽明之得失亦略可覩矣，不識門下以爲然否？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二《復鄒孚如孝廉》 兄已得舉子業第一諦，何復下詢？弟實未有知也，敢舉其聞之師者求正。弟始從邑中少弦張師游，師教之以博，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事不可拘拘只在佔畢中求。」已從原洛張師游，師曰：「此事只在一處，不可向外浪走。」蓋又教之以約。弟舉少弦師語，師笑而不答。弟退而思之，未有湊合處。一日，再舉少弦師語，諷咏數過，忽有省曰：「是矣是矣。妙在一破字。」夫何故？讀書至萬卷，直是不捨一字。謂之破，則又不取一字矣。不舍一字之謂博，不取一字之謂約，不捨不取之間，有妙存焉，非言解所及也。因謁東里雲浦陳先生而質之，先生首肯。先生才甚豪，意不可一世。少嘗以時義贄於方山薛夫子，薛夫子大驚曰：「非王震澤，莫能辨此。」流聞坊間，遂梓入王震澤稿中，至今家傳户習，以爲真出自震澤手，莫知其自。若「有朋自遠方來」、「上者爲巢，下者爲窟」等篇是也。先生復從容言：「子曾見王崑崙山人詩乎？當爲子坐進一格。」因出其題淮陰侯廟歌及擬杜七歌視弟，弟受而讀之，頓覺胸中廓然，累年所拮據擬議，一時蕩盡，了無影響。歸而再質之原洛師，師亦首肯。弟所聞如是，敬爲兄誦之，高明謂何？歌録覽。弟至今嚴事山人，在師友之間云。

鄒元標《願學集》卷二《答穎泉翁》 維持正學，與充塞正氣原無分別。夫學而無益於世，則玄虛之譚也。氣而不本之學，則血氣之剛也。吾輩學無可見，見之於事。事無可考，反之於心。世豈有扶正學者而無正氣耶？亦豈有正氣者而無正學耶？太山巖巖，歷陳仁義，所如不合，浩然不屈。孟氏之正氣，孟氏之學也。一生歷朝，不滿期年，患難死生，講而不輟。晦翁之正氣，晦翁之學也。使當時謂孟子、朱子而不足以維持正學，則三尺童子所不信矣。古人身任天下之重，無一事可少，而今人視事有躲閃者，必其學之未有至也。翁以爲何如？

鄒元標《願學集》卷二《答江纘石中丞》 世肩天下之重任者，須是明天下之學。夫學非一人之學，天下之公學也。此心生生之機，流盎宇宙，不作見解，不起測度，便是羲皇氣象，人皆可爲堯舜者。以此弟癡儒一心，以報國爲事，爲世齟齬。此自有任其責者，於己何傷？移官南來，良朋亦不少。蕭寺名園，趺坐譚心，與門下建牙聽政，其心一也。

鄒元標《願學集》卷二《答楊貫齋方伯》 夫學貴有要，得要則一齊俱了。如明道《定性》、《識仁》二書，千古樣子，示學者作聖階梯。二程諸書似太少。愚意當於二程《語録》内增入，不知高見以爲然否？弟數年棲身閒地，於此學頗有入處。學須從自己磨練默識出來，乃爲自得，乃爲深造。一切從聞見從意想得者，終是勦説。

鄒元標《願學集》卷三《簡唐凝菴太僕》 近世譚學，以爲世間一美事，置身其中。不肖常云：人有真精神，不可掩。吾輩惟求所謂真精神者，即與古人相揖讓矣。

鄒元標《願學集》卷四《聖學啟關臆説序》 夫道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地無

之非水，人無之非道。所恃提衡斯道者，則系乎人。古我先王，慮民未若于訓也，時有省方之舉，察民剛柔遲速異宜，立之軌則，操而化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而後天下服」。後世輿圖日廣，人主端拱深宮，以巡方付繡衣使者，問其所以報天子，曰：糾吏治、察民隱、懲姦究。豐裁凝峻，使人不敢卬視。如是焉止，觀民設教之意微矣。

龍侍御紫海自少志大人學，資敏行醇，筮仕金華，鼓吹六先生遺緒，攬轡三秦，又續橫渠先生流風而見之行事。政暇，偕巡茶張使君同過關中書院。院故有少虛馮公爲里中祭酒，率諸鄉紳子弟肅聽教指者幾千人，侍御爲之剖晰疑義者竟日。已復條欵目示諸生，馮先生曰：「此後學津筏，惡可弗傳？」君又續諸先正語録于後，總名曰《聖學啟關臆説》。余得而卒業，廣大悉備，大都復性足以該之。雖然，性未易復也，復性必先于透性。透性者，悟也。軻氏曰盡心由于知性，知性斯知天，夫此非落言詮、非入意識、非有等待、非有加損，透之可濃可淡、可窮可達、可生可死、即剥即復、即聖即凡，何内何外、何異何同、何安何勉，一以貫之，無餘蘊矣。然透豈易言哉！病寒者汗一息不流，風邪隱隱流于腠理，故神醫以汗必透體始甦。侍御云：「諸生試觀一堂何嘗外却一人，一人何嘗離却一刻。此心運用，此道現前，即易簡，即神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可謂傾橐抉腸，有能於此直下承領，不作纖毫疑情者，于開關啟鑰之志不孤矣。世欲拒人不得入也，則爲之關以禦之；欲人之循塗而入也，則爲啟關以導之。此需人爲啟閉者也。性吾性也，堅自拒也，機自闢也。能識自闢自闔之機，則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而又誰能禦之？諸君勉矣。世乘傳四方者何限？獨侍御一舉足使關中數百年道脉光大有耀，歸而報命九重，四方且則而象之，所鼓暢仁風、助流皇化者，豈淺鮮哉！予故樂而序之首簡。

鄒元標《願學集》卷四《讀書全録序》　文清先生，大儒也，醇儒也。《讀書全録》，微之而神化性命，鉅之而修齊治平，廣大悉備。譬彼良醫，禁方名品，備載無遺，嗚呼盛矣。某髫年即知慕用先生，每讀兹録，如天鑒在兹，如神明臨汝，慄慄乎神爲之加悚、心爲之加清、惰爲之加謹，間有所窺，期師先生萬一，然幾成帙而散于火，遂棄去。已而泛濫於他家，竟無所得。譚及先生，輒不敢措一辭。今年春，虔南中丞李公刻《全録》以惠後學，命小子引其端。鄒子敬拜手言曰：

道不在言，言者麤也。道不著見，見者虚也。道難卜度，卜度者意也。夫道雖不可以言，言而匪言，道亦無由寄。雖不可以見，見而匪見，道亦無由入。雖不可以意卜度，而亦可以意會。日積月累，久之羣言亡、衆見消，意解冰融，雖言而無言也，雖見而無見也，雖意而未嘗意也。此先生之學也。後儒輩出，其趣操與先生不同。蓋先生學以復性爲宗，謂必閑邪而後可以存誠，謂必去念而後可以入道。後儒以見性爲宗，謂惟在復禮，萬物皆已；惟在知仁，萬念皆融。此其説誠聖學之宗傳，但語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又曰：「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夫中人以上、深造以道不可易得，而遽直達天德，則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且世之駕言了悟，卒至藩籬撤、大防潰，不忍見聞者，始知先生誠上溯鄒魯之軌轍而繼往開來之正鵠也。善學者請事斯録，履繩蹈矩，日融月化，意言兩忘，其達天德也何有？中丞公重新是書，以貽來學，其有所思也夫！

鄒元標《願學集》卷八《仁文會約語》　一、先悟。學以悟爲入門，猶適遠者以問道爲先務。適遠者苟不問道里曲折、山川紆迴，其不至擿埴索塗者幾希。故學必先悟。然悟有不同，有省悟，有奮悟，有透悟。省悟者，謂人生百年，光陰轉瞬，石火電光，所得幾何，何可不學也？奮悟者，思聖賢齊民原同一體，蚤夜心思有爲，若是而奮心生焉。透悟者，則神而明之，實有諸己，所謂不言而自得，學之至也。然有由言語觸發而入者，有由練磨薰習而入者。由言語入未必徹根，由練習入則恒久不已，而居安資深逢原之妙因之矣。蓋嘗論省悟者如寐之得醒，醒有復寐時也。奮悟者如石之激火，不激則無煙也。透悟者如汗之透體，渾然周流，無復滯礙之患矣。嗟夫！透悟者，斯道之正宗。斯人如作，吾終身請事焉。

一、重修。夫學以修爲實際，今譚學者實繁有徒，無論不能化誨來學，即多口之譏反增，是豈人心盡無良哉？則素行不足以孚故也。故學必本修。孔子大聖也，以子臣弟友之倫爲未能，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吾儕視孔子何如？縱曰盡倫，不過因沿於習俗之常，而真意流盎於五倫之間者實有未盡分處。故修在惇倫，倫不惇，是室而可無棟梁也。顔子大賢也，聞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輒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吾儕未必敏於顔子，致飭於視聽言動之間者雖有，然越於禮者常多，故修又在崇禮。視聽言動而可非禮，是室而可無藩籬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一介必慎，故放君而天下人信之，以其不以爲利故也。吾儕以身紹明聖直接千古之緒，忽一介之義，則雖有掀揭之猷，其誰信之？慎辭受取予之節者，是修之急務也。夫學人修行，猶女子持身，未聞女子稍不有躬而可以爲節者，亦未聞學人闊略修持而可以言道者。嗟夫！世有克修此三者，雖口不齒一

字，目不識一丁，吾固知其得斯道之大端矣。

一、貴證。證者，證吾所謂悟而修者也。夫吾所謂悟而修者非他，即吾之心也。所謂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非創自我也。孔子曰：「知及之。」孟軻氏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宋儒曰：「進學在致知。」非吾所謂悟乎？孔子曰：「仁守之。」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宋儒曰：「行所知，則光大矣。」非吾所謂修乎？夫又非判然二事也，悟者即悟其所謂修者也，以悟而證修，則不沮於他岐之惑。修者修其所謂悟者也，以修而證悟，則不涉於玄虛之弊，而實合內外之道。二之則不是矣。昔王文成公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已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斯語也，修悟雙融，非達天德者，未易語此。語學必透此而後可以言證。

鄒元標《願學集》卷八《圓塘錢氏興文會條件》 錢氏祠以興文名會，常走予求爲諸士約。予數年未之應，而諸先輩請意殷殷，予愧難言，然意不可負，敬書數語。後有聞言而知請事，世必有興者。即或弁髦予言，豈無一二有當予心者乎？有當予心，則予言不徒矣。

一、文之一字最難言。今業制舉義，便以爲文，不知曰「文不在茲」，是時無制義可作，夫子曰文，其必有所指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文，在純一不已。不已者，果何物乎？諸生參得明，始可以言文。

一、士患無志，所以從蓬蒿中錯過鬚眉丈夫。何謂無志？搦管時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閈宴會中，人之屬必赴，里中些小小氣必聞官，自待甚小，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士，思量我這箇身子參天參地，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赴宴會，必不肯圖小利，必不計較小民。無論科名，即位極人臣，浩浩坦坦，無所不容。又有一等自恃門第，家中些小事便欲逞客氣，說是扶門面，不知祖宗門面所以大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扶門面，不過刻削元氣，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一、世有興者，必是陰德。自己心地好，若未積陰德，今日思量得志報某仇，明日思量得志行某事，鬼神先已奪其魄。故一門之內，雍雍穆穆，忍人讓人，必有賢子孫，天來報之。未積陰德，未存心地，縱詩書滿腹，如樹之無根，必立瘁矣。

一、今世相逢，動輒訴窮。一窮字不知丟却了多少豪傑！先輩也是如此窮，如何濟濟？先輩却能耐得，今人耐不得？學未成，文未通，便欲求館。不知一到館，主人請得一個先生來，自己好歹全然不知，兩目晦盲，只見退，不見進，故聰明少年有志之士，真正苦讀。予嘗譬山僧苦行修持，鬼神且來獻食，何況人乎？不然，請試之。世有一心讀書而餓死者，是里黨宗族皆仇敵，予當受拔舌之戒。

一、讀書作文，自有一種竅妙。書有書竅，文有文竅，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在人自悟。但從熟中出，參中悟，悟中參。一日能留心，日日能留心。後常如此三年，無不過人之理。親明師，聚良朋，遠匪人。此特其末，故以語于終焉。

以上五條，四條立根本，後一條是枝葉，根盛則枝葉必茂。英俊子弟留此種在識田中，自然另長一格。若以我爲藥言也，惟命；以我爲狂言也，亦惟命。文肅公輩地下有知，其必不以予言爲狂矣。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一《四書說意序》 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發於聖賢之意，聖賢之意動於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意；有其意，則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說之。說之者，說其意也。說其意者，以意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摩其言而已，終不可肖。今天下士人，其於《四書》，蓋童而習之矣，然至白首或不達其意。吾無其意，安窺其意？吾無其心，意從何來？李放桃花，其可得乎？

稷竹東任先生著《四書說意》，說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余未睹其人，而聞其行，清貞端謹，年且望九，而不倦於勤，跬步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初也，不失其同聖賢之初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之意，與自說其意何殊，烏得不了了？讀是說者，勿徒以說視之，亦以意逆之。吾之意與先生之意投，乃與聖賢之意投，而先生說聖賢之意者，吾亦可了了然，在能有其心。有其心，斯能有其意，李放桃花之謂乎？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池沼波，洪纖懸異，有同然者。吁嗟，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四書》顧不諄諄哉！

顧天埈《顧太史文集》卷六《大學質疑引》 《大學》一書，備言天下國家本于修身，而其要只在致知格物。格物所以致知也，學者誠如《大學》之所謂格物，則爲正學。于此有誤，則爲異端。然其誤者，非率然誤也，蓋亦積力以求而後有誤。勢必以誤爲是而見不誤者之爲非，安得不辨？其不誤者，豈忍其學之誤也，安得不辨？誤與不誤者之辨，皆必然者。故自宋諸儒以及近世先生、長者論各不同，而迄今莫識其是與非。識其是與非者，非真格物者，孰能之？

予同年友吴晉明丈，自登第以來，家居二十餘載，潛心理學，凡《大學》古本與諸舊説，一一體究，出其獨得，名曰《質疑》。近又自云于格物尤覺恍然，復更定章句，殆俟夫真格物者覽焉。

邊貢《華泉集》卷九《送楊氏子入武學序》 宗人府儀賓楊侯天德之子曰承業者，敏而習于文，甚鋭也。正德丁卯，年十七，出而就鄉試，試于御史。御史奇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列之上列。已而試弗偶。踰二年，侯命之入武學，見司馬大夫。司馬大夫試其文，則又奇之，曰：「是他日之英也。」從之，卜日以入。入之前一日，乃偕其伯兄承祖者來謁予。承祖者，予姨兄錦衣衛千户天章君之子，先承業一年入武學，蓋亦嘗見奇于司馬大夫者也。請于予曰：「惟予二子之父也，與叔氏爲昆弟，則猶骨肉然。叔氏視予二子，則猶子也。夫然，則何以教我，使旦暮勵乎？」予曰：「然。微是請，予且將有以告也。」

則問之曰：「武學之業也幾何？」曰：「有二，文事也，武備也。文以文，武以射。」曰：「射有道乎？」曰：「有。」曰：「習之乎？」曰：「習之。」曰：「射何上？」曰：「中的爲上。」曰：「何謂的？」曰：「鵠爲的。」曰：「何以中？」曰：「内志正也，外體直也，持弓矢，審且固也。」曰：「然則内志不正也，外體不直也，持弓矢不審且固也，其亦有中者乎？」曰：「未有能中者也。即有之，則觀者譁然以譟，曰幸也，非正也。」予曰：「然。子之習于文，亦猶是矣。夫文亦有的焉，曰道也者，文之的也。《六經》者，道之的也。晰于理以正其志，放于文以真其體，參之史以驗之，博之諸子以貫之。夫如是，有不審固者乎？有不百發百中者乎？即弗中，則觀者固將曰非正也，命也。孟軻氏之言曰：『羿之教人射，必至于彀。學者亦必至于彀。』又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二子之所嘗誦也，可無法乎？夫二子者，固上之人之所悦而奇之者也，吾見子之中于的也。雖然，中不中，無患也，患無失其道而已矣。」

于是二子出户，充然相對以喜，俯而拜，仰而謝曰：「敬聞命矣。」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論爲學之要》 撝謙曰：世之論者，有以人之爲學，不在窮經而在即事。夫所貴乎窮經者，以末俗人心澆惡，故使之日漸漬聖人之言，以洗濯其心，又使之法聖人之制事，而不敢妄爲。今若徒驅之即事，則農工商賈皆即事也，何貴乎士哉！

問：「返觀習静，滅諸嗜好，然後學，可乎？」曰：「人之嗜好與生俱生，與死俱死，未有可滅者也。第君子用之於善，小人用之於惡。嗜好深者，爲善有力，爲惡亦有力。嗜好淺者，爲惡無力，爲善亦無力。故聖人不絶其嗜好，爲之範圍而移用之，入此則出彼矣。若謂「本性之中無善無惡，色既真空，德亦何有？」究其大弊，厥有數端：幼少之人，嗜欲方盛，語以性命，絶不相領，使之無學，亦頗樂從；潤遠《詩》、《書》，易歸淫妄；教以静坐，徒益昏愚；驅之即事，習於浮動，其害一也。又，幼少之人，如春陽始升，遽加寂滅，氣已向消，不復發榮，其害二也。壯長之人，外誘極多，畧知一二，妄謂性命指趣原自無多，一朝廓然，便成聖證，恣放優游，皆爲妙達；嗤彼矻矻，徒自拙愚，決裂名檢，廢弛事要，其害三也。血氣消滅，回心向内，遂厭《詩》、《書》，但求屏潔，萬物之情曾未通類，執其偏見，信心自用，其害四也。故聖人之教，於嗜欲方盛之時，日以《詩》、《書》誘之博文，輔以師友，納之禮法，不使有暇及於他端；及其嗜欲將淡，則已學成業廣，周知萬物，因其動而動之，因其静而静之，此順性命之理也。」曰：「有學而彌惡者，若何？」曰：「日習於燕朋，棄四子之書，而旁騖博綜，厭聞中庸之説，學以求利，君子不與之言學也。」

王夫之《船山遺書・張子正蒙注》卷四《中正篇》 此篇博引《論語》、《孟子》之言以著作聖之功，而終之以教者善誘之道。其云中道者，即堯、舜以來相傳之極致，《大學》所謂至善也。學者下學立心之始，即以此爲知止之要而求得焉，不可疑存神精義爲不可企及，而自小其志量也。

中正然后貫天下之道，不倚之謂中，得其理而守之，不爲物遷之謂正。中正，則奉天下之大本以臨事物，大經審而物不能外，天下之道貫於一矣。有成心者有所倚，徇見聞者必屢遷；唯其非存大中而守至正，故與道多違。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居者，存之於心，待物之來而應之。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所止者，至善也；事物所以然之實，成乎當然之則者也。以健順之大常爲五常之大經，擴之，則萬事萬物皆效法焉而至於大矣。樂正子、顔淵，知欲仁矣。仁者，生物之理。以此，生則各凝之爲性，而終身率由，條理暢遂，無不弘焉；是性命之正，不倚見聞之私，不爲物欲所遷者也。知欲仁，則志於仁矣。

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學，所以擴其中正之用而弘之者也；學雖未弘而志於仁，抑可以無惡者。蓋夫人之心，善則欲，惡則惡，情之所然，即二氣之和，大順而不可逆者也。惻然有動之心，發生於太和之氣，故苟有諸己，人必欲之，合天下之公欲，不違二氣之正，乖戾之所以化也。顔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顔子之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養其心以求化於迹，則既志於仁，抑能通物理之變而周知之，具聖人之體矣。未極乎高明廣大至善之境，以貞萬物於一原，故未造

聖人之極致。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仁以弘之。中道者，大中之矩，陰陽合一，周流於屈伸之萬象而無偏倚者，合陰陽、健順、動靜於一而皆和，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庸自其存中而后發之和言之，則中其體也，和其用也。自學者奉之爲大本以立於四達之道言之，本乎太和而成無過不及之節，則和又體而中其用也。仁者，中道之所顯也；靜而能涵吾性之中，則天理來復，自然發起而生惻隱之心，以成天下之用，道自弘矣。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老之虛，釋之空，莊生之逍遥，皆自欲弘者，無一實之中道，則心滅而不能貫萬化矣。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苟欲弘而失其居，則視天下皆非吾所安之土，故其極至於恤私而蔑君親，縱欲而習放誕，以爲不系不留，理事皆無礙，而是非不立，與不肖者之偷污等矣。此顔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極，中道也。克己，則不徇耳目之見聞，而爲所錮蔽；研幾，則審乎是非之微，知動靜之因微成著而見天地之心。顔子知用中道之極以求仁，故仁將來復。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不居，未能居也；居之安，則不思不勉而與天同其化矣。未見其止者，顔子早夭，故不及止於至善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大中者，無所不中；至正者，無所不正；貫天下之道者也。文有古今質文之異，而用之皆宜，非博辨而不適於用；約以禮，修之於己，無心於物，物無不應。蓋文與禮，一皆神化所顯著之迹，陰陽、剛柔、仁義自然之秩叙，不倚於一事一物而各正其性命者也。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后，不可爲（之）象，此顔子之嘆乎！神化之理，散爲萬殊而爲文，麗於事物而爲禮，故聖人教人，使之熟習之而知其所由生；乃所以成乎文與禮者，人心不自已之幾，神之所流行也。聖人存神，隨時而處中，其所用以感天下者，以大本行乎達道，故錯綜變化，人莫能測，顔子之嘆以此。如《禮記》所載「拱而尚左」之類，亦文與禮之易知易從者，得其時中而人且不知，亦可以思聖人義精仁熟、熟而入化之妙矣。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一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訓義　夫子曰：君子之教，因人而進之，有其不齊之訓焉。道雖一致，而推其本原，以明其所以然；窮其極致，以究其必然，則所謂上也。以人言之，始則視其質，繼則問其志，又進而觀其所勉與其所至，而分量殊焉。夫上智之不可多得，而下愚之必不知有學也，勿論已。有如其質，則中人也，而篤志力行，克盡乎下學之事，則自中人而上矣，於是而語之以上。雖未得聞言而解，而疑信相參之際，可因所疑以決所信，可以語矣。如其質猶中人也，而志之不篤，行之不力，而浸淫乎流俗之爲，則成乎中人以下矣。如是而語之以上，不特茫然罔覺，而真妄不別之心，且將竊其真以文其妄，不可以語矣。可與語者，君子因其極而可道，因不狹之於近小之中。不可與語者，俟其悟而未得，且納之於軌物之內。斯造就人才之深心，不得不出於此，而豈以一概之施，成乎躐等之失也哉！

王夫之《船山遺書・禮記章句》卷一八《學記》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未發，謂不善之未有端，以禮約之，則莫之禁而自禁矣。可，謂恰可受教之時也。陵，越也。節者，教者淺深之次第。孫，順也。相觀，謂聚於學以親友。摩，切近而使喻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格，相抵牾也，情動欲肆，理不足以奪之矣。時過，謂憤悱求通，不因而達之，則沮喪遺亡，雖勤無益也。壞亂，冗廢也。燕朋，狎暱游嬉之友。逆其師，不受教也。燕辟，女子小人導以淫佚。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

崇其所以興，禁其所自廢，師道之所自立也。

右第六章。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道，引也。牽，强持迫之使行也。强，剛也，謂剛嚴以涖之也。抑，摧折之也。開者，啓其端。達者，盡其説。和，爲之有緒而悦也。易，師易親也。思，使自思而得之也。

右第七章。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

多，汎記而不親也。寡，專持而不廣也。易，果爲而不知難也。止，循分而不能進也。心，謂情質也。

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多、寡、易、止，雖各有失，而多者便於博，寡者易以專，易者勇於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則善長矣。

右第八章。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繼，續也，啓其端而使彼續成之也。志，思也。

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言，教者之訓辭也。約，簡也。達，可通於大全也。微，不顯説也。臧，美也，謂精美有義味也。罕譬，不多爲。譬，釋也。喻，曉也，大旨已曉了也。以此三者立言，則爲可繼，以待學者之自求，所以引人之志於無窮也。

右第九章。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三二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混，胡本切。舍，始夜切。放，甫忘切。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容。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切。涸，下各切。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虚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爲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訓義　聖人之言，義味無窮，教者引伸之，可以隨所施而養人之德性；學者切驗之，可以反諸己而自警。其修能，則孟子答徐子之説，其著明者也。孔子嘗稱水矣，其取義無所不可通，而非定執其一象，以明一理。徐子得之傳聞，而以問於孟子曰：「天地之化亦無窮矣，萬有之列於兩間，皆可有得矣。而仲尼獨屢稱夫水，一則曰『水哉！』再則曰『水哉！』若歎其盛美而不可忘者。是必有所取焉。而何取也？將盡生人之大，用學者之極功，而於水皆備焉。豈以其沛然盛大，而不可禦乎？抑以潤被羣生，而皆見德乎？」孟子曰：「夫仲尼所取於水者，原泉也。原泉者，涵之地中，而出於地上，畜之也深，而樂見其有餘。於是而混混然，居盈積厚之勢，地不足以困之矣。唯其有餘，而夜以繼晝，晝以繼夜，無一時之或止也。至於所流之坎，高下殊形，而相依不迫，盈此科而後復進乎彼，乃不舍者終不舍矣。盈科而進者，無不盈，無不進矣。則自溪澗以達於江湖，而終放於四海焉。百曲不能爲之阻，千里不能爲之限也。夫仲尼於此，則以感夫人之修業而進德者也。夫德有其本焉，業有其本焉，存之心而服之躬者，德之本也。習所知而敦所能者，業之本也。有本者，其静涵於深厚，如原泉之混混也；相續而不息，如晝夜之不舍也；循序而各足，如盈科之進也。夫乃出之身，加諸人，發乎邇，見乎遠，御於邦家，行於天下，而德業乃著，其光輝如其放乎四海矣。以是因水而見君子言行之敷施，即以因是水而知君子退修之實學。仲尼之所取者，唯此焉耳。則於水而知所勸，抑將於水而知所戒矣。夫水則亦有無本者矣。苟其爲無本之水乎，猶是水也，且其流之盛更有加焉者也。不見乎七八月之間乎？旱暵極而未嘗有水也，於時而雨集焉，殆天幸之可儌者乎？俄頃之傾注，不須夫晝夜也，在溝而溝（澮）（盈），在（盈）（澮）而澮盈，同時各溢，不待盈科之進也。然而其涸也，則可立而待也。勿論四海之遠，即近焉，而有所不能達矣。是水也，豈仲尼之所稱哉！故君子之有聲聞也，如水之流行也，其有可致聲聞之情實，猶水之有原泉也。實則不逮而名過之，行一善而自矜，人亦矜焉。得一長而自侈，人亦侈焉。德不足以相繼，業不足以底成，而其聲聞亦不永矣。君子早知其浮夸無據之醜，即在譽言日進之時，而已深恥之，不待其銷沮之日也，有如此無本之水然者，而仲尼又何稱焉。故學者於聖人之微言，知其所擇，知其所尚；因其所獎，知其所抑，而以自警其不足。則知仲尼之稱水爲原泉言也，非但爲原泉言亦可也。徐子其名有餘而實不足，學無序而爲難能者乎，則於此可以自反矣。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一一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訓義　夫子曰：吾之與學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已之心而已。道無可吝，教無不可施，而安能已於吾心哉。始來學者，執束修以見，則已有志於學，而願受教於吾矣。吾則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嘗無有以誨之也。蓋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學而上達，存乎其人而已矣。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辭色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得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訓義　夫子曰：教人者，固以無有不教爲與善之公，而抑以有所不教以待人之悟。固有所啟焉，以開示其所未知，必待有其求通之志，而識不能及之，自懷憤恨以不寧，乃一示以方，而欣然請事也。若不憤者，付之於可知不可知之中，而悠悠自任，雖與啟之，即不疑以爲不必然，亦且視爲固然矣，不啟也。有所發焉以達其所可知者，必待其有深求之力，而心不能決之，中懷悱懣而難言，乃一達其情，而曉然自信也。若不悱者，初無有若知若不知之機，而茫然罔測，雖與發之，即能信以爲實然，而終不知其所以然矣，不發也。知有其序，而由偏以得全，則一隅元可反三隅，而四隅之，僅一事一理，尚有無窮者在，待更端以告焉。若一隅可推以三隅，則必一理可進求，夫衆理於是而復焉。我無淩越之施，而彼亦無多聞而無實之患。若舉一隅矣，三隅固可類推，而不能以三隅反也；又以他端告之，彼徒貪未聞之新，而不務自求之益，則必使之尋究於一理之始終，而勿使之越此之不知以求彼之知，則不復也。若是者，豈教者之有隱哉？蓋教在我，而自得在彼。雖以誨人不倦之情而施之，心不專、志不致之士，則徒以多言謝教者之責，君子之所不屑，亦君子之所不忍也。然則學者於不啟不發不復之下，亦當思君子之何徒吝此，而自反以自勵也與！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三七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訓義　孟子曰：教有教之理焉，學有學之道焉。善學者由教而入，以教而正，而及其自得，則教者無能爲功，非吝也，固有能有不能也。今以工喻之：梓匠輪輿各精其技而成乎名，以爲人師，其於車器宫室之成曲盡其理，蓋有巧存焉。而其教人也，示之以規矩而已，未嘗示之以巧也。所以然者，一規而天下之圓盡於此，一矩而天下之方盡於此，象有定焉，數有分焉。理之所著，言之所可，宣能與人也。若夫巧，則亦猶是以規爲圓，以矩爲方而已，而大小之推、損益之致、疏數之節、剛柔之宜，物之各有其則，而會之於一心。心喻之，自審之，手習之，無有定也，而欲使之巧焉，則巧於迹不巧於實，巧於此不巧於彼。彼且不巧，而使之巧者愈益其不巧。口不可得而宣也，象不可得而止也，不能也。故學者無怨於梓匠輪輿，而梓匠輪輿亦無餘憾也。以此思君子之教，博之以文，使有所倣；約之以禮，使有所據，而心與理洽，性與天合，以行乎萬變，而不踰自然之天則者，非志之篤而心之純，君子其何以益之哉？嗚呼，吾安得巧者而與言規矩也！乃至有屬望於密授之有心傳，不亦誣乎！【略】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至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訓義　孟子曰：「吾所願學者，孔子也。吾所願與天下共學者，孔子

也。」欲學聖則必知聖，欲學聖則必知所以學。知聖人之所以聖，而後知吾之所以學。吾且爲學孔子者正告之：不知聖人之道，則且見天下之道有出於聖人之外者，而輕於自矜其一得，乃自今而思孔子之道，則何如哉！如登東山然，俯而視之，魯國小矣。又如登泰山然，俯而視之，天下小矣。臨乎至高而知萬象之所自起，與萬象之所自定，各有區宇而同在覆載生成之中。以擬孔子，知性而盡乎人，知命而盡乎天，統百王千聖之德，民物感應之理，皆在其經緯之中，而莫之能喻也。故人之有志於聞道者，至此而極矣！猶夫觀於海乎？非可與衆水論大小也，衆水咸歸焉，而於海無能爲益。使更觀於他水，而覺其源流之易，竟難乎其爲水矣。苟遊聖人之門，而與聞聖教，顯言之而顯者著，微言之而微者章，大言之而無所遺，小言之而無所畧。更欲自爲言焉，不出於聖教之中，而但得其一曲；不能入聖言之深，而但襲其已然，難爲言矣。夫然則君子之道，其始終不可測乎？而欲知聖者，詎可以無能測而止乎？夫孔子固有所以大，而特未易觀也。今夫觀水者則有術矣，非驚心於浩渺之無涯，而循其津岸以窮之也，至於海，則其水大而瀾亦大矣。夫瀾之所以大者，何也？其從出者本之天一之生，而不乘乎時盈時涸之涓涓者也。於此觀之，則知水之本無量，而後淳泓者不測也，且曷觀夫日月乎？日月之被於下土者，光也。其聚而爲體者，明也。惟明之在日月之體者昭融赫赩，天下之明無能加，故以施於下土。苟可容其光之入，必照及之，無不察焉。日月非乘境物之隙而屑屑然以用其照，而自無不照。是日月之本至明，而後照燭無餘也。夫孔子之道不有其瀾乎？不有其明乎？盡性乃以盡人物之性，知天乃以合天理之宜，則知聖者可以得所從入之術矣。乃性亦未易盡也，天亦未易知也。學聖者，其將遽求之性天而即得乎？非也。今夫流水之爲物，不能爲海，而必欲至於海，夫固有至之理矣，非不必以海爲歸也，乃出於深谷，行於川澤，高下屢經，中有科焉，盈此科而後達於彼科，無科不盈，無流不行，而後至於海；如其未盈，必無躍起而行乎彼之理也。則君子之志於學聖人之道也，非不欲必至於聖也，聖之所及，吾皆可及也，乃知之有漸，行之有序，苟造一境，必成一章焉，成一章而後更進於一章，且漸入於聖矣。如其不成章也，必無遺象忘言、舍迹求心，而達乎聖之理也。然則知聖道之大，無容馳心於其大也，知聖道之有本，無容迫求之於本也，義以集而日充，學以博而反約，各極其心思之力，以從事於規矩準繩之中，理日益而道日宏，終身以之，而一日至之：此吾願與聖人之徒勉焉以從事者也。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上楊一水師》 夜課童子，驕頑甚，因念寬嚴莫善相濟，莫不善相解。故相濟者，嚴不怨，寬不狎。相解則寬不懷恩，嚴不畏威。夫子六十始舉子，人情無不極愛，恐他日九嚴不足濟一寬也。

湯斌《湯潛庵集》卷上《嵩陽書院記》 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人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千百人於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

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墜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

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陸隴其《治嘉格言》 國子先生坐於退食之堂，諸生侍。先生曰：「小子來！我問汝，吾之爲教也，寬乎嚴乎？」有對曰：「寬，諸生感而不忘也。」先生曰：「不然，吾不寬也。」又對曰：「先生嚴，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否曰：「不然，吾不嚴也。」又有對曰：「先生寬嚴得中。」先生曰：「不然，我不寬嚴得中也。」諸生咸請問之。

先生曰：「我豈不自知與？而以問諸生者，特試之耳。諸生未之達也。我語汝。夫寬施諸率教者，嚴施諸不率教者也，何有定用？使務爲寬，則固有不率教者焉，不亦縱乎？使務爲嚴，則固有率教者也，不亦苛乎？使務爲寬嚴得中，則固當有全用寬者焉，不亦失嚴之半乎？有當全用嚴者焉，不亦失寬之半乎？故諸生全率教者，則全用我寬，全不率教者，則全用我嚴。率教者多則多用寬，不率教者多則多用嚴。又就一人而言，始而率教，則用我寬，繼而不率教，則用我嚴；終而又率教，則仍用我寬也。始而不率教，則用我嚴，繼而率教，則用我寬，終而又不率教，則仍用我嚴也。一分率教，我有一分之寬，一分不率教，我有一分之嚴。材質在人，因之而已，而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我未嘗不寬，而不以寬言也；夫嘗不嚴，而不以嚴言也；未嘗非寬嚴得中，而不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隱情，而教無遺術。爾小子固當仕有官職者也，寬嚴之理所當知也，故特訓之。小子誌之。」

顏元《存學編》卷一《總論諸儒講學》 僕妄謂性命之理不可講也，雖講，人亦不能聽也；雖聽，人亦不能醒也；雖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講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詩》、《書》、六藝而已。即《詩》、《書》、六藝，亦非徒列坐講聽，要惟一講即教習，習至難處來問，方再與講。講之功有限，習之功無已。孔子惟與其弟子今日習禮，明日習射，間有可與言性命者，亦因其自悟已深，方與言。蓋性命非可言傳也，不特不講而已也，雖有問，如子路問鬼神、生死，南宮適問禹、稷、羿、奡者，皆不與答。蓋能理會者渠自理會，不能者難講亦無益。自漢、唐諸儒傳經講誦，宋之周、程、張、朱、陸遂羣起角立，亟亟焉以講學爲事，至明而薛、陳、王、馮因之。其一時發明吾道之功，可謂盛矣。其效使見知聞知者知尊慕孔孟，善談名理，不作惡，不奉釋老名號，即不肖如僕，亦沐澤中之一人矣。然世道之爲叔季自若也，生民之不治自若也，禮樂之不興自若也，異端之日昌而日熾自若也。以視夫孔子明道而亂臣賊子果懼，孟子明道而楊朱、墨翟果熄，何啻天淵之相懸也！僕氣魄小，志氣卑，自揣在中人以下，不足與於斯道，惟願主盟儒壇者，遠遡孔孟之功如彼，近察諸儒之效如此，而垂意於「習」之一字，使爲學爲教用力於講讀者一二，加功於習行者八九，則生民幸甚！吾道幸甚！僕受諸儒生成覆載之恩，非敢入室操戈也，但以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試觀朱子晚年悔枝葉之繁累，則禮樂未明，是在天者千古無窮之憾也。

顏元《存學編》卷三《性理評》 延平謂朱子曰：「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

從源頭體認，宋儒之誤也，故講說多而踐履少，經濟事業則更少。若宗孔子下學而上達，則反是矣。

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功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

朱子雖逃禪歸儒，惜當時指其差誤猶有未盡處，只以補填禮、樂、射、御、書、數爲難，謂待理會道理通透，誠意正心後，方理會此等，便是差誤。夫藝學，古人自八歲後即習行，反以爲難；道理通透，誠意正心，乃大學之純功，反以爲易而先之，斯不亦顛倒矣乎？況舍置道理之材具，心意之作用，斷無真通透、真誠正之理。即使强以其鏡花水月者命之爲通透誠正，其後亦必不能理會六藝，蓋有三故焉：一者游思高遠，自以爲道明德立，不屑作瑣繁事；一者略一講習即謂已得，未精而遽以爲精；一者既廢藝學，則其理會道理誠意正心者必用靜坐讀書之功，且非猝時所能奏效，及其壯衰，已養成嬌脆之體矣，烏能勞筋骨，費氣力作六藝事哉！吾嘗目擊而身嘗之，知其爲害之鉅也。吾友張石卿博極羣書，自謂秦漢以降二千年書史殆無遺覽，爲諸少年發書義，至力竭偃息牀上，喘息久之，復起講。力竭復偃息，可謂勞之甚矣，不惟有傷於己，卒未見成起一才。比其時欲學六藝，何以堪也？祁陽刁蒙吉致力於靜坐讀書之學，書誦夜思，箸書百卷，遺精痰嗽無虛日，將卒之三月前，已出言無聲。元氏一士子，勤讀喪明。吾與法乾年二三十，又無諸公之博洽病，亦病無虛日。雖今頗加憤恨，期易轍而崇實，亦惴

惴恐其終不能勝任也。況今天下兀坐書齋人，無一不脆弱，爲武士農夫所笑者，此豈男子態乎？差毫釐而謬千里，不知誰爲之崇也，噫！

勉齋黄氏曰：「先生年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

今世爲學須不見一奇異之書，但讀孔門所有經傳，即從之學其所學，習其所習，庶幾不遠於道。雖程、朱、陸、王諸先生語録，亦不可輕看，否則鮮不以流之濁而誣其源之清也。朱子少時因誤用功於釋老，遂沾其氣味，而吾五百年有功於聖道之大儒，不能滌此岐途之穢，豈非宋元來學者之不幸哉！余細玩朱子語録，亦有恍悟性學本旨處，但無如曾、孟者從旁一指，終不是判然，出彼入此，故糊糊塗塗，又仍歸周程所説。或曰：「悟學宗如是其難！吾子天資猶夫人也，而謂獨明孔子學宗，吾滋惑矣。」予曰：「蓋有由也。吾自弱冠遭家難，頗志於學，兼讀朱、陸兩派語録。後以心疾，無所得而萎塌。至甲辰，年三十，得交王子助，予遂專程朱之學。乙巳丙午，稍有日進之勢。丁未，就辛里館，日與童子輩講課時文，學遂退。至戊申，遭先恩祖妣大故，哀毁廬中，廢業幾年，忽知予不宜承重，哀稍殺。既不讀書，又不接人，坐卧地炕，猛一冷眼，覺程朱氣質之説大不及孟子性善之旨。因徐按其學，原非孔子之舊，是以不避朱季友之罪，而有存性、存學之説，爲後二千年先儒救參雜之小失，爲前二千年聖賢揭晦没之本源。倘非丁未廢歇，戊申遭喪，將日征月邁，望程朱而患其不及，又焉暇問其誤否哉！

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虚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説。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辟固陋，自以爲悟。

此朱子極詆陸門之失處。然由孔門觀之，則除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外，其他失處，恐亦朱門所不能盡免也。

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意，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别義利，毋自欺，謹慎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誡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諸生問辨則脱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

可惜先生苦心苦功，此半幅述之悉矣。試問如孔門七十子者，成就幾人？天下被治平者幾世？明行吾道而異端頓熄者幾分？我夫子承周末文勝之際，洞見道之不興不在文之不詳，而在實之不修，奮筆删定繁文，存今所有經書，取足以明道，而學教專在六藝，務期實用。其與端木、言、卜諸子以下，最少言語，至於天道、性命之言尤少，是以學者用功省而成就多。五季之世，武臣司政，《詩》、《書》高閣。至宋而周、程諸儒出，掀精抉奥，鼓動一時，自謂快事。惟安定胡先生獨知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其主教太學也，立經義、治事齋，可謂深契孔子之心矣。晦菴先生所宜救正程門末流之失，而獨宗孔子之經典，以六藝及兵、農、水、火、錢、穀、工、虞之類訓迪門人，使通儒濟濟，澤被蒼生，佛老熄滅，乃其能事也，而區區章句如此，謂之何哉！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嘗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數者，若洞究淵微，皆須日夜講習之力，數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可坐而獲也。先生既得其淵微，奈何門人録記言行之詳，未見其爲如何用功也。況語及國勢之不振，感慨以至泣下，亦悲憤之至矣，則當時所急，孰有過於兵機者乎？正宜誘掖及門，成就數士，使得如子路、冉有、樊遲者相與共事，則楚囚對泣之態可免矣。乃其居恒傳心静坐主敬之外無餘理，日燭勤勞解書修史之外無餘功，在朝蒞政，正心誠意之外無餘言，以致乘肩輿而出輕浮之子，遮路而進厭聞之誚，雖未當要路，而歷仕四朝，在外九考，立朝四旬，其所建白可概見也。莫謂孔孟之暫效魯滕，可如子游、子賤、子路之宰邑光景否？故三代聖賢躬行政績多實徵，近今道學學問德行多虚語，則所謂天文、地志、律曆、兵機洞究淵微者，恐亦是作文字理會而已。【略】

言論風旨之所傳，政教條令之所布，皆可爲世法，而其考諸先聖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則以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依據循守，以入堯舜之道，此其勳烈之尤彰明盛大者。

「考諸先聖而不謬」等語何其大，而乃歸之訂正羣書乎？夫朱子所以盡力於此，與當時後世所以篤服於此者，皆以孔子删述故也。不知孔子是學

成內聖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材，魯人不能用，又不能薦之周天子，乃出而周遊，周遊是學教後不得已處。及將老而道不行，乃歸魯，刪述以傳世，刪述又周遊後不得已處。戰國說客置學教而學周遊，是不知孔子之周遊爲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學教及行道當時，而自幼壯即學刪述，教弟子亦不過是雖講究禮樂，亦只欲著書垂世，不是欲於吾身親見之，是又不知孔子之刪述爲孔子之尤不得已也。況孔子之刪述是刪去繁亂，而僅取足以明道，正恐後人馳逐虛繁，失其實際也。宋儒乃多爲註解，遽相增益，不幾決孔子之提防，而導汎濫之流乎？此書之所以益盛，而道之所以益衰也。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無事之不可處矣。

先生昭明書旨，備勞心力，然所明只是書旨，未可謂得吾身之道也。蓋《四書》、諸經、羣史、百氏之書，所載者原是窮理之文，處事之道，然但以讀經史、訂羣書爲窮理處事以求道之功，則相隔千里；以讀經史、訂羣書爲即窮理處事，曰道在是焉，則相隔萬里矣。茲李氏以先生解書得聖人之本旨，遂謂示斯道之標的，以先生使學者讀書有序，遂謂將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噫，宋元來，效先生之彙別區分，妙得聖人之本旨者，不已十餘人乎？遵先生讀書之序，先《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窮諸經，訂羣史，以及百氏，不已家家吾伊，户户講究乎？而果無理不可精，無事不可處否也？譬之學琴然：詩書猶琴譜也，爛熟琴譜，講解分明，可謂學琴乎？故曰以講讀爲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譜曰：「是即琴也，辯音律，協聲韻，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譜果琴乎？故曰以書爲道，相隔萬里也。千里、萬里，何言之遠也！亦譬之學琴然：歌得其調，撫嫻其指，絃求中音，徽求中節，聲求協律，是謂之學琴矣，未爲習琴也。手隨心，音隨手，清濁疾徐有常規，鼓有常功，奏有常樂，是之謂習琴矣，未爲能琴也。絃器可手製也，音律可耳審也，詩歌惟其所欲也，心與手忘，手與絃忘，私欲不作於心，太和常在於室，感應陰陽，化物達天，於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爲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覩，耳不聞，但以譜爲琴，是指薊北而談雲南也，故曰萬里也。

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乃孔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功，明德親民百世不易之成法也。但孔門曰博文約禮，程朱亦曰博文約禮，此殊令人不敢辯，然實有不待辯而判者。如孔門之博學，學禮，學樂，學射，學御，學書數，以至《易》、《書》莫不曰學也。《周南》、《召南》曰爲也，言學言爲，既非後世讀講所可混，禮樂射御書數又非後世章句所可託，況於及門之所稱贊，當時之所推服，師弟之所商搉，若「多學而識」、「不試故藝」、「博學而無所成名」、「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文不在茲」、「游於藝」、「如或知爾可使從政」諸章，皆可按也。此孔門之文，孔門之學也。程朱之文，程朱之博學，則李氏已詳言之，不必贅矣。孔門之約禮，大而冠婚喪祭，宗廟會同，小而飲食起居，衣服男女，問老聃，習大樹下，公西子曲禮精熟，夫子遜其能，可謂禮聖，言、曾諸賢纖微必謹，以此約身，即以此約心，出即以此約天下，故曰齊之以禮。此千聖體道之作用，百世入道之實功。故《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序君子之功備著，尊德性，道問學，而其中直指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且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顯是以三千、三百爲至道。倘外此而別有率性，別有篤恭，子思亦得罪聖門矣。此孔門之禮，孔門之約也。程朱之約禮，則惟曰「內而無二無適，寂然不動，外而儼然肅然，若對神明」而已，其博約極至與否，未敢易言，願學者先辨其文與禮焉可也。【略】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簞，思而不學則殆，正而無底簞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階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纔到退時，便如墮千仞之淵。

朱子指陸門流弊處，亦所以自狀。但朱子會說，又加會解會著，是以聳動愈多，頗有底簞。或問：「讀講著述雖是靠書本，然畢竟經傳是把柄，故頗有底簞否？」予曰：「亦是讀講經書，身心有所依據，不至縱放，但亦耗費有用精神，不如陸王精神不損，臨事尚有用也。吾所謂頗有底簞者，蓋如講著此一書，若全不依此書行，不惟無以服人，己心亦難以安，故必略有所行。此處稍有簞底，只因原以講解爲學，而以行爲襯貼，終不免掛一漏二，即所行者亦不純熟，不如學而時習，用全副精神身心，道藝一滾加功，進銳不得，亦退速不得。即此爲學，即此爲行，即此爲教，舉而措之，即此爲治，真堯堯

宗子，文周功臣，萬世聖賢之規矩也。雖聰明如顔、賜，焉得不歎循循善誘、欲罷不能也哉！焉得不初疑爲多學而識，後乃歎性天不可聞也哉！雖退怯如冉求，安得不悦之而終成其藝也哉！儻入程朱之門，七十子皆流於禪林，二千九百人皆習爲訓詁矣。嗚呼，吾安得一聖門徒衆之末而師之也哉！」

或問：「宋儒掛一漏二，所行不熟，何處見？」予曰：「如朱子著《家禮》一書，家中亦行禮，至斬喪墨衰，出入則半禮半俗，既廢正祭，乃又於俗節墨衰行事，此皆失周公本意。至於婦人便不與著喪服杖絰之制，祭時婦人亦不辦祭殽，至求一監視，而亦若不得者，此何説乎？商人尚音，周人尚臭，皆窮究陰陽之祕、祭祀之要典也。諸儒語録講薰蒿悽愴等語，亦痛切，似知鬼神情狀者。至於集禮，乃將笙磬脂膟等皆削去之，如此類不可勝述，不可見哉！」

邵菴虞氏曰「孟子没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夫子」云云。程門學者篤信師説，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佑，而亂亡隨之矣。悲夫！

許多聖賢張皇斯道，下卻繼之曰「而亂亡隨之矣」，是何緣故？何其言而不思如此！

草盧吴先生繼許文正公爲祭酒，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問業。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道誘掖之云云。一時皆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也。戰國之時，孔子之徒黨盡矣，充塞仁義若楊墨之徒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云云，真豪傑之士哉！至於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孰能與於斯？又百年，子朱子集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之統自任者，果有其人乎？」

懇懇循循，講論不倦，每至夜半，且寒暑不廢，其功可謂勤且苦矣，果有益於世乎？果成起一班人材乎？至其自負，亦不過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已。朱子曰：「此道不拚生盡死理會，終不解。」是其立志成功已不過如此。但朱子眼頗高，不肯明以自任，元儒識更下，故直出口而不覺，不足異也。所可異者，所見既小，而以爲孟子亦只如此，則亦淺之乎言豪傑，易言道統矣！

顔元《存學編》卷四《性理評》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鑠銷，更有甚天理。」

既知少時缺習善之功，長時又習於穢惡，則爲學之要在變化其習染，而乃云變化氣質，何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

所歷事皆不忘，乃不教之歷事，何也？

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撲之。若既撲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然，而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先生倡明道學，病天下之空寂而尚浮文也，乃廢周公、孔子六藝，而貴静坐讀書，不幾撲其升堂，又食於堂乎？雖日撻而求其不空寂浮文，何可得也！養正之功或不若是。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孝弟忠信者。」

既言此，何不學古人而身見之？要之，孔門稱古昔，程朱兩門亦稱古昔，其所以稱者則不同也。孔門是身作古人，故曰：「吾從周。」二先生是讓與古人，故曰：「是難。」孔門講禮樂，程朱兩門亦講禮樂，其所以講者則不同也。孔門是欲當前能此，故曰：「禮樂，君子不斯須去身。」二先生是僅欲人知有此，故曰：「姑使知之。」

古人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功夫。今人全未曾知。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於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

朱子歎人全未曾知，恐朱子亦未知之，如渴飲饑食，如所云古人入小學已知許多事，入大學只做此功，何其真切也！而下文古人心上理會，今人事上理會之語，又與上文自相混亂矣。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致知、窮理功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篤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也是合當理會的，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要補填」三字，見之大快，下卻云難，是朱子學教之誤，其初只是畏難而苟安。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既如此，何故説上段話？可怪！可怪！

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人資質已自有二三分。

此周公以人治人，使天下共盡其性之道，所以聖賢接踵，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也。朱子知之而不學之，豈不可惜？然愚於此二段，深幸《存學》之不獲罪於朱子矣。

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爲主，收斂身心，卻方可下工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卻未當得敬。

「敬」字字面好看，卻是隱壞於禪學處。古人教灑掃，即灑掃主敬；教應對進退，即應對進退主敬；教禮、樂、射、御、書、數，即度數、音律、審固、罄控、點畫、乘除，莫不主敬，故曰「執事敬」，故曰「敬其事」，故曰「行篤敬」，皆身心一致加功，無往非敬也。若將古人成法皆舍置，專向静坐收攝、徐行緩語處言主敬，乃是以吾儒虚字面做釋氏實工夫去，道遠矣。或云「敬當不得小學」，真朱子益友，惜其未能受善也。

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趨步務要凝重，不可僄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説閒話，恐廢光陰。勿看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檢點。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内書温習數過，勿令心少有佚放，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先生爲學得力處，備見訓子一書，故詳録之。充此氣象，原有非俗儒文士所可及者，然孔門學者果如斯而已乎？是在有志實學者自辨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日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就，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

孟子曰：「我知言。」蓋言者心聲也，故一言而覘其終身，不可掩也，況朱子大儒，亦不自掩，固昭然可見者。如人問《小學》載樂，不知今日能用之否，何不答曰：「書上所有都是要用，不用載之何爲？」而乃曰：「姑使知之。」然則平日講學，亦不過使人知之而已，亦不過使人謂我知之而已。因論《小學》，曰：「古者教必以樂，後世不復然。」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或其自作？」曰：「自作若自理會不得，人作何益？古者國君備樂，士無故不去琴瑟，日用之物無時不備於前。」

言之親切如此，只不肯自做主意，作後世引路人，不作前聖接迹人，豈知歷代相接都作引路人哉！此人人説引路之言，而聖人之正路益荒也。前賢之言都是佩服躬行，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説過，不濟事。

不知是自悔語，是責人語。但將「博學之」改爲博讀書、博作文，便不似聖門佩服躬行舊傳受。

朱子數則知之真矣，而不行，何哉？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先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

佳。

先生輩何爲只作餘事？

臨川吴氏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辨名物矣，而亦非事乎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

草廬敍古教法，兩言「非事讀誦」，又曰：「今世童子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其言一若甚厭夫讀誦之習者。五季之餘，武臣司政，民久不見儒生之治世，久不聞《詩》《書》之聲，積廢之極，而氣數一返，周、程、張、朱適逢其會，以誦讀《詩》《書》，講解義理爲倡，又粗文以道德之行，真不啻周公、孔子復出矣。此所以一樹赤幟而四海望之，一登高呼而數世應之。嗚呼，盛哉！而流不可返，壞不可救之禍，實伏於此。吴氏亦猶行宋儒之道者，而出言不覺至是，蓋誦讀之焰已熾，而舉世罔覺，又不容不露其幾也，而吾所甚懼正在此幾也。文盛之極則必衰，文衰之返則有二：一是文衰而返於實，則天下厭文之心，必轉而爲喜實之心，乾坤蒙其福矣。達而在上，則爲三代，即窮而在下，如周末文衰，孔子轉之以實，雖救之未獲全

勝，猶稍延二百年吾儒之脈，不然焚坑之禍豈待秦政之時哉！一是文衰而返於野，則天下厭文之心，必激而爲滅文之念，吾儒與斯民淪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黨僞之禁，天啓時東林之逮獄，崇禎末獻忠之焚殺，恐猶未已其禍也。而今不知此幾之何向也。《易》曰：「知幾其神乎！」余曰：知幾其懼乎！

程子曰：「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誤，兼亦誤人。」

真語。

古之學者優柔饜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話説，務高而已。

知及此矣，其教及門乃亦未見古人先後次序，不又作話説一場而已哉！

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

程子雖失聖門成法，而胸中所見猶實，故其言如此。朱子去此則又遠矣。

問：「如何學可謂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誠意燭理。」

程朱言學至肯綮處，若特避六藝、六府之學者，何也？如此段言「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可謂透宗語矣，下何不云「得者，須履中蹈和，躬習實踐，深造以六藝之道，乃自得之也。」乃云「須默識心通」，不仍是知之乎？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學之患莫大於以理義讓古人做。程朱動言古人如何如何，今人都無，不思我行之即有矣。雖古制不獲盡傳，只今日可得而知者盡習行之，亦自足以養人，況因偏求全，即小推大，古制亦無不可追者乎？若只憑口中所談，紙上所見，心内所思之理義養人，恐養之不深且固也。

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

程子論學頗實，然未行其言也。夫教者之身，即所以教也。其首傳所教者，即教者之身也。試觀程門學成其業乎？用行其學乎？孔子攝相而魯治，冉、樊爲將而齊北。二程在朝而宋不加治，龜山就徵而金人入汴，謂之學成用行，吾不信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

可歎三弊誤此乾坤，先生濯洗亦未甚净，故其流遠而益差也。向嘗謂程、朱與孔、孟各是一家，細勘之，程與朱亦各是一家。

張廷玉等《日講禮記解義》卷四〇《學記》「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此言今教者之失也。呻，吟也。佔，視。畢，簡。訊，問也。佛，讀作拂。數進，謂數數進之。刑，成也。惟古之爲教有法，故其爲學有成。若今之教者，但誦其所視之簡，多其所問之辭，至於數進而不顧其能安與否，使之不由其實，教之不盡其能，所施者悖而所求者拂。如是則不能明其所受於師之學，甚而至於疾其師，止苦其進之難，而初不知其得之益也。雖勉强以終其業，而去之必速。教之所以不成者，其殆由於此乎。案鄭氏謂數是法象，朱子謂數是形名度數。言及於數，欲以是窮學者之未知，非求其本也。惟吴氏澄以言字斷句，數字讀入聲，連下爲句，比舊説爲直截。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此備言興學之由也。陵節，猶言躐等。大學立教之法，有禁於情欲之未發者，寧先毋後，是之謂豫；有迎其氣機之適可者，不先不後，是之謂時；有不至陵節而施者，予以漸入，是之謂孫；有可使相觀而善者，資以互益，是之謂摩。此四者乃教之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必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吴氏澄曰：「此四者，三屬於師，一屬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此備言廢學之由也。扞格，言相抵也。勝，承也。燕，猶褻也。其在不善教

者，已發而後爲之禁，則情欲既熾，必至於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命之學，則智力既退，必至於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序之既紊，必至於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羣之既離，必至於孤陋而寡聞。由是燕私之朋乘之相與逆其師，燕游之僻因之以至廢其學。此六者，乃教之所由廢也。吴氏澄曰：「此六者，在師者三，在學者三。」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此承上而詳言施教之善也。喻，曉也。教有興廢如此，君子既知其所由興而從之，又知其所由廢而防之，然後能成就後學，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而以言爲喻也，引以所當由而不曳之必進，勉以所自立而不按之使止，啓以所從來而不竟其所往。蓋道而弗牽則和而不戾，强而弗抑則易而不苦，開而弗達則思而善入，能使之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戴氏溪曰：「道而弗牽，强而弗抑，未嘗示人以難；開而弗達，亦未嘗示人以易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此言教者當知學者之心而救其失也。學者之氣質不齊，約有四失，教者必先知之，而後教可施。蓋人之學也，以知而言，或務廣而失之多，或孤陋而失之寡；以行而言，或兼人而失之易，或自畫而失之止。此四者皆原於心，而心之病固莫同也，惟知其心，然後能激厲裁抑而有以救其失。教也者，正所以長其固有之善，而救其一偏之失也。吕氏本中曰：「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此言善教之道也。善歌者務使人繼其聲，善教者務使人繼其志，誠欲其相引於無窮也。夫志之所發不在多言，其言也雖至約，而能使人通之；雖至微，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之。斯志得所傳，而可謂之繼志矣。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説，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

彭端淑《白鶴堂集・爲學一首示子侄》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亦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人之爲學有難易乎？學之，則難者亦易矣；不學，則易者亦難矣。

吾資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學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吾資之聰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棄而不用，其與昏與庸無以異也。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然則昏庸聰明之用，豈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鉢足矣。」富者曰：「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猶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貧者自南海還，以告富者，富者有慚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幾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貧者至焉。人之立志，顧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聰與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者，自敗者也。昏與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與庸而力學不倦者，自力者也。

焦循《雕菰集》卷一四《答汪孝嬰問師道書》 五月初四日接尊札一通，并所賜《論語通釋跋尾》一首，謝謝！所設問師道一條，於争讓之間，務求至精至當。竊謂禮讓理争，在師弟之間則又有説。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古者易子而教之。」然則師弟之間，不可不責善矣。父子無可離之道，而師則進以禮，退以義，責善可也，責善而不聽，則去可也。然又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是責善之中，又有道焉。爲之徒者，至托言齒痛而不讀書，是其不憤不悱，不能以三隅反，中人以下之資，而必啓之，發之，復之，而語以上，是執一也，是不知義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聖人教人，亦因其人之所知所能而道之，非必預期其效，而以我之所知所能務强諸人也。故曰：「人不知而不愠。」又曰：「傳不習乎。」我傳諸人而人不習，是我傳之未得其道，是我執己之見以强之人，而使人不能習，非聖人叩其兩端而竭之道也。總之，教人者以人得其益爲歸，或法言，或巽與，或至於不屑教誨，皆欲其人之有成而已矣。聖人誨人不倦，所以爲仁，非以口舌争之，客氣間之，自視師道之尊，責善之盡，而不計其人之可以有成也。是故其人賢而師抑之，師之罪也；其人愚而師强之，亦

師之罪也。孔子明日遂行，孟子浩然有歸志，此見諸侯則然，於弟子不爾也。中棄不中，才棄不才，賢不肖相去不能以寸。緣我之棄，致其父兄責善而離，師亦不恕矣哉！

曾廉《魚庵集》卷八《習用論》 嗚呼，治天下而可以一日舍聖人之道乎哉？近之議科舉者飾宋人習非所用、用非所習之説，先史而後經，先藝而後道，若曰吾將使天下之士習其所用也。

嗚呼，以余論之，科舉之士不足爲時用者，乃上之人不能用經術，非士之習經術而不足用於天下也。何以言之？古者取士之法，其在唐虞，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其在成周，則三年而以三物賓興天下之士。三物謂知、仁、聖、義、忠、和六德，孝、友、任、卹、婣、睦六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也。當是時，上明於學，下敦於行，故鄉飲酒賓介不宿戒而禮具曰使能也，其士習之，其國用之，未有二焉。如此，是以士不分心於利禄，而專壹於道德，蓋詩書禮樂之爲教，國以治安而里遂爲風俗也。漢興，選舉之法已不如古，然特立經於學官，各有博士以爲之教，凡朝廷有大議大疑，博士得共三公九卿議，故凡天下之士莫不宗經爲説。南昌尉梅福官之微者也，猶且援經陳奏，侃侃不諱。至於東都而敦尚名節，其清議猶足以維持末漢，寖久而始敝，則經之有用於國家不虚也。自是以後，科目既興，而經學衰矣。宋之世，經術爲盛，非以其科目也，蓋自隋唐以來，士之所以敷奏，援引經傳，稱揚古義亦不少焉，故足以饜乎人之心，而爲國之幹，凡以朝廷之重之也。朝廷以爲用，故士亦愈習焉，風草之義也。我朝以制義取士，沿前明也。嘗觀春秋試日大書於舉場之旗矣，一曰明經取士也，二曰爲國求賢也，此其意何嘗與唐虞三代異也哉！

祖宗立法之初意，後世臣子不能悉知，蓋弊在試之者之非其人，而以爲科舉之士不足用，於是又因而咎其習之非，不已過乎！且夫科舉之士誠陋，誠不足以明經，然固未嘗無通經之士也，然而以之入官，則所用者法令也，故曰，上之人不能用經術也。蓋人之所謂美仕者，大之莫如樞府矣，其次莫如諫院矣，其次莫如部寺矣，其次莫如疆帥矣。竊嘗考其敷奏之篇、奉行之牘，則大率胥吏之爲耳。蓋數百年以來，未有深明經術以暢陳於殿陛，而辨之寮采、告之田野者也。且國家又有所謂經筵者，豈非專於明聖人之道者乎？其名至專，其禮至重，然皆先擬進講之章，大抵取不觸忌諱而止耳。是以列聖視之有若具文而不常御也。竊觀我朝禮制，列聖有天日之明，而將相無弼拂之義，所謂大臣者，大率皆臨事而相與可否其辭，以取決於天子之聖斷，以爲苟免咎責而已，固無暇講明先聖之意，以事其君而治其民也。至積久而成故事，則又取故事以塞羣議，於是内而樞府、諫院、部寺，外而疆帥諸臣，皆一循乎故事，非此不敢以爲獻納也。由是而監司、州縣，一惟例之稽而各有刑名之賓焉，有錢穀之賓焉。州縣非故事而上之監司，監司不受也；監司非故事而上之疆帥，疆帥不受也；疆帥非故事而上之部寺，部寺不受也。由是而刑名之賓，削足而就履，棄情而就文，而部寺兢兢焉以爲是慎刑也；由是而錢谷之賓，匿實而稱名，虚府而飽橐，而部寺鰓鰓焉以爲是嚴計也。且部寺又非大臣之所主也，大臣諉之羣司，羣司諉之胥吏。胥吏曰可，可焉；胥吏曰否，否焉。至於用人之大，莫不然也。且夫天下之大，外之聽官司之賓，内之聽部寺之吏，則即使通經之士充於其位，固不足有爲於其間而發明其所習之經術也。則即使有篤學如董仲舒，善斷如隽不疑，忠悃如劉向，明澈如陸贄，而日取經術以決大事，吾知非叱而退之，則迂而笑之也，此科舉之士所以不足爲時用而經爲益荒也。假若令習其所用，則是以士人而爲法令也，且不徒法令也，今日之事皆曰藝術哉焉。竊又見今之賓於疆帥、監司、州縣者矣，問之以律例不知也，問之以農田水利之興廢、貨幣之盈虚不知也。竊怪而詰之，則報而對曰：「余有師，師有成案焉。余謹而守之，録而上焉，其他非所知也。」嗚呼！胥天下之官司而聽之賓，賓之所習如是也，彼其於細者猶如是，而況欲其明於大者乎！是以極其法不足以禁姦，而爲姦之媒，極其算不足以豐財，而爲財之蠹。蓋其所謀者，惟爲百執事免罪厚藏而已，然則使習藝術亦從而可知也已。

蓋古之治天下也，意重於文，今之治天下也，文重於意。古之學與治出於一，今之學與治出於二。其出於二者，由上之不用經術也，其不用經術者，由大臣圖免咎責，百工各懷其私，是以居官無憂國之心，而視天下之存亡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則不聞聖人之道之過也。盈天下之人而詬謀國而其弊若此，此亦宜足以知所用之失，而非經術之不足以治天下亦明矣。夫天下由其本而窮之，則無不可以得末也，由其末而析之，則末與末争，而與本益遠矣。竊謂當今之世，固宜大變其所用，其變而之唐虞三代上也，其變而之漢宋次也。然今日士大夫則有説焉，以爲今之亟亟於救時者，曰交鄰之道也，曰工商之政也，而不知此亦非異術也，强弱在己也，不在人也，此文王、勾踐之往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在自，非自不可以爲强也，人君之自强正己而與民同欲惡也，士大夫之自强正己而急國家之急也。工商之政，唐虞三代之遺法也，而工

者，孔子又嘗語之魯哀公者也，此官司行之之事也。工者工爲之，士人不可以爲工也。今中國之工，其業於夷者豈少也哉，官司能用之，則固我之工也，我不能用之，而欲士人爲工，則雖使士人能爲之，亦非我能用也，若果能用，則異國之人亦能爲我用也。蓋交鄰之本，在自强也，在用賢也；工商之本，在無私也，在能用也。此其於經千百之一二耳，然而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是故經之所不具者，君子可思而得之也，經之所甚非者，君子必禁而絶之也。且夫以二百餘年堂堂之國，未有一援經義以定社稷大計，豈非臣子之辱也哉！今不變其所用而變其所習，吾不知議者之云何也，且即變其所習，吾知仍取决於舊日之賓與吏，而無所用工與商也，則亦蹈宋用非所習，習非所用之説也。不變而習用二，變而習用仍二，則是徒變以壞經術，而教天下之士以從於邪淫也，是用之愈非而習之愈猥也。天之昭然於上也，日月星辰系焉，而其所以璣者元氣也，經術者天地之元氣也，不求之於元氣，而欲新其璣衡，是天之迹而已矣。新之，亦迹也。飲食刍豢，人之所以養生者，其精英也，經術者飲食之精英也，今欲變置品味，非以其滓乎？變之，尤滓之滓也。明器不足以適手，餘滓不足以養生，夫人之所知也。今法令藝術亦明器也、餘滓也，不足以治天下，則胥天下而不知此，余之所大惑也。或曰：今之終場以經，非廢之也。且議者固曰根本於經，亦學者所宜習也，且以聖人爲之，今其當如何也？曰：吾固言乎本末之義矣，子以爲有聖人作，將求之乎文乎？將求之乎意乎？夫意至而文從也，文勝而意喪也，故求之於經而聖人之畫斷可識已，且足雖潔，不以加首，貴賤之體也，以足加首，斯人知其不重首矣，故以史加經，以藝加道，斯人知其不重經矣，上之所不重，而能使人重之，未見其然也。向者科場先經，士猶以不用也而忽之，况後之乎？故夫以足加首，而曰吾重首者，謂非欺人之談可乎？

今夫人之一家外有侮焉，其爲家之禍，莫大乎子不知其父，弟不知其兄，妻不知其夫，僕不知其上，此聖人所惓惓而深切著明於經者也。今曰外之侮我，由我但知耕鑿耳，但知中饋耳。是當狎其侮而與之處，於户奥且必取其所爲侮者，教我子弟，臧獲習之，以變其耕鑿之常，中饋之飪，而又恐人之輕之也。則曰我有田井也，有庖厨也，不可棄也。嗚呼！彼其肯顧田井庖厨乎？是陰驅其家之人服從乎外而不覺而已矣，而且囂囂然語於人曰：我家新立法，家必興。而不知其子弟臧獲習之既久，而并將忘乎己也。然則將適乎人之用歟？將益乎己之用歟？是二者，蓋不必智者而知之矣。

劉開《孟塗文集》卷五《與姚幼棓孝廉書》　子之所以稱僕者，非苟爲譽也，亦將有以取之也。僕之不見棄於君子者，非有殊能絶技也，又非僕言語智術足以動衆也，直以阨窮未遇，志鬱而不揚，道屈而不光，無以洩奇騁怪，遂并其平昔悲憤抑塞之思、磅礴兀奡之氣、激説放恣之狀，所謂横溢四出不可一世者盡發之於文章。足下從事於斯者有年，才不謂不高，識不謂不堅，力不謂不厚，所望底於成者，其要曰專。夫專非囿於一家之謂也，博求之以觀其美，擇取之以會其全，約守之以致其力。求之不博，無以盡諸家之長也；取之不擇，無以萃衆善之精也；守之不約，無以成獨擅之美也。守之約，爲之力，窮日夜之勞，孜孜不倦，如是其可謂專乎？未也。唯好乃成，唯一乃精。棄紛華，薄嗜慾，謝塵霧，盡屏去當前之所營。目不兩視則明，耳不兩聽則聰，心不並用則神，循習之久，變化自生。羿之所以善射，秋之所以善奕，皆出於此。故吾近日之於文也，不苟同，不矯異，無富貴利禄之在吾心，非故爲薄之也；無寒暑燥濕之在吾身，非故爲忘之也；無往來酬酢之在吾目，非故爲遠之也，吾出乎自然而不自知焉。當其屬思得意，舉天下之物不足勝吾心之好，畢生所急不能奪一日之功。吾所得力於專者如此。至於學之成與否，未敢知也。今足下之用力亦篤矣，然才大者涉獵必廣，情多者嗜好必紛，幸祈有以自節，以專其志。然足下與僕居則同里，生則並時，未始不自表其能也，未始遽忘乎名也，未必其性之果相近也，然而虚衷屈己，不以其所長者没人之能，其過古賢士文人遠矣。且足下以絶人之資，過推閎陋，里中聞之，得毋譏于有服善之公，而無知人之明乎？漸寒，惟力學自愛爲望。

路德《櫟華館文集》卷二《仁在堂時藝話序》　書院之有講堂也，爲諸生聽講而設也。講者難，聽講尤難：講性命者人苦其幽深，講經術者人議其迂闊，講名物象數者人且憚其瑣屑繁重而不欲聽。所以然者，諸生之來率欲獵取科名，志在捷獲，潛心實學者十無二三。教者乃以不入耳之言彊聒之舍，舌敝脣焦，祇自苦耳。主講者蚤知此習，恒終年不講，即講矣，不數日聽者寥寥，各有惰容，或私語旁睨，神氣不屬。講者悔其勞而無益也，遂因而輟講。此非講者怠，聽講者怠也。然則將遂不講乎？不講惡用堂？何以謂之主講？

余顧名思義，不敢不講也。而自知不能講也，常話而已矣。話與講，别精粗乎？别淺深乎？非也。精深之理不就淺近處言之，則精者、深者終不可得。文人之言不以俗言傳之，雖文人能解，恐學者終不得其解。士人下筆爲文，患其不文；及其爲子弟講也，則又患其不俗。豈俗於筆而不俗於口哉！心有所不明

也。俗斯真矣，文斯僞矣，俗則難誑，文則多蒙。彼所資爲口實者，非高頭講章，即前人傳注，甚或摭拾時文語句，聊以自藏。幼童聽而茫然，即成人聽之亦格格不入，雖終日講，猶未講也，直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耳。余有鑒於此，恒以俗易文，凡經書、古文、詩賦一以方言里語曲曲傳之，時藝其一端也，故不曰講而曰話。孺子在襁抱中，即學出話，凡村氓市儈未嘗學問者，無不能話。與人話則人人可曉，與人講雖學問中人，或不盡曉。故吾嘗曰：「作文如話，講書如譯。」聖經賢傳之旨，才人、學人之文，其不可驟喻諸人也，猶中土與外國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象胥氏傳王之言而諭説焉，雖雕題鑿齒，鰈國鵝邦，無不立喻。鳩摩羅什譯佛經入中國，自是震旦之人得通内典。余之與諸生話也，亦姑爲象胥，爲鳩摩羅什云爾，敢謂講哉！

客有嘲余者曰：「書院之設，將以育才，子與人日話時藝，即令人人工此，不過掇科名、竊榮利耳，如士習何？且子不聞古人之話乎？宋葉夢得有《避暑録話》，元王惲有《玉堂嘉話》，本朝王阮亭有《分甘餘話》，詩話之作，自唐迄今，不可枚舉。彭文勤公有《宋四六話》，李贊庵有《賦話》、《詞話》、《曲話》，皆雅話也。子之話無乃陋乎？」余曰：「然然。吾明知其陋而爲之者，誠有所不得已也。今之擔簦來者，果皆慕風雅乎？抑爲時藝乎？問漿而飲以酒，亡羊而與以牛，與者不嫌太費，而受者反有所不愜。余之話時藝，爲諸生也，非逢人而話之也。爲高人話則鄙，爲博雅人話則俗，爲公卿話則褻，爲不知此道者話則謬，余何敢哉！且余之與諸生，亦非專話時藝也。若經書，若古文，若詩若賦，亦嘗一一話之，特不敢求深，不敢貪多耳。求深則反晦，貪多則曠廢者必多。使人人有惰容，有私語，有旁睨，雖日事講貫，於士習奚益？余今所以爲此者，正爲士習計也。士多喜剽竊，余則嚴禁之；多思倖獲，余則杜絶之。剽竊倖獲之心，何心也？苟且之心也。讀書苟且者，其立身也鮮有不苟且者矣。作文苟且者，其處事也亦未有不苟且者矣。苟且之心生則士習壞，苟且之心去則士習端。余之論文必求其是，必核其實，不敢沿訛襲謬，務使人閉户殫精以精其業，凡以去其苟且而已。」今就所登時藝，各録吾話附其後，俾聞吾話者觸目不忘，且使未聞吾話者披覽是編，即不啻與吾其話。吾話雖陋，用意則真，較之博講學之名、無益人之實者，不猶愈乎？雖然，文章者有象者也，得之於心而書之於紙，紙上之文皆可得而話也。其所以爲此文者不可得而話也，學者即其可話者以求其不可話者，則凡古人之話與古人所未話，皆可於此話中隱然遇之矣，此則余以話爲講之意也夫！

路德《楹華館文集》卷三《與及門牛涇村書》 客冬連寄輿書，俱展誦矣。新栞《節孝義勇録》，屬作序語，意極懇切。僕之心血所餘無幾，而求者日見其多，若使求無不應，是抱薪救火之説也。因兹刻關繫風化，勉作弁言，一切均如來札。自今以後，如再有誣諉，僕不能復應矣。自涇邨抵任後，僕屢欲有所規正，但意中之言非累牘不能罄，欲作書而不果者數矣。曾授意於輿，俾爲代達，而涇邨不以爲可，仍堅持己見，辨論不屈。僕若再事緘默，恐涇邨一意孤行，久而忘返，不得不明析言之，效古諍友之萬一。以涇村之才之學，而官教諭，顧名思義，專以教諭爲務是也。諸生之應課聽講，朝廷著爲功令。以此召號，誰敢不遵？而不免有抗違者，彼雖名立膠庠，而其人非農即賈，甚者爲游手，爲匪人，一旦强以講課，是猶載鬷以車馬，樂鼉以鐘鼓也。善教者導而弗牽，導之而來，則農賈變爲士，游手變爲勤，匪人變爲正，然後匡直輔翼，盡吾心以教之；不來者聽之而已，不必牽也。今涇邨之所爲導之乎？抑牽之乎？即使牽之而來，其中情亦太勉强矣，天下有勉强從事而能常久者乎？且爲政以不擾爲主，諸生散處四鄉，遠近不一，貧富不一，昏明更不一，而講課必有定期，曠時舍業，教化未興，煩擾先見。擾於前而化於後猶可言也，但有擾而終不能化，何如不擾之爲愈？即有數人能化，涇邨去任後，能使後來者率而行之乎？擾者多而化者少，何如不擾而聽其自化之爲愈？今之人凡事不及，獨涇邨失之太過。處晏貞女一事善矣，結爲義兄妹則過矣。以不出閨門之貞女，而忽有異姓之兄，名不正言不順矣。在蜀屏當諸事善矣，自備資斧，不受脯脩則過矣。原思之辭九百，非聖人所許也，聖人了不異人，只事事處得恰好，無過不及，過猶不及。但就一二事言，似遠勝於愚不肖；若通盤論之，實非可大可久之道。夫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而於仁則罕言之。三千之徒，得聞性道者不過數人，其他諸賢但與言《詩》、《書》執禮而已。《詩》、《書》執禮學得到便是聖人，即灑埽應對，深求之亦無非聖人事。夫子不輕言聖仁，而聖仁自在其中，此所謂導而弗牽也。且爲仲弓言仁不同於顔子，爲樊遲、司馬牛言仁更不同於仲弓。克復也，敬恕也，先難也，訒言也，會而通之，俱可到安仁地步，而諸賢境地懸殊，初下手時實不得執一而論。聖教如化工鑄物，各切其事，各當其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與涇邨之逢人言聖者相反。子又曰：「以人治人，改而止。」張子曰：「以衆人望人則易從。」以衆人望人，其不以聖人勉人也明矣。改而止者，改其不孝不弟，便是孝弟路上人；改其不貞不廉，便是貞廉路上人。孝弟貞廉者日以多，便是堯舜時於變時雍氣象，

豈謂人人皆爲堯舜而後爲堯舜之民哉！躬自厚，薄責於人，夫子祖述堯舜，而曰：「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其能强天下之人，皆明物察倫哉。以堯舜、夫子之聖，均不能勉人以聖，而涇邨每與人言，開口不離聖人，然則涇邨既聖矣乎？且聖於堯舜、夫子矣乎？吾固知涇邨之不敢自居也。涇邨不能爲聖人，而欲勉不如涇邨者爲聖人，不能使人人盡如涇邨，而欲以涇邨所不能爲之聖人，望諸熙來攘往之衆人，不切於事，不當其人，與躬自厚、薄責人之旨又相反矣。

想涇邨聞此言，必援孟子性善之説以爲辨。孟子時，異學争鳴，羣以氣質言性，孟子特爲析之，使人知德性之尊，其理仍不外天命、率性二語。德性專以理言，不雜氣質，而問學工夫卻離不得氣質，學利困勉皆由氣質判之。即困而不學，自暴者不可與言，自棄者不可與爲，亦孰非氣質使然？夫子相近相遠、上智下愚數語最爲允當，即道性善，稱堯舜之孟子，與自暴自棄者遇，必不與之道性善，必不爲之稱堯舜。即親炙孟子之高弟，問有一人充其性者乎？有一人爲堯舜者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今涇邨於傳課不到之劣生，而與之言性言聖，其失言不亦多乎？諺云：「家家門上都有往長安路。」即人皆可爲堯舜之意。充其性方爲堯舜，非謂人人有性，人人既堯舜也；出門行路歷久不已，方到長安，非謂家家門上即是長安也。往長安之人必皆有事於長安，不由人勸，其無事於長安者，雖勸之亦不肯往。君子每出一言，必思有益於人，言而無益，不如不言。且非徒無益也，養由基射楊葉於百步之外，射之聖也，今之射侯其大於楊葉也奚翅百倍，極遠亦必無百步，且無須百發百中即登上選。惟其取之也寬，是以肄者勤，應者衆。使朝廷下一令懸楊葉於百步外，能如養叔之百不失一也者乃取之，不然則非善射。此令一出，吾知天下肄射者皆弛弓折矢，棄而之他。其强有力者武斷鄉曲，恣行不義，甚者且流爲盗賊，爲天下患。望者愈奢，應者愈少，欲進之而反以敗之，何若姑寬其途，使天下武夫健兒遊吾彀中，以效國家之用哉！人心風俗之患，只坐汩於利欲，不恤其他。涇邨以教諭爲己任，但與言利之不利，不利之利，使以趨利之心返而自勤職業，此今日之急務也，言聖人非今日之急務也。日日言聖，終身不得一聖，安用此空言爲哉！

自今以往，每與人言，但各就日用家常事明切而曉諭之，果能中理，即極淺近之談，極瑣屑之事，皆件件與聖域相通，不勸以爲聖，亦何嘗阻其爲聖人？果有志聖人，定能從自家門上行到長安，亦無須涇邨勸勉。且孟子既言之矣，宋元以後諸儒復宣鬯之矣，性善之説皦如白日，何人不知，何勞贅言？將言之以自勉與？果能自勉，何必自言？將言之以勉人與？堯舜不能以身教教其子，涇邨獨能以言教教衆人乎？僕所以重涇邨者，爲其見事明，閱事多，有解紛撥繁之才、救弊扶衰之力，非以涇邨爲聖人也，且不敢謂涇邨爲道學也。涇邨之質可以上達，而實鮮下學工夫，其於儒先諸書雖讀之而未能融會，雖信之而未能體認也。果能隨處體認，融會而貫通之，意必循循勉勉，日從事於下學而常覺未遑也，奚暇以聖人勸人？己不聖而勸人以聖，是急功也。明知其不能聖而姑爲大言以自高，是近名也。世間極美事，稍雜以急功近名之念，便合下與聖人隔絶不通。涇邨學道三十年於兹矣，此一關猶未打破，僕於是竊歎其所學者粗而所得者浮也。下學工夫只是鞭辟近裏，涇邨聞之悉矣。此事不在多言，端在力行。力行猶是第二義，喫緊在念念省察，時時克治。克治維何？去其急功近名者耳。涇邨不遽聲色，不殖貨利，僕早信之，所深慮者，祇此急功近名之一念未能省察，雖省察而未能克治也。能省察克治，然後下學工夫日積日高，不急爲聖人，乃可以學聖人；不明言道學，而事事無非道學。到此地步，必不逢人言聖如今日也，即有以道學問者，亦將切其事，當其人，必不爲此寬皮大套概施於萬有不齊之人也。僕聞道甚淺，因來札有長善救失一語，故敢據所見以聞。涇邨之善不難長，涇邨之失正不易救，何也？曩在乾陽，涇邨即如是云云，彼時略加詰問，未暇深辨。今歷十六七年矣，涇邨仍堅持前説，是上達於昔，至今仍未下學也。上達無工夫，工夫止在下學，其得失奚以自考？每處一事，己不甚勞，人不知擾，施者不費，受者相安，此便是恰好分際，便是有得無失。若今日所爲，勞矣，擾矣，施者費而受者反不安矣，雖曰才力過人，吾未見其有得無失也。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顔子嘗有是言，非終身誦之不休也。孟子爲滕世子釋其疑，堅其信，故特引之，又曰：「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意重在一朝之患。君子不患此憂字，即夫子「是吾憂也」之憂，止憂德不修、學不講、聞義不徙、不善不改而已，仍件件是下學工夫，非以不爲聖爲憂也。如因一念奮興，便是聖人，將自喜之不暇矣，憂胡爲者？終身憂又胡爲者？涇村最服膺者陽明、二曲兩先生，兩先生教人，亦止是各當其人，各切其事，隨時啟發，親切指示，亦未嘗爲寬皮大套概施於萬有不齊之人也。

魏源《魏源集・默觚下》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長，不知人長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長，則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長，辟人之短；教人

者，成人之長，去人之短也。惟盡知己之所短而後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長而後能收人之長；不然，但取己所明而已，但取己所近而已。語有之，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橋足也。開明于東而萬有皆燭，其不在窮理乎？《詩》曰：「他人有心，予(揣)(忖)度之。」知己知人之謂耶！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無化，無以格頑；有化而無教，無以格愚。聖人在上，以《詩》、《書》教民，以禮樂化民；聖人在下，以無體之禮、無聲之樂化民。善氣迎人，人不得而敖之；靜氣迎人，人不得而聒之；正氣迎人，人不得而干之；其德盛者化自神，其氣足以動物也。積學未至而暴之遽，積誠未至而教之强，學之通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强入不如積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三《默觚下・治篇一》 讀《皇皇者華》之詩，喟然曰：爲此詩者其知治天下乎！一章曰「周爰咨諏」，二章曰「周爰咨謀」，三章曰「周爰咨度」，四章曰「周爰咨詢」。世固有負蒼生之望，爲道德之宗，起而應事，望實竝損者，何哉？以匡居之虚理驗諸實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見質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異宜，南北異俗，自非設身處地，烏能隨盂水爲方圓也？自非衆議參同，烏能閉户造車出門合轍也？歷山川但壯游覽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材但取文采而不審其才德，一旦身預天下之事，利不知孰興，害不知孰革，薦黜委任不知孰賢不肖，自非持方枘納圓鑿而何以哉？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其無事之日始，《皇華》之詩知之矣。

戴絅孫《味雪齋文鈔》甲集卷一《湛甫子砭言・博約篇第四》 一貫萬，博返約，有萬而後得以一貫之，無萬則一將何貫也？由博而後得以約，返之非博，則約將誰返也？萬，末也；一，本也。博，始也；約，終也。道之大原出於天，語天道則有本斯有末，知終即知始者，自誠明謂之性也。學之極致存乎人，語人道則自末而反本，原始而要終者，自明誠謂之教也。《詩》之言一以蔽，曰思無邪；《禮》之言一以蔽，曰毋不敬；《書》以道政事，《易》以闡陰陽：此一貫萬、博返約之説也。然而《南》、《風》、《雅》、《頌》之篇什不具，何以言《詩》？三千三百之經曲未知，何以言《禮》？虞、夏、商、周不稽之古，何以言《書》？爻、彖、象、繫莫舉其辭，何以言《易》？由是推之，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夫義婦順，兄友弟恭，亦一以貫，約之返也。然而時有常變，境有通塞。龍比之較臯夔，君臣之遇不同也；嫣姒之睠武周，父子之遭不同也。有昧旦之警，不能無《終風》之怨，而夫婦不同；有夷齊之讓，不能無管、蔡之誅，而兄弟不同。藉非以物之博者會其通，何以能開夫塞也？以學之博者參其變，豈能不失其常也？更由此推之，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而兼愛之墨非仁也；利物足以合義，而爲我之楊非義也。嘉會足以合禮，而至敬者無文也；貞固足以幹事，而大智者若愚也。世徒見夫務廣者多荒，而不知其爲得半之止也；窮大者失居，而不知其無據要之圖也。而遂以約之不返，轉爲博咎，是何異於見賈者之散錢於地，而翻怪其財之多，農者之遺秉於塗，而并責其穀之富，豈理也哉！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烏虖，盡之矣！

《曾國藩全集・書信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接爾安稟，字畫略長進，近日看《漢書》。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看《漢書》有兩種難處：必先通於小學、訓詁之書，而后能識其假借奇字；必先習於古文辭章之法，而后能讀其奇篇奥句。爾於小學、古文兩者皆未曾入門，則《漢書》中不能識之字、不能解之句多矣。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説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有《讀書雜志》，中於《漢書》之訓詁極爲精博，爲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於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録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玄成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載巨篇。如賈生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於本傳，復載於《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録入各傳。蓋孟堅於典雅瑰瑋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后，且先讀列傳。凡文之爲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即不爲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於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曾國藩全集・書信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讀書之法，「看、讀、寫、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爾去年看《史記》、《漢書》、《韓文》、《近思録》，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

讀者，如《四書》、《詩》、《書》、《易經》、《左傳》諸經，《昭明文選》，李、杜、韓、蘇

之詩，韓、歐、曾、王之文，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非密咏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韵。譬之富家居積，看書則在外貿易，獲利三倍者也；讀書則在家慎守，不經花費者也。譬之兵家戰爭，看書則攻城略地，開拓土宇者也；讀書則深溝堅壘，得地能守者也。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廢。

至於寫字，真、行、篆、隸，爾頗好之，切不可間斷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遲鈍，吃虧不少。爾須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

至於作詩文，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過三十后，則長進極難。作四書文，作試帖詩，作律賦，作古今體詩，作古文，作駢體文，數者不可不一一講求，一一試爲之。少年不可怕醜，須有狂者進取之趣。過時不試爲之，則後此彌不肯爲矣。

《曾國藩全集・書信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 汝讀《四書》無甚心得，由不能虛心涵泳，切己體察。朱子教人讀書之法，此二語最爲精當。爾現讀《離婁》，即如《離婁》首章「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吾往年讀之，亦無甚警惕；近歲在外辦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許，從心而不從法，則下凌上矣。「愛人不親」章，往年讀之，不甚親切；近歲閱歷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識，余嘗以意測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潤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潤花，過小則難透，過大則離披，適中則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過小則枯槁，過多則傷澇，適中則涵養而渤興。泳者，如魚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謂魚躍於淵，活潑潑地；莊子言濠梁觀魚，安知非樂？此魚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萬里流」之句，蘇子瞻有夜卧濯足詩，有浴罷詩，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喜讀書者，須視書如水，而視此心如花、如稻、如魚、如濯足，則涵泳二字，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爾讀書易於解說文義，却不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悉心求之。

《曾國藩全集・書信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 大抵寫字只有用筆、結體兩端。學用筆，須多看古人墨迹；學結體，須用油紙摹古帖。此二者，皆決不可易之理。小兒寫影本，肯用心者，不過數月，必與其摹栖字相肖。吾自三十時，已解古人用筆之意，只爲欠却間架工夫，便爾作字不成體段。生平欲將柳誠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爐，亦爲間架欠工夫，有志莫遂。爾以后當從間架用一番苦功，每日用油紙摹帖，或百字或二百字，不過數月，間架與古人逼肖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此吾之素願也。不能，則隨爾自擇一家，但不可見異思遷耳。

不特寫字宜摹倣古人間架，即作文亦宜摹倣古人間架。《詩經》造句之法，無一句無所本。《左傳》之文，多現成句調。揚子雲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長楊賦》摹《難蜀父老》，《解嘲》摹《客難》，《甘泉賦》摹《大人賦》，《劇秦美新》摹《封禪文》，《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幾於無篇不摹。即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亦皆有所摹擬，以成體段。爾以后作文作詩賦，均宜心有摹倣，而后間架可立，其收效較速，其取徑較便。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八《覆鄧寅階》 小兒紀澤頗事看書，不好制藝。吾意學者於看、讀、寫、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獵宜多，宜速；讀者諷詠宜熟，宜專。看者「日知其所亡」，讀者「月無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賈趨利，聞風即往，但求其多，讀者如富人積錢，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讀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兩事，不可缺亦不可混。至寫字不多則不熟，不熟則不速。無論何事，均不能敏以圖功。至作文，則所以澹此心之靈機也。心常用則活，不用則窒，如泉在地，不鑿汲則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則不成令器。今古名人雖韓、歐之文章，范、韓之事業，程、朱之道術，斷無久不作文之理。張子云：「心有所開，即便札記，不思則還塞之矣。」小兒於每三、八課期，敬求先生督令作文，約以五百字爲率，或作制藝，或作賦，或作論，或作經解札記，斷不可一字不作，或逢三作制藝，逢八作賦、論、經解，亦尚妥善。未有無一字之常課，而可以幾於成者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爲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咏而不妄加評騭，斯可哉。戊辰四月。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下《致用》 體不立則用不行，而非用要無以見體。觀於天以時行物生爲道，則知人有開物成務之責矣。

致用之道，在於根極義理，體貼物情；能如此，庶有遠大之規，而無闊疎

之弊。

凡致用，志要正而有常，智要不鑿，勇要不輕，因革損益要因乎人情、物理之自然。

體上粗疎一分，則用上窒礙一分。故非精義入神，無以致用。

人必自憂其心之不治、身之不修，而後能憂國憂民。故不知憂之人，識者患之。

聖學王道，其精微廣大之實，在欲盡、理純而已。

「仁」、「術」二字要善認。蓋從「仁」生「術」，「術」即「仁」也；若以「術」字當先，「術」且爲「仁」之賊矣。

惟能以公心、實心爲學，方能以公心、實心任事。觀人者可以覘事於學。

成見、偏見，皆起於任我不任理。任理，斯能大公而順應。

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可見道之行處即是凝處，非有二也。

既「内自盡」，又「外求助」，此二語通乎學問事業之本。

王道才是透得根源。霸者面子上補苴得儘好，那根源受病處，正如瘡母不除，合下雖未見即發，發時必更横決也。

「明德」、「新民」，理原無二。如誠意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達之即平天下之「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也。

有萬世無弊之道，中是也；有隨時救弊之用，忠、質、文是也。然忠、質、文用之各有所當，是即所以爲中矣。

聖人用禮樂政刑時，只是完得箇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

治道以體元保極爲存養，以度務揆幾爲省察。存察之理，至該備矣。

事無木以勤成，以怠壞；以静成，以躁壞。戒「忘」戒「助」，爲學與爲治一也。

德外無功，德外無言。功不本於德，功即罪也，言可知矣。

權者，經中恰好之用也。若謂經外有權，便是踰閑無忌憚之言。

菽粟非所以治病，薑黄非所以養生。經世之道貴各得其宜，於此可想。

見其大，自然能立、能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而答以「知禮」。孺悲欲見，而「辭以疾」。蓋聖人之權，實即是經，所謂「曲而有直體」者也。

對避世者言，則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對干時者言，則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仁以安人，義以正我，可以觀其合矣。

智勇之衰，多由嗜好蔽累之。「絶利一源，用師十倍」，古語卻非無見。

智於私者愚於公，勇於私者怯於公，故「智」、「勇」離「仁」字不得。

鏡能照外而不能照内，能照有形而不能照無形，能照目前、現在，而不能照萬里之外、億載之後。乃知以鏡喻聖人之用心，殊未之盡。

因物之色，而命之以黑白；因物之聲，而命之以宫商；似乎物，爲政者然。然辨色於夜，識聲於微，因之中須有本領在，此天下所以思婁、曠也。

是非不顛倒而好惡游移者，其究是非亦不能不顛倒。故定識，非定力無以持之。

能經緯萬端，全在窮理。理有未窮，雖能制心一處，然移步輒迷，以云「無事不辦」，則遠矣。

古與今，理同勢異。不能貫通之，是不知本；不能變化之，是不知用。

無位能化人，然後有位能治人。《易》卦初爻，其位未及於治人，然所言修己之事即所以化人者，立矣。

先天之中有用，後天之中有體。立本趣時，原自拆開不得。

事有似乎終身用不著者，或遂以爲非吾分之所及，難以豫爲理會。豈知分殊而理則一，祇尋常日用間得失是非，便可自證耶。

超出一物，斯能運動一物。納身甕中，尚欲甕惟我運乎？

不忍小忿、小恥，將有大忿、大恥隨之。然所貴於能忍者，初非爲其有此計較也，君子亦但知己當克、氣當養而已矣。

《春秋》法嚴而情恕，除卻誅絶亂賊外，俱有「書用識哉，欲並生哉」之意。

道須有益於生人之用，乃與自私自利有别。昌黎《原道》大旨，括於一「公」字。儒家既見得佛、老不公，豈可復自蹈之？

《清代四名人家書》李鴻章《諭文兒》　文兒來稟詢文學，今爲汝告：文字爲思想之代表，思想爲文字之基礎，故二者之研練，相爲表裏者也。且夫思想爲事實之母，今日學者所積之思想，他日皆將見諸事實者也。思想有不宜於事實者，則立身處世，安保無自誤、誤人之慮？是以讀文宜先讀紀叙文字，作文亦宜先作紀叙文字，參以文家法律，而平日要宜隨時留心事物之實際。如此循序奮進，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可預決焉。讀文之選擇，既以真確爲標準，則八股既行以後，

不如八股未行以前(更細別之,道咸以前尚佳,以後乃每況愈下矣);唐宋以後,尤不如漢魏以前。蓋古之文字,於事實較切;後世之文字,於事實多疏,不足爲表示思想之模範。而漢唐以上,文字抑又爲本國人素所尊信,擇其尤切於世者闡明之,於全國人精神之聯貫大有關系也。

讀文之法,可擇愛熟誦之。每季必以能背誦者若干篇爲目的,則字句之如何聯合,篇段之如何布置,行思坐思,想便可取象於收視反聽之間。精神之研習既深,行文自極熟而流利,故高聲朗誦,與俯察沉吟種種功夫,萬不可少也。所以須熟讀者,以吾國人素無普及教育,語言與文字久離爲二,非腦海中蓄有數百篇之佳文,三四千個可以分類(謂名、代、動、静、狀、介、連、助、嘆九類之文法)之字,心手必不能相應(尋常人説話常用之字,大約三千多,但無規律耳),秉資雖有敏拙,習性雖有文野,而此熟讀功夫,則不可少耳。

鍾天緯《學堂宜用新法教授議》 予束髮受書,出就外傅,所從不下十餘師。每館皆守其老師宿儒之教法,如金科玉律,不敢稍越準繩。每日授生書一首,帶書數張,温書半本,寫字一頁,便謂功課已畢。師以爲不留餘蘊,生亦以爲無可請益矣。如是者十餘年,猶不知書中是何意義。加以質本魯鈍,旋作旋輟,至十四歲猶僅讀《萬章》一篇。一日讀至「謨蓋都君咸我績」,似覺費解,細玩朱注,始知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恍然大悟。因將已讀之書,逐加體玩,均有義理之可尋,始知十餘年徒擲光陰,費精神於無用之地,然因此蹉跎,究不能多讀有用之書,職此故也。光緒初年,幕游山左,徐仲虎觀察命其兩子,長君獻廷茂才,次君衡山副貢,受業於予。其時獻廷年已十三矣,《四書》、《五經》均已讀完。問其書中之義,則茫然也。於是朝夕爲之講解,一旦豁然貫通,有紅爐點雪之妙。其後徐觀察赴德國參贊任,揄揚予之教法於李丹崖星使之前。星使咨調予出洋充教讀,蓋擁皋比於三萬里之外,亦從來所未有。予一以教徐生之法教李生。李生名鐘俊,亦能心領神悟,比予回國時,業已中西文理俱通。明年予就上海制造局,挈眷僑寓局後,朝出暮歸,從公鮮暇。其時寰兒方七齡,尚未上學。因剪紙作方字,每晚教以二十字,逐字講解,每字只講一義。積三月餘,已有二千餘字,於是授以《感應篇圖説》、《陰騭文圖證》,每晚爲講一課,隨令還講,即加句讀,作爲次日之生書,次晚背誦無訛,再上第二課。如是者半年,眼前文理均已粗通,遂買《三國演義》一部,每晚與之講解。因新出石印繪圖,小孩如獲至寶。與之講解,更爲眉飛色舞。《三國》已畢,再授以《列國演義》,旋以《左傳》、《國語》、《國策》、《史記》相印證,更覺醇醇有味。如此前後不及一年,已能握管作通問函,漸漸學作古文矣。故寰兒於十一二歲時,業已開筆作春秋策論,皆獲益於此法也。此法本奪胎於西人教法,無他巧妙,不過由淺入深之一法。先講拼法調音,次講文法字義,比及三年,文理無不貫通者。中國人讀書,勤過西人,而獲益適與之相反,由於先艱深而後平易。童子無知,不能食古而化也。若用新法教授初學蒙童,每日先授以方字,逐字講解意義,不妨悉用土音。每日以識二十字爲限,俟識千餘字,即選《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學堂日記》、《感應篇圖説》、《陰騭文圖證》等書,編爲三百課,配以石印繪圖,每日隨講隨讀,仍必添識新字,以滿三千字而止。此第一年功課也。次年仍兼温字義,取《家語》、《國策》子史等書,文義淺近者,編成三百課,仍隨講隨讀兼温舊課。此第二年功課也。再次年擇《國策》、《史記》、《漢書》等文理稍深、篇幅較長者,仍選三百課,亦隨講隨讀,兼温字義。此第三年功課也。合計三年後有三千字義爛熟胸中,有九百課由淺入深之書本,而謂不能融會義理耶?然後舉《四書》、《五經》授之,有不聲入心通、入而輒化乎?其開筆之法,非必作韓、柳、歐、蘇之古文,金、黄、熊、劉之制藝,方爲操觚也,只須由數十字擴充至一二百字,苟文理通順,自成段落,即謂之作文,豈如世俗做破承題起講方謂開筆耶?但此法之難,難在塾師。一則因塾師自童而習之,以迄白首,無不恪守其祖師教法,決不肯稍爲變通,若是者由於識迂;一則其所得脩金,本甚菲薄,而學生又非其骨肉至親,得過且過,豈肯費如許精神?若是者由於俸薄;一則憚於此法瑣碎,誠恐居停無識,吃力而反不討好,若是者由於性懶。殊不知此法始雖覺其甚難,後自迎刃而解。學生但覺讀書之樂而不覺其苦,愈讀而愈有精神,愈有意味。鄙意在字典中,挑出三千字,分别繁、要、簡三種,均刻木版,用堅硬之洋紙刷印,切成方字,每生即給字一匣,務必讀完三千字,方准讀書。温理時令學生手自執持,目注口誦,塾師只消高坐旁觀,口爲進退。此法有三善:白紙黑字,燈下倍覺分明,一也;紙質堅硬,不致磨爛,二也;字面光潤,温時滑不留手,不致多費工夫,三也。其三年内應讀之書亦須預爲選出,加以繪圖,另刻一版,其應注者,加以細注,務必文義明白顯露,雅俗共賞,仍不離由淺入深之宗旨。此法頗爲驚世駭俗,使冬烘學究聞之,鮮有不枘鑿者。不知人生光陰有限,能讀書者,不過二十年。今人之書已苦百倍於古人,近來加以翻譯西學諸書,更覺汗牛充棟。人之精力,能有幾何,可以兼收并蓄?

惟有將初學蒙養之功，十年縮作二三年，則騰出精力，足以讀中外有用之書。豈非當今興學之極大關鍵哉？因自述閱歷所得，質諸海内同志之士。昔王荆公行青苗法於鄞縣而大效，推行天下，適以誤國。此雖予親身有驗之事，但安得人人盡如我意，而謂其必有效耶？是所望於神而明之者。

時光緒二十二年正月穀旦，鍾天緯自記。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文集》卷四《尋孔顔樂處論曾滌生宫保安慶課士應試作》

登高之法，非一蹴而至於高，必始於卑，卑者所以求高之緣也。行遠之法，非一蹴而至於遠，必始於邇，邇者所以求遠之基也。學聖賢之道，不可以一蹴而至於聖，賢必始於下學，下學者所以求聖賢之方也。昔者周子教程子以尋孔顔樂處，至所樂之事，則周子、程子、朱子皆不言。然則孔顔之樂其將遂不可知乎？曰，奚而不可知也。然則何尋乎爾？曰，所以爲下學之方也。然則其不言何也？曰，不躐等而教也。何以言其樂之可知也，以其見於《論語》之書者知之。從心所欲，不踰矩，此孔子之樂也。欲罷而不能，如有所立卓爾，此顔子之樂也。然則何以言乎其尋，尋之云者，下學之方也。高吾知之，而欲至於高，則尋之於卑。遠吾知之，而欲至於遠，則尋之於邇。孔顔之樂吾知之，而欲得其所樂，則尋之於下學，非於孔顔尋之，於吾身尋之也。吾身而有聖賢之樂乎？無有也。何言乎於吾身尋之也？聖賢之樂不可得而驟窺也，吾從其下學之始，求之久之可悠然會也。聖賢下學之始，未必遂有是樂也，而當其下學則有下學之樂，時習而悦是也，聖賢亦由下學之樂以漸得其所樂。吾不驟尋聖賢之所樂，吾尋其下學之樂，而聖賢之樂亦可以積久而馴至也。聖賢之樂不可尋，聖賢之下學可循，循其下學者是即所以尋其樂者也。故曰，非於孔顔尋之，於吾身尋之也。然則程朱何以不言也？曰，何爲其不言也，其曰，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又曰，見處通達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此其以孔顔之樂示人者也。其曰，克己復禮，致謹於視德言動之間，久之自純熟充達。又曰，今且博文約禮，便自見。此其以尋之之方示人者也。雖不明言所樂之事，而其所以教人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若夫進始求下學之人，而驟語以大聖大賢之極詣，使舍其切實之功，而索之無何有之鄉、空虚冥漠之處，是豈程朱之所言者哉？人之欲登高者，吾從其高而詔之不能也，必由其卑者而引之使高。人之欲行遠者，吾從其遠而詔之不能也，必由其邇者，而導之使遠。程朱之言亦若是而已矣。然則孔顔之樂其尋之而得者有其人乎？曰，有程朱是已。程朱者，真知孔顔之樂處者也。是故必如孔顔而後能樂，必如程朱而後知孔顔之樂，必如程朱之言而後能尋孔顔之樂。

孫詒讓《温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第六章《管理》

學堂之試驗，就所已經教授之事項，試其果能理會能應用與否？以參證其教授之得法與否？是不惟計量兒童之知識，將以確定其修學之方法也。不知者，失其目的，誤認試驗爲學校事業之一，以教授爲試驗之奴隸，而兒童亦以試驗爲修學之目的，是不惟使兒童徒苦學，且使起不平失望之念，或希僥幸於萬一，或起恐怖之心，致誤勉學之目的，亂教授之秩序，甚非計也。故施行試驗之時，教員當精心注意，而務使不生此等弊害。

一、試驗之種類。有定期試驗、臨時試驗及平常考察之别。定期試驗者，豫定期限而施行者也；臨時試驗者，量教授之進步而臨時施行者也；平常參考者，不必提出問題，於平素授業之際考察其成績者也。今就此三種示其得失如左：

（一）定期試驗，則兒童必不注意於平素之受業，至期則加苦功，恐於身體無益。且學習之方法流於空誦暗記，其所把持之知識，不過一時之記憶耳！且易使生僥幸於萬一之弊。

（一）臨時試驗，雖無定期試驗之弊，其試驗之施行常出於不意，使兒童戰戰兢兢，反須多方注意，而於實濟之知識致不能用全力，且心力軟弱之兒童，不能用此試。

（一）平常考察，其狀非似試驗，故無以上二法之弊。惟就多數之兒童而行平常考察，頗非易事也。強欲行之勢，必不能伸力於教授，且所試問各生徒之題，必有難易之别，則不免有幸不幸之差，除作文、習字、圖畫、裁縫等，可以同一之題考察成績外，餘科固甚難也。

由上所述，知小學校之試驗，終以平常考察爲最當。而平常考察，務使兒童不狼狽周章，與平素之教授不異其狀態而後可也。

定期考試，惟於每學期末試驗。其期間所修畢之學業，定某日至某日爲試驗日。不用終日試驗之法，於一日隨宜行一二科之試驗，他時間如平常教授爲宜。

二、試驗之方法。有二：口答法、筆答法是也。二法各有得失。口答法者，刺衝兒童之智力，奮起精神者也，用之於乏筆記力之兒童最爲適宜。然兒童有巧推問題之意味，善觀教員之顔色而善於答問，且就多數之兒童而行此法，費

時甚多，其問題必不得平衡也。筆答法者，得以知智識之精粗連續之如何，且同時得以試全級之兒童者也。然兒童往往直鈔教科之文句爲答文，而其理會如何，仍不得而考察也。要之，當量兒童之學力及其年歲之若何，並用兩法。

三、試驗之問題。選擇問題不得其宜，不惟不能達教授上之目的，且不良之結果影響於教育上亦不尠也。蓋兒童常由教員所出之問題，得知教員之氣僻，得察教員之偏向，得揣知教員所出問題之性質。是以教員之着眼失其當，問題之選擇失其宜，則教員之價值輕，而修學之習慣壞矣。

（一）問題有臨時俄然由教科書或教案等掣出，或由己所有之知識而選定者，然而此等問題果能通學科之全體而得其要乎？抑能適切於實際之應用乎？是不得而知之也。故教員於平素授業之際，當注意適切於試驗問題之事，隨而記録之，以供他日之採用。

（二）試驗之問題，當示修學之要點，且使兒童知如何得修成，如何得運用之實際。不然，則欲使得真實之知識，以養成其獨立之器，難矣！

（一）選擇問題之時，當豫定所答要領之標準，不定其標準而漫然批判，則必眩惑其平素學力，不惟失於公平，且查閲之時，費苦心實大也。

四、試驗之批評日本評定試驗之成績，多用甲、乙、丙，或上、中、下，或美、良、可，稍可、不可等評語，或用簡單點數。大率爲十點蓋評語適於示兒童，點數爲便於調查計算，故教員册簿上以點數記之，示兒童時則以評語可也。

五、試驗之標準。

修身科。以事實之正否爲之，不可論其書法文章之良否。

讀書科。分熟讀與講義兩項。

作文科。分四項：一趣旨，二結構，三字句，四書法。

習字科。分四項：曰字格，曰配合，曰大小，曰點畫之脱誤。

算術科。分三項：曰答，曰式，曰運算。

地理科。分四項：曰要點，曰明瞭，曰短簡，曰確實。

歷史科。可準地理科。

圖畫科。自在畫分五項：曰佈置，曰形似，曰用筆，曰濃淡，曰清潔。用器畫分三項：曰線點之鉅細虚實，曰其法之記憶，曰清潔。

胡奫《大衍集・執筆記》 執筆之法一十有二，而通用者惟三。一曰撥鐙。【略】茲之所謂撥鐙者，果何也？爰舉執筆圖而細案之。蓋所謂撥鐙法者，指尖撮管，提腕空中，狀如撚草之撥鐙，鐙即今之膏鐙也。今人設胡牀憑高几，鐙在案則高，高則撥鐙其勢斜，故今謂之挑鐙。古者席地而坐，鐙在地則低，低則撥鐙其勢直，故古謂之剔鐙，剔鐙即撥鐙也。今人不見席地坐，惟知騎馬法，不得其説而強爲之詞。其實此法虚提手腕，運用指尖，婉轉如意，與撥鐙草者無異，則視踏鐙之説較爲親切矣。二曰平覆。其掌虚如握卵，其法雙鉤、雙挑，平其腕，覆其掌，故曰平覆。三曰握管。其掌心收縮，以大指堅鬬，以四指中節握管。沈著有力，犀利無雙，維不能久持，似未盡善而誥勅牓疏，閒亦用之。他若提斗一法，用書扁署亦不可少。其餘諸法，皆左道也，概從芟削。

陳子褒《教育遺議・體罰教育説》 昔之訓蒙穉者，惟督以句讀摹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囚徒。彼視學舍如猙犴而不肯入，視師長如獄吏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飭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蒙養之法滋衰。吁，是體罰之弊致然也。泰西學者詳論其害。自賈奇利俺以下，至於洛克、盧索、斯賓塞，屈指不勝數。故能一掃千古陋習，以啓昌明正大之運也。今宜倣法泰西教術，一以彼爲型範。小學校長及教習，不得以體罰加于生徒。所謂體罰者，非特鞭撻繩縛之謂。凡秋毫有加于身體而使之痛楚者，不可不視以爲體罰而申其禁也。然師長之臨生徒，猶君主之臨民，獨有恩而無威，則狃以爲常。況有頑梗不率命荒於業而怠於課者，若不加以懲創，則何以爲人師哉？懲罰之法亦未可全廢也。苟用之得其人焉，則有助於薰陶，不以類於體罰爲嫌也。小學懲罰之法有三：一曰離羣；一曰直立；一曰拘留。

離羣法於罰爲最輕。人無不樂合羣而惡索居，雖兒童不免於此。若使其同列離居，禁其嬉戲，若苦與鞭撻繩縛幾等。例如與隣席聒話喧擾妨業者，及馳騖攪其列伍者，宜前其席使就教習，以防其違犯，監其舉動。又散校時有害他人遊息者，又誘同列惡戲者，若放置不檢束，則敗羣之害不堪設想。如是者散校時宜令獨坐，禁與生徒同遊，是離羣之梗概也。

肄習時喧囂妨業者，粗暴過激，患苦他生，破毀器物，塗污牆壁，體操時亂行私語者，皆可以直立法罰之。直立法者，使首不得俯仰，垂兩手至膝，容儀端正，直如柴立。唇無得啓，口無得語，以半點鐘爲限。斟酌情狀，定其久暫。蓋直久者妨于衛生，故爲之程限也。當祁寒盛暑時，宜擇善地處之，以免于暴露云。

拘留法者，放校後按時拘留，不得歸宅之謂也。怠於課業者，到校後時者，

往復塗次凌弱後進者，與同列毆鬬者，皆可以此法罰之。唯拘留不得過一點鐘以上，且教習在側監之。

教習之懲罰生徒也，處心宜懇摯而用法當無私。故科罰之際，温顔正色，雖兒童亦知己非，無憾于師長也，如是而懲罰可行矣。

《唐才常集》卷一《尊專》　學問之道，不專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達憂也。然經史詞章，其質性聰穎者，偶涉藩籬，尚能貌襲其華以盜名欺世，而許、鄭如鯽，庾、鮑如林矣。惟泰西格致之學，及一切公法律例專科，則斷不能剽竊緒餘，鹵莽滅裂，蘄爲世用，故往往攻一藝終其身焉；且師弟相傳，子孫世守，靡明靡晦，極巧研機。無他，專故也。

中國數十年來，同文、方言、武備等館，次第舉行，衿纓雜拉，風雨鱗萃。而臨變倉卒，不獲一器一人之用者，士夫腹非之不已，而目笑之；目笑之不已，而縴掣之。一入其途，爲世大詬，尚何專焉？

夫中士非獨不專於新學，即其騖爲文章之業，輒喜兼營併舉，苟且塗飾，終其身勘翔實者。惟帖（帖）括）一門，雖窮鄉僻壤，視爲身心性命之窟，而摇其精而疲其神，骷髏於章句，傀儡於癈序，曰是固宜然。無他，上以是求，下以是應，不得不爾。嗟乎！誠反其道以求之實學，安知必讓西人以獨步也？

昔普國有尼姑喇賚賜者，憤普師之覆於拿破侖，遂入巴黎受業瑞士人包狸，窮其後膛槍之術，卒歸普而多鑄新槍以報法。此猶一人之專，尚能輔德爲盟主；而況泰西恒合人人之專，以强其國力，保其國權者哉！夫冰洋之阻也，地心之熱也，星球之遠也，格致家尚欲鎚幽涉險，鑿地開天，以爲環球瞠目咋舌之舉，而後慊於心；而況耳目手足，得而經營者哉！

抑西人每詡智力勝古人者，非虚語也。如溝通紅海之事，在周匡王時，有埃及國王法老尼谷，興工十二月，死者十二萬人。而近來法人勒塞拍斯即留瑟。自咸豐十年興工，至同治八年，卒溝通之。此五洲瞠目咋舌之舉，而竟以專得之者也。今之眠而愕者，輒曰西人巧甚，不知其巧非巧，其拙真巧耳。

至其爲學之道，不矜捷獲，不陵天聰。其扼要在以格致鍊記性，而腦氣既活，靈魂四通，輪軸機捩，速於光電。古云「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殆顛頊嫥壹，而靈魂以收其效之謂歟！是故西人之專，本於拙而巧不可階；華人之不專，恃其智而愚不可藥。雖然，上之人固不予以可專之業而尊之，而誰則擲其身於無用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保笑岳《學貴實用論》　或問，學問之事其裨益於人者，何在？曰所以廣見聞，益智慧也；所以鑒於往古，而推行於今時也；所以觀古人之行事，而可以正心術成人品也。此三者皆得益於學問之事也。而其所尤要者，則在乎格物致知，通今致用。昔人云，通天地人之謂儒，蓋致知之謂也，亦即致用之謂也。使爲學而不知格物致知，則其學皆不徵諸實理，何以窮天文地理人事之紛紜煩賾而各得其精微乎？使爲學而不知道今致用，則其學皆不見諸實功，何以究兵刑禮樂農桑之綱領條目，而各得其體要乎？雖然學人之所以能成就而卓有施爲，神於制製者類皆專精一事而不尚兼騖之能，類皆漸致其功，而不尚速成之效，故潛心静氣體玩研索，深之窮天地施生之功用，淺之亦窺人情物性之庸奇，大之爲體國經野之謨猷，小之亦盡制器尚象之精妙。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通其變，觀其通，學問中之能事盡矣。近來泰西各國極重學問之士，士有能窮一理精一藝者，即達於朝廷，優其廩餼，使之專心於是焉，所以能益求能，精益求精，而學問之途愈廣，蓋所以稽古而達時，考邇以見遠，探之微而推之廣，以得夫造化之神奇，萬物之情狀焉，則致力者之階也。而其道則在乎上之立法，有以鼓舞而振興之，使逸其身贍其家，而又示以進取之途功名之路，則凡人之聰明才力有不競用之於有用之學哉，則凡人之智巧藝術有不競効之於求効之世哉，此西學之所以盛也。夫渾儀周髀天文之祖也，而法愈出而愈密，則步天之歌可弗作矣。冪積句弦算法之宗也，而法愈演而愈捷，則九章之術不足習矣。耰鋤犁耨農田水利之經也，易之以機器運梭引線可省人力五之四矣。更精之以化學、汽學、重學、爲政之學、航海之學，無不各得其精，又況一國之人人人自勵，專門名家其所以講求而切究之者，並無空言無補之弊，又無迂論難行之失，此學問之所以爲可用，而士人之深有裨於國也，此即古人所謂通天地人之謂儒也，而豈徒沾沾於章句之學云爾哉！或乃躍然而進曰，信如子言，則學問之事其足爲富强之術者，既如此矣，其足爲家國之利者又如彼矣，然則昔聖先賢所爲枕經葄史之功，博古通今之識是皆可以不事其勞矣？則應之曰，何爲其然也，是皆實見。夫取士之道，華士徒尚文詞而坐言不能起行，則浮靡者不足恃，樸士亦知經濟而施設並無藝術，則迂遠者不足憑，推原其故，則自漢唐宋元以來，其考試科舉之法有以限之也。尚策論之世，人人皆董江都賈長沙也，尚經術之世，人人皆鄭司農許洨長也，此猶其根本之學也，至於尚詩賦則人人皆楊子雲司馬相如而對偶聲病束縛豪傑之才矣。降而尚經義，則人人皆王荆公歸震川而義理格律，又磨盡英雄之氣也。蓋功令所在，士人束髮受經時，即已守之勿

失，惟恐繩尺之或踰，因而雪案螢窗，黃鬚槁項，使其聰明才力盡銷歸於無用之中而後已。以至言格致則以爲極窮幽深而無益於揣摩之計，言經濟則以爲好高騖遠而有妨其誦讀之功，於是言天文律曆則二極之纏度，四時之測驗，五音之正變，均茫然也。言農利水利，則凶荒之補救，溝洫之經營，壩堰之興廢，舉茫然也。甚者足不出里巷，目不見當世事，而徒自命爲儒者，上以是末下，以是應能致知者，幾人哉？能致用者，又幾人哉？歐洲諸國特大反其制焉，凡士有能通知今古治亂興廢之機致君澤民之事者，則議政朝廷資其擘畫焉，有能遍通各國語言文字之精，盡讀各國記事纂言之作者，則搜羅典册資其詳譯焉，有能極制器尚象之功成利用前民之業者，則傳述工匠資其化裁焉。至其甚者，則又能別出新奇力通祕奥星象之全體，以寸管收之山河之全圖，以寸球縮之事直洩造化之精矣。電氣之運行借之以備吾用汽機之捷速演之，以試吾能事直探制作之原矣。血脉之考證，居處之講求，事直究性命之微矣。故士苟精一藝，自足令人欽佩，而可食利於無窮，此學貴實用，明驗之大效也。夫華人之聰明才力何遽不及西人也？而何以性靈汩没精神耗敝哉？則以功令之文之限之也。不然使由器而進於道，由技以通乎神，則昔聖先賢所爲，枕經葄史之功，博古通經之識者，豈至意成爲空言而無實用哉！吾甚惜夫考試爲求才之事，而卒使有才者之無以見其才，并使有才者之枉用其才也。故特因子言而發之，非謂通行千餘年之良法美意爲有所敝也，或遂喟然請從子游而遍焚功令之文，以自勵於學問焉。

鍾天緯《訓蒙捷訣》 鄉人讀書，往往有四五年之久，而能解之字無一百，能識之字無一千。皆因拘守舊法，未得捷徑故耳。今與教讀先生商酌，另用新法，救各人子弟。各人須知先生苦心，實欲使子弟受無窮之益，并非偷懶以圖自便。今將訓蒙捷訣，約略言之，條列如下。

一、認字解字

假如有兩童讀書：甲童能念熟五經白文，無一句差錯，而一字不能認得，一字不能解得；乙童能認五經之字，能解五經之字，而經文一句不熟。問此兩人誰爲有用？高明人必曰能識能解者有用。若不能識不能解，雖熟讀亦無用也。尋常人每以多讀書爲主，而不以認字解字爲主，無怪乎讀書數年，依然如一木一石也。

一、認字之法

認字須通館一律，蓋一律則教一人而十余人聽之。假如館中二十人，若每人教兩遍，合而計之，一如每人教四十遍矣。而且二十人之中，有識彼一字者，有識此一字者，互相質問，更無慮不識也。或館生年有長幼，質有靈鈍，只分兩等便合，如認十字爲第一等，認五字爲第二等。認字切不可多，爲降來温字地步。

認字須分班數。假如館中二十人，宜分五人爲一班。每日以一寸方之紙，寫一字，認時使五人圍住圓臺，逐一認識。第一班五人認完。然后第二班五人來認。所認之字，切不可另寫在字簿之上，蓋分散認則將來可以亂認得；若寫在字簿，則如讀書一般，只能念熟，而不能移在別處亦認得矣。認字必先認口頭言語，然後十三經集字。蓋童子讀書，苦不曉解。若口頭言語，則聲入心通，自能認得，在童子大有樂趣，正童子之心得也。且由淺入深，乃不易之法。往時幼學，先讀《大學》、《中庸》，奈何以至深道理，使童子勉强記誦耶！童子之逃學懶讀，未嘗不因乎此也！

一、解字之法

每認一字，即解一字，其始認口頭言語之字。但先生寫一字在紙，不必連注寫之。假如寫杯字，不必連茶杯二字添入。若連注添入，則學生照讀，不肯强記注解矣。以口頭言語解四書五經之字，如奔，走也；晨，早也；夕，晚也、夜也之類，故幼學易曉。

一、温字之法

跟上兩日，仍然七日一温。温字之日，則不必認新字。數月之後，字數既多；宜抽覆之，至温字則遍行温過。一日不足，則兩日温之，兩日不足，則三日温之。此事以熟爲主，不以多爲主也。

一、寫字之法

寫字宜先學一劃、一豎、一撇、一捺，數個月後，然後湊成全字。此乃由分而合之法，譬如做木臺者，先將横直各木，逐條做好，然後合成一張臺也。

一、默書之法

不必默所讀之書，只將口頭言語之字，串成句語，令其默寫出來，由兩字而三字四字，如初云飲茶食飯，後又云飲杯茶食碗飯，後又云飲一杯茶，食三碗飯。後又造成一件事，猶云早晨起身，搭船往省城，使他照默。第二日又另擬數句使其照默。此乃信札文字之根本，切勿以爲粗俗也。其始串成句語，多用實字生動字爲之。及六個月後，宜運用口氣之極虚字，猶云必須食飯，乃不肚饑，又云

少食一碗飯，尚且肚饑，何況全然不食耶！如此則將來作文寫信，十分妥當矣。若一年之後，又用文雅字，串成句話，即如云：清晨起身，趁船往省城是也。此乃由俗入雅，由淺入深之法，切不可躐等妄爲也。

一、講書之法

講書宜講陰騭文善書，不必講《四書》、《五經》，蓋一則取其易曉，二則每段有古典一件，使人動聽，如俗話一般更好。

學科教學法

陸德明《經典釋文序》　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其來既久，誠無間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畧，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逢指要。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斯富哉言乎，大矣盛矣，無得而稱矣！然人稟二儀之淳和，含五行之秀氣，雖復挺生天縱，必資學以知道。故唐堯師於許由，周文學於虢叔。上聖且猶有學，而況其餘乎？至於處鮑居蘭，翫所先入；染絲斲梓，功在初變。器成采定，難復改移；一薰一蕕，十年有臭，豈可易哉！豈可易哉！余少愛墳典，留意藝文，雖志懷物外，而情存著述。粵以癸卯之歲承乏上庠，循省舊音，苦其太簡。況微言久絶，大義愈乖，攻乎異端，競生穿鑿。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既職司其憂，寧可視成而已。遂因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爲三秩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竝録，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訓義兼辯，質而不野，繁而非蕪，示傳一家之學，用貽後嗣。令奉以周旋，不敢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但代匠指南，固取誚於博識，既述而不作，言其所用，復何傷乎云爾。

《全唐文》卷一三四王孝通《上緝古算經表》　臣孝通言：臣聞九疇載叙，紀法著於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於造化。夫爲君上者，司牧黔首，布神道而設教，采能事而經綸，盡性窮源，莫重於算。昔周公制禮，有九數之名，竊尋九數，即《九章》是也。其理幽而微，其形秘而約，重勾聊用測海，寸木可以量天，非宇宙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者。漢代張蒼，删補殘缺，校其條目，頗與古術不同。魏朝劉徽，篤好斯言，博綜纖隱，更爲之注。徽思極毫芒，觸類增長，乃造重差之法，列於終篇，雖未即爲司南，然亦一時獨步。自茲厥後，不繼前蹤，賀循、徐岳之徒，王彪、甄鸞之輩，會通之數，無聞焉耳。但舊經殘駁，尚有缺漏，自劉已下，更不足言。其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亭方亭之間，於理未盡。臣今更作新術，於此附伸。臣長自閭閻，少小學算，鐫磨愚鈍，迄將皓首，鑽尋秘奥，曲盡無遺。代乏知音，終成寡和。伏蒙聖朝收拾，用臣爲太史丞。比年已來，奉敕校勘，傅仁均歷，凡駁正術錯三十餘道，即付太史施行。伏尋《九章・商功篇》，有平地役功受袤之術，至於上寬下狹，前高後卑，正經之内，闕而不論，致使今代之人，不達深理，就平正之間，同欹邪之用，斯乃圓孔方枘，如何可安。臣晝思夜想，臨書浩嘆，恐一旦瞑目，將來莫覩。遂於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凡二十術，名曰《緝古》。請訪能算之人，考論得失，如有排其一字，臣欲謝以千金。輕用陳聞，伏深戰悚。謹言。

歐陽詢《藝文類聚序》　叙曰：夫九流百氏，爲説不同，延閣石渠，架藏繁積。周流極源，頗難尋究，披條索貫，日用弘多。卒欲摘其菁華，採其指要，事同游海，義等觀天。皇帝命代膺期，撫茲寶運，移澆風於季俗，反淳化於區中，戡亂靖人，無思不服，偃武修文，興開庠序，欲使家富隋珠，人懷荆玉。以爲前輩綴集，各抒其意，《流別》、《文選》專取其文，《皇覽》、《遍略》，直書其事，文義既殊，尋檢難一。爰詔撰其事且文，棄其浮雜，删其冗長，金箱玉印，比類相從，號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有事出於文者，便不破之爲事，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後，俾夫覽者易爲功，作者資其用，可以折衷今古，憲章墳典爾。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男歐陽詢序。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五《雜文部一・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尚書大傳》曰：「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之，何爲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史記》曰：「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漢書》曰：「劉向精專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又：「班游以選受詔，進讀羣書。」《東觀漢記》曰：「章帝詔黄香，令詣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日下無雙，江夏黄童也。」又曰：「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詩書。」又曰：「高鳳讀書，夜不絶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

流麥。」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家貧無書，至京師市讀書，一見輒誦憶。」又曰：「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漢書》曰：「匡衡鑿壁，引鄰家火光，孔中讀書。」《孫卿》：「有子惡卧，而焠其掌。」《西京記》曰：「魯國陳正，字叔方，爲太官令，進御食，髮貫炙。光武欲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臣朗月書章奏，側光讀書，不見髮，三也。」《物理論》曰：「里語：白能絲，可讀詩。」《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薪負販，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及爲牧守，常自課之，月一徧。」《吳志》曰：「闞澤，字德潤，好學居貧，常從人賃書寫，寫既畢，誦亦徧。」《上黨記》曰：「太行山箐有射熊，於巖閒見諸生讀書，往覓不知處，傳以爲仙人。」《晉書》曰：「王歡，字君厚，專精讀書，不營産業。家無升斗，妻患，或毀其書。後爲通儒。」《宋書》曰：「車胤，字武子，少勤學。家貧無燈，夏月乃聚螢照讀。冬曾聚雪。仕至司徒。」《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家貧好學，織牛衣以賣而自給。仕至侍中，遷司徒。」《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會稽人。少家貧，勤學不事産業。位至本郡太守。」《後漢書》曰：「孫敬，字文質，好學，閉户讀書。不堪其睡，乃以繩懸之屋梁。人曰閉户先生。」又曰：「倪寬與人傭力，帶經書耕鉏。仕至丞相。」

詩 宋陶潛《讀山海經詩》曰：「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宋謝惠連《讀書詩》曰：「賁園奚足慕，下帷故宜遵。山成由一簣，崇積始微塵。虞軒雖眇莽，顔隰亦何人。」齊王融《抄衆書應司徒教詩》曰：「説禮固多才，惇詩信爲善。巖筍發仙華，金縢開碧篆。」

賦 晉束晳《讀書賦》曰：「耽道先生，澹泊閑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虚。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以隱几，被紈素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已，仲尼讀《易》於身中。原憲潛吟而忘賤，顔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賢聖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贊 庾信《高鳳讀書不知流麥贊》曰：「高鳳好學，專心不迴。留連經笥，對玩書臺。石門雲度，銅梁雨來。麥流雖遠，書卷猶開。」

銘 後漢李尤《讀書枕銘》曰：「聽政理事，怠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興居。寤心起意，由愈宴娛。」

書 後漢馮衍《説鄧禹書》曰：「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玄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溢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後漢孔融《與宗從弟書》曰：「知晚節豫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仁弟，實專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全唐文》卷二四六歐陽詢《用筆論》 有翰林善書，大夫言於寮故無名公子曰：「自書契之興，篆録兹起。百家千體，紛雜不同。至於書妙窮神，作範垂代，騰芳飛譽，冠絶古今，惟右軍王逸少一人而已。然去之數百年内，無人擬者，蓋與天挺之性，功力尚少，用筆運神，未通其趣，可不然歟。」公子從容襝衽而言曰：「僕庸瑣愚昧，稟命輕微，無禄代耕，留心筆硯。至如天挺功力，誠如大夫之説，用筆之趣，請聞其説。」大夫欣然而笑曰：「此難能也。子欲聞乎？」公子曰：「余自少及長，凝精翰墨，每覽異體奇迹，未嘗不循環吟玩，抽其妙思，終日臨倣，至於皓首而無退倦也。夫用筆之法，急捉短搦，迅牽疾掣，懸針垂露，蠖屈蛇伸，灑落蕭條，點綴閒雅，行行眩目，字字驚心，若上苑之春花，無處不發，抑亦可觀，是余用筆之妙也。」公子曰：「幸甚幸甚。仰承餘論，善無所加。僕見聞異於是，輒以聞見，便耽翫之，奉對大賢座，未敢抄説。」大夫曰：「與子同寮，索居日久，既有异同，焉得不叙？」公子曰：「向之造次，濫有斯言，今切再思，恐不足取。」大夫曰：「妙善异述，達者共傳，請不秘之，粗陳梗概。」公子安退位逡巡，緩頰而言曰：「夫用筆之體會，須鈎黏纔把，緩紲徐收，梯不虚發，研必有由，徘徊俯仰，容與風流，剛則鐵畫，媚若銀鈎，壯則崛吻而嶋嶪，麗則綺靡而清遒。若枯松之卧高嶺，類巨石之偃鴻溝，同鸞鳳之鼓舞，等鴛鷺之沈浮。彷佛兮若神仙來往，宛轉兮似獸伏龍游。其墨或灑或淡，或浸或燥，遂其形勢，隨其變巧，藏鋒靡露，厭尾難討，忽正忽斜，半真半草。唯截紙稜，擊捩窈紹，務在矜實，無令怯少。隱隱軫軫，譬河漢之出衆星，崑岡之出珍寶。既錯落而燦爛，復趨連而埽撩。方圓上下而相副，終始盤桓而圍繞。觀寥廓兮似察，始登岸而逾好。用筆之趣，信然可珍，竊謂合乎古道。」大夫應聲而起，行吟而嘆曰：「夫游畎澮者詎測溟海之深，升培塿者寧知泰山之峻。今屬公子吐論，通幽洞微，過鍾張之門，入羲獻之室，重光前哲，垂裕後昆，中心藏之，蓋棺乃止。」公子謝曰：「鄙説疏淺，未足可珍，忽枉話言，不勝慚懼。」

《全唐文》卷二四六歐陽詢《傳授訣》 每秉筆，必在圓正氣力，縱橫重輕。凝神靜慮，當審字勢。四面停勻，八邊俱備。長短合度，粗細折中。心眼準程，疏密攸正。最不可忙，忙則失勢。次不可緩，緩則骨癡。又不可瘦，瘦則形枯。復不可肥，肥則質濁。詳細緩臨，自然備體。此字學要妙處。貞觀六年七月十二日，詢書付善奴。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原古》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也。倉頡象山川江海之狀，蟲蛇鳥獸之迹，而立六書。戰國政異俗殊，書文各別，秦患多門，定爲八體，後復訛謬，凡五易焉，然并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鐘繇、王、衛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辨應》 心爲君，妙用無窮，故爲君也。手爲輔，承命竭股肱之用，故爲臣也。力爲任使，纖毫不撓，尺寸有餘故也。管爲將帥，處運動之事，執生死之權，虛心納物，守節藏鋒故也。毫爲士卒，隨管任使，跡不拘滯故也。字爲城池，大不虛，小不孤故也。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指意》 用筆須手腕輕虛。虞安吉云：夫未解書意者，一點一畫，皆求象本，乃轉自取拙，豈成書耶？太緩而無筋，太急而無骨，側管則鈍慢而多肉，豎管則乾枯而露骨。及其悟也，麤而不鈍，細而能壯，長而不爲有餘，短而不爲不足。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捉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草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也。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徐不疾，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勾截，如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朵鈎，變化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問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圓豪蕤，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上搶，掠豪下開，牽擊撥趯，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鈎距轉腕之狀矣。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體論・釋行》 行書之體，略同於真，至於頓挫磅礴，若猛獸之搏噬，進退鈎距，若秋鷹之迅擊。故覆筆搶豪，乃按鋒而直引其腕，則內旋外拓，而環轉紆結也。旋豪不絶，內轉鋒也。加以掉筆聯豪，若石墨玉瑕，自然之理，亦如長空游絲，容曳而來往，又似蟲網絡壁，勁實而復虛。右軍云：游絲斷而能續，皆契以天，真同於輪扁。又云：每作點畫，皆懸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輕健矣。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釋草》 草則縱心奔放，覆腕轉蹙，懸管聚鋒，柔毫外拓。左爲外，右爲內，起伏連卷，收攬吐納。內轉藏鋒，既如舞袖，揮拂而縈紆，又若垂藤，樛盤而繚繞。蹙旋轉鋒，亦如騰猿過樹，逸蚪得水，（一作「躍鯉透泉」。）輕兵追虜，烈火燎原。或氣雄而不可抑，或勢逸而不可止，縱狂逸放，不違筆意也。右軍云：透嵩華兮不高，逾懸壑兮能越，或連或絶，如花亂飛，若強逸意而不相副，亦何益矣。但先緩引興，心逸自急也。仍接鋒而取興，興盡則已。又生掇鋒，仍毫端之奇，象兔絲之縈結，轉剔刓角多鈎，篆體或如蛇形，或如兵陣。故兵無常陣，字無常體矣。謂如水火，勢多不定，故云字無常定也。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筆髓論・契妙》 欲書之時，當收視返聽，絶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妙。心神不正，書則欹斜，志氣不和，書則顛僕。其道同魯廟之器，虛則欹，滿則覆，中則正，正者，沖和之謂也。然字雖有質，跡本無爲，稟陰陽而動靜，體萬物以成形，達性通變，其常不主。故知書道玄妙，必資於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以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字形者，如目之視也。爲目有止限，由執字體也。既有質滯，爲目所視，遠近不同，如水在方圓，豈由乎水。且筆妙喻水，方圓喻字，所視則同，遠近則異。故明執字體也，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借如鑄銅爲鏡，非匠者之明，假筆傳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運思，至微至妙之間，神應思徹。又同鼓琴輪指，妙響隨意而生，握管使鋒，逸態逐毫而應。學者心悟於至妙，書契於無爲，苟涉浮華，終懵於斯理也。

《全唐文》卷一四八顏師古《上漢書注序》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膺襲說，疏紊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尠。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駑蹇，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胄鹵，遠覃邦國，宏敷錦帶，啟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筲之材，徒思罄力；駑騂之足，終慚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耻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搉。

《全唐文》卷一五八孫思邈《千金要方序》 夫清濁剖判，上下攸分，三才肇基，五行俶落，萬物淳樸，無得而稱。燧人氏出觀斗極，以定方名，始有火化。伏羲氏作，因之而畫八卦，立庖厨。滋味既興，疴瘵萌起，大聖神農氏愍黎元之多疾，遂嘗百藥以救療之，猶未盡善。帝受命創制九針，與方士岐伯、雷公之倫，備論經脈，旁通問難，詳究義理，以爲經綸，故後世可得依而暢焉。春秋之際，良醫

和緩；六國之時，則有扁鵲；漢有仲景、倉公；魏有華佗：并皆探賾索隱，窮幽洞微，用藥不過二三，灸炷不逾七八，而疾無不愈者。晉、宋以來，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良由今人嗜欲太甚，立心不常，淫放縱逸，有闕攝養所致耳。余緬尋聖人設教，欲使家家自學，人人自曉。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末俗小人，多行詭詐，倚傍聖教，而爲欺紿。遂令朝野士庶，咸恥醫術之名，多教子弟誦短文，構小策，以求出身之道，醫治之術，闕而弗論，吁可怪也。嗟乎！深乖聖賢之本意。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産，所以青衿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切脈診候，採藥合和，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服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在身之患，斷絶醫門。故知方藥本草，不可不學。吾見諸方，部帙浩博，忽遇倉卒，求檢至難，比得方訖，疾厄不救矣。嗚呼！痛天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采羣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以爲《備急千金要方》一部，凡三十卷。雖不能究盡病源，但使留意於斯者，亦思過半矣。以爲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踰於此，故以爲名也。未可傳於士族，庶以貽厥私門。張仲景曰：當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醫藥，精究方術，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年，以養其生，而但兢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欲華其表，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進不能愛人知物，退不能愛躬知己。卒遇風邪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後震慄，身居死地，蒙蒙昧昧，懿若游魂。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齊百年之壽命，將至貴之重器，委付庸醫，恣其所措，咄嗟喑悔，嘆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爲異物，幽潛重泉，徒爲一悲。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自肓若是，夫何榮勢之云哉！此之謂也。

周履靖編《夷門廣牘》第九册《唐宋衛生歌・孫思邈衛生歌》　天地之間人爲貴，頭象天兮足象地，父母遺體宜保之，箕裘五福壽爲最。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欲求長生先戒性，火不出兮神自定，木還去火不成灰，人能戒性還延命。貪慾無窮亡卻精，用心不已失元神，勞形散盡中和氣，更仗何能保此身。心若太費費則竭，形若太勞勞則怯，神若太傷傷則虚，氣若太損損則絶。世人欲識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順理修身去煩惱。春噓明目夏呵心，秋吶冬吹肺腎寧，四季長呼脾化食，三焦嘻卻熱難停。髮宜多梳氣宜煉，齒宜數叩津宜嚥，子欲不死修崑崙，雙手揩摩常在面。春月少酸宜食甘，冬月宜苦不宜鹹，夏月增辛聊減苦，秋辛可省但教酸。季月少鹹甘略戒，自然五臟保平安，若能全減身康健，滋味偏多無病

庶將來君子有以得其用心也。

王勃《王子安集》卷四《續書序》 序曰：《書》以記言，其來尚矣，越在三代，左史職之。百官以理，萬人以察，揚于王庭，用實大焉。苟非可以變理情性，平章邦國，敷彝倫而叙要道，察時變而經王猷，樹皇極之綱維，資生靈之視聽，皆可略也。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托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道德仁義於是乎明，刑政禮樂於是乎出，非先王之德行不敢傳，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紀千數百歲，斷自唐虞，迄于周漢，風流所存，百篇而已。以此見聖人言約理舉，神明不勞，而體時務之撰矣。故能法象天地，同符易簡，借前箸於筌蹄，驅後主於軌物，密而顯，宏而奥，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非古之聰明聖智，玄覽博達，孰能爲此哉？孔安國曰：「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嗟乎！其言甚大，可使南面稱聖人之後矣。自時以降，史述陵遲，人自爲家，摽指失中，陳事亂而無當，制理參而不一，繇是大典散，而人文乖，是非繁，而取舍謬。與夫古先哲人制述之意，不其疎乎？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於隋末，睹後作之違方，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没，文不在兹乎？」遂約大義，删舊章，續書爲三百六十篇。考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主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於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而廣大悉備。嗟乎！賢聖之述，豈多爲哉！噫！亦足垂訓作則，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竝受其義，遭代喪亂，未行于時。歷年永久，稍見殘缺。貞觀中，太原府君，考諸六經之目，則亡其小序，其有録而無篇者，又十六焉。嗚呼！兹不可復見矣。家君欽若丕烈，圖終休緒，乃例六經，次禮樂，叙《中説》，明《易讚》，永惟保守前訓，大克敷遺後人。勃兄弟五六，冠者童子六七，祗祗怡怡，講問伏漸之日久矣。躬奉成訓，家傳異聞，猶恐不得門而入，才之不逮至遠也。是用厲精激憤，宵吟晝詠，庶幾乎學而知之者，其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豈聲禄是徇，前人之不繼是懼。間者承命，爲百二十篇作序，而兼當補修其闕。爰考衆籍，共參奥旨，泉源浩然，罔識攸濟。嗚呼！小子何敢以當之也，其盡心力乎？始自總章二年，洎乎咸亨五年，刊寫文就，定成百二十篇，勒成二十五卷。昔者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有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後之達晤者，將有得於斯文乎！于時龍集闕茂，勉踵前修，在大唐御天下之五十七祀也。

《全唐文》卷二〇三顔元孫《干禄字書序》 《史籀》之興，備存往制，筆削所誤，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實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秘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録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顔氏字樣》。懷鉛是賴，汗簡攸資，時訛頓遷，歲久還變。後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稍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真，若總據《説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編輯，頃因閒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録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且言俗、通、正三體，偏旁同者，不復廣出，字有相亂，因而附焉。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牋啟、尺牘判狀，因免詆訶。所謂正者，并無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有此區别，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實，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升沈是繫，安可忽諸。用舍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禄，義在慈乎！綆短汲深，誠未達於涯涘。歧多路惑，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全唐文》卷二八〇王琚《教射經上篇》 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横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豎接席，稍吐下弭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闕，以頭指第二指節當闕約弦，徐徐送之。令衆指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闕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攣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頤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準，令其肘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惟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弭，壓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

《全唐文》卷二八〇王琚《教射經下篇》 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如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

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恒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横前卻，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穤，頤惡傍引，頸惡卻垂，胸惡前亞，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武方騰，額前臨爲封兕欲鬬，出弓消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齯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秘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扼，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卻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

《全唐文》卷三六五孫愐《唐韵序》 蓋聞文字聿興，音韵乃作，《蒼頡》、《爾雅》爲首，《詩》頌次之，則有《字統》、《字林》、《韵集》、《韵略》，述作頗衆，得失互分。惟陸生《切韵》，盛行於世。然隋珠尚類，虹玉仍瑕，注有差錯，文復漏誤，若無刊正，何以討論。我國家偃武修文，大崇儒術，置集賢之院，召才學之流，自開辟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上行下效，比屋可封。輒罄謏聞，敢補遺闕。兼習諸書，具爲訓解。州縣名號，亦據今時。字體從木從才，著亻著亻，施攴施支，安尒安禾，并悉具言，庶無紕繆。其有異聞，奇怪傳説，姓氏原由，土地物産，山河草木，鳥獸蟲魚，備載其間，皆引馮據。隨韵編紀，添彼數家，勒成一書，名曰《唐韵》，蓋取《周易》、《周禮》之義也。及案《三蒼》、《爾雅》、《字統》、《字林》、《説文》、《玉篇》、《石經》、《聲韵》、《聲譜》、九經、諸子、《史》、《漢》、《三國志》、《晉》、《宋》、《後魏》、《周》、《隋》、《陳》、《宋》、兩《齊書》、《本草》、《姓苑》、《風俗通》、《古今注》、賈執《姓氏英賢傳》、王僧孺《百家譜》、周何潔《集文選諸集》、《孝子傳》、《輿地志》，及武德已來創置迄開元三十年，并列注中。等夫輿誦，流汗交集，愧以上陳天心。又有元青子、吉成子者，則汝陽侯榮之曾孫，卓爾好古，博通内外，遁禄巖嶺，吐納自然。抗志鈐鍵，栖神梵宇，淡泊無事，希夷絶塵。倏忽風雲，靈焰怡懌。考窮史籍，廣覽羣書，欲令清濁昭然。學之上，有終日而忘食，有連霄而不寐。案《搜神記》、《精怪圖》、《山海經》、《博物志》、《四夷傳》、《大荒經》、《南越志》、《西域記》、《西壑傳》、《漢纂》、《藥論》、《證俗》、《方言》、《御覽》、《字府》及九經、三史諸子中遺漏要字，訓義解釋，多有不載，必具言之。子細研窮，究其巢穴，澄凝微思，鄭重詳思，輕重斯分，不令愚糅，緘之金篋，珍之寶之而已哉。寧辭阻險，敢不躬談，一訴愚心，克諧雅況。依次編記，而不别番。其一字數訓，則執優而尸之，劣而副之。其有或假不失元本，以四聲尋繹，冀覽者去疑，宿滯者豁如也。又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仵而次之，有可紐不可行之，及古體有依約之，并采以爲證，庶無壅而昭其馮。起終五年，精成一部，前後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仍篆隸石經，勒存正體。幸不譏繁。於時歲次辛卯天寶十載也。

《全唐文》卷四八二韓方明《授筆要説》 昔歲學書，專求筆法。貞元十五年，授法於東海徐公璹，十七年，授法於清河崔公邈，由來遠矣。自伯英以前，未有真行草書之法。姚思廉奉詔論書云：王僧虔答竟陵王書云：張芝、韋誕、鍾會、索靖、二衛，并得名書，古今無以辨其優劣，惟見筆力驚絶耳。時有羅暉、趙襲并善書，與張芝同著名，而張矜巧自許，衆頗惑之，嘗與大僕朱寬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今言自古能書，皆云鍾、張。按張自矜巧爲衆所惑，今言筆法，亦不言自張芝。芝自云比崔、杜不足，即可信乎筆法起自崔瑗子玉明矣。清河公雖云傳筆法於張旭長史，世之所傳得長史法者，惟有得永字八法，次有五執筆，已下并未之有前聞者乎。方明傳之於清河公，問八法，起於隸字之始，後漢崔子玉歷鍾王以下，傳授至於永禪師，而至張旭，始宏八法，次演五勢，更備九用，則萬字無不該於此，墨道之妙，無不由之以成也。

夫把筆有五種，大凡筆管長不過五六寸，貴用易便也。第一執管。夫書之妙，在於執管，既以雙指苞管，亦當五指共執，共要實指虚掌，鉤撮衄送，亦曰抵送，以備口傳手授之説也。世俗皆以單指苞之，則力不足而無神氣，每作一畫點，雖有解法，亦當使用不成，曰平腕雙苞，虚掌實指，妙無所加也。第二撚管，亦名拙管，謂五指共撚其管末，弔筆急疾，無體之書，或起藁草用之。今世俗多用五指撚管書，則全無筋骨，慎不可效也。第三撮管，謂以五指撮其管末，惟大草書或書圖障用之，亦與拙管同也。第四握管，謂捻拳握管於掌中，懸腕以肘助力書之。或云起自諸葛誕倚柱書，時雷霹柱裂，書亦不輟，當用壯氣，率以此握管書之，非書家流所用也。後王僧虔用此法，蓋以異於人，故非本爲也。近有張從申郎中拙然而爲，實爲世笑也。第五搦管，謂從頭指至小指，以管於第一二指節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異所爲，有好異之輩，竊爲流俗書圖障用之，或以示凡淺時，提轉甚爲恠異，此又非書家之事也。

東海公璹曰：置筆於大指中節前居，動轉之際，以頭指齊中指，兼助爲力，指自然實，掌自然虛，雖執之使齊，必須用之自在。今人皆置筆當節，礙其轉動，拳指塞掌，絶其力勢，況執之愈急，愈滯不通。縱用之規矩，無以施爲也。又云：執筆在乎便穩，用筆在乎輕健。故輕則須沈，便則須澁，謂藏鋒也。不澁則儉勁之狀無由而生也。太流則便成浮滑，浮滑則是爲俗也。故每點畫，須依筆法，然後書同古人之迹而合於作者。又曰：欲書當先看所書，一紙之中，是何詞句，言語多少，及紙色目相稱，以何等書令與書體相合，或真或行或草，與紙相當。意在筆前，筆居心後，皆須存用筆法。想有難書之字，預於心中布置，然後下筆，自然容與徘徊，意態雄逸。不可臨時無法，任筆所成，則非謂能解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黑白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説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絶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心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

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六《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

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八《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

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

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以誠答。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

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

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説耳。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選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〇《送陳秀才彤序》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

潁川陳彤始吾見楊湖南門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爲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虚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則何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邪？吾所從事於斯也，久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柳宗元集》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之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者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以《國語》以博其趣，參之以《離騷》以致其幽，參之以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李翺《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載言書》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賤卑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德備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

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恢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説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

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恢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説》、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説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柔桑，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

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説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

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吴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

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産；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某頓首。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三《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烏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勝天潜泉，横列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鬬鬬，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

《孫樵集》卷二《與王霖秀才書》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成《萼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又似遠人入大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以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尚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孫樵集》卷二《與友人論文書》 嘗與足下評古今文章，似好惡不相闕者，然不有所竟。顧樵何所得哉？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今天下以文進取者，歲叢試於有司，不下八百輩，人人矜執，自大所得，故其習於易者，則斥澀艱之辭；攻於難者，則鄙平淡之言。至有破句讀以爲工，摘俚語以爲奇。秦漢已降，古文所稱工而奇者，莫若楊、馬。然吾觀其書，乃與今之作者異耳。豈二三子所工不及今之人乎？此樵所以惑也。當元和、長慶之間，達官以文馳名者，接武於朝，皆開設户牖，主張後進，以磨定文章。故天下之文，蕭然歸正。洎李御史甘以樂進後士，飄然南遷，由是達官皆闔關齒舌，不敢上下後進，宜其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此誠可悲也。足下才力雄健，意語鏗耀，至於發論，尚往往爲時俗所拘，豈所謂以黄金注者昏耶？顧頑樸無所知曉，然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其所聞者，如前所述，豈樵所能臆説乎？

《全唐文》卷七六八林罨《撥鐙序》 罨咸通末爲州刑掾，時盧陵盧肇罷南浦太守歸宜春。公之文翰，海内知名。罨竊慕小學，因師于盧公子弟安期。歲餘，盧公忽相謂曰：「子學吾書，但求其力爾，殊不知用筆之方，不在於力，用於力，筆死矣。虚掌實指，指不入掌，東西上下，何所關焉。常人云永字八法，乃點畫爾，拘於一字，何異守株？《翰林禁經》云：筆貴饒左，書尚遲鈍，此君臣之道也。大凡點畫，不在拘之長短遠近，但勿遏其勢，俾令筋骨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此畫爾，非書法也。吾昔授教於韓吏部，其法曰撥鐙。今將受子，子勿妄傳。推、拖、撚、拽是也，訣盡於此，子其旨而味乎？」罨加

以久罹戎事，筆硯多亡，終不能窮其妙。亦猶古人有得不死之術者，人將從學焉，未至，得術者物故，嘆恨不極。人或議之曰：彼尚不能自免，何恨之有耶？客曰：昔有善算術者，臨終傳於子，終不能曉，乃傳於人，他人盡其妙，彼何妨得而不能演哉？愚雖受盧公之命，既不能自益其要妙，敢悋復傳於智者。

《全宋文》卷四〇郭忠恕《答英公大師書》 紫塞雲高，皇朝路遠，每捧報瑤之翰，如窺連璧之姿。忠恕自落朝班，累丞詔命。已得林泉之味，堅辭名利之場。鶴髮半生，猿心久死。與師金蘭敦義，香火修因。飛杯容許于醉狂，結社不嫌于心亂。共得陽冰筆法，同傳史籀書蹤。常痛屋壁遺文，汲塚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賴與吾師同心正古。近覽真翰，轉見工夫。藏勢遏鋒，方上圓下，可以萬古教人也。晉宋而下，通篆籀者寡，唯碑碣印記，時用數字。傳授者未克精研，何妨檢討；盜聽者恥于好問，加之穿鑿。齋中序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弊，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之矣。見寄偏旁五百三十九字，按《説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孑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録妄有更改之。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點檢偏旁，少晶、忽、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虚誕，誤于後進者小説，見宜焚之。聊以親書達心，俟以萬劫發願。何人知之？英公知之。不宣。遷客郭忠恕書達英公大師座前，十二月二十五日。

《全宋文》卷三五〇夏竦《銅人腧穴鍼灸圖經序》 臣聞聖人之有天下也，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王澤不流，則姦生于下，故辨淑慝以制治；真氣不榮，則疢動于體，故謹醫砭以救民。昔我聖祖之問岐伯也，以爲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天之數十有二，人經絡以應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有五，人氣血以應之。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腧穴有數。窮妙于血脈，參變乎陰陽。始命盡書其言，藏于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乃坐明堂以授之。後世之言明堂者以此。由是關灸鍼刺之術備矣，神聖工巧之藝生焉。若越人起死，華佗愈躄，王纂驅邪，秋夫療鬼，非有神哉，皆此法也。去聖寖遠，其學難精。雖列在經訣，繪之圖素，而粉墨易糅，豕亥多譌。（丸）〔灸〕艾而壞肝，投鍼而失胃。平民受弊而莫贖，庸醫承誤而不思。非夫聖人，孰救茲患？洪惟我后，勤哀兆庶。迪帝軒之遺烈，祇文母之慈訓。命百工以脩政令，敕太醫以謹方技。深惟鍼艾之法，舊列王官之守，人命所繫，日用尤急，思革其謬，求濟于民。殿中省尚藥奉御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厲石。竭心奉詔，精意參神。定偃側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驗，刊日相之破漏。總會諸説，勒成三篇。上又以古經訓詁至精，學者封執多失。傳心豈如會目，著辭不若案形。復令創鑄銅人爲式，内分腑臟，旁注谿谷。井滎所會，孔穴所安，竅而達中，刻題於側。使觀者爛然而有第，疑者渙然而冰釋。在昔未臻，惟帝時憲，乃命侍臣，爲之序引，名曰《新鑄銅人腧穴鍼灸圖經》。肇頒四方，景式萬代。將使多瘠咸詔，巨刺靡差。案説蠲痾，若對談於涪水；披圖洞視，如舊飲於上池。保我黎蒸，介乎壽考。昔夏后叙六極以辨疾，帝炎問百藥以惠人。固當讓德今辰，歸功聖域者矣。時天聖四年，歲次析木，秋八月丙申謹上。

《全宋文》卷七一八歐陽修《跋永城縣學記》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鄂、郭忠恕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絶，世人多藏以爲寶，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二程遺書》卷二上《二先生語二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爲知道者言，不可爲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全宋文》卷二一〇八蔣夔《與蘇子瞻書》 文以氣爲主，昔人嘗言之矣。韓子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近時諸公非不洋洋灑灑，下筆千言，然向兔園册子上求生活，筆端全拖不動，猶買菜求益耳。此無他，氣不足也。然是氣也非養不生，而非識不達，見得精斯説得到，理直氣壯，文不期工而自工耳。近作頗見及此，書一通以教子瞻，不知子瞻何以教我？

黄庭堅《山谷外集》卷九《論寫字法》 往年定國常謂予書不工，書工不工大

不足計較，事由今日觀之，定國之言誠不謬也。蓋字中無筆如禪句中無眼，非深解宗理者，未易及此。古人有言：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莫學癡凍蠅，隨人學人成舊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今人字，自不按古體，惟務排疊，字勢悉無所法，故學者如登天之難。凡學字時，先當雙鈎，用兩指相疊，蹙筆壓無名指，高提筆令腕隨己意左右，然後觀人字格，則不患其難矣。異日，當成一家之法焉。七二郎氣秀而有骨，他日學問仕宦，皆當過人，要須得一佳士與遊，養其忠厚之源，此最爲先務也。

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六《論作字》 晁美叔嘗背議予書，唯有韻耳，至於右軍波戈點畫一筆無也。有附予者傳若言於陳留，予笑之曰：若美叔書，即與右軍合者，優孟抵掌談說，迺是孫叔敖耶？往嘗有丘敬和者摹放右軍書，筆意亦潤澤，但爲繩墨所縛，不得左右。予嘗贈之詩，中有句云：「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大字無過《瘞鶴銘》，晚有石崖《頌中興》。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不知美叔嘗聞此論乎。南昌黃魯直題。

敷道人作大字筆勢已道勁可愛，但肥字須要有骨，瘦字要須有肉，學古人書隨其工處。今人學書，肥瘦皆病，又嘗偏得其人醜拙處，如今人作顏體，乃其粲然者。江南太史氏黃庭堅書。

大字今都不見右軍父子遺墨，欲學書者當以丹陽《瘞鶴銘》，字爲則，大字難爲結密，唯此書無點檢處，顏魯公書宋開府碑，瘦勁端重，極近之。

學書欲先知用筆之法，欲雙鈎，迴腕，掌虛，指實，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欲如人有精神，細觀之則部伍皆中度耳。

黃庭堅《山谷別集》卷六《論作詩文》 新詩日有勝句，甚可喜。要當不已，乃到古人下筆處。小詩，文章之末，何足甚工？然足下試留意奉爲道之詞意高勝，要從學問中來爾。後來學詩者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開眼則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作文不必多，每作一篇，要商搉精盡，檢閱不厭勤。且舉場中下筆遲澀，蓋是平時讀書不貫穿也。宜勉强於學問。歲月如流，須及年少精力。讀書不貴雜博，而貴精深，作文字須摹古人百工之技，亦無有不法而成者也。但始學詩，要須每作二篇輒須立一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焉，乃爲成章耳。讀書要精深，患在雜博，因按所聞，動靜念之，觸事輒有得意處，乃爲問學之功。文章惟不構空强作，詩遇境而生，便自工耳。

所諭漏屋飯蔬而有自得之色，甚善甚善！然猶世俗計較尺寸太多，似未善也。萬事不可意古人遂以成聖哲，安樂温飽，君子所畏也。

吟詩不必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兩句便成一首，今人作詩徒用三十五十韻，子細觀之，皆虛語矣。要須意律諒田夫女子皆得以知之。蓋詩之言近而指遠者，乃得詩之妙。唐人吟詩絶句云：如二十箇君子，不可著一箇小人也。唐詩僧吟草詩云：時平生戰壘，農惰入春田。如此語，少時常記百十聯，思其的切。如此作詩句，要須詳略，用事精切，更無虛字也。如老杜詩，字字有出處，熟讀三五十遍，尋其用意處，則所得多矣。

凡人修學惟節畧今人文字，似無益於用，不若熟讀班固《漢書》，自首至尾不遺去一句，然後可見古人出處，疑則闕之，當求明師益友以講習也。王定國謫金過戎，因出數十篇文字，余謂定國曰：若欲過今人則可矣，若必欲過古人，宜盡燒之，更讀十年也。定國詩極有巧處，然少本也。余自謂作詩頗有自悟處，若諸文亦無長處可過人。余嘗對人言，作詩在柬坡下，文潛少游上，至於雜文，與無咎等耳。

讀書不必務多，若能精一，遂可貫諸經矣。至於寫字亦如此，少寫須有常度，亦不可錯也。

晁補之《雞肋集》卷三三《跋謝良佐所收李唐卿篆千字文》 學書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傳，而妙必其胷中之所獨得。書工筆吏，竭精神於日夜，盡得古人點畫之法而模之，穠纖橫斜，毫髮必似，而古人之妙處已亡，妙不在於法也。而謝侯所藏幅紙書《千字文》，特奇巧，圓方不失而飛揚自如，過其流輩遠甚，蓋一時絶藝也。然謝侯好玩甚多，書畫硯墨，類皆第一，室中之所藏，固有精妙過於此者，覽其一，知其他稱是也。

陳師道《後山集》卷九《答秦覯書》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彦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博問而擇，亦已見及，敢不畧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爲

譬之奕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争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一作誨。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爲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疎，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詩，闕一字。僕從亦不能爲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飲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仲素問詩如何看。曰：詩極難卒説，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爲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象雎鳩爲何物，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適，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餘杭所聞》 作文字要只説目前話，令自然分明，不驚怛人不能得，然後知孟子所謂言近非聖賢不能也。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三《跋僧懷素帖》 歐陽文忠稱魏晉法帖，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以學書爲事業，如懷素之徒，疲弊精神，不以爲苦。然六藝未有不學而工者。魏晉書體皆有師承，以意在筆前爲法。文忠不喜學書，故詆之若此。懷素行筆頗類羊欣，梁武帝亦以欣終不似真云。辛卯重九日題。

程俱《北山集》卷一五《復古編序》 程子曰：學之不可以不專也，涉其流者未有能極其原，游其蕃者未有能覩其奥，不極其原，不覩其奥，求其是且精焉無有也。夫支左絀右，夫人而射也，稱養叔；鈞絃柱指，夫人而琴也，稱子野。上下千百載間，學是者亦衆矣，而二子傳焉，豈不以其專以精乎。吴興張有，弱冠以小篆名，自古文奇字與夫許氏之書，了然如燭照而數計也，它書餘藝一不入於胷中，蓋其專如此，故四十而學成，六十而其書成，復古之編是矣。余嘗論其書曰：小篆之作，自嶧山真刻不傳。至唐字學雖盛，而以篆法蓋一時名後世者，惟李陽冰爲稱首。徐鉉後出，筆力勁古，遂出陽冰上。近世名筆固多，其分間布白、規圜繩直，不工而筆力勁古，少復鉉比。今有自振於數千歲後，獨悟周秦石刻用筆意，落紙便覺岐陽嶧山去人不遠。二卷三千言，據古《説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横，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又如此。然其寄妙技於言意之表，守古學於寂寞之濱，固非淺俗之所能識也。且漢之諸儒比肩立，而楊子雲以識字稱；韓文公言語妙天下，而猶自謂畧須識字。字亦豈易識哉！觀《復古》之編，則其於識字幾矣。使人之於學也，皆能致其專而求其是，既得之，又能守其所學，而不與時上下，則學雖有小大，其有不至者哉！不得於今，必得於後世矣。張翁求余文以信其傳，因叙次如此。政和三年九月朔信安程俱序。

王洋《東牟集》卷一〇《答柴德廣秀才書》 某前辱惠訪，見教甚厚。繼又以長牋與書偕來，美意稠疊，何以得之，思一走謝久矣。以嘗沐面誨，居第荒遠，又多寓他舍。僕亦多病彌月，以是闕焉，久不伸叙，悵然可知。足下所引古今之摯、輕重之説是矣。文章言語固不足以知人，然其賢於執一雉以相見明矣。足下之文，非獨詞采過人，其稱道取予，條理暢達，私竊慕之。至用古人姓名小異，此家貧無書，任記誦之過耳。自前輩鉅公，不能無是失，亦何媿也。而足下再三念之，自恨其疵，僕以爲足下之文自是無復病矣。僕曩有瘝疾，惙惙焉懼之，謀於醫而脈焉。醫之言曰：「君之疾則有之，可勿藥而愈也。」僕初訝其言不倫，詰之。醫曰：「凡人之病患在不病，則有不可治者。病者病之，捄過不給，病其有不治者耶。君病是病而怖之，必以怖免，雖有良醫，不是過也。」僕佩是言，以底於今，不惟前病之愈，其他搔癢疥痛，枝節之苦，以怖去者十有七八。今君詞章氣燄如此，將之以温然之容，輔之以不競之德，思其失而補之，豈惟文哉，吾將見子珪璋之美與日俱新，粹乎其不可及也。昔子張學干禄，夫子告之以寡悔寡尤。近世顔平原著小學爲干禄帖，乃在於筆畫點綴之間。彼一聖一賢者，豈無至言妙道以告哉，以爲邀爵之道勿求施他，故在此而不在彼也。足下其勉之。僕敢誦前醫之説以告。

陳淵《默堂集》卷一九《答鄧天啟》 淵久不聞動静被教，伏審孝履支持爲慰。會山中董工治墓，不及即報，想蒙推恕。所喻勤懇，足見不恥下問之意，辱承愛，不敢自嘿，姑道所聞，唯吾子裁之。今之詩，風雅之苗裔也，以之吟詠性情

於居憂之時，君子於此宜有所不暇矣。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宰我之疑問也，而孔子之言如彼，可不思乎。然詩道甚難，果有意爲之，當求之古之作者。自杜子美一鳴，今古鮮儷，方之風雅，尚未必皆合聖人之意，況其餘乎！以淵所聞，學而不師聖人，出言而倍之，以爲戲事可乎！夫戲非徒無益，而於學爲有害。盡心力於無益而得其害，豈君子之志哉！其流則然矣。故淵嘗不欲作詩，非直以今日之罪逆遂不爲也。吾子偶好此，適當所不暇爲之時，姑置之，其亦可矣。至於他文，或直辭以述事，若太鄙朴，則於理不瑩，稍加檃括，使就句讀，固儒者之常度也。雖在喪居，爲之何害？而遂懼終三年之喪，不親筆硯，當爲粗俗人，不亦過憂乎！大抵古人之學，用心於内。夫用心於内，其事無窮，如得其門，則言語文章亦不足爲矣。是在學者所當汲汲者。如吾子之高識，必知所輕重，豈待多言然後喻哉！

胡宏《五峯集》卷二《與張敬夫》 又聞有相從欲學文者，須依東坡之法，令熟讀《左氏》、兩漢、韓、柳之文，則他日所成就必大有可觀者，因是虎變亦未可知也。若苟且近功，辟如萬户碁子爭勝負，能提先手，超邁等倫乎？

李石《方舟集》卷一〇《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 伏辱惠示長牋至數百，縱筆誠悃，流出不倦，教以所不及，望以所不能。教以所不及，幸也；望以所不能，於石則何敢！執事之文，自然之文也，而以下教，俾追學之，是猶策跛希駿，而以小支小川擬放於溟渤之大，不敏者尚有意焉。若謂有所撰述，而以之望石，則必吁喘僵蹶，濫吹門牆間，所未敢也。況乎所書比希世絶塵之事，他人選慊所不爲，執事爲之，循默脂澤所不言，執事言之，人主所知，天下所知，書之國史，著之令甲。況施之蜀人，有以格天瑞世駭心悦目者，吾民欣欣如解縛弛擔，不自意其生死肉骨，以食息此稔歲也，甚惠甚惠。且石自以爲文者有歲矣，卯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如先秦古書，聱牙有不能句者，精微乎衆妙，會融乎一理者，往往得之。人或以古文期之，由此也。加之師承血脈，出前輩大老無疑，極以心所自得。如頃者唐文若、張震、劉儀鳳、趙逵、劉望之相與指摘，一瑕一疵，不許入紙。孫樵所謂句句欲活者，可見其苦澀艱棘，於遣語成篇不易得之。雖然，某官獨欲以是假借而幸教之，誠能寬期旬日後可耳。石自冬至後入室打坐，唯不敢廢學。所謂學，性命道學也。人誤以謂學神仙，其説未必知，知之未必是也。伏惟坐進此道，寒暑如傳置過目。昔孔明治蜀，二十罰以上身親之，日啖飯二升半。嗟嗟，蜀非無事之國也。惟尊生自重，羊酒餽歲，旨味及親矣。且謝草草戰灼。

朱熹《四書或問・論語或問》卷八《泰伯第八》 或問古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始學禮，舞《大夏》。今夫子之言，其序如此，乃與教之先後不同，何也？曰：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諷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强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内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精，其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之後也。曰：諸説如何？曰：程子備矣，然其間亦有疏密緩急之異，詳味而審思焉可也。謝氏説亦得之，但立禮説，諸家多所未備。至於楊氏所謂樂非鐘鼓羽籥者，則過矣。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〇五《朱子・論自注書》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説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絶之以不爲』，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説得是如此，亦温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賀孫。

吕祖謙《東萊外集》卷六《雜説》 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

「可矣。守而勿失也。」夫人之作文既工矣，必知其所以工；處事既當矣，必知其所以當；爲政既善矣，必知其所以善。苟不知其所以然，則雖一時之偶中，安知他時之不失哉！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七《評文》　李善精於《文選》，爲注解，因以講授，謂之「《文選》學」。少陵有詩云「續見誦《文選》」，又訓其子「熟精《文選》理」，蓋選學自成一家。江南進士試「天鷄弄和風」詩，以《爾雅》天鷄有二，問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選》爛，秀才半」。熙豐之後，士以穿鑿談經，而選學廢矣。

朱右《白雲稿》卷三《文統》　文與三才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嶽草木，地文也；民彝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遠，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周多誕，荀卿多褊，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冀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羣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爲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遂足爲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本經參史，制爲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

餘姚景德輝氏明經稽史，有志於斯，嘗與予劇論文章家體裁及諸子造詣淺深，且欲求其宗緒，作《文統》以復之，當有知言者正焉。

朱右《白雲稿》卷五《秦漢文衡序》　文莫古於《六經》，莫備於《史》、《漢》。《六經》蔑以尚矣，《史》、《漢》之文，庸非後世之準衡也歟？予既輯《春秋》三傳、《國語》爲之類編，復取戰國、先秦、西漢之文，摭其醇正者，萃於三卷，凡二十八篇，標曰《秦漢文衡》，將與同志共學之士正之，乃爲之序曰：

道有升降，氣有盛衰，而文運亦爲之高下，其來久矣。《史》、《漢》之文，世既近古，雄深雅健，典實該洽，炳焉與三代同風，爲可法也。馬班以後，體裁屢變，文氣曰靡，獨唐韓子起八代之衰，運一返諸古。其他作者，往往與時上下，寥寥二千年間，不爲世尚所移者，亦幾何人！若然，《史》、《漢》之文，誠後世之準衡也，況又采其醇正者乎？予嘗竊觀古人制作，一發乎情。情見乎辭，氣與理會，文從字順，各職其職，秦漢以上皆若此。後之作者，不浮則俚，不膚則嗇，甚至事與理悖，辭與意違，競相師師，悉趨世尚，求其可爲文章家準衡，百無二三。吁，文章可謂難矣。學者誠能於是編熟讀玩思，流動充足，心融理契，正如持衡以較物，低昂不爽，輕重適當。其或操觚命牘，考文選言，悉皆有以應之，不惑於世好，不墮於氣習，文衡之枋又在我矣。語云：「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學者取法有道，知所嚮方，則庶幾乎可與論文矣。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文訣類編序》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説而類編之，以自軌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左，或右右，或正正，或奇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爲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于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爲敵。予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客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周瑛《翠渠摘稿》卷四《畫評》　浙人王宗輔以畫求評。予曰：「畫種類多，予未能徧識，但以予學書法觀之，粗得其槩。凡書，先觀其點畫，次觀其結搆，次觀其變化。有點畫而無結搆，不取也。有結搆而無點畫，不取也。有結搆、有點畫而無變化，不取也。上焉者神與天遊，不假模倣，自有真趣。次焉者點點畫畫，模放他人，神氣不足。下焉者不知而作，自謂得之，去書遠矣。畫家法爲説頗多，以此求之，其庶矣乎？」宗輔未達。予曰：「皴皵塗抹，字點畫也。安排布置，字結搆也。將濃而淡，將顯而隱，字變化也。知此，思過半矣。」

韓邦奇《苑洛集》卷一《論式序》　論，文之一體也。自春秋迄於今，代有作焉。春秋秦漢之文富而麗，雄而健，淵宏而博大，波瀾轉折，變化無端，入口膾炙，擲地金聲，莫之尚矣。魏晉之文，介乎漢唐之間。至唐，則去春秋秦漢固十倍矣，而況於宋乎？而況於宋之衰乎？國家中塲以論取士，士之文優者刻之，以式士子。而士子式焉，曰程文。成化以前，類春秋秦漢體也。弘治間，則效唐而專於韓柳，或效宋，則亦專於歐蘇。嘉靖初年以來，一二文衡之士效衰宋之體，刻之録，同考之士見其非時舊格也，而未見秦漢之大，妄以古文批註之。窮鄉僻邑之士，以爲真古文也而效之。夫衰宋之文，枯澀萎弱，已不足觀，而效之爲程

文者，已不及矣。而士子又未見衰宋之文也，止模程文而效之，又不及矣。文之衰，亦至此乎！夫論，議也，辯也。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國之堂，指譬曉告，縱橫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衰宋之文，正如吃人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惴惴焉畧達乎己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其爲高下可知也。因取自春秋以及唐宋論之平正、體裁類今舉業者十數篇，爲吾家子弟式。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諸子弟其知所從事云。

王維楨《槐野先生存笥稿》卷一五《文章根本六經論》 夫聖人之言稱曰經者何也？釋義曰：經者常也，言萬世可常用也。故天有常星，不見則爲異。聖人有常言，不用則爲乖。

經有六者何也？聖人迭出，咸各立詞，交明互發，故累爲六也。

夫天地之理不旋生，一聖出，一經作，所說何也？道在天地間，紛綸溟涬，一方不可盡，故一人不能究，固必待數人出，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畧者廣之，微者闡之，其理始完具無缺。故《六經》各一體，不相沿也。

夫既不相沿也，則無相悖乎？夫聖人觀物察則而立詞，聖人誠聰睿出尤，不能各創一理，若道有鬱而弗彰，物有存而未名，世有變而政殊，時有更而事異，則尋所漏遺增埤之，其已具者，不復枝贅。故聖人之言，或開或推，或畧或廣，或微或闡也。

若然者，則《六經》者載道之器也，亦稱文乎？夫文猶飾也。器不飾則賈不售，言無文則人不傳。故文者，感愛鍾慕，悅目注情，使人霑霑不釋若也。《六經》若不文，當時即棄之，何以行千萬世至于今？是故《易》布卦以經緯相錯，《書》序事以都俞造端，《詩》紀德以比興發義，《春秋》明王伯以褒貶屬詞，《禮》、《樂》陳器數以問答成章。人誦其言，則愛、則慕、則悅、則注，至不忘也。

然則文章必根本《六經》乎？文章根本《六經》，宋士說也。宋有曾鞏氏者，號爲能文章。彼其操翰命指，類皆憑依道法，頌說先王。一時士人稱之，以爲不詭于《六經》。夫不詭于《六經》能矣，然而不能翼也，其失則泥也。何也？夫千萬世之上，聖人迭出，其言猶以世殊，故經有六。千萬世之下，聖人既遠，其言愈當有修補也。且所貴于文者，非徒不詭于《六經》即云至也，于以明道教、議政治、稽品式、辨風俗、商損益也。古今異時，則諸物異宜，《六經》之言誠具，然不能豫窮後世之變。修詞之士能隨時論事，令可申法陳教，即所謂助其窮、周其變也。故言雖不必《六經》之狗，而寔翼之也。今按羣集，其說第陳故而繁枝蔓，凡枝蔓必附大木，然後引而起，謂爲根本《六經》，信矣，稱爲作者，未也。

夫棟宇之制，大匠不能更，然宗廟、明堂各一規也；律吕之節，大師不能變，然《雲門》、《肆夏》各一闋也。《六經》之道，才哲不能踰，然宣情道蘊各一模也。故語必襲古，是賈販而轉徙也；體必依物，是童步而倚壁也。夫道猶帛也，而五色之變，燦燦殊焉，其質則皆索也。由此言之，文何嘗無本哉？亦何必相襲哉！

徐師曾《湖上集》卷八《文體明辯序》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綱領》一卷、《目録》六卷、《附録》十四卷、《目録》二卷，通八十四卷。撰述始嘉靖三十三年甲寅春，迄隆慶四年庚午秋，凡十有七年而後成。其書大抵以同郡常熟吴文恪公訥所纂《文章辯體》爲主而損益之，《辯體》爲類五十，今《明辯》百有一。《辯體》外集爲類五，今《明辯》附録二十有六。進律賦律詩於正編，賦以類從，詩以近正也。輯既成，繕寫貯藏，以俟正於君子。乃原撰述之故而序之曰：

夫文章之有體裁，猶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爲堂必敞，爲室必奥，爲臺必四方而高，爲樓必陝而修曲，陝與狹通，見《爾雅》。爲筥必圜，爲筐必方，爲簠必外方而内圜，爲簋必外圜而内方，夫固各有當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爲之，其不見笑於識者鮮矣，況文章乎？

夫文章之體，起於《詩》、《書》。《詩》三百十一篇，其經緯各三。風、雅、頌爲經，賦、比、興爲緯。《書》體六，今存者三。此蔡氏、真氏據《周官》「太祝六辭」而言。六辭，祠、命、誥、會、禱、誄也。祠當作辭。存者三，誥、誓、命也。誓即會也。商有訓，周無之。然《無逸》等篇實訓體也。厥後顔氏名之推。推論，凡文各本《五經》，良有見也。

或謂文本無體，亦無正變古今之異，而援周孔以爲證。殊不知《無逸》周官訓也，不可混於誥。《多士》多方誥也，不可同於訓。此文之體也。其文或平正而易解，或佶屈而難讀。平正者經史官之潤色，佶屈者記矢口之本文，乃文之辭，非文之體也。《十翼》皆孔子手筆，《序卦》雖云夾雜，要亦聖人之精蘊存焉。此釋經之體，非屬文之體也。其答齊景公問政，止於二語；答魯哀，則七百五十餘言。此隨宜應對之辭，而門人記之，非若後世文人秉筆締思而作者也。至如以叙事爲議論者，乃議論之變。以議論爲叙事者，乃叙事之變。謂無正變，不可也。又如詔誥表牋諸類，古以散文，深純温厚；今以儷語，穠鮮穩順。謂無古今，不可也。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衆，體愈衆故辯當愈嚴。此吴公《辯體》所爲作也。

曾成童時，即好古文。及叨館選，以文字爲職業，私心甚喜，然未有進也。

幸承師授，指示真詮，謂：「文章必先體裁而後可論工拙，苟失其體，吾何以觀？」亟稱前書，尊爲準則。曾退而玩索焉，久之而知屬文之要領在是也。第其書品類多闕，取舍失衷，或合兩類而爲一，或混正變而未分，於愚意未有當也。竊不自量，方更編摩，而以庸劣絀居瑣垣，然退食之餘，志不沮喪，蓋忘其非吾職也。已而謝病家居，積累成袠，更以今名，聊畢前志。雖於先正述作之意不無異同，然明義理，抒性情，達意欲，應世用，上贊文治，中翼經傳，下綜藝林，要其大旨固無戾也。初擬上進，故註中先儒並稱姓名，後雖莫遂，不及修改，覽者勿以罪予則幸矣。

是編所録，唯假文以辯體，非立體而選文。故所取容有未盡者。亦有題異體同而文不工者，復有别爲一格如六朝唐初文、陸宣公奏議，今並弗録。博雅君子，當自求之。至於附録，則閭巷家人之事、俳優方外之語，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辭於世，若乃内不能辨而外爲大言以欺人，則儒者之恥也，故亦録而附焉。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三月朔旦，吴江徐師曾序。

沈懋孝《長水先生文抄・與塾中士論四六駢體》 三代上無表之名，《史記》始有年表，標其世次日月，立論其端耳，猶之乎文也。自東漢馬伏波之式銅馬也，有進表；吴陸士衡之謝平原内史也，有謝表；晉羊叔子之讓開府也，有辭表；劉越石之勸進中宗以係人望也，有賀表。乃若諸葛孔明之出師、李令伯之陳情，又出四體之外，直抒己志，精忠孝感，垂之到今矣。然皆散文也。駢體興於宋齊梁，而唐初則駱義烏以四六擅場。蓋承麗賦之藻贍，集古選之對屬，合璧連璣，真文林之瑋寶也。

唐文大昌於退之，其諫佛骨、謝潮陽則用散體，其賀靈雨則用駢體，蓋兩能之，而退之終不以四六名。夫乃義烏之獨詣耶？至宋王介甫、蘇子瞻，始厭薄穠詞，爲真淡寫意之體。其後汪浮溪、周益公、楊誠齋之徒嗣之。故宋表傳至今，今之士林皆式之，蓋純乎議論矣。余嘗衷而衡之，如陳謝、如辭職、如諫事、如進規用論議行文，情志始暢。若夫國之大慶大典，必待鋪張；賜物之一衣一馬，尤須描寫。若斯之類，豈可無淡藻擩菁之筆哉！亦顧所用何如耳。兩能兩擅，權尺匀停，在後來英俊所自樹矣。

至夫轉折關生，起伏動静，必有超特之才開闔紀綱乎其間，精采始發，偶驪始流。如其乏此，將色浮而神去之矣。句有句格，字有字目，大都與詩相通。故盛唐之冠冕、初唐之秀發、晚唐之雕刻、宋詩之發論，合而鑄之，又表家之捷戰法也。情到則神自來，筆超則采自飛，意想墨流，難以言喻，乃在驪黄之外矣。

郭孔建《垂楊館集》卷二《文論上》 或問曰：「人有言文章關乎氣運，與時高下，然乎？」郭子曰：「然。」曰：「周以鬱鬱治，變爲戰國之文，則不治。漢建元以後，表章《六經》治，變爲晉魏六朝之文，則不治。唐昌黎起衰則治，變爲晚唐五季之文，則不治。宋歐陽子黜抑軋茁則治，變爲胡元聲調之文，則不治。文章關人國如此。」郭子曰：「此言似然而實未然者。戰國之文，漢初未變也，而漢初治。建元以後，漢文盛矣，而武宣之治不如高文。晉魏六朝之文，唐初未變也，而唐初治。貞元以後，唐文盛矣，而肅代之治不如貞觀。晚唐五季之文，宋初未變也，而宋初治。慶曆以後，宋文盛矣，而仁神之治不如乾道。勝國之文，國初未變也，而國初治。弘正以後，明文盛矣，而弘正之治何如洪永？將所謂文章者非聲調詞句之謂耶，抑國家之治亂不由文章，而文章之盛衰乃由於國家之治亂耶？氣運將隆，天下將治，則賢才生。賢才生則道德顯，其矢口吐詞，不議道則議法，其文則治世之文也。氣運將衰，天下將亂，則賢才乏。賢才乏則道德晦，其矢口吐詞，不議功利，則議短長，其文則亂世之文也。泥於聲調詞句，則戰國與漢初一也，六朝與唐宋之初一也，勝國與國初一也，而理亂懸霄壤者，出於兇人之口則亂，出於吉人之口則治也。雖叔世之文，未必不鋪張道德，而意抒於道德者什一。雖漢唐宋國初之文，未必盡根苑道德，而意抒於道德者什九。此治亂所由殊也。漢約法三章、入關告諭、唐復李密一書、謹死刑一詔、宋誓子孫數條，本朝中原一檄，文簡而盡，何嘗不抒於道德哉！論文者乃不以歷朝創業之文爲盛，而以建元、貞元、慶曆、弘、正之文爲盛，舛矣。故所謂文章關乎氣運，氣盛則盛，氣衰則衰耳。文章與時高下，時高則高，時下則下耳。善爲國者，果能盡人事以回氣運，而曰文章不醇雅，吾不信也。」

郭孔建《垂楊館集》卷二《文論下》 或問曰：「文章氣運之説，似矣。雖然，周東矣，而孔子生。其自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宋南矣，而朱子生，説者謂直接周程之緒，其没也得謚爲文，將氣運之説未盡然耶？」郭子曰：「周之盛也爲周爲召，其衰也爲孔子，而其極衰也猶爲孟子。宋之盛也爲韓爲歐，其衰也爲朱子，而其極衰也猶爲文山。天之意，豈不欲撥周宋之衰而唐虞之，而以其責寄之諸賢哉？顧其世主未有能知而用之者，使孔孟而遇文武，則亦東周之周召矣。使朱文而遇仁宗，則亦南宋之韓歐矣。故周召韓歐以文章華國而盛於上，

孔孟朱文以文章貴身而盛於下。夫使文章盛於下，非士之幸也，亦非國之福也。日月星辰，天文也，不以晦蝕而掩其精光。山川草木，地文也，不以摧剥而削其生意。故文章之士，生於氣運衰頽之候，則晦蝕之精光、摧剥之生意也，亦足悲矣。嗟夫！文章一也，解后聖明黼黻皇猷，潤澤生民，爲經國訏謨，而天下陰受文章之賜，萬一淪落草野，棲貴衡門，上爲往聖繼絶學，下爲萬世開太平，董董爲明道之微言，而天下空誦其文章之妙。至於天下不蒙文章之賜而空誦其妙，吾君吾相亦與有責焉耳。」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論用筆》 米海嶽書，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八字真言，無等之咒也。然須結字得勢，海嶽自謂集古字，蓋於結字最留意。比其晚年，始自出新意耳。學米書者，惟吴琚絶肖。黄華、樗寮，一支半節。雖虎兒亦不似也。

作書所最忌者，位置等勻。且如一字中須有收有放，有精神相挽處。王大令之書，從無左右並頭者。右軍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米元章謂：「大年《千文》，觀其有偏側之勢，出二王外。」此皆言佈置不當平勻，當長短錯綜、疏密相間也。

作書之法，在能放縱，又能攢捉。每一字中失此兩竅，便如晝夜獨行，全是魔道矣。余嘗題永師《千文》後曰：「作書須提得筆起，自爲起，自爲結，不可信筆。後代人作書，皆信筆耳。」「信筆」二字，最當玩味。吾所云須懸腕、須正鋒者，皆爲破信筆之病也。東坡書筆俱重落，米襄陽謂之畫字，此言有信筆處耳。

筆劃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

捉筆時須定宗旨。若泛泛塗抹，書道不成形像。用筆使人望而知其爲某書，不嫌説定法也。

作書最要泯没棱痕，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東坡詩論書法云：「天真爛漫是吾師。」此一句，丹髓也。

書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則直率而無化境矣。

顔平原屋漏痕、折釵股，謂欲藏鋒。後人遂以墨豬當之，皆成偃筆。癡人前不得説夢。欲知屋漏痕、折釵股，於圓熟求之，未可朝執筆而暮合轍也。

樂山看經曰：「圖取遮眼，若汝曹看牛皮也須穿。」今人看古帖，皆穿牛皮之喻也。古人神氣，淋灘翰墨間，妙處在隨意所如，自成體勢。故爲作者，字如算子，便不是書，謂説定法也。

予學書三十年，悟得書法而不能實證者，在自起自例、自收自束處耳。過此關，即右軍父子亦無奈何也。轉左側右，乃右軍字勢。所謂跡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書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絶不識晉唐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吴興所未嘗夢見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吴興所以不入晉唐門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年，見此意耳。

字之巧處在用筆，尤在用墨。然非多見古人真跡，不足與語此竅也。

發筆處，便要提得筆起，不使其自偃，乃是千古不傳語。蓋用筆之難，難在遒勁，而遒勁非是怒張木強之謂。乃如大力人通身是力，倒輒能起，此惟褚河南、虞永興行書得之。須悟後始肯余言也。

用墨須使有潤，不可使其枯燥。尤忌穠肥，肥則大惡道矣。

作書須提得筆起，不可信筆。蓋信筆則其波畫皆無力。提得筆起，則一轉一束處皆有主宰。「轉束」二字，書家妙訣也。今人只是筆作主，未嘗運筆。書，楷當以《黄庭》、懷素爲宗，不可得，則宗《女史箴》。行書以米元章、顔魯公爲宗。草以《十七帖》爲宗。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一《評法書》 余十七歲時學書，初學顔魯公《多寶塔》，稍去而之鍾、王，得其皮耳。更二十年，學宋人，乃得其解處。

文待詔學智永《千文》，盡態極妍則有之，得神得髓概乎其未有聞也。嘗見吴興臨智永故當勝。

趙吴興跋《蘭亭序》云：與《丙舍帖》絶相似。《丙舍》乃鍾元常書，世所傳者，右軍臨本耳。東坡先生書，深得徐季海骨力。此爲文湖州《洋嶼詩》帖，余少時學之，今猶能寫，或微有合處耳。

米元章嘗奉道君詔作小楷《千字》，欲如《黄庭》體。米自跋云：「少學顔行，至於小楷，了不留意。」蓋宋人書多以平原爲宗，如山谷、東坡是也。惟蔡君謨少變耳。吾嘗評米書，以爲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家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云：「用其

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于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怪，無五代衰薾之氣。宋蘇、黄、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正平，須追險絶。」景度之謂也。

古人論書，以章法爲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右軍《蘭亭敘》章法爲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帶而生，或小或大，隨手所如，皆入法則，所以爲神品也。

素師書本畫法，類僧巨然。巨然爲北苑流亞，素師則張長史後一人也。高閑而下，益趨俗怪，不復存山陰矩度矣。

《蘭亭》出唐名賢手摹，各參雜自家習氣。歐之肥，褚之瘦，於右軍本來面目不無增損，正如仁智自生妄見耳。此本定從真跡摹取，心眼相印，可以稱量諸家禊帖，乃神物也。

晉唐人結字，須一一録出，時常參取，此最關要。吾鄉陸儼山先生作書，雖率爾應酬，皆不苟且。常曰：「即此便是寫字時須用敬也。」吾每服膺斯言，而作書不能不揀擇。或閒窗遊戲，都有著精神處。惟應酬作答皆率易苟完，此最是病。今後遇筆研，便當起矜莊想。古人無一筆不怕千載後人指摘，故能成名。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未有精神不在傳遠而幸能不朽者也。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吴興一籌。畫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吾學書在十七歲時。先是吾家仲子伯長，名傳緒，與余同試於郡。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書拙，置第二。自是始發憤臨池矣。初師顔平原《多寶塔》，又改學虞永興，以爲唐書不如晉魏，遂仿《黄庭經》及鍾元常《宣示表》、《力命表》、《還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於書家之神理實未有入處，徒守格轍耳。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官奴帖》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許。譬如香岩和尚，一經洞山問倒，願一生做粥飯僧。余亦願焚筆研矣。然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浪。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何況學道乎？

吾鄉陸宫詹以書名家，雖率爾作應酬字，俱不苟。且曰：「即此便是學字，何得放過？」陸公書類趙吴興，實從北海入。有客每稱公似趙者，公曰：「吾與趙同學李北海耳。」

吾鄉莫中江方伯書學右軍，自謂得之《聖教序》，然與《聖教序》體小異。其沉著逼古處，當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予每詢其所由，公謙遜不肯應。及余己卯試留都，見王右軍《官奴帖》真跡，儼然莫公書，始知公深于二王。其子雲卿，亦工書。

書家有自神其説，以右軍感胎仙傳筆法、大令得白雲先生口授者。此皆妄人附托語。天上雖有神仙，能知羲獻爲誰乎？

吕純陽書爲神仙中表表者，今所見若《東老詩》，乃類張長史。又云：《題黄鶴樓》似李北海。仙書尚以名家爲師如此。孫虔禮曰：「妙似神仙。」余謂實過之無不及也。昔人以翰墨爲不朽事，然亦有遇不遇。有最下而傳者；有勤一生而學之，異世不聞聲響者；有爲後人相傾，餘子悠悠隨巨手譏評，以致聲價頓減者；有經名人表章，一時慕效，大擅墨池之譽者。此亦有運命存焉。總之欲造極處，使精神不可磨没，所謂神品，以吾神所著故也。何獨書道？凡事皆爾。

趙吴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否則紙成堆，筆成塚，終落狐禪耳。

米元章云：「吾書無王右軍一點俗氣。」乃其收王略帖，何珍重如是！又云：「見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後，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于元章嘆服曰：「今人去古遠矣。」余嘗見趙吴興作米書一册，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内能爲襄陽書者絶少。

宋時有人以黄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神宗皇帝天藻飛翔，雅好書法。每攜獻之《鴨頭丸帖》、虞世南臨《樂毅論》、米芾《文賦》以自隨。予聞之中書舍人趙士禎言如此。因考右軍曾書《文賦》，褚河南亦有臨右軍《文賦》。今可見者，趙榮禄書耳。

以平原《争坐位帖》求蘇、米，方知其變。宋人無不寫《争坐位帖》也。

晉宋人書，但以風流勝，不爲無法，而妙處不在法。至唐人，始專以法爲蹊徑，而盡態極妍矣。

昔顔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行家，今爲辰玉所藏。《争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並得之，相繼入内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書家以險絶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吴興弗能解也。今人眼目，爲吴興所遮障。予得楊公《遊仙詩》，日益習之。

唐林緯乾書學顔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少師特近之。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貲，吾皆籍没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會，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脱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叱析骨還父，析肉還母，若别無骨肉，説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吴興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八選義，明還日月，暗還虚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甲寅二月。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虚和取韻。顔魯公所謂「如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思過半矣。

宋高宗于書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五百本，更換一本，即功力可知。思陵運筆全自《玉潤帖》中來，學《禊帖》者參取。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媚，鮮能解此。余于虞、褚、顔、歐皆曾仿佛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趨右軍也。

吾松書，自陸機、陸雲創於右軍之前，以後遂不復繼響。二沈及張南安、陸文裕、莫方伯稍振之，都不甚傳世，爲吴中文、祝二家所掩耳。文、祝二家，一時之標，然欲突過二沈，未能也，以空疏無實際。故余書則並去諸君子而自快，不欲争也，以待知書者品之。此則論雲間書派。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横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册置案頭，遂時爲作各體，且多録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自知之。若前人作書不苟且，亦不免爲名使耳。

吾書無所不臨仿，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書，第率爾酬應耳。若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蹤晉宋，斷不在唐人後乘也。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二《畫訣》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似畫沙，絶去甜俗蹊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脱繩束，便是透網鱗也。

畫家六法，一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脱去塵濁，自然丘壑内營，立成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矣。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潑墨瀋成畫。夫學畫者，每念惜墨潑墨四字，於六法三品思過半矣。

古人論畫有云：「下筆便有凹凸之形。」此最懸解。吾以此悟高出歷代處，雖不能至，庶幾效之，得其百一，便足自老以遊丘壑間矣。

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脱。春草碧色，春水緑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畫院各有試目，思陵嘗自出新意，以品畫師。余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絶矣，奈何？

潘子輩學余畫，視余更工。然皴法三昧，不可與語也。畫有六法，若其氣韻，必在生知，轉工轉遠。

畫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門庭，不可相通。惟樹木則不然，雖李成、董源、范寬、郭熙、趙大年、趙千里、馬夏、李唐，上自荆關，下逮黄子久、吴仲圭輩，皆可通用也。或曰須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則趙千里，松則馬和之，枯樹則李成，此千古不易，雖復變之，不離本源，豈有舍古法而獨創者乎？倪雲林亦出自郭熙、李成，少加柔雋耳。如趙文敏，則極得此意。蓋萃古人之美于樹木，不在石上著力，而石自秀潤矣。今欲重臨古人樹木一册，以爲奚囊。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虚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虚互用，疏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虚實，以意取之，畫自奇矣。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于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樹頭要轉，而枝不可繁。枝頭要斂，不可放。樹梢要放，不可緊。

畫樹之法，須專以轉折爲主。每一動筆，便想轉折處。如寫字之於轉筆用

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樹有四肢，謂四面皆可作枝著葉也。但畫一尺樹，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須筆筆轉去。此秘訣也。

畫須先工樹木，但四面有枝爲難耳。山不必多，以簡爲貴。

作雲林畫，須用側筆，有輕有重，不得用圓筆。其佳處，在筆法秀峭耳。宋人院體皆用圓皴，北苑獨稍縱，故爲一小變。倪雲林、黄子久、王叔明皆從北苑起祖，故皆有側筆。雲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畫小樹，不先作樹枝及根，但以筆點成形，畫山即用畫樹之皴。此人所不知訣法也。

北苑畫雜樹，但只露根，而以點葉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畫之祖，最爲高雅，不在斤斤細巧。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脱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北苑畫樹，多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灑約略，簡于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識。畫豈有無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起，看雲氣變幻，絶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當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蹇，即是一家眷屬耳。

畫樹木，各有分别。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没，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如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别。當直枝直幹，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嘯者，乃稱。至如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于茂林中間出，乃見蒼古。樹雖檜、柏、楊、柳、椿、槐，要得鬱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木炭畫圈，隨圈而點之，正爲此也。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柳葉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揚之意。其枝須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屈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家之妙，全在煙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過正，然山水中當著意煙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趙大年令畫平遠，絶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爲倪雲林，雖工致不敵，而荒率蒼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爲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著色青緑，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吴矣。

作畫，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勢形像，其中則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生外熟。

董應舉《崇相集》卷五《周天寧先生詩序》 吾鄉詩道大盛，其不爲詩者鮮矣。然予猶疑其能者或出于不習爲詩之人，何也？無緣飾、無模擬也。凡詩出於情飾，則非情情矣。而摹前人聲調出之，則情與調相押而不得恣，無磅礴滃鬱沉痛之趣，其爲情也亦薄。吾葩經所載，多女婦野人語，爛然萬世者，皆迫情而出，不暇顧其法之何如也。今爲詩者，不求之情而求之前人之口。前人口，非吾口也，口非吾口，則情非吾情，可以爲詩乎？又況一意作綽約人口乎？然則詩之盛衰，吾未知誰在。

予向聞天寧先生才，而不知其能詩。而陳振狂時稱之，意先生習爲詩耶，而其詩乃僅僅，非窮年竟世以詩爲事者，何其詩之少而聲調甚似也？或者抑才以就調歟？抑習爲詩者染之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然天下能事，多有非習所到者，有意而精，習之往往有法縛法脱之病。古之名將不習兵法，古之豪傑讀書不求精熟，不獨詩爲然，蓋習彌精，趣彌減；調彌輕，情彌薄。學少者蹶，學鞏者笑，天下事大抵皆然。惜先生既没，不得起而痛與之談也。

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二《原文》 近世之稱文者再變矣。其始以復古修辭爲宗，非西京、大曆不稱合作，見謂雄勝可喜，沿至於雷同勦襲，令人厭穢欲嘔。而一二輕敏之士起而掊之，乃以信心信腕，不受束縛爲宗。然其學儉，其氣薄，其脈亂，究也失漢唐得宋元，失餖飣得俚俗，而有識之士浸浸反唇矣。此皆知文之文，而不知文之所以文，故兩失之。

夫文之所以文，此文之原也。乃世之原文者多矣，吾取兩家焉。顔之推曰：「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議論，生於《易》者也。歌咏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此原夫文之所繇也。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原夫作文者之所繇也。

雖然，自有宇宙，即有文章，如必待六籍而後有，則虞、夏、商、周之上，結繩以前，六籍安在哉？是故謂六籍爲文之標準則是，爲文之本原則非。且不觀天之高、地之下，日月星辰雲霞之爛然而麗天，山川草木飛走之樊然而附地者，夫孰非文章，孰非六籍之經緯乎？然謂聖人之經與天地相輝映則是，謂後人摹聖人而聖人摹天地，則又非。蓋所謂化工之筆者，化工而已矣，必一一取肖於化工，豈化工也哉！故不如反而求吾心。《易》以道化，吾心之化也；《詩》以達意，吾心之意也；《書》以道事，吾心之事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吾心之節、和也；《春秋》以道義，吾心之義也。後之作者道化不必如《易》，達意不必如《詩》，道事不必如《書》，節人發和不必如《禮》、《樂》，道義不必如《春秋》，而是數者可已乎？不可已乎？必不可已，而陰陽、五行、鬼神之變化，廟堂閭里、忠臣孝子、征夫怨婦之致思，明君良宰、勞臣任士之經營，朝會聘享、郊祀天人之作述，理亂邪正之褒詆，筆舌得之心而應之手，能無聲乎？能無色乎？宫商能一之不調，玄黄能一之不錯乎？下上千古、内外六合能一之不該不備乎？無名無始、幽深微眇能一之弗窮弗極乎？由此言之，文生於必不可已，而蕭統所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者，亦迫於不可不增，不可不加云爾。

是故周、秦、漢、魏、唐、宋以至於勝國之文，皆文也。即矯勝國以唐宋、矯唐宋以漢魏周秦，與矯漢魏周秦以唐宋、矯唐宋以勝國，其爲矯一也，總無與於吾心之文。若吾心之文，論其無也，不惟無周秦以下，而且無五帝三王之書，無庖羲之畫。論其有也，不惟不能無唐宋，且不能無勝國，抑且不能無今日。蓋無以立體，故能製空中之繡而機杼日新，有以致用，故能傳不盡之薪而精光□出，立言不朽，斯之謂矣。若此者，不盡繇于天，亦不盡繇于人，蓋天與人半焉。

才也，識也，天也。學也，養也，人也。然而學可力勉，才有奇授，惟識惟養殆難言之。儻僅以今日之有有前人之格套，是名蹈襲，不名醞釀。以今日之無無前人之典型，是名鄙倍，不名自然。乃鄙倍之毒人也尤甚。夫必信心而出，信腕而運，街談巷語以爲謨訓，俳劇諧優以當風謡，而曰文在兹乎，則孟子所謂「蔽淫邪遁」亦可謂之不得已之鳴，文中子所謂纖人、誇人、鄙人、貪人、淺人、詭人不利人云者，舉得自附于達意之科也耶？彼欲揭鈍賊之巢穴，恐後之人又欲急翦狂奴之魔氣，吾故不辨體裁、不别流派，姑原其所自云爾，何暇揚抶盛藻，拾魏文、陳思、應瑒、陸機等已唾之餘哉！

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二《評新唐書與兩漢文章何如》 今夫史者，文章之一端也。而文章之變態，則畧盡於史，以其紀言紀事摹寫委曲，各極其致，雖煩簡隱顯，奇正旁見横出，而總歸之肖物，使千百世之下一覽而千百世之上若新，故曰盡文之變也。而必規規然如此爲煩、如此爲簡，如此爲隱爲奇，如此爲顯爲正，改他人之面目，就自己之位置，豈復有文哉！

世之論史者，必稱兩漢遷《史記》、固《漢書》也。今二史之行，炳若兩曜，其中異同得失，亦多可商。乃有謂遷束三千年事於五十萬言之中，而固不能裁八十萬言於二百四十年之内，以煩簡定優劣，則不然。夫遷以千秋逸宕之才成千秋之史，不能不簡而多漏，然政以多漏爲妙也。固以一代整贍之才成一代之史，不能不煩而多瑣，然政以多瑣爲妙也。固之所以遜於遷者，識耳。識亦難言。如遷之論，大道重《六經》也，而固以其先黄老；序遊俠、傷處士也，而固以其進姦雄；述貨殖、慨貧賤也，而固以其崇勢利，豈不冤哉！嗟乎！固且不足以闚龍門之藩，而又誰入班掾之室者乎，奈何以兩漢文章抑而與《新唐書》較也？劉氏之説，蓋謂事增文減，歐宋之所謂得，政其所謂失耳。要之歐宋之失，亦不獨在

有意爲簡也。如姚崇以十事説主，舊史載其問答之辭與其徐行跪奏，及見納而舞蹈，稱萬歲，從官皆出涕，一時情景如畫。而新書一切剪截，令讀之者了無生色。如此類，不可謂文，劉勰之。討杜黄裳之贊決也。李德裕秉政，修《憲宗實録》，取黄裳之事而蒙之於其父吉甫，此千古笑端也，胡無竄定？至於助李靖禽頡利者，一以爲王道宗，一以爲張寶相。韋弘景封還詔書事，一以爲憲宗，一以爲穆宗。如此類，不可謂實。説者謂景文之筆力實不如文忠，文忠任記志表，而列傳盡委之景文，各置名銜，不相掠美，其實自標異耳。雖然，而文忠作《本紀》，如太宗之享年、憲宗之封子、憲后之弟侄、穆宗之改名，皆朝家大典，故何草草也？自名《春秋》法，紀灾異不著事應，然紀猶可耳，志五行，安得用《春秋》法，盡削事應不書，且書雨書風，應書者何多闕也？《百官志》何以遺天策上將，《宰相表》何以獨詳於蕭、李也？若者不可枚舉。然則宋固多失，而歐豈全得也哉！

雖然，此皆拾其細耳。自古作史成一家言者，必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識鬱積于中，而後奮之於筆，故身可殺，名可污，而筆不可奪。雖其獨出手眼，不無偏至，然唯偏至，乃不朽耳。宋之修《唐書》也，朝廷開局設官，雜取諸體而分隸之，攻短則恐露其長，訂非則疑伸其是，各懷嫌忌，互相推諉。歐公以前輩讓宋，其猶世法也哉！以世法而用之史法，則天壤間無史矣。不然，諸列傳之自相舛錯，宋氏獨爲之耳。以紀、志、表而證之於傳，何以官類之多寡，姓名之次第，中宗復位之日，郭正杜元穎爲相之年與事不一覈也？即以紀而證之於志，何以乾符之風雹，或五年，或六年；垂拱之出山，或九月，或十月，自相尤也。若者不可枚舉。此非以瑣瑣者繩歐陽氏也。夫既曰事增文減，取其精耳。若增之而愈漏，減之而多訛，何名爲精？吾故嘗曰：「歐陽氏之精神，在五代而不在唐也。」噫！精神之所在，不必兩漢其文也，而五代成其爲五代。精神之所不在，不必不兩漢其文也，而唐不成其爲唐。蓋有意於簡者，有意於爲兩漢者也。而有意於爲兩漢，便非兩漢。此千古文章升降之數，不獨評《新唐書》然矣。

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八《論文》 做舉業有舉業之本領，即做一題亦有一題之本領。看文必先看文之本領。如「夫婦之不肖」題，其本領何在？不要説不肖不好了，更不要粘講肖字一句。如太質文，所謂肖仁智勇、肖位育等字也不要做了。幾句不肖後，又用一轉。若用轉，便是可以與能了。大兒曾見我做「孩提之童」句中用一轉，前作多模擬此篇，不知我是文轉，不是轉題。我文只模寫孩提之童光景，並不曾做「雖孩提之童，然有個良知在」，到底只説童昏也歟哉！蓋無不知愛之意，已在孩提之童，要隱隱躍躍于口角之間，不要顯露，不要有轉痕耳。汝等看文，只看句語，不看大意，如何如何。今只看袁思明「夫婦之愚」文，正與我主意相合。他何等玲瓏，何等體貼也！「久而敬之」題要在「久」「敬」上討出滋味來。看王餘量文，便是汝等頂門一針也。平日看文，粗心浮氣，不曾以文對題，以我對文，逐一磨勘過來。只如試官吃酒，亂塗人文一般，如何長進？汝今在裡面做過此題，要做「敬」字，無「敬」字做出來；要做「久」字，無「久」字做出來。今日出來看他文，便覺他好了。汝輩不可輕忽人文字。我極惡自不會做，動説人低品惡道者。

文字有輕淺之淺，有浮淺之淺。輕淺之淺從深心大力中微微挑出，題情與文情瀠洄可掬，此最上乘也。浮淺之淺，則以粗率之氣抹倒題情，即自家文思亦混帳瞞裏，不曾刻剔出來，而專靠一種襯簟浮詞，隨手應搭。只如此做到十數篇，便壞了手段。吾人只此一點靈心，提之則尋向上去，不提則墮坑落塹，不可不省也。

舉業書不多幾部，另整出在案。經書文字該看者，央人集看，不該看者，庋之高閣。案上不可多書，胸中不可少書。

文字以清空不染爲主，雖連篇藻繪，原自清空。所謂清者，神清脉清、筆清意清也。清則脱，脱則活。尺幅之内，縱横瀟灑，無所不可矣。

文有次第節奏，又有骨肉配合，不精心體貼以調劑其間，安能使文理秩然耶？吾言非妄，從容味之，不可忽畧吾言，將我一片苦心竟無所囑付也。

時文不煅煉，終不得出頭。

時文全要緊凑中翦巧。不得此法，做不成家。

文之貴議論意見，固也。然以尺幅之内，寫出胸中開天霹地本事，須以巧心妙手，于一字一句内微轉波濤，使讀之者躍然心開，則妙矣。如用冗長議論，如論策者然，非惟不成家，必不入彀。我前日論「沽之哉」題，説「待價正所以爲善沽」，此是做文想頭，汝認差了，就將我此句話做題目，句句重在「沽之哉」，如此，則題目反淺矣。所以斲輪之巧父不得喻之子也，固是不善領會。又下筆迂緩，用句荒疎，如水跌泥，愈跌愈澈。又如膏粘漆，愈粘愈結。二病入于膏肓，不治將深，且奈之何？

入彀之文，只是七篇，一列自首至尾，無一疎漏，不知費多少鑪錘。思之思之。

人之心靈，一日換一日。逐科文字，一日新一日。試官看文，決不棄新而收舊。

小試之文，畧與大場中不同，須得觸手尖新。意新則調自尖，到處絢爛，意見橫出，議論層疊，使觀之者一驚一喜。雖有出入小疵，且疑且駭，而不敢棄置矣。汝等只要于未考時收心静坐，打入時局，開出心花，入場便無疑懼。不然，心粗氣浮，未有不爲退轉者也。切勿信人鄙誚考官之説。

文字先要認題。有題眼，有題面，有題神。汝輩先不認題面，安問題眼？況于題神乎！看文字，不得其用意處，雖日看百篇，也無用處。至于遇考，只寫得平日胸中之所得。胸中有一毫粗浮、一毫滯澁，無不見之于卷中。汝輩粗心浮氣，毫不沉思，又不肯用實學，只將平日眼前所見浮調，依稀影響，點綴成文，細按之，皆無一字相關也。今且無論汝輩進步，即我二十餘年苦心，濫有舉業虚名于世，遇有識者見汝輩文無家數，無傳授至此，非其父業已荒，即其不留心教子者也，并我浮名且爲汝貶損矣，真可嘆可笑之甚也！

舉業文章，先要有本領，次要有生氣。有本領者尚不可無生氣，況本領全無乎？人生二十二三歲，不肯用力上進，烏乎用其力哉！我做秀才，考一次惟恐落人後。廿四歲至廿七歲，宗師連考二等，猶以爲耻。今日不成進士，日夜有舉業在心，以爲忍死必圖一捷，此即《論語》上「死而後已」之説。爲仁者豈必死？凡自古聖賢豪傑，做一事，未有不拚一死者也。念之。

顧天埈《顧太史文集》卷三《毀餘稿序》　舉子業豈易言哉！非吾心有獨得者不能工，雖云獨得，然質之聖經而合，質之古今真儒諸録而合，不合非獨得矣。雖與聖經、内典、真儒諸録合，又絶不用聖經、内典、真儒録中成語，間用其語，仍吾獨得如此，乃稱至焉。自國初至今，諸名公能爾者，有幾人哉！況于予乎？予生平于斯業良苦，所搆頗多，率不滿志，悉以棄毀。其垂毀而躊躇未忍者，僅三十五首，姑刻之，以就正于真獨得者焉。

顧大韶《炳燭齋稿・禮記正文序》　自樂亡而經止于五矣，五經皆經也。然愚謂戴《記》獨不可名經，何者？禮之經，其典章綱紀之大，載在《周官》，而周旋曲折之細，備于《儀禮》，是二禮者，真經也。戴《記》直爲之傳耳。今讀其書，大都周季諸儒之述作論議，而秦漢人之所掇拾或厠焉。蓋后蒼、大戴之傳固已蕪矣，小戴頗有删削。然觀其黜《夏小正》而存《月令》，則去取之間，更多可議者。今《周官》、《儀禮》並廢，而獨尊小戴之所記以爲經，恐好古之士有未安焉。或者謂：「《周官》止一代之制，而虞夏商之遺法往往散見于《記》中。古稱『禮儀三百』，而《儀禮》所存，僅十有七則，其所闕亡，固不啻十之九矣。而推類比附以求見先民之則，亦必于《記》乎取之，則二禮之廢，似不爲過。而《記》之獨尊爲經，亦未爲無説也。」自宋以前，爲《禮》家之學者，惟知有鄭註孔疏耳。然康成臆説，昔人固已疑之，第以其耆德雄辨，壓折千載，而穎達直依阿其旨，無所是正，自宣和有好古之主，于是三代器物往往間出于墟塚伏匿之中，而學者始知漢人之多謬，然後鄭孔之説不信，而陳氏之《集説》從此出矣。然未有《集説》以前，學者之患在于疑而不能明。既有《集説》以後，學者之患又在乎明而不能疑。夫明而不能疑與疑而不能明，均之非自得之學也。故愚以爲：不讀鄭註，無以窺宋註之源。不讀陳註，無以證漢註之誤。不盡屏漢宋而專讀正文，又無以深維作者之意而成自得之學。則樸菴之刻正文，其殆有欲意乎？語云：熟讀千遍，其義自見。學者誠能沉酣于正文，而後稽之鄭註以窮其源，參之陳説以定其歸，則于《禮經》思過半矣。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六《與郡中友人論文書》　大抵制舉業，若粗博一第，則今人柔皮厚肉，以相逢迎，刺繡紋不如倚市門，政恐他年老大，不免嫁作商人婦耳。若豪傑之士，滌除胸次，高自期待，且須自我作聖賢，不向聖賢討口頭慧。謝惠連《雪賦》云：「因方爲規，遇圓成璧。」此際自有化工在。若所云「縱心皓然，何慮何營」，則又人心化工與造物相通處也。文之規璧，題無常形，而我有成象。如千江月，總一光明；如水銀珠，只一圓體。應題而出，肖題而止，當有一絲不挂處，豈擾擾營慮者能究竟此事耶？吾見文章家營慮者皇皇矣，當兒童時，諷誦鄙俚語，如千鍾粟、高堂屋，借此攄悦鼓舞，遂沁入骨髓，但解温飽願足，不復知有向上一路。長而操觚，遂以我七尺之身，逐逐于邯鄲之步，優孟之叔敖。吾嘗笑蘇秦一生，懸梁刺股，非不專愚，柰其志在説人主，多黄金，遂敝敝於暮年之揣摩而已。叔孫通綿蕞究竟，逢馬上公之悦，而後世遂鄙爲醯雞丈夫，不絶營慮，高自期待，亦安能論文字哉！又今士子往往於功利而工於借途，假如呻吟掇拾尚屬同流，亦有徼名稱、結聲援，批根引繩，借顧盼齒頰爲毛羽，忘妻徙宅，殊可深痛。又其下，則飲食徵逐，游譚無根，美僕鮮衣，招摇自放。後生轉相效慕，不復見性命上一點澹泊影樣。文章一路敝壞至此，吾願作文者守此「何慮何營」四字，本自無慮，本自無營，營慮何從而來？多是文心做出，直須掃得净盡，便是一片大光明，照無不破，説無不通。我心既通，人心必徹。此是舉業最上公案，

向來諸老宿未曾點破，故不佞一拈出之，亦向文字中說玅莊嚴法也。

至於無營慮則心清，心清則能死亦能活。能死故遇題無不破之關，能活故下筆無不靈之局。即咏歌嘯傲、登山眺水，盡是箇中生意，寧必守尺寸之章編，咿唔一室之內，遂目爲精進哉！

諸君子過我論文而索我法，僕無法也，願諸君子高自期待而已。雖然，我則不能而告之人，人將謂我何？願諸君子之相勗也。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五《論文三則乙卯》 文章家宗趣，論機論法，總是繡出鴛鴦，未許金針暗度耳。根圓通說，最初方便，大抵皆從悟入。余向來指示多矣，若金針一着，竊愧未能，意亦有不能言者。雖然，言其無言可也。爲述三則。

一、認題。今人所爲看書研窮者，皆題句，非題情也。題中之情，乃在字句窾隙之間，語言諷詠之外，題目到手，閉目定想，凡平日見聞知解，洗滌一空，默誦題面數過，覺一種真氣恍在心目，此時急須下筆，直追其所見。所謂得意疾書，此便是絶神奇真文字。若操筆時未見題神，便思練句琢字，雖極力鋪排，只得敷衍訓詁。纔出口，已屬臭腐也。

一、看勢。文章一篇有一勢，如畫山水者，先於峰巒層叠處布得有勢，其他烟雲草樹，便可次第添設。蓋點綴之法小，取勢之力大也。文章先於胸中打得一勢出，或順或逆，或主或賓，或扼要争奇，或空中結撰，成局在我，以筆墨點綴之，家數自然正大，體氣自然高妙也。

一、取程。先輩文惟制科中程者，字無虛設，如高曾規矩，的確不移。其詳略偏正、開闔呼應，有上句，自然有下句，有前股，自應有後股。非特法度固然，即作者亦不知其然，所謂靈心化工也。文章家每於神清氣定時，將先輩程墨細批細玩，何處是起，何處是伏，何處是實，何處是虛，何處是轉折，何處是關鎖，何處是提挈，何處是詠歎，看其一篇是何成局，伏習衆神，後來自然脉脉相接也。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五《文觀三昧》 今世言文章者，百家具矣。然皆窮文所至，以暢其法，未詳皇祖解經刱始之意。余慨江河之流，塞源拔本，準《首楞嚴》王三摩提作文觀三昧，曰典、曰顯、曰淺。嘻！會得便至玅莊嚴海，不會得則百千野狐身。有能奉持此正法藏於末刼中永不退轉，是真莫負如來意也。

典 《書》有二典，《周官》有六典。典，常也，言其常而可法也。文章可法處，只以其常。百般揑造，如空中狂華，合眼即毀。日星明白，萬古爲觀，天地間豈能易此大常？聖賢意緒，自有一種脉絡。聖賢口語，自有一種本色。不與他意中事，便是性命縣龐；不關他口頭語，便是經傳駢枝。王辰玉所云「同類之物，以襯貼則有情，以牽綴則無述」者，是詞之典也。沈道立云：「作文須設以身處其地，體貼一段精神出來。」是意之典也。

文不典則體輕，如恭己無威，百寮不拱。不典則體蔓，如葛藤攀附，本根埋没。不典則體汙，如假借什物，索去仍空。故爲文須以聖賢意代聖賢，以聖賢口代聖賢，不斬豐詞，不斬刻意。題中所有，肖題而出；題中所無，應題而止。令觀者恍見立者之義，此文便與聖經賢傳俱不朽。然須平曰體認《六經》爛熟流出，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淺 □鑽石取火，火出石中，謂是鑽火，謂是鑽石。若鑽火者火是石體，若鑽石者石是火廓。石火雙見，鑽鑿何有？則知意爲題體，題是意廓，廓不留礙，體即現成。鑽鑿到處，意旨躍出，如青蓮花，即在佛面。故曰：「其入深者，其出必淺。」淺非皮膚之謂也，特對艱深者下一藥石耳。孔子曰：「辭達而已矣。」達者淺也。蘇子曰：「詞至於能達，而文不可勝用矣。」辭中之意，心所存者口不能言。若了然于心，更能了然于口與手。必其平曰深思力索，火候既到，表裏洞達，自覺此語與聖賢相通，着不得一句學問，自然無處不是真學問。所謂極深極淺，若認淺作深，便舍所當然尋求所以然，已是離堂覓室。若認深作淺，却把意中意埋真意，把理中理掩正理，海底珊瑚，畢竟沉在何處？此無論不宜世眼，即如文章替聖賢傳神，如何把他不斷血脉遮蔽埋滅？畢竟是捕風繫景，認賊爲子，自喜淵深，翻成僻陋。大抵看書既極研深，作文自然平易，無没其體，無離其廓，具淺之妙矣。

顯 文章有一真種子，真光景，下筆即見，此便是顯。如湯煮餅，生沉熟浮。此顯便是人心不死之天理，與夜氣相關。今夫主司衡文者，即解褐風塵、遽廬故業，以至黄金横帶、執掌簿書，但其所不入者，語言餖飣耳。至于題中一點神理，當體即見。如人久客遠方，語以故土，鄉井宛然。乃至倥傯涉獵，或倦病遇目，亦原不昧。故文須把吾神識體聖賢神情出來。聖賢之神，即是讀吾文者之神。吾却于眉睫下喚醒他故物，驟讀吾文，便如見我心肝面目一般，荒者熟，躁者徐，病者爽，倦者躍，人人以爲欲言，人人以爲不能言。此處得力，全是聖賢暗度。然識欲定，氣欲和，心欲沉，機欲活，是謂至顯，妙於至微，蓋提挈夜氣心法也。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五《文準選例乙卯》 昔人論詩有正變。古詩徑叙情實，去三百篇爲近，而盛唐諸人似之。如空中音、水中月，言有盡而意無窮，正之始也。文章正始難言矣，質而無華，澹而無奇，如元氣胚胎於亥，而四時生意渾然備具。此等不應以聲色求之，讀者固自不易。然所謂禰孫支派遼遠，政不容不追念鼻祖，彷彿其形似也，別爲正始。

正始而下，繼別爲宗。傳其宗者，的骨孫也。渾成而無襞積，正大而不纖奇，寓寬局於莊嚴，寄精味於澹漠。咸陽宮闕，細柳旌旗，奕奕巍巍，堂堂正正。文章識此一派，便滴滴歸源，是謂正宗。

正宗而下，其流漸廣。譬玄尊之於禮飲，禮飲之於醑爵，亦菽粟之於太牢、太牢之於水陸也。嘻，盛矣。然富而不淫，廣而不肆，自是繩削中縱橫、珠盤内旋轉，開拓變化，係乎才識，亦緜涵養中來，遂不入野狐乘，謂之大家。

大家之格溢矣，然濟瀆不亂於衆流也。統分而潤，瀆散而川，亦巧亦奇，亦靈亦變。資性所近，伏習因之。蒼璧小瓌，摠吾家寶。學者但入一門，儘自成局。所謂豬肉真飽，何慕龍肝？若離此説妙説玄，摠是三年學鳶也。是謂名家。

余憶隆萬辛壬間，先輩沈道立先生依唐詩選法刻《名文品彙》，别爲四家，其持格簡嚴，用意良苦。今四十年來，人文彌盛。來春花草，非復敗梗枯枝，詰旦風光，豈是殘煙剩雨？第不化者東風之面，不改者晴空之體。若識得此種意思，即枝梗烟雲，盡是公案，都用得着。余故拈此四家以程諸篇，實冀作者暝思自得。昔人云：「游魚啣鈎，出重淵之深；翰鳥嬰繳，墜層雲之峻。」至寶在，高深何必作萬丈梯航哉！鈎繳之妙，一絲而已。余言至此，不覺洩露已盡。諸同志者幸共商之。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一五《談文緒録》 文要用，亦要捨。捨者，如人斷四肢不復用之，下筆自無纏繞，光景日新。韓子曰：「戛戛乎陳言之務去也。

「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此非文章定論也。文識得一，是即千金不以易蜩翼之重，而況其他乎？

工於文者，不專文也。吟咏嘯傲，諧文之變；高朋清賞，盪文之情；饑食困眠，弄文之機；登眺山水，拓文之氣；捐除世事，清文之神；流覽百家，大文之蓄；趙謝非譽，温文之候；宅心正大，敦文之質。

盛氣不可文，懼其決也。嬉笑不可文，懼其佻也。對俗人不可文，懼其窒也。酒後不可文，懼其昏也。機太熟不可文，懼其輕也。興未至不可文，懼其苦也。

養心如養丹，窮理如伏卵，認題如印沙，摹古如蟬蜕。布勢則須彌納芥子，結搆則芥子納須彌，是謂閻闢變化，無窮之門。

文有先天，曰雅曰秀。文有後天，曰緊曰活。

文鍊格，格正而藏奇者元也，奇而合正者魁也。鍊意，意極深，故淺者元也，以淺證深者魁也。鍊神，神止而自行者元也，行而欲止者魁也。鍊氣，氣和而常王者元也，氣王而亦和者魁也。鍊勢，勢縴迴而直捷者元也，奔決而坻防者魁也。至于鍊色，下矣。鍊句，抑下矣。

文震亨《長物志》卷五《論書》 觀古法書，當澄心定慮，先觀用筆結體，精神照應；次觀人爲天巧，自然强作；次考古今跋尾，相傳來歷；次辨收藏印識，紙色絹素。或得結搆而不得鋒鉦者，模本也。得筆意而不得位置者，臨本也。筆勢不聯屬，字形如算子者，集書也。形跡雖存而真彩神氣索然者，雙鈎也。又古人用墨，無論燥潤肥瘦，俱透入紙素。後人僞作，墨浮而易辯。

文震亨《長物志》卷五《論畫》 山水第一，竹樹蘭石次之，人物鳥獸、樓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鳥獸蟲魚精神逼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杓往來，石老而潤，水淡而明，山勢崔嵬，泉流灑落，雲烟出没，野逕迂回，松偃龍蛇，竹藏風雨，山脚入水澄清，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是妙手。若人物如尸如塑，花果類粉捏雕刻，蟲魚鳥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布置迫塞，樓閣模糊錯雜，橋杓强作斷形，徑無夷險，路無出入，石止一面，樹少四枝，或高大不稱，或遠近不分，或濃淡失宜，點染無法，或山脚無水面，水源無來歷，雖有名款，定是俗筆，爲後人填寫。至於臨摹贋手，落墨設色自然不古，不難辨也。

曾異撰《紡綬堂集・文集》卷一《序劉子巵艸》 夫古人之文章，期於能爲簡者也。今之時義，不能爲簡者也。古人之文有二端：曰叙事、明道而已。古叙事之文莫如子長、孟堅，已不能無繁簡之異。是以《平準書》簡於志食貨，《河渠書》簡於志溝洫，《貨殖傳》簡於志地理，《天官書》簡於志天文，《封禪書》簡於志郊祀，律、曆二書亦然。然而《平準》、《河渠》、《貨殖》、《地理》、《溝洫》、《食貨》諸書，則《禹貢》一篇盡之。夫地理、食貨、河渠前人一之而後人三之，前人合天官於曆，盡於命羲和數語，而後人分爲二書，宜其伸縮之不相逮也。他如本紀、列傳，班氏往往欲以詳贍勝子長，亦自知其簡潔不能如遷，姑用周詳自勝，實以見

長者護短耳。然腐史諸記載，自周秦而下漢興高、惠、文、景、武五朝耳，惠又不永，乃至十數萬言。《尚書》典謨五篇，而唐虞、夏后之君相官牧備其中，乃其時二帝一王之典禮。樂律、刑法、五行、災異之故，亦具志于是，其繁簡又相懸若此。若夫談理簡要，則世稱《道德》五千言，愚謂牛背口授，後人自分爲某章某章，實則猶龍氏一篇之文。亦如伏羲氏之六十四卦，後人演一卦爲一篇，在庖羲氏，不過以六十四字成書耳。夫老子之文一篇而其言至五千，尚安得謂簡？然自青牛出關，而著述僅僅於是，故夫老氏者，謂簡於著書可也，謂其文之能爲簡則未。惟以六十四字成經，則庖羲氏簡於文、周、孔子，孔子簡於曾子，曾子簡於子思，子思又簡於孟子。夫明道至孟子而詳，叙事至孟堅而詳，猶之乎不能爲簡。然較於後之遞降而遞繁者，又爲簡潔之至者耳。且夫以一言而包舉天地萬物之理道，以一典一謨、一紀一志一傳而籠括乎一代數百年之事，與其人終身之行業文章，此夫能爲簡者也。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不過二十餘字，而展之爲破承，又展之爲首尾，又展之爲中央前後之八股，此夫不能爲簡者也。愚嘗謂：「古人之文如縮地，今之時文如廓革。」夫廓革者以廓之而極其大爲能者也，使廓革者而僅如其革之木然，則無爲貴廓革者矣。爲時文者，以極其所長爲能者也，使爲時文者而僅如題而已，則但還其四五字與二十餘字而止，而時文可以無作。故夫今日之經義，無論其不能爲簡也，簡之則遂無經義。雖然，廓革者而極其廓之所至，大則大矣，然而愈廓而革則愈薄。故夫時文而以極其所長而爲之者，吾惡其爲近於薄之道也。夫以不能爲簡之經義而能爲簡，以古人縮地之意而行於今世廓革之文，此予有取於劉子，而欲與之讀古人之書，若區區於時文窟室中較量繁簡，此予所廢書而嘆，自稍有知識以來，所爲太息痛恨於王半山而久欲付之不言者也。

胡維霖《胡維霖集・墨池浪語》卷一《與友人論文書》 文發于氣，氣有仙凡。文生于情，情有雅俗。人但言奇而不知奇，人但言古而不知古。「貌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奇乎不奇乎？「落落長松，不與凡卉争妍；日星雲霞，舉目皆是光景常新」，古乎不古乎？故求奇者，須求之情，而不當求之文。求古者，須求之心，而不當求之筆。

江天一《江止菴遺集》卷七《誤師篇》 少時不遇，便云某師甚利，裹糧以從。俗習既深，懵不知變，猶嚣嚣自得也。嗟乎！亦曾念移而之利之徒者，蓋又嘗偃蹇如故哉！此非虚心篤學、立意好古之士，未有不墮於此者。然緝緝翩翩，日以鼓簧後輩，既自敗，又以陷人，如羌蛄之旋轉而未有已也。作《誤師》一篇。

夫流俗腐儒，動云某種文可利試，某種文易逢時。於是身所揣摩與訓子弟，皆爲此種矣。而不遇如故，即自負高才生。或今時有文名於世者，平時罔不高自許可，不妨開文字以非常之境。一旦臨場應考，又未免動心，減其文價，更造一種迎合主司之文，亦謂不如此不足以售，而卒不盡然。若此者，皆起於上之人不能開誠心布公道，大其網羅，以收合天下奇才異能之士，而徒以荒疎固陋、多年不看書不作文之心胸主意，托名於正文體，陳陳相因，於是庸下之士起而自得曰：「如此文，方可上進。」上士薄之曰：「彼何嘗知文？」唯作如此伎倆以應之。一場之内，或浮調輕華，或填塞肥滿，如此則取，不如此則棄，其爲卓然自立之章，蓋亦鮮而倖矣。以故考卷鄉會墨之出也，往往什九不當人意，牕下獨立不懼者少，隨波逐流者衆。見其輕華肥滿之多售也，則又相率而盡習爲如此之文，以圖得當。年復年也，科復科也，此習蓋入膏肓矣。雖有開明之言，惡能强其聽受哉！

夫祖宗朝使人作爲文章，原令發揮聖賢蘊奥，以覘士子胸中見識何如、練達何如，然後發爲政事，有以爲經理國家、治安生民地耳。所以頒賜《性理大全》諸書，令其各出所見，而又令讀《五經》、諸史、秦漢唐宋以來經術之文，以儲其才，以廣其用。如徒中無所見，但掇拾膚語，依傍營生，所謂詭隨規避，庸駑衰頹之情狀，及夫希世取憐、妄意迎合之志氣，先已中於文字之中，則幸而事上理民，亦何嘗不以此情狀志氣施之乎？要之上以此標的，下以此射而中之，天下以鄙夫而成亂實，以鄙夫之文生心害政爲之也。

雖然，不可謂往昔之無良主司也。如某科之某，其所取天下士，皆不執己見。或其意足轉傳註，或其局殊絶衆流，或有短小精悍、惜墨如金，或長江大河、横絶一世，不執一見，不拘一體，真所謂隨材器使，衡文之至道也。然不可謂今日無良主司也。即如湖廣之王、福建之吴、江西之侯，開闢天地，使從來積腐之世界一舉而盪滌更新，文章大雅之業目不暇給，而其見於行卷也，亦惟四公所取之士，皆能領袖羣雄，爲海内之所仰望。此衆口一辭，非予一人之私論也。則正文體之説，日日申之，徒正其泥塑木雕之文體耳。若一人有一人之體，一文有一文之體，一意有一意之體，渺乎其未知有正也。

閻爾梅《白耷山人文集》卷下《示二子作詩之法》 古聖人之教二三子也，莫先於學詩矣。學詩莫先於稽古，稽古莫先於《三百篇》。西京以還，皆變體，非古

體也。顧其中有六義焉，有四聲焉。太史公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難爲淺見寡聞道也。」此雖作史之法乎，作詩之法，實不出于此，要之心知其意爲難耳。心知其意，斯六義可融而爲三。不知其意，四聲且漏而爲二。均之於《三百篇》茫然也。

二子曰：「何以謂六義融而爲三也？」曰：「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也。風多比興而賦少，雅頌賦多而比興少，其間參差錯落，連類生情，觸興而來，興盡而止。是賦比興三者，原散見於風雅頌之中，而興尤靈通於賦比之外。孔子所謂『《詩》可以興』者此也。興去音而箋注作平音，誤矣，是之謂不知其意者也。」

二子又問：「何以謂四聲漏而爲二也？」曰：「平上去入四聲也，平居其一，仄居其三。若混以上去入三仄爲一仄聲，則一平一仄僅兩聲耳。且平聲內兼有上聲之平、去聲之平，互換莫測，而全以入聲轉渡而合發之。沈約云：『上有浮音，斯下有切響。』蓋以言四聲之合拍也。苟宜上聲而用去，則失之闌緩而鏗鏘無力，宜用去聲，而用上則失之拗捩，而咽喉不潤，金石罔諧，宮商相奪，何以格鬼神、享宗廟、覘德政、娛嘉賓乎？汝輩能急取所爲詩稿，對六義四聲而嚴考之，諷詠既久，必將有鼓舞移情、躊躇滿志者，然後可與入風雅之林也。余昔有句云：『山中常缺酒，海內絶無詩。』正謂心知其意者少耳。今與汝輩剴論，益覺前句之非放言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三《曹頌嘉漫園文稿序》　戊戌之歲，予應張西山文宗聘，輯《儒宗理要》書，過澄江，頌嘉曹子與介臣沙子同謁予於旅次。時介臣以詩見投，遂究論古今樂府得失，而頌嘉則專論文，貫穿周秦，出入唐宋，下極元明諸子，而獨歸本於韓、歐八大家，蓋其所得於韓、歐者深也。予進頌嘉而語之曰：「子知韓、歐之文之可傳，亦知韓、歐之文之所以傳乎？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者載道之器也。古之人道足於中，發於外而爲言，言之成章，故名之曰文。羲文之《易》，所以述天人，即後世性理諸書是也。虞、夏、商、周之《書》，孔子之《春秋》，所以紀政事，即後世史傳諸書是也。商周之雅頌、十五國之風，《詩》所以言性情，即後世樂府詩歌之類是也。周公之《周禮》、《儀禮》，漢儒之《禮記》，所以載典禮，即後世八書、十志之類是也。然而在古則謂之經，在今則概謂之詩與文，蓋有説焉。古人之詩文，先有道而後有言者也，可以爲萬世法，故謂之經。後人之詩文，則詩文而已矣。求一言之幾於道而不可得，即或有煌煌大言，如韓之《原道》，歐之《本論》，亦庶幾乎聖人之徒矣。而程朱猶謂之倒學，蓋先有文而後有道，學爲文而規橅乎前哲，求其不倍乎道，而冀其文之或傳也。乃後世之學爲韓、歐八大家之文者，并其所謂倒學者而忘之，而日馳騖於體格、氣局、詞令、才情之末。夫所謂體格、氣局、詞令、才情者，如化工之於品物，天風之於水波，皆自然者也。若徒爲叔敖、優孟，則翦綵爲花，壘石爲丘而已，於古人何有焉？故君子之於道也，盡其志而學焉，內觀乎身心性命之微，外觀乎天地民物之大，從容而踐履之，優游充積而發抒之，燦然而理明，油然而辭順，無意於文，而天下之窮老盡氣流汗奔走而爲文者退然莫敢與之爭，夫是之謂至文。」

頌嘉聞予言而悦，遂與介臣定師弟之稱而退。今且數年於兹，成進士矣。梓其所爲《漫園文稿》以問世，請序於予。予讀其論文之書，如云：「文章當先明理，理明則識高，識高則氣壯。」旨哉言乎，是予當日之志也。故其爲文博大而不詭於則，雄奇而不踰於矩，旁喻曲説，縱横幽隱，而不傷於道，其庶幾乎韓、歐氏之言歟？雖然，予猶懼頌嘉之先文而後道也，身心性命之微，天地民物之大，果能從容踐履，優游充積而發抒之乎？是予之所樂觀其成也。不然，恐猶夫先文而後道也。今之栢鄉敬哉諸先生，先道而後文者也，頌嘉從之遊，必更有得焉。其試以予言質之。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四《王登善房稿序代》　文章一道，其傳者理也，其所以售者氣也，其壓倒一世、無知愚賢不肖莫敢不帖然俯首爲之下者，才也。予嘗執此以衡量天下士，什不失一。其有老師宿儒，含毫腐心，根極理要，前足繼武周郡，後足開發來兹，而終其身不得一第者，氣有所不足也。少年英發，早掇巍科，紙貴一時，聲滿天下，而一再傳則茶然不復振，陳言在案，過而弗問者，理有所未精也。氣足矣，理精矣，而天下之讀其文者，或疵其熟爛，或病其深晦，或以其不足於古文，變化小試出奇，而彼此較量，言人人殊者，才有所未大也。故欲理之精則研學問，欲氣之足則勤充養，欲才之大則非天資卓絶，而又能博綜羣氏，不足以當之。顧三者之中，或得其一，已足稱雄當世，天地靈秀，豈可盡得？

乃予於闈中較閱，得王子卷，見其光氣發閱，一覽已識其才。徐而按之，綿綿乎若煙雲之繚繞而不窮也，洄洄乎若源泉之不擇地而出，觸山赴谷，波瀾萬變也，氣至矣。試更深求焉，而識力所及，神解所至，即起孔孟於千載，而與之共論於一堂，理無以易也。不意當吾世而得此偉士，竊意其枕中之藏或未必盡若闈中作，而王子開笥見示，則或燦若日星，或森若武庫，或浩若江漢，或精若淵泉，

蓋無體不備，無品不極，觀止矣。是真可以壓倒一世，而使知愚賢不肖無不帖然俯首爲之下矣。亟叩其平日，則王子固讀書養氣，熟講於天人經緯之學，而出之於悟後者也。王子豈猶夫世之徼倖科第者耶？所猶有恨者，王子廷對時，諸大臣讀其試策，皆相顧慶得士，而以卷尾稍不合式，不得與呈館選。時已親被殊遇，而復以江南數足，勉强就裁，豈其間遇合有數耶？然王子之才之學如此，固不在區區一日之捷得，王子固將以事功德業見於世者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六《谿南存稿題辭》 予嘗戲與友人言：「制科之文，所講者古人之德業，所衍說者古人之言語，世乃謂之時文；詩文策議，所詠歌者目前之光景，所敷陳者目前之時務，世乃謂之古文，何相反也！」然世之作制科文者，古人之真意不知高置何所，窮極妙麗，務爲趨時；作詩文策議者，雖賦詠目前，而往往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則世之謂制義爲時，詩文策議爲古，或以此也。雖然，即詩文策議而能發抒其胸襟性情，有古人之意者，蓋亦少矣。吾友簡菴陳子，則真其人也。簡菴自壬辰來婁，才情風雅輝映一時，願交者户履恒滿，而獨與予及太原昆仲爲莫逆交，蓋彌久而彌篤也。今年冬去壬辰已六載，陳子忽馳書示予古文詞，并乞爲序。嗟乎！予寂寞之人耳，簡菴以肆應之才，無往不可試其鋒鍔，而獨留連致念於天涯寂寞之友，然則陳子精神之所存，蓋有游乎寂寞之鄉者歟？《谿南存稿》十一篇，此陳子偶刊以問世者。夫陳子之爲古文詞亦多矣，而其所刻不過數篇，又多悲涼感慨、紀述先世之語，即策議亦梓其應制之作，然則陳子之爲陳子可知矣，陳子豈欲以古文見稱於時耶？蓋將使當世之人，因陳子之文而知陳子能發抒其胸襟性情，猶有古人之意，是則陳子也已！

汪琬《鈍翁文録》卷十二《答陳靄公書二》 琬啟，前倉卒報書，媿無以仰副足下之意。茲者休沐少暇，故願更竭其愚。來書論文，以明道立説，僕一讀再讀，歎爲知言。竊意足下於此，必當上述孔孟，次陳濂洛關閩之書，最下亦當旁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陳公甫、羅達夫諸賢之説，爲之折衷其異同，研晰其醇駁，而相與致辨於微芒疑似之間，庶乎於道無負矣，而不虞書未乃泛及於晚近諸君子也。然則足下之意，固不在道，亦止以其文而已。如以文言之，則大家之有法，猶奕師之有譜，典工之有節，匠氏之有繩度，不可不講求而自得者也。

後之作者，惟其知字而不知句，知句而不知篇，於是有開而無闔，有呼而無應，有前後而無操縱頓挫，不散則亂。辟諸驅烏合之市人，而思制勝於天下，其不立敗者幾希。古人之於文也，揚之欲其高，斂之欲其深，推而遠之欲其雄且駿。其高也如垂天之雲，其深也如行地之泉，其雄且駿也如波濤之洶湧，如萬騎千乘之奔馳，而及其變化離合，一歸於自然也。又如神龍之蜿蜒，而不露其首尾。蓋凡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無不備焉。則今之所傳唐宋諸大家舉如此也。前明二百七十餘年，其文嘗屢變矣，而中間最卓卓知名者，亦無不學於古人而得之。羅圭峰學退之者也；歸震川學永叔者也；王遵嚴學子固者也；方正學、唐荆川學二蘇者也。其他楊文貞、李文正、王文恪又學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前賢之學於古人者，非學其詞也，學其開闔呼應操縱頓挫之法，而加變化焉，以成一家者是也。後生小子不知其説，乃欲以剽竊模擬當之，而古文於是乎亡矣。

今足下之言曰：無寄託，而專求之章法詞令，則亦木偶之形，支離之音。是見後生之剽竊模擬，而故爲有激之言也。由僕觀之，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人之文，安得有所謂無寄託者哉！要當論其工與否耳，工者傳，不工者不傳也。又必其尤工者，然後能傳數千百年，而終於不可磨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夫有篇法，又有字句之法，此即其言而文者也。雖聖人猶取之，而足下顧得用支離木偶相鄙薄乎！噫，何其過論也。僕不佞，不足與知乎？此語狂且直，祈賜裁答。琬再頓首。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二《無悶堂文集序》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虚，儒者之文多實，其虚以氣，其實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虚者氣而已耳。爲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虚，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内，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哉！

吾友超然張子所爲《無悶堂集》，其文一一尚實，無所待於辭華，無所假於事物，文從字順，惟其理之所之，然理足而氣益以生焉。《孟子》所云：「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張子其知之矣。惟如此，而後文乃純，孟子之醇乎醇以是也。

嗟夫，文自兩漢以來，莫正於唐，莫純於宋，考亭、横渠，中正精粹，集文事之大成，而朱子之理尤盛。蓋理，水也；言，浮物也。理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昌黎以爲氣，水也，言，浮物也，此非知文者也。是故君子有窮理之功，而無養氣之功，氣之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窮理之功之所爲。吾與張

子將終身以從事於斯，以求至乎其極，夫豈徒爲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

王晫《檀几叢書二集》卷八《幼訓》 爲師難，爲蒙師更難，蒙師失，則後日難爲功，蒙師得，則後來易爲力，甚矣，不可不慎也。

愛養

教訓童子，在六七歲時，不問知愚，皆當用好言勸諭，使知讀書之高，勤於教導，使不憚讀書之苦，若徒事呵斥而撲責，不惟無益，且有損也。至八九歲時，年方稍長，或可用威，若遇聰穎者，即如前法，亦足警悟。其或未覺，略用教笞，此在一兩月或半年一用，方可示威，若久用不止，則彼習以爲常，必致耻心喪盡，頑鈍不悛矣。至十四五歲，尤爲邪正關頭，正養中養才之候，循循誘掖，自當水到渠成。其要只在收其放心，勿使之稍涉家務外務，專心讀書，不責自進。故先輩教子弟遇聰穎者，單用善言警悟，往往不苦而自成，即遇愚頑，亦加撲責，撲後仍用好言勸諭，亦每知悔而能新。不然者，則下愚不移，雖撲責之，無益也。願爲父師者，教子弟，只費自己口舌之煩，講貫之詳，督課之勤，兼以自己持身之莊，出話之正，子弟見之，自然知悚，斷不在恐嚇責撲間也。若不得已而用責，數則不威，輕亦致玩，故不責則已，責則須威，或預約人勸解，以留餘地。又必有其候，空心毋責，方飯毋責，毋亂責，毋出不意從背後掩責，凡此皆足致疾，慎之慎之。又生徒從前懈弛者，初至時須緩緩約束，三令五申，俟其心服乃責，切不可性急。

量資循序

爲父師者，不量子弟之資稟，不顧學問之生熟，而惟欲速以求成，不知功夫有序，何可一旦助長。故昔謂教子弟，不必躐等，當知循序，不必性急於一時，而在操功於悠久，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毫不放空，亦不逼迫，優而游之，使自得之，自然慧性日開，生機日活。

分任

古命將者曰：「閫以外，將軍制之；閫以內，寡人制之。」延師者，亦當曰：「館以內，師傅制之；館以外，父兄制之。」使父兄欲操師傅之權，固令先生短氣，即師傅嚴於館，而父兄狎於家，亦爲暴寒相間。

不假言笑

夫夏楚撲責，非無威也；手恭足重，非無儀也。而生徒往往不服者，何也？以稍假言笑耳。平日師生間，談家常事、館外事，問答嬉然，褻矣；雖復威之儀之，無庸矣。故除講貫教訓外，不交一言，不示一笑，爲立教第一關。

鼓舞

極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則不驕；極鈍者，必舉其長以揚之，則不退；倦者，必加以禮貌，如習儀呼字之類。則不鄙；稍長，必礪以蒙工，如理書默書之類。則不佻。

賞罰

學堂設一册，記諸生功過，逢十會察，除功過相折外，行賞罰例，賞則紙筆扇之類，罰則立跪責三等，責亦分輕重三等。先是定賞罰例，懸之座隅，務期信賞必罰。

幼戒

對北及日月、神聖、師長前唾溺，及裸露仰卧。

不禀親命，打罵家人，若罵乳母及老僕，尤宜戒。

擒拍蝴蝶、蜻蜓諸蟲，踐踏蟲蟻，折花枝，作頑。

置袜履下衣在案上，置冠帽在椅座床邊。

入禪堂道院，戲弄法物，穢手翻動經卷。出位，講閑話。翻弄人書籍文具。

習揖

生徒習揖，如北向揖師。二生，則長者居左，幼者居右。三生，則長者居中，次者居左，幼者居右。毋以背向人。凡揖，足跟緊并，足頭少開，頭毋仰，亦毋大俯，眼視鞋尖爲準，聳大臂，先起翼如所謂圓如抱斗。次以小臂及雙手拱上，與大臂及肩齊，然後鞠躬而下，頭垂過膝，膝毋曲致成蹲勢；徐興，肩與大臂先起，手與小臂垂下緩起，齊肩而止。倘揖如簸箕，雙手垂胸，成何體統？

習立

凡立，必袖手翼如。在尊長前，毋南面，毋倚，毋垂頭，毋敧肩，毋先尊長，毋正對尊長。

習坐

凡坐，必先拭座，毋靠椅背，毋欠伸，毋支頤，毋交頸，毋横肱。師友臨座，則起，有問則起，有答則起。

習飲食

飯時，先淡食數口，然後用腐，添碗然後食葷；晚食用酒。諸生長成者陪之，幼者令先食粥，食必告，或間數日與之飲，飲必告。假如兩人對食，則一簋中

分爲兩面，居左箸毋入右，居右箸毋入左；三人則三面；四人則四面；箸毋妄入，皆然。毋先，毋後，毋擇，毋翻，毋數，毋鄰，謂取鄰簋食也。毋以箸入口，毋以舌接食，毋歸餘，謂以食餘再入簋中。毋他顧，毋含食與人語，毋遺粒，箸毋過肩，肩謂箸肩也。毋橋，以箸高置簋上也。嚼無聲，咽無疾，啜無流。食畢，斂齊兩箸乃起。

識字

五六歲時，方離襁褓，未脫孩心，眷眷堂前，依依膝下，乃其天性本真。若令就學，每日先令習坐、習靜、識字。第一分紙上識字、書上識字二法。何謂紙上識字？凡訓蒙，勿輕易教書，先截紙骨，方廣一寸二分，將所讀書中字，楷書紙骨上，紙背再書同音，如文之與聞，張之與章之類，一一識之。又遇姿敏者，擇易講字面，粗粗解說，識後，用綫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數十字，周而復始，至千字外，方用後法教書。讀至《上論》，方去紙骨，大約識完《四書》總字足矣。凡教字時，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學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學」，教以「之」，教以「道」，如夾雜一音，便格格不下。何爲書上識字？凡教生書，先令本生就書上字逐字挨認，遇不識字，用朱筆圈出，又用黑筆寫在書頭，最爲易記。又有辨字一法，如「形」之與「刑」，「揚」之與「楊」，聲同而筆畫邊旁不同；如己之與已，行之與行杭，焉之與焉燕，女之與女汝，字同而用之不同。又星之與心，登之與敦，聲近而用舌用齒又不同。諸如此類，必細辨之。

敬書

兒童讀聖賢書，不知敬重，每至墨污指損，糜爛不堪，皆師之過也。故諸生出大小恭，及晨起未櫛沐者，先令盥手就座，平日毋以手近書，夏月尤宜痛戒。攤書須去桌邊二寸許。凡揭書以右手大指側襯書，左邊角抬起，以食指拈之，毋以指爪亂撮，毋以唾粘。

點書

凡讀書，本生高執書簽，逐字挨點。

句讀讀音豆

書有數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雖數句，而語氣作一句讀者，須逐字逐句，點讀明白，大約句盡處，側用大點，句法稍頓處，中用小點。

教書

書忌口傳，或不論生徒敏鈍，教至數十遍，甚則師口一停，徒亦默然者。不知兒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雖滔滔背讀，倘摘指一字，則茫無以應也。如上挨認字數遍後，口授十數遍，或數十遍。數十遍中，每教兩三遍，須令自讀一遍再教。又如教八句詩，先教四句成誦，後再教四句，又遇資之最鈍者，須逐句教讀一遍，令本生自讀五遍，方教下句。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數十遍，自能成誦，切勿因其資鈍，落口傳惡套。到成誦後，師須靜聽，差則提之，此處一寬，後來大爲費力。又教書時，緩緩朗誦，勿恃自己書熟，令童子追讀不上。又教時，便將書義粗粗訓解，難者罕譬曲喻，令彼明白，則後來受用。

念書

毋增，毋減，毋復，毋高，毋低，毋疾，毋遲。最可恨者，興至則如罵詈，如蛙鳴；興衰如蛩吟，如蠅鳴。凡此須痛懲之。究竟聲調好丑，屬之天成，雖極力挽回，不能全效者甚衆，若欲挽回，在教不在讀也。

探書

以五首爲率，每日每首讀二十遍，讀至五日非百遍乎？然須正日又讀百遍，則每首二百遍矣。況今日讀，明日後日又讀，至五日，心口漸順，自不澀，生者探至五日，背者帶前五日，則每首而讀十日，何患書之不熟也。

帶書

額定五首，其差處、生處，全賴此處稽查。若先生苦難，少至三二首，則書不熟矣。生徒若多，挑背亦可。蓋師雖偷力，生則全理矣。

理書

逢十，總理十日書文，限午前背完，下午念探書。逢廿，理廿日書文，作兩日理，限次日午前完，下午念探書。逢月總理一月書文，作三日理，限第三日午前完。逢季總理一季書文，作五日理。凡書念完一本，則通本理一遍，年終將一歲書文，總理一遍。

默書

背生書後，掩卷默寫，忌寫變體小字。遇重字，不可用兩點，須連寫二字。有一節書，分兩首念者，須連寫前半節。

兼理

凡課讀，必兼理熟書，不得一本放空，如《大學》已完，進讀《中庸》，是《庸》爲生書，《學》爲熟書，第一次理半板，第二次理一板，三次二板，四次三板，必至通本背，乃已。然亦不可止停，照前原理，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之。讀

《中庸》半本後，須將先半從頭理起，照理《大學》之法。讀《上論》如之。《上論》不必半部讀完，二册即可從頭理起，每完二册，法即如前。《下論》《兩孟》讀理亦如前法。讀完《四書》，進而讀經，然後可將《四書》分作四本，《學》、《庸》、《上論》作一本，《下論》作一本，《上孟》作一本，《下孟》作一本，每本或三板，或五板，各隨生熟而多寡焉。讀經亦如《四書》法，隨讀隨理，旋轉不窮，書無不熟矣。

背書

師生須口耳相接，生澀差訛，切勿提過，然吃緊在讀，不在背，忽於讀而慎於背，晚矣。忽於初背而慎於温理，晚矣。

講書

子弟八九歲時，聰明漸開，當隨其每日所讀之書，即與逐句講解，姿性高者，一講即明，其未敏者，日與講論，久之亦可漸曉。蓋心之虚靈知覺，人人完具，第患開關啓鑰者之無人，聰明乃蔽耳。兼以師之不善教者，止事撲責，徒張威勢，適足以錮其靈機，何能開豁其慧性。今願爲父師者，須識得此意，寬假其辭色，緊嚴其課程，時用好言勸諭，上之動以聖賢、德業，次之動以功名、富貴，再次之惕以利害、禍福，子弟即至愚者，日聆嘉言，必能警悟，自尋向上，甘心願學矣。

潤字即把筆

扶手潤字，日久爲妙。蓋蒙童無知，與講筆法，懵然未解。口教不如手教，輕重轉折，粗粗具體，方脱手自書。

臨仿木

潤字稍似，方用墨書，字須方廣一寸五分，最忌臨小字，致他年有拘促之病。大字稍成，然後於大字下分列兩行小字臨之。大小字稍成後，畫一無字格式，以油紙臨歐陽詢《九成宫碑》，擇其絶肖者剪下，粘格式上日摹之。初用筆畫少者，一實三虚，次用筆畫多者，一實一虚，實則臨，虚則摹，四角填小字，習至此，必成章矣。然後再用鐘王楷法，此由賢入聖法也。

作對

近來父兄欲速，對偶一項，竟置高閣，不知辨四聲，明虚實，爲將來對股表啓詩聯對仗張本，所當究心。一日訓字。先取對類中要用字眼，訓明意義，戒本生勿輕翻對譜，須先立意，方以訓明字湊成，勿輕改，勿輕代作。一曰立程。語云：「讀得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學舉業者，必多讀先正名文，以爲楷模，何童子作對，而止以刻成死字相繩耶？須多選古今名對如詩話者，細講熟玩，方可教習。一曰增字。假如出一虎字，對以龍；虎字上增一猛字，對亦增一字曰神龍；猛字上再增以降字，對亦增一字曰豢神龍；降字上再增一威字，對亦增一字曰術豢神龍；威字上再增一奇字，對亦增一字曰異術豢神龍。從此類推，自一字可增至數字，爲通文理捷徑，要必姿敏者，方可用之。一曰句眼。古人以輕風柳絮，明月梨花二句，令人補一字，推敲再四，如吹如飄等字，俱未妥，惟用扶字、失字，方足爲輕字、明字傳神。從此類推，有眼在首尾者，有眼在中間者，不能盡舉。

餘課

天於善惡，必有其報。生徒良知方長，智識初開，宜取古人嘉言美行以涵養之。如《迪吉録》、《善過格》諸書，及史書典實，果報昭然者，閑時與之講説，足以悚動心目，感發天良。又有爲之廣訓者，假如當飲食，訓以稼穡艱難；見賓客，訓以禮貌謙謹。又如看一匾，讀一對，訓一字出何書，所取何義？又如執一器，用一物，訓以造自何人，始自何代？或因一物而旁通他物，或因一事而援引數事，隨機利導，可令聞見拓充。更當教以惜字紙米粒，以培教養之原。

唐彪《父師善誘法・教法要務》 唐彪曰：教法嚴厲，乃至煩苦之事，實先生所不樂爲；然先後欲求稱職，則必以嚴爲先務。不然，學問雖優，而教法過於寬恕，使弟子課程有缺，終非師道之至也。

唐彪曰：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不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笥，亦與不讀者無異矣。故先生教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

唐彪曰：凡同館所讀之書文一半相合，則諸人可以同解同聽，先生自然工夫有餘；若所讀之書人人各異，每人需一番講解，則不特先生工夫無暇，即力量亦有所不及。然此必先生虚心細察，與有學識者商量，確知何書何文當讀當解，宜先宜後，確有成見，然後使學生課程不甚參差，庶幾講解簡省而學生受益多也。

唐彪曰：先生教童子之法，其根基全在正二月間，此時宜屏絶外務，專心致志開導督責，令學生讀書字句分明，課程悉循法度，此後訓誨工夫俱易爲力矣。又曰：學生前師手中所讀之經書全不成誦者，後師多不令其温習，此甚非教誨之善法，亦非忠厚長者之道也。必也於初入學時，悉令其開明前此讀過之書，於每册中或令學生背半，或令背三分之一，以驗其生熟。四書本經半日皆可背畢，甚不

費工夫，不當以難視之也。生則先宜令其温習，不必授生書，一則能知學生之底蘊，則教誨易於成功；二則可免不肖子弟避難就易，止温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長大，經書不能成誦；三則經書既熟，可免學生終身之怨；四則我樂補前師之所不足，後日之師亦必樂補吾之所不足；此又感應必然之理也。此項系爲師者至要工夫，不可忽視也。

唐彪曰：夫子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父兄苟不購覓好書與子弟誦讀，先生必宜再三開導鼓舞之。購覓無刻本者，必宜令其借抄，不然，當讀者既無其書，將以何者爲資益學問之具，此實先生必不當漠視者也。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最重認字并認字法》 唐彪曰：凡教童蒙，清晨不可即上書，須先令認字。認不清切，須令再認，不必急急上書也。何也？凡書必令學生自己多讀，然後能背，苟字不能認，雖欲讀而不能，讀且未能，烏能背也？初入學半年，不令讀書，專令認字，尤爲妙法。

唐彪曰：先生教讀書不過五六遍，至多不過十餘遍止矣，而童蒙心散，不會用心，先生教彼時，彼心已不在書，不過隨先生之口述而念之，資性鈍者既到案頭，一句且不記住，先生催促，彼終不讀，非不欲讀也，不識字也。在童蒙幼稚無知，但畏書之難讀，疾書如仇，而不知由於不識字之故；在先生更不深思，但咎學生之頑拙，罵詈樸責交加，而不知由於己不教令認字之故。噫！所謂方枘圓鑿，兩不相入也。若先教令認字，字既能認，雖教三遍四遍，彼到案頭亦能按字口誦，讀至百遍外，雖甚拙者亦能記能背矣。

【略】

唐彪曰：教童蒙，泛然令認字，不能記也。凡相似而難辨者，宜拆開分別教之：在上如宀字、音覓。宀字、音眠。廠字、音罕。廣字音談。之類，在左如阝字、音阜。斜日、音日。斜目、音目。斜土、音土。斜王音玉。之類，在下如儿字、音人。兒字、音已。辶字、音綽。走字之類，在右如刂字、音節。阝字、音邑。反文攵字之類，在中如戉戊、臣巨、微徵之類，凡見易混淆之字，即當引其相似者證之，曰：「此宜分別熟記者也。」如此始能記憶，無訛誤遺忘之患矣。此教認字之法也。更有令彼覆認之法，將認過之字難記者，以厚紙鑽小隙，露其字，令認之，或寫於他處令認之，倘十不能認六者，薄懲以示儆，庶可令其用心記憶云。

唐彪《父師善誘法・教授童子書法》 唐彪曰：教授童子書，遍數雖少，無害也，但宜極緩，令童蒙聽得句句分明，看得字字周到，到案頭未有不能讀者。若授之急疾，如自己讀書之狀，學生不但眼看未到，耳聽亦且未明，勉强隨聲，既不知字句爲何物，安望其到案間能自讀也？

唐彪曰：每見童蒙讀書，一句之中或增一字，或減一字，二段書或上截連下，或下截連上，此皆先生未曾與之講明句讀與界限道理，以致學生顛倒混亂讀之。若先生將句讀道理講明，則自然無增字減字之病，將界限處用朱筆畫斷，教令作一截讀住，則自無上截連下、下截連上之病。又有極長之句，原不可加讀點，但學生幼小念不來，亦須權作讀句加讀點，則易念也。一册書中定有數處至難念者，然能知其中有界限有差別，則亦易讀，苟不能知，縱讀多遍亦不成誦。如《子路問聞斯行諸》一章，每見童蒙讀此章多混亂不清，因不能記。爲先生者遇此等書，教讀時宜細細開示學生，前是夫子教由求之言，次是公西華問夫子之言，後是夫子教公西華之言；第一界限是聞斯行之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第二界限是敢問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第三界限是故退之止，宜畫斷作一截讀住。又如《知虞公之不可諫》一節，原分六段，有六界限可指畫斷作六段讀之，自然易記，苟不分清，求其不錯亂也難矣。差别者，如兩孟書中五畝之宅凡三見，而三處字句不同；《堯有天下與舜有諸》一章，萬章述問與孟子所説，字多不同；《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一章，舜薦禹之辭與禹薦益之辭，文義大段同而字多不同。此等不同處，有學識者方能分別，在童蒙則不能，愈讀愈亂，不開示之，無由明白，開示之，自然易讀易記矣。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讀書温書法》 唐彪曰：欲學生書熟，必當設籌以記遍數，每讀十遍令繳一籌，一者書之遍數得實，不致虚冒；二者按期令繳籌，遲則便可催促督責之；三者籌不容不繳，則學生不得不勤讀以早完課程，殆一舉而三善備矣。

唐彪曰：凡幼學本日所讀書，但隨其資之高下，令讀之若干遍，必滿其數，能背固佳，即不背亦可。次日加讀若干遍，亦必滿其數始背；背畢，將二日前書加讀若干遍，三日前書加讀若干遍，均令滿數，然後總背，生則示儆，訛別字以角圈標記之，然後授生書，此讀書帶理書之法也。凡書倩朋友先背後送先生背，則純熟而無訛誤生澀矣。資有高下，授書有多寡，故遍數之繁簡宜因人而定，不能盡拘一例，斟酌變通，必使與資相合方善也。

【略】

唐彪曰：凡學生背書，必使其聲高而緩，先生用心細聽，則脱落訛誤之處了

然於耳，然後可以記其脱誤而令其改正；若聲輕而且速，則不及察矣。又有書不能背，倩同堂之人哄然讀書，以亂師之聽聞者，又有書不能背，將所讀之書或書之掌中，或書於片紙偷視而背者。凡此諸弊，爲師者亦當時時覺察也。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學字法》 唐彪曰：寫字重在執筆，執筆之法全在掌虚指活。今童蒙初學書，勢必借先生運筆；若不將物撑於童子手中，必將五指捏攏，後欲放開，令掌虚指活，難之至矣。爲之計者，莫若將小輕圓木或縫就小布團如鷄子樣者，令童蒙握手中，然後先生運筆，庶指與掌俱活動，而年長字易工矣。

【略】

唐彪曰：余在越中，見童蒙字式正格中書大字，旁縫書小字，此法極佳。蓋單學大字則後日能大書而不能小書，單學小字則後日能小書而不能大書，均之有病。惟此法則兩得之也。又年稍長者，其字式每行大小皆四字，止書一字以爲式，其餘三字皆令自書。蓋寫一字爲式則有成法可遵，餘令自書則不得不用心臨摹求肖矣。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宜歌詩習禮》 王陽明曰：教童蒙，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蓋以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挫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悦，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剥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於咏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蕩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於時務，此皆未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讀古文法》 唐彪曰：初學先讀唐宋古文，隨讀隨解，則能擴充才思，流暢筆機，較之時藝爲益更多。若讀而不解，不明其義，將焉用之？其周、秦、漢古文神骨高隽，初學未能跂及，宜姑後之。雖然，秦漢古文少時亦可誦讀，惟講解取法，則宜先以唐宋古文爲易於領略耳。然讀不必多，留其餘力以讀周、秦、漢古文可也。

唐彪《父師善誘法・童子讀文課文法》 唐彪曰：童子開手，宜先讀有用之文，如學問、政事、倫紀、品行之類，則有文料可以取資，不然腹空之至，將以何物撰成文藝？讀百篇之後，稍有文料，又當知作文巧妙不盡在於書理。每題各有作法，一類不讀數篇，則不能周知題核。故又貴以作法分類致功，使諸題作法盡爲我知，無有遺漏，則胸中有主，重叠無之文可以不多讀矣。

唐彪曰：童子某時讀某類文，即宜以其類命題課之，最佳法也。

唐彪曰：爲人師者，於弟子之文，或有未是，無志怠學者，必當督責之，其勤學好勝者，但當指示所以不佳之故，不宜深咎之，恐反阻其進機；惟令之如法致功，自有日新月異之益矣。

唐彪曰：童子學識疏庸，作文時，題中所有實義，先生宜與之講明，如《學而時學之》題内，有致知力行諸義。文凡題有輕重虚實，我雖明教之，而文終屬彼自作，故言之無害也。不然，題義不明，將一日之工夫心力俱付之無用，豈不甚可惜乎？

陳玉堪《學文堂文集》卷九《再與曹峨嵋書》 文章一道，實所難言。今之學者競稱唐、宋八家，亦思八家之前有八家乎？學者止于八家求八家，必將不得爲八家。譬如三百篇而後有漢、魏、漢、魏而後有六朝，有初、盛、中、晚唐，愈趨愈下，其勢必然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學者未有不窮其本而可爲文章者。夫所謂本，不外乎《六經》而已。國家以經義取士，士之窮年矻首于經者，不過明白其大義，求爲制舉之文，且各守一經以進取，求其旁通而兼貫者百不得一二，其病皆以制舉視經，未嘗以經學視經，故通經之士少。又皆以經視經，未嘗以古文視經，故人之有得于經而爲古文者更少。古人有得於經而爲古文者，莫如司馬遷之《史記》，今觀其書多引用《六經》，甚有裁割其語而爲文，規摹其法而爲體者；而韓昌黎《平淮西》一碑顯然本之《尚書》，其銘辭又從《大雅・常武》之詩摹出。總之，八家爲文非必盡有意摹擬，熟習于經久，故不必求合而自合。于《四子書》亦然，蘇老泉平生熟讀《孟子》，而成其爲一家之言，此最著者。他如兩論中若《伐顓臾》、《言志》、《問津》諸章，其文筆之古峭，格法之緊嚴，自非常人所及。惟《大學》一書，宋儒顛倒前後處似多隔礙，不若于古本求之。儻今之學者能取《六經》、四子之書亦如八家之文，通篇繙録，朝夕涵泳，廪然必有所得，昌黎曰：「學之二十餘年，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所爲三代聖人者，非《六經》、四子之書而何書乎？

足下近選古文，廣攬博收，極古今文章之巨觀，以僕視之，皆所謂以八家求八家也。足下銳志爲文，熟知體要，抑深維孟子、昌黎所云：「必求其本，而以三代聖人爲法也。」一得之愚不敢以默，惟裁示之。堪再拜。

陳玉堪《學文堂文集》卷九《與張黃岳論文書》 遠承台翰，兼賜大集，歎爲天下至文。僕嘗論古文一道，今日能文之士鮮不奉法唐、宋大家，上者秦、漢而止，不知昔人之所以得成其爲秦、漢大家者，莫不本于經。今人置經學不講，第求之秦、漢，第求之唐、宋大家，宜乎不能爲秦、漢，爲大家。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未有取法乎中，而可得上者。足下之文無不根據《六經》，譬如黃河渠拜既分，而禹之導之，必由積石，龍門以溯其本，此僕之所以歎也。

今人作文莫病于摹擬，秦漢、大家之前，未嘗有秦漢、大家，乃必規規然曰：「我學秦、漢，我學大家。」縱極肖，不過爲古人奴隸，況不能肖乎？譬如古人既往，爲工木以像之，不可即爲古人也，而優孟復過焉，曰：「不如我之能笑能顰。」將優孟遂得爲古人邪？僕嘗語于人曰：人知無法之爲病，不知有法之爲病。惟能不囿于法，始可得古人之法，始可自成爲我之法。

且夫文以博稱固矣，然博則易雜，雜則不能潔，柳子厚曰：「本之太史，以著其潔。」知古人未有不以潔爲尚者；而蘇明允之論史遷，以爲其詞淳健簡直，蓋與柳子之言合，獨病其裂取《六經》傳記雜于其間。《六經》傳記之言非不善，雜之則不善，試盡去其裂取者而觀之，太史之潔固在也。然古人之裂取止于《六經》傳記，今人則泛濫而莫可窮詰，甚至釋氏之言亦得竄入，文體之敗一至于此。求潔之道，既以此爲大戒，而又從篇省句，從句省字，至排偶對仗之句，尤所痛絶，寧少毋多，寧以質勝，而不以文勝。譬如五品之金，惟金爲最貴，金之質清，質清則體重，文能質清而體重，而潔庶幾矣。

僕又謂用法之妙，大略有三：曰起，曰轉，曰止。起不知其所自起，而後可爲起；轉而不轉，不轉而轉，而後可爲轉；欲止不即止，不應止竟止，而後可爲止。昌黎《畫記》至矣，猶憾其末幅稍溢，此應止不止也。柳州《梓人》、《蝜蝂傳》、《捕蛇者説》皆露正意，亦微憾之。吾人論古之識宜爾，諒古人不以爲罪，高明必有以垂教焉。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寄范筆山書》 筆山足下：弟德不加修，頑鈍如故，悠悠歲月，無一可爲知己道者，慚也何言。雖涉獵記覽，未嘗敢怠，但玩物喪志，昔賢所譏，此亦何足爲知己道。惟是生平素志，有人所不知，而不可不使吾兄知者，謹一白之，惟吾兄與我同志焉。弟向嘗流覽前史，粗能記其姓氏，因欲徧觀有明一代之書，以爲既生有明之後，安可不知有明之事。故嘗集諸家記事之書，讀之見其抵牾疏漏，無一足滿人意者。如鄭端簡之《吾學編》，鄧潛谷之《皇明書》，皆倣紀傳之體，而事迹頗失之略。陳東莞之《通紀》，雷古和之《大政紀》，皆倣編年之體，而褒貶間失之誣。袁永之之《獻實》，猶之《皇明書》也。李宏甫之《續藏書》，猶之《吾學編》也。沈國元之《從信録》，猶之《通紀》。薛方山之《獻章録》，猶之《大政紀》也。其他若《典彙》、《史料》、《史概》、《國榷》、《世法録》、《昭代典則》、《名山藏》、《頌天臚筆》，同時尚論録之類，要皆可以參觀，而不可以爲典要。惟焦氏《獻徵録》一書，搜採最廣，自大臣以至郡邑吏，莫不有傳，雖妍媸備載，而識者自能別之，可備國史之採擇者，惟此而已。

客歲館於越城，得觀有明歷朝《實録》，始知天下之大觀蓋在乎此，雖是非未可盡信，而一朝之行事，暨羣工之章奏，實可信不誣。因其事以質其人，亦思過半矣。始歎不觀國史，而徒觀諸家之書者，真猶以管而窺天也。弟竊不自揆，嘗欲以國史爲主，輔以諸家之書，删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一倣《通鑑》之體，以備一代之大觀。故凡遇載籍之有關於明事者，未嘗不涉覽也，即稗官野史之有可以參見聞者，未嘗不寓目也。弟之素志如此，顧其事非一人之所能，爲亦非數年之所能就。又自苦記誦不廣，觀覽無暇，非得高才如吾兄者相與共事，亦安能以有成？故弟之意，願吾兄暫輟詩古文之功，而留意於此，俟胸中稍有條貫，縱儒生不敢擅筆削，他年必有修史之舉，亦可出而陪末議。其與徒事詩文，而無益於不朽之大業者，果孰緩而孰急也？且古文一道，實難言之，非盡讀天下之書，而竭一生之精力，必不能以傳後。若但涉獵藝文，摹倣前軌，便欲自命作者，吾恐縱有一時之譽，未必即有千載之名也。蓋在一時，則與當代之文人相頡頏，傳之後世，將與千古之賢豪相比量，是以難耳。古人固有名滿一時，而迄今讀其集，不副其名者，彼其人豈果欺世盜名哉，蓋千古與一時不同軌也。由是以言，非果能盡讀天下之書，竭一生之精力，而自信其必傳者，亦可擇術而從事矣。今之操筆爲詩古文辭，不過僅賢於專工舉藝者耳，其於古人立言之旨，概未有當也。弟向嘗從事於此，數年以來絶筆不爲者，非不好也，將有所專力，而不敢分也。嘗與同志言，吾輩既及姚江之門，當分任吾師之學。今同志之中，固有不專於古文，而講求經學者，將來諸經之學，不患乎無傳人，惟史學則願與吾兄共任之。誠留意於此，不但可以通史，并一代之制度，一朝之建置，名公卿之嘉謨嘉猷，與夫賢士大夫之所經營樹立，莫不概見於斯，又可以備他日經濟之用，則是一舉而兼得之也。伏惟矜其狂妄，而留神採納焉。幸甚幸甚！不宣。

潘耒《遂初堂文集》卷八《吴楞香制義序》 國家設科取士，急欲得宏通英偉

之材，以爲當世用。然帖括繩尺之文，每不足以羅天下士，而士之才高意廣者，或俯視制舉業爲不足爲。於是有白首而不遇者，天下淺識諛聞之士，遂謂古學之與時趨判然若冰炭之不相入，以通經學古爲戒，以速化捷得爲賢，則亦過矣。夫世未有不通乎古而能通乎今者，亦未有高材閎覽之士，能爲彼不能爲此者。渥窪之駒，步驟異乎凡馬，及其整鬣筋，載玉輅，天閑之選，無以易也。龍門之桐，百尺無枝，及其被以徽絃，協之律吕，清廟之朱絃無以踰也。夫安得真賞之士，而與之論拔俗之文哉！

頃余承乏禮闈，亟思得人，以光科目。比榜發，得吴生衆，皆曰：「此國士也。」自其丙午魁於鄉，才名籍甚，屢上公車，掉鞅詞壇，游覽日益多，著作日益富。是不僅工爲制舉義者，乃其制舉義則甚工，淵源經史，體裁先民，才高而不詭於法，氣俊而不局於體，温潤安和，鏗然有冠裳佩玉之度。知其於文甚深，與空疎勦襲者相徑廷也。夫時文小道，而一科之取舍文章，風會因之默移。自吴子之得雋，而人知弘通淹雅之才無妨於進取。自吴子之文出，而天下之自命高才者當降心平氣，以求其甘苦疾徐，造車合轍之故。由是名儒碩彦蔚蔚彬彬，出而爲華國之材，其亦斯文之幸也夫！余故樂得而序之。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八《答鼇峰書院諸生》　至於時文乃拜獻先資，秋闈在即，尤宜體玩，不但無負當道養育之深心，亦己之出身得以不負所學處。大抵以清真雅醇爲主，起講不欲其多而犯實也，起比不欲其長而寬懈也，點次欲其簡老而明白也，實疏欲寫其心得而言有物也，收結用整，欲其精嚴也，用散則欲其古宕也。至於後塲主司所以覘人學識，平日讀古所得，異日施行正見於此，務須竭一日夜之力，不可以苟簡速出爲主。

汪師韓《上湖文編補鈔》卷上《蓮池書院課藝序》　文章之道，理法而已。理不但性命仁誠之爲理也，制義代聖賢立言，辭氣緩急輕重，虚字閒文各有義蕴，先輩所以約經之旨，抉經之心者，所關在此。法不獨布格、命意、伏應、斷續之爲法也，篇法、股法、句法、字法，粗疏支綴，過不及均失其宜。且詞必宗經，而或雜以子史之文，與詞章之語，體製乖違，皆爲非法。至於常時下帷發憤，其要亦祇兩端：曰細心，曰虚心。不用功者心不能細，心不細則有模稜仿象而不求解者矣。不讀書者心不能虚，心不虚則有抄撮摭摭以自爲足者矣。務矯其失，斯履其難。初不敢信人人盡以其説爲然，而持説則始終如一。是編所輯，未敢謂可追跡先民也，幸不迷溺於俗學，而共相勸勉於實學，知沿而不止，所成就必有不詣其極不止者。昔嘗從望溪先生遊，先生於館課間出《四書》題，謂他日將主文衡，制藝之學不可以登第，而遂廢不講焉。余於諸賢亦竊有厚望矣。

王元啓《祇平居士集》卷一四《示學者書》　太史公作《五帝紀》，自《尚書》、《國語》外，所采百家之言，皆周秦以上之文，然猶病其不雅，而必擇其尤雅者論之。唐自武、宣以後，爲文者好摘俚語爲奇。孫可之與人書牘，極論其非，至慨然致歎於當世主張後進之無人，爲文者得以盛任其意，無所取質，誠可悲也。然唐時俚言文字特故爲奇倔之語，以助增光燄，非漫然率意爲之。至有明萬曆以後，文始大壞，佛經語録、街談巷語滿紙蕪然，茅葦彌望。然其義猶爲人所共見，而詞亦彼此可通，未有以一鄉一邑之談記、禮書所謂五方不相通之言語，居然筆之於書而爲文者也。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孔子之謂無文，非謂俚言也。雖史公所云尤雅之言，苟其論次不工，即亦不足以行遠，況以俚言汩其間哉！以俚言入文，史家亦間有之，所以紀一時之事實，要其運用別有法度，使人曉然知爲方俗之語，非貿貿然悞以爲雅而冒用之也。若貿然冒用，更不可援史事爲解矣。運用之法，或於句前疏明，或於句後註釋，或竝不疏明註釋，而但於他人語見之。如《春秋傳》所云「好冠來」《南史》所載「何乃淹」之語，或以爲未能言冠，或以爲但聞吴語是也。又文字不可無法，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繩墨彀率即所謂法也。揚子雲曰：「斷木爲棊，挩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則又況於文乎？昔柳子厚爲柳州，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之游，然昌黎稱之，不過曰：「經子厚指授，爲文詞者皆有法度可觀。」未嘗有高妙奇絶之論也。今世爲文，病在不知法度所在，而輒妄談高妙。歸震川謂俗人於文義有不能知，而欲規繩豪傑之士，蓋同此慨。自周漢以迄唐宋，讀書者要在求其義訓而已。姬公之《爾雅》，孔子之《翼傳》，卜子夏之《小序》，以及漢唐宋諸儒傳註箋疏之文皆是也，惟其志在求解，故雖所得各有淺深，要皆循循然，不敢放言高論。至南宋而乃有圈點評贊之文，引學者之心思於浮誇馳競之場，以至有明中葉以後，坊選濫行，雌黄雜出，黄口小兒學語未成，輒復放神高遠，妄肆品題。其所爲文，必求句句可以著圈而加贊，其實有識者觀之，知其文理不通而已。蓋讀書不精求義訓，則其爲文必無法度可觀，其爲言也必至雜亂無章而止。若以祖龍燔書爲燧人鑽木之罪，則南宋圈贊之文，吾亦不得不加以禍首罪魁之目。

古人論學之言始於《説命》，《説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欲求古文法度之所在，先須遜志。唐之元和及宋都汴京時，文章之盛可以上追周漢。自南宋

至今，非無才人傑士，然欲與北宋人相較，即戛戛乎難之。而北宋以前，獨未有圈贊之文。《六經》、孟、荀氏之書無論，王逸之《騷》，郭象之《莊》，司馬貞之《史記》，顏師古之班書，下至李善之注《文選》，呂延祚所集五臣之註，雖其專以能文爲本，不以立意爲宗者，亦必句疏字櫛，斤斤義訓之是求。其中象註雖特異他家，然特疏通其旨趣而已。至於簡文、司馬、崔向諸家，見於陸氏《釋文》者，固猶斤斤繩尺之不苟，此足以見古人遜志之學也。至於朱子之於《楚詞》，有《集註》、《後語》、《辨證》諸作，唯《辨證》稍加論說，而《韓文攷異》於用筆措語之間時有發明，要亦求其義訓而已，故其語悉歸矜慎。顧今人於此等之書目不欲視，但得坊間一二評贊之語，輒如蔡邕得《論衡》之書，竊欲珍爲枕秘，不知古人著述不特自爲一書矜慎不苟，即詮解古人之作亦竭畢生精力爲之，故其書遂爲諸家之所專據，而其語竟與經傳同流，力與天壤同敝。彼坊間評贊之語，徒以射利爲謀，非有久遠不朽之思，而吾之神識知慮乃甘爲簸弄而不辭，不亦愚乎？若論其極，則古人之文不但不求圈贊，蓋甚願無一字之圈贊而不可得。蘇子云：「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是故孔子云辭達而已矣，又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君子以言有物」，又曰「言各有當」。有物，言其誠；有當，言其達。此先聖之至言極論，罄千萬世才人傑士之營爲，莫有能出其範圍者也。然而能達則誠在其中，故古今論者尤以辭達爲宗。而吾獨有取於蘇氏明允之一言，以爲君子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我嘗深讀乎古人之作，沈潛反覆，祇覺其義之深合我心，而初未嘗見其有一言一句，及凝目視之，其筆諸簡牘者夫固有若干言句也，則皆其不得已而出之者也。知明允不得已之旨者，其可語於文章之道乎？

哀死之作，自《國風·黃鳥》、《楚詞·招魂》、《弔屈》而後，凡所謂贊、銘、哀、誄、挽、哭、弔、祭之作，未有不比韻而成章者。雖以子反、琴張侈然自謂游方之外，而此例獨不能變。今邑中爲祭文者，乃相率爲蔓延泛濫之詞，以是爲得古文之法。夫固知其爲昌黎《十二郎文》所誤，今必謂祭文無一篇不當用韻，則後生小子偶檢得古人一首變格之文，反得集矢於我。今請別分條例，而自擇之：杜子美銘其姑墓，依倣延陵十字之碑銘而不韻，自云哀至無文。昌黎《十二郎文》即其例也。其他非有至哀而文不用韻者，則有三例：一則斷四字爲句，祭李司馬及二十三郎等作是也；一則以四六成篇，祭薛中丞、裴太常等作是也。此二者文體本自整齊，不煩用韻。若夫道途旅次，或塵事紛沓中，率然遣祭，間出參差長短之句，要以莊重爲體，語無枝葉，如外集祭房蜀客文是也。諸變例中，斷四字爲句者，猶爲變中之正。觀《文選》所載三篇，知從古祭文未有不以四字爲句者，特變在不韻耳。《祭十二郎文》雖曰哀至無文，其實亦爲變例。觀公祭鄭夫人及女拏文，未嘗不哀，然亦止裁四字爲句，且間出韻語可見。故四字爲句而不韻，他集亦間有之，散體爲文則寧用蜀客文體，未有作《十二郎文》之體者也。《十二郎文》不過便於直寫，幸而不類，若學而類焉，令人懷惡欲嘔矣。雖然，善變者雖變而不失其常，《十二郎文》前幅述事處，原不過如哀辭之有序。至於末幅，長號痛哭之詞，其體未嘗不整，則亦歸熙甫所云千古哭聲未嘗不同者也。顧今人并不肯爲《祭十二郎》末幅之文，則真從古以來所未有之體矣！

王元啓《祇平居士集》卷一六《山舍示學者書》 文字之道，極之千變萬化，而蔽以二言，不過曰接，曰轉而已。一意相承則曰接，兩意相承則曰轉。就其中細分之，則轉法有開合、賓主，而接法亦有淺深、虛實，何則？文之大病曰複曰倒，而尤忌者複。故必使前後相承，觸手生變，而無一語之或同。開合者，轉法之顯然不同者也。賓主者，轉法之似同而實不同者也。淺深者，接法之顯然不同者也。虛實者，接法之似同而實不同者也。於類似相同之中，猶必精求其異，則其心細如髮，而其利如刀，雖吹毛可斷矣。如是爲文，必無一語之或同，無一語之或同，則複病既去，序亦行乎其中矣，何倒之有哉！子曰：「物相雜故曰文。」物不相雜，則首尾一色，雖元黃朱綠皆不可以言文。不特此也，蘇明允曰：「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可以言文，何也？謂其未經雕刻也。若夫爲文而義不相雜，則前後一義，言者既苦於無味，聽者益厭其繁多耳，是何足以爲文哉！」故夫開、合、賓、主、淺、深、虛、實，此八者所以使之相雜而爲文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學必有所以，教必有所與，古之爲學與教，皆非漫然者。今之世學者無所以，教者無所與，貿貿然如羣瞽拍肩，相將入於泥坑而已矣。茲故標此八法，以授初學之士，而總之以曰轉曰接。二言比梓匠、輪輿之規矩，操術無多而足御無窮之變，庶使學者得有所依，以加其深造之功。夫學至深造自得之候，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其樂蓋有不可以喻人者。然而原何在？即深造所以之道是也。致功之始，守之不變者曰道；得益之後，取之不竭曰原，其實一而已矣。苟其漫無所以，而妄云深造，妄希自得，此不可以欺三尺之童。若其欲有所以也，則學文之道慮無有出於吾言者矣。

王昶《春融堂集》卷三〇《與門人張遠覽書》　僕在京師日久，交天下賢士大夫頗衆。前足下下第來見，辭氣清峭樸直，較然有異於衆人，心固已識之。及觀所示古文辭，其意醇，其旨潔，而法度悉與古人合。甚矣，文之似熙甫也。足下以不第歸來取別，而僕適以應官去，悵惘累日，不能自釋。乾隆初言古文者，推臨川李巨來、桐城方靈皋兩公。僕生晚，不得見其人。稍長，始識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後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劉教諭大櫆、錢唐杭編修世駿、大興朱中允筠、桐城姚儀部鼐、嘉定錢中允大昕、族兄鳴盛數人。而數人者，業之成與不成猶未可卜，又得足下奮臂其間，甚慰所望。

夫學古文而失者，其弊約有三：挾謏聞淺見爲自足，不知原本於《六經》。稍有識者，以《大全》爲義宗，而李氏之《易》，毛、鄭之《詩》，賈、孔之《禮》，何休、服虔之《春秋》未嘗一涉諸目。於史也，亦以考亭《綱目》爲上下千古，不知溯表志傳紀於正史。又或奉張鳳翼、王世貞之《史記》、《漢書》，而裴駰、張守節、司馬貞、顔師古、李賢之《註》最爲近古者蚩焉弗省。其失也，在於俗而陋。有其學矣，騁才氣之所至，横駕旁騖，標奇摘異，不知取裁於唐宋大家以爲榘矱。而好爲名高者，又謂文必兩漢，必韓柳，不知窮源泝流，宋元明以下，皆古人之苗裔。其失也，在於誕而誇。其或知所以爲文，與爲文之體裁派別，見於言矣，未克有諸躬，甚者爲富貴利達所奪，文雖工必不傳，傳亦益爲世詬厲。其失也，在於畔而誣。

夫以爲文之難，而其所失又復多如此，則有志於古人，不可以不知所務明矣。邇者能言之士數出於東南，中州及西北絶少，然幸而有一出焉，必殊絶於人。況足下有田有廬，足以備饘粥、竹樹、花果之盛，足以供偃息。又有善本書數千卷，爲中州士大夫所罕見。熟讀而深思，博觀而約取，充其學足以接熙甫無難。則不第也不足悲，而歸於其家也益可喜。故趣舉近日之能言，及言之而失者以勉足下，未審足下謂有合否也。西華令劉君，僕同年生，從其寄書良便，幸時惠音問，且以近作見示焉。

王昶《春融堂集》卷六八《示朱生林一》　漢魏六朝五言古詩，妙處全在神理，而千百年來轉輾相仿，蹊逕已窮，妙諦幾盡，惟陶、謝、王、孟、韋、柳諸家清腴高秀中，兼以神悟，雖經嚴儀卿、王貽上諸公拈出，而興趣在不思議間。世有妙解人，正堪尋究，先宜以蕭閑真澹養其性情標格，然後反覆涵泳，以幾自得，未可沾沾摹仿字句，襲貌而遺神也。至白公詩雖傷淺率，然抒陳胷臆，刻畫物理，清新俊逸，神妙天然，擇其佳者，亦堪取法。

五言長古詩，至杜、韓兩家舖陳排比，自鑄偉詞，一變漢、魏、六朝、唐初之格，實從《大小雅》、《離騷・天問》、《大招》而來。凡其起伏接應，幾與《史記》、《漢書》古文同體，惟縱横一萬里，上下五千年，才氣無雙者差堪津逮。

七言古詩變化多端，要以風檣陣馬行於盤旋屈曲中，而開闔頓挫，言之高下、聲之長短，無不皆宜。此必將杜、韓、蘇、陸、元遺山、高青丘、李空同、陳臥子及本朝王貽上、朱竹垞諸家擇而熟讀，當自得之。其本領全在書卷，經、史、子、集、説部、釋、道兩藏皆填溢胷中，資深逢源。乃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詞源倒傾三峽水，筆陣横埽千人軍。蓋學與才，氣與法，四者缺一不可。然又須陶鑄精粹，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少陵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不深穩不可以爲清高。」昌黎云：「妥帖力排奡，不妥帖不可以言排奡。」否則才豪氣猛，易於語言，則如崔立之詩，往往蛟螭雜蟻蚓，爲識者所嗤。余常過荆江，天寒水落，沿江千里，平沙如鏡，隨流木石滓穢淘洗净盡。因知造化之工，詩家研鍊亦當如此。

七言律詩難於高華沈實，通體完善，前不突，後不竭，八句中淺深次第一氣旋轉，每句七字中，又須一氣貫注，對工而切，調響而諧。其間使事精確，翦裁組織，妃青儷白，銖兩悉稱。至立言有體，兼以慷慨磊落出之，更爲合作。若游覽寄憶諸詩，即景會心，天然神妙，不可湊泊者，別爲一格，與五言古同其旨趣。

七言絶句全主風神，或灑脱，或疎放，或清麗芊眠，皆須事外遠致。我友吴竹嶼云：「讀絶句竟要令人悠然神往，或生微歎。」真知言也。若少陵《夔州漫興》解悶絶句，別爲一體。後來東坡、遺山繼之，雖似頹唐潦倒，而遣詞用字極新極巧極鍛鍊，雕琢之致，未可率意效顰。

工七律、七絶，則五言律、五言絶不煩言而自解。

五、七言古詩，俱有自然音節，而韓、杜、蘇、陸諸大家又各自爲音節。能熟讀深思，使其詩起承開闔、轉接斷續之妙懸於心目，信手拈來，如瓶瀉水，則應用之平上去八皆不煩繩削而自合。昔人作《聲調譜》尚是刻舟求劍耳。

僕近來不憙言詩，以作詩者多，學詩者少也。學詩先博學，博而約取，舉古人詩反覆循玩，融洽於心胷間，下筆自然吻合。又宜先學一家，不宜雜然並學。河西女子聽康崑崙彈琵琶，謂「本領何雜」者，正坐此病。仿一家到極至處，自能通諸家。《楞嚴》云：「解結中心，六用不行。」皆是詩家妙諦。僕於此事三折肱

矣，可得正法眼藏，故不惜爲吾賢饒舌也。

周廣業《蓬廬文鈔》卷八《復初書院條約》 一、讀書。載籍極博，必盡人責以淹貫，誠苦其難。然如《六經》、《四書》皆最切于身心日用，而義蘊精深，雖亦家絃户誦，儘有童而習之白首未窺涯涘者，而欲代聖賢闡發理道，無怪支離而乖隔也。即以應舉言之，從未有不研極《四書》，穿穴《六經》，謹胎息于舊文時墨，而能弋取科名者。近世子弟纔握管作文，便恥讀《四書》，不知威儀文詞皆夫子之文章，人不幸不親接聖人之威儀，其言辭具在，尚不思反覆循誦耶？眉山蘇氏父子之文，尤得力於七篇，是《四書》非直道統淵源，實後世文章之祖也。又昔人云：「《六經》以外無文章。」非無文章也，謂其不盡得經之旨也。況八股爲説經之文，義理必根諸經，取材亦以經爲上，故不徒習句讀，熟傳注，當于注疏經解諸書會通以折其衷，乃爲通經，通經而後可説經也。至于二十三史，馬、班稱最，其餘亦皆可取覽之，足以識治亂，定是非，辨人品，明學術，于文章既有裨益，亦可備闈中對策之用。若唐宋大家、諸子百氏，其尤雅者亦皆宗經，諸生于經既有所得，遍讀羣書，自覺同條共貫，互相發明，作爲文章醇而後肆矣。

一、文體。文以載道，今猶古也。韓昌黎云：「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又云：「惟陳言之務去。」柳柳州云：「文者所以明道，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昔賢論文體如此其嚴，況制義乃代聖賢立言，詎可輕心掉之乎？前明以來，制義名家者多矣。聖朝雅化作人，英賢輩出。世宗憲皇帝諭旨，以清真雅正爲主。我皇上復申嚴磨勘條例，頒發《四書文》，使持衡應試者皆知所取法，諸生諒聞之稔矣。須知一題入手，第一要體認當日立言大旨，虚實輕重不爽錙銖，來龍去脉審之又審，然後有落筆處。次則立局淺深離合，奇正整散皆有一定體格，務期結構謹嚴，首尾啣結。次則選詞無論濃淡，總歸切題，一切浮詞膚語盡宜删汰，能鎔經鑄史戛戛生新尤佳。尤須各出心裁，斷不可抄襲舊刻及家藏窗稿。蓋詣力必由漸進，一經抄舊，當時真贋莫辨，繼此又工拙懸殊，欺人自欺，最爲惡習。遇有犯此，查出定行降等停獎以懲。如有雷同，亦當議罰。至《五經》文亦惟説理明白，文氣通暢便佳。然總在平日熟復注疏，恭誦御纂欽定諸經書，作文時自無謬戾。小試次藝，現雖仍用書文，但爲他日遊庠地，則童冠皆宜嫻習。【略】

一、詩律。詩之名律，猶法律、音律，不可稍有乖違也。試士俱用五言唐律，便宜宗法唐賢，遵循矩矱。大抵六韻者仍是一首五律，特中着四句，以足題理，使局面開展。故上二句不可上同于承，下二句不可下同於轉。八韻勢較寬，力較大，然大致亦復相同。其體裁略似八股，有起聯，有頷聯，有頸聯，有腹聯，有結尾。其法則淺深虚實、起伏照應盡之矣。至立意要高渾，鍊句要雅健，屬對要精實，下字或在腰在膝在足，要膠粘的當，而調避重複，押韻要穩健。起要突兀，如開門見山；承要春容，如帝子臨凡，鳴鸞佩玉；轉要變化，如疾雷破山，觀者觸目，又要瞻顧前後，骨節玲瓏；結要涵泳含蓄，有不盡之致，又要承載得全首住。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九《制義江西五家論》 制義之有江西五家也，皆有以深想重氣，抉理奥而堅骨力，蓋得乾坤之清剛，而發江山之秀異，自成氣格，不蹈故常者也。後之能爲文者，或就一家引而伸之耳。至如羅、楊之沉邃，大士之淵厚，或未能以至也，而徒張大其名曰五家云爾，是豈真得乎五家之所以然者哉？然而有説焉，今日江西士習文體漸入於浮膚矣，所以審其弊而救正之者，果必以五家歟？夫經訓之文，以和平怡愉爲主，而五家之文幽者、峭者、險而肆者，各詣其極，而惟變所適也。今使學人之心思出蒼天而入黄泉，騖八極而遊萬仞，則經云「博學而篤志」，又曰「博學之，慎思之」，吾又懼學人不善思之，而惟才力之是騁矣。然則由斯以談，居今日爲文者，竟弗敢涉手於五家乎？夫今日士子之心力薄弱極矣，乃又禁之格之，使望五家而河漢焉，問其名則曰戒其偏也，懼其恣也，叩其實則曰便於時墨之庸俗也。是之謂懲羹吹韲，因噎而廢食耳。是故爲江西今日文體計者，學五家非也，不學五家亦非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昨在臨江與諸生論《七經小傳》、《權衡》、《意林》諸書，以經學之有二劉，譬時文之有五家，此則大意已曉然矣。爲經學者，當先從事於注疏，而後及於師儒百家之説。爲時文者，當先研極於經傳，而後及於藝林流别之派。然則欲學人致審於五家之文，乃轉置文藝勿論，而專欲其窮經也，其高才者則可矣，不然則於爲文之格力不稍遠乎？曰吾非欲置文藝勿論，且非欲置五家弗講也，蓋有得乎五家之同歸，而出於江西文體之至正而無弊者，豈其必艾、陳、章、羅、楊之謂歟？曰歐、曾而已矣。歐、曾者，經訓之文。歐陽之文出於史遷，出於韓，而曾子固之文出於班固，出於劉向。學者誠能於二家之文熟讀而深思之，則五家之所以爲五家者，蓋亦不外乎此。如是則出乎五家而非庸矣，入乎五家而非偏非恣矣。救五家之弊者當以中正，救今日江西之文弊者當以深厚。於中正求深厚，則非歐、曾不可，上而經傳注疏，下而帖括，一以貫之矣。

陸錫熊《寶奎堂集》卷七《全閩試牘崇雅篇序》　使者歲校九府二州，既畢試，乃差其文及雜賦歌詩之雅馴者如故事，梓行而叙其簡端曰：夫閩中之文之盛，蓋自唐而已然，逮本朝而名流輩出，學者於通經學古之要指習聞久矣，使者將何以進諸生也？雖然，文章之道無窮，而制義又文章之一事，其趣歧而源合。要以文者氣之所形，自古爲之之工者，其文無不與天地之元氣同流，至于抉星辰，洞萬物，窮極性命，俾讀者震耳盪目，嗟呷眙愕，而其方員闔闢、淺深離合、波瀾意度之所由，然終莫能以相喻也。夫惟不能以相喻，而蕉萃專一之至，乃得淵然與造化相通，郢人之運斤而鼻不傷也，紀昌之以蓬榦貫蝨而懸不絶也，伯牙之援琴而海水蕩汩，山林窅寞，羣鳥悲號也。彼固不知其然而然。至于文章其甘苦曲折之故，蓋有知之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喻諸人，故曰知美瞭而不知瞭之所以美。夫誠知瞭之所以美，則其文之進于古也不難矣。今諸生之文含孺英華，千變萬紆，斐然思有以自見，亦庶幾彬彬大小雅之材。顧或者馳聲希光，亶期乎折楊皇荂之一笑，則毋乃近所謂諱世取寵之爲，而非蘄進于古之文之道乎？《漢書・藝文志》有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諸生將欲捐棄恒術，凝神定氣，遠追古人于千載之上，甚未可以破碎襞績之辭，封己而自足也，敏勵以翼志，靜默以養實，優而游之，饜而飫之，孳孳爲之而不已，則自唐宋大家以上溯《六經》，當必有曠然心知其意者，在諸生能自得之而已，又奚藉使者之言以爲諸生進也哉！

錢維喬《竹初文鈔》卷三《與趙味辛書》　某拜白：方今伸紙佔畢，競爲科舉之學，足下獨好爲古文，足下可爲好所難矣！雖然，古文非難也，以爲難，故爲之者寡；以爲難，故爲之者亦未善，爲其齗齗而求至于工也。僕學質疎鈍，幼好涉獵，無所專營，非能乎此者，然頗心知其意，敢就所見商之足下。夫文章之道，理與氣而已。聖人之言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不詭于理之謂誠，能行其氣之謂達。昌黎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唯其是則誠立矣，氣盛則能達矣。夫所謂誠者，豈必深微淵懿，諸性命不可易之旨哉！吾爲此言，而足以闡明事物之故，不蹈虛渺，誠也；吾爲此言，而抒所心得，非口出之而中違之，亦誠也。所爲達者，豈有一定之則，使人循循於是哉！吾之意如是而已盡，則少而達也；吾之意如是而未盡，則多而達也。吾之意直遂言之而已顯，則質而達也；吾之意鋪張潤色言之而始顯，則華而達也。是故各因乎情事，各協乎體制。三代以上之文，簡樸以言理，而其辭達；三代以下之文，詳麗以言理，而其辭亦達，所謂其是也。至于世運升降，而人之學力復差分于其中，此厚薄醇疵所由異，而要之果能無失乎二者，則必有其可以傳，何也？里巷謠諺豈識體格，而史策載之者，其于理當而意甚明也。雖然，二者之中又有法焉，譬之于御：理者御之意也，氣者馬足之力也，而轡控縱送，如琴如舞，則賴轡以馭之。法者，所以馭理與氣者也。是故古文之道，欲盡吾所欲言，又欲不盡吾所欲言。盡所欲言者，平原直壤，策而馳之，可以瞬息而千里；不盡所欲言者，交衢曲阪，則必抑勒之，旋折之，不使一逸徑去，然後人馬相謀，暢乎其所欲之而無所捷。蓋法者行于理與氣之間，而不可以意求，不可以迹合，因其自然，如是而已。足下甫弱冠，嗜古人書有如寢食，于文何患不工？顧進而以不求工之心求之，必有益工者，足下以爲然乎否？

錢維喬《竹初文鈔》卷三《與趙味辛第二書》　某白：前致足下書，古文之道備矣。雖然，果遂無難乎？難不在爲之之時，蓋其先有學問焉，其道在于多讀書。夫器之受物也，盈之則易於出，然入之而復出之，猶有所損，若所受已淺，出斯艱矣。讀書者，所以爲之出也。江都治《春秋》，下帷講誦，不窺園者三年。昌黎上窮姚姒，下及百家，焚膏繼晷，窮年矻矻。此二子者，其才質之倍于今人不知若何也，然其攻苦如是。今之人，童而入塾，不過句讀，甫通訓詁，父兄即督之爲科舉文，長而不得售，則益發憤咿唔，唯恐旁騖，其倖售者則遂自命先達，評隲臧否。或以古文乞，彊顏應之，猶夫前所咿唔者耳。嗟乎，其所庋而束之者豈少哉！雖有賁育之勇，飢而與人搏，必且不勝，況力固未必大也。且夫言曰有物，謂其非可空虛爲也，其根柢無有，而襲于面貌，則是空虛耳。昔人以爲無其實而爲其文，如鏤脂刻冰，費日損功，豈可久耶？故人不明乎《詩》、《書》六藝之旨，其中必有所扞蔽，不可以論天下理；不通乎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其識必有所局隘，不可以論天下事。古人之於學也，將以致用，博之於其途，而文工焉。今人之於學也，將以行文，博之于其途，而文亦工焉，舍其本而齊其末，猶之一也。古人之于學也，讀千百書如無書，不欲見之于文而文善焉。今人之於學也，讀一二書即有書，力欲見之于文而文遜焉。此則今人所以終不及古人者矣。何也？量之盈歉固不可掩也。然則苟欲發之必先藏之，將欲散之必先積之，于經求其腴，于史達其材，于子益其辨，于騷賦助其致，于名物技數之說資其贍核，而引喻所爲養根以竢實，加膏以希光，此之謂矣。誠如是，其果傳與否耶，吾又奚計焉！雖然，足下聞此，願即以勗僕，毋謂僕遂能之也，則幸甚！

錢維喬《竹初文鈔》卷四《孔山橋印譜跋》 人生髫而習之，白首不得其義，譌舛相襲者，莫六書若也。周史官有教學童書，漢律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課最。其時肄自幼儀，著之功令，故字學大明。今塾師授受句讀之外，不能口講，而士大夫已成名，則諱其陋，莫肯校核，于是形聲之没于學者多矣。古今人不相及，雖小道如是，可慨也。孔君山橋，今之師春也，其人謹而愿，質直而淳易，于金石篆有神解，故往往析音義，辨例類，下及偏旁點畫之細，一一貫串，而盡芟附會穿鑿之説。山橋庶幾今之能識字者矣！以其餘事爲繆篆，寖寖入古也。顧人以古求者則古應之，以今求者則今應之。夫鼎彝卣瓚，不幽黝其色，不肅穆其形，與盆瓶等。吾願志斯道者，從流以溯源，力以復古爲事，無復有人之見者存也。雖然，孰使山橋猶有人之見者存耶？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六《姜星六時文序》 文章有定識者，理密而氣充，選意妍詞，秩然各適其職，精神所著，足以型世而傳遠。若星大先生之文，其操以定識而克兼衆美者乎。先生與余同舉禮部試，論文相契。其治吾浙也有惠政，越人被澤尤深。余謂先生之文，即治術所見端也。自實學之衰，中無定識，致飾於外觀，遂使經術與治術判而爲二。至先生復合爲一，是則先生之文亟宜出，而爲當世之模楷。先生方樹遠猷，非吾浙所得私，而服習其文以傳誦其政，廣學人之深識，徵儒效之非疎，尤浙人所先覩爲快也，先生其見許乎？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六《傅素餘時文序》 同年傅君素餘沈潛於宋五子書，窺見奥奥，所作科舉之文矩矱先民而機杼自出，其説理也尤醇，讀其文知其所造者深矣。余嘗聞長老之言，科舉文爲羔雁之資，將之者必以誠信瞻對聖賢，敷繹大義，不得以躁心求之，不容以矜氣出之。前明若震澤王氏、崑山歸氏、歸安茅氏、常熟瞿氏，行世之文典型具在。其後以機巧相尚，以馳騁議論爲長，而文體一變。繼且私立名字，分張門户，借時文以講學，相競於囂張詬誶之途，而論文一變。變而不失其正，必在乎卓然自守之儒。君浮湛公車二十年，潛修素業，不爲時風衆勢所摇，庶乎卓然自守者歟。余與君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先生既歿，君惇念舊誼，遇其後人有加禮。今方以經術飾治盛，有所設施，然則君豈僅以文章自見哉！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五《譚培齋課試時文序》 文無古今，售世之文與傳世之文無異致也。《尚書》所載周文異於商，商文異於虞、夏，氣運爲之耳。而其時黎獻之敷納，郊人之揚舉，未聞别有程式。漢氏制策推賈、董，所著《新書》、《繁露》諸篇同一杼軸。昌黎起八代之衰，廬陵刷西崑之體，亦非謂制科姑用時文，撰述則專用古文。蓋心思學力總出一手，必不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自經義取士，而古文學時文乃於字句間歧而二之，然前明歸、唐、陳、黄諸大家以古文爲時文，讀其所謂古文，反不若時文之深精博大。此可知文無古今，既與時爲推遷，而欲剿襲先秦諸子蹇澀繆悠以爲古，無是理也。夫文以理爲體，以氣爲用，昌黎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又謂氣盛則短長高下皆宜，豈可於字句間求之？後之治古文者矯語秦漢，不屑屑時文，而爲時文者則又襞積纖靡，以自炫異，弋取科第，而實理真氣皆無存焉。古非古，今非今，而文體茶然矣。吾鄉譚君培齋精研名理，寢饋於十經、三史、韓、柳、歐、蘇之文，而出之以蘊籍，厚集其力，而不使旁洩，故其氣充然以達，其韻翛然以遠，其應有司之矩度不煩繩削而自合。既成進士，出以問世，題曰《課試時文》。嗚呼，時文若此，又奚必别求所謂古文者哉！課試之文若此，更何論於酬酢著述之文也哉！不寧惟是，坐而言者起而行，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培齋之文，言天人之際，治忽休戚之幾甚悉，則此日居官臨民，必有不負所學者。《書》曰：「明庶以功。」《記》曰：「拜自獻其身，以成其行。」皆於斯文乎卜之。時文云乎哉！是爲敘。

文與時爲推遷，剿襲先秦諸子不得爲古，至論也，通乎千年，慨乎一世。伊墨卿。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五《層韞齋時文序》 凡藝之精原於性情，而後能進於道。文辭，藝也，時文則藝之程於有司者，體有式，語有禁，字句有限，又有風會所趨，與試官之好尚各殊，而迫之以風檐寸晷，士之揣摩以蘄合乎程式風尚，而取科第者豈尚爲性情之所屬哉！故有童而習之，專一憔悴，以至皓首而不得者，其得之者則又棄之如筌蹄。一時閎敏知名之士，往往高談詩古文詞，而不屑屑於此。性情弗屬，道於何有？然時文者，代聖賢立言，以之取士，較詩賦策論爲近道。自前明來，鉅人長德多以時文名世，而功名節義卒如其文，迄今讀之，猶令人沈潛而感發，幾忘爲制舉之業，蓋其性情心術之流露有深焉者矣。同年屠君韞齋，以名進士爲大令别駕，所至有聲。其讀書著文，不以案牘少廢。家貧親老，一罷不復求仕，唯以所學接引後進，終身不衰。所著時文無慮數百篇，非至篤好，安能厭飫沾丐若斯耶！今其嗣君梓行六十八篇，皆原本經術，出入先正大家，而得醇雅淵厚之體，才愈斂而愈閎，思愈幽而愈暢，入理泓然與道大適，無事揣摩繩削，而自符乎矩度。世常歧傳世、售世而二之，讀韞齋之文，其可以無疑

矣。同年管公蘊山與君同里，其文久行於世，膾炙人口。君文晚出，精詣殆無異致，吾知其必傳也。余嘗八上公車，於此藝亦三折肱，雖獲一第，而文無足存，非所謂一行作吏此事遂廢者耶？媿吾韞齋多矣。爰爲序，以應嗣君之請。

唐仲冕《陶山文録》卷五《許玉田制藝序》 文章之傳以義不以格，以蘊不以藻，藻格隨時爲變遷，義蘊不與時爲升降也。然義精而格自高，蘊深而藻自耀，無義之格襲而枵，無蘊之藻膚而落，欲傳得乎？時文固非爲傳而作也，童而習之，父兄師長督策之，取已效之帖括之格之藻以爲程，期於弋取科第已耳。通籍之後，慫置之矣。義不必精，蘊不必深，得其格與藻亦獲有效，不效則益致力於格之合、藻之新，以求當於場屋，而於義蘊無加研焉。以義蘊之途迂，而藻格之效捷，由其始固無志於傳也。

國家三年取士，舉於鄉者千餘人，進於禮部者二三百人，乃數十年中，能以時文傳者無幾。此中之傳者，格猶是也，藻猶是也，而獨傳，非其義蘊之精深，曷克臻此？蓋觀於先正之所以傳，而知今人之造詣若此者，傳可必也。夫義何以精？蘊何以深？曰在讀書，在心得。惇之三物，以培其柢，柢固而柯不彫。探之六籍以濬其源，源洪而瀾不匱。文，柯也，瀾也，時與古何別焉？雖然，傳之權在己不在人。苟好之不篤，又無父兄師友之督策，誰爲爲之而誰爲傳之？昌黎云：「用功深者收名遠。」盧陵云：「讀書多則爲之自工。」又云：「作文字少，欲求過人，少有至者。」今玉田明府牽絲江南十有餘年，不以作吏廢此事，每一篇出，可以道古，可以式靡，殆深有得於義蘊而篤好焉者矣，是焉得而不傳。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蘿山文稿序》 昔昌黎有言：「約《六經》之旨以成文。」而《進學》一解，則及於《莊》、《騷》、太史、子雲、相如，蓋唐時以詩賦取士，故不得不旁及於此。若今之制藝，代孔孟立言，舍《六經》以外，固無可徵引者矣。唐人之諺曰：「《文選》熟，秀才足。」亦因習詩賦而云。然其實江左六朝之文，崇尚風華，繡其聲帨，李太白所謂「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者也，而豈文章之軌範哉！近二十年來，一二掌文者務博雅之名，因而士子揣摩風尚，抄撮《竹書》、《路史》、《七緯》等書，隱詞僻事，炫燿於人，其甚者則集《文選》中綺麗之語，争奇競勝。此固由士人學無根柢，但存弋獲之心，亦緣世無宗工哲匠，以致流弊若此。抑思太史公之言曰：「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作史且然，況治孔孟之言者乎？彼虬户篆駹之習，歐陽子之所深惡而痛疾者，以之攙入經義，可乎？不可乎？戴生沐菴，教授蓮孫，居德清賓館，因而問字於予。暇日奉其尊公蘿山先生文稿一册，請爲一言。予披覽一過，其文皆原本經術，義理醇正，真不爲世俗轉移者。由是知沐菴學有淵源，得諸過庭之訓居多也，迺濡筆爲序而歸之。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芹香課藝序》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凡生人之德行道藝，無不於童蒙之歲立其始基，文章則亦有然者也。予十五歲始應童子科，十八而入於學。此四年中，父師所指授，朋友所講習，一切以先民榘矱爲主。所讀之文，大率皆韓元少、汪武曹、何屺瞻諸先生所評定者。所作文亦惟以理法爲主，理法少乖，聲音采色雖有可觀，先生長者必斥之以爲此野戰之師也。蓋當時師法如此。

近十年以來，風氣少變矣，一二高才生煽西堂、蘭雪之餘燼，弋獲以取科名，後生躁進者靡然從之，始於欺人，終於自欺。觀其文沈博絶麗，幾幾乎班固、揚雄復生，及叩其所出，則有不知堯、舜是一人二人者矣。此風始自吾鄉，而浸淫及於天下。其言不正，將何以收蒙養之功耶？華言風語，玉卮無當，識者深鄙之。顧生橘堂，於嘉慶十六年結芹香文會，以考課從游之士，迄今七易寒暑，披朝華而振夕秀，才雋代興，破壁飛去者踵相接。今將選其課藝之佳者，登諸梨棗，以式後來，而索余一言引其端，斯真友教之盛心也。吾聞太史公有言：「其文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之。」則儒者立言，當擇其尤雅者。余每慮今之學者惑於風氣之説，而不盡出於雅馴也，故因序是刻，而苦心以發其凡。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天崇文英序》 經義之作，肇始宋人。明有天下，遂以之取士，然大輅椎輪，制尚荒略。至化、治、正、嘉規矩粗備。隆、萬以降，機巧日生。迄乎天、崇，遂極文章之變。蓋天將啓我聖朝一代文明之運，必有爲之先驅者也。維時東南文社之盛震耀四方，聲氣應求，若水歸壑。其人或忠孝節廉，或功名智勇，胸中窮古今之故，達天人之奥，積之厚而資之深，一於八股之文發之，此非天下之大觀哉！余自歸田後，已越十年，往來江浙間，與諸生談藝，每見才高者競尚新奇，力弱者尚安荒陋，先正典型，去人日遠。因檢幼年肄業所及，擇其有書有筆可爲後生楷模者，彙録成編。適族姪榮奎來問字，乃先以《天崇文》一册授之，俾付剞劂。梁簡文有言：「斯文未喪，必有英絶領袖之者。」是編曰《天崇文英》，此物此志也。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院課存真序》 予生十八歲，而爲學官弟子，遂遊於芝庭彭先生之門，肄業紫陽書院。維時同學皆先生長者，每會課之期，羣聚於東西兩齋，扃門命題，後則相與講論題旨及作文之法，各出其所心得。予從其

後竊聞之，集思廣益，所得於師友之助良多。如是者七年。予舉於鄉，計偕北去，而同學諸君子亦多舉巍科掇高第者，濟濟戔戔，後先相望也。嘉慶丙子，予年已六十一歲，當路者延予歸主斯院講席。予如例課諸生，覽其文則大駭，不圖吾鄉文章風氣之變，至於斯極也。是日，予以《孟子》「尊賢使能」一節命題，諸生文割裂駁襍者居其半，其尤甚者或曰「懷麥駒之金玉，奏苹鹿之笙簧」，或曰「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夫駒之金玉、鹿之笙簧已不可通矣，「苹」、「鹿」二字如何湊泊？「麥駒」二字又出於何典也？至於戰國時，七雄並長，孰能布告天下者耶？夫學政課諸生，以理通文不通爲第四等，文通理不通爲第五等，文理俱不通爲第六等。如「布告天下」云云，正所謂文通理不通；若「麥駒」、「苹鹿」，則文理俱不通矣。予因摘其語，榜諸講堂，痛切申戒，而諸生亦大譁，謂予非知言者也。次年，胡果泉中丞彙諸生而甄別之，沙汰其浮濫者。而湯敦甫侍郎適來視學，其衡文悉準乎先民矩矱，由是諸生漸趨而歸於清真雅正之舊，異日所有牛鬼蛇神之語，皆不復見矣。此非予真能挽回風氣，蓋文章之敝，十年於茲，窮則變，變則通。吾鄉文章常爲四方風氣之先，而予之言，會逢其適也。自丙子至戊寅，春秋三易，士氣益親，文風益正。爰彙列其課萩百餘篇，以示文章軌範。諸生由是而進求乎古之立言者，斯竿頭日進耳。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國朝文英序》　古今文章與氣運爲轉移，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應之。漢京初啓時，則有若賈、董之醇茂，班、楊之博麗；至唐則有燕、許之昌明，韓、柳之閎肆；至宋則有歐、蘇之精純，曾、王之奇雅。皆一朝之巨擘也。梁簡文有言：「斯文未喪，必有英絶領袖之者。」此之謂矣。古文如此，時文亦然。有明以經義取士，垂三百年，風氣之變日新而月異。化、治之文理則醇矣，其敝也簡；隆、萬之文法則巧矣，其敝也纖；天、崇之文才則肆矣，其敝也僻。我朝撫有方夏，萬象一新，順治己丑始盡合南北之士而試之，是年登第者，若劉克猷之精銳，熊次侯之雄渾，王農山之博麗，尹冀階之安雅，異曲同工，遂爲一代風氣之祖。後有作者，亦莫能出其範圍也。予歸田後，十年於茲，日與諸生談藝。後來之秀不少其人，而或意在弋獲，往往趨於怪奇新僻，而先民榘矱不存焉。因就家塾所藏國初諸老專集、總集，擇其尤雅馴者，彙爲一編，付諸梨棗，以公於世，所謂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也。題曰《文英》，即簡文之說爾。

石韞玉《獨學廬四稿》卷三《國朝文英二集序》　國家以經義試天下士，而肄業於此者，輒曰必與孔孟語氣一絲不走，乃佳。噫！此學究之說也。夫孔孟之經，言簡義賅，後人增益一言即不似也，而何文章之有哉？蓋國家設科取士，將以求夫公卿大夫之選，故借端於孔孟之言，以觀其人胸中抱負。使其人果明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生人賢不肖之由，必言之有物，而深切著明。否則描頭畫角，若優孟之衣冠而已，烏能得天下士哉！我朝因明之舊，以經義取士。士之以文章爲業者，風氣固屢遷矣。惟在掌衡者，有以示之正鵠，斯士無詭遇焉。自乾隆九年嚴磨勘之例，而奇僻之風革矣。自乾隆四十三年定限字之令，而冗長之習除矣。自時厥後，風氣雖日新月異，而其爲清真雅正則久而勿替也。余既緝順治、康熙以前諸名公之作，有《國朝文英》之刻矣，茲復采雍正、乾隆七十餘年之文，編爲二集。文不一格，大率取其通於經術、明於人情物理，而不爲雷同勦說者。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四《與江豫來書》　癸丑冬同出都門，途中談論，頗快人意。別來荏苒，幾經浹歲。頃得好音，遠懷爲少慰也。

曩者所云：「近見爲文者，稽之於古，則訓詁有乖；驗之於今，則典章多舛。」又云：「能文者，必多讀書，讀書不多，必不能文。」此數語，僕俯首至地，以爲非真讀書人不能道也。

蓋文者，載道之器，非虛車之謂也。疎於往代載籍，其文必不能信今；昧於當時掌故，其文必不能傳後。安有但取村童所恥誦者而摹擬之，未博先約，便謂得古人神髓，何其淺之乎視古人也。今之號稱能文者，以空疎之腹作滅裂之談，懼讀書者之掎摭其後也，於是爲之說曰：「能文者不在多讀書也，吾讀書不屑屑於考據也。」又忌讀書者之陵駕其上也，於是爲之說曰：「多讀書者，類不能文也，即能文，亦往往不暇工也。」及其遇胸腹之更陋於彼者，則又毛舉一二誤處，以自矜淹雅，竟忘其與前說相刺謬也。嗚呼！是則所謂強顏者矣。

昔韓昌黎見殷侑新注《公羊春秋》，遂乃愧生顏變，不復自比於人。今之文人，每自詭步趨昌黎，何狂易之病，不以昌黎瘳之也。顧寧人曰：「名臣碩德之子孫，不必皆讀父書，讀父書者，不必能通有司之掌故。若夫爲人作誌者，必一時文苑名士，乃不能詳究，而曰子孫之狀云爾，吾則因之。夫大臣家可有不識字之子孫，而文章家不可有不通今之宗匠。乃欲使籍談伯魯之流爲文人，任其過若是，則盡天下而文人矣。」黃太沖曰：「文章之道，非可一蹴而至者，苟好之，則必聚天下之書而讀之，必求天下之師友而講之，必聚一生之精力而爲之，其文有

不工者乎？不然，所接不過腐生末學，所讀不過毛頭制義。必讀古文，繼之或作或輟之工夫，視醯雞之甕爲藝苑，而曰吾能文吾能文，豈可乎？」二君子皆多讀書者也，故其言如此，彼豈未之聞耶？試使舉二君子之言以相詰難，吾知其必併二君子而詆之，何也？積陋成愚，積愚成妄，其所以流爲肆無忌憚者，皆此護短飾非之一念基之也。孫君淵如、焦君里堂聞茲邪説，輒力闢其謬。僕則謂若輩聞道已晚，迫於桑榆，所以倒行逆施者，本爲解嘲計，不足與較也。今因足下所言有感於中，亦復刺刺不休，足下得毋笑僕爭其所不必争也乎？廷堪頓首。

李文耕《喜聞過齋文集》卷三《論生徒》　邇來勸賢輩，尋聖賢途徑，非必廢舉業而不爲，乃舉業源頭功夫，蓋文非小道，特爲士子習壞，其所以爲文者自小耳。夫四子之書，皆聖賢爲己功夫，成物事業，心法治法之所在也。不心聖賢之心，何能言聖賢之心？不學聖賢之學，何能言聖賢之學？不行聖賢之行，何能言聖賢之行？苟志與聖賢背馳，則所言者皆猜擬揣度，而爲之不關於身心，不本於性情。影響之談，可與身有之言之親切而有味者同日語哉！蓋不能爲好人，亦必不能爲好文，雖苟爲炳烺，特拾人牙慧唾餘，從穿踰乞丐得來，以穿踰乞丐之心而高談聖賢之業，羞辱甚矣！況本此以欺有司而苟科第，則將來之勳名事業，不可想而知乎？孔子所謂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者，即此等人矣。試問朝廷設科取士之本心，豈欲得此等人，而倚股肱，寄腹心，擬疏附作屏翰也哉！士而思此，當何如汗下也！今賢輩惟篤志於道，思天下無性外之物，而務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則聖賢所言，無非爲我言也；聖賢所行，無非示我行也。由是一主於敬，以爲之本，而窮理以盡其心，反躬以踐其實，《小學》《四書朱註》，吾之準的也；《六經》之醇，吾之證佐也；《左》、《國》、《莊》、《騷》、《史》、《漢》，擇其精而去其雜，吾之參驗也。博學詳説，反到約處，體到盡處，則本之心而發於口，有條有理，切中事宜者，天下之至文也。本之心而動於身，有經有權，隨時處中者，亦天下之至文也。朱子所謂「道之顯者謂之文」，即此物矣。

至於八股，特文之一隅，然即此一隅中，亦自有廣大精微境界。蓋既謂之文，即是載道之物，非博觀衆理不能閎中而肆外也，非躬自閱歷，不能親切而有味也。故窗下以此爲窮理之事，而驗其心之所得而文之至者，亦遂真能代聖賢立言，寫其心事，傳其性情，肖其神貌氣象，使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鼓舞欣企，憂悲感喟，欲歌欲泣而不能自已。而所言之理，亦遂闡發透澈，可以作鐵板註脚，傳之不朽，豈小道哉！凡先輩名文，及墨藝之精醇者具在，皆可覆而按也。朝廷以此取士，亦以其所爲不苟，而因言以觀其心，披文以相其質，謂言之正大明白者，必其人之磊落光明者也；言之沉實高華者，必其人之富有衆理者也。於是主司鄭重擇取，而以此爲國家得人。是雖非鄉舉里選之法，然上以誠求，下以實應，固亦出處之正，猶然成周選士造士之遺意也。故愚謂學者篤志爲己，乃是舉業正本清源功夫。平日則即此窮理，及乎入場，直舉胸臆，抒其所得，至於得失，則有命存，而在我者固未嘗有得失也。如此，行所無事，豈不磊落光明也哉！若夫揣摹風氣，以及囑買夤緣，則非吾輩所知。要之，亦得失相半，默默中亦自有主張之者，人徒自壞心術，亂行止耳。賢輩今日試思，聖賢生於此日，將應科舉乎，不應科舉乎？將所以爲聖賢者，即在科舉乎？抑別有所以爲聖賢者，而兼應科舉乎？否則，既得科舉之後，乃爲聖賢，而未得科舉之時，且事科舉，不妨姑置聖賢而不爲乎？如此反復思省，而毋自欺，則知所竪立矣。

王引之《王文簡公文集》卷三《王南陔中丞困學説文圖跋》　南陔語引之曰：「小學之要在訓詁，訓詁之要在聲音，知字而不知聲，訓詁或幾乎隱矣。此無他，聲之中有意也。善學《説文》者，觀字之諧聲而得其意。」引之曰：「謹受教矣。」又曰：「欲求古音，舍《説文》之諧聲、讀若奚以哉！其古音同部相諧而同讀者，音之正也。古音異部相諧而同讀者，音之轉也。善學《説文》者，觀其諧聲、讀若，而古音之同類、與其不同類而類相近者，皆可以得之。」引之曰：「謹受教矣。」又曰：「許氏曰：『字者，孳也。』言孳乳而浸多也。倉頡以來，書契之用廣矣，形聲相益，豈有定數哉！《説文》之爲書，非以盡天下之字而爲不可增減之書乃舉其大凡以爲例，使雖有古字不在此者，皆可以類求之。故善學《説文》者，心通其意而不泥于其跡也。」引之曰：「謹受教矣。」退而取五百四十部之文讀之，胸乎其若有合也。既而歎曰：「由南陔之言以治《説文》，則聲音、文字、訓詁一以貫之；不由乎南陔之言，則諧聲、讀若與訓之生於聲者，舉不可見矣，雖有字吾得而識諸？」南陔方爲《困學説文圖》以自勵，乃爲述其意如此。

李兆洛《養一齋集》卷二二《與孔生繼鑅書》　夫文藝非小故，其原生于人心，謂與世運相繫者，乃篤實不欺之論，非迂儒好大言也。凡世之號爲能文者，其文吾嘗取而觀之，詖淫之辭、佻巧之狀盈紙累牘，不自知其戾于義也，是謂不正；偶持正論，質而俚，詳而冗，不可以行遠也，是謂不法。懲是二者之失，翦翦然主于搆佳文，句美名，不足有益于天下後世，是謂不切于用。夫不正、不法、不切于用之文，道之棄也，餘食贅行之類也，豈古人用文章意哉！人心日趨于利，

騁私順時爲通方，希古濟人爲好事，心術如此，雖欲文之不受此病，不可得也。以立此心爲此文之人，欲其報國救民，不避陀隘，亦不可得也。天地中正之氣不能不鍾于人而發于文章。九州之大，深山邃谷，必無文章之傑魁，吾實不信。然章章于世，則如此矣。此扶掖世運者所當慺然驚懼，不遑寢食者也。夫復古振世，事豈易易？然士貴有志焉，世有有志而無所爲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爲者也。故天未欲昌天下之文章則已耳，誠欲昌天下之文章，則吾願以曰正、曰法、曰切于用三者爲衡。執此三端，可以黜陟百代之文，于一世乎何有？吾之才萬萬不逮此，而足罷道遠，垂老不休。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敢不勉也。若竝世有能此者，爲之執鞭可也。《詩》曰：「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世道有託，即樂之大者，不必其在我也。積是二念，久久不得慰，見足下齒壯氣銳，輒欲取此事互相厲以大言，可慙而止。及別去，又如物鯁於胷而未嘗吐也，奮筆書此，以暢胷臆，非知我不縱言至此，惟亮察不宣。

李兆洛《養一齋集》卷二二《與吴生大田書》 吴生足下：昨問爲文似先論結構，及初學之法如何。僕于詩學之三十年，稍稍涉門廡，若文則門廡未之入也，況堂奥哉！然竊觀今之爲文者，其用心與古人異。古人之文有用而後作，明理道，述政體，陳生民利弊，表古今嘉言懿行而已，皆自發其胷中勃勃欲言者，非騁長自表襮故文惟無作，作則可傳，蓋傳于其誠也。今人文集其多不後于古，而一卷之中不可無之文寥寥焉，一文之中不可無之言寥寥焉，高者鍛句省字，貌爲謹嚴，次則頡頏作氣勢，使人驚怖，下則夸富麗耳。説經者爭餖飣瑣屑，論史雜功利于當世，巨公聞人諛頌不容口，讀之未終卷，輒倦思臥，蓋其誠不足以動吾心也。

夫誠非一朝夕所積也，其積之之方曰積理，曰積氣。理不積則所言浮誕不中節，氣不積則委靡散亂，不克宣揚禮義之極致，二者皆空薄。雖窮老盡氣，從事于文，無所得也。先秦盛漢之人，不知文家義法爲何事，衝口而出，永永不澌滅者，所積渾淪旁魄，夐無畔涘，非後世剽竊綴緝、朝盈夕涸之學也。漢以後知此者，韓子一人而已。其論文之書分布迭出，要歸于師古聖賢，游泳于詩書仁義，明斯文之正統，厥功甚盛。歐氏、曾氏得其具體，而積不逮其厚，然未離于正也。柳氏、蘇氏所積似多實駁，故氣各有偏勝。南宋以後，理或不駁，而氣索然矣。元之虞氏，明之宋氏、王氏、歸氏巍然爲四海宗匠，然其夷猶充牣，乃一代之文，而非百代之文者，積不純厚則發不以時，無用之文十有其五故也。夫韓子之美在文，其所以美不在文，知韓子之所以美，則將積理積氣以求吾誠。誠則一文有一文之用，而韓子可幾矣。夫韓子之文山嶽峭崒，江河浩淼，不可驟測也，以歐、曾爲導焉，以荀、董二子、賈誼、司馬遷爲歸宿焉，前後夾持，而韓子可幾矣。其佗俟學成乃旁觀之，初勿與目也。我朝之文，侯氏、魏氏似蘇，汪氏、朱氏似歐、曾，猶未之盡也。方氏正矣，而迹未化。數十年來，有朱氏、惲氏雄長一隅，不能爲天下士。姚氏能不惑于主漢奴宋之論，其文有主持亦未大也。蓋文之難言如此。然其難也，人自難之。韓子曰：「毋驚于速成，無誘于勢利。」僕深愧乎此言，故延望門廡，瞢而不得入。使吾之心誠漠然于勢利速成，文何難之與有！若夫結搆之法，文家一端，又多隨手之變，不足難也。足下學文之日長，略吾之文而采吾之言，其于文也不遠矣。抑姑致力于此，俟佗日有知言者益之，亦積累之術也。

方東樹《攷槃集文録》卷六《答葉溥求論古文書葉君粤之嘉應》 僕聞人之爲學，每視乎一時之所趨，風氣波蕩，羣然相和，爲之既衆，往往工者亦出。獨至古文恒由賢知命世之英，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日，蒙謗訕，甘寂寞，負遺俗之累，與世齟齬不顧，然後乃以雄峙特立於千載之表。故其業獨尊，而遇之甚稀。自唐宋建明，若韓、柳，若歐、曾、蘇、王，若歸熙甫，其人類數百年始一登於籙。嗚呼！蓋其難矣！抑又嘗論欲爲文，而弟於文求之，則其文必不能卓然獨絶，足以取貴於後世。周秦及漢，名賢輩出，平日立身各有經濟德業，未嘗專學爲文，而其文無不工者，本領盛而詞自充也。故文之所以不朽天壤萬世者，非言之難，而有本之難。

若夫所以爲之之方，可一朝講而畢也，然而羣喙鳴動，蓄心各異，是其所非，非其所是，顛倒妒惑，昧没不返，後學之士，欲求聞古人之真，舉一世空無人焉。夫古之人以其本而發之爲文，軌迹不侔，家自爲則，其人已亡，不能復起，自言其心，俗士淺學，各蔽其愚，人各云云，吾亦云云，則烏知吾言之獨是邪？人言之且非邪？就令吾言是矣，而古人已死，其孰從而定之？且人之言曰爲文宜何若，何去何取，吾弗過而問焉。吾之言曰爲文宜何若，何去何取，人亦弗過而問焉。退之有言：「究不知直似古人，又何得於今人也？」而要有不易之論，不可已之情者，吾取不詭古人，不迷來學，自足吾心而已。故凡吾所論文，每與時人相反，以爲文章之道，必師古人，而不可襲乎古人，必識古人之所以難，然後可以成吾之是，善因善朔，知正知奇，博學之以别其異，研説之以會其同，方其專思壹慮也，

崇之無與爲對，信之無與爲惑，務之無與爲先，掃羣議，遺毀譽，彊植不可回也，貪欲不可已也。及乎議論既工，比興既得，格律音響既肖，而猶若吾文未足追配古作者而無媿也，於是委蛇放舍，緜緜不勤，舒遲黯會，時忽冥遇，久之乃益得乎古人之精神，而有以周知其變態。是故文章之難，非得之難，爲之實難。道德以爲體，聖賢以爲宗，經史以爲質，兵刑政理以爲用，人事之陰陽善惡、窮通常變、悲愉歌泣、凌雜深賾以爲之施，天地風雲、日星河嶽、艸木禽獸、蟲魚花石之高曠、夷險、清明、黲霧、奇麗、詭譎，一切可喜可駭之狀以爲之情。及其營之於口而書之於紙也，拗意造言，導氣扶理，雄深駿遠，瑰奇宏傑，蟠空直達，無一字不自己出，而後吾之心胸、面目、聲音、笑貌若與古人偕出沒。隱見於前而又懼其似也，而力避之；惡其露也，而力覆之；嫌其費也，而力損之。質而不俚，疏而不放，密而不傖，陰陽蔽虧，天機闔開，端倪萬變，不可方物。蓋自孟、韓、左、馬、莊、《騷》、賈誼、揚雄、韓、歐以來，別有能事，而非艱深、險怪、禿削、淺俗，與夫餖飣勦襲所可襲而取之者也。

夫文亦弟期各適一世之用而已，而必劌心剟肺，斷斷焉以師乎古人若此者，何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爲文也，此固無二道也。嘗觀於江河之水矣，謂今之水非昔之水邪，則今之水所以異於昔者安在？謂今之水猶昔之水邪，則昔之水已前逝，今之水方續流也，古之人不探飲乎今之水，今之人不扳酌乎古之水，古水、今水是二非一，人皆知之；古水、今水是一非二，則慧者難辨矣。蚩蚩者日飲乎今之水，有人曰：「吾必飲乎古之水，而不飲今之水。」則人必笑之矣。蚩蚩者日飲乎今之水，有人曰：「若所飲今之水，實仍即古之水。」則人猝然未有不罔於心，而中夫惑疾者也。夫有孟、韓、莊、《騷》，而復有遷、固、向、雄，有遷、固、向、雄，而復有韓、柳，有韓、柳，而復有歐、蘇、曾、王。此古今之水相續流者也，順而同之也。而由歐、曾、蘇、王逆推之，以至孟、韓，道術不同，出處不同，論議本末不同，所紀職官、名物、時事、情狀不同，乃至取用詞字、句格、文質不同，而卒其所以爲文之方無弗同焉者，此今水仍古水之說也，逆而同之也。古今之水不同，同者溼性；古今之文不同，同者氣脈也。雖然，使爲文者古人已云云矣，吾今復取古人所云而云之，則古人爲一文已足萬世之用，而復何待於吾言乎？夫文猶已也，生民以來，四海之衆，而中以自己，立己於此，將使天下確然信知有是人也，則必不俟假他人之衣冠笑貌以爲之，亦明矣。奈何世之爲文者，徒剽襲乎陳言，漁獵乎他人，而以爲之己也。徵是以覈之，將見子不復識其父，弟不可辨其兄，羣相怪惑，無能求審此人面目之真，而己安在哉！是故爲文之難，非合之難，而離之實難。雖然，合可言也，離不可言也。故凡論文者，苟可以言其致力之處，惟在先求其合，苟真知所以爲合，則以語於離不難知矣。若於古人艱窮怪變之境不知其難至，而以爲與己不甚相遠也，則其人又不足以語於合之說者也。

張海珊《小安樂窩集》卷三《與費循陔書》 承教勗以趨時，兼及匡、劉、昌黎、子瞻所以作文之旨，曰原本經術，曰兼採百家，曰崢嶸絢爛，此古人不朽之事也。珊何人斯，而幸聞斯言乎？

夫文何古今之別，獨當論其所以作文者何如耳。將欲闡理道，考制度，證明遺經之是務，則書義之功大矣。將驚名走利，博取宫室妻妾之奉，而特假途於文，爲趨時計，則所謂文者，一齊人術耳。天下滔滔，羣相逐於科舉利禄之中，而一二英豪自命之士，亦不謀所以拔本塞源之計，徒齪齪焉執文字之末節，用相諍論，亦何裨世道分毫哉！珊嘗觀明承宋、元諸儒後，厥時理道素明，《大全》、《性理》之書頒在庠序，一時舉業文字皆醇雅可誦。中葉諸儒迭起，聚徒講學，所在多有，雖不無門户偏執之見，然至末年死諫殉國之徒，大抵當時講學之遺也。百餘年來，士風大不如古，聖賢之言，仁義忠信之說，甚至相諱而不欲聞，而我丈乃以「原本經術」號救其間，豈非所謂灸病得穴哉！顧復益之「趨時」之說，得無我丈之權詞以爲接引乎？

夫勢時則亦時之爲耳已，且不得與焉，安有所謂「原本經術」、「兼採百家」者乎？以爲「原本經術」、「兼採百家」，不騖名走利而名利自至，則亦任其自至已爾，而何所容趨時乎？以爲「原本經術」、「兼採百家」之即所以趨時，則又安見希古之興趨時異乎？至榮世傳世之說，古未嘗有之，直明人之謬論也。古亦世也，今亦世也，即後世之世亦世也。凡其可傳世者，即其可榮世者也。其不可以傳世者，則榮世云云，不過苟焉悦耳目，取富貴，君子不謂之榮也。吾丈「趨時」之說，信其爲接引世俗，而非其中心之誠然矣。

雖然，珊之受教者厚矣。匡、劉、昌黎、子瞻所以爲文之故，雖非所敢望，而不敢不勉其萬一也。外文三首，聊見區區之志。餘不宣。

路德《櫟華館文集》卷二《蒲編堂訓蒙草序》 余官京師，猶子慎輿、長男慎莊從。時輿文犹有規模，莊年十二三，始操觚作單句題文，其前路多直，後路多窘。余知其心花未開也，思有以啟發之，每拈一題，輒授意於輿，令擬作一篇。

余因而修飾之，前半必層層翻跌，不得於兩比後遽爾出題；中後必層層生發，不得僅以二中比、二後比了之；項下必呼本題，不得僅領上文；出落必分析題字，不得囫圇吞棗。閱兩月，得文十餘篇，授莊讀之，文自此漸進矣。歸里後，遠近士人展轉借鈔，烏焉之訛不知其數。吾友乙垣孝廉見而惜之，爲細加讐校，將付剞劂，屬余作弁言，未果。

適有客問曰：「子之《訓蒙草》一篇，多至十八比，前輩有此格乎？」余曰：「無之。」客曰：「子何故創之？」曰：「訓蒙也。」客笑曰：「訓蒙之文宜短小，而子文甚長；宜清空，而子文多典。以此訓蒙，可乎？」曰：「子以三百字爲短，則吾文贅矣。子以不用書爲空，則吾文靡矣。短莫短於明文，初學讀而得者能有幾人？空莫空於坊刻之小品，率俗淺鄙陋，不可爲文，令童子學之，病入膏肓矣。是編文多逾額，而股法、鱗次、句法簡净，合而計之則長，分而觀之則短。所用典故不出經書，其眉目分明，轉折瀏亮，且批郤導窾，游刃於虚。不惟前半篇不敢占實，即中後詮發亦處處淩空，不肯將此筆横臥紙上，走入平實一路。其貌雖典，其氣則空，豈以三百字爲短，以不用書爲空哉！」客曰：「以此文用之場屋，可乎？」曰：「不可。場屋之文不得過七百字，每篇多止八比，太多則嫌瑣碎。余特以此訓蒙耳，豈欲其終於此哉！」客曰：「學者之業時藝，爲場屋計也，今以場屋不可用之文，令學者步趨之，使一成不變，竟以此文用之場屋，無乃害乎？」曰：「子特患無此學者耳，若有之，將欣喜之不暇，尚何憂乎？初學能爲此文者，其心思必鋭，其才華必富，其氣力必充，其解悟必易，其變化必速，任吾指授，無適不可。教以此文則爲此文，使之變此文則又不爲此文，或并數層爲一層，或鎔八比爲二比，每文一篇，六比、四比可也，兩大比、三大比亦可也，即不用排比，純以散行，無不可也，安有能爲此文而終於此文者？吾閱人多矣，未嘗見此學者也。子猶惴惴焉，恐其一成不變哉！大凡學者之病，多窮於詞意，窘於篇幅，但患不足，不患有餘。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有餘補不足，非教以鴻文無範也。」客曰：「子之文無一字無來歷，初學儉腹之士，未必盡曉，爲之奈何？」曰：「此編也，吾初以課子姪，後用之課徒。凡稍能讀書，略知用心者，皆能變化，惟惰者不變耳。文所徵引，皆初學必讀之書，未敢雜以僻典。童子自入塾後，讀書七八年，始開筆爲文。此七八年内，但日誦二百字，凡時藝所應用者不難盡讀，一見此文，即可了了。至此而猶有未曉也，則父兄師長之過也，急取此等文授之，使之知前日之誤，翻然有志於讀書，見兔顧犬，猶不爲遲。若更以俗淺鄙陋之文使之摹仿，摹仿既成，沾沾自喜，且謂經書無用，可以不讀，坐使此心如枯木朽株，雖竭力灌溉，不復萌芽，可不哀與？且子不見乞人乎，遊村墟，歷閭閻，號呼半日，始得一文錢，或半盌粥，苟延殘喘，不足果腹。故終歲行乞，不免凍餒，槁面黄馘，卒填溝壑。設有富者見而憫之，量其能授以事，代籌衣食之資，而勤督課之，苟非游蕩，即温飽終身矣。余之以是編訓蒙也，惟欲代籌衣食之資，使之温飽終身，誠不忍以一文錢半盌粥博濟人之虚名也。」言未竟，客蹙然改容，作而言曰：「鄙人固陋，款疑寡聞，幸聆子言，昭然若發矇矣。」客既退，爰叙問答之辭，弁之簡端，竝質諸乙垣，未知乙垣首肯否也。

路德《樫華館文集》卷二《仁在堂時藝辨序》　是非之在天下，不待辨者也。人果是耶，吾果非耶，自愧之不暇，奚暇辨？人果非耶，吾果是耶，吾自爲其所是，任一國非之而不顧也，奚必辨？雖然，學以爲己，不辨可也；教以爲人，則又不得不辨。余少年之文頗不爲鄉先生所可，嘗至姻家，見案頭一册，取視之，余文也，紅勒縱横加評其上，痛詆之，余遜謝而已，弗與辨也。及肄業關中書院，時年甫十九，同學者皆長於余，與談藝，合者僅數人，餘多齟齬。余心知其非，而未敢辨也。通籍後，居京師，諸生以文就質。時余官户部，直樞垣，有餘閒則馳騁於詞章，於時藝不甚措意。諸生中多有解人，無俟饒舌，偶有評泊，亦略分涇渭，語焉不詳。嗣以目眚歸里，主講本邑對峰書院，諸生八九十人，横舍不能容。余日坐講堂，爲之解經談藝，而諸生各有先入之言撐拄腸腹間。其言維何？大抵以讀書爲迂塗，以讀文爲捷徑，以能套文者爲利器，以業詩賦者爲旁門。曰某某不通詩賦，試輒列高等，不以考古録也；某某讀《詩經》未熟，登賢書矣；某公案上筆研外不置一册，得某君硃卷三篇，黏之座右，朝夕對之，其鄉會六藝不出此三篇，卒成進士矣。余力排此説，而聽者格格不入，其能領受者寥寥數人而已。居無何，應乾陽書院之聘。初至時，諸生踴躍一如對峰，不一月而謗言沸騰，去者大半。時刺史鮑鐵帆同年令其子姪廉庠、康廣受業於余，皆氣質清淑，篤信好學。郡人未去者，及附近來學者，亦不乏可造之士。居年餘，謗言漸息，又四年，移研吾邑之千户邨，又移會垣之文獻巷。計余友教四方，自甲申至甲午凡十一年，先後委贄者不下三百人，有一年而去者，有數月而去者，有朝來而暮去者，有去而復來來而又去者。諸生雖來去無常，而吾堅持吾説，始終不變，以讀書爲本，以研理爲宗，以法律爲門，上溯古文以增其筆力，旁及詩賦以發其才思。諸生若聞之，若不聞之，若信之，若不信之，稍有所得，自謂已多，雖采

芹食餼者百數十人，而卒業者良鮮，旋得旋失而已。其有殫精嗜學、力矯陋習、久而弗衰者，不過二三十人。此二三十人者，率皆掇巍科、膺華選。其不幸爲遺珠者，僅三四人。此三四人者，學有心得，語羞雷同，時藝外兼通詩賦及古文駢體，其所作藝林傳鈔，不脛而走，卓然爲名下士。至是遠近學者乃稍稍知吾説之非誕。余痼疾未除，方謀退休，而諸生徒者日多，勢不可中止。歲乙未，移講關中，余曩日肄業處也。兩省士子來者如雲，高明沈潛，可造者益衆。時屆大比，槐花漸黄，諸生方簡練揣摩，未可變易。文取堂皇，題多正大，俾各盡所長，以決一戰，課之而已，未暇深辨也。秋榜發，院中高才生半賦《鹿鳴》而去，其留者尚多才儁。晏序蕭條，書聲四起，有中夜輟寢，窮冬不歸者。余顧之而喜曰：「此可以伸吾辨矣！」

竊思學人之病，莫甚於喜剽竊而憚實學，實學不廢，真才自多。衡文者務拔真才，則人人勉爲實學，而真才愈多。欲拔真才，須斥剽竊，何以辨之？辨之以題而已。國家以文取士，以題衡文，按之題而不真者，其人率非真才。凡剽竊伎倆，施之熟題易，施之生題難；施之寬平題則易，施之虚小題則難。但律以題法，勿徒賞其文，則真僞皆不難立辨。如作截上截下題，而仰逼俯侵者，必襲數句題文者也；作割截題，而上下不相照應者，必襲單句題文者也；作兩扇、三扇、四扇題，而忽是忽不是者，必襲單扇題文者也；作典制題而隸事大同小異、對仗如出一手者，非鈔録舊文，即摭拾類書者也。竊人之財則謂之盜，竊人之文乃謂之儒。因人成事，人猶賤之，因人成文，人反貴之，其亦不思而已矣！且文章，小道也，時藝，文章之最卑者也，工此道者内無益於己，外無濟於人，而國家取士，師儒訓士，不能變而更之，豈崇尚時藝哉，正所以杜剽竊也。試之以策論，則懷挾者濫登；試之以表判，則宿構者易售，惟時藝限之以題，繩之以法，一部四子書，離之，合之，參伍而錯綜之，其爲題也不知幾萬億。雖有懷挾，弗能該也；雖有宿構，未必遇也，非學焉而有心得者不能游其彀中也。取士以此，可以儲官材；訓士以此，可以端士習。士當未遇時，無民社之責，無簿書符牒之勞，不商不賈，匪農匪工，其日夜所業者，不過案頭數事耳。於此而鹵莽滅裂，何事不鹵莽滅裂乎？於此而因陋就簡，何事不因陋就簡乎？於此而務苟得，何事不務苟得乎？於此而貪逸獲，何事不貪逸獲乎？今日之士即異日之官，即不盡爲官，亦鄉閭之所矜式，子弟之所則效也，不務實學而惟剽竊之是務，是亦大可憂也已。竊不自量，妄思轉移，每課士，就所見陋習一一論之，名之曰《時藝辨》，皆本之先正，準之墨裁，不敢稍從俗説，亦不敢過爲高論。雖於題類、文式未能悉備，而較諸前編所論固已詳矣。院中諸生及遠近學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其是焉者或且疑其迂，且病其刻。何以知其然也？余之説示人以難，人情之所惡也，雖明知其是，猶將避之，況非之者乎？彼之説示人以易，人情之所貪也，雖明知其非，猶將就之，況是之者乎？剽竊之習牢不可破，而一題有一題之文，佗題之文難移於此，雖欲剽竊而勢有不可。凡可得而剽竊者，非庸庸即寬泛者也。庸庸則易鈔，寬泛則易套，昨所讀者今日即鈔矣，今所講者明日即套矣，其見功也速，其用力也寡。余之教人，必層累曲折而後成，非殫思畢慮經年累月不能有所得，其見功也緩，其用力也多。且一人之言不能勝衆口，而余必如是云云者，豈彊人以所難哉！勢不得不爾也。

凡事不可好勝，獨文章不然，我不勝人，人將勝我，有勝古人之心，而後可以師古人，有勝今人之心，而後可以敵今人。窮鄉僻壤陋習相沿，行數百里無一作者，不相勝也。名都大邑，世家舊族人才輩出，作者相望，交相勝也。就吾關中而論，學爲文者奚止數萬人，其中所稱健於文者，必其不畏難者也。家家所得而蓄者，必非珍寶；人人可得而能者，必非技藝。小試不下數百人，大試不下數千人，或數十人中取其一，或百餘人中取其一，將取其陳陳相因者乎？抑取其矯矯不羣者乎？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彊，夫人而知之矣。作文必先讀書，善讀書者其見理也明，其用法也審。積理生氣，積氣生辭，由法生巧，由巧生新，是彊大而善用其衆也。否則小而已矣，寡而已矣，弱而已矣，人之所勝也，安能勝人。

吾説雖難，用之則勝；彼説雖易，用之則爲人所勝。用吾説，雖中材以下可學而能；用彼説，雖聰明過人，亦將汩没。用吾説，則因枝振葉，沿波討源，清奇濃淡無所專爲，雖千轉萬變而不竭；用彼説，則抱彼注兹，涸可立待，折枝插瓶，不數日而萎，雖有一知半解，不足於用，儻風氣一變，即窮厄以終。用吾説，則學識筆力與年俱進，雖不早達，猶可晚遇；用彼説，則中年以後愈形枯槁，回首少壯，自謂不如，不惟見黜於哲匠，即遇俗目，亦難見收。用吾説，雖屢躓場屋，終爲通人；用彼説，雖偶得科名，終非佳士。用吾説，則學有根柢，不專於時藝而時藝自工，其佗詩古文辭雖不擅場，亦可問津，一旦通籍，凡奏議書記，及一切公牘文字，皆能罄所欲言；用彼説，則時藝外茫無所知，雖寄友裁書，坐衙判牒，亦不能自罄其説。然則所謂難者，非終難也，所謂易者，乃無往而不難。孰是孰

非，孰得孰失，孰有益孰無益，惟學者擇之而用之。人之材質中人爲多，果不自暴棄，無不可變化者。即窮鄉僻壤，無名師之啟迪，無朋友之切磋，但研究是編，即可覺悟。覺悟既深，趨向自定，聰明不至誤用，功力可以漸加，雖俗說啁聒，亦不能爚亂其心，引入陋習，則吾《時藝辨》一編，未必終無小補云爾。

王筠《教童子法》《禮記》有心喪三年，是師與君父同也。乃世之教童子者，只可謂之獵食，而父兄爲子弟延師，亦以其幼也，而延無知之師，曾不聞王介甫先入爲主之說，是自誤也。不敢望子弟爲聖賢，亦當望子弟爲鼎甲。蒙養之時，識字爲先，不必遽讀書，先取象形、指事之純體教之。識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識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爲切實。純體字既識，乃教以合體字。又須先易講者，而後及難講者。講又不必盡說正義，但須說入童子之耳，不可出之我口便算了事。如弟子鈍，則識千餘字後，乃爲之講。能識二千字，乃可讀書。讀亦必講，然所識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則此時合爲一句講之；若尚未解，或並未曾講，只可逐字講之。八九歲時，神智漸開，則四聲、虛實、韻部、雙聲疊韻，事事都須教，兼當教之屬對，且每日教一典故。才高者，全經及《國語》、《國策》、《文選》盡讀之，即才鈍，亦《五經》、《周禮》、《左傳》全讀之，《禮》、《儀》、《公》、《穀》摘鈔讀之。才高者，十六歲可以學文，鈍者二十歲不晚。初學文，先令讀唐宋古文之淺顯者，即令作論，以寫書爲主，不許說空話，以放爲主，越多越好，但於其虛字不順者少改易之，以圈爲主，等他知道文法而後，使讀隆、萬文，不難成就也。

學生是人，不是豬狗，讀書而不講，是念藏經也，嚼木札也。鈍者或俯首受驅使，敏者必不甘心。人皆尋樂，誰肯尋苦？讀書雖不如嬉戲樂，然書中得有樂趣，亦相從矣。讀書一兩年，即教以屬對，初兩字，三四月後三字，漸而加至四字，再至五字，便成一句詩矣。每日必使作詩，然要與從前所用之功事事相反，前既教以四聲，此則不論平仄；前既教以雙聲疊韻，此則不論聲病；前既教以屬對，此則不論對偶。三字句亦可，四字句亦可，五句也算一首，十句也算一首，但教以韻部而已。故初讀詩，亦只讀漢魏詩，齊梁以下近律者不使讀。吾鄉非無高才，然作詩必律，律又多七言，七言又多詠物，通人見之，一開卷便是春草秋花等題目，知其外道也，掩卷不觀矣。以放爲主，以圈爲主，等他數十句一首，而後讀五七言律，束之以屬對聲病不難也。

詩題頗難，必古人集中所有之題，乃可使學子作。憶袁子才詩話，言某人集中，有「書中乾胡蝶」詩，大以爲笑。我嘗見此集工夫極好，只是耳目蔽塞。詠物詩本不宜多作，然杜工部花鴨、苦竹等詩，寓意深遠，又何嘗不好？吳梅邨蓮蓬人、桃核船等詩，則不如不作矣。我見何子貞太史教其姪作詩，題目皆自撰，以目前所遇之事爲題，是可法也。時下題難得，則教以《文選》詠史諸篇，而所讀之書，無往非題矣。詠物題太小，與畫折枝草蟲一般，枉費氣力。如有孝子慈孫，以示操選政者，其入選也僅矣。此亦由師不知是魔道，未嘗告之而然。

凡每日屬對，必相其本日所讀，有可對者，而后出之，可以驗其敏鈍。即或忘之，亦教責之而無詞也。

小兒無長精神，必須使有空閒，空閒即告以典故。但典故有死有活，死典故日日告之，如《十三經》何名，某經作註者誰，作疏者誰，二十四史何名，作之者姓名，日告一事，一年即有三百六十事，師雖枵腹，能使弟子作博學矣。如聞一典，即逢人宣揚，此即有才者。然間三四日，必須告以活典故，如問之曰：「兩鄰爭一雞，爾能知確是某家物否？」能知者即大才矣，不能知而后告以《南史》，忘出何人傳中。先問兩家飼雞，各用何物，而后剖嗉驗之，弟子大喜者，亦有用人也，自心思長進矣。

今之教者，弟子入學，視爲廢才，到十三四歲，則又視爲天才，何也？書不取其多，不取其熟，不取其解，但念藏經而已，是廢才也；忽然十餘歲，便使之作文，豈有生而知作文者乎？是天才也。然其教以文也，仍以廢才教之，曰讀二十藝，三十藝，然以一字不講之胸，即讀俗不可耐之文，庸能解乎？費盡師傅蠻力，使之能解，鈍者終身於此，芹不可掇，敏者別讀佳文。夫費數年之功，以糞浸灌其心，又費數年之功，以洗濯其糞，何如不浸而無庸洗之爲愈乎！且此乃俗語鬼扯骹之說也，當應讀書之時，不多讀不勤講，而以時文爛亂之，是文扯書之骹也；當應學文之時，又念經書不熟不解，無作料光彩，則又欲温習，此經扯文之骹也。意不兩鋭，事不竝隆，何如分致其功之爲愈乎。

作詩文必須放，放之如野馬，踶跳咆嘷，不受羈絆，久之必自厭而收束矣，此時加以銜轡，其俯首樂從。且弟子將脱換時，其文必變而不佳，此時必不可督責之，但涵養誘掖，待其自化，則文境必大進。譬如蠶然，其初一卵而已，漸而有首有身，蠕蠕然動，此時勝於卵也。至於作繭而蛹，又復塊然，此時不如蠶也，徐俟其化而爲蛾，則成矣。作文而不脱換，終是無用才也，屢次脱換，必能成家者也。若遇鈍師，當其脱換而天閼之，則戚矣。諸城王木舟先生，名中孚，乾隆庚辰會元。

十四歲入學，文千餘字；十八歲鄉魁第四，文七百字；四十歲元，文不足六百字矣。此放極必收之驗也。

識字必裁方寸紙，依正體書之，背面寫篆獨體字，非篆不可識，合體則可略，既背一授，即識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讀三授，又總識之。三日温書，亦仿此法，勿憚煩。積至五十字作一包，頭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無不識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無不解者矣。而後令其自解，每日一包，此無上下文，必須逐字解則茁實。異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汁漿，不至滑過。既能解，則爲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引伸，或假借，使之分别劃然，即使之展轉流通也。

教弟子如植木，但培養澆灌之，令其參天蔽日，其大本可爲棟梁，即其小枝亦可爲小器具。今之教者，欲其爲几也，即曲折其木以爲几，不知器是做成的，不是生成底，迫其生機不遂，而夭閼，以至枯槁，乃猶執夏楚而命之曰，是棄材也，非教之罪也。嗚乎，其果無罪耶？

佳子弟多有説不出口底苦，爲父兄者亦曾念及乎？督責以時文排律，白摺紅行，捷南宫，入翰苑，父兄泰然以爲善教矣。敷奏一事，則時文之法不能達其所見也，自恨讀史之不早也。公燕分體賦詩，則排律囁嚅之詞，不足道其情也，自恨《文選》之未見也。且有不知自恨者，徼幸主持文衡，不知《四書》有汪氏《大全》、陸氏《大全》、王氏《匯參》也，而調取至愚極陋之體註，遇典故則使房官檢查，不知典籍浩如烟海，絶無主名，何處檢也？又不知《詩經》文或作賦，或作四六，皆才人之筆，而以爲文體不正，遇有知者，一屋爲笑矣。不知早教以讀書，則古文正有益於時文，至於出醜敗壞，屈抑多士，豈非父兄之教不先乎？

截得斷，才合得攏。教子者，總要作今年讀書，明年廢學之見，則步步著實矣。識字時，專心致志於識字，不要打算讀經；讀經時，專心致志於讀經，不要打算作文。然所識之字，經不過積字成句，積句成章也；所讀之經，用其義於文，爲有本之文，用其詞於文，亦炳蔚之文也。如其牽腸挂肚，瞻前顧後，欲其雙美，反致兩傷矣。

《蒿菴閒話》曰：「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録之。録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間，每日必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掩卷閒步，即就壁間觀所黏録，日三五次以爲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收笥中，俟再讀有所録，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内，約得三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爲泛覽者，略得影響而止，稍經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而實得也。」

又曰：「邢懋循嘗言，其師教之讀書，用連號法，初日誦一紙，次日又誦一紙，竝初日所誦，誦之三日，又竝初日、次日所誦誦之。如是漸增引至十一日，乃除去初日所誦。每日皆連誦十號，誦至一週，遂成十週，人即中下，亦無不爛熟矣。又擬題目若干道，書簽上，貯之筒，每日食後拈十簽，講説思維，令有條貫。逮作文時，遂可不勞餘力。」

沂州張先生筠之父執李荆原，名映軫。先生師也，嘗言從學時，每日早飯後，輒曰各自理會去，弟子皆出，各就隴畔畦間，比反，各道其所理者何經何文，有何疑義，張先生即解説之。吾安邱劉川南先生，名其旋。十餘歲時，師爲之講書數行，輒請曰，如此，則舉某章反背，師令退思之而復講。如是者每日必有之，半年後，師遂不窮於答問，是謂教學相長。然此等高足，那可多得，故爲弟子講授，必時時詰問之，令其善疑；誘以審問，則其作文時，必能標新領異，剥去膚詞。

泰安趙仁甫相國，名國麟。作一講時文書，忘其名，亦未見其書。凡十二卷，泰安刻九卷，濟寧知州徐樹人名宗幹。補刻三卷。聞泰安人初宗法之，以致數十年無捷南宫者，遂棄之。我以意揣之，必因仁甫先生於每種題，皆録成弘、正、嘉文以爲式，從而學成，弘，以致不中也，可謂癡絶。規矩者，巧之所從出也，得規矩而失其巧，於義何居焉？試問仁甫領鄉薦捷南宫之文，豈皆成、弘體乎？然必選成、弘者，其文無支蔓，規矩易見，故以爲式，欲其窮思畢精，馳騁於規矩之中，非欲其憔悴枯槁、窘束於規矩之中也。時文行已五百年，窮極才思，尚怵他人之我先，而乃襲先正之貌，落孫山之外，反咎仁甫之作法於涼，豈不謬乎？今日者，如得其書甚善，不然者，亦必臚列數十種題目，上書其名，下書其題以實之。如順綱題：《吾日三省章》，倒綱題：《賢賢易色章》，横擔題：《雍也可使南面章》，過脈題：《上老老三句》。使弟子知題有種族，即各有作法，不致臨時惶惑。安邱有名解元某，其入學覆題「視思明」九句，遂作九股，幾被斥革，再覆試一次而後已，豈非師之過乎？夫門扇題，題之最易知者也，然兩扇作兩股，三扇之第三股，已有前半股對上二股，後半股即不必對者，況四扇仍有板作四股者，五扇以下必不行矣，此之不教，何以爲師？

考試不必早，凡功名無論大小，得之必學業長進。若已有二等本領，而後入學，一經長進，則可中矣。若絶無根柢，幸而入學，即長進，亦三等也。三等既

久，便甘心以闒冗自居，豈不誤一生乎？

學字亦不可早，小兒手小骨弱，難教以撥鐙法，八九歲不晚。學則學《元祕塔》、《臧公碑》之類，不可學小字，大有三分好，縮小便五分好也。不可學趙，他字有媚骨，所以受元聘。猶之近人作七言轉韻古詩，對待工整，平仄諧和，不以爲病。一韻到底者乃忌之，所籍口者王右丞也，然此人亦有媚骨，進身則以鬱輪袍，國破即降安禄山。雖唐人不講節義，然李、杜、高、韋，何家不可學，而必學降人乎？我所最愛者，《銕像頌》，蘇靈芝字品不高，其結體似即松雪所從出，惟少媚骨耳。故其換筆處易於尋求，即如「無」字，他底三横四直，其換筆之痕跡俱在，於我有益，故喜之也。最不喜者，虞永興《夫子廟堂碑》，尚出顔、柳諸賢之上，其換筆皆在空際，落紙則只是平鋪，我若學之必板板作算盤珠矣。近人學之成家者惟見李春湖先生名宗瀚。耳。壽陵餘子，不可學步邯鄲也。初學文者，大題當讀小名家，亦是此意，小題則必讀大家，省了諸般醜態，又不可用此法也。

又有救急良方，吾鄉有秀才，家貧，須躬親田事，暇即好樗蒲，然其作文則似手不釋卷者，或問其故，則曰：「我有二十篇熟文，每日必從心裏過一兩遍。」不可出聲，若只是從唇口邊過，則不濟事。

入學後，每科必買直省鄉墨，篇篇皆使學子圈之抹之，乃是切實工夫。工夫有進步，不妨圈其所抹，抹其所圈，不是圈他抹他，乃是圈我抹我也。即讀經書，一有所見，即寫之書眉，以便他日塗改。若所讀書都是乾乾淨淨，絶無一字，可知是不用心也。

桐城人傳其先輩語曰：「學生二十歲不狂，没出息；三十歲猶狂，没出息。」孔子善誘，孟子曰教亦多術，故遇笨拙執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誘之，既得其機之所在，即從此鼓舞之，蔑不歡欣而惟命是從矣。若日以夏楚爲事，則其弟固苦，其師庸樂乎？故觀其弟子歡欣鼓舞，侈談學問者，即知是良師也；若疾首顰頞，奄奄如死人者，則笨牛也，其師將無同。

人之才不一，有小才而鋒穎者，可以取快一時，終無大成就；有大才而汗漫者，須二十年功，學問既博，收攏起來，方能成就，此時則非常人所及矣，須耐煩。

功名、學問、德行，本三事也，今人以功名爲學問，幾幾竝以爲德行。教子者當别出手眼，應對進退，事事教之，孝弟忠信，時時教之，講書時，常爲之提唱正史中此等事，使之印證，且兼資博洽矣。學問既深，坐待功名，進固可戰，退有可守。不可癡想功名，時文排律之外，一切不學，設命中無功名，則所學者無可以自娱，無可以教子，不能使鄉里稱善人，士友稱博學，當此時而回想數十年之功，何學不就，何德不成，今雖悔恨而無及矣，不已晚乎。

律賦以徐庾爲正宗，《醴陵集》不知有注本否，《子山集》注本二，其一佳，我忘其名，檢《四庫全書簡明目録》即知之。章豈績　名藻功，康熙中翰林，著《思綺堂文集》。論四六文曰：「惟唐工麗，得無尚少機神，若宋流通，或且疑於淺率。」又曰：「吴園次班香宋豔，接但短兵；吴所著《林蕙堂集》，我甚愛之，與時下風氣亦合。陳其年陸海潘江，穿如未弩。」陳檢討《四六文集》有注本，所用典故，重複拉雜，我亦不喜。是章氏於當時名家，皆不許可，然《思綺堂集》亦近日翰林諸老所謂不在行者，以其似有韻之文也。近刻八家四六文集，似吴穀人、袁子才兩家爲最，而吴尤當行出色，賦固以細膩見長也。朱虹舫先生名方增。大考第一，《八月其穫賦》足與《律賦偶箋》中《儲麟趾》、《九日登高賦》媲美，老筆也。大約細膩波峭，是今日當行，不宜作長篇也，不要長槍大劍。六朝體，小場不廢，翰苑不宜。

李善蘭《代數學》卷首《代數學自序》　中法之四元，即西法之代數也。諸元諸乘方諸互乘積，四元别以位次，代數别以記號，法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徑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秘。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其理之大要，凡綫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即微分也，其全積即積分也。故積分逐層分之爲無數微分，合無數微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恒設縱、横二綫，以天代横綫，以地代縱綫，以徂代横綫之微分，以徂代縱綫之微分。凡代數式，皆以法求其微系數系，於徂或徂之左爲一切綫面體之微分，故一切綫面體之微分，與縱横綫之微分，皆有比例，而叠求微系數，可得綫面體之級數曲綫之諸異點，是謂微分術。既有綫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一公式，而每題又各有一本式，公式中恒兼有天地，或兼有徂徂，但求得本式中天與徂之同數，或地與徂之同數以代之，乃求其積分，即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綫，曲綫所函面曲面，曲面所函體，昔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綫求弧矢，弧矢求八綫，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爲至難者，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蔑以加矣。羅君密士，合衆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較若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聞而善之，亟購求其書，請余其事，譯行中國，

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書先代數，次微分，次積分，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既竣，即名之曰《代微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

咸豐九年龍在己未孟夏八日，海寧李善蘭自序。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識數之法》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則物之有數乃人之强立名目以記物之多寡者也，故亦謂之數目。

數目之名，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是也。然數可多至無窮，若每數必立一名則不勝其繁，且終不能盡紀其數，故又立一簡便之法，名其自一至九爲單位之數，滿十則爲進一位之數，仍以自一至九之各字記之，而名之爲當十之位。滿百則又進一位，亦仍以自一至九之各字記之，名之爲當百之位。由此而百進爲千，千進爲萬，而十萬，而百萬，而千萬，其位均以下一位之數滿十而進爲一，則任數之如何多，皆可以此法記之。

所以必以十進位者，因人手有十指便於屈指計之也。凡常用之數，大抵以十進位者爲多。惟天文家度分秒之數則以六十進位。

各位之數，既俱可用自一至九之各數記之，則其空位當以零字記之，或作一圈以代零字亦可。

凡學算法必先從識數起，故識數爲算學中第一步工夫，不識數之人不可以學算也。惟數目之字並無意義可尋，其初必從强記而得。所以人自孩提之時，父母即教其識數。聰明之人有數歲即能識數者，愚蠢之人有數十歲仍不識數者。識數之法，先將自一至十之十箇字讀至極熟，能一氣貫注而不凌亂錯雜，便能將十箇物任取幾箇數之知其爲何數。再從一十一讀至一百，則能數一百箇錢，又知十百爲千，十千爲萬等意，則其人便可爲識數之人。

識數之工夫由於習練而成，非但口中要熟，亦須眼中看慣方能敏捷。如將棊子五枚置於桌上，則兒童不能隨口即言其數，必用手一一數過而後知之，此因眼光未習練之故也。及已看慣，則物之不滿十箇者平常之人皆能一望而知之。惟因眼中亦能識數，故數物可不必一箇一數而可任幾箇數之。然亦各有數法，譬如數錢數棊則以五箇一數，而口中呼一五、一十、十五爲最便。譬如數雞卵則手中不能持五箇，雞卵祇能兩箇一數，而口中呼一雙、兩雙，至末則云幾雙，或幾雙多一箇，此固尋常習用之法，而其中已暗以加法、乘法爲妙用焉。維不經道破則人亦不覺耳。

大抵物之能隨手運動者數之易，其不能隨手運動者數之稍難，因不能將已數過者另置一邊也。譬如入山林而數叢樹，往往數之數次不得分明，因其已數過者與未數過者易致看錯，非有遺漏則有重覆，故不能得其真實之數，然此亦有法焉。可將他物於每數過之樹次第作誌，則無誌者爲未數過之樹，易於遍數而遍誌之，以得其的確之數。其作誌之意，猶之另置一邊也。

作誌之法，惟手所能及之物，或手雖不能及而可用長竿及之者。則可若其物非手與竿之所能及，則此法不能用。譬如：欲數清天空之星，則其事甚難，因不能於星上作誌也。

人雖不能於星上作誌，然可於紙上作點以肖其星。故可觀列宿之形而一一繪之於紙以成星圖，則數圖上之星與數天上之星無以異也。所以星亦有數，此皆識數以後之巧思也。算法亦爲各種巧思，故遇一難算之題則必有一法以解之，及解去此難，又有一難於此者在前，必又有一法以解之。如此由淺入深，步步各有難處，而步步各有巧法，故無論題之如何深奥，皆可於紙上寫之，算之，以與人共明之。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總論算法之理》 人之心中若果懵懵然茫無知覺，則亦不必談及算學，若其稍有知覺而能思維計較者，即已有算學之理與有生以俱來。試觀孩兒嬉戲，見果必爭取其大者，因其胸中已有一多寡之見存焉也。由是知算學之理爲人心所自有，並非自外而入。故取算書中不甚繁重之題以語不習算法之人，彼亦能積思而得。其所求之數，惟遲速難易則與能算者大異焉。此因算之未得其法，則各數悉從心計而出，故必甚難。苟知算法，則無論設數如何，皆可以法馭之，而心中可不必思索，所以能事逸而功倍也。夫一切算法，其初皆從算理而出，惟既得其法，則其理即寓於法之中，可以從法以得理，亦可舍理以用法，苟其法不誤，則其理亦必不誤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論加減乘除開方之用》 算學中各種題，若非用加減乘除開方等法以馭之，則不能得其所求之數，可見此五者實爲算學中各種利器，藉以攻堅入深者也。有此五者，則於尋常淺近之算學中，已無不能推算之題。

然學算之人，每不以加減乘除開方爲難，而以用此五者爲難。因題中所言之各數，但有其彼此相關之理，而未明言其何數爲實，何數爲法，何數當加減，何數當乘除開方也。況題之形狀萬變，不窮知其一未必知其二，通於此未必通於

彼，則加減乘除開方雖已習之極熟，而不得其用之之道，亦幾與不習者無異焉。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惟有將從古迄今所有之各種算學題目由淺及深，分門別類，一一立術演草，或加以圖説以明其何以當加減，何以當乘除，何以當開方，則題意明而馭題之法亦明，可不致遇題束手矣。

吾且掩卷思之，古今來所有之算學書流傳於世者奚止數百種，吾所曾經寓目者亦有數十種。此數十種書，何種非將算學之題由淺入深，分門別類，按題立術演草，附圖以明其加減乘除開方之故者，與其抄撮前人之書以侈吾之卷帙，曷若請學算之人，自觀各種算書以明其加減乘除開方之用也哉。

果如此説，則筆談之作即可從此而止矣。然而仍不能已者，何也？余於算學中寢饋者已數十年，此中之甘苦知之最悉，故欲將已歷過之境界，已見到之地步爲學者縷述之，以助其觀書之功而省其枉費之力，俾不致如余之盡從暗中摸索得來，則吾願慰矣。

吾於算學，生平未嘗受業於人，即與能算者相友善，亦未嘗數數問難也。惟樂觀各種算學之書，自十五六歲時，偶於故書中檢得坊本算法，心竊喜之，日夕展玩，不數月而盡通其義。吾父見其癖嗜此學，必是性之所近也。遂爲之購求算學之書，爰得《周髀》、《九章》、孫子五曹張邱建夏侯陽輯古海島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俾縱觀之，除《益古》、《海鏡》二書以外，其爲常法所能通者，以加減乘除開方之法馭之，無不迎刃而解。惟於天元之術則格格不相入者，幾及一年始得渙然冰釋。後又得秦氏《數書九章》、梅氏《歷算全書》、羅氏《觀我生室》、季氏《遺書》、董方立《遺書》、衡齋《算學》、焦理堂《學算記》、駱春池《游藝録》，始知算學有古今中西之異同，而《幾何原本》當時尚未譯全，其前六卷世無單行之本，惟《數理精蘊》中有之，及購得《數理精蘊》，遂能通幾何之學，而吾年亦已二十矣。是時海内算學名家，如項氏梅侶、徐氏君青、戴氏嶼士、李氏秋紉，其所著各書尚未出，因訪秋紉於墨海書館，見其方與西士偉烈亞力對譯《代數學》及《代微積拾級》，尚未告竣。秋紉謂余曰，此爲算學中上乘功夫，此書一出非特中法幾可盡廢，即西法之古者亦無所用之矣。余於是知天元之外更有代數、微分、積分之術，爰從其譯稿中録得數條視之，迄不得其用意之處。又閲數年，其譯本先後刊竣，惠我一編，披閲數頁外，已不知其所語云何也。蓋其格格不相入者，猶之初讀《海鏡》時也。詰諸李君，則云此中微妙非可以言語形容，其法盡在書中，吾無所隱也，多觀之則自解耳，是豈旦夕之工所能通曉者哉。余信其言，反覆展玩不輟，乃得稍有頭緒。譬如傍晚之星，初見一點，旋見數點，又見數十點、數百點，以致燦然布滿天空，是余之於代數其明也以漸，非如天元之術不悟則已，一悟則豁然開朗也。然後知代數之術其層累曲折多於天元，故其致用之處亦比天元更廣。從此以後，無時不究心於代數，每覺李氏所譯之二種殊非易於入手之書，故余又與西士傅蘭雅譯出《代數術》、《微積溯源》、《三角數理》、《代數難題解法》流播於世，於是今之言算者皆知西法之代數，即是中法之四元，而其淺深難易則不可同日而語矣。

或有問者曰，如子之説則必先羅致多書而後可以學算乎？抑不必羅致多書而亦可學算乎？

答之曰，學算不必多書也。惟擇其要者觀之而已，其最易入手者爲程氏《算法統宗》、屈氏《九數通考》。此二書於加減乘除開方之用言之極詳，故於初學最相宜。且從此又可學得開帶縱平方及正立方之法，亦可稍知西法中各種名目。《九章算術》爲中法最古之書，其文義與古書相往來，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也。能讀《九章》，則一切古算書無不能讀矣。是書鐘祥李雲門演有《細草圖説》極爲詳細，外間有刻本矣。

《幾何原本》爲西法中最古之書，不言法而言理，不言數而言象。蓋徹乎立法之源，凡九章所不及者無不賅也。不讀《幾何》，則不能明點線面體之理，而於加減乘除開方之用終不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是書第十卷之理甚深，非初學所能通曉，但觀其前六卷可也。

幾何之界説及各題，字字齊着力，其釋題之語，無一字不周到，無一句無來歷，學者讀慣此書，其心思自能縝密，則看各種算學之題，如禹鼎燭奸可以無遁形矣。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論看題之法》 初學之人於題中之各句，句中之各字往往模糊看過，不能字字盡見，雖將其題看之多次，算之數遍，仍有一兩個最要緊之字未曾看清，非真禾見此數字也，見之而不知其用意之所在，則此數個最要緊之字依然漠不關心，亦猶之乎不見而已。

題中之字句有極其着力者，有不甚着力者，又有可有可無者。惟其可有可無及不甚着力之字往往皆顯露於面前，一望即見。而其極着力之字則藏伏隱匿於各字之間，而使人不易見，是在乎看題之眼光能識別之，其辭氣輕重之間最有關係，故於虚字尤不可忽略看過也。

凡看算學之題，務將其每句每字俱看完全，不可有一字遺漏，亦不可有一字不從心上經過，則可知題之所語云何，其注意之處何在，即能知其某句某字着力不着力，於是題中所暗藏之意思可以盡顯，而各數相關之故亦確鑿可指，而不至有游移兩可之見。夫而後題中之各數能爲我所用，而我之加減乘除開方等法亦肯爲題中各數所用，而不至於捍格不相入矣。

算學中各種題，譬如用線綰成各種花樣之結，加減乘除開方等法猶之各種器具，可用以解結者也。惟欲用各器以解其結，必先看清結之絲縷方能有下手之處，看題之法亦如是而已。

既能看清題中之絲縷，則可將題中不要緊之閒字閒句逐漸删汰之，而變爲另自一種説法。惟其各數相關之理，則不可與原題稍有背謬。

假如有題云，某日買筆二枝，用錢十四文，某日買墨一錠，用錢十文，某日買紙十張，用錢二十文，問共用錢若干？則題所問者爲共用之錢，而不計其用去之日。故其筆、墨、紙三物雖非一日所買，而其共用去之錢，則與一日用去者無異也。所以題中之三箇某日二字俱與算法不相關，可以删去之。又因題之所問者爲共用之錢，非問筆之每枝，墨之每錠，紙之每張其價若干也。所以可改其題云，筆十四文，墨十文，紙二十文，共錢若干？

然其所買之物實與所用之錢亦無相關，因買筆、買墨、買紙之錢，可作買茶、買酒、買漿之錢，算之其共用之錢無異也。即作一次買物，二次買物，三次買物算之，其共用之錢亦無異也。所以又可改其題云，先用十四文，後用十文，又用二十文，問其用錢若干？則夫人而知，當以此三數相加而得其共用之錢四十四文矣。

惟有一種題，其字句一氣呵成不能稍爲删節，則只可看明題意，而將題中各數別作一簡易之説法。假如《九章》之題云，五雀六燕集稱之衡，雀俱重，燕俱輕，一雀一燕交而處衡適平，并雀燕重一斤，問雀燕一枚各重幾何？

則此題之意言五雀重於六燕也，其五雀六燕之共重爲十六兩也，又言一雀五燕與四雀五燕其重相等也，惟因一雀五燕與四雀一燕相并即爲五雀六燕，所以可將十六兩分爲兩箇八兩，一爲一雀五燕之重，一爲四雀一燕之重，則可改其題之説法云，一雀五燕共重八兩，四雀一燕亦共重八兩，問雀燕一枚各重幾何？

凡看數題而覺此題與彼題相似者，必將其兩題看至極其透徹，究竟其中或有略異之處否，蓋題有面目雖異而算法則同者，亦有面目相似而算法不同者。

假如有兩題，其一云，原有錢一千文，已用去四百文，今剩錢若干？其二云，原有錢一千文，今剩去四百文，已用去若干？則此兩題之説法雖異而算法則同，因用去之錢與今剩之數，於原有之中減了今剩，即是用去之數也。

假如九章之題云，今有兔先走一百步，犬追之二百五十步不及三十步而止，問犬不止復行幾何步及之？

又如代數術中之題云，有野兔爲獵犬所追，兔在犬前五十步，犬每行三步，兔能行四步，而兔之三步等於犬之兩步，問犬追若干步可得兔？

觀此知中西皆有犬追兔之題，其説法及算法略有不同，而所求之數則俱爲犬之步數也。其第一題不及三十步而止之句，其三十是兔之步數，若認作犬之步數，則誤矣。

算學之題，大抵有比例者居多，惟其相比之理每暗藏於所言各事之事，其相比之數又顛倒錯亂和較雜糅於各數之内，觀者最易爲其混淆。

即以四率比例之題而論，其一率二率三率有順列於各句之内者，亦有不依次序者，試列六題如左：

其一題云，原有錢二十千文買得米十石，今有錢五十千文，問可買若干石？

其二題云，先將米十石售，得錢二十千文，今又欲得錢五十千文，問須售去米若干石？

其三題云，今有錢五十千文欲以買米，先用錢二十千文買得米十石，問其錢可共買米若干石？

其四題云，今有錢五十千文欲以買米，已知每米十石其價爲二十千文，問可買米若干石？

其五題云，甲有錢二十千文，乙有錢五十千文，均欲買米，甲將其錢買得米十石，問乙錢可買米若干石？

其六題云，甲有米十石，乙有錢五十千文，甲以其米售得錢二十千文，問乙錢可買米若干石？

則以上六題，其比例之率均爲二十與十之比，若五十與二十五之比。

總言之，算學中所有之各題，其乎正通達簡明直捷者固多，而其暗藏機械有意難人者亦復不少。看題之人，如聽斷疑獄，如搜捕伏匿，雖具明察之才，精細之心，苟非老成諳練洞悉此中故智者，不能盡知其情僞也。

更有一種難題，其設題之時已將題中要緊之義藏匿於人所不易留心之處，

而將題中不應有之算理顯豁呈露，以使人易於誤認。若不遲回審顧而後下手，鮮有不受其愚弄者。

假如有題云，今有布一匹共長二十尺，每日剪取一尺用之，問幾日剪畢？則驟觀此題，必答曰二十日。殊不知其數已誤矣，因題之所問者是幾日剪畢，非問幾日用畢也。若問幾日用畢，則每日用一尺，其二十之布當爲二十日用畢。今問幾日剪畢，則每日剪去一塊其長一尺，至第十九日已剪去十九塊，計共已剪去十九尺，其所剩之一塊適得一尺，可爲第二十日之用，而第二十日取此一塊布時，不必再動剪刀則是十九日剪畢也。

由此可見，前題中末句之剪字，乃是最着力之字，斷乎不可輕忽者也。看題之時，若讀至末句不能將此剪字看出，而以爲與幾日用畢，幾日可畢，幾日而畢，幾日乃畢，無異則安得不誤算耶！

其所以易誤之故，因題中所言之各數俱爲整齊易算之數，其二十尺爲一尺之二十倍，而一日剪一尺，又明明有一比例之理置於面前，則觀者不及轉念，已不覺脫口而出曰二十日，是駟不及舌矣。

假如有題云，今有竿高十尺，有蟲從平地起緣竿而行，每日能上二尺而夜間必縮下一尺，問此蟲幾日能到竿頂？

見此題而不細思其故，必以爲每日上二尺而下一尺則是只上一尺也，一日上一尺則十日必上十尺而到竿頂矣。所以必答曰十日。

殊不知行至第八日，其蟲之足迹已至九尺之處，及縮下而在高第八尺處過夜，至第九日窮日之力再上行二尺已到竿頂矣。題所問者是能到竿頂之日，其已到而再縮下則不計矣。

前題所以易誤之故，由於始念之差。蓋但知其每日只上一尺，而忘其第一日上行之數已到二尺之處，若以第一日爲能到二尺，而每日能上一尺，固是九日到頂也。

大抵看題之法，不過是心思細密又能習練眼光，令人不能乘我之懈耳。非必每題每術一一能强記之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論馭題之法》 學者既能看明題理即能用加減乘除開方等法以馭其題，惟題之形狀萬變不窮則馭題之法亦當隨機應變，不能執一以論也。

尋常之算學書，其每題之下必有答數，又必有專算此題之術，或更有細草圖說附焉，則依其術以演其數，固是易易。惟每題各有一術，苦於不能記憶，學算之人若非胸有成竹，則一掩卷即不能算矣。於是有將各術分明別類編成歌訣以便於記誦者，殊不知所記者，乃是呆法耳。題目一變，即無所用之矣。

既明算理之人於書中所有之各題可不必觀其術，曰如何自能立術以馭其題，其所立之術或與本書之術脗合，或出於本書之外而能殊途同歸。惟但明幾何而未習天元之人，其所立之術必枝枝節節，而爲之不能有一以貫之之理，故其用心也苦，而用力也勞。

不論其題之如何變化而概用一法馭之者，惟天元之術能之。然天元仍籍幾何爲用，故雖有天元，而幾何之理要不可以盡廢也。

算學中有數種常用之法，其理皆從幾何而出，其法必由於學之而後能。苟無其法，則加減乘除開方無所施其技，而天元亦不能用矣。茲設數題以明其各法之用。

一題：有大小兩數之和及大小兩數之較，求其大小兩數。

法以和較相加，半之得大數，以和較相減，半之得小數。

二題：有四率比例之一二三率，求其第四率。

法以二三兩率相乘，一率除之，得第四率。

三題：有正方形或方形之縱橫兩邊，求其方形之面積。

法以縱橫兩邊相乘，得方形面積。

四題：有句股形，求其面積。

法以句與股相乘，半之得句股形面積。

五題：有平三角形，求其面積。

法以底邊與中垂線相乘，半之得三角形面積。

六題：有平圓之周徑，求其面積。

法以周徑相乘四，除之得平圓面積。

七題：句股弦面冪相等之理。

凡句之平方與股之平方相并，必等於弦之平方。

八題：求正立方形及帶縱立方形之體積。

法以長與濶相乘，又以高乘之，即得立方形體積。

九題：求塹堵陽馬鼈臑之積。

塹堵之積居立方二分之一，陽馬之積居立分三分之一，鼈臑之積居立方

六分之一。

十題：求高臺之積。

法以上長倍之加下長，以上廣乘之又倍下長加上長，以下廣乘之兩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以六除之，得其臺積。

以上十題僅擇算書中最要者略舉數端耳，讀者觸類旁通可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九六華蘅芳《論學算之法》 算學中門徑甚多，歧途百出，非備嘗此中之艱苦者不能洞悉其曲折，所以學算亦不可無法也。

學算之人其志向各有不同，故其所學之事遂亦從此分焉，綜而計之大約可分爲兩類：一爲闡明數理以成著作；一爲推演各數施之實用。

算學中可施之實用者皆無難爲之事，如推田畝之積，步倉廩之積，斛商功之積，尺測量高深廣遠，推步日月五星皆已有成法在前，依其法而演之，祇須知加減乘除及比例之法已綽乎有餘，其須用開方者固不多見也。

即進而論造表之法，如八線與弧背互相求真數與對數互相求，或從縱橫兩線求各曲線之長及其所函之面積皮積體積。若既有其本題之級數式，依其式而演之亦不過用加減乘除開方而已，並無難爲之事也。

所以學算者之志向，若只求見用於當世爲衣食名利之計，則祇須熟習整數分數小數之三種加減乘除開方，再從各書中摘録測量推步各種成法藏之篋中，便已無所不能算矣。天元代數之術，皆可不必究心也。

若非急於求用而務欲闡明數理，則其所學之事非株守成法者所可比。蓋因數學中深奥之理無窮，則其明理之法亦非一端所能盡，故必兼綜各法，乃於理無障碍之處也。

一切算法皆從條段之理而生，故算學中淺近之理皆可以幾何之法明之。惟篤信幾何之人，每自恃其點線面體之學而不信天元，且不肯再習天元，此乃爲幾何所囿而不得自脱者也。

用幾何之法以明算理，每題必作一圖，每圖必係以説，有圖無説，有説無圖，皆不足以發明題義。然至立方以上，其條段之理已不能繪圖，則幾何之術窮矣。天元之術不必處處言條段，而一切條段之理無不包括於其中，此益古演段之所由名也。蓋至如積相消而條段之理終不肯紊亂，所以無論若干乘方，亦無論如何帶縱，不必分别其形象而概以一例推之。

惟演元之書，其所設之各題大抵務爲深奥而不適於用習。天元者不能不習，其題則從此又生魔障矣。此非爲天元所誤，乃爲天元書中之題所誤也。

即如句股弦，可以彼此相求又能以和較之，互相求又能以和較之，和較互相求亦可謂極其變化之妙矣。猶不肯已則以同式之各句股又成和較，而一一識别其彼此相關之理，標名立目條分縷析以解之，創之者自詡神奇，傳之者共推絶學，師以此授其弟，官以此課其士，萃古今能算之才使之困頓老死於句股之中，而不自知悔悟者李欒城之力也。幾何之學，從條段以明題理，故條段明而題理亦明。天元之學，從題理以明條段，故題理明而條段亦明。惟幾何之條段必籍夫圖，天元之條段則無籍乎圖也。所以天元所明之理能比幾何更深。

然天元但能將未知之數明其條段，而其已知之數則渾和於太極之中，不能一望而知其條段如何。惟代數之術則無論已知之數未知之數，其條段之理莫不一二分明，故代數所明之理又能廣於天元。

學者既明代數之術，則於數理之奥頤者固無不能明矣。然猶有言之或甚繁求之，或甚難而不得簡易之法以賅之者，何哉？因代數但能推一切常數而不能推其變數也。惟微分積分之術則能推一切變數，故有微分積分之術而代數之用愈廣矣。

或有問者曰，如子之説，天元勝於幾何，代數勝於天元，微分積分又勝於代數，則學者何不徑習微積，而必從幾何元代以及微積耶！

答之曰，不習幾何則於如積之理不能盡明，故不可徑習天元。不習天元則於正負開方之理不能盡明，雖從代數得其相等之式，亦不易求其同數。微分積分其算式仍籍代數爲用，不習代數烏能經習微積，所以幾何元代微積其學必循序而及，不可躐等而進也。

或又問曰，微積之必由代數而出，固無疑矣。若謂習代數者必先知天元，習天元者必先明幾何，此乃欺人之論也。夫天元，中法也。幾何代數，皆西法也。中西各創其法，曾未彼此相謀，則創天元者固不知有幾何也。創代數者亦不知有天元也。不知者尚且能創，而謂反不能學者天下有是理乎？！

答之曰，余之所謂循序而及者，言如此學之則易於入耳，非謂舍此即不能學也。創天元者固未見幾何之書，而天元之理則無非幾何之理也。創代數者雖未見天元之書，而代數之理則猶之天元之理也。然則幾何元代其明理之法雖異而其所明之理則同。惟幾何爲初學所最易明，故必從幾何入手。天元之書難於幾何而易於代數，以其有數可核也。代數之法繁於天元，而其用則廣於天元，故既

明天元方可學代數。

又有問者曰，演數與明理既分爲兩途，則演數者固不必明理矣。惟不知明理者亦能演數否，且不知明理者所演之數有異於不明理者所演之數否。

答之曰，明理之人惟不喜演數耳，非不能演數也。使强明理之人爲演數之事，其演得之數亦無異於演數者所演之數也。惟專門演數之人因已演之甚熟，故速而且準，爲明理者所不能及耳。

或又問曰，算法之事所用者數也，明其理而不善演其數，則是能說而不能行矣。又曷取乎明理爲哉？

答之曰，演數者祇能用法，而明理者則能創法。凡演數者所用之法，皆明理者之所創也。算法古疏今密，古拙今巧，苟非明其理而精益求精安能至此乎？明理之人，譬如創業演數之人，譬如守成其勞逸難易有不可同日而語者。

明理之人，非但能創前所未有之法，又能以因爲創而將從前已有之法改之，使更便於用。故有至難之法一變而爲至易者，亦有至繁之法一變而爲至簡者。即如圓徑求周，古時用割圓之法開方數十次僅能得數位密率，今用屢乘屢除可任求若干位密率而不必開方。又如求八線之法，古時用六宗三要二簡法而不能任求某角之線，今則弧背與八線能彼此相求。又如真數求對數，古時用中比例之法以代開數十百次之方，今用級數可以任求而不必用中比例。其簡易不知幾何倍矣。

或又問曰，明理始能創法是創法之人無有不明其理者也。吾見近時算學之書，每有但言其所立之各術，而於立術之理則不贅一辭。豈其理祇能自明而不能與人共明歟？抑秘其立術之理而惟恐人之得明歟？

答之曰，子所言之書其創法之時，蓋用天元之術以演各尖堆之垛積枝枝節節而爲之，此中曲折之故祇爲創法者所自明，若欲與人共明其理，則取徑紆迴布算繁重，演之非易，言之甚難，不能如微分積分之直捷簡明也。卷帙既多則刊校均非易事，故先刊各術而其釋術之書將俟續出。後因已見微積之術，覺已法不足以傳示後世，遂焚棄其稿，未可知也。或身遭兵燹就義成仁，而遺稿飄零散失，亦未可知也。

或又問曰，有數種算學之書，其所立之術雖未嘗自匿其理，而觀其釋術之語終不能明白曉暢，其故何也？

答之曰，立術之理若非從大公至正之軌悟入，每覺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故自明其理則易欲使他人共明其理則難。蓋其人雖有鈎深致遠之心思，而筆墨所達未能曲盡其妙，則他人觀之仍不能明。此亦由於觀是書者功夫尚淺，未能領略其語耳。

或又問曰，今之算術密矣，巧矣，簡而易矣，蔑以加矣。吾恐從此以後即有鑽研數數之人，亦未必能再創新術矣。

答之曰，他事皆有止境，而算學無止境也。古人創術之時，何嘗不自以爲巧密逮有功密，於古術者則以古術爲疎拙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安知此後更無再巧再密之術，而視今之巧密者爲疎拙耶！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五《輶軒語二・語文第三》 舉其有關程試及時俗易犯者，免致良材困學，誤蹈覆車，徒遭擯棄而不知也。此篇說多平淺，所言皆切於川省者，先輩論時文之語極多，不贅言。案一本無小字。

一、時文

宜清，書理透露，明白曉暢。真，有意義，不勦襲。雅，有書卷，無鄙語，有先正氣息，無油腔濫調。正。不俶詭，不纖佻，無偏鋒，無奇格。四字人人皆知，然時俗多誤解，今特爲疏明之。案：以上三句，一本作「看似老生常談，實則文家極軌。」不惟制義，即詩古文辭，豈能有外於此？今人誤以庸腐空疎者當之，所謂謬以千里者也。俗論每云某文尚理法，某文尚才氣，某文尚書卷。夫無理、無法，尚何得爲才氣，若無才氣、無書卷，又豈能闡出道理哉！

宜多讀書。讀書多，則積理富，不看講章，自能解題，題理憭亮，文法自合。至於意義精深，詞華宏富，因源得流，不勉而能。

宜學先正。經、史爲文章根柢，名大家爲墨卷根柢。案：一本無此二句。《欽定四書文》即根柢也，學到固不易，稍得其骨力氣息，爲益即已無窮。即使初學不解，作秀才後必宜探討。他日通籍衡文，主講教士，遇有高文方能識別，免致屈高材，貽譏訕也。案：自《欽定四書文》以下二十七字，一本作「精粹正大無過《欽定四書文》時文家不讀此者，門外漢也。此爲時文根柢，萬不可視爲迂談。其名大家專稿，亦宜探討，涉獵世間時文」云云，無夾注小字。選本甚夥，要以老輩所選者勝。爲舉業計，名稿須讀發揚者，墨卷須讀清楚者，如吳、蘭陔。李、秬香。梁、省吾。許、玉叔。周筱村。諸家選本皆好，不能盡舉。以此例求之，淺薄小巧者不足學。名家專稿宜涉獵，隨其所喜看之，周選即制義靈樞，川省坊閒多有，甚好。案：一本小字作「時文亦忌險怪，然近人亦無能爲此體者，故不必申禁。」與此不同。先輩恒言：「時文家須胸中有熟文三千首，自然能

文。」亦猶揚子雲「讀千賦乃能工賦」之説也。今人縱不能如此，至少亦須涉獵千餘篇，爛熟數百首，若并此無之，難矣。舉業家每謂經、史、子集無關時文，方家文字不宜場屋，但讀浮濫時墨，展轉摹效，此時文體即已甚敝，愈趨愈下，將來必致一書不知文，亦不可爲文，人人皆没字碑矣，大爲學校之憂也。諸生此時爲學爲教，異日身執文柄，普望努力挽回，即是有功世教。

宜學好墨卷。墨卷者，有意、有詞、有氣、有勢、有聲、有色之謂也。俗濫房行，六者無一焉，有何可學乎？無論生、童，凡脈理未清者，斷不可遽學墨卷，一遭汩没，終身迷罔。

宜講用意、用筆。朔發名理，案：一本作「闡發義理」羽翼經傳，本也。作手始能之。機調諧熟，末也。俗工亦解之。通乎上下，意、筆爲先。若意、筆俱無，我與人共此濫調，泛語浩浩一萬四千卷，何以制勝哉？意者，不氾濫，不襞積之謂。筆者，不平塌，不駑鈍之謂。

時文出落處宜用意。其承注、點逗處，則爲文之眉目；其轉捩、提挈處，則爲文之筋節；其要在上下連貫與有勢不平而已。文之佳惡，看此處數語，即已瞭然。童卷於此太不講求，故爲標出。

舉業家平日宜讀小題文，作小題文。此先輩之言。欲藥膚濫，無過於此。蓋斂游思而入理法，埽浮詞而見意、筆，此良方也，施之今日尤要。

初學作時文，宜先作論。欲學作時文，先學作論，有兩書最可讀：一宋吕祖謙《左氏博議》，坊間稱《東萊博議》。文格不甚高古而詞意顯豁，段落反正分明，有波瀾，有斷制，學之可期理明詞達；唐以前名家集中，論説變動不居，無一定科白。宋人論則碻有規矩，亦如時文，南宋尤甚。但集中作篇幅多長，此《東萊》少作，故淺顯易尋。一明張溥《歷代史論》，自漢迄元，每一帝作一論，又取《通鑑紀事本末》，每一事作一論，大率每首三百餘字，簡練涵蓄，詞采斐然，而邊幅迮小，筆勢整齊。論中將本書、本事檃括約舉，隨讀隨解，便可知史事大段。此書本爲初學熟史而設。學僮於經畢讀古文時，他古文之外，將此二論讀熟，再以史事、子史語命題，使作論自然汩汩其來，下筆不能自休。一二年後，即兼取時文讀之，雖大家名稿，不至眩駭，至於淺薄塾課考卷，更將俯視之矣。又一年後，試爲四書文，竟作全篇，下筆必已可觀。半年入格，一年即工。豈不勝於鑽仰明文傳薪咀嚼小題拆字者哉？此似迂緩法，實簡捷法也，爲塾師者盍以此法試之。先學論而後爲時文，先學雜體詩而後作試律詩，其致一也。不惟此也，弱冠以前，未嘗學作古文，弄翰屬辭，止從兩句破題、三行起講搜索而起，異日成就後，即欲放筆爲直幹，束縛終難解脱。前明及近世古文名家費盡學力，似仍不脱時文氣格，少成習貫之言，賈生豈欺我哉？

忌墨守高頭講章。《四書》朱注最精，最顯。澄懷觀之，何語不憭？合講，體註之屬，腐陋可惡，令人汩没性靈。世斷無通經博覽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爲時文計，止有《四書滙參》蒐引頗多可看，然必埋頭鑽研，亦可不必。蓋不通羣經，決不能通《四書》，不特《滙參》，雖讀盡宋人語録，無益也。《四書釋地》、國朝閻若璩著。《鄉黨圖考》國朝江永著。二書宜看，近人《四書經注集證》亦好。《四書》一編爲羣經之綱維，萬理之淵海。今世學人其識解趣向，大率皆自講《四書》學時文時開之。先入爲主，則終身不能自拔，夫專抱講章作制義，不過終身無佳文，若誤認講章之理爲即《四書》之理，將使天下無人材矣。

忌濫調。習俗濫調令人憎惡，大爲全卷之累。兹舉童試最習見數條，懸爲厲禁。講首：一理之所□□也，一理之所□□也，一理之所□□也。誤矣又迂矣。講尾：□□，其□□乎？正不得謂云云。起講：賓、主兩扇。講下：不然，何則。夫人必明乎云云。理有淺，亦有深，其淺也敷哉，其深也。凡事論之以情，不如論之以理。後比：惜也，幸也。會心之下，别具深心。世味、道味、勢分、性分。五百年道統，十六字心傳。萬不至。情亦知。我儀圖之。三排、四排空話。此外類推，童場無論何題，多不入，口氣大非，即轉述他人語，亦不宜，通篇斷作有語氣者，更不可。

忌奇格偏鋒。如無故分兩大比、三大比，或前後四比之類，及不守正解。

忌以雙字輳合成篇。如操修詣力、黽皇圖維、斜虔刻厲、猷爲鼓舞之類，通篇並無真意，止以此等字面輳成，此近二十年來陋習。案：一本無此一節。

忌不可解。文以通體能用白話解釋者爲上。時墨之病，貌似圓滿鏗鏘，而模黏填塞，淩雜無序，縋複合掌，使之自講，必然箝口。此由無真理、真意之故，名稿、名墨必無之。

忌妄援一經作柱。時俗惡習，無論何題，動曰《詩》教、《易》教，號爲專經，實則支離滅裂，無理取鬧。不特有妨文體，實爲有害經學，所宜痛絶。

忌詩賦語後世語。時文自有體裁，史事可苞孕，不可明寫。使者所選《江漢炳靈集》，才氣雖富，理法尤密，且皆是相題行文，引用切當，不宜誤會，買櫝還珠，致傷文體。

舉業家忌揣摩風氣。揣摩風氣者，迎合人意、變道逢時之謂也。鄙夫行徑，君子不爲。爲人爲文，理豈有異？乃舉業家視爲固然，父師以此望其子弟，直如

陳咸之父教之以諂，可羞可怪。況試官多矣，科目新舊不同，嗜好亦異，即欲迎合，其又焉能？豈知主文選卷遇脫俗者則刮目欣賞，見陳陳者則頻蹙作惡乎？應試文字，但求不僻、不怪、不晦、不蹇足矣，華實兼備不患莫己知也。《戰國策》揣摩字義，出於《鬼谷子》，其書有《揣篇》、《摩篇》謂鉤距窺伺，如孟子所謂言餂者也。

一、試律詩

宜工、不率。切、不泛。莊、不佻。雅、不腐。詩之上乘，自以雄渾超妙爲善，然初學豈易語此？且場屋試律自有體裁，先求動中規矩，方可言神而明之。

宜讀古人詩。初學宜先讀唐宋古今體詩，且學作之，再爲試帖，事半功倍，但就尋常景物，令作五言短古、七言絶句，令其胸中稍有詩情，則不以試帖爲苦。此本務而實捷訣也。

杜詩云：「詞林有根柢。」時文、試律何獨不然？《唐試律》外，《庚辰集》必須先讀，以取氣韻。此皆博通名手所爲，故典核樸雅，時議其拙，非也。自不解其典實，不知其用字所出耳。知者但覺其妍雅。紀氏《唐人試律説》，近人視爲先進禮樂，然不可不一覽。

《七家詩》宜善學。川省此時盛行，無人不讀，無人不學。此詩才調誠佳，迥異庸俗。而其中每有老手頹唐之作，不善學之者不免遂有纖佻不莊、粗獷叫囂之弊，此病甚深，亟宜戒之。凡學古者取長棄短爲要。

宜看館閣詩。體格未必甚高，氣息卻甚平静，字句必求妥帖，此爲應試正宗。試律一體，其源出於唐人，試律創此體時，即是如此體裁也。

忌用語助、語詞。此病川省最甚，從古試律無此體式，雜體詩亦罕，間或有之，不可以訓。謂焉、哉、乎、也及而字、其字之類。而、其等字爲語詞。

忌輕佻不莊。迂腐固不佳，纖佻狎媟語尤忌，校文者見之最爲刺目。

忌用疊字。如重重點點，上句花月，下句月花之類。

忌不對。虚實輕重，字面門類，務宜銖兩各稱，此所謂律。不可略觀大意便謂支對停妥，纖巧假借則亦不可。

忌破題太緩。近今詩律題字，宜起二聯點畢一句，五字中不宜全用題字，俗名罵題。

忌用古人全句入詩。犯此病者甚多，不知何人作俑，古無此體。

一、賦

宜相題製體。或古或律，須視其題。擬古者，宜用古人元賦體。平正板重題，宜律。纖巧詠物題，可律體，或擬六朝體。博大頌颺題及詠古有大議論題，可古、可律。試場賦，於法得用古體。然古賦竟是博學人箸作之事，應試者先求工於律賦可耳。即間有合用古賦者，止可如作楷臨摹法帖，上者取其氣韻而合以規矩，下者摹其形模而去其駭俗，較於應試爲宜。然此爲考試言，乃萬不得已之論，非爲箸作學古者言。

宜讀古賦。《選賦》、《六朝唐賦》，皆必宜讀。律賦之有唐賦，猶時文之有明文也。

坊行律賦，必以集簡約平，正宜於初學。國朝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古雅詳備，能讀更佳。

名家賦宜善學。國朝賦家，大手筆最多，才力實勝唐人，不善學者恐致堆垛氾濫之病。吴祭酒錫麒賦及鮑、顧、陳三家賦，皆爲近時名家，京師有合刻本。可學。此外選本不拘一格，但看其有書卷而不笨滯，格調整齊而押官韻穩者，即可學。如坊刻《插花窗》、《少巖賦》之類，不必學。

忌篇尾作歌。六朝小賦間有之，場屋效顰，既爲不莊，又嫌率爾。《選賦》篇尾，或曰亂，或曰頌，各有體裁，不得藉口。

忌通篇四字句。古人間有施之律賦，短促傷氣。宋廣平《梅花賦》乃宋人僞作耳，前人已辨之。舒元輿《牡丹賦》中，六字句仍不少。

忌濫效騷體。此間試場此體實多，無病而呻，最爲無謂。

忌每段四六聯太多。多則重腿滯塞。若以唐法論之，每韻中四六隔對止宜用一聯。今難如此深論，但不必過多耳。近代名家賦中，一段往往有三四聯四六者，實皆非法。讀書嗜古，洞悉文章流别者，自能知之。凡擬古詩賦及論，皆宜頂格書寫。蓋試卷低兩格寫者，爲頌颺擡頭而設。既代古人言語，自無擡頭，何低格爲？至於擬古題竟有末段頌颺者，太迷謬，不足論。

坿舉詩賦中習見易誤字。五方所同者，不備論。平仄舛誤字，如：賞，仄，賞罰。償，平，償還。頃，仄，頃刻。傾，平，傾覆。訊，仄，音訊。詢，平，咨詢。具，仄，備具。俱，平，耦俱。聆，平。應，平，當也。仄，答也。教，平，虚，誰教；仄，實，政教。令，平，虚，能令公喜；仄，實，發號施令。騎，平，虚，騎馬，騎虎；仄，實，車騎，萬騎。量，平，虚，揣量；仄，實，器量。漫，漫漫，平仄兩音；漫道，水漫，讀仄。紹，仄。占，平，占卜；仄，侵占。攘，平，攘奪，攘除；仄，擾攘。丕，平。撚，仄。踞，仄，古即作居，故《集韻》有平音，今罕用。祇，平，祇應與神祇字音異形同。祇，平，祇敬。嗣，仄。意義相混字，如：尤，過

也，寡尤，拔尤。猶，尚也，猶且。盍，何不也。何，詰問辭。郤，同隙，晉大夫姓。卻，退也，却正字。也，順承直斷辭。耶，疑或不定辭，義與乎字近。摹，讀模，摹仿，虞韻。摩，讀磨，盪摩，揣摩，歌韻。束，結束，从口。束。即芒刺之刺。

俗、別，無本字，如：廬，從广謁，從厂非。散，從月謁，從日非。惟，從隹謁，從佳非。忍，上半謁作任。陽，右半謁作昜。祀。不從已。鄙俗語，如詩賦中最喜用世界花花四字，不知出何典記，鄙俚已極。又如堪誇、行爲、闢論、者邊、一箇等類，亦俗甚。

一、經解

此非可以文字論者，通小學、通漢學以後，再言得失。若僅讀坊本《五經》者，應試時不必自占此科。小學謂六書之學，見《漢書》，非《小學集註》之小學也。

一、經文

以能發揭經義爲第一，必能原本注疏，多搜古義，淵奧博洽，訓詞爾雅，方爲入格。若止墨守體註諸書，其工拙可不論矣。必不得已，僅以文勝，亦必有古藻宏辭爲佳。經文雖當恪遵御纂，然別解異聞不妨蒐羅駁辨，以爲數佐。

一、策

沈約受策，僅知其半；朱買臣難公孫弘，十不得一，對策談何易易？不過平日見書多者，學問有門徑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此亦非若時文可以倉卒取辦者。近見坊間有《十三經策案》、《廿二史策案》，兩書引據頗不爲陋，所言多是經、史要領，迥非《宋人策料》、《八面鋒》之比，若肯常加披覽，推類考究，大有益於根柢之學。近人翁元圻注《困學紀聞》、黃汝成《日知録箋釋》之類亦好，二書用處甚大，即爲對策計常看亦好。總之，經文或可欺門外漢，對策除平日多讀書外，別無捷徑也。

對策中，前俪執事云云，後俪士云云、生云云，此乃舊式，近今久不行用，有干磨勘。

一、古今體詩

此乃專門名家之學，豈能數語盡之？然試場考古必有此體，姑言其略。第一博覽爲先，略知列朝詩家源流派別，方可言入門；規橅一家，稍有所得，方能有佳處。至其法律門徑，前人古題之解，聲調之譜，談藝説詩之作，《玉屑》、《金粉》之編，言之已詳，此止可粗言其禁忌耳。

忌無理、無情、無事。有理、有情、有事，三者俱備，乃能有味，詩至有味，乃臻極品。數語雖約，頗能該括前人衆論，學詩者試體會之。新城王文簡論詩主神韻，竊謂言神韻不如言神味也。有事一條，尤爲切要，特爲標出。

忌音調不諧。古詩自有音節平仄，多讀自知之。俗師於律詩有一三五不論之説，大謬。古人五、七律，自有拗救法，既目爲律，豈有不論之理？拗救之説亦甚繁，如不能遽曉，照試律平仄爲之，尚不致過差耳。古詩尤忌多有律句。學四傑、長慶體者不與。五言古詩，於題目博大典重者，以用古韻爲合格；碑版銘頌有韻語者同。古韻之説甚繁，看顧亭林《音學五書》自知之。

忌體製雜糅。古藻、時調，羼列同篇，法語、情言，合居一簡，是爲出言無章。

忌多用宋以後事、宋以後語。此自修辭要訣，何大復諸人持此説，後人誚之，非也。論史事者不與。

忌以俗語冒爲真率。近人多有此病。好俚語者出於陶，道俗情者託於白，誣古人矣。

忌以粗獷語貌爲雄肆。宋以後多此病，近人尤甚，蜀中詩派似涉此風，試檢點之。

忌陳熟落套。古人名手，每傷生硬。今世當家，但患陳熟耳。

忌纖巧。製題猥瑣，屬詞尖碎爲纖，對仗假借、比附細密爲巧，皆非大方所有。

忌險怪苦澀。李昌谷詩乃零句湊合者，見之本傳。賈長江詩乃散聯足成者，見之《唐詩紀事》。豈特去詩教太遠，古來大家直無此作法，其險怪不平易，苦澀不條達，正其才短，非其格高也。

忌虛造情事、景物，將無作有。如長安見漢、宣城臨江之類。

忌貌襲古而無意。體製必當學古，惟在有意耳。明鍾譚詆七子，近人主性靈，變本加厲，尤非。

忌大言不慚。詩家每多越分自贊之語，視爲成例，殊可哂也。五古忌散緩堛積，七古忌空廓平直，五、七律忌枝節釘餖，絶句忌剽滑。各體之通忌，曰言外無餘味。

一、古文、駢體文

試場策論用散文，今通謂之古文。對策間有用駢文者，但不常有，惟詞館應奉文字用之耳。然駢、散兩體不能離析，今爲併説之。周、秦以至六朝，文字無駢、散之别；中唐迄今，分爲兩體，各爲專家之長，然其實一也。義例繁多，殊難

備舉，試言其略。古文之要曰實，駢文之要曰雅。實由於有事，雅由於有理。散文多虛字，故尤患事不足；駢文多詞華，故尤患理不足，各免偏枯，斯爲盡美。更有扼要一義，曰：不能爲古文者，其駢文可知；不能爲駢文者，其古文亦可知。國朝古文專家倡於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雖亦云學《史》、《漢》、昌黎、介甫，實則遠宗歐、曾，近法震川。雖未必盡古文之變，然初學者由此入手甚好。侯、魏兩派未善。近人刻有《歸方評點史記》可看。先求法度可觀，再議神明變化，亦猶書家九宮法也。國朝講駢文者，名家如林，雖無標目宗派，大要最高者多學晉、宋體，此派較齊梁派、唐派、宋派爲勝，爲其樸雅遒逸耳。取明王志堅《四六法海》、國朝李兆洛《駢體文鈔》、曾燠選《駢體正宗》讀之，可知駢文指歸。總之，文學兩字從古相因，欲期文工，先求學博，空疏淺陋，嘔心鑽紙，無益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操觚家之圭臬也，必應討究。

一、字體

字體宜正。惡俗字體萬不可令犯筆端，坊刻《正字略》、《字學舉隅》之類可得大略。然必求其本，則心知其意，自能觸類引申，舉筆無誤。本者，讀《說文》、識小篆之謂也。

《字典》古字，斷不可寫。

《字典》一書，其體例在網羅無遺，不問正譌雅俗，一概收入，多存而詳辨之，非謂所收之字皆可行用。唐、宋所出古篆，半出俗師譌傳，半出羽流僞造。愚者不知古學之所謂，竟將《字典》所存別體聚斂不遺，書之試卷，意在欺人，其違乎格式無論矣。俗人所駭，通人所哂，非惟不雅，俗又甚焉。

近世通曉《說文》者，又欲將篆書之筆勢改真書之點畫，豈知源流相因而體製各別。中間尚隔隸書一關，豈能飛越？終竟不能全改，今《六書本義》即如之，也兩字，如何改耶？學者貴心知其意，此亦賢知之過也。

書法宜學碑版。書法止是藝術內事，《四庫》於論書者，收入藝術部。應試院體書，士人自解求工，蜀士擅長者尤多，無勞勸導。惟凡事具有根柢，書法不知碑版，未能免俗。唐碑爲楷法埒的，所宜步趨。如多才好學者，能於唐以前碑刻博觀，得悟洞悉書法源流，從此貫徹篆、隸，大可爲詁經考史之資。國朝金石家最多最精，皆爲此事有益經史耳。大約漢以前之款識碑刻，其文字可以證經；列朝之官私石刻，其事實、年月、地名、官制姓字，可以補史。然此指當時所立之碑，非謂法帖。帖與碑有別。文人嗜好不同，各能由博求深，皆可歸於有用。因書法而考碑版，由碑版而通小學，考史事，韓昌黎所謂因文見道，政此意也。蜀中古刻頗多，石質易朽，著録者多亡，續訪者未聞。此邦學人若肯留意，亦有功文獻之事也。好學者如肯學書，小篆極佳，此經學內事，非游藝事也。惟止宜寫小篆，《說文》所載，斯、冰所書即是。不可寫鐘鼎古文，彼非豪素間物，不能倣爲，爲之者謬也。

書法忌狂怪。凡事皆貴平正通達，書法亦然。惟不學人始以此相詫，拙書者乃藉此匿瑕耳。即如李斯爲小篆之祖，而遺刻兩石中規合度；蔡中郎爲八分之宗，其所書石經雖再經摹刻，規模終在，而謹嚴工整。篆隸如此，楷書可知，其身心之放縱與否，即此可見。不惟真書，草亦不宜。草由隸變，尚在真書之先，若遂放蕩，便爲失體。張素所爲，蘇文忠已譏之矣。

避諱字斷不可忽。前代諱忌繁多，嫌名動輒改寫。國朝法令寬大，應避之字並不難記。今見鄉曲諸生，屢屢觸犯，大不可也。至至聖先師諱，動輒用入，尤可怪詫，不特違式自誤，且身在學校，此而不曉，可謂不知禮矣。別紙條舉於後。

學究語。前三篇，中人以下及鄉塾童蒙未能遽領，別説二十四條，告教授初學者。

《五經》、《四書》宜讀官本。湖北局本甚清朗，江南局本《五經》更好，《周易》兼刻程傳。必不得已，《左傳》讀左繡注，中附有補正，宜看，不可讀句解。

學生讀《五經》時，宜隨時照註講解。

坊間編造之書，萬不可讀。村塾有此等書，采摘《五經》編造成句，以代讀經，謬妄可惡。師以此授弟子者，東家知之，立即辭退。

讀《四書》時，可連朱註讀。免後日重讀。大字與小註相間難記，場屋害事。此非讀書古法，然爲作時文計，不得不然。

讀《四書》，宜用白話指實事，道俗情。斷不可用空言腐語連類而及，可兼説古典數條。

讀《周禮節訓》、《儀禮約編》，亦勝於不讀。

識字宜察《字典》，不可憑《字彙》。既以訓蒙糊口，《字典》必宜置一部，猶農夫之耒耜也。《字彙》太陋，不可據。

小字默經，大字臨帖。

宜常與學生講朱子《小學》。湖北有局刻本。

典故宜講《十七史蒙求》。宋王令撰，書不多，而歷朝人物、故實蒐羅頗富，有韻易記，且是宋人書，置之案頭較雅。

唐詩宜讀《三百首》，兼《古詩源》。《三百首》約而精，宜爛熟。《古詩源》多歌謡，童子所喜。兩本宜全讀。坊行《古唐詩合解》，不善。

詩韻宜看《韻辨坿文》。前任提學夏路門翰林所刻，校讐無誤。詩韻看此一部，斷不至出韻。《集成合璧》之屬，雖有類典，翻板多譌。

古文宜讀《史記菁華録》。書止四本，評點醒目。此外，古文選本，鄉僻不能不讀《古文釋義》，然不可再删。

論宜讀《東萊博議》。開筆亦宜先作論。

試帖詩宜看《養雲山館試帖》。詩不高，然無流弊，學此者應試，不至以詩誤事。《七家詩》選其無拗體、無粗語俗語者讀之。

時文宜讀明文，必自集。《八銘塾鈔》、制義考卷。《約選仁在堂時文》。講究清楚細緻。

勿令弟子讀塾師文。無論不佳，佳亦不可。

初學作文須令自己講，並將層次、柱意自批於上。如此，則無糊塗、縂複、合掌之病。

課期作文，不可禁繙書、繙陳文。但不許鈔録耳，窗下杩腹，場中亦然。文何由佳，作課日所看之書，更易記得。

賦可讀《律賦新機》，中有名家賦，不可不讀數十首。《關中課士賦》，清醒。《東湖草堂賦》。有才氣。

戒破體字，宜看《字學舉隅》。案頭必須常置一編，兼可看其楷法。勿謂幼小，先入爲主。卷首《辨似》、卷尾《摘誤》，最要，宜看。

勿常解館。一年在館，總須有三百日。

勿以束脩多少爲功之勤惰。孤寒不肯廢書者，日後或竟有大成，且更爲可閔，不可存此鄙淺心。

學生不率教，止可戒飭罰跪，勿重辱。所以養其廉恥，愚魯者尤不可過迫促。

萬不可早開筆，早出考。有似此者，東家勿喜，前編已詳，再申言之。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復蔡毅若觀察書》 承示大著《切音新字》，書較東莞王煜初、蘇州沈曲莊所著筆畫尤簡，更易諳習，將極難、極複之學業，變爲極易、極淺。苦心絶學，裨益世人，佩服之至！

嘗考泰西人材之衆，實由字學淺而易明。我國文字繁重艱深，學習綦難，民智無從啓發。如蒙當道奏請朝廷，擇其切音易、筆畫簡者，通飭各省、州、縣官紳設立學堂，凡年六歲者，無論貧富子女，皆須入學。一月未成，學至兩月；兩月未成，學至三月。學成之後，再學漢文。如無力再學漢文者，即撰《簡字漢文蒙學五千字課圖》以備購閱，便知常用之漢文字義矣。更設新字日報小張，賣價極廉，俾廣流傳。不需數年，國内無人不識字，而民智大開，風俗日美，毋以小術輕視也。

蓋各省蒙學讀書三年，識字極少，尚不能作文，非盡關漢文艱深，亦由於教法未善。凡蒙館初學者均教以《三字經》、《百家姓》與四書，文只唱口簧，不講字義，所以孩童讀書苦其無味，輒不入心。若先教其識字數千，及講明字義用法，然後讀書作文，則教者不勞，而讀者有趣。故小學、中學、大學之課程亟須編訂，而教法亦須酌定。蒙師亦須考有師範執照方可爲也。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論國文示師範諸生》 國文爲通各科學之精神；算術與之並重。故國文必期適用，與美術國文有别。美術國文者，華藻之文也；適用國文者，切事切理之文也。然若不能通貫，如何能切事切理？不常讀常作，如何能通貫？不通貫之國文，即不適用。施於實業，工手一例之技能耳，施於師範，則誤人益甚。本校諸生，將俱無高尚技能之思想乎？聞諸生有言曰，文止須實業有用，不必人人能爲國粹之文。又曰辭達而已矣。二説皆不切。試問國粹之文何等文耶？辭達之達何如達耶？僕若督諸生爲國粹之文，是以歐、蘇、韓、柳期之人人也，不謬若是。若督諸生必如孔子之所謂達，是以六經、諸史之文期之人人也，不謬若是。所望於諸生者，説一事使人了然首尾，説一理使人了然眉目，説一境使人如到其境，説一物使人如見其物。在題中説出，不在題外敷衍。不華可也，不雄可也，不美可也，不博不深甚至不長均可也。不切不可；不通不可，諸生其務爲切，務爲通。若以尋常適用之文爲國粹，以尋常適用爲辭達，則是不切，亦即不通。所謂通者，能於事理文理之上下四旁無障無礙也。如所言則障礙多矣，故可説不通。昔人言秀才不讀三通，終是不通。又言讀書十年，纔可當得不通，則不通之程度又有甚高者，願諸生無易其言也。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訓蒙宜先解字》 教初學童子自七歲至十歲者曰訓蒙。蒙也者，謂蒙昧不明，藉先生教訓之以開其蒙而使之不復蒙也。今之訓蒙者始教之以《三字經》、《千字文》。爲問三字經首兩句，童子能解乎？繼教之以四書五經，爲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二句，童子能解乎？如不能解，是蒙也。不能解而以此教之，是既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也。不能開其蒙而復加之以蒙，於是童子以爲苦事而不肯入學矣。即肯入學而此四年中一字不能解，虚費

此四年之精神，孤負此四年之歲月矣。今試合十八行省之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而告之曰：爾子弟讀書四年而一字不解，彼必於心不安也。於心不安，則明知七八歲童子讀《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之無益矣，而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偏教以此數種書，是明知其蒙而又復加之以蒙，其心亦忍矣哉？夫爲父兄者，爲訓蒙先生者，豈真忍心害其子弟乎？不過困于舊習，不能一旦掃除而更張之也。欲掃除而更張之，則有解字之法在。或曰解字固要，而讀書未嘗無益也。答之曰，吾非謂書不可讀，只讀以其時乃可耳。今試爲汝設言之，假如有阿甲、阿乙兩童子同時開學，而阿甲專讀書，阿乙專解字。阿甲能熟念四書、五經白文無一字錯誤，而一字都不曉解。阿乙能認四書、五經之字，能解四書、五經之字，而一句經文不熟。此兩人誰爲有用？雖至愚之人，亦曰能識能解者有用。彼不能識不能解，雖熟讀亦無用矣。是則訓蒙以解字爲本，固大有憑據在也。或曰，開學童子，猝使之解字，未必領會也。答曰，解字有級數在。有以指證爲解者，是第一級之解。有以繙譯爲解者，是第二級之解。何謂以指證爲解？如口頭言語是也。口頭言語，先認實字，後認虛字。實字則茶飯筆墨之類，虛字則行走坐企之類。余嘗謂童子有樂認之字，即此是也。今試在家數日，静聽六七歲童子講話，計有字可寫者儘在一千左右。若因他已曉之話，教以已曉之話之字，童子必大有樂趣。且所解之字，觸目即是，開口即有，分外易記，此於數年前試驗而得者也。何謂以繙譯爲解？繙譯者，以俗解雅之謂也。繙譯有横有直，以本國語言解外國語言，謂之横譯。以今日語言解古時語言，謂之直解。所謂今日語言，即第一級所認之字，所謂口頭言語也。以第一級所曉之字，解第二級所認之字，則第一級之字既可温故，而第二級之字即是知新，一起兩得，未有妙於此者也。若無第一級口頭言語之字，則認第二級之字未有根柢，譬如不曉中國語言而專講西國語言，便與西人無異，中國亦何貴有此人乎？故第一級爲第二級之地步，第二級又爲第一級之替身。教以第二級之字，雖童子未曾認識，而所解則童子爛熟者，童子有不怡然順受乎。余嘗謂童子有樂解之字，即此是也。如衣字以衫解之，裳字以裙解之，立字以企解之，奔字以走解之，雖至愚之子，亦能了了。若拘泥古人注釋，如朱子學而一節注云，學之爲言效也，此一解在朱子時則合用，在今日則不合用矣。效字是朱子時口頭言語，故以效解學耳。若在今日，當以學字解效字矣。至若仁者心之德，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此乃入大學時所解，若在小學時，須舍棄此等字而不講也，蓋字義之深者莫如此等字也。然則第二級之解字，凡無形可見者亦姑置之可矣，既有第二級之解字，則第三第四級之解字相因而至焉。第三級之解字曰通解，通解者，一字數解之謂也。第四級之解字曰駢解，駢解者，兩字一解之謂也。夫以上四級之解，已將四書五經之字分開解釋矣。至是而教以四書五經，只講大義，彼自明白。況四書五經之字一一曉解，日讀數百字亦不難也。觀之讀四書五經者不能讀七百字，而讀八股則讀七百字亦不難，只解與不曉解之分耳。何也？未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讀字典無異。既解字而讀四書五經，與八股差不多也。吾不解爲父兄爲訓蒙先生者，偏使其子弟讀字典之散字，是誠何心也。然則童子入學堂，儘在三年後乃可讀四書五經也，否則自害其子弟矣。或曰，如子之説，每日只解數字，不太無聊乎。答曰，外國小學第一年期之童子，每日得閒之時，多于學習之時。蓋七八歲腦髓未足，不可使之多勞也。然必欲隨俗讀書，則以淺白之新讀本爲宜，余請言淺白讀本。

陳子褒《教育遺議・童子習字説》 甚矣哉，天下事不可不經試驗也。不經試驗，則雖言天天人人之故，陳生生化化之理，窮其原於不可思議，充其量於無量世界，吾直以無用置之可矣。何也？爲其有言而無行也，爲其有擬議而無試驗也。我中國不經試驗之弊，種于千年以前矣。秦漢以後，崇尚空談，教者渾渾而教之，學者渾渾而學之，遂養成不痛不癢之世界，其效遂至于今日。【略】余去歲漫游日本，於其他試驗，若醫學、若郵政、若警察、若理財、若農工、若國際法、若民法等，未及考察也。余第踵小學校觀焉，所爲讀本歷史修身書，珠筆算地理理科以及鄉土史談，毛筆畫用器畫，本縣地誌等書，無不由淺而深，由簡而繁，井井有條，一絲不紊。然其盡善盡美爲地球各國所無而可爲中國之師者，則習字帖是也。中國童子習字，字部一開約六寸，所摹之習字帖又六寸，夫兩目所及不勞顧盼者，二寸許乃可耳。若看六寸之部，復顧六寸之帖，其勞腦筋實甚焉。且部帖相離太遠，摹擬亦不能真也。若日本習字帖則不然，彼帖中所載，有地理名勝，府縣物産，農工商各業，與夫官制條約國名，又有修身新制信札數契鋪單，一一詳之，釐然畢備，莫不由淺而深，有次有序，非如中國習字帖或寫一詩，或寫格言數句而已也。蓋所以補讀本所不及，而藉以開民智慧者，使之一言一動，無不誘于有用之地，而免至虚費其精神也。然吾之五體投地于習字帖者，尤有進焉。其帖一開約三四寸之間，所用字部約寸餘，故摹寫之時，不勞目力，而相距極近。故摹擬甚易也。此非經凡百試驗而能如此乎。且其習字帖之分十六册也，分八

年以習之，萬不能稍爲躐等。有字母，有楷書，有行書，有艸書，循序而學焉。固合一國之制度人生之需要，盡勒于此習字帖中，其于每句以圈斷之，尤爲妙法也。其試驗又不知凡幾也。原生小學堂，在艸創之際，日講試驗以求進步。余適見女弟子康同荷隨意摹字，或大或小，不就範圍，爲其照板本抄謄也。余因以印字部之格與之，渠仍縱橫如意，且以爲字格之字大，摹字之格小，不能一格寫一字云云。余因在字簿寫一行與之，渠隨即摹擬，居然大小合格，與先一刻所寫迥異。余因知此事雖小，然非試驗不知也。自是以來，凡有學童摹字，必於一板之左末寫一行與之，而學童之字因之大進。蓋右手寫所摹之字，左目看所摹之字，順理成章，非第不勞，且便摹仿，所寫之字，又全以有用話頭登之。彷彿日本習字帖。且有句讀，使之寫一句即記一句，是亦兩得之道也。或曰如此辦法，教習太勞矣。應之曰，教習不勞。往者學童摹字，教習批改，每寫新字在一行之旁以爲榜樣，今每日先寫一行與之，則批改時不用另寫，在童子所摹之字既日日更新，而教習亦只移步換形耳，安有勞哉。此則童子習字之法，經試驗而得者也。或又問曰，童子印字當如何入手。應之曰，其法曾經試驗矣。婦孺須知卷末言之頗詳，今不贅述。

以前每日每字部寫新字一行，教習或以爲苦。今擬每七日另紙寫一行，或十字或八字，每人分給一條，過了七日又換一條，則十分簡便矣。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訓蒙宜用淺白讀本》 中國訓蒙，向以讀書爲方針，惟解字一道闕而弗講。今欲以解字爲方針，而姑置讀書於不議，恐爲父兄者，魚愕鷄睨，鶚視鷹睒，必以此蒙師爲異端矣。且彼爲父兄者有詞矣，彼見習西文者開卷即讀也，又見習東文者開卷即讀也，以爲訓蒙不讀書，是悖地球之公理也。雖然，彼亦知東西國小學讀本所讀果何如乎？西文初級讀本，猫、羊、筆、帽而已。東文初級讀本，樹葉、國旗而已。是其初讀不過眼前物件，且又由一字至二字至三字，遞推遞增，非開口便讀全句也。盍觀嬰兒之學語乎？其始只能學一字之語，多一字不能也。童子學讀書與學語無異耳。然而初學讀本，於條理之中又有條理焉。蓋於眼前之物件，一二字之名稱，又必以字音之簡、字形之簡者先之，所謂最初之級數也。余請舍西文而言東文。夫東文初級讀本之言樹葉、言斑鳩、言國旗、言紙鳶也，不過以中文譯之則然耳。若其原文，則譯文所謂葉者，彼則「八」而已。譯文所謂斑鳩者，彼則「八卜」而已。譯文所謂國旗，紙鳶者，彼則爲「八夕夕」而已。其文由簡而略繁，由略繁而又略繁，且上留下，下跟上，銜接一片，温故知新，由是而實字兼活字。如風吹、鳥啼是也。由是而有聯屬字，如魚在水、鶴在松是也。夫而後教以四句一段，五句一段，由少而略多，由略多而又略多，而其文義則一聞即解。其第一本及第二本之上半卷，則全是日本俗語也。今大近人之言地球文字者，則曰外國手口同國，中國手口異國，固已。夫所謂手口同國者，即手所寫之文與口所講之言一樣，故讀書與讀口頭言語無異也。雖然，西人之於拉丁，日本之於漢文，豈非即中國「四書」、「五經」之文字乎？不過彼有文言而不重，故通行之書以通俗爲主，而初級讀本亦用之。而中國讀本，則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彼止曰我教之讀八股題目，讀八股材料也。若問童子之受益與否，則啞然無以應矣。今夫淺白讀本之有益也，余嘗以教導童子矣。甲童曰好聽好聽，乙童曰得意得意。所謂好聽得意者無他，一聞即解之謂耳。一聞即解，故讀之有趣味，且記憶亦易，如此則腦筋不勞，無有以爲苦事而不願入塾者。且童子養生之道亦在是矣。或曰：「四書」、「五經」，乃聖賢道理，如何舍彼讀此？答之曰：「四書」、「五經」之道理，無分古今；惟其語言，則儒林古國之語，而非今國之語也。若以今國之語言，寫無分古今之道理，有何不可？余所謂淺白讀本，非不講道理之謂，乃句語淺白之謂矣。且道與時爲變通，古人席地而座，故「五經」只言席也。若新讀本，則必言桌椅矣。五洲八星，古時風氣未開，古未有言及者。今新讀本及之，直可以補「四書」、「五經」之所不及也。或曰：於作八股得無阻礙乎？應之曰：新讀本固非爲八股計也，然即爲八股計，亦無阻礙。新讀本之文法，與八股的文法一耳。他日以八股講文法，不如今日以新讀本講文法。蓋轉落直落一起一住等文法，若以深奥道理聯屬之，反難領會。若用眼前事物聯屬之，一聞即解。若幼時即解文法，他日作八股斷無誤用之虚字矣。余嘗見作八股三四年而耶、耳等字往往誤用，實因爲教習者以深奥之道理説微渺之語氣耳。然則淺白讀本無礙於作文，且爲作文之基地也。夫新讀本大旨以趣味、養生、修身、人情、物理、古事、今事、喻言爲方針，而約而言之，又不出趣味開智四字。蓋趣味所以順其性，開智所以儲其用，無非使之不以爲苦，又不虚耗歲月而已。然論其初級之讀本，則又隨地而异，隨時而改。隨地者，方言、土産、風俗各有不同；隨時者，時局不同，且漸改漸良，後起者勝也。余曩游日本，得閲其明治十七年小學新讀本，二十年小學新讀本，二十七年小學新讀本，已覺日新月異。然聞之友曰：明治初年之讀本，淩雜粗疏。蓋未精求精，與精益求精，自然不同；而國民之智愚又時時不同。中國若仿日

本小學新讀本，只仿其大綱而已，至於物理制度，則又當變通爲之。大約中國變法，止步其明治初年之後塵可矣。若過求文明，非獨事勢有不能遽行，且民智未開，反生詫異，此又編輯讀本者所不可不知也。然余之有取於淺白新讀本者，則又有進焉。凡人無不喜看圖畫，而童子尤甚。蓋有圖則一目了然，且有趣味在焉。第物可圖而事不可圖；事間有可圖而理則不可圖。訓蒙先生孰不知圖畫之要者，然猝教以明德新民，則圖於何有？即教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則圖於何有？故欲以圖示童子，又非淺白讀本不能也。夫讀淺白新讀本則如此，讀「四書」、「五經」則如彼，孰利孰弊？必有欲辨之者，余請質之言訓蒙之先生。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學童作論》 古之學童，諷書而已，由諷書而進之，射策而已，無所謂執筆學言也。龔定庵有言曰，漢代功令，諷書射策，皆善矣。至如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識又未能達於言，若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種種色色，實不知其所以言。彼龔氏者，蓋深慨乎學童之執筆言也。且吾嘗觀日本小學之作文矣，其教作文也，自七歲始。然其所教，大抵如物理淺說及遊記尺牘等而已。計其句數，則二三句而已，縱橫錯綜直抒胸臆之文，則概乎未有及也。何也？直抒胸臆之文，必其胸臆早有百千萬億人物事故蓄儲于中，由是數年而有一言，或一年而數言之，從未有每年每月限一定課，而爲此直抒胸臆之言者也。且此非僕一人之私言也。南洋公學諸君有曰，童子學文，先作史論，尚非善法，蓋味乎其言之矣。然則由龔氏之說，教學童者，惟有教之問答以學文法而已矣。由南洋公學諸君之說，教學童者，惟有教以淺說物理及遊記尺牘而已矣。蓋問答淺說等學，有所依據爲之，學童本可優爲。若議論古今中外人物事故，則壯歲以還，未必握筆即就，而學童更何論乎？雖然，改試策論之詔已下矣，旬日之間，父兄皇皇然以作論詔其子弟，先生孳孳然以作論誘其學徒。其托體過高者，以周秦兩漢唐宋長篇文字爲學論之根柢，謂夫取法乎上僅得其中也。其變計者，即以東萊博議爲祕本，法似善矣。然試問東萊博議之題目，學童能領會貫通否，至於文字之滔滔不竭，令其望而卻走，又無論矣。僕常責果求因，以爲教作論之法，有數端焉。

一曰釋語詞。夫語詞之釋，發端於《爾雅》，大備於王高郵《經傳釋詞》。然而古今異言，南北異語，加以我粵方言錯出，爲教師者，往往於乎也哉矣等字，囫圇說去，俟學童心領而神會之。若不領會，則童年所習，白首而不能言。即至數行書札，耳矣等字，亦胡亂用來，而作論更不必問矣。故教作論者，先教以釋詞之法，釋以廣東俗語。如矣即俗話咯字，耳即俗話呎字，舉一反三，數句可了，隨用以雅譯俗之法行之，而起訖轉捩聯屬之文法了然於胸中矣。

一曰講短論。夫所謂短論者，並非如《史記》傳贊，韓昌黎《獲麟解》，王荊公《孟嘗君傳》書後等篇之謂也。其字數雖少，而其見地文筆，則迥非學童所能領會也。然即以篇幅而論，嫌其句數稍多矣。僕常以孩子之情狀例之，孩子甫學語，僅能說出一字，教之語者無不以兩字誘之，然孩子之一字語如故也。使教之語者誘以六七字之語，則僵矣。又常見二三歲孩子，每喜與四五歲孩子相戲弄，蓋年相若也。觀於孩子之情狀，則初學作論，先以兩句之論引之，不見其少也。

一曰淺題目。題目必須以茶飯水火等說起。蓋學童雖不能爲直抒胸臆之言，然茶飯水火等物，則固習見習聞，胸臆中所有之物也。若猝以仁義道德之虛言，禹湯文武之實事詔之，則不知爲何等言矣。

一曰長題目。夫學童之作論，實與答問無異。問者有二語，答者即以二語答之，或以三四語答之，亦不難耳。若題止一二字，幾與八股之小典枯窘題無異，學童又焉能生出許多意義乎？故題目雖長至數句，不見其長也。何也？題長則有所依傍，所屬思者惟運用數虛字耳，非如自發議論者之憑空摸索也。

一曰以講說命題。學童一無所知，猝以論題課之，茫無頭緒矣。惟於數日內所講之書擬一論題，一以驗其記悟，一以觀其文法，作者亦即其所問者直抒之而已，不必別出機杼也，此亦與問答之法無以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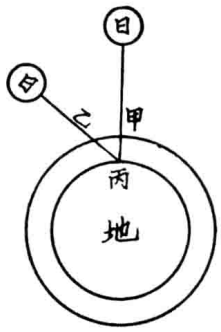
一曰說今事。中國之弱，弱於好古。蓋自朱元璋創爲「八股之制，不許用秦漢以後之事，不許引秦漢以後之書。」由是人人之思想議論，毫無善狀，馴至木天清班，以日本爲近四川。學堂大教習，問澳洲在何處，此皆好古而不通今之累也。況科舉改制，一律以外國政藝爲考校之揭櫫，則學童學作論時，亦宜以時事新學爲起點矣。若專向四書題求生活，不獨無國家教育，即以干禄而論，亦南行而北轍也。

一曰讀今文。今文者，指近今之論說而言，與古文相對，故稱之曰今文耳。難者曰，文字愈古愈佳，取法乎上，僅得其中耳。不知文以達意爲主，不必以摹古爲主也。即以詞筆而論，龔定庵之文，遠出唐宋八家萬萬。蓋唐宋文字，不外敷衍播弄，雖韓退之未能免此，而何論其他乎！況乎古文所論之事，已如過眼煙雲，與我渺不相涉。孰若讀今文則能知新理近事，而文字亦殊非遠遜於古乎。

故僕常謂讀侯官嚴復《原强》一篇，勝於讀賈誼《陳政事疏》多多也。要之，讀經通今，乃能説經。讀史通今，乃能論史。多讀新書新報，乃能作新論。爲教師者勿仍以高頭講章古文選本爲作論之材料焉斯可矣。至於如何入手，則有再次改良之婦孺論説等書在，可無煩僕之期期艾艾也。

《中西聞見録》第七號《同治十一年歲試英文格物第一名朱格仁試卷》 冬夏之冷暖有别，以圖考之，其理若何？

冬夏之冷暖有别，其故有二：一、夏日照於頂，其光直下，冬日偏於南，其光斜射；一、夏日長，所積之熱，較夜間所散之熱多，冬日短，所積之熱，較夜間所散之熱少，此所以冷暖有别也。若以圖考之，則更有進。蓋地外有氣，日光至地，必先過氣，氣雖透光，而略能阻熱，故日光直下，則過氣處較少，如甲丙，阻熱亦少，故暖；日光斜射，則過氣處較多，如乙丙，阻熱亦多，故冷。（見下圖）



掘地深過數丈，漸覺加熱，其故何也？

地上火山温泉，皆爲地中有火之據。地中既有火，則掘地漸深，必漸近於火，故覺熱氣有加也。

光有二説，其理孰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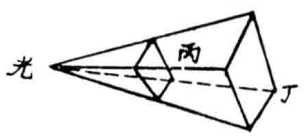
光有二説：一謂光爲細質散布也，一謂光乃微氣颺動也。前人雖信前説，而後人考之知有不通之處。如一燭之光，能照數里，若光爲細質，則一燭之質，不得有若是之多；而後説則無不可通，亦若聲音藉氣以揚，其理固長也。

光與熱隨遠近增減，其比例若何？

光之理本與熱同，若光離物四尺，其光爲若干；再近二尺，即大四倍：如丙處離光一尺，置方尺之板，丁處離光二尺，置方二尺之板，則方尺之板能蔽光，而令方二尺之板全暗，則光之增減，方如遠近自乘之反比例焉。光固如此，熱亦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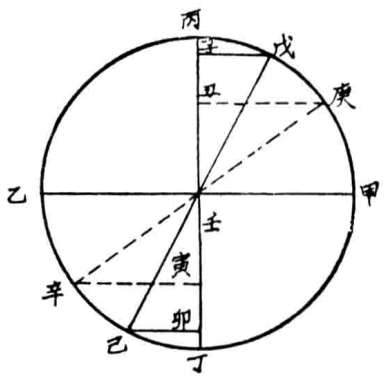
日光之速由何而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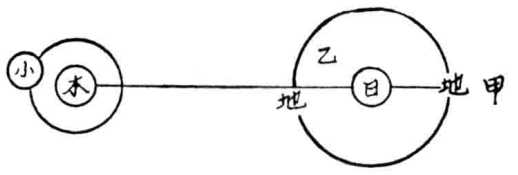
日光之速，由木星掩小星之時刻不同而考之。地繞日行，或在甲處，或在乙處，而人在地上觀木星掩小星之時不同，蓋木星距甲乙兩處遠近不同，故接光有遲速之差。以時計之，差十六分，其遠近之差，即爲地球軌道之徑。日居地球軌道之心，其距地遠近，即爲軌道半徑。夫以全徑之差，較接光之差爲十六分，則半徑之差，較接光之差，必爲八分，故知日光至地之速爲八分時也。既知此理，設另有若干遠近之處，求其接光之速，即可由此類推矣。



光透物而折改方向，其理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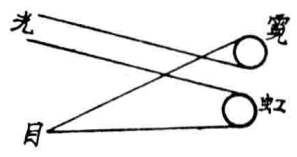
若依光所透之物之平面作一垂綫，則可言其折光之方向，大凡光由稀質而入濃質，則折向垂綫；由濃質而入稀質，則折離垂綫。正弦，如折向正弦之比，如圖：甲乙爲水面，丙丁爲垂綫，戊壬爲光向，壬己爲其折向，庚壬亦爲光向，壬辛爲其折向，子丑爲光向正弦，寅卯爲折向正弦，故以卯正弦除子正弦，等於寅正弦除丑正弦，而氣中光向正弦，與水中折向正弦之比如四與三之比。則其他可類推矣。（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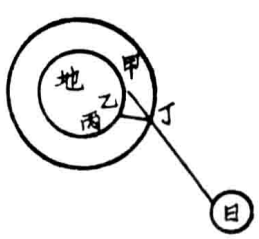
虹霓并現，其故何也？

因光入雨點有上下之别，自上而入者，回光一次，折光二次，是爲虹。自下而入者回光二次，折光二次，是爲霓，霓較虹多回光一次，故霓色淡而虹色濃也。（圖）



早晚有霞，其故何也？

因日光中紅光折被最少，故於日落之時，紅光折離地面遲於黄藍二光，故人僅見紅光，而於是有晚霞、早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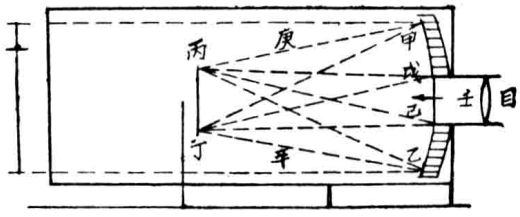


理亦如此。如圖：有光由日而至地外天氣丁處，紅光由此折至甲處，黃光藍光折至乙丙二處，若人在甲，不能見黃藍二光，惟能見紅光，遂名之爲霞。（見下圖）

測天遠鏡二式，其理若何？

測天遠鏡有二式，一曰回光鏡，一曰折光鏡。折光鏡中有一目鏡，有一象鏡，凡測一物，象鏡僅能生其倒象，而目鏡則又能大其象而顯之焉。回光鏡之制不一，格利高利所制者，內有回光凹鏡，如甲乙，中有孔，又有透光凸目鏡，如壬，凡測一物，甲乙鏡能生庚辛倒象，又被丙丁小鏡返照而成戊己正象，有目鏡大而顯之，則人見一正大之象焉。他如奈端所制者，則以目鏡置於筒旁邊；又有不用小鏡者，要皆大同小異。惟英國伯爵羅斯所制者爲最大，其凹鏡之徑六尺，成影之處，去鏡五十四尺，筒徑七尺，長五十六尺，重十四噸。

格利高利回光鏡圖



《中西聞見録》第一二號《同治十一年月課醫學第二名羅秀坤試卷》 問：飲食路徑循行之次第？

答：食之入口、非囫乾而能吞化，故先經牙齒以研之，復生津液以濕之，舌則卷制抵向上腭，縮送棋前，喉肉縮逼，食過隔簾，向喉嚨下行，食管上接食物，會厭下閉氣管，食循舌根斜下，由會厭上過氣管，達入食管矣。食管初則上舒以納之，繼則上縮以逼之，節節如是，遞傳食物入胃矣。胃體紆曲，其形如袋，上有賁門，下有幽門，爲出納之户，食至則噴門發舒以納之，膜生酸液以化之，胃力運動以迫之，即化爲糜，遞出幽門而入小腸矣。糜入小腸，經腸膜腸核與膽脾各液攙入，化分爲渣滓與精英也。其精英，被微絲管吸之入血以養身，其渣滓經小腸舒縮遞入大腸矣。渣滓入闌門，經大腸吸管，吸其余精，漸吸漸乾，節節舒縮，壓之凝結，歷上中下三回腸，至肛門而出矣。此爲飲食之路徑，循行之次第也。

問：乳牙與齶牙在何時顛替以及增益（按化學分析牙質較身體之骨何若）？

答：凡人自落蓐及成立，齒牙有兩次更替，有乳牙與齶牙之殊也。上乳牙居先，經七個月，當中之門牙齶；七個月至十個月，門旁之輔牙始萌；十二個月至十四個月，前槽牙先生；十四個月至二十個月，虎牙甫出；十八個月至三十六個月，後槽牙之齶；下牙稍遲，序亦如之。計左右上下，共齶乳牙二十，因牙床短窄，未能多置也。及至成童之時，齶牙遞出，其齶替之序，上牙反後，六歲半生前槽牙，七歲生門牙，八歲生輔牙，九歲生前邊牙，十歲生後邊牙，十一至十二歲生虎牙，十二至十三歲生後槽牙，十七至二十一歲生盡頭槽牙；上牙稍遲、序亦如之。除乳牙之數，外增益邊牙四，槽牙二，上下共增十二齒，合共齶牙三十二齒，此牙齒初生及齒增之常例也。至牙較骨之原質何如，按化學之理，以百分計之，全身骨質，有血之類三十三分，金之類六十七分，牙之體質，有血之類二十八分，金之類七十二分，若牙面之甲，有血之類三分五厘，金之類九十六分五厘，此所以牙甲較牙齒爲尤堅硬，終任磨切而不諭者也。

問：腹内各臟分列之部位。

答：腹爲人身最大之處，其中部位亦多，欲辨部位之分，須立規劃之別，其規劃之要，即區劃之分也。如井字縱橫分拆九區，以便按區而考，得以指明其處矣。上以第九肋兩脆骨取平，下以胯骨兩峰取平，各劃一綫，此爲横限，以分上下中之三焦也。上自左右第八肋之脆骨，下至左右大腿凹中，各劃一綫，此爲縱限，以分左右中之三界也。其臟腑部位，列圖如後，可分九界，按圖而考之矣。

左上　上爲胃大端，後爲左内腎，上半并其小帽，外爲沙肝，下爲脾。
左中　外爲下回腸，後爲左内腎之下半，餘皆小腸曲處。
左下　外爲下回腸，後爲左内腎溺管，前下爲精管。
中上　左上爲胃之中與幽門，右上爲肝左葉，後爲脾與總脈并回血管。
中中　前上爲中回腸，餘皆小腸曲處。
中下　下爲膀胱，婦人上有子宫，餘爲小腸曲處。
右上　前外爲肝之右葉與膽，後爲右内腎上半并小帽，内爲小腸頭，下爲回腸曲處。
右中　外上爲回腸，後爲右内腎之下半，餘爲小腸曲處。
右下　外爲上回腸之頭，後爲右内腎溺管，前下爲精管。

問：胃腑之部位。

答：胃爲消化之器，横居胸左，其形紆曲如袋，約横徑九寸，直徑三寸，重三兩餘，能受一尺登方之水。左爲大端，外凸而園，上有口爲賁門，與食管相通，以

資啓閉；右爲小端，其形尖削，下有口爲幽門，與小腸相連，門內有户，以堅鎖鑰。幽門至賁門，上有凹徑，名爲小彎，賁門至幽門下有凸徑，名爲大彎。兩彎均有肥綱，上綱如系，以資堅牢，下綱如懸，以利運動，其綱又爲分胃爲前後之界限也。前面依肚腹及肋骨，後面依脾及下總脈管，上爲隔肉，下爲中回腸，左爲沙肝，右爲膽肝。其質四層：一爲肥綱，爲保護外層，間爲通傳各筋及各血管之路；二爲肉絲，以利運動；三爲油綱，爲托扶榮養四層血管；四爲胃內之嫩膜，膜內有吸水絲管，生液核，各資功用，此胃腑之大略也。

問：口津之功用。

答：口中有生水核三對，所生之水名曰津液，即口水也。考其功用則有三：一滋潤喉，舌助言語之聲音，灌滿口牙，和食物之易化。二、浸出食味，感腦筋而有知。三、拌濕食物，利喉嚨而易咽。人所食者，系血之類與草木類之物。查草木類之物，如米麥芋薯，皆屬粉子，必先經口津，化爲飴糖，由糖入胃方能消化。若不信其故，西國曾有人用繩系海味，因此物能吸水入內，使犬吞之，用兩錘各盛熟粉子，均置於百度熟水之內，一內加口津，一內不加口津，將犬吞之沫取出，扭胃液於兩錘之內，有口津之粉子則化，無口津之粉子則不化，若僅用口津，則粉子變爲飴糖，不變爲糜，皆可征也。其所以能化粉子爲糖之力，因口津內有一物，西名爲地啊啉，爲其所致，若再以化學之理而分之，則口津內之原質，皆般般可考矣。

問：胃腑生液與運動之理。

答：胃內有嫩膜一層，極其平滑，遍有小孔，孔內有管，管內有核，核能生液，其液形似口沫，味似鹽酸，其性情亦如口核。或經動感，或經食物，四周之血流注膜內，色即變紅，其核遇血，即能化生爲液，四周溢出，如汗，混雜浸於食中以釀之，不酸之物，即交感生熟以炙之，胃體舒縮以逼之，三力相加，食化甚速，是以食物消化考試於外，無液則不靈，無熱則不化，不動則不快，皆可爲征也。其胃液具有各原質合成之物甚伙，除無力者不計外，內有血之類一物，西名爲白倍新，最有消化之力，按化學之理計之，內具有硝氣十七、炭精五十三、輕氣一、養氣二十二合成之質。現西國用牛之第四胃內之嫩膜，浸水煉制，能得此物，爲消化之藥。此即胃生液之由與運動消化之理也。

《中西聞見録》第七號《同治十一年各科歲考題》 算學題

今有句冪減句等於弦較和，只雲股等於倍弦較較，試求句股弦各若干？

今有弧矢銅面，其弧背四十五度，試求重心至正弦若干尺寸？（半徑十萬尺）

今有炮位，膛徑尺五，若以鐵較水重八倍，試推其炮子輕重若何？

今有正弧三角，甲乙俱銳角，丙爲正角，有甲乙二角，求三邊其比例若何？

今有斷句股較，與句弦較，求容圓半徑。其式若何？

有槍子向上直放，二十秒始落，試推其升高若干？并繪圖明其理。

今有大弦，有與句，求容圓徑。其式若何？

某處有路過山頂，兩邊均各二十五里，其兩邊及地平成角四十五度，若隨地平鑿山而過，試推路長若何？

今有弦較較六，句弦較八，求句股弦各若干？

$$\begin{array}{r} \top三〇 \\ \text{今有立方式} \quad \perp九 \quad \text{試開之。} \\ \perp一 \\ \perp一 \\ \perp二一九九 \\ \top六二五 \end{array}$$

$$\begin{array}{r} \text{今有三乘方式} \quad \top七五 \quad \text{試開之。} \\ \perp一〇 \\ \perp一 \end{array}$$

化學題

$KQClO^3$（$KClO_3$）其華字何如？

次硝强水，其代字若何？

天氣助火，何故？

水系何物相合之質？

做輕磺氣，其法若何？

磺强水其性情何如？

以何法能多煉磺强水？

格物題（漢文）

以水力積氣開鑿山道，其機各式若何？

以水爲則而權物之輕重者，其理法若何？

有船底如三角，前後寬窄如一，長十丈，於水面量之，闊丈五，吃水八尺，試推其船貨共重幾何？

蒸汽有力可用，由何而生？

瓦德之汽機勝於前者，於何見之？

汽機之高度與低度者，其理安在？

測算汽機之力，其式若何？其理若何？

設汽機之壓力每方寸有一百三十二磅，活塞面積二百方寸，其路八尺，每分時往反五十次，試求其機之馬力若干？

設其余數同上，而欲得馬力三百二十者，其活塞園徑須若干？

格物題（英文）

冬夏之冷暖有別，以圖考之，其理若何？

掘地深過數丈，漸覺加熱，其故何也？

光有二說其理孰長？

光與熱隨遠近增減，其比較若何？

日光之速由何而考之？

光透物而折改方向，其理若何？

虹霓并現，其故何也？

早晚有霞，其故何也？

測天遠鏡二式，其理若何？

醫學科（眼耳鼻舌四科）

眼科：

眼球之諸衣與其功用。

眼目折光之諸物與其功用。

近視與遠視之分別。

二目視一物，何以不作二象？

耳科：

外竅接收聲音之理。

中竅之部位與內竅之功用。

鼻科：

元關以內之部位與其腦氣筋之分布。

舌科：

舌之腦氣筋分布之義。

《中西聞見錄》第二〇號《同治十二年各科歲考題》 算學題

京都冬至，太陽出入前後朦影時刻若干？推法若何？

有山高一〇.五里，從山頂看天邊，其綫與地平成角一度六分四十五秒。試推地球圓徑。

圓柱形，其高等於徑，則其柱周面積等於同徑球面積，亦等於同徑圓面積四倍。試解其理。

欲於弧矢形內作平列相切三小圓，其法其理，試詳言之。

句股形，有對句股二角，有弦和較，求句股弦。其法若何？

有大差弦較和，小差弦較較，求容圓半徑。其代數式若何？

有方鐵，每邊十一寸三分，以之鑄成炮子，其圓徑若何？

有邊弦，有底句，求圓徑。其代數式若何？

甲乙二人在河岸相距三百六十步，對岸有樹，甲視之與乙成角八十二度二十七分，乙視之與甲成角三十一度十五分，試推其樹離二處若干遠？

有句弦較九，弦和較六，求句股弦各若干？

有人放紙鳶綫長三百三十二步，自人手隨地平量至紙鳶正下，有二百四十四步，試推其紙鳶有若干高？

格物題

地平綫隨遠近與地平相離多寡，試作圖而明其理。以此理而測算高低遠近若何？

有山高三洋里又半，從山頂望見若干遠？

有三角閘門寬丈三，兩旁各丈九尺，試推其水滿時，吃力分兩若干，如尖頂向上，其吃力若干？

有桶水高八十六寸，水自底流六時而盡，試推其水面於各時下退若干，并論其理。

水之旁流上躍多寡遠近其理如何？

物行水中，其阻力若何？

溥天之氣，欲知其共重，有何法測算？

天氣高厚如何？

天氣之有體質，何以見之？

天氣之輕重漲縮何如？

吸氣筒之理如何？

有立方形，每邊一尺，有圓球徑一尺，二物被天氣所壓，分兩若何？

乾電濕電異同何如？其用何如？

醫學題

一、論腦之大端，并其關竅分布，以及臚列貼著之各頭骨。

二、論大腦下面之各部位，由前及後？

三、論大腦之體質內，由上以及下，自前而向後。

四、論九對腦氣筋，由前及後與散布之各處。（并按其各對之功用述其名目）

五、論第五對腦氣筋發源處、與其散布并其筋結。

六、論髓道筋之大略，按其脊骨分布之節次以及反感之理。

七、論百節筋之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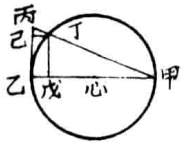
《中西聞見録》第二〇號《同治十二年歲試漢文格物第一名貴榮試卷》 地平綫隨遠近與地平相離多寡，試作圖而明其理，并以此理而測算高低，遠近若何。

如圖，心爲地球，甲乙地全徑，丙乙平綫，高低所差丁己、戊乙等，乙丁相距若不甚遠，則弧與弦無分，乙丁可視爲直綫。丁戊乙與甲丁乙同式，命地平差爲天，相距爲地，乃有比例。

戊乙∶丁乙∷丁乙∶甲乙

天∶地∷地∶甲乙

$$天 = \frac{甲乙}{地二}$$



一洋里既爲　五二八〇　尺

地徑復爲　七九一二洋里，則

$$天 = \frac{甲乙\ 五二八〇}{地二\ (五二八〇)二} = \frac{地二\ 七九一二}{(五二八〇)二\ 二地二} = 三$$

$$天 = \frac{三}{二地二}\ 洋尺$$

如地爲一個洋里與地平綫所差八寸，即華六寸，測算高低式：高＝天

$$\frac{三}{二相距二} = 天$$

測算遠近式：遠＝天

$$\frac{二}{三高} = 天二$$

有山高三洋里又半，從山頂望見若干遠？

答曰：一百六十六洋里强。

法以三洋里半變爲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尺（每洋里五千二百八十洋尺）乃有等式。

$$天二 = \frac{二}{三(一八四八〇)}$$

$$天二二 = 四四五五〇$$

$$四四五五〇$$

開平方式

									二八
								一二	〇
							九三	四	六、
						二二	四	六、	四
					二二	一四	三〇		
				二二	四	三〇			
			二二	四	一五				
		二二	四	一五	六				
	二二	四	一五	六					
二二	四	一五	六						
丄	丄	丄	丄	丄	丄	丄	丄	丄	丄

有三角閘門，寬丈三，兩旁各丈九尺，試推其水滿時吃力分兩若干？如尖頂向上，其吃力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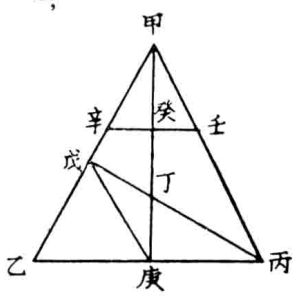
答曰：上廣閘門吃力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斤。

下廣閘門吃力十萬〇六千七百〇四斤。

法以上寬一丈三尺折半得六尺五寸，自乘得四二二五，腰長一丈九尺，自乘得三六一〇〇，相減得三一八七五，開平方得一丈八尺弱，爲中心垂綫；次以三角求重心例之，其重心在垂綫距水面三分之一，得六尺弱；次以上寬乘垂綫，得數折半，得面積一百一十七方尺；以重心距水面六尺乘之，得七百零二立方尺；以水方尺率七十六斤乘之，得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二斤，即上廣閘吃力。若尖頭向上之閘，其重心在垂綫距水面三分之二，得十二尺，以乘前求得面積一百一十七方尺，得一千四百零四立方尺，以水方尺率七十六斤乘之，得十萬零六千七百零四斤，即下廣閘吃力。

附三角形求重心理。

如圖：甲乙丙三角形，作甲庚丙戊平分邊二對角綫，交於丁，則丁點即重心。何則，三角面一如辛壬等平增減綫，（自甲向乙丙則平增，自乙丙向甲則平減）平行於乙丙，積而成甲乙丙面辛癸與乙庚，若甲癸與甲庚，亦若壬癸與丙庚，惟乙庚等於丙庚，故辛癸亦等於壬癸；所以諸平行綫，皆定於甲庚，而全面亦定於甲庚，平行於甲乙諸綫。定於丙戊亦然。故甲庚、丙戊具爲重心綫，交點在丁。故全面必定於丁。試作戊庚綫，因乙庚爲乙丙之半，乙戊爲乙甲之半，故戊庚必平行於甲丙，因乙庚戊與乙丙甲爲等勢三角，又庚戊丁與甲丙丁爲等勢三角，故有比例。



一率　戊庚　丁庚

二率　甲丙　甲丁

三率　乙庚　戊庚　一

四率　乙丙　甲丙　二

由比例觀之，丁庚爲甲庚三分之一

甲丁爲甲庚三分之二，此等腰三角求重心也，

三角不等邊者理亦同。

有桶水高八十六寸，水自底流六時而盡。試推其水面於各時下退若干，并論其理。

法以六時所過之路一、三、五、七、九、十一相加，得三十六，以除八十六寸，得二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一十四，次以各時所過之路乘之，得相比及水面下退如下：

初時水退　二十六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一十，

次時水退　二十一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一十八，

三時水退　一十六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二十六，

四時水退　一十一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三十四。

五時水退　七寸又三十六分寸之六，

末時水退　二寸又三十六分寸之一十四，

初時所過之路　十一

次時所過之路　九

三時所過之路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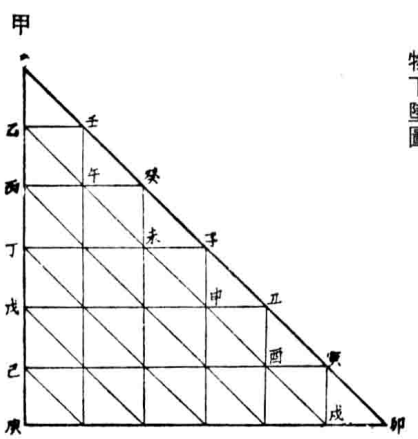
四時所過之路　五

五時所過之路　三

六時所過之路　一

水之下退漸減速，與物之下墜漸加速相反，試以物之下墜明之如圖，甲爲時初，歷時六，每時加速均等，如第一時爲甲乙，速爲乙壬，路爲甲乙壬之積；每時加速之力，如午癸、未子、申丑、酉寅、戌卯，各綫加長；每時所行之路，如甲乙壬，乙丙癸壬，丙丁子癸，丁戊丑子，戊己寅丑，己庚卯寅各形之積，總計六時之路，即甲庚卯三邊形。初時甲乙，其速乙壬；第二時乙丙，其速丙癸（二乙壬）；第三時丙丁，其速丁子（三乙壬）；第四時丁戊，其速戊丑（四乙壬）；第五時戊己，其速己寅（五乙壬）；末時己庚，其速庚卯（六乙壬）。其速按時迭加，其每時之路，按隔一遞加，如一、三、五、七、九、十一，此物下墜之理。以甲爲時初，若水下流之理。以庚爲時初，庚卯寅己爲初時水所過之路，己寅丑戊爲次時水過之路，下可類推。

物下墜圖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四年各科歲考題》　天文算學題

試求京師己卯元旦太陽出入時刻。

試求京師己卯元宵太陰出入時刻。

墜物之速率，由地球而推之於太陽，其法如何？

設物自無窮遠墜地，其速不能無窮，試論其理而推其數。

今有　戌＝[天⊥地]卯　試求其級數。

今有平圓，以切綫爲軸，試求其體積。

衷句、邊句相乘等於半徑冪，試作圖解。

今有平圓內容外切二等式句股形，只云外句股和三百九十一，內句股較四十二，求圓徑若干？

正八三二三二〇〇〇〇

今有開方式　負　三〇一九二〇〇〇　試開得若干？

正　八三四〇〇

正　一　三〇〇

格物測算題

有半球與正立圓錐合成一器，其錐頂截去五寸，將半球平面向下而倚於其上，球徑錐底錐高皆尺半，盛水，試求內受壓力若干？

氣學力積反比之理，試言之，并以曲綫畫圖發明之。

有人以泳氣鐘入水撈取貨物，鐘形如圓錐，高七尺，底徑六尺，鐘入水三丈，試推水入鐘若干。

除寒暑表之極冷點，更有所謂寒極，其冷爲人所未經見，而算術尚可推之，實事可驗之，其各法若何？

有千尺之氣熱二百八十度，若減熱三百度，(法輪表)試推氣縮若干？

有氣球盛氣萬尺，熱八十度，(法輪表)升空十里，減熱百度，試推其氣積增減若何？

公法學

遣使之權自主之國皆有之，何以辯之？

此國遣使彼國，有拒而不接者，其故何也？

使臣有四等，試言其序。

遇更易國主，駐京使臣位次何以定之，其定法不一，而各有成案，試言之。

頭等公使得邀破格優待之禮，試言其概。

公使權利之尤要者，試言之。

公使職守，其尤重者在何事？

各國議立條約，所論何事居多？

公使偶不安分，有遣之出疆者，系因何事？并引以成案。

公使停職其故有七，試述之。

化學題

如不能使熱電各力，而欲令輕養二氣相合，須用何物？

如欲分鈺緑鋮緑二質，其法何如？

設有(二)炭(四)輕氣，養氣、輕氣三氣，以何法能將其氣分之？

鋁鋞鑞以何法能化而分之？

如一物內含鈺、炭强、鈺磺强、鈺緑四質，以何法能化而分之？

以何法能多煉磺强水？

作磺酸氣其法若何？

硝强水之性情如何？

輕氣與養氣相感之理如何？

煉輕氣之法如何？

醫學題

按化學以論骨之底質。論變骨之理與大腿骨種發出之理。論脊骨。

論腦骨各處某骨與某骨如何相連？論下口骨與其骨之交節。

論上肢與下肢相同之骨名。論臂肘與其交節。論胸堂與肋中動肉用。論尻骨盤與其男女之分別。

論足橋。論耳部位之大略與其司聽之理。論人真立之時骨骸之奧妙。

天文題(洋文)

試推月距地若干遠，并論其法。

知某星帶徑地之帶徑并星地相距三者，試推其日距角度公式。

克伯爾測天文三綱，試一一言之。弧三角有邊求角，有角求邊，試列其各式。

橢圓求面積，其公式若何？

算學題(洋文)

自鳴鐘一晝夜間共打幾下，試以加乘二法核算。

設圖人種圓地二塊，一有$\frac{五}{四}$畝，一有$\frac{七}{三}$畝，每畝得菜價銀$\frac{九}{一七}$兩，試推共得銀若干。

金山距上海二萬零六百五十四里，設輪船日行八百九十八里，需若干日往返？

日距地二萬七千四百四十萬里，光行每秒五十六萬里，試推日光至地，需若干分妙？

見電光後十五秒方聞雷聲，其聲行每秒一千零四十洋尺，試推雷擊處遠近若何？

於某域南門放炮，見光後越十二秒聲方聞於北門，試推二門相距若干遠。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十二年各科大考題》 天文題

假若某日卯爲日之亦緯度，北呎爲黄赤交角，吶爲地，自春分迄某日所行之度，求表明甲正弦等於丙正弦乘天天正弦。

火星二十四點鐘自轉一周，其内月七點鐘三十九分零十四秒繞火星一周，此月所行之軌道恰在火星之赤道上，此月距火星面上四千洋里，火星之徑爲四千二百里，求人在火星上看此月，自出至落，歷時若干？

秋分之日，求子正時黄道與地平所成角若干度？

有彗星距太陽四億里，自太陽窺此彗星其黄經度爲一百四十度，黄緯度爲十度，南地之黄經度爲七十度，求此彗星距地若干里？

行海路定船方位之法，求表明。

有三角形，其三角之横縱綫爲二與三，五與六，四與八，求三角形之面積若干？

格物測算題

物自極高下墜地，力時變而無恒，其求速公式，何法推之？

物自無窮遠落地，其末速幾乎七洋里，設自無窮遠而落於太陽，試推其末速何如？

有鐘自赤道移至北極，試推其杪擺次數加增若干，并明其用以探測地形之法。

有百斤炮子以一千六百尺之速擊鐵甲船，試以尺磅推算其力。

炮子轟擊土城，若倍其速，必深入四倍，試明其理。

船有鐵桅，必爲空身，試言其故，并算其空身與實體者强弱比例。

漢文算學題

山高一里半，山上有營，平地測得其高度爲三十度，用平地最遠界八里之炮擊之，炮軸應用若干度方向？

岸上東西兩炮臺并列海中，有輪船在東炮臺之正南，於西炮臺測得船與東炮臺成角六十二度四十分，二炮臺相距三十丈，求船距二炮臺各若干遠？

有甲乙丙三家，甲距乙三十步，乙距丙四十步，甲距丙五十步，三家共掘一井，令距三家遠近適等，求井距三家若干遠？

原有工人一百，開河四十丈，二十日工畢。今開河八十丈，欲於四日工畢，求應用工人若干？

原有兵七百名，每年額餉一萬二千六百兩，今有新著兵三百名，發餉三千一百五十兩，求應役若干月？

今有立方積八〇六二一五六八，求方邊。

今有平方積一一六九六四，求方邊。

洋文算學題

有一千八百五十兩銀，生息三年，年利五分，利加利，求總利若干？

有人賣騾子一匹，價錢八十九兩零九弔，而賺原價三分之一，求問原買價若干？（銀價壹兩十五弔）。

譬如十一個人用一百天，一天作十點鐘功夫，挖一坑長一百尺，寬五十尺，深十尺，求四十四人一日作八點鐘功夫，挖一坑深五尺，寬七十五尺，長二百五十尺，用日若干？

有甲乙二人各有銀若干，乙贈甲銀十五兩，則甲銀等於五倍乙銀，甲贈乙銀五兩，則甲乙銀相等，求原有銀各若干？

有人釣一尾魚，尾重九斤，魚頭分量等尾之分量與其半身之分量，而其身之分量等於頭與尾之分量，求魚之總分量若干？

二千五百三十六萬七千八百七十九零四分之一，求開立方。

公法題

海上盤查他國船只，限制有四，試論之。

盤查之權每有條約範圍之，試述其一二。

邦國憑其自護之權，不理局外旗號，而追捕船只者其例案若何？

英美兩國設法禁絶販賣黑奴之事，其大端若何？

美國與英國第二次啓畔其故有二，試言之。

化學題

煤於國家最爲有用之物，然天生之煤質其類不一，所生之熱力并其用處亦不相同，且所含之雜質有益與否？試詳言之。

煤中所含之雜質并其熱力大小以何法試之？

金類最爲有用而最貴重者共有幾種？其最貴重之故，試詳言之。

凡銀礦之類大約系生銀、銀磺、銀緑、銀碘等質，其求純銀之法有幾？并其法若何？

金銹如何分爲六類？

鐵所生之質以何法試之？

・汞‖與・汞二質，以何法分別之？

作磺强水之法若何？

作硝强水之法若何？

作緑氣之法若何？

醫學題

乳與卵之質皆足以養身。

饑餓之理若何？

口内津液之質與功用若何？

胃液之質與功用若何？

胰液之質與功用若何？

膽汁之質與功用若何？

論胃與大小腸所含之氣。

論消化之理。

論養身之理。

論生液之理。

論皮之功用。

論溺之質。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二十一年各科大考題》 漢文照會題

英文照會　爲照復事。案查成都滋鬧一案，本大臣曾以川省藩、臬兩司前往重慶，會同領事及兩教士，查明兹事情由，由閏五月二十一日照會貴署在案。昨於二十四日接準復文，均已閱悉。查來文内於本大臣請派兩司前往重慶會查一節，并未直言不允，僅重述貴署前言，以川東道與領事官就近會商妥辦云云。竊以爲以上辦法，實難應允，若貴署所擬之法，尚能照行，則本大臣無不甚願相從。惟此事最關緊要，若能令川臬前赴重慶會辦，本大臣即可允領事及兩教士與黎道在重慶會商，否則惟有執定前言，在省城查辦此案可也。須至照會者。

法文照會　爲照會事。邇使廣西、越南來報，據稱：股匪現均大備，擬俟屆冬，在越南之與廣西、歸順、州連界一帶蠢動，合力兹擾。而其爲首者，直往中國界内招募人伙，地方官并不阻止。又在彼購買槍械軍火，由海口運至太平府轉送歸順以及左右各處出賣等情。查此事斷不可長，業經法國駐龍州領事官據詳細情形知照龍州文武，而該土匪既擇於冬令釀事，其時在即，本大臣應請貴王大臣迅速電致廣西省，嚴切設法，即行禁止，不準在該省界内募人聯合越匪，并不準運送兵械軍火，緣此亦違悖條約，大傷兩國和好，亟應速爲陳之，已聞我駐龍安領事官，業將此事與蘇提督講論利害，惟仍須貴衙門催飭廣西巡撫提督妥速措置，是所盼切。須至照會者。

俄文照會　爲照復事。本年十一月十九日準貴署將官通事郭玉貴、水勇王勇，前往俄境散放草票，失去無踪，照會前來。本爵詳加披閱，見得辦理。漠河礦務袁道臺所報各情，在該通事等連戶身未經查獲之時，尚不足以爲該通事等必然遇害之據，是以本爵已行俄國該管官，認真設法詳細查明，若查有該通事等果系被害以及凶手果系俄民，自應盡法治罪。惟漠河袁道已閱三月之久，始行照請本國大憲查辦，以致不能就其熱踪查究，實爲可惜，相應照復可也。須至照會者。

德文照會　爲照會事。前於光緒十八年十月十三日，前巴大臣照會貴王大臣，内開：凡各國沿海河岸港口設有炮臺，而與國兵船進口，照例彼此聲敬國炮二十一響。現經本國外部飭令本大臣詢明，在中國應敬國炮皆在何地，并令答復等因前來。遵即備文照會貴王大臣，請將中國應敬國炮各地名開列見復爲荷等語在案，迄今未蒙見復。兹因本國海軍衙門擬將各國所有應答敬炮之地名，查明造册。本國外部又飭本大臣將此事再爲提及，仍令答復等因，遵即備文照會貴王大臣，務望將中國應敬國炮各地名開列，見復爲要。須至照會者。

漢文條子題（英法俄德四館皆同）　言行擬之聖賢，則德業日進；名利付之

天命，則妄念自消；報應念及子孫，則作事自厚；受享慮及疾病，則存心自淡。守本分，就是中國良民；明人倫，就是聖門弟子；保精神，就是道教修煉；存慈悲，就是佛氏心腸。

天文測算題

於某處卯正，太陽高度爲十五度，太陽正東之時，高度爲二十三度，求算某處北極出地若干度？

甲 $=\frac{1}{\text{正弦}}$

設 $\sqrt{5}$ 求算甲加乙爲若干度？

乙 $=\frac{1}{\text{余切}}$

今有式

$$\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1}{\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1}{\text{甲}}\right)^{2}-\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1}{\text{甲}}\right)^{3}+\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1}{\text{甲}}\right)^{4}-\text{甲}\left(\frac{\text{甲}}{\text{甲}}\right)^{\text{甲}}\left(\frac{1}{\text{甲}}\right)^{5}\text{下}$$

求分爲生數？

$$(\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1}\,\text{甲}+\frac{\text{甲}(\text{甲}-1)}{\text{甲}\times\text{甲}}\,\text{甲}^{\text{甲}-2}\,\text{甲}^{2}+\frac{\text{甲}(\text{甲}-1)(\text{甲}-2)}{\text{甲}\times\text{甲}\times\text{甲}}\,\text{甲}^{\text{甲}-3}\,\text{甲}^{3}+\frac{\text{甲}(\text{甲}-1)(\text{甲}-2)(\text{甲}-3)}{\text{甲}\times\text{甲}\times\text{甲}\times\text{甲}}\,\text{甲}^{\text{甲}-4}\,\text{甲}^{4}+\text{下}$$

（二甲）

（三甲）

$$\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text{甲}-1}\,\text{甲}+\frac{\text{甲}(\text{甲}-1)}{\text{甲}\times\text{甲}}\,\text{甲}^{\text{甲}-2}\,\text{甲}^{2}+\frac{\text{甲}(\text{甲}-1)(\text{甲}-2)}{\text{甲}\times\text{甲}\times\text{甲}}\,\text{甲}^{\text{甲}-3}\,\text{甲}^{3}+\text{下}$$

項類推，求算無窮項總合爲若干？

人立於船桅之上，距海面一百五十尺，測天雲高度爲三十度，又測水涵雲影低度爲三十二度，求算雲高若干尺？

天文題

詳論海王星，從何而始知有此星？

測木星小月之月蝕，而可知日地距，其法詳論之。

土星之光環，詳論其理。

水星太陽之中有無他星，昔天文家疑有星焉，其故爲何？

統論火星之小月。

洋文算學題

有人買牛一羣，共價銀一百八十兩。失牛二頭，下餘之牛每頭賣價較買價多銀一兩，不賠不賺，求算牛若干頭？

今有級數，首項爲十零二分之一，二項爲九零三分之一，三項爲八零六分之一，求算二十五項之總合若干？

今有式（五甲－三乙）求算此式自乘九次爲若干？

今有倍級數，第四項減第二項等於一百六十八，第三項減第一項等於五十六，求算各項若干？

有人租肥瘠地共三十四畝，統價銀二百四十二兩，肥地每畝八兩，瘠地每畝六兩，求算肥瘠各畝若干？

假如軍營中有兵一千，其糧足供六十日之需，越二十五日，增八十五人，求算下餘之糧仍供幾許日之用？

設四十五人作工一件，用七十七日，求算三十五人用日若干？

有甲乙二人一同貿易，乙之股分較甲多銀五百兩，共賺銀四千兩，而甲於中分賺銀一千六百兩，求算甲乙股分各若干？

有甲乙運販，各帶錢相等，入市糴糧，甲買二百七十二斤而餘錢二十五弔，乙買二百九十七斤而欠錢一百弔，求算二人帶錢若干？

十四萬八千三百零二兩銀，均分一百五十四人，求算每人分銀若干？

有人買茶葉七百二十八箱，共價錢一百四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弔，求算每箱價錢若干？

有二處相距八十五里零二百四十五尺，其間欲修鐵路三十五尺寬，每二十五方尺，工價銀八十九兩，求算共用銀若干？

十二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弔錢均分若干人，設每人分錢十七弔，仍餘六弔，求算人數若干？

有火車每點鐘行二十九萬五千六百八十尺，求算八百五十二點鐘行里若干？

設有人作工一件，每日工錢五弔，如一日不至，除扣工錢之外仍罰錢一弔，至四十八日，僅剩錢一百六十二弔，求算作工若干日？

化學題

鉛磺內含鉛若干，用鍛煉之法測之，其法若何？

由鉛磺內提出之鉛，欲以鍛煉之法，測其含銀若干，其法如何？

以上法所得之銀，欲測其內含黃金若干分兩，應用何法？

爐房化銀所用過之土碗內常含銀少許，欲以消化法測其分兩，其法若何？

金鉑相合，應以何法分之？

奉天有一種礦質，看似生銀，即生鋦，應以何法分別之？

格致題

以臘燭光比較電燈之光，其法如何？

電燈燃時所用電之工力爲馬力若干？以何法求之？

設有二電綫於某處相依，用較測阻力法，以測其相依之處，其法若何？

設有二平行電綫於某處，有一綫落於地上，其落地之處另用他綫，求之其法如何？

設有海底電纜折斷，以何法測其斷處？

醫學題

血管與血之回行如何分別？

止血諸法。

接骨諸法。

頭痛原故與止痛諸法。

鐵、白礬、魚肝油三者之功用。

漢文算學題

平三角形外容圓，切一邊及餘二邊之引長綫。已知三邊，求圓徑法若何？

大小二弧其和較二正弦之和乘半徑之半，等於大弧正弦小弧餘弦相乘積，試解之。

不等邊之四邊形，任自一角作綫，分本形爲二等分，其法若何？

大小二弧，二正弦相乘，二餘弦相乘，二積相加，以半徑除之，得較弧餘弦，試解之。

有人分銀不知其數，只云每人四兩，餘十二兩，每人七兩，少六十兩，問人數、銀數各若干？

今有式　（甲－天）三　（乙－天）四　二數相乘各若干？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二十三年各科大考題》　前館漢文算學題

今有長方正方田各一，面積相等，只云長方田之長二十五尺。其闊不及正方田之邊四尺，求方邊及闊各幾何？

今有式　天二＝（天＋三）（二天＋八）　求天之同數。

今有式　$-\perp\sqrt{\top\equiv}$求其三方若干？

今有二式　$\equiv\perp\equiv\sqrt{\top\equiv}$，$\equiv\perp$五$\sqrt{\top\equiv}$　相乘得若干？

今有二式　$\sqrt{二四}$　$\sqrt{二四三}$　相乘得若干？

今有式　$\sqrt{甲\perp二甲二\perp甲三}$以$\sqrt{甲三\perp八甲二\perp一九甲}$減之得若干？

今有二位之數，其二位相加爲九，若倍其原數，以九除之，則二位顛倒，求原數若干？

有一人做工，每日工錢三百文，自出飯錢一百文，停工日無工錢，如是五十日，共餘錢七千文，問做工幾日停工幾日？

今有式　$\frac{天\top三　天}{天　天\perp四}$　求天之同數。

今有式　$\frac{甲三}{甲三\top\quad一}$　$\frac{甲三}{甲三\perp\quad一}$　化爲整分若何？

今有式　$\frac{甲天三\text{卷}二}{乙二丙\text{卷}二}$將未知之元遷於分子若何？

今有式　天三＝天二十五天＋四　以　天二七天＋五　乘之得若干。

後館漢文算學題

有大小二數，其二方之和爲一百七十，若大數加三，小數加一，其二方之和爲二百六十，求二數各若干？

今有式　天二十地二＝八九

天＋二天地＋地＝九三　求天地之同數。

有人買羊一羣共用銀二百四十兩，后走失四隻，將餘者仍售銀二百四十兩之數，如是每只比原價貴二兩，求原羊數若干。

今有式　天四十一八天三＋一一九天二　十三四二天＝三六〇求天之同數。

二天＋二地＋人＝四五

今有式　三天＋三人＋地＝四二　求天地人之同數。

四地＋四人＋天＝五五

六天＋三地＋人＝八九

今有式　三天＋二地＋人＝五四　求天地人之同數。

天＋地＋人＝三〇

今有叠分式　$\frac{五}{\frac{六}{四}}$化爲整分得若干，又化爲小數，得若干？

$\frac{四}{四}$

今有諸數　四二　四五　五〇　五四，求其小公倍。

化學題

英文頭班

各種煤炭之火量，以何法較測？

鐵礦内所含之硫磺、硅二質，以何法求其分量？

各種鐵所含之炭精若干，以何法驗之？

洋錢内含純銀若干，以度量表推之，其法如何？

將金沙子提出純金，其法如何？

英文二班

水内含輕緑所生之鹽，以何法驗之？

作硇之法，詳論之。

作緑氣法如何？

作硝强水之法如何？

法文頭班

今有錫鈦鎢等金所生之鹽同化於水内，以何法分試之？

今有金鉑等質所生之鹽同化於水内，以何法分試之？

有鉛磺百斤，以何法推算，其内含純鉛若干？

養氣被人吸入肺腑，變爲炭强氣，以何法證之？

法文二班

用鈹極鑭强水求鐵礦内含純鐵若干，其法如何？

用鈹極鐽强水求鐵礦内含純鐵若干，其法如何？

以上二法，各有損益，詳言之。

白内含鐵炭强若干，以度量表推算，其法如何？

今有鉛汞銀等金所生之鹽，同化於水内，以何法分試之？

俄文

金星石内含銅若干，過電以求之，其法如何？

醋内含醋强若干，以度量表推算，其法如何？

鉛砂子内含銀若干，以何法求之？

今有鍾鐳鈹鐪等金所生之鹽同化於水内，以何法分試之？

德文

爐内所發之煤氣，由何而生，詳言之。

作磺强水之法，詳言之。

金剛石、筆鉛、煤三質皆系炭精，以何法證之？

有鋉磺百斤，以何法推算其内含鋉若干？

代數題後館

今有二式　天地(天丅地)＝七十

天地(三天丅四地)＝一八二　試算天地之同數若干。

有諸人入飯肆同餐，共賬一百七十五弔錢，先訂公攤，内有二人不攤，下餘每人多出十弔，推人數若干？

今有式　$\frac{三天上一二天上九}{天二上五天上六}$　求約盡之。

二數相合爲十三，各數立方相合爲五百五十九，推二數若何？

今有二式　$\frac{一二}{天五}$丅$\frac{一}{地五}$＝$\frac{二三}{三}$　求天地同數若干。

天丅地＝二四$\frac{一一}{二四三}$

數學題第一班

若物二十九零十分之九斤，值十二喜林(先令)五零二分之一本士(辨士)。推四零五分之一斤值銀若干？

甲用所有之銀四分之一，又下餘銀用三分之一，現僅存七十五磅零十二喜林，推此人原有銀若干？

今有屋長十六零五分之二尺，寬十一零八分之一尺，高九零七分之一尺，四壁糊紙，若一方尺價爲一零五分之三本士，推共價銀若干？

甲與乙十日可作一工，甲單作用十五日，推乙單作用日若干？

若五人每日作十六點鐘工，用三零二分之一日，刈十二零二分之一畝麥子，試算七人每日作十二點鐘工，刈十五畝，用日若干？

數學題後館

有院落，長頂寬五倍，墁地共用十磅十喜林十一零四分之一本士，若每方碼價爲二零四分之一本士，推長寬各若干？

今有屋長二十四尺，寬十五尺，高十二尺，四壁糊紙，若每方碼價爲二本士，

試算共價若干？

若二百二十五斤零十二兩糖，價爲三磅十五喜林三本士，推每斤值錢若干？

試算一方里爲若干畝？

有商販購茶葉七箱，每箱重二百六十五斤，價每一百一十二斤二十三磅四喜林四本士，以後出售賣價每斤四喜林零二本士，試算賠賺若干？

弧三角形題

解直角弧三角形之各方程式，詳書作證。

今有甲乙丙弧三角形共三角，命爲甲乙丙，其三邊爲呷叱吶，試證（正弦呷）＝（余弦叱）等於（正弦吶）乘（余弦叱）減（余弦吶）乘（正弦叱）乘（余弦呷）。

相似平三角形之比例爲其相似邊平方之比例。

塔竪平原上，立旗竿，高二十尺，人立於平原某處，測塔及竿皆成角三十度，推塔高若干尺？

若直綫與平面内二直綫正交，試證必與面内各綫正交。

代數題前館

一百四十四兩銀，欲均分若干人，若少二人每人可多分銀一兩，推人數若干？

今有二式 天＝𠆢（天⊥𠆢）＝八十
天＝𠆢（二天丁三𠆢）＝八十　求算天地同數若干？

今有式 天四 丁——五天⊥二四
二四天四 丁——五天三 ⊥　約盡之。

二數相減爲三，各數立方相減爲二百七十九，推二數若干。

今有式 一 ⊥𠆢 十一
天——五 ——＝三
天⊥𠆢＝二四三 三一
二四三　求天地同數若干。

《同文館題名録・光緒二十四年大考外文翻譯題》 英文照會

爲照會事。兹據本國駐廈門領事詳稱：本口海防廳於賊盜案件，辦理松懈，令人難解，幾幾乎每日有拿獲真贓實犯之案，將犯送廳究懲，咸經該廳藉端釋放，并不治以應得之罪。又雖經領事屢次將賊犯姓名告知，該廳竟未緝獲一名。今略陳三案，即知該廳如何辦理也。一、前四個月，怡和棧房被人竊進，偷去煤油數百箱。經領事將賊犯三人拿獲，送至該廳，至今并未懲辦，贓物亦毫無追起。二、近來在臺灣記英行内，拿獲一賊，該賊正在欲行偷竊三百餘元之貨物，經領事送交該廳。該賊雖系著名竊匪，又系知情窩贓之犯，因其以酒後無知爲詞，竟行釋放。三、近日有賊匪三名，上船行竊，經領事拿送該廳，其中二人，盡人皆知爲賊黨，因以所偷之茶葉，原擬送還原主爲詞，亦叨釋放。其一人承認偷竊，僅枷號十日而已。聞得衆論，咸謂該廳衙署與賊黨勾通，廈門全口中外商民，均以該廳辦理不善，毫不掩飾，致多物議各等情前來。本大臣據此，相應照請貴署嚴查該廳行止。在本大臣之意，以爲極應由貴王大臣電行閩省，查看該員辦理竊案情形，并飭派干練委員，前往代辦，是爲切要。須至照會者。

法文照會

爲照會事。山東梨園屯教案，本大臣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文商辦結，於七月三十日接準貴王大臣照復，内開嚴拿首犯一節，自系教案内應辦之事，東撫亦無不認真究辦之理。本衙門咨催該省，俟緝獲首犯，再行照會等因到本大臣，迄今已閱兩月有餘，而貴署仍未將十八魁首犯拿獲懲辦之事，知照前來，且計貴王大臣咨行東撫，東撫轉飭梨園屯一帶遵辦，均數日内可至當可要犯刻即捕獲。蓋十八魁匪首姓名住處地方官素所熟知，亦經本大臣早於五月二十七日照會，附將清單列送查收。然兹據山東迤北馬主教禀呈：足見東撫將此案應辦，以資妥速了結之各事宜，雖經主教就近函催辦理，均未措辦。僅拿十八魁兩人，一系閻四妮，即閻士和者，而均非首要，是案仍懸未理。其案出負咎之吉道洪守，經本大臣請予撤開，仍任原職，與冠縣知縣曹倜一味搪塞，不令將匪加以威力懲處。是故教民復遭荼毒不絶，本大臣亦無從詫異。據馬主教來信稱：九月二十日黎明，梅花拳與十八魁匪，將冠縣之紅桃園教民殺斃三名，房屋被燒若干，并將小李固教堂與配房共燒毁八間，并陳家莊教民一家房屋，均被燒毁等情。并由直隸迤南步主教函告：直屬鄰近地方，住有教民處所，亦有滋擾燒屋情事等語，似此局勢，斷不忍其綿長。山東巡撫接收貴署飭令，既不爲遵行，并縱吉道洪守曹，阻滯不令舊安復修教案妥結。本大臣爲此照會貴衙門，希即專奏請將上開三員撤換，并飭下將冠縣一帶各教案，即行設法妥洽了結，如此委辦了事。前因張道上達屢辦教案，均能持平，并令民教相安，目下似宜用之，以期得力。查張道已回山東，自能從速前往辦理，至貴王大臣倘不肯具奏，本大臣則以爲意

在久擾山東迤北及直隸連界境內教堂教民，即當請我國家將此案與四川廣東各巨案，并向中國國家索報將事可也。須至顧會者。

俄文照會

爲照會事。近來迭據塔爾巴哈臺俄領事將塔城恭贊大臣衙門辦理中俄交涉局所辦未合，每以疑俄屬哈薩克在交界地方犯罪爲詞，擅行扣留、監禁數月之久等情，詳報前來。若果俄屬哈薩克實有被告情事，則該局應照約即交俄領事，不得擅拿監禁。惟速除該處官此項非理所爲，如何至要以固鄰邦睦誼，貴國自然知悉，因請貴署將此刻即轉行塔爾巴哈臺恭贊大臣，屬其與中俄交涉局嚴遵條約，慎勿擅自收禁俄屬哈薩克，禁押多時各事，格外查察。如何辦理，希即見復可也。須至照會者。

德文照會

爲照會事。本大臣曾於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山東濰縣出有告示，內似唆使居民與該處勘路查礦之德國人爲難，因照會貴署請轉飭將該告示即行撤回在案。嗣又經在貴署面談之際，本大臣問及此事如何辦理，當時在座列位大臣回答，已飭確查，俟回復到日即行知本大臣等語。嗣於本月初七、十五兩日接準照會各文，籍悉山東巡撫遵照貴王大臣之命，現已通飭所屬保護游歷德國人，此原系各地方官之責任，果加意保護，固屬可嘉。惟查濰縣告示一節，至今并未提及。因思新近山東數處滋事，本國聞之不勝詫異，業經本臣與貴王大臣陳明在案。茲者務望貴署設法，俾本大臣早可將此告示一事之情由達於本國，并可達明該告示已行撤回，妄出告示之官，已行責辦，此固最要之件也，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翻譯題

桃源縣知縣稟稱：七月初間湖水陡長，將王家嘴土堰冲塌二十餘丈，淹及城根，該縣土城卑矮，城內倉庫監獄，均關緊要，即經籌備料物，督率兵役，晝夜防護。七月十七日晚間，忽起大風，水高於岸，附近村莊廬舍，淹入水中。先經曉諭居民遷避高阜，幸未損傷人口，而風栖露宿，貧民口食無資，實堪憫惻。經該署府於府庫內酌動銀五百兩，督縣先行散給餅饃，量爲接濟。迨八月初間，湖水漸落，縣城可保無虞。城外堤堰，亦經搶築出水，足資防護。惟被淹較重之黃河南岸，吳城陸城兩鄉，房屋坍倒，貧民栖食兩無。稟請照例給予撫恤等情。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之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今夜天氣晴亮，咱門出去瞧瞧月亮好不好？很好。出去之後，工夫不久，月亮即出來了，形如紅盤，又大又亮，必是到月滿之日了。星星亦當出來，星體比月體仿佛較小，其實皆比月體大數千倍，因星星離地太遠，人看著以爲其體小耳。白晝因太陽照著，星星皆不能見，蓋太陽光大，星光小，故不能見也。萬不可因不能見，就以爲白晝無星，無論晝夜，天上總有星星。

《湘報》第一七號《時務學堂第二次挑取學生試題》 本月初一日，右帥札委黃廉訪在南學會扃試，第二次投考時務學堂學生共一百五十名。其題目分爲兩等。年稍長者題：黃老之學最爲誤國，試申論之；孟子惡卿願論。年幼者題：問南學會開會是何意思，有何益處；《管子·弟子職》書後。

《湖南官報》第一九八、二〇二、二〇五、二〇六號《記京師大學堂考試題》

仕學館試題

史論題

德宗任李鄴侯陸宣公而唐業苐造論。

韓柄國何以不能用張元吳昊論。

算學策題

問算學爲中國最古之學，《周髀》《九章》其來最舊，而後夏侯陽張邱建等其所撰著，至今日猶有傳書，有元一代，則疇人尤廣，試舉其最著者及所撰書名。

明季西人法中國頗有異同，然其理無爽，其借根方代數諸術以中國何法當之？

國朝算家著作尤繁，自宣城梅氏之外，更推誰氏？能專精西法者厥有幾家？其各舉所知以對。

問比例一學，其用極廣，今日以國庫歲入歲出之預算若何？

政治策題

問近日中外條奏屢言刪減例文，道光中，鴻臚寺卿劉良駒曾有此奏，謂胥吏舞文由於例繁。吏部郎中黃輔辰，以爲不清治源，但云減例，滋弊益甚。議駁不

行。宋蘇軾有言：漢唐法不明而用之不密，吏得以空虛朕據之法繩天下，故小人以舞法爲奸。宋法令明具而用之太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可指以爲瑕；欲與者，雖有所乖妨，而可借法以爲解。其言最爲持平，然他日又謂任人而不用法，則法簡人重，其弊也請謁公行，威勢下移。今舉於禮部選於吏部者，如使有司皆若唐以前得自以意進退，天下人恣攬爲害何以止之。則仍以守法爲重矣，唐以前之法果不可行於宋以後歟？

問漢武帝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捕弗滿品，主者皆死。吏畏誅相匿，盜賊益多。至宣帝時張敞爲山陽太守，郡内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而以爲清治，是宣帝用法寬於武帝，而其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光武建武中，羣盜并起，吏雖逗留同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爲效，但取獲多爲殿最，於是更相追捕并解散。兩漢盜賊之課得失如此，何得之於疏而反失之於密歟！今例定盜案參限，論者皆以爲太嚴。且必獲犯過半，兼獲盜首，方於免議。故相率諱有爲無，諱劫爲竊，諱多爲少，不早報，不實報。萑苻已起，上官不知，寇亂潛伏，皆由於此。或謂非爲寬減照例處分，斷無禁絶之法，其信然歟？

交涉策題

問土耳其四分五裂，政散民流，何以六大國爲之保護，其用意安在？兼弱攻昧，中西所同，而歐洲至小之國如瑞士摩納哥安道爾列敦支士敦何以能自存？公法條約交涉所最重，近年荷蘭且立萬國公判會，可恃者惟鐵與血耳，其言果可信歟？畢士馬克爲近世著名外交家，其政策安在？能言其大略歟？美利堅助古巴自立，并吞夏威(仁)(夷)、菲律賓，何以與孟禄之約相反？而南美洲諸國已漸入德人勢力範圍，何以美反坐視俄法聯盟？其立國之道既截然不同，何以能持久？俄欲用以制英法，欲藉以謀德，一旦開釁，果可恃以爲援歟？商務盛而各國皆注重海軍，十年以後兵事又將變矣，能預測其所至歟？列强之謀人國也以商，自保護稅之策行，而各國及以資本代貨物，其計愈工，何法可以制之？回部四國，英俄所共争，其將爲波蘭印度之續歟？抑將從土耳其之例也，識時務者在乎俊杰，盍縱言之。

問甲乙兩國締結條約後，因條約中一款彼此互生異見，遽起紛争，當此時兩國以何良法解之？

輿地策題

問《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北史・西域傳》言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揆，以今地漢之兩道，魏之四道，其異同何在？均經今何地？務詳明之。

問《禹貢》一書爲千古志地之祖，仿其法而作者，如《山經》則仿「導山」，《水經》則仿「導水」。班固《地志》則仿「九州」，均得《禹貢》之一體，遂爲名作。近世西人志地分爲天然地理、政治二大綱，所謂天然者，指地面固有之形勢不假人力經營而成。所謂政治者指人力區畫地面各事，如體國經野之類是也。其説與《禹貢》編撰之法有無異同，試詳言之。

物理策題

問政治、社會等學，爲考求人事之學；物理學爲考求宇宙萬物理法之學；今以物理學之原理運用於政治社會等學，其運用之法若何？

問開民智要在普及物理學，其普及之良法若何？

師範館試題

修身倫理大義題

大學言治國之道本於修身齊家，試論身家與國所以相關之故。

學校重智育尤重德育，故議者謂，欲開民智必先和民德，應用何法勸諭而聯固之，以維國本而作人才？

中國史學題

問讀《周禮》者每疑其設官之繁賦斂之重，施於後世斷不可行。及考泰西各國設官賦斂之法，乃一一與《周官》相符合，行之中國則滋擾亂，行之外國乃極治平，其故何歟？

問衛文公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此數語足以包括今西人政治之本原歟，抑尚屬支節也，試縱言之。

問子産以區區之鄭介居晉楚之間，徒以口舌争存，能言其要領否？

問韓非子以儒俠同譏班孟堅詆《史記》，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日本變法之初，頗得力於俠，然則俠亦不可廢歟，試言其故。

問漢武帝盛擊匈奴，唐太宗厚遇突厥，禦外之術固各有不同歟，試略言其得失。

問西漢君臣黄老致治，行之今日，則病國廢事，流弊無窮，能申明其故歟？

問孫之翰唐論謂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其説當否？

問宋之重兵聚於京師而國勢弱，唐之勁兵擅於藩鎮而國勢强，盍推論其利

弊之所在。

問宋之均輸與漢之平準其法同異若何？

問買田省餉建議於葉水心而賈似道公田流毒至今，能言異同得失否？

問朱子晚年論人才頗太息於辛幼安、陳同甫，假如朱子當國，用幼安、同甫爲將，能恢復中原否？

問才略并稱，而胡文忠論人尤重略，古今來有略者何人爲最，試舉所知以對。

三問完卷。

外國史學題

問泰西史家謂國之能造文明極軌者，必海綫延長而爲江河灌輸，其説於古則徵之希臘羅馬，近則驗之英吉利，然亞洲南洋諸島及高麗南掌諸濱海國亦便交通，振古洎兹，未爲上國，豈前例非歟，抑亦有他故也？

問大彼得、華盛頓、維廉第一功德孰優？

問歐洲名將三，其一曰亞力山大，其一曰罕尼伯勒，其一曰拿破侖，三者將略因時各有殊致，而亦有所短長，能各言其梗概否？

問意大利建國三杰爲誰？其行事之異同若何？

問古者文物之國治安日久，則見困於僿野簡質之民族，此不獨泰東爲然，希臘之於馬基頓，羅馬之於峨特日耳曼，其尤著也。自火器日精而此事遂絶，能明其理歟？

問回教興於何地？始自何人？當中國何時？其教主開宗事迹見於中國古籍最詳者何史？試約舉之。

問普魯士之强由於勝法，其先嘗用兵於附近之二國，能舉其事略否？

問波蘭内政之腐敗未必過於土耳其，然波蘭分而土耳其存者，有其故歟？

問上古波斯希臘交涉大略。

問大秦國見中國史乘昉於何書？爲今歐洲何國？

問普法戰争本末大略。

問美利堅建國本末大略。

三問完卷。

算學題

問三千九百十六以七百六十乘之，得數若干？

問今有六分之五，九分之八及十五分之七，求通分。

問今有某數四倍減去四十五，其所剩之數比四十五減去某數所剩之數相同，其某數是若干？

問今有代數二式如：三甲|二乙|丙及二甲丁乙|五丙求其和。

問幾何學中所稱之圓何義？

問三角形内三角之和等於二個直角，以何法證之？

問今有十二人分銀六萬七千二百十六兩，問每人得銀若干？

問今有十八分之五，二十分之十七，十五分之十四，三分數相加，問得數若干？

問今有金銀混合物二種，一種千分中含金八百五十分，一種千分中含金九百二十五分，今將此二種物混和制造金元十五兩，千分中含金九百分，問各種應提取若干？

問如以三丁天約天天天|八天丁三得若干？

問今有三角形二個底綫及高相等，面積亦相等，宜以何法證之？

問圓内有四角形，其角與角相對，所加之和等於二個直角，今宜以何法證之？

四問完卷。

教育學大義策題

孔子言上智下愚不移，而孟子乃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旨異同，蓋舉其大義以對。

教育學以倫理學、心理學爲根據，試闡其理。

中國地理學題

問《漢書·溝洫志》，齊人延年欲開大河出於胡中東注海，試揣延年之意，揆之今地當由何處開河，何處入海？

問漢張騫請通蜀達身毒之道，武帝遣使出西南夷指求卒不得通，以今之地望揆之，應由何處通道方稱近便？

問自陝入漢之道有三：曰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自漢入蜀之道有二：曰金牛道，未倉道，皆古今險要處。此數地之山勢系如何聯屬？如何分支？

問春秋時楚有方城之險，城口之隘，南宋時有光黄五關，皆南北衝要，此數處山勢系如何聯屬？

問海赤道下之水常向赤道下流，其故何也？

問凡長江大河於將入海處往往分爲無數支流，或於入海之口成大洲島，試詳其理。

問中國沿海之岸，自長江以北大沽口以南，惟登萊半島爲峭岸，餘多綫沙，其故何也？

問長江流域在中國爲最廣，試略明其流域之界。

問北宋於三關外置緣邊壙濼以禦契丹，其遺迹尚可尋求，試就今地明之。

問元太祖子朮赤及察合臺睿宗子旭烈兀封地，有西方三大藩之稱，試言其疆域所在。

問東三省至大川流，試舉其名目及流域所經之地。

問中國沿海之地，如旅順、如威海、如膠州灣、如舟山、如大鵬峽、如香港均極好屯泊之處，試略言其形勢。

外國地理學題

問中國京師與英國倫敦時差凡八點鐘，試求其理。

問從中國京師往英國倫敦其水程幾何？并沿途所經要地，能指其名否？

問歐洲各國京師之名，并其商阜之最著者。

問亞細亞洲中間多高平原，試明其所在及聯亘之勢。

問亞細亞洲之水分四向而流，試明何方之水流爲最長，何方之水流爲最短？

問亞細亞洲有向南伸入海中之半島，在南者爲阿剌伯、爲印度、爲後印度即緬甸暹羅安南及馬來隅等地，在北者爲岡札德加，試以歐羅巴洲地勢比之，與亞洲各半島相似者爲何地？

問英吉利、日本皆稱地球雄國，而其國內均無長河大川，其故何也？

問英吉利據仰光，法蘭西據西貢及河內，均承雲南之下游，將來仰光等處商業果孰衰孰旺，詳其原因。

問英吉利據地中海之馬里他島爲海軍重地，又西據直布羅陀以扼大西洋之口，論者爲英吉利能得地中海全勢，其說熟否？

問昔年俄羅斯據海參崴，英吉利即欲據巨文島，其後俄人借租旅順口，英復借租威海衛，試明其地之關係。

問俄人常欲借朝鮮之馬山浦爲屯兵地，日人輒力拒之，試明馬山浦地勢及兩國用意所在。

問俄人常欲修鐵路入阿富汗與印度鐵路接，又欲得波斯海灣爲出海之口，英人均力阻之，試明其關係。

物理學題

問物理學中所謂物質變化有三種變態，其三種變態若何，試論之。

問動力與靜力之區別。

問鐵艦浮水面其理若何？

問攝氏寒暑表之區別若何？

問以杖植水中若見其曲折之影者，其理若何？

問何謂光綫之屈折。

化學題

問化學之變化與物理學上所謂之變化其區別若何？

問水系由何氣而成？

問物體之燃燒其理若何？

問呼吸之理，能以化學解之否？

問有謂太陽光綫由七色而成，能以何法證之？

問化學中原質之分類？

《京師大學堂檔案・教務類》卷一一九《學部考試譯學館甲班學員畢業試題

（舉例）》 國文題：子產論

人倫道德題：姚江學派得失論

洋文論說題：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洋文翻譯題：（略）

國際公法題：

領事裁判權與治外法權有區別否？試詳論之，今有甲乙兩國交戰，甲國占領乙國土地，其土地內所有財產，甲國應當如何處分？

法學通論題：何謂國家主權？

國家理財學題：租稅制度分爲幾類？

純正經濟學題：單本位制與復本位制之利害得失，試詳論之。

商業經濟學題：保險事業種類

教育學題：

學校訓練與家庭訓育應用何法，以聯絡之。

普通教育宜合不宜分之原因？能詳舉之否？

記憶養成法有幾種？

萊因瓦之五教段，能一一舉之否？

學校教育最重感情，而感情教育每難於他種教育，試舉其艱難之由來。

《直隸教育雜志》一九〇五年第一九期《學務處考試紀題》　山西大學堂專齋畢業生由晉撫考試合格，拔取前列之龐全龍等二十五人，已給舉人出身文憑，申送京師學務處復試。茲將學務處考試各題目録下：

經學題：周書有罰鍰毋鬻爵說。問《周禮》訟獄聽於土師之屬，而地官司市，別掌市中憲、徇、撲之刑，大訟市師莅之，小訟胥師賈師聽焉，蓋不以治民者治商也。今各國均有商律，而中國無之，果應及時仿行否？

中史題：兩漢風俗論。周秦以後西北各部建牙之地，試以今地釋之。

西史題：維因會議之原因（西歷千八百十四五年）及對於維因會議列國之意向行動，及其結果如何，試詳論之。

問羅馬法王權之盛衰？

政治題：三權分立論之得失如何？

何謂立國之要素，試條舉之。

理財題：金銀價格之變動，原因何在，盍縷陳之。

地理有厚薄，其故何在，試詳陳之。

地質題：岩石之風化如何？

地震原因，其說不一，以何者爲最確？

地輿題：歐洲各國割據亞（阿）非利加之形勢如何，試詳考而爲之說。

由上海至馬耳塞之海路，其間海洋港灣岬角商埠，試舉其著名者依次列之。

地理題：地上力所以變化地面之狀態及其影響如何，試詳述之。

氣候帶之所由生，氣候帶與寒暖帶之關系如何，試詳其說。

植物學題：單子葉植物及雙子葉植物主要之區別，試詳述之。根莖、球莖、塊莖、鱗莖四種，試每舉一植物以爲例。

化學題：温度攝氏九十一度，壓力九百密里邁當（厘米）之時，某氣體之容積爲四百立方生的邁當（立方厘米），問在標準温度及標準氣壓之時，此氣體之容積幾何？錳之酸化物中，有爲金屬性者，有爲非金屬性者，試舉其理以説明之。

化學實驗題：試述輕碘之制法，并作方程式以明之。

設有鹽酸與硫酸之混合液，欲證明其確系此兩種酸所混成，當用何法。

生理題：問腦質何故長幼有別，智愚各異。

食物進口後，迄大腸，其消化層次如何，試詳述之。

衛生題：設有人偶得肺癆等疾，服藥固善，然衛生更應講求，試演其説。

設有房屋爲毒病如天花喉症等人久居以後，當用何法去其傳染之毒。

救急題：（缺）

動物學題：試舉脊椎動物特征之處，左記各動物，在分類學言之，屬於何部類，其性質若何：（一）兔，（二）鯉，（三）珊瑚。

物理題：試述能力不滅説，并就一墜落體以證明之。

光綫、熱綫、化學綫，三者之異同如何，試詳論之。

公法題：葛羅去之公海論與塞爾殿之閉海論，孰得孰失？今日世界所實行者，究系何種學説，試詳陳之。

兩國交戰，甲國土地爲丁國所占，媾和以後，條約中并未聲明應歸何國，則此占領地并於乙國乎？抑須返諸甲國？試據公法以判斷之。

《四川學報》第九册《四川高等學堂試驗題》　日文題

普通丙班：

一、用三種「カラ」各作一語。

二、用接續助詞「ト」而各作二語。

三、反譯：

私共ハ每日學科ガ終リマシカラ自習室ニ入ニヰリマシテ復習シマス。四川ノ高等學堂ヌ卒業シマシテカラ東京ニ留學シマシテ博物ト地理修ヌマス。

四、用左（下）諸語而作一疑問語

地圖　物理　何處　本　買　你

五、訂正語中之誤謬

若イ時ニ勉强シマスカラ歲ガ取リマシラモ必ブ。

速成師範：

一、反譯

你方へ毎日何處デ書物　讀シマスカ。

私共ノ自習室デ讀ニマス。

私ノ眼病ガ藥デ治リマシタ。

二、用テ「モ」而作三語

三、用指定時候之助詞作二語。

四、訂正語中之誤謬

イ講堂ガ私共機有リマス。

ロ私方ハ今年ノ六月ニ卒業マス。

五、用左(下)諸語而作一語

降　書物　濕　雨　帽子

優級理科師範：

一、反譯

私モ私ノ朋友モ學校デ英語ヨ習イマシタ。

昨夜暴イ風カ吹キマツタカラ松ノ木モ杉ノ木モ折レマシタ。

二、訂正語中之誤謬

藥ガ飲シマステモ飲食モ慎シマスナラバ病氣治リマヤメ。

授業始ルマスカラ化學藥品直ニ講堂持シテ來テ下サイ。

三、用排列同狀事物之助詞「モ」作各二語。

四、用助詞「デ」(有以字用字之義者)作各三語。

五、用左(下)語各作一語

イ讀　歷史　本　點　燈

口山　登　下　眺

經學倫理題

速成師範：

一、鄉射禮大夫與士爲耦之義。

二、《樂記》采録《荀子》而删其最精之語，其語若何？

三、禮射有其三，所用之侯亦異，試舉其要。

四、釋射布名侯之義。

五、大學生徒有爲兵之義務，見於《周禮》何官？《禮記》何篇？其文若何？

六、《禮經》十七篇無祭五祀之禮，其義安在。

優級理科師範普通甲、乙班：

一、鄉射禮大夫與士爲耦之義。

二、《樂記》采録《荀子》而删其最精之語，其語若何？

三、禮射有三，其所用之侯亦異，試舉其要。

四、釋射布名侯之義。

五、大學生徒有爲兵之義務，見於《周禮》何官？《禮記》何篇？其文若何？

六、古書市朝二字多并舉，其義若何。

普通丙班：

一、春秋七等進退之文，與鄉射某酬某子之義，何以相通？

二、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設尊何處？

三、鄉飲酒禮，衆賓之席不屬，其義安在？舊説以賓與賢能爲鄉貢一人，其説然否？

四、鄉飲酒禮，諸公大夫來參觀者，其待遇之禮若何？

五、古人樂歌秩叙若何？

六、聘禮，《左傳》有言使臣調查之事，試證明之。

中地題

速成師範：

一、因地理學推世界發達之公例與亞洲之將來，當如何？

二、叙次亞洲雙子河及内地灌域所在之地。

三、阿爾泰山於國防綫最有關系，咸同以前之國界與現今舛異者幾地，能詳述之否？

四、揚子江之支流通民舟者廣若干里？黑龍江之正流通輪舟者長若干里？黄河通舟者幾處？試分别言之，并論其河流之關系。

五、中國海岸分爲四部，試詳其界劃與灣港之最著名者。

六、五口通商始自何時？陸路通商有幾？何地？通行航路者有若干公司？以何公司最占優勝？

優級理科師範普通甲、乙、丙班：

一、因地理學推世界發達之公例與亞洲之將來當如何？

二、敘次亞洲雙子河及內地灌域所在之地。

三、阿爾泰山於國防綫最有關系，咸同以前之國界與現今舛異者幾地，能詳述之否？

四、喜瑪拉雅山共分幾部？何部屬何國？并何部有何高山？

五、述中國沿海潮汐及洋流之大勢。

六、渤海與黃海以何地爲界劃二海？著名之灣港幾何？并略舉其形勢。

珠算題

速成師範：

一、以錢一千能買銀八錢五分，問一兩之價若干？（截小數）

二、問十三兩當一斤的小數若干？設某物一斤值銀十五元二角，問某物十三兩之值若干？

三、設有資本金五四三七兩，共獲利一二五〇兩五錢一分，問本金一兩獲利若干？

四、說明珠算乘除定位之法。

國文題

優級理科師範普通甲、乙、丙班：

立國大本，一爲主權二爲定域三爲人民論。

《湖北農會報》第二期《宣統二年學部復試湖北高等農業學堂林科畢業生場規及題目》

考試場規：

（一）試場編定坐號，各於卷端標明，不得任意挪移。

（一）試場不準挾帶書籍及抄録紙片，如經搜出即時扶出，不許畢業。

（一）試場不許交談，不許任意行動，遇有溲便等事必須出場者，應先陳明監考官。

（一）交卷時刻均有限，如有逾限者由監考官於卷面記明，將來核算分數，逾時一分，即扣本門分數一分，多者照此遞加。

（一）交卷後即須出場，不得勾留。

（一）試場如經察有換卷傳替等弊，與者受者一同扣考。

考試題目：

森林數學：

（一）胸高形數與正形數之異同得失。

（二）設有五十年生之立木，其材積爲14.62立方尺，五年前此立木之材積爲13.24立方尺，試求一年間之生長率若干。

（三）望高二丈六尺，測點高三尺，測點直徑一尺四寸，問材積若干？

畋獵學：

（一）試述鹿之繁殖方法。

（二）熊之獵法。

（三）雉之關於農林業之利害如何？

森林管理學：

（一）監督施業官組織與林區署組織。

（二）監督業務之區域。

（三）森林保護業務之範圍。

森林保護學：

（一）昆蟲之爲害森林甚巨，其一般預防法如何？

（二）森林雜草間接之害如何？

（三）試述對於旱災之保護方法。

林政學：

（一）一國之土地甚廣，當以何地經營林業方與國家經濟上有最大利益？

（二）設置保安林之損害賠償，應歸何人負擔？試詳論之。

（三）監督城鎮鄉林之方法共有幾種，中國當採用何法？

林產制造：

（一）盛粗制醋酸二十瓦於瓶中，加試驗液使成赤色，以碳酸曹達五十三瓦溶解於一立方厘米之規定液，注入八十立方厘米即變紫青色，問此粗制醋酸中含有純粹醋酸幾何？

（二）試述木材干餾法之大略。

（三）樟腦精制法。

法律大意：

（一）法律與命令之區別若何？

（二）人民於公法上之權利若何？試條舉之。

理財：

（一）重農學派與重商學派之異同得失如何？

（二）試說明分業之利弊與救弊之方法。

森林利用學：

（一）試述香菌栽培法之大略。

（二）針葉樹材與闊葉樹材之區別。

（三）欲防木材割裂，伐採後即當如何處置，試詳論之。

造林學：

（一）森林植物帶有寒温暖熱之分，湖北屬於何帶？試舉一二主要樹種，以證明之。

（二）設欲於武昌蛇山造一經濟林，問宜用何樹種？

（三）試述區別樹種之陰陽各條件。

森林道路學：

（一）路面摩擦系數爲0.4，問限制勾配幾何？

（二）路寬六尺材長四尺，問園路之半徑若干？但木材由路之中心通過。

（三）車輪之性質如何？

森林法律學：

（一）中國森林法律尚未厘定，欲振興林業當從何處着手？

（二）開墾森林應如何立法限制以維公益？

（三）共有林分割之得失如何？

化學：

（一）普樂比爾酒精共有幾種？其性質是否相同？試詳言之。

（二）純粹美當之造法及其反應如何？

（三）用馬鈴薯造酒精之方法。

森林經理學：

（一）設有矮林三百畝，伐期二十五年，其一年之總生長量爲六百立方尺，問此森林之法正蓄積幾何？

（二）不法正林之訂正方法如何？

（三）試述作業級編成之條件。

動物學：

（一）試述哺乳類動物骨胳之大略。

（二）試舉走禽類及猛禽類性質。

（三）昆蟲類之呼吸器如何？

農學大意：

（一）試述排水之利益。

（二）灌溉用之水以何者爲適宜？

（三）試述飼料中之重要成份。

殖民學：

（一）國家殖民之方法如何？

（二）殖民主義關於經濟上之利益若何？

（三）試述海外殖民事業發達之大略。

圖畫：

（一）青寫真制造及藥品配合之法如何？

（二）試述測量制圖之順序。

（三）烏口兩脚器皆屬極易磨耗，其保存修整之法如何？試詳言之。

森林測量學：

（一）修正水準器時用修正螺旋修正其誤差之二分之一，又變其平面之位置而修正他之二分之一，其理由安在？試說明之。

（二）設甲乙兩點間不能互相見透，欲測其距離，其法若何？

（三）試述測定水平角之簡單方法。

氣象學：

（一）雨量之分配與風有極大關系，試言其理。

（二）試述地温之大略。

（三）光與植物之關系如何？

土壤學：

（一）試述砂土壤土粘土之性質，并比較其優劣而申論之。

（二）試述土壤之容水性。

（三）暗渠排水法之簡單者有幾種，其法若何？

地質學：

（一）有機岩中有若干種？并舉各種之名稱及性狀。

（二）地球内部之温度如何？試詳論之。

（三）火山有成層火山及塊狀火山二種，其區別若何？

財政：

（一）財政上監督機關有幾？試詳舉之。

（二）試詳言公債之弊害。

（三）森林應否歸諸國有，其主張國有者理由安在？

物理學：

（一）復冰現象若何，能言其理否？

（二）光綫射於球面鏡與射於靈視（レンス）其區別安在？

（三）彈性有限制否，所加之力與所引之長有何關系？

外國文題：

日本文論說：鴨緑江森林採伐問題及ヒ其ノ經營方法。

日本文譯中文【略】

學習法

許慎《説文解字・攴部》 徹，通也。从彳、从攴、从育。

許慎《説文解字・習部》 習，數飛也。从羽，从白。凡習之屬皆从習。

許慎《説文解字・人部》 仕，學也。从人，士聲。

許慎《説文解字・見部》 覺，寤也。从見，學省聲。

左丘明《左傳・昭公十二年》 左史倚相趨過，杜預注：「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國語・晉語四》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

《老子・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論語・學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論語・爲政》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略】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略】

子張學干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論語・里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論語・雍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論語・泰伯》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略】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子罕》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論語・陽貨》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列子・説符》 列子學射，中矣。請于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孟子・告子上》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略】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盡心下》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略】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莊子・逍遥遊》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略】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穅，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爲事。」【略】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以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説吴王。越有難，吴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辟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齊物論》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鬥。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説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

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於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

「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莊子・養生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全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枝經肯綮之未嘗微礙，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忧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而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子・天道》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爲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天地正；其魄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莊子・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略】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静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由是與！」【略】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莊子・庚桑楚》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莊子・徐無鬼》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説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

《荀子・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蹞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飲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鱓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結於一也。【略】

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静。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説，《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説，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略】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蹞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荀子・大略》 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顔色，出辭氣效。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

《鶡冠子・學問》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

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爲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英豪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爲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捆，不知所之。彼心爲主，則内將使外。内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

《吕氏春秋・用衆》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

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

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

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

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衆也。」

賈誼《新書・先醒》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爲先生，何也？」賈君對曰：「此博號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學道理，則嘿然惛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忳忳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惠然獨先達乎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以治，未亂也知所以亂，未安也知所以安，未危也知所以危，故昭然先寤乎所以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

劉安《淮南子・主術訓》 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

劉安《淮南子・繆稱訓》 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略】

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

劉安《淮南子・齊俗訓》 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略】

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略】

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略】

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肯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

劉安《淮南子・詮言訓》 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

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

劉安《淮南子・説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略】

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略】

見竅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跡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略】

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户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略】

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略】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略】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略】

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臆數十而後足。【略】

以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略】

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南苗異獸之鞹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齕忘其非芻豢也，飯土而忘其非粱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略】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略】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在此手也，傅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彼手而買不數銖。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心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倫扁在下，作而問曰：「不審主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倫扁曰：「此直先聖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倫扁曰：「以臣輪言之。夫以規爲圓，矩爲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也。若夫合三木而爲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傳者也。則凡所傳直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攷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孰能及之？【略】

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而不進，師襄子曰：「夫子可以進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數矣，未得其意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意矣，未得其人也。」有間，復曰：「夫子可以進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類也。」有間，曰：「邈然遠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樂也。黯然而黑，幾然而長，以王天下，以朝諸侯者，其惟文王乎。」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師以爲文王之操也。」孔子持文王之聲，知文王之爲人。師襄子曰：「敢問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韋，和者好粉，智者好彈，有慇懃之意者好麗。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傳曰：聞其末而達其本者，聖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八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父母。」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 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

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揚雄《法言・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略】

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略】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能踰也。」

揚雄《法言・吾子》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

佚名《太平經》卷三十九《真券訣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試而即應，事有成功，其有結疾病者解除，悉是也。試其事而不應，行之無成功，其有結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雖少，斯可解億萬事，吾無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此爲法，可勿懷狐疑，此即召信之符也。」「何謂也？」「夫凡事信不信，何須必當考問之也？古者聖賢，但觀人所行證驗也，知之矣，明於日月。子說積善，不可變易也。欲知吾書，悉取信效於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爲真券，慎勿遺，無投於下方，以爲訣策書章。」

桓譚《新論・求輔》 傳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之致善珍，諮益廣，非特止於十也。《羣書治要》

桓譚《新論・閔友》 高君孟頗知律令，嘗自伏寫書，著作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北堂書鈔》一百一、《御覽》六百十四。

桓譚《新論・琴道》 成少伯工吹竽，見安昌侯張子夏鼓瑟，謂曰：「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爲知音。」《御覽》五百八十一。

王充《論衡・書虛》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

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

王充《論衡・問孔》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

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於，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敕〕。不能輒(形)〔敕〕，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訛〕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

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迢)〔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問曰：孔子之言「毋違」〔者〕，毋違〔者〕禮也。孝子赤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敕，大材略。（子游之）〔樊遲〕，大材也，孔子告之敕；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

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財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敕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憎〕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

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

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禄富貴，得爵禄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

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結〕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敕〕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

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

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

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

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

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之]，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

《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

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

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

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

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當]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命」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

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

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臥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

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

《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予]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己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

問[曰]：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柝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

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

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非]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

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之]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肹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

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曰]「佛肹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也？

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恥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恥之；佛肹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肹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

或[曰]：「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當]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徒]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言]「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

人之仕也，主食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王充《論衡・薄葬》 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

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荀悅《申鑒・時事》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荀悅《申鑒・雜言上》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訓，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虞世南《虞秘監集》卷一《勸學篇》 自古賢哲，勤乎學而立其名，若不學，即没世而無聞矣。且會稽之竹箭，湛盧之斷割，不括而羽之，不淬而礪之，終不見利用之材耳。羲之云：耽翫之功，積如丘山，張芝學書，池水盡墨，當其雅趣，求彼真意，無圖其形容，而滯於體質，此貴乎志意專精，必有誠應也。余中宵之間，遂夢吞筆，既覺之後，若在胸臆。又因假寐，見張芝指一道字用筆體法，斯源也，足明至誠感神，信有徵矣。故羲之於山陰寫黃庭經，感三臺神降，其子獻之於會稽山，見一異人披雲而下，左手持紙，右手持筆，以遺獻之，獻之受而問之曰：君何姓字，復何游處？筆法奚施？答曰：吾象外爲宅，不變爲姓，常定爲字，其筆迹豈殊吾體耶？獻之佩服斯言，退而臨寫，向逾三歲，竟昧其微，況及不學乎！羲之云：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夫道者，學以致之，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則去之逾遠矣。不得其門而入，雖勤苦而難成矣。今止以君臣之體，類以攻戰之勢，將以近而喻遠，必因筌而得兔。務欲成其體要，啟其户牖，庶將來君子，思而勉之。

王勃《王子安集》卷七《送劼弟赴太學序》 今之游太學者多矣，咸一切欲速，百端進取。故夫膚受末學者，因利乘便；經明行修者，華存實爽。至於振骨鯁之風標，報賢聖之言，懷遠大之舉，蓋有之矣，未之見也，可以深慕哉！且吾家以儒輔仁，述作存者八代矣，未有不久於其道，而求苟出者也。故能立經陳訓，删書定禮，揚魁梧之風，樹清白之業，使吾徒子孫有所取也。《大雅》不云「無念爾祖」，《易》不云「幹父之蠱」，《書》不云「惟孝友于」，《詩》不云「不如友生」，四者備矣。加之執德弘，信道篤，心則口誦，廢食忘寢，渙然有所成，望然有所伏，然後可以托教義，編人倫，彰風聲，議出處。若意不感慨，行不卓絶，輕見苟動，見利忘義，雖上一階履半級，何足恃哉？終見棄於高人，但自溺於下流矣。吾被服家業，霑濡庭訓，切磋琢磨，戰兢惕勵者，二十餘載矣。幸以薄伎，獲蠲戎役，嘗恥道未成而受禄，恨不得如古君子四十强仕也。而房族多孤，飤粥不繼，逼父兄之命，睹饑寒之切，解巾捧檄，扶老攜幼，今既至於斯矣。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吾何德以當哉？至於竭小人之心，申猶子之道，飲食衣服，晨昏左右，庶幾乎令汝無反顧憂也。行矣自愛，游必有方，離别咫尺，未足耿耿。嗟乎！不有居者，誰展色養之心？不有行者，孰就揚名之業？籩豆有踐，菽水盡心，盍各賦詩叙離道意云爾。

張説《張説之文集》卷一九《貞節君碣》 〔陽〕鴻字季翔，平恩人也。【略】嘗陋《漢書·地理志》、《周禮·職方志》，時異虚記，心不厭焉。乃攀恒岱，浮洞庭，窺河源，踐岷衡，稽四海之風俗，筭九州之險易。與趙國貫高，圖獻其議，遇火焚盪，天下壯其志而痛其事。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六《贈别元十八協律》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二〇《贈張童子序》 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詽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略】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柳宗元集》卷一九《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耻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横之説，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蹟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衺，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其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白居易集》卷四五《與元九書》　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呼！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於左右。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

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竊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咏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奬，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

又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悦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游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遍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訕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

李翺《李文公集》卷四《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囂然不復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顏子哉。噫！顏子短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崑崙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大海，吾惡知其異於淵之百出者邪！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二《諭業》　《逍遥游》曰：「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聚糧。」此言務遠則積彌厚。成安君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言持不實則危。一則寓論，一則武經，相發明，其義符也。故彊於内者外必勝，殖不固者發不堅。功不十倍，不可以果志，力不兼兩，不可以角敵。號猿貫蝨，徹札飲羽，必非一歲之抉拾；仰馬出魚，理心順氣，必非容易之搏拊。淺闢庸種無嘉苗，類絢踈織無良帛。夫欲利其獲，不若優其爲獲之方；若欲顯其能，不若營其爲顯之道。求諸人，不若求諸己，馳其華，不若馳其實。彼則趍趄於卿士之門，我則婆娑於聖賢之域；彼則巾車於名利之肆，我則冠履於文史之囿。道寢而後進，業成而後索。以其勞於彼，曷若勤於此？以其背於路，曷若齋於家？求售者聲門而衒買，致賤者深匱而俟價，求聘者自容於靚粧，取賄者嫌扁於密影。鮪可薦也，不慮綸罟之不逢；橘可貢也，不慮包匭之不入。務出人之名，安得不厲出人之器？戰横行之陳，安得不振横行之略？書不千軸，不可以語化；文不百代，不可以知變。體無常軌，言無常宗，物無常用，景無常取。在譚其理，覈其微，賦物而窮其致。歌咏者極情性之本，載述者尊良直之旨。觸類而長，不失其要。此大略也。夫比文之流，其來尚矣。自六經子史，至于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幹)，締構大厦，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閲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許公之文，如應鍾鼖鼓，笙簧鏗磐，崇牙樹羽，考以宫縣，可以奉神明，享宗廟。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亘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纓，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李員外之文，則如金鞏玉簴，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内亦體骨不(飢)[凡]。獨孤尚書之文，如危峰絶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傾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耳；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慎。權文公之文，如

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廣厰，户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槩，令人竦觀。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飜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瞥然高遠。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没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絶景。其它握珠璣奮組綉者，不可一二而紀矣。

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功，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或抗轡荀孟，攘袂班楊，皆一時之豪彦，筆硯之麟鳳。今皆游咏其波瀾，偃息其林藪，銓其一揖之舊也，而驟以敦業之言，動子之志，誠未當也。遂絶意隨計，解裝退修，循力行待取之儒規，達先難後獲之通理，將爲勇退，真勇進也，斯可尚矣。子既信余之不欺，余亦貴子之不忽，因源流遵業而列諭焉。

杜牧《樊川文集》卷一《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侄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臉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羣兒輩，意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斂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今年我江外，今日生一陽。憶爾不可見，視爾傾一觴。陽德比君子，初生甚微茫。排陰出九地，萬物隨開張。一似小兒學，日就復月將。勤勤不自已，二十能文章。仕宦至公相，致君作堯、湯。我家公相家，劍珮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强。尚可與爾讀，助爾爲賢良。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争强梁。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吾兄苦好古，學問不可量。晝居府中治，夜歸書滿牀。後貴有金玉，必不爲汝藏。崔昭生崔蕓，李兼生窟郎。堆錢一百屋，破散何披猖。今雖未即死，餓凍幾欲僵。參軍與縣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官罷得絲髮，好買百樹桑。稅錢未輸足，得米不敢嘗。願爾聞我語，懽喜入心腸。大明帝宫闕，杜曲我池塘。我若自潦倒，看汝争翱翔。總語諸小道，此詩不可忘。

《太平御覽》卷六一一《學部五・勤學》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與魏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至睡，秦輒引錐刺股，血流至踝。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景帝時爲博士。少耽學業，下帷讀書，弟子傳以相受，莫見其面，十年不窺園圃，乘馬三十年知牝牡。

又曰：路温舒，字長君，父使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

《後漢書》曰：恒榮，字春卿，沛國龍亢人也。少與兄元卿俱在田捃拾，而榮開書讀之，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日夜不倦。世祖聞，召拜議郎，使入教授太子，帝稱善曰：得生幾晚。後爲太子少傅，帝賜其車馬衣服，榮得之，陳於庭，謂父兄曰：此吾稽古之力也。元卿歎曰：我本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乎！

又曰：法真隱居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何休作《公羊解詁》覃思不窺園者，十有七年。

又曰趙昱常就處士東莞綦母公受《公羊傳》，至歷年潛思，不窺園門，親疎稀見其面。

又曰：張霸，字伯饒，成都人。好學，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爲之，故字伯饒。四遷侍中。謝承《後漢書》曰：戴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蹔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蔡人。家以農畝爲業，而勤學專精讀誦。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之，懼雞，以竿授之。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讀書，不覺潦水大至，流其麥矣。

又曰：袁閎，傳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又曰：曹褒博雅踈通，尤好禮事，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又曰：承宫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承宫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

《續漢書》曰：宫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主恠其不還，求索得宫，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

又曰：崔琦字子瑋，濟北相瑗之宗也。引古今成敗以誡梁冀，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又作《鵠賦》以爲諷。後除臨濟令，不敢之職，解印而去。冀令刺客求之，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刺客賢之，以實告琦，因得脱走。

又曰：荀爽，字慈明。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曰：可爲人師。爽遂躭思經籍，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杜喬字叔榮，累祖二千石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

又曰：李固，少有儁才，雅志好學，爲三公子，常躬步駈驢，負書隨師。

《魏志》曰：楊俊同郡王蒙，少孤，爲人僕隸，年十七，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捶楚。俊美其才，即贖着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居，官至散騎常侍。

《魏略》曰：常林，少單貧，爲諸生耕，帶經鋤，其妻自擔餉餽之，相敬如賓。

又曰：賈逵，字梁道，好《春秋左傳》。及爲牧守，常自課讀之，月一遍。

《蜀志》曰：譙周，字元南，躭古篤學，家貧，未嘗營産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志寢食，研精六經，頗曉天文，而不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

《吴志》曰：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又曰：闞澤，字德潤，山陰人。常爲人傭書，所寫畢，誦之，亦遍。虞溥《江表傳》曰：張紘，事父至孝，居貧。躬耕稼，帶經而鋤。孜孜汲汲，以夜繼日，至於弱冠，無不窮覽。

《晉書》曰：王育，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近學堂，育常有暇拾薪，以雇書生抄書，後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亡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己以償。於是郭子敬聞而嘉之，代育還羊豕，給其衣食，令育與其子同學。育遂博通經史，仕爲漢，官至太傅。

又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勤學不倦，家貧，嘗不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虫，以照書。

《晉中興書》曰：孫盛，字安國，爲祕書監。好學，自少及長，手常不釋卷，既居史官，乃著《三國晉陽秋》。

又曰：劉寔，長不滿七尺，精學不倦，雖居官職，至於皓首，手不釋卷。

崔鴻《春秋前燕録》曰：豫州刺史張悕，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悕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悕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雇人書，書則折木葉學書，夜則誦所書者。

《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晚好讀書，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七年讀書。

又曰：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鮮之下帷讀書，絶交遊之務。

又曰：王歆，字休泰，琅邪人。家貧，好學，嘗三日絶粮，執書不輟。父母家人或謂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農爲求活乎？歆答曰：我當以典籍自耕耳。武帝以其博學有文才，累遷中書侍郎、揚州牧。

後魏甄琛曰：中山人也。舉秀才，入都累歲。常以弈碁，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奴，常令執燭，或時睡，則加杖之，如此非一。奴不勝痛楚，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今博弈是何事也？琛惕然大慙，遂寫書，研習經史，聞見日優，仕至侍中。

蕭子顯《齊書》曰：顧歡，字景怡，吴郡鹽官人也。年六十歲，書甲子有蘭三篇，歡推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黄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又曰：隱士沈驎士，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乃故手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

《南齊春秋》曰：江泌，字士清。少貧，晝日斫屩，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外堂。

《北齊書》曰：杜弼，字輔玄。高祖令弼帶州驃騎府長史。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

又曰：李鉉，字實鼎，家貧苦學，春夏務農，秋冬入學，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時，假寐而已。

《後魏書》曰：李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寒，少孤，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讀，不暇寢食。

《三國典略》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坐版床積年，版亦爲之鋭。收嘗爲《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逐兔。

《後周書》曰：樊深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

《梁史》曰：沈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

室。與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

《梁書》曰：韋叡族弟受，字孝友，沉毅有器局。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受坐讀書不釋卷，宗族莫不異之。

沈峻，字士嵩，師事宗人沈麟士。嵩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或睡寢輒以杖自擊，其爲志如此。

又曰：江革，字休映，考城人。吏部郎謝朓常過輩第，時大寒雪，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朓乃脱其所着衣，并手割半氈與革。後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記室，人或薦之，以爲征北記室參軍。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參軍沈約、任昉同與革書曰：此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摠卿昆弟，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

又曰：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勤學，去學五六里，常行讀書不息，地有坑坎，每常倒蹶，然後始悟。

《隋書》曰：皇甫績，字功明。三歲而孤，爲外祖韋孝寬所鞠養。嘗與諸外兄博弈，孝寬以其惰業，篤以嚴訓愍。績歎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克躬，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在左右自杖。孝寬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學問涉經史。

又曰：盧思道，字子行。年十六，遇中山劉松爲人作碑，以示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又曰：劉炫，字光伯。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

又曰：王邵，篤學，好經史，道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怳忽。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之所啖，邵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唐書》曰：李磎，昭宗朝爲宰相。磎自在臺省，聚書至多，手不釋卷，時人號曰李書樓。所撰文章及注解書傳之闕疑，近百餘卷，經亂悉亡。

《世説》曰：管寧、華歆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顧其少孤，二則羨其未學。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童子苟有志，我從相教，不之求費也。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好學，時欲寤寐，懸頭至屋梁以自課，常閉户，號爲閉户先生。

《廬江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欲之學，時與人俱入藂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我斧高木上，斧當街。」乃仰投之，斧果上掛，因之長安受經。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户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林，經日不返。

《益都耆舊記》曰：朱倉，字雲卿，廣漢人。畜錢八百文，之蜀從處士張寧受《春秋》，籴小豆十斛，屑之爲粮，閉户精誦。寧矜之，斂得米二十石，倉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逢真，王莽辟不至。嘗爲杜陵門下掾，終身不窺長安城，但閉門讀書，未嘗問政。

《吕氏春秋》曰：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逸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

《世要論》曰：有讀書倦而刺其掌。

《墨子》曰：墨子使衛，載書甚多。强唐子見而恠之。

《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相天子猶如此，況無事，敢廢此乎？

《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衆。

《漢武帝洞冥記》曰：董謁，字仲玄。出隱無常，常息人家，於座以筆題掌，還以竹簟寫之，書竟，舐掌中，加以少來精勤，舐之累爛。世謂之董仲玄掌録。

《西京雜記》云：匡衡好學，貧無燭，隣家甚富，穿壁引光照書。

《漢書》曰：倪寬，千乘人。受業孔安國。貧無資，傭作，帶經而鋤。在太學，爲弟子都養。

《太平御覽》卷六一二《學部六・博學》

《論語》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禮記》曰：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易・大畜卦》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覽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

《東觀漢記》曰：楊震，字伯起。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伯任。好學博覽，常遊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又曰：黄香知古今，羣書無不涉獵。帝以香先帝所異，每有疑，帝時特訪問。又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

又曰：賈逵，字景伯。弱冠誦《左氏》語云：問事不休賈長頭也。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羸病，手不釋卷，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張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指諸掌。世祖問華，千門萬户，畫地而成。

《晉書》曰：何劭，惠帝即位初，建東宫，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以劭爲太子師。劭博學，善屬文，陳説近代事，若指諸掌。

《三國典略》曰：陳遺，兼通直散騎常侍，姚察聘於周，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虚士。

《齊書》曰：賈希鏡，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又《崔慰祖傳》曰：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中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陸澄。澄曰：「僕少小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其年已倍。今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寧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詩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敬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機案新服飾，令學士隸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梁書》曰：韋叡子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代之士，咸就質疑。

《隋書》曰：王邵初在齊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邵問之，邵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爲時人所許，稱其博物。

《唐書》曰：李守素尤爲譜學，妙諳人物，自晉宋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以來諸貴勲等，華戎閥閱，靡不詳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内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既而歎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號。」曰：「君既言成準的，宜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彦昇善談經籍，梁代稱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爲佳。

又曰：蔣乂，幼好學。德宗嘗幸凌煙閣，見左壁頹剥，上有殘缺文記，每行可辯三五字，命録之以問宰臣，宰臣卒然無以對。遽召乂訪之，對曰：「此聖歷年侍臣圖贊也。」暗誦諷，不失一字。宰臣上奏，德宗歎曰：「虞世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國語》曰：晉文公使趙衰爲卿。辭云：「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也。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稱連環可解。

《袁子正書》曰：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學以聚之，兼聽而辯之。

《抱朴子》曰：洪年十六，始習《孝經》、《論語》、《易》，但貪廣覽於衆書，曾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近將萬卷。

又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絶。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圃。倪寬帶經以耒鋤，路生截蒲以寫書。黄霸桎梏以受業，寧子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玄奥，窮測微言。

《典論》曰：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禹、應瑒、劉楨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文無所假。

《文士傳》曰：張華窮覽古今，嘗徙居，有書三十乘。

《金樓子》曰：丘遲出爲永嘉郡公，祖道於東都亭，敬子、沈隱侯俱至。丘云：「少來搜集書史，頗得諸遺書，無復首尾，或失名姓，凡有百餘卷，皆不得可知，今併欲楚之。」二客乃謂主人云：「可皆取出共看之。」傅金紫未至，二客以向諸書示之，傅乃發摘剖判，皆究其流出，所得三分有二，賓客咸所悦伏。

《國朝傳記》曰：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

又曰：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

《太平御覽》卷六一二《學部六・博物》《家語》曰：夫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吾以兄事之也。」

《左傳・昭元年》曰：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崇)[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見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元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一之，得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德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肹未有聞也。」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又昭七年《傳》曰：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漢書》曰：張安世，字子孺，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尚書令。

《晉書・張華傳》曰：人有得烏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强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象緯。要之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氣耳，在豫章豐城。」因以煥爲豐城令，使求之。煥到縣，掘獄屋基，得雙劍，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又魏時殿前鍾，忽大鳴震駭者。華云：「此蜀山毀，故鍾鳴。」尋蜀郡上其事也。

又曰：武帝常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覇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又曰：桓溫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下砂上壘石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又曰：荀勗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

《宋書》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

蕭子顯《齊書》曰：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

大悦。

《梁書・裴子野傳》曰：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曰：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

又曰：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燃。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

《三國典略》曰：齊徐之才見有人以五色斑蘭骨爲刀把者，之才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塚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

又曰：周平蜀還，得樂器者，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徵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振，衆乃嘆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書》曰：崔頤，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寸，着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頤答曰：「謹案漢文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悦，賜縑二百。

《國語》曰：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杆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使書以爲三筴。

又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恠，曰龍。罔象，土之恠，曰墳羊。」

又曰：吴伐越，隳會稽，獲骨一節，專車。吴子使來好聘，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茫氏之君，守封嵎山者也。爲七姓，在虞夏商爲汪茫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又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古者分同姓以寶王，所以展親也。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一物，大如斗，員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徧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於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唯霸者爲能獲之。」使者返，王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武王之應也。」

《益部耆舊傳》曰：蜀郡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皇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見。」

郭璞注《山海經》曰：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正對曰：「昔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括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繫之山上盤石之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争學《山海經》。

《國朝傳記》曰：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

《全宋文》卷四〇郭忠恕《汗簡序》 汗簡者，古之遺像，後代之宗師也。蒼頡而下，史籀已還，爰從漁獵，得其二三，傳寫多誤，不能盡通。臣頃以小學蒞官，校勘正經石字。由是諮詢鴻碩，假借字書，時或采掇，俄成卷軸。乃以《尚

書》爲始，石經、《説文》次之，後人綴緝者殿末焉。遂依許氏，各分部類，不相間雜，易于檢討。遂題出處，用以甄別。仍于本字下，直作字樣之釋，不爲隸古，取其便識。與今文正同者，惟目録之外，不復廣收。《切韻》、《玉篇》，相承紕繆，體既煩冗，難繕牋毫，有所不知，盡闕如也。

《全宋文》卷六二七石介《録蠹書魚辭》 蠹書魚曰：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者，人則曰吾蠹之故，目予曰「蠹書魚」。夫書豈吾蠹之邪！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爲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或息。其書息，則聖人之道隳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楊、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潛。」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齊、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楊、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晉以降迄於今，又有聲律對偶之言，彫鏤文理，刓刻典經，浮華相淫，功僞相銜，劘削聖人之道，離析六經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經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書之蠹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全宋文》卷七二九歐陽修《雜説三》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爲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以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爲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

《全宋文》卷九一二李覯《常語下》 夫子之道，不可須臾去也。不聞之是無耳也，不見之是無目也，不言之是無口也，不學之、不思之是無心、無精爽也，尚可以爲人乎哉？吾於斯道，夜而諷之矣，晝而讀之矣，髮斑斑而不知其疲矣，終没吾世而已矣。

邵雍《皇極經世書緒言》卷八下《心學第十二》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全宋文》卷一〇八四陳襄《與陳砥秀才書》 士之尚志，如烏獲之於力也。夫爲烏獲，而其力不足以引百鈞之重，則非烏獲矣。士而其志不勝先王禮義之任，則可謂士歟？吾之待後進士於茲，未始不用是説，進觀其能否也。其初來，惟管氏兄弟與吾子爲有志，庶幾其可望者。不幸吾子遽去，不克觀其成焉。餘亦早夜不已，然其所利，皆非吾之所欲爲之者。其間雖有所勉，進而是，退而疑，故吾日爲之憂，恐不能有遠到者。夫豈不知干時進取之術？可師可模者，四方皆是，而不往從之，乃知斷然割親戚之愛，冒山嶺之險，趨寂寞之地，而來從於吾，惜乎其猶不知務進於是也。雖然，亦不可謂無志者，不思爾已。吾得已乎哉？更當切切告之，竟觀如何。師復還家，多事廢學，比又徙居山中。吾子又目疾，恐不能進，頗用爲憂。更須乘其未甚，廣求醫藥，務要無事，庶幾成就其學，不忘其初之志，吾之望也。惟吾子勉旃。

《張載集・經學理窟・義理》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張載集・經學理窟・學大原上》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難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張載集・經學理窟・學大原下》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箚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别，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追也。【略】

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自出，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張載集・經學理窟・氣質》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張載集・語録中》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張載集・語録中》 學者觀書，每見每知新意，則學進矣。【略】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

《全宋文》卷一七四三王令《與束伯仁手書四》 令啟：今日文丈行，已附狀泊鄙文，計已得之。伯仁昆仲固相愛，無惜所短見示。向託伯易先寄《游山記》去，不知得未？如未得，因便取之。令近益偷衣食之閑以自學，尤思相與講之也。新文近有否？進學應不已。無流於俗，不泥於近，斯二者皆學之大患，所竊思以爲戒者，辱見愛，因道之。近得宗魯書，知會聚如故，殊眷眷也。家叔累欲

奉書，多以事廢，今又與趙興者不相會，因不及奉狀也。如果見訪，甚幸。令以女兄之故，殊思遠遷，恐後難相遇也。此事不欲人傳，幸祕之！未間。保重。不宣。令啟。

《二程遺書》卷一一《明道先生語一》 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知自得之爲樂。造道者也。好之者，如游佗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之難能也。

《二程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舍則去，思之不熟也。

《二程粹言》卷上《論書篇》 子曰：讀書而不留心於文義，則荒忽其本意；專精於文義，則必固滯而無所通達。

《二程外書》卷四《程氏學拾遺》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況於事物乎？

《二程遺書》卷一五《伊川先生語一》 古人爲學易，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舞勺舞象，有絃歌以養其耳，舞於羽以養其氣血，有禮義以養其心，又且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巷，耳目視聽及政事之施，如是，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今之學者，只有義理以養其心。

《二程遺書》卷一七《伊川先生語三》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二程遺書》卷一七《伊川先生語三》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略】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揚雄。本朝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略】

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略】大抵爲名者，只是内不足。内足者，自是無意於名。

《二程遺書》卷二二上《伊川先生語八上》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全宋文》卷一九六八蘇軾《李氏山房藏書記》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悦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之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士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黄庭堅《山谷别集》卷一八《與斌老書一》 斌老累得書喜侍奉吉慶，讀書不懈。黔中難得師友，惟可閉門自讀書。古人云：「讀書百遍，其義自見。」惟要不

雜學，悉心一緣義理之性開發，但以韓文爲法，學作文字。且不用作時文，經義之類，如此等物，若修學成，看《大學》經義三五日便可成就有餘也。草書水墨之類，且置之勿作，亦妨人讀書全功。劉斯立清修節行甚美，可與游從，恨渠遂隨計入都耳。《左傳》、《前漢》讀得徹否，書不用求多，但要涓涓不廢，江出岷山，源若甕口，及其至於楚國，橫絶千里，非方舟不可濟，惟其有源而不息，受下流多故也。既無人講勸，但焚香正坐靜慮，想見古人，自當心源開發日勝進也。今寄王獻之《黄庭經》、張長史草書千字，可觀古人用筆之意。

秦觀《淮海集》卷二三《君子終日乾乾論》 天任命，人任力，君子之道原於天而相之以人，安於命而輔之以力。故凡乘勢以應變，因時以立功，雖一聽於自然，而進德修業，未始不以自彊不息爲主。何則？力有所不盡，則未可以言命，而人有所不至，則未可以言天故也。《乾》九三所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者，蓋亦以此矣。夫《乾》三以不中之位，據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非所至而至，則失義，非所終而終，則失幾，失義則驕，失幾則憂，於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也，於有爲之時，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安者危，亡亡者存，固天之理也。外既有以致其力，而内又有以盡其心，然則德其有所不進，業其有所不修，而過其有所不補者乎。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而孔子亦曰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蓋當勇於進，而安於苟，簡而不能果，於自彊能以無咎者寡矣。嗚呼！非深知天人力命之説者，何足以與於此？

陳師道《後山集》卷九《答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説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爲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於施，而莫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剖其心，以求於世，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者也，外以導内，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乘之則奔，近之則踶，雖未就御，而脱然有千里之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内，容色桃於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室而撓之則濁，牛馬汗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爲之也，子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内，才得此爾。夫言之不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爲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何耶？不絶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晁補之《雞肋集》二七《學説》 學不可已，惟知之然後能好之。《記》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而孟子亦曰：「理義之悦我心，猶芻豢之悦我口。」蓋飲食旦旦之所須，故譬學於飲食爲最易知。然猶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天下豈有不習而能察者哉！昔野人有甘菜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取而嘗焉，蜇口而慘腹。夫口腹人所同也，而野人至甘，人之所不甘，此非未嘗知甘所謂甘者，而以夫己甘謂人甘者，止此哉。至於百工衆技，皆學也。下至跳劍弄丸，緣竿踏索，既爲之，終身不得已，非特利所在也。習而知其味，故樂也。若廼對君子稱之，則如野人之甘菜莖、芹萍子，其於不足味也，不特慘蜇而後方知之也。故嘉肴世皆知其旨，必食者而後益知其爲旨。至道世皆知其善，必學者而後益知其爲善。曰：聞而知其旨，且善者意之也。或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而飲食人所甘，似不類。夫以人之所甘者，弗食猶不知其旨，而道又淡而難好，則不知者不其愈多乎？然終猶是也，病弗學耳。學而入之，安知其淡乎！大觀四年四月旦日，書付姪公秉，俾以語諸小道云。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楊時《龜山集》卷一二《語録三・餘杭所聞》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楊時《龜山集》卷一三《語録四・蕭山所聞王辰五月又自沙縣來至八月去》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説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尹焞《和靖集》卷五《師説上》 先生曰：「讀書要識賢者氣象。樂正子便自與孟子不同。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樂正子未免言焉。孟子便别曰：『吾之不遇，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正與公伯寮愬子路意同。」

尹焞《和靖集》卷六《師説中》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

尹焞《和靖集》卷七《師説下》 先生曰：「讀聖人之書，須是有所自得。且如《論》《孟》，從小知是孔子、孟子之書，不敢説爾，非真知也，要如不知有孔、孟而知爲孔、孟之説，乃所謂真知耳。」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一三《謝人書》 某幼嗜學問，稍長以博綜自喜，貪多務得，欲兼古人之聞而有之，惑於疑似，戰於予奪，如航大海，罔識涯涘，然不自以爲非也。伏承長丈特賜金玉之音，俾先六經、孔孟之學，後子史傳説之言，屏去異端之害道。某始聞之而懼，中得之而喜，以謂擇之不慎，思之不精，汎濫之學，幾不免爲陋儒。此某之所以懼也。然以六經、孔孟爲權衡，而諸子百家無所逃於輕重，以六經、孔孟爲繩墨，而諸子百家無所逃於曲直，故言雖殽亂，而折衷於聖，習雖支離，而統一於道，夫亦何慊於博乎？嗚呼！六經、孔孟猶日月之明，衆星嗤嗤之光不足觀也，猶雷霆之聲，衆喙冥冥之音不足聽也。日月之明而瞽者不得見，雷霆之聲而聾者不得聞。彼舍六經、孔孟之學而曰多見多聞，將焉用之？某自今以往，當研精覃思，推原六經、孔孟之書，以求先聖之用心，以之治身，以之事親，以之事君，必有以副執事諄誨之勤，更冀終始成就之。

劉安上《給事集》卷五《居之安》 學不至於自得者，未足與言不惑。智不至於不惑者，未足與言不變。惑者不明，變者不守。若然者，其於道也，而能一朝居之乎？孟子曰：「居之安。」凡欲其自得之也。蓋所貴乎得者，非貴乎得於人也，自得而已矣。苟惟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則其所得，亦將因人而變矣。昔者門人拱而尚右，此信於孔子之行而行之者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信於孔子之言而言之者也。及本之聖人之意，未有不轉彼而爲此矣。若是者，亦可謂居之安乎？孟子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其居之安，莫大於此。

王洋《東牟集》卷一〇《謝諸葛秀才書》 某辱書爲賜甚厚。某衰老，學殖疎落，未嘗得此於人也。足下屈而臨之，以下問爲事，誠賜厚矣。然觀足下之意，不過以某嘗習《周官》之書，以取進士第幸中，足下方事於此，故辱問塗。譬如有病，他術未效，試即老醫問之，冀其有瘳，而不知已陳之方或未適用也。雖然，既有問矣，安得不告。夫《周官》之書，治世之具也。後世倣爲六典，惟唐最詳。疎密有條，小大有列，井井乎無紊其序，則其有用於世可見。某方游學校時，世非王氏不道，先進者以此取士，後進者以此干禄，則安得不學。顧其説亦未易略。某於正經之外，嘗講字學以明之。如六典立經常之道，八則裁利制之宜，法以有去爲文，職以俯聽爲義。井人所掌有公私之别，韗人所治非德教之先。爲鍾者以鳧名，染羽者以鍾紀。旄愛其仁，鞮履其義，韎達其禮。推類而言，其義不一，亦皆先儒所未言，可訓以自效者也。二十年來，文律復古，視王氏之説分析破碎，無古人之大體，故雜用諸書。而士守全經，不必以字形曲意求之之爲勝也。某於此亦有一説。夫鑒形者必以他物燭之，則昭然可見。太公之書曰：「視爾前，顧爾後。」欲鞭其後，獨視其前可乎？今足下之習是書，請讀《易》書以鞭之。蓋形名度數，至理所寓，不可以跡求也。以跡求跡，止於跡而已，烏知其所以跡哉。足下試觀夫運盎者，亦出盎施其力乎，抑坐盎中挨挱攩楠而求其轉乎？《周官》之書盎也，足下運盎者也，《易》書出盎法也。足下試取《易》書，稍絶人事，閉户沈省，晝讀夜思，旦暮之遇，釋然有得，而反照度數之書，則足下之學自此遠矣，況有司之程乎！讀書之暇，儻復見臨，請俟他日。

王蘋《王著作集》卷二《題論語後》 讀者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玩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洞達無間，然後爲學。若祇循習詁訓，解析文義，適足爲玩物爾。崇寧三年甲申歲九月十八日題。

王蘋《王著作集》卷八《震澤記善録》 問：「仁人心也。而曰以仁存心，何也？」曰：「學者觀書不可梏於文義詁訓。曰以仁存心者，但言能體人耳。如以辭言，雖《論語》亦有所不通處，如曰性與天道。性與天道豈有二！」

《宋元學案》卷四五范浚《拙懶軒記》 學者之患莫大乎自足而止，曰學如是，是亦足矣。譬猶揭流涉波，溯沿上下，不出於斷潢絶港，以爲舉天下之觀水者，皆莫吾若。使之浮滄江，并溟渤，渺瀰汗漫，不見邊際，彼將悵悔自失，自比於蹄涔杯坳之不暇，然則世之果自標異者，庸非不學者之過也哉！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二六《讀禮堂記》 爲士者未嘗不讀書，然知真讀書者鮮能讀而不能行，是猶鳳鳴而鷙翰，雖胷中有萬卷，身爲「行秘書」，謂之不能讀可也。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由也，孔門高弟，號爲有聞，豈以書爲不足讀耶？必時人有能讀而不能行者，與不讀同，蓋有激而云。然由之言，非所以爲訓，故夫子疾之書之。

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二《記聞下》 了翁與李光祖書云：「所買書必以漸觀。攷鄉居應務，欲盡人情，不當專守故紙。要之若緝麻然，雖或放手，勿堙其緒，暇則續之，忙復暫捨，久久不輟，積成長條，豈有間斷處也？」

又與鄒志完書云：「《資治通鑑》曾留意否？發心畢竟二無別，如是二心先心難。但先心既立，如緝麻然，接續初緒，自然繹繹而不已也。學者倦於持久，而稽古之習猝難成辦，非如讀習寓言，可旬月而了，故棄史不讀。然不知《六經》《論語》發明中實之道，以稽古爲本。莊周高而不中，寓而不實，其言可喜悦，而實則誕幻，尚不如老子之有益於世，況可比吾教之中道乎？《華嚴》云：『依教修行。』此語乃百家之總門也。吾教非彼教，彼教非吾教，其實無二，其門不一。各依自教，則多不相妨矣。冠員冠，履方履，而鉢食膜拜者，是捨吾教也。捨經史可證之實，而説誕幻無實之文，何以異此？《華嚴》依教之旨，不如是其偏也。修身行己，奉行吾教爾。如稽古之事，載於《六經》。《六經》之後千餘年之事，散於諸史。《資治通鑑》集其散而撮其要爾，此英祖、神考之所以賜後學也。」又與龜山書云：「凡温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説之一二。其於玄也，不覩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

林光朝《艾軒集》卷六《與王舍人宣子》 某老矣，竊一第，言之慙，人不遠二千里遺書爲問，交舊繫念如此甚深，感慨不可言。某初以覃恩可一例得官，嘗走書寄三館故人云「五十之年，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何似討取見成敕黄，來僻處袖手自稱曰老夫。」今於此語可不笑置之，然從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便應出人前不得。甚欲乞一番嶽祠，爲歲月讀書計，因作書如對面語，故偶及之。某一生來收拾書卷，每自吴中來，必至空囊盡買書，今旋覺目力日益短，得所寄《漢書》善本并其他數種書，雖暗中可以摸索，忠信之實，何可彌忘也。二十年聲名遠出而不改其度，此爲甚善。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璽書褒異，遠近翕然，以見召節之次第也。舍人不患無其時，而患所以自處以何者爲定策。區區所望唯是耳。

某覺得早衰無他想，惟貪把書卷，不減少年時。終日在案頭翻故書，以此爲實歷日子。然實歷殊不易得，往往爲俗事所分。讀書如飲啗，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蘚，三朝五日或不近書卷，虧耗自不少。每以此自警。前時所寄數種書甚善。一生停蓄來，唯此爲最。每一開書卷，便覺眼明，此爲一如意事也。某亦欲集聚偶然所見處，謂之《六經章句》，得十年定坐以畢此心。然日過一日，擾擾不暫息，十年之期，無乃太自寬耳。

林光朝《艾軒集》卷六《與泉州李倅迂仲之弟》 承見寄《論語》一編。某三十年來爲徒友所困，亦稍稍見得古人大體，乃知儒、釋之分，若青天白晝。退之於釋氏無所見，止是見得名教中要當如此耳。《論語》問答未嘗放開，至如子思、孟子便説出許多。夫子嘗謂「吾無隱乎爾」，此必非同堂合席之語。夫子呼曾子而告之以「吾道一以貫之」，乃知他人未可與聞此耳。近時説《論語》，大率會儒、釋於一條，不知聖人一出語，無非日用飲食之事，門人弟子得之，知所謂有始有卒者在此耳。某嘗看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蓋真實見得如此，是太虚中有此易簡之理。《論語》問答乃因事逐旋説出。若見得太虚中真實有此理，即《論語》乃其注脚耳。今人讀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豈不甚曉然，不到錯了本文本意。却不知「吾道一以貫之」，何嘗是兩樣説話。若俱從太虚中抽出，不應有一段難説，一段易曉。如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發此問，要是羣居中無人問到此，夫子所答六字，只可作六字看，添他一字脚不得。乃知聖人所答如此無滲漏，自是大人氣象，如羣兒聽大父、王大父説話，必不支離及他語也。又如願聞子之志，此爲卒然之問，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又見得大人無滲漏處。某已畧窺高明之學，自是一家。然似欲通儒、釋爲一條，某之所見偶不如是，又不敢不以告也。

林光朝《艾軒集》卷六《與林晉仲》 人生一世，稍稍如所欲，便可做得數件好事。不然，讀盡天下書，亦是生來分得此券，不謾過此一生也。前不到村，後不到店，乃是倀然而活者。某老矣，所志願在讀書，不當如此擾擾過却。白日偶

聞有説。海中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此洲乃合兩山蜿蜒之狀，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米極易辦，可以卜室讀書，隔絶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島居之樂，惟某爲知之。

王質《雪山集》卷五《復齋銘跋》 孔子言仁最多，學者自礙不少。聖人猶江海，豈有心礙人哉？且如答顔子之問稍異於他辭，學者觸處礙生，至是莫能渾融，强作差别。銘曰：孔門問仁，各得其正。惟語顔子，窮理盡性。何其不疏而皆通也？「一日」兩字，學者多略之，惟於「克己復禮」致思，安知要在一日也？銘云：克己復禮，一日之功。天下歸仁，快若飄風。一日之狀渙然，而克己復禮之趣亦炳然，何其不燭而自明也！學者以經典爲情文不可造妙，故曰禮者理也，即天理也。此銘不變字形，不入注脚，但云視聽言動，但防其非由禮之門，爲仁之基，躬行允蹈，以禮踐形，曲禮三千，動皆合經，又何其粲然也！儻中此機，無須某解，無用某傳，心力省，目力、口力、手力皆省。杜元凱雖季世晚儒，其「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兩語，真學者氣象也。此鄉多嗜學，宜置思樂之所與吾徒共之，當有默而識之者。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答林擇》 凡讀書，且虚心看此一處文義，令語意分明，趣味浹洽，乃佳。切不可妄引他處言語來相雜，非惟不相似，且是亂了此中正意血脉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九《答滕德章》 縣僻官卑，想亦少事。然勾銷簿鈔，所繫不輕，政自不可忽也。暇日讀何書？作何事業？學問别無他巧，只要持守純固，講誦精熟耳。兩事皆少專一悠久爲功，二三間斷爲敗，不可不深念也。安定詩舊所未見，温潤和平，真有德之言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五《答李守約閎祖》 讀書之法無他，唯是篤志虚心，反復詳玩爲有功耳。近見學者多是率然穿鑿，便爲定論，或即信所傳聞，不復稽考，所以日誦聖賢之書而不識聖賢之意。其所誦説，只是據自家見識撰成耳，如此豈復能有長進？前輩蓋有親見有道而其所論終不免背馳處者，想亦正坐此耳。所説持敬工夫，恐不必如此，徒自紛擾，反成坐馳。但只大綱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慮不至妄動，凡所營爲，無非正理，則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後爲持敬哉！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九《答賓文卿》 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示喻問學之難，豈獨今日？吾黨但當日加持守省察之功而不廢講誦討論之業，專以古人之爲己者爲師，而深以今人之爲人者爲戒，則庶乎其無負平生之志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〇《答朱朋孫》 長書垂示，尤荷不鄙，所論爲學之意，又足以見雅志之所存也。夫學非讀書之謂，然不讀書，又無以知爲學之方，故讀之者貴專而不貴博。蓋惟專爲能知其意而得其用，徒博則反苦於雜亂淺畧而無所得也。今一旦而讀八書，則其茫然而不得其要也，豈足怪哉！願且致精一書，優柔厭飫，以求聖學功夫次第之實，俟其心通意解，書册之外別有實下功夫處，然後更易而少進焉，則得尺得寸，雖少而皆爲吾有矣。欲爲沙隨程丈立祠，甚善，但衰病不堪思慮，曲折已報余正父矣，幸察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張元德治》 細讀來書，知進學之意不倦，甚慰。讀書切忌貪多，唯少則易以精熟，而學問得力處正在於此。「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非虚語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二《答林退思補》 知讀書有漸，甚善甚善。但亦須且讀一書，先其近而易知者，字字考驗，句句推詳，上句了然後及下句，前段了然後及後段，乃能真實該徧，無所不通，使自家意思便與古聖賢意思泯然無間，不見古今彼此之隔，乃爲真讀書耳。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四《答江端伯》 示喻爲學之方，足見留意。事物未見，不可逆料，誠如所論，唯有因聖賢之所已言者而求之爲庶幾耳。故爲學不可以不讀書，而讀書之法，又當熟讀沈思，反覆涵泳，銖積寸累，久自見功，不惟理明，心亦自定。若欲徒爲涉獵而求此理之明，又欲别求方便以望此心之定，其亦難矣。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别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卿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説。」

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踈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説紛錯，則亦虚心静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説自爲一説，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説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説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静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朱熹集・遺集》卷二《答汪次山書》 別楮誨諭，良荷不鄙，已托德和弟布曲折矣，千萬千萬。《周禮》文字，此所無有，令郎今幾何年矣？他經何所不治而必爲此，何哉？大凡治經之法，且先熟讀正經，次則參考注疏。至於禮樂制度名數，注疏得之尤多，不知令郎曾如此下工夫否？若資質大段警悟，亦須着下三年工夫，於此自然精熟貫穿，何待他求？彼學成而名顯者，豈必皆有異書乎？今人欲速，每事必求一捷徑，不肯安心循序，下實工夫。爲此所誤，一事不成者多矣，不可不自悟也。愚陋無所知，于此嘗究心焉，頗見利病如此，敢以布聞，稱所厚意，他不能有益於左右，徒以爲愧耳。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學而第一注》 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説之深而已焉耳。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章句》卷一《爲政第二注》 愚謂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三《公冶長第五注》 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第七注》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絶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略】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致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注》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己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朱熹《四書或問・孟子或問》卷八 或問：「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何也？」曰：「學是理，則必是理之得於身也，不得於身，則口耳焉而已矣。然又不可以强探而力取也，必其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也。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夕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虚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之妙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其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若程子所謂『篤誠燭理，潛心積慮，優游涵養，栽培深厚』，皆其所以造之之道，而君子之所以自得者。其所謂『聞淺近事，莫非義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雖放開，不靠書册』之類，則又著夫自得之驗，而欲學者有以審之也。其曰放開，亦非惡其拘而故放使開也。」曰：「自得之，則居之安，何也？」曰：「未得之，則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曰：「居之安，則資之深，何也？」曰：「未得其所居，

則無所藉以爲用；居而未安，則其所藉以爲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之安，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藉以爲用而無窮。如富人蓄積之多，金珠穀帛，無求不獲，見其出而不見其盡也。」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何也？」曰：「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艱遠，而或值或不值也；惟資之深者，不待遠求而所取無不得，如既取諸其身之左，而值其所資之本，又取諸其身之右，而復值其所資之本。以水譬之，苟其源之盛，則滔滔汩汩，不舍晝夜，或溯或沿，無不值其來處，此君子所以欲其自得之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〇《學四・讀書法上》 讀書乃學者第二事方子。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上與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旋添得來。至。

學問就自家身己上切要處理會，方是。那讀書底，已是第二義。自家身上道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然聖人教人須要讀這書時，蓋爲自家雖有這道理，須是經歷過方得。聖人説底，是他曾經歷過來。佐。

學問無賢愚，無小大，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無許多書册，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謙。

爲學之道，聖賢教人，説得甚分曉。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大凡看書，要看了又看，逐段逐句逐字理會。仍參諸解傳説教通透，使道理與自家心相肯，方得。讀書要自家道理浹洽透徹。杜元凱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椿。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如用藥治病，須看這病是如何發，合用何方治之，方中使何藥材，何者幾兩，何者幾分，如何炮，如何炙，如何製，如何切，如何煎，如何喫。只如此而已。淳。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節。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説話相似。賀孫。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方子。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去看。若只看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方有得。從周。

人看文字，只看得一重，更不去討他第二重。僩。

讀書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方尋得道理透徹。若不見得縫罅，無由入得。看見縫罅時，脈絡自開。植。

文字大節目，痛理會三五處，後當迎刃而解。學者所患，在於輕浮，不沉著痛快。方子。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於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讀書須是窮究道理徹底。如人之食，嚼得爛，方可嚥下，然後有補。杞。

看文字，須逐字看得無去處。譬如前後門塞定，更去不得，方始是。從周。

關了門，閉了户，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道夫。

學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晉。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争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著精彩看，聳起精神，樹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方始是。不可按册子便在，掩了册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注。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須要入在裏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脱離。若只畧畧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脱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也。時舉。

人言讀書當從容玩味，此乃自怠之一説。若是讀此書未曉道理，雖不可急迫，亦不放下，猶可也。若徜徉終日，謂之從容，却無做工夫處。譬之煎藥，須是以大火煮滾，然後以慢火養之，却不妨。人傑。

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看人文字，要當如此，豈可忽略？僩。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得。夔孫。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地等閑看過了，有甚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底方

住。賜。

看文字如捉賊，須知道盜發處，自一文以上贓罪情節，都要勘出。若只描摸箇大綱，縱使知道此人是賊，却不知何處做賊。賜。

看文字，當如高舡大艑，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如今只纔離小港，便著淺了，濟甚事！文字不通如此看。僩。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他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淳。

讀書放寬著心，道理自會出來。若憂愁迫切，道理終無緣得出來。

讀書須是知貫通處，東邊西邊都觸著這關捩子，方得。只認下著頭去做，莫要思前算後，自有至處。而今說已前不曾做得，又怕遲晚，又怕做不及，又怕那箇難，又怕性格遲鈍，又怕記不起，都是閑說。只認下著頭去做，莫問遲速，少間自有至處。既是已前不曾做得，今便用下工夫去補填，莫要瞻前顧後，思量東西，少間擔閣一生，不知年歲之老。僩。

天下書儘多在，只恁地讀，幾時得了？須大段用著工夫，無一件是合少得底。而今只是那一般合看過底文字也未看，何況其他？僩。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方子。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時舉。

少看熟讀，反覆體驗，不必想像計獲。只此三事，守之有常。夔孫。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人傑。

書宜少看，要極熟。小兒讀書記得，大人多記不得者，只爲小兒心專，一日授一百字，則只是一百字；二百字，則只是二百字。大人一日或看百板，不恁精專。人多看一分之十，今宜看十分之一。寬著期限，緊著課程。淳。

讀書只逐段逐些子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衮衮讀去，假饒讀得十遍，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璘。

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如會讀得二百字，只讀得一百字，却於百字中猛施工夫，理會子細，讀誦教熟。如此，不會記性人自記得，無識性人亦理會得。若泛泛然念多，只是皆無益耳。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者，却當兼看已讀者。璘。

讀書不可貪多，且要精熟。如今日看得一板，且看半板，將那精力來更看前半板。兩邊如此，方看得熟。直須看得古人意思出方好。洽。

讀書不要貪多。向見州郡納稅，數萬鈔總作一結，忽錯其數，更無推尋處。其後有一某官，乃立法，三二十鈔作一結。觀此則讀書之法可見。可學。

讀書不可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餘。正淳云：「欲將諸書循環看。」曰：「不可如此。須看得一書徹了，方再看一書。若雜然並進，却反爲所困。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滿，己力欺得他過。今學者不忖自己力量去觀書，恐自家照管他不過。」僩。

讀書只恁逐段子細看，積累去，則一生讀多少書。若務貪多，則反不曾讀得。又曰：「須是緊著工夫，不可悠悠，又不須忙。只常抖擻得此心醒，則看愈有力。」道夫。

不可都要衮去。如人一日只喫得三椀飯，不可將十數日飯都一齊喫了。一日只看得幾段，做得多少工夫，亦有限，不可衮去都要了。淳。

讀書只看一箇册(了)〔子〕。每日只讀一段，方始是自家底。若看此又看彼，雖從眼邊過得一遍，終是不熟。履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至。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賀孫。

讀書是格物一事。今且須逐段子細玩味，反來覆去，或一日，或兩日，只看一段，則這一段便是我底。脚踏這一段了，又看第二段。如此逐旋捱去，捱得多後，却見頭頭道理都到。這工夫須用行思坐想。或將已曉得者再三思省，却自有一箇曉悟處出，不容安排也。書之句法義理雖只是如此解說，但一次看，有一次見識。所以某書一番看有一番改。亦有已說定，一番看，一番見得穩當，愈加分曉。故某說讀書不貴多，只貴熟爾。然用工亦須是勇做進前去，莫思退轉始得。大雅。

讀書且就那一段本文意上看，不必又生枝節。看一段，須反覆看來看去，要十分爛熟，方見意味，方快活，令人都不愛去看別段，始得。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

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又曰：「不可信口依希略綽説過，須是心曉。」寓。

大凡讀書，須是熟讀。熟讀了，自精熟。精熟後，理自見得。如喫果子一般，劈頭方咬開，未見滋味，便喫了。須是細嚼教爛，則滋味自出，方始識得這箇是甜是苦，是甘是辛，始爲知味。又云：「園夫灌園，善灌之夫，隨其蔬果株株而灌之，少間灌溉既足，則泥水相和，而物得其潤，自然生長。不善灌者，忙急而治之，擔一擔之水，澆滿園之蔬，人見其治園矣，而物未嘗沾足也。」又云：「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又云：「讀書之法，須是用工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工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工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卓。

因説「進德居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鶻突，都只見成一片黑淬淬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縫罅。今常説見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開。如織錦上用青絲、用紅絲、用白絲，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布。賀孫。

讀書須是專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損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專，不走了這心。

其始也，自謂百事能；其終也，一事不能。言人讀書不專一而貪多廣閱之弊。僩。

泛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道夫。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然熟讀精思既曉得後，又須疑不止如此，庶幾有進。若以爲止如此矣，則終不復有進也。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又自不同也。履孫。

爲人自是爲人，讀書自是讀書。凡人若讀十遍不會，則讀二十遍；又不會，則讀三十遍；至五十遍，必有見到處。五十遍暝然不曉，便是氣質不好。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力行。

李敬子説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説得也響。今學者本文尚且未熟，如何會有益？」方子。

讀書不可記數，數足則止矣。壽昌。

「誦數以貫之」。古人讀書，亦必是記遍數，所以貫通也。又曰：「凡讀書，且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好看處，不妨一看，然非是要緊。」佐。

温公答一學者書，説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説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誦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廣。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若海。

讀書理會一件，便要精這一件。看得不精，其他文字便亦都草草看了。一件看得精，其他亦易看。山谷帖説讀書法甚好。淳。

學者貪做工夫，便看得義理不精。讀書須是子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麤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大抵爲學，老少不同。年少精力有餘，須用無書不讀，無不究竟其義。若年齒向晚，却須擇要用功，讀一書，便覺後來難得工夫再去理會，須沉潛玩索，究極至處可也。蓋天下義理，只有一箇是與非而已，是便是是，非便是非。既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謨。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即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没這般滋味。而今未説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説「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氈毹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某舊苦記文字不得，

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摸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僩。

讀書之法，讀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讀誦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轉。若只是口裏讀，心裏不思量，看如何也記不子細。又云：「今緣文字印本多，人不著心讀。漢時諸儒，以經相授者，只是暗誦，所以記得牢。故其所引書句，多有錯字。如孟子所引《詩》《書》，亦多錯，以其無本，但記得耳。」僩。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車)〔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正此謂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於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銖。

講論一篇書，須是理會得透，把這一篇書與自家裘作一片，方是。去了本子，都在心中，皆說得去，方好。敬仲。

莫說道見得了便休。而今看一千遍見得，又別看一萬遍，看得又別。須是無這冊子時，許多節目次第都恁地歷歷落落在自家肚裏，方好。方子。

放下書冊，都無書之意義在胸中。升卿。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此，況求道乎？今人對著冊子時便思量，冊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今之學者，看了也似不曾看，不曾看也似看了。方子。

看文字，於理會得了處更能看過，尤妙。過。

看文字須子細。雖是舊曾看過，重温亦須子細。每日可看三兩段。不是於那疑處看，正須於那無疑處看。蓋工夫都在那上也。廣。

聖人言語如千花，遠望都見好。須端的真見好處，始得。須著力子細看，工夫只在子細看上，別無術。淳。

聖人言語，皆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不知怎生排得恁地齊整。今人只是心麤，不子細窮究。若子細窮究來，皆字字有著落。道夫。

某自潭州來，其他盡不曾說得，只不住地說得一箇教人子細讀書。節。

讀書不精深，也只是不曾專一子細。伯羽。

看文字有兩般病：有一等性鈍底人，向來未曾看，看得生，卒急看不出，固是病；又有一等敏銳底人，多不肯子細，易得有忽略之意，不可不戒。賀孫。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麤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未見道理時，恰如數重物色包裹在裏許，無緣可以便見得。須是今日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明日又去了一重，又見得一重。去盡皮，方見肉；去盡肉，方見骨；去盡骨，方見髓。使麤心大氣，不得。廣。

觀書初得味，即坐在此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頽然而無精神。揚。

讀書只要將理會得處反覆又看。夔孫。

今人讀書，看未到這裏，心已在後面。才看到這裏，便欲捨去。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捨去，方能體認得。又曰：「讀書者，譬如觀此屋，若在外面見有此屋，便謂見了，即無緣識得。須是入去裏面逐一看過，是幾多間架，幾多窗櫺，看了一遍，又重重看過，一齊記得，方是。」講筵亦云：「氣象勿勿，常若有所追逐。」方子。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道夫。

讀書著意玩味，方見得義理從文字中迸出。季札。

讀得通貫後，義理自出。方子。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芝。

看文字要便有得。

看文字若便以爲曉得，則便住了。須是曉得後，更思量後面尚有也無。且如今有人把一篇文字來看，也未解盡知得他意，況於義理？前輩說得恁地，雖是易曉，但亦未解便得其意。須是看了又看，只管看，只管有。義則。

讀(者)〔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揚。

大抵學者只在是白紙無字處莫看，有一箇字，便與他看一箇。如此讀書三年，無長進處，則如趙州和尚道：「截取老僧頭去。」節。

人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了，又要一盞喫。若不愛喫，

勉强一盞便休。泳。

讀書不可不先立程限。政如農功，如農之有畔。爲學亦然。今之始學者不知此理，初時甚鋭，漸漸懶去，終至都不理會了。此只是當初不立程限之故。廣。

曾裘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裘父《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方子。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良久曰：「佛所謂心印是也。印第一箇了，印第二箇，只與第一箇一般。又印第三箇，只與第二箇一般。惟堯舜孔顏方能如此。堯老遜位與舜，教舜做，及舜做出來，只與堯一般。此所謂真同也。孟子曰『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不是且恁地說。」廣。

讀書須教首尾貫穿。若一番只草草看過，不濟事。某記舅氏云：當新經行時，有一先生，教人極有條理。時既禁了史書，所讀者止是荀、楊、老、莊、列子等書。他便將諸書劃定次第，初入學，只看一書。讀了，理會得都了，方看第二件。每件須要貫穿，從頭到尾，皆有次第。既通了許多書，斯爲必取科第之計。如刑名度數，也各理會得些。天文地理，也曉得些。五運六氣，也曉得些。如《素問》等書，也略理會得。又如讀得《聖製經》，便須於諸書都曉得些。《聖製經》者，乃是諸書節略。本是昭武一士人作，將去獻梁師成，要見官爵。及投進，累月不見消息。忽然一日，只見內降一書云：御製《聖製經》，令天下皆誦讀。方伯謨尚能記此士人姓名。又云：「是時既禁史學，更無人敢讀史。時奉使叔祖教授鄉里，只就《蒙求》逐事開說本末，時人已相尊敬，謂能通古今。有一士人以犯法被黥，在都中，因計會在梁師成手裏直書院，與之打併書册甚整齊。師成喜之，因問其故。他以情告，遂與之補官，令常直書院。一日，傳聖駕將幸師成家，師成遂令此人打併裝疊書册，此人以經史次第排，極可觀。師成來點檢，見諸史亦列卓上，因大駭，急移下去，云：『把這般文字將出來做甚麽！』此非獨不好此，想只怕人主取去，看見興衰治亂之端耳。」賀孫。

近日真箇讀書人少，也緣科舉時文之弊也。纔把書來讀，便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都不理會他本意著實。纔討得新奇，便準擬作時文使。下稍弄得熟，只是這箇將來使。雖是朝廷甚麽大典禮，也胡亂信手捻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前輩也是讀書。某曾見大東萊呂居仁。之兄，他於《六經》、《三傳》皆通，親手點，注並用小圈點。注所不足者，並將疏楷書，用朱點。無點畫草。某只見他《禮記》如此。他經皆如此。諸呂從來富貴，雖有官，多是不赴銓，亦得安樂讀書。他家這法度，却是到伯恭打破了。自後既弄時文，少有肯如此讀書者。賀孫。

精神長者，博取之，所得多。精神短者，但以詞義簡易者涵養。

中年以後之人，讀書不要多，只少少玩索，自見道理。

千載而下，讀聖人之書，只看得他箇影象大概路脈如此。若邊旁四畔，也未易理會得。燾。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一《學五・讀書法下》 人之爲學，固是欲得之於心，體之於身。但不讀書，則不知心之所得者何事。道夫。

讀書窮理，當體之於身。凡平日所講貫窮究者，不知逐日常見得在心目間否。不然，則隨文逐義，趕趁期限，不見悦處，恐終無益。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蓋卿。

初學於敬不能無間斷，只是才覺間斷，便提起此心。只是覺處，便是接續。某要得人只就讀書上體認義理，日間常讀書，則此心不走作。或只去事物中衮，則此心易得汩没。知得如此，便就讀書上體認義理，便可喚轉來。賀孫。

本心陷溺之久，義理浸灌未透，且宜讀書窮理。常不間斷，則物欲之心自不能勝，而本心之義理自安且固矣。

須是存心與讀書爲一事，方得。方子。

人心不在軀殼裏，如何讀得聖人之書。只是杜撰鑿空説，元與他不相似。僩。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册上，逐句逐字，各有著落，方始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静純一，日用動静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看得文字精審。如此方是有本領。

今人看文字，多是以昏怠去看，所以不子細。故學者且於静處收拾教意思在裏，然後虚心去看，則其義理未有不明者也。祖道。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倜。

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略略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文蔚。

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物？伯羽。

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芝。

讀書有箇法，只是刷刮淨了那心後去看。若不曉得，又且放下，待他意思好時，又將來看。而今却說要虛心，心如何解虛得？而今正要將心在那上面。義剛。

讀書須是要身心都入在這一段裏面，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中。今人却一邊去看文字，一邊去思量外事，只是枉費了工夫。不如放下了文字，待打疊教意思靜了，却去看。祖道。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爲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是他於學文上功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功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閑，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

凡人看文字，初看時，心尚要走作，道理尚見得未定，猶沒奈他何。到看得定時，方入規矩，又只是在印板上面說相似，都不活。不活，則受用不得。須是玩味反覆，到得熟後，方始會活，方始會動，方有得受用處。若只恁生記去，這道理便死了。時舉。

不可終日思量文字，恐成硬將心去馳逐了。亦須空閑，少頃養精神又來看。淳。

讀書閑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曉，季札録云「庶幾心平氣和，可以思索義理。這箇却是一身總會處。且如看《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亦只在這裏。人只是一箇心做本，須存得在這裏，識得他條理脈絡，自有貫通處。賜。季札録云：「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又云：『《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其原自此發見。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脈絡貫通處。』」

大凡讀書，且要讀，不可只管思。口中讀則心中閑，而義理自出。某之始學，亦如是爾，更無別法。節。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省一作「體」。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震。

讀書須是虛心切己。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看文字，須是虛心。莫先立己意，少刻多錯了。又曰：「虛心切己。虛心則見道理明，切己自然體認得出。」懋。

聖人言語，皆天理自然，本坦易明白在那裏。只被人不虛心去看，只管外面捉摸，及看不得，便將自己身上一般意思說出，把做聖人意思。淳。

聖賢言語，當虛心看，不可先自立說去撐拄，便喎斜了。不讀書者固不足論，讀書者病又如此。淳。

凡看書，須虛心看，不要先立說。看一段有下落了，然後又看一段。須如人受詞訟，聽其說盡，然後方可決斷。泳。

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時舉。

大抵義理，須是且虛心，隨他本文正意看。必大。

讀書遇難處，且須虛心搜討意思。有時有思繹底事，却去無思量處得。敬仲。

問：「如先生所言，推求經義，將來到底還別有見處否？」曰：「若說如釋氏之言有他心通，則無也。但只見得合如此爾。」再問：「所說『尋求義理，仍須虛心觀之』，不知如何是虛心？」曰：「須退一步思量。」次日又問「退一步思量」之旨。曰：「從來不曾如此做工夫後，亦是難說。今人觀書，先自立了意後方觀，盡率古人語言人做自家意思中來。如此只是推廣得自家意思，如何見得古人意思？須得退步者，不要自作意思，只虛此心將古人語言放前面，看他意思倒殺向何處去。如此玩心，方可得古人意，有長進處。且如孟子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謂也。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將來自

有來時候。他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人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大雅。

某嘗見人云：大凡心不公底人讀書不得。今看來是如此。如解説聖經，一向都不有自家身己，全然虚心，只把他道理自看其是非。恁地看文字，猶更自有牽於舊習、失點檢處。全然把一己私意去看聖賢之書，如何看得出？賀孫。

或問：「看文字，爲衆説雜亂，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説看去，看得一説，却又看一説。看來看去，是非長短皆自分明。譬如人欲知一箇人是好人、是惡人，且隨他去看，隨來隨去，見他言語動作，便自知他好惡。」又曰：「只要虚心。」又云：「濯去舊聞，以來新見。」

觀書當平心以觀之。大抵看書不可穿鑿，看從分明處，不可尋從隱僻處去。聖賢之言，多是與人説話。若是嶢崎，却教當時人如何曉？節。

觀書須静著心，寬著意思，沈潛反覆，將久自會曉得去。儒用。

放寬心，以他説看他説，以物觀物，無以己觀物。道夫。

以書觀書，以物觀物，不可先立己見。

讀書須要切己體驗，不可只作文字看，又不可助長。方。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耳。祖道。

讀書不可只專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説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册上求，不就自家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説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今人讀書，多不就切己上體察，但於紙上看，文義上説得去，便了。如此濟得甚事！『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古人亦須讀書始得。但古人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别。」因提案上藥囊起曰：「如合藥，便要治病，終不成合在此看。如此於病何補？文字浩瀚，難看亦難記，將已曉得底體在身上，却是自家易曉易做底事。解經已是不得已，若只就注解上説，將來何濟？如畫那人一般，畫底却識那人。别人不識，須因這畫去求那人，始得。今便以畫喚做那人，不得。寓。

或問讀書工夫。曰：「這事如今似難説。如世上一等人，説道不須就書册上理會，此固是不得。然一向只就書册上理會，不曾體認著自家身己，也不濟事。如説仁義禮智，曾認得自家如何是仁、自家如何是義、如何是禮、如何是智，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人做自家意中來，終無進益。大雅。須是著身己體認得。如讀『學而時習之』，自家曾如何學，自家曾如何習？『不亦説乎』，曾見得如何是説？須恁地認始得。若只逐段解過去，解得了便休，也不濟事。如世上一等説話，謂不消得讀書、不消理會，别自有箇覺處，有箇悟處。這箇是不得。若只恁地讀書，只恁地理會，又何益？」賀孫。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己。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爲雜文用，其高者則爲古文用，皆做外面看。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雉。

玩索、窮究，不可一廢。升卿。

或問讀書未知統要。曰：「統要如何便會知得？近來學者，有一種則舍去册子，却欲於一言半句上便要見道理。又有一種則一向汎濫，不知歸著處。此皆非知學者。須要熟看熟思，久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所謂統要者自在其中矣。」履孫。

凡看文字，專看細密處而遺却緩急之間者，固不可；專看緩急之間而遺却細密者，亦不可。今日之看，所以爲他日之用，須思量所以看者何爲，非只是空就言語上理會得多而已也。譬如拭卓子，只拭中心亦不可，但拭四弦亦不可。須是切己用功，使將來自得之於心，則視言語誠如糟粕。然今不可便視爲糟粕也，但當自期向到彼田地爾。方子。

學者有所聞，須便行，始得。若得一書，須便讀便思便行，豈可又安排停待而後下手？且如得一片紙，便來一片紙上道理行之可也。履孫。

讀書便是做事。凡做事，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善處事者，不過稱量其輕重耳。讀書而講究其義理，判别其是非，臨事即此理。可學。

真理會得底，便道真理會得。真理會不得底，便道真理會不得。真理會得底固不可忘，真理會不得底，須看那處有礙，須記那緊要處常勿忘，所謂「智者利仁」。方其求時，心固在此，不求時，心亦在此。淳。

學得此事了，不可自以爲了，恐怠意生。如讀得此書，須終身記之。壽昌。

讀書推類反求，固不害爲切己，但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文看，逐處各自見箇道理，久之自然貫通，不須如此費力也。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璘。

只看自家底。不是自家底，枉了思量。燾。

凡讀書，且須從一條正路直去，四面雖有可觀，不妨一看，然非是緊要。方子。

看書不由直路，只管枝蔓，便於本意不親切。淳。

看文字，不可相妨，須各自逐一著地頭看他指意。若牽窒著，則件件相礙矣。端蒙。

看文字，且逐條看，各是一事，不相牽合。

讀書要周遍平正。夔孫。

看文字，不可落於偏僻。須是周市，看得四通八達，無些窒礙，方有進益又云某解《語》《孟》訓詁皆存，學者觀書，不可只看緊要處。閑慢處要都周匝。今說求放心，未問其他，只此便是。『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方是讀書，却說『仁在其中』，蓋此便是求放心也。」人傑。

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裏元有縫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開，不是渾淪底物硬去鑿。亦不可先立說，牽古人意來湊。且如「逆詐，億不信。」與先覺之辨，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去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未有不信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先覺則分明見得那人已詐我、不信我。如高祖知人善任使，亦是分明見其才耳。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著。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這箇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洪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册子上古人意思如何。如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節。

看文字先有意見，恐只是私意。謂如粗厲者觀書，必以勇果强毅爲主；柔善者觀書，必以慈祥寬厚爲主。書中何所不有？人傑。

凡讀書，先須曉得他底言詞了，然後看其說於理當否。當於理則是，背於理則非。今人多是心下先有一箇意思了，却將他人說話來說自家底意思，其有不合者，則硬穿鑿之使合。廣。

學者不可用己意遷就聖賢之言。德明。

讀書如問人事一般，欲知彼事，須問彼人。今却不問其人，只以己意料度，謂必是如此。揚。

看人文字，不可隨聲遷就。我見得是處，方可信。須沉潛玩繹，方有見處。不然，人說沙可做飯，我也說沙可做飯，如何可喫。謙。

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來攙。道夫。

文字不可硬說，但當習熟，漸漸分明。

凡看聖賢言語，不要迫得太緊。振。

大凡看文字，要急迫不得。有疑處，且漸漸思量。若一下便要理會得，也無此理。廣。

看文字，須是退步看，方可見得。若一向近前迫看，反爲所遮蔽，轉不見矣。力行。

學者觀書，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向前，愈看得不分曉。不若退步，却看得審。大概病在執著不肯放下。正如聽訟，心先有主張乙底意思，便只尋甲底不是；先有主張甲底意思，便只見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說，徐徐觀之，方能辨其曲直。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僩

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力行。

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

某向時與朋友說讀書，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見得讀書只是且恁地虛心就上面熟讀，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處。蓋熟讀後自有窒礙不通處，是自然有疑，方好較量。今若先去尋箇疑，便不得。又曰：「這般也有時候。舊日看《論語》，合下便有疑。蓋自有一樣事，被諸先生說成數樣，所以便著疑。今却有《集注》了，且可傍本看教心熟。少間或有說不通處，自見得疑，只是今未可先去疑著。」賀孫。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節。人傑録云：「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蓄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夫。

問：「看理多有疑處。如百氏之言，或疑其爲非，又疑其爲是，當如何斷之？」曰：「不可强斷，姑置之可也。」人傑。

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説可疑，而不知己説之可疑。試以詰難他人者以自詰難，庶幾自見得失。必大。

因求講學言論傳之，答曰：「聖賢之言，明如日月。」又曰：「人有欲速之病。舊嘗與一人讀詩集，每略過題一行，不看題目，却成甚讀詩也。又嘗見龔實之轎中只著一册文字看，此其專静也。」且云：「尋常出外，轎中著三四册書，看一册厭，又看一册，此是甚功夫也！」方。

因簽出文字，偶失簽字，遂不能記。云：「舊有人老不識字，然隔年瑣瑣出入，皆心記口數之。既爲寫下，覆之無差。蓋其人忠慤，又專一無他事，所以記得。今學者不能記，又往往只靠著筆墨文字，所以愈忘之也。」方。

先生戲引禪語云：「一僧與人讀碑，云：『賢讀著總是字，某讀著總是禪。』潙山作一書戒僧家整齊。有一川僧最嚣苴，讀此書，云：『似都是説我。』善財五十三處見善知識，問皆如一，云：『我已發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如何行菩薩行，成菩薩道。』」

問諸讀經之法。曰：「亦無法，只是虚心平讀去。」淳以下讀諸經法。

學不可躐等，不可草率，徒費心力。須依次序，如法理會一經通熟，他書亦易看。閎祖。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説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説箇甚麽，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明作。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敬仲。

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逕可見，別無嶢崎。寓。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留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節。

許多道理，孔子恁地説一番，孟子恁地説一番，子思又恁地説一番，都恁地懸空掛在那裏。自家須自去體認始得。賀孫。

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梢又約。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考聖賢之意。讀史以考存亡治亂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近日學者多喜從約，而不於博求之，不知不求於博，何以考驗其約？如某人好約，今只做得一僧，了得一身。又有專於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約，今日考一制度，明日又考一制度，空於用處作工夫，其病又甚於約而不博者。要之均是無益。可學。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玩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説了，又自解了，蓋他直要説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做文章説。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做好底看，亦不要將做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節。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未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文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他法。僩。

凡讀書，須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會上一句，待通透，次理會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曉，然後將全章反覆紬繹玩味。如未通透，却看前輩講解，更第二番讀過，須見得身分上有長進處，方爲有益。如《語》、《孟》二書，若便恁地讀過，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將來做切己事玩味體察，一日多看得數段或一兩段耳。又云：「看講解，不可專狥他説，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如《遺書》中語，豈無過當失實處？亦有説不及處。」又云：「初看時，便先斷以己意，前聖之説皆不可入。此正當今學者之病，不可不知。」寓。

人只讀一書不得，謂其傍出多事。《禮記》、《左傳》最不可不讀。揚。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邪？僩。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荊公之學。書那有不可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自若也。要有主，覷得破，皆是學。浩。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已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拄肚，沒奈何他。賀孫。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人傑。

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理明後，便讀申韓書，亦有得。方子。以下雜論。

諸先生立言有差處，如橫渠《知言》。當知其所以差處，不宜一切委之。所以自廣其志，自進其知也。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況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者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然論其行事之是非，何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璘。

因言讀書法，曰：「且先讀十數過，已得文義四五分；然後看解，又得三二分；又却讀正文，又得一二分。向時不理會得《孟子》，以其章長故也。因如此讀，元來他章雖長，意味却自首末相貫。」又問：「讀書心多散亂。」曰：「便是心難把捉處。知得此病者，亦早少了。向時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說與直卿云：且如讀十句書，上九句有心記得，心不走作，則是心在此九句內，是誠，是有其物，故終始得此九句用。若下一句心不在焉，便是不誠，便無物也。」明作。以下論看注解。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强飲食之，終無益也。」又曰：「某所集注《論語》，至於訓詁，皆子細者。蓋要人字字與某著意看，字字思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過了。」又曰：「讀書第一莫要先立箇意去看他底，莫要才領略些大意，不耐煩，便休了。」祖道。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指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此一段係先生親書示書堂學者。

凡人讀書，若窮得到道理透處，心中也替他饒本作「替地」。快活。若有疑處，須是參諸家解熟看。看得有差互時，此一段終是不穩在心頭，不要放過。敬仲。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捺扯住甲，窮盡其詞；乙說如此，且捺扯住乙，窮盡其詞。兩家之說既盡，又參攷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學蒙。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大雅。

句心。方子。

看注解時，不可遺了緊要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字時，直是稱輕等重，方敢寫出。上言「句心」，即此意。方子。

且尋句内意。方子。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問：「一般字，却有淺深輕重，如何看？」曰：「當看上下文。」節。

讀書須從文義上尋，次則看注解。今人却於文義外尋索。蓋卿。

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説，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説，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説了又説，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大雅。以下附論解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讀。泳。

聖經字若箇主人，解者猶若奴僕。今人不識主人，且因奴僕通名，方識得主人，畢竟不如經字也。泳。

隨文解義。方子。

解經當如破的。方子。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卿。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恰是重字。端蒙。

聖賢説出來底言語，自有語脈，安頓得各有所在，豈似後人胡亂説了也？須玩索其旨。所以學不可以不講。講學固要大綱正，然其間子細處，亦不可以不講。只緣當初講得不子細，既不得聖賢之意，後來胡亂執得一説，便以爲是，只胡亂解將去。僩。必大録此下云：「古人似未嘗理會文義，今觀其説出底言語，不曾有一字用不當者。」

解經若於舊説一向人情他，改三字不若改兩字，改兩字不若且改一字，至於甚不得已乃始改，這意思終爲害。升卿。

凡學者解書，切不可與他看本。看本則心死在本子上。只教他恁地説，則他心便活，亦且不解失忘了。壽昌。

「學者輕於著書，皆是氣識淺薄使作得如此。所謂『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佼厲兮，去道遠而。』蓋此理醲厚，非便儇佼厲不克負荷者所能當。子張謂『執德不弘』，人多以『寬大』訓『弘』字，大無意味，如何接連得『焉能爲有，焉能爲亡』文義相貫？蓋『弘』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横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也。』此語最佳。」問：「《集注》解此，謂『守所得而心不廣，則德孤』，如何？」曰：「孤只是孤單，所得只是這些道理，別無所有，故謂之德孤。」謨。論著書。

編次文字，須作草簿抄記項頭，如此則免得用心去記他。兵法有云：「車載糗糧兵仗，以養力也。」編次文字用簿抄記，此亦養心之法。廣。論編次文字。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讀書既多，義理已融會，胸中尺度一一已分明，而不看史書，考治亂，理會制度典章，則是猶陂塘之水已滿而不決以溉田。若是讀書未多，義理未有融會處，而汲汲焉以看史爲先務，是猶決陂塘一勺之水以溉田也，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廣。以下讀史。

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讀《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如今之看史有許多嶢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節。

今人只爲不曾讀書，祇是讀得麤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曾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

祧廟可見。杞。

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温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録》，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温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時舉。

史亦不可不看。看《通鑑》固好，然須看正史一部，却看《通鑑》。一代帝紀，更逐件大事立箇綱目，其間節目疏之於下，恐可記得。人傑。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録云「更無蹤跡。」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備，看得大概，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曾看得，須用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是某國人。某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却來看他。」芝。

問：「讀《通鑑》與正史如何？」曰：「好且看正史。蓋正史每一事關涉處多。只如高祖鴻門一事，本紀與張良灌嬰諸傳互載，又却意思詳盡，讀之使人心地懽洽，便記得起。《通鑑》則一處説便休，直是無法，有記性人方看得。」又問：「致堂《管見》初得之甚喜，後見《南軒集》中云『病敗不可言』，又以爲專爲檜設。豈有言天下之理而專爲一人者？」曰：「儘有好處。但好惡不相掩爾。」曰：「只如頭一章論三晉事，人多不以爲然。自今觀之，只是祖温公爾。」曰：「誠是祖。但如周王不分封，也無箇出場。」道夫。

讀史當觀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節。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然後便見得義理。壽昌。

史且如此看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皆然。

讀史有不可曉處，劄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義剛。

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概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概。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疏，更看得密如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端蒙。

讀史亦易見作史者意思。後面成敗處，他都説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疏脱，都可見了。甘露事亦然。賀孫。

問芝：「史書記得熟否？蘇丞相頌看史，都在手上輪得，他那資性，直是會記。」芝曰：「亦緣多忘。」曰：「正緣如此，也須大約記得某年有甚麽事。某年有甚麽事。纔記不起，無緣會得浹洽。」芝云：「正緣是不浹洽。」曰：「合看兩件，且看一件。若兩件是四百字，且二百字，有何不可？」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説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綽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説是如何，那説是如何，這説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著頭不與閑事，管取便別莫説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是專一。且如張旭學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悟？」

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後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士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焚舟計。若初且草讀一遍，準擬三四遍讀，便記不牢。」又曰：「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静，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説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静，須看得較透。淳録云：那裏静，必做得工夫有長進處，只是歸來道死，不及叩之。」某初疑解《春秋》於心静甚事，後來方曉。蓋静則心虚，道理方看得出。」義剛曰：「前輩也多是在背後處做幾年方成。」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義剛。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四《論語六・爲政篇下》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始也。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〇四《朱子一・自論爲學工夫》 某自卯讀《四書》，甚辛苦。諸公今讀時，又較易做工夫了。敬仲。以下讀書。

後生家好著些工夫，子細看文字。某向來看《大學》，猶病於未子細，如今愈看，方見得精切。因說：「前輩諸先生長者說話，於大體處固無可議，若看其他細碎處，大有工夫未到。」木之。

某向卯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友仁。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揚。

某舊時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數卷，全不曾得子細，於義理之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秖讀《中庸》，讀《論語》則秖讀《論語》一日秖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道夫。

讀書須讀到不忍捨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蓋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只提醒精神，終日著意，看得多少文字，窮得多少義理！徒爲懶倦，則精神自是憒憒，只恁昏塞不通，可惜。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不知有《爲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爲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却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後，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大雅。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彼時四旁皆無津涯，只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某今老而將死，所望者，但願朋友勉力學問而已。道夫。

器之問「野有死麕」。曰：「讀書之法，須識得大義，得他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大凡讀書，多在諷誦中見義理。況《詩》又全在諷誦之功，所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歎』，一人唱之，三人和之，方有意思。又如今詩曲，若只讀過，也無意思，須是歌起來，方見好處。」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斯，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爲之廢卷慨想而不能已。覺得朋友間看文字，難得這般意思。某二十歲前後，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如今但較精密。日月易得，匆匆過了五十來年。」木之。

謂器之看《詩》，病於草率。器之云：「如今將先生數書循環看去。」曰：「都讀得了，方可循環再看。如今讀一件書，須是真箇理會得這一件了，方可讀第二件；讀這一段，須是理會得這一段了，方可讀第二段。少間漸漸節次看去，自解通透。只五年間，可以讀得經子諸書，迤邐去看史傳，無不貫通。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所謂『審問之』，須是表裏內外無一毫之不盡，方謂之審。恁地竭盡心力，猶有見未到處，却不柰何。如今人不曾竭盡心力，只見得三兩分了，便草草揭過，少間只是鶻突無理會，枉著日月，依舊似不曾讀相似。只如韓退之，老蘇作文章，本自沒要緊事，然他大段用功，少間方會漸漸埽去那許多鄙俗底言語，換了箇心胸，說這許多言語出來。如今讀書，須是加沈潛之功，將義理去澆灌胸腹，漸漸盪滌去那許多淺近鄙陋之見，方會見識高明。」因說：「讀《詩》，惟是諷誦之功。上蔡亦云：『《詩》須是謳吟諷誦以得之。』某舊時讀《詩》，也只先去看許多注解，少間却被惑亂。後來讀至半了，都只將《詩》來諷誦至四五十過，已漸漸得《詩》之意，却去看注解，便覺減了五分以上工夫；更從而諷誦四五十過，則胸中判然矣。」因說：「如今讀書，多是不曾理會得一處通透了，少間却多牽引前面疑難來說，此最學者大病。譬如一箇官司，本自是鶻突了，少間又取得許多鶻突底證見來證對；却成一場無理會去，又有取後面未曾理會底來說。却似如今只來建陽縣，猶自未見得分曉，却又將建寧府與南劍州事來說，如何說得行。少間弄來弄去，只是胡說瞞人。有人說話如此者，某最怕之。說甲未了，又纏向乙上去；說乙未了，又纏向丙上

去，無一句著實。正如斜風雨相似，只管吹將去，無一點著地。故有終日與他說，不曾判斷得一件分曉，徒費氣力耳。」木之。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壯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爲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某二十年前，得《上蔡語録》觀之，初用銀朱畫出合處；及再觀，則不同矣，乃用粉筆；三觀，則又用墨筆。數過之後，則全與元看時不同矣。大抵老兄好去難處用工，不肯向平易處用工，故見如此難進。今當於平易處用工。」大雅。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閑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册《孟子》，將來子細讀，方尋得本意見。看他初間如此問，又如此答；待再問，又恁地答，其文雖若不同，自有意脈都相貫通，句句語意都有下落。賀孫。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説。簽了，便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修改，不過是轉換處，大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謾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説，只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賜。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過。

問：「嘗聞先生爲學者言：『讀書須有箇悦處，方進。』先生又自言：『某雖如此，屢覺有所悦。』」因禀曰：「此先生進德日新工夫，不知學者如何到得悦處？」曰：「亦只是時習。時習故悦。」德明。

某嘗説，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義剛。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泛泛處多闊略，後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只摸得些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此因有獻《易説》，多失伊川精意而言。賀孫。

凡看文字，諸家説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説如彼，楊龜山之説如此，何者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如何。學蒙。

某尋常看文字都曾疑來。如上蔡《觀復堂記》、文定《答曾吉甫書》，皆曾把做孔孟言語一般看，久之方見其未是。每一次看透一件，便覺意思長進。不似他人只依稀一見，謂其不似，便不復看，不特不見其長處，亦不見其短處。賜。

某尋常見是人文字，未嘗敢輕易；亦恐有好處，鞭著工夫看它。賜。

某所以讀書自覺得力者，只是不先立論。方子。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閑是閑非没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粗心了。吕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履孫。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人横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公有雖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文蔚。

看道理，若只恁地説過一徧便了，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徧。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裏却去静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説去做，真箇是不同。義剛。以下窮理。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川曰：『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説矣。』某向來從師，一日間所聞説話，夜間如温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有疑，明日又問。」廣。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説，令去聖經中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大雅。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籠統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

千般萬樣病，何止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來須是先理會箇安著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己，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未有安著身己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爲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則是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賀孫。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切要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間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恪。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功夫，覺得閑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詠，未須大段著力考索也。

舊在湖南理會乾坤，乾是先知，坤是踐履，上是「知至」，下是「終之」，却不思今只理會箇知，未審到何年月方理會「終之」也。是時覺得無安居處，常恁地忙。又理會動靜，以爲理是靜，吾身上出來便是動，却不知未發念慮時靜，應物時動；靜而理感亦有動，動時理安亦有靜。初尋得箇動靜意思，其樂甚乖，然却一日舊似一日。當時看明道《答橫渠書》，目不入也。方。

舊來失了此物多時，今收來尚未便入腔窠，但當盡此生之力而後已。自謂云爾。方。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又言：「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德明。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道夫。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胡泳。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最得此力。」節。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可學。論傳授。

或說：「象山說，『克己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忿懥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爲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爲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己復禮爲仁』，據他說時，只這一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常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蹙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爲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蹙，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

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廣。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某少時未有知，亦曾學禪，只李先生極言其不是。後來考究，却是這邊味長。才這邊長得一寸，那邊便縮了一寸，到今銷鑠無餘矣。畢竟佛學無是處。」德明。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詞》、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册。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揚。

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方子。

與范直閣說忠恕，是三十歲時書，大槩也是。然說得不似，而今看得又較別。淳。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僩。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賀孫。

因言讀書用功之難：「諸公覺得大故淺近，不曾著心。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落下去，用心極苦。五十歲已後，覺得心力短，看見道理只爭絲髮之間，只是心力把不上。所以《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已前做了。五十已後，長進得甚不多。而今人看文字，全然心粗。未論說道理，只是前輩一樣文士，亦是用幾多工夫，方做得成，他工夫更多。若以他這心力移在道理上，那裏得來！如韓文公《答李翊》一書，與老蘇《上歐陽公書》，他直如此用工夫，未有苟然而成者。歐陽公則就作文上改換，只管揩磨，逐旋捱將去，久之，漸漸揩磨得光。老蘇則直是心中都透熟了，方出之於書。看他們用工夫更難，可惜！若移之於此，大段可畏。看來前輩以至敏之才，而做至鈍底工夫。今人以至鈍之才，而欲爲至敏底工夫，涉獵看過，所以不及古人也。故孔子曰：『參也魯。』須是如此做工夫，始得。」僩。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莊子云：「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恁地去。今且與公說箇樣子，久之自見。今人大抵倔塞滿胸，有許多伎俩，如何便得他虛？亦大是難。分明道「知至而後意誠」，蓋知未至，雖見人說，終是信不過。今說格物，且只得一件兩件格將去，及久多後，自然貫通信得。道夫。

某覺得今年方無疑。伯羽。

理會得時，今老而死矣，能受用得幾年？然十數年前理會不得，死又却可惜。士毅。丙辰冬。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嘆，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勳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又云：「於上面但覺透得一半。」賀孫。

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夔孫。

某老矣，無氣力得說，時先生病，當夜說話，氣力比常時甚微。看也看不得了，行也行不盡了，說也說不辦了。諸公勉之。僩。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傳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二程自十五六時，便脱然欲學聖人。僩。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先

生是年正旦，書於藏書閣下東楹。人傑。

人之血氣，固有强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强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會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倜。以下雜記。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便似箇懶惰底人，心裏便不安。須是早起了，却覺得心下鬆爽。」倜。

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懥。閎祖。

因語某人好作文，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爲人所託，乃爲之。自有一等人樂於作詩，不知移以講學，多少有益。」符舜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之語道理，如水投石。」可學。

戊辰年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某將《彖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再數，只與說：「記不得，只記得五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銖。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録》，連夜看，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倦〕〔卷〕。曰：「一生做詩，只有許多！」文蔚。

周孚《蠹齋鉛刀編》卷二三《樊氏讀書堂記》　永陽樊君德明，於其所居之前得廢地，幅員僅十畝，前對歷陽諸山，後有坂可眺，大木十圍，修竹森然，度而爲堂，面山而背坂，堅完爽塏，悦可人意。既成，取六藝百家傳注之書，與夫秦、漢以來前人所作奇偉譎異之文章，皆置其中，而君朝莫游息，未嘗不在是也。則以「讀書」名其堂，而因延安李君清宇求記於予。始予自潤適滁，過君居，見君之伯氏秀實，與之語，有合予意者。既至滁，稱之滁人，則又聞君好修而力學，不妄與人交，心固已奇之。而清宇又與予善，故雖未識君，而許之記。會予疾，未暇作，而君來速予文不已，迺爲之言曰：世之學者，皆知書之不可一日廢也。然予嘗怪漢之諸儒，如韓嬰、董生輩，止守一經，終其身不易。以今之士視之，不亦淺狹而可笑哉！而其事業文章，後之人卒未有能過之者。夫書豈徒以誦讀乎哉？蓋不誘於外，故能致思精，不役於名，故能信古篤。唯其如是，是以書之節會肯綮，皆可銖分而縷解之。故一書亦足以爲吾之用。夫書豈徒以誦讀云乎哉！此昔之學所以爲善，而今之學所以爲不及也。君於此盍亟焉。夫博而不要其統，學者之通患也。故予因記君堂而及之，且以自警焉。乾道九年夏四月旦。

吕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爲況殊索寞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説，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説，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説。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説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何如？知言疑義，亦竣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録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吕祖謙《東萊別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動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功，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説。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榷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尚留滕下，或已即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賢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質夫墓誌上内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吕祖謙《東萊別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　歲前黄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而未得的報，故不敢拜慰。近舍弟轉致誨字，乃知所傳不虚，累日悵怏，不能自釋也。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目洗然爲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近乃知所謂閣門舍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還小著亦可見主意，未嘗以狂直爲忤，第人自不肯展盡耳。陳君舉已到官，近來議論却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吕祖謙《東萊別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　便中伏領教字，殊以慰慳。前日

兒邸報，江西之命聞尚有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愜也。某病體萎痺，雖不復可料理，然意緒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舊來寬弛昏惰之病，似漸刊落。今方可奉承誨藥，而疾病又錮而留之，徒鄉風浩歎而已。前歲問疾之諾，目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覬踐言也。陸子静留得幾日，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大抵子静病在看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爾。在吾丈分上却是急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遂不細看。病中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政是識其小者爾。子静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新治，不知不以爲嫌否？定叟書漫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王大紀》及《正蒙》内篇，若只遺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挈家歸五夫，匆匆上布。渠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側而已。它祈厚爲道義毖重。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八《與朱侍講元晦》 某釁逆餘喘，遂經除祥荼毒，殊鮮生意。今歲以韓文來此，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户訴謁之類，自正初一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它事，但與有志肯爲學者數人過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鹵莽處甚多，向來悠悠，真是爲己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虚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看胡文定《春秋傳》，多拈出《禮運》天下爲公意思。蜡賓之歎，自昔前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而以堯、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屢言《春秋》有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嘗致思否？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一四《讀史網目》 讀史先看統體，合一代綱紀、風俗、消長、治亂觀之，如秦之暴虐，漢之寬大，皆其統體也。其偏勝及流弊處，皆當深考。復須識一君之統體，如文帝之寬，宣帝之嚴之類。統體蓋謂大綱。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兩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兩事稍寬，不害其爲嚴。讀史自以意會之可也。至於戰國、三分之時，既有天下之統體，復有一國之統體，觀之亦如前例。大要先識天下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國之統體。先識一代統體，然後就其中看一君之統體。二者常相關也。既識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

讀史既不可隨其成敗以爲是非，又不可輕立意見，易出議論，須揆之以理，體之以身，平心熟看，參會積累，經歷諳練，然後時勢事情漸可識别。

吕祖謙《東萊外集》卷六《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大抵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閒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曾讀書與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凡看古人書用得處，便是自家行處。

吕祖謙《東萊外集》卷六《己亥秋所記新居對諸生説》 經須逐字看。讀書須下大工夫，久後必有所見。【略】

《正義》説吴、楚僭亂，所以不列於《詩》。亦不須如此看，只須看三百篇之義，便了吴、楚無詩，亦是當時王教之所不及。吴又是最後出。

問：《詩》之有《周南》《召南》，猶《易》之有「乾」、「坤」。不知是取其坤有承乾之義否？曰：固是，亦不止如此。《周》、《召》乃《詩》之綱領，乾、坤其《易》之門。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語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且久，乃有所見。

問：人或堅意爲善，或阨於困苦，今時又不及昔人，朋友間能同心叶力。曰：此只看「有朋自遠方來」一節，須是看「人不知而不愠」，然後完備。老子説「知我」，此已自説得錯。《葛覃》、《卷耳》皆是做工夫處，《關雎》是成德處。三詩當合看。當時三詩並歌。

三代詩書多説天，見得天人之際相近。秦、漢以下不識此理。

自古至《説命》方説學。

讀書其辭雖多，要處亦少。如《論語》説「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孟子説「明於庶物」，《尚書》「惟學遜志，務時敏」，此處最要識。

天下只有兩件事，君子振民育德，先育德後振民，先修己後治人。此通内外之道。【略】

天下事何嘗一件不是學，如百工技藝皆是學。惟學故精，何嘗一一炫耀出來。

看書如與人交游，不必事事要如他，與之熏習久，必自有味。

如后妃之詩，鳥獸草木皆有，其意只在后妃，其他更不須泥。識得此，三百篇不過如此。

《棠棣》一篇，非真實是究是圖，豈能識兄弟之情如此，故終之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要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畧，便要説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先儒至説性命，不知曾下幾年工夫方到。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説，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略】

讀《詩》必如三復白圭，方是有味。若是明敏人，不如此看，亦無所補。若是至鈍人，能如此看，雖然有淡薄處，亦隨淺深而有所見也。

河間王讀書皆務實，非他不能用毛公。

看《詩》有三節。如看衛文公之詩，須知衛之興。讀《王・黍離》之詩，須知周之亡其氣象。可知大處既看，小處亦當看。闕。如《定之方中》及《黍離》是也。小處是一篇之中訓故是也。且就一篇論之，大處如「升彼虚矣，景山與京」是也；小處如「降觀于桑」是也。此是讀詩之法。或有一篇之中取一句者，如孔子觀《木瓜》之詩，而知苞苴之行是也。

看《詩》即是史。史乃是實事，如《詩》甚是有精神。抑揚高下，吟咏諷道，當時事情，可想而知。

《詩》之體不同，亦如今人作文，亦有文意甚易曉者，如《兎爰》是也；有意在言外者，《碩人》、《清人》之類是也。《碩人》詩無不見答意，但則美族氏之盛，容貌之美，車服之華，則其人可知矣。如《中谷有蓷》全是意，見當時人君不能保民，與《有狐》不同。大凡陳古刺今之詩，全是要人看。

心解即熟。

離經是分文，辨志是求義，不必深遠説此，只是看文義。【略】

典是堯、舜、夏、商之典，周公制此一書，蓋欲整齊天下。

看《柏舟》詩，須合《尚書・微子篇》看，方知得仁人之心。衛之君固不如紂之甚，衛之小人亦未至若紂時之甚，然衛之仁人只是一人全無可同心者，微子猶有三人可以共扶持，有説話處。

陳傅良《止齋集》卷三五《答賈端老五》 去載蒙肯來相與於寂寞之濱，荷意不淺淺。髮齒衰改，無復他覬，儻假之年，獲與士友共圖不腐於經術之餘，志願足已。閒居須課一書，要當自古文《書》始，踰年便可到《春秋》之末，而及《通鑑》可也。益熬未知會期，願言加愛。別去殊恨匆匆，以循隊之念，不欲奉留，然終不滿也。《左傳》且熟讀，見得隱、桓以前，僖、文之際，哀、定終篇，無慮三變綱目，則成書舉矣。其他依經爲傳，文無虚發，優游不迫，而意已獨至。蓋非二家所能及，非一二面剖難以筆舌盡也。懿仲諸友已決謀遷書院於先人壟下，以爲來歲過從之地，入春便下手，春暮當奉約矣。

陳傅良《止齋集》卷三六《答丁子齋三》 示及新篇，意趣閑淡。然詩律更當進步。子齊德性器度絶過倫輩，而區區猶有增益未能之望，則磨礲乎事業，奮發乎文章也。古之大人，未有不兼通此，而後可以應天下之故者。以曾子守約之學，而《曾子問》一篇，自禮之窮世故之變，悉講而後已。以此可以推測孔門之傳也。過節儻能惠然一來，各進所見，幸甚。舊學典刑，日就寥落，非壁立自信，安得脱世間波蕩？某老矣，所覬朋友共發明之，無任引領。

下問《讀書譜》，近方脱藁。自畫《易》至獲麟，聖賢調度，盡在此卷。若從頭商搉，得到分數，則異時出處定不草草。以此益要。團欒如來諭也，《書譜》又辱爲之叙。文意俱盛，前發藝祖以來諸賢，又及邵氏《經世書》。前輩未曾提掇，中間一二處未穩，更删定方可。游誠之恨未一見，向薛常州每每稱其爲英才，緩急可倚。伏聞與張欽夫相聚甚久，欽夫幕中得其助爲多。鄭四三丈爲福建倉，失此良友，深以爲歉。子齊既與之處，若下人不真，不得其精要，當切思到底。日月不可悠悠。聞子約見子静，陸丈不受其砭，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踈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静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扣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於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悽然。

《除夜有懷》一章，豈能無意？《詩》三百篇，大抵喜怒所作，要不失其正。讀楚詞、漢賦、建安五言，吾輩可謂首鼠畏禍。夫畏禍豈所以待寬時耶？近日士友相厲，多説無圭角，此是大患。知者一向沈默，不知者固有所激昂，以要君爲利。爲利者負國，沈默者謂之何哉？六朝人物，區區中原之念，見之寢食。今日舉子

握筆作場屋文字者，未嘗肯道其名字，獨不謂不能撥亂反正，其人固不足道耶？吾輩爲漢民將十餘世，而使吾君忍恥事讐垂六十年，而學校鄉黨晏然無進志，其大者則率其徒爲清談，次摘章句，小則學爲詩文自娛。當此時，吾黨與士友不變其説，謂之波蕩，此某所爲懼，子齊勿以爲踈也。幽人貞吉，勿事奔競之謂。若曰時事不得講，人才不得評，則非古人之意。平生讀書，亦以爲理義如此足矣。杜門以來，大覺不然。子齊試以《堯典》至平王文侯之命商略。古人所以處興亡盛衰之變，有人則濟，無人則否。此事占田地濶，不應碌碌休也。相愛之切，忉怛彌甚，惟吾子齊志在本朝，故盡布之，不必於不相知者道也。文季口手自足受用，未必聽朋友之砭。器遠於足下信厚，異時出處，共相規約。若子齊話頭止如向來所云，非所望也。蘇、黄門晚節，甚慚於東坡。以温公待小申公如許，至變法時，每苦晦叔太懦力量，真難事耳。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詹子南》 得書開讀，甚慰！爲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夫子天縱之聖，自志學十五年而後立，立十年而後不惑，又十年而後知天命。其未五十也，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十年而耳順，又十年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今人天資去聖人固遠，輒欲以口耳剽竊場屋之餘習，妄論聖經，多見其不知量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周元忠》 疑而後釋，屯而後解，屯疑之極，必有汲汲皇皇，不敢頃刻自安之意，乃能解釋。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邵中孚》 所示進學證驗，此乃吾友天資朴茂，立志堅篤。故能如此，可喜可慶。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内事耳。若不親師友，汩没於流俗，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豈不可憐哉？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今吾友既得其本心矣，繼此能養之而無害，則誰得而禦之。如木有根，苟有培浸而無傷戕，則枝葉當日益暢茂。如水有源，苟有疏浚而無壅窒，則波流當日益充積。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大抵讀書，詁訓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强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益、鞭策、磨勵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告子》一篇，自「牛山之木嘗美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培植之益，當日深日固也。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深考，恐其力量未到，則反惑亂精神，後日不患不通解也。此最是讀書良法，其他非相見莫能盡。《尚書》《皐陶》、《益稷》、《大禹謨》、《太甲》、《説命》、《旅獒》、《洪範》、《無逸》等篇，可常讀之，其餘少綏。何時得相見，諸當面盡未聞，千萬勉旃，以卒賢業。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與張季忠》 聞元忠説，友朋間唯季忠篤志不懈，甚爲之喜。人苟有志於學，自應隨分有所長益，所可患者，有助長之病耳。雖古聖賢，尚不能無過，所貴能改耳。《易》稱顔子之賢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由是觀之，則顔子亦不能無不善處。今人便欲言行無一不善，恐無是理。往往只是好勝，每事要强人，要人點檢不得，不知此意已與古人背馳矣。若無此意，但寬平隨分去，縱有過，亦須易覺易改。便未覺未改，其過亦須輕。故助長之病甚於忘。季忠之意，忘病自少，所患有助長之病，雖未加益，亦自平穩，況必不能不有益耶。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四《與胥必先》 劉德固須尚留山間。前此未得與渠同讀書，但説得《比卦》稍詳。書亦政不必遽爾多讀，讀書最以精熟爲貴。煩喻德固，且熟讀《比卦》爲佳。德固前此於文義間多未通曉，近所以開發之者，非在文義，每爲德固解説，必令文義明暢，欲不勞其思索，不起其疑惑，使未不害本，文不妨實。常令文義輕而事實重，於事實則不可須臾離，於文義則曉不曉不足爲重輕，此吾解説文義之妙旨，必先亦不可不知也。然此亦豈可强爲之哉？非明實理，有實事實行之人，往往乾没於文義間，爲蛆蟲識見，以自喜而已。安能任重道遠，自立於聖賢之門墻哉？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二《續書何始於漢》 安於所習而絶意於古，固君子之所患也。以其所知而妄意於古，尤君子之所大患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四《語録上》 學者須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師。【略】

先生云：「學者讀書，先於易曉處沉涵熟復，切己致思，則他難曉者，渙然冰釋矣。若先看難曉處，終不能逮。舉一學者詩云：「讀書切戒在荒忙，涵泳工夫興味長。未曉莫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自家主宰常精健，逐外精神徒損傷。寄語同遊二三子，莫將言語壞天常。」【略】

先生居象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亦多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是虚説。」或云：「此是時文之見。」學者遂云：「孟子闢楊墨，韓子闢佛

老，陸先生闢時文。」先生云：「此説也好，然闢楊墨佛老者，猶有些氣道。吾却只闢得時文。」因一笑。

先生作《貴溪學記》云：「堯舜之道，不過如此，此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嘗舉以語學者云：「吾之道，真所謂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略】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麤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略】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韓退之是倒做，蓋欲因學文而學道。歐公極似韓，其聰明皆過人，然不合初頭俗了。」或問如何俗了？曰：「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已，至二程方不俗，然聰明却有所不及。」【略】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的説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之，習此也。説者説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五《語録下》 學者大率有四樣：一、雖知學路，而恣情縱慾，不肯爲；一、畏其事大且難而不爲；一、求而不得其路；一、未知路而自謂能知。【略】

阜民癸卯十二月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旨云：「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夏、子游、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號名學者，爲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柴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盡屏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不知此後煞有甚事。」【略】

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顔子仰之彌高，末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略】

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只以曉文義爲是，只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略】

然田地不净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人心有病，須是剥落。剥落得一番，即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剥落，又清明。須是剥落得净盡，方是。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 （先生）嘗曰：吾今一日所明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之所經歷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

《陳亮集》卷一〇《六經發題・書》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蓋將與諸君共學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於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删《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葉適集》卷一〇《宜興縣修學記》 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

黄榦《勉齋集》卷一七《答余瞻之》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虚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録呈。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二三《答陳寺丞師復二》 伏承誨示讀書精誠静三者之説，自非切己用功體察，何以及此？但來説太約，不見得主意之果爲如何。且書之所謂精者，不知如何其精也。精者乃純粹至極而無以加之謂，如致知而至於知至，則是致知之精；格物而至于物格，則是格物之精也。在讀書言，則只是研窮其理，見理真是真非，端端的的，不可移易云爾。如一句以爲如此，又以爲如彼，則是一句之不精矣。如一章既達其辭，而未達其蘊，則是一章之不精矣。程子謂《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是全未有一字之得，而草率不精之故也。有得一兩句喜者，是已入得一線路子開明，是一句之精也。有知好之者，是已覺其中有趣味之可嗜，而于書之大義漸精也。有直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是深有悟夫趣味之無窮，而全書之已精也。然精亦豈容易可至哉？是用多少工夫積累而然。如顔子之博文約禮，必至于所立卓爾，然後爲精。如孔子志學，必至于不惑知命，然後爲精。然此又以見道全體言之，非精于一書之謂也。今謂誠則精者，不知如何其誠？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以天命本然言者，若誠者天之道是也。有以人事當然言者，若誠之者人之道是也。有以理言者，若誠者物之終始

是也。有以心言者，若不誠無物是也。有以德言者，若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是也。有以用工言者，若君子誠之爲貴是也。不知來意所主，是以天言邪，人言邪？以理言邪，心言邪？以德言邪，用工言邪？由誠而精者，于誠後又如何而精邪？謂静則誠者，不知如何其静？静與動對。静是無事時，動是應事時。如寂然不動者，是心之未發而其静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是心之已發而其動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是未感物時，心之所發渾然天理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是已感物時，性之發而爲情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則其静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則其動也。静者其體，而動者其用也。心不能偏於静，必有動時；亦不能偏於動，必有復静時。一動一静，循環無端，而誠則徹表裏，一終始而貫動静者也。今以静言誠，偏就静一邊爲主，則其接物而動時非所謂誠乎？由静而誠者，於静後又如何而誠乎？恐不免墮于釋氏之失。否然，則由静而誠，由誠而精，其中果有血脈相關處與否？果通而無礙與否？想親下工夫必深熟曲折，若只是揀數箇好字立箇標榜，不暇計其中意旨曲折淺深可否，使之明明瑩瑩，却成疎漏，又大糊塗大欠缺，無實下手用工夫處。文公平日所深不喜諸生之有此類者，正謂是也。所謂寡欲爲本之説，信然明白，無可疑者，恃講訂相忘，不覺縷縷，未審雅意以爲如何？

詹初《寒松閣集》卷二《日録下》 讀書不但是記文義，正須要理會於心。若不會理，徒記文義，亦祇是記憶之學，無得於心。

大凡作事，須看己力量何如。

人立志不可不大，處心不可不小。志不大則器量褊淺，規模狹隘，不能大作用。心不小則放肆而不知謹慎，一作事便敗，亦成不得大事。

包恢《敝帚稿略》卷二《論立身師法》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欽，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未合於《六經》《語》《孟》中，便使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凡讀書必務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遍數，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强記，今日誦成，來日便忘，其與不曾誦讀何異？

凡欲誦經習史，須事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凡係已誦過書，每日誦所授新書外，即從頭通誦一遍，周而復始，日以爲常，則自然永遠不能遺忘。

凡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措意，務於經内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二三十遍，以至五七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注證之。古注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考諸家解義，擇其所當者，取一家之説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凡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其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鮮有失矣。故學者當以《六經》爲律令格式，以《語》《孟》爲斷案諸子百家，則其情欵也。近年學者多議論《孟子》之非當，求《孟子》無不是處。若不識片段，不達聲律，從頭徹尾少精神，無眼目，斯爲下矣。

凡取友必須趨向正當，切磋琢磨有益於己者，若乃邪僻卑污，與夫柔佞不情相誘爲非者，慎勿近之。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凡見人片文隻字可以矜式，隨手録之。聞人有一言半句可以覺悟後學，即默記之。汲汲焉恐失之，此之謂好學。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虚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哉！

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指有見不到，或制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人有盡善者。或我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虚心而納之。果有不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忘，其或不從則退而自省，揆之以道，不得發赤而惡其逆己也。

陽枋《字溪集》卷三《與黎世英書》 伏惟山間静適，西疇南畝之餘，澗禽幽吟，野芳散馨，開軒展卷，真樂融與，足以極天潛地，洞悟萬物之理，而與聖賢豁然大公之心契合參會。此賢友之所得，而某亦以是期望欣幸於賢友者也。時文

之學，不過一年可成。每見吾友衮衮俗事，不得相與審訂商確，今欲出而又阻，算來此事何日可了？天地間紛綸雜揉，日復一日，只要心不累著，接物而不爲物所物，應事而不爲事所事，如斯而已。大綱是自修進學，會至理於心，而著之於用，功名之念未去，則以餘力習文章。此亦游於藝之遺意。富貴在天，窮通有命，只看信得過與信不過耳。勉之勉之。

陽枋《字溪集》卷四《與誼儒姪昂書》　官事本不累人，在古人是行所學。今人只爲不曾致知，所以覺得反爲人心之害。去年黔中收姪書，説小兒資質固好，只恐爲官事累。今到此觀之，果有此意思。此皆是未做官時，學力不充，見識未定，一旦登仕版，便隨波逐流，莫知主持。今日爲他點檢病痛，頗磨得分數將來也。是四十歲，方説得成就。只令他就兩考求教官遠闕而歸，十分下精神讀書，數年必有自得。亦趁某未甚冬烘，可與講究耳。今年杜門謝客，把從前書仔細詳玩，見得越越難説難行，越越下喫緊工夫，而道愈精愈密，真見聖人立卓，殊不可及。又恨休官不早，悠悠過了數年矣。但血氣頓衰，亦覺光陰不多，不知更進幾分苦思。與姪相遠，不能日夕相近，動著便説。有時合當商量處甚多，過時又多忘去，紙上寫歸的能幾何乎？然心中所言，筆端亦莫得而盡。甚覺此地孤單，只須良朋數人相與訂議，庶道有所開廣，則樂何可言！進可姪自是通曉明悟如姪，與談義理，時下亦明知好處境界，才言語落時，又世俗名利没溺之態即復如故，將來只是畧曉得，恐行却難也。若要大段曉得，須是十分痛將舊習掃除，文公所謂「從頭拆洗」，然一番亦不净，且做十年説，却須有得。今人學得深、知得實的人，只開言出語，動容之間便見了。姪見性未必似進可姪，時緊却深潛反覆，然後得之，所以便有服膺氣象，此尹、張久暫之别處也。某若西歸，只於山林村落潛心玩理，求所未至，不欲更泛泛悠悠，坐失難得之光陰也。某見今時煞有圖象，講説了此學，極是支離散漫，後學必多訛誤，甚爲斯道憂。如今玩聖人之言，惟日孜孜，猶未見其當來本心是如何，才見些子小小徑路，便躍如其中，歡喜叫呼，作天來大世界，喚人共看。回視數千年上聖人在何處？某日夜爲此懼，所以不欲贅一辭於聖人經書，只求爲深造之學耳。況世俗各有議論，是其所是，丁寧痛切言終無益。講説一事，甚非叔之本心也。近來便看《中庸》、《大學》、《語》、《孟》否？何時已曉得的，今又不然了。姪必自知之。此學時時不同，年年别有好處。

《宋元學案》卷八二何基《論爲學》　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别是一法，須掃蕩胸次净盡，然後吟哦，上下諷咏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净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深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究其義理。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議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録》輔翼之，《語録》既出衆手，不無失真，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録》之疏密，以《語録》之詳明發揮《集注》之曲折。

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〇《諸子》　叔文相莒三年，歸，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莒三年，有馬千駟，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爲福也，猶飛鳥之有羽翼也。」

漢《七略》所録，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説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韓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愚按《史記・商君傳》不言燔《詩》、《書》，蓋《書》之道廢，與李斯之焚之無異也。

傅子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伊川謂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王禕《王忠文集》卷二〇《叢録》　古人之讀書，凡其有會於心者，則筆而記之，志有得，示無忘也。

李賢《古穰集》卷二〇　輔漢卿所編《朱子讀書法綱領》，凡六條，前後二集，總十有四條，已刊於集慶學中。後有番易齊熙又更易次第，著其説於每條之下。今雖載於真西山記中，又殘缺大半。兹欲揭六條於家塾以警子弟，於是每條爲銘數句云。

居敬持志　讀書之本，在於一心。至虚至靈，神妙莫尋。心能不放，何術可仗？居敬持志，無以復尚。敬或不居，志或不持。飛揚馳騖，物慾是隨。嚴恭寅畏，心入腔内。讀書觀理，庶幾不昧。

循序漸進　讀書之法，貴乎有序。漸進爲功，不可急遽。《小學》、《大學》、《論》、《孟》、《中庸》。《六經》子史，次第求通。量力所至，立此程課。字訓句旨，勿得放過。苟爲不然，貪多忽前。淩躐疎易，是誰之愆？

熟讀精思　書必熟讀，不厭反覆。在口成誦，千百未足。精而思之，却立徐行。如攻堅木，如理亂繩。意得於心，常使浹洽。燕閒之中，玩味勿雜。心與理會，血脈貫通。持此不懈，作聖之功。

虛心涵泳　士之讀書，貴乎有則。務廣貪多，終無所獲。虛心静慮，涵泳從容。欲速不達，進鋭無功。所以君子，深造自得。意緒安閑，勿急勿迫。心潛於一，久而不移。顧予所樂，知者其誰。

切己體察　體察之功，貴乎切己。矯輕警惰，私念或起。省身如曾，奚翅日三？萬物予備，一誠勿參。喚醒此心，内外交養。點檢提撕，纖毫不爽。見微之著，遏於將萌。慎獨自克，日進高明。

著緊用工　爲學工夫，忙若救火。即時向前，奮然敢果。如饑求食，如寒求衣。嚴立程課，不可少違。撐船上水，急流之中。一篙放緩，退而無功。所以君子，孳孳不倦。競此寸陰，務償夙願。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二〇《偶書》　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甑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劉宗周《願學集》卷五《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聖人盡性者也，《六經》聖人盡性之書也。性有體用，體微而用顯。微則動静往來之神未易以研幾，顯則萬事萬物之理未易以成務。聖人通神明之德，成天下之亹亹，得之心，宣之口，筆之書，後世述之爲經。經，常道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由之爲道，修之爲教。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愛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信曰信，皆是物也。如日月麗天，無所不照；如江河行地，無所不流，煥乎備矣。聖真既遠，後儒輩出，不得聖人之心，各以其意測聖人之言，而聖人之道益晦。

山東民部宋某氏篤志正學，曾訂學予鄉李子某。李子告之曰：「聖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簡，爲注疏所晦。惟刻《六經》正文誦之，其義自見。今縉紳崇信異學，至委吾道草莽，反經謂何！」宋君感其言，敦請金陵同志李子某考訂精覈，遂捐俸付剞劂，流傳海宇。學者朝夕於斯，始知聖人之言至平也，無務以險測之；至易也，無務以難阻之；至淺也，無務以深求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凡父兄所不能詔、師友所不能授者，豁然貫通，如冰之融，無復窒礙之患矣。

宋君將代事去，板留公署，懼久而佚，致書（同）予友馮子某問記鄒子，俾後人無忘茲意。鄒子赧然者久之。《六經》炳若丹青，予言又安能爲後人地？況世有勒金石、名琬琰者，久且與草木澌滅殆盡，竹簡非有加於金石、琬琰而欲長存，難矣。凡天地間，有形有象，物也，物則有成有壞。無形無象，性也，性則無生無滅。貫《六經》，流行萬古，惟此性爾。吾黨欲《六經》常明乎，惟自明其性、常存不息而已。聞先正云：「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倏而視，倏而聽，倏而言動思慮，孰爲之哉？即易之變化也。《書》言政事，《詩》詠歌，《三禮》之敬，《春秋》之褒貶，其義雖宏演奥深，然「友于兄弟，是亦爲政」，思而無邪，可概《三百》，吾心之肅即爲《禮》，吾心之是非即爲《春秋》，所謂具有全經者非耶？故曰：夫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者，性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者，性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者以經睎《六經》，開卷茫然；以身睎《六經》，萬理咸備。凡鼓如雷霆，潤如風雨，代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鳶飛魚躍，花卉瓦礫，皆《六經》也，皆我也，顧人日用不知耳。日用不知，經未嘗亡。予獨怪寥寥數千餘載，一襍於註疏，再奪於制義，中有欲尋墜緒於萬一者，則又横之以意見。夫道爲公道，學爲公學，執一意見以概道，是何異從户牖而窺二曜之明，執盆甕而欲汲江河之深哉！軻氏惡執一害道，此又讀《六經》者所當知也。

宋君當舟車輻輳、錢穀冗沓間，加意正學，其趨操誠遠。生平師友切劘者，愚言有當於心否乎？

陳繼儒《陳眉公集》卷一四《讀書十六觀》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縋窮淵，凡碑版錡釜之文，皆爲搜而傳之。薰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册。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户乎？」乃于竹牕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屠氏之修浄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吕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碁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曰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册，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蹟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奐讀，論深相難，乃執奐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遇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黄涪翁云：「擘書覆瓿，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阱，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吴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吴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顔之推云：「吾每讀聖賢之書，未嘗不肅衣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温公謂其子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今釋子、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修，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讀書者當作此觀。

予寫前觀罷，投筆而夢有老人撫予背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正爲文害詞，詞害義處下一轉語耳。」予心開其言，問之，自稱斲輪翁，乃覺而志于紙尾，以爲十六觀補。

曹于汴《仰節堂集》卷一《四書疑問序》　或有問於余曰：「吾讀蓮勺史先生之《疑問》而竊疑焉。夫先生積學功邃，神游於孔、曾、思、孟之間，默契道真，何疑之有？」吁！此未知疑之不可無也。孔夫子自述云四十而不惑，是其四十之前何嘗自謂無惑？儒者四十之後尚未可當夫子四十之前，動云吾既知之矣，居之不疑，如何其可也？善哉乎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復有未能信、未能疑，真疑真信之惓惓也，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帝之聖，奚啻於信？而問察之好不置，夫豈自處了了而姑爲是諮詢也？夫子不惑矣，而假年以學，蘄免過之大者，又豈自信無過而漫求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譬百里之侯不任咎於封外，天下之宰詎委責於遐荒。故彼能是，是亦足爲一長之士也。聖人而有足時乎？不足，則不敢駕言信，烏得不問且學也？是故讀《四書》者疑焉而已，讀《疑問》者轉疑焉而已。伯玉未五十時，幾不覺四十九年之非。儻亦嘗自疑也，而罔歇於問也，乃克自覺乎！

夫學難於有睹，而有睹非可盡學也。疑以生問，問以成信。轉信轉問，没齒焉而已矣，則兹編之所開者宏也。余不敏，叢疑如織，當圖航大河之津，陟華嶽之嶺，摳衣請問矣。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讀書説示兒》　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斯言也，孔門明以讀書爲學，而子路顧反言之云。特其所謂讀書者，蓋將因此

以得吾之心，爲求道計耳。故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約也。」

粤自天地既判、萬物芸生時，則有三綱五常。萬事萬化以爲之錯，而約之不外於吾心。聖人因而譜之，以教天下萬世。後之人占畢而守之，始有以儒學名者。故讀書，儒者之業也。

曾子曰：「所遊必有方，所習必有業。」又曰：「其少不諷誦，其壯也不議論，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夫儒者甚無樂乎以文勝也，而太史公列九家，特謂「儒者博而寡要，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功」，何也？〔則亦因其不能詳説反約，從此以得吾之心而求道故耳。〕

堯舜禹湯文武而既没矣，其間暴君汙吏更相蹂躪，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至春秋而極。典謨微言，不絶如線。於是仲尼起而修明之，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贊《周易》，以憲萬世，而尊之曰經，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唐虞三代之道。故語聖而儒以博鳴者，莫仲尼若也，而非仲尼之得已也。乃時有老聃出，而譏之曰「六經，聖人之陳迹也」，而豈其所以迹哉？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

孔孟而既没矣，其間異端曲學更相簧鼓，邪説之所淫，暴行之所壞，至五季而極。洙泗微言，不絶如線。於是朱子起而修明之，著《集注》、《或問》，補《小學》，修《綱目》，纂濂洛之説，以教萬世，而定之曰傳，使天下後世復知有《六經》之道。故語賢而儒以博鳴者，莫朱子若也，而非朱子之得已也。乃象山出，而譏之曰支離，又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審如其言，以之獨爲學可矣，以之爲天下萬世，則吾不知也。然則生於孔孟、程朱之後者，舍孔孟、程朱之書不讀，又何以自達於道哉！

夫人生蠢蠢耳，此心熒然，喜而笑，怒而啼，惟有此甘食悦色之性耳。迨夫習於言而言，習於服息居處而服息居處，而後儼然命之人，則其習於學而學，亦猶是也。人生而有不識父母者，邂逅於逆旅，亦逆旅而過之。一旦有人指之曰：「此爾父母也，爾即子也。」則過而相持，悲喜交集，恨相見之晚也。吾有吾心也，而不自知也，有人指之曰若何而爲心，又若何而爲心之所以爲心，而吾心恍然。吾心恍以爲是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是，則爲善也不亦勇乎？吾心恍以爲非矣，人復從而指之曰此若何而非，則去惡也不益決乎？吾心習以爲是非矣，人又指之曰此是而非，此非而是，則遷善而改過也不益辨乎？由是而及於天下，其是是而非非也，不亦隨所指而劃然乎？

夫書者，指點之最真者也。前言可聞也，往行可見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所以牖吾心也。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之《中庸》，以究其蘊。繼之《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而所謂恍然於心者，隨在而有得以得之矣。於是乎讀《易》而得吾心之陰陽焉，讀《詩》而得吾心之性情焉，讀《書》而得吾心之政事焉，讀《禮》而得吾心之節文焉，讀《春秋》而得吾心之名分焉。又讀四子以沿其流，讀《綱目》以盡其變，而吾之心無不自得焉。其餘諸子百家，泛涉焉。異端曲學，誅斥之可也。於是乎博學以先之，審問以合之，慎思以入之，明辨以析之，篤行以體之。審之性情隱微之地，致之家國天下之遠，通之天地萬物之大，而讀書之能事畢矣。儒者之學，盡於此矣。故曰：讀書，儒者之業也。

自後世有不善讀書者，專以記誦辭章爲學，而失之以口耳，且以爲濟惡之具。於是有志之士始去而超然即心證聖，以聞見爲第二義，而佛老之徒益從而昌熾其説，其究至於倡狂自恣，以亂天下。嗚呼！溺者挾一瓢而濟，一瓢千金也。蓋亦有不善挾者矣，乃登岸人或遂因而靳與後溺者以瓢，懼其重之溺，不知其率天下而溺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八《讀書説》 朱夫子嘗言：「學者半日静坐，半日讀書。如是三五年，必有進步可觀。」今當取以爲法。然除却静坐工夫，亦無以爲讀書地，則其實亦非有兩程候也。學者誠於静坐得力時，徐取古人書讀之，便覺古人真在目前，一切引翼提撕匡救之法，皆能一一得之於我，而其爲讀書之益，有不待言者矣。昔賢詩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學者欲窺聖賢之心，遵吾道之正，舍《四書》、六籍無由。夫聖賢之心，即吾心也。善讀書者，第求之吾心而已矣。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即千言萬語，無有是處。陽明先生不喜人讀書，令學者直證本心，正爲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無益貧兒，非謂讀書果可廢也。先生又謂：博學只是學此理，審問只是問此理，慎思只是思此理，明辨只是辨此理，篤行只是行此理。而曰心即理也。若是乎此心此理之難明，而必假途於學問思辨，則又將何以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且行之乎？曰：古人詔我矣。讀書一事，非其導師乎？即世有不善讀書者，舍吾心而求聖賢之心，一似沿門持鉢，苟持鉢而有得也，亦何惜不爲貧兒？昔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即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彼求之見聞者猶然，況有進於此者乎？唯爲舉業而讀書，不免病道。然有志之士卒不能舍此以用世，何可

廢也？吾更惡夫業舉子而不讀書者。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一九《答史子復二崇禎乙酉五月》　承示格致之義，三復之餘，已徵同調。但其間不無手輕手重之勢，亦一時成見使然，非果相矛盾也。夫學者覺也，纔言學，已從知字爲領路。豈惟學此知、困此知，即生知之知，亦是此知。則誠意之必先格致也，與誠身之必先明善也，夫人而知之。僕亦嘗竊聞之矣。一日有感於陽明子知行合一之説，曰：「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夫真切篤實，非徒行字之合體，實即誠字之別名，固知知行是一，誠明亦是一，所以《中庸》一則互言「道之不明不行」，一則合言誠明、明誠，可謂深切著明。惟是立教之旨，必先明而後誠，先致知而後誠意，凡以言乎下手得力之法，若因此而及彼者，而非真有一先一後之可言也。至於所以致知之方，不離誠之之目五者，而陽明子更加詮註，則曰「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可見舍此之外，更無學問思辨可言。他日又曰：「約禮是主意，博文是工夫。」又總言之曰「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格致是誠意工夫」，將古來一切劈開兩項工夫盡合作一事，真大有功於學者。尤恐其不能合也，直於《大學》工夫邊事輕輕加一良字，以合於明德之説，以見即工夫即本體，可爲費盡苦心。凡此皆丈妙契有日，即僕亦嘗口耳而聞之，頗見一二於參疑中，已蒙丈稍稍印可。此僕所謂自附於同調者也。

至所謂手輕手重云者，丈有見於工夫邊事重，舍工夫別無主意可覓，以自附於一先一後之本文。僕竊有見於主意邊事重，離却主意，亦安得有工夫可下？以自附於古本諸傳首誠意與所謂誠意者，直指單提之本文，政如射者先操弓挾矢，而後命中，與欲命中而始操弓挾矢，不能無少異。然其實同了此一射而已。又如道長安者先辨出門路程，而後入京師，與必有欲入京師之意，而始出門，以取路程，不能無少異。其實同是長安道上人，則亦何害其爲大同而小異乎？

此外畧有可商者。丈言「致知之知非聰明情識之知，而謂徒知修身爲齊治平之本，不足以言知至」，似矣。無奈經文明言物有本末、修身爲本，此謂知本、此謂知至，明白直截，前人衍之而陽明子復之，衍之者是乎？復之者是乎？復之者而誠是也，則知本之知可易言乎？學必知止，乃能知本。知止之知，可易言乎？知止則止矣，止至善可易言乎？繇知止而定静安慮得，所謂致知者也，即所謂誠意者也。是以謂之知本，是以謂之知至，故曰知至而後意誠。知止之知，合下求之至善之地，正所謂德性之知，良知也。故言知止，則不必更言良知。陽明子之言良知，從明德二字換出，亦從知止二字落根。蓋悟後喝語也，而不必以之解《大學》，以《大學》原有明德、知止字義也。今於一章之中，必分格物之物非物有本末之物，必分致知之知非知本知止之知，且以爲猶有所不足也，必撰一良字以附益之，豈不畫蛇而添足乎？若曰以良知之知知止，以良知之知知本，則又架屋疊牀之甚矣。《大學》言致知，原以工夫言，不特致字以工夫言，並知字亦以工夫言。乃明明德句中，上明字脱出，非下明字脱出。今若加個良字，則知字似以本體言，全是下明字脱出矣。所以又有知良知、悟良知之説，則又架屋疊牀之尤甚矣。夫曰知良知、悟良知，則本體工夫一齊俱到，此外更有何事？宜乎誠意一關，不免受後人之揶揄矣。

竊嘗論之，據僕所窺，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陽明子之學，致良知而已矣。而陽明子亦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凡以亟復古本而破朱子之支離，則不得不遵古本，以誠意爲首傳之意而提倡之，至篇終乃曰「致知焉盡之矣」，又鄭重之曰「致知存乎心悟」，亦何怪後人有矛盾之疑乎？前之既重正心，而曰眼中著不得金玉屑，後之又尊致良知，而以知是知非爲極則，於學問宗旨已是一了百當，又何取此黍稗雙行之種子而姑存之，而且力矯而誠之，誠其有善固可斷然爲君子，誠其有惡，豈不斷然爲小人？卒乃授之知善知惡，而又爲善而去惡，將置「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一語於何地乎？僕不敏，不足以窺王門宗旨，抑聊以存所疑，竊附於整庵、東橋二君子之後。倘陽明子而在，未必不有以告我也，〔豈敢以倡論冤抑前人？一日讀龜山先生之言曰：「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稱，莫非明此者。故於《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夫不以薦言誠意而以盥言誠意，其義可思也。又一日讀象山先生之言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性所好惡，非有出於勉强也。」夫以性言好惡，而其爲好惡可知也，而並其性之爲性可知也。又一日讀陽明子之言曰：「人於尋常好惡，亦有不真切處。惟於惡惡臭、好好色，則皆發於真心。《大學》就易見處指示人，《大學》盡於誠意，而意之所以誠見在，如此而已。」夫以如惡如好爲僅是指點語，則指點著落處果安在？《大學》既盡於誠意，則所爲格致處，尤自可思。僕乃竊自幸其説之不謬於前人，而從前著論，真可付之一炬矣。誠意之説明，而其他可以類推。〕

未發之中，委是難言，姑請以誠字求之。朱子曰：「《中庸》言中又言誠，何也？曰：橫看成嶺側成峯。」至宋人看氣象之説，蓋不得已而誘人入路之法，姑

當別論。陶周望曰：「虚空中大蹬一實地，殊可思也。道者天下之達道，學者天下之公言，前人呶呶而争久矣。辨異致同，端在今日。如果同也，借寸莛之叩以發洪鐘。如其異也，道無異，學無異。」願丈指其同者而同之，僕敢獨爲異乎？然丈之啓我，亦已多矣。

黄道周《黄石齋先生大滌函書》卷一《讀書先看孔門人言論》 讀書先看孔門人言論。如游夏文辭見于戴《記》者，最宜諷誦。其次則曾夫子數篇見于《小戴》，尤爲深雅。左氏親見仲尼，其言論一字不可輕賓。其下者，乃至劉向、董仲舒、賈誼，於文章性道均有從入處。其餘碌碌不足觀也。司馬八書有出入荀卿者，於時務上亦大畧閎暢。過此則文人之游谿，托足無地矣。宋人書須至四五十時家塾請老師談話，要是絶華歸根，披枝見果也。張横渠才高，識地亦透。陸子静於《孟子》書上看得最有淵源。若先看宋人書以尋周孔，雖脉絡最親，猶指魯檜而辯嶧碑，不復知其真補也。大抵此事亦看人才質以爲遠近，舍此二種，無復讀書之法矣。

江一天《江止庵遺集》卷六《儒者讀書》 儒者讀道理書而無感歎憤發之心，農工商賈之輩忽睹一善事，忽見一佳言，輒深相贊誦，胸中若有一段不容自已之處，此豈勝於儒者哉！儒者終日習見，反不思不行，故不動心。若輩日墮昏昧，而世事紛拏，所錮者久。偶見乍觀，良心頓見，然而不能行者何也？過此又昏墮矣。故君子時時存心養性，而詩書之未可一刻離也。

江一天《江止庵遺集》卷六《不必著書》 謂士之真欲讀書，不惟不悲其遇之遲暮，而唯恐其速得志，則官以累身，塵容俗狀之淆其志氣，何暇復理古人之書而整頓之？又何暇留心於明道之書而身爲刱著？是以猶懼其蚤發而不得暇也。若夫學優才博，果其足以有爲，則又當乘時及其鋒而用之，使有以佐國家天下。寄之空言者，其不得已而見諸實事，乃爲有德以及人，亦庶幾不負上天生我、大君待我之意，雖無文章足傳，而事業炳烺，有過於數篇之文。何也？古人佳事美政，傳之足以膾炙人口，覽之足以開明眼目，則真文章固不在文，而又不必勤勤著書立言爲矣。

黄淳耀《陶菴文集》附録《吾師録・讀書二十八》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别無術。又云：「書只貴熟讀，别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温《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又温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温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温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九《讀書萬卷説》 楊升菴雜著一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争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余是以知讀書萬卷非難，而破萬卷之爲難也。世有老生宿儒，窮年孜孜矻矻，于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非不涉獵靡遺，而下筆爲文卒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其于書讀之而已，未能破也。所謂破者，非破其字句，須破作者之意，與其事其理其法也。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噫！讀書如文忠，乃可以言破乎，宜其文之傳也。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九《息齋説》 息齋者，松陵金子于長安退食之暇，閉門郤掃，獨坐燕息于其中者也。有客過而問曰：「《易》稱『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庸》云：『至誠無息。』此聖賢之爲道也。汝之取義于息也何居？其亦有道乎？」金子曰：「余正愧夫未聞道也，而是以求息也，請爲子姑引其説可乎？夫人自有生來，萬慮紛紜于内，百感交乘于外，無論貧富也，貴賤也，由少及壯，以至于老也，憧憧焉，擾擾焉，如輕塵之逐疾風，靡有寧止。畢一生，求一刻之息不可得；窮晝夜，求一念之息不可得。于是涼曦晦朔不有其時，耳目心思不有其官，喜怒好惡不有其性情，飲食寢處不有其張主，而其爲勞而弗息也抑甚矣！今我將以知涼曦晦朔之時，還耳目心思之官，發我性情之喜怒好惡，適我有主之飲食寢處，庶幾求之息齋者近是乎？」客曰：「嘻！然則嗜欲之不息者，天機之所以息也；學問之不息者，塵網之所以息也。汝之爲説，其殆幾于道者歟！」金子蹙然斂容避席曰：「敬聞命矣。」退而日省于息齋之中，讀《易》與《中庸》。

潘平格《潘子求仁録輯要》卷七《讀書》 問：「聖人每言博學，而後之論博學者，謂理之發見處用功，未知然否？」曰：「吾友自幼入塾即博學之矣。昔有

問心齋《五經》之旨者，心齋云：『某止讀得《學》、《庸》。』其人不信，心齋云：『《大學》已足，尚餘一部《中庸》。』夫《四書》、《五經》載聖賢之道已盡，吾友自幼讀書治經，豈非博學之耶？若云博學於文，是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學即是行，其策勵躬行之意甚善。但文者先王之典籍，不可不學。博學於先王之典籍，而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爲行，豈必曰用力於發見始爲重行哉！」

問博文約禮。曰：「博文乃博觀於唐虞三代之文。唐虞三代之治平天下，巍巍蕩蕩，若無津涯，而要一本之於倫常日用，以彌綸斯世。學者苟盡心於此，則知古先帝王之事皆吾身所能爲，治平天下之業皆吾性所自盡，自小不得，推委不得，自然真志勃發。然不約之以禮，則茫茫蕩蕩，反可容人放寬，故即博文之中，約其條理真實可見日用者，使之日純於踐履。學者既勃然真志，身任聖人盡性之道，又有切近於日用之條理可以持循，自然篤志力行，綿密自盡，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至此自有不容不然者。此夫子默地使人自立真志，自肯力行，極循循善誘人處，自非顏子不能識破。」又曰：「文之所統者大，不博則不知道之大也。禮之所履者切，不約則不能體之切也。見其大而體之切，自然欲罷不能，自不容不竭才矣。」【略】

學須實有諸己，須深造自得。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末又足一句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今人未嘗自得，輒嘵嘵論學不休，何哉？又曰：自得由於深造，深造須是以道。今人杜撰蠻做，無立脚處，却硬要論心論性，說是說非，主張學問，論斷聖賢，豈不大惑！

學須自得，不自得而云見，只是虛見，只是推測。凡看前賢語録，或聽朋友言説，而推測附會，以爲知道者，只是自欺，愚見朋輩中多然。若真正有志之士，要親承堯、舜、孔、孟學脉者，不可如此。

此是萬世之事，若有一毫矜眩之心，有一毫凌駕之心，有一毫自欺之心，何能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明道所以仁天下萬世，豈得先不仁於自己？若不能成己，是不仁於自己也。

學問須自己實歷到，方得親切，方可曲成後學。若只影響測度，自己尚没交接，何以教人？

學無實得，出言吐語決不能親切諦當，自是不容僞。

今世道人心不正，士類有名爲爲學，而實立意好名，用其聰明推測道理，以爲能發先賢所未發，或不信正學，或雖信而不能降心從教，反竊取言説而附會之，謂能酌中取長者多矣。豈知正眼未開，縱極其精思，立其見解，難逃有識者之目，則何益矣？

人若是影響測度之語，這裏一見自洞知其肺肝，以是知看人言句不出，只是自己眼目不明。

凡發明聖賢之言，辨論前賢之説，若有一毫立異好奇之意，有一毫矜名炫衆之意，有一毫凌駕前賢之意，有一毫吹毛求疵之意，縱便説得十分是當，已得罪於聖賢，得罪於前輩，得罪於天下萬世。

學者實有爲己之心，方可與論學。凡入於一途之説以拒人者，皆非實有爲己之心者也。

朋輩但實心向學，實有工夫，則浮氣自斂，言動舉止自然寧静。今論學者率多争競，粗心暴氣，動盪于言動舉止之間，無論所學之是非，即此已不是學矣，又何論學之有？

一友謂先生執見甚堅，旁一友以告曰：「友某謂君所論粗淺。某謂此是聖學正派，彼既不能信，見君持論堅確，遂有此言。」先生曰：「知得真，持論自然堅確。」又曰：「某在玉峰，諸友多謂某執。某謂須論所執之是非，果非則謂之意見，謂之執拘，果灼然知性，對同于聖人，則謂之知止有定，謂之自得居安，執豈可槩論？夫擇善而固執之，初學須執；允執厥中，聖人須執；必也正名，夫子嘗執；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孟子嘗執，執其可槩非哉！」

一友見先生論辨諸賢，詫曰：「不能格通諸先賢，説甚格通人我！」先生曰：「辨諸賢正是格通諸賢。如君言孟子論性，盡斥衆説，亦謂之不格通人我耶？」

或勸先生弗辨諸賢，爲隱惡揚善者。先生曰：「此本非惡，焉用隱？」或曰：「既非惡，何必辨？」曰：「以雜佛雜老之學，而竄入孔孟，豈不誤後學耶？某爲千聖學脉辨，爲天下萬世辨，豈好辨哉！」因嘆曰：「諸友若能信某之學的的孔孟之學，則自能信某之辨有不容不辨者，而諸論皆息矣。」

「大抵讀書聽講，須虛其心，平其氣，如一無知識者然，則是非可否燦然自明。今之聞某之學者，先橫諸賢之成説於胸中，故其聞之也如未嘗聞，而其辨之也一無當於辨。嗚呼！未嘗摸着己鼻，而自謂能知，毫不搔着痛癢，而自謂能

辨，比比然矣，吾其奈之何哉！」又曰：「無大志則眼界不開，無虛心則丸泥自足，無新得則舊見難除。以是三者而不信聖人之學，又焉足怪？」

潘平格《潘子求仁録輯要》卷一〇《篤志力行下》　又曰：「初學須用猛力，一跌一步，死死活活，擂上了路，始落不下。若未上路，猶落得下。」生某煎藥，告先生曰：「煎藥亦可喻學。沸時是知性，沸後雖不用扇，藥勢自湧。」先生曰：「不然。沸時始是上路。若未上路，猶可放冷，故須武火使沸。沸後文火養之，方得熟。」

生述山谷語：「學不可一蹴而至，如即春不可以爲夏，即夏不可以爲秋。」爲問。曰：「篤志力行者，無一蹴而至之心，亦無積漸以進之心，只步步脚踏實地去，不思前，不算後，不顧左，不望右，步步力行，毫不起念。其不篤志力行者，或自寬自解，謂不可一蹴而至，須積漸以進，或空却當下一步，希高慕遠。希高慕遠者，必定空却當下一步。山谷之言，可規希高慕遠之人，非所論於篤志力行之士也。」

謂一生曰：「夫子云：『知恥近乎勇。』孟子云：『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人只是無恥，懵懵懂懂，同流合污。若有恥，則涕汗交流，精神百倍，直趨而前，當仁不讓，故曰近乎勇。」

謂一生曰：「人不可有等待之心。一有等待之心，直等待老死。等明日者，明日必不做。等後日者，後日必不爲。一有等待之心，到老不做，到老無成。」又曰：「有等待之心者，只不知工夫只在人事上。若知見前應盡的人事，即是復性工夫，焉得等待！」又曰：「有等待之心，只是無志。如人臥時，動一起身之念，臥必不堅；坐時興一行動之念，坐必不安。志苟立，當下力行，當下不肯放過，非今日志明日行有層節漸次也。」又曰：「志與事本非二。如好仁、惡不仁是志，無以尚之，便可見是説行。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蓋顯然是説行。説志即於行上，説行即於志上。如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問：『何謂尚志？』曰：『殺一無罪非仁，非其有而取之非義。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問事却答以志，問志又却答以事，志與事本非二也。」

生云：「某向來頹惰，每一振拔便落主敬窠臼。」因述其自勵語，至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先生曰：「子莫管一心一念，只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次日以語一生曰：「此即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素信主敬工夫者，不可不知此語。」又曰：「若在一心一念上防簡，便是落腔子中盤桓，爲害不細。生某但知落主敬窠臼之病，不知其惟恐一心之不善，一念之不盡，正其落主敬窠臼之病根。」又曰：「自朝至夕，惟以不盡分爲憂，自無此心之不善、此念之不盡，是謂真敬，是謂力行，是謂工夫只在致知格物，而心即於格物正意，即於格物。誠如此，則刻刻是求仁，時時是居敬。」

「即仁即敬，仁敬非二。」生曰：「然先生每謂渾然是仁，渾然是敬，真極則語。一息有懈即是不仁，即是不敬。」

步步入細，則真心凝一，所謂仁，所謂敬，豈待牽合乎？擬議乎？

《清經世文編》卷二彭士望《讀書簡要説序》　天下之治亂繫于學術，未有學術不素具，而足以有爲于天下者也。三代而上，有學而無術，而放桀遷桐，居東討叔，皆自然之竅郤，曲折赴之，以無失天理之正。馴至戰國，以暨後世之僞儒，則有術而無學，堯舜亦世事之名，沿緣己私，以人國僥倖，雖至于殺身而不悔。王文成謂漢、唐、宋之有大名于世者，不過得鄉願之似，而顧命已爲狂。嗚呼，難言之矣！且夫學術，未有不由於讀書者也。秦皇以不讀書愚黔首，明太祖以讀書愚黔首；仇士良以不讀書愚其君，明之奄豎以讀書愚其君。自制藝盛，而天下士人之讀書誤。進内《大鑒》編自豎宦，而人君之讀書愈誤。此積重難反之勢，涓涓炎炎，以有今日。詩書有時而不驗，聖賢有時而不信，天地鬼神有時而不靈，俾俊傑利益萬世之言曾不獲一時之用，仁人志士爲之呼搶飲血，徒以其書沈之井泥，傳之異代，博後之人一喟。嗚呼，可不謂大哀耶！

包山有石樵先生焉，余十年前即知其人。丁巳夏相見，視其行事，探其學術之所由來，與之語生平及天下事，聚旬日，而知其托基于《讀書簡要説》三千言。事無巨細，遇無窮達，世無阻夷，與人無智愚賢不肖，讀書無古今，經史稗雜，而皆一本于實用。實用者，簡要之所自出也。而其功非一日之積，一人之資，一行一官之庇，大之貫穿數千年之成事，包六合之内外，細則敝屩敗縕、啜菽飲水、食豕祝雞，一瞬一息，一嘯一笑，皆有皇帝王伯之故，相取于無窮。此子琴張、桑户之相與于無相與，有未易一二爲人言者也。石樵自述著是説垂十年，其遊自滇黔而齊魯而燕。于以周知天下人之情僞，四方之阨塞形勝不爲不深。自王侯將相，下迨愚夫婦，工賈、窮氓、賤隸、方伎之徒，不爲不久且熟。三四十年間，所經歷戰争攻守、饋餉財賦、吏治民生、人才之治忽常變安危，成敗贏詘、損益得失、進退臧否、何去何從、何因何革，固已了然于心，了然于手，而獨不得了然于行與事，則亦姑存是説，以爲名世讀書之法之用。然是説出，人罕再讀，立義簡要，而

人或以爲窮大失居，則詞章之錮人，其弊久矣。歐陽永叔、蘇子瞻既成進士，益慚恨其取科第之文，盡舍之以求進于古，而其文章遂以名天下而傳後世，而況億兆人生命之所維繫，千百年世運國脈之所丕基，一代之習尚風化所爲瞻矚，豈繫易事而不極深研幾，窮險阻而求簡要，而欲捷得速成之資，勢利也邪？抑嘗思之，至簡至要之法，固無過于立志秉心，故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又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是二者宜互用之，是則石樵之微旨也矣。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二《答潁上盧儋石廣文書》　某自交公綸，即知有儋石盧先生者，人品之大，學問之博，愛賢之誠，宅心之虛，蓋當今之大賢也。夫居今之世，處則爲名高，出則爲厚利，誰能自外於名利之閒者？而先生寄迹儒官，絀身存道，進無干禄之誚，退無獨學之失，可不謂大乎？小儒專己守殘，自章句而外，且不能旁窺一字，而先生博綜三教，漁獵百家，可不謂博乎？一長之士無不接，一行之善無不求，畧富貴而訪友於隱流，盡境内而問交於境外，非愛賢之誠，而能若是乎？夫如是，是亦可以足已而自是矣，而先生自視欿然，舍己從人，樂取爲善，非此心至虛無我，誠於爲聖賢而能之乎？某鄉曲小儒，承先生之愛，進而教之可矣，而貽書過獎，愧非敢當。然自此恃先生之愛，益不敢自外矣。

先生於某論學書，頗有取於心性一貫；論《易》諸篇，以爲論《易》尤有當，而廣取東坡、龍溪、白沙諸家之言以相印證。夫先生之學，至博之學也，某豈能以涓埃之微，上益高深。然而竊有請者，則願先生於「一貫」二字更加之意也。蓋天下學問之事衆矣，上自孔孟之道，下至於稼圃巫醫，皆學問之所存，則皆君子之所當究心也。然而力固有所不及周也，豈特合道術之多而力有所不周，即同一道也，而道之中有紛歧純駁之異趨，同一術也，而術之中有是非真僞之異情，誠欲周知而靡遺，雖以生知之上聖，竭畢世之精力，而有所不能也。《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論語》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蓋君子之學，其始必由於博，其終必歸於約。約非徒治其心之謂也，獨治其心，此端本清源之學，象山先生申明已久。然學者失其指歸，往往入於空虛而無用。夫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治其心矣，則學問皆心性中之事，豈可以不講乎？學問不可不講，而又不可以多學而識，故一貫之道要焉。夫何以謂之一貫也？貫者，穿也，猶今之以索貫錢，錢雖數累萬億，可以一索貫之而靡遺。學雖歧途百千，可以一道貫之而無外。其道云何？孔孟之道而已。天下惟有一道，則天下惟有一孔孟。孔孟以前之道，始於堯、舜、禹、湯，必結聚於孔孟，而始有歸束；孔孟以後之道，散爲諸子百家，必折衷於孔孟，而後爲無弊。他無暇論，即如先生之所稱東坡者，此學問中之所爲文章家者也，文章一事，由孔孟而言，則文以載道，辭達而已矣，至一汩於文章家，則有《左》、《國》、《史》、《漢》，筆力之不同，大家、小家家數之不一，聲辭局法疎密巧拙之異致，即此一事，已足使英雄之士窮年盡力，頭白老死於其中，而不能自出矣，況文章之外，其爲學問又有不可勝窮者乎？故某謂誠得一貫之旨，則凡文章家之言合道者固多，倍道者亦不少，合者存之，倍者去之，其合足以爲吾資，其倍不足爲吾累。不獨一東坡也，龍溪調息不如嚮晦宴息之言，白沙生死不如原始反終之旨，論及於此，天下之道甯有外孔孟以爲言者乎？則夫二氏、百家又豈有不折衷於孔孟，而能貫穿無遺者乎？

今天下孔孟之道衰且久矣，某雖有見於此，而才弱力薄，不足以勝之。先生今日之有心人也，竊叩於公綸，其年力志氣皆足以擔荷斯道，故不自揣而累札狂言，亦以冀先生之張皇開拓，爲吾道將來之一人也，區區不勝至願。時方病餘，五更屬草，不盡欲言，幸有以悉其微忱。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三《古今文選要序》　讀書之道，博與約二者而已。博者所以爲約也，約者所以守博也。博而能宗，故窮大而不荒；約而能詳，故深藏而用昌。自近世科名之士咸貴捷得，而一時末學放失舊聞汩乎篇章，於是有志者出力尊古學，而天下復知有典籍之美，閭巷小儒有不通經史者，則衆共哂之，是亦可謂甚盛時矣。然予觀海内風氣，自經子而史漢，自史漢而魏晉，所學在是，則其誦習亦專在是，殆所謂一代之書，一家之言乎？及其成，非不足以取富貴，致名稱也，顧舉此則失彼，欲專業而多遺漏，則何以稱博也？且古來文字（代）日降，文氣日薄，文格日卑，學者師古當益進，不當益降，當根本於《六經》，而求通於子、史、傳籍、術藝諸家之書，不當拘守方言，圖近效而求速成。蓋嘗考古今之書，自秦火之後，劉歆總羣書，著《七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氏之亂，焚燒無遺，迨班氏志《藝文》，而書已亡三之二矣。復以《漢志》考之《隋志》、《唐志》及朱之《中興志》，又亡其六七。明興，文皇帝命學士胡廣輯《五經》、《四書》、《性理》諸書，而典章大備。要之，西漢所存者不過十三，獨《六經》註疏代有增益，無慮數十百家，則知聖賢之文，其不同於稗編雜説者，猶日月之於宵燭也。漢唐以來，稱博學者楊雄、班固、張華、王安石之流，然雄衍《太玄》而美新，固著

《賓戲》而下獄，華昧天文於中台，安石抵聖經於朝報，學術不正，小者功業不建，辱及其身，大者幾誤國事，則夫讀書之道，又豈特在語言文字之間哉！嗟乎，古今文章，至吾明蓋極盛矣，庶民之家藏書者猶建重屋，然而能藏者未必能讀，能讀者未必能文，能文者未必能行，於此不無三歎。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三《許舜光是正録序》 先儒有言：「讀書須於無疑中看出有疑，有疑中看出無疑。」故學問不疑則不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予及門諸子皆有質疑録，而以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也。開卷有得，而所得未必果是，尚未可云得也，則有賴乎良師友之教之。而良師友未必日在吾側，則於是乎筆之於書，以祈正於左右，斯亦學者之善務，而吾黨之要事矣。顧有是録者或未必紀，而紀之或未善，即紀而善，亦未必有恒，録亦幾幾乎難言之。舜光幼學於予，器識淳静，予與諸君子有所講論，舜光必相從，問答之間，未嘗不灑然樂也。顧於其退私之餘，嘗録其所疑問於予，亦間質於確菴、虞九兩君子。既而芟其繁，録其可以存者，統名之曰《是正録》，而請序於予。夫録名是正，是亦樂就有道之義也，而《論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然則好學一事，豈僅在筆墨之間哉！舜光勉之。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二《答姚攻玉辛亥中秋前三日》 仁兄志道精專，未知所適，方徘徊歧路之際，忽與寅旭王先生邂逅相遇，固天之所賜，將以成其美德也。此與殷高宗恭默三年，而承帝賚，以益進其舊學相類。誠之所感，鬼神牖之，自古有然。統惟珍重珍重！嗣是以後，隨因王先生而徧交於遠近諸同志，與之上下其議論，鼓厲其氣志，其於親賢樂善之虚懷，與夫怵惕靡寧之强力，《説命》所謂「遜志時敏」者，兄則既有之矣。某少壯不力，衰耄無聞，何足以承下問，而教言之及累千有餘言，且詳舉其日用持循之功，以相質哉！某雖愚惡，敢不誦疇昔所聞於師友者，而惟吾兄之擇取焉。

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致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於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功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於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於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於蹉跎；天資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功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子竟以魯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即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寧，易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遍數，以至年數，固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間之有不能取必者，而況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説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顔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别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説。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駟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謂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

矣」，「反身而誠」。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諸同志而求起予。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八《論讀書》　撝謙曰：孟子言：「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言不强求其得，義理浸沃之久，自覺有得。程子言：「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此言非記問而得，默識心通，自得於己。兩自得，義各不同，皆有所藥：孟子之言，戒夫欲速助長，迫切求得者，以爲但須深造，俟其自得，方有受用，此即先難後獲之意；程子之言，戒夫徒聞於外，信耳任目，無得於心者，以爲須實得於己。二者蓋相成焉。乃學者執程子之說，至於反礙孟子之說。蓋有二焉：陽明言楊、墨、佛、老，彼有所自得，辭章記誦之學，楊、墨、佛、老之不若；蘊生黃氏以爲楊子雲之擬《易》，王通之擬《論語》，靳靳焉如形之守影，反不如申、韓之自得也。兩言者非不是也，然聞之聖達，節次守節，學至孔、孟、程、朱，固爲自得矣。不及是者，則尊其所聞焉，雖不可謂之自得，而語言有所師承，不敢謬於聖人，猶比無德不敢作禮樂之意，固治世之謹行也。若以爲不必守聖人之語言，而出於楊、墨、申、韓之自恣，以爲自得，則是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其害大矣。二子之說固貴有所善用之也，其一則以學貴自得，不必徒事詩書，直欲當下便是，謂之自得；又急欲求得，反謂自得，真是揠苗助長，反與深造之意相悖。所以聖賢之言譬如百藥，無所不有，唯在善取，害寒病而取大黃，直自害耳。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論爲學之要》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於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耳，亦濬之以距於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此。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泒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於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

敬軒薛氏曰：「爲學之要，莫切於動靜。」【略】

今之學者，類有數蔽：朱子傳經，百世之文德也。王氏破賊，一時之武功也。今以一時之武功，則謂之有用道學，而四五百年衣被天下之澤則忘之，且以「好著書務外，而不着己近裏」之罪罪之，此何異見禹之八年三過，而責其不抱子弄孫也，其蔽一也。《詩》曰：「詢於芻蕘。」今或謂愚夫之一言一行皆可師法，此意非不美矣，而至於聖人之宏綱大要，布在經書，古人之嘉言懿行，昭於史册，則以爲紙上語，不必窮研，本末倒置，首尾衡決，其蔽二也。讀書者貴得聖人之意，聖人作文不似後人草率杜撰，逐字皆有精義。故朱子嘗嘆漢儒只詁字句，不解大旨，使人得熟玩本文之妙。今大率以己意武斷，而輕薄訓詁，且曰不得在言語着解，其蔽三也。讀一部書，求所重而略其餘章，讀一章書，求所重而略其餘句，至於終身學問行事大抵草率，其究也則使重者皆誤。不知學無小無大，無内無外，小藏於大，大藏於小，内皆成物，外皆成己，豈容揀擇？所謂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簡略，其蔽四也。

學問之事，以虛爲貴。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今學者於所不知，皆以爲不必知，空踈自滿，其蔽有所由來矣。

明於外而闇於内，固非學也。棄《論語》之文行忠信，而别求之於虛無，亦非學也。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八《論始學》　撝謙曰：今人見説小學，便忽而不問，不知一生之始屬元，成人以後屬亨，中年以後屬利，老而考終屬貞，乾元統天，莫大於小學也。無元，則一生之事皆小矣。

《易》曰：「大有，初九，無交害也。」蓋初陽方長，交游雜，則一生人品壞矣。末世年未成人，父兄便使廣交，幼少之人，何知善惡？驕淫謔浪，相習成風，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二十以内，不失赤子之心，則一生大抵無失矣，誠一無僞是也。朱註「行有常，言有實」，可謂六字經。

少年不學古而專事浮華，以取名利，則性情日汎濫矣。好學之人，雖失不遠。

凡人之學，非至不惑之年，未有不以先入之言爲主。若不讀書，而專以世俗之言行浹於心耳，則自成一俗人矣。即書中唯有三代聖賢言行，莫非天理，若不讀《五經》、《四書》，而先取後世子史之文讀之，則機詐權謀與夫放蕩詖淫之説浹於心耳，不覺自入於機詐詖淫之中矣。既已先入於胸中，則必反以《四書》爲迂

闊，而心術乃不可救。所以自少必須養以經學，使之出口入耳，經目薰心，莫非天理。待天理爛熟，而後可以馭子史，應俗人矣。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論志學》 程子曰：「古之人十五而學，四十而仕。其未仕也，優游養德，無求進之心，故其所學必至於有成。後之人自其爲兒童從父兄之所教，與其壯長追逐時習之所尚，莫不汲汲於勢利也，善心何以不喪哉！」「無好學之志，則雖聖人復出，亦無益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橫渠張子曰：「有志於學者，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唯患學者不能堅勇。」「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五峯胡氏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矣。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爲？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峯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

朱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豪傑質美，生下來便見這道理，何用費力？今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聖人爲之屢言，方始肯來，已是下愚了，況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爲禽獸而已。」「自開闢以來，生多少人，求其盡己者，千萬人中無一二，只是袞同枉過一世。」問：「人氣力怯弱，於學有妨否？」曰：「爲學在立志，不干氣稟强弱事。」「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爲，公然遜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願要。」「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田單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進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禄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畧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個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個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如此可以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個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説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聚斂無足怪。

象山陸氏曰：「廓然，昭然，坦然，廣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却反曠而弗居，舍而不由，哀哉！」

撝謙曰：讀書學問，只是灌溉培養之功，必先要下種，是在乎立志。孔子十五時志得好，以後至七十，只成得十五時之志。今人初學，志在名利，下此一種，雖終身學問，只培得此種，反長他許多機巧變詐，遂使人謂讀書無益而有損，殊不知只初時種下差了。又有一樣人，始亦有志，下種本好，中間被螟蟲食了心去，終日培溉，亦無收成。故學必以志善爲種，慎獨爲根，擇友爲除螟，而後加灌溉培養焉。醫家言腎藏志，須是有精力之人，方立得志起。所以多欲之人必無志，欲立志，須是寡欲明理。

應撝謙《性理大中》卷九《論進學》 程子明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説，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伊：「凡志於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心

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驟哉？」「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伊：「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明：「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濶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博奕，小拔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於如此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徒誦其文，過目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伊：「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伊：「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橫渠張子曰：「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功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撝謙曰：有所不知，自是合問。以問人有不若人之恥，固不可，以問人而蘄勝於人，亦不可。總是學問之際較勝，爲害大矣。張子此言，是教粗學耳。

又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意，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强去聲。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强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顔子所以進也。」

和靖尹氏曰：「爲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或問涑水司馬氏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哉！」

朱子曰：「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學者做工夫，纔等待，便蹉過了。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些頭路，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湯，去聲。便死了。若抱纔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如喫果子，到識滋味了，自住不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救一個間斷。」

撝謙曰：天地之化，斷則重起。所以要積，積必須久，久必須有常，有常必須不緩不急，循序漸進。如此，方能自强不息，悠久無疆。學者之進學養德，教化治化，莫不由此。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七《答孔正叔》　世之執筆著書以文章自娛者，孰不欲立名於世？然名有久暫，有大小。善爲文者，以《六經》爲寢廟，《左》、《史》爲堂奥，唐宋大家爲門户。然讀《左》、《史》則欲去其誣濫不經，唐宋大家則欲去其偏見卮言，與文士之谿徑，才人之氣習。夫非以求勝古人也，後之學者必有以勝古人，而後古人可學而至。故曰：「智過其師，乃能如師。」卑卑而守之，循循而倣之，雖聲實並至，其去古人則已遠矣。大篇恣意評論，不復修其忌諱，蓋非敢以相益。譬之啖土炭者，以爲美味，獻之於人，固自忘其病腹也。然則禧當獻藥，而病已畢呈矣。士生斯世，所當講求者，有大於此。何日親承顔色，盡獻其胸中所疑乎？

計東《改亭文集》卷五《贈彭元定序》　黎丘彭容園先生有丈夫子五人，而元定才譽先發，尤慨然有當世之志，能敘述故明神、光兩朝以來人物邪正，所愛憎臧否甚當，又能周知四方之人文，及各郡邑姓氏一覽無所遺，其趨舍又甚正。年典謁遊吴門，我吴同學諸兄弟見元定，皆驩然與結交。既歸里門，受知於海陵李公草樓，出其近藝數十首，授之吴門剞劂氏，以廣其四方之志，且語予曰：「子爲我序之。」予曰：「予何足以序子哉！以爾師草樓先生與予論子之言序之可也。」元定曰：「唯唯。」

草樓先生問於予，曰：「元定之才誠優矣，其志誠大矣，雖然，不可以定之也。少年之人，即勤學猶未足。子在黎丘，亦見元定之勤於學否乎？甚念之也。」予曰：「某之至黎丘也，彭先生方在哭泣之際，元定亦儼然在衰絰之中，未及見其學。然予知元定之必勤於學也。元定生而有勤學之責，有勤學之資，有勤學之時，有勤學之用也。」草樓曰：「其勤學之責奈何？」予曰：「彭氏之先，自

江右移家黍丘，以科名世其家，逮元定之身五世矣。科名者，勤學則得之，不學則不能得也，此其責不能旁貸之我兄我弟，不能下貸之我子也，此其有勤學之責者也。」

「其有勤學之資奈何？」曰：「予觀往古之勤學者，貧而無書，或丐之於人，或竊之於友，或鈔之於市，或請之縣官。其幸而得之也，或無火，燃糠以燭之；或無師，則數千里裹糧負笈，重趼繭足以求之；或不暇，則戴經而鉏，負薪而讀，惟日不給也。先生宦禾數年，上自六經、三史之書，下及嘉、隆才子之集，必聚而藏之。予見中州被寇禍之後，即相國第宅中，不能備四部之書者。元定幸而家有藏書，即使勤學十年，并日而讀，不必丐之於人，竊之於友也。又經師有魏用熙者，當今之醇儒，晨夕在家塾，有疑即可問，有問即可悟，不必裹糧負笈之勞也。米鹽瑣屑之事，內外門户之務，自有總持之人，其身甚暇，不必經而鉏、薪而讀也，此所謂有勤學之資者也。」

「其勤學之時奈何？」曰：「人之智慧聰明能强學，多識博覽深校者，必在年力壯盛之候；年過三十，則智慧聰明銷其半矣。故昔賢謂晚年讀書能用，而苦於不能記憶。夫至不能記憶，臨文索摸，其苦已甚。元定年未弱冠，又身無疾病，心無雜營，此所謂有其時者也。」

「其勤學之用奈何？」曰：「夫元定所謂有慨然當世之志者也，所謂能臧否往昔人物者也，所謂能留意四方之人文者也，則其勤學之用誠大矣。使有當世之志而不學，則臨變而無術，急聲名而不知大體，我虞其僨也；將尚論往古人物而不學，則循聲蹈虛，胸無定識，未見其必當也；將與四方之文人遊，則當良辰勝流，置酒高會之時，談辭如雲，詩篇唱酬，百端俱發，四方之士有深窺其長短者，不學則無以應也。且同人氣類之盛，莫過漢之延熹，宋之元祐、元符矣。黃門、北寺之役，黨人三百人，至今知名者李、范、張、杜等三十五人而已，其餘無可傳也。端禮門外黨碑之上一百二十人，迄今知名者〔待制以上〕上官軾、餘官頤等三十人，其餘無可傳矣。夫諸人亦常隨波震蕩於諸君子之中，而當時既不甚見重，没世而又無聞焉，甚可哀也。蓋諸人之學皆不足以自立，而欲附正人自重，其於屈伸之用誠短也。此所謂有當世之志，有四方人文之志者，其學之用甚大，而有其責，有其資，有其時者，誠不可不自勤於學也，惟元定也可以語此。予故知元定之必將勤於學也。」

「憶！予與草樓往復之言如此，今述以序子，子勿惡其切直乎？」元定曰：「微予與子之交也，子言不及此，予曷敢不祇承！」乃受而爲序。

呂留良《晚村文集》卷五《古處齋集序》 竊嘗謂三百年來，詩文無作者。或曰：「是有故乎？」曰：「有，病坐制舉業。」「罪至此乎？」曰：「舉業無罪焉，學舉業者爲之也。」

人之知識，如果核之有仁，而草木之有荄也。枝榦、花葉、形色、臭味，天性具足，雖妍醜萬態，莫不各有其生趣在焉。澤之以水露，治之以器鐵，厚之以垢壤，蒔壅不拂其性，光華爛然。反是，雖天性具焉，而生趣萎瘁矣。朽枿敗腐，蒸出芝菌，非朽敗之能爲芝菌也，養之者厚也。翦綵而綴之一枝之間，而四時之花具然，而人不加賞者，其生趣絶，其性非也。今爲舉業者皆有俗格以限之，循是者曰中墨，稍異則否。雖有異人之性，必折之使就格。而其爲法則一之，曰套取貴人已售之文，句抄而篇襲焉，無隻字之非套也。以是而往試輒售，其爲力省，其見效速，父以是傳，師以是教，則靡然從矣。

夫人之知識，必有所絶而生，而手筆隨之。生人益熟，熟乃成性，則不可復易也。唐康崑崙琵琶爲長安聲樂第一，而屈於段師善本。德宗令段師授康，段口遺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耳。套也者，三百年來文人之本領也，以此掇科目，獵榮譽，爲仕途捷徑，蓋平生得力之處，雖魂夢間不能自忘也。且身既貴顯，職在清華，或素有文字名，諛客日進，輦金帛，乞數言爲光寵，幸載名字。彼方哆然談文章，論得失，義不可辭，曰未嘗學也；又不可下問，則悍然爲之。於是始作詩古文辭，則又不知古人爲學之法。即有告之曰：是當多讀書，深養氣如柳子厚，所謂取道之原，旁推交通以爲之者。彼將曰：是老死具也。爲力省，見效速，吾故用吾法耳。試以爲古文，則儼然周、秦、兩漢、六朝、唐、宋矣；以爲詩，則儼然漢、魏、晉、宋、齊、梁、全唐矣；凡此皆可以套得之。則又就其中擇其名之最盛而易飾者套焉，文則必周、秦、漢也，詩則必漢、魏、盛唐也。立說既高，附和尤捷，流至今日，其燄益張。雖高人、名士、禪客、女子，無不翕然論體格，擬聲調，作煙火臺閣、塵土酒肉語，云是正宗，遂牢不可破。此無他，天下庸夫多而有志於學者寡，惟此可不讀書而能也。若曹固不足道。弘、正、嘉、隆之間，名公迭起，得斯道之正者，凡數大家，幾入韓、歐之室矣。然以語神明變化有難言者，則猶本領之未忘，舉業之累於斯乃見耳。

吾師陳湘殷先生性清真古淡，與世接無畦町。兄柳津，弟有上、紫綺，各負才致，遂居湫隘，真率如一人。每置酒輒見召，亦時枉敝廬，呼酒命醉，出手指争

勝負爲歎笑，或竟醉卧齋榻不返者累日。當酒酣，解衣脱幘，狂論迅發，座客皆愕眙相顧，先生獨不怪也，曰：「是真可與語。」因出《古處齋集》稿一卷，曰：「試爲我訂定之。」退而卒業，則天然爛熳，不假粉飾。而鏤肝琢腎，窅窅離離，無所不有，然又不可摘謂某首似某，某句調似某也。乃大驚曰：「是豈舉業家所得者？」先生笑曰：「吾爲舉業，亦未嘗解套人一字。」此真不拂其性，生趣爛然者矣。因自信「病坐舉業」、「舉業無罪」之説，於是乎益堅。然君且不以爲足，誦讀徹昏曉，響達行路，雖凝寒溽暑不間也。所手抄古今書等身者三四，不知其志願何。

昔嘗問黄太冲，浙以西，人稱多慧，而學者每出南岸，何也？太冲曰：「浙西之材，未十歲許，便能操觚，文與年進，至三十許而止。自是以後，則與年俱退亦如進，故日就銷落。吾地人差樸，然三十後正讀書始耳。」時竊震其言。今先生挺不世之才，無俗學本領之累，著作益上而且益厚，其養如此，所云根茂者實遂，膏沃者光曄，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瑶草，非人間恒有，又安可以常理測識哉！若某蒲柳之質，向未嘗有所進取，今又不自力學，行年三十有四矣，與年俱退，日就銷落，誠如所言，殆不自知其稅駕也。雖天性具在，而生趣萎瘁，行蹈先聖不秀不實之歎。讀《古處齋》詩文，三復太冲斯語，能不瞿然悔懼歟？

唐甄《潛書》上篇上《無助》　吾遊天下，其不至者，廣以南耳，未嘗見一賢人焉。以天下之大，家誦詩書之言，人慕文學之名，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故天下雖多賢，不可得而見也。吾處吴中三十年矣，未嘗見一賢人焉。吴地勝天下，典籍之所聚也，顯名之所出也，四方士大夫之所遊也，多聞多見，士多英敏，豈無賢哉？而未見一賢者，蓋以甄之不敏，非見賢之人，是以吴中雖有賢，不可得而見也。文者，君子之所貴也，今之文非古之文也，其言雖美而非實義，吾不欲取而觀之矣。經者，道與治之所在也，今人窮經，好爲創見而無實用，是爲誣經，吾不欲取而觀之矣。性即性耳，有何可言？今之學者好言性，辨論多端，何與於性？即其言善，亦爲論性，非求見性，吾不願聞之也。今世亦有正直之人，言不妄、行不苟，但能淑身而不能明心，下學而不能上達，吾豈不見而敬之，然非學之竟事也。今之士，吾未見有出乎四之上者，亦何益於我哉！

所貴乎師友者，師道迷而友振惰也，有此二益，則進學易而成功蚤；無此二益，其遂已乎？其亦難易蚤晚之異耳。孟子生於戰國之世，未得爲仲尼之徒，未得與顔、曾爲友，天下之言學者非楊朱則墨翟，其謀國者非儀、秦則孫、吴，孟子無所取益而巍然爲聖人，獨立於天地之間，彼聖人之禡也，非中下之人所及也。然而即心是道，即心得師，破迷起惰，不假外求，誠能精思竭力，必爲聖人，不過爲之難而成之晚，雖無師友可也。故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昔者有明之世，山東有公子，家富而好逸，不習於勞，閭里之近，非馬不往。一日之京師，擇良馬，選健僕以從，執鞚而升，執鞚而下，執鞚而過險，馬良僕健，日行二百里而後舍，浩浩乎其足樂哉！前塗遇寇，失其馬，又失其僕，號天四顧，無救之者。已而無可如何，則强起而行，脛腫膚趼，自河間十五日而後達京師。夫僕馬者，致遠之資也，一旦中道而失之，足不如人，力不如人，欲進不能進，欲退不能退，左顧而莫爲之左，右顧而莫爲之右。於斯時也，豈遂委於溝壑哉！反求諸己而已矣。我無馬，我自有足；我無僕，我自有力。足雖弱，不至不能行；力雖弱，不至不能舉。人如翔而至，我如刖而至；人先庚而至，我後癸而至。苟不憚勞，不恥後，雖無僕馬之助，終亦必至焉。爲學無朋，亦若是矣。甄也請從山東公子之後也。

徐乾學《澹園集》卷三六《好古》　歐陽永叔曰：「物必聚於所好，金玉犀象難得之物，而有力者能聚之。金石遺文，往往湮滅於荒墟破冢之間，由於好之者少耳。」予則以爲永叔之所謂好，猶有未盡。夫古人往矣，惟藝事之工美，見於遺墨斷楮，猶其精神所寄託也。由是以推，其生平所用之尊彝服器、珮環鈎玦，亦皆有遺澤存焉，於是乎寶之。寶古物者，凡以重古人也。然其爲物不足益神智、治身心，廣學識，精義理，亦僅供把玩而已。古人之所以不朽者，曰立言。雖遠隔數千百年，一室晤對，如在几席。是故善慕古者，莫若讀書。

今世以其鏤刻之廣，購取之易，往往忽之，不知書之爲類夥矣，自《六經》、子、史而外，凡爲理學經濟之儒，名臣介士，咸有著述。厄於世變，以時銷亡，其所存者，千百之什一也。有志之士，當移其嗜古之心，一之於書，得其片言，足以益神智，治身心，見其行事，足以廣學識，辨理義，而所謂金石遺文之可資爲考訂之助者，亦其一而已。舍是而曰吾姑寓意於物，君子則誠有所未暇也。

雖然，猶有進焉。伊川之論讀經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晦菴之論讀史曰：「病中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悚，心膽墮地。始悔向來作文字看過之爲枉讀書也。」故讀古人書，遇格言善行，當求身體而力行之；遇難處事，必思身處其地，如何善全而不悖於道。如是沉思久之，真積力久，事理沛然，而力行之無所滯

礙，斯爲自得於己，不枉讀書者矣。不然，古之聚書萬卷而淪没於水火盜賊者，不知其幾矣。此與玩物喪志者，何以異哉！

梅文鼎《績學堂文鈔》卷五《書鈔木星度後》 昔孔子病杞、宋無徵，又曰能言夏、殷之禮。孔子雖至聖，豈能鑿空以措其辭哉！夫亦於斷簡殘編得其千百中僅存之十一，而有以推知其制作之綱要，卒以文獻不足，終不敢臆爲之説。於戲！此其所以爲孔子也與！晚年自衛反魯，然後樂正，豈非以遊歷之久，攷訂之勤且多，古樂之源流次第至是始歸於正，非夫子以己意正之也。後之學者，勇於信心，略於好古。耳目有未接，則直斷以爲無；理數有未通，則盡斥以爲謬。輕於立言而成書甚易，豈其智出孔子上哉？亦適以見其鹵莽滅裂而已。愚生平媿無寸長，以生之晚，不及見前人，故於古人之隻字片語，皆不敢忽。當其未通，或積凝數年，始能豁然，或闕之以待問。庶欲兢兢守吾聖門爲學之法，不致貽譏於愚而自用云爾。

李光地《榕村集》卷八《尊朱要旨・知行二》 王氏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身心性情之德志，固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説之病，其源在心之即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乎心之妙也，不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虚，虚之極至於無，故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自仁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畧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爲非心爾，非道爾。夫書史、文字、記誦、見聞不可去也。書史、文字無非道也，記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學然後篤志，切問然後近思，離經然後辯志，敬業然後樂羣，博習然後親師，論學然後取友，知類然後通遠，採縵然後安絃，博依然後安詩，雜服然後安禮，内外無所擇，本末無所棄，苟曰徒爲博則遠矣。夫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生，删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雜好。」夫謂無益之文章技藝，豈直初學爾，終身除可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刊其條，傷其根，其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以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枝者，小芟而幹不大，大芟而樹死，望其脩喬不可得也。

李光地《榕村全書・榕村文集》卷二一《答王仲退問目四條》 《四書》、《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人須終身藝之，如農夫之終歲而藝五穀也。藝五穀者，每種必盡其勤，方其盡力於此，不知有彼也。若來牟未蘇，而又長彼黍稷，雖有上農，不能兼施。此須立課程爲之。每藝一經，必盡自家分量，務令徹底方休。藝之之法，一曰熟誦經文也；二曰盡參衆説而别其同異、較其短長也；三曰精思以釋所疑而猶未敢自信也；四曰明辨以去所非而猶未敢自是也。能於一經上得其門而入，則諸書皆同室而異户者，可以類推而通。古之成業以名世者，其必由此矣。

萬斯同《石園文集》卷七《與錢漢臣書》 大凡儒者讀書必有先後，當先經而後史，先經史而後文集。就文集而論，當先秦漢而後唐宋，先唐宋而後元明，此不易之序也。誠使通乎經史之學，雖不讀諸家之集，而筆之所至，無非古文也。何也？經者，文之源也；史即古文也。誠使得乎宋以前之法，雖不讀元以後之集，而筆之所至亦無非古文也。何也？元以後之文，要本于宋以前之文也。若乃先文集而後經史，先元明而後唐宋秦漢，則是得流而忘源也，無乃失其先後乎哉！弟微窺兄所讀書，若于源流之間有失其先後然者，是以不能無獻於兄也。雖然，天下之書亦何者非所當讀哉！羣經宜讀矣，而諸家之經解何可不讀也。《史記》、兩《漢》宜讀矣，而魏晉以後之全史何可不讀也。唐宋之八家宜讀矣，而八家以外之文集何可不讀也。若於經但守學官之傳註，而不曉諸家爲何語，於史但好馬、班之文詞，而不識三國以後爲何事，於文但師八家之執範，而不知八家以外之爲何人，繇世之不學者視之，彼固可謂之讀書矣，繇君子之善學者視之，與未嘗讀書者何異？況乎名爲讀書，而實并有不及乎此者哉！杜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蓋必盡讀天下之書，盡通古今之事，然後可以放筆爲文。苟其不然，則胸中不能無礙，胸中不能無礙，則筆下安能有神？故弟之意，願兄毋急急於文集，且絶筆不爲，而大肆力於經史。俟經史之學既充然其有餘，則放筆之時自沛然其莫禦。諸家之集，看其行文之法而可矣，又何必急於撰著，又孜孜以文集爲務哉！前序謂弟不爲古文，蓋自有説。數年之前，常有所論著，後乃覺其空疏而已之，誠欲使胸中少有所積，而後發之於文，故輟而不爲耳。然則弟之不爲古文者，正所以求爲古文也，曷亦與我同志乎？狂瞽之言，知無當於高明，惟宥之不宣。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一三《皇華紀聞序》 源爲山陰楊耕夫作《柳邊紀略序》，家中丞公賞其用意，因出所著《皇華紀聞》命源序。源謂著書苟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可不著。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爲川，爲岳，爲名賢蹟，爲陵墓，爲草木蔬果

禽魚，爲孝節，爲忠，爲仙靈怪異，爲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上證往事之誣，下可備史氏采擇，大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雅鍊潔朴不在《見聞》、《揮麈》二録下。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年軼事，上溯顓、黄，傍及方輿、樂、曆、醫、卜，使非徧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證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豈以所聞猶未廣歟？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餘年，而孜孜獎進人才，惟日不足。是編也，非以擴學者寡陋之心胸，而造就其才，以進於淹雅者乎？苟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知之！

陳夢雷《松鶴山房文集》卷四《經史》　諸經皆明道之書也。史則備人事之得失，可因以求大道之所存者也。天下無道外之事，亦無事外之道。舍道以言事，則其事流于刑名雜霸之爲，曲學私智争出，而天下無治功；舍事以言道，則其道流于虚無詭誕之言，邪説異端蜂起，而天下無正學。故學經以求道，讀史以識其事，在朝廷以善其政教，在草野以淑其身心。經史之有裨，誠非淺鮮也。雖然，經有真僞異同，史尤多是非得失，誠未可一概論矣。自漢武表章《六經》，嗣是而以《三禮》、《三傳》、《春秋》合爲九經。至唐孔穎達則取《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爲正義，遂有《十三經》之目。明以《五經》取士，纂集《五經大全》，而唐之《十三經註疏》亦並行于世。夫《易》之爲教尚矣，漢以來註《易》者不啻千家，不獨藝術者流，各據師説，言其所見。即以程朱大儒，而程傳《本義》之説亦不能無異同，則欲言道咸歸于一貫，亦豈易歟？《書》則今文、古文之殊，而文義顯晦不一，其間真僞亦豈容輕議歟？《詩》三百十一篇，較諸經爲稍備，而《小序》之言與文公之説，後儒亦尚有疑義，又安所折衷乎？《周禮》之真僞，後人之論各殊。《儀禮》散逸之餘，即《禮記》亦尚多駁雜之論，則吾夫子所定，又果何書也？《春秋》三傳本以註經，然同時先後所傳已甚舛訛，人則或男或女之不同，事則或褒或譏之互異，其於筆削之旨，果能盡合否耶？史則不獨陳壽之抑蜀，魏收之穢史，見議於通人，即以遷、固之材，尤多駁雜不純之議。而《唐書》之掛漏，《宋史》之蕪雜，遼、金、元之缺略，又無論已。

生愚以爲讀經者求見道而已矣，讀史者求因事以見道而已矣。讀《易》而有得於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旨，以因時制宜，則變卦之異同，錯卦、綜卦之支曼，可勿問也。讀《書》而有得於君咨臣儆，都俞吁咈之意，以經邦立政，則殷盤、周誥之聱牙，武成、洛誥之錯簡可闕疑也。讀《詩》而有得於「思無邪」之一言，則鄭衛之多淫詞，與《小序》之各有别旨，可兼採也。讀《禮》而有得於「無不敬」之一言，則《周禮》可爲特經，以見周公之制，《儀禮》、《禮記》不妨從合，以見古法之詳也。讀《春秋》而有得於天命、天討褒貶勸懲之大旨，則《左氏》以稽其事，《公》、《穀》及胡《傳》以參其義，其同皆可並收也。《論》、《孟》皆聖賢傳心之言，《孝經》則夫子著述之大，求道而有明且盡如此者哉！若夫《爾雅》，雖相傳爲周公之書，不過訓詁之末，立爲小學可也。至於史則資於遷、固，以取其材，正之紫陽《綱目》，以立其識，由是而《後漢書》、《三國》之典茂，《晉書》之綺麗，南、北《史》、《五代史》之簡潔，皆備史家一得之長，而宋遼以後諸史，亦備見聞之助。考其治亂得失之機，綱紀法度之大，國計民生，典禮誥戒之是非得失，即事以求道，則史亦經也。如是庶幾善於窮經讀史，不徒爲宏攬博聞之末者乎？敢以是爲執事獻。

張伯行《正誼堂文集》卷九《著述説》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説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説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説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絶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卷一八《讀書貴有恒論》　爲學之道，朕既要其本於毋自欺矣，雖然，尤患於始勤而終惰也。蓋聖賢入道，非學之難，而有恒之爲難。《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夫虚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常若原泉始達，汩汩不已。而必曰時者，則恒之説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夫君子博聞强識，敦行不怠，以故知日廣而能日崇；若朝勤而夕懈，進鋭而退速，則學彌晦矣，何光明之有？是詩人之言，要亦恒之説也。人之爲學，非好之篤，嗜之深，其勢必不能以持久。何則？詩書之氣，未克

浸淫於性情之內，則離而去之矣，求其學之有成，詎可得哉！

朕自八齡雅好典籍，無論細旃廣厦，諷詠古訓，日與講臣共之，即至鑾車帳殿之間，罔廢圖史，尋味討論，弗敢畏其艱深而阻焉，弗敢騖於外物而遷焉，蓋初終如一日也。然聖賢理道至爲精微，朕孜孜矻矻，愧僅得其糟粕耳。苟能由是而益加勉焉，庶於學問之途或尚有所獲。但恐志氣怠弛，乘於不覺。《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此言克終之不易也。朕用是兢兢焉以有恒爲警云。

愛新覺羅玄燁《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十一《爲學如鍊金說》 伊尹之告太甲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先儒釋之以爲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德無常師，泛觀而博取也。學既有得，不可無一貫之理。協於克一，反觀而約求也。昔人有云：聖人之取善，如冶人之鍊金，或取於沙，或取於水，初無定在，所謂德無常師也。迨既鍊焉，沙者忘其爲沙，水者忘其爲水，但見其爲精純之金，所謂協於克一也。其喻可謂至明切矣，而猶惜其旨之未暢也。蓋金之在礦也，其爲沙礫者恒多，其爲金者恒少，此猶繼善成性之後，天事漸漓，人心危而道心微也。及夫金之在冶，其質判矣，然必汰其非金者，而存其是金者，此猶人之氣稟不能無殊，善、不善之數，常雜揉而互勝，而研辨之功則在乎去不善以存其善也。至於就冶之後，則所見無非金者。然金猶有上下之品，必淬之鑠之，以務底於精，然後爲鏐爲鎔者出焉。此猶衆善會歸之後，吾以一心統其全，於萬事萬物之理一以貫之，是純粹之至，一之極也。昔揚雄之言因鑄金而得鑄人，久矣，金之說之通於道也，然自非深於學者，其孰能知之哉！

李塨《恕谷後集》卷一三《與樞天論讀書》 樞天借《智囊》日觀之。予問，曰：「辰苦處事愚鈍故。」予曰：「智以事練之。昔張詠學用智於陳摶，吾少年與張文升居蠡城，近公庭，每聞訟事，即共億勝負，思追盜何術擒之，失盜何術以察之，亦學智類也。閱《智囊》，以起予心而已，專恃書帙無益也。」已而又繙他書，予又問，曰：「借以養吾心也，理不明者可明也。」予曰：「不然。子謂詩書養就聖賢心，此語昔人對下流言，謂躭志詩書則不嫖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程子曰：『玩物喪志。』謂書如佳山艷蔬，愛玩不釋，日日登臨，而爲聖爲賢之志反喪矣。」曰：「先儒以讀書明理養身心，俱俱非歟？」曰：「非也。自秦火焚書，漢人珍之，日趨誦讀。唐韓退之、宋朱晦庵皆以聖道自任者也，而韓有《符讀書城南詩》，朱有《讀書樂詩》，則其終身之肆力在誦讀矣，況下而爲詩人文士，與應科舉以博富貴者乎？乃千餘年成一文墨誦讀之世，而人才日下，世教日衰，魚爛瓦解，莫可收拾。則可知學文之文不專書册，而讀解書册不足言學矣。故起誚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咳嗽病獼猴，而謂誦讀以養身心，誤哉！李白曰：『借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向來作詩苦。』則肌體日消，心體自脆，何養之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户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若曰明理，則宋明創立道學，名曰講道，而『道』字誤解；曰講學，而『學』字誤解，曰講誠意、主敬、存誠，而俱誤解，所謂明理者安在？乃知每書讀取千萬遍之一誤盡誤也。」

「然則誦讀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爲所溺耳。古人六藝，一曰書，非僅點畫也，考究字義即有誦讀矣。然孔門雅言，有《詩》、《書》二者，《詩》曰誦，不曰讀，謂歌之以比樂也。故春秋大夫會，必賦《詩》。《書》則考議政事，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不必記其文，使一字不忘也。故孟子引《書》，每有參差。至於《二南》曰爲，則爲其事。禮曰執，則執而行之，豈專佔僱吾伊哉！」曰：「易溺何也？」曰：「其故有三：一、古人口傳身授之道，如識大識小者，今亡，而但取索册簡，故誦讀日繁。一、學習禮樂六藝須强力，須友朋共集，誦讀則閉門静坐，即可把翫，便而且易。一、文人科舉人勿論，今習齋倡明正學，即有遵者而仁義操存未至根心生色之妙，可以據守孝友；從事未至知樂弗已之地，日有亹勉；禮樂服習未至斯須不去之域，刻有依游世故；人情未有左宜右有之能，時有樹立。則自顧消索，轉而奔馳，既所不願，塊然閒居，亦所不能，遂忽忽誦讀度日，而目困身倦，習爲故然矣。」

「然則宜如何？」曰：「禮有明文矣。《王制》曰：『六十不親學』，以年邁也。又『五十服官政』。六十正與人家國事，何暇學習？故孔子曰：『吾不試，故藝。』是孔子之老而好學，亦以道不得行之故，而非其立意祇在多能博學也。顏先生曰：『周流孔子之不得已，著述孔子之大不得已。』故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則習禮習樂，六十以後亦不當及，而況誦讀？」曰：「老而不仕者有暇功，可讀閱歟？」曰：「亦何必然？吾退休七十矣，中年躭繙閱，顏先生每憂之責之。自五十至今，家政微纏，鄉里應酬，友朋遠至，不坐而讀書者二十餘年矣。然今古文徵者，謬以爲可，所處正如孔子之憂亂賊，孟子之逢楊墨，著書立言不能自已。蓋天理熟歷，以内而操存，外而躬行，動而閱歷世故人情驗之，偶考陳編以爲證耳，不敢躭而溺矣。今可擬八歲入學後，擇當讀者讀之，四十則間矣，六十不親。《存學編》曰：『儒者用力於誦讀一二，用力於習行八九，則生民幸甚，斯

道幸甚。』旨哉其言之乎！」

《清經世文編》卷二陳宏謀《寄張墨莊書》　士子實學全在講究於平時，非可勦襲於臨試。近揣其弊，似有二種：一則作文不解書理，師生案頭，止守時下講章一部，不問精切與否，于經書語句略觀大意，即欲敷衍爲文，全無體認親切之處。文不足以載道，學何能以經世？一則秀才讀書，惟知學古，不知居今應試文策，考據雖詳，記誦雖博，然多泥于古而戾于今。及入仕途，未免拘迂鮮通，方枘圓鑿，迥不相入。世人以讀書人爲無用，皆由于此。其故總緣不留心邸報之故。黄陶菴先生因館于某當事家，每日備閱章疏抄報，故爲文皆切實不浮，可以坐言起行。愚意城鄉學館中，俱令看邸報。或寒生力有不能，則同邑同館數人同看，費亦無多。凡近日朝廷用人行政，及内外諸臣工條奏，皆得見聞，使之增長識見，見之文策，自更親切，不愧通儒矣。士人惟功名得失可以聽之于數，至于學問器識全由人事，有一分工夫，便有一分進益。處可以用力之境，值可以用功之時，而因循錯過，不但他人見輕，即自己亦不免于後悔。學問要看勝于我者，境遇要看不如我者，隨時隨事以此着想，則無自足自棄之病，亦省却多少希冀妄想矣。范文正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王文正平生志不在温飽。夫誠能以天下之温飽爲己任，則又何暇知有自己之温飽哉！

李鎧《讀書雜述》卷一《讀書》　六經、四子書言學言政，萬世之規矩權衡資之用者也，非空言也。後人考辨雖精，率由未篤，終負聖賢垂訓之旨，不得謂之善讀書。

多讀書，事事以理自勝，祈嚮既端，自不蹈危履險，而天下誘我以非分，惑我以理之所無者，皆無從而入矣。

讀書不識人倫道理，雖破萬卷奚益？

少年初受書，便知舉子文取科第之外，更有向上事業，斯聰明不汩没於俗學，將來卓然有所成就。

志高明而後所就者大，心静虚而後所入者深。

志向不堅，心地不净，皆不可以學道。

常令此心虚明寬静，可以讀書，可以涵泳義理，即應事接人亦不至茫然失據。

必此心澄澈如鑑，不著纖翳，而後可以讀書學道，應事觀人。

心細則學易入，心虚則日進不已，心不放則自治嚴，心無私則能與人爲善。

患得患失之心，以之學道求仁，未有不至於聖人之域者也。

學者業不可不正，志不可不專，心不可不虚，功不可不密。

拓其心使開大，而後讀古人書，不汩没於陳言曲説，於古人得失亦洞若觀火，不爲事後成敗之論。

讀書時於物理體察分曉，出而應天下事自然中節。

儒者不爲無用之學，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未有經明行修、曉然於義理公私之辨，而拙於爲政者也。

學必成己成物而後大，治必化民成俗而後純。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然則廢學謂之大愚，不覺人謂之大忍。

爲學爲政有規模，必有條理，井井不紊，而持之有恒，斯學可以成德，政可以經國矣。

天下娛耳目、快心志之事久於其中，皆有患害。無患害而意思深長，莫如讀書。

終日讀書未必有得也，一日不讀書，便覺滿目塵埃驅遣不盡。

禹惜寸陰，陶士行則惜分陰。吾輩才力不逮古人，豈可終日不學？

閉門無事，且展書卷，不必悠然會心，自覺耳目開爽。

歷朝暮而爲日，歷晦朔而爲月，歷寒暑而爲歲，過隙之駒冉冉可畏，那得須臾廢學！

今日了無公事，得静坐一室中，便須晤對古人，酬此清暇。

今日不學，則曰待明日焉，明日不學，則又曰且姑待焉。人生少而壯，壯而老，歲月幾何？堪此屢易？是故君子業精於勤，志決於勇，無所待而惟日孳孳也。

遊戲徵逐時一往快心，不自知其溺也，事過情遷，索然無味，乃覺前此之玩時愒日。

不急之務終日勞勞，何如且坐擁書卷之爲樂！

向來不學，悔亦何濟？祇須斷自今日，有進而無退，有信而無疑，收之桑榆未晚也。

讀古人書，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不必貪多欲速，且緩緩讀去，久之無間，自然淹洽。

過目成誦，不數讀而終身不忘，此資禀之最高者，自非中材以下所及。然能

用己百己千之功，終須及之耳，且豈但及之而已，彼狃於逸，我不憚勞，安知不超而越之！人在自强，資稟不足恃也。

讀書迫欲求記，記朱久而忘之矣。或百遍，或數百遍，隨其資分，以熟爲度，不但可久，亦將多所開悟。

讀書必反覆吟玩，旨趣乃悠然於心目之間。

每日取《周易》讀一二卦，其間盈虛損益一本於自然，又若不得不然。對之消人無限褊心躁氣。

《易》之理無時不有，無事不有，無物不有，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也。學者執一理一説求之，亦固矣。

《易》有吉凶，《詩》有美刺。夫人而知之，必於吉凶得修悖之理，於美刺生勸戒之心，斯爲開卷有益。

讀經令人氣斂，讀史令人心開。

讀經必知古聖賢道德仁義之旨，實可以治後世之天下，而非空言。讀史必知自古之治亂、安危、成敗、利鈍，皆聖賢所已言，無一之或爽也。斯善於讀書，可以論世，可以用世也已。

讀史，於古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即願爲之執鞭，於小人若讐仇焉，此固人心之所不容泯也。至若君子負大有爲之才，而遭時不偶，或策不見收，或功垂成而僉壬敗之，又或勳業蓋天壤，不裂土封而以誅死，彼小人者惡正醜直，挾詐懷欺，病國與民，毒流後裔，天人之憤之亦至矣，顧往往漏網吞舟，身名俱泰。讀史至此，有不氣結骨驚，掩卷太息者乎？然忠佞邪正之倫，没没於當時，卒昭昭於後世，此亦人情之所不容泯。而考鏡得失，何去何從，蓋不待智者辨之矣。

讀史既知一代國勢人才衰盛相循之故，即潛思所以補救，異時以古法經紀世務，乃取之沛然，不致差忒。

讀史，於古人可勸戒者，但識之以資博洽，抑末焉耳，必實有思齊内自省之功，乃不同記誦之學。

古人於書無不讀，猶惟日孳孳，手一卷不釋。今人稍稍涉獵，遂束書不觀，曰善是足矣。此豈但學殖遠遜古人，士氣之薄，風教之衰，功名志節之苟且，恒必由之。故夫興起後學，與孟子正人心同功，非細故也。

聖人之言大都坦明直截，人人可知，亦人人可行，若使推論過深，反使學者望洋而嘆。

六籍之言最精當，亦最平易，更進而探微索隱，反失垂訓後世之旨。

讀書砥行正恐日不暇給，祇須取不急之務，爭論是非，爭之而當，不越古人所已言；不當，又奚取此紛紛耶！

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得有餘力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辯也。

先儒論説不必盡同，朱文公親受學於延平先生，而與呂伯恭交久，平生言論與其所得力，豈得一一比而同之？程與朱之註《易》，明道、伊川、横渠三先生與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之説《論語》、《孟子》，其又彰彰者矣。獨於朱、陸異同，左右袒不置，何也？學者於古人，取其説之粹精者以爲之的，其餘或資博聞，或更參考，皆學也。紛紛聚訟，無損於古人，祇覺其詞費耳。

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非得已也。韓子之於唐，二程子、朱文公之於宋，其時聖遠言湮，亦不得已而致辨於儒釋之間。今則正學大明於天下，學者誦法孔孟，以先儒爲指歸，其亦足矣。顧終日極口論辨，相攻擊如秦越，豈非可已而不已者耶！

大節不苟，即是古今傳人，不當以一言之小疵議之。

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摻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

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講學，豈直師宋儒師尼山矣，然聖人教人爲學數言耳，人盡可知可行也，講者顧不遵河南、新安成法而引而伸之，浩博而無所紀極，紛紛聚訟，至躬行則概乎其未有，聖人立教初意恐不若是。

伊川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古大儒學有次第，不輕著述如此。今人纔解屬文，便侈然以作者自命，欲如古人之必傳於後，詎可得乎！

二程子學聖人之學，豈嘗留意文詞，而其所爲文皆醇深古雅可誦，有德者必有言也。

余性愚而識淺，於先儒論述寡所窺測，然其説之切於身心倫理者，亦嘗奉爲繩尺，拳拳勿忘矣，而勦説雷同，妄欲與先儒分席，所未敢也。

開卷便興致勃勃，乃不勞而有所得。

五六十然後學，晚矣。然即今努力，猶愈於終身憒憒。以勤補拙，以晨興宴眠補少時之玩愒，自兹以往有進無退，其庶幾乎。

老年讀書不復記憶，然寓目悅心，久之不倦，視二十年前又覺興會勃勃也。一室收斂久，展卷吟諷，亦覺神志清朗，因悟居敬、窮理原非兩事。讀書至渙然氷釋，怡然順理之時，然後有自得之趣。掃地焚香，圖書在御，隨意取一帙，微吟潛玩，陶靖節所謂羲皇上人庶幾近之。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九《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絶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騖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悞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筴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擷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尚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韵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寧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七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于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荆公云：「徒説經而已者，必不能説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問乎。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九《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忽忽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筮目賓婿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諍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則曰：「懼其昧没而褁也，廉之欲其節。」二公者，當漢晉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時，今百家回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思而慎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于庞襍，以自淆過矣。

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就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樸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詩》，故其説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禀者也，偶有所褁，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内，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鎚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户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莢名，居淮南之四衝，四方之士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歷醫卜，日呈其伎於左右。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懵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真，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九《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諭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曩之見存，安得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旁推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孟》、《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説。」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

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文，僕豈不更敬且畏？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咎其所務之駁，所貪之多。譬如侍病者，見其沉疴之未痊，必疑某藥眩耶，某食哽耶。若果平善，必聽其放飯流歠而不問矣。僕苦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斷，是何不相悉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僧贊寧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爾，能爲韓、歐爾，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未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天且不能兼，而況于人乎？」傳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于音。」陸士龍文患才多，而其言曰：「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爲牲，雜學不爲儒。」足下方務博以爲古文，而于諸君子之言，如尚未見者，又奚以博爲？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四》 古之學者日以智，今之學者日以愚。古之學者由音釋、訓詁之微，漸臻于詩書禮樂廣大高明之域，今之學者瑣瑣章句至老死不休，何雅俗大小之不同也！且海內儒家昌言漢學者幾四十年矣，其大旨謂唐以前書皆寸珠尺璧，無一不可貴，由唐以推之漢，由漢以溯之周秦，而《九經》、《史》、《漢》注疏爲之根本，宋以後可置勿論也。嗚呼，爲宋學者未嘗棄漢唐也，爲漢學者獨可棄宋元以降乎？然而學士大夫相率而趨，同轍合塗，莫有異者，何也？余嘗靜而思之，有二故焉，曰：天也，人也。天之道氣運往復而已矣，自明中葉以後，士人高談性命，古書束高閣，飽蠹蟫。其所教人應讀之書往往載在文集，真所謂鄉塾小儒抱兔園册子者，足令人噴飯也。物極則反，宜乎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隻字，不問其理道如何，而皆寶而録之，討求而纂述之，此非往復之道乎？若夫人心之巧，則又有暗與事合者。唐以前書，今存者不多，升高而呼，建瓴而瀉水，曰我所學者古也，致功既易，又足以動人。若更浸淫于宋以來七百年之書，浩乎若涉海之靡涯，難以究竟矣。是以羣居坐論，必《爾雅》、《説文》、《玉篇》、《廣韵》諸書之相礪角也，必康成之遺言，服虔、賈逵末緒之相討論也。古則古矣，不知學問之道果遂止于是乎？又其甚者，因考據字義而旁及于金石文字。夫金石文字之足以資助史學，夫人而知之矣，然不過訂日月，校職官，證瑣事，而于制度云爲、安危治亂之端，其所繫者終小。歐陽子固嘗篤好之，然亦其才力有餘，偶一旁及耳。迨趙德甫而所見益淺矣。人之精神詣極果能如歐陽子耶？抑將以趙氏自限也。勞勞終日，惟外之求，而不知身心性命之所在，試之以事而顛頓茫昧，鮮不隕越，臨之以恐懼患難，而失所操持，由其玩物喪志在平時，故了無肆應曲當之具。以此爲儒，果足爲程、朱供拚掃役乎？然則有志之士必不爲俗拘，不泥古，不遺今，博學而反求諸約，養心而不蔽于欲，卓然爲儒大宗，豈必專守一家，蒙齪齪小夫之誚哉？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五》 有儒者，有學人。儒者讀書不過多，而皆得其精，以内治其心，外治其事。學人旁搜博覽，靡所不通，而以經史爲歸，期適用而已。儒者、學人合而爲一，則爲大儒，世不多覯也。

國朝以來，有三儒焉：曰湯文正斌、陸清獻隴其、楊文定名時。清獻之立朝治人可以無憾矣，所微惜者，攻陸王太過，猶墮道學習氣也。若潛庵賓實，則昭昭乎與日月並行，玉粹金堅，吾無間然矣，而或者猶恨二公著述不多，無以輔翼經傳。夫顔淵、仲弓之賢，固嘗有著述耶？必經傳輔翼，而後稱賢。則匡衡、馬融爲賢于龔舍王烈耶？三大儒之外，有三學人焉：曰處士顧亭林炎武、黄黎洲宗羲、大學士李安溪光地。安溪之學爲最醇，仕太平之時，事仁聖之主，其所施行皆有用無弊，而人不以大儒歸之者，以其心術之微多作用也。亭林、黎洲博極羣書，其于古今治亂、興廢得失之數，皆融貫于胷中，因筆之于書，以爲世世法。然亭林生于明末，目擊寬弛之弊，思以嚴厲矯之，説近申、韓，幾不自覺，使其術行，必有磽确不安處。幸而不試，故人寶其言，而要之不可盡廢，在審所用之而已。黎洲于出處進退大端言之，可謂確矣，而其主意以爲不封建不井田則世不可以治，此則迂生習見，不宜出于學人之口，烏有經天緯地之才而不能達權通變者乎？前乎三人者，有程雲莊焉，金正希、蔡維立之師也。當時如念臺、石齋輩，皆尊服之，謂是三代以下第一人，鼎革之後逃于禪。今其書具在，其高明廣大之識，信乎爲曠世材，而舉拂清言，詆諆二氏，究適依其門户，宗事儒者亦已戾其大端。賢哲不世出，間一見焉，而其歸也不必由川以達海，豈不重可惜乎？今之學者不必求爲過高之行，亦無煩多讀未見之書，惟是行己有恥，自盟幽獨之中，孝弟慈惠以自將，希賢希聖，不躐等以進，則亦庶乎其可矣。

王鳴盛《西莊始存稿》卷二四《贈任幼植序》 興化任子大椿字幼植，年甫逾

冠，而篤志經術，覃精稽古。其于虞、夏、商、周四代郊丘、禘祫、宗廟之制，《周禮》井田、稅賦之法，遂人、匠人、五溝、五涂之異同，《禹貢》五服、大司馬、九畿之遠近，以及《儀禮》之喪服經傳靡不留心研核。于近日崑山徐氏所刻宋元諸家經解，皆掇其説之誤者辨之，氣盛而志鋭，求諸今世實罕輩儔。進而不已，其將爲一代之通儒無難也。嗟乎！學之難言也，豈不以其途之多所岐乎哉！有空談妙悟而徒遁于元寂者矣，有泛濫雜博而不關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詞章春華爛然而離其本實者矣，有揣摩繩尺苟合流俗而中鮮精意者矣，此皆不足務也。是故經學爲急。今以任子之才，于彼數家皆優爲之，而不屑爲，顧臺意于經，其取途也可謂正矣。然而經學之難言也，又豈不以其途之多所岐乎哉！貿貿然而赴之，不知其途之將何從也。世之所傳《十三經注疏》者，不知何時所集，而漢人之傳注，唐宋人之義疏，舍是則無可求者矣。故言經者必以是爲質的。然則求訓詁于注疏焉可也，若朱子，若蔡氏沈、陳氏澔、胡氏安國，立于學官久矣，場屋以之取士，經筵以之進講，學者童而習之，能考其説之所從來，存其是而講去其非，斯善矣。斯二者，蓋治經之要務也。能務斯二者，則其餘固無暇遍觀，而亦有不必遍觀者矣。抑人生精力有限，即二者之爲務，恐猶未能兼諸經也，專一經焉可矣。一經通，則羣經之旁通者必多，而其學亦已成矣。自予束髮而好言經義，求之數年未得其門。三十以後，漸似稍有知識。四十而麤定，所謂專治一經，先求訓詁于注疏，而辨析于朱子暨蔡、陳、胡氏之是非者，正予今日之所有事，而功猶未能半也。任子氣盛而志鋭，其才過予遠甚，又能不以自足而虚衷下問，予故舉其所嘗致力者爲説以贈之，任子由予説而擇焉，可乎？

汪縉《汪子文録》卷一《弈樂》 予少時閉户而學，非聖賢之言不以致思也，非聖賢至精之言不以致思也。思之久，時亦有獲，遇事則窒，窒而困且苦。偶出游，遇同門友於道，目予而得之，謂予曰：「子之從事於學，其厭粗求精者乎？物無精麤者也，麤不可厭，精非可求。厭麤求精，是未能妙於物也。不妙於物而窒，窒則困矣，子欲免於是患乎？盍由吾弈之道，道其學。吾之於弈，無麤無精者也。無麤無精，是曰至精。至精者，妙於物。妙則明，明則通，通則樂。」予遂亟歸，歸遂發篋陳百家書，焦智慮而學焉。久之，窒彌甚，困彌甚，苦彌甚。同門友聞之，款門謂予曰：「子之學，始則求之於一也，今則求之於萬也，何爲乎其求之而皆弗得也！吾能爲子言之：子知求之一，而不知一者之自一也，一者自一而子欲其一，而又恐其不一也。子又求之萬，而不知萬者之自萬也，萬者自萬，而子欲其萬而又恐其不萬也。一果若是乎？萬果若是乎？且一者非一，子不知一者之非一也，執而爲一；萬者非萬，子不知萬者之非萬也，執而爲萬。一果若是乎？萬果若是乎？窒之甚，困之甚，苦之甚，甚以此也。且吾爲子言弈之道：弈之一，非欲其一也，一者不得不一；弈之萬，非欲其萬也，萬者不得不萬。弈之自一而至萬，非欲其自一而至萬也，一不得不至萬；弈之自萬而歸一，非欲其自萬而歸一也，萬者不得不歸一。何欲何恐何執？樂之不厭而已矣。吾之樂乎此，明之甚也，通之甚也。」予聞之，而故見廓然也。同門友大喜，行歌而去，曰：「方之子之蔽於學兮，徒桎梏其身志而難安。曰予脈脈其往勞之兮，默啓以羲皇心地之閒閒。何之子之廓然兮，無地焉與私見以盤桓？浩然乎天地之間兮，陰陽無始而動静無端也。古之人其備之兮，是以心日廣而體日胖也。夫之子其庶幾乎此兮，而今而後予知其居之以寬也！」

汪縉《汪子文録》卷一〇《默而識之》 凡人爲學，必有所從入，從聖賢之書，有箇入頭處，方知著力尋向上去。吾曹從幼入塾受經，讀過聖賢千言萬語，到得知識開後，豈無一二感觸處，一二解悟處，一二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者？都是好消息，可惜隨念頭起滅，又没人從旁指點，即此是從入之方。當幾錯過，便漸漸淡去了。所以讀書者多，得力者少也。若要得力，須從默識而入。何爲默識？即今竪起脊梁，著了精采，將聖賢言語念念繫住，決定要討箇真消息。遇著有所感觸處，解悟處，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切不可放過。緊緊記著，默默提撕，工夫到時，自然透得。一處能透，處處冰解凍釋，管取一生受用不盡。所以説工夫入頭處莫切於此。吾曹自幼至今，其爲讀書之日不爲不久，有感觸處否？有解悟處否？有打著病痛，自知慚愧處否？有此好消息而錯過者，從前已錯，如今豈容再錯？若從未有此者，平日在何處用心？尋行數墨，縱能粗通文義，全不關自家痛癢也。諸君皆邑中佳士，幸蒙賢令尹加意人材，屬望勤懇，月之朔日復與諸君諄諄面論，皆爲學之要。所説疑、信兩義，是讀書窮理的緊切去處。大凡爲學，先要能疑，能疑方得長進。疑團破後，自然會信，信後方得堅牢。爲學最忌似解似不解，道是解得，却無一毫實地；道是解不得，却又能依樣畫壺盧。浮浮沈沈，賺過了一生，只爲他信又信不及，疑又疑不來也。諸君請各各自考，儻有類於信不及、疑不來者，即此是大患，當下猛省，尋向上去，切不可似解似不解，賺過一生也。諸君果能立定志向，讀書窮理，務要疑去信去。爲學多端，莽莽蕩蕩，從何處下手？故爲諸君講者句書，從諸君讀書有覺處提掇。諸君

其刻刻存諸心，尋箇入頭處，慎勿將聖賢千言萬語及長養人材者，片片苦心只作一場閑話看却也。

汪縉《汪子遺書・録後叙》 爲學之要，孔子一言以蔽之，曰「下學而上達」。學者之患，莫大乎不由下學而妄希上達，又莫甚于下學而不得其方。以故朱子之教詳于下學，朱子補《大學》「致知在格物傳」曰：「即物窮理，此其下學之方也。」《大學》一書，誠意爲之樞要，致知在格物，爲誠意之入門也。致知格物之訓，自漢迄宋，諸儒岐出，朱子獨有取于程子，傳其説而定其宗。以縉鑽仰之久，嘗爲作《格物説》三遍。二録成，因著于後，爲入門者明下學之要焉。又嘗作《規矩説》，以明朱子之學萬世不易，俾學者由是而入，毋惑于岐趨焉。汪縉敍。

余廷燦《存吾文稿・黄君振南時文序》 司馬子長之神奇變化，金正希獨得之，以爲制義秘鑰。故其文無首無尾，但覺一段雲烟變滅，靈氣往來，不可注視。或謂正希耽禪定，其文心出没恣肆，人莫能測所至，其有得於釋氏之空靈誦誕乎？吾則謂爲是言者，殆苦司馬子長之文之難學，而因託正希於虚無幽渺以自遁，豈得謂能讀正希之文者哉！不能讀正希之文，又豈得謂能讀司馬子長之文哉！

夫世固有顓顓肆力於一書，晨夕茹吐，至於饋不食，寢不寐，並無暇及其他，而主一貫萬，則百家騰躍，盡入環中，自不啻取左右而逢源，窮上下而皆有獲者。氣沉則力無不舉，志壹則神無不周也。歸震川亦得力於《史記》者，傳聞震川一日將上公車，門弟子環侍，各執古文詞請業，震川皆不愜。最後得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一篇，震川即坐騾車中讀之，至數十百遍，門弟子皆倦而欲卧，而震川讀之自若。然則震川之讀《史記》，不至於自得之不休，即自得之愈不能休，從可推矣。後來欲學震川、正希之文者，宜熟讀震川、正希之文，更宜熟讀《史記》，以神明默成，於其故又從可推矣。昔者吾友長沙黄君振南工時文，於古大家名家無不博觀約取，而尤有嗜金癖，乃日取正希文參和子長《史記》，危坐讀之。每讀一篇，至於數十百遍，尚以爲未盡其妙，則飲藥一巨椀，氣愈益充，神愈益王，再讀之，再往復讀之。而子長之端倪消息隱隱寄寓於正希文，有絶不相肖似，而實無不相肖似者，遂愈益涌現呈露於紙上，而口可得而名狀，手可得而指畫，窺君之用心於金，因以用心於子長，若不能以精誠致魂魄不止者。然君每拈題落筆，沉思獨往，則又主創不主因，於正希文未嘗有所襲蹈一字一句，而見其文之至者，乃莫不以爲正希復出，豈非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心知其意而並忘其詞耶？此君之文之所以難能也。

君鄉舉後，未幾殞逝。嗣君鳴，至是輯録君文，請序。夫予言豈能爲君文重，顧君之用心於斯文既專且久，而於《參同契》所謂千週萬遍，《陰符經》所謂三反晝夜者，君之志氣精神又實足與古人相副，則豈惟文之必傳哉！即其篤學嗜古，味衆人之所不能味，亦其卓然不可磨者矣。予與君同學，目見君神勇堅定，心所折服，故書之以告後來。讀君文者，當知反求其本焉。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一《與魯習之書》 愚襲時與習之期共學者，欲以《三傳》攷證《三禮》，斯言約舉而未究其實，將思有聞而疑之者。聞而疑之，所慮猶小，使吾習之，猝不得愚之本意，則所慮非細。昨出都後，馳而東行玉田道中，輒發憤而長思之，思夫勉齋、信齋二先生欲有以續補子朱子未竟之緒，然其大要則皆循治夫家鄉、邦國、王朝喪祭之儀，此仍非愚所謂纂言而不敢纂禮者也。婺源江氏之爲《禮經綱目》也，愚亦粗記其略矣，亦以大宗伯、五禮爲次，而加之廣摭羣書耳。愚今所與習之約共學者，則不如是也。且以勉齋、信齋之書，曷嘗不參伍諸家之説以稽經乎？顧諸家之説非可概論者，有相沿之説焉，經文渾而未析，先儒師承以爲如是，後遂立爲根據。有異説焉，諸家詮釋不同。有疑説焉，先儒疑以爲當如是解，蓋猶未敢質言者。有推説焉。經無是文，先儒演繹以爲如是，後遂援爲定制。若悉舉以爲先聖之訓詞，可乎？此猶曰注家也。至於經文，則或記者所處之地不同，所值之時不同，所見聞傳授之詳略又不同，故此經與他經某條既符合矣，而其中又自有錯互者，因流而溯源者，因不同而得同者。《春秋》屬辭比事，於傳多及之耳，實亦不止於《三傳》也。《易》、《書》、《詩》、《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其通會處也，誠能觸類而比之，件繫而參攷之，於此可以漸得聖人之用心，可以驗羣經記述之先後本末，可以見百家師説之同異得失。禮有經曲之實，非虚言義理者比，則所得皆可徵也。所得者皆可徵，則庶幾由此可以讀書乎。故曰纂言也，非纂禮也。今之少年英俊，不乏實學者，顧出筆輒思撰述，撰述輒希斷定，吾疑其太早耳。欲撥旬月之暇，於蘇齋小屋對設几硯，共綜質之。倘得租，有端緒，即將來讀書之路可稍定其大凡矣。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一《致吴槎客》 君子不以方綱椎魯無似，輒以大著《國山碑攷》諉誶訂定，悚切彌日。又侑以古墨舊軸，感戢何似！是碑某夙所究心，屢獲拓本，湊合讀之，未若今日承示之詳且博也，未若今此所餉手拓之朗析也。竊以爲此刻之事與文皆不足道也，所可寶者惟其篆而已。此篆上比周鼓

秦碑固弗逮遠甚，即以《天發神讖碑》，嘗見舊拓本筆力峻絶，非郭允伯所可議也，而是碑則又加以圓渾耳。乃若「拜受祗」下一字，謂爲「筵」字者，殆未必然，餘則籤於卷内詳矣。此書遠過周雪客，殆必傳於後而無疑者。顧僕頗不喜近之學者，多借碑以駁史，其中未嘗無一二創獲，可裨舊聞，然得者什五，失亦什一。學者處千載後，論列千載前之事，苟非深有所見，如燭照數計，親履古人之地者，不能周悉也。故先聖曰：「多聞闕疑。」疑之不能無也，則闕之爲功大也。若併其疑而不生焉，則廢學矣，又大不可也。今之學者不患其不能疑，但患其不能闕耳。此區區之見，曩嘗屢爲盧抱經言之者，不揣其固陋，亦以奉於君子之前，未知可蒙曲恕與否？至於一書不當兩序，則前人已言之，而盧序專言駁陳志一義，則僕未之敢許，更請質之抱經，以爲何如也。祇下一字，作「[illegible]」，似當是「慫」字，第不知即「悚」字否。後得槎客書，謂淵如云疑當作「慫」。《荆溪外紀》作「悚」，特古今字不同耳。竊按：此語甚合，但悚與慫通，不知所出，姑記於此，以備攷。

陸錫熊《寶奎堂集》卷六《曉諭諸生示》　簡命來此，始與諸生相見，文章品誼尚未周知，念閩地賢喆代生同風，鄒魯緒言未沫，遠有師承。諸生仰企前修，諒俱能勵志讀書，不煩繩削。然學無難易，一簣即爲止境，亦片言可以終身。是以爲者牛毛，成者麟角，要在功先切近，力貴精專。今略舉數端，爲諸生勗：夫爲學以窮經爲首，而經師授受實本專門，將溯源流，必資古義。諸生先當潛心註疏，穿穴諸家，詳辨訓詁，博稽名物，然後折中儒説，以睹指歸。精治一經，旁通六籍，苟臻貫串，必與甄嘉。至史學與經竝重，體用相資，諸生方欲學古入官，而故事茫如，將何以練習典章，擴充識見？即以行文而論，亦未嘗不可得其精意，羽翼微言。願研經之餘時宜覽史，使者當隨便面行詢問，倘或不能置對，定加觴罰。他如比偶之篇，上施廊廟，聲律之什，首重賡颺，諸生勉爲華國之才，亦當究心鉅製，略識體裁，毋爲率爾操觚，自甘寒陋。若夫唐宋古文家絃户誦，非以剽擬爲工，總在辨其波瀾，參其氣息，徑塗有别，法度無殊。果能熟讀深思，何患作文不歸淳雅？諸生其尚奮志向學，舉一反三，各就姿性所近，穎異者益務沈潛，魯鈍者無輕暴棄。使者雖未嘗學問，當以所聞於師友者時相告語，共效切磋。庶期克底有成，蔚爲令器，以無負國家樂育栽培之至意，使者有厚望焉。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博約上》　沈楓墀以書問學，自愧通人廣座，不能與之問答。余報之以學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於貨殖，居布帛者不必與知粟菽，藏藥餌者不必與聞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闕於衣材，售藥而或欠於方劑，則不可也。或曰：「此即蘇子瞻之教人讀《漢書》法也，今學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釐，則謬以千里矣。或問蘇君曰：『公之博贍，亦可學乎？』蘇君曰：『可。吾嘗讀《漢書》矣，凡數過而盡之。如兵、農、禮、樂，每過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後貫徹。』因取譬於市貨，意謂貨出無窮，而操賈有盡，不可不知所擇云爾。學者多誦蘇氏之言，以爲良法，不知此特尋常摘句，如近人之纂類策括者爾。問者但求博贍，固無深意，蘇氏答之，亦不過經生決科之業，今人稍留意於應舉業者，多能爲之，未可進言於學問也，而學者以爲良法，則知學者鮮矣。夫學必有所專，蘇氏之意，將以班書爲學歟，則終身不能竟其業也，豈數過可得而盡乎？將以所求之禮、樂、兵、農爲學歟，則每類各有高深，又豈一過所能盡一類哉！就蘇氏之所喻，比於操賈求貨，則每過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於米粟藥餌以次類求矣。如欲求而盡其類歟，雖陶朱、猗頓之富，莫能給其賈也；如約略其賈，而每種姑少收之，則是一無所成其居積也。蘇氏之言，進退皆無所據，而今學者方奔走蘇氏之不暇，則以蘇氏之言，以求學問則不足，以務舉業則有餘也。舉業比户皆知誦習，未有能如蘇氏之所爲者，偶一見之，則固矯矯流俗之中，人亦相與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謂是學問，非舉業也，而不知其非也。蘇氏之學出於縱橫，其所長者揣摩世務，切實近於有用，而所憑以發揮者乃策論也。策對必有條目，論鋒必援故實，苟非專門夙學，必須按册而稽，誠得如蘇氏之所以讀《漢書》者嘗致力焉，則亦可以應猝備求，無難事矣。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鉤元提要，千古以爲美談，而韓氏所自爲元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見，抑且當日絶無流傳，亦必尋章摘句，取備臨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鉤元提要之意，而爲撰述，是亦以蘇氏類求悞爲學問，可例觀也。」或曰：「如子所言，韓蘇不足法歟？」曰：「韓、蘇用其功力，以爲文辭助爾，非以此謂學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博約中》　或曰：「舉業所以覘人之學問也，舉業而與學問科殊，未流之失耳。苟有所備以俟舉，即記之所謂博學强識以待問也，寧得不謂之學問歟！」余曰：「博學强識，儒之所有事也，以謂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學貴博而能約，未有不博而能約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學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謂專家也。然亦未有不約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記誦漫濫，至於無極，妄求遍物，而不知堯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學强識，自可以待問耳，不知約守，而祇爲待問設焉，則無問者，儒將無學乎？且問者固將聞吾名而求吾實也，名有由

立，非專門成學不阿也，故未有不專而可成學者也。」或曰：「蘇氏之類求，韓氏之鉤元提要，皆待問之學也，子謂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制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豈可以待問之學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蓋因名而求實者也。昔人謂韓昌黎因文而見道，既見道，則超乎文矣。王氏因待問而求學，既知學，則超乎待問矣。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則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悞執求知之功力，以爲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秣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餘，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夫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不知孰爲功力，孰爲性情？斯固學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則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目，以謂高情勝致，至相贊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悞以擘績補苴，謂足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燬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博約下》 或曰：「子言學術，功力必兼性情。爲學之方，不立規矩，但令學者自認資之所近與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遺意也。夫古者教學，自數與方名，誦詩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問人之資近與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謂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豈古今人有異教與？」答曰：「今人不學，不能同於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勢使然也。自官師分而教法不合於一，學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師既分，則肄習惟資簡策，道不著於器物，事不守於職業，其不同者二也。故學失所師承，六書九數，古人幼學皆已明習，而後世老師宿儒，專門名家殫畢生精力求之，猶不能盡合於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爲也，然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星，三代損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潛者循度數而徐達，資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則人人可自得也，豈可執定格以相强歟？王氏致良知之説，即孟子之遺言也。良知曰致，則固不遺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發而遂明，孟子所謂察識其端而擴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學，輒以良知爲諱，無亦懲於末流之失，而謂宗指果異於古所云乎？」或曰：「孟子所謂擴充，固得仁義禮智之全體也，子乃欲人自識所長，遂以專其門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騖焉，豈所語於通方之道歟？」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其説並行而不悖也。聖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然自顔、曾、賜、商所由不能一轍，再傳而後，荀卿言《禮》，孟子長於《詩》《書》。或疎或密，途徑不同，而同歸於道也。後儒途徑所由寄，則或於義理，或於制數，或於文辭，三者其大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緩其二，理勢然也。知其所致爲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緩之二爲可忽，則於斯道不遠矣。狥於一偏，而謂天下莫能尚，則出奴入主，交相勝負，所謂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學必求其心得，業必貴於專精，類必要於擴充，道必抵於全量，性情喻於憂喜憤樂，理勢達於窮變通久，博而不雜，約而不漏，庶幾學術醇固，而於守先待後之道，如或將見之矣。」

章學誠《章氏遺書・文史通義・假年》 客有論學者，以謂書籍至後世而繁，人壽不能增加於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書，如能五百年生，學者可無遺憾矣。計千年後，書必數倍於今，則亦當以千年之壽副之。或傳以爲名言也，全謂此愚不知學之言也，必若所言，造物雖假之以五千年，而猶不達者也。

學問之於身心，猶饑寒之於衣食也，不以飽煖慊其終身，而欲假年以窮天下之衣食，非愚則罔也。《傳》曰：「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人之異於物者，仁義道德之粹，明物察倫之具，參天贊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覺運動，心知血氣之稟於天者，與物豈有殊哉！夫質大者所用不得小，質小者所資不待大，物各有極也。人亦一物也，鯤鵬之壽十億，雖千年其猶稺也；蠓蛄不知春秋，朞月其大耋也。人於天地之間，百年爲期之物也，心知血氣足以周百年之給欲，而不可强致者也。夫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人道之極也。人之學爲聖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聞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長，亦有志學之始，與不踰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於聖也，質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顔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蓋痛其不足盡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後生可畏，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終其天年，而於四十、五十，謂其不足畏者，亦約之以百年之生，度其生知血氣之用，固可意計而得也。五十無聞，雖便更千百年，亦猶是也。

神仙長生之説誠渺茫矣，同類殊能，則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靈之説，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盡誣也。然而千歲之神仙，不聞有能勝於百歲之通儒，則假年不足懋學之明徵也。禹惜分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又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蓋懼不足盡百年之能事。以謂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則負吾生也。蟪蛄縱得鯤鵬之壽，其能止於啾啾之鳴也。蓋年可假，而質性不可變，是以聖賢愛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謂之盡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誦讀兼人之倍蓰，而猶不止焉者，宜大異於常人矣，及其成也，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勝也。則敏鈍雖殊，要皆盡於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氣可以理約之明徵也。今不知爲己，而騖博以炫人，天下聞見不可盡，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盡之生，而逐無窮之聞見，以一人之身，而逐無端之好尚，堯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今以凡猥之資而欲窮堯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於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

族子廷楓曰：「叔父每見學者，自言苦無記性，書卷過目輒忘，因自解其不學。叔父輒曰：『君自不善學耳。果其善學，記性斷無不足用之理。書卷浩如煙海，雖聖人猶不能盡。古人所以貴博者，正謂業必能專，而後可與言博耳。蓋專則成家，成家則己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雖錙銖不遺，不切己者，雖泰山不顧。如此用心，雖極鈍之資，未有不能記也。不知專業名家，而泛然求聖人之所不能盡，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見也。』」此篇蓋有爲而發，是亦爲誇多鬬靡者下一針砭，故其辭亦莊亦諧，令人自發深省，與向來所語學者足相證也。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六《徐薜堂時藝叙》　立心勿恒，《易》之所戒也。言爲心聲，聲之善者爲文，非久於其業，篤嗜而勤治之，則其文必不能工。獨怪夫騖時以爲文者，剽竊陳言，襲他人之形貌，若未嘗營度於心，而篇幅已具，時或倖獲，棄舊業如土苴，漫不爲意，惘惘焉又別有所從事，見異輒遷，其立心之勿恒也孰甚！我友徐君薜堂，自江西來都，以手訂時文稿示余。薜堂課試之文，思沈而力銳，久爲儕輩所推許，今讀其全稿，則自宦遊江西，遇鄉會試題多有擬作，其嗜之也篤，其治之也勤，固宜其業之益工，久而愈可愛慕。昔人之論文者，比諸榮華之飄風，好音之過耳，其不可恃也若此。余以爲榮華好音祇視一時之好尚，供人世間聽睹之歡娛，不踰時而萎謝焉，銷沈焉，亦奚足怪！士君子修身立言，亦蘄爲可久而已。獨念余與薜堂同領鄉薦，至今幾二十餘年，中間離別合并，踪跡不可悉數，薜堂宦蹟著於江西，而余學殖日益荒落。及把臂京師，仲款導故，猶不忘鑑曲西泠、染翰題襟之夙好，則友朋之可稱久，要者洵莫如薜堂。《易》不云乎：「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薜堂亦念此二十年中，人事之變遷何限，惟此久治之業，不爲一時好尚所移，内以信於心，外可共證於友。然則有志於立言者，必其行之有恒，斯能言之有物。讀薜堂之文，可以得其人矣。

趙良霨《肖巖文鈔》卷一《學論》　考典之學詳于漢，言性之學起于宋。爲漢學者於物求名，於器求制，故禮爲長；爲宋學者以敬爲主，以静爲存，故理爲長。禮之煩不若理之簡也，理之虚不若禮之實也，二者各據其勝而忘其偏，相持而不相下，每至互爲詆諆。而吾以爲二者皆非也，貪多務得，廣見洽聞，逐於末而不求其本，以是爲學，則有便於記醜者矣；致虚守寂，極深研幾，窮其隱而反失于顯，以是爲學，則有便於寡陋者矣。噫！求真學于今之天下，其持論惡乎定？

學之名始于《説命》，而精一之旨則自虞廷發之。夫子之教人也，不外博約，孟子亦云：「博學詳説以反于約。」學不博則識不生，何由參稽于彼此而得其精？學不約則心無主，何由别白其是非而歸于一？是故孔孟所謂博即虞之惟精也，孔孟所謂約即虞之惟一也。設使爲漢學者能研精以徐求其一，則博非靡記之博，而於禮觀其天則矣；爲宋學者欲守一而先求其精，則約非簡陋之約，而於理措諸人事矣，豈不兩相濟以有成哉！是故君子之爲學也，不徒博也，不徑約也，凡《詩》、《書》之所記載，史籍之所流傳，大而天官地誌，細而草木蟲魚，莫不孜孜披覽，而又於繁賾之場求其義類之歸，以折衷于至是，是乃聖賢之學。其博也，即《大學》之所謂致知格物也，其約也，即《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也，而何禮與理之不融會貫通哉！夫漢學莫大于康成，今之學者求其制度典章是矣，而必牽于讖緯之談，則入于謬而已矣。宋學實始于周子，後之學者求其仁義中正是矣，而必泥其無極之字，是墮于空而已矣。而且肆然自號于人曰吾漢學也，吾宋學也，其果有當于孔孟之所謂博約耶？虞廷之所謂精一耶？其足以害天下之學也實甚。

劉大紳《寄庵文鈔》卷二《放學説》　聚弟子於學，歲將終，遣之歸以寧父母，祀祖考，燕兄弟，樂妻子，名之曰放學，由來久矣。嘉慶癸酉十二月朔八日，五華書院放學儀畢，寄菴子愀然曰：「夫學何可放也！古之人自齠齔即教之學，至於齒豁頭童，仡仡孳孳，死而後已，無所謂放也。放其身乎？是不有其身也。放其心乎？是不有其心也。朞月而學之，一朝而放之，是導之放也，墮其功也。朞月

而不學，一朝而復放，是縱之放也，懈其志也。放也者，君子以之諷小人，而聖王以之刑罪人者也，放何可言也！《論語》首章，吾夫子即以時習立訓，而他日自言進德之序，則自十有五，而七十終其身，無放學之日也，學何可放也！或曰學言地也，猶夫庠序學校之名也，放之云者，即吾所謂遣之歸以寧父母、祀祖考、燕兄弟、樂妻子，學之實也。是說也於義近之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放學之謂也。」

焦循《雕菰集》卷八《辨學》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爲之。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絶浮游之空論，衛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跼蹐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校讎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鳩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真。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採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贋爲真，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説，所宜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焦循《雕菰集》卷一三《與劉端臨教諭書》 循謂經學之道亦因乎時，漢初值秦廢書，儒者各持其師之學。守之既久，必會而通，故鄭氏注經，多違舊説。有明三百年來，率以八股爲叢，漢儒舊説束諸高閣。國初經學萌芽，以漸而大備。近時數十年來，江南千餘里中，雖幼學鄙儒，無不知有許、鄭者。所患習爲虚聲，不能深造而有得。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後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於虚，庶幾學經之道也。

乃近來爲學之士，忽設一考據之名目。循去年在山東時，曾作札與孫淵如觀察，反覆辨此名目之非。蓋儒者束髮學經，長而遊於膠庠，以至登鄉薦，入詞館，無不由於經者。既業於經，自不得不深其學，於經或精或否，皆謂之學經，何考據之云？然先生當世大儒，後學之所宗，仰出一言以正其名，俾共知儒者之學有深淺無同異，則不致以虚聲漫附，亦不致視爲艱途，以阻其功力也。循無狀，願明示以正其誤，不甚悚惕冀幸之至。

桂馥《晚學集》卷一《惜才論》 無才不煩讀書，讀書莫要於治經。才盡於經，才不虚生。恃才者不能盡其才，多用其才者反爲才所累。凡裘馬亭館、財貨歌舞、花木禽魚、絲竹書畫、博奕射獵、酒食爭逐，好此者皆才人也，而其才即銷亡於此，何暇讀書？讀書矣，未聞讀書之法，亦將誤用其才。韓子曰：「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蓋謂經須熟讀默記，至於雜家披覽而已。徐廣年過八十，猶歲誦《五經》一徧，所謂口不絶吟也。凡人胸中不可無主，有主則客有所歸。岱宗之下諸峯羅列，而有嶽爲之主，則羣山萬壑皆歸統攝，猶六藝之統攝百家也。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録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誠能持之以愚，斂之以虚，刊落世好，篤信師説，以彼經證此經，以訓詁定文字，貫穿注疏，甄綜秘要，終老不輟，發爲心光，則其才盡於經，而不爲虚生矣。蔣子《萬機論》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惜哉！

余童幼失學，長無師資，及聞先進之論，已過知非之年，一經未通，雖悔何及！殷鑑不遠，敢告來兹。己卯五月自記，時年六十。

姚文田《邃雅堂集》卷一《器説》 以水注器，量盡焉止矣。故其用爲桮，爲壺，爲盎，爲缶。大者至五石、七石而止。水所容，則又自溝、渠、池、沼、川、澮，至江、淮、河、濟，放之乎海焉而止。其量也愈大，則其受也愈多。酌斗水於一桮之中，則見其四溢出耳；以注五石之瓠蔑如也，又況其大者乎？物之大者，雖斗量石計，而不見其盈，爲其量之常有餘故也。孔子以天爲器者也，故其道蘄至於天焉，不至於天不自足也。諸子以孔子爲器者也，故其學蘄至孔子焉，不至孔子不自足也。志得寸者見寸慊，志得尺者見尺怠，局於量之所受。彼且不能自爲，第稍有加焉，而已不勝矣。雖然，器物也，人則不物於物者也。限於餅不可爲罍，成於升不能爲斗，人則不然，聖鑄而賢陶，師琢而友磨，其志堅，其行粹，見日益多，而所學常不自已，雖其桮、壺、盎、缶，恢之擴之，而可以無盡焉，夫孰從而限之？嗚呼，習俗衰，利禄錮於人心，一二才俊子弟，率皆以弋科名、苟富貴爲事。其父兄所期待，師長所詔告，亦莫有加於是者，故其器卒局於是而止，是良可惜也。吴生載和學於余，聞其言能不溺於俗，是器之勝人者也。余欲其恢之擴之，以至於無盡焉，爲是説以貽之。

莫與儔《貞定先生遺集》卷二《示諸生教二》　讀書當求實用，非徒誦章句爲詞章已也。夫子教伯魚學《詩》、學《禮》，爲《周南》、《召南》。夫曰：學與爲，事事驗之以身，而期之以行也。故誦《詩》三百，即可以授之政，而使四方。程明道曰：「學須就事上學」，邵康節曰：「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朱子語學者觀書法曰：「須就自己分上箸實體驗。」胡致堂曰：「後世學者，從事於章句，耽玩於詞藻。以爲己則無增益智思之力，爲人則無制世御俗之略，而所學遂爲無用之具。」凡皆切要之言，學者急當服膺也。夫《六經》子史，豈故爲是繁縟以眩學者耳目，煩學者之心志哉？所以使之自求諸身心，而切按之行事也。約而四端五典之精，放而庶物百爲之變，細而日用寢食，大而禮樂兵農，舉世之所有，舉人之所爲，古人皆有一定之則以處之。特患所習爲者以爲常談而不察，所未及者以爲不急而不思，則雖畢世讀書，仍與未學者等耳。勿謂卑近，終身爲之而不盡，能近取譬，即求仁之方也；勿謂非吾事，倉卒具至，有備無其發爲詞章，根深葉茂，膏沃光華，況八股於諸公又特其末之末者乎！推之試帖策論，何以異此。諸生爲文勿徒求之於文，而求所以能爲此文者，則我邦人士何止雄長西南哉！如徒見夫取甲乙科者之往往以淫濫倖獲，而羣攻之以爲得計，則非余之所敢望矣。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三《詒經堂續經解序》　治經之途有二：一曰專家，確守一師之法，尺寸不敢違越，唐以前諸儒類然；一曰心得，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己之所安，唐以後諸儒類然。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專家是也。孟子曰：「以意逆志，是謂得之。」心得是也。能守專家者，莫如鄭氏康成，而其于經也，泛濫博涉，彼此通會，故能集一代之長。能發心得者，莫如朱子，而其於經也，搜採衆說，惟是之從，故能爲百世之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不約不足以成學，不博則約于何施。彼治專家而遂欲盡廢後來之說，矜心得而遂欲悉屏前人之言，皆專己守殘、自益其孤陋者也。唐以前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一，唐以後說經之書存者十之二三，其易于泯滅如此者，莫之好也，其所以莫之好者，皆二途爲之蔽也。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答丁樸夫書》　樸夫足下：去臘奉兩手札，尋所述舟中與梁生維韜論學大恉，斂之愈密，持之益固，精進可喜。梁生謂求放心即求仁，良信。足下又謂聖賢學問於窮處立脚，是亦求仁之端也。然僕以爲用功致力之塗，則「克己復禮」一言盡之。孔子語顏子以此，而顏子又自言夫子善誘之道，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誠求仁之恉要。孟子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爲二而一者也。由是而致力，乃有所執守，而可與漸入聖賢之域。顏子以殆庶之德，成王佐之才，究其所以爲學，不出於博文約禮二者而已。不博之以文，則所謂治心養性者，或蹈於空虛，而流爲心學禪機之弊；不約之以禮，則所謂多聞多識者，或入於駁雜，而流爲索隱行怪之徒。然則君子所以爲學，豈與空談性命者倫與？若科舉之業，固不足爲有志乎古者道，宜視之猶敝屣也。足下講明存心而思致力，善矣，然必博稽古今，求爲有用之學，然後有所執守而詣其實，足下勉乎哉！

方東樹《漢學商兑》卷中下　若謂義理即在古經，訓詁不當歧而爲二，本訓詁以求古經，古經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以明，此確論也。然訓詁不得義理之真，致誤解古經，實多有之。若不以義理爲之主，則彼所謂訓詁者，安可恃以無差謬也？諸儒釋經解字紛紜百端，吾無論其他，即以鄭氏、許氏言之，其乖違失真者已多矣，而況其下焉者乎？總而言之，主義理者斷無有舍經廢訓詁之事，主訓詁者實不能皆當于義理。何以明之？蓋義理有時實有在語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辭，辭害意也。」漢學家專泥訓詁，如高子說《詩》，所以多不可通。如惠氏《古義》，臧氏《雜記》，及近時諸家新說。故宋儒義理原未歧訓詁爲二而廢之，有時廢之者，乃改是求義理之真而去其謬妄穿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師師相傳，碩學之徒莫之或徙，宋儒何以能廢之也？如朱子《詩集傳》，訓詁多用毛、鄭。漢學之人主張門户，專執《說文》、《廣雅》小學字書，穿鑿堅僻，不顧文義之安，正坐斥義理之學不窮理故也。故義理原不出訓詁之外，而必非漢學家所守之訓詁，能盡得義理之真也。如曰不然，試平心而論，漢儒、宋儒說經誰得古聖人語言心志多乎？以上辨義理本于訓詁之不盡然。若夫舍經廢訓詁，亦誠有之，但須區別。如陸子以《六經》爲注脚，有似舍經者，朱子已深斥之。詳見後卷。若程子擺落傳注，所見實勝前儒，則其廢之者固甚當也。至于朱子極尊訓詁，詳見後卷。而亦有時廢之者，廢其失真，不得聖意而致貽誤來學者也。今深疾義理，欲伸漢學，恐不能勝，乃以疑似之迹概誣宋儒爲舍經廢訓詁、空任胷肊言理云云，此欲欺天下，使耳食無聞者謂爲信然，同以莫須有之罪歸焉，欲以一手掩天下目也。以上辨程、朱非舍經廢訓詁。

劉開《孟塗文集》卷二《問說》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

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所謂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書》不云乎，「好問則裕」。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曰「學問之道」，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而歸於道問學」，問且先於學也。古之人虛中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芻蕘之微，先民詢之。舜以天子而詢於匹夫，以大知而察及邇言，非苟爲謙，誠取善之宏也。

三代而下，有學而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理相咨訪，孜孜焉唯進修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學有未達，强以爲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賢於己者，忌之而不願問焉；不如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幾無可問之人。人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唯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謹護其失，寧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爲害于心術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也；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也。亦非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問，宜也。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聖人所不知，未必不爲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然則問可少耶？《周禮》「外朝以詢萬民」，國之政事尚問及庶人，是故貴可以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不恥下問，夫子賢之。古人以問爲美德，而并不見其有可恥也，後之君子反争以問爲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者，後世且行之而不以爲恥者多矣。悲夫！

劉開《孟塗文集》卷四《與鄭夢白刺史書》 夢白足下：自丁丑初冬以至於今，別三年矣，思慕德音不能自已。足下政績聞於上，操守信諸人，惠澤加乎民，循聲昭乎遠，開雖不得躬睹，亦嘗聞而志之，且樂爲人誦之。開自游浙後，遍覽名勝，山之清，湖之秀，石之奇，海之浩渺，都邑人物之繁盛，亭臺池館之瑰麗，皆取於目而注於心，無以盡其情狀，悉舉而致之於詩。平居竊自深念世之愛我者衆，而相知之深莫先乎吾子。卞和之知玉，知之於未剖時也，惜開腐於才而弱於力，不能乘時進取，甚孤厚意，然於學問之事，或可報稱萬一。始吾徒疲其力於詩歌詞賦也，今乃肆志於文章。吾之於文，非天有意成就之，乃吾强力以致之者也。天未嘗與吾以優游閒曠之時，使得舒其心志，吾力排得失，捐憂樂，屏身家之累而爲之。天又驅吾以奔走，勞吾以聚散，淹吾以歲時，困吾以道路，大江之波濤張其勢之險惡以相恐，旅舍之風雨出其聲之愁苦以益悲。吾不使有以動吾中也，堅其志，厲其氣，滅情於聞見，凝神於專一，必欲以自奮其奇。吾非徒自矜勇敢之力也，平心以求得，有知不敢不爲，有能不敢不盡，有不能不敢不學，有學不敢不至，操之恐其蹙，縱之恐其馳，直而使之曲，圜而使之觚，經取其正，史取其通，子取其精，而吾之文章以成。雖不敢比美古人也，竊不敢後乎古人。然未嘗請質於吾子，則開尚未敢勇於自信也。近者由浙至南昌，聞足下政成名美而心樂之，而開別後所歷與學之所得者，亦足下之急欲知者也，故敢以奉聞。開將赴贛州王太守之約，與足下所治甚近，倘攝衣相訪，足下其待我於萬山之中。

路德《椶華館全集・文集》卷一《惜陰軒叢書序》 光陰之逝而不可留也，猶騏驥之馳過隙也。然婦人夜績者一月得四十五日，曰：「且有贏矣。」東坡詩曰：「我來此静坐，一日當兩日。」日且增倍矣。天下人共此光陰，善用之則舒以長，不善用之則促以短，非必翫愒自安，日遊戲於聲色狗馬，博弈摴蒱也。以讀書論之，黔淺之士敝精神於帖括，自以爲通矣，而實未始有物。其肆力於采伐漁獵者，或又嗜奇聞，擁祕籍，超遥而無所歸，爛漫而無所擇，凡夫孟浪鄙野之談，堅白同異之辨，喔咿嚅唲之説，雜襲錯繆之辭，浸淫其中，罔知商搉。其究也文滅質，博溺心，措之百爲，多所踳駮，發爲文章，摘僻澶漫，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是以有用之光陰擲諸無何有之鄉而不惜也，其與翫愒自安、日遊戲於聲色狗馬、博弈摴蒱者奚以别哉！

吾友孟熙中翰幼秉元識，及長虛静和愉，與俗殊嗜。宅後園曰遠眺，軒曰惜陰，藏書九萬餘卷，手披口唫，幾無虛日。爰翦其荆棘，搴其蕭稂，束之閣扃之篦，專取正言篤論、有裨於用者佩服之，饜飫之，一言一動一詩一文皆得諸枕葄，達之入於無疵。就中有采本稀少、世不恒見者，重加讎校，付之梓人。凡所采録，蓋從千萬卷中别白而出之，且歷十餘年之力，參互考訂，比較而登之者也。此《惜陰軒叢書》也。吾嘗遊南山矣，見夫叢木之澗不皆松梓，叢草之坡不皆蘭蕙，甚且榛菅翳之，蓬蒿塞之，使人目爲之眩，足爲之縶，卒迷亂而不自得。叢書

亦猶是也。孟熙之觀書也博，其擇也審，其取也廉，其施也不費，而其藏也不竭，讀一書必得一書之益，閱一日必有一日之課，日夜相代乎前，而識益濬，學益積，性情益沖，不以此身之血氣助其恣睢，不以我生有限之歲月遊目騁懷，聽其火馳電逝而不顧。天下之善讀書而能惜陰者有如此矣。不然，近代以來著述日富，雖充車聯駟、廣厦接棟不足載而居也，逞才情者每采綺語，麗則麗矣，或病其淫；駭世俗者侈陳妖妄，奇則奇矣，或病其誕；鬬單慧者恒摭瑣言，新則新矣，或病其猥屑；務該洽者務爲考據，辨則辨矣，或病其繁蕪。總之，皆無用之言也。玉卮無當，雖寶弗貴，是集所不敢列也。惟其有所棄置，是以美無不收，讀是書者謂之格言也可，謂之道術也可，謂之經濟書也可，内有裨於心性，外有濟於民物，視彼矜奇炫博、擲光陰於無何有之鄉者，果孰得孰失哉！

是書裒輯未竟，赴闕有日，先取已棃十五種編分六函，以公海内。異日續有所得，將以次編列，俾廣其傳。余雖羸老，願拭病目以讀之。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六《壎篪賸稿序》　余家世守青氈，伯父藹堂公以乾隆甲午鄉舉，仕合浦令，未幾引退家居，督課二子甚嚴，焚膏繼晷，至漏三四下始息。夏峯穎悟，年十五遊於庠，燦虞繼之，皆能潛心苦志，無間寒暑。燦虞旋以瘵天，夏峯亦咯血，不復勝誦讀之勞，卒時年三十三。燦虞殁時，余年尚幼，未與浹洽，夏峯則余猶及以文字就正，恂恂篤雅，品學俱醇，而不永其年，爲可惜也。余少亦羸弱，有鑒兩兄之力學得疾，故遊庠後輒稍自寬。年逾二十，精力漸壯，始復鑽研，然煩即屏去，未嘗以此自困。頑鈍之質，所以至今存耶？夫藏脩游息，本學人動静交養之道，扃於一室，瘁於一事，而無以舒其心志，適其耳目，從容其肢體，殆亦未可久也。今觀兩兄遺文，追憶其當時攻苦賚志以終，爲之三歎。孚甲姪將謀鋟版，其志可嘉，因題曰《壎篪賸稿》，并書數語弁諸端。至其文皆騁妍抽秘，摛藻揚葩，杼軸予懷，準繩古法，讀是編者必能自得之，而不待余言之贅也。

魏源《魏源集・默觚上》　學之言覺也，以先覺覺後覺，故莘野以畎畝樂堯、舜君民之道；學之言效也，以後人師前人，故傅嚴以稽古陳恭默思道之君。覺伊尹之所覺，是爲尊德性；學傅説之所學，是爲道問學。自周以前，言學者莫先於伊、傅二聖，君子觀其會通焉。

何謂大人之學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構，一念一慮皆物焉；心之所構，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構，五事五倫皆物焉；家國天下所構，萬幾百慮皆物焉；夫孰非理耶性耶，上帝所以降衷耶？圖諸意，而省察皆格焉；圖諸心，而體驗皆格焉；圖諸身，而閱歷講求皆格焉；圖諸家國天下，而學問思辨識大識小皆格焉；夫孰非擇善耶，明善耶，先王所以復性耶？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異端不倫不物之著察，合之而聖學出焉。日進無疆，宥密皇皇，是爲宅心之王。

敏者與魯者共學，敏不獲而魯反獲之；敏者日魯，魯者日敏。豈天人之相易耶？曰：是天人之參也。溺心於邪，久必有鬼憑之；潛心於道，久必有神相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告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道家之言曰：「千周燦彬彬兮，萬徧將可覩。神明或告人兮，靈魂忽自悟。」技可進乎道，藝可通乎神；中人可易爲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立焉。「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己之靈爽，天地之靈爽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何微之不入？何堅之不劘？何心光之不發乎？是故人能與造化相通，則可自造自化。《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珪，如取如攜。」

戴絅孫《味雪齋文鈔》甲集卷一《湛忞子砭言・聞見篇第五》　今試執塗之人而詬之曰：「爾有耳，何不聞？爾有目，何不見也？」其人未有不艴然怒者，怒夫我之耳非不能聞，我之目非不能見者也。又試執塗之人而誑之曰：「爾之耳無不聞，爾之目無不見也。」其人未有不皇然謝者，謝夫我之耳固有弗聞，我之目固有弗見者也。然則將以有聞者任之耳，有見者任之目邪？曰：是役於物也。否則又以無聞者忘諸耳，無見者忘諸目邪？曰：是棄夫物也。二者交譏，而役物者求之鑿，而棄物者遁於空，皆未語於聖人之道者也。聖人之道奈何？曰：耳之司聞，目之司見，是耳目之職也。耳目失其職，而後乃無聞，而後乃無見。無聞與見，則聾瞽矣。皆聾瞽其實，而不肯聾瞽其名，恒人優爲之，豈聖人之道而出此？孔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何以取於多也？不多則無以爲擇與識之地，而善之集者不宏，是仍遁於空也。既多矣，而聞焉不求其信，見焉不求其安，不信而疑之，嘗於内者，且亂其所聞，不安而殆之，搖於中者，方汩其所見，是更失之鑿矣。《洪範》二，五事：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而必終之以思；思曰睿，睿作聖。蓋視止於明，聽止於聰，聰明者，視聽之符，而思者又符之所由執也。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心之官則思。」故君子之爲學也，不廢耳目之司，必暨聞見之實。

沈赤然《五硯齋文鈔》卷三《勉郎生永清勤學書》　生質性敦厚，喜聞善言，誰不樂爲生告？況日從吾遊，詎復有所隱？然必欲更致其説於左右者，將以冀

生之觸目而時警於心焉。生喜讀書爲文章，雖每戰輒北，終不肯棄去，立志誠壯，然不知生之讀書爲文，聊以自適其意耶？將約之於繩墨之中，進而有所圖耶？自適其意，恣生之所爲可矣，進而猶有所圖，則不可無序。夫嬰兒之始離襁褓也，必先之以匍匐，然後扶牀伶俜，習爲步武，久之乃可以趨。假令脱慈母之懷，而遽令疾走，其不蹶而仆者未之有也。夫爰博者情不專，躐等者志不篤，故善循序者必先討論乎四子之書，以研其理，反復乎《六經》之旨，以割其腴，揣摩乎制義之林，以索其祕。有餘力矣，然後旁覽《史》、《漢》、《離騷》諸書，以富其有。《四書》通則題義明，《六經》熟則取材富，制義多則作法備，而更輔之以《史》、《漢》、《離騷》，則雄古博麗，而可應於無窮。不惟此也，必爲之程以限之，要諸久以行之，毋欲速，毋鋭進，毋一暴而十寒，然後根柢暢茂，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矣。生之學異是，於《四書》、《六經》之旨未盡尋究也，於制義則薄之而不爲，於《史》、《漢》諸書又無暇及也，徒日高希馬、班、學爲古文，内不能信於己，外不可示諸人，亦何異脱嬰兒於襁褓之内，而即使其疾走哉！一日之間，興致勃發，則手披目覽，若書夜不給，明旦忽倦，又廢然彌旬，此在學業已成之人尚爲不可，況生之始基者乎？苟以此自適則已，若將有所圖，當憮然改悔，置吾説於座右而遵行之，期年之後必有明效。

戴殿泗《風希堂文集》卷三《與周盤洲先生書》 離違逾月，青春漸深，恭惟尊候安福，同門指授，知必有日新而月異者。顧竊唯承學以善問爲先，請問以近思爲要，尹甫輩近來漸知問否？以泗之鈍默，計胸中所欲問者不知多少，今姑條取其自疑自解，自謂若可破去從前胸中之謬誤者數端，書請指誨：

一、向來讀書看文，每喜深求密取，謂味在言思斷絶之餘，理在逕路不交之處，愈騖愈遠，實無可得。今來識其大謬，此乃陰陽邪正分界，此意不除，最誤知見。凡屬纖詭欹刻意境，竟當極力破除，進乎易簡。

一、向來於《四書》毫未措想。後來每日喜暗諷《孟子》數章，而於《論語》僅似兒曹讀過。今來漸知吾所以誦《孟子》者，徒恍惝於文氣意境之彷佛，非能實有所見。凡《孟子》多係提醒宗旨，而真實處全在《論語》、《大學》。如存心養性、知性知天，不熟研於「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諸章，未識功夫安在，方信《孟子》難讀，後來諸儒語皆可以此意例看。

一、昨歲温理《易經》，有可笑數件：未究諸經而先事於《易》，可笑一；未熟意理，而妄即穿鑿，可笑二；舍乾、坤而言震、艮、巽、兑，可笑三；數月逼拶而成意見，無優游玩味之益，可笑四；唯《繫辭》章段及《雜卦》一圖，尚自謂若不可廢者，然自此看《易經》，有見得平實處，未知信然否。

一、向來繙讀宋五夫子書，於朱子之博大略未窺及，而一面玩讀，一面又似有多少書籍不免高閣。今思於此有得，雖盡拋他業，可也，而況一條共貫，必無拋去之理。至朱子之書，尤不可一日離，蓋其語必透底而無含容不盡之詞，理必造極而無並蓄兼收之意，蓋昏庸之藥石，而學業之大成。今如此説，真覺徒勞而詞費。然詞從心出，則其心之淺深粗細皆以表見，是爲呈病而待藥，非閑説也，豈必以諱而不講，以爲高哉！

一、深竊自惟昏蒙不醒，軟懦不立之弊每日百出，思來唯熟讀朱子書，庶可對證切療，未知當否。

右諸條，皆率意寫出，言不可盡，而大約亦已可見，知不鄙以笑，而必有以誨督之，幸甚！不宣。

《清經世文編》卷二張杓《日知録跋》 亭林先生挾經世之才，懷匡時之志，慨然以世道人心爲己任。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於《廿一史》外，博採天下圖經，及有明一代實録，下至公移、邸報，凡有關民生利害者，悉萃録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説，誠古今一大著作也。書凡三十二卷，餘録四卷，乃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録之文，尤生平精詣所在。自經史而外，凡國家政治，大而典禮、財賦，小而館舍、郵亭，無不援據典籍，疏通其源流，而攷論其得失。至於風俗之敗壞，世教之陵遲，則陳古諷今，尤三太息。蓋先生目擊明季之政，故不覺言之深痛如此。雖其中攷經之失，如幽、并、營三州，不在《禹貢》九州之内。攷史之失，如宣房既築，導河北行，而梁、楚之地無水災之類，皆不免疎舛。又譏《説文》穿鑿，至謂武后制字，荆公作書，皆濫觴於許氏，立言亦過當。閻百詩、錢辛楣先後糾正之，均足爲先生諍友。要之，先生之才體用兼備，固不屑屑以攷訂見長，而亦不徒以經生自命也。即以經學論，書中所録，及世所傳《五經》同異，類皆折中衆説，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學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異，正不必於馬、鄭、程、朱之間，爲先生强分主奴也。論者不察，乃據《音學五書》，謂古音復萌自先生始，遂推先生爲漢學。或又以《下學指南》一書，謂先生尊信朱子，力辨上蔡、横浦、象山諸人之非。因目先生爲宋儒，議論嘵嘵，自以爲推崇先生者至矣，而惡足當先生意哉！

陳澧《東塾續集》卷一《引書法》 説經之文，與時文不同者，時文不能引書，

說經之文則必須引書。引書有引書之法，得其法則文辭雅馴，不愧爲讀書人手筆，且將來學問成就，著述之事，亦基於此矣。其法本不難知，今爲初學者詳述之。

一，前人之書當明引，不當暗襲，《曲禮》所謂必則古昔，又所謂毋勦説也。明引而不暗襲，則足見其心術之篤實，又足徵其見聞之淵博。若暗襲以爲己有，則不足見其淵博，且有傷於篤實之道矣。明引則有兩善，暗襲則兩善皆失之也。

一，引書須識雅俗，須識時代先後，書之雅者當引，俗者不可引也。時代古者當先引，時代後者當後引，又或不必引也，在精不在多也。若引淺陋之書，則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矣。

一，書之顯赫者，但當舉其書名，亦有當兼舉其人之姓氏者。其次則當兼舉其字或號或官或謚，若其人其書皆不顯赫，則舉其名，此當斟酌於其間也。文字之内，説古人亦當斟酌，如韓蘇豈可直呼爲韓愈蘇軾，此最顯而易知者也。惟應制文字則當稱其名。

一，所引之書，卷帙少而皆熟習者，但引其文可矣。否則當竝引篇名，則注明卷數，以徵核實。

一，引書數條，固當以時代先後爲次第，然亦不可盡拘，有以此一説爲主，以彼一説佐之者，有以此一説牽連彼一説而出之者，此當審其文義，以定其次第也。

一，所引之書，其説甚長者，當擇其要語，或不必直録其文，而但渾括其意，如孔疏引鄭注有云鄭以爲者，此亦引書之一法。

一，引書必見本書而引之，若未見本書，而從他書轉引，則恐有錯誤，且貽誚於稗販矣。或其書難得，不能不從他書轉引，宜加自注，云未見此書，此從某書轉引，亦篤實之道也。若其書已亡，自當從他書轉引，然亦必須明所出之書也。

一，引書之後，繼以自己之語，宜加案字，或據此云云，如引書多，不能每條如此，亦須斟酌文氣，使自己之語與所引之説不相混淆。

一，引前人之説而加以稱贊，必須斟酌，如鄭君朱子之經注，許氏之《説文》，馬班之史書，何待稱贊？若必須稱贊則其語須簡而實，如以浮辭稱贊，則愚矣。

一，前人之説，有當辨駁者，必須斟酌語氣。如鄭君朱子之書，亦豈能無誤，但當辨析，不可詆諆，即辨析亦須存尊敬之意，如鄭注《周禮》不從先鄭之説者，但曰謂云云，此當奉以爲法者也。若其人不必尊敬，其説又乖謬，足以誤人，則當正言斥駁，仍不可加以謾罵，致有粗暴之病，至其人其書，皆無足輕重，則更不必辨駁矣。

陳澧《東塾續集》卷一《與菊坡精舍門人論學》　凡爲士人，必於四科之學，擇其一科而爲之，將來乃成人材，而四科之學，皆必求之於經史。

凡爲學必先自擇其性之所近而施功焉，性所不近，雖欲爲之，必無成也。取一經注疏，或一史，或唐以前詩文一部，或朱子文集語類，閱之旬日，覺有心曉處，即性所近也。

僕在此精舍十年，所説皆古人之説，從不自出一説，深恐教人誤了路頭也。僕性情本如此，所著之書亦然。衛正叔云，人之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我之著書，惟恐不出於人，數十年謹守此説，若能舉古人之説而發明之，使後學皆知，即是有功於古人，若必出己説，則是與古人争勝，不惟無功，而且有過矣。

凡爲學工夫要專，見聞要廣，專習一書，日日不間斷，且不錯時刻，而以餘功看四庫提要，則得之矣。胡文忠公建書院則買四庫提要。

凡專習之書，必要落筆圈點，又要抄録。

凡經學要熟誦經文，史學亦要摘讀，詩文則必須熟讀，而且多讀，如此則必能作佳篇，即使不能，而胷次自必不同庸俗人矣。

《論語》所云憤悱，憤者心求通而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此是將得門而入光景。若求通未得，欲言未能，而即退縮，則終身不得門而入矣。

凡課卷，高取批好者，從此更勉，乃有益。若自滿，則不惟無益，而有損矣。不高取批壞者，看批壞之處，以後不再犯，則其益甚大，萬勿以此而沮喪也。

凡作文作詩，最忌庸俗，若因庸俗語易於寫出，將就完卷，非但此卷不能佳，而且永無進益矣。不如改爲習經史，得尺則尺，得寸則寸。

凡讀書要求古人所已知，不可求知古人所未知，此即不可好立新説之意。

凡經學，要識義理，非徒訓詁考據而已。朱子書義理，僕有語類曰鈔五卷，漢儒經注義理，僕有通義七卷，皆可爲先路之導。

凡史學要知治亂興亡之由。此陸宣公語。

凡讀古人詩文，要取其開我之心胸，養我之性情。

引書法十條，字體百餘字，必要看。

凡古字古語，文章古例，官課及應試勿用。

精舍以學問爲重，不是爲取超等，治經者更不是要作經解。如僕今日有虚

名，人皆謂之有經學，然僕自中年以後，不作經解久矣。可見治經，不在乎作經解也。初學借經解以爲治經之路，借取超等以爲學問進益之徵耳。

作經解與著書似同，而有不同。

作駢體文，先要有格調，其次有書卷，若徒以字眼填砌，則不成文矣。若並字眼而無之，則更不必言矣。

格調雖不能高，亦不可低。

書卷雖不能豐，亦不可轉相蹈襲。若以蹈襲爲便宜，則亦不便宜矣。凡學問文章，未有便宜而得者也。凡便宜皆折本折虧者也，戒之哉。

學作駢體文，讀吴穀人集，讀《國朝駢體正宗》可也。若已能作駢體文，則不可看本朝人所作，必須看唐文，讀徐庾文，鮑明遠文，《文選》，乃有古人氣味。至於材料不可用近人所常用，現成對偶，尤忌襲用，必須自己多讀唐宋以前古書，抄撮備用乃佳也。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己未五月

俞樾《春在堂全書・茶香室叢鈔・四鈔》卷一一《何學士讀書法》　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云：温公爲張文潛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卷讀至卷末，惟見何涉學士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止校錯字，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張芸叟答孫子發書，論《資治通鑑》，云：温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曾閱之終篇，自餘君子求乞欲觀，讀未終，已欠伸思睡矣。」温公所言，學者通患，盍以何學士、王勝之之事爲讀書法。

余記此事，因憶故人李壬叔精算學，以所著書見示，余謝不解，李笑曰：「何不可解之有，但君未得讀法耳。讀第一句未解，不讀第二句，讀第二句未解，不讀第三句。如此讀去，不三日豁然矣。」余雖不能從，然讀書之法固如是也。

甘雨《補過齋遺集》卷一《讀書談》　學莫要於敦本，孝弟忠信人之根本。吾輩所以讀書，求知此理行此理耳。此之不務，讀書何用？世有才辨超軼儕輩而大倫有虧，鄉黨非之，交遊議之，不以其有才而恕之。亦有學問未爲淹博而内行無忝，鄉黨式之，交遊稱之，不以其無才而輕之。天理自在人心，公論昭於鄉曲，學者可以知所勉矣。

士以立品爲急，立品非矜己以傲物，以禮持身言動守乎準繩，以義制事取與必有分曉。如此則端嚴凝重，正大光明，自具泰山巖巖氣象，不求勝人，人自不得而卑之。

讀書莫要於存心，心祇一個天理，内蔽於私，外交於物，遂將本然之性都汩没了。人於清夜中或獨處時，澄心默想，覺那好色好貨念頭實爲可恥，這便是本心之明。由此保守奉持絶去外緣，心之靈明愈出，以此讀書，覺聖賢之言皆吾心自有之理。以吾心之真知確見，達之於文字之真切，自與勦襲者迥别，況由此擴充，又有可聖可賢者在乎！

讀書所以明理。理者何？存諸心則仁義禮智信之五德，見諸事則親義序别信之五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教所以維持乎此，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語言所以闡明乎此，吾輩讀書，要知古今千言萬語不是爲後人留下些作文底材料，每讀一書，要一字字想其所當然之故，究其所以然之理。反之身心，欲其收益於己，達之天下，欲其有益於世，乃不負頻年誦習之功。

心之有思慮，耳目之有見聞，手足之有運動，吾輩與古人未嘗不同，而品行則判若天淵，何也？不肯取法故也。誠念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薄，聖賢所能亦我所能，奉賢哲以爲師，或尚友千古，或取諸近世，居心行事，奉爲準繩，若射之有的，若途之有軌，人人自能引向上去。

爲人最忌欺心。每讀一書，誦習未熟不肯再讀，每看一書，講解未通不思質問，此之謂自欺。又如作文，不出自心裁，東鈔西寫，湊合成篇，甚且直録舊文蒙蔽師長，此與小人之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何以異。讀書若此，他事可知，安望成純篤之士耶！

吾人所恃以寡過者莫如本分二字。何謂本分？理所當爲，職所當盡者是也。夫士爲四民之首，長官接以禮貌，鄉閭仰爲儀型，人之待士也重，則士之自待也愈不可輕。誠能審知民間疾苦白之有司，俾興利除害陰造民生之福分也。抑或絶跡公門，閉户闇修，敦孝悌，睦族鄰，講明婚喪禮節，以爲鄉里倡，俾愚賤有所矜式，而厚其風俗，亦分也。今也不然，博一衿，獲一第，遂自以爲地方名望，進則把持公事鉗制官長，退則凌虐鄉里欺侮愚民，其無恥之甚者，則諂事門丁，接交胥吏，干預錢糧辭訟，就中取利以爲肥家潤身之計，心術既壞，而禍亦不旋踵矣。可懼哉！

立身以廉潔爲第一義。廉則有守，潔則不汙，有了廉潔二字，便有幾分人品。今之學者利欲薰心，借讀書爲富貴之媒，賣文章爲養身之具，場屋槍替種種

弊端，無不做出。做秀才時如此，他日幸獲科第，受職任官，病根常在，攘上剥下，勢所難免。安能潔己愛人爲循良之吏哉。讀書作文貴有心得，心得不可驟致，亦不可强致。聖賢道理初看似無入處，虚心涵詠久久自見。用功祇在勿忘勿助，到心有所得時則左右逢源頭頭是道。返之於心，有真味達之於言，無枝辭其妙有不可言者，特非淺率粗浮人所能領取耳。

人非明師益友兩相夾輔，未有能成材者。然師嚴而友親，故益友之切磋，較明師之指引收效尤速。諸生須各相愛敬不生嫌隙，暇時相聚或論詩文，或談古今，析疑問難，共相講習，則彼此互收其益。若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飲酒歌唱，聚賭宿娼，是謂匪人。讀書人豈宜如此，諸生當切戒之，同學中如有此等人，宜遠之無交。

玩物喪志最爲妨學。讀書人惟書史筆硯爲不可少之物，此外若名書古畫，奇花異石，固文人逸興所託，與狗馬奕博諸好，有雅俗之殊，而其供耳目之娛足以紛心喪志則一也。董江都三年下帷，目不窺園，其精專可想。諸生果立志爲學，玩好亦所當戒。

少年光陰，千金一刻不可虚擲。雖然讀書不宜太苦，每日必有休暇之時，此時只宜閉户静坐以收放心，或把卷流連以味書旨。若三五聚談，嬉笑無度，或執袖出遊，酒食徵逐，以有用光陰作此有損無益之事，試思父母師長所期望我者何事哉！將來欲作何等人而可如此乎？！

諸葛公淡泊明志，范文正斷齏畫粥，苦志讀書之人務其遠者大者，是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若營營居食則養小失大，必至昏忽無得。每見富貴之子學而有成者少，貧窶之子學而有成者多，職是故耳。

學者之患莫大於自足。義理無窮那有滿足之日，我所見在是人之所見有大於我者矣，我今日所見在是異日所見又有深於此者矣，可見天下理境愈入則愈深，愈求則愈出。虚心探討，求之詩書，問之師友，集益無方，則收效無窮。若據目前之一知半解，遂謂天下之美已盡，於是祇此自足之一念横亘胸中，便無長進矣。

自足之念每起於自是。君子敏事慎言可以寡過矣，而猶必就正有道，何哉？義理精微，剖析實難，見以爲是不知似是而實非，必求得見理真切者爲之指引，斯不迷於所往，而所造就日深。今也，詩文不求人改正，理路不求人指點，是非得失茫然不辨，終身在誦讀中，終身在睡夢中，亦大可哀也已。

人苦不自知因人勵己亦是進修之一法。德學才藝一遇勝己者，自家短處立見，相形見絀積愧生奮，便有思齊之念，所謂知恥進乎勇也。今也不然，於己則賣弄所長陰護所短，於人則攻其所短，掩其所長，甚且吹毛求疵於無過中指過，曾無一點奮勉之意。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也。其實此等念頭，於人何損，於己何益，不過成一媢嫉之小人耳。

爲學固不宜躐等驟進，亦不可玩日愒時。一日課程須一日做完，晝間未完者宜於夜間補之，若留待明日追補，明日或課程多，或有他事，則又有停積之件，如此至旬日外所積愈多，望而生畏愈難下手，則終無了期矣。試思年富力强，早起遲眠何事不了，胡乃苟安，姑待以自受累乎！諸生異日或居官，或處家，皆宜日有所課，日了其事，方無廢事之虞。

制義詩賦楷法借之以取科第，固不能不於此用功。其實，不過文人一藝，即做到精妙處亦未必便是不朽。盛業人須高著眼孔，要想上面尚有事在，未可以此自矜。若穎悟稍好，於此數事稍有可觀便翛翛然自命爲才子，亦淺之乎爲丈夫矣。

人生罪過大半由於言語，巧辨以飾其非一也，攻訐以揭人短二也，戲謔以恣慢侮三也。出之者有意，入之者難堪，每結成終身不解之仇恨，故謹言不但可以養德，而又可以遠怨，學者宜致思焉。

聖賢之學以主静立極，讀書作文亦必由静，而入静則精神内斂，志意專一，讀書必易記，作文亦別有解悟。但人日在事物紛擾中，此心不免逐物而去隨境而遷則習静實難。惟於每日不拘何時得暇，即斂襟静坐屏去一切閒思雜慮，使此心在腔子裏。如此做，工夫不過兩三月，心境便與從前不同，而進境亦迥殊於前日。

讀書宜崇正學。佛老兩家，先儒闢之已詳，不必贅論。近世又有不墨不儒不釋不老之教，誑誘男婦斂錢爲會，蹤跡詭祕而著書立説，輒徵引論孟學庸以肆其謬妄不經之談，此世道之榛蕪人心之蟊賊也，宜痛絶之。

讀書固是好事，然須看他所讀是何書，益人莫如經史。他如先儒語録，名臣奏議，身心性命之理，治道學術所關，不可不熟讀深思。諸家古文宜擇其選本之精者讀之。此外如算數、醫方、種植之書，亦於人有濟聰明，有餘無妨博覽。至於俗家小説，多係妄造，徒費目力，讀之無益有損。其他淫辭豔曲釋老之言及外人傳教之書，蕩惑心志，終身不觀可也。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八《示張筱山子讀書法》　一德性書。《孝經》、《大學》爲要。《孝經》言天下之大本，研究以求知止，則道有所統而不紛。《大學》言天下之達道，研究以求知所先後，則道有可循而不紊。此二知字即吾生固有之知，有此二知然後可以致之於物，則格致之學出而爲世用，亦格物也。謂納物物于矩，即物格也。《論語》爲道之總匯，《孟子》爲儒教之大宗，《中庸》先儒以爲孔子之行述，蓋統《孝經》、《論語》、《大學》而精言之，較《孝經》、《大學》、《論語》、《孟子》難讀，爲成學知道者言，故《孝經》、《大學》在論、孟先，非謂書之次第如是也。

次閱儒先書。《西銘》爲先，《反身録》、《傳習録》次之，《朱子語類》又次之，餘閱中國道學家言西儒哲學家等書。如《天演論》之類。

次經。　孔子所定之六經，爲古今中外學問、政事之祖，學問知也，政事行也。今日中國道學家論學詳而略於政，則有知無行，非六經之旨。蓋《詩》爲即物窮理之書，亦即語言文字之書，即物窮理所以濬己之性，語言文字所以達己之情也。《書》明政治之大綱，《易》其本源，《禮》其法制，而《春秋》其條例，《樂》則其效驗也。惟中國治日少而亂日多，蓋自春秋後孔子之道未嘗一日行，典章法度不順乎天下人之心，故治不能久也。讀六經當究心典禮，又參以西國辦各事之章程，此爲今日要務。

次史。　史爲興衰治亂之迹，最有益於學問政治。惟須着眼于治亂興衰之由，其端最微，其治以此，其亂亦以此，詳推其由亂而治之因，再究其由治而亂之故，則於其治之本未利弊無不了然於心，而於今日之治可以物來順應，無往不宜矣。參閱西史最要，五大洲將合爲一。今正如戰國之世，中國如韓勢正岌岌，此志士發憤之秋，須時時不忘爲宗國圖存之心，有此心則報章不可不閱，五大洲地勢不可不講。

次掌故。　古之學問，直上直下，故貴攷古以證今。今之時勢，横推横行，故宜借人以鏡己。以此言之，閱報且要於讀舊史矣。況今之改變學堂，皆以中國政事、學問不如人，乃大變二百餘年之儒學書院，仿西法以爲學堂。此時而勸人讀掌故書人將笑其迂矣。不知我朝之法是行之積久而弊生，非祖宗立法之初即如是也。一由於時勢大變，道咸以前中國人自視爲天下者今退處爲一國，而猶行一統天下之法，此其不可行之大綱也。一由於積習相沿全失祖宗之本意，而必奉爲祖宗之成法，弊上積弊至於極壞不可收拾，此其不可行之細目也。欲救今日之敗，當先知今日之法並非祖宗之舊。何以知非祖宗之舊？讀本朝掌故之書與今日所行者相較，則自恍然矣。今日改變學堂，正欲學者移揣摩八股之心，以簡練朝章典故練兵理財之法，不知我之短何以用人之長，故掌故書不可不究也。《東華録》、十朝聖訓、皇朝三通、會典、《聖武記》各省平匪紀略，曾、胡、左、李中興名臣文集，再搜求外洋各書與之對較，則于今日世事可以十得八九矣。看此等不必細閱，須以今日内外情形置之胸中，凡遇與今日政事有相關者反覆推求，則不妄費日力卒業亦易。

次習藝。　中國六藝爲禮、樂、射、御、書、數。禮是用各藝之法，即前所謂辦事之章程。樂爲辦事之效，是言其意若其迹，則中國之文詞西國之聲學皆是禮樂，是治之大綱。射御是治中之武事。書數是爲治之文事。孔子所謂愚必明柔必强之具也。六經言道，六藝言器，藝非道則其本不正，道非藝則其用不行。中國積習空談，虚理而忽實事，今日正當重藝以矯之，書記已成之迹算推未著之形，皆致知之具，禮樂則行之也。在爲學，則禮樂爲西人之德育，書數爲西人之智育，射御即體育也。射御今日不可以威天下，近人有易以圖鎗者，然不如易以汽機。西人聲光電化之器，開千古未有之奇，此天地别開一世界之具。吾中國不能不急起而用之，聲光電化之用皆汽也，金木水火之用則機也。彼易以圖鎗者，蓋因中國射御而思其對，非盡今日藝事之要也。今日天地真是又别開闢堯舜時，以百官爲百工，今世運亦正如是，工藝之學不可不究心也。

朱一新《拙盦叢稿・無邪答問》卷四　問：書似當擇性近者研究之。答：讀書有二法：一則就性近者研究之，以其心易於入也。一則視吾性所短者服習之，以其足救吾病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處世之方亦爲學之要。

朱一新《拙盦叢稿・無邪堂答問》卷四　問：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惝恍迷離而不可恃。注疏奥衍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温讀一二過，《史》、《漢》、《通鑑》亦閱其大概，經濟詞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後再致力，俟數者稍有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至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爲根基者，則有所未盡。注疏所以釋經，經義隱奥，故注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注疏日閱一卷，年餘可畢，並非難事。凡學精窮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窮，故古人有專家之學。又曰，不通羣經不足以治一經。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爲歸，非謂姑置於後爲緩圖也。生質本聰穎，志趣亦覺

不凡，第爲學太雜欲兼包并騖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未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攷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汩没於此，然既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諸子書多言經濟亦多畔道之言，要皆持之有故。有志於經世之學者，往往好觀諸子而薄儒術爲闢疏，不以六經爲本，未有不爲所炫者也。老莊墨韓害道尤甚，荀雖較純，其言義理與孟子有精粗之別，又時有偏激之論，不獨性惡非十二子篇爲與聖門異趣也。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失其真。古人著書各有真面目，不必盡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輒以爲後人羼入武斷可笑，又或以傳經尊荀子，夫荀子之足重豈徒以傳經乎！書經秦火漢儒掇拾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復明於後世，故爲難能可貴。荀子在秦火之前既宗儒術，豈有不傳經之理。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傳經？駢臂子弓帛妙子之徒，未聞果勝於顏曾思孟也。荀子能言禮樂之精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駁自不能免，大醇小疵是其定評。近人輒欲軒諸孟子之上，謬矣。近人於六經大義置之不講，或穿鑿文字以求勝，或疑六經而表章諸子，又其甚者，以旁行畫革之書，傅合於經義，知經義不可盡傅，則傅合於緯書，生心害政靡所底止，知者過之真足慮耳。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顛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借以譏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爲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新序》《説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聖人作六經以教後世，與諸子體制迥殊，一字一言必徵諸實，其理實理，其事實事，雖將聖天縱亦必好古敏求而始得之，惟其集羣聖之大成，故能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經者稽古之斗杓，紀事之淵海，而近人反摭諸子抵牾之説以釋經，奚啻癡人説夢，甚且惑於諸子之恢怪以爲聖人立言亦復如是，遂等六經於寓言，謬尤不待辨矣。宋儒書資性沉潛者喜觀之，然每流於迂腐非書之誤人，人自誤耳。當謂此輩即不讀宋儒書亦無所害，惟聰慧絶人才氣横溢者，必不可不熟復之，以收束其身心。理不勝欲則無事不可爲，古來大姦大惡皆聰明絶世之人，所争者一念之差耳。天下惟極聰明人往往有極不聰明之事，故聖賢教人必以存理遏欲爲要。治經即苦繁難，治史亦資得力，才質既美，加以讀書窮理之功，則大成之器也。經説至本朝已極繁盛，但患其太鑿不患其義之不盡，能讀即佳，不在乎論説之煩也。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力是視。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度，兵河漕鹽以逮國家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最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必爲。

綜述

《論語・述而》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論語・八佾》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略】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略】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略】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略】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論語・先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三》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

一曰：教歌者先撰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許慎《說文解字・竹部》 筭。長六寸，所以計曆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桓譚《新論・道賦》 余少時學，好《離騷》，博觀他書，輒欲反學。揚子云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餘欲從二子學。子云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葛洪《西京雜記》卷二 或問揚雄爲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爲之。」

劉勰《文心雕龍・練字》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輶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氏，掌教六書。秦滅舊章，以吏爲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

漢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八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慎，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徵集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揚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疏，複文隱訓，臧否亦半。

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揚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史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詁訓，《頡》以苑囿奇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媸異體。心

既托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績在宫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

是以綴字屬篇，必須揀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瑰怪者也。曹摠詩稱：「豈不願斯遊，褊心惡詼呶。」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爲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爲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疏而行劣；肥字積文，則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例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

至於經典隱曖，方册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似」，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傅毅制誄，已用「淮雨」；元長作序，亦用「別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

贊曰：篆隸相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媸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佚名《太平經》卷三十五《分別貧富法第四十》　「子既學慎言，無妄談也。夫妄談，乃亂天地之正文，不可爲人法，慎之。」「唯唯。今天師既加恩愛，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爲其每具開説，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書衆多，大眩童蒙，不知當復問何等哉？唯天明師，悉具陳列其誡。【略】「善哉，子之問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本惡過在其行。」「何謂也？願聞之，試得記於竹帛，萬萬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記之，天下無復殺女者也。」「唯唯。願記之，以除帝王之災，吾所樂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算矣。」

《全梁文》卷三〇《六道相續作佛義》　一切種智，與五道六趣衆生，其有受知之分，無分異也。問曰：「受知非知耶？」答曰：「非也。」問：「此以何爲體？」答曰：「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來果所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來應，以至於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來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來應，以至于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知之美惡，不關此受知之具也。」問曰：「知非知，既問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知自然因緣中來，與此受知之具，從理而相關。」答曰：「有此相續不滅，自然因果中來，有因有果，何得無美無惡乎。」

徐堅《初學記》卷二一《文部・講論第四》　［事對］　撞鍾　鳴鼓《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鍾，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指。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從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横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下帷　施帳《史記》曰：「董仲舒以明《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相次傳授，鮮有入其室者。」禮師　奠聖《聖記》曰：「太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鄭玄注曰：「祭菜，禮先聖先師也。」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肄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肅成門　金華殿《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宫，癘氣數起，士人凋傷，帝深感嘆，與大理王朗書云：『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集諸儒於肅成門内，講論大義，倘倘无倦。」《漢書》曰：「班伯爲中常侍，上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西唐　北海范曄《後漢書》曰：「高鳳，南陽人也。專精誦讀，爲名儒，教授西唐山中。」又曰：「鄭玄，北海人也。遊學十餘年乃歸，及黨事起杜門不出，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敷經　説義《東觀漢記》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謝承《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説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六教　四學《孫卿子》曰：「達師之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沈約《宋書》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約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訓帝　授侯王隱《晉書》曰：「魏高貴鄉公之入學也，王祥爲三老，帝北面乞言，祥乃言曰：『仰惟明主聖帝之軌，俯以訓帝。』」《東觀漢記》曰：「永平元年，詔爲四姓小侯開置學五經師，張輔以明經授於南宫。」紹軻　繼孔陸士衡《七徵》曰：「演八代之洪旨，統先聖之遺訓，聳一心以紹軻，敦四教以承丘。」蘇順《賈逵誄》曰：「惟天生君，繼孔之迹。光明克哲，果論至賾。」居家　避地《史記》曰：「申公，魯人也。吕太后時，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恥之，退居家教授，終身不出門。」范曄《後漢書》曰：「李育沉思專精，博覽書傳，州郡請召，育輒云病，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人。」四教　三德《論語》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疑聖　對賢束晳《答汲冢竹書難釋書》曰：「其後子夏仲尼之徒，傳業西河，人疑其聖。」魚豢《典略》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齊景公問子貢曰：『子師誰？』對曰：『師仲尼。』公曰：『賢乎？』對曰：『賢也。』」西河　東海《史記》曰：「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謝承《後

漢書》曰：「包咸字子良，明《魯詩》、《論語》，駐東海，立精舍講授。」講授澤中　執經壟畔

范曄《後漢書》曰：「楊倫通《古文尚書》，不應州郡之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又曰：「孫期少爲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甚貧，牧豕於澤中，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略】

【詩】梁任昉《厲吏人講學》詩暮燭迫西榆，將落戒南畝。曰余本疎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詰朝參下座，閑步出重闈。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霏霏。嚴唱雖罷析，高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唯應下第歸。隋庾信《和何儀同講竟述懷》詩无名即講道，有動定論幾。安經讓禮席，正業理儒衣。似得遊焉趣，能同捨講歸。石渠人少歇，華陰市暫稀。秋雲低晚氣，短景側餘暉。螢排亂草出，鴈捨斷蘆飛。別有平陵逕，蕭條客鬢衰。實欣懷謏問，逢君理入微。【碑】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宮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輅而下辟雍，睟玉容而經槐市。詳其縣鏡高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我大陳之御天下也，若水渙其長瀾，瑤星躔其永曆。重華誕睿，興於大麓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洪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閎之歌謠；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册，開獻納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蠹書，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脩也。

《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學部八・幼學》《禮記・學記》曰：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

又《曲禮》曰：十年曰幼學。

《論語・爲政》曰：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學成能有所立。

《漢書》曰：東方朔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鉦鼓之教，亦誦二十萬言，時莫之比。

司馬彪《續漢書》曰：荀悦十二能讀《春秋》，貧無書，每至市間閱篇牘，一見多能誦記。

《後漢書》曰：張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魏志》曰：鍾會母性矜嚴，勤見規誨，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便入太學，問四方奇文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

西晉趙至，字景真，年十四，隨人入太學觀書。時嵇康於學寫石經、古文、異事訖去，遂逐車問康，異而語之。爲諸生。

《宋書》曰：王僧，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正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坐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梧桐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南史》曰：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太守衡陽王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

《後魏書》曰：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博學躭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駈逐僮僕，父母寢睡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窻户，恐漏光明，爲人所覺。內外親戚呼爲聖小兒。

又曰：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書夜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先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恒集門生討論同異。

《三國典略》曰：齊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郡人，北豫州刺史基之子也。年十三，楊州刺史郭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元貞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

《梁書》曰：西陽王犬鈞，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

《三國典略》曰：梁孝元字世誠，初年五歲，梁武問曰：「讀何書？」對曰：「能讀《曲禮》。」梁武曰：「汝試言之。」孝元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及長，精神爽儁。

《殷興通語》曰：殷禮，字往嗣。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諷誦恒不爲聲，潛識而已。師殺雞詣禮父穎，曰：「賀此子能興君門。」行

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强記殷往嗣。後與張温使蜀，至荆州虎牙遭水，衆人失色，往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吴菰蘆中，乃有此奇偉。

《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學部八・晚學》《國語》曰：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穀晉大夫。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德義之府也。志記。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

《説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晚，如何？」對曰：「少年如日出之光，二十而學如日中之光，老學如炳燭之明，孰與夜行乎！」公曰：「善哉！」

《後漢書》曰：獻帝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講者，習也。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爲太子舍人。」劉艾《獻帝紀》曰：時長安中謡曰：頭白皓然，食不充糧，裹衣褰裳，當還故鄉，聖主愍念，悉用補郎，舍是布衣，被服玄冀。

《齊書》曰：張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父緒嘗告歸，至吴始入西郭，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舡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父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年。」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焉。延明年便改，多所該通。」

《唐書》曰：姚元崇，玄宗獵于渭濱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居廣城大澤，不知書，唯以射獵爲事。年四十，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爲自棄。尔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乎驅騖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悦曰：「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常後，上縱轡久顧之，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踈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平章事。」

《桓子新論》曰：高君孟，頗知律令，常自伏寫。書署郎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寫，乃當十遍讀。

魏應璩《答韓文憲書》曰：昔公孫弘皓首入學，顔涿聚五十始涉師門，朝聞道夕殞，聖人所貴。足下之年，甫在不惑，如以學藝，何晚之有？若能上迨南榮忘食之樂，下踵寧子黑夜之勤，窮文盡義，無微不綜，規富貴之榮，取金紫之爵，是夏侯勝拾芥之謂也。

《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學部八・好學》《論語》曰：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已矣。

又曰：有顔淵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又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

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

又曰：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亡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新序》曰：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仁也。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里，無它故，其下流多也。好學受規諫，宜乎立哉！」《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帝、老子之術。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

《東觀漢記》曰：馮豹字仲文，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爲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

又曰：和熹鄧后，七歲讀《論語》，志在書傳。母常非之曰：「當習女工，今不是務，寧當學博士耶？」后重違母意，晝則縫紉，夜私買脂燭讀經傳，宗族外内，皆號曰諸生。

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幼好學，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

張璠《漢記》曰：朱穆字公叔，好學專精，每一思至中食失飡，行墜坑坎，亡失冠履。其父常言：「穆大專，幾不知馬之幾足。」

《後漢書》曰：張霸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耶。

《魏書》曰：吉茂字叔暢，好書，不恥惡衣惡食，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與扶風蘇則共入武功南山，精思數歲。

《北齊書》曰：劉逖字子長，少而聰敏，在遊宴之中，卷不離手。值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也。

《文士傳》曰：李庸字蕭遠，篤志好學，善屬文，詞藻清美，常燃柴草火以

讀之。

《南史》曰：梁劉峻字孝標，平原人也。永明中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蔚祖，謂之書淫。

《北史》曰：隋劉臻爲儀同，性怳忽，躭經史，經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爲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南，訥住東，臻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簟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叱從者：「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

杜預自叙曰：少而好學，在官則勤於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

《玄晏春秋》曰：余家素貧窘，晝則務作於勞，夜則甘疲寐。及二時之務，書卷生塵，篋不解緘，唯季冬裁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戲獨否，或對食忘飡，或不覺日夕。是以遊出之事，吉凶略絶。富陽男數以全生之道誨予，方之好色，號予爲書帙。

《太平御覽》卷六一四《學部八・廢學》《毛詩・緇衣》曰：《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脩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尚書》曰：不學牆面，涖事惟煩。

《論語》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

《左傳》曰：學者，植也，不學將落也。

《史記》曰：周道既廢，焚燒《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板、圖籍散亂也。

又曰：始皇諸生到者，拜爲郎七百人。密種瓜於驪山，山温成實，令諸生就視説之，人人不同，乃爲伏機，方難未定，機發從上土填之。其坑在陽西南三望里，今爲閔儒鄉也。

又曰：秦始皇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諸守尉燒之。敢偶《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之。

《漢書》曰：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終而大義乖。

《前漢書》曰：絳侯不好文學，每召諸生東向，坐而責之，不以賓主之禮相接。

《東觀漢記》曰：班超字仲升，家貧，爲官傭寫書，輟書歎曰：丈夫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三國典略》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劭、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説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

《梁書》曰：柳津字元舉，性强直，乏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隋唐》曰：宇文慶沉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周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之業。」于時文州民夷相聚爲亂，慶應募從征，賊保據巖谷，徑路懸絶，慶束馬而進，襲破之，以功授都督。

《唐書》曰：馬燧少嘗與諸兄讀書，乃輟卷歎曰：「天下將有事矣，丈夫當立功征伐，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爲一儒也。」

《西京雜記》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常棄瓢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爲散儒。」卒斬匈奴使者還報，拜中郎將。後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金樓子》曰：曹子文，少善射御，力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魏武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

《太平御覽》卷六一五《學部九・講説》《廣雅》曰：講，讀也。

《説文》曰：講，和解也。

《易》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漢書》曰：夏侯勝，每講常謂諸生曰：士病不能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又曰：孔光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

又曰：董仲舒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授業，或莫見其面。

又曰：班伯爲中常侍，成帝方嚮學，鄭寬中與張禹，朝夕入説《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授焉。

又曰：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外堂，抗首而説，音動左右，既論難

連柱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遷杜陵令。

又《西京雜記》曰：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薤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拊心語人曰：吾不能劇談，此中多有人。

《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

又曰：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又曰：桓榮爲博士，顯宗即位，乘輿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

又曰：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又曰：顯宗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桓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爲孔子，卿爲子夏，起我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覺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又曰：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論難僩僩祁聖元。」又：周舉字宣光，姿皃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京師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也。

又曰：井丹字大春，通《五經》，時人謂之語曰「五經紛綸，井之大春」。

又：陳鬷字君期，明《韓詩》，時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又曰：魯平字叔陵，兼通《五經》，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也。

又曰：賈逵，字景伯，能講《左氏》及《五經》本文，以大小夏侯《尚書》教授。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後漢書》曰：鄭玄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下，玄因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又盧植於馬融受學，融列女樂在於前，植侍講積年未曾轉眄，馬融是以敬之。

又曰：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造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玄身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謝承《後漢書》曰：董春字紀陽，少好學，究極聖旨，後還歸，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追隨上堂難問者百餘人。

又曰：戴憑字次仲，徵拜郎中。公卿大會，羣臣就席，憑獨立，世祖問之，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說經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五十席。京師諺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後漢書》曰：丁鴻字孝公，少好《尚書》，十六能論難。永平中引見，說《文侯》一篇，賜衣被。章帝會諸儒白虎觀。上善鴻難說，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魏書》曰：文帝初在東宮，氛癘大起，時人凋傷，帝深感難，與素所敬者大理正郎書云：「人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晉書》曰：鄭玄爲散騎常侍、光祿勳，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

沈約《宋書》曰：魏齊王每講肆經通，輒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

又曰：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開館聚徒授教，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之。

《梁書》曰：中宗於敬賢殿講《老子》，僕射王褒執經，百僚皆預講席，中宗談析捷辯，間以嘲謔，在座者相顧解頤。

又曰：沈峻字士嵩，武康人也。博通《五經》，尤長《周禮》，時吏部郎中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然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所。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開講，羣儒劉昂、沈熊之徒，皆執經下座，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也。

又《伏曼傳》曰：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又曰：盧黃，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又曰：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住還諸暨販栗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矣。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微，精占術，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後周書》：梁晉熙郡王蕭大圜，當元帝時，以世多忌，恐讒慝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恒以講《詩》、《書》、《易》爲事。梁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倣焉。」

《北史》曰：後魏元善，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説，更起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襲。

又曰：盧景裕，博通經典。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羨之。

《後周書》曰：吕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隋書》曰：後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父廟，置執經一人，侍講二人，執讀一人，摘句二人，録義六人，奉經二人。講之旦，皇帝服通天冠，玄紗袍，乘象輅至學，坐廟堂上，講訖還便殿，改服絳紗袍，乘象輅還宫。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行三獻。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阼即座，宴畢還宫。皇太子每通一經亦釋奠。

又曰：馬光爲太子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主公已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凝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

又曰：元善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明，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御之，二人由是有隙。

《唐書》曰：太宗幸國子學視釋奠，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今獨爲曾説，不爲閔説，何耶？」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皙使曾參鋤瓜，而誤斷其本，皙怒，授大杖以擊其背，參手扑地，絶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常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誤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莫大焉。由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具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迴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耶？」

《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公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

《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

《三國典略》曰：東魏崔暹矛達拏，年十三，暹令儒者教其説「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達拏升高坐開講，趙郡睦仲讓陽屈服之，暹大悦，擢仲讓爲司徒中郎。鄴下爲之語曰：解義兩行得中郎。

《宋元學案》卷八六黄震《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伊洛之學興矣。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鈔其要，繼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毋蹈或者末流談虚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

《宋元學案》卷八六黄震《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犁然有當于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説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脱去詁訓，説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説，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庵爲《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説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以辯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闢晦庵字義

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争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爲之辭，于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爲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邪！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續白鹿洞學規》　正趨向以立其志　《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説攸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顔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成覵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

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别人做。」程子「自十五六，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古人惟務修德而已」。「有德者必有言。韓退之因學爲文，而求其所至，是倒學了」。「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吕氏稱程子「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一善成名」。横渠先生曰：「二程自十四五，脱然便學聖人。」横渠張子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入堯舜之域。」關中學者翕然從之，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學者必如聖人而後已。尹氏曰：「吾學聖人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之；聖人所行，吾當行之。」故力排異端，以扶正道。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爲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爲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竦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爲學先須立志。志既立，然後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世之志利欲者，與志理義者自不干事。志利欲便是趨禽獸之徑，志理義便是正路鄉里。」「熹於科舉，自幼便見得輕。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等。」「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無他。」「聖人教人，無非講明義理以修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禄而已也。」「此道理與生俱生，今人棄了都不理會，浮生浪死，甚可惜。」南軒張先生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愚謂聖人設教，無非因人固有之理而品節之，使由是而學焉，則德無不明，身無不修矣。今之學者，有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玄妙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科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過終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速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絶之域哉？又有以爲道學固美，但非世俗所尚，不利行耳。殊不知日用之間，無非此道之流行，近自灑掃應對，事親接物之間，推而至於仁民愛物，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特由教養無方，人自不察耳。居仁不揆愚陋，竊有志於斯焉。於是不敢自私，將欲與有志之士講明而踐行之，故爲此規，以告同類。必先開發此志，然後進於有爲也。至於用力之方，條列於左云。

主誠敬以存其心　【略】愚聞：人之一心，萬理咸備。蓋其虚靈之體得之於天，所以主乎吾之一身，宰制天下之事者，孰有大於此者乎？孰有貴於此者乎？然放而不存，日以昏昧，至大至貴之物，反流於卑污苟賤之域而不自知矣。然所以放者，由於物欲牽引，舊習纏繞，故雜慮紛紜，不能休息，而無時在腔子之内也。唯能主乎誠敬，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外邪客慮無自入矣。蓋真實無妄之謂誠，主一無適之謂敬，二者既立，則天理安有不明？人欲何從而生哉？但其功夫效驗周遍精切，非一言所能形容，是以類集聖賢所言誠敬之道，共爲一篇，庶乎可以體驗而有得焉。愚以爲今之學者，但當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之虚妄；齊莊嚴肅，毋使有一毫之惰弛。則所謂真實無妄、主一無適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由是以齊家治國，亦何所不可，何所不能哉？程子所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略】愚謂大學之教，以致知爲先。蓋能推致吾之知識，使無不盡，則本心洞然，萬變畢照。由此而之焉，則意誠心正而身修，天下國家可得而治矣。但其用力之方，則在於即物推求，以究其理，方爲的實。若泛然從事於言語訓詁之末，則講説雖勤，文辭雖麗，乃程子所謂翫物喪志之學，徒

敝精神，於身心無纖毫之益。其遇事變，亦茫然不知理之所在，顛倒錯繆，殆有甚焉，尚望其能成己成物而無誤乎！然亦無以他求爲也。今學者誠能讀聖賢之書，反復尋究，以求其理，亦可以得致知之大端矣。更於日用之間窮其何爲是，何爲非，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尋其當然，則致知之功，莫切於此。如此既久，則知益明，理益精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略】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内也。若厭其煩擾，欲絶而去之，則陷於老佛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然事物之間，雖曰無非天理所在，苟失於省察，則不覺陷於人欲之私。雖或悔悟，亦無及矣。故必於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與不及之差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 【略】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也。雖聖人，不過盡爲人之理而已，孟子所謂踐形是也。非聖人於此身之外，別有所以爲聖人之理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行無過不及之差，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今學於此者，務必實體此理而力行以終之，以脱乎俗學之陋。其力行之方，聖賢方册已詳，姑舉大端於此，以示同志。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子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内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豈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此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聖賢開示後學，深切如此。顧乃背其名教，偏狹淺陋，成一己之功名，苟一家之富貴，使明德新民之大道、正君善俗之大業不行於世，嗚呼惜哉！有志之士，尚當勉力於此，以進復先王之治。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麗澤堂學約并序》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全具仁義中正之德，但氣質或異，而賢愚以分。此聖人修道之教所以不能無也。夫自唐虞三代之盛，人君躬行仁義，以爲教化之本，建立學校，以廣教之之道。故人皆得以明其善，復其性，無愚不肖之患。及周之衰，教化不明乎上，士無學於下，人道或幾乎熄矣。吾夫子以聖德無位，與顔曾之徒講道洙泗，是以君上之教雖已不興，而師友之傳、道學之緒垂無窮矣。漢魏以下，諸儒之學雖有未純，而其用力之勤，亦各有以成其一家之學。至宋，則真儒迭出，道學益明，遠紹洙泗之盛。今企仰於數百年之後，恨不生於其時也。方今海内之士，學明德尊，足爲師表者，康齋先生一人而已。愚往復從游數載，彷彿有以得其依歸。但志卑質魯，又相去之速，不獲常相親炙，恐離羣獨學，終無以成德也。於是乃與同志某等搆爲麗澤堂，相與肄業其中。蓋本《易》之大象曰「麗澤，兑，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也。凡學於此者，謹德行，明義理，持其志，敏其力，期底於成功，庶乎麗澤之益爲無窮矣。成其美者，地主某焉。所立條約，明示於後。

一、凡入麗澤堂者，一以聖賢之學爲宗，削去世俗浮華之習，尚節行，惇信義，毋習虚誕之文，以干利禄。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寵。各立日録簿一册，逐一書寫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朔望鳴鼓升衆，會於堂上，稽其所進，書於總籍，以盡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

一、學中規矩，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爲準。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鹵莽躐等，雖多無益。

一、凡學以德行爲先，才能次之，詩文末焉。

一、凡學者行事，皆於麗澤堂稟於師友，會衆裁度，其必合義，然後許之。如有立志不堅，汩於利誘，以致違理害義者，衆規之三，不悛者責之，不率者絶之，仍於麗澤削去其名。

夏尚樸《東巖集》卷三《重刊吴氏小學集解序》 註《小學》者無慮十數家，然詳者失之支離，簡者失之疎略，獨海虞吴氏《集解》視諸家爲善。舊刻於某處，惜歲久板蝕，字多殘缺。建陽書肆傳刻，亦復訛舛。欽差提學南畿侍御某君重加校正，命某郡守某君刻於郡齋，而以序屬予。

予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謂之小學，庠序學謂之大學。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小學之道。十五則入大學，而教之以大學之道。周末，先王之教廢，孔子於是誦而傳之，以詔後世，大學、小學之書所由作焉。遭

秦焚滅，《大學》猶幸存於《戴記》，而小學不可得以復見矣，尚賴《曲禮》、《内則》諸篇，亦於《記》存焉，可以見其與支流末裔迥別。朱子因而廣蒐精擇，以爲《小學》一書，蓋嘗考其篇章次第，其曰立教者，胎教保傅之教、學校師友之教具焉。其曰明倫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具焉。其曰修身者，心術之要、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具焉。綱領節目，不越此三者。其曰稽古者，所以實此三者而已。其曰嘉言善行者，所以廣此三者而已。合而言之，蓋前四篇爲内篇，三代之言行，小學之根本也。後二篇爲外篇，漢唐宋之言行，小學之翼衛也。立言之意，具見篇章，若無事於註解者。然初學之士，知識未開，苟於訓詁文義有所未通，其何以爲持循用力之地哉！吴氏《集解》雖不足以比朱子《大學章句》之作，然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頗得朱子纂集之意。蓋朱子有功於聖門，而吴氏不爲無補於朱子也。

我朝稽古定制，大綱萬目，無不畢舉，獨學校一事，未甚詳備。蓋自國都郡縣，莫不有學，而鄉校不設於閭巷。設科取士，悉以《四書》、《六經》，而誦習不及於《小學》。太祖高覽遠識，獨超於古，特當時儒臣受命參詳學制者，未及論定而致然耶？今某君視學南畿之初，即命郡縣皆立鄉社之學，又命郡守某君重刻此書，以惠學者，且使窮鄉下邑皆得以資其講習焉，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豈不與有助哉！

張羽《東田遺稿》卷下《地震疏正德六年》　四、廣學校以變夷風。臣切惟雲南古荒服之地，人性桀驁，前代以來，竊據無常。至我國家，始襲華夏之風，被禮儀之教，漸變夷俗。邇來農務於耕稼，士勤於詩書，土官夷人亦知有學，蓋前古所未嘗有也。然先是學制未廣，民間子弟與夫各該官生名在學官者，或連數郡而萃於一處，或總數衛而聚於一方，以故教化未大行，民風未至於丕變。臣奉命南來，行歷雲、貴二省之地，見其所屬衛門未有學校之處，其人皆囚首垢面，裸身徒跣，服弓矢而仗干盾，性狀獰惡，不通語言。間或設有學校，則亦遵義循禮，衣冠文物，悉如中州。臣是以知變夷莫先於建學，而禮義之衛人，雖之蠻貊之邦可行也。臣節據六凉、平夷等衛所、霑益等州各申呈彼處官生人等，各因附名别學，道里隔涉，不便肄業，軍官生員皆願出貲捐俸，助建學舍，以便講習，又可以見人心之向化，樂於爲善如此也。況其欲爲建學之意，祇資教育，不圖廩食，揆之事勢，無難爲者。臣愚伏望陛下特敕該部計議，合無撫從其意，聽令臣等從宜相度，將六凉、平夷等衛所相應建學之處，即與區畫料理，具實奏請建立學校，增廣生徒，選除教官，鑄降印記。其師生員名，悉照各該府州衛所事例，量爲多寡。生員既無廩膳，亦得以常例優免。科貢之年，聽令赴考應試，使有進身之階。如此，行之數年，庶幾禮讓興行，蠻夷感化，固亦可以美風俗而固人心，一時之勞，萬世之利也。

徐霖《東溪先生文集》卷一一《大梁書院諭諸生榜文》　余忝竊中州，每元宵後出巡，窮冬方歸，隨路即考，不吊生員，以疲道路。彌封考試，從公發落訖，次早即下學講書。不抽籤，舉其能者輪講。府縣官并教官以次列坐，生員執經問難，務求各得。撤去岸崖，雍雍如也。生員立久，少憩復進，至晡後方散。若在省城，五日一會講，亦如之。考試生員多少年居前列，府縣從而禮貌之，有驕色，乃進而教之曰：古之有三不幸之説，汝知之乎？少年有高才、能文章、取高第，今世之所尚者，反爲不幸，何也？未有朝榮其枝、夕瘁其根，未有能直達而凌霄者。若千尋百圍之木，壓層巒，克梁棟，外調内貞，與土同色，匠石過而不問，故能高且大如此。諸生將爲枝葉之榮乎？將爲梁棟之用乎？今汝考居前列，乃敢倨傲以先長者，同輩惡之如鴟梟，是吾一旦之考而壞汝終身之成也，不亦可哀乎？以諸生平日不知學問頭腦，吾心廣大無量，所以位天地而育萬物者，皆分内事。乃以一日之長染方寸之翰，爲上人所稱賞，便以爲至足，而好古惇行之士，木訥少文，不蒙上譽，爲世俗之所竊笑。如是，雖以仁義之談、道德之腴灌其口而日炙之，無益也。何也？以其所令反其所好，欲其回心而嚮道，得乎？痛哉導之者非其路也。居今之世而欲其追三代之風、復兩漢之治，不亦難哉！漢時猶有明經孝廉、賢良茂才等科，其途尚廣。今則止有科貢二途，而甲科爲最，不得甲科而望撫仕，不可得也。雖有參閔之行，其誰彰之？吾爲此懼。每歷州縣，見有道德淵深者，必造其廬私訪焉。其孝弟忠信有可據者，扁其居。資質向上不墮流俗者，引之進。若有破規矩、蠹物敗倫者，雖考居優等，必黜之無貸也。以此彰善癉惡，爲鼓舞作興之術。中州之士聞風興起，互相砥礪，日進於聖賢之域，庶幾有裨一二云。是宜揭之大梁書院，以勵多士。

海瑞《海忠介公全集》卷一〇《教約》　延平府南平縣儒學教諭海爲申明教約事：照得當職雖嘗有志於聖賢之學，而質魯力薄，終未能至於其間。環顧其中，無可以表率人者。但志圖補答一二，而例之所得今官也，一無以爲諸弟子勵焉，夫何以稱？用是悚惕，强自飭躬求足以爲觀法地矣。外有一得，可持以爲修進助者，取爲諸弟子論之。

本職欽承明命，請以嚴師自處。諸弟子今有一日之雅，當以從令自畫，一一遵信而强行之。本職籍成，以免尸曠之責，本職幸矣。如其不然，亦豈敢以姑息從事？輕則威行夏楚，重則兼請黜降，是亦今日事也。爲教弛日久，諸弟子之不信吾説也，先爲諸弟子嚴之。

一、學問之道，朱子所揭於白鹿洞學者，五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爲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脩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處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接物之要。大槩備矣。諸生率此而行，夫何學之不進？第今人雖知聖門之教有在，而每援事之無害於義從俗可也，自恕則於此不能無戾。試舉一事：如册報類減年歲，甚者冒他方籍、頂他人名。原厥心，未始不以通弊自諉也。然德之不脩，機實在此。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蓋言所知所行無非爲存心設法也。損年圖進，此心已陷於不誠不一之地矣，更學何事？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請爲改圖。約諸生五日内，一一將年甲、籍貫、三代、脚色從實寫報本學，請提學道另行更造册籍。諸生凡素行類此者，亦痛自湔洗，勿以惡小而爲之，庶乎不遠而復，自此無不慊心之事。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爲賢爲聖，異日爲國家建偉業無難矣。

一、聖門之學在知行。德行屬行，講學屬知，慎自脩飭者，決無不講之學。真實讀書者，肯棄身於小人之歸乎？是故知行非有二道也。然今稱德行文章，則當有辯。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願乎？」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此其爲人之槩也。今俗則惟此是譽。諸弟子寧無若柳子所稱「一凡人頌之，自以爲喜」而陷於此者耶？至吾輩之所謂義氣人者，又自可笑，非傲慢猛悍，不遜不弟之爲，則出入衙門，把持官長，攻訐他人長短，逞凶圖利之行。孟子養浩然之氣，平日以不見諸侯自守。或人申棖之對，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諸弟子請于此辯之。今後凡一應優免訐告等事，不由本學申請并先行稟説者，縱有司見容，本職亦不汝貸。

一、文也者，所以寫吾之意也。吾平日讀書，體認道理明白，立心行己，正大光明，吾之神也。作而爲文，不過畫師之寫神者耳。孔子涵養至到，《論語》之言，莫非中和氣象。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論七篇者曰：「泰山巖巖焉。」蓋自所見所養出之，莫加毫末於間也。孔孟之文，天下至文。《論語》、七篇，後人作文之法也。今則舍此不務不求之心而求之講章墨卷，臨文則取夙所記憶者，改竄首尾，影響模範，就文求題則題意不可得，求人則人品不可知，將舉而見之行事間，所言又無著實地步。夫朝廷養士，蓋欲異日爲天下用。諸士日逐營營，必小有裨補後可。乃今一生讀書作文，於家國身心無毫毛補益，謂之何哉！昔之評詩者曰：「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愚於此亦云竟爲濫惡之物以欺人，非工之良也。舍其梧櫝而養其貳棘，則爲賤場師焉。請試思之，俟本職酌取數篇爲式，日後仍踵前弊，不流之胷中而取之他人者，縱極詞華，亦加樸戒。

一、學以知爲先，讀書所以致知也。昔輔漢卿會粹朱子平日教人之法，定爲六條，曰居敬持志，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虚心涵詠，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兼之前博學審問數事，讀書之法無越此矣。今與諸生約將《四書》、本經、《通鑑》、性理分爲十二分應月考，又自一月中分爲二應朔望。講書又分爲三應日課。諸生自量資力，次者減《性理》，再次者減《通鑑》，再次者減經。非甚不得已，必宿號。宿號者，兩日背書一次，復書一次。畢，講書，用辰時。三六九作課，用巳午時。將作課，發落前課，不在號生員去學十里内者，朔望赴學背復半月以前書，送半月以前課。在十里外者，月考赴學，後一日背復一月書，送一月課。發落月考，在再考次日辰時。取便村居生員，也發落課，亦同考，用二十九日。凡位次，俱是本職編定，無得攙越。將明，唱名。平明，命題。唱名過至者責，準考。封門後至者，從不到考者。論作課，規矩亦同。諸凡程限，正欲諸生著緊用力，而又不失於驟迫。若居敬持志四事，則作文背復有可驗者，就先人之已試而立之法，非作無益也。諸弟子行之。

一、體用原無二道，明經體也，以之商確世務，必有道矣。第經術槩言其理，世務非一一自其事而講求之，有不能中肯綮而盡事情者。昔胡安定以經義、治事分教蘇湖，其弟子多適世用。今之三場五策，正其事也。乃今則徒懸括帖以應矣，朝有多士而世務無賴者，亦奚怪乎？諸生如經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將邊防水利等事，每月約討論一二。本職就中命策考試，否亦於背復時詰其所以然。今之攻議世務，舉伯者之説也，自謂適用，而不知其謬多矣。昔孟軻以輔世自處，謀事齊楚，則曰非吾所及。至推其極，亦不過强善以俟後人一步而已。諸生慎之。

一、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内外交相爲養，盡飭之道，莫非進學，養心中急事也。今後諸生，凡遇一應聖壽正旦等事，并在學、家居、見

官、閒處、拱揖、拜立，皆必如禮。其有放縱不檢者，除在學糾責外，本職訪知，亦行重治。

一、冠婚喪祭之禮廢久矣，所以久廢之故，正以無士人爲之倡率也。蓋小民未嘗學問、知禮義，見越禮者之耀俗，從而効之，無所紛華於世者，則廢不舉，遂致斯禮澌盡。今後生員之家，值冠婚等事，敢不行稟併不依禮而行者，痛治之。其以父兄托詞者，尤可惡。夫本職拳拳於諸生者，冀淑天下人也。乃今不能淑一二親父兄耶？諸生異日將爲朝廷治平天下也，乃今不能小小以禮齊家耶？此等人不足與有爲，可知矣。

一、古者執贄以相見，明有敬也。矧弟子之有求於師者，可無敬歟？然受命以教，與此則又不同。蓋師生分定，朝廷爲諸弟子求師，不待諸弟子將敬而後求。教官爲朝廷設教，不謂諸子不求而不教也。諸生參見拜揖外，不許更執貨物以進，凡俗例所云送節酒食饌先生者，俱不許舉行。夫朝廷設有教官，將謂爲爾諸生益也，寧曰剥諸生以肥教官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取諸人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也。諸生欲以道義自處，請先以道義處人。

一、學校類置公堂銀兩，蓋於生員之冠婚、入學、幫補、起復等事，酌爲科斂，以充學中費也。夫冠婚等事，諸生寧無小費乎？有力者當而助之，義也。今反科剥，其道何在？或又謂無公堂銀，則諸師費用無自出，猶之可也。一應上司綵帳，於何取之？夫上官果賢，則諸生以文章爲事，歌之詠之，傳之序之。又不然，而行人口碑之。賢者得以光不朽矣，而賢而歌頌及焉，是諸忍見一路之哭滅是非心矣。且今帳文歷頌其美，私居則痛訐其過，匿怨友人，孔子恥之。本職誠不欲諸生爲此不情舉動也。延平多賢上官，然執帳文而歸，正賈誼所謂牆屋被文繡可痛哭流涕者，而諸生獨何喜爲之？今日以革公堂爲急，帳文次之。上人有緣是怪責者，責在本職，於諸生無與也。

一、諸生接見上人，《會典》諸書明有禮節。今後於明倫堂見官，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本學在郭外接官，不許離關門出郊野。憲司官至本縣，一見後，不許再同有司行三日揖，有犯，於各衙門罪人也。亦勿得免冠叩頭，奴顏哀免，自貶士氣。蓋不特本職力能爲諸生立一赤幟，位尊者德必大，其遵制尤篤。諉之曰一介書生，可以生於人，可以死於人，有不得不舍禮以媚人焉，是亦以小人心度君子腹也。諸弟子無恐。

一、凡一應祭祀等事，禮生并齋詔書人員，俱本職秉公自行編取諸生。但有言及者，必加重責。其因之射利，又不必論矣。

一、鄉賢名宦、孝子節婦，朝廷旌之禮之，所以彰先德、勵後人也。有未舉者，諸生商確舉之。舉之未正者，商確請廢之。知而不言，異日將何以直言天下事耶？學校公論所自出，諸弟子行之。

一、諸生人衆，本職稽考，不能經久記憶。今立大簿二扇，一稽德，一考學。稽德簿記諸生某月某日行某好事，某月某日行某不好事，責幾，禮貌得失附焉。考學簿記月日背復何書，全記，并記多忘少責幾，記忘相半責幾，記少忘多責幾，考課之記如之，寫字敬簡附焉。歲終，執此歷歷稽驗，參酌書之三等，更爲一大賞罰。諸生失之前，宜補之後，不可當頑鈍無恥之責。有厥初，求一於終，不可當始勤終怠之責。

一、諸生住居，學左前後右某街某巷第幾家、城中某街某巷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某村第幾家，約去學幾里。書館如之。師某，與某生員同會。一一具帖，同年籍送學，俟本職投之於簿。此蓋非獨以爲號課呼喚之節，諸生家之所行、學之所習，亦或緣此有知也。

一、學吏職在供寫文案，今後紙筆費用，俱系本職區處。敢有因幫補等事索取生員一錢，并爲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夫上人每每賤吏，正爲趨利酷也。我於人無不愛且敬，況爾之有勞於我耶？第本職養諸生，如父母深閨養處子，任爾納賂，生其利心，學校地光明潔净，容爾一賤吏私爲污穢，理必不然也。爾慎思之。

一、凡所示條約，無非欲諸生立有成就，父兄愛子弟之道也，子弟獨無愛父兄之心耶？本職無似，輒領今官，睇目而視，昔之教戒我者，不在上矣；昔之箴規我者，不在左右矣。識見昏愚，心志怠忽，是將奚賴？孔子於商賜有起予之嘆，惡聲不入於耳，於子路致欣幸焉。諸生如不以我長而難言，匡之翼之，予之福也。本職離師友，得此，其感報當如之何。

以上條約，大槩也。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興，某弊可革，尚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并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爲更定。

黄汝亨《寓林集》卷三一《學政申言九條》　一、明學。夫天地生人，所作何事，賢愚脩悖，惟視此學。草昧之造，以開蒙氣；平治之代，聿昭明德。古者庠序學校，爲此而設。國家廣厲學官，命之曰提學，蓋舉此學而提醒督責之，非專爲俳偶藝文、漁獵富貴之資而設也。風教所以醇漓，人才所以盛衰，于此乎出。

本道媿非其人，既已抗顏受事，何敢唯唯隨俗、汶汶逐流？願以此意與郡邑賢有司、司教官、才子弟轉相告語，實實自覺，實實覺人，庶詞章不至喪志，科名不至壞人，窮爲貞士，達見真儒，人品官箴，同條共貫。諸生勉矣！勿自視太卑，勿視三代太遠。夫所貴讀書譚道，聚徒講學，豈徒盜虛聲、取世資而已哉！

一、證心。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妙，莫妙於心。人得此而稱靈秀，又最靈秀者，得爲讀書鄉道之士，甚不易也。爾諸生自幼學以來，即名爲讀書人，日日操筆爲文章，而不知三立之業於何本原，古人千篇文字證于何處，行之端衷、文之醇疵從何而起？《易》曰：「吉人辭寡，躁人辭多，誣善之人辭游，失其守者辭屈。」乃知人之與辭合也，所以合者何物也？孟子號稱知言，從詖淫邪遁而究之：「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然則士子之言語文辭，非可漫然而出者。心之精華爲文，而他日之事業、人品其先徵焉。乃舍却自心，別尋枝葉，沿洄流俗，奔趨利名，安望游高明而輝篤實乎？自今願諸生一舉止、一落筆，即思從自心明白條理，從條理作人。而有所不爲、有所必爲，即從條理作文，而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必不肯與世俱波，與俗套時文俱汨，即自心必有暢然無憾、悠然獨得之處。如是而不卓然稱文人、粹然稱賢者，吾不信也。

一、勵行。宣尼論士，必先行己。四科之目，冠以德行。聖明之碑諭、師儒之訓迪，從來以德行爲首務。然諸生習爲老生之常談、功令之故事，而不從自心發願、實地躬行。于是卑鄙無志者投身濁流，放誕不檢者抗顏高品。古所稱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言允蹈而行闇脩者，通千百人無幾人，甚可痛也。自今願諸生發真實心，不爲他人聞見而加飾，并不爲本道懲勸而加脩。每于本等職業，自爲日課，計今日作孝義事幾何、看書有得幾何、作好文字幾何，日日如此，毋令斷續。視衙門如坑塹，視貨利如糞穢，視淫縱敗檢之羣如仇讎。即在青衿之中，隱然公輔之器，豈不重哉！郡邑賢有司于諸生接引，比本道較親，教官尤係近密，其賢不肖之真，當如列眉，所望于此等士行留意體訪。如果聞見真確，即應破格弘奬，與衆共稱，列名申賞，本道將改容禮焉，在高才能文之上。反此者爲不肖，爲無行，則該學之三等簿、府縣之出入衙門親筆登記簿，可案而問也。假使脩士無真實，不才無顯斥，自非豪傑無待而興，誰肯奮志勵氣、振拔塵俗之表？豈惟本道失興賢育才之職，而偃室無不徑之賢，程門無立雪之士，爲司牧司訓者，不汗顏乎？其過又不專在諸生也。無行之戒，摘列于後。

一、衡文。文一也，本無古今之別。其先物作則、創體結撰、明道淑世者，謂之古文。而今之舉子業，隨時應制，謂之時文。成弘先輩之時文所以可名世，亦可傳世，不殊古文者，政以明白于心體、本原于經術，而淹通于子史百家之流，其言之有據，叩之成聲，煥之成采，故厚抱之士執科名如券，主司者遂得按玄黃而定流品，探深淺而別利鈍，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今之文不然矣。不觀心體，不討書旨，不循文格，不按次序。甚且不管本題面目，不管上下節文，卑者惟務摭拾坊刻、沿襲浮華，以近科房稿爲順風之呼，以先登新調爲射覆之巧，相趨相耀，恬不爲恥。其高才奇抱者，舍顯淺而故爲幽眇，愆步伐而故爲跳盪，越典雅而故爲詭異。何者？中庸難能，新奇可喜，惟其靈氣有以過人，故縱心亦自標勝。而俗之庸才初學之小生亦從而效尤之，學邯鄲步，落野狐禪，豈惟高奇不入其流品，併本等之訓詁、平常之程墨，亦貿然置之，父兄望其有聲，庸師以爲善導，毒藥鼛鼓，衆盲引坑，爲誤身名，沒生不振，良可痛哭。此豈才之爾殊？所以導習之者非也。自今願諸生屏去坊刻，模楷先輩名家。亦不當强摹先輩，而觀經書義理。又不在强探經義，而觀自己靈明。以心證理，以理證經，以經義證文，則血脉自清，規條自合。人同此心，心同此賞。時命而泰，則不失爲科名之傑；時命而舛，亦自成其文章之高。不至虛送日月，汩没見聞。此即藝文之德行、舉業之聖賢也。本道非敢自謂有得，遂能軼駕諸英才名品之上，老馬識途，經歷已久，不能不以自心所明白者告之。倘諸生不以爲然，猶蹈故轍，仍習惡套，庸者被黜，奇者並落，本道一時或亦有失人之誚，久之論定，諸生即欲追來悔昨，亦已遲矣。其時文惡套，摘列于後。

一、經史。古之人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夫古道莫先於《六經》，莫備於諸史。故朝廷以明經取士爲第一義，而論策表判體各不同，必融鑄經史而出之。近來士子專習書藝，而經義了不經心。主司無可奈何，亦姑就書文而取之。至於史學，如《資治通鑑綱目》、《全編》之類，以爲浩瀚不切，而廿一史、八大家、《文章正宗》等集束之高閣。高才生舍本逐末，厭常攻異，或於釋部道流玄玄空空之書深竊其旨，淺咀其英，崇尚虛無，持齋佞佛，轉相則效。以此爲學，則爲邪渺。幸而遭時，必多怪僻。願諸生自今專精本習經義，以及他經，留心史學，淹通世務，以爲他日濟時行道之用。本道每考，必出經出論，間出策表一道。若不作經文、失記經旨者，即書文高雅，亦必量行責降。論策等稍佳者，即前塲文劣，亦不至降黜。其絶佳者，拔置高等。必不虛言，毋忽。

一、辨氣。士不可以無氣。世間大事業、大學問，皆負氣男子所作。爾江右理學氣節之鄉也，諸生不患氣卑，脂韋渙涊，多所不爲。第先儒正氣客氣之説，學者俱當講明，而在此方，尤不可以不辨。夫非仁無爲，非義無行，見危授命，見利思義，爾汝不受，嗟蹴不甘者，正氣也。以子弟而玩忽父兄，以部民而傲睨官長，以後生小子而狎侮先輩，以慷慨任俠爲節。遇事當前，以公正發憤爲名，呼朋立黨，驕蹇其言語，高岸其衣冠。如是者，客氣也。究客氣之病，即使依傍天理，必取禍患。究正氣之微，即使執著意見，亦礙虚平。至於好勇鬬狠、犯上作亂、貪財好色、蕩檢踰閑，是謂邪氣之尤，法所不赦，又不在正氣、客氣中論得失矣。蓋氣平則心清，心清則理見。必無背理之文章，必無違理之舉動，進退出處，何所不宜？孔子思見剛者，孟子善養浩然，即此物也。本道素性褊淺，時有發露之病，居嘗覺察，臨事不免，願與諸生共戒之。本道職司風教，以扶植士氣爲己任，必不忍挫抑諸生，以長刁風。但諸生有不依教誨、競氣相犯者，亦安得託涵養而優容之？語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四維宜張，三尺具在，必不爾貸，思之思之。諸生毋弁髦而輕置之也。

一、威儀。記曰：「威儀所以定命也。」聖人之道，威儀三千，豈故矜莊粉澤、狥外爲觀？士人凝重遠到之器，儇薄輕佻之習，動乎四體，吉凶先見，精神先告，不可揜著。曾子省身，誠意人也。其曰「動容貌，斯遠暴慢；出辭氣，斯遠鄙倍」，應知容貌、辭氣其出甚微，暴慢鄙倍其病有種。今之青衿，放浪不謂，禮非我設，狂蕩自喜，則目中無人。無論羣居狎處，服不衷之服，言非禮之言，即使升明倫堂、見師長、見郡縣長，甚至旅見本道時，巾履不飭，排列無行，拜起無節，進退無度，不魚貫而搶先，不鴈行而紊次，唯諾講論，無可觀象。此豈諸生敢於玩侮？亦緣平日不能馴性循理，臨時不覺隨氣躁動。此非所以彰軌率物，令衆庶見也。自今各教官，於諸生中派定班行，擇老成持重者一人領袖一班，計若干名另爲一册，衣冠言動，必依禮法，朔望相揖，嚴加整頓。平日務爲收斂，臨時必無乖張。遇大禮大祭、公見公會時，尤必先定儀註，按規馴習，彬彬皆禮樂之器，濟濟無草野之風，豈不休哉！如諸生不率教訓，悖常規，炫奇服，瞻廟廷如委巷，狎官長爲等夷，該教官初則明訓，繼加朴責。如其强梗，指名申道，重行降革。蓋禮之所黜、刑之所加，本道非忍以苛法繩士也。

一、義命。孔子進禮退義而必曰得之，不得有命，居易俟命，樂天知命，是吾輩一生窮達安頓身心處也。諸生但極力研心作第一流文字，本道亦竭心眼之力識別第一流文字，以定諸品。此即文字中禮義之當爲者也。至於諸生，不能必無一日之短，本道不能保無片念之昏，則高手失手、明眼失眼，或爲造物所愚弄而不可知，此所謂命也。即文如昌黎、詩如少陵，亦未嘗有少年得意之遇。諸生交卷以後，本道著筆批抹，以後便當慨然付之造物矣。得者静定以安其來，不得者静定以俟其返，氣至而靈，時至而起，此皆非智力卜算之所及也。每見諸生得意則矜色驕人，不得意即垂首喪志，於是鬱則抱沉憂飲恨之懷，憤則有咆哮怒罵之氣，弱則乞憐萬狀，强則鑽刺百端，疑則生誹謗之口，急則借攀緣之力，種種諸態，臨場爲甚，功名之念，不覺横發。究之自昧心靈，自失品地，而終無益於成敗之數。此不講於義命之素也。逆義衡命，必有兇禍之應。且文章妙境無窮，品格自定，本道嘗言：世之高才不遇，非文章精好之過，總歸不及也。若肯虚心察病，隨方用藥，即凡羽可以飛揚，偏至可以雄特，何況上智積學之士乎？諸生勉矣。本道亦折肱之醫，願送此平心降氣之方，削除浮躁，以期遠大。願朝夕師友更相切磨之。至於咆哮無禮、鑽刺壞法，不居易俟命，則行險僥倖，《臥碑》、勅諭具在，本道安敢不凜凜奉行之？

一、諭廩。一諸生凡民之秀，廩膳又諸生之秀而以高才積學廩於學官者也。廩生以文才食糧，即職官以賢能食俸。然則俸禄廩餼，皆爲虚位，各隨賢才以爲轉移，非恩生世禄之典，亦非養老憐貧之具，又非舍文章別爲鄉舉里選之法。且諸生之老而貧者多矣，固有棲巖飲水、白首一經、破書萬卷而不得一青其衿、霑一朝之享者，乃此生偶考一高等，而此廩食遂屬之終身，庸腐套文，株守括帖，故作細書，耗食半生，而又以挨次歲貢升之，主司憐其老，不忍加黜，使傴僂潦倒之人遂爲庠序學校之長，何以繩準多士，振起斯文？此本道所不解也。自今考校，不開廩增高下，惟視文字。四等停廩，不作缺，限六箇月送考。倘復荒疎，竟置降列。如此，則高名食廩，必屬能文。烈士暮年，不至墮落，乃所以磨礪遠到而長養人才也。本道非少年發科，豈不知諸生之苦？顧教有公典，天不私貧，藉令公孫子、主父偃而在，賈生、終軍方在下風，本道何愛何憎，而發此刻薄之論乎？諸爲廩生者，思之勉之。如自揣衰殘，恐至黜辱，乞身歸老，本道查無過犯，或素有德行，且榮之冠帶而加禮焉。其規避不赴考者，竟行停降，毋悔。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張鼐，爲敬陳太學六論、乞賜聖裁以重賢關以養人材事。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二《敬陳太學六論疏》　原任國子監署監事司業、今陞

臣以史職假歸六年，伏蒙聖恩起授司業，自惟成均重地，承乏匪材，受事年余，訓督無術。但感激時事，歎人才之實難，查核監規，仰祖制之盡善，敬依職掌，僭擬條陳。向因邊事告警，未敢擅行瀆奏。昨蒙新命，擢臣坊銜，除印務已疏請別署外，所有國學事宜，列爲六篇。恭候採納，伏乞勅下該部施行，少裨儲養賢材一助。臣不勝待命之至。

太學本論　臣聞太學上古教化之本也，所以厚人倫、美風俗、一統類、厲廉恥也。唐虞三代之民，八歲入小學，至于有道有德、有行有藝，司徒進之太學，始得與乎成均之教。蓋重其選也如此。又云：三十以上，學于太學，一年離經辨志，九年强立不返。至四十學成，而後入官。古之養士，厚其積而老其才，不教人以速化也。漢武興太學，尊《六經》，士重專門之學，而國有大政大議，必舉師說爲對。光武建三雍，明帝行養老，而四姓小侯皆令受博士業，期門羽林之士畢令通《孝經》章句，而匈奴亦遣子侍學。故漢學重經術而稱廣大。唐初京學凡五等，而皆隸國子監。其中有四門、律、書、算學，聘天下老師淳德爲之官，生徒繁盛，幾八千餘人。而科舉專尚詞賦，故士習聲偶，資利禄，而經術少疏。宋初學士衰少，至慶曆行胡瑗教授法，而生徒雲集，諸齋廊多絃誦之聲。神宗尚濂洛之學，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養以千數。其後立八行，以三舍遞登，而士皆濯磨嚮用。迨元祐黨説起，而僞學、道學之禁，迄南渡以至於亡，雖以理宗修復濂洛而無救也。夫漢唐宋之造士不同，然皆不聞以利事徼倖其間，故於時皆有養士之效。若劉陶輩之訟朱穆，何蕃輩之留陽城，陳東輩之乞斬六賊、相李綱，一時諸生志氣奮發，能爲國家扶大義、存直道如此。高皇帝以學士宋訥爲祭酒，訥嚴重，終日危坐堂廂，未嘗休沐私第，天子至遣人圖其形。當是時，天子教士有法，戒士有條，居士有所，養士有具。而又車駕時幸太學，聽祭酒、司業進講。而諸生中積分年深、學明行修者，往往授御史、給事中等官。其不率教者，則戍之邊郡。故洪武人材爲盛。正統中，李時勉、陳敬宗爲兩都祭酒，而一時呼爲南陳北李。弘治初，北則謝鐸，南則章懋，而於時士風又一振。鐸嘗言於朝曰：「國家教育英才，即選諸科貢，猶恐不精。而邇年開納粟納馬之令，遂以彝倫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其源。」不報，而至今傳爲名言。自後太學寖失古意者，竟以開納事例之濫觴，而士皆習夤緣、爲速化，騖于捷徑，而不知有學故也。夫國家欲得人材之用，莫大乎學術明而人心正。其欲學術明而人心正，則莫先於太學。蓋太學者，天下之善士所集也。士以章句媒功利，而聖賢之教不習、先王之道不尊，故獵富貴則侈榮華，居官職則營遷級，朝廷安所得其用哉！故今日莫先於修太學。修之者何？清其途，慎其選，嚴其教，尊其範，除其習。如是而國家不得人材之用者，未之有也。伏候聖裁。

清途篇　何謂清其途？今制：公卿大夫之嫡子，造之太學，則爲任子。其舉於鄉、入于成均者，爲孝廉。其貢於庠、對於廷而肄業國學者，爲明經。此三途者，皆取士之正也。其以郡邑諸生入貲者，廩、增、附遞減其額而得入國學焉，已非途之正，而猶云升其俊秀也。至於今，事例開而汙濁濫褻之極矣。賈人之子、賤隸之兒、舞文謫戍之丁男、中貴貂璫之螟賊，擁其高貲，騁於都市，朝輸納而夕衿緌矣。襁褓乳哺之未離也，而束帶同傀儡；拜跪起伏之未閑也，而冠裳似沐猴；形聲點畫之未習也，而遨遊類兒戲。揖於前則瀆師尊，序於列則羞同儕。而且監規懶於讀誦，寫倣倦於抄謄，班行曠於步趨，肄業苦於時日。多方營撥，總恃錢神之有靈；百計偷安，但指竿牘爲奇貨。令坐皋比者朝夕對此，亦安能展布亳釐之益哉！夫古之時簡太學之不率教者而移之郊遂，今之時簡郊遂之頑鈍無恥者而移之太學，臣未見朝廷之能重太學也。

且國家即以太學爲市，所得于此輩，寧有幾何？適足以濁賢路而輕國典耳。若曰今日利其貲，而他日即使爲郡邑一命之吏，是君貸其本而使百倍取償於民，是又不惟以太學爲市，而以民命爲市也，朝廷或未之思乎？故今日欲造人材，莫如清太學之途而革事例之濫。

説者曰：「此理財權宜法也。」臣應之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多方以取細民之利而行市道於教化之重地，其辭已先不正，而財又何理焉？故革事例者，不惟清太學之途，而亦以正理財之本也。伏候聖裁。

慎選篇　何謂慎其選？凡教者，必得人材而教之也。教之而非其材，則功令不行而陶鑄無所施其術。今太學中，如任子、孝廉、明經以及新舊附例諸貢，任子習威儀而已。孝廉來者，就計偕試，試畢而未第者，勢不能强之卒業。明經壯年少而衰齡多，簏糧而來，盤桓數月，而不能徒四壁留。至廩、增、附之入貲，志科舉者，或年當大比而集橋門，其他年大率假休沐歸，班行固落落也。即欲月課而日講之，亦安所得卓越有志之士而施造就？此國學之所以日就廢弛也。曩者開選貢之一途，而士之精華英銳者皆升而入太學。於時選貢科名繁盛，而往往太半爲名公卿，至今朝廷尚得其用。尋以妨序貢議疏淹滯報罷，而辟雍人才日就寥落。以臣受事以來，諸生之來，未數月而營求撥去者，視六館如傳舍。間

勉留有材質志氣者，晨夕課講，止得八九輩，而其餘多闔茸不振，策之不前。心竊自愧，德薄教衰，不能鼓舞，以廣類聚，而太學人材亦可謂凋零極矣。今若國家誠革事例，使班行既清，則臣謂復五年一選貢之法，以廣收人材。而此外既革事例，則於造士之中寓濟國之策，每科兩京、十三省除中式外，各有額外備卷，另填副榜。此輩皆場屋中所精校比勘，幾得而失之者，其文章才具定自不羣。今當下禮部酌議，凡中副榜，不拘廩、增、附，願入太學者，廩於原額量減其貲之半，增充爲廩，附比於增略加，而各借以選貢名色，各執硃卷起文赴部，令其肄業太學。必如選貢十二月之例，務期朝夕訓課，益廣所學，厚其廩給，無得曠廢日期。至於期滿教成，而咨送吏部，仍優其選格，視同選貢。又開向年納貢之例，凡廩膳在監能加納者，亦聽其來就課講，而以選貢例處之。但嚴功令，飭規條，務求實益。而士子彬彬起家，建名世之業者接踵矣。如此，不濟濟乎思皇多士之盛哉！夫搆大厦者儲材，養食客者儲粟，尊朝廷、治天下者儲士。今日儲士之策，無過於此。夫不慎太學之選，而令汙濁之輩側其間，雖欲嚴教訓，不可得已。伏候聖裁。

嚴教篇　何謂嚴其教？虞溥之言曰：「學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也。」情定于内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化以成俗，教移人心。夫太學者，所以導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厚之以人倫，薰之以德義，揚之以言語，發之以忠信，律之以事功，比之以居業，序之以時教，安之以禮選，此皆教之法也。爲臣忠，爲子孝，必有不能已之精神，此在教者默默鼓動而不可使之知，故偃息者以諭訓，温飽者以汰訓，簡亢者以傲訓，模稜依違者以弱訓，心不應口者以欺訓。教之不衷，士之患也。真心爲君父，然後可以教人忠；不虧體辱親，然後可以教人孝；刻意砥人品，然後可以教人立；以天下之憂爲憂，然後可以教人任；開千古之眼，讀天下之書，然後可以教人學。凡教者之語默動静，意況神情，如春風之滲人，能使之蘇；而秋氣之砭人，能使之慄也。夫功令規條，固教者精神之所寄也。功令不設，規條不明，而教者之精神不傳。故課必以二，以修文而程實也；講必以六，以明體而迪性也。升降揖遜之必有儀，步趨進退之必有節，以閑軌物而鎔習心也。朔望慶賀之有集，令其入廟敬而趨朝忠也。賢者厚之上廩，惰者記之罰籍，别白功過而俾克畏慕也。差撥必公，年月無假借，絶營求而專士心也。饌給必親，不失其期，以卹其旅苦而無令内顧也。凡此皆所以寄其精神而鼓舞不倦者也。

或曰：「敷教在寬。今功令煩而尚嚴，何也？」曰：不然。束之規矩而待之歲月，令受學于齋舍，如工就肆，不見異物而遷。開導其弟子，似蜾蠃祝蜮，漸且速肖而化，嚴而泰，和而節，此禮之本、教之法也。伏候聖裁。

尊範篇　何謂尊其範？夫擇人，章教之本也；久任者，責成之方也；優敘者，廣厲之法也。祭酒、司業之責重，故必擇人而久任。博士、助教、學正、廳丞之職清，故須擇人而優敘。此端師範之道也。洪武初，選天下學明行修者爲國子師。而弘治中，祭酒謝鐸言必須求道德之儒，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居太學之任，庶教化人材有賴。而至於六堂諸職，必得廉静恬退之士、身名無玷之人，於以佐甄陶而廣涵養作興之道。此在今日，正宜議也。夫教者廉，則士必不貪黷矣。教者恬，則士必不奔競矣。如臣薄劣，處非其任，濫叨敘轉，尸素多慚。至於堂屬等官，各有志氣，灑濯修行不羣者，而漸次遷去。今宜專擇進士科中自甘静退、就教讀書者爲助教、博士、學正等官，而其餘仍以科貢、教職有文望清名者授爲廳職，使師道尊而人倫重，文風振而士氣增，亦足以襄時雍之化而弘陶鑄之益也。若祭酒、司業，決宜久任，不宜屢更。臣伏見先朝祭酒宋訥、李時勉、陳敬宗等，或老於任，或十年、或十八年而始更易。蓋當時之重師席如此。邇者陞遷太驟，詞臣内率循資序推，多者暮年，少者數月，講席未煖而除書已更。傳舍其官，朝視事而暮解紱；濫觴其地，旋送舊而又迎新。以致教導不專，規條不一，衙門之闔茸無稽，錢糧之靡費無節。此臣所目擊而傷心者也。

今宜定爲例：國子監堂上官，必三年滿而一換，以考其成。其他博士、助教、丞廳等官，則陞遷自不應遲而轉缺宜從優厚。何也？臣每見廳堂之在國學也，處清恬之銜而實居寒貧之地。蓋國學官房曾經買置者止七所，而該監官凡二十四員，公所不足爲居停，而歲有賃房之費；廳堂皂隸不給，供多官役使，而有長班之費；出無馬而有輿馬之費。甚至所居遠在十里外，晨入署，散堂日已亭午，而有枵腹徑歸者。臣近爲修饘堂一所，便其停息。而又設處公費，以供其饌。乃諸臣之寒苦，又臣所竊傷心也。夫事簡而神易清，官貧而志易潔，務閑而學易優，此正國家儲蓄人材以求寧静致遠之器者，而奈何不簡其賢者，處以禮兵諸曹之選，以待銓擢大用乎？至於丞廳等官，澹泊已久，除自求外轉者聽，此外苟非服官不稱，不得更外轉以困之，庶以酬寒暑而風清白，所謂陞轉□而官常勸也。夫必選之當、貴之成、待之□，而後師範尊。師範尊，而臣向所謂嚴其教不託之空言已。伏候聖裁。

除習篇　何謂除其習？臣惟今日之人才不足爲國家用者，皆其習氣爲之累也。讀書不務明理，而事剽竊以博科第；居官不務職業，而工彌縫以邀薦剡；爲大臣不務報君父而戀寵榮；爲小臣不務修實事而競口舌。原其根本心術，都狥外爲人之私，苟且聲利之學，國家一有緩急，安得其絲毫之用哉！太學首善之地而造士之賢關也，自規條廢而鼓舞衰，模範弛而教澤薄，以至人懷僥倖，士習營求，聽講無益于身心，日課不新其德業。以晨聚午散爲故事，何曾問道執經？以步趨揖遜爲靡文，幾見周規折矩？且故事之不習而秖病其煩勞，抑靡文之不修而尚嫌其瑣碎，號舍席未煖而請休沐者紛然，監規讀未銷而告超撥者踵至。甚至挾厚貲而營速化，異日且役志苞苴；借竿牘而邀父師，他年必傍人門户。總因未嘗學問，不識性命之真；偷安目前，靡究身心之實。夫止躁宜示以虛，禁浮須責以實。欲其自重，當絶其請託之端；欲其自强，當破其頹靡之習。臣故以爲必當悉按監規所載，尺寸不可變更。恩、舉、貢必須常用課講，走、班、新、舊，附必須依期坐滿告撥。其鑽求書帖及僥倖貨賄者，輕則墩責，重則參革。令師道既守職掌而不狥人，則士子且安本分而務向學。至于倣古積分之法，凡諸生入監者，初到則撥未堂，俟其德業漸進而漸升之，遞至率性堂而止。其率性堂監生，須造就其文行卓絶者移咨吏部，優其選格，視同舉貢，庶令精神鼓舞，鑪錘自得。此臣所謂必除其習而教可行也。伏候聖裁。

張國維《張忠敏公遺集》卷八《白雲洞遂初精舍學則・定情》　境會未寧，教學頗弛，匪關性劣，實以情遷。不知飲食以養身，理義以淑心，一日一息，毋容間也。倘以多故，未暇崇文，一旦事平，懷且靡及。彼閣修者，適會其時，我惟有浩歎而已。故我輩不可狃于時而廢業也。

勵志　名行所就，志實基之。志卓矣，猶虞力不克副。昔象山先生讀宇宙字義，憬然曰：「宇宙内事，皆分内事。」夫前人以道德自任，而後人不以功名顯，抑何古今之不相及也！禹、皋、稷、契以道德爲功名，伊、傅、周、召以功名爲道德。吾輩志在道德，或在功名，皆存乎其人，有爲者亦若是焉已矣。

敬業　古人嘉言懿行，爛然盈眸，史不勝書，學人亦不勝讀。但在隨閱冥參，得其神解，使塵襟頓滌，陡現靈光，則善矣。不然，顯處視月，又何如牖中窺日哉！

純功　黄魯直曰：「士大夫一日不與聖賢相對，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米元章曰：「我輩一日不讀書，輒覺思致艱澁。」名賢且然，況末學小子乎？日而嬉焉，則荒其日之半。月而嬉焉，則荒其月之半矣。光陰能幾，堪此怠棄？終始念典，如云時敏，蓋庶幾焉。

虛己　聖如孔子，學藉羣材，次者可知矣。厥後子房納履於黄石，孔明下拜於德公，何則？虛故能謙，謙故能受也。末學小善自足，不思廣益，惟取極等人觀之，則矜氣自除，勝心自戢矣。

擇交　《易》象麗澤，《詩》興嚶鳴，友之爲道，聿曰自古。然而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聲氣雖美，亦奚取焉？王仲回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毋始後悔，端在謹始。因不失親，始可以宗。」慎交良箴，無踰於此矣。

學度　襟度寬厚，福分所基。韓魏公一生相業，只是包涵。倪文節云：「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蓋容則能恕，忍則能耐。若一味褊急憤怒，其量淺，福亦薄矣。故吾輩涵養功夫，必不可少也。

循分　人生惟忠孝二字不可須臾離。鞠躬盡瘁爲忠，赤心隨分亦爲忠，立身揚名爲孝，菽水承歡亦爲孝。完得忠孝，斯謂不負吾君，不負吾親，不負吾所學。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一《成均同學齒録序》　乾隆四十八年，我皇上釋奠太學，禮成，特詔建造辟雍。五十年二月七日，親臨講學，規模鴻鉅，典制裔皇，誠文治之郅隆，儒林之盛軌也。圜橋觀聽者，咸獲仰聖訓而沐寵光。是日也，東風和暢，瑞雪紛敷，璧水環流，講堂雍肅。上心怡悦，恩賚頻加。國子監官屬率諸生共爲詩歌，賡颺聖德。皇上特製《臨雍》詩四章，上溯千百年盛衰之由，下立億萬世趨向之準。太學諸生益相感激，爭自琢磨，期副聖天子教育人材之至意。既而仿宋進士刊小録例，取同時躬被教澤者，列叙名氏、鄉貫、三代，名之曰《成均同學齒録》，一以誌榮幸，一以識歲月，而請序於余。

余惟三代成均之法，師氏、大司樂教國子，而不隸於六官。秦漢以後，雖有國子之名，其世官久廢，所教悉民間俊秀。西漢時，博士弟子多至數千人。東漢太學生三萬餘人。唐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每歲業成，上於禮部，然而名實相副往往難之。以迄于宋元明之末，學業不勤，士習日下，説者以爲教化未深也。我國家崇儒重道，累洽重熙，直省貢監生有志肄業者，悉由州縣官牒送，入監考驗，質學兼優，然後録取。例設員額，按名補充，法甚謹也。膏火之費，賙助之資，帑金歲以萬計。而且修横舍以便其起居，儲經史以供其誦讀，施甚渥也。領之以卿相，董之以祭酒、司業，猶復分職於監丞，廣其司於

博士，而專其責於助教、學正、學録，典甚詳也。有季考，有月課，有會講，有撰述，有背經，有輪課，有獎賞，有甄別，有懲戒，有稽察，制甚密也。以故人材蔚起，得士之盛，直躋唐宋元明而上之。余蒙恩命，由翰林承乏於兹，欣賞居稽之下，榮與愧併。是録也，本諸胄齒之義，而可因以爲敬業樂羣之資。吾願諸生無矜聲氣，無逐浮華，無希寵利，去漢唐以來諸弊，而上答聖天子循名責實之訓，以比隆於唐虞三代休風焉，將俾後之人指數姓氏，謂以卿材著者若而人，以儒術稱者若而人，以文章詞翰顯者若而人，豈不美哉！豈不盛哉！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一《西銘講義》　《西銘》一書，乃有宋橫渠張子所作。有宋之世，大儒迭起，爲周、程、張、朱五先生。予嘗徧讀五先生之書，周子至矣盡矣，孔子而後蔑以加矣；朱子其集諸儒之大成者乎；大程純而次程正；惟張子之書，則文義多艱深，如《正蒙》、《易説》、《經學理窟》之類，間有未盡合者，於四先生似稍遜。然後世卒與四先生並稱，此非過情之譽，原有箇實落處。伊川先生曰：「《訂頑》即《西銘》。之書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自《孟子》以後，未見此書。」朱子亦云：「《西銘》合下便有乾健坤順意思。」至註釋訓解與《太極圖説》同，此卻爲何？只爲橫渠作《西銘》，其開闢力量，實有與他人不同處。其不同處如何？《西銘》一書，只是善於言仁。「仁」之一字，自孔門以來無人識得。韓昌黎，唐之大儒，其作《原道》，乃云：「博愛之謂仁。」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僅僅「博愛」二字可以當之？即云博愛矣，然其所以博愛之故，原有箇源頭，而一總博愛之中又有箇差等，此卻從無人知道，從無人説過。張子説「乾吾父，坤吾母，予兹藐焉，混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便是博愛的源頭。「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至「顛連無告者也」，便是博愛的差等。蓋源頭不明，雖有博愛之心，終不親切，爾爲爾，我爲我，何處見得必當博愛？稍一退轉，便漸漸走入楊氏爲我一邊去。惟見得乾真是我大父，坤真是我大母，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則凡天下之人皆是父天母地，皆是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天地之理以爲性者，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親親切切，真真實實，雖欲不博愛，而自然不能不博愛也。差等不分，則一聞博愛之説便無主意，此亦當愛，彼亦當愛，何處見得有分别？畧一認真，便浸浸陷入墨氏兼愛一邊去。惟見得民乃是我同胞，物僅爲我同與，而同胞之中，大君又爲宗子，大臣又爲家相，高年爲吾老，孤弱爲吾幼，聖賢爲合德秀出之子孫，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爲顛連之兄弟，然後對天下之人覺得有條有理，有倫有脊，雖未嘗博愛，而實未嘗不博愛也。合而觀之，豈不是箇「天地萬物爲一體」麽？

既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畏天樂天，如人子之於父母，自有不容已者。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有不知天地萬物爲一體，而違天害仁濟惡，是謂悖德之子，賊親之子，不才之子。其能踐形盡性，不虚天地之賦畀者，惟天之肖子耳。天之肖子如何？有窮神知化之聖人，此即天善繼善述之孝子也。有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之賢人，此即天無忝所生、夙夜匪懈之孝子也。試以徵之古人，有以善自治者，如「惡旨酒，此崇伯子之顧養也」；有以善及人者，如「育英才，此潁封人之錫類也」；有先天而天弗違者，如「舜能得親而使親底豫，此舜之功也」；有後天而奉天時者，如「申生不能違親，而坐以待烹，此申生之恭也」；有處常者，此「體其受而全歸之，參乎」；有處變者，此「勇於從而順令之伯奇也」。總之，識得此意，則處順境而富貴福澤固是天之厚吾之生；處逆境，而貧賤憂戚亦是天之玉女於成，而生則順而不悖於天，死亦甯而無愧於天矣。果能如此，豈非渾然是仁，而與天地萬物爲一體乎？

然《西銘》不但是善於言仁，兼亦善於言義。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龜山楊子曰：「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義即是仁也。仁是義之統體處，義是仁之條理處。」而今學者，要識得仁義，須是如何？亦曰居敬以窮理而已。居敬則仁之體存，塞爲吾體，帥爲吾志，恍然與天地同其量也；窮理則義之用見，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油然使萬物各得其所也。故居敬窮理爲千聖千賢入手之關鍵，學者讀《西銘》，識仁體，不可不講求仁之功。欲講求仁之功，不可不於「居敬窮理」四字加之意也。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一《太極圖説講義》　周子《太極圖説》，向原在《通書》中。《通書》原名《易通》，是周子讀《易》有得，筆而成書，不必拘拘於《易》，而亦無非是《易》，故名《易通》。太極云者，即《繫辭傳》所謂「《易》有太極」是也。周子讀至此處，恍然有得，遂舉筆爲圖，圖成復爲説，以太極一語在《繫辭》上，故此圖此説亦只在《通書》後半部中。朱子以此圖此説爲道之根蒂，一書之綱領，故特挑出，置於卷首。後人見此圖説爲前人所未有，便以爲創此圖説，不知周子原只是根本《易經》，發揮太極，其實是述，原未嘗作，其實是因，原未嘗創。然此圖此説周子雖未嘗創作，其實周子以前無人曾作，周子以後無人能作，則此圖此説原畢竟獨歸周子。此一《圖説》者，彌綸天地，囊括萬物，究陰陽始終之原，明天人合一之理。今日諸公在座，要儀講説，儀若摘舉中間意義，則在座

諸公中倘有未晰文義者，豈堪遽及精微？若句釋字解，則朱子註解已是說得分明，諸公俱可自讀自會，何必儀爲代誦？無已，則將《圖說》大義畧畧衍說一番，俟大義既明，然後互相問答，更論精微，何如？

儀嘗謂：人生有一件絶大疑惑，不過是生天生地生人而已；有一件絶大學問，不過是講明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人之所以爲人而已。這箇道理，惟《易經》上邊稍稍言之，然渾樸精深，未盡刻露，故周子復爲此圖此說，發明其義。圖之所以爲圖，不過原是《易》書中意思，周子衍之，亦不爲奇。最奇特者，周子特特發出「人極」兩字，此是天地以來未發之祕，又是天地以來本有之理。從來先儒說「人身小天地」，此語人人知道，卻未見得實落處，一閲此圖，真箇是人與天地毫釐絲忽點滴不差，不得不推爲孔子以後一箇小聖人也。今且未暇細説，只將《圖説》依文解去，便自見得。《圖説》一篇，約畧分五段看：自「無極太極」至「本無極也」，言道之生天地，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也。自「五行之生，」至「變化無窮，」言天地之所以生人，即天命之謂性也。自「惟人也」至「萬事出矣，」言人之所以合天，即率性之謂道也。自「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至「脩吉悖凶，」言盡人合天之學，即「脩道之謂教也」。「故曰」以下，是總結一篇之意。周子説：「今人戴天不知高，履地不知厚，以爲是天地而已矣。」試思天地未有之先，何以忽然而有天，忽然而有地？今人有身不知貴，有萬物不知愛，以爲是人與萬物而已矣，試思未有人與萬物之先，何以忽然而有人，忽然而有萬物？此處看不明白，便異端襍説足以欺之。列子斷鼇立極，徐整盤古九變，荀子性惡，告子本無仁義，何處見得他是，何處見得他不是？豈不是絶大疑惑、絶大學問？自我看起來，《繫辭》上説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便是説天地之原起。但太極是甚麼東西？説箇有字，自不知者觀之，得無認作一物否？這太極不過是理，理是無形的，無所謂極，而實太極是爲無極而太極，這太極何嘗會動静？但天地是箇陰陽，陰陽是箇氣，氣自然有動静。然其動也，非無因而動也，必有當動之理而後動，這便是「太極動而生陽」；其静也，非無因而静也，必有當静之理而後静，這便是「太極静而生陰」。其動静也，又非一動一静而遂已也，理必循環不已，這便是「静極復動，動極復静」。動静之久，則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兩儀立則五行生，五氣布而四時行。究竟五行不過一陰陽，陰陽不過一太極，太極不過一無形之理而已。這便是生天生地的根。因那生天生地説起來，不過是幾句，這時卻有好一會。

邵子《皇極經世》，一元分十二會，每會該一萬零八百年。子會天開，丑會地闢，則生天生地已准准是二萬一千六百年了。還有一會，人生於寅，亦該一萬八百年。但邵子説的是數，周子説的卻是理。今且把周子的理來説，「無極之真」至「變化無窮」一段，正説天地之生人也。然又説「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句，這是爲何？蓋五行之生，上邊説未明白，將謂陽變陰合而生，則五行不過一陰陽而已，不知五行既生之後，便各具一性，是天地之間既有二氣，又有五行，算起來便是七樣了，如何去生萬物？不知其間又有箇絶妙的道理。那無極之真，真者理也。二五之精，精者氣也。理與氣妙合而凝，渾成無縫，其間便生出許多人與萬物。這「妙合而凝」不要淺淺看過，有箇渾淪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公共的，所謂「統體一太極」也，「大德敦化」是也；有箇細分的妙合而凝，是人與萬物各具的，所謂「一物一太極」也，「小德川流」是也。然所謂二五者，亦逐件分析言之也，究竟五行一陰陽，不過只是乾坤二氣，得乾道之多者成男，得坤道之多者成女，只這二氣交感，便化生出許多萬物，《易》所謂「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既有萬物之後，則萬物各自生生而變化無窮，《易》所謂「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也，這便是生人的根因。此生天生地生人者，《易》書上邊俱曾説過，周子不過借圖發明，亦未爲奇，獨是人之所以合天，《易》書上邊只説得「大人與天地合德」一句，不曾細細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周子卻將天地間人盡數與天地配合，又不是矯揉造作，真是奇特。其言曰：「人與萬物雖同是無極二五所生，然惟人則是得其秀而最靈，試將人來配天地看：天地静而生陰，而人之形則陰之所生也；天地動而生陽，而人之神則陽之所發也。知天地有五行，而人之五性則五行之所稟也。天地有妙合而凝，而人之五性則有感動；天地妙合而凝，則男女出；人性感動，則善惡分。天地一生男女，則男女自會生出許多萬物；人心一有善惡，則善惡自會做出許多萬事，且看那一件不與天地相似的麼？既與天地相似，則人人自當與天地合德，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乃人之品格萬有不齊，此爲甚緣故？只爲不曉得「人極」兩字，不曉得人極，便不能立人極，惟聖人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立人極焉。中正即《易》中「龍德中正」之中正，仁義即《易》中「立仁與義」之仁義，定即所謂「品節以齊一之」也，静即太極之本體。太極以静爲本體，以動爲用，人極亦以静爲本體，以動爲用。周子自註：「無欲故静。」「無欲」「無」字直與「無極」「無」字一樣看。天地一有所著，便落氣，惟不落氣，故謂之太極；人心一有所著，便入欲，惟不入欲，故謂之人極。是主静者

即主於理也，無欲則純乎理矣。「立」字尤見得主靜是體，蓋體立而後用行也。「人極」兩字雖是創闢，然與太極原不是兩箇，在天地言則謂之太極，在人心言則謂之人極，總之，只是箇理字，在人身上親切看來，又只是箇性字。故程子說：「性即理也。」如此看來，聖人豈不與天地合德的麼？既與天地合德，則自然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矣。此是《中庸》上說「自誠明」之聖人。吾輩人人原具有聖人本體，原該人人與天地合德，只爲氣質既殊，便不得不用工夫學力，所謂脩之也，脩之便是君子。《中庸》上說：「自明誠謂之教。」蓋通大賢以下，凡湯武一輩皆是也，下此便氣質益殊，又不肯用工夫學力，所謂悖之也，悖之便是小人。這小人不是生而小人，小人亦得天地之秀，形生神發，具有五性，亦件件與聖人一般，只是不肯用工夫學力，不肯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便恰恰做成了一箇小人。他要做小人，亦無奈他何，只是周子「吉凶」兩字下得好。如何叫做吉？吉是好處，好處只管上達，上達到極處，總謂之吉。如何叫做凶？凶是不好處，不好處只管下達，下達到極處，總謂之凶。君子脩之只是箇人，到後來極至處，與天地合德，直與天地參那箇吉，豈不是箇吉麼？小人悖之，悖之亦只是箇人，到後來極步處，不能與天地合德，直與禽獸伍，那箇凶豈不是箇凶麼？這樣看來，天與地與人總不過是這箇太極。太極者，道也，所以《繫辭》上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剛柔者，天地之道也，即所謂太極動靜者是也；仁義者，人之道也，即所謂「仁義立人極」是也。不但如此，即生死之說極是難知，然即此圖觀之，人之始生，不過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則其終死，亦不過還天地之理氣而已，一切幻妄之說俱不足以惑之也。

由此觀之，天地間絶大疑惑，絶大學問，只消閱此圖，讀此說，便自瞭然，周子真是孔子以後一箇開天亞聖。然仔細看來，都不是周子一毫造作，都是《易》書中原有是理，故周子亦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是周子作圖立說本意。吾輩今日看了此圖，讀了這說，不可徒作一番講論，要知安身立命卻在何處，吾輩今日只是「君子脩之吉」一句。脩之如何？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已。能立人極，則與天地參而吉，不能立人極，則與禽獸伍而凶，更無中立的道理，願同志諸公各自勉旃！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八《寄孫楚池師丙申》　若文弨所業，則在《鷄鳴》之三章矣。在鍾山幾五載，幸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至於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始文弨初至時，肄業者百數十人，今則倍之矣，每課必卷卷而評校之，但苦年力漸衰，精力不及，而實不敢以慢易處之，是以幸免於愛憎之口。每思人當中年以上，讀書實難，唯童髫穎秀者可教之，以《五經》爲根柢，庶有異於俗學之陋，而不貽終身之悔恨。與前學使者言之，因選得四五人，皆年十四五新入學者，送院受業，每月定期考校者六次，爲之析疑陳義，且察其成誦以否，而究竟能副所期者絶少。雖至今羈縻弗絶，然窺其意念，似終不若時文之可悦。高者亦不過諧聲屬對，爲詩賦之用而已。所謂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不信然乎？文弨家貧，唯仰束脩所入，故不能辭講席而不居。然亦非徒食也，所梓書院諸生課義二册呈覽，其於吾師公正論文之旨，未知有合焉否耶？

法式善《存素堂文集》卷二《成均學選録序》　乾隆甲寅，法式善再官成均，既倣前此刊刻課藝之例，輯制義若干首，附以五言排律，序而行之矣。敬維乙卯春，僦直西園，蒙恩召見，諭：「太學造士之法，制義僅帖括之一端，宜進以詩古文詞，庶幾窺見古作者堂奥。且制義不從古文中出，則氣不盛，筆不遒，即制義亦必不工。」大哉聖言！誠萬世爲學者之標準也。法式善禀承睿訓，退與諸生朝夕討論，月試制義經義外，兼試之詩古文。諸生中究心於此者，固樂以才自見，即素未嫻習者，皆得勉勉循循，觀摩興起。今行之三年，乃擇其尤者，彙爲一集，名之曰《成均學選録》。非專取九變復貫之義也，昔梁昭明甄錯歷代之文，謂之《文選》學。少陵詩云：「續兒誦《文選》。」又訓其子云：「熟精《文選》理。」宋景文自言手鈔《文選》三過。選學之見重於前代如此。我朝恢張文治，尊崇儒術，凡試新進士以詔、疏、論、詩，試庶吉士以賦、詩，試翰林以賦、疏、詩，其體制皆備於《選》。高文典册，於是乎取之。矧太學爲儲才之地，又邀聖訓諄切，不獨六館諸生當濡染風雅，爲和聲鳴盛之先資，而官太學者，有司教之責，所以講誦解説，誘掖獎勸之，使不自安於固陋，更宜何如其兢兢耶！諸生由是進而上之，秦筆草制，宣天子命于四方，庶幾無忝厥職，即揚休述烈，上追《子虚》、《長楊》、《羽獵》諸篇，亦可自託於不朽。美哉！斯編其始基之矣，法式善將拭目以俟之焉。

阮元《揅經室集》續集卷三《學海堂策問》　「儒」字造字之意何在？儒名始於何代？儒行始於何時？魯孔子時，顔、曾諸賢之儒行，所尊尚者何等事？所講習者何等事？其大指何在？當細繹魯國聖賢言行，在《孝經》、《論語》、大小戴《禮記》諸經經文内者，以求儒之正本大原而釋之。至於荀、楊及漢、唐、宋各家之説，且不必涉及，不必辨論。

自東晉劉宋至隋兼北朝，其間經史諸學皆是極精極博極明敏之時，南北朝人學力之專之銳之深，非後人所能窺企。中唐以後，人蔑視六朝，不知唐初諸經正義及敕修諸史，無不本於南北朝人，或攘或掩，實存而名亡。後人於南北朝之書多不能解，即如陸法言等之音韻分部，幸爲中唐以後人所不能解，故未經攘亂。韻學自國朝顧、江、戴、段諸君，始明古法，窮極精力，然皆久在陸法言等所定範圍之中。其餘如三劉、熊、徐等之於經疏，呂忱、李登等之於小學，庾蔚之、崔靈恩等之於禮服，徐廣、臧榮緒、姚察等之於史傳，皆非唐人所能及。唐初人猶讀南北朝人之書，天寶後知其學者鮮矣，試論而表章之。

今大小西洋之曆法，來至中國在於何時？所由何路？小西洋即今港脚等國，在今回疆之南，古天竺等處。元之回回曆，是否如明大西洋新法之由廣東海舶而來？大小西洋之法，自必亦如中國之由疏而密，但孰先孰後，孰密孰疏，其創始造曆由今上溯若干年，準中國之何代何年？西法言依巴谷在漢武帝、周顯王時，確否？六朝番舶已與廣東相通，故達摩得入中國。中國漢郤萌已有諸曜不附天之說，後秦姜岌已有游氣之論，宋何承天立强弱二率，齊祖冲之立歲差等法，皆比漢爲密，與明來之大西洋新法相合，是皆在達摩未入中國前也。至於唐時市舶與西洋各國往來更熟，元之回回法、明之大西洋新法如是古法，何以不來於唐九執法之前？九執法又自何來？且西洋又何以名借根方爲東來法也？其考證之。

唐宋人每輕視漢魏六朝人，以爲無足論。無論宋齊疏義，斷非唐以後人所能爲，即如邵公之爲人，絶無可議，其學如海，亦非後人所能窺。《公羊》之學與董子《繁露》相表裏，今能通之者有幾人哉！不能通之，而一概掃之，可乎？試爲漢何邵公贊。

《清穆宗實録》卷二二《同治元年三月中》 又諭：蔣琦齡奏請崇正學以端政本等語。我朝崇儒重道，正學昌明，士子循誦習傳，咸知宗尚程朱，以闡聖教。惟沿習既久，或徒騖道學之虚名，而於天理民彝之實際，未能研求，勢且誤入歧途，於風俗人心大有關繫。各直省學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閱試藝，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講義爲宗，尤應將性理諸書隨時闡揚，使躬列膠庠者咸知探濂洛關閩之淵源，以格致誠正爲本務，身體力行，務求實踐，不徒以空語靈明流爲僞學。至鄭孔諸儒，學尚考據，爲歷代典章文物所宗，理無偏廢，惟不得矜口耳之記誦，荒心身之踐履，尤在職司教士者，區別後先，薰陶樂育，士習既端，民風斯厚，海宇承平，奇衺不作，於以觀政教之成焉。

《清穆宗實録》卷五二《同治元年十二月中甲午》 諭内閣：前據禮部奏，廣東舉人揀選知縣桂文燦呈遞《經學叢書》四函，當交南書房翰林詳加閱看進呈。該舉人所呈各種，考證箋注均尚詳明。羣經補證一編，於近儒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經説，多所糾正。薈萃衆家，確有依據，具見潛心研究之功。惟古人通經致用，總以躬行實踐爲歸，經師、人師合爲一致，方能羽翼聖經，無慚名教。箋注始於漢儒，而鄭康成行誼篤實，鄉愚感化，至以鄭公名其鄉。其他經明行修者尤指不勝屈，可見讀書明理，必須體用兼備，不徒以記誦訓詁見長也。桂文燦既能潛心古訓，不蹈浮靡之習，務當益加刻勵，身體力行，勉爲有體有用之學，以備國家任使，書留覽。

《清穆宗實録》卷一九五《同治六年正月下》 諭内閣：御史張盛藻奏，天文、算學等事宜歸欽天監工部，毋庸招集正途學習一摺。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請設同文館專用正途科甲人員，學習天文、算術，並擬章程六條呈覽，當經降旨依議。兹據張盛藻奏，科甲正途，讀書學道，何必令其習爲機巧，於士習人心大有關繫等語。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途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爲儒者所當知，不得目爲機巧。正途人員用心較精，則學習自易，亦於讀書學道無所偏廢。是以派令徐繼畬總管其事，以專責成，不過借西法以印證中法，並非舍聖道而入歧途，何至有礙於人心士習耶！該御史請飭廷臣妥議之處，著毋庸議。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五《勸士條約》 學事多端，今約舉數則與諸生共勉焉，慎勿以爲迂濶而置之。

一在明學。《論語》開口便言學，要知所學何事？孔子豈教人爲詩文而已，次章言孝弟，所以盡倫言爲仁，所以復性三章戒巧令，所以立誠，此正是學的準則。明乎此，而後心力不至誤用，願各反復思之。

一在立志。學術明而志不立，言之雖切都屬散漫。孔子言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總是一事，只在爲己。今説爲聖賢便以爲迂且怪，一則視聖賢太高，一則恐妨於舉業。不知吾性命與聖賢同，吾倫常與聖賢同，吾官骸與聖賢同。孟子於此，大聲疾呼，反復曉示，豈欺人耶！何不思耶。至今日，人人攻舉業，不能人人掇科第，豈失意者都拙於爲文，總是得之有命，未可强耳。專攻舉業而不得，則必至兩失。專志聖賢而不得，猶不失我之真面，況以體諸身心者發而爲文，自然真切妥當，亦無不得科第之理。試清夜自思，舉先儒與眼前人較之，再

合我生平合計之，惕然猛省，立定此志，勇猛前進，庶不虛此一生。

一在靜坐。今志於聖賢而俗心習氣沈錮日深，何由拔出，必先靜坐以培養此心。先儒所謂借以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非徒習靜已也。每日黎明起坐，務將聲色貨利及一切閒思褻慮儘力屏除，此即誠意慎獨之功，最爲喫緊。持之不已該貫動靜，使此心空空漸復我虛靈之本，則神不外馳，氣亦漸平，養德即以養身，心境洞遠，無所往而不可矣。

一在敬容。凡出入起居，行止坐卧，一切酬應往來，皆爲學之實地，亦以驗存心之實功。務須莊敬，勿涉惰慢。始若甚拘，久則日强。人或譏笑，亦斷不可爲所淆惑，失其故步。若浮躁淺露，輕儇肆傲，不惟失德，并鮮厚福。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一在師友。予無實得愧居師席，但諸生既相受業，則凡所講説均須静聽深思。如有不合於心，不妨質問，切不可漫然聽之，漫然應之，亦漫然置之。朋友相處，須虛心平氣以勸善規過，求輔仁之助，謔浪徵逐固屬不可，爭勝尚氣尤須深戒，能收嚴憚切磋之益，即爲追聖軼賢之基，古人所重，生等勿忽。

一在勤業。所讀經史須分日温習，總要反求諸身心，勿徒爲出題作文計。作文、作詩要宗理法，尤須獨出心裁。凡油滑堆砌庸濫剽竊之習，務須切戒。更要先將得失計較念一切除去，使心不二用，思方能入。凡此皆今日要務，專致乎此，未免外馳。然苟志向既定，此等皆可以收其放心，覘其得力正可交致斷不慮兩妨也。

一在儉用。儉以足用，儉以養福。一切衣服飲食、應酬往來皆須各量分位，各量境地。勿思悦人，要求己心之所安而已。語云：儉用勝求人。真千古格言，擴而充之，有無窮受用。然在少年氣勝者每畧不經心，徒貽後悔，願及早思之，知足知止，非迂闊之言也。

右數條約舉大畧，苟真實爲學，自能擴充。若晝之所爲，夜必記之，以自省自證，實悟實修。此古人爲己真切之功，亦惟有志者自爲之。總要豎起脊梁，立定脚根，做一箇大丈夫，方不虛天地父母生我一場。若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縱博得科第，於我何干，願各精思之，勿自誤於目前，貽愧悔於他日也。

有志者果能以此數條切實自治，將日日檢身之不暇，豈待科條禁防之具哉。然有所不爲以專所爲，亦自有不容已者，因并列之以爲諸生戒。

一戒放蕩。如嫖賭及吸食鴉片等事，即農商之安分者尚不肯爲，身列儒林至以此等事相戒，似乎薄待諸生，乃近來士習不端，競尚浮薄，以此等爲風流，爲大方，愈趨愈下，淪入卑污苟賤之流，身名敗裂，上貽羞於祖宗，下不齒於鄉黨，清夜捫心能不自愧。至於酒食徵逐，廢時失業，亦敗行檢。願生等痛切相戒，砥礪名行，以期上進，勿甘暴棄爲也。

一戒鑽刺。名節爲立身之本。近來場屋之弊鬼蜮百出，即考書院其弊已有不可勝言者，究之得失窮通，均由天命，積學厲行，要須自立。君子必居易以俟命，豈君子之智竟出小人下耶！行險徼倖，徒爲失己，終無如命何。此理至明，何不思也。

一戒好訟。恃有護符，賣弄刁筆，顛倒是非，誣掩曲直，欺壓鄉愚，恐嚇鄰里，圖博微利，致人傾家蕩産，以取快一時。卒之明有官譴，幽有鬼責，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究竟饒過何人？凡稍知自愛者，固不至此。如或有之，務須猛省痛改，轉禍爲福，勿終自殺也。

一戒驕矜。若無若虛，昔賢何等謙下。今人博一衿，補一廩，少年氣勝，輒揚揚得意，恃才凌人，真不值識者一哂。試思王、楊、盧、駱才藻何如，尚爲裴行儉所識，況今不如遠甚，顧自滿耶！無論聖賢事業終無止境，即仕宦功名亦期遠大，先器識，後文藝，諸生勉之。

俞樾《春在堂全書・賓萌集・議篇・學校祀倉頡議》　古者崇德報功，凡有功德於民者，必在祀典。是故農則祭先嘗，蠶則祭先蠶，使民反本追遠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興自倉頡始矣。謹按許慎《説文解字序》曰：「黄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别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蓋取諸夬。」是易結繩而爲書契，皆倉頡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經孰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然則倉頡之功，不在嘗與蠶之下矣。鄭康成注《周官》「肆師」曰：「貉，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夫兵者凶器，聖人所不得已而用者也。然既用其法，則不得不報其功，故雖以蚩尤之凶人，而亦祀典之所不廢，況倉頡親爲黄帝史，刱造書契以利萬世者乎？竊謂天下學校，上自京師，下至郡縣，宜皆建立倉頡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報其刱造文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倉頡祠既立，請定配享之位。衞恒《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然諸書多言倉頡，少言沮誦，意沮誦其倉頡之佐歟？今定沮誦爲配享第一。周宣王時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爲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既并天

下，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軍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姁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趙高其人均不當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爲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皋幽繫雲陽，增減大篆體，去其繁複，始皇善之，出爲御史，名其書曰隸書，是隸書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爲配享第四。配享既定，請定從祀之位。自李斯作《倉頡篇》，漢初學者以《倉頡》、《爰歷》、《博學》合爲《三倉》。嗣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平帝時楊雄作《訓纂篇》，至後漢班固又續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時郎中賈魴又作《滂喜篇》。而後之學者，因以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爲上卷，楊雄所作爲中卷，賈魴所作爲下卷，亦謂之《三倉》。凡此諸書，今惟《急就篇》尚存，餘竝散佚。然有功小學，許慎《說文解字》之書，蓋本於此，淵源所自，不可沒也。竊謂自司馬相如至賈魴六人，竝宜從祀倉頡祠。至許慎《說文解字》爲言小學者所祖，俾學者因文字而通訓詁，因訓詁而通義理，厥功甚巨，當從祀文廟，故不列於此。若夫言書法者，以羲、獻爲聖。言韵學者，以周、沈爲宗。實則破壞字體，變亂古音，斯乃六藝之皋人，八體之巨蠹，後之議者，無儳入也。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汪文端訓士》 汪文端公廷珍仕仁宗朝，在內則長成均，直上齋，洊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皆爲文學侍從之任。嘗選刊《成均課士録》，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爲己、爲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毫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爲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爲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曰裁僞，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朱子以爲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爲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冀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恉不出乎此。宣宗在青宮，文端盡忱啓迪，非法不道。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癸未，宣宗降手勅，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

陳惟彥《幼學分年課程・幼學規》 學禮　每月朔望昧爽，塾師率學童具衣冠，詣至聖先師神位前，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學童向塾師一揖；繼，學童互揖；畢，肅立，敬聽塾師講《聖諭廣訓》一則。

古者，凡入學必釋奠先聖先師，所以崇聖教而習儀也。月朔讀法，所以範民禮中，俾常知警也。講《廣訓》，亦讀法意也。

明敘　學童衣冠，務令整潔。袒褻趾履，禁戒宜嚴。坐立毋偏欹，長幼毋凌雜。几案書籍，亦當位置有倫，不得紊亂。《弟子職》云：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教弟子者，使知所職焉可也。

服勞　《曲禮》有爲長者糞之禮，又言謀於長者，操几杖以從，皆服勞事也。張橫渠謂世學不講，從幼便驕惰壞了，故以子弟不能安灑掃應對，極其弊至不能下天下之賢，所關不綦大哉！

館中宜令學童輪班灑掃，有可以習禮之事，亦宜令荷杖棒匜於側，不惟可去驕惰，且練筋膚也。慎勿以僕婢之事鄙之。

示罰　撲作教刑，古有明訓。然童子筋骨柔脆，鞭笞觸撻，豈所能耐？塾師務宜循循善誘，養其廉恥，使之樂從，而不率教，亦止責其掌股，萬勿撲頭撻背，致傷其腦氣，損及臟腑。

定課　每日晨起誦讀，午前習字、習圖、講解，午後溫書、學造語、習算、習體操。散學，燈下溫書，務當限以定時。講若畫一，授業多少，則視學童資質之高下。程、董《學則》言修業有餘功，蓋恐過勞傷身也。童子體氣未充，功課尤不宜太多。幾日所習，令載日記，呈塾師標日。能造語者，令作札記。

講貫　每日講書，塾師先解字義，令學童串講，塾師爲正其誤。明日使復述，能述始授下課；不能者薄罰，令溫舊業，次日再授。童子知識未開，全恃講解爲啓導。初雖昏貿，積久浸潤，自能貫通。近世授蒙通病，專令背誦。又或講解不得法，致有年已及冠，猶蠢蠢然未得讀書之益者，貽誤匪淺。特爲揭出，授蒙者幸毋再誤。

勤授　聚蕾不知事童子於一室，不監束之，不特不肯誦習，而顛撲跳舞，無益不爲矣，且往往有事出不測者。塾師務宜長居館中，必學童散學後始出館，既可免其曠功，且不致有他患。

休息　《記》言「藏修息游」，又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蓋學貴以時，不宜勞頓。西人百業，皆有安息日。道重養生，實合往訓。

每月朔望行禮、聽講畢，散學一日。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節，亦予假一日。惟有事請假，必學童父(兄)親告方准(休息日如出游，須師或父兄率之，不得私行)。

葉德輝《翼教叢編》卷五《湘省學約》　夫世運之興衰，繫乎學術。學術者，人才之根基，天下國家所恃以致治而靖亂者也。吾湘人才茂美，由鄉先正講明學術，不騖歧趨。國朝中興，彬彬極盛，其中如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羅忠節，傑出無倫。考其爲學，不外義理、考據、辭章、經濟，此四者，析之則殊途而異趨，合之則同條而共貫，亦在人觀乎其大而已。近日五洲大通，泰西挾其長技争勝中華，中學之外別爲西學，守正之士多鄙夷之，淺識之儒又詫異之，究之泰西之學，實出於中國百家之言，載籍具存，班班可考。皇上内撫中夏，外馭諸夷，飭各督撫創建時務學堂，大吏奉而行之，原欲講求實學，上副朝廷儲才輔治之心。迺自新會梁啓超來湘爲學堂總教習，大張其師康有爲之邪説，蠱惑湘人，無識之徒，翕然從之。其始隨聲附和，意在趍時，其後迷惑既深，心腸頓易。考其爲説，或推尊摩西主張民權，或效耶穌紀年，言素王改制，甚謂合種以保種，中國非中國，且有君民平等、君統太長等語，見於學堂評語、學會講義及湘報、湘學報者，不勝僂指。似此背叛君父，誣及經傳，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學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與吾湘人士約，屏黜異説，無許再行揚播，煽惑人心。其被誘誤從者，均宜悔改，尚其嚴身心義利之界，晰古今政學之精，究國家利病之原，探東西藝能之蘊，共相砥礪，期於有成。異日發爲事業，將與曾、左、胡、羅諸公後先輝映，斯湘人厚幸也。條約如左。

一、正心術。心術與學術相表裏，心術不正，縱學問淹博，適以濟其奸邪。當今滄海横流，事勢日棘，朝廷變通舊制，期於宏濟時艱。天下之士言衛道者，多守舊而惡新，言變法者多趍新而厭舊，學者徘徊觀望，靡所適從。而傾危變亂之徒，遂張其異幟，託辭救世，熒惑衆心，非灼知繩準聖賢愛戴君父，致一旦誤墮其術，將處則負慙名教，出則流毒蒼生，漁利弋名，卒歸喪敗。伊古以來，亂臣賊子，皆自一念之不正基之。凡我湘人，各宜省惕。

一、覈名實。今日議論，動言守舊、維新，而於新舊之實，或未盡知。所謂舊者，研經史，闡義理，以及詞章訓詁，致力頴精。此吾人應修之業，言學者不廢也。而株守帖括迂腐尠通者，託之曰吾守舊也，彼其講求西學皆異教也。如是而舊之實湮，舊之名病。所謂新者，講工藝製造之理，通環球政學之要，擇善而取，不恥相師，亦吾人應修之業，特以風氣初開，從事方衆，故别之曰新耳。而爲改制創教之説，持平等民權之議，逞一切悖謬之談者，託之曰吾維新也。彼其詆我者，皆沮撓新政者也。如是而新之實湮，新之名病。故非揭明新舊兩宗，學者仍恐誤會，徒啓紛争，無裨要務。今特辨析新舊之名，俾有志之士，進覈其實，嚴杜假冒，以正歧趍。從前湘省書坊出售西學諸書，慮觸時忌，取名新學書局，不料爲康學者，從而依託其中，以致惑亂人心，實堪痛憤。方今朝廷言學，中西並采，屢見綸音。吾輩草野寒儒，遵奉宸謨，豈於西學，尚有嫌忌已。商之坊肆，將新學書局，一律改爲西學書局，以免康學冒託，是亦正名杜害之一端也。

一、尊聖教。孔子之道，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乃乾坤所由以不敝者也。始厄於楊墨，孟子辯而距之，繼厄於釋老，昌黎辭而闢之，其綿延中國二千四百餘年不墜者，實賴有人扶翼張大之耳。今泰西諸教通行中國，較楊墨釋老爲尤甚，吾輩服習聖教，惟有惕厲儒修，提倡忠義，力行尊親之道，自求教養之方，國勢既張，儒效斯著，俾頑夫愚婦皆知聖人之教如日中天。《中庸》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行見彼都之人，漸染變化，吾教且盛行於五洲也。然扶翼張大豈伊異人之責哉？尚各勉旃，請自今始。

一、闢異端。南海康有爲素行詭僻，心迹悖謬，曾爲許尚書、文侍御參劾，綜其劣蹟人品，可知所撰《新學僞經考》一書，誣蔑古經，曾經禁革。今梁啓超乃煽其師《孔子改制考》之邪説，譚嗣同和之，謂其精探道奥，昌明正學，積非勝是，炫惑一時，遂至書坊射利翻刻，聞有稱爲康聖人之語。嗟乎！後生末學，罔識臧否，歧塗誤入，良可怪歎。狂瀾不挽，將有滔天之憂。毒燄復延，必成燎原之禍。兹特申禁書坊，不得刷售，務靖邪説，而絶根株。即已經誤購諸人，宜速銷燬，毋任流傳後學，貽害無窮。

一、務實學。中學以致用當務爲要，以博聞强記爲能。然時勢已亟，義主濟世，綜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辭章、小學各門，雖或從簡，烏可棄捐。張尚書《勸學・内篇》條舉分明，有限有程，可爲模範。宗旨既正，根基自立。西學如五洲政治，專門藝能，均須實力研求，洞見原本，不必存菲薄之心，亦無蹈張皇之習。至於綱常禮制，國俗民風，西國遠遜中華者，不得見異思遷，致滋流弊。此後學會、湘報，倘有仍倡邪説者，定當公同駁斥，以靖澆風，期於世道人心，大有裨益。

一、辨文體。文所以載道也。唐王勃李賀輩天才穎異，識者猶謂非遠到之器，無他有文而無實也。國朝沿明之舊，以制藝取士，法律綦嚴。近時風氣大非，或剽竊子史，或闌入時事，甚且綴緝奇字怪語，不知音義，無可句讀，文風幾於掃地。乃持文衡者，大半茫昧，動爲所欺，此以是投，彼以是取，輾轉倣效，循而不變，必至科目無一通人。宜朝廷以時文積弊太深，改試策論也。然試場策論，非有學術能文章者主持之，其弊殆比時文更甚。觀湘報所刻諸作，如熱力、漲力、愛力、吸力、攝力、壓力、支那、震旦、起點、成綫、血輪、腦筋、靈魂、以太、黄種、白種、四萬萬人等字眼，摇筆即來，或者好爲一切幽渺怪僻之言，閱不終篇，令人氣逆。若不共懲此弊，吾恐朱子欲廢三十年科舉之説，將行於今日。昔歐陽文忠知貢舉，痛恨新體，擯斥險怪奇澀之文。良以言者心聲，言既不軌，心必不正。先於進取，嚴爲剖別，庶幾國家得有用之材，不至以趺踶叀駕者害天下也。朱子云：「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又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説道理，初不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先哲名言允宜服膺毋失，文章與世運爲升降，果文體由降而升，世運亦自此卜昇平矣。

一、端士習。《論語》子貢問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竊揆其義，士雖身未通籍，當知有天下國家之責，使繫念於衣食居處，而酣嬉安逸之是求，則其分之所應盡者，必多缺失。況今日之士，以衾緣爲學問，以勢利爲功名，以徵逐戲謔爲交游，以傾軋爭鬬爲事業，干預詞訟，牴忤官長，閒居放議，顛倒是非，廉恥盡亡，名實不副，猶靦然自命曰吾士也。噫！士習若此，欲中國之强其可得耶！夫士居今日而圖强，必由孔子之語，心知其義而力行之。觀於前哲范文正爲秀才，即以天下自任，卒爲北宋第一人物。使中國之士皆以范文正自期，激厲憤發，不狃故習，毋責人，毋恕己，日繩其所習，必圖於天下有濟。即無范文正之遇，不克顯功業於一時，而人人有折衝禦侮之心，隱若敵國外人自毋得欺陵之況。有志者事竟成，他日建奇策奏殊勳，必由學校奮興之力也。吾湘繫全局安危，同志諸君，當各以天下自任。謹立學約，期共勉遵。

吴燮臣《求實書院學規續鈔・湘輶叢刻摘録・全屬勸學通諭》 示全屬生童知悉：夫學術正，斯人材興，人材興，斯治化盛，此一定之理，無古今中外一也。楚地多材，稱於古傳，中興將相，多出湘中，以故耆學魁儒，後先踵接，流風餘韻，沾溉無窮。使者奉天子簡命，視學此邦，深以讀陋眇聞，不克與多士昌明正學爲懼。顧聞近今風尚稍異於前，爲新學者，輒以守舊爲迂繆。爲舊學者，亦以求新爲詭奇。夫學何新何舊，但冀有裨實用而已。恭讀九月初一日懿旨，一切政治有關國計民生者，無論新舊，仍應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廢食。煌煌聖言，治術然，學術何獨不然也？使者言學不欲過爲高論，亦不敢矯立異同，粤有數端，願爲諸生縷述之。

一曰門徑。入燕而走越，入吴而涉河，未見其能至者也。《傳》曰：「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誠無門徑，入道何由？《語》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聖人弟子，廣之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近人姚惜抱先生之言曰：「義理、考據、詞章，闕一不可。」此邦先正曾文正公，又增經濟一門，以合四科之意，皆所謂門徑也。學者能就性之所近，自擇一途，積日爲之，久而不遷，學未有不成者。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是誠在爲之者矣。

一曰次敘。《學記》所言，入學考校，小成、大成，次第秩然。《論語》言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亦其敘也。晚近學者，五經未畢，即思作文，偶涉羣書，又矜閎達，是乃躐等，何有於學！古之士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今宜略師其意，凡習何業，皆宜依類以求，由淺入深，無取凌雜。即如治經，先求文字詁訓，以次及於名物象數、大義微言。若謂能通文字詁訓，即經學止境，抑或不求文字詁訓，輒謂可得大義微言，皆爲無敘，雖勞寡獲。《記》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願學者知之。

一曰務本。有子以孝弟爲爲仁之本。孟子言，國本在家，家本在身。蓋未有本實先撥而能立事成業者。晚近士夫務爲新異，動以儒先之學爲無當於治，顛倒白黑，惑世滋甚，殊不知事變之來，正坐不明儒先之學之所致。豈真有修儒先之學，而反激成此世變者？故士無志於學則已耳，有志於學，必以多讀儒先之書爲本務。

一曰致用。後世之譏儒者，動輒曰迂，曰瞀。儒之爲道，豈有致人迂瞀者。推其受病之源，則由分帝王、儒生爲二學。三代之時，國子、庶子與庶民之秀者同學，其所學皆治世之事也。後世漸失此義，以爲儒者但習章句，苟非入官，不必治政書，此迂瞀之所由致也。不知孔子爲學宗旨，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孟子稱堯舜法先王，荀子稱堯禹法後王，皆帝王之業也。苟明此義而求實用，自可

雪迂瞀之恥矣。

一、曰求通。歐美諸洲之國，書籍繁富不下於中國，今之所譯特其萬分之一耳。若謂異國書可不必讀，豈國家設局譯書之本意？況譯書之議倡於曾文正公。鄉先正固深欲多士之讀之者，閒嘗謂前人讀亞洲之書即謂之通，今人不讀五洲之書尚不得謂之通，蓋難之也。多士倘能習其文字語言，多讀未譯之書乃爲盡善。若猶謂已譯之書可屏不習，豈非迂論。特中有得失，學者當善自擇耳。

一、曰去浮。當世士人有兩種通病，不足爲學。一則富貴利禄之外，別無所嗜；一則略涉中外各書編目，傲睨羣倫。二者之失不同，而於人已皆無所得，其故由於浮之一念誤之也。多士務宜痛除此習，力求切實之事。此邦故多賢者，倘爲道日益共濟時艱，諸生之大願，抑亦使者所深幸也。

吴燮臣《求實書院學規續鈔・湘轅叢刻摘録・靖州勸學示》　爲勸學事，照得人材以培養而始成，學業以鼓厲而益進。本部院下車之日，即有敦崇正學爲學門徑次敘諸告示，通飭各屬張貼學宫，諸生當已無不周知矣。嗣是按臨沅州，又爲沅水校經書院開示爲學大指，亦已發交該州鈔貼所屬書院，良以使者既來是邦，無日不望是邦多士勉爲國家有用之成器，以繼中興諸佐之鴻規。故立言不憚加詳，用意亦獨深切也。兹臨該州考試生童，詳閱各場文藝，其間材質聰穎，學問優長者固不乏人。而經書荒廢，文理不明，功令未諳，字畫差譌諸弊病十亦約有四五，其犯規尤大，如聖諭恭默違式及經文題解錯誤者，前已懸牌示警矣。細推致此之由，總緣州地偏遥，見聞不廣，既無逢觀蘭臺之卷軸，又無名師益友之觀摩，直届試期始行抱册，觸手致誤，情事可原。然默念諸生所居之地既如此，所習之業又如彼，則本部院前此頒發諸示雖屬淺顯，猶恐未可驟幾也。夫文翁之開蜀郡，選材課於學官；范甯之化豫章，擇尤習於便坐。薰陶之美，古今共談。而學使迫於考政，徧歷轄車於該州祇三載。一來與諸生僅入場數面，重以關防嚴密，衡校倥傯，冀欲商略其大端，苦乏從容之文暇，此心耿耿，莫藉一籌，輾轉思維，乃得就地設法之規，切近易行之事，與諸生共明其概焉。曰公購書籍。夫學者之於書籍，猶農之於耒耜，工之於規矩也。農無耒耜不能盡穡事，工無規矩不能致方圓，學者無書籍不能長神智，其理本昭然也。然而宋槧明本之珍貴，影鈔家刻之精良，絳雲天一之收藏，千頃萬卷之宏富，或資文鑒，兼藉校讐，今於諸生皆所不取。姚桐城曰：「諸君欲讀人人未見之書，肅願讀人人共見之書。」此誠至言，足爲世法。夫所謂共見之書者，古三經、二十四史、《通鑒》、《續通鑒》、三通、續三通、皇朝三通、周秦諸子、宋五子書、《文選》、唐宋大家文集、《名臣言行録》、《皇清經解》、《九朝東華録》、《大清一統志》、《方輿紀要》、《皇朝經世文編》及諸臣政書是也。凡此所列不過千金，州中不乏殷紳，當亦樂於爲善，或集裘腋，或擲珠囊，公議購儲書院與其家塾，俾諸晚學同切觀摩。在諸紳解一圍之金，成兹美舉，而多士受五車之賜，大庇歡顔矣。曰延聘良師。南皮尚書云，師不易得，書即無窮之師。此殆爲學者已得門徑，自知讀書者説法也。若夫篳路初啓，茅塞新開，讀經未知漢師宋儒之殊途，讀史未明紀傳編年之異法，欲於書中求師，其可得乎？昌黎氏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此亦至言不可以不知也。今爲諸生計，但須就鄉邑鄰近之中擇其行誼純篤，學問較優者從而師之。辨業以祛愚，教學以相長，啓迷途之覺悟，奉老成之典型，模範在前，知伐柯之未遠，朝夕相對，消鄙吝於無形，不大愈於無燭而夜行，舍舟而自涉耶！夫有書有師，其即可以成學乎未也？夫學以自得爲要，尤以刻苦爲先。假令寒暴不時，間之以別業；温飽自適，紛之以聲華，雖有圖書，視同冰炭，雖逢哲匠，不受斧斤，是乃廢材，何能成學。諸生必痛除其錮習，然後可以日新而輝光。今爲約明其義，治經以植其基，治史以習其事，治宋儒書以檢束其身心，治漢儒書以推求其禮制，治國朝諸臣之書以資其實用，治秦漢以下諸子集以博其文章。其中秉性各殊，學因所近，成功匪易，各專所趨，必先自定其指歸乃可以言其功課。夫古人爲學，視以歲年；先儒學規，各道所見。然或博陳其條目，猶恐遠大而難行。今爲諸生計，則莫如用兩湖書院及省城校經書院日記功課之成法，但就諸生所執之業，所讀之書逐日登册，標明習熟幾事，辨證幾事，疑義幾事，呈師批答。按時不踰，日計雖似零星，月計已可盈尺。藉覘勤敏，足警怠荒，其制即古《學記》之所遺，其事亦爲學堂所易辨，苟推行而弗失，必裨益之（摩）〔靡〕涯也。雖然專言勤學而不及於科名，非所以鼓舞士心也。夫取青紫如俛拾之芥，識者常陋其言；明經術爲利禄而然，班書特譏其事。吾儒讀書以用世，斷不爲世用而讀書。科第之名，庸何足論。然而師儒西面，曾稱稽古之榮；安車受徵，特美興賢之典。漢代重茂才之詔，唐時存干禄之書，匡濟之猷儲之於爾室，投時之具尤不可不習之平時也。今爲計之，厥有三端：曰制藝；曰試帖；曰楷書。制藝、試帖皆功令之文也。夫國家取士，本求盤錯之才；衆職需人，亦採梓梠之選。特以流家殊致，道必衷諸聖師；科舉因時，塗一歸於文藝。則奉皇王之法制，自是洪規；且代聖賢以立言，

豈云小道。所試雖限以繩尺，立意獨見其閎深。珠玉在胸，靡不山輝而川媚；芷蘭貽韻，輒令意遠而神馳。是以偶覽一篇，可識作者之情性；彙觀諸卷，足知民俗之純疵。如鏡照形，媸妍畢露。如衡度物，輕重立分。然則爲文者猶欲以兔册勝人，贋鼎求售也，能乎？否乎？諸生務宜探經史之奥，綜丙丁之編，遵欽定之文，合國初之式，勿循庸腐，勿蹈空虚，勿惑新奇，勿流詭異，則趨向端而進身有自矣。至於試帖，乾隆始列於試場，諷詠足資以鳴盛。原其初矩，則出於虞歌；立爲制科，則著於唐律。廟朝大典，用譜於樂師；軍旅凱旋，遂衍爲鐃唱。偶舉其例，斯學宜宣。乃此間之詩，大率俚俗而不文，抑且仄平之失葉。形其醜狀，何止牛鬼蛇神；繩以禁條，奚啻蜂腰鶴膝。總由平日未嘗肄習，臨場勉强屬詞，韻既難尋，語皆塞口。嗣是以後，凡學童就傅，父兄師長，皆須取古詩、唐詩、及國朝名人詩集，試帖，教以諷歌，俾知聲律。楚爲騷客，無忘屈子之遺音；價重雞林，庶續香山之韻事矣。若乃楷書，亦獻藝時所不能離者也。夫鍾、王之妙，虞、褚之神，非可盡能，固難相强。然或學書致池中皆黑，實病徒勞；臨摩臥碑下數宵，知爲附會。若斯之類，亦無取焉。乃如此間字體譌誤，累牘連篇，惡上安西，猶以爲古法，席下从帶，反以爲正文。其不解象形，等於人持十爲斗；其不明會意，同於馬頭人爲長。詭更正書，有違聖制。斯亦方家所竊笑，而即使者所深嫉也。夫六書教諸國子，文字記於未央。唐設小學之科，宋有正字之職。迄乎我朝，好古諸儒皆揚叔重之觶，執經子弟咸習倉頡之篇。字學昌明，遠追漢世。諸生但能上讀《説文》，下覽篇韻。審其音讀，便可知繩糾之分；熟其形聲，自能辨牝牡之異。倘再繹柳公正心之訓，守程子敬學之言，則效麟士之鈔書，無非日課；觀鴻都之刻石，足訂經文。不尤三體之咸通，雙絶之兼美乎。以上諸事，皆按此間之積習，製爲平近之經方。使者語重心長，留此雪泥爪印；諸生一日千里，會看雲路騰驤。由是努力深求，進窺堂奥。則以前諸示，皆舉其隅；往哲成書，更堪自考。所謂運用之妙，在於一心，非可以言語盡也。爲此仰該屬諸生懍遵外，并須歸告其邑父老與其鄉先生大夫，言使者奉天子簡命，宣揚文治，整飭儒風之至意。務令絃歌被野，人盡知書。琴瑟在堂，家自爲學。庶偏隅涵化，同承東魯之宗傳；多士蜚聲，特顯南衡之奇秀。文學興而風俗茂，蘭杜長芳人才盛。而治化隆，菁莪濟美，則尤本部院所殷殷屬望者也。特示。

《南通師範校友會雜誌》第一期《教生指導法》 定章，初級師範學堂設附屬小學堂，以便初級師範生爲實事授業。又師範各科教員及附屬小學堂之堂長與教員務須會同督率師範生監視其授業，品評其當否，且時自教授之以示模範。夫教育之作用，合養護、教授、訓練三者。曰實事授業，則亦教授法之實習已耳。廣其義，正其旨，實地教育作用之練習是已。惟此實地練習之師範學生，非所謂教生乎。監視之，品評之者，非負有指導之之責者乎。而指導之法，非應準備於監視品評之前者乎。吾不知今之師範學校，盡設附屬小學校與否，校長及教員，果有所以指導之與否，而負是責而苦無其法者，或不乏其人，爲述教生指導法。

欲述教生指導法，則附屬小學校之由來，不可不一先思之。按各府廳州縣之師範學校，爲各府廳州縣普通教育之源泉，而當將來普通教育重任，儲善良小學教員，計普通教育之進步發達，而於現在又各爲其地之普通教育標準，研究新理法，示模範於府廳州縣，思有以改良之發達之者，則皆師範學校之本務也。師範學校爲達此目的之方便，於是設附屬小學校。

附屬小學校，與一般小學校同爲教養兒童之所，而從其所以教養兒童者，又有三説：

一、示範　示完全之普通教育模範於其他小學校。

二、研究　爲關於普通教育之新研究，而計斯道之進步及改良。

三、練習　使可爲將來之小學教員者，實地練習教育作用。

由第三説，則教生之練習，爲附屬小學校之特性，而與示範及研究并貫通其旨者也，其指導法誠有不可忽者矣。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三《通州女師範校第一次本科實習教授評案序》 謇以國民教育之不可無師，乃設師範學校。以女子教育之不可無師，與國民教育之尤須有母，更設女子師範學校。凡畢業我師範學校者，最終一學期必就附屬小學實習教育。而教授之實習，必備方案於未習之前，更加評論於既習之後。行之八年，都爲數帙，爲海内外教育家所嘉許。蓋教授之要，在以我之勢力布殖於兒童之頭腦，兒童之注意應我所期之約束已耳。美國哲姆斯博士，謂教授爲教習與兒童戰者此也。師範數載之教養，備戰具也，修戰術也。附屬小學之實習，戰事之經歷也。方案者，作戰之計畫也。評論者，使識其勝負原因之果何在也。而無戰之具者之不足與言戰也，吾恥之。有其具而無其術者之不足與言戰也，吾恥之。有其術而計畫不備，練習不聞，戰之後茫然於勝負之所以者，吾并恥之。雖然，世變亟矣，將冀我軍國民之有以戰而勝之，是不能無望於

教育此軍國民者，自端其戰勝之基。庚戌之冬，女子師範第一屆本科畢業，先是屬顧生爲之講授兒童心理之大要，養護教授訓練之原理，則更就所附屬之初等小學，實地練習并參觀其他小學校，事終彙教案與評論等爲一卷，一戰爭之紀略也。是非得失，海内君子，當有能辨之者。

傳記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邅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覩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市，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許嵩《建康實錄・陳下・高宗孝宣皇帝》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寓居京口。祖靈慶。樞少好學，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

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引爲學士，命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三部，一齊發題，論者縱橫，樞隨問剖判，應接如流，論者拱默而退，綸甚奇之。

及征侯景，留書二萬餘卷與之。常閑居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葛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論，稽之篤論，亦各從其所好。」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

陳天嘉元年，世祖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每王公大人有饋餉，辭不獲免者，十分受一。屬世亂，所居盜賊不入，依托者數百家，皆得全。樞目精洞黃，能視暗中物。常有白鷺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年八十六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宋書・周續之傳》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于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並《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

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于時艱；明揚之旨，潛感于穹谷矣。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

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

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奥，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

《南史・陸澄傳》 陸澄，字彦深，吴郡吴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略】

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悦爲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慚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並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説。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虚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梁書・劉杳傳》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虚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毘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梁書・伏挺傳》 伏挺，字士標。父芃，爲豫章内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悦，謂曰「顔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周書・樊深傳》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早喪母，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除蕩寇將軍，累遷伏波、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丘子，遂歸侍養。

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絶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患痹，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于汾、晉之間，習天文及算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因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

太祖平河東，贈保周南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於謹引爲其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除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遷開府屬，轉從事中郎。謹拜司空，以深爲諮議。大統十五年，行下邽縣事。

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嘗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墜地，損折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萬紐於氏。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疾卒。

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辯，故不爲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撰《七經異同説》三卷、

《義綱略論》並《目録》三十一卷，並行於世。

王欽若等《册府元龜》卷五九九《學校部・講論》 後魏陳奇與河澗邢祐同召赴京，秘書監游雅引入秘書省。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脉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回望兑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雅性護短，因以爲嫌。

《全唐文》卷七三九周墀《國學官事書》 國學官郭彪之，太原人。幼即攻儒家書，後得大通周公、孔子旨奥，又能明百家流落之言，樂苦躬自養，不愛苟受禄。宰相聞，以東國學風醲久，學者不得官，其中以豪人，使授業者迷經，顓業者墮心。元和七年，詔彪之爲國學助教。彪之承詔而來，拜祭酒司業已，即詣學，乃家於學焉。【略】每凌爽詣論堂，坐高牀，召七學諸生，居不施廣裀長席，俾鄰臂而坐。澄震聲音，分析典訓。至於一詞間，咸以俗理相諭，了入於諸生心胸中，使蒙者縱歷千萬日亦不失其來。由是得諸生，每歲累及薦擢於有司。彪之禄給矜孤，餘即謀買居於山泉間，蔽掩其光明。

《二程外書》卷一一《時氏本拾遺》 明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宋史》四五九《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强學，日誦數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吕本中疏其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説聖賢教學之門及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略】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宋史》卷四五九《胡憲傳》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静慤，不妄笑語，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誦習其説。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彦質、范沖、朱震、劉子羽、吕祉、吕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召之，憲辭母老。及彦質入西府，又言於上，趣召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遣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悦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襲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一〇《潘生子順哀辭》 潘生子順以民間俊秀入邑庠爲弟子員，居館下，温純雅飭，執經書聽教誨，未嘗有怠容。朝則正襟危坐，口誦書必滿數百遍，肄課業必脱藁乃止。暮則還舍，雖三鼓聞讀書聲，其勤如是，可謂知問學之功矣。生少喪父，事大父，盡敬慎之禮；奉母氏，盡恭順之節。於伯叔昆弟，而敦睦之風藹如也。其行如是，可謂知孝弟之道矣。昔閔子騫以孝友之實，人無間言，而孔子稱之。生年甫及冠，而孝弟問學頗聞於人，他日所就，又豈可量耶？予方與生論古聖賢之奥，使其存心以會理，考經以爲辭，鑽研磋切，期于有成，以備國家之用。嗚呼，孰謂生遽去予而死乎。傳曰：天與善人。又曰：仁者必有壽。昊天蒼蒼，曾謂其可信乎？且人庭訓素聞而學問之功素習，命之云短，猶或惜之，況生幼居廛市，因失怙而趨庭之言頗踈，然以其童稚入學，而勤學勉行，有進無已，殆若素聞而習者。然是豈予教養之所至哉？亦生資質有過人者，而不可以世類尚也。於乎！今命止於斯，予誠不能不惑夫造化者矣。今將以月日葬，兩齋之友合鄉之大夫士咸爲詩以悼之。予既嘉生之學行，而又憫生之天不得以遂予之望，因爲哀辭，以抒予哀。辭曰：

已乎潘生，人之不淑兮，天惟其宜。既勤學兮，壽不之施。昊天蒼蒼兮，其亦何爲？已乎潘生籲其悲。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一五《東阿縣儒學訓導黄先生墓表》 東阿縣儒學訓導黄先生諱珏，字某，別字憺翁。其先自江夏徙南康之都昌，宋隆興進士諱灝，從朱文公受道學，國史有傳者，其七世祖也。元盛時，與虞文靖、范文白遊，諱石

者，其曾祖也。祖諱愷，錢唐縣學教諭。父諱某，南安道源書院山長。母葉氏，白鹿書院山長青叟之孫。先生生於元季兵亂之際，稍長，而端重喜學。時舉家竄匿巖谷中，山長公愛之，取瓦石書《孝經》、《論語》授之。手捧瓦石，誦不輟口。十餘歲，益有志，而家貧，然松明以繼晝。盛寒衣薄，則擁衾危坐，率過夜分乃寐。金華朱悦道通濂洛性命之學，而德行淳篤，爲星子知縣，先生從之遊，甚見許與，傾底裏以授之。朱官滿而遷，裹糧往從卒業。洪武乙丑，縣令丞聘爲學訓導，躬勤以率諸生，而優柔化導，諸生翕然起而從之，後多成名以去。益廣學舍，加於舊規。丁内艱。服闋。改上海縣學訓導。尋丁外艱。服闋，陞南陵縣學教諭。無幾，調安東縣學。徵修《永樂大典》，被旨試文章，先生第一。蓋將用之，而以老疾辭。《大典》成，受賜賚，復還安東。其纂修居京師六年，而安東之學者科舉不及數，考滿，循例降訓導。吏部侍郎師公審察一時教官學行無踰先生者，遂奏授東阿。東阿，師公鄉邑也。明年，陝西布政司聘考鄉試。又二年，卒於東阿。永樂壬寅八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六十有六。娶高氏。子男二：森、磊。女一，浙江布政司參政熊本誠其壻也。孫男二，女一。

先生天資淳篤，既傳其家學，又得良師，躬勤而弗懈，於經史百氏皆究極旨歸。尤用志理學，而務實踐。其事親孝。親喪，三年不飲酒食肉，服除而哀不衰。友愛諸弟。與人交，久而敬，犯而不校。其儀貌儼雅，而温厚坦然，端静有容，望而知爲有德者也。恒語其學者曰：「昔文公先生謂我先人，此心要日與義理相親。吾未嘗斯須敢忘也。」泊於嗜欲，布衣蔬食，終身不渝。惟好學之志，自幼壯至老死如一日。所著有《鍾陵稿》、《廬南集》、《江海遺編》、《在公志》、《素行日紀》。

其歸葬也，祭酒胡公爲之銘曰：「不愧郭有道者。」吾友余正安尤知先生，間以所述事狀及其子森來，拜請表於墓。而刑部侍郎張公亦告士奇曰：「吾東阿黄訓導，文行於今誠不多見，宜必得子之文。」士奇與先生往還十餘年，其始識之翰林，是時天下老師碩儒皆以纂修召至，而先生表然衆人之中。前年從南京入朝，行道所經數千里，所得府州縣學，其師道之可稱者，先生一人焉耳。恒竊自嘆師道立則善人多，安得天下之爲師者，人人皆黄先生也。則於表之誠宜，而不復以辭。

解縉《文毅集》卷一一《淵静先生小傳》　先生諱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吴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晚號鑑湖老樗。自幼沉静少言，勤學不怠。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聲色不大而門内肅然。居喪無闕禮者，君子稱焉。肆力於古學，吴文正公招與共學，不往。虞文靖公歸自翰林，或勸挾所業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兀坐齋居，玩心高明，人莫窺其際。其來學者，亦弗拒。久之，教授桐江之上，慕而從者日盛，隨其材質誘掖之，爲學者師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之王烈、王通云。聖朝詔下，徵賢郡縣，衆方起之，曰：「吾壯盛年且不仕，今老矣，尚須禄位耶？」卒不起。至於振勵士風，扶樹教基，則深致其意。吉之文獻足徵，大抵皆其力也。晚年教其孫興、壽、榮，皆能文章。先生天性嚴重，有威儀。長身玉立，雙眸炯炯射人。鬚髯奮張，强横者望之屏風，而士大夫率以爲儀型。在治朝無所干譽，處亂世無所屈辱，誨人不倦，出於至誠，所過無後言，所居無惡聲，周旋規矩，從容大道，要之聖人之徒有成者也。

余學夔《北軒集》卷七《明吉安府學教授胡先生墓表》　正統庚申春三月辛亥，吉安府學教授胡先生卒。太守四明陳公暨貳守、通守、推府諸公皆往哭之，爲經紀其喪。郡中文武僚屬與合郡士大夫聞之，亦咨嗟涕洟，哀悼痛惜，以爲難得。冢子煒聞訃，自閩匍匐走數千里，將舉喪還葬故里北坑石佛山之原。河南左布政使李公昌祺銘其墓，煒復奉翰林修撰林公震所撰行實，求予文表諸墓隧。

廬陵以忠節著稱，師表百代，爲其人之師表者，非純誠節義，不能無愧於心。若胡先生者，可多得耶？遂次其行表之。

胡之先，光州固始人。其後有某者，爲福建鹽運使，子孫因家於閩，遂爲閩人。至先生之曾大父，諱耆，字栢壽，號遯翁，由鄉貢舉人辟爲漳州南靖縣户曹掾，廉介清謹，直道而行，輔令佐以行善政，平其邑治之不平者，使民之罹枉者得以直其冤，治豪民詭寄田糧之罪，使欲自經之貧民得免於死亡破家之禍。遯生榮祖，字宗華，別號草鑑。通經博學，以《詩經》辟爲福州古田教諭。元季兵興不就。洪武初，以明經舉爲郡庠司訓，傳道解經，懇懇辨難，門人虚至實歸。當時八郡論善教者，推草鑑爲首，蓋先生父也。母詹氏，有賢德。先生昷弟四人，伯兄實，仲兄寓，先生諱春，弟曰遂。寓字宜衡，衡膺薦拜中書舍人，與修兩朝實録，遷大理寺評事，致政家居。先生字宜年，平安其別號也。幼失怙恃，友於兄弟，敦義讓，士類稱其純篤，有揚播之風。二兄以其才學優邃，經史該博，命爲郡庠弟子員，使益精所學，遂有造詣。永樂甲申，以明經中福建鄉貢進士舉，會試中副榜，授義烏邑教諭。先時，義烏士子學業懈弛，科貢乏人，教官往往被謫戍邊。先生慨然以師道自任，集諸生館下，嚴立教條，以身先之，授經史，解要義，

懇切詳明，暑雨祁寒，衣冠端坐，無懈色惰容。晨昏誘掖，惇尚廉節。束脩之禮，峻却不受。諸生畏服，淬礪文行，大有成就，以名進士出爲顯宦者甚多。秩滿，陞柳州郡學博士。柳經子厚過化，士頗知學。先生以教義烏者訓之，士益奮勵。歷二考，丁母憂去官。服闋還朝，天官卿蹇公聞其善教，特選授重慶府學教授，以訓其鄉人子弟。先生中途搆疾，稽其程期，天官以懼巴蜀灘石險峻，劾以避難，左遷監漢陽于蘇稅，怡然就職。正統丁巳，撫州太守王公上疏舉先生，遂復故職，改吉安郡博士。既至，施教有方，嚴謹端肅，進退諸生，惟視其學，人不敢干以私。江西按察僉憲王公專督學校，以其有學有守，禮遇之，諭諸生曰：「胡先生之教，真可爲五忠一節邦師表也。」以疾卒於官。生洪武丁巳十二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許氏，有婦德，先卒。子男三，曰舉、曰墀、曰坦。繼孫氏女一。

先生家居事父母，處昆弟孝友，伯仲同居共爨食，凡六百餘口，多歷年所，雍睦協氣，內外罔間。出爲教官，以聖賢所授受者漸摩後進，若安定之教蘇湖，立師道，倡士子，以淑諸人，所至皆有聲。《傳》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弟慈所以修於身，教於家而致治平之效者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教化行則風俗美，天下之治，皆由於此。使世之爲師者俱本於廉介以倡諸生，何勞君相之作興斯文者哉！故表而出之，以爲校庠師之規焉。

余學夔《北軒集》卷一〇《弟常州府學教授學奭墓誌銘》 學奭字廷銓，予弟也。余系由宋工部尚書襄公靖之孫西融通判府君仲忠始。府君自曲江徙泰和之萬歲巷，歷五世，至人英，復自泰和徙千秋鄉之珠木里，子孫以文學行義表州里。曾大父友梅，大父德全，先世俱通《五經》，學古爲文辭。先父果確府君，贈翰林侍講，爲人篤行礪學，從元鄉貢進士劉雲章先生講經授性理之學，徵詣京，以疾辭。退以所學教授鄉里。學奭與予授父業，羣經、子史、百家之言，靡不通析。父子兄弟相師友，皆有所得。予以《書經》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入翰林。學奭以《易經》登永樂十年鄉貢進士舉，明年授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學教諭。潯居黔僿間，古狑犵之地，民雜猺獠，尠於義理。學奭以經義飭厲，學徒化洽，以明經舉爲嶺海先。考最，陞常州府學教授。辨疑解惑，授徒講經，勤勤懇懇，不厭不倦。門人浸漬漸摩，虛至實歸，仕於世者多聞達之士。時天下學官懈於其職，以私滅公，上敕大臣刺舉州郡，大理卿胡公概暨吏部侍郎王公讓往來巡撫江東，歸謂近臣曰：「余教授典常郡學，嚴師弟子之禮，析解經要，得孔孟之意，難得難得。」宣德辛亥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生洪武乙卯十月初三日，享年五十有七。母蕭氏，贈安人。配楊氏，廣東行省員外郎自立先生之女。子三：直、川、遷。妾蕭氏，子五：鏞、廣、舟、常、方。子婿劉、梁、郭、謝氏。女三，龍淮潛、劉先其壻也。一幼在室。孫二：崇禮、崇岳。孫女四。

學奭閫達端方，讀書悟大義。及冠，以其學爲黨塾師，迎致者爭踵其門。博學，雖地理醫卜之書，亦鑽研討集。教潯常二州，去而門人思之。其卒也，子川、遷具舟舁棺歸。以次年壬子三月癸酉葬本里社林坑之原。予與學奭志同氣同，先安人早卒，協力起家，卓卓有成。永樂甲申，予先以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陞檢討，侍講，在朝二十八年，學奭出教於外二十年，南北暌違，僅三會晤。予致仕家居，而學奭終於常州，慟哉慟哉，忍爲銘！銘曰：

其學也經明，其宦也有成。其承宗也八子，其垂世也令名。我銘實録，同氣之情。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五《羅教授墓表》 先生羅氏，諱仁，字汝寬，吉水桃林里人。曾祖仲哲，元鄉貢進士。祖時中，父養蒙，皆贈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先生自幼聰敏嗜學，與兄工部侍郎汝敬皆授業於家，通《書經》，然於諸書亦無不讀。攻爲文章，喜吟詩，操筆立就。其才思湧溢奔放，迥出儕輩上。弱冠，已能爲人師。久之，學益進，名益顯。武昌、新喻二學，皆請爲訓導，用親老辭。

永樂己丑，臨江府學又薦之，始以父命行。既受職，嚴師弟子之禮，於夫所以修己治人者之言，蓋惓惓然。未幾，以外艱去，居喪盡禮。服除，改邵武，又以其教臨江者教諸生。學圮於水，先生奏言府學費巨，非一縣所能爲，請均之諸縣。從之。學遂以成。秩滿績最，陞常熟教諭。其爲教益力，修《琴川誌》，以備考覽。歲丙午，廣東鄉試，請典文衡，其去取必公。常熟學舍久弊，乃捐貲爲倡，殿堂門廡，皆修治煥然華好。滿九年，又績最，陞温州教授。始至，即以十事告郡侯，申明教條，以作興士類。時已有疾飲藥，猶日坐堂上，進諸生講聖賢之道。而疾益甚一日，晨興，謂其子恒曰：「吾大期至矣。然自顧無所恨，汝曹勉之，勿墜先業。治喪用《家禮》，足矣。」復召諸生與訣別，翛然而逝。正統丙辰十二月癸酉也，年六十二。

平生事親孝，奉先敬，於宗族義，而慈於鄉黨，隣里和而惠。其撫孤恤貧，周人之急，不可一二計。其所爲詩文，曰《在泮集》者若干卷，藏於家。娶同邑劉氏，有婦道。又娶周氏。子七人：文、惠、類、恒、載、嗣、俊。女二，嫁某某。孫

男八人。恒奉柩歸，與諸兄弟以己未十二月初十日葬於其里之殊坑。少保永嘉黃公銘其墓矣，又來北京請予文表諸墓上。

羅氏故儒家，代有聞人，予與工部同年取進士，又同官翰林，因得拜其尊府君。既而又得與先生遊，父子兄弟皆予所敬禮者。其尊府既以德行重鄉邑，而工部之才望滿朝廷，功業滿邊隅，先生又表然爲名師，所以成賢才、裨政治者蓋不少。今皆不可作矣，則予之哀思可已邪？文兄弟致孝於親，切切焉圖其不朽，而以屬於予，故備書之，豈徒以見先生之賢有所本，亦使世之爲父子兄弟者，觀之或有所興起云。

彭韶《彭惠安集》卷四《鄭教授墓誌銘》　昔正統甲子，予童年遊鄉校，聞師言是科解魁黃公、舉人鄭公、林公、柯公，大爲一時壯觀，曰：「東南數舉所未有。」蓋大參、殿元與二郡博也。於是未識而心識之。迨將壯入仕，始獲識焉。四人者交莫逆，而以文章氣節相高，位不同，名實同也。柯、黃早逝，林、鄭猶巋然存。後鄭先生亦逝，而鄉邦落寞矣。予每爲嗟惜。茲先生之子徽來京，述事狀請銘。追惟夙懷，不可以不文辭。

按先生諱立，字克豫，號拙庵。世居城東倉邊巷。其遷徙派系，具見從兄嘉興府通判已墓誌。莆詩禮舊族也。先生之考爲信庵處士，富而好禮，邦人士賢之。先生早承家庭之教，沉潛穎敏，善記過人，號佳子弟。長遊司訓翁公長、僉憲劉公武之門。翁公優於史學，劉公長於經義，先生從之，皆得其所傳，古今事多通知。於《尚書》講究精微，大有造詣，故製文字，語新理到，名輩讓之。他經諸子亦時搜覽。方先輩解元玭期之甚重。舉入莆邑庠，遂繼擢鄉薦高等。戊辰會試，辭乙榜，卒業太學。又三年，爲景泰辛未，禮闈擬正奏三百五十人，先生名在選中。得旨留二百人，先生移副榜首列。嘆曰：「命矣夫！」不復辭，授易州學正。易當寇變之後，學頹教弛，先生白於巡撫都憲陳公泰，命郡衛修飾廟學，乃復舊觀。先生日坐躬教，與諸生共治經史《四書》，情同一家。日有課，月有程，如是者數載，文事勃興。次科癸酉京闈，得雋者四人。後累科益盛，郎署諫垣多有居之，易數十年未有也。歲丙子，江西鄉試，聘爲同考官。鑒裁惟謹，若謝大韶、羅應魁二殿元，皆是科所取治《書》士也。歸，遭父信庵處士喪，解官。服闋，改六安州學正。教之如易，而成材亦衆。成化乙酉滿九載，銓試居首。冢宰王忠肅公議擢瀋府長史，先生辭以母老，難北就養，乃陞饒州府教授。饒爲江右文物地，先生往莅，蓋不勞而教行矣。深爲淮王禮重，郡守至不以相吏。湖藩聘考試官，有懷金請託者，密俟驛舍。既見，嚴正懾憚而止。未幾，丁內艱，煢煢再期，不出户庭。釋服，將治行，忽得足疾，即乞老焉。養痾數歲，親朋過從，談論不廢，晚生因之私淑者多。壬寅四月六日，卒於正寢。距生永樂甲午十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九。

子男三：長即徽，鄉貢進士，娶張。次衡，娶黃。御，娶柯。女二，陳大同、林叔重其壻也。孫男八，曰相、曰楫、曰楙、曰彬、曰霖、曰楨、曰材、曰希文。御與相俱邑庠生。先生器宇俊整，動止矜嚴，取與不苟，交遊以類。加以學問之充，羣行之富，主學南北，並善舉職，聲聞四馳。故一時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嘆其爲名師儒云。何殿元少相好，既貴不改，卒以女女御，人謂能全交。易州教條，至今人猶誦法，没而配祀于文昌祠。饒人亦有哀思之什。惜乎不大用而止此也。徽才如其志，不安小成。然則先生之未發洩者，不其大於後！余重徽請，追爲之銘。墓在鳳凰山之原，葬以甲辰年十二月庚申日。銘曰：

人亦有言，本碩末茂。匪無明徵，時有邂逅。嗟若先生，資深德厚。胡展不舒，胡用不究。儒穉以口，鼎食也後。抱玉長終，竟獻莫售。有奇其逢，以須其胄。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二《歸來稿・道州學正梁先生墓誌銘》　嘉靖乙酉秋九月二十四日，司訓恕齋梁先生卒於華亭之學舍。先時道州學正以闕告，吏部選學行著聞者，奏以先生爲之。命既下矣，月餘，邸報至，衆方悼先生不盡所施於吾，又歎先生之久淹而卒不聞此命也，相與誄先生行誼爲狀，以其子沆等來乞予爲葬銘。先生在吾學，爲東齋師。予，東齋舊生也。歸田五載，辱先生知愛，若素交。子弟又辱先生教。先生已矣，予何以慰先生，而銘可以辭也！

梁氏之先，本長沙人。宋殿中丞鼎嘗守吉州，樂西昌山水，遂卜居焉。其後屢遷，至諱子祥者，始定居廬陵之白沙鄉，實先生二十四世祖也。高祖朝昇，曾祖用宏，祖承威，考爾衷號怡庵，並隱弗仕。承威父子俱以年高厚德賜章服，鄉里榮之。妣蕭氏，泰和西州黃門某之女。弟實生三男，先生爲之長。少穎敏力學，不煩父師。爲文務典實，去浮華，論學宗紫陽朱氏，於鑿説支詞，蔑如也。成化己亥，歲大祲，寇起，家業一空。先生策功罔怠。尋丁內艱，葬祭一以禮。甲辰，補邑庠生。提學署其文爲上列，自是學益閎肆。每私試，常冠諸生。弘治壬子領鄉薦，凡五試春官不利，而志不少衰。甲子，復治行。怡庵命之曰：「甲科得否，誠有命。此行脱如舊，何如作儒官，及老眼一見哉！」乙丑，遂拜衡山學諭之命，遵父訓也。衡山科第久乏人，學政亦弛。先生至，抗顏當席，禮賢懲頑，儀

範肅整。有孤貧而行束脩者辭之，曰：「吾期教之成而已，意不在是也。」上官俾攝縣事，復辭曰：「學吾職也，理縣政，則荒吾學政矣。」上官弗能違。既而尹復缺，曰：「署縣非梁教諭不可也。」强委之。訟至即決，科罰一清。兩月間，政聲流聞，舉邑按堵。方伯吴公某稱之曰：「真賢良也。」己巳，丁外艱。服闋，改浦城學。浦城之人才，猶衡山也。先生雖訓廸匪懈，竟以績效弗稱，左遷吾華亭。華亭近歲多良師，先生至，士益感奮相淬礪。自己卯至乙酉，上春官者十餘人，連得第者尤衆。士方喜先生之道行，而先生已厭世矣。嗚呼惜哉！

先生性剛方，尚義節，遇事英果。有不平當辯者，雖貴要，無所詘。或勸以少遜者，曰：「我何有於官哉！吾與之論弗勝，棄吾官以伸公道可也。」當其勁挺，人或不能堪。事已，釋然無絲毫滯於心曲。或行有未當，雖下人言之，亦立從。人以是知先生之無他，蓋久而益信服云。

先生初娶蕭氏，曲山大司馬文昭公族，有賢行。繼娶綦氏，衡學生祖綬之姑，知書達禮。以先生好面折人，常婉辭勸止，裨益良多。先生歿，諸子咸在家，獨力殯斂，松人皆稱之。子男三，長即沆，綜理家政。次淙、次淘，俱縣學生。女一，適泰和池頭王黄門儼之孫守。孫男四女三，俱幼。沆及淙、淘扶先生柩歸，將以年月日葬某鄉之原。諸生稱先生不汲汲於求名，而名以成，不屑屑於爲家，而後以昌大，不媿婀徇時，以不至高位，而其道已暑見於行。其行義足以有立，惟斯言以足據以銘先生矣。銘曰：

白沙之鄉，鬱鬱崇岡，先生所藏。不竟厥施，惟執弗隨，而其中匪虧。我作銘詩，非曰予私，惟諸生之辭。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二一《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予友唐君道虔以貢待選京師，居二年，得撫州訓導以行。未至濟州二十里，卒于舟中。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十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其弟欽訓以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嘉定縣何家港之先塋，來請銘。

君姓唐氏，諱欽堯，字道虔。其先蜀人，宋時有以道者爲太醫院提舉，從康王渡江，因家浙之紹興。其後世世爲醫官。元元貞中，永卿爲平江路醫學教授，始占名數于嘉定。二世至守仁，以賢良方正薦于鄉，爲樂清主簿。又四世，君之考埻爲博士弟子，蚤卒。君少孤，贅於沈氏。然事母孝，家雖儒素，甘旨常具。爲學生，所得廩米，必以歸其母。嘗就試海虞，忽心動，亟歸，母方遘危疾，禱於縣之神，以求代疾，良瘉。每至歲旦，必焚香拜廟，以答神貺。於沈翁懽如父子。沈氏所出一子時雍，其二子時敘、時升皆庶出。比君之歿，而沈翁撫卹之必均，人以是賢沈翁，而益知君之所以事翁者。弟欽訓少，時教育之，爲之婚娶，兄弟友愛無間言。

君丰儀峻整，望之翛然。既聲譽遠出諸生上，試常第一。然不喜末俗剽竊之文，而好講論世務，遇事發憤，有大節。嘉定瀕海之縣，然爲令者治行歷歷可紀，其親賢樂善，有宓子賤之風，無不敬禮君，就以咨問，而得君之裨益爲多。令遷去，有復來守郡者，猶思君，致之賓館，使其子從之游。人以爲守客，餽以金，君叱去之。同舍生李炤被誣，君率諸生與御史爭，卒得白。縣中有張烈婦爲賊所殺，獄未明，君至學官都講，爲具析其所以，縣乃取張氏小女奴問之，其賊始得。或怵以利害，不動也。海水溢沿海，流漂數千家，歲復大侵，米價騰踊，君爲泣請米賑之，民以全活。倭奴犯境，君方計偕，行至吴門，聞警即還，言于大吏權假邵廬兵爲援。賊薄城下，君仗劍登陴，親冒矢石，一夕，賊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君疑之，即躍馬以往，見賊方自林樾中迤邐出，將濟河。君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之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欲兵被調城守，君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君雖不用于世，其所論議施設及于人，則皆有位者之事也。使世之君子如君之爲，亦可以不曠于其官矣。

予與君同郡，嘗同爲諸生，見君所争李炤事，御史與之反覆問辨，欲窮之以辭，君抗首高論，辭氣慷慨。時諸生羣吏會者數千人，皆竦聽嘆息。予以爲使君生兩漢時，其風節即此可以顯名當世矣，而世莫能識也。君在京師，予試南宫，數見君，常有戚然不樂之色。予欲留君語，君時常與其客偕，不果。後予南還，聞君撫州之除，數遺書李瀚問其還信，且曰：道虔平生嶽嶽，爲郡文學，得無不可其意？然往江湖間，尋荆國、象山、草廬、邵菴之遺跡，與諸生飲酒賦詩，意氣當益豪也。瀚久不報，而以訃音至，可痛也已。瀚與君交厚，爲著其行狀，予頗採次其語。君平生所爲《易説》及詩文數十卷，藏于家。而欽訓示予以所答友人問疾書，言夢中事，尤奇怪。銘曰：

吁嗟唐君，有秩其容。爰來于京，弗試其庸。念不一釋，以卒忡忡。言夢陟皇，風雨之從。雲景杳靄，穆然寶宫。日月光曜，天暉星同。濟濟翼翼，虞廷百工。卜人占之，宜卿宜公。胡以遽然，周也亦空？凡今之人，誰不顯融？君無一命，惟世之痛。君則已矣，寂寥新封。滔滔大運，曷既其終？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二曲先生窆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

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禄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没。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絶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間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脩。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剗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静坐觀心爲入手。静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内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説，醇駁相間，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

於是關中士子争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即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既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

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蜕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絶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静中涕下如雨，搥胷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間，尚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公書，亦何益？」申旦不寐，即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皋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真行實，輕於一出，尚受謗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即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覲天

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卧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内真儒薦，復得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内，而先生獨以昌明絶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病篤，舁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臾，先生遂絶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强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强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録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斂以粗衣白棺，即懷《堊室録感》，以當含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覿。惟吴中顧寧人至，則欵之。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特賜「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强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御覽也。」置之。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采不足誚先生，君子哂之。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爲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録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録》示學者。晚年還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扃户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户，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峰，南方則黄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峰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貴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雖以門户，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啓人之大噱。又惡知夫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剥。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王昶《春融堂文集》卷五七《寧國府教授施君墓誌銘》 乾隆丁酉十一月，教授施君以疾卒於里第，閱月訃至京師，子朝幹方以禮部郎中牽連涉吏議，頃之事白，始得奔喪歸葬。乃排次行狀，屬余爲志墓之辭。按君名淇，衛濱其字，别字竹泉。世爲江蘇儀徵人。生平肆力於學，自《五經》、《左》、《史》迄于唐宋大家諸集，鈎索貫串，一發於時文。數試弗遇，卒不屑詭隨從俗。乾隆丙辰，年五十有一，始舉於鄉。又三年己未，成進士，例得縣令。君請於吏部就教職，癸亥選寧國府教授。學官之職，不舉久矣，往往嫉喫泄沏，求悦於博士弟子，教日以淩替。君至，則嘻羣弟子而訓之曰：「若知寧國先賢以風節稱者，莫如陳□□、沈壽民乎。凡立身行己，當踖此。以文章著者，莫如劉太沖、梅堯臣乎。凡爲文若詩，當踖此。」羣弟子尊而信之，畏而服之，從其講習者卓卓咸有成就，如胡元義、袁穀芳、張燾，多有聞於時。甲戌，請告歸里，來學者益衆，點窳講晝，竟日夜弗倦，而有司請見弗能致，是以四方益重其學而敬其人。君優游里門，頤養樂志，凡二十有五年而後卒，卒年九十有二。耆年碩德，世以爲難。

《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四《趙允昌傳》 趙允昌，字晉升，滿城人。幼穎異，性篤孝友，嗜學孤潔，無他好。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年十八，拔貢入太學，不屑循例受職，益發憤下帷。康熙八年舉於鄉，二十年授延慶州學正。延塞邑，士鮮絃誦，允昌至，振興文教，日招諸生課讀，親爲講解，其貧不能自給者出俸助之。移趙州。四十二年，聖祖南巡，車駕過趙，允昌率諸生跪迎道左，禮儀整肅，聖祖嘉讚，特賜「儒氣官」三字以寵之。轉永平府教授。允昌持躬極嚴飭，少時即舉動不苟，擇言後發，處暗室未嘗有跛倚之容。好接引後學，見必以進德修業相勖，故秉教二十餘年，所歷之處，士風皆丕變，時論目爲國子先生。

《錫金四哲事實彙存・上學部公呈》 竊聖門六藝之科，算學實居其一，自《周髀算經》以後，歷朝材智之士，纂述如林。國朝兼采西書，網羅益富。近百年來海内以算數絶學專門名家者，海甯李善蘭外，首推金匱華蘅芳。查該故紳由監生歷次奏保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選用，俟選缺後以知府升用，並加運同銜。幼而穎異，即潛心御纂《數理精蘊》及《算法統宗》、《九章算術》等書；嗣從無錫歲貢鄒安鬯游，得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遂通天元四元之術。

咸豐初元，復研究西人新譯之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諸書，獨能豁然昭朗，學益大進。嘗與無錫徐壽講博物之學，並在安慶軍營繪圖測算，創製黃鵠輪船一艘，是爲中國自造輪船之始，故大學士曾文正公，以奇材異能保薦。同治初，曾文正公設機器製造局於上海，築廠置機，該故紳之力爲多。及繙譯館開，該故紳乃與徐壽分門筆述，而自任算學、地質諸類，遂各成專家。譯書文辭朗暢，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共事十餘年，最深契洽。先後譯成新書十二種，都一百六十餘卷。該故紳名譽既益高，四方幣聘之使，趾錯於户。嘗主上海格致書院講席者十餘年，教授湖北自强學堂、兩湖書院者五年，總教無錫竢實學堂者二年，其口講指畫，務以淺顯之理，達精奧之思，與所著各書，皆爲一時學子所宗仰，視世之著作家務崇艱深以蘄名高者異矣。夙昔潛心老氏之學，以淡泊爲宗，蕭然榮利之外，與世交際務崇斂退，終身敝衣蔬食，未嘗求禄仕，身歿之日，家無餘財。

再，故紳胞弟華世芳，以拔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光緒二十九年蒙中堂任鄂督時保送經濟特科。該故紳賦性穎特，幼承庭訓，家藏算書，潛心披閱，不數年盡通其奥，爲前江蘇學政黃侍郎所深獎，遂舉萃科，校文浙粵學幕者數年。嗣充湖北自强學堂算學教習，士林翕服。復主講常州府龍城書院，適奉詔旨興學，遂訂立章程，改設高等小學堂，規制詳密，該故紳之力爲多。三十年就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未幾入都，充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算學教習，編輯講義，盡心研討，勞悴不辭，竟以積勞病肺，歿於學堂，士論同聲惜之。

方今中國風氣大開，科學日進，該二紳獨能於舉世不爲之時，精研妙理，昌明絶學，數十年間，津逮所及，遍於各行省，實爲學界之階梯，士林之模範。職等居同里閈，聞見較詳，既廑先河後海之思，益深敬梓恭桑之意。竊慮閱時既久，湮没不彰，俾熱心教育之苦衷，不能明告天下，深爲惋惜。【略】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蘅芳事實開列清册，恭呈鈞鑒。

一、該故紳姓華，名蘅芳，字若汀，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生於道光十年，歿於光緒二十八年，年七十歲。

一、該故紳以監生隨父居鄉治團，經團練大臣龐鍾璐奏保藍翎六品銜。同治二年，曾文正公奏保以縣丞選用。四年，克復金陵案，奏保免選縣丞，以知縣選用，並加花翎同知銜。復以江南機器局歷屆保案，奏保免選知縣，以同知直隸州知州選用，俟選缺後，以知府升用，並加運同銜。

一、該故紳學問賅通，凡經史、詞章、輿地、音律、理化、醫學、工藝、製造等類，靡不游其涯涘，抉其精微；世顧推之爲算學家者，以其他爲算學之名所掩也。其論物理也，尚實驗，似英之培根。其講算術也，能發明新理新例，似英之奈端。其著書也，惟恐人不知，似宣城之梅文鼎。要之，自通商六十年來，代數、微積、聲、光、化、電、熱力之學，今日習見習聞，能者漸多，問津自易。而當其始，西法初來，扞格不入，苟世無一二人專開通途徑，指示方法，提倡於數十年之前，則今日之傳習推行，亦未必有如是之速。近世耳食者流，勦襲皮毛，類皆致通顯，膺厚實。該故紳於舉世不爲之日，冥心孤往，潛精絶學，獨開風氣之先，尤爲難能可貴。

一、該故紳年十四時，即盡通程大位《算法統宗》飛歸等題，復探索《數理精蘊》及《九章算術》等書，學益進。嗣從無錫鄒歲貢安邑游，得讀秦九韶、李冶、朱世傑諸家之書，豁然通天元四元之術，校補數書九章，凡數百言，皆宋景昌校勘記所未詳者。咸豐初，西人開墨游書館於上海，代數、幾何、微積、重學、博物諸書，次第譯成。是時西學初入中國，鉤輈詰屈，讀而能解之者，寥寥無幾。該故紳獨潛思冥索，洞燭扃鑰，能推闡而發明之。又嘗與無錫徐壽講求博物之學，是時聲、光、化、電各種器皿運入中土者絶尠，該故紳與徐壽多方搜求，始得十一，朝夕研究，目驗心得，偶有疑難，互相討論，必求渙然冰釋而後已。知三稜玻璃之光分七色也，求之不可得，乃用水晶印章磨成三角以驗之；知槍彈之行拋物線，而徐壽疑其仰攻與俯擊之矛盾也，乃設立遠近多靶以測之：此該故紳少年力學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於咸豐十一年從曾文正公於安慶軍中，領金陵軍械所事，與無錫徐壽繪成圖樣，自造黃鵠輪船一艘，推求動理，測算汽機，該故紳之力爲多，實爲中國自造輪船之始。同治初，曾文正公奏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建築工廠，安置機器，該故紳實經始其事。及繙譯館開，該故紳乃與徐壽分門筆述，而自任算學、地質諸類，其後遂各成專家。所譯各書，文辭朗暢，足兼信、達、雅三者之長。西士傅蘭雅著譯書事略一卷，備詳其事。居滬四十年，前後譯出西書十二種，一百六十餘卷。嘗以其間兩至天津，一至湖北。其在龍華火藥廠也，自製强水以節漏卮，朝夕巡視各廠，一日將到研藥廠查工，路遇洋匠，立而小語，轟然一聲，烈焰上騰，相距纔數武耳。以隔牆堅厚，幸免於難，然卒不因是恐怖而巡視少懈。其在天津東局也，駐德使臣購歸新出試彈速率電機一具，譯者莫知其用，該故紳以微分之理解之，理明而用亦明。其在天津武備學堂也，德國教習

購得法越交戰時所用行軍瞭望已敝輕氣球一具，欲令學生演習試放，而教習居奇，久之而功不就。該故紳乃督工別製徑五尺小球，用强水發輕氣以實其中，演放飛升，觀者贊嘆。教習內慚，工遂速竣。其在上海格致書院也，四方好事者造請無虛日，算術、格致、礦路、製造之屬，隨事指陳，各滿其意而去，以故通達者衆，風氣爲之大開。其在兩湖書院及無錫竢實學堂也，一時承學之士聞風興起，誘掖獎勵，孜孜不倦，因材施教，造就尤多，及門私淑弟子，今充各省高等學堂教員者，指不勝屈。此歷年出處教習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嘗謂口講之功不如著書之爲功尤大，蓋口講者僅在一時一堂，而著書則可以垂之後世，傳之海內而無窮。故中歲以後，潛心著述，所著如《算學筆談》十二卷，能以淺顯易明之語，闡發精深之理，數年之間，重版十數，東南學子，幾乎家有其書。其著作之尤精者，如《開方別術》，併諸商爲一商，海甯李善蘭推爲空前絶後之作。《積較術》三卷，與近時日本譯行《推差新法》軌轍相同，而積較之成書，遠在推差法十數年前，其精思深造可知矣。他若求乘數法數根、演古循環小數、考算齋瑣語四種，則留未竟之緒，以待後之學者。此該故紳著書之大略也。

一、該故紳夙昔潛心老氏之學，澹忘榮利，務崇斂抑，不與世競。每出一語，深婉微中，恒傾其座人。敝衣粗食，窮約終身，身歿之日，家無餘財。其清德可風類如此。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世芳事實，開列清册，恭呈鈞鑒。

一、該故紳姓華，名世芳，字若溪，江蘇常州府金匱縣人，爲華蘅芳之胞弟，生於咸豐四年，歿於光緒三十年，年五十二歲。

一、該故紳年十八入邑庠，旋食廩餼，乙酉科試，取拔貢生，就職直隸州州判，加州同銜。光緒二十九年，詔開經濟特科，今尚書瞿、江督周、鄂督張先後保奏，該故紳算學專家，精通時務，文行兼修，遠近奉爲師範，應選入都，再試被遺。

一、該故紳幼即穎悟，父道光甲辰舉人，江西永新縣知縣翼綸，最鍾愛之，日授以羣經左、國、史、漢、諸子之書，年甫弱冠，已上下古今泛濫百氏矣。兄蘅芳，以善算名於時，家藏算書百卷，該故紳潛心披閱，不數年盡窺其奥。

一、該故紳初應上海求志書院課，其算學題有艱深奥賾猝不易解者，悉能洞曉其理，由是善算之名徧播士林。江蘇學政黄侍郎體芳，聞而嘉之，特調考算學，肄業江陰南菁書院，以是登拔萃科，名譽益超卓矣。

一、該故紳初嘗游粵、游浙，校文學幕，旋應楚督張尚書之聘，充湖北自强學堂算學教員，分編《洋務纂要》一書，益研精教育新理。光緒二十二年，主講常州龍城書院，適詔旨振興學校，該故紳以經、史、輿地、算學四門課士，悉心指授，士論翕然。其明年兼主江陰南菁書院及靖江之馬洲書院講席，四方承學之士，聞風造請，誘掖獎勸，孜孜不倦，各滿其欲而去。於是成材者衆，學界風氣，因之大開。既而龍城書院改爲高等小學堂，該故紳訂章授課，獨任勞怨，開學僅五月，學生一百六十名，分科講解，進步捷速。後該學堂竟以費絀中止，士論惜之。三十年正月，就上海南洋公學總教習。四月入都，充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算學教員，口講指畫，不辭勞悴。日課之外，復編譯講義，務以詳明曉暢，啓發後來，乃書未及竣，遽患肺疾歿於學舍。

一、該故紳秉性狷介，智識超遠，穎特絶倫。生平無疾言遽色，遇人接物，粹然一出於天和。力行四十餘年，學無不通，至老益篤。嘗於乙酉歲，刻所著《恒河沙館算草》數種，行於世，學者謂能闡發中西之秘，發前人未有之奇。尚有《算術舉隅》，今有《雙套勾股術》、《三角新理》等稿存於家，其遺稿之未竟者尚多，惜天靳其材，賫志以歿。

謹將江蘇金匱縣故紳華蘅芳、華世芳譯著各書，開列目録，恭呈鈞鑒。

計開

行素軒算稿	十一册
代數術	六册
三角數理	六册
地學淺釋	八册
微積溯源	六册
算式解法	二册
防海新論	六册
御風要術	二册
測候叢談	二册
代數難題	六册
金石識别	六册以上蘅芳著
恒河沙館算草	一册世芳著

右共書十二種，都凡六十二册。

紀事

《莊子・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弇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

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

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

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

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略】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莊子・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

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列子・周穆王》　老成子學幻于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慴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箸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列子・說符》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于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戰國策・秦策一》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

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

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强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歸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

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綿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溢，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强秦。

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溢爲用，轉轂連騎，炫煌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户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伉。

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貴，蓋可忽乎哉！」

《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裴松之注　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

《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録，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文）通才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廄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

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徒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敍。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遊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遥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内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亡，敕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稆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虚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研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説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後數歲病亡也。

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

魚豢曰：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太平御覽・學部・廢學》《三國典略》曰：齊許惇無學術，與邢劭、魏收等同列。諸人談説經史，惇隱几而睡，深爲勝流所輕。

《太平御覽・學部・談論》《三國典略》曰：陳袁憲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兹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將登講座，弟子畢集，乃授憲麈尾。時謝歧、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耶。」何、謝遞起義端，憲酬對閑敏，神色自若。弘正因謂文豪曰：「卿還諮袁，吴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

《太平御覽・學部・讀誦》《魏略》曰：侍中董遇好學，避難，採樵負販，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教，云：「當先讀百遍，而義自見。」

《晉書》卷一一七《載記・姚興上》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略】及鎮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勖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

《晉諸公讚・阮咸》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班示朝臣，散騎侍郎阮咸唱議，謂勗所造聲高，必由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勗亦照案經典笁而制之，又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校正同。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常樂郎正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劉和，云：「昔魏明帝時令和丞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别居一坊，歌詠備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用短笛、短律。凡弦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

劉義慶《世説新語・言語》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憚於惠風！」

劉義慶《世説新語・文學》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説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

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略】

服虔既善《春秋》，將爲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講傳，遂匿姓名，爲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竊聽户壁間，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叙其短長。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略】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户外遥擲，便回急走。

何晏爲吏部尚書，有位望，時談容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一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自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略】

傅嘏善言虚勝，荀粲談尚玄遠，每至共語，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釋二家之義，通彼我之懷。常使兩情皆得，彼此俱暢。【略】

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幾曰：「至不？」

客曰：「至。」

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辭約而旨達，皆此類。【略】

殷中軍爲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爲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返，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來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于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翼如生母狗馨。」【略】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清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固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略】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辨答清析，辭氣清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略】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略】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徃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徃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遥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略】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苟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支法師並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略】

于法開始與支公争名，後積漸歸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略】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嵇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争鋒。」

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略】

殷仲堪精覈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歎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耶？」王曰：「如籌算。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曰：「誰運聖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略】

殷荆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答。【略】

提婆初至，爲東亭第講阿毗曇。始發講，坐裁半，僧彌便云：「都已曉。」即於坐分數四，有意道人，更就餘屋自講。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弟子

都未解，阿彌那得已解？所得云何？」曰：「大略全是，故當小未精覈耳。【略】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于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略】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博。亮歎曰：「若使殷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略】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簡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耶！」

劉義慶《世説新語・雅量》 夏侯太初嘗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變，書亦如故。賓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

劉義慶《世説新語・賞譽》 裴僕射，時人謂爲「言談之林藪」。

《冊府元龜》卷六〇一《學校部・辯博》 陳戚袞，爲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宫召袞講論。又常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論。摛辭縱横，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袞時騁義。攡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賀。【略】

梁周舍，初仕齊，爲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明帝建武中，魏人吴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包講，舍造坐累折，辭理遒逸，由是爲口辯。

謝舉，爲吏部尚書，初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坐，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

紀少瑜，年十九歲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悦，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略】

宋周續之，字道祖。高祖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並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相圃」三義，辯析精奥，稱爲該通。

顔延之，爲太子舍人，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彦畢至。延之館列猶卑，引升上席。帝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帝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後周吕思禮，性温潤，不雜交遊。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

樊深，行下邽縣事。太祖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深經學通贍，每解書，常多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皆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

《冊府元龜》卷七六七《總録部・儒學》 〔宋〕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時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次宗初不受徵辟。元嘉中，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車駕數至。後卒於鍾山。【略】

〔陳〕沈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初，仕梁爲祠部郎中，時年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吴郡朱異、會稽賀琛甚嘉之，及異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嘗使洙爲都講。

鄭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

褚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篤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議郎，專講《詩》、《易》。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位至尚書祠部郎。

張譏，爲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習。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辨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座以爲笑樂。【略】

魏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善《左氏傳》。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于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黄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領，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

孫資，字彦博，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

蜀許慈，字仁篤，師事劉禧，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慈終於大長秋。

譙周，字允南，爲光禄大夫。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義，輒據

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

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嘗數百人，不應辟召，時號北郭先生。二子孟舉並知名。

向朗，字巨達，領丞相長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簡，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後以功封顯名亭侯，位特進，卒。

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位至輔吳將軍。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後曹公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孫權以爲長史，卒。

（晉）庾乘游學宮，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等，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

范宣，雖閒居屢空，嘗以講論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讀之聲有若齊魯。後詔徵爲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

華廣，都督河北諸軍事，坐事免官削爵，土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

姜龕，天水人，姚興時與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明理涼州。胡辨符堅之末，東徙雒陽，教授弟子百餘人。關中後進多赴之講業，興敕關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行，往來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

〔後魏〕梁祚，北地人，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嘗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嘗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羈旅貧窘而著述不倦，嘗時相請，屈與論經史。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太祖徵典內校書，固以疾辭。

劉蘭，武邑人，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後爲國子助教，卒。

封軌，爲考功郎中，台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

賈思伯，位都官尚書，爲侍講。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書。

宋雅，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

李業興，上黨人。漁陽鮮於靈馥聚徒教授，說《左氏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

〔北齊〕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少從李鉉游學，鉉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趙郡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

邢峙，字士峻，河間鄭人。少好學，耽玩墳典，游學燕趙之間，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沉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生徒隨者甚衆。州將送至都，請試經業，授國子助教，遷博士。

孫靈暉，明敏有器度，得孫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舉冀州秀才，射策高第，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府諮議參軍。

李鉉，字寶鼎。教授鄉里，生徒嘗至數百，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

平鑒，字明達，燕趙薊人。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頗有志力，受學於徐遵明，不爲章句。

鮑季祥，渤海人，甚明《禮》，其離文析事自然，大略可解，兼通《左氏春秋》。天統中，卒於太學博士。

後周樂遜，字遵賢。魏正光中，聞碩儒徐遵明領徒趙魏，乃就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歷太學助教、博士。

韓褒，字弘業，少有志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而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嘗奉訓誘引，至於商校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大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沉有遠略。

沈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梁大通三年，起家王國常侍，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

竇熾，少從范陽祁忻受《毛詩》、《左氏春秋》，略通大義，位至太傅。

樊深，字文深，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太祖置學東館，教誨諸將子弟，以深爲博士。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

柳虯，字仲蟠，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遊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惟虯不事容飾，遍受五經，略通大義。後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冊府元龜》卷七八六《總録部・博學》〔梁〕庾承先，潁川鄢陵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虯，强記敏識，出於羣輩。元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正練。不就徵辟，隱居而終。【略】

〔陳〕徐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好《周易》，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後入隋爲國子博士。

〔梁〕何佟之，字士威，少好《三禮》，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仕齊爲國子助教。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天監四年兼五經博士。

司馬筠，字真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卒於始興内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

卞華，字昭嶽，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遍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爲安城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

沈峻，字士嵩，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國子助教。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遍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中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

劉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已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

賀琛，伯父瑒爲世碩儒，授經於琛。瑒卒後，琛家貧，嘗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卒光禄大夫。【略】

後梁蔡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大爲勉所賞異，令與子遊，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

〔晉〕索紞，字叔徹，敦煌人。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仕至郎中。

黄沈，魏郡人泓之父也，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

范平，字子安，研覽墳索，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位至臨海太守。

〔後魏〕高謙之，少以孝聞。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意《老》、《易》，位至國子博士。

北齊權會，字正理，河間人也。志尚沉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妙識玄象。位至國子博士。

〔後周〕樊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倉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位至露門學博士、下大夫。

《冊府元龜》卷七九八《總録部・勤學》〔南齊〕顧歡，幼聰慧，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黄雀賦》。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亡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從徵太學博士，不就。

徐伯珍，少孤貧，無紙，以竹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顔延之友善，還詣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琅琊王辟議曹從事，不就。【略】

〔梁〕王瞻，字思範，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後至侍中領騎將軍。

陸澄，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家庭内起兩間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後至國子博士中庶子。

沈峻，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後至中書通事舍人。

司馬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後至始興内史。

范縝，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徒講説，縝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後至中書郎、國子博士。

王錫，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衆皆休散，嘗獨留不起。年七八歲，猶隨母儀興公主入宫，高祖嘉其聰敏，嘗爲朝士悦之。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公主每節其業，爲飾居室，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後至吏部郎中。

〔吴〕闞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爲人傭書，以供紙筆。寫書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諭講，究覽羣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後爲太子太傅。

〔晉〕束晳，字廣微。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後爲尚書郎。

董景道，字文博，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

徐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徵辟並不就。

劉宣，字士則，元海之從祖。朴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毛詩》、《左氏傳》。

劉昺，仕李暠，遷撫夷參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嗜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昺何人，斯敢不如此。」雖在兵難之中，講誦不廢。每儒士在門，嘗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後魏〕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後至步兵校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爲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禄大夫。年九十餘，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

張普惠，父曄，爲齊州中水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士，專心墳典，克厲不息。乃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説，多所窺覽，諸儒稱之。後至尚書右丞。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夜繼晷。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童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至車騎大將軍。

〔北齊〕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好學，負笈從師，服膺無倦。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義。恨下里少墳典，便杖策入都，知大府少卿宋世良家多書，乃造焉。世良納之，恣意披覽，晝夜不息。舉秀才不第，終於家。

馮偉節，少從李寶鼎游學，李重其聰敏，嘗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産業，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舉秀才，不就。

《冊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游學》 陳戚袞，字公文，吴郡鹽官人。袞少聰慧，游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三年中大義略備，對策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

賀德基，字承業，祖父事梁，俱爲祠部，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於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敝，盛冬止衣袷襦。累遷尚書祠部郎。【略】

梁周興嗣，字思纂，世居姑熟。年十三，游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後爲給事中直西省。

沈峻，字士嵩，吴興武康人，世爲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沈麟士。麟士卒，後乃出郡，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官至國子五經博士。

〔魏〕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虚人，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于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强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足千里，所謂以鄭君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説，誠可爲苦藥良針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君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耶。」崧辭謝

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介。」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遊，待介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行。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于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以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

蜀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遊荆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左氏春秋》，爲大中大夫，卒。

李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遊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吴士燮，字威秀，蒼梧廣信人也。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

〔晉〕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寓居洛陽綏氏。年十四，詣洛陽遊太學，遇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遊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後至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

後魏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游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尚書郎。

邢巒，字洪賓，河間鄭人也。少而好學，負笈尋師，家貧勵節，遂博覽史傳。有文才略，州郡表貢，拜中書博士。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世父僧襲爲平原太守，隨僧襲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

徐遵明，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貴門徒甚盛，遵明服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説，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然，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娱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年，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

孫惠蔚，武邑人。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歷中書博士，侍讀東宫。

董徵，頓丘人。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中，大義精練。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北齊李鉉，字寶鼎。年十六，從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虬受《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郎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從大儒徐遵明學《詩》、《禮》。後爲國子祭酒。

後周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初從陳達受《三傳》，又從房虬受《周禮》，並通大義。後事徐遵明，服膺歷年。東魏天平中，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河清中楊休之等特奏爲博士。

《冊府元龜》卷八一一《總録部・晚學》 魏崔琰，字季珪，性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舉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太祖時爲中尉。

晉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悦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常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

〔後魏〕劉蘭，武邑人。年二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自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爲立黌舍，聚徒二百。後爲國子助教。

《陳書》卷二六《徐陵傳》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略】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后主在東宫，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

《北史・王遵業傳》 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

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業録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

《北史・程駿傳》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略】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虚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宫侍講。

《北史・崔光傳》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疏略。凡所爲詩、賦、銘、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

《周書》卷一九《宇文貴傳》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略】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

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學部・講説》 《後周書》：梁晉熙郡王蕭大圜，當元帝時，以世多忌，恐讒慝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恒以講《詩》、《書》、《易》爲事。梁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倣焉。」

王通《中説・關朗》 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藝文類聚》卷五五《雜文部一・談講》 《論語》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爲事也危，而民爲之者何？得以貴。今脩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兑，抵掌而談。兑送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史記》曰：「齊宣王時，稷下復盛。」《漢書》曰：「董仲舒下帷，講論讀誦，弟子以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又「夏侯勝每講，常謂弟子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學不明，不如歸耕。」又曰：「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東觀漢記》曰：「朱祐，字仲先。初上學長安時，過朱祐，祐常留上講，竟乃談語。及車駕幸祐家，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後漢書》曰：「鄭太説董卓云：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典略》曰：「漢樊准爲郎中令，乃上疏曰：方今學者約少，遠方又甚，博士倚席不講，大學多治産業。」謝承《後漢書》曰：「戴馮，字次仲，拜郎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説經義，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重五十席，京師議曰：解經不窮戴侍中。」《管輅別傳》曰：冀州刺史裴徽，召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談終日，不覺罷倦。再相見，轉爲鉅鹿從事。三相見，轉爲治中。四相見，轉爲別駕。至前十日，舉爲秀才。魏文帝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張載別傳》曰：「張載文章殊妙，嘗爲濛汜池賦。傅玄見之，歎息稱妙，以車迎載，言談終日。」《殷氏世傳》曰：「殷亮，建武中，徵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至八九。」《竹林七賢論》曰：「王濟嘗解禊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又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逸人敍前言往行，衮衮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抱朴子》曰：王充所著《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愛玩而獨秘之。及還中國，諸儒覺其談更遠，搜求其帳中，果得《論衡》。」《郭子》曰：「范汪，○原訛注，據馮校本改。字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祖也。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之力所能助。」《語林》曰：「劉真長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云：時有入心處，便咫尺玄門。」又曰：「劉真長謂許玄度曰：卿爲不去，我將成輕薄京尹。」《世説》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嘗買得一長鳴雞，籠盛着，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宗因此功大進。」又曰：「何晏爲吏部尚書，時談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因條向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爲極可得復難不？弼便作難，坐人便以爲屈。於是弼爲客主數番，皆一坐所不及。」又曰：「孝武時，將講《孝經》，謝太傅與諸人私逆講習。車武子謂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當見明鏡於古照，泛清流於惠風。」《晉書》曰：「郭象如懸河。」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賓客於朝。不答州郡禮命。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三台，先生自此升矣。位至太尉。」

詩 晉潘岳《於賈謐坐講漢書詩》曰：「治道以儒，弘儒由人。顯允魯侯，文質彬彬。筆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惟辨，舊史惟新。惟新爾史，既辨爾疑。延

我寮友，講此微辭。」梁任昉《厲吏民講學詩》曰：「暮燭迫西榆，將落誠南畝。曰余本疏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饑益友。旰食願橫經，終朝思擁篲。雖欣辨蘭艾，何用闕蒿莠。」

碑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曰：「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觀孟侯，道高上嗣。宮壇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闥，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後車，俱通六學。轉金路而下壁雍，睟王裕而經槐市。詳其懸鏡高堂，衢樽待酌。瞻後思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宮，不獨銘於銀牓。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隋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曰：「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踵其永歷。重華誕宥，興於大鹿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筆，動八閎之歌謡；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册，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修也。」

表　梁簡文帝《請右將軍朱异奉述制旨易義表》曰：「臣聞仰觀俯察，定八卦之宗，河圖洛書，符三易之教。譬彼影圭，居四方之中極；猶彼黄鍾，總六律之殊氣。疑關永闢，踰弘農之洞啓；辭河既吐，邁龍門之已鑿。臣以庸蔽，竊尚名理，鑽仰幾深，伏惟舞蹈。冒欲請侍中右衛將軍臣异，於玄圃宣猷堂，奉述制旨易義，弘闡聖作，垂裕蒙求。謹以表聞，伏願垂允。」又《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曰：「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故東魯夢周，窮茲删採。西河邵魏，著彼纘述。叶星辰而建詩，觀斗儀而命禮。以爲陳徐雅頌，膏肓匪一。燕韓篇什，痼疾多端。北海鄭君，徒逢箋釋。南郡太守，空爲異序。庶令中和永播，碩學知宗。大胥負師，國子咸紹。孝敬之德，化洽天下。多識之風，道行比屋。」陳周弘正《請梁武帝釋乾坤二繫義表》曰：「自非含徽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絶韋編於汾宇，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至若爻畫之包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指掌以終年。自制旨降談彖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

啓　梁簡文帝《謝勑齎中庸講疏啓》曰：「若覩玄圭，如觀金版。洽日九披，流光照灼。慶雲五色，垂采氤氲。天經地義之宗，出忠入孝之道。實立教之關鍵，德行之指歸。自非千年有聖，得奉皇門。無以識九經之倫，稟二門之致。竊以周發上聖，問五行於箕子；宣尼照極，訪六舞於萇弘。未有懸鏡獨曉，仰均神鑒。方知始畫八卦，風義有慚；正名百物，軒轅爲陋。」梁王僧孺《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曰：「伏惟殿下，銅爵始成，早擩從后之句；柏梁初構，首屬駿駕之辭。楚史所受，曾不云述，沛獻斯陳，良未足採。徒以願託後車，以望西園之客；攝齊下坐，有糅南皮之遊。謬服同於魯儒，竊吹等乎齊樂。」

書　後漢孔臧《與子琳書》曰：「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蝎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新唐書・劉仁軌傳》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值亂，不能安業，每動止，畫地書空，寓所習，卒以通博聞。武德初，河南道安撫大使任瓌上疏有所論奏，仁軌見其稾，爲竄定數言。瓌驚異，赤牒補息州參軍。

《全唐文》卷二〇三王紹宗《與人書》　鄙夫書翰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與吴中陸大人論及此道，明朝必不覺已進。陸後於密訪知之，嗟賞不少，將余比虞七，以虞亦不臨寫故也。但心準目想而已，聞虞眠布被中，恒手畫腹皮，與余正同也。

王定保《唐摭言》卷五《切磋》　大居守李相讀《春秋》，誤呼叔孫婼敕畧。爲婼敕畧。日讀一卷，有小吏侍側，常有不懌之色。公怪問曰：「爾常讀此書耶？」曰：「然。」「胡爲聞我讀至此而數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緣某師授，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敕畧。爲婼，敕畧。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師也，自檢《釋文》而讀，必誤在我，非在爾也。」因以《釋文》示之。蓋書「畧」字以「田」加「各」首，久而成「曰」，「配」「咎」爲「畧」。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慚愧，命小吏受北面之禮，號爲「一字師」。

韓文公著《毛穎傳》，好博簺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凡二書。其一曰：「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説，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累於令德。又高論之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爲損；況爲博簺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譏吾與人言爲無實駁雜之説，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體也。若高論不能下

氣，或似有之，當更思而誨之耳。博簒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羊紹素夏課有「畫狗馬難爲功賦」，其實取「畫狗馬難於畫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華。子華覽之，謂紹素曰：「吾子此賦未嘉。賦題無鬼神，而賦中言鬼神。子盍爲『畫狗馬難於畫鬼神賦』，即善矣。」紹素未及改易，子華一夕成於腹笥。有進士韋豪，池州九華人，始以賦卷謁子華。子華聞之，甚喜。豪居數日，貢一篇於子華，其破題曰：「有丹青二人：一則矜能於狗馬，一則誇妙於鬼神。」子華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紹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華爲豪取府元。

陳嶠謁安陸鄭郎中誠，三年方一見。誠從容謂嶠曰：「識閔廷言否？」嶠曰：「偶未知聞。」誠曰：「不妨與之還往，其人文似西漢。」

吴融，廣明、中和之際，久負屈聲；雖未擢科第，同人多贊謁之如先達。有王圖，工詞賦，投卷凡旬月，融既見之，殊不言圖之臧否，但問圖曰：「更曾得盧休信否？何堅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如也！」休，圖之中表，長於八韻，向與子華同硯席，晚年拋廢，歸鏡中別墅。

王讜《唐語林》卷一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略】

敬宗時，吏部郎韋顗，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員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弁角，繼踵大釁。成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裹衣，不釋絹素。博覽羣書，不爲諷詠。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録，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内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别録。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産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强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静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經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祲，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垍、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羣、蕭公俛，皆布衣舊，繼登台袞。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鎮，銜命難理之邦，金屬未之定，案此句疑有脱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卹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凋瘵。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沈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嘆曰：「吾輩五人智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欬唾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宋史》卷三三三《朱光庭傳》 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

《宋史》卷三三四《劉彝傳》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

《宋史》卷三五三《龔原傳》 初，王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原亦爲盡力。其後，司馬光召與語，譏切王氏，原反覆辨救不少衰。光嘆曰：「王氏習氣尚爾邪？」爲司業時，請以安石所傳《字説》、《洪範傳》及子雱《論語孟子義》刊板傳學者。故一時學舉子之文，靡然從之，其敝自原始。

袁燮《絜齋集》卷七《書贈傅正夫》 學以自得爲貴，學不自得，猶不學也。今觀《論語》一書，多《六經》之所未嘗言，而《孟氏》一書，又多《論語》之所未嘗言。大聖大賢，豈故求異于人哉？得于心，發于言，亦不自知其爲異也。夫是之爲自得之學。嗚呼！此理微矣。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于慈湖。其初雖有得于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有功于後學，可不謂自得乎？雖然慈湖之學，慈湖所自有也。學于慈湖者，當如之何？蚤夜以思求所以心通默識者，改過遷善，日進不止，必將大有所發揮，豈必一一躡其迹哉！如是則可謂善學矣。正夫固有志于斯者，某故因以告之。

蕭剡《勤齋集》卷一《送孫秀才序》 定西之爲州，在隴右極邊。習武尚氣，土俗固爾。而有能使其子弟爲學，而子弟又能篤志副所望者，咸可謂難矣。秀才孫生，以父命，不遠數百里，請肄于鄂府之教授文君静卿先生之門，受六藝學，居郡序者數年。既而先生赴召王庭，解惑靡所，將東游長安而學焉。其二親以爲方秋冬之交，旅寓非易，俟開歲議之。而生進取之意甚鋭，即與同舍毛生，冒霖潦不告而東。其父懼其不利於跋涉也，騎而追之，不能及，抵長安乃見之。以之歸，不可，遂偕展東脩之儀于韓君從善先生之席，執經而從事焉。從善亦嘗稱其可與進也。今年春，兩生介僕日所與游者云：其囊貲已竭，城中不可留，而亦不能歸也，將寓諸郊而時質所疑焉。僕據義以辭之屢矣，而兩生日與諸友偕來不輟。未幾，毛生先歸，而孫生之來益熟，乃分余土室以居，逮三月矣。今將歸

而徵言，余維忠告之義，而謂之曰：「聞之格物致知之方，則有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者，況近在吾身乎？日夕思省，使是非皦然，是則加勉，非則改之，毋自欺焉，學之要也。故子之銳於進學，可謂是矣。若去秋之來東，今歲之出郊，則皆非也。僕又枉己徇物，持姑息以待子，亦非也。昔賢有云：學者，所以學爲忠爲孝。又謂：欲求事君，而先欺君，不可。詎有方將爲學而先傷父母之心者乎？遊必有方，以父母之心爲心也，烏可易其處哉！且學者之求師，猶行者之問途，資其指導之一言爾。至於道路物色難易，曲折緩急，則登途自見，要在善行之而已。聞令尊君儒者也，固無使子陷於非義者，但當一切聽順，不可萌毫髮私意。又以『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語推而行之，爲學之道，無加於此矣。夫仁義之實，不離事親從兄之間，而千里游學，將舉廢之，是離物求則，豈聖門實學也哉！隆暑畏途，敬慎夙夜，是亦學焉。事無非學，又朱夫子之至言也。僕蕪廢日久，感子嚮學之勤，不覺自失。然進銳退速，聖賢所戒，子能勉以終之，吾輩之望也。」安西諸君皆有詩咏，故爲序之。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上　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不一而止。晦庵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誠齋，托轉問于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四《張文禮》　張文禮，寧州人。少敏捷，志向卓爾，沉潛純粹，不爲習俗所移。以選貢中永樂癸丑南京鄉試，登甲戌進士第。不樂仕進，求任劍川學正，後補四川江陵學正，遂乞休致。居鄉教人，名士多出其門。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李教諭致仕南歸詩序》　黄梅教諭李士安先生課最在京，不謀於交游，不考諸蓍龜，不自計其年數之未逮，脱然堅以老爲請。吾安福之士聞而欲留之，則賜歸命下，而勢不可得留矣。然猶拳拳不忍其去者何耶？先生上世本吾邑東清陂人，自曾祖以來，避地廣東，再徙而家蒼梧，則地之去吾邑也數千里，自始迄今垂百年，其聲聞之不相及也久矣。至先生出而仕四方，遇吾邑人，無分貴賤賢不肖，無不禮之。至京師，必求吾儕邸舍而造焉，以叙契闊，道殷勤，訊問其宗族墳墓安否何如。及去而守職於外，則起居之問，平安之報又常累累而至，其厚於吾邑人也，雖親骨肉不逾焉。今先生歸老蒼梧，即其少時之所居，出其宦途之所得，以師表其鄉，作式於後學，其爲樂也固有餘矣。吾儕欲復與之接一面，交一言，共一觴酌之歡，可得耶？故於其行而情有所不能釋焉，因各賦詩以道之。余復念吾邑中故俗散於外境，而子孫襲其餘澤，以至盛且大者不少也。能厚其祖之邑人如先生者，曾幾人哉？先生之所以厚吾邑人者，念其祖也。念其祖者，仁厚之道也。篤於仁厚之道者，必思繼其祖之志而不忍委其故物，余以是知清陂之烟霞泉石，殆將爲先生所有焉。余家茨谿之上，去清陂不甚遠，青山喬木，東西相望。他日幸有歸期，則與先生攜琴載酒，往來其間，樂閒暇而頌清平，意必有日。特序以爲後會張本。

羅玘《圭峰集》卷四《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懋齋夏先生，蘇人也。以《連山》、《歸藏》之學授弟子于京師，去來常數十人。京師業是學者，必自夏氏始名得其宗，多以之階進取。先生起進士，爲給事中，至左右給事中數十人，猶依依在門墻，如未貴時。先生之教，亦猶昨也，故名日益高，人日益親。

林俊《見素集》卷九《廣元教諭黄先生祠堂記》　鄉先生黄公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托，見先生之功之未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壞壤棲，斷烟荒棘，閱有四十春秋。講堂黌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少者嗣學藉，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未由忘，戴且思未之能已也。乃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于是參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禄爲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于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君時憲爲求記於予刻之。

嗚呼！物之成廢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强也。有可爲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宫章華，飛廉桂觀，竟化爲殘甍斷礎，埃壒莽蒼之墟，況以盈丈之祠，久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是主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于位與既去而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爲法，故亦祀于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相始終無窮也。先生名諝，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今户部員外郎顒，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

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慾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子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緘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敬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强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倘徉於雲門、若耶、鑒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慾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逾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慾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一八《北游稿・送姚先生赴南安序》 予童丱時，從今涇國長史任先生學。先生以文豪一時，賓客甚盛。然至論學行純備，則必以姚先生程夫爲首稱。先生至，必肅衣冠敬禮之加等。當是時，予心已竊識之。既冠，入邑庠，因得從先生後，觀其言行，信然。凡先生有言，於人無弗信，有所託，無弗響應者，曰：「姚先生，誠信人也。」下至於市里亦然。蓋十四五年間，未嘗見其有失色于人者。予既忝科名，而先生猶連蹇場屋。同時之士不能無觖望，而先生澹焉如平時。每書入京師，和平謙厚，無幾微動於詞氣者。其經學之純深，文翰之雅潔，自得雋于時者，未能或之先也。故予慨然太息，以爲如先生而不偶于時，天道有弗可知者。

弘治甲子，始以久次貢春官，授江西南安學訓導。南安於江西爲名郡，重以吾鄉東海張公之化，而山川之秀所以鍾爲人物者，猶鬱而未昌，近歲乃有以掄魁薦于鄉者。而今又得先生爲之師，意者天之屈先生，固將有待焉，使大展於是邦，以佐成聖天子文明之治邪？《傳》不云乎：「以身教者從。」先生之修于身者備矣，其御于家、行于鄉亦既無弗從矣。

西江千里，吾恐南安之士猶未習先生之風也，故因諸公之贈行而序以先之。先生至，不言而化行，則予言其猶贅也。

崔銑《洹詞》卷一〇《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 昔者宋迄乾淳之間，儒學林起，博聞麗思，富厥著述。朱子作於閩，乃慨然遠慕安定、徂徠之學之樸，曰：程

子不忘此數公也，何哉？將儒不資於世，而文無係於治歟！朱子歿，羣言四出，然士習愈漓，國遂弊矣。今乙未春，廣平同知丘東魯氏以仲來言曰：「威縣吏奉提學方公之檄，重修陳教諭祠，蓋允諸生焦弼等之言。祠廢者已十餘禩。」及閱狀，曰：陳子名璲，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病諸生業荒，乃融衍傳爲講義，令其熟之以求經。陳子古朴人也，日勵士師聖賢，却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此士之常行耳。士久而思之，官無所圖，而專禩之再。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矣夫。

自漢初傳經，越唐迄宋，代衍人溢，析理入於絲毛，評文抉其肺肝。自元至於今，學者資之以登仕，高者襲之以名家，括帖乎牋故，剪製其章句，故覽其文，鮮自衷得。厚者掩卷，輕者發矧。而二三英才思振久陋。夫經之實吾心也，經之文吾行也，習心俗行而擬經，可乎？故奇聞異學，或混於儒，浮談棘句，咸稱曰古。沿是而往，將焉所稅駕哉！古云：文弊救之以質，質勝救之以文。然與其浮於文，毋寧浮於質。予聞方子之教，黜茁軋，崇雅厚，斥浮僞，禮敦實。茲乃表質儒，訪佚德。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哉！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一《松江府儒學前教授譚程二公去思碑》　宮寀氏毅齋子承恩曰：松蓋有兩賢郡博焉，俱以德教著。一西廣譚子也，一江右程子也。譚子者名璋，正德丙子由餘姚教諭來。其爲教，均視兼愛，不以賢否異而絶人於不可教，不加人以怒言厲色，而薰其德者，皆獲其益而觀勸以有成，莫不翕然感、烝然戴之。譚子後六年，嘉靖戊子，程子由曹州學正繼。程子者名燁，爲教謹賢否之辨，奬其能以勵不能者。士既服其甄別之公以明，能者勸，不能者且激而知勉，教乃丕振，士風大洽，復翕然感、烝然戴之。譚子敦厚和易，故爲教寬而恕，欲優而柔之，以俟其自化。程子端方諒直，故其教嚴而正，謂士非勸懲，則無所激發，於是謹條約，崇禮讓，斥浮澆，抑奔競。至其自處，要以風節自勵，去淫祠以祛蔽，謹祀典，不以勢位屈。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二君子之所事，蓋各成諸質，不能以盡同。而要其所以教，皆以作人爲急。至其體恤諸士，軫念憂慼，視若子弟然。恪慎勤勞，繕治學宇，殫厥心如家事，斯亦靡殊焉。譚子居八年，以不能順適上官，被讒解職去，士奔走泣送，至脱其履爲記。程子三年而擢鹽城令，士猶戀戀其去，久而益勸，則謀立石，併刻二君子以寓其寥邈之思。

嗚呼！予嘗讀《易》之《咸》而得夫感應之説矣。夫感應之際，難言哉！是故感人者，不可以術取苟致也。術取苟致，《咸》之上六「騰口説而無實」也。騰口説而無實，愚夫愚婦弗可以欺，而況士乎？夫感之也者，非矯虚飾僞也。矯虚飾僞，《咸》之初六，淺之乎爲感者也。三代直道而行，固斯民也，過情之譽，諸士豈爲耶？亶乎懿哉，二君子之所以感、諸士之所以感之者也。是故以寬則有容，以恕則易從，以嚴則有功，以正則有終，而皆出之以孚信，行之以懇惻，二君子何心哉！以誠感者，斯以誠應矣。故曰「貞其感」。貞其感，而天下之志通，而況於士也？

毅齋子曰：吾因是而又知王道之易行也。夫感應者，其王道之本乎？聖人極言之於《易》，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王道誠而已，未有誠而不動者也，亦未有不誠而動者也。吾於諸士是舉有徵焉，乃作碑記，併系詩曰：

惟王設官，典學示則。才以育成，教以人立。匪義曷率，匪德曷懷？不範不模，職乃用乖。罔道行私，胡教之迪？居居究究，乃用扞格。松學自昔，有偉二賢。魏孫兩公，高風夐然。盛德令聞，久矣絶響。我求其人，孰是佛彷？有斐二君子，曰譚與程。後先鼎來，聞風而興。愷愷其誠，介介其守。瞿瞿其勤，悃悃其厚。士我子弟，樂育以成。既予之願，悉爲才英。汝業予勸，汝艱予恤。莫或相汝，矧益汝疾。汝克率教，我誠汝嘉。有弗克庸，予則汝嗟。多士詵詵，亦既奮勵。恩義交孚，罔有睽異。孰甘暴棄，淪於匪人？有朴責是加，亦罔或怨。憎在三之義，彌久而篤。有繫其思，孰强孰督？多士有言，失予瞻依。疇復能來，以慰我思。我思惸惸，曷効曷報？各淑爾身，毋負師教。靡常者勢，惟德弗泯。相彼峯泖，並其高深。翼翼穹碑，重宇之下。刻兹銘詩，以示來者。

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一二《司諭徐君教思碑記》　嘉靖丙辰冬十二月，永康儒學教諭徐履素先生秩將滿，還湖廣榮府教授。先生自揆衰病，致事而歸。諸生悦服先生素教，一旦聞別，皆齎咨涕洟□所以留先生而不得，咸皇皇然。通邑人士，民無少長，亦皆嘆惜。既行，諸生思不釋，則謀建亭甃石，圖所以志其思者。維時某初里居，因見屬。而予兄文思、弟文謨、文訓皆承履素愛好，故不得辭。

竊嘗怪今天下牧民之吏，其去也往往有去思遺愛之聒，播人耳目，而學校之敷教者，寂然無聞焉，豈善教不如善政之多耶？既而思之，無亦勢利殷而道義薄，不免於世情耶？若履素先生之教吾邑，則諸生之思先生也，固宜然哉！先生忠信篤厚，剛方正直，表裏無間，始終如一。初任遂昌司訓，嘉靖庚戌擢掌吾邑

教，於今七年。始至，修祭器，焕然一新。當祭期，夙夜綜理，務竭明禋。凡應事敦大體，明義利，秋毫無苟。人或少干以私，則嚴詞以拒之。教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不率教者，恒婉言以導之。猶不率，斯朴之。一皆欣然感悟。又教諸生習射禮、歌周雅，肅肅雍雍，恍然鄒魯遺風。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確乎君子，真人師也。其於諸生，蓋恩義兼盡云。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於戲！先生以德服人，諸生之思先生也，容有窮哉！

僉曰然。遂書之以復諸友。

先生諱鑒，字明中，福建泉州府惠安人。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六《賀坡陀王司訓膺奬序》 坡陀先生爲諸生，不及資，以材上春官。既廷試，而天子奇之，擢爲第一。先生素好樂律，精得夫元聲元氣之本，乃進樂九章，演爲圖説以上。詔報聞。蓋燕中士大夫無不慕説先生者，而先生僅得太倉州之訓導。先生來爲訓導，益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説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以爲恒。諸弟子人人悦服也。而來爲中丞御史者，故嘗於燕中慕説先生，又益習聞其教事，益大喜。每當代，輒下書旌先生，蓋三年而五被旌矣。其旌語非一，然不曰浙名士，則曰吴賢師云。所以稱名士者，先生居浙西，爲諸生考校，輒優等。然臺使者不以文而以行旌先生，諸生之有旌，則自先生始也。其稱賢師，豈不以先生能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説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人人悦服乎哉？若不佞，則以先生之所論樂而知之。蓋唐虞之際，舜以百揆寄禹，以羣職分九官十二牧，而教胄子之責，所謂「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獨諄諄焉以命典樂之夔。夫子語學，而所謂「興於《詩》，立於禮」者，必待樂而後成。今國子祭酒，太學師也，於古爲大司成，又曰成均，夫亦其遺意哉！先生之所被旌爲賢師者，人人能知之，先生之所以爲賢師者，獨不佞以樂窺之，人人未必知也。先生其識余言，異日入而直四門六館，與聞國子祭酒之政，毋待言矣。即屈爲縣邑令長，《記》有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子之武城，聞弦歌而莞爾」者固在也，先生其不稱賢令長哉！於是先生之門人某某等次不佞言以爲賀。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六《掌教金華胡君膺奬序》 胡君故以文學應歲辟，然其爲吏部選人，輒高等，兩補大郡倅，而偶用干隊之警當調，吏部惜之，得掌吾太倉教事。太倉既天下雄州，其諸弟子彬彬藝文，又爲東南冠。胡君之始至也，温色而進之，毋問束脩贄，爲閑習禮容，考校經義，文成則又使之言志，以觀其低昂之嚮而財成之，諸生蓋翕然稱服矣。而胡君顧以倦游奏紀諸臺使乞歸，諸臺使咸慰留之，而最後巖御史滿則下書亟稱胡君學行規條種種可嘉，其令有司以禮幣示褒。於是州大夫會稽張君始新吾州之學舍，顔其後堂之楣曰振德，而它博士從諸弟子束帶褒衣來詣余，謂振德之楣甫揭，而胡君之奬適至。故君道尊而業明，凡鼓舞勞來所以振德者，非欲施之胡君，欲胡君體而施之諸弟子也。

吾聞宋之初始設郡學宫，以肄博士弟子，而安定先生瑗自吴興移授吾蘇，其所行規條爲一時式，而諸弟子去而爲名卿大夫者比比，胡君豈其苗裔耶，何其教之似安定先生也？今天下人才遠隩於慶曆、皇祐間，而天子數下明詔，更新約束，吾州之豪傑又有不待文王而興者。胡君振德之績報，即館閣監司且虚席待，而奚一臺奬之足賀也？

博士諸弟子曰：「固也。請以語胡君，與君交勉焉。」

葉向高《蒼霞餘草》卷一《司訓林君去思碑》 武平林君文蔚爲吾邑訓導，去之數年，而其弟子思之不置，曰：「吾師之教弟子，先行而後藝。其課藝，又未嘗不精也。而又善恤弟子之困，有緩急以告，師未嘗不應。久之不能償，亦不問也，不腆廣文禄入幾何，而能若是，蓋常自其家輸之。即吾弟子之視師，亦若家之父兄然，教之誨之，飲之食之，其何能一日忘也？」余謝政歸，聞此，以爲未必然。其後詢之，則人人以爲然。余于是嘆曰：「師道之失久矣，其名存而實亡者，尤莫甚于廣文。彼不責弟子之脩脯，亦難矣，而況于周之乎？弟子于師之在事，其能親函丈而請業者亦少矣，而況于既去之後從而思之乎？師弟子之情既判然其不相屬，則學較之設皆爲虚文，而此官爲具員矣。如林君之事，其可以風也。」或又曰：「林君爲諸生時，其父儒官公病，籲天請代。處昆季友愛篤至，郡邑上其事于直指，旌其門曰純孝。在吾邑，聞母病，即棄官歸，奉湯藥者三月。而母終，廬于墓者三年。夫林君，蓋躬至行而以身教者也。」余不識林君，然所見聞章灼者如此。近世長民之吏多有祠，而未必盡由于思，至博士先生無聞焉。諸弟子于林君思矣而力不能祠，欲碑之以示永久，余嘗慨士風之薄而喜有兹舉，厚道也，直道也，師道也，皆大于世教有裨，後有志官師者，徵之此可也。

王演疇《古學齋文集》卷二《彭澤儒學諭鄔先生去思碑記》 鄔先生以新昌名家教諭彭澤，力行古道，鄭重師模，不徒行其家學已也。甫下車，望而知其長者。越二年，教化翔洽，無不切高山之仰，同流水之歸。故事：邑博歷俸三年

外，方得遷秩。先生物望隆重，當路註上考，主爵氏以優缺纔二年推之，奉成命矣。蓋公家用賢酬勞，而不顧奪此中之斯文主也。諸生攀轅無計，則謀所以識不忘，而委不佞以筆札之役。余方重先生古道，安肯辭？

先生官教諭，夫諭者，喻也。出於我而入於人者也，言之所諭者淺也。高談性命，恐落言詮；督課時文，則富貴先資。人人一副熱心腸，何俟司世道者揚其波，而止令公家僅僅得文章之士已也？惟有藏乎身因以喻諸人，乃爲不言而喻者耳。先生身可爲度，羽可爲儀，若陽煦山立，不必虛往實歸，但坐春風，無不潛消鄙吝。不言之喻，其喻深矣。諸生不以闌干苜蓿代《甘棠》之歌，不以鱣堂肖像做桐鄉之祝，惟伐讀書巖一片石，勒之堅銘，做峴山之墮淚。夫甘棠也、桐鄉也、峴山也，皆親民之長，布德施惠，易爲政耳。止以教澤入人之故，其得此，則宇內希遘，亦宇內之盛事也，豈惟吾鄉創見哉！多士典刑不遠，睹龜負螭啣，儼然如立嚴師之側以約束身心，爭自濯磨，將膠庠回崇雅之風，國家需真儒之用，其爲世道人心慶，豈鮮哉！至若開貧生議助，必求其真，託貧士減贅，不逆其詐，則先生之細事，不勝書也，姑述其大槩如此。

戴重《河村集》卷一《師祠記己巳》　艮獄先生始至和郡，言聖人之學，無應者。其再至，少從之遊。其三至，從遊者加進。先生與之言，日夜不倦，疑者亦盛。自是至益數，言益詳，疑異或信。己未歲，從叔父行素使重執贄師事先生，亦不能信。然先生德行純粹，亦不敢疑。甲子歲，叔父執贄焉。其明年，叔父筮仕，倅温州。先生每至，重聞言，心獨動。是冬，復執贄請師先生。先生曰：「異哉！予既師之矣。」不可。重曰：「始不知所以師先生，以叔父命，故師之。今知所以師先生矣。」固請。先生曰：「其可哉！」將以明年迎先生于西郊田舍，朝夕學焉。丙寅歲，先生疾，不果來。重數問疾，先生言以切。八月而先生卒。先是，弟子嘗治館于寺東北隅。乃設位而哭。以納弔者。將于是祠先生。已而惡其隘，卜于城東隅張氏之築，亟買之，納先生主。山池林木，幽然静深。弟子五六人，居其廬。越一年，叔父解官歸，拜祠下，久乃謂曰：「必易此茅茨乃可。」遂計其直，屬城西隅張園，自宋爲勝，今雖廢，尚可治也。其主願粥之。弟子相謀，勞費正等，更買其地，經營踰歲乃成。迎先生主以來，歲有祀，時有會，弟子尸之。或誦曰：「國中未嘗聞聖人之學，先生始言之，其功大矣。先生之食于斯也，不可以吾二三私之也。」重作而言曰：「從先生者衆，知先生者寡矣，服而行之，抑又寡矣。疑不勝信，信不篤，殆且畔焉，況下焉者乎？是故先生之志，非二三子，其孰當繼之？夫聖人之道，自孔子以來，夫人而聞之矣，唯何師乎？」于是先生之祠目曰師祠，其紀綱之用，惟叔父及羅應選爲多。將紀于石，重先識其始如此。己巳三月朔識。

徐元文《含經堂集》卷二八《敕封國子監司業雲客彭先生墓誌銘》　古者士大夫有名教之責，其平居不妄交游，與其徒砥鍛名行，聲孚氣合，落落數人而已，而遠近慕之，傳相模楷，不必其大官貴秩也。如漢之荀、韓、鍾、陳，所歷僅鄉邑令長，朝廷至虛三公之位以待之。其同時與爲師友者，或以其大位未登，身先之以爲恥，豈不以其賢哉！吾吴自明季復社之興，海内望風景附，競以清節相尚久之，而餘風未泯。然或病其道廣易雜也，於是吾黨數予者，出訂爲慎交，一主于講道考業，敦本篤行，非求以廣聲援、立門户標榜也。後數年，先後登朝，多至顯達，蓼天宋公既晚登政府，即愚兄弟亦備員公卿之末。而故封承德郎雲客彭先生實吾鄔宗主，然僅博一第，沿牒萬里，位止墨綬，不得志以去，凡今之爲先生扼腕稱屈者，益相尊高之，以爲水之江漢、星之斗杓也。則知夫士之自立，誠不以位爲貴賤，此古之人所以抱道足己樂之終身，輕三公而不與易者也。

先生年十六補諸生，讀經之暇，佐以先儒語録。鍵户危坐，竟日吟諷不輟，蓋自少時已有老成之風。爲人性方嚴，不苟言動。朋友會聚，威儀肅整。講繹經義，條流品彙，前迎後解，故雖同輩，常謹事之如嚴師。年近四十，始貢入國學。司成曹公厚菴方以理學倡教六館，見先生喜曰：「此載道器也。」先生益自奮勉，落落不顧名利。京師諸老咸稱先生，樂引之爲重，先生漠然弗爲意也。丁酉魁京闈，己亥成進士。久之，授廣東長寧知縣。縣在萬山中，周郭僅五里許，居民結茅數十家，邨無墟落，當前政朘削之餘，閭閻重困。先生至，不鄙夷其人，補殘剔弊，漸以文教。期月間，民氣蘇息，稍稍聞絃誦聲。會郡守從索金不得，嗛之，而前攝事者韓倅以私怨交搆其間，捃摭他事相中傷。巡撫知其冤，援因公罣誤解官，幸得無恙。先生素以太夫人老，不獲迎養爲憂，至是罷官，即欣然就道。丙辰，先生之子侍講舉進士第一，官翰林，先生遂高卧不復出矣。

無何，侍講移病歸，跪啓先生，欲閉門讀書如童子時。先生悦，即檢几上書一帙以授曰：「余弱冠即有志正學，中爲諸説淆亂，浸淫二氏，沉溺文詞。近讀梁谿高、顧兩先生文集，始知舍程朱居敬窮理，別無入門。顧我老矣，自歎定志之晚，汝其勉之！」蓋其晚年所得，議論益醇正，常自署所居書屋曰「志矩齋」，又自號曰「信好老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諸生文星閣，相講論義理之學，與科舉業

兼事。遇人扣擊，欵曲開導，必待其領悟然後已。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凡經指授，文行必有可觀。或謂徒自勞苦，非老人所宜，則曰：「吾不忍斯人之無聞也。」蓋其好成就人才如此。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七《蔣文河傳》 蔣瑛字懋旃，文河其別字。其先宋温國公之奇，後世居吴郡西洞庭山，南渡時簪纓甚盛，入元不仕，明復顯。又十數傳，至某公，值本朝定鼎，始遷楓江。公從弟辰生諱繪，中順治己亥進士，授館職，未幾歿。憤惋，延名師課諸子，文河其第四子也。少穎發，貫通經史，博綜諸子百家言，詩學陸劍南、范石湖，書法髣髴趙、董。先達嗟異，謂辰生可不哀也。偕兄某以弱冠補縣學生，而文河每試必第一。康熙乙丑，受知今户部尚書前學使李公振裕，拔貢第一人。時李公所拔皆一時名士，文河尤偉，標格清姿，令骨飄飄，如神仙中人，公特睠愛。既抵京師，就國子試，刑部尚書翁公叔元方爲祭酒，或語文河是間天下才，主者又具眼，復得自雄，如向在吴中不已，而七試皆第一。同館大譁，既共見其文，乃翕然以服。時朝廷文治日盛，八旗子弟皆欲令知學，擇貢士爲之師。己巳，授正藍旗教習。文河才氣風流倜儻，而性方直嚴毅，教人有師法，今旗籍中出政四方有循聲者，多其所指授。甲戌部試仍第一，以縣令待用。長安諸公貴人重其文行，争相延致。

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一二《應潛齋先生神道碑》 應先生之没六十年，遺書湮没，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三歎息也。年來杭董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爲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

應先生諱撝謙，字嗣寅，學者稱爲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尚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即以斯道爲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偕其同志之士曰虞畯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恒，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别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爲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説。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屬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爲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絶志進取。歎曰：「今日唯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

戊午，閣學合肥李公天馥、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却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寧令許酉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赴。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説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許令嘿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即至，何恝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暫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爲踰垣鑿坏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巒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塗中，方盛暑，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跖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

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洶洶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録》、《潛齋集》共如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六《贈林丈敬廬序》 壽祺年十七，從吏部孟先生遊。先生愛之，待以國士。又二年，得聞教於王丈東溟先生。又九年，得聞教於林丈敬廬先生。兩丈，吾太父友也，待壽祺一如孟先生。壽祺感之，終身勿敢忘。三君子之居於鄉，咸所謂老成典型，能以道德掖後進者也。孟先生與王丈既先後卒，流風餘韻厪厪未絶人口，而敬廬先生巋然獨存。先生乾隆丙子舉於鄉，嘗宰

海豐，有仁政，潔己愛民，民無秋毫累。既去官，而海豐之人到今思之，惜乎其不克大用於世，而卑棲以老也。先生儉讓慈良，教養子孫有法，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謝病歸十有八年矣。與士大夫倣唐人爲九老會，以樂其樂，先生齒最長，德最高，信乎耄耋而恭不釋者也。往壽祺與同人倡爲通經復古之學，以時羣集課業，命曰殖榭，僉謂非先生宿德不足帥吾黨，於是每集必延先生。先生至，則道德之容睟然盎然，聽其言溫而莊，莫不肅肅起敬。居無何，同人强半通籍於朝，或乞歸矣，而疇昔殖榭故事遂無復言者。豈其持之不固與？抑蹤跡固難强齊與？壽祺待罪轂下有年矣，獨先生常寓書，戒其善處約，毋逐時趨，毋好輿馬衣服之飾以自困，又勸其師睢州湯公、柏鄉魏公之志行以大其學。其誨人直且慤，猶在殖榭日也。嗟乎！壽祺之譾劣無似，安能萬一副長者所期？然猶得此於先生，況賢於壽祺者哉！夫儒者之有益於人國也，窮則蓄德修身，達則輔世長民，進則轂邑下僚而亦可濟物，退則華顛鮐背而猶有以善俗，斯乃吾道之所貴，而浮華不足以與此也。吾郡自海濱四先生崛興，其後勉齋黄氏、北溪陳氏得大儒之傳最著，其道固未嘗大用，而久久光耀於其邦。今諸學之禁，世所諱避，士亦勘能以道自任，其賢者徒鑿悦其文，以弋獵科名而已，否則放浪詩酒，跅弛睥睨號於人，曰名士，曰才子，蓋有之矣。吾無以知其所得於道何如也。

馮桂芬《顯志堂稿》卷二《惜陰書舍戊申課藝序》 太子太保湘陰李公，督江南之次年，會余服除，謁假家居，招余主惜陰書舍講席，進之曰：「此先師陶文毅公所刱也。余適躡其後，文毅公於子又有文字之知，子其爲我最諸生以學，以益廣公之遺澤。」余謝不敏，而不敢不勉也。既逾年，余將北行，諸生以選刻課藝，請爲甄擇，得若干首，合十餘萬言，付諸梓人，而系之曰：令甲以制藝取士，春秋闈兼用經策，自廷對以訖試館職等，詩賦策論參焉。學政試生童經解，古學體製尤廣，立法至明備也。承學者不察，或因陋就寡，赴速邀時，輒屏棄一切，專事舉業，甚且大小試畫其疆，南北闈分其徑，殫心畢力，以冀一合，卒之得失有數，非可力强。於乎，人生百年，少壯二三十時，如日方升至禺中，實精氣所凝聚，不以此時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爲當時用，顧以其大有爲之歲月，銷磨隳壞於無益之途，終身莫之悟，則惑之甚者也。説者遂以爲科目限之，則殊不然。射策始於漢，後世易以經義、詩賦、制藝，間益之明法書算，或詔誥表判，内科代有沿革，增損要無大異，而名臣碩儒不絶於史。然則士亦貴自勉而已，何科目之限人邪？金陵惜陰書舍之法，制府簡省之舉人，及鍾山、尊經兩書院諸生之列上舍者，月以經解、詩古文辭課之。此邦故才藪，諸生又其上選，謝元暉所謂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者，不乏其人。余之譾陋，何足資諸生楷模。顧竊有志焉，願偕諸生相勸勉於通經致用之途，不欲以流俗自畫。大之考鏡古今得失，匡時濟世，坐言起行；小之亦作一經，與雅頌比烈，使天下知吾儒事業果非貲郎掾史所能爲也。若徒以訓詁、詞章沾沾自喜，豈所期於諸生哉。月課卷以時送轅門，有佳篇若疵語，公輒爲余舉其辭，以是知公於課卷披覽殆遍。余之行也，公商之余，將增定課程，且益餼額。大臣爲國養士，培植嘉與之盛心，爲不可及也。

葉德輝《覺迷要録》卷四《葉德輝等摘批湖南時務學堂課藝》

總教習梁啓超批

凡賦税于民者，苟爲民，作事雖多不怨，今西國是也。上海租界，每季巡捕捐極重，未有以爲怨者也。苟不爲民，作事雖輕亦怨矣。中國之税至本朝而輕極矣，孟子謂：「輕于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何以謂之貊？謂其不足以供幣帛、饔飧、百官、有司之用也，今之中國是矣。以賦輕之故，乃至官俸亦不能厚，惡知官俸既薄，而彼百官者仍取之于民之身，而其禍益烈耶？

案：斥本朝輕賦爲大貊小貊，喪心病狂。（編者按：凡案語均爲葉德輝等所加。）

今日欲求變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虚文，所以動爲外國訕笑也。

案：此言竟欲易中國拜跪之禮爲西人鞠躬，居然請天子降尊，悖妄已極。

春秋大同之學，無不言民權者，盍取六經中所言民權者編集成書，亦大觀也。

案：民有權，上無權矣，欲附會六經，六經安有此説？

分教習韓文舉批

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也。今歐洲各國之人，每年隸美籍者，不知凡幾。如戰争之事與諸國持和局者，多由美國。溯美國由乾隆四十一年始聯合十三州至今日，所屬邦部已四十余，近又合并檀香山，將來大一統，必由美國以成之也。

案：欲美國大一統，置本朝于何地？

後世爲臣者，不明以臣佐君之義，皆是爲民作用，而遂甘爲奴隸婦稱，至于國破時，僅以一死塞責後世，遂目爲忠臣，二千年之錮蔽，牢不可破。

案：此教人不必盡忠也，無人心至此。

英國總統有違例，下議院告之上議院，上議院得以審問，例能奪其權而褫其職。英國雖君臣共主之國，其議院亦曾廢君，可見舜亦由民公舉，非堯私授也。

案：如此中國幸不設議院耳。議院設而廢君，大逆不道之事更多矣。

學堂日記梁批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爲，讀楊州十日記，尤令人發指眦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乎息矣。

案：三代以後，得天下者，皆逆取而順守。聖清之于前明與國也，楊州十日記之言，明季遺老之言也，不思二百余年之深仁厚澤，而乃執明季一人之言，以爲民賊乎？是亦賊民而已矣。

公法欲取人之國，亦必其民心大順，然後其國可爲我有也。故能興民權者，斷無可亡之理，汝已見到此層，但未鞭辟入裏耳。

案：興民權只速亂耳，安得不亡！

議院雖創于泰西，實吾五經諸子傳記，隨舉一義，多有其意者，惜君統太長，無人敢言耳。

案：「惜君統太長」五字，悖逆至此，殆欲人人造反，時時作亂，然後快于心與？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余皆民賊也。

案：二十四朝之君主，謂之民賊，而獨推崇一孔子，是孔子之受歷代褒崇爲從賊矣。狂吠可恨！

衣服雖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變法未有不先變衣服者，此能變，無不可變矣。

案：改朔易服，皆興王之事，若輩何敢妄言，歷代草寇未有不改制者，黃巾赭寇非其人乎？

學堂答問韓批

有伯姬之賢，三國來媵，尚爲非禮，況不如伯姬乎。亦惟有伯姬之善，乃能容之，余則不能可知矣。可見僅得一伯姬，而不及伯姬者多矣。此不平等中之平等，聖人居于亂世，不得已也。

案：平等之說，出自釋氏，安得以之附會聖經？自梁啓超來主時務學堂，于是人人言平等，至有某孝廉父子之謬論，謹厚者如此，其他可知，傷風敗俗莫此爲甚！

梁批

一盜案之微，州縣治之足矣，而上勞朝審，皆極可笑。

案：聖人慎刑愛民，所以有朝審，此列祖列宗之成法，而以爲可笑，不知是何居心？

日本所以二千余年不易姓者，由君位若守府，而政在大將軍，凡欲篡位者篡大將軍之位而已。日本所以能自强者，其始皆由一二藩士慷慨激昂以義憤號召于天下，天下應之，皆俠者之力也。中國無此等人，奈何奈何！

案：梁啓超欲興民權，所以藉口于君位若守府；欲尊任俠，所以藉口于日本之自强。童子何知，其不爲此似是而非之論所誤者鮮矣。

中國舊論常以能言不能行責人，此最謬論。蓋有立言之人，有行事之人，各有所長，不能相非，必欲以責一人之身，萬無是理。

案：時務學堂之設，育人材也，能言而不能行，天下古今安有此教人之法？果如此等謬論，則學堂之設，專爲若輩言者設矣，他日學僮成立，皆持梁啓超之說以教人，豈非誤盡天下蒼生耶？

臣也者，與君同辦民事者也。如開一鋪子，君則其鋪之總管，臣則其鋪之掌櫃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國之義？

案：封建之世，皆天子之臣，故可以去此適彼，非所以論于今日之世也。果如此等議論，則襲效拱之漢奸，姚福秋之肇亂，皆得謂之合于古義矣。三尺童子習聞此類謬說，湘中風俗人心之壞，恐有不可問之日矣。

漢世武梁祠堂畫象，所畫古帝王，多人首蛇身，人面獸身，蓋古來相傳，實有證據也。山海經言，絶非荒謬。董子引古語云：人當知自貴于萬物，可知古時人與物相去之率，本不甚遠。若至今日，則誰不知己身之貴于物者，而更待聖人之丁寧告誡耶？西人古書，屢出告令禁人與獸交，然則古時之人與獸交者，必甚多矣。

案：删書斷自唐虞，聖人自有深意。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西人禁人與獸交，見之彼國載記，安得以之臆斷中國上古之人。學堂與童子所講者此事，毋怪合種之醜論，騰于士大夫之口也。此輩願爲山海經中之人，何若率黃種而盡爲獸種乎？

張謇《張季子九録·文録》卷五《江寧同文館課藝序》 候補道某君總江寧同文館既有年，所課諸生多有能以他國語言文字轉相傳授者，乃都所嘗課講義論序賦詩辨説雜文若干首，屬抉擇焉。謇壹汰夫事例之必可不存者，其他將使人人得以覘諸生之志業，而又某君年勞所在，不可與魁儒通人著述例去取。凡存講義論若干首，賦詩若干首，辨説雜文若干首，爲若干卷。叙曰，《周禮》象

胥掌蠻夷閩貉戎翟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其秩上士，其名才智之人屬焉。先王於蕃國君臣，雖其拜揖跪起，言語聲音莫不有禮以進之如此，而亦可知不彊以耳目之駾，與其手足之所不習，以察其願致於我之情，而柔其氣以當我之句矩。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信乎禮之必以讓，而先王權勢刑禁之不以概施，當其事以物其才，雖一口舌之官而必慎也。今中國自海禁大開，藩籬失防，而堂奧弗祕，纖人莠民之稍通其語言文字者，皆得賣我以爲利，而因緣伺我者不敢必得之欲，於是朝廷立同文館於京師，其瀕海省會，獨江寧有之。蓋南洋大臣治所得歲甄其調良敏給之士，以貢京師，備遣使絕域傳譯之選，猶鄉學之貢太學也。館之課始英法語言文字，而亦及於天算輿圖兵學化學電學光學重學之要眇，而叩其生徒，大半習於諧語音，合字母，或英法自爲彼此而不相通，其能用中國文字說天算輿圖兵學化學電學光學重學而粗識塗徑者賢矣，是編所輯諸藝是也。夫由先王以來，二千餘年，一切法度政治教化風俗，其支離墮壞於世主庸臣溝猶瞀儒，而大失其本意者不知凡幾。中國一不振，則庸學末識舉詩書之大義而芻狗之，謂不足當彼彝人之呿。而錮於舊習者，則又斤斤於先王教化政治之蹄筌，而自以爲卓，彼此相笑，誕漫不可斁者，蓋又二十餘年，夫世之人謂彝爲勤，而先王未嘗教人以惰也。而貌彝者又徒勤之云，謂彝爲實，而先王未嘗教人以虛也。而貌彝者又徒實之云，求彝之所以爲國，其法度政治所以行之之意，未嘗不與先王詩書六籍之文時時有合，以先王之意行之，彼彝之法度政治，皆足以資中國憤發而爲天下雄也。以猶夫溝猶瞀儒與貌彝者之所爲行之，則先王與彝也等弊耳，安在彝之非芻狗。南豐曾氏之言曰，孔孟獨明先王非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本意。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治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然則法所以適變，道所以立本，雖百世可知，用天下騖新之氣，以祓中國之士夫，守先王不忍人之心，以存中國之人類，豈非凡有血氣者之責也歟！感某君請敘之意而推論及之，蓋所以重某君而亦望諸生之匪徒貌彝而已。嗚呼！其可已乎。

丁立鈞《南菁文鈔》三集《部分課作題》 書鹽鐵論後

問抵制洋鹽進口之法若何

禁黃金出口議

各國產煤鐵考略

外國理財不主節流而主暢流論

西國國債論

皇朝武功紀盛書後

問鄉勇剿賊原起

營壘圖說書後

沿海形勢今昔異宜論

書朔方備乘後

喀爾喀四汗圖說本孰爲精善，試詳言之

西國聽訟用律師論

疏浚江南河道議

廣以工代賑說

擬輯約章成案例言

中俄界約考

問五口通商以來局凡幾變

東三省疆界變遷考

論普法之戰

論美西戰事

論英脫構釁事

俄人屯兵阿富汗論

論弭兵會

縱橫論

論美禁華工事

論日本變法

書薛庸盦文集後

中西算器考

論方程正負

夕桀解

微積術補代數未盡說

讀海寧李氏對數探源書後

海寧李氏方圓闡幽謂諸乘方有綫面體循環之理，近時習算之士桐鄉嚴子駁

之，其説然否？

元和李氏、海寧李氏各有造整數句股弦法，今欲造句股形，令句股及中垂綫俱得整數，又欲造句股形，令句股弦及中垂綫容方邊俱得整數，又欲造句股形，令句股弦及中垂綫容方邊俱得整數，問以何法造之？

橢圓内容正方形令方面與長短徑平行法：以長短徑相乘爲實，以長短徑各自乘相加開平方爲法，法除實得方面。試言其理。

魏劉徽密率徑五十周一百五十七，視今用密率，其周失之弱；齊祖冲之密率徑七周二十二，視今用密率，其周失之强；强弱俱在三位下，又有徑一百十三周三百五十五，視今用密率可得七位密合，試證其强弱之數。并取徑一百十三周三百五十五之率，考其何由得數，創自何人？

甲二方加乙二方等丙二方加丁二方，求取此四數之方，今已由公式推得甲爲八，乙爲一，丙爲四，丁爲七，問公式以何法變化而得，并另設真數以證之。

三角形有積，有大小兩股，求底邊及中垂綫，當用何術？試證之，并爲圖説。

有股弦和，有句股和，求三事。此題能變得另一個句股形，其句股弦不同而句股較均同，如原形句甲、股乙、弦丙，可得另形句子、股丑、弦寅，均爲卯。試舉其法，言其理，并推演一二形以證之。

平圓徑分爲大小二矢，從截點作一通弦，則成兩兩相等四弧矢形，内作兩兩相等大小四平圓，大圓徑一尺六寸八分，小圓徑一尺二寸二分，求全圓徑及弦矢各幾何？

有大中小三數，并中小兩數與大數等，中小兩數和乘大數以中小兩數相乘減之得三千一百三十六，其三數連乘得六萬一千四百四十，問三數各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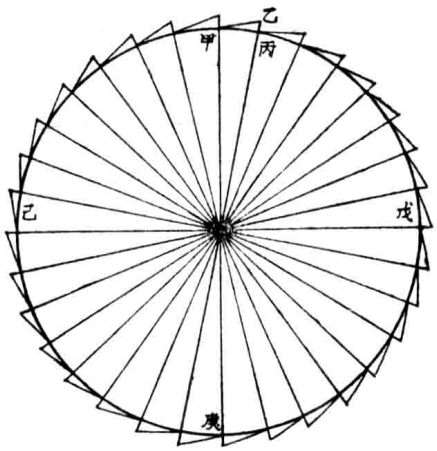
今有直積加股開平方得數，加股加四開立方得數，加大和加二開平方與三小差等，又以平方開之，以五乘之，與句等。只云弦三十九尺，求股。

《中西聞見録》第二五號《貴榮課作》

格物測算題

橫放炮子需若干速方永不落地

如圖：甲戊庚己地球，心爲地心，吸力由此而發，甲心地半徑四千洋里，丙心、戊心、庚心、己心具等，設甲乙爲放炮子一秒平行之速，甲丙爲地面，乙丙爲一秒下墜之路一丈六尺(洋尺)，炮子在地球面上行無數小切綫，周而復始永不落地，題爲有甲心股，乙丙股弦較，求甲乙句，命句爲天乃有等數。



甲乙＝天　　甲心＝股

丙心⊥乙丙＝弦　　甲心＝丙心

句二⊥股二＝弦二

矢二⊥甲心二＝(甲心⊥乙丙)二

天二⊥甲心二＝甲心二⊥乙丙二⊥二甲心、乙丙

天＝$\sqrt{\text{乙丙二⊥二甲心、乙丙}}$

開方得二萬五千九百九十六洋尺，以每洋里五千二百八十洋尺約之，得五洋里弱，即炮子一秒所行之速。

| | | |

劉禹生《世載堂雜憶・私塾教學情況》 舊時教兒童，注重發蒙。兒童五六歲以上，家中延師，具衣冠酒食，封紅包贄敬，列朱筆，請先生點破童蒙。先生即以朱筆點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四書・論語》首句；先生讀，學生隨讀，讀畢，全家謝先生，是爲讀書兒童一生發軔之始。案中國社會最重蒙師，尤重發蒙之師，此種風氣，宋代最甚，考宋人軼事，某門下中書還鄉，必具衣冠拜于啓蒙師床下。

家塾蒙館，一曰停館。富厚之家，延專師以教兒童，師稱主人曰居停，主人稱師曰西席；所授往往爲《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再授「四書」白文。又有所謂朋館，亦名村塾、義塾，市井鄉村貧窮兒童往讀之。其師開館授徒，兒童之家，納學錢往讀，所教爲《千字文》及《四言雜字》之類。父兄所求者，不過能識日用字，寫柴米油鹽帳而已，所謂「天地玄黄叫一年」也。杜工部詩：「小兒學問只《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蒙館風氣，唐時已然。

蒙學所授，不過識字，能寫能讀，便于工商應用而已，略似今之初級小學。等而上之，兒童有志應考，長乃讀習舉業，教師多延請秀才任之，而蒙館教師則多屢考不得秀才之人也。其教法分男女，女則教《女兒經》，讀《幼學》，講故事；男則讀《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讀畢，更讀《詩經》、《書經》、《禮記》、《春秋左傳》，詩則授《唐詩三百首》，字則習楷帖，古文則習《古文觀止》，旁及《綱鑒易知録》。八股舉業，先習破題兩句，次作承題，起講，次加作頷下兩股，亦曰兩比，加習四股，再加作兩股，合爲六股，于是合破、承、起講六比文，是爲舉業完篇。時文原用八股，後多減用六股，皆合考場程式。詩習試帖，先習一韵，加至六韵，即爲合格。因童生及秀才科、歲考，皆用六韵，科場則用八韵也。學生完篇，其父母延宴先生，送禮敬，曰完篇酒，謂從此我家子弟可出考矣。

至言進習舉業之課本，論八股，以《小題正鵠》爲正宗，書爲陝西盩厔路德在關中課士之本，所列皆童考應科、歲考合程式之各種格局完篇與未完篇者，以三八兩日爲作文課期。試帖則以《七家詩》爲定本，《七家詩》爲路德、陳沆、楊庚等七家之作。學生每日作對一聯，調和平仄，爲考場試帖詩之運用。以八股試帖爲正課，其余詩賦文辭爲雜作。

當時中國社會，讀書風氣各别，非如今之學校，無論貧富雅俗，小學課本，教法一致也。曰書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學，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學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習八股試帖，同一程式耳。世家所教，兒童入學，識字由説文入手，長而讀書爲文，不拘泥于八股試帖，所習者多經史百家之學，童而習之，長而博通，所謂不在高頭講章中求生活。崛起則學無淵源，俗學則鑽研時藝。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門第，唐宋以來，重家學、家訓，不僅教其讀書，實教其爲人，此灑掃、應對、進退之外，而教以六藝之遺意也。

余治《得一録》卷五《訓蒙記事》 予嘗詢一鄉人曾讀書否？其人曰：「曾入塾五年。」問以塾師曾訓汝做人道理否？曰：「未也。不過日讀《四書》一首，寫字數行耳。」又問開蒙時先讀何書？曾讀《孝經》、《小學》、《弟子職》否？曾講説《日記故事》，二十四孝否？曰：「未也。啓蒙時先讀《神童詩》、《千家詩》，以後即讀《學》、《庸》、《論》、《孟》，至於《孝經》等書，目且未見。」又問能明《學》、《庸》、《論》、《孟》道理否？其人笑曰：「當時先生初未嘗爲我講解，我何能明白，迄今句讀已大半忘却，何論道理耶？」予曰：「然則子入塾五年，竟全未得讀書之益耶？」曰：「誠然。然我在塾五年，固未得益，却得益于兩夕之深談，令人没齒不能忘，是則我之恩師也。」予詢其所以。則曰：「我出塾數年後，頑鈍猶有童心。偶往姊丈家，有事信宿，下榻書齋，伴西席陳先生。先生固老成人，善教誨，爲我談古今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事，教我如何事父母，如何待兄弟，如何治家，如何處世，以及立身擇友之道，而統貫以兩字，曰天理，反覆詳明，語甚懇切。我偶有一言近理處，先生極口贊嘆，以爲可教。我始恍然如夢初醒，覺前此所作事，都不可對人，愧汗無地。次夕，又授我小書一本，系先生所手抄，中多詩詞，語極粗淺，大約言孝弟忠信等事，并略爲講解，命我讀，我即歡喜領受。歸而日夕讀之，奉爲至寶，自是乃恍然于爲人之道，有如是其不可苟者，深悔從前之肆無忌憚，而猶幸今之所遇爲未晚也。」予曰：「然則子讀書五年，曾不若兩夕之講解耶？」曰：「是固然也。設不遇陳先生，我今日正不知作何等人耳。」予因是憮然，曰：「甚矣，苟得其教，無物不成，苟失其教，無物不敗，有是哉？蒙養之初，其關于教者之善不善，有如是哉？」竊念近世塾師，限於積習，開蒙即訓《學》、《庸》，于古者小學之教，已漠不過問。其上者，高視闊步，聰明自負，即有淺近詩歌，足資童蒙啓發者，又多不屑教讀。其庸庸者，則又墨守成例，《千字》、《百家》、《神童》、《千家詩》之外，不敢稍改舊章，説到講解，則又以爲童蒙何足與于此。試問啓蒙一道，豈徒識字而已乎？但知識字，而不知爲人之道，則識字適足以濟其爲惡之具耳。嗚呼！蒙即發也，不與講解，蒙何自發？彼貧家子弟，終身成敗，多系此二三年中，必待二三年後，始與講解，彼早已無力罷讀，改業他徙，

不及領教矣。塾師不教，更有何人與教？無怪乎終身倀倀，全不知所以爲人之道，雖讀而一如未讀也。或曰：「爲人之道，聖賢經傳，至詳且備，何又他求？」予應之曰：「讀書而能明經書之理者，百人中不得一人，大抵一二年、三五年即罷業，『四書』多不能竟讀，且聖言幽遠，即與講解，亦驟難明白，此呂叔簡先生所以有《小兒語》之作，程子所以思別欲作詩以教童子也。」茲册簡便義學，即宗此意，但以教導做人，學習小學規矩，而四子書姑緩待，非求速成，實欲使貧家子弟，略聞聖訓，且以節經費，便舉行耳。地方有心人能隨處設法，實爲近今切務，否則有力好善之士，專請老成善教之師，就四方周流行教，于以啓迪鄉愚，誠近日人心風化一大幸也。草茅私議，敢與高明證之。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二〇九《致梁節庵先生》 手示讀悉。行檢二百題，誠覺其多。三年學生斷不能作許多題，若真作完，則與小試無異，但有交卷之功，斷無讀書之暇，一也。各題多收考時出，一次數十題，人不知也。況又兼習各門精細繁重之學，題亦忌多。學生安能人人有此敏才强力，外人必以爲各門皆是敷衍，教不真教，學不真學，二也。如其真學，諸生斷不堪其苦，外人必議其過於繁苛，三也。更有一要義，行檢一門所重在行，若題目過多，外人必議曰此仍是考文，非考行也，四也。爲今之計，或將行檢一門止留百題，數目多少請酌。此外則存，俟隨時出與院生作之。蓋有此等佳題，不令諸生玩味發揮，亦可惜也。至各門題，請查開一數，開單見示，各門題分開。以便較其多少，詳加斟酌。至史學門不足之題，請於《通鑑》中擇二三十條，表有《通鑑》，題無之，似是闕漏。補《通鑑》題亦要。見示，或有可考者，或有可論者，史學不外此兩類，總須令學人於此題有可見其用功用心之處。似須兩漢三國皆有爲佳。蓋此時課題，外人大意以爲兩三年課程，若年代太古，其去致用之意稍覺迂遠。以上各節，統望裁酌見示。此册行遠，必須妥善，稍遲數日無妨，不宜倉猝欠缺滋議也。即候示復。

葛士濬《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一《拙修書室記》 人莫病於拙，然拙非病，拙而不學乃病。誠學矣，非惟拙不足累學，而學反賴用拙。惟學以拙進者，其知乃真知，而行乃堅固而不撓。子曰：「參也魯。」而契子言：「一貫之旨者，厥惟曾子非善用拙何？」朱子曰：「雖有上智之資，亦必用困勉之功。」又《答南軒先生書》云：「近日一種向外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從此補復前非，庶其有日。」嘗竊取其義，以名吾讀書之室，曰惟拙乃修，惟修化拙，不拙不修。而欲以巧自飾者，其終乃至拙也哉。

梁啓超《飲冰室集合集・文集》第二册《萬木草堂小學學記》 啓超居上海，雙遺先生使其子以束來就學。且告啓超曰：「今日中國之敝，人才乏也。人才之乏，不講學也。吾子日言變法，如捕風，如説食，爲裨幾何。吾子盍抗顔而講焉。」啓超瞿然曰：「啓超四庫之籍，百不窺一，五洲之域，遊夢未及。將終其身爲學僮，猶懼不殖，遑言講學。」雙遺曰：「雖然，子其演子之所學，有可以誨以東者而述焉。」於是略依南海先生《長興學記》，演其始教之言以相語也。啓超記。

立志。孔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佛言不普度衆生，誓不成佛。伊尹思天下之民，有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孟子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其志嘐嘐，先聖所取，朱子謂惟志不立，天下無可爲之事。學者當思國之何以弱，教之何以衰，種之何以微，衆生之何以苦，皆由天下之人，莫或以此自任也。我徒知責人之不任，則盍自任矣。《論語》曰：「志於仁。」又曰：「仁以爲己任。」學者苟無志乎此則凡百學問，皆無着處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志既定，顛撲不破，讀一切書，行一切事，皆依此宗旨。自無罣礙，自無恐怖。

養心。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言及心學，輒指爲逃禪，此大誤也。天下學問，不外成己成物二端。欲求成己，而不講養心，則眼耳鼻舌身意根塵相引，習氣相熏，必至墮落。欲求成物，而不講養心，則利害毀譽稱譏苦樂，隨在皆足以敗事。故養心者，學中第一義也。養心有二法門：一曰静坐之養心，二曰遇事之養心。學者初學，多屬伏案之時，遇事蓋少。但能每日静坐一二小時，求其放心，常使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夢劇不亂，寵辱不驚，他日一切成就，皆基於此。毋曰迂遠云也。

讀書。今之方領矩步者，無不以讀書自命。然下焉者溺帖括，中焉者騖詞章，上焉者困考據，勞而無功，博而寡要，徒斲人才，無補道術。今之讀書，當掃除莽榛，標舉大義，專求致用，靡取駢枝。正經正史，先秦諸子西來羣學，凡此諸端，分日講習。定其旨趣，擷其精華，自餘羣書，皆供涉獵，凡有心得，以及疑難，皆爲箚記。至其先後次第，余有讀書分月課程。讀西學書法兩者，皆昔者答門人問之作，雖粗淺已甚，亦初學之塗徑也。

窮理。法必變，所以立之故不變，六經諸子，古者皆謂之道術，蓋所以可貴者，惟其理也。故曰：「法先王者，法其意。」西人自希臘昔賢，即講窮理。積至

近世，愈益昌明，究其致用，有二大端：一曰定憲法以出政治。二曰明格致以興藝學。輓近公理之學盛行，取天下之事物，古人之言論，皆將權衡之，量度之，以定其是非，審其可行不可行，蓋地球大同太平之治，殆將萌芽矣。學者苟究心此學，則無似是而非之言，不爲古人所欺，不爲世法所撓，夫是之謂實學。若夫孟子所謂深造自得，左右逢源，又其大成之事也。

經世。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爲學而不以治天下爲事，其學焉果何爲矣，故胡安定有治事之齋。而西人最重政治學院，上依人理，下切時務，窮則建言，達則任事，此其爲學。具有專門，非可枵腹抵掌摭尊攘之說，以言經濟也。顧亭林曰：「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後世此義不明，即好學之士，亦每以獨善其身爲主義。而世變益莫之振救，不知棟折榱崩，其誰能免，即不念大局，獨不思自保耶。

傳教。孔子改制立法，作六經以治萬世，皞皞乎不可尚矣。乃異道來侵，輒見篡奪，今景教流行，挾以國力，奇悍無倫，而吾教《六經》，舍帖括命題之外，誦者幾絕，他日何所恃而不淪胥哉。雖然，《中庸》之述祖德，則曰施及蠻貊。《春秋》之致太平，則曰大小若一。聖教之非直不亡，而且將益昌，聖人其言之矣。《記》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佛教耶教之所以行於東土者，有傳教之人也。吾教之微，無傳教之人也。教者，國之所以受治，民之所以託命也。吾黨丁此世變，與聞微言，當浮海居彝，共昌明之。非通羣教，不能通一教，故外教之書，亦不可不讀也。

學文。詞章不能謂之學也。雖然，言之無文，行之而不遠，說理論事，務求透達，亦當厝意。若夫駢儷之章，歌曲之作，以娛魂性，偶一爲之，毋令溺志。西文西語，亦附此門。

衛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西人百業，皆有安息。七日來復，大易同之。學貴以時，無使勞頓。更習體操，以練筋膚。

朱一新《拙盦叢稿・佩弦齋文存》卷上《無邪堂答問自叙》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尚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入賦以日記册，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虖！自羲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蠭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一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其爲學者自歧之歟？而況東海西海之遥，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適堙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却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蕝，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恒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已者也。余誠謬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彦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烏虖！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尚其顧名思義，而毋或昝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楊模《錫舍四哲事實彙存・若汀先生軼事數則》　先生嘗乘夜航，雜還儒人中，閉目危坐搆思。忽悟一算數捷法，爲生平所未到，不覺黑闇界倏現大光明，心地開朗，快如登仙。其頓悟妙理如此。

先生與人交，務崇謙抑，而諧語輒能動人。模嘗以「斂退似老，恢奇如莊」目之。其主講兩湖及自强學堂，高名鵲起，後輩争承謦欬。及相處既久，或加傾軋，絶不與校，輒遜謝以去。時論稱其高尚有度焉。

先生在崚實學堂，教授幼生算法加減，手畫黑版，有時故錯舛其數。幼生或笑曰：「先生誤矣。」則徐令改正之，笑謂幼生曰：「我今老矣，算學竟不及爾等。」諸生均忻忻鼓舞，益廑於學矣。

藝文

劉向《説苑・談叢》 意不並鋭，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略】

乘輿馬不勞致千里，乘船楫不游絶江海。

智莫大於闕疑，行莫大於無悔也。【略】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略】

無思慮之心則不達，無談説之辭則不樂。【略】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

君子博學，患其不習；既習之，患其不能行之；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讓也。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本；念慮者，知之道也。此言貴因人知而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之。

《晉書・李充傳》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柏樹嘗爲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虚浮之士，嘗著《學箴》，稱：

《老子》云：「絶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絶，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兹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僞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爲之益，塞争欲之門。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爲訓辭，蒞事則爲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爲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跡也。故化之以絶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爲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見形者衆，及道者鮮，不覩千仞之門而遂適物之跡，逐跡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所以聖人長潛而跡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爲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觀其隆矣，略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之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

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倡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暗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己濟物而天下爲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位元時成，離暉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阻而凝，動非性擾，静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征辭，拔本塞源，遁跡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自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行止復禮克己。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全晉文》卷四九傅玄文 人之學者，如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

《全晉文》卷八七束晳《讀書賦》 耽道先生，澹泊閒居。藻練精神，呼吸清虚。抗志雲表，戢形陋廬。垂帷帳，目隱几，被紈扇而讀書。抑揚嘈囋，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詠《蓼莪》則孝子悲。稱《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詠《詩》以終己，仲尼讀《易》于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顔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聖賢其猶孳孳，況中才與小人。

徐堅《初學記・道釋部・道》 東晉湛方生《諸人共講老子詩》：吾生幸凝湛，智浪紛競結。流宕失真宗，遂之弱喪轍。雖欲反故鄉，埋翳歸途絶。滌除非玄風，垢心焉能歇。大矣五千鳴，特爲道喪設。鑒之誠水鏡，塵穢皆朗徹。【略】

東晉孫綽《老子讚》：李老無爲，而無不爲。道一堯孔，跡又靈奇。塞關内

鏡，冥神絶涯。永合元氣，契長兩儀。

《全梁文》卷三二《爲齊竟陵王發講疏》　大矣哉，妙覺之爲妙也。無相非色，空不可極，而立言垂訓，以汲引爲方，慈波慧水，雖可溉而莫知其源者也。靈篇寶籍，遠探龍藏，蓋無得而言焉。至于義指天山之表，文隱交河之外，又非籌所能算也。逮于祇樹、庵園之妙吼，四諦、一乘之正説，重譯而通中土，莫不恒沙之一焉。而詞源海廣，理塗靈奥，雖宇流附響，萬軫同起，分條散葉，離文析句，未或暨其萬一也。

竟陵王殿下，神超上帝，道冠生知，樹寶葉于冥津，凝正解於冲念。若夫方等之靈邃，甘露之深玄，莫有不遊其塗而散其室也。秘藏之被東國者，靡不畢集，皆繕以寶縑，文以麗篆，凝光瓊笥，炫彩瑶縢，思欲敷震微言，昭感未悟。

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廬，演玄音于六宵，啓法門于千載，濟濟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王已降，暨于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乃作頌曰：

十號神寂，三達空玄。迹遊神隱，教以慈宣。氤氳緒法，昭晰遺筌。摽聲妙住，騰華寶蓮。文摛龍藏，義溢中天。惟王禀照，道冠增璿。星羅寶幄，雲開梵筵。思馳春馬，理析秋蟬。靈場絢綵，正水興蓮。乘兹上果，永導芳緣。

《全梁文》卷三二《爲文惠太子解講疏》　皇太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於玄圃園安居。寶地禁苑，皆充供具，珍臺綺樹，施佛及僧，震玄音於六宵，暢微言於永劫。三達宣其妙果，十住纘其祥緣。踐二氣而業升，離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舍寶軀，爰及輿冕，自纓已降，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飫仁壽之福。若有淪行苦海，得隨理悟，墜體翳塗，不遠斯復，十方三世，咸證伊言，兹誓或騫，無取正覺。

《全梁文》卷五一王僧孺《爲蕭監利求入學啓》　竊以矯首何飛，不如修弋；宛足念遠，莫若驅鑣。故樸斲成於丹臒，篠簜資於栝羽。敢因孳末，有志庠均。爲山資於一簣，學海漸其微流。

徐堅《初學記・文部・講論》　梁任昉《厲吏人講學詩》：暮燭迫西榆，將落戒南畝。曰余本疎惰，頹暮積榆柳。踐境渴師臣，臨政欽益友。旰食願横經，終朝思擁帚。雖欣辨蘭艾，何用闢蒿莠。【略】

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皇太子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業冠孟侯，道高上嗣，宫牆累仞，高山仰止。承華之闈，更似通德之門；博望之園，反類華陰之市。家丞庶子，並入四科；洗馬俱通六學。轉金輅而下辟雍，睟玉容而經槐市。詳其縣鏡高堂，衢樽待酌。瞻後忽前，博文約禮。將使東極長男之宫，不獨銘於銀榜。南皮太子之序，豈徒擅於金碑。【略】

陳江總《皇太子太學講碑》：我大陳之御天下也，若水渙其長瀾，瑶星躔其永曆。重華誕睿，興於大麓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洪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閎之歌謡。隻句片言，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壓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遠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册，開獻納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緑帙奇文。羽陵蠹書，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内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脩也。【略】

陳周弘正《學中早起聽講詩》：詰朝參下座，閑步出重闈。北堂月稍隱，南枝鵲已飛。早霜垂靄靄，初霧上霏霏。嚴唱雖罷柝，高門尚掩扉。既傷年緒促，復嗟心事違。平生愛山海，宿昔特精微。未解輕身去，唯應下第枝。

江淹《江文通集・丹砂可學賦并序》　咸曰金不可鑄，僕不信也。試爲此辭，精思云爾。

惟雲場之少折，乃人逕之多憂，雖瑶笙及金瑟，雜翠帳與丹幬。吞悲欣于得失，銜哀樂于春秋。煥如星絶，黯如火滅。星絶難光，火滅可傷。故從師而問道，冀幽路之或暘。測神宗之無緩，踐雲極之不賒。信名山及石室，驗青頌與丹砂。揭五難之重滯，攬九仙之輕華。故抱魄寂處，凝神空居；泯邈深晝，窈鬱重虚。覘炫燿而可見，聽泬寥而有餘。

於是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綵色。輟陰陽於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浮恍惚而無涯，泛靈怪而未極。架日月之精照，騫蛟龍之毛翼。

遂來氣穆肅而神犇，骨窈窈而鬼怍。綴蕤蕤而成冠，點雜錯而爲珮。出洫泣而遐騖，貫蒙鴻而上厲。鳳之來兮蔽日，鸞之集兮爲羣。左昆吾之炎景，右崦嵫之卿雲。爛七彩之炤燿，漫五色之絪緼。非世俗之質見，焉鬼神之嘗聞。

既而曖碧臺之錯落，燿金宫之玲瓏，幻蓮花于綉闥，化蒲桃於錦屏。艷丹光而電烻，颺翠芬而杳冥。軒愔惘於冤虹階侘傺於奔鯨。惑龍宫之殿稱，迷忉利之宫名。故靈偃蹇兮姣服，女嬋娟兮可觀。秀青色之泯靡，熳美目之波瀾。襞日月之纂組，襲星宿之羅紈。百味酒兮靈之集，河供鯉兮靈之安。却交甫之玉質，笑陳王之妙顔。所以樂精玄于太乙，妙宫徵于清都。簫含聲而遠近，栖吐音

而有無。奏神鼓于玉袂，舞靈衣於金裾。韻躑躅而易變，律參差而難圖。非《南風》之能擬，詎濮水之可摹。

於是流灩不一，遨曹無邊。峨眉既散，鍾鼓都捐。乘綵霞於西海，駟行雨於丹淵。山差池而鏡壑，水清明而抱天。山含玉以永歲，水藏珪以窮年。擬若木以寫意，拾瑤草而悠然。

遂乃凝虛斂一，守仙閉方；智寂術盡，魄兀心亡。白生不能關其說，惠子無以挫其芒。原其耻市朝之失道，疾讒嬖之不祥。却文綵之淫冶，去利劍之鏗鏘。據生死于半氣，惜百年于一光。故以鑄金爲器，丹砂爲漿。慚吝既盡，妖怨當忘。吾師以爲可學，而公子謂之不良歟！

《全唐文》卷二〇〇張泰《學殖賦以深根固柢無使將落爲韻》 學者人之本也，必資乎窮要道，勵專心，故假農以爲喻，將克己而攸箴。筆力載耕，既研精而不倦；情田以耨，將覃思而惟深。懿茲善喻，豐滋是務。當勤勞而有獲，豈滅裂而不固。種德潛潤，比土膏之勃興；修業大成，方雲稼之森布。切磋討論，將究其根。孜孜而其功且倍，矻矻而其教彌尊。苟惰以自安，則耒耜之用廢；習而不輟，則蘇蒸之道存。蘊經笥而煥乎既庶，成行業而油然實繁。且夫以茲訓語，譬彼樹藝。學者在清其本末，農者在立其根柢。庶存心而有補，期竭力而無替。顧三冬之足用，且俟經時；異四體之不勤，而能望歲。其道既敷，其志不渝。自微至著，生有於無。厥修乃來，類京坻之可積；不思則罔，同水旱之是虞。原夫匪獨化人，聿兼爲己。寧徒取於披閱，固可移於任使。功成久習，宋人之揠足傷；事不兩全，樊遲之學誠鄙。稽其存於日省，就此月將。覩專專以開帙，媲汲汲而築場。勞而不怠焉，奚必乎四之日；禄在其中矣，可期乎萬斯箱。客有服膺糟粕，惟善是樂。恒慮失而不逮，詎懷安而自若。敢竊比於農夫，懼見逢於搖落。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六《贈別元十八協律》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己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王官不可闕，未宜後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柳宗元《柳宗元集》卷四三《讀書》 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縹帙各舒散，前後互相逾。瘴癘擾靈府，日與往昔殊。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竟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倦極更倒卧，熟寐乃一蘇。欠伸展肢體，吟咏心自愉。得意適其適，非願爲世儒。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巧者爲我拙，智者爲我愚。書史足自悦，安用勤與劬？貴爾六尺軀，勿爲名所驅！

《劉禹錫集》卷六《説驥》 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污池。厩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眙然視，昕然笑，既而扑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覩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馬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鋭于内，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説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儆其僕，蠲其皁，筐其惡，屏其溲，稚以美薦，秣以薾粒，起之居之，澡之拍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

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樠策，不知其籋雲耳。昔之噓吸也，謂爲疵爲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頓踣，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言，方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逾於五羖皮乎？」客謖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爲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嘆，予不敢嘆。」

《劉禹錫集》卷六《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交沴，煬然焚如。客有謂予：「子病病積日矣。乃今我里有方士，淪迹於醫，厲者造焉而美肥，輒者造焉而善馳。矧常病也，將子詣諸？」予然之，之醫所。切脈、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興居之節舛、衣食之齊乖所由致也。今夫藏鮮能安穀，府鮮能母氣，徒爲美疹之囊橐耳，我能攻之」。乃出藥一丸，可兼方寸，以授予曰：「服是足以瀹昏煩而鉏蘊結，銷蟲慝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予受藥以餌，過信而腿能輕，痺能和。涉旬而苛癢絶焉，抑搔罷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糲如精。

或聞而慶予，且閔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齊術以自貴，遺患以要財，盍重求之，所至益深矣。」予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效，

猜至誠而惑勦説，卒行其言。逮再餌半旬，厥毒果肆，岑岑周體，如痞作焉。悟而走諸醫。醫大吒曰：「吾固知夫子未達也。」促和蠲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

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蹎，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一〇《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栭。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儁侶。

《全唐文》卷七五七雍陶《學然後知不足賦以君子强志然後成立爲韻》 士有倦乎耕耘，求其典墳。每下學以爲己，期干禄而事君。雖歷三冬，詞軋軋而未能足用，雖觀百代，意歉歉而常如闕聞。復得散帙如初，攻堅兹始，謂尺璧兮易得，歎分陰之難止。隱居就道，欲名垂於千萬年，嗜學從師，將繼志於二三子。當其敦詩説禮，存誠自强，恃少壯而能勉勵，懼老大而有悲傷。儆覆簣之遺事，慕絶編以同芳，親賓兮莫往莫來，晝夜兮無怠無荒。始勵己而功疑，誠爲矻矻，乃收心而貴，復學茫茫。豈九流之深，豈六義之秘。抑由懵學者請益而尚少，雖勤而未至。又安得食而求飽，困而欲寐。忘匡氏之心，無蘇君之志。由是其意彌堅，其業彌專。開卷且爾，服膺拳然。不出户期知萬里，不下帷寧止三年。欲罷不能，所求廣矣大矣。以思無益，故得藏焉修焉。始也儻易足於謏聞，無求備乎講究。顧羣籍而是棄，雖勤師而莫誘。若然者，足見微功併棄於前，洪名疾没於後。所以大器，不愧晚成。時習以資其學殖，日就而冀其經明。静而專，敝疑而立。既勤勤而曾不息，又孜孜兮如不及。大矣哉學者之心，信地芥而必捨。

《全宋文》卷六六三歐陽修《大匠誨人以規矩賦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完爲鞠而斷爲棊。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工之事也，作於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剞劂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周敦頤先生全集》卷三《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勸讀書。猷爲莫不善，才力蓋有餘。西北方求師，浩然寧久居。

《曾鞏集》卷四《讀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强，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堂？荏苒歲云幾，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遑遑。一身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病軀久羸尪。呻吟千里外，蒼黄值親喪。母弟各在遠，計歸恐驚惶。凶禍甘獨任，危形載孤艎。崎嶇護旅櫬，緬邈投故鄉。至今驚未定，生還乃非常。憂慮心膽耗，馳驅筋力傷。況已近衰境，而常犯風霜。驅之久如此，負疴固宜長。朝晡暫一飽，百回步空廊。未免廢坐卧，其能視縑緗。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忘。百家異旨趣，六經富文章。其言既卓闊，其義固荒茫。古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欲煌煌。瑕疵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畫隨其方。後生以中才，胸臆妄度量。彼專猶未達，吾慵復何望？端憂類童稚，習書倒偏傍。況令議文物，規摹詎能詳？輪轅孰撓直？冠蓋孰繩黄？珪璋國之器，孰殺孰鋒鋩？問十九未諭，其一猶面墻。幾微言性命，萌兆審興亡。兹尤覺浩浩，吾詎免倀倀。因思幸尚壯，曷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云臧。漸有田數畝，春秋可耕桑。休問就醫藥，疾病可消禳。性本反澄澈，情田去榛荒。長編倚修架，大軸解深囊。收功畏奔景，窺星起幽房。虚窗達深暝，明膏續飛光。搜窮力雖憊，磨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憂匱困倉。又如導涓涓，寧難致湯湯。昔廢漸開闢，新輸日收藏。經營但亹亹，積累自穰穰。既多又須擇，儲精棄其糠。一正以孔孟，其揮乃韓莊。賓朋顧空館，議論據方牀。試爲出其有，始如宫應商。紛紜遇叩擊，律吕乃交相。須臾極萬變，開闔争陰陽。南山對塵案，相摩露青蒼。百鳥聽徘徊，忽如來鳳凰。乃知千載後，坐可見虞唐。施行雖未果，貯蓄豈非良。何殊厩中馬，縱齕草滿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騰驤。此求苦未晚，此志在賢剛。

《張載集・文集佚存・雜詩》 芭蕉心畫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沈遼《雲巢編》卷三《讀書》 讀書十車老已忘，人生得意須少壯。白髮漸多筋力衰，誰爲流年更惆悵。自寄蠻夷朋舊稀，更將黃卷卧斜暉。古來枉直何足道，昨日皦皦今還非。

黃庭堅《山谷外集》卷一三《讀書呈幾復二首》 身入羣經作蠹魚，斷編殘簡伴閑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揚雄善讀書。

得君真似指南車，杖策方圖問燕居。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是不完書。

黃庭堅《山谷外集》卷一三《學許氏説文贈諸弟》 六書章句苦支離，非復黃神太古時。鳥跡蟲紋皆有法，猶勝雙陸伴兒嬉。

陳師道《後山集》卷一《咸平讀書堂》 昔人三百篇，善世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嚘嘻。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閉閣畫眉嫵，隔屋聞歌呼。奉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俛首出跨下，枉此七尺軀。今代陶朱公，不作大梁屠。計然特未用，意得輕全吴，爲邦得畿縣，政密自計疎。寧書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築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舍不問塗。近事更漢唐，稍以詩自娛。復作無事飲，醉卧擁青奴。桃李春事繁，軒窻畫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簾燕哺雛。休吏散篇帙，風簟獻笙竽。欣然一啓齒，斯民免爲魚。

李廌《濟南集》卷一《墨池》 臨池苦學書，池水爲變色。終朝坐忘疲，揜卷每自得。滋靈蚌孕貴，飫餌魚腹溢。回堂映茂草，玄源漱白石。祇恐驪龍飛，蜿蜒上丹極。

李廌《濟南集》卷二《邃經堂》 男子宜讀書，讀書須五車。紙腐唇自裂，豈爲刳心魚？吾子少年時，青雲得意初。英華發清端，賦筆凌相如。自試文石陛，竚召承明廬。孝隱二十年，復與志利疎。軒裳不掛眼，鐘鼓悦爰居。歸來邃經堂，志惟與道俱。架上數萬卷，偃仰時卷舒。使彼夙昔人，微言幸發攄。春洲生蘭苕，寒溪脱紅蕖。逍遥適所願，未可詠歸歟！上方宵旰暇，夜殿誦子虚。伯原曾進《東都賦》。

李廌《濟南集》卷五《仕而優則學賦君子之仕優則爲學》 仕欲行道，功期致君，既政優而能裕，當學殖以惟勤。初委質以在公，有兹餘力，宜潛心而師古，益務多聞，且夫志於聖人不苟之，君子謂昔以學優也，故得從政，今以仕優也。復將窮理，雖匪懈於夙夜，貴念典於終始，臣工無曠已，就列而効能，天爵弗忘庶存，誠而爲已，位既不忝，政宜克施，智明效速兮，才有游刃，心清事省兮，日寧廢時，幸燕安而暇豫，忍偃仰以棲遲，業欲廣也。學宜聚之，敏則有功已，臨民而易簡，達不離道，矧役志於嬉嚚，然則砥行以立名，非苟容而從仕，求益則不如學也。持禄則徒勞人爾，朝雖聽政兮，晝則訪道而不厭，夜則安身兮，夕猶修令而未已，居之綽綽，固無從事之獨賢，進以乾乾，豈俾古人之專美，豈不以仕惡妄，進學當敏修，彼外物也，或不可必此放心也，獨不知求，況已寘周行之貴。又期聞大道之優，經籍益耽美，成功之杜預，弦歌不輟歎，治邑之言游以故雖吏事之猥，并用儒術以緣飾經義，可决於訟獄，官府奉行以法，則馬融絳帳傳授，詎廢於牧民，董氏書帷講誦，奚聞於弛職，若乃大官大邑也，身何以庇有社有民也。學何必爲被其服而德不稱，尸厥位而事罔知，鄙無遠謀動有面墻之誚，暗于成事，夫何製錦之宜。於戲！君總萬幾，道期先覺，猶遜志以愛日，尚儲精而務學，矧臣工仕優而無所用心，可不思於約卓。

楊時《龜山集》卷三八《五言古風・此日不再得示同學》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蹉蹉黃小羣，毛髮忽已蒼。願言績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已慎所之，戒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艱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斯人已云没，簡編有遺芳。希顔亦顔徒，要在用心剛。譬猶適千里，駕言勿徊徨。驅馬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入方寸間，雕鐫事辭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挾策博塞游，異趣均亡羊。我懶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彊。至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茫茫定何求，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鷄犬猶知尋，自棄良可傷。欲爲君子儒，勿謂予言狂。

楊時《龜山集》卷四二《七言絶句・勉謝自明》 少年力學志須彊，得失由來一夢長。試問邯鄲欹枕客，人間幾度熟黃粱。

程俱《北山集》卷二《和柳子厚讀書》己丑 事賤反多暇，居卑適無虞。人間不争地，聊此謝畏途。豈無營營子，熟視付一吁。廛中亦何有，坐聽日月逾。展卷閲千古，置書忘萬殊。不妨權子母，亦復商有無。平生僅識字，乃與憂患俱。持此遊學海，層臺漸積蘇。年來但遮眼，頗覺心恬愉。囊粟足自飽，詎肯羨侏儒。起卧一榻間，兀如槃株拘。涼風北牖下，不減愚溪愚。誰能三萬卷，懸頭苦劬劬。小極正當寐，睡魔不須驅。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卷四二《學不厭齋銘并叙》 小兒栞即蠅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爲之銘以戒之，銘曰：

崧華在前，峪嵷自止。江河在地，舀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析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劉子翬《屏山集》卷六《示六經堂學者》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維經與史，隱索周施，於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雜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默默，精義乃得，借聰於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勉，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茫，匪伊情度。

范浚《香溪集》卷五《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手執足行，動息言爲，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無進無學矣。且尚何爲？嗚呼！力吾進所以安企乎古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媿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或有至乎古人也。一韭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大之基，其積不已，丘山我巍。有見乎此，則巋然崇成者，初已形乎一韭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吴芾《湖山集》卷四《七言古詩里有蔣生者，頗志於學，迫於貧困，吾叔德先見而憐之，贍其有無，使從胡經仲學，作詩勉之》　君不見：昔日泰山孫先生，蹭蹬窮途道未行。讀書有志破萬卷，置錐無地可躬耕。高堂親老仰甘旨，未免道路長營營。睢陽客舍一再過，牢落誰人知姓名。文正范公真好士，一見賓階喜氣形。深知先生非乞客，金在泥沙玉在荆。底事窮年事奔走，厄貧廢學誠可矜。因留鄉校周所急，奉親爲學使有成。先生果不負公望，行益修兮經益明。十年聲名動廊廟，天下望之如日星。一代儒宗君試數，誰不首以先生稱。向使不遇文正公，亦將因循埋没如腐螢。吁嗟此風寂寞久，豈是試啟無如先生之才能。世人俗眼棄貧賤，胷中壯氣空崢嶸。吾家叔父特達士，汪汪偉量如滄溟。比隣有蔣生，所志在窮經。迫於飢寒故，無以贍親庭。不問師道已未足，聚訓青衿已十齡。銳志日已喪，塵事日已嬰。顧雖僅能供子職，而此術業何由精。吾叔念之爲慨然，一見自待如父兄。恐子坐窮竟廢棄，亟使就學趨準繩。況有括蒼胡夫子，傳道吾里作世程。執經座下子無忽，子之所須吾其應。傾囷倒廩略無靳，濶視世俗親疎情。我聞此事猶歎息，俗士聞之應駭驚。近來世道太澆薄，骨肉猶作錙銖爭。故雖有子尚不教，但欲黄金自滿籯。安能推其餘以及異姓忘愛憎偉哉！吾叔賢遠，繼文正公之英聲，蔣生其勉之，無使後人獨羨孫先生。

李石《方舟集》卷二《徐童子彈琴極聰慧詩勉其學》　髡如丫角垂兩耳，口誦黄庭調緑綺。諸公拂榻乃肯留，疑是前時徐孺子。我琴掛壁久不彈，浙聲分作蜀聲看。但得古人指下趣，轉覺良工心事難。欣然過我同一笑，舊曲重聞如再少。咸韶本自鳳凰鳴，箏笛任誇蚯蚓竅。孺子孺子年更癡，十三大勝陶家兒。阿端不識六與七，隨分牽衣覓梨栗。

王質《雪山集》卷一四《秋夜讀書三首》　不須薄澁少纖塵，時復閒行更脚輕。樹有涼聲常摵摵，燈無熱意但熒熒。土鬆瘦菜從頭長，地浄幽泓澈底清。月化日遷人不覺，見《朽巖》：「豈惟月化，兼又日遷。」卻于草木見先驚。見蘇子瞻《琴操》：「秋風動而草木先驚。」

穀紋絶似瀼西生，見劉禹錫「瀼西春水穀紋生」，王直方以爲當作「生熟」之「生」乃「健」。霜沫全如漱玉清。見蘇子瞻《漱玉亭詩》：「亂沫散霜雪，古潭摇清空。」稍定心源渟夜氣，即開耳界度秋聲。旁觀事有千端異，見王履道詩：「浮雲事有千端異。」返照身無一點輕。一醉等閒千日過，清江安用白鷗盟。

無嫌烏帽走黄塵，塵外塵中總有人。口但輕輕吹鳥毳，杜子美詩：「見輕吹鳥毳。」腸休軋軋轉車輪。見蘇子美《拼句》：「之子憤悶，腸如車輪，腹悶軋軋，胸奇陳陳。」漫張明月清風眼，試玩游絲落絮身。半夜妙心花忽發，十方一剎現渾銀。見《圓覺經》：「心花發明，照十方剎。」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陳造《江湖長翁集》卷二九《進學箴》　勤則不匱，廢以自逸。而況吾儒，顧乃愒日。雄也競辰，侃也惜陰。夫豈不懷，汲之彌深。羣書之傳，所以爲子政。韋編之絶，所以爲孔聖。或苟且餒，聖賢猶病。惟古巍巍，勉將與同。云胡弗思，委身凡庸。盍圓其枕，起鷄未晨。盍火其膏，息須夜分。資則敏銳，毋恃所恃。文則炳縟，無足所足。細而富貴，大而事業。悠悠而圖，北轅望越。酬應勞

絲，歲月崩湍。我作此箴，用諗燕安。

袁説友《東塘集》卷三《讀書》 宦牒剛馳逐，篇章半掃除。稍尋無事日，重理舊詩書。筆硯寒燈寂，軒窓書景舒。政須堂下問，糟粕意何如。

彭龜年《止堂集》一六《讀書吟示鉉》 吾聞讀書人，惜氣勝惜金。累累如貫珠，其聲和且平。忽然低復昂，似絶反可聽。有時静以默，想見紬繹深。心潛與理會，不覺詠歎淫。昨夕汝讀書，厲響驚四鄰。方其氣盛時，聲能亂狂霖。倏忽氣已竭，口亦遂絶吟。體疲神自昏，思慮那得清。安能更雋永，温故而知新。永歌詩有味，三復意轉精。勉汝諷誦餘，且學思深湛。

趙汝騰《庸齋集》卷一《示林宗辰勸學數語》 青出於藍，冰寒於水。立言勸學，荀卿氏子。卿不如軻，醇乎醇矣。謂學無他，求其放心。存則聖賢，舍則犢禽。差只毫髮，隔踰丈尋。必有事焉，所言何事。而勿正心，正亦何累。勿忘勿助，持敬之意。於此習察，是之謂學。於此而勸，其進罔覺。勉哉宗辰，説博守約。

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五《江鎔習齋銘》 人之知道，由學之故。學而不習，學則不固。生熟之度，盍驗諸心。九醞味厚，七入色深。是以中庸，貴乎弗措。所謂知新，弗離乎故。或繹于中，或體于行。表裏互發，精義入神。顔曾以之，優入聖域。予何人哉，胡不是則。

高斯得《恥堂存稿》卷七《閒中讀書次第》 紫陽禮編甫盡卷，亟償通典平生願。增損温公鑑目成，原註《通鑑目録》有詳有畧。要把二巖書貫穿。原註《巽巖長編》終徽宗，《秀嵓要錄》惟高宗一朝，欲合爲一。夜燈覽徹六一丈，眉山鉅集思重見。七書卷帙二千餘，加我三年當閱徧。爾來兩目漸昏昏，一一手鈔寧敢倦。固知衰頽力不勝，其奈嗜好頑難變。又恐貪多或溺心，閉閤時燒香一篆。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七《時習齋銘》 朝乎習，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

趙秉文《滏水集》卷一七《習齋銘》 御習則慣，射習則貫。學者之習，君子之選。

元好問《陵川集》卷二一《立箴》 惟天行健，萬化斯立。君子體之，自强不息。下學上達，與天爲一。彼昏不知，惑以溺志。從其所欲，蔽于血氣。怠弛放誕，猖狂恣肆。自賊自戕，自暴自棄。自絶於天，卒僨而斃。何不反己，何不自思。以敬爲本，以謙爲基。慮患也深，操心也危。所立卓爾，巍巍岐岐。可以盡性，可以知天。立事立功，立德立言。不朽不撓，于千萬年。凡百君子，其惟勉旃。

元好問《陵川集》卷二一《志箴》 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爲憂患移，不爲利欲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達必先天下之憂，窮必全一己之愚。賢則顔、孟，聖則周、孔。臣則伊、吕，君則唐、虞。斃而後已，誰毀誰譽。詎如韋如脂，趙趄囁嚅，爲碌碌之徒歟。

元好問《陵川集》卷二一《思箴》 粤惟心官，必思而得。既爲必用，又爲心迹。發我天機，生殺語默。勞焉則耗，佚焉則溺。放焉則侈，昧焉則窒。惟睿惟敬，乃正而實。勿竊我以私，勿殉我以必。勿愚我以固，勿顛我以逆。於焉是去，聖神斯立。心也是司，操之其勿失。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一《讀書有感二首》 人誰不看書，看書多不細。看書誰不細，了不得滋味。既讀聖賢書，當見聖賢意。凡聖本同心，氣禀或明昧。讀書既開悟，勿爲人欲蔽。既習而又習，致力復致力。初不無勉强，久久自順遂。欲罷反不能，於何勞智慧。

朝野有新言，例自比豨狗。斯言固卑猥，情實不誑口。啜訶何足羞，美侮不知醜。見食還復來，捶撻暫趨走。人生至于斯，百惡無不有。斯人亦居官，政法誰與守。

方回《桐江續集》卷八《力學》 力學衰猶進，治生晚不饒。操心元自定，忤俗果何由。塗抹餘千紙，浮沉等一漚。忍窮兼耐辱，失笑未包羞。

劉敏中《中庵集》卷一《勵志賦》 余讀書既冠，殊拙於生理，其於求田問舍之事，遼然不知也。然給養之資，日以艱窘，恐以貧乏累其志氣，乃作《勵志賦》以自勉。其詞曰：

吁咄哉！何天之生我也，悟然而有知。既不能粹我以超然而智兮，又不能愚我以朦然而癡。自親生之膝下兮，固亦知愛敬之日孜。元氣假我以五常兮，父母鞠我以恩慈。逮總角之嬉戲兮，導我以文字爲學之規。既庭訓之祗受兮，亦學禮而興詩。信聖之不我欺兮，日是誦而是師。知仁義之爲美兮，以忠信而自持。紉秋蘭以爲佩兮，服薜芷與江蘺。審先民之行爲兮，獨憤然而永思。既踴躍以欣慕兮，亦慷慨而傷悲。彼皋陶之在上兮，既帝載之克熙。釋耒耜以天下自任兮，永徽烈乎商伊。辭傅巖以即相兮，豈時運之或奇也哉。夫何三閭之憔悴兮，沈溺乎江之湄。賈誼倏其軒舉兮，忽長沙之棄遺。嗟小人之紛擾兮，莫不移世以阿時。既靡靡以自安兮，亦睊睊以相危。恃其志之已得兮，惟侈縱之

日滋。苟一時之榮耀兮，實萬世之嗤也。茲既通塞之異軌兮，何清濁之不可力而推也。蹇余生之不辰兮，抱寸誠以孳孳。企古人之悠邈兮，喟遑遑其欲追。擬修名之屹立兮，以聖道而自期。春與秋其代序兮，日月忽其若馳。翔世途以徘徊兮，撫斯文以嗟咨。時既與我齟齬兮，事與我而相違。學澶漫而未精兮，形瘵弱其神疲。顧生資之迫狹兮，慮給養之莫支。余既不能規規於田舍兮，又不能求龍斷而登之。望朱門而將進兮，無愉色與妍辭。願得羽翼如雲之我身兮，余將薄六合而遠飛。又欲浮靈槎於滄海兮，泛崑崙以遊嬉。乘天風以越閶闔兮，訪王母於瑶池。餌金砂以煉質兮，漱瓊液以生肥。跨鸞鶴以爲馭兮，襜雲霞以爲衣。亦知茲懷之不可必兮，竟鬱鬱以安歸？已焉哉！蓋士於世也，窮達否泰詎能極兮，姑俯仰而隨宜。幸孔門之可以倚依兮，依顔曾以棲遲。從衆人之相易兮，保良心而靡移。聽天命以升沈兮，余終不能若兒女子之所爲也。

胡一桂《雙湖文集》卷四《勉學水調歌頭》 欲決聖狂路，先明義利關。須用潛心積累，自得便居安。晝夜陰陽相反，内外主賓交戰，欲盡理斯還，勿欺爲要訣，主一是真丹。嘆韶光如矢，疾似波瀾，此志平生惟篤，頃刻未能閑。仰止唐虞授受，不過一言兩語，斯盟今又寒。猛將一簣土，完成九仞山。

吴澄《吴文正集》卷九四《勉學吟四首》 三十年前好用工，男兒何者謂英雄。世間有事皆當做，天下無堅不可攻。萬里行方由足下，一毫非莫入胷中。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又

三十年前好用工，日間莫只恁從容。養成驕習皆因富，蹉過流光只爲慵。人不修爲何異獸，蛇能變化即成龍。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又

三十年前好用工，爲師不過發其蒙。十分底蘊從人説，百倍工夫自己充。舊學要加新學養，今朝不與昨朝同。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又

三十年前好用工，過時學力强求通。從頭莫枉青春日，卯角俄成白髮翁。既冠當除嬰孺態，居今貴有古人風。拳拳相勉無他意，三十年前好用工。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一《遣興十首》選二 少年學老農，旦莫言耘耔。種深本難拔，糞力生易滋。良苗勿揠長，惡草煩芟夷。天時互豐歉，入事更扶持。功備待日至，厚斂非所期。豈必務廣得，地力窮鎡基。惜哉無負郭，稼穡寧不知。

蓬生衆麻中，不扶能自直。寒窓效蠅鑽，孤陋寡聞識。古來貴尚友，萬善在熏炙。古人不可見，今人豈易得。千載遥相思，空使我心惻。相思吟人瘦，相思吟人老。人瘦尚可肥，老大徒自悲。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一《山中次韻酬馬生》 學道如登途，進進不可止。轍迹每多岐，驅策宜審是。古來爲己學，不怨人不以。理義丈夫心，聲利兒女喜。賦質雖人殊，秉彝固天啓。發蒙自得師，乃可聞義徙。時時受提命，旦旦易聽視。不見雄雞冠，亦有犁牛子。所以先覺言，取友尚論世。老魚怯龍門，終在萬壑底。平生若臨川，無楫莫知濟。知濟謬悠身，俯仰祇自愧。馬生勳業胄，所禀當有異。青春且努力，白日不足恃。要須積厚風，堪負大鵬翅。我來爲山色，涉澗漱屐齒。歸休旬日間，頗奪塵俗氣。胡爲浪驚喜，松下擁車騎。此中無捷徑，寧以是心至。學士希聖賢，如晦徯晴霽。碩予方望洋，渺焉莫窺際。擿埴難索途，因親宜慎始。

柳貫《待制集》卷一三《思學齋箴》 清河張冀受經于高陽先生，得其端緒而能益致思勉之功，可謂善學者矣。予以「思學」名其講肄之齋，而箴以發之。其辭曰：

心外無學，學原于思。思而有得，乃驗於爲。仁陽義陰，理公已私。克復往來，敬義夾持。權之有要，心實制之。堯舜與人，同此秉彝。勿謂凡民，雖聖可希。而況學者，執復有機。是故君子，學如恐違。方其未思，戒爾外馳。如止水源，不波不隨。及其既思，毋惑多岐。必端其趨，必底于夷。若執權量，以計毫厘。若引圭臬，以奠方維。克審夫是，勿置爾疑。思學之功，本末相資。學而不思，如御舍綏。思而不學，如行無齎。明善擇善，真致其知。進德修業，行見于施。下學上達，在爾孳孳。思誠而誠，夫何遠而悦。親信友，讀書誦詩。涵養擴充，罔或弗祇。繅以藉玉，絅以襲衣。緝是内美，暢于四支。維敬之輿，維德之儀。彼暴棄者，志遁神離。以其邪思，果于自欺。弗踐其形，禽獸紳緌。五三載籍，典訓具貽。後儒翼傳，秒忽無遺。精義妙道，日曜月輝。思之而至，主善爲師。吾黨張氏，嗜善如飴。學于高陽，涉其津涯。亦既勤止，牧之愈卑。日引月長，晝思夕維。爰闢齋居，以燕以頤。榜曰「思學」，名言在兹。若工有箴，予爲之辭。學思自彊，庶幾緝熙。

胡助《純白齋類稿》卷一八《尚志齋銘》 士之所尚，曰維其志。其志伊何，

稽古六藝。先立者大，毋局以卑。心之所之，聖賢是歸。千里之遥，始於跬步。精踐力行，罔失厥度。車服華靡，宫室巍巍。犬馬聲色，一皆不爲。達斯兼善，窮乃獨樂。陋巷簞瓢，褐衣寬博。富貴威武，視之若無。毅然莫奪，誠大丈夫。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八《讀書處銘》 古者讀書，學之一事。力行是務，記誦其次。苟非讀書，孰稽古典。讀而弗學，去聖逾遠。古之讀書，於以明道。今之讀書，資以爲暴。生皆厚也，遷乃去之。人不知學，若之何其。其書伊何，《易》、《書》、《詩》、《禮》、《春秋》筆削，日星垂紀。秦漢以前，傳注未立，學必專門，難學易入。秦漢以後，濂洛繼起，著述紛紜，易學難至。學之而至，匪由他人。學而弗至，何有於身。其學伊何，由蒙而聖。灑掃應對，窮理盡性。毫釐靡間，德乃日新。一日復禮，天下歸仁。羲皇之上，唐虞之際。若友其人，若共其治。動之斯應，爲乃有功。三綱既立，五典克從。求之非艱，具在方册。行之非艱，中道勿畫。欲知詩書，於此其處。趙氏行之，名齋其寓。既修于身，復齊其家。始施於邦，如玉靡瑕。好正嫉邪，崇本抑末。制財以寬，用刑以活。擴而充之，儀於天朝。惟是正人，萬世之標。我作銘詩，以規以頌。凡厥讀書，勗哉體用。

王結《文忠集》卷四《樂齋銘》 相古先民，道尊德鉅。匪有他術，惟學是務。其學伊何，深造自得。怡然渙然，會于其極。如彼飲食，既厭既飫。如彼居室，載燕載豫。是曰樂學，不息自强。高明光大，悠久無疆。嗟余小子，稟茲陋質。式遵成規，永矢勿失。博學詳説，切問近思。夙夜匪懈，亹亹孜孜。集義主敬，閑邪存誠。動静交養，業業兢兢。任重道遠，念茲在茲。有確其志，有永其思。升堂入室，涵泳從容。悠然自得，天理昭融。嗚呼小子，克慎克戒。作此銘詩，以詔無怠。

余闕《青陽集》卷四《勉學齋銘爲江澤民作》 飛黄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己千，人一己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十裹弗勉，不入於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茲學者，聿觀其成。

李存《俟庵集》卷二二《精勤齋説爲艾氏作》 一而不雜謂之精，爲而不已謂之勤。不精無以履其本，不勤無以致其力。精而不勤則祼物踵至，勤而不精則徒苦而弗成，是二者相須而不能以相無。君子之爲君子，舍是何以哉？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一《思勉齋銘》 建陽蔣師文從京兆杜伯原徵君學，以「思勉」扁其讀書之齋，不鄙命予申述其義，輒求正於杜君，且以師文共勵焉。銘曰：

非思非勉心之真，不思不勉德之純。真昧弗知等愚民，純而不已斯聖人。去愚希聖思勉遵，學者務此宜循循。惟皇降衷布彝倫，先哲謨訓日星陳。學思兩若翼與輪，服膺敢有怠弗勤。造微極睿通鬼神，明擇衆理區以分。允蹈固執誠其身，終以勇繼知與仁。從容聖域坐自臻，蔣生氣質清且淳。淳從遊碩師蚤有，聞心解不但咕畢呻。已功百倍猶勤詢，嗟愚何知義同申。按嘗摭實非奇新，與子共勵堅書紳。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一《齋居四箴》 子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於成己之道，可憾多矣！端居深念，因爲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修交至互發，以適至善之歸云爾。

汝之向也靡靡乎騁外。今也知反乎内，吾幸汝之悔也。汝之向也剛鋭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苦退，吾懼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隳，資不可恃。功不可畫，効不可覬。若是不至，則非汝之罪矣。

右學箴。

心虚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由爾精，義自爾窮。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弗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則豈同。動而無邪，静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終。

右思箴。【略】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爲愚，未信者以爲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已。究觀汝昔，亦允蹈已。先民有言，靡不有始。敬之敬之，往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似。謂予何人，爲之則是。

右行箴。

許有壬《至正集》卷六六《時敏齋銘爲龍敏夫作》 寸陰是惜，終食無違。大聖且爾，我何人斯。一間或易，將抵其巇。一息苟怠，有乘其機。泝流之篙，力豈容弛。爲山之簣，進不可止。易著自强，詩稱不已。念茲在茲，作聖茲始。

宋禧《庸庵集》卷三《贈應生自脩》 憶汝童蒙日，從親邑郭時。七年今已過，萬卷早相期。世變看渠長，河清嘆我衰。功名歸少壯，辛苦勸男兒。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八《耘業齋銘》 章生蟬扁其講學之齋曰耘業，蓋取韓退之詩語也。九靈山人爲之銘，銘曰：

士之於學，猶農於田。耘而又耘，其業乃專。伊士所穡，何穡非性。由是而賢，由是而聖。惟四其端，仍五其常。既六其藝，亦三其綱。此而致力，是曰種學。始之不耘，終何以穫。去其害苗，耔而耨之。捕其食心，長而茂之。乃秀乃穎，乃堅乃好。乃觀厥成，有相之道。舍是奚植，怠是奚收。不植不收，誤我有秋。昔唐昌黎，庶幾知此。而以耘業，勉其學子。咨爾章生，是則是傚。匪以銘齋，亦克允蹈。

袁士元《書林外集》卷二《勸學》 富家有書千萬軸，塵侵鼠嚙無人讀。貧家有子能讀書，斷簡殘編苦不足。人生萬事苦參差，世事那能如所欲。我來記館觀人書，因欲自讀還授徒。言之諄諄聽藐藐，盡之於我夫何如。

袁士元《書林外集》卷六《勉諸生夜讀呈東屏陳架閣》 金風撼：鳴蓮塘，溽暑遁去來新涼。虫聲入户月清苦，攬衣獨坐心迴徨。諸生讀書在年少，少年不學終面墻。聖經賢傳粲斯世，言言金薤垂琳琅。立身當盡忠與孝，所學要見行與藏。馬牛襟裾世所鄙，昌黎此語針膏肓。君家自是閥閱種，華編錦軸堆滿牀。過庭諄諄有遺訓，學詩學禮毋怠荒。師勞功半我豈願，汝則努力須自强。寸陰可憐復可惜，莫遺東烏西兔徒奔忙。

袁士元《書林外集》卷六《布衣歌》 布衣粗着幾重，市酒薄飲數鍾，人生未必能終窮。男兒四方志，浩氣吞長虹。我家頗讀書，初非田舍翁。我生頗解事，初非市井童。奮業起儒素，爲宦世不空。貴雖不及位三公，緋衣紫綬還重重；富雖不及食千鍾，重茵列鼎曾雍雍。胡爲乎？我年過半百，貧病交相攻？固知造物作兒戲，造物未信肯負吾胸中。君不見，孔明在草廬，當時三顧稱卧龍。伊尹在莘野，三聘不起爲老農。我思古人尚顯晦，今人豈得無窮通？嗚呼！薄市酒，饑可充；粗布衣，寒可縫，待時待時勿忽忽。我髮未盡白，我顔今尚紅。太平有日終復見，皇猷黼黻須吾儂。

吴海《聞過齋集》卷七《惜陰齋箴》 陳生璚自表其齋曰「惜陰」，求予言箴以貽之。

爲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志分。古人爲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課餘，家園絶迹。韓子焚膏，窮年弗息。嗜學若茲，寧不成德。今人爲學，或怠以嬉。既間既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于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骎骎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爲。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虚擲。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獸禽。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座隅，以代砭箴。

《元詩選・補遺》丁守中《勉戴元學》 才名藉甚冠時髦，愛爾青年氣獨豪。千里共誇騏驥足，九苞争看鳳凰毛。月中抱桂雲生履，天上看花日映袍。宦達每由稽古力，夜窗燈火莫辭勞。

《元詩選》孫華孫《愛日齋曹宗儒講學之室》 去日誠可惜，來日還可愛。耀靈如轉丸，今昨忽相代。粤從識日來，旦莫幾明晦。去來與來去，歲月不我貸。何哉棄日者，忽忽成玩愒。紅輪日日生，青年詎能再。燭龍少停驂，受我卮酒酹。流光被吾躬，悉是天所資。吾方讀吾書，堂有父母在。古人惜分陰，我復何敢怠。讀書欲如何，禄養願親逮。龍若昂首言，女親殊未艾。

童冀《尚絅齋集》卷二《讀書齋銘》 聖人之心，寓諸方策。讀而知之，措諸事業。詩書禮樂，易象春秋。萬理咸具，無一不周。兩漢以還，各立訓傳。繁文日滋，去道逾遠。不有濂洛，孰濬其源。其源孔長，其流遂分。聖有謨言，學問思辨。匪惟知之，貴乎實踐。大學之道，脩齊治平。學而底此，其業乃成。展矣君子，是則是傚。道不遠人，庶其允蹈。

張以寧《翠屏集》卷二《送同年江學庭弟學文歸建昌》 白髮江夫子，青雲信獨稀。故人長北望，令弟又南歸。庭樹烏先喜，江帆鴈共飛。東湖春柳色，到日上君衣。

汪廣洋《鳳池吟稿》卷七《答右大夫陳静齋詩韻》 夔龍接武會風雲，珍重麒麟閣上人。徑國正期行素志，讀書端不事虚文。交遊有道陳雷在，公論無私賈董存。預擬暮年尋舊約，草堂下近浣花村。

陶安《陶學士集》卷八《爲劉博士題畫二首》 静趣無窮閱聖經，紅塵那到子雲亭。東風吹動廉纖雨，頓覺郊原草色青。

峭壁危峰護紫霞，讀書聲在鄴侯家。静憑窗几閒觀物，無限春光在杏花。

《劉彦昺集》卷九《勉學銘》 維士也學而不勉，何以立身？勉而不篤，莫由致用。以藏以修，毋怠毋躁。恐筋力之就衰，悼歲月之不早。前而非者，已往而莫追；後而來者，或庶幾乎其有造。惟爾某爲丈夫者，果如此而生，如此而老耶？故銘兹座隅，爾其勉諸，永終是保。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三《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羣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虚，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奮

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融會其殊，操植其恒。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盎溢缶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理無不形。富貴敝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聖德是行。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八《送章曄山之太學》 聖皇端拱興文化，太學新開建辟雍。已見章逢皆束帛，喜看衿佩又登崇。圓涵緑水明於玉，光動青藜絢若虹。此去五車須努力，異時還許策奇功。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一〇《敬恕齋銘》 予子復言居郡庠爲弟子員，名其所居之齋曰敬恕，蓋將以是而治身也。乃爲銘以勉之。銘曰：

主爾一，無爾適。靈弗懵，常翼翼。推爾欲，及爾物。萬靡遺，在必勿。昔先民，遵聖訓。功之行，坤以順。汝自期，朝夕斯。善之長，茲其基。

梁潛《泊庵集》卷一四《敏求齋銘並序》 夫古人之學，固有以魯得之者，然能敏以求之，亦古之人之所難也。生乎今之世，學今之學，而不知以古之道自勉，望其爲古人之歸，鮮矣。

古筠王子堅，學於古而能敏者，於是進士潛彦鵬爲題其齋曰敏求，彦鵬又屬予爲之銘。曰：聖賢之學，義理精微。惟敏求之，乃得其幾。動静之際，沖漠無朕。其迹孔昭，其幾至隱。欲心滋熾，道心滋微。雷奮霆決，審其要歸。弗牽於欲，弗尼於私。勇往弗怠，敬哉在茲。

周瑛《翠渠摘稿》卷六《題學圃古意亭》 學圃最深處，小結茅亭子。簿書有餘暇，駕言來游此。剪茅望崔嵬，約萍看清泚。萬象俱在目，一塵不到耳。舞雩息迂響，龍門得新址。瘖痱懷古人，默默會至理。

周瑛《翠渠摘稿》卷六《疊前韻別諸生》 人間有尊爵，天下有廣居。斂之在一心，此外更無餘。紛紛名利徒，曲徑自縈紆。荆棘日蔽塞，嘉穀爲剪除。坐令失道途，白首空躊躇。君看鄒孟氏，七篇爲詳書。體驗而擴充，天理自燦如。毋徒持網罟，宦海吾其漁。

周瑛《翠渠摘稿》卷七《學書》 四十年來始學書，墨華長自滿衫裾。枯藤礎砢火焚後，繡鉄稜層土蝕餘。豪氣稍充成老健，中心纔放轉粗疎。曹公去後朱公死，千載何人尋後車？

周瑛《翠渠摘稿》卷七《贈徐生二首》 開田種嘉禾，禾根須著土。君看丹青家，爛漫竟何補？

得喪非無自，操縱原有由。明珠在方寸，象罔難與求。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奉吴先生二首次于先生韻》 數仞師門力學真，明乎庶物察人倫。芳塘活水今猶昔，喜際龍潭復有人。

抱膝茅簷蓋世豪，管教得志失蕭曹。登攀自是男兒志，誰道龍門特自高？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又讀書林閒》 勞勞曾可似閒閒，日月携書到處看。好是薰風愜人意，時來林下整衣冠。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看東山書屋舊趾》 十年勤苦讀書心，緑樹陰中認故岑。成己功難增永嘆，愚蒙空數歲華深。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讀書自感》 頻復多由志不强，七情勝處失閑防。身心自覺沉淪久，羞讀顔淵好學章。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嘆學者》 這裏路長嫌擔重，那邊快捷實崎嶇。行人不知著脚處，東跋西跋多受虧。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讀明道伊川學制》 孟軻没後道隨亡，教化真如一夢長。不向心中求六德，只來紙上耀三場。先生欲掃千年陋，後學那能一日忘？願得天心回古意，更令斯世紹先王。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嘆古人讀書二首》 聖賢文字傳千載，不遇程朱怎柰何？刺股懸梁辛苦志，其如一敬得功多。

刺股懸梁枉自勤，豈知心在檢其身。只因未遇程夫子，苦殺當年多少人。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三《勉學者》 静對遺經翫困亨，憂勤重憫四三生。一偏廉介非難守，全體中庸不可能。高世好堅徐孺操，勞家且學董生耕。題詩本欲資名教，豈爲區區寄俗情？

莊昶《定山集》卷二《奉答司馬提學》 萬古經書萬古明，聖賢言語聖賢情。乾坤倘與人描畫，日月山川想更精。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張廷玉司訓河南》 自從尼父一傷麟，斯道傳來恐未真。更識老天當此日，肯將木鐸與何人？師門萬古真堪柱，檀杏千年也自春。到此精神須會領，莫教銅狄笑人頻。

莊昶《定山集》卷五《喜諸生夜讀》 短檠深夜一船虚，三尺藜牀幾卷書。

枕外坐聞心慰我，波中出聽喜知魚。政求入處門墻是，豈乞人間富貴餘？聞説天孫雲錦好，大着心眼看何如。

聲自何來谷本虚，敢將糟粕委諸書。不求安飽思無益，頗賴朝昏食有魚。巢鳳依梧輕萬里，篝燈承晷借三餘。欲歌子建箜篌引，清響雲梯愧不如。

實逐花來實不虚，今來芳躅古來書。頻將心手翻緗帙，也替芝香辟蠹魚。

戰勝此身無律兀，攻堅人力不遺餘。請看三五天邊月，後夜清圓尚昨如。

章懋《楓山集》卷三《書室銘》　有崇其阿，有幽其室。高不數仞，廣惟容膝。其蓄維何？《易》象《書》《詩》。《春秋》戴《記》，《周官》《禮儀》。諸子百家，史志羣書。牙籤萬軸，森列左右。編殘蠹魚，文古蝌蚪。一室之中，靡或不有。宋牕晨啟，孫户書扃。坐我管榻，對我韓檠。窮年兀兀，誦習講明。嗟世之人，志在科第。剽竊爲工，括貼是記。於理茫然，苟圖富貴。亦有誦書，爲文是資。口不絶吟，手不停披。含英咀華，瓊琚其辭。二者之學，爲人而已。世俗所榮，君子所鄙。維彼哲人，學求爲己。博文約禮，夙夜拳拳。所與歸者，古昔聖賢。科第文章，繄我餘事。我銘我室，式勵厥志。

胡松《承菴先生集》卷六《再過石屋讀書室》　山拱堂逾勝，身閒日自長。往來無俗物，燕寢有清香。槐古猶疑市，松抽欲過墻。眼中俱樂地，應不厭徜徉。

鄒元標《願學集》卷一《簡會中同志》　急開眼，謹貼身。乾坤内，做箇人。學不疑，功不真。疑不問，氣不振。際嘉會，乘青春。魚有水，德有鄰。宜黽勉，莫因循。年年會，日日新。

鄒元標《願學集》卷一《讀書》　紅塵玉案休相侵，爲愛名山即道林。殘卷開題珠影遍，空齋長掩白雲深。眼看《大易》原非畫，彈到朱絃别有音。何處更尋糟粕句，斲輪先已得吾心。

鄒元標《願學集》卷一《王塘南少卿會講龍華》　記得髫年此舊遊，重來説法使人愁。天留故老傳宗教，人向空門悟實修。野鳥有情憑檻語，碧雲無恙傍簷流。諸君不用多惆悵，試看青山自點頭。

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卷三《早秋讀書竹林自述》　寂寞太沖子，居卜愚公谷。别策開林陰，曲經盤修竹。湛湛秋天長，娟娟秋氣穆。日晏足高眠，報道晨炊熟。憑欄數視天，振木理新沐。楓葉澹初黄，旗茗烹嫩緑。豁眼拭遺編，琳琅一再讀。激揚芳麓雕，宛轉枯枝燠。儘校不爲讐，得意隨手録。貝葉時一繙，跏坐禮天竺。無花平石牀，有牘連茅屋。倦即拂枕眠，醒復憨笑□。兒童狎至前，客子來不速。送迎總在門，往來皆大陸。非寂亦離喧，雖雅頗近俗。何當薄暮時，澄天净如浴？松聲咽管絃，荷花裊馥郁。暝色奔不停，牛羊紛紛逐。對景得新詩，把盞傾蘗麴。長歌誰與言？息機吾也獨。

葛麟《葛中翰遺集》卷九《讀書有感》　力索千年恨，消予一旦愁。古人當日哭，吾淚及時收。天地終留怨，河山半是秋。偶然狂笑發，時復淚雙流。

陸世儀《桴亭先生詩集》卷三《與友人論學》　無隱無言信有之，而今且莫厭支離。聖人三十方能立，未是從心所欲時。

陸世儀《桴亭先生詩集》卷六《新正六日約及門諸子輯宋五子書夜飲抱經堂以下戊戌》　溪頭春回春意迫，梅萼如珠柳芽白。茅堂列几陳素書，筆硯精良紛四壁。及門諸賢何纍纍，清晨共集草堂裏。校讎繙閱各盡誠，頃刻分詒數千紙。是時春寒猶未退，硯凝輕冰珠玉碎。含毫呵凍心力疲，斗酒歡娱聊共對。少年英妙各負奇，有酒便欲吟新詩。揮毫刻燭俄頃成，句中往往多精思。詩成酒闌旋布席，旗鼓重開論平昔。功名道義兩相持，四座波瀾推未息。嗟予頹老更善病，短榻垂簾一燈映。幾回推枕起復眠，卧聽雄談紛四競。諸賢諸賢勿復然，吾生與爾命在天。讀書窮理吾所得，眼前富貴如雲煙。君不見百源山中邵康節，深夜寒山坐寒雪。匹夫名譽走公卿，千古高風動稱説。又不見巍科鼎甲何代無，勢焰炙手如紅爐。一朝傾跌遂赤族，自恨不得爲屠沽。諸賢諸賢慎勿爾，德業千秋在經史。應念當時五大儒，師弟相成亦如此。

陸世儀《桴亭先生詩集》卷八《毘陵八君詠》　乙巳予遊毘陵，相從講論者頗多，而此八君者實同朝夕。歲暮將别，念昔人有《五君詠》，因廣而八之，非敢上擬古人，亦聊以志一時之好也。

董咸正大臨

咸正豪傑士，經濟人未識。操心慮患中，所歷皆實得。氣鋭心仍細，機迅中自直。詎云百里才，大可任繁劇。

楊爾京世求

爾京非凡材，好學一何篤。重道輕富貴，藏書賤金玉。仰闚悉象緯，俯瞰徧圖籙。爾京向刻《象緯考》，今又輯《地利書》。直欲駕前人，寧止邁流俗。

楊爾顯世亦

爾顯有令德，恂恂金玉器。欵然常不滿，文德以自懿。三命俯循牆，古人具

深意。守身恒若茲，弗祿豈有既。

徐晉九兆鼎

晉九英挺士，氣象何卓犖。顧盼皆偉然，雞羣見獨鶴。尤有文武姿，簪筆挽繁弱。戡定需長才，北門堪鎖鑰。

荆豫章炬

豫章沈雄姿，少小歷患難。家艱與國恤，紛若絲緒亂。有才如干將，迎刃輒自判。不動聲色中，機事皆立斷。

龔武仕士燕

古今兩絶學，六律與七政。諸儒矜浩博，至此皆倀倀。武仕方弱冠，心手已如鏡。在宋蔡西山，在元郭守敬。

徐子威人鳳

子威英妙年，氣局一何大。喜愠初未形，妍媸不能外。兼濟多實得，持身絶驕態。之子有深衷，所造殊未艾。

陸泰來源達

泰來佳公子，文采何翩翩。讀書繼前軌，修德邁古賢。肄駟必再勝，解牛恒無全。更有季方弟，並驅遞争先。弟森芝，才極秀發。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一三《學齋二箴并序》 乾隆乙巳歲，余在京師，寓居天津牛次原齋中，學爲制舉之文。明年，將以應京兆試，時余年已二十有九矣。夫制舉之業，學者結髮從事，皓首而不能博甲乙第者比比然也。矧余以幾壯之年，而爲童蒙之求，悔老大之將及，慮聰明之已殫，非躁心乘之，虞其不速成，即怠氣中之，虞其不獲成也。於是作學齋二箴以自勉，兼以勉次原焉：

適萬里之塗者，必自跬步起。樹千尋之木者，必自由蘗始。迢迢者徑，豈頃刻所勝邪？翹翹者材，豈頃刻所培邪？夫趨而赴之，其氣先竭；握而長之，其本先撥。女胡不鑒於斯，而亟亟從事爲！

右躁箴。

守吾志而弗衰，雖山可移。奮吾力而弗捐，雖鐵可穿。人以爲退也，我以爲進。人以爲疑也，我以爲信。置莫邪而不動，將奈腐草何？棄繁弱而不用，將奈魯縞何？勉乎勉乎，慎毋爲自厓之返乎！

右怠箴。

蘇蓉生《解頤集》卷下《訓蒙訣歌》 予既作塾師四苦矣，而爲師者或年高則昏倦，或年少則嬉游，每不知教法，又作此以警。

牢記牢記牢牢記，莫把塾師看容易。教他書，須識字，不要慌張直念去。聲聲字眼念清真，不論遍數教會住。教完書，看寫字，一筆一畫要端詳，不許糊涂寫草字。字寫完，做對句，見景生情不必奇，只要説來有意趣。平入調虞貪异做，做完對句有餘功，寫個破承教他記。催念書，只不住，時常兩眼相着他，怕他手内做把戲。非吃飯，莫放去；出了恭，急忙至；防他悄悄到家中，開了厨門偷炒米。清晨就要來，日落放他去。深深兩揖走出門，彬彬有禮循規矩。若能如此教書生，主人心裏方歡喜。

顧堃《思亭文鈔》卷二《爲學五箴》 志道

敬之敬之，惟道之基。心實微哉，勿曰此先聖之所能，而非未學之所思，惟精惟一，念茲在茲。

博文

多文爲富，道即載之。一事不知，惟心之疚日月逝矣。曷云能來博聞，强識欲及時。

守約

理本萬殊，道原一貫。華以樸苞，精由粗選，提要鉤元，執簡御繁，騁懷泛騖，況也永歎。

力行

惟天行健乃見天則，惟聖時憲自彊不息，後生小子修業進德，行之維艱勉出乃力。

改過

天有過乎晷緯愆忒，地有過乎岳瀆積竭，人有過乎言動失節，復則無妄利用剛克。

萬斛泉《童蒙須知韻語·讀書寫文字三首》 其一

平時讀書處，几案要整潔。詳緩看字句，正體對書册。誦聲要響亮，遍數期以百。含糊而任意，强記那能得？古人學不厭，讀書輒千遍。熟則能生巧，其義可自見。謹守朱子訓，三到不可欠。心與眼與口，就中心獨擅。

其二

書卷須愛護，毋損污縐摺。濟陽有江禄，懿行聽徐説。讀書或未竟，事來甚急迫。必待卷束齊，斂身始避席。典籍借于人，先爲補殘缺。及時便送還，求假

人心悦。

其三

窗下學書時，心氣須安定。執墨必端整，研磨必潔净。雙鈎與懸腕，搦管求堅勁。柳公有遺言，心正則筆正。又聞程明道，作字時甚敬。非必欲字好，即此是學問。爾曹當則效，字畫嚴分寸。涂鴉與墨猪，潦草實可病。

雜録

《老子・四十二章》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老子・四十三章》 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莊子・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説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莊子・大宗師》 顔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顔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莊子・列禦寇》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列子・黄帝》 顔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遊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謵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遊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謵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黄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略】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于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淳漱巾櫛，脱履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閑，是以不敢。今夫子閑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也之争席矣。

劉安《淮南子・道應訓》 惠子爲惠王爲國法，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説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

劉安《淮南子・説山訓》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略】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略】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

劉安《淮南子・説林訓》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踐者淺矣，然待所不踐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拊，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

劉安《淮南子・修務訓》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爲不然。【略】

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

韓嬰《韓詩外傳》卷四 問楛者不告，告楛者勿問，有諍氣者勿與論。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不隱，謹慎其序。《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後予。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直爲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志通意，揭其所謂，使人預知焉，不務相迷也。是勝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君子所不爲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争言競爲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爲君子也，故君子不爲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葛洪《西京雜記》卷三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略】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略】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黄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劉向《説苑・反質》 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宫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毁傷，宣説之，學而未能。宣説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揚雄《法言・吾子》 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總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黄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

揚雄《法言・問道》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宫室之爲，則禮由己。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

揚雄《法言・問明》 辰乎，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競諸。【略】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

桓譚《新論・祛蔽》 顔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殤其年也。【略】此猶時人雖不別聖，亦復欣慕。如庸馬與良馬相追銜尾，至暮共列宿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復食；何異顔淵與孔子優劣。

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感動發病，彌日瘳。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使作賦，爲之卒暴，思精苦，始成，遂因倦小卧，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由此言之，盡思慮，傷精神也。

桓譚《新論・離事》 揚子云好天文，問之於黄門作渾天老工，曰：「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意，然稍稍益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己，又老且死矣。今我兒子愛學作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己，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

佚名《太平經》卷一八至卷三四 闕題：神人言：「夫學者各爲其身，不爲他人也。故當各自愛而自親，學道積久，成神真也，與衆絶殊，是其言也。」真人問：「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決之於明師，行之於身；身變形易，與神道同門，與真爲鄰，與神人同户。求之子身，何不睹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窮老矣。遂離其根，言天下無道也，常獨愁苦，離其根，是爲大災。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亂其君，仁人失之無從爲賢，小人失之滅其身。古之賢聖所行，與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窮，亦與今同耳，明證若此。」真人問：「何以致是賢者？」神人言：「皆以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來。」「神哉，道之爲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綱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壽命，不奪人之願。木性仁，思仁故致東方，東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静，以類召也。古之學者，效之於身；今之學者，反效之於人。古之學者以安身，今之學者浮華文。不積精於身，反積精於文，是爲不知其根矣。」

佚名《太平經》卷七〇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真人謹問：「吾復欲都合正所寫師前後諸文，使學者不得妄言，豈可聞乎？」「善哉！子何一日益閑習也。然，吾之道法，迺出以規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内以規入室。凡事皆使有限，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材能，反失其常法，外學則遂入浮華，不能自禁，内學則不應正路，返入大邪也。夫諸學者迺常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學，才太過者，多入浮華，令道大邪，而無正文，反名爲真道，更以相欺詒也。内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不與傍人語，反失法度而傳妄言也。今子乃疑，故復來問之。今爲子意善惓惓，慊慊無慮，爲其規矩，令各有限度可議，以爲分界而守之也。今古文衆多，不可勝限也。凡學樂得其真事者，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者，勿違其師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學之大害也，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文而妄語也，入内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意，反誤言也。學長生而出，合於浮華者，反以相欺也；合於内不得要意，反陷於大邪也。今子來反復問之，故爲子陳其文，見其限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凡書爲天談，十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矣，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非真，不可用也。名爲亂天文地理，陰陽不喜，萬物戰鬥，人民被其大咎也。思養性法，内見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神者，非也。學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衆賢説以安之者，是也；守衆文章句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爲神者，是也；身無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書相驅使之術耳。説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類似者非也。入室始少食，久久食氣，便解去不見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還，反有問者，非也。凡去者悉還，有教問者是也，而無教問者，而容死也。守清静於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語言者，非也，失精之人也。入學而日善，過其故者得道之，是也；入學而反爲日惡，不忠信者，非也，陷於大邪中也。讀書見其意，而守師求見訣示解者，是也；讀書不師訣，反自言深獨知之者，非也，内失大道指意也。學已得道，固事衆師衆賢不懈者，是也，此日進之數也。故古聖師已知道，自若事師，不敢止也，去師則讀文不懈也；學而獨自言得其要意，不復力讀古文聖辭，自言是，不事衆聖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凡人學，而窮竟其可求學者，是也。萬物皆然，萬物既生，皆能竟其壽而實者，是也；但能生，不而竟其壽，無有信實者，非也。爲善得其實宜者是也，不得其實宜者，但外是内非也。案讀吾書盡，不離繩墨，而得其實者，是也；讀書出其奇，多才而不得其要實者，非也。天有風雨而萬物時生者，是也；風雨而萬物反傷者，非也，有毒也。爲經道而日興盛者，是也；不日向興，反日向衰者，行内失其意者，非也。是故夫天地之性，爲善，不即見其身，則流後生，以明其行也；爲惡，亦不即止其身，必流後生，亦以謬見明其行也。故夫爲善惡者，會當見耳。但爲善者，比若向日出，猶且彰明也；爲惡者，比若向日入，猶且冥冥。此天地陰陽自然性也。天生萬物，迺各隨其行而彰之，不隱匿也。故善者上行，命屬天，猶生人屬天也；惡者下行，命屬地，猶死者惡，故下歸黄泉，此之謂也。得吾書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書，敢

障絶而傳讀之也。天道治天，不可盡知也，不可聽信一人之言。今故爲子定古聖文，今復要其合策，明書前後相因以相證也。天地開闢以來，賢聖雖異世而生，相去積遠，所疾惡者同也，共爲天談，救世得失也；其言相似，猶若重規合矩，轉以相彰明，不得不也。夫物類相聚興也，其法皆以比類象相召也，是明效也。爲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考合異同以成文也。拘古以明今，共議其事，以内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還考繫其内文也。使可萬世傳，無重過於天。一人之言，不可獨從也。衆人之言，深策取古賢聖之辭，内與天同也，共定而置之。帝王日明解訣，諸憒亂災惡除，天無重憂，共爲者興，拒逆者災不除也。」

佚名《太平經》卷一〇八　災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雖其觸死，其行邪僞空虚者，後生人皆學於先生人，雖失天道，爲無道而治者，皆師師相傳，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此過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

班固《白虎通・禮樂》　問曰：「異説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説，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莊子・天運註》　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黄帝之化而後成焉。

《莊子・胠篋註》　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

許嵩《建康實録・晉中下・烈宗孝武皇帝》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莫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見者莫不驚歎其詞麗、其器妙。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抱琴而往。逵後居會稽之剡縣。

性高潔，常以謹度自處，深以放達爲非道，乃著論云：「夫親歿而採繁不返者，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今之人可謂好遯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狗末之弊，捨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嚬眉，慕有德而折其巾角，可無察乎！」

太元中，帝連徵，郡縣敦迫不已，乃逃于吴。吴内史王珣有别館在虎邱山，逵潛往，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内史謝玄慮其不返，乃上疏請絶其召命，帝許之。

許嵩《建康實録・吴上・太祖上》　〔建安九年，策〕大會僚屬，以事誅沈友。友字子正，吴人也。弱冠好學，博聞明贍，善文詞，多有口辯，時人以友筆妙、舌妙、刀妙，三妙過人。權至吴，徵禮之，共論王霸大畧，當世之務。友性忠謇，立朝正色，爲所毁。權亦以終不爲己用，故殺之。

《南朝梁會要・嘉禮・相見儀》　諸王侯入學見祭酒儀。張充拜國子祭酒，登堂講説，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北史・韓褒傳》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也。

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周文帝爲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

《北史・柳莊傳》　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

《北史・裴安祖傳》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人有兄弟争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内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二三《説聽篇第十六》　述意部第一

夫師資義重，慧學爲勝，修以義方，多聞爲善。故馬鳴振將絶之綱，龍樹興大小之辯，慧蹤昭然，清論英出，信可該領名數，藻雪舊疑。然學而不説，尼父所憂，於義不了，釋尊所誡。故經曰：法之供養，勝諸供養。故外書云：善人是不善人之師，不善人是善人之資。受説無違，則理超情腑，如説聽乖宗，則勘難通會。是以一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説一受，固亦難行，恐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論》偈云：「真法及説者，聽者難得故。如是則生死，非有邊無邊。」

又《十地論》云：由説聽二人不稱法，故各有兩過。一不平説過，二佛不隨喜過。故《大集經》偈云：「若諸衆生無法器，如來於彼修捨心。設大方便待時節，爲令彼得真解脱。」

《大莊嚴論》偈云：「隨聞而得覺，未聞慎勿毀，無量餘未聞，謗者成癡業。」

《寶性論》偈云：「愚癡及我慢，樂行於小法，謗法及法師，則爲諸佛呵。外現如儀相，不識如來教，謗法及法師，則爲諸佛呵。」

今見初學黑白幼童，發足守迷，於文義中生知足想，自恃欵他，轉加輕侮。故《地持論》云，隨文取義，有五種過：「一無正信，二退勇猛，三誑衆生，四輕法，五謗法。能説之人，尚垢自心，況所聽之人，能生信乎？若浄心説法，縱是生死，變爲涅槃。若染心説，縱是涅槃，變爲生死。」

又《涅槃經》云：大乘爲甘露，亦名爲毒藥，能消即爲甘露，不消即成毒藥。如人置毒乳中，則能殺人。故《寶性論》偈云：「無知無善識，惡友損正行，蜘蛛落乳中，是乳則爲毒。」

又《十輪經》云：如剎利梅陀羅等，見有依我法中，出家若聲聞辟支佛乃至大乘説法法師，誹謗罵辱，欺誑正法，而作留難，惱亂法師，以是因緣，墮阿鼻地獄。若見依我法中，而出家者，於此人所，數數瞋恚罵辱我所説法，不肯信受，破壞塔寺僧坊堂舍，殺害比丘，先所修習，一切善根皆悉滅盡。命欲終時，支節皆疼，如火焚燒，其人舌根如被繫縛，於多日中，口不能語。命終之後，墮阿鼻地獄。

儀式部第三

如三千威儀云，上高座讀經有五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座，四當還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却坐。」已坐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座，二犍稚聲絶當先讚偈唄，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物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牀問，二不得共座問，三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設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户。」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爲四？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女人，應觀不浄。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顔色和悦，人皆信受，不説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

復有四法：「一於諸衆生作饒益想，二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願諸衆生從我聞法於阿耨菩提而不退轉。」

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説，四不爲利養。」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四衆於何時中不得作聲，或身口木石及諸餘聲。」

佛告文殊師利，於六時中不得作聲：禮佛時、聽法時、衆和合時、乞食時、正食時、大小便時。何故是時不得作聲？佛告文殊：「於是時中，有諸天來。彼諸天等，常清浄心、無染心、空心、隨波羅蜜心、觀佛法心。以彼聲故令心不定，以不定故悉皆還去。以諸天去，故諸惡鬼來，作不饒益不安隱事，彼入於此，生諸焰患，人民饑餓，更相侵犯。」是故文殊應寂静禮佛。佛説祇夜云：「不作身口聲，木石餘音聲。寂静禮佛者，如來所讚歎。」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請於諸根闇鈍及以缺漏戒不具者而説其法。從今以後，若請説法，應請妙行具足之人，於諸衆内勝行成就多解修多羅及解毗尼解摩登伽人，應選擇文字分明具足辯才者説法，是等比丘從下座次第差遣爲衆説法。若一乏者，更請第二，第二疲乏，應請第三，第三疲乏，應請第四，第四疲乏，應請第五，乃至若干堪説法者，次第應請，爲衆説法。爾時衆人見彼法師辯才具足能演説法，即持香華，而散其上，時諸比丘不受其法，而生厭離。何以故以佛斷。故出家之人不得將持塗香末香及諸香鬘。時諸人輩聞見此事，毁呰説言，是等比丘如是供養尚不堪受，況復勝者。時諸比丘以如是事，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諸白衣檀越，以歡喜心，以吉祥，故持種種香華塗香末香及諸華鬘，散法師上者，應當受之，是白衣諸檀越等遂將種種資財寶物及袈裟等，供養法師，是諸比丘恐懼慚愧不受彼物，世諸人輩毁呰談説是輩沙門諸釋子等，若干輕物，尚不堪受，況復勝者。爾時諸比丘聞是事，已具往白佛。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若有俗人持諸財物及袈裟等，奉施法師，爲歡喜，故我許捨施，若有須者，聽其受取。若不須者，我許送還。

時諸比丘取經中要略義味，而爲化説不依次第。於時比丘慚愧恐怖慮違經律，具以白佛。於時佛告諸比丘，言我許隨便於諸經中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爲

人說法，但取中義，莫壞經本。

又《佛本行經》云：時諸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復演說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二堂之內，各別說法，猶故相妨。此堂之內，將引比丘，往詣彼堂。彼堂之處有諸比丘，迭相誘接，令詣此堂。往來交褫遂乃亂，衆人或去來，法事斷絶。或有比丘，於此法門，不喜聞說，時諸比丘具以白佛。佛告諸比丘，自今已去不得一堂二人說法，亦復不得二堂相近，使聲相接以相妨礙，亦復不得彼詣此衆，此詣彼衆，亦復不得憎惡沙門不喜聞說。若憎惡者，須如法治之。又四分律亦不許同一堂內二。法師說法高座相近並坐而說，歌詠聲說雙聲合唄，並皆不許。餘律亦不許法師高座受白衣散華。華若著身即須振却。又《善見律》云：若法師爲人講聽者說法，女人聽者以扇遮面，慎勿露齒笑。若有笑者，驅出，何以故？三貌三佛陀憐愍衆生，金口所說，汝等應生慚愧心，而聽何以笑之，驅出。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四《說聽篇第十六之二・簡衆部第五》　夫法師昇座，先須禮敬三寶，自淨其心，觀時擇人，具慈悲意，救生利物，然後爲說。故《報恩經》云：聽者坐說者立，不應爲說。若聽者求說者過，不應爲說。若聽者依人不依法，依字不依義，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依識不依智，並不應爲說。何以故？是人不能恭敬諸佛菩薩清淨法。故若說尊重於法，聽法之人亦生崇敬，至心聽受，不生輕慢，是名清淨說。故《阿含經》偈云：「聽者端心如渴飲，一心入於語義中。聞法踴躍心悲喜，如是之人可爲說。」

又《五分律》云：「除其貪心不自輕心不輕大衆心慈心喜心利益心不動心，立此等心，乃至宣說一四句偈，令前人如實解者，長夜安樂，利益無量。」

又《涅槃經》云：「若有受持讀誦書寫宣說，非時非國不請而說，輕心輕他自歎，隨處而說，反滅佛法，乃至令無量人死墮地獄，則是衆生惡知識也。」

又《十誦律》云：「有五種人問法，皆不應爲說。一試問，二無疑問，三不爲悔所犯故問，四不受語故問，五詰難故問，並不得答。若前人實有好心，不具前意，爲欲生善滅惡者，法師隨機方便，好心爲說。若自解未明，或於法有疑者，則不得爲說，恐令前人有錯傳之失，彼此得罪。」

又《百喻經》及《毗曇論》問答有四：一有決定答，譬如人問一切有生皆死，此是決定答。二問死者必有生，是應分別答，愛盡者無生，有愛者必有生，是名分別答。三有問人爲最勝，不此應反問言，汝問三惡道，爲問諸天。若問三惡道，人實爲最勝，若問於諸天，人必爲不如，如是等義，名反問答。四若問十四難，若問世界及衆生有邊無邊有始終無始終，如是等義，名置答。論問若論諸外道，愚癡自以爲智，不閑四論，唯作一分別論。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如法住者，能自他利，不如法住者，則不得名自他利。如法住者有八智。何等爲八？一法智，二義智，三時智，四知足智，五自他智，六衆智，七根智，八上下智，是人具足如是八智。凡有所說，具十六事：一時說，二至心說，三次第說，四和合說，五隨義說，六喜樂說，七隨意說，八不輕衆說，九不訶衆說，十如法說，十一自他利說，十二不散亂說，十三合義說，十四真正說，十五說已不生憍慢，十六說已不求來世報。如是之人能從他聽，從他聽時具十六事：一時聽，二樂聽，三至心聽，四恭敬聽，五不求過聽，六不爲論議聽，七不爲勝聽，八聽時不輕說者，九聽時不輕於法，十聽時終不自輕，十一聽時遠離五蓋，十二聽時爲受持讀誦，十三聽時爲除五欲，十四聽時爲具信心，十五聽時爲調衆生，十六聽時爲斷闇根。善男子具八智者，能說能聽，如是之人，能自他利，不具足者，則不得名自利利他。」

復次，能說法者，復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不清淨。不清淨者復有五事：一爲利故說，二爲報而說，三爲勝他說，四爲十報說，五疑說。

清淨說者復有五事：一先施食然後說，二爲增長三寶故說，三斷自他煩惱故說，四爲分別邪正故說，五爲聽者得最勝故說。善男子不淨說法者，名曰垢穢，名爲賣法，亦名汙辱，亦名錯說，亦名失意。

又《法句喻經》云：於是世尊即說偈言：「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聞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不如一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又《大法炬陀羅尼經》云：若受法人欲行呪法，令不斷者彼諸法師說欲法時斂容端坐，先誦呪曰：「怛絰他　陀迦那　阿迦男迦那　迦那迦那那迦　迦迦那迦　阿迦迦那迦　迦那迦那　迦那阿迦那　迦迦那　婆鼻殺　帝夜他婆鼻殺　夜他伽伽那　多他婆鼻殺帝　多他摩迦舍　那迦舍　迦迦舍。」

法師爾時，眷屬圍遶，即得成此加護方便，令彼法師心不動亂，說法不斷。滅除欲執，令諸羅剎女等所有聽衆，不爲留難，法師所須，不爲障礙。

釋道世《法苑珠林》卷四五《審察篇第四十三・審學部第四》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爾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

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爲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艸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

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爲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

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刹，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惑。然見羅刹脅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刹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製其手，遂向日走，羅刹迴面向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脱。因説偈言：「勤學第一道，勤問第一方，道逢羅刹難，背陰向太陽。」

《太平御覽・學部・勤學》《三國典略》曰：齊右僕射富平子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幼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太學博士鄭伯猷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慙悟，乃折節讀書。坐版床積年，版亦爲之銳。收嘗爲《庭竹賦》，以自發名。伯猷謂之曰：「卿不值老夫，猶當逐免。」

《二程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沈遼《雲巢編》卷一〇《勸學疏》行李久在成均，親受經於王丞相，其言性命之要，仁義之本，出入神明之際，至於點畫之意，章句之體，既一貫之矣。古人有言，士患不明經，取青紫如拾芥，不其然歟，方新學之來，諸君亦有意乎。其悱發切磋，非如簡策之略也。苟協我皆願交於下風所忻慕者。

黄庭堅《山谷別集》卷六《戒讀書》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絶，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周行止《浮沚集》卷五《上祭酒書》行已敢言之。行已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編綴事類，剽竊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蓋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波濤，纚纚如春華，于是樂而慕之。又學爲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多不拘爾，謂誠若是也。恃文爲非誚，憑文以戲謔，自謂吾徒爲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跼促若轅下駒。然求其問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爾。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隻句之小才以自咤于敦實之士乎？意謂學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窄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所鄙者，今則皆敬之，而不敢慢焉。兢兢衆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爲時之趨？」行已則不敢從也。有人鄙之曰：「子矯也，何不任真之樂？」行已則不敢已也。嘗以是二者校己之所祈嚮者而思之，則亦嘗語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則易，趨上則難，未有不以修爲而能爲君子善人者也。若縱性之所欲，而合之以衆人之所爲，則必愈下爾。不學則已，學焉而不知道，君子不爲也。昔韓文公之言曰：「行成于思，毁于隨。」有旨哉！又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拒，吾將强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己，而某之所願學者也，故得以是説拒之。又行之今才期月爾，非而毁之日益甚，行已亦弗之易也，更求己之所未至者而爲之。凡所近于厚者無所不爲也，凡所近于薄者無所不去也。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蕃之行，遂以覲親告歸于涇，今也且以是來學，不識所從者果正矣，其猶有説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雖不敏，竊願學焉。伏惟先生誨人不倦，願賜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八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爲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

《朱熹集・外集》卷二《勸學文》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

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四《述而第七》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脩，脯也。十脡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一〇《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王十朋《梅溪前集》卷一九《讀進學解》 韓退之《進學解》，蓋揚子雲《解嘲》、班孟堅《賓戲》之流也，然文詞雄偉，過班、揚遠矣。予無退之文章學識，而一二事與之合「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與「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是也，自志學之始，喜誦是文，太山北斗，仰亦勞矣，二十年間，跋前疐後，無其職而有其窮，每欲效顰作文以送之，又無怪怪奇奇之筆也。紹興庚午七月二十二日書。

許衡《魯齋遺書》卷一《語録上》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辯，此解説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説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許衡《魯齋遺書》卷四《大學直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大學之道，是大學教人爲學的方法，明是用工夫明之。明德是人心本來元有的光明之德。夫子説：古時大學教人的方法，當先用功夫明那自己光明之德，不可使昏昧了。

王行《半軒集》卷一《讀書圖贊》 瓊玉之瑩然者賦之姿，春陽之煦然者氣如斯。莊而不矜，見其閒暇之度；静而匪懈，若有深沉之思。承灌木之嘉陰，來靡靡之凉颸。玩芳有蘭，挹秀有芝，而乃燕休也不釋於簡編，蓋將求粹美於聖賢之是師，置此心於羲皇太古之上，夫豈徒讀其書而誦其詩也與！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四《送凌君入太學序》 爲士之患，常在乎自處太淺而望乎上過深。聖賢之道至大矣，其全可以治天下、變風俗，而其緒餘猶足以守一官，化一鄉，非止小材曲藝而已也。故古之君子學之終身而不敢以爲成，材周於用而不敢以爲能。今之士不然，所習者未脱乎剽竊誦説之間，而充焉以爲足；所能者不過乎室家隣里之近，而肆然以爲高。聖賢觀之，何其淺乎？上之爵禄所以待賢者，固古君子之所辭讓而不肯居者也。今之士則以爲分之宜得，處卑則覬乎崇，仕外則希乎内，怨訐而悲戚，勢取而力求，其望乎上，非過深乎？上之所以勞於育才而病於少功也，然亦有故焉。鄙生於所求，貪生於所用。求之盡其道，則鄙者可化矣；用之當其才，則貪者可消矣。今之成均，育才之地也，欲得才之美者而用之，捨二者，奚先乎？士惟有慕道德之志，然後可以當大任。有輕貴富之心，然後可以成大功。是豈庸人所能及哉！

浦江凌允恭嘵然有志操，以郡諸生選入成均，别予，欲求予言。允恭之才已爲州里所推，予無以贊也。然予恐其以所至者爲足而過望於上也，故有以贈之。

夏尚朴《東巖集》卷三《浴沂亭記》 每疑豐樂亭非其故址，暇日尋源獨上，得紫薇泉於深谷中，信如記中所云。欲作亭復歐公之舊，未果也。嘗賦一詩貽龍泉寺僧懷聰，聊志其地而寄吾興耳。會予具疏丐還故山，因移疾居寺中，命僧結亭泉上，欲移亭扁於此。既而思之，滁之有亭多矣，人獨好遊醉翁、豐樂諸亭者，蓋慕公之爲人耳，匪直以其泉石之勝也。今必欲易扁置此，惑矣。因以「浴沂」扁之，時或倚杖行吟泉上以爲樂。由泉東行數百步，少折而南，上有栢子潭，在崖谷中，其深莫測。我太祖高皇帝龍興初，嘗禱雨於此，有應，後命有司建廟，以爲歲時賽龍之所。連山栢木，陰翳下有平地可憩，水遶其前，觸石噴薄可玩。因除地爲壇，名爲舞雩壇。由壇北行百餘步，有石橋，水流至此轉折而東，滙爲小潭，泓澄可愛，餘波溢出，鏗然有聲。傍有土臺出潭上，可坐十餘人。疏泉環臺而流，名曰詠歸臺。皆取孔子與點之意。朱子云：「顔子之樂乎淡，曾點之樂勞攘。」是知曾點之樂異顔子之樂，而吾人之樂又豈若歐公之能樂其樂耶？

舊嘗遊大學，得逮事章楓山先生。先生一日謂予云：「陳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禄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信以灑落爲堯舜氣象。後讀二典三謨，乃知兢兢業業方是堯舜氣象，孔顔之樂，端不外於此矣。故周子有禮先樂後之訓，而程子亦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是皆吾心之固有，非有待於外求者。必從事於敬，庶可知其意味之真耳，豈必放浪形骸之外、留連山水之間，然後爲樂其樂耶？因以告夫同遊二三君子，且著諸篇以自警焉。

夏尚朴《東巖集》卷四《寄資姪書》 近聞與子重輩用心看書作課，工夫有次第，甚喜。但作文字，須用仔細修削，務到恰好處。積習既久，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功課之餘，徐將程朱之書玩味數章，切己體察。要之躬行之實，庶有進步處，區區眼前得失，安足累吾襟抱耶？

舊見《白沙文集》，屢稱賀克恭之爲人，未知其詳。近得其子士咨所集《醫閭集》讀之，乃知此公遼東人，名欽，由黃門退處於家者，數十年屢經薦舉，竟不起，志趣高遠，而爲學平正篤實，雖嘗講學白沙，無一點虛曠意思。蓋得之程朱之訓爲多。只今聲聞凜凜，誠無異管寧之在遼東矣。此間止有一部，俟令人録出寄汝輩看。吾輩沉酣富貴，以得失爲心者，仰視此等人，豈直霄壤耶？老叔不足學，汝輩須以此等人爲法，庶不墮流俗去。況將來日子幾何？在前如此，今復不悟，又恐在流俗下矣。子重不及書，併此道意。

茅坤《白華樓藏稿》卷一《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榮折起伏，左迴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吴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士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吴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殽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於《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於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爲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以擣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於伏險出奇，各自有用，何必其盡同哉！

茅坤《白華樓藏稿》卷九《讀鄭風》 《詩》非全經也。蓋自秦燔經，唯《易》爲卜筮書，故得不禁。其餘百家盡絶，而雜出於當時，窮山絶谷，學士大夫所獻者，或謂《詩三百篇》由里巷諷誦所傳，故梨不能滅。以予觀之，今竹帛所書而藏之石室者，猶或有錯簡而訛文者出焉，而里巷之口相授受，豈得獨沿而存之？《二南》者，孔子之所甚愛之詩也。今其男女暴亂之間已不可讀，而至於鄭衛以下，率多婦人女子淫奔褻狎不經之辭。今之人少知禮義者，猶羞讀之，而況孔子所刪述六籍，以遺萬世，寧爲列而載之也哉！且淫奔之惡，至於鄭衛極矣，而孔子猶爲存之，則推孔子當時所刪者何也？孔子他日又曰「放鄭聲」，又曰「吾惡鄭聲之亂雅樂也」，其深憤而痛絶之屢矣，惡至於以其所欲放者而復著之爲經也？或者求其説而不得，謂聖人之所備善惡以示美刺之義，殊不知《詩》之所謂刺者，如《巷伯》、《簡兮》、《狼跋》、《式微》之類，大略讒人佞士、暴君亂臣之所指刺，其間足以攷國之治亂得失而備鑒戒，徵存亡者是也，豈必如鄭衛之詩之謂也哉！然則鄭衛之詩僞與？曰：非僞也。大抵詩之言淫謔者，爲里巷所布，易傳而難滅，如今南北所傳聲伎之類是也。孔子嘗刪之不列於經，而其俗之所傳，固有不能口禁而人熄之者。秦没而漢求亡經於天下，則學士大夫各採所傳以補三百之數，往往雜出而並見之耳。予故曰：《詩》非全經，心其説如左，俟同志者擇焉。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六《朱子二大辨序》 昔朱子有曰：「海内學術之弊，不過兩説：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無由得明。」予弟季時讀其言，憮然有感，遂取其所與象山、龍川兩先生往復數書，輯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諸有與兩説互發者，亦附録焉。而謂予曰：「惟今日學術之弊亦然，第昔也頓悟、事功，分而爲二；今也并而爲一，其害更不可言耳。不知朱子而在，又何以爲計？」予曰：「難哉！必也其反經乎！」已而曰：「亦須擣其窠巢始得。」季時曰：「何言乎窠巢？」予曰：「即邇時論性家所愛舉揚無善無惡四字是也。此四字是最玄語，是最巧語，又是最險語。」季時曰：「願聞其説。」予曰：「謂人之心原自無善無惡也，本體只是一空，謂無善無惡惟在心之不著於有也，善惡必至兩混。空則一切掃蕩，其所據之境界爲甚超，故玄也。世之談頓悟者，大率由此入耳。混則一切包裹，其所開之門户爲甚寬，故巧也。世之談事功者，大率由此出耳。玄則握機自巧，巧則轉機益玄，其法上之可以張皇幽渺而影附於至道，下之可以徼名徼利而曲濟其無忌憚之私，故險也。世之浮游於兩端之中而内以欺己、外以欺人者，大率就此播弄耳。試與勘破：無論其分而爲二者一高一下，人得共指而共視之，無從逃匿，即其并而爲一者，亦見首尾衡決，渙然披離，無從湊泊矣。何者？奪其所恃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亦可知已。」季時曰：「人言象山禪學也，龍川伯學也。信乎！」曰：「聞諸朱子：南渡以來八字：『著腳理會，著實功夫』者，惟予與子静二人。何敢目之曰禪？惟其

見太捷、持論太高，推極末流之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墮入澒蕩中。龍川自負一世英雄，其與朱子書稱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要做個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徑太奇，推原發端之地，恐合下便已渾身倒入功利中。況象山言『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豈非即吾之所謂空？而龍川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上下三代唐漢之間，欲攬金銀銅鐵鎔爲一器，豈非即吾之所謂混？由此觀之，其大指亦自分明，特未及直截道破耳。予又閱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義》，其於無善無惡之辨最爲分明，特未及剖到兩家安身立命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并與一口道破耳。要而言之，此一重公案，實《二大辨》之所歸宿，拔本塞源之論也。然則朱子而在，其所爲今日計，益可知已。抑予竊有懼焉：凡人之情，於其受病處未有不畏而却者也，於其安身立命處未有不戀而留者也。惟是安身立命處即其受病處，幾微之間，固已易眩而難決。況吾方見以爲受病處，而彼且見以爲安身立命處，則其説益牴牾而不入矣。夫誰得而奪之？論至於此，誠不知朱子而在，何以爲今日計也？」於是刻《二大辨》成，季時請序。予因次第其語授之，蓋以爲是天地間公共事，而思求助於有道，相與釋去其懼云爾。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一九《陶菴自監録一》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説，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

右薛文清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來。【略】

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入，當如窶兒得珠，珍重保守。若倀得倀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何交涉？

做功夫到微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略】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爲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蓋以知透處行即在内，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即《中庸》之德性問學，《論語》之學思也。今以爲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端居户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爲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

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却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説未嘗實見得，是斷不敢左象山而右晦翁也。【略】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即事明心，所以静時不失，動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黄淳耀《陶菴全集》卷二二《陶菴自監録四》　未嘗讀程朱諸先生書，與讀而不能精究者，其輕毁謾詆，固無足怪。【略】

會有無益者五：文會無益，鬬巧矜長，易涉毁譽。酒會無益，選伎徵歌，易涉荒淫。遊會無益，賞月吟風，易涉流蕩。談會無益，論人長短，易涉輕薄。交會無益，懷刺漫投，涉涉奔競。今人非此五者不會。就中文會似屬正業，然於進德修業略無毫髮之助，而或假此以爲下四會之資。余深見其無益，自後立戒不得輕入。

學韓文者，始於宋初柳開仲塗。柳公倜儻負奇氣，其文能變五代之習。今其集未見行世。元郝經伯常，文章節義，時人比之東坡。《歸震川集》有跋伯常堯帝碑文，云：「先友吴純甫家有《陵川集》，今亦不存。」兩公之文，皆足以傳，其人猶泯泯如此，豈顯晦有數耶？抑尚有所待耶？【略】

看人詩文，不宜違心過譽，以求感悦。此處害亦不細。待人不誠，亦是心過，非但口過也。

陸象山之教，只收得中上人耳。收得中下人，纔是廣大。韓子《原道》，極於正心誠意，而不曰致知格物。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卻不説明善誠身。歐陽子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皆朱子所謂無頭學問也。

借書不還，大過也，而人每忽之。借書遲還，亦不可。憶楊萬里集中有謂「生平未嘗借人書不還，而人借之者多不還」。噫！此亦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一事也。今後借書，當記年月日，最遲不得過一年，借書不還，與借財物不還者何異？白晝攫金，人謂之盜。昏夜胠篋，人謂之賊。借書無盜賊之名而享其實，不大得計乎？余向借友朋書，委積未還，今逐一開列於後，次第還之。惟借聞初上人書三四種，今已成故物，益以重吾過，可歎也。

董思白論畫云：「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浩浩多壽。至如刻畫細巧爲造物忌者，乃能損壽，蓋無生機也。」此言似漫而有實理。推之作文臨事亦然。文太工則困而不活，事太密則滯而不通。

李兆洛《養一齋文集》卷一《鄉塾讀書法序》　古之教弟子無所謂讀書也，朝夕學幼儀而已。比其少長而知識開，於是乎學樂然後誦詩，學禮然後讀書，而所謂書者，非國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賢聖之彝訓善言也。蓋其少也，止求馴調

其血氣，防閑其心志，迨乎心志漸明，血氣漸固，則以義理養之，法度閑之，故中材者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於自棄也。自戰國而後，書策稠濁，漢興而折衷夫子，定六藝之科，於是乎學者以讀書爲事，則稍騖於文詞矣。今之學者非讀書也，讀文詞而已。六七歲而入塾，即梏繩之以義理，義理稍明矣，則竭蹶於文詞，而并其義理而棄之。嗚呼！其汩没人材也久矣，此亦非獨爲父兄者之過也，習俗之錮人而法制未盡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檃括義類，兼采昔賢養蒙訓學之遺言附之，題曰《鄉塾讀書法》。條其體例，問序於予，予雖未獲見全書，而其勤拳審擇，立規措矩，亹然有志於本，約可窺見，以推之天下可也。鄉塾云乎哉，爰爲推廣其意而言之。

魏源《古微堂文稿・皇朝經世文編五例》 一、審取。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寔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紆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乃其綱領。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時務莫切於當代，萬事莫備于六官，而朝廷爲出治之原，君相乃羣職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綱維庶政，凡古而不宜，或汎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會典》之沿明制，猶《周官》之監夏、殷。然時易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爲藥石，而今日爲筌蹄者，亦所勿取矣。星曆掌之專官，律吕祇成聚訟，務非當急，人難盡通，則天文樂律之屬，可略焉勿詳也。論議之與敘事，本皆要文，而碑傳之紀百行，難歸各類。今惟蠻海各防，間存公案數則，其他紀述之作，雖工焉勿登也。例書則義尚，宗定則志一。

一、廣存。有利必有害，論相反者或適相成；見智亦見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是以保甲之難易，軍屯之礙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流則南北争持；鹽課有歸商歸税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異宜，議轉漕則般運海運旁出；桑、漳築堤而謂宜去堤，吴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爲千古大利而或極言其害，釀酤爲古今通禁而或極陳其難；主擯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而廣益，庶執兩以用中，則取善之宜廣也。文無難易惟其是，詎容喜素而非丹？聖有謨訓擇于狂，未可因人以廢論。矧夫適用之文，無分高下之手。或邇言巷議，涓流輒裨高深；或大册鴻編，足音寥同空谷。故有録必披，無簡可略，匪但專集宜尋，亦多他書别見，則網羅之宜廣也。見聞或限于方隅，惠郵尚資夫益友。

一、條理。綱舉故目張，事繁則理賾。于分疆畫界之中，有會（同）觸類之旨。漕儲裕國，事專户，而河漕相關，則并宜問之工矣。水利動帑，事（專）工，而農田救荒，又牽連夫户矣。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原於吏。知治家即治國，故宗法、家教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禮。經筵徧陳天下之庶政，而義主陳誨，則政本歸焉。風俗備羅人事之缺失，而義箴非禮，則正俗統焉。他若出禮入刑，服制通乎斷獄；寓兵于農，保甲亦可審丁；此異而同者也。至于同類之中，各有倫族：一荒政而蝗、蛟、疫厲胥皆；一農政而蠶桑、牧、樹咸屬；學校則包貢舉，馬政則兼驛傳；錢幣先以礦場，地利旁及城堡；下河本淮、揚水利，而入河防則淆；漕、桑爲畿甸河工，而濫之水利則混；此（同）而異者也。甚至數篇之内，先後無移；兩文之間，切磋互發；物其多矣，方以聚之，右有左宜，是在君子。

一、編校。氏里官爵，總彙卷端。考陸氏《切問》鈔之叙，乃乾隆四十載所刊，時海峯、東原歸然並存，而風俗時憲，已收數作，殆以切時之言，無須身後始出。今兹所録，咸據槧本，保無子瞻海外未辨存亡，樂天時人已疑今古，彼既行世之書，吾取經世之益。其有見聞所及，確然生存，則止旁注集名，虚其氏字，庶文資乎救時，復例絶夫標榜。若夫論事尚簡明，而公牘之蔓冗易晦；建議期切寔，而臆見或擇焉不精。不節冗，將以無文妨行遠也；不去偏，將以小疵廢大醇也。豈必待韓而削荀，抑亦揜瑕以全璧。至於句讀以省瀏覽，圈識以明章段，上法老泉《讀孟》，近仿黎洲《文定》云爾。

一、未刻。創編之始，蓄願良奢，尚有《會典提綱》廿卷以稽其制，《皇輿圖表》廿卷以測其地，《職官因革》廿卷以詳其官，更輯《明代經世》一編以翼其旨，庶幾自葉流根，循源達渤，質之往古如貫串，措之當世若指掌。欲脱全稿，尚待他時，先出是編，以質同志。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之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選舉、考察、職掌之必悉，而後可以審立官；賦榷、俸餉、出入之周知，而後可以制國用。度律、等威、服制，不明其别，何以辨五禮之儀文？山川、關塞、郵驛，不審其方，何以籌九州之控馭？明罰敕法，準乎律例，如程物之有衡。堤坊疏濬，各有情形，必左圖而右史。蓋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穫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脈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虚實補瀉，宜各通其變，不得謂一可類推也。必有真儒，徵斯實用，狂簡不敏，敬有俟焉。

姚瑩《中復堂全集・識小録》卷一《人不知而不慍甲》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己者，如富人之置産，滋生不已，至積千累萬，惟深藏而用之，曰此

我之有也，人烏得而與知乎。如此久之，雖外露有不容掩者，而其守之於內則已固矣。爲人者，如蕩子之破家，錦繡珠玉日陳於外，以夸示於人，惟恐人笑其貧也。即非己有，亦假取而欺人，曰我之富若是，奈何不知？如此雖旁觀豔羨不起盜心，而其耗竭于內必已多矣。人於財貨身外之物，頗多以爲己而不求人知者，獨于學問身內之事，莫不以爲人而惟恐人之不知，可謂惑矣。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雜著》卷一《筆記二十七則・文》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留)〔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敷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辯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叙述注釋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誥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箋牘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叙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人而能爲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以揚馬爲最；詼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詼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詼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塘戴醇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韡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賾隱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爲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爲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衍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峯，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匀，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爻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辭與意俱盡，尚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答劉孟容書》　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盛甚盛！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

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過乎義其流爲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爲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

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鴟鴞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爲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

朱子曰：「知爲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歟？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

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業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逢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

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矜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棟，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未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篤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歟？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歟？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怍之言，非敢執涂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曾國藩全集・書信》 吾見家中後輩體皆虛弱，讀書不甚長進，曾以爲學四事勖兒輩：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温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蓋閱歷一生而深知之，深悔之者，今亦望家中諸侄力行之。兩弟如以爲然，望常以此教誡子侄爲要。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四韓文舉《童蒙藝塾説》 責人以製八萬墩之舟，百五十墩之砲，二十五萬金之鏡，而人必色色然驚規規然失，曰我何能爲哉？此西人事耳。語以算學則不精，語以光學則不曉，語以重學則不解，奚暇與論製器哉！非西人智而中人愚，非西人巧而中人拙也。創之有始，教之有道，習之有素，目之手之心之肉之，又何異乎？守而不獲，其要襲而僅掇其皮，如此者謂爲拙工。通其法而不悟其微，循其舊而不識其新，如此者謂爲中工。今日闢一法，明日闢一法，不知其爲物，不知其爲我也，如此者謂爲巧工。擦琥珀而知爲電氣，驗菓落而知爲吸力，觀蒸氣而知製輪舟，覽地圓而知爲動繞，察鐘搖而知地力大小，信地動而知行星，相類石存蟲迹而知物類始生地，藏巨骨而知人形漸縮，穴有宫室而知爲劫餘古國，地有煤層而知爲昔時材木。目入夜而不見，知爲假藉外光耳。雖聾而可聞知，爲專賴腦氣物能觸動而知腦筋之靈，視恒不足而知光氣之差悟，回復之理而知回聲回光，窮陰陽之故而知雌雄。草木聲光有浪而知空氣之蕩流，人物衰殞而知養氣之剥蝕，物可漲縮而知冷熱之度，物可互均而知輕重之衡，質可分合而知化學之原，植化爲動而知變易之理，檢大鳥大獸之骨而知種類無存，覩根荄胎兆之始而知形迹早備，何爲而深，何爲而淺，何爲而大，何爲而小，何爲而微，何爲而顯，何爲而精，何爲而粗，未形已形，循環相成，我得其道奚而不明。虛虛子問於實實子曰，人皆形其形色其色物其物，吾與子遊於無形無色無物可乎？實實子曰，吾有顯微鏡，子烏能遁之。虛虛子曰，蜻蛉千睛子能鏡之，菜有千蟲子能鏡之，氣中微物子能鏡之。若吾遊於無朕出入，無端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微之又微，深之又深，神之又神，冥冥默默芒芒芴芴，子又烏能窺哉！烏能窺哉！實實子曰，然則顯微鏡可廢乎？虛虛子曰，鏡於無形通於陰陽，遊於一氣者能之，鏡於有形者此西人所長，非余所言也。鏡於水族，鏡於地族，鏡於星族，今西人尚未徧也，奚暇與之言無形。實實子曰，吾既被西人洩其秘，窺其奥，無所逃矣。聲之虛也，而傳之影之虛也，而脱之骨之藏也，而

照之子何爲而不自度乎？虛虛子曰，子之術淺矣，子之技小矣，奚而不窮哉！我之言非子所聞也。實實子曰，子言誕矣，謬矣，侈然自失矣。爲問子處亞洲大國既久，稱爲二萬里之地，四萬萬人之衆，能製一新器乎？虛虛子曰，聞其聲知爲何物知爲何色者西人，有乎形影相關之理，西人能知乎？子何區區以西人爲言哉！實實子曰，吾不與子言其深，請言其淺。西人教幼童也，課有定程，學有本末，立爲時刻以舒之，繪爲圖説以悦之，制爲器藝以玩之，甘而不苦，徐而不疾，自童子已然何論其壯也，愚尚可成何論其智也。若斤斤誦讀苦而無功，沾沾帖括成而無用，尚能騁其技哉！虛虛子曰，子無懾夫西人，吾有一法使一切器藝縮之短之，製爲小物作爲玩具，鬻之於市肆，庋之於博物院，羅之於學塾，損其值賤其物，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使心與物合，物與心化，作爲童藝報以廣其識，見著爲童藝書以濬其心思，繪爲童藝圖以悦其耳目，制爲童藝器以定其規倣，將其物分之合之顛之倒之，久而悟其法，久而洞其微。始則一童習此器焉使其專也，繼則二童習此器焉競其智也，繼則三童習此器焉鼓其勇也，繼而爲十童，繼而爲百童，繼而爲千童，繼而爲億兆童。今日與此童習焉，明日與彼童習焉，如有十童自一至十相與終始，上才與中才習使教之，上才與中才習使教之，中才與下才習使近之，參之，伍之，錯之，綜之，久而不知其道有是理哉！實實子曰，既無機器，何言製造。曰子拘矣，購之，自人倣之，自我始而舊卒，而新久而神，奚不可乎！奚不可乎！苟循斯道以訓童子，速則三年五年，遲則八年十年尚無小藝創爲新式者，誰其信乎？莊子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又曰，蠢而不可不陳者法也。不觀歐西乎有童蒙藝塾乎！吾將規之矩之。實實子曰，子所言歐西緒餘也。虛虛子曰，子未明夫道乎，不有作之，奚有述之。通夫道者，藝與道爲一焉。疴僂拾蜩梓慶爲鐻大馬捶鉤其類是乎！

《譚嗣同全集・南學會講義・論學者不當驕人》　鄙人今日所以反覆戒一驕字者，因爲學會上所重的是「學人一驕便不能爲學」，是以第一要去驕字。不驕方能師人之長，而自成其學，有學而國乃可以不亡矣。

今向人説學問可以保國，人往往以爲迂腐而不敢信。我今試舉一確鑿憑據與諸君説之，此事中國翻譯書所不載，我曾聞一德國人親向我言。其事維何？即普、法交戰之事也。師丹一役，法國國破君擒，已萬無圖存之理矣，使普國稍逞其兵力，法國必滅。而普終許其和者何也？則普相畢士馬克之識偉矣。當法國請和之際，普之諸將皆以爲必不許，而畢士馬克有許和意。諸將皆憤怒曰：「我等背鄉井，棄妻子，忘性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國家費餉千萬計，戰死士卒十數萬，始有今日，今日法國垂滅，公復捨而與之和，此何理也？」畢士馬克曰：「公等毋躁，且細權其利害。我且問公等，試思我德國人之學問，比法國人之學問何如？」則皆曰：「不如也，且遠不如也。」畢士馬克曰：「由此即可知法國之不可滅矣。大凡有學問之人必能制伏無學問之人，而無學問之人自然不能不受制，此世界上之公理也。即如鄉間農夫，遇事必唯唯聽命於讀書人！無他，以有學問無學問之故也。我德國既自知學問不如法國，則不滅其國，兩國猶有界限，我德國猶可防守；我雖不如，猶無大害。若徑滅其國，則法、德兩國渾而爲一，無復防守之界限；以法國人之學問駕馭我德國人，我德國人之權將盡爲法國人所奪，而我德國無噍類矣。公等要滅法國不難，速與之和，趁早回國，講究學問，且待學問可以勝法國人矣，然後興兵滅之，未爲晚也。」而法國遂賴以不亡。此法國以學問保國之憑據也。

鄙人深願諸君都講究學問，則我國亦必賴以不亡。所謂學問者，政治、法律、農、礦、工、商、醫、兵、聲、光、化、電、圖、算皆是也。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六《與葉伯皋學政書》　朱生先照來傳，諭蕡擬崇實書院章程。此院初建，朝廷尚無改變科目之意，故芝山學使所訂章程，僅就中學分爲四齋，而各附西學。今既奉有明詔，自當恪遵詔旨，定爲教法。蕡于中西各學，均無所窺，勉竭愚慮，擬條呈覽，以備採擇。夫士之所以有實用者，必悉當時之弊，而得其救之之法，坐而言，可起而行，非謂某法爲善，率然取而行之，便可有功也。詔旨政學門，除外交須專通，知各國之情，其他均須審度中國情形，而爲救之之法。即如理財一節，海關榷稅，現用洋人，其一切辦法，果皆同于西國乎？不洞悉中國受病之原由，決不能用西國之善法。至於藝學，非一施之試驗，空談何補于事？故格物考工兩門，非備購其器，無從講求，强爲講求，徒拾西人牙慧，空談而不適于用，其弊當甚于八股。八股雖空談，尚有一二道義語可以維持人心。若以依稀敞恍之詞，談光化電熱之事，其流弊更何所紀極哉？故今日崇實書院，當事事責實，以祛中國之弊，然後能用西國之法。至於藝學，則西人已格之物，已成之器，我皆能親試而知其用，方爲可貴，而不必以能讀其書，談之可聽爲貴也。愚陋之見，未知是否，祈教而正之，則幸甚。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七《諭味經諸生》　算學有裨軍國日用，爲六藝之一，古時人人能之，今諸生視爲商賈之用，全不經心，殊爲自失其業。今擬將向

之小課改爲算學課，每月二十七日，余坐講堂面課，優者給獎。諸生未習算者，即由加減乘除入手，至日面試可也。

又

諭諸生：知學憲創設時務齋，爲他日格致實學書院之本，欲選諸生肄習其中，以四十名爲限。齋以時務爲名，必諸生關心時務，討論經史，期于坐言起行可獲實用。今日世界，已合五大洲爲一大戰國，世變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即救變之材，其學問必不能盡循漢唐以來之成迹。前有擬定學規章程，以經學、史學、經濟、考據、藝學分門，諸生自審志力，願占何門，入齋學習，誓求精進，互相保結，力除空言無實之積習，庶不負立齋之意。今限十日，各自書册繳齋長處，待我閱定呈學憲裁定二十人入齋肄習。此諭。

又

諭諸生：知前立時務齋，列算學爲一門，蓋以算居六藝之一，究屬形下之學。士子學問，當志其遠者大者，近則身心，遠則天下國家。齋名時務，自治身心，正救時之本原，留心天下國家，尤救時之急務也。既而思之，今天下之患，不患文詞之不工，而患政事之不修。儒生既未與天下國家事，而其所以治身心者，不外古之六藝。六藝當指禮、樂、射、御、書、數，而非《易》、《詩》、《書》、《春秋》、《禮》、《樂》。即《易》、《詩》、《書》、《禮》、《樂》、《春秋》各經，亦非算術不能通，故漢宋大儒，如康成、朱子，皆通算術。況又救今日虚詞之弊，而可不以算爲急乎？今定凡有志時務之學者，無論自占何門，均須習算，亦如士子無論爲何學，無不習字之類。若謂姿質不能習算，是無志于時務。非不能也，不能爲精深之算，亦豈不能爲淺近日用之算乎？世之習商賈者，無不能算，豈以士人之才質，反遜于商賈乎？中國之患，固非人人習算所能救，然我輩所能爲者，僅在是。禹之行水也，以算術；周公治太平，以算術。孔子曰：吾不試故藝。周公所著之算書，名曰揖悶。孔子所著之算，名曰三不能比兩。然則爲士子而習算，正禹、周公、孔子之教，即孟子息邪説、拒波行、放淫詞，承三聖之心法也。諸生其無忽算學爲末技也可。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上《爲學》　學也者，學其性之所固有也。聖人之教，無非要人用力於仁義禮智。仁義禮智，非性所固有者而何？

益其事之所不能，正是復其性之所固有。故欲盡性，則學無已時。

學求盡人道而已。踐形復性，那有不從人身上責成之事？

內無關於盡性至命，外無益於開物成務，雖有所謂學焉者，亦管閒事、務虚名而已矣。

聖道不息，恃乎民之秉彝；人心不死，恃乎聖有謨訓。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故也。

學之條目，《大學》備矣。欲益之，非但是没要緊底，必且害道也。至損之不可，固不待言。

伊川程子釋《中庸》「博學之」五句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後人由此識得「學」字全身，爲益不小。

辨志慎術，學之先務，此處不差，則工夫皆有歸著。

學要得頭腦清，莫先於辨義利之界；要得腳根實，莫切於嚴誠僞之關。

知、行，俱要正而實。

窮理，莫先於去其昏迷；居敬，莫先於治其散亂。

讀書所以喚醒此心，起發、證驗皆然。

讀書之法，當發其饑而食之，發其渴而飲之，發其病而藥之。

善讀書者不以書累己，故擇書；不以己累書，故責己。

書猶藥之可以愈病也。有身病，有世病，必自診，診人，得其病源，然後能以應用之藥施之。

讀書非獨廣才，實可養德。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此所謂神智，大抵指才而言耳。先但對以「莫若書籍」，而不復有以進之，淺矣！

此書未曾讀透，便又要讀他書，實則此書於他書，其理未嘗不貫。拋燈覓火，非惑耶？

「學不厭，智也」，是智生學；「好學近乎智」，是學生智。智生學，不必聖人而始然；學生智，雖聖人亦然。

人不好學，每因天事不美。蓋昏弱者欲進不能，又以無所得，故止也。然果硬地學向前去，久久便能學出天事來，所謂「中道若性」是矣。

能學，則古人之有皆其有；能問，則今人之有皆其有。然要惟先不自矜其有，乃能學、問也。

公其心以取善，斯學聖賢在其中；不棄愚者之一得，亦在其中。

「但論是非，不論人我」。古君子取人爲善，多識畜德，祇是於此看得徹。

論學當先在大同處著眼，如辨義利之界，嚴誠僞之關，先儒之指無不同者。後人失大同而爭小異，非爲己取善之道矣。

器雖至大，亦有滿時。若人心則至虛、至靈，本無際量可言，豈可因有得而遂自足？

「以虛受人，寬以居之」。學如此，庶幾可大、可久。

喚寐者而使之覺，扶卧者而使之起，詩書師友之益蓋如是。若呼而不覺，扶而不起，是自棄也。

孟子戒「弗思」，又戒「鑿」，窮理者當以之；非獨戒「忘」與「助長」爲「居敬」之道也。

去蔽莫如思，即「火壯煙微」可喻也。因其本明者充之至極，乃「五事」所謂「作聖」者矣。

作無益固害有益，思無益亦害有益；思所以貴於慎也。

思要無邪，無邪正以思見。苟不思，則將於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而已之，是即邪矣。

辨固辨其是與非，而是之中，輕重緩急類亦有別；類既明，則吾所從事者秩然有序矣。

辨疑似，謹細微，這裏若無工夫，終不可語精義之學。然過於操切，亦反以失之。

存養在一本，省察在萬殊。譬之身，養其全體者，養也；每一體有痛癢，隨時即覺者，察也。

持志、養氣之功，俱統於敬。不能敬者，非志滿氣矜，即志衰氣歉矣。

《書》曰「敬德」，《學記》曰「敬業」，不始終持之以敬，而能德崇業廣者無之。

見聞得，體認不得；體認得，保守不得：祇是不誠不敬。

致知先戒「勿求於心」，誠身先戒「義襲而取」。

誠故可久，進銳、助長，皆不誠也。

學以「體公」「存誠」爲要。「存誠」本《易》，「體公」本伊川。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一念一事之善，人皆有之，然往往移時輒復蔽塞，由不能充之以學，故難與致道者同歸耳。

講習討論，固須循序漸進；若省察克治，則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學者須先能度得己之所偏：在溺於卑陋，抑在馳於高遠？知所偏，則不得不自爲激厲、裁抑，以求合於中矣。

習染之久，便成氣質，所謂「習與性成」也。變化氣質，當兼習染變之。以惡習變壞氣質者，多矣。然則善其所習者，能將氣質變好何疑！

日新有二，曰義理日明、私欲日損而已。

路未擇定莫要走。既已識得路頭不差，便須一意走去，不可爲他歧所惑。即此可識明誠之學。

學者於理日有所知，而存心行事依然故我，玩矣！病玩，藥則不可治，玩理者亦如之。

後世爲學之失，類多似乎入室而實未能升堂。與其口説精微，不如腳下先於大處立得定。

「尊其所聞，行其所知」，是古人喫緊勉人爲學語。人既從事於學，孰無已聞已知？而不尊之行之，雖日求諸未聞未知，何益焉？

隨時約禮，方能切於合下之用。若一味祇管汎濫去，何濟！

有先事之學，有即事之學。事已至前，學似無及，然能察之明，處之當，便是工夫。

「集義」，「强恕」，是在每事上做工夫。畏難憚煩安能之！

工夫只在合下。放過合下，別議工夫，皆是虛妄之見。

小學事事皆愛親敬長之意，即灑、掃、射、御等可見。

能事人，而後能使人。知親上、敬上，推之即知慈下、禮下矣。故小學之教自事人始。

小學祇是因其所固有而導之。「蒙以養正」，若本無此正，養箇甚？

蒙養以德行爲先，觀《蒙》之大象可見矣。《周官》「三物」之教，亦欲於此先「立乎其大」。

解《蒙》卦者，既須以蒙屬己，一邊又須辨得蒙無盡境。九分是蒙，一分亦是蒙也。知此，則求所以發蒙者，自無時可已。

求益與欲速成，有爲己、爲人，王道、霸道之别。

觀樹之根幹、枝葉，次第而生，則學當循序漸進可知。不然，如揠苗助長，何益？

學問之事，祇患止，不患遲。惟務實故遲，遲故所得愈實。

謂道可一超直入者，不過是知見臆度，意興期許。到得要他苦身持力，始知向來未嘗過關。

學者一有欺心、勝心，必至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故循序漸進，惟自克者能之。

學有九分爲己，參以一分爲人，則此一分便能移掇九分一同向外，最可怕。循序中有多少求詳、求實意！所以既異苟且嘗試，亦非畫地自限者比。

水萬折而必東，當其折處，形曲而性直。君子之求至於道，亦如是。

道，與時偕行者也。工夫有待，有間，便不是。

常人之學，至老時便不能憤。惟其無憤，是以無樂。於此見聖人不息之誠。

先儒謂「不學便老而衰」，非獨爲未學者言也，雖已嘗學者亦然。如明者愚、强者柔，皆衰之驗也。

人有謂年暮不及學者，是猶謂日暮不及食也，非大惑而何？

孝弟忠信之行，日用飲食之質，學未有切於此者。此之不盡而他求，與欲爲奇技以惑人何異？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辭章記誦皆然。

没要緊底骨董，知之無所加，不知無所損者，偏以不知爲耻；至内有益於身心、外有益於世道者，不知則安焉：於此見俗學之蔽甚矣！

學以化其驕吝，而不善學者轉以長之。蜀許慈、胡潛並爲博士，至矜己妬彼，更相克伐，由所學者特口耳記誦之末耳。

所學者既是，須澹泊無外慕，乃能持久。不然，鮮有不轉爲俗學移者。

異學離語言文字，俗學泥語言文字。必「則古昔，稱先王」，斯非異學；「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斯非俗學。

禪學遺棄事物，霸學遺棄心性；雖一近體，一近用，要非真體實用也。

禪，理、欲並遣；霸，理、欲並存；儒，存理去欲。故禪狂、霸雜，而儒取乎純。

荀卿儘是窺著聖道，而平生雜見解、雜議論卻不肯埋没，受病殊非小小。故知學貴能舍；但務多知，適以自蔽也。文中子自謂「不雜學，故明」，殆爲近之。

學者徒慕聖人之名，必至侈著述而略躬行。如揚子雲《太玄》、《法言》，何關己分上事！

人不學聖人，不是不能，祇是不肯。試觀《鄉黨》篇中聖人所行，何嘗非學者能行之事？

韓退之謂「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亦當云「非聖人之學不敢爲」。

明道程子願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夫以一善成名且非學聖者之志，況欲以一藝成名乎？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上《窮理》　窮理須貴本而親用。盡性至命，開物成務，合之兩是，離則兩傷矣。

致用出於精義。「精」非偏尚乎深微隱奥，祇是要到恰好處耳。

力行而不致知，縱有行得是處，祇是偶合。他日復遇事情相類者，便不能與前之所行無悖矣。況事情有異者乎！

程子謂：「養知莫過於寡欲。」大凡人之識見差誤，有至是非邪正之易位、大小輕重之失倫者，皆其欲爲之害耳。

是非可否，其界甚微。《易》言：「《井》以辨義。」「辨」有一剖兩開，無少混淆之意。

人莫不有所是非。但憑理而是非之，與憑欲而是非之，所宜急辨。不辨，且將認欲爲理矣。

「是」之一字，是口頭常言語。不知所謂「是」者，畢竟是箇甚？殆非天理之極，不足以當所指。

即物窮理，二「即」字是恰好分際。執物與離物，俱不是。

博物者知一物祇是一物，窮理乃能以其類通之。

君子於物雖無所不格，而必以大而要者爲先。不然，百工衆技，各有所精之事，可謂格物乎？

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子臣弟友，此即物窮理者最切之務。

知本、知類、知變，非窮理何以至之！

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本非二物，自不能窮理者歧而視之，天下斯有異端曲學矣。

「窮理」在《中庸》爲「擇善」。異學要將善與不善一齊打卻，所以諱言「理」字。

遺物言理，必至遺理言空。《大學》之教，始於格物，其憂世也深矣。

窮理，「理」字先要認準。理也者，高不入於空，卑不溺於器者也。

凡事當求於心，言可知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凡事亦可知矣。

事不靠實耐煩，悉心理會，無論自用其愚，自恃其智，均之蔽也。理蔽於私。旁觀之鑒明於當局，清夜之思澄於旦晝，由私之未起也。有自用之心者不能見理。見理者，大抵皆能虛心、平心、降心者耳。一事有一理，萬物共一理；專尚通與專尚別者，皆蔽。

問讀書法，曰：讀義理書，要推出事實來；讀事實書，要推出義理來。凡有見於一事之理，俱打入公中。看古聖人通德類情，率用此道。證父非直，從井非仁，仲子惡能廉，匡章非不孝。以此類推，可識聖賢精義之學。

尚史學者，胸中樣子太多，往往不論所遇何事，俱付之習見不怪。自非本經義爲從違之準，能保手腳不易滑乎？

數卷而一日成誦易，一言而終身究心難。學者雖共知理所當窮，到要他守約致精，便耐不得，究何益於實用耶？

下學以外無上達。故離卻窮理，不可爲盡性至命。細微曲折不能理會，漫欲尋向總統處去，抑何誤耶！

窮得實理，方能做得實事。學者視理自理而事自事，宜不以窮理爲切務矣。格物，以爲己之心格之，乃得有真體實用。不然，祇是自欺；合到身心措注上，都不得力。

愚者亦必有所已明，但能因其明以通其蔽，則淺者日以深，隘者日以廣，所知便不可量。若不能通，恐本明者亦幾乎息矣。

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所謂「明」者，必由格致之功，到得能見作者大意，始可當之。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窮理須是將理窮得活了，方有用。守典尚矣，窮理視守典乃更精焉，然要未嘗不守典也。

窮理在於能推。推如順推、倒推、旁推、反推，皆是。

窮理到真知是理，則若性而有之，故久而愈覺此中之不可以已。

窮理須有日新之功，大公之量。謂今日所窮之理，後此無可進；一己所窮之理，他人無可正者，皆非也。

何啟《新政真詮・勸學篇書後・廣譯篇辯》《醫宗金鑑》人多有之，則良醫實鮮；《武備韜鈐》人多閱之，而良將缺如。豈以能讀其書，能記其說，即謂能於其學哉？學焉而未思，思焉而未習，猶未學也。況僅得其書，而所得之書又僅爲譯本也哉。中國譯《萬國公法》在日本之前，乃中東之役，日人知《公法》之用，而中國則否；日人得《公法》之益，而中國則無者，爲與不爲之分也。欲爲則雖無其書不失其意，不欲爲則書雖滿架心亦茫然。《廣譯篇》但言譯，而不言爲，意謂苟得其書，則他人之伎倆我已知之，是亦足矣。以此爲學，不亦傎乎。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學童撰聯之益》邇來科學林立，教者皇皇，學子汲汲，猝執人而語以撰聯之學，我國大志士新少年未有不嗤以鼻笑以目者。婦孺之僕曰，是不特昧昧於文學，抑且懵懵於教育也。夫撰聯非獨智育之饋貧糧，而實則德育之補助料，僕今爲同業諸君言之。今歲春，東家某女士告僕曰，余女兒不解撰聯，先生作特別教授可乎？僕姑允之。繼而念一人爲之不如一堂爲之之易行也，於是姑課之。人情喜新厭故，大抵皆然，而童子之性質尤甚。諸生畧知撰聯門徑，欣喜過望，對於此事無不鼓舞踴躍。夜課之暇，閒出對聯以爲消遣，而從前之閒談戲弄，一一收斂於撰聯之中。一燈熒熒，萬籟無聲，此情此景，不圖得之於撰聯時也。某夜課畢，僕忽憶十年前有以詩鐘請評閱者，僕因試效之，而詩鐘之起點在是矣。自是以來，每星期中，例以撰聯詩鐘列入小課，幼者撰聯，長者詩鐘，繼而課文題出，亦以撰聯詩鐘殿之，髣髴八股時代之五言八韻，斯真好事者之爲也。忽忽數月，除例課外，或公園中，或食飯中，常試爲之。每至星期日，課事放下，苦極求甘，于是約同事諸君子當堂爲之。圓桌一張，白布一幅，鉛筆數枝，白紙數片。當此之時，勾心鬥角，收視反聽，每得一聯，出而相示，蓋不減近日縉紳先生之又麻雀矣。日儒福澤先生之言曰，情想到底不可制止。少年氣盛之徒，欲禁其冶遊，則不可禁其博弈。欲禁其博弈，則當與之酒，此老者治後生之秘訣也。旨哉言乎。然福澤之說，只爲紈袴子弟言之，爲壯年子弟言之，爲爲父兄者變通言之，而教師萬萬不能以此爲指針者也。雖然，人有血氣即有嗜欲，徒勗以道德而不能悅以嗜欲，非教術也。古之投壺舞勺，今之擊毬鬥走，皆此物此志矣。夫游戲有可演之時之地，有不可演之時之地，劑以詩鐘，是亦文事中之投壺舞勺擊毬鬥走也。詩鐘乎！詩鐘乎！僕真欲效屈靈均之頌橘，劉伶之頌酒德矣，夫詩鐘者撰聯之結果也。撰聯者，詩鐘之嚆矢也。僕嘗讀侯官嚴氏《原強》篇有云，中國向來小學惟區區對偶有補性靈云云。僕方愕然久之，以爲通達如嚴公，何以眷眷此事也。及今試驗，乃知對偶，真小學之金科玉律也。嗟乎！自茲以往，對偶之學，果能普及否？果能發達否？僕馨香祝之，翹企俟之。而回思此事起於無意試用之中，是亦勵節夫之行篋舊册子乎，同業諸

君子何以教我。

陳子褒《教育遺議・小學桌椅説》 古人席地而坐，今人易以桌椅，何哉？蓋爲終日屈足勞苦太甚，有乖養生之道耳。溯夫創設桌椅之始，必離地不遠而有過低之病。後人因其過低也，於是變本加厲，遂有過高者出焉。所謂過高者，非必一尺合度偏便之二尺也。第中古之時，桌椅五六寸，近古則變爲一尺有奇耳。自是以來，習非成是，與之相忘，雖間有覺其不合者，亦不思所以裁制之。且人情喜同而畏獨，稍有改變則以爲此不美觀也，於是千百年來未知有改焉。余始附汽船北行，見夫餐房桌椅，其尺寸與中國尋常桌椅差別，甚詫異之。及一二日後，則覺安坐者惟此種桌椅矣。繼而東游日本，考察小學校規制，見夫高等小學之椅不過一尺，尋常小學之椅不過八寸，其幼稚園之椅則五六寸而已。余乃恍然曰，此乃文明之規制也。歸國後，偶入鄉塾中，見一堂孩子，有釣脚而不到地者，有蟠脚者，有竪一脚在椅上者。余又恍然曰，此野蠻之椅所致也。夫桌椅不過一小小用物耳，然衛生傷生，胥繫於此焉。蓋天下有急激傷生之具，如刀鋸毒物是也。有温和傷生之具，如不合尺寸之桌椅其一也。余聞之父老曰，凡讀書人多曲背，而千百年來，無一人思所以醫讀書人曲背之病者，彼豈不謂讀書人寫字看書，埋頭伏案，固當如是乎。然余觀東西國之士人，何以脊直如矢也，此無他，桌椅合度與不合度之分耳。大抵椅之尺寸，至高者以一尺爲限。若年歲遞減者，尺寸亦遞減，桌則視椅而倍之。若學童之椅不中尺度，則釣脚、鬱肺、曲背、種種病根胥伏於此。血氣之滯，筋骨之弱，良有由也。是則爲父兄者，與以温和傷生之刑具而不之覺也。余願有子弟者，入學堂考察之，試驗之，則於培養子弟之事，又添一新法矣。或問曰，椅之規制既聞命矣，然學童玩弄什物，多雜陳於抽屜中，粤俗謂抽屜爲櫃桶有何法以去此弊乎？應之曰，日本小學之桌可法矣。桌面開一小池，池上之方長小板以一銅環藏之小孔中，以爲揭板之用。照此法行之，童子無從玩弄什物，若玩弄什物，先生一眼望見矣。余又試驗一法，將桌面分爲兩，居中釘之以鉸，近身之半板則活動之，前面之半板則穩釘之，是亦一法也。若夫抽屜則以扁爲宜，扁則不礙童子之膝也。爾輩父兄，勿輕忽桌椅尺度。桌椅者有天堂地獄於此中也。

王國維《静庵文集續編・教育小言十則》 （一）學術之絶久矣。昔孔子以老者不教，少者不學爲國之不祥。閔子馬以原伯魯之不悦學，而卜原氏之亡。今舉天下之人而不悦學幾何？不胥人人爲不祥之人，而胥天下而亡也。

（一）或曰，今日上之人日言獎勵學術，下之人日言研究學術，子曷言其不悦學也。曰上之獎勵之者以其名也，否則以其可致用也，其爲學術自己故而尊之者幾何？下之研究之者亦以其名也，否則以其可得利禄也，否則以其可致用也。其爲學術自己故而研究之者，吾知其不及千分之一也。

（二）夫然，故今之學者其治藝者多，而治學者少。即號稱治學者，其能知學與藝之區别而不視學爲藝者，又幾人矣。故其學苟可以得利禄，苟略可以致用，則遂囂然自足或以筌蹄視之。彼等於學問固無固有之興味，則其中道而止，固不足怪也。

（四）治新學者既若是矣，治舊學者又何如？十年以前，士大夫尚有閉户著書者，今雖不敢謂其絶無，然亦如鳳毛麟角矣。夫今日欲求真悦學者，甯於舊學中求之。以研究新學者之真爲學問歟？抑以學問爲羔雁歟？吾人所不易知。不如深研見棄之舊學者，吾人能斷其出於好學之真意故也。然今則何如？

（五）德清俞氏之歿，幾半年矣。俞氏之於學問固非有所心得，然其爲學之敏與著書之勤，至耄而不衰，固今日學者之好模範也。然於其死也，社會上無鋪張之者，亦無致哀悼之詞者，計其價值乃不如以腦病蹈海之留學生。吾國人對學問之興味如何，亦可於此觀之矣。

（六）然吾人亦非謂今之學者絶不悦學也，即有悦之者，亦無堅忍之志，永久之注意。若是者其爲口耳之學則可矣。若夫綿密之科學，深邃之哲學，偉大之文學則固非此等學者所能有事也。

（七）日之暮也，人之心力已耗，行將就牀，此時不適於爲學，非與人閒話，則但可讀雜記、小説耳。人之老也，精力已耗，行將就木，此時亦不適於爲學，非枯坐終日，亦但可讀雜記、小説耳。今奈何一國之學者，而無朝氣無注意力也。其將就睡歟？抑將就木歟？吾不得而知之。吾但祈孔子與閔子馬之言之不驗而已矣。

（八）要之，我國人廢學之病，實原於意志之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結果於廢學外，又生三種之疾病，曰運動狂，曰嗜欲狂，曰自殺狂。

（九）前二者之爲意志薄弱之結果，人皆知之。至自殺之事，吾人姑不論其善惡如何，但自心理學上觀之，則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於絶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時之感情而後出此也。而意志薄弱之，社會反以美名加之。吾

人雖不欲科以殺人之罪，其可得乎？

（十）然則今日之言教育者，宜如何講求陶冶意志之道乎？然教育家中，其有强毅之意志者有幾？詩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大可爲社會前途慮者也。

教師總部

主编：吴宣德

《教師總部》提要

中國自古重師，談論師道的文字不絶於書，其名篇佳句，至今傳誦人口。大略言之，古人關於教師的論述，可別爲尊師、求師和爲師三大類。尊師重在强調社會對教師的尊重，也是對教師的作用的肯定；求師重在强調教育之於人的道德技藝養成的意義，同時涉及到師生關係；爲師則强調教師本身的修養和職業要求。而古人習慣上用「師道」二字概言之。自先秦至清末，相關的討論在指意上也有一些變化。比如尊師之論，《學記》稱：「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此雖指帝王之師，但尊師之意則頗重。漢唐時期，師也是一個人才德的體現，亦是士人敢傲視王侯的資本，漢唐諸史儒林傳中就不乏這樣的例子。宋以下，師爲官僚係統的一部分，官方的學校教師遷轉各有其次序，師的地位一落千丈，而世人視其爲冷官，士人之擇以爲職，多半亦是生計使然。而慨歎師道喪失的文字，在古書中頗爲常見。

本總部擇取先秦至清末前賢往哲論師之言而成之，分七個緯目。題解解釋「師」、「保」、「傅」等古代用來稱呼師的幾種説法的意思。論説則彙集了先賢論爲師之方、求師之法、尊師之道的各種言論，下以通論、分論分別之。綜述主要彙集了往古爲師、從師、尊師之制度、事實。傳記則彙集了古代終身爲師或有任師經歷之人的傳記資料。紀事則載古代教師的一些事跡。藝文彙集的是古代詠歎教師的詩詞歌賦。雜録則雜載古籍中涉及教師的一些史料。

目録

題解……五四一
論説……五四四
通論……五四四
分論……六〇八
教師職能……六〇八
教師條件……六五八
師資培養……七二七
綜述……七三七
傳記……七八四
紀事……九六五
藝文……一〇〇九
雜録……一〇二七

題解

《老子・第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禮記・文王世子》 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荀子・修身》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許慎《説文解字・人部》 傅，相也。從人專聲。【略】

保，養也。從人從呆省。呆，古文孚。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

揚雄《法言・學行上》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太平御覽》卷四〇四《人事部四十五・師》 韋昭《辯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全宋文》卷七七五釋契嵩《論原・師道》 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爲其本也，教者道爲其主也，道者師爲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爲道也，正其主所以爲教也，正其本所以爲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爲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

《全宋文》卷八一七張方平《湖州新建州學記康定元年六月》 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開達學者之志慮，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爲用，茲可以爲師矣。學乎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爲學矣。士充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二《通書・師友上》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二《通書・師友下》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二《論經筵第二劄子》 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

范浚《香溪集》卷七《聖人百世之師論》 聖人備道全美，人倫之至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世之法一是矣，是百世之師也，若孔子是也。至若伯夷、柳下惠，以爲百世之師則可，以爲聖人，則學者疑之。《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烏乎之？」揚雄答曰：「之後世君子。」又曰：「關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子貢稱夫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是聖人爲百世之師，若孔子可以當之也。至若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

柳下惠得聖人之和而已，豈能盡聖人之道乎？孔子曰伯夷「古之賢人也」，又曰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孔子於夷、惠，特稱賢而已。以爲聖人，學者疑之。先儒嘗謂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没，萬章、公孫丑之徒相與記軻言焉耳。信如是，則以夷、惠聖之清、聖之和，真軻言也，直以爲聖人，記軻言者之過也。然而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是二子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百世之師乎？蓋伯夷雖清，而聞文王作則興曰：「盍歸乎來？」柳下惠雖和，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未至於無可無不可，要亦非滯於一隅者。此所以未可謂之聖人，而可以爲百世之師也。

胡宏《五峰集》卷五《師》 師嚴然後道尊，貴賤一也。孟子於齊王，有師道焉，未聞有官守言責也。夫官守於一職，言責於一事，職修事行，則有功而受賞，出守忘責，則有過而受罰，可程可督，受之於君者臣也。君所未知而已發之，君所未有而已與之，提携其善，增益其能，以陶冶君心，君反受命焉者，師也，孰敢官之而責以言哉！故齊王於孟子，君不能致，去不能止，而蚳鼃之徒不敢擬議者，以孟子有師德而師道固然也。司馬子曰：愚恐後世挾其有以驕君，無所事而貪禄位者，皆援以自況。是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爲師耳。噫！自秦、漢以來，師傅道絶，朝廷乏儀，大抵皆襲嬴氏尊君抑臣之故，無三代之遺風久矣。司馬子習於世俗，溺於近聞，譬之安於培塿者，驟窺泰山，烏得不驚且疑乎！

李石《方舟集》卷七《學校劄子己卯上殿》 臣聞學校者，長育人材之地也。如有美材，必資之於良匠。欲求人材之美而不爲擇師，雖有材，而無所用矣。教官者，學校之師，材之匠也。

朱熹《通书解・師第七》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四《論諸子》 師者所以傳道也。道非自外至，所以啟吾心之所自有爾。教者豈能於學者所自有之外，別取一物而教之耶？亦使之復其固有爾。若使之不由其誠，則所教者皆外物，無與學者事也。

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一《送趙生序》 求道莫先於得師，師之所在，無問遠邇，必以爲歸。苟深居里閭，溺於宴安，遷於流俗，而欲學焉以求道，吾未見其宜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送陶學正歸省墓序》 夫天下之治，以賢才爲本，而才之所以成由於師。師之所以教者，聖人之道也。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皆有以成其才，而致治之本具焉。比之矻矻於事爲之細者，其相去遠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曾學正序》 治天下以賢才爲本，學校育賢之地也，是故慎擇俊秀，簡任師儒而教之，相與誦聖賢之言，求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身體而力行焉。一旦出而用之，以其得於心者而措之於事，則天下治矣。蓋賢才爲致治之本，而師儒者又成賢才之本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夫教官者，以道淑諸人者也。以道淑諸人而不本於其身，而欲人之從而化焉，不可得也。道之在人，自言動之常至於倫誼之大，皆是也。必真知而實踐焉，然後以訓則行，以令則從。故曰：師者，人之模範。模範既正，則器安有不正？然而能念此者蓋鮮矣，役於物欲之途而昧於禮義之則，上之所趨，下必甚焉，賢才之不成，皆由於此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四《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

張寧《方洲集》卷一六《送歐一清序》 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劣於模範而欲優其所造就，此世所以鮮士也。

章懋《楓山語録》 古人爲太學師，師者，德尊望重而進退作則、言動是效，故人化其德，而暴傲革面，柔懦有立，禮順克彰，孝弟興行。

蔡清《虚齋集》卷三《送陳大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爲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爲學。師也者，導之學而造其所以爲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復王濟美》 夫師者，傳道、受業而解惑也。今以言乎道則未聞，以言乎業則未修，以言乎惑則斯未能信，三者無一焉，豈敢輕爲人師也哉！荀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嚴然後道尊。」楊子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夫模範不足而爲人師，則不嚴，不嚴則道不尊。道不尊，則師之禮自我而廢矣。

柯尚遷《周禮全經釋原》卷二 師者，德行高而學業富，足爲人之模楷，又能教導引翼，成學者之德以達其材者也。上能隆禮而尊崇之，必成就賢才以需國用，而德化成矣，非以賢得民乎？儒謂有道有學者，詩書禮樂之兼備，先王之道賴之以明，所謂天民之先覺者，足爲後覺之師資，則人皆遵道遵路，而孝弟忠信之俗興矣，非以道得民乎？夫鄉遂之長職乎教，固有師道，然以長目之，則以品秩之崇使人向慕也。師者庠序學校之師，有道德能成就人才者，非鄉遂之長也。

儒謂明先王之道以覺人，蓋不論在位在職與齊民，但有能明斯道者，皆謂之儒。雖師以教，儒以道，然爲師者未必不爲儒，爲儒者亦有不爲師，皆足以得民，故先王之時亦必別之。

李廷機《李文節集》卷一《心爲嚴師論》 師者，學之規矩模範也。規矩非心不運，而胡可以無規矩？模範非心不就，而胡可以無模範？

清高宗《御製文二集》卷五《師説》 或謂人之立於天地間，不出乎五倫，而師不在其内，豈朋友足以該之乎？曰：非也。師所以明五倫者也。猶天之運四時，四時因天運而成歲，五倫因師明而立常。四時不出天運，而天實以統四時；五倫不出師明，而師實以該五倫，豈朋友而足以該之乎？人之生也，自羈貫總角，誦詩舞勺以至帝者、王者，無不以次有師。《易》曰「蒙以養正」，《書》曰「作之師」，而韓昌黎所云「傳道、授業、解惑」，則益深切而著明焉。夫道者何？五倫而已矣。授之業，使盡五倫之道以解其惑，則正以是養而教以是成，豈五倫之外別有所謂道哉！故師之名雖不列於五倫之内，而五倫之名實賴師以明，無師則亦無五倫矣，而曰五倫之内無師，其可乎？至於朋友，所以相取資而已矣。而其間有益者焉，有損者焉，是尚在己之能擇，而謂足以該師之道，可乎？且吾所謂師，非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也，蓋「道之所存，即師之所存」之師也，而道不外乎明五倫。然世之以資進身之階者，亦遂以爲師，似又不若巫醫、樂師、百工之所謂師矣。若夫聖之渴於師，愚之恥於師，昌黎之好爲人師，及非好爲人師，皆緒論耳，茲故不復言。

葛其仁《味經齋文集》卷一《教士説》 教官，官而師者也，與執法之官異。執法之官，別賢否，嚴彰癉，其嬰我法者，示以凜然不可犯，而後天下治。若教官之於士，善相勸，過相規，朝夕與親，不當以官自處，而士亦不得以官視之。余承乏歙庠，一星終矣，學中閉户堅守，不干涉外事者固不乏人，而佻易貪鄙之輩，亦不無雜出其間。諸生來謁，不憚委曲敷陳，示以立身處己、存心制事之要，聞者感發愧悟，其由邪而漸趨於正者，間亦有之，雖未敢謂化導有方，而吾之心則已盡矣。或病余爲太邱道廣，應之曰：子獨不聞孔孟之言乎？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孟子曰：「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聖賢於異端楊墨之辨，別之最嚴，而其不欲絶人已甚，後先一轍。況國家設師儒之官，欲其化格愚頑，俾知向道，必持過隘之見而屏之弗與通，聽其日流僉壬，自外於聖賢之途，於自潔其身則得矣，返之孔孟立教之意，毋乃慎乎！故爲之説，以諗夫好議論而不樂成人之美者。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王寶仁《學官論》 古無所謂學官也，古無人不學，無官不與於學也。唐虞契敷五教，又有典樂后夔，其所教皆學之事，則契與夔皆可謂之學官也。《周禮》司徒掌邦教以佐王擾邦國，其屬有鄉師、鄉大夫等官，宗伯兼掌禮樂，大司樂及大胥、小胥隸之，自王公卿大夫之子以達於羣士，無一自外於教，下而州閭族黨之民，亦皆有官教之，故曰無人不學，無官不與於學，而非别有所謂學官也。此古之制也。後世則不然，内官六部九卿而外，國子監設祭酒、司業，倣古司成之職，其屬有助教、學正、學録。直省則督撫司道府州縣，而專主學校事宜者有提督學政。其府州縣别設學官，曰教授，曰學正，曰教諭，曰訓導。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不得干預地方公事，專管學中諸生，故人統稱之曰學官。夫官以學名，必其學無不通而後可當此職矣。學無不通而當此職，則雖不得干預公事，而凡府州縣所司，莫非其學之所及矣。乃爲學官者不盡從事於學，第樂其職之閒，不厭其分之卑，闒冗無能之士以及耄老不堪者，俱得厠乎其列。其曾任有司而不稱職者，或貶之使居此官。於是人輒相訾曰學官學官。而爲學官者，亦不思官之何爲繫以學與夫學之謂何，竟若學官之本自爾爾者，毋乃不自顧重而忘乎吾學之固有在也。嗟乎！古非學官而無乎不學，今雖學官而無所爲學。然則世之居官而名不符其實者，豈獨學官乎哉！

論説

通論

《詩・小雅・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國語・晉語一》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鬬而死。

《孟子・離婁上》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荀子・大略》 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諸塗不與言。【略】

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

《呂氏春秋・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吕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範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絶，三代之所以滅。

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疾諷誦，謹司聞，觀驩愉，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退思慮，求所謂，時辨説，以論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無矜，失之無慙，必反其本。

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爲務：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如山林，入川澤，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煩；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

君子之學也，説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説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賈誼《新書・保傅》 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也，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於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

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咳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即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食以禮，收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

《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敦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其所以集道之者非理故也。

鄙諺曰：「不習爲吏，而視已事。」又曰：「前車覆而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絶者，其軌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理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揚雄《法言・學行》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眾人。

揚雄《法言・學行》 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佚名《太平經》卷四《分解本末法》 「唯唯。善哉善哉！誠受厚恩。」「子勿謝也，何乎？夫師弟子功大重，比若父母生子，不可謝而解也。」「何謂也？」「父母未生子之時，愚者或但投其施於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當爲人也；洞洞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迺得陰陽相合，生得成人，何於成草木乎哉？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師，反事惡下愚之師，迺教人以惡，學入邪中，或使人死滅，身尚有餘罪過，並盡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學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魄見事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今善師學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善善而不止，更賢；賢而不止，迺得次聖；聖而不止，迺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止，迺得仙不死；仙而不止，迺得成真；真而不止，迺得成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天比其德；天比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德迺復覆蓋天地八方，精神迺從天地飲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至善師生善弟子之功也，寧可謝不乎？」「可駭哉！愚生觸忌諱過言耳。」「何謙不置，真人也。行覺子使知可謝不耳。」「唯唯。」

佚名《太平經》卷一三七至一五三 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

出之。明之者師也，故夫文出皆有師。行之者縣官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師教，力行以除去災害，以稱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謂也。造之者天，明之者師，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須而成。天不出文，師無由得知；師不明文，帝王無從得知治。故天將興帝王，必有奇文出；明師使教帝王縣官，令得延年益壽，是祐帝王之明證也。

佚名《太平經》卷九四至九五　夫師，開矇爲道之端。君、父及師，天下命門。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陳。不事此三人，室閉無門，福德皆逃，禍亂爲憐。

佚名《太平經》卷九六《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　下古之人生於父與母，而共忽其父母，背叛其父母，萬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於師已覺去者，忽其師不師，爲其師自屈折，執勞苦也。以貧賤得富貴於君，而反相教下皆共日欺其上，萬未有一人有誠信也。羣愚共欺其三綱，名爲反逆而無信也。

王充《論衡・謝短》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説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略】

温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

班固《白虎通・辟雍》　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

徐幹《中論・貴言》　君子必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立其教。言賤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若夫父慈子孝、姑愛婦順、兄友弟恭、夫敬妻聽、朋友必信、師長必教，有司日月慮知乎州閭矣，雖庸人，則亦循循然與之言，此可也；過此而往，則不可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强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强牽制，則將昏昏委滯，而遂疑君子以爲欺我也；不則曰無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斯所資於造化者也。雖曰無訟，其如之何？故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墮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徵，發乎音聲，形乎視聽，著乎顔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而步遠，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闓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諭以明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勿失，雜而勿結，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棄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争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仲尼、荀卿，先後知之。問者曰：「或有周乎上哲之至論，通乎大聖之洪業，而好與俗士辨者，何也？」曰：以俗士爲必能識之故也。何以驗之？使彼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於己之心分數明白。至與俗士而獨不然者，知分數者不明也。不明之故，何也？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鶉鳥之欺孺子也。鶉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跼膝跧足而不以爲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説。然而有贊焉，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唇竭聲而不舍也。斯人也，固達之蔽者也，非達之達者也，雖能言之，猶夫俗士而已矣。

《三國志・魏志・高柔傳》　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争，以戰陳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湣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鋭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帝納之。

《隋書・儒林列傳序》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

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後，荀卿見珍於强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争，經籍道盡。魏氏發跡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搢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説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貴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啟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没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没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隋書・儒林傳論》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彦之敦經悦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搢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説，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王通《中説・王道》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汩彝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

王通《中説・問易》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王通《中説・述史》 賈瓊請絶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

王通《中説・立命》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憖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王勃《王子安集》卷一《平臺秘略論・尊師》 論曰：前史稱：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豈非事情竭於不顧，主色期於難犯。中人以下，罕免斯累。其有抗辭必盡，忠烈橫匪石之心；聞善若驚，君王動順風之請。相須之際，良可詠也。清河之恭慎真懇，雅爲亂益，上引聖朝，下托師傅，和矣哉！

王勃《王子安集》卷一《平臺秘略論・褒客》 論曰：原夫重藝尊師，登奇佇逸。道存萬里，神交一面。故有推輪擁篲，寡人忘千乘之榮；越席分庭，上才當四海之禮。斯實藩邸之盛事，間平之用心也。而有矯情役智，揚逸名利之間；窒隙蹈瑕，乾没英翹之地。便辟脂韋飾其跡，甘言巧辭運其辯。假君王之顧盼，用君王之威福。《傳》曰「好善而不擇人」，則前代有以之傾矣。至於興諧文雅，賞盡煙霞，月庭廣闢，風閨洞敞。西園故事，下蘭阪而宵歌；東苑遺塵，坐槐庭而曉賦。折旋書藝之園，翱翔儁詠之隙，洋洋乎，亦爲樂之一方也。

徐堅《初學記》卷一八《人部中・師第一》 《禮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穀梁》曰：魯昭公云：「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老子》曰：「善人，不善人之師。」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名》曰：「古者稱師曰先生。」《魏志》曰：荀攸字公達。魏文帝在東宮時，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太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諺曰：「三歲擇師。」揚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孫卿子》曰：「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説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又曰：「干將、鎮邪、巨闕、辟閭，此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騏驥、驊騮、纖離、緑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遊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

吴兢《貞觀政要・尊敬師傅》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黄帝學大顛，顓頊學録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吴兢《貞觀政要・尊敬師傅》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師説》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説》以貽之。

《柳宗元集》卷一九《師友箴》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

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柳宗元集》卷三四《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

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嶺，被南越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

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

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

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之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者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奥，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以《國語》以博其趣，參之以《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三四《答嚴厚輿論爲師道書》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與《答韋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而屈己爲弟子。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内不足爲，外不足當，眾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之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

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

敬叔吾所信愛，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筴，調其六轡，中道之行大都，捨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三四《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至必恭之。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

秀才貌甚堅，辭甚强，僕自始覿，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秋風益高，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

大都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九《移成均博士書》　夫居位而愧道者，上則荒其業，下則偷其言。業而可荒，文弊也；言而可偷，訓薄也。故聖人懼是寖移其化，上自天子，下至子男，必立庠以化之，設序以教之。猶歉然不足，士有業高訓深，必詘禮以延之，越爵以貴之，俾庠聲序音，玲瓏於珩珮，鏘鳴于金石，此聖人之至治也。

今國家立成均之業，其禮盛于周，其品廣於漢，其詘禮越爵又甚於前世，而未免乎愧道者，何哉？夫聖人之爲文也，爲經約乎史，贊《易》近乎《象》、《詩》、《書》止乎删，《禮》、《樂》止乎定，《春秋》止乎修。然六籍儀形乎千萬世，百王更命迭號，莫不由是大也，其幽幽於鬼神，其妙妙于玄造。後之人苟不能行決句釋者，猶萬物但被玄造之化者耶？故萬物但化而已，不知玄造之源也。夫六藝之於人，又何異於是？故《詩》得毛公，《書》得伏生，《易》得楊，何，《禮》得二戴，《周官》得鄭康成，揆其微言，鈌其大義，幽者明於日月，奧者廓於天地。然則今之講習之功與決釋之功，不啻半矣，其文得不弊乎？其訓得不薄乎？嗚呼！西域氏之教其徒，日以講習決釋其法爲事。視吾之太學，又足爲西域氏之羞矣。足下出文闈，生學世，業精前古，言高當今，洸洸乎，洋洋乎，爲諸生之蓍龜，作後來之綿蕞，得不思居其位者不愧其道，處於職者不墮其業乎？否則，市《大易》「負乘」之譏，招詩人《伐檀》之刺矣。奚不日誡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也洞知大曉。猶駕車者必知康莊，操舟者必知河海。既若是矣，執其業者，精者進而墮者退，公者得而私者失。非惟大發於儒風，抑亦不苟於禄位。足下之道被於太學也，其利可知矣。果行是說，則太華之石，峨峨于成均之門者，吾不頌於他人矣。足下聽之無忽。日休再拜。

王定保《唐摭言》卷五　論曰：《書》云：「人無常師，主善爲師。」於戲！近世浮薄，率皆貴彼生知，恥乎下學。質疑問禮者，先懷愧色；探微賾奧者，翻汩沉流。風教頹圮，莫甚於此。由是李華自曰「師於茂挺」，李翺亦曰「請益退之」。于時名遂功成，才高位顯，務乎矯俗，以遏崩波，盛則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師之者，可謂曠古一人而已！有若考覈詞藝之臧否，振舉後生之行藏，非唯立賢，所謂報國。噫！今之論者，信僥倖之賊歟！

《全唐文》卷八六四張昭《請尊師傅講論經義疏》　臣聞江海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嶽不讓其撮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昌言，所以成其聖。臣歷觀前代，乃至近朝，遍閱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軍中決勝，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爭衡，猶聽陸生之說。遂得宸謀益治，宗社延長。伏惟皇帝陛下纘禹丕圖，受堯成法。春秋鼎盛，四聰不惑於咨詢；廊廟謀深，六藝何妨於講習。古者或立儒宮，或開文館，旁求巖穴之士，延納草澤之才。雖有前規，伏恐未暇。況國家設官分職，選賢任能，有輔弼講其國經，有師傅啟其言路，可以談天人之際，可以陳理亂之繇。但能屬耳於典謨，何必服膺於卷軸。伏望陛下聽政之餘，數召近臣，討論經義。所冀熟三綱五常之要，窮九疇八政之源，縱無取於儒冠，猶冀賢于博奕。

《册府元龜》卷五九九《學校部・講論》　《易》之「麗澤」，有講習之象，《記》之函丈，著學問之規。蓋古之方聞通經之士，固有詳考同異，辯析理趣，以駕說

傳道者矣。自漢之表章六經，爲制禄位，儒先間作，議論蠭起。以至備對上前，待詔清禁，揚搉義訓，發明體要。本乎師授，濟之口辯，讐難交致，精悍靡屈。逮于羣居州處，較練墳籍，迭宣其奥賾，雅彰於鴻博。或微言特出，迥折於異端；或移書具存，聿垂於嘉誥。斯皆贊聖師之遺范，爲學者之所宗焉。

《全宋文》卷一二二柳開《續師説有序》 昌黎先生作《師説》，亦極言于時也，謂夫今之士大夫，其智反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噫，可悲乎，誠哉！尚其能實乎事，而未原盡其情，予故後其辭而作《續師説》云。

師之所以爲道也，皆可就而學矣。上之人，資以發乎性也。中之人，導而使本其善，絶其不善也。下之人，雖至愚也，猶勝乎不聞而果溺其惡矣。況其人之賢愚，性實一也，幼混而桀然，豈能自殊也？迨長而成分矣。吾何以是而言哉？以夫孔子之門人，其大也三千，其博也六萬，未必皆其上智矣，中豈無其下者耶？其所以不流於惡而悉爲善，以其訓習之故也。苟悉上智也，何獨七十子是稱哉？謂夫設有不善者，今而不聞也；即有之，當時肯爲蔽匿乎？聖賢其何純焉，蓋師之益於人，良是矣。乃吾言賢愚之性無殊焉，在乎師與不師也。故所以世不可棄其師，人不可定其性。師存，而惡可移；師亡，雖善不能遽明也。天之生人賢愚也，造化之道矣。吾謂若然者，師可教而能易之，力其與造化敵乎！何可輕其師哉！今世之人，不聞從師也，善所以不及于古，惡乃有過之者，而復日新焉。雖師教之不傳，猶能萬一其有善者，賴古書之存，得而見之若是也。將亡之，即奈何乎學，而爲心與古異也。古之學者從師以專其道，今之學者自習以苟其禄，烏得其與古不異也？古之以道學爲心也，曰：「吾學其在求仁義禮樂歟！」大之以通其神，小之以守其功，曰：「非師吾不達矣。」去而是以皆從師焉。今之以禄學爲心也，曰：「吾學其在求王公卿士歟！」大之以蕃其族，小之以貴其身，曰：「何師之有焉？」苟一藝之習已也，聲勢以助之，趨競以成之，孰不然乎？去而是以不必從于師矣。古之志爲學也，不期利於道，則不學矣。今之志爲學也，不期利於身，則不學矣。捨是，則農兵商工之心爲也。與其朋共言之，必曰：「吾何時其出仕以遂吾身也？」彼之坐者亦曰然。上位之人誘下也，則亦曰：「善從於世，善附於人，俟取其禄位而來，餘慎無爲己所知也。」嗚呼！舉天下而孰見從師與專道者矣，斯不足貴也。若是，師之於今，何能得於世哉？吁！人之不識其利也，愚甚乎！苟今能從于師，則已迨夫古人矣，而復兼彼聖賢之經傳廣而在於道也，不其易於力而速其神乎！安知古人之從師能若於今人之從師也？斯皆莫有趨而識之者，時咸背塗而遠走之，豈不可惜也哉！斯乃非夫師之不行于人，蓋夫人之自不幸其已者也。

《全宋文》卷六九七歐陽修《代曾參答弟子書》 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周敦頤《周濂溪先生全集》卷二《通書・師》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强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閽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全宋文》卷一二八六劉敞《師以得民論》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爲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爲正者，其惟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内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於此，内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别於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鈎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爲本，以禮爲教，以樂爲和，以信爲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恃之以化良民焉，恃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眾不如耳。不然，殆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耶，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於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事師之禮，雖于天子，無不北面，言有君之尊

也。制喪師之禮，雖于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於世矣。凡傳學者，説義必稱師，聽從必盡力。説義不稱師，命之曰背；聽從不盡力，命之曰畔。背畔之人，世主不以爲臣，世士不以爲友，鄉里賤之，宗族疏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于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政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爲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散矣，是與彼無牧長宗主一類也。此之謂要道。故冢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於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冢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於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冢宰之職失也。冢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舍九兩而任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爲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爲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爲異乎？

《全宋文》卷一二八九劉敞《爲政》　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雜然其不可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廢人所以自養者而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爲師而家不爲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危。故聖王務人之所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全宋文》卷一二四七曾鞏《懷友一首寄介卿》　聖人之于道，非思得之，而勉及之，其間於賢大遠矣。然聖人者不專己以自蔽也，或師焉，或友焉，參相求以廣其道而輔其成。故孔子之師，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産、晏嬰云。師友之重也，聖人然爾，不及聖人者，不師而傳，不友而居，無悔也希矣。予少而學，不得師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聖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嘗欲得行古法度士，與之居或游，孜孜爲考予之失而切劘之，庶於幾而後已，予亦有以資之也。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獲，自得介卿，然後始有周旋激懇，摘予之過而接之以道者，使予幡然其勉者有中，釋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從居與游，予知免於悔矣。而介卿官於揚，予窮居極南，其合之日少，而離別之日多，切劘之效淺。而愚無知易懈，其可懷且憂矣。思而不釋，已而敘之，相慰且相警也。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稱其行，今之人蓋希，古之人固未易有（爲）也。〔爲〕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介卿家。

《全宋文》卷一二五五曾鞏《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爲淺，故不爲也。況于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自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説曰：「必如是，然後合于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于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于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于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有果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全宋文》卷一三九二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一》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並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七五　〔熙寧九年五月〕上又論：「范仲淹欲修

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賦體《動静交相養賦》爲法，假使作得《動静交相養賦》，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所憾！仲淹無學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爲黨助，甚壞風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爲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爲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無以勝俗，則反畏俗。俗共稱一事爲是，而己無以揆知其爲非，則自然須從衆。若有以揆其爲非，則衆不能奪其所見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於《乾卦》言之。」上又論：「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釋氏所談妙道也，則禪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然尚有法可以詮之，則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下該極道術文章，然未嘗以文辭獎人，誠知華辭無補於治故也。風俗雖未丕變，然事于華辭者亦已衰矣，此於治道風俗不爲小補。」上因言：「讀經者，須知所以緯之，則爲有用。不然，則不免爲腐儒也。」

《全宋文》卷一六五四崔公度《師賓論》 有問曰：「昔者聖帝明王何以處師賓哉？」曰：「周官。」曰：「何謂耶？」曰：「太師、太傅、太保三公者，所以處師也。少師、少傅、少保三孤者，所以處賓也。爲師、爲賓，皆學焉而後臣。雖臣之，猶曰我師也、傅也、保也，豈遽以臣畜之哉！」曰：「雖然，亦有職歟？」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公之職也。三孤，貳公者也。弼予一人，嘗求於孤矣。至於師，猶不忍以予一人臨之也。」曰：「冢宰以下，六卿之任，蓋足以圖治矣，而必以師賓云者，何耶？」曰：「師賓不常有於天下，有則闕，不必備，惟其人也。所經邦而燮理陰陽者，非冢宰以下六卿之所能也。」曰：「何謂耶？」曰：「師賓者，論道者也。知所以論道，則可以經邦；知所以經邦，則可以燮理陰陽。」曰：「爲邦之要，其目蓋多。今止曰經邦，何耶？」曰：「茲所謂非六卿之能也。掌邦治者，統百官，均四海而已。掌邦教者，敷五典，擾兆民而已。掌邦禮者，治神人，和上下而已。掌邦政者，統六師，平邦國而已。掌樂禁者，詰姦慝，平暴亂而已。掌邦土者，居四民，時地利而已。其要非人主之難能，則其仕也，不必學焉而後臣。非學焉而後臣，則道難與論。道難與論，則不可與經邦。不可與經邦，則何可以燮理陰陽？故曰師賓者不常有於天下，而天下之道常待得師賓而後論。論道經邦，燮理陰陽，非制治保邦之主，其可與之共論哉！」曰：「敢問所論之道。」曰：「昔楚王得希世之璞，將以爲獻，國人無能琢者。王懸萬金於市而求之。有石工撫其金而歎，衆人意其善琢也而問焉。工笑曰：『吾信能也，舍王而告子哉？』然則吾語師賓之事難，亦金者也，亦奚以問哉？」

《全宋文》卷一七四五王令《師説》 上古之書既已汨没，其它治具不可稽見，而五帝之學，求諸傳記，間或見之。夏商之書雖號殘缺，然學亦有名法。周則大備，故其施設炳然彰白。若然，帝王之於治目，他雖世有取捨，於學則未聞或廢也。豈非君師云者，兩立不可一蹶耶？夫惟至治之世，其措民各有本而次第之，以及其化，故地各井而民自食其業，雖有士農工商之異，未嘗不力而食，因其資給，然後繩其遊惰，澄其淫衰，鋤其强梗，其治略以定矣。然猶鄉遂有庠序之教，家國有塾學之設，自世子以及卿大夫士之子皆入學，爲之師以論其道，爲之保以詔其業。示之知、仁、聖、義、忠、和，使相充擴；孝、友、睦、婣、任、恤，使相修飭；禮、樂、射、御、書、數，使相聞曉。故其左右之聞，前後之觀，不仁義則禮樂。迫其淬磨漬漸之成，則入孝而出悌，尊尊而長長。然後取而置之民上，則君盡其所以爲君，臣盡其所以爲臣，卒無一背戾者，其出於學而存于師也。道之衰微，迄于餘周，如擔石之於將墜，其引綴未絶者，猶一綫髮。繼之暴秦，不扶而抑，遂至墮壞。漢興，宜大更制而財補縫之，故其俗無所防範，聽民所爲，卒放壞不至治。然能郡縣創孔子祠，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徒員，策賢良，求經術，以對當時得失，於古雖未爲善，而其風治遂號爲平。豈前世遺風餘化，漬染而未斬耶，抑民苦秦而功易見也？當此之時，士猶能相尊師，故終漢世，傳《詩》、《書》、《禮》、《易》、《春秋》而名家者，以百數十計。晉、魏而下，寖以沉溺。更數十世，惟唐爲近古，大抵財追齊漢治，而未能遠過。嗚呼，何爲而止此也！夫天下之所以不治，患在不用儒。而漢、唐已來，例常任儒矣，卒不至甚治者，何也？有儒名，有儒位，不儒用而然爾。其弊在於學師不立而育賢無方。聖人之道，不講不明，士無根源而競枝流，故不識所以治亂之本，而不知所以爲儒之任，而又上之取之不以實而以言故也。夫人所以能自誠而明者，非生而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無爲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强力向進之心，且何自而明又誠也？夫天下之才力，訓導而懋勉之，猶且患其秕窳。故七十子身逢聖人而親薰炙之，其聞與見，不爲不至，猶且柴愚參魯、師(僻)[辟]由喭，賜不受命而貨殖，冉求爲宰而賦粟倍。又況後聖人數千載，其書殘缺訛蠹，又資材下於數子，而欲聽其自爲，而不立學與師，猶其願穫而顧不耕也。如必待其自賢而取之，多見其稀闊不可俟也。自周至唐，緜數千歲，其卓然取賢自名可以治國者，由孟軻抵韓

愈，纔四人。是其力能扶持其教而竟不之用者，所以歷年已遠，人出甚少也。如其多，則或用之矣。苟患其少，無如廣學而樹師，續其所不長，擢其所未高，使知所以爲治而識所以救亂，然後名聞而實取之，則庶矣。天下之師絶久矣，今之名門徒教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是皆取戾於孔子者耳。惡得爲人師，惡得爲人師！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楊時《龜山集》卷一九《答陳瑩中其七》 德齒之説，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説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禄，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嘗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搜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説之不當，徒有累于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一七《養士論》 天下道術不明，文章誕漫，士行彫薄，人材無取，議者必曰庠序未興，師儒未立，教養未善，謂州郡雖有學校，文具者多，講教者少，學校雖有師儒，時聚時散，例無久計，教養之具，不敦經術，而先聲偶。近歲，京師廣太學，設祭酒、司業、博士，總閲分授，聚而講肄，仰食縣官者以千數。通國大都，特建教官，專領學事。中下之郡，亦以州官兼之。經置諭説，分徒傳授，去聲偶之小技，專經術之本業。議者之説所欲興造者，悉施行之矣，所欲釐革者，悉芟夷之矣，行之幾二十年，亦可謂久矣，宜乎道術隆顯，文章温雅，士行修潔，人才衆多，曳裾春官，應書郡邑者以千萬計。士不爲少矣，然識量高爽，身名兼全，有如郭泰者乎？見義明，用心剛，不畏禍患，不淫利慾，有如何蕃者乎？繙經論議則揉雜釋老，道術散亂而愈晦，綴緝辭句則競爲繆悠，文章誕怪而無紀。輕浮蕩佚，憸巧汙下之行爲之無媿。事佻薄爲俊邁，指禮法爲迂疎。流風既彫，碩德甚鮮。故浮淺之弊未異曩日，至其漫不可考，則又過之，使議者復思聲偶之習。昔仲尼以布衣之賤養教衰世之士，門人高弟名科德行者，大可以爲邦，小可以南面，游夏之徒，文學之士，亦足以爲萬乘師，身所存亡，繫國輕重。以明天子之盛德，表章經術，養平世之人幾二十年，而不得郭泰、何蕃之比者，何哉？往年胡瑗侍講之居吴興，吴逕遺逸之在會稽也，非有天子之命、名位之重以震疊人心，張設綱紀，皆衡鞅之勢，韋布之人，講修夷等之中，偃息鄉閭之内，徒以行義高潔，學術該徧，取重於士類，見知于公侯。故卑辭重禮，延置庠黌，鼓篋摳衣，匍匐函丈，至於千里之外，贏糧裹足，雲集麝至。一郡之學，常數百人。片善可稱，雖後學晚生，一旦延譽，升之多士之上，人情厭伏，不以爲過。雖悍夫豪士，擯斥摧沮，不齒諸生之列，咸自知咎，無或敢怨。約束條教，後來資之，以爲法令。升堂入室之人，隱然爲國名臣者多矣。今以殊科俊人任舉名士，奉朝廷之命，操法令之權，典學聚徒，分經教育，而庠序不尊，生徒離散，多者百餘人，少者數十人而已。修潔之士不盡趨向，預籍之人類多悠悠。緩則偃足而違教，急則讙噪而不遜。訓導不行，綱紀頹弛，而人才無益者何哉？其弊蓋亦有所在矣。昔孟子有言：中心悦而誠服者，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服其德，非服其力，服以心，非服以勢。故學如顔淵，學之不能罷；勇如仲由，畏之不敢迕；辨如子貢，譽之不如己；文如子夏，辭有不能措者。故道尊而教行，教行而人材成。胡侍講、吴遺逸之風猷，雖未可以比隆孔子，而文學行義特立一時，卓絶倫類，亦有以使人中心悦而誠服者，故爲世宗師，庶幾洙泗。又有州郡尊禮之者，故令行禁止，而教訓有輔。今誠得天下之士爲祭酒、司業，一國之士主郡邑學校，刺史、縣令尊禮師儒，相爲表裏，殆可以革天下之弊。唐制，國子監，尚書省補祭酒統之；郡縣之學，官長補長史主之。制置之方，似爲近者。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國子豐祭酒書》 按鎮子初成狀云：元豐之末，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以先君應詔。樓炤序亦云：元豐間，孫覺、豐稷薦君堪博士。則所謂豐祭酒者，必稷無疑。而《宋史・豐稷傳》乃無稷爲祭酒之文，蓋《宋史》列傳往往不詳歷官，亦闕事也。

某聞天下有大物，宏深潤達，至於無外，亙古今而不變，貫三才而兩之。其致用甚明，而妙微莫測，違之者不可離，即之者不可既，惟聖人爲能盡其事，古之

人謂之道術。儒者，道術之所在者也。昔先聖祖述二帝之意，憲章文武之法，持以干世主而濟斯民，至乎車轍之跡環天下而不售，退於洙泗之上，悼時命之不相，懼道術之無傳，於是作六經而載之，以遺後世。探天地之心，索陰陽之隱，形鬼神之情狀，原死生之始終，因消息滿虛、奇耦逆順之變，定吉凶悔吝，以明得失，崇盛德而廣大業者，存乎《易》。頌文武之基，詠幽厲之滅，察禮義之存亡，觀情性之邪正，因正變哀樂之差言王道之成壞，勸明德而懲淫慝者，存乎《詩》。本堯舜之道，述三代之變，采東周之一得，録片善於費秦，因典謨訓誥，征貢歌範之文以明帝王之蘊，備稽古而應世變者，存乎《書》。異五禮之制，等三千之儀，謹度數之末節，暢隆殺之典訓，因聲明文物、華質詳簡以爲節文，通因革而記述作者，存乎《禮》。論咸章之律，述濩武之容，象帝者之所成，頌皇王之遺美，因聲容節奏、疾徐疏數之文以紀功德，察世變而觀前聖之心者，存乎《樂》。舉周公之成法，斷魯史之記事，誅窮奇之已死，拔元凱于無聞，別嫌明微，予奪褒貶，以成一王之法，正誅賞而弭賊亂者，存乎《春秋》。六經之作可謂盛，道術之意可謂明矣。學者得六經而讀之，宜無待於人而自得焉。然孔子没，子夏退於西河之上，當是時去孔子未久也，從之學者擬于夫子。孟子，孔子之孫子思之弟子也，視夫子蓋百年耳，進退於齊梁之間，親而師之者亦數百人。荀卿出於孟子之後，亦未遠也，老於蘭陵，李斯之徒皆其弟子。夫子夏孔門之高弟，孟荀儒者之大成，人之從之，未足多怪。若董相之出於西京，馬南郡、鄭司農之在東漢，得遺經於煨燼之未，起禮學於絶滅之後，因訓詁以測聖人之意，守章句以傳師承之習，其視子夏、孟子、荀卿之徒遠矣。然所在之地過於洙泗，天下之士聞其名者，莫不願得而師之，贏糧而不以爲勞，跋足而不能自已，跋涉河山之險，違棄桑梓之重，束脩而進者，率用千計。至以久次授業，不得見其眉宇，何哉？意可言而言不足以盡意，言可書而書不足以盡言也。惟言與書有不能盡者，則道術之傳雖資口耳方策，而口耳之間、方策之上終不足以得道術。故誦詩讀書，不若親其人，質疑問難，必資模範之益，雖有聖人之才，而師之道不可廢也。雖然，董相當景武之際，黄老之習方熾，刑名之俗未革；馬、鄭在漢中世之後，世卿擅政，閹寺用權，而天下多事，皆非尊儒重道、清夷晏粲之時也。此三君子者，徒以道義私淑之人，尊高天下。當是時，士猶背流俗而獨行，冒黨禁而不顧，從而學之，若是之盛。使聖人在上，儒術尊明，進無壅遏之虞，退無異端之蔽，君子有卓然以德行道術當天下之選，居宗師之地，四海之士向風而影從，竭蹶而輻輳，宜有甚於兩漢之人趨董相、馬、鄭之門者。

恭惟國家藝祖，以禹之盛德當天意而契人心，揖遜雍容，光受大寶。太宗承之，遂以儒雅潤色帝業，如成王之繼文武，制禮作樂，揄揚歌頌，而生齒之類不復目干戈而耳鉦鼓矣。是後更五聖，歷百有餘載，而道術益明，儒者益粹，光隆盛大，由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至，非兩漢之所擬議也。先生居今之時，昭然擁明天子之休命，宅成均之長而當宗師之任，則先生之德義道術爲何如矣。四海之士仰而慕之，又當何如矣。某不敏，生也七年而誦書，又七年而學爲文，又七年而應科舉，迨兩塵鄉書，竊取名第，二十有八歲。每念處平治之世，身無運糧荷戈之役。復幸父兄好善，少得從事於文學，苟不能探幽索奇，致遠圖大，攀前修之高躅，躡奔逸之清塵，真自棄也。用是忘其愚且賤，竊有意于道術宗師之門，心焉斯在，仰跂牆仞，積有日矣。謹録所業文三卷，古體詩一卷，修贄見之禮，俯伏仰俟進退之命。

華鎮《雲溪居士集》卷二二《上國子豐祭酒書》 某聞君子有三樂，富貴崇高之美不與存焉，而得天下英才教育之與存焉。富貴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樂内也。富貴崇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樂義也。君子樂其内，不樂其外；樂於義，不樂於利。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者，以親云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於親與德與道者，皆内也，非外也，皆義也，非利也。古之人體仁智之全德，備道術而傳之者，得之身，思推之於人；行于國，思有報於君；遠於上，思利澤於下；得於今，思傳載後世。事有能此四者，則中心欣慕無窮，得英才而教育之，不獨善其身，而道推於人矣。英才有成，見道者衆，時多可進之士，而有報於君矣。羣材致用，道化旁達，政教修明，而利澤覃於下民矣。英才相成，浸以流遠，道術不墜，而傳載於後世矣。能成四事之美者，又何以加於此哉？是以有道之君子，莫不以爲至樂。故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孟子曰：「予之設科也，來者不距。」教者之存心若此，故學者樂歸之。百舍重趼，忘跋涉之勞；躡蹻擔簦，輕千里之遠。伏惟先生長膠庠之官，在京師之地，不獨以是爲存心，又以是爲職業矣。故天下之士，尤指以爲己歸。某前日不揆，忘其踈愚之罪，輒以拙文爲贄，叩牆仞以蘄見。先生乃矜其所以來之意，辱受名於典謁，俾歷階升堂，瞻拜德表。又辱賜觀其鄙文，又辱温顔撫存，過言獎借，瑩若冰玉，芬如椒蘭。是何譾薄，獲此異數！退而思之，似容受教于門下，欣榮積中，不知手足與抃蹈交會。然事有莫可棄者，雖中

心慕義無窮，未能脱然忘去，不少爲之營置。某家事甚單，偏親垂老，桂薪玉食，久或難繼；甘旨之奉，時不可違。勢未能久在此地，親炙善誘。輒不自量，願齒屬吏之末，所冀斗升，以濟私計。庶幾朝夕扣金聲之鎗縱，聆玉振之温潤，竊窺堂寢之奥，沾華實之餘滋，使居明時，不以無聞而有靦。其雅無似肖，固非天下之英才，不足以當先生教育之賜，尚冀察其篤於道義之誠，加矜憐而成就之。

李復《潏水集》卷七《劉師嚴字序》　爲師有道，其禮嚴，其道嚴。圓冠方領，攝衣危坐，望之儼然，學者擎跽罄折，拱手列侍，禮之嚴也。非法不言，非善不跡，揭表道途，欲少違之，若陷水火，道之嚴也。蓋人心易危，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生，中不得其正，邪僻由是而入矣。隄缺防弛，必有踰之。一出焉，一入焉。淫辭詖行，所適不得其正，曲途從往而泥矣。教者以成物者也。苟失其道，安能成乎人邪？若孟子之于弟子，有爲餔餟來者，有舍館定而後見者，皆謂之罪焉。雖大國之君，未忘其勢，猶不見焉，所以伸禮也。謂楊墨爲禽獸，以仲子爲巨擘，斥許子之並耕，凡皆闢之，所以明道也。其待學者，豈惟一時而已哉？雖千百世，亦將使若遊其門矣。揚雄曰：「君子正而不他。」塗曲不由諸夏，川曲不通諸海，君子不由也。君子之於師，非必日相親接也。考於百世之上，讀其書，聞其風，亦皆得其傳焉。夫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惟不以行之爲難，則不負孟子之所待矣。劉君穎上人也，名師嚴，其友字之曰傳正，求予廣其説，因以告之。

王蘋《王著作集》卷八《震澤記善録》　逮昔者獲從先生于毗陵震澤，嘗問師友之道，先生曰：「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之間，自有相激發處，是爲善親師友者。」逮謹識之，因觀《鄉黨》一篇所記，從容周旋而已，然後知羣弟子所以事夫子，用是道也。先生今没久矣，周子自上饒來，出一編以示，皆其緒言有益於後學者。顧恐徒觀其言而不觀其所以言，則於道益遠，因以所聞于先生者書之卷末。嘗試以是觀之，則先生之精神氣貌，雖千載粹然有生氣。乾道八年壬辰五月六日，魯郡曾逮書。

陳淵《默堂集》卷一四《學者以孔孟爲師》　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敘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至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於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得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册，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爲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内外不合，於是詭詖譎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爲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處，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説，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

范浚《香溪集》卷一八《答胡英彦書》　然以足下論學問、師友之説，求所用心，見足下善學，與我同志。千里相望，歡喜無喻。足下引夫子問禮樂事及非韓退之皆當。夫子聖人，道大無我，視善之在人與在己不異。其下問乎人，猶心口相語，無分於爲彼爲此也，豈復以禮樂之問爲愧？其後答曾子問禮，必曰：「吾聞諸老聃。」答賓牟賈問樂，必曰：「丘聞諸萇弘。」終不掠所聞爲己有。蓋其大也若是，是宜依歸者衆，如百川之宗溟渤也。抑觀夫子始與賈言及武樂，虚心歎叩，若初未聞者，雖知賈言非是，猶詳問焉，已而訂賈二失，且備論六成，皆賈所不知。蓋聖人不以所已聞者自足，而好問乃爾，非以其無我故耶？後世學者，小識眇然，局於己有，敖誕虚張，如蝸角自大，將以不知爲知，其肯下氣咨事於人乎？往往髫年抱惑，至華髮墮顛而無與祛者，是雖若好高，而所以自處實甚陋，疑退之亦未免此病也。退之固大賢，欲自比孟軻，然終不至焉者，患在未能克己耳。軻願學孔子，而乃師子思，是善學孔子者也。退之則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與所引喻，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于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者從，不善者改。由夫子觀之，凡可法可鑒者，皆吾師也，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取諸物理，皆可爲吾法。能會萬物之理爲己事之用，非得師而何？喬梓俯仰，父子之師也。常棣華鄂，兄弟之師也。鳥嚶其

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玉之不撓，蒲之可卷，剛柔之師也。推類言之，有是物必有是理，目見耳聞，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己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使退之明此義，必不爲前言，自處於甚陋也。彼且自忘其《師說》所謂「無貴無賤，無長無少，惟道之師」與「弟子不必不如師」之論，試以韓之矛攻韓之盾，則敗矣。豈其答呂生書時，方欲以高談自抗，未之思耶？足下能知退之失言，則自處者必有在，故某雖未接姿制，而遂知足下之善學，與我同志也。足下家學有淵源，昆仲又皆多聞知，親師而求友，相與錯磨，進乎此道，未可涯也。

林亦之《網山集》卷三《孔子》 以一世爲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爲事業者，孔子是也。夫數聖人者，生而爲帝王，及夫異代，則血食所不及。孔子生無尺土，死之日，宮廟徧天下，以棲棲旅人何爲而有是耶？唐虞之世，皐、夔、稷、契同時並出。湯之世，有一伊尹者。周之世，有太公、召公、閎夭、太顛、散宜生者，如云蒸雨至，颯遝而出。是有天下者，乃可以收天下之士。洙泗之人，藜羹不飽，一時英傑，何所慕而俱至耶？況顏淵、閔子騫、曾參、原憲、冉伯牛之徒，是不獨爲三代人物所謂唐虞氏人物也，以匹夫寒餒而羣賢並集，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故嘗謂堯舜事業，夫子其優爲之；夫子之事業，雖堯舜不能自必也。孔子之道，可以寒而死，可以餒而死。或僥倖爲一飽之計，仲尼不爲也。以是而施之堯舜事業，何所不可？以一身爲萬世法，以空言爲萬世法，堯舜其能自必乎？故堯、舜、禹之道，禹之後則無傳焉。湯之道，湯之後亦無傳焉。文、武之道，文、武之後亦絶而不傳。夫子恐吾道之絶於後，於是聚天下之豪傑而傳其所傳，此夫子之道所以至於今而未絶也。夫子之道不絶，則數聖人之道有所託，是豈不賢於堯舜者乎？雖然，千載之日，知其道者幾人哉！或索之簡牘之上，或求之簞瓢之間。嗚呼，是皆所求者末也！夫子之道，不在乎是也。予不意夫子不遇於一時，又不遇於後世也。然則夫子何求者乎哉？曰：夫子之不遇於魯，庶乎後世有知我者。或後世無知我者，吾又待乎後世也。終此天地，豈無知我者乎？此夫子之本心也，此夫子以萬世爲事業者也。人於少年不得志，則悲愁無聊，若不可以生，況能待其老乎？又況此生之不遇，而能待其後世乎？又況後世之不遇，而復待其後世乎？此夫子之道所以空天地、窮古今，前乎此無有也，後乎此無有也。作《孔子論》。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一《與李省幹・二》 古先聖賢，無不由學。伏羲尚矣，猶以天地萬物爲師，俯仰遠近，觀取備矣，於是始作八卦。夫子生於晚周，麟遊鳳翥，出類拔萃，謂「天縱之將聖」，非溢辭也。然而自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中庸》稱之，亦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相繼，以臨天下，而皐陶矢謨其間曰：「朕言惠可底行。」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未及下車，訪於箕子，俾陳《洪範》。高宗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遁于荒野，入宅於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於朕志，若作酒醴，爾爲麴蘗；若作和羹，爾爲鹽梅。」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絶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歎。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學於夫子者多矣，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固無可疵，外此則有南宮適、宓子賤、漆雕開近於四子。三人之外，最後出如高子羔、曾子，雖有愚魯之號，其實皆夫子所喜。於二人中，尤屬意於子羔，不幸前夫子而死，不見其所成就。卒之傳夫子之道者，乃在曾子。伯魚死，子思乃夫子適孫。夫子之門人光耀於當世者甚多，而子思獨師事曾子，則平日夫子爲子思擇師者可知矣。宰我、子貢、有若，其才智最高，子夏、子游、子張又下一等。然游、夏已擅文學之場，而堂堂乎子張，子游猶以爲難能。其言論足以動人，光華足以耀俗，誠非以愚魯得號者所可比擬。至其傳道授業不謬於聖人，宰我、子貢、有若猶不在此位，況游、夏乎？故自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乃得其傳者，外此則不可以言道。居今之時，而尚友方册，取友當世，亦已難矣。足下求友之意切矣，顧不知迂拙之人果足以副足下所期否乎？鄙文數篇，録往，幸熟復而審思之，毋徒徇其名而不察其實，乃所願望。未相見間，或有未當於足下之意者，願索言之，亦惟其是而已矣。愚見所到，固當傾倒，正不必以世俗相期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與黃元吉》 道廣大，學之無窮，古人親師求友之心，亦無有窮已。以夫子之聖，猶曰「學不厭」，況在常人，其求師友之心，豈可不汲汲也？然師友會聚，不可必得。有如未得會聚，則隨己智識，隨己力量，親書册，就事物，豈皆蒙然懵然，略無毫髮開明處？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非欺人也。今元吉縱未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處，且隨前日所已聞已知者尊之行之，亦當隨分有日新處，蓋未至全然爲行也。學者未得親

師友時，要當隨分用力，隨分考察，使與汲汲求師友之心不相妨害，乃爲善也。此二者，一有偏勝，便入私小，即是不得其正，非徒無益，而害之也。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四《與符舜功》　見諭新工，足見嗜學。吾嘗謂楊子云、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云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皆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侍師而不能虛心委己，則又不可以罪師。乘便遽甚，遺此，不他及。

黄榦《勉齋集》卷二《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物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敘，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説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指歸者也。

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于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譯，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説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宫，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黄榦謹記。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五《師友淵源》　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皇）「黄」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躋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得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説也。軻之後失其傳，荀與揚既不識大本，董子又見道不分明。間有文中子粗知明德新民之爲務矣，而又不知至善之所出。韓子知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矣，而又不知全體具於吾身。蓋千四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直至我宋之興，明聖相承，太平日久，天地真元之氣復會，於是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妙建圖書，抽關啟鑰，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與凡造道入德之方，脩己治人之術，莫不粲有條理，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攸歸。河洛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即其微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於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嗣周程之嫡統，而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有如求道過高者，宗師佛學，凌蔑經典，以爲明心見性不必讀書，而蕩學者於空無之境。立論過卑者，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爲經世濟物不必脩德，而陷學者於功利之域。至是一觚排辨正之，皆表裏暴白，無得以亂吾道，惑人心。學者欲學聖人而攷論師友淵源，必當以是爲迷塗之指南，庶乎有所取正而不差矣。苟或舍是而他求，則茫無定準，終不可得其門而入。既不由是門而入，而曰吾能真有得乎聖人心傳之正，萬萬無是理也。

度正《性善堂稿》卷七《任尚書伯起書》　九月一日，具位度正皇恐再拜上直院修史詹事給事尚書執事。正竊惟士之志於學，惟道之所在而已。道之所在，學者從而歸之，無遠近之間，彼此之異也。夫子生於魯，魯之士從之，齊、宋、鄭、衛、陳、蔡之士亦從之，以至秦、楚之士亦莫不從之。何者？道之所在焉耳。道

之所在，或數百里而從之，或數千里而從之。從之而質其所見，質之而參其所聞，日漸月摩，以進乎道。此之謂得其所從，未聞有非之者。至孟子亦然。孟子之徒數百人，夫數百人者豈其皆鄒人哉？亦四方之士耳。近世濂溪、明道、伊川亦然。蓋自洛而從濂溪者二程是也，自閩而從二程者楊龜山、游建安之徒是也。道之所在，豈必曰捨其鄉之人不從，而從他人以爲罪哉！乃者斯道之傳，蓋在朱子、張子、呂子。三先生者同時並出，鼎立天下，天下有志之士皆起而從之，故從之之士所得之多、所造之深者，散在天下，蓋已不少。正也不幸生於遠方，又不幸年方十五六時，張子、呂子已相繼殂謝，獨惟晦庵先生在焉。士而不志於道則已，士而苟志於道，當是時也，不先生之從而奚從？故聞其風而思見其人，讀其書而思識其言，味其言而思得其心，蓋如是者又十餘年。於是慨然內斷於心，以決其行。惟其貧約，無車馬之資，無王公大人之援，身披裋褐，足躡草履，口甘藜藿，往返萬里，寒暑之所侵陵，風雨之所震薄，幾爲道路之餒魂者屢矣。蓋是時僞學之論方熾，士怵於利害，畔而去者往往而有。先生察其來之遠，壯其志之高，灼其中心之無所畏而外行之無所遷也，於是接之加異焉。窮其所已知而後告之以其所未知，極其所已到而後語之以其所未到。及其言之有會于心，則欣然而與之，言之於人而稱之。其所以博而約之者，蓋無所不至，而正亦退而自謂有得于先生焉。天下之士皆曰：非卓然自立者，未易至此。獨其鄉之人曰：是蓋捨此而從於彼者。於是或顯攻之，或陰排之，襍然而起。噫！使先生而生吾鄉，吾捨而他從焉，是誠可誅也。今道在先生，而先生居於彼，吾能不以其遠而往從之，是蓋得其所從者，而吾何罪！且士之志於學，未嘗不欲見諸用。然用與不用，是有命焉。使其果不見用於世，則存心養性以自修，著書立言以自樂，要使沒世而名不泯於後，斯已矣。雖然，謂其捨此從彼而排沮之者，此特一國一鄉之私論云爾也，推之天下，則有公論在。伏惟尚書遊從于先生爲最久，造詣於斯道爲最深，當路於朝，不爲不得時，言聽諫行，不爲不得君。以先生之門論之，蓋四科之上士。而正之不肖，不惟不敢自附於七十子之後，是殆庶幾乎三千之徒之間耳，德行、言語固無足比數，而文學、政事又不足采録，然其初之所懷者如此，而中之所存者又如此，今之所以自安者又如此，今年五十有三矣，一毀之餘，殆將不復，尚書其亦念之哉！往者新進之士釋褐而歸者，謂正言尚書嘗辱問其姓名焉。意者蓋憫其窮，悼其屈，思有以少振之也，因不敢自棄而一吐之。文集數種，各附跋語其後，贄之書府，願一覽以見其所得之如何。不宣，正皇恐再拜上。

方大琮《鐵菴集》卷二七《策問・本朝諸儒之學》 問：學有師承，而聖門之教立。聖人之道，散見於諸儒答問語言之間，傳得其宗者，惟孟子輿氏及韓文公而止耳，荀與楊則大醇而小疵者也。國朝道統一正，師儒輩出，視昔爲盛。粤自柳仲塗以先秦之文倡天下，尹公繼之，歐文忠公又繼之，而古作大振。陳圖南以先天之學授種明，一傳而穆伯長，再傳而李挺之，又再傳而邵康節，學始有源。伯長又以《太極圖》授周濂溪，二程子師之，楊、謝、尹、游輩其流也，性理之學廣矣。安定之門如劉彝以善水利稱，其他如錢、如孫、如范，間以淵篤純明、直温簡亮名世，率皆發明體用之極致。眉山之學雄偉博洽，門人如六君子者從而光大之，卓卓爲一時冠。横渠張氏、徂徠石氏、泰山孫氏與司馬氏、劉彝崇經學，或闡理窟，或以力行篤實爲之倡，承學者和之，翕然丕變矣。夷而考之，自大道既隱，扶持羽翼之功齊驅並駕，誠未易窺涯涘。然傳道者必著書，或形於已見之自陳，或見於門人之紀録，其詳可得聞歟？伊川與康節極論天地萬物之理，至以數學授之則却而不從。二程學《太極圖》於濂溪，所以啟門人者畧不及《太極圖》一語。康節謂「我能物之則我爲物之人」，蓋得于李挺之，而程子深不然其説。横渠《西銘》之作，伊川謂理一而分殊，而楊龜山深辨其兼愛之患。歐公論性非聖人所先，而世謂其性分之内全無見處。坡公《權書》、《衡論》之作，或謂戰國縱横之書。或党其師之學，或叛其師之説，脈絡貫穿，孰異孰同？立朝行己之端，正心治國之要，精粗本末，孰先孰後？門人之所得何者爲優？宗派之所傳何者爲正？考先儒之緒言，印胸中之定見，願相與折衷之，以觀諸君子淵源之學。

吴泳《鶴林集》卷三二《上曹太傅書》 竊嘗謂學問之源流，未嘗不相接也。雖託之於人者或絶或續，見之於斯世者有明有晦，而義理之在人心，微言之詔來世，炳炳若揭，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曾不以人之存亡、世之治亂、風俗之升降而爲之間斷也。春秋之季，諸大人不説學，夫必多有是説也，而後及其大人也，則學將落矣。然以其時攷之，魯之閔子騫則知道，齊之晏子嬰則知禮，冀之郤缺則知敬，晉之胥臣臼季則知仁之則，周之劉康公則知天地之中。穆姜一婦人耳，筮《易》而知四德，曰：「元，善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曾不待夫孔子之《文言》也。穆叔一使人耳，誦《詩》而知五善，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也。」初不用夫毛、鄭之訓詁也。意者當時去聖未遠，風氣濡染而聞見正，義理浹洽而源流長，其間豈無秀民

茂士相與護持苗脈，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澤於未墜者哉！嗚呼！貞元不常會，大賢不世出，後之學者受胎不正，則血氣偏枯而脈理不相屬矣；下種不實，則根苗粃稗而生理不腆暢矣。憤悱啟發之功少，則所見皆軀殼之私；潛體密察之味不深，則所得不免囿于簡册之内。盍亦泝源尋流，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傳者何學，孔子、子思、孟子所學者何事，玩辭而知味，因事而推理，則蓋有默會於心者矣。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河洛之學非河洛之學，孔子、子思、孟子之學也。蓋自濂溪周氏、伊川二程氏上接洙泗之傳，下演河洛之學，繇北方而盛行于南國者，蓋亦有自來矣。南軒受道於五峯，於是乎有湖南之學。吕公受經於三山，於是乎有東萊之學。象山兄弟自立于家塾，又於是乎有江西之學。惟永嘉陳氏之學則得于薛公持正，建安朱氏之學接于周公行己、許公景衡，而實本伊川者也。太傅崛起南方，學問有源委，行己有槩度，甫年二十，從止齋遊，則讀書講學已就事上窮究實體，其後與晦翁往復問答，剖析疑義，則又欲從理上推致於事事物物之間，其實元一法也。惟其源委之正也，故其爲文也，如水行地，能普萬物之澤；爲道也，如星麗天，能回萬古之光。蜀中何幸，而乃得執事昌明正學以爲斯文宗主哉！佔畢小儒，濫叨蜀學，平時非不知誦其書、服其言，有志于古儒先之學，然粗得一知而不繇其統，僅沾一溉而不窮其源，燥乾枯涸之病多，潤澤孚尹之功少。有如太傅者，則某所願見而欲觀其的傳者也。昔侯氏師聖初從伊川未悟，後訪濂溪，越三日而有得，如見天之廣大。世蓋有終年不能究其學，而一夕之間冰釋理悟者。執事幸教焉。不宣。

張侃《張氏拙軒集》卷五《上譙大卿令憲書》　某竊聞之：古之學者，必求鄉先生以礪其質，而就加良友焉。嗚呼！此道之不傳久矣，獨韓退之以身任其事，遂作《師説》，且引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柳子厚一見其説，詆詈謾罵，直曰韓子「好爲人師」。是雖揉於時尚，狥於流末，凉凉踽踽之輩，行行孑孑之人，百伍爲羣，同工異曲，翕翕成風，故退之之言不得伸，而子厚未免逐臭矣。雖歲晚，只此數十篇，以發洩平日憤憤之氣，卒於無所成就。故師不可不審，而學不可不謹也。然則子厚縱華其文，高其標，痛自刮磨洗刷之，終不可以救藥。子厚固不足數，而師友淵源之論，持守根株，視爲暖姝，如劉長卿所謂「文章與時高下」，僅有口耳之習，而不知左右之自得，例以爲常譚，不肯爲吾儒事業一伸其眉者。則相與挽回于唐、虞、三代之上，都俞唯諾，作成雅頌，以和其陰陽而潛回其氣，光其日月而大明於天，猶賴退之述《元和聖德詩》，鼓吹六經，《越裳》之操，《南山》之什，雖烏有亡是，再執筆以備指呼，蓋有不得而吐其喙。如子厚《貞符》之論，《鐃歌》之曲，艱深漫漶，抒虚無不根之文以惑主聽，申不敢動怨懟之語以覬天回，豈非師不審而學不勤歟？其與退之《師説》所以規矩後人而俾之必循其道，上可以事君，下可以律身，而謂「位卑則近羞，官盛則近諛」，「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而「聖賢相逢，治其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互見於文字言語之間者，皆所以持擇而爲士君子之歸者有間矣。

某賦予甚嗇，而造物之所畀者又甚悭，每竊謂退之、子厚出處，與夫古者必求其師，端則正，否則邪，如斯之從，況耳之友餘，一旦濡濕相沫爲生育計，及志營道行，不惟不如師友素定之見，猶且睢盱眥睚，矛盾之相擠相攻，肩袂之相攘相奪，而若是然也。嗚呼！此某之所以三歎世道之不古，師友之不正，而有以成後日之弊。嘗以是説質諸當世君子，往往許之。某不敢必其説，復有俟于英明卓犖之人耳。

某甲戌夏始獲一拜道德之光，漱芳潤而醒枯株，挹薰沐而温寒穀，不間晚後，且俾以《蠻度》《龍圖》《師春》三書，使知天地捭闔之機、筮卜協從之本，雖未能敬承下風，北面師之，覬其所得，與昔何啻徑庭！方欲繼請，而閣下司刑江東一道，正民生不聊賴時，含餔而飼之，辨藥而安之，推惻隱之仁而納諸春風和氣，千里安堵。聖天子思舊人，而若理不止江東一道，將見天下皆蒙其福。閣下退然以功名爲浮雲，以富貴如嗜炭，瑩然心腑，畧不少動，又豈非學力天機到而足以爲人師耶？今一邱一壑，足以逍遥物我，喜悦情性，闖尼父之菁華，尚友千載，以竟其事。某縱不能，亦猶坎井之蛙，蒿艾之鷃，自下而上，尚有望閣下出一手之力，而置之清泠之淵，庶幾他日得遵退之求師之説，而無爲子厚附麗不端，則某之幸也多矣。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送張教授肯堂之任序》　官無冷暖，才稱其職，得行其道者爲貴；禄無厚薄，食之而不慚作者爲美。若乃德薄才庸，徼倖而致高位，不滿人望，不厭公議，未罹折足覆餗形渥之凶，則負乘致之禍，潛伏而不能不發，見誚當時，遺臭萬代，于我何有哉！此聖師所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所謂「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于我何加焉」者也。儒學教官，以庸俗觀之，去閒凉爲不遠。以有道者處之，實清且貴，無惶愧慊怍。以善及人，爲國育材，莫此之榮。舍是而得切要煩劇，道可行歟？才稱職歟？澤被民歟？名聲昭乎時歟？四者俱不可必，求榮而反辱矣。

吾友張兄肯堂，以儒學傳授鄉里，門生恒百餘人，下帷講誦，將五十年，壽六十有七矣。至元壬辰秋八月，堂敕到門，擢拜廣平路儒學教授。以老師宿儒，年高德邵，而有此授，所謂才稱其職，食祿而不慙者也。士夫祖道，閭里餞送。不肖少肯堂一歲，垂髫同几硯，歡抃爲諸人最，樂吐狂言，爲送行羣言之序。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送任教授之任序》 官無美惡，得行其所學，澤可以及天下，且不爲競權利者疾怒爭奪而排斥之，是爲美職。然恃才挾氣，以卑位無祿而不屑就者，今之所謂儒學教授也歟！或曰：「品次最下，又無寸帛撮粟之俸，勇於有爲者棄而不受，子以爲美職，何也？」余應之曰：「事無兩全，有似閒散而實切要，舍輕就重可也。士爲學而志於仁，豈遑遑汲汲富貴而已耶？官一品，祿萬鍾，而尸位素餐，跋前疐後，又何榮哉！樂莫樂於教育英才，而兼善天下。有天下者，以人材爲急務。人材出於學校，爲士者一旦列羣英于席下，明經論道，通古今，達事變，講二帝三王安宗廟、保社稷、治天下、福斯民之大經大法，可措斯世于泰山之安。爲國作養人材，長於規畫調度者，教之理財；長於幹局通變者，教之以剖煩理劇；忠清端方者，教之以獻可替否；文學筆力縝贍者，教以辭命。百職六卿，人各有能，各因其材而篤焉。朝廷用人擇才，洪纖小大，隨取隨得。得一賢守令，使人皆曰某官某人之門生也；得一才大夫，曰某郡某學之生員也。長材碩德，布滿中外。方之會計米鹽之細務勞苦，簿書之期會辯決，樹桑尺土，汝習我毆之紛競，其功孰大孰細？其況味孰榮孰辱？其得失孰厚孰薄，孰輕孰重？

彰德儒士任某振文，用提刑薦釋褐東昌儒學教官，予恐其餒無祿而冷官卑，於其行也，吐斯言以餞之。

姚燧《牧庵集》卷七《奎章閣記》 臣嘗官外，每聞詔下，惟諭行省、院、臺，宣慰、廉訪、轉運三司，與職軍民之官。讀已，則還之中書，或掌於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而宣慰與職民者省治之，職軍者院臨之，故惟受其成文以行，無有所掌。三司中，宣慰班最高，諭所及者猶無所掌，況提舉學校五品，居職軍民官下，其受成文以行無惑也。然其治必居宣慰、廉訪所治，府州教官聽其約束者，其地與二司等。此實世祖建元後故事也。二十五年，始分降詔，復江淮多士力役，俾一提學自掌其一。由是師生鼓舞，相語以爲平日諭所不及，一旦與行省、院、臺、廉訪、轉運者同有是掌，卑於名而尊其實，其勢反若居宣慰、職軍民者上，自十三年平宋後所無。北方人士聞之，曰：「是豈獨無平宋之後，列聖茲降所無。實興起斯文萬世之成規也。」今上皇帝當宁，首致意於學校，爲分降詔，如世祖又加密焉。其宏綱曰：聖人之道，垂憲萬世。其目則還正貢莊學田爲釋奠、養老、完廟與師生之廩，俾有司舉其才德，亦一提學自掌其一。江西提學臣王謙亨、龍興教授臣葉聖時相與謀曰：「至矣，聖祖神孫之惠逢掖也！復其力役，既富之；還正學田以廩其師生，又教之；俾有司拔其才德，又庸之。士生斯時，何其幸哉！觀今掌詔者，多隨印所歸，祕之私家。其完是六經閣，表曰奎章，鏤櫝而丹髹之，錦韜而金鑰之，職教之官日夕番直其下，庶以遠褻而少致崇敬，亦小臣報上區區萬分一也。」請諸省臣，省臣曰宜。俾臣爲記。臣聞虞夏商周四代之書，曰典也，謨也，訓、誥與誓與命也。爲體者六，詔有其五焉。曰：《尚書》所請近於謨，誕播多方鈞乎誥，爲法將來則訓，俾職教臣恪以持則命。先儒謂二典者，册在丌上，尊閣也。今是重屋，上以除風雨，下以遠塵溼，既翼矣，金匱其上，豈不加盛於丌，孰曰非典也耶？表曰「奎章」，敬以侈兩聖作之君師之賜，且風厲是道方千里之士，使人人自飭，責成德達才於躬云。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黃伯善序》 東南涵濡聖化，三十年矣，科輟士散，賴命教猶古，窮鄉陋閭，有不怠士之業者，必之都授者講焉。蓋前輩星稀，後生雲變，舍是無與言仁義云爾。余里居時，必詣都授稱弟子。韓子有言：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師道也。暨來京師，或告曰：「新例，年五十五以下者，不得爲州若府教授。」余爲憮然，何也？余今年五十五，自茲以往，生乎吾後而聞道先乎吾者，吾不得而師之矣，可恨也。德無常師，而曰常於老也。東南數十州之士，年與余相若者不少，不忍怠業而講於都授者當亦不少，豈不與余同其恨也。越日，黃君伯善來別，將歸栝蒼。問故，則年四十七，而未得爲都授者也。余語以所恨，伯善莞爾言曰：「吾與子皆無庸恨也。方周末學廢，不復取士，然孔孟與其徒弦歌未嘗絶音，學非利達媒也。矧今崇校命教，其曰年未五十五未得教授，此謂之姑徐徐云爾。吾以其間益懋吾學，是吾得也。夫子不云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又今年少爲都授，君當在弟子列者，其人有幾？且孔、孟、曾、思以來，周、程、張、朱子之書具在，求之有餘師，而子奚恨也？」余方欲寬伯善，伯善既善自寬，又求寬余，茲非所謂聞道先乎吾者邪？非所當從而師之者邪？然則謂余不當在弟子之列者，特以己之謙，蓋人也必不然矣。余益有恨矣，姑次第其語識別。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方方山教諭序》 邑教諭方山方君專席五年，偶予

入湖北憲幕，校文江西，繼又提舉江西儒學，未嘗得從容接緒言也。予方致其事而歸，則代君者至，而君且謁選去矣。廣文官冷，而邑學尤冷，惟講學爲宜。《書》言：「惟敎學半。」予不知君自程督何如，然望眉睫，比五年前益和粹篤實。且敎鄉邑甚不易，能使雅人勝友争爲詩以惜其去，則講習之相悦可知矣。君去此必爲正長。古者仕而學，學而仕，相爲無窮。其學也，非章句誦説之謂；其仕也，非富貴利達之謂。立人達人，學即仕也；尊美屏惡，仕即學也。由正長至郡博士，非有獄訟、求情、察辭之勞，可以大肆其力於學。學進矣，仕未進猶進也；仕進矣，學之進者未至焉，猶未進也。昔乾淳間，方公崧卿由敎授越州，後累秉麾節。葉水心稱其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此仕學兩進之模楷，方山君尚企齊哉！異時再望眉睫，尚得以學古之疑、仕今之難質於君，而賀君之進也。

劉敏中《中庵集》卷九《送王學録序》 聖天子下綸言，未始不以興學校爲有司之先務。學所以明人倫、本風俗、作人材也，有司之責重矣乎！而爲有司者，乃或以學官吾制也，窘束之，簡忽之，士納履而去矣，以生徒民編也，控攝之，震懼之，人匿跡而遁矣。興學何如哉！盍亦思之曰：學官，師席也，必吾禮之下之，而人知敬之矣，師之道日以尊。生徒，鄉秀也，必吾撫之優之，而人知慕之矣，嚮學者日以多。夫師之道尊，嚮學者多，興學何難哉！斯有司之責也。學官之責奈何？載籍之闊深，文藝之宏遠，天地之變化，古今之得失，旦夕勖生徒講授肄習，鍛鍊而淬礪之，必至焉乃已。而人倫之極、風教之致、人材之用舉在其中，興學之責塞矣。嗚呼！學之興，有司與學官相須而成者也，事甚易而繫甚大，位益下而責彌重，則凡任是責者，可無懼乎？

東皐王君智甫赴濟南學録，别余繡江。智甫雅從余游，能多而才贍，學博而文勝。舉觴送之曰：「濟南，司憲所蒞，大府之治，奬士興學，一道矜式。子往而任子之責，猶川流之赴壑也，能與學售矣。由是以進而至於遠大也，蓋無疑。雖然，尚加勉焉。」

延祐丁巳良月，中庵野叟序。

陳櫟《定宇集》卷一〇《上馮路敎抱甕先生書》 五月吉日，學生成德齋生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申呈于路敎翰相先生：某聞盧誕有言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所謂「人師」者，何也？非童子之命之師也，非一卷之書之師也，非家有塾、黨有庠之師也。道高一時，名重一世，家傳文獻淵源之懿，身任人物權衡之責，夫是之謂人師。之人也，生而時焉之不同，不可師也；時同而地焉之不近，不易師也。其時同而地近，而其勢分之大相遼絶，雖欲師之，而不得師也。若夫經師者，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儒，以方寸之天君對方策之聖賢，一開編而可得也，奚其難？今夫求馬必于冀北，求木必于鄧林，求學問文章必于鄒魯也。漢之淵雲、宋之范蘇，皆以蜀珍雄天下，今先生實以之。今夫后稷之孫無倩穡，伯夷之兒無奪席，其所耳濡目染者有素也。是以論其世也，故衣冠之家有閥閱。豈惟衣冠哉？學問文章也亦然。聞先生家自鴻碩先生以來，世傳學問之燈，世擅文章之録，則先生真學問文章家之有閥閱者也。而又刻苦以世其傳，沉酣以飽其蘊，腹萬卷書，足萬里路，以老懿身任人物權衡之責者，非乎？櫟也，以時論則幸與先生並世而生，以地論則先生適來敎於吾州，以勢分論則先生師也，櫟亦可備弟子列者也。以人師之難遭而幸其機之適遭，不求師之，將何時哉？此櫟之所以來也。

劉將孫《養吾齋集》卷一四《段敎諭送行詩序》 屠牛垣解牛而芒刃不頓，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夫垣之解牛也與衆同，而善刀四顧，滿志而藏之者，垣之所以爲垣也。余嘗喜誦斯言與鄭子産美錦學製語，油然出於中心之誠而極人事不能言之樂，後來以錦製言邑，獨本諸有「大官大邑」語耳。孰非錦也？製之不完其美，與刀之不缺則折同，安得滿於志哉！

匡廬段君敎諭廬陵，三年得代，留數月始能行。自大夫士無不安於其爲人，而服於其爲敎。吾黨之士又爲鉅軸，聚爲詩歌頌之，而屬筆於予敘其端。予舉屠刀僑錦語發之。或曰：「敎官無他公事，與他官異。其錦也易完，而刀也可善。」予曰：不然。敎官愈不可爲，職愈簡而愈多責也。彼其繁也，容有諒之者焉，亦有不能與不暇者焉，亦有交涉多，失之此而得之彼者焉。若官之小，職之簡，無足以動於其意，無與接之爲殷勤，且無所他望而待於異日者也。一往復之參差，一醻酢之得失，皆足以貽怒而搆怨。今而美成也若此，恢恢乎若此，得不謂之難哉！夫趙魏老之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驥足之才，或不展于百里之任。古今之才賢，未有不感慨於斯也。

劉詵《桂隱文集》卷三《答鄧以道》 惟師之重，古人所先。春秋戰國，聖賢之敎未遠，在所不論。下至西漢，皆專門受業，弟子以千數。至唐河汾之後，其道稍泯，故韓退之抗顔爲《師説》，而柳子厚答韋中立，言尤斷斷焉。若宋初，泰山、徂徠、湖學之盛，則又古道之復起也。退之又言：「愛其子，擇師而敎之。」則往敎之習久矣。士至於往敎，豈古道哉！雖然，以其猶知所尊慕，則不可不傳

也。曩自科舉之廢，世相率爲詩章雜學，固無事於道。科舉既復，絃誦相聞，而其事以記誦爲長。有司之決得失者，又多疎劣。於是文章不必有法，學者不必有師。未論來學，雖往教者，特爲章字句讀之不知者設耳。

恭惟執事以世家喬木之胄，聞先儒宿學之傳，明經垂後，樹義恤孤。家庭之間，不論弱冠而不廢乎學，又不遠百里之外，下采愚陋，而使兄子師友焉。此其追古道，遠俗流甚矣，固不肖之所願聞也。書幣之勤，敢不下拜。雖然，愚請有以進於是。師資之有功，在於學者之自慕；子弟之率教，在於父兄之所行。匠氏之成鏤，妙奪乎造化之速；宋人之刻楮，乃徒爲歲月之淹留。執事以爲何如？冬氣益寒，伏惟厚加保練。不宣。

劉詵《桂隱文集》卷四《跋四君圖後》 古今士大夫，人品之高下，原於心術之正邪；心術之正邪，又係于師友淵源之所自。戰國之士，所師者轉丸胠篋，爲口吻之驗，全身之區，其見鄙妾娼固宜。若戴崇、彭宣輩，師安昌侯張禹，此豈復磊磊落落之名節也哉？子夏之學爲田子方，再傳爲莊周，君子謂其激於拘繫之過。荀卿之學爲李斯，又得於其師見趣議論之偏。嗟夫！學術所關大矣，甚可畏也。宋承五季極弊之後，而士大夫嘉言善行比隆三代，其故何哉？以其師道之正，非前代比耳。若湖學、關洛、紫陽之徒黨，扶樹教化，其功何可勝述。比季世，秘監歐陽公巽齋先生，以雄文邃學爲世師表，一時名士多出其門。而信國文公於先生爲嫡孫行，大傅劉公、禮部鄧公則高弟也。信國既以名節高百代，而大傅、禮部亦卒爲宋全人，以文章重天下。宋雖亡國，而景光無窮，先生力也。先生當賈、吕勢焰薰灼，力陳其奸，萬死不顧，使遇事變，豈有全軀保妻子？要之其教學者，皆本仁義忠孝，故其效如此。嗚呼！其可仰也夫。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五《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俊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名雖在前，不得補吏，惟得爲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爲重，不知教授之所繫不輕也。趨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尊？尚書、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天子之敕者孰貴？苟以爲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修己之道或未盡，其仕也治人之道初弗知，倀倀然徒以苟且尺寸毫末爲意，宜其不足于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

盱江朱仁卿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爲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爲別。某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明其道者，顔、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砭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敦篤篤，自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常言耳。《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計也。

黄溍《文獻集》卷三《代淛東憲使請立耶律文正公書院公牒》 竊謂人能弘道，學必有師。仰惟碩德之間生，實繼先儒之正統。流風未遠，世澤猶存，不有專祠，曷彰遺烈？伏見故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贈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漆水郡公、謚文正耶律公，前代賢王之貴胄，本朝上將之諸孫。負深沉不器之資，懷耿介拔俗之志，爰親師而取友，用修己而治人。粤若世祖之時，咸宗許氏之學，克嗣其業，允屬於公，卓居輩行之先，式膺付託之重。一貫忠恕之妙，獨傳于魯參；三千弟子之徒，同師於有若。凡升堂而入室，必蹈矩而循規。一從國學之建官，三爲祭酒以設教。啟前賢之蘊奥，示後學之楷模。青青子衿，靚時髦之傑出；戔戔束帛，承天寵之褒嘉。逮請老而縣車，復興歎于當宁。特馳乘傳，加錫上尊。高明令終，既疏封而告第；華結一節，已定謚而易名。孰知鄉國之舊居，尚缺禮祠之精舍。當職久司風紀，博采輿言，謂後人苟獲瞻其儀刑，雖異世亦將知所觀感。宜立書院而修其祀事，仍置山長以領其生員。庶幾人材之作興，可備國家之任使。誠非小補，是用申明。

黄溍《文獻集》卷五《送應教諭詩序》 古之爲師友者，非徒有所嚴憚切磋，其相與之際，至親且樂也。蓋大人之少也，既游於黨、庠、術、序，而其以賢能興於鄉也，必還使長而治之。逮夫老而不仕，則又朝夕坐於閭塾而爲之師，以教其子弟，歲時射飲讀法之事，莫不相與從容揖讓升降，酬酢奔走出入乎其間。士生斯時，自少而至壯且老，固未有久去乎學者。雖以公侯之貴任君師之重，爲士者

不敢以其尊而弗親之也。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由是言之，則其師友之親且樂何如哉！是以及其衰也，詩人猶歌之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蓋師廢民散，而流風遺俗有未泯也。古者學校之盛，非後世所及者，豈獨其道之隆、法之密乎？蓋亦相接以粲然之文，相愛以驩然之恩，薰陶鼓舞，優柔而厭飫之，有以興起其良心而成就其德性焉爾。今之士既不必羣居於學，主教事者又皆以資格序遷，而不能久於其職，不幸有如荀卿所謂子游氏之賤儒，且將盼盼焉疾視其長上，尚安望其親且樂耶？

黃巖應君署吾邑教官，以秩滿當受代。邑之人士咸惜其去，相率賦詩以道其離合之思，大篇短章，疊疊而不已，非其親且樂至於久而不厭，何以得此歟？予故諸生也，忝被官使，不得從先生長者之後，日與應君相周旋以寓其親且樂之情，竊喜應君之得於其人者爲不易，又以見夫士風士俗視他邑爲猶近于古也，乃爲本諸詩人之旨，以序作者之意，且志予愧云。

李存《俟庵集》卷一九《送吳景漢赴寧國儒學正序》 學之有正者何？曰：正不正也。謂之學已，猶有不正者乎？曰：去古遠也。夫學也者，教也，養也。古之教養也一，今之教養也二。何以二？曰：教則弦誦是已，養則廩給而已耳。廩士之有田，而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古今所同也。無力役、粟米、絲纊之征，則其食之也安。食之也安，則其習之也宜有成。然則今天下之名爲教者，大都有三焉：儒也，釋也，老也。彼釋老者，有田而無征，與儒者同。而儒者之出納，則刺史、縣令得以稽考之，部使者又稽考之，小有不當，則黜罰行焉。彼釋老者，有司未嘗過而問。其故何哉？曰：儒者所自取也，非有司之過也。儒何以自取？曰：彼釋老者雖曰方之外，其流猶或未盡私之也。至有乞貸以營贍者，又安肯私其所固有也乎？然則儒獨盡私矣乎？曰：儒之私也久矣，其有不私者幾希，是以見薄於有司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友人吳君景漢，嘗教諭桐廬、分水二邑，已今將往正寧之郡庠。夫寧國者，山川之秀，古今材德之輩相望而出，而又有憲府恒臨蒞之，賢公卿大夫日督而月勉，士氣之盛，豈有不正者乎，而需吾子之來也？吾姑發其設是官者之義於諸君子贈言之端以別之，而並欲吾徒之自反，而無久爲釋老下也。吳君蓋家學，其尊人嘗種松郭外以自居，學者尊稱之曰爲「萬松先生」云。

李存《俟庵集》卷一九《贈李叔陽之延平儒學學録序》 國朝之取教官也，往往以直學爲之基。教也者，喻諸道義而成人之有造也。教於一邑，則百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教於一郡，則千里之子弟賢不肖係焉，實甚重事也。而直學蓋出納之吝者。夫出納之吝，雖負販之子可能也，雖胥靡之子可能也，果何以試其才而俾之師夫人乎？吾嘗疑焉。

宗人叔陽年甫壯，學於家而聞於人。御史薦之，由是捧帥府之檄，録延平郡之儒學。將行，士友咸賦詩以餞，所以譽勉之者，亦何其藹藹然也。因謂之曰：吾子之得參教於彼也，似與夙昔旅進者不侔也。雖然，立賢豈有方乎？筐庫可舉也，魚鹽可相也，顧其人何如耳！況延平之爲學，先儒之流風未遠也，錢穀之算既不及於子，迎送之勤又不專在子。事有非是者，則明目張膽以糾之；藝有工拙者，則月較季攷以勸之。夫如是，濟濟乎其底于有成也者必矣。叔陽質甚美，工於詩，又善鼓琴云。

吳師道《禮部集》卷一四《送劉教授序》 天下之官卑而實貴者，無如學官。其名則師，其職則教。雖風紀之尊與爲禮，他有司固弗責以拜跽之節，羣居則坐者尚右，説經則聽者在下。官箴之所貸，吏責之所不加，雍容委蛇，亦何樂如之？彼任州縣者，則有奔走俯仰之勞，文法期會之責，固皆分之所當爲而不敢鄙厭然，視此則有間矣。往年余嘗慕爲學官而不可得，後忝與計偕末，第奉常，受一命爲丞，而見爲學官者被優異若此，未嘗不内愧也。抑聞由學官而改調者，例得簿曹，則其身之所處，前後頓異，計其遇事激發，未必不悔爲之，而有羨於昔也。

余來高郵，識教授劉大賓，其人莊重温讓，信能稱其職之貴者。時方以秩滿去，過余言别，將告之曰：「余欲子之官不可得矣。今子將舍子之貴而效我之所爲，雖然，得無悔乎？」或者語予曰：「大賓典教是邦，一新學宫，功最巨，當役廢並興，介然無所汚。去之日，財粟猶羨溢，以遺後之人。方受知羣公，用薦者去爲廉掾，爲省郎，不復俛首州縣間矣。」夫騏驥驊騮一日千里者，決不在凡馬之列。然則愚之昧於料事，而所以知大賓者不其淺耶？

貢師泰《玩齋集》卷六《送曹季修赴建寧路儒學教授序》 我國家統一海内，首崇學校，以厲風化，州郡咸設教授，其職視前代爲益重。然而典州郡者，亦嘗知教授之爲重乎？爲教授者，亦自知所以爲重乎？不知其爲重，故州郡輒以屬視教授；不自知其所以重，故教授亦甘以上官事州郡。此學校所以日壞，而風化所以日隳也。蓋詩書禮樂，教之具也。仁義道德，教之本也。舍詩書禮樂而

專錢穀，舍仁義道德而尚辭章，教授其復能自重乎？教授既不自知其重，而州郡又安知其爲重乎？況竊錢穀以苟餔餟，委辭章而事佚遊者哉！於是勾稽出入之防愈密，奔走逢迎之禮愈謹，而先王建學立師、尊賢養老之初意遂不可復振矣。

陳高《不繫舟漁集》卷一《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 仕於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化民善俗者，唯學校之職爲然。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子弟事，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書禮樂，使知廉恥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由於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爲治，不能爲善治。縣學之師曰諭。諭主教一縣，則爲職亦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輕授而下以慢爲。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日月，以希考選。甚者至縻廩庾之委積，而摭其贏以爲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其勢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爲教者，不過循當世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銳於進取，出爲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末，其于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矣！

同里劉君景玉，以(師)〔帥〕府檄爲婺之金華教諭。景玉明經而富於學，其智足以謀，其强足以立，敏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弊，盡己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玉嘗抱利器試於有司，屢爲其所抑。今居此職，宜若有不屑焉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加勤焉，俾教彰於一邑，聲流于四方，豈非予之望於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優爲哉！

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爲迂，而有識者以爲急。頃者寇盜煽孽，赤子化爲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兵戈殲薙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恒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於治化夫豈小補哉！景玉之行也，士友餞者咸相率爲詩，予故言教人之事爲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趙汸《東山存稿》卷二《送戴尚文赴句容縣教諭序》 休寧戴尚文試進士於鄉，在遺材之選，將以膺朝命主句容學官，自師友交游暨都邑之良，咸有言以贈之，其後出而別爲卷者，余復爲之敘。其言曰：士之貴乎仕者，非爲觀美也，將以行其義而已。是故官無崇卑，惟其時；材無大小，惟其志。二者一失所安，而苟焉徼榮名於旦夕，則君子有弗幸者焉。況夫以不足之資而蹈無窮之變，有不併其得於口耳者而失之也幾希。今校官秩雖卑，然邑大夫、僚佐在前，經師、弟子員在後。進有賓主之禮，退有師友之義。潔俎豆，崇明祀，得以致極其誠敬。謹晨昏，嚴朔望，得以修著其威儀。四方賓客之往來，觀風論俗，得以識時措之宜，窮政理之要，社稷人民，自可馴致，而出位之思泯。三年大比，修其舊業，賈餘勇於一第，而患失之念忘。於以事上治民，則定志以揆時，因時而立義，斯君子之道行矣。傳曰：「仕而優則學。」信乎非優於仕者，不足以言學也。又曰：「學而優則仕。」言乎非優於學者不足與言仕也。

矧尚文齒少而識明，業專而行敏，蓋優哉其有餘地者乎？尚文之尊父曰廷芳翁，昔者嘗學於鄉先生定宇陳公之門。始科詔行，陳公一領鄉薦歸，則著書授徒，終其身，類非以仕爲悅者。是故戴君隱居教子，從容深厚，率有異於常流，則尚文所以爲句容士大夫教者，固無待於他人言矣。或者以不得與南宮進士偕爲尚文惜，其言幾遠於義。故余托於仁者之後，誦所聞以爲君子贈焉。

楊翮《佩玉齋類稿》卷三《送孫生若淵歸南陵序》 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盡其學而歸。青餞之郊，爲之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遂返而受業，不敢言歸矣。夫譚固不足道，而青無乃過乎？不罄其學之所至以告其弟子，與不知其學之未至而去其師，若是者咸未善也。南陵孫若淵百里從師，未踰年而去之，其跡蓋有類夫譚者，然不知其師之學果盡矣乎？抑未盡乎？觀其心歉乎？其不敢自足，則其於師之學，必將樂而不厭，求而不止，非若輕去其師者已。其師，吾友也，不修其教於平時，而震其異於一日，如青之爲，亦吾友之所不爲也。若淵之歸，吾固以譚之事爲言者，懼夫人之以譚之事例若淵也。而況乎譚之所學者技也，若淵之所學者道也。道進乎技，技可盡而道不可盡。若淵其復來以就其道乎，勿徒去其師之亟也。

陳邦瞻《元史紀事本末・科舉學校之制》 時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説者謂治平可立致，集賢修撰虞集獨謂當治其源，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耳，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

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方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説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願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

宋濂《文憲集》卷八《送張編修赴南陽教授序》 河南張生翀奉旨自國史教授南陽，行有日，甫拜請曰：「翀也區區一布衣，遭逢有道之朝，獲肄業禁庭，鑾輿時幸而敕戒之，恩榮所加，喬嶽不足爲高，瀛海不足爲深。今者出典教一邦，思所以弘敷帝訓，甚懼弗稱，願聞一言以自勖者。」

予曰：「古者設五經博士以教授。所謂教授者，非官名也。以之名官，自宋慶曆中始然。有漕司所辟舉，或以兼官，或以士人，而猶未肄朝廷也。其命於朝廷，又自熙寧中始。夫教授之職，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其責實至重也。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

予曰：「未也。冶師雖知精鐵，必加陶鎔而後成湛盧；梓人雖知良才，必施斤鋸而後成宫室。知之何難？當思允蹈之爾。生之往也，取羣聖人之經，列弟子於堂下，啓之迪之，優之柔之，饜之飫之，使心與理相涵，事與心弗悖，庶幾材成而器良矣。生然予言否乎？」生曰：「然。」

予又曰：「未也。教道所施，貴在變通。譬之木也，視小大而加斤鋸焉；鐵也，察銛鈍而施陶鎔焉。一槩而視之，過矣。生之往也，各因材之清濁、學之淺深，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毋驟語以高遠，恐其凌躐而不遜也；毋使安於卑近，慮其苟且而自畫也；毋過於嚴厲，上下之情不能相通也；毋失於寬縱，長幼之節或致玩褻也；毋示之以非聖之書，防其遁而離也；毋習之以無用之文，禁其乖而有僻也。此六者，皆變通之事也。君子之立志，不獲高位以行其政令，幸而得掌教一州焉，亦不翅足矣。何也？政令能禁民爲非，而施教者乃使民自不忍爲非，人倫藉之以厚，風俗因之可移，顧有出於政令之上者，豈細故也哉？生能從事吾言，庶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生其往哉！思盡心焉可也。」

於是生再拜謝曰：「翀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予以生可進於道也，次第其語而贈之。

生字鳳舉，沉重有識量，研窮遺經而造其閫奥，出應《書》鄉闈，嘗占前列云。

宋濂《文憲集》卷二八《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强濂爲《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爲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産，是宜汲汲孜孜欲追躅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傅。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墜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

濂也不敏，幼即多病。若藝黍稷與肇牽車牛、遠服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閔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耳，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强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況《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讐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紲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而和之曰「某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俛首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邪，則所職何事？欲應之邪，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於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脩飭，亂髮被肩，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徒跣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臥，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絶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闔扉凝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貓

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遶室中行，或使小蒼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邃房曲閣可下關牡，未書半行，狙伺猿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産，乃不怨，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平生樸戇，視人世百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刀劍之慘；或鬬争紛不可解，則暗敦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邪？自料決不能與此輩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況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尋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悸，若杵擊下上，面無色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肩髀頹墜，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峯峻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茆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願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嘗日夜計之，與執事相契亦驩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讐。執事何爲欲强之乎？

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聃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號諸岐山之陽。岐山民疑之，羅彩鷸售焉。褚師持歸，誇諸人，人皆笑之。執事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

吾婺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閥閱之家多尊道德而賤功利，據案談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此是强，豈棄瑞鳳而愛彩鷸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僞真，況所謂難遇者邪？竊爲執事不取也。

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疎耳。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鄙衷之不可强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儻嬴之不置，則黄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亹亹隨人作上下邪？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七《中都稿・學古齋記》 國子生桐川郭審言分教臨淮也，顔其讀書之所曰「學古」。間過中都見余，求文以記之。余時承乏助教，義不獲辭，乃復之曰：

時非古而必學於古，豈非有可因而不可變歟？《周官》曰「學古入官」，是周不自爲古也。《説命》曰「學于古訓」，是商不自爲古也。以今觀之，商周非不古，蓋創於前者有堯、舜焉，有伏羲、神農、黄帝焉，所謂開物成務者也。降於秦漢及唐，恒以古之爲固而病其難行，繇是日趨於便，亦勢之使然耳。苟求其中正無弊，惡可不以古人爲法哉！嗚呼，古之人吾不得而見矣，其道則備於六經，故知幾莫過於《易》，辨事莫過於《書》，理性莫過於《詩》，正行莫過於《禮》，褒善貶惡莫過於《春秋》。此皆發於古人之蘊，孔子定之爲萬世法，炳焉與日月齊明。則學古者盡力於此，非若莊周虚無之宗，申韓刻削之習，蘇張縱衡之辨，孫吴權變之術，司馬遷、揚雄瑰麗之辭，舉不足以爲學者也。余之昏愚怠惰，既失於早歲，今雖欲進，則既老而莫能及焉。審言入官有日，將以成諸己而施之人，必習於一出一入之間，上溯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之相傳，無汩於諸説之爛熳，庶幾不壞其心術而徇乎一時之好焉。雖然，聖人之學古也，必本於信而敏以求之。信之不深，求之不敏，又何以知古之可學而極其所至乎！故反覆論之，終舉其要如此。尚勖之哉！是爲記。

審言生九歲喪父，大父仲銘鞠之。既長，好學，克自樹立，爲能守其業云。洪武十年歲在丁巳秋九月既望，櫜李貝瓊記。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董文昭教浦城序》 自洛學既南，徽國朱文公集諸儒之大成，道學之明，炳如日星矣。真文忠公雖後出，而能發明朱子之學，若《讀書記》《大學衍義》諸書，至今爲學者所宗，爲有國所崇。方之孟氏明夫子之道，蓋世雖異而事畧同焉。建之浦城，實文忠之故里也。文忠公之學，家傳人誦，非一日矣。故論道南之淵源，則始於劍而盛於建，而浦城又建之一理窟也。皇上重於育才，於學官必慎擇焉。吏部既試其才，必覆試於禮部，以觀其學，然後授以教職。蓋以師道之在是而模範之必正也。

予友董文昭，種學積文，亦既有年。今年冬，以有司之薦來京師，禮部試其文，吏部上之，遂以爲浦城教諭。予忝禮曹，因其來别，告之曰：文公先生昔守吾漳，北溪陳先生安卿實得其傳。文公晚歲，四方弟子益進，公倦於講説，惟使

質於安卿，公但首肯而已。文昭生北溪先生之里，而游文公之鄉，教文忠公之邑，益當思所爲教，以無愧於前修，以無負於皇上至意，庶乎人材可成，而教職可稱也。勖之哉！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一《送安陸學正劉謙亨序》　洪武己酉夏，某被徵赴京，道温陵，獲識劉君謙亨於友中。言簡而禮度，氣和而神朗，余固知爲儁偉之士也。別來且十年，聞謙亨分教邑庠，於弟子員多所成，又喜善於其職也。今年秋，用有司之薦來京師，銓曹試以經學，以謂校官以立師道，必重其選。於是謙亨得爲安陸學正。予觀君之儀矩足以爲諸生之觀法，君之文行足以爲諸生之楷模，其講授也，必以周、程、張、朱之學倡而明之，吾知師道於是乎立矣。昔者君子之教人也以身心，師道之立者，有其本也。後世之教人也以口耳，師道之不立者，事其末也。謙亨之教，能以本爲務，則夫人材之造就，風俗之丕變，當自茲始。安陸，楚之故都，昔稱夷俗。然江漢之德化，屈平、宋玉之文風，必有未泯者。雖兵革廢墜之餘，謙亨能作興而變化之，則今昔殆不殊也。勉之哉！

王行《半軒集》卷一《規喻》　爲器之難，莫難於爲車，以其方圓平直皆具也。然四者之中，方圓難而圓其尤難者。蓋方之用静，圓之用動。静有一定之安，而動必周流而無滯。苟圓有未至，則凝澁膠礙，轉焉而或尼之，不足以致車之用矣。圓之難爲如是，而車之用也未嘗闕，何也？有規以爲之藉也。爲圓而必藉於規，規其至圓者乎？規爲至圓，而其所由以圓者何所法也？亦必法於規耳。圓而必法於規，則所法之規，其圓蓋莫加焉。是規也，惟能取法於前，斯能爲法於後。無異於人之學道也。人之學道，必有所師者異於常，則其爲師也足以法矣。

北郭王光菴先生，吴中之碩師也，其聞望德業，蓋所謂爲圓之規，而張肯繼孟實師事焉。凡其道之所宜知者，繼孟無不以叩；道之所宜行者，光菴無不以應也。於是繼孟之所造日以深，所得日以富，所持日以嚴，實日以積，聲日以著，爲規之任日以歸。其任其實既已臻輪扁之妙，今將之徐氏之賓席，則取法之者將益至，致夫明體適用之功者將益成，而所謂法於人者將益有徵矣。於戲！圓出於規，而圓復可爲規，則圓之用無盡。學出於師，而學復可爲師，則學之傳不窮。是皆以其成己者成夫物也。以成己者成物，則天下無不可爲之器，亦無不可行之道矣。作《規喻》。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四《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禄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啟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脱乎齒而眾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兹歟？不患乎禄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顔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啟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眾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八《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没，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

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孀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暕與其弟暉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暕、暉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没少異，若暕、暉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

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王叔英《靜學文集・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

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己知，內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又同侍黃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强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嘗强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況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

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七《送王教諭之象山序》 王效先嘗從學海桑先生陳公，於予爲同門。始余事小學，效先已冠，下筆爲文章，滔滔也。效先學成，余亦漸長，各東西散去，不相見二十年。今余竊禄近侍，效先以佐教分宜縣學滿三考，上京師，得握手相勞苦，申間闊。雖效先論議志意不改於昔時，而斑白照映，容色枯槁，於是其年五十餘矣，則思余之年，亦非壯也，而學無一進，徒然濫士名，玷時寵，上不能有裨於時，下不能措其身於寡過之地，念先生之不作，撫去日之如流，其何能不有動於中哉！效先雖棲遲下位，是來也，有司上其功，天官最其能，陞象山教諭。夫施於事而有稱，受於上而無怍，余豈能無愧歟？

然古者學校之教，文藝末矣。而今論學校之士，往往視其文藝而高下之，而其最下者，有廩養十餘年不能吐一辭，此豈其資不及哉？蓋師道之不立。師道之不立，則講學不明。講學不明，則士不審於趨向。欲振起而作新之，必自師道始。師道立，則講學明。講學明，則士之趨向定。雖欲追蹤古之人爲無難，而況文藝之末乎！往哉效先！尚本諸其身乎！本立於己，而謂有不行於人者否矣。效先行，求余贈言。余重同門之義，故書今之所急務者以告，效先亦有以處我乎？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一《贈陳教授歸臨江詩序》 臨江陳孟浩，永樂十六年李騏榜賜同進士出身。凡進士發身者，其初授官，內爲六卿之屬，爲御史，爲行人，外佐方嶽，佐郡宰。百里之邑，中人以上者爲之，暮月間率能見設施，起聲譽，下者輒得濟其私欲。孟浩所存心，一不在是，初嘗授職，言於吏部，願得教官，遂奏授長沙府學教授，已而改蘇州府學。夫教授非有政務之繁，簿書期會之叢脞，日所親比者俊秀逢掖之徒，所談説者周公孔子之道，脩齊治平之方。蓋職於化俗而育才也，非學之明、志之有守，固不樂就此。於是孟浩之學與志可知已。孟浩所至，盡心教事，其學者率有成效。而耿介之操斷斷然，非公事未嘗一涉跡郡守之庭。郡自守以下至於耆耋之民，皆譽之曰賢。吏部考其九載之績最，將奏陞官，孟浩再三言老且病，願得致事歸，不願得陞也。吏部察其誠，遂奏遣歸。孟浩時年六十有五，志力彊固，精神未衰也。昔伏生九十，猶彊授經掌故，孟浩固不可彊乎？其殆審《大易》進退之幾而安老氏止足之分乎？於是士友有作圖贈其歸者，給事中康中正以求予言。余於孟浩故相好也，遂作詩贈之。學士君子於孟浩故者，亦繼作焉。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周公明赴長洲教諭序》 黃岡縣學教諭周先生公明，以九載秩滿上吏部。吏部考其績在優等，循例將陞教授於郡學。先生以老且病乞仍舊任，於是改教於蘇之長洲。鄉之士夫相與賦詩爲別，而徵予序其首簡。

夫學官之秩甚卑，而其任甚重也。今天下郡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然求其道之能立而稱於其職者鮮矣。韓昌黎有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然必身能行道，然後可以傳諸人；己充於學，然後可以授於徒。今之任學校而能稱其職者幾何人哉？此師道之所以鮮能立也。於乎！師道之不立，而求學校興、人才盛，其可得乎？先生以家學之懿，於《詩》《書》百氏無所不通。而老成端厚，言動恂恂，皆可師法，蓋所謂道之行於身而學之充乎內者也。故其職教

四方，所至士陶其化，爲時聞人者，先後相望。矧蘇爲名郡，昔胡瑗嘗教授於此，至於今，其人士猶仰其流風餘韻於數百載之下。而先生之弟學正公又嘗施教於是邑，能卓然以師道自任。吾知先生之往也，譬若駕輕就熟，無所用其力，而於興賢育才之效，可坐而致矣。則其師道之傳，教化之盛，將與胡瑗並稱於悠久，豈徒推重於一時而已哉！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贈湯司訓序》 湯禮文儀以薦來北京，授宣城訓導，徵予言爲贈。

予惟訓導以官則卑，以教則重。有師道之責，學至於爲人師，其責重矣。爲訓導者，苟知其所重，則必不敢自輕，必將謹其爲師之道。夫師者，模範於人者也。以一人而模範於一齋，以一齋而取法於一人。行己操執，必循乎軌轍；進退周旋，必合夫矩度。所以昭德揭義，使人觀感聽服而成化，雖云一齋之小，而繫乎人材養育之效爲甚大。何則？夫生員由鄉學而貢大學，亦有即登科第、躋膴仕、馳令名者，要皆乎昔師友講習學問有以培植其根本，非驟進而遽至也。其爲人之賢否，一皆由於教迪之功何如耳。由是知訓導之教，於學校人材爲最切，不可以凡近觀之也。今文儀任訓導，處師之責，其知所以自視之重，則必不爲苟且之教。當博學洽聞以充於己，推其所有以及於人，謙卑以自牧，和順以接物，相率以仁義之歸，而不爲尋常因循之習，則人材孰有不成，教道孰有不至哉！若曰己之所任者小，無係於大，非但人材無所成就，於己之工夫亦復茫然矣。文儀年富力强，資質温謹，可以造道。予之所望之者，非特於此，尚欲其勉進於聖賢道德之懿。若惟安於是而不加於自勵，此則非予之所望也。

文儀曰：「敢不拜教。」遂書以爲贈。

胡廣《胡文穆公文集》卷一二《送彭子斐訓導毗陵序》 漢儒傳經，以顓門名家，得立博士。自非顓門者，不得立學官。故治經者競守其師説，牢不可易，謹其傳而重其所由來，往往傳至數世而不輒替者，以此故也。士之列於博士學官者，彬彬多文學之士，有仕至郡守、大中大夫、諸侯王傅相，與爲丞相、列侯者，則其效不亦盛乎？予鄉自宋元以來，衣冠故家以經學相承，世其家，顧不改其業。士之從學者，必指顓門而趨。其未有師承者，亦莫之從也，蓋猶有古之遺風歟！夫摳衣請業，且猶恥非顓門，而況於立博士學官者乎？世之博士學官，舉得顓門宿師以爲之，則人材何患不興，教化何患不成？大要經明而後德立，德立而後才充，施之於用而無所不宜。苟舍經而求士，譬之去舟而求濟，釋鍾以求穫，烏可得哉！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七《師友説》 宜章彭先生友諒分教蜀之温江，既滿入京，調安成。眾咸謂予安成人，能無言耶？予曰：然。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夫所以爲教者必由於是，而後其教行。其所以爲學者必由於是，而後其學進。是故爲師者道既充矣，而必爲人傳之；業既廣矣，而必爲人授之；惑既釋矣，而必爲人解之。彼不吾求也，不吾受也，不吾問也，是自棄自暴者也，絶之可也。爲弟子者，道不足於己，必於師而求之；業未成於己，必於師而就之；惑未釋於己，必於師而辨之。彼不吾傳也，不吾授也，不吾解也，是爲己而非爲人者也，去之可也。夫如是，則爲教者誠而爲學者篤，其能相與以有成也必矣。若夫爲師者靳惜閉固，非有重資厚幣足以動人者，未肯一輕示之，而輒絶之；爲弟子者怠惰玩愒，非有誦習可以速成者，未肯一輕從之，而輒去之。是則爲師者不知所以爲教，爲弟子者不知所以爲學，其能相與以有成者鮮矣。

弊邑雖小，而士多好學，雖深幽僻遠之地，絃誦之聲相聞。會處之際，論文賦詠之外，不及乎其他，故子弟多成其材。況學校有廩餼以養之，有師長以教之，有有司以勸督之，得專心一志以由於學，而不暇乎他所務，則其所以成乎其材也，抑又易矣。夫以好學易成之材，而又得如先生者以爲之師，將見士之彬彬然出於一時而盛於往昔時者無疑矣。予故道師弟子之所以爲教與學有成與否，以爲先生贈者，所以激勸乎邑之士子，而有望於先生以成之。先生必有以副吾望也。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四《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爲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況於温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爲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爲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爲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爲弟子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

先人教鄢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爲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宫，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羣士試教職之選於大

廷，名出，而秉節又爲首冠，遂授南宮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爲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啟諸生之蔽惑，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於南宮者，珠聯璧合，彙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七《送歸州尚司訓序》　天以是理與人雖同，而覺有先後。先覺者，以其所覺覺後人，故謂之師。師者，天理民彝所自出，而人之邪正由之，是其任豈易云乎哉！自古師道廢，師之所以覺人、人之所以受覺於人，或出於異端他岐，而不由於天理民彝之正，是則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國家建學立師，所以教人者粹然一出於天理民彝之至正，而異端他岐不得以淆其間，師道之復古，於是乎在。

正統元年春，聖天子龍飛之初，天下士抱負其業來試於春官者，於時濟濟，僅千人焉。主司既取進士百人，又取其文學之通粹者四百餘人，以補教官之缺員。保寧尚志以四百餘人之一擢授歸州儒學司訓，監察御史姚君克修於其行，且屬余言以爲贈。

余嘗論爲師之道，不過以己之所得乎天者以覺乎人而已。得乎天者如五品人倫是也，師舍是無以教，子弟舍是無以學。御史君嘗稱尚志之爲人，資稟篤而學問正。夫質以本之，文以輔之，不雜乎異端，不惑乎他岐，是可以爲人之師矣。尚志到官，其思無負於御史君之所知，必正其身，必進其學，俾天之所以與我者既求知其理，又求踐其理，將見歸庠士子皆得以啟其蔽而闢其途，豁然獲覩斯道之光明，坦然率循乎天理民彝之正，他日以若輩人備國家之任用，必能推其學以忠乎君而愛乎民，於時尚志師道立而善人多，可以追蹤於古之爲師者矣，慎勿爲異端他岐所惑哉！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劉司訓原潔赴舒城詩序》　君子何仕爲最樂乎？曰：莫大於任師道以作興賢才也。孟氏以得英才而教育之爲君子三樂之一，而地大民眾不與焉。以是推之，則爲師之樂，雖加之以九命，食之以萬鍾，有不足以易者。蓋爲師之樂得於內，九命萬鍾至自外。自外至者，詎足易其在內之樂哉？然今之有志於進士之舉者，往往蹙額於師儒之擢，何耶？彼蓋不知樂其所樂也。吾於原潔之司訓舒城也，安得不舉其所樂以告之哉？

夫爲儒者而得升師位，其心既無政事之繁、利害之慮矣，又道在己，而章甫逢掖之士莫不從之，以講求夫《詩》《書》六藝之旨，質問夫義理之疑，使己之所明者得推以覺乎人，人之所蔽者得從而決諸己，業於是乎有傳，德於是乎能進，其爲樂於己，何以加焉！苟己無可師之道，則其爲師也名而已，實則未也，人之師之也貌而已，心則未也，何能有其樂哉？故君子之爲師也，必求盡其道。爲師之道，豈誠難哉？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師道之存，固不外乎進學之功。進學而不已者，何患不得其所樂哉？

原潔治《春秋》有年，學勤而志專，秀外而實中，固足以爲人之師。舒城之士多瑰偉而嗜學，必喜於得吾原潔爲之師，其師弟子相得，自不能不樂矣。吾猶欲原潔加温故知新之學者，蓋將必其爲有道之師，以樂夫君子之樂也。原潔吾邑人，姓劉，名清云。

徐有貞《武功集》卷一《蒙學稿・君師論》　天下何治？有君矣。天下何教？有師矣。天下何君師？王天下者任天下之君師矣。夫天之降斯民也，能生之而不能治之，故作之君以治之。能性之而不能教之，故作之師以教之。君師，天下所宗主而表儀者也。有君師之德，而後能盡君師之道。有君師之道，而後能盡君師之職。德也其體，而道也其用。體全而用備也，然後天事修而民生遂，天理明而民心順，而君師之責始塞焉。故曰：「一民不安，非治之善也。一民不誼，非教之善也。」治教之不善，君師之過也。

惟昔聖王知其然，於是夙夜孜孜，敬修其躬，以明其德、凝其道，而治教乎天下之民。民之有口腹之嗜也，則養之以牲穀而不使其饑；民之有形體之便也，則被之以布帛而不使其寒；民之有土處之宜也，則營之室廬城郭之固而不使其憂；民之有筋力之施也，則分之井牧工業之均而不使其勞。謹其司牧，厚其撫字，驅其盜賊，除其暴戾，一以去其害而存其利也。因其有仁義禮智之性也，則篤之以五典之敘；因其有吉凶賓祭之事也，則隆之以五禮之秩；因其有俊乂慈良之美也，則昭之以九德之要；因其有才技聲文之習也，則進之以六藝之長。游之學校，章之宅里，觀之燕射，勸之風歌，一以格其惡而導其善也。《書》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之謂已。於戲！是誠知天之生民之德也，民之生於天而治教之在己也，是誠知任責之大且重，而不敢易之也。

然則後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也？彼受月直者之爲人牧羊豕也，失牧則斥；受束脩者之爲人訓子弟也，失訓則逐，而況其大者乎？今夫王者之命於天也，其所受則有四海之富，其所牧而所訓則有億兆之眾。且民之與王，

固皆人耳，惟以其能治教乎己也，故尊之而爲君，仰之而爲師。尊之爲君，尊之至也；仰之爲師，仰之至也。尊之至，則其治之亦必至矣；仰之至，則其教之亦必至矣。乃或不能治之而反害之，不能教之而反敗之，則是棄天之所命而負人之所尊仰也，斯其爲失也亦甚矣。噫！後之王者，奈之何負其責而不知求其道耶？曰：然則求之奈何？曰：亦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而已矣。求之上古帝王之盛者，則莫若堯舜也。夫堯舜，誠有君師之道德，而能盡其任與責者也。而傳之又有心法在焉。何謂心法？《書》所謂「精一執中」是也。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繼而傳之。夫所以三代繼王而同一揆者，無他，以此也。故曰：得聖人之法者，則有聖人之道矣；有聖人之道者，則有聖人之德矣。有聖人之道德者，則亦有聖人之功業矣。於戲！後之王者有其任而不知其責，不可也。知其責而不求其道，不可也。求其道而不求之堯舜，不可也。求之堯舜而不求之心法，不可也。

或曰：「夫君師之任固王者有之矣，而王之治教乎民，則有司徒典樂百執事之人在，天人之責，奚獨在於王耶？」曰：「不然。夫治教之官則固有其人矣，然孰選而命之乎？是固在王矣。天命王，王命官，王任治教之道而百官任其事，王任則官任矣，王不任而官任者無之。是故任則王之任也，不任則王之不任也。今舍此而責之彼，則將使後之王者尸其位而廢其道，負其任而忽其責，幾何而不爲大亂之道也？於戲，是焉可論君師之道哉！」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題彭御史教官箴》 右《教官箴》，監察御史彭勖祖期之所作也。祖期以建寧府學教授舉爲御史，奉敕提督學校於南直隸，因作箴以貽部内諸教官。長洲教諭蕭欒彦清得而裝潢之，揭於座右，請予爲之題識。

其箴大意主乎嚴與勤爲教之則焉。余覽而歎曰：祖期其能奉承朝廷之意哉！彦清其能奉承使者之意哉！能奉承朝廷之意，斯得使者之職矣。能奉承使者之意，斯得教官之職矣。雖然，余聞舜之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朱子《白鹿洞學規》亦曰：「嚴立課程，寬著工夫。」夫敬與嚴之於施教，亦既至矣，又何寬之云乎？蓋聖賢之教人，固將以成其德而達其才也。成德而達才，豈急切之能爲哉？故必從容誘掖而漸摩薰陶之，不求其近功而求其遠效，不責其小就而責其大成。夫然後有以變化其氣質，而深造乎道義，上才既得極其所至，中才以下亦可自勉而進。是故教之者不以爲易，而學之者不以爲難。然則寬也實所以濟夫嚴與敬也，施教者必其嚴敬以立法，而寬以濟之，使學者有所持循而進可也。不然，吾恐其用心雖勤而造就之不廣也。國家之於學校，其立法嚴矣。然士由總角而入，學必至於冠，至於强壯，始責之學成而仕以用焉。此其教育之意，固未嘗不寬也。彦清於是尚其兼而體之。

然斯言也，豈特爲彦清告哉？雖以告夫使者與凡爲教官者可也。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設學校以立教下》 《禮》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故居是官者，人人自奮，既皆以道自重，而一時公卿大臣、藩臬守令亦皆重之。人既樂爲之，莫不謹身飭行以示教，嚴立規範以爲教，善人多而風俗美，朝廷得人之用，皆由師道之立也。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所謂教法者蕩然矣。臣竊以爲，國家要務，莫急於儲賢。儲賢必先於教養，所以代君以施教養者，師儒之職也，其任若輕而實重。自今宜如宋人，慎重其選。假如一府並其州共有十學，該設教官三十五員，不分教訓職名，一郡所選教官，苟足以分攝各學，不必備員。朝廷既遴選其人，不肯輕授，人得之以爲難，自然貴重。官既不多，所以供億者稍足，而彼亦不厭其禄薄矣。仍敕有司申明憲綱，以禮待之，坐以聽講，不行跪禮。違者坐以風憲失職之罪。如此，則教官得人。教官得人，則生徒充業，而國家有得人之效，所以成世務、壽國脈，此其基也。【略】

夫國家之治，由乎政事修舉。政事修舉，由乎人才衆多。人才衆多，由乎師道得人也。必欲師道得人，必須推訪延聘。然今日儒科大興，士樂仕進，而草澤遺賢固有，然不若在學校科目者爲多。請就今科貢之法，以行古推訪之意。今制，於進士乙科中取州縣教職，於教職秩滿者選太學師儒。行之既久，固難頓革。今後遇有博士、助教等官員缺，與其非人而濫授，不若虚其職而攝之爲愈也。許令執政及近侍臣僚具實保薦，天下郡縣教官果德業充備、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然後授之，不必俟其秩滿也。會試所取，苟文理平通者，即列在乙榜，不問其願否，但年三十以上者，俱送太學，俾其坐堂半年以上。公堂試中三次者，具名送部，仍留在監，食廩肄業，遇缺挨次取選。其歲貢到監有願教職者，免其雜差，三次考中者，送選如舉人例。如此，既不失朝廷之制，而於程氏之意亦庶乎得之矣。【略】

朱熹謂：「古之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臣竊以爲，仁義未嘗不利，士之自學校而升之大學也，或以歲貢，或以科目，或以大臣之子。其所以游太學者，養之餼廩，處之齋舍，臨之以師儒朋友，約束之以法制規矩。彼果何所爲而來哉？固將以希禄食、干爵位，以爲父母之養、鄉里之榮，以行己之所志也，其心未嘗無所利。苟無所利，孰肯去鄉井、捐親戚以從事於客游哉？但在上之人所以處置之何如耳。爲學莫大於明經，立身莫先於忠孝。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資限以抑其躁，有考校以試其進。如是，則凡在學之士，彼以利而來，吾以義而教，彼能行吾之義，則彼所謂利者從而得矣，則天下之士孰不願游於吾之學哉！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七八《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

程子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臣竊以謂：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必欲得賢才以正風俗，而一道德又其本也。道德不一，則人執私見，家爲異說，各道其所道，德其所德，不相統一矣。必欲道德之一而咸惟中正之歸，則又在師道之立焉。立師道以脩學校之政，俾其掌天下之人材，考正經典，講明義理，以一人心之趨嚮，期於道德之一、風俗之同而後已。所以然者，非得夫程子所謂「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曷足以當茲任哉？惟我祖宗，建學立師，教育人材，一以《五經》《四書》爲教學之具，凡今布列中外者，孰非明先王之道之士哉！今日班行之中、縉紳之列，未必無其人也，盍加推訪？其間有德行文學聞望素著，冠於一時，爲內外所推重者，即僉舉以聞，命以師儒之首秩，俾之自擇其屬，必得如程子所謂「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以充其選。而又於大臣中，特命一人典領其事，如程子所云者，授以璽書，責以提督作興之任，俾其率領羣儒詳立規條，一本程子所上劄子以爲準則根據。學校所施行者，必太祖皇帝所定之學規。士子所誦習者，必太宗皇帝所頒之書籍。參諸古典，酌以時制。凡夫學校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節目次第，門分條具，以爲一代教養之法，既行之太學，又頒之天下。如此，則施教者有成效，受教者有成德，而推其所得以爲教者，皆有成法而用之無窮矣。要必就其所教多士之中，差其果於行事者，用以釐百司之務；擇其深於道義者，留以爲太學之師；散其明於經訓者，分以掌州縣之教。而州縣受教之士，又以其所受於教者之教，以卒業於太學，以分任於有司，以推教於他人。彼此承傳，後先授受，同此《詩》《書》之習，同此道德之歸。朝廷之政教，此道此德也；官府之禁令，此道此德也；百官之職業，此道此德也；學校之功課，此道此德也。道德既一，風俗自同。立德者不索隱以行怪，行事者不謀利而計功，爲學者不駕虛而翼僞，脩辭者不厭常而喜新，居官者不黨同而伐異。渾渾乎和平温厚之天，坦坦乎大中至正之域，世道至此，雖唐虞三代，不是過也。由是觀之，治天下之道，莫大於正風俗。正風俗之要，莫切於一道德。程顥一世大儒，言於其君，欲其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臣敢昧死援程顥之言，以爲九重告。

丘濬《大學衍義補》卷八〇《治國平天下之要・崇教化・崇師儒以重道》

天下不可一日無師儒之功。然師必以儒，儒必以道，然後可以立規矩於一時，垂楷範於後世也。彼異端眾技亦皆有師，然師不以儒，儒不以道，豈足以繫天下之心而聯天下之俗哉！此人君所以有志於三代之英而徯大道之行者，莫不崇儒重道，立爲師表，以正天下之人心，以成天下之治化。【略】

周武王之於師尚父，欲有問焉，則以師禮尊之，而不敢處以臣位。而師尚父知道之在己也，亦不敢輕屈其道，必以師道爲尊，忘其身之爲臣而君之爲君也。君忘其身之爲君，以道在臣也。臣忘其身之爲臣，以道在己也。古之聖君，其尊師者如此。非尊其人也，尊其道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道。不得其道，則無以爲治。然不徒求之，求之而得其言，則又惕然恐懼而推演之，以爲銘焉，用以朝夕警省，欲其常接於目，每存乎心，而將以施之天下國家，而爲子孫千萬世之貽謀也。此無他，予之者不輕，受之者知重。知所以重，則不輕視之，而兢兢業業，惟恐不能保守而或失之也。【略】

道出於天，德得於人，人人皆有，初不以貴賤少長而有異也。但所稟者有偏全，所得者有先後，故齒之長者先得之，稟之厚者全得之。我雖有之，然或有所未盡，故於其齒之長而得之全者，尊敬之而不敢慢，好樂之而不敢疏，惟恐彼之不我親、不我告，而我終焉如此而已也。夫然，則吾擁是虛器於臣民之上，則人將有負乘之譏，彼其之刺，何以成治功而保先王之基業，而貽厥子孫之孫謀歟？此古之帝王所以尊德樂道而敬夫黃耇之老、老成之賢，必先學焉而後臣之也。噫！人君之尊德樂道如此，則凡得於聽聞觀感之下者，孰不敬賢而重道哉！【略】

昔人有言：「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爲先也。」高皇帝雖在倥傯，猶能修其祀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學校，而獨未聞釋奠之禮焉。明帝行鄉飲於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

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略】

孔子爲儒道之宗，萬代綱常之主，上焉而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賴之以明。不有孔子之六經，則所謂十聖人者，世之人或有不得其詳者矣。孔子以身立教，以言垂教，使天下後世知有彝倫之理、中正之道，君子得以聞大道之要，小人得以蒙至治之澤，一皆吾聖人作經垂訓之功也。是以帝王有志於盛德大業者，固皆崇重其道，則雖幼冲之君如漢平帝，不學之主如周太祖，多欲之君如元武宗，皆知所以崇重焉。可見天理之在人心，其所以秉彝好德者，初不間於智愚賢不肖與古今也。矧夫聰明睿智之君而處夫崇高富貴之位，且又當夫重熙累洽之時，可不知所以崇重之哉！雖然，與其崇聖人以虚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唐玄宗謚聖人以「文宣」，似矣，然而麾聚瀆倫，聖道安在？宋真宗加聖謚以「至聖」，似矣，然僞作天書，聖道如何？臣故曰：與其崇聖人之虚名，孰若遵聖人以實理！【略】

自《禮經》有釋奠於先聖先師之説，唐貞觀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於聖經，以爲先師，從祀先聖廟庭。至宋神宗，進荀況、揚雄、韓愈於從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專於一經。其後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雖是羣姦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經義》之功。理宗崇尚理學，列周（惇）〔敦〕頤等七大儒于從祀，後又兼秩司馬光、邵雍，蓋以此九儒者，重明聖道，俾大明於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諸儒，如荀況之性惡，揚雄之詆身，王弼之虚無，賈逵之讖緯，戴聖之貪殘，馬融之荒鄙，杜預之短喪，多得罪聖門者，其間純正如董仲舒者，顧不得侑食。至於元天曆中，始秩祀焉。我聖祖開國之初，首去揚雄之祀。正統改元，用言者從祀吴澄。後又以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列在從祀。此數儒者，皆於經有發明之功，故特祀之。夫從祀於孔子之廟堂者，必其人於孔子之道有所合而無所愧，然後可以與焉。不輕與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略】

哲宗視國學，或謂吕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帛之賞，後日何可繼也，政恐惜費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謂至論。蓋天子視學，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爲美觀而已也。蓋學校禮義之所在，聖賢道德之所宗，萬乘所以必親臨之者，所以崇儒道、敬先師、作興人才，以爲世道之故。而或者乃欲望爵禄之賞、金帛之賜，何所見之小哉！蓋君子之所重者道義也，小人之所嗜者則在於禄利焉。荷君之恩，付我以師儒之任，兢兢然以不稱厥職爲懼，賴主上之寵靈以光賁我學宫，崇重乎師道，而吾之所感荷者，雖九錫之榮、萬鎰之富，不足以彷佛之矣。一階半級、匹帛銖金，焉能爲有亡哉？萬一君恩以吾教訓之有方，講論之明切而有錫焉，受之可也。我聖祖初得天下，首建太學，車駕屢臨幸焉。列聖相承，率循是道，命坐賜茶，兼有衣幣之賜。錫以璽書，以勉勵我師生者，諄切詳悉，往往勉以聖人爲學之道，期以帝王作人之效，用鋟於梓。士子入學之初，俾之莊誦佩服，士習丕變，人才彙興，有由然哉！

黎淳《黎文僖公集》卷一一《送資縣學教諭魯國英序》　尊師道所以隆治道，隆治道所以立人道，立人道所以延世道，古之善爲天下者皆然也。嗟夫！横經講堂，冀其受業解惑；負笈鄉序，望其幼學壯行。模範之責，關繫特重。今乃苟且，付諸希世句讀之士、助邊芻秣之人，俾爲模範，則師道弗尊矣。師道弗尊而欲治道之隆，人道之立，世道之延，不亦難乎！古之善爲天下者不若此簡略，是故我聖天子奮發宸斷，敕有司曰：「自今郡邑師長，必取諸進士乙科，優其禮待。有政蹟者，超等擢用，弗輕授。」我朝著諸卿，爲國遠謀，合議曰：「凡教授、學正、教諭師儒正官，必副榜乃可任。外此進者，第官訓導，爲副貳。」我四方鄉校青青子衿心欲求道者，又皆顒望曰：「安得科名儒來爲我師，使成德達財有託乎？」此事理之當然，人情之必有者，君子爲治，不可不知也。

華容魯俊，字國英，吾兄子清翁館甥也。國英之父德馨翁，幕賓雲南衛，致仕家居，偕吾兄友善，締爲婚姻。而國英領成化丁酉鄉薦，戊戌舉進士乙科。方其别家時，德馨翁囑之曰：「我夫婦老矣，爾弗卑小官，當及我健時霑一命。」吾兄亦曰：「人子於父命，當謹奉。」故國英既舉乙科，義弗敢辭，遂拜成都資縣教諭。自國英言之，爲官有命，其禄食雖稍薄，自資縣言之，爲政得人，其士風則甚厚矣。

國英謙和有禮，聰敏好學，恭謹外順而貞介内嚴。自爲諸生至登俊選，居其上者無不愛敬之。今教資陰，吾見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所謂師道之尊在是；教化行，風俗美，所謂治道之隆在是；彝倫敘，紀綱正，所謂人道之立在是；法垂後賢，久而弗壞，將來者皆襲其餘澤，所謂世道之延亦在是。秩滿九載，報功於朝，或簡牧州縣，或超遷清要，無乎不可。國英勉之！惟師道立則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此誠我聖天子及我朝著諸卿及資陰諸弟子所深願而必欲

得者，國英勉之！

國英之行，鄉紳京仕者求贈以言。吾老矣，不樂以文章誇人兒輩，乃謂若韓昌黎之於李漢、朱文公之於黃勉齋，皆有言贈，矧羣從乎？於是乎書，且遠期之云。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〇《送教諭劉君之桐廬序》 臨江劉君本淵嘗典教於齊，以喪去職。服闋，改嚴之桐廬教諭。進士俞君益之屬予言以贈其行，曰：「劉君所欲得也。」嗟乎！劉君何取予之言哉？謂予從大夫之後，姑欲得一言以爲重耶？今之冠冕服黼而立乎朝者濟濟然，若予之屑屑，即署其言，固不足爲軒輊也。謂予嘗從事言語詞章耶？今之儒學宗工，希班馬而追屈宋者，所在森立，若予之樸鈍枯朽，固不足與名流並騁也。劉君何取予之言哉？益之曰：「劉君欲得子之言者非他，以子能直以告人，冀得一言以自勵耳。」予曰：是則有之。然予常直以告人，或媒怨而召怒者有之矣。劉君顧有取焉，予請直言今之爲教之弊，以爲劉君贈。

夫道之在天下者，存夫人，則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見於用，則爲禮樂刑政、數制事爲之具；載於文，則爲《易》《書》《詩》《禮》《春秋》之經。主宰斯道者，君與相也。明斯道以淑諸人者，師儒也。故師儒者位雖卑，祿雖薄，其責任之重，則與君相等。世之坐絳帳而臨青衿者，大率以師自命，問其官，則曰師儒也；問其教，則曰科舉之業也；問其功，則曰科貢無乏而免有司之鐫誚也。嗚呼！明道而淑諸人者，其責任如斯而已耶？人材風俗之所以衰且弊，職此耳。桐廬名邑，俊彦所生，猶名材之產於鄧林焉。若杞梓，若楩楠，若魄旄豫章之屬，羅生其間，苟得賢師以培之植之，異時干霄聳壑，棟明堂而柱清廟者，詎可一二計哉！劉君往矣，明道而淑諸人，邑之俊彦所望也。由今之弊以求免有司之鐫誚，而於道無明焉，豈其所望哉！以是爲劉君贈，可乎？

益之曰：「唯唯。」遂書以贈之。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〇《送李先生典教安陽序》 新會李君勉恕學博而行美，弱冠應粵省鄉試，主司得其文，異之，置諸高等。會試中乙榜進士，擢安陽教諭。將行，秋官員外劉君宗瀾偕同鄉之士往餞之，且屬予言，以爲李君贈。

夫韋布之士，一旦釋褐坐講堂之上，衿佩森如，北面環立，而質所疑，師儒之職亦榮矣。雖然，能盡師儒之道，乃不失其所以榮。不然，其榮也祇見其辱也。昔錢思公有言：「自宰相以至百執事，皆可以他材爲之，惟翰林學士，非有文學者不可爲也。」嗚呼，豈惟學士哉！師儒所係尤重，可以他材爲之乎？非學問之該洽，不足以應人之求也；非制行之峻卓，不足以爲人之範也。兼是二者無缺焉，其於師道庶乎無愧矣。一有未至，雖欲抗顏以爲人師，彼雖貌事之，而心實藐之，惡在其爲榮也？古之以師道稱者多矣，若文中子講道河汾，而王珪、魏徵之徒北面而問道；胡翼之教授湖蘇，而錢藻、范純仁之徒皆出於其門。二子之所以爲教者，詞章云乎哉？蓋必有其道矣。故距今數百年，聞其名，道其事者，景仰之不置，其榮也蓋如此。

李君以碩學粹行舉於鄉，選於有司，固宜爲人師者。而安陽之士亦皆明睿而好學。夫以明睿之才而得宜爲人師者以教之，異時必有如王、魏、錢、范者出焉，蜚英聲，垂茂實，以建勛庸於國家。後世推其師友淵源所自，則李君之榮名，將與文中子、胡翼之儷美於無窮，豈榮於一時而已哉！此宗瀾與安陽諸君子之所望也，故書以爲李君贈。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貳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撲之威、錢穀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爲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否，其務爲至約。學諭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月食廩三釜加二焉，其祿爲至薄。職之清疑於冷，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才者弗安也；祿之薄疑於簡，賢通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爲，其失之也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可泛且輕耶？

考亭之學，今爲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知舊問答備矣。門户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爲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胸中，而日從事於此，爲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爲己之意，則學有實得，材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

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予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偕諸知己

咸賦詩贈之，而予序之。

莊昶《定山集》卷七《贈司訓洪先生秩滿序》 甚矣天下之師不一也！有心傳之師，有講說之師，有句讀之師，有位號之師。位號之師，非弟子之所願學，上有所命而下不得以不從者，若今胄監與夫郡邑之師是已。句讀之師，操持鉛槧，析句分章而鼓弄雌黃，而於義理若罔聞知，若今之所謂村學究者是已。講說之師，坐擁皋比，明白義利，毫分縷析，無少差謬，若朱子所謂已落第二義者是已。惟心傳之師，則有不然，真乘法印，以心傳心，其不言之妙，而自昭融於光風霽月之天，流動於鳶飛魚躍之境。若周濂溪之於二程、李延平之於晦翁是已。世之儒者不知心傳之爲何物，率然自號，師曰某弟子也，弟子曰某師也，上下恬然，不以爲怪，正心誠意之傳，果安在乎？吾道一貫之旨，果有此乎？是以師道率至不行，天下率無善教。教與治相須，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周官之法度可行。無善教者，所以無善治也。故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以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程伊川之序其兄明道，又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孟子之與伊川，夫豈無所見而故爲是以聾瞽人哉！蓋以師儒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之本。苟師儒之教不行，則人心不正，天理不明，邪說橫流，天下望治，其可得哉！故古之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明道爲孟子後一人而已者，不我誣也。

莆田洪先生貴忠以鄉進士分教錢塘，未幾以憂去，三載服闋，來補江浦教事。既滿，諸生陳允崇求言以贈。予，定山鄙人，聾瞽世務，已十年矣。先生之教之善否，予豈得而知之，以應吾允崇之求哉？予辭之再，允崇求之再。不徒再也，至於三，至於四，允崇猶有所不倦焉。夫世之宦於四方者，恒有推之不去之說，使先生之教不善，何以致諸生之惓惓者如此哉？是先生之爲師，必非所謂句讀也，必非所謂講說也，必非所謂位號也，其將有所得於心傳者哉？不然，其亦將有所見而未及於行者哉？抑未能行於今日而又有待於他日者哉？予雖至陋，然果於忘世，亦非所敢願者，則又不能不爲一言以爲先生地也。

允崇退，人有謂予者曰：「以心傳心之說，恐未可以告洪先生也。」予曰：「不然。胡安定之蘇湖，陸子靜之九江，夫豈非位號之師哉？」予遂書以爲洪先生行贈。

鄭紀《東園文集》卷八《送十三弟廷秀司教貴池序》 《易・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故受之以《屯》。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彖》曰：「童蒙求我。」是師道之具於《易》也。《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又曰：「作之君，作之師。」是師道之見於《書》也。故上古聖神，繼天立極，於是有司徒之官，典樂之職。小學則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惟欲全其天之所付，以克肖乎天而已。孔孟既歿，師道隱微。坑于秦，黃老於漢，蛙鳴蟬噪於宋、晉、梁、陳之間，師道之不絕者一綫耳。隋唐以來，有河汾之高第，昌黎之《師說》，而師道漸始復明。吾祖莊靖淑三先生，倡道南湖，實相後先。至於有宋，若濂洛關閩之淵源，泰山湖蘇之教法，而師道又大明於世。吾莆學者雖宗宋儒，實南湖之啟發也。朱晦庵嘗云：「莆陽惟有鄭夾漈，讀得天下八分書。」夾漈，即南湖之孫子也。逮入國朝，法古制治，以人材爲先，君師養蒙之道，復還今日。於是天下府州縣，俱建學立師以養之。其敕諭提督學校之官，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吾莆文物遂甲天下。其任師儒之職，南湖孫子殆居其半。廷秀，南湖淑公裔也。少受業於予，繼從其伍兄鄉貢進士廷容，又與廷容之子今涇縣學訓導大和爲家庭師友，於師道固已知其大都矣。

然予少游鄉校時，猶習灑掃應對之禮，今則易以破承對偶。既長，游邑庠，猶宿齋會饌，尊師處友，以修敬長愛親之職。今則易以誇耀時文，奔走捷徑。其於古人大小學之功，一旦掃地無餘矣。予嚮年於兩浙，於國學，亦嘗以上古聖神、國朝時制之法小試一二，言者謂予在浙江貽患於一方，在國學貽患於天下，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予未之知也。今廷秀分教于池，欲行予之小試，人或以爲貽患於池；欲因其破承捷徑之習，非惟得罪於先聖，且得罪於聖明之世矣。廷秀其將所擇焉？

鄭紀《東園文集》卷九《臺頖留行詩序》 成化丁未春，今福建提學憲副韋君同予校文南宮，方出簾，遂偕有提學之命。是日同拜者七人，三副四僉。職銜雖重，而與吏部都臺體統有關。舊規，參謁皆屈膝爲容。君時瑣幃，予翰苑，迺曰：「禮貴得中。今我輩以風化爲職，而先枉己，可乎？」君曰：「然。」遂得免詘。予嘗私幸與公之志同也。既領敕，予往兩浙，南北屢遷。君之東廣，繼遷閩南，訊候不相通者十有數年。予乞恩歸掃，始得邂逅于臬司。翊日郊餞，小敘契闊而已。抵家未幾，聞公有自陳之疏，八閩師生合章懇留，君之去意益堅，羣情莫申，迺形於詩章，寄贈別之名而示挽留之意。蓋欲諷詠之間，或有所感動而解

公志也。仙頖教尹佑等既裝成帙，顙一生奉獻，題之曰《臺頖留行》，請序於予。予用是而奉叩曰：

君作士於閩，師生恩義，正爾浹洽。今日之去，或有所激而然乎？或比於義而然乎？有所激，則出處之機由乎人；比於義，則休致之期尚未至：無一可者。方今外服大僚，惟提學之官以道德性命爲心，以禮樂詩書爲業。執經而來者，非良民之俊秀，則京貴之子孫。高者欲探羲黃之闡奧，窺孔氏之門牆；下者騁文詞以媒科目；又其下者，則敝貢營廩，得則喜，失則怒，而毀譽隨之。非淵源之學、洞鑒之明、鐵石之堅，鮮不爲所困矣。公之去，志豈有激於此耶？然公向既不詘於大，則今不詘於此，從可知矣。夫幼而學，壯而行，老而歸，仕途之律令也。國制，年七十許致仕。今合閩師生挽留之切如是，則聖天子崇儒惜才之意又可知矣，此公之去志似未可決也。姑書之，以爲《臺頖留行詩》序。

鄭紀《東園文集》卷一〇《簡彭從吾》 某昔在制中，遠辱書慰，報謝未由。榮行間，又莫能執轡相從，愧感至今不釋。近者顧辱手誨勤渠，足見仁人君子不忘疏遠有如是也。東廣之招，曾聞之井庵侍御，梅嶺遠候，誤愛之過也，豈勝感佩！

近聞章薦陳公甫先生，以人事君，固大臣第一等事也。然公甫當此之時，孑然眾咻之中，脫如所請，於大事恐未必有濟。夫君子治世，猶良醫之治疾，當先其所急者。竊意今之所急，莫先於師道。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治道備。今師道頹圮，教化陵夷，可爲長太息，可爲流涕，尚何望於人乎？何望於治道乎？以今之人材治今之天下，雖周召復生，亦無如之何矣，況公甫乎？

倘老兄於公甫，移章薦之心，爲之廣聚生徒，尋省下閑曠院宇，禮致其中，選民間俊秀子弟十二歲以上、二十歲已下者，授以《小學》之書，使灑掃應對、入孝出弟之教，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作止語默，隨事體貼，不徒付諸口耳之間，則放心日收，而大學之本立矣。然後教以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道。趨向既定，由是拔長於短，徙有於無，數十年之後，薰蒸融徹，五嶺之南，豈但一公甫耶？

蓋以今世父兄望其子弟，與子弟之所自望者，大則媒科甲，小則諳簿帳而已，初不知更有一種問學之若是者。借使知之，亦曰此古人之事，我何敢爲？萬一有趨向近似者，則羣然非短，不至消阻淨盡不置也。此無他，君子德風，小人德草。居高位者，未聞有如是之風耳。

竊喜老兄今日以有爲之才，居得爲之位。且國朝舊有社學之制，聖天子每敕諭提學憲臣，必拳拳於忠信孝弟之條，此又可爲之時也。遵依國典，稍加潤澤，使師生供具有所資給，而於官司既無所費，國法又無所礙，日振月作，朝鼓暮翼，使其形銷跡改而不自知，則遠近見聞，良心善性油然而生。爲父兄者，豈甘棄其子弟？爲子弟者，豈甘自棄其身耶？所謂五嶺之南不止一公甫，在此日也。

夫陽復於下，則陰消於上，自然之理。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聖人之論蓋如是。苟徒曰今之居官，遠則九載，近則三年，簿書期會，日且不足，迂緩之談，何日收功，則非紀之所知也。

恃愛之深，有此瑣屑。倘賜采納，亦或可以少助斯文於萬一焉。人便，謹此。不宣。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八《原教一首贈程元英司訓青城》 天下未有不資於教而能有成者。《中庸》以教配性道，而孔子以師配君父。

甚哉教之難也！古之人自始生至於長老，無非教者。故《禮》有胎教，有能食之教，有能言之教。八歲入小學，有灑掃應對進退之教。十有五歲，將責之成人，則入大學，而有修己治人之教。受教而至於修己治人，則爲教者亦難矣。中古以來，所以爲教者有二焉：一曰人師，一曰經師。二教分而後人才之成不逮於古。田何之《易》，大小夏侯之《書》，齊、韓、魯之《詩》，大小戴之《禮》，左氏、公、穀之《春秋》，當時之爲教者非不行，而受教者非不從也。要其成，則修己治人之道蔑如也。此經師者之教也。彼人師者，亦何異於人哉？亦固不能外六經者以爲教，特能成人之性而已。故受教者，修己治人之道咸以足用，若孔孟是已。下之若王通之教河汾，胡瑗之教蘇湖，其成就人才，猶有先王之遺意而未盡。至周、程、張、朱五賢者出，而後孔孟之教復興。

甚哉，教之難也！教之爲說，備《六經》而切於《大學》之書，自孔氏者世守之。而今之學校，則古之所以教修己治人者也。且爲教與受教者，亦孰不以之爲首務？要其成，則皆以之資口耳、鈞利祿，斂之不足以修己，推之不足以治人，回視古之經師猶相萬萬，而況所謂人師者乎？

甚哉，教之難也！古者政教合於一，而責成於君，其要使天下之人各復其性而已。降及後世，輿圖既廣，民僞滋興，人主不能以獨理，故以政付之羣有司，而以教付之學官。則今之爲學官者，雖祿之卑，而責之重矣。任是責者，豈不甚可畏哉？惜乎，其知畏者鮮矣！

程元英，新安歙西人，與予同出陳將軍忠壯公後，性敏而好修，爲諸生，遂於《禮》學成而試於鄉，弗偶。既入太學，遂願領教事，得濟南之青城。然則元英亦庶幾知所謂教之難者乎？食天子之禄而師其人，不知其所以爲教，不可也。教則多術矣，而人師其上也，經師其次也，今之爲師者不足以爲訓矣。元英能不知所畏哉？知所畏而後有所謂大過人者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能盡人之性而已。予與同鄉諸君子喜元英之教將大行於青濟之間也，作《原教》以贈之。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張太璧司訓古田序》　凡有國者，必建學校，陶養人材，將以登其俊民，而黜其不率訓典者也。揆古若今，或統於大司徒，或典於大宗伯，必作之居以專其啟處，樹之法以一其趨向，設之師以司其訓迪。願治之君，必由茲道，以成其功。所謂禮義之宗、風化之原也。故治之興替，繫乎人材。人之賢否，本乎師道。予嘗怪古之論師道者，或專以解惑一端爲説。夫人有惑，因而解之者，師之一事耳。苟以師道爲止於此，恐有未盡。仁義之精華，學問之淵懿，容止之慎静，議論之真的，君子見之思滌其德，小人見之思革其奸，其止解惑而已乎？世變不古，師焉匪師，以博物洽聞爲賢而不覈其實，以賦詩屬文爲工而不正其歸，甚則假簪組之榮，競刀錐之利，使士氣不振，日就萎薾，適爲敗倫傷化之資，則又歸咎曰彼不願學，末如之何。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火之燥煬，金之堅確，不言而人喻者，有其實也。善爲師者，非有符璽之徵而人信之，非有鐘鼓之音而人樂之，亦有道者服其心耳。彼以不肖之軀爲人標準，人其信之樂之乎？不信不樂，奚其式焉？於是自各以其意向爲學，若舍規以爲圓，棄繩以取直，間有合者，蓋亦幸焉而已，其於師乎何有？師道之難如此，其所關繫，矧又甚重。授之職者，可不慎擇其人，而受其職者，可不思所以無愧其實與！

成化二十一年春，銓部以學校缺員上聞，簡命天下所貢士而官之。於是大璧張君得分教福州之古田焉。大璧吾餘名士，業《詩經》，數舉失利。其於師道，蓋亦稔聞其説矣。舉而措之，教諸古田，必將大有可觀者。姑以吾言卜之也。

夏尚樸《東巖集》卷二《贈邑博林先生序》　晉江林君世仁，蔡虚齋先生之高第弟子也。虚齋邃於理學，能發所見於舉業程度之外。士子經其指授者，類能取高科，躋膴仕。君領薦上春官，竟以乙榜授清江教諭。丁内艱去，服闋，改任吾邑。日升講席課諸生，如在清江時。退則不廢誦習，解經纘文，悉用虚齋之教，不務穿鑿詭異，以要時譽。洎任之明年，典學憲副周公某移文敦遣有司具禮幣以奬之。又明年，侍御巡按秦公某、清戎陶公某復舉奬異之典，視周公有加焉。學中諸生謁予文贈之。予舊官南都，有友人歸自閩中，以詩寄帶於予，謂此帶得之虚齋者。予即再拜而受之，居常佩服，竊取韋弦之義。今虚齋吾不得以見之，得見其帶，猶見虚齋，況見其高第弟子如君者乎？顧以拙學竊奉多言之戒，竟不能就之。將考滿解任北上，而諸生之請益力，能無一言爲君贈耶？

竊嘗聞之，英才何代無之？特以師道不立，故不能有所成就。師道立則善人多矣。昔安定先生當學絶道喪之餘，慨然以師道自任，弟子散在四方者，皆循循雅飭，遇之不問可知爲安定之弟子。虚齋近出南閩，自爲諸生時，即有志古人之學，潛心力究，推所得以淑人，視安定爲無愧。一時出其門者，類皆氣象可愛。林君親承謦欬，得之言行者尤深，簡重寡默，克舉教職，蓋亦無愧於虚齋，宜其見信於諸生，受知於當道至於如此也。近時銓衡用人，不拘常資，由教官而蒙顯擢者衆。君受當道之知，而書其最於銓曹，則凡世之所謂功名富貴，皆君所宜有，不知何以砥礪於後，以答諸公之知耶？昔尹和靖别伊川而歸，請教於謝上蔡。上蔡云：「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人有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顔色悦懌，筋力强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和靖反而告伊川，伊川曰：「可謂益友矣。」林君今去虚齋日遠，恐亦不能無如上蔡之所慮者。竊願以心爲嚴師，而尚友乎古之人，庶不負虚齋之教，而於諸公知人之明有足徵矣。予嘗私淑虚齋，而辱交於君久，竊附上蔡益友之義，亦因以自警云。

何瑭《柏齋集》卷四《蔣教授改任序》　鄭府真丘王教授平凉蔣先生，以王薨改周府封丘王教授，某約紳士往餞之，來徵言於予，以道别意。予惟士君子在仕途，類以儒學官及王府官爲落莫不偶。予竊以爲不然，故嘗謂君子在仕途之可樂者，大端有二：大則坐廟堂之上，與天子可否政事，進退百官，以綱紀天下；次則在藩臬郡縣之間，爲斯民興利除害，使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此固可樂也。其或道與時相違，才與命不偶，則鳴鐸於庠序之間，與英俊之士講道義，辨古今事得失成敗，或曳裾於宗藩之府，爲賢王講説經史，以啟發其聰明，無奔走叢脞之勞，而有從容偃仰之適，此亦可樂也。至於上焉而不能行其道，次焉而不能安其身，勞神於窺伺承順之間，毁形於車塵馬足之下，則雖居高位，食厚禄，世俗固以爲榮，君子之心不樂也。先生始以國子生授四川石泉縣學司訓，既而擢鄭府真丘王教授，今改官仍在王府，其亦有所樂於此否乎？故因以質之。先生諱傑，字士英，德性淳厚，學問有源委，故及門之士、盍簪之朋，於其别也，戀

戀不忍有如此云。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二《贈沅州學正舒道徵序》 舒子道徵既領沅州教事，過金陵，宿於予而有請。余視其容温春，其文波湧，其何有於一學職哉？進且未已。竊亦願有告也。

夫君子之生也，仕學兩端而已。今兹仕之始，以道教人，則學之成也，始也貴端，成也貴大。是故君子謹禮而篤，是以有莊敬之容，履道而固，是以有忠信之教。徒和則媚，徒順則隨，凡仕咸病，奚止於教乎？是故君子之爲文，達於既盈，斂於既博，去其查滓，存其神明，刊其枝葉，立其本根，斯文之大也。故讀之者可感，傳之者可法，毋徒取繁縟而已矣。繁縟者，飾也。六經之文不飾。子行矣，諸生將於子乎取法，慎毋示其飾哉！

崔桐《崔東洲集》卷一二《送張雲從司訓沔陽序》 鄉彦張雲從得沔陽司訓，問所以訓沔陽於東洲崔子。崔子曰：「師道之不作也久矣。蒙哉蒙哉，其制命於斯乎？援章析句，在馬融、鄭玄不能無議焉，而先雜後醇，横渠之皐皮所爲勇撤也。是故經師之訓膚，詞師之訓譀，異師之訓禪，曲師之訓訞，俗師之訓貨。今之師也，貨而已矣，趣斯下矣。青青子衿，雖有隆德勵造之志，其如莽蜂越雞之無能何？夫學也者，所以施之政者也。家也者，所以基之國者也。吾聽子之言矣，吶吶爾而未嘗無辨焉。觀子之行矣，款款爾而未嘗弗衷焉。誦子之文矣，碻碻爾而未嘗不經焉。抑子之授諸其鄉也，其築度端，其礱栝直，其導級勤，其牖鑿弘，鄉之子弟固崇吾子爲良師也。且子之先托庵翁舉鄉薦，訓永寧，藉藉有令聞焉者也，子其弗墮於遺緒矣乎！沔陽古稱俗務樸厚，人性淳和，至於今，殆文獻郡也。比年天下之士習，詭瑣雕蟲，恐靡靡其濡染而莫之挽乎！余日視學全楚，嘗湔磢其半矣。子尚以其傳諸先，施諸鄉者，爲我成之，爲我成之。」

吕柟《涇野先生文集》卷一〇《贈博野掌教邢君序》 予初守太學，掌科王龍塘諸君子枉謂予曰：「敝僚邢掌科汝默者，其父古松先生弘仁，山東名士也。爲臨邑選貢，求就學職，獲授博野縣教諭。請一言以贈。」

予嘆曰：予不知爲人師之難，近守太學，方信其不易矣。夫士之來者，聰明才辨固多有之，然頑梗强悍、安逸自取者亦不無其人。又或富者怙財，貴者恃勢，朝教而夕更，昨誨而今違，導之以禮或不循其節，陶之以樂或不諧其音，予每求其故而不得也，則嘆曰：「當非予本之未端而我教之未公乎？」遂痛自刻責，敷陳古昔，於是諸生始頗有聞言而信、見行而迪者矣。今龍塘子言古松先生之爲人也，五歲失恃，善事繼母，無異所生。友愛諸弟，喜怒與偕。隨父静海，繼侍岢嵐，一心藝書，無所外慕，祁寒暑雨，亦不釋卷。其甘淡薄出於質性，輕財履義，毫髮不苟。凡處友朋，厥孚交加。至於論事儻直，人或不堪，退無怨言。親故或偶失義者，輒自懼曰：「得無爲古松所知乎？」夫古松先生如此，則是其本已端而在我者已公矣，以訓博野之士，吾知其令無不行、禁無不止，又奚有予之所嘆者哉！夫使天下郡邑之師皆如古松之有本也，則其士之入太學者，皆可以不煩告詔鞭策而趨道矣，予又何所憂嘆哉！夫民生之不厚，皆由士習之不良。士習之不良，皆由師道之不立。聞有勸古松就封子官者，則對曰：「人各有志，我又何以子之官爲哉！」夫子之官，己所成者也，且不欲就，況其在他人者乎？則古松之志，出乎風塵之外，拔乎流俗之表，雖安定胡瑗、泰山孫復之立師道，亦不過是。以是而作士之良也，雖傍郡連邑，皆將易心興志矣，況於一博野乎？嗚乎！安得天下如古松者數百輩，遍布庠序，以爲太學賢士之張本，則民生之厚可坐見矣。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講官論》 粹夫何先生以講官出倅開州，良勝過而唁之，相語懽如也。粹夫曰：「子知吾有樂於去乎？吾無樂乎講官，樂講之有道也。吾今而後知講道也。失官以得道，得既多矣，樂烏可已乎！」

良勝曰：「講之道何如？」曰：「講之儀也恭，其辭也融，顧吾貌之腴，吾鬢之芃，吾面之垢，吾目之若矇，吾冠之若岸，吾衣之若敝，吾聲之若咭，又吾於詞也質而弗遂，直而有緣，故習以深文隱義，中含諷切，志於示後，而未必宜於今。皆非講之道也。吾今而後知也。」

曰：「儀之無飭，履其素也，何害於道？」曰：「無飭以爲己，而盡飭以事君。曾參、子貢固嘗脩容以動魯君也。過位而色勃足躩，豈必以素爲道乎？此吾所以非也。」

「然則詞以納忠，伊川之講『賢哉回也』，亦不可歟？」曰：「伊川之可，迺吾之不可也。且如與友居，知其有未盡處，正言以相責，猶或受也。若以譏議動之，則此心已不相孚，自非上知，不以爲訕，則以爲辱。見之日且疏矣，欲相益以成，得乎？在友不可，而況於君乎？竊意伊川之講博矣，而聞者止此。其詞曰：『顔回王佐之才，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鑒乎！』斯言也，初若於神宗無預，而入之深，聽之不厭矣。若吾，則必云陛下用舍如何。此吾所以非也。又況講官之職，輔養君德而已。輔若有所依

也，養則無所拂也。使吾儀之恭知有可觀，敬之心形焉；言之融知有可聽，愛之心形焉；知吾賢士大夫之可親，親而樂與之近，任之心生焉。然後講之說得以日進焉。今日進一說，明日進一說，聖賢語意，真切簡當，心術治道，各有攸寓，不必別立一段議論，而蕭陶漸漬，入乎此，必出乎彼，逸欲邪僻之念，潛消而默奪之。若其有違臺諫之職，固可舉也。且人君講學，豈必欲博古今、明性命，但知學之必講，知講官之可與居，自有相得處，而後治可言矣。此吾所以益知吾之非也。伊川晚年語宰執曰：范純夫宜在講筵。謂其色溫而氣和也。是或所見亦異於前時矣。吾之非也，何疑焉？」

曰：「粹夫於講道誠得矣。得而去，豈但已乎？同志君子皆得焉，則固粹夫之講也。是知粹夫樂於去也。」

曰：「吾子何樂之有？」曰：「藥石遠矣，憂未歇也。然以粹夫之去而知講道之行也，君德之成，吾其有大樂乎！」粹夫起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政吾所以樂也，而吾子發之。」

何景明《大復集》卷三三《師問》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於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略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啟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爲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於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爲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爲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爲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爲也？此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興斯教也，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何景明《大復集》卷三五《送蕭文彧分教臨川序》　制，士貢入者願祿仕，則以學職請。禮部彙試而去取之。迺復試於天官，去取加詳焉。然後進之於大廷，而天子躬臨試之，取其堪任者下之選部。蓋獲名於禮部試者，十之六七焉。獲名於天官試者，十之四五焉。獲名於大廷試者，十之二三焉。

予鄉蕭君文彧願就茲請，歷三試，俱獲名優列，於是領臨川訓導。抵行，鄉之好於君者咸致儀爲餞，徵予以言贈。予於君又厚，雖不徵予言，固將有所告焉。

夫君之是請，古所謂辭尊居卑者也。然師儒之義大矣，非關柝之司可同也，故試之屢而選之重且難如此。獨悲今之任是者，不知所以盡職，舉其重且難者而自輕忽之，甚者昕鼓坐堂上，呼喚生揖，弗來者弗詰也。夕鼓反室，與諸生飲酒，虞然弗忌也。諸生腆物來者禮之，弗來者怒之，業之惰勤弗察也。監司視學者至，入其室，寥然不聞絃誦；閱其士，驚然揖讓不就列。考其程課，漫不即敘。誅其弛職，則自謂曰：「吾官卑，吾齒邁。苟升斗，私吾妻孥爾，安所爲哉！」否則又曰：「吾盡職，士弗率教也。」咸若時，天下之學職廢矣。夫教人者視其所自教，古之所謂師儒，曰以賢得民也，曰以道得民也。古之所謂教，曰考其行也，問其業也。是故古之人賢著矣迺考行，道立矣迺問業，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者已矣，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者已矣。故自教者二，曰賢，曰道。教人者二，曰行，曰業。賢曰著，道曰立，行曰良，業曰修。盡是四者，其教明矣。

君夙有聞於鄉，博學明儀，其量淵然，其行敦然，其堪是任無疑也。且其業於庠也久，歷於師也眾。凡所以自教及所以教人者，固習見而熟聞者矣。後有稱教明於臨川者，必君之功也。

王艮《重刻心齋先生語録》卷上《答問補遺》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萬世師。』程先生好爲人師。如何？」先生曰：「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請教之。」先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也。』學不足以爲人師，皆苟道也。故必修身爲本，然後師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爲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己立後自配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夫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殉身，而不以身殉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六《送王司訓之新會序》 平海王君漢舉今年春授新會邑庠司訓，將行，鄉縉紳在都下者，以予善於漢舉也，徵言贈之。漢舉在諸生中，以文行知名，前後督學諸公暨郡邑大夫咸禮敬之，遇若賓友。及貢至京師，偕天下士試於大廷、於吏部，皆實名前列。然場屋試輒不利，年幾知命，乃授一校官去，此其所謂命者非與？漢舉之父爲百夫長，既没，家貧甚。漢舉既葬其父，走京師，乞奏以父職讓弟。其弟後調官潮州，念漢舉貧，時分俸贍之，鄉人以王氏爲孝友也。漢舉且選，私謂予曰：「吾惟一弟在潮，念欲見之。倘得一官廣南，實所願也。」已而果然。嗚呼！今之學者，有能文章者矣，求操行如漢舉者少也。昔人有云：「得經師易，得人師難。」新會得漢舉，非甚幸與？《周禮》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先六德，次六行，又次六藝。夫先王之教不以藝先德行，何也？貴本也。近世古法不復，而造士之意尤與古異，蓋所以教者藝焉而已。吁，才之盛也難矣！漢舉有志復古者，今之新會也，予喜其道之行，而邑之人才風化必將有賴也。故爲之序。

鄒守益《鄒東廓集》卷一八《別邑博阮子》 邑博士新甫阮子蒞任之二年，予歸自南雍，介諸生暨三兒以受學焉。予曰：「夫阮子擁皋比，爲師久矣，而折節以師予，則何居？」阮子曰：「柏獲交於林子仁。子仁之言曰：『遇經師易，遇人師難。春往歲灑掃東廓翁門下，以克自立，而未能恒也。』予今得以恒親炙矣，是以願徵福於林子。」予曰：「甚矣，林子之愛其友也！經師者，以言乎誦解也，博聞强識，犖然以赴時好，故户屨常滿。人師者，以言乎楷模也，徙義改過，瞿瞿然以敦古道，則法堂常草長矣。舍其紛麗而切偲於淡簡，是畸於人而蘄合於天也。予將求友焉，而安可避乎？」繼而新安鮑子至，其志猶阮子也。相與時講於文明之堂，規過勸善，諸生咸津津焉。

乙巳之冬，阮子捧檄陟周府奉新教授，鮑子暨諸生悵悵惜其别而戚其屈也，相率以徵贈言。東廓子曰：「予之贈也久矣！誦解以赴紛麗，則充詘於富貴，隕穫於貧賤，是以外物爲悦也。楷模以敦簡淡，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以德性爲悦也。德性爲悦，則一瓢之甘，不齒東陵；千駟之富，不敵西山矣。昔者董廣川以正誼明道之志出相王國，而公孫平津乃曲學阿世，位宰相而封侯。君子之愛其身與愛其友也，其將爲廣川耶？將爲平津耶？阮子行矣！行法俟命，聖門轂率。子歸見林子之子曉，其亦以是交礪之！」

王廷棟《夢澤集》卷一二《重師》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弗崇易以陵，勢之弗張易以抗。上陵而下抗，故居者易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教之失，則何以舉？舉之匪人，何以官？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罔功，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冒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也莫重焉，易焉以居，昧其職也。

予聞之，師道有五：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介守，四曰崇恬，五曰篤善。夫言侈而道費，象莊而行邪，枝繁而本剥，是以正習之爲貴。遊以棄時，惰以玩歲，是以勤業之爲貴。義接而賄行，與市焉而以訓，誰則能之？是以介守之爲貴。羣而修以俟舉也，失者覩獲，羨生焉，其趨乃壞，是以崇恬之爲貴。夫右賢左劣，植率仆梗，乃能勸矣，是以篤善之爲貴。行此五者以教，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臧，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故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兹行也，惟吾子之振之也。夫陳，大國也，子振之，四方則之，師道其興乎！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一六《漫語贈韓天敘分教安成》 陽明夫子生平德業著於江右最盛，講學之風亦莫盛於江右，而尤盛於吉之安成。蓋因東廓諸君子以身爲教，人之信從者衆，創復古書院，以待來學。每會，四方翕然而至者常不下二三百人。予每參次其間，上下論辨，有交修之益焉。昔年予赴會所，適值東廓示疾，予往候問，數千里之交，半日證果，遂成永訣。同心感應，若有神焉，世傳以爲奇事。今吾契以司訓之官往與諸友相處，得朋之慶，不可不自愛。

官以學爲職，即以講學爲盡職，舉業其第二也。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君子進德修業，貴於及時，天之所以命我，德性而已。《中庸》盡性之書，循此謂之率性，體此謂之修道，不睹不聞者德性之體，所謂良知也。獨知無有不良，戒慎恐懼而謹其獨，所以致之也。東廓會中常以所得次第示人，云：「自聞教以來，始而戒懼於事爲，未免修飾支援，用力勞而收功寡。已而戒懼於念慮，未免滅東生西，得失者半。已而戒懼於心體，始覺有用力處，亦始覺有得力處。」蓋事爲者念慮之應跡，心則念慮之本也。本立，則念慮自立而事爲自當。此端本澄源之功，聖學之則，所謂以身爲教者也。吾契與諸友聚處，舍此亦無可相講者矣。

今之學校以舉業爲重，朋友中嘗有講學妨廢舉業之疑，是大不然。夫舉業、德業原非兩事，故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志於道，則心明氣清而藝亦進；志於藝，則心濁氣昏而道亡，藝亦不進。此可以觀學矣。追憶往年東廓時常赴會講學，少子穎泉自垂髫時未嘗不相隨侍講，謹長幼之節，供灑掃之役，覘其動靜，儼如成人，不屑屑於章句，而大旨大端默若有所契悟。偶命題操筆，不爲俗套所泥，時出新意，能發難顯之辭，而亦不乖於度。兄弟子姪相繼發科第者數輩，是第一等萬選青錢，業舉者之榜樣。諸友反而求之，當信予言之非妄也。

白悅《白洛原遺稿》卷七《贈周郡博先生奬勵序》 夔齋周子敷教于常之三年，薰其德而感其化者，匪直郡邑才賢焉耳，境内士民之良私淑而彬彬向風者無異趨。監司李某氏嘉其行懿，既疏薦之朝，迺(命)邑侯馬子寵侈諸儀以旌殊績。周子之門人請言爲周子賀，白子聞之，作曰：於，休哉！周子之爲師也，非夫今之夫人者之師也。且師道之廢也久矣，秩之弗崇則易凌，勢之弗張則易抗，上凌而下抗，故居師職者恒易之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故師者，材之源也。今易易焉居之，其何以教？教之失，其何以舉？舉之匪人，其何以官？官之無良，其何以治？是故治曷罔功，由官否也。官曷無良，由舉冒也。舉曷匪人，由教弛也。故國於師莫重焉，而顧易焉居之，是昧其職也。余聞古之師道有五，曰正習，曰勤業，曰介守，曰崇恬，曰篤善。夫言叢而道離，貌恭而行邪，枝繁而本削，是以正習之爲貴。遊則棄時，惰則玩歲，是以勤業之爲貴。義接而賄行，市交焉而以道訓，誰能則之？是以介守之爲貴。羣而修以俟舉也，失者覩獲，羨與嫉滋焉，其趨乃壞，是以崇恬之爲貴。夫尚賢薄劣，植率仆梗，乃能勸矣，是以篤善之爲貴。行此五者以教，可以淑士矣。士淑則舉用以臧，舉臧則官用以良，官良則治用以昌。故師之爲國重也有以夫，柰何今之爲師者反是！而周子實兼之，行將明天子躋之秩以師夫四方之民之士，豈直以教吾常？

鄭曉《端簡鄭公文集》卷八《弟子説有序》 廖湖東先生之任文昌，曉既贈以朴翁之文矣，平生恩義，一别萬里，江湖滿地，繼見未期，復作《弟子説》。

弟子微也，言有尊也。曷爲尊？師也。曷爲而尊之？以成己也。是故敬其師焉，資之以事君也，忠也。愛其師焉，資之以事父也，孝也。臣繫於君，子繫於父，弟子繫於師，一也。世之爲弟子者，吾惑焉。方其請學於師也，生之南面，北面而拜之，一旦起而相侮，如戴少府之於安昌侯者，曮然自以爲達也。即幸而仕矣，則以官閥加其師，寧無應泰山之愧乎？其進於是者，曰：「吾非其學弗學也。」爲之師者從而信之，晨周暮孔，惟恐其弗喻也。唯唯而退，未及出門牆，而夷攻其行，弗若矣。視邢和叔一日三點檢者，豈不尤可哀哉！籍混輩於韓考功，文詞談論間耳，一經指授，終其身不敢叛去。彼剽掠糟粕，僅能行墨，輒自挾爲長技而俯視其師，委而不復顧，其賢不肖何如也。嗟夫！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猶君父也。自是而後，河汾盛矣。貞觀諸名臣，竟無一言及其師者，何也？伊洛之學，又非河汾所及。故人之疑，殆有甚焉。吁，可歎也！曉嘗觀《弟子職》，自言色食飲、灑掃燭衽，莫不有教，是以心虚氣平，無復驕惰之習。此其成人，莫不有純和子諒之風焉。今也三尺童子翹然自負，教之以弟子之事，則面赤背汗而不肯爲。長而益狎，險躁慆淫，百病交作，無惑乎其然也。昔退之作《師説》，謂人弗師其師爾，使其悟焉，擇師而師之，猶可望也。今既師之，又從而褻易之，棄置之，甚而仇讐怨惡之，相觀相襲，以爲當然，則今之時，又非若退之之時矣。

湖東先生非直官聯之師也，曉之於先生也，其將爲弟子乎？其弗得爲弟子乎？

張時徹《芝園定集》卷三〇《送司訓龔君有終遷陽山教諭敘》 龔君有終，余督學時門下士也，司訓吾寧，凡三年所矣，恂恂温温，躬以爲範，不徵貨於諸生。乃當道數以賢良之書上於天官氏，天官氏輒越計簿而用之爲(山)陽(山)教諭，蓋以表碩異云。龔子曰：「謙也不能虔於飭厲，以忝有位，朝夕所爲慷慷。今兹之移，無乃速之戾乎？且寧固文獻之都也，辟之瓊林玄圃也，璆琳琅玕，不種而成，吾懼陽山之無以嗣之也。」

余曰：「胡然哉！亦有以治圃之説語子者乎？渤海之壖，蓋有高平原焉，膴膴彌望。乃東西二氏圃焉，東丘氏之爲圃也，耕糞必勤，畦畛必飭，播藝必時，燥濕有度，去其非種，薙其草惡，土生者厚覆之，離生者疏之，蔓生者竿引之，屏蟲

鼠之患，飭其藩籬，牛羊狗鷄一不得闌焉，所穫視他圃不啻倍蓰也。蓋藏日豐，事育日裕，積而致千金之産。乃西丘氏之爲圃也不然，耕糞不之勤也，畦畛不之飭也，播藝不之時也，草芃芃掩其蔬而不之問也，天不降澤，根枯葉萎而不之恤也，蟲鼠日蝕其中，牛羊狗雞突至而不之禁也，課其所入，曾不足以償公家之稅，則日就窶焉。夫其地同，樹之時又同，而所穫爾殊者，則力不力也。夫陽山之土，獨非中土乎？陽山之士，獨非中土之士乎？天地之有名不名者，則以士之有競不競也。士之有競不競者，則以教之有至不至也。君誠能以其所以教吾寧者教陽山也，以身範士而不以士求士，課諸生之業而不課諸生之金，行則進其良，糾其有弗良，業則簡其修，董其有弗修，舊染不新，俊髦攸作，化海濱爲鄒魯，當道又以其績上於天官氏，天官氏又將越格而庸之，地胡可論哉！」

龔子乃再拜謝教曰：「謙也今而後知所共命矣。謙不幸失怙而鞠於母氏，訓督過苦，尺寸之樹，皆聖善之貽也。禄薄而不得將，心甚戚之。今年且八十矣，白雲之望，罔替斯須，幸得過家上壽，而陽山去梓里非遠也，御潘生之輿，遂一日之養，莫非聖天子之賜也，敢自負乎？況師門之教炯炯也，有不力者，無以面諸士矣。請佩之以行。」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贈無錫訓周君序》 古今人成材不同，厥效可指述矣。或論其繇，必曰時然，又曰固數使之。論時然者，眡諸山木。夫山樅樅然，昔美材矣，易時而鞠無遺良，則其盛之忽焉索者，非時莫之致也。人材之成，易古而難於今，亦時盛之不可復耳。曰數使之，喻年穀之豐眚也。夫地靡間而力同，而穀之登獨違其恒計者，年之豐殺爾殊也。故世數至昌，極乎三代治隆之際，並穎重穋，非日穮耘之可冀矣。嘻，惑哉厥述，異乎吾所睹聞者哉！

夫木不因山，穀不視年，其播與藝者存乎人也。人之有教，猶穀木之有播藝也。雖有善地，非藝不生；雖有穰年，匪播不成。昔三代聖王之訓材也，顓顓然若農夫之於穀、山虞場夫之於木也，時其播藝，惟懼生成之艱底焉。故爲之學以居之，欲其根植之有託也；爲之師以啟之，欲其長茂之有作也。師刑而教尊，學立而文備，聖王所以播藝天下，其具固周且詳若是。後世人材成造，類不幾似乎古者，非天獨匱之也，藝之無良，則地孰徵其美？播之弗力，則時孰觀其成？其具不修，欲人材一二乎古也，難哉！

今天下立學興師，效法三代之盛，布建豪英，列於疇采，乃顧恒嘆弗稱用，苟不推本求原，徒咎時數之相戾，亦失察於教之説已。聞諸先正：崇教莫若重師，故君所不臣於臣者二，當其爲師，則不臣也。三代之君，重其師若此，則治化崇厚而教益章流，固師之導迪爲效也。乃今學校遍天下，求師之導迪其士者，寥寥無一聞焉，豈非上任之輕，故彼所自立亦相其輕而怠委耶？教之不尊，其所繇致者漸矣。則吾於虚我周君之訓無錫也，安得不教以自重之道？

夫使君之材苟充其所至，即事功之難致，可不匱其成。兹近一學訓官耳，豈患不能於職哉？蓋世惟鮮知師之爲重，故教弛而學不易興，其究也，師亡其爲師者矣。其所導迪若是，士何賴焉？今君之往，慎毋徇時而自失其量焉耳。夫無錫，東南首邑也，其山川盛氣，不但財賦物産焉專之，名賢偉輔蓋往往履跡相承矣。乃士汩於其習染，而競華屏實，日浸漫不知所止極，於是不得乎師端其尚以隄其風之所流，將士益觀效靡然矣。故曰位小而任大，秩卑而務崇，學師之官之謂也。夫地美饒藝，時穰敏播，無錫固成材美地。際乎今日盛明之會，則譬豐年之登殖矣。往哉！君慎所以播藝之方，奚患無錫之不有三代之材哉！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贈古峰徐先生序》 昔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余誦斯言，未嘗不嘆陽子之賢焉。嗟乎！自漢而下，教人者有及於是乎？夫三代之教，必自人倫始。人倫者，君臣父子之道其先也，故教者之所教，學者之所學，不先忠孝爲之本，期欲至乎道，則譬外穀粟以營食，黜麻絲而索衣，必無幾矣。陽子之學，余無所考見，觀其教人者如是，其賢可知已。抑其言之切近易入，故一感喻間，能得人服信之眾，不終日而還事其親者數百人，則陽子之賢何如也！

雖然，余不能無恨乎其時矣。彼數百人者能服信陽子之教，幡然易邁往之志以事親，豈不皆可爲賢乎哉？使時誠用之，則廣孝於忠，輔其君以匡治術，必事功有可觀者。乃卒不聞其聲稱，非見用於時者寡邪？夫世不知賢者之當用，即善教，何當焉？抑陽子之教未竟施，且忽有道州之出矣。夫學生詣闕乞留者徒眾，迄不能少遲陽子之南也，則是數百人者，尚望其一二獲用邪？故陽子之善教，無施於理化，君子蓋恨乎其時也。自是而後，司教人之責者，庶幾斯義蓋鮮少。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怍於心，非其懵然悍然安行而彊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即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

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狥其名而責之，使修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充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内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逋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猥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愧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況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

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既明，其德既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盛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諭序》 先王之制，詳於爲民立師而重乎其立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詳矣。然所立以爲師者，皆嘗以賢能爲民所興、倦於仕而不敢勤以政者，乃使爲之。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成爲之師。其立之如此其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爲人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於人。夫其師之重也，非有可樂之道、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侈然自好而求爲人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自以學相師，於是有忘其不足而好爲人師者。《記》曰：「不聞往教。」蓋謂夫人莫之師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好爲人師者。彼其好爲之也，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德之不足，而敢侈然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以教爲職者，皆謂之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者，苟其道不足樂、德不足尊，亦有所托以自解而免於求爲人師之責矣乎？君子之仕也，雖其任之以事，猶必量能而後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冒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也！有任人以事者，必度其人焉，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也。爲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爲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爲師者多矣，其不爲冒焉據之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陳先生也。

始余未見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可爲人師者也，非所謂冒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方且益修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爲人師也？」嗟乎！余見夫不足以據之而冒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夫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

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爲古田教諭，其僚皆爲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爲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王立道《具茨文集》卷三《師説代奚世卿作》 夫政有休慝，教有汙隆，君子於是乎辨得失、徵理亂焉。民德無恒，繫上所使。古者治出於一，故立爲彝訓，布爲紀法，導爲軌物，聲爲命令，風爲俗習，曹趨之而無有淫心與其邪行焉。其教之所尼，政斯釐之，政之所逸，刑斯坊之，上不分民而化，民不易己而聽。後世長民者不純於德，而政不可勝理也，則又置輔而專屬之以教，於是乎郡邑有博士官，而治始二。然黨庠術序，意古亦王官耳，而以貴以賢，以道以治。其爲長吏師儒雖異，其於得民同也。漢唐以來，官不典著，或因地所宜便，臣下所建請。至我國家崇化導民，慮周而制詳，於是建學立師，達之天下。其所郡邑，雖海陬嶺徼，無十雉之城、無百户之聚者，悉置之，無虚員籍。其分職之數，與郡邑官等，而責亦均已。然而資品擢敘，比之郡邑稍輕，而得之者又不皆雋碩博雅、有宏志遠識，欲建事起名，蓋窮老而需禄者半焉。責雖專，顧職益以不舉。用是教無所於興，而政日滋替。其手遺經，倚講席，左右列弟子員以修故事者，猶歷數城得一人焉，況能真以身爲師，敦質行而樹風聲者，豈不益僅見也！

某字楊君之涖教於吾鄉也，其行彬彬，不越其素，其志亹亹，不易其官。諸弟子既樂於有所考業受道，而尤能不忘其先人之訓，以日陟降而依懷之。其或動於心，則肅焉如有在，愴焉如不能以終日，抑不可謂懋於孝而克永其思，以無

忘其親者乎？夫文教者，孝也。孝，德之本也。非是，本不修，教斯忘矣。孝而不於其身，猶空言爾。《小宛》之慮，善喻螟蛉焉，取其似也；又曰「夙興夜寐，無忝所生」，取其思也。今楊君有夙興之思，而以導諸生焉，雖弗求似，其有不似者寡矣，抑不可謂能知教之本而不爲空言者乎？吾蓋知其於政爲有助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則楊君當必以是大有庸矣。

予既嘉其能無負於朝廷立師之意也，爲書其説以徵之。

馮惟敏《海浮山堂文集》卷五《原恒》 夫聖無恒師，則學無恒地。由是而之焉，吾見其進矣，安而不遷，止吾止也。雖然，變通不息，大賢之上，聖之事也。其次莫如恒。夫有恒之道，孔子再致意焉。故嘗爲之説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恒乎！」

或曰：「信如是，恕可後乎？」曰：恒翕也，恕闢也。恒以立己，恕以達人。恒其忠乎？盡己之義，通一無二，匪忠則曷恕焉？是故一言終身，吾於恒亦云爾。今之學者，矢一而鵠二，而曰吾能射乎。十步而九息，而曰吾能至乎。不恒其師，淆亂而無從。不恒其地，放逸而無功。先王建學立師，良有以哉！

我皇祖草昧之初，惟茲首務，效在得人，百餘年來，師儒充位，宫舍具觀，作新之者更擇師與地而育之，因有書院之制。古今海内，四大書院，傳美載籍，餘不可勝計。然皆以崇信大儒，講明性學而立，其多者，元公、文公不啻五六處也。誠以繼千聖之絶學，集諸儒之大成，二公之事功則有以異於諸子者矣。惟吾鄉聖賢之墟，書院舊有閔子、伏生、太山、東萊之名，今無聞焉。湖南之勝，創自近歲，齊魯雖大，且號多賢，然而地靈人傑，悉於是乎會矣。

朐岡遲子德徵力學好古，潛心道奥，觀書務求聖賢指趣，臨文雖千萬言，必以理勝。摹儗想像，希悦一時，以爲深恥。予與之遊十年，未聞其擇言過行也。督學遵巖王公、江峯吕公徵書踵至，乃爲湖南之遊。予於是信二公知人，湖南得人矣。朐岡之學，窮居而不輟，獨立而不墜，而況於得所因乎？同遊之士皆若人也，其亦何負於湖南？如其不然，千里來學，廣奔竭之路，虚譽日興，開徼幸之門，樂羣聚謔浪之媒，靜脩耽宴安之毒，注目一試，自分得舉矣。而主司亦惟恐不得此以厭人望也，嗟乎，舉法之壞，其自此始乎？今之庠序有恒地，司教有恒職，又更而之他。如其弗率，又何之矣？上無恒教，下無恒習，吾不知其所終也。

或曰：「書院之設，所以育真才也，而他不與焉。」夫真才者，朐岡其人與！吾觀於朐岡，少而寠，學猶是也。長而頗給，學猶是也。既而術成名立，俟時而已，學固益力。此無他，恒性存也，又何待於外哉！然則古人之制非與？曰：不然也。紫陽之在白鹿也，人之從之，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故莫不樂得其道。今也不然。上以近名，下以干禄也，故莫不樂得其欲。人固不可同年而語者。使朐岡得紫陽爲之師，則必更有得，即章句之學，已落第二義矣，而□□者哉！

是行也，友人張福、門人孫紹先輩□□□郊餞之，屬予贈言。予惟湖南之遊不足爲朐岡重，朐岡之往也，湖南於是乎增價矣。作《原恒》。

海瑞《備忘集》卷七《嚴師教戒》 嘗讀至論，謂尊崇正學在君師，紹明絶學在宗師，至發蒙後學而提督之，又有教師職焉。此歐陽永叔祖韓昌黎之嚴謹而宗風之者。師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故尼父以善爲芝蘭，臧孫以惡爲藥石。君子能隆師親友，則霧掃空澄，纖毫不苟，浩然之氣，塞乎蒼冥。果何至是？得力於師友者良多也。夫人外無師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協於道，亦難矣。瑞爲此懼，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誨之曰：瑞，女知女之得生於天地之間者乎？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膴仕之謂也。女今亦小寓於其間矣，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宫室妻妾，無寧一動其心於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惱惱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則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恥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浩浩然而莫禦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於私己乎？窮天地，亙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貽之患，而無令德之難。於此有一焉，下虧爾形，上辱爾先矣。天以完節付女，而女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顔以立於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於卿相之列，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於此，不如速死。

三復斯言，凜若嚴師丁寧夏楚之督爾上，紛如直友箴規啐詈之諍爾旁。

何心隱《何心隱集》卷二《師説》 師非道也，道非師不傳。師非學也，學非師不約。不傳不約則不交。不交亦天地也，不往不來之天地也。革也，湯武之所以革天而後天，革地而後地。否也，未盡善也，未盡學也，未盡道也。友其道於師以學而交乾坤乎？

天地於易，易天而不革天，易地而不革地，師也，至善也。非道而盡道，道之至也。非學而盡學，學之至也。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而師，不

落於師也。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惟大爲泰也，師其至乎！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王學訓序》 潤之爲郡，民淳而事簡，疆里之廣、金穀歲入之數、學校弟子之額，不能三吴之什一，而風流之所漸染，吏治士習之弊，未免乎同之。吏於兹者，必上郡之政是問是倣，事上官、交賓旅、督賦稅，有不及焉以爲罪。子弟於兹者，必上郡之客是館是師，記誦之博、詞藝之工、被服容止談笑之絢且閑，有不及焉以爲恥。噫，弊也久矣！嘉靖乙卯，御史周君按部至，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乃咨於廷曰：「吏不廉，平民之殃也。二千石不察廉，爲不勝任，當免，故事也。凡爾所知，毋我隱。」僉以金壇訓導王某對。問其狀，曰：「自昔廣文號冷官，諸生歲時有所餽問以爲禮，而學官藉以爲禄。凡得此官者，先問其生徒之多寡，以爲其地之美惡。至則能頗以禮自將，不以有無疏數爲嗔喜，不假教督爲貴望者，已爲賢矣。而某則曰：『國家之禄我者，正以爲教其弟子之報也，而復私受于弟子？是以教爲貨也！』一無所受。且時視弟子之賢而甚貧者，與之共有無，曰：『我爲官也，視爾則不啻有餘矣。』其廉如是。」御史歎曰：「誠良吏哉！使斯人爲郡縣，其肯漁於民耶！」命從事具束帛，宴於公堂以旌之。繼而御史趙君以督學至，既集士校其行藝升黜之，咨於廷曰：「士無良師，習兹以靡。疇爲有實行、可以先士者，吾其彰厥善，以觀於眾。」僉又以某對。趙君曰：「嗟，吾聞之矣，其廉誠可以爲難哉！」僉曰：「某之善，殆不止是也。其學能旁通，而尤精於經。其治經不事章句，而篤於踐履。以親不逮養，衣苴食糲，將終身焉。每祭，哀不自勝也。有以知其孝。一子耕於家，而與兄之孤俱之官，有以知其友。」趙君曰：「有是哉！若斯人者，乃不愧乎爲師矣。」命從事具束帛，宴於學以旌之，且移檄諸郡，若師若弟子，皆以王某爲法。

嗟乎！世之居是官者，類以不偶於科第、不獲試於經邦樹績以爲憾，而豈知道之行也，有不擇於位哉！若王君之篤行，而旁足以爲吏勸，下足以爲士勸，則其獲試於時也，與爲郡縣者孰多？諸士欲得予言以張君，君奚俟於張耶？乃若御史風勵之義，則不可以不著也，故不辭而序之。

王樵《方麓集》卷三《贈鮑學諭序》 四明鮑君自廣德分教遷主金壇教事，直躬慕古，振飭規條。患士溺科舉之習，藩飾日新，罔窮實理，漸失古人明經修行之意也，思有以反之，間過予而辱問焉。予曰：「然。昔孔子於禮欲從先進，竊謂於學也亦然。夫聖人之教，曰文行忠信而已。詩書六藝，文猶今也。博學焉而約之身，則仁義禮智四者，無違於動静言貌視聽之間也，是之謂純心。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以之而各得其所也，是之謂純行。純其心而行從之，非有勉也，是曰忠信。文行不離於忠信也。然則教雖有四，其實一而已。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非仁也。「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聖人所以教而諸弟子之所學焉者，此而已矣。夫子而後，教衰而學失，於是有文離其本而行乖其實者。詞繁則掩德，禮繁則滅忠，此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君子所以知魯風之衰也。自夫子欲從先進，而老聃者亦曰「禮者，忠信之薄」。夫孔子適周，嘗於老聃問禮焉。彼非不崇禮者，而其言若此，必有謂也。夫子固亦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林放問禮之本，則大其問而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見舞八佾，歌《雍》徹者，則斥而罪之，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若此者非一。自今觀之，仁也，讓也，儉與戚也，非所謂忠信者乎？不仁、不讓、不儉而徒歌也、舞也、玉帛鐘鼓也，非所謂忠信之薄乎？然則出於忠信者，孔子之所取，而不出於忠信者，老子之所棄，言雖殊而意實相發也。竊謂學者之弊，亦有似乎此。誠欲變之，在諸公焉。諸公之於士也尤親。昔石介直講耳，太學之興自介始。宣德間，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争之，卒不徙。不禄之日，一郡罷市。彼蓋有不言而信者乎？明道程先生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荆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天下事患無人耳，豈患無其時與位哉？吾故曰在諸公也。」

鮑君曰：「如公之言。某雖無似，敢不勉焉！」未幾，鮑君以考績趨兩臺，諸士謂予不可無言以贈也，次前語以授。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胡學訓序》 台郡觀海胡君，分教吾庠者六載矣，詔遷漳郡之龍巖學諭。其僚素波林君、乾齋奚君暨吾庠諸友以贈言見屬。予初接君，色温然，言若不出者。既而熟其言而行事，知君學有師授，而尤長於《春秋》。文法《史》《漢》，不道時俗語。其於志行之士，特眷眷焉。則君之操行，又可知也。今海内語文盛者，以三吴、兩浙、八閩爲首。君論秀於浙，筮仕於吴，遷官於閩，三地者其風聲相接也，是以君所至如素歷，而士亦與之相宜，因以轉移士習，豈不深有賴焉！竊謂今日文固盛，然文勝而不已，則實將不繼。實苟不繼，則文日工而道日漓，非所謂文也。竊謂莫若救之以質，質者，非謂質素而不文也，惇本尚實之謂也。昔月川曹先生居霍庠十餘年，而遷蒲州，霍士上章願留之，蒲士亦上章争之。夫使霍士上章願留之，可能也，使蒲士亦上章争之，不可能也。曹

先生不過一教職，非有權勢施爲恩澤足以動人，而人無遠近，識與不識，其嚮服之如此，其必有不言而信者矣。餘干敬齋胡先生，以一布衣，今奉明詔從祀孔子廟廷，與王文成公、陳白沙先生爲等埒，此又豈有文章勳業、妙悟絶識、不墮見聞、默契道體爲能有異於世儒而驚動人之耳目哉！嘗莊誦先生之遺書矣，其言平實而淵深，未嘗苟爲異論，而皆體驗真切，有得於孔門之遺旨。因其言而想見其爲人，蓋薛文清公之流亞也。伏謂聖明此舉，尤足以興起士風，因胡君之行敬以告之，以胡君亦有士風之責故也。胡君其以爲何如？

張天復《鳴玉堂稿》卷四《山陰縣儒學博士題名記》　《記》曰：「三王四代維其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夫師所繫，其重如此哉！是故先王建學羣材，風厲宇内，必樹之師。師得人，然後俗敦教行、材斂功起，先王之化不墜於天下者，繇此路也。夫人材之生，譬之豫章楩柟，常敷植於崇山沃壤，然不遭匠氏引繩施墨，則雖有殊材，繆違尺度，將弗當於大用，矧其所培灌漸漬者甚渥也。是故名都鉅邑所叢産恒多材，而造材俾當於用恒繇於師。安定之在蘇湖、元晦之在同安，蓋其人已。叔世率卑其任，乃身校士於術序黨庠之間者，亦轍自謂幽亥而貶損所學，失先王之榘。士於是亦背所聞而舛馳之，甚或訾怨於其後，風日以瀉，教日頹敝而罔振。然則世所繫於師誠重，而師所自處，繫士去留，亦不爲少哉！

山陰儒學故在邑之巽隅，創改歷若干世，師於學宫者亦不知凡若干人，故未有題名。嘉靖丙寅，博士華亭某君某偕其僚某君某、某君某蒐檢邑乘而得其世次所傳，自漢迄今，僅百十人，懼後且湮没，乃相顧喟然曰：「吾儕不當致意耶？」遂謀於多士，鳩工聚貲，刻之貞石。已乃謂復嘗濫預乘事，爰屬爲記。

蓋題名自邑里姓氏而外，不加一詞，而師也若而人嚴，若而人易，若而人得士，若而人否，森然昭矣，非太史公所稱當世得失之林者與？嗣師於兹者，覽而考焉，則所繫於治教與繫士去留，不鏡然得所觀勸焉。三君子賢學久淹，教成聲懋，獲以其暇搜遺樹標如此，他日多士遵其敦，彙升展采，棟巖廊，大厥用，是繫於熙朝者，亶維碩矣。而其所感思，又豈在蘇湖、同安下哉！復猥無能爲役，固嘗遊於斯，佩師訓而知思者，漫以其説諗於鄉之君子。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一《師説上》　經有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先王之制師也，齊於君親，若此其尊也。君治之，無適而非君也者；親生之，無適而非親也者；師成之，無適而非師也者。《禮》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報若此其隆也。

昔者孔子之卒也，其門人議曰：「若喪父而無服。」既除，子貢復廬墓焉，三年而後返。當其生也，其門人辟君離父母，比而遊於列辟之邦，顛躓困厄而不悔。及其卒也，而各以其得守其説而不變，曰吾師云爾。又百世，而其裔弟子曰吾師之師云爾。

雖然，孔子不師老聃、郯子，孔子非無師也，而不稱師，曰聞之某某而已，故曰心喪，不言服，明無制也。言心，由心别也。故陳相倍良而學許行，倍也。即許行之徒倍行而學孟子，非倍矣。受墨而之師楊也，受楊而之師儒也，受佛老而之師吾道也，皆非倍也。鄭玄業成而辭馬融，融欲追殺之。玄疑其追也，而以厭勝免，融以卜免玄而弗追也。是何師弟子哉！逢蒙學射於羿，思天下唯羿爲愈己，於是殺羿。飛衛之得紀昌也，荀卿之得李斯也，天下以爲戒矣。故曰：其師也以道，其喪也以心。

天下有道而師者，有業而師者，有利而師者。道而師者，道成則君親之，孔子是也，從一者也。孔子之不師其師，以無常也。業而師者，業成則長之，去君親間矣。利而師者何居？嗚呼，天下之不相師利者寡也。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一一一《師説下》　天下之利而師者，其説何也？今夫士之及髫而受書也，其爲親者曰：「師苟貴吾子足矣，無論道也。」其爲師者曰：「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焉。余以餬其口於四方，何道之授未也！」弟子得執其利權以進退其師，庚而甲，辛而乙，曰：「業此而晦者，業彼而顯者。」唯弟子之利而已。

猶未也，其達而先者，得執其利權以招要其弟子，曰：「吾門士，吾能榮重之。」弟子亦唯曰：「吾利吾師而已。」朝而甲，暮而乙，闐闐其門牆而爭賂焉。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

猶未也，庠序行而世之以利蒞諸生者，科舉行而世之以利進諸生者，皆偃然而居師。彼所謂進諸生者，古所稱座主也。辟之則爲舉主，吏之則爲府主，進之則爲座主，其義一也。其所傳何道、授何業也？噫吁，是何君親之多也！

彼其執弟子者固已謬矣，然猶諉之曰厚，至偃然而居師者，何也？私天子之公法而身之，私天子之公人而弟子之。《易》曰：「渙其羣。」此非所謂羣乎？乃至欲以區區一第而籠賢者，亦淺矣。

聞之先臣霍公韜者，舉南宫第一，然不爲座主稱門生。既知舉，亦謝諸生不

相通，曰：「吾以矯夫世之無恥者。」嗚呼！如霍公者，知師者也。

葉春及《石洞集》卷一《應詔書二・正士習・重師儒》 臣觀宋儒程顥之告其君矣，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而本於學校師儒也。則莫如今日文學博士，森布天下，豈不斌斌盛哉？而其效未覩，何故？蓋古之師也因乎下，今之師也因乎上，上下之情乖，古今之效異也。夫古之師曷嘗不本於上哉？州黨鄉遂之師，即州黨鄉遂之老。州黨鄉遂之老，即德行道藝之人。上之所命而教，即下之所服而從者也。今也不然，不論德行，不問道藝，卒然而命之，持牒而來，據座而坐，青衿之子肩參差乎其庭，足趦趄乎其前，貌相承而實相謾。至於戴高位、握大柄者，乃始盤辟俯僂，外相邀而內相拒。夫人而不服其心，則不能一日安處而爲之長，而猶能使相承相邀者，徒以上之令耳，豈其心哉！豪傑之士於是舍去別求所謂德行道藝者而師之，徘徊於山林之中，棲遲於佛老之宮，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回視聲序，若浼己也。夫以天子之權而立法，不能驅豪傑以入陶冶，而山林匹夫常主其事，豈所謂工哉！臣嘗讀莊周書，以爲天下好知，聞某所有賢者，則贏糧而趣之，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若以陰詆吾夫子之徒者。蓋周道衰，學官廢缺，賢者在野，學士渙然無所歸依，各自擇師，是以足跡接乎諸侯，車軌結乎千里。當其盛時，黨安於庠，術安於序，豈一日去也？周之言激矣。且其學已廢缺，而自擇師，固無足怪。今學校遍海內，師儒環都邑，不能使豪傑之士怗然心服而爲弟子，此何爲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儒之得民，即朝廷之得民，所謂兩以繫之者也。不能繫其心，則不能施其教，而欲賢才之得、風俗之正，不亦難乎！

蓋今郡邑學吏，昏瞶之夫，儇少之輩皆以乞得之，遨齪於尺幅之間，孅趨於拜伏之際，以自委之氣而墜自立之心，以可量之資而來可至之侮，高者促升散，卑者競米鹽，如此而已。所謂督學，亦不過高第精舉者，奉璽書，乘傳行部，輿馬赫奕，甚都也。檄下邑弟子聚之都會，一試而罷。地方千里，不能遍臨，學徒萬餘，不能一訊，未三年以遷報，又挈挈而行矣。夫是二者，德行未必有也，道藝未必有也，徒以命而師之，人亦承而邀之，自故事外，曾一問及否耶？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披甲擁盾，語人曰「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久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爲言者，則其於故事外不一之問，亦何怪哉！

臣愚以爲，宜畧如程氏之言，妙簡羣臣所謂學明德尊者爲大學師，詔天下歲貢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乃遣其願受教若舉人，皆詣國子受業，期年而試，文行俱優乃中。上者授郡學，若州學，三百人以上；次州學若縣學，二百人以上；次縣學。不中，隨歷事選用。學皆一師，九歲而考。上者擢科道部屬，次國子屬或郡佐縣令，又次遞遷之。不才者，督學覺免，不俟考。監司郡守無得責以送迎拜謁，苛禮隆貴之使。人以爲清秩，不可必得，而後其職重。

督學之選，天下之大，僅十餘人，難矣。宜命京朝三品以上，延訪果有德行道藝，然後舉授，舉主任之。召見勸諭賜宴，使之風厲校官，興起教化，一以三物爲主。最者超晉京秩，平者序遷，亦以九歲。不才者，禮部、都察院、撫按覺免，不俟考，舉主連坐。夫擇之精又任之重，則益奮發勉進，德業有以服乎弟子之心。天下弟子亦知朝廷欲以深責之也，莫不洗濯磨淬，延頸舉踵而聽服其教。

校官地近，既得朝夕提撕，導其善而救其失，督學位尊而久，又得月課歲錬，周知其善惡而進退之，鼓舞振作，優遊涵泳，庶幾哉賢才可得而風俗可正矣。然而議者必以爲貢之嚴，用之慎，則老者無所於歸。吾知用賢退不肖而已，庸恤其他？且人而欲循之，則舉天下盡官而後可，此勢之必無者也。田野小民，餘十斛麥，尚擇師而教子，奈何舉天下豪傑付之瑣瑣輩哉！凡物之可乞者，泉布之小耳。明珠大寶，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也，而乞與之也？

沈懋孝《長水先生文鈔・孔子學無常師論》 聖人果有師乎？曰：有師，而自得其師。聖人果無師乎？曰：無師，而無所不師。無所不師，可謂有師乎？能自得其師，可謂常師乎？然則聖人奚師也？師乎道耳。道無窮，心無窮，故學無窮。道烏乎往而不在？學烏乎在而不可？子貢曰：「夫子何常師之有？」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昔者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名，達巷訝其博學，太宰詡爲多能，舉世之人以爲不能殫其學，而特不知其所從授。乃夫子亦不苟爲異而已，適周，問禮於老子，蓋執弟子禮而返。至於萇弘、師襄、剡子之徒，一藝一長，爲之北面而不辭，又舉世所深求而不得其故者。然則聖人何心哉？道公天下而不私其門也。道無方體，故學無門户，私其門，則非道矣。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唯不主一德，一德皆吾師也。唯不主一善，一善皆吾師也。而後可協之於一。天唯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天焉。地惟虛，而細大之物莫非地焉。海唯虛，而細大之物莫非海焉。聖人唯虛，而諸子百家之見以及愚夫愚婦之知莫非聖人焉。天地之初終靡所不究，而行持只在於目前。民物之細瑣靡所不究，而指歸超然乎物表。前無往古，後無來世，抗之不見其過，抑之不見其卑，未

嘗不虛圓而又未嘗不擘實，未嘗不總萬有，又未嘗不入於無形，無一端，無定說，無分門，無他岐，公天下而不□私，如是而已矣。故自稱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見善必從，見賢思齊，空空之體，證於鄙夫，啟助之益，需之及門。仰媿不及前修，而俯常畏不如後學，聖人之心，何其切也！道如是也，理固有周於萬象而獨竅精於一隅，人固有兼綜百行而或窒靈於一語，道可盡而學可泥乎？大道公天地，公萬物，公一身，公後世，羲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同，而亦諸子百家與愚夫愚婦之所共，無彼彼，無此此，無可可，無否否，分門而視之，若散裂而不可收，合併而視之，散者未嘗不圓，離者未嘗不合。是故羲皇最古，無所師，則師天地萬物，俯仰吾道。堯、舜之朝，百僚師師，康衢之鄙夫、深山之野人，堯、舜未嘗不師焉。湯、武於伊呂，學焉後臣之。下至韜鐸旌鼓之隸、中林兔苴之賤、九九以上之末技，聖人曷嘗不俯而資之？夫子之心，蓋數聖人見道無窮之心也。故贊《易卦》則師羲皇，嘉典謨則師堯、舜，敘訓誥、誦典禮則師禹、湯、文、武、周公，律天時則師天，襲水土則師地，惡巧言令色則師丘明，述而不作則師老彭，夫子之無常師也蓋如是。故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而烏問其異同小大之間哉！

子貢之智深如夫子者，乃不曰數聖人，而必曰文武，抑又何也？蓋羲皇、堯、舜、禹、湯之道傳之文、武，文、武盛王也，羣聖之所總也，來世之所衷也，天下耳目心思所易喻也。夫子以爲上古之治不可復，夏殷又無徵而不敢言，故數數稱周禮焉。周公相文、武，兼三王，以致成周之盛。夫子謂文、武之道在方册，祖述憲章，思兼數聖人，以興東周之治。而周禮散失，當在列國之名卿賢士，是以之衛之齊、之楚之宋、之陳之蔡，非獨捄時，以求道耳，非獨遇主，以求友耳。考求是正，收其大全，而後燦然見之當世，垂之將來，此夫子之微意也。人見六籍論垂，將萬世天壤定一大繩尺，而孰知其求師覓友一生心事之苦乎？故曰：堯、舜、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蓋師文、武也，師周公也，則雖謂之有常師也亦宜。

雖然，夫子之師文、武，豈以跡論乎？子貢乃求之多聞多識之間，曰：彼識其大，彼識其小，兼而識之云耳。嗚呼！夫子無常師，蓋協於克一之旨，而子貢猶以爲夫子之多識，而不知其有以貫之也。

李廷機《李文節集》卷一〇《心爲嚴師論》 夫學所稱爲師者，豈直師之云爾哉？以師而檢者，否則放；以師而爲者，否則懈；以師而戒者，否則悖。是則我固不可一日無師，而卒未嘗一日有得於師也，而何師之貴焉？師之所貴，心爲嚴師是已。予觀世之稱師也，豈不以北面而事、順風而請爲恭而已乎？豈不以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爲勤而已乎？是師也，非其所以師也。夫不得其所以師而區外焉者之求，其於以稱師，亦跡矣。其於以進學，亦左矣。蓋師莫尚於心，執經爲下。師莫深於心，稟學爲淺。何以明其然也？心放而示之以檢，弗能收也；心懈而詔之以爲，弗能前也；心悖而告之以戒，弗能守也。夫吾心不自有師乎？吾反而求之方寸之中，靈瑩之境，森然道德仁義之法則存焉，儼然堯、舜、周、孔之典型具焉，操則檢，奮則爲，惕則戒。吾操焉、奮焉、惕焉，有便於學者，心必爲也；有不便於學者，心必不爲也。口雖欲之，以心禁之。體雖便之，以心節之。不爲師之臨也飾其情貌，亦不爲師之不臨也易其情貌。不爲師之訓也勵其志意，亦不爲師之不訓也貳其志意。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處屋漏若在門牆，居奧突若親勸誦。寤寐千載之賢聖，若與共時；神交四海之英豪，若與同室。彼且何所嚴事，彼且何所稟承，則以心爲嚴師故也。嚴師在心矣，何地非師？何人非師？何事非師？是故鼓篋弦誦不爲勤，離羣索居不爲荒，造席問道不爲嚴，户居蜎蠖不爲弛，面命耳提不爲諄諄，立不教、坐不議不爲默默，在羹見羹，在牆見牆，彼且矜式天地，型範陰陽，神明之與居，訓典之爲接，齋沐而揖堯舜於庭，羔鴈而見周孔於壇，前無往古，後無來世，夫庸知心之爲師而師之爲心也？

今夫捧土刻木以爲神也，其初塊然者爾，寘諸叢祠之中，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彼塊然者遂名曰神。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盛智，六通四闢，何所不能爲？故有以之爲天也者，則心即爲天。有以之爲君也者，則心即爲君。有如以之爲師也者，秉禮以爲贄，主一以爲儀，齋明以承之，敬共以奉之，出入必稟，進退必咨，毋敢過言，曰：恐嚴師之聞。毋〔敢〕過動，曰：恐嚴師之見。翼然栗然，以所以事師者事心，則烏在心之不爲師焉？

語曰：委土可以爲師保。夫非委土之謂，而心之謂也。故助我非賢，如愚爲賢。起予非益，三省爲益。二子所以獲亹亹之譽，爲七十子之冠者，以心爲嚴師而已矣。雖然，必心之師，則括羽鏃礪之道可以廢乎？是不然。師者，學之規矩模範也。規矩非心不運，而胡可以無規矩？模範非心不就，而胡可以無模範？是故古之聖人在傅弗勒，而居不離傅；在師弗煩，而動必稱師。遺心非〔也〕，□心亦非也；恃師非也，恥相師亦非也。夫惟以心爲師而後能師人，惟能

師人而後能爲人師。

鄒元標《願學集》卷四《師模録序》 羅君以良輯《師模録》成，數過山房求序。予念其年已七十，孜孜是書，何心哉！蓋嘗論一事一職，皆可自效，惟師則戛戛難言哉！聖人繫卦曰師，譚者皆歸於用兵，予竊謂亦寓師道焉。師而容衆，即有教無類之旨。師而不律，則道不立；師而或賓賓，學子何爲？軍不丈人，敗績是懼。與學術不得宗，殺天下是懼。故《彖》曰：「以此毒天下。」末學被其毒者豈少哉？公門桃李，如羣兒拍肩入市，至暮而散，而師道亡。間有以師道自任者，而垣牆之外，堅壁深壘，師道又亡。惟夫以心相印，如顔、曾氏于夫子，彬彬洙泗之濱，真有天下不與氣象。外是而漢，而唐，而宋，及我明諸君子，猶存鹽梅，詳載籍中。爲人師者研究有得，乃所稱模而模矣。

張恒《明志稿》卷一《續師説》 《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又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夫君治主也，師教主也，在昔明王兼之，厥後乃分。粤惟古今教主之大，仲尼其至矣。此蓋天寔作之，以相以綏，而凡主治者咸師焉，於是乎師尊於君，君綏於師，君代更而師惟一，何哉？道一、學一、教一，不可得而更也。以故仲尼講學，必本修德而徙義，改不善以成之。其教有四：文與行相副，而必忠信以主之；天下騖功利，則言仁義以坊之；攻異端，則述六經以牖之。仲尼之言，皇極之敷言也，堯、舜、禹、湯、文、武之遺訓也，即帝訓也。本帝訓以相帝而綏民，以一人師千萬世，以一心開千萬心，昭昭乎如日矣。吾獨怪夫師仲尼者繩繩，而學仲尼昧昧也。大抵師仲尼以貌，人遞相師，而貌益甚。學仲尼以言，人遞相學，而言益多。故愚以爲，宫牆之巍巍、俎豆之奕奕、章縫搢紳之濟濟，皆貌而已。訓故者析其義，論議者鉤其玄，纂著者咀其英，皆言而已。惟是匪貌而心、匪言而躬，修德徙義，改不善以正其學，勵行主忠信以實其文，先仁義而後功利，尊聖經而斥異端，師人率此爲真師，學人循此爲真學。以真師授真學，世何患無紹明之真儒，又何患無奮庸之真才，而相帝綏民之意，庶乎其不負矣。韓子云：「師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夫授業、解惑之師，何世無之？若曰傳道，苟非真師，道不虚傳。

劉士驥《蟄蜂軒草・贈司訓龍山陳君擢諭平陰序》 世之易博士職者曰：「其秩微，無樞要之寄。其事閒，無錢穀兵刑之理。旦坐一毯，延羣弟子唱揖而升散之，或勾稽廩食，畢則飽飯齋頭，于於臥。幸旦夕遷去，宫牆直傳舍耳。」嗟嗟，博士可易乎！國家黌序星列，俊乂鵲起，治化爛焉，軼於前代，豈非以學有師、師有教哉！博士師也，司教者也，高冠長裾，擁絳帳，據皋比，談説魯鄒之微言，衿佩濟濟，頫首北面，秩即微，望尊矣，事即閒，道隆矣。藉令不模不範，第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已也，師之謂何？官負人耶？人負官耶？吾蓋多龍山陳君云。

君始訓吾邑，士見其寬然長者，爭暱就之。間以非義請，君毅然持不可。或扞功令，君正辭譙讓之，士始心伏。然徐察君，竟寬然長者，無它腸也。東脯有缺，無幾微見於面，士以此益愛敬君。君於世俗窺瞷趨走一切不爲，閉户手陳編，庭草茸茸没履，凝塵滿席，意豁如也。君視己待物，寧爲太羹，不爲麟脯之新奇；寧爲玄酒，不爲中山之酷烈。庶幾古人淡且温者之遺，兹於模範奚媿哉！臺使屢下旌書，久之，擢平陰掌教。君之僚率問贈言于余，余曷敢以苦塊辭？

余惟君産南畿，南畿文物甲寓内，然往往以藻繢掩純白，君居然未琱之璞，可不謂賢乎？東土故椎魯，近益趨於文，士或佻囂浮浪，出匣而躍冶，君以獨存之質挽乍敝之文，蓋士習深有賴焉。君以教禹者教平陰，平陰亦吾東土，而邑諭於官爲長，敷教羌易，士之瞿然顧化，當又甚於禹。官以人重，世從此不易博士矣。

湯賓尹《睡庵稿・文集》卷八《贈萬先生序》 羣天下皆士也，今之逢掖，後之冠紳，非異人也。君師之權重，則士治。士治，天下無不治矣。君師之權輕，則士亂。士已亂矣，天下豈復望有治哉！三代以上，有君而無師，非無師也，作君者即其作師者也。周之東也，天子之權不能以自握，或在諸侯，或在大夫，或在陪臣。其在諸侯、大夫與陪臣也，由天子視之，皆士也。而孔子之《春秋》作焉。《春秋》者，以師道自行而還君道於天子者也。夫至於君師分，天下之事不可爲矣。雖然，猶幸有孔子之師道在也。君權廢而寄之師，師權又廢而散寄之天下之爲士者，三代以後，可勝道哉！從横盛，戰國之士也，尋而秦坑。節義盛，東漢之士也，尋而黨錮。清談盛，晉士也，尋而五胡。道學盛，宋士也，尋而金元。總之大盛則大禍，小盛則小禍，天於士之權若必不欲其過壯焉，其故何也？家自爲學則無師，人自爲政則無君。無君無師，大亂之剏也。詩書之焚，儒之坑，開闢所未有也。縣一夫之舌鬭，搖十餘國之安危，亦開闢所未有也。夷狄主中國，開闢所未有也。別置門户於愚夫愚婦之外，而獨駕姓字於皇王帝霸之上，亦開闢所未有也。天欲伸君師之權，則必不終壯士之權也明甚。

今之學師與孔子比屋而南面，固天所托以行天子之教而收士之權於一統者也，主上方講垂拱之化，權之所屬，諸侯乎？大夫乎？陪臣乎？我何從而知之？

至其爲二三青衿者，則亦數告橫矣。其在我宣，尤世所指名，不知其初固甚馴摯也。有大豪巨室焉，日以剸削柔良爲本業，寄徑於賄成，借鋒於眾黨，無籍少子弟惟所指使，嫁爲猖披，官師又從而佐之，機貫勢熟，習爲故然。其後偶一事起，連臂嘯呼，曰：「公舉也。」啖餘瀝，竊末貲，掀口而置短長，曰義氣也，惟風斯颺，莫可誰何。自我萬先生之以舉人署諭也，繩墨自嚴，教令必信。平居分饌割席如父子昆朋，至有以半刺曳公府之裾者，三尺程之，不少假。嘯呼披猖之故習，壹洗於先生秉鐸之時，而學宮斯清也。予嘗語守上者曰：「秀才無難調停，貌禮之外，以牘至者，各書本生本事而止。但占兩姓名，即卻之。」萬先生實得此意，有先生之教而士無所奸命。士無所奸命，而後天子之教可行，權可一。斯其所效於世風，非一地也。蓋孔子作《春秋》，多微辭，乃其事實丘明詳載之，而後之傳者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予謂兩書實相表裏，左氏廢矣，不妨直筆，則予今日事也。先生行爲天下大用，毋得遽成《春秋》。即成《春秋》於斯時也，安能無微辭乎？

張自烈《芑山文集・雜著》卷一《續師説》 昌黎韓退之慨師道不古，作《師説》以貽李生，引孔子師萇弘、師襄、老聃爲法。其言曰：「吾師道也，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退之蓋謂學無常師，師無少長貴賤，恥師則愚益愚而惑莫解。陸象山當稱之。予意聖師賢、長師少、貴師賤，似也，然猶有進於是者。語曰：「世無師，學者當師經。」或又曰：「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夫經以貫道，其人亡而其書存，非有語言相講授，苟從而師之，傳道、解惑，胥是焉在，豈獨剡子、師襄諸人可師哉！若夫萬物，則異類耳，何師之有？然古者師蠭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前民利用，皆於物是取，謂聖人不師萬物，可乎？

雖然，師經與師萬物，求善而止，不善則廢，猶未盡師之道也。《書》曰「主善爲師」，師善也。孔子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見不賢而内自省」，師不善也。夫至於不善皆師，則萬物之可師者眾矣，孰謂善師者徒求之弟子哉！然則不求師，失之妄；專師善，失之固。能師不善，則日進無疆。惜夫退之告李生者不及此耳。

或問：「何以師不善？」曰：「毋自欺，内訟過而已。蓋入道自寡過始，寡過自求師始，求師自省身始。不自省而徒賓賓焉求吾師而從之，雖終身遊仲尼之門，若宰予、陳亢輩，何益哉！」

張爾岐《蒿菴文集》卷二《送鄧温伯之莘縣訓導任序》 愚少與温伯鄧君同師而學，朝夕相勖者，頗與流俗異趨。既而皆不遇，皆以所學教於里。愚蚤以病自罷，君於今歲夏部授莘縣訓導。將之任，愚送之，且告曰：

君今者往師莘矣，職而往師，與學者求而來師有異，今之職而師與昔之職而師又有異。大要職而師者易，求而師者難；昔之職而師者難，今之職而師者則又易。君子但相忘於其易，而勿强効其所難。君知其説乎？今之職而師者，於古化民成俗及昔人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姑不計，即近代型士課業之規亦無庸也。其人苟能便動作，習辭令，拱壓盤辟，不愆於度，春秋舍奠拜伏如禮，朔日月半陪長吏後登堂而揖，歲時徵集諸生就試，能操筆署紙尾，身自帥諸生及邑童子按籍魚貫入試院，又能不璅璅計服脩，斯爲不負於職矣。或不安於是，則張惶所學，集英少，課舉業，誇示其揣摩之術；不然，則譚詩賦，擬古文辭；又不然，則深言性命，往往竊象山、新建之緒，以矜新異。當其高踞皋比，攘腕而談，學者環擁而聽之，一書義出，羣然曰昆湖，曰震川；一詩一記序出，羣然曰盛唐，曰秦漢；標一指，送一疑，則又羣然曰濂、洛、關、閩之所不逮也。下堂而反唇，及庭而捧腹，出門而轟囂，笑聲四溢焉。顧不若容容者之猶可幸無過也。此愚所謂職而師異於學者所求而師、今之職而師又異於昔之職而師者也。然容容者如彼，已不負於職，此又其所以爲易也。其易者，度非君之所樂也，勉而效其難，則又不可。將如何而適易乎？夫博士先生之教非必不善也，而出而見笑，人未相信而急欲自見之過也。君亦務自力其可信者而已。舉業之學，所在多有，固無煩代爲謀，雕蟲篆刻之技，矜新標異之説，非吾黨所貴，亦自可以忘言。若夫昔所學之師而授之里者，昭然在六經，無所異於人，而不得不異於人。驟而語之，其見笑當愈甚。君但修身力學，静而俟焉。諸生中當有信先生而學者，則職而往師，無異乎其求而來師也。

君笑應曰：「諾。」遂束書於篋而西。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 伏承來教，勤勤懇懇，閔其年之衰暮，而悼其學之無傳，其爲意甚盛。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門徒、立名譽，以光顯於世，則私心有所不願也。若乃西漢之傳經，弟子常千餘人，而位高者至公卿，下者亦爲博士，以名其學，可不謂榮歟？而班史乃斷之曰：「蓋禄利之路然也。」故以夫子之門人且學干禄，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而況於今日乎？今之爲禄利者，其無藉於經術也審矣，窮年所習，不過應試之文，而問以本經，猶茫然不知爲何語。蓋舉唐以來帖括之淺而又廢之，其無意於學也，傳之非一世矣。矧納貲之例行，而目不識字者可爲郡邑博士。惟貧而不能徙業者，百人之中尚有一二讀書，而又皆躁競之徒，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五經》則不願學，語之以白沙、陽明之語録，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其中小有才華者頗好爲詩，而今日之詩，亦可以不學而作。吾行天下，見詩與語録之刻堆几積案，殆于瓦釜雷鳴，而叩以《二南》、《雅》、《頌》之義，不能説也。於此時而將行吾之道，其誰從之？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若狥衆人之好而自貶其學，以來天下之人而廣其名譽，則是枉道以從人，而我亦將有所不暇。惟是斯道之在天下，必有時而興，而君子之教人，有私淑艾者，雖去之百世，而猶若同堂也。所著《日知録》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惟多寫數本，以貽之同好，庶不爲惡其害己者之所去，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時，若爲己而不求名，則無不可以自勉。鄙哉，硜硜所以異於今之先生者如此，高明何以教之？

胡承諾《繹志》卷一一《立教篇》 人雖性質美而心辨智，必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師友之益無不同者。故君子莫患於自足，莫病於自棄，莫痛於不聞道，莫苦於無良師友。揚子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天下待教於一人，非獨受教者之事，主教者之事也。惟正道可以教人，稍涉偏私，即有損於人也。教不枉而後有益，稍自貶損以徇於人之不能，即有損於人也。扣之者誠，而後應之，扣之不誠，非求益者也，淺則不入，深則相距，亦有損於人也。非聞道之士，不可以教天下。性者，道之根株胚胎也，師所以成性也。道者，天地之符璽旄節也，師所以明道也。禮者，道之經緯蹊徑也，師所以正禮也。聖人之書，禮之城郭都居也，師所以述聖也。人有性不自知，如至寶藏深淵而不見，師則識其精氣者也。有道不能由，如去國既久而閉其塗，師則授之符傳者也。有禮不能行，如遊五都之市，不識百貨良楛，師其爲之質劑者也。聖人之書，如九成之臺，嵽嵲乎千仞之上，先登者相望，而獨不得其階，師則陛而級之，扶而掖之者也。故君子之教，不陵節者也。其有言也無不盡，其無言也無不與，不枉材器，不失機候，不費詞説，不易規矩，此君子教人之大端也。蓋不循節次則妄意高遠，有不切於身之病；有言不盡，有行不與，何以知事物之理充滿天地、流行聖人之身也？枉其材器，何以檃括從繩？失其機候，何以贊微出滯？不能免於詞説，使習於口耳，適足窒其聰明。不能守其規矩，何以堅信從於孤立之中，絶外誘於横流之日？一堂之教，受益有淺深；一人之身，領略有蚤晚。聖賢不但如一雨潤木，一風吹萬而已，更有斟酌化導於其間，如教赤子以步趨尺寸之地，不可强致，如安寢而至於夢寐，一息之調，不可有意求也。寬以俟之，微以相之，和以來之，悦以動之，使學者容貌詞氣、動静俯仰皆其踴躍親善之意，而後與師無間也。人性皆善，故樂與同其好善；性本無惡，尤諄諄引之以去惡。是君子教人之指也，何居乎「可以爲師」、「可與受學」也？

所貴乎師者，知博而不雜，行修而不怠，氣清而容肅，年耆而踰等，三綱五常之所出，河圖洛書之所在。若然者，雖在千里以外，猶擔簦而往從，況其邇者乎？受學之士，性情端慤，思慮專一，踐履篤實，才調敏給，應對詳審，容貌温恭，好學而不倦，造次必由禮，有執位而不挾。若此者，師所亟求也，雖在千里之外，若比肩而進，況其邇者乎？其或記醜而謬，行孤而堅，齒尊而德薄，義理辟而不衷，誦説陵而不貫，枉道而徇人，曲學以阿世，秖欲博其徒從，豐其枝附，峻其壇宇，作其聲價，以相稱譽，以相詆訾，以相薦揚，以相掩抑也，若此者，雖北面事之，去之惟恐不速，況其遠者乎？其受學者，或性情傾邪，志氣昏惰，踐履浮薄，思慮馳騖，爭氣見於面，諛聞填其胸，有所挾而來，有所誘而去，徒欲遂其依傍，竊其品題，隨其聲咳，拾其餘棄，儼然號於人曰「此遊某先生之門者也」，資其學以取高位，既得患失，遂操入室之弋，依阿人主而流害於天下。若然者，鳴鼓而攻之，倚門牆而麾之，況其遠者乎？道者，人所同得也。善者，人所固有也。同得所不可絶諸函丈之外，固有則不俟索諸糟粕煨燼之中，所以古人爲學，先以自益，後以益人。立教雖益人也，所以自益也；示人以塗徑，己亦弗敢踰越也；鼓人以志氣，己亦弗敢怠皇也；開人以覺悟，己亦不得不思索也；施於人者，即可責己；行諸己者，即可教人。一切取於平實，以大道爲公，而非私其所獨優焉。使在人者知見深淺皆得自盡，吾因以自識所未足；使在我者輕重、詳略、緩急皆迎乎其人之機候，揣摩攻治皆中乎其人之病痛，故曰不獨益人，亦且益己也。若以己見裁物，强人相從，一言一行皆以長其驕心軼氣，無益於人，無益于己，古人不爲也。

古之學者必嚴其師，敬其道也，守其道也，用其道也。敬其道所以治身，守其道所以治事，用其道所以治天下。惡習可化，不必拒也。惡質可易，不必棄也。有驕氣者，教之以禮。有失禮之愆者，教之以覺悟。拒絶所以爲誘掖也，攻

擊所以爲指示也。憫其陷溺，嘉其憬悔，閔之者仁也，嘉而與之則義也。又恐精爽在人，久曠則枯，銳氣在人，不鼓則竭，於是立其限程，課其懋勉，警其弛易，稽其屑越怠惰之戒與倍師等。又恐聽之既易，其氣易驕，入之太驟，其退必速，故有取於扣鐘之義，以一舂爲一容。舂者，擊也；容者，稍停以待其聲之盡，而後更扣也。曾子曰：「學者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此言觀其容儀，可以知其本也。兩漢以來，一切超世絶俗之士，或鵠立不羣，或龍性難馴。徒以不遇孔子，祇得成其偏，至以經術名家者挾闚媚之術，取人主高位，獲希世寵榮，而其徒亦無慕焉。乃知王政之世無窮人，教化之側無顓蒙，聖人之門無由士，非惟教化之行，乃後生之慶也。學者知所嚮往，則能擇師於蕪漫之中；學力有得，然後知前人所已至與後人所由以至也。傳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馬融可謂尊矣，程頤可謂嚴矣，王通、胡瑗可謂樂易矣。東京桓氏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史謂「桓榮之學，本乎爲己。」是以若是其顯也。

黄宗羲《梨洲遺著彙刊・孟子師説》卷四「人之患」章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師之重如此！「好爲人師」者，以仁義之道不足動人，於是各立異説，如「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山淵平」，「精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鐘不加樂」，「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之類，驚世駭俗。人亦靡然從而師之，充塞仁義，以爲天下之患。韓子謂「師者，傳道解惑者也」，顧所傳非道，爲惑愈甚，由是而師，爲世所輕矣。宋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虚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

王夫之《船山遺書・四書訓義》卷三二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己。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儒。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訓義：師弟子者，以道相交，而爲人倫之一。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義定而情自合。戰國之世，有好爲人師者出焉，以巧智立言，動學者之信，從而引人於機變競争之中，於是見聞皆邪。後來者益出於智巧，而務勝其師，甚則怨行而害及之。孟子以爲此人倫之大變也，乃推本亂原，因往事以立斷，故讀遺文，至羿、逢蒙之事而有感焉。昔者，羿與逢蒙，皆不道之人也，而獨以射著。逢蒙學於羿，學其技耳，而與羿久俱，則不期而與羿同其敗德矣。學之久，而盡習善射之道。羿亦或冀逢蒙之德我也，乃逢蒙思天下唯羿爲愈己，妒心起而惡不可止，於是殺羿。斯事傳於古今，以爲背德戕倫，蒙之罪不容誅矣。孟子曰：「逢蒙之罪誠不可赦矣，雖然，孰使逢蒙而至此者？則開蒙之釁者，羿也。成蒙之惡者，羿也。人來學而使陷於大惡，是豈非羿之罪乎？」昔之人嘗斷之矣。公明儀曰：「羿之見殺也，以道盡而死，非吝於教以取禍，宜若無致殺之罪焉。」夫無罪則無罪耳，而曰「宜若」，是就寬羿者言之耳，儀固未嘗以羿爲免也。其意若曰：以蒙視羿，手刃其師而不忌，爲不赦之辜則薄乎云爾，而羿亦惡得無罪哉！羿而見殺，則誅心之筆在後人。倘蒙殺羿不終，蒙有今將之討，而羿亦宜四裔之投也夫！吾所以謂羿有罪，而與古人同其公論者，何也？則有子濯孺子、庾斯之事可證焉。子濯孺子亦善射者也，然未聞以射名如羿，則其爲人有出於善射之外者乎？鄭人使之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此潛師以掠境，彼乘惰以掩歸，不必有相害之心，而成乎不相下之勢。且皆有使之者，非二子之私爲敵也。乃斯且至，而孺子病矣，謂其御者曰：「兩將相敵勇者生焉，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無先發之制，而坐制於人，吾死矣夫！」已而問曰：「追我者誰邪？」亦冀其人之懦，而可以逸焉耳。其僕鄭重而言曰：「庾公之斯也。」言及斯，而僕心愈惴矣。孺子忽有所見焉，而曰：「吾生矣。」信斯乎？抑自信乎？自信以信斯，言之決而無疑，然後知孺子之素非僅以射名者也。其僕固未知而疑曰：「庾公之斯，豈易敵者哉？蓋衛之善射者也。以善射之敵，加疾作之夫子，而曰『吾生』，夫子果有以信斯乎？抑將有以自信乎？何謂也？」孺子曰：「吾有以自信，實有以信斯也。斯之善射，不有所本乎？學之於尹公之他也。尹公之他則學射於我，是師友之授受，情所感即義所不容昧也。然今天下之背其師者多矣，而吾

有以信斯之不然，則尹公之他非但善射者也，其志正，其行直，無邪曲機詐之心，吾以是交他，而他亦必以此交斯。端人之與端人，志乃同，氣乃孚，而所旦夕與遊於志正直體之中者，必皆有忠厚長者之道以相獎。斯之見取於他，必端矣。曾端人而忍戕其所自成名者乎？故曰吾生也。」未幾，而庾公之斯至矣。其追也不容不至，而其至也，且以觀孺子之相待何若也。而孺子不執弓，斯乃問曰：「夫子何爲不執弓？」則不乘人之無備而務一逞矣。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信其無相害之心，而不難以誠告也。而斯之言一孺子之言也，曰：「小人之幸，以射事君也。蓋學之於尹公之他，尹公之風軌，斯固何日忘之？而尹公學射於夫子，則夫子之生平，斯抑景仰之久矣。況斯射之可以命中，夫子之道也，而忍以害夫子乎？雖然，斯有所不容已者存焉。今日之事，君命所臨，勝敗之幾，君事也。我不忍害夫子，而忍廢君事乎？藉手於夫子之疾作，以不致隕越，則亦修其職事以報於君，而夫子可自此遠矣。」蓋抽矢敓輪以去其金，可無傷也；發乘矢而後反，亦足以示國威而告我後矣。以此觀之，從容於酬對之際而兩全於君師之間，斯果端人也。孺子之信之而不爽者，端人授受，心志相得，自無不可坦然信之，而豈其乘危以相害乎？則斯可無過，而孺子亦可無尤，無他，唯孺子之以道義居心，而不僅以技巧相尚，故自全而成人之美。觀於此，則逢蒙之忍於相戕，皆羿導之也，而惡得無罪乎？故欲正天下之人心，須慎天下之師受。立教有本，躬行爲起化之原；謹教有術，正道爲漸摩之益。一技術之間，而善惡得失如此其不同，況藉口於君子之道，以逐易天下者乎？故楊墨之無父無君，富彊之相傾相危，而授徒著書以壞風俗，皆先王之必誅而不赦者也。嗚呼！孟子之世，以機智相爲師友，而其害猶如此，況後世之餬口爲師而大壞風俗者乎？宜朋友之一倫絶之久矣。

魏際瑞《魏伯子文集》卷三《師説》 韓子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惑而不從師者，其爲惑終不解。」故人之不能無師，猶瞽者不能無相，病者不能無醫也。師也者，所以明瞽聰聾、智愚敏魯，文椎野，達拘迂，才頑冥，人禽獸，其爲體也隆，爲用甚重，爲德博而爲道也尊。體隆德博，故其爲教，風動而能化，其象謙尊而光。師也者，登三綱而四，配天地君親而五。

而今之爲師者不然，若以爲技，斤斤矻矻，役於主人，以道謀食，師而匠者也。館穀隆殺，教別輕重，苟得而已，不顧其後，師而賈者也。惟其意而我從之，則惟恐譽不至、利不歸，進退喜怒聽於人，含怒畜垢而不敢發，是師而奴隸者也。爲之詭禦詐術相冒，主人甘其行，弟子服其事，使吾利日豐而人心日以壞，是師而盜賊者也。受不才子弟，挾奇貨而居，不惟長之，而且逢之，不惟示之，且身先之，放辟邪侈無不爲，人不肯齒與爲類，是則又師而禽獸者也。而或者宅心曖昧之中，持其機械，喜怒憎愛反於常，鹿焉馬之，狐焉虎之，猴焉冠之，簸之揚之，顛之倒之，使人擬議而不得其故，是則又師而鬼魅者也。夫爲人師者，自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爲其道，而使人以工賈、奴隸、盜賊、禽獸、鬼魅待其師，無怪乎天下相率於溺，以成極亂之世，而斯文之道墜矣。

若夫君子之爲人師者則不然：體甚隆，用甚重，德博而道尊，合則從，不合則去，萬鍾千駟不可得而加也。賢者主之，不肖者奴之，頑嚚聾聵不可得而亂也。學者有要，應者無窮，故無入而不自得。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故人不知而不慍也。因材而篤，有如天之時；遷物而良，有如地之勢；明禮樂，修政刑，有如君之德；中養不中，才養不才，有如親之恩。是以其道甚尊，其用甚重也。而今之爲師者與師師者，不求夫尊重之益，而相率爲輕賤以自卑，其將有能視而瞽、無所疾病而亡者矣。嗚呼！師道之不尊於天下，豈斯世之幸哉！

《魏伯子文集》卷三《續師説》 南豐甘子名京，字楗齋。與謝子爲友，名文灨，字秋水。已而服之誠也，遂師謝子。魏子曰：「甘子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或曰：「孟子有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甘子不能無友，尤不能無師，其不能自興亦已明矣。子之豪傑之言也何居？」魏子曰：「此甘子之所以爲豪傑也。豪傑之士，能爲人所不能爲。今之自命爲豪傑者，爲道學則曰予聖；爲文章則曰予班、馬、韓、歐、李、杜；爲帖括則曰予歸、胡、王、鄧；而爲經濟、武備、儲峙則曰予韓、范，曰予孫、吳，曰予蕭何、劉晏。嗚呼！其無不欲爲人之師也如此。此天下所以相率於庸惡陋劣，而無一特然自立之人也。人之需於師友，如飢寒之衣食，草木之待灌溉，苟無是焉，則壯者必委而榮者必悴，於以興也，不亦難乎？且夫爲舉世之所不爲於舉世所怪笑，而毅然安之，以直行其志。如山之起，屹然而不動；如水之決，浩浩乎其莫遏。故曰豪傑之士，有時能奮立於天上，有時能伏泥中，有時可以絶類獨上，而不畏天下古今之橫議，有時屈情從眾，不避庸俗之名。是故世有待而甘子無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世無待而甘子有待，吾故曰豪傑之士也。」

徐枋《居易堂集》卷九《師説上》 世之盛也，師道在君，及其既衰，而師道在下。道之盛也，以道爲師，及其既衰，而以經爲師矣。《書》曰：「亶聰明，作元

后。」又曰：「作之君，作之師。」言聖人首出庶物，而踞大君之位，以教天下也。又曰：「皇建其有極」，「汝則錫之福」，「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言大君立教於天下，而錫福於率教者，造就其行，以善我國家也。於是鄉飲大射則於學，授鉦飲至則於學，以禮樂征伐皆大君教天下之事也。教化既行，長育人材。育材既盛，克處在位。故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此大君爲師而教行於天下之效也。及周室東而王跡熄，學校廢而《子衿》刺，佻達城闕，風俗衰遲，爲人君者不能舉其師之職，無以爲教於天下。而孔子崛起而設教於洙泗之間，文行忠信，循循善誘，天下翕然宗之，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二人，於時號爲素王。蓋言師者王者之事也，而以布素尸之。此師道之一變也。孔子既沒，微言絶而大道衰，然七十子之徒各負其道，以友教天下。子貢居齊，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而段干木、田子方、孟子、荀卿各師其師，各道其道以爲教。此又師道之一變也。迨秦之季，焚書坑儒，漢興而六藝殘缺，鮮能兼通。於時田生言《易》，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言《詩》，伏生言《尚書》，高堂生言《禮》，胡毋生、董仲舒言《春秋》。儒者各以一經爲師，而師道又一變矣。嗚呼，師不以道而以經，非師道之極衰乎？所以馬融堂羅妓樂，徐遵明懸質絲粟，王式貽恥狗曲，轅固生來譏馬肝，貶師儒之風而爲後世笑也。浸淫至於今日，而今之爲師者又何如乎？以一經爲師又可得乎？向之所謂極衰，而今又邈然其不可幾乎，爲可悲也！

余不佞，幼而好學，負奇志，迨乎成立，不汲汲於榮利，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而病未能也。然學固不專一家，而冀以躬行爲先。及遭喪亂，閉門隱居，四方之問奇請益者一槩謝去。癸卯歲，潘生次耕以其所業詩問業於余，而余欣然有以教之。於是潘生既中心悦而誠服於余，余亦爲之師而不疑，兩人固相得也。平居相與講道論德，稱説詩書，詠歌先王之風，上下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天人消息往來之微，輿地、山川、形勝之奇，災祥、圖緯、曆數之異，以至前言往行、奇節異能之魁偉，人妖物祟，氣感風移之變態，以至幽經怪牒，廋詞隱語，雜家小説之荒忽，事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推其極致，要其指歸，抵掌而談，流連感激，或泣或歌，不能自已。而簞食屢空，不改其樂；藜藿不糝，歌聲若出金石。所謂以躬行先之者，然乎否耶？嗟乎，余於潘生，又豈世人之所能知哉！潘生從余遊一年，余亦命兒子叔然受業於潘生，且昌言師道，以正告之，固願余之於潘生，潘生之於叔然，共相與以有成也。嗚呼，今何時乎？庠序學校之事不明於國，灑掃辟咡、弦詩象勺之事不明於家，進無所程，退無所資，而師道絶矣！夫天之所廢不可以興，亦勉其人力之所可至者耳。吾固願爲師者奮乎百世之下，起師道屢變之餘，迴江河日下之勢，毅然以洙泗爲宗而一反諸道，毋徒硜硜爲經生也。余與潘生共勉乎哉！吾觀潘生，其才大，其氣静，其志深長，固將窮天人以爲學，故告之如此。雖然，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余與潘生又當共自懼者也。

《居易堂集》卷九《師説下》 吾觀於師而後知道之重也。無其道，天子而不能教一時；有其道，匹夫而可以教萬世。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非必升堂而入室也，非必親炙而私淑也，聞其風、範其防者皆是矣。當春秋之時，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日食三十六，地震五，水災十四，以至山陵崩陁，雷霆失序，星隕晝晦，夏霜冬實。夫戎翟交侵而亂賊接踵，烝報成風，於是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而人道幾滅。孔子起而删《詩》《書》，定禮樂，作《春秋》，然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得以復位，日月得以復明，萬物得以遂其生。上下數千禩綿延不墜者，皆孔子以道爲師，有以維持而永久之也。夫師者道也，道絶則師絶矣。自孔子至今，盛衰既殊，汚隆不一，雜亂糾紛，湮沉晦塞，無時無之，而其中瀕絶者亦屢矣。火於秦，不瀕於絶也？黄老於漢，不瀕於絶也？佛於六朝，不瀕於絶也？然而瀕絶者必有在也。嗚呼，今何時乎？吾始言師道之變，而今言師道之絶，不更痛矣乎！嗚呼，亦危矣！然而不終絶也，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春秋之亂，人道幾滅，而孔子正之，綿延至今。苟今之人能推明孔子之道，師以是傳之弟子，弟子以是受之於師，則於今乎何有，而吾世其有瘳乎？夫大聖不再生，孔子不可復作，苟得聖人之一端，亦足以迴人心而風教於天下，而師在是矣。而今誰其人也？雖然，事未有剥而不復者，故當瀕絶之時，天必篤生其人，以維繫於一綫，亦猶澤中之有火，而一陽之生於極陰也。今正其時也。嗚呼，今正其時也，而謂今無其人乎？

汪琬《堯峯文鈔》卷九《師道或問並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吴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道不必其盡修，得非邪説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詁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

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説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説者謂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或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韓氏《師説》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既我童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汪琬《堯峯文鈔》卷三三《答從弟論師道書》　來書第一段：「昨與吾兄論師，言古者有人師，有經師，非是則不得謂之師。若甚怪乎世之受業而稱師者。夫以舉世庸庸之人，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通，而呶呶然號於人曰師也師也，以此論斥之，則誠快矣。」

古人之言師也，其詞有重有輕。若從其輕，則三人之中，雖不善者亦爲我師；苟從其重，則《記》固有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雖孟子亦患好爲人師矣。僕之説曰非經師、人師不得謂之師，此從其重者言之也。而足下槩以「受業」兩言釋之，將所受者道德之業乎？經術之業乎？抑止於訓詁章句之業乎？使其受道德、經術之業，則何以異於僕之經師、人師之説也？如其訓詁章句而已，是乃今之學究訓蒙者也。二者不同，而足下等而齊之，何胷中貿貿然不别黑白如此哉！

來書第二段：「師之道不可以不講也。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君食之，師教之，隨其所在而致死焉。《記》曰：『事親致喪三年，事君方喪三年，事師心喪三年。』」

足下引經是也，然而心喪之禮，考之於經，惟孔子之門人嘗行之；考之于史，則此禮之廢也，千餘年矣，而顧欲驟施諸學究乎？此非獨世之士大夫不能，即足下亦未嘗行也。未嘗行之，而乃爲大言以自誣，僕不敢許也。

來書第三段：「吾不知其所謂師者，必其行之修足以訓方型俗，必其經之明足以繼絶表微。若所謂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乎？抑其所受業者皆謂之師也？」

僕聞之：「君子知至學之難易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古人之重師如此，而行或可以不修，經或可以不明乎？古之爲士者，莫不漸摩乎先王之禮樂而習聞仁義之教，未有不修其行者也。行之不修，是不率教也，方移且屏之之不暇，而敢於爲人師乎哉！蓋足下所謂受業云云，意者專指訓蒙而言之，故予以恕辭，疑其行或可以不修而經或可以不明也，亦知先王之世無今之訓蒙之師乎？方世之治也，凡爲士者，自幼訖長，無日不在於學。而先王則因其才器之所至，而設官以長養成就之。至其所設之官，則又士大夫之賢而有學行者，故能使聰明瑰異傑出不羣之材，上之可以爲公卿，次之可以備任使者，舉皆出於學之中。其在《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此之謂也。及其衰也，學校漸廢，士之有志者往往各自求師於四方，而後孔子之門號爲最盛，其學者皆心悦而服從之，此就養、心喪之禮所由昉也。當此之時，安得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而羣天下之士奔走向往其門哉！足下漸染俗學，而不復通知經傳，宜其言之放僻而不自知也。

來書第四段：「如其必足爲經師、人師者而後謂之師，則行修於一鄉可以爲一鄉之師者，於其難也，一鄉之人皆爲之致死；於其殁也，一鄉之人皆爲之心喪矣。行修於一國可以爲一國之師者，於其難也，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於其殁也，一國之人皆爲之心喪矣。」

此一段文義糾纏，頗難分曉。夫一鄉一國之人，有賢者，有中材者，有愚不肖者，而又有百工伎藝之眾不在此列。使其行修於一鄉，則一鄉之賢者友之，中材者師之，愚不肖者望而避之矣。行修於一國亦然。豈有舉一鄉一國之人皆爲之致死而服心喪者乎？以此闢僕之説，而未達僕之指趣，何其謬也！

來書第五段：「行之修者，莫過於孔子；經之明者，亦莫過於孔子。然其畏於匡也，獨疑顔淵之死；其後卒於魯國，喪三年者，門人之外弗聞焉，則必其受

業而後謂之師也。」

此一段説孔子甚善，然而受業於孔子者，受其道德仁義與夫《易》《詩》《書》《禮》《樂》《春秋》之旨云爾，是固人師、經師之祖也。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百世而下，學者莫不宗之，又不當問其受業與否也。嗟乎，孔子之爲師，夫亦異乎今人之師矣，而可以下喻學究訓蒙者耶？儗人必於其倫。訓蒙非孔子之倫，雖三尺童子皆知之，而足下不知，何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禮，凡有國者，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謂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此皆非受業者也。足下以爲必受業者而後謂之師，則又非矣。

來書第六段：「韓子云：『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不如師。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吾謂其言師也最善。師以受業也，吾所未知而彼知之，吾則師之；吾所未能而彼能之，吾則師之。及其既師之也，則必終身事之。若以其後日之所學遠過於所師之人，而遂不謂之師，然則是孔子無師也。」

退之之所謂「聞道」，未嘗指訓詁句讀以爲道也，其所謂「術業」，未嘗指訓蒙以爲術業也。孔子師老聃、郯子，亦豈僕僕焉爲之就養而服心喪哉！雖使終身事之，其於禮也必有少殺者矣。

來書第七段：「曹交願受業於孟子，孟子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則古之受業者皆爲師，不惟儒者爲然。古者民皆有業，以其所業傳之於人，謂之師。韓子又言之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皆有師是也。」

曹交欲受業於孟子，欲爲堯也，欲爲舜也，非訓詁之不明、句讀之不習而就孟子以問難者也。僕視爲師者甚重，而足下輕予人以師之名，無怪乎村翁野叟皆儼然據皋比之坐，而自附于孔孟也。善哉，歐陽氏之言曰：「後世師法廢壞，而今世無師。世無師，學者宜師經。」歐之與韓，文相若也，行相彷也。足下引韓之説以張學究之幟，則僕請得引歐之説，拔其幟而僇之，不亦可乎？

來書第八段：「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内則》：『十年出就外傅，學幼儀。』則是小學亦有師也。《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爲師也多矣。」

《禮》之「外傅」，如《周官・樂師》之屬是也。《樂師章》曰：「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鄭氏引《内則》云云。塾庠序學之師，則大夫士是也。孔氏引《書傳》説曰：「大夫七十致仕退老而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此皆先王所設之官，使得出其學行以教育國中之俊秀，非今之學究訓蒙者比也。且引經不可以武斷，足下盍詳求其首尾而紬繹之？《學記》「國有學」之下，其詞曰「比年入學」云云，繼之曰「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然後足以化民易俗。夫學至於化民易俗，則受師之益夥矣，信乎爲之師者未有不修於行、不明於經者也！而足下乃比之學究，此僕所未喻也。

來書第九段：「安能盡得若經師者、若人師者而師之哉！」

甚矣足下之固陋也。由足下言之，則是謂天下無經明行修者也。士不可蓋。今足下乘舟駕車，南不踰浙，北不及淮，耳目見聞不出四五百里，而敢輕量天下之士哉！僕宦遊十五年矣，其有經學修明者，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内行醇備者，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緝。此四君子者，皆與僕爲友。僕老矣，雖不能師之，固所爲欣然執鞭者也，惜乎足下未之一見耳。如足下者，辟諸莊生所謂埳井之鼃，得毋爲識者所笑乎？

來書第十段：「弟嘗與吾兄辨難，或繫一事一物，或繫一家一鄉，所關者小，不足深論。若夫師道之重，則關乎天下萬世，恐世之學於人者皆不以其師爲師，不容默默已也。」

師必有道，其道不立久矣。足下曰關乎天下萬世，不可不講也，僕亦曰是誠不可不講也。足下方爲人師，而顧謂凡爲師者不必經之明而行之修，其毋乃謙詞與？抑誠歉然不足於此也？夫鳥獸猶愛其毛羽，足下而誠有所不足，僕願自今以往，日夜勉强學問，益增累其所未修而講求其所未明，雖前者或不能無媿，而繼是亦可以據皋比而不忝矣，又何必肆其呶呶之口，曲爲此辨也？君子無易由言，願足下慎之。

姜宸英《湛園未定稿》卷六《送王白民隱君南歸序》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古者大夫、士之致仕，居其鄉者爲父師、少師，《儀禮・鄉飲酒》與《鄉射禮》所謂先生是也，以教其子弟，皆不出其里閭。蓋古者師弟子授受以道，道在，故來學；道尊，故無往教。夫子自行束脩以上未嘗無誨，而不往教，是鄉先生之義也。

自後周衰道喪，師教益廢。漢得遺經於秦火之餘，諸儒人自爲説，國家有大議，則必問以經義云何，弟子講説，必問其何所師受，一大師門，學徒嘗多至數千人。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除舍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引禮不往教之義，忠不敢强。蓋是時道雖不明於天下，而人知尊經，經非師則不傳，故其所以自待與人之所以待之者，俱不得以或輕，凡以經學之重而然也。古者尊道，其次尊

經，皆不廢師。又其後科舉學盛，則經學愈替，國家取士不必通經，士以專經取之，不必問其家學所自，於是士之抱經以處者，士大夫家闢一幸舍，田舍翁積十斛米，得折柬而召之矣。北魏元欽性鄙吝，嘗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誠非去食就信之義。」欽乃大慙。蓋當時之風俗已如此。

今世孤儒窶生，常不遠數千里，負笈以求爲人之師，猶不可必得。幸而得之，自非素習禮教舊家善族，其視遇其師，不啻庶養，譏呵出入，窘餓拘囚，賓親不得通，臧婢相侮笑，至有流離顛踣，無所於歸者。師道之不立，非一日之故也。

友人王子白民治經有法，怡於進取，特以詩稱江湖間，久近且爲童子師於京師，幾七八年，齒髮衰脱，落拓塵市，囊不蓄一錢。今晨來別予告歸，予曰：行哉！亟作詩送之，又爲之序其所以。王子任真樂易，無骫骳失意之色於去就間。予爲文序，不悲王子之不遇，徒以歎夫道廢經絀，而時之不古若焉。

唐甄《潛書》上篇上《講學》　求師於斯世，如鳳如麟，不可得而見矣。師不可得而見，友亦不可得而見矣。雖然，不善得師者在師，善得師者在己；不善得友者在友，善得友者在己。苟善取焉，不必賢於我者，皆可爲師友。若有志於學者，或一二人焉，或二三人焉，會於一所，贏糧以從，兩相糾，三相參也。吾求盡事親之道，而未盡事親之道也；吾求盡兄弟之道，而未盡兄弟之道也；吾求盡夫婦之道，而未盡夫婦之道也；吾求盡朋友之道，而未盡朋友之道也；吾求盡與斯人待僕婢之道，而未能盡其道也。抑或未能盡五者之道，而以爲皆已盡焉，五有所長，五有所短，五有所明，五有所蔽。吾察於所好，而或非所當好也；吾察於所惡，而或非所當惡也；吾察於所喜，而或非所當喜也；吾察於所愠，而或非所當愠也。抑或四者之乎偏，而以爲皆已正焉。四有所長，四有所短，四有所明，四有所蔽，此長短明蔽人各有其一二，而皆可以相資。蓋己不自知，暗如滅燭，人之視己，明如觀火。不自知短，人見我短，即短可益，不必其人之長也。不自知蔽，人見我蔽，即蔽可撤，不必其人之明也。兩相糾焉，三相參焉，二三人中互相爲謫，循環不匱，何患學之無成！

唐甄《潛書》上篇下《得師》　太甲違師保之訓，多行不義，商之天下且危矣。處於桐宮，深自怨悔，敬承伊尹之訓，克終厥德，此皇天之所以佑商也。武王崩，成王幼，不知周公之功，以流言疑公，周之天下且危矣。天降烈風疾雷，成王懼，啟《金縢》之書，乃知周公之忠，迎公而服其訓，卒爲賢君，此皇天之所以佑周也。二君一昏一孺，何速變若是哉？先有得於學也。太甲之嗣位也，伊尹陳三風十愆之戒，謂有一必亡，德無大必興，不德無小必墜。太甲知之矣，然狎於習而忽之。及其去宮室之安而處於陵墓之野，聲色之好絶，左右便習不從，困苦憂思，自悔其過，以爲師保既放我，羣臣不悦，百姓不服，天下必且叛我，乃自咎往背師保之訓，以至於此也。是太甲之改德，由學致也。成王嗣位於冲年，周公無日不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訓於王，其戒懲之言具於《詩》《書》。成王聞之熟矣，以其幼也而忽之。及殷人叛，庶孽流言，周公辟於東都，天降疾威。成王是時稍長矣，良弼不在，天怒人叛，如履淵冰，乃追思周公訓戒之言我不能用，以至此危難罔救也。是成王之改德亦由學也。二君幼知學，又困於憂患，乃克自反以明心，故知君德必成於學，而學必得師保。然必先知學，乃可以得師保。何也？湯有伊尹以遺太甲，文、武有周公以遺成王，故有之也不待求也。若夫歷三四世，先帝之勳舊無存，其可以寄社稷者，必歷試於百職焉，必博求於天下之賢人焉。繼世之君，身處尊富，狃於近習，不能周知天下之務，又無大患。即有大患，亦不能憂困憤發，撤其心蔽。其心不明，豈能識大賢於衆人之中？且末世學者不純，中無真得，好爲大言，自信以爲皐夔。人主昏亂不察，遽委社稷而命之，其不至於覆亡者鮮矣！其在殷高宗，求賢之誠通於上帝，夢得聖人。及得傅説，與之語，果聖人焉，遂以爲相，繼美阿衡。以説之賤，莫爲之舉，未及於試，一言之間，遂知其爲聖人，豈高宗之智獨絶於人哉？蓋高宗幼居田野，學於甘盤，恭敬静默，求道不貳，是以神通於心，智辨於言也。是故治天下必先用賢，用賢必先得師，得師必先辨賢，辨賢必先克私，克私必先濬心，濬心必先好學。此自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治亂之效立見，不可不痛自省也。

天子之學與士同，曰不同者郭言也。天子齋居静存與陋室同，誦詩讀書與士牖同，身有貴賤，心無貴賤。亦有不同者，居位如天帝，失位不如農夫。是故天子學同於士，懼而篤學當百十於士。伊尹未得，先師咎單；傅説未得，先師甘盤；周公未得，先師史佚。即無此三賢，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皆可師也。丹穫不施，苑囿不廣，珠玉不御，貂錦不服，無有溺其心者。既多受益，又無溺心，譬鏡久昏，不能辨形，石以磨之，汞以發之，無形不受，無形不辨。心既明，則是非無易主，善惡無匿情，大賢大奸並進於前，不察而别。以是求師，而後師可得，豈有榮公專利，皇父厲民之患乎？

或謂君既明矣，可以進退天下之賢不肖，雖無師亦可。如若所云，雖舜亦不能。舜以天下之明爲明，以天下之聰爲聰，故能進退天下之賢不肖。然何以明天下之明、聰天下之聰？非一人能徧察之也。舜之聰明所以能徧天下者，以得禹宅百揆也。禹宅百揆，以總内眾職，内眾職總牧伯，牧伯總都邑之吏，遞相稽也，如衣有領，如網有綱。舜則恭己正南面，而天下在其耳目中矣。由太甲、成王、高宗、大舜觀之，吾未見君不明而可以得師，不得師而可以治天下者也。尚文者實亡，尚貌者心亡，明莊烈非得師之君，賀逢聖、謝陞非爲師之臣，乃於朝畢之時，降萬乘之尊，起對之揖，是於殿廷之上爲優偶之觀也。

唐甄《潛書》上篇下《取善》 孔孟之教人也嚴，其與人也寬。唯聖人乃能無闕。若與之不寬，則天下無人，無可與之共學，無可與之居位矣。其人而廉者與，吾取其廉而略其才；其人而達者與，吾取其達而略其節；其人而博者與，吾取其可問而略其自用。夫如是，則天下之人可爲吾之師友者多矣。若必求備焉，冉有之賢也，而爲季氏聚斂；季路之賢也，而死不合義；子貢之賢也，而好貨；子夏之賢也，而哭子成瞽；曾子傳仲尼之道者也，乃其初不察於夫子之言，幾誤喪死之大。故此五賢者，孔門之雋也，親承聖人之教，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亦甚勤矣。然學之未至，自得之未深，猶多闕焉若是，況其下焉者乎？若必求備焉，以其短而棄其長，則五賢皆所不取，彼廉達博聞之士亦若鳥獸之不可同羣矣。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謂三人行者，乃偶遇而與之偕行，非素共學之人也；所謂善不善者，乃偶見之行事，非可與論學之人也，而夫子教人之取益也則若是矣。其在於今，道喪學廢，德孤無鄰，不得大賢以爲我師，不得小賢以爲我友，雖芻蕘之屬、賈販之流，皆可以三人有師之法求之也。若其中有志於學者，悦仲尼之道以求淑其身心，雖爲人多疵，其在於今爲不易覯，吾不與之而孰與哉！

紀大奎《雙桂堂稿》卷一《師説贈胡生》 茌平胡生聞余之過其地也，贄其文以見，且言獨學之苦。蓋生之年方十五，以貧故不能得其師。余觀其言動循循然，其文清而有致，類知所嚮往者，因告之以學者所以學爲聖賢、學爲聖賢在於自求其心之説。胡生津津焉有味乎其聽之。嗚呼！胡生殆質美而易學者也。雖然，師亦視乎人之取之何如耳。夫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生日誦經史，方當與古人對觀其善之可爲法者若而人，不善之可爲戒者若而人，將不啻日聞其語、日親見其行事也，其視三人之行也，不既多乎？且夫人苟得如孔子、孟子者以爲之師，蔑以加矣。而孔子、孟子之所以教人者，載於《論》《孟》之書，胡生日習其言，而固已通其文義矣。孟子之言，莫切於求放心；夫子之教顔子，莫切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夫心之放，由耳目口體之引於物，故扞其外誘之私而斂吾之視聽言動於一心，則欲可淨而天理可以復。此大賢之所有事，亦即始學者之所當勉而幾，而舍是則師之教非所以爲教、弟子之學非所以爲學者也。後世勤於教人者，莫如朱子、陸子、陽明諸儒。朱子之説見於《章句》《或問》諸書，本末具備。陸子兢兢於義利公私之辨，皆所以發明孔孟之旨。陽明之教人也，曰立志，曰致良知。夫士苟不立志，誠末如之何矣。志之既立，則良知者固吾之所自有，而聖賢之所不能外。勤而致之，吾之識日以充而理日以足也。若夫文者，學之餘事，吾未見夫勤於學焉，其本之既立，而其文有不能以日上者也。胡生勉乎哉！

然則師可無乎？非也。蓋余向者年十六而無師，質且鈍，惘惘然，冥冥然，理欲之雜乘也幾何年，天人之交戰也幾何年，逡巡荏苒，將四十而始悔向者之不善於學，而抑已晚也。胡生質雖美於余，而其離師也早於余，然則余烏得不爲胡生之學大危也乎？而胡生其又烏能以不懼也乎？抑余又有感焉，自夫士之習日靡，以詞章之學爲急務，以身心之學爲迂談者，往往是也。吾又烏知胡生之難得師，非胡生之幸耶？胡生勉其所可幸，而大懼其所可危，而後庶幾乎其可以師古人矣。余愛生質美而易學，故贈之以言，使先立其志。

《方苞集》卷六《答尹元孚書》 九月、十月之交，舊疾復作，寒戰喘急，守氣幾不能自存。不期望後漸平，手劄到日，已能倚牀而坐。今食飲有加，憑几觀書，可至十數頁。自矢必嗣事於《儀禮》，未審能卒業否。太夫人葬祭之禮，酌今古而取其中，甚愜予心。惟虞後更有卒哭之祭，尚仍舊説，又於謝賓引《四禮疑》、《儀禮節略》語，顯與經背，不知新吾、高安何疎忽至此？宜究切而辨正之。令嗣長君秀偉，始相見，即告以英華果鋭有用之日力，不宜虚費於時文。今居大母之喪，自達其情而應乎《禮經》，乃聞見中所寡有。又欲置科舉之學而學禮，偉哉！能如此設心，即聖人之徒也。北方之學者，近有孫、湯，遠則張、程，不過終其身不違於禮而已。孔子之告顔淵，惟以非禮自克，蓋一事或違於禮，一時之心或不在於禮，則吾性之信智義仁皆虧，而無以自別於禽獸。長君信能設誠而致行之，天下後世將推原于賢父之倡正學，大母之集天休，於世俗所謂功名，洵可以視之如敝屣矣。而賢欲使從學於某，則不敢自匿其情。

《戴記》七教，分朋友而爲三，朋友之長者即師也，其幼者即弟子也。師之道，《周官》復分而爲二：以賢得民之師，乃大司樂職所謂有德者也；以道得民之儒，即大司樂職所謂有道者也。曩者賢通書於某，辭意類孔、石二公之於孫明復，固辭至再三，而意益誠，語益切，遂不敢終辭。蓋以師儒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使時人得聞孔、石二公之義，實有關於世道人心。而孫氏之説《春秋》，某自忖省亦可以無愧焉。今長君欲學孔顔之學，非兼道德而有之如程朱者，不可以爲師。某章句陋儒，雖粗知《禮經》之訓詁，於外行疏節亦似無瑕疵，而清夜自思，父母兄弟，無一不負疚於心，所謂薄於德、於禮虚者也，何足以爲長君師？而賢又擬之西山父子之於考亭，則於賢亦爲過言矣。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惟君子乃能矣。」古之以禮成其身者類如此，而世尤近，事尤詳，莫如朱子。長君果有志焉，一以朱子爲師足矣。必欲受業於愚，則講其節文而導之先路，竊比於胡、李、二劉而已耳，所以自成，必於管子所云日自循省焉。望更以此申告之。

《清經世文編》卷六夏之蓉《師説》 古之師也以道，今之師也以藝。古之爲師者，得之於心，徵之於事，本於禮樂詩書，達之家國天下，大用之大效，小用之小效，故曰道也。今之爲師者，本之於心，徵之於言，始之佔畢訓詁，終之以文詞，而其實歸於無用，則藝焉而已。夫人才者，所以用天下者也，人才之盛衰，由師道之得失。天下日競於無用之藝，而欲以求古者明體達用之材，其不可得也審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天下之藝，衷乎道者也。國家以制舉業取天下士，非以困天下之才，使之相率而出於無用也。萬物之理，莫備於《六經》。約《六經》之旨而明白簡易，上下、精粗、本末無不該悉者，莫備于四子書。國家以是取士，蓋欲其明天下之理，見之行事也。其不爲論説，而體製異於古者，何也？曰：以意爲斷者，其説易於縱恣，而無以得其歸。以古人之言爲言者，則譬如水焉，受之以器，方員曲折，必肖之而不能踰。故制舉業者，所以研天下之心而求古人之意，道也，非以爲藝也。今之爲師吾惑已，《六經》、子史之書，其理與四子書相發明者，概束之高閣，而日取坊間雕刻流傳平庸熟爛之文轉相授受，窺其意，不過以此散漫無町畦，易於雷同勦襲而已。夫道降而藝，識者以爲人才憂，況取夫藝之下而又下者與？且其立心如是，則不獨學殖之荒落，而於人世羞恥之事尚能知之者，蓋亦鮮矣。夫天下不患無才智聰明足以有爲之士，而當其童穉之年，已沉没於庸師之手，迨稍稍知自振拔，而時過後學，悔已無及。其有少年科第脱穎以去者，又不知其所學之誤，直以制舉業爲無當於用也，而因薄夫藝而益以輕夫師，則道終不明，而天下之人才將益以衰。若夫爲子弟擇師，不復審其授受之故，而惟取其人之易與而受直也廉，彼之用心，吾又惡足以知之！

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一六《答任生書》 邱生來，接手書，多所抗懷卓論，文筆岸然，有介而馳焉之意。年少才健，今之吴武陵也。第稱許過當，繩其美弗甚其過，弱顔難以卒讀。既又自解曰：「昔楊子《太玄》，高不儷《荀》、《管》，而門人侯芭以爲過《周易》，則愛之者過焉。」僕遇生於淮，倉卒以師命僕。僕所不當得爲，而靦然不以慚，蓋有故矣。夫師道之壞也，韓子已昌言之，而爾時以「位卑足羞，官盛近諛」爲解。是其人猶有潔然自好之意，雖無師，師道存也。今之時，惟百工伎藝能以其術相傳，而弗涉於利。其他衣冠縉紳，率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師奉之；師亦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弟子屬之。其所謂講道明義者，百不一聞。是今之有師，不如唐之無師。師日多，道日壞。僕掛冠歸，行萬里，儼然在衰絰之中，爵不足以榮生，財貨不足以潤生，聲氣門户不足以利生之豪末。今闖然而造門，藹然而進詞，徒以愛吾文故耳。然則吾之文足以爲師與否，且勿具論，而生求師之不以利也明甚。僕固宜受之，以成生之高義，而因以存師道於萬一也。雖然，昔人謂：「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又曰：「君子有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君子有爲，非苟行其志，將以引天下之方動者。」生以文師僕，僕受之，天下之人未嘗見人如是其肯師人也，又未嘗見人如是其肯以師自任也，倘其實不中其聲，而一蹈於窾，則天下人方且迂生嗤生，而師道又轉因生而廢。僕故還山後，誓不再出，讀書運深湛之思，將副生所以師僕之意，而明其善擇師之未有過於生也，使天下見之。生聞謂何如？

程晉芳《勉行堂文集》卷一《正學論六》 《禮》稱師嚴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業。荀子謂師有四術：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説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天下未有無師之學也。漢以下訓詁相傳，已異乎孔孟之授受矣，然守其專家，不敢倍師一字，雖拘執是病，知古道之猶存焉。及程、朱出而師道大行，宋、明之際，分而爲陸、王，宗派弟子各是其師，互相攻擊，然淵源有自，派別井然。王學雖近似禪，而其門徒多言作用，好事功，矢孝成忠，不絶於史册，況程、朱之萬全無弊者乎？今者鄉學、府縣學、太學，猶是古之黨庠、塾序、辟雍之遺意。然士子之入泮者、貢成均者，其人業以成才自居，教之者又不復以師道自處，惟延師訓蒙與課時文制舉業

者，乃謂之真師。方童丱入學時，父母之所望者，取進士也，掇大科也，如是而止矣。及其治制藝也，其師所以教之者，揣摩風氣也，利在速成也，如是而止。其去漢、唐訓詁授受已異矣，況宋、明躬行實踐之學乎？且宋、元四大書院之設也，皆以教人續孔孟之真傳，爲有用之學，在當時郡縣之學已漸爲具文，賴此以補之。今書院遍天下，惟取翰林進士之名，爲縉紳退步救貧計耳，烏足以論師道哉！夫師也者，所以代君父設教，使其人遠於禽獸之域，而躋人道之極也。今欲負笈從師，徧海内求之，不可得矣。爲人父母，必訪嚴正篤古之儒，先告之以不祈掇科第，惟欲令敦行誼，廣學問。而士子稍有知識，不欲爲庸下凡人，則世無仲尼，私淑猶在，砥心礪志以務乎學。芝草不必其有根，醴泉不必其有源，古籍具存，皆我師也，其亦庶乎躋正學而克自樹立也歟！

汪縉《汪子文録》卷一《弈説一》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信與？曰：信。何信乎爾？曰：吾信之於弈。凡弈，贏半子不可謂之負，絀半子不可謂之勝。譜其贏半子、絀半子者，告天下曰：「贏半子者勝，絀半子者負。」天下曰：「諾。贏半子者勝，絀半子者負矣。」是非之心也，大公也，大明也，大定也，塞天地、亙古今而不易者也，弈則然也。今之好爲人師者不然矣。好爲人師者，貿貿焉欲以一己之是非易天下之是非，譊譊焉是必使之在己，非必使之在天下。夫安得天下皆非而己獨是哉！然而不非天下，不是一己，又鰓鰓焉慮不可以爲人師，於是好爲人師者，多喜順而惡逆也。順其説者是也，逆其説者非也；順其説而無一言之逆者是也，順其説而猶有一言之敢逆者非也。其殆聖矣夫！然而聖人則固未嘗有若是者也。其好爲人師者也，則亦不善爲人師者也。善爲人師者柰何？曰：去其喜順惡逆之私，天下之所是從而是之，天下之所非從而非之，守大公，處大明，行大定，陳規矩，效繩墨，終身孜孜，樂吾倫類之共遊，於是交掖交誘焉而不自匿，其可乎？伯仁曰：「願學爲人師。」學爲人師，學之至也。然而始之不進於學，終之進於學者，其視之此而已乎？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三《與友人論師書》 日者足下枉過僕，僕以事他出，未得見。頃遇某舍人，云足下欲以僕爲師，僕弗敢聞也。蓋師道之廢久矣，古之所謂師者，曰經師，曰人師。今之所謂師者，曰童子之師，曰鄉會試之師，曰投拜之師。人生五六歲，始能識字，稍長則習舉業之文，父兄皆延師教之。父兄曰「汝師之」，吾從而師之，非必道德之可師也。巫醫百工之人皆有師，童子之師猶巫醫百工之師，稱之曰師可也。鄉會試主司、同考之於士子，朝廷未嘗許其爲師，而相沿師之者三百餘年。然令甲又有外官官小者迴避之例，則固明予以師之稱矣。漢人於舉主有爲之制服者，而門生之名，唐宋以來有之，語其輩行則先達也，語其交誼則知己也，因其一日之知而奉之以先生長者之號，稱之曰師，亦可也。今之最無謂者，其投拜之師乎？外雅而内俗，名公而實私。師之所求於弟子者利也，傳道解惑無有也，束修之問，朝至而夕忘之矣。弟子之所藉於師者勢也，質疑問難無有也，今日得志而明日背其師矣。是故一命以上，皆可抗顔而爲師，而横目二足、販脂賣漿之子皆引而爲弟子，士習由此而媮，官方由此而紊，師道由此而壞。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古之好爲師也以名，今之好爲師也以利。好名之心，僕少時不免，迄今方以爲戒。而惟利是視，則僕弗敢出也。足下於僕非有一日之好，而遽欲師之，僕自量文章道德不足以爲足下師，而勢力又不足以引拔足下。若欲藉僕以納交一二鉅公，俾少爲援手，則僕之硜硜自守、不干人以私，友朋所共知，僕固不欲自誤，而亦何忍以誤足下乎？如以僕粗通經史，可備芻蕘之詢，他日以平交往還足矣。直、諒、多聞，謂之三益。不識僕之戇直，得附足下益友之一否？惟足下裁察。

吴玉綸《香亭文稿》卷七《續師説》 朱子之讀唐志也，謂韓退之《原道》能言其大體。余嘗反覆於其説，而益歎退之因文以見道也。退之嘉李蟠來學，作《師説》曰：「師所以傳道受業解惑。」夫惑之解，所以精於業也；業之受，所以致於道也。道何由傳？傳以師也。然則師之説，可得而詳言之：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及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庶民之俊秀，莫不學，即莫不有師。而師之教人以道也，自小學以至大學，莫不有法。其教必起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誦讀必本於《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精其誥誡於日用平常之理，參其考證於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其所以誘掖奬勸激厲而裁成之者，克之以剛柔，循之以次第，需之以歲月，而總以使之自完其身心性命，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馴致於聖人之道。嗚呼，何師教之隆也！若夫學校既衰，師道不立，創虚無寂滅之教，而人奉之；開權謀術數之門，而人又奉之。兼之誇記誦、競詞章百家衆技之流，率斯人心思材力步趨於無用之地者，何可勝數？嗚呼，師道之壞也極矣，誰其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者乎？蓋自孔孟而後，漢儒以經學相傳授，其説各有專門，而經不墜；宋儒以理學爲淵源，未免間有異同，而經以明。皆有裨於道，即無愧於師者也。唐之能見道者獨退之，其

學足以上接漢儒，下待宋儒。抗顏爲當時師者，亦莫如退之。而余讀其《師説》，於尊師重道之實功，修己治人之大法，未嘗深切而著明焉。是以竊取朱子之意，遙稽古訓，博及羣儒，於其説之所未詳者而續之。後之君子取其《師説》而參觀之可也，即取《原道》一篇而參觀之亦可也。

吴玉綸《香亭文稿》卷七《續師説二》 語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又曰：「尊嚴而憚，可以爲師。」故君子之居學也，宜擇師，宜敬師。師之自待也宜重，宜教弟子以自重。古人患師少，今人患師多。古人終身而奉一師，今人一歲而易數師，交臂得之，毋乃雜甚！夫師之教弟子者，猶泥之在鈞，惟甄者所爲，金之在鎔，惟冶者所鑄，有所以爲師者在耳。語曰：「經師易得，人師難求。」聖人百世師，萬世師，邈矣，不有鄉國善士之等差乎？取法乎上，僅得乎中，故曰師宜擇。《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近日士大夫見高官貴客，備儀儼肅，而設塾授餐，類從簡畧，反不如鄉曲之夫猶知優禮其師。嗚呼，子弟欲收教學之益，父兄先無忠敬之心，是南轅而北轍，猶齊語而楚咻也。酒醴不設，穆生且去，況師道乎？故曰師宜敬。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非所以爲人師也。董江都進退容止非禮不行，令後學有所統壹；常爽設教京師，諸弟子奉若嚴君。之二子者，皆有師範者也。夫朝夕請業，原不必束縛其手足而煩苦之也，而光風霽月，豈無整齊嚴肅氣象？況教不嚴則道不尊，保無有「燕僻廢其學，燕朋逆其師」者乎？此自重之説也。夫工揣摩，掇科名，時師之講貫也。能工揣摩，能掇科名，今之佳子弟奉其先生之教者也。獨不思揣摩不足言文，何足言道？科名爲進身之階，何以爲不負科名之人？若不求其所以然，而但相率於因循苟且之習，重自菲薄，弊將安極？未必非教者之過也。他若始以援引，漸成門户，拜爵公朝，感恩私室，此更廉恥道喪，君子所弗齒。惟夫溯淵源之有自，得冰水之相成，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天下未有忠於君、孝於親而負師門者。是在善教者爲之辨其公私，審其輕重，預有以端其本而已矣。

方東樹《考槃集文録》卷六《與友人論師書》 來教稱，自退之作《師説》，後來學人多有續爲之説者，雖意恉各殊，而皆得一義，於以輔世翼教，至爲宏益，不可廢也。愚舊蓄一疑，久未敢發，敢因明論所及而私布之。近世士夫，援上慕勢而無階，則壹以師密比之。夫師也者，隨道義所在而爲之名者也，惡可以私妄勢利媚説自菲薄爲也。韓公曰，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孔子没，門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不可。陳相説許行而從學其道，孟子責其倍師。若慕勢而以空名劫其號，非但無義，抑實可鄙甚矣。何北山爲朱子再傳，而未嘗受人之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古者君師不分，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周公以九兩繫邦國，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則皆人師也。司徒本俗聯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則師爲人師，儒爲經師。至文王世子，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先聖人師，先師經師也。皆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若夫近世時文科舉之師，與巫醫藝術百工之師相等，又有刑名錢穀幕學之師，分儒者之一節而專門，雖不知本，亦供世用，則皆有授業解惑之實，固當稱師。惟夫鄉、會主試、房考，及外吏保舉屬官，乃公忠循職，舉賢援能，以人事君之義，而冒師生之名，殊不應禮，甚無謂。夫受爵公朝，拜恩私門，爲國用人，而己收其恩，師與門生，兩犯不韙。昔韓文公出陸宣公之門，終身未嘗稱師。陸文安爲吕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見文安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文安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舒文靖公不師其座主，亦不門生其所舉士。明霍文敏公韜亦不師其座主。（邱）[丘]瓊山亦嘗論此，以爲不應稱師。近陳説巖相國薦陸清獻，及見，不用師生稱。説巖大激服，且云：昔年馮益都薦魏環極，已曾薦王阮亭，汪鈍翁，皆未嘗用師生禮。嗚呼！可謂以禮自處而又能以禮處人者也。世禄之家，往往多門生故吏，苟如張安世、謝瞻、羊祜、柳玭、王曾、王旦之所戒，則政當避之，而又何侈爲榮名乎？且士子幸由師儒起家，舍大司成不師，而獨親此，尤爲失其類也。甚者有慢其伯叔，慢其幼所受業貧寒之師而獨隆其房師、座師、保舉之師者矣，薄其昆弟、薄其昆弟之子而推恩此師之子弟者矣。又甚則即此師也，苟失勢衰落，度不復振，則其待之亦寖薄。自有此師，而世多失其本心，又況淪夷以至斯極也。昔三代聖王必有師，而四岳薦舜，不聞有門生、天子之號，若白樂天將相門生，乃鄙言耳。獨范文正公之於晏元憲，自是盛德，不在此例。惟足下裁之。

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四《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國語》欒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爲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

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利通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吕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鼈，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與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辭令，疾趨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爲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瞽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爲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甕牖閒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爲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誥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禄位。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爲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禄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爲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蓋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誌》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爲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甕牖閒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饋遺。《東京夢華録》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餼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上》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禄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之臨下，分絶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偷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清於其原之易也。清其原奈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肖，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汩没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悦者則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悦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悦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簡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没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中》 工必有法也，而規矩先之。士必有志也，而勸誘先之。何以明其然也？今夫匠人之爲室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其授之徒，必舉規矩成法以告之曰：若見此法乎？方者矩，圓者規，尺寸不中焉則缺；運爾斧斤，必以繩墨，曲直有陊焉則鑿。其徒之黠者，則目擊而神會之矣。其鈍者，則又自爲刻斲，使旁觀之，且羣萃工作，使日習之。苟能究心，無不能矣。然吾聞有大匠焉，非徒楹簷榱桷之爲樸斲丹臒之巧也，則且使觀於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宏俊偉麗，奇奪鬼神。使人遊焉目眩而意迷，情怡而神曠。此非日月所能鳩工、尋丈所能程度者，而必思以傳於其徒。夫師之爲教，亦若是矣。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者，人之規矩也；詩書禮樂、圖籍名法者，則繩墨斧斤之用也。道德如孔孟，功業如管葛，氣節如夷齊，文章如屈賈，此所謂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也，將使優遊乎仁義之途，馳驅乎經濟之用，卓絶乎峻直之行，博辯乎華實之説。嗚呼！此大匠之所以自神而亦以望於其徒者，曲巷一見之士，烏足以知之！且夫遊大匠之門者，恥棬樞之斧；抱瓌奇之志者，無脂韋之羞。今即不能效孔孟、管葛、夷齊、屈賈之美，

誠能有志於此，沉其實，擷其華，闇乎如入幽泉，曠乎如蕩平川，儼乎其如亡營之骸，忽乎其如觸藩之摧，其性炯然，其氣勃然，精力所鍾，久而自通，亦庶乎有以自得。即令絶儒至愚，猶將動其冥頑，策其駑駘，不尚愈於與世昏昏無黑白者哉！

姚瑩《中復堂全集・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下》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確確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者，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爲令器者也。又有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爲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尚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爲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曠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爲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絶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爲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呼！是可感矣。

魏源《古微堂内集》卷二《默觚中・學篇八》 三代以上，君師道一而禮樂爲治法；三代以下，君師道二而禮樂爲虚文。古者豈獨以君兼師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師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師表？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風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於儒矣；宋賢出，有道學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於學道矣。《雅》、《頌》述文、武作人養士之政，瞽宗、辟雍、《振鷺》、西雍、《棫樸》、《菁莪》，至詳且盡。而十三《國風》，上下數百年，刺學校者，自《子衿》一詩外無聞焉。春秋列國二百四十年，自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外無聞焉。功利興，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與有德泮然二塗，治經之儒與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塗。荀子曰：「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詩》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卷上《重儒官議》 先儒言：師道立則善人多。師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師。諸生以百數，僅識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歲時斂學租，候伺學使者按部，爭新生之贄。諸生獲譴爲州縣典守如獄掾，此外無事，絶無所謂教育人才之意。烏乎！師道之不講久矣。無他，位既卑，權亦微，流品近益雜。漢成帝詔所謂「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書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爲最。余所見湖南之岳麓、城南兩書院，山長體尊望重，大吏以賓禮禮之，諸生百許人，列屋而居，書聲徹户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虚日，可謂盛矣。獨惜其所習不過舉業，不及經史；所治不過文藝，不及道德。而楚南多士往往發跡其中，矧能由是而進於經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蓋書院也，厥後因其制爲學校，然則學校之初固如是，後乃陵夷衰微以汔於今也。朱子曰：「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先生爲之。」陸氏世儀曰：「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於天下，在一國則尊於一國，在一鄉則尊於一鄉，無常職，亦無常品，惟德是視。」顧氏炎武曰：「師道之亡，始於赴部候選。」又曰：「教官必聘其鄉之賢者以爲師，而無隸於仕籍。」昔賢論説如彼，今時情事如此，愚以爲惟合書院學校爲一，而後師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書院於明倫堂側，建精廬可容一二百人，郡縣主之，省會則督撫、學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學政試事歸州縣。出納稍屑，領以城紳。合通學之人而教之，舉貢願至者與焉，同其甲乙。童生則簡其尤者與焉，異其甲乙。擇師之法，勿由官定，令諸生各推本郡及鄰郡鄉先生有經師人師之望者一人，官覈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論官大小，皆與大吏抗禮，示尊師也。厚諸生廩餼，居院者爲内課，使足以代訓蒙；不能居院者爲外課，半之。月官課一，親詣，以重其典，有事則改日。師大課一，小課一。家遠又不能居院者爲坿課，季一課，不給餼。非游學連三季不至者，山長告於學政而黜之。有敗行亦然。小過降童舍，期而復之。篤疾給冠帶，愈而復之。其黜陟略用宋、元、明三舍積分法而變通之。法以大課名次，並計以得數少多爲先後，造積分册，隨課升降。歲終簡其積分居最而品行亦優者數人送學政參定之，以次貢入太學。經歲，科十試，凡十五年而出書院，願留者仍聽。行之數年，文風不日上，士習不丕變者，未之聞也。或曰：文風固進矣，士習何與焉？曰：亦在擇師得人而已。師得其人，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芳臭氣澤之所及，有潛移默化於不自知者。夫聞風猶將興起，況

同堂乎！且夫觀人之法，不惟暫惟常，不惟顯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見於常、於微、於忽，獨有朝夕與居之人。責之以保舉，其有濫焉倖焉者鮮矣。豈與夫一人之薦牘、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語哉！於是太學中人皆天下之選，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諸職，必極天下之選，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諸生公推翰林官請簡。列屋以容千人爲率。廩之如郡縣。居監讀書三年，與之官。所謂天下文章莫大於是，彬彬乎盛矣哉！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昨非集》卷二《釋師》　或問劉子以昌黎《師説》。劉子既爲釋之，復問曰：「昌黎作《師説》，當時雖争與之辯，而後世未嘗不以師道歸之。今觀於子，崇篤古義，其勸人之善甚勤，而規過甚力。子之道，未知於韓子何如，蓋亦可師者與？」劉子曰：「甚矣，子之言過也！如子所言，非獨不知余，其不知師審矣。余之崇篤古義也，是余之戾於時也。余之勸善勤而規過力也，是余之不能藏其言於胸中也。師此者必且致人非笑，求止於無益而不得也。然則誠有可師者於此，人果能師之乎？亦未見其然也。何則？人苟虚己以求夫道之所在，雖匹夫一技之長，有終身效之而如不可及者，此亦孰不可師乎？不然，雖有孔孟在前，亦且以等夷待之，甚且有傲之以世俗之所尚，而謂其莫己若者矣，況其他乎？顧人以不知所師，而謂師易得於世也，則大不可。夫天生知道者既不數數，而其人復歷諸艱難以成之，其守道必甚嚴而不肯自褻。吾求之猶恐不應之，取之猶恐不予之，況乎不求不取也夫？己未嘗師之，則謂人無可師，至遇可師之人而失之，則斯道之傳也幾何矣！憶余自始學以來，知聖賢之道不易明，欲從他道參驗之，至如陰陽道釋之言，苟有明之者，必竭誠以問，不憚再三焉。今世之求師者，惟恐誠之未竭也，何道之難聞，而余竟未之見也！譬諸患病，非醫之難遇，乃以延醫爲多事也，其不至於大病不已也。夫師之得也以誠，吾之誠既不足以得師，則樂爲我師者，必舍其道以徇我者也。舍其道以徇我者，則事我者也，師然乎哉？子以余爲可師者，誠過。顧人果能舍其不足師之人而師其可師之人，則師之實將不没於天下，而不足師者亦因而有所自效也與！」

方濬頤《二知軒文存》卷九《書退之師説後》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以退之《師説》爲得狂名；《報嚴厚輿書》又自謂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論者曰，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説。試取孔孟之言衡之。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又曰：「古者易子而教。」孔孟皆爲人師者也，不得目之爲狂也。孟子斥好爲人師者，意其時必有不足爲師之人而抗顔爲師，孟子非之。子厚乃持此以議退之，夫退之豈不足爲人師者，而竟目之爲狂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周官》九兩，師列於三，輔世翼教，其責綦重。顧自三代以下，師道日雜，門户日分，於是標榜攻擊之風起。而宗孔孟者且流入於異端，旁趨於歧路，支離怪誕，放僻邪恣，而靡所底止，舉害之於其師，求如退之所云「傳道、受業、解惑」者，固戛戛乎難之已。退之以師自任，而子厚反誚其狂，吾以爲子厚不能知退之也。獨是巫醫、樂師、百工之人，非得師弗能成其技，則不可以無師。而今之貧窮微賤者，欲求仕宦富貴，亦曰不可以無師。遂儼然於學問文章之外，别有所謂楷模軌範，以俾後生小子稟承而規仿之。一旦得志，往往背其師，畔其師，詆諆其師，而深以爲恥。噫！其人本不足師，奚若巫醫、樂師、百工之足以爲師者？有師之名，無師之實，人心世道，淪夷澌滅，一至於此！而好爲人師者，則實繁有徒，吾又以爲不如無師也。進而師古，庶乎能自得師哉！

俞越《春在堂全書・茶香室叢鈔》卷六《老師》　明王世貞《觚不觚録》云：「京師稱謂極尊者老先生，自内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門生稱座主，亦不過曰老先生而已。至分宜當國，而諛者稱老師，其厚之甚者稱夫子。此後門生稱座主俱曰老師。余自丙辰再入朝，則三品以上庶僚多稱之曰老翁。又有無故而稱老師者。」按老師之稱，至今循之，老先生之稱絶矣，老翁之稱亦未聞也。

《觚不觚録》又云：「二司自方伯至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稱按院則曰先生大人。二十年來，凡宣大之守巡與吾南直隸之兵備，皆以老先生稱按院矣。」按此知明人以老先生爲極尊之稱，故稱按院曰先生大人，蓋降於撫臺也。其後老先生之稱不行，並先生大人之稱亦不行，遂以大人爲尊稱矣。

國朝王夫之《識小録》云：「舉子於鄉會試主考、分考，殿試讀卷官，可自稱門生，而未嘗以師稱之。《湯義仍集》於主考但稱舉主某公。可見濫稱老師，萬曆中年後之末俗也。」

章炳麟《太炎文録初編・文録》卷一《程師》　《傳》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師者，未足爲作述者也。制法謂之作，因其法能充實之謂之述。作者非必古無其事，但爲之設條例耳。然初設條例者，證驗或疏，必待後生爲之討理。其有未密，即與駁正，不讓於師，此之謂述。自唐以降，典章之學，則杜君卿爲作，宋、魏以下爲述。心性之學，則二程爲作，楊、謝以下爲述。算學，則秦九韶、朱世傑爲作，焦、李以下爲述。韻學，則陳第爲作，顧、江以下爲述。訓詁之學，則戴東原爲作，王、段以下爲述。文辭條例之學，則王懷

祖爲作，俞氏以下爲述。然或更設條例，爲前人所不及制者，亦得名作。舊義久微，今復甄明，亦得爲述。守其成聞，見過弟子，有比次之功，謂之師。以師爲作述者，則作述陋；以作述者責師，則師困。教於學官，廣明人事物曲，下至粗授書名，略疏乘除之法，此皆師也。雖有巨細，則循順舊術者衆。世變亟，一國之學或不足備教授，又旁采他方。他方之學，易國視之，若奇偉然。傳授者亦鈔次故言，未有增上，黠者或顛倒比輯之。幸弟子莫理其本，則竊他人以成己，東方之博士，皆是也。此雖著書滿家，然法非己出，則非作也；無所增進，則非述也。與此士集策案者，正同列耳。令此曹自疏國故，不爲腐談，則以空文敷繹，或以豪毛相似，引類傅會。何者？其技盡於爲師，無作述之效也。雖然，因是廢師可乎？一國之中，爲師者當數萬，作述者不過數人。必待作述者以爲師，則是待華山之禄耳然後駕也。作述者又不可爲師。何者？其法卓特，不循故常；其説微至，不與下學近。弟子既不能盡取前説，比其利病，亦無以見作述者獨至。雖聞其説，謂汎汎與恒師等，且學者猶緣梯而遷高也。近者既不盡罔羅，猝聞遠者，雖相與震矜之，轉又聞其近者，即復以彼爲奇説矣。如此，執守何由固，辯智何由察哉！又作述者，或時議前修，駁同列，非慢易之也，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争爲匡救，弟子莫喻其意，則長矜誇，隨而輕之，不當一蚊首，不悟己之不得比也。是故古之作述者，有所授受，必傳之其人，豈獨深錮其學，以爲神眇不可輒聞耶？亮聽之者不能比考前説，則不能善理此也。彼將盡其曲折步驟，然後自引於作述者，然後可語。又以是宣明於學官。故作述者，所以宏覆諸師，非身自爲師者也。世無師，則遵修舊文者絶，學不偏布。世無作述者，則師説千年無所進，雖有變復，非矯亂，則奇衺也。明中世以後多如此。取於他國，則終身爲寫官。知作述者與師不可相無而不可同職也，則功分定矣。作述者非獨名其學，亦將有以自尊貴。學官之師，今雖無秩禄，他日浸采異國之制，即師爲主，學者屬吏，猶漢時有文學卒史耳。主學者，直雅俗文吏之徒，令作述者爲之屈，此爲以學術效奔走，又以絶學洪業，而令俗儒定其是非，考其殿最，何其倒也！余見井研廖平説經，善分别古今文，蓋惠、戴、凌、劉所不能上，然其餘誣謬猥衆。廖平之學，與余絶相反。然其分别古今文，塙然不易。吾誠斥平之謬，亦乃識其所長。若夫歌詩諷説之士，目録劄記之材，亦多詆平違牾，己雖無謬，所以愈於平者安在耶？充成都校師，發妄言，爲提學者所辱。或言平憤激發狂故然。若然，誰令平以經術大師，屈身爲輇材下，縱復受賞，猶之辱也。平所説多荒唐，受辱則宜。然俗吏多不通方，異己即怪。曩令漢之杜鄭、唐之劉知幾、宋之二程以其學爲博士，亦乃爲主者辱矣。所以名德之士，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與辟雍横舍之事者也。由是言之，師者在官，作述者在野，其爲分職，居然殊矣。世人徒以域外之事相擬，諸材藝卓至者，一切陳力官府，此爲酋長貴族之治。域外諸國悉去封建未遠，故可以踰爲是也。諸夏即異，自漢世文法深峻，已不能致魯兩生。貫公、桓公、庸生之徒，猶在遺逸。鄭康成屢徵而不從命。自晉以降，特達之士，雖往往在吏職，然不以其學假借王官。何者？知學校之守，襲蹈常故而已。雖有奇論眇理，皆采自他人成書。采自成書，則爲襲蹈常故。説而不當，則其道反詘；雖當，以其學承藉長官，又弗爲也。故夫玄德潛燿之事，深矣遠矣，與市府封建之俗反矣。斯乃中夏所以爲故，其風廓然，百世而不可易者也。或復以學不在官，則自造部黨，詭爲異端。鄙曰有自擬仲尼以惑稠人者，其緒則不可長。夫不奸權勢，何部黨之造？説有符驗，何異端之詭？行中禮樂，何聖人之擬？鄙之人獨以名世自位，固不爲學，故愚者波蕩從之。夫趨於致用，不趨於求是，可以浮説致人；趨於求是，不趨於致用，佐證有事，攻守有法，非誠説釋，則不爲服也。若夫九流之部，各有藝極，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不嫥以儒言爲式，非所以爲患也。

問曰：作述者不爲師，今師又往往不當中人之學，是學校終病也。應之曰：昔漢時舉博士，年五十始應科。今之世，有晨朝卒業，比暮已爲父師者矣。學之成驗定於校試，校試固不能無偏重輕。藉令試之殿廷，然諸校録者復多白徒。稍上非寄象之材，則目録之士耳。己不涉學，何由以定然否？往者偏重外學，故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姦僞相紿者，皆及格爲上第。近復矯之，又以書勢楷法取人，卒與其素所治者相刺。此尚循法，其枉者猶有關節請謁之事，雖欲得人，亦何由至乎？然則師選中失，在適然耳。適有良師，則弟子之胙，不然者，亦直歸諸禄命而已矣。今若就卒業諸生，以其一得録取，有不足他技及荒於國文者，復令服習至五六年。官校不足，聽其在野受業。如是，猶可多得良師。然肉食者既不省此，而學官弟子復以其業爲足。循是以降，懼猶不如科舉之世。何者？科舉文辭至腐朽，得科舉者，猶自知不爲成學。入官以後，尚往往理羣籍，質通人。故書數之藝，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學，不因以蠹敗。或乃乘時間出，有愈於前。今終以學校之業爲具，則畫地不能進一武。老聃有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彼學校者，豈不美於科舉耶？

《皇朝經世文四編》卷六佚名《論師道》 噫！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衰而是

非亂，吾觀於今日之書院而猶信也。夫創設書院，所以培人材、興文教也，而人材之消長，文教之興衰，則係夫師長一人之身，故非學優識廣、年高德劭者不足以當斯任，亦不可以當斯任也。我國家崇興文教，各處創建書院，延聘名望素著者以掌文衡。凡家有子弟者，無不恭行束脩，願拜門牆。其於師也，事之如君父，不敢不敬。而爲之師者，亦竭其才，盡其學以教之。故幼學壯行，而建功樹業者有之；實有所獲於聖經賢傳，而希聖希賢者有之。若此，則師長栽培之恩正未可泯，而爲人師者不當如是耶！無如世風愈下，師道漸夷，樂育爲懷者誠有之，然胸無藏墨而忝膺斯職者，亦頗不乏。蓋自海禁大開，中外相通，西人之創書院於中土者日盛一日，雖曰作育英才，實則藉以傳教也。書院中大抵以西文爲重，華文次之。故教授西文者，皆精通彼國語言文字及各種實學，有名有學，無愧爲師，是以門下生徒獲益良非淺鮮。若華文教習，則姑弗問其督課之勤惰，第就其學問之淺、志趨之卑，雖目以鄉愚而不爲過。蓋若輩皆窮措大一流人，爲迫於糊口之無資，遂藉此爲謀生之捷徑。若詢以師何好？則師無好也。師何能？則師無能也。故時務經濟無論矣。若《四書》爲淺近之書，而彼所不能解者尚居其大半。夫師所以傳道、解惑，吾不知其所傳者何道也，所解者何惑也。甚且手執《詩》《書》，口宣教道，喪心病狂，至於此極！夫既不能爲吾道樹藩籬，反敢爲異端增羽翼，卑鄙齷齪，斯文掃地，洵名教之罪人也。而猶欲責以培人才、興文教乎？而猶欲學校之不衰、是非之不亂乎？間嘗上下古今，見夫聖賢將相豐功甚烈，彪炳寰區，道德文章昭垂古今，大都得衣缽之真傳，蒙函丈之教育，以至此也。吁，燦乎盛哉！先覺覺後覺，前賢啟後賢，人材崛起，文教大興，學校盛行，是非始定，師長之所繫，顧不重哉！矧今者邪說橫行，其足以惑世誣民者不少，名教寖衰，是非愈亂。彼既心列士林，稱師傅，則當大道將墜，理宜放淫辭，闢邪說，以維持於萬一，並當爲受業生徒指陳大道，勿舍正路而趨岐途，則學問雖隘，而持此崇正黜邪之意以正人心，亦不得爲之誤人子弟矣。乃微特不能距邪說以閑夫正道，反敢棄正道而入異端，又復引惑學生共從異教，故有父兄不知，家人不聞，而貿然入教者。試思家有子弟而必擇賢師傅以教之者，無非欲其勿納於邪耳。乃既不導之以正，反敢陷之於邪，棄先王之正道，惟異端之是信，豈爲之父若兄者所願乎？方之古往之師，何啻天淵！責以自誤誤人，猶未足以盡其辜也。然推其入教之意，豈真悅而誠服哉？要亦利令智昏耳。蓋既從其教，則房飯之資可以省卻，位置可以漸高，薪水可以漸優。夫以利餌人，西人長技。彼窮措大豈肯見利而勿趨乎？既戀其利，則師道日墜，勿之問；善人日寡，勿之問；學校日衰，勿之問；是非日亂，勿之問。忍心害利，惟利是趨，非名教之罪人而何歟？恐師道日漸凌夷，故不顧若輩之詛咒誚讓而實言以摘其隱，其亦觀於此而知所返乎！

《唐才常集》卷一《師統說》 唐才常丁孔子二千四百四十九年後，讀其遺書，悵愴而涕下曰：何哉？血氣尊親之盛，太平雖麟之化，古之人大言欺人，將窮冰洋，綿億劫，不得覩茲會哉？乃瞿然曰：此無他故，其惟師統不張故。

或詫之曰：君統則有之，師統何爲也？曰：不然。君統可以治一國，不能治天下；可以致小康，不能致大同。昔者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治也，幾幾致大同之盛者，以君統而兼師統也。孔子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不居帝王之位者，天所以開萬世師統之運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是古者君師並重之明證。《周禮》曰「聯師儒」，又曰「師以道得民」。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夫曰「得民」，曰「百世」，非統而何？《春秋》撥亂世反之正，首即立一文家之記號，曰文王，曰大一統；其餘則曰王者，曰新王。夫文王、王者、新王，皆孔子所以王萬世也。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因行事而加乎王心。」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子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則皆明以王者之事屬之孔子，若曰孔子於生民以來，自爲正統焉耳。然《春秋》家則統以孔子爲素王。或曰：素者空也。孔子不得天子之位，而空言以王之。或曰：王魯尚黑，素者黑也。不知素王之素，乃質家言。《史記·殷本紀》明云：伊尹說湯以素王九皇之道。殷道尚質，故素王之義因之。如此，則正與周道尚文之文家言而立一文王之記號相對待。蓋文勝則捄之以質，質勝則仍捄之以文。文質兩統，相爲循環，而素王文王之義盡之。要之數千年後所以致全球於大同，登世界於極樂者，則終不越乎大一統之文家言。偉哉！質家治小康，文家治大同。質家顯然改定之制度，爲素王之法，二千年來陰用之而不覺；文家蔚然不盡之微言，爲文王之法，二千年後擴充之而無涯。綜其指歸，則曰「元」，曰「大一統」。「大一統」何？統於師而已矣。

然而今日，孔子之統，幾幾不足與彼族之耶穌衡；孔子所立之天之統，幾幾不足與彼教之耶和華衡者，何也？彼教主耶穌以紀年焉，而師有統；我則不能教主孔子，又不以紀年，而師無統也；彼人人有徇教之心，與憑藉師統之權，以改制變法；我則空言尊教，而究無可憑藉之權，以張師統而改制變法也。此以

君統敵師統之萬萬不能爭勝，而中國君師之統將兩窮也。夫摩西之爲君也，尚知創教統以垂世；謨罕默德之爲君也，尚當竊教統以愚民。而況中國本有之大教主，而不立紀年之教統，以翼君統而行，更陵夷百十年後，誰復知有孔子者矣？

或曰：歷代以來，尊之爲聖、爲王、爲先師，教統不既張矣乎？曰：未也。不紀年則無統，不立統則無師，不繫統於師則無中國。譬之風雪寒沍，人重裘而我絺綌，而欲吾身之無慄且殰也，不可得矣。或曰：既立師統，毋乃輕君統甚？曰：不然。孔子之教以天統君，君與師皆受治於天者也。當今之時，誠與天下更始，曰光緒若干年，即孔子降生若干年，推之內政外交皆用之。此雖虛文，而人人尸其教主尊其師統之心，當益牢固不可破，而國力之堅因之，君統之固亦因之。然後舉一切政學，參以君師並重之精神，而生動力，而策公義，則政教溝通，誰敢叛其師、忘其君者矣？且寧惟君統固而已？血氣尊親之盛，太平雖麟之化，或庶行於大地哉！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三孫多士《論古今師道之異》　《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上古以至近今，無不立君以養民，立師以教民，是爲人師者之權力責任亦與爲人君者相侔，又豈尋常之人皆可以爲之者哉！三代以上，君常兼師，前自伏羲，後及文武，教養之事皆上任之，若臣下僅分司各職而已。周之衰也，天生孔孟，而師道始屬於在下之人矣。惟是師教之法，古今各異。昔孔子之教人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至漢廷之取士，曰孝弟力田，曰經明行脩，然後得與鄉里舉選升之於朝，試以經術策文。迨唐時，裴行儉猶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前代之教人取士，未有不先考其行，後觀其文也。至後世則反是，君之取士，但閱其文，不察其行。師之教人，不訓以行，但督以文。此古今學術之各殊，故人心亦因之以判，而政治亦因之以分也。孔子不嘗言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雖至聖自謙之言，亦足以見文易而行難也。又況今時之所謂文者，尤爲文中之至末者乎？夫古昔神聖之設教也，先教人以小學之法，後教人以大學之道。今之爲師者，於小學之法、大學之道皆視爲無足重輕、不關緩急之事，其生平專心竭力者，惟帖括一事而已。故世之人自束髮從師之後，先讀四子之書，後讀《五經》。其所以必讀《四書》《五經》者，皆因功令命題必在其中，否則並此亦可不讀也。更有欲速之徒，讀完《四書》之日，師即令讀詩文，故有《五經》尚未讀完而業已往應童子試者。甚至試帖之平仄尚不能諧，字畫之正俗尚不能辨，而爲之師者皆以爲不關緊要，僅須時文妥帖即可采芹折桂看花長安矣，又何必多求哉。故當從事誦讀之時，師之勤者未嘗不時與其徒講解。但求其所謂講解者，不過將聖人平日談論之語言與諸賢當時記載之文字敘說一遍。訓其徒曰：日後場中若遇以此命題，爾當如何闡發意義，描摹虛神。已可稱爲一代之名師矣。至於聖賢訓人之精義，師固茫然不解，徒更漠然不知，尚何望古今學術之能相及哉！故雖歷代以來，於京師及各省地方均令設立學校，竝令設立書院，而其所以訓人者，亦不外乎制藝、試帖。若有書院課士以經解、古文、詩賦等藝者，另目之爲古學，而能與其列者已寥寥矣。嗟乎！士人僅知學文，已屬古聖設教之末務矣，至於今之帖括，又爲文藝中之末務。乃師以是教，徒以是學，朝夕於斯，終身於斯，覺舍此之外並無所謂學者，一旦得志，則自負曰予聖賢之徒也，即人亦稱之曰彼聖賢之徒也。而豈知古昔聖賢之所以教人者，固全不在此耶！夫古之設教學也如此，而今之習教學也如彼，其於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序，又豈能以道里計耶！故曰古今之學術既異，而政治人心所以不同也。若是，師豈易爲者哉！

分論

教師職能

《國語・楚語下》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爲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於是

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敍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於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

《國語・晉語一》 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

《荀子・性惡》 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

《荀子・儒效》 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爲盜；勇，則必爲賊；云能，則必爲亂；察，則必爲怪；辯，則必爲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而師法者，所得乎積，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荀子・禮論》 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韓非子・五蠹》 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禮記・學記》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大戴禮記・禮三本》 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韓嬰《韓詩外傳》卷五 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史記・殷本紀》 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迺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

揚雄《法言・學行》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説者也，不在兹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説，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顔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略】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

一闉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説焉。一闉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佚名《太平經》卷一至卷一七《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後聖李君太師姓彭，君學道在李君前，位爲太微左真，人皇時保皇道君並常命封授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塘宫靈上光臺，二千五百年轉易名字，輾轉太虚，周旋八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稀有得見其光顔者矣。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宫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宫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右五人，一師四輔。輔者，父也，扶也。尊之如父，持之得行，總號爲輔。分而別之，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承者，發言舉事，拾遺充足，制斷宣揚，即是宰也。疑者，向思未得，啟發成明，即是傅也。弼者，必定猶預，即是保也。扶君順師，周匝入道，即是相也。四五占候，俱詳可否，贊弘正化，總曰輔師。閒居之時，前向有疑，問之傅。後顧慮遺，問之承。右有所昧，問之弼。左有未明，問之輔。咨詢四輔，相保傅宰，成功在師，不可闕也。聖帝垂範，使後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陰屬右，靜寶真也。出有師，師用事也。陽屬左，動歸寂也。至此最難，故略輔相而言師也。望有傅，傅在前，敷說議趣也。顧有宰，宰在後，決斷是非也。其餘公卿有司仙真聖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從屬三萬六千人，部領三十六萬，人民則十百千萬億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隸方諸上相，不可具說。但諦存其大，自究其小也。

佚名《太平經》卷三六《守三實法》 君臣者，治其亂，聖人師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

佚名《太平經》卷五六至六四 夫師，陽也，愛其弟子，導教以善道，使知重天愛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師，順勤忠信不欺。二人並力同心，圖畫古今舊法度，行聖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萬物使各得其所，積賢不止，因爲帝王良輔，相與合策共理致太平。如不並力同計，不以要道相傳，反欲浮華外言，更相欺殆，逆天分理，亂聖人之辭，六極不分明，爲天下大災。帝王師之，失其理法，反與天地爲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佚名《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 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榮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户也。父母，迺傳天地陰陽祖統也；師者，迺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户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

《太平御覽》卷二四四傅玄《太子少傅箴》 夫金木無常，方員應形，亦有隱括。習以性成，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正人在側，德義盈堂；鮑肆先入，蘭蕙不芳。傅臣司訓，敢告君王。

吴兢《貞觀政要・尊敬師傅》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智之人無恒，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幼小，周、召爲保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傅，教以刑法。及其嗣位，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故知人之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精選師傅，令其式瞻禮度，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各舉三兩人。」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一四《進士策問》 其十二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顔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顔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全宋文》卷六五八文彦博《仲尼學文武之道論》 粤夫緯兩儀、炳三代，著經國之具美，垂振古之妙範，移風易俗，顯化成之猷，與世作程，布時郁之制者，此用文之淵懿也。尚七德、勵五兵，定保大之茂勳，備有征之洪略，弔民罰罪，助天討之常，戡難定功，振刑威之法者，此尚武之震服也。若乃文德之緐縟，武經之禁戢，著是二説，非聖神孰能行之？懿子貢之嘉議，仰宣父之上智，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當世生仲尼也，稟上智之性，蘊將聖之德。道猶江海而學奥彌盛，明並日月而訓言益煥。律天時之動静，襲水土之深厚。祖堯舜欽明之德，憲文武方策之政。歷聘七十之國，授徒三千之眾。性與天道，而仰者彌高；學而時習，則誨之不倦。爲木鐸則世振其聲教，佩象環則服旌於道義。紹素王之德理，稟神明之温粹。且謂學於文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著矣；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删《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秋》，列屬辭比事之傳。灼敘百王之儀矩，誕布千載之軌範。此用文之盛矣。謂學於武也，紹止戈之前訓，得安民之勝術。故曰：「吾戰則克，祭則受福。百年訓刑，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著筆削，則亂臣以之懼；任司寇，則正卯爲之誅。示足食足兵之文，壯非威非懷之詠。此乃用武之盛矣。若夫相須之盛節，未墜之常道。故《漢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故夫先聖鍾睿明之德，適弛張之用。昔者相魯公會於夾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豈不知至聖備用乎？噫！生稟自誠之性，存存而有成；學該稽古之理，循循而弗倦。著日新之要道，隆功倍之廣業。故曰：「未

若丘之好學也歟！」昔賢所謂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爲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若此，則聖人非學而能矣。今言學者，蓋由垂世立教，化民成俗，大聖兼該，故文武並用。若夫唐虞之興化，本由文武之道；姬旦之致治，蓋拘文武之迹。若俾仲尼以文武之道致文武之迹，夫何難矣。則知禮樂征伐出於天下之有道者，非聖人達於極摯，孰能備矣！

《全宋文》卷六九九歐陽修《答祖擇之書》 修啟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並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禄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禄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遊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遊，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全宋文》卷九〇四李覯《周禮致太平論・教道第九》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諫者，以禮義正之。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養國子以道者，以師氏之德行審諭之，而後教之以藝儀也。師保詔王以善，諫王之惡。王者既立乎無過之地矣，又使教養國子，而世子與焉，是策之上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則古之教人者，世子無不在也。《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眾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眾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夫將以宗廟社稷屬之，可不教乎？賈誼有言：「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文中子曰：「儲后不訓而晉業隳矣！觀惠帝之失天下，可無寒心也哉！」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舍周其何適哉！」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噫，猶有望於今之世乎！

程顥《明道先生文集》卷二《論十事劄子》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全宋文》卷一六八八沈括《與孫侍講論樂書》 侍講學士閣下：古之公卿大夫非徒以任朝廷之職，亦將以師率天下，使下之人知其德行術業可以蒙朝廷之尊禮者，則就之學焉。上之人非徒有以告也，而又將自此而觀人之材，可任以事者取之，不肖者憐而教之。及其世衰道廢，其責大臣不苟以其職，而曰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是古之卿大夫皆嘗教人，下之人就而學之不爲僭也。伏惟閣下德行術業，四方之所尊信，而朝廷禮任之矣。士之願就而學者，苟知所向，某知其不之於四方而之京師，不之於他門而渠然來矣。某嘗得古之

《樂説》，思其聲音之所出、法度之所施與夫先聖人作樂之意，蓋嘗習焉而未有遇於其間也。竊不疑古人之説，願將受教於門下。然則閣下其將憐而教之邪？抑將以其微賤而拒之？某不敢必，苟進是説以聽於執事，伏惟少賜裁察。

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四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爲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六《太和陳善秀才字才達。隆興二年》 每見近世學者嘗患無師友可以講學。然聖如孔子，賢如孟、揚，或師弟子問答，或著書立言，傳道解惑，無餘蘊矣。使吾徒生於其時，親炙有數，根器有限，未必得如今日讀其全書之爲深切著明也。亦在乎潛心而已矣。昔黄魯直嘗問文章之法於蘇翰林，翰林告以熟讀《禮記・檀弓》。魯直取二篇讀數百遍，然後得之。翰林遠矣，就使及見，親聞此言，其能廢餘事，伏几案，終日如童子琅琅誦習以驗其言乎？誦書小事也，猶未易行，況其大者哉！凡某之學，所以日益荒廢者，正坐不能尊所聞、行所知耳。

薛季宣《浪語集》卷二三《與朱編修書》 湖學權輿於胡安定，本朝人物之盛，由來造端於此。

《宋元學案》卷五一吕祖謙《東萊學案・麗澤講義》 伊川先生曰：後世事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師氏以媺詔王者，專以從容和緩養君之德。不幸而君有過，則有保氏之官。蓋二官朝夕與王處，一則優遊容與，以養君之德，不使有一毫矯拂，一則秉義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過。故人君既有所養，又有所畏，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若一於從容，則是有樂而無禮；一於矯拂，則是有禮而無樂。所以不可偏廢。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舉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即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説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自舜命夔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三王之政，無不由樂始。蓋陶冶之功，入人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惟待之甚重，故責之不輕。所謂「君子教思無窮」，樂祖之祭，不特明尊師敬長之義，使之歸厚，亦當時教之入人也深，人不能忘，先王因人心祭之，與身没教盡者不同，非特一時賴之，没世亦賴之。所謂樂語，非特樂章，蓋以樂之理見於言語之間者，便有感發人處。成周之學政不傳，所謂誦讀，不過尋行數墨舉章句，意思迫促，都無生意。所謂樂舞，古人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屈伸綴兆，皆不徒然，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後世此事都廢，然散在末技，流於鄭、衛，鼓動波蕩，猶能使人生起淫心。因此想像先王之樂語、樂舞，安得不生起善心！

吕祖謙《東萊别集》卷七《與朱侍講元晦》 月初吴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徹。即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爲恨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録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疎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一如來論，但改正誤字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尚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欵曲商搉也。

楊簡《慈湖遺書》卷二《二陸先生祠記》 道心大同，人自區别。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暗乖殊，聖賢非有餘，愚鄙非不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知。仁、義、禮、知，愚夫愚婦咸有之，奚獨聖人有之？人人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

以證其然？人心非氣血，非形體，廣大無際，變化無方，倏焉而視，又倏焉而聽，倏焉而言，又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乎？學者當知夫舉天下萬古之人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此，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山先生之心如此，金溪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溪一邑之心如此。學者當自信，毋自棄，毋自疑。意慮倏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絶百非，雖無思爲，昭明弗遺。

二陸先生，撫州金溪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也，諱九淵，字子静，天性清明，不染物欲。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爲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資素明如此，故長而益明，愈久而愈明，破學者之窟宅，開聖道之夷塗，其言甚平。而或者填萬説於胷中，持萬説於胷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内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東矣。某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某始自信其心之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六《家記・論治務》 五曰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太學，教成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邑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略】

何謂擇賢士聚而教之於大學、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自孔子歿，學者異説，到於今，不勝其紛紛，似是而非，似正而邪，各狥偏孤，罕由中正，不得大賢教救之，則刑名者自刑名，清静者自清静，楊者自楊，墨者自墨，任俠者自任俠，文華者自文華，議論者自議論。其孝弟忠信脩謹之士雖未知道，未至背道。至於無忌憚之中庸，雖亦罕見，而不可謂無一二。十年來覺於道者寖多，古未之見，幸多篤實，吾道其亨乎？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唯大賢可以司教。

楊簡《慈湖遺書》卷一七《紀先訓》 善教人者，今日能善其類，他日國家取而用之，則澤及天下。

劉爚《雲莊集》卷四《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爲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則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墊，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害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没而聖學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揚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絶，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爲禽獸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勳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虚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净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粗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於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略】

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説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

劉爚《雲莊集》卷四《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册，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也。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世謂《禮記》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書，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是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

教休明，風氣醇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彰。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爲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爲宗，有天德而後可以語王道，天人内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常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焉。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讓、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爲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天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肆行，義理汩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善。知性善，然後知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然若春陽之温；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於家，而士之願從者衆；同争新法於朝，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貶，而先生獨卑憲節，力辭不就，去之而人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以爲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動斯和之效，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興王道之澤也。非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考其設施，若均田賦、興水利、息邪説、正人心等事，皆天理之流行著見者也。

劉壎《隱居通議》卷一《儒者職分》 儒者職分，不在於作文，而在於講學。講學不在於章句，而在於窮理。窮理不在於外求，而在於存心。

張伯淳《養蒙集》卷二《送陳笠峯赴安慶教授序》 郡有學，教之所由闡，所以培養人才爲異日用。非直教之也，而又有以養，國家待士之意不輕也。自教法不明，徒以課試爲教，意已非古。甚者並課試復不省，惟知過用其精神心術於養士之具，而忿争所至不免，學校於是乎日輕。嗚呼！皆不公不廉者之爲也。余每謂公、廉雖二而實一，惟廉故公，未有不廉而能公者。苟廉矣，而或昧於事，雖潔一己何益？又必通儒而後可以語此。然而衆口難調，士爲尤甚。文學椽得人與否，所係則甚重也。若四明陳君之於教，蓋有其已試之效，而署無可指之疵。余嘗從事東浙憲府，越學舊遊，余與君雖相後先，而章甫縫掖者，無識不識，誦陳笠峰如出一口。不特章甫縫掖也，凡仕於是邦之賢者莫不皆然。至此而後，知公論元不泯。又考陳君所以得此於人者果何在？學廩自粒粟以上，悉付出内之公于司存，己若無所與於其間者，故能興廢補弊，易敗垣頹屋而翼然奐然。秩滿累載，郡吏者乃上其姓名於省臺，明刑蒞政，將無施不可。顧方遲回而後謁選部，復注安慶教授以歸。皖溪翠氣，高齊碧雲，聞風已有德色，將多士幸甚。君文獻故家，蚤歲馳聲場屋，仕而不苟，貧而能廉如此。余因是知君通儒者也，廉而公者也，教養盡職者也，施於有政而咸宜者也。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三《送盛元仁赴吉水教授序》 天下之官，其愈大者爲之愈難。知其愈難而畏之不爲，則道廢；不知其難而冒爲之，則官廢。官與道，其廢必有一焉。廢其一，而其一不廢者亦隨之矣。天之於人，未嘗一日棄也，寒而欲授之衣，饑而欲授之食，危而欲之安，昏而欲之明，則當其時，必生其人以須之，故賢能之人，未嘗一日絶於世，而其人有用有不用也。於是爲大官者，不幸而非出於天之所須，則往往不稱之患深，而責之者苛。其小者，才可稱一官，則事止於一官，非天下衆論之所咻也。然而猶憚以爲難者，謂精神膂力必足以檢校應接，心思智計必足以周匝運掉而已耳，無他望也。

惟夫州教授者，責尤輕而事尤簡，世之所共目以爲冗慢而不急，若可以浮沉寄歲月於其間。大德庚子秋，盛元仁以純儒茂老、清才篤學拜吉水學官之命，候人趣行於途，姻黨載餞於郊，見之幾有蹙縮不安之色，問之，曰：「若吾者，其敢自謂無愧於教授一州乎哉？自吾之能言而受教於父兄，自吾之能誦而受教於師友，舉吾族里州國一善一能之加於我者，皆我所受教而懼其不足也。自今以往，其將以教我者而授諸一州之人矣，則一州之人皆不我若也，吾安得不愧且懼乎哉！且今天下内外百司之官皆不可謂無職，而教授之職專以道。他日化行俗美，則吾職舉。州諸生子弟有一悖理而隳業者，是吾教之授之不至也。吾又敢自謂之有道乎哉！」余聞其言，爲之面汗内熱。蓋其官也，余之疇昔亦嘗容易爲之，而不思其難者也。今世諸人之居其官，如余之不思而爲之者，皆是也。以余與諸人皆不思，而元仁之才之學之可以優爲也，而獨能思之，余知元仁之職易稱，而居之真無愧矣。吉水異時於廬陵尤爲佳邑，衣冠文學猶有與嘗從游而存者乎，爲我物色，而以元仁之説叩焉。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四《送陸教授序》 自漢以來，郡有文學。而以教授名官，自近代始。蓋授可能也，教不易能也。呻其佔畢，習其句讀，授而已，教不與焉。夫教也者，此行而彼效之之謂也。虞廷五品之教曰六德、六行，孔門之四教曰文、行、忠、信。文者，豈佔畢句讀之謂？我國朝設官，循唐、宋之舊，路、府、州俱有教授。余至中朝，觀彼所謂教授者，聚生徒數十人，日從事於佔畢句讀，雖

未能知其教何如，而授之職則不曠矣。江以南或不能然。凡授之事，往往於教授之下別立一職以掌。授且如此，教其可知也。問教授所職何事，則曰：「吾有政。」問其政安在，則曰：「稽錢穀也，繕治贛舍也。」夫是二者，貨殖家一奴、營造家一胥所可辨也，而教授之職固若是乎？噫！總總而是也，可嘆已！

浙西陸君經爲教授，敦朴詳謹。其始至也，士之譁者或侮或慢，或笑或嘲，而君弗與較。越一年，翕然定；越三年，靡然化。深者革心，淺者革面，似若不令而從，不言而信，非能以身教者歟？若是而教，其可也。彼授者，其末爾。陸君於財計一毫不私，而人服其廉；於房舍一日必葺，而人服其才。茲其所以不令而從，不言而信也。越六年，代者至，人士愛之敬之如父兄，而惜其去，華其贈送之言，盛其祖餞之禮。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人也，夫豈偶然之故！近年縣教授而司民社者率以貪敗，以庸不任事棄。君不但善教也，而又有政，屢攝州事，沉審簡重，吏不敢易視。充其廉，充其才，使之從政也何有，教授云乎哉！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二《送尉彦明赴開化教諭序》 先王之教民何如哉？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民八歲以上，無不聚而教之。下責於大夫士與閭里之長，上則統之於大司徒。誦詩書六藝之文，以廣見聞；〔考〕孝弟忠信之實，以敦德行。故賓興以示勸，簡絀以致罰。夫以下民之微，而使天子之上卿拳拳教之者若是，其爲意益可見矣。近代以文辭取士，而不考其實，惟務彫鐫鏤刻，破碎支離，詖淫邪遁之辭，靡所不至。六經之道，或幾乎息矣。

聖朝敦尚實行，放斥浮辭，固學者之所願也。州若縣皆有學，立師而教之，抑彷彿古者之遺意歟！尉君彦明，北方之學者也。來江南且十年，艱難險阻，雖屢嘗之，愈自篤，不能變其守。故其發爲聲詩，慷慨感激，清俊奇偉，時論稱之。明有司舉而升之，授以開化文學。開化，三衢下邑也。其山水之秀、人物之盛，彦明必能取之，以爲吟詠之資，固足以適其性情。然愚所以望於彦明者，不止乎此。今之設教者，乃古大司徒所統之職，位雖卑，而責實重。況古之受教者，比屋皆然，今則惟業於儒家者耳。受教者多，則成德者眾。受教者少，則責效也嚴。故教之者，亦當百倍於古教者之功可也。六經載道之器，欲求道者，不可外乎經。彦明必能舉是而教之，使立於館下者皆知求之於經，驗之於己，誠立行成，濟然爲東南文學倡，豈惟如是而已哉！秉彝好德之良心，人皆有之，將有不待教聞風而興起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彦明其留意焉。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四《送長洲教諭序》 古者諸侯立泮宮於都，而下迨族師、黨正、州長，亦皆有學。若今之外郡，自教授以下，縣特設教諭一員，得專領教事，蓋朝廷備教養之制，而其方則存乎其人也。近世爲學不古，教養不備，而學官代去，急如次舍。故綴學之士，每不能終其業。偶得賢諭，切磨常業，俾教有方而養有素，則多幸矣。至正三年秋，長洲學諭吳君季實秩滿代去，諸生有懷來之惜，豈非能盡教養之方乎？於是而有感焉。

學校之設，三代以還，自國之養老教胄子、鄉飲射合樂，以至受成訊囚之事，無不在學，此士之所以學於學也，而必養之以成其六德，教之以精其六藝，又必使知其學之所自，於是有菜奠幣之禮於先師，而無廟祀也。廟祀蓋始於梁世用浮屠之法，近代因之，恬不爲異。今則典學者以脩造祠像爲先務，而以教養次之，是可嗟也已。吳君之來，始登儒席，即以教養爲先，其學淳，其文雅，足以範後進，而又能謹身擇友。故縣庠士之優劣，皆得其所。而有司每有撰述，則長洲學爲最，是豈非賢諭也乎？於其行，吳人士爲詩以歌之，而德潤爲之序引。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三《送丁山長序》 子儀爲湖之秀彦，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嘗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爲教也，似不止經義、詞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稍遠，然流風餘澤被於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毋以今之稱其職者爲已足，而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郡。太守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陳謨《海桑集》卷五《永豐教官序》 天下有才教官，不患無名進士。然得進士易，得教官難。今之教官多出於進士，而進士之負才名者什一而最之，亦罕矣。此才教官難也。

吾邑郭子昭爲永豐教諭垂二年，彭君子文亟亟爲予稱其學之政，能不諉責於訓導。與之同堂合席，口講指授，朝益暮習，科分藝別，壹遵時制而每加勵焉。若夫抗顏乎躍冶之金而取長於攻玉之石，日嚴乎佔畢之訊而時鏗乎待問之鐘，又無不曲盡焉。如是而爲鄉校，庶有成哉！余惟子文言然，固子昭所優爲也。且夫教人自端本始，子昭以衣冠宦族守正葩世學，其質溫溫，其言恂恂，其動撝謙，其文雅馴。洪武五年，余校文江西，及開榜，而子昭以《詩經》亞魁，炳炳蔚蔚，可爲名進士矣。既而上春官，得職教永豐，能舉其職如此，可爲才教官矣。抑永豐，歐鄉也，多世科鉅公、老成聞家，又得子昭樂育其菁莪，名進士繼此有不

彬彬矣乎？

子文又稱子昭采芹外，勺水不辱於朋徒，毅然自重，未嘗一失言失色於同人。嗚呼，又奚特爲才教官而已邪！

陳謨《臨安集》卷三《送賴思順鳳陽府學訓導序》 昔漢高帝既平定天下，還過沛，復其民，悉召故人父老，發沛中兒教之歌《大風之歌》，日暢飲，道故舊爲樂。其英雄豪傑，威加四海，而歸故鄉，歷千數百年，未有能繼之者。誠以泰運未易逢，聖人不世出，有待於今日也。今皇上肇基鳳陽，奄有九有，乃偃武修文，以鳳陽爲中都，建國學，置弟子員，選德重望隆之士爲之師，俾期門羽林之彦皆得以通義理。郡復置文學掾，俾郡之俊秀皆得肄業焉。古今帝王之興，其得天下不同，惟我聖明之起於鳳陽，與漢之豐沛無異也。然高帝以沛爲湯沐邑，今則建國學於中都；高帝召故人飲酒，今則選德望之士以施教；高帝教沛兒歌舞以爲樂，今則俾期門羽林及郡之俊彦皆知學焉。視漢沛殆過之矣。漳南賴思順爲國子上舍生，儀曹以其年之盛、學之茂也，授鳳陽府學訓導，重其選也。或者謂今國子生出身出典方面、入侍内廷，任牧守，拜御史，皆若而人，而思順獨領教職，咸以爲抑。余以思順之從余游也，告之曰：「今之鳳陽，昔之豐沛也。聖天子方且諄諄以文教化其郡之子弟，郡子弟學成則陞之學，而顯榮若是，況爲之師者乎？思順勉焉！盡其教職，顯榮之來，其可量哉！」

張以寧《翠屏集》卷三《送劉濬廷在五河教諭序》 海陵胡先生，當宋氏初教授蘇湖學，學徒以千數。其學之要，大抵明體而適於用。先經業，後文詞，本道德仁義，不苟趨於禄利。其徒既敦尚行實，而先生又嚴條約，以身爲之先，雖寒暑，禮不懈，益虔。去而教於太學也亦然。是以劉彝執中之徒用其道，炳炳烺烺聞天下。當是時，濂洛建之學未出也，嗣是而興，一變至道，漢傳註、唐聲律詞章之習一洒而空之，上以接洙泗。是雖周程朱數君子摧陷廓清之功莫大，然甘以受和，白以受采，實海陵之學爲之地。嗚呼！先生之烈豈小哉！

海陵距揚僅數舍，予恒願拜祠下，想其流風遺韻，以求其緒論，未能也。今年秋，識中山劉廷在於揚，覩其容充然，聆其詞亹然，詢其筮仕，則司訓先生之精舍，而今升教於泗之五河也。未幾別，徵予言爲贈。予謂學也者，非世之呻佔畢、繡鞶帨，蘄以華其身而止也，將以潤澤生民，歸於皇極，若胡先生明體適於用之云者是也。惜乎其體具諸身，其用不大施於當時也。朝廷設科目，期以經明行修得真儒，其意胥是焉取。於是昔之不大施者，今班班然行矣。予行淮東西，覩其土厚以深，其俗厖以質，而其士多急義而强仁，蓋其去中原之文獻不遠而近也則然，矧五河邑當淮之北而尤近者乎？意其敦尚行實，所謂受和而受采者，蓋有其體矣。以之日月刮劘，其經業文詞之先後，其道德仁義利禄之趨舍，必有以辨之。繇蘇湖學達於濂洛，建以泝洙泗，而爲國家異時用者，亦豈難哉！抑海陵予未至，未知丘園寂寞之濱，抱遺經，蘊瑰奇，忠信材德之賢，復有深藏而不市者乎？先生之流風遺韻，其尚有存乎？劉君仕而寓其鄉也，久必有概聞其緒論也。成君居竹又言其叔君楚游國庠，擢鄉舉，而方辟掾淮憲。淵源所漸，其有聞也益信。予將見五河之士，偕劉君相與有成，異時將得人爲科目賀也，尚無俾劉彝專美於前哉！劉君勉諸！

唐桂芳《白雲集》卷五《送俞子常舉教官序》 古之爲教，皆適實用，後之爲教，類涉虚文，所以風俗人心殆不古若也。論者以孔子申明教條，爲師萬世，原其始祖，契教人倫，夫子亦曰：某，殷人也。然當時伯夷之典禮，夔之典樂，皋陶之明刑，莫非教也。隋唐以來，詞章取士，寖失古法。宋元設科明經，而宋署題，破碎經文，各務己意，而侮聖言尤甚。元於《四書》《五經》疑義之外，雜以古賦，未免詞章舊習。聖朝武定區宇，廷臣建言，學校置禮樂書律兩科，用式諸生。睿衷獨斷，巍然超軼往古，以成一代之制，匪虚文，迺邇乎實用也。

洪武二年冬，省部符下郡縣，各舉教官，以應詔旨。三年冬，歙縣令程承事遴選多士之賢，而獲俞君焉。君名彝，字子常，劬書邃理，三十年前，以《詩》魁鬻序。比來太守王公、胡公例加薦剡，子常堅臥巖壑，一不屑意。承事幣帛將誠，勇於一出。予謂子常學殖之富而當年齒之壯，以明良之時而際風雲之會，其出也孰禦？噫！伊尹之於莘野，葛亮之於南陽，其出著諸勳業，規求成算於胸臆，非學焉而後臣之之比也。何幸聖君規摹挺立，文風丕變，有君在上，那忍負之哉！禮樂須人而行，吾於子常，注目以俟。

仲冬紫陽唐仲實序以送之。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徐真卿赴羅山縣儒學教諭序》 皇帝定天下之初，急於興學，凡州縣咸置弟子員，使廩於學官，擇經明行飭者爲之師。而中京所轄九州二十四縣缺而未舉，重其選也。洪武六年，用御史張度言，乃以吴烈等十有九人充之。若羅山縣教諭徐真卿，其一也。將行，且求言於余。

余惟詩書禮樂之教廢，無以淑人心而明正道，李遼所謂事有賒而寔急者是

也。漢承秦，未暇考求三代之法，而文景復尚黄老，越七十餘年，而學校始興。若尊師重傅，則見於明帝之時。唐承隋，亦苦兵争，經生學士皆散，越七年而學校復置，詔明一經者上聞。及太宗增廣生員，遂有貞觀之盛焉。五季陵遲，不足言者。宋太平興國間，肇置四書院而已。仁宗命藩輔立學，旁郡欲立者聽之，繇是學徧於天下矣。然漢以文翁治蜀，遣民就學，以變蠻夷之陋，而博士弟子之設，遂達之諸郡。宋以胡瑗教授蘇湖二州，其徒見之施政者若老於吏事。後取其法行之太學，皆因已著之效而知儒術之不可廢也。天朝不待投戈息馬，即崇教化爲先務，齊魯之風聲氣習，無間荒陬僻壤，殆過於前矣。大抵道之升降，繫學之廢興。學之廢興，又關時之理亂。則今日太平之原，君子可不於此卜之乎？

真卿早從陳公子山遊，復受業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經既明矣，行既飭矣，推之以教羅山之子弟，至於成就而備國家之選，又豈非砥礪之功邪！蓋見其賢於人人，不久一邑也。余固以是望之。洪武六年冬，國子助教檇李貝瓊序。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危於幬赴安慶教授序》 談者稱江西多豪傑之士，文章自歐陽文忠公、王文公、曾文定公爲天下所宗，不啻山之於嶽，水之於海矣。及元之方盛，則有程文憲公、吴文正公。而虞文靖公繼起天曆、元統間，其文章傳之四方萬里，歐、曾以降二百餘年，未有能過之也。若臨川危公大朴，又登文正之門，博學而多藝。其出遊江海也，文靖公序以送之，且待之以萬人之上矣。及仕於朝，爲中書參知政事，爲翰林承旨。屬大兵四起，天下之勢日蹙，而預大政，決大議，中外倚之爲重。其所施又有過於諸臣者，豈徒文章而已哉！

余少時心識其名，皇明洪武三年，始識於京師，則既老矣。然耳聰目明，與學者商確古今，終日無倦色。時余預編史事，弗暇與之周旋。未幾而公卒。越三日，復見其子於幬，粹然天球之不琢，故知其有後也。且將從而求公所著大篇短章合於經世者，徧觀爲快。而於幬又有司教安慶之命，來求一言以行。故述江西人物之盛，前後相望，今又萃於危氏一門如此。然安慶苦於格鬬之餘，詩書之習久廢，聞於幬之至，必將仰其風流餘韻，而幸子弟之有師，余固無可言者。

嗚呼！匠之制器也，圓者必從乎規，方者必從乎矩，故恒執規矩以求方圓，而方圓不出乎規矩焉。爲師者亦然。而聖人之道，則師之規矩也，惡可舍是而教乎？異日由博士而升，將見世濟其美，余敢不以文靖之待其先公者待於幬邪！於是乎書。

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一《送趙生序》 求道莫先於得師，師之所在，無問遠邇，必以爲歸。苟深居里閭，溺於宴安，遷於流俗，而欲學焉以求道，吾未見其宜也。

中山壤地邃密，風氣所聚，民多富饒。其讀書好禮者曰趙族，有字宰衡者，儉素自持。彼其以華靡相高，膏粱饜飫之習、裘馬佚遊之態紛至其前，宰衡一不歆於心，命諸子姪執脯脩禮事嚴君仲容爲之師。仲容來自四明，講經於益清閣，弟子翕集。趙族聞而慕焉，名志民者，宰衡子也，年未弱冠，炙其師説，若有契於心者，耳焉異其聞，目焉異其見，將敏於求道之不暇，尚何宴安之溺而流俗之遷耶？今歸，予懼其方進而或止也，能無言以勉其成乎？擇交以慎其所趨，守正以勤其所勉，外之誘者拒之，内之窒者廓之，約其心於理焉可也。率是以往，歸求而有餘師，於道亦庶幾哉！

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二《送教諭張彦聖序》 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教有學校。三代迹熄，首變治養之制，代相踵襲，莫能復古。所存者唯學校，久而益廣，誠以性衷倫理在人至重，不可一日不明於世，況乎考德藝、美風化，又國體之所急哉？漢晉以下，學盛於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於郡縣，而教官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也邑必置學，學必命官，禄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任則專，去民最近，禮樂之澤易浹於百里，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有不屑於它岐焉。

華亭爲古名邑，倚郭於松江，廟學弘麗，廩餼豐牣，稱最浙右。曩余識其文物，類修整醞藉，有機、雲遺思，故談者舉教官美任，爲是邑屈巨擘。行省以斯職授諸彦聖張君，可謂得其人矣。彦聖科第世家也，學敏文贍，超躐等伍，如奇寶横道，趨者樂競。嘗位賓師於鄉校，端表儀，肅條約，弟子詵詵。推是以教華亭，啟義理之秘，藥浮奢之痾，新耳目之習，謹身心之脩，則德藝有不考歟？風化有不美歟？性衷倫理有不益明歟？然余告於君者，非以是爲足。《傳》曰：「惟斆學半。」又曰：仕優則學。君子之應乎外，正以資乎内也。子其砥利器，馳堅車，必得儁於千萬人之場，將使科目由己重，無使己由科目重，廓其用於時，是固君之所志而余之所望也，豈徒善諭一邑而止哉！

凌雲翰《柘軒集》卷四《送維揚顧伯琛序》 維揚顧伯琛爲臨安訓導也，將行，請贈以言，爲朝夕勖。蓋其父昔以判府爲友，予不敢靳也。夫臨安據山川之

勝，故有學宮。聖世師古，學兼大小，經史六藝咸隸焉，駸駸乎成周之制，漢唐以下不數也。今學官之設，權輿於趙元晦，作興於高孟昇二先生。元晦先以《春秋》，孟升以《書》。元晦歿，孟升繼之。教養既成，聲譽以著，皆曰賢令尹知人，故教官皆得人也。所延訓導，皆樸茂之士，身之所行足以爲教，口之所誦足以爲學，亦曰二先生知人，故師儒皆得人也。昔與何彦恭先生在郡學時，當聖朝歲開科舉之再，同備員簾内外，元晦與焉。元晦乃予與彦恭友，孟升則與彦恭友，伯琛則予友。彦恭與伯琛同師於徐先生，孟升則師於何先生。伯琛嘗從予卒業，則予之視伯琛，亦何先生之視孟升。孟升既能知伯琛而舉之，予又安得不樂道之乎？其爲人也，學篤而禮恭，言温而氣煦。孝弟忠信，行而有實；經史六藝，習而有文。今則移其所受教者教於人，推其所爲學者爲所學，則庶幾師道之立，善人以多，信矣！於是知伯琛將以華其行者六人焉，因以齒各占一韻，並所題各以五言古詩賦之，因以「師道立善人多」六字爲韻，限以六韻。會稽王好問先生，則與予同年。維揚朱仲誼先生，則與伯琛同郡。錢唐何彦恭先生，俞文輔、楊復初、王士中先生，則皆予同里同經。復初則亦與元晦同經。皆有師道者也。士中又善書，得晉人法，俾牽連書之，爲伯琛知勉焉。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袁時習之沔陽學正序》 學正，教職也，師道之立，人材之成繫焉。蓋職教得其人，則師道立矣。師道立，則人材之成易矣。非其人，則反是。古之教人者，有小學焉，六藝之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有大學焉，窮理正心，修己治人是已。小學學其事，大學學其理而措於事。今之爲教，蓋兼之矣。有經學焉，有射學，律學焉，有書學，算學焉，日書而月課之，季呈而歲攷之，稍成，則登於成均。一或有需，則拔而甲之。用之急則成之必速也，成之速，則造就之必勤也。職教者，可不加之意乎！然則教職雖易而實難。

四明袁君時習，宋正獻公燮之諸孫也。父石隱先生璉，嘗立義塾以教其族及里之子弟，篤學實踐，鄉人化之。時習於家學，泝源而衍委者也。今年秋，以明經舉授沔陽學正，見予於禮部，恂恂然禮甚虔也，氣甚和也。予竊言曰：「是可稱教職而立師道矣！人材之成，其無負於朝廷之所注意者乎！噫，室必成於梓匠，車必成於輪輿，以其藝之精而業之專在是也。時習尚精爾藝，專爾業，以舉爾職，庶乎學之克施，而後進之知所勵也。」時習作曰：「諸大夫士方以道之所經分題賦詩，以爲蒙也贈，請書先生之言以爲序。」

謝肅《密庵集》卷六《送翁好古序》 洪武八年夏，中書以廣州府缺教授，署會稽翁好古氏往補其處。既道過鄉郡，遭所生父之喪，不果行。明年秋，將之官，絶江東來告行於吾邑嘗所與游。以往年出京師時所得贈言若干篇，俾予屬讀之。學士宋公則謂「師儒之任，每難其人」，而喜得好古。晉相陶公則謂「好古有師友淵源，足以典教」。二公之言至矣，肅又何以贈之耶？然好古當内附初，以前鄉貢進士例赴南京，以目眚放歸。及是，又以薦試於天官，以明《詩》得上考。將上聞而超用之，好古復以目眚辭，乞歸甚力。上之人不忍奪其志，而且愛其材也，故有文學之選焉。而或者曰：「朝廷以不次爵位待多士，士知好古者，處翰林則馳騁文辭，可以華於國；處成均，講説經典，可以授業於高材生。是之不處，而出試冷官於嶺海間，其不可惜乎？」噫！彼蓋不知國家用士之意者也。且以好古之才，踐歷清華，固無不可。然玉堂青監，官不虚位，而島居卉服，民方向學，國家亦何靳一士以掌千里之教事哉！千里教事掌於一士，是固秩雖卑，而其道甚尊者也，非好古，則誰宜兹選？吾因是以知國家不鄙夷裔土，擇賢者以爲之師，使其俊秀通經學古，足備登崇，與上國齒，則文治之洽也，無間遠邇，不亦有賴於掌教事者之助乎？好古宜有以自效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好古能副國家作人之意，是亦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南海諸生能受教於好古，豈不有德而有造哉！於其行，書以贈之。

唐文鳳《梧岡集》卷一〇《與彭必俊訓導書》 《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蓋玉之未琢，與瓦礫同。幸而遇良工焉，則圭瓚穀璧，瑚璉琖斝，各適於用，而器成矣。人之未學，與愚庸同。幸而遇良師焉，則天經地義，民彝物則咸究其精，而道明矣。是玉之成器必待於工，人之知道必待於師。工有益於玉而師有益於人也大矣哉！

洪惟我朝建學立師，内而胄監，外而郡縣，置師弟子員，服方領，習矩步，藏修游息，周旋揖遜，闇闇秩秩，人才所萃，猶羣玉之府也。藍田之英，昆岡之選，旁蒐遠採，靡不具焉。予以碔砆之質，韜彩晦跡，幾爲抵鵲之供矣。一旦欽承玉音，出宰平川，臨政先務，必以學校爲首，思教鐸之益振，慨師席之久虚，博詢慎訪，俱以足下姓名對。遐想玉人不我瑕棄，必將翻玉海之波瀾，以演溢其文學，聳玉山之標格，以嚴整其模範，豈終於懷瑾握瑜而私善其身哉！今特遣劉生齎禮幣至足下隱居之廬以請，儻幡然而起，玉振乎始終之學，玉執乎始終之敬，以玉成乎玉立之諸生，則待價而沽，將聯玉筍班於玉階方寸地矣。矧予鳴琴之暇，揮麈而聽霏屑之談，不啻飲金莖之露以清肺腑也，何其幸歟！

草草奉楮，不盡所懷，惟冀爲吾道自玉。不具。

王行《半軒集》卷六《送錢以方序》 士之爲學，淑己而已。惟其能淑夫己，故有以及於人。流水之爲物，盈科不得不行，君子之於道，成章不能不達，亦理之必然也哉！且夫木枝之蕃者，以其本之固也。本固而枝蕃，其蔭必廣，則不期人之依其蔭而人自依之。穀實之碩者，以其種之美也，種美而實碩，其味必永，則不期人之飽其味而人自飽之。夫依之飽之，在木與穀，猶常道也，而得以依、得以飽者，蓋有非小補者矣。

姑蘇錢以方，予同邑人也，力學自修，文詞精贍，以明毛氏《詩》著聞。毘陵之無錫縣學延致之，訓其弟子員。以方雅不自滿，謙不屑就。再閱歲，主教席者躬致禮幣堅請之，以方曰：「某雖審於自揆，亦何敢峻絶人情也哉？」乃治裝。行有日，吴人士咸賦詩以餞。以方以嘗從予遊也，請爲序於端。噫！以方從予講學時，舉措特殊其倫類，固知其有今日也。今日而尤不自滿，他日其易量耶？以方之自待如是，則錫山之弟子員自兹而往，非徒得以依，吾將見其有餘地，非徒得以飽，吾將見其有殘膏賸馥矣。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宋司訓萬鍾之官海門序》 天下之山，發乎西極，播乎兩間，爲五嶽，爲四鎮，爲峨、岷、太行，爲叢峰，爲疊嶂，爲長陵，爲大阜，鍾奇獻秀，蔚乎其可觀，是山體之正而得其常者然也。及其爲羊腸，爲復棧，爲懸崖，爲絶穀，崎嶇屼嵲，巉乎其可畏，是山體之變而不得其常者然也。天下之水亦然。源乎崑崙，演乎寰宇，爲五湖，爲四海，爲江河淮濟，爲修渠，爲廣川，爲深淵，爲澄溪，瀰漫汪洋，湛乎其可悦，是水體之正而得其平者然也。及其爲飛瀧，爲激溜，爲奔灘，爲怒峽，咆哮衝決，洶乎其可懼，是水體之變而不得其平者然也。雖然，山水隨地之夷險而爲之正變，變而正，正而變，變而復正，不一也。而山水之爲山水固自若，終不以是而有所損益輕重也。人之處於世也亦然。士君子生於華夏，出於名門，秉聰敏之姿，得淵源之學，其才優，其德盛，起而用於時，爲循吏，爲良輔，爲抗直，爲忠勇義烈，立紀陳綱，繼往開來，秩乎其可宗，是君子之道之得行而通者然也。及其爲遺逸，爲沉滯，爲困阨，爲卑屈，懷瑜握瑾，默守幽遐，愧乎爲志士之所嗟惜，是君子之道之未達而塞者然也。雖然，君子之道，隨命之屯亨而爲之通塞，塞而通，通而塞，塞而復通，不一也，而君子之爲君子固自若，亦終不以是而損益輕重也。契斯旨者，其惟同邑宋萬鍾氏乎！

萬鍾由成童補邑庠弟子員，既而掇巍科，躋膴仕，爲監察御史。立朝端謹，風節凜然。未幾，以事免歸，葛巾野服，晏如也。今天子嗣位之明年，旁求俊乂，列於庶位。邑大夫復以明經行修强起而上之天官，領揚州海門學博，交遊士夫莫不以其位之不當其材，而憫其志之不得大展。萬鍾之心，則怡然自如，於得失憂喜略無纖芥之動於中而形於辭色者。余益知萬鍾之未止於是也。況其春秋之富，豈非天之愛之，使之涵養造就，優游厭飫於仁義道德之歸，禮樂刑政之本，俟其至於强壯服政之年，方使之大發其蘊，又何晚乎！余哂夫交游者之惑，輒因贈行詩序，而引夫夷險正變之於山水，以喻夫屯亨通塞之於君子而不與焉之意以解之。是爲序。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劉季麗辭學官歸廬陵序》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也，幼學壯行，小則施德於鄉邑，大則弘化於邦家，以致君，以澤民，垂芳名於竹帛，千載而不渝者，固其宜也。不幸而不遇明時，遭聖主，言焉而不合，道焉而不行，則不得已而有去歸之思，豈其宜哉？方今海宇隆平，聖天子在上，羣策畢舉，野無遺逸，正士君子致身行道，揚名顯親日也。而吾同郡劉君季麗，有司以明經舉詣天官，壯而行之，誠其時矣。而懇懇以歸田爲請，豈無説乎？

夫季麗爲廬陵著姓，詩禮簪纓，世不替門户。先府君慕陶處士，養德不樂仕進，以壽終。伯兄孟亶，以岳陽丞歿於任。仲兄叔毖用知己者薦，授辰州沅陵令。其猶子田人，初筮仕醴陵學官。季麗又不能免於郡縣之交辟，而有是行。何劉氏詩書之澤，承承繼繼？雖然，季麗之志則固有在焉。吾知其以爲一門之内盡處而不仕也，則誰與輔天子而康羣黎乎？盡仕而不處也，則誰與守宗祧而肅家政乎？是以決於勇退，使吾兄若姪之仕於時者無内顧之虞，而奉先主祀之存於家者有不匱之托，聖天子知其如此，允天官之奏，而季麗之遂焉，可謂不負其先府君慕陶之高矣。於其歸也，周子灑酒話别，而贈之以言曰：子之進退，於國家君親之義誠各得其道矣。而士君子之立於天下，又未宜止於是而已也。必也，即雲林之暇，窮經博史，以講乎道德之原，明乎禮義之歸，而考乎政治之要。俟至乎强仕之年，出而鳴國家之盛，則所以經綸設施，直可謂流於既溢之餘，發於持滿之末者矣。老子曰：「大器晚成。」吾將見季麗之大有過於人者而益信。是爲序。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劉司訓仲珩之官石城序》 泰和之北四十里，禾溪之流出焉。溪之北，重岡疊阜，窮林曠原，四民之相聚以居者，駢門接屋。其中族姓，則皆莫劉氏若也。劉之彦曰仲珩，穎敏不羣，夙聞庭訓，而又質之師，講之

友。甫弱齡，而經史淹貫。於是郡縣之辟交至，以親年耆艾，固辭久之。既而贛石城之賢尹以學官乏員，人材放失，知仲珩名，且以陳君孟潔之薦，書幣之來，禮意之厚，使命之堅，俱有不可卻者。乃以洪武庚辰春，偕其宗老曰公正同貢於天官，膺廷試，本經義、論、策而俱中高第。自非家學淵源，才力優裕者，能有是哉！

之官有期，以余爲同邑，且嘗與其季父仰霄先生有忘年之契，謁言以爲別。余曰：「士君子立身名教若仲珩者，固當披閶闔，呈琅玕，以自結主知，大展其抱負，其孰曰不宜？今也從容退遜，不得已而遠違膝下，則又恬就清職於石城者，豈不以石城去鄉不數百里，順流之便，音問相通，而時或得覲省之忱乎？然則仲珩於忠孝之道爲能兩全矣。至於正己以正人，篤志而不倦，涵養造就於九載樂育之間，譬之松栢必足其尺度，然後應時需而柱明堂，棟大厦，傑然有補於天朝，倬然有耀於後世，又安知非仲珩之初心乎？」仲珩笑而不言，固書以爲贈，使覽者知仲珩之未止於是。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四《送王原哲訓導海鹽縣學序》 嘉興海鹽縣在前時爲州，州瀕大海，番舶夷貢之所集焉。又其地廣沃，多宜稻之田，民樂耕種以生。故其俗殷厚，無浮靡澆漓之習，亦東南之會區也。我國家更化，州改爲縣，以學爲縣學。然規模循舊，敞麗弘壯，有侯泮之制焉。典教於茲者，多名儒碩彦，若丘世良、鄧文翁之屬，其流風餘韻，造就士子，殆彬彬乎其有人矣。近年以來，昔之儒者凋零殆盡，虚教席者必詢之他郡，縣是博士遣其弟子員持書幣來會稽，禮請吾友王原哲氏補其席。原哲謝曰：「昔昌〔黎〕韓子以柳子欲爲人師，力詆不少假。顧予荒落之學，又何敢爲人師乎？」凡三造，原哲乃不得已而受幣焉。今將考於京師，鄉之士友咸賦詩餞之，求予言弁其端。

予惟原哲有古行，通《書經》，而文有程矩。今領斯職，固恢恢乎有餘地矣。試畢而歸，當朝夕琢磨，與諸生講明所學，以基國家太平之用。夫今之人，教一鄉，得一士，猶足善於世，況一邑之多士哉！矧今天子仁聖，文治日隆，凡中外之臣，莫不盡用國學生者。原哲其往盡斯職，吾將見海鹽之多士，烝烝然而起於泮水之上矣。他日使爲博士者曰：「自斯人之助教吾學也，而吾學之弟子皆知所以爲學，而迄於有成也。」爲弟子者曰：「自斯人之主席於吾齋也，吾儕之疑難日以釋，而文字日以進也。」里中父老有過泮水而遊者，必亦曰：「自斯人之至於斯也，而學之士子敦尚行實，皆知所以尊老而敬長也。」如此，則原哲庶乎上無負聖天子育材之意，而下不負乎昔之所學矣。遂爲序。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四《送上虞教諭郝宗禮詩序》 古之君子，當交遊餞別之時，有不能自已者，必形諸詠歌，或繪之圖畫，以寓夫睽離繾綣之情焉。故春草興南浦之懷，秋風引山陽之恨，與凡疊陽關之曲，賦驪駒之詞，雖彼志在四方，然友誼之篤，則固有不得遽焉而釋之者矣。予郡庠生徐皓等攜其餞別之圖示予，且曰：「吾邑之文學郝先生宗禮，與皓等交遊有日，而邑之弟子方將賴其造就以有成也，今爲知己者舉於朝而趣召之，使且至，顧勢有不可留，因命善畫者繪爲是圖，以寫其雅好之思。而鄉之士友又爲歌詩送之，幸先生一言敘諸卷首，以庶幾夫古人餞別之意也。」因不獲辭，乃言曰：予與先生託交之日雖淺，然觀其處己有廉介之節，接人有雍遜之容，追夫教飭諸生，則皆有矩度，而得夫古人樂育之道，予固已知其爲人矣。今生等爲別，若眷眷焉有不能釋然於懷者，雖足以見古君子之用心，無乃以私不以公乎？夫以先生之學，專教一邑，則亦一邑而已矣，孰若展其所學，使吾夫子之教施於所及之地哉！矧今天子仁聖，內而六卿臺諫之司，外而蕃屏郡縣之任，或採訪以察其臧否，或考覈以明其賢愚，黜陟孔當，而公道昭矣。先生是行，必將佐政於時，正宜以詩書禮樂爲教，則無往而非吾施教之地也。且古之政教，非有二道，誠使所及之地人人被服文教，則斯民猶吾邑校之弟子也，孰謂吾儒者之學獨可行於一邑而不可行於天下乎？以是論之，生之爲別有不能釋然者，今可得而釋然矣。郝先生見吾文，又能不發一笑乎？遂爲序。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五《送寧波府教授谷仲城先生序》 皇上紹大統，御極之初，乃大赦天下，俾文武百司之長，不問海內外，咸朝於京師，與天下正始也。今年冬，予以省墓歸覲，適先生感行，諸司訓、弟子員暨鄉之士友相與繪圖賦詩，以寫餞別之思，屬予書其右簡。予不敢辭，乃爲之言曰：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夫物則固有然者矣。矧今上皇帝以聖繼聖，而天下孰不有快覩之願乎？稽之唐虞，則有朝覲之典，三代則有會同之制，下至漢晉唐宋，則亦莫不各有聘享之禮焉，所以一正朔，詢風俗，別賢愚而通上下之情者也。今先生以碩學掇巍科，出典吾鄉校，於帝典臣謨、朝章邦憲，固嘗知其義，土風習俗、吏奸民隱，亦嘗得其說。然以教授爲職，則於羣有司之所爲者有不得爲矣。雖然，郡學之地，政教所由係也。先生拘於是，今茲行也，獨不可以言之乎？誠能於從容顧問之餘，吐一言，建一策，使天下之人咸被仁義之澤，又不猶愈於以其所蘊日授其所從遊

者乎？毋徒以位卑言高爲辭，而默默以還也。予祀事畢，當日俟越江之滸，握手叩先生而果然，則予不惟有以爲斯文賀，而亦有以爲斯民賀焉。遂爲序。

鄭真《滎陽外史集》卷二四《送睢州學正永嘉劉貢寓上任序》 天子在位之七年，命天下郡縣守令各薦士三人。時我四明陳德源氏爲重慶府巴縣丞。巴僻在西陲，人物稀少，懼無以上答明詔。鄉友項熙原同仕蜀西，謂之曰：「士信於知己，彈冠結綬，必有推挽之者。若永嘉劉氏南金字貢寓者，其可乎哉！」德源曰：「何如？」熙原曰：「貢寓世爲温儒族，讀四聖之書，觀象玩占，達陰陽造化之理，聖運肇開。士凡一材一藝者，皆拔毛脱穎，翱翔青雲。貢寓杜門謝客，耳若不聞，忍貧茹蔬，裕如也。方今旌車四出，野無遺賢，可使若人者終老於巖泉間耶？」於是德源上其名於四川行省，行省咨之吏部，吏部符温有司强起之。貢寓不得辭焉，與羣士同詣吏部，試《易》義中選，將調官天官。宗伯議諸丞相，以爲通經學古者，未可煩以有司，當使施教一方，苟才賢輩出，則其有功也大矣。丞相從其議，遂得爲睢州學正。上任過淮臨，以予同在斯文，求一言以贈。

夫政與教非有二塗，今日之所以爲教，即異日之所以爲政也。國家設立學校，置師弟子員，非有錢穀之勞、簿書之冗，巍坐皋比，與諸生日求其所未至。士之以文學自任者，固樂爲之而有不得遂也。而今幸而得之，故必有得道忘勢之君子遇夫尊德樂道之諸侯，優禮崇奬，摳衣負笈者得以激厲成就之，奈何今之有司視爲故常，漫不加恤，而掌教者亦僅僅自守，玩歲愒日，冀幸一旦以去。況夫中原多故以來，故家文獻既以湮微，父兄之於子弟，甘心樵牧，視簡册爲累己，其來非一日矣。貢寓學高而强，氣正而蒼，行端而方，所以轉移其心術，開示以正途，下學上達，俊乂林立，登庸於朝，爲端人，爲正士，斯不負菁莪樂育之意，豈徒日月書季考詞章句讀而已哉！睢爲汴宿之衝，華夏文明之地也，昔者葵丘之會，諸侯封人之見夫子於是乎在。仰惟聖明在上，王道大明，五伯之事誠不必論，睢之士大夫見貢寓者，於言動詞色有若封人得諸觀感之間，則貢寓之道將大行於時矣。予與貢寓早嘗相聞，而於陳、項二君子皆有同鄉契家之舊，薦賢舉善，二子既爲得之，若睢學之得吾貢寓，抑何其多幸哉！於是爲之喜，而俾予敘其事以贈。

王紳《繼志齋集》卷六《送樓教諭之瑞昌序》 赫赫之功易見，而陰滋潛養之德爲難名。雨澤遍天下，世所共仰也，而不知膚寸之雲有以致之。耳目之能視聽，手足之能持行，人所習見也，而不知元氣有以運之。國家混一區宇以來，内而侍御臺部，外而連州歷郡，大邦小邑，莫不得才而其事以不廢，得賢而其治以成。人見賢才彬彬輩出，皆黼黻太平之具而爲邦家之光，然不知所以致此者，固在乎學校有以毓之也。夫何世之論者視學校爲不急之務，而目校官爲非要用之人，甚而牧伯守令不識治教之相資，固有挾勢而陵慢、巧文以詆誣者矣。於是居其職者，自非深識卓見之士，確然以師道自任，安知斯職之重且貴哉！

同邑樓君宗遠以胄監生初授宜都教諭，丁内艱，服闋，改授九江之瑞昌。將行，其友牟彦正徵余言以貺其行。夫自皇上嗣大歷服，勵精圖治，即命廷臣各保所知，以不次登用，而校官多爲識者所舉。近之議者又謂此地爲賢才所出之源，不可以非人處之，於是又重其選。今吾宗遠束髮遊庠序之中，壯而任庠序之職，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教學之事。況其學足以明體，才足以適用，其發於樂育之間，固何施不可，而待於余言哉！雖然，余猶慮夫習俗之弊，視之爲庸常，故特推舉人情所易忽者以爲告，使世之爲政者知賢才之出必本於此而不可以不重，復欲宗遠知國家之所以任之者爲非輕，而尤不可以不自重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鮑教授詩序》 武昌鮑崇禮夫爲瑞州教授，瑞人士與守貳以下及過使客之賢者，皆稱禮夫能教，能興學。今還吉安，吉去瑞數百里，凡仕兩郡者，其賢不肖與才之稱否，輒相聞知，不能掩也。故禮夫得吉，吉人士在京師者，皆喜相語曰：「鄉郡之學，將來所成益盛哉！」相率爲詩送之。進士陳賞嘗學經於禮夫，屬余爲序。

瑞固民秀而俗淳，自禮夫爲教授，夙夜盡心，奬率訓誘，而後瑞之學者知自勵，賓興科未嘗乏人。自禮夫去瑞數年，繼禮夫者不能究於其職，其學者亦玩愒苟且，鮮有成效。然則學之廢興，謂不繫於人，可乎？吉之民俗優於瑞，其學者歲大比賓興，往往擅江以西第一。然十數年來職教者，求能如禮夫盡心奬率訓誘，蓋少也。吉人得禮夫，云胡不喜哉？

然學校之教，以成德育才爲治平之資，化俗之本，非獨以爲言語文字之習而已。爲師者誠能端諸己而見諸行事，有以感發人心，使之興起，益進乎道，處焉可以善於身，表於鄉，仕焉可以輔君而澤民，如此，其效顧不重且大哉！以禮夫之賢，必不遺於此乎？雖吾於禮夫前未嘗相識，而相聞有素，故於斯行也有望焉。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四《送林教諭致仕詩序》 永嘉林士賢先生，今年八十有九矣，以分教邑學，考績來京師，書最。朝廷優異之，陞教諭，俾致事。行且有

日，大夫士爲詩送之，右春坊、大學士黄公屬余引其端。

古之君子學而成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斯世，故或施之政事以利天下，或推之講學以淑諸人，持必爲之志，恒久而不息，不以强壯衰弱而或有作輟也。蓋曰天之所以畀我，豈使自足其身而已？存心之厚如此。然人之所稟，其聰明精力，既老則衰矣，雖其志篤勤弗懈，而身不足以勝其事。故先王有「七十致事。八十拜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之制。夫人之生，有不能七十、八十者多矣，況乎九十，又足以勝事哉？漢伏生年九十，孝文欲召之，而老不能行，使掌故往受經，生不能正言，至使其女傳言。今林先生幾於伏生之年，而懷惓惓之誠，以勤教爲盡臣職，以育材爲報君上，耄勤不倦，非存心之厚歟？然清明康健，馳涉川陸二千餘里，述職京師，趨進拜俯，威儀翼如。光膺寵命，歸樂其餘年，非盛福哉！觀其身，論其心，詩而送之，不亦宜乎？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李伯高訓導詩序》 廬陵李伯高，清修博文，明《春秋》之學，今受命爲吉安府學訓導，且行，文淵閣大學士胡公率搢紳大夫詩以送之，而屬首簡於余。

吉之學，建於宋慶曆中，載歐陽文忠公之記。吉之士，自歐陽公而下，有楊忠襄、胡忠簡、周文忠、楊文節諸君子，累累而出，伸大義於天下。宋亡，又有文丞相挺孤忠死國。盛哉，吉之爲學也！皇明統一海宇，惓惓焉興學育材，三歲大比，選其賢能用之。而吉之士恒多於諸郡，至屢占第一之選。固出上之教化，亦其積習之善，興起之速者然歟？今伯高往焉，偕其秀民從事於詩書俎豆揖讓之間，涵泳歲月之久，將見吉之賢材益盛，風俗益厚，足爲伯高之榮且樂，而使學士公與吾徒之仕於外者，他日得歸謁學門，從鄉人長老以頌天子太平之功，如歐陽公所云者，不亦與有榮且樂乎？故書以先之。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七《送李孟謙訓導序》 廬陵李草堂先生之季子孟謙訓導分宜縣學，官滿，調安慶府學。且行，大夫士作詩送之。吾友胡存淵屬爲之序。余雖初識孟謙，然童丱時侍海桑陳先生入郡城，獲拜草堂，先生清偉凝重，博學篤行，近年先生冢子石埭教諭孟昭被召纂脩《永樂大典》，與余同在翰林。孟昭端厚温雅，文行表然。孟謙爲李氏令子弟，又嘗從游海桑先生，經明而行脩，其在分宜也，蓋學者悦而歸之。夫導之而後善，警之而後從，自中人以下皆然，故建學必重於立師。安慶畿内名郡，其山川秀厚，又余忠宣公過化之地，其人宜雋爽，識所趨向。今又得孟謙爲之師，表率而啟迪之，安慶之學夫安得無所成乎？孟謙之道行，固父兄之榮也。孟謙勉之！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八《送彭孔脩重慶教授序》 孔脩，廬陵世家也，其讀書鄉校時，余與之相好。未幾，余來京師，孔脩送余行，不能爲情也。又三年，孔脩來京師，相見慰喜握手。未幾日，有邵陽教諭之行。余送之，蓋相去益遠，臨别之情益切，爲文贈之，以道朋友之義。又十年，邵陽滿三考而來相見之，喜加於前也。甫一再晤語，今有重慶教授之行，而去益遠矣。屬病不能送之，而情不可以已也，則告之曰：君子之於道，始終無一息之或間也。既久而厭倦生，既成而怠忽形，恒人之情，君子不然也。君子之道誠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始邵陽之人有知學者乎？子蚤夜率先而化導之，邵陽之士子貢成均者歲不曠，選鄉薦者科不乏，他邑士子望邵陽瞠若乎其後矣，豈他邑士子其性獨異邵陽乎？非化導者不知自力哉！重慶蜀大郡，詩書文物之俗舊矣，士之登用於時者顯且多，職化導於是者，爲力易而得效廣。其俗度越邵陽，豈直倍蓰哉？然謹於難而忽於易者，恒情也。子於重慶，可不蚤夜率先化導之如邵陽乎？他日重慶士子之成有加於前，子書最而陞，亦豈止此哉？利達固非君子所計，蓋求盡其在我者耳。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九《送姪子之夔赴吴江訓導詩序》 之夔，家兄思貽先生之子，謹静和厚。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蘇之吴江縣學訓導。辭行，爲告之曰：吾楊氏居吉，今四百年，世服逢掖，爲邦碩宗。處者力詩書，崇行義。仕者持大節，履正道，見諸國史郡志家乘者，焜焜相望。夫有興於前，必有承於後，此吾兄弟所爲夙夜不遑寧居者也。繼今而勉者，不在於汝乎！吾兄今年八十有五，吾今年六十有九，何幸見汝以經術發身，居師範之任，用慰其衰老。然師道至重也，非端其所存，謹其所發，道聖賢之道以道之，其克有濟乎？況蘇承泰伯、仲雍，子游及近代范希文諸賢之化未泯也，而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皆明秀端厚，皆將出爲君子，爲濟世之材，而所以表率成就之係於我，我欲其言聽而令從，心悦而誠服也，而不勉諸己，可乎？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此言必有諸己而後能及諸人。揚子云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爲其畫也。」汝往無畫，庶幾以稱朝廷之任使，以不遏佚我前人之光也。

翰林編脩朱孔暘嘗爲余寫竹，於是賦近體詩一章其上贈之，以寓臨别之意。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〇《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詩序》 嚴故泰和世家，其富盛視古封君，其文獻焜焜，見胡忠簡、周文忠、吴文正、揭文安諸公之文，其科

第仕宦，自常州推官而下，代有繼續。邑世家之盛如嚴氏，蓋無幾矣。而於吾家世姻先大考、先考，皆嚴出。士奇又辱嚴倩童卯，及侍國正先生。先生，先祖妣之弟，以姻家子孫見教愛甚嚴，至今追憶侍側時，心肅然不敢忘。兩家相厚，蓋非一日之故也。今年，先生之孫士正選鄉舉，來京，中會試副榜，得江陰縣學訓導。士正明爽端重，謹義利之辨，介然可爲世德之有後也。夫道無窮，君子之學亦無窮，其學非專言語文字之間，所以古之人皆務乎本也。後之學者不務乎本，斯畔乎古矣。學而畔古，君子不予也。勗哉士正！果成於己，將於成物也何有！吾老，幸見姻家有後，又期望其遠且大也，故首舉其先世之盛，次舉君子之學，以爲士正之官之贈。而翰林同鄉諸公相與分韻賦詩送之者，繼書於後云。

梁潛《泊庵集》卷五《贈曾子敏序》 洪武二十六年，皇帝命使臣巡按於吉贛袁臨諸郡。是年秋九月，使臣至自贛，遂即公館，集諸生試以藝。就試者二十人，咸中式。使者大喜，曰：「江右爲士之淵藪，觀於吉之西江，信然矣。」乃命諸生舉學與行俱美、可司訓迪者各一人，潛與邑庠友蕭善本因輿論所協，首舉里之曾子敏以進。子敏辭弗獲，乃就聘於贛之石城。今年夏六月，赴京師就試於翰林，得優等，遂歸自京師，道於家。胄監生劉子敏適以省親至家，相率賦詩爲贈，仍屬予序之。

予維吉贛鄰郡，相去非甚遼也，民之習俗同也，士大夫之出處同也，衣冠語言、威儀動靜亦同也，惟科第文學，吉視贛爲優。然而其中爲功名事業者，贛與吉又並驅也。文藝末也，而贛每屈於吉者，何哉？非其材之不足也，非其質之弗侔也，有賢父兄、賢子弟而或者無良師友故也。子敏其往哉！天之生材有不齊，而或因其材教之也無二道，教至焉，則不齊者可齊也，吉與贛之士何相遠之有？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況子敏質美而行確，志銳而學勤，忠節之裔而詩書科第之後也，其爲教之具素有矣，尚庶乎積之以誠，鎮其躁而消其邪，養其中和，則心通理達，不待外求，而文章自有可觀，將見董生之幃、馬融之帳，顯顯昂昂之士，與玉虹翠浪增聲騰價，無有窮已也，尚其拭目以觀。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陳教諭序》 皇上神聖文武，超越百王，萬幾之暇，端穆無爲，乃留情稽古，召天下文學之臣，啓秘閣，圖書人文，宏斡化機，躬示軌度，統貫萬類，成書三萬七千餘卷，命卜日以進。既進，覽之大喜，賜名《永樂大典》，所召四方士，皆加賜遣還。湖口縣學官陳廷傑先生，今翰林侍講林君環所嘗從遊而受業者也，先生之去，林君求予文以贈。

於乎！方國家文明之盛，製作之隆，如日月行天而河海注地，草木爲之光華，山川爲之潤澤，蓋曠古所無之盛典也，而先生得從士大夫講論其至要，考索其精微，書成而列其名次，足以有光耀，不沉晦矣，予何言爲先生贈哉！

雖然，予友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嘗爲輿化郡博士，時先生佐教郡庠，與歐陽君實同僚。歐陽君云：「先生氣畧宏邁，喜功名，慨然論天下事，引大義以折眾說，沛然不可遏也。」予聞之，心竊慕其爲人，意其必狀貌魁梧。及今見之，老且病，臞然低首徐趨，口未嘗道壯時事，間爲文一吐出其胸中，猶瓌偉奇傑，如其平生然。亦尋棄去，不屑屑也。獨時過予旅邸，論其所以爲教之道，一時士子造就之眾，如前給事中陳君道潛、林君文從、今刑部郎中黃君重，皆端厚而明敏，而侍講君又以巍科碩學遭遇聖上者也。蓋先生雖未得高位，以顯庸振耀於時，而人之服其教者如此。余用是知高材重望之士，雖低徊卑官，未必無益於世，而又以惜先生老而不及用於時，使及用於時，又當何如哉！因書以贈之。先生，莆田人。

梁潛《泊庵集》卷六《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予來京師之明年，故人歐陽允賢以輿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考績天官，得援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於京者，皆爲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爲序。

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宦遊四方，別去幾十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即劇言深論，懽然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允賢出太學而來也，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即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聽其去，歌詠諧嬉，淋漓傾倒，往往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輿隸秉燭趨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內有吻合之趣耶？不然，沐皇上太平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此極耶，豈不過矣？

然允賢爲人寬易諒直，不鏟削爲峭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爲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爲允賢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頡頏勢位，外爲深密而中懷忿疾以相誇勝者多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合私，鮮有所規，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予數人者，或庶乎可以免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爲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丘園之勝，其喜蓋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毋久稽也。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彭塤赴廬州郡庠司訓序》 憶自永樂改元之初，蒙恩備員禁林，而予友周君岐鳳亦來爲國子學官。方是時，予之子麒與君之子敘俱以垂髫方向學，往來游好，蓋有切偲之益。後數年，君復出教長洲，而彭塤往來京師，復從予游。蓋塤於麒有連袂之好，皆君之子壻也。由是三人者相頡頏，奮然致力於學，不肯屈儕輩下。予竊冀其有以自立，而君亦期望之以遠大也。洎予扈從兩京，以南北寥邈，不得躬親訓誨。獨敘首以《書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爲翰林編修。又數年，子麒亦幸以《書經》奏名，賜進士出身。至是，塤又以《詩經》應聘，分教廬州郡學。適君以職方員外書考至京，間謂予曰：「是一子二壻，幸皆無忝於教訓，然尤冀玉其成，以終惠焉。」既而敘復以塤之行，請一言爲教。於戲！予於塤之行，果能默而已乎！

夫士之學，貴有諸己，則推以及人者，皆吾之所同得於天，而非有異焉者也。況學校之教，聖人所以盡人之性也，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器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文則冠婚喪祭、朝覲會同、射飲軍蒐，斯道之行於日用彝倫之間，亙古今而不可易者也。塤既由是而學之，則其施以爲教者，又豈外此而它求哉！雖然，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塤尚去此而益致力於聖賢之學，以造乎高明之域，則是行也，豈惟推及於一郡？將見他日德成名立，所以達之於天下國家以成其功用者，皆是道之推也。塤倘過家爲二親壽，幸與麒相見，其亦以是語之。是爲序。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劉彌勖赴保德訓導詩序》 鄉貢進士安成劉彌勖得山西之保德州學訓導，將行，其友翰林周敘相率能賦者詩以餞之，來徵言爲序。余辭不獲，則告之曰：

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才也，未始不資於學校。然學校之教無他，其性則仁義禮智也，其倫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其書則《易》《書》《詩》《禮》《樂》《春秋》也，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相傳者也，其學則顏曾思孟、周程朱張之授受以相講明者也。千載而下，爲師者則資此以爲教，爲弟子則資此以爲學，固未有舍此而可以爲教爲學者也。彌勖以純謹聰察之資，出身庠序，其於學焉教之之術，講之有素矣。今之往也，不過明其道以示之，正其誼以率之，勿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勿雜於私智人爲之鑿，導其所能至而勵其所不及，使賢而智者據而有所立，愚不肖者化而有所成，庶幾於己而不負其所學，於人而不負其所教，且於學校斯文亦重有光耀矣。彌勖尚勉之哉！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五《送王博士還南監序》 國朝外郡縣皆設學，置師弟子員。內設大學，每歲郡縣學以其才之成者貢之禮部，禮部考試之，中其式者，陞之大學，有廩餼以養之，有師傅以訓之，驗其術業之所至，致之有司以歷試之。有司者考其勤惰，達之吏部，而任用之。然則大學受成才於郡縣，吏部用成才於大學，大學賢士之所自出也。吾嘗以爲，賢士之出，由乎師道之立。師道既立，則賢士之出也必多矣。然其本源則在乎郡縣學也。今郡縣學之士之出者，未見其皆賢也，豈師道未盡立也歟？自建學以來，大學師儒之職，多用郡縣學之師之教有成效、篤學而賢者爲之。夫以篤實之學而教乎已成之才，宜乎其士之出於其間者彬彬然而盛矣，而亦未之見焉，吾不知其何以然也。豈爲師者未盡其所以教之之方，而爲學者未盡其所以受教之道，以致然耶？

前年，予得告暫還其鄉，而少師楊先生亦奉命歸省先塋。予往訪，因過泰和縣庠。今冢宰王公嗣子希稷分教庠學，不慮予之至也，雖會晤倉猝，而禮度雍容。諸生自兩齋出見，進退詳雅，威儀整肅，退即齋居，絃誦之聲琅琅然。予以是知其善教。其爲教如此，故出其門者，舉進士、爲國子生，文學才行表表出人。使郡縣學之爲師者皆如吾希稷也，則賢才之出豈不多哉！

希稷爲南京國子博士三年矣，來考績天官，書最，將還。國子助教姑蘇李某與希稷交善也，徵予文贈之。

夫仁義道德、廉恥禮節，人道之大端也。爲師者以是而爲教，爲弟子者以是而爲學，則何教之不行，何學之不成哉！若夫偭仁義道德以爲不足爲，棄廉恥禮節以爲不足尚，一切苟簡蔑裂，怠弛縱恣以爲之，則學者何從取法哉！此教之所以不興，而習俗之所以頹靡者，宜乎其然也。若予者，德薄才劣，叨居掌教之職，知是職之難爲也，大懼不稱，以取譏於時。所賴僚屬之士相與輔其不及，彌縫其缺失，由是內釁不作，外侮不至，幸或庶幾焉。吾聞南監自博士以下皆賢者也，而吾友陳公爲其祭酒，陳公又賢也。夫爲其長與其屬之皆賢如此，則其爲教豈不易，而其士之出也豈不彬彬然而盛哉！因希稷行，吾爲陳公賀，故有以贈希稷。勉乎哉，庶其有始終者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六《送鄧訓導序》 予友鄧云衍，始舉明經，爲景陵縣學訓導。既一年，以憂去。服除，仍司訓於曲江。鄧氏故泰和儒家，宋之時有以三經中童子科者，其清才奧學，苦志勵行，以文學鳴縉紳間。及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前後相續也。至今登仕版者，尚四三人。則其詩書之澤可知

矣。云衍以家學之良而當教官之選，其秩雖卑，然視典風紀、領州縣、司鹽鐵、職倉庾者蓋異矣。彼其職司各有所當也，而教官坐一堂之上，與一時之英才周旋進退，其所講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其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也。雖若甚迂，然其教既行，其學既成之後，推而及於天下，其澤之所被，不既大矣乎？故有志之士以斯文爲任者，多喜爲之。而凡居顯要者，則往往視爲迂闊，彼安知其道之重哉！

然教官譬猶規矩也，必盡夫所以爲方員之則，然後可以成物。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而世之爲教官，其不能盡是者，蓋亦有矣。聽其言皆聖賢之言，夷考其行，則異乎聖賢之道。彼爲弟子者，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則烏覩其學之成哉！故其言必聖賢之言，其行必聖賢之道，然後可以示法而成化。此君子所以貴乎身教也。

云衍之爲教官，蓋能盡是道，而予猶相與言者，激於有感而云。曲江文獻之地，張文獻、余忠襄之所産也。二公之學，皆聖賢之道，其忠愛之心、正直之行，著稱於當時而流行於天下，後世聞其風聲氣烈，尚使人興起，而況於其鄉邑之人乎？父兄之所習知，子弟之所飫聞，蓋有深慕而思齊者矣。云衍以聖賢之道漸摩成就之，使他日出而致用，其所立者可繼於二公，則爲不辱於聖賢之教，而亦不負朝廷興學之意矣。故序以送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陳素行訓導之藤縣詩序》 吾泰和論文獻之家，柳溪陳氏其一也。陳氏族最蕃，自柳溪而析居者非一處，然皆未嘗廢儒業，爲學者師，歷仕中外者比比。予家與陳氏親好者累世，故得接其族之賢者，於是又知素行之爲才。素行通今學古，修孝弟之行，鄉人子弟爭師之，其意蓋未嘗欲遽進也。而廣西藤縣缺訓導，廉得素行，以幣走其門，强請之。素行赴吏部，就試翰林，中其選，乃授訓導而還之藤縣，以教其學之人。素行將去，其常與厚者皆賦詩送之，而謂予宜序。

予謂素行之於教，蓋知之熟矣。教於鄉，教於縣，學者豈有異哉！夫其受學者皆一時之賢才，所誦者聖賢之書，所求者聖賢之道也。聖賢之道，仁義而已。世之爲教官，其知此者皆是矣，而能教諸生以此者，未必皆是也。優遊於上，則縱恣於下，故俊敏者或失之輕，而謹厚者或失之愚，其勉焉自修而有成者蓋鮮矣。是豈獨學者之不善，亦教者之過也。夫事之不立，必有激揚而懲戒之者，於是考試之命下矣。彼公其繩尺而校之，則賢者有所勸而勉，不賢者固將黜罰矣。使其甘於黜罰邪，則吾不知也。不然，則豈獨學者之羞，亦教者之恥也。夫以學校之教而至於此，豈其所宜也哉！

素行始去爲教官，固無間言者，而藤令蕭君又賢，必能如予前之所云者以施焉，則藤之賢才將勉於成，有以爲邦家之光、閭里之榮矣。而予輒相與言之如此，亦非過論也，誠欲吾儒之道勝也。同志之君子，其亦亮予言也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麻教諭考滿赴京序》 縉雲麻永平先生爲萬安縣學教諭，既滿，將詣京師，而吾邑教諭朱先生仲言與之有連也，因予親丈陳公仲亨道其善，且求予文以送之。

蓋麻先生始爲太學生，以經行修明，選授教官，歷鉛山、□□、永豐、萬安四縣，所至人敬禮之，而予未識也。予前在翰林時，永豐之賢登進士官京師者，多辱顧予，每論教事，則稱麻先生。因是而知其爲有學行者也，況重以今之言邪？夫既有學行，而教又有成績，則其美著矣，何待於予言，而予言又豈足以張麻先生哉？雖然，予與麻先生皆業是也，其道同，則其言將無不同，故予願有進焉。

夫世之用人與人之見於用者有二，政與教而已矣。政所以行道，教所以明道也。政之所施，即其教之所成，施於彼者有宜有不宜，即教於此者有善有不善也。教之盡善，則其所施者皆宜。凡天下之人得蒙至治之澤者，皆教道有以成人之賢故也。故教官雖卑，祿雖薄，而公卿大夫及士庶人莫敢不加禮，以道在是也。教官之職誠重矣。今國朝之制，凡縣學教諭滿九年，有進士三人以上，則陞之府學，爲教授。教授滿九年，有進士九人以上，則陞之太學，爲博士、助教。所以奬教官成賢才以善天下，可謂至矣。然位益進，則教之所及益廣，而人之責望益衆。君子於此，可不加慎乎！夫卓犖奇偉之士，所在皆有也。然所以成其德而達其才者，固在於此，其人之賢否、行事之是非，教官之美刺繫焉，教之可不慎哉！教之之道，以身率之而已。

麻先生爲教諭九年，其成賢才固多矣，今之去，其陞擢可必也。使其所遇之人皆已孝弟忠信、明達豈弟，麻先生可以優遊而樂矣。苟有未然，則其可自暇哉！故予願其加慎也。予爲此言者，誠欲其道之大顯於時，以不負朝廷教學之意，且以示重麻先生，而非以爲厲也。使徒以言相誇詡而已，則非君子愛人之道矣，而亦豈所以命予之意哉！姑以是贈麻先生，他日相見，尚當質其何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江津劉教諭序》 江津於重慶爲屬邑，其山水明秀，故自昔産賢才，今讀書入仕者，不乏有登翰林、爲侍從者。凡川蜀諸郡縣之

能如江津者，不多見也。予邑劉季真以明經爲教官久矣，今得江津教諭，其叔父崇本爲刑部主事，有名，喜其得江津，而亦喜江津之士之遭也，思見其教之成，來請予文贈其去。憶季真初領鄉薦時，其伯祖孟慶甫爲之喜，予往賀之，見季真謹重好學，其言行不妄，予之喜加焉。今其爲教官，果不愧於其職，予尤爲孟慶甫喜之，惜孟慶甫不及見也。予邑之士爲教官者二三十人，其年與季真皆不相上下，而皆能振奮有立。況季真之學素力，效素著，又有崇本勵其進，則予於贈言，可已邪？

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而自學校成之。今之責望於學校，不可謂不重也。故慎選俊秀，擇師儒，使講學其中，而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焉。蓋欲人人皆賢，出而用之，皆足以興道致治。則爲師弟子者，將何以稱上意哉！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所以修己治人者，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常，必身體力行，本於身，刑於家，以及於鄉黨州閭，而皆踐其實焉。由是而見於文辭，以進於有司，而獻於天子，列之於庶位，推其所學施之天下之民，使皆得其所，而天下治矣。究夫所以致是者，實本於教官。是教官者，乃治天下之本所由成也，其所繫誠重。季真蓋知之矣，而崇本猶欲加勉焉，其意豈但爲江津之士哉！所望於季真者蓋遠且大。季真勉之！則進於福禄榮名當益盛。此亦予所望於季真者，故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送陶學正歸省墓序》 洪熙之初，今皇帝正位東宫，妙東宫僚職輔導不足，則於教官焉取之。於是義烏陶君永成以贛縣學訓導選爲司經局正字。永成風儀秀偉，而言行必謹禮法，衆皆以爲宜於是官。予時爲翰林侍讀學士，亦備員右庶子，旦暮與永成同出入殿廬。皇上天性高明，緝熙聖學，命諸宫臣日講經史，永成進退周旋於其間，秩秩乎可愛也。未幾，皇上嗣大寶位，凡宫臣皆進一等，永成去爲北京國子監學正。衆又謂永成非但優於文學，其才蓋無不可爲者，是宜在侍近，而使呻吟於佔畢之間，不亦左乎？然永成乃以傳道授業爲事，無少概於其心，庶乎所謂樂天知命之君子哉！

夫天下之治，以賢才爲本，而才之所以成由於師，師之所以教者，聖人之道也。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皆有以成其才，而致治之本具焉。比之矻矻於事爲之細者，其相去遠哉！永成蓋知所自重矣。今謁告歸義烏，祀其先，相知者皆有惜別之意焉。予謂此追遠之道也，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永成之身，學者之所視效也，其殆以身爲教哉！然永成之爲教，猶不止此也。今之謁告而去者，往往溺於私，忘其所事，故不免於吏議。然太學諸生爲多，永成今去而即來，使凡學者皆知奉朝廷之法令而不危其身，是亦所以爲教也。予於永成素相厚，故於其行，序以送之，永成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九《贈黄訓導詩序》 寧越黄儀叔敬，自永樂中領鄉薦，得教官，今爲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予未及識之，然知之久矣。蓋太宗皇帝在位時，嘗詔天下有司悉上圖誌，命儒臣纂集爲書，以著大一統輿圖之盛。及得貴州宣慰司所上，視之，其紀載詳實，粲然有條理，則叔敬所爲也。因相與嘆曰：「貴州古鬼方之地，其人皆夷獠，詩書禮義之習前古未有也。國朝洪武中，始建學設官以教育之，將革其舊俗，俾同乎内地。重以太宗皇帝之德，設藩憲二司以臨之，漸磨之久，其民稍知禮義，其秀者亦往往成才，可以爲世用。充貢而來京師者，前後相望也。今叔敬之所述如此，則其才學可知，亦其教之有成哉！夫人之生，固靈於物也，蓋無不可教者。教之有不成，豈特其人之過哉？教者亦有咎焉。古之教者，以其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俾服而行之，誘掖奬勸，使亹亹忘倦，日趨於善，則其成才可冀也。後之爲教官者多不能此，孜孜於利欲之趨，而矻矻於塵俗之擾，於夫所謂道者，身既違之矣，安能以教人而使之成哉！叔敬之所教如此，其能以古人之教者自處乎！」由是心益喜之，而思與之接，然而未能也。

今年，貴州衛千户陳銑聲遠以公事來京師，謁予，請曰：「銑與訓導黄儀交最厚，明年當考績，而與銑别矣。所以華之者，莫貴於文章。然作者難遇。今既求京師士大夫爲賦詩，願請先生一言弁諸首，則爲幸大矣。」予辭以不暇，而聲遠求之不厭。蓋其祖嘗官吾郡，今墳墓在焉，由是素厚於予。予不得終拒，又念世之爲武將者，多薄文士以爲迂，而爲文士者，亦詆武將以爲悍，孰知古之名將，説禮樂而敦詩書，則固儒者事也。今叔敬、聲遠相得如此，豈非其志相合哉？是可喜也。而予又素知叔敬而欲與之接者，乃爲序之。他日倘相見，尚當有以質之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九《贈廖訓導詩序》 吉水廖氏故儒家，其前之顯者，予莫能詳也。永樂初，敬先先生爲翰林檢討以卒，予知其德矣。後又識其子慶府紀善自勤，亦以文學議論知名於世。予心慕之，今亦不可作矣。前年，紀善弟自廉用薦舉當任有司，請爲教官以自效，得沅江教諭以去。今年，紀善子驩又被薦，得無湖訓導，人皆爲廖氏榮之。蓋檢討、紀善其初皆以教官進，今又得兩教

官，父子祖孫皆以經學爲人師，何其盛哉！

夫君子之學，固欲以淑後人，然得傳其子者蓋少也。能傳其子者有矣，能及其孫者又少也。能及其孫者有矣，而皆能爲人師則加少也。予見廖氏之學傳三世矣，而皆爲學校師，則教官者，其殆廖氏之世職也歟？然予視之，君子之論人也，必論其世。人之蒙責於君子也，亦以世。蓋祖父既賢，則爲子孫者不可以不賢。是故其言善矣，君子則必考其行。其行謹矣，君子猶必察其心。苟或異焉，則其責也滋甚。蓋曰賢者之子孫，宜無愧於其先。此豈好異論哉？相厚之道也。今驩之去蕪湖，蕪湖之人聞之，必曰是世爲教官者也，宜必善於教，則上下皆俟之矣。驩宜以聖賢之道淑諸身，而推之以淑諸人身者，教之本也。身有之，則其人化之，斯無愧於世職矣。苟徒以言强聒焉，人未見其能從，而教事或以廢，則安能免於公論哉？今之教官，有自放於繩檢之外而不知所以教，凡其所爲，庸人有不爲者，君子蓋恥言之。驩之聞於家者固有其本矣，予知其不如是也。然而相與言之者，非迂也，亦相厚之道也。故書以爲贈行詩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〇《送劉教諭赴宜賓序》 吾邑劉通、李顯以永樂丙午鄉貢進士爲瀘溪縣學教諭，遭外艱去。今年起復來京師，得典教宜賓。宜賓，漢僰道縣，犍爲郡治在焉。梁初，定夷獠，改犍爲戎州。歷代因之。宋政和中，通判蘇時言於朝曰：「今文教大同，遠近若一，而此縣與州猶以戎僰爲名，則是鄙夷其人。請改之。」於是改戎州爲敘州，僰道縣爲宜賓縣。國朝升州爲府，仍置治宜賓。則宜賓固大邑也。

季顯將行，或有病其遠者，予曰：「君子之仕，貴乎教之立、道之行，不以遠近爲慮也。宜賓介兩川之間，其山水奇秀而風俗樸美，是以其人多説詩書，尚文藝，蓋自昔已然，況於今日聖化之盛哉！則其教易立，其道易行，可知矣。若以宜賓爲遠，則今之州縣固有在宜賓之外越千百里者，豈不尤遠乎？使季顯之教不立而道不行，則雖在鄉黨州閭，奚貴哉？予欲季顯務其道，謹其所以教，而無負於委任，遠非所慮也。且吾聞之，在宋之時，縣之人有廖翰者，以孝義聞於世，其子琮與眉山蘇氏同年取進士，官於朝，有廉退之節。其後豫章黄太史謫居於此，而與廖氏父子遊。太史孝友忠信，文學議論，百世之士也。其流風餘韻，足以使人起敬起慕。故宜賓之賢才，至於今不絶也。季顯以聖人之道體諸身，日與諸生講誦而服行之，而又舉廖黄諸公之近而可知者加勉焉，使諸生之學行無愧於前賢，斯無愧於聖人，則季顯之教立道行，亦無負於朝廷興學育才之意矣。若以遠而自怠，則非予之所望也。」季顯聞之，拜曰：「先生之教是也，通請服膺焉。」於是書以畀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曾學正序》 治天下以賢才爲本，學校育賢之地也，是故慎擇俊秀，簡任師儒而教之，相與誦聖賢之言，求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身體而力行焉。一旦出而用之，以其得於心者而措之於事，則天下治矣。蓋賢才爲致治之本，而師儒者又成賢才之本也。我國家養賢致治，非一日矣，其加厚於學校，蓋前代所無也。賢才彙進，以隆治功，以收作人之效，蓋彬彬然盛矣。然常人之情，不能久而無弊也，爲師者昧其所以教，爲弟子者棄其所以學，非肆情於惰遊，則役志於貨利，留連樽俎之娱，沉溺耳目之玩。在位之賢以課勵學校爲事者，又多好立聲威，喜諛佞，送迎承順有未至，則挫辱隨之，惟其勢之所得爲，而不知以禮義相勸勉。積習之久，靡然成風，士氣之不振，學政之所弛，雖其本之不立，而亦豈非斯人者之過哉？朝廷知其然，數下詔敦諭，所以匡直輔翼而振德之者，蓋帝堯之心也。然猶以爲未足，於是各道專置風憲官一員以任之，俾革宿弊而勉成功，凡禮之所宜厚，政之所宜施，蓋視舊有加焉。於乎！上之於學校如此，則爲師弟子者當何如用心哉？

曾儀士表，予故人子也，由太學生被簡擇，得興國州學正。士表勤於學而慎於行，今去爲教官，無前之所云弊，可必也，而於前之所云教者，亦庶乎可望矣。故於其行，爲言所繫之重以勉之。雖然，予言有激也，惟學道之君子欲興起斯文者，可以聞乎此。士表宜存諸心，求無愧於其職，斯善矣。勿輕以示人，而爲不好者之所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送顧訓導序》 顧瓊宗善，蘇之長洲人，以明經領鄉薦，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龍陽訓導以去。其素與厚者禮部郎中潘勤進學謁予告曰：「勤與宗善處久矣，今其去爲教官。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宗善於是固不敢不勉，而勤亦欲有以相其志，敢請贈言於先生。」予辭以未識宗善，又縻於公務，不暇作。進學數來請予言不厭。予念朋友之不相輔者多矣，而進學於宗善獨惓惓焉，可謂之益友無愧也。且進學從予在翰林亦久矣，其可以終拒哉？乃爲之言曰：

君子之仕，自郡守縣令以上，皆得位以行道，其秩既崇矣。學校之職，惟教授僅得九品，至於訓導，則已卑。然自郡守縣令以至公鄉大夫，莫不加禮焉者，豈以其位哉？以其道也。道非其所自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

也。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修於身而又以淑諸人，則繫重矣，奈何其不加禮哉？然則爲教官者，固當以道自任，使言行而皆由乎道，則教之本立矣。朝夕進諸生，相與講明而服行者，亦惟道是從，則其身亦無不修，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不難也。教官如是，則臨乎上者豈徒加禮而已哉？不此之務，而惟以卑爲戚，不汲汲以求，則兀兀以休，或齷齷以自謀，而不以離道爲憂，則將承之羞，而何加禮之有？宗善志於道者也，而進學又欲輔以義，予可徒以言相悅哉？故以是爲贈。宗善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王訓導序》 王祐昌信，今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王公時彥子，監察御史昌問弟也。王氏故金谿儒家，其尊府以學行聞天下久矣。昌信承家學之懿，早有譽縉紳間。於是撫州儒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焉。既至京師，試在高等，遂授職以去。初，昌信之來也，予與之別僅三年，見其穎然秀出，心固喜之。察其言行，皆謹禮而蹈義，則滋爲喜。及是去爲教官，而予喜加焉。蓋既與其父遊，而又見其子之能立也，則安得不喜？然豈以一教官爲榮哉！喜其道之及人也。

夫聖人之道，仁義而已。仁則不遺其親，義則必急於君，此人道之大端也。是故教者教此者也，學者學此者也。使今之學者而皆由於此，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治天下之本而皆繫於教官，其任豈不重乎？然必身有之，而後其下化之。不然，未見教之能行也。則教官者，豈不難爲也哉！然以予觀之，在昌信則尤難。蓋君子之觀人論其世，而責人之備，亦以世。重其父兄以及其子弟，固厚之道也。昌信則世儒家也，而又吾王公之子、昌問之弟也，人固以賢教官待之矣。昌信苟或違於道，則人將指而議之曰「如是而爲儒家之後乎？如是而爲詹事公之子、御史之弟乎」，然此豈輕之也哉？重之至者責之備也。然則昌信之道，必有諸其身，行於家，推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其教之行，蓋有不勞而成者矣。昌信靜重而警敏，其言行又若予前所云者，其爲賢教官可必也。而予猶切言之如此，固亦厚之道也，昌信必以予言爲然矣。

將行，翰林庶吉士尹昌等皆贈以詩，而請予序，乃書以畀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送楊教諭赴任序》 楊繼克述，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生之從孫，而予之戚也。蓋其父兄弟三人，伯氏則予女兄之夫，仲氏之子又與予子爲姻婭，而予則與其父自幼相善至於今。其先世，在宋有官至登仕郎者。元時家業最盛，有名郡邑間。喪亂以後，其祖能敦本務實以昌之，故今猶不失舊望。克述承富足之餘，而能晝夜勤學不少懈，遂領鄉薦。又會試中教官選，赴吏部請歸卒業，以俟再舉。不聽，授溫縣教諭。予與少傅公喜其年少有遠志而不克遂，相與深惜之。將行，則飲之酒而告之曰：

克述爾知教官之重乎？夫治天下者，以得賢才爲本，而教官者，賢才之所由成也。則是治天下之本，實係於教官，其任蓋甚重矣。爾以甚少之年而當甚重之任，其可不思自勉哉！聖人之道，載於書，故欲求道者，必始於讀書。師之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爲業矣。讀書以明道，體諸身，施諸事，親親敬長，充而至於仁義不可勝用，則賢才之本立矣。由是而發爲文章，則皆有德者之言也。舉而用之，治功其有不盛乎？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規矩之方員有未至，豈能成物而不謬哉？爾之爲教，勿徒示以言，而必率之以身。夫好逸而惡勞，樂弛縱而憚繩檢者，人之常情也。誠能以身爲教，則安有不從也哉？爾其勉之！

克述謝曰：「先生之教是也，繼請得服膺焉。」

刑部主事劉廣衡，其從母之夫也，屬予書以畀之，乃書以爲贈行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劉教諭赴任序》 劉諭體信，故吉水儒家，自宋以來，世有科第顯者。今四川按察副使鼎貫，則其從兄也。體信以明經領江西鄉薦，會試禮部，得樂安教諭。素與吾邑梁棨叔車游，叔車數與予道其賢，予心重之，然未暇接也。及其有樂安之命，乃亟辱過予，聽其言，謹於禮，察其行，謹於義，由是益信叔車之言，而喜樂安之士之遇也。乃告之曰：

夫世之爲教官者，豈徒以位加於人上哉？蓋欲教之以道也。人道之大，莫切於禮義。禮以制心，義以度事，內外之道備矣。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則賢才成，風俗美，此國家興學之意也。昔之君子，譬之制器焉，始之以攻治之勤，加之以規矩之正，則未有不底於成者。予在京師三十年，所見學者多矣，有能不愆於禮義者，必其師之賢也。今予視體信如此，安得不爲樂安喜乎？

抑聞之，書者道之所寓也，讀書以求道而體之於身，此學者之所務也。然而務此者蓋鮮。悖先聖之明訓，誦後學之陳言，思以僥倖於一切，故侈其言行而不知檢，違於禮義而不知由之者多矣。此雖爲弟子者之過，亦豈非師道之謬哉！天之生才，無間於其地，聰明英偉、淳良篤實之士，樂安未必無也。若或有如予前之所云者，體信奚可不加意哉！端表儀以率之，勤誨諭以勵之，則體信之門，固賢才之所出也。

予既重體信，而其友行人曾惟珍又求予言爲贈，乃書予所與言者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一《贈王訓導詩序》 廬陵王志浩，以明經領庚子鄉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東莞訓導以去。知志浩者皆曰：「志浩勤敏而闓通，其才可以有爲。使得一第而試於郎官、御史之列，則於立功立事無難者。今乃去京師萬餘里，低徊嶺海之間而爲所謂訓導者，豈不可惜哉！」志浩聞之，曰：「彼登高第、爲要官者命也。今吾所得，亦命也。顧惟訓導爲人師，所以成人才，使之取高第、爲要官者，而俾吾爲之，方勉勉營職之不暇，而暇有慮哉？」大夫君子聞其言，而是之曰：「偉哉志浩，其可謂能安於命者矣！夫命出於天，非可以智力得也，任其自然而已。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而無慕乎外。世之知此者鮮矣，勞身焦思，乘危冒險以徼倖，而終不可得，或遂辱且殆焉者有矣，君子之所嘆也。志浩之言，不亦君子也乎哉？且教官者，賢才之本。賢才，治天下之本也。其任固重矣。聖賢之道，體之身而發於文辭，爲弟子者則而效之，久則化之矣。故師道立則賢才盛，賢才盛則治道隆而風俗美。志浩能安於命，而思勉勉以營職，豈不賢於人遠哉？且今之教官固有入居近侍，職風憲，由是而當方面、位六卿者比比。彼其呻吟於佔畢之際，初未嘗計此也，亦命之自然而已矣。志浩年方壯，安知其不若是？居易以俟其至可也。」

於是皆爲詩以贈行。翰林編修尹鳳岐持以求予序，故次第其説而序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劉教諭序》 萬安劉有臨爲太學生，以經術知名。今年，吏部言天下教官多缺，不敢輕授之匪人，請於太學拔其尤者而授焉。於是兩京太學公選舉得五百人，上命翰林嚴試之，有臨文在優等，得臨武教諭。其從弟刑部主事廣衡請予文贈之，曰：「此亦吾兄意也。」予謂有臨之學既足爲人師矣，而何待於予言？然猶有請者，其不自滿足之意哉？世之仕者少能此，苟得一命，則肆於人上，於身之所宜處、事之所宜施，皆悍然不之顧，故能稱其任者少矣。有臨之志如此，其賢於人蓋遠哉！則予之言，烏可以已邪？

予聞安定先生之於蘇湖也，明聖人體用之學以教其人。體者何？仁義禮智之得於己者是也。推而施之於人，使有所持循以善其身者，其用也。是以學者皆有以自立，而天下皆取法焉。則今之爲教者，豈有加於此？然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師之身，乃爲教之本，凡其所以教之之道，皆體諸其身，然後學者有所觀法而化，則善人安得不盛哉？然則師道奚可以不立？師道不立，而欲責人之成才，是猶棄規矩準繩而欲物之方圓平直，惡可得邪？今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其能明體適用者蓋甚少，徒習其文者比比皆是也。然文非己之自爲也，取諸人而已矣，亦有詞義之不通，操觚染翰而不能正其行列句讀者，是於文事之末亦莫之知。如此，豈育材興治者之所樂哉？學校之弊至於如此，嗚呼甚矣！

今天子大新學政，既去諸生之無良者，又嚴擇師儒以教之，其所望於學校也至矣。以有臨之賢，當何如其用心哉？先立乎其本而明夫體用，相與講説，俾服行之，而又兼美乎其文，則善人之多，將不復自兹始乎？有臨勉之，予深有望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周源仁本與其叔功載同會試於有司，皆得爲教諭。功載蓋翰林編修功敘之弟，仁本其從子也。皆循循守禮法，予愛之。既而功載之武陵，士大夫以詩贈之，屬予爲序。而監察御史羅君汝敬與仁本世有連，又以諸公贈仁本之德清者求予序之。予嘗歎周氏衣冠之盛，蓋二十年來所見者：台州府同知仲方、吉安府學訓導仲容、長洲教諭公明、大理少卿彦奇，功敘之尊府、今兵部員外郎岐鳳，公明之子襄陽訓導迪，及功載、仁本，凡九人，皆表表可敬者。而仁本乃長洲之孫，襄陽之姪。予所見者三世矣。則於序其詩，可已邪？

夫學校者育才之地，教官者育才之本也，其任蓋重矣。故朝廷每加意焉，以爲進士者，庶官之任，非成才所係也，寧寡取之，而多委其賢者於學校。故今之爲教諭者，皆昔時進士之選也，任之重、選之精而期之大，則爲教諭者，可不思所以自重乎？夫汲汲於外誘而侈然自放者，皆衆人之事，非師道之所宜。故爲師者言必以禮，行必以義，從容於規矩法度之中，而後爲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當然之道蓋如此。今之爲學官、弟子，皆縣人俊秀之選也。然鮮能自約以禮義，奔趨於流俗之末者比比皆然。蓋有示之以道而不化者矣，況以非道示之邪？

德清浙右大邑，其人多秀而有才，然如予前之所云者，亦不少也。則仁本之去爲教官，其自重宜加焉。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仁本慎其所以示之之道也。周氏世以文行爲人師，仁本之得於家者深矣，然予猶云爾者，亦論其所當然者而已。仁本勉之！詩凡若干首。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贈陳訓導序》 陳永德清，予故人一敬子也。一敬有文學，議論達於爲政，仕止於縣丞，不及大用以卒。德清能自刻勵，初受業於從兄翰林侍講學士德遵，後從鄉先生梁叔莊受《詩經》，駸駸有造詣，遂以名聞於人。去年，常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走其門請德清。德清至京師，諸大臣羣試於禁中，在優等。既授職而去，予邑之仕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屬予贈以言。嗟

夫！予好古而迂者也，其以言贈人屢矣，而多不見用。然考其人之所行，蓋鮮有不悖於古者。因竊自歎，豈古之道爲不足用歟？抑迂者之言固人所厭聞也？予用是悔其言。今德清之去，復何取於迂者之言哉？然德清爲教官，將以古道教人，若予之言，庶幾可無忤矣。試復與言之：

夫所謂古之道者，非他也，孔子、孟子所云之道也。其目則仁義禮智，而施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三代之學，皆以明此而已。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舍是無以爲道矣。昔者嘗聞之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蓋爲方員之法在是也。規矩極乎方員，而後能成物。師者所以成賢才之本也。師不能體是道而行之，而欲學者之中乎道，譬之壞規折矩，而欲物之方員自合乎程度，其可得耶？今之爲師者多矣，言行必以道者誠少也。身不由道，則爲之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賢才之不成，職此之由也。嗚呼，可勝歎哉！

德清恭讓和厚，以禮法自持，蓋能謹於道者。今之去，益篤於是而已矣。朝夕相與誦聖賢之言，講明而佩服之，言必由是，行必由是，則賢才之成，足以爲邦家之光，而不負乎興學圖治之意矣。德清勉之！今常州教授余先生學奭，德清外兄也，試以予言質焉，當必有相發者。若復以爲迂，則予之悔於言也滋甚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予泰和多儒家，楊氏其一也。自宋以來多顯者，至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先生而益盛。其他以經術爲人師者，蓋累累焉。叔猷名徽，先生從子也，通《易經》，有名在鄉邑。今年，宣城缺訓導，聞叔猷之賢，上其名於吏部，徵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詣予求一言。嗟乎！予何以告叔猷哉？

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何言乎王政之本？蓋賢才所自出。賢才盛則治道隆，不謂之王政之本，可乎？然所以爲教者，豈有他道哉？孔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已。學文者，致其知也；修行者，履其道也。學文修行而本於忠信，則所學非空言，所履皆實行。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其不賢者鮮矣。今學校皆宗孔子，宗之者，宗其道也。宗其道，則必從其教。然而有不從者，何也？上有違者，則下必甚焉。師也者，成賢之本也。文行忠信，必謹於聖人之教，然後以訓則從，以令則行，賢才安有不盛哉？師苟違之，而汲汲於私，則弟子必遠違之而沒溺於其私。由是能學文者或有矣，修行者少也，存忠信者又少也，況於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之全者乎？又有甚者，併其文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一時。然而上下相安，自以爲足矣。使果徼幸得之，奚補於治哉？亦豈建學立教之本意哉？波頹風靡之餘，爲師者可不惕然念之乎？

宣之人士，聰明才俊者不少。叔猷之去，必謹於聖人之教以導之，使人人皆賢，皆足以用於世，有益於治道，則叔猷無負於其職，而亦無愧於先生。予素愛叔猷，而欲成其美，故相與道之，叔猷無以予言爲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林訓導序》 三山林雲翰達海，故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讀尚默子也。尚默以奧博之學，雅贍之文，蔚然爲時所重，而不幸已矣，士君子皆深惜之。雲翰能服其教，以明經有譽縉紳間。於時錢塘縣學缺訓導，浙江布政使黃君舉雲翰任焉。既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謁春坊庶子周君崇述，告曰：「昔者先人之試禮部也，今少詹事王先生以翰林修撰與去取之任，實重其文而進之。其後先生爲右春坊庶子，先人又幸爲同僚，於契誼不薄也。今生之去，願受教而服膺焉。敢介以請。」周君爲道其意，予心許之，而未暇作也。而周君數使來速文，嗟乎，予何以告雲翰哉？

國家建學育才，以爲致治之本，而師者又賢才之本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之所係豈細哉！夫自語默動靜之微，至於人倫之大，莫不有當然之理焉，知之明，行之篤，然後道備於身。彼弟子之所學者，不惟於其教，而亦觀諸其身，身有之而言從之，則其教入也深，賢才安有不盛哉？且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亦貴於無已，學之至，則夫理之無窮者益有得於己，而益足以資於人。百川之流，非不沛然達也，然汪洋渟蓄，深廣莫測，豈若海也哉！鯨鵬之巨，鰕蟹之細，無不育焉。雲翰其顧爾字而思爲海乎？川者，辟夫理之殊，海者，會夫理之一也。如是而成己成物，則今之爲賢師者，豈有加於雲翰哉？尚慎勉之！

予之所告者如此，雲翰見黃君，尚以予言質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楊訓導序》 楊弼之夔爲吳江縣儒學訓導，將之官，其從母兄監察御史任敬敏、姻友龍叔粲輩以其嘗從學於予，又交其兄之宜爲莫逆，屬予文贈之。

予謂之夔非他人比也，叔父少傅公以德行文學重於世，士之有志於立者，莫不願見而請教焉。之夔朝夕左右，其受教多矣，豈待他求哉？抑予之言，豈有加於少傅公哉？而敬敏之意不可辭，乃舉之夔之先之近而可知者，爲之夔誦之，遠者不暇及也。

有元盛時，待制公與公之子清江主簿君平洲先生，皆以文學有名於時。入

國朝來，則有吏部主事子淵，至今少傅公又昌大之。之宜年雖不永，而當時同學之士莫先焉。此皆之夔近屬之親也。是故廬陵論文獻者，必先楊氏。然豈獨廬陵哉？今天下之士，蓋莫不重也。之夔承累世文獻之懿，而去爲教官，吳江之人聞之，安得不以得之爲喜乎？夫教官者，以道淑諸人者也。以道淑諸人，而不本於其身，而欲人之從而化焉，不可得也。道之在人，自言動之常至於倫誼之大，皆是也。必真知而實踐焉，然後以訓則行，以令則從。故曰：「師者，人之模範。」模範既正，則器安有不正？然而能念此者蓋鮮矣。役於物欲之途而昧於禮義之則，上之所趨，下必甚焉，賢才之不成，皆由於此也。

孔子謂子賤之賢，而推本於父兄師友。之夔既有所承式矣，則今之去，人將於子乎觀也。果能盡其道，則當益喜曰「是誠文獻之胄也，誠少傅公之從子也」，豈不美哉？不然，其所訾病當益甚，此固責備賢者之意也。之夔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劉司訓詩序》 安成劉清，字源潔，始以《春秋》領鄉薦，凡再會試禮部，皆中教官選，遂受舒城訓導以去。舒城，廬州屬邑也。其地多良田，昔之仕於此者，率能興水利以利民，故其田之所產，視他邑加倍。商旅貿遷通貨財者，常相續而往來。是以其民皆足於衣食而無失所者。夫既有所養，而後可以教。古之聖賢思復民性，必始於厚民生，《論語》所謂「富而教」，《洪範》所謂「既富方穀」，《詩》之所謂「髦士」，而乃出於稼穡耒耜之中，此可見矣。彼其衣食不足，而欲教之，使興於禮義，雖父母不能得之於子，而況師乎？夫既無不足矣，而或怠於教，或教之不以其道，此則有司與爲師者之過也。

國家安養斯民，其恩德至矣，而又篤於教，誠千載之幸遇也。況若舒城之人，既有受教之資，則源潔之去而欲教之成，豈不易哉！教之之道，必始於讀書。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理，必真知而實踐焉，得於心之謂德，著於威儀言辭之謂文，二者備矣，出而用之，則足以興道致治，然後爲教之成。此誠源潔所當務也。

然予聞之，沃土之民，既從容給足，往往縱佚而失其良心。長民者不豫爲之防，而師又不能以身爲教，且或從而陷焉，奚望教之有成哉！今舒城之令，人多稱爲賢令也，其能防民於善可知矣。而教官又得源潔，端表儀以率勵之，舒城之士皆爲才且良可必也。

予既重源潔，而太學生康顒求予序其贈行之詩，故爲言如此，蓋欲勉其教之成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陳教授詩序》 國家建學育才，以開文明之運，於今七十餘年。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皆由是出也。歷歲滋久，居學校者或非其人，而教法有忘其舊者矣。聖天子在位，厲精爲治，修舉舊章，以爲學校，治之本也。詔有司擇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之，冀得真才實學之士以興太平。於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在，而必夫教之成。予嘗論之，天之降才於人，固將使有爲也。而人亦當自勉以徇之，不然爲棄天。故古之人有力於爲學，貧者至燃薪聚螢，斷齏畫粥，勤苦而不厭，卒有以名世而傳後。此豈上之人所使哉？以爲天之所畀者不可棄也，故如是。今餼廩以養之，堂宇以居之，賜之書籍，與之儒師，榮其身，復其家，使得專意於學，以徇夫天之所畀者，而冀一用焉，宜其學行有加於古人矣。然而偷惰苟且，役役於末務，其能愜乎人心者誠寡，是不惟棄天，實有負乎上之所待者矣。抑豈獨弟子之過哉？師道之不立使然也。今幸遇聖明振起而作新之，得人之盛，復於是見矣。

泰和陳先生公餘，端厚而該通，與予爲世姻，而又與同年生，相好莫逆也。其始爲高安、溧陽訓導，又教諭棗陽，皆能以師道自任，其成就學者蓋多矣。今陞爲台州教授。台州文獻之邦也，其爲弟子者必良，而公餘爲之師又良，上下相得，而教道有成可知矣。予嘗歎夫世之爲師弟子如前所云者，人多以爲厲己，不予愛，予不爲易也。今公餘之去台州，復相與道之，公餘誠善教，諸生願學，尚益思夫天之所畀、上之所待者而益盡心焉，豈不尤良也哉？諸生賦《菁莪》之詩，予願歌《棫樸》以和焉。

公餘將行，自學士以下皆賦詩送之，而予則書其說以爲序，公餘其亦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劉訓導詩序》 泰和劉經，字順常，今祥符教諭順先之弟也。順先初與予游鄉校，被薦試禮部，得分教太平、開封二學，又陞教祥符。順先經學既明，而懇懇善教，諸生賴以有成者多矣。順常往來省其兄，新鄭之縣大夫知順常學行，遂舉以爲縣學訓導，送之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及翰林、六科近侍之臣羣試於禁中，順常文在高等，遂授職以去。予與順先相善，於順常之行，有不能已於言。

夫訓導之位誠卑矣，然非牛羊倉廩之職可比也。蓋天下之治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其才由於師。譬之爲方圓平直，必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以爲方圓平直，將不勝其謬矣。師者賢才之規矩準繩也，其任豈不重哉？

國家建學育才以圖治，其得人嘗盛矣。於其久也不能無弊，聖天子在位，振起而作新之，嚴擇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焉，誠以師者才之所由成也。故昔之舉訓導者，試於翰林則已矣，今至以達官近臣羣試之。羣試之者，示重之也。順常於此時而居師儒之位，可不思自重乎？言而非禮，非所以自重也；行而非義，非所以自重也。身既不能以禮義自重，則爲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而爲才哉！誦憶前輩之陳言，雖若愈於己者，將以興道致治則難矣。勉哉順常！其務以師道自重，而有以副慎簡之意則善也。

順常之去，士大夫知其兄弟者，皆作詩送之，予則書所欲言以爲序。順常過祥符，尚諗諸其兄，以爲何如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贈周訓導序》 周轅字侯車，前周府奉祠是修先生之子也。先生博學有文，氣和而行莊，今没二十餘年，士大夫猶道之，蓋温然君子也。侯車能傳其所學，當路者薦之，以爲江都縣訓導。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及翰林近侍之臣羣試於禁中，侯車文在優等，遂授職以去。同邑之仕於朝者，謂予宜贈以言。嗟夫！侯車去爲人師，以其道教人，宜不假於云云也。而猶責言於予，豈以予言可取哉？則予之贈侯車，可但以言相悦耶？

夫治天下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材由於師。辟之規矩準繩，方圓平直之所由定也，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欲物之方圓平直，可得乎？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自人倫之大以至於日用事物之常，莫不有則焉。爲師者不徒相與講明其説，必躬行以率之，使皆有得於心，則其發爲文辭者非虚言，措之事業者皆實行矣，然後爲教之成。則師之任，不爲已重乎？任之重，而可違道以自逸乎？違道以自逸，則爲之弟子者，將何所法而爲才哉？儒道之不振，未必非此之由也。今朝廷之待學校至矣，去其弟子之無良者，而嚴擇師以教之，將一剗其舊習之弊，而冀爲大賢君子之歸。於斯時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者，當何如用心哉？此侯車所宜務也。

侯車端重謙慎，學聖人之道，其在鄉里，恂恂然，未嘗有過舉。今去爲人師，其能修職可知也。其教之成，將爲之弟子者皆足以興道致治，予當於他日見矣。是修先生昔者於予有忘年之好，故予不以衆人待侯車，而贈之言若此，其亦以爲迂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尹如恢序》 吾邑尹氏世業儒，自宋時已然矣。數十年來，以學行爲教官者六七人，爲郡佐一人，皆能修職可稱道。而積學以待用者，尚繼繼未已。如恢，蓋所謂傑然者也。去年荆州府學缺訓導，以幣聘起之。如恢至京師，會朝廷嚴舉士之法，凡用薦來者，命諸尚書、御史、學士羣試於禁中，親軍指揮二人，給事中六人察視之，非文學優贍者，往往惴慄不能措一辭。如恢文成在高等，遂授職而去。以予於其家有連也，求一言爲贈。

嗟夫！如恢學成於家，既足以爲人師矣，予言何足以增益哉？然朝廷興學圖治之意，不可不知也。初，訓導之舉也，命試於翰林，已嚴矣。今達官要人羣試之，加嚴也。此豈厲夫爲士者哉？蓋謂試之愈嚴，則所得者愈精，而人人皆賢師也。舊制，學官弟子廩食者有定員，而增廣無常數。歷時既久，積弊日多，進不以公，居不知學，詭欺薄惡之行成，禮義廉恥之道喪，是以爲之限制而慎擇焉，蓋欲人人皆可教之才也。如恢當此時而居師儒之位，可不有以大振起之乎？

夫人性皆善，其流於惡者，習使之然也。聖賢之書，所以明善也。如恢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讀其書，服行其道，養其善心而制其邪心，持之以誠，待之以久，隨其質而成就之，譬之於材，正之以繩墨而加鸞斲焉，棟梁榱桷各適其用，治道之所由興也。此如恢之任，衆之望也。若施施以相悦，逐逐以相求，苟且歲月之間，而復入於弊，則非今日所以嚴擇之意矣。士君子所以成己而成物者，不若是也，况法令有所不可乎？如恢其尚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七《送郭珣訓導序》 泰和北門郭氏，詩書之家也，予生也後，不及見其前輩文物之盛。洪武初，有慶守先生者，以文學德行爲人師，官至登州府學教授。弟慶宜先生，與予先考尚書公同聘，起論治道，爲湖州經歷。經歷子彦鉉，爲縣學訓導，予所從遊者，亦累官至順德教授。先公守瓊州時，順德弟西字彦遷任推官，爲同僚，而登州之子彦常英偉豪邁，有才識，達政務，故少師楊先生嘗欲薦之，以病不果。其子公緒取進士，爲按察僉事，歷陝西、浙江、貴州，皆有盛名。其他爲教官者，亦累累相繼。珣則公緒子也，又以明經舉得衡州府學訓導。將之官，請予一言以自勖。念予父子交郭氏數世，不可謂不舊矣，而公緒昔與予同遊縣庠，最相好，予視珣猶子姪也，不求予言，且將進而告之，况其請之煩邪？

夫治天下者，必用天下之賢才，學校養賢才之地，教官成賢才之本也。其所以成之者，豈止文藝之末而已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皆深體而力踐焉，如是則言非空言，行皆實行，任之以政而治道盛矣。然非教官身有之，而欲爲弟子者效焉亦難矣，故曰：「以身教者從。」珣之去也，可不思

所務哉！今天下賢才升於大學而用於吏部，誠才且賢者固有矣，其不然者，不可謂無也。蓋於其末且未至，況欲求其本邪？用人之難，教道之不立，未嘗不愧且嘆也。故凡爲教官者，必相與切言之，況珣也哉？讀書以求道，明道以飭身，修其本以率之，本立而效見矣，珣毋以己能而自足也。言之切者愛之深，珣其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曾學正序》 曾暹明晉，吉水人，爲沁州學正三年矣。方其在鄉校時，予以翰林侍讀丁內艱，居家江西，按察僉事黃汝申因巡歷過予，予問學校之士可稱數者，則以明晉對，謂其經明行修，諸郡邑若此者無幾人。予心識之。其後明晉果領鄉薦，在高等。及試禮部，乃得典教沁州。知明晉者，多不滿於有司，予獨爲之喜。蓋謂果得進士，爲要官，矻矻於政務之繁，有所未至，則譴辱隨之，豈若居師儒之位，以所學教諸生，使皆才且良，已雖不爲要官，而要官乃自己成之之爲愈乎？而明晉亦安於其職。會朝廷大新學政，定學校弟子員，務得聰明才俊之士而教育之，命御史會諸有司簡去其無良者。御史之山西，以明晉偕行，使詳定其文而去留之。其無良者造誣以起事，事連明晉，逮至京師。得白，將復歸沁州。其友中書舍人胡海澄與諸士大夫作詩送之，而請予序。予念知明晉已久，又所以期之也厚，則於其去，可愛一言乎？

夫學校之士，未有不資於師以成者，惟予廬陵之士可不煩於師。蓋其得於家者多，而又有朋友講習以進其學，故師佚而功倍。非予廬陵，而欲佚以成功，蓋難矣。然聰明才俊之士，所在有之，教之而不成，此理之無者也。爲師者端其本於上，所言皆聖賢之言，所行皆聖賢之行，導之以正，持之以誠，勵之以勤而待之以寬，秉彝好德之心，彼獨無也哉？如是而有不成者，未之見也。予嘗察夫學校之士之所以不能成其才者，師之學有未至而苟欲自佚也。明晉之學既足以爲人師，士而得明晉爲之師，幸矣。而又遇夫天子作興學校之時，當盡其所以爲教之道，使爲弟子者皆才且良，而可以爲公卿大夫，則無負於所學，無負於所任矣。今之達官貴人，亦有自教官進者，明晉果能善於其職而有作人之效，則進於顯榮，將不自茲始乎？明晉勉之！故因序其詩而爲言如此，此予相厚之意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九《送陳教諭之沙縣序》 予友陳素徽貞，以《詩經》中永樂乙未進士第，將試於政矣，徽貞則曰：「吾志在教化。政之所施與教之所成，其效之巨細可知矣。」即以情白於吏部，得漳州府學教授。人皆爲徽貞喜之，徽貞意若不甚慊者，曰：「教官以道淑人也，非可以卑吏視也。吾家居時，見貴人達官之過郡者，太守以下亟送迎，稍不如其意，則洗垢索瘢，沮抑之，窘辱之，不貸也。吾見而恧焉。其好惡之義，明能助教道，增士氣者少矣。教諭居下縣，其奔走之勞寡，而講授之樂多，吾愛之。今而得漳州，將不有吾之所恧者乎？」在漳州幾年，例以剩員徵至京師，即復以情白於吏部，願爲所謂教諭者，得沙縣以去，其意甚樂也。士大夫喜徽貞之得如其志，皆爲詩以贈之，而屬予爲序。

予謂教諭者，美風俗，成人才之本系焉，其任不輕矣。而世之不爲進士者，乃得爲教官，其道可知矣。而爲進士者，皆樂於有爲，其意不當方面之寄，則爲郎官、御史，以震耀一時，而於教官不屑也。故能安於恬退，以教道自任如吾徽貞者，宜爲人之所重也。夫得英偉之才從容於一堂之上，講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使修於身，化於鄉，待之以誠，積之以久，則人才盛，風俗美矣。由是進而任之於四方，推吾之所教者以達於用，則其效豈細哉？是安可輕邪？

沙縣素稱富產之邦，其人之陶於教化也舊矣，今又得徽貞以教道自任，其人才滋盛，風俗加美可必也。予故爲序其贈行之詩，而樂道其志如此，使人知徽貞之非苟焉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送梁助教序》 梁氏於泰和爲儒家，自宋以來，衣冠而仕者不絕。子雲先生獨以學行爲人師，而遺其長子仲婺入邑庠，遂取進士，官五品。未幾，次子仲載亦舉明經，爲孝感教諭。二子者皆卓然有譽於當時。今年，仲載考績來京師，當得陞，而南京太學闕師儒，詔吏部慎選文行之士任之。仲載在其選，遂超授助教以去。其從弟棨叔車爲刑部員外郎，屬予言贈行。予嘗得拜子雲先生，而梁氏之賢者皆與莫逆，仲棨又嘗同學，而仲載亦辱厚予，則予於贈言可已邪？

夫太學者，天下賢才所萃也，彼學於郡縣之學，既自以爲成矣，然後升於太學。雖若不待於教，而教亦惡可已哉？聖人之教無二道，而天下之爲師者人人殊，故弟子所聞有異同，所得有淺深。至於太學，將比而同之，使協於一而後已。辟聚眾材於班郢之門，加之繩削，使合於法度而各適其用焉，教惡可已哉？祭酒、司業端表儀於上，六館之師儒謹訓勵於下，俾其言行皆不悖聖人之教，則賢才成，天下治矣。太學所繫之重如此，而仲載與焉，於乎，可不慎歟！今之貢入太學者多矣，觀其德行文藝當賴於師以成者，非可一二計。仲載毋謂既成而升，可以少緩也，緩之則終莫之有及矣。

予郡之士之官太學者四五人，予子稹亦濫則其列，茲又得仲載，是宜有相輔

之益。而師道立則善人多，故予爲贈行序，以致期望之意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蕭訓導序》 學校育才之地，治天下之本在焉，朝廷注意也久矣。限弟子員，嚴科舉之額，蓋欲所教者皆真才而所用者皆實學，此豈輕視而按抑之哉？今又置風憲官一員課勵之，必使讀書明理，求其所以修己治人者而躬踐焉，然後發之於文辭，措之於事業，待之愈嚴，責之愈備，欲使其人皆可以爲公卿大夫，則治天下之本立矣。此明天子之意也。然又以爲弟子必有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模範不正，而欲其器之良，蓋難矣。是以師儒之選加嚴焉。六卿近臣、憲臺之長相與羣試於禁中，其不能者往往斥去，必文學之優然後得之。其嚴如是，非以其爲成賢才之本歟？

吾邑蕭士高，以教官舉至京師，羣而試之，在優等，遂授贛榆訓導以去。贛榆，南京畿内地，而僻在海濱，其人之素習，予不得而知也。然天之生人，其所受氣雖有清濁厚薄之殊，而賦性則同。因其所明者而導之，馴習之久，磨治浸灌之深，蓋無有不善者，此誠繫於師。士高之去，宜謹其所以爲教之道哉！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蓋身有之，則其下化之。苟身不行道，而徒以言强聒焉，未見其能從矣。誦聖賢之言，行聖賢之道，士高之所以爲教也，持之以誠而待之以久，贛榆學者將不可備公卿大夫之選乎？在士高勉之而已。故書以贈其去，且使其人得予言而觀之，亦當有所感發矣。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訓導歐陽時峻序》 時峻，歐陽氏之秀也。往年舉於鄉，不幸而見絀於有司。會監察御史許勝巡江西，惜其才，曰：「是可以爲人師矣。」乃舉赴吏部。吏部以屬翰林，試在優等，遂授武清縣學訓導。歐陽氏故儒家，宋兗國文忠公之裔，代有聞人。自洪武以來，由科舉入官者又十數人。時峻之大父嘗任涞水縣學教官；其爲國子助教曰賢，由監察御史、今爲雲南按察副使曰和者，皆其叔祖；爲吏部考功主事曰哲者，其叔也。今時峻又出爲教官，何歐陽氏之多賢哉？

或者曰：「時峻英年美質，學問蓋已素具。方其舉於鄉，欲試於用以行其學也。今去爲訓導，猶從事於佔畢之間，毋乃非其樂乎？」予謂治天下者，政與教而已。學校之教行，而人得以成其才，然後能修政而立事。是教者，政治之本也。使時峻得如其志而位於有司，汲汲於簿書期會之末，以效其尺寸，一有不至，則譴累隨之，其視正冠巍坐，與一時之英才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以爲政治之本，其相去何如可知也。則時峻豈不深可樂乎？

武清去京師僅百里，其人習見聲明文物之盛，非窮鄉下邑可比。其爲教固易行。然教人者，必以身，不以言。果道弼於中而彪於外，則學者有所觀法而化，亦皆篤於道德，而發爲文章，則他日用以興治不難矣，在時峻勉之而已。

予與歐陽氏再世有連，於時峻不薄也，故爲贈言如此。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送劉訓導序》 萬安與吾泰和境相接，風俗大抵皆同，其人多喜讀書，以仕宦相上。今年，學校缺訓導，縣大夫聞持蘊名，遣人以書幣走吉水，訪其廬請之。持蘊至京師，試翰林，中其選，遂受職以歸。刑部主事郭循與持蘊相善也，求諸君子賦詩贈之，而請予序。予在翰林二十五年，所見爲教官者多矣，爲文以贈之亦不少也。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期之於遠而勉其成功。然爲之者不皆能用予言，蓋讀書明道，彼其所能也，而予復以此聒之，若以水濟水，其不用予言宜矣。則予於持蘊，可復以言相瀆耶？而循求之不厭，故以其嘗言者爲持蘊誦焉。

夫學校育才之地，所以爲致治之本也，而師者又所以爲之本也。蓋聚於一堂之間，以講聖賢之道，使修於身，行於家，達於一鄉，然後發之爲文辭，行之爲事業，其序蓋如此也。然爲師者必以身化之，則其教可不勞而成。持蘊之去也，尚謹其所爲本之道哉！然嘗思之，游於學校者，皆俊秀之選也，廩食以養者，又選之尤也，宜多翹然以出矣。而今名薦書以進於有司者，多出於增廣之員，而廩食者反少焉。何也？豈廩食者在所教之外邪？將天分之高而待其自成邪？抑以其逼而姑施施以相狎，衍衍以自媚邪？或爲師者之教而獨厚於增廣者邪？將所以爲本之道未至而廩食有不慊邪？何其成之異也？萬安之學者，予不能詳而知矣。若亦猶是也，持蘊當益謹其本以臨之，其效必有異乎前之所云者。若以爲當然者，則非予之所知也。故爲序其詩而道之，持蘊其用吾言也夫？其亦以爲迂也夫？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二《送尹訓導序》 尹氏居泰和之南鄉，宋進士絳之後，自絳以來有顯者。洪武中，務厚先生爲邑庠訓導，質直好義，有古長者之風。凡從遊諸生與故人親戚子弟，由先生之訓而有成者甚多。其教於家尤篤，故其後益盛。先生去爲上海教諭，子復道亦領薦書，今任荆州府學訓導；自道爲同知於澈江；諸孫哲、英皆典教縣學。今克岐復被薦，分教三河。克岐，復道子也。一門衣冠之盛，蓋他族罕比。予與自道昔同遊鄉校，而復道於予爲姻家，斯文之好，姻戚之誼，則予於克岐之行，可無一言相贈乎？

夫學校者育才之地，而師又才之所由成也。譬之器焉，規圓則物從而圓，矩方則物從而方，未有舍規矩而能方圓者。北方水土深厚，風氣淳固，故其所生多魁壘雄傑之士。然所以成其德、達其才者，惟於師是賴。必讀聖人之書而講明其道，從容以揉之，勤厲以勖之，入之以漸而持之以久，則其成可冀矣。

今制，以科舉取士，而教官之殿最，必視貢士之多少，具有定數，其責成也至矣。往年北京鄉試，予爲考官，其去取蓋甚嚴。其視所得士，或一縣二三人，或連十數縣無一人。問之，其得之多者，必其師之善教者也。予益信夫天下無不可成之才，視其師之教何如耳。克岐勉之！教官，子之世職也，予將又於子乎觀矣，其毋以予言爲迂也。

陳循《芳洲文集》卷三《送訓導楊叔猷之任宣城縣儒學序》 泰和楊叔猷，今少傅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公之族子也，少時與予同遊鄉校，於書數千百言，不三過讀，輒能背誦，予不及其敏也。既而以《易經》舉永樂辛卯鄉薦，爲第九人。嘗一會試禮部，不偶，遂不復出，而惟推其所學以淑鄉里後生後秀。予邑有官於宣城者，每以興起學校爲念，嘗自歎曰：「安得吾邑楊輝先生以開導諸生哉！」因謂誦其平日所立者。諸生聞之欣然，相與具禮幣，聘爲其邑學訓導。所司爲言於朝，徵至，與四方之以薦至者並試於諸大臣之手，名在高等，遂奏授焉。將赴宣城，鄉邑大夫君子在京師者謂知叔猷莫予若也，宜爲序以贈之。予不容辭。

於乎！教官秩卑而道尊也，其言必詩書禮樂，其行必孝弟忠信。言焉而人取以傳誦，行焉而人視以踐履，然後其道爲尊。道尊矣，而其秩雖卑，人孰得而卑之？言焉而戾聖賢之前言，行焉而乖聖賢之往行，其道可謂卑矣。道卑矣，使其秩雖崇，人孰得而崇之？然則其崇其卑皆在我而不在彼矣。惟君子者，能處卑以取尊。叔猷其務所以取尊乎哉！教官，風俗之美惡、人材之盛衰係焉者也。今之遊庠序者，皆曰我學聖賢之道，然經載道者也，往往舍之，而以記誦文詞爲務，欲其知道，得乎？士不知道而能成材，未之有也。惟君子者能厚本而抑末，叔猷其務所以厚本乎哉！處卑而取尊，厚本而抑末，此予所以贈叔猷也。

叔猷故儒家也，其必能爲儒者之事，故書此以塞責。宣德七年九月既望。

陳循《芳洲文集續編》卷二《送蕭訓導孟震赴當塗序》 泰和南鄉族人之最眾者曰鳳岡里，蕭氏於國朝有仕宦，實自信立君始。信立君起自鄉校，升太學，擢交州中衛經歷以卒。卒十餘年之後，其子孟震以明經聘太平當塗儒學訓導至京，蓋不獨能紹其先美，而其爲人魁偉敦實，亦不減乎信立君也。出處窮達，固各有命。苟有所倡於前，未必無興起於後者，觀信立君父子可見。孟震既試藝於列卿大夫，得拜命赴當塗，鄉邑之士以余嘗交其尊府，爲相知，屬文爲贈。

古之爲教，德行文藝皆備，君子之所以教，貴乎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是故文者聖賢往行所由著也，徒誦聖賢之文而不以體於身，則文自文、行自行，天下之人舉如是焉，其何以爲善哉！是以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既明，而躬行以先之，將見人才輩出，化行而俗美矣。故德行爲本，文藝爲末，在所以爲教者之身也。今所以爲教者，豈獨不本德行，殆並文藝棄之。如是而望人才之成且不得，況於化行而俗美乎？然則學校固爲人才風俗之本，校官又學校興替之所係，德行文藝兼舉，本末輕重之施不失，又教之所宜盡心者也。君子之仕，不在秩之崇卑，惟在於稱而已。況教官師道之所存，而可以卑秩自牧耶？故書此以贈孟震之行。

陳循《芳洲文集續編》卷二《送羅訓導敬珣序》 燕趙數百里內，郡邑皆邦畿之域也，其民密邇王化，導之使趨於善爲易。而其職教事者，又往往擇材行之良任之，則其風俗之美、賢才之盛，有不先於天下者哉！今賢天子賓興賢能之第一科，天下貢士來試於禮部者二千餘人，舉進士者百人，擢教官者四百七十，而又簡其尤老成者散在邦畿之內，於是予友羅氏敬珣分教趙州之柏鄉學。敬珣予邑儒家子也，自少爲邑庠生，既見重於先生長者，而與予交最故且厚，非特硯席起居之同而已。而其有無相通，論議相契，不啻如兄弟焉，如此者十數歲。其後予出而仕，未幾，敬珣亦舉於鄉，與之別者今又十數歲矣。其相嚮往之篤，未嘗一日置於懷也。今敬珣教柏鄉，而予濫官行在，柏鄉去行在七百里，雖不得朝夕數相見，而其音問往來，自謂可以朝夕致矣。則予兩人者之不踈而密，其又非天假耶？敬珣既受命，將之官，鄉邑斯文君子之仕於朝而愛重敬珣者，相與賦詩爲贈，謂予宜序其首。

嗟夫！教官，人才之矩範也。上自國學祭酒、司業，下至郡邑州里之師，所以誘掖化誨之道，一而已矣。盡其道則稱，否則具員耳，豈在職之崇卑而視爲輕重哉！予見得訓導者，每有不屑爲之意，甚至有辭而弗就者，此豈志於稱職者哉！其所慕者，蓋有在也。惟敬珣獨不爾，欣然樂就之，曰：「此吾之素志也。」於乎！此蓋可以重敬珣矣。以敬珣之樂居是職，將必有以造就乎人者，故書以期望於敬珣，且以爲柏鄉賀。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白司訓序》 理之在人心，固無先後，而人之覺是理者，則有先後焉。先覺者以斯理覺後人，俾暗者明，邪者正，故謂之師。自鄒魯之教衰，而斯理不明於世，所謂師之名雖是，而其實則非矣。如楊墨許行之學，莊列老佛、韓谷孫吳之教，當時習其事者，固各以師稱之矣，然迹其所爲，非徒無益，而邪説怪行，所以壞人心，害仁義，貽患於天下後世者，可勝道哉！至濂溪周元公，始以一理、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妙作爲圖書，以發二程。二程復因聖賢遺籍推究而擴大之，以覺當世之學者。及紫陽朱子，上得伊洛之傳，以道自任，一時及門之士，莫不去暗即明，去邪即正。由是師之名與實，殆不異乎鄒魯之盛。其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有功於天下後世者，豈小補哉！

皇明定四方，一文治，縱横等家，悉皆禁黜。内外學校，咸以明經之士爲之師。經以程朱氏之説爲之主，蓋謂經之所載者理，能通乎經，斯能明理以覺夫人。苟經有不通，則理有不明；理有不明，則後學無所啓發取正，而人將惑於他岐，其流弊亦不下於雜學之師矣。此校官爲職雖卑，而關係爲甚大也。

吾鄉白公該博卓偉，言直行方，以明經中乙榜，兩任校庠，克慎所職，而學者知奮。今以滎陽司訓秩滿，將行，縣令沈公索予文以贈。予遂歷道夫師之名實，班之明晦以告公，公其益當審所去取而慎所覺哉！

柯暹《東岡集》卷二《送吾先生序》 飢寒切於身，人皆知求所以温飽者，將終歲勤動以致之。有人於此，解衣以衣之，推食以食之，人皆以爲恩我者，將思所以報之，而於其所甚焉者，獨不思所以盡心，亦惑矣。夫匪食則飢，飢則不生；蓋曰無以養乎内。匪衣則寒，寒則不生，蓋曰無以養乎外。弗飢矣，而於先聖先賢之道有所不知，則内無所資，而有甚於飢者。弗寒矣，而於先聖先賢之道有所不行，則外無所資，而有甚於寒者。有先知教以知之，有先覺教以行之，則其所與我者皆天之尊爵，而何止於一衣一食而已哉！此士君子之所以必重其師也。以天下之大，民其未安欲安之，未賢欲賢之，未用欲用之。然用之莫切於大臣，安之莫切於守令，賢之莫切於師儒。師儒者，又大臣守令之所自出，其官雖若卑，而責重道尊，殆有過焉。此所以有天下國家者，必重其師之職也。爲之師者，上而國家之所付任，下而士君子之所仰賴，欲無負於報稱，亦思所以自重耶？

劉球《兩谿文集》卷七《送伍司訓赴東昌序》 道天下必錯用天下之才，而後公無私也。然在昔者，以經術名家而躋顯仕，有功業，施之當時，載之策書，傳至於今不息，則北方之士常多於江之南。其在後世，以明經起身科目，而文章政事足以名世垂後，希蹤前列，則南方之士又倍蓰於江以北，豈北方之氣化已盛於前，而南方之人文方闡於今歟？抑其師之爲教，子弟之爲學，有得其術不得其術歟？不然，何人才之出昔盛於北，今盛於南歟？聖天子欲均而平之，公卿大臣又從而弼就之，於是定科額，限南北之士爲十，六四之取，又多官南士之第副榜者於北，欲其教導北方之士以南方爲學之術，蓋得損益就中之道，公天下之心也。天子公卿之經綸斯世，何其周哉！

吾江右之吉，南方學者之淵林也，有負秀質尚志而不羣者，曰伍庸，字省中，少遊縣庠，通《易》學，能敷暢其詞，捧賢能書來試於禮部，列名副榜，授東昌司訓。是蓋吾南方好學而欲行之者也。然必體天子公卿欲均天下之意，舉其平昔聞於師友、蘊諸心懷者以澤潤東昌之子弟，使皆篤志於詩書，遊心於理趣，以廣其才，以致用於世，以復其前世之舊，則吾南方之教，固有以行於北矣。況東昌爲郡，密邇鄒魯之區，木鐸絃誦之遺聲，猶可想念，省中亦思之以培益其所未至歟？果能取之於己以爲他日超用之具，則北方之化又豈無所資於吾南方之人哉？《詩》所謂「小子有造」，吾於東昌子弟有望。《書》所謂「惟敷學半」，又不能不致意於省中之往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鄖州學正林惟盛序》 余居京師，友天下賢俊多矣，而執禮之恭，莫惟盛最。惟盛游太學，師縉紳先生多矣，而相好之篤，莫余先。故旬朔見面，相與辯疑而質難，往往夜分不倦。至有慶事及不安節，欣戚亦嘗同之，是豈他人之爲師友者比哉？今年，惟盛戰藝春闈，余忝考較之列，意其必在進士選中，惟盛亦嘗以是自期矣，乃竟列名副榜之首，去進士特一間焉。余甚爲之惜，而惟盛略無怨色，於此亦可見吾師友間所守者正，所順者命，所信者公無私耳，豈苟焉相比附，欲徼一時之幸者所能預哉？已而惟盛得鄖州學正，將行，來問其所以爲教之方，因語之曰：

子之學於余者，非《春秋》乎？《春秋》大義，以公天下爲主，其是非之所以辯，功罪之所以定，予奪之所以施，名分之所以正，莫非大公之道焉，聖人用是以匡天下後世之人心也遠矣。學是經者，可不以至公爲心哉？子與余之心均無所私於春闈也，庶幾不昧乎《春秋》之爲訓矣。今子往而克廣是道，以淑乎己，以推而矜式其徒，則鄖爲三蘇子之鄉，其習俗尚古，其山川之秀鍾於人者，當以時發，安知其間無瑰傑奇偉之士，出而與子遇耶？遇則不但余之授於子者可行於彼而

已，子之令聞當因以起，美秩當隨以至，所謂行仁義而自無不利者，余誠有望於子也。子慎無怠！

惟盛曰：「敬受教。願書以識不忘。」故爲書之。

惟盛姓林，洪之新建宦家子，其尊府貳令君退休有年，惟盛蓋能守其家法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彭教諭赴長樂序》 宜章地里距吾安福不甚遠，其邑人官吾邑而政與民安、德及民遠、澤入民深，莫前大尹鄺公若焉。公去吾邑三十餘年，而後司訓彭先生友諒至，邑之父兄思公不可復見，得見先生，猶見公然，莫不喜而爲其子弟曰：「先生昔賢大尹邑人也，必能去爾之昏昏，進爾於明明。宜善服其教無違焉。」其子弟由是奮於自修，勇於進學，爭欲從其門以出身。不數年，而生徒之數倍厥初，其與計偕者益眾焉。先生以故大收善教之名，而大尹公之德澤亦因以增輝，而益潤於吾邑也。至是，先生以年滿課最，陞長樂教諭。兵部左侍郎鄺公，大尹公哲子也，以余出其先公治下，遣人來徵文爲先生贈，余豈得辭哉！

夫仕於今之世，而得上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廣聖朝之化，以開後學之蒙，以文當世之俗，惟師儒之職爲然。故職師儒者，不必勞於吏牘之親，酷於刑具之用，而佐理之功，常倍於百有司。然亦豈無其道哉？行誼之修日勤而不怠，如《詩》所謂「成人有德」者，師之道也。問學之進，日增而不已，如孔子所謂溫故知新者，師之道也。師道既立，則不患其教之不效矣。先生由賓興起家訓成都，轉而至吾邑，而吾邑之士隨與其教之已效也如此。今陞長樂，又爲產賢育才之地，士之抱藝能以冠鄉選、魁廷對者屢屢有人，欲教之效於彼也不難矣。雖然，師道之在己者，不可以不盡也。能盡其道，而後可以爲人之模範，成人之德器焉。不然，將何以資人之求哉？況世之由師儒進，而立要路，超而爲達官者，以能盡其道也。先生之於師道克盡焉，則長樂雖士大夫淵藪，豈足淹其足哉？顯用之期，行當至矣。因序以贊先生之進。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送王教諭之建陽序》 王氏，蘇之世儒也。由宋歷元，以至於今，逾三百年，而詩書之澤不衰。前代之人固已稱其門之多賢，在國朝，則有若故春坊贊善文靖公汝玉、翰林侍講樗庵先生汝嘉伯仲，相繼以文學登侍從，名顯天下，人以眉山蘇氏兄弟方之。文靖才高氣邁，若龍淵太阿，莫與爭鋒。樗庵行純志潔，如南金荊璞，自有可寶。然其學皆足以爲後進師法，其文皆足以鳴一代之盛，可謂偉然不常出者矣。應良，樗庵之子也，其才敏以贍，其行端以實，其問學充以肆，蓋能世其家者也。以明經登乙科，初爲教諭遂平、德清，丁母憂去官。今茲起復赴闕，而調建陽。其行也，大理寺副仰宗泰率蘇人之仕於朝者餞之，而屬筆於余。

夫世將之子，不待教之以戰而善將；世醫之子，不待教之以方而善醫。蓋自其生而習見，無非將與醫之事也。其得之目而了之心，有不煩父兄之誨諭，而復待他人之教哉？如猶有待於人之教之者，則必不能世其家者也。應良之於儒，世其家而有餘，矧其二父之初，皆自教官升侍從，其家之風範，固有可跡而踵也，應良豈終於爲教官哉？余故爲道其家世之美，使之有所感發而踵夫二父之跡焉。若其斅學之事，非不之告，蓋不必告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七《贈國子學正王先生赴官序》 南京國子監學正致文王先生受任將行，客有徵言爲之贈者。予嘗辱先生知，雖蕪陋，固當有一言識別，況重以客之請乎？

先生世家湖之歸安，蚤從翰林編修孟簡周先生游，問學大有成就。宣德己酉，選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登貳榜，不願就職，去游南膠。癸丑會試，復登貳榜，乃就儀真教諭。丁艱。起復，改山陽。通績九載，進今秩。先生端雅凝重，言動有則，望之栗然，就之溫然，蓋道德充牣於中，而睟盎自見於外者歟！先生之在江淮，以師道自重，設教有定規，獎進無倦容，隨其資之高下，使皆得底成立。故江淮士風丕振，不下昔之蘇湖，而遠邇衿佩仰其光，縉紳譽其賢，殆以爲胡瑗之復出也。瑗之教蘇湖也，科條備具，從遊者數百人。慶曆興太學，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太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伊川謂從其學者，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今朝廷進先生於太學，豈非以昔之待胡瑗者待先生乎？先生茲往，六館之士靡不動色相慶，不特講下弟子爲然。薰其德，漸其化，則醇厚和易之氣油然自生，而從遊之眾，簡拔之多，不待智者而可知矣。

夫成已所以成物，聖賢大學之道不外乎是，而先生盡之，能事畢矣。故予於是行，所以序先生道德之實若此。若夫功名遠大之地，進膺可期，然先生素不以是累於心，而予亦不敢以是瀆言之也。遂書以贈。

倪謙《倪文僖集》卷二二《贈司訓方先生之淮上序》 人非生知，豈宜不學？學豈容無師？生而不學，則無以通古今，識事變，必至於擿埴而索途，面牆而居

暗也。學而無師，則業無所授，惑無所解，必至於孤陋而寡聞、茅塞而榛蕪也。是以古人爲學，莫不有師，況乎承祖宗勳業之重，荷朝廷貂珪之榮，苟不從師而授學焉，將何以成就德器，出謀發慮，建立事功而匡輔國家也哉！此國家於元勳世胄必爲立師以教之，而世卿之家亦必延師以求學也。

元服方先生世家錢唐，徙居金陵，學邃而才清，行端而德茂。夥國莊敏公前爲平江侯守備南京時，聞先生名，延居家塾，遣其子今嗣平江伯陳公志堅師事之，執經問難，開牖良多。尋薦之於朝，特授訓導之職，館於其家有年。後平江伯嗣爵登朝，青年偉器，爲朝廷所重。奉敕佩征蠻將軍印，鎮守兩廣。先生與偕，軍機戎略，多所裨補。已而淮上官軍疲於運餉，念公祖恭襄侯理漕遺惠，欲得公繼繩祖武，連章奏達於朝。皇上乃召還，移鎮於淮。公至，區畫得宜，漕運通利，國計充足，官軍便安，頌德者如出一口。是雖公材識過人所致，然先生平日造就引翼之功，亦不可誣也。自公總戎淮上，先生留居金陵，恒往來其間。今年夏，公乃具舟遣使迎先生至淮以居，蓋冀朝夕相親，得聆誨益也。其始終典學之心，夫豈沉酣富貴者所可及哉！先生挈家將行，告別於常所來往。於是陸君志學與先生有斯文契好，來需言以贈其行。

嘗讀韓昌黎《師說》，有曰：「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是則公之師先生者，豈不以其道歟？今公之董漕也，德合天心而致河渠之盈溢，忠契聖心而致簡任之專倚，惠洽人心而致遠近之歡愛，其聲華事業，爲日盛矣。而又崇儒重道，迎先生以求其所未至焉，他日豐功偉烈，表表樹立，足以紀旂常而銘鼎彝者，可量乎哉！予知先生茲往，名固重於九鼎矣。是爲序。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四《送梁弘道教諭序》 嶺南人才，在古莫盛於始興。唐相張文獻公，史雖稱其爲韶之曲江人，然其所生之地，今實隸雄之始興焉。予嘗循湞江而上下，登黃岡之野，翹首東北，望山林岡埠，燁燁然猶有英偉之氣，蓋翩翩九鶴從天下降之所也。今去公七百餘年矣，山川風氣不改故常，而人才之生一何寥寥哉！豈扶輿清淑之氣獨豐於古而嗇於今邪？抑或五嶺以南，地薄而氣浮，公盡其全而得之，後無復餘邪？予求其故而不可得。

古岡梁弘道先生，以潯郡文學升掌始興教事，將之任，鄉之交遊來求贈言。予聞先生通經學古，志趣不凡，蓋亦嶺南人士中之錚錚然者。今掌教於斯，而吾嶺南亙古今第一等人物所生之地，適在其化雨沾濡之中，得以覽觀其山川，占候其風氣，詢問其父老，考究其圖籍，必將有以得其彷佛者矣。如得之，幸因風以告我。

雖然，予請以意言之。方唐盛時，公之風度德業，非獨嶺南士所間，有唐三百年來，中州人士亦不多見焉。然當是時，越俗猶未甚變，曼胡之纓尚仍其故，章甫來適，無所用之。蓋終唐之世，惟公一人而已，他未之前聞焉。今之世則不然，衣冠禮樂，蓋彬彬然與中州等矣。求其一人德業風度如公者雖不可得，然其間服章縫、學周孔者，在在而有，豈所謂扶輿清淑之氣，在古專鍾於一人，今則分而散於眾歟？惟專故大，惟散故小，理或然也。夫求其大者於今，固不可必得，然於其眾小之中掄而擇之，翕而受之，開而廣之，引而長之，拓而遠之，安知其終不至於大邪？此開發啓迪之功所以不能無賴於師儒之任也，先生念之哉！

張寧《方洲集》卷一七《送伍先生序》 古言師道立則善人多，今以素學之士遇善教之師，授受交至，而不能以文字進取場屋，其爲惑殆不可解，將必別有說哉？

將樂伍先生孔初，自雲和貳教起復，官海鹽，於今八年。聞其尊翁鈍庵先生，通儒茂德，永樂中領鄉舉，三任學職，官至崇明教諭。先生仰紹家學，下訓子聰，登名賢書。世業世官，教有成驗，施之吾地，宜若時雨之於秀苗，其實可立待。不意羣弟子再舉於鄉，連不得志，其於先生陟明之績，是不能無惑。得非自古學業精成，固常自有司之患，抑斯文顯晦，其事數固有遲速乎？昔任國有善釣者，大鉤巨緇，犆餌遠投，久無所獲，其末竟得大魚，驚揚震盪，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其離臘。所施者遠大，則其成也必晚而厚。楚有獻玉者，三受挫辱，至破璞見良，乃致上賞。識之者寡，則用之者必不捷，未有物至志恪而終無遇時者。先生之施教，羣弟子之請舉，將不有類於釣與獻玉者乎？惜先生補任遄去，雖不及待其厭眾破璞，而至恪之遇，終不能不歸於始作焉。因先生行，羣弟子道之於所往。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〇《送濮君彥璧典教歙川序》 聖天子肇服寶命之初，念教官多缺，學政不修，絃頌之聲闃然，乃詔天下貢士願就校職者聽，而命所司嚴試之。於時士之就試者凡三百餘人，拔其尤者得三之二焉。而桐江濮君彥璧褒然出羣士之右，名上銓曹，遂擢新安之歙縣教諭。蓋彥璧名家子，好修篤學，自經史子集以至百家九流之說，莫不含其芳而漱其潤，其見於文詞，若春葩翹英而生色爛如也，若晴雲出岫而恣態靄如也。同舍生咸推其先登，從其遊者往往掇科躋仕，而彥璧顧不偶，人皆爲彥璧惜。而彥璧恬然，進修益力。及是充

貢於京，遂有典教之擢，人皆爲彦璧喜，而彦璧亦澹如也。進士俞君益之嘗遊彦璧之門，於其行也，徵言以贈之。

予謂彦璧不以未得而戚，不以既得而喜，可謂賢已。以賢者而典一邑之教，其於振師道、成善類，蓋無難者，奚俟予之言哉？雖然，竊有告焉。夫新安，子朱子之父母邦也。子朱子之所以學與其所以教者，粹然一於孔孟之矩矱，是所謂百世之師也。爲師者不以子朱子之教爲教，不可謂之善教；爲弟子者不以子朱子之學爲學，不可謂之善學。彦璧行矣，登紫陽之山，尋風泉云壑之址，慨然興高山仰止之思，所以教且學者，斷斷乎子朱子之榘矱是守，則其造詣益深，而由其門而出者，將有道德明秀如勿齋之程、古逸之汪者，斯無負聖天子選賢典教之意矣。不然，朝焉升堂，語其徒曰姑程試而已耳，夕焉倚席，語其徒曰姑記問而已耳，以是而居大賢之鄉，能無恧耶？彦璧勉之！異時聞有振鐸黃山婺水之間，克紹子朱子之遺響者，非他人，必彦璧也夫。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一《送鄭先生典教六安序》 莆陽鄭先生，學優行卓而善於教誘者也。嘗典教於易，易之士受其啟迪者，皆彬彬文行可觀，登科而躋仕者，踵相接於朝。未幾，以喪去職。服闋，調廬之六安。易之士咸以先生不得久其職爲恨，而六之士又以得先生爲喜。秋官楊君以敬，易人也，屬予言以贈其言。

予惟學校之官，非內外百執事比，其責任之隆且重，蓋與宰相等。夫宰相所以用賢，教官所以育賢。故度德量材而授之位者，宰相之責也；明道講業以淑諸人者，教官之責也。宰相之所用出於教官之所育，是其責任又重於宰相也。古之論相，必曰惟其人，然則任教官者，其可非其人乎？非學之優，不足以應人之求也；非行之卓，不足以爲人之範也。學優而行卓，夫然故能淑後進而成其材器，以授諸宰相而用之，異時其所教育者爲卿、爲公、爲牧守、爲百執事，用康我國家，保我黎民，推其所自，則教官之功豈淺淺哉！然而今之爲教官者果皆其人乎？予不敢知也。若先生者，易之士既恨於失之，六之士又喜於得之，則其所學所行從可知矣。所謂其人，非先生而誰哉？

昔文中子講道河汾，而房玄齡、魏徵之徒出焉。胡安定教授蘇湖，而孫覺、范純仁之徒出焉。貞觀之丕績，元祐之太平，君子不曰房魏孫范之功，而以爲文中子、胡安定之功也。先生往哉！他日講下諸生，將有如房如魏、如孫如范之徒出，而效用於明時，則先生之休聞，亦將與文中子、胡安定同垂於不朽。此以敬與易之人士所望也，敢以是爲先生贈。

陳獻章《白沙子全集》卷二《與林郡博七》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把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一口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聚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茲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盡無窮，工夫盡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都門送別詩序》 士不親師友，不足以成其學。夫學之於人，大賢以下所不廢也。然不親師友，則聞見不博。聞見不博，則是非靡定。是非靡定，則無以求至當之歸而爲應用之地，雖曰從事於學，亦憒憒而已，何成功焉！

萊陽宋生孟清，今浙臺憲副景章公之長子也。憲副公爲侍御時，呼孟清入，委以幹蠱。孟清奉其父命周旋，既而自奮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吾可以不學乎？」乃斷于心定，謀于所知，請于其父，詣吾廬而委禽焉。時予舉進士禮部，未就，從予治舉子業者頗眾。孟清日與同輩偕作止，晝講吾前，夜誦之齋中，積習既久，而漸有得。其始也如泉在山，其出濛濛焉。既而委積洄洑，其止溶溶焉。今則決決而流，汩汩而逝，汰沙澄泥，將爲波瀾有可觀焉。循是而往，疏導益深，流行不息，安知其不爲長川、爲巨河、爲滄溟浩渺而不可測者乎？第恐其閼絶淤塞而止耳。惟歲初暮，白露在郊，孟清去京師，游於其鄉，將以應有司之選矣。夫朝廷取人惟其材，有司論材惟其良。不修乎己而應乎有司，謂之不知務。應乎有司而自以爲必得，謂之不知命。應乎有司而或得之，不以爲開導輔益而謂己之能，謂之不知有師友。三者皆非也，孟清毋擇一於是哉！

戒行之朝，二三子賦詩爲別，予爲之序。

周瑛《翠渠摘稿》卷二《贈張廷厚分教濟寧序》 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而辭章無與焉。自聖王不作，而天下好華，於是進末學而黜行檢，尚浮說而輕本實，雖稱代不乏人，一旦遇有變故，往往臣棄其君，子棄其父，綱常不立，人

道大壞。使夫英雄豪傑之出，雖極力營救而不可收拾，以歸於盡然後已。此豈人之不如古哉？教化之不明也。昔我高皇帝受天明命，肇有區夏，思得真才實德與共守之，故於學校罷詞賦之習，重經義之典，且降詔旨，務使學者以禮義廉恥爲心，孝弟忠信爲行，其爲世道慮至矣。歷世既遠，不知聖意所在，故師儒之所訓誨者文藝也，有司之所督責者文藝也，科目之所獎録者文藝也，於是末學勝而行檢虧，浮説興而本實廢，人材踈放，風俗壞爛，而不足以副聖意所求者，蓋有繇也。

山東大州曰濟寧，古稱其人務耕桑而俗樸野，今亦浮靡剽悍，不可以訓。吾閩張廷厚分教於是焉，廷厚亦審高皇帝所以建學教士之意乎？而其大者，在於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詞章特發其緒餘也。廷厚遊學校多年，兹往爲人師，必知所以教矣。廷厚知所以教，則他日山以東有能建大功、立大節以成天下事者，吾其有觀於濟寧乎！廷厚其勉之！廷厚，閩連江人也，嘗以《易經》五試於有司，不第，其敦本之學，出其從祖山西參議繼元公云。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二《送平海衛學司訓謝先生滿考之京序》 古之君子，出而建勳植業於時者，率皆文武兼備之士。若周之尹吉甫，以文武之德成薄伐玁狁之功，唐之裴晉公，宋之韓忠獻、范文正，皆出將入相，成討叛之績，非若後世之士岐文武爲兩途而不能相通者也。肆我朝列聖相承，重熙累洽，而欲介胄之士皆從事於文，爰命天下諸衛各建學立師，凡衛僚之適子悉受業於學，以俟承襲。其庶子以及軍士之俊秀者，悉令著録於學，以教養之。學成，得循府州縣學之例，科舉應貢，列於庶僚，以固我國家萬年太平之基，甚盛典也。

平海衛學，乃永樂辛丑從本衛指揮同知王公茂之請，始建學設博士弟子員。天順間，復從莆人宋教諭叔昭之請，許以莆民之旁近者附名於學。其後以言者，例許軍士充貢，如州學之制。繼又以言者，例許月給廩餼，不分軍民生，但較其藝能之優者補之，充貢亦如之。至是學之政令，悉如州學之制矣。弘治乙卯，司訓謝先生來蒞學事，上遵累朝所降制令，下循提學所立教條，行之以勤而持之以慎，守之以嚴而濟之以寬，九載之間，學政修舉，科目得人，視昔有加。其學雖濱海一隅，而文物之盛，蓋與中州一大郡之學等矣。

初，先生戾學時，以王公首請建學，其功不可無紀，特立石刻文，以示永久。今其獻績之京也，王公之孫昊方握印章，率其僚屬請文於予，以爲行贈。予喜王公祖孫能相繼以致重於學，而先生又知所重而能相與以有成也，因書此以復所請。若夫陟明之典，聖朝自有常制，予不復贅。

先生名琚，字伯珍，廣之東莞人。以《春秋》著録邑庠，貢春官，試優等而拜是職云。

章懋《楓山集》卷四《送穀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

國家故典，凡學正、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效。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未滿考而躐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兹異數者乎？故士林雷動而歆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嘗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皇化，而悉附於版圖，物眾地大，由是陞爲郡焉。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尚辭賦，而獨明體用之學，故士風爲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樑榱桷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舊染之汙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爲文翁之蜀、常袞之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兹乎？

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别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爲然否？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六《贈温川教授汪君序》 祁門汪君秉忠，以景泰丙子鄉貢士，凡兩上禮部，弗偶。以順天庚辰就乙榜，得河南新蔡教諭去。去未幾，以外艱歸。久之，起補撫州金谿。再任台州臨海，以成化丙午升教授于温

州。於是君走四方，守一鄱餘二十年矣。在金谿，考順天、福建、山西鄉試者三。在臨海，考河南、山東鄉試者再。門生不下二三百人，或取甲科入顯仕，而君之子浩亦繼踵領鄉貢矣。受知巡撫大臣及藩臬郡守，或上奏牘以薦，或下公檄以委，一攝政于上饒，再攝政于樂安。當歲荒吏弊之餘，而所蘊亦畧展布矣。然則當今之爲教官者，其負學之優、操行之卓、奏績之多，孰有過於汪君者哉！縣令之選，臺憲之擢，以君稱首，孰得議之而又使之典教一郡，何居？予以爲不然。士學聖人之學，固將明體達用，而用莫大於政教。教一邑者責均於令，教一郡者責均於守，教一國者責均於六卿，教之責可謂重矣！而祿之崇卑、位之亨否，又非志聖人之學者所足計也。汪君歷教三邑，號爲良師，薦者雖眾而不獲進於通顯，於君固無所損。縱使進於通顯而志不獲伸，乃與齷齪澒涊者並居，而無尺寸功以自見，於君亦何所益？矧君讀聖人之書，尤邃於《春秋》。《春秋》者，聖人之用存焉，予奪之間，榮辱繫之，則其所自處者審矣。吾知君欣然其行，而亦將隱然有憂其教之加難者矣。夫憂其教之所以加難者，責均於守也。然則如之何而可邪？吾聞温州在宋有周行己先生者，程門高弟，舉進士，爲本州教授，邑人始知有伊洛之學。而汪君之官，亦教授也。又有林石先生者，當王安石新經盛行之時，獨以《春秋》教授鄉里。而汪君之學亦《春秋》也。如周先生之探道源而不溺于詞華，如林先生之守遺經而不媚于時好，庶足以成教而輔其守之政於一郡無難焉，然亦豈非君之志而吾輩之所望於賢者哉！近朝廷著令，臺憲之擢，取具于教官之有成績者。君之志雖在彼不在此，而祿之崇、位之亨，驀然而來，坦然而得，亦有人不獲辭者。予不佞，尚與諸鄉人拭目以俟，而預道之以贈焉。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王秀才序》 士莫先於親師取友。不親師，則義理蔑聞，而疑惑莫解。不取友，則聞見有限，而過失弗知。如是而欲成其德業，猶棄埏埴以陶，而曰吾將成器利用也，其克有濟乎？

蒙士張生翀、周生邦年並英妙，志擇師友，會雁門王生弁隨侍乃翁倅郡於蒙，翀、邦一見異之，竊相語曰：王生器識不凡，真可友也。而弁亦莫逆於心，乃相與爲友。居無何，予友新安汪君從仁以監察御史出按陝西甘肅諸州，坐糾中貴人不法落職，經歷蒙化衛事。既下車，三子首師事之。時憲宗皇帝登遐，今皇帝嗣位，詔自成化十一年已後，朝臣匪坐贓私左遷者，並進階一級。而從仁得先改知東莞縣事以去。予尚留郡，適覈邊餉，有事於蒙。三子日侍館下，考問業益，每進愈恭。一日，翀、邦乘間請曰：「弁將就舉太原，歸期告迫，生輩欲留不可，賦詩爲別，而蒙士工爲詩者咸賡之。願先生一言，序其首焉。」予既識弁，復重翀、邦請，乃欣然操筆爲之。

夫以三子爲友，同師從仁，則所師所友得其人矣。然吾所謂師友，豈訑訑孺兒利人穿鑿之見、浮靡之論，可釣榮名而弋高爵云乎哉？將以求道而辨惑，博其所未知，規其所未善，爲吾德業之資焉。三子檃括而思之，其所師而友之者，果惇於此歟？抑否歟？苟惇乎此，則雖盡其所長，猶有没齒鑽研不能得者。其得以居固不憂其心，無所用而克勤弗怠，則爵禄之來，將有不可得而辭矣。弁爲人謙恭樂易，求學甚力，他日必有成者。而吾懼其未知古人親師取友之説，以爲漁獵聲利之資，則誤矣。故有以告之，亦所以爲翀、邦告也。

邵寶《容春堂別集》卷五《送郡博王先生赴湖學序》 王先生，洛人也。以進士乙科來教江之南，由江陰，遭艱。再起至吾錫。居若干年，擢掌湖州府教。論者謂先生在錫，得寬柔以教之道。

夫地有南北，而風氣隨之。士生其間，俗以習成，往往喜同惡異。故南士吏於北，則强其俗以南。北士吏于南，則强其俗以北。甚至易巾帽，變聲稱，改體數，極其力而未已。不知君子之爲政固不在是，而況教乎？

教之道，莫大於彝倫綱常，莫先於詩書訓典。先生於是二者，尊之崇之，罔敢怠遑。且濟之以華博，成之以忠樸，是以言而聽之，行而效之，不勞夏楚，翕然無後者。若夫小節細故，則惟俗是因，不强焉。故凡在庠序者，咸慶得賢師。而邑之大夫士又以得賢友慶，亦固其宜哉！

今年夏，先生將報最天官，適被兹命。大夫士若某官某公者，須贈言於子。夫湖之學，宋安定胡先生嘗是蒞矣，其法始於一方，終於天下，至於今猶稱之不衰，是誠所謂中正之教，固無南北之偏也。先生行，其將以錫之教教湖士邪？抑將起而尋安定之遺規邪？諸公必有以告先生者。諸公曰：「是在先生。」請書以贈之。

蔡清《虚齋集》卷三《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處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兹數大節目，吾皆不如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爲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未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幸其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爲相依之計，冀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是職，初

未嘗自以爲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是乎昌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是益進於昔日之所謂盛者哉！是蓋人事一機會也。

文選郎吴公敬昆，揭陽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間以稽諸衆，衆多知仲平者，盛稱其賢。吴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爲鄉邦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爲是言者，豈固以張吾仲平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概，庶幾其不以尋常爲禄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之外，以備吾國家異日爲棟樑柱石之用者也。吾又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爲鄉邦模範計者，有若此之拳拳，庶幾其感勵之心益有不容少緩焉者也。更欲吾仲平自是恒念文選及衆人厚望之意，益加凜凜其心，期他日大有以慰於文選及衆人者也。

行矣仲平！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亦可矣。且善自待之，如安定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公、長樂老，其浮雲富貴，今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知辨之早矣，此則朋友相知之言也。

蔡清《虚齋集》卷三《送涂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術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干紀之徒冰消風靡，脱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

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又往往出於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

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典一第。今以貢來試於殿庭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猶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比來，所得者其深乎，茲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觀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蔡清《虚齋集》卷三《送陳大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爲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爲學。師也者，導之學而造其所以爲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哲之精蘊在焉，天地人之道悉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爲學。彼識之不逮者，其窮年矻矻，固不免僅資之以爲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間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内，探遡古人用意所在，而取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

莆中陳大和先生，有聲莆庠舊矣。今年春，南安庠生黄天保輩禮致於九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挹其丰采。然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修，凡與諸生講議文字間，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淺淺然徒涉其流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啟發勸勉，勃勃乎其有生意焉。茲將撤館以歸，黄生輩德之，介吾徒傅浚請言爲贈。予故爲道今時之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大和之教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

嗚呼！古學之不講久矣。蓋學之名是，而學之實則非也。使爲師者皆知所以教，爲弟子者皆知所以學，則何患今日之無聖賢，世之不唐虞三代也哉！甚可慨也。

吴儼《吴文肅公摘稿》卷三《送烏程司訓吴君士元序》　同學吴君士元膺貢至京，取教職，得浙之烏程。鄉之仕者或爲之喜焉，抑又有爲之憂者。喜者曰：「烏程，浙邑也，然自吾宜興陸踰蘭山，過長興，可信宿而至。其水道，則下烏溪，出震澤，由震澤入大錢，大錢則烏程界也，而風帆駛疾，有不俟終日者矣。凡天下之仕而近者，有近於是者乎？」憂者曰：「自吾邑之烏程，信近也，而其俗則遠也。吾聞其學校雖設，而士之登堂者月不一至焉，稽其名籍有矣，至滿九載，或尚有未行束脩者焉。月食粟三石，伏臘之費，無所於出，室人交責，我戚戚也，而徒曰近近，亦何益乎？」

予曰：嘻！其所謂憂，非吾之所憂。其所謂喜，亦非吾之所喜者。君子之仕，在行其道而已。道苟行，雖嶺海萬里之外，簞食瓢飲，吾心終日樂焉。否則

近在社席，而日享五鼎之奉，固自有不能釋然於中者矣。夫人之仕進，天也。道里之遠近，命也。餼廩之厚薄，人也。而其道之行與不行，則在乎己也。在天與命與人，不可得而强，而在己者，獨不可得而致力乎？是憂喜在士元，又非予之所敢知也。況學校乃教化之所自出，風俗之厚與薄，其機正在此而不在彼。士元忠信篤厚素著於鄉，今雖在卑位，其亦得少試乎？則所以教之者，固自有道。舊俗之薄，又安知不變而從厚也哉！故於其行，書此以慰其戚戚，且以望予鄰邑之同歸於厚也。

湛若水《泉翁大全》卷一《樵語》　或問：「如何斯可爲人師矣？」曰：「得中而立焉，斯可矣。剛不剛，柔不柔，而剛柔者法焉，以去其不中而已矣。師也者，猶諸醫也，學者其猶諸病也，醫以就諸中和而已。醫而偏焉，殺人之術也。師而辟焉，陷人之道也，可不謹乎？」

或曰：「博聞强記者，則可以師乎？」「博聞强記而可師焉，盍師諸書肆？」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一〇《送司訓王丕績之孝豐序》　天下之職，似卑而尊，似易而難者，惟師儒爲然。今世俗之所謂尊而難者，如守令，如藩臬，如臺諫，如館閣，如公卿是已。師儒之所教，僅弟子員數十人，無綏撫守牧之責，所護視者，維廟學祀典、圖書服器而已，無簿書期會之煩，其俸入不足以贍其私，而徒御不足以供其役，無紆朱拖紫、前呼後擁之榮，誠若至卑而易處矣。然而世之爲守令，爲藩臬、爲臺諫，爲館閣，爲公卿者，其始莫不漸摩作養于庠序之中，而其人之賢不肖，其事功之高下，則係于師道之興廢何如耳。是則師儒之職果卑而易哉？特世之爲師儒者既不知自是自軌，而上之人亦莫或以是責之，其以爲卑而易者亦宜也。故予嘗論之，治天下者，必尊師道而難其人，使漸摩涵養之有方，則由是出而爲世用者，庶幾乎其皆賢矣。

廬陵王君丕績由太學生拜湖之孝豐司訓，其鄉友劉君文煥欲予言贈之，且謂丕績故相國文安劉公之甥，今宮僚宣溪王公之族子也，二公以文章道德爲廬陵先後之英，丕績日從之遊，其學問之精通，操履之淳篤，亦可以師於人。然則所謂尊而難者，丕績宜知之，予何言？然師道廢久矣，使子言之而丕績勉之，豈徒然哉！昔胡安定之在湖學，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故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師儒之職尊而難，此其驗也。後之言師道者，舍是其誰法也？況孝豐爲湖之屬邑，其流風遺韻尤可尋逐，丕績能加之意，則師道之立、人材之盛，豈昔之然而今之否哉！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一〇《送樂訓導序》　予嘗泛觀天下之物，莫不係於所染。絲之素者，染於蒼則蒼，染於黄則黄，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絲有染也，草亦有染。蘭槐之根爲芷，其漸之脩，庶人不服，君子不近，其質非不美也，所染者然也。非惟草有染也，人之言亦有染。生於齊者不能不齊言，生於楚者不能不楚言，齊楚之人生而同聲，長而異語，有不係於染乎？非惟言有染也，俗亦有染。甌越之人，文身錯臂，大吴之國，異齒雕題，各習其習染使之然也。非獨俗有染也，學亦有染。堯染於君疇，舜染於務成昭，禹染於西王國，湯染於成子伯，文王染於時子思，武王染於虢叔。此數君者，所染當，故功名蔽天地。周之末，孔子有德無位，爲世宗師，其染大而遠。語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則其於染也亦慎矣。孔子既没，七十子之徒咸遵其業而潤色之，若子思學於曾子，孟子學於子思，公孫丑、萬章學於孟子，皆所染也當也。當是時，老聃、莊周、列御寇、墨翟、禽滑釐、荀卿之徒曰師曰弟子，各以其術染，然惡紫之奪朱矣。漢之世，若田何、伏勝、申培、轅固、韓嬰、高堂隆、胡毋子都、瑕丘江公、董公仲舒之徒各守其經以染者也。下及魏晉氏，則染於清談。自隋以降，則又染於詞章矣。唐之學者，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昌黎韓愈抗顔而爲師，學者靡然復歸於正。然猶未能脱詞章之餘，染也。浸淫至於趙宋，故染猶存。安定胡瑗者出，始倡體用之學以染其徒。其徒染之散在四方者，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下及周子、二程夫子、張子、朱子，又從而光大之，染其徒以性命之學，淵源所漸，徧及海内，孔孟之道賴以復明。當染之功，亦不可誣也。近世以來，若許衡之教人，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其於染亦幾矣。今之爲學者，不知其所以染果當矣否乎，雕蟲篆刻者或染於浮華，尺趨繩步者或染於迂濶，呫嗶（粟嘲）（栗斯）者或染於便佞，突梯滑稽者或染於柔回。若夫豪傑之士，則亦自拔於流俗者耳，而世之人於染忽焉，顧乃輕付之人，亦獨何哉！

樂君之教於某邦也，有染之責。其姻兄周君甫敬徵言以贈，故吾以染之當不當語之。於戲！樂君其慎之哉！其慎之哉！

王九思《渼陂集·續集》卷中《與教諭張晦夫書》　九思再拜張君執事：師道之不立久矣，清才美質，嬉遊汗漫，有如不貫之珠。若是者且三十年。僕嘗欲一開口言之，人非知己，不敢輕進，且虚心聽言者少，護疾忌醫者多，以此因循，

竟未一發。前年壬辰夏，僕撰鄠志，方述官師列傳，而執事適至。僕喜，乃爲之辭曰：嗟乎，師道至今日，其可冀哉！予述正德前諸先生行事，未嘗不歎息焉。乃今得張子，是僕所致望於執事者，意未嘗不厚也。然自執事涖教以來，及於幼而或遺其長，偏於德而或爽其威。往年之習未克盡除，賓興之典竟爾落莫。嗚呼！予鄠自有學校以來未有，二十餘年經七試而無一舉者。僕於是時拊几頓足，不能爲懷，不審諸友之懷當何如也？又不審執事聞之其懷又何如也？

僕嘗以爲，大凡人家門庭整潔，和氣藹然，子弟幹理如恐不及，則其家必興。若乃門庭荒穢，灑掃弗加，子弟奴僕疏散怠惰，則其家必敗。此不可易之勢也。往時僕嘗至於學舍，則見夫塵埃盈席，蠨蛸在户，人跡罕至，書聲絶無，蕭條空闊，有如廢棄，心切訝之而未敢言。然外人持風水之説，以爲東城當去一垣、文廟外當增一臺，而不知風水之大不可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書》曰：「敬(數)[敷]五教，在寬。」敬之一字，濟其寬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和衷二字，消其異也。乃今主教者執事，分教者馬、王二君也，其始自今，同心一德，約束多士，萃之館舍，館舍不足，責在有司。有司罔聞，告之提學。其爲教也，風雨必集，寒暑罔間。申之以孝弟，責之以躬行，讀書以明其理，作文以要其成，櫝楚以收其威，鑒賞以作其氣。情愛所及，貧富惟均；授受之際，衣冠必具。豈有褻衣小帽從事於明倫之堂者乎？若是，則士化人才興矣，若是而士心不化、人才不興，則師道可不立也。然萬萬無此理。

或有諷於予曰：「古稱匹夫而化鄉人者，公得無與有其責也乎？」僕應之曰：「僕也衰朽之人也，德微行闕，學識淺陋，率子姪而不從，況鄉人乎？然好德之心，老而未替，敗北之恥，久不能堪，故敢告於執事。執事納而行之，不以人廢，是豈惟老夫之幸也？」惟執事察焉。甲午冬十月二日九思再拜。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別三子序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没，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無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眾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顔、朱守忠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顔之深潛，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顔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

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憾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遊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兹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深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温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

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何瑭《柏齋集》卷四《贈王邦佐分教寧海序》 同學王邦佐先生，器宇端重，學博而文，累舉於鄉不第，迺以貢入太學。因親老，謀爲禄仕，得分教山東寧海州。親友許舜時輩來徵言以贈。嗚呼，予何以爲邦佐告哉？爲學爲教之方，修己治人之道，聖經賢傳備矣，固邦佐之熟知也，將何以益之哉？予獨念近世學者多從事於記誦詞章之習，以取科第，以致通顯，意以爲學問之道如是而已，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在在皆然，知有聖賢修己治人之學者，蓋甚鮮矣。或以聖賢之學爲難，殊不思聖賢亦人耳，士希賢，賢希聖，分内事也，在勉與不勉耳。或以士必棄科舉之業，始可從事聖賢之學，今方謀進取，疑有所礙，故不敢。噫，此又不思之甚也！聖賢之學，明德新民，何嘗禁人之進取哉？顧進取之志何如耳。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者，必欲治國而平天下。使以隱爲高，如沮溺、丈人之儒，則何以治國而平天下乎？其不然也審矣。邦佐念哉！天下之治亂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師儒則學校之主也。師儒得其人，則學校興，人才盛而天下治，非其人，則學校廢，人才衰而天下亂，其任蓋亦重矣。古之爲禄仕者，乘田委吏，尚

不敢曠其職，而況師儒乎哉？寧海去鄒魯爲近，孔孟之化猶必有傳者，安知其無豪傑之士出於其間乎？吾言止於此矣，邦佐暨寧海之士庶幾念哉！

王廷相《王肅敏公集・浚川集・書簡二・與吴學正嘉祥》 得書，始知就教官。古人家貧親老，聊爲禄仕，每如此。乘田、委吏，仲尼不辭，獨非是故邪？且師儒之職，秉司風教，成就後學，官秩雖卑，関係則大。能盡心教，方不爲虚縻，使皋比之下賢哲出焉，則論功計業，將匹弘遠矣，何崇卑之足較？況爲數學半，洪翼高舉，不妨遠至也。須耐須耐。貴寅趙世和先生，僕窗友也，端謹有士行，相處當有益。哀中，布意不盡，亮之。幸幸。

潘希曾《竹澗集》卷六《送陳教授先生序》 滁齋陳先生以選部推擇，教授于金華，九載當奏績上京，士大夫華其行而重其去也，則思以言贈，顧謂予曰：「先生自此升矣，吾黨之小子誰與造就？風俗誰與陶成？吾儕里居，奚所游從而咨訪？於其別，不可無言。」

予惟儒者學古通經，砥礪名節，固將有益於斯世斯人，非徒善其身而已。故用之朝廷足以尊庇，用之郡邑足以承宣。或者不爲世用，亦必傳道授業，以淑諸人人。是故孔聖思裁狂簡，孟氏樂育英才，而説者謂教澤所及，顧有大於守一官、效一職者。皇家化民成俗，設國學以教於上，設郡縣學以教于下，師有官，弟子有廩，非如昔之聖賢不用於世而自相授受者也，其任不亦重乎？其遇不亦幸乎？先生以明經舉京闈，兩典郡邑，教事老成，學行爲時推重，循資而升，必得太學右職。所謂作人才而勵風化者，當爲天下慶，不當爲一邦惜也。若夫游從咨訪之私，固人情也，予亦奚以釋諸君？

顧璘《顧華玉集・息園存稿文》卷二《送藍本和掌教遂昌序》 吾少讀書，至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嘗疑待天下若是薄也。乃今始知其難。夫謂有恒云者，豈不曰見諸言如其行，施諸事如其心，行與心一，言與事符，則終身由於道而不變，雖聖人君子無難至者，況善人乎？吾所友於鄉國四方之士亦既眾矣，始而得什五焉，徐而察之，得什三焉。又久而驗之，得什一焉。乃知有恒者之難得，而嘆聖人不我誣也。

吾友藍君本和，魁岸凝毅，言論侃侃，遇事義形於色，不作矯僞，庶幾所謂有恒者與？以《易》學擢應天鄉舉，今拜遂昌縣學教諭，且舍予去。夫求友甚難，得君焉而又遠去，得無戚戚其間？然君去以教人爲職，予既不得留，乃幸予私懷得有所托也。今天下之俗，患在於少誠實，脩文詞而忽德行，喜遊談而廢道業，貴浮華而賤樸淳。士脩於家率如此，故其出身致用，見勢則附，見利則眩，見憂患禍害則惴惴然以恐，而無所不至，波蕩草靡，不復知有善人君子之事，國家率受其禍，此則無恒之過也。使得吾藍君數十輩師儒之職，彬彬焉錯列於天下，俾後生小子聞其言，見其容貌，觀其所行事，日改月化，相漸以誠，而消其不肖之習，其於國家之利，豈曰小補之哉！予失一友，一方得一師，余又何戚戚也！

周用《周恭肅公集》卷一一《菽粟文章頌序》 士相聚而爲學，凡以資爲文章也。舍文章而不爲，專業今之所謂，廢其學者也。若是焉者，上之人將以是求乎我，我將以是應其求也。是故歲大比則其平日能文章、辦進取者爲之主司，羣聚天下之習爲文章者而考其業，不惟其人，惟其文。期三日以往，則出其文而拔其人。操鬼神速化之術，倏忽而不可測識，旬日能使傳海内以徧，若電發而霆擊，訇然也，若雲變而霞舒，爛然也。

有有識者曰：茲文章也耶？古人之所謂文者，殆不如是之易且靡也。今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似矣，他日觀其人，或不相似也。向之訇然、爛然者，響滅跡絶，索然矣。是之謂玩春華而忘秋實者，欲人謂之菽粟文章，可不可也？今夫農之於田也，播於春，穫於秋，獻於公，饗於百官有司。是道也，自有耒耜以來，未之有改也。抑士之與農，其品則較然明矣。今之農猶古之農也，士顧不如古，其無愧於今之農乎？教人者於是蓋不得不任其責矣。

吾聞古之教者，脩於身，淑於人，而施及於天下國家，經之緯之，黼之黻之，吾飽乎仁義，而將使天下後世饜飫先王之澤而不匱。夫如是，而謂之菽粟文章，其可矣。噫！君子之教人，使有文章如菽粟，而人焉有不如古者乎？

費君子静來吴江，教人能舉其職。諸生有以菽粟文章頌君者，予從而爲之説如此。君能用是道，則人之及君之門，樂君之教，去此不遠而羽儀費君於天朝五方以爲愜也。諸生之頌君，凡四言，其三言爲桃李，爲樂育，爲鸞寄，吾鄉諸大夫則既備其義矣。

吕柟《涇野子内篇》卷二《東林書院語》 先生謂叔用曰：「師友之功誠大也。渭南薛公之學，某以爲所自得也，嘗遇於長安僧舍而叩焉，公曰：敬之以蘭州周蕙爲師，陝州陳雲逵爲友。夫周有朱壽昌之行，陳有程正叔之志，乃然後知薛子之學矣。擇師選友，其可易乎？」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贈龍崗侯先生教諭容縣序》 士君子讀書求名，積學致用，有所成就，斯已矣。顯晦在乎所遇，官之崇卑勿論也。莊

周之吏漆園，荀況之令蘭陵，二子之賢，卿相何足以待之？而止一令一吏者，所遇然也，而二子安之，彼豈以崇卑動念哉！古者立賢無方，耕築屠釣之夫，一起而登將相。漢世用人，猶有古意，嘗夫獄吏，得至卿相。唐宋以來，科目興，文學重，用人之途始狹矣。夫孔門設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凡四科，蓋天之生材弗全，長於此者或短於彼，故帝王用人，如大匠用木，寸朽不棄，彼此兼收。如必文學之拘，則無行如長卿，堪登宰輔，不學如子孟，不可託孤，所遺不既多乎？國朝用人，惟科貢二途，皆不外文學。科有進士、舉人，貢有入監、就教。進士不限所至，舉人無九卿之望，監生無監司之望，教職遷轉，不離黌序。文學之中，而分別又如此。今世之士，不幸而不入文學進士之科，雖有黃憲之淵德，終於牛醫兒；雖有丙吉之深厚，終於獄吏；雖有黃霸之德政，終於卒史。故曰用人之途狹也。士既限於時制，不獲自奮，亦各安於所遇而無意外之望，嗟卑之嘆。有志者則履繩蹈矩，不失厥守；無志者則破規決防，無所不至矣。夫安分而不失守，賢者也，漆園、蘭陵之徒也。若吾龍崗，其安分而不失守者與！

先生以曲江諸生應貢，上春官，入試內庭，分教諸暨。以憂去，服除，再任同安。僅二歲，擢教廣右之容縣。夫貢士就教，遷轉不越學校，當今之制也。君見予有喜色，無戚容，曰：「受先生之教，忝進正官，平生讀書亦不負矣。」予感而嘆曰：「如龍崗者，豈以崇卑動念與？非予所謂安分不失其守者與？非漆園、蘭陵之徒與？」

先生曲江名族，如文獻張公、忠襄余公，其先哲也。世以儒術相授受。遠祖愈隆，任襄陽府丞。祖父真，任武宣縣令。伯父襄，任衡州府知事，不仕。伯襄父宸，壽屆期頤，各以壽官歲受鄉飲，詩禮閑於家庭。又受婦翁經元鄧龍門之教，儒士入科，後遊芹泮，燁然有聲。代巡程、涂，督學宋、魏諸公，咸器重之。其爲人正以持己，恕以待人，孝不忘親，忠不忘君，敬不忘師，蓋得於內外之教深矣。分教同安，利欲不入於心，作人是務。科條不峻，矩度咸在。諸生受其教，無弗感發，師道足稱焉。巡察陳公按知其賢，委署同安縣事，吏民至今羨慕。今之容縣一學之政，又得專之，若以施之同安者施之，其效豈止於同安哉！先生其勉之！

予於教職一節，有謬論焉。夫歲貢卒業成均，需次銓曹，十餘年而與州縣牧民之職。歲貢就教，爲朝廷操作人之柄，若造化甄陶，曲盡其方，公孤輔弼，監司守令皆由此出，其遷轉乃終於學校，弗能越一步。夫爲弟子者可以無所不至，爲師者乃不可以遠至，果何說與？不知誰爲此法，今又守之不變也？予嘗謂天下事多當通變者，此類是也。因贈龍崗之行，並及之，必有謂予知言者矣。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贈鴻磐王先生掌教甌寧序》 分教鴻磐王先生擢掌教建寧之甌寧，同掌教中崗吳先生率諸生某等謁予文致賀。予於鴻磐有一日之知，分教吾同，相處又七年，雖無中崗師弟之請，猶將有言，況請耶？

按《周禮》：大師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三代之於學校，可謂重矣，然不見領於何官。曰「三老在學」，其所謂老，則三公之老而致仕者爲之，二卿一人焉。大司徒之教，四孟屬鄉遂之民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乃在於州長、黨正。則學校無專官可見也。漢唐而後，學校始有官，然所教者乃作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古人明倫之意微矣。漢人之法，郡邑各置博士，以經授徒。唐人之法，國子、四門等學各置生徒，博士、助教分經講授。宋初，學校苟簡，郡縣教授歷仁宗、神宗、高宗而後定。然考西漢之時，潁川之教化興於黃霸，西蜀之文學興於文翁，所謂學官，未見教化之事。宋時胡瑗之教蘇湖，分經義、治事齋，國子取以爲法。則當其時學校亦未有定法。國朝學校之設，有師儒，有弟子員，視漢唐爲備，要不出二代之習。夫學校本爲明倫，就一偏而言，若能舉厥職，使青衿子弟皆棫樸濟濟之人才，足以爲國家棟樑之用，亦可不負國朝建學立師之意矣。奈何世乏良材，師儒之官猶不能舉厥職，故有終身不遷而去者，有遷而無善地者。同安、紫陽始仕之地，人才自宋至今，未衰而愈盛。建寧乃紫陽闕里，又宋世諸儒相望而興，鴻磐始分教同安，今掌教甌寧，非能舉職，何以至是？

先生化州之彥也，始爲諸生，以文學名庠序間，每試輒優等。以貢上春官，入試大庭，得分教同安。初至，立條格以教諸生，嚴而不刻，寬而有制，以身率物，口不言利。巡察考其文行居優等，移檄府縣，以禮獎勵。諸生感發興起，彬彬輩出，登科第者不絕。銓曹考其績，擢教甌寧今之任也。以其分教同安者總教甌寧，必能闡文公諸儒之道以教其闕里，人才將並肩而出，以追宋室之盛，譽望將益隆，祿位方升而未艾也，豈止於今哉！乃書以爲賀。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贈龍巖學博賀君獎勵序》 國朝法古爲治，內外府州縣若建學立師，聚公卿大夫之子弟與凡民之俊秀者教之，取其成

材者升於宗伯，拔其尤者升於天子之庭，簡別其賢否，授之官，分布内外百司，共理天下之治教。治教之隆否在人才，人才之成否在學校。學校師儒之責，良亦重矣。故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然觀人才之在世，多有不能滿人意者焉。今夫進士、鄉舉、歲貢皆出學校也，求其幼學壯行，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如學校之所教、科舉之所求者，能幾人與？夫一百八十年，學校之作養、科舉之搜求，一出而氣節、功業、文章赫然震世，能爲國家生民倚仗者，百無一二，其營私肥己，昔爲窶人忽爲富室，誤國殄民者，天下皆是也，國家建學立師，育才求賢之意，寧不有負乎？

予嘗深思而得其故矣。國家以文章取士，士攻文章以應主司之求，於行檢、經術皆不暇修。郡縣之所提省者惟是，當道之所督理者惟是。若德行則無周人月書季考之令，經術則無宋人分經限年之法，故於行檢、經術皆無從考。方在學校，幼之所學、隱居之所求者已非矣，焉望其氣節、功業、文章能爲國家生民倚仗，不負國家建學立師，育才求賢之美意哉！間有名賢碩輔翹然振世，此則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非學校之所作育也。

予熟思之，人才之成否，實在於師儒。蓋士在學校，其平日行檢與其經術，皆師儒所知，郡縣當道不及知也。使師儒之官能舉其職以行檢立教而時考其賢否，以經術造士而時察其勤惰，則學校之中必有經明行修之士嶄然而出以應主司之求，其氣節、功業、文章必翹然震世，能爲國家生民倚仗，其有營私肥己、誤國殄民以取靜言庸違之誚也鮮矣。

求之當世，能舉其職者，惟龍巖賀君爲然。其僚友馮君某與諸生某輩述其立官之槩，徵予言爲之賀。予每有當世乏才之嘆，聞賀君之美，深嘉之，故不辭而爲之言。君聞予言，得無加勉乎？是固司府喜奬之意也。

魏校《莊渠遺書》卷三《復王濟美》 僕鄙人也，生二十四年，始獲聞敬齋先生之學。而輕弱之質，終莫能自强，乃聖門一罪人耳。二三年來，賴天之靈，得一二同志朝夕以所聞切磋，似若粗見爲學端緒，而栽培未厚，體驗未真，茫乎其無所得。間以質諸高明之士，則議論又多不同，而蔽錮之深，終亦莫能棄此而從彼也。夫師者，傳道受業而解惑也。今以言乎道則未聞，以言乎業則未修，以言乎惑則斯未能信，三者無一焉，豈敢輕爲人師也哉？荀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嚴然後道尊。」楊子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夫模範不足而爲人師，則不嚴，不嚴則道不尊。道不尊，則師之禮自我而廢矣。願以鄙意達諸令叔翁先生，以謝來命之辱。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四《送司訓翁守學之上海序》 清浦翁君守學，文行君子也，以數奇，連不得志於有司。茲貢至京師，連試皆優等，授上海縣學訓導。守學大父醉庵公由教官爲翰林檢討，實生尚書冰崖公，少參雪崖公，皆卓然名臣。二公之後，主事守洪公起進士，大尹守潤公朝發君，教諭守明君皆起鄉薦，既盛矣，守學於其間獨無所遇，蓋低徊久之，乃以年格授一教官去，知守學者，皆惜其用之不究也。予曰：不然。君子之仕也，有得行其道者，有假之人以行道者，要之其致一也。夫逢時遇主，身都顯榮，功德施於朝廷，膏澤流於天下者，行其道者也，冰崖諸公是已。亦有不得尊位以行所志，而以學淑諸徒。其徒既獲進用，則其所施於時者，皆吾之道也，是假之人以行道者也，醉庵公與今守明、守學皆是已。是故王珪、魏徵之相業，河汾之出也。錢藻、范純仁之功烈，蘇湖之傳也。行道者豈必盡出於己哉！

上海自昔號爲多賢，國朝爲畿甸之地，聖化所先，百五十餘年，名公鉅人後先接踵。至於服章掖、遊庠序者，亦皆秀敏有文才。蓋鄧林之植，崑山之産也。守學之往也，從而培植之，琢磨之，則皆底於成矣。若然，他日假以行道者，遽可一二數哉！守學之行也，鄉縉紳合餞之，謂予姻且友，又於守洪同年相好也，屬爲序。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四《送梧窗族兄教授南雄序》 族兄梧窗先生世崇由鄉進士任繁昌，新會二庠教諭，九載秩滿書最，吏部陞南雄府學教授。於是其子汝雨以壁經魁天下，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文行籍籍有稱矣。翰林諸君與汝雨遊者，既獲拜先生，皆羨慕欽服，惜其學之弗究，而又幸汝雨之能究先生之學也，各爲詩贈之，而屬予序。予聞教官滿九載上吏部者，例授有司。先生私語人曰：「吾壯時猶不樂州縣吏，今老矣，豈能與新進小生候伺大官顔色於眉睫間哉！吾竊仍丐學職以去。」語聞吏部，果擢教授。不知者或爲稱屈，而先生得之，意甚稱愜。是時先生在學職十有六年，而安之如此，是可知其志之所向矣。先生貌古行修，邃於經學，爲古文詩，平淡有理致。教人必以德行，口不言利。諸生貧者賙給之。兩典江西文衡，人服其公。當道委署邑，不赴。委修實録，輒赴不辭。其見素定如此。先生既去繁昌，修邑志者列之名宦，蓋公論云。

嗚乎！前輩不可見矣。以予所聞，今之爲師儒如先生者，無幾人焉。予嘗病三代以降，士惟見利而不見義，蓋自其少時學於家、養於庠序，習聞於父兄師

友者，無非是物也，故其所趨在是，所就亦止於是，而人才之不如古，奚怪其然哉！繁昌、新會自得先生，而士習爲之一變。今移教南雄，南雄之士薰炙於道德，又將不有勃然而興起者乎？予素慕先生之賢，而幸嶺南人士之得師也，故不辭而序之。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六《贈姚在韜掌教建平序》　暢山姚君在韜，嘉靖壬午與其從弟在明同領鄉薦。在明連登進士，爲刑部。而在韜上春官，屢不利，今年以母老，乞恩授建平學諭。客有私於予者，曰：「在韜叔父少卿慎修先生與今刑部君皆起家進士，在韜文行之美，得於家傳。脱少須，當趾美甲科，馴致顯位，以爲親榮。今不此之圖，而俛首微官以規斗禄之養，此果孝乎？」予哄曰：「客誤矣。若客言，士庶人不得爲孝乎？古之言孝者，莫如曾參、閔損。夫曾、閔豈嘗以名位榮其親者哉？且子不聞養之大乎？昔人有云：一日之養，三公不換。夫苟有見於天性之樂，雖三公之貴，直草芥耳。近世學者眈嗜榮進，寧乏父母之養，而不屑小官必冀成進士乃已。然有終身弗得者矣。幸而得之，萬一養不逮親，位雖崇，不過榮其身，禄雖豐，惟肥其妻子而已。以若所爲，揆之以聖人之道，得無戾乎？今在韜爲親老決意出求仕，至於位之崇卑、禄之厚薄，皆不暇計，可謂篤天倫而薄榮進，其於道也，不既合矣乎？」客曰：「先生之論在韜者是矣。抑孝止於養而已乎？」予曰：「何爲其然也？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矣。』曾子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故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次能養。且國家建學校之官，亦非爲其貧而畀之禄以爲養也，將賴以成人才而嫺風俗，其責重矣。在韜能盡其職，則所謂尊親、所謂不辱者，皆在於是，其爲學不尤大乎？」客唯唯而退。適有徵言贈在韜者，予因述與客語，次於卷端，以爲序。

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二《贈邑博鮑子陟教江陵》　談利者主於富，故取棄覈盈，幽析秋毫，自百金以至於侯封。談勢者主於貴，故集菀避枯，巧登壟上，自一命以期於三旌。談學者主於道，故顧諟天命，砥礪民彝，自善信以期於聖神。昔洙泗響息，詖行淫詞滿天下。時則有鄒孟氏道性善，稱堯舜，闢然與抑洪水同功。漢唐日遠，濂洛勃興。定性一脈，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道南之祝，龜山先生宜當之。其言曰，學必至於聖，猶射必至於的。世之博古今，能文章，自以爲博雅矣，而略於實踐；忠信原慤，不爲不義，自以爲敦行矣，而眩於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業，自以爲利物澤眾矣，而不本於規矩準繩。故學不聞道，與聖懸隔。甚矣，其傳之明潔而懇惻也！

江陵木鐸，龜山嘗柄之矣。安於州縣，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千里來游。鮑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風遺韻，其尚有可聞者乎？爲我諗於江漢之間，其亦有嚴霜烈雪，松柏獨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勸講聖學如康侯乎？其亦有指斥執政，坐貶英州，楊前論事，疽發於背如質肅乎？其亦有請益上蔡，盡説《論語》，灑掃應對，本末一貫如朱翊善乎？由鄉而國，由國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尚友論世，以無惡於志，若富貴者以侯封三旌爲的，是爲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之先哲而道南之正傳也。凡近高明，孰爲歸宿？同俗同理，孰爲決擇？嬰兒巨人，孰爲榮辱？一時萬世，孰爲夭壽？鮑子勉之，且以教於江陵二三子。

張岳《小山類稿》卷一二《贈孔弘運司教惠安序》　周衰，聖人之道不明，夫子蓋傷之也。其論夏殷周典禮，反覆乎杞宋之不足徵與魯之郊禘，蓋曰是禹湯文武周公之子孫焉耳，天下不能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幸其子孫能勉而守之，猶可取信於天下。而徵其實，若子孫既不能然矣，於天下又何責焉？此夫子之所深傷也。不然，則宋之僅存與周之郁郁，夫子嘗學而奚其言若是？自夫子至今，又二千年矣。中閒斯文幾絶如線，賴羣儒區區講明，卒以有傳，學者家有其書而人誦之，蓋郁郁無不及於周，異乎杞宋之不足徵矣。然謂是誦讀者爲夫子之道之行乎否也？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其深儆學者，曰「予欲無言」。則以言語爲學，非夫子所望於後人也。況文飾假借，以便功利之私，其所言又非夫子意也。夫子有知，其能以無感乎哉！杞宋之於夏殷也，魯之於周也，若今孔氏之於夫子也。以道言之，則天下之公。以所承之重言之，固一家之私也。兼有是二者之重而承家之孝發於天性者，當尤切，是故有專責焉。

孔君弘運應貢入大廷，受學職，往教吾邑。夫子子孫也，神靈在廟，志在書，登降周旋髣髴在階序，渺乎其相接，渾渾乎聚於所聚而淪貫於無形聲也，其勤與惰，能與否，於祖有光玷，而身之賢不肖判焉，其可以無勉歟？余將因君以徵夫子之教，故爲道夫子所感於杞宋魯者以發之。

王畿《龍谿王先生全集》卷一四《贈邑博諸元岡遷荆王府教授序》　君子之學，貴於自立，亦貴於有所聞而興。自立，其志之存乎？有所聞而興，其風之動乎？學猶植也，自立者根也，有所聞而興者，造化之發育，風之披拂而長養之者也。根不麗乎其土，雖有造化，無所施其功。根植矣，而發育之功不繼，則萎萎然終於槁而已。此交相成之道也。

吾邑博元岡諸子，雲間之俊也，天性敦裕，自少博學，有聲於時。爲文必根

理要，恥習於浮靡。居家以孝弟稱，親賢恤孤，待弱弟尤曲盡其愛，鄉人欽躅之。而奇於數，連不得志於有司，以貢就選，補餘姚學司訓。既久，轉爲山陰學諭。孔子有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元岡子素履之志足以自立，姚於山陰爲陽明夫子講學之闕里，士多有志於學，流風在焉。元岡子既以學爲職，日與講學之士爲徒，以善相觀，風教日遠，益得以懋其所立而擴其所未聞。士有困而艱學者與窶甚不能婚喪者，皆分俸贍之，以勵其志。羣校視爲楷式，士益親附，學不至於獨而風有所自來，交相成之道，尤有足徵者矣。

予不肖，謬辱元岡子之愛，與其僚南溪葉子、惕齋蕭子有暇則晨夕過從，以疑義相究析，其於所造與其所業，若謂一二受益於予。而予求助於元岡子之心方未已也，乃者復轉爲荆王府教授，行且有日。南溪、惕齋以予爲相知也，率諸士謁予乞言，以致贈處。

予惟元岡子志既自立，又已聞風而興矣，予復何言？竊惟今之人有疑於夫子之學者，大約有二：一者疑夫子教人本乎心性，不專一讀書爲務，近乎禪學。二者謂夫子所講之學，時與晦翁稍有異同，或妨於舉業之途。噫，敝也久矣！千古聖學，惟在理會心性。心性者，根於天，取諸固有而盎然出之，無所假於外。外此而學者，謂之異學，高者蔽於意見，卑者溺於利欲，雖所趨不同，其爲無補於心性一也。夫心性者，所謂自立之根，而讀書則取其發育長養之助而已，禪者固如是乎？不本於心性而專務讀書，雖日誦六經之文，亦不免於玩物喪志。明道所以規上蔡也：「夫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今之舉業，所習者聖賢之書，所繹者聖賢之意，非如稗官小說、外典之相戾也。夫子於晦翁之論雖有異同，要之均爲發明聖賢之旨，不妨參互以盡其變，非如薰蕕黑白之相反也。惟所志在於進取，未免於涉獵記誦、離本逐末，而爲學之志或爲所奪，此則其可患耳。明道云：「吾於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即此是學。」既云「非是要字好」，又云「即此是學」，所學又何事耶？君子於此可以觀教，庶乎知所以自立矣。

元岡子好讀書，其於舉業之習老而不衰。蓋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好者篤，自不覺其至於此耳。予故於贈處之際，復以是義終始質之元岡子，其益端其所造而敬其所業，當不以予爲卮言也。

邵圭潔《北虞先生遺文》卷三《贈邑司教化野丘先生榮獎序》 維皇佑世之道，治與教並設，故君師之責，稱重均焉。然三代而上，俗醇而治隆。三代而下，俗澆而治汙。而識者歸本之論，僉曰教實使然。教之視治，不尤重哉！今天下之職於學者，固教之官也，在昔國老猶夫是官，天子于饋漿酳爵、割牲總干之禮，必身親之，故其體貌甚尊，而其人誠足以範世軌俗、興起孝弟，稱某爲師，迨今則夐焉殊矣。上之廩是官也，不足以當中農之入。而是官之自効其職也，乃止於課籍升散之稽。而或鮮自好者，復營校於脯儀之豐約。余參之耳聞及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其清修敦行、取予不苟者，蓋間有也，乃今得化野先生焉。先生以名都薦士攝教吾虞，以冷衙爲藏息之肆，而干謁弗行；以薄餼爲膏晷之供，而探討不輟。端矩肅儀，有陸興國之度；鮭菜蕭然，有楊荆南之節。闡經明務，有胡蘇湖之規；崇禮勸義，有徐楚州之風。上之接之，温如春陽，而於進退辭受之際，有截然不同溷者。吾虞之得先生，豈獨詞藝相觀，爲進取之藉云乎哉！末學寡程，仁讓滋敝。倦於修者淪齷齪之習，銳於趨者長儇辟之行，羣而胥焉，虞仲、子游之遺將澌燼矣。廉頑振靡，革薄從忠，協我賢有司以善吾虞之治，吾於先生多賴焉。先生之賢，受知於中丞翁公。其稱先生也，曰：「修道藝，慎取予。」余謂中丞誠知先生哉！先生行且奮甲科、躋膴仕，即其所以修道藝者教天下，令徧爲禮文之俗，即其所以慎取予者教天下，令徧爲清白之俗，翊我明天子治追三代，其又奚讓焉？

余辱先生以文字知，余弟玉潔、冰潔皆及先生之門，然一以病妨，一以艱阻，而先生接余，輒問兩弟，勸勉不置，益可以諗先生造就後學之盛心也。不腆之言，固以答諸生之公請，亦爰以展吾私云。

高叔嗣《蘇門集》卷五《送何進士元述惠州教授序》 刑部進士何元述上書言：「臣有親也老，臣舉進士，得事陛下，幸甚。顧日夜思親養不能須臾，願得學職，食其廩，冀有秋豪以報。」天子可之。十一年八月，以元述爲惠州府學教授。

始何君登春官，高子知其文，於是何子過高子而問所以教人奈何。高子曰：子欲易士習乎？夫國以文取士，試有定程已，余與君皆繇是出也，變之是反士好也，人且不信。夫官有條約，慎取而行諸，無怠。然士則固敏化矣，何也？吾子舉進士，進士時所高，少竢之可取尊顯。然而君曰有親老矣，日夜思親養如不能須臾，願得學職，此務求己志、不求外知者。假令矜一官，亟趨榮顯，忘父母養，榮顯矣，計何益於身？惠之士聞吾子之行，固已灑然而異，它日觀所事親，旦暮趨堂下，上食稱壽，愉有和色。君有二弟，益敦友行，人莫不改嘆。孝弟興而化美，躬行於家，非外求益也，所以教人者如是耳。夫人孰不能文？前言哉而

行不逮，常爲世姍笑，欲教人得乎？自叔嗣任朝冠，於今十年，觀士習益媮，操行不合古人，其修於家者非也，此非爲師者咎乎？君惟端其行而責實化自此始。

何子謂客：「吾得惠州而甚喜，惠與泉竟相接也，土風不異，道行裁十日。吾奉親旦暮趨堂下，上食稱壽，吾以二弟從吾居也。」客問何子：「令子假三旌之貴以受萬室之邑，然而與父母月違也，又遠兄弟，則如何？」何子以爲戚。

高子聞而敘之。是時也，餘姚錢君亦乞得蘇學。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二《送與山袁君分教南昌序》 今之論者曰：天下之未治，吏失職也，故政莫急於乂民，而其道莫先於擇吏。然予竊有疑焉：三代以降，擇吏之法未嘗廢也，而其得人卒未有若三代之盛，此其故何哉？人君擇吏以乂民，猶之擇木以爲室，木必預養而後有以應匠氏之求，士必素教而後其材足以任有司之選，皆非可以旋爲而取效也。古帝王之於其民，自其塾於家，庠於黨，序於術，既無地而非教，而其所以教之者，曰節性，曰興德，曰防淫，曰同俗，曰致孝，曰逮不足，曰崇德，曰絀惡，又皆本諸身心而未始有邪説以參之，則其材固皆可以用矣。然猶以爲未足也，鄉論其秀升之司徒，司徒論其秀升之學，學正崇四術，立四教，遲之以九年，申之以再簡，夫然後論其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官之。蓋教焉之功三，擇焉之功一而已，而其官於司馬者，顧皆足以舉其職而無負，則擇之之法素行於教之中也。後世治衰教廢，士所謂學，靡然溺於詞章功利之間，方其在庠序，而所嚮往已無以異於吏之所爲。故一旦有事，人君雖欲擇人以爲用，而勢不可得。其或應文取具，則其所就亦不過如向所謂吏，而不足以副願治之心。蓋昔齊桓公初見管仲，悼襄公之失德，慨然有帝王之想，而仲所以告之者，乃不出乎富强之謀。漢宣帝勵精爲治，守令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時郡國乃多飾僞以邀賞。夫齊桓豈不欲得帝王之佐，漢宣豈不欲得不二心之臣哉？然而不能者，其教之無素而不容以遽辦也。故教無所與於吏，而吏必由之以出。吏可以略於擇，而士不可以不詳於教，在君人者審所從事而已。

予友與山袁君以明經貢於廷，踰年，拜南昌訓導。君之官，蓋以教爲職者也。國家之制士，恒由庠序升於國學，其意與古同，而其爲教則或未能如古。予昔以憲節視學江浙，嘗竊憾之。及今觀於國學，益喟然思易其舊，而未能也。於君之行，有感焉。君博學敦行誼，其將闡古之教以迪南昌之士，而使聖朝擇吏之典得有所施乎？予故爲文贈君，且曰：其庶有以處我！

尹臺《洞麓堂集》卷二《贈司訓劉士賢序》 語有之：「觀士必於其鄉。」余自童丱託游里姻婭中，得兄事劉氏之賢者二人焉，其一前寧武令舜卿，其一令高郵學訓士賢也。舜卿彊項質果，守官事上，絜絜信己，無他腸，特朴直自好，迄褫其職不悔。士賢温恭姁厚，慮事詳朗曲中，臨利便嚼然不苟近。其居家，罔異在邦邑也。二人皆不涉涔俗之末流，可謂篤行君子者耶！

余初爲諸生時，士賢已翕然著聲校序中，又其經專《春秋》，士業之者獨鮮，人咸言高第可立占無難，雖士賢亦心易之。乃今遲迴數十年，踰艾齡，始僅獲一貢以出受今官，蓋孔子所謂命者非歟？乃士賢能終安之，于于翊翊，不知其有拂也，斯非篤行之有本乎哉！余聞之，學官者，職痺而任崇，禄薄而責厚。今天下不治，由士道之舛也。士之舛，由教之不立也。學官思抗之表以稱其所崇，作之模以副其所厚，其必於己取之矣。夫剽括爲奇，演濫爲博，文不當其實，舛也。偃倨自高，諂詘自降，儀不衷其度，舛也。儇狡亂智，譎變亂謀，才不律其行，舛也。是三者，沉涸於士之身，而日安乎其師友之接，不俟察索可知也。然有一於是，皆足以傷民化而蠹國經。乃今士固往往蹈是，莫恥焉。高郵，揚大州也，其民黠於通貿，機利而蔑義，士因之以敝。其嗜尚三舛之縻浹於心，孰制之？士賢往，慎哉以篤行之本抗之表而作之模，則所謂任崇責厚者，庶幾其有振乎！

余往與舜卿議興社教，以淑我里中蒙士，其要在導之有本，必可使人心回易。兹高郵，豈異我里中人性耶？欲教行，則唯推此道進之爾。他日訓高郵有成，請告舜卿，即以施吾里社中，則一鄉蒙士不昭然有開哉！是余諄諄所勤望於二君者也。

馮惟敏《海浮山堂文稿》卷三《送仰泉遷金堂掌教敘》 余解簿領之職且一年，而有郡博士之命。又一年，而適郡齋，則有仰泉諸君僚友，彬彬相與以善。或以藝文聲詩游心焉，自慶稍脱塵俗也。齋閣與日精山並峙，宫牆之内，豐林蒼倩，不邇市廛。亦或登臨其間，俯仰共適。而二三子者於此問道談藝，執經折疑，各出所見，以示酬酢，亦云良遇。迺二三年間，遷轉殆盡，聚散信有時也。

仰泉之遷金堂也，其地獨勝，地靈人傑之所鍾也。其與神木、銅鼓大不侔矣。此銓司用人之微權也。吾與仰泉居，知其孝弟出於天性，動必以禮，而好學不倦，人有片長，必手録之，尤孳孳訓迪多士，不顓以文詞，故士多成就，視他學恒倍焉。郡大夫每出往，必以筦鑰付之然後行。而凡學政之損益、禮節之繁殺，恒其所贊決也。司銓衡者廉其學行、程其材幹而畀之名邑，總其教事，夫固與循

資易地者不同也。

命下之日，諸生皇皇如失所怙恃，奔走伏謁臺郡間，乞留勿遷，願終受教。弗獲請。以六月買舟南上。余與僚友送之西津，悵然而別。二三子依依不忍違，有泣下者。夫今之師儒視學宮爲傳舍，弟子視師長爲旅人者，比比然也。其能以道義相傳，恩意相感如仰泉其人者幾希矣。蜀士能文章，多氣節，而又得師以振起之，則其所成功與其所感化，宜必有大過於此者。

胡直《衡廬續稿》卷五《文翁頌贈楊春宇郡公有序》 國家建置郡邑，自守令下，若戎、稅、鹽三務，咸有專曹，而庠校士獨無典者，此其故何哉？已而讀《文王》之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然後知古者作人養士之大，固諸侯大夫與邑宰者專職也，而他曹奚能與之？然則國制所由來不眇矣。夫士者國之楨而世之表也，假令郡大夫邑令君奮迅才猷，能致虎旅如林、金穀積山丘、潢池無弄戈之徒，亦可謂劬所效矣。乃獨忽視養士，猥抑遠而挫衊之，士緣是不自貴重其身，罔以究道業之所存，儻儻然冠進衣逢，嗜飲食，爲賤儒，則上下一何賴哉！故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非士貴賤之也，乃上之貴賤之也。夫使士至自賤而上下一無賴，則雖劬所效，亦寧能爲報國？上考乎漢之初，惟吳公獨重士，賈生由以著，相繼文翁甚盛。然文翁事在後世雖有之，而未嘗數數覩也。賈生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嗟嗟，豈不諒哉！

蜀南春宇楊公守吉凡三霜，循政弘猷，殊操休績，吉人飲之，上下誦之，語具他紀載中，已不可殫述。乃不知公所爲，惟作人養士其大者焉。公固文翁治鄉之奇產也。公始臨，覩吉士風，憮然嘆曰：「吉士故有聲稱於世，今稍陵夷靡矣。作而新之，其惟在父母師帥乎！昔文翁時尚未創學，乃多飭學子齎刀布蜀物詣京師，遺博士，獲受業。方今天下郡邑庠校咸列，樹博士爲之師導，茲惟風勵博士，使知自貴重，則弟子員莫不知貴重矣。」故公獨優禮諸博士，平時進見命坐，訊問學事，重護諸士，時蒸其髦者，與之稽業講課，亹亹循循，不啻家子姓。吉之師弟子語公必曰：「是大父母，即大師帥。」迄無間言。今年春，公以猷望遷補江省憲使，監巡湖西，仍駐節於吉郡。郡邑諸博士君以書抵胡子曰：「公今之文翁也，吾黨慚無報稱，冀得子一言，庶以藉手。」予既以病謝，而固不予捨，予乃抽素追文翁而爲之頌。頌不以公而以文翁者，從諸博士君所稱，欲令見公爲今之文翁也。其辭曰：

奕奕文王，爰肇物軌，燀其德音。譽髦斯士，士多濟濟，惟周之楨。惟王以寧，居者興讓，訟者質成。故孔子觀學而知王道之易易。原伯非學，閔子以卜周之失義。秦彌不道，斬絕王跡，仇學殲儒，顛乃社稷。偉哉文翁，挺出炎漢。乘幡西維，教化爛煥。既親誨勵，復隨計吏，刀布蜀物，遺都人士。士獲受業，經明行飭。是用察舉，署之右職。興校樹官，以地之才，廣招下縣，士莫不來。蔽芾槐市，祁祁蹌蹌。受事傳令，蔚爲龍光。蜀民榮之，忻懽鼓舞。墨卿儒彦，洸洸楚楚。而踵跡齊魯，貢于帝廷，表于四方。帝曰休哉，洵二千石之良。爰詔天下，建學斯始。維文先生之令模，王道續啟。於乎千禩，誰哉踵繩？有蜀奇產，關西瑶裔。

金瑶《金栗齋文集》卷一《贈吳子本仁聘典譚府教事敘》 南京都督前府諸軍事新寧伯譚公以諸從事薦，移檄吾休，禮聘鴈塘吳子濟本仁職其府教事。本仁之承聘入京也，不見諸從事，不謁譚伯，先借其姪公式過余南雍之館，長揖而言曰：「子嘗知吾是行乎？」予曰：「然。」「然則子何以教我？」予曰：「不然。子是行將以教人，而顧於人求教耶？」本仁曰：「古者天子選士，必先世家，其士庶人子弟之賢者，雖未嘗不參用之，然其始也養之鄉校，其賢也然後選而升之司徒，其不賢者不與是列焉。司徒又選其賢者而後升之學，始得比齒於世家子弟，其不賢者不與是列焉。升於司徒者，不過爲鄉遂之官，而一時朝廷之職皆出於學。然則當時爲公卿大夫者，大抵皆世家子弟。今者國家用人，惟賢是取，不問其類，世禄之家多倚籍父祖餘休，安享厚禄，驕誇逸豫，孰肯從事於文學？百六十年，積習成風，夫豈一時所能更化者哉！余用是懼，敢不請教？」余曰：「人之論爲子弟者，我知之矣。不求自立而徒仰前人之休，非志士也。不知先事而坐享國家之養，非純臣也。有武備而不知文事，非全材也。墮於頹肌柔質曼膚而不能自克，非剛德也。狃於毬馬弋獵遊冶博奕歌唱之習而不求自樹，非能子也。子之所主者譚伯也，余聞譚伯賢也，譚伯賢，則知其子弟賢也。子爲師，子賢也，譚伯以賢舉子，子以賢帥其賢子弟，以賢其父兄之賢，安知不有超異特達之士出譚氏之族者乎？昔者康王以殷士難化，作《畢命》，委諸畢公，以成厥終。其言曰：『公其維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信斯言也。子是行，余將爲國家萬年慶矣。」

王樵《方麓集》卷三《送奚學訓序》 雲間乾齊奚君，經明行修，蚤有聲於吳中，籍甚。一時英鋭之士，多折節下之。近時名督學如裁庵楊公、楚侗耿公皆器重焉。貢于大廷，司訓吾邑，師模儼然，士子無不心服者。蓋君之宿學固足表

士，而忠信之意尤有挹人於不言之表者，是以久而益孚也。今年遷曹縣學諭。曹之去吴不爲甚遠，而士子與僚友則咸以暫遠君之教誼爲惜，相與徵言於予以爲别。予不佞，嘗承乏山東，曹爲管屬，頗知其土風。按曹叔振鐸所封，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之曹縣即其地也。曹在古爲小國，而在今爲大縣。其地近河，土豐而物饒，史稱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故在春秋時，國小而富者，莫如曹，乘軒者至三百人。其君如此，則豈不以其土饒而易驕也與？至讀《鳲鳩》之詩，想見其所謂淑人君子，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則又以爲曹以小國而有人如此，豈非多君子之驗與！其後明王不作，强弱相陵，小國困敝，愾念周京，而《下泉》之詩所爲作焉，則又歎治亂無常，而盛時之不易逢也。今天下一統，聖明在上，山東固文獻之邦，而曹又大縣，漸染於禮教，無所謂土饒易驕之習，誠得人以司其教事，將所謂其儀一而心如結者，彬彬然繼起進用於天朝，不啻如三百赤芾之多，予將於奚君之行卜之。用書以爲贈行序。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朱學訓序》　餘杭朱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致其事。人問焉，則曰：「以儒爲官，古所謂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也，豈易居哉？顧人弗知耳。選士之令，貢得其人，爲主者之功，否則譴亦及焉。故凡積資待次，而歲一至於使者之庭者，每千百而録一人焉，始進於大廷。有司勸駕，所以優之，與制舉士等。又試而無駁放，始銓授爲官，以禮義教導爲職。其選如是之重也，其得如是之難也。吾則既得之矣，待罪以來，三署篆焉，董學褚公風采震一時，其許可至不輕也，首吾旌而巡公繼之。兹當大計，銓司不謂吾奉職無狀，徑從汰斥，乃以鹵嚮遲暮，俯全其歸，吾敢不謂之榮哉！吾方自榮，今且别矣，諸君何以教之？」於是邑校諸僚暨諸士咸嘖嘖多君，曰：「達哉先生！其本職事也古，其援今也確，其自量也真，其處退也有禮焉。」相與乞言於予，而予爲之序。

劉伯燮《鶴鳴集》卷一五《代賀羅博諭潛江序》　往余丙寅過家時，邑博有毛先生，敦行敷實，按史優異之。邑弟子員假予言爲毛公賀，于時已知其寮有羅先生，云：「毛公掌邑教，羅公佐之，藝行並茂，一時濟美。君子之相遇一堂上也，亦有弗偶哉！」已予復南中去，毛公亦擢蒲圻令行。邇余以養痾遊山中，羅先生弟子員屬余故識時過之，誦先生藝行甚悉。余曰：「有是哉！羅先生恐不久借於蒲也。」間余以家政一履城市，羅先生過余造焉，見其道氣，殊有人言之不能盡者。夫循資而入，限之秩而使之通，末季之所以舛也。以先生之德，即履樞要，固亦有數主之，彼周行寧礙先生一騁足乎哉！未幾，報以先生擢諭潛江。瀕行，邑弟子員復欲予有言，爲羅先生賀，亦如毛公行時故事。余嘖嘖爲世道致私幸焉。余往陪南中，議南中天下之紀也，事其地者無他擾，得搜見聞於四方，是以南中之議稱清議，迺陟一人，私心竊意其人之宜於地方，不宜則喜，不則悄悄然有憂色。又甚則慮其所議之人安得悉如地方之所議也。今見羅先生，如吾山中人議矣。夫世清則廟堂之黜陟與輿議合爲一，世濁則廟堂之黜陟與輿議分爲二。此其中，升降隆汙之機繫焉，獨一用人已哉！今天子勵精其上，賢宰執殫心力其下，方圖永循良，徧置守令，以通見太平之盛。乃學博先生實人才所自出，世道之關，非尠淺也，肯苟焉已哉！夫水之大者莫如江，亦不無沱汜之分，會而歸之，皆可至海。不觀其會而以沱汜分者，非觀海之見也。不觀其用而以資格拘者，非登堂之見也。潛江固漢沔之會，水之經紀也，其地沃野，其人質實，率以敦尚儒術爲事，去蒲不三百里。先生行矣，尚其有以洽潛而溢于蒲。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卷九《送賈柱山先生司訓内丘敘》　無何，又謁先生，固已委貌褒衣，捧檄爲中丘博士，則目行曰：「嘻！予且坐青鼯稱人師也。」對曰：「先生薄師耶？師正自不薄，得先生彌重耳。夫求輪人者觀其轍，求場師者觀其植，維有徵也。天下稱魯諸儒舊矣，至先生，明經五世，魯中亦罕其儔，正獨爲文學博士，士猶將求其淵源而師之，矧有德修！德修方蜚英藝苑，振其瓊琚珮玉之文以衍式穀之訓，先生即不爲人師，士猶將訪趨庭之問而徵其異聞，矧儼然師也？師不重乎哉！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空其馬羣，歷塊逸塵之駿，固待人而良也。中丘非古冀北與？古稱燕趙多忼慨悲歌之士，今豈有異與？乃又得先生而師之，辟之蒙伯樂之技而執策乎雲錦之羣，不按圖而索矣。先生行也，旦日教中丘有狀，人將稱曰：是能以經術顯其子。又絶推經術之訓於士羣，無留良焉。而天子且以制書錫先生，褒其世家，爲魯國儒術勸，是匡衡二疏所未有也。」

金聲《金正希先生文集》卷六《友善會序癸酉》　人不學則已，學則必求師友。以爲天下古今之人，斷斷乎未有無師友而能學、學而能有成者也。而未也，不必求師友則已，求師友，則必求真師真友。不得其門而入，則望望而反矣。適越而北其轅，則日行日遠矣。而猶未也，不求真師友則已，求真師友，則必不厭多師多友。從事於一先生之門，詡詡然自以爲是而不復有進取之意，如昔人所謂學淺者喜言同，則亦終於夏蟲井蛙焉已矣。由斯以觀，學大事也，知其爲大事則喜，未幾而懼且繼之也。象山先生有言：「今之學者，多是好事，未必有切己之志。」予每觸斯言而刺心。何謂切己？豈不以是爲救人於水火之中而求生脱死

無急不急之事乎？而後之儒者或以爲異學，此似是而非之子孫所以接踵於天壤間，而大法衰微，莫之振也。若桃源友善會諸君子，吾固日望之矣。

吾生平駑駘不自振，賴師友提挈而起，又賴師友復得師友，始在京師遇雲怡，遂因雲怡得恒麓先生，又因恒麓先生得吴伯林。今伯林復得此會，自今而往，因伯林而所得，真未有量也，吾日望之矣。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四《送同鄉諸學博還南序》 上御極之五年夏四月，詔策天下明經。吾浙之貢於廷者四十有八人，内拔貢生一十八人，爲司文者所拔士之尤，皆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榜放，合有司格三人，其十五人皆除廣文，去歸其里。將行，來就余别，各出自序文一首請正。余受而讀之，不覺頓足起曰：「有是哉！諸子而僅以司訓往也，然司訓而何以幸得諸子也！夫諸子亦知師道之尊乎？亦知師道之所以尊，惟能使學者爲有師乎？昔胡安定教授湖州，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致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安定弟子十常居四五，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以是學者有師首稱安定。今諸子既居安定之位而受若事矣，必當以安定之教授湖州者爲學者師，使禮樂仁義蔚然而興，而文體之返雅還醇，人心之反邪歸正，世道之撥亂爲治，胥諸子爲師之責也，師道不綦尊哉！若夫及今歲大比，奪桂榜，魁南宫，取巍科高第如拾芥，此諸子章句事耳，不足爲諸子賀也。」十五子爲誰？虎林則江子玉畏、何子又彬、黄子闇叔、葉子月升，苕上則沈子丹穎、孫子眉仙、朱子炎馭、吴子問圓、李子又喁、嘉禾則郁子文韜、勞子雲將、周子采臣、支子惠侯，及我家劍耿、藍珂。一時壇幃相望，化雨繽紛，盡在吴山越水間。倘異日者諸子之及門猶得追溯所自而相與語曰：「憶，疇昔里人金某曾爲文以贈之，有云『魁傑少年，好古力學，以文章意氣自豪者』，即吾師也。」則予有厚幸矣。諸子勉之！

黄宗羲《南雷集》卷一〇《續師説》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豈特弟子之過哉，亦爲師者有以致之耳。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道之未聞，業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則非師矣。本無可師，强聚道路交臂之人曰師曰弟子云者，曾不如童子之師習其句讀，巫醫樂師百工之人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傳道受業解惑既無所藉於師，則生不爲之憐，死不爲之喪，亦非過也。遂以爲古之師弟子者皆然，而使師之爲道出於童子、巫醫、樂師、百工之下，則是爲師者之罪也。今世以無忌憚相高，代筆門客，張口輒罵歐、魯；兎園蒙師，搖筆即毁朱、陸。古人姓氏道聽未審，議論其學術文章，已累幅見於坊書矣。乳兒粉子，輕儇淺躁，動欲越過前人，抗然自命，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蓋不特恥爲弟子，相率而恥不爲師。吁！其可怪也。若是，則師之爲道，人心之蟊賊也，吾惟恐其傳也矣。昔者孫明復之爲師也，以石守道爲之弟子，執杖屨，侍左右，明復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師弟子之禮若是其重也。故何北山之於來學，未嘗受其北面。北山之意，以爲苟無其德，寧虚其位，以待後之學者，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北山可以爲師，避師名而不爲，其慎重如此。羲老而失學，欲求爲弟子者也，諸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而過情推奬，羲其敢冒今世之無恥哉！反昌黎之意，作《續師説》以謝之。

陸世儀《桴亭先生文集》卷三《蘇學景賢録序》 天下之事莫重於教，天下之職莫大於師，非師之職固大也，能盡其職而後爲大也。予嘗論天之生人，必使之各司其責，故自天子、諸侯以至卿、大夫、庶民，蓋莫不有專責，而士獨無專責。是故天子責在天下，諸侯責在一國，卿、大夫責在一官。下至庶民之屬，則責在一身一家。惟士不然，進而遇則爲卿相，爲王者師，退而不遇則著書立言，以俟後聖，其所責每以千萬世爲量。是士之所責，其重且遠者如此，宜乎天之上地之下職之大者，莫士若也。然而士不能自大，問所由來，必有從而受教者，而受教者惟師，則夫師之職之大，何如者耶？受是職者，宜夙夜戰戰，思所以稱之副之。而今之爲學校師者，往往不能盡厥職，是故教之職至今愈卑，而教之事至今愈壞。夫教之職愈卑，猶可言也，教之職卑，而遂使天下無聖人之師，不可言也；教之事愈壞，猶可言也，教之事壞，而遂使天下之士人竟絶聖人之望，不可言也。

吾婁府學生仲至王氏起而憂之，以爲聖賢之生必由學校，而學校之振必由師儒，於是與江夏劉先生修輯學宫，整齊禮樂，而又於董事之暇，爲《姑蘇郡學志》。既畢集，又輯《蘇學景賢録》，載蘇郡立學以來過化諸先生之賢者，自宋景祐迄明正德，凡五十有六人。其問德行道藝如胡安定，功業如章質夫，節義如陳直諫，著述如陳子方，高風偉節，先後錯起。曰：「是雖未必盡合於聖人，或亦皆有聖人之一端焉。使職是學與遊是學者，視吾書而或有效法景行之心，則大道之復興，意者其在斯乎？」乃舉而問序於予。予受而讀之，作而歎曰：「仲至氏之心至矣！夫學爲聖賢，弟子員之責也；教人學爲聖人，而惟恐人之不爲聖人，先生之職也。弟子員不能任其責，先生不能盡其職，而仲至氏代爲憂之，惓惓然輯之書而垂勸戒焉，則夫讀是書而不學爲聖人，與不教人學爲聖人，非先生亦非

弟子員也，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得毋深媿我仲至也耶？」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三《送俞楠園教授蘇州序》 蘇學之有教授，自胡安定先生始。而歐公爲安定墓表、王偁《東都事略》、本傳，俱不之載，殆以出於守臣所辟，未奉朝命，故略之與？安定在蘇學，范文正公實典郡事，是時州郡尚未設校官，安定特以行誼爲文正所知，起布衣，爲諸生師，而能使法嚴而信，道久而尊，何其偉也！自熙寧以後，始有專官除授，出於三省，且爲館閣進用之漸。士大夫始樂爲之，而教士趑有繼安定之盛者，豈非職以人重之證乎？夫宋世重館閣之選，教授職清事，且可由是以躋禁近，故有薄縣令而希得之者。今法令重親民之官，州縣有人有社，祿養優裕，而師儒之擁皋比者徒有其名，諸生隸籍廑以文貌相羈縻，任滿攷績，高第者纔擢縣令，宜世之舍此而趨彼也。楠園以名進士，才力且富强，顧猒簿書之煩，而退就冷署，其必有樂乎此者矣。

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至難，唯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科目取士，本欲因文以求其行，乃糊名易書之例嚴而文格益下，每榜以百人爲率，其真能通經學古者百不得二三，文義稍通，無大疵纇者，亦什不得二三，其餘皆勦襲稗販之作也。士知通經之難而取科第之易，則相習而爲勦襲稗販之作，人自爲學，不必求之師儒，月課季試，有名無實，而教授遂爲易而無難之官。此非朝廷所以待師儒，而師儒所以自重之道也。楠園志趣不苟同於人，必能自任以重。而吴士之眾，豈無能自樹立、不因循者，相與復安定之規，講明而力行之？行見數年之後，士習正而人才興，於以助國家壽考作人之怡，視錢穀刑名之最，其難易宜必有辨。而或者徒以恐富愛閒稱之，猶淺之乎視楠園也。

陳鵬年《道榮堂文集》卷三二《棠邑課藝序》 國家設司鐸之官，將以教育之責畀之，使士之入於學者受其磨礲，薰其德性，經明行修，由是發爲文章則仁義之華，形之蹈履亦彝倫之則也。居其職者，誠顧名而思義，可不勉焉！《記》曰：「師嚴然後道尊。」此言欲尊其教者，必先自治其身也。近世好爲人師，無其德而居其位，計校於贄脯之末，以爲衣食計，而師道不明，士習益敝。

華亭沈子秉鐸六合，慨然以斯文爲己任，進弟子而試之，日有程，月有課，以身率之，鼓舞不倦。擇其文之尤雅者，彙以成帙，所謂「相觀而善」與夫「斆學半」者，庶幾其得之也。然吾之所期於沈子者，則更有進焉。士不唯無文之患，而學行不脩，品節不立，其禍遂中於人心風俗，而靡有底止。心術之外，無文章也；人品之外，無風雅也。讀聖賢書，而掇其糟粕，散爲浮燄，狂者助其囂凌，愚者文其奔鄙，其於身心奚裨也？且吾聞實之茂者，雖樸必華；本之撥者，雖文亦隕。孝弟潔廉，士子所自有也。準繩矩矱，載籍中燦陳也。誠即語言文字間以求聖賢之用心，俾各盡其所得於天之分，而一一根柢於學，則豈惟文之是工哉！而文又焉慮其不工哉！昔徐節孝爲楚州教授，興行典禮，升堂訓諸生，來學者以千數。胡安定教授蘇湖間，以經義、治事分課生徒，經其指授者，皆有器局，適於世用。此皆前事之師也。我願沈子由是而加勉焉，懋修乃則，以立之表，追惟先哲典型，無負國家所以設官成材之意，則庶乎其克稱厥職矣。

沈叔埏《頤綵堂文集》卷六《安定五考自序・師範考》 宋明道、寶元間，理學未興，而安定先生獨以聖賢自期待，實倡濂洛之先。予竊以爲由先生之教以造就天下之人材，上之爲國良股肱，下之亦可以治其鄉遂，所謂師學廢而道德不一，師道立則善人多者，必當以先生之用舍卜之也。蓋嘗訪求先生所著《五經口義》及《資聖集》、《學政條約》諸書，數十年不可得。因於服膺私淑之餘，纂爲《五考》，而《師範》其首編也。嗚呼！若先生者，直接孔孟之傳，肇開周程之學，於經爲大師，於人爲真師，豈止爲宋初三先生之冠，雖謂之百世之師，夫亦曷有媿歟！

姚瑩《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上》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

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禄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之臨下，分絶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倫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清於其原之易也。清其原奈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肖，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汩没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悦者則志之

而已。今不使之悦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悦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簡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没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姚瑩《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中》 工必有法也，而規矩先之；士必有志也，而勸誘先之。何以明其然也？今夫匠人之爲室也，有繩墨焉，有斧斤焉。其授之徒，必舉規矩成法以告之曰：「若見此法乎，方者矩，圓者規，尺寸不中焉則缺。運爾斧斤，必以繩墨。曲直有陊焉則鑿。」其徒之黠者，則目擊而神會之矣。其鈍者，則又自爲刻斷，使旁觀之，且羣萃工作，使日習之，苟能究心，無不能矣。然吾聞有大匠焉，非徒楹簷榱桷之爲，樸斲丹臒之巧也，則且使觀於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宏俊偉麗，奇奪鬼神，使人遊焉，目眩而意迷，情怡而神曠。此非日月所能鳩工、尋丈所能程度者，而必思以傳於其徒。夫師之爲教，亦若是矣。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者，人之規矩也；詩書禮樂、圖籍名法者，則繩墨斧斤之用也。道德如孔孟，功業如管、葛，氣節如夷、齊，文章如屈、賈，此所謂雙龍之闕、五鳳之樓、通天之臺、翔風之館也，將使優遊乎仁義之途，馳驅乎經濟之用，卓絶乎峻直之行，博辯乎華實之説。嗚呼，此大匠之所以自神，而亦以望於其徒者，曲巷一見之士烏足以知之！且夫遊大匠之門者，恥棬樞之斧；抱瓌奇之志者，無脂韋之羞。今即不能效孔孟管葛，夷齊屈賈之美，誠能有志於此，沉其實，擷其華，闇乎如入幽泉，曠乎如蕩平川，儼乎其如亡營之骸，忽乎其如觸藩之摧，其性炯然，其氣勃然，精力所鍾，久而自通，亦庶乎有以自得。即令絶懦至愚，猶將動其冥頑，策其駘駑，不尚愈於與世昏昏無黑白者哉！

姚瑩《東溟文集》卷一《師説下》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確確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者，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爲令器者也。又有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爲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尚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爲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曠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爲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絶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爲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乎，是可感矣！

彭蘊章《歸樸龕叢稿》卷三《志師篇》 經必有師，以明授受。若古無其學，則冥悟難憑，可飾一時，不可欺萬世也。子夏《易傳》雖見劉向《七畧》，而久失其傳，率多僞託。昔商瞿子木受《易》於孔子，五傳至田何，何傳孟喜，其説曾見采於許慎，故尚有存焉。焦贛得隱士之傳，託於孟氏《易林》之作，占驗最奇，京房宗之，並名於世。漢時《易》學分而爲三，田焦旋廢，費直獨存。直傳馬融，融授鄭玄。鄭玄好博，摭其精英；王弼遁虚，探其理致。禰鄭祖馬，費學昌焉。前此師説相承，多主名象。及輔嗣忘象，力掃荆榛。然雜以老莊，爲清談之祖，至世人有《易》、老之稱。貶經配子，弼咎奚辭！九家《易》者，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九人也。又有朱氏、張氏，不著其名。李鼎祚《周易集解》有朱仰之、張璠者，殆其人歟？鼎祚掇拾餘文，漢學賴以不墜，至今探討，此爲津梁。惟窺豹一斑，全書莫覩，或妄思隅反，穿鑿徒勞。王伯厚云：「晦翁《本義》出於吕伯恭。」故知先儒著作必有師承，冥心創獲，君子病之矣。

秦瀛《小峴山人詩文集・文集》卷一《論師》 師道之無實久矣，作《論師》。

有受業之師焉。古之學者必有師，孔子之喪，弟子爲之服。曾子、子夏之門人，各有師承。以迄於漢，師道漸微，而馬融、鄭玄諸人皆以經學教授，鄭之門尤盛。惟唐人諱言師，韓愈、柳宗元猶不敢以師道自任，張籍、李翺親受業於愈，而不稱弟子。至宋儒興，淵源授受，弟之於師，每終身服膺而不敢背。蓋古之爲師者以德行、經術、道藝相切劘，道至尊也，而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與焉。自有科舉之學，家各有塾，逆一師以訓其子弟，惙者課句讀，精者講帖括，師惟擇脩脯之厚且碩者是暱，而逆師之家亦直以師爲傭焉而已。

有鄉會試之師焉。唐重進士，知舉者謂之座主。《開元禮》爲座主齊衰三月。五代時，桑國僑爲宰相，謁其座主裴司東，裴不迎不送。宋蘇軾爲歐陽修門下士，竭誠盡敬，久而弗渝。明重科目，轇轕糾結，遂啟門户之釁。然邵寶出李

東陽之門，東陽没，寶俎豆之，人稱其賢。今鄉會試之有座主，即舉主也，乃重勢位而輕氣誼，方舉主翁赫有勢力，出其門者蜂附蟻合，煦煦趨趨；一旦埃滅飆逝，則畔而去者有之矣。至關節行而通榜之士竟以貨取，此科目之敗壞更甚也。

有薦辟之師焉。趙宣子薦韓厥，厥嘗戮宣子僕，宣子曰：「吾舉厥也忠。」下宮之難，卒立趙氏後。東漢第五倫朝會坐鄭巨集下，巨集以舉將故，跼蹐不寧。韓愈嘗佐董晉幕，晉子溪負罪没，愈贈溪女壻陸暢詩云：「我爲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古人於所薦舉之人如此。今薦舉之人既不必賢，而於所薦舉之人亦非必有知己之感，蓋以勢合即以勢離者，常也。其比諸鄉會試之師，尤不足言也夫。

以余論之，通其業，成就其道德之謂師。師，長也，範也。其人而果足爲吾之師歟，即不必師而吾師之；其人而不足爲吾之師歟，即號稱爲師，而實非師。師者其名，所以師者其實，人將務其名乎？抑將務其實乎？吾怪夫世之存其名而喪其實也。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三孫詒《論端士習以崇師道爲先》 處今日而言時政，人人皆知以自强爲先矣。顧有自强之良法，必先有可以自强之人材。士習不端而欲人材之盛焉，不可得也。師道不崇而欲士習之端焉，尤不可得也。古人有言，樹木之計十年，樹人之計百年。夫所以樹人者，欲其得人以行政耳，乃其效必期之百年爲計，無乃太迂？不知非迂也。蓋民有四，而士爲之首，進而上之，即以列百僚，升宰輔。是士者官職之始基，而政令之源本也。故欲樹人，先端士習。習之爲言漸也。其不端也，非由朝夕所致。則其端也，亦非旦暮可期。必也，先以政刑，繼以德禮，黜陟當而懲勸明，然後父詔其子，兄勉其弟，先進導於前，後生步於後，駸駸乎人心厚而風俗醇，而人材於以輩出於此，其期固非百年不可。若今日之士習，其尚得謂之端乎？儒者蒿目時艱，值水旱災荒之迭告，與夫人心之變、風俗之澆，較咸同前爲益甚。靈秀惟士爲最，即機械亦惟士爲工。要而論之，大率有二弊焉：一曰務名而無實，一曰趨利而荒義。昔之爲士者，殫畢生之精力求工於小楷試帖，而此外不知一事，其病止於空疎淺陋而已。今之空疎淺陋猶是也，而聞見較增，人人誇張以求勝，以故甫獲一衿，即棄詞章而高談經濟矣。乃究乎其實，則非特經濟不易言，詞章不易言，即薄舉業者寔未嘗工舉業，薄時墨者寔未嘗精時墨，極之薄考卷者寔亦未嘗能爲考卷也。此務名之弊也。昔之士雖亦未能忘利，然皆求分中之利。今則謀利之途愈多，營利之術愈下，凡夫刀筆筐篋之謀，錐刀駔儈之策，苟可得利，靡所不爲。且也曠膠庠之業而游食於四方，其得志則厠乎幕友司事之間，不得志則流爲莠民而不恤。其故由於趨時殉欲而無卓然自命之志。趨時則服食玩好，惟事奢華；殉欲則耳目口腹，耽於恣縱。不能儉，自不能廉。廉既寡，而恥亦鮮焉。此趨利之弊也。士苟有二者之弊，處不能爲名儒，出安能爲良吏？斯即涉獵經史、討論掌故，而無本之學，其失仍與小楷試帖等。救斯弊者，在督學使者之董戒，在地方長吏之諭教，而尤在於先達紳耆之化導。蓋身爲先達，則一言一動皆爲鄉邦所效法。先達而務名，欲都人士之務寔，不可得也。先達而趨利，欲都人士之趨義，不可得也。其事至微，其機甚捷。士習之盛衰不於此繫，烏乎繫？然此猶爲已爲士者言之也。若夫士之初基在於蒙養，養蒙之責在於師道。今城鄉各處碩儒設教固不乏人，而忝擁皋比誤人子弟之輩亦比比皆是。即以松滬兩處而論，二十年前子弟自塾中出者，非率以長老，即隨以童僕。或有年逾舞《勺》，結伴閒遊，亦不過極之廟社茶寮而止。今則易茶而酒矣，由酒而煙矣，舍廟社而博場妓館矣。向所謂童子嬉戲之場，不復過問。質之於其師，則茫然也。夫以蒙養之時而即染種種習氣，他日安望其克自樹立？其爲一人一家之患者猶小，而爲當世患者寔大。枝葉未害，本寔先拔。然則爲百年樹人之計者，安可不於師道加之意哉！雖然，今日之師道，亦未易言矣。必也由舊章以明其體，而後生於以奉楷模，法西學，以達其用，而儒術於以宏匡濟。行見人文蔚起，教思無窮，處爲鄉黨之通材，出爲朝廷之碩望。而中國自强之政，亦可以次第舉行焉，豈不懿歟！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五《戒諭學官》 爲嚴立課程以勵上進事。照得士子爲風化之原，而教職實士子之倡，專司訓課，人心風俗之本係焉，將相牧令之才基焉，所關綦重。故按月課定例甚嚴，乃者因循故事，職多不舉，而書斗等又或借爲勒索之資，名存實掩，士奚由進？本院奉命視學，學校是其專責，覩士習之未端、文風之未純，惻然痛心。然通省地遠人多，勢不能周知而遍教之，不得不仰重各學，以分其責而廣其教訓。且各屬皆該教職等桑梓之地，士子優劣，與有榮辱，豈得漠焉視爲無關痛癢之事。夫來學有贄，禮所不廢。近聞諸生入學，延玩者多，雖屬伊等無禮，然亦必實有迫於饑寒者，究而論之，我輩亦未必無過。蓋師之受贄，將以教之也。清夜自思，士子之品行果由我敦否？士子之學問果由我進否？設真能飧飧勸課，視如子弟，誰無良心？方將致敬盡禮之不暇，而肯故爲玩延乎？必無是理矣。今與各學約，本案新生及在學舊生，按定人數，分爲一月四課，屆期彙集明倫堂，先教以敦倫立品，反覆勸諭，然後命題面試，秉

公甄録。將所取優等，每一課呈解數本，每三月呈解一次。其餘每課二三等，但造清册呈送。其文理通順屢取優等者，本院量加獎勵，劣者反此。如無故三月不解卷子，本院定行查究。至武生亦於每月定期傳集，默寫《武經》一段，及《聖諭廣訓》二二百字。伊等更宜宛轉訓戒，或與之講《聖諭》二二段，令伊等拱聽，久亦可化其桀慢之氣。如有三次不到者，照例嚴傳戒飭。無故終年不到者，詳請斥革。誠能實力奉行，認真訓課，激勸之方，無不曲盡，則諸生即間有不肖，而守分好學之士必多。本院按臨，從優獎異，決不辜負苦心。若仍視爲具文，諸生等毫無進境，本院定行嚴懲，亦不能格外寬貸也。

劉熙載《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卷下《立教》 教、學之道一也。學以復性爲歸，教人者，亦使之去其性所本無，求其性所固有而已矣。

師者所以傳道，「道」字極宜守定。若除了道，則所謂授業解惑者，第在文藝之末。古固不言修藝之謂教也。

《虞書》言：「敬修其可願」，「敬敷五教在寬」。可見成己、成物，俱離不得箇「敬」字。

學者義理在心，若火之在薪，泉之在山。教者只是吹之使然，導之使達，非別有以予之。

學祇是應病服藥，教只是應病予藥。

教人者，使先認得所性之本然，乃可望其自爲正，而終不走作。不然，如瞽一日離相，依舊有顛危之患。

《學記》曰：「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學者之質地不同，則各有當長之善、當救之失。教者豈得執一例以施之？

教是欲人同歸於善，故因材、因時，教雖多術，而主意則始終一也。

教人莫先於教以「虛」、「公」二字，以爲受教之本。

小學祇從威儀、言動、倫常、日用上教，不急詔之以所以然，詳慎之意可思。與童子言義理，或難遽悟，可因其好名象之心而引之於義理。此亦猶大學教《詩》、《禮》，資「博依」、「雜服」入也。

教人者，宜禮樂之意兼施。禮故不至立腳不住，樂故易入而可久。

教人者，其旨已明，須閱一時，方可復言。不然，或反以求詳之過，致紛其旨。

「蓄所疑，以爲學；傳所疑，以爲教」。「闕疑」之義不明於世，所害非小。

文中子論理、論事，多舉現成境地，從不及其下手得力處。病坐天資太高，而以己量人，故難爲立教者法耳。

求仁主敬，學之大要。教不本此意而爲言，未有是處。

學者患陷於氣質之偏，然必教者先自立於不偏，乃能化人之偏。故發蒙之本，在「以亨行時中」也。

王師晉《資敬堂家訓》 思古人立師保傅，以訓嗣君。師以聖學啟迪其心，保以成其德，養其身，傅以輔相其德業學問。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致家塾蒙師書》 三代之隆，教法寖備，上至王公，下至士民，莫不有學。人生七歲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至十有五年，然後入大學，教之以窮理、修己、治人之道。惟蒙學最爲要緊。《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嘉言懿行故事以正其心。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養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堤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無所不至矣。是故朱子有《童蒙須知》，真西山有《教子齋規》，屠提學有《童子禮》，王文成有《訓蒙教約》，唐翼修有《父師善誘》，呂新吾有《社學要略》，張楊園有《學規》，高拱京有《塾鐸》，高提學有《洞學十戒》。各先哲無不孜孜講究小學爲人生第一要義。世之爲父兄者，若以姑息爲恩，爲師者只以課程爲急，視一切禮義爲不急之務，廢擱不講，將來成人，不聞大學之道，縱使學術優良、技藝絶倫，而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心，不過與秦檜、嚴嵩一流人物而已。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教學通義・師保第三十》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不然哉！由斯談中人之資，視其所習。《周書》曰：「習之爲常，自血氣始。」《賈子》曰：「習與正人居，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攘；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所謂習者，視所與居遊之人而已以率之。其在天子，則有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不諭先聖王之德，不知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嫻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太師之任，所謂導之教訓也。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强於行，賜與侈於近臣，遊愛於疏

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太傅之任，所謂傅之德義也。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妄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太保之任，所謂保其身體也。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己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傳不習：少師之任。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少傅之任。宴私安而易，樂而湛，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饑而愀，暑而愒，寒而嗽，寢而莫宥，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户，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少保之任也。皆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爲之，與之居處出入，逐去邪人，不見惡行。故日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又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夜誦詩，工誦正諫，士傳民語，其習之之嚴且謹者如此。

讀成王之詩曰：「嗚呼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泮奐。」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予在疚。嗚呼皇考，永世克孝。」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又考《書》之《顧命》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俾世迷。」「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毋以釗冒貢於非幾。」率皆敬天恩祖，修學慎德之詞，於是嘆師保之功也。親近之時過於宦官、宮妾，規誨之密足以順美繩愆，磨礲浸潤，日有光明。自非丹朱之頑傲，越椒之野心，安有不服仁遷義者哉！夫太甲、成王不過中才耳，蒙伊尹、周公之訓則成德，否則披倡。荀子曰：「蘭芷所漸」誠哉！《詩》曰：「如臨師保。」尹鐸曰：「委土可以爲師保。」鬻子曰：「與師處者王，與友處者霸，與奴隸處者亡。故堯師許由，舜師王倪，湯師務成，文王師鬻熊。周公執贄而見者三人，還贄而相見者七十人。子賤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三十餘人。」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總會古哲，莫不以得師保而治，無師保而亂，披藝按譜，其效至明也。

後世即寡聞嚴立師保之義，而皆有魁壘骨鯁、議論通古今之人置於左右。武帝必冠而見汲黯，而淮南寢謀；太宗懷鷸而見魏徵，而貞觀致治。下至王風之用王尊，鄧騭之任鮑永，雖非師保，亦皆有敬悼之人。日聞正言，自黜邪事，此所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

今惟童幼諸生乃有師保，捨是而號稱師者，非考試之舉主，則貴要之奧援，絶無教訓德義之學，徒爲繫援貴富之階。自是而外，苟一命之吏，祇有錢穀刑名書劄之幕友，未聞教訓德義之師保。終日所接，苟非寮吏，則隸役也。所聞者，非殺杖流笞，則斗斛毫釐也。至德要道無所入於耳，前言往行無所啟於心，案牘累其神，酬接眩其志，雖有舊學，斲喪銷磨盡矣，於何而玲瓏其心，芳馨其情哉！至於監司以上，公卿之尊，與士愈絶，所接皆門生屬吏，趨蹌唯諾，面諛頌德而已，加以耆年老學，俯臨天下愈甚，求有賓友道古今，講治體，規過非，未之有聞，況奉以師保哉！甚非所以光輔明德也。至於天子，其尊愈甚，雖有師保，僅言「六藝」，崇階閎殿，尊如天帝，懍若大神，鞠跪而對，點首而退，元老大臣樹牙立□，逡遁隱縮，胸藏萬策，不敢一言，皆古所謂與奴隸處者也。若是者，必皆上聖之資，不待輔弼而後可。不然，挾斯爲治，何異緣木而求得魚、北轅而求之楚哉！夫人材之高下，視其所與居之人而知之。故師保之設，凡有官君子所不可少者也。

教師條件

《論語・學而》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論語・爲政》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論語・里仁》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論語・公冶長》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略】

《論語・述而》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略】

子之所慎：齋、戰、疾。【略】

子不語怪、力、亂、神。【略】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略】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略】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墨子・尚賢下》 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孟子・盡心上》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略】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孟子・公孫丑上》 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乎。」

《公孫龍子・跡府》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説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

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

《荀子・致士》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師；誦説而不陵不犯，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樹落則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韓非子・五蠹》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

《呂氏春秋・誣徒》 達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

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捨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居則不安，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

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草木鷄狗牛馬，不可譙訶遇之，譙訶遇之，則亦譙訶報人，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於師愠，懷於俗，羈神於世；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以簡則有相反；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事至則不能受。此不能學者之患也。

《禮記・學記》 雖有佳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强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兑命》曰：「敷學半。」其此之謂乎！【略】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逆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略】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爲師。能爲

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略】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揚雄《法言・問明》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

王充《論衡・定賢》 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儒」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

嚴可均輯《全晉文》卷八八賀循《上言諸經宜分置博士》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曆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別經置一人，合八人。

《晉書・禮志中》 摯虞以爲：「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葛洪《抱朴子・祛惑》 抱朴子曰：「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采美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無太牢之饋、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狗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貴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斷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略】

成都太守吴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佳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黄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慚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欺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令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

戲，忽失此龍，龍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送吾付崑崙山下，芸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石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偓佺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競共問之，崑崙何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禾，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蝮蛇長百餘里，其口中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子子淵，使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鷦、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真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

葛洪《抱朴子・逸民》 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干木不苟戈戍境，築壘疆場，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上，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

葛洪《抱朴子・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異氣耶？」抱朴子答曰：「是何言歟？彼莫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危困，性篤行貞，心無怨貳，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還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效。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爲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彀勁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井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凌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汀濜；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人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

《舊唐書・楊瑒傳》 楊瑒，華陰人。開元初，遷侍御史。【略】

十六年，遷國子祭酒，表薦滄州人王迥質、瀛州人尹子路、汴州人白履忠，「皆經學優長，德行純茂，堪爲後生師範，請追授學官，令其教授，以獎儒學之路」。及追至，迥質起家拜諫議大夫，仍爲皇太子侍讀；履忠以年老，不任職事，拜朝散大夫，放歸家；子路直弘文館教授。

《唐大詔令集》卷七〇《長慶元年正月南郊改元赦》 天下諸色人中，有能精通一經，堪爲師法者，委國子祭酒訪擇，具以名聞。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九《舉薦張籍狀》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沉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録奏聞，伏聽敕旨。

韓愈《昌黎先生文集》卷四〇《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敘，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劉禹錫集》卷一七《薦處士嚴峻狀》 處士嚴峻。右左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頃者李賓客渤常與之游，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静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孰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汩没風塵，有足悲者。

伏見赦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它，唯善所在。每覽《珠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不棄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弘文、集賢史氏之館采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全宋文》卷三五〇夏竦《學校部雠嫉篇序》 仲尼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周室道微，漢承秦弊。《春秋》爲五，《詩》分爲四。肇名家之學，樹同門之黨。自茲厥後，異端蜂起。奚獨師授之不一，固亦克伐而相勝。其有肆章句之業，背和裕之德。已之失，必緣飾以爲當；彼之是，必掎摭以爲誤。庠序之間，權詐騰湧；講習之際，譏詆紛錯。務在擯斥，動成仇怨。或忿争於朝廷，或遷謗於祖裔。位上者擠陷於罪罟，旅進者潛肆於圖害。語云：「道不同，不相爲謀。」其是之謂哉！

《全宋文》卷九一〇李覯《廣潛書一五》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其人哉？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爲民立師也。學校廢，師不命於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戎，不足怪矣。嗚呼！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照之末光乎！

《全宋文》卷一六八七沈括《與學官張節推書器之》 某再拜器之學官執事：伏蒙示諭以州學説書事，前時已粗陳其梗，冀當見察，而執事以某辭之過，拒之堅，不然也。自仲尼聖人，未嘗絶人，如某不肖，其可以拒人耶？某嘗讀《論語》，陽貨遇孔子而勸之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説者謂孔子以順辭免，某常以謂不然。欲仕，誠孔子之心。蓋諸侯未能用之，孔子未嘗失時也。先王之道誠在於五經。自漢始以言舉人，而五經爲學者一藝。言行分立，而聖人之道始晦。非特學者不至，亦教人者之罪也。某愚鄙，義行求有加於人，諸君既過聽而見從，雖微執事之言，某將悉其有無，傾囷倒廩以效朋友之職。然孟子不受曹交之請，以謂交苟不爲，雖孟子其如之何哉！此其所以不受也。某不才，獨安能爲孟子之所不能？苟以謂講説爲不然，則不講未必能完。可言而不言，與不可言而言，其爲失一也。某亦何取於不言？蓋力有所不及，則不敢恥於不能。雖然，以是遺諸君，亦不可謂無意也。孔子曰「吾叩其兩端而竭焉」，非必竭天下之道也，竭其教人之忠而已矣。空言不度其所宜，未見其能忠也。若某之淺陋，雖爲之，不能有益於人。徒不盡其誠，非所以待諸君也。期必見察，幸甚。不宣。某再拜。

《宋史・周敦頤傳》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略】

卒年五十七。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羣髮，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略】

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敦頤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敦頤。敦頤曰：「吾老矣，説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

《全宋文》卷一二八二劉敞《答進士潘起辭不爲師書》 夫古之人既樂於育材，又重於爲人師；既悦於問學，又慎於得己師。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於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誦此，不敢易於人，亦願吾子不失易於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誇。今吾子上愧於道德，而下不願爲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將自至。

《全宋文》卷一一四〇王珪《國子監直講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制》 敕：前代稱治之世，舍文章禮樂之作，則何觀焉？朕方游精太平，思與儒賢以講劘道藝於禁中。維爾少而學古，白首不懈，其行義純正，言論淵博。蓋嘗攬於近臣之章，兹命爾通朝闈，侍經幄。其稽聖人之言，切於當世治亂之監者，日極陳之。夫遠棄諛邪，親禮端艾，朕靡有意虖？可。

《全宋文》卷一三九一王安石《答史諷書》 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己，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全宋文》卷一三九二王安石《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説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恤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恤，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

甚善！

楊時《龜山集》卷一〇《語録一・荆州所聞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陳淵《默堂集》卷二二《祼説十三段・其九》 「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何也？勞者撫人以恩，爲上之道也。誨者教人以善，爲師之道也。非其所當勞而勞之，非其所得誨而誨之，則人斯不服矣。愛而不已則疑於勞，忠而不已則疑於誨。爲愛爲忠而入於勞與誨者，君子之所當戒。然受其勞與誨，亦宜察也。

《宋元學案》卷四五范浚《答胡英彦書》 韓退之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豈知得師之義乎！孔子學無常師，大而師天地，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小而師萬物，故於山樂其高，於水取其有本。於《易》之象，《詩》之比興，凡物理之見於經者舉取之。上而師古聖賢，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竊比於老彭；下而於人無所不師，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豈必弟子云乎哉！大抵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喬梓，父子之師也；常棣，兄弟之師也；嚶鳴，朋友之師也。羔羊跪乳，有禮之師也；蛾子時術，進學之師也。石泉潛流而清，慎獨之師也；勁松凌寒而秀，厲操之師也；蘭之馨，鮑之臭，善惡之師也。有是物必有是理，無非吾師，況在人乎！見舌而知守柔，顧影而知持後，於吾身猶得師焉，況在人乎！退之於是乎失言。

胡銓《澹菴文集》卷四《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涖茲土。壬子春，坐諸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免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録，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説》，味於其所不知。茲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説》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僝工，闔郡鄉化翕然，子其記之。」

某謂自頃興法搶攘，刺郡者悉爲吏牘埋没，至有難如素王之歎，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爲言，此盛德事，某敢以固爲辭。況伯氏辱知爲舊，其又奚辭！

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説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九者一不誠，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苟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爾。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誠也，感而遂通」者，誠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敘「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敘「家人睽復無妄」云「無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爲《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説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説》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臨、隨、無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遯、大壯、明夷、家人、蹇、解、漸、兑、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

公往歲司風憲湖湘，戢吏字民，民至今思之。以不屈權勢，落三十年，而所養亦剛大。今復觀象濂溪，務實去僞，豈徒爾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祭統》之誠，使民祭則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充焉，吾知公後日登壇贊元，致君堯舜上，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

溪其無愧焉。濂溪諱敦頤，姓周氏。紹興二十九年五月日記。

王之望《漢濱集》卷三《講義・視其所以章》 聖人之觀人，不以一日之善惡，先視其今日之所以，又觀其平昔之所由，又察其將來之所安。視其所以者，閱其今日之所用；觀其所由者，考其素所從來；察其所安者，要其終於悠久。以此三者求之，則人將何所隱矣。見之及物者謂之視，視之加意者謂之觀，觀之加詳者謂之察，所以在今爲易見。故云，視所由既往爲難知，故云觀；所安未來爲尤難知，故曰察。

呂祖謙《東萊外集》卷六《門人周公謹介所記》 看「欲以師事有若」一段，見得當時孔門中不自相標題出來。

孔子當時見顏子死，教子貢亦甚切，觀其不以眾人事告子貢可見。後來子貢反築室於場一段亦可見。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二《毋友不如己者》 人之技能有優劣，德器有小大，不必齊也。至於趨向之大端，則不可以有二。同此則是，異此則非。向背之間，善惡之分，君子小人之別，於是決矣。友者，所以相與切磋琢磨，以進乎善，而爲君子之歸者也。其所向苟不如是，惡可與之爲友哉？此「毋友不如己者」之意。甚矣，趨向之不可不謹，而友之不可不擇也！耳目之所接，念慮之所及，雖萬變不窮，然觀其經營，要其歸宿，則舉係於其初之所向。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宣之於言語，見之於施爲，醞釀陶冶，涵浸長養，日益日進而不自知者，蓋其所向一定，而勢有所必然耳。彼其趨向之差，而吾與之友，則其朝夕游處之間，聲薰氣染，波蕩風靡者，豈不大可畏哉？子張氏有「於人何所不容，如之何其拒人」之說，殆未知夫「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之義也。

楊簡《慈湖遺書》卷九《家記三》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是皆人爲之，故非道也，尊師道也。「詔於天子，無北面」，禮也，何必加嚴，何難之有！

楊宏道《小亨集》卷六《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爲童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頤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迄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爲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修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爲行，述之以爲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祿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爲制祿，而斗米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蹈足，輒掛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慙形影，夜慙夢寐，飲慙甌盂，食慙七箸。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

許衡《魯齋遺書》卷九《與吳行甫》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爲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伏惟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究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授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修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原教》 文、武、周、孔、顏、孟而下，爲君父師者，不知其職，不澄源，不端本，不知正身以化天下，區區以法令刑罰督責而已。爲臣子、爲門弟者，仰觀君父師之所爲，與所出之語言號令，冰炭矛盾，故不從其言，而從其德。法令愈嚴密，而民不興行，放僻邪侈，奸僞爛漫，而不可遏。刑罰愈苛，兇惡頑囂滋熾而不可止。蓋不知教之源，教之本，教之表所自出也。源清則流清，本直則末直，表端則影正。教也者，正身而已矣，奚事於喋喋之口舌哉！成湯作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後。」子思子曰：「修道之謂教。」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以父之尊，而不能正其子，不能以身先之也。又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而況外人乎，而況天下乎？」今之爲師者，不知率性修己以爲教。爲門弟者，不知主善觀感以爲學。入學之日，揖讓步趨，坐作進退，周旋應對，口何如而言，耳何如而聽，目何如而視，手足何如而措，事父母兄長則當何如，見鄉黨官長先輩則當何如，與等輩交游則當何如。一切蒙以養正，趨後聖之功，爲父師者非不欲教，而先自不模不範。讀書寫字，細事也，亦不知法。誦書則音聲不正，句讀不絕，章段不明；寫字則不知如何把筆，如何立筆，如何執筆，如何而爲八法。蠶跡尚且不明，微奧之旨何以知之？幼孺童子胷中一書不讀，一事不曉，便教以

對句、吟詩、課賦、作文，舍《大學》、《論》、《孟》不講，便說《春秋》、《易》象。求媚於其父母兄長，取虛譽於鄉黨里閭。以致後進性識才俊靈明者，無實德，昧人倫，挾口論之末學，傲兄長，驕鄉里，反爲無理無義之人。然則師也者，成人歟，敗人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以今較之，其差也不亦遠乎！自七八歲入學，誦《孝經》、《論語》、《孟子》、《詩》、《書》，以至壯年，才名揚於四方。及其臨事，無一事與聖經相合者，下筆數千萬言，皆掇拾前人涕唾，無一語出自肺肝者。居家則多弟子之過，處鄉黨則得罪於鄉黨，入仕敗事病民，立朝廷則以政事賊天下後世。皆原於無良師，而不善學也。然則傳道立教者，可不知教之所由生乎？故作《原教》，以示曹南之鄉校。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賀丁適之得教授職序》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蓋以叔世好名求位之心重，不求夫得名立位之實，無實而得，亦必不久而失，就能徼幸，苟且碌碌，終任戶位，官謗竟莫能逃，方之以不才而廢逐者何以異。教授之於羣有司，位卑祿薄，例以不知民事，不通庶政，短於幹局，委靡軟熟者爲之。竊嘗思之，當時爲政者，何爲不思之甚也！有天下者，以人材爲先務。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師範，學校之宗主。不模不範，雖有天姿俊秀之後學，步趨涕唾，薰蒸染習，惟範模之從。三年大比，偶中一第，不過聲律詞章之士。修身齊家尚不自曉，以臨民爲政，可乎？《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然則教授一職，豈有自薄自賤哉！不惟不慎難其人，而反以不才無能者爲之，何思之不深而慮之不遠也？居是任者，不自知恥，以念誦註解爲通經，以剽竊陳言爲文章，以記問爲博學，以浮豔小詩翰墨爲才藝，以狂談詭論爲氣識。下此一等，包苴奔走於達官貴人之門，邀求薦達。塵顏俗狀，日陪父老倡伎，迎餞使客於車轍馬足之間，若此者十蓋八九。

至元丙戌，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薦彰德儒士，起爲別路教官者三人，本路一人，則丁逢辰適之。後學喜得良師，同輩服有司舉人之公。傳道授業，務盡其法。旅賀既畢，退自思維，適之此任難矣。不革前弊，則又蹈覆轍矣；革前弊，則必起羣議。雖然，守官職不恤人言可也。國家命百官，字各有義。何謂教？以身修道之謂也。何謂授？以我之有餘，賦與於不足者也。又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其所令反其所好，而人不從。聖如孔子，學不厭，而後教不倦。又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故七十子之服孔子，觀感欣慕不暇，此顏子所以發喟然之歎。自近世以言語記問，口舌酬答筆力新奇爲教，教人以孝悌而自不孝悌，教人以忠信而自不忠信，教人以仁義而自不仁義，教人以勤學而自不勤學。吁，動人以言，人誰我從？信我從我者，不過能爲華世取寵之文而已，謂之陶鑄人材，化民成俗，則未也。不肖行年六十，五十九年之非雖不能知，然近日所悟者如是，敢以鄙言爲賀。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送丁教授之官序》 七情之有哀樂，君子小人之所同。然所哀所樂之事，則雲泥懸絶，水火殊異。樂富貴而哀貧賤，小人之情，若是而已耳。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又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又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其稱顏子則曰：「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聖人之處己利人，其樂如是，非故異於人也。蓋小人樂口體，君子則樂天，謂之雲泥水火之殊異，不亦宜乎？世之仕也，計廩祿之厚薄，校品秩之崇卑，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千萬不一二。無祿而仕者，其唯教官乎！然有志於孔、顏、孟者，不以爲憂，而以爲樂，推原其情，豈不曰賤工商胥吏雜流而不爲，恥干謁趨走奔競而不爲，貧乃士之常，何往而不貧賤哉！然而道德積於中，才學富於身，以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爲國家作養人才，何樂如之？矧世之人，惟利是務，生子姪幸而天稟俊秀，不入於工商，必入於胥吏，不入於胥吏，必入於奴隸。能以經濟爲學，仁義養心者，幾何人哉？幸而得爲教官，且無科舉之誘，賢者教之以經義，才者教之以治事，使我朝用人如探囊取物，隨取而隨得，樂莫大焉。

安陽丁逢辰，字適之，希聖者也，作教官於彰德，兩考矣。今移益都路，賃柴車，載妻子以東，不遠千五百里，其處心可知矣，豈以温飽爲計耶？將見自大尹以及富家巨室，百千萬家，凡有賢子姪者，豈不能敬一賢師哉！人皆以此行爲落寞，予獨以爲賀，知吾適之之樂爲之也，又豈以對屬聲律爲文、訓詁章句爲明經、權謀功利爲才學、積日累月以爲資考歟？餞行者聞斯言，請爲詩序。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李貴德大庾縣教諭序明通之子》 貴德李君温栗如玉，進退成規矩，言論而文，聖賢之質也。來豫章，齋榻幽獨，儉約檢束，後進範之矣。提學異而舉之，憲司試可，省檄教大庾。歸待次，過予徵言。「子生何其祥，家庭坐軻愈」，予將叩異聞於子，而予何言？然予聞南安治大庾，即周子、二程子講習地也。子之質可聖賢，子之職在教人以聖賢，所講習者，舍三先生，何以哉！夫學以明道，而學無遠，自視聽言動勿非禮，至動容周旋中禮，不外乎一身。文以載道，而文無奇。《六經》之作，其人與其時爾踈也。然推繹其書之

言，則猶之一人之言而已。舍是無以勗子矣。質可以聖賢，而學迷夫統緒，猶之徑尺之璧析而爲博瓊，十尋之棟斲而爲櫨具也，可無懼哉！予於江西凡再至，其士多以己所便爲學，以小異爲文，三先生之道彼或敢訾畔，其習之痼，則囂譁之思盎背，利欲之意突人，人復望其眉睫而厭斁之，使畢用於世，十必八九敗矣。至於藻繪鉤以爲異者，一皆義禮之外，觀者不足以畜德，小兒輩或嗜之，終當待之風牆雨壁，敗醬之冪爾。貴德思有以易其習，慎勿爲所易可也。昔葉正則信三先生之道，不及同時朱、呂二公之篤也，然《祠記》有確論焉。石今無恙，貴德暇日摩挲讀之，退又取三先生之書讀之，他日教我以所自得者。

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董禮存信州儒學教授詩序》　禮存董君，教授廣信儒學。君先爲初庵書院長，邑人士嘗坐講下，故爲歌詩餞君，俾予序所以。

洪惟聖朝興學崇化，思得真儒，致善治，匹休三代，賢科先子朱子《四書》，道至隆也。昔子朱子倡道南方，難疑答問具集中。唯君家宗老槃澗先生，穎悟渙然，最爲高弟。君今日泮饔所授受，必原昔日雲谷所講明。木鐸載揚，如久閉之雷，坯封皆驚；久旱之霖，焦卷皆榮。此予所以爲廣信之士喜也。矧君號禮存，禮安所存？豈不在視聽言動間乎！夫四者之不敢忽，以正身也，未及正人也。然卒之身正而人莫不從者，蓋天理人心之所同，有倡之斯應，道之斯行矣。此予所以尤爲廣信之士喜也。然禮存有要道，子朱子答槃澗書有曰：「敬之一字，近方見得伊洛拈出，真是聖賢端的要妙工夫。只於此著實用工，不患不入聖賢之域。」旨哉言乎！此非禮之所由以存者乎？此君家宗老親傳第一義，君應爲學者言，予不應爲君言。然四十年來，贈言者例尚奇新，語若此者，指爲陳言腐說，更詆訾之。此子朱子之學所以晦，而聖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孰知陳言之爲精義，腐說之有妙味，故雖君家所有，而予敢更贈焉。庶幾廣信之士知精義妙味之可喜，則說樂將自此不厭，而非徒喜也。廣信號英俊所聚，義理之宅。紹興大魁汪公，則子朱子畏友；紹定大魁徐公，又子朱子門人陳君文蔚高弟。徐巖巇絶之境，鵝湖清幽之濱，必有樂統緒之學而人不及知者。儻肯爲君一出，其於君之家傳，當有不符節而合者。則君之喜，又當倍於廣信之士之喜也。嗚呼！真儒善治，非口耳筆舌可及也。聖明之思治切矣，教授之官守治矣，尚勉旃哉！詩凡若干首，是爲序。

李庭《寓庵集》卷七《謝張平章啟》　伏以陋巷棲遲，方守固窮之節；大臣論薦，遽膺錫命之榮。再省妄庸，一何僥倖。竊聞學校爲風化之本，師範資長育之權。苟非博極於羣書，無以作成於多士。如某者，閭閻寒族，章句腐儒，未嘗窺前聖之藩籬，何足爲後生之模範。豈期白首，誤被皇恩。茲蓋幸遇某官，秀出幽并，名喧禹甸。值千載風雲之會，依九霄日月之光。方勷相於國家，思旁招於俊乂。遂令疏賤，亦玷甄收。某敢不砥礪初心，温尋舊業。當青衿廢學之後，廳使有成；答黄閣好賢之心，庶乎無愧。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啟以聞。某不勝激切感佩之至。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五《贈學録陳華瑞序》　陳華瑞，儒家之佳子弟，真所謂如芝蘭玉樹者。受行省命爲洪都教官之參，往就職，過予請曰：「洪，江右會府也。游居輻湊，俊乂林立。某將觀善而進學焉。學之方其若之何？」予曰：「今之處庠序者，大率計較斗升銖兩之利。子有恒産，有恒心，惡肯效彼而爲雞騖之争，狗鼠之盜？不義之得視如土草，即此一節，固已超越乎輩流，況乎日耽玩《四書》。《四書》，進學之本要也。知務本要，趨向正矣。雖然，讀《四書》有法，聊爲子言之。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亦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豈僅可以掌一郡之教乎？予言止此，子其勉諸。」

吴澄《吴文正集》卷二六《送邵天民赴瑞金教諭序》　廬陵邵天民將赴瑞金儒學教諭，過予。予閲廬陵之士多矣，大抵卓犖秀偉則有餘，而謹重淳厚常不足。以予所聞，二百年來，惟丞相益國文忠公不爲土地風俗所移。今於廬陵士中忽見如天民者，寧不爲之驚異乎？邵族之富，前時甲於一邑，勢燄赫赫不可近。獨天民之家蕭然一寒士也，挾一藝以濟人利物，爲給其家之衣食。篤志教子爲儒，固已不類其族之人矣。子之學既成，温温然，恂恂然，同黨莫不嗤議其迂濶，則又不類其郡之人焉。而予獨見之驚異者，以其彷彿益國之流風也。夫教諭之職雖卑，然爲一邑士之模範儀刑，豈可以易視！天民庶幾不愧於其職也歟！予自幼拙樸，不能入時俊之羣，而亦不能改易以求合。今老矣，天民乃與予之率彀同。烏乎！不喜之之深邪？若其異日之所到，則有命，不可豫期之，以爲詒也。

陳櫟《定宇集》卷二《送王彌道江寧教官序》 今世儒者之學，當深探其淵源以紹正派，然後時出其緒餘以掇巍科，必志於爲百世之士，匪直徼一時之榮而已。吾友王君彌道將江寧教官，告予行，不鄙，求贈言。余謂同門同志，莫如君有八百里之行，三四年之別，自當一言，奚以求爲？教官非他官比，聖道顯晦，人才成否關焉。從昔以來所甚重，而在我尤當自重。慶曆以來，州縣皆立學，學皆設教官，試而後除，又必甲科舍優方得除。州郡坐次，通守之下即教授，六曹未能或之先也。教邑庠曰「主學」，必南廊老儒始得爲之，其重之也如是。近年以來，多借徑於斯，牽補架漏，選任不如前之重，任之者亦鮮知自重，深思之，胡得然？教授任千里師儒之寄，教諭亦任百里師儒之寄者，而可不知所自重乎？自重如之何？曰：深根源以紹正派是也。聖道統緒，繩繩迄今，羲黃堯舜以來，羣聖賢之道統，至孟氏而絶。紹之者周程三子，續孟氏之絶學。紹之者又朱子。彌道之少也，從吾先人游。先人生嘉定辛未，距朱子夢奠纔十餘年耳，去朱子之時若此其未遠，吾休陽距文公闕里地若此其近，先人授徒，非朱子之書不讀，余自少受讀唯謹。彌道少余十一年耳，師友淵源，朋友麗澤，於今五十餘年。彌道年益長，親師取友益多。前是教諭番學時，屢請學於虛谷方先生，得其字説，納交孫元京諸君，賴其切磋，如是者指不勝僂，所謂深根源以紹正派亶有爲之。教諭番學未幾教諭古歙，今兹之行，似鄧仲華之三爲矣，甚慼焉不樂。余曰：「君行也。建業六朝文獻之地，臺察府縣之名公卿大夫布列焉，必有知君者。君教焉於斯，迪之以根原之學，而出其緒餘之文，以之掇巍科、仕明時，將彬彬輩出。若徒争一韻之奇、競一字之巧於風雲月露間，縱傲一時之榮，而不可言百世之士，不特君不當以是望江寧士，余亦不敢以是望君也。君行矣！『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此聖師所以授端木氏者，君所飫聞力行，余言贅矣。」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二《送許克勤赴新昌教序》 許，太岳之胤也，其先出自神農。周武王封文叔而國於許，其後子孫散居四方，以國爲氏。漢唐以來，代有顯者。而太史氏之譜諜不傳其世次，蓋不可得而考焉。然凡今以許爲氏者，則皆文叔之裔也。克勤生於真定，雖阻河帶江，相去數千里，要其始，固吾族也。其侍親宦遊而南來，能自奮厲，好學不倦，孜孜汲汲於文字間者有年矣。謂學者將以行之，嘗小試於三衢清獻書院，引誘後學，循循有道。有司爲其賢、爲其多聞也，舉之於州，州升之憲府以考其實，上之宣府以授其任。今俾之分教新昌，以克勤之才之美而爲之，蓋綽綽乎有餘裕也。抑愚嘗有所聞：「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況小言破道，小辨害義。克勤之賢，當不止於博聞記問而已。若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則有《六經》《四書》在，君其熟味之，以求聖賢之功用乎今，駸駸功名之會將挈挈而行矣。某於克勤，年雖若兄弟，而其議論文采，皆非所能及。既忝同姓，又辱同門，於其行也，敬書聞於師者送之，不惟祈克勤之不忘斯言，而某亦欲以自勉云爾。

虞集《道園學古録》卷三四《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黄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吴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吴公又爲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吴先生言，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予豈有易於吴公之言哉！然而别十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不得一接於顔色，以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以爲言哉！大抵吴公之意，以敬心天資之敏，齠齔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於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以干禄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以趨勢利。其卒章也，必以言忠信、行篤敬而勗之，至以己之爲學者爲説，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吴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吴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吴公之所以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以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以盡乎己，今者將以推乎人，豈有易於吴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於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以脱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以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吴公之意而有以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揭傒斯全集》文集卷四《送劉以德赴化州學正序》 學校非三代之教久矣，然猶幸學校未廢，儒者知有所依歸；況窮荒遐徼，使無學校，安知有所謂聖人之教哉！故學校者，教化之原而人心之所係也。我元建國餘六十載矣，崇儒之意非不至，興學之本非不加，俊造之士非不舉而用之，而猶未能浸淫乎三代之教者，旬宣之道未盡，廉恥之化未興，詬病之風未除也。職教之徒臃腫腆腮，孳孳

焉規錙銖、計升斗是急，使貪緣之吏間窺隙伺，日相與爲欺，安敢望有三代之教哉！幸而學無廩稍，又幸而遇賢有司，又幸而近大府，或知所自愛。此外所甚大幸者，教官能自賢。能自賢或不遇有司，又不能以自立。

若今廬陵劉君以德所得化州者，廩稍之有無、有司之賢否不可知，既不近於大府而遠在數千里外，然俗無美惡，地無遠邇，教之化之，在我而已。況君有學有行，家足以自給，稍得一賢守令自拔於上，他日五嶺之外、窮海之濱有善教者，必自君始。愛之慎之，吾將洗耳於北闕之下。

程端學《積齋集》卷二《送周教授回任序》 傳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蓋父子以恩，君臣以義，恩難處，義易裁也。庸詎知師友之難哉！師友在恩義之間，合踈而爲親。嚴則離，和則慢，使之不離不慢，畏而愛，親而敬，豈不難哉！此直其自相師者也，庸詎知校官之尤難哉！校官之於士，以勢合者也。夫人受一命而爲百里之師，其年未必長也，其學未必充也，其行未必脩也，其名未必聞也，驟然立乎六館之上，講道施教，以表率乎六館之士。六館之士其不愕眙訕侮也者幾希。是其尤難者也。吉安周君似周之教瑞陽則不然，齒尊而望重，學多而文優，士無賢不肖，咸服其教，無遠近願受業焉。夫教官以勢合士友而心服之，必有其道矣。三年受代，士友惜之，咸爲歌詩以道其行，乃來請序。余謂周君教行於其難，其所易者從可知矣。惜乎年及致仕，而不得施於政也。國朝之制，惟集賢翰林及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周君矍鑠如此，尚堪一行，幸無讓。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四《送包山孫山長序》 今州縣學復有書院，往往處山林間，幽深曠迥，長吏過客之所不至。校官廩俸自給，日與諸生詠歌誦經其中，暇則升高望遠，仰林俯壑，坐磐石而濯清泉，亦足以散塵慮。蓋境静則志專，志專則業精。士之嗜學者，未有不樂此也。躁競者不然，喜占通都劇郡、金粟衍裕處，出内會計，詣有司無虚日，造請公卿，揚袂衿衙，朋從酒食，游戲徵逐，於講習何有？又有利僻遠自逸，僅一至輒去，曠主席而家食，僥倖終滿，則取牒資仕進。若是者，其賢不肖何如哉！

李祁《雲陽集》卷四《贈胡務敏序》 近年予來安城，留王氏讀書樓，性嗜簡静，罕與人事相接，惟文學之士時與爲交際，然亦鮮有能助予者。既而王氏延務敏以訓其子弟，乃得盡相與之益焉。務敏自早歲即穎悟，於諸經無不習，習之無不得其要，固可以爲人師矣。觀其立規布畫，授業解經，已卓然有領袖諸生之意。予亦以遠大期之，而務敏之心未止此也。夙夜勤勤，惟恐不逮。教授之餘，即痛自課責，言卑而貌恭，若於予有相師之意者。甚矣，務敏之無自足也。夫人固貴於知學，學而可以爲人師，是必有異於人者，而褊心局度，往往以是自足，是徒知以師道自居，而不知師道之爲無窮也。今務敏以積學之久爲諸生師，亦其宜爾，猶慊然自顧，而欲求分寸之益於予。甚矣，其無自足也。雖然，務敏既不足爲人師，予其敢爲務敏師哉？予於務敏亦因有以自警焉。《書》曰：「惟教學半。」務敏宜盡心焉。於其别，書以爲贈。

楊翮《佩玉齋類稿》卷三《送劉建中歸覲序》 古之爲師弟子者，有君臣之嚴，有父子之親，有朋友之義。其於聖賢所以爲學之事，問焉而告之，道焉而率之。猶以爲未也，必思所以左右而成就之。承其教者，蓋至於久而不忍去，遠而不能忘，何其當時學者嚮慕其師之至！君子之所以教育人材者，無所不用其極如此乎？及斯道之既廢，弟子之於師，無終身之誼，而師之所以待其弟子者，亦漠然不足以結其心。余未嘗不爲之太息焉。乃今南行臺御史浚儀楊公得古者爲師之道，其官南臺也，門人苻離劉建中不遠數千里實從之來。公或按部行郡，不得與建中俱，則又屬之金陵名師，使不廢其業。師弟子之情，可謂交至矣。故予於建中之事，楊公未嘗不嘉其篤，於楊公之愛，建中未嘗不歎其厚也。建中從公於金陵既久，間將歸省其親於襄漢。於是一旦遠去，其師有不能釋然於中者。予因解之曰：「士之所爲從其師而學之者，莫先於事親矣。建中之從楊公而來也，其間於定省清温之節，不已疎乎？今歸而事其親，即前日之學於師者已。建中之歸，御史公又必將諄諄焉詳命之。建中誠由於古者爲弟子之道，能不忘其師，而即其所以教者服行之，則在彼猶在此也，何遠去之爲念哉？」時與建中遊者，咸作詩以送。建中編之簡帙，故予得而爲之序，著於端。

吴海《聞過齋集》卷一《送林生赴延平學正敘》 古之爲政者，教學爲先。今惟存文具而已。教者所以導民，使爲政者易治也。教之不行，爲政者之病也，然而弗察也。古之教者擇師爲甚嚴，非取其威儀詞藻，在乎德行道藝也。師不善必更之，慮教尼也。揚雄謂「師者，人之模範」，而弗善焉，害哉！吁！治之不興，教禍之也。然而弗察也。迺若子者，可以教矣。生辭曰：「瓘不敏，不足以辱教事，惟落學是懼，願先生卒成之。」予曰：「聖人有言：『主忠信。』夫忠信有諸己也，水之潤用以澤，火之熱用以烹，人賴之忠信有諸己也。子行乎哉！以子所有施於人，子所未有者，聖賢方册皆子師也。《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

困。」夫知不足也，知困也，然後能自反也，自强也，是教學相長也。矧延平四君子之鄉，去今未遠，流風遺教必有在其人者。子訪詢而或得之，他日南歸，吾將從子求益焉。

陳謨《海桑集》卷五《永豐教官序》 天下有才教官，不患無名進士。然得進士易，得教官難。今之教官多出於進士，而進士之負才名者什一而最之，亦罕矣。此才教官難也。

吾邑郭子昭爲永豐教諭垂二年，彭君子文亟亟爲予稱其學之政，能不諉責於訓導。與之同堂合席，口講指授，朝益暮習，科分藝別，壹遵時制而每加勵焉。若夫抗顔乎躍冶之金，而取長於攻玉之石，日嚴乎佔畢之訊，而時鏗乎待問之鐘，又無不曲盡焉。如是而爲鄉校，庶有成哉！余惟子文言然，固子昭所優爲也。且夫教人自端本始，子昭以衣冠宦族守正葩世學，其質温温，其言恂恂，其動撝謙，其文雅馴。洪武五年，余校文江西，及開榜，而子昭以《詩經》亞魁，炳炳蔚蔚，可爲名進士矣。既而上春官，得職教永豐，能舉其職如此，可爲才教官矣。抑永豐，歐鄉也，多世科鉅公、老成聞家，又得子昭樂育其菁莪，名進士繼此有不彬彬矣乎？

子文又稱子昭采芹外，勺水不辱於朋徒，毅然自重，未嘗一失言失色於同人。嗚呼，又奚特爲才教官而已邪！

宋濂《文憲集》卷八《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義，弗悖於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詁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序遷，豪右海商，行賕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厠其中，孤薰而羣猶，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枘鑿。唯彼飲食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寧不爲之長嘅？

今我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牘，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舊以名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眚辭。眾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言。予聞之師曰：牧伯以政爲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閭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授以彝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於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宋濂《文憲集》卷八《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於家、於党、於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黄髮老成人又曰：「孺嚀經腴，朝夕不自暨，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盍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於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涖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

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禄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

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宋濂《文憲集》卷九《贈會稽韓伯時序》 越韓君伯時從府君辟爲山陰教官，名上尚書吏部，吏部同儀曹禁林議命經史二題試之，考定入格。伯時將還山陰蒞教事，徵一言以爲別。

余聞古之學者必有師，師以傳經爲尚，術業有專攻，授業有源委，如田何之於《易》，夏侯勝之於《書》，浮丘伯之於《詩》，劉歆之於《禮》，張蒼之於《春秋》，皆遞相祖述，不敢妄爲穿鑿之說，人心壹而教化美，莫此時爲然。自師廢民散之餘，學者不必有師，師不必以傳經爲意，以致家自爲學，人自爲政，而大道或隱矣。近世婺越之間有二大儒出焉，曰許文懿公，曰韓莊節公，皆深於濂洛關閩之學，謹守師說，傳諸弟子，而不爲異言所惑。其布之方策者，視於金科玉條，不敢輕有改易。四方之人類能辯之，觀其容止，聞其論議，則曰彼韓公之門人也，此許公之高弟也。薄俗之習，因此爲之一變。

余生於婺，與許公同鄉里，雖獲一拜床下，而未及與聞道德性命之言。而許公棄捐館舍，遂從其徒而私淑之。韓公在越，不遠二百里，會其已亡，欲一見且不可得，而況於其餘者乎？余竊自念：爲韓公之學者，布滿遠近，尚幸見之。如私淑許公之徒者，久未能逢其人。今年夏，乃於京師獲與伯時遊。伯時，韓公諸孫，而又得卒業於其門。其人温如，其文煜如，其言論鏗如，是誠無愧於家學者，庶幾有以畢余之志。適總裁史事，未及與伯時相叩擊，而伯時將去，反欲徵余序以識別。余將何言哉！

雖然，山陰雖小邑，亦古者子男國也。伯時之行，以人師自處，邑之子弟皆北面而受業，使乃祖韓公之道益明，斯蓋不辱於傳經之家矣。後之君子稽其源委，寫以成圖，如田何、夏侯勝諸人故事，夫豈不可哉？顧余不敏，操無用之學，徒以空文出應時須，畫蚓塗鴉，日不暇給，思欲如許公家居講授而弗之遂，其於伯時之去，寧不歆豔於中乎？異日投簪而歸，當謁伯時於越，相與泛賀湖之晚波，挹禹山之秋翠，以盡私淑於伯時者，亦豈爲晚哉！伯時以爲何如？是爲敘。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周遜學赴長洲儒學教諭序》 今年春，余與會稽趙俶、錢宰、金華鄭濤同被召至京師，授國子助教。秋八月望，預朝奉天殿，詔臣俶等至御前，命之曰：「汝壹以孔子所定書誨諸生。若蘇秦、張儀，繇戰國尚詐，故得行其說，宜戒勿讀。」既受命，退而思曰：古人有言曰：孔子讀而儀秦行，鸜鵒而鳳音也。天語及此，豈非灼見其說不徒惑戰國之君，天下後世且惑之，心術之蠹，莫過於此歟！孔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所傳著之《易》《詩》《書》《禮》《樂》《春秋》者，大中至正，歷萬世而無弊也。不幸而亂於百家，而百家之中，縱横爲甚，以其功利中君所好，莫不說而從之，視儒者之言仁義，則爲迂而不用矣。此一時習於傾危險陂，前後一轍，不能回其所向之途，可勝歎哉！然古今帝王皆知尊孔子而斥秦儀，未有舉其詐以戒人，使禁所習而趨於尊者。敬識於心，造次不忘。凡遇諸生，必懇懇告之焉。蓋學孔子則進而爲信爲善，極於大而聖，聖而神，不翅梯之升高，航之涉遠也。秦儀智謀之末，君子之所羞道者，惡可襲彼之所爲乎？大抵率人以正，猶懼不勝其詐，矧以詐率人，其不正又何責歟？此上之命臣俶者，將一洗天下之習而復乎三代之淳，大哉言乎！

河南周遜學者，正道先生之子也，器宏而有學，縉紳咸器之。蘇之長洲縣司教職缺，縣上之府，府上之部，試其文，考其行，遂授教諭以歸。人皆謂偃革右文之日，莫先於教化。師儒之位雖卑，凡藝優而德不足、譽隆而道不明者弗與也。其慎而不輕如此。則遜學視彼屈於事者，優劣何如也。其行也，士大夫歌詠以華之，且求余序其首，因舉以告。遜學宜訓長洲之子弟一於正，而無惑秦儀之邪說可也。洪武六年歲在癸丑冬十月初吉，檇李貝瓊序。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一《金陵集・送楊文啟序》 國子生天台林伯雲來言：其鄉先生楊文啟者，隱黄巖之大閭，其道足以自樂，泊然無以求於外，恒言：「天下之至貴，無以加吾之所貴，故不知貴之爲貴；天下之大利，無以易吾之所利，故不知利之爲利。不知貴之爲貴，貴有尊於人者也；不知利之爲利，利有重於人者也。吾何慕彼哉！」於是衣褐衣，飯脱粟，鼓琴而歌先王之風，眾莫知其底蘊。時出遊佳山水間，過四明，上天姥，泛鏡湖，觀禹穴，將終其身，與流遁忘返者爲徒。洪武七年，朝廷用薦者言，徵至京師，欲命以官。復辭不就，迺授荆州儒學教授，欣然而往。幸先生贈之言。」

遂起而復曰：「余雖未識文啟，蓋亦一世之高士，審於出處而不苟者，又何待於贈邪！抑聞天台默齋王公，以學正爲東南師表，而文啟獲登其門，則源委又可知已。雖然，今國家方興學校，而典教之職甚重而不輕也，横經正席，以周公孔子之道誨荆州之子弟，所以美其俗而成其才者，不在兹乎！振鐸之暇，覽江漢之同流，仰衡巫之聯綿，而弔三國戰争陳跡，以發之文辭，其爲適當不異於大閭也。」

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一《送游教諭序》 官以教爲名，師道之所存也，自教

不領於司徒，後世臨教州郡者，鮮能盡其職，況在一縣，勢孤位下，歉然不振，教典乃曠，師道之不立也宜矣。一有以教自任、不狃於世習者，豈非毅然特立君子哉！

上饒游起南先生任當塗教官，其始至也，學宮不治，廟貌不肅，無斗緡之儲。乃規畫興理，作新教條，叢經傳於座右，躬課諸生，懇懇無倦，弦誦之聲，洋溢乎朝夕，有歷千里及門者。每旦望，會多士於公堂，深衣講說，人莫不飫義理之味，退而重自刮劘，文風大變。蓋其學粹而德厚，介義利於秋毫，甘貧淡而不厭，毅然特立，宜夫脩廢之易而感乎人者深也。舊嘗録徽學，士子稱譽不衰。繼領薦，眾方冀其大用，而猶教於百里之地，尚幸師道獨存，學者有所仰式也。使其登成均，教大郡，亦率是焉而已爾。秩滿而別，吾黨有不能釋於懷，故云。

陶安《陶學士集》卷一一《送教諭夏仲符序》 古之爲教，慎脩持於身。今之爲教，徇好尚於時。慎夫脩持，其學約而有倫，德行文藝而止爾。徇夫好尚，其學煩而無統，訓詁詞章而止爾。距古滋遠，善教浸微，聖賢歸趣，貿貿將無知。雖黽勉從事經傳，操筆劄成篇，方役意進取爲求脱貧賤之計，故德行廢而文藝衰，豈所教者乖其方，學者因而失之歟？處今之世，雖不能免於訓詁詞章，即訓詁以窮理，因詞章以寓道，反之於己，表裏交治，本末重輕之不迷，明而誠焉，猶庶幾乎古，奈何教者學者莫此之由也。

吾嘗觀學額之廣，殆無過於今。學弊之極，亦無過於今。國朝增置州縣，下至小邑，必建學設官，務以尊儒育才。然而任教責者恒非其優爲，廩帑之糜費，弦誦之寂寥，旦望謁拜而登降不虔也，春秋薦獻而俎籩不肅也，學爲虚器，官爲曠職，傳舍而已焉，借逕而已焉。吾重爲學校人才之歎，每思得賢教官以望復於古。

仲符之諭東流也，故以是言申懇懇之告。夫環境百里，編甿萬計，居教官者，導其人於善，毋徒徇時之好尚，俾皆慎其脩持，必有忠信之質懋進於聖學者。儻仕有餘力，繹吾言而躬率之，其教官之賢也哉！

林弼《林登州遺集》卷一〇《送林純夫職教龍溪序》 予去家十餘年，親友多零落，老者皆爲土中人，壯者老而少者壯矣。雖一二來見，目予老醜，率瞪視移時，然後一笑。人生聚散不常，歲月易邁，此古人所以興離羣索居之歎也。今年春，友生林純夫用薦來京師，見予於儀曹。年已壯，修容而豐髯，禮度而氣和，則爲之喜曰：「是殆無凡近之習而可進於高明矣。」既而吏部試以經學，俾職教龍溪。龍溪，純夫之鄉邑也。校官，諸生之望法也，一言一行不循乎理，則長者有議而後進必厭於心。蓋道立則教立，範正則器正。漳雖介海濱，然晦庵朱文公實過化焉。北溪陳先生安卿、東湖王先生子合，皆其高第弟子。道學之傳，一脈不墜，其教人之法，具有成訓。子能興而行之，則諸生之成材也可卜矣。國家選材，先實行而後文辭。子知所重，則教職之稱何難焉！予老矣，倘遂乞身歸里之願，尚能與子尚論聖賢道德，以續夫二先生之緒，毋謂今人不可齊古人也，誰謂華高企其齊！而純夫其勖諸！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四《贈趙教諭序》 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夫爲之難者，非病乎位不崇而不能服人也，非憂乎禄不豐而不足以資其身也，亦非記問不充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而無以啟人之昏、吾身之行不能而無以起人之困，故一言未脱乎齒，而眾誚或叢於耳，一動乍接於人，而羣猜或萃於身，斯其爲可愧也，斯其爲可畏也，豈非甚難而不易乎？雖然，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則無慕外之非，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可服乎人者不在兹歟？不患乎禄之薄，則有自得之樂，而可以爲孔顔之學矣，資於身者不益博歟？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而凡以記誦自多者，曾不滿乎一噱矣。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行不患乎不能，人之昏者有不能啟之乎？人之困者有不能起之乎？吾之一言一動皆足以法於其徒，而眾誚羣猜不能及於吾矣，將愧我而畏我，夫何愧人而畏人？人恒難於所易，而我能易其所難，豈不尤貴尤賢哉！

於乎！吾嘗爲師，故知其難爲。始也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故人恒我憎；不知己之不足而責人以己服，故人不我欲。後也思欲以是勉人必先以是自勉，故人亦我善；思欲以是責人必先以是責身，故人亦我親。今吾去師位也已久，每思之，凜乎其若履朽。惟子之賢，克任是道，敬之懋之，令聞永保。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八《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八《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

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没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甚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

吾鄉林昇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嫡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暕與其弟暉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暕、暉爲購工，刻於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没少異。若暕、暉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歎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五《送趙瑢歸嘉興詩序》 嘉興文學以貳教之久虚席也，命其弟子員趙瑢持書幣來會稽郡庠，欲物色得之。未幾，果有以吾友陳廷介氏薦者。予乃爲之喜而言曰：夫源之深者其流長，本之固者其末茂。廷介嘗授經於國子博士錢先生，殆庶幾吾之所謂流長而末茂者耶？生其得師，將不負所行矣。雖然，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若其自勉，則在乎思之精、發之巧焉。昔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遂登虎圈之臺，授弓射之，矢踰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餘力猶飲羽於石，此思之精也。有窮氏與吴賀北游，賀使羿射雀，志其左目而誤中其右，羿抑首而媿，終身不忘，故射名天下，此發之巧也。生齒盛而質美，學勤而行篤，既得指引之師而還，必思之精，如弓人之弓，以九年之勤，其爲良弓乎！必發之巧，如羿之射，懲一發之弊，其爲善射乎！則予之望於生者，不止在兹行也。予他日官滿，謁選京師，當艤舟西水館下，入庠訪生而扣焉，將必進夫弓之良、射之巧而有以起予者矣。吾郡庠生徐昱等惜其遽别而去也，乃繪圖賦詩，飲餞於越江之上。於時天宇澄鮮，雲山開霽，江清木落，悵然離思之滿目也。乃俾予書其右簡，因不獲辭，輒以弓人射者之喻寓其規勉之意，以識昱等雲樹之思。遂爲序。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五《送朱惟張訓導餘姚序》 昔天台朱先生伯賢來吾鄉，寓於玄真道觀，予嘗獲與交焉。後予以六科取士貢於朝，而先生亦以史事至，又數往來相好也。其子惟張年尚少，朝夕侍左右，貌温而禮恭，興寢之暇，惟知種學績文，矻矻不少怠。予固以知其學之有傳矣。及先生爲親王長史，予歸分教越庠，與先生不相聞者且三十年於兹，予因是未嘗不歎人生會合之不常也。今予書滿來京師，適惟張以有司之舉來，訪予長安寓舍。予悲且喜，曰：「先生雖歿已久，今見其子，如見先生焉。」遂第詢之，乃越庠訓席久虚，將欲以補吾之故處也。今兩試而文登上考，允叶所請而歸，以副吾諸生之望，詎意銓衡爲他人先乎。然上官終不能以彼易此，使惟張於遠有睽離之恨，遂選爲屬邑之餘姚，以振其教鐸也。則予雖不能無憾於此，而不能不喜於彼矣。何也？地有彼此，而道無彼此。惟張誠能教飭以道，使諸弟子皆知所以爲學，無敢玩愒歲月，而能相與以有成也，則吾越庠之弟子皆餘姚之弟子，觀其所爲，亦可因之而興起矣。予於越庠有筆硯之舊，餘姚又吾鄉之隣封，於兹行也，能已於言乎？他日賢才輩出，將見揚翹皇廷，翩翩乎其來儀者，必吾惟張沾溉之弟子也。予雖老矣，尚拭目以俟。遂書爲序。

王叔英《静學文集・送卓景高序》 吾友卓景高，以行業修著，有譽於人久矣。今年夏，嘉興之海鹽縣學以浙江參議公之命，遣二生走數百里，致幣於景高之廬，請訓經於其學弟子。戒行有日矣，予與景高交最深，乃贈之以言曰：

韓子有云：「弟子未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世俗淺儒，不知是道，苟居師位，輒不自下，務以博聞多識篤服其徒。然而聞未必博也，識未必多也，故於傳授答問之間，往往蔽其所短而見其所長，隱其不知而罔爲已知，内以欺於心，外以欺於人，其爲害也甚矣。余昔與吾友同學於仙居張先生，又同侍黄巖陳先生，二先生皆吾鄉名師宿儒。張先生者，强記多聞，諸經兼治，然其爲文，常以示其徒習文者，使言是非，言之而是，未嘗不從，是不蔽其所短也。陳先生者，雖聞記有限，然專精於《尚書》，弟子請問，有所不知，未嘗强詞以對，不曰忘之，則曰我未之稽，是不隱其不知也。故當時門人輕劣無知者，或笑其短，而敦厚有識者，咸服其賢。余數年來亦僭爲師，嘗念二先生所爲，故未嘗敢有欺於其徒。嗟乎！彼欺其徒者，夫豈其所好哉？蓋亦有所恥而然也。殊不知天下古今之事變無窮，雖賢聖不能盡知，況學者乎？傳曰：「知之則曰知之，不知則曰不知，是知

之之道也。」亦何恥哉！孔子以大聖之才爲七十子之師，且以「助我」望於顏子，以能「起予」稱於子夏。由是言之，爲師者豈盡賢於弟子乎？景高以敦實厚重之資，通潔淨精微之學，其教人之術，固恢恢乎有餘者，又豈待於余言哉！

洪武二十有一年六月十二日序。

王叔英《靜學文集・送友生鄭允廉教授潮州序》 昔余居鄉之東西，有二校焉，其西校之師肆而虐，東校之師謹而迫，教授童子，皆數十人。西校之師日需酒殽於諸生家，縱飲放歌以爲樂，傲然如旁無人者。然以法治其諸生嚴甚，坐作進退，一欲其遵蹈矩度，少違其節及微有戲色苟語，必深誚而痛箠之，不少假借。居無幾何，諸生不能堪，咸涕泣相語曰：「今師我者，其敗禮縱欲若彼，而乃求備於我，其不量己度物甚矣，吾不能爲彼弟子也。」遂相率而去之。其東校之師，則日正衣冠，端坐講授，自晨至暮，無惰容，而以禮法繩其諸生，亦嚴如西校師。久之，諸生不能一如其法，則奮而怒曰：「吾少爲弟子時，師之教我者，吾未嘗敢有毫髮違之。今汝曹乃不率教如是，我不能爲若師也。」皆斥而去之。由是二校之弟子皆廢而不學。予嘗念之，若西校師者，固不可勝責矣，而東校師，亦不能無責焉。何者？有教人之資，而無待人之量焉耳。

古之爲君而善教人者，莫如舜，爲師而善教人者，莫如孔子。而舜之命契敷五教，則曰在寬，孔子於門弟子，皆循循善誘之。聖人教人之心，非不欲天下之無一人之不若己，然而不能必人之皆己若也，故其於人也，盡吾術以教之，而不强人以必從；優柔以進之，寬徐以待之，使之樂受吾之教，而自入乎法度之中。不得已而賞罰加之，是故賞其尤善者，而使其未甚善者自勸，罰其尤惡者，而使其未甚惡者自懲，而未嘗必求其備。苟以己之所能而遽責人以必能，則誰能從之，而天下皆棄才矣。故聖人不責人以必聖，賢人不責人以必賢，而後天下之才無所棄矣。不然，何貴其爲聖賢哉！

鄭生允廉從余游數年，其爲學勤甚，窮日夜討論吟誦不輟。其守繩墨甚謹，未嘗見其有過。由縣學生中洪武甲子鄉試第，入胄監。今年春，會試禮部，以在選列，得教授潮州之郡學。過鄉邑而之潮，來謁余。余念允廉爲人，天性剛直，然其中狹隘，不能容物，其教人不爲鄉西校師之所爲決矣。吾懼其以己之所能責人，如吾鄉東校師之所爲也，故爲之道二校師之事，且爲説以戒之。

昔吕成公少褊疾，後因有得於《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遂痛自刻治，卒爲寬厚君子。氣質之可變如此。允廉如果欲變其質，以公爲法可也。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十一日序。

王叔英《靜學文集・送洪仲蕃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恒乏其人，而學校師位曠缺者，在在有之。

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缺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職。武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黄巖人，始隱居鄉里，几處鳶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遊，獨以經文詩歌自娱，而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所嗜。及膺教職，曰：「禄焉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學者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既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學舉子業。自職教於兹，始取先代科試之文讀閱之，未幾而有得，素舉子業者或反有不逮。由是其所教弟子，登第者居多。先生既名實日著，尤素有長於歌詩聲。而武昌實秦楚之衝，爲江南大都會，其仕於王府，位於政憲兩司，與夫自京師及四方來者，率多尊官顯人，往往皆有求於先生，得其片言隻字，莫不貴而寶之，如獲良金美玉。其見重於人如此。今年秋，有例徵入天官，蓋將改授他職。其僚友及諸生無不惜先生之去，以謂失良師友，政憲兩司諸公及太守鄧公咸欲上章於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蓋以年老，頗厭應接之勞，欲因是徵請於朝而歸休故鄉，以終其餘年也。

夫以先生之文行，雖使之輔教京都太學，殆不爲過，況州郡之學乎？先生年雖老，如師儒之職，尚猶可仕。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遂與否，固未可知也。

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先生，然自托交以來，蓋二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年，而某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二年之間，亦兩會見。其爲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固不能無悵然於懷。

抑又歎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日，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爲伍。乃以年老欲退而不能，甚可愧也。如先生，真足以淑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足可惜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愧也。

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三《送鍾用之還蒼溪序》 吾友鍾潛用之，以鄉貢進士授保寧府蒼溪縣學訓導。明年，謁告歸省，踰月復行。吾一邑之士皆咨嗟歎息曰：「當國家熙洽時，儒術柄用，士通一藝、名一善者，無不登榮躋要，遂展其所蘊。用之以閎通之學，邁往之識，忠貞仁厚之節，奇偉博贍之文，而不階顯庸，乃弊弊然以一校官走八千里荒落之區，而不得施其所抱負，用之固當如是耶？」用之方覓覓然治行李就道，無幾微窮戚之意見於色。余曰：「君子之於道，不擇事而行，不卜地而處，用一鄉則道徵於一鄉，用一國則道徵於一國，用天下則道徵於天下，曷往不得哉？昔夫子欲居九夷，猶宜於委吏乘田之職。今蒼溪雖遠，王邑也，校官雖卑，儒官也，吾居王邑，守儒官，談周公仲尼之道，以淑其人，正其俗，吾之道行矣，吾何窮戚哉！」或曰：「用之篤孝人也，二親俱七十垂白，乃去此即彼，不獲朝夕在侍，其誰不戚戚於中耶？」余曰：「夫賢父母之志，固有樂其子之行道者。用之以是樂其志，可以爲孝朝夕云乎哉！」於是衆皆知用之能躬夫孝之大者，其不窮於下位也必矣。相率爲詩送其行，而余爲序云。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四《送蔡孟愷永州教授序》 廬陵蔡孟愷清修苦行，恒轗軻落落，不偶於世，然其心未嘗不自得也，負氣義，夷險不貳，與余外兄陳仲述爲同門之交。仲述博學守道，非其友不友，顧與孟愷相好也。仲述家故貧，爲監察御史十年，没時惟一布被，猶讀書郡齋所制。一子賞，未齠也，喪其母，依養於叔。孟愷過之，愴然有動乎中，指賞告其叔曰：「子善撫之，吾有女，以妻焉。」所親難之曰：「孤寒之孽，其終有立乎？」孟愷曰：「吾誠不忍此故人之子，且安有仁如仲述，而其後不立者乎？」卒以女妻之。於乎！今之人以貴富勢利相交處，失其貴富勢利，則東西散去爲楚越者，恬不爲怪。或有一人焉不爲此，慨然欲修古人之道，則相與聚笑而愚視之，於是其習愈倍而去古愈遠，求如孟愷者，何其少見也！孟愷今奉命往教永州郡學，其兄子、吏部主事學淵求諸能賦者，作詩送之，又求余爲序。

今之所謂教官者，能從事於文藝則善矣，有尚論其躬行者乎？是以輕彼重此，違本逐末，靡然而從風久矣。夫能修其身，必能推以淑人；能厚其友，必能推以事君。孟愷往焉，盡爲臣之節，明教學之本，所謂舉此而措之者耳。故畧述其行，以示永人，使舉此可以知其餘。他日永之學者有文行可稱，本末兼舉，必出吾孟愷之門乎？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八《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來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

夫簡百里之俊秀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爲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爲施教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毀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己哉！嘗觀世之爲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己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苟取一芥，以是功業益著而禄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廩，不之東家，之西家，宴遊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趨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苟利於己，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償敗及之。其爲賢不肖，何啻天壤懸絶也。朋遠其務慎修於己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

楊氏世以清白聞，不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内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爲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八《送周教授序》 吾邑大原周氏，世有厚德，至所敬，尤爲鄉人所重。往時邑中鉅公碩儒名德之士，爲文章稱譽其行，又傷悼其才不獲見用於世而没也，凡數十人，如出一口。夫得名於天下易，得名於鄉里難，況又皆出於鉅公碩儒名德之士，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哉！所敬之子叔京，謹願温雅，博學有清才。其配陳氏，元潮州教授以道之女，先待制外孫也。叔京子以巽，自幼惇厚力學，入邑庠，充弟子員，從前國子學録蕭執先生業毛氏《詩》，取鄉貢進士，得教諭咸陽縣學，改歸善縣學。於是考九載之績，今得教授台州府學，將别而之官。余少時與以巽朝夕講學劘切，資麗澤之益，其志意相得，不啻芝蘭之同氣、金石之合奏也。而雲萍之跡，忽然異處者既二十年。近年以巽遷歸善，過鄉，匆匆一見。其後來朝京師，乃不見而去。今年留纂脩翰林，止京師半載，且數得見，坐各有職務，未嘗接盃酒、敘契闊。於今乃又有千里之别，其能不動於中乎？然離合常事，君子不以動其中也。君子在立身有道，以不辱其先人而已。以巽際明盛之時，典教導之職，雖道行於身、驗於人有素，然君子不以其所

能自足也。往哉勉焉！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八《送康孔高之景陵教諭詩序》 學校爲政之首務，而教官非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不願焉。何也？事大而位卑，力勤而效遠，祿寡而責重，故除命一下，則皆茫然如失所憑。或所得之地其俗薄惡，其人頑鄙，在己者又不足以振起作新之，則終其去，其效不著，其責愈益重矣，非其無所樂於中故有待於外、無所蓄於己故弗徵於人乎？故教官必通學明道、有以樂乎中不慕乎外者而後願之也。

吾友康君孔高，英邁傑特，其少能自刻勵學問。既壯，選鄉貢，登仕籍，兩教永之屬邑。永接壤夷獠，所居漸習鄙俗，孔高處之裕如也。又教大理，在雲南萬里之外，欣欣獨往，無幾微不自得之意。至今永州兩邑與大理之學者，皆戴服孔高之有成，未成者亦皆慕戀孔高，以不得卒業爲憾。非孔高有所蓄於己有所樂於中者乎？今又得教諭景陵縣，其所成於人者益多，可爲景陵學者賀也。然景陵在文王風化所被，江漢之地，無永州之鄙俗，無大理之遠涉，孔高往焉，假歲月之久，蓄於己者益富，樂於中者益深，則將推以成於人者愈益多也，非但景陵而已，又可爲孔高賀也。

士友爲詩贈其行者，余故引諸卷端。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九《送彭先生序》 世所謂君子者，身在是，即道在是，而人之是非毀譽，君子不計也。君子之道，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天地萬物精粗巨細之故，日用作止語默之則，仁義中正、恭儉廉恥之用，詩書禮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無不力探博考，研覈深體，求充於其身、利於其行。時而處也，茹清飲潔，休休焉不屈於富貴，不汙於卑賤。時而達也，不問位之大小崇卑，其才所施，無往不適。功建於當時，譽流於後世者，由其道之足乎己也。然其處也，道閟而弗衒，行獨而弗偶，世之人蓋有不之知者。豈惟不知，有從而病之焉。及其達也，得行道之時，有及人之澤，而後人知之。豈惟知之，固從而樂之焉。然人知之與否、病之樂之，君子奚與哉！

吾邑彭叔介先生，承累世詩書之業，盡心於仲尼以來至周程朱張之書，凡性命道德之微、治己及人之術，敬身而潔行，屹然自持也。方其閒居，杜門刮去一切還往請謁之事，獨時與二三同志相講說唱詠爲樂，而世之病先生者，蓋有之矣，先生持之益堅。既而出教萬安縣庠，又擢丞香山縣，政教之施，化行而惠流，上下咸宜，於是人知而樂之者多也。嶧山之桐，挺乎深谷之間，未登於用，孰名其嘉植哉？迨夫斲琴瑟，奏清廟，而然後人重之，理之固然者也。

余素知先生，今以事來京師，將還香山，靖江府長史蕭用道屬余贈之言。先生過故鄉，有達於君子之道而知先生又深者，必有同余言者哉！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羅秀才南歸序》 秀才羅同以其學官之命，奉簡書上報於京，將別而歸，求予一言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太學生曾夢澍又來速予一言以贈。予將何辭以告同也？

然聞之：近吾邦子弟，抱美質，負俊譽，挾材而進乎鄉校者比比。引辭以詰難，騁氣以矜能，捉衿而並進，連袂而羣趨，操觚握管，以登乎先生之堂者偉如也。其進而仕於朝，得與士大夫之論議，又接武焉，亦盛矣。同循其跡而進，可以自足，尚何徵予言哉？豈以予亦嘗游乎鄉校耶？《禮》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吾今而後知夫困與不足矣。然豈惟予爲然？夫人萃眾貨而貯之，充囊而滿橐，穰穰然足矣，可無資於人矣。而或能肆於百家之市，售於通都之衢，應乎人之求者，十無八九，弊弊焉走東西强求以給之，如何其不誚於人哉？夫古之教者，自王宮國都至於黨術閭巷，莫不有學。君臣朋友之倫，視聽言動之則，莫不有以教之，使底於中和之極而知其偏頗之謬，消其忿戾傲惰之氣而成其恭孫廉讓之風，既克而後發，既足而後用，非若後世馳心役志，以苟於文辭利祿而已。其爲說具於《六經》，子思、孟子又從而推明講說之，其指甚深，求之終身，不知所止也。同尚勉之，無使徒爲困與不足之歸，如予之今日焉可也。聞予弟洄與同同起處，稍相厚，而洄方有浩乎自足之心，所謂偉乎升堂者，洄亦其一也。同歸，以予文示之，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云。

梁潛《泊庵集》卷六《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賜告歸教上海。皇上復加賚予，眷待優至，人皆爲先生榮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爲蔗境翁。於其去，潛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酒爲賀，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仕宦如顧凱之啖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逡巡卑秩而躋於顯榮，沉困澹泊而入於甘芳。此雖常人之所羨，而亦定分有命者之不可强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以七秩之年，窮一經，遭明盛之時，曾不見試於公卿之門，出入臺府之間，吐奇獻計，以裨夫聖政之萬一，徒低徊下位，僅僅自守，既無以加乎人，又不能裕於己，乃尤以蔗自吒，抑獨何也？豈闊步長趨之難追，而倒行卻走以自快耶？」言未已，先生撫手大笑曰：「予與子處者素矣，而猶言之若是，況非素知予者，宜乎其喋喋哉！雖然，予

秉節亦何嘗苦也。子始冠，值元季兵亂，奔走逃避於亂者無寧日。幸干戈底定，始知挾册呻吟，以爲苟安計。既而予有子，子又孫，沐太平之膏澤，進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脱略不羈，可以逸其老，酣暢自適，不爲曠其官。後之樂過乎前，今之得加乎舊，此予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耶？縱九鼎前呈，吾不以易此也。然則吾之裕於己者至矣，而奚以加乎人哉！」言已，復浩然笑去不顧。予聞之，斂容而歎曰：「蔗境翁，有味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有甘節之吉，蔗境豈必非甘節而底於甘節之吉，顧予何足以知之？」於是乎書。

梁潛《泊庵集》卷六《贈教諭康孔高序》　康公孔高往與予同遊鄉校，同舉鄉貢上春官，俱下第爲學官，各自東西去，不得見者幾七年。及予來京師，孔高亦以朝正至。別去未幾，聞孔高以母憂去官矣。既服闋而來，得改教於沔陽之景陵。於其去，不得不戚於懷也，一時故舊在京者，皆爲詩餞之。予，孔高素交也，屬予序焉。

孔高抱負才氣，而騫偉不羈，凡交遊之士莫不羨。孔高開通卓絶，予以爲使孔高得用其所長，以理治繁劇，當烈烈有能聲，有顯效，爲一時所重。乃瀟然抱遺編，日與士子講論課策，卑卑爲儒者事，雖孔高油然自得，予固惜其材也。孔高鬱乎其中者既無自而宣暢，意其中必有甚不屑者存焉。及其徒有在太學者，聞其來，皆持酒殽爭來拜謁，惟恐有後，皆以爲自先生之去，無以考質疑問，貿貿焉至今不知所以爲學，至有泣下者。苟使孔高有不屑之心，能使其教之及人感慕向仰之篤如此哉！夫孔高蓄之厚而不求其施，處之卑而能安乎其命，盡其心而無慙其中，如孔高者，可謂君子也已。予用是又卜其將來可用於人，而未止此也，尚其益加勉焉。

梁潛《泊庵集》卷六《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予來京師之明年，故人歐陽允賢以興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考績天官，得援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於京者，皆爲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爲序。

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宦遊四方，別去幾十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即劇言深論，懽然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允賢出太學而來也，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即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聽其去，歌詠諧嬉，淋漓傾倒，往往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輿隸秉燭趨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内有吻合之趣耶？不然，沐皇上太平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脱畧至此極耶，豈不過矣？

然允賢爲人寬易諒直，不鏟削爲峭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爲文章，似其平生，氣平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爲允賢作也。允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頡頏勢位，外爲深密而中懷忿疾以相誇勝者多矣，苟坦夷相接，則同欲合私，鮮有所規，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予數人者，或庶乎可以免此矣。允賢家泰和蜀口兩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爲金魚珠浦，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覽丘園之勝，其喜蓋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允賢也，望其來，毋久稽也。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楊生剛歸溧陽序（代作）》　翰林修撰梁君潛之弟本之爲溧陽教諭之數月，凡學之政教弛廢者，一旦翕然且興。既又以其書籍缺未備，不足以資學者考習，命其徒楊剛來太學，摹印以歸。修撰君以予與本之交遊相好之深也，欲予一言以贈剛之還，以進剛於學，且以勖其弟本之也。修撰君之愛其弟，無不用其情如此。

然予聞君子之學，於堯舜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教，非徒講而習之也，必使得之於心者明白而堅固，則措之於事者正大而悠久。正大則德尊而道著，悠久則化洽而民附。古之人之治與教，蓋如斯而已。予往年與本之講論之以此，自念於心，然汩於物者多矣。獨本之養之以閒静，無外物以亂其中，所蓄之富，所積之宏，氣盛而志暢，予固有以觀其壯偉光大於將來也。剛之從本之學，質甚美，志甚端，其來京師，未嘗一出遊市肆中。神樂觀有裘煉師者，與剛同里，善鼓琴，剛主於其家，相與清論終日，無毫髮塵俗氣，由是修撰君甚稱道之。

予又聞，剛之祖公亮老成，有問學，喜賦詩，有古長者風，則剛外服乎本之之教，内閑其祖之訓，其於堯舜文武周公之道，蓋將有得焉。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古之聖賢猶以爲樂，吾今見剛，可不爲本之一擊節哉？遂書此以復修撰君，俾以爲剛贈，且以告本之，又因以慨予之頹墮無成也。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蕭教諭序》　予往年遊鄉校，聞廬陵蕭君引之以端重力學著名郡庠，未嘗不愛慕其爲人。然會聚之日甚少也，獨時時得其所爲文章，讀之有程式，有典則，開宏張大而不逸乎矩度，甚似乎引之也。自吾宦遊四方，引之由科舉爲武義縣學官。皇上紹登寶位之初，朝正京師，得相會焉。蓋與引之别去者久矣，時鄉郡故舊仕於京者，多引之平時莫逆，相見道平生歡，忘懷吻合，一無所忤。樽俎相酬，或深夜不止。情志諧暢，巧詆而豪謔，曲諷而旁嘲，莫

不閑然自放。獨引之簡默，不可以意撓，或時作漫浪語，以少折眾鋒，則又未嘗不切中肯綮也，顧引之務自囊括鄭重耳。由是眾皆推敬引之丈人行，而予益不敢慢交引之也。引之去，後以憂還家，又三年服闋而來，改教於崑山縣學。眾爲詩以贈之，翰林侍講鄒君緝熙以予故知引之者，屬爲序。

夫教之職與師之道甚難也，彼郡邑子弟年少，負盛氣而抱銳志者，方自視無前，而吾欲抗顏爲之師，則非素有端慎之行、真積之學，未易使之帖然無齟齬其間。如吾引之者，於師之道、教之職殆無愧也哉！外以施之人，內以增於己，文以博其趣而行以成其德，是則爲引之之師弟子交相賀也。惜予去引之遠，不得相請益矣。因以序之。詩凡若干首。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教諭劉九成序》 永樂癸巳春，予扈從至北京，適族弟鳳儀先一年由監察御史謫居平谷縣，平谷距京師可二百里，鳳儀間三兩月必一見，見則留信宿乃去。每問平谷所與遊者，亟以教諭劉九成爲言。且曰：「九成，商河人。昔者南宮會試，予與九成俱不偶。其時同受命爲教官，予往靈璧，而九成至平谷。及予爲御史罷去，得爲民於此，以與九成遇，羈愁困踣之中，無以慰予者。獨九成篤念斯文，相顧如平生。已而復延致學宮，俾諸生執業，講明問難，藉此歲得粟若干石，由是可以代執耕之勞，給公上之用，使予無恣嗟愁歎不足之色者，實九成之惠也。」已而又曰：「九成爲人端重謹願，不妄交，不苟取。教諸生有法，無苟且厭倦之意。平谷自昔艱於貢舉，自九成之來也，賓興、歲貢皆不乏人。而學校之政，視昔有加焉。」予竊識鳳儀之言，以爲若九成，誠不多見也。

去年秋九月，車駕巡幸郊甸，歷懷柔、密雲、平谷，適九成朝謁行在，懇索予會。一見之頃，即欣然相要。明日，予徑造學宮，九成爲置酒明倫堂上，款留半日。目其貌，溫粹莊慤；耳其言，純謹敦實；觀其周旋進退，謙恭而益下。察其外以徵其內，誠非矯揉而然者。予然後知鳳儀向之所以譽九成者，可信不誣也。

今年春，九成以秩滿，當書考天官。其僚友暨諸生不忍於別，託鳳儀走京師，求予文爲贈，且徵能詩者而歌詠焉。

予謂士之修於己者爲不易，故施於人者爲甚難。況學校風化之源，所係尤重，非得人以典其職，則於興賢育才之效未必有所成，而於學校之政未必有所裨也。我聖天子即位以來，拳拳以興學爲務，故於天下府州縣學官之選，不取之他途，每於設科之歲，取登乙榜者以充其職。蓋以其於經學義明理正，足爲士子矜式，而所以造就作育之者，其效又易成也。忝何任師儒之責者，往往坐擁虛名，疲懦猥瑣，既無奮興之志，因循苟且，遂成積習之弊，是致師道不立，士類弗興，廉恥爲之不修，風教爲之不振。若是者，大負朝廷作育期待之意，此予之所以永慨而深歎得人之難也。九成列於教官，明經同於人，受祿同於人，歷歲久近同於人，獨所遇之地與所教之人不與人同，非其地之不美，所以居學校者無法，非其士之不良，所以爲教養者無素。九成乃能作而新之，振起斯文於積敝之餘，使爲士者知所以學，而學焉者有所成，其於朝廷學校，誠無所負，而於是行也有光矣。

予以鳳儀之請，故歷敘九成交友接物之盡其道，與夫修己及人之盡其職者，而書以爲贈行序。

楊榮《文敏集》卷一四《送何先生赴松江教授詩序》 予曩居建寧郡學時，雷陽何先生來爲教授，毅然以師道自任。其德性之美，學問之懿，操守之確，皆非尋常士流之可及。方是時，吾郡鄉先生趙公友士、蘇公伯厚、李公振道亦皆以老成宿望職掌分教，與先生志同氣合，相與講論切磋，以訓諸生，諸生亦相率樂從之游。故當時稱師儒之盡職、生徒之造就者，八閩之中，以吾郡爲首稱焉。厥後予忝以科目官翰林，且三年，先生始至京師以俟闕，援例歸省丘墓。永樂初，始除廣西之太平。太平地僻遠，蠻夷荒徼之區，人鮮知學。先生教九年，諸生卒不能以其所業厠一名於科貢，復援例教三年，誘掖開導，無所不至。於是得薦於鄉貢者凡四人。既而復以秩滿謁選，歷事地官，幾一年，乃改雲間郡學。將行，凡吾僚友，皆賦詩以送之。予以師生舊好，序不可辭。

夫學校之職，其滿也，以其徒科貢之多寡爲黜陟，多則遷，寡則降，甚者有罰焉。故儒者之受斯職，不得善地，輒不樂。此何其見之謬也！且無地不生材，苟學問不足以淑諸人，訓誨不能以盡其方，而欲諸生有所取法而得以有成，是猶不種而求穫，弗樵而待薪者矣，奚可得乎？及夫生徒無所造就，而遂蒙其罰，則往往不責於躬，而責歸於其地，是豈理也哉！先生教於吾郡，移於太平，皆已有明效矣。今而復移其教於二郡者教於雲間，予知其所成，又必有加於前矣。異時東南之間，俊秀之士成德達材，彬彬然出應時需，以見用於當時者，必多先生之徒也。所謂「得英材而教育之」，先生之樂，不既富乎！予之言雖不足爲先生重輕，然區區之情，有弗能已者，是爲序。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六《送劉彌勖赴高縣序》 士之仕也，有得失取舍、升沉榮辱之不齊，惟讀書達道者爲能安之。蓋讀書者必達乎道，達乎道必安乎命，

安乎命則得失取舍、升沉榮辱舉不能動之。不然，則妄意以求之，違道以干之，既不足以得之，而或至於喪敗者有矣。

彌勒自少聰敏，勤於學問。入縣庠爲弟子員，諸生多讓其賢。既舉於鄉郡，試於禮部，同進之士多第進士，而彌勒獨得補外校官以去。或者爲彌勒惜之，彌勒曰：「此吾命也。且吾學之未至耳，豈有司之過哉！」欣然就道，無所辭。既兩爲校官，坐事左遷縣幕職，人尤爲彌勒惜之。彌勒曰：「此吾命也。且吾行之未至耳，豈所司之過哉！」欣然就道，無所恨。一則曰命，二則曰命，又深罪乎己而不尤乎人，非讀書達道之君子，其能然耶？今之士，好高負氣，一得卑秩，輒奮然不樂，故有居幕職而與縣宰抗者，是不安乎其分者也。不安乎分，將何導民以禮哉？彌勒能安乎命，則必能安乎分，其去高縣，必有可觀者焉。彌勒有道之士也，夫道化民之本，贊百里之政，每事必由於道，而無所厲乎民，民其有不化服也哉！彌勒行，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之，而予爲之序云。

王洪《毅齋集》卷五《送楊教諭序》 錢塘楊公遂初爲全椒學官，翰林庶吉士潘進學、中書舍人葉仲榮、前內江知縣湛用和慶學校得師，且以余尤與遂初好也，徵文送之。余因仰而言曰：

學校王政之本，師者學校之所由興者也。昔太祖皇帝受天命，一四海，干戈甫定，即崇庠序之教，府州縣皆命立學，博選俊秀，禮求師儒，廩而教之。有大學之貢，有鄉舉之選，拔其賢能，列於庶位。其爲卿輔而尤賢者，則求其師而聘之，崇其禮秩，擢爲侍從、六卿，以旌其教育之功。於是天下之爲學官者，靡然知勸矣。今皇上表章六經，弘闡聖學，尤嚴重師儒之選，教養益具，得人尤多。公卿大夫文學之士彬彬然揄揚鴻猷，論薦功德，鬱鬱然與三代同風。蓋上之所以養育與師所以教誨而造就之者，其效有不偶然也。夫漢之治盛矣，高帝馬上之習，不加意於詩書，至武帝時，因董仲舒、公孫弘之議，始立學官，置弟子員。宋以文教治天下，至慶曆時，始州縣有學。雖盛美之事積久而後成，其養士之隆、待師之厚，未有如我朝之盛者也。然則士君子生於斯時，抱其所學，卓然爲學者師，作成人材，以益隆太平之治，其任豈不重耶？知所以重，則知所以益盡其職，以無負教養之意。或者以爲卑秩而莫之自振，是蓋未知盡職也。

遂初篤學弘偉之士也，嘗以《周易》舉禮部，爲訓導建安，有名甌越之南。今茲陞秩全椒，造就之功，宜益倍於昔，以無媿吾向之所謂師者也。然則吾之士，又安得不爲全椒之士慶也？故於其行，與論其大者，蓋亦遂初之志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以篤義重鄉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太祖皇帝命賦指佞草，應口成詩。上大喜，授蘇州府同知，以寬厚清慎得名。再仕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人能道之。彦清其孫也。彦清名燮，以《書經》領薦。今年會試禮部，中教官選，得長洲教諭。彦清勤學攻文，足以得志於有司。其試禮部，予實典文衡，局以科額，於是失彦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彦清不以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喜長洲之得也。夫英偉之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師，弟子之所由成也。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遇故也。今之爲士，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可用。然所以成之，皆於師乎望也。因其才而篤焉，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爲世用，此治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多焉。不遇則無以成其才，猶未爲病也。苟遇而弗良，帥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之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幸哉！

長洲，蘇之望縣，其地多良才。今其未仕，泯然日望於成者不少。其前之所遇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彦清，予知其爲幸也。彦清之學得於家，講於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率是而教之，爲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予故爲長洲喜也。彦清克篤於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彦清能成其祖之名，亦所以爲教也。彦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王直《抑庵文集》卷四《贈余學奭赴常州教授詩序》 泰和余學奭爲廣西平南教諭，既九年，以績最陞常州府學教授。學奭乃予永樂十年所取士，又其兄學夔爲翰林侍講，昔予與同年生，相交爲最厚，故學奭來京師，特厚予，故往來無間也。

學奭通《易經》，蓋受於其尊府斯延先生。斯延先生受於安成劉先生雲章，劉先生雲章則常遊臨川吳文正公之門。其家學有源委，故學奭亦能教諸生，諸生皆樂從之。其在平南夷獠之地，盜賊攻劫，奔走避匿無寧時。而師生相與講學不廢，故卒能有所成就如此。

予嘗竊怪世之職教者，率以地之美惡爲戚忻，不復計其教之何如也。夫人之才不才，多係於地。地之饒沃與否，有以興墮其志氣。古之婦人女子能辨之，而聖人有取焉。顧世之爲士大夫者，乃獨役志於此，得美地則喜，不然則大以爲

戚，其智反在古之婦人下。此無他，蓋以自養爲累故也。士大夫之學，豈專於自養也哉！若以地論之，平南可爲惡矣，而學奭之教有成績。然則人才果係於地沃與否邪？抑亦在乎教之有道邪？

常州在天子畿内，邇於教化，故其地雖饒，而其人則才。學奭之得常州，人多賀之，而學奭不加喜。蓋將以其教平南者而施之，予知常人皆有以成其才也必矣，此可爲常人賀也。於其行也，知學奭者皆賦詩送之，而予書其説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集》卷四《贈訓導梁叔莊序》 叔莊名栗，予戚也，以縣大夫之舉，與予子皆爲縣學訓導。梁氏世儒家，多以文學致通顯。叔莊之爲訓導，卑卑於咕嗶之間，自常情視之，有不慊於意者。然予則甚重之，蓋道在是也。故於其歸，試相與言焉。

夫内外百司之執事，苟有才者，皆足以任之。惟訓導之職甚重，所以成賢才而爲治天下之本，其道則仁義禮智，著於心，著於經，當朝夕進諸生講明而服行之，本於身，形於家，而達於鄉黨州閭。自人倫之近以至萬事之舉措，皆盡其道，則發於文詞者非虚言，而施之政事者皆實行，賢才成，治道盛矣。訓導所繫之重蓋如此。然其所以教，豈徒然哉？身有之，則下化之。不然，未有不相校與相夷者。然則爲訓導者，固當修其身以爲之本也。予嘗觀之，世之任此者多矣，能盡其職，十不一二見也。棄背其親愛，奔逐於權利，疏君子而親小人，出徼幸，犯危難而不顧。或沉酣於杯酒之娛，或陷溺於市井之習，甚則懵然不能措一詞，若是者比比也。則於言教且不可，況修身以爲成賢才、興治道之本乎？此其人皆大夫君子所切齒，能免於其身，蓋幸矣，而斯文之不幸也。

叔莊好學而明道，其言慎，其行端，其文暴著於外，蓋不忝於其職，非予之所嘆者，賢才之成可必也。然君子之學，蓋終其身而後已，未嘗有間也，叔莊其尚加進也。蓋道益明，身益修，其立教之本益厚，而收其效益無窮，則叔莊豈但爲吾邑之望，將天下之望也。予言之煩如此，蓋相厚之至，且使予子觀之亦有所警發也。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訓導李卓序》 李氏居泰和前程里，爲故家。予嘗識子能，敦厚周慎，蓋其族之表然者，心固重之。永樂丁酉，予以外艱家居，南溪蕭鵬漢甫請予爲子師。子能之孫卓，蕭氏出也，時年尚幼，亦從館下聽誨言，應對進退，率有可觀者。予心又喜，以爲子能有孫如此，蓋可冀其成矣。去之將二十年，而卓果以明經應訓導之舉來京師，試在優等。既受職，將之寶慶，謁予，拜曰：「生嘗受教於館下矣，今幸得教官，懼無以當衆望，願先生終教之。」予聞而心益喜，蓋喜其能進而不已也。

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豈有止足之限哉？聖如孔子，猶曰我學不厭，況其下者？卓之志如此，宜予益爲喜也。夫仕者之任職多矣，苟有才藝，皆足以辦之。惟教官以成賢才爲職，而本諸其身，必其學之在己者沛然而有餘，然後所以應人者亦浩浩其不窮。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卓宜務此而已。師者，弟子之所取法也。惟以身率之，則不令而從。然今之弟子，蓋有率之而不從者，況不以身率邪？卓宜慎修其身哉！夫賢才者，治天下之本也，而託之教官，其職之重可知矣。然其位則卑也，凡昧於大體者，往往怙勢力以臨之，惟有道自重之君子一不以屑意。不然，鮮不隨俗變化而輕棄其身。卓宜以道自重哉！予之告子，止於此矣。今邵陽教諭鍾沔尚清，亦嘗從予遊，能以所學教諸生，今之所謂賢師，而子之戚也。又有徐訓導明善者，亦篤學而善教。子之去，尚相與切磋而勉進焉，則賢師之譽，子安能避哉？由此而進，將不止於是而已矣。子必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七《送鍾先生赴南京國子監詩序》 鍾先生啟晦，吾鄉先輩也，居邑之南溪上，早以文字知名。時邑中諸老先生，若尚書劉公子高與其弟豐城教諭子彦，予先祖竹亭先生與予叔祖御史公，及杭州通判楊公子淵、國子學録蕭公子所，之五六先生者，或隱而未仕，或既仕而歸，皆以文學行誼師表後進。啟晦先生皆得從之遊，由是其學大進，遂爲時輩所推重。諸先生相繼謝世，後生小子若予者，倀倀無所取法，啟晦先生則或爲道其遺言緒論，與其所以惓惓獎進學者之意，予得承教焉。先生既爲贛縣及南雄府學訓導，秩滿，選授趙王伴讀，以其文學奉教令，朝夕出入，有榮焉。先生質而不肆，和而有禮，士大夫皆愛重之。今年秋，由伴讀改授國子學録，當之南京。知先生者，皆爲先生樂之。

夫儒者之所學，聖賢之道也。學聖賢之道，豈專於己而已，將以施於人也。豈必身行之而已，固將以授於人而行之也。今之大學，所以萃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先生以聖賢之道分教天下之英才，率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勉之以禮義廉恥之習，擴其所未充，增其所未高，他日仕於天下，其道之行，固先生之道行也。與其專於己而欲身行之者，其爲功効，巨細可知矣。此知先生者所以樂之，而亦先生之所自樂也。或者謂：「先生去光榮而就澹泊，爲有所不可於意。」則非知先生者矣。

先生將行，其凡知己者皆賦詩送之，而使予爲序。予故序先生昔之所受學爲可慕、今之所施教焉爲可樂如此，以冠其端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潘教授序》 潘先生畿，字民止，爲翰林檢討二十餘年，年已七十矣。今天子即位，嘉惠臣庶，先生以老疾辭位，上憫之，不欲勞以事，又不欲絶其禄也，使歸爲温州府學教授。其鄉之士大夫皆爲先生喜，屬予作文以送之。

予謂君子之事上也，盡其心焉耳。然而力有不能遂者，則亦達其誠而已矣。上之於君子也，盡其禮焉耳。於其力有不能遂者，則亦加以恩而已矣。下以誠事上則不至於曠官，而《伐檀》之譏無有也；上以恩待下則不至於失所，而《權輿》之歎無有也。此所謂上下交而爲泰也。至於後世，而君臣之義缺。其事上也不以誠，故竊禄終身而怠其事者有矣；其遇下也不以恩，故盡瘁以仕而莫之顧者亦有矣。豈非上下不交而爲否乎？是以君臣貴乎相遇也。先生遭遇聖明，思欲效忠而力不能遂，乃以誠聞於上；上亦憫其志而加之以恩：此千載之良遇，誠所謂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則其鄉之爲士大夫者，安得不爲先生喜乎？

然予聞之，古者七十致仕而歸，則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俟德成而升用之。况先生受教授之任者乎？則所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厚其風俗者，實先生事也。予蓋又爲其鄉之子弟喜矣。故爲文以送之，使其人知先生受恩於上，真難得而可樂如此，又以俟其教之成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贈曾訓導序》 用濟吾友也，居泰和北門外，與予家相距數里許。故予少時，數與其諸兄弟遊。有曰用楫者，最聰敏好學，未成名而卒。曰用常，讀書勵行，領鄉薦，會試禮部，皆高等，未廷對而卒。曰泉，字本清，曰弘，字士弘，皆取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士弘今爲兵部主事，有名稱於時。用濟端重簡静而勤於自修，亦以鄉貢試禮部，中教官選。初爲掖縣學訓導，以憂去。起服，改富陽。將行，過予求一言。

予謂朝廷之於養士厚矣，以爲政教之本在是也。然士之能無負者不多焉。給之廩禄，徒以充飲博之資，復其身家，徒以遂逸遊之樂。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知，絶意興賢之科而僥倖於歲貢之得，苟得矣，即傲然自足，而騁其所欲爲，以陷於罪戾者比比也。其狡猾無恥者，則多巧爲之，所以自脱於有司。其又甚者，甘受黜辱而不辭。嗚呼！此豈所望於爲弟子者哉？然非特爲弟子者之罪也，師亦有過焉。蓋人皆可教，在隨其高下而成就之，使爲師者朝夕坐堂上，相與談詩書，陳法戒，開導其善心，禁制其邪念，鎔磨之久，濡染之深，其文行將必有可觀者。而乃自溺於利欲晏樂之私，視弟子之學與否，漠然若不相預也，其能以師道自任者甚鮮。則學校之弊，安得不至於此極哉！故今朝廷訓厲百司，而於學校爲尤切。則爲師弟子者，可不思自奮邪？

用濟前教掖縣，諸生既賴以有成矣。今去富陽，富陽之學校，蓋未有其弊者，用濟宜益盡其道也。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邦家之本也。予深有望於天下之學校，而於用濟乎發之，故歷序其相好之舊與其所以屬望之意，以爲贈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二《送羅教諭序》 今天子在位，大正庶官，以新天下之治。知學校之怠廢也，詔國子生歷事諸司者，雖慎勤，皆還讀書監中，俾由科舉入仕。覆命禮部凡天下所貢士，必嚴試之，苟爲有用，雖百得一二可矣。蓋異時諸生歷事滿三月，其高等者類得五品官，及爲主事、御史；其次亦不失爲縣。而以進士出身者反不及。由是諸生多不務學，爲進士，惟於歲貢僥倖焉。禮部試之非不嚴也，慮黜落者多，故稍寬之。懶學者得志，而中庸之士亦怠矣。典教者亦不復思舉其職，相師成風，其弛弊至有不可勝言者，宜乎今日之嚴也。夫待之嚴者，重之至也，則爲師弟子者，可不思革其弊乎？且師之於教，成物也，弟子之所以學，成己也。有志之士，而何待乎上之督責邪？誠能相與致力於詩書六藝，以明聖賢之道，修於身，行於家，信於鄉黨，然後升於有司，進於天子而宜於職任，則師弟子皆無負於聖朝作人之意，豈不光遠有耀哉？此凡爲儒而欲昌其道者，所以朝夕冀也。

予友羅汝寬，廬陵故家，其父養蒙先生，敦厚有學行，偉然君子也。其兄汝敬，爲翰林侍講，文行稱於當時。汝寬承家學之懿，始舉明經，分教臨江、邵武二郡學，諸生受其指教，多相繼舉進士。既九年，考績來京師，陞常熟縣學教諭。將行，朝之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送之，而屬予序。

汝寬蓋能舉其職者也。今往教常熟，使其諸生皆力於學也，汝寬惟加勉之而已。若亦不免於怠廢也，汝寬當有以大振起之可也。毋狃也，毋激也，從容化導，必有以稱上意，則善矣。予於汝寬誼不薄，故爲之序如此。汝寬其以爲然乎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三《送王教授詩序》 予友王經用常初典教大康，大康之士賴以有成者蓋多。今年以績最，得兖州教授。將行，徵贈言於予。

予謂兗州離曲阜三十餘里，去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邇也，用常依聖人之宮牆而教其邦人之子弟，其可有悖於道哉？聖人之所教者四，文行忠信是也。夫學詩書六藝之文，修其孝弟之行而皆以忠信爲本焉，兗之子弟誠能乎此也，則無愧於聖人之邦矣。不然，在用常有以教之也。然用常之教，豈直云云而已哉？要必本之於身，身有之，則下化之，其教可不勞而成矣。夫不以聖人之道修諸身，是謂棄其身；不以聖人之道教夫人，是謂棄其人：之二者，無所可也，而況於聖人之邦乎？聖人天下萬世之師也，然惟於其居之所近，遺風餘韻，切於見聞者易以感發而興起，則兗之師弟子，其所立當何如可知矣，予安得不惓惓然也？夫以聖人之道教人，固宜慎於其職，況施於聖人之邦，其所慎宜加焉。苟有錙銖悖於道，則人將曰「教聖人之邦而不以聖人之道，是非聖人之徒矣」，可不慎哉！

然世之爲教官者，多自放於繩檢之外而忘其所教，故學者卒無成，此君子之所深歎也。予知用常必加慎而能副予之所望矣，故爲序以贈之，而諸公之詩則繫於下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陳訓導序》 吉水陳宏己以《書經》教於鄉者有年矣，今年舉至京師，授新淦縣學訓導。其友翰林編修尹鳳岐合諸君子作詩以送之，而告子曰：「鳳岐家居時，與宏己相好，蓋其爲人敦厚廉靜，能以所學教諸生，於周公孔子之道，懇懇然相與講說，其志蓋未欲遽進也。而新淦缺訓導，乃以幣走其門聘起之。今既受命而歸，惟離別之足惜而會合之不可常也，於是有贈行之詩。願以序請。」

予謂凡小人之官皆命於吏部，惟訓導有缺，得自察舉，是豈輕訓導哉？蓋以爲弟子者得審其師之經術行誼而知其所從學，爲訓導者亦得審其情性風俗而知其所以教，夫既交相知，則宜深相得，而教學之有成可必也。彼其意如此，誠善矣，宜察舉者之皆得人也。然而有失焉者，何哉？蓋此之舉者不惟其經術行誼之可取而舉也，苟焉而已矣，彼之所應者不惟情性風俗之可以約而中也，苟焉而已矣，交相蒙，互相賊，而欲其教學之成，可得邪？故今有如吾宏己者，宜爲鳳岐之所重也。

夫新淦，臨江屬邑也，而於吉水爲近，宏己之居又近焉。然則宏己經術行誼之正，與其邑人性情風俗之良，其相知之久，相得之深，豈一日哉？則其爲是舉也皆宜也，其教學之成，必有加於昔者矣。然則詩以送之，亦宜也。

抑予觀之，古者詩人送行之作，如《崧高》、《烝民》之類，道其德業之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故於朋友爲直、爲諒、爲輔仁，非以其爲諛也。今豈異於是哉？而予爲之序，亦歎夫不如宏己者之失，而深嘉宏己者之爲得，亦將有所警焉耳。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陳學正序》 吾邑陳穀仲旦今年會試於有司，以科額之拘也，止得爲教官，吏部奏授晉寧州學正。初，仲旦與其兄仲仁同領鄉薦，而仲旦年最少，吾邑之士誇羨以爲難。既而病，不克會試，遂偃蹇數科。仲仁歷忠州學正九年，又往教松江。而仲旦亦典教一州。陳氏產此二人，前後皆得爲學正，兩州之士賴之以成其才，此陳氏之盛而亦儒者之榮也。仲旦將行，謁予告曰：「晉寧距京師萬里，穀之去先生遠矣，願得一言以自勖，庶幾其不辱也。」

予曰：國家之立學校，所以成賢才，而天下之治繫焉。教之之方，必始於讀書求道。道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也。修於身，行於家，推而至於忠君弟長、仁民愛物，仁義不可勝用矣。如是而考其言，觀其實，列之庶僚之位，天下豈有不治哉？教官之職，其重可知矣。晉寧固遠，然天之生才，蓋無處無之。子之往也，日進諸生而以是教焉，動之以誠而持之以久，其才之成可必矣。

然試思之：官以正爲名，學者之所取正也，惟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譬之規矩，必極其方圓，而後爲方圓者得以法焉。然則爲師者，固當以身爲教。子宜慎於其身哉！晉寧雖遠，無以遠自怠，則無負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矣。

仲旦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穀敢不勉！」於是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贈段學正序》 吾邑段纘元述，去年始自邑庠生充貢來北京，翰林試在優等，將升之太學。適順天府開科取士，遂以所學中其科。今年會試禮部，元述又在選中，而局於額數，故止得教官。吏部奏其名，以爲雲南阿迷州學正。阿迷去京師雖遠，而朝廷視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既擇其土之豪典州事，俾隨俗之宜而撫之，必使之安生樂業而無失所者，則又立學校，命教官，聚其人之秀者而教之，使之愛親敬長、忠君親上，而興於禮義，待之如此其厚也。則元述之去，宜待之以厚可知矣。天之生人，皆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遠近而有加損也。彼之所以失其常者，蓋氣習壞之，而其本然固在也。發其蔽而馴養焉，未有不可至於善者。然則所以美其俗，成其才，不在乎他，在乎教官無疑矣。元述學聖人之道，豈徒成己而已？固將以成物也。則今之去，豈非其州之人之幸哉！

或者曰：「元述有美才，負奇氣，使得沾一第而施之政，宜必有可觀者。顧

使從事佔畢之間，無乃非其志邪？」予曰：「第不第，亦有命焉，不足論也。使幸登第而仕於有司，執簡操筆，伺候官長之顏色而爲之進退，或有未至，則譴呵隨之，其視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講聖賢之道，體於身，見於行事，而發爲文章，簿書期會不至乎前，牒訴倥傯不撓乎中，其樂之有無，識者固能辨之。況仕有司者未必皆顯庸，而爲教官亦自有榮遇。元述宜思盡其道，不當以目前之所得者爲忻戚也。」

元述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纘得以服膺焉。」於其行，遂書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張教諭序》 張先生日孜自休寧教諭考績來京師，休寧諸生不忍其去，相與言於徽州府請留之。府爲達於吏部，吏部按舊例不許留，改授英德教諭。予始聞諸生乞留，心爲之喜，今去英德，而予喜加焉。

蓋世之爲教官，非若爲治之易於得人也，必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後人慕之。然而偷者則依阿苟且以自容，貪者則刻薄聚斂以自足，於夫所以治其心、淑其身者，皆漠然不知務。諸生不見其可法，而慢易之心生，於是有欲去之而不能及，既去而遂忘之者。彼於其去而眷眷焉欲留之，非甚相敬不能也。今休寧諸生皆願留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教可知矣，故爲之喜也。

然君子之教，常患施之不廣也，豈專於一哉？今去英德，移其所以教休寧者而施之，使英德諸生皆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不爲庸人之歸，豈非君子樂育之志哉？故予益爲先生喜也。

先生通《書經》，嘗受業蕭先生尚仁之門，而先世亦嘗以儒業顯於宋，其傳於家與得於師者富矣。英德之諸生，予知其必有成也。英德，韶屬邑，唐相張九齡之鄉。張公學聖賢之道，其精忠大節，足以照耀千古，爲後輩者，宜景仰而師法之。他日仕於時，誠無愧於張公，亦足矣。舍近而求遠，非所謂善學也。

先生將行，其嘗從受業者進士楊顯希章求予言贈之。予故道予意如此，既以贈先生，且以爲諸生勉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余教諭序》 平南教諭余學奭以事來北京，其兄學夔時爲翰林檢討，有名當世。兄弟相與盡友愛之情，極恭順之意，士大夫賢之。既一年，學奭將復歸平南，與之厚者皆賦詩送之，而以序屬予。

蓋學奭世爲儒家，其先君子斯延先生，嘗受業於安成劉雲章，能傳其學。既以授檢討君，與予同登進士，入翰林。而學奭又以所授取教官，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其於聖人之道，蓋講之精矣。而平南夷獠之地，去北京蓋萬里，自昔以爲難化。學奭典教四年，其業成而領薦者已三人，其道固亦行矣。是蓋能舉其職者也，則予何能有益於其行哉？

嘗竊論之，教官者，仕之未入品流者也。然其職固清，其道固重，與夫牛羊倉廩之列異矣。其上有藩憲大臣與郡之長貳，臨之者固眾，其能別異而敬禮之者亦多矣。蓋其遊聖人之門，學聖人之道，其理固應爾也。其或有異於是者，則君子所以處之，烏可無道邪？使其勢之重，小可以撓吾之所爲，其大或可以沮吾志，君子之立身行道，又烏可以沮撓於人邪？或有所沮撓者，抑豈獨其人之不善哉？將己之不善也。是以君子貴時中，而惡夫執一也。蓋以待君子者而施諸匪人，而以其得於君子者望之，茲所以爲執一，而不爲所沮撓者鮮矣。夫所謂時中者，泛應曲當，各適其宜而已，非矯矯爲異，翕翕爲同也。孔子於衛靈公，見其視蜚鴻而去之，其於陽虎，何禮之周而言之遜哉？彼一孔子也，而所處若是，是所謂時中之道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處己待人者有其道矣。故予以爲君子之處匪人，正其內，和其外可也。正其內，則所以處己者不離道，和其外，則所以待人者有其宜。若是，則庶幾乎且內既正則無可乘之機，外既和則無可畏之防，又孰得而沮撓之哉！然非獨教官宜然也，蓋君子之所以自治也。學奭之道行矣，予亦慮其或有不足於此，故以告之，或者其亦可取也夫。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彭教諭致仕序》 彭王世婚姻家，直與士淳內外兄弟也。自爲童子時，常得拜彭氏叔祖、叔父，其所以教愛直者，猶同姓至親，不以異姓視也。次則士淳與兄士本誼最篤。士本無宦情，樂閒放，從容自得於田里。直與士淳則相繼出，士淳爲教官，以其道淑後進，世稱賢師儒者必歸之。直濫官京師，上無補於朝廷，下無益於生民，負素餐之譏者四十又七年。其視士淳，蓋有愧多矣。士淳年既六十四，而舊患風濕疾加劇，足不良於行。至是，丁外艱起復，遂以疾聞於上，得致事而去。眷念疇昔，欿然於懷。慕回路之請，贈與處也，故有欲爲士淳言者。

兩家世以儒爲業，其行修，其名立久矣。今之後輩，亦有怠廢前人之業而無以植身者乎？感發其志意，而誘掖其進，課勵以要其成，在士淳而已，直之子孫蓋誠有賴矣，況彭氏子孫哉！古之君子致仕而歸，則爲里塾師，以孝順儉勤、仁義忠信教鄉里子弟，故畎畝之間，髦士出焉。賢才成，風俗美，而治道盛矣。士淳可不加之意乎？直年七十二，少士本一歲，而三人者皆有田在西郭。士本既享其樂，今士淳又歸矣，直之老病，旦夕當得請，怡塘觀山，杖屨往來，覩歲物之

豐成，感皇恩之優厚，烹肥擊鮮，擷嘉蔬，釃旨酒，相與勸酬，引滿而酌之，醉飽鼓腹，詠歌聖化，以繼康衢之謠而傳之萬世，使知今日太平之盛，此儒者之事，亦士淳之所樂也。故併書之，以爲贈行序，士淳亦有以處我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周教諭詩序》 吉水沂田周氏，以宦學聞於世久矣。自予官京師二十年，所見凡十餘人，皆表然可敬者。今年，中教官選者又二人，功載其一也。功載兄功敘，爲翰林編修，與予同居澄清坊，相去甚邇，故功載亦辱顧予。予見功載循循雅飭，守禮而不自放，心特重之。今往教武陵，予知其將爲賢師也。

蓋縣學之設，所以聚縣人子弟之俊者而教之。俊者，聰敏而有才之謂也。聰敏有才而不加檢焉，則流於輕佻而無實。故宜得守禮者爲之師，朝夕相與講聖人之道，使其視聽言動必由於禮，循習之久，則有以成其仁而足以爲世用矣。予知功載之將爲賢師者以此也。然予見教官多矣。昔有一人焉，年甚富，志甚銳，類可以進於道者，及至乎窮鄉下邑，無先生長者以爲之礪，郡守縣令又每優容之，於是倡狂自恣，學不加修，而其行益悖。夫以輕佻之子弟而薰炙於狂悖之師，蓋愈流而愈遠矣，則於興學育才以爲治天下之本者，豈不失望邪？故予又願功載之久而不渝也。

武陵，常德屬邑，蓋水陸之衝，其民足於魚稻之利，其風俗亦頗淳質近古。然而有一不如古者，婚嫁失時是也。往年予友鄭宗顯典縣幕，嘗廉察而訓戒之，俗稍爲之變。今去久矣，安知不猶狃於故習乎？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夫婦人倫之首，風化之原，謂非教官事，可乎？故予舉以告功載，凡有類此者，皆所宜盡心也。士大夫送功載者皆以詩，予因書其說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八《送戴教諭序》 吾邑戴彪文蔚，自桃源訓導考績來京師，得保昌教諭。將行，求贈言於予。

予謂保昌爲南雄屬邑，其地在庾嶺之下，蓋南北之衝，舟車之會也。達官貴人往來由此者，冠蓋相望，自守令以下，奔走送迎無虛日，有所不至，小則挫抑之，甚者求其疵而加責罰焉，其劇且勞如此。而教官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必靜以寧其身，然後得肆力焉。董仲舒下帷以學，至三年不窺園，故能通天人之奧，而言立於天下後世，此其故可知矣。今子之爲教官也，將汩汩於車塵馬足之中以說乎人，則廢其職；將矻矻然於聖經賢傳之間以快乎己，則爲逆人。斯二者，予不知其所處也。

然嘗聞之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彼奔走送迎、曲意承順以爲說者，皆非其道矣。使其君子也，將不以是爲罪乎？夫君子不說非道，而吾必以其所不說者說之，是不以君子之道待之也，其可乎？故予於文蔚有說焉。凡職董教事者之臨吾邑也，吾往謁之，禮也。其不然，則否。朝夕坐堂上，以聖賢之道教諸生，其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必使修於身而見於言行之實，則吾之職修，而於朝廷教學之意可以無負矣。彼君子者聞之，方且樂吾之所爲，安得以非道之說爲望哉！不此之務，而務以非道說人，雖說之者眾，而君子則愧之矣。文蔚其慎擇哉！故書以贈其行。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尹訓導序》 江西按察僉事諸暨王君董郡縣教事，銳意於養賢，以爲教官者賢才之本，教官缺，則學者無所師法，將何以成賢才？若不得人，則猶夫缺也。然可察舉者，唯訓導。乃訪諸郡縣，求學行兼備可爲訓導者，得六七人，上其名吏部。予泰和尹儼克思其一也。吏部以王君所舉必賢，然必試而後命之，乃羣試於廷中，七人者皆在高等，於是克思得龍泉訓導。

龍泉亦吉安屬縣，距泰和不三四百里，其山水清秀，土壤肥沃，而物產富饒，是以其人皆給足。故家巨室以文物相先，詩書禮義之習有累世不墜者。愛其子，必爲擇師，敬禮之甚至。賢才之成，仕至郎官御史者，前後相望。其盛如此。故予爲克思喜之。喜者何？喜其教之得行也。

夫人無所養，則不暇學，有所養矣而不知學之爲貴，則亦豈樂於學哉？教官不幸而遇此，率之而不從，語之而不受，上下之意不相入，而欲教之成，其可得耶？今克思去龍泉，因其善而教之，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功成之易可知矣。要在慎其所以爲教也。古之立教者本諸身，身不離道，則行孚而言從。學者觀感之深，積習之久，成其德，達其才，出而用之，其功效豈小哉！克思惟慎其身而已矣。尹氏自宋進士絳以來，經術相傳至於今，則儒固世業也。其前顯者不暇論，自克思之祖上海教諭務厚先生而下，惟自道再同知府事，加食四品祿。克思尊府京山教諭復道及諸子姪教郡縣學者七八人，則教官又其世職也。以世業之重承世職之榮，奚可以不慎？不慎，則忝其世。克思勉之！

予子穆，克思女兄之夫也。予既喜其教之行，重以親戚之誼，故爲序以送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鍾教諭詩序》 吾邑鍾沔尚清爲邵陽教諭，既滿，來北京。念二親在堂，將歸省焉。或謂尚清曰：「子之親遣爾仕也，固欲子

顯矣。今既課最，旦夕當得陞，子若遂階顯庸而持以爲親榮，此昔人所謂以志養者也，而何汲汲於歸哉？」尚清曰：「沔之親老矣，而沔違養已十年，恨不能以朝夕見。計吾親之心亦若是也，沔其可貪位而後於親哉！」即請於朝，許之。

嗟夫，尚清可謂能孝矣！孝，德之本也。譬木之幹，枝葉所附而生者。人惟能孝於親，則推而爲事君之忠，爲事長之弟，爲撫幼之慈，又推而仁民愛物，皆是也，茲其所以爲德之本也。夫既根於心，宜無有違其親者，然或蔽於欲而遂遺之，是以成周有教，而民風淳、治化盛矣。國朝興道以教民，一切不異於文武之世，若多士之隸於學、百僚之在任使者，皆得以省其親，著爲令。仕而稱職，則又有封贈之典焉，蓋以教孝而敦其本也。本立而道生，則爲忠爲孝爲慈，與夫厚於民物者，一皆冀其成。盛矣哉，上之待下也！

尚清修仁義之行，其事親能孝舊矣。茲復後於祿位而急於親，其本不既立矣乎？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今聖明在上，德隆化洽，誠所謂有道之世也。以尚清才質之美，進而顯其親有日矣，行之枝葉，若爲忠、爲弟、爲慈與夫厚於民物者，舉將見之，尚清其尚篤於自立矣。

士大夫之相厚者，各賦其詩贈行，其姻家歐陽御史洙持以求予序，予尤厚於尚清，故爲序而勉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一《贈訓導湯君序》 一元，予故人湯君如川子也。湯君氣豪而行端，學博而才贍，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同入翰林爲庶吉士。其後有司請以爲吏科給事中，太宗皇帝欲其學至古人，不欲小用之，留不遣。未幾，以疾卒。至今同輩之士與凡大夫君子論當時人物之偉然者，未嘗不思湯君。而不可見，則見一元，猶見湯君也。一元舉明經，去爲安慶府學訓導。凡與湯君友者，皆以遠大期之，矧予鄉邑之舊哉？故於其去，不能已於言也。

我國家興學育才，其用心至矣。遴選弟子員，慎擇師儒以教之，又專置風憲官以督勵之，此其意何也？蓋天下之治本於賢才，賢才之成則由乎教官。苟不加之意，惡望其能有成哉？是以若是其嚴也。然教官之成賢才，必本諸其身，誦聖賢之言，循聖賢之行，使爲弟子者有所觀法而化，則賢才成，賢才成而治道盛矣。教官之所繫如此，豈不重哉！然而能自重者鮮矣。其言未必皆聖賢之言，而行或違乎聖賢之行，淪於貨利，溺於宴樂，而不知所以爲教。是故下無所取法，臨乎上者，亦不見其可重而慢易之，由是往往不安於其位，欲其成賢才以興治道，可得邪？此君子之所深歎也。

一元端謹而好學，有志於古人，不肯一涉非義，予知其爲賢教官可必矣。然尤相與論其不能然者，庶乎加慎焉耳。此予相厚之意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三《送梁學録序》 國子學録梁先生叔莊謁告歸泰和省墳墓，同邑之士之在北京者，多與叔莊連姻好，俾予贈以言。予謂叔莊之官太學三年矣，太學仕者數十人，論文行之美、無愧於爲人師，必曰叔莊。蓋能以聖賢之道修諸身而推以及人，凡世俗之附聲勢、急貨利，叔莊皆不肯爲，是以譽望如此。

予邑之以儒名家者非一姓，前五六十年，先生君子有存者，其道德之懿，法度之嚴，表然爲望於鄉邑。後生小子得有所視效，而不敢爲非。或有未然，凜凜乎其言之畏也，故風俗猶有可稱者。追老者日化，壯者亦日以去，向之以儒名家者，遂稍稍渝其舊，或既顯而歸，則又侈然而無所自防，薰陶變化，於是乎有不可勝歎者。去年，少師楊公之歸，鄉人得瞻其容儀而聽其誨論，知善之當爲，不善之不可爲，始有沮怍而興起，如見前之所云先生君子者。今叔莊繼公往矣，承休襲美，叔莊所宜務也。自言行之常以至論議之大，益謹而不自放，使凡接於見聞者益有所感發，如復見公，則鄉邑之美當復如前五六十年可必矣。儒者之道，固將以化民善俗，然必先於家，未有不先治家而能淑諸人者。則夫以儒名家者當何如可知也，而可以渝其舊哉！渝其舊，君子謂之辱先。

予與叔莊氣味頗相似，而世有連，則予諸子，非有望於叔莊而誰望哉？予嘗告以循理畏法矣，叔莊幸深察之，善教之，使必爲君子，不爲小人，而無忝於先世，無愧於儒名家，則予之感刻有已哉！

陳循《芳洲文集》卷三《送訓導王希稷任泰和序》 泰和王氏希稷嘗領鄉校訓導之聘，今年以吏部起，始來謁選於朝。朝之卿大夫眾執事承詔考其文詞，第在高等，遂奏授以所聘之職。會其尊府抑菴自左春坊庶子超拜詹事，仍兼翰林侍讀學士，同日受命，一門之內，父子偕榮，誠鄉邦所寡遇者也，王氏何其盛哉！希稷介行，刑都獨孤郎中及鄉邑諸士友皆屬予序送之。

嗟乎！師道之不振於鄉校久矣，聞諸先生長者，數十年前，有王子啟先生，言行端方，問學該博，即之者貌警而心服，聞者亦懦立而頑廉。其後有楊自立、羅子理、鄧崇志三先生者繼之，亦皆嚴毅方正，人不敢犯。此皆師表鄉校者也。晚生小子若予始及聞之，惜乎愚昧，未能私淑。去今益遠，諸老先生流風餘韻日以泯息，而眾後生俊秀益無所聞而知，況望有所私淑者耶？希稷得繼諸老先生

之職以往，而可棄其所務，使卒泯於後耶？希稷，子啟先生之從曾孫，其得於家，視予所聞必多，思繼述之，尤宜若然，人將移其待先生待希稷矣，希稷不獨克紹前聞，而於鄉校禮聘、聖朝任使，亦庶幾無忝也。師道之復振，其不在茲乎！

希稷質秀而温，學敏而篤，將有遠大之望，於此有不待予言而能者。然予嘗承其大父瓊州先生愛，且辱交於抑菴，今又獲領贈言之請，而可舍其親近，求諸疏遠以爲言哉！《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希稷其尚勉之！

宣德五年秋七月望序。

陳循《芳洲文集》卷四《送訓導胡亶明赴壽昌縣序》 亶明，吾泰和西北鄉義禾里胡氏也。胡氏爲鄉舊族，其人多業詩書，居者往往以授徒於里閈，或出而游庠序，則亦有以取科第於當時。又或以舉明經起佐四方儒學教者。要皆篤實勵行之士，而非輕浮淺薄、務苟行以誇耀於一時者所可倫也。四十年前，余在鄉校，友其一人曰雅字興詩者，孳孳問學不懈，晨暮與人未嘗出一戲言。其後舉永樂四年林環榜進士，歸榮於鄉以卒。蓋亶明伯父也。近數年前，又得其二三人，曰子楫者，端重狷介，余嘗聘爲塾賓，則又興詩之諸父也。其次有曰莊與亶明，亦皆秀偉，而所謂篤實勵行或過之。三人者，俱以舉明經相繼起爲學。亶明初得順天府寶坻縣儒學訓導。寶坻距京城百餘里，仕宦於其間者，一有譽毀，朝起則夕聞之，不爽毫髮。亶明至，不踰月，課誨諸生，諸生曜然以喜，如履塞得通道，有歸告其父兄者曰：「得胡先生，寶坻前此所未有也。」未幾，亶明以母喪去，則又相與戚曰：「得胡先生而遽失之，豈造物欲以困吾徒耶？」其見重於諸生如此。歲之戊戌，亶明以服闋至京師，改嚴川府之壽昌縣儒學。將行，其母姨夫雲南布政司參政嚴七正走告余曰：「外姪亶明可與進於善者，願先生有以造就之。」夫士所以進於德與學者，以其有所取以成也。孔子論其弟子宓不齊，以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今亶明諸父祖若此，有以取於內矣，而又有嚴參政爲其母黨之姻，所以師友於其外者不爲無人，亶明誠能取以自勵，則德與學何患其不進哉！故余於嚴之請，書之以告亶明。《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亶明其尚以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贈王給事中序》 君子之學，貴乎擴其量而已。量本宏大，而拘於有形之器，故外有所感，則中有所遷，所謂本自宏大者，蓋亦不勝其小矣。不觀諸水乎？減之一勺則耗，加之一勺則滿者，蹄涔也。多方引之而不加少，眾流趨之而不加多者，江海也。江海之量固大矣，而猶有涯，階是而進於無涯之量，豈非道之大而無外乎？嘗觀之古人，其大若江海之量者，固亦有之。至於小得則喜、小失則戚者，蓋亦不勝其眾也。量之不同，乃如是哉！

今之校官，俗訾爲冷職，恒人處是能無戚容者固鮮。或一旦去此而陟於尊顯，能無德色者爲尤鮮也。先人在鄢陵時，王惟善先生適爲司訓，余侍先人側，竊觀先生之爲人，謹於自修，勤於教人，於凡學宮有所修立，盡心盡力，若治其私室然。蓋將終身安於是而不慕乎外，視恒人之戚於是者既有間矣。及其考績天官，集諸教職而試之，將拔其尤者以充近職。既而先生之威儀文辭獨穎出一時，遂有給事黃門之選。余往賀之，則見先生之言談舉止，與居教職時絲毫無所異，所謂自得之色無自而窺焉。余因切歎曰：人臣之歷閽闥，登玉階，載筆紀事，恒得瞻日月之光者，惟給事中爲然。自其職親地禁，不與他等，爲顯且榮也明矣。今去冷職而驟處是，欲其不自矜也難矣哉！先生獨能視榮澹無二致，處卑顯爲一節，非能擴大其量，不以外之所得爲欣戚者，其能然乎？由是見先生之量，進於道體，既未可涯，至於處尊顯之地，更有大於此者，必無所滿矣。於是乎言。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盛司訓序》 人之負魁壘之才、抱奇特之志者，鮮不欲位通顯，以出其中之所有，而樹勳業於時。有其器而或拘於冷職僻地，鮮不戚咨無聊，若不能一日安者，此人之恒態也。余竊以爲不然。君子誠有是器矣，但當隨所遇而安之，以盡其當爲之分。分誠盡矣，則其氣益定，理益明，消其邁往之銳而老其宏偉之才，所謂顯位達宦，雖無倖冀，或有時而自至焉。於以施其所有，則何勳業之不立哉！

今年冬，余與盛君文顯會於襄陵司訓丁君廷玉家，同處連日夜，因觀其爲人，質貌充碩而議論穎脫，蓋所謂魁壘奇特者也。問其職，則司訓爲冷職，問其地，則岳陽爲僻地。他人有是器而處是位，則戚咨之意必有形諸聲容者，盛君不然，方歉然以進修爲未足，退然以誨人爲未至，若不知教官之爲冷職、岳陽之爲僻地，蓋能安於所遇而克修其職者也。吾意其涵而泳之而氣必完，靜而察之而理必熟，銳邁消而宏偉就，如是而進於衡鑑之下，輕重大小，無所移易，而顯位達宦，或不能辭。其必盡發所蘊，秉仁執義，上以忠乎君，修政立事，下以澤乎民，勳名事業，垂諸悠久，斯足見其魁壘奇特之實矣。

丁君於盛君爲素交，蓋亦魁壘奇特而淹於教職者也。因盛君考滿之行，求余文以贈。余遂書此以告，並以爲丁君勖云。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四《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

卓然爲人師者數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年爲辛丑，余忝進士第，以澄則退益所學於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修，學不加益。以澄則處閒靜中，涵而蓄之，淬而礪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每接真儒碩士，未嘗不發愧於中，而重以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人偕試於春闈，遂中乙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以澄以清修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於模範之重，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

雖然，余於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爲師，以澄將推所得於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竊觀世之爲師者，己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詘詘然有自足之色，否則斬其才而不肯盡心於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歎。以澄學成己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願以澄深以是爲戒，謙虛而恒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怠所從事，他日在門牆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爲師，則以澄之學進於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於永久矣。是爲序。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五《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修其職，斯於天工爲無曠，顧可以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

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而不泄，勤於問學，敏於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去年秋，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五十人，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道焉。賢才之成，恒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其於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爲師，言必出於道，行必由於道，教必本於道，以是修己，以是淑人，俾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爲世用，必能擇其道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文於天工又何曠哉！」

世有位不滿其望者，往往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也，視節文安於所得而盡心所事爲何如？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柯暹《東岡集》卷二《師友集序》　江西大參樊公名所，得時賢詩文一編，曰《師友集》，自前翰林學士括蒼王先生、今少傅東里楊先生以下數十人，皆以文章德業黼黻邦家者，其形於言，戛玉而鳴金，陶仁而淬義，揚休吐華，聯輝貫彩，布衣之士老於山林，仰之如星鳳，延頸莫覿，一登其門以爲榮。庸常之士，雖躐華要，無赫赫之光，求若一人，隆一譽以盜名於世不可得。公師之友之，榮也。夫吾所授教曰師，取益曰友。游其門而專其業，真吾師也；麗澤相資，真吾友也。而或不焉。《六經》，聖人之言，如日星之明，徹于四方，學者味之爲膏（粱）〔粱〕，服之爲華袞，居之爲室堂，履之爲平康，宜在所尊而行之者。而或不焉。況非師友之真而其言非《六經》之盛者乎？公之所謂師，非盡遊其門而習其業者；所謂友，非盡麗澤以相資者。其文詞之載於集，雖或有先哲之所未發，要非《六經》之盛也，公亦隆之親之，尊其言而勵於行，則其道德之光益可見矣。

初，公在鄉邑，雖欲徧交天下之賢不可得，其師友散處四方，非一朝夕、一禮羅以萃於朝。公之跡未徧於天下，而天下之師師之，天下之友友之，宜必有其道也。天下師友於公，其善在師友；公師友于天下，其善在公。吾聞之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公其有耶！或以公之學由於家傳而無與於今之師友，或又以公初無意顯榮，而以知己論薦，典教金華，校書中祕，列黃門，出佐名藩，謂有資於師友，皆非所以知公也。生乎千載之下，師古之聖，友古之賢，乃公之志。名是集，不知所云。

柯暹《東岡集》卷二《贈章司訓序》　台郡章君仲熙分教東流，間嘗署吾建德，秩滿將行，詣余別，屬言爲贈者偕至，君亦需之勤，不可辭，乃曰：

先王立教垂世，所以崇師。師道輕重，士風之厚薄隨之。庾斯、逢蒙皆學射，斯受學於子濯之徒，宜不若蒙親授受於羿者。庾斯不忍害子濯，蒙乃敢害羿。滕文、陳相皆學儒，滕文一見孟子於宋，宜不如陳相受授於良之久者。滕文始終遵孟子，陳相乃敢倍良，其厚薄之相去若此，得非師之輕重有以使然耶？師如孔子，萬世無以加，數千百載之下服其教。如七十子者，猶一日重之，至厚之至也。人之爲學，如舟車然，求進而不求退，一瀕險阻，摧輪折楫，其有望於濟也誠急，遇者雖眾，無以濟之，與所過何異？有能斲輪而示坦道，剡楫而指通津，使得達夫所適，則雖一時之遇，將終身德之有不能忘者矣。函席之間，曰師曰弟子，謂將明孔子之教，日進乎高明，行堯舜之道，期馴於遠大，乃終日嘐嘐而實無所得，寧免夫他遇而不易其厚薄者鮮。

吾邑自有學以來，若先師嚴陵項先生之教，至今稱之。君在建德僅歲餘，二

三子思之，亦至於今不衰，得不與斲輪劑楫者比？蓋其學有源委，文有矩度，言有據而行有常，其教人也，賢否有鑑，勤怠有衡，本末有序，而勸懲有方，故受其教者，莫不心悅而誠服，聞其善者，亦莫不重其爲人，而相與不厭也。然而造就於建德，未若東流之盛者，豈以彼此而加輕重於其間耶？觀於二三子，則嚴陵舊風行將見之矣，行將見之矣。君行，固馴陟夫高顯，設使遷秩掌教，復來建德，豈但慰二三子所望，邑大夫士亦所願。君就不屑否乎？

僉聞之喜，遂書以贈行。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郭司訓赴松滋詩序》 淦之儒者郭用祥領松滋儒學訓導薦，待選於京，不以其學爲已足，來問《春秋》於予。未幾，而得其新者倍乎其舊，迺幡然欲辭所薦，別由進士之科出身，以躋顯榮。來質其可否於予，予謂之曰：「子之志則高矣。子之所學誠足舉進士，爲邦家光矣。雖然，教導之職，亦未爲不尊且重也。世之舉進士爲達官貴人者，雖位在人上，其出言足以聳人聽，其施德行惠足以結人心，故道益光而譽不難起。然其始也，孰不遊於職教導者之門而興耶？職教導於羣有司之下者，雖秩卑而勢不炎，內無以遂其欲爲之志，外無以展其有用之才，功業不得以茂建，聲名不得以遠施，然道存於己而足爲達官貴人之模範，是則達官貴人莫非職教導者門生弟子也。以達官貴人爲之門生弟子，則其職不爲不尊，而道不爲不行矣。昔者胡安定先生未嘗起科目、居要路、柄國家之政也，然孫劉錢范諸賢炙其教誨，薰其道德，出而爲名公卿，相與推其所傳之道以潤澤乎民者，後先相屬，天下之人蒙其利，施教之功，豈不博於爲政之功乎？子毋卑其職而有所外慕也，其勤力盡心，修其教以施諸人，必將有達官貴人出子之門，以推子之道達之於天下，安定之功，殆將歸子也。子其勖之！」用祥聞予言也，欣然以喜，決然有松滋之赴。與之交者皆爲詩贈之，用予言弁其端。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王教授赴福州儒學序》 往歲華亭王汝善先生，以淳安教諭課績京師，與翰林諸君會飲進士周瑄所。侍講洪君宗器言於座曰：「先生篤學善教人，吾淳安學者蒙其作育，以出而魁鄉薦，第進士凡若干人。今當遷秩爲教授，吾邑不得專其惠矣。」予聞而欲得之教於吉，侍講陳君叔剛又欲得之教於福州，然皆無夤緣以致之，先生遂有處州之任。今先生喪既祥，復至京，則陳君已謝世，獨予守官如初。吾吉又缺教官，洪君又爲侍郎吏部，意其必能探予初意，以先生爲吾吉惠矣。除目下，乃轉先生福州。予雖惜其不得於吉，爲子弟矜式，而深喜其得於彼，有足慰吾陳君於九原也。已而兵部主事項君文曜來請文爲贈，予又豈得辭哉？

夫師弟子之相遇也，其猶工之於材歟？大林之材雖足充棟樑，造舟車，必遇良工師，然後有以成其器。良工師雖善引繩墨，斲斤斧，不得大林之材，則亦無以施其巧。福爲八閩首郡，地大而民富，逢掖縉紳之儒相望出，絃誦之聲，不輟於野，固產英傑之大林也。先生道欲古期，教思身率，又有疏達之才，足以佐成其德於內，備舉其學政於外，其真造就後學之良工師歟！其往也，誠能廣禮義之訓，爲之繩墨，嚴學校之規，爲之斧斤，使狂者有所裁，狷者知所進，懦者有所立，惰者知所勸，則福州子弟必將感激而興起，不爲名材、不成偉器不自已也。向者禮部策大廷，吾吉與福之士往往相後先，由今以往，吾吉之士其將退避後塵，以讓彼出一頭地歟？何也？以先生往教其郡卜之也。先生其亦自勉以副人望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三《送彭謙進士赴天官序》 皇帝御天下之明年，敕吏部召用永樂甲辰進士，廬陵彭君終吉在召列。將行，友人王仲求倡爲詩贈之，請球序其端。

夫通一經，能習爲文辭，拔出郡縣齊民之列，爲儒生以應試於方岳，則一郡縣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一方儒生之列，爲舉人以會試於春官，則一方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拔出天下舉人之列，以策進士於天子之廷，則天下人自以莫及焉而慕之。所進益高，則不及之者益眾，而慕之者益遠。舉進士豈易言哉？然爲進士，而有官弗克稱其官，有民弗克理其民，守日移而行日迷，聞日寡，則遠而天下，近而一方，又近而一郡一邑之人，舉失所慕，舉將心謬而舌誅之，其致毀也亦備，可不慎哉！

終吉以多識敏才見慕於郡縣，於一方，於天下矣，又得退而修之家，以涵濡其所已得，增益其所未能。今當出而仕於時，顯於用，其功業必弘遠卓異，足不負遠近人所共慕矣。

球與終吉同升方岳，而先後第進士，行當駢首銓曹，接武闕廷之下，篤昔人所謂青雲交，不可不致忠告之私，以爲歌詩道行者先。

徐有貞《武功集》卷三《史館稿・送鄭教諭開寧之海門序》 學校育才之地也，凡朝廷之公卿百執事與夫方岳之牧伯、郡縣之守令，天子所與共理天下者，率於學校取之。其不由學校而特起者，百不一二焉。才之取於學校者如此其重，而育之者顧可輕耶？蓋凡爲教官者，所以育才之任也。《五經》《四子》、羣史

百氏之書，所以育才之具也。必其學乎是而後克以教乎是，不徒言辭之爲教，而必躬履以教焉，非夫學與行偉然可以師表於人者，固不易爲也。然而庠序之師，其秩不過中士之列，禄薄地散，處之有司之下，每事擊制，而於所任又未必擇乎學行之人，其間苟焉度日，倚席不講者固不少矣，而其稍自振者又或不樂居此，亟求他途，以儌進取，坐席未暖，而已有去之之心，奚暇施教耶？惟志道之士而後樂之，以求無負焉耳，然豈多得哉！惟其人之不多得，故雖屢更法以督之，而卒未見其效也。烏虖！學校之益微而育才之道日以敝，有由然矣。

鄭開寧秉彝，台黄巖之士也。嘗從今考功員外李茂宏先生學，以太學上舍選爲河内儒學教諭。丁内艱，服闋，起復而來，得調揚之海門。比行，茂宏爲之請言。余初不識秉彝之爲人，然茂宏余之素所知重，所謂學與行偉然可以爲師表於人者也。雖其不爲教官，而在考功，權衡人物，發於論議，爲士流之所矜式。秉彝爲之門人，其豈無所授哉？茂宏於人尤慎許可，而特稱秉彝之學行可取，然則余於秉彝，有不待識之而知其爲良教官矣。故舉此以告之，使知其職之重且難而勉之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六《送李教授赴廣州府學序》 天地之氣，混淪磅礴，流爲江河，峙爲丘嶽，昭爲日星，而幽爲鬼神，莫非是氣之所爲。而人得之以生，則所謂浩然者也。然而有義氣焉，有血氣焉。義氣者，集義所生，故沛乎有餘。血氣者，失其所養，則欿然而餒。人能自反而縮，以養成此氣，則充塞無間，亨否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屈，而於天下之事行之勇決，舉無所疑懼矣。若李君道遠，殆善養是氣者乎？

道遠，宜章望族也。生而警穎不羣，篤志問學，以肮髒自用。年甫弱冠，輒領鄉書，登貳榜第，分訓廣西之武緣，固已見其理明而氣充矣。及秩滿陞秦府教授，又數用直言諫諍，觸發禍機，竟罹譴謫，雖徙戍邊陲而不悔焉，其執德不回，蓋非亨否所能移也。去年春，麓川陸梁大司馬總師南征，耳其名，奏置幕下，數與計事。乃畫平蠻八策上之，悉懸中事幾，甚見器重。尋命齎兵符如車里徵師進討，俾自將之。於是直賊砦，渠魁授首。大司馬出内帑金帛犒賚有加，其忠烈振奮，蓋非威武所能屈也。比班師，上其功，天子嘉之，擢拜廣州府學教授。夫文武非二道也，《詩》曰「在類獻馘」，是則學校固爲俎豆之所，而射御之習，孰謂不於斯而講之乎？道遠既以其剛大之氣著而爲事業矣，於兹往也，復以其浩然者發而爲文章，俾羊城士子則而象之，皆有以充其所得而成其文武之器，則效之及人者，不亦遠乎？聲華事業之著，將來又未艾也。

兵部鄺亞卿爲其硯席友，且與締姻，故其行也，屬予序以贈之。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八《贈黎先生赴西安教諭序》 大量黎先生，臨川故家子。少孤，篤志務學不懈。比長，授經於翰林吉士傅太常先生之門，學益端邃。宣德初來遊南京，即以能文鳴。今冢宰南齋魏先生時爲太常卿，名德鉅儒，學者師尊之。見先生所著，輒加稱賞。先生因拜門下，就正所業，南齋深器待之。予時爲郡庠生，甫冠，鈍志於學。先生不鄙，忘年而與予友。每聆其論議，亹亹令人灑如也。一時從之遊者，屨集於户，雖武弁之士亦執弟子禮，聲聞燁然。居數歲，乃絶江而北，去游淮陽。淮陽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南京爲益盛也。無幾，又絶淮而北，去遊都城。都城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淮陽又益盛也。正統己未，予偕計上春官，始與先生會于京邸。方賴其資予所未至，而先生被知己之薦，徑赴池陽文學矣。今年，先生績滿來朝，蓋相違十載而復會。嘗得其《雅齋集》觀之，大篇春容，短章峻潔，浩乎江河注而波濤之衝激也，肅乎堂廡立而廉隅之整飭也，其氣盛，其才充，故其辭日昌，固可追古作者而無媿。顧予學殖荒落，徒勉然以應四方知己之求，雖欲刊謝浮藻，一歸大雅，而力不能也，於先生，得無健羨乎？夫以先生績學之有本，授受之有自，萍寓兩京，尚能致從遊若是其盛，況乎受朝廷之命，任分教之職，其爲盛也當何如哉？宜其作成多士，出登科第，而最績書于天曹也。兹膺明陟，得衝之西安教諭。西安之士沐先生之教，彬彬成就，將不異於池陽也又可知焉。

嗟夫！今之爲師者，率患教之難施，才之難成，往往以課殿被黜。然於先生，則惟見其易，其賢過人，不亦遠乎？兹將赴官，雖久欲相資而不可留也，故予贈之以言，然必道夫夙昔之好者，以明先生善教之實爲予所素知也。是爲序。

倪謙《倪文僖集》卷二〇《送延平教授吕先生序》 延平，閩之大郡也，山水爲東南最，其靈秀所鍾，大賢君子疊見往昔，若中立楊先生者，北從明道程先生之學於潁昌，升堂睹奥，號稱高弟。及歸，明道語坐客曰：「吾道南矣。」後先生倡道東南，及門之士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則有仲素羅先生。仲素傳之願中李先生，願中所傳，則考亭朱夫子也。故論道學淵源，必以濂洛關閩並稱，而閩學之盛，莫逾於延平也。今天下之士讀聖賢之書者，悉以程朱之説是宗，況延平爲諸儒講學之地，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士生其間，其感慕景仰，希蹤前哲，得不倍於他郡乎？

會稽吕先生公願，乃宋相頤浩十一世孫也。先君子任南京大理少卿，學端行高，以古道自居。先生侍側，熟聞義方之訓。宣德間，以《春秋》領鄉薦，中春官備榜，授鉅野教諭。秩滿，陞淞庠教授。所至以啟迪賢才爲務，霑化者道融，飲德者心醉，士論翕然歸之。茲以丁艱起復，遷教延平。淞庠縉紳暨門下嘗從游者，要余贈之以言。余以謂道喪千載，而二程夫子始紹其統，以傳於龜山，豫章、延平，則所授業者也。二先生每當講誦之餘，危坐終日，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蓋以天下之理胥由此出，既得其本，而存養益熟，然後觸處洞然，泛應曲酬，而發必中節矣。此其學之所得者如此，故其接後學答問，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要之以反身自得爲本也。先生司教於諸儒毓德之邦，而摳趨者又皆感慕景仰、希蹤前哲之士，使操於己而化誘於人者，誠以二先生爲法，則道學復明，士風丕變，茫茫墜緒得不振起於今日也耶？行矣先生，予日望之。

倪謙《倪文僖集》卷二〇《贈姜先生典教固始序》 鄱陽姜貴憲先生，早侍叔父鄧州學正志達先生在宦途，漸濡家學。時今内相李先生執經就講，學行出倫輩，貴憲因與先生獲連硯席，有麗澤之益。先生尋以所業擢魁河南，登進士高第，累官吏部尚書、翰林學士，入秉鈞軸。而貴憲因叔父解任南還，卒業饒庠，屢遊場屋不偶，今年始膺有司之貢來京師，試高等，入太學，方得與先生胥晤，敘平生歡，契分藹如也。未幾，以母老在堂，陳辭願就教職，得禄以養母。詔許之。試復高等，拜河南光州固始教諭。先生雖欲留之，而志不可奪也。瀕行，交游大理廷評浦君偕縉紳需言以贈。余以謂相業與師道，勢若相懸，而事實相資也。相爲天子用賢於朝廷，師爲天子育賢於學校，學校有所育，而後朝廷有所用。師道有所立，而後相業有所成。是知學校者賢才之源，朝廷者賢才之流也。以位而言，固相崇而師卑；以功而言，則育難而用易。以難易崇卑，以卑易易，其事正等耳。貴憲之於内相，昔未仕也，其業則相資於一己，今既仕也，其道復相資於國家，夫豈偶然者哉？肆惟聖朝以深仁厚澤化成天下，雖山陬海隅，莫匪聲明文物所洽，矧當中州之地乎？貴憲出自儒宗，富於德業，今往踐師席，正己以率之，盡心以迪之。材雖有高下也，教則因其所資。道雖有精粗也，語則量其所及。將見士子歆慕感發，充然無不有得，材成德立，嶷然無不可用，不日彬彬接武而出擢於科目、揚於明廷，以待國家任使，寧不有資乎相業之成也耶？師道之重若此，故於茲往，特舉相業之等者以明之，貴憲尚懋之哉！

岳正《類博稿》卷五《送邱孟博典教宜興序》 予與孟博居同處，業同經，相往還者幾二十年。予濫竽文衡，而孟博抑在乙榜，縱孟博不忍咎予，予於孟博能不忸怩於懷乎？予負是未得往慰孟博，孟博之趾已造吾廬者屢矣。予强以不敏謝過，然口與心牾，不能不囁嚅而齟齬也。

孟博曒然笑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乎？夫今之科目，異於古之鄉舉里選。鄉舉里選任情，科目任法，法有疏密，而士有淺深。以疏密之法求士，得士之淺者已云幸矣。譬之恃遮河之網而漁於溟渤，烏能使其不漏於鯤鯨者哉？況所貴乎科目者，爲時所尚，易於通顯而已。上焉者藉之以行志道，下焉者資之以取富貴。富貴有命，而道之行否，有非人力能强之者。故孔子曰：『道之不行，命也。』且吾受命於天，而一食一飲已有定分，少小學道，已踰不惑，其於得喪，諳之熟矣，猶昧之而不知所止者，亦惑之甚矣。吾子不量而以是見待，又何遇之之薄哉！」

嗟夫！予與孟博居同業，同往還者若是久矣，徒知孟博學問之富、文辭之妙足以第進士，今不見收於時爲予過，而不知其所養者若是之高也，是得見粗而未得其精，不徒以此增愧，而又以此增懼，曰：「苟用是以待天下之士，能無失焉者乎？」士有養者必有所容，有所容，斯有所受。若孟博者，雖受之以公卿之大，不憚其不能勝矣，何止於一校而已乎？此固無待論者。予獨述其語，以爲怨天尤人者告焉。

葉盛《涇東小稿》卷三《送張寅甫進賢教諭序》 吾邑張篠菴先生，昔者以憲副使提學江浙間，暮年而有成。蓋其化導學者，具有法式，而悉出誠意。如行部考試文字，先生雖略定高下，不即決，立諸生使推擬平居學力，鮮不合者。有不合，必反復其所自，不當不已。由是諸生靡不悦服。學之師有弗率厥職，始即臨之以嚴，屏斥一二輩，皆聞風率德易行，所在得師。至於今師弟子稱慕先生，有不減奉訃聚哭時者。又嘗記往年寓南中今通政陳君嘉猷，以給事中使海國，宿留於茲，見廣東參議進賢熊君，輒待以師禮，曰：「此故浙江提學僉事熊先生，至誠不苟人也。」如是者久而不少懈。熊君後遷廣西右布政使致仕去，予當時既歎浙俗之厚，而又喜熊君誠能得士也。噫！誠之爲道亦大矣。古之人蓋有以此一言行之終身，生以賢相稱，歿而謂可師表百世者矣，一學校云乎哉！

張君寅甫積學於家，而以推薦至京師，授訓導，留戚里者十年之久。今年陞進賢教諭，將行，余無以爲寅甫告也。寅甫，篠菴之猶子也，官爲學師，亦篠菴之

舊物也。師道之尊，篠菴之所以責備也。官其官而道其道，寅甫其亦有意乎？上師古人而近取諸篠菴，以世美其家學，不亦可乎？矧進賢又熊君之鄉也，聞熊君年德彌加，其在鄉先生列，當亦不可以第二。寅甫禮諸其廬，稽經問俗之餘，爲我謝曰：「善自愛，以慰遙遙南睇之思。」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四《送鄉友馮元吉教諭序》 正統戊辰，予與萬全馮元吉偕計上春官，試俱不利，卒業太學。又三年，元吉中乙榜，得岑溪教諭。予亦辭官，同舟南歸。又三年，予叨甲第，官翰林者八年，元吉始考滿來京師。天官考稱當陞，而以舉子不及數，仍舊職，改任巴縣以去。嗟乎！海濱一別，倏爾十年，今茲復別，非閱十寒暑不相見也。人生斯世，能堪十年者幾邪？則夫臨別贈言，情烏能已？雖然，情不足道也。顧吾儕平日所以相期待者，有出於情之外者焉。苟德學之不進，名節之不立，職業之不脩，則雖朝夕跬步相追逐，奚益哉？德學進矣，名節立矣，職業修矣，相去之地雖在千里之外，相見之期雖在數年之後，恒如同一日、處一室也，夫何遠邇久近之間哉！元吉行矣。予非忘情者，然寧舍此而取彼者，豈不以古之君子所以相與爲交際者，道有大於情者乎？蓋不徒以是責望元吉，亦以自責也。

於是言而復繼之以詩。其詞曰：維北有燕，維南有越。自南徂北，莫匪其極。亦既遼止，矧乃他適。適彼蜀土，在天一隅。引領址南，山川邈如。念子行邁，我心鬱紆。蛙蛙鹿羣，噭噭雁賓。彼物之類，式和以親。胡我與女，仳離孔頻？昔之裒矣，如兄如弟。今之睽矣，如雲如水。感今念昔，情曷能已？興言贈之，於道之左。立教以身，奚如不可？無言不讎，子何以處我？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四《送鄉友林茂才贛州府學訓導序》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羣試於奉天門下，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贛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者比常年爲多，相與醵錢具酒殽，飲食之於城東佛舍。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芟華。鐃歌鼓吹兮，協以枯楊。皇萼千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詵詵髦士兮來趨其隅，尊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而飽食兮徐徐于于，彼擁蓋以前訶兮方且奔趨。」歌竟，杯行無筭，談笑懽謔，以罄一日之樂。甚至攘臂呼譟、踉蹡起舞者，亦或有之。而吾茂才方且斂容端坐，兀然不出一語。有問焉，唯唯而已。眾莫不驚愕歎羨其克己之勇而折節之峻也。竊相語曰：「方吾儕與茂才同游學校時，年少而氣豪，顧天下事百無一當其意者，於世所謂功名富貴，視之若囊中物，謂試探手即可得也。其後累應秋試，至則罷去，最後爲有司勸駕，可以起矣，猶且遲遲其行，至五六年之久，豈意老之遽至邪？今不得已俯就儒官，翻然收斂檢束就規矩中，始終若二人然。豈閱世既久而覺前事之爲非耶？抑歲月斯邁，而志氣銷輮耶？」

明日舉以告予。予曰：不然。不見夫秋水時至邪？方其百川暴漲，眾流交匯，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漫山平谷，一望無際，觸木而折，衝岸而崩，流石而浮，巨峽不能扼，高埠不能防。一有排迫，則怒號哮吼，聲震遠邇。及夫霜降水落之後，奔放者注之海，氾濫者歸故道，疏而成川，瀦而成湖，渟而爲淵，平鋪漫流，隨山曲折。因風成文，可沂可浴，可遊可舟，可以澆灌，可以浣濯，可以鑑面目，可以供飲食。其他潤澤之功，沾溉之利，無所不有。夫今之水即昔之水也，何前後相懸絶如此哉？時則然也。然此乃大川大陸所有之形勢，彼夫沼沚汙池，烏有是哉？若是者，可以喻吾茂才矣。夫人至於斂華就實之時，是惟不用，用之而無不可，惜其官拘地冷不足以盡其用耳。雖然，已不自用而授之人，俾其代以用吾之用，是亦吾之用也，奚必自己出哉！

眾聞予言，咸以爲然，遂次第其語以送茂才之行。

韓雍《襄毅文集》卷一〇《吳門別意詩序》 蘇州府學訓導張君廷式滿九載，將朝京師也，蘇之搢紳士夫與廷式游而重其爲人之賢者，相率繪《吳門別意圖》，賦詩送之。以予知廷式爲詳，走書來南徼爲序。予方勞神於戎馬間，日無暇時，何暇於文字哉？然念往時撫治西江幾十年，西江之士由科目出者亦多，惟廷式自釋褐至今，謹執門生禮，不以予官之顯晦而少變，蓋彬彬然君子也，義奚可辭？廷式初爲餘干邑庠生，予按治至邑，試諸生，見廷式《春秋》卷，文思筆法高古謹嚴，因置爲第一。及詢學官縣令，乃知廷式嘗從臨川吳高士與弼、安成吳祭酒與儉講學，又嘗居母憂，孝感生瑞竹，鄉人稱其爲老學純孝之君子，予識之不能忘。景泰丙子鄉試江西，果擢第三，魁《春秋》經。明年會試，得乙榜，上章乞卒業，不允，授湖廣桃源縣訓導。後以憂去。服除，改今任。所在以古之善教者爲法，日坐講堂，與諸生講明仁義禮樂君臣父子之懿、治國平天下之道，既嚴既勤，罔或怠逸，而且無毫髮計利心，以此士出其門者多成材。若進士陳策、解元賀恩輩，比比其人，皆感其恩義若父子。然廷式經學既優，又善爲古文，爲詩歌，皆造詣深至，四方藩臬聞其名，每大比之秋，禮幣迭至，爭相延聘。惟四川、湖廣

至獨先，遂應聘往持文衡，操守嚴而去取公，同事者間欲行私，亦發其奸，不容少遂，一時清譽，人無間言。嗟乎！若廷式爲人，誠賢矣哉！士方讀書講學，無不欲登甲科、爲美官，幸克遂焉，立身行道不愧科名與官位者固多，而背公植私、怠政亂事，以得失爲患、納結爲能，苟禄而倖進者，亦不能無。此固其人之志有高下，不足怪也。廷式發身止一科，作官纔散階，而能自勵其忠，所立所行卓卓如此，世可以位論乎人哉！彼胡安定教授蘇湖，以體用之學倡，諸生出其門者多大材，爲名臣，數百載之下，稱師道得人，必曰安定。而一時高科顯仕者，或身没而名即泯焉，是誠不可以位論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宵旰求賢，執政諸老亦惜才而至公。廷式謁選京師，必將有遇焉。不遇則已，使其得遇，有官守，有言責，當展所抱負，建明於時，以圖報稱，以繼賢公卿大夫之躅，而尚友乎古人，毋自畫曰：彼固不可及也。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其畫也，畫斯已矣。廷式勉乎哉！

黎淳《黎文僖公集》卷一一《送武昌府教授梁允直考績序》 教化有關於世道，尚矣。教化者，吾儒性分之固有、職分之當爲，初不假乎官爵之勸也。以官爵之勸而任教化，其士風之降乎？然自漢唐來，則已官矣。惟君子知其在我而不求諸人，乃克身兹教化以爲人範，是則身雖漢唐以下，心則虞周以前也。

武昌郡文學高要梁先生允直，其知此道歟！先生前南流教諭祥應之玄孫、新興別駕至孫之曾孫、左春坊左贊善訥中之孫、隱者端璋之子，其慶源深且遠矣。先生善爲繼述，蚤治《春秋》，領正統甲子鄉薦。戊辰舉進士乙科，歷宣化、福清二教諭，陞今職。自筮仕迄今滿秩，逾二十有六年，爲天官卿暨督學憲官所課試者數十，皆以優等題，其學茂也；居官重厚而安詳，不屑屑於貨利，不瑣瑣於請求，專務教弟子讀書績文，人自敬之，其行修也；弟子在福清若戴濬、若項澄、若林堉，在武昌若徐鏞，皆舉進士甲科，拜京職，他任州縣者尤多，其政立也。此三者，謂之克身兹教化以爲人範，不亦可歟？先生雖不假官爵之勸，而官爵自不能不行勸矣。吾見清資峻級，進爲吾道榮，爲教化之遠及者，不能舍先生而他適也。吾誠惜夫今四方儒道卑矣。彼懵懵者弟子以屢空訴而屢迫於追求，杳杳者慮臣以急注拘而急務於縱肆，若此者，初不識教化爲何物，烏足與言此哉！然則官爵之勸，其專爲此類設歟？曰：非也。此類非官爵所能勸也，待官爵之勸而爲善，中人也。不待官爵之勸而自無不善，中人以上之人也。此類斯其下矣。

先生考績，將之京門，弟子走數千里來求吾言贈。吾言烏足爲先生重哉！第吾交四方賢士，惟東廣多文人，最謹信，先生尤忠厚者。今門人求言，又忠厚可愛，遂合併書之，爲遠大期云。

張寧《方洲集》卷一五《送范廷璣序》 初予爲沭陽孫先生弟子，聞其鄉之後進有范廷璣者，積學待問，雅而能文，未始識其人。去年，先生以任滿，廷璣領鄉貢俱赴闕，同寓止者累月，無日不相見，信前聞之有徵也。及余與先生道海鹽舊事，語門生故人，廷璣皆能通辯論，因扣之，則向嘗至海鹽。余時會試，不偶其來耳。因復延問往跡，不勝天涯故園之思。繇是情好莫逆，過如平生。未幾，朝廷以諫官議，令有司試今年貢士通知經術者補學官，有願從者，具名以聞。及就試，文義艱深，士多罷去。廷璣動引注疏，論對過人，乃與選，授海鹽訓導，適代先生爲繼任之官。嗟夫！天下之事，固有巧值神遇若是之相偶者乎？聞古之人同官相更代，則云有兄弟之義。今先生去海鹽未一載，得善友以繼其任，向時之門生故人，又皆廷璣所見知而能辯論者，師易於教，弟子易於從，有不待知者而後知。是廷璣在，猶先生在也。故余於廷璣之行，不獨爲海鹽喜，爲廷璣喜，且因爲先生喜也。

或謂古之贈行，必以道相語，而余之詞不根體要，非愛人者。予惟廷璣之於先生，其地同，其業同，其官同，則其所施宜亦無不同矣，使誠有所不必同，請歸而問之先生，予何辭？

張寧《方洲集》卷一六《送歐一清序》 世之爲學職者，率以能取辦場屋事爲良師，至其宅心應務，往往雜出人下。回視故業，猶工技之徒挾以取貲焉者，奈之何其能爲良也？古稱師道立則善人多，道固非文詞而已，顧令長於文詞，已非道之體要，況又使不能者居之，何以哉！夫師者，弟子之模範也。劣於模範而欲優其所造就，此世所以鮮士也。

邑掌教歐君一清，自鄉舉歷職，善講解理道，能爲古今文，其未蓋已過人，而其本諸身者，則又簡易和平，公明坦蕩，言可以考成，行可以達義，師生之間，了然不以師生一動其心，而資全顧掖，庶幾古人恩義。吾海鹽自正統以後，爲教諭者，詞文之外，惟聞人林尚仁與先生兩人可以稱有道。尚仁視先生深粹有餘而闓達不足，其大端則相似，不幸早卒，人至今思之。見先生，自可少慰，而今又以補任遄去。大抵物非分定，雖得必失，何此邑士子之分薄也！先生向去內江，士詣闕請留，因得再任。豈海鹽士習浮薄於師，去住都不省會邪？或先生德教未久，而感之者尚淺邪？何竟無內江之舉也？

海寧衛侯李君輩特重先生，詣予求言贈別。人嘗病文武異致難合，先生得於所難，則其易者可見。所不果留者，必其事勢有不可者耳，是固無涉於師生之間也。惜哉！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贈王司訓書滿序》 王君廷偉，同予莆田人，同讀書以爲業。其仕宦也，同予江東，相去不百里而近，以故最相親。成化丁酉，君分教安吉縣，將秩滿，戒行有日。予臥病不及走送，病癒且入覲，因使人告君曰：「聞吾子行有日矣，某不能持盃酒以犒從者，竊效周柱下史聃贈夫子以言，可乎？」君報使曰：「得徼舊好辱臨敝邑，固爲多幸。如其不然而辱教言，吾子之賜也。」

予惟聖人爲善，始終一貫，其餘美惡不能咸。君少豪，爲弟子員時，其家以稅糧長諸里，君舍筆硯，日騎馬走諸鄉，親會計籌筭，以足糧事。及遇快意處，一揮數百金，不爲靳惜，人以此譏君。比見予廣德，迺能深自貶損，以咎前失。每與予言，侃侃仗義不阿，見人善輒稱道不置，見人不善直欲草薙而木柞之，務絶去根株乃已。余痛先君不及養，獨迎母以就養，歲時必藉禄入以爲母懽。君語人曰：「周君欲爲孝，吾請助其爲孝。」歲逢母初度，雖暴風雨必至，至則拜堂下，甚恭。予屢謝止之，君曰：「吾方教人以孝。孝君之母，猶孝吾母也，君何吾辭？」安吉細民有暴死者，其妻行諸途，里中豪遇之，曰：「美而豔。」其夕强委禽焉，婦涕泣不從。豪使人護其宅，婦閉户自經死。君將疏其本末，以告藩憲二司，使治豪之惡而表婦之烈。人曰：「此縣大夫之職也。」君曰：「學校以風化爲首，風化以節義爲先。吾教茲土，不能使人重節義，尚可置而不問乎？」嗟乎！世之爲學校官者，不過集諸生於堂序，訂其疑義，校其文字，使取科第以爲成績。至於人爲善與爲不善，孰問焉？君往矣，異日有懷念君者，必曰是能助人爲學者也，是能侃侃仗義而不屑於細事者也。

楊守阯《碧川文選》卷六《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竊聞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君父有急，爲臣子者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爲弟子者能不爲之一赴愬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草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説，幸甚。

生等伏見受業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官文學，其陞授本學也，端規範以律己，嚴條約以誨人，賢者奬之以恩，不肖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給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貧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之。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遠行而無資者，厚贐以遣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出其門者，往往知尚廉恥、敦信義，而士氣爲之一振，斯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歎而深惜之，不得已而有言也。昔楚丘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爲師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投石超距之事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成而化導益篤，恐未可以爲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爲老疾者，豈以教授平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以老辭，遂以爲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暮月，以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素行不謹者同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使人侮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爲深惜者也。

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之不爲多，雙鳧去之不爲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眾，留一成教授，豈爲妨賢路哉！正恐繼之者未必如其賢也，轉移之機，惟在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款款之情，固所願而不敢請耳。

昔陽城爲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爲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爲過舉也哉！伏惟台慈洞察，矜其情，不録其罪，幸甚。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六《贈應天府學教授黃君序》 三山黃君思賢以鄉進士教諭河南陳留九年，其門人若户部主事馬輅輩，則皆已先顯矣。於是吏部考其績，書上最，第其文，居首選，言於朝，進其秩與禄，俾教授南京應天府學。其友人太僕少卿王政夫輩又皆喜其進而惜其去也，請予言爲之贈。

惟士起儒生而至於教授，亦可以爲難矣。夫治莫大於政教，而教授與郡守分其責，是不難乎？而又況於京府哉？然教授九品秩，秩如彼其小也，食下士之禄，禄如彼其薄也，而責均於京尹，教施於都人。其終歲所瞻望而致禮者，非留後之臣，則均逸之老也。寢廟之美，宫闕之壯，江山之佳麗，足以發才氣而充見聞，非一藩方遠外可比。又與大司成同處乎都城之中，其師道可仰而教條可規也。夫如是，則非上最首選之士，吾未見其責之足勝也。

黃君少學於家庭，有明經之譽。長官於庠序，有育才之功。試可而進擢之，

以補京教之闕員，誠莫宜於君者。然得於前或有所缺於後，長於彼或有所短於此，則夫秩小禄薄而求與京尹大臣均政教之責，思足以勝之，疑又莫難於君者，君可不勉與！昔宋起歸德，建南京，亦號應天府。而范文正公嘗職教事於學官，其率以身，其所造就多名士，而其篤志苦節，見於傳記者可考也。又況其平生以中庸之説啟大賢，以先憂後樂之心佐世主，誠有得於聖賢政教之大端。則今之以後學而領教事於舊京，所當企德而景行者，其不在茲與？雖然，文正公百世士，孰不願立下風而求踵其後塵者，中世之所難也。與人言而不尚論古人以振厲之者，薄乎人也。不自力以跂望其一二焉，乃至於自沮以爲不敢當者，薄乎己者也。

羅玘《圭峰集》卷七《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 萬良弼不屑爲學官，予已知之三十年矣。是官也，予雖陋，亦不屑爲之。故每三年，必與良弼遇省下試。試罷，輒不得願，乃分去。良弼與予皆然也。然予少良弼數歲而蚤衰，自分業左而數奇，且旦企踵數貢期，曰得則就翰林試，幸中選吏部，計其時爲四十餘，庶幾免白首經生名也。已而西人告饑，朝廷下便宜之詔，予已若羈鳥脱籠，信爾颺去。意良弼貲倍予百，年又過之，其往當浩然矣，而兀然安處就省試，尚如初不變。予於是益歎良弼之不衰，其必有遇乎。

予既官翰林，今年春，良弼貢至，嗒然悔其前之踽踽也。見予從諸冠裳之後，而賞予之知幾，且乞學官以畢志。予私怪焉，而又陰憶良弼始挾其從子奭遊臨川。奭，童子也，奇氣逼人，臨川之人争迎致之，市兒巷婦以先覩之爲快。於時良弼父子間亦盛矣哉，其意氣勃勃，直握功名於指掌，真謂登金步玉，爲其家物也。自予望之，孰謂其亦依依棲遲，至暮乃爾。況飽意於一學官，又況忍置身於異途如予哉？然而天下之事，其素定之幾，伏於冥冥，如旭日晶晶，而或霧沱於夜，霏微冥迷，而忽夕照於西。此蓋聖智之所以不敢役心於得喪，惟於其所遇而安之。良弼今始知之矣。是夫果以試得處之松陽，頎然巾服，若尚少也。入予室，辭去。予知松陽之士比亦有連蹶未振者，良弼心念是吾也，慰安之。有率爾攘臂自喜者，良弼固器之以爲己地，且將懼曰：慎毋爲吾哉！良弼是心，惟予知之，因書以贈。

王鏊《震澤集》卷一〇《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爲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爲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爲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爲重而士固以爲輕，當道者必欲授，爲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今夫聞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爲御史者矣。祖宗之世，有自是爲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今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

安成劉君錫玉登己酉鄉薦，今年會試在乙牓，儕輩汲汲求脱，君獨不然，得河南魯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爲世俗所輕重者耶？今朝廷開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爲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張吉《古城集》卷四《平樂府重修儒學記》 予惟朝廷設官，雖各專一職，而守令之職，視他官爲詳。故其力分而怠，心貳而舒者，皆是也。求其知以化民成俗爲急務，而不以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先焉者寡矣。有容棁車之初，首以興建學校爲己任，固知爲政先後緩急之序，非世之浮沉流俗、舍重趨輕者可同日語也。然亦不過舉其職以事其天爾。若夫繫籍其間，爲師爲弟子者，獨無所事乎？師之職在乎正己以率人，弟子之職在乎明體以適用。然今之爲師者，不過操鉛槧，朝夕詔之曰：諸生勵爾課業，振爾勳名，無予負焉耳。爲弟子者，沿習雕蟲小技，亦不過耽玩辭華，鉤章棘句，以求協於主司而已。嗚呼，朝廷設學養士之義，夫豈端使然哉！苟於正己率人、明體適用之道知爲己職，求以盡之，於俗儒之所以爲教、末士之所以爲學者，知其非職，赧然有不屑爲焉，則能以太守之心爲心，上體朝廷設學養士之意，而彼此所以交事其天者，固無多憾耳，安知他日不有豪傑之材自茲而出，流聲實於國家，博其所事者乎？然夷考其歸，則有容今日既作泮宫，其權輿也，好事者殆必相傳以爲故事。而予忝紀歲月，勒石備徵，拳拳以事天之道相勖者，舍是亦奚望哉！

梁儲《鬱洲遺稿》卷四《送蕭縣掌教鄺先生之任序》 某昔從伯氏學，主羊城鄺中美先生家。時伯氏與先生甫逾弱冠，而某裁總角，伯氏與某隨領鄉薦，而數年，先生亦得舉。今從乙榜，受蕭縣教諭。追念疇昔，忽忽若前日事。而月征日邁，不覺過人間世已二十載矣，悵焉太息者久之。載念先生於爾時文學已爲儕輩推重，某方學爲應舉文字，而先生亟稱譽之，是無亦引進之云耳，非某真有過

人可喜者也。今先生數奇又如此，乃使某得著鞭先焉，豈非命也哉！然先生處此，未嘗有不平之鳴，睚眥人之得喪，若飛鳥之過目，無歎羨詆毀之意，而於某也加親愛戀戀焉。瀕行，又以贈言見屬。何先生之落落無忮心也！推是心往，將他日居要道，容天下之賢而推轂接引之無不可，而何有於一邑之教哉！

昔三代盛時，其君子蓋莫不以仁智爲學，而其爲仁智也，蓋莫不以愛人與知人爲務。後之君子，其文章政事足自見於世者眾矣，何其能知人與能愛人者之寡見也？豈非以人爲異乎己之撰，而又預恐其足以妨己之所爲乎？先生之於某也，識之於童丱之年，以至於今，而愛慕之情不替，不肖不足以當之。然先生知人與愛人之實，於此亦可以窺見其一斑矣。蕭之人士其必有廣德心而興焉者。若徒志於文章政事，求自見於世而已，豈先生急望於諸賢者哉！于先生行，姑書此以俟。

蔡清《虛齋集》卷三《送邱教諭任滿啟行序》 丈夫生不爲將相，其爲守令乎？不爲守令，爲師儒可矣。古之聞人其爲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爲天下回生起廢，或折衝千萬里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亦甚難於負荷。守令雖位望少卑，據其職守，得以子其所部之民，民亦從而父母之，如龔黃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財不供旦夕，然死有餘榮矣。守令視古邦君，其位亦未易至也。苟學問充備，操履端方，得後生俊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老先生，其所養育造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樑榱桷之用，此其視爲將相者，抑亦何歉乎哉！今之欲爲守令者既不可必致，至於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爲而出於強抑者。嗟乎！師儒古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使持其不願爲之心以爲之，則其所以爲教者概可知。而當路之人固強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教之所繫者末乎？且其所以不願爲者，或者以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回應耶？則亦勢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

海陽邱某先生，成化丁酉舉廣東鄉闈。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掌教。方是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爲滯也。而先生一舉即就，蓋其所樂爲也。故其至之日，教條一新，士類嚮服。又得浮梁張侯德威爲之尹，動輒回應，政教相爲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加數倍。丙午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教，惠安亦既有成績矣。茲先生秩滿，將奏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因合諸人士之意，使來桐城，屬清言爲之別。清故首爲舉師儒之可爲者論之，於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於師儒如邱先生者，乃庶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儲巏《柴墟文集》卷七《送施以德教諭龍泉敘》 江東施以德挾其藝，三黜於禮部，謀諸友徐霖曰：「自吾之游學，家益以貧，今年逾四十矣，尚奚擇仕邪？」霖往以告巏，巏曰：「出處有命，惟自決，庶其無悔。」於是以德走吏部請選，得教諭龍泉學焉。以德力學，攻文章，志氣彊盛，雅欲樹功名以自見，巏素壯之。選既，會給事中、御史忤旨繫獄，奮然欲上書論救，尋以獄釋不果。觀其意，未嘗一日不在當世也。蓋古之君子之於天下也，志一於中，而剛大之氣充滿發見於外，勢不可奪，利不可回，故隱顯進退，皆赫赫有所成，以聞於世。巏嘗慨斯人者之不及見，每有所觸，輒欲脫去，奔走四方以求之，若吾以德者，不卑其官，不餒其氣，殆可進於是也邪！惜予不獲久與之居而究觀其成也。今往教龍泉，龍泉固多材秀偉雋之士，以德以其自進者而又身率之，異日有根於剛大之氣，發爲文章，措之事業，驚動一世者，出入將相，謂曰此施先生弟子也，顧不有助於以德歟？巏雖不獲盡睹其全，而遲以徵之者，蓋有在於是，以德其有以副予望也哉！與以德游者，皆爲賦詩，巏爰敘之，並是以贈。

儲巏《柴墟文集》卷七《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今制，郡縣歲貢之士，有不待年請學官以選者，則聚之太學，祭酒先生旬肄而月試之，既滿，歲第其氏名，前者進於吏部。吏部再試之，疏其堪選者以聞。天子乃詔重臣覆試之殿廷下，拔其果可以教人者，始屬吏部以選焉。其法視舊蓋詳且覈，而得人號爲多矣。

吾友錫山秦擇之，廷試裒然居第一，繇是選分教安仁縣學。初，予交擇之於南京，讀其文章，聽其論議，磊俎間挹其豪逸之氣，灑然異之，謂非科目所能羈靮者。別去十餘歲，擇之始貢於有司，低回太學者又久之，乃僅及此。世常謂科目足以盡豪傑雋異之士，觀於擇之，豈其然邪？擇之於歌詩尤警拔跌宕，自其家居時，與江南諸詩人倡和於清泉白石之間，已翹然有能詩名。及來太學，予間與太原喬希大訪之，擇之方僦屋以居，顧其四壁，墨粘紙綴，皆一時名人勝士賡酬追逐宴遊之作。予覽之既，笑謂之曰：「君之窮至是，殆坐是邪？」

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要之道行志適而已。擇之窮既久，所得益多。今斂其所得往教安仁之子弟，豈無材良行脩之士出於其門者乎？若然，殆足爲擇之樂而忘其窮也已。當國家更制之初，得興學之官如吾擇之其人者，可謂遴選

矣。使列郡皆若人，非世道之幸邪？異時枚數其弟子之賢，挈安仁蕞爾之邑，與河汾蘇湖之盛於昔者，俾人等視之不敢忽焉，巖將又爲擇之頌也。於其行，姑此贈之。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一六《北游稿・送吴先生序》 涿鹿吴先生性仁，以《禮》學教華亭，滿考，翰林第其文爲第一。大冢宰弘農耿公一見器之，試判復第一，陞同知淮安府。華亭人之仕於朝與嘗受先生之教者聞之，曰：「是不負吾先生也。」淮安人之仕於朝與給庸賦而來者聞之，曰：「是華亭人之所誦者，是不負吾淮民也。」將行，清既從鄉人餞於郊，復申其所見以告淮人之未知者。

凡今士大夫之仕于學者，率以官卑爲意，非苟簡循習，棄不自振，則程督細碎，挾勢分以束其下而便其身圖。免乎此者，蓋千百之什一也。先生在官八年，慷慨激揚，視利禄如土芥，未嘗以一介卑屈於人。其待諸生，如其子弟，嚴督之學而深體其情，至捐俸廩以資其空乏。居學之暇，色笑從容，釋固解疑，多自得者。而癸丑夏，松民饑疫，出白金五十餘兩，市藥以惠貧。此在守令任養人之責者，尤以爲難也。故論者謂先生之位決不足以留先生，今兹之行，亦既有徵矣。而以清所聞，昔豫章胡先生起華亭學諭爲大司成，蕭山魏先生起松江貳教爲大冢宰，廬陵孫先生自教授擢繡衣，是三君子去之數十年，松人稱之若前日事，先生固嘗聞之，名位之顯揚，固德義有以充之也。由前而論，知先生之詳者莫若吾松人。由後而觀，見先生之真者乃在於淮人。堅素守於歲寒，以繼三君子之風烈，以追跡於古人，則自今以往，先生之事也。清尚幸終始觀之。

先生名麟，號愛蔬，成化庚子鄉進士也。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一六《北游稿・送王用檢序》 予與奚君從之游三年，觀其學博而精，氣和而雅，久而益見其可親，而未知其師友之淵源。近方得之，則崑山王先生用檢之高第弟子也。先生明庖羲氏《易》，登成化戊戌進士。從之時未冠，以尊人御史公之命受學焉。今二十年，從之登第爲行人，奉使崖門，而先生蘭溪政成，徵入爲南臺御史。迺五月相次南行，從之後，躬設祖都門外，樂先生之道行而深惟造就之私，思有以暴於眾也，以揚觶之辭屬予。予義弗可辭，則諾而言曰：

凡學而仕，以登進士爲名成。仕而改官，以得御史爲達。學而成，非師之恩乎？仕而達，非君之恩乎？不忘師之恩，則凡可以用吾情於師者，雖一食息之間，不敢不盡也。不忘君之恩，則凡可以致吾情於君者，雖一食息之間，不敢不盡也。以從之之才而先生克成之，以先生之才而吾君顯用之，弟子不忘師，臣獨敢後其君哉！故即從之之所以事先生，而先生所以事吾君者可知矣。古之人有舉一事而兼數美者，其謂此類與！

於是酒酣日昃，車馬就途。既數日，從之行，遂次其言，書寄之以爲贈。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〇《送沈景和教豐城序》 成化庚子、壬寅間，予與沈君景和先後入學宫。於時景和年最少，質最美，詳雅端慎，而爲學甚力。其文章，隨事説理，不爲支辭棘句，而讀之犁然當乎人心，一時輩流咸稱之。其後十餘年，予忝科名，登仕籍。又十餘年，而景和猶困場屋，雖予亦爲君疑之。然每逢鄉人來，問其動静，初不異往時。養老撫幼，孝慈友弟之風，薰於閭里。每下第歸，閉門温故，未嘗出一言，亦不見有隕穫意，予又以君爲難能也。

正德丙子，應天鄉録至，得君名，甚喜。已而相見，亦恬然。試春官不利，長揖去。庚辰再至，始皤然謂予曰：「吾今苟有官，吾爲之矣。吾親老，吾年日益加，吾無擇焉矣。」榜出，名在乙等。而豐城學諭高君登上第，當路者聞君名，遂舉以代之。豐城，江右之壯縣，地大物庶，而人材亦稱之。衣襴挾册游泮林者，常數百人。科詔之歲，賢書薦名，亦數倍於他邑。近者南昌之變，密邇兇焰，而巖然無毛髮之染焉，非其人之知義，何以及此？夫鄧林之植，般、倕無選剔之勞，冀方之乘，王良釋蹇蹶之慮。何者？其素所蓄積也。以豐城之人材士習如此，而又以吾景和者爲之師，且繼高君善誨之後，其有不言而喻、風行而景從者乎？吴楚之江山，豫章爲勝。西山南浦，落霞秋水之景，王子安之序，讀之使人神往而心馳。而君行盡覽之，遡章江，登鳳凰之山，企來儀於簫韶，南望堯祠，想協和時雍之化，庶幾與諸生親見之。而龍光神物之異，姑在所畧。則所以舒發其心胸，凝定其志慮，使人安學而親師，樂友而通道者，豈止操縵博依之間而已邪？

予既重君之爲人，又喜君之宦游得文物詩書之地，而江山之好，又足以供登望之樂、色笑之資，方將歌棟樑榱桷之篇，以繼王褒之頌，而遠遠離索之懷，知不足復爲道也。都亭之餞，既以屬君，退援筆而書之，追納之行李，以爲贈。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徐元嘉掌教安仁序》 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其職之所繫，大而非細也。今天下士得預禮部試者，往往白首以待甲科，而恥於爲師儒，至以相訾毁。師儒之設，其端使然哉！官小則勢輕，禄薄則利微，勢利移人，雖賢者不能免。使師儒下有趨走之吏足張其威，禄之所入者足以周族戚及孤嫠，則固樂而爲矣。抑其晨鐘暮鼓，規規於訓詁文字之末，平時抱

負，鬱不得伸，功名之士固亦不肯屑就，亦匪專爲勢利拘也。嗚呼，是二者，皆非也，是皆可爲世道慨也。若吾徐生元嘉，其免於是也夫！

元嘉以宿學妙年，屈第乙榜，授安仁學諭去。眾咸惜之，而元嘉獨欣然以喜。其言曰：「吾家徒四壁，嚴侍見背，今適有禄而不爲慈親謀，是重吾不孝。且吾非惡夫甲科而故爲是矯飾也，顧所欲有大於此者。」即其言以觀其心，勢利功名，視如芻蕘，其與毛生之檄，殆同趨向，尋常尺寸之士，未易窺也。向予家食時，元嘉嘗從予游。予視其動容，温乎玉之在璞，讀其文辭，沛乎水之東注。間探其志，則確乎不移，直欲嚮往以希諸古。予時於儔眾中，獨以孤鳳儗之，今則果符予言。元嘉往矣！藍輿迎致，旦夕承歡，其樂融融，固將卑槐棘而輕彝鼎，區區甲科之得失，烏足重輕！然宗族稱孝，於士爲次，元嘉止於斯而已乎？因其所已至，勉其所未至，礪行檢以爲身謀，嚴策矱以爲門弟子謀，即是以悦乎親，則甘旨之奉，滫瀡之供，非徒口體之養，安仁士風，薰蒸鼓舞於感化之餘，出而用世，皆知所重，非吾元嘉，伊誰啟之？是則所謂善人多而朝廷正，庶幾皆可以無愧負，不於師儒有光乎！其或隨行逐隊，漫無警省，徒竊禄養之名，苟焉以玩愒歲月，則猶夫人也，於師儒乎奚取！吾固知元嘉必不爲此矣。

今制，凡師儒官六載，教有成績者，許復赴禮部，得與天下士角。以元嘉之充乎内而修乎外者，起而應之，必得甲科，躋華要，以展盡其底蘊。今日所就，詎可爲元嘉量哉！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予敢以是爲元嘉異日祝。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林宗盛分教宿松序》　與兩庠文士歲應貢來京師，授校職去者，鄉縉紳例有言爲之贈。弘治己未夏五月，郡庠貢士林君宗盛實領安慶府宿松司教，行有日，地官主政陳君子居等以予與宗盛友善，肆以贈言見屬。

予稔知宗盛矣。林望於莆，爰自九牧，壤人俊士，相繼代作。入國朝來，若其族伯網齋先生之磊瑰奇特，從祖澹軒先生之温良博雅，皆以文章魁天下，隱然一時山斗。文印相承，科第踵接，一門羣從以經學負時名者，無慮十數。而尊甫長源先生隱居授徒，工於書畫，間作五七言詩，不事摹倣，亦自成一家。宗盛承奕葉文獻之傳，沉静寡慾，有志嚮往。甫髫齔，即嶄然見頭角，爲鄉先輩推重。比長，聞見博而學益充，文益肆，在行輩中莫與相軋。予淺且陋，過辱不鄙，往還論議，麗澤漸潤者十餘年，得盡見宗盛所謂文，説理精，考據審，辭既爾雅，意亦獨到，無沿襲鉤棘之弊。每私試，題目盤錯輪囷，眾愕眙相視，噤莫措一語。而宗盛命筆，灑然無窘束態，數百人中，屢占首選。予意其源流遠而造詣深，以舉進士，宜若俯拾芒芥然。顧亦偃蹇不售，僅以例授今職。而晚進崛起者，或反先焉，詎非命耶？惜其文者，咸謂之曰：「子年未中，身而文，士之網羅尚在，遲之歲月，以圖後舉，亦桑榆之收也，奚鬱鬱就此爲？」解之者曰：「《禮》有禄仕，子二親垂白在堂，得升斗之禄爲旦夕養，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也，就之宜。」予竊謂不然。朝廷以文取士，校職，職文教也，文之邪正，士習關焉，校職之設，夫豈徒哉！今天下之文弊也極矣，高者鍛鍊雕琢，恣其詭險，必聱牙詰屈，不可句讀然後已；下者剿竊掇拾，務爲辯博，至蔓延草積，使讀者厭倦思睡，猶不自覺。誠得如宗盛者百餘輩，布滿學宫，以爲斯文領袖，剗其弊以返於醇，豈非士習之幸？而乃下擬於抱關擊柝，諉爲禄仕之地，非過歟！古之人嗇其施，昌其文者多矣，宗盛之應，固云弗稱，其文不既昌乎？況其所施未爲全嗇，獨不可以自慰乎？世固有梔蠟其文以傲倖一時，乃亟棄於既仕之後如棄筌蹄者，君子視之，猶蟻蠓也。雖擢巍科，都美宦，奚取焉？故凡膺校職者，雖慄焉恐負可也，遑恤乎他？宿松亦文邑也，予故於宗盛之行，爲語時文之弊，使之宿松知所取裁云。

宗盛之族子世隆、在實，從子希瀅、希範四進士，皆以文歌《鹿鳴》而起者，使聽予言，必有合也。試歸以質之。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三《贈朱司訓秩滿序》　弘治十年丁巳春三月上澣，是爲郡庠貳教朱先生秩滿之期。闔郡士夫暨所與同官交游者，皆感其平素，惜其仳離，各求諸縉紳士之能言者言以贈之。於是邑庠貳教吴先生率其寮友，謬以序文見屬。予故吴先生門下，復於先生有夙好，言雖陋，誼不容辭。乃爲之序曰：

官不必崇，要於職之稱。施不必博，要於心之誠。誠則動物，而職之稱在是。强勉修飾以取媚一時者，其術易窮，及其久也，眾怒羣猜，惟恐其去之不亟，伊誰感而惜之？又誰追而思之乎？今之就教職者，恒以其秩之卑而所施不溥爲恨，遂並與其官而曠之，蓋未之思也。一命之士，先後挾所有以教吾郡邑者多矣，其善於去者，予耳目所及，得二人焉。其一曰邑掌教浮梁程先生應韶。程之得代也，送者數百人，爲文凡若干首。瀕行之日，咸歎惋咨嗟，若去其親戚然，是豈可以倖致哉？程既去後四年，復得先生。先生之始教吾郡也，人謂其敏而年少，歷履未諳，易視之。先生嚴其約束，徐而導之，乃敦本實以抑浮靡，門生有郭紀者，與其弟纓友恭無間，先生首表於儔眾中，禮而異之，眾自是翕然知所嚮方。

先生於寮友，處若昆弟，善則相成，有過則相規正。於賢士大夫之家食者，師而友之，嚴憚切磋，所積益充以肆。郡守黃岩王南郭公，嚴毅方正，最慎許可。先生事之，不亢不阿，情義既孚，聲聞亦馳，遂兩檄先生署平海僊遊學事。適僊遊令缺，復以先生署掌邑事。蓋知先生之所蓄，足以勝之無疑也。若是者，謂非一誠足以動物爲克稱其職者乎？世之人乃謂人心可以智籠術馭，而忠信仁義果無所用，不亦厚誣也哉！今日之去，人咸感而惜之也固宜，去而思之於後也亦宜。然此未足爲先生多也。先生嘗告予曰：「世路嶮巇，知止不殆。一丘一壑，亦足自娛。繼自今我其反我初服，陶我天真矣。」予首肯之，而中未之信。先生言之至再，予竊私謂先生信人也，其誠於退也，猶其誠於進也。斯言尚不妄，然猶未敢實以告人也。今先生去矣，其果不爲聲利所奪，以無食其言，豈非清時一盛事哉！然恬退者士君子之美行，崇獎恬退者朝廷之懿典，戔戔束帛，又烏知不起我先生於寬閒寂寞之地耶？予不佞，好成人之美，故於贈言之章樂道之，以壯行色。

先生名鳳，別號忍庵，世爲浙之嘉興人。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三《贈王司訓致仕序》 莆所謂文獻之邦也，仕莆者，匪政之難，亦教之難。匪政教之爲難，難乎其人也。有其人，則政譽四馳，聲教旁溢，其來也惟恐後，其去也惟恐亟，而綣戀不忍舍之情，往往於臨別見之。此人心之公也，可倖致哉！

予家食七年矣，歷觀夫司政教足以繫屬人心於不解者，得二人焉，覺軒雷孟升、我齋蔡希淵是也。嗣希淵而去者誰耶？休齋李子興、翠晚王裕夫，得無似之乎！裕夫峭拔自信，恥爲陰回奄媚之行。少不好狎，長益肆力於學。微言奧義，剖析其精，口耳誦說者見之，其容赧然。補邑庠生，私試每列優等，藩臬諸公爭致爲弟子師。裕夫嚴立條約，蒞講席，正襟危坐，立門下士於兩隅，欽肅無譁。講罷，閉門不出。或夤緣至前，乞通關節，即厲聲斥之，立麾使去。其不可干以私如此，故諸公咸愛重之。以數奇，屢屈場屋，竟以貢入太學，銓授吾興司教。私喜曰：「吾不能隨計吏以角禮闈，而得試內庭，教名郡，吾願足矣。」始至，稜稜然人莫敢親。徐察之，心地皦然，不獨異，不苟同，不矯以外飾。於是門弟子憚其彊直，士大夫服其嚴重，郡之長貳亦以其不阿也異視之。然卒孤立難合，裕夫不恤也。齋居無事，書聲琅琅，如童子時。日以詩文自課，皆有體裁，可諷誦。與諸生講解經義，必紬繹古聖賢立言之旨，聽者灑然，莆遂於經者或讓焉。夫教人自自學始，裕夫好學，至老不倦，而其爲人與爲教，又足以厭服人心，宜其來也人幸之，去也人惜之。昔晦翁以青天白日，磊磊落落爲君子，而歸之梅溪。裕夫，梅溪後也，其亦求無忝厥祖而肖其大也乎！顧予言不足爲裕夫重，而予友黃主靜、林與平合謀於眾，必予言之屬，曰：「吾師意也。」予故爲序人心之公，以爲司教者勸。教勸，政亦勸，庸知無因予言而興起者乎？裕夫之鄉有憲長伯韶者，予同年友也，其平生自許也不輕，裕夫歸與之遊，其必有合也夫。

石珆《熊峯集》卷六《送順德何司訓序》 吾友蔡稽勳介夫爲余言其姑母夫何君廷用之賢，自蚤歲以文章聲於場屋，八舉而不第，且老，有司貢之春官，召試於廷，卒用其藝，得司訓廣郡之順德。人曰其才有餘而命不逮也。嗟乎！世有篤志好學，卓立于一時，而能不得展，卒小就焉者，獨子也乎哉！蓋聞之矣：遇不遇時也，進德修業者道也。時達而道行，君子不必也；失時以隳道，君子不爲也。是故曾子不以敝衣而輟歌，原憲不以漏室而改絃，其道誠然爾。由今觀之，其與中紺表素、軒車不容巷、結駟千乘者，賢否高下何如也？君子奚論其身之顯晦哉？力行不倦，求足以名世而已矣。

何君邃于《易》學，以居晉江。晉江之子弟聞其緒論者，往往有得，則其審于時義以反復道，殆必有數。假使終身敝漏，必且不改，矧出而明道以推于人，顧自隳耶？

雖然，今天下教學之廢甚矣。其爲弟子，賢者則其私淑諸人所自樹立也，愚者則其氣稟之偏與怠其事者也。至問其師，則漠不相關，是豈獨學者之罪哉？彼爲其師者，罹拂郁則壯心沮，歷窮困則銳氣消，比其得職，非沉毅剛節之士，未有不怠於進修者也。怠則不銳，惟因仍苟且而已，望其體包蒙，法善喻，激頹廢，止朋辟，使學政立而道理明，風俗化而真儒出，寧有是邪？《傳》有之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又曰：「擇師不可不慎。」亦慮末流之有此耳。然則當其事者，寧可不加之意乎？

或曰：「今天下誠有如子言者，然業已成習，卒難變之，子言毋乃迂乎？」於戲！此正尋常之大病，而余之所深憂也。使世有慨然任道而誨人不倦，其師範不立而善人不多者，吾未之深信也。

君素體道，且清修出性，而好學晚不衰，爲稽勳君所稱述，則固其人。矧順德在廣郡爲賢才之藪，又大有興理也。此而余不言，吾恐遇大匠而不與論規矩，見善射者而不與論志彀，天下終無復古之日矣，豈惟余失人，亦非介夫諸君子所

以待君之意也。

石珗《熊峯集》卷一〇《送安寧蘇司訓序》 順德蘇君克正既得司訓福建之建寧，其從弟太史伯誠先生舉觴爲賀，君頗有愠色，悵然歎曰：「吾自結髮馳文場，君所知也，顛傾坎壈，積歲累日，上之不能效董賈爲朝宁陳嘉謨猷、垂名竹帛，爲前人光；次之不能壯年厚禄，以爲三牲之養，使父母悦而安之。剛銳已銷，譽絶念息。幸蒙聖天子拔之韋布之中，畀以師儒之任，望已過矣，榮已極矣。獨念母氏在堂，日暮垂白，暌違數千里，信如昏不定，晨不省，寒燠不問，忻愠不得承，雖食斗升之禄，惡得而樂諸？」其友地官陳君學之他日以告珗，且曰：「建寧天下文學處也，而君博物篤志之士也，才與位宜，教有地受，蓄有散，屈有信，吾曹方幸之。陟彼屺兮，瞻瞻不寐。願吾子一言，以光其行，且有以慰之。」

嗟乎！天下之故，魚鱗蝟毛，不可比數。貴賤壽夭、甘辛醲淡、寒熱薄厚、長短廣狹、輕重淺深，何翅萬類？然皆有數焉，非偶然而爲之者也。若君之積學而不獲發，發矣而不獲大，與夫養親而不能顯，顯矣而養復有違，獨非數也乎？數已在天，則夫寸欲度長、小欲絜大、寒思附乎湯火、苦將就乎薺蔗，雖幸而得之，豈不猶爲失已也哉！是故君子安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垤之爲高下也，求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爲顯晦也，求足以寓吾目而已矣。矧夫明道所以行志也，事君亦所以事親也。道苟得行，足以致吾君，則雖不在親之左右，親之心顧不樂乎，而吾又何愠乎？君行乎哉！吾知登高堂，擁皋比，執經而受，趨者趨，進者進，問對者相屬，君方撞鐘以應，因材而篤，倒橐而施之，虚進實退，驩欣交合。暇則入室而弦，於圃而射，即其所往而樂無不在焉，則道以明，志以行，賢才以成，居而風化淑，出而事業著，移忠之孝，莫大於此，又何必拘拘奉顔色、侍甘旨而後謂之爲人子哉！

陳君曰：「然。吾將與太史君謀書以贈之。」

方鵬《矯亭存稿》卷二《贈鄭子充序》 師儒之職甚重也，而人輕之，是豈人之罪哉？吾不自重，故人從而輕之耳。或曰：「儒官甚寒也，秩甚卑，地甚散也，惡乎重乎？」予曰：「長育人才，則國家賴焉。表正風俗，則世道關焉。重乎？不重乎？然而當是任者，或不知人才風俗爲何事，而惟歎老嗟窮，謀生之爲急，地沃而生徒眾則喜，地瘠而生徒寡則憂，其不自重如此，何惑乎人之輕之耶？」

吾友鄭君子充，志潔而行修，論高而學古，遠承中州數百年文獻之傳，近守雙松、介菴二先生詩禮之訓，兹膺貢而來，入試高等，得分教温之瑞安，所謂地之沃瘠、生徒之多寡俱不足道，而於人才風俗二事，則寔有志焉，蓋異乎諸子之撰矣。昔元儒危太樸分教成均，其友李仲公氏作書遺之，切切以秉忠孝、成人才、益朝廷爲勉，而深以攀附營私稱貸爲戒，真可謂對病之藥。惜太樸晚節之不終而負此良友也。雖然，使仲公生今之世，爲今人誦之，不笑以爲迂，則怒以爲狂矣。故惟子充可以聞此言，吾惟於子充可以此言贈。他日甌栝之間有正大傑特之才者出，以資國家之用，必子充之教也。海濱之俗去浮而趨雅，舍薄而歸厚，以回淳古之風，必子充之教也。使天下之士曉然知師儒之重，不敢自輕，而人亦不敢輕之者，必自子充始也。故於其行也，而盡言之。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一〇《送南昌教諭張朝用詩序》 京口張君朝用以學問著聞於鄉，家故窘，能勤奉養，樂朝夕，以裕其父母。補郡博士弟子員，治經爲文，雅有思致，同輩皆推遜，以爲莫及。歲癸卯，領應天鄉薦。試春官不利者再矣，不以罪有司，而益致力於學。今年就試，復屈置乙榜。朝用欣然樂之曰：「吾二親耄矣，敢擇禄而仕以貽不孝之譏？」於是得爲南昌縣學教諭。太史靳君充道及子宗兄平父喜朝用之志有成，而又不能無離羣之思也，約縉紳賦詩以贈之，屬予爲序其意。

惟儒師地寒禄薄，無權勢輝赫之榮，然簿書米鹽亦邈乎不及，又非抱關擊柝者之汙賤可得而擬。故爲貧而仕，莫宜於此。然其職在於立師道，育人材，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能稱是職者，蓋亦難矣。顧今之士大夫日志於尊榮富侈，非顯爵厚禄不足以滿其願，職之稱否不計也。故挾才負氣者，視儒官若將浼焉，一有爲例所拘，則恣嗟慙恚如不能生，其知友邑里亦皆惜之，不以賀而以唁。噫！師儒果何負於人，而人厭之若是耶？今朝用領薦久矣，能以二親爲念，樂就兹職，其所養不有過於人哉！且古之君子，居其官則必安其位，安其位然後能盡其職。以今日之所養占異日之所成，朝用之於職，吾知其無所負矣，予將何以爲朝用告哉！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皆言學之不可以自足也。朝用能益充其學，益勵其行，所以教乎人者，必皆躬行心得之餘而不徒事乎佔畢鉛槧之末，如鐘之叩而大小畢應，如金之鑄而模範不差，則師道以尊，人材以盛。況南昌爲詩書禮義之邑，士知務學而俗尚淳厚，教育者苟盡其心，有不能舉其職者乎？若夫循資苟禄，其爲貧自諉，是乃庸眾人所爲，固非贈言者之所望於朝用也。

費宏《費文憲公摘稿》卷一〇《送訓導尹君廷禮之上高序》 傳有之：「學之

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所謂嚴師云者，非特上之人盡崇重之禮而已，蓋必有自重之道存焉。國家建學立師，非一日矣，邇歲廷臣患學職之太輕而師道之不立，屢請廣進用之塗，以寓激勸之意。初議師能盡其職者，六年得仍就試春官。比欲振拔淹滯，凡其任滿謁選者，復聽與需次銓曹之士合試而超遷之。苟學行可稱而其職不廢，往往責在高等，以爲郡佐邑長。其崇重之禮，不□□矣，不知任斯職者，果知自重乎否也？夫豪傑之材，卓有定見，必能正身化俗，講學明道，盡其職分之所當爲，無俟於激勵也。中材之士可導而上下，則因是而自勵者，固宜有之。下此或歎老嗟卑，或貪榮慕進，而於興學育材之事漫不加意，是烏知師道之重乎？

東莞尹君廷禮明《春秋》之學，領成化丙午鄉薦。今年試春官，名在乙榜。於是得爲上高縣學訓導。訓導分齋以教士，其責視掌教者爲稍專，其課績亦惟較其所教以爲殿最，非若掌教者得泛然以爲功也。故士非甚不得已，未有樂爲之者。然亦顧人之自重與否。苟知自重之道，則雖淹簿尉、滯筦庫，猶足以盡心所事而獲上下之心，況爲儒官有教人之責者哉！廷禮茲行，欲資禄以養其母，蓋急其所重，不屑屑於名位之尊卑。推此以往，必能知教人之本，於以正身化俗、講學明道，師道有不尊者哉！若夫進取之利鈍，則係於天，君子脩乎在己以俟乎在天者而已，不可汲汲於斯而因以怠其職也。

進士錢君明道與廷禮遊邑序爲同輩，舉鄉邦爲同年，因其行也，來徵贈言，予故以自重爲廷禮贈云。

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卷四《匡白石知肅寧縣序》 馬平白石匡子司吾邑教餘八年，以正學正道啟迪多士，咸彬彬向善。儒師之功，固如是哉！茲擢令河間之肅寧，古菴子往告之曰：爲政無他，善推所學焉耳。學以明道也，道明而教立，其政之本歟！凡人物當行之理之謂道，明斯理而體諸身之謂學，以斯理誨人之謂教，推斯理治人之謂政，其本一而已矣。本道以成學，本學以立教，本教以行政，而政斯達矣。政教備，而正學之功大矣，道豈二乎哉！故政在擴充其本焉耳。自正學不明，吾道湮微，而政教不相通已久，專經術者失之迂，任法律者失之俗，惟迂故紀綱不立而政□，惟俗故禮義不興而教弛，難乎其爲治矣。獨不思古之人德以宣政，刑以弼教，二者蓋相爲用，人己合一，而何偏弊之有？故君子之道，成己成物而已。以學與政教言，學成己也，政教皆成物也。以政與教言，教本也，政末也。體用一原，内外無間，此道之全體也。岐而二之，弊由是起，雖一身且莫能治，而況令邑乎？《傳》曰：「守令者，民之師帥。」則令匪直治民，亦以教民，可不重歟！昔程明道令晉城，楊龜山令蕭山，禮義紀綱，本末具舉，其規模可鑒也。誠率其道而充之，則雖任之大、責之重，經綸康濟，胥此焉出，而何有於一邑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然原其始，有要焉，立誠而已。立誠之要，「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已。敬以直内，則廓然而大公；義以方外，則物來而順應。斯學之成功也，斯道所由明也，斯政教所從出也，其本一而已矣。本立用行，而令不足爲矣。白石既體其要，成儒師之功，苟推其學以涖肅寧，吾見他日政成，又將收儒吏之效，政教兼濟，道化益弘，不在茲行歟？

時同寅嚴陵鄧子、滇南吴子暨多士屬一言以贈，故敢誦所聞，並致厚望意云。

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卷四《滇雲吴邑博之成都序》 嘉靖以來，主吾邑庠教者，自石匡子自馬平至，既而滇雲吴子自大理至，南山鄧子自嚴陵至。白石尚達，滇雲尚實，南山尚文，皆惇行道誼，博洽經書，一時良師儒也。邑士大夫舉欣欣喜曰：「斯文會合有若三子者，真不易哉！」歲己丑，白石進肅寧尹去，南山以憂去，未幾，滇雲進成都教授去。吾党復戚然相告曰：「斯文離合不常，固如是哉！」於是咸詩歌爲滇雲贈，而以序屬。予義不容默，竊聞君子進德而修業，務實焉耳矣。實者，天理之本然，即《學》《庸》所謂誠也。至孟子以充實爲美，周子以道德爲實，程子又以不欺無妄並言，皆一道也。故不欺則無妄，無妄則實，實則無不誠。學至於誠，道斯備矣。聖賢明道教人，建功弘澤，斯其本歟？滇雲居鄉校，篤信好古，誠心實行，爲杭雙溪唐漁石諸名公所賞。既薦於鄉，以母疾輟會試。已而上春官，就乙榜，分教吾邑。以實學古道訓啟多士，誠意交孚，咸彬彬服教而悦，德有足徵者。信由斯道，雖達之天下，殆無不宜，而況成都乎？成都自昔以文獻甲西南，若范景仁暨從孫純夫，相繼以誠明之學倡導後進，流風漸被，其教易達也可知。滇雲往據師席，率鄒魯濂洛之成訓，考景仁、純夫之遺矩，充其所積，以身爲教，始示以不欺，而加之充實薰養之功，師道既立，豈無豪傑嗣鄉賢而興者乎？吾知多士德日進，業日修，人文視昔日盛，則明道教人之責盡而務實之功大矣。異日陟顯位而弘德澤，舉而措之，其道一也。滇雲尚益懋於斯哉！予辱交游有日，故有以贈，能不因人情而重有感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別王純甫序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

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垣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自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八《書林司訓卷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愧無以爲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禄，四民皆有定制。壯者修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跡熄，民始有無恒産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説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僞，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内禽獸，而猶或自以爲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爲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説，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説，以求明先聖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爲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于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

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爲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康海《對山集》卷一一《送大復先生還信陽序》 大復先生居關中四年矣，今年夏六月，以疾求去。上下固留不可，其官屬及諸生之在正學書院者，不欲遽別於先生，知予之與先生友也，於是以予爲言贈先生焉。

夫師生之際，教化之首，其居至不易也。近名者先要結而後軌則，昧理者崇虚飾而乏精典，茲二者，其始也覩焉若親，感焉若躍，戀焉若不可一日去。而其究也，溷溷焉，興怨焉。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物誠而形，本實而茂，自然之應，不可强也。上以僞劫其下，則下以詐姦其上。教化興行之地，持此以往，將安極哉！

大復先生之來吾關中也，曰：「教化廢壞者，上下安於所習而不變也。夫安於所習而不變，則宜其廢壞亡救也，可不作而新之、振而起之乎！」於是具以科約，示以程式，先之以身而董之以實，行之以嚴而推之以恕。其初也疑而弗信，畏而弗親。而其中也幡然而悟，沛然而從，曰：「學者之事本如是，乃何者恇恇惕惕若前日耶？」故泛者畢定，傲者畢諧，崇其實而脱其僞，先其事而後其功，有若董生之論焉。

夫諸生欲贈大復先生歸，而予泛及其事如此，畧情而弗言者，蓋先生之於諸生，以道而合，而秉執教化之責者，其理當若是也。或曰：「賤功名而黜聲華，固先生之已事。今天子龍飛之始，首重教化，俊乂畢升，而先生乃以疾行。豈孔孟之訓有然乎？」曰：「出處者，聖賢之大閑，而先生之所慎也。安有高宗爲之君，而説終傅巖者也？蓋有疾而歸，德合而出，君子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是何以疑先生哉！」諸生曰：「乃今聞夫子之所命矣。」於是請次第予言，贈先生焉。

顧璘《顧華玉集・山中集》卷六《贈張南疇遷教瀧水》 止止山人將禄隱於下位，乃謀諸心曰：「民社匪寄，案牘弗勞，率禮度而周旋，托師道以自重，莫如教職。」於是遂乞教職。既而感宣父於乘田委吏必敬厥業，則日求所以立乎其位者，恒恐恐焉。或曰：「師道莫如嚴。是故孟處賓師，泰山其巖。游楊立雪，程道以南。故曰師嚴而後道尊，道尊而後人知敬學。」山人以爲然。及觀南疇張子典司崇訓，則心易而氣和，簡外而願中，體敬而達恕。其爲教也，和德以觀之，粹容以比之，巽説以繹之，順節以造之，人未嘗見其有嚴顔厲辭之變，士皆得其展布志意，攄其見知，從容於辭問之間以就正焉，退而往往有坐春風之歎。君子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張有之矣。於是化日洽而聞日流。歲甲辰，乃遷教瀧水。山人感而悟，仰而歎曰：吾得師矣。昔舜命契爲司徒，以親百姓，首敕之曰：「敬敷五教，在寬。」《易》於《蒙》之九二取包蒙之吉，在上九有擊蒙之戒。《旱麓》之詩，美文王也，詠其作人，歸之豈弟。則古人所以教者，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夫天下之物，涅之可以更其色，薰之可以奪其氣，亦曰襲染於漸，非力致而强取之也。使進而不顧其安，授而不諒其材，去輔而不反者幾希。則南疇張子養材於裕者，其有所授乎？然則所謂嚴者，果非邪？曰：惟夫模範失則受直

而怠事，於是乎有嚴之說以矯之。夫嚴非嚴也，去其寬非所寬耳。是故張而不弛，文武不爲；弛而不張，文武不能。則張弛之道，固寬嚴之濟也。

雖然，山人別而言之：治己莫如嚴，待物莫如寬。是故慎言動之節，嚴義利之辨，戒諂瀆之交，達用舍之命，是君子之善用嚴也。優之游之，以俟其安；饜之飫之，以俟其化。若江河之潰，膏澤之潤，是君子之善用寬也。南疇子之教崇者，吾既得之，不知其將以教瀧水者猶夫是也？抑復有他說乎？《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子之行，其無斁哉！

崔銑《洹詞》卷五《張訓導贈言》 張吉氏遊崔子之門十有二年，其器樸以篤，其談經敏以密，不獲薦於有司。以資久，貢。已乃訓導澤州。將行，崔子過而謂之曰：「夫人罔自重，斯召侮。罔自彊，斯召辱。學官秩下祿微，不得治民事，持政權，世目爲冷官。士非內有家累者不屑就，其自卑俛亦甚。若知其有重且大者乎？天下之不治，士習之舛也。士之舛，教不立也。夫隊仗以爲文，剽括以爲博，猥狡以爲行，倨慢以爲豪，變詐以爲心，則學爲壞才之肆，而官乃甲亂之主矣。爾惟彝典是倡，爾惟忠信是基，爾惟孔訓是稱，爾惟古雅是文。今天下之陂尚興焉，鄙常而好怪，樸散而滋漓，其言眇昧不可詰也，其行汙鄙不可覆也，其心術險闇不可憑也，將無貽國之憂乎！澤，君子鄉，宋程氏伯淳嘗令晉城，其風烈有可知者與？有，則籍以示我。」

韓邦奇《苑洛集》卷二《贈掌教王君九載考績序》 士風之不振也久矣，夫司政者治官也，司教者儒官也，是風化之由也。官義則士習從之，官利則士習亦從之，官者又士之由也。今歷數十年以來，環數千里之地，吾未見夫言義之官。言且不聞，而況有爲之者乎？治官、教官之弊也久矣，而司教者爲尤甚。始則官壞其士，終則士壞其官，官士相尋，風化益壞。昔余德輝以爲弊端謬種，不可不亟拯而力救之，朝議爲之太息，識者以爲名言。作而振之，弗在貞一君子乎？

君燕產也，少事經義，壯試文闈，晚謁天部，繼教海豐、教華陰。教華陰亦既二載矣，將赴冢宰考績。華之諸生介郝生誥來問序贈君。誥曰：「君之教華陰也，義以爲尚，利弗之急，貧者、富者、敏者、魯者、沉潛者、高明者同仁視之，二年間，終始惟一，故士懷之，上與之。士懷之，故羣聚而保留之。上與之，故獎書屢下焉。夫信君倡之義也，其亦時之僅見者乎？華之士他日當有感動而興起者矣。昔成化中，吾邑師有榆次翟方氏，吾邑侯有南陽蘇槃氏，翟師以義教，蘇侯以義治，吾邑式化厥訓，人才輩出。若雷大名之剛毅，若周廣平之醇懿，若郭盧氏之介直，是皆聞義勇爲，見利而恥者也。是皆翟師、蘇侯之啟教也。然則華之士不有興起者乎？君茲行也，陟而爲治官，則將尹一邑焉；陟而爲教官，則將教一郡焉。蘇侯治之則也，翟師教之則也，則夫一邑一郡之士又將有興起者矣，奚獨華之士乎？」

誥，余門牆友也，其言足徵，乃爲之序。

許相卿《許黃門先生文集》卷七《贈張先生序》 予聞之，古我先正名家子弟，處天下之至易而亦處天下之至不易。夫能勉焉自立而少異於眾人，必得因緣馮藉，以立功名。苟爲不然，他人未必得咎，而已爲清議所不容矣。金陵玉亭張君，曾大父以文學行能至大官，君負穎資，承家學，自其童時，肄里塾，有英聲。長遊京學，有雋聲。五試京闈，連不得志於有司。以歲序貢春官，則慨然曰：「丈夫寧必以捷一科第榮此生耶？顧爲之在我者何如耳。」則俛焉就天官選，來司海寧教，落落無握齪態。行不苟于同，於其介；教不屑于細，於其大。徜徉文墨觴詠之間，以遠者大者自期，且期其徒。其徒愛而譽之，監司聞而獎之。夫監司勢與我懸，獎或可以冒致。諸生情與我迫，非真有以感其衷，則其愛我也，安可以襲取幸得之哉！夫地卑者勢陵，局散者情緩，職司於是常爲尊要者之所賤簡，勢則然矣。夫彼挾其要且尊以臨我，我復自居若長物然以自輕，所以自樹者，其存幾何？夫惟正色端範，凝然自重，而無或可以取輕，彼且失其尊與貴，而積弛之師道，舉世非所緩急之斯文，將不由是少振已乎？今天子銳精緻理，知賢才之必所資而不可後也，又知科之未盡得才、貢之未盡不得才也，詔銓司用人，進士與貢士等。此雋豪馳騖之時而有志者之秋也。張君勉其所以處天下之至易，慎其所以處天下之至不易，行將陟華躋要，以光文僖公之烈，繼御史大夫之志，而與伯氏嚴亭按察、蔭亭郡侯競爽江東，使人頌王國之斯皇也，不亦休哉！

孫承恩《文簡集》卷二九《送吳似齋赴吳興司訓序》 予內弟似齋吳子，以貢需選銓部，久之得湖州府庠司訓。吳子且喜且愧。湖去松僅二日，地近則喜。昔人稱其山水清遠，文風茂蔚，而吳子得仕其地，友其民之俊秀者，則喜。而又愧曰：「予惟無似，視先子發科取第，仕爲名大夫。蓋終不能忘情焉耳矣。」予慰之曰：「子亦奚若是？子不憶乎：吾昔記子似齋，則既已言之矣。子無求其不可必似，而當務其所當似。子之爲人也，行不越矩度，學至於爲君子，安貧履道，推重於同輩而獎識於上官，雖不能發軔科第，而里之後進執經於子之門，以成其業而取巍科、名鬻校者比比也，則子於子之先公，誠無歉吾之所謂，雖不登第取

仕如先公，不可謂不似者此也，而又焉用介介爲？乃若子之所喜，則吾有言焉。湖與松壤接而地善，固也。至於文風茂蔚，子得訓迪其民之俊秀，濟濟多士，率於子而考德觀法，其亦思有以預待之乎？吾茲將期子以所當似者矣。夫茲地固安定先生昔所過化也，胡之教，當時名天下而稱後世，其條約具在，可據而施，子亦無於是而盡心求其似安定矣乎？聖賢言治，政與教其理相爲用，而皆儒者之事。先公昔爲名大夫，政也；子今日所事者，教也。子爲教能似安定，則於先公爲益似而且匹休矣，是在子加之意耳。」

於是吴子豁然以悟，惕然若警，屬予書以爲序。

孫承恩《文簡集》卷二九《賀郡博許北門膺嘉奬序》 臨安許君北門以辛丑進士來爲吾松教授，未幾文化大行，當道者賢之，侍御董君某、吉君某移檄奬勵，於是郡弟子員某某等相率請言於予爲賀。辛丑之歲，予佐禮部承乏知貢舉，則於許君有場屋一日之雅。頃予謝政歸，方喜諸士子得賢師，而又重以贈言之請，不可無以復也。

昔晦菴朱子嘗爲《教授廳記》，稱教授之職之重，誠以教授承天子命，淑一方人才，教授而能躬行德義以端儀矩，又振作倡率，約束諸士子於道，儲材待用，斯則能盡教授之職，而天子所以畀一方之教之意也。然職是者多苟焉以從事，而其盡心者，則亦不過勤勤於課業升散，較計於拜起揖跪之間，曰：教在是。而於其大者，則忽焉不知務。求稱厥職，尠哉！此固朱子所謂苟道也。許君以清雅廉靖之資，檢飭修治，動無過舉，所以端儀矩者既有本，至振作興起，以切劘多士者，予雖未得其條教之詳，然觀多士之闇闇于于，出入罔倍於道，争自磨淬，懋勉學業，則許君之所以爲教者，不可知哉！夫驗郡邑之治，視生民休戚，稽學職之舉，視人才盛衰。銓司以士之登名鄉書有無多寡爲殿最，許君視篆之秋，適當賓興，士之獲雋者八人，可以言績矣，二侍御之崇奬也固宜。予聞之：古者今之鑒也，前者後之師也。昔之職教吾松者，有豫章之胡、蕭山之魏、廬陵之孫，皆以善教者聞，流風遺澤，迄今人仰之不忘。許君其聞三公而興起者乎？三公而皆禄位顯大，樹立焯煒，爲一代名卿。許君將來所就，其可量也？二侍御今日之旌奬，其殆權輿矣乎？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一《上海縣學去思碑》 學宫曷碑「去思」也？著德教也。昔者縣博葉子有德教於士，既擢官以去，而諸士思之不能忘，故碑以著之，亦以寓思也。則來謁宫寀氏孫子徵文焉。記曰：嘉靖庚寅春，貴溪葉子由鄉貢士來領松之上海教事。葉子者名樸，字淳夫，號白石。剛方諒直，雅負志節。其教士也，先德行而次文藝，端之以楷範，謹之以條約，檢飭砥礪，别其賢慝而抑舉之。升堂侍坐之次，穆然凝然，無敢跛倚誕謾。有弗率者責治之，必率乃已。君子謂葉子得教本矣。葉子之待士也，恫瘝之遺，卻其貧者弗之受，且時其匱乏，割俸賙之。喪也倡義助之，難者拯援之盡厥力，君子謂葉子能恤士矣。葉子又能振作廢弛也，射圃頹缺，禮壞且久，葉子葺治之，時率諸士較藝其中。明倫堂隘，諸士弗克布武，自葉子之至也，堂有重軒，而周旋始稱。廩餼給於有司，出納維難，重以爲病。自葉子之至也，學有廩庾，而輸積始便。君子謂葉子能盡心於校矣。茲葉子之爲，所謂德教，而諸士之所以思也。

嗚呼！昔者聖人論三重之道，而以師配君親，誠以師者所以成就我者也，故與生我撫我者等，而實兼尊親之義，有恩義焉。是故恩寓於義，義行乎恩，二者則一。自夫惟有見夫義也，則一於嚴，急促如束縛，士乃至無所容。惟有見夫恩也，則一於寬，解弛縱放，併夫學規而盡廢之。嚴則士心乖，寬則士習壞，恩非其恩，義非其義，職乃用曠。嗟乎葉子也！吾觀其振作師道，督率諸士，激發之下，無陂行焉，茲義也，乃恩也。憫窮扶危，體恤周至，士心胥賴，如父兄然，茲恩也，乃義也。至於振作衰廢，盡心於校，則又其推焉。葉子者，真無媿於三重哉！視前所云，何其遼也？則其所以感諸士也深，而繫其去後之思者，豈偶然也？繼自今來者，亦可以觀矣。

夫述休美以示風勸，史氏職也。承恩嘗執筆從諸史後，其敢忽諸？用記其大都，爲之論次。言無溢美者，示信也。併伸諸士之意，作詞曰：

有嫩一人兮，大江之西。秉德義兮，實維我師。師昔來兮振文教，示法式兮規旋矩蹈。誘我掖我兮，悃悃渠渠。惜我私兮，子如弟如。發予蒙兮作我懦，礪予節兮植我懦。善予勸兮弗善予恥，樂育我兮弗予以棄。師今去兮我則曷以？崇軒兮恢恢，是吾師兮規爲。有庾兮翼翼，是吾師兮經畫。亦有射圃，師闢其武。觀德之所，陟降興俯。升階兮瞻履綦，躋堂兮聆誨辭。思師不來兮曷知我悲？師今不遠兮故里之左。孰告天王兮，還師誨我？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送掌教北城陸先生之任南雍序》 漳郡教授北城陸先生擢南雍學録，先生教同九年，予辱知愛，子孫皆蒙教育之恩，茲有陞擢之殊，惡得無言？

古者立賢無方，耕築屠釣，一舉而登宰輔，故其治亦震越宇宙。三代而下，

漢世用人最爲近古，孝廉、明經、明法、入貲，咸得致通顯。自隋唐設進士之科，則進賢之途狹，而治之不古若矣。國初用人，猶有古意，孝廉明經、孝弟力田、儒士秀才等咸得辟用。自文學開科，則薦辟盡罷，天下文臣咸由文學以進，進士爲重，鄉舉次之，歲貢又次之。進士無所不至，鄉舉、歲貢經歷監部，始得爲府佐縣令。歲貢就教者，終身遷轉，不離學職，亦不得京秩。賢路壅塞，莫此爲甚。故嘉靖初詔書謂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無方面之寄，欲三途並用，誠得古先帝王之遺意。惜當時銓衡莫能舉行，今冢宰默泉先生始行之，前擢泉郡唐教授爲縣令，今擢陸北城爲南雍學録，千百中無幾見，可謂有古賢之風，能上體聖天子之明詔矣。使由是推之以及其他，則古先帝王之法可復於今，太平之治其不可致乎？然王者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使學行弗稱、職業不修，則爵不及惡德。

先生産浙東文獻之族，家世《易》學相承，簪笏相紹。先生又文學該博，所著有《宋元史發微》、天文地理諸書，皆前人所未發。分教高郵，繼侯官，掌教吾同，晉教漳郡，皆以所學立教而以身先之，故所至學者靡然向風，登科第者累累不絶，賢聲聞於當路，名位屢升，而又得殊擢，是豈偶然也哉！先生行矣。南雍聚天下英俊，先生至，六館諸生必感發興起，賢聲益以大振，異時出臨郡縣，以學爲政，以儒飾吏，使三代兩漢之治復見於今，是予之所望也。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八《送舉人鄧汝憲之教政和序》 鄧子汝憲會試北上，過予艮齋，聞予言，有契於心，退而脩贄請師焉。予曰：「子何師之請也？顧子之志何如耳。夫苟有志於道，子心自有師，不必人也。夫苟無志於道，雖日聽教於孔門，無得也，而況余也？今世之問師者，吾惑焉。意氣偶合，託跡相從，或資其名也，或資其利也。夷考其行，市人也。是相率而爲僞者也，奚得於道也？又奚師之問也？吾子聰明秀越，聞言不滯於心，學不以曲説亂，是子心自有師，不必人也，是故在立志也。」曰：「先生之教，君子也。師心之道，可得聞與？」曰：「人之害心者有五，所以去害有二，子知之乎？」曰：「未也。」曰：「居，吾語汝。尚言而違行，其害也遊；飾貌而忽心，其害也詐；喜異而惡同，其害也詭；崇浮而黜雅，其害也靡；貴通而賤守，其害也市。五者有一焉，去道遠矣。是故尚言之害，頰舌之徒也；飾貌之害，僞行之徒也；喜異之害，索隱之徒也；崇浮之害，詞章之徒也；貴通之害，富貴之徒也。五者所以爲心害也。古之語學曰誠，誠也者，不二之謂也。尚言二也，飾貌二也，喜異二也，崇浮二也，貴通二也。誠則不二，是故一誠可以消百僞。古之語道曰正，正也者，不偏之謂也。尚言偏也，飾貌偏也，喜異偏也，崇浮偏也，貴通偏也。正則不偏，是故一正可以消百邪。二者所以去心之害也。」鄧子聞予言，釋然若有契於心，欣然若有動於色，憤然若必見諸行，鞠躬稽顙，再拜而别。既之失利春官，就教政和，復過余請問。余曰：「子何問之贅也？夫教人脩己，一也。余昔之言，脩己也。推之於人，教人也。子奚問之贅也？」鄧子頓然悟曰：「命之矣，命之矣。」

林希元《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九《送學諭拙修李先生歸田序》 嘉靖丁未莫春上旬，學諭拙修李先生致政之報至，諸生聞之，莫不歎息咨嗟，有泣下者。予初聞之，謂未的也，已而果然，爲之鬱鬱不樂者數日。或曰：「朝廷設官分職，分理天下，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年高者致仕，令典也。拙修先生才高而年未及，乃令致仕以去，何與？」予曰：「是自有説，非汝所知也。夫人生於天，富貴貧賤，命也；智愚賢不肖，性也。性命不相通，賢智未必盡富貴，愚不肖未必盡貧賤。故孔子大聖，孟子大賢，終身坎坷，而晏嬰、臧倉柄用齊魯；賈誼、董仲舒命世大儒，而屈長沙、江都，絳、灌、公孫之徒乃得時遇主，拜相封侯。其顛悖如此，豈非命與！」曰：「天生聖賢，爲世用也。聖賢如孔孟，可謂盛矣，乃貧賤不見用於世，何與？」予曰：「此天地之大運，非區區一人之數也。何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名世之臣，應期而生，性命兩得，則君臣會合，以成一時之功。故五臣相舜、十亂興周、三傑輔漢、下逮唐宋之興，以及我朝，莫不皆然。此天啟之昌期，豈能數遇？其或良時已去，則真才不生，或生而無命，使之顛頓坎坷，如孔孟程朱，窮焉而無所入，豈非氣數當否，生才無全功，聖賢不免於屯蹇與？」

先生古貌古心，其爲學，深造而向裏。初爲諸生，即不欲作今人。聞海内君子之講學如王陽明、湛甘泉、呂涇野，每心慕而願見之。屢試不第，以超貢而就學官。蓋以義命自安，無復遠望也。昔宦朱方，教聲茂著，總教吾同，益弘初志。始至，立科條以誨諸生，日課、月程、季考，咸有常業。經書微旨疑義，隨才指授，各有所得。正身率物，不爲空言之教。與諸生相臨，一以道義，絶不及利。交際常儀，厚薄隨人，弗校。其貧者卻之，又有周之者焉。故士無賢不肖，罔不敬愛以慕。故老謂同自開國以來，師儒克舉其職如先生者，殆無多得也。兩署邑篆，潔身自愛，訟獄輒辭讓。人或病焉，先生曰：「吾儒官攝政，行未信於上，遠嫌也。錢穀出納，事不容已，然僅取充額，常額之外，毫末弗益。其清白每如此。尤節己裕民，公私浮費，損十之七八。里甲應役，倫序久定，及先生視事，越次爭

先者紛紛，蓋利其省費而懼來者之莫繼也，可以觀政矣。故嘗謂使世之師儒皆拙修，則學校皆蘇湖也；使世之民牧皆拙修，則郡縣皆卓魯也。夫以先生之才，使以科第顯，得行其所志，於國家生民必有所益。乃由貢途以進，而官止師儒，其志曾不及展，又不能久其位而遽奪以去，不尤可惜哉！然有性無命，雖孔孟程朱猶不能違天，而獨立如拙修者，又何疑乎？抑當今之世，志行如拙修、問學如拙修、位望過拙修而擯斥不用者何限，豈止吾拙修哉？然則拙修可以自慰矣。

先生之去，自縉紳下至韋布，咸歎息不已。諸生莫爲情，既爲詩歌以致其思，又相率求言以華其行，又將追論其行事而俎豆之，自同之爲學職者，雖陞遷以去，而士民之愛敬之、將送之，思慕未有若是之盛。然則先生雖去，榮於遷擢遠矣，又何恨乎？

予生不辰，與世齟齬，退居杜門，修書明道，冀求寡過。而先生獨爲知己，涔寂之中，每用爲慰。先生之去位雖與予不同，而命實相似，於我心有戚戚焉。聚散之感，又有不能爲情者。故因諸生之請爲之言，非特以寬先生之懷抱，且以志先生之美於無窮也。

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八《送莫堯卿之教南康序》　松谿程子客蒼梧，居嶺表書院，兩廣髦士從之遊者，蓋數十百人。於是鄉貢士李汝敬、劉體東、歐孟範、莫堯卿咸同聲相應，戢戢乎至樂也。嘉靖歲辛丑，堯卿會於都下，驩然踰昔，日相就。明年二月，補南康教諭。將別，復日侍請曰：「願序次平日所教，且手書之，將攜示學宮，如先生日臨焉。」松谿子慨然曰：「若是乎堯卿之我信也，而忍咈諸？」

吾嘗語堯卿曰：凡物嗜美，世人恒情，豈其美物，不知美身。堯卿識之，則可自愛矣。曰：萬古一生，百年瞬息，日月逾邁，老將何及。堯卿識之，則可及時矣。曰：聖務修學，學貴時習，無事非學，學文其一。堯卿識之，則必好學矣。曰：參天兩地，志爲之基。舜蹠之分，始於幾微。堯卿識之，則可立志矣。曰：無畏人知，當畏心知。人知知顯，心知知微。何微不顯，何顯不微？堯卿識之，則能慎獨矣。曰：愚恥賤貧，賢恥昏昧。一念或妄，自訟無地。堯卿識之，則能知恥矣。是故知恥以慎獨，慎獨以立志，立志以好學，好學以及時，及時以自愛，學無餘事矣。非自愛也，所以愛人而愛物也。堯卿茲往也，以教人也，吾亦以爲自學也。自學斯能教人，教人亦以自學，成己成物一誠也，明德親民一德也。吾踐吾言，則學矣；以語堯卿，則教矣。堯卿識吾言，則學矣；以示南康之士，則教矣。苟堯卿不吾信，亦吾學之未至；而南康之士不堯卿信，亦堯卿之學之未成也。故曰「教學半」，故曰「教學相長」也。吾與堯卿可不亟自勉乎？

雖然，子張書紳，爲仁終病，回也服膺，三月不違。紳猶外也。堯卿茲舉也，猶之書紳爾。誠若回之服膺，則斯言猶贅也。否則書亦奚益焉？子其勖諸南康吾舊遊也，山川奇秀，俯視中原，昂然霄漢之上，則是邦人士必皆高明英邁，而有動之即變者矣。矧爲陽明先生過化之地，是固有不偶者。吾嘗徘徊慨歎而不忍舍去，則於堯卿今日之行也，又烏能忘情乎？因以諗夫南康之士。

薛應旂《方山先生文録》卷三《記述上》　古之爲師者以誠教，弟子亦以誠學。今之爲師弟子者，交相欺而已矣。欲騰名而餌利，不亦惑乎？

唐順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一《贈訓導丘君序》　古之職於學者，皆其鄉與國之老，其體貌也甚尊，而其廩餼也甚豐。其在國學，天子至爲之饋醬酳爵。而鄉學，則鄉之大夫嚴而事之如師，其子弟之不心服而安其教者少矣。今之職於學者則異矣：饋醬酳爵之禮，其廢於國也既久，而其職於郡邑之學者，日數溢之廩，月朔而望，抑首促步，揖且伏於守與令之庭，候顔色怒喜爲欣戚。雖其子弟，有不貌而師、背而嘲者少矣。故古之職於學者常易，而今之職於學者常難。雖然，古者非苟隆其禮而已，固責之以德行道藝之備乎其身，軌物化導之善乎其俗，弟子執經而雜問，以觀吾之所應。郡邑之鄉大夫有大事從而乞言焉，以決其所疑。苟一之不副，則其責不可以諉。而今也，課書升散之外，一無所於責矣，于于然飽且臥而已矣。故今之職於學者常易，而古之職於學者常難。

然則今之所謂難者，顧待之者則爲薄耳，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便也。古之所謂易者，顧待之者則爲厚矣，而居其職者，未嘗不自以爲懼也。古之易者果易耶？今之難者果難耶？雖然，抑今有所甚難者，古之道不以責於今之人，而今之官，古之官也，人雖不以古之道責之，而吾古之官也，則亦安得不以古之道自責乎？以古之道自責，則是食今之食而任古之事，其勢將益齟齬而不行。

且夫古者據至隆重之勢以御其心服之子弟，其教之行也，豈不易然？然猶有一、再、三不變而移之郊與遂，而屏之遠者，是其責尚有所不盡，而況據至卑褻之勢以御其面而師、背而嘲之子弟，欲驅之帖帖以就吾教，以冀於育才善俗如古人，而無負乎其所自責，其必能乎否耶？然則古之所謂難者猶或有所易，而今之所謂易者終有所甚難也。雖然，亦在乎自盡而已。苟德行道藝之在我者備，則雖勢有所不行，而吾固已無愧於古之人矣。

自余爲諸生，所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及往來仕途，則以詢於天下，不啻幾何人矣，求一二人焉幾於自盡者，而不可得也。豈古今人不相及，往往如此耶？抑其待之者薄，則亦不能自爲才耶？若丘君者，其幾於自盡而爲吾之所求者乎？丘君卑而無所屈於身，貧而無所緇於利，於今之簌簌齪齪之態，丘君一無有焉。其德與藝，不知於古何如耳？夫因乎待者之厚薄以爲其人之隆汙者有之矣，因乎其人之隆汙以爲待者之厚薄者有之矣。向使齪齪者而出乎古，古亦未必不以薄待之；向使德行道藝者而出於今，亦安知不以隆且厚者待之耶？余嘗問丘君於學之諸弟子，羣然曰：「丘先生，吾師也。」則既異乎貌而師、背而嘲焉者矣。古不云乎：「教學相長也。」自今以往，丘君德益成，藝益進，而譽日益流也。然則所謂嚴而事之與就而乞言焉者，安知不在丘君？余既有感於古今之難與易，而喜於丘君爲余之所求，又冀於古道之復自丘君始也，因諸弟子之請，遂書之以爲贈丘君序。時嘉靖丙午秋七月也。

唐順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一《贈李司訓遷官臨安序》 古今之變，其可怪也歟？古者任官以才，雖無所不擇，然自一藝而上，皆可以器而使也。至於學校之師，則規規而謀之曰：彼有道者乎？彼有德者乎？彼道隆而德純者乎？何其求備之至也。古者或委之以卿相而不懾，投之以盤錯而不避，至於命之爲師，則逡巡而若驚焉，曰：吾不堪也。雖亞聖大賢，猶不敢輕也，而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何其遜避之至也？今則不然，不量其人之能與不能也，率然而授之爲師，曰：彼無不可焉。不自量其身之能與不能也，傲然而當乎爲師，曰：吾無不可焉。嗚呼！古之所靳而不以與有道而未隆，有德而未純者，今不問其人而可以與者也。古亞聖大賢之所遜者，今人人之所不遜也。其亦可怪也歟！

或者曰：今學校之師，誠無難焉。勾稽廩食，督促升散，如是而已耳。其高者講章句，課文字，如是而已耳。夫使師之爲師如是而已也，則誰不可也？如曰不如是而已耳，則必修教化，興禮樂，而後可以無愧。然則有志之士居是官者，能不畏且懼歟？又安得傲然而已乎？且夫不量其人而率然授之者，是謂失人；不自量其身而傲然當之者，是謂失己。失人者則既失於人矣，不可以有補也；失己者則所失者己耳，可以勉而補也。《説命》曰：「惟斆學半。」古人之於教，未嘗不學，而其學未嘗不資乎教，此所謂可勉而補焉者也。

嘉靖丁酉，余始識司訓李君於宜興。會君調臨安教諭，於是諸生愛君，不忍其去也，因相與求余文以贈。余知君爲忠實長者，氣温而語確，能自異乎時之爲師者，可謂有志之士也。司訓與教諭雖同爲學官，然司訓於官爲貳，其勢不可以專，不專則其責猶輕。教諭於官爲長，而一學之事皆專焉，專則其責益以重矣。君固且傲然當之而已歟？其亦畏且懼歟？吁！君其自勉而務學以有補焉可也。曰如是而已耳，如是而已耳，則余又奚説以贈君哉？

唐順之《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一三《弘齋黄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於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爲人温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爲威虐，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黄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子冏寔從。後二十餘年，冏復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冏，如復見公也。而冏屬余爲公贊。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爲之贊，而以勸夫爲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人維何？色笑相與。舍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或肆之毒。其稍不饜，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爲圜獄。不有虐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李贄《李温陵集》卷一七《交友》 蓋交難則離亦難，交易則離亦易，何也？以天下盡市道之交也。夫既爲市矣，而曷可以交目之？曷可以易離病之？則其交也，不過交易之交耳，交通之交耳。是故以利交易者，利盡則疏；以勢交通者，勢去則反。朝摩肩而暮掉臂，固矣。夫唯君子，超然勢利之外，以求同志之歡，而後交始難耳。況學聖人之學，而深樂夫得朋之益者，則其可交，必孔子而後可使七十子之服從也，何也？七十子所欲之物，唯孔子有之，他人無有也。孔子所可欲之物，唯七十子欲之，他人不欲也。如此乎其欲之難也，是以終七十子之身，不知所掉臂也。故吾謂孔子固難遇，而七十子尤難遘也。

吾又以是觀之：以身爲市者，自當有爲市之貨，故不得以聖人而爲市井病。身爲聖人者，自當有聖人之貨，亦不得以聖人而兼市井。吾獨怪夫今之學者，以聖人而居市井之貨也，陽爲聖人，則炎漢宗室既以爲篡位而誅之；陰爲市井，則屠狗少年又以爲穿窬而執之。非但滅族於聖門，又且囚首于井市，比之市交者，又萬萬不能及矣。吾不知其於世當名何等也。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李拙修先生序》 有問其師於其諸生曰：「舍是師而去，汝則如何？」諸生譁然而戚曰：「吾不可以去吾師也。」其師之賢可知也。有問其官於其長吏曰：「汰是官而罷之，則如何？」長吏勃然而變曰：「吾不知其可罷也。」其官之賢可知也。官之爲師者，今之學職是也。欲知學職之賢

者，上之有考於長吏之評，下之有徵於諸生之心，蓋亦無以易此矣。今有一人焉，下之有德於諸生之心而上之無貶於長吏之評，三歲而一弊吏而不免於考功之黜，長吏之評其卑而不及察、諸生之心其遠而不得聞耶？嗟乎！弊吏之典所以黜不肖，而賢者與焉，亦何以弊吏爲哉！當事者方且不任其責，以爲是微官散職，簡忽而議，苟且而行，其賢其不肖若無所係於幽明之論，其去其存若無所關於廢置之舉，若是乎學職之罷否，無所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然則長吏之評亦何足察、諸生之心亦何足聞乎？

予於拙修李君之去也，其亦不必恨矣。君而無以得乎諸生之心而有貶於長吏之評，雖不黜於考功，猶不足以爲師也。今雖黜於考功，其可以爲師者固在也，而又何恨焉？予獨有所恨者，學職之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也，自其官之之時而已然矣。簡忽而取之，苟且而置之，未嘗倚之以化人成材之事也，賢者無以自著，而不肖者得容於其間，苟有一賢者，使其得伸於長吏之推擇而樂乎諸生之信從，觀者猶知所勸，而化人成材之効或有可冀。今而議之以簡忽，行之以苟且，使賢者猥與不肖同去，觀者亦何所勸，而師道果不可立，俗化之隆、人材之盛，其卒不可冀矣。此予所以深恨於李君之去，而不能不爲之言也。嗟乎！雖予之言，其亦安能使李君重輕於斯世也哉！

李君學博而知方，行介而能羣，冲然有儒者不爭之風而確乎有節士自勵之操。予所友士，於此世爲不少矣，未見有如李君之深且厚者也。其退而居鄉，必爲子弟所從，孝弟忠信之俗，將由君出。君之所以自養者，必有當乎斯世之重，而予之言，亦其不爲無與於斯世重輕之數歟！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尊師易愧虛之任夏津序》 古之爲師弟子者，其爲學易明而爲名易成也，其固有不苟然者乎？其業門也專，其守論也篤，轉相誦述，不敢改其師説。及乎臨位從政，惟師之知崇，臨位而不可受，曰：「吾師之未達也，吾何庸先焉？」從政而不敢廢，曰：「吾師之所教也，吾何宜變焉？」是故其師之傳益以焯烈推衍而著於人，因以貴其身，此其學之明而名之成也，豈不易哉！漢施讐之於《易》也，可謂深矣，不有張禹、魯伯之徒爲之推明，位必不至於博士，業必不得立於學官。丁恭治《春秋》，雖寖已進用，然得承宫、樊儵以爲弟子，而其位始尊。至於鍾興之受爵，曰：「吾師丁恭也。」而恭卒以侯。桓榮崎嶇草澤之間，名不聞於州里，身不齒於庠序，何湯一言，卒爲天子師。是三儒者，窮經懷道，卓爲世表，皆以其徒顯身榮當朝，名列載籍，可謂盛矣。蓋昔者孔子之欲仕也，既以子夏先之，又以冉有申之。聖人之盛也，其急於得位也，則有所用於其徒，況其下者乎？然則漢之諸儒所以事師，亦不謬於仲尼之教哉！嗚呼！如吾師易愧虛先生者，豈有讓於古之爲師者乎？

先生學必尊乎聖人，論必考之前經，孔孟之誦不絶於口，宓姬之文日惟於心，晝坐宵興，不知日之出入，星之殷正也。微之乎圖書之奥，著之乎筮占之法，賾之乎物宜之象，深之乎性命之情，老儒皓首而未通，後生拱手而不議，莫不尋繹敷暢，辭瑩義精，虛而來者實而歸，蓋虛齋蔡氏之《易》盡在是矣。以先生所就，當漢之盛，高可以取師傅侯相，次亦不失補郎吏、立博士，今乃沉晦棲遲，所遭如此，嗟乎！先生之學既以不愧於長卿子然矣，而其徒乃無有能爲禹、伯、宫、儵之事者，則是門人之罪也。某頑鈍鄙樸，學不足以取容於世，心有餘而力不逮，徒知守其章句，不背師門，覩先生之在下位，碌碌無以自效，於先生之行，愧發于面，莫知所言，復忍恥而述此者，將以貽於同門之士，庶有聞予言而奮者。他日或侍經帝前，從容爲上言曰臣師誰也，先生必得大行其所學，亦如桓春卿之歎曰：「何仲弓之力也！」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小子亦可以釋愧也夫！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陳員溪先生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楊先生首聞王陽明公之説於虔臺，薛中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論於久蔽之餘，伸特見於羣駭之中，風傳嚮應，講者日多。當時東南楚越之交盛爲王學者，莫如紹興、吉安。獨潮之風不下於二郡，可謂盛矣。林龍湖博士顧數數爲予言海涯陳先生之學不在楊、薛下，第久失於有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傳遠，海内士大夫鮮有知者。龍湖真得海涯之傳者也。龍湖由泉州學訓導去爲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生失明師爲恨，龍湖曰：「代者揭陽陳員溪，吾友也。向學敦行，吾夙所敬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師？」員溪至，果如龍湖所稱，而員溪亦言海涯之學如龍湖，乃知潮學之盛，非獨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風承響接諸君之彬彬，而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陳海涯，由庠序積累、僅升於禮部爲貢士如龍湖、員溪者，皆聞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盛哉！員溪嚮意斯學，孜孜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嘗斯須舍是而他有所爲，顧處駭蔽之時，隤然居上下之間，不欲以學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真人，不雄成，不謷事，惟其狀義而不明而已。故其與諸生言，惟吾信者則與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强以聒之也。方龍湖教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猶爲之諄諄竭盡，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員溪之所處，自必有道，抑其時遇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信其古者，亦未嘗不慕悦其師之行

誼篤而恩禮洽，退而無敢有間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部嘉其賢而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往之地視今異矣，其職之專，可以無嫌與遜，而偃然當之，員溪又將何所諉也？其地之陋，人方爲員溪憂其乏材，吾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侈乎繁郁之文華者，往往外騖他分而難與言；至其聞見狹而材藻不足以自飾，則本實不斲誘，知淺而習染輕，與之言也常易。予將見員溪之學之明於永定也，諸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員溪亦諄諄然强以語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孤斯往也哉！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邑博胡北丘先生之任序》 山谿川谷之限，封疆遼絶，劑尚乖分，至於舟車之力有所不及，聲音言語不可以通，而卒能聯貫混融、遠邇若一者，學之道行乎其間也。經術之爲學者事，其亦著矣。治經之學，由漢始盛，專門名家，殆且數十，誦説講論，各有其書，而諸經之師遂以國自名，徒衆傳習，不能相爲，尚齊義者則擯魯訓，念張文者則斥趙解，中原數州之大，政事謡俗，猶東西隣，而經學所治，背馳刺謬，若持秦矛以攻越人之盾，惟恐不相勝也。於是朝廷爲立其學以官肄之，而詰難掊擊方起於膠庠雝泮之上，力匱息竭，斃而不肯已。吾不意典册之爲干戈狴獄，講究之爲矯虔諍訟，而紛争之起於經術，顧若此也。今天下同軌，學校之政命於一人而行於四方，士者雖各得以其聰明用之於經，而不敢爲異説以誣人，聚徒成黨之事不出於經術，亦可謂一矣。顧其説雖不敢爲異，而能精其説者，往往連十數郡之廣、百餘年之間，而僅有其人焉。吾晉江之爲《周易》學者，最名虚齋先生。諸生既有所宗以傳其説，而吏部所除來爲師於是者，常愧其學之無所成，多爲諸生逆詘其説。而北丘胡先生以安成名家，講於《周易》，得其先世諸父之學，粹乎與虚齋相表裏。諸生獲聞師説，盡喪所挾，退然自知不足，得先生一義一訓，懷以相寶，如新有聞。閩楚阻格，嶺海之所限帶，而先生合併通徹，不徒深領舊傳，而特有以發其新知。予於是歎當世文教之一、經術之同，先生之能專其業而不爲争端，異乎漢之以經自名者。先生分教泉州，久之，吏部知其賢，授德化縣教諭。德化蓋所謂僻陋之邑，舟車之力艱而後通，吾知其邑之士不以封疆劑尚之乖絶，而能聯貫渾融以趨於經，始於今日，由先生往爲之師也。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一《黄邑博月溪先生奬勵序》 凡命之曰官而有籍於仕，皆必有職，而師儒列其間。問其籍則仕，問其名則官，問其職則不可得而舉，曰：是以道教人者也。微而不可知者道也，默化漸成，不可驟見而急數者教也，是豈獨爲之者難，而欲論其爲之者之賢與否，宜亦莫難焉。今之列籍而仕者，其寵數名秩，莫師爲卑。凡仕而有職，往往得以其尊臨之，體勢程督、節文遇接，方當與有職而卑者均其繁細，而沮屈羨援之間，失其所重以徇之，蓋不爲少矣。故其道不立，而師儒賢否之論顧爲一時之所忽，謂其於官成吏計之得失不爲繫也，其論彌輕，其道益以不立。於此陋壞玩寇之久，欲有興於其間，非好學尚志之君子，何以振焉？

吾邑博士得黄月溪君爲之，君最明《三禮》學，解剥鑽究，盡得其義。復長於文。始仕爲陽朔訓導，當路悦其文甚，薦入場屋，遂甲其科。其文傳於百粤，象郡人士皆退伏自恧，以黄君爲不可及。其來晉江，所謂文學之邑，非若百粤之陋，諸生事其師，久之皆以君之學爲可師，求其傳於百粤之文誦以爲法。君又温粹修雅，不以所能加人，冲然在諸生上，偲偲若不足，士益加親。君之所以教人者，由今之法而無變其術，雖未能出於道，而所與相勉明於一堂，固道之事也。所謂向學而有志，殆君是矣。

是時陳侍御少岳公持使者之節按閩中，公於百務綜覈不僭，尤不敢忽師儒之卑，以爲不繫於論，而察之詳焉，以故知君，特書其美，昭示之於羣師儒之間，以爲君寵。君能善其官，陳公不失所論，是皆可以爲難矣。

夫謹於自立，不藉知乎人而苟以汲汲於外，此君子所以自信其内也。與人同其耳目，徵其是非以自決，此君子將以考其所立而要以不誣其内也。將決是非於内以爲信，莫若賢者之論，一時使者之賢，莫陳公若也。予於是因陳公之知君，以爲君信，豈爲苟徇乎名？而諸生之欲以爲其師賀，又烏爲虚用其情也哉！遂書以爲序。

馮惟敏《海浮山堂文稿》卷三《送贈湖南陳子之任銅鼓衛學敘》 湖南子敷教于吴郡，既底厥績，既遷秩矣，於是有湖北之行。海浮子以校藝之役方歸自滇，繇湖北而來也，亦嘗考風問俗，而有聞於塗之人。既釋負擔，既即次矣，於是湖南子就余慰勞，余揖而賀焉。湖南子曰：「不知其地，何以處也？不知其人，何以與也？勿往，可乎？」海浮子曰：「子以吴侈于楚乎？今侈于古乎？芬華之極，人心之酖毒也。朴野之習，醇龐之未汩也。以今觀俗，則楚之視吴，華不足矣，楚之遠徼，抑又甚焉。以古觀俗，則所甚不足者，乃其有餘不盡者也。子知夫繪乎？五色雜施，不中繩墨，付之良工，俾之潤色，則閣筆而太息。何也？無受采之地也。子知夫味乎？五味雜投，不適於口，使庖人調之，則棄而不復薦。

何也？無受和之地也。夫朴野之習、淳龐之風，則五色之白、五味之甘也。此心未灕，受教有其地矣，顧不可知其人乎？今夫水得其源而導之，則澄泓之體、靈長之德、江海之大、萬類之潤於是乎出。不導其源而障其末流，則將至於橫奔上溢而不可制，泥沙垢壤之不可汰也，抑何樂於侈而病於約乎？昔者先師興於衰周之末，而皇皇於魯衛之墟；孟子生於七雄之際，而僕僕於齊梁之路，然卒無皇王神聖之效者，末流之弊滋也。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佩其化，至今承其休，百世不能尚已。二子雖賢，固亦誦法先師者耳，而功足稱焉，所乘之勢易也。夫一先師之道也，豈固行於遠而格於近哉！質直者感而興，自足者玩而懈，難易之辯，不在遠近，而在吾心也。湖南子教成於吳，先其難矣，而何有於楚，何有於易者哉！有受教之地，地之良也。有受教之人，人之良也。地靈人傑，吾將於此求之，而謂不知其地、不知其人，可乎？」

於是仰泉朱子、龍岡孔子、野舫金子、道川褚子、裕川劉子、見田劉子咸揖而賀曰：「海浮子之言誠是也。信斯言也，文命覃敷，吾道南矣。湖南子往哉！」

海瑞《海忠介公全集》卷三《贈鍾從吾晉灌陽掌教序》 長汀鍾君從吾，文昌邑司訓也。官四年，得晉全之灌陽掌教。門下士某某謀所以贈其行者，謂非文不可，詣予徵言。予懇辭之，諸門下復曰：「鍾師必欲得子之文，慕子者也。」予辭之不得，因言之。

《記》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仕學融會，孔門未嘗廢仕，亦未嘗專言學。胡安定有得於是，經義、治事並舉之，爲蘇湖之教。夫古之經典、今之人事，索之經典，天下之事具於是矣，而別於治事之中求之。蓋經典言事中之理，而未能一一盡及事中之變。事中之變百千萬端，君子之應如之。譬之醫者，隨症用藥，而又因其一時之所傳變改方，因革損益，本末先後，輕重緩急，淺深長短，廣狹盈縮，有劑量焉。毫釐之差，千里爲謬。苟不知其變之所以然而應之以其理之所當然，於以用之，其不至敗乃公事，鮮矣。《傳》稱執一理貫天下之事。人非生知之聖，平日無講明融會之功，則所謂寂然不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之體昏如矣，抑何通之？故予嘗謂：聖天子爲天下擇官，地無缺官。天下不見官爲天下利，獨見官爲天下擾，大端在不曉於官民義利之辯，先無以洗其心，身家在念，貪取毒焉。下及其日應之政，則又先事而講明之未有得也。夫從事經典而日求之紙上之文、事之義理而已。若夫有其事而又有其事之變，則必於經典所及之內加深求焉，於經典所不及之外加深求焉，而後可以盡其故。蘇湖教法，至今稱之，正以其門下人用之而效者，以其能預講之未用之先，而其所以講之者盡變也。我國家設有府縣藩臬百司庶府，士得此謂之仕，內國學，外府縣庠官，亦謂之仕。國學府縣庠謂之仕，仕焉而兼乎其學者也。

鍾君司訓文昌，經義、治事兼有之矣。署定安縣事一年，再署文昌縣事，計七月，庠序治事之後，又得以履於其事而爲之。夫引而伸，觸類而長之，天下之事畢矣。天下事，豈能一一身親見之哉？然身親之所備嘗與口耳之所談說，意趣自別，以躬行之所自，見之於事，示之於人，真切有味，爲從爲悅，必然矣。鍾君之於二邑，不徒隨在仰其獨清之高，而且隨在有從事獨賢之頌，身教言教，灌陽士子今而後特無多幸乎哉！教成十人，爲國家造十方之福。教成百人，爲國家造百方之福。諸門下以鍾師且無得於府縣之秩爲銓司不知人，不滿，庸詎知以人事君，鍾君所得多矣乎？況今天子在上，求賢若饑渴，而銓司又能上體聖心，教官顯陟，邸報選選有之，又安知公道之不可掩，不有如印以賄得，由賄固，介如石如，吾從吾，亦有以得之乎？由小而之大，由閒散而之權要，予於鍾君拭目俟之矣。昔人謂錙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謬。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陸象山謂此可爲觀人之法言，大節可以兼乎其小也。予於鍾君，則錙銖寸寸且從而得之矣，何疑乎？書爲贈。

查鐸《毅齋查先生文集》卷六《賀學博夏西岡膺奬序》 古者建學立師，以爲道也，乃以三物教民，而道不與者，何耶？夫道一而已，然有顯有微，凡可以目見、可以耳聞、可以名言指、可以心思通者，皆顯也，六德、六行、六藝之類是也，人得而與焉者也。其有原於天命、動於幾微，不可見聞思議焉者，則道之微也。凡德行文藝，莫非微之顯也。微以立本，顯以達變，體用一原，此千古聖學之正脈也。知微之顯，斯可與入德。是道也，可以概語人哉？存乎心悟焉爾。

學校之官，職專於作人。忠信之資，多萃於學校。苟有豪傑，卓然自信，不囿於流俗，日以性命之理開導薰育之，寧無知道之士出其間乎？學絶道喪，此風寥寥矣。自文成公提掇良知之旨，不離日用，直造先天，內外顯微渾然一致，千聖學脈昭然在人耳目。然庠序之間，未聞以此爲教者，蓋其平時所講習者，惟知有文藝以資進取，語及德行，且罕聞焉，況性命之微乎？吁，敝也久矣！

吾鄉西岡夏君自爲諸生時，已習聞良知之教，所註有《太極蠡測》、《聖學淵源》、《希顏録》諸書，其於性命之微究心已久，故其教授諸生，後文藝而先德行，輕貨利而重名節，其僚友之所商求、薦紳之所接談，惓惓惟學問爲事，一切聲利

之習曾不掛齒頰間。涇有水西書院，乃諸老之所經營、諸賢之所過化，多士樂羣久矣。一旦廢撤，遂至離索。君乃聚之尊經閣下，立爲月會，發揮開導，薦紳士庶咸得與聞，環橋門而觀聽者濟濟焉。及勳賢題復，吾輩請於縣公，倡義修復。君復捐俸首助，同寅有力不能助者，君復爲代之助。迄今門堂祠宇次第漸舉，伊誰之功？君之善行誠多，此其大者矣。當道某廉君之賢，特爲嘉奬。會中諸友荷君之教愛者，祈言於予以賀，予何言哉？亦以道有大原，學有要機，君嘗以《乾》之三進德修業下詢，予嘗概言之未盡也。

夫忠信以立本，修詞以居業，進修之功盡矣。而又有所謂至者，何耶？此予所謂顯微之別也。德業之進修，猶可以人力與也。若夫良知真體，圓融渾全，本無退，何有於進？本無壞，何有於修？此則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見聞思議焉者也。是道也，以爲有，則一念未起，鬼神莫測；以爲無，則一靈炯然，生生莫息。所謂有無之間者幾也，聖學之要，惟在知幾。然幾微故幽，有昧而不知者，有知而未至者，有至而未終者。惟無欲而静，始能悟入，久之則成性存存，道義時出，居上居下，無往不可矣。此體乾之學，君子所終日乾乾者也。予嘗有志焉而未逮者，請以此效交修之益。

王樵《方麓集》卷四《贈陳掌教之辰州序》 昔之人謂周之士貴，以士有其實，而上求之也。謂秦之士賤，以士無其實，而徒以飾巧馳辯、(檄)〔徼〕能鈎利求售於上也。我國家設學養士，以其養而有成者爲之師，董以憲臣，申以璽書，惓惓以實學實行爲望，庶幾他日得其實用，兹與成周待士之意何異！而先年得人之盛，亦稱與《菁莪》《棫樸》同風矣。邇來士行弗敦，辭尤好異，務實自重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朝廷形諸訓飭，亦既再三矣，顧塲屋主司止能去取其文已耳，所以慎考其人，明示趨向，必有以挽而歸之於正者，督學使者與郡縣師儒之責也。

金壇在江南諸邑中，士風最淳，去先哲劉文清公、王正肅公之懿範未遠，其師傳又甚正。其辱臨教席於此者，又多四方之賢士。如廣右陳君者，兩綰學篆，單車來金壇，清約同寒士。凡事詳練，持正而有體，士心久而益信服之，惟恐其遷而去也。今年某月，得報遷主辰州教事。辰與廣右隣壤，於君爲宜，自邑而郡，北面受業者益衆，君之教澤將益廣，是安可不爲君慶，且致願效之愚如前所云也！不佞昨赴留署，辱君餞送於郊，兹乃不得握手爲别，聊述此以俟君進成均，賓王國，再晤尚有期云。

耿定向《耿天臺先生文集》卷一〇《繹論語・温故知新》 昔昌黎作《師説》，其意指蓋慨當時學者類足己自封，而未知師乎人也。今國家建膠庠，布功令而立之師，羣一郡一邑之俊髦，咸屈首屏息而尊崇之，曰師曰師矣，顧師云者，豈徒擁名位以臨之而已哉？要必有所以師夫人者。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此萬世師道之律令也。夫所謂故，即孟子所云「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之「故」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非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故。温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温養之謂也。學者誠尋識其端而温養之，則良知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矣，斯謂知新。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故曰可以爲師。子思尊德性之旨，亦如是。於戲！孔子之所以師天下萬世者，能自得師耳，非第侈其洽聞廣識以師人也。如朱註云云，則昌黎子所云，解惑之師耳，非所謂傳道之師也。作如是解，以續《師説》。

劉伯燮《鶴鳴集》卷一五《郭學博膺奬序》 往余試政禮曹時，讀部抄，知郭先生署吾澴學事，意别時當來謁余，余將與論文治之汙隆關世道焉。竟月尋一晤不得，已乃人告余郭先生行矣。細訊之，先生起家丙午，卓然三川彦，計到署澴學政時，爲二十三年前人。夫士之志於功名者，患無階耳。朝登舉而夕拜秩，惟恐不及，能誰隱棲遲以至今哉！脱先生無欲速之念，即俛身羈國學五六年，當得外補，非佐郡，則掌邑，爛然皆可大行其道而無滯。不此之事，將誰事哉！據先生以二十三年之人止署一學職，不求利達，與同聚京華而不求晤余之心，其嚴於自信一也。嗟嗟！以今文治浮靡之時，有如郭先生者出其間，可不謂賢哉！今年春，余得假歸梓里，澴人士過余者，時時訊之。大較稱先生博學多聞，每月課諸生，先生亦操楮管，以身自試于諸生中。文成，争傳誦之。其老成熟習之士，又皆稱先生自署學政以來，人未嘗見其少苟焉。余所聞，率類此。乃先生亦間以公事履郡中，顧尚未謁余也。無何，按史郜公優異之，若曰學問優長，若曰行誼端嚴云。夫學問之優長，在按史必有試于先生者，當不異於諸生之傳誦。迺先生不俛身於國學，復何羨於學職？不動心於二十三年，更何覬望於一旦？充斯志，其行誼何端嚴哉！

同官江子、李子走湯某、祝某，屬劉生序之。劉生曰：余今始見郭先生焉。先生神清而藏，骨清而勁，口咄咄不出，人或觸之，輒懸河累百千言而不屈，必伸其志、明其心乃已。余未晤先生，謂先生嚴於自信，不求利達，以今所見揆之，信非誣哉！夫士必有堅忍不拔之節而後可以應變，必有嚴毅不可屈之操而後可以

任重。岷峨之峙也，高竝九天之上，而後三峽之流乃岡禦焉。有是卓立，斯有是流光也。嗟嗟！若先生者，不可謂無關世道矣。

宗臣《宗子相集》卷一二《贈董先生之考城序》 余憶往歲計偕嚮道時，則猶及見先生，驅二僕，擁氈策馬，翩翩然自西北來也。一接先生語，輒心自念曰：「先生者，誠師哉！誠師哉！」後時時治書報余長安邸中，余善其書，輒遺書先生，謝先生書。乃余以抱痾還，則先生猶儼然在官舍，察其色，不大恨，第曰：「幸偃蹇不去，得待先生來。」無何，考城命下，人人爲先生喜。乃先生不之喜也，顧曰：「即考城，奚殊興矣？又奚擢也？」余稍怪其語。

會先生門人徐、劉、王、胡諸君以陶、李二先生命來徵別言，則問曰：「先生之不遷不怒，遷不喜，何故哉？」於是諸君相視言曰：「君不識先生之心乎？先生性既長者，又慷慨負奇氣，日起燕坐堂中，召門人弟子侍，商榷文藻，闡揚性命。隆恩篤義，浹於眾心。稍稍涉事端，不厭其意，則忽然振色推席起曰：『某直某曲，某非某是，豈得揜於所私而以汶汶決事哉！』或事關爨序，大者則持之更急，抗言峻議，不少孫其人。人以爲言，輒掀髯大笑曰：『予以擁氈策馬爲仙游乎？歸藝松蘿，一觴一詠，吾志也。子休矣，吾亡所冀於人矣。』先生性顧又喜賓客，客至，輒留客，輒大觴客。即無客，即亦具酒自觴，停杯問月，中夜露垂垂下，始命罷酒。斯東方朔、陶潛者流也，豈欣戚於遷不遷哉！」

余乃太息曰：「嗟乎！鄉睹先生之容，茲識其心矣。考城去大梁不百里，先生時過大梁，登夷門，采信陵公子、侯生故實，睹宋遺宮俱散爲荒榛野草也，徘徊俯仰，擊節悲歌，愈益長其寥廓之思，則考城固愈於興哉，先生又何得亡喜也！」先生聞之，更欷歔曰：「即考城爲喜矣，奈何去吾僚，奈何去吾門人弟子！」

先生先是任蜀，在興更五載，蓋始擢令官。

申時行《賜閒堂集》卷一一《送趙先生分教仁和序》 余讀功令，則深覩國家廣厲學官之意云。凡郡縣皆置學博士，擇民材俊若通一藝以上補博士弟子，高等則受餼於學官，三歲輒試有司，按繩尺，謹擇可者，與計偕詣春官。其入等可進士者，春官籍奏，天子親臨問賜第焉，而後以次除吏。即沉淪庠序，不得志有司，則董學使者歲課其業，以受餼久次貢之春官，卒業國學。如弟子願受職者，補郡縣博士，爲弟子師。夫起進士爲吏與貢爲人師者，所繇殊路矣。然大都取賢斂才，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以興教化，潤色鴻業，其歸一也。自茲意寖微，往往以資格限天下士，諸自科第者率見褒寵，稍由任職，更推轂至大官。而郡縣之師以不出科第，見謂冗散卑溼，録録未有奇，即以稱書聞上，輒坐故事量移王官，國學而止。夫既已命之爲師，使郡國縣道之子弟儼然尊事之，又從而屈抑之，下無得師之重而上失育材之道，非國家始創制意也。余願推國家之意，略采古法，益重郡縣師之選，如漢世所稱賢良茂材、方正博聞之士，傑然于時，年力甚盛者，使任其職，銓司勿泥故法，稍引擢異等至文學侍從以上，令諸郡使察舉，優以賓禮，別於升斗簿書之吏。然後郡縣師益自重，而海内羣弟子翕然皆知嚴師，斌斌興于禮義太平之原也。

蓋余持是説，間以質之好古者，而未嘗訟言於人人。是歲，趙樂軒先生適以汶上司訓起家，艱，再補浙之仁和以去，而屬余以言。余聞先生爲弟子時，好學篤行，於百氏無所不窺，其文詞不詭於大道，涇之人士咸推先生。其教汶上，當齊魯之郊，古所謂閒于文學、好禮義之國也，先生身教督之，學成而行尊，諸山東大師無不靡然尊讓先生，先生固賢良茂材、方正博聞之士非耶？余嘗過武林，攬觀湖山之勝，求其縉紳先生與之遊，蓋文物滋多於齊魯，其士習雅馴，知嚴師，先生教必行，道必益重，安知部使者及銓司不有好余説而行之者乎？必自先生始矣。余與先生子善政同舉於鄉，知先生，於是乎言。

顧憲成《涇皋藏稿》卷八《送遲菴譚先生遷岷藩教授序》 南海遲菴先生掌吾錫之教三年，遷岷藩教授，邑人士怪不知其縣，相與聚族而談曰：「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其持身左一規，右一矩，無或渝也。其蒞諸子衿，先德行而後文藝。其時課必虔必信，無或惰也。其取予必慎。諸子衿之窶者，輒謝其羔雁，且捐廩而周之，無或靳也。其春秋廟祀，俎豆之事，必躬必親，無或褻也。其與人交，表裏洞見，無或匿也。始嘗鐸溧水矣，溧水猶是。繼嘗鐸封川矣，封川猶是。當軸者謂宜越格而優異之，爲天下風，僅僅而及是遷，何也？」則就顧子而問焉。顧子曰：「惟是不穀固疑之，未有會也。」適陳直指來按部，顧子則就陳直指而問焉。陳直指曰：「惟是不穀亦疑之，未有會也。」因爲騰書數先生賢，先生笑曰：「是吾過也。世競華而吾嗜樸，世競圓而吾嗜方，世競恭而吾嗜率，俗之所取，吾之所棄也。且夫嗜樸則陋，不周於物矣；嗜方則拘，不達於變矣；嗜率則徑，不揆於情矣。吾之所取，道之所棄也。是故取其所棄，高之則非適道之資；棄其所取，卑之則非適俗之韻。吾之及是遷也，殆其幸歟？」曰：「審爾，曷不矯而就中？」先生曰：「吾非不知，懼并吾故吾而失之也。上士矯其偏以從道，下士矯其偏以從俗，均之乎矯也，而所從天壤矣。是故難遂者道也，易眩者

俗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不可不懼也。抑吾聞之：一物不加曰樸，一法不逗曰方，一念不容曰率，吾於斯三稱尚愧不及，將焉用矯？吾今且休耳，無復戀長裾爲矣。」於是先生遂致其官而去。

顧子聞而喟然歎曰：「善哉！吾儕方欲爲先生求其所以於人，而先生顧反而求其所以於己。吾儕方欲推先生之得以明人之失，而先生顧推己之失以明人之得。信乎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僅僅而及是還，滋不可知耳。」因徧爲邑人士誦之，庶幾有味於斯指焉，其猶日在先生之側也。

羅大紘《紫原文集》卷四《胡學博致政序》 予因博士胡先生之去，而悲古今人之異尚也。先生悛悛長者，始司訓寧都，有聲，調吉水諭。未三月，諸弟子蓋歸心，人人自以爲得師。亡何，計吏上其老，竟罷去。嗟夫！老亦何負於天下，而處賢者以必去之地哉！語曰：「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老成不可得，其典刑尚足思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不可。」子皮曰：「願吾愛之莫吾畔也。」子產曰：「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夫古人之不貴少而黜老也明矣。而今遇少年則英偉奇特之必歸焉，遇老者則傲慢譴責之將至焉，此何以説也？夫所病乎老者，謂其耳目之不聰明也，舉動之不便捷也，應對之不敏給也，血氣衰而戒於得也。胡先生能遠聞，目光炯炯，矩步從容，辭氣嫻雅，又好義而輕利，老之病無一焉。故胡先生之去，諸生之所不服也。且自昔士之以功名見於世者，少與老居半，而老之所係尤重。二老歸而周業成，四皓就而漢統定。馮唐論將，君心以沃；伏生傳經，孔道以明。公孫自拔於賢良，楊震厲節於遲暮。故賢哲不以晚節廢切摩，明主不以衰弱棄豪傑。譬之於樹，弱莖豐葉，風雨所摧，大木强幹，枝葉扶疏，匠氏過而度之。故野有耆顧之彦，治世之所招；朝無皤皤之老，智士之所憂也。如以胡先生觀焉，則尹何必稱於子產，子羔不賊於宣尼，而馮、伏、孫、楊之輩宜當跲伏草野，填溝壑，又安得論議本朝，致身青雲之上，收功鼎足之列乎？且我國家置官，多設科目，至於師儒，獨重歲薦，此亦有深意也。爨序間類新進少年，志高氣揚，求益少而欲速成者多，若復使鋭進之士儼然坐青氈臨長之，如以水濟水，其不能兩相成也必矣。故老師宿儒，其樸素足以葺華，其端重足以填浮，其遲鈍足以抑躁，其木訥足以禦辯，其縝密足以治疏，其恭敬足以祛倨，故令甲重之也。而今考博士者，顧殿老最少，豈其置師儒之初意乎？胡先生無可罷之四病，有可重之六德，其去也，上不合於古意，下不通於今制，故諸生爲胡先生屈，而予亦因以志慨也。雖然，先生歸，倘不倦，出其經義，教授鄉子弟，以倣古稷下先生。異日若遇明主興學，召三老五更，弓旌蒲輪，必及先生之門。即不然，亦稱鄉社祭酒乎哉！世不貴先生，先生自貴矣。

王演疇《古學齋文集》卷一《贈彭澤蔣司訓擢房縣諭序》 蔣先生籍均州，司訓彭澤，越五年所矣。就中一年署德安縣篆，其教澤在一方人士，政澤在鄰封口碑，六館百里之兼才，王爵者當居一以處焉，庶足酬振鐸鳴琴之勞，乃以循資擢房縣諭，諸同寅、門下士皆竊爲先生少之，而先生固快然適也，其養定矣。同寅、諸門下士裂繒製帳，祖南遊之轅，而屬文於予。予黯淺不文，何能揄揚先生萬一？況先生之政之教，美不勝書，枚舉之又恐有掛漏也，則姑就今之士習、今之學政喫緊者粗陳其概，而先生之教澤可不言而識矣。

今之頌司教者，不過曰卻贄、曰捐俸濟貧。夫聖人誨人，不廢束脩，廣文先生官獨冷，又安能舍近取而行堯舜之所病也？其次又不過曰課藝從科目收作人之效。夫今之科目，古之富貴利達也，世味薰心，中材不勝技癢。子曰：「文，莫吾猶人也。」況功令增解額，所在庶不乏人。主張斯文之身，當有進乎技者，何必降心相從，揚其波而導之乎？其最上則爲儲真才以俾國用。考累朝之故實，述祖宗之功令，如國是朝常、民風士習、軍儲邊務、馬政河渠之類，無不明悉，以稱識時務之俊傑。顧有治人，無治法，政在方策，豈方策之不存，直須其人存耳。今天子統一聖真，廣厲學宮之路，士生斯世，道術固粹然一出於正，第心術之變，不可勝窮，所從來矣。公家欲食養士之報，而寄其權於司教者，豈徒以進取之小技、經世之套本，遂謂勝其任而愉快乎？無亦於人心上轉移得幾分，而後世道隨之也。先儒曰：「學者須識其真心。」真心最初一脈，不過曰孝弟而已。吾夫子行在《孝經》，其語曾子，有曰：「事親孝，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治可移於官。」孟子亦以仁義盡孝弟之實，而智禮樂皆舉之，親親長長，天下不足平矣。且以吾鄉往事言之：唐梁國公狄懷英爲此邦名宦，多惠政。先生亦筮仕此邦，儼然越千載而共事一堂。每春秋展禮祠下，豈不焄蒿見之？乃狄公功高社稷，名垂天壤，不在縱囚蠲租，而在反周爲唐。其所以成大節者，又不在虞淵取日，而在太行瞻雲。當時帝在均州，先生桑梓也。帝在房州，先生喬木也。夫輿圖至寥廓，胡狄公精忠所履歷，與先生鍾靈覽勝之地先後符券，豈偶然之故哉！高山仰止，知先生神效久矣。

今天下士習，正孟子所欲正人心之時，不存幾希，誰分人物？諒非異人，任予迂拙，不能爲貌言，且感先生本色，亦不敢爲貌言。敬布腹心，以求臨岐郢正。

仰盼離筵，因歌古句「分手脱相贈，平生一片心」，祗餞征從，用代陽關三疊爾。

劉士驥《蟋蟀軒草・贈司訓禎吾李君擢諭平谷序》 博士冷官耳，然非超卓之品不稱。夫其分師也，其所儼然而臨，濟濟芹序之英也。其所講説於函丈，古聖賢之遺言也。倘以塵情溷方寸，以機事役七尺，卑卑乎負此官矣。

歲丁未，禎吾李君來訓吾邑。君滇西人也，問：「距齊幾何？」曰：「萬里而遙。」問：「攜家乎？」曰：「萬里而遙，而安能辦資斧？」問：「童僕幾人？」曰：「僅一平頭，傭於北土，不自滇來也。」問：「得家報不？」曰：「即有飛鴻，不達吾鄉。蓋經歲無八行焉。」於是聞者皆爲不堪，而君怡然自如也。屬大侵，弟子束脯不繼，廛廛飯脱粟。官舍卑陋，柱礎欹欲僕，仰屋見天，雨則琴書盡濕，風號户牖間，於喁相和。於是聞且見者皆爲不堪，而君恬然自如也。君下帷佔畢，非公事不出。諸生來謁，出尋常供具，相對歡然。或諸生載酒問奇，輒爲引滿，談論經術世故，娓娓竟日，無倦色。余聞而異之，何以灑脱如是？曲肱瓢飲不可及矣。漆園鄭圃，皆中有所得，故能不累於外。君之見解，毋亦有超然世味者哉？彼有席寵乘龍，出則六印駢組，朱丹其轂，光照長衢。入則高臺甘旨，美酒清歌，二八迭侍。然心戰於得失利害，俄而焦火，俄而凝冰，日夕攢眉，若有大苦。故能適者，無往而不適也。不能適者，無往而適也。然則君之賢於人遠矣。

今年春，君遷平谷諭。平谷去君家益遠，君怡然如舊。君待禹士恩義甚篤，善惟恐不揚，有過輒掩覆之。貧士假貸，多委曲以應，人人以爲君親己。君以教禹者教平谷，其得士心可知也。它日宰百里而以待士者待民，其得民心可知也。

君之行，兩博士暨鄉紳出祖，諸生送者如雲。酒三行，諸生進而歌曰：「滇有海濤□□兮，先生之量與海俱濶兮。」又歌曰：「齊有洙波洋洋兮，先生之澤與洙俱長兮。」又歌曰：「燕有山峯嵂嵂兮，先生之名與山俱崇兮。」遂書以贈。

顧起元《遯園漫稿・辛酉・京學清門申君擢南雍助教序》 古之君子能大有所受於天下，其試之也恒不輕，而其進之也恒紆徐焉而不欲驟。夫踐榮塗、據要津，顯名厚實，仕人之所迫欲得之，以翹然自樹於世者也。乃豐也而約居之，醲也而澹嘗之，速也而緩持之，人方快其扶搖於萬里之間，而已乃不厭其迴翔于千仞之上。此曷故哉？注焉而徐盈者，鴻器也。峙焉而徐發者，厚藏也。累歲月焉而徐至者，脩途也。君子所以能爲大受、膺蘁鉅而不移者，道固如此，彼豈屑於翹然自樹者，迫得焉以爲名哉！

清門申公之舉進士，蓋在仲華拜袞之年，兩魁其榜，才名噪一時。而公之大父、太師文定公以狀元爲名宰相，世父冏卿公、父司李公接武而起。公三葉重光，其人地之高華、名德之龐厚、文章政事之美大，人世所跂而望者，皆其庭除唯諾間物，人謂且一旦踐榮塗，據要津，迫收夫顯名厚實之用，而公顧踆踆抑慎，有不欲驟於出者。第而里居者垂三年，而始就版授授，而又避中行之選，而請司校于應天。公何以迴翔而遠跡若此哉！豐而約居之，醲而澹嘗之，速而緩持之，余以此占公之志矣，余又以此占公之器矣。

古名臣當大寄者，必超然於身名之外，而後能出力以營公家。必夷然於人己之交，而後能入流以援天下。彼之疾視盛氣，儳焉如不能終日者，惡足以語於此哉！以無累之神處無競之地，循易安之分，存不宰之功，古之所謂可大受者，道不踰此。此余所以占公之志，知其不可以涯涘窺。又占公之器，知其不可以升斛概也。以故公爲京庠，其樹模楷，則謖然如松栢；其睦僚友，則穆然如壎篪；其弘獎拔，則慤然如渴饑；其精題品，則炳然如衡鑑；其卻餽贄，則冷然如冰蘗；其恤單遠，則油然如雨露；其伸冤抑，則渙然如風霆。它如黌宮之議新其弛剥也，學志之議廣其搜括也，棘試之議增其名額也，矻矻孳孳，圖遠猷而垂永利，罔不暨厥心焉。一時目公之品者曰瓊樹瑶林，程公之材者曰鳳毛麟角，誦公之文者曰雕龍繡虎，紀公之德者曰景星卿雲，挹公之望者曰聳壑昂霄，測公之器者曰金鏞玉鉉，亟宜進公於雲臺之上，以弘纘家聲，光贊國論，而公欿然其不居，粥粥乎其若一無所營也。然則公之所以爲大受者，不於此始基之哉！

於是公以南雍助教之擢行矣，庠師黄君等率諸生某等儼然造余，而諏所以賀。余不敏，乃舉生平所爲重公者，書以質之。夫以公之人地，世掌絲綸，代居禁筦，傳珪襲組，不占有孚。獨其澹泊寧静，可以爲國家擔荷大事，此則自昔張弘靖、吕正獻諸公所不敢望者，余敢自詡，豫卜子紀、羣之間，請以是爲師弟子三魚之兆可也。

湯賓尹《睡庵稿・文集》卷八《贈學博許先生序》 今之學官不可爲也，飡糈菲□不足以贍孥，卑趨傴僂擎跽之態，裸夷于功曹丞簿間，無以自别異也。天下歲所患苦，必曰諸生，小驚大變，無不若輩爲難首，事發牽連官師，袒冠謝亡狀。平時引尺幅稍約束之，羣起而鬨矣。脡脯相稽，壺簋相逐，涔節穢體，與弟子爲姦利，旦夕□徙幸□□躬峻檢，薄有以自坊過者，反唇而去。冀聞上，上反詆笑老生日暮途窮，何自苦爲？嘻！兹席於賢者何賴藉也？時勢使然耶？

吾宣學宫幾詬敝盡，近稍得一二先生。己亥之役，一大紳鉤結亡賴，屠毒猖

拔，幾使狂濤沸陸，白晝揚霾，其道試之而效矣。日者狡兒不戢，踵厥詒謀，蹈時之瑕，營一託於門户，鸜莠徒數輩，號嘯閭左，關天下口舌之半。武昌熊督學甫計一創之，其時主佐同心，分別爬梳，教諭則義陽萬先生，訓導則山陽許先生也。諸貢途起家者，率遲莫耄鈍，許先生顧甚壯。師生舊習，率嬉戲苟苟，徵伏臘。許先生顧甚毅決有風稜，江東南士子得武昌聲氣，始一大洗宣風，幾不可知者。有許先生在，賢良始以恬，不肖以栗。有如往時學官擅利怯勢，互相回隱，督學又顓意容奬，動聲我子弟，子弟敢誰何問哉？然熊公竟爲惡生反噬，兩御史擬與青衿對簿，此何綱紀也？賴姚江使者檄惡生實之法，疏兩御史得失，償天下公論。逮報命，騰許先生薦剡。蓋自是宣州之事甫定，而學宫之色一新。

湯子曰：余頌許先生，知學官之猶可爲也。日浸暮則氣漸萎，前塗隘則志轉庳，毋非其人之自爲簡棄耶？正己率物，挺挺皋比之上，即瞽悖子弟乎，何途敢興？學使按使之耳目，與其褒誅不一爽於學官，而學官之眉貌灑異矣，然又安能必上下之間一志同心如此也？此非遭逢哉！大吏明，紀綱肅，師道尊，學徒靖，嘻，天下事猶可爲也。

劉宗周《劉子全書》卷二八《論語學案一・爲政第二》 新與故，本只爲《詩》《書》六藝之時習而言，而必以故爲德性之故有者，鑿也。然《詩》《書》六藝之理本具於德性，温故者既若探吾心之故物，而知新者亦若抽吾心之新緒，亦何必判内外而二之乎？必言爲師者，若曰學以時習，則先知先覺之任庶幾在我，而後人之知覺亦於是乎有賴。此亦夫子自道也。

曾異撰《紡綬堂集・文集》卷一《送長樂諭劉漢中先生教授廣信序》 吴航介在海濱，雖絃誦相聞，然其地瘠貧而士朴，諸長吏、廣文凡爲賄與贄來者，類非其所好，而漢中夫子顧欣然樂之，蓋雖彈丸僻處，嘗爲晦庵先生聚徒講學之地，宜爲有道者所樂居也。今先生移絳信州。信州當吴楚閩越交會，爲文人墨士之都居，而其溪山之勝，自葛洪、鬼谷、許遜、陸羽、張道陵諸福地洞天在焉，斯固不得志而拙於宦者所樂隱於是。然而先生非其人也。先生以高賢躓公車，優遊臯比於魯衛間，一行作吏，遽謝病去。迨今自吾地歷信州，青氊舊物，世稍有知公者，不宜輾轉至是。顧苜蓿啜水，四易地而甘之。然公一爲楚宰，三代閩庖，所至有清幹子惠之聲。竹馬迎來，畏壘送往，時抱膝一鼆，與諸門士抵掌當世，慷慨而歌《梁父》，卓然有斯世斯民之志。而所司者作人之事，又身履大儒倡學之鄉，信州鵝湖，古朱、陸辨論同異處也。自孔子之世教學大明，而及門不免有本末之訟，是以或支或簡，雖大儒亦互諍其所是。朱、陸固訟於道中，所謂不失和氣而相争如虎者，其於聖門，則亦師商之互爲嗛啜，而游與夏之相商也。其角立起於門士篤信其師説，深溝高壘而不肯相下，而流至於尋聲之徒，目不辨朱、陸何人，閧然而佐鬬，而腐儒里師狥傳註而反之者，執而問之，亦不知作何語，無自衛之力，而適足以招侮。蓋自弘正以前則朱勝，隆萬以後則陸勝。嘉隆之間，朱、陸争而勝負半。然其下流，莫甚於萬曆之季。至於今日之後生小子，發蒙於傳註，齎之糧而倒戈，實則非有所深然於陸，并未能有所疑於朱者也。第以爲世既羣然而排朱氏，吾亦從衆而擠之擊之，不如是則無以悦衆從俗焉耳。蓋昔之争者起於過信其師學，而今之附和而詬先儒者，求一能疑之士且不可得，所爲愈争而愈下者也。

今先生敷教於古獻訟學之鄉，其人士沐浴於大儒之膏澤，所謂食耳吠聲者萬萬無之。諸二家子弟得無篤信之士，深溝高壘，如昔日之建皷而争者乎？先生則何以平其訟也？吾鄉有蔡介夫氏者，昔嘗典學江右。王子伯安者，公之鄉先正，亦嘗建節秉鉞，倡道學於章貢之間者也。介夫執經引繩，爲朱墨守；伯安跌宕，意似左袒象山。二公以倡學相後先，言人人殊。然而宸濠之變，介夫拂衣於前，伯安戡定於後，斯二君子者，一則幾先立節，一則談笑建功。蓋先正之談道倡學者，不務爲口舌之争，卓然皆有以經世而砥俗如此。而朱陸二公荆閩江右之政，巨儒治蹟，去今數百年所，磊磊與道脈並行。今先生雖不樹道學之幟，然自實菴公三世言《易》，居恒與弟子言，循循依於孝悌，無頃刻忘其家學，而又有清惠之政於閩楚，今又司鐸於閩南江右之交，其游宦所至，錯趾四先生間而行能近之，所需者晦翁經筵、文莊成均之召與文成公新建事業耳。天子方勵精思治，幸學臨雍，載色載笑，儒臣更直入侍，講誦無曠日，坐而論道，前席以須，而頃自疆(塲)(場)弗靖，倜然拊髀，夢思不次而推轂壯猷，當吾世則必有建文成之業，桓桓爲天子使者，是在漢中先生。夫先生，固非拙於宦而陸沉吏隱者也。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四《送族子劒耿分訓東陽序》 昔吾鄉有秉鐸者，請益于陽明先生曰：「敢問教何以哉？」先生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先生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若是乎，教與學之還相長，而未有窮也。

吾家劒耿子英少聰穎，能嚮古力學，不專舉學業，梯榮進，而毅然以文章之道爲己任，方日孜孜焉黽勉於學，豈暇爲人師耶？乃一旦以譽髦之選貢於廷，朝

射策，夕司教矣。行且擁皋比之東陽，向余請益。余曰：「吾何以益子哉？子亦服膺陽明先生之言可已。其曰『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則學有未至，教不行也。不期乎古聖賢之爲學，學未至也。其曰『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則教有未至，學不成也。不期乎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弟子，教未至也。然則何爲古聖賢之學哉？明倫而已矣。子其務所以明之，而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能使無一念之或昧其理，則學至矣，而教有不行焉者乎？然則何爲古聖賢之所以教其子弟哉？尊經而已矣。子其務所以尊之，而于《易》、《書》、《詩》、《春秋》、《禮》、《樂》之義，能使無一人之不崇其本，則教至矣，而學有不成焉者乎？教行學成，則子即不崇舉業，而舉業莫大於是矣；不梯榮進，而榮進亦莫過於是矣。區區文章之道，足以竟子之任哉！子行矣，其慎無忘陽明先生之言，而並爲我諗之。汝弟藍珂，使之往訓壽昌，亦猶是焉，庶幾陽明教學一脈，克紹於我家，其爲余之光藉何如也！」

黃宗羲《梨洲遺著彙刊・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廣師説》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即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慎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寧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墎，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事其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舉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舉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糞土，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薦，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零也。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九《與李石友壬午》　前兄在數十里外，弟無日不思見兄。今兄在敝里，而弟又在百里之外。相見之期，反疎於昔。餬口四方，良足歎也。兄之於弟，雖鮑子無以復過。今弟有一言諫兄，度兄必不以爲不然者。

士之生世，出與處而已。古之君子，得位則行其道，不得位則行其教，教行道亦行也。弟讀《魯論・鄉黨》，見孔門弟子於其師之性情動静，與夫服食語言之細，家人父子所不得而詳察者，弟子莫不詳而察之。至其歿世之後，相與哀思而記憶，雖孝子之於慈父，或未之有及也。蓋夫子生平教學之外，别無他務。其自鄉里、朝廷、道途、居室之地，無處不與弟子俱。其自燕樂康寧、憂離患難之中，亦無日不與弟子俱。其親愛之情，實有過於父之與子者。是以弟子得以盡其所以爲學，而各有以究其源流也。下逮漢、宋諸儒，莫不皆然。是以從師受學之後，天下之人望而知爲某公弟子，其弟子亦遂終身以之，而曰某受某公之學者也。既而復以其學授之其徒，蓋非獨有若之似聖人、西河之疑夫子而已。弟觀兄名盛以來，教事不無少疎，一歲之間，所登堂而講習者不幾日月耳。夫此以施之高才達智如若雨者，則可。天下之人不能皆若雨，則若雨而外，安能盡以若雨之教教之矣？弟昔年嘗歎授教之事賤於執鞭，勞於夏畦。今服習之久，行且忘之矣，行且樂之矣，行且一日不見吾党，心索莫惆悵矣。然數載以來，變化之術，尚未見有如螟蛉之於蜾蠃者，則信乎教之難哉！幸兄俯察弟意，力謝世事，一登講堂耳。敝邑之人頗有流言，不過忌兄在此，一旦從遊眾多，故假此以(斛泉按：「以」字下恐有「爲」字。)解散之策耳。然君子當此，唯有自盡其道，彼其之子，終亦無如之何也。苫次，草草，不盡。

顧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廣師》　苕文汪子刻集，有《與人論師道書》，謂：「當世未嘗無可師之人，其經學脩明者，吾得二人焉：曰顧子寧人、李子天生。其内行淳備者，吾得二人焉：曰魏子環極、梁子曰輯。」炎武自揣鄙劣，不足以當過情之譽，而同學之士，有苕文所未知者，不可以遺也，輒就所見評之。

夫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讀書爲己，探頤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險阻備嘗，與時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强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好學不倦，篤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力臣。至於

達而在位，其可稱述者，亦多有之，然非布衣之所得議也。

朱用純《愧訥集》卷一二《天岸和上語録題辭》 予嘗念今世師道之衰，而於百拙和上有深感焉。蓋弟子必有厚求於其師，師必有厚植於其弟子，而後道尊而師重。今世之爲師者三：一則鄉會兩闈，及各司掌文衡、職考校，與夫薦奏所及者，此皆世所謂師者也；一則大人先生、名流俊彦，可以假其品題爲聲價重，此亦世所輻輳，望塵迎拜，而稱爲師者也。然而傳有之矣，導之教訓曰師。則夫師也者，必其有請業問難，耳提面命之益者乎！今自成童以上、弱冠以上，弟子橫經於夙夜，先生高座以窮年，可謂勤矣，不過制舉文字耳。至夫性命之理、心身之事，推己及人之術，聖賢之所爲學，君相之所爲治，曾未之一講也。少焉挾其制舉文字試於有司，而或掇科名，則文之工也，命之通也，即曰此先生力，其亦淺已，而不預科名者益勿論。如是而求師重道尊，不亦難哉！

百公自淮上來，欲結茅於崑，落落寡遇，因與予索莫者往來將十年，自予授經洞庭，則嘗寓予書屋。天岸和上，其受法師也，間與予語，輒追念師恩，或至涕泣曰：「吾身吾命受之父母，吾事吾師，得大鉗錘以安身立命，師德與父母同其罔極。吾受福薄，不能廣利羣生，以報師德，惟《語録》未刻，是吾事也。《語録》凡十卷，同參五人任之，於是以多病之身，衝冒風雪炎暑，踰越山川，以督趣諸同事，而僅自刻二卷，又應之者二卷。」言及此，輒義形顏面，猶曰：「吾必告成《語録》，死亦不憾。」因請予序，且至再四。予不學佛者也，烏能序佛氏之書。惟百公誼篤師門若是，竊歎人生皆有身命，聖賢之書乃所以修身立命也，何弟子所學、師所教者皆聖賢書，而曾不知以修身立命求於師，師亦不以植其子弟。科名可得可失，文章可能可不能，惟身與命則不可以一人不修不立，不可以一日不修不立。使師弟子所求所植皆在於是，則何至道之不尊，轉不若方外之有師也哉！

雖然，洙、泗聖人，即不再生，然豈無振趣微言，倡明絶學，使天下英賢中心悦而誠服，復如七十子者，則又豈百公所不勝其嚮往也哉！

王夫之《船山遺書・禮記章句》卷一八《學記》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

嚴，尊敬也。惟尊德樂道者，乃能忘勢而尊師，是以難也。

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民，人也。敬，重也。

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詔，告也。天子入大學，而親有所問，則東面，師西面，所謂弗臣也。天子尊之於上，其下莫敢不尊也。

右第十一章。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歸功曰庸。怨者，怨其督責。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説以解。不善問者反此。

易者，疏理易析處。節目，木枝節所自出堅撐處也。説，謂節目隨理而脱也。解，判也。喻善問者因言以知意，即顯以察微，漸漬之久，而大疑自決。若擇隱奥者以爲詰難之端，而輕其淺易者爲不足問，是不誠於求知，而躐等以矜善問，終於迷而已。程子所謂「揀難處問者」是也。

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

待，應也。從容，猶言良久，聲餘韻也。因問而答，大者不吝，小者不濫，而意味有餘，使人思而得之，引伸於無窮。

此皆進學之道也。

善問善答，則學日進矣。

右第十二章。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

記問者，無察識之實，懵於次序，述誦以教人，傾盡而止。惟己學已明，則審知學者所至之淺深，聽其所問之語，而因量以善誘之也。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力不能問者，不知疑也。舍，置也。言師必因材而授，不可則止，以警學者之自勉。

右第十三章。

魏禧《魏叔子文集外篇》卷一一《封禹成五十壽序》 天下士之能爲人上者，然後能下人；學可以爲師，然後可以爲賢弟子。蓋弟子必有過其師之處，乃能如師。學問深而自知明，則必思求進其上，故毅然下人而不難。

南豐封子禹成，年二十四而學成，授徒里中，既以明經貢于鄉，門下生且百

人。年四十，執贄四拜，師事程山先生。余與程山師弟并爲昆弟交。禹成少先生五年，立門下，於今十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余乃嘆人器識相遠，何止倍蓰計。今少年有才士，稍能執筆爲文，便亢然自謂人師。至其素所執經受業師，若夷然不屑，不得已而奉以其名者，此固不當與禹成並論，然聞風興起，當必有以自愧。程山之門，黄子維緝少禹成一年，甘子健齋又少維緝一年，並次第五十，禮與先生爲雁行友，而皆北面爲弟子。蓋數君子者，確然以聖賢爲可爲，自知明而求進其上，夫是以忘其長且賢也。而後天下知文章經義之外，別有所以爲師之師者，弟子之義明，而師道乃益尊。禹成於同門年最長，其德宇尤大醇，其才視之若不甚敏，而性耐繁劇，終日爲人解紛難，秩然有倫次。余嘗謂禹成當爲良有司，禹成謝不敏。余曰：「以子之爲弟子者爲臣，惡乎不忠敬？以子之爲師爲民父母，惡乎不慈且義？」禹成今當服官政之年，而惜乎其不爲大夫也。庚戌四月，予自新城返程山，禹成襆被同止，促席而談者五日夜。距其初度之日蓋一月，而先爲序以贈之。

汪琬《鈍翁類稿》卷三八《師道或問並序》　自師道不立，而吾吴人之言師者，遂謂經不必其盡明，行不必其盡修矣，得非邪説之惑人與！信如是也，是便於小人而據師席者也。予既有《論師道》一書，乃復作《或問》，以廣其意。

或問於汪子曰：「吾子之辨師道也詳矣，先王之世，舍庠序學校之官，子弟其遂無師與？」予應之曰：「古者家不異教，國不殊俗，未有各延一師者也。」「然則章句訓故，亦學官授之與？」曰：「然。春誦夏弦，太師銘之；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此非官之職與？古之爲學也，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自幼習之，及其成人，而有君子之行，舉皆官之所教育也。」

或問曰：「事之宜何如？」曰：「《記》有之：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以問，終則負牆。此可類而推也。至於就養心喪，吾未之前聞也。」「然則《檀弓》所説非與？」曰：「是固曾子、子貢之徒所以事孔子者也。聖人，百世之師，説者以爲道之所在，故嚴其禮如此。世之挾書而坐者，苟無其道，其不能當此禮也決矣。」

或又問曰：「今之世非古之世也，所謂經師、人師者，不其難與？」予應之曰：「君子博聞彊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夫博聞彊識，其亦近乎經師矣；不怠善行，其亦近乎人師矣。世無孔子，吾擇其次者而師焉可也。不然，記問之學，不足以爲師，而況經之不明、行之不修者乎？故曰擇師不可以不慎也。若夫童子之師，非吾所謂師也。昔者韓氏《師説》，蓋亦嘗云爾。」「然則將遂與之抗與？」曰：「何爲其然也！先王之世，以少事長，以卑事尊，未有不隅坐隨行者也。故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彼既我童子師矣，斯其長於我也，不十年、二十年不止也。循循然坐必隅，行必隨，是固古者以少事長之禮也，奚其師？師之爲言，漢孔氏曰法也，宋曾氏曰正己而使觀之者化也。無所可法，無所可觀，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農食、得委積，足以掞其口則揚揚如者，是荀卿氏所謂俗儒者也，奚其師！」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三韓菼《取友論》　孔子言損友、益友，以取友不可不慎也。玉以攻而良，蘭以湛爲美。友固學者之所取資，然損者多而益者少，往往然也。而取友之道，在韋布之士猶易。何也？彼之願友而來者第恐或不如己者耳。不如己者在我固失，而彼未始不得也。我之取友曷嘗不取其不如彼者哉！如其非不如己也，則必其合志者也，必其願共風雨晦明者也，必其可與同患難者也，彼便辟、善柔、便佞三者之徒，亦何求於我而至哉！夫此三者之奔趨而至者，大概爲膏粱子弟耳，彼亦何慕而至？不過以損者之三樂進焉，而子弟敗矣。夫膏粱且然，而況公卿大夫乎？《六月》之詩，美吉甫之功，而終之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善哉乎，詩人之辭約而義當也！有一孝友之張仲，而吉甫之受祉誠多矣。大將軍有一長揖之汲黯，顧不重耶？且夫便辟、善柔、便佞亦多非庸人。其始進也，每賁緣文字以自見。蕭望之之門，乃近一鄭朋。朋之奏記，筆亦可觀。然跡其反復，便辟、善柔、便佞，無一不極，足以死望之而有餘矣。馬融、班固，千秋之作者也。自融在梁氏，而李固誅矣。固在竇氏，稱功頌德，祇取殞身焉。二君子者，非辟耶、柔耶、佞耶？而又何責於朋哉！至於大臣當畏罪引嫌之時，尤宜闔門謝客，深自咎譴。田蚡言：「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議論，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嗚呼！蚡言可謂巧中矣，而魏其亦不善自防，此亦輕通賓客者之炯戒也。

廖燕柴《二十七松堂集》卷一一《續師説一》　韓昌黎有《師説》一篇，似未盡發其義，予故續之。

宇宙有五大，師其一也：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君，四曰親，五曰師。師配天地君親而爲五，則居其位者，其責任不綦重乎哉！師莫重乎道，其次必識高而學博，三者備，始可泛應而不窮。嗚呼！自孔子没而師之道不明於天下，至今日爲

已極矣。不惟道德爲其所甚諱，即詢以經書大義，已多茫然不知其解者。每至登堂開講，祇將朱註講章宣説一通，便以爲師道盡是矣。曾謂師道如斯而已乎？且聽其所爲言，則皆古聖先王；及究其所爲術，則無異儀、秦、盜蹠，以捷取倖獲爲得計，無復知有廉知性命之學。師以此欺其子弟，而子弟亦遂以此自欺，舉世皆然，恬不爲怪。噫！師道至此，尚可問耶？雖其間或有不同，然其爲庸則一也。例以庸醫誤殺之條，則庸師誤人子弟之多，其罪爲何如？況尤有不堪言者，又何以坐皋比而儼然稱爲人師也哉！

然則韓昌黎「師不必賢於子弟」之説非歟？予曰：不然。子弟可不必賢，而師不可不賢於子弟。即不必盡道殊德絶，要其議論文章，亦必求稍通於訓詁、帖括之外，而發前賢所未發，使子弟有所取法，奮發開悟，一變其夙昔之所爲，而不知誰之力者，然後師之道得，而師之稱始可受之而無愧也。不然，則曠矣。官曠位則有罰，師曠位則有譏，豈非淺識寡學者之過歟？

或曰：其如有違功令何？予曰：《易》不云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假紙上之陳言，詮吾胸之妙理，即孔孟猶爲借經，況程、朱乎？又安得藉口功令，以掩其空疎之誚耶？嗟呼！時至今日，欲求其不愧乎爲人之師而不可得。然則與天地君親爲配者，又果何人也哉？

廖燕柴《二十七松堂集》卷一一《續師説二》 或曰：子作《續師説》，責師之庸是矣，抑知師至今日，雖欲求不庸而不可得者。凡子弟所習，非訓詁、帖括之書則不敢讀，其父兄之禁更甚焉，師將奈之何哉？予曰：子之問善矣。微子問，予亦將有説焉。天下英傑秀異之士，生之者造物，成之者君師。而兼生成之責者，尤在於父兄。父生之而父兄兼成之，故曰故人樂有賢父兄。父兄何賢？亦賢於知所以教子弟而已。今世父兄莫不思欲教子弟，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法，以爲教子弟之法莫善於制義，高者可以掇巍科，而卑亦不失榮名。於是子弟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法。究之得其法者，百不驗一。其質之最下者固無論，予獨怪具聰穎特絶之資，而盡汩没於其中者爲可惜也。豈非父兄不善教之過歟？

然則必如何而後可？予曰：其法莫善於擇賢師，而不禁子弟之博覽。賢師得，則議論名通，必不囿於章句之末，而有以發聖賢經史之底蘊。使子弟日聞所未聞，博極羣書，則可識天下古今之得失，與夫嘉謀偉論，因而觸類旁通，有以開導其聰明，而文遂不可勝用。今不惟師之不擇，且併羣書禁之，而欲子弟之有功，是猶欲干將之利，而不磨之以堅石也，必不能矣。何不取勝國與我朝以制義有聲於天下者，而覆思之也？

或曰：子弟氣質不齊，且一書未精，遑及其他？予曰：不然。子弟不必皆智，亦不必皆愚，然習四子書，至終其身而不得其解者，在在皆然，豈功之不專歟？抑物有以蔽之也？張旭學草書，三年不成，一日見公孫大娘舞劒器，始悟其法。昔有善醫者，約病者於廟鍼之，而其家有獺出於被内，其病遂愈。兵法有云：「攻其所必救。」如《春秋》載楚伐徐，而齊伐厲以救徐之是也。事固有謀於彼而效見於此者，況悉諸書之理以解一書，熟百家之言以作制義，其效不更捷而易乎？以我博古，而即以古博我，久之合天地、古今、人我而爲一人，天下文章孰大於是？故遇則爲國家有用之才，不遇則爲巖穴知名之士。開其明而撤其蔽，法莫善於此者。孰與名實俱喪，而爲世間之一贅疣者耶？

或曰：其如諸書文義之不易通何？予曰：古文之法，盡在《四書》。一法通，而萬法皆徹。是在乎師之善説書者。故曰：擇賢師而不禁子弟之博覽，其在賢父兄也夫！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〇《擬師説一》 柳子厚以馬、鄭二子爲章句師，而自謂以文翼道，無師之名而有其實，善矣。而洪興祖乃云：「學者不歸子厚，故其言如此。」何也？蓋馬、鄭之學專門，執經篤信而可守者，不若子厚所謂抑奥揚明、疏通廉節之云，自爲則精，而導人則惑者也。是故師者必有所可守，以爲質也。《書》曰：「主善爲師。」《論語》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吾觀漢儒斷斷持其師説，至數傳而不變者，有所可守故也。後世師道不立者，善無定主，而大小皆無可識也。故士必先自占一經，而後可以擇師而從之；爲人師者亦必先自立一經，而後不虚所師。至其深造自得之妙，則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弟子不能必得其師，師不敢必求諸弟子，道待其人而已，學俟其候而已。若乃高談崇論，以矜所獨得，倡爲人師，與夫遊移無據而不知所師者，厥弊均爾。然今時學者之弊，又皆不在此。其畏人者重繩人，其恬己者重人繩之。每見坐有數人，或曰某事出某書，某義作某解，其知之者必曰不僅此，又舉他以錯互之，謂吾不甘承其誨也；其不知之者必曰吾亦以爲云爾，不甘以爲誨己也。長者躬蹈焉，幼者熟習焉，有面折之羞，無謙受之益，求其篤信師説而守之也，何由哉！王文成嘗戒賓客導子弟以匪僻之事，吾以爲此不待誡者，稍惜顔面，當不爾矣。惟當祝其勿誤吾子弟，而求其面斥吾過失而已矣。

凡吾之爲此説，非以警人，乃以自誡也。吾幼無師而得名早，是以其爲説如

此。當世之遂於養而優於學者，或不必慮此乎。然吾見朱竹垞以廣譽附於承師，而中夜悚然汗浹襟也。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〇《擬師說二》 天下之學，務實而已矣。古今之學，適用而已矣。今有煎金者，其金最良，或次良，極而殺之，至於最下之金，然皆金也。夫且或多其銖兩以準之，則下者可以躋於高，次良者可以躋最良矣。有人焉，操銅連鉛錫，以假爲金，則有司得窮治之矣。何者？物徵於實，實徵於用也。惟師亦然。今將必使天下大而書院，小而家塾，盡以舉業爲俗學，時文爲卑近也，凡童子束髮受書，則皆以道統之傳期之，無論一時猝無此等人可爲之師，即使積世累年通儒輩出，亦不得人人抱此願而來受業也。且有重可慮者：今搆一詩文，尚且積習相輕，此不足以害道也。若使一邑之中，里塾不下數十，天下之大，書院、義學不下千百，此以道鳴，彼以學辨，設有好爲同異者樹之幟而滋其議，其害於道特甚，而毒於世爲不小也。明末幾社、復社諸人，其始不過分肆《五經》文，而其後遂至水火玄黃，蔓衍一世。君子之爲禍，反烈於小人，不可不防其漸也。

然則正學其不可急講歟？曰：安得不熟講也！就其近而引之也易爲力，圖其遠而致之也難爲功，近者不能假，而遠者不能不假也。今如教人爲時文，則必篤守傳注之人以爲之師，精研《史》《漢》、唐宋諸家義法之人以爲之師，則雖一帖括，而漸可以得爲文之本矣。如教以策論，則必考據源委、熟諳經濟、博通時事者爲之師；教以詩賦，則必審聲律、正體裁；教以書法，必窮點畫、核形聲。豈但已哉？即或小數醫卜之流，亦必導以樸誠不欺之術，所謂千塗萬轍皆可適道也。吾嘗見書院爲師者，但知看陸平湖講義，而屏除范翔體注，斯已可敬矣。府縣學官，但能不顧贄儀厚薄而教督月課，亦已稱職矣。訓蒙童者，但能課誦諸經全本，且略識字，則已不素餐矣。若必人人與之反本考原，進而究聖賢之緒業，反恐啟空言之詐，而於實用無補，所謂篤近而舉遠者此也。

抑今日爲師者，喫緊之目蓋有二：曰戒飲酒，曰慎交遊。自書院院長以及閭巷一經一家之師，日有程，月有課，明勤晦休尚不能給，稍有暇也，則宜與後生小子研天下事務利弊，究古人言行本末得失之故。而無如爲之師者，習與其朋輩酒食徵逐，甚且博簺於燕几之上，甚至招聲氣，梯榮弋巧，中於心術而不可解，他日爲人師，又復加甚矣。沿斯弊也，而欲返之於正學之統，是猶遠遊者未知里門，而遽責以堂室也。故因魚門先生之論，而附說之。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六《文史通義・師說》 韓退之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曰：「師不必賢於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又曰：「巫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而因怪當時之人以相師爲恥，而曾巫醫百工之不如。韓氏蓋爲當時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師之究竟也。

《記》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親、師也。」此爲傳道言之也。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業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爲師，固然矣，然與傳道有間矣。巫醫百工之相師，亦不可以概視也。蓋有可易之師，與不可易之師，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語矣。知師之說者，其知天乎！蓋人皆聽命於天者也，天無聲臭，而俾君治之。人皆天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親則生之。人皆學於天者也，天不諄諄而誨，而師則教之。然則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謹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則失所以爲人，猶無其身，則無所以爲生也。故父母生而師教，其理本無殊異。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東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親也，理勢不得不然也。若夫授業解惑，則有差等矣。經師授受，章句訓詁、史學淵源、筆削義例，皆爲道體所該。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帛之外，別有心傳，口耳轉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譜系，不可亂也。此則必從其人而後受，苟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學問專家，文章經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傳，此亦至道所寓，必從其人而後受，不從其人，即已無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師也。苟如是者，生則服勤，左右無方，沒則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於孔子可也。至於講習經傳，旨無取於別裁；斧正文辭，義未見其獨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從甲不終，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詢。此則不究於道，即可易之師也。雖學問文章，亦未藝耳，其所取法，無異梓人之慕琢雕，紅女之傳絺繡，以爲一日之長，拜而禮之，隨行隅坐，愛敬有加可也，必欲嚴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義，則責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醫百工之師固不得比於君子之道，然亦有說焉。技術之精，古人專業名家，亦有隱微獨喻，得其人而傳，非其人而不傳者，是亦不可易之師，亦當生則服勤而沒則尸祝者也。古人飲食，必祭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況成我道德術藝，而我固無從他受者乎？至於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則觀所得爲何如耳，所爭在道，則技曲藝業之長，又何沾沾而較如不如哉！

嗟夫，師道失傳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見不可易之師，而觀於古今，中有怦怦動者，不覺囅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從，是亦我之師也。不見其人，

而於我乎隱相授受，譬則孤子見亡父於影像，雖無人告之，夢寐必將有警焉。而或者乃謂古人行事不盡可法，不必以是爲尸祝也。夫禹必祭鯀，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創制也。若必選人而宗之，周、孔乃無遺憾矣。人子事其親，固有論功德而祧禰以奉大父者耶？

唐鑑《唐確慎公集》卷二《贈賀藕耕太史提學山西序》 師道不立則教化不宣，教化不宣則人材日少。學政者，士子之所趨向，人材之所由成就者也。而非道德充於己，誠敬符於人，講之甚明而施之皆當者，則不能稱是職。賀藕耕太史，余講習切磋之友也，自余與之交，未嘗見其有過言而不悔、有過行而不改也，未嘗見其硜硜然不能容物而自以爲信果也，未嘗見其亟亟焉求名於外而少有一豪之驕吝以接於人也，是足以立師道而宣教化明矣。今者提學山西，山西之士聞之，其何如欣喜而跂望也。余於其行也，謹擬九條，以備采知。無益於大方之一二，抑亦愚者之千慮云爾。

一曰治身。夫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身者所以出令，人所瞻仰者也。故欲正人，必自身始。身何以正？則在治之力與不力耳。治之之功有四：窮理、主敬、克治、擴充是也。執事即事講求，凡遇一事，未嘗不問於人，未嘗不舉其至纖至悉者而剖析之，以求其當，則可謂窮理矣。然非涵泳於六經，浸灌於義理，得聖賢之指歸爲吾心之指歸，將求理於外不如求理於心之爲切至也。執事不矜才，不使氣，未嘗以輕侮加人，未嘗以疏狂任事，則可謂主敬矣。然而幾微之間不可放過，倦怠之際尤宜提撕。張子所謂「瞬有養，息有存」，其是之謂與！執事澹泊之志，堅毅之操，徒步不以爲勞，粗糲不以爲苦，則可謂能克治矣。然而一言之失，終身悔之有餘，一念之差，百病因之而起，古人所謂訟過改過者，幾甚微而功甚密也。執事有所不忍，未嘗不爲之周全而曲護之；有所不安，未嘗不爲之奮興而決處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欣欣然稱道之不已也；不自爲是，不自爲非，斷斷焉辨論之必明也；則可謂能擴充矣。然而曲之致不如誠之通，性之存不如道之貫，以忠守之，以恕施之，庶幾和順積中者，自能推行盡利也。此四者，治身之要，執事之所已能而不難進而求之者也。故首述之。

二曰取友。友，所以輔仁，所以善事者也。而非直，則無以懲吾過。無以懲吾過，則吾之氣驕矣。施之於己，必不免於盈溢；施之於人，必不免於縱肆，過而惡矣。非諒，則無以孚吾心。無以孚吾心，則吾之志疑矣。置之左右，而以攜貳待之，必不免於乖戾；委之負荷，而以防閑處之，必不免於欺罔。乖戾欺罔，腹心而寇仇矣。非多聞，則無以致吾知、解吾惑。無以致吾知、解吾惑，是吾之於事窒而不能通矣。疑似於取與之間，未能定其廉惠，則因循者多；迷離於聞見之中，未能酌其輕重，則將就者多。因循將就，知日淺而惑日深矣。是取友以直、諒、多聞爲主，而取之之道，則必自治身始，故以取友次之。

三曰立教。小學之教，備於「弟子入則孝」一章，而朱子《小學》一書，足以發明此章之義。他如周子《太極圖說》《通書》、程明道先生《定性書》、張橫渠先生《東》《西銘》，皆可以輔翼六經而爲弟子所當致力者也。提學倡之於上，士子應之於下，程朱之教立，孔孟之學傳矣。至於先事爲後事之師，前賢爲後賢之表，地方有名儒哲士，孝子忠臣淹没未彰、顯揚有待，表而出之，崇而祀之，亦足以挽頹波而勵流俗矣。而尤望於執事者：言足爲典型，行足爲法則，衣冠瞻視足起人畏敬之心，舉措云爲足示人趨向之道，則無往而非教矣。然非親賢取友，使其身無絲豪悔吝，何以致此？故立教又次之。

四曰毓才。士未嘗無才，在所以養之何如耳。養之之地，莫重於書院。誠使書院山長守《白鹿洞學規》以爲教，守《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以爲功課，則賢者不過數年而底於大成，不賢者亦不過數年而進於賢。書院之士皆賢，天下之人才將不可勝用矣。執事以提學之重，興起而樂成之，其誰不從？然非以身立教，則無源之泉易竭，無本之木易僵，欲教澤之無窮，其可得乎？故毓才又次之。

五曰端士。習詩書禮樂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此士之所當習者。而乃立心則囿於浮澆，讀書則工於剽竊。與之言聖賢之道，則以爲高遠而難行；與之言心性之學，則以爲迂緩而非急。視得失利害之計較爲要圖，以好惡取捨之揣摩爲捷徑。知有文詞而不知有道德，知有機巧而不知有廉恥。淑慝有所不辨，高下有所不分。往往互相標榜，共推名宿，而龐薄之行所在流傳。亦或貌爲誠樸，號稱正人，而欺罔之心隨時敗露。他若武斷鄉曲，把持官府，則又甚之又甚者也。此數者，皆習之過也。執事素以教育人材爲心，必於此加意焉乃可。故端士習又次之。

六曰作士氣。士子讀書考道，涵濡聖澤，未嘗無興起之心，而鼓之舞之，則提學之責也。平生攻苦克治，思得一知己者，以取其長而救其過。而乃一黜再黜，則此士之氣沮矣。一邑之中，所仰望者不過一二人，此一二人者，眾所延頸而冀其見賞於有司者也。而乃鬱而抑之，則一邑之士氣沮矣。知其不可沮而爲之振興焉，則有精於義理者，即義理以發其蘊；有長於經濟者，即經濟以大其

成；有講求於河防邊略者，即河防邊略以策其用；有用力於考據訓詁者，即考據訓詁以示之本。文以宣之，策論以證之。而尤必與之討究，以吐其平生之學；加之砥礪，以助其切磋之功。親之若子弟，重之若手足，以通其愛敬之誠，成其嚮往之志。其有文詞不甚著而孝弟忠信稱於一鄉者，則特舉之以出於眾，優待之以勸於人。於是相觀而善，前此之薄者將由此而進於厚，前此之僞者將由此而歸於誠，尚何習之不端乎？而士之蒸蒸日上，有不可遏之勢矣。故作士氣又次之。

七曰慎採訪。知人最難，而採訪亦一事也。然吾之所可信者不過數人，此數人之以欺待我，不足慮。而此數人之不見欺於人，不失其分寸，正未可知也。意在沉潛，則庸腐者或逡巡而借其推引；意在高明，則放縱者或慷慨以資其介紹。喜之而溢於情，則私好所加，即將登之上坐；憎之而過其實，則微瑕可拾，即將墜之深淵。此數人雖誠以待我，而或限於不知，或拘於意見，亦所不免也。故吾之所未深信者，察之不可不密；吾之所深信者，擇之亦不可不精。能於此致謹焉，則採訪亦知人之一事，未必非鼓舞作興者之所賴以進退者也。故慎採訪又次之。

八曰審取捨。提學之職在教化，而教化之權在取捨。捨其僞而取其真，捨其淺而取其深，捨其庸惡而取其超出之才，此取捨之大略也。而談名理者，非徒取其辨論之詳，必體認以得之，而後不失爲真學；談經術者，非徒取其援據之博，必融會以出之，而後不失爲通儒。以爲孝子，則求其所以孝者何如；以爲悌弟，則求其所以悌者何如；以爲端人正士，則求其所以治己者何如，所以接物者何如。取捨之道，果能審之又審，斯明眼獨具，正非特寄之於採訪而已也。故審取捨又次之。

九曰窮弊竇。考試之弊如山，而自外入者曰傳遞，曰頂替，曰拖簽。一蟻之穴，消息以之而通；一雀之鳴，號召因之而起。此傳遞之最譎者也。以牛易馬，問之則祖考無稽；爲鬼爲蜮，察之則情形畢露。此頂替之最顯者也。藏頭露尾，皇皇然不知所之；妝啞妝聾，冒冒焉若有所失。此拖簽之易見者也。其自內出者，曰漏泄命題，曰偷打紅號，曰指官撞騙。此則鼠竊狗偷，左右近習之人最爲捷足；彼來我往，偶然疏略之處或起波瀾。考試之弊，大概如此。而防之於未然者，貴約而明；治之於已然者，貴嚴而恕。所謂約而明者，究其源委，制其要害，使之無隙可乘而已。所謂嚴而恕者，以懲創之意行其仁，以惻怛之心治其罪，使之知所改勉而已。然非主敬則不能約，非窮理則不能明，非克治則嚴非所當嚴，非擴充則恕非所當恕，治己而後可以治人，故治身始而窮弊竇終之。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易甲南《經義治事兩齋論》 師道立則學校隆，學校隆則人才出。才之成否，不視於其人也，而視於其所以育才者之方。師之能否，辨於其品也，而尤視於其所以教人者之法。胡安定先生爲湖州教授，置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夫隋唐以來，仕進多尚文辭，苟趨功利，實學之不明久矣。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詞章記誦之功，而以經義之討論養其德，薄尋行數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幹濟擴其才，既有以深之於根柢，使其學切而不浮，復有以練之於材能，使其學實而可用。一時教化大興，人才輩出，遊其門者多卓然有所樹立。其次謹守繩墨，亦不失爲鄉黨自好之士。夫非由於循循善誘，其法有以引人於必成之地歟！夫競虛華而忘實行者，學人之大患也。振士習而挽頹靡者，師儒之專責也。議者不察，動謂人才難得，而不知人才不難，惟在儲人才者有以鼓舞而振興之。天下誠能如安定先生者，遵其條約，嚴其督責，循其意行，而徐以俟其成就，則經世大器，可備楨幹之選者，又豈鮮哉！宋學除隋唐之弊，而一以身心性命爲先，關閩濂洛如安定先生之教者，且踵興矣。此理學名臣，前代所以獨推宋爲最與！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王柏心《量交》 巽而正，恭而無失，處上交之道也。肅而不慢，惠而不暱，處下交之道也。虛而有容，和而不流，處汎愛之交也。善則相勸，過則相規，處同心之交也。敬以遠狎，厚以遠薄，處故舊之交也。開之而後達其衷，測之而後入其言，處新集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已不信而能孚於人者也。交必慎，未有始不慎而能固其終者也。信矣，慎矣，擇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合者必易睽，好譽者必好毀，多同者必多異。恕莫大於恃望深，隙莫大於求無已。釁莫大於廣攀援，殃莫大於痛繩人。尚其公無尚其通，交乃有功；執其貞無執其情，交乃可成。貴玄黃之適於色也，不貴琴瑟之膠於一也；貴淄澠之呈其味也，不貴甘醴之湛於醉也。貴椒蘭之襲於久也，不貴荃茅之變於後也。《易》著三人之損，復詔二人之同；《詩》陳伐木之仁，復戒陰雨之薄。百爾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後量則必敗，量而後交則無悔。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胡林翼《復曾制軍書》 天下惟左右近習不可不慎。左右近習無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進也。危乎！微乎！宮中府中之事，大抵

以此爲消長否泰之關。昔年在黔，與黃心齋、魏將侯縱談，凡官至督撫司道至於牧令，均應歲奉千餘金或數百金，敦請道德忠鯁之儒以爲師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慮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後德可修，名可保也。黃公、魏公均韙其言。某公寄耳目於撫標弁兵，寄爪牙於盧袁，寄心腹於楊，未有不潰敗決裂者。近年頗舉此義，以戒鄂中友朋。質之高明，以爲何如？寧國是進兵之路，此機不失，秋冬戰功，必有偉績，不僅有益於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則處處爲堅城堅壘所阻，功效稍遲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來助。善守竟者守於竟外，林翼早知此義矣。近事非從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滌腸盪胃，必難挽回。斯言也，其平吳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綱領，游夏不復贊詞。

劉熙載《古桐書屋續刻三種・讀書劄記》 好爲人師者，必不足以爲人師。師與人爲善者也。與人爲善者，必先能取人爲善。好爲師者，其何能爾？

師，所以使人明善、行善也。設科雖分，主善則一。

古之從師者師其人，故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若世俗之從師，師其言。言雖善，且不可以定人，況猶未必善乎？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七《擇友説》 取友之道，人品爲先，學問文章，其末事爾。顧交友最難於知人，其始要不可不擇也。擇而後交則寡尤，交而後擇則多怨。大抵其途百變，而人品亦非一端。其有熏灼名利馳騖勢要者，雖才不後人，學可名世，羅織風雅，交接賢流，亦終不脱於俗。無他，以其存於中者非也。其間或有深交而見；或有一見而知；或渾渾不能窺其涯涘，而時露棱角；或城府深密，機詐百出，久交則受其害。究之淺者易見，深者難窺，暫則莫辨，久則易露。知人則哲，此大禹所以歎其難也。

今之交友者，意氣僞也，學問謬也。廣通聲氣者，以喧寂爲軒輊；趨附勢燄者，以榮悴爲親疏。花月談笑之場，知心莫逆；風露飄零之地，覩面皆嗔。甚至失勢相凌，加以呵斥；見色忘義，佯爲殷勤。求所爲褫袍而贈、閉門以拒者，無有矣。噫！此輩直非人耳，奚足以言友哉！故以勢交者，勢敗則散；以利交者，利盡則疏。然則擇交當奈何？當今之世，品高行直者既已罕覯，惟有求其氣誼融洽、性情投合者斯可耳。羲《易》有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禮》曰：營道同術，合志同方。皆可爲取友之法。

嗚呼！論交在今日，抑末矣。撰其本原，朋友居五倫之一，固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並重。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推而上之，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成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皆有心心相印、念念相通者也。三代而下，如漢昭烈之於諸葛，秦苻堅之於王猛，皆所謂推心置腹，淪肌浹髓者也。古今來帝王之興，類皆有出類拔萃之士，撥亂應變之才，以爲之先後輔佐，或於閭巷中貧賤交知，或在兵戎間意氣相識。故朋友一道，可通於君臣。特其間遇合隱顯，數不可知。顯則如上所云，隱則如嚴子陵之於光武是也。

今夫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然後有墾至篤忱之誼，豈可於尋常庸俗中求之哉！苟其獨學無聞，則遯世無悶。蓋儒者所學，本當盡其在我，原非汲汲焉求聞於人，世不我知，亦無所憾。出則爲伊、傅，風雲霖雨即文章也。處則爲巢、許，泉石山林皆經濟也。若在己無特立眾人之操，則舉世誰施以國士之知？而其所友，要亦惟庸夫俗子已耳。至於鄉黨周旋，詩酒酬酢，大抵於流品別雅俗，性情區厚薄，其略可得言焉。俗多雅少者臭味少，外雅内俗者談吐僞。其託業卑賤而神志清灑者則可交，在古如長卿之沽酒，伯鸞之賃舂，嵇康之鍛竈，近則如周青士之隱於米肆，朱可石、鈕玉樵之隱於賈，皆是也。此其人，或有託而然，或迫於貧窶，欲爲身謀，而其胸襟曠逸，牢騷闊達之意，時見於言外，雖於紛華囂擾之際，亦不失其淡泊之素志。其於風雨陰晴，山川遊歷，別有神明入乎其中。與之爲友，旨趣要必不遠。天資刻者蹊徑狹，庸行虧者交誼疏。富貴而多窮友，豈猥性者所能？身後而念遺孤，覺古風之未遠。若其猝逢顯士，則首下尻高；偶遇寒丁，則顔驕色變。此乃名利之奴，豈是人天所尚！或有矯情以博譽，飾僞以欺人，則舉動之間，總可微窺而得之。若夫寡交少過，濫交多累，濁交喪譽，清交怡情，則在乎由衷獨斷已。

因與管君小異論友，漫述之如此。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待鶴齋學校論》 學堂規制，師長除放暑假、清明假外，必須日在學堂教授生徒，應有權爲之制服。而制服之權，必須循理而行。其略如下：

一、制服之條，愈少愈妙，但期足用，不必太多。

二、師長之職，應將各種章程，某事當爲，某事不當爲，清晰列明。

三、生徒犯規，應分別數等，按其輕重予以責罰。

四、生徒如果誠實、認真，應稍假詞色，以信相孚，使其循分讀書，而以被責爲恥。

五、學規美善，則生徒可免屢責，否則犯規者多。

六、師之責弟，須循公理，不可自任血氣，以盛怒相加。

七、師長當以制服之意示知生徒。一切制服之事，均爲生徒而設，非爲一己設也。

八、師長應以善心勸化勉勵。如非萬不得已，則不可加責，亦須有威可畏，令其不敢輕視。

九、幼學當宜日認十二字，解明字義，令其摹寫。俟認識四千字，然後讀書作文。

十、如生徒已爲成人，其師應將制服之意並各規矩爲之講明。

生徒愉懶，不必當時示責，應以他法引之前進，或勸之、或責之、或譏之，各有妙用。如師欲制服生徒，其學堂之章程宜簡而易明，生徒之課程宜少而易習。太過勞苦，反無進益。教法宜簡，品行宜端，宜令諸生仰體師意，慕其教法。如是，則於制服諸生之事思過半矣。

賞賜。勉勵諸生，鼓舞前進。賞賜之法，宜斟酌而行。蓋天資優者得賞必多，或生驕忽之心。天資劣者徒勞無功，或生怠忽之心。當令各生徒因此賞賜，發奮前進，其功自不容已也。亦有由生徒自選同學中之公平者，相助頒賜，無偏無黨，更可以服眾人之心。

刑罰。生徒之過有大小，刑罰之施有輕重。小過宜以婉言導之，大過當以法語繩之。如責備之言尚不足抵銷其過，或令其侍立某處，或令其身作何形，恥辱交加，自然愧悔。若仍不改，則以捶楚施之，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但捶楚之法，不宜多用。或有人從中相勸，令生徒自任過失，亦可姑從寬恕，以表其不爲已甚之心。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一四王友亮《正友》　居則兄弟，出則朋友，人之大倫也。人有孤生而無兄弟者矣，未有特立而無朋友者。故師之外，益德輔仁，莫重於朋友。友也者，降於師而近于兄弟，然與兄弟究有辨。孔子言達道，曰：「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又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蓋一以天合，一以人合，親疏厚薄，勢難强而同也。古人敦雁行曰友于兄弟，篤嚶鳴曰情如兄弟，此比況之言。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亦權辭以解憂，非謂朋友即兄弟也。今人論交，必以結拜爲親厚，吾不知其何謂也。謂重兄弟乎？則視朋友者輕；謂重兄弟以重朋友乎？則視朋友者重而兄弟又輕。揆之於義，均無所處也。且世有疾同氣如寇仇，愛他人如骨肉者。夫既視爲寇仇矣，又取所疾之名加之於所愛，不更惑歟！吾知哲士端人必笑而弗受，其受焉者則便辟柔佞之徒也。便辟柔佞之徒，烏可與言交際哉！《詩》云：「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傳》云：「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夫朋曰「良」，友曰「密」，推之至矣，未嘗易以別稱也。若今所爲，則兄弟之誼淆，而朋友之道廢。刑例：異姓結盟兄弟者，罪照謀叛未行律，餘以人數多寡爲差。蓋爲市井小民而設。士大夫公然效之，何哉？本之經，考之傳，參之律，知五倫不可闕一也。作《正友》。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姚文棟《友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有友。友者，人倫之一，與父子、兄弟、君臣、夫婦並重，所謂五達道者也。雖然，有勢利之友，有聲氣之友，有文章道義之友。勢利之友，吾何論焉！聲氣之友，名流或不免，然務外徇人，君子戒之。惟文章道義之友，以學問相切劘，以德行相勗勉，爲得友道之正。孔子論益友曰直諒多聞，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皆此志也。然其蔽亦有三：泥長幼之節，則友以年閡；辨貴賤之等，則友以分閡；挾畛域之見，則友以地閡。夫爾汝忘年，車笠相揖，世猶有其人。獨至兩國人才敦槃相見，輒有凌競不相下之意，務自揚詡，以爲國榮，其於析疑求益之義，往往闕如。是雖縞紵聯交，亦所謂面朋者耳。文章道義之友固如是耶？昔子貢問仁，孔子告之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鄰子來朝，孔子問官焉。古聖人虛衷集益，不以地之遐邇而有同異之見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善士云者，其非騖聲氣之謂，其謂文章道義可共砥礪切磋、相觀以善者也。顧使有幾微凌競不相下之意，則一鄉一國之見囿之，安能極其量於天下？然則欲爲孟子所稱天下士者，固必取法乎虛衷集益之聖人，而盡化流俗畛域之見，蓋斷斷無疑也。文棟居日本三年，知交滿東海，而與麗澤社諸子最親。今將歸國省母，與諸子一尊言別，不能無惓惓於懷。夫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不順乎親者不信於友，事親之道與交友相資焉。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顏淵亦曰：「何以處我？」予竊取此義，作《友說》以貽諸子，諸子其必有以益我矣。

盛康《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鄧瑤《不繫舟尺牘跋》　吳朴安明府權麻陽縣令，公餘，取諸友人手劄，彙爲數册示余。余披覽一過，喜其中可取者，得二劄：一曰：「居官當以愛民爲要，大抵寬一分則百姓多受一分之賜。」其一曰：「某簿書之暇，讀書自娛，於盈虛消長得失之道，頗有體會。」又云：「居官不欠官錢，幸矣。若欲積財以貽子孫，何若積德以貽子孫。願共勉之。」余覽之嗟歎，以爲二

君之言，蓋有道之言也。且千里寄書，墾墾規勸，於友朋忠告之道，庶幾得之。尺牘中忽爾得此，不啻披沙礫之場而獲良金，雜燕雀之儔而覩祥鳳也。常以爲人生必得賢師友二三人，相與終始周旋，聞善加勸勉，有過相規戒，窮通聚散，常有其人存胸目間，使己之一言一動不敢侈然自肆，然後學成而德進，所謂畏友也。方今友道之不講久矣，平居語言諧謔，酒食徵逐相笑樂，一旦紛紛鳥獸散，遂不復省記其姓名。或偶致牘，但作寒暄通問語。其稍密者，則絮絮作兒女子語不休。其能以讀書砥行、居官愛民之道相切劘者，百不得一焉，千不得一焉。孤陋無友，欲其進於古而不徇乎俗，烏可得邪？吴君官吾楚，其友以書勖勉，君審能造福吾楚之民，異乎俗吏之所爲，則君之賜，抑亦君友之賜也。傳不云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願君時一省覽，勿與諸劄同視可也。余既深感其言，益歎人生之不可無友如此，爲跋其後歸之。吴君名熊，浙江烏程人，道光庚子舉人，以教習得縣令。不繫舟者，君顔所居之齋名也。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二《上李傅相六月三日》　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師與謀，及見所擬章程，則皆少年無閱歷者所爲。如議改書院爲學堂，兼習中西之學。外省府縣書院，束脩不過三百金，以之分請中西兩師，決無一人應聘。若用一人兼席，則耳目中尚少兼通二學之賢。通商都會之地，間有其人，若腹地則風氣未開，安得千七八百兼通中西之師以興新學？若不聘名師，但恃譯書，則自師門在滬開方言館，先後所譯西書不少，海内何人讀而通其説者？西學專門名家，精深微妙，非得師指授，安能入門？日本近來教授初學，專用譯出之書，以省講習西文之勞。此等新生不通西文，將來成就決不如前輩之盛。顧其國近已多通西學之師，但憑譯本即能教授。若吾國則無人導引，雖有譯書，誰能心解？且亦未有不通其學而能譯其學中之書者也。爲此説者不識西文，乃爲之辭曰：僅通中國語言文字，不得謂有中學，則僅通西國語言文字，亦不得謂有西學。其言似亦甚辨，但使不通中國語言文字，能通中學乎？然則不通西國語言文字，能通西學乎？且西人能通中文，不得謂無中學，華人能通西文，豈得不謂之有西學乎？此等邊隅之見，使之議章而頒行天下，那能推行無滯？又況欲薈萃經子史之精要，取菁華，去糟粕，勒爲一書，請旨頒行，此亦談何容易。竊謂此等大政，不籌有著之款，不延名家之師，即京師大學堂尚難猝成，何況各行省州縣，此必不行之局也。昨保定沈守持清河觀察一函見示，謂書院既改，必應籌議章程，以憑詳請。奏令該守商之某。某告以議章乃公等主政，某前係主講書院，今書院改爲學堂，某自應叱避而退，即請轉達。沈謂書院雖改，院長仍可照舊。某謂新章應實事求是，某不通西學，豈敢覥冒云云。某前蒙吾師招主此席，今巢痕已掃，尚欲仰藉知愛，別謀棲止，歸田尚不能自活也。

陳子褒《教育遺議・論學童爲師之師》　種人才莫要於開學堂，開學堂莫要於興蒙學，興蒙學莫要於編教科書及開師範學堂。彼鰓鰓然以開學堂爲揭櫫，而不以忍耐持之，是廣廈千萬間，而位址未固，方向未合，即不日成之，亦未見廣廈之可安居也。夫教科書宜編矣，師範學堂宜設矣，於是譯教育論焉，譯管理法焉，譯教授法焉，譯師範校規則焉，且延聘東西師範校長以爲師範學堂之指針焉，此誠今日急急之務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求助於外人，而亦有斷不能求助於外人者，辦事無論大小，莫不如是，而蒙學尤其要著矣。夫東西國之教育，豈不千試萬驗，乃臻此文明之極點乎，然正惟臻文明之極點，而猝然施之於中國，則有窒礙難行者。王荆公創行青苗法，行於蘄縣則效，行於一國，則弊端百出焉，此其端緒固不可以一言盡也。即如格致淺説，在外國小學，則三尺之童亦能解悟，而中國童子則鑿枘不入者。蓋外國文明已久，此等家常言語，在家庭里巷間已習聞之，故用之於小學，則如温習舊聞，若中國仿之，則詫爲怪説矣。不特此也，東人謂童子有十八種性情，西人謂童子有二十四種性情，然其所謂若干種性情者，若求之於中國童子，未必一無增減。蓋全國之影響，有遠因焉，有近因焉，在東西各國猶有昔近之分，而況於中外之逕庭乎？蓋教育者抽引之謂，未有毫無試驗，而止憑外人之良法，以爲鐵板注腳者也。且凡人著書立説，大抵就其大畧筆之於篇，至如細微曲折，斷不暇重贅言之。彼著書者以爲書不勝書，固無勞此贅言矣。然則中國今日師範，欲得其大畧，則求之於東西各國而有餘，若欲得條理，非求之於學童不可矣。夫學童懵無所知，亦豈能導教師以先路哉？然而其受者焉，則可用者在是，其拒者焉，則可舍者在是。有一年期之學童焉，其受者何在？有二年期之學童焉，其受者又何在？准是推之，而教授之級數頗得之矣。有中材之學童焉，所拒者何在？有下愚之學童焉，所受者何在？准是而推，而教授之用料頗得之矣。僕始以爲蒙塾之内，一教師止教一班，乃爲文明之規則。今則以爲不然矣。蓋教科書未有定級，則所謂班次者，不得以學童之年歲及入塾之年歲定之也。且即班次果定，然當此講求試驗之際，徒自領一班，則將來所領者斷不能歲歲如是，豈非自窮之術乎？故爲蒙師者，必領數班學童，乃能爲合用之蒙師。然大約以能教初二年之學童，及下愚之學童爲合用，蓋最

難者莫如此兩班，易其難者，則易者更易矣。假如有一初級讀本，雖下愚亦能熟習，即爲初級讀本之定式。彼日本小學初級讀本第一課，止教以至淺之字，而其數少於一個，此蓋千試萬驗乃如此也。若中國教師見之，無不以爲太少者。不知立一教法，不能令下愚者行之裕如，其教法未見其當也。故僕以爲得至幼至愚之班學童教之，而教法始可定也。今之言蒙學者不下百十家矣，然著爲論説者，大抵未嘗一入教室，即或坐擁皋比矣。而所教者多是成童之輩，故雖博考外譯教育諸書，累編教授善本，而一旦施之於用，則又窒礙而不可行。蓋外國之小學讀本，其立例命意，大半合中國人之用，惟譯述之詞語文法，則與學童之心思有許多剌謬者。然則蒙師欲得一師以定從違，舍學童者奚適矣。雖然，此事亦有一大原因焉，中國學究往往誤會師嚴道尊之旨，師弟之間以君主之威臨之，雖欲以學童爲師，亦茫無下手處矣。彼方觳觫戰慄之不暇，其可受者受之，不可受者亦强受之，下情不通，幾與獨夫民賊等也。惟舍威用愛者則不然，無論學童肄習之際，拒與受顯然可見，甚至何者爲難受，何者爲易受，學童無不與教師暢言之，真不啻於小學塾之中開一小小下議院也。然則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反而求之於學童，有餘師矣。要之教師者學童之僕，揣合學童之性情，扶助學童之行動，與僕役之事人無異也。學童者教師之師，如法者，則學童首肯之；不如法，則學童喚醒之。最切最實之師範，無逾於此矣。然而爲蒙師者不以僕自待，安有以學童爲師者？蒙師其謂之何？

《東方雜誌》卷一・六期《敬告學堂教習諸君》 録六月初六日羊城日報。某聞自强莫如興學，興學在於得人，得人而施教育，則啓化爲尤捷。諸君處此地位，責任至重，義務至繁，敢不竭其悃誠，而貢芻蕘之議。顧教育之方，千條萬縷，今亦不備陳其説，惟以諸君所當爲之責任、當盡之義務，與諸君一言。某聞興學所以開民智也，民智不自開，必賴先知先覺以爲之導。今日肩此至重至繁之責之義務者誰歟？則諸君是也。諸君而無愛國之熱心則已，如有愛國之熱心，則某之所陳，亦欲使凡我國民毅然盡當爲之天職，而諸君亦知所自處也，則某所以告諸君之意也。中國興學，於兹數年，教育之效，茫如捕風。前此教員，吾弗深論。近年以來，有志之士相聚而謀曰：中國學界幼稚，未諳師範，何以爲教習，何以植通才。不如涉重洋而爲留學生，猶可爲將來造就人才之資格。嗚呼！爲是言者，其自待甚厚，其議論甚高，獨其所以責望諸君，未免過奢過刻。吾今欲爲諸君解嘲，則欲以赴東洋學師範者爲後備，而不得不以未及學師範之諸君爲前驅。中國今日學界幼稚，誰不謂然？今世人才有爲學生之資格，無爲教員之資格，此有識之士所同認矣。顧國家不可一日無人才，人才不可一日無教育，需才愈亟則責效愈奢，此又無可如何之勢也。夫中國今日之時代，存亡絶續之秋也，稍縱即逝，不絶如縷，急起直追，猶懼無及，而猥曰待吾學成歸國而爲之。嘻！其悖矣。蓋學成歸國，必待十餘年，此十餘年中，陵谷變遷，不知現象何若。是直無異膜視其羣也，見饑溺當前而思閉户，爲己計則得矣，如國家何？如社會何？此吾所不能無疑之問題也。故諸君生此青黄不接之時代，誠宜具熱心，矢毅力，介紹我國民於文明，毋畏人言，毋避嫌怨，以盡天職。雖然，凡事宜有根柢，教育爲國民之先導，爲教員者，其可無所挾持以應之耶？根柢維何？一曰儲學，二曰儲識，三曰儲誠。

何謂儲學？中國學界，至腐敗亦至繁賾，止研舊學，已窮年莫究，畢世莫殫，況加新學之輸入乎？故教員之難其人，由講學之難其人也。諸君中有素研舊學確有根柢，見識閎通能讀新書者乎？以余所聞，學堂之設立曾不過數年，而教員講學之謬誤已不可勝紀。教員如此，學生可知。雖以今日之學生其程度或視彼不如，然吾聞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教員程度如是，則學生真無望矣。此儲學之不可以已也。

何謂儲識？新舊學理，各有真際，非有深識，無從抉其淵微。鄙人嘗謂學生於識，識亦生於學，二者互爲因果者也。今日文明學説日漸輸入，我邦人士咸所未聞，瞪目咋舌，駭不敢道。不知彼以爲驚世駭俗，其實皆地義天經，徒震驚於其外，安知其内容之粹然無疵乎？故非有識者爲之解，弗能喻也。其謬者，則徒拾新學之名詞，未覩新學之真相，犯禮蔑義，無所不爲，自以爲知新學矣，其實彼何嘗知新學，適以顯其道德之頹敗而已矣。羅蘭夫人云：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亦此意也。此皆無意識之社會，而我國人犯此病者尤夥，非有真知卓見以辨明之，弗能革也。故教員不可不儲識。

何謂儲誠？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至哉斯言。今之學生，所爲與教員衝突，其原因皆出於此矣。吾向不云乎，諸君亦國民一分子也，諸君如有愛國民之熱心，則國民方愛戴之不暇，何暇衝突？諺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之人可使爲同心。今中國之時局危矣，諸君與學徒皆同處於遇風之舟者也。諸君若矢其熱誠，休戚相關，患難相救，則學徒焉得而不動？若至誠而猶不動，則是衝突之人，直學堂之敗類，文明之公敵，而諸君不任咎也，

而況其不足以牽動多數也。斯密亞丹有言曰：少年世故甚淺，天機至真，使其師稍存輔翼不能之心，教人以善之意，則不僅敬守師訓，侮慢不存，且往往爲師諱惡，隱其短而標其長也。斯密爲西國通儒，而其言如此。雖然，此猶止爲客觀言也。若就主觀言，則諸君固當不恤人言，不避嫌怨，即有衝突，猶當憫其無知，冒不韙而爲之，蓋教人不倦之心，應如是也。利差特有言：汝若欺本心，本心必復汝之仇。某願諸君之不欺其本心，而毋種惡因於後也。

噫！吾所以爲諸君言者，盡在是矣。諸君而以爲然耶？以爲不然耶？如謂不然，則棟折榱崩，僑將壓焉，諸君其何以自免耶？是故國民之成立也惟諸君，其墮落也亦惟諸君。諸君之責任之義務至重至繁，諸君其可不自省耶？此吾所以懸此目的而爲諸君期也，此所謂前驅之資格也。若夫國民稍能成立，待十餘年而後備之資格出，諸君此時亦可卸其肩，而諸君之功，亦與後備者同其彪炳焉。蓋無前驅，則後備難爲功，無後備，則諸君亦難爲繼，此某所敢誦言者也。某不敏，望諸君厚，而望國民之成立尤切，故不辭冒昧，爲諸君言之。

章炳麟《太炎文録初編・別録》卷一《箴新黨論》　一曰師生。師生本以學術授受得名，非座主與所舉者得稱師生。晚世浮僞之俗，其師在窮閻纖屨者，則棄之未嘗一顧，而曲事座主，如對上皇，斯已可鄙。科學廢而斯道不行，然執贄上官，以師生相稱者，其醜又甚於座主。推究始禍，實惟唐之韓愈。愈作《師説》以自文飾，其門下相從者，自皇甫、張、李之外，以其力能通榜，求爲援手而已。明世武臣對執政則稱走狗，而士大夫之事奄人者，名爲義兒，其名既汙，近世乃假借師生之稱以避指摘。按《日知録》有云：《後漢書・賈逵傳》：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爲二。歐陽公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愚謂漢人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郅壽傳》：大將軍竇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南史》所稱門生，今之門下人也。《宋書・徐湛之傳》「門生千餘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謝靈運傳》「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是也。其所執者，奔走僕隸之役。《晉書・劉隗傳》「周嵩嫁女，門生斷道，斫傷二人」，《南史・劉瓛傳》「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是也。其初至皆入錢爲之。《梁書・顧協傳》「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南史・姚察傳》「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厲聲驅出」，是也。而今之以達官貴人爲師者，則無不自稱爲門生。彼固以爲弟子事師，與前史所説有異。及觀其實，則所事者亦外戚奄人之流，而欲入其門，慮無不入錢以當束脩之獻者。耆舊既然，新黨趨之益甚。是當比於漢世贅壻之科，爲人羣所不齒也。

孫詒讓《温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第六章管理》第八節訓誨　人有恒言曰：兒童之過失，即大人之過失。旨哉，斯言也！夫兒童無日無過失，苟不加訓誨，兩葉不去，將尋斧柯矣。爲教員者，當非常忍耐，非常周密，以懇篤之訓誡，加以嚴正之誨告，使自反省領悟，以漸減其過失可也。今述其要件如左：

一、教員先自心中作高尚理想，事事出以至誠，毋稍戲言戲動。

一、當訓誨兒童時，當内竭誠懇，外正威儀，其言辭温和，而有嚴肅之氣。若有乞求兒童或諂媚兒童之狀態，則決不可也。

一、施訓誨之時，當誦述先聖訓誨之語，或修身教授之格言，使循誦繹，自悟其非，則悔過不難矣。

若訓誨再犯之兒童，而不誦述其初次訓誨之語，則終不能銘記也。

一、凡訓誨責罰時，當存惡其罪不惡其人之意，不可有激怒之思念狀貌。

一、責兒童之犯規則，使表悔悟之實。教員當私引兒童於一室之内，待其神定氣静，而肅然戒之，温然諭之。或於課業既終，學生盡散時，訓誨之，至有效也。

一、處置頑劣生徒，勿先存疑慮之心，勿顯示厭惡之色。殷勤與彼談話，以其目的，用愉快之語慰之，不可專主嚴格，使起反動力。

一、責戒兒童，不可過度，使失其自重之心。兒童苟有善行，教員當亟稱揚之，以促其進境。

一、訓誨兒童時，當察其癥結之所在而破之，引其切證而示之，爲詳説利害得失之所由。

孫詒讓《温處學務分處暫定學堂管理法・第六章管理》第九節賞罰　兒童思辨自制之力未能發達，故其意志所向，惟由快樂之撥動、苦痛之刺激，而輕舉妄發，不計利害，是不可無制馭監督之方法，則褒賞懲罰，自不可少也。今述其所當注意者如左：

一、賞罰不可濫用，若濫用則兒童不生欣畏。

一、賞罰不可不適其度，若誤賞，則生驕生妒；誤罰，則慎懣不平，陰爲惡

事，甚至甘入下流。

一、賞罰要有道德之性質，不主於生徒身體上之嗜欲苦痛，而注意其内部名譽心道德心所附之影響。

一、賞罰宜察情實，不獨考察其現外之行爲，且當考察其内部之意志。譬如兒童之遲到學校，或因身體之薄弱而於途中稍休者，或因教員之授業拙而乏味者。教員當察其詳情，苟非確知，不當加以懲罰也。

一、賞罰宜公平而確實，雖平素優等之兒童，犯惡行則必罰之；平素劣等之兒童，偶爲善亦賞之。

一、褒賞。賞之目的，在於利用兒童之名譽心，聯合善行與快樂印在其腦，而自然爲善，且使他兒童亦奮發爲善也。今揭教員所當注意者如左：

一、褒賞非爲當然之義務，苟不足稱揚而謾加以賞，則兒童一舉一動非得報酬不肯行，故非有足以稱揚者，教員不可輕加褒賞。

一、兒童之天稟俊秀者，當勉勵其行爲，勿徒賞其天稟。否則輕浮弄才，使自勉者反自棄。

一、褒賞不可限於學業之優等者。如不屈於炎暑嚴寒，不撓於烈風暴雨，一學年間無日不至，勤勉篤學者，學業雖不甚優，而堅忍不拔之志操亦不可不獎勵也。品行端正，足爲同學表率者，亦褒賞之，使衆學生皆奮發模範。若使褒賞之占上席者，年年歲歲僅此一二，而其餘因不得企及致生自棄自屈之心，非策之善者也。

一、行賞不可失機會，若經久而與之，則不惟無效，使兒童亦抱不快之感。故賞不厭輕，在於投機以快兒童之心情。

一、行賞所最注意者，當使一童得賞而諸童競勸，不使生嫉妒之念。故獎勵之法，不因此兒與彼兒之比較，而就各兒之實詣實力獎賞之，尤不可使兒童染有嫉害他友使無成績之惡習。

褒賞之種類如左：

一、賞讚。教育上普通之褒賞，爲教員之賞讚。用之有效，則教員之威權益重，兒童之尊信益深，一顰一笑亦能奏效也。然必公平節制，否則被賞者驕慢，而他人亦必生怨恨也。

一、賞品。賞品者，爲兒童功績之紀念也，較之賞讚功力爲大。雖然，賞不得其宜，則與之適以害之也。今述其所當注意者如左：

一、賞品決非一時消耗之物，必得長保存者，所以使其經久而奮勵之念不忘也。紙筆墨等不得久爲紀念，當與以有用之書籍，美麗之繪畫，使之經久不毀。

一、行賞當使公衆知之，與以褒狀之時，必於講堂嚴肅之地，公衆之前，則其感動力必大也。

一、賞品當爲無價之物，蓋賞品真正之價值不易得也。然而物品之選擇不得其當，授與之方式不合其宜，則兒童受之不爲光榮，漫然評其物品之價，甚至以價之低廉爲得之甚易而放擲之。

一、懲罰。其目的在聯合惡事，以苦痛印於兒童之腦中，而防其再犯。是不得已之所爲，無非欲勸善改過耳。務使一童罰，則他童咸知警戒，否則不輕言罰。

一、懲罰非出於報復之意，當以信實之心行之，所謂惡其罪，非惡其人也。如因憤怒而加之峻罰，或形侮慢嘲弄之態，則兒童必反抗，而懲罰之效失矣。故爲教員者能深憐兒童，使之悔悟過失，則可以不用懲罰。

一、罪不可寬假。既有罰法，便不容赦，否則犯者愈多矣。

一、必使犯者知是爲惡事，且悟其罰之當然，中心輸服，自然收效。

一、處罰兒童，不可不審時機。或宣示於廣衆之中，或私飭於一室之内，或即於當地決行，或俟他日處分，必擇處得宜，方奏功效。

一、處罰後，引善行之例語之，而加以訓戒獎勵鼓舞之，則能得意外之良果。

一、罰不宜太苛或太寬。苛則於兒童性質上易變影響，寬則不能達其宗旨，不如不用罰。

一、凡罰必應兒童之性質。同一用罰，有用之甲童爲過酷，用之乙童爲過寬者。又須辨其過失與故造。如事非兒童能力之所及，或出於不得已之行爲，皆非有可罰之性質也。

一、呵責。呵責者，至寬和而至有效者也。輕者特表不快之貌足矣，重者則用嚴重之辨法。

一、訓誡。諄諄以正言誥誡，須達以真摯之情，使之感動。重者用於呵責之後，輕者曉諭足矣。

一、貶席。移其位置，使居座末。如上班遲到，或與傍席爭忤者，可用

此罰。

一、直立。亂雜喧噪，則妨害授業。粗暴過激，則虐待幼年。罰使直立於運動場，以限制其自由。但此罰不可濫用，且不可過一時間，致妨身體。

一、留置。屢屢遲到，訓誡不從，然後用此罰。放課後，幽閉默坐於教室內，惟留置時教員必監守之。

一、停學。教員屢加訓誡，不奏其功，又無制之之道，不得不停止其學習。一以保護全校兒童之道德，一以使之反省悟悔。

一、斥退。盡千方百計，施種種之罰以懲戒兒童之惡行，不能奏分毫之功，恐紊亂校規，害及他人，於是不得不用斥退矣。

一、體罰。日本禁用，歐美各國或用或否。今仍當察各地之民俗與兒童之性質，酌而行之，有不能徑省者。

張謇《張季子九錄・教育錄》卷二《師範學校開學演說》 世何以須教育？教育何以須師範？師範之養成以何爲重？師範之希望以何爲先？諸生其真知焉否乎？孔子，中國古時大教育家也，其美德曰「温良恭儉讓」。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儉」。儉何以是美德？儉之反對曰「奢」。奢則用不節，用不節則必求多於人，求多於人則人必不願。至於人不願，則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而亦妨己，故儉爲美德。今何以獨舉「儉」之一字爲諸生勗？儉可以養高尚之節，可以立實業之本，可以廣教育之施。貞苦何貴？觀庚子聯軍，軍行寒曠之地，各國人不能耐者，日人獨耐飢耐寒，奮然爲諸軍先，抗其顏行，各國人稱之。此其能耐之效，非可猝然取也，蓋自小學養成之。高尚何貴？中國人人格大概不及各國之處，在今日尚沿科舉餘習，人人歆羨做官。官之所以令人歆羨者，豈不以貴乃可富，富乃可以快吾之所欲。既圖遂吾之所快，則不得不尊人而受壓制。苟能儉，則無多求於世界，並無求於國家。即使適然做官，亦可我行我意，無所貪戀，而高尚之風成矣。至於實業，不儉則耗費多而折本，理最易明。教育爲實業之母，師範爲教育之母。以諸生既投身於教育，苟不自儉，何能教人？且教育之在我通州今日，尤爲艱難，無他，財力支絀，民智未開而已。開民智，惟有力行普及教育，廣設初等小學。假使一小學校建築務求美備，形式務求完全，教育務求厚俸，供給務求豐旨，而甲絀於前，乙必怯退。今年能創，明年將窮，教育必無普及之一日。是須諸生心知其意，以義務爲實行，不以公德爲口號，而基礎從能儉起。然以中國之習慣，下走不敢以此遽望之諸生。自癸卯開辦，初定食品爲三腥三蔬，或三蔬二腥。既而諸生知日本留學生飲食之薄，合詞請減，下走竊喜諸生知有公德，而仍不敢有過望也，故止減其一。比即宣告，以爲有待。兩年以來，意諸生漸摩日久，公德私德必更有進，下走若仍以昔日之見視諸生，是視諸生之來爲徒哺啜，而不以儉教也。教育爲何？師範爲何？下走薄劣，不敢如此。今與諸生約：自今始，每飯率以二簋一腥一蔬，簋則重之。下走在校與諸生共之，監理、監學諸君與諸生共之，附學十歲之兒子與諸生共之。其教習諸君，另送膳費，聽其自備。教習他省他國之人居多，不能無鄉土嗜好之異，且爲諸生尊禮之宜也。諸生即有他省人，其必與同學同甘苦審矣。設有厭心，願更强制，養成道德之實踐，希望教育之昌明。諸生得毋謂膳學費視往昔增倍，而食品轉減乎？請以本年預算告諸生曰：本年學生二百三人，預算一切已三萬圓，須每人約一百五十元，今之所納尚不及半。得毋謂食料減則有礙衛生乎？請一詢東西各國教育家之言，與各國學校之食品。下走尚有一說，爲諸生勸：昨得清江浦義賑人電，説徐海災狀，死亡奇慘之狀，爲之心惻。謂多得錢一千，即多救一命。欲爲諸生增長公德，爲他校倡。自二月朔日始，每一星期止星期三及六二日食腥，餘皆蔬食。至四月朔日止。所節之資，於二月中旬計核匯滬，轉解助賑。念彼道殣，何獨非人？仁義何常？踐者君子。諸生儻有民吾同胞之真意乎？

師資培養

《論語・述而》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略】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論語・憲問》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禮記・中庸》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略】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漢書・董仲舒傳》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略】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

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王充《論衡・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抒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説，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説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略】

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略】

故夫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

《全宋文》卷一七七八韋驤《議教養》 凡建學者，所以教士類而助風化也。教之非其道，助之非其術，與不建學同。今天下郡邑雖有庠序，然而教之助之未足爲得，此士人所以猶未敦實也。何則？今之庠序，名曰有師，而多不得其人。或出倚廬而居丈席，或待選闕而當訓授，止欲圖月給之俸，又豈有志乎教育哉？其師之貪惡尚至於此，則諸生孰從而正乎？其所傳授，又非仁義聖賢之道，唯以剽竊章句，揉雜聲律而爲之意。非獨其人之不賢，抑時病使之然也。異日選於鄉，薦於朝廷，以官以爵，皆向者輩學之徒。度其所蘊，則是足爲何等人也。使之主事而事不治，使之臨民而民不安，豈唯不能佐輔時政，殆將有壞焉耳。揣其本，尋其源，豈不由教之未得其道，而持教者間或非其人乎？不革此敝而望士人之敦實，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愈務而愈遠也。欲爲之策，莫若革取人之道，責實於州郡，採行於鄉里，不以對偶聲病爲之黜陟，專尚經術之本。至於庠序之間，則擇官吏之賢者一人爲之教授，又選鄉之宿儒者一人佐之。其官之課最，則與長民之任同。如此，則明師得以精心於學者，而學者得爲正人端士也。朝訓之，暮習之，從容造次，不離於中正之道，漸摩已成，然後充公朝之選，則人人有所施設，而不爲尸禄之員也。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夫不正其所教之本，而責敦實於天下之士，蒙敢謂之未也。夫世之有敝，患在不知，知之不能改行，則是敝其敝而已矣。妄議塞責，罔究白黑。

《宋史・楊簡傳》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禮。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略】

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略】

簡所著有《甲稿》、《乙稿》、《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又有《己易》、《啓蔽》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略】三曰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略】

其次急者有八，【略】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各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邑里之學。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〇《考教職策問》一 問：「先儒謂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然則讀其書而不知其説，可乎？《論語》之書，傳者別有《齊論》一篇，何以不存？《孟子》之書，説者謂又有外書四篇，何以不傳？《論語》蓋孔門衆弟子所録，或者謂成於曾子、有子之門人，其説孰得？《孟子》蓋亦其所自著，或者謂出於公孫丑、萬章之徒，其説孰是？治《大學》在《論》《孟》先，讀《中庸》在《論》《孟》後，學者工夫，固不可躐而進歟？孔子之言皆自然，孟子之言皆事實，聖賢詞氣將不可強而同歟？後世之於二書也，有起刀筆而知《論語》用爲佐治之本者，其所見雖懿，或未能究其大全而通之邪？有爲大儒而不知《孟子》，至爲《疑孟》之書者，其所見雖偏固，未能掩其衆美而議之耶？諸士子將來有師儒之責，其教人宜莫有先於二書者矣，請著於篇。

二　聖人之道，中焉止矣。而學之者，雖大賢亦不能無弊也。自河洛之學行，而考亭實嗣其傳。然在當時與考亭並出者，有湖南之學，有金華之學，又有臨川之學、永嘉之學。今折衷以考亭之言，則謂湖南之學失之過高，金華之學失

之不及。所謂失者，何所指歟？謂臨川之學偏於持守、永嘉之學偏於事功。所謂偏者，何所見歟？觀考亭之書，所以箴其失、藥其偏者屢矣，而卒未能使之適中，何歟？豈尊其師説而弗變歟？抑拘於氣質而不可以加進歟？苟問之弗審，辨之弗明，則大繆起於毫釐，而望底於大中之域，難矣。諸士子將出其學以教人，其悉以對。

三　邇歲河決張秋，水溢姑蘇，上勤聖衷，累遣詔使。蓋凡有一言一策可取者，舉得自見。而況農田水利之説，亦學者所當究心者耶？夫黄河之水，自汴趨淮以入海，而黄陵岡乃河流東下之喉襟，説者謂此岡廢而不築，故有今日之決，然乎？姑蘇之水，由太湖下松江以入海，而白茅港乃三吴泄水之尾閭，説者謂此港淤而不浚，故有今日之患，是乎？黄陵岡苟未就緒，則青滄之境，徒駭、馬頰諸處皆河之故委，《禹貢》所謂九道者。若聽其北徙而導之，勢順而功易，第不審於東南漕計可無礙乎否也？白茅港既未即功，則三吴之間，劉家港、鹽鐵塘諸處皆江之故委，《禹貢》所謂三江既入者。若隨其所在而浚之，力分而利博，第不審於遠近民田可無損乎否也？夫修築之功鉅而國用方匱，疏浚之役勞而民食孔艱，兹欲使功成而下不擾，患除而民不饑，何施而可？諸士子將有教人之責，計必取法安定而究心於此者，請悉言之。

郭槃《明太學志》卷九《議論上・簡師儒》　夫端俗化，作仁賢，莫先於立教，立教莫大于得師。理由深造，則應叩不窮；德著躬行，則感孚有本。不模不範之喻，雖比閭之塾，不可任也，而況首善之所由建哉！

洪武六年，晉府右傅桂彦良上太平治安策，其一曰敦教化：「夫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詁文詞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淳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修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爲朝廷之用矣。」

十八年，國子學正陳潛夫言四事，其一曰簡師儒以廣賢才：「夫師者，所以模範後進，『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所繫爲甚重。今天下人材所賴以育成者，惟此而已，必得經明行修之士以爲師範，則賢材輩出矣。」

弘治四年，南監祭酒謝鐸言修明教化事，其一曰擇師儒以重教化之職：「竊惟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今國子監官以至各省提學，皆所謂師儒者也。必力求道德之士以爲太學之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教化有賴，人材有作，而朝廷之委任、天下之仰望不爲虚也。至於提學等官，雖一方教化之司，實天下人材之責，權足以黜陟其間，非如國學之徒守繩墨而不敢越；功足以培養其始，非如國學之坐視其扞格而不可違。故必得廉静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風采綱紀之中而有涵養作興之道者，庶足以稱其任矣。」

十七年，南監祭酒章懋奏言：「本監舊制，博士、助教、學正、學録等官共三十七員，蓋因國初天下人材共入一監作養，故設官之多如是。後因添設北監，頗因裁減。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助、正、録等官三十餘員，似乎過冗。且各官所食之廩禄、所役之皂隸，皆生民之膏血而國家大農之經費也，冗食不節，國用虚矣。臣竊聞官不必備，惟在得人。各官爲諸生表率，後學模範，苟非其人，則師道不立，教難成效矣。又況近奉新例，風憲有缺，許於博士、助教等官内選補，則各官者不惟風教所繫，抑乃風憲之儲，尤宜慎選其人，不以備員爲貴也。如蒙乞敕該部參酌所宜，量爲裁減，以後遇有缺員，合無行令巡撫、巡按、提學等官推選學行超卓、訓誨有方者列銜舉奏，及九年考滿教官内有功跡而兼著時名者，以補其缺。庶幾用不失人，既有以佐風教而備簡選，員不至冗，而又可以寬民力而紓國用矣。」

嘉靖十年，工科給事中謝存儒奏選師儒以敦教化事：「臣聞國家之休戚，由風俗之盛衰。風俗之盛衰，關學校之崇替。故古之明君知其弊之所由，振其機括以轉移之，則俗尚正而治功可舉矣。臣竊見數年之間，上下臣寮廉恥道喪，名節不立，以全身保位爲賢，以竭忠盡節爲愚，以峻刻集事爲才，以擎拳曲跽爲恭，假公平而飾詐，緣義類以徇私，秘奸貪以示廉，籍威權而毒衆，財賄交通於豪門，虚僞矯罔於君上，捷給者與之爲能，端莊者嫉之爲僻，禮義銷亡，風俗頹靡，長此不革，國胡以昌？凡此皆今日學校之政不修、道義之實不著者也。夫大學者，乃天下首善之地，而風教之所由興。近世師儒儀範不立，開導無方，惟知勾校簿書，不復研精德業，考課業仍其抄録，計積分准其班資。監生則苟度歲時，遊玩博奕。其幸而以學業自勵者，則又揣摩剽竊，以應時用，僻裂輕豔，理義支離，不過假此以階顯庸，其於立身行政，曾未推行。夫古之爲學也，將以正其性行，明其經術，成其材能，以待舉任於上也。故當其時，士以廉恥節義自著，禮遜公正自植，或臨危濱死，甘蹈其節而不悔者，蓋其學術素明而不疑亂於利害之私也。今幸聖明燭知其習俗之弊，特命憲臣嚴加考選，以新厥服，此正善惡邪正之幾，安危治亂之由也。臣愚以爲，宜因品擇之餘，敷求碩儒，闡明正學，開以仁義禮

樂之實，勵以忠節廉恥之道。以成周教人之法爲課習登進之規，必經明行修、材能可任，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或參以宋儒胡瑗教學蘇湖則程，立經義、時務二齋，使各以其性之相近，俾人人勉修學業，朝夕講明。月朔，則稽其勤惰，召而教之。歲終則大會僚屬，考其學行之修明者獎勸激勵之，否則切責之。三歲，則論其賢者能者於朝，以備任使。學荒行虧者，則罷歸而斥之從役。又以其法頒之天下，使督學憲臣一以是爲規則，無得即其浮詞而信其實行。有經術疏通而蔑棄禮義者，則罷斥之，不齒及。行檢端莊而學術疏淺者，少待再校而論致太學，以別議其任。其分教天下，須擇學業通明、性行端潔者以典領之，不使老鈍無恥者得參雜乎其間，以壞士習。如此，則風俗自正而人勉於士君子之行，平居則有羔羊正直之節，立朝則有正色犯顏之風，臨難則有伏節死義之士。禮義興行，而民俗丕變。太平之風，此其基也。」禮部覆題，奉聖旨：「是。依擬通行申明，務要著實舉行。師儒尤人材表率，兩京國子監官著吏部從公查奏定奪。」

二十六年，南監祭酒程文德奏申法制以振太學事，其一言：「博士、助教等官，尤宜慎加遴選，以爲諸士表率。夫太學之設，蓋以聚天下英材而教養之，將來爲國家效用，關繫匪輕。昔宋儒臣周敦頤有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朱熹亦曰：『學校必選其有德之人，使爲學官。』夫學有宿德重望之臣，其至誠之所感孚，自足以致朋來之吉，不特假以名位法制之拘，同聲之應，同氣之求，尤不容已於人心者。今之師道所以爲自立之具者，又當先反諸其身，以爲喻人之本，使多士樂從而不忍去，庶幾爲以善養人者也。臣等以爲，兩京國學博士、助教等官，既經吏部題准行取，並膺科道之選，朝廷可謂待之厚而責之重矣。然求備於官，莫若求備於人。臣等欲於每科三甲進士，每選慎選端人正士、博學碩儒，分佈兩監，待其任滿，與行人一體考選。其行人原額數廣，常年差少，多在空閒，或回籍日久。宜自今科爲始，每人限以三差，方許與選。似不必盡備原數，亦自足用。其中書舍人、評事等官員缺，或不須選補，查以別項推用，裁取可省之數，以充國學六堂之選。則掄材重任，人各知勸，文教由之日盛矣。」議下禮部咨行吏部，覆議得：「博士、助教等官，乃諸生德業所關，任滿又得行取與選，可謂待之□□□。近年以來，除授不精，至於臨選之期，年力材識多不堪用。今禮部欲將三甲進士慎選分佈兩監，是雖崇重儒官之意，但與太祖欽定資格不同，且於累朝選法有礙，難以施行外，合無今後遇兩監各官有缺，本部查照舉人出身教官撫按開報考語優等，及進士奏願就教職者，斟酌升補。俟其任內教有成功、行檢無議，再加考驗，材識相應，與博士、行人、推官、知縣一體選用。如此，則選除既慎，激勵有方，而將來自有可用之材矣。」奉聖旨：「准議。」

王先謙《虛受堂文集》卷六《師範館講義序》 在《易》之《兑・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學之不講，則尼父以爲憂。周以前，講學之法無可考矣。兩漢經師教授，門下皆有都講。史稱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融。門徒四百餘，升堂者五十餘。使高業弟子傳受。以此推知，孔徒三千，大聖不能人人親授，亦必有高業者爲都講，考論推演，以廣其傳。《禮記》載有子、曾子、子游論「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二語，即孔門講學之塙證。是故誨屬之師，而講屬之朋友，《易》象之義斷可明矣。自晉迄隋，此風寖微。《唐書・張士衡傳》稱士衡講教鄉里，《尹知章傳》言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蓋其時學者，已合講與教授爲一事。宋、明之世，大儒講學，皆以師道行之。顧以門户黨徒依附聲影，害政傾國，爲世詬病。國朝鑑其失，禁斷社會，士修業於家而合轍於塗。朝廷明試以庸，未嘗乏才也。然僻縣窮鄉或尠師承，日就弇陋，同爲盛世之民，獨不得與被教澤，詎非宰世者一大缺憾與？今天子銳意興學，特詔大臣博采東西洋列邦制，立大學堂京師，諸行省偏設高等中小蒙養學堂，以中學小學乏人教授，別設師範學堂，試士優等者充選，限期年卒業。嗣後以中學堂卒業生升入，總限三年，立課程分門講肄。學成之後，推行諸府州縣，務使盡人知學，以收一道同風之效。湖南大吏遵旨立學堂，以先謙充師範館長，其分門教習者，日升堂宣講，彬彬盛美焉。蓋聚徒既衆，非講無以徧喻，而去私門、就公塾，有講習之益，無社會之弊。湖南自梁啓超主講時務學堂，悖亂亡本，學子大被毒害。故學堂之立，聞者滋疑。先謙因取每日講義，第其門類，刊爲學報，以明準的，靖浮議，流傳廣遠，於諸府州縣學務或有裨助。爰弁言簡端，取《大易》講友之義，以曉諸生，並舉聖天子勸學盛心，推明今昔異宜之故，益願諸生鑒前毖後，共維持於不敝云。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歲春三月。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通海請立師範學校公呈》 竊職等伏讀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上諭，各省城書院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並讀十月十五日、二十五日及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速籌開辦之諭旨。仰見皇上聖明，凡敬教勸學之圖，變法求才之本，勗勵臣工，孳孳恐後。職等雖行能無似，退屏江海，然上顧君父有

爲臣民應分之憂勞，下念此身亦有爲鄉里應擔之義務，當此人心否塞、民力窮困之時，若盡以興學諉諸有司，實事貿以虛演，則幸成何日，懷恥彌深。攷各國學校有官立、公立、私立三法，用國稅立者曰官立，用地方稅立者曰公立，用民人私財立者曰私立。官立者謂之模範學校，言以文部所定條教規制，示民間以模範也；私立者謂之代用學校，言民立而官察其章程課級，不背文部之條教規制，則認可之，以代官立也。代用學校之學生，其卒業文憑與應得國家一切優待，與官立同，所以鼓舞之甚至。夫是以施費省而收效廣也。職等闇昧，不自度量，願各出私財，求助戚友，從地方官立之後，仿各國私立之規，捧土導涓，粗効尺寸。學科辦法，請得而言。

國家官制，直隸州視知府。通州宜並有中小學校，業經地方官籌議建設。然無師範，則管理、教授諸法一切瞢如，何異欲渡弗梁而接人不捄也。省城雖有合立高等、尋常兩科師範之議，然計一府、州、縣所送學生不過數人，是數人者即盡學尋常師範以速成之，亦不足供一府、州、縣官立三數小學及中學校管理教授之用，何論推廣。攷各國學制，必卒高等小學業，乃入尋常師範學；卒尋常師範學業，乃充小學校教員。而尋常師範學中，亦必立一小學校，爲師範生實踐教授之地。是小學與師範其體用相受相成。故既立師範學，不得不兼高等、尋常兩科小學。此職等擬立尋常師範學及高等、尋常兩小學校之大致也。師範者，專科之一門。習專科者，須先歷普通之程級。今必執是以求，是療飢而索入物之珍，治病而待三年之藥，寧非正軌，無奈紆時。今師範學生擬選廳、州、縣舉、貢、生、監之中學已優而性行端淑者充之，而課以補習。師範之師，擬延中人之通普通，東人之嫻教育管理、教授學者當之。而約以本科、速成、講習，其班次則以年差，以力差，以願差。年長而家貧願就講習者，學期一年，爲一班；年長而家貧，或不貧而願就速成者，學期二年，爲一班；年富而家不貧，或貧而願就本科者，學期四年，爲一班。設師範學八閱月後，附設小學校，供講習科生之實驗。第二年，講習科生給講習科畢業憑證，分充各鄉尋常小學校教習。以附設小學校供速成科生之實驗。第三年，速成科生給速成科畢業憑證，分充各鄉尋常小學校教習。以附設小學校供本科生之實驗。第四年，減講習速成科生額，增本科生額。第五年，立高等小學校。此職等擬設尋常師範學及尋常、高等兩科小學校先後之大致也。合廳、州、縣鄉生徒多約七八十人，少約五六十人，教習、管理、丁役約十餘人。將求合於各國教育家心育、體育之法，則校地、校舍不可不慎思審察。而猝求之城市廬舍湫溢煩囂之處則地難，全創乎圖書、儀器、體操、禮樂之室則費難。查州城東南濠外故有千佛寺，建自前明萬曆中葉，三面環水，有屋數十間，年久失修，近遭火燬其正殿，並無田産，止一僧人，惟廟旁略有隙地，兼有古樹，實曠靜之勝處，亦基址之可憑。約略估計，修葺造築，需銀逾萬，較之買地特建，茲猶省嗇。然即刻日集貲，庀材鳩工，亦非經年不能蔵事。既非朝廷計日程功之意，亦非鄉里延頸企踵之情。職等擬一面就千佛寺經營修造，一面權租城西京江公所先行試辦。約計購備圖籍儀器、動用物件，訪延教習，選取生徒，合力分任，三四月後當可成就。此職等擬設師範及小學校久暫分辦之大致也。光緒二十四年詔改天下寺觀爲學堂，各行省、州、縣間已舉行，況廢寺僻區，更無攘産嫌疑之可避。唯是佞佛敬鬼之習俗，不無是丹非素之訛言，人各有心，士僧多口，此又職等所不得不過慮及之者。擬請飭下地方官出示曉諭，俾職等得一意辦事。所有職等私立尋常師範及高等、尋常小學校並先後久暫辦法，是否有當，理合縷析聲明。如蒙允准，伏祈俯賜示遵分別轉飭立案。所有學規、課書，恭候頒發，或俟開辦之日，再行詳細開列請示。臨呈無任祇切待命之至。

附開辦章程

一、爲本州、廳、縣地方小學校豫計，故采各國私立學校章程，創設尋常師範學校。講求教授管理法、脩身、歷史、地理、算術、文法、理化、測繪、體操諸科學，庶爲童幼子弟立受教之基礎。而中學已成人士，亦得先致力於公益最要之專科。

一、師範學校中應設小學校爲師範生實驗練習之地。今擬師範學開辦後八個月，附設高等、尋常兩科小學校，以資練習。

一、事由同人合詞呈請督部核准轉飭地方官立案。創設之貲，即由同人捐集。

一、本學校擬請師範教習四人，東人一人，教教授管理法、東文。中人三人，分教倫理、算術、測繪、體操、方法、歷史、地理、理化學。監起居一人，校董一人，司帳管書各一人，丁役十三人。

一、州、廳、縣師範生額，以認籌經費之數分派。通州約二十人，泰興、如皐各約十六人，靜海、海門各約十人。若一時無力而日後願入者，仍按費定額。本學校虛額以待。

一、師範生擇舉、貢、生、監中性淑行端文理素優者爲入格。報名時須得素

有聲望人保書，再由本學校訪察試驗，開單招致。

一、初擬借通州京江公所暫行開辦，繼因寄宿舍種種不便，乃專就千佛寺脩改營造。撙節估計禮堂、誦堂、圖書儀器樓、體操場、食堂、息脩室、總理室、教習室、帳房、客廳等費，並置備圖書儀器、動用器具等物，銀二萬餘圓。先估一萬五千，後因原屋無一可就，故加多五六千。

一、豫估常年教習、監起居脩金，校董夫馬費，司帳俸金，約銀三千四百圓。丁役辛工銀二百二十圓。膳銀一千二百圓。油燭紙張雜用一百六十圓。添置圖書器具、脩理房屋三百圓。共五千二百八十圓。總理公費不列開支。

一、通、泰、如、靜、海師範生不納學費，每年止納膳費。茶水燈油在內。每月四圓，以十個月計，費四十圓。正月、七月分繳，開辦到學時，先繳六個月。

一、如有鄉里好義之士，願助本學校經費銀五百圓以上者，田畝、書籍照此估計。子弟一人在學，不納膳費，並准有考察本學校之權。

一、寓居本州、廳、縣之外府省舉、貢、生、監，有願入本學校者，除每年納膳費外，仍納學費。每月二圓，以十個月計，費二十圓。如寓居之人，其同鄉能鳩助銀三百圓者，准有一人在學，永遠免納學費。加助銀五百圓者，照第十條辦理。若自外府、外省來者，膳費、學費照寓居例。捐助銀圓者，按多寡爲免納膳費、學費之差，亦同上例。

一、課程、學規及辦事章程，俟開學之先訂告。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通州師範學校議》 一藝之末，學必有師，無古今中外之通義也，況圖國家強立之基，肇國民普及之教育乎！光緒二十七年春，上書新寧督部，請先立師範學校；一年後各州縣分別立高等尋常小學校；三年後各府立中等學校；其各省之高等專科學校、京師之大學校，五年後置焉。於事理程度、財用分際或有當也。新寧題之，下監司議，僅立算術測繪師範而已。二十八年春，復以爲言。有沮之者，謂：「中國他事不如人，寧讀書猶待人授法耶！」事遂寢。不自量度，歸謀諸友，請於通州自立師範學校。督部報可。適湖南、湖北、直隸先後有師範學校之議，而管學大臣奏定學堂章程，大學堂、高等中等學堂並設師範，明定章程，奉旨照辦，教育之興，漸有其導矣。然不鼓舞習師範者使有樂從教育之途，不導引立師範學校者使無繁重困難之慮，誰與剖腹而藏徑寸之珠，叱馭而驅九折之阪？建築有暇，即各國學校之規制，合中國傳記之雅言，與夫習慣之士風，現時之財力，求爲中國小學校得師。謹列議如左。

易言乎必鼓舞習師範者，使有樂從教育之途也？日本斟酌德、法學制，立法、醫、工、文、理、農六科，皆有博士、學士之位，獨師範無之。即德國亦止有許爲正教員之名而已。今《欽定章程》：大學堂、高等學堂附設之師範，取舉貢生監；中學堂附設之師範，取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其出身等級，以本有之級爲差。士但力學四年，貢舉進士可以操券而獲。視科舉時之皓首黃鬍而不能博一第者，難易懸絕矣。然使登進之階止於舉人進士，而教師終身不復躋於仕版，英偉之士或不樂爲；而所謂順良信愛威重之格，又不能望諸庸庸偷悗之儒，如之何其可也？國家原有學官矣，現既停捐，擬請凡大學、高等中等學師範本科生畢業，准作貢生、舉人、進士。給憑後試教各高等、中等及小學四年，比較成績，以教成學生分數多少爲最優與次優之分。進士教高等學，最優者除國子監丞，次優者除博士。舉人教中學，最優者除博士，次優者除學正。貢生教小學，最優者除學正，次優者除助教。其廩、增准作貢生，教小學者，最優除府教授，次優除州學正。監、附准作貢生，教小學，最優者除縣教諭，次優者除縣訓導。積資累績，可遞升至祭酒，而上爲管學大臣。若是，則雖除官以後，終身於教育一事，而仍得與他科進取之人同享人間之福利矣。此以名譽鼓舞之，亦即德國許爲正教員、日本府縣視學官及小學校教員稱訓導之例也。

除以官矣，仍聽爲師，分佈擴張，不虞空名告身之敝。然使有官以後充當教習，或不敵其未官時之俸，或裁足相當，是徒名優而已，猶不足以鼓舞也。德國正教員本俸九百馬克以上，約以一先令六本士計，約當銀圓八角，馬克九百共七百二十圓。又得由國庫給年功加俸，或給官職與役宅金，又得免廛稅。日本師範生充教習十五年以上，年至六十不能任教師者，給退隱費如在職時，終其身。英法俄美師範生費由國帑支給，或官爲補助，所以酬而獎之者如是其至也。謂宜由國家酌定俸額，要以訓導、教諭爲小學校教師，視凡小學校教師有加；學正、教授爲中學校教師，視凡中學校教師有加；博士、監丞、司業爲高等學校教師，視凡高等學校教師有加爲准。擬尋常小學校約每月二十或三十圓，高等小學校約每月三十或四十圓，中等學校約每月四十或五十圓，其專科教師約每月七十或八十至一百圓。

雖然，由上之說，須熱心教育之大臣言之，須願進國民知識之政府行之，非草野所敢必也。無已，則且爲我同類之民，謀興教育而立師範，又爲我同願興教育之師範生，謀其不懈益奮多備進取之途。其惟仿日規制，於師範本科卒業後

加習隨意科乎！通州師範學校之隨意科，爲政治經濟學、農藝化學、英文三科，聽願習者之自量。習隨意科者，於習本科第四年讀兼習科之譯書，第五年由本校延專科教習。

通州師範爲亟造小學校教習計，故初呈請立尋常科，取舉貢生監爲師範生，前督部已經核准。今按《欽定章程》，尋常師範止合貢、監、廩、增、附五項生員，自應遵照。惟各處情形不同，原奏准試辦後隨時增改，今酌度情形，四年後增置高等科，便於通州五屬舉人有近取之益。

定章高等中等學皆有入學年限，而不及師範。現招師範應比仿之，於地方情形上兼參高等中等學年，以十八歲至三十歲爲限，三五年後斟酌再定。以上師範生。

雖然，爲立師範學校之困難者又有在，請備言之。自《學記》師範實驗之不傳，教授管理不得不借才於異域。其所以必借之義，蓋將借其考求所得之實際，以證我之理想，以復明我二千年前之教育不注眼於文字也。而我之師範生所已能者則獨有文字，彼各國之挾一學藝而來受幣爲師者，不通中文十常八九，猝然聚於一堂之上，教者止授以所長，學者轉訾其所短，即有輕玩之心，必不能得啓迪之益。若質性粗戾者，或更有種種意外牴牾之現象，又不必論矣。故愚意延外國師範教師，尤以能通中文爲最要之事。

師範生所習之本科與練習所授高等尋常兩小學校之學科，科目既備，程度有定，勢不能不延外人，而富於貲者知識不開，感而興者財力不足，事勢所在，或又不能盡延外人。中國向來延請外人之費，較之延請中人相懸殊絕。外人遠涉重洋，其市於我者，又我所亟需之事，其有挾而貴固宜，而局中之嫌忌，局外之詬病，遂以此事爲釀具。士苟以洗國恥覺民智爲心，則兒寬之爲弟子都養，承宮之爲諸生執苦，斯格的之爲吏抄書，大彼得之投身船廠，彼獨非人乎？然不可望之常人也。愚意凡一校教習之中人之俸，必須當外人之半，爲辦事人財力計固要，爲相競人地位計尤要也。以上教師。

日本市町村之單級小學校人數不多者，教授管理，教師一人任之。事權一而費用省，於興學實爲相宜。師範學校則人多而事繁，其勢不得不分。中國官設者，有總辦、幫辦、提調、監督、文案、支應，又或有坐辦、襄辦及各司事等名目。地方及民設者自可較省。今擬照《奏定章程》，設總理一人，教習或二人，或三四人，監理一人，司收支一人，司圖書儀器一人，或增司書記一人。總理者，日本及中國他校已有之名。監理者，合日本舍監、中國監督，而有時資爲總理之權代而名之也。愚甚願師範生極注意於教授管理之法，他日各歸里弄，得多設單級省費之小學校，廣教育於窮鄉之子弟也。

整潔教室內之塵垢，啓閉教室內之門窗，排列會食堂之食器，日本學校皆學生爲之，此正古人小學之事。中國貧儒或禮法家之子弟，猶執其事，非此列也，以惰爲教而已。師範生爲他日兒童之表率，不習焉是猶以惰教也，非所以重師範生也。然猶不得不求適於通行之俗慣，故所定丁役，視日本爲多，視中國他校爲少。以上各職務。

通州師範學校雖因廢寺，合於「借用寺觀」之定章，然無一椽不改斲，無一甓不易置，成屋凡一百三十餘間，合之培墊基地、購備圖書儀器、動用器具，費三萬數千圓矣。因寄宿舍在校內，凡與之有關繫者，體操之衣，會食之器，然燈之油，同式之被褥帳席，厠所浴室之布置，伺役之人夫，種種繁備，豈惟創辦不易，經久之費尤艱。國勢如此，官帑之補助不可期，若各國定以地方稅供學校用者，目下亦未有此令，州縣公款，其能撥與否與多寡之數，胥懸於有司之向背，不可必。若是，則雖各國師範學校不收學費，而中國今日民立之師範學校，不得不酌收膳費。惟鄉學之士貧者居多，今定十成中學者出其半，而本校助其半，然以補助半費計，歲費已四五千圓矣。合衣食臥具、燈油茶水、夫役工食，每人每月約八圓，以十個月計，每人須八十圓，今收四十。若以留學日本費計之，已省去六之五，彼計日本學費者謂止每月二圓，而不知旅費、房費、膳費每月率二十圓內外，固未算入也。

尋常師範之等級視中學堂。管學大臣定章：「中學由官立者，五年內不收束脩。以後徵收，每月每人不過一圓。民立者不拘此例。」蓋民智未開，民力有限，俾人自酌定收數，庶民間捐辦者不甚以爲苦，而觀感易興。然以通州五屬論，一學生每年四十圓，未必人人能辦，而收費章程又未可參差而不一也。無已，惟有勸願學師範生之父兄宗族戚友協力以助之，爲教育公益計，宜如此；爲謀生私益計，亦宜如此。異日經費充贍，可更議減議除而非可豫必也。以上費用。

日本參考各國教室之度而爲之率曰：廣二丈四尺，長三丈三尺，爲最大之限。又曰：窗之面積校教室之面積，其比例不可少於一四。通州師範學校誦堂三，特別教室二，深廣略過所云，而光綫面積亦不止於一四。蓋因地爲之，又欲空氣容積多也。椅案仿日制而略加高，廣增距離亦略寬。中人冬日衣厚，通州

人冬日無不穿厚襖者，如日制爲之，則於人氣體習慣上不適。息脩室即宿舍，兼供自脩，故名。有平屋，有樓，每間深一丈二尺，廣一丈三尺，高一丈及一丈一尺。外有兩廊，内容二榻，榻廣三尺四寸，長六尺二寸。案二，各廣二尺，長三尺；鐙高一尺，足低而盤廣，用植物油。其他盥飲厠溲之所，亦師其意而參以習慣。計誦堂、息修室可容師範生一百八人，高等、尋常兩小學校誦堂面積各容八十人。以上校舍器具。

夫中國之有師範學校自光緒二十八年始，民間之自立師範學校自通州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人之衆，爲同類知識之謀而僅此乎？彼日本興學三十年，何以教師至今而不足用也？參觀而審思，滋可痛矣！雖然，丈者分釐之積也，世界者微塵之積也，吾安知二十九年以後，不有響應而颺舉，日盛一日之會乎？奮而圖之，謹而忖之，通理想於衆人意識之中，善取法於各國參究之後，是則吾人之責也。不自量度，具陳所見，請益於海内達識君子，幸匡飭之。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通州師範學校始建記》　校地因古千佛寺，寺與文昌閣南北相負，頹廢久矣。州志志寺萬曆中建，語至略，而文昌閣建自萬曆二十四年冬，有秣陵余夢麟、太原王稱、登州人顧養謙三碑志其事。志寺緣始者賴州人包壯行《募修寺疏》。壯行，明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官工部主事。癸未會試在八月。據壯行他文，甲申由天津南歸，夢見順公。順公者，燕僧順菴，建千佛寺者也。壯行之歸至早亦正二月，或者三月，三月明社屋矣。疏述寺建於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至順治四年戊子，順菴弟子卓然丐壯行爲疏，募金錢重修。考其歲月，閣寺之建直同時後先相賡續也。寺雜祀天神地祇人鬼，不盡合釋氏言。道光朝寺鐘款識名三教禪寺，樊然靡寺閣所祀者而一之，又不若明人各自爲名之尚有説矣。悲夫！周之將亡而政教之衰也，學校不脩，《子衿》刺作。及秦蕩周制，舉孔孟所守五帝三王之道淪胥墜地。漢世經生藉師説爲利禄，學校之質存已幾微。過是以往，門第科舉之説迭興，教不階塾庠序學而成，才不第德事言藝而進，仕求速化，人懷倖心，實無可憑，則競於虚叩，由是鬼神禍福之説一切得而熒之。宋元以降，其流滋濫，祆祠淫祀，充牣大寓，稽其名號，明白二氏之書者且羞稱之，而世儒崇戴之不已，甚至天子宰相爲之前旌。有明一代，嘉靖爲甚。由是毁書院，戮黨人，抉根握萌，惟恐不殊。逮至崇禎甲申，裁百年耳。孟子有言：「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其不炯然龜鑑也歟！

今上辛丑回鑾，懲於拳匪之禍，明詔天下州縣敬教勸學，許借寺觀以爲校舍，蓋漢唐令辟未有之盛舉也。謇維教不可無師，師之道備於《學記》，後世科舉之師，《學記》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言，數進而不顧其安，施之悖而求之佛」者也。聞之歐美之覘人國也，以其國學校多寡爲強弱文野之别。其多者校以七八萬計，生徒以七八百萬計，校師以十數萬計。師必出於師範。師範之教授管理，其法往往可以證通《學記》。乃白督部劉公，請就千佛寺所自立師範學校。先是一年，寺前殿燬於火。因並文昌閣所有木石瓴甓之材經營改作，擔土填河，拓地立積萬方，凡爲地四十一畝有奇，先後建屋一百零四間，樓一百七十二間，廊廡一百十六間。適其地勢，以爲深廣。凡容生徒上下三百餘人。息寢盥溲，聽視吹噓，量光度氣，惟善是的，罔敢臆造。經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告成於三十一年四月。改作擴張，又歷兩載。凡附屬工科教室一，初、高小學校一。校河之西，營博物苑、測候所、休療室，凡爲地三十九畝。又於其南營農場、農學教室、貧民半日小學，凡爲地二十畝。其創始及經久之貲，謇所任籌，亦惟叔兄詧、沈君燮均及二三好義君子贊襄是賴。世變亟矣，不民胡國？不智胡民？不學胡智？不師胡學？務民義而遠鬼神，第富教以維衆庶，廣之萬國以求其同，還之三代以存其獨，是則孔孟之教矣，寧假彼二氏張惶禍福之言哉！抑聞之史學家，沿革建置，一方之掌故也。城濠東南水口，静海城故址在焉，即址爲閣，閣之東爲書院。證之州志，南唐嘗立静海都鎮制置院，周升爲軍，尋改通州，城則周顯德五年築，曾無更易。然則地或嘗爲都鎮院故址。所謂閣之東書院何名，碑闕不詳，志又不載。或尚有故記遺聞若壯行後出者乎？姑記而俟之。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一《師範學校開校演説》　今日是通州師範學校落成與諸君協興普及國民教育造端之第一日。諸君既來學，志趣已自嚮明，願以下走創立此校之宗旨，與諸君言之。

中國今日國勢衰弱極矣，國望虧損極矣。國者，民之積，民之中各有一身在焉；國弱望虧，其害之究竟，直中於人人之一身。環顧五洲，彼所稱強大文明之國，猶是人也。以我中國黄帝堯舜神明之胄，退化不振，猥處人下，至有以奴隸目我者，諸君以爲可恥否乎？

欲雪其恥，而不講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先從師範始。我中國二千年前教育與各國師範義法近者，獨《禮記・學記》一篇，然沉晦久矣。管理衛生亦不及各國之詳。各國師範學校皆國家建立。七八年來無

可希冀，欲與二、三同志圖之而又無資，遂有從事實業之想。數年以來，竭蹶經營，薄有基礎，益見實業、教育二事，有至密至親之關係，勉強圖之。然智淺能薄，唯恐有誤教育之心，不敢斯須忘也。

下走生平及數年以來，所與二三同志摩厲而夾持者，以忠實不欺、堅苦自立爲宗旨。今日建立此校，所願爲諸君相期者，亦唯此忠實不欺、堅苦自立二語，爲諸君摩厲夾持之助。

諸君，諸君，須是將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會；須是將「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之責任，人人肩上各自擔起。肯理會，肯擔任，自然不憚煩瑣，不逞意氣，成己成物，一以貫之。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願諸君開拓胸襟，立定志願，求人之長，成己之用，不妄自菲薄，自然不妄自尊大，忠實不欺，堅苦自立，成我通州之學風。庶幾實業教育擴而日新，佐下走不逮，豈惟下走之幸，亦諸君之榮也。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四《咨送師範生及教員片光緒三十年十月》 再，各州縣設立小學堂，往往因陋就簡，不合程度，其故皆由於師資乏人。臣在江蘇，先經電商本任督臣魏光燾，擬於寧、蘇各屬，按廳、州、縣咨送學生二人，前往日本學習速成師範，畢業回華，仍分派該廳、州、縣充當教習。當於蘇、松、常、鎮、太各屬選送學生六十八名，又於京口、江寧兩駐防選送旗生四名，業於八月間咨送在案。其寧屬各廳、州、縣，現據學務處司道詳報，亦經考選得師範生五十二名，當因現派補用道徐乃昌護送學習陸軍實業各學生赴日之便，派令一併督同赴滬放洋，一面咨商出使日本大臣，俟其到後，妥爲照料，送校肄業。所需學費川資，由各州、縣分籌濟用，爲數無多，尚屬輕而易舉。又前署督臣張之洞奏設三江師範學堂，原定章程，先於第一年舉辦練習教員之法，俟一年後再行招考。三省師範學生，即以練習之教員分科教授。現在練習期滿，考其程度，尚未能遽底完全。并經臣挑選二十一員，一併咨送出洋，俾令再加學習，精益求精，回華之日分任教員，當更益臻美備。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變法通議・論師範》 善矣哉，日人之興學也！明治八年國中普設大學校，而三年之前，爲師範學校以先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並立，小學校之教習，即師範學校之生徒也。數年以後，小學之生徒，升爲中學大學之生徒，小學之教習，即可升爲中學大學之教習。故師範學校立，而羣學之基悉定。

《書》曰：「作之君，作之師。」《記》曰：「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是以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重之也如此，非苟焉而已。古者學校皆國家所立，教師皆朝廷所庸，故《大戴》七屬言學則任師，《周官》九兩言以賢得民。而《學記》一篇，乃專標誨人之術，以告天下之爲人師者。然則師範學校之制，徵之三代，雖書闕有間，若乃其意則可推見矣。後世學校既廢，天子不復養士，於是教師之權散於下，巖穴鉅子各以其學倡焉。及其衰也，乃至如叔孫通之講學，教以面諛；徐遵明之授徒，利其脩脯。師道之弊，極於時矣。坐是謬種流傳，每下愈況。風氣日以下，學術日以壞，人才日以亡。故夫師也者，學子之根核也。師道不立，而欲學術之能善，是猶種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穫者也。

今之府州縣學官，號稱冷宦，不復事事，固無論矣。此外握風氣之權者，爲書院山長，爲蒙館學究，車載斗量，趾踵相接。其六藝未卒業，四史未上口，五洲之勿知，八星之勿辨者，殆十而八九也。然而此百數十萬之學子，方將帝之天之，圭之臬之，以是爲學問之極則，相率而踵襲之。今夫山木有擇，必待大匠，美錦在御，不使學制，懼其有棄才也。中人之家，聘師誨子，周詳審慎，必擇其良，懼子弟之失學也。若夫士人者，帝王之所與共天下也，其貴也匪直大木美錦，其重大過於中人之家之子弟萬萬也。今乃一舉而付之不通六藝、不讀四史、不知五洲、不識八星之人，使之圭之、臬之、刓琢之，欲於此間焉求人才，烏可得也？是故先王患人才之寡，後世患人才之多。患才寡，故立學校，定其教法以成就之；患才多，故設爲不待學不待教之帖括，以籠絡天下士，而士之教焉學焉於其間者，亦終身盤旋於胯下而不復知有天地之大。師範之不立，自數百年以來矣。

今天下之變日亟，教學之法亦日新，於是立爲同文館、水師學堂等，皆略效西制，思講實學，然一切教習，多用西人。西人言語不通，每發一言，必俟翻譯輾轉口述，強半失真，其不相宜一也。西人幼學異於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往往有華文二三語可明，而西人衍至數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爲明曉，而華文猶不能解者，其不相宜二也。西人於中土學問，向無所知，其所以爲教者，專在西學，故吾國之就學其間者，亦每撥棄本原，幾成左衽，其不相宜三也。所聘西人，不專一國，各用所習，事雜言龐。嘗見某水師學堂之教習，其操兵所用口號，英將官教者用英語，法將官教者用法語，德將官教者用德語，徒視其一隊，非不號令嚴肅，步伐整齊也，不知溝而通之，各不相習。且臨陣之號令，隨時變化，萬有不齊者也，今惟尋常操練之數口號，習聞之而習知之，一旦前敵，或進退起伏偶有一

二事爲平時所未習者，則統帥雖大聲疾呼，而士卒且罔聞知，則安往而不憤事也。其不相宜四也。西人教習既不適於用，而所領薪俸又恒倍於華人，其不相宜五也。夫有此五端，而此諸館諸學堂猶然用之，若有重不得已者，則豈不以中國之人克任此職者之寡也。夫以四萬萬之大衆，方領成帷，縫掖如鯽，而才任教習者乃至乏人，天下事之可傷可恥，孰過此矣！

今之識時務者，其策中國也，必曰興學校。雖然，若同文館、水陸師學堂等，固不得謂之非學校焉矣，然其成效也若彼。今使但如論者之意，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遍設學校，復古法，采西制以教多士，則其總教習當以數百，分教習當以數千，試問海内之士，其足以與斯選者，爲何等人也？欲求之今日所謂耆學名宿，則彼方衒其所學，率天下士而爲蠹魚爲文鳥，是欲開民智而適以愚之，欲使民強而適以弱之也。若一如今日諸館諸學堂之舊例，則爲之師者，固不知聖教之爲何物，六籍之爲何言。是驅人而焚毀詩書，閣束傳記，率天下士而爲一至粗極陋之西人。夫國家歲費巨萬之帑，而養無量數至粗極陋之西人，果何取也？今夫由前之説，此吾國數百年積弱之根原；由後之説，則數十年來變法之所以無效也。

故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範學堂爲第一義。日本尋常師範學校之制，日本凡學校皆分二種，一高等，二尋常。其所教者有十七事：一修身，二教育，三國語，謂日本文語。四漢文，五史志，六地理，七數學，八物理化學，兼聲光熱力等。九博物，指全體學、動植物學。十習字，十一圖畫，十二音樂，十三體操，十四西文，十五農業，十六商業，十七工藝。今請略依其制而損益之：一須通習「六經」大義，二須講求歷朝掌故，三須通達文字源流，四須周知列國情狀，五須分學格致專門，六須仞習諸國言語。以上諸事，皆以深知其意，能以授人爲主義。至其所以爲教之道，則微言妙義，略具於《學記》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幾矣。

是故居今日而言變法，其無遽立大學堂而已，其必自小學堂始。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小學，而輔之以師範學堂。以師範學堂之生徒爲小學之教習，而別設師範學堂之教習，使課之以教術，即以小學堂生徒之成就，驗師範學堂生徒之成就。三年之後，其可以中教習之選者，每縣必有一人。於是薈而大試之，擇其尤異者爲大學堂、中學堂總教習，其稍次者爲分教習或小學堂教習。則天下之士，必爭自鼓舞，而後起之秀有所稟式以底於成。十年之間，奇才異能，遍行省矣。不由此道，時曰無本。本之既拔，而日灌溉其枝葉以求華實，時曰下愚。

邵之棠《皇朝經世文統編》卷八佚名《仿設師範學堂議》　今天下不乏高材異能、博聞強識之士，而語及訓蒙，則曰是學究之事，非我輩所屑也。嗚呼！天下之人材賴乎教，教之所重在乎師，師顧不重哉？天下之輕視師若此，宜乎人材之不振矣。夫今之爲師者，教授章句而已，講明訓詁而已，其上者亦不過研究詩文而已。如是而遂可以爲人材乎哉？如是而遂可以爲師乎哉？師之無範也久矣。自秦燔典籍，以吏爲師，至漢立博士，僅重傳經，而師範亡。蒙以爲師既爲人才之所繫，則弟子之性情氣質、才識學問皆於師乎是賴，師顧可以無範哉？欲陶成乎弟子之性情氣質、才識學問，必先陶成乎一己之性情氣質、才識學問以爲之率，則師範學堂之設其尤亟者也。匪特此也，《書》以作君、作師並言，則師之權力直與君等。蓋君所以治民，而師所以成民。隸吾宇而澤不被，君之憂也；游吾門而材不成，師之憂也。君能憂其所憂，則賢君矣。師能憂其所憂，則賢師矣。故吾以爲師之教弟，其艱難曲折之意，不異於君之治民。師之馭弟，其操縱變化之權，亦不異君之治民。則所謂師範者，不獨明其法，而尤貴知其意矣。故善於爲師者，擴而充之，無不可以治民。泰西諸國各處均設立大學校，而三年之前爲師範學堂與小學校以先之。小學校之教習，即師範學堂之生徒。中學、大學之生徒，以小學生徒升之。而中學、大學之教習，亦即以小學教習升之。觀小學生徒之成就，即可以驗師範生徒之成就。法良意美，故其人材遠勝於中國。誠能仿而行之，我國人材之盛亦可立而待矣。

綜述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佚名《太平經》卷三五《分別貧富法》「真人前，子連時來學道，實已畢足未邪？」「今天師不復爲其説也，以爲已足，復見天師言，迺知其有不足也。今意極訖，不知所當復問。唯天師更開示其所不及也。【略】

「愚暗生見天師有教，不敢不言，不及有過。」「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貧富之處哉？」「今唯天師令弟子之無知，比若嬰兒之無知也，須父母教授之乃後有知也。」「善哉，子之言也。太謙，亦不失之也。諾。真人自精，爲子具言之。」

《三國志・魏志・明帝紀》〔太和二年〕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敕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通典》卷五三《大學》〔東晉元帝時〕太常車胤上言：「案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

《册府元龜》卷三八《帝王部・尊師》　魏高貴鄉公幸大學，命太常王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祗礪。

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禁在疚，靡所咨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祗奉先師之禮，以咨有德。太宰西陽王名兼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導，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後魏明帝在藩邸時，梁越以上大夫授諸皇子經書。及即阼，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

太武爲監國時，盧醜以篤學博聞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

宣武爲太子時，孫惠蔚侍講東宮。及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後周武帝少嘗受業於盧光，及即位，以光爲陝州總管府州長史。卒，贈賻有加常典，贈太子少保。

《册府元龜》卷五九八《學校部・教授》　魏趙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位至尚書令。

吴虞翻爲騎都尉，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坐徙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

徵崇，河南人，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闞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爲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嘗數十人。位至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

晉續咸，字孝宗，爲劉琨并州從事中郎。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以《春秋》、鄭氏《易》教授，嘗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

宋纖，燉煌効穀人也，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圖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後前涼張祚徵爲太子太傅。

杜夷，博覽百家，筭曆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潁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位至國子祭酒。

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故終身不仕。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

南齊劉瓛，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嘗有數十。齊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太祖欲令瓛爲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轉衆。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楊烈橘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哉？

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除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竝弔服臨送。

樓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棲志窮谷，秉操貞固，沉靜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衛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學者咸歸之，以壽終。

沈麟士，字云禎，隱居餘不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

梁周弘正，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

王承，爲中書門下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

張綰，爲豫章内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嘗數百人。入爲御史中丞。大同末，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異、大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

賀瑒，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嘗數百人。

沈峻，博通《五經》。傳峻業者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

賀瑒，爲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嘗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

諸葛璩，琅琊人也，居京口。璩性勤於訓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

虞僧誕，會稽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

伏曼容，初爲宋中散大夫，宅在瓦官寺東。曼容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説，生徒數十百人。

卞華，字昭丘，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辨，説經析理，爲當時之冠。

何佟之，爲國子博士。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嘗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

孔子袪，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九篇，聽者嘗數百人。

皇侃，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説，聽者數百人。

許懋，字昭哲，少孤好學，爲州閭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説覆講，座下聽者嘗數百人。仕至中庶子。

陳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稚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嘗招引諸生，與互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服焉。後入隋，爲晉王府長史。

戚衮，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不來，即宜隨屍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

沈德威，爲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以講授，道俗受業者數百人，率皆如此。

王元規，遷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嘗數十百人。爲國子助教、東宮學士。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証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

孫瑒，鎮郢州，嘗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

張譏，性恬静，不求榮利，嘗慕閒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云寺沙門惠休、至貞觀道士姚緩，皆傳其業。位至東宮學士。

後魏劉模，爲中書博士，與李彪爲寮，竝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甄明風範，遠不及彪也。

索敞，字巨振，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較，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弟，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

馮元興，魏郡肥鄉人，學通《禮傳》，有文才。年三十三，還鄉教授，嘗數百人。

李郁，爲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説，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虚寬雅，甚有儒者之風。

劉昞，字正明，燉煌人，父寶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弟子五

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

高允，博通經史，爲征南從事中郎。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

後魏李曾，趙郡人，孝伯之子也。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

劉蘭，武邑人。性聰敏，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説，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繇，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繇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爲儒者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教其子熙、誘、畧等。蘭前後數十，成業者衆。

北齊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説《左氏傳》，爲馬敬德之次，撰《刊例》十卷，行於時。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廓。武平初，爲國子博士。

鮑季詳從弟長宣，兼通《禮傳》。武平末爲任城王楷丞相掾，嘗在京教授貴遊子弟。齊亡後，歸鄉里講經，卒於家。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名聲甚盛。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後周樂遜，爲太學博士，治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竝行束脩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武帝保定中，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詔魯公與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中，出爲湖州刺史。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增邑一百户。

樊深，講習《五經》，爲于謹府參軍事，令在館教授子孫。

熊安生，長樂阜城人，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安生既學爲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仕榮、孔罷、劉綽、劉炫等，皆其門人焉。

《册府元龜》卷五九七《學校部・選任》 魏邯鄲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文帝初爲五官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詣植。及文帝即位，以淳爲博士。

蘇林，字孝友，陳留人，博學，多通古今字指。漢末爲五官將文學，甚見禮待。黄初中爲博士。帝作《典論》，所稱蘇林是也。

蜀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漢末入蜀，嘗爲劉璋賓客，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較尉。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漢末自交州入蜀，時魏郡胡潛亦在益土。先主定蜀，承喪亂曆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竝爲博士。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爲勸學從事。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晉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子，少好學，以才行稱。武帝時，歷樂平、章武、趙郡太守。咸寧初詔曰：「甄城公曹志篤行素履，達學通識，宜在儒林，以弘胄子之教。其以志爲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遷祭酒。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博覽經籍，百家之書，靡不畢究。元帝爲丞相，教曰：「今大義頹替，禮典無宗，朝廷滯義，莫能攸正。宜特立儒林祭酒官，以弘其事。處士杜夷棲情遺遠，確然絶俗，才學精博，道行優備，其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就，又除國子祭酒。

謝沉，字行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康帝即位，朝議七廟迭毀，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注之孫。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孝武時爲太學博士。

宋徐廣，字野民，好學，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初仕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秘書郎，較書秘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常侍郎，領較書如故。

江湛，字徵深，文帝元嘉末爲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侍中，何攸之領博士。

南齊王儉，初仕宋爲秘書丞。初，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心《三禮》，尤善《春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及武帝永明三年，以丹陽尹領國子祭酒。儉子暕，暕子承，其後皆爲祭酒。

張緒，字思曼，長於《周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高帝建元末，初立國子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武帝時累遷太子詹事。永明七年，竟陵王子良爲司徒，領國子祭酒。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

梁孔休源，字慶緒，齊末舉秀才，爲竟陵王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

伏暅，字玄曜，臨海太守曼容之子。幼傳父業，仕齊爲鄞令。高祖天監初，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内史，復徵爲國子博士，復爲豫章内史，徵拜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

嚴植之，字孝源，少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天監二年，判後車騎兵參軍事。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

賀瑒，字德璉，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太學博士。天監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

明山賓，爲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後以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遍通《五經》，尤精《禮傳》。初仕後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重其儒術，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後爲長沙内史，遷除國子博士。

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拜國子博士，遍講《五經》。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

沈峻，字士嵩，吴興武康人，好學，遍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竝兼國子助教。僕射徐勉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後爲華容令，遷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

孔僉，會稽山陰人，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説竝數十徧，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太清亂，卒於家。僉子叔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

陳沈文阿，字國衛。父峻，以文學名於梁氏。文阿少習父業，研精章句，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文帝時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

鄭均，字茂昭，東陽人，仕梁爲西省義學士。孝元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高祖、世祖之世，累還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

沈德威，字懷遠，梁末遯於天目山，篤學無倦，遂治經業。文帝天嘉初，授太學博士，轉國子監助教。每自學還，私家講授。尋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博）士。

顧越，字思南，説《毛詩》，旁通奥義，尤善持論。梁末補五經博士。敬帝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文帝以越篤學，厚遇之，除給事黄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

後魏梁越，字玄覽，博綜經傳，無所不通，國初以爲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

李訢，爲中書學生，聰敏機辨，彊記明察。初李靈爲文成博士咨議，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太武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訢爲太武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張偉，字仲業，學通諸經，太武時與高允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

索敞，字巨振，燉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凉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助教博士。

平恒，字繼叔，研綜經籍，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

穆弼，涉獵經史。孝文初定氏族，欲以弼爲國子助教，弼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較徒流，實用慙屈。」孝文曰：「朕欲敦厲胄子，故屈卿光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汙？」弼曰：「既遇明時，恥沉泥滓。」

祖瑩，范陽人，爲中書學生。孝文召入，令誦五經章句，竝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孝文歲盧景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景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

劉芳，爲通直常侍，孝文昭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從博陵劉獻之徧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爲四門小學博士。

崔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

北齊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東魏末，舉秀才，除太子博士。文宣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邵、中書令魏收等參知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草定新曆，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鉉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

刁柔，字子温，渤海人，綜習經史，尤留心禮儀，高祖令教授諸子。文宣天保

初，除國子祭酒博士。

張買奴，平原人，經義該博，諸儒咸推重之，歷太學博士。

邢峙，字士峻，河南鄭人，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又拜國子博士。

張雕，中山北平人，徧通《五經》，尤明《三傳》。廢帝乾明初，除國子博士。

琅琊王儉求博士精儒學，有司以雕應選，時號得人。累遷國子祭酒。

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留意於《春秋左氏》。舉秀才，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竝通，擢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後主天統初，除國子博士。武平初，拜國子祭酒。

孫靈暉，長樂武彊人，舉秀才，射策高第。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累遷潼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

劉軌思，渤海人，説《詩》甚精。天統中，任國子博士。

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諸儒稱之。天統中，爲太學博士。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善説《左氏》，亦治《毛詩》章句，以二經教齊安王廓。武平初，拜國子博士。

後周沈重，字德厚，吴興武康人，專心儒術，博覽郡書，尤明《詩》、《禮》及《左氏春秋》。初仕梁高祖，高祖置學官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大同二年，除五經博士。

盧誕，仕西魏爲散騎常侍，太祖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薛慎爲太祖丞相府墨曹參軍，太祖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大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純慤者侍讀書，慎與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竝應其選。又以慎爲學師，以知儒生課業。

樊深，字文深，講習五經，晝夜不倦。太祖置學於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經學通贍，儒者推其博物。後除國子博士。六官建，拜太學助教，遷博士。

蕭撝，字智遐，博觀經史，雅好屬文。武帝時爲上州刺史，及入朝，屬置露門學士，帝以撝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太學博士。

熊安生，字植之，博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北齊河清中，陽休之奏爲國子博士。武帝入鄴，令隨駕入朝至京，敕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

樂遜，字遜賢，西魏廢帝二年，太祖召遜教授諸子，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授太學助教。閔帝元年，治太學博士，轉治小師氏，下大夫。宣帝大象中，又爲露門博士。

《册府元龜》卷五九七《學校部・世業》 蜀許慈，字仁篤，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子勳傳其業，復爲博士。

尹默，字思潛，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子宗傳其業，爲博士。

吴虞翻，太嘗時爲騎都尉。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懸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興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故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

晉王愆期，父接，官至征虜將軍，嘗注《公羊》，又撰《列女後傳》。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

范宣，尤善《三禮》，嘗以講誦爲業。子輯，亦以講授爲事。宣以太學博士、散騎郎竝徵，不就。

宋杜坦，祖預注《春秋左氏傳》，坦與弟驥傳其家業，坦位至左將軍。

南齊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祖松，宋大中大夫。父駟，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學，爲太學博士。

梁明山賓，爲國子博士，卒。其子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

褚脩，父仲都，善《周易》。天監中脩曆，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

范縝，字子真，尤精《三禮》，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祖道立，善《三禮》，爲尚書三公郎、連康令。瑒少傳家業，爲五經博士。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

賀琛，伯父瑒爲世碩儒，授經於琛。高祖聞琛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悦之，

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

孔僉，通《五經》，尤明《三禮》，歷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子叔玄，頗涉父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

司馬筠，字貞素，博通經術，尤明《三禮》，累加左丞，出爲始興内史，卒官。子壽，傳父業，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沈峻，爲五經博士，卒。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

陳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塘人。家世儒家，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畧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儀禮》故事，時輩嘉其早成。累遷大中大夫。

顧越，字思南，吴郡鹽官人。所居新坡黄墌，世有鄉較，繇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説《毛詩》，旁通異義，梁世補五經博士。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竝有名當世。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後魏李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爲業。三辟功曹，竝不就。子孝伯，少傳父業，綜羣言。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凉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後魏太延五年，凉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條，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繇是擢拜中書博士。式少傳家學，兼著作郎。

劉獻之，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内較書，固以疾辭。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竝傳父《詩》。

北齊馬敬德，河間人，少好儒術，負笈隨大儒徐遵明學《詩》《禮》，畧通大義，遂留意於《春秋左氏》，爲諸儒所稱。累授助教、博士，侍講東宫。子元熙，字長明，傳父業，兼事文藻。累遷散騎侍郎，待詔文林館。後主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可令教兒。」儒者榮其世載。

顔之推，字子介，琅琊臨沂人。父勰，世善《周官》、《左氏》，梁湘東王咨議參軍。之推早傳家業，博覽羣書，無不該遍，湘東以爲國佐常侍。後周盧辨，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文學。父靖，太常丞。辨少好學，博通經術，舉茂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辨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世碩儒，謂辨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脩矣。」

《册府元龜》卷五九九《學校部・侍講》　魏劉邵，爲散騎常侍。齊王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内侯。

黄瓊，爲太常。和平中，選入侍講禁中。【略】

晉鄭冲，初仕魏爲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

荀顗，字景倩，仕魏爲侍中，爲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

庾峻，爲諫議大夫。嘗侍文帝講《詩》，中庶子何邵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徐邈，博涉多聞。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

車胤，爲中書侍郎。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

宋袁粲，泰始中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六年，明帝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爲執經。

梁伏曼容，字公儀。初仕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嘗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朱异，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後爲右衛將軍。於議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

孔子袪，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簡閲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

皇侃，少好學，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高祖後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

賀瑒，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説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

陳張譏，初仕梁，補國子正言生。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機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咨審循環，辭令温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累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之。

後魏崔浩，明元初爲博士祭酒，嘗授明元經書。

燕鳳，爲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玄伯、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

孫惠蔚，初爲皇宗博士，侍講東宫。及宣帝即位，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

崔僧淵入國，坐兄弟徙於薄骨律鎮，太和初得還。孝文聞其有文學，又閑佛經，善譚論，敕以白衣賜襆幘，入聽於永樂經武殿。

董徵，爲四門小學博士，宣武詔徵入璇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

崔光，爲車騎大將軍。熙平元年二月，大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孝明帝經。

胡國珍，爲中書監，與高陽王雍等輔政。後與崔光俱授孝明經，侍直禁中。

馮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杜氏春秋》於式乾殿，元興嘗爲摘句，儒者榮之。

封隆之，爲侍中。東魏静帝詔爲侍講，除吏部尚書。

賈思同，爲黄門侍郎，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爲侍講，授静帝《杜氏春秋》。

竇瑗，西魏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温子昇、給事黄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摘句。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爲高邕從事。静帝於顯揚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蕤、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録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授綴緝，詞義簡舉可觀。

張雕，武成帝時爲散騎常侍。會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

後周辛公義，爲太學生。太和中，武帝詔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御前，令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時輩慕之。

《册府元龜》卷六〇一《學校部·恩奬》 魏應，以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脩，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章帝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

召訓，習《韓詩》，博通《書傳》，爲左中郎將，入授諸王，章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

賈逵，爲郎。章帝好古文《尚書》、《左氏傳》，詔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説，使逵會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以較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房與之。謂房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魯丕，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時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説。罷朝，特賜冠幘履襪、衣一襲。

宋登，少傳歐陽《尚書》。順帝時爲尚書僕射，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拜侍中。

晉陳壽，以儒學徵爲陳留内史，累遷燕王師傳，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武帝泰始中，詔曰：「燕王師陳壽，清貞潔静，行著邦族，篤志好古，博通六籍，耽悦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篤儒教。可爲給事中。」

杜夷，爲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謁。元帝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静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嘗就夷咨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曰：「先王之道，將墜於地。君下帷研思，今之劉、揚。縉紳之徒，景仰軌訓。豈得高退，而朕靡所取則？」大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略】

朱异，年二十一，爲揚州議曹從事史、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之，武帝召見，使説《孝經》、《周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

顧越，爲安西湘東王府參軍。越徧該經藝，深明《毛詩》，旁通異義，特善《莊》、《老》。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讚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成王記室參軍。【略】

後魏李先，明元帝即位，爲博士，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於内。」賜先絹五十

疋，絲五十斤，雜綵五十疋，御馬一疋，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户二十二。【略】

崔逸，孝文時爲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

王神貴，爲符璽郎。時太學博士房景光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神貴答之，名《辨疑》。前廢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特除神貴子鴻彦爲奉朝請。

北齊張雕，遍通《五經》，尤明《三傳》。高祖召入覲府，令與諸子講。後爲瑯琊王博士。未幾，拜散騎常侍。值武成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爲侍讀。與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光殿共讀《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尋除侍中，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敕奏事不趨，呼爲博士。

李鉉，爲國子博士，廢帝之在東宫，文帝詔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數年病卒，特賜廷尉少卿。及還葬故郡，太子致祭奠之禮，並使王人將送，儒者榮之。

張景仁，以學書爲業，工草隸。後主在東宫時，令侍書。歷太子門大夫、員外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後主登祚，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出通字，遂正常侍，在左右與語，猶稱博士。

後周熊安生，爲國子博士。時高祖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高祖幸其第，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之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爲愧。」安生曰：「黄帝尚阪泉之戰，況陛下恭行天討乎？」高祖又曰：「齊民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極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爲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高祖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畧爲優。」高祖大悦，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並賜象笏及九鑲金帶，自餘什物稱是。

《宋書・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冬十月戊子，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覩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竝宜沾賚。」賜帛各有差。

《梁書・儒林傳序》 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疇奬。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内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

王通《中説・天地》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略】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舊唐書・王珪傳》 時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

是歲，兼魏王師。既而上問黄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宫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

《柳宗元集》卷二五《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説，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於燕堂，饋

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學者，論説辯問，貫穿上下，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説者，楊君固其徒歟？

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美，以自窮歟？

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説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柳宗元集》卷三四《答貢士蕭篆欲相師書》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貶以高文，開其知思。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

前時獲足下《灌鐘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慇懃備厚，似欲僕讚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貶，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柳宗元集》卷一二《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略】

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恒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貢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問，羣士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滿，渭北節度使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

程顥《明道先生文集》卷二《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熙寧元年》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説，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爲人師者，使教於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涖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實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

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録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八二 〔元祐元年〕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近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二員，宜罷試法。」先是，王巖叟言：「伏以砥名礪行以待用於世者，士人之所自處也；養士人之節，以成就其美而風天下之俗者，朝廷之所以處士人也。臣竊見内自太學，外至諸郡，學官之制，皆令就試。四方之士，區區於進卷，屑屑於程文，不憚賓士之遠，留滯之久者，顧豈其心哉？禄仕迫之，有不得已耳。甚非所以重師道，崇儒風，惜士人之節也。《禮》曰：『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今立法如此，使人人自求爲師，欲天下之民知敬學，恐不可得。臣愚伏望聖慈令罷此法，一用應詔薦舉之士爲中外學官，以重教導之選，爲天下勸。」貼黄稱：「如蒙特賜罷試用舉，乞歲令近臣並諸路監司各舉所知，朝廷採察而用之。其武學學官，亦乞依此罷試用舉。」於是從巖叟之言也。《舊録》云：時法無巨細悉罷。《新録》辨曰：前此詔舉學官，今所舉人材既衆，自不須别行選試。乃曰「法無巨細悉罷」，非也，今删去。按罷試學官，實從王巖叟議，《新録》似考之未詳。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二九 〔元祐四年六月〕中書省言：「尚書、侍郎、學士、待制及兩省、御史臺監察御史以上，左右司郎官、國子司業，各限一月舉内外學官二員。今後有闕日，亦合依此。其召試之法，自當衝革。並元祐令：諸奏舉内外學官，須進士出身，年三十以上，無私罪停替，歷任及二年者；其行業純備，淹滯草澤，或登科歲久，恬於仕宦，雖未歷任，亦許奏舉。而近日内外臣寮所舉學官甚衆，不應前法，請候有闕，遇降朝旨，方許奏舉。」從之。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〇〇 〔元符元年七月〕丁卯，中書舍人趙挺之言：選試教導之官，原增爲五經，國子監請兩經，試卷各爲字型大小，取俱入等者爲合格。詔：今後試三經，餘從之。

楊時《龜山集》卷一六《見明道先生》 某鄙朴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説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説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横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到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灑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慕容彦逢《摛文堂集》卷九《國子監舉主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增置諸路教官，所選惟經術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盛，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體比昔爲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資任多係選人。國子監長貳歲舉主官止八人，施之太學正録且猶不給，況諸路教官如此其衆耶？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舊格，使凡預師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才之意。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羅從彦《豫章文集・附録下》卷一六附李侗《見羅先生書》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

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氏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邪！恭惟先生鄉丈，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於千五百歲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欲操祓篲以供掃除，幾年於兹矣。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先生想不謂其可棄也。且侗之不肖，今日拳拳欲求教於先生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之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飢，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遑遑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者，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然飢而思食，不過乎菽粟之甘；寒而求衣，不過乎絺布之温。道之所可貴，亦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行之以仁義忠信而已耳。捨此之不務，而必求夫誣詭譎怪可以駭人耳目者而學之，是猶飢寒切身者不知菽粟絺布之爲美，而必期乎珍異侈美之奉焉，求之難得，享之難安，終亦必亡而已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於此，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孳孳矻矻爲利禄之學，兩終星紀，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嘿之間，目擊而意會也。身爲男子，生在中華，又幸而得聞先生長者之風十年，於今二十有四歲矣，茫乎未有所止。燭理不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猶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長者之累哉？聖學未有見處，在佛子中有絶嗜慾、捐想念、即無住以生心者，特相與遊，亦足以澄汰滓穢，洗滌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休歇，言蹤義路有依倚處，日用之中不無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會爲一，所以窮理盡性、治國平天下者舉積諸此，非自愚，則欺也。衆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暫引此以爲入道之門也。仰惟先生不言而飲人以和，接物而與之爲春，未占而孚，無有遠邇。此侗所以願受業於門下，以求安身之要。故吾可舍，今我尚存。昔之所趨，無塗轍之可留；今之所受，無關鍵之能礙。氣質之偏者將隨學而變，染習之久者將隨釋而融。啓之迪之，輔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則俛焉日有孳孳，死而後已。侗當守此，不敢自棄於門下也。

羅從彦《豫章文集・外集》卷一七附《延平書院志》　嗚呼！自龜山没，而斯文之統賴先生以有傳。不幸山頹梁壞，乃在蠻荒數千里之外，留滯數十年，而後歸葬，是以嘉言善行散失不傳。然朱文公嘗謂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者，一人而已。則先生之學術可知矣。又云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則先生之操守可知矣。先生嘗論舜盡事親之道，則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陳了翁聞而是之曰：「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嘗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片言之間，足以扶三綱立五常如此，則其言而世爲天下法者可知矣。於書有《春秋指歸》《春秋釋例》《春秋集説》及《遵堯録》，其規模之大，條目之詳，該貫之博，考覈之精，使其得志於當世，則舉而措之事業又可知矣。其學一傳而爲李延平，再傳而爲朱文公，始集大成，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繼往聖而惠來世者如此。學者自流泝源，可不知所自哉！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館職召試》　紹興己卯，諫官何溥請館職、學官皆試而後除。學官固不容試，館職人亦以爲憚，遂凝進擬。久之，王十朋始以大魁直除校書郎，不試。未幾闕員浸多，遂召劉儀鳳、朱熙載。既而二人皆辭，改他官。復召予與程大昌試。初欲除校書郎，或謂選人特除，止有徽宗朝李邴一二人，乃止，除正字。其後無不試者。至乾道元年，諸王宫教授黄右輪對，論東宫不宜以詩文爲學。上大喜，擢授校書郎，仍特免試，俄除著作佐郎。自廷魁之外，不試者惟右輪而已。

王炎《雙溪類稿》卷一九《見張南軒》　炎聞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有願見之心，不可有亟見之意，外不失人，内不失己，然後其道兩盡。是故學者謹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古人於去就之際，有義以權之，禮以爲節也。炎幼而學，學而仕，非爲道也，而出於爲貧，是故浮沉於下位，不敢求當世君子之知，而敷文劉公惠然顧之衆人之中，引而進之。炎之所以事劉公者，有公事而無私請。劉公亦察其羸能安於分義也，而以其不肖之名聞於下執事。執事者以劉公之言爲信，以炎爲可教也，亦引而進之。炎於是踴躍一來，其意以爲學問，而非敢有他求也。炎嘗聞學聖人之道，若顔子、曾子，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

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絶而不傳。由漢以來，士非不學，而所以學者，不以章句，而以言語文章。章句之學，膠於陳言，而不知古人之用心。其以言語文章爲重者，亦未能入聖人之門而窺見其奥也。今世論道學所傳，學者往往曰：自孟子之後，漢有揚氏，唐有韓氏。然揚子以言語求道，韓子以文章求道。惟以言語求道，故爲《法言》曰：「吾以擬《論語》也。」爲《太玄》，曰：「吾以准《易》也。」無西子之美而效其嚬，亦增其醜而已矣。惟以文章求道，故爲之説曰：「《易》奇而《詩》葩，盤誥聱牙，而《春秋》謹嚴。」與莊、《騷》、太史一槩而論之，而《六經》之旨晦矣。且言語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言；文章非不可以求道，而道則非文。何者？不落其華，不探其實也。炎之所謂學者，不過舉子事業云爾，言語之辨也，文章之工也，而其技極矣，道則未之有見也。夫《易》始於伏羲，明於文王。《書》始於堯、舜，《詩》始於商、周，而《春秋》筆削於夫子。方其未有《易》、《書》、《詩》、《春秋》也，而禹、皋陶、伊、周之徒，其學何從得之？數君子者，爲聖爲賢，静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天下之故，不能眩其所見之明，成敗死生，不能摇其所立之固也。則其學固有超乎言語文章之外，而得之心傳默授者。炎返而求之心，索之以思，茫然其未有得也，故願見先生而請益焉。炎以爲學道者，其始必有所傳，而其終有以自得之。有所傳者，學之方；而自得之者，其至也。孟子之學傳於子思，子思傳之曾子，曾子則親見聖人而師之。一貫之妙，夫子不以語門弟子，雖賜之達不與也，而獨以告曾子，曾子曰「唯」。一唯之外，曾不容聲。而門人問焉，乃以「忠恕」語之。忠恕非一也。非一則曷爲語之？忠恕非一而可以入道故也。子思之所傳者「忠恕」爾，曰「中庸」，曰「至誠」，子思有以自得之。孟子之所傳者「中庸」爾，曰「盡心」，曰「養性」，孟子有以自得之。故曰：「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逢其原。」而自得實難，其入有門，則其初不可無傳也。蓋自孟子之後，道之正統絶而不傳。二程先生鳴道於伊、洛之間，則道之正統絶而復傳。今世語伊、洛之學者，非無其人，然其下者不見於踐履，其高者未免於差也。夫不見於踐履，則言遠而旨近，似達而實蔽，而不免於差，則將以明道，適以害道而已矣。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語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夫學者於其所見，毫釐有所必計，懼其差也，故必即有道者正之。況未有所見者，而可無以發其疑疑乎？炎爲舉子時，迫於伏臘之不給，甘旨之無以奉親也，而假館於他人之門，得學之功十三。及出而爲吏，雖不敢一日捨學而嬉，然有公家之事，食其食，亦不敢苟也，而得學之功十一。今將挈其孥以歸，杜門卻掃於歙山之陽，早作夜寐，以求增益其所未能，策勵其所不逮，是故願一見先生以發藥其愚。夫矍括多枉木，不然則不直；良醫多病夫，不然則不瘳。聖賢之門，來者無絶法也。先生以爲可教而教之，則幸矣。論十篇以爲贄，固以占其是非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之道，四海學者之所尊仰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先生肯賜之教誨之言，炎不敢不奉以周旋也。干冒台嚴，不勝悚懼。

陳亮《龍川集》卷一四《伊洛正源書序》　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窮太極之蘊，以見聖人之心，蓋天民之先覺也，手爲《太極圖》以授二程先生，前輩以爲二程之學後更光大，而所從來不誣矣。橫渠張先生崛起關西，究心於龍德正中之地，深思力行而自得之，視二程爲外兄弟之子，而相與講切，無所不盡。世以孟子比橫渠，而謂二程爲顔子。其學問之淵源，顧豈苟然者？《西銘》之書，明道以爲「某得此意，要非子厚筆力不能成也」。伊川之序《易》、《春秋》，蓋其晚歲之立言以垂後者。間嘗謂其學者張繹曰：「我昔狀明道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集爲之書，以備日覽，目曰《伊洛正源書》。

袁燮《絜齋集》卷六《經生家學》　問：漢東西再有天下，經生學士，班班見於史册，亦可謂盛矣。然其列于儒林者，大抵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豈有得於學問之大原哉！今取而細觀之，乃有戒公孫子以務正學、無阿世者，有以爲治不在多言箴武帝之失者，有爲人精悍、處事分明、董仲舒不能難者，有謂當修行先王之道，不可委曲從俗者，有父子稱盲，不仕莽朝者，有施諸政事，能使反風滅火虎北渡河者，皆聞於當時，表於後世，此豈可以專門少之哉！以專門之學，真有得於聖經之精微歟？發揮隱奥，宜可行遠，然存於今者幾何人哉？《書》惟孔安國，《詩》惟毛、鄭，《禮》惟戴氏而已，餘皆散亡磨滅，百不二三存焉。專門之不足貴蓋如此。而當西漢時，大師傳授，多至千人。中興以後，著録者數千人，有至萬人者。蓋嘗疑之：以夫子之聖，從其遊者三千人而止，漢儒豈能賢於孔子乎，何其生徒若是之多也？唐史之傳儒學，猶漢儒林爾，三百年之久，以儒稱者甚衆，而不聞專門名家，講經授業，如漢儒之盛。乃亦有以炫耀聰明規戒其君者，有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而獻其君者，有陳陰盛陽微而排姚崇太廟屋壞之對者。其他博古通今著聞於世者，類多有之。問其師承果何所自？而恥學于師，

乃有如韓退之之説，不知當時學問淵源果何自而來也？其併陳之。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五《初見晦菴先生書》 十一月吉日，學生鄉貢進士陳某，謹齋沐裁書百拜，請備灑掃之禮於判府寶文侍講先生門下：

某竊嘗謂：道必真有人而後傳，學必親炙真任道之人，而後有以質疑辨惑而不差。自孔孟没，天下貿於俗學，蓋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斯道有傳，而正學始有宗主。自程子至今，又百餘年矣。見知聞知，代不乏人，然淵源純粹精極，真可以當程氏之嫡嗣而無愧者，當今之世，捨先生其誰哉！而天下學士有志於古，欲就有道而正之者，非先生亦誰與歸哉！

某窮鄉晚生，愚魯遲鈍，居於僻左，無明師良友，不蚤聞儒先君子之名，自兒童執卷，而世儒俗學已蠱其中，窮年兀兀，初不識聖賢門户爲何如。年至二十有二矣，始得先生所集《近思録》讀之，始知有濂溪、有明道、有伊川爲近世大儒，而於今有先生，然猶未詳也。自是稍稍訪尋其書，間一二年，三四年，又得《語孟精義》、《河南遺書》及《文集》、《易傳》、《通書》，與夫先生所著定《語》《孟》《中庸》《大學》《太極》《西銘》等傳，吟哦諷誦，反諸身，驗諸心，於是始慨然敬嘆當時師友淵源之盛，抽關啓鑰，如此之至，而重自愧，覺此身大爲孔、顔罪人，而且益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平正温潤，精切的實，明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旨，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謬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於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獨惟先生一人而已。

然求於書，未如親炙之爲浹洽，徒言之誦，未若講訂服行之爲實益，故愚生竊不自量，嘗欲盡屏世學，奔趨席隅，面領其梗槩，然後退而結茅於清泉茂林，以畢其業而終吾樂。獨奈何事與心違，家窮空甚，無千里裹糧之資，而二親膴荼，又日奪於仰事不給之憂，汩没乎科舉干禄之累，而於此第竊有志焉，不克實下手專研而精究。今三十有二矣，十年之間，但粗獵涉，悠悠蹉跎，若存若亡，枉逾夫子而立之年，未免曹交徒食之計，良心蕪没，百無一就，駸駸下流，甚懼甚恐。

去年秋賦，貪緣有臨安之役。自謂是行也，此累了未了，其歸也，道武夷，當徑走五夫，共灑掃於牆仞之下，以紓其所素願。不謂命也天窮，舊累依然，而先生又此來矣。某始聞之，歡欣鼓舞，謂向者十年願見而不可得，今乃得親睹儀形於州閭之近，殆天之賜歟！既而又自疑曰：先生，郡侯也；某，郡之一賤氓也。貴賤之分有等。且侯門如海，府吏森嚴如截，問學若之何而通？請益若之何而便？講論若之何而款？故又遲遲者累月，屢進而屢趑趄。然是學不可一日廢，而見賢之心油然動於中，終有不容遏。且人生聚散不可期，幸與賢者並世而生，而邂逅又如此其密邇，人未有拒我之形，吾逆爲之辭以自止，是果於自暴自棄者也。況先生以道學爲天下宗師，既不得盛行於時，猶當私淑於後，樂育善誘，循循不倦，夫豈以鄙夫互童而遽棄之？然互庭不敢私請，輒冒昧先此導意，併録舊日自警之章，列於别幅，以爲贄。先生儻以爲可教而進之，俾獲預罏錘之末，稍不失爲君子之歸，是所願望。若不遇焉，則亦命也，安愚分，退守窮廬，只遥望門牆以自考而已。敬恭俟命，不備。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三《送白廷玉赴常州教授序》 古者學無官。學之有官，蓋以居其人，而絃歌舞蹈、揖遜聚習於其中，亦或以兼他用，如養老習射、獻馘聽訟之類，非若後世置師弟子，專以教學爲也。置師弟子而專教學者，古有之矣，則必取之於高年退宦、窮鄉素望，又非若後世以銓格調官，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者也。夫以銓格調官，得古人不能必之名，行古人不可專之教，問其年，不必尊也，攷其仕，非必舊也。索之一旦，而推而位之衆人之上，決疑請益者四面而至，此非才可以備三代之司徒、宗伯、卿大夫，學可以配先漢之齊魯明經師，其誰堪之？而三代司徒、宗伯、卿大夫之才，齊魯明經師之學，不常有於天下。後世有郡必有學，學必有師，則取之於何而給？於是選者始不詳，而教者亦不暇皆善。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説以通經義、能詞賦爲稱職。古之師儒教人之法，非止於通經義、能詞賦而已也。顧其疎密淺深之有所據依，猶足以爲無法之法。通都大府，千萬人之聚，高坐者一語不酬，則羣喙咻焉，至於刮席坐針，悸然不容其身而後已，嗚呼難哉！

毗陵爲浙中文獻之國，游儒寄士，冠摩轂擊，居學官者以爲尤難。大德庚子春，錢塘白廷玉以公府高選得之，江南之縉紳韋布，識與不識，不謀而同聲曰：「此固才學可以爲師儒、稱職而無愧者也，此固取之高年素望，可以四面決疑請益者也。銓格而皆若人，其何不可之有！」因相率作爲詩文以餞其往，而尋復徵贈於余。余不得辭。抑余私有欲贊於廷玉者。廷玉本余同里舒文靖公諸孫，少度君之子。生十齡，以孤稚隨母寄養於白。及今成立，自當用范文正、劉文節二公例，請爲白氏置後，而身歸舒宗，乃合於禮緣人情不忘本之義。夫爲師儒，將

教人以禮，而不先以自爲，則法不信；知其爲禮，而有不書於黨鄉故舊，則言不忠。然則以廷玉之可爲言，而余盡言之，蓋亦人情之當然，而非私也。遂不敢咕嗶，而據諸題篇之末。

吴澄《吴文正集》卷三《送周德衡赴新城教諭序》　三代以後，設官立師以善天下，宜自一縣始。縣之有學，學之有師，蓋不輕也。宋之季，以五舉不第人尸之，乃上之人所謂不才無用，憐其老而恩之者。進士不居是官也，顯官不歷是途也。於是其官雖重，而望已輕矣。今世儒者入仕格例，無不階縣學官而升，苟得之，則顯官可以積漸致。故其職浸重，而求爲是者，率多新進之俊流，昏耄不任時用者，自瑟縮而不敢進焉。然選者未必皆當其人也。

盱周君德衡，名父之子，壯年嗣其同宗兄掌學事於新城，其平居所得於家庭，固已高出於人人。而又不自是也，勤勤走四方，以增益其所見聞，則其居是官也誠無媿。而或者謂其人可也，其年未可也。余曰：不然。昔王通氏二十五而爲人師，唐初諸名臣，或以爲河汾之所培育，其功不亦大哉！周君之年於仲淹有加矣，新城雖下邑，何地不生才也？培育而成之，他日文學彬彬，爲國家用，可以稱明天子詔旨，推其功，必曰自周氏。君其行矣哉！

程端學《積齋集》卷二《送花教授秩滿序》　士之以校官進而受一命之寵者，難矣哉！律：二十五始得仕，由鄉校薦之郡，郡試其文，移憲覆覈，率二三年，爲直學，典饔廩之出納。又二三年，上之行省若大府。行省若大府類其名，復三四年，授一諭若録。近者五六年，遠者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升正若長。正三年，始上之都省部，又三年，始授一命，爲州教授。州教授三年，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爲縣主簿。士而至於州教授，年且致仕矣。故得州教授者十三四，得郡教授者十二三，得縣主簿者十不一二，有終身不得者焉。夫以奔走雜塵、執掌焦勞三四十年，而所就若此，豈非難哉！

濡須花梅村以教官遞爲明郡教授，所謂難得者也。三年而歸，且將致仕。梅村家有田園，有子服勞奉養，自此違雜塵，辭執掌，去其所難，就其所易，日與鄉隣父老攜酒相過，問桑麻消息，上八公山訪神仙遺跡，平生之樂在是也。然朝廷惟兩院爲養老尊賢所，出常律外。若安車蒲輪，儼然踵門，樂將在彼，又非余之謂矣。

至順三年二月既望序。

程端學《積齋集》卷二《送張起潛直學詩卷序》　學以是道，進以是道，君子也；學以是道，進不以是道，衆人也。夫人孰不欲以君子自處，而卒以衆人進者，豈非拘於其法哉？校官之職，道弼乎己，正臯比以待問者也。而由直學爲之，是以衆人之道進也。

張君起潛業儒業，道儒言，領事岱山。或疑其行，余曰：不然。委吏乘田，孔子雖不以之爲進身之階，而亦不辭焉者，以錢穀之事，舉吾分内也。使張君益修其業，無所不足乎身，亦知錢穀爲分内事，而姑假以是售夫今之法，余安能知之？於其行也，交友咸詩之，又相與來請言，書此以勉之。

程端學《積齋集》卷三《送蔣遠静山長序》　人固有同出於儒而異其設施者，未可執此以議彼也。昔程不識、李廣爲邊太守，不識正部曲行伍，吏治簿書，人不得自便；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幕府省文書二人者不相爲謀，然皆爲漢名將。儒之設教，或範其程規，使讀必熟，索必精，劬勞困苦而後得。或誘掖漸摩，感發志意，使自爲力。雖各因其才，然其成功一也。故程伯子和氣冲融而學者自化，叔子嚴厲剛方而門人敬憚，亦若異道。而世之爲師者，舍二程無以法，果可執此議彼哉？

泰定初，江浙行省銓教官，議者言：「百里之師，所在當擇。建康臺憲在焉，尤當得人，以副宣明。」於是執政周謐密訪有望之士以充之。其郡有豈巖王君創江東書院，請於公，得設山長，而遠静蔣君，承之韓君及余兄敬叔與是選。敬叔首設講，爲人敦厚謹畏，終日危坐，與諸生相對，必使熟讀精思，真知實踐，本之晦庵、西山教人之意，酌以今日取士之法，爲書一編，以行於世，守其轍者，往往有成。韓君則余未識其人。蔣君乃余兄之友也。四明文獻之家，惟蔣氏最遠，而克世其家如蔣君者，百不一二。然蔣君之性疎通曠遠，博覽強記，爲文章而尤長於詩。今其往而接余兄之武，余恐受業者未安其教也，故先爲道其質之所近，意之所安，與其並行而不相悖者，俾無間然于其初。雖然，蔣君升堂，進諸生而見摳趨之翼翼，考其業而見其華實之班班，將如蕭規而曹隨，則余不能知之矣。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送吴學録序》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隸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負販以至賤隸雜色，無不得是假是名者，可爲吾道長太息。蓋數年前，以司廩計者升邑諭、郡録，或議其非而罷之，當矣。今之爲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也、晦跡丘園也。吁！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嵬瑣輩累十百哉？習俗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

敢言也。

里人吴履德基，由天台直學爲衢學録。德基世儒家，自少至長，不廢挾册。若人而職教，孰不謂宜？雖然，以德基而異於非儒者，未足多也，要當異於俗儒而後可。非惟異於俗儒也，雖古之號爲儒而實則戾儒者，吾與之異而後爲至爾。德基質甚良，行甚謹，居北山之下，先正遺文古書多見之。某於鄉先生之學，雖蚤服膺，而累於薄宦，嘗有不獲卒業之嘆。比年歸閑，稍知紬繹眇微，窺闚深密。回視平昔，淺陋鹵莽，爲之内熱流汗。欲强進自力，則老病及之矣。德基年富，不離庠序。今又無出内會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峯幽絶之墟，攜束書而往讀焉，以求聖賢之心，洗俗學之陋，將見充然而不窮、浩然而有得，涵養器業，自致遠大，何施而不可，奚有於是區區者哉！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送陶教授序》 科舉、學校之制，相爲表裏者也。今科舉方興，而學校日就衰落，是豈無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亦其一事也。近議者欲以進士任教官，餘取之鄉選之中者，蓋有意於革雜進之弊矣，而有司未之改也。予竊觀延祐以前，士舍學校無所於仕，當時負才望而畏名義者，往往居多，且自卑而遞升，遲以歲月，或白首僅治一命，其選若是之難也。比年變化，狡獪不常，俄出而擁皋比，不再轉而倚席大府，揚揚然誇於人，曾不少愧。其人如是，尚何責以教養之事哉？

陶君士元世衣纓家，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受知憲府，薦爲邑教，爲郡正山長。而今調教授漢陽，於是距始仕時幾三十年矣。後來者或反出其上，是於士元不足較。吾獨嘉其雍容恬静，稱教官之名，是行也，必將無負厥職矣。士元尤喜爲詩，漢陽古郢國，正《周南》漢廣之地也。夫其秉操而循禮，列於正風，至今想西周之盛，則其俗用美矣。當文明之時，咏歌太平而推廣夫敦厚温柔，士元之所優爲也。鄉先正鞏仲至亦嘗爲是官，鞏公深於《詩》而達於教，見稱於昔之君子。遺風餘韻，想猶有人談之。使異時談士元者與鞏公同稱其美，而羨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送徐學正序》 古之士者世爲士，未嘗輕徙其業。流風渾厚，固難以之望後世矣。世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祖不能以淑其孫，父不能以訓其子，雖有司設利禄之途，猶不能化之使從也，獨且奈何哉！

新城徐君子聲，素儒家流，老成篤實士也，來爲吾州教官，於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儒者，訢訢然一家三世，自爲師友，心竊異之。時予方歸休里中，杜門日無所爲，研弄丹鉛，挾册謡吟，自以爲適。而君家父子不憚往來，經義微辭，辨析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抄。其嗜之甚，若飢渴於飲食，得之而喜，雖明璫拱璧不是過，非習氣深至者不若是。三年間賴以滋益，不然，以予之迂踈狷狹，孰肯過而問耶？子聲在吾鄉，有一事尤可喜，爲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尚德，能爲人所不爲。吾嘗閲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若君者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矧吾鄉也哉！

予家父祖儒傳，序至予忝竊末第，自度無補於時，惟退讀故書，訓飭二子，使粗知向方，謹身寡過，以不貽先人羞，亦不啻足。區區有慕於子聲，非苟然者。子聲滿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與賓興。積學之餘，責効課功，青紫可坐拾矣。雖然，位高金多，志得意滿者，吾豈彼羨哉？使有子有孫，詩書之傳無窮，清素之風不墜，天下之至榮大願，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保此道。婺猶相去三百里間，聲問可及，幸時時警發，無忘雲仍之好，自今以始。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送胡生序》 胡章焕文自樂平不遠數百里来，介其宗人仲退丈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欵謁，行古師弟子之禮，貌甚恭，辭甚卑。異哉，生之爲也！自予来此邑，亦欲以古道矯民，嘗興學宫，程講説，間自爲之，開示大方，意美材良質，何地而無？必有自拔於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應，勵之而愈惰，二三歲間，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爲。空谷足音，其爲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固貴於游。然予觀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爲未足，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爲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尚友古之人。其徒有及門受業者，則又不欲其留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尚友古人，豈不在方册乎？歸求有師，豈不在身心乎？聖賢又惡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之遊也，請贈言於仲退丈。而出首道番陽，見博士祝君蕃遠。二君皆予所敬者。今自番而来見予，顧予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給生之求而滿生之望哉？生復將之宛陵、之建業，而遊四方焉，其所遇者必廣矣。嗟夫！科目廢四十年，逮延祐初而興，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罷，甲子凡一周矣。前乎延祐，諸老尚存，典則未泯，學者雖寡少，類皆無所爲而爲，則誠豪傑之士，而文詞亦往往精詣不羣。近年士習既殊，高者務求異於前哲，卑者不過争爲揣摩籠絡之説，文氣卑下，骫骳日甚，識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閭巷小夫，投棄編册，彼固不足與議。忽游目乎八荒，問爲諸老之所涵養扶植者，淪謝相繼，落落無幾，得不重爲黯然哉！所深喜者，仲退丈以八十之年，强力未衰，進德彌篤，相望隣壤，數嘗以文義濯磨，

使予頗自慰。今復有招予之約，旦夕解去，當操几杖而從之，惜生不能偕此會爾。雖然，亦審其所適哉！若夫求道而非名，爲己而非人，則祝君之告生者已悉，茲不復云。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内儒而仕者，不爲進士，則爲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爲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英雋明達爲時儒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濫厠其間，往往速戾敗官。議者遂相詬病，以一概百，直決絶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既專，宜其選必精。夫何雜出冒居，猥謬充斥，絃誦聲消，廉恥道喪，萃小夫庸豎，日夜相與較升合錙銖，苟欺竊訟争，學校不廢猶廢也。

新安姚叔器之爲池學正也，脩教法，招生徒，治宫室，鬻田土，明會計，斥蠹冗，奮然爲人所不肯爲。於是忌怒朋興，沮撓百出。叔器出江寧楊君志行、莆田陳君衆仲贈言，且并求益，又知叔器少受學於楊君。其爲錢塘教諭也，公謂以斯行驗其初，比三年有成，陳君謂江浙教官毋慮數百，求如叔器者鮮。楊君之期之者既驗矣。今池學之績遠過錢塘，使陳君聞之，又將深嘉而樂道，愚何足以贊一辭哉！愚竊末科，忝下吏，雖無救廢罷，戰競惕勵，得不以罪去幸矣。而見叔器挺然自拔，爲今教官刷恥，增吾道之重，故樂爲之言，以勵同志，使皆若叔器，豈小補哉！愚觀叔器之爲人，温雅慎密，而其中屹然不可奪，宜於用。豈惟教官？他日有懋風績於大藩而揚聲華於天路者，必斯人也，必斯人也。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一三《送丁山長序》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説以通經義，能辭賦爲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署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送張元畧赴夷陵州學正序》 朝廷設官之制，有秩微而望隆者，學校之職是也。環千里之地而爲府，府有教授。府之下爲州，州有學正。州之下有縣，縣有教諭。皆職任教事，朝夕坐堂上，擁皋比，褒衣峩冠，而談詩書。民之俊秀而志學者，被青衿，執經而聽受，多者四十人，其次三十人，其次二十人。趨焉而趨，步焉而步，惟吾之言行是式。居厥職者，不亦重乎！故語其秩，則不踰九品，語其望，則巍乎師道也。朝廷於是乎不輕以授，而士膺是職者，亦知自重而不輕視焉。自非經之明、行之修者，曷克任茲哉！

洪武十一年秋，建安張元畧以明經有行膺薦來京師，選授夷陵州學正。縉紳之士重之，而賦詩以餞其行。屬予爲之序。惟建安道義之鄉，有考亭朱子之流風餘韻，士生其間者，彬彬然多學行之懿。而夷陵承元季兵燹之後，絃誦之聲，至今未振。元畧生建安而施教夷陵，盍亦有以振之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況於州乎？振而興之，在元畧勉盡厥職焉爾，慎毋以秩之卑而戚於心也。元畧勉諸！

吴伯宗《榮進集》卷四《送王景學之廣德學正序》 國家龍飛江左，奄有華夏，大統既定，人文聿興。以學校之設爲急務，乃洪武三年，制詔府州縣立學，府設教授、州學正、縣教諭，下各有訓導，選民之子弟俊秀者而教之。其教之而可成材者，升之太學，以卒其業，需其用焉。十一年夏四月，安慶桐城縣學弟子員徐生思賢、葉生有成以選入太學，受業館下。始至，進退周旋良慎。予進而扣之，頗知大義，識歸趣。問其所從，則元進士王君宗敬景學生也。江淮元季兵革之餘，務學者蓋鮮。觀徐葉二生，翹楚競爽，則有以見王君之善教矣。是年九月，王君以明經舉至京師，訪予成均，因得承顔接辭。其容貌温恭，一出於誠實；其言論典則，必依乎仁義；其才器倜儻，足以專治煩劇而恢然有餘裕也。蓋其先世爲南陽士族，自其少時，已擢巍科，躋膴仕，講貫之精，諳練之久，宜其才學之出於等夷也。未幾，天官以其教有成效，擢爲廣德州學正。將行，二生袁詩以贈，而請予爲序。

予惟士之舉於朝者多矣，大而爲守令，小而司錢穀，凡一材幹可稱者，皆在列。惟學校之職，非經之明、行之修者不得與，官雖卑，選甚重也。況安慶、廣德，皆畿内地，而廣德尤爲密邇，其不輕於授也審矣。王君今茲之選，豈不甚重矣乎！夫王君居安慶之屬邑，其成效已可徵如是。今其施之廣德，又非一邑之比，異日彬彬焉有德有造，出而應國家之用，吾知其必在於廣德矣。

貝瓊《清江貝先生文集》卷二〇《金陵集・送李敏卿赴桂陽教授序》 今年秋，湖南李敏卿謁余成均，蓋棠邑丞中卿之弟也。貌甚偉，言甚文，余禮之如其兄焉。初，余與中卿預編纂《元史》者五月，而中卿之學極博，凡三十六年君臣行事，余每咨之。而中卿亦稱余之序事直而不詭，故其論無異同。史成，予歸檇李。且三年，又徵爲國子助教。相望四千里外，不得一見爲悵。及見敏卿，道其出處，則知老於衡山之下，挹湍瀨，玩雲月，固非余之所能及也。未幾，敏卿授桂陽教授而歸，來求一言，增益其所未至。余惟湖南人物過於中州，而敏卿之講於

家者有素，奚待余之言也哉！

抑聞李氏之先爲姑臧大族，唐太宗以兵取天下，跋野仙與同羅鐵勒應募，以功賜姓，蓋親之也。德宗時，微仲公以明經登進士第，仕至連州刺史卒，子弟遂家來陽焉。及宋設科目，自芮而下，擢於朝者非一，而芮亦爲安撫官。至中卿兄弟，則十有九世矣。嗚呼！公侯之貴，金貂赫奕，曾不一二傳，而流爲皂隸者，何可勝數！獨李氏一門之盛如此，豈非積之也厚而發之也遠乎！且敏卿位雖卑而道寔尊，視州縣簿書期會之煩，亦已優矣，尚推所學以淑桂陽之子弟，使彬彬然有齊魯之風，上副國朝建立學官之意可也。枉道過家，拜伯氏於堂，其致余之耿耿焉。

周是修《芻蕘集》卷五《送表姪鄉貢進士王伯翬之官廣東序》 王氏世居西昌楓林里，其先宋洪州司理，與吾先潭州主簿公爲姻家。司理之後，不四三傳，而業益以大，族益以廣，分處乎是邑之間者數千指，而多以詩禮立門户。國初三十年，耆艾相次物故。於時譽髦，有若吾友兄效先、弟敬先，俱以明經舉授學官。有若奉先、承先、希先及九成隱君二子起予、德予，皆衣冠文物，彬彬楚楚，爲四方子弟矜式。其尤彦，若子復並其姪孚先、子伯翬，並以科第之學獵獵有聲江鄉，後先較藝秋闈，以洪武庚辰同領鄉薦，詣春官。朋遊識者，莫不奇其氣，高其文，而謂穿楊葉於百步，折桂枝於九霄，殆其餘事耳。既而目迷五色，止中乙榜，士林惜之。於是子復有廣東化州學正之命，伯翬亦授德慶州學官。行且有期，謁余言以爲辭。余以王氏之胤遭際明辰，而一門簪笏，輝映若此，不既盛歟！今子復、伯翬以祖孫齊賢，領鄉薦，同詣春官，同授學職，同而遊宦於廣海，南行之道又同，不亦美歟！若伯翬者，惟當仰體皇上樂育作興之意，俛焉孜孜，以盡其力，期無愧於名教可也。彼不顧其行而專以利鈍崇卑屑屑爲計者，可得謂之達乎？矧王氏之仕於官者，皆茂齡英發，安知非天將老其才，使行遠自邇，積小以高大，異日陟華躋膴而遠有過於人者哉！處於家者皆聰敏俊秀，安知非天祐於王氏，若綿綿之瓜瓞，愈延而愈蕃，異日掇巍科，膺顯擢，而又大有光於前者哉！然則伯翬其臨於德慶也，朝思夕思而必以敬勝乎怠，日新又新而勿以豫浮乎謙，必將極乎己之昭昭者而後使人昭昭，篤乎己之愷愷而後使人愷愷。誠如是，則吾言之可徵也亦必矣，夫何疑哉！是爲序。

林弼《滎陽外史集》卷二四《送潁上縣教諭徐景顔先生復職序》 洪武九年十二月，中書省檄鳳陽府凡通經博學之士在教職者，悉取以來。蓋相君上副天子宵旰求賢之意，欲盡天下之才儲之館閣，謀猷黼黻，致唐虞三代之治也。烏乎盛哉！於是知鳳陽府事潘公奉行惟謹，而潁上縣大夫以博士徐先生景顔薦。既至，而中書且有後命，許留見職。景顔辭諸潘公，請復歸掌教事。公曰：「先生是也。國家以用人爲急，先生去而登諸班行，不過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在，而學者有所成，異日晉之省臺，布諸郡縣，用以爲奔走禦侮，疏附先後，先生之功，顧不大矣乎！」時同僚皆韙公言，景顔即再拜爲別。予以同年之契，送諸淮河上，執爵言曰：

景顔可謂識進退之宜矣。夫君子安於所遇，固未嘗求進，而亦未嘗求退也。不求進以見其不急於用世，不求退以見其不果於忘世。《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而孔子於仕止久速，亦當其可而已。景顔家居太末，爲徐偃王之後，世胄神明，從容儒素，浮沉里閈，將四十年。適聖運肇興，有司敦進，就試漸闈，以《書經》中選，來爲潁上學官，執經在座下者，凡二十人，皆通性理，能文辭。於其行也，咨嗟涕洟，繾綣焉意其復歸。今茲果然矣，是豈不足以慰其心耶？往復去留，何芥蔕之有哉！且夫富貴利達，天也。學以致用，在人焉，君子不謂天也。獨奈何今之儒者，自一經決科之外，於禮樂典故、文獻譜諜一切漫不省，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予之病此久矣。景顔疏通明敏，竭歸潁上，講授之暇，博記廣覽，以資其見聞。聖明在上，述作之事日以大備，駟車之召，豈能舍我景顔哉！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吴子恭先生致仕詩序》 安成吴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黄岡縣學教諭致事，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

吴故永新名家，自宋以詩書科第爲邑之望，具載鄉袞文信公所述。元之初興，寧極先生博學惇德，與劉須溪、趙青山皆以先朝遺老爲鄉人後學所尊。寧極先生始徙安成，子恭先生之曾大父也。其先如此。子恭先生明經守道，以成就後進爲務。爲學官，歷寧鄉、福寧、黄岡三縣，焯著功效。歲賓興，校文廣西者再，浙江者一，鑒別之明，升黜之公，學者心服。被召纂修《永樂大典》於中禁，一時四方老師宿儒多在，而通博明正，率推子恭先生，其人又如此。此余所爲敬之而願交者也。然自赴黄岡，不相見將十年，時有咨求老成及禮文述作之事，余未嘗不意在子恭先生。然其年益高，病益侵，愛莫致之，懷耿耿久矣。乃今一晤語，未竟遽別，此余之情所爲不能已者也。

然古賢人君子之老而致其事歸也，其道德文學，猶有以儀鄉邦、淑後進，不

徒斂焉自足也。岐陽有瑞物焉，羣飛競起而隨附之。如吴先生歸，而鄉人秀俊有志於學者，咸得所附托，余之情亦可以自慰也。請書諸羣公篇什之首，以爲先生贈。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一《送解教諭赴廬陵序》 吉安屬邑九，廬陵附郡治之下，其山川之清麗，人物之秀厚端雅，習俗之貴詩書、重德義，聞於四方久矣，故四方士之遊學者，往往輕千里而至，曰：「此其今之鄒魯也。」爲政者樂得其地，曰：「其民審於趨向，可不勞而治。」而典教者尤樂得之，誠以其化易行、其功易成也。

往年廬陵之學，聘廖敬先先生佐教事，已而有他命，不果赴。繼不鄙聘余，而亦有他命，不果。後與廖先生同在禁林，每共憶廬陵俊彦所會，欲復一至，相與求斯須麗澤之益，如臨弱水而望蓬瀛焉。朝夫家吉水，去廬陵一舍有半，其爲人温厚端潔，本於天性，文學得於世家之傳。既舉進士，歷事憲臺，都御史上其能。時與朝夫名同上者，皆任風紀，陟清要。朝夫獨懇懇乞教學近地，以養其母。朝廷重孝子之意，以爲廬陵教諭。於是吾徒素願欲而不得者，一旦歸於朝夫，安得不爲之喜哉！然今學校所難得者，不在於良弟子，而在於良師。譬諸材木，土地所生，無處不有焉，而匠石不恒有也。有良材而不遭匠石，徒木而已耳，烏能見諸用哉！學者所以貴得師也，而今之爲師如朝夫，亦罕遇矣。

朝夫且行，士友爲歌詩送之。余既喜朝夫得廬陵，又喜廬陵學者得師也，於是敘諸其簡首。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劉教諭序》 廬陵劉君仲鐔舉於鄉而入太學，選修《永樂大典》，在禁林者幾三年。時學士解公與祭酒胡公總裁其事，仲鐔未嘗斯須去其側，搜閱秘典，遇奇事隱語，即俾仲鐔録示館中之士。或有所考索以上進者，必仲鐔書之，乃以進，否則不得書，不以進也。蓋仲鐔性穎敏，又知所畏慎，他人勤者或不敏，敏者又不能慎，惟仲鐔敏而慎，故學士諸公皆賢仲鐔。今年春，羣試於禮部，得選爲沛縣教諭。同舘之士多賦詩餞之，翰林檢討解公文夫欲予一言序其首。夫沛，漢高之舊里也。方高帝平定四方，威加海内而還也，與沛中父老子弟飲酣而歌《大風》之詩，一時勁氣雄風，何其壯哉！然高帝是時徒欲得猛士耳，豈高帝於此尤有慢乎儒生耶？魯兩生之不至，商四皓之遠引，蓋以是。然高帝過魯而祀孔子，徵博士以起朝儀，諸生稍稍向用，則其所慢者，獨鄙生輩爾。沛中父老子弟，固亦知高帝之意哉？抑習見其始，未覩其終耶？夫士之習俗繫上之意向，今之沛，非復漢之舊矣。天下既向風文學，而沛又得仲鐔者爲之師，夫承時製作，抱負問學之高深者，尤知賢仲鐔，而謂沛中子弟使其見吾仲鐔之學行温雅，必愛敬懽然傾竭矣。因彼之甚慕而施之教焉，吾知其能有成必也。是行也，仲鐔其勉之。予與仲鐔處久而相好之篤，因檢討君之屬也，遂爲之序。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七《贈王所存還會昌序》 吉水泝流而上，可四十里，曰古溪，王氏世居之。其先業儒，由宋元以來，通經學古之士恒甲於其鄉，有曰所存王先生者，今大學士胡公之外兄也，嘗爲予道所存之賢，予因得識其人而友焉。所存少穎敏，刻意於學，通《毛氏詩》，爲文章有矜式。既壯，志落落不偶。永樂初，贛之會昌儒學闕師範，或以所存爲薦者，遂聘致之，上於吏部。至則命就試翰林，中在優等，乃受職還會昌。會昌爲贛屬邑，據章水之上游，僻陋而荒落，煙嵐瘴癘之氣蟠結鬱積，遠方之人或卒然觸冒之，則往往疾困纏綿，至不起者有之。所存之來也，乃能安其風土，優遊恬嬉於琴書俎豆之間，志適氣舒，肆然有以成其樂。晝夜講誦，力去積習之陋，所以琢磨淬礪以求其底於成者，蓋無所不用其心焉。而比年以來，諸生挾所業以試者，輒不利有司，所存亦惟咎其教之未至、業之未修，初不以是咎於人而怠廢其職也。永樂乙未秋，所存以九年秩滿來京師，吏部較其績效弗成，將舉例降以罰。所存聞之，曰：「尸位縻禄，罰我誠當也。」未幾爲請於朝，乃命復還會昌，期三年弗成而後罰之。所存受命，不勝感激，詰旦即束裝就道。翰林檢討錢君習禮、中書舍人許君鳴鶴咸相率賦詩爲餞，且以首簡授予。

予謂士之脩於己者爲不易，故其施於人者爲甚難。況學校以得賢爲本，非漸漬培養積之於悠久，則不足以收其效。會昌居深山長林，爲瘴癘之鄉，凡典教於兹，往往悲傷憔悴，恒抱無聊之感。故其所以爲教者，不過記誦於詞章之末，所以爲課試者，不過蹈習夫陳言之陋，玩愒歲時，苟且率略，惟以免罰爲僥倖之圖。教化之不興，師道之不立，士類之無成，其所由來者尚矣。所存至是，奮然特立，思有以作而新之，故其教之所施，恒先本而後末，由内以達外，浹洽涵濡，待之於悠久，未嘗苟且率略，以急近效爲心而求倖免於責罰。以此較彼，其難易得失，較然若黑白之分。不然，會昌諸生豈果不知所以爲學，而所存之施教何其成之難如此也？

或曰：「所存不幸而遇會昌，使其處善地，則有不勞力而可以坐致其成者。」

殊不知君子之於出處進退，隨所遇而安，其於得失利鈍，則有弗足計者。有若吾所存之持身守志，確乎其不移，曾於是戚戚而有以動其心哉！世之觀所存者，幸無以是而少之。

楊榮《文敏集》卷一三《送教授魏仁夫之饒州序》 永樂甲辰，予友魏仁夫蒙恩除江西饒州郡學教授。惟仁夫昔與其從兄孟原同學郡庠，予則與同里閈，有姻戚之好，契愛之厚。今茲之行，遂率能賦之士賦詩以送之。

蓋仁夫自幼篤實，有志於學，雖祁寒盛暑，未嘗少懈。由是其學日進，若木之發榮，泉之暢達也，人皆敬服之。予先以科目入京師，列官詞林，既五六年，而仁夫始領鄉薦。會試禮闈，名在副榜，遂得分教池州之銅陵。繼丁內艱。服闋，改除上虞。秩滿，歷政春官以俟命。將兩載，始得典教饒州。

嗟夫！學校之職，其掌教事，郡謂之教授，州謂之學正，縣謂之教諭，雖其品秩有不同，而其所以統率其教者一也。至於訓導之職，則專掌訓誨，因其生徒有多寡，而其職任無不同。至若生徒有成，循序陞進，亦不越乎學校之間。必其備歷郡縣，然後陞之於太學，以教育天下之賢才，於是爲至矣。仁夫今自縣學陞於郡學，非其平昔教之所及，學之所成，曷克臻茲？而行將書最，以進於太學，其所以淑諸人者，未有涯涘也。古人有云：「師道立則善人多。」仁夫其尚勖之哉！遂書此贈之。

王直《抑庵文集》卷五《贈歐陽士則南歸序》 予內弟歐陽士則，以明經見重於士大夫久矣。今年鎮江缺訓導，舉至京師。先是，凡舉任訓導者，皆嚴試於翰林。宣德初，慮吏之入官與求賢舉之濫也，詔諸大臣學士羣試於廷中，而訓導亦與焉，加嚴矣。至是有言舉任訓導，宜先試於在外有司及提調學校風憲官，然後送之吏部，又羣試而用之。吏部請從其說，而士則適遇焉。乃告別於常所往來者，束書南還，無不豫之色。

或者曰：「教官之任誠重矣，然在外之試，未必愈於在廷之嚴也。使未至京師則宜矣，既至而必歸試，試之而使復來，僕僕走萬餘里，非有重貲，將何以自給？士則素清貧，無乃不便於是行邪？」士則曰：「儀之進退，蓋自有命焉。家貧親老，誠願得祿以爲養。然吾父年八十二，母亦七十七矣。以情而言，其可暫去左右哉？今別去半年，起居飲食不能須臾忘於心，幸而得歸，且少舒其惓惓之思而自快於目前，祿雖未之及，其所樂多矣，而何不便於是行哉？」

予聞而心善之，曰：「賢哉士則也！天下之樂，莫大於事親。親也者，不可以長存，亦不可以再得也。因其力而致養焉，極愛敬之誠，盡惋愉之奉，使憂患不知，勞苦不聞，熙然自適於太平之世，其樂可勝道邪？古之人雖以祿養爲榮，然豈能必哉？如必得祿然後養，則昔之大賢君子，蓋有不沾一命者，將不得爲孝子乎？士則之親老矣，楊子所謂愛日，士則之志也。」

予蒙舅氏恩不薄，恒慮士則以祿養未遂爲慊，而愧無以助之。及聞其語，而信其賢，故書以爲贈行序，且使人知士則之非苟然者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〇《送成司訓赴浙江考試序》 國家設科目取士，以興太平之治，其來久矣。每三歲，則令諸布政司合郡縣之士試之，取其中者而進之禮部。任去取之責，非通今博古、至公且明者莫能也。故爲有司爲最難。蓋士之致用，以學問爲本，必求通於經而鑒得失於史，然後能充其才以達之於用。有司者有其具，又明以擇之，公以決之，斯足以得人，而無迷繆之譏，其所繫重矣。而惟自好之君子，安乎內，不惑乎外，乃能知其重而加慎焉。不然，而云無失者，蓋鮮矣。然是舉也，主於布政司而臨以按察司，與凡風憲之在其地者，是皆欲得人而進之，協德一心，以成其事，固善矣。苟或異乎是，任其勢之所可爲，小則侵其官，大則撓其權，使不得自任焉，則爲有司者，豈不尤難也哉？

予聞此多矣，未嘗不慨然歎息，而興慕於安乎內、不惑乎外與夫協德一心之君子也。今年當取士，浙江布政司求有司之賢者，得順天府學訓導成先生規，具書幣請焉。先生欲辭，不可，乃促裝就道。同列余先生觀等皆喜其有此行也，求予文爲贈。

嗟夫，成先生！彼之所以請子者，蓋知子之通經博古而公且明也，蓋知子之自好，安乎內、不惑乎外而能重且慎也。然則子之任此不難也。而爲布政司與按察司者，予知其皆君子也，協德一心，以成其事，有得人之譽而無迷繆之譏，可必也。予其行哉！予蓋俟子矣。是爲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四《送劉教諭序》 廬陵劉公鐸，始教諭湘潭，其後連丁內外艱居家。今年春，起復至京師，調光州固始縣學教諭。公鐸世儒家，元廣東廉訪副使楚奇先生之孫，前文淵閣大學士贈禮部尚書胡公廣之甥也。公鐸既承家學之良，而又受教於舅氏，故其學有本源。其在湘潭，能以所得教諸生，諸生傳其學而有得者甚衆。永樂癸卯，湖廣鄉試第一人婁異者，其高第弟子也。公鐸之固始，其姻家翰林侍讀學士曾先生率諸能賦者賦詩以贈之，而俾予序。公鐸之來京師，予數與相接，觀其言論恂恂，舉動不妄，心固愛之。則於其行，何

可愛一言？

古者大夫君子之有行也，則其友作詩以送之，舉其職任之重，勉其功業之修，欲其速歸於王朝而無久於外，《崧高》諸詩可見也。蓋其道合志同，殷勤篤厚之意如此。則予之所以贈公鐸者，豈外是哉？

夫教官以教爲職，其誦習者《四書》《五經》，所講明者，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所與處者，皆聰明俊偉之才也。誦其言，明其道，修於身，行於家，他日施於天下，其爲之有本，則效有必致矣。今制，教諭有成績者陞教授，教授有績，則陞爲國子師，其激勸也明矣。然教之有道，爲之有績，如吾公鐸者蓋少也。豈非爲教者又本於身故邪？傳曰：「以身教者從。」公鐸之所以爲教者，豈待予言哉？而予惓惓於此者，誠欲公鐸益修其職業而歸仕於朝，蓋庶幾詩人之義也。故書以爲贈行詩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贈吴助教序》 伯昂名顒，長洲人。其始爲縣教諭，以績最，當陞教授。今皇帝初正位東宫，妙柬宫臣職輔導，伯昂遂被選，拔爲右春坊右司諫。時予備員侍近，亦蒙恩進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遂與伯昂爲同僚。日侍上臨政，及進講經史，伯昂皆克盡心思，不忝其職。閒暇，退坐春坊，皆於於然以德義相上，其意氣無間也。及上登大寶，凡宫臣之有兼職者皆仍舊，其餘則以次陞遷，於是伯昂得助教國子，之南京。一時僚友皆東西散去，不復相聚如曩時，予心固有不能釋然者，然獨爲伯昂喜之。

蓋司諫雖清切而助教實崇重，何者？道之所係也。天下之士，萃於大學，辟集羣材於班郢之門，雖無不可用者，然方員平直，豈能盡中法度哉？概以規矩繩撲量而礱斲之，然後棟樑榱桷，長短小大無不適於用，是豈一人所能哉？衆工之力也。故太學之士，所以成其德，達其才者，祭酒、司業總之，而分教者實任焉。及其教既成，其人皆宜於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其道之行，即師道行也，豈不甚重矣乎？故予爲伯昂喜之。然伯昂豈但可以任教事而已？昔昌黎韓子嘗爲助教，博士矣，其後爲京尹，爲侍郎，其文章德業赫然爲斯文之光，伯昂尚將有遇哉！

伯昂再考績，來北京，將謁告省墓歸長洲，今洗馬蘭先生等皆舊爲同僚，屬予文贈之。予故爲道舊如此，且以致予期望之意也。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六《送劉教諭詩序》 吉水劉肅敬伯舉進士，得興化教諭，能以其學教諸生，諸生傳其道以有成者多矣。今年考績來北京，以最當陞。敬伯不願也，請於吏部，仍得祁陽教諭以去。鄉之士大夫官於朝者，咸重敬伯，作詩以送之，而屬予爲序。

蓋朝廷以科舉責賢於教官，教官之陞黜，視其徒貢舉之多少，教諭得三人以上，則陞爲教授。教授得九人以上，則進爲國子師。其崇儒責實之意可知矣。然教授之員不能多缺也，故凡當陞是職者，必使從事於諸司以待焉。往往彌歲月，弊精神，貶抑其所志，以自混於庸衆之流，奔走求效其尺寸，吁，亦窮矣！惟有志之士不務乎外者，乃能異於衆人之所爲。蓋凡沾一命，皆足以爲榮，能舉其職，皆足以爲報，豈計夫位之崇卑、禄之厚薄哉？若儒者之職，則以道行爲賢。古之君子有道而處下者衆矣，然能有以教當時而儀後世，人固不以卑而少之。其有居卿相之尊，享千鍾之禄，可謂盛矣，苟道不行，君子不貴也。然則有志於行道者，誠有待乎其外否邪？雖然，君子欲其道之行於人，必先有以善其身。身不違道，然後人有所法。蓋爲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聖賢之所以爲教者如此。敬伯爲教官，有成績，其亦知善其身以淑諸人者也。

今之祁陽，祁陽於永爲屬邑，元次山、周濂溪、胡安國、鄒道鄉輩之所嘗涖也。濂溪之道，實接孔孟之傳，其餘數君子，亦皆聖賢之徒也。盛德偉行，高風直節，百世之下猶使人起敬起慕，況永之人親被其化哉？父兄之所教詔，子弟之所傳聞也習矣。夫教人者，莫切於耳目之所習，則言易入，教易從。敬伯之所以爲訓，宜無舍是也，則將有感發興起以進其道者，其效當有盛於前者矣。於乎！此亦其人之欲也。予既重敬伯之恬於進，而又欲其篤於教也，故爲序其詩而不辭。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贈孫教授序》 孫先生鼎，字宜鉉，廬陵之傑然者也。今爲松江府學教授，名聞於當時，士大夫論善教者，必曰孫先生。至論有識有守，能別是非、慎重而不妄者，亦以孫先生爲言。宜鉉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其學明，其行修，其所以爲教，必體聖賢之道，務以身率之，不徒辭説而已也。世之爲教官者，或急於勢利之趨而昧於美惡之辨，不復計其職之當然，宜鉉皆不如是也。實興之歲，諸藩省求考官，聘幣交走其門，以先得爲喜，其爲天下得士蓋多矣。今年，順天府合北京畿内之士而試之，翰林學士錢公典文衡，宜鉉又同任其事，凡所去取，無不當於人心。錢公亟稱之，以爲公且明。宜鉉其誠賢於人遠哉！朝廷養士以興太平之治，而士亦喜於逢時，然而遊學校者常患不得賢教官，抱良才而不能成美器者蓋有矣。幸或成也，進而試於場屋，又患不遇賢主司，雖

曲盡其巧心，而受嗤於拙目者亦有矣。此士之所以難也。宜鉉爲教官而能盡化誨之善，爲考官而又盡去取之公，謂之賢遠於人，豈不宜哉？

今制，侍從風憲有缺，往往於教官取之。故教官果不賢則已，賢則必進於顯庸，進而不止，登三事，位列卿，任藩憲之重者比比也。宜鉉賢矣，尚益思盡其道哉！益盡其道，蓋有莫之致而至者。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豈誣也哉！

宜鉉既畢事，歸松江，松江之顯者大理少卿沈君輩屬予文贈之。予亦廬陵人，蓋深有願望之意，故爲序如此。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三《送朱教諭考滿詩序》 泰和素稱文獻之邦，其士大夫服仁蹈義以修其身，通今博古以見於行者，自古有矣。雖其風俗之美，而亦學校之教然也。國朝設科以來，其自學校而升者蓋不乏，其間褒然冠本經、魁鄉舉及爲禮部第一者，皆常有焉。然爲教諭者，乃多缺而不備。久之，得嘉興祝思誠先生，始勤獎勵以成士志。永樂癸未，領鄉薦者八人。明年，八人者皆登進士第，又皆在前列。由是文風益盛，有志之士尤日夜勉勵，思度越前人而後已。祝先生去，繼其任者建寧陳士希先生，益勉士於學，士之中選者益多。陳先生既滿，官太學，又得今朱先生仲言，亦如前之所爲，爲士者益勉。永樂甲午，而陳德遵遂爲天下第一，其成進士者又□人。歲辛丑，登進士者五人，而曾鶴齡又魁天下。鶴齡雖不自學校出，要以學校爲之倡也。由是天下論士者皆以泰和當甲乙之數，於乎盛哉！

夫學校之教，天下皆有也，而泰和乃當甲乙之推者，豈有異哉？爲士者勤學而不懈，爲師者勸勉成就之至也。朱先生今以考績上京師，邑之耆儒楊仲基、陳仲亨等相率賦詩以贈之，而命予爲序。予謂朱先生之名，有不待言而顯者，蓋世之觀人者，視其績而已。人知泰和之士之盛如此，則朱先生可知矣。非朱先生學問有諸己，其能致是乎？雖然，予又爲先生慮也。今制，教諭成才之多，則陞爲郡博士，或遂入太學，爲助教、學正。今之去，其陞也審矣。然人謂泰和之士之盛皆出於先生，而皆以是望焉，先生宜有以應之矣。夫勤學尚志之士，所在皆有之，勸勉成就之至，在先生而已，雖予亦不能無望也。

先生永嘉人。永嘉文獻之地，在宋之時，有君子出焉，其英偉豪傑之才，聰明特達之見，雄放宏博之論，少有能當其鋒者。先生其鄉人，蓋有所得者也，其善教宜矣。予爲序其贈行之詩，既述泰和之士之所由盛，而必及此者，使人知先生之學有以也。

陳循《芳洲文集》卷四《送陳教授景著序》 宣德二年五月，予友翰林編修三山陳氏景著以丁外艱服闋至京師，將入翰林，懼其母孺人無他子侍養，且日迫於衰暮，乃言願棄翰林之職，乞得近地教官，以便朝夕奉母。所司爲聞於朝，天子憐而嘉之，畀以其鄉郡福州府儒學教授。且行，公卿大夫與之有翰林夙好者，皆樂其願之遂，賦詩榮之。修撰苗秉彝、王孟堅謂予宜爲之序。予與景著非獨同舉進士同官而已，至於論議趨向，亦靡有不相契。於其別去，固有不釋然者，然又豈容已於言乎？

景著爲人不事外餙，而其中獨狷介是非之心皎然明白，不肯少狗於人。年二十餘，即以《春秋經》中鄉試，會試皆在高等，廷試遂賜進士及第。自官翰林至丁艱十餘歲，蹈履之潔，無間言焉。於今將考績以有敘陞矣，乃棄而就教官，此其心豈有他乎哉？教官，職之卑閒者也，雖有安靜之樂，而無勢利之榮。然則不獨以見景著篤於養親，而其志之所存，亦可知矣。

雖然，古有之，仕而優則學。予固亦仕而願學未能者，今子質甚美，年甚富，且居既學之半，苟又以其餘力而一於學，以廣人之信從，將其樂之在己，詎有涯哉！所以樂其親者，有不在於此哉！

陳循《芳洲文集》卷四《送王訓導中蘊之任荊門州序》 嘗聞先叔竹林府君館授陳觀志甫塾時，灘江王氏有敷先者，數就往還，竹林故從海桑陳先生學，遂引敷先偕從先生。後竹林既出仕，敷先亦舉明經，爲象山縣儒學教諭。自是王氏仕者相繼，子復舉鄉貢，爲化州學正，遷北京國子監博士。伯徽、奉先亦先後舉鄉貢，伯徽分教德慶州。敬先亦舉明經，分教郴州、宜章，再遷岳池教諭。嗣先舉進士，爲桂平知縣。起霖舉賢良，任新會縣丞。於今又見吾中蘊焉。五六十年之間，王氏仕者皆起於儒如此，可不謂之盛乎？中蘊名琳，尤謙謹而篤實，以通經爲武岡諸生所知，聘爲訓導。比得命往分教，未幾，以丁艱去。服闋，改荊門州儒學。將之官，其姻家刑科給事中劉誠之求爲序以贈行，豈以余於王氏出而仕者皆有交遊之雅、相知之悉故耶？夫言必求於相知之悉者，則爲言也有實。然則余安得辭序哉？

夫古之爲治者，莫先於教。教化行於上，則民自從於下矣，未有教化不行而民從其令者。故治人者莫如教人，用力寡而成功多也。何也？夫治人者，治一郡一邑，則一郡一邑治而已矣。教人者，教一郡一邑有成，則一郡一邑之賢才散

而治教四方，其爲治且有成，不知其爲郡邑幾也，教人固愈於治人矣。苟非身爲之本而文藝以爲用，未有能成者也。王氏前後仕者八人，而職教者半之，若子復與敷先，敬先，皆有學行而教人有造就者也。中蘊所知，必又深且悉過於余，則於茲行，舍此復何所視法哉！若欲等而上之以爲法焉，則非所敢量也。姑書之以爲勸。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三《送教諭韋穎考滿序》　士之仕也，不難夫職任之崇卑，而難夫職任之修舉。職誠修矣，雖小官卑秩，尚可以行其志，況崇資巨秩哉？校官在衆職中，雖曰禄薄秩小，然有師之尊，世嘗以清職稱之，實非泛然小官之可比也。以清職而異乎他，則居其任而修其職者，不其尤難哉！

河津爲邑，介乎冀雍之間，前汾右黄，襟帶合流，北則太山隱起，延袤萬里。以兩州之交，河山之會，氣之靈而鍾於人者比比焉。故來教是邑者，必能舉其職，而後人始得以因其靈以成就。廣文韋君穎，詩書文雅，得之學而會之心者，宏博涵蓄，總統包括。士之從遊者，如入富室大藏，而百物隨所取，如遊抵鵲合浦，而珍奇遂所求。以故騰芳科貢者，接踵於時。其不捷而退修於初者，亦皆以不及前人爲自愧。是皆先生善教之力，而非特山川風土然也。然他人篤專教條者，視廟學不飭，必諉曰此有司事也，雖壞圮弗支而不加葺。先生又能欽服國典，大合羣材，一新廟學，俾聖祀孔彰而士業有所。若先生者，可謂兼道與事而一之，於職爲無忝矣。

今年春，以考滿將詣天官，諸生重其善教興學之功，因相率求余言以贈之。余，邑人也，雖游宦四方，而近年亟歸，連得承顔接辭，故於知先生爲詳且熟。諸生雖不有請，尚將強而言，況請之勤乎？先生行矣，聊以已然者卜其未然者，則崇資巨秩或可陟焉，余又知先生能慎終厥職而無所怠也。是爲序。

薛瑄《敬軒文集》卷一五《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宫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

吾友滎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宫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徽爲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爲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庠序澤宫之間，歷鄉闈南宫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修，學欲其進，皆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爲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爲定論哉！

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解之，使不爲偏見所惑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九《送劉教諭赴中牟詩序》　朝廷拳拳於學校之興，敕憲臣專督其事，三年，而天下教官以惰職罷者亦多。於是詔選兩監諸生學優者補之。有司奉命惟謹，進而試之於廷，然後因其高下而授以教諭、訓導之職。吾邑劉君自禎以第高等得河南中牟教諭，將行，吾邑人在朝者各賦詩贈之，謂予宜序。因憶永樂中予始入邑庠爲弟子員，嘗約二三同志力學於講堂之東偏，朝夕更相飭勵，以期於成，自禎與焉。迄今二十餘年，迺始授斯職，其出也不爲不緩矣，其講學以求夫道也不爲不久矣，其所蘊蓄於中也亦深且厚矣，去教一邑，譬猶瀉萬頃之陂灌百畝之地，不患其不浹洽也。

雖然，職教導以爲人之師表者，當有德以爲之本也，夫豈智謀詐力所可任哉！身有其德，而後訓之以禮義，課之以詩書，繩之以條範，雖素不率乎教者，猶當樂從。況中牟介在中土，昔者魯恭爲令，能以德化民，民大服之，雖童子且有仁心，以至昆蟲鳥獸亦爲之動。今學官之司教化也，專於令，立其門者又身皆士服，口皆儒言，苟務德以感之，則其應也必速於童子，易於昆蟲鳥獸。

自禎行矣，尚念朝廷急於興賢之意，必先於德以感其化而盡其職，吾將翹首以望今之中牟爲古之中牟也，勿徒諉曰典教之勢與爲令不同。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吴知州赴任序》　教與治之名不同，而同欲推己道以匡人之入於善也。舉詩書禮樂之訓，仁義道德之説以開人之蒙，去人之惑，使其氣質隨以變而才器有所成，教固足以善夫人矣。詳於德刑之施，明於政令之布，督民以職業，勸民以孝弟，使頳連者有所賴以爲養，暴横者有所畏而不敢肆，淳良者有所恃以自安，治又足以善乎人焉。然今之典教者，雖有治人之才，而或無由展。爲治者雖有教人之術，而或無由施。得爲民牧於師表之餘，如吴君方振，其治教將並著於世乎？方振嘗由鄉貢士起爲教諭荆山，繼以喪故，改香

河。兩邑學者服其化，而興於德、成於業也不少。其教既有以及於人矣，年滿當遷秩，用知者薦，擢知廣西賓州事。治之下於民也，又當自茲始焉。或者乃以賓爲邊夷之郡，毒瘴之鄉，方振儒者，非所宜居。予則以爲善治邊郡，莫儒者若也。九真昔在漢世，人惟射獵是習，罔知農作。駱越之民又無男女之辯，其俗固夷於今之賓矣。任延以時名儒守之，能歸民於農，教以嫁娶之禮，由是民食足而彝倫敘，風雨順其節，瘴癘不爲害，嶺表之習俗風氣，幡然與中國並佳。儒者之善變夫風俗也如此。方振往而平心以處之，善其道以理之，自足爲賓之任延，豈可謂儒者不宜於居彼耶？

方振吾江右新喻人，刑部主事方大之兄也。士大夫與其弟交者，來屬予文贈其行，予因其教之有成而知其治之必效，故敢以任延之績望之，方振亦不可不自勖！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二《送蔡教諭赴嘉興序》 選國子監生文學優者補教官員缺，此聖朝求賢廣教之令典也。至是，有司會考諸生，得中選者三百人，鍾觀爲首，蔡澄次之，進於翰林覆考焉。予與侍讀陳君汝同閱卷，而苦其佳者難得。久之，汝同曰：「吾得一卷矣。」以示予。予誦而謂曰：「誠佳也。」已而予復得一卷，以示陳君，陳君亦曰：「誠佳也。」遂第陳君所得者爲首，予所得者次之。發其糊名，則首蔡澄，次即鍾觀。蓋二人之學本優於衆，故再考而再居前列，而非他人所能先之，於此亦可以驗抱負奇器者，自不埋沒於甄別之下，而吾儕任事，亦幸不昧其是非之公也。

澄字宗廉，句容人，蒙恩擢嘉興教諭，朝士大夫與之交者來求文贈其行。予雖與之未嘗識面，然知其麗澤必將及乎嘉興子弟者，因考其文而有以測其然也。蓋爲人師之道，譬猶梓匠焉，其規矩之良者，欲求其物之方也，則從而方；欲求其物之圓也，則從而圓。其故何也？以取方員之法良於己也。宗廉之文，既足爲儒學中良規矩矣，欲其學者歸於方員，夫何難哉？然此特其文爾，尚有本焉，求乎仁義之道，修其孝弟忠信之行，潛心乎詩書之所載，是則本也。本之樹其中也深，則文之著於外也不患不高，教之施於人也不患不廣矣。宗廉尚固其本以表率其學者，殆將爲今世有道之師，其澤之所及，豈有窮耶！因敘以勖之。

鄭文康《平橋稿》卷九《送郭廷輝訓導龍游序》 君子有言：科目能進身，科目亦能誤身。夫何爲發此言？前人詩有之，有「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者，有「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者。噫！進身者科目也，誤身者亦科目也，予於郭君廷輝，不能無慨焉。

廷輝崑山人，宣德中，嘉興朱鹵庵先生以《春秋》來掌崑山教事，嚴毅方正，以師道自任。視德業優劣，爲待士之次。時士四十輩，獨余八人增廣，讀書勵行，得入其眼而親愛之。八人，陳翊孟佐、瞿太安伯暘、沈訥文敏、張穆敬之、夏遂存良、葉盛與中、余與廷輝也。鹵庵學政考德以日，考業以月。三月一考，周歲四舉。分席命題，悉如場屋故事。余八人凡遇舉考，各以其業，采新獻奇求上人，無肯退然甘立下風。其訓導亦希本齋占第一爲己功。然而往往居第一不出余八人，八人第一獨廷輝所占尤多。夫以廷輝之學，博而弗雜，廷輝之文，贍而有理，宜其取科第先於衆也。八人皆先後選去，獨廷輝累數科不合主司之格，踰二十年，竟以歲貢行。嗚呼，事亦冤哉！今八人中，都御史一人，按察副使二人，部正郎二人，教授一人。以余不肖，亦忝出身已廿有三年。廷輝年近五十，僅得一捷，俯就訓導而去，乃知科目誤人，非無爲而言也。

雖然，科目固負士矣，士可負所學哉？科目負士，責在科目。士負所學，罪實在士。大抵人情巧於銳進而拙於晚成，晚成則因循苟且之心生，所行非所學者多矣。廷輝曾大父義仲，讀書萬卷，安貧寡合，隱然上古之士。年五十，辟爲崑庠訓導，至今學者仰爲泰山北斗。廷輝出處頗與相似，吾知其必不肯習世俗晚成之弊，自負所學而忝乃祖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七《贈國子學録耿先生序》 先生河東人也，洪武中，厥祖以閭右起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寧，故先生入京庠，爲博士弟子。性資警敏，清灑不羣。於書過目若不經意，輒記不忘。著爲文辭，説理詳盡，爾雅宏暢，不尚奇詭。博士甚禮敬之，而同儕皆遜弗逮也。予少先生十有二歲，時亦在弟子列，書舍與先生爲隣，誦聲琅琅，日相聞。予方治《毛氏詩》，思義弗得，多就先生問焉。先生和厚從容，剖析必盡底裏，不少靳。嘗袖所爲文質之，先生詫曰：「此非稚作也，汝能是乎？」蓋與之也。不數載，先王領鄉貢，上春官，登貳榜第，得分教河間東光。自是仳離，而鄙吝萌於予心者多矣。先生教有成法，因人材質高下而導迪之，故小大皆有所就，而足以爲國家用。垂滿，以憂去官。起復，調永平，其爲教不異東光時也。茲以盈秩來朝，天曹課厥績最等，陞國子監學録。而予承乏詞林，鳴玉曳履，復得與先生聯班於朝，豈非幸歟！夫太學賢士之關，皆天下已成之材所萃止也，非厚德碩學之儒，曷足以表率之哉？先生始爲一邑師而教有成，繼爲一郡師而教益振，則厚德碩學，固已馳譽於時矣。今而爲太

學師也，豈不宜哉？將見表率於上，而諸生效法於下，其爭相磨濯，得不彬彬爲盛乎？

同庠仕於朝者榮之，屬言爲賀。予必申以夙昔之好者，以見先生善教之有素也。先生名純，字惟一，姓耿氏云。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七《贈仁和聶教諭赴官序》 大年聶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軀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雋爽不羈，以儒紳奮。嘗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經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卮進羞，爲母壽，母心樂焉，諭先生曰：「汝父之歿也，汝猶在腹。及汝之生也，聶氏墜緒，不絶如髮。不圖今日享汝禄養，而孫枝滿前，死無憾矣。」後果歿於學舍。朝廷嘉其貞節，下詔旌表。先生解官歸葬。制終，改教常郡。通閱九載，績滿來朝，擢授仁和教諭。

予初不識先生，湖海之士持先生詞翰至京師者，予每見之，鏘然韶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而以未得胥覿爲歉。侍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兹主於予家。先生需次天曹，時或過之，因得敘數年相聞之好，以償其歉。予亦間造其館，視卷軸之積几上者，森如束筍，又以見人之有求於先生者，不獨在外爲然也。夫朝之公卿鉅人，知先生者不爲少矣，使稍汲引之，則掉臂於石渠，昂首於蘭臺，必獲大展其抱負。乃以限於資格，不皆加之意。至於有意如予，而又力不能爲也，於先生之去，能無介然乎？

雖然，仁和昔先生孝奉貞母之地也，先生躬行以表率之，諸生感化，靡不惇行孝行，則其爲教，有不徒事呻吟佔畢而已。今復往也，向之及門猶有存者，匪惟樂其業之卒成，而後進之士得先生而啓迪之，得不同歸於造就乎？予於是雖可爲先生惜，實足爲先生慶也。矧先生材名德譽章章若是，文學之任豈足以久稽之耶？杭之縉紳凡寓京師者，屬言爲贈，予故不容以默也。

倪謙《倪文僖集》卷一九《贈達先生赴襄陽教授序》 先生括蒼之宦族也，始祖哈麻，仕元爲鎮江路達魯花赤。高祖志公，爲撫州路同知。曾叔祖兼善，進士及第，死節，封魏國公，謚忠介。祖彦廣，仕國朝監察御史，陞湖廣僉憲。父文有，隱德不慕仕進，日以詩書教子姓。以故先生之學得自家傳，深有源委。永樂庚子，以《詩經》領薦浙藩，登甲辰春官貳榜第，來教應天府庠。宣德初，大理卿西昌胡公撫巡南畿，大興學校，增廣生員，謙甫髫年，預在選列，獲隸先生講下，執經問難，啓迪良多。方資卒業於朝夕，而先生以滿考去矣。後聞先生擢教新淦，再擢鎮江，所至勤於誘掖，士子彬彬造就。鎮江乃其始祖宣化之地，卒葬於此，丘隴所存，先生因卜居焉。先生有三子，曰顯，曰褒，曰鎮，皆秀敏克家。而顯之子曰穎、曰毅，性亦聰悟。俾二孫俱入郡庠，紹儒業。今年再以滿考來京，將辭老歸於鎮江，遂休致之樂。天官卿謂其耳目聰明，筋力不衰，而年且未至，不允，奏補襄陽教授。不日陛辭將行，括蒼、新淦以及鎮江諸縉紳慕先生之德，咸徵能文者爲序以贈。應天諸君子以謂：「吾輩可無一言，矧子職文辭，又在門牆桃李之列，欲默得乎？」謙惟以門弟子而爲文以贈師，果理乎哉？抑觀古之人，於其師言動之詳，必謹録而識之，不特孔門爲然，則文以贈之，蓋亦理也。先生性温厚坦易，執禮恂恂然甚恭，遇義舉則毅然不讓，爲文不事絺章繪句，必傅於理，教人隨其資稟高下訓諭之，皆有所得，存心介特，一毫無所苟取，此其槩也。故其三歷名邦，前後三十餘載，道化日孚，德譽日廣，豈偶然也哉！則夫先生斯往，襄陽士子固知坐於春風中矣。謙不佞，因述先生言動之槩爲贈，用附於古人謹識之義云。

張寧《方洲集》卷一四《送彭教諭序》 仕以禮去官者三：勞瘁倦勤，理所當退，謂之請老。成功守己，分所樂已，謂之知止。知難慮後，事所決去，謂之見機。後世法制嚴密，惟請老得循故事，而知止、見機往往不遂人意，士大夫名節能與公法清議竝全者，蓋不多見。

海寧縣學教諭彭君顯烈致仕歸廬陵，年僅六十，精力甚壯。自始薦，歷祁門、南安，以有令職。名位未滿其德，績用未究其學。今治教休明，學官又無危高嫌偪之防。於三者皆不合，而去之遽，宜有不可必遂者，而竟遂之。藩臬州司無齟齬於其上，縉紳里社無譏議於其下，門生故人雖私相惜而大相樂，不識君何以得此於衆殊之間也。聞其鄉人言：彭之先，唐太尉安定王思玕、宋御史中丞户部侍郎思永之後，自元歷今，世有名宦。其先君大雅先生，正統間嘗詣闕上書言事，及進二京賦，英宗敕賜冠帶，以訓導致仕。時楊文貞公當國，欲奏留翰林，固辭而歸。審如是，則先生出處進退，當亦有家法源流也。嗟夫！先生三爲儒官，鄉邑相望，今及未衰之年去位，猶之朝出遊而暮歸其廬，情事可人，物色未改，視世之遠仕不歸者，相違豈直尺寸天壤之間？獨此亦足有得，而況無愧於名節哉！若先生者，始可以言仕矣。

張寧《方洲集》卷一五《送孫先生赴滋陽序》 海鹽故多賢，舊稱仕國。其後處庠校者，頗以歲月致官。學者多趨於苟簡，典學事者亦安襲故常，無能作其怠惰。學舍寥寥，執經之典，終歲不講，至有變爲末習，棄爲他道，雖有通美之材，

亦無自興起。乃相與歸之地勢，而終甘心焉。寧年十九，始從舉子業，就學於許氏家塾。明年，補邑庠弟子。又明年，潼川先生至。游惰之習，幾及身而止。先生援立教事，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增置學舍，躬自勤勵，與諸生日夜相講授，時刻之間，皆有程度，絃誦之聲，每至曉不輟。學校士習爲之一新，而人亦頗知自咎矣。及丁卯薦書登名者二人，寧其一也。今復不自揣量，濫竊科第，雖幸成偶致不足以爲勸，然師道淑人之功，固應出於地勢之外也。

先是，寧以過情之譽，致忌於同事者。及先生至，廉知其無他，始進之應試，深加獎勵，且令就許氏卒業。寧亦感激自奮，不敢少越矩度，故先生始終見待，不失恩義。丁卯後，兩以下第南歸，家日不造，其間火盜疾病，歲常遭之。先生益加存惠，因遣子縉從授經，實欲使自固也。寧自登第後，去函丈者五年，居閒處獨，未嘗無思。今年春，先生以考滿赴闕。會選部以學官補御史員，及就試，先生竟以時日後先，不預考列，仍進名出爲滋陽教諭。命之不競，謂之何哉！昔安定先生教授蘇湖，後以弟子論對而起，惜寧以小官居朝，名實未信於上下，不能爲先生增重，徒自惴焉自勉，以求無負於先生，亦末矣。然寧聞安定之教，温厚和易，望之可知。先生爲人嚴毅有法，高亢不凡，資質柔下者卒未能扣其門户。今滋陽故聖賢地，士無游惰之習，而風土淳厚，特異他州。先生用能以安定之教，則劉彝、錢藻之徒將有出顯其師者，一海鹽豈足爲準望哉！

傳謂「事師無犯無隱」，寧也授教最深，於先生之行，一不能有所將致，感念今昔，臨岐悵然，謹述此以爲從者告。

張寧《方洲集》卷一五《送施有章序》 景泰七年，聖天子將益圖治理，乃注意學校，用諫官議，命吏部詢胄監士，無少長，無久近，無限貢舉，惟賢是圖，將處茲教導之任，用造我烝士。惟三月，乃登進百有十人於廷，試以教事，檢制式周敷，對惟允簡，厥修克戡承任者三十有九人，悉命諸學官厥職有差，俾畢協於教。有施文者，浙人也，惟德惟藝，克勤於身，克積於鄉，爰始達於成均。惟茲三十有九人，莫克與並，用受茲鄱陽訓導。凡厥庶士，罔不胥教。語曰：古昔胄監，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幾耄亦罔或克用，今茲靡常。古昔典學，盡用鄉舉之士，多少小之人，今茲靡常。惟夙夜不敢荒寧，俾成德達才，用答茲寵命。我聞今之職教者，謂名不聞，謂位不顯，謂教爲難行。嗚呼！古有胡安定，克懋德藝，若遠若近，罔不用化。越厥俊乂在官，於師有光。今惟祇遹乃舊聞，繼乃新得，行貴有恒，詞尚有本，亦克用化有服大僚，越永有休聞矣，何憂乎名？何患乎位？何畏乎難行？矧茲鄱陽，世尚文儒，是崇是信，習俗惟舊，先生尚亦勉爲之，毋俾安定專美於前哉！

彭韶《彭惠安集》卷二《送李典教之桂陽序》 仕之途，政與教二者而已。自國都以至僻遠郡邑，皆然也。任政之官，簿書叢脞，期會倥傯，疲心歇力，猶懼不能免咎焉。職教之官，談論仁義，翻閱經史，從容寡過，自足爲人師範。均之爲官也，而勞逸不同。繁會郡邑，人事雜遝，奔走車塵馬足之間，儒紳落然後矣。山城僻處，寂不聞喧，可以爲吏隱，況師數十生乎？均之儒職也，而清濁有間。是以遊宦之士，寧呻吟冷毡之上，而不肯屈志於矮屋之下，寧夷猶寥落之境，而不欲掉鞅於鼎沸之途，良以是歟！

弘治三年春，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一時不售者，多就教職以去。吾莆繼就職者七人，雖在江浙湖嶺之域，然皆小郡下邑之學，誠天官以作成人材深寄望之也。於是李生乾遂諱文利，號兩山。得郴州桂陽縣學教諭。縣爲湖南窮處，部使者所罕至，無過客之擾、飛檄之變，吏而好静者乃所宜居，而況擁儒冠，曳輕履，其於好静尤也，惡有不宜哉！且是邑山水明秀，鍾靈於人，有科目之富，名臣元老間出其間，非他僻處之可比。蓋居静而又加此也，何樂如之！

往歲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誠齋朱公英爲邑先達，鎮兩廣日，刊行《宋史》。乾遂之兄、東莞學諭先生乾伯，諱元，號梅東。實主校讐之任。公禮重之，由是先生之名位益進。今公往矣，遺風故在。而乾遂又教其鄉，殆非偶然，是宜愛惜日分，勿爾暇豫，體朱公淑人之心，推伯氏東莞之教，體用不遺，進修有序，使邑之後進有所興起，克配先正之烈，庶司教之職業以盡，賢科將待爾增重，雖欲久静，其可得乎！

太僕寺丞吴君伯起諱世騰，與之有連，來請文。予忝世契，遂序爲贈云。

周瑛《翠渠摘稿》卷一《贈袁學正序》 國朝稽古爲治，凡天下府州縣皆建學，學必置官，官有長有屬。是故府爲學，其長教授，其屬訓導四人焉。四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授則兼之矣。州爲學，其長學正，其屬訓導三人焉。三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學正則兼之矣。縣爲學，其長教諭，其屬訓導二人焉。二人者，考其成績，各一其長，教諭則兼之矣。是則學愈大，則官愈備，愈備則責愈重。然才之多者，羣十數人而取之，亦不爲過，少者取其一猶難，況必取盈乎？

廣德爲東南大州，四面阻山，其間沃壤數百里，民皆樂畎畝，不事詩書。每

選弟子員，皆閉門卻走，不願就見。及以刑威劫之，而始用命。比至學，又多方以求去。故凡教於是者，考其成績爲難。成化丙戌，桐廬袁君克和來爲學正，又六年，余來爲州長吏。克和告予曰：「俗偷學弊，文教不興，執事何以惠予？」予曰：「君第教之。天下事固有樹之風聲而人自勸者矣，劫以刑威而人怨望者矣。君第教之。」克和退而告諸同官曰：「朝廷責我以千里人材而分教于諸君，君能及是勉修職業，尚有成績。不然，咎將誰歸？」同官皆曰：「敢不勤蚤暮以從袁君？」克和又爲善惡簿，分置左右，立諸生於堂下而告之曰：「汝諸生有能居家孝悌，入庠序禮讓，講學修業，兢惕不已，則書簿善。其有不率教，笑傲以嬉，則書簿惡。」諸生皆曰：「謹受教。」予則以州長吏，日加督勸。每公暇，輒比其文行而考較之，得優等，輒騎從鼓吹送諸學。又勸民相度地勢，大作學宮。及以餘力而爲山池亭館，以趨走州之人士。於是在學諸生始稍自激昂，而民間豪右始延師訓子弟，而子弟秀穎者來遊學宮，顧瞻以爲盛美，始願爲弟子員。歲甲午，諸生陳亮以《書經》舉。丁酉，姜溥以《禮經》舉，且奪魁。

余方欲與袁君登萬桂山，以觀鬱蔥佳氣而聽絃誦之聲，以收爲學正者兼訓導三人之效，而袁君以秩滿去矣。將行，諸生請贈言。余乃歷敘是學廢興，並先生知所以自勉而收其成功者，以爲贈。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二《送掌教林世祥典考北京》 朝廷之治，以得人爲先。古今莫不重選舉之典，然唐虞以九德取人，其曰六德有邦，三德有家，則以德之多寡定職大小也。其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未嘗不察言以考其實也。傳夏及商，以至於周，則學校教養考察之法，益詳益備。故自二十五家之閭，以及族黨州鄉，莫不以德行道藝爲教，亦莫不以德行道藝爲選。故月吉歲時，閭胥、族師、黨正謹書備録，以著其實。三年大比，則黨正、州長、鄉大夫並加考察，以盡其詳。然後以鄉飲之禮賓而興之，以獻於王。當是時，人才之盛，風化之美，宜矣。至漢，則教養選舉之法已不復古，於是賓興之禮遂廢，而科目興焉。然曰孝廉，曰賢良，曰茂才，其日猶善也。苟循其實，亦不患不得人矣。至隋，則以詩賦文辭取士，於是有秀才、進士等科，以甲乙丙丁爲第。李唐因之，棄本務末，習尚雕琢，空言無實，已非待士之體，尚望其得人也哉！故當時亦有才俊白首之歎。宋則漸尚經術。迨及我朝，純以經義策論取士，雖未能盡復成周之制，亦非隋唐空言取士之比也。蓋考之經義以觀其學，試之策論以觀其才，而其所以爲考，則係於主司之賢也。苟非其人，雖行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一以德行道藝爲考，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況收人於言語文字之間乎？雖然，内外實一致，本末無二理。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則見於文者必平正通達而無病；得於中者渾融充實而無歉，則形於言者必光輝明著而不可揜。才之浩博者，文必滂沛發越；氣之正直者，文必典勁雄壯。苟知之明而察之審，則厚德高才之士瞭然在吾心目之間，又何不得人之患哉！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噫！必知道知言之君子，乃能稱考司之職也。

吾饒掌教林先生世祥，端厚而有德，好道而精文。今秋大比，京師請司文考。予惟世祥蓄於内者如此，則知言知人乃自然之驗，此行也，京華士子之賢且才者，世祥必精選以副國家得人之望也。士友董燫等徵文敘别，予適在郡，同餞於月波門外，芝山驛前。

章懋《楓山集》卷四《送穀齋林先生典之鄖陽序》 人情莫不厭常而好異，故天下之事，往往廢於常而成於異。蓋常者其故，異者其新也。故者人所習見而玩之，故厭且忽焉，而其事以廢。新者人所創見而貴之，故好且趨焉，而其事以成。若風雲雨露之在天，走飛草木之在地，皆人所常見而玩者。一有甘露之降、慶雲之見，鳳麟朱草之生，則莫不爭先而快覩焉，以其新而異也。在物且然，而況人與事乎？

國家故典，凡學政、教諭諸文學官，必歷滿九載而謁選於吏部，課其最者，乃陞教授。此用常制以待常材，人不之貴也。今天子厲精治理，誕敷文教，謂學校風化之原，教授學官之長，匪得其人，民罔視效。爰命天官妙簡學行優異之士，不循常資而擢爲教授，以責其成，蓋始異其制也。時則穀齋先生林君汝惇，由西安教諭未滿考而躐拜鄖陽教授，非以卓異之材而膺兹異數者乎！故士林雷動而歆慕焉。鄖故爲襄陽屬縣，僻在西南，人稀土曠，而天下之流民萃焉。異時嘗有竊弄潢池之兵者，至煩六師以戡定之。頃年以來，始歸皇化而悉附於版圖，物衆地大，由是陞爲郡焉。其郡新設，其民皆新附之民，非得於素教而預養之者。先生以新制所用師儒而臨新設之郡，教新附之民，其事皆異於常焉，則其爲教，必將有出於尋常舉業之外者矣。昔安定之教蘇湖，時俗多尚辭賦，而獨明體用之學，故士風爲之丕變，人材皆適於用，而棟樑榱桷之頌興焉。夫湖學之體用，不外乎聖賢《大學》自新新民之道，先生素所蓄積也。推其所得以淑諸人，舉舊染之汙而一新之，使鄖陽之俗化鄒魯之風，則其成功之美必有大異於常者，奚止爲

文翁之蜀，常袞之閩而已哉！所謂事之成於異，不在茲乎？

其門人以某之辱游於先生最久且故，而來徵贈言。某竊惟先生家學淵源與文行之懿，焯焯乎在人耳目，不假言矣。而區區稱頌惜別之常語，又不足爲先生道也。惟是鄖陽之行，事異於常，故欲先生有以成其異者，使天下後世知君子之所爲果有異於人焉。先生其以愚言爲然否？

羅玘《圭峯集》卷二《送高司訓之任靈山序》 今天下之士於藝場之習，惟閩中爲專。蓋非其父兄師友之所源流，必其里閭之所鼓舞也。故其民之材質可以自見者，恥爲其他，而必趨於是以爲貴，久而成俗。其幸遇焉而取高第，爲達官者，亦易之不以爲詫。僅而常員冗職，洎一命之榮者，亦無所榮辱詆羨於其間。而或窮以齟齬者，固咨嗟悼惜之，卒不至於訾而笑且排焉。一藩之郡八，三年大比，制數九十名，閩與莆居其什之八，餘六郡取足而已。至於上春官，策進士，亦視以爲差。其專而成俗，有以哉！

高君惟崇，閩人也。今年自南太學來謁吏部選，吏部偶銓注之，乃往訓導靈山。靈山，廣之僻縣也。訓導官雖清，然於地爲極散，居僻縣，在散地，閩人視之，固亦窮以齟齬者耳。其仕于朝者，苟知惟崇，孰能不惜之？豈不以惟崇爲閩士數十年，其業非不專也，其爲士也，尊府僉事君實選於衆子中而命之，其材質非不可以自見也。自僉事君而上，三世皆進士，爲給事中、爲別駕、爲丞、爲教諭、爲訓導又幾人，其源流非不深且長也。以可以自見之才，承深長之澤，而又鼓舞於專習之俗，蹈夫常利之轍，惟不至達官，則亦已矣。占一第而常冗之員固可坐而得也，曾謂於其九十名者亦不可得，浸尋以瀕於老，僅拜一散漫之官，而又於窮僻之鄉。同地也，同業也，又得無介然於懷耶？

吾友鄭叔昭爲予言其事，予聞父老言：景泰中，僉事君來督學，其教到今可誦也。而靈山得其子教之，惟崇固爲失矣，靈山獨非得乎？取諸此而加諸彼，又造物之妙不可得而知之者也。叔昭喜，書予言以慰其行。

羅玘《圭峯集》卷三《送饒及之分教望江序》 臨川饒及之往分望江縣之教。及之在臨川，固魁梧奇士，少壯時，每三年必以《禮經》與十三郡之士角。《禮》之士不及《易》《詩》《書》三之一，故皆聞及之名。及之固自負，士亦推許，若出一辭，曰：「及之其魁我乎！」至名出曉，及之竟寂然歸臨川復爲諸生。蓋自天順戊子至今壬子，其歸如是者十。而及之已如逐北之兵，不可言勇，抑志就貢而來，見予京師，日入二毛。予大愴也。予昔見及之北禪僧舍中，奋士爲砌，砌上種菊數十叢，對哦其間，若能遺外聲利。而且笑且言，盈盈於函丈間，皆來學者也。予察其無倦色，竊念曰：「教道固如是。」

然及之之學，必爲進士。進士例不尸教事，不可以抑也。及今二十餘年，乃甘與衰暮之士百十羣試教官于吏部，部糊名，翌日送院，院學士西涯李先生主校，予亦與焉。西涯得及之卷，不覺喟曰：「是固進士也，烏得於是？」惜之而首列焉。部乃以教是縣，蓋優之也。夫翰林極天下之選，而西涯時又以文鈐天下，未聞妄所許可，而顧於及之乃爾，視諸疇昔儕輩徒以附和一辭者，彼以耳，此以目，彼以私，此以公，脫然夐遠。借及之得一薦而與天下之士並逐於西涯掄揀之下，其於進士也，何足多耶？世固有遇不遇，皆天也，可慨也夫！雖然，予亦蚤識教道於僧舍矣。及之行也，尚亦爲國無倦！

張吉《古城集》卷四《送曾東之司訓麻陽序》 國朝官人之法，士明一經出身者，得循例銓注。成化丙午，詔貢天下士集京師，與選者次第官之。時雲南所貢凡幾人，而景東曾君東之與焉。丁未秋，給符分教湖北麻陽。東之嘆曰：「久客上京，親養廢缺，懼抵官於法不得丐請，何以爲心？」乃謀間道歸省。居越月，將行，舊諸同遊陳儒輩數人，合辭請以言贈。

予惟東之既以明經舉，六經皆先聖格言，其所得者必多矣，復奚言哉？雖然，吾聞之，三代盛時，六籍未備，其爲教也專以禮樂，而必使人覘其簡牘以知其說，反諸身心以求其本，參諸器數以達其用，所以養其中和之性，而成其道德之風者，可謂備矣。逮夫論選之際，則又獨稽其行，以爲去取，誦記辭說無與焉。故當時士皆賢行，官無惡德，可與共成久大之業者，以教之賓之得其道也。周公作制以後，始兼授詩書，而其所以教而賓之者，固與禮樂無異。豈若後世專以誦記爲富，辭說爲工，而視本根若疣贅，漠然不相干涉乎？秦燬諸籍，漢興，始設明經科。唐宋因而不改，似矣。然與孝廉賢良、茂才詩賦、博學宏詞諸科並設，譬諸匠氏知以梗梓爲材，不能無惑於樗散，故雖有宋真儒輩作，卒爲邪說所擠，不獲柄用，正以所業異術，所登異途，國是莫定，眩於聽斷故也。孝廉雖得古者取人以行之意，然外經士以求之，是窮經之士不根於德，而優於德者未必知經術矣，不戾於古與？我朝悉罷諸科，專以明經取士，最爲近古。故士非堯舜之道、周孔之言及諸儒羽翼六經之說，則雖不讀其書，不論其世，非所病也。視前代兼録百家衆氏，以淆奪其心力者，其專與否，固有間矣。士生斯世，號稱明經，不能窮理正身，以待世用，徒剽竊章句，分裂訓辭以規利，倖其疏鹵可羞，不已甚與！

東之知此，則其所以爲教，必可觀也。書以貽之。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鄭矩軒之任興山序》 國朝以明經取士，士由是途進者，非明經不取。然有遇不遇存焉。同治一經也，講解之精切，其説同，敷衍之明暢，其文同，或一試輒北，或累試而北，不知命者，往往歸咎於有司，至謂通塞由人，開終南之捷徑，植桃李於私門，惑之甚也。

吾友矩軒鄭先生元德，學邃而行潔，家庭之所授受，師弟之所傳習，莆以治《尚書》名于時如矩軒者，百不一二數，偃蹇四十餘年，僅以歲貢起。又三年，乃得一校官，迢遞萬餘里入興山。謂明經者必在所取，何矩軒之不遇耶？予未暇極論理數、遠稽古人，試即矩軒同氣之親、及門之士徵之。其兄元燦，郡庠生；元溎，儒士。與矩軒同時並稱，私試聯居首選，學者翕然從之。而元燦竟齎志以歿，元溎落落一布衣，且老，求如矩軒之小就，皆不可得，謂非命耶？所傳受，於其家如正郎于成、縣尹士望，於其鄉人子弟如主政黄君俊、劉紹功、郡守朱與弼、郡倅黄汝爲、試政洪鳴雍，皆成進士；予姪重熙、予子重傑洎五六人，皆膺鄉薦。而矩軒反倀乎其後，相去迥隔，謂非命耶？

知命者不憂。吾觀矩軒胸次磊落，不肯少屈其平日正大之氣、嚴肅之行，要非富貴貧賤所能移易者。校官雖小，其責重。興山雖僻，其民質。矩軒之往也，身以爲準，言以爲訓，其所陶成，必有傑然挺出，取科第，躋華要，爲時名人，與中州並者。命能限矩軒之身，不能限矩軒之教。況高山大川自蜀來者，鬱乎九疑之峭拔，上插霄漢，浩乎瀲澦之奔流，一瞬千里，皆足以豁人心目，拓其才而廣其量。矩軒之所得命，又能限之耶？予知矩軒者不告以自學教人之事，徒反覆乎命之一言，夫豈不知命不足道哉？蓋將以解夫不知矩軒者之惑，俾不例視以尋常校官云耳。

鄒智《立齋遺文》卷二《送掌教方先生考滿序代秦東筦作》 古者内設公卿大夫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設方伯連帥、諸侯守宰以分理之。守宰之任，非獨使庶民安于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而已，必將宣明教化、敦厚風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然後爲王化之成。是以考亭之守南康也，均賦役，平訴訟，恤疲勞，亦既竭心思矣，而必尊崇渾厚端良、剛毅方正之士，如黄知録、施學正、李進士之流，以爲學宫之師。蓋古之君子，其右文教、左吏術而不苟於職業也，類如此。

東筦爲國，在中土東南，萬里炎天瘴海之外，簿書期會之繁，往往有倍蓰什伯于他國者。愚又以散朽之才，偃然位置於吏民之上，夜寐夙興，應文逃責之不暇，況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仰助後王降德之意乎？獨幸學宫之中二三師長風厲作成於上，吾民父兄子弟觀感興起於下，故雖以愚之散朽，肆情於種花製錦之間，而反得以坐致夫教化之宣明、風俗之敦厚、人材之蕃衍而碩大者，二三師長之惠也。今掌教方君以九載之期，將之京師考績於太宰氏，則愚情之所不禁，豈獨春水碧波春草碧坡而已邪？柳子有言：「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説。」故獨書其中心之所獨幸而人不及知者以遺之，以爲考某君之績者，考諸愚之言焉，其亦足以徵矣。君名某。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七《送陸君世明教諭青田敘》 吾友陸君世明以鄉貢士試禮部，得乙榜，授青田教諭。或謂君高才雋望，當收制科、躋膴仕，以大有爲於時，冷員散地，非君所宜得。而君不恤也。國朝之制，雅重進士之科，而乙榜即進士之副。然今之高官要職，非進士不畀，而乙榜例得學職，一墮其中，輒不復省録，浮沉常調，或終其身。其間以譽望自拔而顯仕者，間亦有之，然而鮮矣。故進取之士，往往匿年規免，以覬他日。而或時命不偶，迤邐歲年，乃有畢志儒官、不沾一命者。嗚呼，豈不重可惜哉！

君少與余同遊學宫，而君天才夐出，矢口迅筆，藻麗煜然。每就試，據案疾書，視他人章追句琢，方事思惟，而君數百言已就，莫不暢達雋永而傅於理。故御史按試，莫不賢異之，謂其取進士不難也。然每試應天，輒斥不售。自弘治乙卯至正德己卯，凡九試，始得舉於鄉。及試禮部，又斥不售。自正德庚辰至嘉靖丙戌，凡三試，始得乙榜。夫以君之才之敏如此，而其進之之難如彼，豈不有命哉？苟不自省而勉焉以求，其畢志儒官、不沾一命，吾不敢謂無也。萬一有焉，豈不重負其所有哉！而況其所就，或有出於進士之上者。此君所爲俯首以求就其所志，而冷員散地有不暇恤也。

我國家學校之設，甚緩也而實要也，甚輕也而實重也。何者？世之盛衰繫人才之賢否，而天下之賢，胥學校焉出。今夫脩一職、治一事，其效易見，而所及有限，豈若賢者之興，隱然爲一世之重，而其澤之所被，有不可量者？然則何有於進士哉？吾知君必以此自貴而無用彼爲也。雖然，學校誠要也而或緩焉，誠重也而或輕焉，則系其人何如耳。是故得其人則重且要，不得其人則緩且輕，君尚進於是哉！

康海《對山集》卷三《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爲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黄子實以予述序以贈。

邵君有氣岸，能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取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出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

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

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爲，使國家風化於世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也，茲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陸深《儼山集》卷四八《送司訓吳先生九年考滿序》 石峯吳先生教上海學，學者有成矣，遂從海學滿九載考，以上吏部。將去海，而海之士夫相與歎息其賢，酌酒送之。有爲留行之計者，曰：「先生政成九載，海實三年，吾有子弟何可一日無先生？」有爲達才之言者，曰：「先生束縛校官幾二十載，內外樞要，何可一日無先生？」相與質於陸子，以爲何如。深聞之，曰：先生去留，資格具在，非我輩之所能與。深獨愛敬先生之有量有識，而又以歎資格之重困夫豪傑也。士舉於鄉矣，旅試於春官，其上者爲進士正榜，其次者爲進士副榜，其藝能無以大相遠也，其實皆謂之出身。然從正榜出者，二十年可至卿相。出副榜爲校官者，必限以實歷之歲月，未滿一日，不聽使去。去而以殿最也，特視其子弟員之中式與不中式者，乃皆若此。間亦有去爲御史者，終不數數也。豈才之同出於鄉舉里選者顧遂爾懸絕耶？抑人之限於地者無以自見也，將采聽者之未廣與推轂者之無公耶？先生自丁卯舉於鄉，戊辰舉於禮部，教於蘇者三年，教於長沙之攸者又三年。至於教海，始滿實里云。先生清才博學，勤於講說，所至以《春秋》爲教，其生徒自官司外常數百人，每舉必中式。往來校文於蜀、於廣、於齊魯，所得多名士。馳驅萬里，江山湖海之奇勝，輒有紀述，咸可傳誦。淹留散緩之意，未嘗少見。其去海也，束書就道，與嘗所往來者敘分留別道義，繾綣之情，蕭然入人。是其卿輔之量，經綸之業，蓋已具見於此矣。此所以爲先生也。若乃舍文字而持權衡，辭冷局而當要路，竊謂先生亦既晚也。深於是乎有感。昔臨川聶先生大年爲校官時，王文端公抑菴先生在吏部，大年嘗因題畫以致意，其畧曰：以二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士，天下其有遺材耶？是後斯言徹于文端公，欣然薦奏，於是大年遂有修書之命，人兩賢之。今先生之才無愧大年，而整菴羅先生之賢遠過抑菴，適居吏部，是行必有遇也。又例得再試禮部，先生褒然舉首，以發於持滿之餘，深於是乎有望。故序。

韓邦奇《苑洛集》卷一五《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祿養事》 謹題爲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祿養事：據山西平陽府蒲州猗氏縣儒學申：「准本學教諭宋剛關等因，備關學司，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孤身遠任，不能祿養，事干切己緣由，理合申乞裁照，轉奏調任施行」等因。具申到臣。看得所申教諭宋剛關，稱母年八十，相離原籍二千餘里，家貧不能顧養，乞要調任附近，以便養親一節。爲照本官家貧親老，爲祿而仕，今親年八十，原籍去任所二千餘里。辭祿而歸養，則貧無以資；就祿以迎養，則力不能致。心實可哀，情非得已。況我國家設官以來，司教之職亦有除授本省者，改選附近，法亦相應。仰惟皇上躬行大孝，以化天下，天下臣民歸其有極，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宜乎本官於此不能自已也。伏望皇上憫其孝思之心，體其不得已之情，敕下該部，將本官改選附近地方。如此，則不惟本官仰荷皇上曲成之德，圖報之誠，益加効竭，而凡爲人子者，亦將益興其孝矣。

緣係教職親老懇乞調任以全祿養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親齎，謹題請旨。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二《贈允昭黃先生分教義興序》 閩學之興於今，人必曰自泉之蔡虛齋。虛齋學本性命，於事物必通其曲，演朱子之緒而風士，教吾江右之學，亦云爾者。虛齋董學政，士固黜乃心而丕變也。良勝最不善變，幸與之進，未能領會要妙，而虛齋不可作矣。夫有所啓，未竟所受，益所慕莫知所從，故思見閩之士猶虛齋也，而況泉之士乎？泉之士盡虛齋也，況親炙而友之者乎？然亦難於遇也。

去年秋，初官刑曹，親黃子希仁，莊而雅，默而有容，以爲虛齋矣。希仁曰：「子未見吾兄子應期乎？」今年秋，調官選部，獲侍應期左右，惟所適，溫而文，博而毅，以爲虛齋矣。應期曰：「子未見吾大叔允昭乎？友虛齋最久，樹惇而栗，無逸言笑，吾同輩事而憚之，曰焦先生。近以貢來矣。」亟造希仁之館而省之，迺知應期示以虛齋也，方意必得所從，虛齋之教可以竟受，而允昭拜命，分教義興，

遂悵然別去。

嗚呼！天何假良勝於奇遇，而迺致私怨於亟去耶？其以良勝之遇希仁、應期已足爲虛齋者耶？又欲成彼之爲希仁、應期者，使遇天下如良勝者耶？義興之士，固有欲爲希仁、應期者耶？亦有亟欲一遇如良勝者耶？又況焦伯強隣治之遺風有宜於允昭者耶？朱子謂商老開性命道德之指，而義興士知所學，虛齋之學其所也，孰謂今有異於昔耶？然則允昭之去，行虛齋之學也。虛齋之學，朱子之學，古之學也。古學之行，使人曰天下之學興自泉之蔡虛齋也，是希仁、應期之志也，亦良勝之志也，尚敢致私怨於允昭之去也哉！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五《送周曰才龍游掌教序》 今之士，有不得志於禮部者，多卒業胄監，以幸再試。其意以爲甲科即不可得，遲以歲月，猶得州縣職，故多不樂就校官。就校官者，多吾甫士也。然天下庠序之士，得他邑士爲之師，不以爲喜，惟夫得甫師焉，則私自慶倖，以甫之士遂於經學而善誨人也。故雖偏方下邑，素號乏才，一經甫師指授，不數年間，多取科第去。其語人必曰：吾嘗受經於莆陽先生云。而莆之經學遂重於天下。

吾友周君曰才，蓋所謂遂於經學者也，再試禮部不利。今年夏，丐受龍游教諭，龍游之士，將有不以得君爲幸者乎？君爲教諭竹雪公之孫，方伯雙竹公之姪，二公皆以學行稱。而竹雪西歷教定安、武隆，俱有成績，至今二邑祠祀之。此君所當法者也。君往哉！試推初學以爲教，不數年，門下之士濟濟然出而效用，其所推行於天下者，皆君之道也，（吾見君之道也）吾見君之道將大行於時矣。即使君爲良有司，其所及止於一州一縣而已，眡此何如哉！宜君不以彼易此也。予少苦貧，弱冠即挾册出教里塾。既成舉子，亟欲丐學職去，不意誤見録於主司，今待罪詞林十五六年，濫竽清華之選。然聞人談説校官之樂，猶時羨慕焉，況簿書之吏，日奔走於塵泥中者，將不望君如神仙者哉！

君之行也，與君游者皆餞之，屬予序之。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二《贈郡博魯湖翟君序》 予昔讀傳記，見士之賢而文者，或淪落不獲用，輒喟然傷之，以爲古之仕者多由薦辟，至試進士，亦或得以文薦。夫薦辟之道，其在盛時，誠足以致異才，得實行。逮乎衰季，請謁衒鬻，交於貴倖之門，則彼所謂異才實行者，反不免爲之摧抑以死。今世科舉之法，糊名易書，以校其藝，雖若所求未出於詞章之末，而其道則固可謂之至公。士苟有所挾，當不患不見用矣。及觀於鄉，又遍以觀於海之内，而吾所謂賢而文者猶未必盡用也，則徘徊歎息，舉而歸之於命。然又妄意以爲，今科舉之法公矣而未廣，有如以場屋之遺責大臣臺諫使薦辟，天子親試而去取之，授之官而責其成，其謬舉者罰無赦，則庶幾士可盡得，而請謁衒鬻之途亦可以逆杜。往歲登朝，嘗欲疏言之，會以憂歸，未果也。今年春，識魯湖翟君。君故與吏侍龍湖張公、太僕兩厓朱公稱十才子於湖之南，其後諸公相繼貴顯，而君竟不獲舉進士，來爲松江教授。予每讀其文，察其志所向，益歎恨於士之不盡用，而向之欲言而未果者，未嘗不日往來於懷也。夏五月，部使者具羔與幣，移檄奬君。夫使者奉明天子命，以激揚爲職，今學校之官其賢而文宜莫如君者，顧不能薦而以奬塞責，吾不能無憾焉。然君教於松未朞，其名聲即已徹明天子之使，既久可知也。夫欲士之盡用，予心也；士或遺於場屋而以薦辟進，予所欲言而未果者也。君雖不獲舉進士，今其進幸有地，予能無少慰乎？作贈魯湖序。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二《贈司訓虛亭杜君序》 今中外之官，所繫至重而世恒易之者，其惟學校乎！學校之官，十二出鄉舉，其八出歲貢。出鄉舉者，例以禄仕俛爲之。出歲貢者，銓司之授之曰：是其資宜然耳，非以望也。監司之待之曰：是老且貧，優容之已耳，非以爲師也。國家之以教責之曰：文焉已耳，非急於行也。是故官學校者，朝擊鼓於堂，聚其徒教之爲文，課惰勤，第高下，以爲賞罰。夕振鐸於舍，巡而督之不懈。有能是，即衆以爲賢矣。其因循玩弛，積日月以待遷，與夫耄荒志得者，衆亦相與憐而庇之，未有斷然以爲非也。嗟乎！士生斯世，其欲聞三物之教以進於聖賢之域也，不亦難乎！

古今論治者多矣，其大要不外乎得人。蓋有一國之存亡繫於一人之得喪者矣。然予惜其知得人之爲要，而不知作人以待用爲尤要也。夫人主所與作人以待用者，非學校之官乎？授之不必其賢，待之不厚其禮，責之不以三物之教，如是而欲人才之有成，固不可得也。

河南虛亭杜君，年四十，被詔選於諸生中，貢爲華亭訓導。始至，吾友郡伯梓谷黄公亟稱之。踰年，部使者移文嘉勞之。君之得是官與人之待之，蓋異乎前所云矣。君爲人忠信，與諸生言，恒先行實，後文藝。束脩之餽，不計有無，其貧甚者時周之。君之志，其有慕於古之爲教，將率之以身歟？君於官不得專其學事，予又力薄，不能振君，然予所懷，竊欲言之聖天子，以贊復古之治，而不敢遽自諉也，故爲君道之。雖然，言不能必見用，其能自必者，修身焉耳。君尚慎其修諸身者，以俟吾言之用哉！君名倡，字某，虛亭號也。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二《送黎山教授楊天柱序》 今天下之吏以輔導爲職者，在朝廷曰詹事、翰林，在親藩曰長史、審理，在郡王曰教授。詹事、翰林位尊而地要，長史秩大夫，審理之品猶在第六，獨教授品從九，恒仰視諸貴人。然其談論經史道德，超然出簿書法律外，實與詹事、翰林等。故教授職雖卑，有清華之望焉。

國初稽古建邦，崇重輔導，知名之士多在藩府。若少師文貞楊公以薦徵入翰林，出爲齊審理副，復入爲編修，其最著者也。降自中葉，長史以下既格不得遷，而章縫之徒又率慕貴要而厭閒散，才者、壯者、強有力者盡在朝廷，而諸府僚苟以處衰殘迂朽之士。間有好修寡諧者，則衆相與擯使居之。於是才賢之途窒，輔導之職虛，而河間、東平之聲不復聞於世。蓋凡有志治理者，未嘗不三歎於斯也。

辛丑冬，天柱楊君自華亭學諭擢教授黎山之府。君於文貞爲曾孫，文與行能不忝其世。在華亭七年，以身爲教，士敬且愛之，而年又未耄老。其往黎山也，當事者其有意輔導之選歟？抑漫與之也？今天子仁聖英武，動法祖宗，進退人才，苟見其賢，不問資格，苟見不肖，雖在勳舊，去之亦不崇朝。夫天子視諸藩臣，猶士大夫視其族人，所館士也，賢不肖蓋易聞焉。君茲行，其務慎其所以輔導者，安知聖天子不用文貞事待君乎？君仲子虛卿舊嘗從予游，今舉進士，司刑潮州，文貞之勳業不在君之身，當必在其子。而予獨致迂望於君者，近世用人，莫弊於資格，尤莫弊於待府僚，誠欲當事者變而通之，以贊我聖天子光前之治也。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程龍峰郡博致仕序》 嘉靖二十三年，制當黜陟天下百司庶職，報罷者凡若干人。而吾泉州儒學教授程君龍峰名在有疾之籍，當致其事以去。程君在學，方修廢起墜，蒐遺網失，以興學成材爲任，早作晏休，不少惰怠，耳聰目明，智長力給，非獨其精爽有餘，意氣未衰，至於耳目之所營注、手足之所蹈持，該涉器數而周旋儀等，纖煩勞憊，莫不究殫勝舉，不知司功者奚所考而名其爲疾也？黜陟之典，固將論賢不肖以馭廢置，人之有疾與否，則有命焉，賢不肖之論，非可倚此以爲斷也。況於名其爲疾者，乃非疾乎？人之賢不肖，藏於心術，効於治行，其隱微難見而形似易惑，故其論常至於失實，非若有疾與否，可以形決而體定也。今所謂疾者，其失若此，則於賢不肖之論又可知矣。此余所以深有感也。

又有異焉：古者憲老而不乞言。師也者，所事也，非事人也，所謂以道得民者是也。責其筋力之彊弱，課其骸骨之武健，是所以待猥局冗司之末也。古之事師者，其飲食於飯患其噎，於胾患其哽，而祝之也。其居處於坐則有几，於行則有杖，皆所以事師。而修其輔贏攝痾之具，未聞以疾而罷之也。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乎？

程君之僚與其所教諸生皆恨程君之去，謂其非疾也，余故論今之失而及古之誼，使知程君雖誠有疾，亦不可使去也。君去矣，斂其所學以教鄉之子弟，徜徉山水之間，步履輕翔，放飯決肉，矍鑠自喜，客倘有訝而問者：「君胡無疾也？」聊應之曰：「昔者疾而今愈矣。」不亦可乎？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〇《送孫古山博士失官還家序》 凡有職於官者，皆必有事。居其職而爲其事，則勝與不勝之跡著。考其事以覈其職，則去與不去之辨詳。由監司之重，郡邑之專，下迨筦庫狴庾、郵傳亭徼坊庸之卑瑣，巨細冗要不同，均爲有事於其職云爾。惟其以師儒命官，設之於學，以教郡縣之子弟，亦爲有職於時而實無可考之事，其義在於以道得民，授業解惑，長善救失以淑學者之心，開發其聰明而陶養其德性。蓋其化之成，至於微而不可知其功之所積，則古人之所謂壽考必世而後可冀也。今將使與百司之有事者同與於三載之考，勝與不勝之跡既不得而著，而欲辨其去與不去，其爲不詳，亦可知矣。然而考之者不任以爲責，徒諉之於法，曰：「是固當然。」論者亦復不以責考者，曰：「是不得不然。」如是，亦何以服去者之心而能使其無介然於胸中哉！

是歲考天下百司，吾郡博士孫古山先生報至當去，子弟相語，以失其師爲恨，室於歎，途於議，歸咎於考者，而無所致其責。乃謀所以釋先生之去，羣就吾廬而乞言焉。觀先生得士之深如此，則其功化之所及，雖至微者不可遽知，待久者難以驟冀，而其道有以得士，亦可考矣。徒以無所効於事，使猥與百司之不勝者同去，宜乎諸士之以爲先生恨也。先生方且從容自安，泯失得之憂以順去留之變，束書册，褚裘葛，實以來時之篋，曾不得盈，浩然出舍而無閔貧悔廉之色，蓋其所養有過人者，其得士之深，非苟然也。嗟乎！與先生同籍而去，蓋有監司之重、郡邑之專與夫筦庫狴庾、郵傳亭徼坊庸之卑瑣，其當去之辨，固不可知其爲詳與否，然專且重者，以其在事之勢，苟有所蔽，害理法以違其心，比其既歸，追數前過，鮮不悼艾慚忸而自失。其卑瑣者以處勢之下，屈辱其形體，愁苦其骸骨，釋勞而去，不能無怨於向者之僕僕而無得。先生之歸，豈復有是兩者之累

哉！然則諸士亦何必甚爲先生恨，而先生得吾之説以歸，信其可以無憾也夫！

馮惟敏《海浮山堂文稿》卷三《賀郡博仰泉朱先生膺奬敘》 今皇帝繼成御極，承重熙之運，渙維新之令，醇洪罔之德，彰文明之化，進賢黜幽，顯忠堲佞，朝宁之上肅雍雍，天下羣工罔不益自砥礪，思奮圖效，以求無負於聖明之世。而縫掖之士、章句之儒亦相與彈冠於草莽之間而相慶以扑者，無紀極也。三吴自昔固多賢之地，今沐聖人之化，濯舊染之俗，而又得楚侗夫子爲之依歸，大闡聖學，卓然以成己成物爲心，而身任天下之重，多士聾聾嚮道矣。仰泉先生，楚産也，分典郡校，祇承憲矩而克翊吾道，以造就二三子者，上下蓋同心焉。南畿稱文獻之盛，必首三吴。三吴之間，必以京口諸生爲可與進，以其質勝有受教地也。先生以誠敬自持，而以忠信與人，二三子所得於師授而切劘以相觀者，不但以其文藝已耳。巡察侍御劉君美其淑士之功，移下有司褒嘉寵異之，而余亦厠名其後。夫造士者誰之功也，而余與有榮焉？是先生與人爲善者也。二三子侈其事，登拜堂上以賀。余謝不敏，而語之曰：「二三子之受教於而師者有年矣，所謂實勝善者也。而余之至也晚，又無能相長也，乃兹冒焉，非名勝乎？無狗厥名，無没厥實，二三子必能以審此已。」皆應曰：「諾。然而不可無一言以紀實也，敢以是請，可乎？」余即不得以不文辭。如以文而已矣，必爲實勝者累也。於是進諸生而申命之，曰：「夫誠敬忠信，謂之實德。成己成物，謂之實學。見此者謂之實際，存此者謂之實心，行此者諸之實用。紀實以言，猶懼近名。而余敢以名侈乎？夫所謂受教有地者，亦實勝也。二三子審乎此而有得焉，則夫可以受賀而無媿者，端有在矣。」

余乃合郡邑僚長若而人稱觴堂上，以爲諸生先，而諸生之從之者若而人，俯伏堂下，再拜致賀焉，禮也。夫禮緣人情，立大經者也。同情而合經，謂之有禮。是舉也，承作新之化，服君師之訓，樂造就之功，雖以慶先生，亦自相慶也。賢才輩出，多士彙征，共臻至治，顧不足爲斯道斯世慶哉！乃諸僚長然余之言，而二三子僉曰：「敬受教矣。」遂命李生耕書以紀之。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九《議處改教官員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各府州縣通判、推官、知州、知縣，凡遇考察被劾才力不及改教者，例改府學教授。今查得各省府學有限，近年以來，改教官員數多，有候缺一年之上猶未得改者。即今聽選，見有一十餘人。府學教授止有二缺，若欲委曲騰缺，事體殊爲未妥。若令守候日久，選法不無壅滯。相應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各處府學教授缺少，近年改教官員數多，本部既難於疏通，各官亦苦於守。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酌處。合命下，將在部聽選與今後改教到部者除儘補府學教授外，若遇人多缺少，不論州學學正、縣學教諭，酌量改除。以後仍照府學教授一體陞遷。庶不滯於銓法，且有便於人情等因。

隆慶四年七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聖旨：「是。」

高拱《高文襄公集》卷一二《議設土官學校補教官疏》 看得四川鎮雄府應襲土知府隴清奏稱「要於本府復設學校，乞補教官一員，降印前來，導化夷民」一節，爲照：該府僻居西南邊徼，本屬蠻方，乃能不安夷俗，欲設學建官，以興教化，深得爲政首務。既經本官具奏前來，相應題明，合候命下，將鎮雄府復設儒學，本部銓選教授一員，拜移咨禮部鑄給印信，令其欽遵行事。其文廟、齋堂、廩餼等費，悉照所奏，自行成辦施行。

隆慶五年六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聖旨：「是。」

海瑞《海忠介公全集》卷四《贈霜栢陳先生得奬勸序》 士子入官曰教官，人則卑之，何卑？吏部亦一資格而已，這資格了許多賢者，使不上遷，一格了許多不賢者，亦有進步。人心排下進上，資格限焉，而氣因之。孔門在得之戒，爲戒無有也。

御史懷川龔公，百年波蕩之後，屹然執焉，曰：教職有初，周元公「朝廷正，天下治」之言，教官之所自來也，非誣也。正名正義，關係不小。三諭之文，行於一十七條之外，諭教官較府縣特詳，責教官較府縣獨切。責之詳，人之應之或不及。至乃歲貢出，三仕不脱於儒。吾郡霜栢先生，上肩鄉科之士，奬薦亦有與焉。諸弟子謂此希濶遇也，乞一言爲先生慶。吾觀霜栢於未得奬薦之先，究霜栢於既得奬薦之後，大抵即霜栢之言貌可以得霜栢之心胷。古人指閃倏狡獪之輩不可方物曰小人。霜栢内雖文理有别，外則寬易舒夷，口不伐功，行如其口。苟非養素之正，定静之衷，當不及此。諸弟子之言曰：事師三年，二經幫補入學矣，不一見有計利言色。先後進生，自行束脩以上，均此誨心待之，不滿懷翁充類之望，固也。輕重厚薄聽之人，我無與其間，其心清矣。内有清心，外自有清應。教官無府縣吏事之繁，習讀考課外，無幾也。霜栢之素行之而有不至乎？人各有師，霜栢初謂不可攖人就我，來不拒，不來不追。錫崖舒公條約既行之後，一槩取必，若與己異，而霜栢奉行之謹，不啻己出。己不誇名，是以人亦不見其有事之跡。今士人日有成就，錫崖振刷之功，抑亦霜栢奉行之力也。不見物

我之分，霜栢之賢，於是爲大。余故曰：苟非其養素之至，亦必其生質之美。

夫師取模範弟子已矣，道不在於言語文字之粗，在於身心性情之際。古人有先之者，兀者王駘、温伯雪子是也。霜栢如之虚而往實，而歸模範，有過之者乎？雖然，一先生事，都人士賴之矣，其他何有不脱吏部資格之外？積次程功，霜栢可一縣尹。劉方未有他異，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霜栢事也，過此以往，得志以鳴國家之盛，未敢言矣。何也？吏部有三途並用之言，終實不然。僅此復弟子愛師之意，借之贈。

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卷四《薦舉教職官員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命巡撫廣西地方，陞任交代，所屬教職官員，例應舉薦。訪得慶遠府宜山縣儒學教諭姚光虞，儀觀俊偉，清脩足勵乎士風；文學優長，儒雅可移乎陋習。青氈翹楚，黄甲遺英。柳州府融縣儒學教諭李春顯，度若璞藏，志存蟄奮。談經講藝，卓有陶鎔之功；勵行苦心，蔚乎瑚璉之器。潯州府貴縣儒學教諭王汝爲，年華青壯，學問優涵。捐俸以葺學宫，志向不苟；卻贄以表多士，模楷允端。桂林府臨桂縣儒學教諭李任芳，律己端慎，義利之界甚明；績學淵深，表儀之範允稱。既優造士，亦裕臨民。灌陽縣儒學教諭鄧肇震，年資青壯，矩度方嚴。閉户讀書，志行期於遠到；傳經課士，足跡絶於有司。以上諸臣雖科貢不同，器局各異，要皆教職之良，所當薦揚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姚光虞等酌量擢用，庶人才益勸，學政有裨矣。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命再撫廣西地方，已及三載，今當陞任，所屬教職官員例應薦舉。訪得梧州府鬱林州儒學學正鄭學醇，立志清脩，摛詞古雅，鄉校頌采芹色笑，成均占振藻才華。柳州府融縣儒學教諭蔣行可，才思精粹，志行高明，已徵造士於鱣闡，尤足論經於虎觀。桂林府興安縣儒學教諭鄧一純，芹水傳經，儒術薰陶，已洽花封製錦，吏才宰割無難。慶遠府天河縣儒學教諭趙一鵠，端範作人，教無慚於蛾術；緣經飾治，才必裕於牛刀。桂林府靈川縣儒學訓導李敷，年資清雅，學識優長，苦節既稱師模，通才尤堪民社。以上諸臣，雖科貢不同，要皆教職之賢。内鄭學醇、蔣行可俱堪六館之選，鄧一純、趙一鵠、李敷俱堪民牧之寄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鄭學醇等酌量擢用，庶人才益勸，學政有裨矣。

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卷九《薦舉教職官員疏》 題爲薦舉教職官員事：臣奉命總督兩廣，今叨轉任，其於所屬教職官員，例應薦舉。訪得廣東廣州府東莞縣儒學教諭林恒，芳齡偉度，型範無愧於鱣闡；邃學清才，器局允宜於虎觀。潮州府普寧縣儒學教諭鄧脩賢，清標出類，遠志不羣，學綜貫乎諸家，識旁通於衆藝。廣州府東莞縣儒學訓導鄧凌雲，英年鋭志，雅識端操，司教學擅横經，委署才優製錦。惠州府博羅縣儒學教諭崔振臬，博雅見推於士類，允稱師模；嚴飭取重於儒林，更堪民社。廣州府連州儒學訓導王天麟，冲雅之度，淵邃之才，志每勵於藏脩，業可期於遠大。廣州府新會縣儒學訓導馬堪，豐儀鬱雅，孝行真純，已馳芹水之聲，無忝花封之任。瓊州府陵水縣儒學訓導林立，有學有爲，知教知政，懷邑振變夷之化，陵庠成造士之功。肇慶府高要縣儒學訓導車鶴年，氣格超羣，文詞逼古，譽已騰於振鐸，才復裕於鳴琴。高州府電白縣儒學訓導汪梧，寒守一氈，不至有司之室；勤敷五教，足傾多士之心。廣西柳州府融縣儒學教諭蔣行可，材握瑜而懷瑾，學味腴而搴芳。已興教於象璜，宜蜚英於鼓笥。桂林府興安縣儒學教諭鄧一純，品藻詳明，久洽青衿鎔鑄；禔身端潔，宜爲赤子依歸。慶遠府天河縣儒學教諭趙一鵠，淵源家學，練達才猷，模範著於絳帷，政治優於墨綬。平樂府儒學訓導方美中，飭躬範士，素敦百行之原；宰邑臨民，可期一割之用。以上諸臣，雖科貢不同，要皆教職之賢。内林恒、鄧脩賢、蔣行可俱堪六館之選，鄧凌雲、鄧一純等俱堪民牧之寄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林恒等酌量擢用，庶儒職知所興起，而風教不無少裨矣。

郭應聘《郭襄靖公遺集》卷一四《銓選教職咨》 爲懇乞銓選教職以興人材、以變夷俗事：據帶管府江兵備、廣西布政司右參政鄭茂呈稱：「永安一州，僻在萬山，四面猺獞，編氓鮮少。國初爲立山縣，後廢爲古眉巡檢司。至成化十三年，提督兩廣都御史朱平定之後，始奏立爲州，又建儒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一員。然自成化十四年銓選學正陳論、訓導李宗就之後，一向未曾除補。該學印務，俱係知州帶管。即今生員止有二十三人，又大半爲别處寄學，終年不聞講誦之聲。閭巷細民，漸染夷俗，不復知有綱常禮義，無惑乎寇竊頻仍、禍亂無已也。今幸蕩平府江，又將該州高天、古帶、六章等處惡賊俱行剿滅，各處獞村無不聞風屏息，洗心嚮化。此正地方更新之會也。伏乞特咨吏部，軫念荒陬，將原設學正、訓導蚤爲銓選，責令到任。或以生徒鮮少，只選一員亦可。但嶺外瘴鄉，中州遠道之人必不樂往，即有除拜，亦且棄檄而歸。合無於廣西桂林、平樂二府所屬中，查有年深賢能訓導，就近陞補學正。其訓導即於附近歲貢生員内除授。庶幾土俗相安，化導易成，數年之後，或可變椎髻爲衣冠，而銷干戈於俎豆矣」等

因。到職，看得：學校爲教化之本，師儒乃表率之官，該州地方一向苦於寇攘，學宫雖設而絃誦未聞，官額徒存而銓除久缺。今地方稍寧，文德之敷正當其時也。該道所呈，無非育才興教之意，相應咨請。爲此，合咨貴部，煩將永安州儒學學正、訓導乞賜就近銓選施行，地方幸甚。

右咨吏部。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九《送太倉州學正李君之南寧推官序》 李子之司教吾州也，實用天官選人第一云。居八月所，而超拜爲南寧郡司理。故事，選人由鄉貢拜司教者，稱署司教某，率以秋比之八月聘主省試。明年，應南宫試，取第不第。而又久之，序遷爲郡邑長佐。六館師即無以八月所遷者。而李子之來司教也，御史劉寔檄之，俾轄四郡肄業諸生，而僅以休沐歸，延見故弟子，攷問學業，談説經義時務，懇懇然不能以旬日計。李子行，而弟子某某輩惘然若失其恃怙也，爲歌詩頌美之。未已，人相率而乞言於不佞，以爲行李重。

不佞試問博士弟子：「昔子夏授經於西河之上，趣而受之者，即家家焉，因而成市。陽道州爲司業，七年遷刺史，諸生詣闕而請留者數百人。凡此，固其師之美與？所稱誨不倦者，乃以久故。今李子名爲司教者八月所，爲弟子攷問學業、談説經義時務者僅半。八月何以得此聲人人也？」諸博士弟子曰：「然歟？否否。吾師乎！吾師乎！束脩之贄，杜不令面，以爲它博士先。其有所誨迪也，剔腎腸，劌肝腑，唯恐其有隱識也。獲片善，揚之唯恐其未竟也。獲不善，偲偲焉誨之，唯恐其弗革也。已匿之，唯恐其若傷也。不腆之奉，不足以共伏臘，而諸弟子即不幸而有疾病不諱，於我乎資，亡問券也。下帷之日，指授屬文，手自行酒漿，脯酏取諸其宫中而用之，亡問供也。諸弟子即不幸而不能以八月留吾師，人蓋一嚴父慈母，驟得之而驟失之，能無惘然悲思哉！」不佞今而後乃知李子所以得此聲人人也。縣官念荒服之外，與我共此民者，其郡守倅理官乎？迫欲邀真才而治之，又迫欲見李子才，故八月所而奪我州司教以去。

且南寧非古所謂邕州乎哉？南逼欽，欽隣爲交阯。北逼羈縻溪峒，界至不能名。自儂智高亂，蒿棘閭井，以勤王師，四百年而稍稍蕃其齒育，顧聲名文物時有所遜焉，而錯獠獞於四境之外内。夫以秦之彊，而其申戎約也，曰：「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蓋猶欲以柔道來之而不能禁。今縣官至治累葉，威無所不加，要荒萬里外，奉首三尺恐後，此其過秦遠甚。李子以博士高第奉天子命，用理官臨蒞之，寧敢有越厥志者哉！乃不佞願李子毋純用三尺濕束之，亦願毋以羈縻例視之也。惻怛惠利，誨養之意，所以驗於州弟子者，時損益焉，俾其誠流通於法中，而恩時出於法之表。遠方之氓，含齒戴髮，不自異，孰非弟子哉！陽道州日熟二斛粥與饑民共之，不勤催科，厘厘乳吏耳，無足儗也。蠻夷猾夏，俾咎繇作士，明五刑於方逅之間，甚或有苗弗格，舞干羽於兩階，不亦迂濶事情哉！然以之格苗而賓蠻夷，若取寄。李子淑問，身臨蒞其郡，郡有咎繇矣。博士絃誦，餘業亦何謝干羽、稱舜世也？

故李子行，而不佞承諸弟子意，爲敘之若此。乃其博識至行，卓犖嶺表，則户部郎黎生、禮部郎梁生數數爲余稱之矣。

温純《温恭毅集》卷四《薦舉教職官員疏》 臣奉命撫浙，竊謂學校乃人材所自出之地，每於教職，悉心咨訪，謹舉其賢者，爲皇上陳之。臣訪得崇德縣儒學教諭劉良春，文章本原理窟，標格迥出風塵，淬礪益堅，清華可待。雲和學儒學訓導魏而煥，漱百家之芳潤，學重身心，端諸子之楷模，士有矜式。東陽縣儒學教論陸衆，學本家傳，行宜師表，尚負凌雲之志，不徒振鐸有聲。蕭山縣儒學教諭陸楠，造詣宏深，辭章典麗，無忝型範之名，綽有剸裁之用。臨安縣儒學教諭沈大綬，儀度春容，文學淹洽，立教雅敦行誼，摛辭夙擅才名。象山縣儒學教諭王胤鱗，青年有養，博學能文，三戰未酬素心，萬里終當遠到。湖州府儒學教授龍德謙，志不移於蹶挫，才日裕於困衡，署邑廉平，爲文雅淡。上虞縣儒學教諭程克昌，行無粉飾，學有師承，迪人宛飭蕞綿，署邑即優製錦。嘉興縣儒學教諭司馬暐，端凝器度，峻潔操持，文稱甲第之遺，學慰儒林之望。海鹽縣儒學教諭周思文，學問素優，行誼亦飭，功課無分寒暑，猷爲可辨錯紛。壽昌縣儒學教諭李世芳，練達之才，清介之志，久設科而士服，再署邑而民懷。海寧縣儒學教諭張繼哲，強年雅度，潔志貞操，學聞味道之傳，才裕長民之寄。餘姚縣儒學訓導謝思謙，年青姿雅，才敏行端，署邑裹糧以行，分教一氊自守。武康縣儒學訓導孫夢熊，温醇器度，雅飭操持，已高文學之科，更優政事之具。平湖縣儒學訓導王啓疆，學紹家傳，爲文綽有古意，才通世務，立志迥異庸流。

以上諸臣，雖科貢異途，均爲教職之良，俱堪六館有司之任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劉良春等量陞六館，龍德謙等量陞有司，庶人材益勸，而學政有裨矣。

劉永澄《劉練江先生集》卷一《公舉汪學博名宦呈》 爲公舉正學篤行儒官堪祀名宦、懇乞舉行以裨風化事：竊見本縣儒學已故教諭汪文盛，天賦清貞，養

成剛大。早年聞道，親受周都峯先生之傳。晚歲橫經，力追胡安定夫子之法。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程士尚志節而戒浮沉。一月之中，半會課，半會講，多方善誘，人人濡化雨之沾；函丈之間，或談經，或談史，有叩必鳴，在在飽飲河之腹。清若玉壺寒露，雖束脩常贄，而毫髮必辭；矗如喬嶽泰山，即啓口動容，而壇宇必峻。居恒無一事不以古人自待，臨訣無片語及妻子之私。書卷半囊，入其室者，何異冰天雪窖；衣衾百結，覩其斂者，誰不淚灑心酸？德化洽刑于，矢不受一錢，以傷夫子之志；義方篤身後，曾不需少日，以乞當道之周。此尤自古所希，足証齊家之學。某等竊惟名宦鉅典，所以崇德報功，苟其功德被於菁莪，何論官階厄於卑冗？況表揚不遺於下位，則觀者易興；人心尚切於去思，則存者益勵。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八《處館説》　世之讀書而貧者，爲人教子弟，資其直以給衣食，約有二種：一曰經學，則治科舉之業者也；一曰訓蒙，則教蒙童記誦者也。不知始自何代，流極於今，至不忍言。竊嘗推之，或者本於《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孟子》「通功易事」及「易子而教，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之義。由是以言，束脩者，子弟執之以見於師，委質而退，非如今人計較多寡，及關書等於券契之類也。其曰孝弟忠信，則必教者本於虞之五典、周之六行，以迪蒙士，而非如今之專改其浮文，以求富貴利達爲事也。二者相較，則訓蒙猶若可爲，而科舉之業害義甚大。何也？使爲子弟者教不率，樸澁短於文，則爲素餐無疑；若于師之言也如響答，辭章雄富，足以取世資，持此以要利達，得則肆其殃下罔上之毒，不得則復以詭遇之術傳之其徒。噫！擇術至此，真可謂矢人唯恐不傷人矣。予也爲此蓋二十有餘年，幾爲羞之惡之，思欲去之，則已童而習之，唯此一技猶能守其師之□。輾轉去就之際，終不得不歲從事於館穀。孟子所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予之謂已。雖然，往年嘗以孝弟忠信之意，試之里人矣，父兄子弟哄然而起，誚讓百出。小人之心又不能無疑。既而念之，予年四十有餘，嗣息未舉，伯兄一子，亦復夭折。或者天其以此加罰乎？復驗之耳目所及，凡以處館世其業者，非子孫式微，家聲不振，則滅絶無後。遠不能知，吾鄉蓋比比也。吁！求無罪於天，則見督於人；求有當於人，則得罪於天。將亦如之何而可與？因私爲之説以自省，而未敢以是聞於人也。

或曰：「知其非義，則宜速已。」曰：「此予所謂小人之心也，恐舍此而不勝其飢渴之害。或有甚於此者，則猶曰擇不義莫若輕而已。」

或曰：「然則盍專於訓蒙？」曰：「吾友沈石長、邱季心、朱簡臣、朱韞斯先得我心矣。里之父兄子弟未之予信也，且疾病以來，不勝勤勞之事，故尚弗爲也。」

或曰：「吴康齋率其弟子以躬耕，四方學者未嘗受其贄，即有受者，異時或改其素履，則仍出以歸之，如是可乎？」曰：「予願學之而不能也。況康齋所以爲道也，予非其人固也。抑嘗試之矣，灑掃應對之細，吾友未之屑也，躬耕不亦駭乎？且脩儀之望也如歲然，二月絲五月穀，不足方也。異時歸之，徒妄言耳。如以義，則其始固無可受矣。」「然則受之何義乎？」曰：「凡以子弟至者，必與予故舊者也，姑曰以周貧乏，其可乎？是以富於我者則受之，貧於我者則不受。」

「常膳二簋，一肉、一蔬。宴會四簋，二肉、二蔬。何也？」曰：「以志痛也，亦以明分也。昔者，先孺人延師以教予兄弟，每日昃，輒計次日先生膳，不給，則紡木棉夜半。今也長無益於人，對盤餐，念不知其所從來。且蔬食，予分也；肉，主人之隆也。兩伸其意而已，盛饌能下嚥乎？」

「辛卯以後家食，何也？」曰：「以兄子及女甥之故，不欲以口腹累人也。」「乙未復出，何也？」曰：「兄子殤而女甥歸也。予豈欲出哉？不得已也。若家食可以終其身，予之願也。」

「治田數畝，何也？」曰：「予也不能耕，故館於人，譬則傭然。今以傭之值與良農，而代予耕，食之差安焉。」曰：「其如水若旱，多所費，寡所獲何？」曰：「學也禄不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命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義也。」

或曰：「自爲教以來，弟子幾何矣？」曰：「數十人矣。」「賢不肖如何？」曰：「賢者敢謂其無，然而弗肖者多也。」「是則如之何？」曰：「嘗反而思之：予也志將求食，彼也志將進取，俱以利不以義。利之耕而義之穫，未之有也。」「然則孰爲可教？」「忠信者可教，智詐者不可教；幼者可教，長者不可教。抑常驗之，崇禎間，父兄子弟之望吾門，如遊庠序也，今也莫之信從。予之學非退於前也，向者謂其人固利達之徒也，今也田畝之夫，彼惡知乎？今之尚有及吾門者，必曰往者蓋亦能取世資者也，且可省其值。是以及吾門者，與之言舉業，聽者猶十之三，舍是則裒如充耳滑者，譏笑隨之矣。」「幼者易教，何也？」曰：「秉彝未喪也，人僞未滋也。十年以上，難於十年以下；十五以上倍之，二十以上又倍之。過此以往，予也不敢啓口矣。」

或曰：「子之處館有年矣，子弟益否？如之何？」曰：「其一存乎師，其一存

乎父兄。師之操心，實者有益，浮者無益。父兄敬師於子弟之前，師雖庸，有益也；父兄短師於子弟之前，師雖聖，無益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千人萬人一轍也。」

或曰：「子之言得罪於天甚矣！」曰：「非甚也。朝斯夕斯，師之心恒在子弟，父兄之心恒在師。故父兄之待師忠且敬，而師受若直，怠若事，罪在師。師之視子弟勤且愛，而父兄簡其禮，罪亦在主。然天之責其主也恒輕，苛其師也恒重。故孟子曰：『非直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或曰：「古人重取友，則曷不擇人而教諸？」曰：「今之爲教者，蓋不若巫醫百工之人，猶有師弟子之道也。師之視館也，如嬰兒之乳，絶則立斃。主人之視館也如天位，其視穀也如天禄，予奪齊豐，惟己所制。是以弟子之氣恒高於師，師之氣恒下於弟子，以弟子往往能操其師之輕重緩急也。如是烏得而擇諸？」「然則子如之何？」曰：「任其去來而已矣。」「然則有以道義來學，而子顧不之受，何居乎？」曰：「不敢也。古之人有其實則爲之，予也自問求爲鄉里善人而不可得也，而何道義之與有？」

或曰：「今之尋館者皇皇矣，里有家温而子長，薦牘紛然以至。子之於館也，無因而至乎？抑有先之者乎？」曰：「不得而知也。予也去來任之，猶不能行其意也，使求而得之，亦何面目與子弟相見乎？昔有就先君子而屬之薦館矣，先君子告之曰：『館只可反求諸己。』使予也求薦於人，是先君子之所棄也。」「然則有以薦館屬子，而子不辭，何也？」曰：「不忍也。予貧且賤，無以厚吾故人。彼將需此以爲俯仰之藉，不得已而告予，且其人才皆過予，亦有子弟者所宜急也，而何辭焉？」曰：「不辭而未必得，不幾口惠而實不至乎？」曰：「凡小得失亦有命也，吾不能必之於己，而敢必之於人乎？」

或曰：「子之説終有玩世不恭之意。古之人不由柳下而譏《簡兮》，曷易以莊語？」曰：「《簡兮》之詩，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伶人。柳下惠直道而行，而三黜於魯，故如是也。予何人斯，而敢出此？雖欲莊語，終無踰於前者之説矣。予也生於亂世，布衣蔬食，自分需世甚約。然妻孥數口，不耕不織，日耗歲損，終不可謂非天地間之蠹。計惟修身力學，尊所聞，行所知，與斯人共勉於遷善遠罪，衍先聖之傳，翼王者之化，斯與孟子『通功易事，不爲素餐』之義萬一有合，庶可無慚視息而已。非然者，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況過此者乎？」

或曰：「子既知舉業之師不可爲，而已爲之矣。今之爲師者，子弟從之，必取盈其贄，多者百餘金，寡者亦數十金。子曷多方求豐其穀，三數年間，以其餘益置産而終家食焉，宜若可爲也。」曰：「教之與仕，其義一也。古之人有言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凡吾所以爲此者，免死而已。」「子之言，毋乃近利與？」「夫利則何饜之有？吾見夫□□利達之間者矣，吾見夫持籌握算者矣，吾見夫彼此關合以資奇贏者矣，吾見夫以文辭爲市，傾聲譽以資囊橐者矣。若此者爲類不一，宜若可爲，則爲之矣，而又何必沾沾然求豐殖於子弟哉！」「然則館穀以何爲中制？」曰：「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下農夫食五人。今也以舌耕，庶得比於下農夫之食，斯可矣。」

徐枋《居易堂集》卷六《贈業師鄭士敬先生序》 儒者闡《五經》之微言，析六藝之眇旨，以友教天下，啓迪後生，其道至尊重也。故道在則天下崇其道而尊其經，道亡則天下騖其説而違其行，苟欲使經學通明而儒術不墜，必傅其道以行矣。孫寶曰：「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夫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而學士奔湊如登龍門，身愈困而益尊，境愈阨而益亨，夫豈章句訓詁之所爲哉！昔戴聖、尹敏及徐遵明之徒，皆經號專家，師説具在，而名或罣於吏議，或妄託於讖書，或懸納絲粟而遺譏於影質。故雖説經硜硜名爲宿儒，而造就實寡。何者？有儒者之學，而無儒者之道也。惟通德之門，則彬彬多大儒焉，殆所謂以身教者乎？

小子枋年十五，即執經從吾師鄭先生遊，時崇禎之丙子歲也。先文靖公進枋而命之曰：「吾交滿天下，而性命之友指不多屈，其散處四方者無論矣，近則皐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及汝師鄭先生而三人焉。夫皐里楊先生、西銘張先生，皆偉人也，然吾不命若師之，而獨師鄭先生，小子亦知之乎？西銘弘獎人倫，訓納不倦，故其徒多美風流。皐里矜尚氣節，天下己任，故其徒多持議論，非汝之所及也。小子其務窮經飭行，以事乃師。」枋謹受教。時士專帖括，爲之師者亦教其弟子以掇取科第耳。而吾師獨先經學，矻矻窮年，究竟同異，研晰幽微，必使聖賢精意通于學者而後已。士習日靡，以聲譽相高，而吾師獨尚風素，敦内行，恂恂不爲虚憍之氣。其教諸生也，以躬行先之，循循善誘，辭氣温霽。或獨坐一室，默不聞聲，而諸生畏敬之如神明，無不欲自砥礪，以赴其師之意者。故遊吾師之門多能成立，以自表見。論者以爲吾師解經不窮則戴次仲，沉静樂道

則杜叔和之流也。

庚辰後，先文靖奉使歸里，時西銘先生已下世，而皐里先生聲氣日廣，門庭如市。先文靖心竊憂之，獨與吾師性命水乳，晨夕無間。每憂時念亂，商榷人物，則促席竟日，相對悄然。或欷歔太息，良夜乃罷，而侍者不能聞其爲何語也。乙酉之禍，迫脅士大夫便宜授官，輒檄令之任，同人多改操者，而吾師獨陽爲痺疾，以跛自廢，遂以得免。其臨大節如此，而生平恥語意氣，常守雌節，無矜激之色。故其立身有恒，介然不奪，非色取一時者之所可幾也。天下初亂，士無不以氣節自命，翹翹矯矯，無所不至，而吾師夷然不屑也。歲月侵尋，意與時移，向之翹翹矯矯者亦發蒙振落矣，而吾師獨潛隱園巷，杜門教授，十三年如一日。嗟乎，今天下而益知吾師矣！於是執經受業、負笈請字者雲合霧集，踵趾相躡，四方著録者不可勝數，其親承教澤辟咡左右亦且數十百人，而吾師之所以教之者，一如二十年前之所以教枋等者也。門人亦盡務實學，尚謹飭，從容雅步，行於路，而皆知爲鄭先生之徒也。烈皇時，權奸以門户搆難，以西銘門徒太盛，標榜太高，見於彈墨，羅織周内，幾成大獄。後皐里亦爲忌者所中，幾幾不能免。而吾師生徒之盛與西銘、皐里等，獨超然免於議論。今之從學者倍盛當時，而聞者景悦，惟增慨慕。嗟乎，小子枋至於今而益知先文靖公所以命枋之意矣！夫處黨人之時而不爲讒邪之所側目，居非命之世而不爲異己者所驚疑，豈非抱道躬行可行蠻貊乎？故其所成就者，率多自立，不與時俯仰。即小子枋苟存視息，而猶頗識去就之分者，亦吾師以身教之之所致也。初，史相國督師淮上，吴人盧涇材以諸生慷慨從軍。揚州陷，盧生卒從相國以死，以死節聞天下。盧生者，亦吾師高第弟子也。吾師之門多聞人，而此其尤著者云。

李棠階《李文清公遺書》卷二《書説軍機説帖》 國子監本以教士，宜慎擇祭酒、司業等官，督率各堂，認真訓課，除文詩外，兼課論策，亦以經史性理諸書出題。平常宜分日講説，獎精勤，懲遊惰，戒浮華，務躬行，要以漸敦實學爲歸。國家設教授、教諭、訓導等官，原以教訓士子。今則闕冗充數，惟知索取贄禮脩儀，貪鄙無狀，魚肉士子，諸多不堪。庠序爲士人進身之階，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官，不慎教於始，何以責治行於後？宜慎擇各直省學政，令倡明正學，督飭各教官認真教導，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要求實用，勿徒循故事。其教官之能舉職者，隨時保薦，不稱職者，隨時甄劾，不必定待大計年分。使皆知自愛，互相濯磨。並飭各教官，分日於本縣市鎮地方設立公所，宣講聖諭十六條，反復開導，使愚民稍知道理，趨向有定，一切邪教自不能入。所謂經正則庶民興，於化民成俗之方，不無裨益。凡此皆似賒而實急，認真辦理，必有成效。養士之本，儲材之方，似不可忽也。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九 〔道光三十年五月甲午〕諭内閣：據户部、禮部會議升任給事中吕賢基陳奏四條一摺。學校爲教化之原，士子訓課，責在校官。校官賢否，責在學政。近日校官一途，半皆年老衰庸及未學淺見之士。著各省學政嚴行考覈，文行兼優者方准列薦，庸劣不職者即行甄别。至於月課歲考，尤須認真舉行，所課試卷，按季申送學政。諸生優劣，學册三歲咨部備查。總期實力奉行，毋得日久生懈。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一〇 〔道光三十年五月己未〕諭内閣：御史麟光奏整頓學務一摺。國家建立官學，原以教養宗支及八旗子弟，自應循名責實，無令曠功。據稱近日各學勤學者少，僅止按時呈交月課，多不入學，殊非認真教督之道。嗣後著管學大臣嚴飭各該學正副管、助教、教習等督率諸生，勤加講課，以整學規，毋任虚糜饟廩也。

《清實録・文宗實録》卷三〇三 〔咸豐九年十二月辛酉〕又諭：江蘇學政孫葆元奏，請責成教官提調襄理考試一摺。各省設立教官，原以整飭學規，訓迪諸生，俾各安分敦品，以圖上進。若如該學政所奏，江蘇生監多有不安本分，包漕抗糧，種種惡習，教官並不能認真約束，此等庸懦之員，何以整頓學校！嗣後各屬生監滋事，教官不能認真約束，即著該學政指名嚴參懲辦。至學政扃門考試，場外弊端，勢難稽查，全賴提調知府彈壓巡查。乃近來提調多派丞倅州縣等官充當，不足以資統攝。嗣後各省學政考試各屬，如遇考棚在外縣之處，仍由該督撫派委知府充當提調，該府不准託名公事，私委屬員代辦，以重考政。

《清會典事例・國子監》卷一〇九九 同治元年諭：太學爲自古培植人材之地，我朝振興庠序，加意教習，世宗憲皇帝賞給庫銀，增置饌舍。首善之區，四方觀瞻所繫，必得如唐之韓愈、宋之胡瑗，躬行實踐，講明正學，以爲表率，人材自能蒸蒸日上。乃近來國子監專以文藝課士，該祭酒等既以是爲去取，而士子亦復以是爲工拙，於造就人材之道何裨焉？嗣後於應課詩文外，兼課論策，以經史、《性理》諸書命題，用覘實學。並著該祭酒等督飭各堂助教、學正、學録，分日講説，獎勵精勤，懲戒遊惰，黜華崇實，以端趨向。其有留心時務通知古今者，該祭酒等亦當隨時獎勵，以勸多士。該堂官爲諸生師長，尤當自飭廉隅，俾知矜

式，用副教育人材至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五二〔同治元年十二月庚寅〕又諭：自來儲才養士，必視學校爲盛衰。我朝列聖相承，庠序修明，敦崇實學。皇考文宗顯皇帝御極之初，即命生童就試者兼習《性理》等書，原冀其趨嚮一端，則學術自正，以收化民成俗之效。乃近來各省教職等官，並不實力奉行，認真訓課，惟知索取贄禮脩儀，貪得無厭。又其甚者，往往干預地方公事，並或遇事魚肉士子，諂諛紳富，又安望其經明行修，足爲士林表率耶？嗣後各省學政務當整躬率屬，督飭各教官讀書立品，毋爲士子所輕。平時訓導諸生，總以躬行實踐爲歸，勿崇尚浮華，勿虚應故事。其稱職者，准各學政會同督撫隨時保奏，給予獎勵。如闔茸充數，及少年浮動，不克舉職者，並著隨時甄劾，不必待至大計年分。庶人知自愛，爭自濯磨。並飭各教官分日於該處城鄉市鎮，設立公所，宣講聖諭，務使愚頑感化，經正民興，正學昌明，人才蔚起，實有厚望焉。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八八〔同治二年十二月〕庚寅，諭内閣：國子監司業馬壽金奏請慎簡學官以崇教化一摺。自來化民成俗，必資學校之振興。上年十二月間，曾明降諭旨，令各省學政督率各學教官讀書立品，訓導諸生，並隨時宣講聖諭，以期經正民興，共臻上理。兹據馬壽金奏稱，近來地方大吏，於州縣之賢不肖尚能據實薦劾，而於教職一官則概未齒及。老邁戀棧而過示優容，年少輕浮而不加甄劾，以致爲是官者頽廢是甘，不知振作，請飭各省督撫詳加考察。至宣講聖諭，尤爲化導之本，並請飭令學臣實力奉行等語。所奏不爲無見。方今大江南北，漸就肅清，一切撫綏安輯，疊經降旨，責成地方官吏妥爲辦理。而教養兼施，使百姓革面洗心，不致再爲教匪邪説所煽惑，學校之設尤關緊要。著各省督撫學政於通省學官詳加考察，罷其老邁，黜其輕浮，其品學兼優循循善誘者，務當隨時獎勵，以風其餘。並著各省學臣督飭教官，實力宣講聖諭，考其勤惰，分别勸懲，庶幾經明行修，邪慝不作。至書院、義學，亦培植人材之一助，乃近來風氣，延請者多徇私情，爲師者止圖脩脯，陋習相沿，牢不可破。並著各省地方官力除積弊，毋徒遷就官紳，務各延請耆碩，以副敦崇實學至意。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五九〔同治二年二月辛丑〕諭内閣：御史劉毓楠奏，祔祀兩廡新章尚未允協，請飭大學士、軍機大臣再行覈議一摺。先儒升祔學宫，久經列聖論定，至爲精當。咸豐十年，復經文宗顯皇帝飭令酌定章程，以示限制。原以宫牆巍峻，祀典至崇，必其人學術精純、足爲師表者方可俎豆馨香，用昭勿替。兹據該御史以新定章程過嚴，如宋儒黄震等均經禮部議駁，謂士人皆以聖賢爲難幾，必至人心風俗日流於奇衺異端而不及覺。推該御史之意，必將舉古人之聚徒講學，著有《性理》等書者悉登諸兩廡之列，方足以資興起，而德行之儒，平日躬行實踐，師法聖賢，實爲身後從祀之計。議論殊屬迂謬，所奏著毋庸議。

又諭：御史劉毓楠奏請整頓各學教習等語。據稱滿漢各學設立教習，統於國子監。現充教習者，傳補後並無生徒肄業，期滿僅尋數人赴監，謂之交功課，其實並無功課可交，即可得官各等語。著國子監堂官查明，認真整頓，稽覈功課之勤惰，分别勸懲，毋得有名無實，敷衍了事，以昭覈實。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一二九〔同治四年二月〕乙亥，諭内閣：朱蘭奏甄别教職並遵保孝廉方正等語。安徽署舒城縣學訓導劉鎔諸事廢弛，署宿松縣學教諭靳學洙行止貪鄙，均屬不堪造就。劉鎔著勒令休致，靳學洙著即行革職。至所保堪勝孝廉方正之滁州學正方清漣，池州府教授龍璿，合肥縣歲貢生李聯奎，署銅陵縣學訓導楊恒樞，涇縣優生翟增榮，均著飭令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

《清實録・穆宗實録》卷三三〔同治十年正月〕乙卯，諭内閣：御史吴鎮奏敬陳時政以資治理一摺。【略】

各學教官及書院主講，有整飭士習培植人材之責，必須品學兼優，方足以資表率。著各直省督撫學政隨時察看，責令認真勸導，講明正學，俾士子趨向既端，風俗自日臻醇厚。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二《重儒》嗚呼！今日之自命爲儒者亦寡多矣，而上之所以待儒者亦綦賤矣！士何以多？其弊在取之太廣，試之太勤，而賢不肖並進也。大邑所取不下四五十人，中邑所取不下二十餘人，小邑所取亦不下十有餘人，而近又屢益之以廣額，三歲而兩試之，於是所謂士者，邑必有數百人矣。此數百人中，果皆具有鴻才碩學能通今博古者耶？蓋闖冗陋劣者十居其八九，此士之所以不貴也。欲士之貴，莫若減其額，遠其期，毋濫取，毋薄待，得之既難，爲之甚少，於是人皆思自奮於學，而上之所以待士者，其力亦足以偏給。邑有書院，里有鄉學，使膏火足以資其誦讀，士氣既養，廉隅自勵。

不特此也，凡山長、教諭、學政，務極其選。今山長率以勢位有力者援薦，視其升降爲去留，甚至一邑而空糜脩脯者六七人，鄉僻之士有畢生不至書院、不識山長面目者，是則空有其名也。凡爲教官者，率以老憊疲癃充選，稍有才幹者，

以爲閒員末秩，多不屑處。而爲教官者亦徒擁虛名，從未一日與士相接，不過於歲科試獲雋之士，斷斷然爭其贄儀厚薄耳。學政觀風動循故事，從未有勤訪博采留意人才者。每至試期，刻日蔵事，匆遽迫促，務求速了，以便再蒞他處，其所拔擢，安能愜望？必以試院爲養士之所，但第其優劣，不必分其資之多寡；學宮爲教士之地，但計其業之勤惰，即辨其等之高下。山長教官，皆得以素所賞知者薦舉於學政，學政亦得於文學之外別采所聞，擢舉行誼物望之儒，養之裕，教之專，勵之切，皆所以尊儒而貴士也。雖然，此猶以文藝言也。道德品詣，著於鄉閭，而名未登於巍科，身猶隱於草野，則有推薦之法。必先由下以達上，自鄉學里塾薦之於邑，自邑而郡，自郡而省，以薦之多者得舉，歷試三年無改，然後任用，因材器使，靡有或遺。所薦亦分學行兩途，任以親民之官，則爲丞簿令佐；任以文學之官，則爲教諭訓導。優異之，亦得爲中書檢討。蓋重儒必先由重儒官始，儒官能砥礪風節盛致名望者，外擢可至州府，內用可升臺諫，非驟也，有重之之名必著其重之之實也。初爲士人，必先讀書於學宮，肄業於書院，優其廩餼，令足以贍家，無內顧憂。三試不獲雋，聽其改從他途，或吏員，或幕職，略如明制。如是則教養皆有實用。且取士之法，亦必一變。時文至今日而極弊，從未有行之五百年而墨守不改者。既崇實學，貴真儒，盡其所以待之之道，人才自日見其振興矣。

《郭嵩燾日記・咸丰十年十二月廿二日》 與意城、志城論擇師之道，以專勤端重、善於引導爲主，教書之能否，不在筆墨之優劣也。世人擇師，動問先生筆墨，非善擇師者也。教書是第一要耐煩事，故以厚重樸練、不樂交遊爲上品。嘗論擇師如擇將。左季高言：文辭雅贍，才人也，倜儻權奇，豪傑人也，然皆不任爲將。吾謂此兩等人亦不任爲人師。此予近年來閱歷，持此以擇師，庶十得七八耳。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九五《劄廣雅書院提調設立分校光緒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照得本部堂創建廣雅書院，一切學規章程皆經手自裁定，極費籌維。兩年以來，規模雖已大定，而其中尚有應增應改之處，必須斟酌咸宜，以收實效。查書院額設二百人，原分經學、史學、理學、經濟四類，又兼習詞章專門之學，各擅其長。且院地極廣，事務極繁，僅掌以院長一人，每日須巡行各齋，以察諸生之勤惰，閱日記簿以考諸生之功詣，升堂講書以覘諸生之學識，更有諸生執經問業，咸須批答，每月開課卷幾二百本，每卷數藝動逾萬言，一一皆須批閱。事繁責重，幾至日不暇給，未免過於勞瘁。定章期於久遠，如稍涉繁難，若非旋踵廢弛，即致別生流弊，此非院長之學問才力有所不逮，實由限於事勢有所不能。是以阮前部堂創立學海堂，當時不設院長，分設學長數人，除錢給諫外再無主講之名。菊坡精舍自陳京卿故後，亦復改設學長。揆厥由來，未始不因乎此。惟廣雅書院事關兩省，人才衆多，若僅設學長，無所統繫，其勢必渙散參差，趨向學業不能畫一。本部堂詳加酌量，應於院長之下另設分校四人，襄助院長閱卷講授，雖稍與院長遜其體制，實可爲院長分其勤勞。原定章程經濟專立一門，詞章歸於兼習，此教人之法理應崇實黜華。至設立分校，則史學可包經濟，而詞章實有專門，必須專於此道者，方能究極源流，指摘利病。且專以經濟名家者，世罕其人，亦難專立一師。今定爲經學、史學、理學、文學四門，分設四館。經濟學附於史學館內，各設分校一人。凡遇官課，先將課卷收齊，送到本月主課衙門點核無誤後，即仍發至書院批點改抹，各就本門擬爲名次，於卷面左方填注，擬取某學第幾名，不分幾等。仍由監院彙齊，送致主課衙門合閱評定，仍全院共爲一榜。如遇齋課，分閱擬取，一切均照官課辦法，仍由院長彙齊，覆加評點，將全院課卷合定名次列榜宣示。諸生平時講習一切，院長間有未暇，即可請益於分校。〔分校〕專取諸舉貢生員，不選通籍之人，庶與院長名位有所區別維繫。並專取諸兩粵本省之人，不及別省之人，庶於諸生言語可以相通，講解較易爲力。山長則專延他省之人，不延兩粵之人，庶東西兩省諸生不致各存鄉里之見，於師弟之間，尤徵沆瀣。至四學分校，本應在院中諸生內擇其才學出羣，年齒稍長者爲之，第開院未久諸生中未能各學均有勝任愉快之人，應俟三年之後，諸生年齒漸長，學問日進，嗣後著爲定章，分校均在肄業諸生內升拔延訂，不另延院外之人。監院之於分校，仍應優加敬禮，僅次於院長一等，不得慢忽。每館每月支送脩金銀四十兩，火食銀十兩，共五十兩。查有番禺縣生員黃濤、番禺縣舉人林國賡、順德縣生員馬貞榆、香山縣舉人黃紹昌堪以選作廣雅書院分校，即由書院提調備具書幣延訂。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一〇二《劄委正途出身各員充武備自強學堂教習》 照得本堂創設武備自強等學堂，原爲深念時艱培植人材之舉。乃近今士習日漓，趨向不定，開辦以來，如武備學堂學生張英之糾衆逞兇，自強學堂學生劉問堯、管存元等之酗酒滋事，糾衆毀鬧，事已屢見，業經屏斥注劣，隨時懲儆。似此不守禮教，不求實學，一年有餘，積習未改，於國事士風有何裨益，殊屬大負

本部堂儲才造士之本意。查武備學堂爲教育將校之初基，自強學堂爲造就通才之根本，所有中學教習不獨講明經史，課作論説，尤必須約束諸生率循規矩，時時切加訓迪，勉以修身立品，成材報國之道，令其忠愛廉恥之心勃然奮發，方能力争上流，儲爲大器。查當初招考學生章程，必須文理清通、性情恂謹者方予入選。原以志趣向上之生必知自愛，不染粗鄙悖妄之習。惟近來詳加考察，收録時未免過寬，以致其中不學無志者濫竽不少。兹特另定章程，將原來在堂人數，責成提調會商，原派華洋教習，切實考核，量加删減。武備學堂共擇取學生六十名，自強學堂東文學生擇取二十名，英法俄德文學生各擇取十五名作爲定額。務取文理清通、性情恂謹、志趣向上之士。遴選本省正途出身候補人員派充此項教習，以師道而兼官法，實心教督訓課。如有不守禮法、不聽教訓之學生，務即隨時指名，稟明提調斥退。其文理淺率、質性粗鈍、不能立志向學者，亦即稟候開除，毋稍寬徇。誠以人數較少則約束易周，訓課易密，庶幾堂規可期嚴肅，學業可望進益。查有湖北教習知縣唐監金，堪以委充武備學堂東講堂教習，教學生三十名。湖北試用知縣顧印愚，堪以委充自強學堂教習，教東文學生二十名。湖北試用知縣羅運崍，堪以委充自強學堂教習，教英法文學生共三十名。湖北試用知縣梅際郁，堪以委充自強學堂教習，教俄德文學生共三十名。每日務須騰出日力，或早或晚，酌留六刻工夫，爲講習中學之地。華教習與本堂諸生日日見面講論，即肄習武備西學之時，各該教習亦須常到本堂稽察照料，察其規矩是否肅敬，聽受是否用心，並須每日親到諸生齋舍稽察拊循，以收親師敬業之益。師生均不准稍有間斷曠誤。並責成該堂提調遵章認真督率。合行劄委該丞令即便遵照劄行事理，盡心訓課，秉公考察，務須克盡教習之責，以副委任。如該員等不能認真教習，有名無實，以致習氣不除，學業不進，毫無成效，責有攸歸。切切。

《清朝外交政史三・三江師範學堂聘請日本教習約章光緒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江寧現設三江師範學堂，擬聘請日本教習。由署理兩江督憲張，電商日本同文會會長公爵近衛，特派該會總董事根津，會同督憲特派委員江蘇候補道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楊、江蘇候補道江南陸師學堂總辦兼學務處俞、江蘇候補道三江師範學堂總辦兼學務處劉，訂立聘請日本教習約章。所有議定各款，開列於後：

第一款　所有聘請教習共爲十一員，議定各教習應任專科如左：

總教習一員，倫理及教育科一員，物理及化學科一員，農學科一員，理財兼商業科一員，博物科一員，工業科一員，醫科一員，日語科兼翻譯二員，圖畫科一員。

第二款　所聘各教習共十一員，均歸學堂總辦節制。第一年係練習教員，中國教習與所聘各教習，作爲學友，彼此互換知識；第二年分教學生。

第三款　受聘各教習由學堂每月應照西曆給與薪水，其額數如左：

總教習鷹銀肆佰元，倫理及教育科教習鷹銀三佰元，物理及化學科教習鷹銀三佰元，農學科教習鷹銀三佰元，理財兼商業科教習鷹銀三佰元，博物科教習鷹銀貳佰伍拾元，工業科教習鷹銀貳佰伍拾元，醫科教習鷹銀三佰元，日語科教習二員，每員鷹銀貳佰伍拾元，圖畫科教習鷹銀貳佰元。

以上各教習薪水，每逢西曆初一日，由學堂照數發給，從受聘之月起算。

第四款　受聘各教習住房及房内所需床鋪桌椅等器具，由學堂預備，與教習應得禮遇相符。

第五款　受聘各教習來華川資，由學堂給每員洋銀三百元。期滿回國川資，仍由學堂給洋銀三百元，並給兩個月薪水，以爲酬勞。

第六款　醫科教習兼充堂内各員有病診察之事，以及衛生一切事宜。農學科教習遇有督憲諭飭及學堂囑託，兼任考查農業事宜。各教習均可兼教日語，惟日語專科教習須兼充翻譯各科授業之事。

第七款　受聘各教習，除每禮拜日及兩國大節一律停習外，每天授業以四點鐘爲率。查中外各學堂，每年夏季及過歲歇業爲例，本學堂亦應照例停習，而停習定日内，各教習任便回國，以及遊歷他處，均無不可，惟不得逾定例停習期限。除每月薪水照給外，川資無須發給。

第八款　受聘各教習，均自光緒二十九年四月明治三十六年五月起，以西曆三十六個月爲限，限内無故彼此不得辭退。惟受聘各教習，或有教課不勤，或任意紊亂功課章程各情事，無論年滿與否，由學堂總辦稟明督憲，有辭退之權，只照第五款川資銀數照給外，不給酬勞之資。

第九款　總教習統理所聘各教習之教務，且商量本學堂中國教習，參訂教育一切事宜之外，兼任江南學務處參議。

第十款　所聘各教習，如合同限内患病，據洋醫驗明，辭退回國，除照給路

程度相當或中學程度以上之學堂，學習完全科目，確係畢業領有文憑者。

五、學有專長，或具有普通學力，曾充官立高等小學教員一二年，確有經驗，經督學局或提學使司認許者。

第六條　有前條所列資格之一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其畢業於各項學堂者，查照學堂程度，如中學堂、外國師範學堂，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中等實業學堂及各種科學專修科畢業者，比照分別准充高等小學專科教員或初等小學某學專科教員。其具有前項第三條、第五條之資格者，應酌量分別准充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正副教員或專科教員。

第七條　應受試驗檢定者，其資格如左：

一、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二、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年限在二年以上，畢業在下等者。

三、畢業於民立初級師範簡易科者。

四、畢業於師範傳習所、講習所者。

五、在外國學習師範簡易科及各種科學速成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六、舉貢生監中文明通及通曉各項科學，願充小學教員者。

七、有受無試驗檢定，准充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而願受高等小學教員檢定者。

第八條　試驗檢定分三種：一高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初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專科教員試驗檢定。

第九條　檢定高等小學教員之試驗科目如左：

一、修身：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學：整數、分數、小數、諸等數、百分數、比例、開方。

五、教育學：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

六、歷史：中外歷史。

七、地理：中外地理。

八、博物：植物、動物、礦物、生理、衛生。

九、理化：物理、化學。

十、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兵式體操。

第十條　檢定初等小學教員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修身：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術：整數、分數、小數、諸等數、四則雜問。

五、教育學：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大意。

六、歷史：本國歷史大要。

七、地理：本國地理大要及世界大勢。

八、格致：博物理化初步。

九、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

第十一條　檢定專科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數學：算術、代數、幾何、八線初步。

二、格致：博物學、物理學、化學。

三、圖畫：自在畫、簡易幾何畫。

四、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兵式體操。

五、樂歌：單音樂歌、樂典大意。

六、手工：簡易手工。

七、實業：農業商業大要。

八、英文：講讀及文法初步。

第十二條　專科試驗，無論試驗何項專科，各增試驗國文一門，以文理通順爲率。

第十三條　試驗之法，按照學科分別用論說條對或實地演習，並加試語言問答，以驗講說之優劣。

第十四條　檢定教員科目試驗，應分科評定分數，平均計算，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高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初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初等小學正副教員。現在教員缺乏之時，凡風氣晚開之偏僻地方，有略通經義，文理明暢，粗識歷史地理之大要及淺近算術者，准由提學使發給暫時准充教員執照，俟風氣漸開，然後實行檢定。惟其免行檢定地方及展緩年限，應由提學使察明妥定，呈明學部備核。

初等小學堂正教員：以曾入初級師範考列中等，及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以師範傳習生充選。

副教員：以曾入初級師範得有修業文憑者充選。暫時以師範傳習生充選。

優級師範學堂正教員：以將來大學堂分科畢業考列優等及中等，及遊學外洋高等師範考列優等中等，及得有大學堂畢業文憑，暨大學堂選科畢業考列優等者充選。暫時除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外，餘均擇聘外國教師充選。

副教員：以將來大學選科畢業考列中等，及遊學外洋得有大學選科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

初級師範學堂正教員：以將來優級師範畢業考列最優等及優等，及遊學外洋尋常師範畢業得有優等文憑及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只可擇遊學外洋畢業生曾考究教育理法者充之，不必定在師範學堂畢業；或擇學科程度相當之華員充之亦可。

副教員：以將來優級師範畢業考列中等，及遊學外洋得有高等師範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只可擇遊學外洋畢業生曾考究教育理法者充之，不必定在師範學堂畢業；或擇學科程度相當之華員充之亦可。

高等實業學堂正教員：以將來大學分科畢業，考列優等及中等，及遊學外洋得有大學堂畢業文憑，暨大學堂選科畢業考列優等者充選。暫時除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外，餘均擇聘外國教師充選。

副教員：以將來大學選科畢業，考列優等及中等，及遊學外洋得有大學選科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延訪有各科學程度相當之華員充選。

中等實業學堂正教員：以將來大學堂實科畢業，及高等實業學堂考列優等者，及遊學外洋高等實業學堂畢業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只可以實業傳習所較優之畢業生充之。

副教員：以將來高等實業學堂畢業考列中等者，及遊學外洋得有高等實業畢業文憑者充選。暫時只可以實習傳習所其次之畢業生充之。

初等實業學堂正教員：以曾入實業教員傳習所及中等實業學堂得有畢業文憑者充選。

副教員：以曾入實業教員講習所及中等實業學堂得有修業文憑者充選。

《清教育新法令・教員・學部奏遵擬檢定小學教員及優待小學教員章程摺》 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八日，臣部具奏分年籌備事宜單內，開第二年頒布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並優待小學教員章程，業經憲政編查館覆核，奉旨依議，自應欽遵辦理。現在各處小學漸次設立，需用教員，至爲急切。而師範學堂，設立無幾，畢業者列屬寥寥，勢不得不通融聘用，以資教授。惟察之不嚴，則學術淺陋者不免濫竽充數，待之不優，則學有根柢者又或夷然不屑，舍而他圖，甚非鼓勵學人振興教育之道。臣等體察情勢，再三討論，遵照奏章，酌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並優待小學教員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部通行各省辦理。其各省應設之各項師範學堂，亦即督催及時增設，以期多得完全教員。謹奏。

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奉旨：「依議。欽此。」

謹將酌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檢定小學教員各項事宜，在京師由督學局辦理，在各省由提學使司辦理，其府廳州縣距省會較遠者，由提學使司酌量情形，派員辦理。

第二條　施行檢定之時，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遴擇深通科學並諳教育理法之學務職員，及學望優著之專門教員，或初級以上師範完全科畢業生，初級師範完全畢業生須曾充教員已滿三年者。或高等以上各學堂之畢業生，派充檢定委員，秉公考核。

第三條　除初級師範學堂完全科畢業生、官立二年以上初級師範簡易科中等以上畢業生、優級師範完全科畢業生、及優級選科師範畢業生，在奏定獎勵義務章程准充小學教員者，均無庸檢定外，其他應行檢定者分爲兩種：一爲試驗檢定，一爲無試驗檢定。

第四條　試驗檢定，除因需用教員過急，可臨時稟候部示擇期舉行外，每年由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相度情形，於冬季或夏季舉行一次。其檢定日期及試驗科目，須於三個月以前預爲宣示。無試驗檢定，由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隨時舉行。

第五條　得受無試驗檢定者，其資格如左：

一、畢業於中學堂或中等以上各學堂及與中學同等各學堂者。

二、畢業於各種科學專修科，期限在二年以上者。

三、在他省領有檢定文憑，認爲合格者。

四、在外國師範學堂即與本國初級師範學堂程度相當者。中學堂，及與中學堂

程度相當或中學程度以上之學堂，學習完全科目，確係畢業領有文憑者。

五、學有專長，或具有普通學力，曾充官立高等小學教員一二年，確有經驗，經督學局或提學使司認許者。

第六條　有前條所列資格之一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其畢業於各項學堂者，查照學堂程度，如中學堂、外國師範學堂，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中等實業學堂及各種科學專修科畢業者，比照分別准充高等小學專科教員或初等小學某學專科教員。其具有前項第三條、第五條之資格者，應酌量分別准充高等小學或初等小學正副教員或專科教員。

第七條　應受試驗檢定者，其資格如左：

一、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二、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年限在二年以上，畢業在下等者。

三、畢業於民立初級師範簡易科者。

四、畢業於師範傳習所、講習所者。

五、在外國學習師範簡易科及各種科學速成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六、舉貢生監中文明通及通曉各項科學，願充小學教員者。

七、有受無試驗檢定，准充初等小學教員之資格，而願受高等小學教員檢定者。

第八條　試驗檢定分三種：一高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初等小學教員試驗檢定，一專科教員試驗檢定。

第九條　檢定高等小學教員之試驗科目如左：

一、修身：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學：整數、分數、小數、諸等數、百分數、比例、開方。

五、教育學：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

六、歷史：中外歷史。

七、地理：中外地理。

八、博物：植物、動物、礦物、生理、衛生。

九、理化：物理、化學。

十、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兵式體操。

第十條　檢定初等小學教員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修身：人倫道德要旨。

二、經義：《四書》《五經》大義。

三、國文：講讀及文法要義。

四、算術：整數、分數、小數、諸等數、四則雜問。

五、教育學：教育學及教授法、管理法大意。

六、歷史：本國歷史大要。

七、地理：本國地理大要及世界大勢。

八、格致：博物理化初步。

九、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

第十一條　檢定專科試驗之科目如左：

一、數學：算術、代數、幾何、八線初步。

二、格致：博物學、物理學、化學。

三、圖畫：自在畫、簡易幾何畫。

四、體操：遊戲體操、普通體操、兵式體操。

五、樂歌：單音樂歌、樂典大意。

六、手工：簡易手工。

七、實業：農業商業大要。

八、英文：講讀及文法初步。

第十二條　專科試驗，無論試驗何項專科，各增試驗國文一門，以文理通順爲率。

第十三條　試驗之法，按照學科分別用論說條對或實地演習，並加試語言問答，以驗講說之優劣。

第十四條　檢定教員科目試驗，應分科評定分數，平均計算，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檢定文憑。高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兩等小學正副教員；初等小學教員試驗分數及格者，准充初等小學正副教員。現在教員缺乏之時，凡風氣晚開之偏僻地方，有略通經義，文理明暢，粗識歷史地理之大要及淺近算術者，准由提學使發給暫時准充教員執照，俟風氣漸開，然後實行檢定。惟其免行檢定地方及展緩年限，應由提學使察明妥定，呈明學部備核。

第十五條　專科科目試驗，能通曉一科或數科者，就所試學科評定分數，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給予某學專科或某學兼某學專科檢定文憑；分數及格者准充兩等小學專科教員。

第十六條　教員最重品行，如有後開各事項，不得與檢：

一、曾犯刑律者。

二、現有刑事訴訟者。

三、沾染嗜好者。

四、舉貢生監學生曾經斥革者。

五、曾經斥革教員尚未開復者。

第十七條　檢定委員施行檢定之後，應將所檢定之教員姓名、履歷，造具清册，並試驗成績，呈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覆核，給發文憑。

第十八條　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衙門，各廳州縣勸學所，均應設立檢定教員名録，將檢定各員履歷及學科程度詳細登載，以便考核。

第十九條　由督學局檢定者，其檢定文憑上註明可充京師小學正教員或副教員，或某某學專科教員；由各省提學使司檢定者，其檢定文憑上註明可充本省小學正教員或副教員，或某某學專科教員。其既經檢定之教員，各府廳州縣仍可互用。

第二十條　業經檢定之教員，其在堂教授時，如有不能盡職之處，經本學堂陳明，或經各視學官察出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酌核情形，分别令其辭退。兹列應行辭退之條件如左：

一、學業荒廢，教授不合法者。

二、不盡心教授，久曠功課者。

三、現有詞訟，案久不結者。

四、患病難期速愈者。

第二十一條　業經檢定之教員，如因事故致失教員資格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將檢定文憑撤銷，兹列應行撤銷文憑之條件如左：

一、經學務官紳查明，確有踰閑蕩檢之證據者。

二、身犯刑律者。

三、干涉教育範圍以外，如地方詞訟等事，及投入各種違法之會黨者。

第二十二條　右列應行辭退暨應撤銷文憑各條件，遇有事端重要急切之時，本學堂可將該教員先行辭退，再行呈報督學局或本省提學使司，或勸學所轉報提學使司，分别辦理。

第二十三條　既經撤銷檢定文憑者，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將該教員姓名、籍貫及撤銷文憑事由，詳報學部立案，並通行各省，無論何處學堂不得聘充教員。

第二十四條　充當小學教員已滿教授年限，以《奏定章程》所訂該學堂完全科畢業年限爲教授年限。成績優著者，由本學堂呈明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或各廳州縣勸學所呈請提學使司，給予教授年滿實力盡職之文憑。得有此項文憑者，接充教員無須再行核定。

第二十五條　既經檢定之教員，仍當購閱中外書籍，並於師範講習所更加講求，以期深研教育理法。其試驗檢定之教員，教授年滿，未得實力盡職之文憑者，可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酌量情形，令其再受檢定。

第二十六條　自本章程頒發日起，一年之内，凡各處小學堂，須將應行檢定之教員姓名、履歷，呈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聽候派員檢定。督學局暨各省提學使司，亦即按時招取堪與檢定之員，分别檢定預備派充小學教員。嗣後各處小學堂聘定教員，均須呈報督學局，或各省提學使司，或勸學所。彙報提學使司，以備稽核。自本章程頒發三年以後，無檢定文憑者，不得延聘。

第二十七條　本章程頒發之後，如有未盡事宜，由學部隨時體察酌改。

謹將酌擬優待小學教員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地方官即應待以職紳之禮。

第二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經簡易師範以上學堂畢業或已得督學局提學司檢定文憑及得實力盡職之文憑者，得比照附學生員給予頂戴。

第三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本身得免徭役。

第四條　現充小學堂教員者，非本身犯罪，不得牽連拿捕。

第五條　凡教授一學堂逾五年而有勞績者，由本學堂呈明督學局或提學使司，核其成績，申報學部，除照章請獎外，得就本堂款項之贏絀，酌量加給津貼，比每年所得薪額十分之三。其學款支絀，萬不能照給者，得稟請地方官，給予實力盡職之文憑，以爲名譽獎勵。

第六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五年之教員，或父母喪，或本身病故，應由該學堂支給三個月薪金，以爲卹贈。

第七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十五年，或因年老告退，或罹疾病告退，應由該學堂支給八個月薪金，以酬勞績。

第八條　凡有教授一學堂逾十五年之教員，於告退後病故者，准其家屬呈請該學堂，查明在堂時每年所得薪額，發給十分之八，以示優卹。

第九條　凡教授一學堂已逾五年，照章請獎尚未核准者，若遇覃恩，原有官職者，係外官得比照京員例給予封典；如無官職者，准以八品職銜貤封父母。

第十條　凡現充某處小學教員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如在該處官立公立小學肄業，准免一人學費。凡言免學費專指學費而言膳宿等費不在免例後仿此。

第十一條　凡充某處小學教員逾五年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如在該處官立、公立小學肄業，准免兩人學費。

第十二條　凡充某處小學教員逾十五年者，其子孫或胞弟、胞姪，不論在該處何等學堂肄業，准免兩人學費。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二七《宣統元年十二月》〔庚辰〕御史趙熙奏學部奏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妨礙教育，下會議政務處議。尋奏：「檢閱學部奏擬《檢定小學教員章程》，以該御史所陳各節詳加考覈。如所請將《檢定小學教員章程》暫緩通行一節，查《章程》第十四條内，本有『現在教員缺乏之時，凡偏僻地方有略通經義算術者，暫時准充教員，俟風氣稍開，然後實行檢定』之語。是已早經籌及，毋庸另議。又請另將課本訂定頒行，已於議覆御史趙炳麟摺内，酌擬辦法飭行。惟所請於該章程後另加附條，聲明此項檢定私塾不在其内一節，查《檢定章程》，私塾原不在内，但官立、私立兩等小學之經官立案者，亦應照辦，應由學部補行聲明。又查《章程》内應受試驗資格，專指舉貢生監，而各處爲塾師者，童生甚多，亦不乏明通之士，其中有通曉各項科學願充小學教員者，亦准受試驗檢定，以寬限制。」從之。

《教育雜誌》卷三第一期戴克敦《論檢定教員》　學校，園林也。學生，植物也。教師，園丁也。園丁而得人，則植物茂盛；教師而得人，則學生良好。其理一也。吾國興學近十年，而學務進步殊不足滿人意者，其原因誠不止一端，而教師之不得其人，亦其一也。學部有鑒於此，頒布《檢定小學教員章程》，在京師由督學局辦理，在各省由提學使辦理。俾無才者無從戶位，有才者亦不致放棄，法至良，意至善也。

顧或者曰：吾國士夫，沿數千年帖括之舊弊，考試之毒，久中人心。近幸鄉會停，學堂興，人始知趨重實學。然自去年以來，學部於興學之效尚未大著，而舉貢有試，優拔有試，留學生有試，各省畢業生又有試，考試之機遂由靜而動，人人心目中復有一栩栩欲活之象。今乃並教員之賢否亦欲於考試定之，是使人皆不必入師範學校研究實地練習，但憑一紙之虛文，粉飾抄襲，託爲美觀。一經入選，即與在學堂辛苦五年者無絲毫之别。則尚有何人肯疲精勞神，費時損財，以入師範學校乎？其有礙於教育前途，詎淺鮮哉！

雖然，是説也，以之推測多數頑舊學究之心理，誠不爲過，而要不可以論檢定教員。蓋檢定教員之本旨，實爲普及教育之根本。欲教育普及，必多設學堂。然有學堂而無教員，與有教員而無正當之學識，仍與無學堂等。近年各省師範學堂雖已逐漸建設，而學生最多之數，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按年升班，已去其半，至畢業時又去其半，以此百餘師範畢業生，欲以充全省教育之任，其不足也，勢必然也。於是而有一補救之策，人不必盡入學堂，而亦能適於教員之資格。其合於初等小學教員之試驗者，則以之充初等小學教員。其合於高等小學教員之試驗者，則以之充高等小學教員。其合於專科教員之試驗者，則以之充專科教員。且所謂試驗者，亦非專試國文一門，致蹈空疏之誚也。按檢定教員定章，有用論説者，有用條對者，有用實地練習者，更有以語言問答試驗講説之優劣者。其取之也嚴，則入彀者自無濫竽充數之弊。其用之也廣，自無人浮於事之虞。然則檢定教員者，固近日改良教育之要圖，而無可厚非者也。

間嘗考之日本，全國教員須用十四萬餘人，專恃師範畢業生，萬不足用，故每年必舉行檢定一次。據最近調查表，應考者常有三萬餘人，而合格者只六千餘人，其檢定之嚴如此，則合格者學識之優可想。又嘗徵之德國，現行之小學校教員檢定章程，乃畢士馬克所主持，而由甫亞爾克大臣所執行者。受試驗者，不必限定師範畢業生，凡具有教員之志願者，皆得自書履歷，呈請與考，蓋以廣教員之途，即以立小學之基也。夫全球教育以德爲首，日本亦亞洲之秀。而其普及教育之旨，皆以檢定教員爲補助之不二法門。吾國從而效之，亦奚不可？特吾國章程甫頒，尚未實行，苟效顰不善，則他國之優點反之即爲吾國之劣點。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初基不可不慎也。謹參酌德國、日本之制，證以吾國之近狀，願與主試者及受試者一商榷焉。

一、關於主試者之資格

按德國定章，凡檢定委員，以州督學局委員一名，師範學堂所在之區域縣參

事官一名，其餘則以師範學堂校長及正教員組織之，而視學員亦得列席於其間。日本之制，則有會長、常任委員、臨時委員等名，其主體往往以府縣視學及師範校長教員任之。是二國所立之制，皆以師範學校之校長、教員及視學爲主試之重要人物，而本地官吏不過爲督察之長而已。良以教育之經驗，官吏決不如校長、教員、視學之優也。今吾國師範學校尚未徧設，而府縣視學亦往往未能稱職，於是部章乃屬其權於督學局及各省提學使。夫提學使而果富於教育學識也，誰曰不宜？所慮者，提學使位望既尊，事務必繁，試驗之事，循例舉行，而多半假手於幕僚。或則近水樓臺，春光先透，試題可預報也，懷挾可不禁也，若某省之試游美學生也有然。或則黃金有價，文字無憑，科目可加減也，分數可增損也，若某省之試高等畢業生也有然。甚至強不知以爲知，而時騰笑柄；誤不學以爲學，而莫辨真材。一言以蔽之，要未脫科舉之陋習而已。今縱不能盡如德國、日本之全以師範校長教員爲主體，亦當謹遵部章第二條，遴選深通科學並諳教育理法之學務職員，及學望優著之專門教員，或初級以上師範完全科畢業生，或高等以上之畢業生，派充檢定委員。如是，則耳目既多，營私舞弊之風自絕，人材既衆，盲人瞎馬之誚庶除。提學使但當延訪名賢，總攬全綱，而一切擬題閱卷之權，則不妨委之夙有經驗之員。蓋必舉舊時科舉之積習一律删除，而後主試者之資格確有可憑，始可議檢定之細目矣。

二、關於主試之區域

謹按部章第一條有云：府廳州縣距省會較遠，則由提學使酌量情形，派員辦理。良以吾國幅員寥闊，教員咸散處各地，若欲於同時召集於一地，而受檢定之試驗，不特僻壤偏隅苦交通之不便，即名區大邑，有病其水復山重而裹足不進者。至於經費之不給，時期之或誤，尤其顯見而人所共知者耳。惟先將區域預爲畫定，或略仿日本之制，令教員各就所居之城鎮鄉，自行報告於就近之府州縣，而府州縣則彙報於提學使，然後審酌一適中之地，定爲受試之區域。此區域宜在通都，不宜在鄉僻；宜分立數區，不宜在一地。區域既定，乃登報揭示，告諸大衆，使願應檢定者，不至有觀望不前之歎。或慮區域過多，則考試之員或將不給，是不妨以二法補救之：其一則由提學使預將試題寄至各區，先令受論說之試驗，既畢，乃呈卷於提學使，評其優劣。其入選者，許來省更受口答之試驗。其不入選者，即可無須多一跋涉矣。其一則由提學使選定若干人爲特派員，按路途之遠近，分至各區，次第考試。凡論說考試已入選者，乃更受口答之試驗。則奔波者不過數人，而各區之員即可在區靜受試驗，無須遠行。是勞者一而逸者百，其利便爲何如乎？此不徒體恤寒畯，實以爲招徠教員嚴行檢定之張本，願與主持試驗者一商之。

三、關於主試之時期

自己酉年頒布檢定小學教員章程，迄今已將二載，尚未舉行。近各省雖有行文催辦者，或則約期本年六月，或則約期本年底，歲月滔滔，終必有舉行之一日。故吾所慮者不在檢定之無期，而在已有定期之後，或主事者因有別故緩之又緩，使來受試驗者既耗光陰，復虧旅費，欲歸不得，欲留不能，若前年某省之考師範學生之故轍。是非獎勵師範也，直故設一歛動寒士之名以困辱之耳。熱心教育之大家，忍出此乎？然或鑒於濡緩之失，而一經定期揭示，急起直追，輒令人有愆期之歎，亦非所以宏教育也。按定章每年檢定試驗之期，或冬或夏，均可舉行。其檢定日期及試驗科目，須於三個月以前預爲宣示。定章之初，立意何嘗不周密？惟吾國郵電輪路均未暢行，一紙之報，有閱旬餘而尚未覩者；千里之程，有歷半月而尚未達者。在東南各省水陸交通之處或尚無慮此，若西北各省山野偏僻之區，固在在如是。故雖定期三月，尚嫌其促。酌中之數，或五月，或半年，庶應試者得以從容布置。且冬季爲時過短，雨雪載途，尤多阻滯。若提早日期，則現應檢定之員大半已在學堂教授，年終考試，學堂正在緊要之時，又未便曠職遠離。惟暑假時爲期較長，若於五、六、七三月之中酌定一準期，預於正月內先爲揭示，則樂從者自衆，不致有匆促之虞矣。近聞某省提學使出示招考，定於正月十五取齊。夫十五始行取齊，則考期必在十五以後，而轉瞬二十，學堂定章即須開學。此時爲教員者，欲應檢定，則有誤學生之光陰；欲歸教授，則有誤檢定之時期。進退兩難，將何解決？未知提學使出示時亦曾爲之一籌及否耶？

四、關於受試者之資格

教員檢定試驗，可分二種：一爲無試驗檢定；一爲試驗檢定。就部頒定章，凡得受無試驗檢定者，計有五項，其資格如下：

一、畢業於中學堂或中等以上各學堂及與中學同等各學堂者。

二、畢業於各種科學專修科期限在二年以上者。

三、在他省領有檢定文憑認爲合格者。

四、在外國師範學堂、中學堂及與中學堂程度相當或中學程度以上之學堂

完全科目確係畢業領有文憑者。

五、學有專長，或具有普通學力曾充官立高等小學教員一二年，確有經驗經督學局或提學使認許者。

應受試驗檢定者，計有六項，其資格如下：

一、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二、官立初級師範簡易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上畢業在下等者。

三、畢業於民立初級師範簡易科者。

四、畢業於師範傳習所講習所者。

五、在外國學習師範簡易科及各種科學速成科畢業生年限在二年以下者。

六、舉貢生監中文理明通及通曉各項科學願充小學教員者。

凡合於無試驗檢定之資格者，可由督學局各省提學使給予檢定文憑，許其充當教員。惟能充何等教員，則須視其合格之程度如何而定。凡合於試驗檢定者，均應受檢定委員之試驗，其合格者即給予文憑，許其充當教員。查檢定之資格雖有六項，然吾國近時學堂設立未久，畢業尚少，姑無論合於無試驗檢定者之不多見也，即求合於受試驗檢定之一二三四五項者亦難其人。惟舉貢生監則各地皆有，此等資格尚屬不難。且自此章程頒布後，續經會議政務處議覆趙侍御熙奏檢定小學教員妨礙教育片，於舉貢生監之外更增入童生一項，是此資格業已普及，世不乏國文明通之士，但能於各種科學稍爲研究，即應檢定而無難。惟一、不可存邀免之心。須知此項章程既已頒布，現雖暫緩，終必舉行，與其學問不足而懼遭試驗，何如早自研究而綽有餘裕之得乎？二、不可存倖獲之心。從前科舉時代，誠有抄襲陳腐，倖得一第者。今則論説問答之外，尚有口説及實驗，而檢定委員又皆富有經歷之人，萬不能以不學無術之躬謬膺上賞。希冀之念既除，孟晉之功自著，是在有志者早自奮勉耳。三、則當爲社會計，以期人材日多，贊成教育之普及。蓋立憲國民程度之高下，以民間男女讀書多少之數爲衡。而讀書必自小學始，故小學教員，實較高等教員、專科教員爲尤要。人人能盡職於小學教員，則文明日進，民智日開，而教育普及之目的，乃有漸達之希望。四、則當爲個人計，以期執有專業，克爲教育界之完人。教育普及，則學堂日多，而教員常虞不給。既受檢定之後，學問既著，名譽日隆，延聘之書，挽留之牘自紛然而至。爲己爲人，兩有裨益，亦何樂而不爲乎？

《清實録·宣統政紀》卷六一《宣統三年八月》〔辛亥〕御史張瑞蔭奏：『自學堂興而師道廢，今亟宜於學堂添設師位，選經明行修之士，正名曰師，與學生行師弟禮，專主講論《六經》、漢宋諸學及修身治國之本。不率教者屏斥。此事關繫天下萬世甚重，若由學部議，恐其拘牽外制，伏懇獨斷施行。』下學部知之。

傳記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鄹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縲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

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客曰：「誰爲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

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于齊。

是時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

其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爲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爲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

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寧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

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

然哉！」

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

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剖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

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衛太子蒯聵在故也。

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彼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

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

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

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其明年，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矣。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其明年，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

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

孔子語魯大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

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儐，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

「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

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遥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贛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

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

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

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

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迴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魯周公世家》〔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略】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史記・秦本紀》 惠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略】

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略】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

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

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

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

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

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蕢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蕢聵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

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

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沐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

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吴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

説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争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爲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吴王大説，乃使子貢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

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以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

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

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

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

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

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

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

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

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

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

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

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

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晳。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

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

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彫開字子開。

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説。

公伯繚字子周。

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漆雕哆字子斂。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公良孺字子正。

后處字子里。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奚容箴字子晳。

公肩定字子中。

顏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

句井疆。

罕父黑字子索。

秦商字子丕。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

榮旂字子祈。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

步叔乘字子車。

原亢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字庸。

叔仲會字子期。

顏何字冉。

狄黑字晳。

邦巽字子斂。

孔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葴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孫詒讓《墨子閒詁・墨子傳略》 墨氏之學，亡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恉，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嚮。故

《史記》攟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吕蘇張孫吴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緜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考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衛，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偁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答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汙」。斯其譣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脱屣利禄，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吕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弟其先後，略考始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間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詬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吕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吕覽・當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

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考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吕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説見《墨子注序》，武説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考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宫舊事》載魯陽文君説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説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吕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氾愛兼利而非鬬，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尚賢，右鬼非命，《淮南子・氾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悦，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跂屩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吕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今考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蓋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删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説命》、《大誓》、《洪范》、《吕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而於禮則法夏絀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説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譬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爲者。」本書《魯問篇》。案：魯君頗疑其即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譽爲是也，釣者之恭，非爲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上。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宫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爲舟戰之器，作爲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

拒，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渚宮舊事》在止攻宋前，今故次於此。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吾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襟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魯問篇》。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天下。」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詳《年表》。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蓋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尚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即聲王五年圍宋時事，《墨子刊誤》。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已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趨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甫及三十，所學已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譽矣。

嘗游弟子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尚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案疑王翁中晚年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芻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

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弒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弒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即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弒之歲，積八十四年，即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考定當在昭公時。

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衛，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衛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遂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即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即《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且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三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考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並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殺，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宋辟公被弒，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而囚墨子。

《史記・鄭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云：『子冉，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冉，注引文穎說同。又云冉音任，善云未詳。冉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竝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冉音任也。《新序》三亦作子冉，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

「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同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黑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即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著書，漢劉向校録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

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著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

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脩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趙岐《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争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説。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録，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撰敍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綸錡，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

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孟子既没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説《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説之，其説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

余生西京，世尋不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於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内，十有餘年，心勤形瘁，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瘉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全宋文》卷二一七孫奭《孟子墓碑略》　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冢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之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時奉祭家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魯孝寬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爵，載在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萬世所法，厥惟舊邦，古有祠宇，嘗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象服九章、樂正子配饗，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灑埽，宜共後嗣蕃衍。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摭其實而紀之，用傳不朽。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於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史記・儒林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録焉。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争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黄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屋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湣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者則闕不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

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

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自是

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

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

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

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漢書・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學）（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厄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乃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曰）：「周監於二（世）（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

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

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畝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

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湣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爲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爲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爲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一王)[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及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

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説。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黄門數入説教侍中，以召賀。賀入説，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廟，先馭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説，爲黄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説，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揚州牧，光禄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易》家説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説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説，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蕢卿。蕢卿者，倪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

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湣之，乃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曆》，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俊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户，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俊，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湣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乃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兩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既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俱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

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遶墜。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争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内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王)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温吕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説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官）〔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湣其學且絶，乃以千秋爲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内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户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禄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禄勳王龔以外屬内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毁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内，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説。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藩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後漢書·儒林傳上》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

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爲園蔬，牧兒蒭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横，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

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

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禄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禄終其身。中元二年卒。

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鮦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善説經書。京師

爲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

范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爲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婿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

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訴，遂致禁錮，世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敕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屍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帝即敕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

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

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還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楊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跡。九年，更封夜侯。

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

子復嗣。復卒，無子，國除。

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

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爲蘄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

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内太守，坐墾田不實免。

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内，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録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爲《牟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

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

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雋，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

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黜去崔發所爲王莽著録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沉滯。

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脩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

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

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吴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虚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説書傳實事，非虚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

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

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乃召季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

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

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絕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

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於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絕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贓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狼之吏至今不絕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並及舉者，以弭謗讒。當斷不斷，《黃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

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敕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及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

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後漢書・儒林列傳下》《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

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簒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

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

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

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

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於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説》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

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

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屍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説》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内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説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政有異跡。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楗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楗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沉静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儁儻不拘小節。

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静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

顯宗特詔補北宫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跡。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

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争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

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撫〕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

曄著《吴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

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

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

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

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爲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爲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録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鯈)〔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咨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

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没入財産，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禄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

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

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奉禄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跡，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禄勳。

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

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静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

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絶。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爲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爲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爲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

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顔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浄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

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顔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説《嚴氏》、《(宣)〔冥〕氏》，不宜專爲《顔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沉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

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

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説。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悦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説《詩》、《書》。光武中興，吴、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乃讌。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鶩，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悦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吴，隼集陳庭，黄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樸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餘，剋像以求傅説，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録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争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争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

初，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説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

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徙，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埶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豈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

贊曰：斯文未墜，亦各有承。塗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疏殊會，通闕相徵。千載不作，淵原誰澂？

王充《論衡·自紀》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絶，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奮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誦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説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説，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虚。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汜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兹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説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閒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説丘野，不

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説於趙，而李兌不説；商鞅以王説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圄諧説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甗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訂〕(銓)〔詮〕。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争，浮華虚僞之語，莫不(澄)〔證〕定。没華虚之文，存敦龐之樸；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别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深)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劄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莢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説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别，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别，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曰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莢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説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説辯然否，安得不誦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事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三人。蓋獨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説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吕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舀〕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吕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

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瑣，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虚之語衆，指實定宜，辯争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爲多者？

充任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説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淅〕，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顯；命薄禄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禄，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跡。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説，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劄，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瀧而雨集，言(溶)〔潏〕瀇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産。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跡，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騂牲，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顔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通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難)，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劄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娱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黄泉，消爲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後漢書・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於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黄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閹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甥甥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

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孰，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爲孝廉；及融爲黄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

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中論・序》 予以荀卿子、孟軻，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繼明聖人之業，皆以姓名自書，猶至於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出戰國之世，樂賢者寡；同時之人，不早記録。豈況徐子《中論》之書不以姓名爲目乎？恐歷久遠，名或不傳，故不量其才，喟然感歎。先目其德，以發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屬之篇首，以爲之序。其辭曰：

世有雅達君子者，姓徐名幹，字偉長，北海劇人也。其先業以清亮臧否爲家，世濟其美，不隕其德。至君之身，十世矣。君含元休清明之氣，持造化英哲之性。放口而言，則樂誦九德之文；通耳而識，則教不再告。未志乎學，蓋已誦文數十萬言矣。年十四，始讀《五經》，發憤忘食，下帷專思，以夜繼日。父恐其得疾，常禁止之。故能未至弱冠，學《五經》，悉載於口，博覽傳記，言則成章，操翰成文矣。此時靈帝之末年也，國典隳廢，冠族子弟，結黨權門，交援求名，競相尚爵號。君病俗迷昏，遂閉户自守，不與之羣，以六籍娱心而已。君子之達也，學無常師。有一業勝己者，便從學焉，必盡其所知而後釋之；有一言之美不令遇耳，必心識之，志在總衆言之長，統道德之微。恥一物之不知，愧一藝之不克，故日夜亹亹，昃不暇食，夕不解衣。晝則研精經緯，夜則歷觀列宿，考混元於未形，補聖德之空缺，誕長慮於無窮，旌微言之將墜。何暇謹小學，治浮名，與俗士相彌縫哉？故浮淺寡識之人，適解驅使榮利，豈知大道之根？然其餘以疏略爲太簡，曾無憂樂，徒以爲習書之儒，不足爲上。欣之者衆，辨之者寡，故令君州閭之稱不早彰徹。然秉正獨立，志有所存，俗之毀譽，有如浮雲。若有覺而還反者，則以道進之，忘其前之謗己也。其犯而不校，下學而上達，皆此之類也。於時董卓作亂，幼主西遷，奸雄滿野，天下無主。聖人之道息，邪僞之事興；營利之士得譽，守貞之賢不彰。故令君譽聞不振於華夏，玉帛安車不至於門。考其德行文藝，實帝王之佐也。道之不行，豈不惜哉！

君避地海表，自歸舊都，州郡牧守禮命踧踖，連武欲致之。君以爲縱横之世，乃先聖之所厄困也，豈況吾徒哉！有譏孟軻不度其量，擬聖行道，傳食諸侯，深美顔淵、荀卿之行。故絶跡山谷，幽居研幾，用思深妙。以發疾痟，潛伏延年。會上公撥亂，王路始闢，遂力疾應命，從戎征行。歷載五六，疾稍沉篤，不堪王事。潛身窮巷，頤志保真，淡泊無爲，惟存正道。環堵之牆，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爲戚。養浩然之氣，習羨門之術。時人或有聞其如此而往觀之，或有頗識其真而從之者，君無不容而見之，厲以聲色。度其情志，倡其言論，知可以道。長者則微而誘之，令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陰行，其所匡濟，亦已多矣。君之交也，則不以其短，各取其長，而善之取。故少顯盡己之交，亦無孜孜和愛之好。統聖人中和之業，蹈賢哲守度之行，淵默難測，誠寶偉之器也。君之性，常欲損世之有餘，益俗之不足，見辭人美麗之文並時而作，曾無闡弘大義，敷散道教，上求聖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廢詩賦頌銘贊之文，著《中論》之書二十篇。其所甄紀，邁君昔志，蓋百之一也。文義未究，年四十八，建安二十三年春二月遭厲疾，大命殞頹。豈不痛哉！

余數侍坐，觀君之言，常怖篤意自勉而心自薄也。何則？自顧才志不如之遠矣耳。然宗之仰之，以爲師表。自君之亡，有子貢山梁之行，故追述其事，麤舉其顯露易知之數，沉冥幽微、深奥廣遠者，遺之精通君子，將自贊明之也。

《三國志・魏志・鍾會傳》 會常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爲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三國志・魏志・鍾會傳》裴松之注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説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

於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黄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争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觀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沉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

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

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

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

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

《三國志・魏志・杜恕傳》裴松之注 《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爲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初中，徵拜博士。於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曆。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不出爲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許嵩《建康實録・吴下・後主》 〔鳳凰三年〕秋九月，尚書僕射高陵侯韋昭以嫌收下獄。獄中因吏上書，陳所著《洞紀》，自包羲已下至秦漢爲三卷。又作《官訓》一卷、《辯釋名》一卷，冀以此求免。後主覽書，怪其垢汙，大怒。昭懼，因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右國史華覈率公卿連上表救之，流涕進言曰：「昭學業幽邃，國之良臣。年過七十，乞赦其餘年，以成大吴之備典。」後主益怒，曰：「欲書朕過耶！」竟誅之，徙家於零陵。

昭字弘嗣，吴郡雲陽人。少好學，善屬文，舉孝廉，累遷尚書郎、太子中庶子。侍太子和講在東宫，時賓客蔡穎好博弈，太子以爲無益，命昭著論言得失，言詞清妙，當世重之。及和廢，轉黃門侍郎。少帝立，爲太史，修撰《吴書》，與華覈、薛瑩等參同其事。景帝立，進中書侍郎，領國子祭酒。帝好學，詔令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延入侍講。

後主立，封高陵亭侯，遷尚書僕射，兼中常侍、領左國史。時有屢言瑞應，後主問昭，昭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後主銜之。及欲爲父和作本紀，昭執不登帝位，宜爲傳，後主怨，猶是漸見嫌責。昭恐，上表自陳衰老，去職以成所造之書，後主不聽。昭懼成疾，因侍宴，後主竟坐率人以酒七勝爲限，若不入口，澆灌取盡。昭素飲不過三勝，時或茶茗代之。及是衰老，見逼憂恐，且酒後又令侍臣折難公卿，嘲弄私短爲歡。昭以爲外相毀傷，内長尤恨，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後主以爲不承用詔命，又嫌前答筐篋之言，積前後事，遂收下獄死。時年七十三。

《三國志・魏志・嵇康傳》裴松之注 康字叔夜。案《康氏譜》，康父昭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晉揚州刺史、宗正。喜爲康傳曰：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録上古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晉書・王羲之傳》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啖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

雲，矯若驚龍。深爲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爲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遍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爲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爲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

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顧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

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

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征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並論時事曰：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靈斯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

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

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繫，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

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

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振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吴會憂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台。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

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蒞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

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奸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

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虚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捲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覆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没，家户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絶奸。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娱，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爲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虚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戢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跡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己，輒灑掃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征，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别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

「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死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

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采藥石不遠千里，遍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

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床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初，羲之既優遊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

古之辭世者或被發陽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倖，豈非天賜！違天不祥。

頃東游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仿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

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所害。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

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床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閒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氈青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

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

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吴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遊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儔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須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絶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吴興太守，徵拜中書令。

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徐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泮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勳既融，投皦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俊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

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禄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玩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静，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大畜》，其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之知。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遊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遍游名山焉。初采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術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籓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别，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贊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箋點翰，爭相跨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回絶，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疏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枒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臥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谷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兹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建康實録・齊下・列傳》 張緒字思曼，吴郡人。祖茂度，會稽太守。父演，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世樂廣也。」舉秀才。袁粲言於明帝曰：「臣觀思曼有正始之遺風，宜爲宫職。」拜侍中中書。齊建元元年，轉中書令。王儉嘗謂人曰：「北都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也，不知陳仲弓、黄叔度能過之否？」初，劉悛爲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帝命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因晏玩賞咨歎曰：「此柳風流可愛，甚似思曼少年。」以緒爲太常卿、國子祭酒，用王延之代緒爲侍中、中書令。世人以此選得人，比晉朝用王子敬代王季琰也。

世祖即位，爲吏部尚書。初，緒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緒口不言利，家不蓄財，不受私屬。若清談端坐，或竟日不食。卒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輀車，靈牀置杯水香火。從弟融敬重，事之如親兄，置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子克嗣。

《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 梁裴子野《劉虯碑》曰：【略】

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録之。

《藝文類聚・人部・隱逸下》 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侣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

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説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兹大物，成此良教。

《南史》卷七一《嚴植之傳》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偏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

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説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南史・賀琛傳》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

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辯絜，坐之聽受，終日不疲。

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侣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説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歎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

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毁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

《南史・賀革傳》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横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偏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咨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

《北史・崔浩傳》 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該覽。研精義理，時人莫及。【略】

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祀，父子並乘軒軺，時人榮之。

《北史・辛慶之傳》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略】

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周文帝東討，爲行臺

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

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

《北史・陸俟傳》附《陸麗傳》 太武崩，南安王餘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僚憂惶，莫知所立。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興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爲業。甚孝，遭父憂，毁瘠過禮。

《北史・盧景裕傳》 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敏，專經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

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

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誦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

初，元顯入洛，以爲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静，淡於榮利，弊衣粗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

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爲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脱。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謂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

《北史・李同軌傳》 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

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爲解説，四時恒爾，不以爲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

《隋書・儒林傳》 儒之爲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禄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於魯君，孟軻抑揚於齊後，荀卿見珍於強楚，叔孫取貴於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

自晉室分崩，中原喪亂，五胡交争，經籍道盡。魏氏發跡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奥義，宋及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爰自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於當今，而皆明哲於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於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於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踰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於青紫，或數將運舛，必委棄於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禄在其中，今之學者，困於貧賤，明達之人，志識之士，安肯滯於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多鄙俗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羣英自遠。是知俗易風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聖明御世，亦

無以振斯頹俗矣。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説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曆，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貢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饗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於時舊儒多已凋亡，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縉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没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奪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没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洛陽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羅，初爲梁州刺史，及叉被誅，奔於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遂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及侯景之亂，善歸於周。武帝甚禮之，以爲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開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不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上大悦曰：「聞江陽之説，更起朕心。」賚絹百匹，衣一襲。

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醖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聽者忘倦，由是爲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善深銜之，二人由是有隙。

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粗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之言爲熲遊説，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卒，時年六十。

辛彦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敍，魏凉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及周閔帝受禪，彦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明、武時，歷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還，賚馬二百匹，賜爵龍門縣公，邑千户。尋進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少宗伯。

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轉國子祭酒。歲餘，拜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吴興沈重名爲碩學，高祖嘗令彦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悦。後拜隨州刺史。於時州牧多貢珍玩，唯彦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雲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聞而不悦。其年卒官。謚曰宣。彦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仲鸞，官至猗氏令。

何妥　蕭該、包愷。

何妥字棲鳳，西城人也。父細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致巨富，號爲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既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是河水之河？」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是新故之故？」衆咸異之。十七，以技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脊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脊。」其見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譬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

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公。妥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爲！」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又上八事以諫：

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亂，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諂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人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須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愷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穆，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爲是國無人也？爲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彦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言曰：「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吕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好致顛蹶，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爲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參掌，使各行有餘力，則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載不成，趙翊尺稱，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渥亂名，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轔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便自誇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已後，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

其餘文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司，先嘗隱武功，故妥言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以此激上。書奏，威大銜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學，又與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

其後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

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獶雜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爲人君者，謹審其好惡。」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僎之。能知樂者，其唯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爲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

上古之時，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於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唯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頌》。

故自聖賢已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羲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高擊築，元帝吹簫。漢高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儛。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得齊《韶》樂。漢高祖滅秦，《韶》傳於漢，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儛》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復作四時之儛，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儛》以爲《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爲《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魏、晉，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蕩，樂聲南度，是以大備江東。宋、齊已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儛、三調悉度僞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

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剋定，樂人悉返，訪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儛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葉，豈不美歟！謹具録三調、四儛曲名，又製歌辭如別。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

書奏，別敕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數十年唯作大呂，廢黄鍾。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

俄而妥子蔚爲秘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爲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爲講説教授之。爲《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夔在太常，參議鍾律。夔有所建議，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並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爲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十三卷，《孝經義疏》三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

蕭該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攸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包愷

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治《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恒以教授爲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爲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爲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應辟命，授小學下士。

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爲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爲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丁母憂解任。後數歲，授殄寇將軍，復爲太常博士。未幾，擢爲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偏涉。學生皆持其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輒爲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爲不能測也。尋奉詔預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悦。仁壽中卒官，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圖書讖緯，莫不畢

覽，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號爲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爲宰相。又數言玄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亦被譴去。唯光獨存。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辨，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沉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爲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當，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強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郡李渾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國子祭酒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

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玄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爲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户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爲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歲餘，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內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偏直三省，竟不得官，爲縣司責其賦役。茲自陳於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內將軍。

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爲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爲帳內，每使執杖爲門衛。俄而釋之，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爲《筮塗》以自寄。

及蜀王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絶傍親，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

征不克，炫言方驗。

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奉敕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

於時羣盜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問斷絶，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

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敍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跡，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耳。

余從綰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棰楚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敍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適，心事方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掛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慚恧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神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騄，比翼鵷鴻，整繃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羣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罪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羣言之蕪穢，馳騖墳典，釐改僻謬，修撰始畢，圖事適成，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其深恨一也。

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破，炫飢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是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競，頗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爲執政所醜，由是官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並行於世。

褚輝

吳郡褚輝字高明，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輝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爲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

顧彪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魯世達

餘杭魯世達，煬帝時爲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

張冲

吳郡張冲，字叔玄。仕陳爲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略》，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羣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

竊以毒螫癘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蹙。況懷抱之內，冰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唇，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

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履，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賣貢禹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強兄之産。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違闕，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箠予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內，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沉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乏知己。

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坐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蹙，憚而弗爲，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修，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湣，留心無忽！

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

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胤者，其唯學乎！」信哉斯言也！暉遠、榮伯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江陽從容雅望，風韻閑遠，清談高論，籍甚當年。彦之敦經悅史，砥身礪行，志存典制，動蹈規矩。何妥通涉儁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詞筆，然訐以爲直，失儒者之風焉。劉焯道冠縉紳，數窮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鉤深致遠，源流不測，數百年來，斯人而已。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並道亞生知，時不我與，或纔登於下士，或餒棄於溝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與者聰明，所不與者貴仕，上聖且猶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隋書・張文詡傳》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

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閒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年四十。鄉人爲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隋書・盧太翼傳》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閒居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羣書，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數年徙居林慮山茱萸，請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然絶世，以爲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爲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爲官奴，久之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

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不納，至於再三。太翼曰：「臣愚豈

敢飾詞，但恐是行鑾輿不反。」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嘗不中。吾來日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

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爲？」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嶽之胄，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爲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關諸祕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洛陽。

《全唐文》卷一三五杜淹《文中子世家》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高尚鎮天下。十八代祖殷，仕漢至雲中太守，以賢良稱，肇家於祁，以《春秋》、《周易》訓授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仕晉，遭潛懷之難，遂東遷焉。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元謨，次曰元則。元謨以武略升，元則以儒術進。元則字彥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以兄用武進，常歎曰：「先君所寶者禮樂，先師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心道德，博考經籍，以爲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爲王先生，受其道者曰王先生業，於是始稱儒門，世濟厥美矣。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虯。虯始北仕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創家臨河汾，惟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惟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傑，惟曰安康獻公。

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幽識遠悟，非禮不動，傳先生之業，所在教授，門徒常千餘人。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天子常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輒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始求出，補樂昌令，尋轉猗氏，後遷銅川。所在著稱，吏人敬愛，秩滿退歸，遂不仕。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公愀然作色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也。是孫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道不行，天所命也。」遂名之曰通。

開皇九年，江東始平，銅川府君歎曰：「吾視王道，未有敘也，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於側，始十歲矣，有憂色。銅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嘗聞之夫子曰：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之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玄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

十八年春正月，銅川府君晏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亦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曰：「請從此行。」於是始有四方之志矣。蓋受《書》、《春秋》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三易》之義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

仁壽三年，文中子蓋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遂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而見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雜王霸之略，稽之於今，驗之於古，恢恢乎若運天下於掌上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文帝方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歌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文帝聞而傷之，再徵之，不至。四年，文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本於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仕於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焉，先君之所懷也，且有先人之敝廬在焉。家本儉約，茅簷土堦，蕞如也，以避風雨。道之不行，則知之矣，捨此欲安之乎，不如退而志其道。」定居萬春鄉之甘澤里，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蓋有事於述者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恒、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其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將千餘人。故隋道衰，

而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之間，雍雍如也。

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佐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

十三年，江都難作，而文中子有疾，召薛收而謂之曰：「吾夢顔子稱孔子之命而登吾堦，坐於牖下，北面援琴而歌曰：禮樂既正，詩書既成，讚明《易》道，聿修《玄經》，歸休乎何必永厥齡。此殆夫子使回召我也，吾必不起矣。」蓋寢疾七日而終。

門人薛收、姚義等數百人共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禮云：男生有字，以昭德也。死有謚，以易名也。夫子生當天下亂，昭王不興，莫能宗之，故退而删詩書，正禮樂，修《玄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明矣，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蓋《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玄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於時，遭代喪亂，盜賊奔突，先夫人用藏其書於竹笥，扶老攜幼，東西南北，未嘗離身焉。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得返於故居，復以書授於其弟凝。

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畤。

《全宋文》卷七八一釋契嵩《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又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歿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歿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歿而揚子雲繼之。荀與揚，贊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次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視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於汾北，大振其教。雷一動而四海尋其聲，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率以禮，務正人拯物。嘗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返一無跡，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記，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辯，仲尼文之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至其政之正者幾希矣。魏三國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規。先王之道憮憮，將明夷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已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固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至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其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者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相將，其教也播及於今，何其盛哉！高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愛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庞兮權譎興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彌萬世兮莫之與京。

《舊唐書・孔穎達傳》 孔穎達字冲遠，冀州衡水人也。祖碩，後魏南臺丞。父安，齊青州法曹參軍。穎達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算曆，解屬文。同郡劉焯名重海内，穎達造其門，焯初不之禮，穎達請質疑滯，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穎達固辭歸，焯固留，不可。還家，以教授爲務。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時煬帝徵諸郡儒官集於東都，令國子祕書學士與之論難，穎達爲最。時穎達少年，而先輩宿儒恥爲之屈，潛遣刺客圖之，禮部尚書楊玄感舍之於家，由是獲免。補太學助教。屬隋亂，避地於武牢。太宗平王世充，引爲秦府文學館學士。武德九年，擢授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

時太宗初即位，留心庶政，穎達數進忠言，益見親待。太宗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虚。非唯匹庶，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内蘊神明，外須玄默，使深不可測，度不可知。《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深善其對。

六年，累除國子司業。歲餘，遷太子右庶子，仍兼國子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皆從穎達之説。又與魏徵撰成《隋史》，加位散騎常侍。十一年，又與朝賢修定《五禮》，所有疑滯，咸咨決之。書成，進爵爲子，賜物三百段。庶人承乾令

撰《孝經義疏》，穎達因文見意，更廣規諷之道，學者稱之。太宗以穎達在東宮數有匡諫，與左庶子于志寧各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十二年，拜國子祭酒，仍侍講東宮。十四年，太宗幸國學觀釋奠，命穎達講《孝經》，既畢，穎達上《釋奠頌》，手詔褒美。後承乾不循法度，穎達每犯顏進諫。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謂曰：「太子成長，何宜屢致面折？」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恨。」諫諍逾切，承乾不能納。

先是，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等諸儒受詔撰定《五經》義訓，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太宗下詔曰：「卿等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爲不朽。」付國子監施行，賜穎達物三百段。時又有太學博士馬嘉運駁穎達所撰《正義》，詔更令詳定，功竟未就。十七年，以年老致仕。十八年，圖形於凌煙閣，讚曰：「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談辭飆起。」二十二年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舊唐書・司馬才章傳》 司馬才章者，魏州貴鄉人也。父烜，博涉《五經》，善緯候。才章少傳其業。隋末爲郡博士。貞觀六年，左僕射房玄齡薦之，屢蒙召問，擢授國子助教，論議該洽，學者稱之。

《舊唐書・王恭傳》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也。少篤學，博涉《六經》。每於鄉閭教授，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貞觀初，徵拜太學博士，其所講《三禮》，皆別立義證，甚爲精博。蓋文懿、文達等皆當時大儒，罕所推借，每講《三禮》，皆遍舉先達義，而亦暢恭所說。

《舊唐書・馬嘉運傳》 馬嘉運者，魏州繁水人也。少出家爲沙門，明於《三論》。後更還俗，專精儒業，尤善論難。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頃之，罷歸，隱居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預修《文思博要》。嘉運以穎達所撰《正義》頗多繁雜，每掎摭之，諸儒亦稱爲允當。高宗居春宮，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殿中，甚蒙禮異。十九年，遷國子博士卒。

《舊唐書・儒學傳上》 古稱儒學家者流，本出於司徒之官，可以正君臣，明貴賤，美教化，移風俗，莫若於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昇平。近代重文輕儒，或參以法律，儒道既喪，淳風大衰，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

及高祖建義太原，初定京邑，雖得之馬上，而頗好儒臣。以義寧三年五月，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已上子孫；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取五品已上子孫；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取七品已上子孫。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郡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上縣學並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別立小學。

二年，詔曰：

> 盛德必祀，義存方策，達人命世，流慶後昆。建國君人，弘風闡教，崇賢彰善，莫尚於茲。自八卦初陳，九疇攸敘，徽章互垂，節文不備。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創設禮經，尤明典憲。啓生人之耳目，窮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業隆八百，豐功茂德，冠於終古。暨乎王道既衰，頌聲不作，諸侯力爭，禮樂陵遲。粵若宣父，天資睿哲，經綸齊、魯之內，揖讓洙、泗之間，綜理遺文，弘宣舊制。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文，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著羣生，守祀不修，明褒尚闕。朕君臨區宇，興化崇儒，永言先達，情深紹嗣。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是以學者慕嚮，儒教聿興。

至三年，太宗討平東夏，海內無事，乃銳意經籍，於秦府開文學館，廣引文學之士，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爲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于閣下。及即位，又於正殿之左，置弘文學館，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經義，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召勳賢三品已上子孫，爲弘文館學生。貞觀二年，停以周公爲先聖，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以宣父爲先聖，顏子爲先師。大徵天下儒士，以爲學官。數幸國學，令祭酒、博士講論，畢，賜以束帛。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咸得署吏。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太學、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學生，以備藝文，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玄武門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有能通經者，聽之貢舉。是時四方儒士，多抱負典籍，雲會京師。俄而高麗及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等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儒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訛謬，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五經》，頒於天下，命學者習焉。又以儒學多門，章句繁雜，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十四年，詔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並前代

名儒，經術可紀。加以所在學徒，多行其疏，宜加優異，以勸後生。可訪其子孫見在者，録名奏聞，當加引擢。」二十一年，又詔曰：「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寧等二十一人，並用其書，垂於國胄。既行其道，理合褒崇。自今有事太學，可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其尊重儒道如此。

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醲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悦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爲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凋廢矣。

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以爲儒學篇。

徐文遠，洛州偃師人。陳司空孝嗣玄孫，其先自東海徙家焉。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屬江陵陷，被虜於長安，家貧無以自給。其兄休，鬻書爲事，文遠日閱書於肆，博覽《五經》，尤精《春秋左氏傳》。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聽者常千餘人。文遠就質問，數日便去。或問曰：「何辭去之速？」答曰：「觀其所説，悉是紙上語耳，僕皆先已誦得之。至於奥賾之境，翻似未見。」有以其言告重者，重呼與議論，十餘反，重甚歎服之。

文遠方正純厚，有儒者風。竇威、楊玄感、李密皆從其受學。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令往并州，爲漢王諒講《孝經》、《禮記》。及諒反，除名。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愷等並爲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爲一時之最。文遠所講釋，多立新義，先儒異論，皆定其是非，然後詰駁諸家，又出己意，博而且辨，聽者忘倦。

後越王侗署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饉，文遠出城樵採，爲李密軍所執。密令文遠南面坐，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老夫疇昔之日，幸以先王之道，仰授將軍。時經興替，倏焉已久。今將軍屬風雲之際，爲義衆所歸，權鎮萬物，威加四海，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既荷茲厚禮，安不盡言乎？但未審將軍意耳：欲爲伊、霍繼絶扶傾，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迫險，則老夫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昨奉朝命，垂拜上公，冀竭庸虚，匡奉國難。所以未朝見者，不測城内人情。且欲先征化及，報復冤恥，立功贖罪，然後凱旋，入拜天闕。此密之本意，惟先生教之。」文遠曰：「將軍名臣之子，累顯忠節，前受誤於玄感，遂乃暫墜家聲。行迷未遠，而迴車復路，終於忠孝，用康家國，天下之人，是所望於將軍也。」密又頓首曰：「敬聞命矣，請奉以周旋。」及征化及還，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權兵專制。密又問計於文遠，答曰：「王世充亦門人也，頗得識之。是人殘忍，意又褊促，既乘此勢，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王世充，不可朝覲。」密曰：「嘗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之事，今籌大計，殊有明略。」

及密敗，復入東都，王世充給其廩食，而文遠盡敬，見之先拜。或問曰：「聞君踞見李密，而敬王公，何也？」答曰：「李密，君子也，能受鄙生之揖；王公，小人也，有殺故人之義。相時而動，豈不然歟！」後王世充僭號，復以爲國子博士。因出樵採，爲羅士信獲之，送於京師，復授國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幸國學，觀釋奠，遣文遠發《春秋》題，諸儒設難蜂起，隨方占對，皆莫能屈。封東莞縣男。年七十四，卒官。撰《左傳音》三卷、《義疏》六十卷。孫有功，自有傳。

陸德明，蘇州吴人也。初受學於周弘正，善言玄理。陳太建中，太子徵四方名儒講於承光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參焉。國子祭酒徐克開講，恃貴縱辨，衆莫敢當，德明獨與抗對，合朝賞歎。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遷國子助教。陳亡，歸鄉里。隋煬帝嗣位，以爲祕書學士。大業中，廣召經明之士，四方至者甚衆。遣德明與魯達、孔褒俱會門下省，共相交難，無出其右者。授國子助教。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將行束脩之禮。德明恥之，因服巴豆散，臥東壁下。王世充子入，跪牀前，對之遺痢，竟不與語。遂移病於成皋，杜絶人事。

王世充平，太宗徵爲秦府文學館學士，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尋補太學博士。後高祖親臨釋奠，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波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衆皆爲之屈。高祖善之，賜帛五十匹。貞觀初，拜國子博士，封吴縣男。尋卒。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老子疏》十五卷、《易疏》二十卷，並行於世。太宗後嘗閱德明《經典釋文》，甚嘉之，賜其

家束帛二百段。子敦信，龍朔中官至左侍極，同東西臺三品。

曹憲，揚州江都人也。仕隋爲祕書學士。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已下，亦多從之受業。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自漢代杜林、衞宏之後，古文泯絶，由憲此學復興。大業中，煬帝令與諸學者撰《桂苑珠叢》一百卷，時人稱其該博。憲又訓注張揖所撰《博雅》，分爲十卷，煬帝令藏於祕閣。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徵爲弘文館學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字書所闕者，録以問憲，憲皆爲之音訓及引證明白，太宗甚奇之。年一百五歲卒。所撰《文選音義》，甚爲當時所重。初，江、淮間爲《文選》學者，本之於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許淹者，潤州句容人也。少出家爲僧，後又還俗。博物洽聞，尤精詁訓。撰《文選音》十卷。

李善者，揚州江都人。方雅清勁，有士君子之風。明慶中，累補太子内率府録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嘗注解《文選》，分爲六十卷，表上之，賜絹一百二十匹，詔藏於祕閣。除潞王府記室參軍，轉祕書郎。乾封中，出爲經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後遇赦得還，以教授爲業，諸生多自遠方而至。又撰《漢書辯惑》三十卷。載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

公孫羅，江都人也。歷沛王府參軍，無錫縣丞。撰《文選音義》十卷，行於代。

歐陽詢，潭州臨湘人，陳大司空頠之孫也。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僅而獲免。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雖貌甚寢陋，而聰悟絶倫，讀書即數行俱下，博覽經史，尤精《三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引爲賓客。及即位，累遷給事中。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爲楷範焉。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武德七年，詔與裴矩、陳叔達撰《藝文類聚》一百卷，奏之，賜帛二百段。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略】

朱子奢，蘇州吴人也。少從鄉人顧彪習《春秋左氏傳》，後博觀子史，善屬文。隋大業中，直祕書學士。及天下大亂，辭職歸鄉里，尋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隨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兵數年不解，新羅遣使告急。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喻可以釋三國之憾，雅有儀觀，東夷大欽敬之，三國王皆上表謝罪，賜遺甚厚。初，子奢之出使也，太宗謂曰：「海夷頗重學問，卿爲大國使，必勿藉其束脩，爲之講説。使還稱旨，當以中書舍人待卿。」子奢至其國，欲悦夷虜之情，遂爲發《春秋左傳》題，又納其美女之贈。使還，太宗責其違旨，猶惜其才，不至深譴，令散官直國子學。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司業，仍爲學士。子奢風流蘊藉，頗滑稽，又輔之以文義，由是數蒙宴遇，或使論難於前。十五年卒。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也。父之慶，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喪母，哀慕過禮，父友齊國子博士劉軌思見之，每爲掩泣，謂其父曰：「昔伯饒號『張曾子』，亦豈能遠過！吾聞君子不親教，當爲成就之。」及長，軌思授以《毛詩》、《周禮》，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禮記》，皆精究大義。此後徧講《五經》，尤攻「三禮」。仕隋爲餘杭令，後以年老歸鄉里。

貞觀中，幽州都督燕王靈夔備玄纁束帛之禮，就家迎聘，北面師之。庶人承乾在東宫，又加旌命。及至洛陽宫謁見，太宗延之升殿，賜食，擢授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承乾見之，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對曰：「齊後主悖虐無度，昵近小人，至如高阿那瓌、駱提婆、韓長鸞等，皆奴僕下才，兇險無賴，是信是使，以爲心腹。誅害忠良，疏忌骨肉。窮極奢靡，剥喪黎元。所以周師臨郊，人莫爲用，以至覆滅，實此之由。」承乾又問曰：「布施營功德，有果報不？」對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仁恕爲心。如其貪婪無厭，驕虐是務，雖復傾財事佛，無救目前之禍。且善惡之報，若影隨形，此是儒書之言，豈徒佛經所説。是爲人君父，當須仁慈；爲人臣子，宜盡忠孝。仁慈忠孝，則福祚攸永；如或反此，則殃禍斯及。此理昭然，願殿下勿爲憂慮。」及承乾廢黜，敕給乘傳，令歸本鄉。十九年卒。

士衡既禮學爲優，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唯賈公彦爲最焉。

賈公彦，洺州永年人。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撰《周禮義疏》五十卷、《儀禮義疏》四十卷。子大隱，官至禮部侍郎。

時有趙州李玄植，又受《三禮》於公彦，撰《三禮音義》，行於代。玄植兼習《春秋左氏傳》於王德韶，受《毛詩》於齊威，博涉漢史及老、莊諸子之説。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屢被召見，與道士、沙門在御前講説經義，玄植辨論甚美，申規諷，帝深禮之。後坐事左遷汜水令，卒官。

張後胤，蘇州崑山人也。父中，有儒學，隋漢王諒出牧并州，引爲博士。後

胤從父在并州，以學行見稱。時高祖鎮太原，引居賓館。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武德中，累除燕王咨議參軍。貞觀中，後胤上言：「陛下昔在太原，問臣：『隋氏運終，何族當得天下？』臣奉對：『李姓必得。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於此首謀，長驅關右，以圖帝業，孰不幸賴！』此實微臣早識天命。」太宗曰：「此事並記之耳。」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弟子何如？」後胤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爲萬乘主，計臣功逾於先聖。」太宗甚悅，賜良馬五匹，拜燕王府司馬，遷國子祭酒，轉散騎常侍。永徽初，請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賜並同職事。卒贈禮部侍郎，陪葬昭陵。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也。博涉經史，尤明《三傳》。性方雅，美鬚貌，有士君子之風。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令相問難，其大儒劉焯、劉軌思、孔穎達咸在坐，文達亦參焉。既論難，皆出諸儒意表，抗大奇之，問曰：「蓋生就誰受學？」劉焯對曰：「此生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焯爲師首。」抗曰：「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武德中，累授國子助教。太宗在藩，召爲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十年，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十三年，除國子司業。俄拜蜀王師，以王有罪，坐免。十八年，授崇賢館學士。尋卒。其宗人文懿，亦以儒業知名，當時稱爲「二蓋」焉。

文懿者，貝州宗城人也。武德初，歷國子助教。時高祖別於祕書省置學，教授王公之子，時以文懿爲博士。文懿嘗開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更相問難，文懿發揚風雅，甚得詩人之致。貞觀中，卒於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也。貞觀中，累補國子博士。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爲「《九經》庫」。尋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不爲畋獵。太宗悅，賜帛二百段。永徽初卒官。

蕭德言，雍州長安人，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爲晉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户，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版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臥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十七年，拜祕書少監。兩宮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傅恩，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於家，年九十七，高宗爲之輟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略】

許叔牙，潤州句容人。少精於《毛詩》、《禮記》，尤善諷詠。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尋遷太常博士。升春宮，加朝散大夫，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太子賜帛百段，兼令寫本付司經局。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凡欲言《詩》者，必須先讀此書。」貞觀二十三年卒。子子儒。【略】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舉進士。俄有詔詣祕書內省佐顏師古、孔穎達修《隋史》，尋授太子校書。史成，遷著作郎，兼修國史。與給事中許敬宗撰《高祖》、《太宗實録》，自創業至於貞觀十四年，凡四十卷，奏之，賜物五百段。太宗之破高麗，名所戰六山爲駐蹕，播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卒如所言。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曰：「陳壽之流也。」玄齡以顏師古所注《漢書》文繁難省，令播撮其機要，撰成四十卷，傳於代。尋以撰《實録》功，遷太子司議郎。時初置此官，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妄高，不獲歷居此職。」參撰《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其類。

會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坐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從重法。」制遣百僚詳議。播議曰：「昆季孔懷，天倫雖重，比於父子，性理已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祚土錫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沾其蔭，輒受其辜，背禮違情，殊爲太甚。必期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措刑之日，臣將以爲不可。」詔從之。

永徽初，拜著作郎。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後歷諫議大夫、給事中，並依舊兼修國史。又撰《太宗實録》，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爲二十卷，奏之，賜

帛三百段。後坐事出爲越州都督府長史。龍朔三年，卒官。播又著《隋略》二十卷。

劉伯莊，徐州彭城人也。貞觀中，累除國子助教。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爲弘文館學士，當代榮之。尋遷國子博士，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文思博要》及《文館詞林》。龍朔中，兼授崇賢館學士。撰《史記音義》、《史記地名》、《漢書音義》各二十卷，行於代。【略】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暐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之，常稱景通爲大秦君，暐爲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爲《漢書》學者，又有劉納言，亦爲當時宗匠。

納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爲皇太子，累遷太子洗馬，兼充侍讀。常撰《俳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東宮廢，高宗見而怒之，詔曰：「劉納言收其餘藝，參侍經史，自府入宮，久淹歲月，朝遊夕處，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詼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有所由。情在好生，不忍加戮，宜從屏棄，以勵將來。可除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也。祖順，武德初爲興州刺史。勤於學業，而慷慨有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配流嶺表。時有同被流者，至荊、襄間病死，臨終，泣謂道琮曰：「人生有死，所恨委骨異壤。」道琮曰：「我若生還，終不獨歸棄卿於此。」痤之路左而去。歲餘，遇赦得還，至殯所，屬霖潦瀰漫，屍柩不復可得。道琮設祭慟哭，告以欲與俱歸之意，若有靈者，幸相警示。言訖，路側水中，忽然湧沸。道琮又呪云：「若所沸處是，願更令一沸。」呪訖，又沸。道琮便取得其屍，銘誌可驗，遂負之還鄉。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道琮尋以明經登第。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尋卒。

《舊唐書・儒學傳下》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也。少與和州高子貢、壽州裴懷貴俱以博學知名於江、淮間。咸亨中，累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臣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今皇帝式稽前典，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日已來，未甚延納，談議不狎，謁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未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書曰：「顧以庸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往在幼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加以趨侍含元，溫清朝夕，承親以無專之道，遵禮以色養爲先。所以屢闕坐朝，時乖學緒。公潛申勗戒，聿薦忠規，敬尋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弼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是益知名。

其後右史缺官，高宗謂侍臣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史。則天臨朝，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遷內史。天授初，內史宗秦客以姦贓獲罪，文偉坐附會秦客，貶授珍州刺史。後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殺己，遽自縊而死。

高子貢者，和州歷陽人也。弱冠遊太學，徧涉《六經》，尤精《史記》。與文偉及亳州朱敬則爲莫逆之交。明經舉，歷祕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鬱鬱不得志，棄官而歸。屬徐敬業作亂於揚州，遣弟敬猷統兵五千人，緣江西上，將逼和州。子貢率鄉曲數百人拒之，自是賊不敢犯。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號王鳳之子東莞公融，曾爲和州刺史，從子貢受業，情義特深。及融爲申州，陰懷異志，令黃公譔結交於子貢，推爲謀主，潛謀密議，書信往復，諸王內外相應，皆出自其策。尋而事發，被誅。【略】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閭門遇盜，文逸潛匿草澤，晝伏於死人中，夜行避難。自傷窮梗，閉口不食。同侶閔其謹願，勸以不當滅性，捃拾以食之，遞負之而行，遂免於難。貞觀末，官至申州司馬。

敬淳與季弟敬潛俱早知名。敬淳尤勤學，不窺門庭，徧覽墳籍，而孝友篤敬。遭喪，三年不出廬寢。服免，方號慟入見其妻，形容羸毀，妻不之識也。後舉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仍授崇賢館學士。數受詔修緝吉凶雜儀，則天深重之。萬歲通天二年，坐與綦連耀結交，下獄死。敬淳尤明譜學，盡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已來，無及之者。撰《著姓略記》十卷，行於時。又撰《衣冠本系》，未成而死。神龍初，追贈祕書少監。敬潛仕至中書舍人。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

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王紹宗，揚州江都人也，梁左民尚書銓曾孫也，其先自琅邪徙焉。紹宗少勤學，徧覽經史，尤工草隸。家貧，常傭力寫佛經以自給，每月自支錢足即止，雖高價盈倍，亦即拒之。寓居寺中，以清淨自守，垂三十年。文明中，徐敬業於揚州作亂，聞其高行，遣使徵之，紹宗稱疾固辭。又令唐之奇親詣所居逼之，竟不起。敬業大怒，將殺之。之奇曰：「紹宗人望，殺之恐傷士衆之心。」由是獲免。及賊平，行軍大總管李孝逸以其狀聞，則天驛召赴東都，引入禁中，親加慰撫。擢拜太子文學，累轉祕書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敬慕之。張易之兄弟亦加厚禮。易之伏誅，紹宗坐以交往見廢，卒於鄉里。

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少而精通《三禮》，其叔父太子詹事琨嘗謂曰：「汝能如是，可以繼丞相業矣。」舉明經。調露年，累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崩，山陵舊儀多廢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太隱、太常博士裴守貞等草創撰定，由是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享明堂，皆別受制，共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久視元年，特下制曰：「吉凶禮儀，國家所重，司禮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太子率更令祝欽明等，博涉禮經，多所該練，委以參掌，冀弘典式。自今司禮所修儀注，並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進奏。」長安四年，擢春官侍郎。神龍初，轉太常少卿，充建立廟社使。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三年，拜國子祭酒。累封沛國郡公。卒時年七十餘。撰《五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紹，太常卿。

祝欽明，雍州始平人也。少通《五經》，兼涉衆史百家之説。舉明經。長安元年，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欽明兼充侍讀。二年，遷太子少保。中宗即位，以侍讀之故，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位銀青光禄大夫，歷刑部、禮部二尚書，兼修國史，仍舊知政事，累封魯國公，食實封三百户。尋以匿忌日，爲御史中丞蕭至忠所劾，貶授申州刺史。久之，入爲國子祭酒。

景龍三年，中宗將親祀南郊，欽明與國子司業郭山惲二人奏言皇后亦合助祭，遂建議曰：

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内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褕衣，第二摇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摇狄助祭中祀，褕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説。唯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袞冕，先公鷩冕。鄭玄因此以後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褕衣助祭先王，摇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

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内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

舊説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内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别修助祭儀注同進。

帝頗以爲疑，召禮官親問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對曰：「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謹按魏、晉、宋及齊、梁、周、隋等歷代史籍，至於郊天祀地，並無皇后助祭之事。」帝令宰相取兩家狀對定。欽緒與唐紹及太常博士彭景直又奏議曰：

《周禮》凡言祭、祀、享三者，皆祭之互名，本無定義。何以明之？按《周禮》典瑞職云：「兩珪有邸，以祀地。」則祭地亦稱祀也。又司筵云：「設祀先王之昨席。」則祭宗廟亦稱祀也。又內宗職云：「掌宗廟之祭祀。」此又非獨天稱祀，地稱祭也。又按《禮記》云：「惟聖爲能享帝。」此即祀天帝亦言享也。又按《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此即宗廟亦言祭祀也。經典此文，不可備數。據此則欽明所執天曰祀、地曰祭、廟曰享，未得爲定明矣。又《周禮》凡言大祭祀者，祭天地宗廟之總名，不獨天地爲大祭也。何以明之？按鬱人職云：「大祭祀，與量人授舉爵之卒爵。」尸與爵，皆宗廟之事，則宗廟亦稱大祭祀。又欽明狀引九嬪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據祭天無祼，亦無瑤爵，此乃宗廟稱大祭祀之明文。欽明所執大祭祀即爲祭天地，未得爲定明矣。

又《周禮》大宗伯職云：「凡大祭祀，王后有故不預，則攝而薦豆籩，徹。」欽明唯執此文，以爲王后有祭天地之禮。欽緒等據此，乃是王后薦宗廟之禮，非祭天地之事。何以明之？按此文：「凡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宿，視滌濯，沍玉鬯，省牲鑊，奉玉，制大號，理其大禮，制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此已上二「凡」，直是王兼祭天地宗廟之事，故通言大神、大祇、大鬼之祭也。已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此一「凡」，直是王后祭廟之事，故唯言大祭祀也。若云王后助祭天地，不應重起「凡大祭祀」之文也。爲嫌王后有祭天地之疑，故重起後「凡」以別之耳。王后祭廟，自是大祭祀，何故取上「凡」相王之禮，以混下「凡」王后祭宗廟之文？此是本經科段明白。

又按《周禮》「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凡后之獻，亦如之。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而薦豆籩。」外宗無佐祭天地之禮。但天地尚質，宗廟尚文。玉豆，宗廟之器，初非祭天所設。請問欽明，若王后助祭天地，在《周禮》使何人贊佐？若宗伯攝后薦豆祭天，又合何人贊佐？並請明徵禮文，即知攝薦是宗廟之禮明矣。

按《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則衮冕。」內司服「掌王后祭服」，無王后祭天之服。按《三禮義宗》明王后六服，謂褕衣、搖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褕衣從王祭先王則服之，搖翟祭先公及饗諸侯則服之，鞠衣以採桑則服之，展衣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褖衣燕居服之。」王后無助祭於天地之服，但自先王已下。又《三禮義宗》明后夫人之服云：「后不助祭天地五嶽，故無助天地四望之服。」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服明矣。《三禮義宗》明王后五輅，謂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也。「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輦車者，后遊宴所乘也。」按此，則王后無祭天之車明矣。

又《禮記·郊特牲·義贊》云：「祭天無祼。鄭玄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後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按此，則祭圜丘，大宗伯次王爲獻，非攝王后之事。欽明等所執王后有故不預，則宗伯攝薦豆籩，更明攝王后宗廟之薦，非攝天地之祀明矣。

欽明建議引《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按此，是王與后祭宗廟之禮，非關祀天地之義。按漢、魏、晉、宋、後魏、齊、梁、周、陳、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往代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南郊祀天，無皇后助祭處。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親有事於南郊，又總章元年十二月丁卯親拜南郊，亦並無皇后助祭處。又按《大唐禮》，亦無皇后南郊助祭之禮。

欽緒等幸忝禮官，親承聖問，竭盡聞見，不敢依隨。伏以主上稽古，志遵舊典，所議助祭，實無明文。

時尚書左僕射韋巨源又希旨，協同欽明之議。上納其言，竟以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爲齋娘，以執籩豆。及禮畢，特詔齋娘有夫壻者，咸爲改官。

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欽明及郭山惲曰：「欽明等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塵莫効，諂佞爲能。遂使曲臺之禮，圜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君，人之不才，遂至於此。今聖明馭曆，賢良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從黜放，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後入爲崇文館學士。尋卒。

郭山惲，蒲州河東人。少通《三禮》。景龍中，累遷國子司業。時中宗數引近臣及修文學士，與之宴集，嘗令各効伎藝，以爲笑樂。工部尚書張錫爲《談容娘舞》，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脱》，左衛將軍張洽舞《黄麞》，左金吾衛將軍杜元琰誦《婆羅門呪》，給事中李行言唱《駕車西河》，中書舍人盧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無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於是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中書令李嶠以其詞有「好樂無荒」之語，頗涉規諷，怒爲忤旨，遽止之。翌日，帝嘉山惲之意，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識貫古今，《八索》、《九丘》，由來徧覽；前言往行，實所該詳。昨者因其豫遊，式宴朝彦，既乘歡洽，咸使詠歌。遂能志在匡時，潛申規諷，謇謇之誠彌切，諤諤之操逾明。宜示褒揚，美茲鯁直。」賜時服一副。尋與祝欽明同獻皇后助祭郊祀之議。景雲中，左授括州長史。開元初，復入爲國子司業。卒於官。

柳冲，蒲州虞鄉人也，隋饒州刺史莊曾孫也。其先仕江左，世居襄陽。陳亡，還鄉里。父楚賢，大業末爲河北縣長。時堯君素固守郡城，以拒義師。楚賢進説曰：「隋之將亡，天下皆知。唐公名應圖籙，動以信義，豪傑回應，天所贊也。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轉禍爲福，今其時也。」君素不從，楚賢潛行歸國，高祖甚悦，拜侍御史。貞觀中，累轉光禄少卿，使突厥存撫李思摩，突厥贈馬百匹及方物，悉拒而不受。累轉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

冲博學，尤明世族，名亞路敬淳。天授初，爲司府主簿，受詔往淮南安撫。使還，賜爵河東縣男。景龍中，累遷爲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學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冲乃上表請改修氏族。中宗命冲與左僕射魏元忠及史官張錫、徐堅、劉憲等八人，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元忠等施功未半，相繼而卒，乃遷爲外職。至先天初，冲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吴兢等撰成《姓族系録》二百卷奏上。冲後歷太子詹事、太子賓客、宋王傅、昭文館學士，以老疾致仕。開元二年，又敕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系録》，奏上，賜絹百匹。五年卒。【略】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盡通諸經精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長安中，駙馬都尉武攸暨重其經學，奏授其府定王文學。神龍初，轉太常博士。中宗初即位，建立宗廟，議者欲以凉武昭王爲始祖，以備七代之數。知章以爲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特奏議以爲不可。當時竟從知章之議。俄拜陸渾令，以公玷棄官。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職歸田園，與知章共居汝、洛間，以修學爲事。

睿宗初即位，中書令張説薦知章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拜禮部員外郎。俄轉國子博士。後祕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祕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知章雖居吏職，歸家則講授不輟，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性和厚，喜愠不形於色，未嘗言及家人産業。其子嘗請併市樵米，以備歲時之費，知章曰：「如汝所言，則下人何以取資？吾幸食禄，不宜奪其利也。」竟不從。開元六年卒，時年五十有餘。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

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也。家世以農爲業。岱好學，六籍諸子，悉所探究，問無不通，難莫能屈。大曆中，轉運使劉晏表薦之，授校書郎。浙西觀察使李棲筠厚遇之，敕故所居爲復禮鄉。尋爲朝廷推援，改河南府偃師縣尉。建中年，禮儀使蔣鎮特薦爲太常博士，掌禮儀。從幸奉天，興元。改膳部員外郎兼博士。貞元初，遷水部郎中，充皇太子及舒王已下侍讀。尋改司封郎中，擢拜給事中，加兼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承兩宫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洩禁中語，亦不談人之短，婚嫁甥姪之孤遺者，時人以此稱之。然吝嗇頗甚，倉庫管鑰，皆自執掌，獲譏於時。卒時年五十，上歎惜之，賻以帛絹，皇太子又遺絹一百疋，贈禮部尚書。【略】

陸質，吴郡人，本名淳，避憲宗名改之。質有經學，尤深於《春秋》，少師事趙匡，匡師啖助，助、匡皆爲異儒，頗傳其學，由是知名。陳少遊鎮揚州，愛其才，辟爲從事。後薦於朝，拜左拾遺。轉太常博士，累遷左司郎中，坐細故，改國子博士，歷信、台二州刺史。順宗即位，質素與韋執誼善，由是徵爲給事中、皇太子侍讀，仍改賜名質。時執誼得幸，順帝寢疾，與王叔文等竊弄權柄。上在春宫，執誼懼，質已用事，故令質入侍，而潛伺上意，因用解。及質發言，上果怒曰：「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義，何得言他。」質惶懼而出。未幾病卒。質著《集注春秋》二十卷，《類禮》二十卷，《君臣圖翼》二十五卷，並行於代。貞元二十一年卒。

馮伉，本魏州元城人。父玠，後家於京兆。少有經學。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祕書郎。建中四年，又登博學《三史》科。三遷尚書膳部員外郎，充睦王

已下侍讀。澤潞節度使李抱真卒，爲弔贈使，抱真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屬醴泉缺縣令，宰臣進人名，帝意不可，謂宰臣曰：「前使澤潞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遂改醴泉令。縣中百姓多猾，爲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在縣七年，韋渠牟薦爲給事中，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召見於別殿，賜金紫。著《三傳異同》三卷。順宗即位，拜尚書兵部侍郎。改國子祭酒，爲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復領太學。元和四年卒，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子藥，進士擢第，又登制科，仕至尚書郎。

《新唐書・儒學傳上》 高祖始受命，鉏類夷荒，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爲之；太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爲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

太宗身橐鞬，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閒，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並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笠集京師，文治煟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袂，曳方履，闇闇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經》繆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稡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寧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

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案三牒即罷。

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勝私褚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未嘗不成於艱難，而後敗於易也。

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於仁義，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歎其能。性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

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越王侗署國子祭酒。

時洛陽飢，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伐及刷國恥，然後入見天子，請罪於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忠，天下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又問焉，對曰：「彼殘忍

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略過人。」

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絶其稟，文遠餓幾死數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仍爲國子博士。

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略】

陸元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吴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明申答，屢奪其説，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鄉閭。

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褒共會門下省相酬難，莫能詘。遷國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皐。

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吴縣男。卒。

論撰甚多，傳於世。後太宗閲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

子敦信，麟德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家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譔《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廣雅》，學者推其該，藏於祕書。

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

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於是其學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邕傳。

顔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黄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

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窶甚，資教授爲生。

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宫，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册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

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訛，詔師古於祕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答，諠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

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奇字世所惑者，討析申孰，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留爲故官。

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既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裹帗，放情蕭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顔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

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於時諸儒謂爲適中。」於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説。遷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

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於時。永徽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

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争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

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奬勞。終鄆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閭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内，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

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

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虚』。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己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咨所未能；己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内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虚。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蒞衆』。若其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説。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

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争太子失，賜黄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宫。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争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凱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

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

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説。

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閤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掎摭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暐侍講宫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倪，敏悟絶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遊，既即位，累擢給事中。

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

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略】

朱子奢，蘇州吴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業中，爲直祕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朝，授國子助教。

太宗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持節諭旨，平三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大誼，然勿入其幣，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其美女。帝責違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議大夫、弘文館學士。【略】

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難羣臣，恩禮甚篤。卒於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操，謂文慶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

以老還家。

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

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瓌之兇險，駱提婆之佞，韓長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剥喪黎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應奈何？」對曰：「事佛在清静仁恕爾，如貪惏驕虐，雖傾財事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

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年賈公彥、趙李玄植。

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略】

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説。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寘。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

後胤甫冠，以學行禪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

太宗即位，進燕王咨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係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羣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於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己力，罪也。」帝大悦，遷燕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紫光禄大夫，朝朔望，禄賜防閤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略】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授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歎。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歧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

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

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祕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既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悦其直，賜帛二百段，卒。【略】

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亡，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

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袚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

高宗立，拜銀青光禄大夫，全給其禄，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

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略】

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

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略】

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伯莊者，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譔甚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

子之宏，世其學。武后時，以著作郎兼脩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監。

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暐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暐後復踐其官及職。

訥言，乾封中歷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見怒，除名爲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新唐書・儒學傳中》 徐齊聃字將道，湖州長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於芳林門。時姑爲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

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氈裘冒頓之裔，解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公廟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以無忌孫延主其祀。

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

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

天授三年，上言：「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比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却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於難，則於它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緦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目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彦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

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撾死。俄以禮部侍郎爲脩文館學士。

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脩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洱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古發劍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嶲路閉不通者數年。

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義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義敗，不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侍。

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知院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譔次高選。卒，年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

齊聃姑爲太宗充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

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吴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略】

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天也。昊天之祭，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圜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於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圜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圜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義。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郊、丘、三帝並配云。

伯儀歷國子祭酒、脩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季大亂，闔門死於盜。文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彊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脱。貞觀末，官申州司馬。

敬淳少志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臞毁，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兼脩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系録》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少監。【略】

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

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丐官筆楮寫藏祕書。有詔兩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懌，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罅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爲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爲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宫官屬，加朝散大夫，卒。【略】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

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脩飾，當時公卿莫不慕悦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於家。

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吴中陸大夫常以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

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黄老術。【略】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内若劑焉，驚悟，志思開澈，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

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潭思經術，舉訴訴然。張説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

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賙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問産業，其子欲廣市樵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資？且吾尚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

人孫季良等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

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略】

柳冲，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御史。貞觀中，持節册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皆有名。

冲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左散騎常侍，脩國史。

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冲請改脩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至忠、岑羲、崔湜、徐堅、劉憲、吴兢及冲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冲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録》。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冲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略】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宫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屍下，漢不坐罪。今元忠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闊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自當處決聖心，既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賕諉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橈。擢中書舍人内供奉，爲脩文館直學士。

開元初，爲户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既叩閽，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宫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時文籍盈漫，皆臭朽蠹斷，籤牓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黄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可。即拜懷素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吴綽、桑泉尉韋述、扶風丞馬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彦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令陸紹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質、四門直講余欽、進士王惔、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户參軍袁暉、海州録事參軍晁良、右率府胄曹參軍毋煚、滎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弟祕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祕書少監盧侑、崔沔爲脩圖書副使，祕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别。會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

懷素卒後，詔祕書官並號脩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内料。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絀不應選者。無量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乃令煚、述、欽總緝部分，踐猷、惔治經，述、欽治史，煚、彦直治子，灣、仲丘治集。八年，《四録》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

行冲知麗正院，又奏紹伯、利徵、彦直、踐猷、行果、子釗、直、煚、述、灣、玄默、欽、良金與朝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惟、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書。由是祕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

惔，仲丘老病還鄉里。紹伯卒于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直學士。利徵，出爲山茌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釗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曉，左補闕。覃，萊州别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徵，後以協律郎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略】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奐四世孫。祖紹安，與兄紹新早知名。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

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末，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祕書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内史舍人，賜宅一區、良馬二匹。

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

中宗初，敬暉、桓彦范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三遷禮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驁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禄大夫，賜絹百匹，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略】

若思子至，字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家類例》，以張説等爲近世新族，剟去之。説子垍方有寵，怒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妄紛紛邪？」垍弟素善至，以實告。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垍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丈夫奮筆成一家書，奈何因人動摇？有死不可改。」遂罷。時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新唐書・儒學傳下》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脩文館學士。

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争，以爲：「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圓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爲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是后不應助祭。又内宰職『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瑶爵』。祭天無祼，知此乃宗廟祭耳。巾車、内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

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辯，進銀青光禄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邪？」自是羣鹿馴擾，不復棖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

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宫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畯良，撙奢靡，輕賦，慎刑，納諫争，察諂諛，繼絶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家。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敘唐初逮今功臣世絶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阪，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來勳臣苗裔，紹續其封。

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宫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録補第，以廣秘笈。天子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禄給食。又詔秘書省、司經局、昭文、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完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御書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比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都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賚賜。卒，年七十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量，朕師，今其永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所譔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

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

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内供奉。

王擇從，京兆人，終氾水令。

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

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臘膜胰以供滋膳，參術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並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於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

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於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採獲刊綴爲五十篇，上於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録，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摘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間己，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

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鉤党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挐之典，雖存探究，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夷，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録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壓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

客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一也。昔孔李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沉，每誡產曰：『今朝廷率章句內學，君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爲光禄大夫，見歆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

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秘書少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

玄宗將東之太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縚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嚌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挺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於帝，帝詔後燔。

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煚、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煚分爲傳。

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傅。

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學博士。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沿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穽；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准加減比附、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稱是。

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秘書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廙業入集賢院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供奉吕向、東方顥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外郎。踰年，與季良、廙業、知章、吕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中書舍人内供奉，以國子祭酒卒。

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頤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事中，居貞吴郡採訪使，頤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别傳。

王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廙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

開元集賢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説、盧僎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親喪哀毁。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説、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敍訣，二日卒，年四十。

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脩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頴領集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略】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糲。

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捄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捄周之弊，革禮之失也。」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

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録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

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

士匄，吴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縣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於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

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泊，復爲《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爲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所存，惟圖書

及酒數斛而已。

《舊唐書・鄭餘慶傳》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祖長裕，官至國子司業，終潁川太守。長裕弟少微，爲中書舍人、刑部侍郎。兄弟有名於當時。父慈，與元德秀友善，官至太子舍人。

餘慶少勤學，善屬文。大曆中舉進士。建中末，山南節度使嚴震辟爲從事，累官殿中侍御史，丁父憂罷。貞元初入朝，歷左司、兵部員外郎，庫部郎中。八年，選爲翰林學士。十三年六月，遷工部侍郎，知吏部選事。【略】

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餘慶通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傅之。與度支使於素善，每奏事餘慶皆議可之。未幾，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飢，德宗與宰臣議，將賑給禁衛六軍。事未行，爲中書吏所洩，餘慶貶郴州司馬。凡六載。順宗登極，徵拜尚書左丞。

憲宗嗣位之月，又擢守本官平章事。未幾，屬夏州將楊惠琳阻命，宰臣等論奏，多議兵事。餘慶復以古義上言，夏州軍士皆仰給縣官，又有「介馬萬蹄」之語。時議以餘慶雖好古博雅而未適時。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議者云佑私呼爲滑八，四方書幣貨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中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而餘慶罷相，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汙發，賜死；上寖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乃改爲國子祭酒。尋拜河南尹。三年，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六年四月，正拜兵部尚書。

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稱。洎中外踐更，鬱爲耆德，朝廷得失，言成準的。【略】

九年，拜檢校右僕射，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三歲受代。十二年，除太子少師。尋以年及懸車，請致仕，詔不許。時累有恩赦敍階，及天子親謁郊廟，行事官等皆得以恩授三品五品，不復計考，其使府賓吏，又以軍功借賜命服而後入拜者十八九。由是在朝衣緑者甚少，郎官諫官有被紫垂金者。又丞郎中謝洎郎官出使，多賜章服，以示加恩，於是寵章尤濫，當時不以服章爲貴，遂詔餘慶詳格令立制，條奏以聞。

十三年，拜尚書左僕射。自兵興以來，處左右端揆之位者多非其人，及餘慶以名臣居之，人情美洽。憲宗以餘慶諳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乖故事，專委餘慶參酌施行，遂用爲詳定使。餘慶復奏刑部侍郎韓愈、禮部侍郎李程爲副使，左司郎中崔郾、吏部郎中陳珮、刑部員外郎楊嗣復、禮部員外郎庾敬休並充詳定判官。朝廷儀制、吉凶五禮，咸有損益焉。改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

十四年，兼太子少師、檢校司空，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以太學荒毀日久，生徒不振，奏率文官俸給修兩京國子監。

及穆宗登極，以師傅之舊，進位檢校司徒，優禮甚至。元和十五年十一月卒。詔曰：「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師、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餘慶，始以衣冠禮樂，行於山東，餘力文章，遂成志學。出入清近，盈五十年。再秉臺衡，屢分戎律。凡所要職，無不踐更。貴而能貧，卑以自牧。謇諤聞於臺閣，柔睦化於閨門。受命有考父之恭，待士比公孫之廣。焚書逸禮，盡可口傳；古史舊章，如因心匠。朕方咨稟，庶罔昏踰。神將祝予，痛悼何及！乞言既阻，賵禮宜優，可贈太保。」時年七十五，謚曰貞。

餘慶砥名礪行，不失儒者之道，清儉率素，終始不渝。四朝居將相之任，出入垂五十年，禄賜所得，分給親黨，其家頗類寒素。自至德已來，方鎮除授，必遣中使領旌節就第宣賜，皆厚以金帛遺之。求媚者唯恐其數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誡其使曰：「餘慶家貧，不得妄有求取。」專欲振起儒教，後生謁見者率以經學諷之，而周其所急，理家理身，極其儉薄。及修官政，則喜開廣。鎮岐下一歲，戎事可觀。又創立儒宮，以來學者。雖行己可學，而往往近於沽激，故當時議者不全德許之。上以家素清貧，不辦喪事，宜令所司特給一月俸料以充賻贈，用示褒榮。有文集、表疏、碑誌、詩賦共五十卷，行於世。【略】

餘慶子澣。

澣本名涵，以文宗藩邸時名同，改名澣。貞元十年舉進士。以父謫官，累年不任。自祕書省校書郎遷洛陽尉，充集賢院修撰，改長安尉、集賢校理。轉太常寺主簿，職仍故。遷太常博士，改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爲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餘慶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政者。澣探得其情，條責廉使，巧跡遂露，人服其敏識。時餘慶爲僕射，請改省郎，乃換國子博士、史館修撰。丁母憂，除喪，拜考功郎中。復丁內艱，終制，退居汜上。長慶中，徵爲司封郎中、史館修撰，累遷中書舍人。

文宗登極，擢爲翰林侍講學士。上命撰《經史要録》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摘所上書語類，上親自發問，澣應對無滯，錫以金紫。大和二年，遷禮部侍郎，典貢舉二年，選拔造秀，時號得人。轉兵部侍郎，改吏部，出爲河南尹，皆著能名。入爲左丞，旋拜刑部尚書，兼判左丞事。出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檢校户部尚書、興元尹，兼御史大夫。餘慶之鎮興元，創立儒宫，開設學館，至澣之來，復繼前美。開成四年閏正月，以户部尚書徵。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二二《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

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禄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二二《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令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

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毁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二四《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

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説。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説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

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

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吴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舊唐書・柳宗元傳》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宗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絶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搆思，與古爲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

順宗即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吕温密引禁中，與之

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爲邵州刺史，在道，再貶永州司馬。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敍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爲之悽惻。

元和十年，例移爲柳州刺史。時郎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絶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於禹錫爲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

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没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已没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爲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爲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云。有文集四十卷。

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爲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三二《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没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三三《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

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千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重公不遺，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舉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

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願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

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

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遥遥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三四《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于，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

初，于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沙云。余不知服食説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説，今直取目見親與之遊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

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虚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説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絶。其茵席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死。襄陽黜爲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

五穀三牲、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二一《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説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

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絶其禄，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

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没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舊唐書・韓愈傳》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俟獎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鋭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

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

賓佐。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党，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于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絶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爲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宋，細木爲桷，樗櫨侏儒，椳闑扈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劄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唯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絶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不由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濟於用；行雖修，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塗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此非其幸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

俄有不悦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吴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内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臨皋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産、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

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書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此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

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別立寺觀。臣當時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

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合惜身命。所以灼頂燔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兇穢之餘，豈宜以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絶根本，斷天下之疑，絶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内懷忠懇，不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致天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於是人情驚惋，乃至國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刺史。【略】

憲宗謂宰臣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曰：

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食民畜熊鹿麋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爲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爲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蟆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爲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

呪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患。

袁州之俗，男女隸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法，不許隸人。

十五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弘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諭以逆順，辭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李紳所劾。愈不伏，言準敕仍不臺參。紳、愈性皆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使，愈亦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敍，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弘通，與人交，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郡人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禄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

名教弘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友朋孤女僅十人。

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敍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壻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四十卷，李漢爲之序。

子昶，亦登進士第。

《新唐書・韓愈傳》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

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歲爲真。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

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略】

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

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

淮西連年脩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給賞，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餉於其後，得不償費。比聞畜馬皆上槽櫪，此譬有十夫之力，自朝抵夕，跳躍叫呼，勢不支久，必自委頓。當其已衰，三尺童子可制其命。況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疆場之上，日相攻劫，近賊州縣，賦役百端，小遇水旱，百姓愁苦。方此時，人人異議以惑陛下，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乃可圖功。

又言：「諸道兵羈旅單弱不足用，而界賊州縣，百姓習戰鬬，知賊深淺，若募以內軍，教不三月，一切可用。」又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畜力伺利，一日俱縱，則蔡首尾不救，可以責功」。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曰：【略】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謝曰：【略】

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

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曰：【略】

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

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既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

天寶以來，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悦。轉吏部侍郎。

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

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愈性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

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説》等數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略】

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俚混並。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以興典憲，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刊以樸，剗僞以真。然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楊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横騖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捂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軻，以荀況、楊雄爲未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汔隋，老佛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怪神。愈獨喟然引聖，争四海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爲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歐陽修《文忠集》卷七三《記舊本韓文後》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彦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其弊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略顛倒無次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閲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於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苟得禄矣，當盡力於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故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没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

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脱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蘇軾《東坡全集》卷八六《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辨。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

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悦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決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秦觀《淮海集》卷二二《韓愈論》　臣聞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無意於爲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如出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於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知，各自名家，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敘事之文，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性命之精，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别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異，次舊聞，不虚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録，此敘事之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馬之實，獵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於冲澹，謝靈運、鮑昭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冲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舊唐書・張籍傳》　張籍者，貞元中登進士第。性詭激，能爲古體詩，有警策之句，傳於時。調補太常寺太祝，轉國子助教、秘書郎。以詩名當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與之遊，而韓愈尤重之。累授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轉水部郎中，卒。世謂之張水部云。

《新唐書・張籍傳》　張籍者，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次，遷祕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簺及爲駁雜之説，論議好勝人，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楊雄以垂世者。愈最後答書曰：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之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道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何有？夫子，聖人也，而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毁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

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亦至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嚮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豈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餘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

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

籍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全唐文補遺》第一輯袁都《唐故國子監禮記博士趙公（正卿）墓誌銘》 公諱□旨，字正卿，天水人也。曾父諱簡，大父諱劍，皇考諱璿，皆篤行求志，没齒善道，雖不躋貴位，而籍甚於鄉里。公孝友純至，耽翫儒訓，尤好爲《禮》學。嘗言：「昔我先師教其子鯉，且曰『不學禮，無以立』。然則男子生世，莫大於立身。立身之本，莫大於禮，其可以斯須去乎？」遂取《禮》書陳於前，日夜諷誦不倦。業既就，來上國應《三禮》科，果得高等。因授右監門衛録事參軍。又歷國子監助教及丞，誘教生徒，多所發明，莫不遵順指義，洗拂訛誤，人人敬仰之以爲師。丞在監實掌公事。公恪次幹用，罔不濟集。及秩滿，謂所知曰：「吾本以《禮》進。禮之用，塞天地，包萬物，無所不施，豈可止爲儒而已耶？使吾以此宰一邑，刺一州，自視學古爲心，庶幾不爲簿吏矣。」遂宰陸渾、江陵二縣。其政用清白檢身，革貪爲廉，用仁義理人，化頑爲順。勤敬蒞務，賦税前期，惠愛懷物，户口增額。而又折節好士，曲盡禮意。當世名賢，尤加珍重。人亦以此多之。故相崔公羣嘗尹江陵，高公之才，歸言於執政，除連州刺史。既至郡，行其術化人，用大理，識者謂龔、黄復出矣。暇日，往往與族賓泛舟載酒，娱放於山水之間。因其勝絶，創立亭榭，或題短韻，以寄情性，蓋其餘力耳。既免郡，浩然有歸故鄉奉墳墓之志。無何，朝廷復古建官，立五經博士，咸以爲非公無應其選者。拜國子監《禮記》博士，尋兼領立石經事。以大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寢疾終於京師通化里，享年五十九。

《全宋文》卷七四九歐陽修《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還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宋史・胡瑗傳》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吴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

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祕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既卒，詔賻其家。

黃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歷保寧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曆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曆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於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於祕閣，遂典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勾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

所著有《易》、《書》、《中庸義》、《景祐樂議》。雲濠案：謝山《學案劄記》：「《安定易傳》十卷。」又案：《四庫書目》採録《周易口義》十二卷，《洪範口義》二卷，餘書佚。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在場屋中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于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于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悦。明嘉靖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黃宗羲等《宋元學案》卷一《安定學案・附録》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於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説《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於外。

先生嘗召對，例須就閣門習儀。先生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閣門奏上，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皆合古禮。」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即當時

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徐積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神宗題贊先生像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任而尊，如泰山屹峙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於無窮。闢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啓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以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諄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爲後世之欽崇！」

其孫滌曰：先祖治家甚嚴，尤謹内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陳右司曰：胡先生在邇英，專以損上益下、損下益上爲説。

晁公武曰：安定《易解》甚詳，蓋門人倪天隱所纂，故序首稱「先生曰」。又曰：《漸卦》「鴻漸于陸」，先生有取于范諤昌《易墜簡》之説。又曰：程正叔解，頗與翼之相類。

薛艮齋《與朱晦翁書》曰：教以安定之傳，蓋不出於章句誦説，校之近世高明自得之學，其效遠不相逮。要終而論，真確實語也。某何足以知此，蒙晦之及，故敢言之。子路「何必讀書」，孔子惡其佞；子夏必謂之學，不可謂不知言。二者豈無説邪？昧者盍少思之！嘗謂翼之先生所以教人，得于古之「灑掃、應對、進退」。知其説者，徐仲車耳。餘子類能有立於世，是皆舉其一端。介甫詩以宰相期之，特窺其餘緒耳。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故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滯于一方，要爲徒法、徒善。漢儒之陋，則有所謂「章句」「家法」；異端之教，則有所謂「不立文字」。稽于政在方策，人存乃舉，禮儀威儀，待人以行，智者觀之，不待辯而章矣。

陳直齋曰：王晦叔問南軒曰：「伊川令學者先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軒曰：「三家不論互體故耳。」要之，三家於象數，掃除略盡，非特如所云互體也。

黄東發曰：先生明體用之學。師道之立，自先生始。然其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及既教授，夙夜勤瘁，二十餘年，人始信服。立己立人之難如此。

《全宋文》卷七五五歐陽修《徂徠石先生墓誌銘並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

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還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内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鋭。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别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

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説》，《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

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

《伊洛淵源録》卷六吕大臨《橫渠先生行狀》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真宗朝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於西官，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

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參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月癸酉葬於涪州墓南之兆。

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説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説，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官，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即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上嗣位之二年，登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吕晦叔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爲對。上悦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悦。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獄浙東，或有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

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甚衆，皆先生倡之。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人之善，喜見顔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飢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

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

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説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説。」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悦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吕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説。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悦。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

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於書，略述於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二 〔熙寧十年十一月〕前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載家居，與諸生講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其家婚喪嫁祭，率明先王之意而傅以今禮。世稱橫渠先生。

《全宋文》卷一八一三張舜民《乞追贈張載奏元祐四年》 臣伏覩鳳翔府橫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凜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如荀況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橫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十年之久，不敢一蹈非義，常若載之臨其左右前後也。自此西土學者，灑然知先聖賢之學。乃知鄉者誦説之富，組繡之文，特小道爾。在熙寧中，累薦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下，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西歸，死於道路。當時議者以謂，載身逢明天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舉於老疾垂死之時，治國者亦不得無慊然於心也。載之死，於今十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録其平生以言於朝廷者，略以十數。或乞賜田，或録其子，或乞降謚，然天聽高邈，未蒙響答。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食不足，寄託親友。日來月往，人情憒煩，飢寒之憂，其勢甚迫。若不干告朝廷，何所赴愬？且君子平日修身謹行，固不爲身之與子孫也；朝廷褒賢録善，豈特爲其賢者之後乎？如孟軻、荀卿、揚雄，於今千有餘年，學者徒能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來括？大朝一旦列之封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賢於孟軻、荀卿、揚雄乎？賢於本朝乎？故知臣今日之言，非爲載也。伏乞朝廷檢會累次臣寮奏陳，於録子、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厚載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爲善之風不墜於今日。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七八 元豐八年六月丁丑，宗正寺丞程顥卒。顥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頤論學，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顥卒，文彦博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七《明道先生行狀》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祖遘，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珦，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

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

氏。先生五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河南，今爲河南人。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略】

先生爲治，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雖樂歲，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略】

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温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温；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内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氾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没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神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説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爾。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覩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程頤《伊川先生文集》卷七《明道先生墓表》 先生名顥，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

周公没，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説，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知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詔後人。

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全宋文》卷一八二三邢恕《書程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德性絶人，外和内剛，眉目清峻。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於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而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先生爲澶州幕官，歲餘罷歸，恕後過澶州，問村民，莫不稱先生，咨嗟歎息。蓋先生之從政，其視民如子，憂公如家，其誠心感人，雖爲郡僚佐，又止歲餘而去，至使田父野人皆知其姓名，又稱歎其賢。使先生爲一郡，又何如哉？使先生行乎天下，又何如哉？既不用於朝廷，而以奉親之故，禄仕於筦庫以爲養。居洛幾十年，玩心於道德性命之際，有以自養，其渾浩冲融，而必合乎規矩準繩。蓋真顔氏之流，黄憲、劉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實别都，乃士人之區藪，在仕者皆慕化之，從之質疑解惑；閭里士大夫皆高仰之，樂從之遊；學士皆宗師之，講道勸義。行李之往來過洛者，苟知名有識，必造其門，虚而往，實而歸，莫不心醉斂衽而誠服。於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於天下。今皇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斷，凡政事之利者存，害者去，復起司馬公君實以爲門下侍郎，用吕公晦叔爲尚書左丞，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執政日須其來，將大用之，訃至京師，諸公人人歎嗟，爲朝廷惜。士大夫下至布衣、諸生，聞之莫不相弔，以爲哲人云亡也。嗚呼！惟先生以直道言事不

合，去國十有七年。今太后制政下令，不出房闥，天下固已宴然。方大講求政事之得失，救偏矯枉，資人材以成治功之時，如先生之才，大小左右內外，用之無不宜。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化之如時雨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敵國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塞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而所有不試其萬一，又不究於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全宋文》卷二〇一二朱光庭《明道先生論》 嗚呼！道之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筆之於書，其後孟軻倡之，軻死而不得其傳。退之之言信矣。大抵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蓋誠者，天德也。聖人自誠而明，其靜也淵停，其動也神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何莫由斯道也。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自始學至於成德，雖天資穎徹，絶出等夷，然卓然之見，一主於誠。故推而事親則誠孝，事君則誠忠，友於兄弟，則綽綽有裕，信於朋友，則久要不忘。修身慎行，則不愧於屋漏；臨政愛民，則如保乎赤子。非得夫聖人之誠，孰能與於斯？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説，研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真可謂大丈夫者。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於是歟。嗚呼！天之生斯人，使之平治天下，功德豈小補哉！方當聖政日新，賢者彙進，殆將以斯道覺斯民，而天奪之速，可謂不幸之甚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自孟軻以來，千有餘歲，先王大道，得先生而後傳，其補助天地之功，可謂盛矣。雖不得高位以澤天下，然而以斯道倡之於人，亦已較著。其間見而知之，尚能似之，先生爲不亡矣。

游酢《游鷹山集》卷四《書明道先生行狀後》 先生道德之高致，經綸之遠圖，進退之大節，伊川季先生及門人高第既論其實矣，酢復何言，謹拾其遺事備採録云。

先生生而有妙質，聞道甚早。年逾冠，明誠夫子張子厚友而師之。子厚少時自喜其才，謂提騎卒數萬，可横行匈奴，視叛羌爲易與耳，故從之遊者多能道邊事。既而得聞先生議論，乃歸謝其徒，盡棄其舊學，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之子，而虚心求益之意，懇懇如不及。逮先生之官，猶以書抵扈，以定性未能不動致問。先生爲破其疑，使内外動静道通爲一。讀其書，可考而知也。其後子厚學成德尊，識者謂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處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擢爲御史，睿眷甚渥，亟承德音，所獻納必據經術，事常辨於早而戒於漸。一日，神宗縱言及於辭命，先生曰：「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神宗爲之動顔。會同天節，宫嬪專獻奇巧爲天子壽。先生既言於朝，又顧謂執政戒之。執政曰：「宫嬪實爲，非上意也，庸何傷？」先生曰：「作淫巧以蕩上心，所傷多矣。公之言非是。」執政辭遂屈。是時有同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復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先生平生與人交無隱情，雖僮僕必託以忠信，故人亦不忍欺之。嘗自澶淵遣奴持金詣京師貿用物，計金之數可當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莫不駭且誚。既而奴持物如期而歸，衆始歎服。蓋誠心發於中，暢於四肢，見之者信慕，事之者革心，大抵類此。

先生少長親闈，視之如傷，又氣象清越，灑然如在塵外，宜不能勞苦。及遇事，則每與賤者同起居飲食，人不堪其難，而先生處之裕如也。嘗董役，雖祁寒烈日，不擁裘，不禦蓋，時所巡行，衆莫測其至，故人自致力，嘗先期畢事。異時夫伍中夜多譁，一夫或怖，萬夫競起，姦人乘虚爲盜者不可勝數。先生以師律處之，遂訖去無譁者。及役罷夫散，部伍猶肅整如常。初至鄠，有監酒税者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不敢發。先生至，將與之同事，其人心不自安，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禄，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默不敢言，後亦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州

從事有既孤而遭祖母喪者，身爲嫡孫，未果承重。先生爲推典法意，告之甚悉，其人從之，至今遂爲定令，而天下縉紳始習爲常。蓋先生禦小人使不麗於法，助君子使必成其美，又大抵類此。

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久幽之操，確乎如石，胸中之氣冲如也，所至士大夫多棄官從之學，朝見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既久而不能去。其徒有貧者，以單衣禦冬，累年而志不變，身不屈。蓋先生之教要出於爲己，而士之遊其門者，所學皆心到自得，無求於外，以故甚貧者忘饑寒，已仕者忘爵禄，魯重者敏，謹細者裕，強者無拂理，願者有立志，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平天下，非若世之士妄意空無，追詠昔人之糟粕，而身不與焉，及措之事業，則倀然無據而已也。方朝廷圖任真儒以惠天下，天下有識者謂先生行且大用矣，不幸而先生卒。嗚呼！道之行與廢，果非人力所能爲也。悲夫！哭而爲之贊，曰：

天地之心，其太一之體與？天地之化，其太和之運與？確然高明，萬物覆焉。隤然博厚，萬物載焉。非以其一與？陽自此舒，陰自此凝，消息盈虛，莫見其形。非以其和與？夫子之德，其融心滌慮，默契於此與？不然何穆穆不已，渾渾無涯，而能言之士莫足以頌其美與？嗟乎！孰謂此道未施，此民未覺，而先覺者逝與！百世之下，有想見夫子而不可得者，亦能觀諸天地之際與？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九〇 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宣義郎致仕程頤卒，年七十五。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嘗言：「吾無功澤及人，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謝良佐、游酢、呂大臨、尹焞、楊時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録》。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録》。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顔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遊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嘗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録》。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即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絶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録》。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澈，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摶、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並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録》。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闚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説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説道義，所

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録》。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踈暑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録》。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録》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説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皷院。先生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禄仕不同，當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禄，令兼數局，如皷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凉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説，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

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説，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顔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説。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顔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説》。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録》。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録》。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録》。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悦。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録》，且云：「温公聞之，亦不悦。」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黄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録》。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宫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禄，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户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録》。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録》。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吕、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説，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

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録》、《王公繫年録》、《吕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録》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黄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録》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粗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説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内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宋公挾輩衙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録》云：「時吕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毁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頃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党，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悦。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説，僭横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録》。又《文仲傳》載吕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吕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吕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録》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録》皆删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説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吕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説，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説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録》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毁，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説，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見舊《録》。未拜，以疾辱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録》。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録》。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録》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録》。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嘗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録》云：「范致虚言，程某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録》。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録》。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録》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録》。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録》。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見《語録》。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録》。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没，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嚼。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嘗辦，細事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温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温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一四《附録上・事實》　先生諱從彦，字仲素，劍浦之羅源人。羅源昔曰上圃，先生遠祖遷於是鄉，聚族百餘，皆羅姓也，故改曰羅源。出先生曾祖文弼墓誌碑。曾祖文弼，祖世南，父神繼，皆隱身不仕。先生自幼穎悟，不爲言語文字之學。及長，堅苦刻勵，篤意求道。初從審律先生吴國華遊，已而聞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學於河南，遂往學焉。迺知舊日之學非也，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過了一生。」龜山倡道東南，從遊者千餘人，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先生，一人而已。嘗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先生遂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説。及歸，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摳衣侍席二十餘載，盡得不傳之秘。《龜山語録》第三卷，則先生所編也。同門友默堂陳幾叟與先生俱游龜山門，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默堂嘗云：憶初從龜山，龜山以《孟子》「飢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先生思索，且云：「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先生思之數日，疏其義以呈龜山曰：「飲食必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悦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説甚善。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則可以入道矣。」先生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先生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郡人李願中、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伊洛之學於龜山之門，遂執弟子禮，從之游。《晦菴年譜》云：朱松字喬年，少以詩聞，從豫章先生羅某游，則聞龜山所傳伊洛之學。初，李願中以書謁先生云：「先生性明而修，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多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從之問學，終日相對静坐，只説文字，未嘗一及雜語。先生極好静坐，願中退居室中亦只静坐。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力，亦是養心之要。相從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奥。先生少然可，亟稱許焉。

紹興壬子，州學落成。八月上丁，先生以太守周侯綰之命領袖諸生，宗昇、張元侯、符藻、廖援、張維、廖拱行釋菜禮，有洙泗斷斷氣象。舍人吕大中以詩敘之，龕諸夫子廟壁。今石刻在禮殿東廊下。

先生山居有顔樂齋、寄傲軒、邀月亭、獨寐龕、白雲亭，又池畔有亭曰濯纓。每自賦詩，默堂諸公皆有唱和。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歎。」又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大奸必亂天下，小過必微全人。」

其著《遵堯録》，歷言我宋一祖開基，三宗紹述，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解》、《毛詩解》、《中庸説》、《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録》、《春秋指歸》。晚就特科，授惠州博羅縣主簿，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略】

嘉定六年，劉守允濟久聞先生之名，自到任後力加搜訪，遂得《春秋解》、《毛

詩解》，二書墨本今藏於學。及《遵堯録》八卷，尚未脱稿。侯於是精加審訂，録《遵堯録》奏請於朝，乞宣付史館外，賜一謚號，以示褒表儒先之意。又得先生墓於荊榛頹圮之中，重新修甃立石以表道，架亭以行祀，命教授方大琮率諸生致祭於墳所，每歲展祀無闕。又給官田，差人看守。撥官田計米一十二石一斗六升，令守墳人尤三老自行佃作，卻於内以六石輸學中，爲每歲祀事之資，餘以給守墳之人。每歲寒食節，教授率職事生員備酒殺牲幣親到墳下行禮，郡撥錢五貫省助祭。淳祐六年三月十七日，閩憲楊左史棟乞謚羅、李二先生，尋送太常博士陳協撰謚議，云：「道德博厚曰文，言行相應曰質。師友淵源，洞明天理，非道德博厚乎！清介絶俗，著書有聞，非言行相應乎！請謚先生爲文質。」上可其奏。丁未冬制書下，戊申春到郡，夏五月，權郡丁倅鎔命推官沈元忠率職事並其子孫詣墳所燎黄，禮畢而歸。

羅從彦《豫章文集》卷一六《附録下》盛木《題義恩祠壁》 從彦，先生名也。仲素，先生字也。博羅主簿，先生官也。先生姓羅氏，與宗約王父殿撰公五世兄弟也。先生稔聞伊洛之學，師事龜山楊先生，得所未得，聞所未聞。嘗從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聞伊川先生説得甚好。」先生聞之，鬻田裹糧，至洛見伊川，歸語龜山其説亦不外龜山。於是盡心力以事龜山，得不傳之妙。此先生之學也。先生無嗣，諸經解遺文在諸從學者家。《春秋解》，昔宗約處見之。此先生之文也。先生同殿撰公肄業於義恩寺，後繪先生遺像，從祀於先世香火之側。蓋其寺，先生八世祖捨田所創故也。宗約官桂林，木自廣西從宗約歸延平。宗約西行改秩，館木此寺，以俟其歸。嘗聞宗約講及先生道學梗槩，今拜先生遺像，起敬起慕之餘，拾舊所聞，輒敢僭易書於祠側之壁，復係之以辭云：

先生之學，精一之學。先生之傳，伊洛之傳。至道無文，至學無詞。以心傳心，天地不知。先生之道，天人之師。其道光大，有俟他時。揭來瞻慕，後學得依。

時紹興乙亥十月廿日，東里盛木仁叔題。

《宋史·李侗傳》 李侗字願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彦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

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别，自立門户，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

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於利禄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爲利禄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於動静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

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從彦令静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彦亟稱許焉。

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閨門内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

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不脱落處，非言説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説，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

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

侗既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願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温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絶。其上達不已如此。

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

黃榦《勉齋集》卷三六《朝奉大夫文華閣侍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

贈孺人。父松，故前任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妣孺人祝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熹，字仲晦甫。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尚書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韋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閩，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

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於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説聖賢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

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即位，復因其任。會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闕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虚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脩政事，謹邊防。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説疑之也。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疇咨大臣，摠攬羣策，鑒失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即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跡而易觀。故因是物以求

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其二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專出於一己之私。然則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聖王制禦邊陲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強，而在乎德業；其任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今日諫諍之塗尚壅，佞倖之勢方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脩，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邊陲之道，皆未可謂備。」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

先生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

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職。會魏掞之以布衣召爲國子録，因論曾覿而去，遂力辭。先生嘗兩進絶和議、抑佞倖之戒，言既不行，雖擢用狎至，不敢就。出處之義，凜然有不可易者。尋丁內艱。六年，復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禄不及養辭。四年之間，辭者六。九年，有旨：「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以改秩畀祠，皆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無故驟得之，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又再辭，上意愈堅，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從其請，主管武彝山冲佑觀。五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

先生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税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樁、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邑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發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略，俾視境内，具知荒歉分數，户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設施次第，人争傳録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募饑民築堤捍舟，民脱於饑，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里閭安靖。

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敕額及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註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之居、西澗劉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贍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恨。

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民。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税重爲苦，正緣二歲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税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掊斂刻剥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郡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幸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絶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剥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其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捐列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兵民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所謂端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説於功利之卑説，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贊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

所喜則陰爲引援，擢賓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擠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諫臺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

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

詔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饑，易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倖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及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以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捄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户，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仍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選差得替待闕宫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和買，乞議革其。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册，用袋重封，於閤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捄荒之急者，當倥傯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捄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

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夏之交，豪户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率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請。先生初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徵。及至，客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詞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鈎訪民隱，至廢寢食。分畫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展徒從，所歷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心用尤苦。

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科數，惟慮真下户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下等第均數，及減免下户丁錢以優之。又乞免台州丁錢。至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見行産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户。於捄荒之餘，猶悉及他事，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全活一道饑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

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户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辭。台守唐仲友與時相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憲，未行。先生行部，訟者紛然，得其姦贓，僞造楮弊等事，劾之。時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論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乃奪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令兩易江東，辭，及辭職名，具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並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贓吏黨與衆多，並當要路，大者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閒，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

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守南康，使浙東，始得行其所學，已試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內學者尊信益衆。

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待次，以疾辭，不許，遂拜命。

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辭，不許，遂行，又以疾請奉祠者再。淮罷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來，刑獄不當，輕重失宜，甚至涉於人倫風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又言：「州郡獄官乞注，有舉主關陞。及任滿，銓試第二等以上人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入，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豁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難，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起居之間，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歟？天理未純，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未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體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讒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彙，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澈，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勞卿州縣。」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日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職，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時上意方嚮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時相竟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又令吏部給還改官以後不曾陳乞磨勘。蓋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後累任祠官，無績可考，以故不曾陳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先生復召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閒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

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於貨賂，干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曙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妄庸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子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薰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乃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爲尤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辯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爲制敵之計，爲國家一雪其恥？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爲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等級推先，案牘具若，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諧價輸錢，已備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剌如此，則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

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有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

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禦外侮，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脩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

先生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於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莫，而竊仰天顏，亦覺非昔時矣。」忠誠懇惻，至今讀書猶爲之涕下。先生進疏雖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先生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爲不遇也。然先生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者再。覃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變。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訪事宜，擇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見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蓋謂經界法行，息爭止訟，大爲民利，而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牓之通衢，則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爲異議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錫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南方春早，事已無及。

明年，屬有嗣子之喪，再請奉祠，除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先生以當上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荊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報罷，遂以前言經界可行自劾。

三年，再以疾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界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

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獠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伺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録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脩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彝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歡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繆，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

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尚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即是心而充之，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危爲安，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

愚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換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畫，以致淫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脩築。」既對，面辭待制、侍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説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説，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

會趙彦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説，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實録院同脩撰，再辭，不許，拜命。

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宫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日月諸假故，並令早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脩葺舊東宫，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山陵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特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事，各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葬宫之卜，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

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且面諭以「求放心之説甚善。所進册子，宫中嘗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静，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温顔，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

又奏：「禮經敕令子爲父、嫡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内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爲世法程。間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沙淺黄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

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併請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僖祖爲四廟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度難以口舌争，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於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相與争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並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爲始祖，已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爲廟制以辯議者一旦並遷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爲二之失，復引元祐大儒程頤之説，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僖祖，安得爲無功業！」議狀既上，廟堂持之不以聞。既毁撤僖、宣廟室，更創别廟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説。先生所議頗達上聽，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因節畧狀文及爲劄

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生方懲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己，權姦遂從而乘之。

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閤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意，及進對，復嘗再三面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攻之。龜年出護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於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後因講筵留身，復申言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宰相執奏不行。明日，徑以御批付下，臺諫給舍亦爭留，不可，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力辭。尋除知江陵府，又力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

慶元元年，又乞追還舊職，不許。趙丞相亦罷，誣以不軌，謫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先生自念身雖閒退，尚帶侍從職名，不敢自嘿，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旨痛切，諸生遂諫，以筮決之，遇《遯》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稿焚之，自號遯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待從職名，詔依舊秘閣脩撰。

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

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於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

嘉泰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傅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先生辭次對除脩撰也，伯壽行詞，有慢僞等語。及先生没，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

自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潔廉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並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猾胥賤隸、頑鈍無恥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歿，善類悉已排擯，羣小之勢已成，侂胄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胄伏誅，兇徒憸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謚，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謚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

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狥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

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絶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

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存理。存此心於齊莊静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

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

其可見之行則脩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七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鉅，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絰，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兇慶弔，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

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施設，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概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未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紀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爲之裒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剥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奥不至於泯没。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深淺，所見有疏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辯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倡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者靡然向之。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辯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辯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諭，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

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痾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摳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邊徼，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歿，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

至若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姿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域哉！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黄榦，尤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温公《喪禮》，曰疎略。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聞風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慭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

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録》、《古今家祭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孟》、《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四，以至垂没，《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絶筆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脩補爲恨。又嘗編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脱稿。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子在彙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裒輯鋟版，未備也。

娶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韋齋所屬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

子三人：長塾，先十年卒。次埜，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户部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静江府臨桂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榦，進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

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鋌、鉉、鑄。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略安撫司準備差遣。餘業進士。女九人：婿承議郎、主管華州云臺觀趙師夏，進士葉韜甫、周巽亨、鄭宗亮、黄輅，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黄慶臣、李公玉。

曾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女七人。

先生歿有年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榦從學日久，俾任其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榦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不足模倣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謦欬，則悲愴哽咽，不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絶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盡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撫其言行，又可畧與？輒採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門人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榦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聞見，參以敘述奠誄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覆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參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訐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有過，或具之獄案，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之事細微必録，似非

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言與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故，區處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畢沅《續資治通鑑》一五五　慶元六年三月甲子，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卒。自僞學有禁，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門人黃幹而卒。熹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難進易退，不貶道以求合，故與世動輒齟齬。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天下惜之。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欲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於一堂，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吟哦怪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於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今熹已歿，其徒畫像以事之，設位以祭之，會聚之間，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於是門生故舊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數人視窆不少怵。

熹自少有志於聖道，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册，自經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爲學者所宗。

陳文蔚《克齋集》卷七《朱先生敘述》　先生氣質剛毅，進道勇決，涵泳充養，純熟深固。文蔚嘗竊窺之，雖夙興夜寐，終日應接，條理益精明，未嘗有厭棄事物之意。雖曰稟賦之異，實亦繇學力之充也。以成就後進爲己任，登門之士甚衆，稍有意趣，百端誘掖，惟恐不至，各隨所長，以成德達材。庶幾善類寖多，斯道有託。嘗以江西憲趨朝，道經上饒，文蔚侍行，止宿驛舍。有士人懷書贄，抵暮求見，已而自悟非進謁之時，逡巡退去。先生適自外至，時自早報謁，入夜方歸。望見其人，即車中呼典謁者令與上謁，其人遂得見投書。泊其辭去，室中已燭矣，先生即燕下明處閱其書。其急於後進之意如此。先生持天下之正，其間不能無趨嚮背馳者，或以私意妄生詆毀，至其心平氣定，則莫不愧屈，以當代之宗師歸之。是雖秉彝之固，然亦理義足以服人也。先生造理精微，見於處事，權衡輕重，錙銖必較，是以於進退辭受之間，一處以義理之正。苟理所當然，雖聖人所行，不爲苟異。理所不然，雖舉世趨之，不爲苟同。見其異者，徒議其激。見其同者，或疑其苟。先生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先生於聖人之學真有所得，謂：「不知聖人之言，無以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無以知聖人之道。」故於《六經》諸書，句句而求，字字而考，留心之久，玩索之深，不知年數于茲，融釋脱落，有所默契，故見於訓釋諸經，則提綱挈領，以會於一原，縷析毫分，而各當其分。凡先儒所以開端啓秘而未及究竟者，至此無餘蘊矣。是以於《易》則驗陰陽之端，妙契於伏羲畫卦之初。於《詩》則去《小序》之亂經，而得詩人吟詠情性之意。於《中庸》之書，大要欲學者於體要處正而不偏，於事物之分處之各得其當，體用兼該，精粗一貫，直得子思心傳之妙。其指示學者功用於戒懼、謹獨二者，則尤爲精約也。其教人，則欲其於《六經》諸書無所不讀，古今事變無所不講，天文地理、禮樂刑政、鬼神變化無所不通。謂始雖即此以爲學，終不離此以爲道，大懼學者屏棄事物，馳心空妙，入於異端之域而不自知。於戲！先生之意，可謂勤矣，可謂至矣。學者期無負於先生可矣。文蔚雖獲侍教，不能窺道德之大全，學問之體要。先生嘗語文蔚：「某今都無説處。」豈先生所獨到者，舉世不足以知之乎？後有如先生者作，必有以知之矣。文蔚之所見，如飲河之鼠，何足以形容高明之萬一！然亦不敢以淺陋之固而自隱，纂輯見聞，姑俟採擇，庶幾微塵之於泰山云耳。

陳淳《北溪大全集》卷一七《侍講待制朱先生敘述》　自孟子没，聖人之道不傳。更千四百餘年，得濂溪周子、河南二程子者出，然後不傳之緒始續。然濂溪方開其原，甚簡質而未易喻，明道又不及爲書，伊川雖稍著書，大概方提綱發微，未暇及乎詳密，而斯文之未整者猶爲多矣。故百年之内，見知聞知亦不乏人，而斯道復傳之緒若顯若晦，聖人殘編斷簡竟未有真能正訂以爲後學之定準，而百氏争衡於世者亦紛乎未決。求其詣之極而得之粹，體之全而養之熟，真可以嗣

周、程之志而接孟子以承先聖者，惟吾先生一人，超然獨與心契。凡向之精義已確而不易者，今表而出之；宏綱方舉而未張者，今闡而大之；旨有隱而未瑩者，光明而灑落之；辭有樸而未澤者，磨刮而潤色之。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偏者救之，繁者約之。上以達於羣聖之心，而下以貫穿乎百氏之說。寸長片得，兼蒐並輯，著定爲成書，以扶翼聖訓。其爲言大中至正，精粗具舉而本末不遺，命理切盡而達意周到，金精而玉潤，日光而月潔，渾圓而至粲，疎暢而甚縝，豐不餘一言，約不欠一字，合百家而一統，總衆論而同歸，集諸儒之大醇，洗千載之積誤，使聖人精蘊瞭然在目，而異端曲學無復容喙。高明有志者得以省研索之半功，而雍容於聖門之入；蒙稚新學者亦有識趨向之正途，而不迷於文義之歸。故周、程所以得先聖不傳之傳者，至是始彰信於天下，而先聖所以爲萬世法程者，至是又益定而且尊。其於斯文之功，可謂大矣。

蓋先生秉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絶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其功力之到，又無所不盡，自志學至於不踰矩，其等級無不有以致其極，自明德至於平天下，其規模無不有以備其全。其文之博也，天下之書無一之不讀，而邪正純駁，必有以究極其歸趣。天下事物無一之不格，而幽明巨細，必有以洞灼其表裏。千古人才，論而友之，賢愚淑慝，亦無一不探索其衷曲。其知之至也，瑩萬理於胸中，炳千古於目前。是極其所真是而不可移，非極其所真非而不容易。善極其本之所由來而無不徹，惡極其幾之所從起而無少遁。其大經大法亭當乎上下者，固昭如大明之中天，而其至纖至悉，自本而之末，自末而緣本，或出或入，或分或合，至於千變萬化，紛綸錯綜，縱橫顛倒，亦無不燦然有條，如衡別鑑照，無星毫之紊。其自信之篤也，雖前哲之所已言，而吾心不安，則不敢輒爲之徇。雖前哲之所未言，而吾心所安，則卓然特立而不顧。其自守之確也，終始屹然，不以衆論而搖，不以利害死生而動。好善如好好色，而咨賞採訪不以微而廢。惡惡如惡惡臭，而無或少爲之隱忍回互。果於徙義，如洪瀾赴壑而不可禦。嚴於克己，如一劒斷虵而不復續。至其體道爲一，身即書，心即理，無一言之不實踐，無一行之不素充，粹然規矩準繩之內，貌莊而體胖，神全而志定。視聽坐立，不拘拘於持敬，而自有成法。舉動周旋，不勉勉於中禮，而悉有常度。望之儼然而可畏，即之温然而可親。其接人也，終日怡悦，藹然如春風之和而可挹。事有所不可，則其斷之也雷霆之威，又厲然而不可犯。胸懷磊落明快，而所以主於中則縝密而無滲漏。節操壁立萬仞，而所以處於中則坦夷而無峻迫。智之圓足以周流不窮而制行則直方，膽之大足以勇爲不懼而小心則兢畏。視其表則泰山巖巖而不可動，測其蘊則滄溟浩浩而不可竭。剛大之氣有以配義與道而無餒，弘毅之質可以任重致遠而無虞。處義無決裂之病，行恕無姑息之蔽。道愈高而心愈下，德愈盛而禮愈恭。公天下之見而不自是，大天下之量而不自足。其見於著述，凡片文隻字以往，不過即其身心之所素者而寫之爾。其見於講論，亦不過自大源中流出，如取物諸囊，直探而示之。叩者辭未竟而答之已縷縷，不待思慮而從容以出，無非妙道至義，曲當人情而深盡物理，令人涣然有省，於言下欣懌不能止也。

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温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前聞者。先生行健不息，終日乾乾，篤於好學，雖老病後，觀書不怠。切於育人材，晝夜無倦色，雖抱病支離，必引至臥内，力坐而共講。日用酬酢，與事周流，雖病困亦未嘗厭斁，而於繁劇之中，常優閒而有餘，交錯之地，常泰定而不亂。

先生教人，循循有序，其始必從事於小學灑掃應對之節，以立其本，然後馴進於《大學》明德新民之道，以成其功。《大學》然後《論》、《孟》，《論》、《孟》然後《中庸》，《中庸》然後反《六經》諸書。而其所以爲教之目，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所以爲學之法，則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而行之自脩身至於處事接物，又各有其要。其終始涵養，必以主敬爲務，而致知之功，視力行爲加多，必極根原之洞徹，毋徒影像之髣髴，真能知則真能行矣。

去冬某侍教，又謂：「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顔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顔子之卓爾。」凡所講道，一本乎實，盡性至命，不越乎人心日用之近，窮神知化，不出乎人倫事物之常。嘗論天命之性，無極之真，其所自來雖極微妙，而其實即人心之中所當爲者而已。但推其本，則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非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流轉。而其所以爲此事，則惟在擇善固執，中正仁義而已，又非別有一段根原之功在講學應事之外者。是乃學問徹上徹下緊密之處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故當四方英雋來往之會，隨所至之深淺而引接之，如羣飲於河，莫不各充其量而歸。當天下言論交湊之衝，隨所執之是非而爲之剖決，不出數語而定。其或自植一家不肯回心向道者，彼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爲可慕。然至誦其

書，談其行，則亦未有不爲之仰服而陰自怯縮也。

先生盛德充實輝光，見之者起敬，事之者革心，過其門者無不肅，親其聲欬者放心邪氣不復萌於中。其極盛至於威名四達，充塞海内遐陬，行旅賤隸皆能稱道之。守臨漳，未至之始，闔郡吏民得於所素，竦然望之如神明。俗之淫蕩於優戲者，在在悉屏戢奔遁。及下車涖政，寬嚴合宜，不事小惠，一行正大之公情，絶無苟且之私意，而人心肅然以定，官曹厲節志而不敢縱所欲，官族循法度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姦，豪猾斂蹤而不敢冒法。郡中訟牒日常不下二、三百，自先生至，民訟不敢飾虚□，無情者畏憚而不復出，細故者率相解而自止。惟理□事重不容於私決者，不得已而後進。故訟庭清簡，每所聽不過二、三十而已。且又爲歷以誌其事，目旬一校其畢否，故吏無復容其稽滯，以賕邀於民，而民亦無復患其稽滯，以賕囑於吏。事早白而人甚便之。郡俗于春則諸寺爲傳經之集，諸坊爲朝嶽之會，於秋則諸鄉爲禮塔之社。先生聞之，一禁而盡息。諸廟附鬼爲妖者，亦相視斂戢，不敢復爲迎神之舉。郡俗良家子女多學佛老，別創精廬，錯居市廛，峯冠緇裘，出入爲羣，至有以敗度至訟庭者。先生憫然，爲文以喻其父兄，而家閉精廬，無復肆出。平時姦民多鼠竊，自先生至，未嘗有峻懲者，而皆望風屏跡，終先生去，徧四境民皆安寢，無有夜警者。後三年，歲在甲寅，有友人自漳浦來，謂某曰：「南邑内外盜竊公行，比屋無寧居，人人今始思先生昔日之化，外户不閉，真爲太平民而不可得矣。」又後三年，都市有行劫者，民於是益思先生治下安得而有此也。

尤篤意於學校，牒延郡士黄樵仲、施允壽、石洪慶、李唐咨、林易簡、楊士訓、永嘉徐寓及淳八人入學表率。旬之二日，又領官屬下州學視諸生講《小學》，爲正其義。六日下縣學，亦如之。又創受成齋，教養武生員。新射圃，時督之射。其於民亦務在教化。嘗榜釋《孝經・庶人章》及古靈先生教民之文，散諭百姓。正月維新，又條布孝悌之訓，與民更始。訟庭所斷，則必以人倫爲重。暮年，人正安習先生之化，而先生又行矣。

又嘗講求民間利病，以經界之大爲民利，力奏行之；以鬻鹽之深爲民病，先罷其瀕海之鋪十有一，欲俟經界之正賦既定，然後闔郡而悉除之。此志皆不克遂，然所以罷者，累政奉承不敢變，至今民被其惠也。他如罷上元放燈以除慝禮，立風雷雨師壇以正常祀，省燕約饋，寬賦簡役，邵農厲兵，善政在民，未可悉記。或有譊譊不靖者，特出於訟庭不得志之強禦，亦不過以慘酷爲言，而實亦無可指者。今或問諸鄉民府吏，未有不咨嗟稱讚，心仰而誠服，亦可以見公論之所在。此某鄉邦所親覩者，其他歷仕則有不及知也。

先生進退行藏以道而不輕，辭受取予以義而不苟，不枉尺而直尋，寧範我馳驅而終日不獲一。有經世濟物之圖，不見是而無悶；有制禮作樂之具，不見知而不悔。雖當毁怒咆哮、人所危慄之際，而綽然不以爲憂；雖當禁令苛急、人所拘忌之中，而泰然不以爲病。方且攷遺經，述舊典，徜徉於林泉之下，悠然不知身世之不足也。

嗚呼！若先生者，真王佐之全材，亞聖人而具體。質之曾子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君子，孟子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在先生素爲有餘。而子思子所謂「學知利行造於知之一，成功之一」，則在先生已全盡無愧而進乎純熟矣。其正《詩》之「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歟？夫以如是之才，豈易再得！而進焉不獲大施所蘊，以覺斯民同吾道之歸；退焉又不及大備斯文，以惠來學爲無窮之用。今其已矣。蓋天下所同痛悼，豈但諸生而已哉！先生道德昭昭在人心耳目者，固不容諸生之私談。而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則又未易以形容盡。至於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抑又有不可得而形容者。況其從遊未久，又非密邇，莫能深詳，姑據所見，以伸其哀慕之情云爾，不自知其爲贅且僭也，又約而爲之贊云。

慶元六年十月朔，門人臨漳陳某泣。

吕祖謙《東萊集》卷一三《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出嬀姓，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國，宣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鄉，又別其氏爲陸。五代末，有占名數撫之金谿者，曰德遷，蓋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遷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戩。戩生居士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次爲第五。

幼明悟端重，十年喪母，哀毁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丞相當國，場屋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説，獨委心焉。久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歎曰：「此非吾所願學也。」賦詩徑歸，結茅舍傍，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忻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屏居臨川，閉門少所賓接，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語，恨相遇之晚。他日，許公起守邵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軌轍，每亹亹爲先生言不厭，所以屬之者厚矣。

既歸，益大肆其力於學，廣攬博咨，深觀默養。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束書入太學。太學知名士聞聲爭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屏所挾北面而稱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酌衆論，舉以爲學録。先之以身，正之以漸，行之以無事，雖跌宕見鐫譙者，退亦心服，不知怨之所在焉。

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以母老道遠，改調興國軍軍學教授。地瀕大江，民寒嗇，罕游校官。先生不以職閒自佚，端榘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服除，調全州州學教授。未上，以疾終於家，實淳熙七年九月戊寅，享年四十有九。

母饒氏，繼母鄧氏，用光堯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知通州琎之女，而元豐左丞之曾孫也。子艮之。女二人，皆幼。是歲十二月甲申，葬于鄉之萬石塘。

初，居士潛德不試，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之家。至先生，又繹先志而修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請褫，觴豆饋爨，闔門千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雋者不敢踔厲，樸者有所據依，順弟之風，被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優而柔之，曲而暢之，遂濟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

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闇闇衎衎，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爲武夫末藝。歲惡多剽劫，或欲睥睨垣牆，曹耦必搖手相戒：「是家射多命中，毋取死。」故獨無犬吠之警。廬陵嘗有荼寇，聲搖旁郡，聚落皆入保，並舍民走郡請先生主之。郡如其請。門人多不悦，先生曰：「古者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今文移動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彼乘是取必於里閭，亦何所不至哉！」雖不入境，閑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其在興國，學廩名存實亡，簿書漫漶不可考，先生爲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白郡授有司行之，科條簡明，士得其養。凡經世之務職分所當知者，未有聞而不講，講而不究，此一二條，特因事而見者耳。

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干，簡直不狗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塞胷，糾纏轇轕，雖善辨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孚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治者既專且久，人之疢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澮，適中其病，聽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於扞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囿於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悱直前，蓋有不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阻之，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卻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纊之夕，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少焉正臥，整衣衾，理鬚髯，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此見之。

荊州牧廣漢張公栻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没，又半歲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之者矣。葬有日，其友吕某爲銘二十九字，識其窆曰：

自古皆有死，盡其道而終者幾希。是維宋陸先生之墓，百世之下尚永保之。

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一六《張左司傳》

張栻，字敬夫。父浚，故右僕射魏國忠獻公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浚愛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岳胡宏講求程顥及頤之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指，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取友四方，初造深遠，卒歸乎平易篤實。

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今上新即位，慨然以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爲己任。浚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藐然少年，内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間以軍事入奏，始得見於上，即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上異其言，於是始定君臣之契。已而浚辭位去，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與敵和。敵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和議，至敕諸將無得以兵向敵。

時浚已没，栻不勝君親之念。甫襄事，即拜疏言：「吾與彼必不共戴天之仇也，異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玉帛之使，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故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然亦安知非天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

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決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和，專務自强，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

服除。久之，劉珙薦於上。上亦記其前論，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入奏，時宰相自任以恢復之説，且謂栻素論當與己合，數遣人致意。栻不答，見上曰：「古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胷中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中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至郡問民疾苦，首以丁鹽絹錢太重爲請，得蠲是歲之半。

明年，召爲吏部員外郎，兼權起居郎。時宰相謂敵衰可圖，建遣泛使往請陵寢。士夫有憂其無備而召敵者，皆斥去之。於是栻入見上，上曰：「卿知敵中事乎？」栻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彼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又對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内之事則知之既詳矣。」上曰：「何事？」栻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乎彼也。」上爲默然。栻因出所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絶，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絶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爲已乖。而度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陳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絶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内脩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爲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虚文，則必勝之形隐然可見矣。」上爲之改容歎息，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上因面諭當以爲講官，冀時得晤語。

廟堂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栻因爲上切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之名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栻言，即詔罷之。

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因講《詩》至《葛覃》，進説：「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可見。」因推廣其言，上以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以斥今日興利憂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邮者，所以誤國。」知閤門事張説除僉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能堪，而上獨不以爲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指。栻後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於是上意亦感悟，命得中寢。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説前命。於是中外諠譁，而説後竟謫死云。

栻在朝未期而召對六七，栻感激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脩身務學、畏天邮民、抑僥倖、屏讒諛之意。宰相益憚之，從臣有忌之者，而近倖尤不悦，遂合中外之力以排去之。栻退居長沙，待次三年。淳熙改元，上復念栻，詔除舊職，改知静江府，俾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絶遠，土曠民貧，常賦不支，異時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其息什四爲州用，故州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漕司又取其半，州既不能盡運，而漕司又以歲之常責其虚息，於是官高其估，抑賣於民，而公私兩病矣。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十分之，一爲諸倉煮鹽之本，一爲諸州運鹽之費，請立法：自今漕司敢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者，論以爲違制；敢有資宴飲、供問遺者，論以贓。詔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徼外羣蠻，尚仇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惰，又乏廣給，死亡不補。鄉有保伍，名存實亡。邕管斗入蠻中最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洞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吏部以資格注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栻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藉諸州黠卒伉健者爲効用，令新兵摧鋒等軍日習月按，悉禁他役。視諸司州有兵食不足、軍實不治者，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喻以討賊自効，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選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立之恩信，謹其禁防，示以刑制。於是内寧外服，幕府無南御之慮。

朝廷買馬横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栻究其利病，得六十餘條。如邕守上邊則瀕江有置船之擾。綱馬在道，則所過有執率之勞，其或道死，則折賣其田。省奏革之。其他奸弊細碎，皆究其根穴，事爲之防。諸蠻感悦，争以其善馬來，歲額先辦，馬無滯留，亦無道死者。

上聞栻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直寶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而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奸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遁去。栻又益爲教條，喻以利害，俾之革心，開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於是一路肅清。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親勇民兵。栻既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又加卹士伍，于是將士感悦。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肄武。大閲於府，面加慰諭，勉以忠勇。隊長有功，奏補官戎。政日脩，士心感奮，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户爲義勇者。栻慮其擾，亟閲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爲義勇副軍。别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他悉無有所與。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刀弩手。栻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準。奸民出塞爲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乃有北亡奴在。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狥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人！」有信陽守劉大辯，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户熟田以與之。請於朝，以熟爲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辯詐諉凶虐，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虚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辯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

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詔以栻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未拜命而卒。病且死，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以固丕圖」，天下誦之。年四十有八。上深悼之，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江陵、静江之民皆哭之哀。

栻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精通道篤，樂於聞過，勇於從義，奮力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所至郡，必葺其學校，暇日召諸生，與之講學不倦。民以事至廷中者，必隨事教以孝悌忠信。至於昏喪之法，風俗之弊，具爲條教，擇耆艾爲鄉老，授之夏楚，使以條教訓其子弟，不變，然後言之有司。廣西刑獄使者陸濟之子棄家爲浮屠，父死不奔喪，爲移諸路，俾執以付其家。官吏有犯名教者，皆斥遣，甚者或奏劾抵罪。尤惡世俗鬼神老佛之説，所至必屏絶之，毁淫祠前後百數。至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祠奉，則兢兢焉。其水旱禱祠，無不應者。所著《論語》、《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皆成書。其他如《詩》、《書》、《孟子》、《太極圖説》、《經世編年》，皆未及更定云。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

子焯，承奉郎，早卒。

楊簡《慈湖遺書》卷五《象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陸，名九淵，字子静。其先嫣姓，至齊宣王少子元侯諱通，始封平原般縣陸鄉，因以爲氏。曾孫諱烈，爲吴令，子孫遂爲吴郡吴縣人。自吴令四十世，爲唐宰相文公諱希聲，是爲先生八世祖。七世祖諱崇，六世祖諱德遷，五代末避地于撫州金谿。高祖諱有程，曾祖諱演，並以學行重於鄉里。祖諱戡。父贈宣教郎諱賀，生有異禀，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母孺人饒氏，生六子，先生其季也。

先生幼不喜弄，静重如成人。三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際，宣教公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脱衣履，有敝而無壞，韈至三接，手甲甚脩，足跡未嘗至庖厨。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日。立于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五歲讀書，紙隅無捲摺。六歲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年十三，舉《禮經》以告先生，迺受。與人粹然樂易，然惡無禮者。讀書無苟簡，外視雖若閒暇，而實勤於攷索。伯兄總家務，常夜分起，必見先生秉燭檢書。伊川近世大儒，言垂於後，至今學者尊敬講習之不替。先生獨謂某曰：「卯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亦嘗謂人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先生生而清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考官吕祖謙能識先生之文於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歎承足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静也。」其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答問，學者踵至，至不得寐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還里，遠邇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益盛。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

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畧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即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槩，而盡得其爲人。

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拯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嗚呼至哉！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之窟宅矣。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

淳熙元年，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未上，丁繼母太孺人鄧氏憂。服闋，調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八年，少師史公浩薦先生之辭曰：「淵源之學，沉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年，侍從復上薦，除國子正。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十年冬，遷敕命所删定官。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先生自少時聞長上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遂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十一年，當輪對，期迫甚，獨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上屢俞所奏。脩寬恤詔令，書成，有旨改承奉郎。十三年，轉宣義郎。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去。先生曰：「往時面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爲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距對五日，除將作監丞，後省疏駁，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先生既歸，學者輻輳愈盛。雖鄉曲老長，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啓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觀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宫，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本岡，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復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於是人號象山先生。

十六年詞秩滿，今上登極，除知荊門軍。是年，轉宣教郎，又轉奉議郎。

紹熙二年九月，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内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一同官禀事，衆有所見，皆得展其所懷，辯争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賓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内，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追，以地近遠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罪多酌人情，曉令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令元詞自毁之，以厚其俗。唯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民情益乎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負自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各持其狀去，不復留案。

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脱而不知其人，先生自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爲神。

初，保伍之制，州縣以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得匿藏其間，近邊尤以爲患。先生首申嚴之，姦無所蔽。有刼僧廬，鄰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此自古戰争之場，今爲次邊，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門之脇；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陁不能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强壯可用。而倉廩藏庫之間，麋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日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五千而土工畢。後復議成砌三重，置角墩，增二小門，上置敵樓，衝天渠、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纔費緡錢三萬。又郡學貢院、客館官舍衆役並興。初，俗習惰人，以執役爲恥，吏唯好衣閑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盛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中恬若無事。荆門兩縣置壘，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税。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外，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税，出門又入，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

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榷，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日入縮，先生罷去之。或曰：「關譏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荊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課亦如之。荊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廨院，官吏民咸悅，而郡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廉給之。

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郡有故事，上元設齋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視官府如傳舍，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傭直，無饑寒之憂。相與悉心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荊門整習，他郡無所。先生平時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得而與，中亦同賞。薦舉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郡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至禱，大雨隨至。荊門亦旱，先生每有祈，必疎雨隨車，郡民異之。治化孚洽，久而益著。既踰年，笞箠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閭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識者知其爲郡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諸司交章論薦，丞相周公必大嘗遺人書有曰：「荊門之政，於以驗躬行之效。」

三年冬十一月，語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以没。」女兄盡然。又嘗謂家人曰：「吾將死矣。」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三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屬僚，與論政理如平時。晏息静室，命掃灑焚香，家事一不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盡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先生却之，自是不復言。癸丑日中，奄然卒。郡屬棺斂竭誠，哭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各有辭以叙陳痛戀之情。柩歸，門人奔哭會葬以千數。郡縣於其講學地爲立祠。先生遺文，諸生已次第編紀。先生生於紹興九年二月乙亥，享年五十有四。

娶吳氏，封孺人。二子：持之、循之。女一。

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于鄉之永興寺。山距妣饒氏孺人墓爲近。

先生之道，至矣大矣，某安得而知之？惟某主富陽簿時，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又獲從容侍誨。偶一夕，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某雖凡下，不足以識先生，而於是亦知先生之心，非口説所能贊述，所畧可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紹熙五年二月十有六日，門人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主管勸農公事楊某狀。

《宋史・陸九淵傳》 九淵字子静。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争從之遊，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概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删定官。

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

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道崇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户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略】

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云。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附録袁燮《序》　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弗得弗措，久而寖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言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塗，如藥久病，迷者晤，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此出，上而啓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别，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遏俗學之横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兹乎？

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至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已歟！先生之歿，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肅，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缺畧，先生之子持之伯微裒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于倉司，流布寖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徧，言近而指遠，雖使古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兹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與！

先生諱九淵，字子静，撫州金谿人。嘗講學於貴溪象山，學者尊爲象山先生云。

嘉定五年九月戊申，門人四明袁燮書。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三孔煒《文安謚議嘉定十年三月二十八日》　議曰：學道以聖賢爲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未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閫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没，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耳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詔來世者，卒付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

公生而穎悟，器識絶人，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苟隨聲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均有，天所予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内事。所謂操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説爽厲，聽之者如指迷塗，如出荆棘。質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别，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芒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繇其推是學以爲文，則辭達而不争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爾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夫理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

陸九淵《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年譜》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便著意未嘗放過。外視雖若閒暇，實勤攷索。伯兄總家務，嘗夜分起，見先生觀書，或秉燭檢書。最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先生將聖人及門人語分門，各自録作一看。」先生曰：「此是幼小時事。」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故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略】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侍長上郊行，分韻得偕字。詩云：「講習豈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略】

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時，嘗納區區之忠。」先生既受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禮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蓋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救人。」【略】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于南康。

時元晦爲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席言曰：「熹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説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説，先生書《講義》，見前二十三卷。尋以《講義》刻于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説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與楊道夫云：「曾見陸子静義利之説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静來南康，熹請説書，卻説得這義利分明，是説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説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

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

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孳孳啓諭，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略】

項平甫再書，畧云：「某自幼便欲爲善士，今年三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六國正語，三復爽然，所以警於昏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説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卻是道問學上多。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自覺於義理上不亂説，卻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一邊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爲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略】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略】

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舊于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邃，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講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舍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略】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略】

易應天山名爲象山，學徒結廬。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爲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庵，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衆，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堂、張伯強。明德、張行己。志道、周孚先。儲云、伯強、行己。佩玉、張少石。愈高、倪伯珍。規齋、祝才叔。蕙林、周元忠。達誠、朱幹叔。瓊芳、傳季魯。學徒馮泰卿，初名梅窗，以季魯家諱，先生爲改今名。濯纓池、浸月池、吴子嗣創齋。先生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間，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封庵、少石。批荊。先生書于世昌之堂。各因山勢之高，原塢之佳處爲之。【略】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故四方學徒大集。

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簏至，會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虚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徒講經，每啓發人之本心也。間舉經語爲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爲之説，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奬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閒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録。每講説痛快，則顧傅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末。嘗掛一座於側間，令代説。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治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略】

毛剛伯必疆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聞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翁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庵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説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説，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語師友，往往又失其本旨，遂起晦翁之疑，良可嘅歎。或問：『先生之學自何入？』先生曰：『不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處異者，只是在我全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底，在我不曾添一些。』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

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令者之爲也。動是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略】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荊門。冬十二月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塞衢道。

楊簡《慈湖遺書》附録錢時《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敵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户，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

先生生有異稟，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器。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亙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譟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羣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凝静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户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傍，二親寢已，弇燈默坐，候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

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悞。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己長先人。

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宫，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魯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孚。

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第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素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别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楊聲答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楊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

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答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

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壙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沉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雲爲之旨，縱橫交錯，萬變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

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土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絃歌吾邑子，坐靡稟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笞棰，吾食且不得下嚥，奈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樸茂，來問學。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爲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浙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奸猘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者，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摘掬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爲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己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廋節，薦先生「學能治己，材可及人」。居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閨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注。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違。差淛西撫幹。大尹張公栻雅敬先生，先生亦渠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澔穰，類多戾契聲牙，不易可辦。先生雍容立決，的中腠會，莫不服爲神明。

畿甸災，意惙惙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疑習之，軍政大修，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不效尤稱門生求腳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

改宣教郎，知紹興、鄞縣，以外艱不往。宰饒之樂平。故學宮逼陋甚危朽，相枝柱苟旦莫。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爲庸庸逐逐、貪利禄、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爲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脱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爲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顛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爲之風動。

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黨健虛喝官府，姦人無賴潮藪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爲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狺狺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

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倖，謂先聖贊《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羣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緑，大非禮。北

人襲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羣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悦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

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贊初政，推崇道學，茅拔茹連，公論翕然奮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三王之脈，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染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先生曰：「拚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豈每事盡善？至被不韙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昨者危急變駭，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僞。若先生，則見謂僞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

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羣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虚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辯，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三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于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剥，諸軍怨讟，溢於聽聞。陛下亟罷尅剥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搖邊瑣，口語籍籍，莫敢遏其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刀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冒節鉞，張甚。先生趨脩門間，慫慂脩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拒不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

嘉定元年，上厲精更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於上輪當面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内外，有饑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沉子若女於江者乎？都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羣臣之罪也。望陛下急詔大臣，集羣臣詳議内外多少財賦陷没於贓吏之手，多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虚籍不知其幾，以虚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寇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者復追，（不）伏則囚，則絣訊。或舉債，或鬻産，甚者鬻妻賣子。陛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蠲税，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汙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兇妄肆，小人道長，風俗大壞。今雖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並罪舉主。此令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虚文，則舍惡從善，舍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悦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比閭族黨之制，書其孝友睦

嫻，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道）藝，興其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複乎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乎詩書禮樂之實德，則（其訓）齊諸軍，不過射刺繫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化。祈天永命，鞏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殿司十三軍大盛，宜析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感額久之。人爭傳誦，流入比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夫子也。」

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爲之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爲乖厲。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溢，川澤不竭。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髒汙，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而爲旱蝗？近者凶人謀爲大逆，天祐宗社，幸即敗獲。乃官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放僻姦邪之風盛，豈不感動天地而爲乖厲，爲旱蝗？旱蝗根本，近在人心。陛下雖精禱于宮中，又分命備於羣神，略降雨澤，未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小宗伯章公穎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漕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既違先聖訓，且啓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十人』，問：『太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郎官，先生舉賢不可梯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剡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人，且又剡章付之，使自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囑當路原善先生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矣。」

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寇並作，由賢不肖溷淆，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咨，聚爲羣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生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路自擇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陞擢。臣深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多以改過爲恥，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諸賢競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羣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集衆智歸於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大明於今日矣。」

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但勿起意而已。」先生贊：「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

兼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

先生凡兩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去，得温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羣飲，至執至殺，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縱爲羣飲事。倡優下賤，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冶容列肆，導淫釣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羣賀，即戒之具狀來，衆亦未諭

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文罷妓籍，首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恤之令，首行鄉紀效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願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美。詞訴類局於日分，難壅達。先生架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採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據案方書判，有喏於庭者，無問誰何，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親不爲撓。【略】

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人喉衿，巷居者苦溉濯，而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廂官立毀之。廂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邪？」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踴，勒石名楊公河。

楮券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往。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饑察。使於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者而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銜天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足踧踖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典曠絶，邦人創見之，莫不瞿然，竦觀屏息。使者友告于朝曰：「秤提若永嘉，可爲法矣。」後憲臺亦以議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

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之，曰柑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真柑介饋，費大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廚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羞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費於無藝，中孚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務己學。有冒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悟，詣先生繳納出身。間貴游狃聲樂，事敖放，蹐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乃聞乎？」悉庋置之。

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顏間。豪侈頓消，兼併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甘心到郡庭，受賭是杖，杖之終無怨。軍民懷戀有父母慈，家家肖像祀之，願阿翁壽。

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稺攀攀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奈何！」傾城出，盡哭。有機户嘗遭徒，亦手織綿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以爲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此實録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

改除工部，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拂其意，終將害己。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授不問賢不肖，而不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員)(圓)多闕少，恐不賢者不任而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箠楚取賂，以直爲曲，冤苦無告。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囚辭。州縣承帖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節節盜起，皆乘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改觀，則衆以改過爲恥，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廷重賞導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

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於上矣，他何言？即此説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

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遲數歲不轉，一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

七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録，轉朝散大夫。金大饑，北民繈屬歸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況薄海内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羶，一旦饑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而迎殺之，靳脱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也哉！」即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虚文，大壞士子心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聖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難得，其有智勇，不刻剥，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冤苦。又鹽法累改失信。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遣目前，而人心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静思，大臣亦虚己求言，聞過願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亦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連乞假。

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擇，不被於天下，徒綴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宫再任。十四年，除秘閣脩撰、紹興千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南京鴻慶宫，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宫，賜金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洊賜帶。寶慶元年，朝議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先生臥病控辭，至於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尋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十三日，薨於正寢，享年八十有六。

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訃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歎明師之失，國奚黄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慕走哭者交道，公卿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書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略】

嗚呼！三代衰，聖教熄，異端邪説争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句以爲學，洙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剥蝕，舛午稂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同然，洞照古聖於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聖，篤生賢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肇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虚明變化，無非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無所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删、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瞶商律，如膜指枵，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羣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兢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習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真所謂天民先覺者歟！

其歸自青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閏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曾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説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解。

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故面牆者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己易》。

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閒居解》。

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太虚未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絶四紀》。

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説，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

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

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說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羣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

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願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内，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乙》及《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

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

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錢時狀。

《北溪外集》陳宓《有宋北溪先生主簿陳公墓誌銘》 嘉定十六年四月一日，北溪陳先生卒。後四年，其門人蘇思恭、梁集、陳沂以書抵莆陽陳宓謁誌。陳宓既題其墓，又爲之辭曰：

先生生有淑質，幼而穎悟，少長，趣識已端高，爲學務實，以同於俗爲恥。間取濂洛遺書，伏而讀之，曰：「是若與吾心會，蓋真得洙泗之傳者。」循墻闖門，未身其奥，吾心恧焉。聞朱夫子講道武夷，是又真得濂洛之傳者，贏糧願從，厄於無資。天啟其逢，夫子出守，實維先生之鄉。一見與語，知其用工之深久，直以上達之理發之，謂：「凡閱義理，必尋究其根原。如爲人父何故止於慈？須窮慈之根原所自來。爲人子何故止於孝？須窮孝之根原所自來。」先生一聞其語，深思默探，日求其所未至，不以苟得而遽止也。夫子去漳，每語諸人，屢以「南來吾道得一安卿」爲喜。或士友疑問不合，夫子意獨稱安卿爲善問。其許可如此。

先生又積其十年之學，凡所讀聖賢之書，講明義理，洞究淵微，日用之間，行著習察，有以洞見乎天理流行之妙，胸中灑落，隨其所處，莫不有從容順適之意。不遠千里，質之夫子，有「喟然與點」之歎。則又告之曰：「當大作下學之功，毋遽求上達之見。當如曾子專從事於所貫，毋遽求曾子之所一。當如顔子專從事於博約，毋遽求顔子之卓爾。」夫子蓋許先生以曾皙之意，而勉先生以子路、冉求、公西華之事也。

先生於是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旁搜廣覽，惟恐或遺。嘗語人以「文公表而出《四書》與《近思録》，乃聖賢傳心明道之要法，學者造道成德之大端，非謂天下道理、聖賢事業可以取足於此而已也。凡經傳子史之所載，紀綱制度之詳，禮樂刑政之用，古今興衰治亂之原，得失利害之機，與夫異端邪説似是之非，淺深疏密難明之辨，須一一講究勘驗過方得。」又曰：「《書》乃帝王大用流行處，《周禮》乃周公大用流行處，《春秋》乃孔子大用流行處，皆不可不盡心焉者。蓋妙道精義，須從千條萬緒中串過，無一不周匝，然後爲聖門之實學。不然，則不免落空矣。」此皆先生中年再聞朱夫子一貫博約之語，積功而有得者也。至是夫子之所以教，先生之所以學，徹上徹下，該貫精粗，無復遺恨矣。

夫子没，先生僻處南陬，與四方同門朋友聲問不相接。鄉間諸老曩在朱門者，皆已零落。後人累於科舉，習於見聞，絶無此志，唯鄰郡泉、莆間有相信從者。嘉定丁丑，以特試寓中都，四方士友所萃，有平昔同門而未識面者，聞先生至，叩門求質者甚衆，朝士大夫争迎館焉。鄭侯之悌刺嚴陵，招致學宫，坐皋比，講道發明正學，求其指歸，則有《道學》、《體統》等四篇；觝排異端，中其膏肓，則有《似道》、《似學》二辨。蓋近世固有學無師傳，竊似亂真，自立門庭者，但教人默坐求心，謂一蹴可以至道，而以致知格物爲支離，認人心爲道心，而理欲是非之所在，皆置之不問。後生晚出，喜其奇而便其簡，羣而和之，牢不可破。朱子没，其説益張，其徒益繁，故先生極力排之者。昔孔子没，有孟子息邪距詖，以正人心，而孔子之道始尊。嗚呼！是先生之所以爲心歟！

歸自中都，泉之人士争師之。先生爲之講解，率至夜分，惟恐聽者之勞而住，已曾無一毫倦色。惟慮夫人無以受之，而不憚於傾其所有以告。於是門人隨其口授而筆之於書，《大學》、《論》、《孟》、《中庸》則有《口義》，仁義、禮智、心意、性情之類，隨事剖析，則有《字義詳講》。仙谿陳沂往來其門，歲月逾久，以一時問答之言輯《均谷所聞》二卷，尤其深切著明者也，今二邦學子欲識聖門蹊徑

者，皆賴是書以爲標的云。

惟先生之道，至晚益尊，行著於鄉，德形於言，其胸中明瑩，湛乎太空之無雲也；其辯説條暢，浩乎水湧而山出也；其推己及人之心，甚於飢渴嗜慾而不能以自遏也。先生調官泉南，諸生預竊自幸其有以終教於我也。將之官而先生卒，於是相與哭之，哀曰「此後學之不幸也」。嗚呼！先生仕不逮禄，而行可爲法，功不及時，而言可明道，死而不亡，信然非邪？

先生諱淳，字安卿，漳之龍溪北溪人。淳熙己酉與計偕，嘉定丁丑該特奏恩。越明年，授迪功郎、主泉州安溪簿。壬午，以恩循修職郎。享年六十有五。

曾大父宥，大父尚德，父懷忠，咸韜德弗耀。妻曰李氏，同門友唐咨之季女。子曰榘，能讀父書，而詮次其家集爲五十卷。女二人，長適蕭篤志，次未行。銘曰：

在昔洙泗，孔聖尚存。羣弟親炙，各有所聞。及師既没，源遠流分。子夏知過，蓋爲離羣。卓爾曾子，道晚益尊。偉矣先生，始登朱門。妙契厥旨，一貫糾紛。師去愈久，不替討論。由泉暨莆，從者如雲。衛道嚴陵，大論始伸。剖析幽微，如本斯春。瑞泉之里，石鼓之原。過者必敬，歸彼新墳。

《北溪外集》陳汲《敘述》 先生稟姿無華，識性穎悟。少習舉子業，嗜學精勤，趣向不凡。高東溪門人林簿宗臣，鄉之儒先也，一見奇之，謂曰：「子之所習，科舉文爾，聖賢大業，則不在是。」乃以紫陽朱文公所編《近思録》授之。先生退而誦習，始知濂洛之淵源，於是盡屏舊學，博訪諸君子之書，專研精究，得其梗槩。時有愕然疑，諠然笑，譁然毁者，先生確然自信，不爲之惑。思欲摳衣文公之門，迫於親養而未能也。

歲在庚戌，文公出守臨漳，先生抱十年願見不可得之誠，迺袖所著《自警詩》而贄敬焉。文公恨見之晚，首授以「根原」二字，謂：「凡看道理，須各窮個根原來處，方見得端的確定而不可易。首末表裏，必極其透徹，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爲足。」因劇論詳剖，且歡然曰：「某到此，未曾將這般道理説與人，今向公都説了。」先生面領心會，時造郡齋講論，或至夜分。凡所扣擊，無非向上意旨。文公屢以善問稱之，延寘學宫，表率後進。

辛亥夏，文公去郡。先生推詳所授根原，析爲問卷，書來印證，有「看得甚精密」之語，貽書于李唐咨堯卿曰：「區區南官，喜爲吾道得此人爾。」丙辰秋，先生因感嚴時亨「與點」論大有遺闕，發爲詳説。槎溪廖子晦先生劇與辯論，猶以語上遺下、語理遺物爲疑。質之文公，雖未免「互有得失」之答，然終喜先生所見淨潔爲不易。

文公晚年歎此道之寂寥，屢書招致。己未冬，再謁於攷亭。文公時已寢疾，延至卧内，扣以十年之别，有甚大頭項工夫。先生縷縷開陳，文公復抑之曰：「所欠者，惟當大專致其下學之功爾。」蓋至是甚嘉先生已見根原大意，復欲其詳驗實體於日用事物之中也。故竹林所聞，無非直截痛切喫緊爲人底語，與昔日郡齋從容和樂之訓迥然不同。越明年庚申正月告歸，文公借槀引喻，猶欲其博友四方，則拳拳屬望之意有在矣。三閲月而文公即世。先生追思嚴訓，痛自裁抑，一掃平日立定大底意見，平心下氣，悉力探討，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格，凡千條萬緒，分合出入，實是實非，易惑難辨者，無不毫分縷析，各有以詣其極而無餘。故其真積之久，渾然不見其本末精粗之間，此先生再見文公而深有得也。

先生之道，默探乎太極渾淪之妙，而實不離乎粲然日用之中，剖析乎事物流行之費，而實總會乎本原之所自出。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圓具。以象言，則自博而約，自約而博，一闔一闢，而太極無所不極。至自萬古之前與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依舊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曰：「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畢竟天理二字除不得，一個生字亦除不得。仁無表裏動静、隱顯精粗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缺，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便頑痺不仁矣。」又謂：「忠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見忠底心。」至於心思與形體之動，則驗其所發之時微不同；食色與才稟之性，則辯其所指之本大有異。皆探賾發微之至論也。其他闡明經旨，誘掖後學，循循有序，爲之立一定之則。此渾淪聖門所從入之地，則曰：「聖人言語，皆從大本中流出，雖一言半句若常談，而莫非精義妙道之所發見。凡義理都藏在句裏，其間有正面説者，有偏旁及者，又有縱横顛倒説者，雖不同，然須先於本物根株上見得爛熟，然後縱横

顛倒無所不通。」其始學未有所入者，則正其路脈而語之曰：「讀書之法，須字字句句曉其文義，然後通全章以會其旨歸，文義旨歸既通，然後吟哦諷誦以玩其底蘊，固不可只皮膚上淺淺獵涉，亦不可就字旁生枝節支離。但虛心玩味浹洽，日久自然有得。」其已學粗有所得者，則進以入德之次第而勉之曰：「道理渾淪，非可以一蹴到。凡看道理，須就裏面重重入細做工夫，自會到至精至極處。最緊要是就身心上著實體驗其有無欠缺，常切照管，勿令間斷，方可己分上有得，不是懸空閒說。」恐其驚於高遠，則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便循序用功，便自有見，非如老莊脫人事之外，而求之虛空曠蕩之表也。所謂下學上達者，非謂專務下學便能上達，須下學工夫至到，然後可著上達工夫，則冰融凍釋，自不勞力爾。」恐其畫於小成，則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田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身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顏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若拘拘只守一隅，道理偏著，在己則寡陋窄狹，孤單枯槁，是乃一夫之小善，何足以言道，何足以言學？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彊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白黑，如遇鏌鋣，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又深砭學者之膏肓而示以至極之標的也。

先生平居里閈，不沽名譽，不拘流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德名播天下，大夫士有志於道者，往來必致敬。壬申夏，趙公汝讜守臨漳，一見先生，貌粹而古，言約而精，信其爲得道君子也，重禮招屈，處以賓師之位。先生遜謝不獲而後就。其後大老賢侯時造其廬，或質以所疑，或咨以時政，而一時之碩儒學子問道踵至。

歲在丁丑，待試中都，同志之士遠及川、蜀，爭投贄謁。朝紳之彦聞風加禮。歸過嚴陵，郡守鄭公之悌率僚屬人士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使人終日默坐澄心以求大本，屏去道問學窮格工夫，欲一超徑造上達之境，反托聖門以自標榜，牽聖言以就老釋，意其爲吾道之賊，極口辨論，辭不少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析爲四章，以示學者大公至正之標的。於是儒名墨行、盜名於一方者斂縮不敢肆，而志學向道者始釋然知邪正之所由分。然則先生之息邪說，詎詖行，正人心，其有功於斯道也大矣。注簿安溪，未上而歿。學者痛慕，或奔赴其喪，或爲位而哭，或緘詞寄奠。寺丞復齋陳公宓大書其阡曰：「嗚呼！有宋北溪先生之墓。」復誌而銘之。

先生學力造微，充養有道，胸懷磊落而規度端方，智識高融而文理縝密，言語簡訥而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容貌樸古而接物也如春陽之温。形於議論，不待思索，自中流出，如長江大河，有沛然莫能禦之勢；見於動作，不事矯揉，而見面盎背，有粹然不可揜之美。晚年歎師友之凋零，直以傳道授業爲己任，樂於教人，雖終日應酬而不倦。或有憤悱而不能自發者，先生爲之達其詞意，徹其骨髓，令人言下省悟，忻懌不能止。生理素薄，量入而出，衣敝縕袍，畧無少憾，菽水甘旨，曲盡其歡。其順親有道。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諭父以理，屏去不用。母疾亟，藥劑罔功，先生號泣子天，乞減己壽以延母年。弟妹之未婚嫁者，則竭力任責，以次了遣。親黨之不能葬送者，則倡義經營，爲之安厝。

先生雖不見用於世，然憂時論事，感慨動人。每誦前輩歌詞，擊節長嘯，以發其勃勃英毅之氣。嘗代人奏劄，言：「山東歸附，有若可安之勢，而實非所以爲安者，不可不深爲之慮。亡金屏息，有若可緩之形，而實非所以爲緩者，不可不急爲之防」。目擊閭閻利病，慨然開陳，如止橫斂、懲豪姦、實檢旱、秤會價、禁屠牛、懲穿窬、戢海寇之請，無非深切時政，杜絶民害；如請改鬻泮、移貢闈、罷塔會、禱山川社稷、禁淫戲淫祀，則又一以崇化導民爲意。陳復齋嘗云：「鹽筴爲漳害最深，先生條畫詳盡。使其説果行，則惠流數世，何必仕是邦而後爲政耶？」

先生舊所編緝，則有《禮》、《詩》、《女學》之書外，有《字義詳講》、《大學》、《中庸》口義。筠谷、瀫口、金山所聞，皆諸生所録，而先生筆削之矣。其他著述，與夫往復書問，先生之子渠編次爲五十卷。

《宋史・何基傳》　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熯爲臨川縣丞，而黄幹適知其縣事，伯熯見二子而師事焉。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微辭奥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説而自見者。

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衆。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

充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爻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

王柏既執贄爲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柏高明絶識，序正諸經，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絶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也。曾祖忽懶。祖忒不魯。父太宇，世襲蒲輦，徙宣寧。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之，歎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日。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學徒常二百人，時人爲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其從學者，後皆成名。年十七，補尚書省令史。

《金史・文藝傳下・元好問傳》 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

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

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絶雕劌，巧緻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沉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章，詩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卷，《詩文自警》十卷。

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己所當任。時金國實録在順天張萬户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既而爲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爲記録，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姚燧《牧庵集》卷一八《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博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録事州之判官，三職具脩，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大夫習于禮者，名行祕書，盍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

公以正大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其心者。摳衣之徒，户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内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邃《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

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塗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静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

造益深。平居訒於爲言。喪中大夫，絶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黄腸，衣衾必縫。疏衰餰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墜典，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紀。」聚居六年，司徒束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

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禄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圖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大臣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爲誰、從何師學、於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正月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笺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爲輩，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祕。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息，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仁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

十二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黄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黄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于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曆法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黄、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説，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大史院事。明年，以徒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温公，則公當亦如吕誨起言天下事矣。

徵士蕭斛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于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蕴，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者：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斛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玆，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温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召，其禮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牆，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遥，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

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

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冑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宏，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密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

《元史・吳澄傳》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高祖曄，初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三歲，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習。九歲，從羣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皆習通之，知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

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元貞初，游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講論，録其問答，凡數千言。行省掾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奥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久之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

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皇慶元年，陞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又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静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敝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真州，疾作，不果行。

英宗即位，超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黄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説，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爲文辭，不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奏之。」會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在至治末，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世祖混一天下，悉考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宫，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宫，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敘次而不考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去志，會修《英宗實録》，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出城登舟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言於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有所褒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及鈔五千貫賜之。

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涣若冰釋。弱冠時，嘗著説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黄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顔、曾其亨乎，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登朝署，退歸於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敘。尤

有得於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

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澄卒，年八十五。贈江西行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長子文，終同知柳州路總管府事；京，終翰林國史院典籍官。孫當，自有傳。

《元史紀事本末》卷一六《諸儒出處學問之概》 至順二年六月，吳澄卒。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自幼用力聖賢之學，嘗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宋末，舉進士不第，隱居布水谷，讀書著述，遂不復出。至元中，召至京師，欲官之，以母老辭歸。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所著書，置於國子監。除江西儒學副提舉，以疾去。尋爲翰林學士。泰定間謝病歸。士大夫皆迎請執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履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書》、《詩》、《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注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精明簡潔，卓然成一家言。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學之本與爲學之敘。尤有得於邵堯夫、陸子静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又校正《老子》、《莊子》、《太玄經》、《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先生。卒年八十五，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贈臨川郡公，謚文正。

《元史・劉因傳》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五世祖琮生敦武校尉、臨洮府録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録事侯。侯生秉善，金貞祐中南徙。其弟國寶，登興定進士第，終奉直大夫、樞密院經歷。秉善生述。述，因之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遂性理之説，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因天資絶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甫弱冠，才器超邁，日閱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作《希聖解》。國子司業硯彌堅教授真定，因從之遊，同舍生皆莫能及。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説，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吕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及評其學之所長，而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高見遠識率類此。

因喪父，事繼母孝。有父、祖喪未葬，投書先友翰林待制楊恕，憐而助之，始克襄事。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公卿過保定者衆，聞因名，往往來謁，因多遜避，不與相見，不知者或以爲傲，弗恤也。嘗愛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静修。

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宫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迺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内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

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亙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絶、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

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於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

矣，況因平昔非隱晦者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卧空齋，惶恐待罪。

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儻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於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苦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書上，朝廷不強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

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

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乎！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

因所著有《四書精要》三十卷；詩五卷，號《丁亥集》，因所自選。又有文集十餘卷，及《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惟《易繫辭説》，乃因病中親筆云。

《元史・李之紹傳》 李之紹字伯宗，東平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纂修《世祖實録》，徵名儒充史職，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藁進。燧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虚士也！大德二年，聞祖母疾，辭歸。復除編修官，陞將仕郎。六年，陞應奉翰林文字。七年，遷太常博士。九年，丁母憂。累起復，終不能奪。至大三年，仍授太常博士，階承事郎。四年，陞承直郎、翰林待制。皇慶元年，遷國子司業。延祐三年，陞奉政大夫、國子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心。四年十二月，陞朝列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六年，改翰林直學士，復以疾還。七年，召爲翰林直學士。至治二年，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三年，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八月卒，年七十三。

《元史・鄧文原傳》 鄧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綿州人。父漳，徙錢塘。文原年十五，通《春秋》。在宋時，以流寓試浙西轉運司，魁四川士。至元二十七年，行中書省辟爲杭州路儒學正。大德二年，調崇德州教授。五年，擢應奉翰林文字。九年，陞修撰，謁告還江南。至大元年，復爲修撰，預修《成宗實録》。三年，授江浙儒學提舉。

皇慶元年，召爲國子司業。至官，首建白更學校之政，當路因循，重於改作，論不合，移病去。科舉制行，文原校文江浙，慮士守舊習，大書朱熹《貢舉私議》揭於門。延祐四年，陞翰林待制。五年，出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平江僧有憾其府判官理熙者，賄其徒，告熙贓，熙誣服。文原行部，按問得實，杖僧而釋熙。吴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僕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如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愬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録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刃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左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鞫之，果得真殺人者，而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乃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爲神。

六年，移江東道。徽、寧國、廣德三郡，歲入茶課鈔三千錠，後增至十八萬錠，竭山谷所産，不能充其半，餘皆鑿空取之民間，歲以爲常。時轉運司官聽用鄉里譖狡，動以犯法誣民，而轉運司得專制有司，凡五品官以下皆杖決，州縣莫敢如何。文原請罷其專司，俾郡縣領之，不報。徽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録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不雨，決獄乃雨。

至治二年，召爲集賢直學士，地震，詔議弭災之道。文原請決滯囚，置倉廩河北，儲羨粟以賑饑。復申前議，請罷榷茶轉運司。又不報。明年，兼國子祭酒。江浙省臣趙簡請開經筵。泰定元年，文原兼經筵官，以疾乞致仕歸。二年，

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四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天曆元年卒，年七十一。

文原内嚴而外恕，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

有文集若干卷，内制集若干卷，藏於家。

子衍，蔭授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任，卒。至順五年，制贈文原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謚文肅。

黄溍《文獻集》卷九上《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葛公墓誌銘》 公諱應雷，字震父，世爲平江人。其先仕宋季而未顯，宣義思恭於公爲大父，進義校尉從豫於公爲父。公少從季父某受《周禮》，爲舉子業。國朝取宋，場屋事廢，公無仕進意，若將終身焉。初，進義府君業儒，而於九流百家靡所不通，尤工於醫。公既不得以文學自見，退而取家庭所聞《靈樞》、《素問》諸書之説研窮精覈，見世之言醫者執方拘論，而莫究其源委，多與古法背馳。於是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藏六府之虚實，以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其處方劑，施砭焫，率與它醫異，以此名動一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李公某，中州名醫也，嘗自診視其父疾，復以咨決於公。聞公言，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何以有此邪？」則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之書，與公討論，所見無不脗合。江南言劉、張之學，自公始。

公所著書，大旨以爲醫當知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兵革之餘，饑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之功。至若宋之季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通其變也。書凡二十卷，名之曰《醫學會同》。摘古語，扁其齋曰「恒」。蓋用術貴於通變，立志則不可無恒也。士大夫聞公名，奉幣馬迎致之無虚日，延譽益廣。大德十年，用薦者補平江路醫學教授，治廟宇，闢土田，教育其弟子員，後多爲良醫。尋用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遂爲其提舉，階自醫愈郎陞成全郎，延祐五年也。公前後在官十年，其學大行於東南。至治二年丁母憂而歸，居喪過於哀毁，如不欲生，竟以三年春正月十八日卒於家，享年六十。

黄溍《文獻集》卷八下《白雲許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吴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寔，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爲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觌，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

先生天資高邁，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毁，貢士君相繼淪没。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吕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生歿，先生益肆力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

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驕，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吴越，竊深憂之。是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志沖澹，以道自樂，念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辟以爲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爲之起，而不久留也。

先生既東還，以目疾倦於應接，屏跡入華山中，學者翕然贏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户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吴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内外殫盡。嘗曰：「己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攝其麓踈，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真切。惰者作之，鋭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録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閭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

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王公士熙、耿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瑞、吳公燾、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闈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剡上其名於省闥，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爲動。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諉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尤以涵養本原爲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問其無人乎。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

先生以早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厥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瘁，僦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涓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

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濕，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良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復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爾多矣，至此復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享年六十有八。

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璟後。

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婺女鄉安期里，交友來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表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

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于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謚，未報。

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蘄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敷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爲學，當以聖人爲準的。至於進修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詞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爲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余三四讀，自以爲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己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己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己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伍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爲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辨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象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爲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欲近修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該貫。一事一物可爲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例》、《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聞雜記，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主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自省

編》，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絶筆云。金先生所致《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

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羣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黄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於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復明，朱子之道至先生益尊，先生之功大矣。

先生葬已十年，而元以張君樞之狀俾潛爲之銘。潛之少也，無所識知，莫能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汩没，不知老之將至，而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惟先生之交遊多已凋謝，而潛偶獨後死，義不得辭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于左方。銘曰：

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興，踵武相接。逮于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必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兹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罔間南朔。春陽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昌。師嚴道尊，於昔有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憖，不訖耄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遺書孔有。文不在兹，尚啓爾後。

黄溍《文獻集》卷九下《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端禮，字敬叔，姓程氏。其先遠有世序，而譜牒莫詳，所可見者，漢有海西令曾，唐有太子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某，其自鄱陽徙家於鄞，則由胄曹之大父珍始，故今爲慶元之鄞縣人。歷五代至宋，仕者恒弗絶。曾祖振父，承務郎、平江府百萬倉司門。祖在孫，通直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事。父立，鄉貢進士，入皇朝，贈從仕郎、郊祀署丞。母王氏、徐氏，並封宜人。先生徐氏出也。初用舉者爲廣德之建平、池之建德兩縣儒學教諭，歷信之稼軒、建康之江東兩書院山長。用累考及格，上名中書，授鉛山州儒學教授。秩滿，遂以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其在建平，興舉廢墜，諸生之貧者必周給之。縣尹王君起宗日率僚友聽其論説，且築室赤嚴上，命其子楚鼇受業焉。楚鼇後出入臺閣，卒爲時之名人。繼王君爲其縣者，復倡好事之家爲買書萬卷，覆以傑閣，永康胡先生長孺記之。其在建德，增學舍以居其徒，盡復民所占田，其始至也有田三百畝，比受代而去，有田一千畝。稼軒前賢遺跡多爲人所據，悉按其籍奪而歸之。江東新畀院額，有司奉臺府之命，選辟先生以闡教事，學者翕然知所宗仰。文宗在潛邸，遣近侍子弟來學，賜以金幣牢醴，禮遇甚至。於鉛山，則新其廟學。豪家築室侵入仞牆内地，久莫能正。先生白於部使者，命毁其室，乃懼，而請以腴田二十畝易之。鵝湖書院之旁有道觀，先生偶至其處，有驢跑觀前隙地，驅去復來，默卜之曰：「地下果有物，驢當復至。」已而驢果來，跑益力。乃訪觀主求發之，得石碣十餘，刻羣賢像，因爲作羣賢堂。先是，平章政事趙凉公及王御史理嘗舉先生可教國子，趙御史承禧舉先生可提舉儒學，俱不報。先生歸後，郡守王侯元恭踵門禮請先生爲學者師。帥閫及旁郡廣行鄉飲酒禮，皆俟先生討論而後定。郡故有宋丞相史越王所置義廩，以助仕族儒家昏喪之不給。自先生爲之督視，貧者始實受其惠。先生素所厚一二達官魁士相繼凋謝，先生若有所不樂。一日拏舟遊東湖，諸生載酒追及之，飲於中流，酒半酣，指所卜葬地曰：「若豈知我之歸於斯不久也耶？學問之道，具在聖經賢傳，吾嘗述之矣。真知實踐，則存乎其人，尚懋之哉！」諸生爲之黯然，各奉觴爲壽而歸。自是多以病不出，久之病加劇。客有將上京師者，過而言别，相與論宋季事，娓娓不倦。既正冠送客，顔色忽變，痰氣作。醫者以丹劑進，先生卻之曰：「不敢服也。」目已瞑，而頭微偏。門人樂良進曰：「先生頭容稍偏矣。」復張目端坐而逝。至正五年夏六月甲子也，享年七十有五。以六年某月某日甲子，葬陽堂鄉之陶奥。

娶潘氏。潘爲建平望族，先生主教事時，慕其才，以女歸之，卒，因葬於建平。至是奉遷而合附焉。子男一人：衍。女四人。孫男一人：循理。女三人。

蓋宋季之士，率務以記誦辭章爲資身取寵之具，而言道學者亦莫盛於此時。四明之學，祖陸氏而宗楊、袁，其言朱子之學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朱子之傳，則晏氏淵、大陽先生某、小陽先生某，以至於史氏，而先生承之。黄氏主於躬行，而史氏務明體以達用。先生素有志於當世，惜其仕不大顯，故平生蘊蓄，未克究於設施，而私淑諸人者，不爲無功於名教也。故禮部郎中韓公居仁嘗學於小陽先生，其仕於先生之鄉，與先生論議無不吻合。行省屢聘先生較文鄉闈，先

生以爲國朝設科初意，專取朱子《貢舉私議》，今多違之，吾往宜不合，力辭不往。其源流本末，可槩見也。

先生色莊而氣夷，善誘學者，使之日改月化。而仲氏太史公端學克謹師法，學者尤嚴憚之，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云。

先生所著有《進學規程》若干卷，國子監以頒於郡縣學，使以爲學法。（中書復以聞而申敕之，使遵行焉。詩）文有《艮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先生葬後二年，門人徐仁等若干人相與謀，俾樂良奉宣文閣授經郎危素之狀來謁銘。某幸嘗辱交於先生，徵於狀，無不合，乃併以平昔所知者論次而銘之。

《元史・虞集傳》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以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黃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術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

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千戈中無書册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知政事棟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

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雖以訓迪爲職，而益自充廣，不少暇佚。除國子助教，即以師道自任。諸生時其退，每挾策趨門下卒業，他館生多相率詣集請益。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言諸監，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

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其師世居江南，樂生皆河北田里之人，情性不相能。集親教之，然後成曲。復請設司樂一人掌之，以俟考正。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力贊其說。有爲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丞相拜住方爲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爲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住歎息，益信儒者有用。

朝廷方以科舉取士，說者謂治平可力致，集獨以謂當治其源。遷集賢修撰。因會議學校，乃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於成德達材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下州小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所以導其子弟，初無必爲學問之實意，師友之游從，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材者，非自天降地出，安有可望之理哉！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求經明行修成德者，身師尊之，至誠懇惻以求之，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爲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義師說而不敢妄爲奇論者，衆所敬服而非鄉願之徒者延致之，日諷誦其書，使學者習之，入耳著心，以正其本，則他日亦當有所發也。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聳動其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嘗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顯擢爾。」會晏駕，不及用。

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後再爲考官，率持是說，故所取每稱得人。

泰定初，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天子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執經以從。自是歲嘗在行，經筵之制，取經史中切於心德治道者，用國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患夫陳聖學者未易於盡其要，指時務者尤難於極其情，每選一時精於其學者爲之，猶數日乃成一篇。集爲反覆古今名物之辨以通之，然後得以無忤。其辭之所達，萬不及一，則未嘗不退而竊歎焉。拜翰

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爲實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也。與同列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一年，勿征也。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議定於中，説者以爲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以賄成，而不可爲矣。事遂寢。其後海口萬户之設，大略宗之。

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命集仍兼經筵。嘗以先世墳墓在吴、越者，歲久湮没，乞一郡自便。帝曰：「爾材何不堪？顧今未可去爾。」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民枕籍而死，有方數百里無子遺者。帝問集何以救關中，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有志之士，急於近效，則怨讟興焉。不幸大菑之餘，正君子爲治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使得有所爲，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修閭里，治溝洫，限畎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虚之野矣。」帝稱善。因進曰：「幸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三五年間，必有以報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有敕諸兼職不過三，免國子祭酒。

時宗藩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爲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羣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媚嫉者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章閣，覽書籍，置學士員，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員，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言：「禮部尚書馬祖常多聞舊章，國子司業楊宗瑞素有曆象地理、記問度數之學，可共領典。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褧、通事舍人王士點俱有見聞，可助撰録。庶幾是書早成。」帝以嘗命修遼、金、宋三史，未見成績，《大典》令閣學士專率其屬爲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録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於帝曰：「實録，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脱卜赤顔》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顔》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閲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丐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

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間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帝方嚮用文學，以集弘才博識，無施不宜，一時大典册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詔有所述作，必以帝王之道、治忽之故從容諷切，冀有感悟。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尤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出不語人。諫或不入，歸家悒悒不樂。家人見其然，不敢問其故也。時世家子孫以才名進用者衆，患其知遇日隆，每思有以間之。既不效，則相與摘集文辭，指爲譏訕，賴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傷，然集遇其人，未嘗少變。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嘗都王，使貴近阿（嘗）〔榮〕、（巎巎）〔巎巎〕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嘗國公。集具藁，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藁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

論薦人材，必先器識，心所未善，不爲牢籠以沽譽；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其詭於經者，文雖善，不與也。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遂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遂游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小有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猶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莫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列。祖常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

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莫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

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脱卜赤顔》，又召集使書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體之人，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織文錦二，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屢有敕，即家撰文，褒錫勳舊、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不懌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

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官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贈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封仁壽郡公。

集孝友，方二親以故家令德中遭亂亡，僑寓下邑，左右承順無違。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筦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山林之士知古學者，必折節下之。接後進，雖少且賤，如敵己。當權門赫奕，未嘗有所附麗，集議中書，正言讜論，多見容受。屢以片言解疑誤，出人於濱死，亦不以爲德。張珪、趙世延尤敬禮之，有所疑必咨焉。

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争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慤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慤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雁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集學雖博洽，而究極本原，研精探微，心解神契，其經緯彌綸之妙，一寓諸文，藹然慶曆乾淳風烈。嘗以江左先賢甚衆，其人皆未易知，其學皆未易言，後生晚進知者鮮矣，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别爲《南州集》以表章之，以病目而止。平生爲文萬篇，稾存者十二三。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

子四人，安民，以廕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游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游尤厚者曰范梈。

《元史・歐陽玄傳》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黄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廊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之。年十四，益從宋故老習爲詞章，下筆輒成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爲淹貫。

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爲平翻。豪右不法，虐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獨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無從出。玄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鬬未已。獠人熟玄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某事於縣，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横斂掊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自來。」玄喻以禍福，歸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召爲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内廷，參決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既而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推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

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録。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痹，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目之復，沮者尤衆，玄尤力争之。未幾南歸，復起爲翰林學士，以疾未行。

詔修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已而乞致仕，帝復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浙西，疾復作，乃上休致之請，作南山隱居，優遊山水之間，有終焉之志。復拜翰林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敕定國律，尋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束帶，給俸賜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禄大夫。

十四年，汝潁盜起，蔓延南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以中原道梗，欲由蜀還鄉，帝復不允。時將大赦天下，宣赴内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賓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中書以聞，帝賜賻甚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謚曰文。

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己儉約，爲政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修實録、《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屢主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册，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虚歲。海内名山大川，釋、老之宫，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玄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重。文章道德，卓然名世。羽儀斯文，贊衛治具，與有功焉。

玄無子，以從子達老後，復先玄卒。

有《圭齋文集》若干卷，傳於世。

《元史・孛術魯翀傳》 孛術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翬比倫者。」於是以女妻之。

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録》，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閤，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翀。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覈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翀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翀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翀因避去。

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翀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翀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翀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罔者。翀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敘。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碑所，因獻《駐蹕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住歎曰：「真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悦，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

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内外嚴置扃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

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命翀與平章政事温荅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宿直東廡下。文宗虚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虚，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貲也。」

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悚然。

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翀召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産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

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

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

《元史・張翥傳》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其父爲吏，從征江南，調饒州安仁縣典史，又爲杭州鈔庫副使。

翥少時，負其才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改曰：「大人勿憂，今請易業矣。」乃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受業於李存先生。存家安仁，江東大儒也，其學傳於陸九淵氏。翥從之游，道德性命之説，多所研究。未幾留杭，又從仇遠先生學。遠於詩最高，翥學之，盡得其音律之奥。於是翥遂以詩文知名一時。已而薄遊維揚，居久之，學者及門甚衆。

至元末，同郡傅巖起居中書，薦翥隱逸。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分教上都生。尋退居淮東。會朝廷修遼、金、宋三史，起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史成，歷應奉、修撰，遷太常博士，陞禮儀院判官。又遷翰林，歷直學士、侍講學士，乃以侍讀兼祭酒。翥勤於誘掖後進，絶去崖岸，不徒以師道自尊，用是學者樂親炙之。有以經義請問者，必歷舉衆説，爲之折衷，論辯之際，雜以談笑，無不厭其所得而後已。

鄭元祐《僑吳集》附録蘇大年《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西川經畧使。祖開，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以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

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閲。君不出户庭者十年，於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行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於交際，獨延君於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參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益自刻勵於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足以名世。時鄰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唐，與君爲忘年友。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君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明德先生。

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户外之履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闔憲臺交章以潛德薦君於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廷諸公知君之志，亦弗甚相屈也。優遊吳中者三四十年，富貴聲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謂學者曰：「經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於道。性平易真率，不爲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罔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必知君姓名。人有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無有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媪提攜右臂脱骭，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稱一絶，又自名爲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儒

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仕友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午時，卒於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未時，壽七十有三。

汪克寬《環谷集》卷八《師山先生鄭公行狀》 先生諱玉，字子美，世居徽州之歙縣袞繡鄉貞白里。十二世祖諱球，以貲雄其鄉，號「雙橋鄭氏」。曾大父文政，大父安，至元初聞大兵討李世達，將屠城，即杖策詣軍門，言動主帥，全活郡民，遂授徵事郎、歙縣尹。没而民思其德，言於有司，請立祠。省府嘉歙民之志，下其事如請，俾列之典祀，號「鄭令君廟」。父千齡，累官承事郎、休寧縣尹，以操行著稱，學者集士友私謚曰「貞白先生」，有司表所居爲「貞白里」。大德二年戊戌，貞白公調官太平縣之弦歌鎮，七月一日，母夫人汪氏生先生於弦歌，火光照室，隣里驚駭。貞白公心異之，嘗指語汪夫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脱罪罟者不勘，天或報施，是兒其大吾門乎？」

先生自髫齔不與凡子伍，稍長，穎敏不治細務，唯嗜讀書，禁無以家政關我才。十歲，聞人誦朱子之言，則喜其契於吾心也，聞人論朱子之道，則喜其切於吾身也。於是日誦《四書》，玩味朱子之説而紬繹之，沉潛反覆，久而融會貫通，得其旨趣。

數從鄉先生學，意不適，輒易師。既而載書入黄山祥符寺，又遷紫陽南山觀。處己以澹薄自持，立心以誠敬爲本。攻苦殖學，靡替寒暑。嘗因同郡進士王君儀過之，欲烹雞供具，僮隸逐雞，飛鳴蹢躅，遂不忍烹。王君拊其背曰：「子美長養此心，因是於惻隱之發，體認涵養，造詣益深矣。」再應進士舉，不利。即棄舉子業，求聖人之道於六經，研精覃思，優遊涵泳，蘄必至古人之域。

至順初，侍貞白公游京師，閣老諸公覽其所爲古文，將交章薦之。先生竟奉親南歸，不屑也。貞白公卒于杭，先生扶櫬數百里，歸殯於家，哀毁踰禮。及葬，門人士友相執紼者數百人，見先生祖載遣奠，蹢躅相侑，一循古典，大敬悦之。除喪，或勸先生筮仕，咲而不答。

築室里之師山，將著述以見意。學者從先生問學，紳佩寖盛。門人鮑元康等因其地拟師山書院，殿堂、門廡、庖湢咸具，講肄有齋，登眺有亭。先生日與諸生論説《春秋》而通其大用。間被短蓑，游釣岑山之陽。鄉之人目岑山曰「鄭公釣磯」。元統初，有司以先生德行文學純備，才識達於治體，滋欲試之以政，上薦章於浙省若江南行御史臺，先生謝絶不就。

至正十二年春，先生聞蘄黄紅巾兵陷江州，郡守李公黼死之，西鄉慟哭三月。聞饒州繼陷，語門人曰：「主上未有失德，兹不過烏合之衆。然承平日久，將驕卒惰，莫克禦之耳。」四月，蘄兵繇婺源破徽城，據之。先生避地南石耳山。五月，蘄黄主帥搜求先生，先生欲死之，門人鮑元康語從子深曰：「家可再有，今先生世不可得。」深與先生弟璉冒刃入城内，賄以免。九月，大軍克復，時州里豪俠多禽脅從者以獻，爲名爵計。先生歎曰：「殺人以干禄，仁者不爲也。」是冬，蘄黄兵再陷郡，先生竄靈山山中，其徒百計訪先生。將至先生所，先生亟避之，攀磴墮地，折臂，氣絶復甦。明年，浙省平章薩木丹巴勒公率大軍來討，郡邑悉平。平章素知先生名德，欲舉而用之。先生以手病辭。

十四年，遠近寧謐。門人以師山精舍巋然存，迎先生講學其中。删定所註《春秋》。或往來岑山，手不釋卷。六月，天子以大臣薦，遣使者謝嘉卿齎内府酒帛，以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召先生于家。使者浮海而達，九月至郡，監郡阿敦哈雅公率僚屬至山中，先生卧病不起，監郡強起之。乃拜受酒帛，固辭宣命，請以布衣入覲。是冬，偕使者至浙省，而番陽餘孽復陷郡城，丞相塔失鐵木兒公見先生驩甚，劇論時事便宜，至暮弗勌。明日將燕先生，先生語丞相曰：「敝邑爲江浙屏翰，生民菹醢，丞相不亟拯救，而寵然燕禮，何心歟！」言既，泣數行下。丞相爲之改容，即調建德路元帥劉公某會合徽泰翼官軍征討，先生復請給饋餉。十六年三月，進兵克之，輓漕無乏，監運婺源判官曹子學謂軍士曰：「此鄭待制之淚所致也，若屬知之不乎？」四月，先生行至海上，疾作，草謝表授使者而歸。六月，舟過建德之淳安邑之梓桐源，士族徐氏、王氏迎先生登覽河山之勝。徐氏將建書堂，留先生講道其中。是秋，門人鮑深自浙來會，遂與俱歸隱于郡南孤山之麓。時浙東元帥巴爾斯布哈公、監郡呼都克岱爾、太守鄭公傳翼、歙縣尹潘君從善旬朔省起居，咨問安民禦寇方略。孤山之傍富登渡鉅石屹立，溪澗先生疇昔釣遊其所，淮南省平章余公闕大書「鄭公釣臺」，先生自爲文記之，里人吴虎臣刻諸石。

十七年，還師山，纂註《周易》。是時先生竹冠野服，一僮抱琴，一僮持綸，相羊山水間。忽憶黄山舊遊，偕諸生尋訪故館，浴於丹砂泉，磨崖紀歲月而還。秋七月，天兵遽至，郡城失守，先生率昆弟子姪復往梓桐源，仍館徐氏。

十八年，淳安、建德相繼亦破，先生間道歸隱休寧山中。七月朔旦初度，晨起熏沐，東向再拜，不自勝，語弟璉曰：「夜來達旦不寐，何也？」明日聞郡中大

小人言於主帥，欲羅致之。先生曰：「吾知死期至矣，二雉飛入吾室，此其兆也。」弟璉懼傷，先生奮身往。主帥拘之不得，還令以書招先生亟出。先生曰：「吾荷國厚恩，偷生苟容，何面目立於天地間耶？」欲亟死，而吏卒猝至，急如星火，逼迫至郡。主帥引見，命左右拽之跪拜，先生不爲禮。問：「爾何不出？」先生曰：「昔元朝授以隆賜，命之顯秩，尚辭不出，今何出耶？」又問：「爾隱山中，曷不爲用？」先生曰：「我前日不仕，今復仕耶？」抗辭愈厲。主帥命左右拽之出，羈留郡城。先生閉户高卧，不食七日，猶賦詩爲文，從容若平時。手爲書喻諸生曰：「人言食人之食，則死其事。未食其食，奚死？然撲之吾心，未獲所安。先哲論殷三仁，胥獲本心。士臨事惡可不盡其本心哉！吾初欲忼慨殺身，以敦風化，既不獲遂志，今將從容就死，以全節義耳。」復爲書戒弟璉「屈志以存宗祀」，戒子逢辰與從子拱辰「義居以纘孝友之風」。〔夫人聞之，使人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八月一日，沐浴更衣，北鄉再拜，入寓館自經而死。聞者見者賢與不肖，咸唏唏歎息曰：「男子哉！男子哉！」弟璉奉柩歸殯於家。明年己亥十有二月庚午，葬休寧縣廟嶺上，尊治命也。

先生娶程氏，有賢行，克相厥德。子男二人，長祖澤，早卒；次逢辰。女二人，黄庭堅、吴宗其婿也。

惟先生質清古，襟度坦夷，卓行特立，應機能斷，天性孝友。自貞白公既歿，終身一聞其諱或其遺事，輒泣下霑襟。每過貞白里門，泫然流涕，莫能仰視。母夫人汪氏，病癰若石榴然，以没，終身不食榴實。弟璉失怙恃，先生盡意訓育，底于成人。從兄國英，實祖母洪氏之兄子也，昧如同氣，既卒，撫其遺孤，尤極勤篤。每過先塋，必下車伏謁。自十世祖而下，悉立石大書深刻，以表其墓。復爲族譜，圖列始祖以下十五世羣從子姪名字，刻諸徵事公墓碑之陰，敦孝友也。

爲人質直耿介，重然諾。於人少許可，一介不妄取與，故遠近學士大夫以孝廉目之。每與名公大夫論及爲政，必以樹綱常、厚風俗爲急先務。其爲學，大槩本朱子。嘗謂學者曰：「斯道之懿，不在言語文字之間，而具於性分之内。不在高虚廣遠之際，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窮理，以此淑身，以此治民，以此覺後，庶乎無愧於古人人矣。」

晚年以師道自任，誘掖後進，無厭怠意。門人有過，面折之，不少貸。有善，則獎借而汲引之，成材者居多。其於經，則曰：《易》於諸經爲首出，而獨爲完書。天地萬物之理，古今萬事之變，《易》無不具，而吾身心四體、出處進退，《易》無不在，是故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辭以爲經，列夫子《十翼》之辭以爲傳。其或《十翼》辭義簡奥，則附以註説，命曰《周易大傳附註》。既又折衷程朱二夫子之説，合爲一書，命曰《程朱易契》。謂：「《春秋》損益四代之制，爲百王不刊之典，所以著聖人之大用，體天地之道而無遺，具帝王之法而有徵，其功足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明之者，帝王之治可復。有《易》、《詩》、《書》而無《春秋》，殆皆空言而已。惜夫傳之者不知經之大用，言人人殊，紛如聚訟。程《傳》得經本旨，恨無全書。朱子間有論著，未及作傳。」於是稽諸經以證傳之謬，因朱子《通鑑綱目》凡例，以經爲綱，以傳爲目，凡諸説之合於理者則取之，其或經有脱誤，無從質證，則寧闕之，以俟知者，命曰《春秋傳闕疑》。於《禮經》，則屢欲與友人汪某參互考訂，因朱子師友《儀禮通解》釐析經傳，因衛氏《集義》删定註説，以成一家之言。值干戈騷屑，而志弗克遂。

其爲文，以正大剛直之氣，發爲雄渾警拔之辭，感慨頓挫，簡潔純粹。然紀事樸實，不爲雕鏤鍛鍊、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馬遷、班固，而根之以六經之至理。大抵主於明正道，扶世教，語子以孝，語臣以忠。初入京師，或傳數篇于奎章閣下，侍書學士虞公集、授經郎揭公傒斯、藝文少監歐陽公玄驚以相昧，曰：「是蓋工於古文，嚴而有法。」晚與平章余公闕、吏部侍郎危公素、南臺監察御史程君文最相知，而公之文名大振於朝野間矣。

先生雅好登臨，酷嗜山川泉石佳致，搜奇選勝，極峻窮幽。南游湘左右，北上燕薊，跨齊魯之墟，瞻岱宗、鳧嶧、碣石、居庸之秀。如石門、金華西山南山佳處，嘗一再往焉。登天目山，宿獅子寺，盤桓玉立亭，上睹雲海之奇觀。郡南覆船山，邃深險異，爲吾郡之甲。先生甚愛之，每夏，攜書避暑山中。門人洪斌爲構「招隱草堂」于眠雲石下，嘗偕程君文、湖南僉憲鄭君潛、前進士胡君南華同遊，賦詩以泳歌之。尤且察山水之情性，而默識其理。雖未讀郭氏《葬書》，而議論玄妙，與臨川吴先生所著如合符契。嘗喜休寧廟嶺溪山環拱，扶輿清淑之氣凝粹，於是屬弟璉曰：「吾没，則葬於是焉。」

因講道師山，學者尊之曰「師山先生」。縉紳稱謂，率以字行。所著詩文若干卷，自題曰《餘力稿》，藏於家。

嘗論先生平生梗槩，大抵學有本原，而忠義大節處之有素。觀其撰《漢高帝索羹論》、《章孝女雙廟碑》及《獻書乞立故宋文丞相祠以旌節義》，則先生涵養志趣已皦然於胸中矣，故能辭翰林之聘而不受拘囚之辱，勁氣耿耿，充塞兩間。

《易》於《困》之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身可危，而志不可奪也。」繫先生之謂矣。

克寬歲與先生相知，惟深比年往來師山，劇談要道，不翅異姓兄弟。世故搶攘，遽成契闊。謹以所聞於先生門人弟子者，摭其大槩如此，庶備朝廷太史氏之採擇云。

戊戌歲八月望日，祁門汪克寬謹狀。

殷奎《強齋集》卷一〇附袁華《故咸陽縣儒學教諭文懿殷君墓誌銘》 洪武九年閏九月二十有六日，咸陽縣儒學教諭長平殷君卒於官舍。後七日，其配陳氏亦卒。孤駒駼病不能奔。越三載，仲弟璧徒跣四千餘里，閱五甲子，以櫬槽還。將以是年十有二月庚申合葬於先塋。其季箕持今知兗州盧侯熊所爲狀，泣拜請銘。華與先生同里閈，同登會稽鐵崖楊公之門，而駒駼袁氏壻也，故不辭而爲之銘。

先生諱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姓殷氏。其先華亭人。曾祖諱某。祖諱某，遷崑山。考諱某。母王氏。

先生端厚沉默，童丱入鄉校，即以穎悟稱。時鐵崖公以經術詞章鳴于東南，而襟度豁達，絶去厓異，一見奇之。先生從於吳城、於華亭、於錢唐，訢訢惟謹，言動必合矩度。由是益加愛重，因以木名所居室，且爲之文。先生雅無進取意，嘗奉父兄命試有司，一再不利，泊如也。歲丙申，州治復崑山。越四載己亥，有司以太學師聘，先生因侍養便，始應命。比謁廟，以先師曾子既進郕國封配享於廟矣，而故號仍列廡下，於禮乖違，白於典教者正焉。凡邑中褒賢紀功、立祠表墓繫名教者，皆先生所建白。

洪武庚戌春，大新學制。明年，以教有成效，舉教諭，試天官，中高等。而朝廷方眷注於儒，不次進用，司選者欲擢寘郡縣，力以母老辭。不允，故調西安之咸陽。咸陽罹兵革久，廟學蕩然。至則芟夷荊榛，作室若干楹，以居弟子員。躬親教養，民遂知學。

無何，省府聘考多士。甲寅，歸覲親。既返，而省府修關中諸郡圖經，仍董其事。恒以母老，道遠弗克就養，抑鬱不獲信，因病內傷，遂不起矣。其入關時，以「五陵門侯」自號。及卒，知縣莊九嚞具棺衾，葬咸陽原上，竟符其言。

先生篤志古學，葬祭務循禮法，非甚病，手不釋卷。故攷訂精詳，文學淵永。邑人以道學鳴者，若王公彥光、李公彥平，皆表表者。先生力欲追縱，以變衰世陋習，胡天不假之年，惜哉！盧兗州謂先生處家爲孝子，飭身爲名士，典教爲良師，而私謚之曰文懿先生，時論咸以爲然。

先生生於元至順辛未，得年四十有六。子男二人，長曰駒駼，次曰嗣孺。女三人，長適朱晟，次適林宗騶、曹某。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喪儀》、《崑山志》、《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婁曲叢稿》、《支離稿》、《渭城寱語》，總若干卷。銘曰：

行之醇，學之正。叶征。孝篤志，殞厥生。仁者壽，茫無徵。不亡者存，有立言。叶寧。

梁潛《泊庵集》卷一〇《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璉，字商用，姓胡氏，世爲筠陽鉅族。當元之季，士風日漸委靡，先生獨抱負耿介，講學明道，不曲合取容，視利祿屑屑無足動其意者。洪武某年，以文學徵，授句容教諭。既以老告歸，遂杜門不出，惟以事親爲務。虯髯長身，遇事不言，言必中肯綮。大布之衣，脱粟之飯，終身晏如也。先是，先生之尊父諱旅殁於括蒼，時四方兵争，殺人白晝者跡相踵，先生走千里，出萬死，竟負骨以歸，人蓋服其孝而敬其行。歲辛丑，僞帥歐祥遣其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甲辰，王師大破僞主陳友諒兵，遣別將討江西，所至望風款附。督府分兵吉贛，揚言「城不下者，誅不赦」。敬聞大懼，謀盡掠子女金帛，焚筠陽而退保新昌。公知事亟，乃往見敬麾下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説以利害禍福，遂與俱往説敬，悚息從之，且遣公奉書至臨江，以事白大將軍。大將軍甚喜，即賜衣一襲。先生歸筠陽，而敬出降。大將軍欲官之，先生力辭焉。當是時，城中以户計者十萬口，五倍户之數，皆驩然相慶，若更生然，人至今偉其績而感其德。此其大者，其小者不論也。

於是先生之殁，翰林修撰王君中美既書其事以銘其窆矣，修撰梁潛復掇其槩爲表其墓曰：

嗚呼！世稱魯仲連功成而不居，千載一人也，使先生而處其時、遇其事，其功烈豈在其下哉！惜乎其所抱負者未之用，用之未盡其長也。昔人有謂：「君子輕去就，隨時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書以表其墓，且以告夫來者。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九《濟陽教諭王公子職墓誌銘》 公諱省，字子職，姓王氏。其先出晉右軍羲之之裔孫鴻，以官遊於虔，遂家寧都木瓜園。後徙永豐之上里。六世祖諱芳，號槐堂，再遷吉水仁壽之前村。曾祖諱仁，字德可，復徙

居富溪，去前村可一舍許。祖諱理，字道中，樂善好施與，鄉以長者稱。考諱進，字君賢，以儒術起家。壬辰兵興，嘗以策干防禦使梁公、監司丁公，二公以便宜檄補安福州判官，辭不就。

公天性剛果，純仁孝友，自爲童子，穎異秀發。讀書不數過，輒能記憶，鄉先生長者皆異目視之。洎長，從前進士歐陽衡習舉子業，晝夜劬勞，難疑答問，日積月累，如水湧雲蒸，浩然而不可遏。居常正冠肅容，如對神明。雖祁寒盛暑，手不釋卷。未嘗以仕進爲心，視家人生産，罔不介意。仁接族姻，義敦鄉里。平心率物，不爲町畦。終日款對，不妄言笑。事親極於誠敬，起居定省，動循禮則。君賢翁嘗遘疾，危革，旦夕呼天，乞以身代，不數日而瘥，人以爲至孝所感。

大明龍興，方以科目取天下士，公首應詔，以《書經》舉洪武壬子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例免會試，命吏部次第銓擢。公以親老乞歸養，詔許之。十五年壬戌，禮聘天下賢士。邑大夫首以公應辟，懇辭不獲，遂與計偕。逮至，太祖高皇帝召見奉天門，命題親試，以稱旨居前列。廷議欲置公大用，公以才薄力辭，遂授浮梁縣學教諭。時學校久廢，師道不振，公極力與諸生切磋講明，有所問難，必爲分章析句，旁推曲引，以盡其奥，故士之造就者逾於他邑。居四載，以外艱去職。服闋，改授睢寧縣學。時在學司訓久缺員，公於訓誨課試一任其責，而諸生亦帖然敬服其教。居八載，再調山東之濟陽縣學。其於教養之方，無異於浮梁。睢寧，一時絃歌之盛，以濟陽稱首。未幾，遇王師平定內難，濟陽失守，公爲邏騎所獲，欲以非禮辱。公從容引譬，辭義慷慨，神色不變，衆遂舍公，發其私帑以行。公仰天歎曰：「子職發身科第，叨竊祿幾三十年，今老矣，幸得保全首領，以歸見先人於地下，吾目瞑矣。」遂閉門不食，逾數日而死。時洪武庚辰七月廿又四日也。公生元至元戊寅九月一日，至是享春秋六十有三。以洪武壬午十二月廿又三日葬先塋之次，從公治命也。

子男三人，長喆誠思，次善孝思，俱讀書有立；次茲永思，選爲博士弟子員，以公歿之歲卒。妻彭氏，霍州學正明復之季女，先公八年卒。女二人，長適南京兵部職方員外郎周岐鳳，次適同邑歐陽緝安。孫男三人，長麟，次章，又次禎。孫女三人。

嗚呼！公之行不愧於古，學不下於人，惜其位不稱德，遭時弗偶，竟齎志以没。然觀其燭理之明，通道之篤，而於死生禍福之際，漠然不以動於其中，視彼靦顏齷齪，蔑然無聞，與草木同腐者，霄壤不侔矣。公没三十餘年，喆以予交久之深，求爲之銘，遂爲敘次之如此。銘曰：

學至進士，位列教官。志行潔清，操履方端。識察幾微，生順死安。清風凜然，百世不刊。

楊榮《文敏集》卷一六《寧川周先生傳》 先生諱斌，字質夫，姓周氏。閩之寧川望族也。在宋有曰導者，仕至金紫光禄大夫；皐，户部侍郎，繼至寶文學士，嘗從晦庵講學；牧，通議大夫，經畧廣西。先生之高祖諱鳳，知廣之高州。曾祖憲，典教曲江。祖應，爲寧化尉。考昇，有隱德，不仕。

先生端重閒雅，襟度夷曠，得失毀譽，不置忻戚於中。性嗜儉素，於聲色貨利與凡非禮之事，一不以經意。家居孝於親，友於兄弟，交遊稱其信，鄉閭感其惠，僮僕懷其慈。雖造次紛擾之頃，未嘗有疾言厲色。自少務學，經史百家之言，靡不該貫。洪武壬子，以《禮經》領鄉薦。癸丑，授建郡儒學教授。時兵革甫息，學制粗舉，先生修廢起弊，嚴立教條，作新士習。每旦五鼓陞堂，飭勵諸生，誘引開導，終日弗倦。郡縣長貳，非公事弗造其室。與之語，必皆政教大端，弗及私事。諸生承式問學，日底於成。歲大比，郡士當什之四三。壬戌，雲南平，譔賀表稱旨，有金幣之賜。庚午秋，湖廣聘典文衡，得士爲盛。辛未，秩滿至京，考最，太祖皇帝日召至便殿，承顧問，以質直見重。明年，拜中都國子司業。約度明信，諸生悦服。又明年，召還，拜齊府左長史。輔翼開陳，一以正道，王甚加敬禮。從王入覲，享勞優厚。既還，以繼母李氏喪，去官歸家，哀毁骨立。明年冬十一月，以疾卒，年六十有四。

配林氏，有淑行。子三，長紹，先卒；次純，次繕。女一人。

洪武戊寅某月某日葬於鄉之某山。其門人工部尚書鄭公賜爲名其里曰國子先生里。

予少從先生遊，先生以予爲可教，日親授經，條析難疑，旁喻曲譬，至明白而後已。間語予曰：「子之器識可嘉，宜益自勉。他日之進，惜予老，弗及見也。」先生歿四十餘年，門生故知日已衰少，今其子繕不遠數千里而來，以前郡學訓導趙友士所撰墓碑示予請言。予見之愴然，不覺涕下。永惟舊學之恩，懼無以報，又奚敢以老髦辭哉？是用爲傳，以著先生之德之行，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贊曰：先生學博而正，行修以潔。仕雖未大顯，而功效實著。其教授郡庠，則胡安定之蘇湖也。司業成均，則陽城之於唐也。傅相王國，則董仲舒之於漢也。使先生端委立於朝，事業奚止於是而已哉！

柯暹《東岡集》卷七《故教諭陸先生墓誌銘》 吉水縣學教諭陸先生以疾卒於官，其子通扶柩將歸葬於鄉。門生宋子冠具狀請銘。余與先生皆畿内人，同官一邑，政教相資，子又其壻也，宜銘。

先生諱義，字彦方，廬州陸安人。曾祖某。祖孟寅。父勉。大母谷氏。世篤忠厚，以農商爲業。

先生偉狀貌，沉默寡言。幼不好戲，稍長，隨父商游江淛，間見前修長者，輒相從問學，刻意昕夕不少懈。父喜，即捐金帛留寓，假館就業，以遂厥志。比歸，用薦爲州學弟子員，益勵志於學。永樂戊子秋，以《易經》領鄉薦。明年上春官，占乙籍，授真定府靈壽縣學訓導。或曰：「是邑科貢乏人。」先生謂：「賢才不由教養而由土地種植乎？」至則選俊敏，拔出等夷，嚴立程規，以開示微奥。於是士風翕然，纍纍而升。歲丙申，以父喪去，門下之士慨慕不已。服闋，補調撫之崇仁。終九載，考最，陞湖廣岳州府澧州慈利縣學教諭。慈利諸生聞靈壽之風，自相勸勉。明年，又以母喪去，門下之士慨慕之，亦如靈壽。終喪，調吉水。吉水以文獻名天下，庠序士子各相師師，出入自由。先生擊鼓升堂，召諸生立左右，誨之曰：「聖門設教，先德行而後文學。文學有餘，未必爲賢。德行有餘，終爲君子。某昔忝靈壽，士質而少文，惟文是習。今二三子彬彬文學，可友可師，宜加勉於德。固不敢以淺陋遏從明師，尚視朝家科條，遵約束毋怠。」諸生受教唯唯。適大比，前期，合可貢士公試之，得其尤者十數人。既而登解元者，乃所試第一。魁經二人，皆如所試。有不得志而鬱鬱然者，諭之曰：「江右十三郡有學，就試者千百人，而解額五十。諸君子皆欲中，得乎？中者固當賀，尚宜勉也。不中者宜加勉，尚可賀也。」言聞益皆警惕。未幾，先生卒，乃宣德癸丑七月十日，距生之洪武丁巳四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七。

娶盧氏，先九載卒。再娶汪氏。子三人：長通，次達，次遜。女二：長未行，次適柯延蔓。孫男三：曰廣、曰文江、曰吉水。

先生居家孝友，事繼母，務致懽悦。撫庶弟，順其親心。所凡分與多寡，略不計。慎交處，取與不汙。嫁娶必嚴，壻婦在禮不在物，君子德之。疾既作，聞於家，通、遜即日命舟來省，至則逝越月矣。諸生執喪哀慟。嗚呼！以聖賢之學淑其身，行於家庭，見稱鄉人，不可無聞於後，況四學之士由教而出者，得行其道，如川嶽氣升，爲雲爲雨，則是之霈澤，其施博矣，烏可泯焉？銘曰：

務善力農，先業已豐。奮志力學，有光厥宗。尚質以文，尚文以德。彬彬教風，激揚南北。授教之溥，行道者多。皐比易潰，格言難磨。

楊榮《文敏集》卷二二《致仕訓導逯希遠墓誌銘》 宣德癸丑冬十月某甲，致仕訓導逯氏希遠卒於家。初，希遠疾作，其子翰林庶吉士端聞之，切切懇告歸省，而弗果。既而聞訃，呼天號地，頓哭幾絶。越旬日，匍匐拜告予曰：「端不肖，罪孽深重，殃罹先人。今將歸，與兄善謀，卜以某年某月某甲奉柩葬杭之西湖南山先塋之次。惟先人之德恐久而湮泯，乃囑吾父門人四川參議沈升爲述事行，請銘於先生。先生幸賜之銘，雖死猶不死也。」予憐其意，乃按狀序而銘之。

希遠諱宏，號怡庵，其先女直人，族屬多仕金。至六世祖諱某，爲金駙馬，歿，封魯王。生某，不仕。某生某，仕元爲河南行中書省左丞，卒，贈廣平郡公，實希遠之曾祖也，因家懷慶之修武。左丞生子三，長師顔，元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次魯曾，永貞，俱登元泰定、天曆進士，顯庸於時。師顔生江浙行中書省都事元臣，實希遠之父也。家於杭之仁和，遂爲仁和人。母某氏。

希遠幼失怙，克勵志讀書，奉母盡孝，事兄尤謹。國朝洪武初，選爲郡庠生，從大章受《書經》。既而上書論時政，高廟召見，命賦秋柳。念其年幼，俾歸卒業。不數載，充貢太學，親炙張美和、錢宰諸先生，益嗜學。雖星曆醫卜之書，亦皆涉獵。嘗奉命使河南、湖廣、山東諸處，所至有能聲。歲庚申，以母老懇告，得歸侍養。時二兄已歿，家甚貧，有薦爲湖郡訓導者，力以母疾辭弗就，惟居鄉授徒以奉母。母歿，哀毀踰禮，經營喪葬，纖悉不苟。歲時祭祀，哀泣動人。自是無心仕進，寄情於湖山之間以自適焉。庚辰，當道者薦之，授海寧縣學訓導。教法甚嚴，諸生多造就。陞蘇之吳江教諭。先是，吳江司教者縱弛諸生，弗克成效。希遠至，督勵如海寧時，學者方遵其教。而以秩滿上京師，天官以舉人弗及員，遷常之武進訓導。武進學者聞其至，皆喜得之。已而致仕，歸鄉閭居，優遊於教。子端，登宣德庚戌進士第，績學中秘，將躋於大用。凡其先後所教生徒，至是亦彬彬輩出，擢巍科，升胄監，膺顯仕者，多有其人。卒之日，聞者莫不悼惜焉。

希遠生元至正癸巳十月某甲，享年八十有一。配吳氏，淑慎儉勤。子男二，長曰善，次即端。女一，慧蓮，適監察御史上海陳質。孫男三。

希遠學問明正，言動不妄，喜賓客而不濫交，能容物而好惡不爽。賦詩作文，理趣兼至。尤長於古選，有《怡庵稿》、《村居吟》、《紀行稿》，藏於家。淑諸後進，惇本務實，不求近效。蓋淳謹忠厚之士也，是宜有銘。銘曰：

孝友克敦，博學有文。振鐸庠校，教道是尊。厥德孔昭，宜衍而茂。不大其榮，式昌厥後。

余學夔《北軒集》卷七《中順大夫惠州太守陳公行狀》 公諱顔，字士希，姓陳氏，福建建寧府浦城縣南浦人也。曾大父諱讓，大父諱彬，父諱子華，三世俱事詩書，隱居尚志，不求名譽。

公生六歲，父喪，母張氏夫人鞠之，見其穎悟，首教之學。出就外傅，嶄然卓異不凡，嚴帥之，所業日進。母大奇之，遣入邑庠，從師學道。年方十三，志如成人，同類推焉。洪武丁丑，以明經中福建鄉貢進士，舉明年會試優等，授陝西米脂縣教諭。未至，改任吉安之廬陵。至官，以師道自重，授業解惑，遲寢夙興，誘掖後學，懇誨不倦，必進乎成德達材之地，而不爲詭誕浮辭縱橫之學以欺眩之，故經指教，皆知以進學自勉，而遂爲君子之歸。丁母憂去官。服闋，改任泰和，敷教如廬陵而加善。門人以明經魁天下士，或登第爲顯官者甚衆。前此，西昌校官不專典教之務，而弛教以狥私。公振起頹弊，正直公平，門人翕然宗之。既久，益相敬愛，如子事父，不懈益勤，教化漸洽。秩滿九年，門生陳循詣朝乞留終教，朝命許焉，陞教授之秩，增其俸，俾仍掌邑學事。未幾召還，歷事六科，遂陞北京國子監學正之佐，分教多士，循循善誘，隨其材器以成就之，天下之士歸心焉。佐太學有餘年，貧居守約，絶富貴榮寵之念。門人弟子去爲顯官，布列中外，服其訓，不忘乎師，歲時分祿餽遺者踵至，未嘗一干焉。洪熙改元之初，歷任四考，久淹師儒之職，未得展其抱負。會朝廷求賢以興化理，門人翰林侍講羅汝敬、陳循等列狀舉公堪大用，上以太學育賢，宿德不移，遂寢其奏。宣德五年，皇上重郡守寄，以二千石承流宣化，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敕輔弼大臣各舉所知，以圖寔效。少傅泰和楊公與福建少傅楊公泊左右二三大臣合辭舉公才堪郡守，遂有廣東惠州知府之命。公受敕褒嘉，乘傳至官。下車，不事苛刻，以教爲務。興學養賢，發廩賑貧，敬老慈幼，然後以法治醜，使政教得行。凡郡中矯詐豪猾、奸宄寇盜、元惡鉅蠹，悉捕鞫之，以聞於朝，置諸極法，一郡悚息，翕然稱治。陰陽衍伏，寒暑爽節，禱於神祇，引咎自責，遂得雨暘燠寒之正，罔有極惡極憊之凶。猛虎負隅，民物受噬，移檄山神，虎悉出境，民患乃息。平政理訟，使無冤抑。均征薄賦，俾無厚斂。杜胥吏之貪暴，禁大豪之刻削，嶺表之外，地方千里，廓然肅清，疵癘弗興，民無愁嘆者，太守化也。歷任六年，考其成績，綽有治效。正統庚申五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官。生洪武癸丑三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郭氏，先十二年卒。子男二：長安泰，先二年隨侍觀，卒於萬安。次吉泰。孫男二：景齡、景昂。孫女二。

公天性端謹，寬裕而卓立，和易而果毅，有治才而不肆，質直而好義。其所以立、所以教者，皆本諸自然，而非矯揉爲之，始終一意。與今少師東里公交三十餘年，地位雖殊，而志則同。少師與諸大臣交薦公爲二千石，今治效彰著如此，則公論之所在，豈有私耶！古人經術飭吏事，公蓋有焉。公初典教廬陵，門生之賢者有若翰林庶吉士王訓、工部侍郎羅汝敬、四川參議劉孟鐸、吏部郎中李子譚。在泰和，則有若翰林侍講學士陳循、臨安知府陳禮、懷慶知府李湘、兵科給事中劉渙、兵部郎中曾宏。其太學門生顯者不可勝紀。蓋公之教雖主於嚴，而無巖巖斬絶之行，故人易親。及其久也，感德服義，弗忘於中。其治郡也亦然。豈非道德正大君子者乎！置古循吏之中，何先後焉？

公卒於惠州，百姓哭之如喪父母。孤子吉泰自嶺舉棺歸浦城，將以某年某月安葬某山之原。舟次泰和，將乞名公鉅筆以表諸隧，以予知公履歷之詳，求撰次行實，庶有所采擇。遂呈述公平生概如此復焉。

余學夔《北軒集》卷九《黟縣教諭羅崇廣墓誌銘》 君諱宏，字崇廣，姓羅氏。先世居邑之仁善鄉梅山里，曰仲實者，徙其鄉之坳頭居之，資富好禮。其子宏祖，遘橫覆家，有遺孤曰均甫，五歲，隨母適城西劉茂林，因冒其姓，克自奮勵，致殷裕。生三子：曰仁壽、曰良壽、曰某。仁壽始復其姓，家業益盛。生六子，最少曰孟隆，惇謹願慤，鄉稱善人。娶曾氏，生四子，崇廣其仲子也。

性聰敏，嗜學，有大志。出就外傅，不督而勤，日記千言，才思捷給。繼從廣東僉事陳君公延通《詩經》，涉獵書史。公延没，又從翰林侍講梁用之先生受業。爲文浩瀚，根柢《六經》，先生奇之，許其遠詣。宣德丙午，以《詩經》中江西鄉貢進士。舉明年會試，授徽州府黟縣儒學教諭。居官勤於訓人，廉以律己。與諸生講論，授經援史，懇切詳明，朝夕颺劘，循循善誘。黟爲新安朱子之邦，高行奇節，士風不隆，稱其善教，皆遣子入學，翕然宗之，黟學論秀，爲諸邑先焉。秩滿，當考績上天官，遘罹瘧疾，而卒於正統丙辰閏六月二十七日。生洪武丙子某月某日，享年四十有一。娶王氏。子二：長曰綺，次曰黟。女四，俱幼在室。綺等以是年舉棺歸故鄉，卜以明年丁巳臘月甲申安葬本里西山之原，奉祁門教諭孫曰讓先生狀求銘。

予與孟隆友善，愛其性淳樸，數往過焉。崇廣以先輩視予，予嘉其學淳德

粹，師表無忝，居鄉多善行，化愚爲良，乃不克享耆年，躋膴仕，而捐親遺子以没，豈天靳其壽而昌其後耶？遂銘以偉之。銘曰：

賢才之興，先覺是資。爰舉庠序，建明經師。有美君子，經明行慤。受任典教，聿興文學。名譽既流，師道亦彰。樂育士子，邦家之光。考績有期，榮顯伊邇。胡不遐齡，殁當強仕。壽則止矣，名則永傳。西山崇崇，何啻千年！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〇《吉安府學司訓李先生墓誌銘》 正統己未，有李氏子曰淳，奉吾友前秋官主事劉君子欽所爲其尊府之狀來請曰：「先人没廿有三年，而墓未有銘。不肖已具石，願先生賜之文，刻而追納之墓中，以慰先靈地下。幸無辭。」辭不獲，則序而銘之。曰：

先生諱嶽，字伯高。其先居吉之吉水，後徙郡城，今爲廬陵人。曾祖良叔，祖華道，皆有隱德。伯父庭蘭，仕元太醫院判。父庭賓，天臨教授。三子，先生其季也。性穎敏而好學，十五六時，工爲詞章，鄉先輩皆奇之。既長，益肆力於經術，文翰俱美，與兄伯逵、伯遠齊名，時稱李氏三鳳。居家有孝弟之行，處鄉黨以德義見重，有忿争不平者，不之官府，相率質平於其門。教授邑里子弟，多所造就。嘗卜別墅於郡城之北螺岡，種竹萬竿，藝菊盈圃，書陶靖節詩於四壁。興至，則舉觴詠歌，悠然以樂。士大夫稱爲陶軒先生而不名。永樂丙申，郡學官缺，太守強起之上京師，遂拜司訓之命。到官益嚴教條，士子争嚮於學。明年賓興，廣西藩府禮聘爲考試官，以有子喪，卒不果行。未幾，以疾没，丁酉八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先生凡再娶，皆周氏。子男五人，長曰昌誠，先卒；次昌誼，即請銘者；次昌信、昌謨、昌訓。女一人。以是月十一日附葬五峯庵母孺人塋次。

先生有學術，有節操，足以爲世楷式，而今不可見矣。後生小子無所取法，觀於此，烏得不爲之起慕也耶！銘曰：

人誰無學，而或無行。誰無兄弟，而或不競。嗚呼伯高，有賢弟昆。有學有行，無媿古人。惟古之人，何必多壽。銘以昭德，永垂不朽。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〇《鄉貢進士蕭不敏墓誌銘》 不敏諱愚，姓蕭氏，不敏其字也。其先世居湖廣，曰文昌者，避馬楚之亂，徙居廬陵之曲山。六傳至耕道，宋開禧進士，廣之仁化令。曾祖以萬，舉博學弘辭，一不偶，輒絶意仕進。獨好淵明詩，有《和陶集》。祖復心，父樂存，皆不仕。樂存嘗從進士王子讓學《詩經》，以《詩經》教授於鄉。二子，不敏其長也。

資性淳重穎敏。年十三，已能屬文辭，爲時輩所稱道。既長，博覽強記，日數千言。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多所涉獵。而尤邃於《詩》，蓋其家學也。尊府欲遣遊邑庠，不敏跽曰：「不肖侍大人，幸居長，逸身於學，家政之勞，其誰任之？」尊府不之強，命次子時中入爲弟子員。永樂辛卯，時中擢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爲修撰。而尊府没，不敏哀毁骨立，葬祭以禮。時中歸守制，兄弟自相師友，事其母以孝聞。歲甲午，不敏舉於鄉。明年，上禮部。至期，太宗文皇帝命時中爲考試官，時中欲以嫌辭，不敏力止之曰：「朝廷取天下士，以備於用，豈可以我一人避嫌而廢公義也？且我之來，迫於有司之命。老母在堂，獲歸承菽水之歡，幸矣。」竟投狀禮部去，士論偉之。既歸，從學於門者日益衆。每秋闈榜出，人輒指數曰：某與某，皆蕭先生門人也。嘗痛其尊府早逝，時節忌日，薦奠必哀對。食偶豐，必泫然流涕曰：「安得以奉吾父母也！」時中没，教育其孤，無異所生平。生未嘗與人争論是非，有遇以非禮，不與較，輒爲自咎而已。其人聞，自悔服。癸丑秋九月，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幾絶而復甦，由是得疾。明年四月二十一日没，得年五十有四。

配周氏，有淑德。子三人，長維禎，宣德庚戌進士；次經、次綸。女三人。孫男一人，孝。孫女二人。維禎第進士，奉命績學於家，所以教之立身持己、爲政治人之方，委曲切至。維禎既承召還朝，將有職任之榮，以致禄養，而不敏竟没，豈非其命也耶？

維禎將歸，以某年月日葬不敏於某山某原，奉太官署正萬節所爲狀來請銘。古者四十始仕，孔子曰：「學而優則仕。」今之仕與學，庚未至而汲汲焉求進之不暇，苟得之，則侈然自足；如不得焉，不復計其己之短長，而惟怨尤於人者比比是也。然則學足以高於人，言行足以信於人，鄉黨推之，有司薦之，退然自守，窮約至於老死而無悔，若不敏者，可不謂君子歟！是故可銘也。其平昔所爲詩文若干卷，詩傳集講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其學之充兮，不獨以成乎己，而又以成乎人。其積之厚兮，不惟以裕諸己，而又以裕其後昆。惟仁是尚兮，惟義是遵。惟天爵之尊兮，足以潤身。果孰爲貴兮，孰爲賤貧。嗚呼不敏，雖死猶存。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五《教諭解君墓表》 君解氏，諱繪，字朝夫，吉水人。曰成我、原昌者，君之大父、父也。君幼孤，大父教之，君亦穎敏好學。既長，益自奮。從父原震先生授以《易經》，能造其深微，於諸書無所不讀。前翰林

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縉紳公，君之從兄；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光大，與君生同年。二公家居時，君日與講論切磋，有麗澤之益，學遂大進。其行篤於孝悌，爲文章必據於理，考論古昔人物，是非得失，皆當乎人心。永樂四年舉進士，奉敕歸，待用於家。明年，徵拜廣西道監察御史。君歎曰：「御史，天子耳目，當巡省四方，以勑姦植善。然吾親老，不可去左右，官雖貴，非所便也。」力請爲教官以便養，乃改授廬陵縣學教諭。奉母劉夫人，懇懇盡孝，諸生化之。九年，考試於河南，而君之家以縉紳公累，盡室謫戍邊，母與妻皆卒於京師。君自河南還，聞之不勝哀，即走京師，奉其骨歸葬，而亦往就役。十年□月□日至揚州，以疾終，年四十三。權厝揚州城外，後三年，子親德還自戍所，乃奉君之喪歸葬於槎路口先塋之次。君配徐氏，有婦道。子三人：長親德；次親禮；次徵生，早卒。女一人，葉登崇其壻也。孫男四人。

解氏故雁門人，自唐安吉令尹禹始來居吉水，傳至於今，世以宦學顯聞爲大家。至君之祖父，皆博學有文，而皆不及貴。慶澤之積，故君能世其家，負其才行，足以大顯於當時，而止於一教官，又陷於奇禍以卒，此知君者所以爲痛惜也。雖然，君子之觀人也觀其本。孝，德之本也。君駸駸乎顯矣，乃求便養弗就，比之饗富貴而忘其親者，賢不肖可知也，用此可以表著於世矣。則君雖不幸不至於通顯，何憾哉？故表諸其墓，庶百世之下有考焉。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〇《教授黃君墓誌銘》 黃先生諱須，字用之，福之永福人。始遊邑庠，以《詩經》領鄉薦，及會試，得蕭縣教諭。以內艱去。服除，改番禺，又改萬安。秩滿，陞瑞州教授。以舊官代還，改廬州，卒，權厝於廬州。

先生爲人温厚和平，其持己甚嚴，而教學者甚篤，故所至有成。蕭俗勁悍，爲士者亦不樂學，先生誘而進之，遂有以進士顯者。番禺、萬安素尚文，得先生爲之師，士益勸，以明經進者益多，萬安劉哲遂爲禮部第一。其廟學久而敝，先生次第修之，煥然華好。前之自科第出者，勒其名於石，以風勵後學。萬安人士服先生之教，皆敬而愛之，非若他人爲師弟子者。既滿，不能留，白於縣官，奏乞留之。奏至，已還瑞州。瑞之士亦喜得先生，而遽以代去。在廬州僅三年，學者知所嚮方，益趨於學，而先生卒矣。先生之去萬安，人思之不能忘，及聞其卒，莫不哀惜之。先生亦嘗美其俗，有留居之意，至是，故諸生擇地以居其孥，相其子亦水迎先生之柩歸葬焉。刑部員外郎劉廣衡，諸生之傑然者，適請告歸省墳墓，既爲經理其事，又以先生歷官行事之實爲狀，持亦水之書謁予銘。

先生孝於親，親没，哀慕既久而不衰。恭愛其兄，兄老而子弱，先生每之官，必奉以行，事之如事父。撫姪亦信如亦水。萬安訓導何阜卒於官，貧不能給喪事，先生爲具棺，稅地葬之，而資贍其家。其子來，又厚賻贐而歸之。工部員外郎趙鼎卒於交趾，有司遞傳歸其骨，至萬安失之。越數年，其子求之弗得，訴之官，無可柰何。先生百方爲求得之，加賻遣焉。平居以誠敬自持，喜怒不形於色，遇人無貴賤少長，皆有恩意，其心之厚於仁如此。曾祖均壽、祖提叟、父則敬，皆不仕。娶同邑陳氏，繼杜氏。子一人，即亦水。女三人。孫二人。其生以洪武辛亥十一月十七日，卒於宣德癸丑閏八月十二日，享年六十二。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萬安縣某某之原。

嗚呼！師生之義薄久矣，豈獨生之罪，蓋爲師者不能盡其道，不足以化服之耳。今於萬安觀之，非先生德之至與其士習之厚，惡能至是哉？用是可以爲勸於後世矣，何可不銘。銘曰：

嗚呼先生，德周於身，教孚於人，是以其澤雖久而不泯。我我高墳，松楸在原，何必金支之麓、玉泉之濱？其安爾魂，寧爾神，利爾子孫，彌遠彌振。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三《劉先生墓誌銘》 先生劉氏，其先居泰和之珠林，在宋有諱從周者，始徙居縣西圳南。五世至唐卿，又徙萬安石洲，遂爲萬安人。先生大父明德，以貲雄一鄉，元季納粟得四川廉訪司知事。父敬先，不仕，以行誼稱。母歐陽氏。先生其仲子也。

自少嗜學，選爲邑庠生，通《詩》、《易》二經，尤篤意於子史。其議論文章，朋輩皆推讓之。洪武己卯，江西鄉試，以《易經》魁多士。明年會試，得湘鄉教諭。九載績最，陞淮安府學教授。淮安南北之衝，達官貴人往來無虛日，諸生多以送迎廢業。先生以簡重爲務，不乾乾趨走，人以此高之。諸生亦得肆力於學，由是賢才益盛。滿九年，吏部課在優等，當得陞，主選者知先生賢，延至家，俾爲子師。先生歎曰：「此孫寶所以去也。」願不陞，竟受興化教諭而去。丁內艱。服除，調文安教諭。文安之俗不樂學，先生循循化導，學者有成，至與先生子善慶相繼舉於鄉，俗爲丕變，至今人稱爲詩書之邑。在文安九年，以老疾得致仕去。凡典教三十年，其言行一致，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發於身，施於家，而以教當時之人，無少長愚良，皆諄諄然未嘗違乎是，非其道不妄取予，是非榮辱，一不以累心，可謂廉厚篤實之君子也。

先生致仕歸，善慶取進士，爲行人，陞刑部員外郎，得致其祿養者。又十七

年，以景泰壬申某月某日卒於家，距其生洪武庚戌某月某日，享年八十三。娶同邑龍邱曾氏，有賢行。子男二，長餘慶，次即善慶。女三，郭道長、郭良遇、羅有初其婿也。孫男四，曾孫男三。先生之葬，以景泰某年某月某日。其墓在同里下邑之原。

善慶聞訃，哀毀踰禮，以副都御史劉公廣衡所述行狀來求銘，以納諸壙。予知先生之學行蓋久，而善慶又賢，朝廷褒贈之來有日矣。語曰：「德無不報，天之道也。」是宜銘。銘曰：

充其德，偉其文，師表後進廓前聞。含咀道腴厭世紛，翩然高興薄浮雲。歸來樂此蘭桂薰，年既耄耋歸窆窀。下邑之原新起墳，靈秀所萃宜後昆，刻銘垂休永長存。

陳循《芳洲文集》卷七《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陳先生墓誌銘》 正統十三年正月十二日，荊州府儒學教授致仕富陽陳子瀾先生卒於家，時年已八十二。其子教諭冕在京師，聞訃，以余嘗考南京鄉試，知先生者，奉狀請爲葬銘。余嘗銘其配李氏之葬矣，冕復請曰：「先人遺命，非得先生之銘不可。」其請至六七不倦。余不欲廢古人掛劍之誼，故亦爲誌而銘之。曰：

先生諱觀，子瀾字也，姓陳氏。曾祖諱嵩，祖諱宜，父諱盛，皆不仕。母潘氏。先生自少警敏，讀書過目，久而不忘。稍長，爲邑庠弟子員，益肆力於問學。爲文才思英發，出其倫輩。洪武庚午，即以《詩經》領舉於鄉。明年會試後期，補太學生。又明年，應詔選校官，授福建延平府儒學教授。面聽聖諭，受襲衣楮幣之賜。歲滿，調任湖廣之齊安郡。凡七踰年，以母喪去。服闋，陞國子監助教，力請補外。太宗皇帝嘉其廉退，除武昌府儒學教授。永樂丁酉，領聘爲應天府鄉試同考官。癸卯及宣德丙午，預考江西、福建鄉試。比去武昌，武昌諸生百二十人相與言於藩憲三司，願留先生卒業。三司皆爲上請，不報。以嘗力請補外，遂不遷，調荊州府儒學。後爲江西、福建鄉試考官。先生所過四學，嚴立教條，務爲諸生講說經史，毫分縷析，諸生不至心領神會不止。所在上官咸加禮遇，學校之政日以修治，每歲秀士薦於鄉、貢於禮部者，出先生之門必多。所至考試，皆稱克公衡鑑。平居化誨諸生之暇，輒爲詩文，以應四方之求。其任荊州歲滿，遂引年致仕。歸日，與鄉鄰故舊往還賦詠爲樂，而諸生自遠近來學者日益衆。正統辛酉，復強起同考應天府鄉試。時余叨典文柄，先生精力雖邁，而識見則卓越，他人不能及也。爲人端重謹畏，動有典則，而文章亦工麗可愛。於乎！若先生者，校官中豈可多得耶？其生吴元年丁某月日，其葬以邑南山之原，卒之年某月日也。配李氏，別室姚氏。子男四人：孟延，早世；仲建、叔昂，冕其季也。女四人，皆適仕族。孫男一人，淮。女五人。先生仕宦與壽及其平生若此，不銘固不可也。銘曰：

於乎先生，有德之士。仕踰五旬，壽八十二。有子讀書，世業能繼。《洪範》五福，庶幾乎備。南山之原，歸藏千禩。我銘刻石，垂輝來世。

薛瑄《敬軒文集》卷二三《訓導趙先生墓表》 故大名府滑縣儒學訓導趙先生，正統八年三月初六日以疾卒於家。是月二十七日，葬於峨嵋山之先塋。明年夏，其子駪以先生狀走河津，求爲表其墓。

謹按《狀》：先生諱鼐，字玉鉉，世爲平陽蒲州人。祖諱伯通，考諱良，皆以淳質行義稱於鄉，比兩世，隱德弗耀。先生生有美質，少即端凝不嬉，動止異凡兒。良視諸子中惟先生可教，遂遣受業郡博。比長，習程朱氏《易》，中洪武二十八年鄉舉。入太學，益從老師儒及四方之英俊以廣其學識，端其趨向。適天下教職多缺員，所司得請合太學六館士考其業精行修者，以補其缺。先生時在選列，授鳳翔府汧陽縣儒學訓導。隴俗獷悍，諸生事弧矢，網罟漁獵，以荒其常業。先生至，即督絶，嚴條約，以身先之。數年，諸生遵禮教，篤詩書，由科目進而仕於時者累累焉。官滿，調順天府三河縣儒學訓導，教人如在汧陽時，固無怠。九年，丁内外艱。起復，調今任。先生年益高，學益進，行益修，士子賴其造就者益衆。

正統元年，以年逾七十致仕歸。僻居鄉里，疏遠紛囂，安静自頤，雖不出户庭，而蒲之人士皆推爲先進成德，加敬畏焉。及卒，年八十有一，皆曰：「善人逝矣，吾其何如？」奔走賻祭於其門者相屬焉。

先生娶楊氏，生子男六，曰馴，曰駪，曰驌，曰駿，曰驄，曰驥。馴傳家學，以《易經》中永樂丁酉科鄉舉，先卒。餘皆紹其家業無墜。女一人，適良族。孫十人。

於乎！先生爲子而能肖其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其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始者矣。夫有善於當時者，宜表見於後世，予故删取其家世行己歷官之概，表諸墓隧，俾來者得有所覽觀焉。

劉球《兩谿文集》卷二三《故貴州宣慰司儒學訓導王公墓誌銘》 有博聞君

子，姓王，諱玠，字子瑀，號山暉，蓋鄉之習於禮而能文者，故其平居也，球嘗欲親之。及其既没也，球即走哭位哭之。今其子道以狀來請銘其葬，雖欲辭，又豈得辭之哉？

惟王氏本周靈王世子晉之後，至晉尚書令述少子處之，始徙蜀之鄴城。其後有十八府君某，仕唐爲御史中丞，復徙安福之北，亦以鄴城名其地。中丞九世生份，舉進士，宋乾道間授迪功郎，提舉湖南儒學。提舉四世生士才。士才生應龍，號仁山。仁山生禄，號逸齋。皆以貲雄其里。公以逸齋少子，嗣於父之從兄、試巡檢福爲。

性敏慧，齠丱若已成人。既脱元亂還鄉里，即思就學，以不隕先世業。雖有室，猶宿於齋，人稱爲王氏佳子弟。故前進士歐陽貞爲其字説，有「爲席上珍，鳴珂帝庭」之期。間以户大役稠，出應公家劇務，涉危難者數，而患皆不及身。蓋由其學之固，識之明，卒轉危爲安。洪武中，相知以賢良薦之朝，徵命再下，乃起。時朝廷方選有德望者儒爲武學司訓，育勳舊貴戚子弟，吏部張尚書統試公文學優最，中武學選。人不炎是職，莫樂爲。公獨曰：「以文德礪武臣子，誠吾所願。」即就職。喻以忠義之方，次及文教，務使狠者馴，傲者下，自愛其身者知親上死長，習騎射者事詩書。時梅、謝二駙馬總提學務，優加禮貌，丐徐魏公大書「宏文」二字於其館，以褒賞之。歲庚辰八月朔，承天門災，詔百官直言。公上封事數條，多中旨。永樂改元，大集名儒於文淵閣，纂修《大典》。公以翰林解學士縉薦預其列，分校後晉五代史，總裁姚少師廣孝每稱道其從事勤敏，蒙讌賚爲多。應制賦塔影詩，同列遜以不及。書進，以績授貴州儒學司訓。公在館閣，與金學士幼孜、曾學士棨、彭修撰汝器、林修撰環、吴中允均、虞侍御永茂、董司業子卓、富陽丞歐陽習、貢士郭猷往來最密，故其行也，諸公皆爲詩餞之，公亦畧無憐別色。及至貴，生徒半夷人，其非夷者，多染於夷俗。公力變以中華禮義之習，未幾而服飾漸更，揖讓有規，甚得都帥鎮遠侯顧某重。因建文昌閣於學旁，公爲文華之，遂擅能文聲南詔間。自是諸司所衛慶賀表箋，以得公譔爲快，收其禮幣至富。汝南王歸自京，道命公爲謝婚表，秉筆立就，王稱善加賞。在職聞後母喪，來家及祥。會休老詔下，遂優游林泉十餘歲，以宣德四年五月歿。歿前一日，猶能課諸孫詩對。至歿時，辭色不亂。公生元至正二年四月，歷春秋八十有五。配李氏，廣西宣慰司都事性之女。繼室曾氏，出邑東名族。子曰道，曰進，皆初室生。女適里士彭庸質。繼室生孫男某。孫女五。曾孫某。

公恒言好滿驕盈，君子所戒，故座間常揭欹器圖以自警。又言《五經》、《四書》乃聖學之淵源，義理之根底，修齊治平之道所從出，故無日不致力焉。與内外人言，諄諄以守分順命爲勸。其兄弟析産不立券約，不爲多寡好惡較。憂念其兄戍西凉不已，每形之詩詠。視家人子姓疾病患難，早夜不倦。又嘗解人紛，救人死命，給饑嫠之食，卻横卒之撓，是非人之言行中道不中道，故歿而人尤懷之。公葬在是年月日，葬之鄉曰清化，里曰某，原曰某。銘曰：

惟公之先兮，宗周顯晉。安成開業兮，鄴水流慶。昭祖令考兮，時仕時隱。集美於公兮，能與德並。未用則修兮，再聘則進。翱翔編苑兮，昭承恩命。奉揚教繹兮，外内服訓。聞雖遐發兮，位實匪稱。蕴有未施兮，澤將後蔭。宜公孫子兮，人偉代盛。刻此銘辭兮，疇曰弗信。

鄭文康《平橋稿》一五《朱教諭墓誌銘》 景泰三年八月廿二日，永康縣學教諭崑山朱克誠卒於官，其父惟賢扶柩還，以十月三日葬乃祖彦達之旁。

克誠姓朱，諱芹，克誠字也。自幼不凡，篤學儒業。年十六，從予説《詩》，記誦雖拙，而筆力甚高。月羣試館下，經義鎔意鑄語，鮮克過之。喜飲酒，酒後頗頗，議論泉湧，行輩莫能挫。書法宋克，得其筆意。繼又從刑部主事瞿伯暘説《禮》，竟以《禮》選應天丁卯鄉試。明年中乙榜進士，授金華永康學諭。先是，嘉興朱鹵庵掌教崑山，嚴毅方正，爲學者型範，古心古行，名動兩京。克誠在官五載，律己導人，一以爲則。婺郡縣職教者，獨克誠最少，而獨有名，如鹵庵之在崑山。藩臬大臣争欲推轂，而克誠不起矣。年止二十有八。嗚呼悲夫！克誠父惟賢，母鄒氏。自祖而上，已見余敘彦達墓石。妻許氏，黄巖教諭温如孫。男一，曰韶。女二。銘曰：

進鋭退速，理之經也。與其夙知，寧暮成也。不夙不鋭，亦或傾也。嗚呼克誠，歿有名也。

吴寬《匏翁家藏集》卷六四《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墓誌銘》 蘇州府儒學教授劉先生，以天順三年致學事而歸，歸二十年而卒，既葬亦二十三年矣，其孫柰始遣其弟蔣不遠六千里步至京師，以書授其學故諸生吴寬曰：「先大父臨終命諸子以墓銘爲屬，不幸諸子相繼没，其責在柰等，又皆孱弱不振，因循至今，罪甚大也。兹敢奉治命以告。」寬聞之，惻然感歎，曰：「先生吾郡賢師也，寬幼受教益，其何敢忘？」

按臨安知府王公佐狀曰：劉出漢長沙定王發之後，代有顯者。其後子孫居

泰和株林，再徙吉水夏朗，爲邑中名族。五世祖天聲，登宋咸淳乙丑進士第，終桂陽軍教授。天聲生益厚，益厚生維德，世治《尚書》，在前元竝隱不仕。維德生禮，當國初行科舉，一試有司不偶，居家教其子纘，竟登鄉舉。纘娶曾氏，是生先生。

諱諭，字體信，自號信菴。少與從弟故翰林學士文介公儼同學於家，勤苦特甚。永樂丁酉，與文介聯登江西鄉舉。宣德癸丑中乙牓，授山東樂安縣學教諭。連遭親喪，服闋，改浙江蕭山。秩滿，始擢教授于蘇。秩再滿，請老，得致仕。成化初，遇詔恩，進階登仕郎。

先生深於經學，所至教人孜孜不倦。樂安、蕭山士初未好學，自經先生指授，科第始盛。故大學士劉文和公實出其門，且有首冠鄉舉者。於是湖廣秋試禮聘校文，鑒別既精，士皆歎服。蘇爲大郡，缺教授，吏部以先生擬奏，人以爲稱。至則知其學爲范文正公所建，而胡安定、朱樂圃兩先生嘗居師席，曰：「吾敢有愧于先哲哉！」於是先生亦老矣，爲教愈篤，日必坐堂上爲諸生校課業，往往手自改削，而擇其尤秀異者，列侍考校，不使暇逸。夜則令宿齋舍，猶爲講解疑義不輟。其語人，必以禮義廉恥爲先，以吴俗少儉質，有服飾華美者輒戒之。人知先生得師道，一時有自外郡遣子弟來學者。郡守重之，入學與爲賓主禮，暇則以詩篇相倡和，而提學憲臣亦不以官屬遇之。

先生孝友人也，初仕樂安，親尚在，得一美衣食，必遣人緘奉。弟體實爲安肅訓導，没於官，徒行護喪還鄉。嘗以其族大，親修譜牒，刻印畢，家給一册，即毁其板，曰：「毋爲他人得之，以亂吾家世也。」經學之外，爲古文詞，典雅得法，有曾王遺意。所著有《南園集》、《歸田録》若干卷。其好學至老手不釋卷。迨致仕家居，猶爲子孫授業云。

先生以成化丁酉十二月三日卒，享年八十五。後五年壬寅，葬于里中桂源東坑。初娶張氏，鄉貢進士持永之女。繼娶蕭氏，進士應昂之後。皆有賢德。子男四人，曰範、配、紀、綸。範、紀竝縣學生。女一人，適張耆德。孫男十人，曰蓬、傑、柰、廣、本、府、蔣、廩、蘭、度。女六人，俱適仕族。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銘曰：

古有經師，在漢爲盛。口授其詞，書維伏勝。劉之傳經，自宋天聲。五世不絶，曰爲先生。幼處於家，克傳其學。出以所傳，覺彼後覺。先生爲教，先之以身。不戲而恭，不慢而寅。講授有條，亦維善誘。諸生得師，賴以成就。蘇學在昔，有胡有朱。後五百年，合其範模。曷不久留，終惠學者？吾老將休，往投鄉社。諸生之後，寘忝在焉。年稚而愚，實聞斯言。自伏以來，多躋壽考。天厚其躬，見此一老。壽終於寢，哀動其鄉。桂源卜吉，以固其藏。春雨秋霜，墓木拱矣。家仍多故，孰傳其美？先人之責，諸孫是圖。琢石宜書，寘維其徒。

吴寬《匏翁家藏集》卷七〇《河南陽武縣儒學訓導陳先生墓表》 先生姓陳氏，其先來自永嘉。在宋有諱文驥者，仕蘇州茶鹽常平幹辦公事，始留居長洲。文驥生子榮，元汾水縣儒學教諭。子榮生天佑，天佑生元善，俱平江路醫學正。元善生希武，希武生孟敷，孟敷生良紹，俱不仕，而業醫不絶。良紹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女。再娶王氏，翰林侍講汝嘉之女。先生則韓出也，諱頎，字永之。少孤，鞠於繼母，而學于舅氏福州教授王應良，通《春秋》。景泰元年，以邑學生中應天府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湖州府學訓導。丁母憂。服闋，改荆州。祖母喪，承重。服闋，改陽武。

先生精於經義，用以教人，日必坐齋舍，懇懇講説。及爲程文，指授有法。而持行清純，雖不必嚴立教條，人多感化之者。每各省鄉試，争聘校文。嘗獨赴江西，得士爲多。在陽武時，巡按御史會兩司考察校官，推先生爲列郡之最，因留署開封學事。以先生宜遂教授也，章三上舉之，不報。然亦非先生所望也。

先生狀貌腯然，早衰，年僅五十五，即懇請致仕。兩司知其志堅不可奪，咸作詩送之。而諸生留之不得，尤以爲恨。蓋自湖州去任已然。先生爲人外若和易，中實剛介有守。事小有非義，毅然不肯爲。尤號廉潔。湖州發地得奇石，或謂可載歸爲玩。先生曰：「此固非吾家物也。」卒棄不取。初至荆州，太守錢公，先生故人也。知先生貧，贈一官馬，以便出入。他日納還之，公言其可受故，先生曰：「受則傷廉，且亦爲公汚。」竟謝卻。舉子有懷金以希幸進者，斥逐不容見。或賺其幣去，家人覺之，則曰：「吾固使取之也。」其德之厚又如此。性孝友，推之以待宗族，歡然也。能擇交而篤於信義，久而不變。其爲文章，平實温雅。詩亦清切無浮浪語。所著述，有《之京》等録若干卷。其曰《味芝居士集》者，則從其别號而名之也。

陳既醫家，先生少則通其業，治病多驗。及老而家居，亦資以自給。然不若世俗之醫之計利也。其娶湯氏，繼周氏、朱氏。子男二，長廉甫；次欽甫，先卒。孫男二：夢得、桂。孫女六。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明年四月十七日，葬于吴

縣高景山之原。後三年，廉甫使人持其叔父顯所撰行實，請予表墓。予獲交於先生，聞先生之没，方悼惜無已，豈敢以不文之言辭？惟先生學行卓然，吴人皆知之，何待於表而後著？將以是爲廉甫復，然念今雖知之久，而人或不知，故卒書之。後有修郡志者，按而列於人物之類，庶先生之名傳之愈遠，又非區區金石所能及也。

吴寬《匏翁家藏集》卷七一《封承德郎户部江西司主事前濱州儒學訓導陳公墓表》 成化十五年七月，前山東濱州儒學訓導陳公以其子户部主事瑗三載考最，蒙恩封如其官階。公時年幾九十矣。既拜命，以其年閏十月二十七日卒。適户部君有公事於陝右，則趨歸治葬。已乃來京師，援例居憂，而以墓表之文委予。予與君有同年之好，不能辭。明日，因得閲公手修族譜，平生所敘述亦具於後，則陳氏之家世與其人皆可考見，乃按而書之。

公諱敏，字志學，姓陳氏。其先居陳，蓋漢文範先生仲弓後也。自唐宋以來，代有顯者。公之大父彦良始自陳徙居太康。父景文，遭元末大亂，再徙於汴。景文娶韓氏，河東廉訪司經歷克温女。生三子，公其仲也。少孤，母夫人守節，鞠而教之。永樂丁酉，以開封府學生中鄉試。明年試禮部，名在乙牓，授濱州儒學訓導。公爲教勤而有法，士類以興。未幾，有妖婦唐賽兒者，以邪術惑衆。濱之從者亦百餘人，約先焚州城，掠馬畜，往據青州，爲反計。州適乏守倅，有密告於公者。公自謂己責，顧城無門可守，乃夜施絚，以闌出入。忽一人疾馳而來，爲緹所縶，獲之，訊知賊已至，使舉火爲内應。公急呼州人登城，倉猝無兵器，乃投瓦石擊退之。公謂賊失利而城下有清河，必還而奪舟。頃之果然，則舟已呼集南岸矣。賊知城中有人，遂引去，不復有窺伺意。公益晝守禦策，更四月不宿於家。然賊自是勢益熾，連陷數城，山東大擾，而濱獨完無事。州人感之，走詣上司，請公遂攝州事。適駕北巡，大興繇役，公出令召衆，千夫即集，雖勞無怨者。後朝廷遣中官行視，有司倉庫皆以虧折被罪，公以能謹出納獨免。州守代至，仍司學事，視廟學頹圮，大修葺之。又先時丁祭，祭器輒假之民家，至是始具。秩將滿，俄而漢府反。罪人既得，以濱比近，坐不告反者，師生數十人悉謫戍甘州。甘遠在西北，鄰夷地，人未知學。公至，從遊者衆，教之如在東土時。久而察其子弟材多可用，諷部使者奏請建儒學。已而諸生連起領鄉薦，皆公之門人。時岳翰林正忤旨謫居，更遣其子瑗往從之遊，而邊人益知所向學矣。

公素好禮，不以患難廢。凡冠婚喪祭，一遵古制而行，武胄化之，至治喪不用浮屠者數家。故公雖名在册籍，自巡撫重臣而下，遇之必以賓師禮。有詢及邊事者，輒能言其利害，所以補益於籌畫者尤多也。公之才具蓋如此。凡居甘五十餘年，胸中浩然，不戚戚於廢棄。獨族屬墳墓之思，未嘗一日而忘於懷，痛其母以憂患卒於濱，葬具簡窘，不遠數千里，至其地改葬之。以族人散處，爲之譜圖，以示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其惇本爲孝又如此，則豈特其才具可稱而已？

因竊論公少居學職，若無所施爲於世，一旦遇變故，遂能完一州之民，其德亦厚矣。然卒被罷去，使人不能不疑乎報德之差。至其後也，身見其子登科第，列官於朝，而以高壽榮被封典，若天固延其年以待者，則報德之理固在，孰謂天道果不可信哉！

公既卒，以道遠，不能反葬於汴，乃以卒之某年某月二十一日，葬于甘城南原，子孫於是世守之，而甘之有陳，自公始也。

公娶李氏，繼娶黄氏、金氏。而金氏以生瑗貴，贈安人。子男五人，曰玘、曰琚、曰珣、李所出也。曰璟、黄所出也。其季即瑗也。玘、琚皆卒。女二，適嚴震、劉玘。孫男六人。玘之子曰宗、曰宇，璟之子曰思永、思某、思敬。珣之子曰思恭。孫女六人。曾孫男一人。是爲表。

吴寬《匏翁家藏集》卷七二《明故江西廣信府儒學訓導贈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員外郎孫公墓表》 公諱瓚，字汝瓚，號抑齋，姓孫氏。其先杞人也。元季，曾大父伯瑛官江浙録事司，兵亂不歸，遂家華亭。大父仲恭，父士達，俱不仕。公早孤，事母沈氏盡孝。稍長，入郡學。時蕭山魏文靖公分教於松，愛公勤苦，親以書授。宣德乙卯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中副榜，例授教職。以母老，慨然不辭，遂授廣信訓導，而奉其母以行。時學政久廢，公至，嚴條約，勤訓誨，士類大興。當鄉飲酒，有貢士坐不以序，斥之使下。其人銜之，後爲考功郎，適公秩滿赴部，必欲修怨。而公以丁母憂免。服除不出。人勸之，曰：「向吾所以仕者爲養母計，今復何爲？」乃閉户教其二子蕃、衍。鄉人有盡禮延爲塾師者，輒亦往赴。蓋專以授徒爲事者二十年。及衍擢進士第，守深州，公就養於官，數以善政戒飭。嘗大書其室曰：「勤以補拙，儉以養廉，慎以免過，惠以得民。」人以爲得居官之要。衍用其教，竟稱賢守。

成化己酉九月二十日，公以疾卒，享年七十九。衍奉柩歸葬於鄉之蟠龍原，合其母任氏兆。

公爲人坦夷簡亮，不立城府，於利尤無所好。平生作書有法，晚喜爲詩，有

《可笑集》，藏於家。任氏出儒宦家，爲福建參政勉之女。母曰姚宜人，性貞静，且孝事姑，不違其志。相夫治家，能居貧守約，子女婚嫁，皆不失時。尤通書史，數援引以教其子，亦善作書。卒以成化辛卯十月某日，享年六十九。子男二人，即蕃、衍。女二人，適張朋、焦簡。孫男四人：雍、睦、承德、承恩。女三。

衍後以治行著，召爲南京兵部員外郎。三年，以考績來告予曰：「先父母之葬，衍忍哀自志其墓矣。而墓上之文未刻，乞書之。」言已，其容甚戚。及出其志文以示，其詞尤悲，予不忍讀也。予謝曰：「子免喪久矣，能不忘乎哀如此，其將何以慰之？」於是衍考最，蒙恩贈其父奉直大夫、南京兵部車駕清吏司署郎中事員外郎，母爲宜人。乃畧述其事行，而特書其恩典，報之曰：「此可以刻於墓矣。子之哀亦可以少釋矣。」

倪岳《青谿漫稿》卷二二《江西永豐縣儒學教諭楊先生墓誌銘》 成化庚子九月一日，教諭楊先生卒。岳走哭之。惟先生少與先考文僖府君爲同窗友，先考無恙時，嘗爲之作傳，爲著朋友相知之誼，故敘述加詳。蓋曰先生諱達，景通其字，楊其姓也。山西平陽之臨汾者，其世族。應天之江寧，則國初之所遷也。諱伯林，其祖。純篤端厚，爲邑耆宿，爲鄉飲上賓。諱彦用者，其父也。先生事彦用及母范，克盡子職。没，能葬以禮。兄執役京師，事其嫂尤謹，且爲嫁其女如己女，其孝友之行也。宣德丁未，從大理胡公槩所選拔，俾遊京校，學日益進。爲詩文，有奇思，知名公卿間。卒業太學，大司成重其賢，同舍者推讓之。及門授經之士，多所造就。雖侯門世胄之子，亦各成其材，爲時名臣，其修之己而及之人者也。既久爲場屋困，年益長，乃自太學援例而起，俯就校官之選。景泰乙亥，始得司訓温之永嘉。居九載，德孚教明，士子懷服，守宰以下亦知尊禮。去之日，人不忍捨。以績最，進秩永豐教諭。其教永豐如永嘉。未幾，即謝事歸，則其小試於仕者也。夫進不偶於有司，仕不竟其所負，位不稱其德，落落才賢，齟齬以没，固其命也。春秋七十有一，永樂庚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其生也。配某氏，有淑行。曰宗錫、曰天錫，京庠生，其子也。都城之南，鳳西鄉之原，其墓。卒之年某月日，其葬也。銘曰：

修髯豐頤，有偉於儀。韞珍其奇，出也後時。卒尼于施，伊後之遺。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七八《明故陝西三原縣儒學教諭致仕贈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劉公神道碑銘》 少傅劉公嘗出所述先公家傳，且道父德之詳，謂東陽曰：「吾先公之葬久矣，神道之石尚未銘，所以告子者，非徒言也，子爲我銘，將俾吾子東刻之，以畢吾私焉。」東陽在館閣，從少傅公久，誼不敢以不文辭，乃敘而銘之。

公姓劉氏，諱亮，字彦明。其先出開封太康。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卒葬某州。祖妣夫人翟氏，河南洛陽人也。有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二弟居瑞、居理迎歸洛陽。入國朝，遂定居。娶曹夫人，生二子，其次爲公。

公早有識量，七八歲如老成人。弱冠，爲縣學生。永樂庚子，舉河南鄉貢。宣德庚戌，登禮部乙科，授陝西華州訓導。條格嚴整，尤勤訓迪，不任私喜怒爲賞罰。嘗再攝渭南縣學，兩學生皆父視之，賴以成材者甚衆。正統己未，以母艱去。壬戌，改山東濱州學。雖不久任，誨亦弗倦。癸亥考最，遷陝西澄城縣學教諭。俗戇直難訓，公用剛克，畢就矩矱。乙丑，以父艱去。丁卯，改三原縣學。公愛其士多秀敏，年雖高，猶日夕講授，不輟寒暑。景泰丙子，秩再滿，乃致仕歸。天順癸未十一月十二日無疾而終，壽七十有七。少傅公既貴，累贈公及祖考皆如其官。考及公皆葬洛陽東侯里，爲世墓云。

公素孝謹，事父如嚴師。既仕，每值訶責，猶跪俟杖，怒解乃已。暨兄寬勤苦，樹門户，居相慕愛，老不色忤。兄子斅，少失母，躬撫教之。與人恭孫，未嘗騎入里門。見老長，雖賤必拜。然介直寡合，好面斥人過，不爲私議。里有不檢者，訖其歸，匿不敢見，人用是稱曰板劉。

平生務實學，其教以明理飭行爲本，不專文藝，學者皆畏且服之。在濱，嘗病暑，兩坐諸生更執蓋立侍。比秩滿，争遣子弟挽車上京師，訖改任始返。其去澄城，值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行次朝邑，盜忽夜至，競升屋操挺石敵之，盜不敢近，比曉乃引去。没後數十年，諸家子姓傳道舊時事，猶戀戀不置，其感人深如此，亦可謂難矣。嗚呼！古以栽培傾覆喻善惡之福禍，此理之常，然必要其終，乃可以無爽。惟公樸學直道，位不滿德，天固將優之。今少傅公名德重天下，屹然爲一代元臣，勳業所被，皆公教也。國有錫命，家有廟祀，巍階顯號，上逮三世，科第蔭澤蟬聯而不絶，則公之所獲，孰與朝榮暮悴、競得失於顧盼之間者哉？然則揭名著行，俾後來有所據法，非直典式所得爲者，其於倫誼風俗，宜不爲無補也。

銘曰：國有大老，元氣是鍾。曷徵厥成？於彼先公。公名賢科，公職黌宫。廉貪植懦，君子之風。牖昏擊蒙，儒者之功。嗇不世用，於家則豐。吉不在躬，於孫其逢。帝曰予弼，其佐朕治。惟我先卿，教澤攸致。曷其報之，有燁明制？

顯號穹階，躋於極地。瞻彼洛矣，其源千里。於河於海，其流無涘。公生其邦，毓靈受恥。其澤不匱，有如此水。後百千祀，視公孫子。

謝遷《歸田稿》卷二《憤齋先生墓表》 先生吾先妣夫人之弟，諱珙，字廷璧，姓鄒氏，憤齋其自號也。先外祖悠然處士與外祖母俞孺人，德善重於鄉，慶鍾先妣及諸舅。先生自幼秀穎異常，長而篤志力學，風格凝峻，言動不苟，人望之而起敬愛。與先考簡庵少傅年相若，以學業行誼相砥礪，友愛如同氣。先祖直庵少傅視之如親子弟然，初蒞官閩藩時，攜以自隨，遣就政和縣學司訓錢塘馮先生浩授《詩經》，業成而歸，鄉里大家爭延致爲子師。吾謝氏族屬頗衆，曾叔祖克成處士素好禮，合一門子弟師之。某時方垂髫，獲從諸生後，見先生終日端坐，不惡而嚴。諸生一聆謦欬，即竦然各肄其業，罔不就規度。蚤暮升散出入，在途次，亦循循有序。鄉中父老見而知其爲鄒先生學徒也。臨山衛帥李侯選城中子弟之秀者幾百人，闢館舍十餘楹，延先生教之。武弁家素號多頑劣，先生學規嚴整，率皆領其教，無敢違，氣習爲之一變，至今衛中人猶慕之。

成化初，詔求經明行修、懷才抱德之士，餘杭知縣朱某舉先生。應詔至京師，在朝縉紳大夫士聞其名，多遣子授業。已而銓曹泥於例，須本縣官舉，遂爲有力者所奪。先生拂衣歸，仍應浙江鄉試。復不偶。無何，嬰股疾，醫藥罔效，遂不起。成化戊子冬十二月十二日也，時年方三十有六。鄉邦衣冠之士，無問識與不識，莫不痛悼之。

嗚呼！某嘗聞之，《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世教衰微，師道之不立久矣，使如先生者得見用而任國學郡邑之師，則其所造就，豈胡安定得專美於前哉！乃終不獲一試，惜哉！

先生雖專經業，而雅好吟詠，詩法盛唐。所著有《憤齋稿》，藏於家。

先生世業儒，家不甚充裕，而篤于孝友。平素所得束脩之資，悉以供門户費，無一毫私蓄。及其歿，人始知之。配胡氏，烏山處士諱鼎之女，淑慎儉勤，相先生恪遵婦道。子男三人：昌，蚤卒；昇，仕武平衛經歷；杲，未周而孤，能自立。女一人，適同邑魏某。孫男五人：紘、紀、絢、組、練。絢、組俱爲邑庠生。絢力學如先生，頗有時名，繼述顯揚之美，其將在絢乎！

先生歿六十有餘年矣，而墓上之表尚缺，是某之罪也。某今亦老矣，恐後遂湮没無聞焉，故力疾爲纂述其梗槩如此，令吾子中書舍人正爲書而刻之。若其家族世系，則具見于悠然處士行狀，此不復贅。處士狀，先祖直庵少傅所撰也。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七《明故三原縣學教諭王先生墓表》 松江府同知王君翊之父教諭先生卒且葬若干年矣，至是，其配彭氏卒，訃聞於松，翊奔歸，將以某年某月日啓先生藏而合焉。追惟先生墓未有表，乃以爲請。予知許時，翊方爲諸生，實與今祭酒賈君鳴和輩數人講學於予，予於其請也，惡能辭諸！

按翊所自爲狀：先生諱俊，字用章，別號幽齋。其先鳳陽人，國朝洪武初，高祖廷懷始自霍邱遷許州。祖讓，父觀，世守靈臺業。先生生獨穎異，少以《禮》學遊州庠，儀采端凝，雖被服寒素，望者知爲偉器。與物無競，而取予惟慎。自書策外，無他嗜好。凡遇佳文字，輒手録之。應舉屢踣，卒以貢升禮部，授訓導陝西三原。先生至，新其矩範，敦尚本實，諸生争自淬礪。貧乏者顧飲食之。有梁澤者，年尚少，先生亟稱奇才而加之教，後發解第一，與張曉繼登甲第，論者歸功焉。同官或忌之，搆謗百端，先生弗爲意。時王端毅公方爲方伯，特加禮重。九載考績吏部，適端毅以公務至，言而留之。尋擢教諭，士心益嚮。先生有繼母，迎之養焉。

初，先生家食時，嘗懇荒田二百畝，閭右乘隙侵而有之。子姪來告，先生曰：「此亦非我有也，其何可争？」竟不問。

先生卒成化壬辰某月某日，年五十三。其葬某原，爲卒之明年某月某日。配彭氏，子男五人：長某，次琮，諸城訓導；次某；次某；翊其季也，舉弘治乙卯鄉試，歷知安平、德州，至今官，所至稱治。孫十八人，某、某、某、某、某。孫女十有一人，嫁者九人。曾孫十有一人。玄孫二人。

彭爲禮科給事中某之孫，性嚴肅，治家有法。先生學且仕，彭皆有資焉。寡居凡若干年。始琮迎養，不就。翊亦如之。曰：「我未亡人，朝不及夕，遠涉何爲？汝惟各慎乃圖，爲我慰耳。」每致書翊，必先官箴，後及家故。予在許，徵故家文獻，以王彭爲望。翊也才，故與之進。嘗聞先生薦於端毅，重其爲人，而恨不及一見。彭間見吾母太淑人，太淑人稱其言動有禮。今執筆表先生墓，而彭附書焉，固亦吾志也哉！

儲巏《柴墟文集》卷九《宿遷縣儒學訓導張先生暨配陳氏合葬墓誌銘有序》 臨海張先生，成化乙未正月十有五日以疾卒於京師。越十年乙巳，其孤鎮始舉進士，奉葬邑之上奥之原。又五年爲弘治庚戌二月九日，其配陳氏亦卒。鎮時官南京刑部主事，聞訃，將奔，卜以月日啓先兆而合窆焉，以狀亟銘。巏辭不可，爲敘而銘之。

敘曰：先生諱瑄，字宗温，宋龍圖閣直學士燾之後。其先洛陽人，建炎南渡，徙居台之臨海。曾祖仲英，洪武初主溧水簿。祖彦博，考思誠，咸有隱德。妣侯氏。

先生少則爽悟，七歲知屬句。稍長，補郡庠弟子員，從里儒陳内翰廷嘉、參政子幾、葉太守孟德游，綜經緯傳，務敏贍，爲文詞，聲問籍甚。既而屢試場屋不利，年且四十矣。先生曰：「命也。」迺偕貢禮部，授新鄭儒學訓導。禔身率行，日進諸生講肄之，語以魯齋許公授受所自。嘗曰：「學當爲是，毋徒呫呫章句，秖徼利禄也。」諸生懾然聽之。

尋署縣事。適征襄陽，兵傳其境。先生腆犒豫防，民用不擾。其辯柴剛事，尤明偉。仇家誣剛殺人，獄成，抵死。先生獨白其冤。剛攜婦子詣謝，進百金爲壽。先生曰：「若何知我哉！」斥而麾之。邑民方疏其所以治，請爲真令。未及上，先生以内艱歸矣。

陳孺人，參政兄之子，柔嘉慈孝，得母婦道，享年六十，先生彊九歲。

子男三人：長即鎮，次銳，暨錞。

初，先生捐館京師也，再奉宿遷之櫬，病不克往。鎮時少，不及從。友人林教諭子中，自病訖卒，醫藥斂瞶，數千里歸其棺焉，可謂有始終者。君子於是知先生之德又孚於友也。

銘曰：官不究施，利己及民。年不與者，後惟有人。上奥之原，突如其墓。斂德考終，既永且固。孰啓我封？猗婦之良。穀也同室，今也同藏。爰作銘詩，著美厥儷。尚有龍光，自鎮攸始。

鄭岳《山齋文集》卷一六《明詔授莆田縣儒學訓導貞孝劉君子賢行狀》 劉氏世居城左，君大父傳祖始徙黄石原道，家焉。傳祖生守宗，晚未有息，禱於仙，夢語之曰：「孝哉閔子騫！」已而生君，因以閔名君，果以孝聞，蓋亦異云。

君生有至性，三歲喪父，即能匍匐隨母朱孺人號泣。孺人居貧守志，遣君從子婿、今黄長史英、許紀善廷齊學，通經典大義。孺人每訓之曰：「自吾爲而家婦，聞爾祖以孝謹稱于鄉，祖母李氏嘗刲股以療親疾。爾父言之必流涕。爾曹庸無效之乎？」君感奮自立，遂絶意科舉之學，求古聖賢禔身訓家之法，率而行之，大書於堂曰：「片言忘孝非君子，毫髮狗私是小人。」極力養母。家雖貧，甘毳必致。定省温清，疾病不解帶。母或恚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必得命乃起。每痛父早喪，不及養。父及祖母二喪，權厝他所，以情事未伸，遂斷酒肉，遠房室。訓徒隣邑，朔望歸，則號泣於殯所。如是者三年，里士鄭廷剛憐之，與地，族人貴仁助十金以葬。歲時祭祀，必齋沐，虔率男婦奠獻，一如《家禮》。閨門嚴肅，鄉人式焉。

嘗謂文公《小學》要在敬身，張横渠教人必以禮爲學。基本在是，故檢柙尤慎，繩行矩趨，造次不苟。流俗姍笑，一不以屑意。或疑其僞，曰：「我非僞。」或病其迂，曰：「我誠迂。」察之於幽而要之於久，始大服。賓於坐，則衆爲肅。行於途，則衆爲起。士大夫造其廬，必修容而後進。私相語，必曰子賢先生，或呼爲劉孝子云。

始司徒鄭公紀以史職在告，延君入山中，考論禮典，歲致穀四十斛，以資孝養。提學周公孟中屢致餽。羅公璟令郡守王侯弼、貳守朱侯海建社學城中，延君以教子弟，迎其母就養，給閒田五十畝，以充學費。遇旱禱雨及丁祭齋宿，輒以君俱。王侯嘗曰：「對劉子賢，使人躁妄自消。」其敬禮之如此。

未幾，母卒，號慟頓絶。既葬，廬於墓側三年，衰絰蔬素，哀毁骨立。值烈風壞民舍，君廬特完。既辭學田，環堵壁立，饘飧或不繼。終日欽欽危坐，兒啼女號，處之裕如也。見素林公俊起留臺，疏於朝曰：「劉閔恭慎純粹，學行高古，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宫講讀。」不報。御史宗公彝按莆，廉君貧甚，仍給以前所辭學田三十畝，且疏薦之，有「孝友恭慎，言行不苟」之語。吏部下所司覈實起用，君力辭。郡守陳侯效又薦君「動遵古禮，行著鄉曲，孝親一念，上通於天」，乞旌表録用。詔特授本府莆田縣儒學訓導以榮之。自是海内名益重，遠方士有及門質禮者。廣信王郡守瑭遣人致幣，圖其像以歸。前後行部大吏，率降拜鈞禮，間致餽遺，則以供母及葺先祠，分給弟妹無餘。伯母貧而寡，迎養終身。庶弟聞、閻始合食，弟婦有求異者，君效繆彤自撾。晚歲口衆不能支，始散就食。

配陳氏，以失愛於母，出之外家。君時年三十二，遂不别娶。後以陳無依，從二子迎歸，終身不共寢食。子，長大繼，次大齊，俱娶于林，大齊早卒。女一，適吴文薦。孫男六，自新、自警、自立、自融、自治、自開，皆質訥，力田力書。

君生正統丁卯十月二十六日卯時，至正德丙子，年七十。夏五月得病日，亟問後事，曰：「稱家可矣。」二十八日辰時，命兒扶起，端坐而瞑。黄長史與地官體行爲視殮。訃聞，士大夫咸嗟惋不置。

君號艮軒，所著有《家禮考註》、《昭穆圖説》、《宗子法》、《五倫啟蒙》、《洪範

九疇説》、《孝經刊誤訂正》、《鄉飲酒禮》、《養正模範》，惟《禮記類編》未成書。見素與陳如賓茂烈洎岳同往吊。是冬，如賓亦卒。二君名行相次，皆莆間氣，而相繼淪謝，古道其不可復矣。悲夫！見素既爲達巡按胡公文静，出賻金，率郡守馮侯馴、縣令雷侯應龍爲治墳。以次年正月初二日丑時，葬于谷清里西山之原，且命余爲狀而爲之銘。

嗚呼！君約身苦行，敦尚倫紀，上追古人。張湛之矜嚴好禮，徐仲車之不忍加足于石，元魯山不近女色，君殆兼之矣。漢獨行、唐孝友俱有傳，君之行，固宜列之史官，垂之不朽。余故摭其事爲狀，以傳信焉。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三一《北游稿・故湖州府儒學訓導封刑部主事胡先生墓誌銘》 刑部主事胡君仲申奉使南畿，得便道過家，爲厥考耐菴先生壽，鄉人榮之。還朝未兩月，而先生之訃至。仲申號慟隕越不自勝，悔不少留以視醫藥，而遽至此極也。既束裝戒道，奉其友翰林庶吉士令禮科給事中儲君麗中狀，乞予爲葬銘。時予亡妻病革，君行，不忍趣也，旋屬治喪，情事紛總，併其狀失去。今年春，君重録以來，又阻於時艱，及冬而始達，則已逼先生葬期。而予且疾病，又閱月，乃克序而銘之。序曰：

先生諱琬，字公琰，姓胡氏。相傳其先自汴來。高祖定興，元季避兵華亭之秋港涇，因卜居焉。曾祖某，號誠閒。祖文政、父斌，皆不仕。文政善治生，家頗饒裕。景泰中歲饑，盡出所有以賑貸，用是衰落，旋即下世。而有司以其素責斌掌鄉賦甚急，衆莫知所爲。先生毅然曰：「是役法當任富室。吾昨富而今貧，有司獨未知耳。」走詣縣白之。時先生年十四，既眉宇清峻，而辭辨舉止不類童兒。試以對聯，應口成趣。知縣郭文直深異之，曰：「農家有此子邪？」薦入府庠，爲弟子員。斌方以免役爲幸，將辭之。先生進曰：「此吾進身階也，何辭爲？」時張莊簡公猶未仕，以《書經》教吴下，先生往從之遊。不數年，盡得其要旨。每試，文輒出諸生之右，衆謂一第不足取也。已而累舉累不利，人爲稱屈。而先生獨安之，因自號耐菴以見志。

弘治辛亥，始以貢上春官，試翰林、吏部，皆上第。尚書三原王公亟稱之，勸其再舉，而先生厭場屋矣。亦會聞室人喪，注湖州府儒學訓導以去，曰：「是獨不可行吾志邪？」至官，嚴矩律以率學者，雖盛暑倉卒，不衣冠不見。諸生擇其才質之穎異者，躬自訓厲，後相繼登甲科、爲顯官四方，湖人稱之，至今不絶也。

教諸子尤嚴，公退，必親課其業，有弗率，則箠楚隨之，曰：「吾家無厚貲，吾又薄宦，所以遺汝，惟書香一脈耳。汝苟弗力，他日淪落，何所極邪？」故諸子人思奮厲，隨其才分而各有成立。

官滿當遷，忽若有所感，飄然東歸。家居治農圃，課樹業，爲茅屋數楹於別業，徜徉其中。客至，飲酒賦詩，終日無倦色。家去城不半舍，非節序慶會祭飲、訪親舊，經年不一入也。正德甲戌仲申登進士，拜令官。先生遺書以「清慎勤欽卹無誤」爲訓戒。丁丑考最，封先生如其官。旋以使歸。先生喜，爲張筵召客，曰：「汝有以嗣吾志矣。」已而遂趣其北行，曰：「王事不可緩也。」故仲申不得已而别。已别而先生病，病而遂以不起聞矣。嗚呼惜哉！

先生天質素美，外簡直而内文明。平生未嘗一妄語。尤嚴於義利之辨，是非可否，不以一介徇於人。事親篤孝。早年身係學宫，恒兼任家事，不以爲其憂。教二弟，皆有成立，庇之三十年，不使知有官府事。及卒，撫其孤子女，不異己生。鄉鄰疾患，必多方拯卹，力不逮而後已。然至有欺誕譎狡，輒面斥不少貸也。幼而勤學，至老猶不倦。閒居終日，圖史筆劄不去手。舟行出入，亦挾册以從。其作字必楷正，雖屬稿，亦不苟，曰：「此先儒所謂敬也。」爲文章，簡而明，根於理而不雜，不爲曲説支詞，而意已獨至。予昔序先生壽，嘗論之教吴興日，官府學校之作，多出先生手，尤爲一時輩流所推服。今藏於家者，有《耐菴集》、《苕溪漁唱》、《歸閒稿》諸作，惜猶未得遍觀也。

先生以正統壬戌八月十七日生，正德戊寅八月初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八。配顧氏，贈安人。賢而薄祐，不及見先生貴云。子男六人：長山；次岳，即仲申；次邑，次敖：皆安人出。次啓，次密，繼室王氏出也。女三，其二適某某者，出安人；幼適某者，亦出王氏。孫男八：鈺、錦、鍊、鏜、鐮、鈿、鈉、金。錦、鍊、鏜皆習舉子業。女四，適某某，其二尚幼。

顧安人先葬秋港涇之原，至是，山與仲申輩將以年月日奉先生柩合諸其墓，禮也。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二《歸來稿・絅庵姚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鵬，字程夫，别號絅庵。其先故汴人，有諱世榮者，以武幹仕宋爲將軍，職環衛，從高宗南渡，家臨安，病告尋醫，遂精於其術，姚氏江南之始祖也。世榮之後，皆以善醫名。有桂發者，嘗起安定郡王伯栩奇疾，授御醫局副使，於先生爲七世祖。子孟，號朴翁，以名醫被薦，賜冠帶，由臨安徙華亭，居修竹里。子文彬，號恒齋，元惠民局生，累官醫學教授，與鐵崖楊先生爲詩友。其葬也，鐵崖誌之，私謚爲貞

靖先生。傳子處和，以文學任江陰儒學教諭，先生之高祖也。曾祖柳隱先生，諱某，洪武初舉人材，知莆田縣。祖菊庵先生某，尤工醫。考某，以賢良方正任許村場大使，两考即致仕，徙居郡城，是爲瞻雲先生，梅趣翁善《太素》脈者之弟也。娶錢氏，南京吏部尚書文通公之妹，實生先生。

明敏凝重，言動皆有則。七歲能屬詞，善楷書。稍長，從陸夢庵先生受《詩經》，問學日富。補邑庠生，與從兄仁夫、中夫俱有聲場屋間。督學浮梁戴公、廣信婁公皆器之，而試輒弗利。弘治甲子，始以貢上春官，試文冠多士，授江西南安府儒學訓導。始至，值大水，學宫圮壞，白於郡，遂一新之。南安不薦士久矣，先生嚴程約，明軌範，以身率之，士咸奮於學。未幾，劉君寅與其弟宰聯躅取高第，皆歸德於先生。先生素慎取予，及當官，尤以名節自礪，苞苴私餽，無敢及其門者。清風興行，郡守而下皆接以殊禮，時有所咨訪，辭弗敢知，守益敬焉。修《孝宗實録》成，力求解任，守固留之。尋以書白當道，始獲遂其志。時鄉人仕而歸者，憲副定庵曹公、僉憲一庵許公方倡爲安者會，聞先生歸，甚喜，曰：「會中得君，吾屬有光矣。」郡邑諸公與上官行部，咸加禮。蓋優遊桑梓者十七年，以嘉靖甲申六月二日考終於正寢，距其生正統丁卯五月廿七日，享年七十有八。

配孺人余氏，養志先生某之女，儉勤慈惠，與先生一德相成。先生壯年多疾病，孺人左右扶持，飲膳藥餌必親，有所須，皆先意而具，卒致先生於康寧。撫子孫，待姻族，不以煩先生，而事無不治。先生卒，哭之哀，遂感心疾，明年乙酉四月廿二日竟卒，年七十六，其生景泰庚午五月十一日也。

子男三：長淞，理家政，率禮循義，克承先志。次汶，太學生，後先生三月卒。次沅。女一，嫁金鳳，卒。孫男四：時周，太學生；次時皞、時敏、時茂。女六：長適舉人張松，次舉人孫堂，次宣城伯從孫衛嗣宗，次舉人王洪子槙、州判葉相從子嵓，次受冬官主事宋瑛從孫玄德聘。曾孫男一，應期。

先生事親孝，奉祭敬，處兄弟友而恭，御家和而肅，接賓姻恪慎謹抑，未嘗一失色於人，雖後生新進無少忽，而人亦信愛敬禮之。

先生之南安，予以文送行，所謂一時同輩論學行純備者，必以先生爲首稱。凡先生有言，於人無弗信，有所托，無不爲盡心，曰：「姚先生誠信人者。」皆實録也。此其大者。至於出入市里，未嘗褻衣；盛暑家居，未嘗袒裼；簡劄字畫，倉卒細微，必致詳謹。蓋自少至老如一日焉。時風日移，老成日遠，雖鄉邦俊彦代不乏人，求欲如先生，亦未可以多得矣。

淞等以今年丁亥二月廿五日葬先生於城東十里吕蕩廟之源，以余氏祔。奉湖廣參議張君德輝狀，請銘其墓石。予謂：「銘先生，其可以無愧也！」諾之，因以識吾感云。

崔銑《洹詞》卷七《萬泉教諭封翰林編修馬公墓志銘》　太史氏馬子仲房自秦中歷晉陽，踰太行，至我後渠，請銘其先令君煙山公。銑受而閱馬子狀，事核偉詞，可顯於靡極，豈馬子以予戇直不溢美，將使後代徵其言乎！乃掇其凡，著於篇。

馬氏山西臨縣人，宋金構亂，綏德没於金。會金被攘去，諱仲謙者率少子渡河，殺主者金人，占籍焉。五傳而至秉吉，秉吉生震，震生永盛。秉吉能恢廓其家，永盛以耆德膺詔，稱壽官。再取姬氏，生煙山公諱驄，字士臣，一字希桓。生五年，失母，鞠於繼母談。少不跅弛，思母必泣，父及後母撫愛。至十六歲，州太守選爲弟子員，治《周易》，能通諸家書。後四失舉，思棄去，專力養親授徒。成化辛丑，州守張瑞連考馬氏無罪者三人死，公痛極，矢言呼天，瑞大恨。會公族人書先以事被係而逸，至是瑞移文副使張偉，謂公率徒篡囚。副使與瑞素媾，即下瑞逮公。瑞親統兵卒五百，圍嵯峨第。公自省亡過遭劫，恚而提刀，將出辯。已而悔，止族人。然院中積薪，冀可緩圍，薪濕不火。瑞募人獲公者重賞，無賴王討兒突入，公乃就縛。閱數日，討兒中寒疾死。瑞教討兒父源刃列屍額，告公拒捕，坐死刑，械送副使治。臨發，送者千人，歎哭聲震嵓谷。後四經臺臣手，不能理。甲辰，御史張淮乃雪之，復爲州學生。弘治戊申，歲貢如京試，得夏縣訓導。丁巳，進萬泉教諭。

公自爲學生，已授徒，作義必自治語，旨趣雋永。聖文嘖奥，解發通朗。敦行必本忠信孝弟。凡稱門生者，俛仰顒顒，不俚不佻，多成名。及爲學官，昧爽起坐齋中，生徒拱立聽説。經夕令宿號房，夜分往稽勤怠，明勸懲。雪夜，諸生度公必不出，有弈者。公聞其聲，痛斥之。見上官，不能爲俛禮。有問答，言侃侃，陳古振今，聞者改容以侍。御史姜洪言事，謫夏令，爲民所誣，公率諸生詣上官白其冤，事得釋。姜令宦倦求退，以老母泣請。都御史張簡肅公意可之，公越堵進曰：「如公爲朝廷惜才，不可聽令去。」簡肅公遂特薦，姜後爲名卿。

萬泉尤號鄙野，公懇懇惻惻以教，爲析章句，文動止。暇則校射習律，修朱氏禮。兩庠生皆佞佛，喪則自著儒衣冠，列鼓吹，自寺門迎經懺至喪次，輀車發，賓戚爲孝子掛采。公爲陳周孔之典，仁者之愛，言於縣令，正身宣化，俗乃革云。

公耆年，念壽官公耄，致仕歸。奉養慕戀，若冲孺然。遭喪，毀幾滅生。既禫，作祠堂，祭曾祖以下，曰：「吾別子之後也，自上不可僭。然吾心無窮焉。」

公修膚玉立，嚴重有威，與人言，洞見肝腑，喜揚人善，亦好面刺人過。赴人之急，雖勞不避。訓導馮有母喪，公以齋夫銀數鎰賻，馮念公亦貧，不受。公曰：「郭元振、范堯夫何人哉？君乃輕重喪而守小廉邪？」姜公遇難，事必咨。公竭忠出謀，當實可行。或梦訟不解，密訪本末以告。在京師資竭矣，猶卻泛餽。將赴內廷試，僕具早餐，有肉汁，公詰知為同旅嘉興丞所陰送者，怒不食而入。

公年八十有五，嘉靖己丑二月戊寅，卒於寢。舉善詔子，反源達命。配黨氏，贈孺人。一子曰汝駿，州學生。側室王氏，封孺人。三子，曰汝驥，即仲房也，翰林修撰；曰汝驊，曰汝驌。女子，黨出者五，王出者一。壻某某。孫男子三人，女子五人。卒之四月庚寅葬，黨氏祔。

嗟乎！貪人毒於封豕，忮心慘於利戟。瑞之陷公，蓋畏形其惡與！臺臣之設，所以伸抑擊殘，有冤如公而弗辯，有惡如瑞而弗戮，將焉用之？彼哉彼哉！方公被係，諸生日造岸問難，公啓蔀醒憤，忘其徽纆。瑞子自其鄉來，升屋，呼罵其父曰：「汝張狗尾，奈何害馬先生？」瑞怒已，知其病心，鎖置獄。一日，瑞悲子病不差，其女方八歲，在旁曰：「馬生獨無父母乎？」瑞將死，見馬氏數人自甬道負黑索入喉中，隱隱呼「救我救我」。彼瑞者，何利哉！太史氏方讀書祕閣，即敢言，止上南守，謫守澤州。後遭今天子錄忠昭賢，還諸史館。其文章追法周秦，為我明作者。天之報馬氏者，濊哉篤矣！銘曰：

有橫其逢，賢哲離之。困以寡怨，我易可師。有貞馬公，罹災無妄。彼何人斯，恣此欺誑。夏侯授經，鄒陽上書。圜土之安，何啻林居。英英張史，用獄明刑。還我冠裳，貢諸明廷。徂徠介介，甘脆必卻。安定循循，育才是樂。中丞薦士，縣長問政。我謀既忠，彼名斯令。及耆而還，聿云奉親。放志山麓，行吟水濱。煙山之集，載闡玄倪。圭璋明瑩，珊瑚陸離。我綴銘章，翼爾幽里。百世而下，考公全履。

張岳《小山類稿》卷一六《新寧教諭莊翠峰先生墓誌銘》 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翠峰莊先生之子伯昊等卜葬先生於錦溪前峰嶺頭深之原，狀其事，授淨峰張某，俾為之銘。某生晚，不及識先生壯時也，獨記頃年參以通家子孫謁拜先生，一室雅靚，圖書筆硯之外，無他物。先生終日整襟端坐，點勘書史，雖分註小字，亦精細不苟，是時年幾六十矣。與人言，縱橫穿貫，歷舉古今理亂事理、物情之變，能使聽者悚然，莫或窮其辯也。至其聞人有善與義當勇為者，必咨嗟稱賞，惟恐人不及知，其好學樂善如此，蓋天性然矣。自科舉興，士之敏茂者拘有司尺度，分章摘句，以備一日之用，既得所欲則已。先生獨能博其用心，精勤不勘，以至沒身後已焉，非才不贍乎中而志不困於事者，其能然邪？嗚呼，可謂難也已！

先生初以《詩經》遊邑庠，領成化丙午鄉薦。弘治癸丑入乙榜，就選人，授署湖廣新寧教諭。新寧湖南末縣，自先生為之師，學者始知所嚮方。議經術，考古製器，以變易學者習尚。會有中以飛謗者，遂解職事歸。既與時齟齬，故獨肆力學問，間以所得作為文章歌詞，皆閎麗可讀。自邑長貳縉紳以及後出之士，莫不樂親先生而敬其為人。先生亦喜於延接，人為傾倒，然其是是非非不苟也。在新寧時，安福劉御史遜言事出知武岡，又為藩府所擠，人多歛跡。先生獨往來經紀，識者韙之。劉後復官，至福建按察使，累通問先生，且求見，先生竟不見，其持重又如此。

曾祖諱永傳，祖諱儒。考諱顯，將仕郎。母洪氏。配陳氏，生子三：伯昊、伯仲、伯珠。季伯範，庶出。女一，適庠生連玨。孫二：應麒、應麒。伯昊、伯仲弱冠遣遊邑庠，志氣行業已為同輩所推，蓋先生之教云。

先生諱鵬，字萬里，翠峰其號。生天順丙子十一月十八日，卒嘉靖壬午五月廿一日，享年六十有七。墓乙向。有遺稿數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先生，孰搤其衝而導其中？雷風震撼，宇宙晦霧。詭靈祕恠，慌惚殊蹤。有守其一，不內以訌。頃刻洞視，萬變皆空。嗚呼先生，是以永終。千秋考德，式此幽宮。

毛憲《古庵毛先生文集》卷八《順天府儒學訓導周公墓誌銘》 予與公同遊邑庠，相知久。公長予三歲，每以文就予質疑，執禮甚謙。暇則談世故，論古今，意氣慷慨，視天下事若有不足為者。已而予官京師，睽違數歲。及予謝病歸，公年已踰艾，而予髮亦漸變矣。歲時一再會，會則論文如舊。每嘆日月易逝，功業未就，且憂母老而貧。予每慰之。晚始應貢之京，以母故，且自疾，乞授順天府訓導而歸。未幾母卒，憂傷，病日深，久之亦卒。實嘉靖丁亥五月十日也。未卒時，命其子原曰：「吾與毛式之道義交，身後事汝往告之，彼必有以處我。」訃至，予亟走哭，且聞遺言，益悲悼。乃為經紀其喪，敘其行而銘之。

公諱善，字良貴，姓周氏，別號晨窗，常之武進人。曾祖濱，祖傑，父琮，皆不仕。母蘇氏。公自幼志氣不羣，少長，就學於梁奇之先生，亟稱爲偉器。年十九，邑庠生，名益起。既而從學者衆，士經指授，率爲聞人。如縣令董君宗遠、進士唐君國秀、庠士程君文光輩，尤傑然者。七舉弗□，始應嘉靖甲申歲貢，纔階一命而止，惜哉！生以成化丙戌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二。配王氏，賢與君稱。子男一，即原，娶龔氏。女一，胡智孫其壻也。孫男二：三省、三德。女二。葬以卒之明年十二月某日，祔某村先塋之次。

公爲人豐儀修飭，議論豪爽，順事二親，友諸昆弟，曲庇有立。性剛直，與人不苟狎。人有過，輒面叱之。處事能斷，與故司訓臧公吉夫最友善，人品學識，亦相頡頏。謂功名可大就，而皆抱志不遂，竟止此者，其命矣夫！

嗚呼！命定於天，雖大賢不能違。思也困於貧，牛也厄於疾，自昔然已，吾於良貴，又何尤乎？銘曰：

繫彼驌驦，稱德之良。乃駕蹊傍，載馳載僵。吁嗟晨窗，莫騁其長，云胡不傷？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四二《道州學正梁先生墓誌銘》　嘉靖乙酉秋九月二十四日，司訓恕齋梁先生卒於華亭之學舍。先時道州學正以闕告，吏部選學行著聞者，奏以先生爲之。命既下矣，月餘，邸報至，衆方悼先生不盡所施於吾，又歎先生之久淹而卒不聞此命也，相與誄先生行誼爲狀，以其子沆等來乞予爲葬銘。先生在吾學，爲東齋師。予，東齋舊生也。歸田五載，辱先生知愛若素交。子弟又辱先生教。先生已矣，予何以慰先生，而銘可以辭也？

梁氏之先，本長沙人。宋殿中丞鼎嘗守吉州，樂西昌山水，遂卜居焉。其後屢遷，至諱子祥者，始定居廬陵之白沙鄉，實先生二十四世祖也。高祖朝昇，曾祖用宏，祖承威，考爾衷號怡庵，並隱弗仕。承威父子俱以年高厚德賜章服，鄉里榮之。妣蕭氏，泰和西州黄門某之女弟，實生三男，先生爲之長。少穎敏力學，不煩父師。爲文務典實，去浮華，論學宗紫陽朱氏，於鑿説支詞，蔑如也。成化己亥，歲大祲，寇起，家業一空，先生策功罔怠。尋丁内艱，葬祭一以禮。甲辰，補邑庠生。提學署其文爲上列，自是學益閎肆。每私試，常冠諸生。弘治壬子領鄉薦，凡五試春官不利，而志不少衰。甲子，復治行。怡庵命之曰：「甲科得否，誠有命。此行脱如舊，何如作儒官，及老眼一見哉！」乙丑，遂拜衡山學諭之命，遵父訓也。衡山科第久乏人，學政亦弛。先生至，抗顔當席，禮賢懲頑，儀範肅整。有孤貧而行束脩者辭之，曰：「吾期教之成而已，意不在是也。」上官俾攝縣事，復辭曰：「學吾職也，理縣政，則荒吾學政矣。」上官弗能違。既而尹復缺，曰：「署縣非梁教諭不可也。」強委之。訟至即決，科罰一清。兩月間，政聲流聞，舉邑按堵。方伯吴公某稱之曰：「真賢良也。」己巳，丁外艱。服闋，改浦城學。浦城之人才，猶衡山也。先生雖訓迪匪懈，竟以績效弗稱，左遷吾華亭。華亭近歲多良師，先生至，士益感奮相淬礪。自己卯至乙酉，上春官者十餘人，連得第者尤衆。士方喜先生之道行，而先生已厭世矣。嗚呼惜哉！

先生性剛方，尚義節，遇事英果。有不平當辯者，雖貴要，無所詘。或勸以少遜者，曰：「我何有於官哉！吾與之論弗勝，棄吾官以伸公道可也。」當其勁挺，人或不能堪。事已，釋然無絲毫滯於心曲。或行有未當，雖下人言之，亦立從。人以是知先生之無他，蓋久而益信服云。

先生初娶蕭氏，曲山大司馬文昭公族，有賢行。繼娶綦氏，衡學生祖綬之姑，知書達禮。以先生好面折人，常婉辭勸止，裨益良多。先生歿，諸子咸在家，獨力殯斂，松人皆稱之。子男三，長即沆，綜理家政。次淙、次淘，俱縣學生。女一，適泰和池頭王黄門儼之孫守。孫男四女三，俱幼。

沆及淙、淘扶先生柩歸，將以年月日葬某鄉之原。諸生稱先生「不汲汲於求名，而名以成；不屑屑於爲家，而後以昌大；不婾婾徇時，以不至高位。而其道已畧見於行，其行義足以有立」。惟斯言以足據以銘先生矣。銘曰：

白沙之鄉，鬱鬱崇岡，先生所藏。不竟厥施，惟執弗隨，而其中匪虧。我作銘詩，非曰予私，惟諸生之辭。

張岳《小山類稿》卷一六《賓州訓導鄭公墓誌銘》　公諱友，字輔仁，別號信菴，劍之南平人。曾祖克榮，祖孔齡，父文禮，皆以士行隱於鄉。至公，乃治毛氏《詩》，遊邑庠爲弟子員，振振有文聲。正德庚辰，貢入内廷，試教職，授廣西賓州訓導。賓荒獠雜處，絃誦衰鮮。有爲公憚是行者，而公之子慶雲適由南昌治行徵入，亦力止公勿行。公不聽。其明年辛巳，今上入繼大統，選置諫官，慶雲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又明年，兩宫尊號覃恩，得封公如慶雲官，公辭焉。是時大禮議興，大臣相繼去位，小官或死或謫。慶雲累上章論諫，不見省。公又在數千里外，晨昏缺侍養，乃移疾東歸，遣使迎公於賓。撫按諸司知慶雲者，亦亟勸公，且給之驛傳，俾歸。至南昌高家渡，感末疾不起，則丙戌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六。

公爲人敦篤勤敏，治經有密緻，剖折條理，後生多就師之。既屈於塲屋，老益貧，至無家以居。及慶雲登進士第，歷潛山、南昌二縣，能以名節厲其官，亦無紓若家之貧者。故賓州之行，公語人曰：「吾豈不知賓遠且乏才哉？顧吾精力能勝此官，未可以累吾子。」嗚呼，可謂有志也已！

天性孝友，幼喪母林孺人，比長，思慕不已。歲時祭祀，輒流涕。事繼母馬如所生。與人處，恂恂和易。其在賓，推所業以教其人，亦多有成者。配林氏，封孺人。子男一，即慶雲，由甲戌進士至今官。女二，長適生員萬同，次許永州黃太守之子應春。孫男一。

墓在某山之原，卜以某年月日葬云。銘曰：

圓冠方屨，左圖右書。循是以行，孰曰匪儒？炎荒遼絶，亦有彝倫。我老未衰，往訓人文。青衿化洽，在遠猶邇。不有大者，以付吾子。木華維根，丘崇維址。鄭世有聞，則自公始。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一二《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鬱，以字行，別號南皐居士，姓楊氏。世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彦實，嘗輸粟有司備荒，璽書旌爲義民。父敏異，亦以輸粟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與仲兄僮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既善，尤喜爲詩，坐搆行吟，至忘寢食。屢應鄉試，輒不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上春官，再試及等，授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歸五年，爲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

先生孝友慈厚，父既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母命析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無難色。待諸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半月廩之入皆以周之。族建祠堂，首營致大木以爲倡。從弟有嘗陰謀爲害者，先生恬不爲動，追其妻死于疫，與之棺而葬之。蓋其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爲詩，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藏於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於世。

初，先生年方四十，即相其鄉鵝鼻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爲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真如夢，何必蓋棺才是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纊，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陰七十年。無命無才今已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教職俸囊盡，敢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皐春意舊，鵝峰江近水涓涓。」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爲人大致與夫始終之際，二詩亦可以概見矣。

其孤普、茂既以先生卒後七日，奉二柩合葬所預營處，普不遠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刻石表於墓前。先生從兄之子平爲余女兄之夫，余辱交於先生尤厚，無可辭者，乃據先生孫壻邑庠生王歷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二首，以見其所成如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夏尚樸《東巖集》卷五《教諭潘德夫墓誌銘》 予友潘德夫不幸卒於官，賴諸生得成殯殮之禮。妻子旅寓數千里外，而川蜀道險，慮無以歸。時同郡鄭立之以鈇鉞鎮成都，而同邑鄭文川亦在臬司，皆與君有舊好。聞訃，嗟悼不已。時出符傳命有司，給官舫送之歸。江行數月，如履平地，而無風波盜賊之虞，人皆以謂君爲善之報。歸未數月，適典學徐公至，以表章賢哲爲事。學中師生具事狀白之，「廉」（兼）得其實，遂祠祀鄉賢，鄉人無異議焉。厥子時恢將卜葬，而以墓銘屬予。予舊遊婁門，賴君啓迪居多，君之志行，莫詳於予。及今不爲之撰述，後欲考論鄉賢以正祀典者，曷從稽焉？乃不辭而爲之銘，使刻而掩諸幽，併以告夫後之君子。

君諱潤，德夫其字，姓潘氏，號玉齋。世居信永豐縣前之南洲。君端莊誠慤，見之童稚。甫就外傅，即知勤誦習。從叔憲副公珪見之喜，顧謂其師曰：「是子可教，宜善導之。」稍長，從郡人婁冰溪業舉子。冰溪大器之，攜以見其父一齋先生，遂收置講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諸生中獨致重德夫。嘗謂：「潘生可謂文質彬彬者矣。」至輒留宿語，連日夜不倦。嘗顧謂君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君佩服其教不敢忘，由是言動舉止率循矩度，而胸次坦然，無纖芥可疑，望之者皆知其爲君子。家故富於貲，至君父已貧，君取束脩爲養。父母兄弟安其孝友，冠婚賓祭，未嘗以貧廢禮，人以爲難。在庠邑，士論歸之。典學李崆峒嘗進諸生以人才爲問，衆以君對。時君居憂於家，李公命有司以禮存問，且欲延見。君以衰服不敢見，往拜於門。李公嘉嘆，以爲知禮。爲文平正典實，不事綺麗，能發所見於筆墨畦徑之外。屢試居上游，顧厄於數奇，竟不得志塲屋。晚由歲貢授辰州麻陽訓導。麻陽僻陋，

人鮮知學。君至，日升講堂，課諸生，解義作文，根極理致，拳拳以務本敦俗爲訓，諸生多化之者。予友張常甫視學湖湘，雅知君學，時就麻地，擇諸生十餘輩俾廬麻陽而就學焉。六年陞成都彭縣教諭，君已老矣，猶日課諸生如在麻城時。退而燕居，焚香默坐，時取古書翻閱而涵泳其義，間發爲詩，類有冲淡和平之味，非中有所養者，能如是乎？欲謝病東歸，與予尋舊約，一旦寢疾而卒，豈亦子之不幸也！

德夫生於甲申年九月，卒於丙戌年正月，享年六十三歲。娶張氏。子男三。以卒之明年卜葬十六都汗洋嶺之南原。

銘曰：昔在一齋，講學小陂。河洛之傳，實在於茲。君從之遊，學得其師。匪善曷敦？匪教曷施？腶祀鄉賢，匪衆之私。

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卷六《汝陽縣學訓導古心先生葉公行狀》 公諱夔，字司韶，姓葉氏。以粹學古道爲學者師，稱古心先生。晚更號存齋。先世居吳江桐里，元末有初十宣教者，爲晉陵主簿，因家焉。子春山，徙居虞橋。春山生德華，喜湖山之勝，復徙今新塘莊巷里。德華生芳，爲公曾祖。娶秦物初先生女，有賢德，平生未嘗詈人，即尚書金鳳山翁祖姑也。芳生珪，娶陳氏，生奕，號雪窗。通《易》、《詩》、《書》，隱居教授。娶龔氏，生公。

幼純敏不羣，十有一歲，母卒，雪窗繼娶薛氏，生龍。已而病亟，公泣受遺訓，事母撫弟周至。勵志篤學，文名日起，鄉達爭致館穀，命子弟授經。弘治壬子，遊郡庠，倡同志立文會，講論經書，義理歸一。屢入試弗利，迄正德庚辰，始應貢入京。即疏陳六事，大率謂：師儒之職，人材攸係，任之不可不重，禮之不可不隆。中論教職應試三途並用之法，今舉行，蓋自公發之。又疏大命、大政、大柄、大勢、大度五事數千言，尤剴切。適河南汝陽學訓導命下，不果上。時鑾輿南狩，公憂之，詩諷當軸，宗伯毛三江諸公因次韻贈行。抵任，指導正學，恪率前規，士習一變。無何，思繼母年高，即乞歸。汝寧守馮公志、巡按御史王公湊雅重公，不允。於是覓舟束裝，投牒郡中，竟行。王公聞而嘆曰：「高士不可羈也。」既歸，足不跡公府，屢請賓鄉飲，不赴，惟日脩輯遺文，偕知己結社宴樂。嘗買舟扁浮閣，遨遊自適，敝不能葺，棄去，曰：「吾隨寓足樂，寧爲物累耶？」既而社宴亦謝絶，因城居故丘池，稍加崇深，傍植蔬果，日嘯咏其間，囂如也。嘉靖辛卯，得末疾，坐卧一榻，覽《小學》不厭。越甲午九月二日卒。生以景泰乙亥閏六月七日，享年八十。

公襟度弘達，操履端貞，存誠不欺，未嘗妄語。居常恂恂，似不能言。至大義所在，論議侃侃，雖權貴不屈。其學一以先哲爲法，玩心經傳，篤信古道，論道學則曰：「人於義利二字辨認分明，便可上達，多言無益也。」坐隅左書《不欺銘》曰：「泛觀萬一，心則惟一。如何須臾，有欺暗室？君子敬義，不忘栗栗。」右《養正銘》曰：「天下之動，以正而一。正本我有，養之斯吉。道通天地，萬化流出。精思力行，無忘朝夕。」病中猶手書謝上蔡「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數語，曰：「此心學之要也。」其學識高明可知矣。處家孝友篤至，繼母卒，公年七十有四，執喪禮，不少殺。訓弟懇切，爲娶妻置業，搆居室授之，自僦屋寓城，日勗子金正學，不及勢利。恒謂：「士生斯世，不必仕，不必不仕。仕而不善，不若不仕。不仕而善，愈於仕。」身率以正，故卒成名士。始薦應天，無喜色。後屢上春官，不利，無不豫色。惟曰：「窮達有命。」季叔瀚乏嗣，悉以其産讓從弟鏜，俾承其祀。嘗立義學以訓族子弟，思置義田而力不贍。御下恩而有節，親隣有急，隨力周之不靳。閒居儉勤衣食，不求豐腆，語默動息有常。凡席、書册必整。教人善啓迪，脩德習文，進爲有序。從遊者衆，一經指授，成材居多。交友温恭自克，務相規勸，亦不苟同。見人善如不及，事繫風化，力爲表白。以宋末守常死節諸臣未秩祀典，力言當道上請建祠祀之，哀其事爲録，而忠義始彰。鄉賢謝子蘭墓横山圯，力爲修葺，置墓田若干畝，摘其遺文爲録，而人知景慕。著《善惡辨》，謂「福善禍淫，固天之常。然亦有善而不獲福，不善而免禍，人不可以不獲福自沮而陷身於不義也。」爲《孝思集》以敘先德貽謀甚備。作《正統論》以闢元世祖不宜廟祀，復謂《元史》甲子下不宜大書其年，惟兩行分注，如朱子書王莽之例，示崇中國，抑夷狄之義。餘若井田、學校、社倉、均徭、守令之類，咸酌定議可行。爲文必關世教。詩和平，不事雕飾。所著有《求志吟》、《北行録》、《汝南稿》、《歸田録》、《和陶集》。所編次有《忠義録》、《景賢録》、《元史提綱》、《忠孝節義傳》、《葉氏宗譜》。故學士大夫莫不欽崇，而後先郡守若虚菴陳公、夏山張公輩，屢勤禮問。然不先枉駕，亦不見也。嘗論公學究本原而行趨平正，不爲矯激干名，跡其著述，參其素履，則知其造詣風節，庶幾無愧前輩而足垂範於方來矣。惜不大用，晚就一官，不久而亟歸，豈天故厄之歟？

配秦氏，父可立，母馮氏。既來歸，協相公，順事翁姑。歲大歉，日織紝供朝夕。與姑煢然相守，慮子金鮮兄弟，勸公納妾嚴氏，所生子女，撫如己出。温柔順淑，婉德無間。與公同年而生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先一歲卒，實三月五日也。

子三：長即金，娶宜興蔣氏，繼范氏。次鍾、鈞，嚴出，俱夭。女六：長適户部郎中顧天祐；次適龔栢；次聘陸載，卒；次適陸典；次聘縣令無錫華君朝端子充；次聘庠生陳君原子應占。孫男三：方春，娶江陰張君琥女；呈春，娶典膳楊君璽女；敷春，聘太學生胡君昂女。女四：長適馬良春，餘幼。曾孫女一。

某與公道義交，餘四十年，切磋契合，奚啻骨肉？晚情誼益密，而公病矣，日望其瘳，詎意其遽棄我而逝哉！金卜是歲十月廿有七日合窆於陳墓灣錢郎塢新阡，泣請爲狀。追念平生，每一執筆，輒悲愴不勝。而公襄事期逼，乃概述其行如此，以告當世立言君子，且以昭示來世云。

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卷七《開封府扶溝縣儒學訓導臧公墓誌銘》 予夙友公於邑庠，公長予七歲，執禮謙，時時袖詩書，攜所業文相參質，切磋麗澤，幾二十年。已而公應貢分教扶溝，予亦舉進士，職諫垣。睽違數年，而音問未始不通也。久之，公謝事歸，予得予告歸，歡好如昔，情誼益篤。又數年，嘉靖乙酉冬，公病劇，予日候之，囑身後事。迄丙戌正月三十日，遂不起，予亟走吊哭焉。嗚呼，詎意其遽至此也！越冬，公子夢麟卜葬有期，乃手述事行，泣拜請銘。憶昔公之考樂善翁予銘之，配馬氏復銘之，今復銘公，其不有感於中乎？

公姓臧，諱宗善，字吉夫，號闢齋，晚更號秋江。世居武進邑東顯子橋。先世具見樂善翁銘文。翁名敬，以壽恩賜章服。妣葉氏。公自幼嗜學勤敏，稍長，從鄉先生鄭受《詩經》。作文有警語，老長咨稱之。補邑庠生，所交皆名士，博求深造，學漸有進，小試輒上第，名日益起。先是，樂善翁累戍役，業盡落，貧甚。公攻苦茹素，授徒資養，而馬孺人復績紡以助，竭力奉親，歡如也。既而家稍裕，益勤生節費，恒以清苦自勵，惟養親不靳焉。屢試不利，正德丁卯，始應貢。瀕行，樂善翁卒，號慟頓絶。居喪守禮，葬時雪水濕槨，即解衣從事，人咸感嘆。庚午，復居母憂。癸酉服闋，授河南開封府扶溝縣學訓導。既至，嚴立規條，親授生徒，視其材器，以啓以勗，而士皆樂從教矣。當道廉知其才，檄往清許州糧事，又檄署西華縣，皆懇辭始受命，剗姦剔弊，人服其能。政教方有序，而退志堅不可尼，力乞歸。歸偕諸大夫結逸老會，徜徉自得。復授徒講學，家雖不給，居之裕如。有司鄉飲，恒賓禮之，時一赴焉。非公事，足不涉公府。

公爲人剛明闓爽，練達精詳，禮法自持，孝友特至。二親晚喪明，承事惟謹。姊適張，時恤其貧。弟宗美屢蕩覆，而庇之終身。以儉勤訓諸子，每舉「咬菜根，百事做」語勗之。與人交，惇敬信人，有善好之如不及。善議論，氣充而辭達。予嘗嘆來日無多，應之曰：「修身俟命而已。」其明達類此。

其生天順壬午十一月二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五。

子男二：長即夢麟，娶左同府某孫女；次夢蘭，娶虞氏，先卒。女三：烈、貞、孝，壻陳元愷、張廷桓、杜鉞。孫男二：繼榮、繼華，繼芳。女二：淑、貴，受卜祖書、賀鈿聘。葬以是年十二月十有二日，啓馬孺人窆祔焉。原在胡莊考妣之次。

嗚呼！公蓄志韜才，直欲乘時以立功名，而遭數之奇，卒局於位而弗竟其施。而又僅得下壽以没，老成凋謝，吾黨益孤，予安能不深悲而永嘆乎？

銘曰：繄達人之蓄志兮，漱六藝以培芳。恒飭躬以自勵兮，聿孝敬之猶良。何雲衢之尼驥足兮，僅分驂扶邑之庠。復勇退而忽逝兮，抑孰爲之主張？水環流兮松森長，鬱幽宫兮封若堂。後世有徵兮，我銘其藏。

康海《對山集》卷六《明奉直大夫南京吏部清吏司署郎中雙流縣學教諭胡公墓碑》 公諱士濟，字澤民，秦安人也。曾大父鈞自某州徙居秦安，豐財厚德，人咸讓之。生子海，幼有大志，未售，乃躬耕於南坰之野，休休然若將終身。蓋古沮溺者流云。子璉，善文辭，累舉不第，仕爲南陂知縣，平以近民，嚴以懲傲，盜不涉境，蝗不害稼，民用乂安。九載，吏部方以爲良，欲登用之，顧懇疏乞歸。有詔嘉其去就，特許之。道過南陂，士民攀送者相望於道，若失慈母，雖傳記所稱，且何以加焉？生男子七人：長士源，次士清，次士温，次士潔，次公，次士洪，什邡縣知縣；次縣學生士淳。

公生而穎異，幼有大志，獨爲南陂公所鍾愛。及遊縣學，與其弟俱以朱氏《詩》稱名關隴。聞岐山張君精朱氏《詩》，偕往學焉，得其傳以歸，大爲提學副使浮梁戴公所稱。然累舉不利，遂貢於太學。方將友天下之士以卒其業，值其配李宜人以病卒京師，不得已，仕成都縣學訓導。至成都，教其諸生，立方起惰，士用丕興。貧者捐廩恤之，賴以成立者甚多。有高文質者，蜀邸人，與藩臣某交。後某得罪蜀王，逮及文質。公詣王言文質無罪，王即釋文質，一時撫按藩臬皆禮重之。乃又令署資陽縣，教一如成都。職滿，成都人士攀送者，諸縉紳於玄都，諸官寮於雲臺，諸士人於昭覺，諸弟子於新都觀者，羣相歎息，謂所稀覩，至今猶美談焉。陞鹽亭縣教諭。尋以内艱。復除雙流，仍以教成都者教其諸生，彬彬乎與他縣異。兩受臺檄攝其縣事，民殊以爲便己，且人人自勵，惟恐弗馴，無面見公，所謂「有恥且格」，非與？

正德戊辰，子纘宗以進士高等，詔刻其策，命爲翰林院檢討。明年己巳，公惟雙流職滿，致仕歸秦安。戊寅，以纘宗封公爲奉直大夫、南京驗封清吏司郎中。先配李，繼趙，皆宜人。今上即位，詔百官父母既受封贈者，其服色同子。時纘宗知安慶府，故又加公以四品服焉，其生可謂榮矣。嘉靖壬辰四月，壽八十又四，卒於家。纘宗以山西布政使奔喪歸，已而徒跣來武功，請爲公碑，以樹之墓道。海嘗於姻友張用昭氏得聞公之懿德，若歸蒲銘之金於子，與憫盜騾者之欲悔其過而未逮數事，宜其子孫振振翼翼，亢宗遜德，有如吾纘宗。君往歲，海嘗獲侍公之杖履，望其容，接其論，逾於所聞多矣。備極榮養，安享高年，謂「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非公之謂乎！

李宜人，國子監生圮之女，有淑德，宜於公，卒時年三十又二，蓋成化丁未也。公生男子四人，長即纘宗，次正宗，次可宗，次在宗。纘宗初以檢討謫嘉定判官，陞潼川州知州，乃有南京吏部之命，尋知蘇州。歷湖江、山西、山東布政司參政，乃陞今職。文章政事，蔚然名世。正宗以下，皆學待舉，思齊厥兄。女子三人，長歸通判孫述先，次歸義官董瑩，季歸高第。孫男子七人，初、褥、被、祕、袂、衿、袒，皆讀書力學。孫女子一人，尚幼，未聘。其允昌矣。海與纘宗友善，義不可辭。銘曰：

惟胡仲父，其德克崇。食不似德，其後乃豐。粵惟伯子，靡受弗庸。鬱鬱翼翼，爲時文宗。光承帝賚，尚弼丕功。南坰之兆，厥墳窿窿。配以伉儷，終古是同。刻銘表墓，用遜休風。

康海《對山集》卷七《明故登仕郎永壽王教授張君墓誌銘》　君諱儒珍，字待聘，別號東田居士。上世固始人也。元固始人被遷入關中，七世祖盛兄弟五六人與俱來，而盛占籍武功興城里。盛生汝周，文獻。文獻生好禮，好禮生敬，爲君曾祖。配馬氏，文簡公姊也，生海。配侯氏，生讓。配程氏，生三子，長翱，次士廉，季即君。

君生而孝友，慈祥謹恪。幼即嗜學，十八充縣學。成化甲辰，關中饑，人相食，乃與其兄奉其父母就食漢中洋縣，凡衣食之奉，百方匍匐，親志用安，不知其爲流離也。一日自傍邑歸，獨行山中，幾百里許，杳無人煙，而饑憊已甚，忽雲霾四合，咫尺不辨，君坐石上，自分必死矣。頃雲開，見巖下有王瓜蔓，數瓜纍然，取啖之，饑憊若失。此孝感也。居洋一年，母卒，君哀毀骨立，洋之士人稱說其孝，若不容口。明年，兄某奉其父歸。又一年，則聞父病劇，君不辦衣糧，不辭主人，乃宵夜行至家，不知足之重胝也。居數日而父卒，哭泣之哀，遠近嗟歎。弘治己酉，獨行至洋，具小棺負母骨歸，合葬於父。每所至，設香案，雖簞食豆羹，必祭而後食，則跪告曰：「今日將適某處。」其孝有如此者，傳記所稱，殆何加焉！

君讀書有大志，累舉不利。正德戊寅，以歲貢拜河間縣學訓導。又八年陞南皮縣學教諭。所在以忠信教人，雖豪生俠士，亦服其教，無敢易者。彬彬之士，懷若父母。傳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如君者，非其人耶？嘉靖癸巳，陞永壽王教授。王以爲長者，殊禮敬之。明年九月二十七日庚寅，卒於官。王重悲悼，以爲失吾良傅。君生天順壬午五月三日丁酉，享年七十有三。娶予叔姊，生六男子，鑄、鑰、鉉、鎬、鎛、鍊，皆縣學生。而鉉、鎬先君卒。鎛、鍊，戊子同科舉人。孫男子七人，孫女子七人。其允繁矣。

今年乙未三月二十二日壬午，鑄等將葬君於鳳岡之麓新兆，請予銘君之墓。於戲！君與予同筆硯者十有餘年，言必及義，戲不抵謔。至於俱老且死，未嘗有芥蔕弗合者。亡友鳳麓符生嘗曰：「友道廢壞已久，若東田子，獨何人邪！」君孝友之心出於天授，違親已久，思念不忘。諸甥言君在官，見佳果美食，未嘗不以享不逮親爲言。予獨諒焉。關中之饑，餓殍盈野，君曰：「吾族寧無殍乎？」乃以俸金寄極貧者。會極貧者絕粒已數日矣，得寄，即能延及麥成。故其族獨無殍者，君之孝友所及也。君有才賢之子，對客署無一言。南皮張東之憲使，清修之士也，每以君不譽子爲士大夫之奇操，予深韙之。銘曰：

東田隆隆，何福不豐。帝監厥孝，錫此令終。維德覃厚，履則斯宏。既畀賢子，開廣厥宗。益以多孫，我張用崇。振振翼翼，允遜休風。鳳岡之麓，厥土維融。我言卜之，作子幽宮。後人克承，茲封靡窮。猗千萬年，光我秦雍。

周用《周恭肅公集》卷一三《吳江縣儒學訓導吳君墓表》　君以嘉靖十年三月二日卒，葬以某年月日。乃二十二年春，其子文惠持君之門人王御史時柯狀君行實一首，並君所著《安齋集》四卷，東走三千里，謁余于三江之上，求表其墓。

按狀：君諱欽寧，字堯邦，姓吳氏。其先世宋熙寧中自虔州徙萬安，因家焉。代有聞人，著在譜志。曾大父德華，大父履弘，父某。君少治《書》，補縣學生。與諸生較藝，時時爲主司所稱許。凡九趨鄉試，竟不得中式。歎曰：「吾幼而爲學，長而無所用於世，其命矣夫。」人亦曰：「吳君馳名久矣，猶鬱鬱於此，曾不少見其尤於人，其庶幾能安命者乎？」君聞之，因扁其所居曰安齋。嘉靖壬

午，以歲貢授吳江縣學訓導。其誠學者，每曰：「士以心術光明爲上。學術所由以善，其心術者也。」御史來按吳中者，咸相與推獎。朱君寔昌署其考曰「純雅以教人，古樸以範俗」，識者曰：「斯言也，不揜善，不虛美，可謂篤論也已。」君訓導九年，當以秩滿上吏部，復歎曰：「我昔爲學三十年，不得第。今入官又且十年，不得調，吾於是尚有所希覬，安齋其將謂我何？」乃即日束書西歸萬安不顧。諸弟子留之，不可。士大夫留之，將言於上官留之，不可。又明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四。

君娶其縣劉氏，生女子一人。繼龍泉吕氏，子男二人，長即文惠，次文教，俱縣學生。女適蕭會雲。墓在縣之某原。

君事繼母蕭，以孝稱。待異母弟，欽昭友愛，久而彌篤。泰和王編脩思以言事死，喪歸，出吳江。君操文以祭，退括俸資賻之，曰：「此非爲我鄉人也。」

此君之凡行載於狀者。或謂君學非不若人，而位乃終不若人，則亦已矣，又何屑乎身後名哉！余曰：不然。蓋余嘗識君耳。君貌纔及中人，身如不勝衣。至事當可否，輒正色據理，不但已，顧同寮不能奪，則斷斷然壯也。逮余提兵駐南贛，君從萬安來，相見道故舊，一語不及時俗事，則又悛悛然其慤也。故吾吳江人至今論前此以文行來爲弟子師者，固不能舍君矣。方文惠之從父於官也，生始七年。今既能讀父書，復不遠數千里而來求其父之素所相信者一言表其墓，彼亦誠知其父之平生無有所不足於此也。於是吳江之士大夫與凡君之門人，咸相與咨嗟勞苦，猶若見吳君者，則君之所以孚于人與施於其子孫者，抑又可知矣，是可得而泯其賢乎？嗚呼！人亦胡不樂乎卑官，而使君子於我無愧辭也哉！余蓋有取於吳君矣。乃因其狀而論次之，授之文惠，俾歸而鑱諸墓上之石。

康海《對山集》卷七《明故霑化縣儒學教諭趙公墓志銘》 公諱玉，字汝石。其始祖曰公用，子孫第稱曰南京公云。蓋自元之盛日，趙氏在南屬近者徙西北。時公用尚幼而孤，至其寡姑，與俱徙平凉，遂占籍爲平凉人，然不知爲趙氏何屬也。杭在宋爲南京，其曰南京公，可占其苗裔矣。公用娶張氏，生佳兒。佳兒洪武三年置府城東門坡下宅，與弟共居。佳兒生得名，得名生榮，榮生子祥、福、正。祥子常安，弱冠當婚，逃去爲道士，居秦徽山中，獵者每見兩虎倚其廬，陞木訊焉，曰：「山居與野獸相狎，無他也。」福以國子生爲平谷縣丞，娶楊氏，生公。幼即莊敬嗜學。外舅考功員外郎靈臺史公書奇之，於是以其長女議婚云。成化甲辰，關中饑甚，公時從外舅遊學京師，亟以粃奮歸平谷，云：「易粟救荒。」外舅語諸縉紳，咸嘉歎焉。公以偉才積學，凡六試場屋，輒不第。正德丁卯，平谷公卒。公既終喪，恨不能成父之志，應貢上京師，途得金褓，甚巨，息樹下以待其主至，與之。主以什一謝公，公馳去不顧。廷試後，拜元城訓導。值惡教諭伐號房户牖及文廟樹，以貨督求諸生。公唯日坐齋課諸生經書。惡教諭愈益嫉公，公不爲意也。遷霑化教諭。凡諸生所餽贈，皆辭不受。嘉靖己丑，致仕歸。環堵敝廬，蔬食飲水，其意翛然樂也。丁酉二月二十四日癸酉，公不起矣。生天順癸未九月二十三日己卯，春秋七十有五。

公初娶史氏，生子時元。有孫三人：守約，守敬，守業。及孫女一，早歿。繼娶范氏，未舉子而卒。繼又娶許氏，生子時春，及女子一人，爲生員張雲龍妻。側室王氏，生子時泰，及一女子，尚幼。初，時春以己巳歲生，公語諸親友曰：「此兒有異，須吾得學官禄力教之，以成吾父之志。」故有元城之行。後至霑化，時春愈益開悟，公日以談笑飲酒爲樂。壬午，時春年十四，漁石唐公虞佐、石岡蔡公承之爲予道其才美，若不容口。然但舉鄉試第三人，予私憤焉。丙戌會試，乃舉第一，改庶吉士，讀中秘書。出館，授刑部主事。庚寅，上封事，罷主事歸。光大之業，方正之氣，海内推焉。公可謂有子矣夫。比公疾革，遺命時春朝終夕殮，勿停柩，勿告訃，勿厚葬，必以予志其墓石。兹將以月日葬公南山文原，時春以狀來請銘，從公志也。

公之盛德雅操，備在家集，不可枚舉。有子如刑部，終無弗傳者矣。銘曰：

世有哲人，必昌厥後。其昌伊何？匪禄匪富。令聞不忘，厥履允厚。厥履允厚，萬祀所崇。若彼茂草，奚其爲容？於惟先生，逖哉鉅宗。遡流循源，有倬其洪。公需我銘，愧無闡衷。佳城巍巍，令子所封。孝子不替，斯公令終。

康海《對山集》卷七《明故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儒學訓導楊公墓志銘》 公諱舟，字濟川，別號訥庵，家世武功人也。曾祖禮，國初舉人才，引疾不就。祖安，父鑑，俱孝弟力田，爲鄉善人。鑑生四子，長善，次鼎，次哲，季公。〔哲〕爲縣學生，讀書不成。父命公繼哲爲學生，治朱氏《易》，籍然有名於時。成化丁酉鄉試，已中式録其文矣，有某參議欲私其門客，乃牴落公卷。此後累試皆弗售，士論惜焉。弘治庚戌，應貢上禮部，拜夏縣儒學訓導。勤以教人，禮以自禦，夏人至今猶誦説不忘云。九載滿，年尚未及六旬，且將陟官也，乃幡然告歸。家無厚蓄，守薄田數十畝，其心休休，若將終身焉。此可以占識公志矣。正德辛

未，長子秉中第進士，爲行人。又三年，爲御史，敕封公爲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配張氏封爲太孺人。太孺人，鄉善人貴女也，年二十歸於公，善執婦道，勤儉備至，故能相成公學。公已有官，乃彌喜紡織，所衣裙布敝，猶不易，曰：「我性蓋如是。」正德辛巳十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家。繇生正統庚申三月二日，春秋蓋八十有二。葬後四年，嘉靖丙戌六月二日，孺人亦卒。繇生正統壬戌六月二十八日，春秋蓋八十有五。

今年戊子九月三日，秉中將奉孺人之柩，啓壙附葬於公，以狀授海，請以銘公之墓。海自兒童時，嘗從鄉先生之後，私識公之行事。公天性孝友，加以稟賦謹厚，終其身，鄉黨宗族咸無間言。兩兄繼歿，撫其遺孤，無異所出。堂叔某死無後，葬之以禮，又爲主時祀於家。秉中既貴，禄之所入，計已饒裕，公欿然如布衣時。顧自處益儉，每飲食至，輒以先公先夫人逝不及養，感泣不已。此亦可以謂有終身之慕矣。張孺人性尤儉素，遺訓甚多，秉中嘗述以告予曰：「不肖爲御史，曾拜吾母於堂。記吾母之言曰：『我在家時，聞人説而祖善，而父將來必做官。及我歸而父，見而祖接人，若恐傷，乃而父果做官。爾官視而父又加顯矣，此而父之善所致也。而謹識之，凡百勿顧目前，當從後看可也。』不肖攜家口北上，吾母告吾妻曰：『我平曰過活甚難，今老矣，一薪一米，未忍輕費。世常説節儉勝求人，諸婦宜深念此，日用間汝輩不愛惜，累及吾兒，請勿復來見我也。』」此皆表表然可以訓及將來，比跡古之賢母者。噫嘻盛哉！

公與孺人生男子二人：秉中、允中。秉中以御史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允中受義民爵。女子一人，適里人党厚。孫男子八人：詡，早夭；餘三尚幼：秉中出也。純、紀，俱縣學生，而紀夭，餘二幼：允中出也。孫女子三人，秉中所出二：一適重慶檢校王堂，一許聘景塾；允中所出一，適馬河龍：俱先歿。純出曾孫女子一人，已許聘馬氏。苗裔盛矣。方公卒時，秉中以巡按四川過家。孺人卒時，秉中已陞官山西，歸省，問疾侍藥，屬壙視窆，曾無一之不逮。所謂不期然而然者，非公與孺人陰德宿厚，詎有此哉！銘曰：

武功之南，厥川惟腜。土厚水深，公墳俣俣。孺人是同，奠兹終古。名德在時，懿訓如睹。子孫振振，克遵伊武。伊武孔賢，帝命是延。豐章蔚誦，胥貢公阡。南山峩峩，漆水煎煎。永言孝思，尚慎諦旃。

康海《對山集》卷八《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王先生墓誌銘》　夫賢人長者，流風餘韻，可以敦薄俗，起頑懦。當道衰文弊之日，其救正開誘，至不小也。然往往莫之能及，故禮義廢絀，維常不張，君子有憂焉。海於是述王先生之行，而納諸其墓。

王先生者，鄠人也，諱儒，字友宗。其先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子孫乃爲高陵人。今有諱元亨者，墓在高陵，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皆不可考，人第稱王大使家墓云。元亨以後有三人，繼祖、繼容、繼先。然莫能詳所出。元季兵起，繼容、繼先由秦嶺東行出關避兵，而繼祖攜妻子渡渭入鄠，匿居終南山中。至明興，始徙鄠城北街，故子孫遂世世居鄠焉。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仕爲大寧長清知縣，以廉直顯名，卒於官。生子鉉，寬厚博大，鄠人稱長者，受高年爵，年八十一卒。配李氏，生三子，其長爲先生。

先生隆準奇頷，炯目廣輔，而背厚若負。進退居止，非禮不行。年十五，遊學山東，於布衣蘇先生受蔡氏《尚書》，三年盡得其學。歸爲鄠學諸生。成化辛卯，舉陝西鄉試。試禮部，不第，慨然憤曰：「吾長清公之元孫也。昔長清公英英烈烈，莫能舉進士，蓋嘗命予曰：『是在爾小子矣！』今不舉，異日何以報地下！」再試戊戌，不第，以乙榜遂爲保寧巴縣學教諭。於是仰天歎曰：「嗟乎，志士若是矣，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至巴，品第材質以爲教，其子弟皆興行踴躍。巴素鮮科目，至是連舉三人焉。弘治己酉，復任祥符學教諭。其教一視巴，無損益。居七年，遷南陽府學教授。教授三年，以外艱歸，遂不復仕云。

先生始仕巴時，欲奉父母入蜀就養。李夫人以道險弗往，止奉高年公往。居一年，高年公還。歲時伏臘，及父母旦日，未嘗不東嚮泣拜。甲辰，關内大旱，人相食。先生以俸金予仲弟，歸養父母，召其宗族可來食者三十人於巴，又推其餘，令鄰里已之巴者貿易爲食。己雖益困，則益休然樂也。在祥符日，謂去鄠逾近，可奉親來養，乃數上書高年公，弗許。欲罷歸去，高年公又不許。故思慮浸淫，至髮盡白。及聞高年公喪，痛恨擊面，若不欲更生也。故既葬高年公，事李夫人，終身不易焉。此其誠孝懇至者，蓋何如也！

海曩遊京師，見先生之門人，皆深服先生之教嚴毅切至，有古人循循之益。各言其與先生送别時眷戀之事，猶泣下沾臆，其浹洽於人心者若此也，此豈區區聲音笑貌可至邪？弘治甲子，予拜先生於鄠，時先生已受封爲檢討，當母李夫人之喪，悴悴蹙蹙，不得聞其言論。前年壬申，予再如鄠，拜先生，望之休休乎其容，洋洋乎其度也。接其言，淵乎其深，粹乎其理也，曰：「此有道者，古伏生、戴公、董生之流也，乃吾身親見之乎！宜其子孫彬彬然，執禮而好義，勤問而尚賢，

此其初有然矣。」踰年而先生卒，蓋癸酉冬十月某日也。

先生雖嚴以自治，而天性温厚，未嘗無所容。中情澹然，毋以富貴利禄少動。諸子科第相接，聲望相踵，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欣異仰慕，而先生如有所弗聞者。居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洋洋而樂，蓋有廣受之風焉。

配夫人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長九思，以庶吉士任翰林檢討，文名才行聞於時，爲上經筵講官，纂修《孝宗實録》成。劉瑾用事，同翰林諸公以未習時務出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以有罪劾，謫壽(州)(知)同知。會天變，言者又劾，詔以同知致仕歸。次九敘，甲子舉人。九皐，義官。九峯，戊辰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人。潭、沐、渭、渼。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二人，鄠學生楊顯、盩厔學生徐永圖婿也。餘與曾孫女一人，俱幼未聘。九年月日，葬鄠北六老庵之原先塋。

九思語予曰：「曩九思罷壽州，會盜起，不得行。先君賜書，開導以理，懼九思有所惰也。及歸，值舍弟九峯以病得告。先君見九思來，甚喜慰。九思日日率諸弟以奉先君之歡，雖即已病，先君中無一留也。及再踰年，先君卒矣，其慟蓋何可言！夫宅德厚行，閭巷固宜有之，亦奚必尊官盛位？然莫能一二數者，蓋利欲所灼，鮮有弗化者。斯賢人君子世固所愛慕焉。先君之行，蓋可以睹矣。其賜九思書曰：蓋聞萋斐之讒，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天下古今萬世共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此非過語也。其有見而言之也。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多也。然卒以罹於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興，其辭悲婉憤厲，讀之溷溷焉使人心悲泣下。而小子何爲哉！古曰弭謗莫如自修，此吾所嘗奉教於君子。天地日月，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求無媿於斯斯已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以一世之紲成百世之名，其道固有然矣，小子將何爲哉！」其言理直而指明，議精而引長若此。故予得以著於篇，詔後世焉。銘曰云云。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一三《明故吴立齋先生墓表》 撫之隱君吴立齋先生，以正德己卯七月朔日卒于莪原里居。逾月，孤子漢、淳輩葬於里之楊公塘，循士制也。逾年庚辰冬十一月，南城夏某迺克修詞以表於墓，誠後期已。某少事先生，是何敢後？顧嘗讀先生垂絶作，志氣格若壯夫當盛時語，歷歷素履，不出幾百言，曲中節度。蓋美而自張，任勞而若晦，歉歉以孝弟大節未厭於心，約爲銘詞。嗚呼！孝弟，堯舜之道也，聖賢之所以爲學爲教在是，自天子以至公卿大夫所以爲治本在是，中國人類與夷狄禽獸别者在是。先生所以師表於鄉，而某所以圖表先生之墓者，舍是何以哉！是故有難言也。言之難，得無後乎？

雖然，天下不可一日無若而人，則不可一日無若而言也。惟其不可無，固有欲專而有者。執塗之人而議之曰「非孝人也，非弟人也」，其不咈然去以怒者幾人也？對家之人而譽之曰「若孝人也，若弟人也」，其不懽然受以順者幾人也？是孝弟要道，又顯名也。獨避而不居，人之性端使然哉！先生之學，必有以深知極驗夫性分之真，盡人力之能爲而終不以爲天倫之絶德，是以恒不滿假，氣微澌盡，而耿耿未忘有如是者。

或曰：先生素任師道，閔夫蒙養弗端，彝倫攸斁，故考終之名，自居不違，將以尸教如史魚之意歟？若然，則先生非獨一世師也，將有若成人之衰於子皐者，知所以學而教也，中國居人倫敘，堯舜之治，其有望乎！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先生之墓，不有思弔望而表之者乎！雖越世猶今也，而何以後云？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五《明故容城教諭封翰林檢討從仕郎育菴閻先生暨配張孺人墓誌銘》 山西之榆次有育菴閻先生者，諱某，字某。年二十，讀書源渦寺中，連晝夜不少懈。一旦忽有所悟，於是盡棄浮末，獨取孔孟周程所説講誦諷詠之，以得其旨。其爲文雄肆俊拔，必出於己，不少貶以狥時好，晉之士咸尊師之。予往年聞先生名，竊語人曰：昔者孔子言道，蓋至於一貫止矣。於時羣弟子不能盡識也，故自文章性道之説出，而道始離。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立，而道析而爲四。秦漢以降，訓詁辭章之習深入乎人心，雖大儒者作，猶不能無疑乎德性、問學之出於一。後生不察，羣而和之，其始岐而爲二，已則并其問學茫然失其所指，流爲口耳，轉爲功利，而遂與道背而争馳。至於近世，其資口耳以媒功利日急，而剽竊蹈襲伎倆顧日益下。若先生，所謂出於流俗之外者，非邪？

先生既學與人殊，數試有司，或得其文，相傳觀，以爲怪，擯不得録。嘉靖癸巳，始以貢分教浙之安吉。安吉人故嘗讀陽明先生書，聞先生説，服焉，其習大變。戊戌，擢教諭容城，進語諸生，具如安吉，士且彬彬起。而先生已厭事，居一歲，遽歸。然諸生相論難，即譁不可屈，或徐曰：「先生之説蓋云。」輒唯而退。

先生幼事親孝，父嘗病，禱於天，乞以身代。母歿，哭踴有踰禮。又善事兄，兄卒，視其孤。既老於家，非冠帶不出，非禮燕未嘗入城府。故鄉之人於先生也信。

先生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世有隱德。其生成化戊戌三月二日。晚以子樸貴，封翰林檢討、從仕郎。嘉靖壬寅八月十日卒，享年六十五。元配張孺人，同邑處士積女。其事姑敬以順，治於內，儉以有禮，先生是以得肆力於學。先生治家嚴，孺人乃更爲博大，終其身無疾言遽色，家之人安之。正德戊戌八月一日，年三十六，以卒。繼配孺人李。二孺人凡出子男七：長梅。次即樸，今爲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檢討。次模，縣學生。次桓、次格、次樞、次梯。女四：長適趙堯臣，次適舉人李彦士，次許聘郭廷付。其季未笄。孫男七：煥、煒、炫、燁、焯、燿、爌。炫以上皆業舉。孫女三：長適任維志，二尚幼。

贊善君卜以癸卯□月□日葬先生古城之原，啓母張孺人柩祔。先事奉文選鈍軒周君狀請予銘。予既雅聞先生，而贊善君凝然端且重，與予同官，予甚敬焉。又以徵先生之教果行於家，故銘先生者予也。銘曰：

學不局聞，惟古是趨。教不擇方，惟寓而孚。嗚呼容城，身道則俱。侃侃宮坊，尚嗣厥圖。

唐順之《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一四《信豐訓導殷君墓誌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撐拄門户爲事，而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爲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爲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尚書》教授，於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硫黃爇火然燭，至旦爲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爲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婾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爲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爲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無所讓，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爲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讓，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爲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爲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絶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頃之，有張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爲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爲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劍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詠之會，談説故事，以時登眺爲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爲人貌偉，少魁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啓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

銘曰：其爲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敷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既文且美。謂翁數觴，其偶在此？

王慎中《遵巖集》卷一五《德慶州學正陳南川先生墓表》　予未識陳南川先生，而表其墓上之石，以曾廓齋之狀也。廓齋有道之士，一語不妄，而狀南川之賢甚悉，是其可表。

先生名朝器，字時用，漳州漳平人也。少讀書，性穎甚，不以敏爲嬉，矻矻窗几間，貫心誦數，倍鈍者之勞。治一經，專熟其文，默舉不失一字，同輩目其腹爲經囊。累以文試優等，爲學官弟子最高第。漳平俗淳，文物未振，先生不獨優於邑。諸督學憲臣奇先生，不在龍溪諸邑子後也。屢失於有司，竟以貢上春官。或勸入成均，以需銓選。先生自以經明，欲與士者共習之，不樂爲吏也。始授新興訓導，考績，擢融縣教諭，復擢德慶州學正。三方皆僻陋，士鮮有聞。先生橫經講席，發揚宗旨，人人駭所未聞，雖甚遐昧，亦欣喜來聽。尤善以情款接遇諸生，久之加親。凡宦其地者，莫不愁險惡，歎荒寂，先生居之，常有可樂。部使者、督學憲臣廉其實，輒檄有司褒寵加禮，顯示激勸，褒以美詞，多不可殫舉，大要以爲能立師道也。仕二十餘年，不離於學。其所居學，不過嶺外百粵之地，故

訓迪雖勤而發聞者少，使在中州華盛之方，其所造成，當不可量。然三方士者知經之當習而文之不可不熟，由先生也。晚謝官歸，治生有法，不爲多機，而生息日益。墾田築室，具精其能，堂搆菑播之務，宜日不足而每有暇。與耆舊飲酒嘯歌，又若無事。或疑先生專經而兼長生産作業者，先生謂之曰：「夫經者，豈誠使人窘約拙憨之物哉！顧人所以仰事俯育、養生送死之術，皆從經出，而讀者不解，故世目經生爲窮人耳。吾教三方，未嘗不周諸生之情而知其緩急，職不得及於政矣。而有司之政所不能及於頑民者，吾嘗往諭之，而百年不可致之逋梗，一日而歸命於有司，此皆經之用也。」於是疑者始懽然解。安常盡分，以天年終。嗚呼，可謂賢矣！

先生之子天台尹茂芝君，早歲向道，常學於湛甘泉公之門。將葬，乞銘於陳見吾先生，而屬予表於墓上。其世系傳承、生卒歲月、子孫男女、嫁娶聘許、兆域原里，誌既具矣，予獨愛廓齋狀末所謂「漳平之俗，謹送終之禮而忽垂遠之文」云者，而知天台君圖所以不朽其親，有古士者稱親之善之義，非庶人之孝所及也。故爲約其事行之詳，論其意而表之。

金瑤《金栗齋文集》卷七《嘉定縣學司訓汪生傳》 汪生名尚嗣，字思卿，號雲陽，休寧渠口人。渠口據齊雲山之陽，故生號雲陽。予從姊甥也。姊之孕生也，婿都嵩君夢黃冠抱送一小兒，曰：「此君子也，名天嗣，善食之。」已而生，生從兄弟尚字行，易尚嗣。幼穎慧，在小學，肄字對句誦授書，日灑灑有長益，因寄以士學。弱冠，從婺吳一源先生游。既游楊芳溪門，既又游予門下二年。一源、芳溪，博雅名流，故生於天文、地理、律曆、莊列左馬諸家言罔不通曉。惟予不肖，不能少有裨，獨於名教行檢間，時惓惓有言。年二十七，遊邑庠。明年，五山馮督學按考高等，應試不第。又明年以後，翠崖黃公、方堂趙公、楚侗耿公以次案，咸高考。而趙與代巡莫又以孝行受上賞。方趙之既考也，生以內艱未應試。比服闋，猶以趙牒補廩食，亦一奇遇也。歲丁丑，詔行選貢法，生遂以選入貢，復應順天試，終不第，乃就選，明年司訓嘉定。嘉定與徽同直隸屬，得司訓，新例也。蒞任甫四月，告病歸，抵家五日卒，時萬曆辛巳四月十七日也。噫！有志而不能大就，得官而不得久居，生豈瞑目哉！生豈瞑目哉！

生之學，以敦倫序、辨義利爲先。授受諸生，惟修古道。生平重厚寡言笑，動止出入，一循規矩。與人謙抑，常踰則。有大故，反覆多慮，若有怯者。而義之所在，毅然以往，無顧忌。嘗患虛羸疾，獨處一室，靜養三年，乃得復。仲兄尚厚亦感是疾，生日視湯劑，如子事父，兄亦能靜養，今無恙。家庭言色，謳謳怡怡，祭祀必時必虔。嘗倡族人復祀田以爲祭資。居二親喪，三年不入內舍。二親葬兆塘山，山去家餘十里，而葬在其幽。生兄弟有他慮，墁塚之石四際，各琢枘鑿，膠之以爲固。葬之日，雨霧霾四塞，術不能辨所向。生兄弟急跪籲天祈哀，須臾雨歇，四山豁然在目中。比向定，又雨如初。

予嘗過兆塘，覽其處，驚曰：「予卜先親葬，過境內名葬多矣，迄未見有兆塘者，豈徒其山水奇特，而前後左右，聳伏蔽虧，各適其方，真有若番禺手捧而植之者。此必世德之家乃能遇。」既問之，生兄弟所自擇。噫，若生者，雖不得行其志於天下，然求之一身一家一宗，德義歸焉，孝敬叢焉，福履綏焉，何者非其所得？

生之先出唐越國公後。越國有大功於徽，故其子孫散處各鄉者皆盛。生家自始遷至今凡十五世，世有潛德仕業。祖諱福，澤以輸粟。父諱樟，即都嵩君。以齒德各授冠服。子二，次舜龍，舉士業。餘並見於狀。

瀛麓野史曰：汪生與予家以甥故往來數，不獨在門下。予識生甚真，生一嘿一笑，皆本其至情實德，無矯飾，故人之與生居者，如飲醇醪，不覺自醉，誠之所感如是。予嘗識生父祖兩世，皆篤行君子，近境所未有。語曰：「盂圓則水圓。」言以形相禪也。又曰：「株甘實亦甘。」言以氣相禪也。噫，生之行有自哉！生之行有自哉！

金瑤《金栗齋文集》卷八《明故衡州府儒學訓導中山汪公行狀》 嘉靖戊申夏五月六日，衡州府學司訓致仕中山汪公以疾卒於家。先是，公領今官，過德州，晚眺悞墮塹，折足。足愈而躩，強之任，背瘋繼作，膂以上稍瘦而前，偃息起履皆不便，且時作痛薰心。公弗慊，致仕歸，今且十年矣。謂此貞疾，當不死，竟以是死也，悲夫！

公諱昶，字仲暘，中山別號也。貌秀而頎。少有逸才，落筆數千言立就。年十六，以事逮於官。郡守張公試以「放於利而行多怨」，奇之，勸之學。公以明年補學宮弟子。自是臺選輒上列，至有以三善稱者，遂籍，謂科第可立取，放情於酣酗劇笑，至損性靈，觸時忌而不顧。六舉不第，乃降意守貢。又值貢例變，不以次。坐是沮抑，欲爲閑退計。教諭貞菴李公惜其才，留之，乃得有今官。皆命也。在官甫三載，清守勤職，考必稱最。林下之日，足跡不履城府，至延以賓飲，亦不赴。然性好親友，有造者，具雞黍，侍杖履，毓娛泉石，終日不厭。奉二親，日供甘旨。遇家人輩，尤愛敬。從姪某早孤，公撫若己出。從弟澍生長懷寧，公

勸之歸，遜之址棲之。澍營室聚産，屹然爲一族冠。公之先嘗不能於族，分社而祭，慶吊不相通。公有識，即以義倡其家及其族人，有忿亟平之，俾勿爭；有訟窒之。至今春秋同社祭，喜相慶，憂相吊。公又嘗率族兄洗修譜以聯之，寘墓田，寘同室無祀之祭。死之先，預酌《家禮》，定喪禮事宜若干條，付諸子，且戒曰：「吾治喪不用浮屠，汝等當守以爲法，無汙我。」諸子有泣下者。公曰：「生順死安，但汝等能繼吾志，吾無憾矣。」

公所著有《北行學吟稿》、《湘東小稿》、《田居雜詠》三卷。語曰：「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然則公之才雖未得大行於天下，而施於一家，被於一鄉，則有不可得而泯者矣。

公生以成化癸卯十月十三日，距今卒之日，享年六十有六。配吴氏，有賢行。子五：聞詩、聞禮、聞樂、聞教、聞敬。聞禮儒業，媳胡氏。餘皆金氏。女一，再弟，適瑞溪金俊。孫男七：時康、時平、時雍、時清、時良、時亨、時安。孫女六。考天敘。天敘考志，亦以貢授潛江縣尹。志以上八世孔淳公，由旌城徙石田，即今居也。孔淳舉宋進士，授迪功郎、隨州司户參軍。孔淳以上六十八世，是爲唐開國公鐵佛汪始祖也。其世系大略如此。

王樵《方麓集》卷一〇《故沂州學訓恢庵卜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卜氏，諱雲吉，字允臧，學者稱之曰恢庵先生。其先河内人，宋宣贊公始徙六合。國初，教授公震亨徙宜興。教授生冬官公益，益生地官公友道，友道生秋官公祺，祺生耆士公年。耆士公以伯兄僉憲公同宦游中外，遂留養親，終身不仕。耆士生貢士西園公章，是生先生。母蔣夫人夢羽士降庭，故先生生而穎異，幼即能書徑尺大字，賦五七言詩，屬對每出人意表。長者屠公爵以女字焉。鄉先輩多忘年與交。年十三，居母喪，盡哀。十七，試有司，輒首選入鄉闈。聞西園公得疾，徒步亟歸，奉侍湯藥。及西園公不諱，痛二親蚤亡，禄養弗逮，哭輒殞絶。兩叔艱於生理，奉養弗怠。負於官，輒鬻己産以償之。宗族貧者，分衣食共有無。讀書不能延師者，親爲教之。年四十二，始以貢入太學，應北畿試，不第，授沂州學訓導。沂士樸陋少文，經旨時藝經先生指授者，多底成就。其間人品高下，行之修窳，隨機開導，多知感發改悔，爲善士者甚衆。癸卯、丙午，凡再應山東鄉試。丙午，門人孫奎小試偶見遺，遂以讓之，奎果登第。同官高士材卒於官，爲之經紀其喪，捐俸以資其歸。已而乞致仕，還里，不以世故嬰心，惟日與門下士訂正舊學。

先生少以文自雄，讀書自《六經》子史，下逮音律醫卜、禄命稗官釋典，靡所不窺。爲文汪洋宏博，援筆立就，頃刻數千言。人始以文士目之，既而自悔曰：「學不足以經世，徒窮一生之力老死文字間，豈不負此七尺之軀哉！」乃盡棄所爲文，獨留心天下之務，究其利病本末甚悉，策其得失甚熟。而尤喜談兵，與下邳湯將軍友善，杖策軍門，設奇畫屢效，而口不言功，曰：「此非書生事也。」然人則以豪傑士名之矣。蓋晚而又自悔其言曰：「學豈多事哉？治此方寸而已。雖酬酢萬變，順逆不同，而要以無愧此心爲主。」於是人又以道德歸先生。而先生恥立門户，惟隨在體認，潛心獨得，考其平生，表裏不殊，言行一致。尤厚於倫理，一族中飽飢衣凍、婚子嫁女，專仰先生一人，而先生貲故薄，惟以得之公廩者輒以資人，而不自營也。嗚呼！先生可謂篤行之君子也已。

先生生於弘治丁巳八月二十日，卒於嘉靖戊申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二。配亦有賢行，即屠公女也，後先生三十年卒。子二，曰以禮，邑庠生，後屠夫人一年卒；次曰以學，舉萬曆癸酉應天鄉進士。先生卒時，二子尚幼，權窆先生於龍潭之阡。庚辰十有一月，進士君將奉屠夫人與先生同窆，乃持前教諭劉君自省所爲壙志乞予銘。予雅慕先生高致，又辱進士君知厚，不敢辭也。銘曰：

昔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於今在陽羨，曰有两先生。位雖不滿德，世賴有老成。後將有考焉，匪兹遺典刑乎！

《明文海》卷四三八李春芳《南京國子監司業孟河先生溧陽馬公墓誌銘》　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少司成孟河馬公卒於家。其子舉人震伯遵遺命，以少參環溪狄公斯彬狀來請銘。予執狀潸然淚下，曰：「予忍銘公哉！予與公論交餘四十年，且同舉進士，同官詞林，復有孫子連姻之誼，銘公者，舍予而誰？」遂爲誌而銘之。誌曰：

公名一龍，字負圖，號孟河，別號玉華子，溧陽人也。其先爲馬服君裔南海郡公訓，從晉南渡，遂家溧陽。五世祖秀夫，自丁髻山徙居甓橋，人稱甓橋馬氏。大父清，由國子生任衛經歷。碧溪公性魯，正德辛未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陞尋甸軍民府知府。配許孺人，生公於河東之里。以有龍祥，因名龍。

性資穎異，垂髫能詩，讀《尚書》，輒解聱牙語。長而博綜羣籍，涉獵諸子百家，詩類太白，文類莊孟，恥規模前人糟粕，故所作直寫胸中所自得，意趣天然。尤精書法，作字懸腕運肘，落管如飛，頃刻滿幅，縱横閎闢，惟意所向，初覽若不可辨，細玩則條理脈絡具可尋識，非苟然者，知者謂懷素以後一人。

碧溪公以言謫官，遷尋甸，有夷獵變，致罹誣獄。公時爲諸生，即力疾伏闕

上書，情詞哀切，世廟矜而釋之。尋援例入胄監。嘉靖戊子，中順天鄉試第一，五策詳贍，海内士子争誦之。碧溪公喪，公痛父冤憤而終也，哀毁骨立，水漿不入口，幾不能生。母氏多方慰解，始強食。居廬三年，釋服，屢上南宫，不第。時予亦落落難合，相顧笑曰：「我輩豈終蓬蒿人耶？」丁未，澶淵宫洗晁公琛奇其文，録之。閣臣雅重公才，特破限年例，改翰林院庶吉士。時許太孺人春秋高，乃疏乞終養。歸承懽昕夕，嬉嬉然若孺子。母終，哀毁如喪父時。服闋，出補國史檢討，奉綸命册封衡德二府，餽遺悉卻不納。己未，分校禮闈，崇雅黜浮，所拔皆知名士。擢南少司成，攝大司成事。繩約諸生，悉遵矩矱。諸生不樂檢束，有造飛語中公者，公不爲動，曰：「吾知盡吾職耳，庸恤其他？」條上成均八事，語多譏切時政。僚友止之，不果上，今其草具在。遂疏乞休，浩然長往。構務本書院方山之阿，日與鄉里後生講習其中，窮究心性之學，經年不入城市，有司罕覩其面。捐粟數千斛，新尊經閣，手書《六經》勒之石，僉謂有功學校云。建合宗祠，置祭田百餘畝，以供歲時享祀，有餘則貯之，以贍族之貧乏者。

嗟乎！世之才高者多濶略於踐履，氣豪者恒俯視乎等夷。公有卓越之才，負豪邁之氣，少雖任放，中就檢約，動必遵義。晚涉仕途，未嘗折節權貴，熏心利欲。而孝親睦族，又其務本之大者。至於虚己受善，人有一才一藝，必稱服以爲不及，尤人所難。若公者，其所謂見大立大者哉！

所著有《玉華子遊藝集》五十六卷，行於世。其中如《天問》等説，庶幾達造化之原矣。百世之下，讀其書，可知其人矣。

公生弘治己未五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三。

銘曰：學而務本，曰孝曰睦。仕而知止，不殆不辱。名滿寰區，神返寥泬。卓哉斯人，一代英傑。

温純《温恭毅集》卷一一《明文學雒先生墓誌銘》 肅皇帝時，海内乂安，人多學爲士，士多襲他氏已售語爲便徑，博士業敝極矣。吾師思齋先生慨然嘆曰：「是何異拾己吐核供華筵也？制科之謂何！」於是下帷兀坐，潛心書史，爲文直吐意指，不襲一陳語，一時稱作者。時純學於先生，起家。乃先生於今萬曆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卒矣。先是，先生疾革，純會以遷官過里，爲延醫藥，浹旬不能已先生疾，爲棺衾斂先生。然痛念先生陶鑄恩，甚厚且安，可令後世無聞也？爲抆淚銘墓上石。

按先生上世爲吾原永清里人，四世祖有諱英者，生祥。祥生坤。坤生世龍。世龍配劉氏，生先生及汝賓。先生諱汝興，字士傑，號偉軒，更號思齋。脩軀廣顙，清臞若不勝衣。然介特寡言笑，骯髒不可下。獨一意學，初受《易》張兵馬某所，已又卒業張某所。會龔督學使行縣，試先生，器之，選爲縣博士弟子員。弟子員且四十年，督學使屢試屢列高等，爲增廣生。人謂先生且立第，即先生亦自謂一第何有。顧屢試棘闈，屢不利。然爲博士業，竟不襲陳語，竟兀坐讀書史，人竟以是高之。以故里中人卒遣其子弟就學焉。乃先生教諸弟子學，又令不襲陳語，令兀坐讀書史，里中人稱師範，必曰雒先生、雒先生云。既某舉進士、某舉秋闈，某俱爲縣諸生，先生猶不第，第于于然安之曰：「我命固若此矣。」以是終其身視世俗華艷態，不啻浮漚，即家徒四壁立，無芥蔕意。獨樂與人談説世興亡成敗，即夜分忘寢食不倦。晚年與二三故知約一蔬之會，將逍遥乎游，乃未幾而溘然逝矣。達哉！而人又稱先生色事父母，以季子諧爲弟汝賓子，爲先生孝友之著。純以先生業經義，意可爲世應制科者赤幟，故著先生學與陶鑄諸弟子者獨詳云。

先生生正德十四年五月二十八日，距卒年得壽五十有六。葬得日爲萬曆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配李氏，生四男子。銘曰：

經學既衰，師道如市。競念張文，期拾青紫。張猶疏家，今復何理？朝售夕程，當時即是。經文將廢，傳注欲捐。疇令誦讀，舉意直前。於惟先生，厥訓所先。載學載思，大義躍然。身絀不用，命也孔安。諸生遵承，相次蜚翰。退伏閭巷，取適瓢簞。經爲人師，質行允端。貴而無述，死同餓隸。何如夫子，有道即世。故里先塚，體魄攸瘞。德音雖藏，教恩永繫。

于慎行《穀城山館文集》卷一九《明故廣西洛容縣訓導月洲先生張公合葬墓誌銘》 張月洲先生者，諱天衢，字達甫，閩之篤行儒也，世晉江人。生而有奇氣，志識高遠，不慕世紛。既從博士受經，潛心理學，遊諸大師間，聞見日進。益務修身潔行，尚法古人。即談説世事，忼慨激烈，雅若有以自負。父南溪公，仕邑令而貧，先生資遊學以養。歲暮歸省，盡出橐中跪進，不私一錢。弟仲亦仕爲令，以禄養。獨季未有立也。而母黄夫人没，有篋在室，先生封識唯謹，待季長而畀之。其居親喪，致毁盡誠，稱於宗黨。久之，德誼著聞。文宗都試，輒舉孝廉獨行，厚寵薦之。萬安朱公嘗以行義拔真第一，爲多士勸。於是張先生之賢聞於八閩，閩人咸尊慕焉。司馬張公岳鎮兩粤，以先生自從，幕中之畫，多所參決。司馬誅田氏大酋，其徒恇懼，求爲居間，介以裹賕，先生卻不視也，而從司馬

借箸，以爲貰之便，卒如所策。先生年六十餘，舉明經，入對，授洛容司訓。洛容嶺西絶徼，學宫不備，祭則爲壇，先生弗愠也。嘗從邑令飲，令使歌者奏伎，雜以鄭聲。先生正色請曰：「意非官師所以訓乎？」令不懌，數目先生。先生起趨出，旋投牒自免去。去而過南海，謁憲長林公。林公者，故先生同舍生，見其遊困，念之。會法一吏未決，曰：「誠得張先生一言，吾緩吏矣。」吏子操百金往請，先生笑曰：「而以爲吾請事來與？豈其棄官而賄是圖？去，無汙我。」歸則閉門掃跡，嗜學不倦。學使蔡公請爲會宗，使諸生談道者從之。郡守朱公、丘公請爲黨正，使訓鄉之子弟。里中有訟，往質成焉先。

生爲人恬愉子易，嗒然煬和，平生不知嗔怒，簡於嗜好，兼修名理。年至大耋，顔色悦澤，常如嬰兒，僊僊行市中，疑御風遊。精力過絶人，能立語終夜，滑滑不止。及握筆作書，頃刻數百言，盈牘乃已，識者知其壽徵也。

配楊孺人，德府長史楓山公女。少讀書，通文義，幽靖惠和，能事舅姑，馭姊姒子姪皆有恩意，其性行類先生。始黄夫人壽九十餘歲，先生與孺人生同年，亦皆至九十，同年而没。蓋生平室中未嘗有勃磎語，其感和隤祉有在，非偶值也。

往嘉靖末，行游司空朱公開府，與郎君可大同事先生。後十年，行第爲史官，先生年七十所，裹糧萬里走長安，居司空邸，猶得奉其杖屨。及别去，歲歲有書抵長安，率以道義相勗。如是二十年乃卒。

嗚呼！今世學經談道藝者至不爲少，乃其中情或不免没於利禄，視古人若不相及，亦安得篤修茂行如先生者哉！

先生少時及見蔡虚齋先生，蔡先生器重之。後過南粤，執質謁湛甘泉公，甘泉公避席引與語。大司空著《道南録》，屬先生考索成一家言。其師友淵源有自。居則化其里俗，出則友教士大夫，亦可謂儒者效矣。銘曰：

林類行歌何自適？唐睢漂説秦烽息。轅公王學曲士戡，伏生授《書》闡王跡。先生之年與之匹，有儷偕之歸於室。嘸嘸者原宿草積，弟子著銘揭諸石，此閩耆儒過者式。

董應舉《崇相集》卷一六《澄源張先生傳》 常有澄源先生者，諱某，字某，江陰青陽里人也。其父玉溪公，善醫。先生幼，玉溪公授以醫家言，輒了。玉溪公奇之，曰：「是子也才，然業此縱勝我，亦提藥囊，奏禁方，長者前稱秦越人而已，安所發吾世乎？」使就外傅，業制義，即善制義。十四試縣，縣大夫異之，然竟不能得之督學使者，數進數罷，嘆曰：「吾儒而猶使父醫以食我乎？」焠掌自力。久之，天臺耿先生始補爲邑諸生。迨食餼廩，四方以皋比請者衆。先生私念爲人師，桐子寄命，其家之所以興廢、行之所以成敗皆在我，奈何不子視之？至必挾伯子與俱，而時抗之法。是時吴俗已淫靡佻達，後生少年耳食新奇解脱，善逃遁之説，即操戈於紫陽氏不顧。先生顧謂伯子：「紫陽氏，高皇帝所以一士習者，而世□人且棄所學以鉤時，即其行可知。」每對諸生談古人行誼，蒸蒸不厭。間見一二過端，微諷之。不悛，輒對之泣。蓋言未已而其人已愧悔若無所容矣，不以夏楚威也。伯子嘗言：「少時同父起卧，出與諸同齒坐，若賓客。蓋生十八年，未知少年媟褻事也。即館於鶖湖時有室矣，每夜未嘗不立床頭語，至燭跋乃退。其教他子弟率如此。」王生學淵者，舉人利賓子也。利賓早卒，學淵兄弟纔十二三。先生懼其欲初寶，易爲邪引，左右坐，跬步必察。蓋三年而王家兒大變，兄弟相次成立，至今鶖湖人能言之。

先生家故貧，徒以舌耕拮據俯仰，玉溪公又老，不復爲醫，時時逃之酒。先生即以其脩脯付之酒家，曰：「吾父來，即飲之。」又以其餘周其娣若甥。歲大祲，則迎置之家，與妻子分糠覈而食，不使其父母有女子憂也。玉溪公年老畏寒，重帛猶慄。先生解縕袍覆之，身衣袷強行學舍中。及伯子貴，而玉溪已没矣。伯子有所進衣履，見輒愀然。母樂嫗殞於羹，終身不啜羹，見輒掩泣。性寡欲，與范孺人相莊，終無二色。少年時或紿入青樓，先生面發頳走出矣。平生遇人，無賢不肖，一飲以和。雖横逆，處之恬然，終不言其過。而終始幽獨，持持若履冰。一日，忽自笑。伯子問故，不答。再問，徐曰：「覺生平殊無可恨耳。」其自信如此。蓋先生没十年，而邑有俎豆之祀。

董生曰：「予嘗守官學宫，次第鄉賢。夫孝子慈孫之心，與清議何不相厭也。先生以一布衣得之，何其易歟？《詩》曰：『誠不以富。』夫周之瞽宗，固生而以道德教人者也。師道廢久矣，今有人焉，子視其子弟，保身體，傳德義，無所不盡其心，雖古師儒何加焉？推而大之，成人材，厚風俗，化成天下，可也。予師滄江林先生宅賢其教行，與先生大相類，惜無能表之者。先生以伯子而名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伯子每與予言先生遺教，未嘗不流涕也。」

繆昌期《從野堂存稿》卷四《明故溧水學訓導芝菴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趙氏，諱樹恒，字茂一，别號芝菴。趙之先出宋宗室潞恭憲王元佐，五傳而有朝請大夫士鵬者，出守江陰軍，遂家江陰之砂山石橋里。家世廬墓俱在砂山陰，歷宋元以來，無他徙。子孫多賢且貴，其在祀典者，宋則秘書發，明則孝子鉉，語具邑

乘中。孝子之六傳爲文學抱玄公從洛，則先生父也。娶夏而生先生。先生弱冠，補諸生，連試督學開府，皆第一。方嘉靖末，時文糜爛，先生獨以清新剪棹奪其曹，一日名噪邑里。當是時，砂山之趙宗方盛，通朝籍者二人，縫掖數十人，推先生爲後出之儁。先生清峭壁立，有神簡，尚風節。齒牙出入，一宗以爲律令。按察、武選二公皆曰：「吾家名教，屬阿恒擔去矣。」其推重如此。已屢試京兆，皆不利歸。雖英華銷落，而風格整峻如故。遭延久之，以齒貢謁選人，得應天之溧水訓，非其好也。其甫至溧水，而爲令者鄙，意若以腐鼠相嚇。先生曰：「一老廣文，日噉齋前苜蓿，有何佳味而謂我難割耶？歸休矣。」會令以遷去，而代者爲嘉興徐公，一再見先生而心折，曰：「古人哉，趙先生也！」願折節與先生交。先生曰：「老憊遝拖，不能以骨體事明公，請明公寬其禮法而可。」徐公曰：「善。」暇則綸巾葛服，提一榼扣齋扉。先生亦時出薇蕨，佐以少炙，兩人促膝，娓娓清言，雅謔至夜闌不休。然先生所言，皆千古六合，絶不與邑事。即語涉諸生，不過稱引課業，或爲貧苦屈抑者道地而已，亦絶不令其人知，徐公久而愈親之。人謂徐公爲令賢有名，其力能致先生六舘，否亦百里者。一日，以蘆江授徒，即徐公愕不知所自。於是先生歸矣。諸生設祖帳祖先生，至數十里不絶，有追隨抵家，雪涕而別者。人謂一時師儒令長、學官弟子之相得，前此未曾有也。

先生歸而闔門自老，盡謝里巷酒食與一切郡邑交。前後邑大夫慕先生名，每歲以鄉飲禮賓先生，先生弗應也。

先生性伉直，面骨崚嶒，口不藏人過。意所非是，義形於色。在富貴人坐中，小不當意，便拂衣起去，咄咄不止。尤不與小人作緣，小人望而走匿，以不遇先生呵叱爲幸。嗚呼，此豈逢世之人也哉！然潔身修行五十年，讀書談道，屢空晏如。窮途薄宦，不從里中貴人乞一紙薦書。其與徐公風塵遇合，最稱知己。先生曰：「吾不願受知己恩。」嗚呼！先生可謂介性孤立，嶷然不滓者矣。

錢太史受之爲孝廉時，過溧水，遇彼中諸生，道先生遺事。受之曰：「先生且死矣。」諸生聞者皆泣下，即日相率詣令，請祀先生學宮。令新建徐公若穀因爲表章甚力。會學使者缺，而徐公且應召去，爲具草祀者狀數千言，今尚有待云。

先生居家孝友，節縮己養，養其伯氏至篤，老益恭。病寢劇，治二木，以其一待兄，猶強起視匠事，曰：「不幸先兄蓐蝮蟻，吾不忍此三尺之題付之不知何人之手也。」羽翼宗人，獎其少儁，而繩其不率。當先生在，其見繩者不無微反唇。比歿，而盡族哀之曰：「天乎，何奪我趙氏干城也！」嗚呼！先生自有本根，與世之溪刻爲名、附外薄內者爲敵，可以風矣。

先生卒以萬曆丁未，其生爲嘉靖庚子，年六十八。始娶於花，饒婦德，先先生十八年歿。有四女，無子。晚納劉氏妾，舉一子，名煇祖，聘貢文學隆祐女。先生歿時，煇祖纔四歲，已失母劉矣。先生託孤于貢，而以少貲産屬之。花孺人四女者，一適吴，一適貢，一適蔣，一適繆。劉復有一女，適貢。先生歿三年，而一子者復以瞽廢。諸壻謀于其伯氏，以今年辛亥之二月甲申日，挈遺孤葬先生于砂山祖塋之東，而徙花孺人兆合焉。劉亦得祔。女之適繆者，即余從子尊貞婦。尊貞以贅壻受先生託，與貢共撫其孤。及是，手趙之宗賢繹熙狀來問銘。嗚呼！余先人辱交于先生，先生以爾汝視余。余戇少諧，獨先生以爲可。有眼前不平事，以告先生，先生或唾或罵，或泣或笑。先生死，里中無可語者矣。然則銘先生者，必昌期也，先生志也。銘曰：

生也逢曰徐公，死也逢曰徐公。嘉興引手遭狙兇，新建秉筆事從容。徐公徐公两不終，倀絶一線寄孤童，朦朦在錮命奇窮。我欲問天無所從，泣而書石告幽宮。已乎先生竟何逢，蒼松白石伴清風。

湯賓尹《睡庵稿・文集》卷一五《徐先生墓誌銘》 南石先生姓徐氏，諱誠，字思誠，撫之臨川人也。先生以文行著聲，試有司，輒冠。一時知名之士如黄御史梁山、高太僕谷南、舒司寇繼峰心折先生，率遣子弟往從之遊。所與遊後先貴去，而先生僅以歲貢授訓寧國，已遷豐城諭、宿州學正以歸。萬曆三十五年歲丙午，先生稱八十。先是癸卯，先生命其子必遠數千里走京邸，謂賓尹曰：「我辱與子知，身後之石，必子也事。雖然，我願及今而寓目焉。」賓尹謭不敢對。未數月，先生責成命。賓尹曰：「先生年固未涯，不得議此。」其後每書至，無不以石文爲言。賓尹曰：「先生行八十，且爲一言壽先生。無已，略倣記傳體爲一言，傳先生可乎？」而先生滋不悦，書至，責甚厲，曰：「何子之不達也？夫人之有身，猶其有官。無不了之官，上公極品，皆有盡也。無不死之身，千歲百齡，皆有盡也。官諱罷，老諱死。遭延一身，莫爲己計，吾恥之。吾幸脱於微官，今既老，宜辦死事。吾慕夫彭澤之自祭、東皋之自銘，而以託之子也。」蓋先生性伉直，與顯者交，絶無依阿。十餘年，一謁稍不得，輒提帽以歸。獨遇寒士多所提拂，道義懇欵，骨肉有加焉。予爲諸生時，漢陽蕭公實守寧國，一時官學宫者，莆田曾公、武進潘公，與先生皆愛異。予每抵郡，遞食三先生衙齋。後莆田、武進皆徙

去，予獨與先生共器食，與先生子必遠共被宿，燕見闔齋男婦若家人。予赴館留京，先生取頭上銀簪簪予髻，曰：「子自是當貴。然會期莫可知矣。」語未既，相抱啼泣。一時學官弟子相得之致，前未聞者。予時少壯，性慷，脱足便行，尚不以爲意。其後予既仕，驅走南北，並冠蓋人周還，率多皮面。中所更歷鄉黨之變，投崖走壑，窮身獨竄。追憶曩遊，邈如隔世。然後知道義知己之難，而往日之過從爲可惜也。十餘年間，既哭武進，又哭漢陽。予與曾先生者，猶各以其身試於崎嶔歷落之場，青泉白石，命酒耽詩，獨先生在耳。然後知聚散生死之不可常，而先生所稱有盡之官，有盡之身爲深於道，而可爲世之迷迷者解也。

先生家故貧，不治生産，而孝友篤至。所得廩餼，時割以充其弟。常通友人數金，非約償者，其人死，其子失業，先生念之，償浮其數而猶未止也。配孔孺人，啖苦攻作，性卞急，然無他腸，細事觸之，猝若不可忍，已則煦煦若無所觸者。御副室唐有恩，唐亦宜之。先生生於嘉靖丁亥二月初一日，孺人生於嘉靖癸巳正月十一日，白髮齊眉，紳士所羨。自予別先生，郵筒往復，得先生手副，猶作蠅頭楷。與客飲接，終日夕不厭。前一歲，傳先生病風痺，已而平痊。非先生得道善調攝，何以有此？子五人：必復、必進、必遠、必通，孔孺人出，復、進、通皆早卒，遠補郡庠生，與予共衙齋卧起者也。必采，副室唐出。女二：長適鄒以學，次適京衛經歷周世禎。孫男一，孫女一。

予既奉先生命，無所辭銘，乃爲之銘曰：

惟漢有高士，曰徐孺子。世居豫章，其後子孫，散處列城，在臨川者，以嘉麓鳴。嘉麓之徐，再爲茭塘。惟先生祖，五世其昌。宛陵一榻，懸之至今。曰惟吾子之言，吾須以寧。猗先生，片言匪報，寸心在盟。知己實難，千載聞聲。

金之俊《金文通公集》卷一五《贈承德郎四川順慶府通判前山西河東監運使司教授湛源秦公暨太安人郝氏合葬墓誌銘》 康熙二年，歲在甲辰，夏六月，古郠水心秦公。由西蜀别駕遷司馬，來佐我蘇。居子午要衝，凡師旅往來，郵傳出入，靡間晝夜。加以湖氛未靖，豪猾勾連，秦公以緝暴禁奸爲務，精心敏幹，號稱神明，上及憲司，下逮百役，交誦之無間言。越三載，歲丙午二月，秦公以母喪，欲解職歸，于時上臺恐其去而難乎其爲繼也，紳士大夫與鄉邑耆民，咸以時方多故，須得精敏任事如公乃可，於是強公視事，更歲餘而解職。今年夏，公且去吴，候補如前職。余方依依然惜公之去，而公以兩親之狀，來屬予銘其墓中之石。余退老田間，目擊公涖吴事最悉，其奚能以不文辭？

按狀：公諱執中，號湛源，其先世本淮海之裔，以宦遊魯地，遂家于兗之鄒邑。秦氏世稱古郠名族，公之祖諱雄，有名於庠。父諱東安，號右川，以明經高等補恒山學訓，生子四人，公其長也。

公生而穎異，迥異凡兒。甫六歲，通《孝經》、《小學》。八歲治《尚書》，曉徹大義。十歲能文，言談行止屹如老成人。每晨起，問安於寢室，必再拜肅容整侍。父母命之退，始出就塾，命之食，然後敢嘗食於親所，其幼儀之克謹已如此。

及弱冠成人，依戀庭闈，不忍輒離左右，晨昏飲食必躬自審嘗，寒暑衣服必親視澣濯，然後進於二親。至於親有微疴，扶持抑搔，刻不敢怠，至病起然後已。其孝養之篤摯有如此。

公髫齡補弟子員，試科録輒冠軍，食餼于庠，名聲鵲起。時公父筮仕恒山，盡以家事委公。而秦族風最近古，或事詩書，或事農作，皆務本力穡，夙敦孝友，自公大父以來，同炊已五世矣，一飯千餘指。公理家政，井井有緒，自親兄弟以逮族屬兄弟，下及臧獲婢僕等，無不人厭所欲。凡衣食之類，身甘粗糲，無纖毫私蓄，而於親兄弟必致其豐美，即宗族之間，無迫於饑寒，□□□□之遠近，無不敬慕公，以公之能篤於所親也。其一本之克敦有如此。

公嘗自勵曰：「我幸生於詩書禮樂之家，稍知孝以事親、忠以事君之道，迺不克自振，取科第登仕版，以裨益當世，固無以篤事君之義，亦何以仰副吾親繫望之心哉！」乃究心經術，奮力攻苦，每嚴冬寒沍，咿唔至旦，兩膝如削冰，不知其困也。課諸弟子姪，雖溽暑必整冠肅衣，反覆辨難，務貫通旨趣乃已。既成鄉貢士，操修學業，彌進不懈，其一生之篤學勵行有如此。

公心存施濟，於窮蹙無告、孤寡堪憐者，周給無倦色。即其人詐飾窘狀，丐升斗，亦明知之而無不應。至宗族故戚之以緩急聞者，典衣鬻産，必有以周之，其好施樂善本於至性有如此。

自壬申以明經廷對第一，屢試鄉闈，卒困於有司。公居家，日侍晨昏，娱親左右，已恬然忘仕進之思。迨喪葬服闋，始謁選博興學訓。躬身率勵，仿胡安定之爲師，每月之五、月之十，訂期會講，教以行；月之三，教以文，嚴試如棘圍。用是博興之士習丕變，文風蔚起，皆公之有以率之也。課士之暇，相視學宫形勝，以宫外錦秋亭一帶沙水壅塞，有阻秀氣，迺捐貲開濬，湖水淪漣，盎然錦秋本色。中植芙蕖，夾岸樹桃李。自後甲第連綿，觀者知爲興文之兆云。公在博興時，值歲祲，貧士無所得食，公悉發家中積粟，兼程而運，凡五百六十餘里，抵學

宮賑濟，貧士之家賴以全活。居四年，遷無極教諭，其課士立規勤勤勿替，一如博興。越三年，遷山西運司教授，其倡率訓導亦視博興與無極焉，公之師範造極有如此。

嘗按公之生平，孝友其大端也，以是爲學，以是爲教。學則由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事事能究其理，而其極則歸於忠君而愛親。教則從《易》、《詩》、《書》、《春秋》、《禮》、樂，言言能致其義，而其極則始於立身，中於教家，終於訓人。傳言金口木舌，慎無以三居訓職，爲天之薄報於公，政以厚公之積，而流光奕葉於無窮也。尋告致歸里，縣舉鄉飲大賓。歿之日，遠邇歎悼，爲墜一典型云。嗚呼，孝友教學風于其邑，真足有光家乘國史也已。

《碑傳集》卷一二七王崇炳《陳先生其蕙傳》 先生諱其蕙，字生南，別號頻齋。弱冠爲儒弟子，豪於飲。其族兄春洲方講良知之學，弗喜也。年四十矣，一旦悔其所爲，齋戒越宿，執贄春洲之門。春洲大喜曰：「吾道幸有傳人矣！」從茲納身規矩，斤斤不踰尺寸。事親孝，丁內外艱，泣血，絶水漿。春洲以滅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跡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哽咽，凡高曾忌祭必練衣素食，期功之喪必斷酒肉，卻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己親。伯仲白首友愛無間。其所講學，永康則五峯、東陽則法界，隨地舉會，接引後學，悃款詳密，至性豁露，無有知愚，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一刻無之，則暍燥焦枯矣。」或問朱、陸異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僞。子若辨必爲聖人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慎思、明辨也，學、問、思、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繩墨而度長短，離規矩而揣方員，窮理格物止益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併包貫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我，致良知即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或曰：「靜中觀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即良知也，良知時時發而時時未常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即顧諟天之明命也。」又曰：「致良知與情識異。以良知應物，如日麗天，萬類昭彰；以情識用，如燈光螢火，所照者寡。」或問：「志欲成天下事，而才不副，奈何？」曰：「量才而爲，竭才而止，知人善任。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成之。如此，則人之有才，皆我才也。」大都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雖其行義達道吾不及知，至於千駟萬鍾不易其守，則有可得而想見者。先生居文溪，明亡即棄舉子業，樵汲耕耘，自食其力，敝袍草履，不異常人。身經喪亂，揭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頃刻不離。鎮帥梁以賊，駐師文溪，苦役鄉民，先生與焉，見其儀觀不凡，問其名，曰：「陳先生，學道人也。」延而賓之。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吾師趙岐寧先生忠濟、慈溪韓霖、永康王同廱。

《碑傳集》卷一二七湯脩業《惲先生日初傳》 先生姓惲氏，諱日初，字仲升，號遜菴，又號黍菴。世爲武進人。邑諸生，中崇禎癸酉副榜。祖紹芳，嘉靖丁未進士，歷官福建參議，以文學著名。子弟濡染家學，多風流儒雅。至先生，進而益上。幼孤，淬厲益甚。遊庠後，與蘇州楊廷樞、錢禧等共結文社。文法秦漢，制藝亦力追王唐，不逐時好。尤喜讀宋儒書，時商所學於同里張清惠公瑋。清惠係前輩，爲孫文介高弟，以畏友目先生，不敢以達尊自處，人兩賢之。客游京師，適清惠爲副憲，而總憲則山陰劉念臺也。清惠促其執贄，先生從之。念臺告以慎獨，由是體驗一切。

先生自命有經世才，雖困頓諸生，嘗以天下爲己任。會邊事孔亟，應詔上《守禦十策》，不報，遂浩然而歸。以家事屬長子楨，攜書三千卷，竟出避地天台山中，桓、格二子隨侍。兩京繼陷，魯王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其忠孝夙成，尤嫻韜略，急宜破格擢用，以圖恢復。魯王遣使敦聘，固辭不出，尋避地福州。福州破，旋走廣州。廣州復破，乃爲僧，法名明曇，遂流寓福之建陽，聊以託足，非其初志也。既而金壇王祁聚衆復建寧，諸義兵多回應，耆老數百人登門固請曰：「先生不出，赤子皆魚爛矣！」先生不得已出山。時長子楨適來省親，楨最勇，令其執兵。王祁咸來問計，曰：「建寧乃入閩門户，建寧守，則諸郡安如磐石，否則通省皆不能保。然不得仙霞嶺，建寧終不可守也。欲取仙霞嶺，宜先取浦城。」衆曰：「善。」楨遂與副將謝雲南先至浦城。師出失利，兩人皆死。同里高才生徐雲以戰功授御史，連復數郡，氣甚銳。先生遣雲夜襲浦城，親督後軍從之。忽雷雨大作，人馬陷泥淖中，鞭策不進，至城下已黎明，軍饑甚。先生謂天色如此，兵家所忌，不如暫退。雲不從，全軍覆没，先生以後勁獲免。未幾，大清總督陳錦及戴罪舊督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萬，自仙霞嶺圍建寧。永明王遣督師兵部尚書揭重熙來援，先生上書論進取機宜，謂：「目前急務，莫如先取浦城。浦城復則據仙霞嶺，斷其餉道。彼來爭，則伏山谷中邀之。彼圍建寧自若，則俟其餒亂，精兵進擊，諸將自内出，破之必矣。」重熙不能從，建寧遂陷，殺傷甚衆。王祁力戰死，桓、格在祁所，皆被擄。先生收殘卒走廣信，尋入封禁山，

與將軍姚志卓等合。居數月，芻糧告乏，勢益弱，乃喟然歎曰：「臣力已竭，天意難回，徒毒百姓，何益？諸君宜散，予亦從此逝矣。」乃作歸計。每思世受國恩，欲圖報而百無就緒，鬱鬱不樂。又思故宮禾黍，萬念盡灰，惟祖先一脈時縈心曲，楨既戰死，桓、格復被擄，無人承祧，因乘間訪二子消息。行至杭州，忽遇格裘馬翩翩，從總督陳錦遊山，知錦已撫爲子，怦怦心動，欲脱之歸，而苦無善策。聞錦雅重靈隱寺僧臣德，因匄爲僧。後錦死，先生遂攜格還。桓與格自黄華山相失，格到處尋訪，杳無蹤跡，後竟不知所終。楨有遺腹子煜，尋卒。先生歸後，杜門著書，兼以課子爲務。人有以制藝請業者，亦欣然就之，而課子獨舍是，具有深意。

居久之，兵部侍郎張煌言與延平王成功率兵入江，敗走，或云其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府縣將收捕。聞者股栗，先生嘯謌自若，恒以毒藥置牀頭曰：「吾命當死，終不出此門也。」既而事解，亦不色喜。常州知府駱鍾麟屢求見，不納，罷任復來，始與一見，叩《中庸》要領，大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前湖廣提學僉事高世泰，忠憲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約同志行忠憲《復七規》，春秋仲丁，以釋菜禮祀先儒。祭畢，謁詩習禮。先生隨人啓沃，後學多心曠神怡，即老師夙儒亦無不斂衽推服也。論學重知行並進，以格物爲先，而防檢精密，大旨不離慎獨。與劉孝子汋删定念臺諸遺書，復編粹言，曰《劉子節要》。時念臺弟子實繁有徒，而浚恒求深，流弊不少，惟先生踐履篤實，出處皎然。與錢塘沈蘭先甸華、西安葉静遠敦艮、桐鄉張考夫履祥並稱劉氏功臣云。

先生及門林立，如董玥、陶自悦、楊宗發、楊昌言、龔士薦、蔣金式最知名。説者謂先生抱負不凡，及門罕能領受，而得其緒餘，亦各有所成就矣。所著有《中庸問答》、《論語解見》、《則堂語録》、《不遠堂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易》學尤精，注七卦而病。病劇，神明不亂。卒年七十八，時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後祀道南祠。

格字壽平，一字正叔，又號白雲外史、南田草衣，後以字行。初被擄，下獄甚苦，時作畫以消遣。會陳錦妻欲置首飾，令人先畫形模，多不當意，或有言格能畫者，特釋之出，見其豐神秀朗，進退從容，喜出望外，遂畜爲子。亂定歸里，日稟庭訓，詩文、楷法皆工，尤精繪事，山水花卉兼擅所長。時常熟王翬亦工山水，格見其筆墨，不欲與之争名，遂讓其獨步，可謂虚衷善下已。與人交，外和内介，人鮮測其涯涘。盩厔李儆君容負盛名，與駱鍾麟有舊，來常講學，從者如市，而無行者遂藉以行私。容初到時，格亦隨父郊迎，後友人楊文言拉其再謁，堅持不可。移書千餘言論之，責其酬酢紛紜，獨不報謁。乃父知其道爲的然也。其嚴毅如此。事親孝，家貧賣畫以養，先意承志，歷久不衰。後先生十二年卒，年五十八。子念祖，字岵瞻，今累伐單傳，不絶如線云。

徐元文《含經堂集》卷二八《敕封國子監司業雲客彭先生墓誌銘》 古者士大夫有名教之責，其平居不妄交遊，與其徒砥鏃名行，聲孚氣合，落落數人而已，而遠近慕之，傳相模楷，不必其大官貴秩也。如漢之荀、韓、鍾、陳，所歷僅鄉邑令長，朝廷至虚三公之位以待之。其同時與爲師友者，或以其大位未登身先之以爲恥，豈不以其賢哉！吾吴自明季復社之興，海内望風景附，競以清節相尚，久之而餘風未泯。然或病其道廣易雜也，於是吾黨數子者出，訂爲慎交，一主於講道考業，敦本篤行，非求以廣聲援、立門户標榜也。後數年，先後登朝，多至顯達。蓼天宋公既晚登政府，即愚兄弟亦備員公卿之末，而故封承德郎雲客彭先生實吾黨宗主，然僅博一第，沿牒萬里，位止墨綬，不得志以去。凡今之爲先生扼腕稱屈者，益相尊高之，以爲水之江漢、星之斗杓也。則知夫士之自立，誠不以位爲貴賤。此古之人所以抱道足已，樂之終身，輕三公而不與易者也。

先生年十六補諸生，讀經之暇，佐以先儒語録，鍵户危坐，竟日吟諷不輟，蓋自少時已有老成之風。爲人性方嚴，不苟言動。朋友會聚，威儀肅整，講繹經義，條流品彙，前迎後解。故雖同輩，常謹事之如嚴師。年近四十，始貢入國學。司成曹公厚菴方以理學倡教六館，見先生喜曰：「此載道器也。」先生益自奮勉，落落不顧名利。京師諸老亟稱先生，樂引之爲重，先生漠然弗爲意也。丁酉魁京闈，己亥成進士。久之，授廣東長寧知縣。縣在萬山中，周郭僅五里許。居民結茅數十家，邨無墟落。當前政朘削之餘，閭閻重困。先生至，不鄙夷其人，補殘剔弊，漸以文教。期月間，民氣蘇息，稍稍聞絃誦聲。會郡守從索金不得，嗛之，而前攝事者韓倅以私怨交搆其間，捃摭他事相中傷。巡撫知其冤，援因公罣誤解官，幸得無恙。先生素以太夫人老，不獲迎養爲憂，至是罷官，即欣然就道。丙辰，先生之子侍講舉進士第一，官翰林，先生遂高卧不復出矣。無何，侍講移病歸，跪啓先生，欲閉門讀書如童子時。先生悦，即檢几上書一帙以授曰：「余弱冠即有志正學，中爲諸説淆亂，浸淫二氏，沉溺文詞。近讀梁谿高、顧兩先生文集，始知舍程朱居敬窮理，別無入門。顧我老矣，自歎定志之晚，汝其勉之！」蓋其晚年所得，議論益醇正。常自署所居書屋曰「志矩齋」，又自號曰「信好老

人」。每月朔望，集里中諸生文星閣相講論，義理之學與科舉業兼事。遇人扣擊，歟曲開導，必待其領悟然後已。遠近負笈來學者幾三百人，凡經指授，文行必有可觀。或謂徒自勞苦，非老人所宜，則曰吾不忍斯人之無聞也。蓋其好成就人才如此。

先生性孝友，嘗謁選，忽心動，遽歸，歸則父疾已革，猶及侍湯藥、奉含殮，時以爲孝感。少遘兄喪，爲之罷秋試，鄉里至今稱焉。樂道人善，雖片長，必反覆爲人告之無少倦。朋友有違失，輒正色責讓，既退，未嘗復言，可謂盛德也已。先是，睢州湯公來撫吳，重先生道誼，時屏騶從，就質所疑，必移晷乃去。入朝，上詢及吳中士大夫，湯公首舉先生以對。比湯公歿，先生哭之慟，以歲時往拜其祠，輒欷歔久之，曰：「吾不復見正人矣！」蓋先生與湯公以氣誼相投合，非如世之小丈夫感激于一言之知已而然也。未幾，先生亦歿。

先生蘇州長洲縣人，其先世明洪武時自清江來徙，六傳舉人諱天秩，是爲曾祖。祖汝諧，萬曆丙辰進士，未仕卒。父德先，貢士，以公貴贈文林郎。母蔡孺人。

先生諱瓏，雲客其字，用覃恩封儒林郎、翰林院脩撰，加封承德郎、國子監司業。原配施氏，贈安人。繼娶袁氏，封安人。皆有淑德。先生卒于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己巳，得年七十有七。卜以今年十一月辛酉，祔葬吳縣至德鄉玉屏山過字圩之先塋，遵遺命也。子一人，定求，翰林院侍講。女十一人，皆適仕族。余所撫之甥，行取息縣知縣陸經遠，則先生壻也。孫四人：始乾，國子監生；正乾、日乾、永乾。

余自惟時與年邁，舊聞刊落，前年哭宋公于邸舍，今又聞先生訃，哭而銘之。屈指執友彫喪略盡已矣。余即欲從先生辨疑祛惑，講論切磨如往時，何可復得邪？余既悲先生之道不章於世，又觀前世所稱荀、韓、鍾、陳者，其身雖厄於下僚，其子孫皆致位卿相，紹光先烈。而侍講君今方以家學見推于時，受當宁眷遇，則夫天之所以酬先生未竟之志者，其在此也。銘曰：

有鬱而不施，無詭而或隨。官止一令，豈曰非卑？名配三君，其實則宜。有子象賢兮，紲於前而信於後，又奚以悲！

《碑傳集》卷一二七湯脩業《馬先生負圖傳》 先生姓馬氏，名負圖，字伯河，一字肇易，晚號一庵。世爲武進人，父曰湛泉公，母謝氏。年十三而孤，哀毀骨立。育於從叔父士元，與其子拔萃共學，互相淬厲，迄於有成，人稱馬氏兩先生云。父没時，僅遺朱提百金，而債負纍纍。人咸勸改業，士元曰：「撫孤，吾責也，毋憂。」乃持所遺金去。士元家本饒益，善治生，又能餘力讓財，歲給三十兩爲日用，兼代償夙逋，故先生得肆力於學。崇禎戊寅，充諸生。甲申，北都破，福王立南京。巡撫祁公彪佳來常，集諸生於明倫堂，申明忠孝大義，環而聽者千餘人。先生長號，人多感動，亦無不痛哭失聲者。乙酉，南都陷，遂棄衣巾。時天下初定，盜賊蜂屯。嘗避地湖濱，盜突至，方病疽，力疾扶母，徐語盜曰：「吾貧家，所有幾何，任君取去，幸勿驚吾老母也。」盜爲之愧屈，竟斂跡去。又一夕，被盜，先生與婦周氏掖母踰垣得脱。說者謂先生孝義智勇，即此略見一斑矣。居久之，入城行醫以養母。先生素精是業，手到病除，故病劇者爭欲延先生診視。母病風，侍疾數年不少懈，身後喪葬盡禮。既而從叔父士元病，維持調護，不遺餘力。及卒，哭之哀如喪考妣，曰：「吾非叔父不能至今日也。」

幼崇名節，革命後始參心性，漸有所得。聞太倉隱士陸世儀名，介門人湯紫庭刺舟造訪，窮論三晝夜，世儀相視莫逆，曰：「吾與君相隔二百里，從無半面交，何契合如此也？」康熙乙巳，毘陵諸遺民公請世儀來常，攀留者二年，自經史、性理及天文、地輿、河渠、屯田、兵法、樂律之屬，靡不口講指畫，可見施行。先生與升書實左右之。升書者，一字蘭皋，即拔萃也。

先生孝友性成，門内蒸蒸向化。授室未久，即變鬲具，爲兩弟行聘。少與拔萃習，友愛不異同懷。拔萃無子，臨没，嗣子幼，託孤於先生。時拔萃産尚豐，族衆利其貲，眈眈虎視，無不爲先生危者。先生直任不辭，又推拔萃意，惠及宗族，差等不差，人人驚喜過望。拔萃嗣子進賢夭，復立進脩。初，族衆多懷疑，既而咎先生誠，罔不讋服。嗟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先生之謂矣。

先生謹小慎微，如臨深履薄，而事關家國，則又不避艱險。明季，武進民變，知縣張某逃避得免，人情洶洶。先生自郭外聞之，急趨入謁推官何家駒，促之安民。守道某欲調兵來護，先生力持不可，曰：「是未拒虎，先進狼也。」諸當事無以難，卒從先生議，民賴以安，其從容定變如此。先生學道多年，自交世儀，心性益徹，而名物象數，則同里蔡所性切磋之力爲多。知府駱鍾麟聘整屋李容來常講學，與之言，亦多投契。自世儀云亡，拔萃亦逝，先生自傷孤立，乃與同里惲日初、宜興邵贊、江陰黄晞等集後學數十人，講《易》延陵書院，探賾索隱，動中肯綮，聽之無不心領神會者。

先生篤信程朱，不輕立説，晚歲始著《皇極經世説》十章，《開方密率法》，及

《律吕圖解》、《八十四聲六十調説》、《候氣説》、《知非録》、《戊申劄記》若干卷，藏於家。卒年六十八，時康熙二十年辛酉也。初生一子進道，舉動不凡，四歲見競渡，即書「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以自戒。七歲益有成人之度，陸世儀爲作《馬家兒謂》贈之，至十三而夭。立再從子進禮。易簀前一日，後學陳世祉、張侗往候，猶問及東林祭祀及講會。客將退，大呼兒子進禮送客，其談笑不異平時。歿後，及門顧秉信、許元溥等尊信師道，思慕弗衰，求所以表章而未得，因思李容嘗稱爲潛德弗耀，遂私謚潛德先生。

湯脩業曰：曾伯祖紫庭公爲先生高弟，而外祖菽原公原聘馬氏，即蘭皋女，先生之再從姪女也。先妣嘗爲脩業述前言往行，故略知馬家舊事。以先生之盛德，竟至絶嗣，何天之報施若此耶？近得《知非録》、《戊申劄記》，反覆玩味，知先生精思力踐，信愷愷君子也。而其他著作之散佚不存者，固已多矣，惜哉！閭鄉先輩張侗所作傳，嫌其載論學語太繁，不得要領，僭删其浮蔓，而掇其立身行己之大者著於篇。嗟乎，後之欲知先生者，觀此足矣。

《碑傳集》卷一二八劉宗泗《盩厔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有三年，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駕平陽。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旨，即遣使造先生廬，具道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不可屈，乃具以應召。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慎言齎《四書反身録》、《二曲集》二書詣行在。召入，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七，衰病益甚，時卧床褥，不能動履。久荷徵召，又蒙天語存注，咫尺乘輿不能一睹聖顔，此臣父子終天之恨也。」上曰：「爾父平日所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氾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鑑》及儒先語録，不輕入目。其教門人子弟，亦以此相勖勉。」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匾額，並手書詩幅，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朕回去，當更有旨。」慎言謝恩出。上手翻所進書，命諸學士看。回奏云：「《反身録》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真堪羽翼程朱，有功聖賢之學。《二曲集》乃其平日講學語録，及門人問答，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及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上猶諄諄以善事先生爲諭。抵關，復傳盩厔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病。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宸衷懸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温綸藹藹，褒嘉備至。我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爲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主臣交得也乎？猗歟休哉！

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李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禄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抉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禄、可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織縫紉易粟以爲生。稍長，使容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恚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濂洛關閩、陸王之書，以上溯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爲本體，以道問學爲工夫，以悔過自新爲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爲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爲用工之要務。』莊敬静默，從容鎮定，静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静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人理欲之界，所差只有毫釐間，非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即痛自責罰。日消月沈，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間於私，而後爲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爲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神聖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爲爲人吃緊處。」又常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錮之陋，在吾儒中最爲警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迫敬軒，得積漸之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

先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常著《帝學宏綱》、《經筵儀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稿，謝絶世故，閉户深居，獨以明學術、正人心、繼

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即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之列，而北面師事焉。

先生資秉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尤嚴。當其被徵也，催檄雨至，嚴如秋霜，絶飲食者六晝夜，幾欲自刎，而卒不肯起。顧炎武贈詩，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絶卻華軿」是也。其與當事書略曰：「容幼孤失學，庸繆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宸聰。蓋以容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容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倘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容父喪時，遺容隻身，再無次丁。容母彭氏守寡，鞠容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容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容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以是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容當如毛義捧檄，容母之苦，豈遂如此懷慘？容風木之感，豈遂永抱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容每念及此，未嘗不泣涕自傷，不孝之罪，終身莫贖！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時身無綿衣，百年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容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容母既不及見，容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容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容而壞，此其不敢三也。容雖病廢草野，實蔭息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今上之恩，恒居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容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灰其向善之念，容亦何由而藉以默贊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須容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斡，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容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絶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趨操守之大概矣。

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以父死王事於襄，終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徒步走二千里至襄，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曩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慙夫。長身方面，大鼻修髯，儀觀甚偉，健飯可兼三人食，飲灑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即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競日無怠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所著《四書反身録》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九，葬於先塋之次。子二：慎言，拔貢生；慎行。

嗚乎，聖賢遠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己，合內外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户，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陋，而道學之旨愈晦。善哉，子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静而不失之恍惚虛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人己之間，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毅然以聖人爲師，疑謗交集，而其志彌確。迨其後大臣遞薦，徵召屢加，而終堅卧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所謂「中立不倚，遯世無悶」者，殆庶幾焉。

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泗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泗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襁養母，聞先生言，亦感激泣下，因備述汪公及諸從軍死事顛末，又出先君子所作《汪公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禄公，可從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疏往來，無不以敦倫講學相期勉。故聞先生歿，爲位而哭，汍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歎典型之凋謝，豈徒遊好之私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泗而誰？況重以其子慎言之請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爲之銘曰：

聖遠言湮，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闡微抉奥。朱陸繼生，各倡世教。下迨王薛，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派別川導。嗟我二曲，崛起西方。融會貫通，參考衡量。苟裨人心，何言不臧？苟利世道，何方不良？一點不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尼父皇皇。江西、新安，關中、姚江。紛紛聚訟，徒事倡狂。操存益固，涵養益精。積厚光流，名徹帝庭。聖眷有德，徵召頻仍。堅不可屈，高不可陵。清介絶俗，聖世逸氓。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共期不朽。緬懷泰岱，益慚培塿。山水之曲，巍巍斯碣。知德君子，羣仰前哲。

王源《居業堂文集》卷四《顔習齋先生傳》　顔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昶，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啼甚壯。有文在手，曰生；舌曰中；足文蟬翅甚密。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畿内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癸巳爲庠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益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遁，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尊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媪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再讒害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媪卒，泣血數日，毁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祖母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訪之信，及翁卒，乃歸顔。

自宋周濂溪得陳摶、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主静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述孔孟，高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雄傑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媪喪，覺《家禮》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静坐禪也，讀書講注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火、水，堂上琴竽、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脩。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静。」故先生之學，以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體雜以習染而謂之有惡，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秘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静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即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誨正之，以輓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顧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即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著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清談，虚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佛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清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譭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喜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録》，學教以六藝爲本，言性善即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略同云。

先生既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誓不得親不反。

既而果得其蹤於潘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蒼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偷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青，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邪？」先生謝不敏。子青曰：「拳法，諸技本。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青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青腕。子青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遊。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蘆荻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鸛鵒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尊中有酒盤有餐，倚劒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青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表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

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脩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廈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遊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即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盛溢漫，七八十里人跡絕，垣圮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

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吉，祁州人，崇禎舉人，高隱。卒，學者私謚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慤，名明性，字洞初，蠡人，高隱。卒，先生私謚曰孝慤先生。曰張石卿，名羅喆，清苑人，徇難光祿寺卿羅彥之弟，高隱。曰張公儀，名來鳳，寧晉人，崇禎舉人，高隱。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隱於五公山，孫徵君門人。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棄諸生隱。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泣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脩益刻厲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罷而逝。

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癢欲搔，旋自省曰：「昏巷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堪一人而已。

《碑傳集》卷一二九顧棟高《紫超高先生傳》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先生讀書之聲，即牽衣入塾，授書成誦。十歲讀忠憲公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輒壓其曹。而先生居恒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闇然以明經老里中。士大夫至不敢以二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

先生心定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於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温以和，雖庸小豎莫不自謂先生親己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於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己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宕而遨，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爲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爲之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饘鬻不踰數十畝，藉脯脩以養，恒闕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也。歲己未旱。庚申大水，水流室中數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食，先生戽版爲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爲飯，共食之，歡然而樂。

先生教人不爲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

生前，自慚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惟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坐講經義，娓娓不倦。至食時，則爲置食，間雜以酒殽，雖盡歡，未嘗有譁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即當空乏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既不問家有無，所得輒手盡。晚年困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儀封張大中丞撫吴，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

先生爲學不尚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飭躬踐履。間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學道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享年七十有八，卒。

先生和易中有嚴命，通道甚篤，家不用祈禳，治喪不作浮屠佛事。子疸瀕於危，家人咸請禳於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簋下箸。終日宴然坐一室，於經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於家。

雍正癸丑四月下浣，受業門生顧棟高百拜謹撰。

《碑傳集》卷一二九顧棟高《顧先生䜣傳》　先生姓顧氏，諱䜣，字雋生，晚自號恒惺，明某科給事中諱可久六世孫。少時性情偏于剛果，時宜興先生默齋儀吉案：宜典下當有「湯」字，乃與下文相應，似即《顧培傳》中宜興湯之錡也。講學於錫。甲子，先生年二十六，與族兄俟齋遵湯先生教，舉行高子《復七規》。坐至三日夜，心地頓覺開明，胸中歷歷作得主宰。自此一意習静，以爲從此可造聖賢之域，程子所謂尋孔顔樂處不外是矣。辛未，毘陵金閶齋先生來錫，與俟齋買屋錫山之麓，爲讀書静坐計，名「共學山居」。錫山去城五里，而山居適當其半，面山臨溪，景絶幽雅。閶齋以明季遺老宣導其中，每春秋二大會，四方來就者不下百餘人，先生與俟齋主其事。俟齋性樂易，而先生嚴毅清苦，與人争不合，輒面發赤，後進多望而畏之。然誠意懇款，其面刺人過，初若不堪，久而心服，曰：「先生愛我，其與人同善。」人意雖與先生不合者，亦深信之曰：「是實然，但不通人情，責人以太難耳。」先生静習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静坐。嘗懸一盤香於中庭，倦極始就枕。約二更許，懸錢爲度，下以銅器承之，香到錢落，鏗然有聲，即醒起復坐，如是爲常。然緣是得心氣上升，太陽閉結之證。丙子，年三十八，致書於關中李二曲先生，備陳向時之略得力及近日病痛，併問朱陸異同，娓娓數千言。二曲手書答覆，宛如一堂面質。先生嘗謂白沙易學，二曲謂不妨就資之所近學之。先生自號恒惺，取常惺惺義，大旨欲静坐中透出，而後可讀書，撥棄俗學支離及辭章口耳之習。一時從學者遂有棄去舉業之説矣。

先生執友同邑則有高先生紫超與俟齋，武進有章我任、顧確士，宜興有尹勿僞，溧陽有史支封。歲戊寅，支封與勿僞患舉業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舉業，不獲教弟子以正學也，遂欲鳩聚諸友，買田曹莊，爲力耕代館之計，致書先生，並要以三事：一罷應舉，二停處館，三早擇居。先生手書力止之，謂：「今日之計，必使天下之爲舉業者皆從事於身心而勿溺於汙下，天下爲正學者道德與文章交勉而勿以棄舉業爲高，而後士風可振，正學得興。若立教而先欲其棄舉業，是使讀書聰雋之士皆裹足不前，而所得皆不通文理，好高立異之徒，使談王説霸江湖無賴等輩皆得影響附和，其爲正學之病不小。且使棄處館而力耕，終日皇皇謀利，其愈於處館幾何？若欲擇居爲讀書會友計，則敝邑之山居儘可棲息，無用舍此取彼。」諸子不從，拮据三年，卒至大困，而共學山遂屬於他氏。

先生與俟齋主静坐，以高子爲歸，而張清恪公專主當湖，撫吴時會講東林，議論不合。辛丑，余成進士，出清恪公之門。初謁見，首問：「貴鄉學術歸正否？海内指爲錫山學派云。」先生長余二十歲，爲丈人行。余年十六，謬有志於學。先生大喜，引入山居，備承訓誘。人或指爲好名，先生曰：「此正相反。今日與東林之學大異。東林主壇坫者皆係青雲之士，當日從遊光揚聲之意。今之來者皆布衣畸窮，好名者必不肯來，名於何有？」其任道之力、衛道之勇，出於天性，但手勢太重，不免有病。先生亦自知之，易簀時猶延俟齋至榻前講學，蓋死而後已云。年五十有八。子二人：潛、尊德。

《碑傳集》卷一二九王箴傳《朱先生澤澐行狀》　先生諱澤澐，字湘淘，别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凌谿先生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成人。既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高遠，翛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悦神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即尋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暨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

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録之，積久成累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黄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

蓋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顧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顔孟，以上溯孔子，自訾朱子者陸象山倡于前，王陽明幟於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户，勢同水火，以是蓄疑於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説序》、《已發未發説》、《與湖南諸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静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奥在是矣。而又以爲静中之動、動中之静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説》、《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録「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於胸中，而日用之間，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之故，即於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之，而固守之。如是，則義理始爲我有，而用功精進，與曩時意趣迥乎不同，誠有見夫静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静，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静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於此，融洽於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梗槩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爲朱、陸同異之説，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説誣民，充塞仁義也。即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於貌言視聽之間，未免昏憒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遽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即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即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沉深，造詣峻絶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黄勉齋、蔡西山、九峰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教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説，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決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閑邪衛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探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闇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

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厲，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衆，終日答問，亹亹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穿會通，亦祇爲釋老之清净，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古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説所能惑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即未發之中。《中庸》所謂容執敬別、溥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既發，亦只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内形外，肫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於此，而其喫緊著力，唯在於敬之一字。静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宇，最爲聖學存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翦伐至善根源，既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内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饜飫，真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

此心栽培深邃，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鬬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次《近思録》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於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於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内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温公、李忠定、張宣公、黄文肅、真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揆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於中，無所施設，而條目森森，略見於友朋問答間，真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於畎畝中，杜門韜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時奉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焉。先生即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強致，嘗於邑令學博進見時，屬轉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三至，然後見之。

先生平居，坐卧聽事東一小室，四壁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即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莊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昃無事，閉關静坐。既暮，挑燈伏案，從容諷詠，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之間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政，署以内事委先生主之，剔弊除奸，凡幕賓臧獲莫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養朝夕，無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生五十有四，哀毁骨立。未葬前，不脱衰絰。既葬，祇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衰。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怠。每逢先人忌辰，變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持躬莊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衆無所異。克己寡欲，於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清苦簡默，布衣疏食，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匆促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而撫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出之規，豐凶有所制，臨財慎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處，亦不敢以處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假借。處鄉黨婣戚，無論親疏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説。有以事來謀者，從容商搉，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阜，不勝欣然；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憂形於色。心胸恢擴，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詠吟自適，渾渾乎不知内之爲内而外之爲外者。

先生自辛亥春有脾疾，飲食減捐，骨象清臞。日未明，輒起温習經書如初。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怡情，無勞於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強固。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于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懼！」至冬，飲食更減，寤寐益清，每日三鼓寢，五鼓即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凉，手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箴傳日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懈。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曾子易簀，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曾子爲學進益處也。」晨食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食，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箴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間，死亦在天地間，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脈，微有窺焉。所遺文稿，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潼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湣在獄中受苦百倍，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慙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朗詠數過。門人戚友更進疊至，先生一一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爲屬，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脈，命家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屬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整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即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絶。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箴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炯炯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曾子易簀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

忽聰。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寧靜。」適家君與家叔父抑夫公至，先生猶舉手作別。家君曰：「先生全受全歸，毫無遺憾。」先生頷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先生恬然逝矣。距生於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城北松原莊之兆。

先生配李孺人，六合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蔭七品京職諱之實女。孺人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子一人，光進。女一人，適箴傳。孫男允忱，女一人，俱幼。

先生于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方寸，其視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己心胷，總此生理彌塞充滿，無少間隙，存主之功日以廣大。而自視欿然，覺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屬纊之朝，此志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先生真無愧焉。所著有詩文、語録、雜著若干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得，隨筆記之，旨切於身心者若干卷，曰《學旨》。《朱子文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證朱子之學，其早年、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之故，先後次第，昭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積十年而始成。如《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謂養民必在守令，養士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在監司。輯前代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表集覽》。輯大臣撫綏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生之志焉。

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仰先生之賢，願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爲人。箴傳侍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爲不久，知先生之言行不爲不詳，大懼闕軼放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爲罪滋大，用是不揣譾陋，輒舉先生學脈淵源之自，並生平行誼論説之大略，具條件如右。敢請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賜以碑銘傳記，表章潛德。他日汗青採録，或入於道學，或入于儒林，惟太史氏擇焉。

周廣業《蓬廬文鈔》卷七《清故諸暨縣教諭董海嶠先生傳》 海嶠董先生卒之三十七年，順孫甡奉其先人所作行述及家譜語廣業曰：「大父績學砥行，歷夷險如一日，子所知也。恐久而湮没，敢以傳請。」廣業辭非其人，不獲命，乃摭序其行事，使補家乘之闕。

董之先世家澍東，元季儒者曰仲真，始居海寧之錢山。六傳至念齋君，諱明吉，萬曆辛卯舉人，先生高祖也。曾祖補齋君纘緒、祖思東君世昌、考遠山君昇，皆邑文學。遠山君七子，先生其長，諱上容，字侶音，號海嶠。幼育外家王氏，頭角嶄然，長老咸器之。讀書徹晝夜，顧不甚喜時藝，思東君戒之曰：「制藝不僅爲科舉設也，將使祖述孔孟，推闡程朱，本之經籍以發其光，參之史傳以盡其變，學爲聖賢基此矣，奈何忽之？」先生恍然有省，因專攻焉。贅海鹽之倪，冒倪姓遊鹽庠，遷居之。闈試一失利，發憤下帷，以仲舒不窺園圃爲漢大儒，遂自號不園。數年詣益進，康熙辛卯舉於鄉。長洲徐公亮直極賞其會闈卷，以力薦，見抑主司，深惜之。後遇試輒屬意先生，先生輒引避，既六赴春官不得第，淡於進取。友人爲實踐之學者，貽書招之，遂南還，與陳先生祖陶、沈君允懷往返苕霅間。雍正丁未秉鐸諸暨，方修復聖廟，會與苕案相連，逮繫刑部三年，蒙恩省釋，時年甫艾也。

先生家故貧，碌田自給，及放還，授徒如故。其教人不求速化，不務空言，隨材造就，無淺深高下，各滿其量而止。故所至門徒殷盛，翕然稱碩師。其地則南皮、定興、西寧及鹽之紫虚道院、沈氏樸園，其高弟則沈理、江載廬、崔彝尊、朱越翬、鄭參三、韓學欽、殷心求諸君也。杭州陳觀察雪槎欽慕之，守廣信日，延主紫陽書院。信故才藪，先生誘掖有方，士風大振。桂林陳大中丞時撫江西，聞而嘉之，屬守取其文，並詢舊事。先生因獻經義二十四首，上書陳謝，略云：「某窮鄉晚進，未知章句，少時志在科名，三十外賓士南北，復緣拙於治生，在家謬課生徒，出則妄登師席，因循十餘載，總計生平茫無歸宿，意欲窺測程朱，而私自探索，終嫌指示無人，遂偕二三同志往來語水、苕溪。後因制府李公薦，諭諸暨。脩學未完，即攖患害，自問原無瓜葛，必無意外牽連。質對餘閒，仍温舊業，而同事者不無過慮，數年内凋謝多矣。幸獲寬宥，得歸鄉里，向之所爲，家人妄臆忌諱，悉投水火。蓋本無實獲，儘可删投；收拾身心，故紙奚益？仍於舊廬訓習舉業。昔人云：『明理尚望秀才。』今之舉業即聖賢之言，精而體之，亦格致之端，特患言是而行違耳。用是自勵，即以教讀，且欲藉此以蓋前愆。昨春陳太守命長義學，自惟老疾，固辭不得，勉支兩載，來學頗多，課讀猶前志也。今值歲暮，即當力辭」云云。陳公答書，獎美慰留再四，其見契重如此。繼長吉安白鷺書院，督課如紫陽，旋以年老辭歸。蓋先生精力耗於友教居多云。

性孝友，遇事膽決。其歸自獄也，遠山君已没，先生哀慟遘疾幾殆。奉繼母查盡歡。諸弟婚喪，傾橐助之。其贅于倪，外舅欲後之，不可，然事之甚謹，死爲立後殯葬之，時其享祀。思東君之葬也，初擇得穴，以公地未決，適有出重價購

之者。先生密啓遠山君曰：「可葬祖矣。」舟楫甎甓半夜而蕆，遠山君喜曰：「年少顧解辦此！」祖墓旁隙地，守僧挾私怨，割獻楊氏。楊官京師，未知也，既訟於官，其家人乃屬縣令速具讞。先生急書狀，披髮徒跣，訴城隍神，次訴令道旁，見者皆感動，隨至縣庭。令出，但聞滿堂咄咄聲，遽緩其讞。隨詣京，爲楊陳顛末，事得直。在獄時，有官家子同在繫者，口授以文，飲食言笑如平居。蓋其理明神定，不爲物撓，故外遇之窮通險易一不介意也。交友必誠，與陸先春先生總角好，易簀前四日，陸適自江右歸，劇談竟日，人謂石交，訣別會有數焉。家訓甚嚴，然無疾聲厲色。所著經義二千首，間作詩古文，惜多散失。手抄經書、續選八家，及今古詩、醫論各若干卷。其行世者，《上饒縣志》、《紫陽會課》也。

先是，先生館西寧，或言課徒當兼課子，深然之。即歸，教其三子有成。暮年，復課其從姪。家有堂曰「深柳」，甚幽雅，先生憩息其中，怡然自得。解方藥，善導引，鮮爲疾疚所侵。暑日小極感瘧，卒，時乾隆十八年癸酉七月十五日也，距生於康熙十九年庚申閏八月十三日，壽七十四。

配倪孺人，海鹽文學諱宏謨女，前卒。子四，德元殤；德潤，庠生，乾隆癸卯鄉試恩給舉人；德澤、德達，庠生。女適副貢生夏大齡。孫五：承天、承業、承武、承謙；承英，今改名牲。

周廣業曰：先生長紫陽，爲勸學詩云：「胡爲朝夕營？躬耕力不及。不耕田將蕪，憂懼不稍釋。」噫，思深哉！此君子乾惕若厲之心也。先生以舉業之學爲入聖之階，憂患餘生，爲己及物，老而彌篤，非實有得於中者能之乎？牲能追念祖德，以光前緒，可謂有後矣。

乾隆五十五年三月立夏日述。

《碑傳集》卷一二九法坤宏《滕先生綱墓誌銘》 青州古營邱之域，有隱君子曰滕先生，言爲世范，行爲世表，雖匹夫孺子，皆能名滕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同里庶常閻公，名德先達，繼世接文武學，科名冠東國。先生少遊庶常之門，盡傳其家學，以故閻氏子弟之秀，今侍御君循琦，孝廉君循厚、循霈、循觀，皆受學於先生。四方來學者，經先生指畫，爲文章靡不掇巍科，擅名譽於當時。而先生遺榮樂退，中年絶意仕進，杜門窮經，以歲貢生終老。乾隆戊寅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門人閻循觀訃遠近諸生韓夢周等十餘人會哭於庭，私議曰：「古者位必稱德，故榮名懿號，惟施於君公卿大夫，而不及下士。自中世以降，門生義故得申清議，以私其所事，則士而易名，賢者有故事矣。先生敦善行不怠，樂誨不倦，德修於己而信於衆，逃名而名隨，我不上人而人皆下之，可不謂安乎？性狷介，嚴於義利之辨，家貧，晚益困，生徒乏者必卻其脩脯，可不謂節乎？宜謚曰安節。」

將葬，循觀撰先生遺行來請曰：「先生不見知於世，而嘗稱迂齋法子之文，引爲知己。請銘其墓，以卒先生志。」余案行狀，先生性至孝，母疾，往返一日夜，行五百里，求得異藥以愈親。服弟三人之喪，踰朞猶有戚容。生平口無擇言，身無惰行，對家人必矜嚴竟日。凡先生所俛焉孜孜，惟日不逮，大抵皆庸德庸言，不蘄人之知之。至於道德之華彪炳於身，而有耀於其徒，世之人宜無不知者。二三子而外，又未必能盡知之。余讀《後漢書》，黄叔度晦跡里巷，初無所表見，自林宗一言推許，書之國史，傳之天下，後世迄於今無異稱。然則知德者未必終鮮，吾惡可無言以發之也！

先生諱綱，青州昌樂人，以某年月日葬營邱故城東南三裡之原。銘曰：

嗚呼古隱君子，建三滕先生之墓。迂齋銘之，永久無斁！

《碑傳集》卷一二八彭紹升《吴先生慎傳汪璲、施璜、張夏附》 吴徽仲名慎，江南歙縣諸生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于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故號曰敬菴。初游梁谿，于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徽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即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衆。老於家。

文儀名璲，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即手録先儒書，朝夕觀省。既長，篤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洛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于時。卒年七十四。

虹玉名璜，休寧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已而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内，以造于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率其子儁囊至矣。著《思誠録》、《小學近思録發明》，行於世。

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彊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既歿，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韙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論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雒閩原流録》。卒年八十餘。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四《皇清例授文林郎賜同進士出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惺齋王君墓誌銘》 君諱元啓，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君幼即有志聖賢之學，不爲時俗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博塞，設十家牌，平鹽價，立排糶之法，禁質庫重利，疏濬溝渠，脩築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爲之，邑人以爲抵作令者數十年之功。既以誣被吏議，復至其邑，民扶老攜幼，饋芻米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君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掌講席，於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游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則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濼源、嵩安，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著顯者數千百人。

君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説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韓非子》、《史記》、《漢書》、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注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勾股九章總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庭訓》若干卷。凡嗜學多聞之士知攷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憙，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君博極羣書，勤攷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可謂真儒也矣。既病革，猶補注《周易下經》及校勘《韓集》，《易》至《既濟》止，《韓集》則易簀前一日，命子尚繩改定《順宗實録》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生以之。

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男三：天石，早卒；尚玨，附監生，《四庫全書》謄録，廣西候補縣丞；尚繩，增廣生。孫男二：克任，國子生；克新。孫女一。曾孫男一。

銘曰：孰能博綜漢唐，而確執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湖。蓋超出於籍湜紹述間，而獨爲韓之徒。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一四《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 公姓盧氏，諱文弨，字紹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更號弓父，抱經其堂顔也，人稱曰抱經先生。其先自范陽遷越，又自餘姚遷居於杭。曾祖承芳，建平令。祖之翰。父存心，恩貢生，應試宏詞科。公以乾隆戊午中順天鄉試，壬戌授内閣中書，壬申一甲第三人進士，編修。丁丑會試同考官，尚書房行走。戊寅署日講起居注官，陞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甲申陞翰林院侍讀學士。乙酉主廣東鄉試。丙戌會試同考官，視湖南學政。戊子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旋假歸里。至壬子猶賦《重遊泮宫詩》。年七十九而卒。公前後在中書十年，在翰林十有七年，又前後於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陽、晉陽疊主講席，著録稱極盛焉。

公精於校讐，於陸氏《經典釋文》取宋本參校，又別爲攷證附本書後。又於《逸周書》、《孟子音義》、《賈誼新書》、《春秋繁露》、《方言》、《白虎通》、《西京雜記》、蔡邕《獨斷》諸書皆彙諸家校本，詳勘刊正。又於友朋相質，若《荀子》、《吕氏春秋》、《釋名》、《韓詩外傳》、《顔氏家訓》、《封氏聞見記》、《謝宣城集》，皆手加是正。又於《五經正義表》，若《周易》、《禮記注疏》，若《吕氏讀詩記》，若《魏書》、《宋史》、《金史》，若《新唐書糾謬》，若《列子》、《申鑒》、《新序》、《新論》諸本脱漏者，咸加薈萃，曰《羣書拾補》，並系以校語。公精研許氏《説文》，晚復雅意金石文字之學，所著述古文集外，有《廣雅注釋訂正》、《儀禮注疏》、《史記索隱》，而鍾山、龍城劄記，及其他題跋件繫攷證之書不可勝記。即以秀水朱氏《經義攷》，公所補正，手書草稿，以寄方綱，出於方綱所補正千餘條之外者，此尚皆未刊行者也。公爲人方嚴誠篤，事親孝，與人忠，其殫竭心力，爲人所難能者，筆不勝書。而方綱於其嗣君之請，志墓專詳於所訂諸書者，校讐經籍之功，近世儒林之所少也。

公生於康熙丁酉六月三日，卒於乾隆乙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娶桑氏，繼娶謝氏、楊氏。子男四：慶詒，附監生；武謀，監生；慶鐘、慶録。女四，孫男一。以嘉慶元年十二月葬於朱芳橋之原。

銘曰：盧氏系出，稽自范陽。大小《戴記》，解詁始詳。淵矣先生，後先相望。緝之《禮》注，功續議郎。整齊百家，訓故《三倉》。包羅羣粹，攡摭衆長。先生精靈，汗竹有光。須友之齋，康成禮堂。學海長瀾，滙注於杭。詒厥後人，湖山澤長。

陸錫熊《寶奎堂集》卷九《文林郎婺源縣儒學教諭王公墓誌銘》 郡縣有學始于宋，而學無常官，其爲之者皆一時人師有名聲。明始定著以員數，員益多而選亦益輕。迨其後，吏部以舉人、貢生注闕久次迺得，率癃老不任事，不稱朝廷所以厲學興材之意。今天子憫其然，詔舉人集禮部者，以時遣大臣差擇，而補其乙等爲教諭、訓導官。士不滯於令格，感槩自奮，什九稱職，而能破拘絀俗，毅然獨行其意。若婁縣王公，非尤古所謂立于師道者歟！

公初爲學正于無爲州，年才踰壯，即侃侃爲諸生陳説經義，如耆師宿儒。諸生翕然服從，樸俗以變。改國子典簿去。既而復爲教諭於婺源，其教益嚴而加勤。江先生永以經術教授鄉里，於諸經皆有所考證發明，既歿，而學者争傳術之。公上記部使者，祀之徽國文公祠，士用勸勵。先聖廟圮剥，俸金繕完之。上丁釋菜，案禮圖以供其籩豆之實，訖事誠恪，無有違怠。待諸生若家人子，貧而逋者代之償。同僚死，經紀以歸其轜。在官九年，它郡縣多取爲法。會遭孝聖憲皇后喪，朝夕臨縣庭，得寒疾，弱於行，投牒遽歸，諸生皆涕泣以送。蓋前後爲校官者，未有如公能得士也。

公之考參政公，當雍正間以文章經濟名天下，公生而育于祖母之兄鳳翔守朱公琦，逮參政公歿而始還其家。讀書務窮根柢，晝夜研習，至繫礫於髮以警其倦。久之學成，其於古今事理得失之故無所不貫串。其著之于文，汪洋演迤，莫測其津涘。中歲入京師，鉅公長者皆折節下之。然自舉於鄉試，春官輒被放。或勸公貶節以希進，力拒之，故卒以老博士，終不究於用。然小有所試，亦可以睹其效矣。

公事母陸孺人至孝。故育公者朱氏之妾吴，迎歸奉養以終。歲饑且疫，煮糜以賑，施藥以療，存活亡算。此皆人所以稱公者，故亦不得而略也。

平生所爲詩文曰《古巢詩》、《知非稿》、《林藪吟》若干卷，今藏於家。

公諱某，字方千，出自宋太師魏國文正公後。宋末徙家華亭，爲虹橋王氏，數傳至明萬曆中，有河南按察副使諱明時者，復徙郡西白龍潭，故今爲婁縣人。明時生萬曆己酉副榜諱垣憲者，公高祖也，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明亡殉節京師，乾隆四十年蒙恩賜謚忠節諱鍾彦者，公曾祖也。贈中大夫諱玉泓者，公祖也。考諱葉滋，以進士歷官湖南糧儲道、布政使司參政。

公年五十九，以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未時卒於里第。元配楊孺人，吏科掌印給事中諱爾德女，婉嫕有操行，喜施予，遇臧獲有恩，娣姒間無不稱其賢，先府君二十三年卒。繼配莊孺人。子男子六：翰，分發安徽候補布政司經歷；史，早卒；璋，候補吏目；俱楊孺人出。晉，婁縣學生；豫、恒；俱莊孺人出。女子子四人，曹希燕、蔣蟾桂、莊心泰、許隆璧其壻也。孫男四人，孫女四人。

翰等卜以乾隆五十年十二月某日葬公華亭縣仙山鄉八保二區十二圖之新阡，以楊孺人祔，而使來乞銘。銘曰：

乘馬者期於千里，不期於騂騮緑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不期於濫脇號鍾。嗚呼！王公維學之充，維德之襲，維文之通，維教之崇，維命之不融。我銘幽宫，以哀其終，以視後人，令名無窮！

李文藻《南澗文集》卷下《濱州學正王君傳》 君姓王氏，諱作善，字祥伯。其先沛縣人，明洪武初有王寬者遷壽張，爲王氏始祖。三傳至志，舉鄉試，遂爲士族，累世貴顯，有登第官御史者。自寬至君十三世，父贈修職郎鑑，母贈八品孺人柳氏。君生五歲，贈公偶疾，方盛暑，君摇扇不離左右，人異之。讀書有奇慧，而性謹厚。年十六，讀《易》至「吉人之辭寡」，因作《括囊箴》書座側。補諸生，試輒高等。雍正十年，舉於鄉。乾隆二年，會試後，詔取文理明通者授教職，先生與焉。以早歸，不得官。贈公老病，卧牀蓐年餘，君侍湯藥久不懈，溺器必親滌。丁内外艱，皆盡禮。服除，猶不忘哀。兄作賢、作賓以名諸生授徒異縣，君從學，事之如嚴師，而其兄亦甚友愛。二十四年，選濱州學正。教制義以用隆、萬人繩尺。士來謁者，卻其贄。每歲試，舉諸生優行，皆不使其人知也。州有良民爲盜所誣連者，力言於牧，得釋。數奉檄捕蝗、勘水災，皆有惠於民。與武定府教授耿君賢舉相厚善，耿博學而君有吏才，聲名出儕輩。二十九年十月，以疾卒於官，年七十。弟子會哭甚哀。櫬歸，鄉民多拜送於路者。

君篤於交遊，故人子以貧窶告者，必佽之。一友無嗣，助之買妾，果生子。爲文攻苦，學舉業時，齋壁有巨孔，稿成即納之，數年孔滿，鉤出之，得千餘篇，爲時所傳誦。泰安吴某者，素不相識，因讀君所著《四書解》，自稱私淑門人。而受業者前後可數十人。子雲程、雲階、雲陵、雲燦，皆諸生。雲燦嘗從予遊，述君遺行，乞爲傳。

論曰：教官之曠其職者多矣，或謂位卑無權，又年衰老，不足振士氣。如王君者，其職其年無異於衆，而獨以善教聞，豈非其行足以範世，而道足以及人歟？使所以設教者更進於經義治事，而不徒以科舉之文，則蘇胡之遺風可追矣！

咸學標《鶴泉文鈔續選》卷七《國子助教茗香宋君墓誌銘》 宋君茗香死十餘年矣，有言其死時甚異者。訊之徐君厚田，云：茗香自解官，終奉其親，即藤杖草笠，窮探天台、雁宕、黃山，所至常數月留。歸亦不恒在家，於西湖僦屋數椽，隨意遊適，興至則吟。隨身一老僕，藥爐、茗椀外，無有也。嘉慶甲子四月初五日，無疾卒於湖上。先日語僕：「吾且將去矣。」僕謂將旋里，又見夜整所閱書，手燭啟户，視米囊花者再，不爲意。迨曙，則氣息奄然矣，歡容如常時，鼻玉筋垂寸許。逾月有人遇之孤山側，又有鄰人病亟，恍惚至一處，殿宇甚嚴肅，甫入，則茗香在焉，謂若何來此，令速還，既醒言之歷歷。茗香其爲仙乎？爲神乎？甚矣其異也！

夫吾於茗香異之久矣。茗香精壬遁推步，嘗夜觀星，言某郡當水，某防某時有兵，又自京書寓家，曰明歲家防火，産爲破。屆期驗若左券，皆世所稀見。然茗香非方術技能之士也，其學本四子書，反覆玩，而得其旨趣，非聖之言戒勿道，教内外舍生不以文先行，恂恂乎有道儒者。爲詩善言性情，初亦爲流連光景之詞，後乃一切掃去，自《十九首》上推《三百篇》，温厚和平，有古風人之遺意。家居孝養厥父母，母陳太恭人病，終夜扶亦睫不交，向空叩頭三百下，求以身代。其心急急一官，亦爲加級請四品封，榮祖父兩世地。撫亡弟之子如子，教之有成，恩意備至。則孝子賢兄也。以所餘貲濟人，往往還貧者券，不責償。歲祲，爲粥食饑人。患地屢災，多爲救火具。爲善汲汲若不足，則仁人君子也。任京職，不久即告歸，恣爲世外之遊，不復踏軟紅塵土。有勸再出者，笑不應，古之高士何以加焉！凡此皆吾所深異乎茗香者。自古氣質清明，有道德者，物欲盡而天機妙，了然於生死之數，去來之跡，多有能預知者，其精魄不朽而爲神爲仙，亦時有之。事若異，儒者不以爲異。《晉書》傳葛洪文苑而略其神仙之術，其意可推矣。

茗香少工文，兼能書畫，達琴理。里先生杭堇圃目爲小友，亟爲少司寇稼軒錢公所賞，由四庫館謄録議敘通判，旋舉京兆。辭外任，改補國子監誠心堂助教，充己酉北闈外簾官。以不樂仕進，故官止於此。卒年五十九，其生以乾隆丙寅歲四月初一日也。

生平所著，有《學古集》、《牧牛村外集》各四卷，《讀我書塾課本略》八卷，《續方言補正》十二卷，《詩論》一卷，《校定爾雅新義》二十卷。《詩論》刻《知不足齋叢書》中，餘或刻或稿存家。

先其姪純熙以余與茗香友善，郵遺集求爲敘。兹長君咸熙又以志銘請。蓋葬有年矣，而墓石未具，因以所知於茗香者，爲連而綴之。茗香名大樽，字左彝，先世商邱人，宋南渡時從至杭，元時有官提領者，始定居仁和之塘西里。曰廷宰號怡齋者，其曾祖也。曰起鑣號載揚者，其祖也。曰汝濂號樹年者，其考也。曾祖妣吕氏、陳氏，祖妣夏氏，妣陳氏，皆封恭人。累世名德，至樹年翁，聲望益大起。而陳太恭人賢，能佐之。配施氏，克嗣徽音。子二：咸熙，乙卯舉人，前任縉雲訓導；時熙，杭州府學生。孫男四：學均、福基、厚坤、維垣。曾孫一人：效曾。徐君知江西廣昌縣，其妹壻，例得附書。銘曰：

繄君言行兮事事可師，人道有常兮曷以奇爲？謦欬若存兮於夢見之，上天下地不可以跡兮，悠悠白雲，吾其思！

邵晉涵《南江文鈔》卷一一《誥贈中憲大夫福建分巡興泉永海防兵備道歲貢生候選訓導胡公墓誌銘》 歲丙午，晉涵過蘇州，同年胡君世銓知府事，政成將報最，留余府廨，出示厥考曉山先生遺文，因得窺見先生之學。未幾，世銓備兵閩海，三年以告養歸，旋奉母恭人諱書來屬爲合葬墓誌。讀狀知先生惇德龐固，不僅以文采貽後人，而恭人能善成先生之志也。

先生諱和，字時雍，號曉山。先世由江南徙居河南夏邑，曾祖標，祖一蛟，世有隱德。考希賢，諒直好義，贈縉雲縣知縣，累贈朝議大夫、刑部陝西司員外郎。妣譚恭人。先生少端重穎異，甫受書，即求通解，出語驚長老。父出遊，侍母夜讀，輒爲曼聲，自相往復，母爲解顏曰：「聆書聲，良勝歌聲矣。」早歲入縣學，食廩餼，文譽騰焯。前大學士漳浦蔡公時以侍講督學河南，尤器重之，檄入大梁書院。掌教周吉士應宿數舉先生文爲諸生式。中州知名士胥慕與之交。先生篤志經訓，蘄求其貫通，好觀宋五子書，返躬相參驗，潛心刻厲，恥表襮於外。文有心得，不爲依榜之言。人知先生之文，或不盡知先生之學。既而學益邃，文益高，應鄉闈屢蹶，即先生之文亦不能盡知之也。先生不以介意，益修内行。篤愛弟昱，顧督課不少假，昱旋領鄉薦。從弟金少失學，召與同寢食，策勵而啟翼之，卒爲名諸生。家居教授，從學者日衆，因材開諭，多所成就。脩脯所入，悉以供甘旨。侍親疾，夜不解衣帶。連執親喪，倚廬骨立，泣血者五年，遂得痿躄疾，時作時止。後充貢，候選訓導，未仕卒，年五十有五。

汪志伊《稼門文鈔》卷四《涂存悔先生存誠堂稿序》 文者發於心聲也，世未有心不邃於理、粹於義，而能發於聲鏘然成一家清和之文者。顧或謂傳世之文

與售世有間，不知彼欲售，此欲傳，皆不免有問世之見存，文益工，文之衰也。惟不問世而祇問心，昕夕皇皇焉殫厥心，惟經心是抉，探至理於乾坤，研大義於精一，斯能超然以天地聖賢之心爲心，含精華，博旨趣，其文不求工而自工，不必售於世而斷無不售，亦不必傳於世而卒無不傳。何則？理義、人心之所同，地不限朔南，時不分今古，心心相賞者必心心相傳，若合符節爾。

嘉慶庚午春，瀹莊侍御出其大父存悔先生《存誠堂稿》及家傳見示。予受而展卷，即不禁罨然高望曰：「是殆孟子所謂君子存之者歟？是殆學本《六經》、真能以天地聖賢之心爲心者歟？否則何以顏其堂必曰存誠，而表其字又必曰存悔也？」公暇，輒取先生稿而讀之，掃陳言，抒心得，活潑潑地靈氣往來，一如鳶之不能已於飛也，魚之不能已於躍也，喜怒哀樂之不能已於發也。是無他，蓋由析理選義之功深，故無題不鑿其腦，敲其髓，攝其神，而方之牆東老人，一下筆瓦屋皆震者，有過之無不及。雖然，理也，義也，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讀家傳，知先生恂恂寡言笑，居家孝友無間言。初補建昌郡學弟子員，旋以第一人食餼。家故貧，授徒自給，教必以器識爲先。及官長寧訓導，論文正大一如授徒時，尤以忠孝廉節相勖勵，蒙其化以成材者，指不勝屈。其子弟輩先後餼於庠，舉於鄉者甚多。而瀹莊侍御視學湖北，勩勩懇懇，以正士習，振文風爲己任，至公至明之頌洋溢江漢間，尤爲予所目覩耳聞者。蓋非守先生之教不及此，則先生之能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亦可概見矣。嗟乎，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之心也；五事用，五典徽，聖賢之心也。其散見於《六經》中者，粲然皆有用之學，天下士大夫能如先生以天地聖賢之心爲心者幾人哉！乃先生竟不得大用於世，僅以司鐸一邑終，有足慨者。然以先生之言教身教，而使門下士及子若孫皆能心先生之心，登賢書，成進士，羣相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已彰彰若是，吾知士林聞風嚮往，莫不奉先生爲正宗者，則以先生之文發於心聲，而理義曉暢足以悅天下後世之人心也。《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其斯文無不傳，亦無不傳之謂歟！

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三三《贈奉直大夫永順縣教諭費君墓誌銘丁酉》

君諱元傑，字渭英，姓費氏，岳州巴陵人也。先世自豫章徙焉，居於邑之雙橋山，數傳而大，多以文學顯名。考厚齋公諱某，重誼敦行，不祿蚤世。君是時年尚未成童，母王太孺人撫教備至。年十八，試補郡學博士弟子員。嗣是每試輒冠其曹，學使者書原潘公激賞尤至，文譽大起。前後視楚學者，若養齋董公、渭湄李公，咸聘佐衡校之任，所取士率滿人望。始君之就幕也，有致一緘於舟中者，君不發封，亟投諸水。郡守許公熟君行誼，禮請爲岳陽書院山長，訓帥諸生，多所成就。蓋君之可爲人師者，實不徒以其文也。事母極孝，病，禱於神求代，不得，哀瘠幾殆。其他爲義於鄉里者甚多，如請豁瀕湖荒田之租，及以罷鶴灘新生洲歸之學爲學田，出資倡脩文廟，浚泮池，建書院，劃地以益義塚，顧僧拾遺骼瘞埋之。姻黨中有貧而未娶者，輒量力爲之助。當郡邑修志時，載筆者摭君之實書之，而人咸以爲允，則孝義之孚有素也。

娶李宜人，與君同德。城南有步淪水，人病涉，君議修築，宜人亦出針黹所積百餘金助成之，所謂馬頭者是也，至今人享其利。有佃負租，欲鬻其女以償，聞而憫之，亟焚券，更資其嫁。生平所爲類若此。

子四人：應豫，拔貢生，官學教習，歷任福建龍巖直隸州知州；應泰，拔貢生，武英殿纂脩，任瀘溪縣教諭、江西白鹿洞山長；應孚，縣學增生；應壯，歲貢生。女二，皆適名族。孫十一人：遜學，貴州廣順州知州；志學，江蘇崑山縣知縣：其已仕者也。

君先以長子官，遇覃恩封文林郎，妻孺人。繼以孫遜學官，誥贈奉直大夫，妻封宜人。君年七十有二，以乾隆十四年九月十七日卒。宜人年八十有六，以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先後合葬於邑之南角山，而未有銘。乃因志學之請，爲之銘曰：

師儒之官，古所重也。山主堂長，隆於宋也。故相領之，或侍從也。爲文章宗，道德統也。洛閩誰嗣，美難踵也。岳陽鍾英，行可頌也。含和孕粹，學緝綜也。衡文式士，材見用也。厚德澤物，爲後種也。有美閩中，黽勉共也。仕雖不達，享榮封也。愔愔幽宮，固無縫也。不震不泄，大無恐也。余斯銘斯，徵輿誦也。

戴殿泗《風希堂文集》卷四《欽賜國子監學正可庵楊君墓誌銘》　欽賜國子監學正可庵楊君既卒之十三年，其子杕始奉行略求爲之誌其墓。時窀穸已蔵事矣，爰追爲之誌而銘之。

誌曰：君諱垂，字統甫，又字載春，號可庵，亦號五洩山樵，越之諸暨人。父硎發，生三子，行二。性孝友，凡人子所當行之事，無不盡心竭力而爲之。九歲入塾，誦讀不數過，終身不忘。十一能文。家窘甚，則棄書學賈，究心岐黄，以爲仰事俯育之計。二十五，復理故業。二十八，入邑庠。值父母逝世，居喪遵行古禮，寢苫枕塊，期年之內不食菜果，僧道事皆禁止不行，守禮法也。長兄去世乏

傳，以長子清爲之後。季弟、幼妹暨姪女，咸爲擇配婚嫁，不以拮据少減。壬午入鄉闈，不售。以諸喪未厝，究心地理，芒鞵竹杖，蹤尋山水，必窮其脈絡，雖盛暑嚴寒弗替。季弟病，躬親湯藥，暨卒，喪葬之事必以禮。凡君之盡心孝友，内外無間言有如此。辛卯入闈，既被擯矣，主考莊方耕先生見君卷，讚賞不已，遂獲售。壬辰，公車北上，落第後以葬親事重，急圖南歸。逾年卜吉於十二都之西塢山，竭蹶將事，饘飧不繼勿顧也。戊戌，公車再上，留京師，凡六入禮闈，終不克成進士。丁未榜後，蒙特恩，欽賜國子監學正，始束裝旋里。居京師十載，遊密雲者三年，受業其門者，口講指畫，咸循循然有規矩，至今登賢書者五人，入翰林者三人。課授所及，常追思之不能置也。歸家後掌教毓秀書院，生童百餘人，盡心訓迪。庚戌疾作，正衣冠，危坐以終。

公家赤貧，而潔清自矢，快然恒有以自樂，非義之財，分毫不取。居鄉不以才能自見，一遇宗族有大事，不避嫌怨，必執理而後行。雖有強梗欲撓亂之者，以情理開導，咸帖服而去。交友必以誠，其最篤者如同邑郭春林、楊立夫等，始終不易其趣。晤則或密室坐談，或連牀夜語，自經史問難及立身操行之大者，外此不一語及也。

王韜《弢園文録外編》卷一一《弢園老民自傳》 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維説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絶無不豫色，但勖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凉，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即通説部。吴門既亂，母氏憂形夢寐。逮老民遘罹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剜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

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稿，恒揮毫對客，滂沛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别有懷抱也。老民邇來潦倒頹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録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尚多，不足供糊窗覆瓿，因病得閒，聊自料理。

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剳記》二十四卷，《瀛壖雜誌》六卷，《臺事竊憤録》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甕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説略》三卷，《乘槎漫記》一卷，《扶桑遊記》三卷，《海陬冶遊録》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饕贅語》十六卷，《遯窟讕言》十二卷，《淞隱漫録》十六卷，《弢園文録》八卷，《弢園文録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録》八卷，《弢園尺牘》十二卷，《弢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

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没世無聞，特自敘梗概如此。

沈恩孚《華悟軒文存》卷四《張先生焕綸傳》 張先生焕綸，字經甫，江蘇上海縣人。少有大志，肄業龍門書院，爲住院生，興化劉先生熙載高第弟子也。博極羣書，以輿地學爲經世之本。蘇松太道馮先生焌光，建設求志書院，分六科課士，延主輿地齋講席，兼屬論次有史以來兵事，專述所據地理之得失，著《歷代方略紀要》。而馮先生棄官覓親骨于伊犁，事遂中輟。感科舉之溺人，救時人才之匱乏，日思以實學培後進，儲爲國用。光緒戊寅，偕川沙沈成浩、同邑徐吉德、范本禮暨弟焕符，創立正蒙書院。就學者即四十餘人。衆詫爲未經見，疑忌叢集，顧成效日著，生徒日進。其始以經費無出，任教職者均不取脩脯，恃同邑姚天來資助者五年。辛巳、壬午間，道廳縣睹其成績，迭相提倡。洎餘姚邵先生友濂任蘇松太道，爲籌基本金建校舍，以地枕梅溪，改名梅溪書院，即今梅溪學校是也。嘗謂育材以讀書爲體，治事爲用。師宋儒胡安定經藝治事分齋遺意，供像，率諸生歲時禮敬。又謂：儒者有五蔽：蔽於考據瑣屑，則儒而賈；蔽於詞章塗澤，則儒而優；蔽於理學玄虚，則儒而釋；蔽於象數禍福，則儒而巫；蔽於富貴利禄，直儒而賊矣。此去五蔽，乃獲一通。故其立教，以明義理、識時務、體用兼備爲主旨。其教科爲國文、輿地、經史、時務、格致、數學、歌詩等。甲申年，始增英、法文，旁及灑掃、應對、進退與夫練身習武之術，有擊球、投沙囊、投壺、習射、蹴鞠、超距、八段錦諸課，分日輪習。尤尊重德育，選古人嘉言懿行爲常課，以六條目爲敦品勉學之鵠：曰和厚，曰肅静，曰勤奮，曰精熟，曰敏捷，曰整潔。其於學生，若父兄之愛子弟，時其飲食衣服起居而一一導以軌範；又如將帥之部勒其士卒，自晨動迄晦休，各有定程。膳有師同席，宿有師同舍。班置班長，齋置齋長，督之以學長。游息時則由學長、齋長遞相監護，而統以一教員。一以養成其服從規律習慣，一以試驗其管理才也。中法之役，俾學生受軍事訓練，率之夜巡。城廂聞履聲者，皆知其爲梅溪生矣。南洋公學之肇始于丙申也，聘任爲總

教，一循梅溪成法而擴大之。特設師範班，爲吾國有師範學之始。作《警醒歌》以勵諸生，校以外亦多傳誦之。翊年設外院，資師範生之實習。方次第設中院、上院，備大中小學於一校，病作而去職。或云以不獲悉行其志托疾而行也。果久於其職，所造當益宏遠。既去公學，盡瘁於梅溪。終其身二十年間，被其教澤者數千人。卒年六十，門人私謚曰宏毅先生。

論曰：先生以經世才從事教育，其動機蓋怵於強鄰之環伺，禍至之無日，思以興學挽救之。時則琉球甫吞於日，越南未棄於法，洞燭時變，可云先覺矣。邵先生之巡撫臺灣也，以夙契而延攬之，偶一小試其吏才，未竟所長也。獨此陶鑄時彦、警醒後學之精神，猶令人於國修變更後，溯流風於學制燦然之日，詎非感人者深歟！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四《學官宣付史館立傳摺光緒三十年十月》 奏爲已故學官學行可風懇恩編入《國史・儒林傳》，以勵儒修，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江南高等學堂算學教習、國子監算學助教崔朝慶，句容縣教諭顧鴻闓等呈稱「故處州府教授、內閣中書銜黃以周，浙江定海廳人，同治庚午科舉人，主講南菁書院有年。產從百越，澤及三吳。孝悌根於性成，言行衷諸禮訓。教人無倦，授學不限方隅，抱道自居；傳經有功，黌序從遊日衆，嚮學彌堅。光緒十四年，浙江學臣瞿鴻禨稱其素履誠樸，粹然儒者，奏請獎勵，蒙賞內閣中書銜。十六年，浙江學臣潘衍桐復稱其研精覃思，物疏道親，奏蒙特恩陞用教授。其所著《禮說略》、《經說略》二書，已經前江蘇學臣王先謙刻入《經解續編》。此外尚著有《禮書通故》、《軍禮司馬法考徵》、《經訓比義》、《子思子輯解》等書，皆能提要鉤玄，津逮後學。查該教授之父黃式三，已入《國史・儒林列傳》，今該教授學行久達宸聰，紹述克承家學，英才樂育，箸述等身，念潛德之宜彰，懼遺書之就失，謹呈故教授所箸《禮書通故》一百卷，《軍禮司馬法考徵》二卷，《經訓比義》三卷，《子思子輯解》七卷，《儆季雜箸》五種，並開具事實清册，懇請具奏」前來。臣查已故教授黃以周，家承通德，學有本原。能讀父書，補乾嘉諸儒所未逮；克稱師表，育東南多士以成材。閱其遺書，有關正學；考其素履，無間羣言。列之儒林，洵無媿色。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已故教授黃以周編入《國史・儒林傳》，以存舊學而勵潛修。

紀事

《左傳・襄公十四年》 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論語・爲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論語・八佾》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論語・公冶長》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論語・述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略】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略】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論語・泰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論語・子罕》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略】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略】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略】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略】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略】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論語・顏淵》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論語・子路》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論語・憲問》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略】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略】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未之難矣。」

《論語・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論語・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略】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略】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論語・微子》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論語・子張》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行，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墨子・魯問》 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至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

《孟子・公孫丑上》 〔公孫丑曰：〕「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一一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

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

曰：「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公孫丑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饋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饋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略】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仁義者哉！」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

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略】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離婁下》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略】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略】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萬章上》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盡心下》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絜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養生主》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秋水》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

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于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列御寇》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莊子・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

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

子方曰：「有。」

曰：「子之師誰邪？」

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繫耳！」

《呂氏春秋・尊師》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吕望、周公，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

《呂氏春秋・樂成》 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鬻誦之曰：「麑裘而韠，投之無戾；韠而麑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訾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爲賢，稱子產、孔子爲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

韓嬰《韓詩外傳》卷六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班固《白虎通・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吕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道也。

王符《潛夫論・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聖人之所尚者，義也；德義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學問也。雖有至聖，不生而知；雖有至材，不生而能。故志曰：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紀后，禹師墨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若此言之而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

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

《後漢書・王充傳》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

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户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三國會要》卷一五《典學》　劉劭，正始中執經講學。【略】

馬普篤學好古，(孫)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弟奐亦愛樂儒生，覆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

《晉書・王衍傳》　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

《陸機集・補遺講漢書詩》稅駕金華，講學秘館。有集惟髦，芳風雅宴。

《晉書・載紀第三・劉曜》　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

《晉書・臺産傳》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見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署爲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而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册府元龜》卷八二三《總録部・清談》　王弼，字輔嗣，少好學。時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横，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嘗屈。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焉，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説也。老子是有者也，故嘗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卒於尚書郎。【略】

郭象，少有才理，好《莊》、《老》，能清言。太尉王衍每言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卒於東海王太傅主簿。

裴頠，字季彦，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爲言談之林藪。後爲尚書僕射侍中，爲賈后所害。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慕愛之。後爲荆州刺史。【略】

周顗，每賓友會同，顗虚席唔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甚機辯。衛將軍王儉謂顗曰：「卿山中何所食。」顗曰：「赤米、白鹽、緑菜、紫葵。」文惠太子問顗：「菜食何味最甚？」顗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亦精信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顗：「卿精進何如何胤？」對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争事華辨。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史・朱异傳》　遷右衛將軍。啟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南史・賀瑒傳》　梁天監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於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

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

場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北史・盧辯傳》 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爲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爲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略】

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孝武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歷位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周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轉少師，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

《全唐文》卷一唐太宗《遺蕭德言書》 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珪璋，早標美譽。下帷閉户，包括六經；映雪聚螢，牢籠百氏。自隋季板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頃年已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聞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以可言。

吴兢《貞觀政要・尊敬師傅》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李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爲太子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舊唐書・李百藥傳》 〔貞觀〕四年，授太子右庶子。五年，與左庶子于志寧、中允孔穎達、舍人陸敦信侍講於弘教殿。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閑燕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焉，辭多不載。太宗見而遣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所獻賦，悉述古來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以輔弼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耳。」因賜綵物五百段。然太子卒不悟而廢。

《舊唐書・儒學傳下・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慎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稿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祕書閣。詔令弘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皆專守先儒章句，深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答，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敬，雅好異聞，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宮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全唐文》卷一六九姚珽《四上節湣太子書》 臣聞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故曰與善人言，如入芝蘭之室，久自芬芳；與不善人言，如火銷膏，不覺而盡。今司經見無學士，供奉未有侍讀。伏望時因視膳，奏請置人。所冀講席談筵，務盡忠規之道；披文摘句，方資審諭之勤。臣又聞：臣之事主，必盡乃誠，君之進賢，務求忠讜。伏惟殿下養德儲闈，以端静爲務，恭膺守器，以學業爲先。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雅誥既習，忠孝乃成，傳記方通，安危斯辨。知父子君臣之道，識古今鑒戒之規，經史爲先，斯乃急務。至於工巧造作，寮史直司，實爲末事，無足勞慮。臣以庸淺，獻替是司，臣而不言，負譴聖日，言而獲罪，是所甘心。伏願留意經書，簡略細事，一蒙採納，萬殞無辭。尤降儲明，俯矜狂瞽。

《柳宗元集》卷二五《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儒有蓬户甕牖而自立者，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吴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澤，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與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

夫厚人倫，懷舊俗，固六義之本。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敍而引之。

《柳宗元集》卷三二《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

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嘐嘐譊譊以逮夜，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又見有學書者，亦不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能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月，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

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遵所，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

《柳宗元集》卷三四《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己，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

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騃，卒無所爲，但趑趄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王定保《唐摭言》卷四《師友》 李華以文學名重於天寶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員外，起爲相國李梁公峴從事，檢校吏部員外，時陳少游鎮淮陽，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門吏報華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頃，復曰：「云已訪蕭公功曹矣。」即穎士也。

盧江何長師，趙郡李華，范陽盧東美，少與韓衢爲友，江淮間號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卒於工部尚書。鄭餘慶請先行朋友服，私謚曰「貞」。子曰泰章。

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任陸渾尉。時元魯山客死是邑，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李華《三賢論》云：「潭，昂之孫，有古人風。」李華稱元德秀、張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經術」。

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爲將相，舟爲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於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絶。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我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爲難。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增歎。僕所疾沉痼，方率子弟力農，爲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達，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李華祭蕭穎士文：「維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趙郡李華以清酌之奠，敬祭於亡友故楊府功曹蘭陵蕭公之靈：嗚呼茂挺，平生相知，情體如一。歲月之別，俄成古今。天乎喪予，此痛何極！華釁罰深重，艱難所鍾。殊方永慕，觸目號裂；途窮易感，況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蓋天下，道孤命屈，淪阨終身。避亂全絜，忠也；冒危遷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師之訓，而歿於道路，何負於天乎？痛哉！華疇昔之歲，幸忝周旋，足下不棄愚劣，一言契合，古稱管、鮑，今則蕭、李，有過必規，無文不講。知名當世，實類無人；循環往復，何日忘此！存實等泣血千里，羈旅相依；聞其一哀，心骨皆斷。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雖欲寄詞，秖益填塞。茂挺，君其降靈！尚享！」韓文公痤硯文：「隴西李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四年悲歡否泰，未嘗廢用。凡與之試藝舂官，實二年登上第。行於褒谷間，役者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於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而識之。土乎成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瓦礫異！」

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壈坎，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我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簾前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

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澹，生前相遇且銜盃。」又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頻遭官長罵。垂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誄虔也。

崔羣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爲友。羣佐宣州幕時，愈與羣書論交，略云：「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闈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晦明，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劉駕與曹鄴爲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

毛傑與盧藏用書：「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於盧公足下：傑聞君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披襟而論翰墨，道狎則言事而致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僥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爲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闥；忠弼在躬，優柔荐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因，嗟掃門而不逮。豈知羣邪遘逆，聯聲嗷嗷；紫奪我朱，遠詣惡士。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餌芝術以養閒，坐煙篁而收思。傑梁鴻遠旅，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當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兄弟，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局，世事多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壑，獎無知，憨張良小子，說鴻濛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裒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書：「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裹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劄，期我遐意，詢於道真，使人慚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御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椎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鶤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鑒聰黜明，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儻足下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理無相阻，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筆此還答，無所銓次，淹遲日期，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方干師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翺、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翺、張籍者，從予學文。」翺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唾之而去。案實録：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

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

《新唐書・韋表微傳》 韋表微字子明，【略】又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王讜《唐語林》卷六 鄭注以方術進，舉引朋黨，薦《周易》博士李訓，召入內署，爲侍講《周易》學士。敏捷有口辯，涉獵五經，言及左氏，以探上意。上幸蓬萊殿閱書，召訓問曰：「康佐所進春秋列國經傳，朕覽之久矣。戰國時事，歷歷明白。朕曾問康佐，吴人伐越，獲俘以爲閽，殺吴子餘祭。康佐云窮究未精。卿謂如何？」訓曰：「吴人伐越獲俘，俘即罪人，如今之所謂生口也。不殺下蠶室肉刑，古謂之閽寺，即今之中使也。吴子是國君長。餘祭，名也。使中使主守舟楫，餘祭往觀之，爲中使所殺。」上嗟歎。訓曰：「君不近刑臣，近刑臣即輕死之道也。吴子遠賢良，親刑臣，而有斯禍。魯史書之，以垂鑒戒。」上曰：「左右密近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訓曰：「陛下睿聖，留意於未萌，若欲去泰去甚，臣願遵聖算。累聖知之而不能遠，惡之而不能去，睿旨如此，天下幸甚！」時鄭注任工部尚書、侍講學士，乃與訓斥逐賢良，陰搆姦蠹，遂有甘露之事。

《全唐文》卷八五一崔稅《請立王府師友疏》 臣歷觀往代，下及近朝，既立磐維，必擇師友。或取其德行彰著，或取其學術精通，待以優崇，俾之規益，斯亦前王之急務也。伏見陛下頒宣典册，封立親賢，盛禮既成，普天咸慶，諒鴻基之

永固，豈麟趾以能歌。伏願陛下特詔有司，遵行舊制，慎求端士，博訪碩儒，命以王官，使同游豫。雖聰明天縱，固不俟於切磋，而孝敬日躋，亦良由於輔導。臣謬塵近侍，無補盛時，輒以蒭蕘，上塵旒扆。

《册府元龜》卷三八《帝王部・尊師》《周禮》師氏以媺詔王。傳曰：「詔於天子無北面。」又曰：「當其爲師則弗臣。」然則尊賢貴德，承師問道，屈萬乘之重，明五學之義，上以達經國之要，下以得化人之本，是知尊師重傅則法度存，雖曰聖人，必繇學也，嚴恭之道，於是在焉。若乃尊其爵位，委以樞要，厚師臣之遇，執弟子之禮，或不名以示恩，或乞言以敦教，生則優其奉禄，歿則蒙其渥澤。至於幸第以存問，變服以臨弔，皆所以成主善之美，繇咨德之旨，誠帝者之懿範也。故曰「雖天子，必有尊也」，斯之謂歟！

神農師悉諸。悉姓，諸名。

黄帝師大撓。大撓，作甲子者。一云學乎太真。

顓頊師伯夷父。一云學乎緑圖。

帝嚳師伯招。一云學乎赤松子。

帝堯師子州支父。一云學乎尹壽。

帝舜師許由。一云學乎務成跗。

夏禹師大成摯。一云學乎西王國。

商湯師小臣。即伊尹。一云學乎威子伯。

高宗學先王之道於甘盤。甘盤，賢臣有道德者。

周文王既爲西伯，師吕尚，東海上人，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干西伯。事具宰輔佐命門。西伯與語大説，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適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立爲師。一云學乎錫疇子斯。

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師行師尚父。太公望也。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之美號者也。及踐阼，詔師尚父而問焉。曰：「昔黄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問之，則齊矣。王齊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壇，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

成王以周公爲太師。公薨，成王葬於畢。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王之墓。

漢昭帝時，光禄大夫給事中蔡義以《韓詩》進授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義爲丞相，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即俯字也。嘗兩吏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顓制者。顓與專同。光聞之，謂侍中丞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相，何謂云云，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又韋賢爲博士，給事中，以《詩》進授帝，稍遷光禄大夫詹事，至大鴻臚。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

元帝爲太子時，孔霸以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爲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黄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及薨，帝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

初元中，制詔御史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蕭姓。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户。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周堪初爲太子少傅，及帝即位，堪爲光禄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

歐陽地餘初爲元帝太子中庶子，授經。後爲博士，論石渠。及帝即位，侍中貴幸，至少府。

成帝爲太子時，張禹、鄭寬中皆授經於帝。及即位，以師錫爵關内侯，寬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爲諸史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

建始中，鄭寬中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死則異其禮謚。（者）〔昔〕周公薨，以變禮而當天心。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方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事見《尚書大傳》，而與古文書不同。公叔文子卒，衛侯加以美謚，著爲後法。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叔發也。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君曰：「昔日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不亦惠乎！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興四隣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謂夫子貞惠文子。」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尹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湣册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贊，佐也。關内侯鄭寬中，有顔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商，子夏名；偃，子游名。嚴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德。閎，大也。言陳聖王之法，聞于天子。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退食自公，《召（衛）〔南〕・羔羊》詩之辭。書貶退所食之禄，務從至公之道也。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中合羔羊，末德登司徒，有家臣。司徒，掌禮教之臣，

言寬中學行堪爲之也。家臣，若今諸公國官及輔佐也。卒然早死，尤可悼痛。臣愚以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令，善也。以章尊師褒賢，顯公之德。鴻嘉中，張禹老病乞骸骨，帝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十萬。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大將軍王根害禹寵，數毀惡之。惡，謂言其過惡。天子愈益敬厚。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謂其食飲寢卧之增損。車駕自臨問之，帝親拜禹牀下。

平帝年幼，選署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

後漢明帝爲太子時，桓榮以少傅授太子經學。及即位，尊榮以師禮，甚爲親重，拜二子爲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大嘗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辨説。乃封榮爲關内侯，食邑五千户。榮每疾病，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塋於首山之陽，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

五年，以侍中右中郎將包咸爲大鴻臚。咸建武中以郎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帝即位，每進見，賜以几杖，入朝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嘗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禄增於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

章帝爲太子時，張酺侍講。及即位，出爲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義，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脩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魏高貴鄉公幸大學，命太常王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

晉明帝即位，以東宮時師傅猶宜盡敬，乃下詔曰：「朕以不德，夙遭閔凶，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哀戀在疚，靡所咨仰，憂懷惴惴，如臨于谷。孔子有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朕將祇奉先師之禮，以咨有德。大宰西陽王，名羕。秩尊望重，在貴思降。丞相武昌公，王敦。司空即丘子，王導。體道高邈，勳德兼備。先帝執友，朕之師傅。太常安陽侯，訓保朕躬，忠肅篤誠。夫崇親尊賢，先帝所重。朕見四君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宮故事。」

後魏明帝在藩邸時，梁越以上大夫授諸皇子經書。及即阼，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

大武爲監國時，盧醜以篤學博聞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

宣武爲太子時，孫惠蔚侍講東宮。及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

後周武帝，少嘗受業於盧光。及即位，以光爲陝州總管府州長史。卒，贈賻有加常典，贈太子少保。

唐玄宗爲太子時，褚無量以國子祭酒侍讀。及即位，加右散騎常侍，與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馬懷素同爲侍讀。每次閤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宫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開元六年，懷素卒，帝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物三百段，米粟二百石，喪事所需並官給。八年，褚無量卒，帝震悼久之，謂宰相宋璟、蘇頲等曰：「無量碩儒，且有德業，朕早所師習，每用尊崇，三史九經，前言往行，有可以裨益時政，規正朕躬，未嘗不造膝切論所聞。其屬纊之時，難以脩書爲儀。永念其逝，實軫予懷，庶事宜皆優厚。」

德宗居春宫，張涉爲侍讀。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宫，庶政小大皆咨之，恩禮甚崇，多所弘益。

《册府元龜》卷二六〇《儲宫部・尊師傅》《學記》曰：「師嚴然後道尊。」自周公抗世子之法，德教斯著，前後出入，罔不降禮。故能慎成其業，克保元吉。漢魏而下，史氏所記，或有致恭北面，親授經義。明備法服，屈體申誠，進見周旋，崇尚爵齒。以致延宿宫闈，與升殿陛，訪對請益，歡待隆篤。省視疾疢，豐潔珍御，傷弔淪逝，曲申恩禮。賜予豐渥，備罄寵數。自非老成碩望勒宣令範者，疇克當之哉！

後漢明帝始立爲皇太子，世祖拜桓榮爲議郎，入使授太子。後拜博士，嘗令止宿太子宫。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嘗，故言不諱也。後爲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

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氾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訓典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永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桓郁，榮子也，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永平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太子奉賀致禮。

魏文帝爲太子，何夔爲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梁茂亦爲太子太傅，甚見禮敬。

吳太子和，大帝第三子也。闞澤爲太傅，薛綜爲少傅，蔡穎、張純等從容侍從。和尊敬師傅，愛好人物。穎等每朝見進賀，和嘗降意，歡以待之，講較經義，綜察是非，及訪咨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

晉李胤爲太子少傅，後爲司徒。太康三年薨，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之。

明帝爲太子時，杜夷拜國子祭酒，辭疾未嘗朝會，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

梁昭明太子，天監初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秘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

陳周弘正，大建五年爲尚書左僕射，尋敕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

徐孝克爲國子祭酒。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

後魏崔光，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宣武幸東宮，召光賜坐，謂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令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孝明出，從者十餘人，敕以光爲傅之意，令孝明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孝明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

北齊馬敬德，後主時爲侍講，令元子熙待詔文林館，轉正員。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友。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可令教兒。」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內甚得名譽，皇太子亦親敬之。

唐常山王承乾，貞觀初爲太子，李綱爲太子少師。時綱患脚，不能踐履。皇太子命三衛輿上殿，親拜之，訪以得失，大見崇重。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蕭瑀，貞觀十六年爲太子太保，後授金紫光祿大夫。二十一年卒，太子爲之舉哀，遣使弔祭。

高宗爲皇太子，貞觀十九年，太宗伐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刑攸屬，寡人忝膺監守，寔資訓導。比日聽政，嘗屈同榻，庶因咨詢，少祛蒙滯。但按奉對，情所未安，近已約束，不許更進。太傅誨訓深至，使遵嘗式，辭不獲免，輒復敬從。所司亦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當。

順宗爲皇太子，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也。太和六年冬，立爲皇太子。八年十月，皇太子於崇明門見太師路隨。

《冊府元龜》卷五九九《學校部・侍講》 隋宇文弢爲太子虞候率，開皇中，文帝嘗親臨釋奠，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觀者屬目。帝大悅，顧謂侍臣曰：「朕今者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於是頒賜各有差。

元善爲國子祭酒，文帝嘗親臨釋奠，命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諷諫。帝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啟朕心。」善初仕周武帝太子宮尹，賜爵陽縣公。

唐陸德明，武德中爲太學博士。高祖幸國子學，時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詔德明難此三人。德明雅有詞致，論難鋒起，三人皆爲之屈。高祖稱曰：「儒玄佛義各有宗旨，徐、劉、釋等並爲之傑，德明一舉而蔽之，可謂達學矣。」賚帛五十疋。

孔穎達，太宗貞觀中爲給事中。大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己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己之才藝雖多，猶以爲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雖有，其狀若無。己之雖實，其容若虛。非惟士庶也，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夫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繇此也。」太宗深善其對。後拜國子祭酒，太宗

幸國子學，親觀釋奠，穎達講《孝經》，右庶子趙弘智問之曰：「夫子門人曾閔俱稱大孝，而云獨爲曾説，不爲閔説，何邪？」答曰：「曾孝特優，門人不能逮也。」制旨駁之曰：「朕聞《家語》云：昔曾晳使曾參鉏瓜，而誤斷其本，晳怒，援大杖以擊其背，曾子僕地，絶而後蘇。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既而曾子請焉，孔子曰：舜之事父也，使之嘗在側，欲殺乃不可得，小箠則受，大杖則走。今參於父，委身以待暴怒，陷親於不義，不孝罪莫大焉。繇斯而言，孰愈於閔子騫也？」穎達不能對。太宗又謂侍臣曰：「諸儒各生異意，皆非聖人論孝之本旨也。夫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形國，忠於其君，戰陣勇，朋友信，揚名顯親，此之謂孝。俱在經典，而論者多離其文，迴出事外，以此爲教，勞而非法，何謂孝之道！」

趙弘智爲陳王師，永徽二年十二月，高宗命弘智於百福殿講《孝經》，召中書門下三品及弘文館學士、國子學官並令預坐。弘智演暢微言，備陳五孝之義，學生等難問連環，弘智酬應如響。帝謂弘智宜畧陳此經要道，以補不逮。對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微臣顓愚，願以此言奉獻。」帝甚悦，賜絹二百疋，名馬一匹。

上官儀爲弘文館學士，顯慶五年六月，高宗御齊聖殿，引儀及吕才、直學士李玄植、道士張惠元、李榮、黄玄歸及名僧等於御前講論，命李玄植登講坐，發《易》題，吕才、李榮等以次問難，敷揚經義，移時乃罷。

褚無量，杭州鹽官人也。初爲國子博士，時玄宗在春宫，召拜國子祭酒，兼皇太子侍讀。玄宗即位，爲右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步。又爲造腰輦，令内給事舁於内殿。

馬懷素爲光禄卿，開元三年十月，制曰：「春卿入講，道盛儒學，德璉賦詩，義均師友。光禄卿馬懷素，静專動直，資忠履信，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於泉海，絶韋勵精，重席待問，豈止本仁祖義，行先王之道，故亦謙退謹密，多君子之風。朕以聽政之餘，嘗思稽古之對，俾遷近侍，潤滋鴻業。可左散騎常侍，仍每日入朝侍讀。」

薛放，憲宗元和末爲兵部郎中，充皇太子侍讀。穆宗即位，拜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雖事任非(灼)〔切〕，而恩顧轉隆。又轉刑部兵部二侍郎、禮部尚書，兼學士如故。

韋處厚，元和末爲户部郎中，知制誥。穆宗即位，以處厚爲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禮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崔郾，寶曆初以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學士。郾奏曰：「陛下授臣以侍講，今八望矣，未蒙召訪經義。臣内慚尸素，外愧臣僚。」敬宗答曰：「朕機務稍閒，當召卿請益。」

宋申錫，少孤貧，有文學。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翰林侍講學士。申錫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起黨與。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備用，時論以爲激勸。

張仲方爲諫議大夫。太和元年三月，文宗召仲方與給事中高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並以將選侍講學士故也。是月以澣守本官，康佐爲駕部郎中，並充翰林侍講學士。

丁公爲禮部尚書，太和三年四月，充侍講學士。

鄭覃，太和五年爲翰林侍講學士，每入見，必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言之。

李仲言，太和八年十月自國子監四門助教爲國子《周易》博士，充翰林侍講《周易》學士。

高重，開成七年十月，以國子祭酒充翰林侍講學士，詔令每月一日十日入院，不絶本司常務。

梁吴蕘，爲崇政副使，太祖乾化二年，自右散騎常侍遷刑部侍郎，與宣徽副使左散騎常侍李珽並充侍講學士。

《册府元龜》卷六〇〇《學校部・師道》 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束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博喻不倦，升堂窺奥，而請益彌堅，心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或詠嘆其至德，或撰集其緒言，或罔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或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或貌是孤遺竄身以全受，或罹於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經而出。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吊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羣居則絰，出則(絰)〔否〕。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孔子家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

丈二尺，冢前以瓦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莫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顏淵字子淵，魯人，孔子弟子也。淵喟然嘆曰：喟，嘆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窮盡。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恍惚不可爲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有次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繇也已。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約我，使欲罷而不能。已極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己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

冉求，魯人，孔子弟子。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如何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不惑，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孔子弟子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章，明也。文彩形質見，可以耳目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奧，故不可得而聞也。」公孫朝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無師不從，故無常師。」

叔孫武叔語夫子於朝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七尺曰仞。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夫子謂武叔。」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絶棄，於日月其何能可傷之乎？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謂爲諸侯若卿大夫。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綏，安也。言孔子爲政，故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慟。」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則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所謂不能化君也，臣所謂不能化臣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

漢于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鄢音偃。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賓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除謂修飾掃除也。設除待。謂豫備器物也，待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置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陰察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也，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爲寶適可爲主簿，其府中之人不以爲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言士不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爲也。」忠聞之甚慚。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爲郎久次，轉爲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成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

侯芭，鉅鹿人。嘗從揚雄居，受其《太玄》《法言》。雄卒，芭爲起墳，喪之三年。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炊欽幼卿爲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爲四科也。炊音推。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

云敞，平陵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餽以藥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

後漢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

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己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爲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嘗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又曰：衞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繇是古學大興于世。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至王莽簒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徒嘗四百餘人，何湯爲高弟。明帝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從音七容反。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何仲弓之力也。

歐陽歙，字正思，傳伏生《尚書》，爲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爲司徒，坐賦千萬，下獄。

汝南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震禮，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爲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引弓射之，尤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繇是顯名。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授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爲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爲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屍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鄭弘，會稽人，爲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髡頭負鐵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繇是顯名，拜爲騶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爲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縗絰者數百人，庶衆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淨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爲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爲當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姜肱，字伯淮，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獨范往收斂之。吏以聞，明帝大怒，詔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爲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繇是顯名。

孫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爲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重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游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庾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

應。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然因號爲北郭先生。

李郃，字孟節，爲司空。卒，門人上党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爲議郎，補雒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載《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爲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潘)〔滿〕呈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爲梁冀所誅，露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雒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繫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大學，宗事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屍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縣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嘆不已，乃共論固言跡，以爲《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内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爲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王成爲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變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精《孝經》，學十餘年，聞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並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俱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爲當途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又云：淑有高才，王易、李膺皆以爲師。

劉焉，江夏竟陵人也。魯恭王後也。少任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

羊弼，爲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辭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言爲允也。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黄讜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也。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爲左中郎將，諸生著録九十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爲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籌，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大司徒。

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拜郎中，除笘丘長。師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縣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爲中領軍散騎常侍。薨，門生縗絰至者以百數。

蜀譙周，字允南，巴西人，以門人文立爲顔回，陳壽，李密爲游、夏，羅憲爲子貢。至晉文王爲魏相國，封周爲陽城亭侯。晉室踐祚，拜騎都尉。

晉王裒，字偉元，咸陽人，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履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己，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傍，罄折而立云：「門生

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恥。

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爲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屍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孔冲，會稽人，爲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祁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千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張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薤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較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于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

梁張充，武帝時爲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諸葛璩，字幼政，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著書稱璩有發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嚴植之，爲步兵參軍士。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爲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嘗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繇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較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平）〔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人）〔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士有識者，辨其優劣。

嘗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達學術。爽置館溫泉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爽不仕，時人號爲儒林先生。

徐遵明，字子判，講《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二禮》，不出門凡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爲盛。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寖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爲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輿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收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静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簾自精，下惟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户，踐其堂奥，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修受業，編録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慕奇好古，受容尊賢，罷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養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海〕王入雒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絜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兇險。至誠高節，湮没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嘗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没，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敘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盼，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謁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監昭回，曲垂矜采，則荒墳千載，式貢生平。」卒無贈。

李謐，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爲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爲宗匠，聚徒教授，著録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爲起墳立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經》，爲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萊州司户。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及卒，門人何彦先、員半千制師服，三年喪畢而去。

陽城爲國子司業，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蒂，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爲黨罪人，出爲道州刺史。大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册府元龜》卷六〇一《學校部・辯博》　王頗，字景文，爲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頗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

褚輝，字高明，吴郡人。煬帝徵天下儒術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講論，無能屈暉者。

《全宋文》卷五八〇柳拱辰《柳子厚祠堂記至和三年二月》　子厚謫永十餘年，永之山水亭榭題詠固多矣。韓退之謂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今建州學成，立子厚祠堂於學舍東偏，録在永所著詞章，漆於堂壁，俾學者朝夕見之，其無思乎？至和三年丙申二月二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永州柳拱辰記。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六　〔元豐二年正月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言：「春秋釋奠，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先聖之樽在西，先師之樽在東，肆祭器，實牲體，盥手、濯爵、奠幣、讀祝、拜跪、登降、進退之節，與孔子無少異，而九人之像坐於两旁，樽酒豆肉不及焉。臣愚不識爲是禮者何以處之。且孔子師也，顔子雖大賢，與九人者徒也。今推顔子以配享孔子而其禮均，九人者獨不與享。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而師名故不及於孔子，蓋緣唐《開元禮》爾。《開元禮》因革損益之不得其當者，非徒此也。乞下臣議於禮官，取開元釋奠儀詳定，可曰「兗國公顔子」，毋稱先師，毋讀祝。其祭器、牲體、薦享、祝獻之儀，一切降殺，毋擬於其師。而進九人亦在祀典，顔子降於孔子，九人降於顔子，以正開元之失禮。」詔禮院詳定。禮官言：「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議：『按永徽之令，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顔回、邱明並爲從祀。謹案《禮記》：「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鄭康成注：「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又《記》曰：「始立學，釋奠於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爲定，昭然自别，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顔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爲先聖。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爲允。』從之。今看詳孔子、顔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並配享、正享，禮意本一，儀物祝獻，亦難降殺。所乞進九人，亦在祀典，蓋州縣舊釋奠儀未有十哲從祀之文，檢會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各設籩二、豆二、俎簋簠爵各一，命官分獻，一奠而止。乞自今三京及諸州文宣王廟十哲像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從之。朱本云：蔣夔言事，並無施行，亦無義理，合删去。今依墨本。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九六　〔元豐二年二月〕甲寅，罷程顥判武學。以御史何正臣言顥學術迂闊，趨向僻異故也。後二日，又罷顧臨開封府推官，令仍舊判武學。臨受命踰旬，顥才八日也。同知樞密院吕公著言：「臣聞皋陶陳謨，以知人爲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爲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嶽以難壬人，命納言以堲讒説，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日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别忠邪之道。嘗爲陛下勵精爲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説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悉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苟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爲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爲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論，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紳聞之，皆以爲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爲過而稍用之，知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爲一二識者私道陛下聖德，竊以爲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殺生

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待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大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多。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爲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士亦不可忽也。況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論義，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禮，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爲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區所慮者，讒説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爲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者，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惟陛下幸察。」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五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況，蘭陵；雄，成都；愈，昌黎。」

初，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爲鄒國公，謂宜春秋釋奠，與顏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楊傑、辛公祐，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部看詳：「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寧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豈必其同時人也？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回之列，久未配食，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左邱明至范寧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乞荀況、揚雄、韓愈亦封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邱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寧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爲非是，禮部言：「均等援據不經，無足取者。」於是從禮部議，而有是詔。又詔學士院修撰贊文。據《林希傳》。此議實自希出，希時爲禮部郎中。墨本此時已從禮部所請，朱本又加詳焉，而《哲宗實録》新、舊本並於元豐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辛酉書：「詔孟子同顏回配享文宣王，荀卿、揚雄、韓愈同左邱明從祀，令學士院修撰贊文。」似重復也。蓋三月二十八日但令學士院修撰贊文耳，其配享從祀，則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既有詔矣，今並見於此。兩紀並書於此。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七三 〔元祐七年五月〕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崇福宮。《實録》云：「詔程頤許辭免直祕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差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御史董敦逸言頤向爲侍講，以議論迂疎，妄自尊大，奔走權門，動搖言路，乃罷侍講，繼以憂去，逮服除加之，而辭表有怨望輕躁之言，故令奉祠。」

頤初表言：「臣昨被責命，出爲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始蒙招致之禮，旋爲黜逐之人，將胡顔以立朝，當自劾而引去。至於五請而未聽，豈可力辨而求伸？遂且從容，以須替罷。未至任滿，遽丁家艱，思無忝於所生，惟堅持於素節。未終喪制，已降除書，上體眷恩，内深愧懼。伏念臣志存守道，識昧隨時，俗所忌憎，動招謗毁。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爲朝廷羞矣；今復授以職任，適足重爲朝廷羞，無所益於明時，徒取笑於後世。伏望聖慈矜察愚誠，追寢恩命。臣昨因丁憂既已去官，今來所下告命，不敢祗受，已於河南府寄納。伏乞朝廷檢會臣前來五次奏陳，特降指揮，許回田里。」詔不許。

頤又言：「伏念臣力學有年，以身任道，惟知耕養以求志，不希聞達以干時。陛下詔起臣於草野之中，面授臣以講説之職。臣竊思之，得以講學侍人主，苟能致人主以堯、舜、禹、湯之道，則天下享唐、虞、夏、商之治，儒者逢時，孰過於此？臣於是幡然有許國之心。在職歲餘，凡夙夜畢精竭慮，蓋非徒爲辨辭解釋文義，惟欲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僕交發意之孚，方進沃心之論。實覩不傳之學復明於今日，作聖之效遠繼於先王。自二年春後，每當臣進説，陛下嘗首肯應臣。臣知陛下聖資樂學，誠自以爲千年之遇也。不思道大則難容，跡孤者易躓。入朝見嫉，世俗之常態；名高毁甚，史册之明言。如臣至愚，豈免衆口？不能取信於上，而欲爲繼古之事，成希世之功，人皆知其難也。臣何狂簡，敢爾覬幸？宜其獲罪明時，見羞公論。志既乖於仕道，義當致於爲臣，屢懇請而未從，俄遭憂而罷去。銜恤既終於喪制，退休合遂於初心。豈捨王哉，忠戀之誠雖至；不得已也，去就之義當然。自惟衰邁之軀，得就安閒之地。闔今傳後，更有望於殘年；行道致君，甘息心於聖世。豈期矜貸，尚俾甄升；恩雖甚隆，義則難處。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勸學人主，不用則亦已矣，若復無恥以苟禄位，孟子所謂是爲壟斷也。儒者進退當如是乎？臣非敢自重，實懼上累聖明，使天下後世謂朝廷特起之士乃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臣尚羞之，況朝廷乎？臣無可受之理，敢冒萬死，上還恩命。伏乞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指揮。」既有崇福之命，頤即承領敕牒，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訖不就職。《政目》：四日納后，四日特支，

依冬至。與四月末王巖叟云云不同，當考。

《二程外書》卷一二《傳聞雜記》　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光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略】

朱公掞來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二程遺書》附録《門人朋友敘述》　河間劉立之曰：「【略】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悦。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一有「有」字。忿厲之容。接人温然，無賢不肖，皆使之《集》無「之」字。款曲自盡。聞人一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故雖桀傲不恭，見先生，莫不感悦而化服。風格高邁，不事標飾，而自有畦畛。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不復萌於胸中。」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八八　〔崇寧二年夏四月〕詔：「追奪王珪贈謚；王仲端、王仲嶷並放罷，遺表恩例減半。追毁程頤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覺察。」時臣僚上言：「神宗大漸，王珪不早請建儲，密召高士充，欲成其姦謀。」又言：「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學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以變亂成憲爲事。」故有是詔。范致虚又言：「頤以邪説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〇《黄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爲窮僻。而國朝以来，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两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爲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

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黄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説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譾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宫，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趨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

李侯名訢，字誠之，其爲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衆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紹熙三年秋九月戊子，後學新安朱熹記。

畢沅《續資治通鑑》卷一六四　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曰：「朕每觀朱熹《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厲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旋改封徽國公。

尹焞《和靖集》卷五《師説上》　先生每與時敏講書，必具衣冠或深衣，講畢則曰：「盡誠及物者我也，誠之者其在子乎！」或引吕與叔《中庸後》曰：「諸君有意，今日之講猶有望焉。無意，則不肖自爲譊譊無益，不幾於侮聖言者乎！」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六《書師説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日師説，厥後見於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修也。其號《伊川雜説》，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爲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實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於後。而《雜説》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録》，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攷。明道先生蚤没，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還伊闕，聞諸故老，蔡京至，遣

人伺察之，俾無敢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於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詆其説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於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説》，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十百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刊置江東漕齋。間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説不復異録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於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潁川韓某書。

林光朝《艾軒集》卷一〇陳俊卿《祠堂記》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元仲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爲本。閲數月，闔郡之士咸造於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修飭興於鄉里者，艾軒林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遊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士摳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衆。先生之教人，以身爲律，以道德爲權輿，不專習詞章爲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言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爲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一變，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願得立爲祠宫，春秋薦以芯芬，以慰邦人之慕，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爲請。」太守喜曰：「言會予心，其可後乎？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爲屋十有六楹，丹臒一新，像貌煥然，崇德象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於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

先生諱光朝，字謙之，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爲吏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劇賊，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爲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奬，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爲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待次逾年，得疾，一日不起。天下之賢士大夫莫不傷之，惜其才有餘而用不究也，況邦人羣弟子乎！昔楊屋歸犍爲，以黄老教人，門人猶爲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而郡守亦爲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爲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後矣。

六月丙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申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户食實封三千八百户陳俊卿記。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馬步軍都揔管、賜紫金魚袋趙汝愚書，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題額。

林光朝《艾軒集》卷一〇劉克莊《興化軍城山三先生祠堂記》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焉，望之紫翠峩岌，欲與壺山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隣也。其父兄隆儒而嚴於教，其子弟力學而攻於文，立聲名，取科級，榜不絶書，有貴爲從橐者，魁多士者。人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爲師友之餘澤，此三先生祠之所由作也。

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郡從之，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網山嗣講業。網山卒，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耶！

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爲學者言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詠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網山、樂軒始。蓋網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覩三先生之容。侯復歎曰：「吾昔講肄於是，游息於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愾然有祠三先生之意。

山絶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横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淳祐四年甲辰躬行祼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

余惟在三之義，師居其一，故侯芑白首太玄，後山瓣香曾氏，所以敬接承、嚴付授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要絰，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絶，既祀樂於家廟，又白尚書併禁二墓樵采，俾鄉校合祠焉。歲時若遠游而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烝嘗

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愧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爲余言近世諸儒流畧通體用，此皆莫敢望樂軒。侯嘗乘華玉堂，開卷邇英，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往往見於羹牆，所謂心悦而誠服之者與！

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横塘樂軒初名某，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希逸，與網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僑福清云。

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纍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劉克莊記。

黄榦《勉齋集》卷一九《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敘，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説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即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創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

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創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墜，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粗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内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

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跡，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冀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

師端與其兄弟皆從遊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禩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黄榦記。

陶宗儀《南村輟耕録》卷二《隆師重道》 文定王沙剌班，今上之師也。爲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於便殿之側偃卧，因而就寐。上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朵兒别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後嘗患癤額上，上於金缽中取佛手膏躬與貼之。上之隆師重道，可謂至矣盡矣。王字敬臣，號山齋，輝和爾人。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一一四《張文禮》 張文禮，寧州人。少敏捷，志向卓爾，沉潛純粹，不爲習俗所移。以選貢中永樂癸丑南京鄉試，登甲戌進士第。不樂仕進，求任劍川學正，後補四川江陵學正，遂乞休致。居鄉教人，名士多出其門。

劉球《两谿文集》卷一三《送李教諭致仕南歸詩序》 黄梅教諭李士安先生課最在京，不謀於交遊，不考諸蓍龜，不自計其年數之未逮，脱然堅以老爲請。吾安福之士聞而欲留之，則賜歸命下，而勢不可得留矣。然猶拳拳不忍其去者何耶？先生上世本吾邑東清陂人，自曾祖以來，避地廣東，再徙而家蒼梧，則地之去吾邑也數千里，自始迄今垂百年，其聲聞之不相及也久矣。至先生出而仕四方，遇吾邑人，無分貴賤賢不肖，無不禮之。至京師，必求吾儕邸舍而造焉，以敘契濶，道殷勤，訊問其宗族墳墓安否何如。及去而守職於外，則起居之問，平安之報又常累累而至，其厚於吾邑人也，雖親骨肉不逾焉。今先生歸老蒼梧，即其少時之所居，出其宦途之所得，以師表其鄉，作式於後學，其爲樂也固有餘矣。吾儕欲復與之接一面，交一言，共一觴酌之歡，可得耶？故於其行而情有所不能釋焉，因各賦詩以道之。余復念吾邑中故俗，散於外境而子孫襲其餘澤以至盛且大者不少也，能厚其祖之邑人如先生者，曾幾人哉？先生之所以厚吾邑人者，念其祖也。念其祖者，仁厚之道也。篤於仁厚之道者，必思繼其祖之志而不忍委其故物。余以是知清陂之煙霞泉石，殆將爲先生所有焉。余家茨谿之上，去清陂不甚遠，青山喬木，東西相望。他日幸有歸期，則與先生攜琴載酒，往來其

間，樂閒暇而頌清平，意必有日。特序以爲後會張本。

羅玘《圭峰集》卷四《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懋齊夏先生，蘇人也。以《連山》《歸藏》之學授弟子于京師，去來常數十人。京師業是學者，必自夏氏始名得其宗，多以之階進取。先生起進士，爲給事中至左右給事中數十人，猶依依在門牆，如未貴時。先生之教，亦猶昨也，故名日益高，人日益親。

林俊《見素集》卷九《廣元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鄉先生黃公之教諭廣元也，法嚴而信，教專而勤，道立而人化之，又戴之，又思之，則又尸之學，祀之寓，無已之托，見先生之功之未由忘也。方是時，先生去廣元久，故山坏壤，棲斷烟磬荒棘，閱有四十春秋。講堂黌舍，已易舊址。先生不可作。先生故祠，有司略弗舉。經生學子熟陶冶以出，少者嗣學藉，無復舊時門下。然第相師承，取青紫，無能外先生以爲明式，則先生之功未由忘，戴且思未之能已也。迺因當道詣學，而羣訴之。於是參議喬君縉爲立祠，御史曾君祿爲立石，布政使周君瑛爲之記。其又未之能已也，則又羣訴之。於是御史俞君諫爲立石，僉事陳君時憲爲求記於予刻之。

嗚呼！物之成廢弛復，無可得而知，人心者，無可得而強也。有可爲之勢而無所可恃之實，則離宮章華，飛廉桂觀，競化爲殘甍斷礎，埃壏莽蒼之墟，況以盈丈之祠，久就淪落，欲厚望其復之今無難耶！前是主教席與後是代至者，予不知幾人，無聞於位與既去而忘爵里姓名者宜多矣，有謀所以祠與記之之復如此耶？是可見先生之澤系屬人心，如是深以固也。昔蜀未知學，文翁化之，故蜀人祀文翁至今。胡安定教授蘇湖，敦尚實學，太學取其法爲法，故亦祀於湖不廢。然則廣元之祀先生，殆將斯學相始終無窮也。

先生名諝，字聲叔，行實具載周君記。今户部員外郎顒，有風望，克世家學，先生孫云。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一八《北游稿・送姚先生赴南安序》 予童丱時，從今涇國長史任先生學。先生以文豪一時，賓客甚盛。然至論學行純備，則必以姚先生程夫爲首稱。先生至，必肅衣冠敬禮之加等。當是時，予心已竊識之。既冠，入邑庠，因得從先生後，觀其言行，信然。凡先生有言，於人無弗信，有所託，無弗回應者，曰：「姚先生，誠信人也。」下至於市里亦然。蓋十四五年間，未嘗見其有失色於人者。予既忝科名，而先生猶連蹇塲屋。同時之士不能無觖望，而先生澹焉如平時。每書入京師，和平謙厚，無幾微動於詞氣者。其經學之純深，文翰之雅潔，自得雋于時者，未能或之先也。故予慨然太息，以爲如先生而不偶于時，天道有弗可知者。

弘治甲子，始以久次貢春官，授江西南安學訓導。南安於江西爲名郡，重以吾鄉東海張公之化，而山川之秀所以鍾爲人物者，猶鬱而未昌，近歲乃有以掄魁薦於鄉者。而今又得先生爲之師，意者天之屈先生，固將有待焉，使大展於是邦，以佐成聖天子文明之治邪？《傳》不云乎：「以身教者從。」先生之修于身者備矣，其御於家，行於鄉亦既無弗從矣。

西江千里，吾恐南安之士猶未習先生之風也，故因諸公之贈行而序以先之。先生至，不言而化行，則予言其猶贅也。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卷七《從吾道人記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慾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緘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此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

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凶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敬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跡，倘徉於雲門、若耶、鑒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

陽明子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慾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逾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慾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崔銑《洹詞》卷一〇《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 昔者宋迄乾淳之間，儒學林起，博聞麗思，富厥著述。朱子作於閩，乃慨然遠慕安定、徂徠之學之樸，曰：「程子不忘此數公也，何哉？將儒不資於世，而文無係於治歟！」朱子歿，羣言四出，然士習愈漓，國遂弊矣。今乙未春，廣平同知丘東魯氏以仲來言曰：「威縣吏奉提學方公之檄，重修陳教諭祠，蓋允諸生焦弼等之言。祠廢者已十餘禩。」及閱狀，曰：陳子名璲，莆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病諸生業荒，乃融衍傳爲講義，令其熟之以求經。陳子古樸人也，日勵士師聖賢，卻其束脩之問。凡四年，遷教國子。此士之常行耳。士久而思之，官無所圖，而專禩之再。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矣夫。

自漢初傳經，越唐迄宋，代衍人溢，析理入於絲毛，評文抉其肺肝。自元至於今，學者資之以登仕，高者襲之以名家，括帖乎牋故，剪製其章句，故覽其文，鮮自衷得。厚者掩卷，輕者發矧。而二三英才思振久陋。夫經之實吾心也，經之文吾行也，習心俗行而擬經，可乎？故奇聞異學，或混於儒，浮談棘句，咸稱曰古。沿是而往，將焉所稅駕哉！古云：文弊救之以質，質勝救之以文。然與其浮於文，毋寧浮於質。予聞方子之教，黜茁軋，崇雅厚，斥浮僞，禮敦實。茲乃表質儒，訪佚德。於乎，凡爲方子之徒者，可以深長思哉！

孫承恩《文簡集》卷三一《松江府儒學前教授譚程二公去思碑》 宮寀氏毅齋子承恩曰：松蓋有兩賢郡博焉，俱以德教著。一西廣譚子也，一江右程子也。譚子者名璋，正德丙子由餘姚教諭來。其爲教，均視兼愛，不以賢否異而絶人於不可教，不加人以怒言厲色。而薰其德者，皆獲其益而觀勸以有成，莫不翕然感，烝然戴之。譚子後六年，嘉靖戊子，程子由曹州學正繼。程子者名燁，爲教謹賢否之辨，獎其能以勵不能者。士既服其甄別之公以明，能者勸，不能者且激而知勉，教乃丕振，士風大洽，復翕然感，烝然戴之。譚子敦厚和易，故爲教寬而恕，欲優而柔之，以俟其自化。程子端方諒直，故其教嚴而正，謂士非勸懲，則無所激發，於是謹條約，崇禮讓，斥浮澆，抑奔競。至其自處，要以風節自勵，去淫祠以祛蔽，謹祀典，不以勢位屈。蹈履繩墨，以身爲諸士先。二君子之所事，蓋各成諸質，不能以盡同。而要其所以教，皆以作人爲急。至其體恤諸士，軫念憂慼，視若子弟然。恪慎勤勞，繕治學宇，彈厥心如家事，斯亦靡殊焉。譚子居八年，以不能順適上官，被讒解職去，士奔走泣送，至脱其履爲記。程子三年而擢鹽城令，士猶戀戀其去，久而益勸，則謀立石，併刻二君子以寓其寥邈之思。

嗚呼！予嘗讀《易》之《咸》而得夫感應之説矣。夫感應之際，難言哉！是故感人者，不可以術取苟致也。術取苟致，《咸》之上六「騰口説而無實」也。騰口説而無實，愚夫愚婦弗可以欺，而況士乎？夫感之也者，非矯虚飾僞也。矯虚飾僞，《咸》之初六，淺之乎爲感者也。三代直道而行，固斯民也，過情之譽，諸士豈爲耶？亶乎懿哉，二君子之所以感，諸士之所以感之者也。是故以寬則有容，以恕則易從，以嚴則有功，以正則有終，而皆出之以孚信，行之以惻惻，二君子何心

哉！以誠感者，斯以誠應矣。故曰：「貞其感。」貞其感，而天下之志通，而況於士也？

毅齋子曰：吾因是而又知王道之易行也。夫感應者，其王道之本乎？聖人極言之於《易》，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王道誠而已，未有誠而不動者也，亦未有不誠而動者也。吾於諸士是舉有徵焉，乃作碑記，併系詩曰：

惟王設官，典學示則。才以育成，教以人立。匪義曷率，匪德曷懷？不範不模，職乃用乖。罔道行私，胡教之迪？居居究究，乃用扞格。松學自昔，有偉二賢。魏孫兩公，高風夐然。盛德令聞，久矣絶響。我求其人，孰是佛彷？有斐二君子，曰譚與程。後先鼎來，聞風而興。愷愷其誠，介介其守。瞿瞿其勤，惘惘其厚。士我子弟，樂育以成。既予之願，悉爲才英。汝業予勸，汝艱予恤。莫或相汝，矧益汝疾。汝克率教，我誠汝嘉。有弗克庸，予則汝嗟。多士訑訑，亦既奮勵。恩義交孚，罔有睽異。孰甘暴棄，淪於匪人？有樸責是加，亦罔或怨憎。在三之義，彌久而篤。有繫其思，孰強孰督？多士有言，失予瞻依。疇復能來，以慰我思。我思惸惸，曷効曷報？各淑爾身，毋負師教。靡常者勢，惟德弗泯。相彼峯泖，並其高深。翼翼穹碑，重宇之下。刻茲銘詩，以示來者。

程文德《程文恭公遺稿》卷一二《司諭徐君教思碑記》 嘉靖丙辰冬十二月，永康儒學教諭徐履素先生秩將滿，遷湖廣榮府教授。先生自揆衰病，致事而歸。諸生悦服先生素教，一旦聞別，皆齎咨涕洟□所以留先生而不得，咸皇皇然。通邑人士民無少長，亦皆嘆惜。既行，諸生思不釋，則謀建亭鐫石，圖所以志其思者。維時某初里居，因見屬。而予兄文思、弟文謨、文訓皆承履素愛好，故不得辭。

竊嘗怪今天下牧民之吏，其去也往往有去思遺愛之聒，播人耳目，而學校之敷教者，寂然無聞焉，豈善教不如善政之多耶？既而思之，無亦勢利殷而道義薄，不免於世情耶？若履素先生之教吾邑，則諸生之思先生也，固宜然哉！先生忠信篤厚，剛方正直，表裏無間，始終如一。初任遂昌司訓，嘉靖庚戌擢掌吾邑教，於今七年。始至，修祭器，煥然一新。當祭期，夙夜綜理，務竭明禋。凡應事敦大體，明義利，秋毫無苟。人或少干以私，則嚴詞以拒之。教諸生，先德行而後文藝，不率教者，恒婉言以導之。猶不率，斯樸之。一皆欣然感悟。又教諸生習射禮、歌周雅，肅肅雍雍，恍然鄒魯遺風。昔人謂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先生確乎君子，真人師也。其於諸生，蓋恩義兼盡云。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易・臨》之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於戲！先生以德服人，諸生之思先生也，容有窮哉！

僉曰然。遂書之以復諸友。

先生諱鑒，字明中，福建泉州府惠安人。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六《賀坡陀王司訓膺奬序》 坡陀先生爲諸生，不及資，以材上春官。既廷試，而天子奇之，擢爲第一。先生素好樂律，精得夫元聲元氣之本，乃進樂九章，演爲圖説以上。詔報聞。蓋燕中士大夫無不慕説先生者，而先生僅得太倉州之訓導。先生來爲訓導，益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説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以爲恒。諸弟子人人悦服也。而來爲中丞御史者，故嘗於燕中慕説先生，又益習聞其教事，益大喜。每當代，輒下書旌先生，蓋三年而五被旌矣。其旌語非一，然不曰浙名士，則曰吴賢師云。所以稱名士者，先生居浙西，爲諸生考校，輒優等。然臺使者不以文而以行旌先生，諸生之有旌，則自先生始也。其稱賢師，豈不以先生能讀書砥礪行誼，暇則延見諸弟子，講説經術，善相長，過相規，人人悦服乎哉？若不佞，則以先生之所論樂而知之。蓋唐虞之際，舜以百揆寄禹，以羣職分九官十二牧，而教胄子之責，所謂「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獨諄諄焉以命典樂之夔。夫子語學，而所謂「興於《詩》，立於禮」者，必待樂而後成。今國子祭酒，太學師也，於古爲大司成，又曰成均，夫亦其遺意哉！先生之所被旌爲賢師者，人人能知之，先生之所以爲賢師者，獨不佞以樂窺之，人人未必知也。先生其識余言，異日入而直四門六館，與聞國子祭酒之政，毋待言矣。即屈爲縣邑令長，《記》有之：「聲音之道，與政通」，「子之武城，聞弦歌而莞爾」者固在也，先生其不稱賢令長哉！於是先生之門人某某等次不佞言以爲賀。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二六《掌教金華胡君膺奬序》 胡君故以文學應歲辟，然其爲吏部選人，輒高等，兩補大郡倅，而偶用干陬之警當調，吏部惜之，得掌吾太倉教事。太倉既天下雄州，其諸弟子彬彬藝文，又爲東南冠。胡君之始至也，温色而進之，毋問束脩贄，爲閑習禮容，考校經義，文成則又使之言志，以觀其低昂之嚮而財成之，諸生蓋翕然稱服矣。而胡君顧以倦游奏紀諸臺使乞歸，諸臺使咸慰留之，而最後巖御史滿則下書亟稱胡君學行規條種種可嘉，其令有司以禮幣示褒。於是州大夫會稽張君始新吾州之學舍，顔其後堂之楣曰振德，而它

博士從諸弟子束帶褒衣來詣余，謂振德之楣甫揭，而胡君之獎適至。故君道尊而業明，凡鼓舞勞來所以振德者，非欲施之胡君，欲胡君體而施之諸弟子也。

吾聞宋之初始設郡學宮，以肄博士弟子，而安定先生瑗自吳興移授吾蘇，其所行規條爲一時式，而諸弟子去而爲名卿大夫者比比，胡君豈其苗裔耶，何其教之似安定先生也？今天下人才遠踰於慶曆、皇祐間，而天子數下明詔，更新約束，吾州之豪傑又有不待文王而興者。胡君振德之績報，即館閣監司且虛席待，而奚一臺獎之足賀也？

博士諸弟子曰：「固也。請以語胡君，與君交勉焉。」

葉向高《蒼霞餘草》卷一《司訓林君去思碑》 武平林君文蔚爲吾邑訓導，去之數年，而其弟子思之不置，曰：「吾師之教弟子，先行而後藝。其課藝，又未嘗不精也。而又善恤弟子之困，有緩急以告，師未嘗不應。久之不能償，亦不問也。不腆廣文，祿入幾何，而能若是？蓋常自其家輸之。即吾弟子之視師，亦若家之父兄然，教之誨之，飲之食之，其何能一日忘也？」余謝政歸，聞此，以爲未必然。其後詢之，則人人以爲然。余於是嘆曰：「師道之失久矣，其名存而實亡者，尤莫甚于廣文。彼不責弟子之脩脯，亦難矣，而況于周之乎？弟子于師之在事，其能親函丈而請業者亦少矣，而況於既去之後從而思之乎？師弟子之情既判然其不相屬，則學較之設皆爲虛文，而此官爲具員矣。如林君之事，其可以風也。」

或又曰：「林君爲諸生時，其父儒官公病，籲天請代。處昆季友愛篤至。郡邑上其事於直指，旌其門曰純孝。在吾邑，聞母病，即棄官歸，奉湯藥者三月。而母終，廬於墓者三年。夫林君，蓋躬至行而以身教者也。」

余不識林君，然所見聞章灼者如此。近世長民之吏多有祠，而未必盡由於思，至博士先生無聞焉。諸弟子于林君思矣而力不能祠，欲碑之以示永久，余嘗慨士風之薄而喜有茲舉，厚道也，直道也，師道也，皆大於世教有裨，後有志官師者，徵之此可也。

王演疇《古學齋文集》卷二《彭澤儒學諭鄔先生去思碑記》 鄔先生以新昌名家教諭彭澤，力行古道，鄭重師模，不徒行其家學已也。甫下車，望而知其長者。越二年，教化翔洽，無不切高山之仰，同流水之歸。故事：邑博歷俸三年外，方得遷秩。先生物望隆重，當路注上考，主爵氏以優缺纔二年推之，奉成命矣。蓋公家用賢酬勞，而不顧奪此中之斯文主也。諸生攀轅無計，則謀所以識不忘，而委不佞以筆劄之役。余方重先生古道，安肯辭？

先生官教諭，夫諭者，喻也。出於我而入於人者也，言之所諭者淺也。高談性命，恐落言詮；督課時文，則富貴先資。人人一副熱心腸，何俟司世道者揚其波，而止令公家僅僅得文章之士已也？惟有藏乎身因以喻諸人，乃爲不言而喻者耳。先生身可爲度，羽可爲儀，若陽煦山立，不必虛往實歸，但坐春風，無不潛消鄙吝。不言之喻，其喻深矣。諸生不以闌干苜蓿代《甘棠》之歌，不以鱣堂肖像倣桐鄉之祝，惟伐讀書巖一片石，勒之堅銘，倣峴山之墮淚。夫甘棠也、桐鄉也、峴山也，皆親民之長，布德施惠，易爲政耳。止以教澤入人之故，其得此，則宇內希遘，亦宇內之盛事也，豈惟吾鄉創見哉！多士典刑不遠，睹龜負螭啣，儼然如立嚴師之側，以約束身心，爭自濯磨，將膠庠回崇雅之風，國家需真儒之用，其爲世道人心慶，豈鮮哉！至若開貧生議助，必求其真，託貧士減贄，不逆其詐，則先生之細事，不勝書也，姑述其大如此。

戴重《河村集》卷一《師祠記己巳》 艮嶽先生始至和郡，言聖人之學，無應者。其再至，少從之遊。其三至，從遊者加進。先生與之言，日夜不倦，疑者亦盛。自是至益數，言益詳，疑異或信。己未歲，從叔父行素使重執贄師，事先生，亦不能信。然先生德行純粹，亦不敢疑。甲子歲，叔父執贄焉。其明年，叔父筮仕，倅温州。先生每至，重聞言，心獨動。是冬，復執贄請師先生。先生曰：「異哉！予既師之矣。」不可。重曰：「始不知所以師先生，以叔父命，故師之。今知所以師先生矣。」固請。先生曰：「其可哉！」將以明年迎先生于西郊田舍，朝夕學焉。丙寅歲，先生疾，不果來。重數問疾，先生言以切。八月而先生卒。先是，弟子嘗治館于寺東北隅。乃設位而哭，以納弔者。將於是祠先生。已而惡其隘，卜於城東隅張氏之築，亟買之，納先生主。山池林木，幽然靜深。弟子五六人，居其廬。越一年，叔父解官歸，拜祠下，久乃謂曰：「必易此茅茨乃可。」遂計其直，屬城西隅張園，自宋爲勝，今雖廢，尚可治也。其主願粥之。弟子相謀，勞費正等，更買其地，經營踰歲乃成。迎先生主以來，歲有祀，時有會，弟子戶之。或誦曰：「國中未嘗聞聖人之學，先生始言之，其功大矣。先生之食于斯也，不可以吾二三私之也。」重作而言曰：「從先生者衆，知先生者寡矣。服而行之，抑又寡矣。疑不勝信，信不篤，殆且畔焉，況下焉者乎？是故先生之志，非二三子，其孰當繼之？夫聖人之道，自孔子以來，夫人而聞之矣，唯何師乎？」於是先生之祠日曰師祠，其紀綱之用，惟叔父及羅應選爲多。將紀于石，重先識其始

如此。己巳三月朔識。

李紱《穆堂初稿》卷三《學正盛君傳》 盛君諱楓，字黼宸，一字丹山，宋文肅公度之後。南渡時徙居臨安，今爲秀水人。六世祖東昌守周，高祖江西按察使萬年，父桂陽令民舉，並以進士通籍。君生而穎異，六歲讀書，一再過成誦。八歲事鄉先生顏初陽，初陽故念臺劉公高弟，學務爲閎博，泛濫《六經》子史數歲，以意爲詩文，不屬草，頃刻盈數紙，初陽奇之。歲辛酉，睢州湯公斌典浙江鄉試，公海内名臣，慎衡校，君遂被舉，年甫二十一。再上春官，不第。時長洲金居敬、常熟陶元惇、華亭張昺等以文名京師，皆折行輩交君。崑山徐尚書乾學，桂陽公同年友，尤相親重，力能振君使仕，君謝歸，獨闔户著書。念嘉興名郡，文獻莫徵，窮搜有明一代人文，自公卿大夫，至山林遺逸、方伎之士，各爲傳，系以論贊，盈百卷，號曰《嘉禾先民録》，又别爲家乘若干卷，俱成書。己卯，居桂陽公憂。乙酉，循資爲安吉州學正。州荒僻，士習弊陋，君獨喜曰：「此職不舉久矣，將小試吾道焉。」設程課士，務實學，示以躬行。俗好訟，日有訐訴，君以理曉譬，咸悦服，士習稍興起。嘗攝州事，一以寧静爲理，州民德之。歲旱，學校官無守土責，君獨以爲：居是邦，當爲民請命。步禱烈日中，月餘，始得雨，遂以勞卒，年四十有七。

君天性孝友，尚風義，視朋好有恩。爲文宗曾文定公、王文公，詩學少陵。雅不喜游大人門，故名不大顯。有文集三十卷，《墨屑》一卷，《安吉耳聞録》一卷，《觀瀾録》十卷，並藏於家。君舅氏檢討朱公彝尊，學行爲東南文獻，世所稱竹垞先生者也，君嘗師事焉。疾且革，屬其子某曰：「必得先生爲我傳。」二年，而先生亦捐館，傳竟不及成。乃以屬臨川李紱。李紱曰：「今天下稱乂安，獨風俗未盡淳，人材惰窳，則教士之官失也。古學官務擇惇師老德，今持衡者以資敘而已。其資可，學不必可也；學或可，行不必可也。至以貨參與，弊也甚矣。君蓋庶幾焉，而中路實落，豈時固未耶？」竹垞先生有言：「後世學日以弛，爲之師者不盡擇君子之儒，使之不盡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然則先生欲傳君，遲之又久不及成者，其有所悵然於君也夫！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集》卷一六《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峩、大梅諸山臨之，四明南七十峰之門户也。明初，黄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蓋以此也。其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崇邱，亦曰南山，故鄞人以橫溪别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竝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竝行，而明初如桂王傅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蓋果齋、東發而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正不在苟同也。吾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是爲弗畔，錮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曷亦觀《或問》、《語録》、《文集》之諄諄，蓋有甫越信宿而别多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朱而不盡合於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反以爲通道之不篤也已。

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傳，予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録，但約其講學之大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倖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儒林之典型也。

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卷一六《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蕺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有之？蓋黎洲先生以蕺山之徒申其師説，其在吾鄉從遊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氏之别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蹈虚，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説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絶蔥嶺異端之夾雜，故蕺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蕺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固陋之胸自誇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鼎然，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歉焉！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光

明俊偉之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録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知從事於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

萬君承勳，先生之孫壻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畧以歸之。

吴騫《愚谷文存續編》卷一《抱經堂集序》 抱經盧先生之歸道山，屈指十八載矣。方先生之没也，騫走哭諸寢門，葬往視其窆，畢封乃去。及同人彙刻遺集，得之爲獨先。他日，鮑君以文過溪上之敝廬，而言：「《抱經堂集》梓成久矣，未有序，環顧先生平昔交遊，太半零謝，子其可無一言乎？」騫深謝不敏。既而伏念辱先生之知垂數十年，每摳趨請業，無少厭倦，謬以直諒多聞之友見許，晚至有願言與夫子永結爲弟昆之語，且先君子碣墓之文，實出先生手筆。嗚呼，是雖欲以不文辭，得乎？

竊觀先生之學原本《六經》，沿於先秦、兩漢，扶樹風骨，含咀英華。其發而爲文，磅礴鬱積，牢籠萬有，灝灝噩噩，日星麗而霞霧變，至於探賾索隱，浸淫乎義訓，反覆乎句讀，開來繼往，其勤可謂至矣。先生少志卓犖，厲操行，孝以事親，忠以取友，廉謹方嚴，忼慨懷濟時之略。比掇巍科，入詞苑，出典粤東試，視學湘楚，思以文章報國。俄因言事議左遷，旋請養歸，遂不復出。林居餘二十年，歷主晉陽、鍾山、龍城、婁東、暨陽等講席，所至執經問業弟子之舍恒滿。先生教人首重倫品，而次學術，耳一善言，見一善行，輒津津道之不去口，故被賞識士莫不束脩自好。尤癖嗜典籍，幾忘寢饋，聞人有異書，必宛轉假録，遇亥豕，則爲校正而歸焉，人亦樂以借之。嘗謂士不可頃刻離書，譬魚不可須臾離水，時以爲名言。家貧，無負郭之産，藉脩脯以給。晚主崇文書院，浙西人士咸樂其化，駸駸有鄒魯之風。會榷使者晉接禮稍弛，先生乃拂衣去，而之鍾山。時已篤老，抱痾衝嚴寒，道病劇，還抵龍城書院而終。無何，儀徵阮侍郎來視浙學，雅慕先生名，甫下車即訪之，則先生已謝世，爲悼悵者久之。噫，奚晚景之多轗軻也！然而先生著書滿家，已足垂諸不朽，矧挲摩經傳，起廢鉤沉，尤有裨於聖賢。昔人嘗惜鄭康成未與天禄、石渠之選，騫以爲藉使先生生於隋唐間，與老師宿儒整齊故訓，蒐集遺亡，其匡贊宏益之切，當亦不在陸、曹、顔、孔諸公之亞。爰不揣固陋，聊抒梗概，以諗於鮑君云爾。

壬申冬十月。

吴騫《愚谷文存續編》卷一《讀經題跋序》 通天地人之謂儒，儒固三才之一乎？聖人立言，以垂教萬世，與天地同其永久。《六經》、四子之書布在兩間，使人如布帛菽粟，日用飲食，斯須頃刻之不可離也，故曰與天地合其德。聖人作之，儒者述之，儒之任不綦重與？自孔子没而微言絶，復罹秦火之阨，漢唐以來，掇拾經義，箋傳訓詁，義疏講解之籍無慮數千百家，汪洋浩瀚，衆説紛綸，自非宏通淹貫、識力兼擅之士，安能抉擇幽隱而闡發其精蘊？斯昔人所以有皓首窮經之歎也。竊嘗讀松靄先生《讀經題跋》之作，洵可偶識超學博，能自出精意，以發揮先儒之旨，非僅從古人腳跟覓生活者比。先生自少耽志經術，迄於耋老，未嘗一日廢學。迨庚午重賦鹿鳴，蒙稽古之榮，爲東南人士領袖。今且屆伏生授經之年，仍著書不輟，誨人不勌，豈非希世之人瑞乎？世不乏譚經家，往往故爲岐説高論，以示矜燿。又有一二喜新好異，指摘瑕纇，疑經惑傳，一同聚訟。先生之書，胥平心易氣，於古今諸儒之説斟酌衡平，舍其所短，取其所長，無偏黨過激之論。至夫推步曆術，以及音聲字母之學，要自有心得，見之明而信之確，故卷末附録諸條，以發明微旨，亦非故爲好辨也。海昌儒林前輩夙推張元岵、朱康流二先生，先生與相代興，殆有過之無不及者。當事雅重先生名，延主鹽寧書院垂數十年，登弟子籍者累數百人，凡經指授，咸知鄉方。所著録甚富，傳布遐邇，惟是編尚藏篋衍，行將壽梓，爲國門之懸。學者苟能奉爲指南，從此沿洄津逮，近則濂洛關閩，遠則兩漢六朝諸儒之説，上下古今，參伍攷訂，以相印證，而弗爲俗學之歸，豈非先生之所厚望者哉！

方東樹《攷槃集文録》卷八《方墨卿壽序代》 桐城以宦學垂五百年之舊家，方氏其最也，理學、名臣、文章、經術，先後無慮數十百人，海内談望族者，莫敢或竝。吾師勿菴先生，紹先德，擅雄藻，行修而學殖。弟子輩每私議先生，而負其所有，以發名於世，與天下俊雄瑰偉馳騁角逐於木天石室，爲國家宏其教，豈特一邑之師而已哉！顧先生老而不遇，平生不泛交，不與當世英髦盛名之士相應答，獨以其學教於一邑。一邑之人，用先生之教而發名於世者踵相接，里巷族姻子弟無論輩行之卑尊，年歲之少長，有不爲先生之弟子者，十不一二。則是先生之教既行矣，又何必發名於世，而始足隆宗而光國哉！

先生爲文高言潔韻，渾脱瀏亮，脱去筆墨畦徑萬萬。乾隆壬子鄉試，房攷嘗以第一人薦，不中。先生性曠達，不以得失爲欣戚，亦不爲崖岸。每逢科舉之歲輒赴，曰：「吾以盡吾能而已。」平居與人無町畦，有招則就之，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人皆樂親之而不厭。今年七十矣，而耳目聰明，視聽飲啖弗稍衰；性情顔貌，笑言游好弗少減；執筆爲弟子評閲文字，蠅頭細書，端謹楷正弗少懈。人皆

曰先生蓋有得於中而然也。先生曰：「吾何得哉！吾平生惟知樂吾樂而已。吾無位而忝竊文譽，爲衆人師。吾無子而有五女，足以娛意。嘗教兩姪，皆成立，且以爲嗣。嗣雖歿，而有孫二人。吾貧而衣食亦未匱，吾老而精力健甚，足以任勞。勤吾不學，而有詩文集，足以與人覆醬瓿。天之與人恒不足，吾幸有是五樂，吾何歉乎哉！」於是弟子又私議先生之行如此，先生之言又如此，然則先生果有得於中而然矣。昔鄉先輩望谿先生爲高素侯序，於時公卿學士争爲詩頌，高公獨揭望谿之文於壁。然則先生於弟子，亦有喜其言之質，而揭而不棄者乎？既以爲先生壽，竝敬以質之先生。

陳繼輅《崇百藥齋文集》卷一六《龍泉教諭周君家傳代劉編修作》 君姓周氏，諱顯訓，字迪功，金華人。金華周氏，自南宋時由處州徙居，以文學科第世其家，至君曾祖、祖、父三世皆不顯，而君父早歿。君以門祚中衰，又無趨庭之訓，奮志爲學，遂盡通《五經》及諸史。乾隆乙酉，故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督學浙江，以君充選拔貢生，朝考列二等，留國子監肄業。京朝大官見君文者，皆器之，而君屢應京兆試不雋。會教習期滿，引見以教職用。君無所事事，遂歸候部選。君既鬱鬱不得志，及官閒曹，益無所事，則爲人課子。久之，遊其門者多掇科第以去，而君任龍泉教諭者十三年。其將行也，諸生以爲大慼，奔相走告語，送者數百人。比歸里中，益老無所事，則自課其子。子二，皆恂謹有文，先後補學官弟子。君高才不遇，意頗不能平，然其教子則曰：「學不學志也，遇不遇命也，爾曹立志以俟命，斯已矣。」其爲教如此。

論曰：聖人罕言命，其罕言者，乃其深知命耶？天下高才不遇如君者豈少也哉！亦曰此命之適然，而無足深求其故云爾。

錢泰吉《甘泉山人稿》卷一五《冷齋勘書圖記》 亭林先生述陸文裕之言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膳，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又謂：「宋元刻書皆在書院，山長主之，通儒訂之，學者互相易而傳布之。故書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長無事而勤於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讀元西湖書院刻《文類公文》，及慶元路《玉海指揮》，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徵矣。宋元書院山長，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則院長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尠兼任，然其職閒無事，不離文字之役則一也。

丁亥，泰吉始爲海寧州訓導，先世遺書萬餘卷，盡攜之學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閒可讀書」之句，以名其齋。既以病廢，謝絶科舉之業，精神遐漂，不能爲深沉思，因假友朋所藏舊刻，日校數葉，爲静坐養性之助。八九年來，財數百卷。而於兩《漢書》、《元文類》用力稍多。兩《漢書》校本，則假之梅里李君遇孫、武林汪君遠孫。李君今司訓括蒼，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謂互相易而傳布者，恐不易得，乃寫《冷齋勘書圖》，海昌張君元爲寫照，陳君宗敬補景。陳君又別爲圖一幅。而以所校諸書跋語録於後，傳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無事之歲月不至惰棄，且以告我良友之爲院長、教官，及久任校讎之職如劉中壘、顔祕監其人者，并力於一書，當不若明時書帕本祇供餽贐之用也。

或曰：「學校之官，當講明道德，啟迪生徒，乃爲稱職。否則融貫經史之大義，勒成一書，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詔來學也。皆不出此，徒從事於一字一句之間，見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淺而遺其深，坐耗居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深愧之。

道光十有六年秋。

朱琦《怡志堂文初編》卷六《潘四農手劄書後》 葉潤臣中翰袁其師手劄十餘通爲一册，出以示琦，且曰：「此吾曩昔所謂潘四農先生者也。」先生山陽人，名德輿，博學有摯行，尤長於詩。其與中翰手書，始署曰弟，繼署曰生。曰生云者，今時師於其弟子之稱也。初，先生隨計北上，潤臣與論詩長安風雪中，縱酒歌呼相樂。十餘年來，往復不厭。其後先生歸淮上，不復出，潤臣遂拜書執弟子禮。先生退然不敢居，既而曰：「吾以存師弟子之真也。」昔昌黎有感於李蟠，作《師説》貽之，謂近世士大夫恥於相師。嗚呼！其果恥於相師耶！今之時去古人之時又遠矣，士大夫汲汲有求於人，自座主及仕宦有薦拔之恩者，皆謂之師，其爲師也多矣。曰師曰弟子云者，以勢而已矣。彼座主者猶以文字知者也，謂之師可也。仕宦有官守者也，而彊名曰師，何爲者也？且今之人既以宦達矣，於其少所執業者無加禮焉，其他有毫毛輕重，禮之輒過其分，豈其厚於古人哉？蓋古之人恥於相師，而師之實猶存，今之人不恥於相師，而師之實亡矣，故曰勢而已矣。《傳》云：「學不稱師曰悖。」吾未見以勢者之果能不倍也。先生一詩人之窮者耳，今其没也有年矣，人之知之也或寡矣。而潤臣獨惓惓於此，其異於世之以勢交而終倍之者與？其真如先生所云存師弟子之真者與？余既重潤臣能行古道，又嘗讀先生《養一齋詩》，知先生之不僅爲詩人也，乃爲之記。

龍啟瑞《經德堂文集》卷二《贈吕介存南游序》 古之時無所爲遊士也。蓋

自其少時則有鄉黨庠序之教，爲之師者，率皆閭師黨正鄉大夫三老五更之屬，故學問之道，不出乎里門而自足。自小學《曲禮》至詩書六藝之文，世家多有。其朋儕之羣萃州處，則又以備其講習觀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遷其業，暇則遊於鄉校，以議論學業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則作爲《青衿》之詩以刺之。當是時，士之去其鄉而遠遊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學校廢，陵夷至於戰國，而遊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辭説，以取一時之功名富貴，卒未聞以訪求道德爲事者。獨孔孟之徒多遠涉異國，必求得當世之聖人爲之師。吁！孔孟而不遇時，使孔孟而遇時，則將復學校於成周之盛，又安肯率其徒日僕僕於風塵内也。

秦漢以降，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於學者，或不得所師承，於是始執業遠出，思以博求當世名人，聆其所傳之緒。士當斯時，苟伏處里門，大率荒僻固陋，不爲當世齒。然則士之遊而學而非遊，幾無以善其學者，豈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師儒之官或名存而實不足厭人意歟！

余友吕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舍其家人來遊京師，問其求，曰無所爲。問其行，曰吾沿湘泛潮，逾於江河，達於燕，將馳乎齊魯之郊，遂放乎吴越以歸也。君之遊，可謂壯哉！迹其意，蓋亦將博求有道之人，與之上下議論，歸而就學，以補其不逮也。余之陋，無所可益於君，而獨以慨教人養士之法，今有異於古所云者，顧其異又不自今始也。然則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於其別，因書之以爲贈。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答方倫叔七月十八日》　皖中學堂欲延教習，弟當盡心物色，但學堂宜先定宗恉。鄙意各省均稱大學堂，其程度尚不及外國小學，名不副實，甚屬無謂。然以省會要區僅立一中學堂，視他省獨爲減色，亦殊非所甘。

近日各處争立學堂，究竟教習至難尋覓，似不如徑立一師範學堂，延一日本高等師範學校卒業生以爲教習，選皖中英少文學已成，年在十餘廿餘者，以爲師範學生。學成之後，散爲通省教習。不數年間，可使全境開通。此實近今至要之策。如學徒在百人以外，擬請二師：一文科，所教政治、法律、歷史、輿圖諸學；一理科，所教理化、博物有益實用之學。此間亦頗有通漢語者。如不通漢語，再覓一通譯講授之人，似尚不難。此省城學堂辦法也。

至桐城學堂，似可請尋常師範學校卒業生爲教習，尋常但習普通，高等則有文科、理科分門之學，此其異也。若縣學生徒過多，將來仍應增請教習。尋常師範生學俸比高等爲減，然學尋常師範者，漢文或尚未佳，則須有漢文教習。故縣學用款，亦不能過少於省學。要在辦事人洗手奉公，一埽冗員浮費，是爲至要。此縣學辦法也。

二事皆弟私臆妄度，望速行示覆，以便進止。目前籌款至難，建學堂工程可置爲緩圖。每年用款必應略存贏餘，庶冀年年增長。他事皆應節省，獨教習束脩不可過省。議者欲請中國人，此計殊謬。中國人從西國學歸者，其索價至高。若由各碼頭請一學番語之人，此又不通他學，徒從事語言，無益也。若延聘西人爲師，則束脩尤巨，未敢問津。此弟所以籌思至再，以延聘倭士爲中策。倭文不過一兩月，可望通明。能習倭文，則倭譯西書皆可讀矣。此至捷之徑也。伏望諸君妥協熟商定計，見復爲幸。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四《與姚叔節》　桐城學堂聞已籌有款項，鄙意欲在此聘一東士往教後進，稍明西洋公學，時不可失。日本現用德國教育之法，以團結國民爲主，謂之國民教育。其法務使人人讀書識字，程度不必高，而爲教普遍即能強國。今吾國尚難驟幾，然欲自立於世界，則必以國民教育爲的。必行國民教育，先須開師範學堂。師範又分尋常、高等二級。今欲請一尋常師範教習，約需束脩每月百金，連火食在内，少則每歲八百金，再少則本領不足爲師矣。執事如以鄙見爲是，望速寄復示，即當在此議定，並欲酌買書籍攜歸。不具。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卷二三汪元方《請飭停止增附捐教疏》　竊惟《易》重童養，天下之生童，國家之蒙養也。必趨向克端，斯德性漸定，達則爲純臣，窮則爲正士，關係非輕，而其功皆自蒙養始。自來捐例之開，誠非得已。然道、府、州、縣與生童不甚浹洽，捐者雖多，於士氣固無妨也。生童之最親者，莫如教官。其於學也，月有課，季有考，其於品也，優有保，劣有報。教官得人，士風之整飭繫之，人材之培養繫之。向例以舉人及各項貢生分班選補，内惟新科拔貢選授者或不限年，餘則皆科深齒長之員方膺斯選。從前捐例有廩生捐教一條，蓋以各學歲貢皆廩生之資深者充之，歲貢例得就教，廩生先以報捐，所争者只年分之遲速耳。且附生之補增尚易，補廩較難。設遇廩無缺出，雖屢試高等，尚不獲補。是以生童視廩生較重。而廩生之爲教官，亦多稱職。查豫工例添設增、附捐教一條，始猶限以年逾三十。順天捐輸例因之，遂無年齒之限，並有遇缺儘先等名目。以致初入膠庠者紛紛司鐸，年深科老之貢舉無力捐遇缺儘先，一概向

隅。遂使各學生童，有志者墮其勤學向上之心，無志者生其圖利速成之念。夫中材以下，大抵以科名爲振興耳。天下之老師宿儒至補一教官而不可得，其策勵子弟之術於是乎窮。士氣之傷，莫甚於此。臣上年到京，即欲爲是請。聞部臣已議增、附年輕未屆三十者，仍復扣選。又讀邸鈔，見陝西撫臣張祥河有請改佐貳之陳，部臣以銀數不符、班次無歸，未經議准。聞欲俟大捐條例中裁撤也。大捐不開，此議遂寢。今聞兩廣捐輸仍照順天條例，各省增、附捐教者勢必紛紛又起。臣愚以爲，一之爲甚，斷不可再。皇上新政之年，育才是亟，相應請旨飭兩廣捐輸局停止此條，仍循舊例，只准廩生捐教。或謂增生曾列優等，不妨准其報捐。不知教官有歲貢一項，數年後之廩生，即歲貢也，舊例准捐，義極分曉。增生既不能充貢，即應不准越捐。或又謂增、附捐教，前次即爲踴躍，希冀捐項較多。夫極多不過數十萬金耳，而天下之生童亦不下數十萬人，以數十萬易盡之金付之軍需，而令數十萬有造之人羣焉頹喪，孰得孰失，不辨自明。

抑臣更有請者：例載教職補缺後，除大計參劾外，六年俸滿，無論舉貢及廩生班次，准督撫學臣分別保題升用。其未予保升者，概留本任。今遇缺儘先之增、附，上兌未幾，即獲選授，已超越大挑教習等正班。況皆系年富家殷，計無不力謀保薦，致開貪緣奔競之風，于士習殊有關係。臣愚請于任內能中舉人副貢者，方准與舉貢兩班一體保升；其未經中式者，督撫學臣于年終嚴加甄別，任滿時不准一概保留，不准借詞保薦，以杜干求幸進之階。似此明定限制，於調劑正途之中，仍寓策勵捐班之意，于學問功名大有裨益。

《清文宗實録》卷二七　〔咸豐元年二月庚辰〕又諭：「給事中汪元方奏請停增附捐納教職一摺。教職有考課諸生之責，增附生員學業尚淺，驟令司鐸，不足以示矜式。著即將增附捐教一條永行停止。至前項捐生已經選補者，應不准其濫膺保薦。其應如何酌定限制之處，著該部議奏。」尋奏：「增附出身之教職，擬請俟二次六年俸滿，方准保升。其有續經中式舉人副貢者，照例扣滿六年，以知縣保升。」從之。

《清文宗實録》卷四〇　〔咸豐元年八月甲戌〕諭内閣：「前經特召前任太常寺卿唐鑑來京次召對，嘉其品學兼優，器識安定，欲令留京供職。念該員年逾七旬，力陳衰老，若使勉強服官，轉非所以示體恤。唐鑑著加恩賞，給二品銜，仍留江南主講書院。江南爲人文淵藪，得老成碩學爲之教導，俾後進有所矜式，於士習民風當有裨益也。」

《清文宗實録》卷一三〇　〔咸豐四年五月戊午〕又諭：「吏部奏遵議用兵省分知縣改就教職一摺。嗣後用兵，各省知縣無論現任、候補，如有自行呈請改就教職者，著照部議，按其出身應得教職，以對品佐雜留於該省補用，以杜規避。俟軍務告竣，仍復舊制。所有此次呈請改就教職之江蘇試用知縣張蓋，即著以府經歷、縣丞，留於該省候補。」

《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九三《選舉一》　咸豐八年諭：「吏部奏遵議山西巡撫恒福等請停增附捐教一摺。據稱『捐例變通，原屬權宜之計，請俟軍務告竣再行停止』等語。教職有考課士子之責，增附生捐教前經停止，嗣因户部奏請，暫爲變通，究不足以示矜式。所有增貢附貢報捐教職一條，仍著停止，以重學校而勵真才。」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一五《同治二年三月十九日》　惟查各國語言文字，均當諳熟有人。今英國雖得人教習，而法、俄缺如，究有未備。因於接見該二國公使時，留心延訪。茲據法國哥士者、俄國把留捷克陸續函薦司默靈、柏林二人前來。查司默靈本系法國傳教士，臣等聞哥士者之薦，頗不謂然，當即力卻。嗣經哥士者再三剖辨，據稱司默靈雖屬教士，現在並不傳教，且其人尚誠樸可充斯席。臣等令其來署面見，尚無傳教士習氣，因與切實言定，若到同文館，斷不准其傳教，一涉此弊，立即辭回，該使應允而去。至俄國柏林向充該館翻譯官，嗣因接手有人，在館閑住。此人上年因公來臣衙門多次，臣等均曾接見，人尚不十分狡詐，以之教習學生，似尚無大流弊，因與把留捷克訂定。

至各國教習每歲應給薪水，上年英國包爾騰到館時，因威妥瑪言包爾騰初入中華，充當教習，系屬試辦，只須給以三百金，來年再爲給予一千數百金。是以上年只給包爾騰薪水三百兩。今法、俄公使並無試辦少給薪水之説，臣等未便與之斤斤較量。且外國教習非厚給薪水，亦無人願來充當。因與言定，每教習薪水，一年給予庫平銀一千兩，並包爾騰亦一律加給，以示大方。

其漢教習一項，上年試辦英文館時，尚未奏定章程，系由臣等採訪得八旗候補漢教習徐澍琳，人品較優，咨傳充補。迨七月間始奏定章程，漢教習均由八旗咨傳考試録用。此次添開法、俄文館，自應遵照奏案辦理。惟思此項文館現在試辦之初，漢教習日與外國人相處，且有暗爲查察之責，必須人品端正，方爲可用。考試僅憑文藝，底蘊或未深知。且徐澍琳自上年採訪傳充以來，課讀一年，館務諸稱安静。因商定此次仍暫照上年咨傳徐澍琳辦法，採訪傳充，俟將來館

務章程大定，再行遵照奏案考試辦理。臣等現訪得鑲藍旗漢教習張旭升，直隸人，候補八旗漢教習楊亦銘，河南人，品學均尚端粹，堪膺斯選。業經行文國子監、禮部咨取前來，於本月初六日將張旭升分入法文館、楊亦銘分入俄文館，各派挑定八旗學生十名，令其教習。其法，俄兩國教習，亦於是日到館，公同教導。並經臣等諭知該館提調成林、夏家鎬等，隨時督同該教習等稽查防範。如涉有傳教等弊形跡，即行據實稟明，以便辦理。

至各國教習薪水，言明分春秋二季支給；漢教習每月薪水銀八兩，按月支給。均應遵照奏案，于解到船鈔項下按時照數給領。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三二《同治四年四月初五日》 臣衙門于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具奏「遵議設立同文館，挑選八旗學生，暫覓外國人教習語言文字，並傳漢教習訓課漢文。酌擬章程，內開『漢教習月給薪水銀八兩，二年期滿，如有成效，無論舉貢班次，均奏請以知縣用。再留學二年，准以知縣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等語。並聲明英文館已於五月間開館。漢教習系徐澍琳充當，英文教習系包爾騰充當。將來覓有教授俄、法等國語言文字之人，中外教習再行隨時酌增，分堂教授」等因。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

嗣經覓得俄人柏林教習俄文，法人司默靈教習法文。並傳八旗教習楊亦銘充俄文館漢教習，張旭升充法文館漢教習，均於二年三月初六日到館。自到館之日起，扣至本年三月初六日，二年期滿，該教習等在館課讀，朝夕無間，自應照章獎敘，均請以知縣用。如蒙俞允，即由臣衙門咨照吏部遵辦。仍照章將楊亦銘、張旭升留學二年以資教習。俟此二年續經期滿，查系始終不懈，即照章准其分發省分，歸候補班補用，以符定章。

至英文館雖開館在先，因漢教習徐澍琳於二年九月初二日告退，續傳曹佩珂到館。扣至本年九月始滿二年，應俟屆期，再行辦理。

御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

再查奏定章程，同文館學生每屆三年，由臣衙門堂官自行考試一次，分別優劣，獎敘革留等語。英文館于元年五月初間開館，扣至本年五月，三年期滿，自應照章屆時考試，分別第等升降。惟該館外國教習屢次更換，學生功課難免作輟。恐所學外國語言文字未盡嫻熟。且俄法文館扣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滿，爲時亦屬無幾，應請將英文館學生展緩數月，俟俄法文館限期將滿時，一律考試，統行分別優劣，以示勸懲。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三八《同治四年十二月初五日》 再，同文館延訂外國教習，奏明每年給車馬紙張費銀一千兩，由船鈔項下動用。去冬歲考後，俄館教習柏林面請酌加薪水。當經函復，以「此系定章，礙難允准。如將來各館學生學有成效，彼時自當奏請獎賞」等語。本年十月間，大考各館學生，業經分別奏請獎敘在案。因思該外國教習前次歲考後既有酌加薪水之請，此次大考該學生等於外國語言文字又頗有進益，倘不量予獎賞，勢必仍伸前說。若待其自行瀆請，難保不所求甚奢。彼時再爲酌給，該外國教習反或視爲分所應得。又因三館事同一律，未便歧視，因飭該館提調等備函嘉獎，每名酌送庫平銀二百兩，明示以酬勞之意，即隱杜其貪得之心。該外國教習等於收受後，復函致謝，尚無異詞。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九《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臣衙門于同治元年七月間奏定同文館章程內，分設教習一條，請于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之候補八旗教習咨取考試，挨次傳補。嗣于上年六月間，因禮部咨稱四省中八旗教習無人，經臣等奏請推廣舊章，將咸安宮、景山等項候補教習均准一體考試，奉旨允准在案。本年三月間，臣等因教習曹佩珂留館一年又將期滿，當經循案咨傳考試。經禮部咨送孔慶翥等三員，業已定期飭令赴考，並無一人投到。旋有舉人何森榮一員，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赴臣衙門具呈報考。臣等以何森榮雖未由禮部咨送，既願赴考，未便阻其觀往，因將何森榮先行考試錄取，傳令即在同文館行走。一面仍咨禮部，將未到之孔慶翥等諄切催傳。遲至閏四月十七日，據禮部咨稱，現有王廣寒一員赴部驗到，此外並無報到之人。臣等查同文館教習專司訓課漢文，兼司稽查，從前指定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四省人員，原爲語音明白，易於教授，乃禮部先以該四省候補八旗教習無人咨復，迨臣等奏請推廣，迭次片催，僅據送到王廣寒一員。現在若仍拘泥舊章，恐以後投考無人，不敷錄取，以致員缺懸待。臣等公同商酌，應即變通辦理，以免貽誤。擬請嗣後無論何省，凡系舉貢正途出身，俱准取具同鄉京官印結，赴臣衙門具呈投考。其在部之候補教習，如有願考者，仍准禮部照章咨送，統由臣衙門匯齊考試。擇其文字優長、語言明白者，詳慎錄取。遇有缺出，按照名次先後傳補。庶於推廣之中，仍寓鑒別之義。

《清穆宗實録》卷二八六 〔同治九年七月丙寅〕以潔己教士，賞四川教授龔應閣、教諭劉瑞璋、訓導劉錫疇、周宗洛國子監學正銜。

《清穆宗實録》卷二九三　〔同治九年十月庚申〕又諭：湖南學政温忠翰奏保舉教職生員請予獎勵等語：選用内閣中書、湖南湘潭縣教諭鄒湘倜，學養純粹，廉潔可風。五品銜選用知縣邵陽縣訓導梁則尹，訓課勤能，學識練選。桂陽縣教諭俞錫桓，訓誠苗生，著有成效。選用内閣中書、通道縣教諭陳善均，清慎自守，品粹學純。永定縣優廩生吕敷孚，孝行克敦。沅陵縣優廩生張珣，清介篤實。梁則尹著在任以知縣即選，鄒湘倜、俞錫桓、陳善均均著賞加五品銜，吕敷孚、張珣均著註册以教職選用，以示鼓勵。

《清穆宗實録》卷二九五　〔同治九年閏十月甲申〕又諭：四川學政鍾駿聲奏報舉教職舉貢請予優獎等語：四川雅州府學教授王懋昭、江北廳學訓導陳文炳、江津縣學教諭周允新實心教士，射洪縣舉人、在籍主事胡文魁著述宏富，中江縣貢生黄世喆篤志力行，羅江縣布衣計恬、中江縣布衣劉開蒙文行兼美。王懋昭、胡文魁均著賞加五品銜，陳文炳、周允新、黄世喆均著賞加國子監學正銜，計恬、劉開蒙均著賞給國子監典籍銜，以示獎勵。

《清穆宗實録》卷三〇〇　〔同治九年十二月乙亥〕又諭：前据李鴻章奏保前任詹事府右中允冯桂芬，请赏加三品卿衔。当经降旨允准。嗣经吏部以核與定章不符奏驳。兹据李鸿章奏称「冯桂芬品端学邃，體用兼賅，恳恩奖励」等语。冯桂芬著改为赏加三品衔，以昭激劝。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喆嗣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回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内稱爲宫保胡公者是也。

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實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録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董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

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瞳焉無所知識，未幾而騁嗜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鰌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鐘鼓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效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匯，其次亦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然歟？

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即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褻，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之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眚，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

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之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塗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尚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即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説，可以興矣。

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一一《陳星垞考教詩》　教職當歲考之年，定例亦須考試一場。向來學使者優恤教官，大都臨期散卷，遲數日交卷。教官年老者居多，多不自作，托學中能文者代爲之。故考教一場，僅爲具文矣。咸豐癸丑，江西萬藕舲尚書視學浙江，忽改爲扃試，於是年老荒疏諸公皆大驚恐，先期於同寅中擇年少未荒者，某代作，某代書，互相訂定，庶時到不致曳白，然此心總摇摇如懸旌也。學使亦頗慮内中有不能完卷者，無以下臺，乃合優生與教官爲一場。又下令曰：「若老師目昏手顫不能端楷者，準將草稿交優生代謄。」於是歡聲雷動，大半托優生捉刀矣。全郡九學，諭，訓共十八人，試之日，人給方桌一張，列坐堂上，各優生則散坐廠内，文成交卷，教官尚得學使例宴，飽餐而散，可謂將軍不負腹矣。余同事秀水陳星垞臯言，文素敏捷，一揮而就，又作七律一章，奉呈諸君子，讀之無不捧腹，後學使微聞之，亦一笑而已。其詩曰：「接談散卷久通行，誰料今番忽變更。高踞考棚方桌子，俯求優行老門生。牢籠一日神都倦，安枕三年夢再驚。共説阿婆都做慣，者回新婦禮難成。」

昔人有嘲内閣中書詩曰：「莫笑區區職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隨翰苑

稱前輩，好認中堂作老師。四庫書成邀議敘，六年俸滿放同知。有時溜到軍機處，一串朝珠項下垂。」余因星坨作《考教詩》，亦戲將是詩改之以呈諸君子云：「莫笑區區職分卑，教官也最佔便宜。春秋兩祭分肥胙，督撫同聲叫老師。遇考可求優行代，束脩不怕上官知。校官填册受贄，相沿成例。有時保得京銜著，余以勸捐得保詹事府主簿銜。一串朝珠項下垂。」時知府事者爲崇厚庵觀察，笑謂人曰：「陳子莊以督撫爲門生，我等道府宜乎不在渠目中也。」

譚獻《復堂類集・文二・唐先生教思碑》　竊聞之：師也者，傳道、授業、解惑者也。蒙之言曰：天下無私師。古者師有家法，弟子名一師，則終身焉爾。自天子而下皆有師。養老乞言，朝之師也；父師、少師，致仕之卿大夫爲教於鄉焉。仕學遷變，師道日廢。然而國家甲令，郡縣有學，學必有師。通都下邑，由宋以來，則有書院，書院則院長爲之師。二者接踵，或稱或不。傳道尚已，蓋慎言之。授業、解惑，竝吾世而有唐先生。

安慶建行省，懷寧爲附郭縣。光緒二年，縣令彭廣鍾始建鳳鳴書院。閱六年，獻蒞官。諸生言曰：「吾師唐先生固懷寧學師也，到官五年，主鳳鳴書院三年矣。」獻告之曰：「唐先生吾友也，嘗同校《安徽通志》，純白宏毅，亦吾師也。唐先生之教何如？」曰：「先生敦内行，孝友無間，教以樸。先生博極羣書，爾雅深厚，教以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教以君子。誦詩讀書，知其人，論其世，教以尚友。」獻曰：「若是其厚矣至矣，非書院所得私。」諸生曰：「懷寧學弟子員數百人，七鄉散處，或者游於四方。于于焉詣於庠校，束脩承誨，歲一再至書院者，拔數百人之秀良，服習於齋，講於堂，請業焉，請益焉，庶幾名一師弟子，如古經生家法，匪私也，若或私之。」獻官懷寧不再朞，屏僕御，設茗粥，與唐先生談藝訪治，不能數數見也。吏事敦我，五六接席而已，見則悠然廓然者且數日。十年夏四月，獻已奉合肥檄，未受代，而先生病，病一日卒。寢門之哀，獻與諸生雪涕相向也。

先生名瑩，字子愉，太平府當塗縣人。七葉爲儒，力田逢年，一門相師友。學既成，道光十七年舉於鄉，數上公車，輒報罷。主敬亭、中江、潛川、廬陽書院，身教言教其有焉。有用世才，兵起避地襄漢間，大府禮敬，任以筦榷，綽然就理。亂定歸，則受志局聘，始終成書，乃喪其壯子舉人汝璟，於是盡傷，差以道力自遣耳。志局罷，選授懷寧教諭，貧而樂道，卒於官，年七十有二歲。

初，彭大令營建書院，徵培文洲租以爲膏火資，連歲苦潦，賦入不登，講肄幾輟，兢兢焉爾。獻與先生商榷經歲，始得邑之宦達蠲金謀久遠，規模恢舉，而先生卒，不佞行矣。諸生習先生之遺教，且旁皇，且纏綿，不澹澹忘之也。於是祀先生於堂，春秋之日，聿薦聿享。而以獻於先生雅故，書院又有司職也，請爲文以述之，《易・臨》之傳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唐先生其人與！作《教思碑》，竝紀先生生平，庶有傳焉。

葛士浚《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一劉錦棠《清飭屬延師訓課回族各塾片》　新疆各城向設阿奇木伯克等員，其職銜有三四品者。現議建置郡縣，擬設丞倅牧令各員，官階既非甚崇，若回官仍循舊章，殊有枝大於本之嫌。似宜量爲變通，以歸妥善。郡縣設定後，擬將回官各缺暨阿奇木伯克等名目概行裁去。各廳州縣另行酌設頭目額數，略如各省辦公紳士，不可以官目之。遇有缺額，即行就地選舉，出具切實考語，詳由該管道轉請邊疆大員發給委牌。惟須照回官向例撥給地畝，作爲辦公薪資，免滋需索侵吞諸弊。又南路纏回愚懦者居其大半，彼教中所謂條勒阿渾，往往揑造邪説，肆其誘脅之術，人心易爲搖惑，禍亂每由此起。纏頭語言文字本與滿漢不同，遇有訟獄、徵收各事件，官民隔閡不通，阿奇木伯克通事人等得以從中舞弊，是非被以文教，無由除彼錮習。自全疆戡定以來，各城分設義塾，令回童讀書識字，學習華語，其中儘多聰穎可造之資，授之以經，輒能背誦，學寫楷書，居然端好，爲之講解義理，亦頗能領會。足見秉彝之良，無分中外。雖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已有可覩。此時建置南路郡縣，教職等官暫可不設，惟宜設法鼓勵，使回族爭奮於學，庶教化可期漸興。所有原設各塾，應由各廳州縣延師訓課，以《小學》《孝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經》《易經》《春秋》教各回童，擬每歲令各廳州縣考試一次，有能誦習一經、熟諳華語者，不拘人數多寡，即送該管道衙門覆試，詳由邊疆大員援照保舉武弁之例，咨部給予生監頂戴。待其年已長大，即准充當頭目。如有勤學不倦，能多習一經或數經者，無論已未充當頭目，均准各廳州縣考送，由道覆試請獎，再行遞換五品以下各項頂戴，仍不得逾六品，以示限制。惟曾任三四五品阿奇木伯克者，裁缺後，仍應准其照舊戴用翎頂，充當頭目。其各項頂戴頭目人等，如果承辦差使異常出力，仍隨時酌量保奏，懇恩賞給三四五品頂戴，用昭激勸。

《清德宗實録》卷七　〔光緒四年三月戊寅〕諭内閣：「沈葆楨奏請將已故儒臣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大理寺卿李聯琇，曾任福建、江蘇學政，咸豐年間，因病開缺，主講江蘇鍾山書院，崇尚正學，造就人才甚衆，洵足爲士林表率。該

故員學行事蹟，著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

《清德宗實録》卷一一二　〔光緒六年四月辛酉〕諭内閣：「御史彭世昌奏請將已故儒臣宣付史館立傳一摺。原任三品京堂銜翰林院修撰劉繹，道光年間入直南書房，旋任山東學政，任滿陳乞歸養，主講吉安鷺洲青原書院，崇向正學，培植人材甚衆，洵足爲後學模楷，該故員學行事蹟，著宣付國史館，列入《儒林傳》，以彰碩學。」

《清德宗實録》卷一三二　〔光緒七年七月癸亥〕諭内閣：「兩廣總督張樹聲、廣東巡撫裕寬奏敬舉篤行紳士請量予褒異』等語。據稱『廣東在籍紳士、前署山西襄陵縣知縣朱次琦，講明正學，身體力行，比閭族黨，薰德良善。國子監學録銜、舉人陳澧，持躬謹嚴，通經學道，人出其門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最衆』各情。該員等學行純篤，足以矜式士民，洵屬可嘉。朱次琦、陳澧均著加恩賞給五品卿銜，以爲績學篤品者勸。」

《清德宗實録》卷一四七　〔光緒八年六月己未〕諭：「何璟等奏『耆紳德行純深，士民翕服，懇恩褒奬』一摺。據稱『福建在籍紳士林鴻年，經術湛深，品行峻潔，前於雲南巡撫，任内緣事罷職回籍，主講書院，敦崇正學，成就士多，請賞給頂戴，以資觀感』等語。林鴻年著加恩賞給三品卿銜。」

《清德宗實録》卷一七一　〔光緒九年十月癸丑〕諭：「翁同龢等奏特參劣員一摺。國子監筆帖式蘇勒東阿品行卑汙，作事荒謬，兼之嗜好日深，著即行革職，以肅官方。」

《清德宗實録》卷二一七　〔光緒十一年十月辛未〕諭内閣：「黄體芳奏循例薦舉教官一摺。江蘇金匱縣訓導殷如珠，著該撫給咨送部引見。另片奏『查明績學之士，懇恩獎勵』等語。江蘇舉人汪士鐸等篤志潛修，績學不倦，允宜量予獎勵，以資勸感。舉人汪士鐸著賞給國子監助教銜；監生高延弟著賞給翰林院待詔銜。」

《清德宗實録》卷二〇六　〔光緒十一年四月己丑〕諭内閣：「龐際雲奏『耆紳砥德礪行，懇恩褒奬』一摺。湖南在籍紳士、四品卿銜候選員外郎、前起居注主事徐棻，學術端深，志行端潔，自咸豐年間回籍養親，歷年主講書院，講求實踐，成就後學，洵堪嘉奬。加恩著賞給三品卿銜，以昭激勸。」

《清德宗實録》卷二一九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辛丑〕諭内閣：「吕鳳岐奏循例保薦教職一摺。山西潞安府教授韓秉鈞品端學粹，訓迪有方，著賞給五品頂戴。臨縣教諭梁卓午爲守兼優，實心任事，著交部議敘。曲陽縣訓導雷誠勳誠樸仁廉，愛士尤摯，前繁峙縣教諭楊篤學有本原，士林推重，均著賞加國子監學正銜，以示奬勵。」

《洋務運動》册二《請賞給洋教習虚銜摺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　臣等查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于同治四年到館充英文翻譯教習，同治七年升授總教習之任。化學教習畢利幹、法文教習華必樂，均于同治十年到館，資格最深，館課亦能勤慎。擬請賞給虚銜，以昭激勸。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俟命下之日，即由臣衙門欽遵辦理。其餘尚有英文、俄文、天文、算學、醫學各館洋教習，俟有成效，再由臣等酌量保奏，以免冒濫。【略】

附清單

謹將同文館酌保洋教習三名，開具清單，恭呈御覽。

計開：

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擬請賞給三品銜。

同文館法文教習華必樂，擬請賞給四品銜。

同文館化學教習畢利幹，擬請賞給四品銜。

《清德宗實録》卷二二〇　〔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丙辰〕諭内閣：「湖南學政曹鴻勳奏『援案保薦教職，並保經明行修之士，懇恩獎勵』等語。六品銜升用知縣桃源縣教諭嚴家鎏著交部議敘，長沙府教授祝松雲著賞加五品銜。所請將廩生成克襄、蕭榮昌、段復昌援照成案以教職選用之處，著該部議奏。」

《清德宗實録》卷二四二　〔光緒十三年閏四月己酉〕諭内閣：「楊昌濬奏『耆儒碩德，遺愛士林，籲懇恩施』一摺。已故三品卿銜、前雲南巡撫林鴻年績學砥行，主講正誼書院近二十年，敦崇實學，造就人材甚衆，迄今士林謳思不泯，加恩著將該故員生平學行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宿學。」

《清德宗實録》卷二六〇　〔光緒十四年十月癸卯〕諭内閣：「陸寶忠奏『保薦教職生員，請旨鼓勵』等語。湖南各屬教職生員，經陸寶忠悉心查覈，擇尤保舉，自應量予獎敘。長沙府教授祝松雲、岳州府教授陳佑啟均著交部議敘；長沙縣訓導何維棣、華容縣訓導陸承宗、桑植縣訓導唐濬源均著賞加内閣中書銜；衡陽縣廩生湯誠航著以教職選用。」

《清德宗實録》卷二六一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諭内閣：「汪鳴鑾奏『敬舉績學耆儒籲懇恩施』一摺。廣東在籍紳士、知府銜陝西補用直隸州知州張

其翺，國子監監丞銜、舉人金錫齡，增貢生劉昌齡，砥行通經，品端學贍，均堪矜式士林。張其翺加恩著賞給四品銜，金錫齡著賞給光禄寺署正銜，劉昌齡著賞給翰林院待詔銜。另片奏薦舉篤實廉勤之教職等語。韶州府教授潘履端、潮州府教授黄寅階、石城縣訓導嚴其琛，均著賞給國子監助教銜，以示獎勵。

《清德宗實録》卷三〇一 〔光緒十七年九月壬午〕以學行可嘉，予浙江長興縣教諭孫德祖等九員獎敘。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六三《學堂洋員請獎片 光緒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再，天津創設武備學堂，挑選各營聰穎弁兵入堂肄習兵法，曾經雇募德國兵官李寶、那珀、巴恩士、坤士、艾德等五員來華派充該堂教習。今已三年，均能盡心課導，勞瘁不辭，俾各生漸通西法，著有微勞。據該堂總辦道員楊宗濂等稟請奏獎前來。臣查洋員在華當差出力，疊蒙賞給寶星有案。現該堂業著成效，在事員弁、優等學生已奏奉恩准給獎。該洋員李寶等當差年久，事同一律，刻届合同期滿，分别遣留，自應照章給予獎敘，俾資鼓舞。所有李寶及那珀二員係德國陸路教習，擬均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巴恩士及坤士又艾德三員係守備官階，擬均請賞給四等寶星。如蒙俯准，即由臣飭局照式製給，並知照總理衙門發給執照，以昭信守。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二《電報洋教習請獎片 光緒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再，各國員弁爲中國辦事出力，歷經奏蒙賞給寶星。兹查有電報總局丹國洋員博來、天津電報學堂教習丹國人璞爾生、英國格林海軍書院教習藍博多、海晏輪船管駕英人安得禄，歷辦各項差務，均能實心襄助，著有勞績，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博來比照各國總教習例，賞給二等第三寶星；璞爾生、藍博多、安得禄三員比照教習例，賞給三等第一寶星，藉資鼓勵。如蒙允准，所有二等第三寶星一面、三等第一寶星三面，均由臣照式製造，仍請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填給執照，以憑轉發。除咨會總理衙門外，理合附片陳請，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朝東華録》卷一〇七 〔光緒十七年十一月戊子〕錢桂森奏：「皖省爲文獻之邦，鴻儒碩彦，代不乏人。其束修自好之士，砥行力學，聞達不求，亟宜仰籲褒嘉，俾資激勸。臣按試所至，留心採訪，查有太平縣舉人孫璧文，品端學粹，孝友性成，居賤食貧，澹於榮利，專以經史自娱。生平著述甚富，最著者爲《新義録》《攷古録》二書。《新義録》一百卷，《攷古録》十卷，均能貫穿經籍，綜核名實，洵不愧爲好學深思。而氣節過人，遇有地方要務事關大局者，見義必爲。尤以保全名節、培植寒畯爲汲汲，以故里黨咸敬重之。該舉人甫於光緒十三年身故，跡其嘉言懿行，實卓然可傳。又，合肥縣恩貢生李聯奎，志潔行芳，躬求實踐，孝友敦睦，人無間言。平日篤守宋儒之學，動履規繩，不苟言笑，生平足跡不入官府。其教授鄉里，必以立身植品爲先，而文藝次之。同治初年曾膺孝廉方正之舉，前學臣朱蘭復以品學兼優、力敦實行登諸薦牘。而該貢生静退自怡，淡於仕進，閉門養疴，翛然城市之外。論其行誼，實能篤行謹守，足以風勵薄俗。以上二人，均經該縣在籍紳士聯名呈由，該處地方官臚敘事實詳報前來。伏查歷任學臣奏舉篤學耆儒，籲懇恩施，迭蒙賞給京職各銜。今太平縣舉人孫璧文學有本原、明體達用，合肥縣保舉孝廉方正貢生李聯奎品端學邃、操履潔清，均堪矜式士林，未便聽其湮没。合無仰懇天恩，將已故舉人孫璧文應如何特加追獎，孝廉方正貢生李聯奎應如何加恩獎勵之處，出自聖裁。」又奏：「内閣中書銜太湖縣教諭汪潤烈，品端性粹，學有淵源。太平府訓導曹瓊，持躬廉謹，課士精勤。藍翎同知銜揀選知縣青陽縣訓導周贇，學有根柢，守潔才優。俱爲皖省教職中出色之員，可否仰懇天恩，將中書銜教諭汪潤烈賞加五品銜，訓導曹瓊賞給國子監學正銜。其同知銜訓導周贇一員，已由舉人揀選知縣，應如何恩施獎擢之處，恭候聖裁。」上諭：「錢桂森奏薦舉經明行修之儒懇恩獎勵一摺，安徽已故太平縣舉人孫璧文，合肥縣保舉孝廉方正恩貢生李聯奎，均著賞給光禄寺署正銜。另片奏教官學行卓著請旨獎敘等語，内閣中書銜太湖縣教諭汪潤烈著賞加五品銜，太湖縣訓導曹瓊著賞給國子監學正銜。同知銜揀選知縣青陽縣訓導周贇，著交部議敘。」

《清德宗實録》卷三〇七 〔光緒十八年正月乙亥〕以主讲书院诱掖有方，賞安徽在籍翰林院庶吉士崔澄五品卿銜。

《清德宗實録》卷三一四 〔光緒十八年七月乙巳〕以書院主講誘掖有方，賞江西在籍翰林院庶吉士徐兆瀾三品銜。

《清德宗實録》卷三四〇 〔光緒二十年五月乙酉〕以不愧師資，賞山西太原府學教授常周等内閣中書銜，猗氏縣學教諭吴觀亨等國子監學正銜。

《清德宗實録》卷四〇二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癸巳〕諭内閣：「嵩崑奏考覈屬員分别舉劾一摺。【略】天柱縣教諭王維恪品學兼優、勤於訓士，鎮遠縣教諭王琪林年健學優、課士得法。以上各員，均著交部從優議敘。」

《清德宗實録》卷四〇五 〔光緒二十三年五月戊戌〕諭内閣：「雲南學政姚

文倬奏考覈教職懇恩獎勵等語。雲南麗江府教授錢鴻逵、東川府教授趙永昌、江川縣教諭王京詔、南寧縣教諭趙詠周、選用訓導周汝源，以上五員既據該學政聲稱學行俱優，均著照所請賞給內閣中書銜，以示鼓勵。學政保舉教官，原爲激勵人才起見，惟近來各省學政，往往於任滿時臚列多員，奏請獎勵，幾若視爲成例，難免有意存見好之弊。嗣後教職中如實有品學兼優，足爲士林矜式者，方准據實保奏，斷不准濫竽充數，以重名器。」

《清德宗實録》卷四七六〔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諭內閣：「湖北學政王同愈奏保舉書院院長暨肄業各生懇恩鼓勵一摺。湖北經心書院已革掌廣西道御史吴兆泰、兩湖書院降調翰林院編修梁鼎芬，訓課精勤，卓著成效，均著賞還原銜。穀城縣舉人揀選知縣錢葆青、江夏縣歲貢生姚汝説、黄陂縣廩生徐毓華，均能勵志勤學，自應予以獎勵。錢葆青著以知縣選用，姚汝説、徐毓華均著以教職選用，以示鼓勵。」

《清德宗實録》卷四八二〔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戊午〕以盡心訓迪，賞山東尚志書院院長翰林院庶吉士宋書升五品卿銜。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五六《請獎萬斛泉等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竊惟朝廷設立學校，慎選師儒，所以培養士風，修明學術。湖北地方居長江之上游，天下之中樞，形勢雄偉，人文秀蔚，其間圭璧之彦，舟楫之才，必有達德爲之津梁，名師示之模楷，故能養成楨幹，炳耀膠庠。臣等先後來治此邦，問俗思賢，時加採訪，亟欲表章師範，垂示方來。兹查有興國州處士疊山書院院長萬斛泉，曾於咸豐九年經前撫臣胡林翼專疏奏稱，萬斛泉結茅山中，讀書講道，賊至時正襟端坐，賊不敢近，自相引去。仰蒙文宗顯皇帝賞給頂戴。光緒九年，前督臣涂宗瀛又專疏保奏，仰蒙皇上賞給國子監博士銜。是其學行端純，一鄉感化，曾荷先朝之寵賚，復承聖主之恩言，公論久昭，士林翕服。臣等聞萬斛泉今年已九十有三，精神強健，尚能日課諸生，議論則正而不偏，教思則老而彌篤。及其門者，類皆廉隅自勵，不入公門。以胡林翼所舉之耆儒，至今猶在，可謂楚國之蘭荃，人間之星鳳矣。又查御史銜蒙泉書院院長吴兆泰，居心温厚，持論正直，主講省城經心書院有年，每論國事，寤寐不忘，江湖有魏闕之思，松柏存歲寒之節。前學臣王同愈重其爲人，疏稱其課士盡心，成效卓著，仰蒙賞還原銜，吴兆泰感激涕零，益自淬厲。今年甫五十，若聽其優遊講舍，不能效力國家，實爲可惜。儻荷起用，必不孤恩。以吴兆泰立朝有節，居鄉有教，求之今日，蓋不甚多。邇來風氣大開，學堂廣設，通知時務之士，講求變法之時，果能有辨邪正、明義利者維繫其間，收益更爲閎遠。臣等區區之愚，實在於此。合無仰懇天恩，將國子監學正學録銜萬斛泉一員，賞給五品卿銜或國子監司業銜。至御史吴兆泰一員，可否飭令送部引見，優加録用，出自逾格鴻施。臣等爲表章師儒、整頓士習起見，謹合詞奏請，伏祈聖鑒。

硃批：「萬斛泉著賞給五品銜，吴兆泰著毋庸議，欽此。」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九《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日昨奉復一函，計達鈞覽。兹接日意格福建來稟，具述其來遲之由，亦見法國君主欲結好中國之意。閩中藝局學生，均民間十餘歲粗解文義子弟，上年去閩時，即聞教師博賴説均甚聰明，易學易曉。今日意格亦云然。可見中國人才本勝外國，惟專心道德文章，不復以藝事爲重，故有時獨形其絀。數年之後，彼之所長皆我之長也。惟賴朝廷堅持定見，不爲浮言所惑，則事可有成。彼族無所挾以傲我，一切皆自將斂抑。自強之道，此其一端。修約時當不另生枝節，多所要求。福建局員兩稟及日意格稟，謹鈔呈鈞覽。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二《請獎書院監督分教摺 光緒二十八年九月》 奏爲兩湖書院監督分教勤苦數年，卓著成效，懇恩優獎，以勵作育之功，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惟敬教勸學，二者相資，古來興國者，欲圖自強，其端必基於此。近者屢奉諭旨，令各省建立學堂，海内聞風，欣欣相告。此誠文教昌明、人才蔚起之會也。查湖北省城兩湖書院，係臣之洞到湖廣時所創建，其規模較各書院爲最大。初時有齋課而無堂課，有月課而無日課。設立數年，諸生學業文藝雖已斐然可觀，惟是世變孔亟，道術宏深，不通博則無以開心知，不專精則無以得實用，於是恪遵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懿旨，酌改章程，區別門目，於經史二者之外，立天文、輿地、兵法、算學四門。又於兵法一門分爲三子目：一兵法史略學，專講歷朝史事之言兵者；一兵法測繪學，專講測量圖畫理法，以爲行軍之用者；一兵法製造學，專講化學有關製造槍礮火藥之法者，凡八門。每門延聘分教一人，以監督董率之。又立行檢一門，監督司之。每日早午，兩堂分班講授。每月總計分數及行檢有無過失，第其高下，嚴其去取。又以文士多弱，習武可以自強，於院後闢操場一所，派武備學堂優等學生及營中武弁，每日傍晚時教體操法、行軍步法、操槍法、乘騎法，使之文武會通，冀復古制。而監督分教督率經營於其間，自朝至暮，無時不與學生相左右，風雨與偕，甘苦與共。蓋闔院師生無

一人不勤，無一人不勞者。此即仿東西各國學堂之意爲之，以故學生一百數十人皆能恪守院規，不辭煩苦，既治禮法，又中課程，學業日益精進，志氣日益堅強，數年以來，成材甚衆。臣端方奉命撫鄂，屢到講堂考察功課，見其整齊勤密，文武兼資。他年院中人材，必有出而匡濟時艱，酬答國恩之一日。今年鄉試，臣端方正充監臨官，榜發後，優等生中式至三十名。其文字多能發抒忠君愛國之忱，博通中外古今之故。目前兩湖書院改爲兩湖大學堂，院中儲養有素，取材甚便，且皆願遵奉新章，不以爲難，不以爲苦，是該監督分教等積年講解化導之功，不可没也。竊思教育既有成效，所有監督分教各員，似應優予獎敘，方足以勸將來。謹開列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擬給獎，以勸師範而廣成材，實於今日學堂要政不無裨益。臣等謹合詞具陳，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謹將兩湖書院監督分教各員，酌擬獎敘，開列清單，恭呈御覽。

監督内閣中書銜直隸霸州訓導紀鉅維，文學淵雅，品行方嚴，課士盡心，終始不懈。擬請旨以内閣中書用。

經學分教廣東順德縣廩貢生馬貞榆，研精《左氏》之學，人品端篤，守正不渝。擬請旨賞給國子監學正銜。

史略學分教江南江浦縣訓導陳慶年，史事博洽，經世之才。擬請旨賞給内閣中書銜。

天文學分教布政司理問銜江蘇南滙縣附貢生賈文浩，家學專門，殫心訓課。擬請旨以教職選用。

輿地學分教五品銜分省補用知縣鄒代鈞，曾到歐洲游歷，熟知險要，博學通才。擬請旨仍以知縣儘先選用。

算學分教通判職銜湯金鑄，有學有法，啟迪擅長。

兵法測繪學分教通判職銜羅照滄，思密學精，成就甚衆。以上二員，均擬請旨以通判選用。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二《師範獎勵約束補助説呈學部》 竊維自治之本在興學，興學之效在普及，亦既屢奉明詔，並經大部議行強迫教育。各省風氣不一，内地民智未開，苟非強迫，誠難普及。欽佩閎識，莫可名言。顧強迫非可空言，普及具有價格，則畫定地方税爲教育費，廣設師範學校養成教員二事，其尤要矣。不此之務，而日號於衆曰興學，曰普及，事非可僞，徒示不誠，民非盡愚，徒形不智。朝廷方詔立憲，將與國民共進於上下一心之隆，豈宜有此？地方税屬民政，與教育爲隔位相生，兹姑不論。師範則普及根原，教育本位。自辛丑冬謇呈明兩江督部，私立通州師範。壬寅建築，癸卯四月朔開學。五六年來，粗有經驗，不敢不以愚者一得之微，供大部邇言之察。

竊體本國學人性質，參證各國學校制度，綜爲要義，顧有三端：一宏獎勵，一明約束，一公補助。

獎勵有三：

甲、擢優。富貴利達之思，蓋生人有知覺後被社會薰染而成之公例，高尚卓立，不可責望於人人。而學師範、爲教員者，其所享人間之利益，較之入分科大學畢業可得學士、大學畢業可得博士、學各專科實業畢業可得優數之俸，相去懸殊。東西各國教育家學説言師範者，殆有同慨，何況中國沿科舉之積波，學子歆利禄之餘熱，使人人知教員無厚利可圖，而國家又無虚名維繫，試問世界真肯身殉教育者幾人？其弊必至英異之上材，視師範爲絶路，否則必至一爲教員，便索厚俸。由前之説，萬庸充斥，教無良效；由後之説，地方財政將益不支，普及之望，永無其日，是豈國家之福乎？通州師範初興，值宫保中堂總督兩江，曾條陳請以外省教職及國子監官爲獎勵師範畢業而充教員者之用，荷蒙嘉許，未竟施行。而以目前之現象觀之，則自甲辰、乙巳、丙午年講習簡易本科畢業後，分充各小學教員，漸次汰易，已覺不敷。後來招考諸生，國文程度當選益少。不亟獎勵，無以勸來。是以本年呈請兩江督部，以捐建師範之七萬餘金，移獎學生及辦事人，奏奉俞旨在案。惟前勞雖酬，後軫難繼。一州如此，他可概知。全國所關，未容狹計。擬請凡習師範本科者，畢業後分别最優等、優等，最優等准作貢生，優等准作廩生，充初高兩等小學教員。連任四五年教有良績者，由地方勸學所教育會陳明地方官考核，報提學使覆考確實者，獎以教諭、訓導。或連任、或他任又四五年仍有良績者，覆考確實，獎升教授、學正。或連任、或他任又四五年仍有良績者，覆考確實，由提學臬案詳請大部奏獎司業。司業以上，由部以年勞積資奏升祭酒，或升學部參議。以次積資，可至尚侍。教育之道，固應普及，專家之本，肇於普通。畢高等師範者，合爲中學及初級師範教員。畢初級師範者，合爲初高兩等小學教員。非曾習師範充教員講求教授管理法者，不能辨人教授管理之優劣，亦不勝任調查之事。今外而提學，内而學部，皆有派員調查各處中學及初高兩等小學良否之職，設以師範本科畢業而復有八年或十年教授管

理之閱歷，其於調查必勝非師範畢業而未嘗有教員之閱歷者，可以斷言。且計自本科畢業，充當教員，勵行績學，盡心教育，日有進步，亦須二十年，方躋司業。現在國子監衙門既裁，則所得猶是虛榮，更無所爲倖進。其高等師範畢業充中學及初級師範教員者，獎勵視此。設因國子監衙門已裁，不可再復，則請教授以上獎升學部主事，遞升員外、郎中。教授、學正聽提學調用，主事、員外、郎中聽學部調用。是又於獎勵師範之中，兼爲大部儲才之地也。

乙、勵恒。優績非科學兼長而又深明《學記》古義、社會習慣、兒童心理，熟於教育管理法者，殆不易言。故雖懸職官獎勵之法，而能以年資正當膺此獎勵者，必不能多。不能多，則人必疑獎勵之文等諸口惠。查德國未增加俸給之學校，得由國庫給年功加俸，或給官宅與役宅金，即租金。免市町村費。即稅。擬請參仿。凡師範本科畢業，連任一校教員四五年，與地方相安，學生畢業程度合格過半者，勸學所教育會考實呈報地方官給予獎勵金。按平時所得俸六個月。又四五年第二次得獎者，按所得俸一年。又四五年第三次得獎者，按一年俸外，仍免其地方稅。又四五年第四次得獎者，按一年俸免地方稅外，其子弟不論入何等學校，概免學費。有疾或退老者，給酬助費、退隱費，酬助至其疾愈或卒，退隱終其身，均視所得年俸之半。

丙、彰廉。新學之被世詆毀者，在從學之人口談義務，目營權利。然亦實有能盡義務者，若不爲表彰，是祿不及於介推，餓獨在於臣朔。宜區別義務分數，如約訂年俸若干，教員自願減收若干成以盡義務者，作爲若干成義務，每年由地方學董報勸學所，積四五年後，彙其總數，報由地方官呈報提學轉詳請獎。獎與優績例同。以此爲招，庶聰穎有造之才願投身於教育。

約束有六：

甲、定給俸法。俸以義務與權利相衡。各國通例，官立、公立師範不收學費，收膳宿費，私立者，膳宿費外，得收學費。今擬凡就學私立師範者，若按其校豫算每人每年應繳學膳宿費若干。全繳者畢業後先聽本校留用，俸照準教員不減。若僅繳膳宿費而不全繳學費者，畢業後若本校留用，照議訂準教員之俸減半，以所受學之年爲期，期滿照聘用正教員給俸。其並不繳學費者，年期倍之或加半，由其校量所任課績酌定。

乙、定就聘法。凡甫畢業於就學之校，本校不留用者，乃得就他聘。就他聘者，須得本校校長之許可。他校來聘者，亦須關白本校校長，得其許可。

丙、定義務界限。官立之師範生在其一省，公立之師範生在其一府或一州縣，皆賴國家稅、地方稅養成，畢業後對於地方皆有應盡義務之責。就此一省一府或一州縣初高兩等小學校聘時，初年亦作準教員，受準教員之俸減半，視甲條。

丁、定職任資格。德國學制，師範生合格畢業雖得爲教員，不得爲正教員。必受二年或五年第二次之試驗，得其合格憑者，任至何處皆許爲小學教員。今宜參仿。凡師範生合格畢業後得爲準教員，二年或三年教有成績者，得由地方勸學所教育會公同考察給憑作爲正教員，不及者延至五年。又不及者，以所長之一科爲小學助教員，給助教員憑證。俸視準教員減三之一。

戊、定解約規則。凡本校留用畢業生亦須訂約，約期之內，教員不得因就他事託詞解約。其有因必不得已之事故解約者，須覓替人自代，代到方能離校。由校將解約理由報地方勸學所。若以必不得已事故爲名而就他事者，以侵損公益虧敗行檢論，得由本校報地方勸學所請懲。

己、定處分規則。法國學制，教部省有小學局、中學局、高等學務局，局各置長。有高等評議會，得約束教員以處分而懲戒之，對於不服者可與以最終之判決。今宜參仿。教員有違背國家法律、侵損地方公益、虧喪個人行檢之事，若被人指摘控告，得由地方勸學所教育會察實報告地方官及提學使停其教育權，甚者並奪其公民權，就學之校追回畢業證書。以此爲防，庶詭薄害羣之士不得爲玷於教育。

補助有二：

官立之校用國家稅，公立之校用地方稅，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國家稅、地方稅補助之，此各國之通例也。中國各行省千七百餘州縣中，私立師範惟通州一處，學科較他處爲全，校風較他處爲靜。而年來經濟日難一日，本年雖蒙兩江督部撥助公款五千金，略當校用四分之一。除收膳宿費及少數學費約七千餘金外，尚短七千餘金。後此所需，殆不能減。擔荷之責，在謇一人，人存雖可支援，日久終虞匱蹶，是以來觀者齎咨而慨歎，贊助者卻顧而躊躇。遠近更無繼踵之人，教育安有普及之望。公私兼計，亟待維持。竊擬二說，以資採擇。

甲、助校。凡公立師範經費不足者，用國家稅補助；凡私立師範經費不足者，用地方稅補助。應請酌定補助幾分之幾。

乙、助學生。有家計實係貧苦而願習師範學、可成就者，每年由本校察實，

報地方勸學所酌助。其每年膳學費，在地方學費內開支。

以上三條十一子目，所以爲謀增師範普及教育計。至於無論官立、公立、私立之學校，既經呈報大吏長官，得其認可，除海陸軍學校有特例外，所有學生應得之利益及所受之約束，國家均宜一例看待，不宜稍分軒輊，開人計較趨避之心，無以成信重順良之德，此則爲師範計而不僅爲師範計也。如蒙俯鑒，賜以採納，乞加審正，奏列新章，通飭各省提學轉飭各官立、公立、私立師範學校一體實行。若以爲謬，亦乞條加糾駁，俾示南鍼。無任祇切。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三《請獎學堂監督片 光緒三十年二月》 再，振興學堂，必先扶植師範。查有內閣中書銜前直隸霸州訓導紀鉅維，學問深純，究心教育，在湖北主講書院多年，課士有效。經前任學臣蔣式芬奏請賞加內閣中書銜，奉旨允准在案。嗣因書院改爲學堂，臣與本任督臣張之洞復延聘爲兩湖文高等學堂監督，訓課精勤，成材日衆。上年開辦文普通中學堂，復聘兼充該學堂監督。一切教課管理章程，皆其手定，條理縝密，多士服從，尤足爲各學堂所取法。察其操履端嚴，宗旨純正，實今日師範中不多見之才。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內閣中書銜前直隸霸州訓導紀鉅維以內閣中書用，俾資激勸。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七《請獎各學堂畢業生及管理員教員摺 光緒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竊查湖北學務開辦最久，自臣到任後創立兩湖書院，並原有之江漢、經心兩書院，皆以通經博古訓迪諸生，兼授輿地時務各門有用之學。師生在堂講習，與各省書院之專試制藝詞章、按期應課者不同，所得類皆學行兼優之士。嗣經加授算學、測繪、物理、化學各科，學名雖書院，而實則與學堂無異。厥後創設湖北省師範學堂，並就兩湖書院改爲兩湖總師範學堂，更創立文普通中學堂、中路、東路、西路、南路、北路各高等小學堂，農業工業學堂；又次第開設武昌、漢陽道府及支郡各師範學堂，共十四所；武昌、漢陽商業學堂各一所；至方言學堂先名自強學堂，開辦最早，後經遷移修改，始定今名。現在各堂學生陸續舉行畢業考試，合格者甚多，在堂管理員、教員任事多年，頗著成效，自應一律照章給予獎勵。查湖北學堂凡建築、設備、課程各事，皆經臣屢次親自講求修改，已逾十年，雖不敢謂完善無缺，而大致均尚合法。現在畢業學生，計本科、豫科、簡易科名數在一千人以上，似不可謂少。而合十數學堂共得此數，亦不可謂多。其程度率在中學以下，似不可謂高。惟教員必求合格，管理必求認真，教科必求完全，功課必求切實，此臣所與各堂師生共相戒勉者。如作室然，必厚其址，勿崇其墉。他省高等學堂有已畢業者，並有已議設大學堂者，湖北當俟中學生漸次畢業始行議及，既深慮欲速而不達，亦不敢務名而自欺。現在畢業生之等級年限，較之他省間或稍遜，而覈其功課程度，似尚較優。近來考察學務者不乏通人，或當不以爲妄，謹舉大要，約略陳之。

查兩湖總師範學堂學期甚多，開學僅及兩年，現距畢業之期尚遠。此外文普通中學堂畢業生共五十一名；高等農業學堂補習普通豫科畢業生，第一次二十七名，第二次七十二名；中路高等小學生堂畢業生共七十九名，東路共七十三名，西路共百二十七名，南路第一次共三十一名，第二次共四十名，北路共六十名；前設湖北省師範之附屬高等小學堂現歸入兩湖總師範之附屬高等小學堂，畢業生共五十四名；湖南旅鄂中學堂畢業生共五十一名，又附設高等小學堂畢業生共三十七名。各堂規則課程，皆謹遵《奏定學堂章程》辦理，學期程度一皆符合，畢業之時，均飭提學司到堂按科認真考驗。惟其中學期偶有趕加鐘點辦足課程者，並有辦法略與變通者，如文普通中學堂、南路高等小學堂開辦之初考録諸生，大率資性聰穎，國文通暢，教授科學，領悟甚捷，當經酌增鐘點，加授功課，學期略短而教授完全無缺，程度實屬相符，與定章本意並無違礙。湖南旅鄂中學堂及高等小學堂亦同此例，自應准其畢業，照章給予獎勵。又高等農業補習普通豫科，係開辦之初尚無中學畢業之合格學生，故變通辦理，先設補習普通豫科，此時豫科畢業生實有中學程度，惟較普通中學畢業年限尚少二年，擬參照中學並高等小學獎勵程章酌量給獎。至方言學堂第一班學生尚在四年級未屆畢業之期；其前在自強學堂之舊學生曾經兩次考試畢業，率皆分往各省，或任教習，或充繙譯，並辦理廠局商務各事，現在湖北及因事回省者止三十名，其肄業年期多在五年以上。惟方言學堂原名自強學堂，開辦遠在學堂定章之前，所有重要學科皆已講授，間有一二科未備，再令補習，俟明年署假前再行造具分數清册，一併送部考驗核獎。又湖北省師範學堂第一次簡易科畢業生共六十九名，第二次共一百十九名；武昌道師範學堂第一次簡易科畢業生一百一十名，第二次一百四十名；武昌府師範學堂第一次簡易科畢業生一百二十名，第二次一百二十五名；漢黄德道師範學堂簡易科畢業生一百十七名；漢陽府師範學堂簡易科畢業生一百零六名；支郡師範簡易科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堂，此時計甲堂畢業生共九十八名，丙堂共九十五名，乙堂共一百名，丁堂共九十八名，戊堂共一百十九名，己堂共一百一十名。查學部師範簡

易科獎勵章程，肄業時期須在二年以上，鄂省各師範簡易科爲應各屬急需起見，畢業以三學期爲限，尚短一學期。謹先將分數清册送部，應俟畢業諸生任義務教事四年以上，如果認真合法，續行請獎。又武昌、漢陽紳士稟官立案之公立中學堂豫備科，均設在武昌省城武、漢各一堂。武昌一堂畢業生共二十二名，漢陽一堂共二十七名，計肄業共六學期，學生皆素習文學，年齒略長者，平時由官考察，畢業之時並派專員前往考驗，與高等小學畢業生程度適合。惟學年較少兩年，擬請援照高等小學畢業章程減等給獎，以宏教育。此各學堂學生先後畢業應給獎勵之實在情形也。

各學堂管理員向皆由臣親自選派，最加審慎。其自外省延訂者，皆擇品行純正之士，或博通經史，或研精科學。其選自本省者，大率在書院學堂疑業，最久者或十餘年，其辦理學務自三四年至十餘年不等，並有年期雖不甚久而辦事甚勤，或同時兼授數堂，或一堂兼授數科，較之專任一事之員倍爲勞勤。臣平日教育宗旨，各種科學照章皆不可缺，而尤注重經史國文，以忠孝大義爲根本。各員尚能恪體此意，講授功課平正切實，絶無偏駁之見、詭異之詞，以故諸生亦皆遵守學規，不染近時惡習。現在各省學務職員紛紛請獎，湖北學堂各員如陳毅、楊熊祥、陳曾壽皆經學部奏調派充司員。其餘爲各省招致辦理學務，並給優獎者不一而足，而本省管理員、教員任事甚勞，其從前肄業又或甚久向未請獎。查光緒二十七年六月政務處議覆湖北武備學堂請獎案内開：「嗣後均俟學生畢業在六七十人以上，咨送到京考驗相符，方准將在事人員請獎，每案文武併計不得過六十員之數。尤爲出力者，准照異常勞績酌保二三員，其餘均按尋常勞績給獎。其在事人員，仍照向章先期咨部立案，並於開保時敘明各該員在堂年分，造册咨部，以憑查核」等語。現查上年十二月學部奏定修改各學堂考試章程，内開：「凡各省中學堂、高等學堂畢業，現行章程定有獎勵者，既經畢業考試之後，除由本學堂發給分數等第文憑外，呈由提學司按照畢業分數分别等第，詳請督撫咨明學部，照章奏請獎勵」等語。今湖北省城畢業各學堂皆屬中等學堂以下，按照學部修改考試新章，所有畢業學生均毋庸送京考驗，惟請獎人員之數應援照政務處舊章辦理。此次各學堂畢業生共七百四十八名，而單開請獎各員共一百二十四名，其中按異常勞績保獎者尤屬不多，比照前案所定獎勵人數有絀無贏。至在事人員先期咨部立案一節，因提學司到任未久，外府州縣各學堂管理員、教員呈報尚未完全，正在辦理，一俟彙齊，即當續行咨報。請獎各員皆在畢業各學堂辦理學務，間有現充他項學堂職員者，均係在鄂出力多年，所成就之學生不少，前此學生畢業，從未給予獎勵，各員勞績亦未一經保獎，此次自應一同列入。查學部定章：「在學堂任事三年以上」方准給獎。現在各員皆擇三年以上始與開列，分别請獎，以期核實而資鼓舞。此各學堂管理員、教員任事多年應給獎勵之實在情形也。此外各府州縣所辦高等小學堂及師範簡易科陸續畢業者亦尚不少，其管理員、教員多自省城派往充選，應俟彙齊，另案辦理。所有擬獎畢業學生並在堂多年之管理員、教員，謹開具清單，恭呈御覽。其非任管理教授之事如收支庶務等員概不列入，以杜冒濫。應請敕下學部核議施行。

硃批：「學部議奏。欽此。」

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一三《教務長請獎摺宣統元年二月》 奏爲江南高等學堂教務長辦學期滿循章請獎，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據署江南提學使陳伯陶詳稱，准兼辦江南高等學堂監督候補道李瑞清咨稱，該堂教務長翰林院庶吉士林世燾於光緒三十年中式貢士，引見，奉旨：「著改爲翰林院庶吉士，欽此。」三十二年正月，由前湖南撫臣龐鴻書奏留辦理湖南全省農業學堂，充當監督，奉旨允准在案。即於是月到堂任事，在堂兩年，三十三年十二月由臣奏調來寧辦理學堂，懇請照章免扣資俸，奉旨：「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旋於三十四年正月到寧，充當江南高等學堂教務長，住堂任事。查定章「新進士充當學堂教習及總理學務事宜，應由該省督撫先行奏咨立案，三年期滿實能稱職，准與在館畢業學員一律辦理」等語。又查各省開辦學堂，凡奏調人員，如辛丑、壬寅併科庶吉士，已照進士館畢業例引見授職。甲辰恩科庶吉士章梫、譚延闓、雷恒等均以在京充譯學館監督，及湖南充師範學堂監督，在寧充兩江師範學堂教務長，三年期滿，先後分别授職編修、檢討各在案。該員林世燾自光緒三十二年任湖南農業學堂監督，至三十四年任高等學堂教務長事，計至年底，合之在湘辦學年限，實已扣足三年。計所成就之學生，三十三年上學期湖南農業學堂舊班生畢業一次，三十四年上學期高等學堂豫科畢業升入本科，又推廣升學新班學生一百餘人，比照原額，幾加一倍，核其年績，尚與定例相符，據情詳請具奏前來。臣伏查庶吉士林世燾經術湛深，才猷練達，熱心教育，成材衆多。自任高等學堂教務長以來，著有學約，諄諄以敦品勵學、正心修身爲勸，尤於世道人心有濟。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翰林院庶吉士林世燾照進士館畢業例引見授職。

又奏：東省法

政學堂通籌畫一辦法，職員應一律正名，學員應一體相待，均已次第施行，漸臻畫一。惟考驗外官章程，既除去正途出身及任要差者，則誰肯投身於學問之途，以淹滯其從政之歲月？否則未必有能習法政之願力。況考職及加倍舉行優拔之舉，今屆適在舉行之年，則凡紳士之可以習法政資格者，亦皆見異思遷。應如何爲根本上之整齊，再求枝葉上之畫一，請飭憲政編查館及學部從長覆議，以利施行。

《宣統政紀》卷二一　〔宣統元年九月庚申〕御史趙熙奏：「臣見考試游學畢業生名單，取列最優等者工科六名、農科二名、醫科二名、格致科二名、法政科一名。聞歸自西洋者凡十三名，以向例言之，皆有入翰林之望。夫以專門實業之士充文學侍從之臣，責以撰文之任，所習非所用，彰彰明矣。即優等、中等內，凡農工商醫諸科，以之爲內閣中書、爲知縣、爲不相當之主事，亦與立法之意相悖，是非可視爲細故也。所習非所用，該生將無可辦之事，而遇事又無可用之人。其久也，凡事一無可責之效。似不如以農工商科之人分置農工商部或分派各省振興實業，醫科者分置陸軍部或民政部，庶爲近理。此不可不於未廷試時先定之也。又向例最優等應廷試，取列一等者即編修，二等亦庶吉士，三等亦主事。一日之長雖劣不掩其短，是誠未免過優，似非平情覈實之道。至廷試定期明年，想必別有深意，惟從前八月鄉試，因舉人散在各直省，非數月不能齊集，故會試必定次年。今畢業生既咸集輦轂之下矣，似亦可稍爲變通，以便單寒之士也。抑臣尤有請者，學位與官職當各爲一事，不必畢業者人人皆官。何也？人人以學爲生計，自立之道也。人人以官爲生計，非自立之道也。方今各學堂學生及游學生，合之優拔諸生，人人皆官，官既日多一日，誠恐生計日促一日。應請旨飭學部，合參中外，循名覈實，詳議經久之方。」下學部議。

《四川官報》第四册《督憲批提學司詳請將女子師範學堂故齋務長羅女士奏獎一案文》　詳悉該女士創辦女學，慨捐鉅款，且管理校務，始終六年，不辭勞瘁，馴至以死。勤事似此熱心毅力，在巾幗中尤爲難得。仰候如詳奏獎，以示表彰。此繳。爲詳請事。案準四川教育總會咨呈稱「宣統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接準省城女子師範學堂總理陸慎言暨本會會員羅綸、李德芳、劉天佑、董清峻、李光珠、孔慶餘、施召愚、栗學昌等來函，內稱：『省城女子師範學堂故齋務長羅女士，名澂，華陽縣人，少讀書，明大義，適前西充縣知縣高陵陳明倫，生一子三女。當壬寅、癸卯之際，大江南北女學漸興，而吾蜀僻在西隅，風氣錮蔽，男校方始萌芽，罕有議及女校者。女士慨然以女學爲教育之根本，於甲辰年捐資租賃江濱廟側近屋宇開辦女校，自任管理，延聘中外女員，招集生徒，首以其女莊文爲學生，取古者家塾之義，名曰淑行女塾，因是時奏章尚無女子學堂名目也。來學女徒僅止八人，女士苦口熱心，廣爲勸道，入學者因之漸衆。而流俗無識，詫異詆諆，女士屹不爲動，惟精心研究管理方法，期無流弊，社會信仰。規劃粗具，始約華陽陸慎言夫婦相助爲理。自甲辰至丙午，歷年經費皆系募集，而女士獨力所捐，先後共約二千二百餘元。丙午學部奏定章程有女子中學堂名稱，始正名爲淑行女子中學堂，具文立案。因經費支絀，旋于丁未改歸官立。其時學生已近百人，移校文廟後街，益形發達。歷年苦心經營，女士實有力焉。基礎定而效用昭，非一朝一夕之所建樹也。女士于管理訓練，實屬勤奮。至平昔視學堂如性命，誠生徒如子女，貧者助以學資，幼者百方誘導。生徒有疾，親視藥餌，未在校則遣人存問。遇有違學規者，輒即淘汰，不稍徇情面，亦不靳以更新之路。督課之餘，凡飲食言動皆嚴定規則，躬先表率。甚至沐櫛盥面一切關於衛生細事，每月必躬自檢點。以是生徒事以嚴師，亦懷如慈母。而於禮教之微，嫌疑之別，防閑尤峻，凜不可犯。堂以內慎選女役，雖家人來白事，立門外數語即遣去。注意學生品行，每屆試驗，宣布功過，人無間言。全校女生所以能潛心學業，遵守秩序，不爲新奇之時論、詭僻之學說所浸染，皆女士訓練之力也。女校本年遵章改爲省城女子師範學堂，並附屬兩等小學、蒙養院，生徒共三百餘人，校務之繁，視前加劇。女士總理齋務，事無巨細，未嘗假於人。每日雞鳴而起，中夜而寢。寢數起，食數輟，形勞神瘁，未嘗少息，其任事之勤類如此。凡名譽所在，驅策尤力。每屆勸工會，先期勖勵女生製造手工，因之兩次得一等獎，一次二等獎。女校之名既彰，任事之力益勇，以致積勞成病，仍然不肯少休，雖至瑣務，必力疾而爲之。及病篤歸家，校內女員往視，猶諄諄以力圖進步相勉。彌留之際，囈語喃喃，皆學校中事。病已經年，溯病始至歿時，僅在家十八日耳。十一月初五日告終，弟子數百人痛苦如喪慈母。教澤及人，實爲近世所罕見，而學界諸君，亦無不同聲感悼。查女士先後在堂任管理六年，開辦之始既捐多金，復任義務。至改歸官立後，始略受車馬費。夫以殷實之家，子婦之奉，不圖頤養，而甘絞腦力，耗心血，疲精勞神于此繫關最重、辦理不易之女校，馴至以身相殉，揆之古者有功受賞之例，詎遑多讓。今者本校女生已畢業兩班，而省內外繼踵而起者亦聯翩不絕。創始之初，未嘗不以女士之功爲最偉。同人等緬懷往跡，激勸將來，用

特開具辦學事略，懇請總會轉呈提學予以獎勵表揚，不勝盼禱之至等語』前來。竊查捐資辦學，例有應獎之條。況該女士捐款既在千金以上，並勞瘁成疾以死，勤事似此熱心實力，求之男校，亦難其選，何況女士！既據教育會會員等函懇前來，未能聽其銷沒，有湮潛德。至如何請給獎勵，予以表揚之處，出自鈞裁」等由到司。查捐銀千兩以上者，例得奏請建坊。今該女士所捐既與建坊之例相符，況創辦女學於風氣未開之先，辛苦任事至五、六年，推廣女生至數百人之多，教導勤懇，管理嚴明，故能使該女校名譽斐然，遠近信仰，川省女學漸次發達，實該女士提倡之力爲多，家本安逸而勞瘁不辭，病至彌留而志願不懈，其熱心毅力，誠有不可掩抑者。理合據情詳請憲臺俯賜察核奏獎，以示表彰而昭激勸，實爲公便。爲此備文呈乞照詳施行。

《江寧學務雜誌》一九一〇年第十册《本署司詳復奉飭核議兩江師範學堂日本教員請奏獎文宣統二年》 爲詳復事。竊奉憲臺劄開：「據兩江師範學堂詳稱：『竊職堂自開辦以來，各種學科多系延聘日本專門教習擔任教授。其圖畫科教習，系聘用日本文部省允許圖畫科教員資格瓦理寬之助，自光緒二十九年開辦時即經到堂，至上年六月始辭退回國；手工科教習，系聘用日本高等工業學校教師杉田稔，亦系光緒二十九年開辦時到堂，三十三年十二月辭退回國。該二員在堂均滿五年，指導多方，成效卓著。總教習日本文學士松本孝次郎，於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到堂，除按鐘點任教育學科外，兼總理各東教員課程，四年以來，孜孜不倦。又音樂科教員日本東京音樂學校教師石野巍，於光緒三十二年四月到堂。教育科教員文部省允許教育科及論理科教員資格松浦杖作，博物科教員理學士志賀實粟野宗太郎等，均於光緒三十三年七月到堂。總計各該員在堂亦均閱時三年，教授各班專門學科，畢業成就人才甚衆。現職堂正擬授照《奏定學務綱要》准獎學務員紳定章，將在堂出力人員擇尤請獎，該日本教習事同一律，自未便没其勞勤，合亟仰懇憲臺，准援外務部奏定各學堂教習給與寶星章程，奏請照章給獎，以資鼓勵。爲此備由開册呈乞照詳施行』等情到本部堂。據此，除批『據詳已悉，此項日本教員指導多方，自未便没其勞勤。惟查各教員年限不齊，一律請獎寶星，未免漫無區別，應如何擇尤給獎，仰候劄行寧學司匯入全案，一併核明詳復察奪交印發外，劄司遵照核明詳復察奪』等因。奉此，查該堂日本教員瓦理寬之助、杉田稔二員，在堂均滿五年，現已辭退回國。其餘松本孝次郎、石野巍、松浦杖作、志賀實，深資得力，學生畢業已經數次，成材亦復不少。教授各班學科，與中教員事同一律，自應援案分別獎給寶星，以昭優異而資激勸。所有遵飭核議兩江師範學堂日本教員請獎緣由，理合具文詳復。仰祈憲臺鑒核，俯賜奏請，給予獎勵，以示鼓勵。並乞批示祇遵爲公便。爲此備由開册呈乞照詳施行。

林紓《畏廬文集・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京師大學堂師範生五年畢業，將告歸。其留者曰新師範生，曰預備科生，則大戚，以爲離其羣。約日集行者列廣庭，區新舊爲曹，尊行者爲客，留者爲主，三揖。主人讀頌詞祝客，客亦具答詞報主人。禮成，序登廣堂，列罍具觴，主客分曹而坐。今尚書右丞嶺南李公、浙西張公、北平袁公、湖北錢公、常州汪公及紓，則位於主客間，若儐儐然。堂設高座，主人揖右丞登座爲詞，勵勉行者。於是以次酬答。張公獨謂必以圖紀其事，曰紓可。紓樂吾黨之盛集，雖不工於畫，然亦無敢陳謝。圖成，並爲之記曰：

古者以廣居集羣士，惟漢宋之太學爲最盛。漢成帝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於是增弟子員亦三千人。宋元豐二年，令太學士立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百人，綜二千四百人。賜緡錢及郡縣田租屋課，命曰學費。其盛爲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婁東金沙，幾于門左千人，門右千人，衆亦不後於太學。自辛未至辛巳，舉天下文武將吏，朝右士夫，膠庠子弟，就婁東門下者幾萬餘人。姓名俱載金孺人會吊門籍。然頗務聲氣，事標謗，遂構復社黨籍，而咸非今日所謂大學堂者。大學堂制，蓋類古太學。顧太學以其名，而大學堂所治業，則務其實。立表示信。鐘動，學者曹進，分科授業，均新舊學。課其殿最，積五年毋曠毋輟，而皆竟其所業以去。嗚呼難矣！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鱗集吾宇，登堂求噬吾肉。吾國之士，非資忠履義務學以與之抗撓，勢岌岌且弗保。顧不治新學，徒慎守其門宇而將以祛客，客將愈求進而無藝。故國家日勵士而盛資其學，即欲以所學淑天下。於是立師範之科。今諸君各懷宿學，歸率其鄉與州，所責亦滋重矣。紓不學，辱侍諸君之後。感諸君義能愛其曹，並能以獎育後進爲己任，即欲進說于諸君，亦莫審爲辭。謹襲昌黎之送石先生者，爲諸君祝曰：「天下惟有國之人，始伸眉與強者耦。願諸君詔學者念國，毋安其私。」又祝曰：「覬成非成，惟力之貞。願諸君勿以慧鈍區學子，慎牖其衷，而本之以誠。」又祝曰：「願郡將連帥，勿梗諸君事，各抒其所蘊，播其州。州之秀民，咸悅豫與先生游。」又祝曰：「振困起懦，惟相與師。師道獲昌，善類

遂多。願諸君扶植稚弱，而同進於道。」

圖既成，廣不逾二尺，不能加吾文於其上，別具紙書之。諸君各有詩韻文辭，悉入此卷。浙西張公爲之序云。

光緒《清會典》卷一〇〇《同文館管學大臣》 凡教習，有延訂者、選舉者、考充者。總教習及洋教習就各國儒士中延訪。其通洋學之漢教習，由各直省選舉。其漢文教習，就京師咸安宮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傳館之教習招考充當，額三人。總教習一人，洋教習視各館學生多寡爲定。學生有由滬、粵同文館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監送館者，准其咨送順天鄉試。本館學生試列優等者，亦准作爲監生咨應順天鄉試。月督其課，每月由教習擬定文條，散給諸生翻譯謄卷，由教習分別等第註册。季試其能，季考定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舉行，出題等第，均如月課。惟試卷則呈堂裁定，乃註册。是月停止月課。歲考其程，歲試於每年十二月初十日前定期呈堂面試，考列一等者獎勵。是月亦停止月課。屆三年，則大考，分別等第，奏請獎敘。不列等者，降黜有差。大考由堂官出題，試以洋文譯漢、漢文譯洋，外國語言及天文、算學、格物、化學諸藝。總教習分而校之，合而衡之。彙其卷送堂官核定甲乙，優者奏請授爲七、八、九品等官，咨行吏部註册。劣者分別降革留學。其由七品官歷二次大考取一等者，應請授爲主事，分部遇缺即補，仍留館肄業。總教習、洋教習則優其薪俸。漢教習則視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請優敘焉。教習滿二年者，無論舉貢，皆奏請以知縣用。又二年，則奏請分省遇缺即補，並加升銜。教習學生，有俸銀館餐。總教習俸銀隨時酌定。洋教習歲條銀一千兩。漢教習月給薪水銀十二兩。學生七品官，年俸銀四十五兩；八品官，四十兩；九品官，三十二兩五錢。並量其造就，酌給膏火三兩，遞增至十五兩有差。學生月課優等者，獎賞無定數。八旗學生並坐補馬甲錢糧。館費均由海關船鈔項下支給。

藝文

《阮籍集・老子贊》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歸虛反真。

《阮籍集・孔子誄》 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于太初。

《藝文類聚》卷二〇《人部四・聖・頌》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全三國文》卷三九程曉《與傅玄書》 文公詠周，孔父述殷，聲揚千古，業垂後嗣。

嵇康《嵇中散集》卷一〇《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

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

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户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湣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

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擘立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

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

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

故殷辛不道，首縣素旗。周朝敗度，毚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殽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

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

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於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逆顏。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全三國文》卷五三嵇叔良《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相阮嗣宗碑》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于上世，而先生弘美于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于幽明之極。和光同略，羣生莫能屬也；確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璞親珪，肅然無不欽其寶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汙，故其道不可屈也。遽瑗昇降于卷舒，寧武去就于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宗廟之犧，安不靈之龜，故無孤憤之逼，而有塗中之廣。觀屈穀鳴雁，是以處才不才之間；察巨瓠緯帶，是以遊有用之際。夸大辨而御之以訥，資大白而涔之以辱。爲無爲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刀之穎於有解之會，固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張以養生，於陵觀園以求實，齷齪近步、修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氏于遊龍，衛賜譬重仞于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逸駕于洪涯，邈遐軌于巢州，跨宇宙以高挹，陵雲霄以優游，享年如干，遘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徒，先生之没，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斧斲而思郢人之工，乃探賾索隱，以敘雅操，使將來君子，知莊生之迹。略舉其志，埤之曰：

戮戮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淡，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山足。胎胞造化，韜韞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嶠岳。頤神大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庶俗。隱處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邁迹圖録。

《全晉文》卷六九夏侯湛《顏子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夏侯湛《閔子騫贊》 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忠正。於禄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夏侯湛《莊周贊》 邁邁莊周，騰世獨遊。遁時放言，齊物絶尤。垂釣一壑，

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全晉文》卷七七摯虞《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沉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摯虞《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陸機集・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誡，丹書有造。

《陸雲集》卷六《登遐頌・孔仲尼》 孔丘大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試，丹書有造。

《陸雲集》卷六《登遐頌・鬼谷子》 悠悠鬼谷，永言潛止。要終有集，資生無始。綢繆方平，在彼二子。芬響蘭揮，有來盈耳。

《全晉文》卷八四牽秀《老子頌》 深哉伯陽，誕此靈姿。研精玄奧，幽贊神微。抱質懷素，蘊寶藏輝。述而好古，儀聖作師。周衰道廢，厥猷匪宣。龍潛初九，亢志皓然。於邈高風，徽音永傳。

《全晉文》卷五三李充《九賢頌・嵇中散》 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

《陶淵明集・讀史述九章・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

《陶淵明集・讀史述九章・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忮辯召患。哀公韓生，竟死說難。

《全晉文》卷一三九郭元祖《列仙傳贊・老子》 老子無爲，而無不爲。道一生死，迹入靈奇。塞兌內鏡，冥神絶涯。德合元氣，壽同兩儀。

《全晉文》卷一四湛方生《孔公贊》 文王既没，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全晉文》卷一四湛方生《老子贊》 教由嚴宗，化必有資。深矣若人，乃作皇師。亦參儒訓，道實希夷。恂恂孔父，是敬是祇。

江淹《江文通集・嵇中散言志康叔夜》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江淹《江文通集・阮步兵詠懷籍嗣宗》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沉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飄可終年，沆瀣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江淹《江文通集・王侍中懷德粲仲宣》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崤函復丘墟，冀闕緬縱橫。倚棹泛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素野，嚴風吹枯莖。鸛鵒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釋奠祭孔子文》 粵若宗師，猗歟乃聖。惟岳降神，惟天所命。上善如水，至人若鏡。

庾信《庾子山集》卷三《至老子廟應詔》 虛無推馭辯，寥廓本乘蜺。三門臨苦縣，九井對靈谿。盛丹須竹節，量藥用刀圭。石似臨邛芋，芝如封禪泥。氈毛新鵠小，盤根古樹低。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路有三千別，途經七聖迷。惟當別關吏，直向流沙西。

《全唐詩》卷五九李嶠《經》 漢室鴻儒盛，鄒堂大義明。五千道德闡，三百禮儀成。青紫方拾芥，黃金徒滿籯。誰知懷逸辯，重席冠羣英。

《全唐詩》卷五九李嶠《史》 馬記天官設，班圖地理新。善談方亹亹，青簡見彬彬。方朔初聞漢，荊軻昔向秦。正辭堪載筆，終冀作良臣。

《全唐詩》卷二一六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全唐詩》卷二〇一岑參《秋夕讀書幽興獻兵部李侍郎》 年紀蹉跎四十強，自憐頭白始爲郎。雨滋苔蘚侵階緑，秋颯梧桐覆井黃。驚蟬也解求高樹，旅雁還應厭後行。覽卷試穿鄰舍壁，明燈何惜借餘光。

《全唐詩》卷二〇九劉舟《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適字》 大名掩諸古，獨斷無不適。德遂天下宗，官爲幕中客。驪山浮雲散，灞岸零雨夕。請業非遠期，圓光再生魄。

《全唐詩》卷二〇九長孫鑄《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離字》 大德詎可擬，高梧有長離。素懷經綸具，昭世猶安卑。落日去關外，悠悠隔山陂。我心如浮雲，千里相追隨。

《全唐詩》卷二〇九房白《送蕭穎士赴東府得還字》 夫子高世蹟，時人不可攀。今予亦云幸，謬得承温顔。良策資入幕，遂行從近關。青春灞亭别，此去何時還。

《全唐詩》卷二〇九劉太冲《送蕭穎士赴東府得淺字》 吾師繼微言，贊述在墳典。寸禄聊自資，平生宦情鮮。逶遲東州路，春草深復淺。日遠夫子門，中心曷由展。

《全唐詩》卷二〇九姚發《送蕭穎士赴東府得草字》 天生良史筆，浪跡擅文藻。中夏授參謀，東夷願聞道。行軒玩春日，餞席藉芳草。幸得師季良，欣留篋笥寶。

《全唐詩》卷二〇九鄔載《送蕭穎士赴東府得君字》 策名十二載，獨立先斯文。邇來及門者，半已昇青云。青云豈無姿，黄鵠素不羣。一辭芸香吏，幾歲滄江濆。散職既不羈，天聽亦昭聞。雖承急賢詔，未謁陶唐君。薄俸還自急，此言那足云。和風媚東郊，時物滋南薰。蕙草正可摘，豫章猶未分。宗師忽千里，使我心氛氳。

《全唐詩》卷三七三孟郊《勸學》 擊石乃有火，不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不學非自然。萬事須己運，他得非我賢。青春須早爲，豈能長少年？

《全唐詩》卷三七四孟郊《苦學吟》 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清桂無直枝，碧江思舊游。

《全唐詩》卷二九七王建《勵學》 買地不肥實，其繁繫耕鑿。良田少鋤理，蘭焦香亦薄。勿以聽者迷，故使宫商錯。誰言三歲童，還能分善惡。孜孜日求益，猶恐業未博。况我性頑蒙，復不勤修學。有如朝暮食，暫虧憂隕穫。若使無六經，賢愚何所托。

《全唐詩》卷四六六薛存誠《太學創置石經》 聖唐復古制，德義功無替。奥旨悦詩書，遺文分篆隸。銀鉤互交映，石壁靡塵翳。永與乾坤期，不逐日月逝。儒林道益廣，學者心彌鋭。從此理化成，恩光遍遐裔。

《全唐詩》卷四七三孟簡《惜分陰》 業廣因功苦，拳拳志士心。九流難酌挹，四海易消沉。對景嗟移晷，窺園詎改陰。三冬勞聚學，駟景重兼金。刺股情方勵，偷光思益深。再中如可冀，終嗣絶編音。

《劉禹錫集》卷二八《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榮棣萼，謝庭歸去踏芝蘭。山頭花帶煙嵐晚，棧底江涵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蓮府遞相歡。

《劉禹錫集》卷三五《酬國子崔博士立之見寄》 健筆高科早絶倫，後來無不揖芳塵。偏看今日乘軒客，多是昔年呈卷人。胄子執經瞻講坐，郎官共食接華茵。煩君遠寄相思曲，慰問天南一逐臣。

《劉禹錫集》卷三五《酬楊司業巨源見寄》 璧雝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絶世才。渤海歸人將集去，梨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魂空斷，寶匣初臨手自開。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然灰。

《柳宗元集》卷一九《師友箴並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柳宗元集・外集・補遺・永字八法頌》 側不愧卧，勒常患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罨，磔趙以開撐。

《全唐詩》卷六四九方干《清源標公》 師爲衆人重，始得衆衆人師。年到白頭日，行如新戒時。餅添放魚澗，窗迴褒猿枝。此地堪終老，迷癡自不知。

《全唐詩》卷六五方干《哭祕書姚少監》 寒空此夜落文星，星落文留萬古名。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家無諫草逢明代，國有遺篇續正聲。曉向平原陳葬禮，悲風吹雨涇銘旌。

《全唐詩》卷六八皮日休《讀書》 家資是何物，積帙列梁栭。高齋曉開卷，獨共聖人語。英賢雖異世，自古心相許。案頭見蠹魚，猶勝凡儒侶。

《全唐詩》卷七六六劉兼《簡竪儒》 蹄涔豈信有滄浪，螢火何堪並太陽。淵奥未曾探禹穴，矜誇便擬越丘牆。小巫神氣終須怯，下里音聲必不長。近日冰壺多晦昧，虎皮羊質也觀光。

《全唐詩》卷七七八方愚《讀孝經》 星彩滿天朝北極，源流是處赴東溟。爲臣爲子不忠孝，辜負宣尼一卷經。

《全宋文》卷四三三宋庠《祭孫僕射文》　唐季俶擾，皇綱弗競。俗頹厥風，人菲其行。於皇時宋，天集大命。下武繼文，如周之盛。嚮學首善，稽古作聖。必有儒宗，緝隆醇政。公稟英粹，挺然天資。靈麟威鳳，瑞我昌時。含章履素，居中稟彝。仲尼既沒，文不在茲。有德可樂，爲邦家基。有道可尊，爲王者師。有行可法，爲生民規。有容可觀，爲朝廷儀。昔公始仕，墳籍是司。濟濟學徒，發篋摳衣。訖訖天族，學《易》受《詩》。乃升内閣，前席詢咨。直言正色，介然不移。德玉自潔，讒蠅莫緇。列藩偃息，風教下施。甘棠勿拜，去爲民思。聖皇纂御，累洽重熙。入居講勸，十稔於斯。義重師傅，多所發揮。典章禮樂，時庸稽疑。士任國用，援薦罔遺。君從人服，以其不私。日昳歲晏，眷然懷歸。引年還政，安居委蛇。進退合度，始終有宜。嗟嗟耆德，天不慭遺。邦殄瘁兮人亡，吾安放兮哲萎。納書褒述，撰於禮闈。易名取善，與聖克齊。陽穀之野，汶水之涯。令嗣卜窆，神降來依。昌朝早以譾材，爲僚東序。駑蹇之價，重于一顧。曷堪厚知，猥煩清舉。暨玷經筵，公指館宇。嗣講舊編，叨榮懷慕。某本諸生，得游材館。示以榘模，假之羽翰。比名言路，抗章敷薦。陟被上庠，遂階清貫。撫躬悼恩，心誓旦旦。希言早歲，進擢左雍。授經王府，引籍殿中。中和晚進，被遇攸同。昔登學省，今傅皇宗。豈不懷德，銘此微躬。方阻門闌，各服官次。靡皇執紼，遐伸奠饋。靈兮如在，俯昭誠志。尚饗。

《全宋文》卷六四一文彦博《能自得師者王賦能得師者，王道成矣。》　王者求賢仄席，聞善服膺。克隆於大寶曰位，用臻乎庶績其凝。得士者昌，懋顯日新之德；好問則裕，弼成天縱之能。豈不以訪道者非師而弗克，治國者非王而不得。苟能擇賢師而訪道，是以爲聖王而治國。勿謂乎介在人上，我則接下而思恭；勿謂乎富有域中，我則尊道而貴德。所以保傅是重，模範攸資。克永持盈之業，彌隆卜世之基。周道方融，吕尚處三公之首；漢業將盛，子房爲萬乘之師。樂育賢材，旁求儒雅。咨詢而學在中矣，體貌而禮無違者。誠由勤以行之，用致勃焉興也。心惟主善，既光闡於鴻猷；道在經邦，遂尊臨於函夏。若夫雲師紀運，天統興王，無爲之德斯盛，可大之功已彰。問道猶深於虔鞏，拜言尚極於齋莊。行之非艱，既美乎後從則聖；繼者爲善，是宜乎邦乃其昌。永孚於休，必由斯道。師事之禮無忒，衆正之言可考。固異夫五帝之佐，德弗及以非功；三王之臣，志同憂而可保。曷若我博采俊彦，周爰老成。始摳衣而翼翼，終負扆以明明。前有疑而後有丞，嘉謀未盡；帝與師而王與友，至教方行。偉乎！稽仲虺作誥之由，見成湯革命之美。非徒下順於人欲，不獨仰符於天理。蓋由在上而不驕，得師臣之道矣。

《全宋文》卷六四二文彦博《經神賦明識經旨，能若神矣。》　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奥，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温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奥義，曉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侔不測。下帷靡怠，莫窮乎變化云爲；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黄卷青箱，難迷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孜孜擅美。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害盈之理。敦《詩》罔倦，應遵岳降之言；學《易》彌勤，自合蓍圓之旨。若夫彼之神兮，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爲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靡自於依憑。皇士安之書淫，豈能方軌；杜元凱之《傳》僻，誠宜服膺。厥號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爲美，知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談，信依然而宛若。偉哉斯人，揚名立身。以學優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周季劉臻，皆稱漢聖；且異夫隋初楊素，止號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躋。神兮神兮，與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李石《方舟集》卷一《送王郁教授》　陰山多風埃，白日下雨雹。君子何必陋，士氣見淳樸。巴江亦能騷，蘭陵善爲學。斯文隨所化，後輩仰先覺。褐衣懷美質，隱隱含山璞。先生來何遲，絢秀待追琢。板輿行不難，雙鴈度雲邈。未嫌一簞蔬，頗勝五鼎渥。教人此其本，何異墊巾角。我昔困鼇鹽，爲子得妙斲。王明躬孝治，正要夔典樂。小試臺閣資，還來侍經幄。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六《送萬先之赴清湘教官》　早歲聲名滿上庠，青衫今始赴清湘。得官已晚豈宜冷，行路正難那更長。平昔心期良不淺，異時官業可能量。鵬程九萬從今日，行見飛飛到帝旁。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一六《送柴常之赴汀州教官》　有客神珠玉，訪予雲水鄉。虞庠同舍友，虎榜甲科郎。送别汀蘋白，之官芹藻香。南溟九萬里，拭目看翱翔。

王十朋《梅溪後集》卷二〇《送陳元龍赴封州教官》　温陵尊酒偶相逢，記得同年舊日容。書讀短檠遊太學，經傳絳帳適臨封。清新得句腸生錦，瘦硬通神筆吐鋒。莫向炎州歎官冷，行看湖海起元龍。

陸游《劍南詩稿》卷四〇《醉學究》　聖師飲百觚，儼然常齋莊。弟子習禮

餘，兒觥躋公堂。至今遺風被洙泗，諸生雅歌老儒醉。衣冠簡樸未可輕，安知中無魯二生。

陸游《劍南詩稿》卷五八《講學》 遷善以美身，講學以盡性。能爲可行爾，用舍固有命。天方斲斯文，魯叟虛歷聘。黎元則可哀，窮死吾何病。

《東萊集附録》卷三陳良祐《哀詩》 家學相傳久，天資自得高。讀書如夙習，授業更忘勞。史筆追遷左，詩編繼鄭毛。淵源有如此，沾丐及吾曹。

講道東陽郡，門生數百人。從游傾里社，忻慕滿朝紳。仕宦淹難進，聲名烱不泯。伯牛有斯疾，夫子亦悲辛。

《東萊集附録》卷三邵浩《哀詩》 三相流風遠，諸孫氣貌舒。有文皆錦繡，不琢自璠璵。樂育心無類，何言意已攄。摳衣多户履，四海讀公書。

道統傳千載，儒風振一時。心誠師孔孟，業廣慕皐夔。感鳳方興歎，書麟尚措辭。一朝梁木壞，吾黨可勝悲。

《東萊集附録》卷三徐安國《哀詩》 師友曾亡幾，南軒足舊聞。嚴陵忻請益，荊渚黯臨分。慟哭情方切，招魂志愈勤。幡然均地下，應與共修文。

感涕門闌舊，由來豈苟然。茶山參活法，婺女拾殘編。記録書猶在，忘言意已傳。續燈身後事，先是有同年。

《東萊集附録》卷三唐季度《哀詩》 多士將安放，先生今則亡。正宗傳道德，餘事見文章。遽作兩楹夢，空遺百世芳。哲人胡不壽，天理竟難量。

交友昔嘗與，真誠久愈孚。公雖推齒序，我實仰師模。提耳言猶在，終身誓不渝。神馳埋玉處，慟哭向長途。

《東萊集附録》卷三唐季淵《哀詩》 方振河汾業，云胡不假年。斯文今已喪，此道後誰傳。祕館藏新史，門人緝舊編。未明修短理，昂首問蒼天。

憶昔精藍舍，提撕意頗濃。笑談猶在耳，趨步遽無蹤。萬里悲風翮，中宵寤歲龍。百身嗟莫贖，涕淚灑寒松。

《東萊集附録》卷三鞏豐《哀詩》 明道、東萊先生之葬，豐既爲文以侑奠，所以尊道德，述行藏之意雖畧備於詞，而悃愊繾綣之私有未盡究者。豐自弱冠即獲拜先生於山林，追數門人，莫如豐舊。己丑、庚寅之歲，先生遲次金華，分教嚴瀨，已而校讎道山，豐皆獲裹糧負笈以從。如是者數年，齒壯而家甚貧，遂迫於課試，月書季考，往來庠序，歲時逝於水陸，自是亦寖疏於函丈矣。今年秋九月，始以上舍生第進士，幸無舉子累，可以竊數年之暇，終事先生於寂寞之濱，而九原不可作，未知幾流涕痛哭長太息，而可以伸此恨也。乃依唐人張籍祭吏部昌黎韓公之義，賦古風一章，其聲韻名數如之，庶幾寫豐之悲，而補丈之所不及焉。其詩曰：

嗚呼吕夫子，天姿素顒昂。文獻紹家學，刻意稽虞唐。看書眼如月，洞照所未詳。雲霧養豹質，彝尊琢龍章。椎鋒裹頭歲，躡足遊四方。取友半楚越，篤志日自強。著眼囂塵上，口不掛否臧。堅車遵大路，駸轡多工良。筆陣萬人敵，嚴嚴亞夫營。既壯道愈焯，維斗揭太常。朝路閱時變，有意夫明昌。嗚呼命非耶，一病俄殂喪。百年能幾見，痛在予衷腸。恭惟經濟學，日就而月將。便便五經笥，笑視古錦囊。訂史參理亂，一一堪施行。聖伏道絶塞，緊我爲發明。無心著師説，獨遜時輩聲。盤礴九雲夢，胷次莫與京。爐煙對姬孔，脱落翰墨場。耳目所纂輯，如春之發生。退然避時譽，斂衽不肯當。居憂寄蕭寺，舉俗載其名。户外履常滿，攝齊願升堂。樹陰敷書户，静對書一床。是中亦何有，乃獨不可量。吾則不爾拒，歲寒永相望。

嗟豐幼甚愚，聖讀初濫觴。先生與之進，聞見昔未嘗。摳衣莫我舊，歲籥今幾更。山林有陳跡，尚想曳杖聲。精衷無渝泐，氣序有翕張。俯仰十數載，淹留竟奚成。羣趨競場屋，意氣無激揚。荏苒去函丈，有愧弟子行。册府羅鷺羽，尋拜尚書郎。明堂資衆木，待公舉修梁。豐時遊庠序，門牆邇康莊。偕我二三子，振袂時翥翔。黄塵烏帽底，自覺神觀清。每伺趨局暇，進揖班馬香。先生爲疇酢，講貫忘暄凉。于時萃英髦，王路均且平。蘇醒憂國病，酌酌鑒古情。門外有過轍，頗怪來往并。再歲感末疾，長江理歸航。江濱多送客，飛蓋驚鳧鷁。走實厭衆味，食魚必河魴。豈其嗜野蔌，而置稌與秔。敬願持此心，不厭道阻長。及歸供灑埽，藥餌常侍旁。庶幾秉一炬，上接星宿芒。師門謝賓客，童稺亦歎驚。唯有舊學徒，尚俾承餘光。神聞造冲邈，氣定絶慨慷。嘯傲羲皇上，稅駕無何鄉。今歲二月中，豐入須女城。床下拜龐老，城隅有幽坊。維時春氣和，天宇新霽晴。先生呼我俱，緩步臨前楹。露菊擢翠羽，風篁韻繁箏。晝坐欣至夕，話盡一再更。誨言皆砭石，易知復難忘。委曲到肝鬲，如啜黄昏湯。出門九徘徊，三復心遑遑。提撕不予棄，感切涕泗横。先世有遺書，故墟有山房。尚冀疾有間，挈領提其綱。敢以學爲嬉，坐使素業荒？誓當服明訓，爲衣不爲裳。筆著將脱稿，後生有憲章。家傳人誦之，豈惟師張程。研精固有造，棲遲詎無成。嗚呼寢門慟，兹禍誰使令。天高不可訴，仰視空茫茫。枯琴在東壁，遺履陳西廂。未續

千古淚，桂魄三闕盈。慨昔身健日，浮言多謗傷。黃鍾自疏越，鄭衛徒錚錚。事定蓋棺了，玄黃闕青箱。堂堂那復見，薄奠攄寸誠。斯文儻有繼，師道其張惶。矢心薦明蠲，精爽庶歆饗。

《東萊集附録》卷三黃人傑《哀詩》 夫子來天上，儒宗第一人。英材歸樂育，聖學發沉堙。正路方資闢，澆風未及醇。斯文何遽喪，詩筆絶生民。先生解《詩》，方及《生民》之首章，奄然歸真。

盛德光華閥，高風動九垓。羣英傾斗仰，一旦駭山頹。吾道無綱紐，熙朝乏鼎梅。明招涵夜月，忍聽曉猿哀。

天意高難問，胡爲奪巨賢。後生安取正，聖道不容傳。感意悲風木，傷心慘暮煙。翩翩丹旐去，徒有淚潸然。

憶昨飄零日，徒爲梁父吟。一時辱輕信，千里示佳音。方講門人禮，蒙嘉國士臨。一朝遽千古，難保見知心。

萍跡來京闕，逾涯辱意隆。劇談銷客氣，終月坐春風。豈謂十旬別，夏四月十九日別先生，至秋七月二十九日先生没，恰一百日。俄成千歲終。哀哉不復見，天闊恨無窮。

《東萊集附録》卷三宋天則《哀詩》 含孕天資粹，稽參學力深。躬純君子行，道會聖人心。形見温於玉，持存勁愈金。斯文方有賴，蚤作遽聞音。

世選仍收第，詞科復處優。賢關資善教，東觀遇英遊。史筆精刊繫，文編極簡搜。家居期問董，豈料病無瘳。

設心何正大，所樂得羣英。文妙雲龍變，經談日月明。精魄無間斷，小大各圓成。長育恩難報，攀號自失聲。

麗澤南軒聚，俱曾辱異知。顓蒙初自釋，誘掖信吾斯。雖歎行窩寂，猶虧築室思。秖同二三子，許學莫能移。

陳傅良《止齋集》卷四《教授李夢符惠宣聖畫像用韻奉酬》 一藝必有師，尚論襄與夔。一國必有師，尚論管與伊。信知師道尊，分與君父夷。吁嗟文王没，斯文屬之誰。微言二十篇，論次自《學而》。傳之者顔曾，其後則子思。方當周之衰，諸子出怪奇。王公各師承，一語可解頤。見之擁篲迎，不見嚬其眉。孟子獨推尊，是惟聖之時。苟不本孔氏，皆放其淫詞。於是尊孔孟，誕作百世師。自非戎翟秦，孰背此道馳。本朝郡爲學，薄海尸祝之。往往屈萬乘，降升廟庭垂。我作暮春堂，《魯論》以自隨。扁題落天上，鬼遁蛟龍移。江山護昭回，誰敢或訕嗤。中有夫子像，來從魯家兒。廣文以遺我，温厲尚可追。吾今得吾師，下視衆説卑。世世萬子孫，永此巢一枝。

彭龜年《止堂集》卷一六《輓張南軒先生八首之二》 世無鄒孟氏，聖道危於絲。學者迷統緒，擾擾徒外馳。況有釋老輩，竊窺如鬼魑。苦彼疑似説，陷我高明資。偉然周與程，振手而一麾。源流雖未遠，淆濁亦已隨。公如一陽復，寒烈已可知。斯文續以傳，歲晚非公誰。傷哉後來者，此世亡此師。

趙蕃《淳熙稿》卷一《送劉得華赴漢陽教授二首》 昔公去太學，士曰奪我師。今公去皇閣，里閭極公思。公何德於人，曰公勇於義。使其用於時，其効何止是。

漢陽在何許，越在河之北。聖朝富文物，要使均萬國。輟我學省彦，以爲遠方重。化成亟歸來，明堂待梁棟。

郝經《陵川集》卷二一《師箴》 責善在己，我心即師。責善在人，善人是師。覺有先後，年有長幼。智有大小，德有涼厚。成己成物，用作新於舊。其流之清，其源必澄。其本之茂，其末必榮。故蒙者求聖，而闇者求明。彼靈不冥，實右我後生。如聽如瀆，如反如復，授者不明，而學者不篤，師道淪以没。師也是司，敢告其僕。

仇遠《金淵集》卷四《官冷》 不負平生下澤車，宦游卜宅亦村墟。家貧累重須干禄，官冷身閒可讀書。高柳每聞鶯姹妒，破籬時度竹蕭疎。西南林壑堪娱晚，静看飛雲自卷舒。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二《請曹教啟》 學必有師，其聞道也先；父不責善，故易子而教。凡潔以求進者，吾未嘗無誨焉。恭惟某人貌古神清，才高學博。一過目而史輒誦，八叉手而賦已成。淵源所漸，範模甚正。某子姪輩少壯不努力，孩提巧相如。就有道而未正焉，斯人誰與歸也。昔長者絶子，非子絶長者，聞決意以先歸；今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願降心而俯就。

陸文圭《牆東類稿》卷二《謝徐教啓原注除講書》 入學招諸生，幸過昌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慚非老杜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竊惟講書之選，以待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解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奈觀聽何！必來狗曲之譏，適重鱣堂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攬説古今之得失。每自負不碌碌者，今何爲是栖栖與？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其於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誤聽菊榜之鈴，素不齒芹宫之籍。

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有善者，率以録盖。伏遇秋雲雙鶚，春浪一龍。身閒梅閣之仙游，手葺杏壇之生意。園蔬蕪穢，昔容樵牧之童；水藻精神，今選英髦之士。致令躍冶，預在鑄金。某敢不更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後生蹴等，莫逃鳴鼓之衆攻；異日説書，不滿斲輪之一笑。

貢奎《雲林集》卷一《南劍教授揭從年惠詩就次韻以餞》 君詩何所似，天飆灑琅玕。示我春容篇，讀之爲清寒。於焉稍相接，談經古翻瀾。亹亹窮本源，非徒涉塵寰。力趨仁義途，愧此儒爲冠。詩者君之餘，歎息鳴鳳翰。時哉施威武，德舞瞻羽干。豈無往哲言，藏之於學官。命教責非輕，辭訓嚴誥盤。厥服固云遠，傾露排忠肝。溶溶水如璜，樂彼朝莫翰。矗道今多岐，鑒此孟與韓。愧無仁言贈，别淚爲君彈。

許謙《許白雲先生文集》卷一《送胡秋白衢州學正》 東陽有桂士，簪盍鍾山下。變文摛風雲，論事共樽斝。爲言諸孫行，二妙皆作者。有懷不可見，情若江流瀉。今此逢少君，秋月澄霽野。儒術從不振，屏棄如土苴。泮林雖儲材，榛棘亂梧檟。固當詎詖行，扶植歸大雅。大末古名邦，生才今豈寡？善性水同趨，範模待良冶。

楊載《楊仲弘集》卷一《送淳安徐教諭之任》 握手出南城，眷眷從此辭。蒼茫寒江色，日暮浮雲滋。大舟挾雙櫓，輕若駟馬馳。淳安衆才彦，並遲得師資。擊鼓會高堂，帷帳春風吹。執經列座下，質問無留疑。平生五車書，少出胸中奇。欻然聽佳譽，庶用懌我思。

許有壬《至正集》卷一六《送胡宗文教諭崇陽》 教邑休辭展布難，一方儀範幾人看。但教多士有矜式，大勝達官惟素餐。梓匠不言能辯器，泮池雖小可觀瀾。聖門事業須加力，更與乖崖締歲寒。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卷一《教授廳銘》 漢之校官，今郡文學。典教泮宫，横經師幄。吴邦之風，思魯一變。律己以先，庶則人勸。言慎行脩，乃式乃矜。勉兹古訓，庶列愧陰。

謝應芳《龜巢稿》卷一九《師箴》 堯舜湯文，爲君而師。洙泗設教，斯文在兹。寥寥漢儒，章句云爾。濂洛諸公，麟角鳳觜。師道之大，寔難其人。曰可爲者，温故知新。若童子師，爲亦勿易。養正之功，寔係於是。師乎師乎，宜日三省。吾爲子箴，亦以自警。

周巽《性情集》卷五《送賀元忠之曲阜學正任》 送君之曲阜，魯殿謁靈光。琴瑟歌清廟，衣冠拜素王。采芹臨上邑，釋菜得升堂。文字看科斗，簫韶鳴鳳凰。吟壇常倚杏，射圃必穿楊。聽雨泮池曲，舞雩沂水傍。檜圍宫樹暗，花覆苑苔香。東魯諸生喜，西風一鶚翔。贈言兖州去，别意楚波長。遥望雲千里，中流華一航。遊魚迎去棹，語燕繞危檣。願振孔林鐸，時逢文運昌。

趙汸《東山存稿》卷一《送汪子翼赴采石書院山長》 汪子富儒術，雄文驚有司。横經得專席，往主聖哲祠。昨者遇相别，清言不及私。惟念紫陽翁，周程以爲師。云何陸子静，所學乃異兹。後生將焉從，此事宜精思。斯行憑在爾，寧復計班資。嗟余素寡陋，求道多困岐。離索亦云久，陸沉乃其宜。一聞君子論，反躬愧湮微。神心異象罔，誰能握其機。關洛有遺言，本根實在兹。及門多通明，經説乃見譏。朱子晚所造，卓絶知者希。象山如可作，豈復憂支離？使其或有異，在我已無疑。前修去已遠，問辯將疇依。子有千里行，誰能糾子非？采石古重鎮，精廬俯危磯。子登蛾眉亭，勿作雍門悲。應懷謫僊人，宫錦何淋漓。横絶宇宙間，飛黄不受韁。君子慎修己，深潛厚自持。斯人固天放，跌宕將安歸！適道必有途，積德必有基。所貴敦實行，無爲尚虚辭。俗學昧本原，希微罕真知。侏儒笑俳優，長者豈吾欺？念子實命我，斯言非我宜。敬恭奉明德，白首以爲期。

《元詩選·癸集》陳舜咨《送番陽張小雅之建陽教》 十載青燈照榻寒，薦書一紙下臺端。有材自合爲時用，早歲何妨作校官。建水灘頭迎劍佩，考亭祠下拜衣冠。百年道學淵源在，莫厭先生苜蓿盤。

宋濂《文憲集》卷三一《送李生還四明詩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顔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芃芃，不如蓺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四明李生，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鋭有以燭諸理，間發爲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之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别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鐙默坐，因發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至以迄于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一解。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二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躗躗媚學徒，三步亦回顧。三解。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四解。

素編躭清晝，青燈坐深夜。深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五解。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六解。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七解。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能諧，贈言如贈金。八解。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功隨日新，慎毋中道廢。九解。
羣經耿明訓，白日麗清天。苟徒溺文辭，蟹爝欲爭妍。十解。
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十一解。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十二解。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儻弗逢，鹽車厄騏驥。十三解。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騁望，遲子能重來。十四解。

龔敩《鵝湖集》卷一《贈沈嘉由儀部遷宿州學正》 江頭日日春風起，柳花飛渡春江水。東吳客子問歸期，回首雲山隔千里。昔來胄監知幾秋，鱸魚不動鄉關愁。五車萬卷恣搜索，聲譽早播金陵州。筮仕春官咸見許，每接夔龍趨步武。中原文獻久荒涼，復遺橫經施教雨。屠羊反肆未足多，敷學亦得重漸摩。乃知天造有深意，千古不用傷丘軻。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三《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著高風。繫理或訴冤，死請代以躬。收葬與撫孤，懇惻貫蒼穹。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實囹圄中？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黷上帝衷。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末俗日悍驕，童穉忘敬恭。滔滔未有艾，燄燄安所從？我行聞怪事，竊歎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爲懲頑凶。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七《次韻送海鹽學潘先生》 文章蚤漱六藝芳，聲名籍籍超班行。況復丰采振頹靡，巋然魯殿瞻靈光。五雲深處承恩寵，紫薇花底鏘琳琅。校藝黌宮日初永，綠陰坐轉槐堂影。頓使仁風被草萊，百念寧知已灰冷。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七《寄定庠王公積訓導及諸友生二首》 忽忽懷同道，朝朝上郡樓。遷居吾計拙，講席爾才優。潮湧蛟門月，風生蠏浦秋。登臨應有暇，東望思悠悠。

定庠爲邑重，諸子得才賢。客裏忘遷次，芹邊喜勉旃。春風娛舞補，夜月坐吟氈。不念淹留者，含悽正惘然。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八《送李孟又延平教授》 始聞胄監升鄉貢，又見鐔川作教官。當代正宜成士子，此行未必誤儒冠。文光夜矚蛟龍劍，客貺朝飡苜蓿盤。家學淵源欣有在，好傳清譽慰交歡。

鄭本忠《安分先生集》卷八《送朱士立教授紹興府學》 都門拂曉送儒官，三月飛花撲馬鞍。郡校近聞荒古道，諸生今喜得新安。青氈已飽《春秋》學，白首甘飡苜蓿盤。好爲成人兼有造，慰予翹望五雲端。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一《送曾仲修訓導赴新淦》 玉笥抗雲漢，金川汎晴虹。山水互明麗，照耀城邑中。連延開綺構，崔嵬表黌宮。俎豆謹常祀，絃歌曰諷諷。君子抱德藝，出教屬時雍。高齋振木鐸，濟濟來游從。衮冠講周孔，表率誠在躬。茲晨餞發軔，飄拂乘長風。因結故園想，悵望南飛鴻。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二《題貝教諭容與軒》 金川帶玉笥，此地託幽軒。旦暮無塵事，絃歌近縣門。傍花晴散帙，延月夜開樽。容與存吾道，長令學者尊。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二《送劉編修朝宗赴九江教授二首》 昔過潯陽郡，憑高暢客情。廬山當近郭，江水帶孤城。茅屋家家淨，漁舟箇箇輕。廣文懷散逸，此去課諸生。

去上還鄉路，天恩便養親。拜辭金殿直，謝別玉堂人。山水濂溪近，風煙栗里鄰。懷賢知有志，應不負青春。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二《送王瀘淵改訓導上杭》 寥落新安邑，橫經已十年。朝盤飧有粟，夜榻坐無氈。濟濟來衿佩，洋洋聽誦絃。學規兼體用，祀禮備精虔。東魯文衡撤，南閩教鐸遷。肯辭行道遠，自喜過家便。天霽雲橫嶽，潮平雨溢川。別離將萬里，書問若爲傳。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二《代德遵送嚴士正赴江陰訓導得「來」字》 之官辭玉闕，送別傍金臺。暫駐城陰騎，同傾柳下杯。念離俱繾綣，欲發更徘徊。遠樹青如薺，春波綠勝苔。路馳兼水陸，舟汎歷沿洄。之子儒家秀，前賢世德培。羽儀

明鸞鶱，器質抱瓊瑰。聖代蚩騰早，亨衢特達開。三吳推道院，百里富英才。習禮延陵邑，談詩匡鼎來。道存人自化，意澹俗無猜。此去應相憶，題書寄鴈回。

楊士奇《東里詩集》卷三《送梁本之納溪教諭二首》 西過瀘洲是納溪，錦江還在納溪西。此去家鄉五十里，青山朝暮對猿啼。

煙柟霧柏富奇材，梁柱還須匠石裁。刀布不勞齎計吏，聖朝今選學官來。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贈李伯高司訓還廬陵》 廬陵古名郡，風俗天下聞。卓哉歐陽子，奮發振斯文。聲光被後世，至今仰餘芬。惟子企前軌，力學究典墳。棲遲三十載，布衣誰與羣？忽茲膺薦舉，裁冠上金門。授以郡博士，文采耀青雲。今晨別我去，悵然惜解分。臨岐重握手，酌以白玉尊。朔風吹浩浩，雨雪何紛紛。抽帆上南浦，行行近青原。及家固云樂，況乃親弟昆。蹇予荷恩遇，謬忝職禁垣。西江未同返，遥睇瞻丘園。解佩爲子贈，聊復申好言。勖哉繼先達，浮名何足論！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梅窗爲教授金原祺賦》 嚴冬閉雲陰，衆卉各摧折。瑶樹粲佳花，綽約凌冰雪。君子秉文教，終歲擅高潔。豈期謝春榮，所志堅晚節。觴詠日逍遥，琴書足娱悦。願言保貞姿，庶以紹先烈。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一《贈鍾觀伯司訓新淦邑庠》 爲士貴立志，志立名乃成。所以賢聖徒，尚志尤兢兢。維子我同里，祖父實相知。弱冠志已殊，晝夜窮書詩。《春秋》紹家學，講究探玄微。明經夙抱負，應聘來京畿。金門特召試，辭藻何陸離。哀然居上第，儕輩咸相推。翩翩持教鐸，去作淦庠師。清晨來告别，執手聊躕躇。驪駒且未動，盡此黄金巵。大河日東注，白雲正南馳。朝經直沽北，暮駐長淮西。鍾山屹相望，廬阜雄且奇。九江既浩蕩，南浦何逶迤。洪都集冠蓋，車馬紛往來。彌楫劍江涘，艤棹蕭水湄。金川對玉笥，佳氣含朝暉。諸生集衿佩，瞻拜盛容儀。舍菜謹趨謁，揖讓生光輝。升堂聞絲竹，宴會及茲時。優遊敷文教，作育懷切偲。士風振頹靡，俗化厚民彝。末學懲剽竊，彌文戒誇毘。由茲興治理，簡拔有所資。勖哉志道德，永矢期勿隳。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二《贈傅子楫德安教授》 京師仲冬月，天氣寒栗冽。客懷已無歡，況與故交别。先君昔教臨江時，我亦攜書侍講帷。春風游泳泮池上，惟君與我最相知。君心磊落懷奇寶，自分青雲致聲早。一從領薦上京華，拜官得似儒官好。蘄州振鐸經幾年，廣海旋聞席再遷。欒城契濶三載餘，又聞書考來朝天。相逢頓覺容髮改，卻羨當時好風采。論心但喜别懷舒，話舊猶看故情藹。只今南去沐榮恩，盡道德安風俗淳。朝回相送情怱怱，作詩聊以申殷勤。征車軋軋金臺路，落日風沙渺煙樹。人生聚散胡爾爲，況乃相看各遲暮。君行遠道勿蹉跎，正值歲寒霜雪多。德安早到如相憶，莫道衡陽無雁過。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二《贈貢士王志浩赴東莞訓導》 東風三月鶯亂啼，都門冠蓋相追隨。鄉人故舊領除命，布衣一日生光輝。王郎素非尋常者，浩氣凌霄絶瀟灑。昔年充貢登成均，萬里青雲重光價。已看蟾宫擢高枝，復聞戰藝來春闈。霜蹄暫蹴未爲失，一官雅稱克儒師。番禺南望渺何許，便道還能過鄉土。梅雨連村旅舍昏，林陰滿地郵亭午。懸知到日夏方深，杏壇晝永分清陰。皐比日宴説經史，座間濟濟皆青衿。況當聖治文明日，宵旰孜孜在儒術。茲行仰體聖明心，作育羣才須努力。朝回送别惜匆忙，且盡花前酒一觴。嶺南若遇回京使，猶待槭書寄玉堂。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三《贈貢士楊綖赴南海訓導》 楊子青雲彦，儒官稱好才。遠從南海去，還自日邊來。綵服榮家慶，慈顔樂壽盃。題詩慚潦倒，臨别重徘徊。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三《贈江陰嚴訓導》 春宫方進賀，行李又言旋。冰雪三冬候，關河萬里天。斯文慎自保，交誼久愈堅。泮水諸生在，瞻思意獨懸。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劉校書赴沂州學正》 角聲催曉雁聲寒，握手都門話别難。行李只留詩卷在，離筵須勸酒盃乾。幾行雪樹臺前見，千里雲山馬上看。莫謂沂州氊獨冷，校書原是老儒官。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進士陳素漳州教授》 上林鶯囀柳花飛，送子今辰出帝畿。射策已先多士選，承恩獨領教官歸。淮南雨過蘼蕪緑，閩嶠雲深荔子肥。珍重斯文期遠大，臨岐莫用歎暌違。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周迪赴襄陽訓導》 官署相逢屬暮春，一尊偶得話情親。昔年講學期科第，此日傳經領縉紳。花外鶯聲醒别酒，雨中草色没征輪。臨期一送情何限，爲子長歌賦《采芹》。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李彦安赴荊門州學正》 白髮蕭疏老教官，幾回相見在朝端。三遷不爲年勞轉，九考深知作育難。舟過淮南春漸近，路經湘浦雪猶寒。荆門此去攜家便，珍重斯文好健餐。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貢士熊廣赴金壇訓導》 聖代求賢意獨加，早年膺薦見才華。朝端選士先興學，京下爲官復近家。驛舍雨凉醒别酒，馬頭風急

送飛花。他時教育看書最，雲路相期未有涯。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梁教諭萼赴衢州府學教授以《實録》成陞除》 五載論交在石渠，史成又見拜新除。賜金且喜光行李，典教寧忘載舊書。文物只今稱兩浙，衣冠自昔重三衢。茲行努力勤師道，講罷應知樂有餘。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送周時敏赴南陽訓導仲方先生孫也》 遠持教鐸向南陽，相送都門意獨長。芳草夕煙停去旆，緑槐疏雨濕行裝。古人爲學嚴師道，今上求賢急治康。努力斯文期遠大，前人德業政相望。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送陳三策赴建安訓導》 去春闕下暫相逢，又此攜書出九重。久別未忘懷耿耿，朝回猶惜去匆匆。昔年交誼推陳重，此日傳經辟馬融。共説建安人事美，紫陽千載擅高風。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黄彦子赴竹山教諭》 與君濶別四年餘，忽領鄉書上帝都。金殿春風膺薦後，玉堂夜雨盍簪初。驚傳綵服還鄉縣，親聽綸音下玉除。料想重來應有日，先期穩步躡雲衢。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四《贈羅大敏教諭之官襄陽》 君家遠自羅源出，道學相傳有豫章。世系固應存慶澤，諸孫還喜紹書香。聖朝作育文風盛，泮水絃歌化日長。早晚到官有餘暇，題詩須上峴山陽。

金幼孜《金文靖集》卷五《贈孔止武横州學正》 妙年學禮獨超羣，早領鄉書會緡紳。喜見姓名登乙榜，十年不負讀書勤。

承恩曉出五雲端，爲向横州作教官。聖主崇儒資教育，逢人休歎座氈寒。

御溝新漲雨初晴，楊柳毿毿囀早鶯。朝罷都門一相送，故鄉回首不勝情。

便道還鄉兩月程，綵衣偏勝錦衣榮。到家且慰雙親望，膝下頻將壽酒傾。

驪駒早發向横州，遠道風煙莫滯留。五嶺秋來有回雁，平安先寄鳳池頭。

金實《覺非齋文集》卷一《送程教諭之官袁州》 十月長干道，海雨陰復晴。朝攜一樽酒，送客石頭城。雙鳧凌天風，浩蕩指滄溟。雲開望楊子，两山夾江青。疏鍾度木末，天籟雜濤聲。舟從日邊去，人在空中行。維帆古潤州，滔滔遡安流。舵樓一倚眺，落日風鳴秋。郁金酒初熟，夜向蘭陵宿。解囊送青蚨，開尊慰幽獨。醉登闔廬城，慨古百感並。向來歌舞地，今日煙蕪生。晨經苕霅川，雙流淨涓涓。土甘蓴菜美，波活鱸魚鮮。南望飛來峰，嵐岫何龍蔥！影涵湖水曲，翠落錢塘東。潮捲雪花白，日出江波紅。艤棹富春渚，釣臺白雲中。讀罷嚴祠碑，千年仰高風。雙江合流處，西上蘭城路。渚溟人漸稀，沙寒雁初度。揮手凌紫霞，遥見仙人家。斧柯爛已久，瑶草空生花。棋存混沌子，橘駕横空槎。滄洲望依然，親舍孤雲邊。秋霜白髮變，愛日萱花妍。著我班斕衣，暫向庭幃趨。娱親豈非樂，王程畏束書。束書辭舊隱，乘月度番湖。西山與南浦，秀色相有無。横經擁皋比，想逢冬仲初。宜春古名郡，跡與前賢俱。封存康樂後，治識昌黎餘。登堂振鳴鐸，熙熙講唐虞。育英信可樂，奚似登華樞？赤霄覩儀鳳，長途試輕車。遐舉固有待，致身初不殊。矯首五雲裏，待子躡亨衢。

楊榮《文敏集》卷二《送陳旺司訓之毘陵》 年少負才志，力學勤書詩。振鐸大江右，聲譽已四馳。揭來始相見，羡子美令儀。皎然玉樹姿，煜煜含清輝。操觚爲文章，雅正且出奇。復此拜恩寵，鳴佩辭禁闈。分教向毘陵，與我敍別離。子行且慰意，守職爲儒師。以道淑多士，勿謂官秩卑。當今聖明王，功高德巍巍。崇儒重賢俊，致治昭雍熙。勉旃益勵志，敦默慎自持。喻如荆山玉，終不爾棄遺。申章以贈行，莫訝相箴規。

楊榮《文敏集》卷三《送楊弼學録之南京》 涓流達巨海，拱木干雲天。諒此匪朝夕，滋長必有年。楊生倜儻姿，卓卓懷高騫。特達自有時，淬礪志益堅。及茲官太學，出入偕英賢。長養棟梁器，浚滌山中泉。宏遠方自此，奚容歎寒氈。

楊榮《文敏集》卷七《送訓導周進赴襄陽》 除書朝下九重天，南去襄陽路幾千。祖席滿斟燕市酒，征帆輕揚楚江船。彤庭試藝逢昭代，絳帳横經屬妙年。已喜難兄居禁密，名家伯仲總稱賢。

楊榮《文敏集》卷七《送廖自廉赴沅江訓導》 捧檄趨朝鬢已蒼，儒官南去入沅湘。薊門祖帳逢朝雨，漢口征帆度夕陽。秋入楚山黄葉落，風生魯泮碧芹香。宦情莫厭寒氈薄，老去清閒興味長。

李時勉《古廉文集》卷一《送人作教官》 振鐸南行别縉紳，不瞻風采自傷神。可堪落日驚殘雨，空擬看花及早春。驛路蕭風初去客，圜垣斜日獨愁人。到家稺子如相問，萬里淒涼誰是親？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七《劉教諭畫像贊》 承詩禮之傳，得山水之樂。思有光於前人，奮不悖於先覺。窮遺經乎千載，矯薦書之一鶚。故健翼以迅征，將乘風而上寥廓。當聖治之文明，遂典教於儒學。蓋以方壯之年，而受作人之託。肅青青之衿佩，謹明明之矩矱。乘餘暇以遊遨，寓幽情於琴鶴。意態澹而閒和，容色澤以優渥。惟君子於斯須，皆不遺於禮樂。以治心而修身，則教立而功博。茲公卿之崇重，多庠序之峻擢。宜祇慎而不怠，庶名位之超卓。

季顯，予泰和故家，爲盧溪教諭，以外艱起復來京師，持此像求予言。予不得辭，乃爲之贊，而以遠大勉之。

薛瑄《敬軒文集》卷六《送和司訓》 秋色滿平陰，秋聲處處砧。離筵對衰草，別路繞疎林。白日青霄迥，紅雲紫極深。此行應得意，早晚報佳音。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八《黃司訓講學圖贊》 興寧黃添華由賓貢起爲馬湖司訓，時侍講席受經，業有成以出仕者，若白侍御圭、胡侍御鑑、魏進士正、殷貳尹祥、鄭司訓嵩、張貳守麟、王檢校應先暨其子上蔡司訓敬也。後陞教蓬萊以没，諸生念遺誨之在耳，而往跡已成陳，遂繪斯圖，以寓江漢秋陽之思。敬復奉以求予贊。予嘉是圖有厚之道也，故不辭而爲之贊曰：

自古善俗，在立師道。師得其人，士斯有造。卓卓先生，秀外實中。足爲人師，以開世蒙。邈彼蜀徼，民俗夷鄙。自分教來，士氣奮起。侍函丈者，肅雍有儀。飫聞德禮，博極書詩。疑隨辨析，業以序就。各抱所得，薦履榮要。教鐸既東，梁木云摧。濟濟多賢，不勝其哀。爰托繪像，以存往跡。聊寓遐思，亦昭餘澤。九原不作，遺教在焉。教雖在焉，亦何逮焉。我瞻是圖，起敬起愛。繼之以辭，用表嘉會。

李齡《宫詹遺稿》卷二《送馮教諭》 早歲黌宫淑俊英，投簪歸去遂高情。蒼松白石依然在，一曲滄浪分外清。

徐有貞《武功集》卷五《史館稿・送馮翼夫教諭赴儀真》 科名昔已著京闈，典教今看道有輝。就禄喜持毛義檄，娱親戲著老萊衣。月明江店砧聲急，霜落山城樹影稀。寄與淮南諸士子，授經從此得依歸。

徐有貞《武功集》卷五《史館稿・送姜學正赴河間》 會遲嗟别速，此意不堪論。匹馬路千里，長亭酒一樽。官資寧恨薄，師道自爲尊。異日河間士，多應出爾門。

鄭文康《平橋稿》卷五《送鍾司訓之黄岡》 才名曾聽振文場，共喜除官近故鄉。鐵甕漸遥知白下，竹樓將近是黄岡。沿江煙草隨舟緑，夾岸楊花撲面香。到日不須騶吏候，諸生執贄繞門牆。

鄭文康《平橋稿》卷五《送吴司訓之辰州》 吴廷實自永樂庚子應試，連七科不合主司之格。年近六十，始得訓導辰州。賦以送之。

辛苦平生萬卷書，辰陽博士得新除。腰錢已跨揚州鶴，貰酒先嘗漢水魚。門下諸生多館閣，眼前同輩久軒車。嗟君莫恨功名晚，梁顥才華更有餘。

謝一夔《謝文莊公集》卷六《送訓導曾謹之泗州》 淮海西南是泗州，清時振鐸喜君遊。傳經有客師劉向，抗疏無人薦馬周。驛路霜寒楓葉晚，泮宫風冷桂花秋。少年莫歎儒冠悞，進學宜從分内求。

謝一夔《謝文莊公集》卷六《送彭司訓之常州》 士林翹楚早窮經，别後清風水上萍。闕下逢君頭已白，客中顧我眼常青。纔聞駐驥來西苑，聿見鵾鵬化北溟。此去毗陵揚教鐸，天南夜夜焕文星。

張寧《方洲集》卷六《送黄掌教》 泮水官初滿，臨岐意黯然。風雲千里道，雨露九重天。碩學推程顥，清才數鄭虔。願言行莫緩，臺閣正求賢。

張寧《方洲集》卷七《烏程貳教李春夫四首・橋門奉侍》 禄養知何日，依親未可期。聊憑菽水奉，得便寢興時。風木丘吾感，公庖考叔遺。三年不歸者，此意竟何思。

《泮宫迎養》木鐸晨初舉，親輿暮已過。禄嗟升斗薄，養比鼎裯多。化雨連橋梓，文風振《蓼莪》。不須經史訓，身教易漸摩。

《西江考藝》奎璧騰輝蚤，鈞衡入聘新。由來斲輪手，解識運斤人。剖璞求良玉，揚瀾起伏鱗。至今天上榜，多是《鹿鳴》賓。

《竭力榮親》藝圃春芳盛，研田秋穡成。都將一官俸，併作二親榮。帶緩烏紗稱，袍寬綵繡明。推封事難必，隨力報深情。

張寧《方洲集》卷八《送應司訓入廣》 一官初得覲宸旒，又上湖南萬里舟。碧樹青山妃子廟，夕陽芳草仲宣樓。竚聞江漢歸周化，莫爲沅湘弔遠遊。泮水傳經如有暇，好題尺牘慰窮愁。

張寧《方洲集》卷八《送王司訓赴臨江》 一鶚横飛碧漢間，遠持木鐸下朝班。清江小艇鷗邊渡，玉笥孤峯鳥外山。葉落疎林雲谷静，草深茆屋墨莊閒。相逢盡是摳衣者，不用昌黎老抗顔。

陳獻章《白沙子集》卷四《贈李司訓别》 江門雲水地，不絶往來交。已恨栽花晚，寧辭抱甕澆？月疑窗下枕，風語樹頭瓢。精舍明朝别，何時還見招？

陳獻章《白沙子集》卷四《示諸生》 江門洗足上廬山，放腳一踏雲霞穿。大行不加窮亦全，堯舜與我都自然。大者使問躍與潛，守身當以藩籬先。世間膏火來熬煎，市朝名利相喧填。百年光景空留連，丈夫事業何由宣？昔者緑鬢今華巔，嗚呼老去誰之愆？

陳獻章《白沙子集》卷四《戒懶文示諸生》 大舜爲善雞鳴起，周公一飯凡三

止。仲尼不寢終夜思，聖賢事業勤而已。昔聞鑿壁有匡衡，又聞車胤能囊螢。韓愈焚膏孫映雪，未聞懶者留其名。爾懶豈自知？待我詳言之。官懶吏曹欺，將懶士卒離。母懶兒號寒，夫懶妻啼飢。貓懶鼠不走，犬懶盜不疑。細看萬事乾坤內，祇有懶子最爲害。諸弟子，聽訓誨，日就月將莫懈怠。舉筆從頭寫一篇，貼向座右爲警戒。

陳獻章《白沙子集》卷四《再用韻示諸生》 賢聖低回久，千年想一臨。希顏非樂道，疑孟失求心。逸駕行應速，寒泉汲務深。嘗聞根本學，不盡泰山岑。

陳獻章《白沙子集》卷六《贈晉江教諭陳昌期赴任》 身爲五典三綱主，官作司徒典樂看。教授蘇湖原有樣，莫將資級小儒官。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二《讀廖司訓詩》 先生撫州彦，來爲婺州師。清晨坐高堂，講席擁皐比。弟子百數人，出入矩與規。先生以身教，未嘗費言辭。共云今人中，得此胡翼之。我友王允達，托交兩無疑。恨我不識面，示我所寄詩。詩長三過讀，讀之竟忘疲。其辭如劍鋒，凜然白差差。上憂吏治陋，下憂士習卑。孰爲障頹波，孰爲張四維。三復先生言，苦心良可悲。欲將今世人，化爲唐虞時。士皆元與凱，吏皆皐與夔。王道恒蕩蕩，齊民總熙熙。憂懷庶可慰，聊用一解頤。竊觀先生心，卓爾出等夷。但恐言太高，反爲當路嗤。方今法宮中，聖人貴無爲。一相久自擇，謂能繫安危。守櫝既有人，自毀玉與龜。諒非有言責，勿起出位思。幸卷三寸舌，橫經固其宜。撫州古名郡，山川有諸奇。草廬與道園，近世尚可追。著書寓微意，足爲千載垂。再拜向先生，吾言止於斯。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九《送周希正教諭赴嘉祥》 心繫慈闈裏，名題乙榜前。治裝初北上，奉檄又南旋。得祿家無累，橫經席可專。此行應暫屈，拔擢在他年。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一五《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先任吴縣學。》 遠爲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遲。還從蘇郡更新學，重見胡公舉舊規。難弟追思如昨日，諸生相候已多時。清門久忝斯文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九《送仙遊陳司訓考滿歸潮州省親》 十年芹泮育英才，夜夜庭闈有夢回。喜趁瓜期過梓里，欲從華旦獻霞杯。趨朝重捧毛生檄，訪古閑登郭隗臺。舊日諸生猶仰斗，佳音好寄便鴻來。

黄仲昭《未軒文集》卷九《送余先生教授淮府》 我家嚴君宰邑時，先生載道來爲師。氣味相投即相契，直與管鮑同襟期。我時亦侍嚴君側，山斗光中識顔色。滿懷拍塞皆陽春，就之如入芝蘭室。嚴君解印賦歸與，先生去曳王門裾。河梁馬首東西別，幾迴江上丹楓疏。年來我作金鑾客，幸遇先生朝帝闕。典衣共話十年前，浩歌醉吸清尊月。月圓月缺苦不常，人生亦恨多參商。明朝又向河橋別，離懷迴逐煙波長。官閒時會賓僚宴，山水遥知品題遍。江雲渭樹倘相思，春風好寄歸鴻便。

莊昶《定山集》卷二《植松爲葉掌教作》 欲效人間長養功，霜根數寸了春風。何時肯作羲皇夢，送與浮雲十八公？

莊昶《定山集》卷三《寄掌教吴先生》 三年懷此老，何處是衢州。眼界真千里，空中正一樓。人心周鳳鳥，天道《魯春秋》。此意今誰領？空江自白頭。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張廷玉司訓河南》 自從尼父一傷麟，斯道傳來恐未真。更識老天當此日，肯將木鐸與何人？師門萬古真堪柱，檀杏千年也自春。到此精神須會領，莫教銅狄笑人頻。

莊昶《定山集》卷四《寄新安周朝美司訓》 十年聾坐静修龕，傾耳江邊一夜談。鞭策有情君自厚，駑駘無力我何堪。菁莪夢裏兒童感，雲水天涯老病甘。何日鳶魚攜手地，天機流動白沙庵。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郁先生以國子助教陞長史》 師道千年一語還，要知天下此賢關。偶然天遣工齊瑟，何處人還補雪山。天地謾言夔樂裏，治平有例漢廷間。白頭許更青燈眼，不放《中庸》《大學》間。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張伯顯貳教長清》 爲貧千古一官同，何更人間管化工。夫子幾人還木鐸，杏花明日是春風。世無先覺那成我，天且南川足見公。努力步趨堪不忝，也光源委到山翁。

莊昶《定山集》卷四《贈廖司訓》 孔尼極處無今古，道眼人間更與能。但儘此途論木鐸，不知影子亦廬陵。置郵早暮渾千傳，吾道乾坤卻幾燈。放斷小橋飛步意，不勝明日爲君登。廬陵爲孫先生也。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陳掌教》 官到瓜期鬢已皤，好隨諸少問蠻坡。一犀水怪燃初盡，白日青天照已多。胡丈悟來當易退，馮唐老去欲如何。蘇庠但問蓬萊地，公有仙風道骨麼？

莊昶《定山集》卷四《送廬陵陳先生》 十年衣鉢笑人狂，何許書來問異鄉。世路誰知今夜雨，師生相見此茅堂。聖門自古真傳妙，吾道中天白日光。萬里巴丘離別夢，定先舟楫到門牆。

莊昶《定山集》卷五《次韻郴州博韓先生》 儒衣寬博與懷開，只此斑爛便老萊。自愛日長如歲在，不知氊冷有官來。奇觀具眼東溟是，閒夢何心北闕回。右手承歡須捧檄，何妨更舞左持杯。

倪岳《青谿漫稿》卷四《送惠州陳教授》 海南初夜見文星，瘴雨蠻煙亦謾經。十載宦途雙鬢白，半肩行李一氊青。龍門水落鄉心遠，虎阜雲歸客夢醒。卻喜坡仙行樂地，松風長滿舊時亭。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五《送成憲教諭》 駐屐登昆山，移舟泛秀水。依依向雲樹，戀戀別桑梓。風物藹宜人，方言猶在耳。青氈本舊業，仕路得新軌。置身名教間，寄興弦歌裏。所得良亦多，吾生聊復爾。誰哉功名輩，隴蜀方未已？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〇《送彭教諭貴三之儀真二十韻》 本是藍田玉，由來渥水駒。精靈隨地發，材力應時須。斫月心能壯，梯雲路轉迂。南州聞鷃薦，泮水得鴻儒。紫綬誰沾命，青袍不負吾。曉盤堆苜蓿，秋院鎖蘼蕪。几杖長專席，冠裳必共趨。始知名教樂，自與利聲殊。道義皆繩尺，文章亦範模。世人多汩沒，此意實泥塗。大雅思賢者，高情見友于。損篪春燕集，風雨夜牀俱。旅步仍回泊，離腸重鬱紆。謝堂驚夢寐，姜被惜歡娛。疋馬重過薊，輕帆舊入吳。鬢毛頻歲月，萍跡更江湖。揚子風濤濶，金山島嶼孤。素心隨利涉，赤縣乃名區。散吏身猶縛，登仙望不無。賦詩慚急就，匆促問征途。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一《送孔公瑛三氏學録》 泰山東望入層雲，闕里門牆夐不羣。六十代來孫又子，二千年後我逢君。虞廷禮樂新籩豆，魯壁絃歌舊典墳。兩縣師模三氏學，薦書先傍九霄聞。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二《送樊時登延平訓導》 客堂寥落雨兼風，一曲離歌目斷鴻。楊執戟生空識字，李將軍戰竟無功。孤舟野岸蘋花發，五月山城荔子紅。見説儒官非遠別，夢魂長在浙江東。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二《送桑民懌訓導泰和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爲晏檢討汝賢所黜。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等語，爲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十二，籍誤以二爲五，用新例，辭不許，遂有是命。》 十年三度試春闈，新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郃，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甘心還向碧天飛。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二《送宋民止綿州學正民止，民表進士之弟，前翰林孔目公之子。今年予校其文，中格，用制額退在乙榜。》 已見珊瑚拂釣竿，不勝遺恨滿江湍。力窮魯縞心猶壯，望入蓬山路始難。無奈風塵催短髮，且將名字託微官。青氊舊是君家物，又向王郎坐裏看。

李東陽《懷麓堂集》卷一七《九橋書屋爲京學陳教授作》 八壺陰處九橋東，水閣山樓面面通。栽藥地餘經歲雨，讀書聲遍隔林風。聘君名跡江湖外，少宰文章感慨中。猶有弦歌遺業在，誤疑家塾是黌宮。

謝遷《歸田稿》卷七《贈方司訓考績之京用雪湖韻》 家聲自昔重秋崖，管領文風到海涯。道企蘇湖分教范，學宗洙泗得心齋。門牆人已誇多士，干羽時方舞兩階。久識囊錐今脱穎，陽關聊復寓離懷。

煙霞深處舊丹崖，老我歸休汝水涯。司教適當淹敝邑，論文時枉過荒齋。興來高論風生座，醉後狂歌月上階。岐路悠悠真念別，好音何日慰吾懷。

謝遷《歸田稿》卷七《送鄭司訓被召北上》 妙年逸足怪淹遲，天路於今信所之。三載廣文官似水，一時公論口如碑。棟樑次第收才俊，鵷鷺從容遝羽儀。宣室懷賢定前席，閭閻民瘼已周知。

謝遷《歸田稿》卷七《梁掌教被旌奨吾從弟進過索詩爲和因賦一律》 桂籍登名遠紹芳，黌宮馳譽稱明揚。士林清論真無忝，吾邑斯文倍有光。泮水正逢春浩蕩，雲霄佇見鳳翱翔。吳興棣棡今方盛，次第先應取棟梁。

邵寶《容春堂續集》卷二《送李司訓宗文之建昌》 山水旰江郡，諸生喜得師。吾遊曾此地，君去不同時。仙觀真卿筆，鄉倉晦父碑。相尋還有暇，爲我弔磁龜。謂羅景鳴吏侍。

邵寶《容春堂續集》卷四《送黄司訓致政還廣西》 七年頖水賦《菁莪》，回首蒼梧奈遠何？貞節平生親力苦，武階初命弟情多。寄書西去愁仍積，迎養東來樂已過。行不可留空悵望，九疑雲盡洞庭波。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一〇《送李司訓》 九載成賢日，超遷在此行。飛龍重覩象，鳴鹿屢聞聲。雨露春方早，江湖晚更晴。東山讀書處，回首有餘情。東山書院在餘干。李，餘干人也。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一一《題竹送李司訓》 送客將歸歌復歌，諸生攀挽欲如何。竹枝把作松枝贈，歲晚相看思更多。李君秩滿將行，諸生請詩者踵至。予謂可以觀師道，皆有以與之。周生以畫竹來，復賦一絶，蓋江南詞也。予嘗聞餘干舟子亦善吴歌，試以授之，如何？

邵寶《容春堂後集》卷一二《贈邊伯山教授》 看盡長安一日花，還從八月返

星槎。儒官故冷師模重，宦路雖迂國體華。地接蘇湖風有自，天空蓬閬海無涯。棟梁榱桷皆時用，歌向先生不是誇。

顧璘《東江家藏集》卷七《送沈明本教泰順》 欲別無言意萬重，扁舟望望過江東。名場自昔有遺恨，學海幾年成此翁。人向中朝愧山簡，天教南土識胡公。雲門雁蕩經行處，爲想肩輿入畫中。

顧璘《東江家藏集》卷七《送沈鳴岐教壽昌》 七里灘頭倚短篷，錦雲峯裏坐春風。舊來鸞鶱文猶炳，老去驊騮氣尚雄。人世幾番雲作雨，功名千古鳥飛空。何當共酌桐江水，一洗從前鄙吝胸。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七《答張掌教再次韻》 泮宫清寂坐齋心，風閣微傳絃誦音。善價未能酬美玉，佳篇重辱惠兼金。窗中遠岫浮青靄，門外虚塘卧緑沉。擬向清風明月夜，飄然來此共披襟。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七《送張掌教致仕歸臨江》 青眼摩挲醉袂分，那堪客裏別夫君。風情好似陶彭澤，官職常如鄭廣文。渝水晚沙眠宿鷺，蒙山老樹暎歸雲。虚堂索句昏鐘静，宦海潺湲想未聞。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八《送朝言邑博》 萬里我來逢益友，三年君宦失嚴親。歡中未料忽生恨，客裏那堪更送人。夜雨湘江藜燼暗，秋風蓬嶺桂香新。浮雲聚散何須問，閣鳳臺鸞看致身。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八《送連邑博》 一紙除書下越中，遂行吾道遍西東。人言師傅如君少，我喜朝廷選士公。卓犖松筠饒晚翠，芳芬桃李滿春風。峽山寺裏猿聲切，莫使相思夢不通。

祝允明《懷星堂集》卷八《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芹宫二十春，經術重同人。月旦先諸謝，風流向八閩。草塘應入夢，荔子且嘗新。最是襟懷古，諸生喜飲醇。

杭淮《雙溪集》卷八《送潘司訓芳赴任桃源》 縐辭藻思美青春，宫冷氊寒人不貧。紅日行盤苔蓿長，洿池得雨蛟龍神。桃源人文鬱已久，泰山師道今來真。秋淮繞城碧於靛，且對芳樽歌白蘋。

毛憲《古菴毛先生文集》卷九《梁郡博任滿之京》 梁子嶺南士，白沙久私淑。省心合動静，爲己自敦樸。活水清有源，純瑜美韞櫝。盍簪龜山院，道誼日已篤。麗澤方仰藉，天衢遽迴轂。秋深霜露清，搖落悲草木。離索豈不懷，王事亦遐矚。緬思敬與義，内外一機軸。願言各珍重，此道期永勗。

文徵明《甫田集》卷一五《送彭赴嘉興訓導》 清時一命忝師儒，百里鄰州接里閭。志養於今欣有禄，官貧莫歎食無魚。微名聊足酬初志，多暇何妨讀舊書。九十老人須在念，頻頻書劄問興居。

東望嘉禾近百程，漫隨儒牒去親庭。蟬聯宦業承三世，辛苦傳家有一經。我老自憐衰髩白，汝行不失舊氊青。還應别後鍾情處，飛夢時時秀水亭。

邊貢《華泉集》卷三《送吴學正之留都武學》 振鐸敷文教，遷階得武庠。講筵環胄子，官舍接宫牆。樹隱臺城古，江連石埭長。相期共臨眺，嘉候及重陽。

邊貢《華泉集》卷三《送王廷珍分教東明》 春日東明去，西齋教鐸分。氊隨鄭老座，經授伏生文。水暖魚騰藻，泥融燕啄芹。有懷如我及，看雨賦停雲。

邊貢《華泉集》卷五《贈臨漳陳教諭》 白首談經獨可嘉，學宫桃李燦春花。十年鎮日甘藜藿，萬里何曾問室家。河甸客裝衝雪冷，國門賢路入雲賒。臨分未有瓊琚報，愧爾殷勤贈木瓜。

邊貢《華泉集》卷六《送史徵賢司訓撫寧》 客車秋晚過漁陽，山海關前開講堂。賈誼獻書心耿耿，鄭虔去國鬢蒼蒼。盤中苜蓿明朝日，池上芙蓉冷夜霜。聞説此鄉多俊彦，應傳衣鉢到門牆。

邊貢《華泉集》卷六《送秦國重郡博》 涿鹿山前問涿州，華陽臺下水悠悠。名高北斗傳新教，思入東吴感舊遊。三館月明壇杏晚，兩堦雲影市槐秋。漢家儒術稱楊震，聞説登朝已白頭。

邊貢《華泉集》卷六《贈莊邑博還鄒平》 一官欣得孔門登，品秩休論第幾層。壇杏午陰看鳥下，市槐秋晚對山憑。鳴鐘講道求多士，跨馬尋詩問老僧。閒過范公書院裏，拜瞻應拂座塵凝。

邊貢《華泉集》卷六《送景前溪司業葬》 鳳西岡頭飛素旌，鳳西岡下起新塋。空餘二水三山色，不盡千秋萬古情。國士苦難逢賈誼，館人猶自説陽城。蒼涼雪日松阡午，腸斷孤猿嫋嫋聲。

夏良勝《東洲初稿》卷八《題閩蜀掄材卷爲司訓王廷表作》 紫氣入斗肇閩學，蘇文趾美眉山童。真才一出動天地，不知誰任爲羅功？

何景明《大復集》卷一五《送孫教諭》 三年别燕市，萬里喜相尋。禄少供親膳，官清任士林。板輿迎白髮，芹舍擁青衿。莫謂蟠龍久，風雲起碧岑。

何景明《大復集》卷一八《送蕭升之任登州府學》 廣文騎馬去，東郡有花開。日對蓬萊觀，春登海上臺。人看鳴鳳下，客擬釣鰲來。莫謂儒官冷，絃歌擁

俊才。

何景明《大復集》卷二五《寄任司訓》 江湖不見任公子，風雨常懷老鄭虔。異域親朋皆萬里，故鄉花柳又新年。青春已共浮雲去，白日難同逝水還。爲道故人從別後，一身顛頷淚雙懸。

何景明《大復集》卷二六《送吴司訓之内丘》 内丘城閣夏陰陰，窈窕儒宫雙檜林。六月沙郊騎馬到，四時潭水聽龍吟。青氈況屬斯文地，朱色還聞大雅音。亦是洛陽年少士，白頭今日始冠簪。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一〇《送歐司訓赴静江》 昔我童穉年，聞子才名振。麗藻擅詞壇，波濤驚筆陣。雖云網羅密，有才反見擯。别來歲幾何，忽訝繁霜鬢。魚目俗所珍，孰辨瑜與瑾。今子領儒紳，道德師後進。此中一青氈，不博王侯印。修途自此始，往哉幸加慎。他日能相思，尺書通問訊。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一〇《送林司訓尚懷之辰州沅陵縣學》 樽前把袖日初斜，共指江潭去路賒。送客不堪逢歲杪，緘詩何惜到京華。洞庭天濶雲垂野，湘浦秋深雁泛沙。聖代祇今賢是寶，莫教地産止丹砂。

陸粲《陸子餘集》卷八《送陳太僕謫教海陽六首》 十載臺郎滯爾身，白頭重作嶺南人。衹緣汲黯憂時切，不信虞翻骨相屯。

世情應笑賈生疏，諫草誰傳太息書？惟有潞河南柳色，暖風吹上逐臣裾。

蠻中千嶂啼猿裏，海畔孤城匹馬過。卻望瀧江更南下，月明雙淚聽夷歌。

大庾嶺頭日欲低，曲江祠前行客迷。一過韶陽倍惆悵，刺桐花裏鷓鴣啼。

鱷溪南望海雲生，韓山花開千樹明。玉序横經周柱史，鵠袍端拜魯諸生。

天涯芳樹綰離旌，還客遲回戀聖明。曉夢依稀度閶闔，尚隨殘月聽流鶯。

羅洪先《念庵文集》卷一九《贈張方柄教授湖州》 五湖之上開名津，白蘋紫蔓迷行人。郡臨七泉疑無地，風入三吴别有春。春風隨物改，人文不相待。禮樂殊百年，詞章悲六代。海陵大儒鳴鄒魯，當年襟佩誰同儔？《五經》問難陋白虎，萬事經綸如辟牛。滄桑嗟下土，泮藻歌前古。龍馬真符難再逢，科斗陳編竟何補？先生少小行誼尊，吹竽不向諸侯門。棲遲獨抱遺經老，流落空憐壯志存。五十爲郎不得志，萬里君門虚有意。伏生文學漢儒宗，閩國山川考亭地。考亭草樹日已荒，哀歌自度高雲凉。春來但解種桃李，歲久何心肥稻粱！稻粱每妬士，桃李不言恩。青氈淹歲月，皇墳在乾坤。鼓枻苕溪上，深山桂枝長。琴瑟還自更，衣冠安所放？道澗學海遺中原，麟角無光蟲技繁。欲從大雅回三極，早向頹流問一源。

羅洪先《念庵文集》卷二〇《送河南教諭》 春風匹馬送河南，行李無多書半擔。道上行人休見訝，《五經》雖少不輕談。

羅洪先《念庵文集》卷二一《送李檀坡赴蘭陽教諭》 講舍别秋霖，江湖水氣深。還過鹿門里，暫慰雁行心。井邑東昏地，絃匏西序音。不知經術顯，門下幾青襟？

尹臺《洞麓堂集》卷七《送吕秀才司教弋陽》 客有南來者，士服縫掖裾。卻畧再三拜，致我姑蔑書。握緘不及啟，問客夫何如。憶年方及盛，六藝富摧儲。摛辭鮮同匹，枝葉分扶疎。斷金獲徐子，麗澤日相於。豈復顧蓬累，計日升茅茹。時命久不與，此志成敝苴。徐也篤古誼，最我周道輿。以兹幸紹介，躋君白玉除。我聞客拱對，揖視氣豁舒。念言别徐子，契濶三歲餘。温然接所友，何啻偕蛩蟲。歲陽戒元陸，征夫膏其車。造士業有職，畏簡嚴居諸。駪駪弋陽士，譬射得蒲苴。行哉勵孤往，明當振爾祛。不見大都市，魚目嗤璠璵。士乎慎自立，流俗空睢盱。申章述我贈，好音願勿虚。

尹臺《洞麓堂集》卷一〇《送司訓余君之官衡藩》 江門舊釣沉煙水，繡枕金針豈度人？清廟朱絃堪歎汝，高車白壁易生塵。路經稷下衣冠集，車過湘中草木春。訪學從誰一莞爾，臨岐延望獨傷神。

沈鍊《青霞集》卷六《送朱縣博赴武寧》 余嘗讀功令，知重校官才。升堂鳴鷺鼓，釋奠洗雲罍。獻賦嗟雄等，明經是鼎來。諸生方引領，驅馬莫徘徊。

沈鍊《青霞集》卷六《送徐縣博赴繁昌》 奉檄出河濱，行看柳色新。一官寧不貴，五斗秖因貧。絳帳樽中色，青氈馬上塵。故鄉雲樹近，早晚望慈親。

唐順之《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一《送何學官往金壇》 近來稱藝苑，大率數江南。作師君不忝，問俗我能諳。家擅靈蛇寶，人馳白馬談。彬彬諸士子，莫是出於藍。

唐順之《重刊荊川先生文集》卷一《送陳學官往福寧州》 陳生才亦奇，年少舉宏詞。自信《五經》笥，堪爲一卷師。衣冠閩俗變，文字海人知。莫即傷淹滯，三鱣更不欺。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一《送全翁掌教常熟》 聖遠斯道熄，譊譊世争鳴。詞華蕩文士，章句老經生。豈無董韓徒？千載猶晨星。青紫開捷徑，身名以爲榮。淪胥迨有宋，羣哲時乃興。長夜發熒燭，迷途始知津。聖代振昌運，鄉國儲才

英。詩書被遐壤，登堂藹儒紳。嗟彼禄利途，猶爲後進縈。憶昔安國子，蘇學卓有聲。先生富道德，弟子多循循。孰云教已頹，而不由人行？佇看春風滿，桃李羅前庭。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二《送羅希文掌鄞縣教》 兩獻蓬萊賦，嗟君數尚奇。翩然從吏隱，真不忝人師。梁棟他時用，琴書此日宜。更憐桑梓近，可慰白雲思。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二《送李威甫掌長興教》 匹馬河橋別，南雲欲滿空。歸心依岸柳，秋色動江楓。帝命師儒重，文風吴越同。他年逢弟子，應自識胡公。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二《送潘勿齋司黄巖訓》 楚楚江南士，扁舟向日東。師儒新拜命，吴越舊同風。海氣藏仙宅，山形擅學宫。諸生相問俗，試與説尤公。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二《送周顒分教嚴州》 斯文周茂叔，清節漢嚴陵。風月還誰共？雲山思獨凝。道依家學重，教並郡賢興。庭草多幽意，高臺時復登。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五《詹司訓守貞義訓卷》 早慕共姜節，還誇孟母賢。爾來授經處，應廢《蓼莪》篇。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五《徐雷溪掌羅山教》 初隨計吏入秦關，暫假君恩曳組還。泮水平橋春雨後，藏書猶憶敬亭山。

千里長淮古豫州，離離遠樹接芳洲。偉長一去憐王粲，明月何人共倚樓？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五《送劉志忠司定海訓》 乍脱風塵遊海嶠，況從弟子拜儒官。鰲山鯨浪來天外，多羨平生有大觀。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五《送人作教龍陽》 薊門千里下荆門，别意鄉情共一尊。好向春風種桃李，花開正近武陵源。

王立道《具茨詩集》卷五《送許琥作教六合》 昨因獻策滯秦關，又向金陵匹馬還。桃李陰陰書閣閉，春風常伴一官閒。

周天佐《周忠湣先生文集》卷上《贈趙特峰教袁州》 知子陳情日，三公不與移。黑頭師道重，白鹿秘書遺。此别歲云暮，相看春欲熙。夜來袁州夢，重拂李公碑。

楊繼盛《楊忠湣集》卷三《送狄道訓導李南峯掌教清水》 七載青氈多士服，九重紫詔五雲開。熙城桃李含春雨，渭水魚龍驚夜雷。悵望德星辭壁野，相思明月照秦臺。絃歌漫奏别離調，衰柳西風無限哀。

楊繼盛《楊忠湣集》卷三《送張觀海分教偃城十韻並跋》 相知每恨未相識，聞説遠遊情更親。曉日初分温室樹，文風先度偃城闉。稀微殘月明霜劍，密冪孤煙逐晚塵。野鳥迴隨征旆没，客袍猶帶曙光新。東觀海氣冲晴漢，南望嵩雲接紫宸。避俗秖應求吏隱，此行原不爲家貧。河陽桃李蓓蕾合，洛渚魚龍變化均。氊榻謾勞悲冷局，清朝亦自重儒臣。心旌摇落懸雙淚，守拙支離愧一身。君愛寒官儂愛死，古來天地幾癡人。

夫人有終日相處，志或落落難合，終身不相識。亦有意氣相孚，若素交然者。蓋趨向之同與不同故耳。觀海張子，予雖未知其爲何如人，然自予下獄，素相與者或遠避以示其疎，詆排以忌其狂，間有下石肆毒，以取悦邀功於權奸之門者。觀海乃通問不絶，奔走不逮，主張於公議，羣聚談論之間，雖時俗輩惕以重禍，不恤也，視素交者爲何如哉！今之任偃城訓導，予感其相知之深而悲其相違之遠也，遂爲詩以贈之。噫！天不以科第與豪傑，俾得行其志，乃濫及予等闒茸者流，不使正人君子相與以共濟王事，固隔絶阻抑之，俾離其羣而索其居，良可悲矣。然相知以心而不以跡，各盡其心，以求自靖，雖終身不相見可也。否則，此言之贈，秖貽泛交之譏，今日相知之義，將不爲他日相見之羞乎？言至於此，又不覺其發狂矣。

徐師曾《湖上集》卷一《題李掌教松栢長春卷》 南山有松栢，其翰挺以喬。託根巖石間，蟠結如潛蛟。旁枝何扶疏，鬱鬱隨風摇。側葉堪服食，蒼髯復干霄。雨雪迨隆冬，生意長不彫。草木尚如斯，況乃人中豪？之子秉勁節，守官在江皋。一經授多士，薄禄安閒曹。孰云苜蓿盤，而不甘如醪？豈唯物性同，更與山齊高。古稱仁者壽，河清諒相遭。何必王子晉，聖謨良不韜。

徐師曾《湖上集》卷二《寄送劉先生謝長興教諭歸閩中先生嘗爲吾邑訓導》 西望送夫子，離懷何可任？關河千里道，師範百年心。槲葉侵官舫，桃花滿士林。歸與若相憶，好寄《白頭吟》。

徐師曾《湖上集》卷二《送教諭吴先生致仕還進賢》 拂袖賦歸去，悠然守鹿門。江頭羨高致，館下憶離魂。桃李連吴越，先生由蘭谿訓導轉令官。風雲任子孫。還看雙鬢白，重復拜馳恩。

徐師曾《湖上集》卷二《送孔司訓先生掌教贊皇》 闕里最稱賢，因知聖澤緜。轉官當此日，分教已多年。掛席孤鴻外，燒藜尺雪前。唯予廡下士，臨别思

悽然。

徐師曾《湖上集》卷二《送趙文灝分教元城》 昨夜文星照白溝，知君騎馬過山樓。盤飧聊自飽苜宿，劒氣猶能射斗牛。三月春風經幄暖，兩齋時雨墨池幽。廣文原不嫌官冷，空對簷花憶唱酬。

徐師曾《湖上集》卷二《送魯司訓轉官澧州不赴謝歸》 絲柳垂垂送去舟，一官初調即歸休。傳經不厭千家博，拂袖殊爲百歲謀。吳下風煙詩卷在，楚中山水夢魂遊。到家應有魚書報，須道羆熊兆玉樓。

徐師曾《湖上集》卷四《壽陳司訓》 結宇闉山下，前峰入户青。地疑滄海嶠，人應少微星。白髮春無盡，紅顏藥有靈。一官聊適意，兩世並傳經。乃祖亦爲司訓。雨露看承誥，風雲屬過庭。仙郎善爲政，子烈守處州府。宜爾樂修齡。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二三《送張子訓導臨江》 有客南州彦，棲遲劇可憐。一官新白髮，十載舊青氈。朔霧濃行色，春風入暮年。劒光何處發？玉笥倚南天。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二八《送龔大理出教授嚴州二首》 小史輕兒掾，諸生愛鄭虔。擲他廷尉牘，還我廣文氈。月冷銅官閣，雲分石佛泉。好將孤劒氣，高並客星懸。

其二千峰建德合，一水桐廬流。白簡翻相爲，青袍可自由。門因問字啟，客愛解頤留。倘逐羊裘釣，知君有直鈎。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二九《送陳司訓遷高郵》 不斷江南北，春風桃李香。珠還收甓社，劒已鑄干將。少鬱衝星色，仍開照夜光。儒官到自好，何必去游梁。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四一《寄應天華大教授》 秣陵官況似君稀，行散時時信馬歸。門下書生新絳帳，江南甲第舊烏衣。三山秀色看應飽，六代浮榮勝即肥。遮莫《吳都》賦初就，可憑雙鯉到漁磯。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四一《送王司訓罷官歸天台》 丹楓吹葉點離杯，簫鼓千江夕照催。但惜廣文投杼去，不知神武掛冠迴。門生籃輿遲能穩，客舍青氈寒自開。若指夫君到時路，赤城霞起接天台。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五一《送陳生授經術吳中》 知君經術自河汾，坐裏談鋒欲吐雲。到處虎皮應自徹，不須羔雁詫成羣。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卷四一《送崇明張司訓遷瓊之樂會令》 吳海官移嶺海頻，普天何處不王春。縱令飛鳥難爲路，自是乘槎好問津。製錦技堪誇島服，還珠恩許到鮫人。他年倘布中和樂，與寄諸生次第陳。

余繼登《淡然軒集》卷八《送慈谿潘學博》 薄宦向何處？東南甬水邊。春風開絳帳，寒色上青氈。博士原潘岳，諸生得鄭虔。廣文官舍静，明月好談玄。

尤侗《西堂詩集・性理吟・師道》 聵聵誰開一性真？要將斯道覺斯民。明如虞舜先敷教，聖若宣尼善誘人。夜立伊川門外雪，風生明道坐中春。帝王亦有師承益，廣厦羣儒日日新。

尤侗《西堂詩集・後性理吟・師道》 經師端不及人師，師道尊嚴文在兹。洙泗琴書羣侍地，濂溪風月獨吟時。博文約禮能傳習，温故知新善訓辭。不是身通六藝者，登堂容易擁皋比？

武億《授堂文鈔》卷八《偃師縣學葺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汜水葭君喬庵，始奉檄署湯陰、河内、孟、内鄉、寶豐，凡歷五縣學官，舉克盡職。及辛丑夏四月，乃由選授偃師教諭，到官之日，冲寂淵默，愾然感喟，思所以垂訓於士類，善誘善教，誠款延授。逮今幾十年，作人之化，淪浹庠序。於是縣之士羣相聚謀，欲爲稱德述美。不鄙謂余與君有相知之歡，遣人走清化，致書要余爲詞發揚休烈，以光師儒，俾當世聞風慕勸，其仰葭君之德，垂諸無窮。余謹案其事實彰明耳目、爲縣士所推者，取其意而文之，爲頌詩凡八章，揭諸屏風之端，使世覽是頌，有以知余之言非苟然也。蓋余嘗序君尊甫姬臣先生所著《易講義》，亦已知其家學，今又從縣士之請，得重述君之行跡，所謂「豈弟君子，世濟其美」者矣。頌曰：

於美學師，遠系葭叔。有周之良，遭讒不禄。貽厥後昆，繩繩於蜀。末葉越遷，爲河南族。葆德蘊醇，其起矗矗。一章。

昔君嚴考，出宰海濱。柔其獷悍，慰其嘽呻。愷澤旁敷，政成有均。媲蜀文翁，是誘是循。蕭菜之氓，與鄒魯隣。二章。

今君來止，於學斯舍。修序畔校，鼓鐘考弨。誦弦流聲，接春而夏。扇此惠風，如時雨花。三章。

於美學師，啐靄其容。犯者不校，歸於太冲。孰甘逞戾，而不柔厥躬。四章。

於美學師，兀坐憑几。墨守冷官，恬身之否。手盡編簡，貫藏室史。條疏撮要，有倫有紀。風示子衿，敢不興起。五章。

時維春矣，上丁有膰。雜以園蔬，苜蓿盈盤。呼朋會飲，聿般聿桓。温克終夕，陶然忘言。入飲其和，亦不觸厥藩。六章。

於美學師，其實堪效。秉懿之行，潛晦密照。羣士沸歡，聲聞以譟。非羣士聲，尚奉君子之教。七章。

於美學師，惟惠斯揚。我喜羣士，登君之堂。有酒斯湑，有酒斯觴。式昭禮飲，徧於亳鄉。侑此雅歌，君子以光。八章。

《解頤集》卷下《蒙館詩》 塾師四苦，納愚凡事皆費錢，獨至延師訓子偏十分吝惜。予見蒙師往往受苦，因作此歎息之。

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昔人待先生，忠敬出肺腑。只要得明師，何嘗計脩脯？今日村莊家，禮體全不顧。東村及西村，不止二三五。清晨便教書，口舌都幹苦。方才教識字，又要教讀古。先生偶出門，小子滿堂舞。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臨期候脩金，看看日將晡。若還不至誠，留待後來補。此際好淒凉，問君苦不苦？

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昔人嘗有言，讀書須淨土。明窗豁達開，花竹周圍布。今日村莊家，禮體全不顧。塾堂三兩間，東穿又西破。上漏並下濕，常在泥塗坐。炎天氣鬱蒸，難學羲皇卧。一朝朔風起，床端發吼怒。窗破不能遮，飄然入庭户。一吹寒徹首，再吹指欲墮。曝日無陽烏，撥爐又絶火。此際好淒凉，問君苦不苦？

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昔人請先生，預備精卧鋪。下筦而上簟，繡枕以就卧。今日村莊家，禮體全不顧。兩捆亂稻柴，一條粗衾布。雖有青麻帳，又被鼠咬破。夏間燈燼時，便受蚊虻蠹。倏忽秋冬交，霜雪紛紛墮。枕席冷如冰，四體難蹭坐。三更足不温，四更難捱過。才聞雞喔聲，不寐而常寤。此際好淒凉，問君苦不苦？

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昔人款先生，籩豆何齊楚？白飯與香蔬，烹泉不絶火。今日村莊家，禮體全不顧。粥飯只尋常，酒肴亦粗鹵。魚肉不周全，時常吃豆腐。非淡即是鹽，有醬又没醋。烹調總不佳，如何下得肚？勉強吃些飯，腹中常帶餓。渴來自煎茶，主翁若不睹。不説管時疏，還説受用過。此際好淒凉，問君苦不苦？

張謇《張季子九録・詩録》卷四《師範學校祝先師歌》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黄帝堯舜，道實兼之。自家天下，德與位離。天生孔子，以師爐姬。金聲玉振，集成於時。時義大哉，上陶炎羲。下憲文武，旁綜百支。大宏教育，爲民塤篪。孔子之任，素王之事。孔子之教，忠信孝弟。其所著見，詩書六藝。牖民知覺，俾民不眯。民有知覺，乃有生理。賤貴智愚，廣以無類。先師先師，惟我孔子。猗歟孔子，猗歟先師。

雜録

《莊子・人間世》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略】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

《莊子・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略】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焉，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以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略】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

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其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何謂德不形？」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莊子・大宗師》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窮終！」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屍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㽲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孰先，不知孰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耗精。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非吾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略】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莊子・天地》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

師曰被衣。

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絃，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略】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宇。』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來田，猿狙之便來藉。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略】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曰：「孔丘之徒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曰：「如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汪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識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樸，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莊子・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孔子曰：「善。」

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六經》以說。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孔子曰：「要在仁義。」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莊子・天運》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顏淵曰：「何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于宋，削跡於衛，窮于商周，是非其夢邪？圍于陳蔡之間，

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没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猿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猿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孔子曰：「未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它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于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覿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樸，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傑然揭仁義，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樸，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歸，女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亦可恥乎？其無恥也！」

子貢蹴蹴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跡也，豈其所以跡哉！今子之所言，猶跡也。夫跡，履之所出，而跡豈履哉！夫白鴟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

而可。」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莊子・秋水》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莊子・至樂》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達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

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

田開之曰：「開之操撥，以侍門庭，亦何聞于夫子！」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

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趨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略】

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鱉之所不能遊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塘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

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莊子・山木》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

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翛翛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跡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于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異日，桑雽又曰：「舜之將死，乃命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略】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仲尼曰：「饑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何謂無受人益難？」

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

「何謂無始而非卒？」

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何謂人與天一邪？」

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莊子・田子方》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夫子曰：「回，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首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爲有，是求馬于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略】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熵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老聃曰：「吾遊心于物之初。」

孔子曰：「何謂邪？」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孔子曰：「請問遊是。」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知北遊》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老聃曰：「汝齊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跡，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肢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于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其天袭。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略】

冉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

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昧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

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莊子・徐無鬼》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

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並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誡！

《莊子・則陽》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略】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

大弢曰：「是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莊子・外物》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驩，終身之醜，中民之行易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非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莊子・寓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親，吾心悲。」

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

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鳥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莊子・讓王》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

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略】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猶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

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拮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

之下也。」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

《莊子・盜蹠》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蹠。盜蹠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蹠，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蹠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

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蹠。盜蹠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

謁者入通。盜蹠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僥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

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謁者復通。盜蹠曰：「使來前！」

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蹠。盜蹠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人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蹠，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吴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

盜蹠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悦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蹠？子以甘辭説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莫若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説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

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駟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説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蹠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柳下季曰：「蹠得無逆汝意若前乎？」

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莊子・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

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

「侯王之佐與？」

子貢曰：「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客曰：「子將何求？」

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

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處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亦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掛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客淒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跡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

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

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跡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顔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人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莊子・列御寇》 魯哀公問乎顔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略】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列子・仲尼》 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辨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列子・湯問》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汝多知乎？」

《吕氏春秋・任數》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顔回對曰：「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飲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吕氏春秋・精諭》 孔子見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

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爲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謂則不以言矣。言者，謂之屬也。求魚者濡，争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淺智者之所争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

韓嬰《韓詩外傳》卷八 齊景公問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

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民民翼翼，不測不克。」

劉向《説苑・談叢》 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誨不厭，所以治人也，所以貴虛無者，得以應變而合時也。

劉向《説苑・君道》 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

桓譚《新論・啟寤》 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略】

孔子以四科教士，隨其所喜，譬如市肆，多列雜物，欲置之者並至。【略】

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看江海之深？」【略】

諺言：「三歲學，不如三歲擇師。」

王充《論衡・講瑞》 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而）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之）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之佞），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班固《白虎通・王者不臣》 王者有暫不臣者五，謂祭尸、授受之師、將帥用兵、三老、五更。

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授受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當其爲尸，則不臣也。」【略】

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

班固《白虎通・喪服》 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經，出則否也。《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也。

徐幹《中論・覈辯》 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故《傳》稱《春秋》微而顯，婉而辯者。然則辯之言，必約以至，不煩而論，疾徐應節，不犯禮教，足以相稱。樂盡人之辭，善致人之志，使論者各盡得其願，而與之得解。其稱也，無其名；其理也，不獨顯。若此則可謂辯。故言有拙而辯者焉，有巧而不辯者焉，君子之辯也，欲以明大道之中也，是豈取一坐之勝哉？人心之於是非也，如口於味也。口者，非以己之調膳則獨美，而與人調之則不美也。故君子之於道也，在彼猶在己也。苟得其中，則我心悦焉，何擇於彼？苟失其中，則我心不悦焉，何取於此？故其論也，遇人之是，則止矣。遇人之是而猶不止，苟言苟辯，則小人也。雖美説，何異乎鵙之好鳴，鐸之喧譁哉？故孔子曰：「小人毀訾以爲辯，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爲美，豈不哀哉！夫利口之所以得行乎世也，蓋有由也。且利口者，心足以見小數，言足以盡巧辭，給足以應切問，難足以斷俗疑；然而好説而不倦，諜諜如也。夫類族辯物之士者寡，而愚闇不達之人者多。孰知其非乎？此其所無用而不見廢也，至賤而不見遺也。先王之法，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殺之；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者，亦殺之。爲其疑衆惑民，而潰亂至道也。孔子曰：「巧言亂德。」惡似而非者也。

佚名《太平經》卷三七《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今一師説，教十弟子，其師説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爲十人説，已百人僞説矣；百人復行各爲十人説，已千人邪説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説矣；萬人四面俱言，天下邪説。又言者大衆，多傳相徵，不可反也，因以爲常説。此本由一人失説實，迺反都使此凡人

失説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爲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略】

本道常正，不邪僞欺人。人但座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爲此。積久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災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積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冤結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是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

佚名《太平經》卷四七《上善臣子弟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第六十三》「唯唯。然爲人弟子，旦夕常順謹，隨師之教敕，所言不失銖分，不敢妄説亂師之文，出入不敢爲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邪，愉愉日嚮爲善，無有惡意，不逆師心，是爲上善弟子也。」「噫！真人言，幾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應中善之弟子耳。」

「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相隨，不失行伍，或得官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於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獨居一處，念君父師將老，無有可以復之者，常思行爲師得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惟念之正心痛也，不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學事賢者，屬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師上得國家之良輔，今復上長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應太古上善之弟子也。

佚名《太平經》卷七一《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今願聞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入遊者得中也，愚人迺損其本守末，他遊神者得下。守本者能盡見之，守中者半見之，守末者不能還自鏡見之道也。故凡學者，迺須得明師，不復明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是致凶邪矣。真人慎之慎之！」「唯唯。」「故古者上學聖賢，得明師名爲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爲亂經。故賢聖皆事師迺能成，無有師，道不而獨自生也。」「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賢之里，則使人大賢；居中賢之里，則使人中賢；居不肖之里，則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謂也。學此道者，審之詳之，此天之要道也。慎之慎之！」「唯唯。」「行去，道歸其人，以付賢明。」「唯唯。是神訣要道也。」

佚名《太平經》卷七三至八五《闕題》古者將學問者，皆正其本。比若種木也，本索善種，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葉悉善。本者是其本師，枝實者是弟子。是故古之學，悉先念思本，乃學其道也。故可爲者，得與天心合，故吉也。夫種木不擇得善木，又植惡地，枝葉華實，安得美哉？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歸之元氣，還以安身。

佚名《太平經》卷九〇《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今行逢千斤之金，萬雙之璧，不若得明師乎？帝王有愚臣億萬，不若得一大賢明乎？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賢乎？一裡百户不好學，不若近一大德乎？

佚名《太平經》卷九〇《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善哉善哉！愚生向不力問，復無緣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何從得日進乎？行而不數移其足，道何從得達乎？學而不得明師，知何從得發乎？治國欲樂安之，不得大賢事之，何從得一旦而理乎？」「善哉，天師之言也。」「然，子已睹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賢也。是故古者聖賢皆事明師，以解憂患也。故聖賢悉有師法也。真人宜戒，凡事自愛，吉凶門户可睹乎！」

佚名《太平經》卷九六《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愚生聞：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爲三行不順善之子也。」

鄭樵《通志・禮略・孔子祠》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户吏卒守衛。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直，如泰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挙詡俱反。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

《太平御覽・禮儀部・立廟》《鍾離意別傳》曰：意爲魯相，脩孔子廟。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守廟孔訢問曰：「此何等甕？」訢曰：「夫子甕皆有丹書，自夫子亡後，無敢發者。」意乃發索得書焉。

《三國志・魏志・文帝紀》〔黄初二年春〕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王弼集・論語釋疑・陽貨》孔　子機發後應，事形乃視，擇地以處身，資教以全度者也，故不入亂人之邦。聖人通遠慮微，應變神化，濁亂不能汙其潔，兇惡不能害其性，所以避難不藏身，絶物不以形也。有是言者，言各有所施也。苟不得繫而不食，舍此適彼，相去何若也。

《三國志・魏志・稽康傳》裴松之注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内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爲七賢。鍾會爲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爲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既有絶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絶，因自説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吕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絶矣！」時人莫不哀之。初，康采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吕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内負宿心，外赧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詠。

《三國志・魏志・崔林傳》　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傅祗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全三國文》卷一一高貴鄉公《顔子論》　心不違仁，行無貳過。用行舍藏，與聖合契。聽承聖言，罔有不喻。敘之于《易》，以彰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己，所〔以〕殷勤至於此者，聖人嘉美賢哲之效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没，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百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三國會要》卷九《封孔子後》　黄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馬端臨《文獻通考・學校・祠祭褒贈先聖先師》　魏文帝黄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絶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户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

齊王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於太學，如正始禮。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於太學。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於太學。明帝大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

成、穆、孝武三帝，皆以講經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

六品以上。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七年，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蔡)〔荂〕詡俱切。嗣，有罪失爵。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舞六佾，設軒懸之樂，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齊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舍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爲《禮》云：「凡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輦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議)〔侍〕中臣繢等以爲：「參、點、回、路，並事尼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師道既光，得一資敬，無虧亞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文成帝詔：「宣尼之廟，當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爲聖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郡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爲鄒國公。

《全晉文》卷五三李充《弔嵇中散》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宏遠，志落落遐逸。忘尊榮于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觸之濁膠，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之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詠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愠乎陸沉。馬樂原而翅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羌玄達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于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絶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太平御覽·學部·勤學》 《七賢傳》曰：阮籍有奇才異質，或閉户讀書，連月不出；或遊行丘林，經日不返。

《初學記·人部·賢》 東晉謝萬《七賢·嵇中散讚》：邈矣先生，英標秀上。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寄音誰賞？

《全晉文》卷五七袁宏《七賢序》 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犖節，動無過則乎？中散遺外之情，最爲高絶，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平施不撓，在衆樂同，游刃一世，不亦可乎。

《全晉文》卷八八賀循《師弟子相爲服議》 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案《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于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

《全晉文》卷一三七戴逵《竹林七賢論》 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

嵇紹入洛，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野鶴之在雞羣。」

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百步，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於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頃，彼乃斷然笑曰：「可更作。」籍又嘯，意盡退，還。半嶺，巔嘈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之嘯也。

魏朝封晉文王，固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鄭冲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所，宿醉，扶而起，書几板，爲文無所治定，乃寫符信。

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籍歸，遂著《大人先生論》，所言皆胸懷間本趣，大意謂先生與己不異也。觀

其長嘯相和，亦近乎目擊道存矣。

籍與伶共飲步兵廚中，竝醉而死，此好事者爲之言，籍景元中卒，而劉伶太始中猶在。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而往，必欲毆之。伶顧而笑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秀爲此義，讀之者無不超然，若已出塵埃而窺絶冥，始了視聽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遺天下、外萬物，雖復使動競之人，顧觀所徇，皆悵然自有振拔之情矣。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

鬲令袁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營虛譽。嘗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懸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案驗衆官，令吏至濤所，濤于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封印如初，以付吏。

咸寧中，吴既平，上將爲桃林華山之事，息役弭兵，示天下大安。於是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京師猶講武，山濤因論孫吴用兵本意，濤爲人常簡默，蓋爲國者不可忘戰，故及之。

永寧之後，諸王構禍，狡虜叛起，皆如濤言。

濤之處選，非望路絶，故貽是言。

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于宣武場上爲欄苞虎牙，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僕，戎亭然不動。帝於閣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焉。

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栝，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王戎女適裴氏，用賈，女爲貨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悦，遽還錢，乃釋。

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議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者乃息。

王戎簡脱，不持儀形，好乘巴白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王濟嘗解褐洛水，明日或問王濟曰：「昨日游，有何論議？」濟曰：「張華善説《史》《漢》。裴逸民敘前言往行，衮衮可聽。安豐侯道，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

俗傳若此，潁川庾爰之嘗以問其伯文康，文康云：「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爲之耳。」

阮咸善彈琵琶。

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掛大布犢鼻褌於庭中，人問之，曰：「不能免俗，聊復爾爾。」

咸既追婢，於是世議紛然，自魏末沉淪閭巷，逮晉咸寧中，始登王途。

許嵩《建康實録・晉中下・烈宗孝武皇帝》〔寧康三年〕十二月，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

《初學記・人部・聖》晉湛方生《孔公讚》邈哉孔公，龍見九二，闡化繫象，道映周季。

《晉書・范寧傳》寧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略】

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寧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或曰：『黄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争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神懷超絶，輔嗣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頹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爲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遊辭浮説，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僞而辯，行僻而堅者，

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太公戮華士於齊，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因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寧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全晉文》卷一五五李暠《賢明魯顏回頌》 問一洞十，達於神機。用舍行藏，配德聖師。

《宋書・孝武帝》 〔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册府元龜》卷四九《帝王部・崇儒術》 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初通《論語》，使太常以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五年五月，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

六年，詔故司空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

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一月，改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後魏〕太武始光三年三月，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淵配。

太平真君十一年，南伐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

獻文皇興二年，以青徐平，詔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廟。帝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辭也。」

孝文延興二年二月，詔曰：「尼父稟達聖之姿，體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生鼓舞，倡優媟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以後，有祭孔子廟，制用酒醊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司牧之官，明糾不法，使禁令必行。」

三年四月，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爲崇聖大夫，給十户以供灑掃。

太和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

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子廟。

十九年四月，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詔拜孔氏子二人爲官。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又詔兗州爲孔子起園寢，修飭墳壟，更建碑銘，褒揚聖德。

《南齊書・明帝紀》 〔永泰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便牢饔備禮，欽饗兼申。」

《南朝齊會要・吉禮・孔子廟》 〔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非但洙泗湮淪，至乃饗嘗乏主。今學敎興立，實稟洪規，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

明帝永泰元年三月戊申，詔增仲尼祭秩。

江祀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下有宣尼廟，久廢不修，祀更開掃構立。

《南朝齊會要・凶禮・服制》 永明七年，劉瓛卒，門人受學者竝弔服臨送。

《全梁文》卷二九沈約《七賢論》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鉏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術黃精，終於假塗託化。

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

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託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爲用，非可獨酌，宜須朋侶，然後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悦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於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

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託。慰悦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南史・梁本紀》〔天監四年〕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南朝梁會要・吉禮・祠孔子》武帝天監四年六月庚戌，立孔子廟。

元帝爲荊州刺史，太清中。起州學宣尼廟，自圖宣尼像。

敬帝太平二年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爲奉聖侯，並繕廟堂，供備祀典。

《南朝梁會要・封建・封孔子後》敬帝太平二年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爲奉聖侯。

《南朝陳會要・吉禮・祀孔子》廢帝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

《陳書・後主紀》〔至德三年〕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竝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愾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閱笥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繁潔潦，以時饗奠。」

《全後魏文》卷五八佚名《魯孔子廟碑》粤若稽古叡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敘。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興和之元年，天子曰：咨。夤賓出日，實唯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敏，實惟舊德，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剋振斯文。乃制□詔册，拜我君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兗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琁，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苗裔，柱史之胤，左車之綿緒。瑶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获蔬于季葉。君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參軍事，定相雒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恒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散太中大夫，營構都將，雒兗二州刺史。所在恩□，遺訓在民。夫椒桂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寔天懷〔直置〕〔真至〕，妙與神同。悒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懿〕□〔崇〕階〔資〕〔貴〕寵（□）之榮，奕葉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既備于史，傳與清頌，故不復詳載焉。

君神懷疏爽，風度絶人，學業與〔淵〕源竝深，趣操共寒松俱秀。故其隸兗部也，嘗未浹旬，言覲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軔車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尚想伊人，□〔然〕慨然，有報功□□之意，乃命工人，脩建容像。孔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才，爲四科之目，生既見從，没□□侍。故顔氏〔庶幾，著繫〕于《易辭》，起予者商，紛綸于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子，（□列）〔侍於〕其側。今于〔設像聖容〕，奉進儒冠，于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訊，曖似還新。至如廟宇凝静，靈姿嚴麗，〔世代之隔，以踰七百之遠〕（數仞之牆無踰七□之房不能出）。夫道繫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乖，微言以之而絶。今聖容肅穆，二五成行，丹素陸離，〔光輝清映〕，□□似微笑而〔時〕〔將〕言，左右若承顔而受業。是以覩之者莫不忻忻焉有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之）〔行乎〕一隅也。天誕聖哲，作民師〔表，休〕風〔流〕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理六經，懸諸日月。□〔千〕載之後，莫不遵其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咨！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埠，是唯魯都。雖宮觀荒毀，臺池〔蕪没〕，然其廟庭也，蔚質林於九冬，罩修柯於百〔刃〕〔仞〕，類神栝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亦〕〔而〕風開翠葉。既〔以丕壯〕觀〔瞻〕，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脩繕，謚億載以寧神。

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飾宣質，經拊〔聖容〕□□□□如虔脩岱像，崇奉玄宗，敦素翦華，興存廢絶，視民如傷，〔納〕〔躋〕之仁壽，體亡懷以幽詣，任萬物以爲心，豈直靈津孤灑，虚光獨散者哉！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從横萬趣。爰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蹟〕，金石所以刊不朽，〔文章〕不鐫，瑨瑤焉述。府州佐□□□□令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

二儀肇泮，人倫攸舉，邈邈玄王，誕兹聖緒。祖習堯舜，獻章文武，聲溢九天，化潭八宇。祖習□□，聖神盡妙，化潭伊何，□□存教。□同麗景，博天孤昭，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山隱寶，深霞祕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予，文實在兹，彝倫禮樂，剋敘《書》《詩》。□□驚異，灰管流氣，良木其摧，緬踰千祀。以存恕亡，允諸靈意，不有伊人，熟云脩置，唯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西樓。仁罔不備，智□□周，器冠後哲，風邁前脩。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兼岱宇，勸盡重玄。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絶兮終古，永萬億兮斯傳。興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功。

《魏書・肅宗紀》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建國緯民，立教爲本；尊師崇道，兹典自昔。來歲仲陽，節和氣潤，釋奠孔顔，乃其時也。有司可豫繕國學，圖飾聖賢，置官簡牲，擇吉備禮。」

《隋書・顧彪傳》　餘杭顧彪字仲文，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爲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疏》二十卷。

《隋書》卷五七《盧思道傳》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人也。祖陽烏，魏祕書監。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悦不羈。年十六，遇中山劉松，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户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復爲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

《唐文粹》卷八六田弘正《與李勃書》　弘正珍重執事之心，積二十餘年，竟不獲自道於執事者，徒懇懇終日，常恐空老而無所師，誠固内自不安矣。自前年朝謁，得展拜執事於道路之間，時苦牽事，復略不得伸前時所畜之意，彌有不足於心矣。執事以古今仁義發爲懲惡勸善之心，豈惟當世士君子所賴，抑亦姬公、孔子之心，待執事而明白之矣。每覽前後史策，紀其所爲古之賢者，有出無愧矣。

弘正近奉制書，去魏就鎮，自念寵榮已極，能無憂惕之甚哉！且自二寇亂常已來，六十餘載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趙、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積習，遂爲匪人，誠可悲矣。寢食常念之，以爲負經濟不羈之才者，執事可以將朝廷之化，移獷俗之心矣。弘正庸虚，輒不自意，思君子降重，爲邑人啟茅塞之心，仰執事坐師氏之筵，使鄙夫脩擁篲之禮，則向之羞，姑可掩矣。不審執事當俯而就之乎？復恥而不就乎？今輒虚上倅之位，俟君子光臨。古人有功成不居，退得所詣者，鄙人詠之久矣。儻終不拒至誠之情，幸甚。

《全宋文》卷四一孫復《董仲舒論》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鉅也。至於董仲舒，則忽而不舉，此非明有所未至，識有所未周乎？何哉？昔者秦滅羣聖之言，欲愚四海也，蓋天奪之鑒，以授於漢，故生仲舒於孝武之世焉。於時大教頹缺，學者疏闊，莫明大端。仲舒暐然奮起，首能發聖道之本根，新孝武之耳目，上自二帝，下訖三代，其化基治具，咸得之於心而筆之於書，將以緝乾綱之絶紐，闢王道之梗塗矣。故其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請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息滅邪説，斯可謂盡心於聖人之道者也。噫，暴秦之後，聖人之道晦矣，晦而復明者，仲舒之力也。彼孟軻、荀卿，當戰國之際，雖則諸子紛亂，然去聖未遠，先王之典經盡在。揚雄處新室之間，雖則大禍是懼，然漢有天下滋久，講求典禮，抑亦云備，故其微言大法，洽於聞見，揭而行之，張以爲教易爾。若仲舒燔滅之餘，典經已壞，其微言大法，希於聞見，探而索之，駕以爲説，不其艱哉？況乎暴秦之禍，甚於戰國之亂與新室之懼邪！然四子之道一也，使易地而處，則皆然矣。愚嘗病世之學者，鮮克知仲舒之懿，又病班孟堅作仲舒之贊，言「劉向稱『仲舒有王佐才，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淵源所漸，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之不加，過矣。』」愚謂歆以仲舒盛德先覺，顧已弗及，疾而詆之者也，故雖其父言亦以爲過。且仲舒於孔氏之門，其功深矣。觀其道也，出於游、夏遠矣。對孝武大明王之端與夫任德不任刑之説，雖伊、吕又何加焉？蓋用與不用爾。使孝武能盡師其言，決而用之，則漢氏之德比隆三代矣，厥後曷有惑於神仙之事，困於征伐之弊哉？仲舒不用，非孝武之過，平津之罪也。平津害其能而逐之。两事驕主，才弗克施，既而退死於家，吁，可惜也！孟堅筆削之際，不能斥劉歆之浮論，惑而書之，失於斷矣。

《全宋文》卷一八一二林希《書鄭玄傳》　余嘗謂聖人之教，尤備於禮。自堯舜以來，積于三代，周之所以爲周者，守此也。秦悖人道，書灰火學，士腐於坑。天下之口不敢復言仁義，先王之道不亡而存者幾何也！賴當時耆儒老叟，遺及漢世，口諷手傳；或山巖屋壁之間，收拾缺編折册、朽蠹斷絶之餘，次而成文。猶有篇章，條類明白。蓋其初不經于聖人之手，至後世又遭磨滅，其不能完而少有訛誤，豈能免也？及得鄭氏注，精微通透，鉤連瀆會，故古經益以明世。學者皆知求而易入，識爲人之道者，漢諸儒之功，而成之者鄭氏也。其於法制，更爲章明，獨失之者緯也。然當大壞之後，聖人不世，以一人之思慮，欲窮萬世之文，豈不難哉？世之人猶指其一二而譏之，遂以鄭爲一家之小學，噫，亦甚愚矣！蓋玩文辭則薄於經術，抑不思其所爲功者，雖玄猶有所不敢盡，況無玄哉！當漢之末，姦雄競起，玄身出禁錮，四方聘請不能動其志，脱一身於污濁之世，獨全其道，至使黄巾望玄而拜，不入其境。嗟夫，曆千百年，及此者乃幾人，尚敢輒訕玄哉！若玄者，可謂賢矣。

楊時《龜山集》卷二八《哀明道先生》　元豐八年夏六月既望，河南承議先生以疾終於官。是月晦，邸報至彭城，其門人楊某聞知，爲位慟哭於寢門，而以書

訐諸嘗同學者。嗚呼！道之無傳也久矣。孟子没，千有餘歲，更漢歷唐，士之名世，揚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擇所處於義命猶有未盡，自雄而下，其智足以窺聖學門牆者，蓋不可一二數也，況足與語道而傳之哉！宋興百年，士稍知師古，諸子百氏之籍，與夫佛老荒唐謬悠之書，下迨戰國縱横之論，幽人逸士浮誇詭異可喜之文章，皆襍出而並傳。世之任道者日夜憊精勞思，深探博取，可爲勤矣。然其支離蔓衍，不知慎擇而約守之，故其用志益勞，而去道彌遠。使天下學者靡然趨之，如適諸夏而棄通衢大道，犯荊棘之墟，行蒼崖之巔，眩然迷殆，而卒莫知自反者，其於世教何補哉！先生於是時乃獨守遺經，合内外之道，默識而性成之，其學之淵源，蓋智者不能窺，而善言者所不能稱説也。自周衰以來，天下之學其失如彼，則後之得聖人之道而傳之者，於吾先生可不獨任其責哉！嗚呼！道之傳亦難矣。夫由堯、舜而來，至於湯、文、孔子，率五百有餘歲而後得一人焉。孔子没，其徒環天下，然獨積百年而後孟子出。由孟子而來，迄漢、唐千有餘歲，卒未有一人傳之者。若孔孟又皆窮老於衰世，其道方不得一施於天下。夫聖賢之不世出，而時之難值也如此。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時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則予之慟哭豈特以師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故爲辭以泄其哀而自慰云：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逢世德之險微。析道真之純美兮，肆敕歷切全體而分剖。駕異端而並逐兮，駢支轂乎多岐。亘千歲其泯泯兮，去聖遠而。卓彼先覺兮，惟德是仔。展斯文之在兹兮，萬世之師。糇榛棘之荒穢兮，闢正路之孔夷。伏聖賢之軌躅兮，背世轍而疾馳。帶鉤距而負繩兮，紛萬變而莫窺。弛銜勒而弗厲兮，尚回旋其中規。嗟命之賦於天兮，匪予敢知。畜溟渤而載華岳兮，魯有塵之弗施。歎道之難行兮，孔孟窮老以棲棲。伊時勢則然兮，此云胡其若兹。通闢闔於一息兮，尸者其誰？斡天樞而自爾兮，一作迴曲任而直推兮。欲執咎其焉歸？齊死生於晝夜兮天理之常。匪往匪來兮，雖壽天兮何傷！想德音其未遠兮儼若在傍，固誠之不可掩兮何有何亡？日月逝兮形魂藏，嗚呼已矣兮斯亦難忘。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九《題楊廷秀浩齋記》 友人楊廷秀學問文章獨步斯世，至於立朝謇謇，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要當求之古人，真所謂「浩然之氣至剛至大，以直養而無害，塞於天地之間」者。師友淵源，闕有自來。今讀《浩齋記》，乃知當授教于劉公，公之賢可知矣。其載河南夫子之問，與昔范淳夫以程伯醇語陳瑩中，殆一律耶！廷秀此記，不愧責沈矣。紹熙辛亥四月既望。

魏了翁《鶴山集》卷六九《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嗚呼！自慶元權臣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憸人乘之以紿爵位，俗士假之以漁科名，自周、程子至於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闡聖賢之秘者，皆憲禁以絶其書。雖以《中庸》、《大學》孔門之遺言，亦科舉之所忌，學士解散，甚至有不敢名其師者。

王義山《稼村類稿》卷五《送張士隆赴廣州教授序》 張君士隆，被省命爲五羊教，將行，請以言贈。廣爲江南巨鎮，所産名公鉅卿，不多於象犀珠玉。唐以來，張公九齡、余公靖之外無人焉。然張與余，韶産也。五羊之廣，則爲象犀珠玉之廣，詩書禮樂之風未敦也。姑以近世言，丞相菊坡由上庠取科第，廣之士自是而相勵以學。菊坡自出仕至帥蜀以歸，一琴一鶴，如趙清獻，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廉恥。菊坡登揆席，宋天子遣使即家徵之，以老辭，廣之士自是而愈知有名節。象犀珠玉之廣，轉而爲詩書禮樂之廣，又轉而爲干戈之場。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獨不在人乎？所謂人者，士隆而已。士隆東平人，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焉。謁選不取熱官取冷官，自北而來爲東南儒學官者，士隆而已，北方之士亦未之或先焉。余嘗歎東南號爲豪傑，有睥睨教授而不敢，即非胷中有國監書，筆下倒流三峽水，疇敢嚮邇？士隆敢於犯東南之士所不敢，其所負不淺。朱文公有言：教授之職，難矣，惟自任重者能之。干戈之後，轉廣之士習，而詩書禮樂之如承平之廣，任有重於此者乎？到日，訪菊坡於先賢堂中，以菊坡所以立身行己，致君澤民者與諸生楙明之，當是舉比第一義。或曰：繡使李昂英廷試上三名，祕書郎張鎮孫魁天下，菊坡之後，獨無斯人乎？或又曰：李不以廉稱，張有可議者。余故不敢以此待廣之士，不書。

唐元《筠軒集》卷九《送余志賢序》 自西方之教興，而塔廟盈天下。金碧晃耀，雖極侈靡，人無有議之者，由以禍福之説怖於人也。視吾夫子之宫牆，則荒涼卑隘，穿漏夷拔，其悍然而不顧者，亦獨何心哉！竊怪學校進人，法屢變而弊愈深。近歲以來，於寒畯之士絶不與焉。由多資之子弟進，則不知謙遜；由素習吏文之徒進，則多懷險譎；由非儒而儒進，則遂昧廉隅。一署楮尾，而私意鴟張；危據講席，而肆無忌憚。何吾道之不古也！吾儒大聲疾呼，訾謷二氏，彼則攻苦食淡，以效其勞，朝謀夕慮，以成其志，此則以飄風墮，凡視歲月，幸其滿去，而少升於梯級，其勢則反出於下，而漫不自知。吁！世豈無特立之士，力振其久屈之勢，而一旦深思有以奮於其上者？謂世無人，則公道泯矣。今婺源州學正余君志賢，魁然一儒者也。貌瘠而道腴，文多而志確。自其居職時，則拓其土

田，飽其徒衆，償其宿逋，潔其祀事。廟學齋垣，則焕然以新；花木果蔬，則植而就列。尊耆艾以厚風化，行課試以勖俊茂。此其學政之大者也。余備員所至淒冷，亦嘗揆力興脩，以賤姓名書楣壁間，抵金陵，以詩謁侍御夢臣先生曰：「三爲老文學，士廩絶芬塵。夜或夢先聖，庶可逃怒嗔。」然不逮志賢多矣。公行矣，由州庠而升之郡校，必將大有作爲，俾四方官於學之士有所矜式，用儒之效，其特立表見如此。日讀諸公贈言，紀無余美，姑掇其大都以歸之，因推二氏之勢益張，而憫吾道之不振，不無望於方來也。

黄溍《文獻集》卷六《送徐生歸吴中序》　始予留錢塘，辱與予遊者僅十數人，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而徐生本中以予與其父有雅故，猶執契家子之禮不廢。其後十數人者，往往取鄉薦，或連中甲科，或遂魁天下士，獨徐生試有司輒不合，抱其所著書三十卷來京師，宰相有知其人者爲言於上，乃得與國子齒。予方以非才叨長學官，徐生用故事執贄升堂，與予爲師弟子之禮，予不容卒辭也。亡何，徐生謁告歸吴中省其母，求予言以識别。予將何言哉？

予聞古之爲師者，言行而身化之，道在我矣。視夫不與道合者，約之使歸於道焉爾。是以善學者，必就正於有道，善教者不徒勦取前人之成説而瀆告之也。苟惟勦取前人之成説而瀆告之，則粗通於句讀者，無不可以爲師。而予向也與徐生爲師弟子之禮久矣，奚俟今日乎？蓋今之爲師者曰：我之資歷當爲是官，彼固不得以道責於我也。爲弟子者曰：彼之品秩宜爲是官，我固不敢以道望於彼也。夫如是，則徐生雖與予爲師弟子之禮，非果以予能言行而身化之也，而予亦安能言之哉？然予觀徐生所著書，類多出於前人之成説，無待予勦取而瀆告之也。徐生能不專以資口耳而務躬行焉，固非外是而他有所謂道，在夫勉之而已，尚何言之求哉？

於其行也，姑書此以塞其意。昔之同遊者，今或仕于京師，或官於吴中，徐生試以是訊之，其以爲然乎否乎？

黄溍《文獻集》卷五《送吴良貴詩序》　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吴氏括，吴先生善、父粤、謝先生皋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聞於私淑爲多方。是時學者未有場屋之累，得以古道相切磋，論文析理，窮極根柢，間出其緒餘，更唱迭和於風月寂寥之鄉，亦足以陶寫其性靈。三先生杖屨所臨，一言一笑，無非教也。元貞丙申，予幸獲執弟子禮，見方先生僊華山之下，退又辱與良貴遊，俯仰之間垂四十年，先生已不可作。一時之人物，星離雲散，或隨牒遠方，與時浮沉，或以名字著聞，入通朝籍，或浩然獨往於重山密林，不復與世接。而予亦老於州縣，聲跡邈焉不相及久矣。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

吴師道《禮部集》卷一五《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於三，曰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之間，苟有道德行藝出乎衆人，則將囊衣裹糧，不遠千百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朝廷之慎選十餘人羣居而列教，豈不以厭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成其業？其相與也，豈乍離乍合若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爲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遣之曰：「學者，將以學夫忠與孝也。」偉哉斯言！夫歸求有餘師，亦不過孝弟而已。兹固聖賢之意，而陽子得之者。學而出於誠，則何往非進德之地哉！

廬陵王先生光輔居太學三年，今以覲省歸，生乃吾同年吾素合君之從子，故喜親予，其天資謹厚，尤勤於學。顧予備員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諸先生之有造於心者，固不薄也，兹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諸先生之教，則於道兩盡，遲生之來也有日矣。

王沂《伊濱集》卷一五《送李思道序》　始大名李生思道，由臺臣奏應博士弟子選，余異其誦説有法，文辭剪截整飭，問昔何師。對曰：「事江左李君子材於淮南。來京師，事今翰林學士蜀郡謝先生。」時子材捐館二年矣，聞其教授淮南日，徒衆甚盛。夫以李生觀之，則其漸涵之深，切劘之效，何如哉？然而從子材於淮南者較之，固不人人皆然，而李生獨然，則又知生之所自致者，亦穎然絶衆矣。而翰林方爲天下毓才，俾生從之久，則其所至又何如哉？因二公之爲教，李生之自致，而信夫學不可以無師也。世習日陋，後生小子率師淺習邇，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十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以脂澤其言，鞶帨其技，曰：「吾業足矣。」碩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況遠乎？今生獨慨然求師友以自益，既南之淮，又北之京師，其志篤矣，此余所謂穎然絶衆者歟！雖然，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爲力哉？必也功循序而不躐，守據正而不淪，庶乎其可也。生觀其親淮南，晉人張君仲舉，余友也，生其問之，當於斯言有不約而契者矣。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六《經筵進講賜坐》　帝王之治，典學爲先。開設經

筵，實爲盛典。欽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勵精圖治。嗣服伊始，詔開講筵。特命宰輔臺臣及選奎章翰林儒宿，十日一進講讀，所以輔益聖德，緝熙大化，實宗社無疆之福，中外臣民孰不欣忭？竊聞講官所進説者，皆祖宗之聖訓，聖賢之格言，然則不可不敬也。自昔講官侍坐有儀，蓋所以尊師重道，從容降接，非第循故事而備外飾也。今陛下春秋鼎盛，聖學方新，其於祖宗之訓，聖賢之言，樂於聽聞，獨於講官尚未賜坐。夫以三代令王皆置師傅之官，坐論道義。世祖皇帝每召儒臣進對，亦嘗賜坐，俾盡所言。伏願自今以始，每遇進講，賜坐設几，從容顧問。凡古今治亂之原及民間情僞得失，俾講官詳究敷陳，薰陶感發。如此則聖學高明，治化熙洽，而經筵所設，誠非虚文矣。

唐文鳳《梧岡集》卷一〇《與劉凝節訓導書》　嘗聞馬不值伯樂，低首帖耳，伏於櫪下；玉不遭卞和，埋光韞彩，混於石中。及其受知，而伯樂以爲駿，卞和以爲寶，則人皆知貴之矣。士君子之見知，亦猶是也。予以學校爲育材之地，加意興舉，主教者有黄廣文，而兩齋司訓虚席已久。去春訪求英碩，禮聘彭君必俊，試於天官，領劄就職。而西齋猶缺，未得其人，每究予衷。兹以考滿赴京，舊友蕭君讓敬授金川同知，邂逅胥會，相與話及學校之政，迺語予曰：「吉水劉凝節氏，年茂而質美，學贍而才優，與彭君生同鄉，學同道，俾之同任吾興邑儒學師，道藝足以相長，學術足以相規，而造就後進，必有可觀矣。且遊於翰林侍讀學士解公縉紳之門，公以佳士待之，品題推挽，不遺餘力。當道嘗薦其才而用之，凝節以母老辭謝而歸。興國與吉水鄰，封相邇，得職便養，凝節必幡然而起。吾當與吾令合辭請。」予聞而欣喜。蓋士君子之出處去就，一蹈於禮。苟不先之以禮，則凝節豈肯屑就焉？故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此古之道也。予當寓情於言，致禮於幣，以將予之敬，而讓敬爲予具書先焉。惟凝節以吾道自慎，其必爲予而來也。當令諸生汛掃齋館，設皋比以俟。予雖非伯樂、卞和，而凝節則誠千里之驥、連城之璧也。幸毋固拒，以孤予之望焉。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一八《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覩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鄭真《滎陽外史集》卷二二《送潁上教諭徐景顔謁告歸三衢序》　鄉貢進士太末徐先生景顔典教中都之潁上縣，逾兩考不調，座下執經凡二十人，以成績著聞，固有貢春官入成均者矣。一日，慨然曰：「昔我二親棄捐相繼，葬諸穀江之陽，而風氣弗完，吾親不能以妥寧也。失今不圖，異日無以見我親於地下矣。」遂以改葬告諸有司，得報而行。過臨淮，予以同年之契，餞諸水滸，告之曰：「景顔克伸情事，庶幾始終無憾矣。夫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親之安，子之安也。親有未安，子其得而安乎？是故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人子當致力者也。況夫山川兆域，體魄之所藏，神明之所宅焉者乎？且葬地固有當擇者，亦有不必擇者，惟審其安不安而已。自龍穴砂水之術行，好事者圖其地之形以售諸人曰：某可貴，某可富，某當貧，某當賤。聽而信之者，往往牽於吉凶，於其親之亡，有不及時而渴葬者，有過時而慢葬者，有終其身不能葬者。噫，獨何心也哉！夫富貴貧賤，天也，我其如天何？彼術者之言，亦已惑矣。

景顔謁告，改葬其親，求其親之安也，非惑於富貴貧賤之説也。《傳》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景顔其慎於禮哉！窀窆既畢，奠祭如儀，盍亦念夫我職不可久曠也？佔畢之士望之久矣，必亟來以慰其心乎？使夫留戀鄉土而曰遲遲我行也，豈國家所望儒師作成後進者哉！景顔行矣，見常山可齋陳先生，爲予問訊焉。先生予故人也，景顔以予言示之，其以爲然乎否耶？

鄭真《滎陽外史集》卷二四《送鳳陽府儒學教授吴義孚先生謁告歸莆田序》　閩南爲儒先過化之地，自甌山楊氏得程子之學，於是我道南矣。考亭朱子承延平李氏，屏山劉氏之傳，自是環閩以南，家洙泗而户鄒魯，仁義道德之説藹如也。世運既微，文獻凋落，故家子孫有原伯魯之誚，求其詩禮之澤久而益振，以師道自任若今吴先生者，何其少哉！先生閩産也，自幼穎悟，承先君子石亭翁之訓，年二十有九，慨然曰：「我不讀書爲士以祚其門，不名爲人！」從師取友，玩心經史，凡性命義理之微、天人禮樂之奥，莫不究悉。爲文章，敦尚本實，浮誇綺麗，一切弗道。值世事既非，隱居深山，爲學者師，足跡不入城府。際今天朝以科目頒天下，命興其賢者能者，有司強起先生藝閩省。先生力辭，且曰：「科舉誠我家故物，然投老山林，無意於世久矣。」不得已，以《書經》領洪武五年鄉貢進士，薦計偕京師。將告歸，適分巡監察御史張公度上言中都興王之地，四方視爲取則，而教席多虚，非所以崇化天下也。朝廷用其議，丞相及大宗伯以先生龐厚老成，且在科名優等，遂授今鳳陽府教授。縉紳咸賀，以爲得人。既至，而負笈子弟皆遷謫之家，心不樂學，至視簡册爲害己。先生博以經訓，約以文藝，誨

之諄諄而誘之循循也。既三年，告諸生曰：「我老，未有嗣息，宗祀欲有所屬，將歸經紀其家，復來委心焉。」於是請使府申諸吏部，吏部報可，遂給告以去。

夫君子之道，人倫而已。道之所存，教之所存也。故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躬行心得，寧有過於彝倫之外者哉！於此而不得其理，何以爲淑諸人之本也耶？先生之歸，君子以爲能致其重者矣。春日載陽，脂車言邁，宗姻鄉黨歡言來迓，覽田園之膴肥，慨風景之非昔，則亦時其興之所至云爾。莆陽南閩甲郡，在昔衣冠，尤號爲盛。立言之士，若夾漈鄭氏、石林葉氏、四如黃氏，與考亭相望先後。其經史註釋、制度考索，於名教實非小補。而近時陳氏衆仲亦有古詩文，爲士大夫所誦。顧諸君子之書久已傳世，然而山川地遠，後生晚進莫之見矣。聞其家尚有其人，先生歸，試而問之，購取以來，嘉惠淮海之士，豈非鄙賤之所望哉！庸敢敘以爲贈。

先生名烈，字義孚，號方齋。所著有《卧雲集》。其考德問業，則先朝文獻若鄭先生獻可、林先生學矩云。洪武十年三月朔日，鄉貢進士四明鄭真序。

王叔英《靜學文集·送天台教諭韓君歸廣東遷葬序》 天台學教諭韓君，與吾仙居學教諭麥君，皆廣東人，俱以郡學生中洪武丁卯歲鄉貢進士第，由是並擢爲學官。二君生同方，學同業，舉同年，官同職且同郡，甚相好也。今韓君以其先府君之墓侵於城郭，假歸改葬，麥君亦欲歸葬其親，故韓君取道仙居，將與麥君偕行，而麥君適以事牽不果。二君之意，有不釋然者。余解之曰：

人之生，同方者多矣，而學同業者有幾？舉同年者有矣，而官同職且同郡者復有幾？二君者之所同，不圖於同而自同，今之所異，不圖於異而自異。其同也，若或使之，其異也，若或禦之，是豈人力之所能爲哉？蓋所謂莫之爲而爲者，豈非天乎？人惟知天，而後能盡心於其所當爲，而不妄意於其所難必。若然，則雖大而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有不足以動其心矣，況其事之細者耶？

二君皆廉慎君子，蓋幾於知天者，故余以是告之。既以慰麥君之心，復以相韓君之行云。

洪武二十有四年正月壬午序。

王叔英《靜學文集·送洪仲蕃序》 國朝於天下郡若縣，咸建學校，置弟子員，立師儒以教之。而師儒之職，必任之以明經飭行之士，雖有文行而非明經習舉子業者，亦不得以任之，欲其備也。由是教職之選，恒乏其人，而學校師位曠缺者，在在有之。

洪武二十四年，朝廷患學校缺師之多，是時方召天下老成人集於京師，於是命擇敦雅而有文章者，俾充教職。武昌郡學訓導洪仲蕃先生，台黃巖人，始隱居鄉里，兀處鳶山中，好與高人逸士交遊，獨以經文詩歌自娛，而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所嗜。及膺教職，曰：「祿焉而曠其事，君子弗爲也。」於是蚤夜孜孜，專以造成學者爲事。蓋先生之行，修於家而信於鄉者既久，固有以淑諸人。然其素所學於經者，惟以窮理爲務，初未嘗習學舉子業。自職教於茲，始取先代科試之文讀閱之，未幾而有得，素舉子業者或反有不逮。由是其所教弟子登第者居多。先生既名實日著，尤素有長於歌詩聲。而武昌實秦楚之衝，爲江南大都會，其仕於王府，位於政憲兩司，與夫自京師及四方來者，率多尊官顯人，往往皆有求於先生，得其片言隻字，莫不貴而寶之，如獲良金美玉。其見重於人如此。今年秋，有例徵入天官，蓋將改授他職。其僚友及諸生無不惜先生之去，以謂失良師友，政憲兩司諸公及太守鄧公咸欲上章於朝，留先生勿行。先生固止之，蓋以年老，頗厭應接之勞，欲因是徵請於朝而歸休故鄉，以終其餘年也。

夫以先生之文行，雖使之輔教京都太學，殆不爲過，況州郡之學乎？先生年雖老，如師儒之職，尚猶可仕。今聖天子方隆文明之治，欲求老成之士賢而有文如先生者，夫豈易得？先生歸休之志克遂與否，固未可知也。

某獨念與先生同邑，年雖頗後於先生，然自托交以來，蓋二十餘歲矣。先生來武昌之七年，而某亦來佐教德安，雖相去遠數百里，而二年之間，亦兩會見。其爲喜幸，不啻若骨肉之親久離而復合也。今者又復遠離，未知後會更在何地，固不能無悵然於懷。

抑又歎丈夫幸生聖明之時，政有道者得以大行之日，如某之不肖不足淑人者，固當退歸田野，與農樵爲伍。乃以年老欲退而不能，甚可愧也。如先生，真足以淑人者，政可與當世賢傑相左右，乃以老而欲休，良足可惜也。某宜老而反壯，先生宜壯而反老，豈不有負於明時哉！序此以贈先生之行，使覽者知先生之可惜而余之有愧也。

洪武三十一年十有一月丁丑日，某序。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高伯琴歸省詩序》 吉水高超伯琴出文獻故家，以明經飭行爲新城縣學教諭。九年課績居最，陞萊州府學教授。九年課績又最，當陞未奏，而伯琴亟言於上：「臣自忝祿仕，不省先父母丘墓久矣，旦暮迫於心，不能已。幸今蒙寬大之典，敢布其私懇。」詔從之。翰林侍讀錢習禮於伯琴

有同門之好，合諸學士大夫分韻爲詩送之，而屬余序。

永樂丙戌三月，太宗皇帝臨軒策士，傳臚之明日，進會試所選副榜士於廷親試之。上御右順門，晝漏下十刻，命翰林侍講楊士奇、金幼孜諭旨，令就試者從容盡所蘊，毋苟且取具。命光禄給食，中官夕給燭。遂親拔三人入禁林，餘第爲二等，付吏部授學官，上者教諭，次訓導。聖明惓惓，惟恐失士，而成就之如此。伯琴時得教諭。嗚呼！今廿有二年，宫車遠矣。伯琴所至，其成績顯著，可以不辱。今歸桑梓，薦獻其先人，退而周旋族姻鄉黨之間，可以爲榮。然吾因伯琴之歸，有不能概於心者。仁宗皇帝達孝推恩，以仕者有一二十年未遑歸省，特詔中外有官，並許給告，以伸孝子之情。而限約序次，具有定著。士大夫得遂所欲，皆感激祗德意。亦有積月連歲，溺私忘反，上不率君命，下不念同僚之望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曾子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伯琴行遇之而一言焉，亦仁義之及於人也。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六《送孫先生致事歸豐城序》 國家循三代聖王之制，仕者七十，聽致其事。蓋體羣臣全始終之仁也。而古之人有樂乎内、無所累乎外者，雖年未及七十，苟有可去之道，輒引而去之。此雖未必當乎大中，然不失君子之節焉，視夫年已邁，氣已衰，視聽動作智慮無一之可施，而其心膠固榮利而不知返焉者，其賢不肖，相去天壤哉！

豐城孫宗正先生，其有古君子之節者歟！先生自郡教授陞助教太學，復陞博士，祭酒、司業之所加禮，六館諸生之所悦服者，二十有餘年。幸際聖天子篤意興學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聰明強裕，足以有爲，乃援子貴受封之令，解太學之職，得翰林編修，徑歸其鄉。非其有樂乎内而無累乎外，克自果如此哉？《豫》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先生有焉。然吾素慕孫先生之善教也。先生五子，吾識其三，皆出身科目。曰良初，爲御史，能持身修職，所至聲譽勃勃。曰恭，今爲編修，在史館，謹厚有文。曰讓，爲縣教諭，不忝師道。其二處者，雖未識，可類推見之。此先生所爲可樂歟！豐城，君子之鄉也，三四百年間，文學節行有聞者，焜焜相望，其流風餘韻所漸被，至今不衰。今仕京師，余所識者，十率六七有君子之行，則夫處者其不戾於君子固多歟？孫先生之歸，何往而非可樂哉！

六卿及翰林諸學士有爲詩送先生歸者，編修周敘、禮部主事張習以求余序。余年與先生上下，而多病早衰，不能自引退，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幸旦夕賜罷，歸道先生之鄉，訪先生之廬，凡所樂者，當悉以告我。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七《送梁教諭序》 梁氏吾世婣家，本之自幼至今，篤於事親，自父母至於閭巷，皆稱之曰孝。愛兄弟之子如子，推所有以周婣戚之貧者，益久不倦。擅經學，有淵源，負剛直之氣，勇於有爲。嘗訓導瑞州府學，教諭溧陽縣學。兩學教久弛，諸生不自振，本之至，力作新之，自是選科第進者，皆接跡矣。在溧陽五年，積俸，倡邑人脩廟學之圮者，焕然增其舊觀，豈非才德兼有者歟！今以丁外艱起復，改瀘州納溪縣教諭。縣泰和至納溪五千里，川路之險絶天下。本之上有七十之母，其長子官侍近，今扈從在北京，獨幸本之得禄近地，便娱養，又違之而遠去行道，觀者猶有不忍之色，而況孝子之心哉！故本之遑遑乎斯行者，迫事親愛日之誠，天理之公也。余從而解之曰：凡人出處得失，其各有命。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君子以義安命，所不可必於己者，蓋無容心也。」《易》曰：「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夫渝得其正，何往不吉？誠不係於其私，何往無功？吾且爲本之賀。雖本之志在其親而不在乎己，夫敬其身，謹其言行，勉焉效諸功業以光承國家之命，以榮樂其親者，孝之大節也。孳孳乎旦莫起處飲食之奉，末矣。君子亦務其遠大者哉！況有子能敦詩書之習，承賢父之志，旦莫起處飲食之奉有賴也，本之之心可以自慰矣。然本之誠孝人也，士百行莫加於孝，世之任教職者，苟治於文藝，衆則以爲可矣。求文行本末並舉如吾本之，蓋寡見也。納溪遠方之學者，一旦得賢師，獨非幸歟？夫得賢師而不力於進脩，以臻有成，其果於自棄，而何以仰副朝廷教育大德哉！吾既以解本之，又欲以勉納溪之學者，故引於諸賢贈言之首。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六《送陳孟旦赴江陰教諭詩序》 陳氏余外家，孟旦海桑先生之孫、太華先生之子，於余爲弟。余少從學海桑先生側，其諸孫多同筆硯，孟旦最幼，少余十有六歲。初入小學也，嘗從余裡塾，警敏清重，特異諸兄。諸兄今皆謝世，獨孟旦在，而有子與孫，駸駸非復少壯時。然則余曷爲不衰且老哉！其諸兄雖今皆有子及孫，然詩書之習無聞，獨孟旦父子克紹其先而弗墜，殆黄文節公所云「中和之氣萃於此一枝」耶？孟旦明六義之學，西昌邑大夫聘佐教事，所造就學者，成績焯焯，觀今之佐教如孟旦者寡矣。今考最陞江陰教諭。江陰三吴文物之邦，太伯延陵高風之所被者遠矣。往焉盡爲師之道，將其學者有成，豈下西昌也？孟旦勉之。又念陳氏之先，詩書科目之榮達，自宋迨今，累累不乏也。而吾外祖一派，自其高曾以來，緼仁施義，雄文奥學，表表名鄉郡，而宦

達未盛有聞。往年孟潔、孟京皆以乙科進士擢官翰林，余揆造物者之報施，其將在此，而不及展其分寸，相繼皆没，蓋余竊悲其命也。尚惟孟旦在，夫天於爲善之應，必不爽也。修於身，應於天，如執陽燧求火，無弗得者。顧在天者有久速之異耳，惟致力德義以俟焉可也。孟旦勉之。

詞林學士君子有賦詩贈之行者，書余之所望者爲之序。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〇《送蕭教授歸金華詩序》 皇明治定時，海桑先生陳公以《易》《詩》《書》教授澄江之上，諸生皆温雅端厚，篤學厲行，或仕或處，皆有聞於時，伯齡亦嶄然羣居之中。先生歿，伯齡以《詩經》舉於鄉，陞於太學，除教授金華府學。金華浙東文獻邦，士固知所趨向。伯齡加躬勤率先之，更六歲，承伯齡之教者，往往取高科而升，伯齡教日益行，名日益著，人皆稱伯齡不辱其所受教，先生不辱其所教。今謁告省親歸故鄉，旬日當還。官知伯齡者，皆爲詩餞之，屬余序一言。余何庸言哉！

雖然，亦見樹木者乎？既宜其地而樹之矣，又必培之以深其本，溉之以充其養，援之以防其侵。故盤根翹特，干青雲，蔽虧日月矣。其或有先之樹而不加崇於後之樹者，豈其木弗若歟？亦培之溉之援之之不力也？故君子之仕，既宜於職矣，益務深其本、充其養、防其侵，以求干雲蔽日而不敢畫焉。不然，柄乎吾後者，幾何不軼而過哉！往年伯齡舉於鄉，選於朝，顯然而起矣。今伯齡之徒復有舉於鄉、選於朝顯然而起者，伯齡將惟資益於人乎？抑將益崇其身也？子年盛志銳，二親具慶，有賢弟承堂上之歡，而無内顧之憂，於是勉勉焉德已脩而益勵，學已富而益勤，名已重而益下，吾知子去此而益崇其身，易易也，則俾陳先生之教益遠有耀者，非子其誰望？余與伯齡嘗同事先生，不見將十年，不知此別，復在何日，故竊取回路相請贈處之義而敘之。詩凡若干首。

楊士奇《東里續集》卷一一《送鄧宗經永新訓導序》 學校爲政之首務也，長民者知重乎此，典教者知重乎此，可以爲賢矣。吾吉安九邑，廬陵附郡城，其學常得賢教官。然縣令丞親於民者，求其能以時一至於學，或出一言致勸勉之意，何其少也。夫不得賢令丞，幸有賢教官，又上有賢部使、賢郡守廉視督勸，其學不廢也。近年，會稽吕公僉憲江西，慨然獨念治化所先，行部至郡邑，必下車趨學宫，謁先師。退考視諸生所習，深致敦勉之意。蓋賢部使也。而相繼守吉者，金華朱公、山東蘭公，皆盡心於學，勸率奬勵，或日一至，或再至，無三日不至焉者，皆賢守也。時廬陵職教者，浦城陳君士希。佐之者，吉水周君公明。士希持身謹行，公明明經敦德，二君協力合志，毅然以究職事、成後進爲己任。後又得鄧君宗經佐教焉，鄧君學行有稱，且益與二君協力合志。三君皆賢教官也。於是廬陵之學，雖不得賢令丞，而學者勃然擢高科，登膴仕，莫之能禦也，固諸賢之力哉！鄧君又負理才，郡長貳政有所未通者，皆就而問之。鄧君嘗游太學，向之同遊者，今皆躋華陟要，鄧君之才宜華且要也，乃獨恬然安其命，樂其所有，日與其徒講求聖賢脩己治人之道，以此爲得，此其中之所存者，可量哉！居無幾，丁家艱去。服闋，得佐教永新縣學。永新亦吉之屬邑，其令丞吾雖不知，而吕、朱、蘭三公之德政嘗行於彼矣。鄧君移其効於廬陵者施於彼永新之學，將來有不大興者乎？有求余文贈其行者，於是乎書。

梁潛《泊庵集》卷五《送熊訓導之任景陵序》 豐城熊子維先生佐教於都昌者十餘年，以考績至京師，吏部援例改佐教景陵縣學。於時子維年已五十餘，消去其鋒鍔，以就於平實，温然和易，而坦然相忘於人情世故之中。蓋其學老而自熟，其氣久而益平，固非世之少年銳志，凌厲驕蹇者可得而比也。其始至此，嘗以其先君所書鄉先生教學程法屬予題識之。其法大抵皆本紫陽先生平時示魏元履諸公，及示其子遺從學於東萊先生者，子維非徒以爲前人手澤存焉耳，蓋嘗密用其心，勤勤遵服，以承其先訓而誨於其徒者，皆在此也。予既書其後而還之，尋又得子維所作古文數十篇，讀之而尤喜焉。蓋用意深而詞不浮，燭理明而議不詭，考據之詳，而其出無窮，皆未易以得也。豈非其所學者有法以爲循守之階，而所造者未嘗怠耶？不然，何以能若是也？顧今之爲學者，不知有此，及其推而教之，亦未嘗知本於此也，其可惜也夫。昔胡安定教湖學，當時東南之士莫不往從之，至取其法以行之太學，蓋以其教有古聖賢遺意也。吾知子維之教，異時豈獨景陵之士蒙其惠而已哉，必有取其法上而行之者，亦不可知也。子維將行，求予言，因爲之書。

梁潛《泊庵集》卷六《送陳教諭之官郫縣序》 泰和邑庠弟子員陳所達，科第教於成都之郫縣，其同年友數人皆爲詩餞之。以予嘗教於閩之蒼溪也，屬爲序。

夫蜀在京師西南萬里外，山川之高深，波濤之險壯，望而想之，猶爲之心戰膽掉。然予於昔之遊有不能忘者。凡吾身之所里，目之所遭，奇偉雄絶交乎前而蕩乎其中，浩然足以增吾氣而壯之也。交遊之士往還而倡和，氣相凌而語相迫，足以搜滌勝概而逞其情志。故吾之在蒼溪，雖翛然挾策以事教學，而脱然忘乎其秩之卑也。窺聖賢之奥旨，探古今之墜緒，泛觀而約取，鬱乎其中者宣之以

簡牘，感乎其外者暢之以詠歌，神適而意會，優遊而怡愉。故雖去國之遠，於予懷無戚戚焉。巖洞之幽奇，草木之叢茂，與夫筍蒲之爲味，泉籟之爲音，皆可樂者也。今予雖欲解心釋形，如往年之遊，有不暇矣，則所達之行，能無情乎？所達年方壯，氣方盛，又穎敏有文詞。以其素所蓄者，卒然而遭夫幽異奇勝，其所得又當何如哉？適乎外而暢乎其中者，殆有過於予而不止此也。

抑人之性情好惡有不同者，則所達之遭與吾之所樂，亦有不同然者乎？有合焉以示於余，無忘也。余與之相好者，今或老而衰，或滿而遷，或泯然長逝者有之矣，惟山川風景之如舊，予因所達之去，又有感焉，於是乎序。

梁潛《泊庵集》卷六《歐陽助教重修族譜序》　予嘗觀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十一世從祖參軍毅誥敕及其行實，知其見忌於秦檜，未嘗不悲歎之。及觀其譜牒，見其子孫宗族之盛，則又羨慕夫君子之澤也。方毅以護軍長史參韓世忠、劉錡軍事，高宗一見知其賢，遣奉使於北，詞氣侃然不可屈。及歸，即途中斬金將之首以徇，何其壯也！毅是時功業，可引手致矣，而爲檜所擠，竟不大用以卒。於乎！自劉岳諸將之罷，一時才烈之士低徊老死於下位如毅者，豈少哉？欲求其有後與否，又不可知矣。檜之惡甚矣，聞其後獨繁，徒以檜之流毒，多諱言所從出。夫爲惡不必無後，爲善不必有後，然以檜之子孫顯絶之於後世，則檜之有後，猶爲無後也，檜雖死地下，視歐陽參軍，寧不有媿耶？歐陽之先，自吉州爲刺史琮，生子彪、彤、萬。彪之後不復續，萬爲福安令，傳九世即爲文忠公修。歐陽之譜最號有法，蓋自公始爲之。彤七世至宋大尉梁國公忠，敕葬萬安，子孫遂爲萬安人。忠八世即爲毅，毅弟德祖，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至今允賢，凡十一世。其爲譜，源委端緒，愈久而愈著，不妄如此，蓋與文忠公之譜並行也。予嘗過蜀江，見歐陽氏諸老，若三峯先生某，若觀民、俊民伯仲，皆宏偉博雅。及來京師，與允賢日相往來，其從弟允俊以庶吉士留翰林，同預編纂，又皆才力壯健而學問過人。允俊因暇日，以其譜屬識一言。予嘉參軍之壯烈，而喜爲其後嗣宗族道之，使以自勉也。

梁潛《泊庵集》卷九《教授蕭引之哀辭》　引之吉之吉水人，自少知力學，於世利澹然，喜爲文辭，而其性質實，凡一時與之交者，率多謹厚之士。或負英偉俊茂之譽者，其見引之，必斂容焉。引之洪武間領鄉薦，試《春秋》第一，下第，除金華武義縣學教諭。丁母憂。服闋，改蘇州崑山縣學教諭。兩學諸生素怠於學而習尚浮華，聞引之名，甚畏憚之，久而皆安其教，既去，皆戀戀不忘。至今兩縣稱善教者，必曰引之。引之考滿，得陞爲教授，待闕於北京，未數月以疾而没，聞者甚惜之。嗟夫！以引之鑿鑿切寔，其才豈止於一教官也哉？其交遊之顯者，其力固不足以引之重耶？乃獨守一官，幾十五年，始循例得陞一資，又不及之官以歿，其窮如此，豈非其命也耶？然引之存時於交遊皆落落若不相念，及既歿矣，則皆悲惜歎悼之有不能已者，則引之之耿介獨立，亦何可泯耶？予素愛慕其爲人，因哀之以辭曰：

鬱乎其沉默兮，彪乎其文之著也。退乎若無容兮，綽乎其守之裕也。豈於時而背趨兮，抑用弗諧於古度耶？豈違衆而獨立兮，抑任情於行素耶？慨文水兮湯湯，望崑山兮嵯峩。松偃蹇乎林幽，鶴翩翩兮澗阿。念爾之歸兮，道路孔遐。波浪出没兮，傷如之何！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六《送彭士揚之京序》　彭君士揚，初以吉安府學訓導舉至京，試在優等。人謂士揚之教，行則足以成一郡之人才而加厚其風俗矣。士揚滋喜。會朝廷爲功臣家擇師儒，於是士揚遂領教英國張公之家。人謂公功臣，士揚誠以忠孝仁義之言進於公，使公得以事上臨下，則其效不既大矣乎！士揚益喜。在公第十五年，凡公之所以敬事天子及奉命征安南叛國，皆能有成功，士揚之所裨益蓋多矣。然士揚有母老，無他兄弟爲養，其心蓋未嘗不在膝下也。今年夏，謁告歸省，以慰其慇懃之望，而寬其積久之思。旦夕侍左右，調其藥物飲食而敬進焉。既兩月矣，義不可久留，乃復治裝就道，然其心終有不釋然者。予與其素厚者十人載酒往餞之，而告之曰：

士揚子務其大者哉！子之慈訓蓋有矣，不以口腹之養而廢詩書之業，其志固欲子之道行也。使齷齪於旦暮之間，雖能備口體之奉，而無學問之顯，予知母之志不樂矣。今而奉天子命，居功臣之家，處師儒之位，其所與言，皆聖賢之道言，行則道行矣。身雖在外，母之志蓋未嘗不樂也。曾子之所謂養志，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蓋如此。子其務此也矣，毋徒爲是戚戚也。

士揚乃起謝曰：「子之言善矣。如是足以慰吾心矣。」於是在座者皆喜，各舉酒勸酬以爲懽。復取曹子建送應氏詩「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梁」二句爲韻，各賦詩以送之。予因書其説，以爲序。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八《贈陳教授謝官南歸詩序》　孟浩，新淦人，以明經登永樂戊戌進士第，當得官，自云有足疾，願授教職以自效。於是得長沙教授。未幾，以憂去。服除，改蘇州。今年秩滿來京師，吏部課其績，當得陞，則又以足

疾求歸田里。不許，懇請至再三，乃許之。言於上，俾歸老焉。將行，士大夫皆作詩送之，吏部主事王一寧持以求予序。

嗟夫，孟浩其可謂審於義者哉！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其資不足以得之，斯亦已矣。苟能得之，則亦孰肯自退於卑散之地哉？況進士見重於隋唐，以至於今，此富貴之所逼迫而不舍者也。而爲進士者，尤往往厭卑散，喜華要，蓋欲奮發而有爲，以自快於當時。州縣之職，誠有所不慊。至若呻吟佔畢之間，其爲不屑可知矣。孟浩既爲進士，於華要可得也，顧乃以疾而安於學校，此固異於常情。今年六十五，未老也，而又因疾以求去，其度越常情，不益遠乎哉？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仕而有適莫之心，則必有違於義者。君子惟無適莫也，然後能度義而從之。孟浩之仕與止，亦何容心哉？顧吾有疾，宜於此而已。然則孟浩非由義之君子與？世之仕者，蓋有疾甚於孟浩者矣，然猶毅然自任而不回，考其所立，卒亦未見焉，其出處去就，未知果能合於義否乎？由是觀之，孟浩其真可重哉！故爲序其詩以贈行。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五《送李子貞序》 宣德四年三月，永寧宣撫司儒學教授李亨子貞致仕歸元城，其素相與厚者光禄卿郝君郁等求予文贈之，其言曰：「子貞始爲大名府學弟子，辛巳歲饑民流，太宗皇帝舉兵靖難，擇有才能者以安撫之。衆以子貞薦，遂被命往，凡安輯大名、廣平、順德流民二萬餘口。事畢復歸，學於大名。及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追憶前所任之人，皆擢用之，徵子貞至京師，賜之楮幣而以爲教諭。歷茌平、利津二縣。滿九年，陞教授。皆能以所學教諸生。宣德二年，以事至京師，會有事於交趾，猶以子貞前所能者任之，俾隨工部尚書黄公往撫民。既還，憫其老，不欲煩以政，俾致仕而歸。子貞履歷蓋如此。

予觀自古有志之人，遇興隆之運，莫不奮其才能以自效，或馳騁於談説之間，或奔走於戰鬬之頃。及其事定也，則必矜誇見所長，以邀功名，取爵位，惟恐其或後。子貞可謂遇矣，其所成立，豈不足以當一城一邑之功哉？而乃恬然退處，若未嘗有所爲者。及其被徵而來，亦泊然自足，隨其命之所得而安於一教官，至其遠外而歸，又能知止足之分，而曠然以休致爲樂，此豈躁進嗜利者可比哉！子貞其賢於人者也。

然予聞之，古之君子致仕而歸，朝夕坐里門，以教鄉人子弟，使事親必孝，事長必敬，治家必儉，以勤持身，必守禮而畏法。其他言行，皆一本於理，則一鄉之風俗淳，人才美矣，是以孔子貴乎魯有君子也。子貞之歸，其尚務乎此，相與共樂太平之世而歌詠仁聖之德澤，豈不美哉！故爲序以贈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一七《送鮑進士序》 予昔家居時，則聞武昌有鮑先生者，以《春秋》教授於瑞州，予邑陳賞公延往學焉。嘗從公延得鮑先生之所教，蓋於夫王道之盛衰，伯者之功罪，誠有味其言也。予心慕之。其後鮑先生又典教贛州與吾郡，遂家於安成。而予乃竊第官京師，不得見鮑先生而求益焉，蓋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如是者二十年矣。今年春，天子親策士於廷，鮑先生之子時溥乃以家學奉清問，得賜進士出身。予聞之，滋爲喜，然恨不得一見，而時溥乃辱顧。予觀其言談舉止，蓋稱其爲先生之子也。時溥將歸，予同官安成李君時勉、刑部主事王君行修、中書舍人彭君麟應求文贈之。予謂時溥以明經取進士，其道宜講之精矣，予不必言也。然進士之榮於己與人之責望於進士者，皆不可以不知，試相與言焉。

夫自貢於鄉，會試於禮部，賜對於大廷，其榮幸至也。及授以官，則往往爲郎官、御史，當藩臬之寄，領郡邑之專，其任用重也。由是而上下皆俟之矣，其言合乎道，行中乎理，則曰彼爲進士宜如是。有一不然者，則指目而誚讓之不貸也。夫仕者，豈獨進士哉？而上下致嚴也如此，豈非享其名者人固當求其實耶？是蓋可懼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學亦貴於不已，持之以積久之功，而益造乎廣大精微之極，則所以體於身與見於事者，將無往而不宜矣，果孰得而誚讓之哉？此正天子期待之意也。

時溥歸，因其已至而加勉焉，他日出而致用，毋愧於家學，毋負於朝廷，則於進士爲有耀矣。故予之贈言如此，歸而以質於先生，當亦以予言爲然矣。工乎詩者，申以繫之。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二〇《送張司訓序》 予嘗謂天下教官得人，則不患無賢才矣。蓋教官賢才之本，得其人，則賢才以之而盛。自古以來，重其選而不輕以授人者此也。我國家興學用儒之盛，古所未有，内自邦畿，外至遐陬絶域，萬里之徼，凡郡縣莫不有學，而教官則取於科目薦舉者以任之，恩寵之厚，何其盛也！士生斯世，得與是選者，可不力於訓誨，俾臻有成以仰副聖朝教育大德哉！

吾邑張球與其兄珪同舉於鄉，今年會試禮部，俱中副榜，珪授直隸揚州泰興縣學教諭，球授廣西桂林府學訓導。其之官也，珪徵予言以爲球勖。予與張氏世有連，而又重珪之愛弟，故不辭。

張氏爲邑衣冠宦族，宋有槐應者，廷對擢名第一甲，而其兄櫰同登進士第。及球之伯父日孜，又以明經薦起教諭休寧縣學。球兄弟少從前僉事陳公廷授《春秋》，既而卒業於今吏部主事歐陽廣哲，其所學蓋有淵源矣。今球之教桂林，其亦思所以爲教官以光於前聞，人以不辱其傅師可也。矧以球之學，教桂林遠方之士，固所優爲矣。然教人自端本始，凡一動一静，皆弟子所則效，一失言失色於人，則人將狎玩矣。球其尚加勖勵，嚴毅以自重，勇決而有爲，則弟子寧有不儀刑於子，躍然興起，篤學而尚志者乎？他日桂林之賢才彬彬輩出，接跡於科第者，必球爲教所致。球其勉之，以副予與珪期望之意云。

王直《抑庵文後集》卷三七《梁叔修贊》　此南海教諭梁叔修也，郁乎其文，充乎其儀。仁義之道力於行，詩書之訓篤於思。當皇明太平之盛，承祖宗慶澤之遺。君子則樂與爲友，學者則喜於得師。既講論以相資，亦逍遥以自怡。夫在物者，蓋無適而非快其於心也，亦何往而不宜？惟敬慎其有常，將福禄兮日滋。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一《送曾司訓赴弋陽序》　督江西儒學僉憲王公孟堅，嘗舉吾吉明經之士足以爲人師表者七人，以補郡縣教官之缺。上詔試其文學果優，皆授以司訓之職。泰和曾庠蒙訓其一也，得弋陽司訓。命下之日，予以弋陽子弟才器之成也可期，而蒙訓聲名之大，亦必自此始也。蓋蒙訓之爲質也美，而曾氏諸賢爲翰林庶吉士者，其先君也；今爲侍講學士者，其季父也。吉士君有學問文章，未及用世而没，其貽休委慶於蒙訓也固未涯。學士先生爲天下之大魁，負儒林之重望，動足爲世法，文足與古期，其所以面命口授於蒙訓也，尤詳且切。蒙訓筮仕便地，有名教之寄矣，豈不能推其平昔得於家庭者以淑諸人，以成其親長之德哉？予故以爲弋陽子弟得所師，而蒙訓之躋顯榮有其兆也，譬之水焉，其所由來也有本，則流而爲川，瀦而爲淵，非但可資灌溉、走舟楫而已。逮天之欲雨也，其氣輒憑雲霧上升霄漢，下其潤澤於九土，以滋育乎萬物，其爲功也莫大焉。蒙訓則誠有本之水矣，予尚望其升霄漢爲甘霖以蘇萬物也，施教雨以滋一邑，豈足盡其能耶？蒙訓尚博於詩書以濬其源，深乎仁義以大其流，修乎禮敬以固其防，俟時之至而發之，則澤之及物弘也可必矣。

蒙訓將行，貴溪胡司訓如瞻與之同舉，來請文贈之，予因述其素所望於蒙訓者以塞責云。

劉球《兩谿文集》卷一五《與徐教授書》　夫好與人之進，以汲汲於奬就來學者，君子樂勸善之心也。今之居師位，能以君子樂勸善之心爲心，又未有先於閣下焉。僕雖越處旁郡，未及覿一面，聆一音，接一殷勤，然閣下之教聲已滿其耳，閣下之風采無日不想慕於懷，誠以家諸父沐教愛之惟多而道盛德之不已也。僕私以爲雖未承教受命，猶當推所識之欲舉進士者，使出閣下之門，以助成閣下樂勸善之心，亦後輩事先生之禮所當然也。況辱教命於家諸父音問間者甚勤，尚敢隱其人不爲閣下言之哉？故嘗因家諸父進二三子於閣下左右，果辱不見鄙棄，即遣人來取其家狀。又不意若王生達者、歐陽生璉者，俱爲有勢柄者奪去。幸别得其人，以報嚴命。其明於經而工於文，如王生浩者，今河南參政之弟，嘗應試於往歲，未偶，而人皆以爲屈。又如前胡進士之子冲者，劉侍御之子文者，皆以經學師閭里，擅能文聲亦有年。蓋各得其家之傳，又嘗親於僕者，願皆進而教之。上其名於貴府，以總試之，必能中主司之選，副閣下之望，而稱僕之所舉也。昔有盈尺之寶，棄擲道側，掩其光於塗壤中，則與瓦礫無異。一旦俯而拾之於卞和之手，列之於羣玉之筍，則覩者不能釋其手，售者爲之倍其價。蓋以收得其人之所致也。今二三子得由閣下之門以出，豈不猶遺寶之遭卞氏哉？冀亮納之。

鄭文康《平橋稿》卷九《張教諭壽序》　天下之事，有出智力所能者，有非智力所能者。蓋可能者繫諸人，不可能者繫諸天。能與不能，古之君子恒虔恭寅畏於不可欺者焉。人之私願固多，要其大者有三，曰富曰貴曰壽考是已。貴不可以苟得，能修天爵，則貴可坐而取也。富不可以倖致，能法猗頓，則富可立而待也。若夫壽，趙孟之勢弗能劫，晉楚之富弗能買，日月之明也，星辰之遠也，一左旋，一右轉，咸石固能探己之矣，其能探己壽之幾何？泰山之高也，滄海之深也，一如礪，一如帶，賁育固能使之也，其能使殘喘一日之強延？是何耶？以有主宰之者耳。其爲道也，至公而無私，極信而不誣。如其人則予之，非其人則奪之，一予一奪，修短存焉。嗚呼！俾爾者而艾，昌而熾，君子豈容虚授乎？

崑山掌教張先生，治《毛氏詩》，工古今文辭。其初教於邵也，邵之士有登進士者矣。繼教於杞也，杞之士有魁天下者矣。其教之盛如此，豈無所本而然哉？蓋以不敢欺其不可欺者耳。故其治己者，天理也，教人者，天理也。治己或有所未至，非敢忘天理，智不足也。教人或有所未盡，非敢舍天理，力不贍也。其今教於崑也，崑士纍纍而起，亦將有如杞之士者矣。

歲辛巳春正月，先生登六袠，羣弟子歡然執爵，稱南山壽，求余文侑觴。時

余在病，未有以答之。於茲又三年，先生壽益進，教益成，智力未已，晚節未易限量。異時告休還山中，秋分之旦，春分之夕，候大星見於弧矢之南，我知天爲畏天者發祥焉。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攷》卷六八《楊訓》 楊訓字汝學，泰和人，文貞公之玄孫也。年十歲，即能記憶文貞公言行。十四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於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而性剛鯁，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之。已見坦直無斲也，又多親就。甲午，選貢上禮部，以高等得教諭華亭。持己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餽遺。諸被獎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諸生，一時恃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每御史行縣至，皆重其文行，注上考。顧以不能折節，鄉貴人以爲簡己，以故久不遷。既仲子載鳴舉進士，爲潮州府推官，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無復仕志。時自華亭遺載鳴書，曰：「夫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即能自鑒者，又不能違上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慎無以爲也。」久之，遷黎山王教授。歸過里中，無何卒，五十七。後載鳴陞吏部，得贈訓考功員外郎，而訓故號天柱山人，今縉紳中置教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志業高，官不足稱云。所著有《執齋》《朝天》《教吳》《指衡稿》凡十餘卷。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四《送甘弘濟赴教興濟序》 予友甘弘濟自幼習進士業，期以功名自見於世，凡再至禮部，而以親老不得已俯從乙科，兩訓邑庠。歷九載，待次銓曹。衆謂其詘久而信，於此必將有不次之拔擢矣。既而以常調陞興濟教諭，嗟乎，若吾弘濟者，豈終一教官哉！而一教官，豈足以限吾弘濟哉！回思二十年前，予與弘濟輩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翰墨之林。方是時，年壯氣盛，志欲方動，視夫高科顯宦乃吾囊橐中物耳，一時交往之士聯席而交袵、挾策以呻吟者，皆天下賢豪。及叩其所至，探其所有，其與弘濟亦無以甚相遠者。他人不一二年俯首而拾甲科，舉足而至顯位，至於今，崢嶸而光耀者，何可限數？而弘濟乃弊弊焉於選調中遭回邑文學幾二十年，噫，所謂命者非邪？自造命者言之，抑豈無任其責者哉！向使弘濟遇造命者，方試之時得唐之天民，既官之後得宋之大忠，則秉鑒別之公而弘濟在所必取，破拘攣之例而弘濟在所別用，其如斯人世不常有何？夫斯人之有無固不敢必，而弘濟中之所有者則固自若也，亦安知世之終無斯人哉！又安知吾弘濟之終不遇哉！弘濟姑以俟。先儒有言：「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隨其地，盡其職，樂其天，安其命，以俟夫時之至可也。

顧光祿廷瑞聞予言而是之，於是乎書於帛，以爲弘濟之官之贈。

丘濬《重編瓊臺稿》卷一四《送鄭司訓序》 余童穉時，聞鄰邑之樂會鄭文學先生者，閩人也，以文名一時，凡一方求文者歸焉。稍長爲舉子業，又得鄭主事所作戴記程文誦之，知其爲文學子也。及來京師遊縉紳間，論及當世良有司，率以寧波鄭太守爲首稱。蓋文學之弟也，固已信閩鄭氏之多賢矣。及天順八年，朝廷進太學生於內廷羣試之，簡其文合程度者，授以師儒之職，分教天下府州縣學。予叨在考校之列，既拆卷，中有鄭其姓名文充者，閩産也，所作不苟，非無傳授者。予竊念焉：得非樂會文學之子姓屬乎？又數日，吏部員外郎王君偕一士大夫見訪，衣冠偉甚，禮度閒雅，予意其鄭君也。問之果然。蓋君受職，得瓊之文昌司訓。以予郡人也，特過焉。問道所由，詢其家世，乃知君太守公之嗣子，文學乃其世父也。於是益歎鄭氏之多賢。明日，員外君以贈行文見屬。

嗟乎！鄭氏多賢，著自古昔。漢之康成，闡明經訓，後世言經學者宗焉。唐之廣文，澹素自持，後世居儒官者慕焉。宋之名士，有氣高行古，以知天盡性爲學，當時並稱閩之四先生者，是又君之鄉先賢也。二三君子清德古學，百世師表，凡天下之爲師儒者所當取法者也，況出自其宗也哉！君出自儒宗，得家庭之傳有素。少遊四明文獻之邦，師友一時賢豪，資益良多。今以英妙之年膺師儒之任，分教百里，且與曩時世父所過化之地相密比，遺文墨蹟，往往故在，所以繼其芳躅，使一方之人凡有所述作必趨向焉，亦猶異時樂會之有鄭文學也，豈不美哉！君清才雅度，非久淹常調者，其勉之，勿自棄。

張寧《方洲集》卷一五《海鹽縣送陳教諭序》 官事叢雜而煩勞，莫甚於州縣。叢雜則咨詢不預，或失於理。煩勞則精神易弊，或妨於生。失理妨生，非善政得己之道，此古人所以臨治尚和緩，時休沐，張而不弛，君子不能也。然民庶不可以常接，田野不可以常出遊，能使吾去讒遠謗，無叢雜之失而得煩勞之暇，其在學校乎？朔望有謁，飲射有時，祭享有度，科第有燕會，聽其言皆《六經》語，考其業皆三代事，入其門皆衣冠禮樂之地，得失是非，吾可問而彼可言，詠歌尊俎，彼可設而吾可與，積日叢雜，彌旬煩勞，顧諟有以致清淨閒逸、廣志慮而適起居，雖聖賢亦無惡。然必得其人而兩有道，然後能之。自昔人事之有道無道，君子恒求之於其末，不假乎逆觀臆度也。

邑大尹譚君與教諭陳先生序進素厚善，侯涖政三載，數選俊秀，興廟學，豐廩膳，蠲徭役以厚士，所以厚先生也。先生通經達務，於君事常意相力任其成，如宣公祠、海鹽志文獻之功，所以報君者，亦復不薄。予間與君雅會於學宮，見君從容安裕，遲留竟日，咨諏善道於笑談觴詠之間，其處叢雜煩勞，卒不失理道而弊精神，固有所自。今年夏，先生任滿，將行，君率僚友會圖賦詩贈之，徵予爲序。予辭至再，請之益勤，詞意甚懇，茲所謂得其人而兩有道者歟？予聞古人胥教誨，若曹參之於齊相，王先生之於龔渤海，師丹之於陳遵，張忠定之於寇萊公，切要之事，多於臨別時道之，則語盡意專，其後皆足以有濟。先生此行，例當遷擢，君亦考績北上，君子拔茅彙征之時也。平生始終之變，隱微之嫌，彼此心知意忌而未及言，言則可以爲終身任重致遠之戒者，請各於今日言之。離別須臾，會晤未卜，人事之末，當有觀聽者在側共卒勉之，以遺邑學美談，爲後來成監，毋徒酌酒賦詩，惘惘而別。

周瑛《翠渠摘稿》卷三《教諭黃先生祠堂記》　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既去而人思之，思之不置，又從而尸祝之，吁，此可以觀德矣。予參知蜀藩政事，因巡歷下邑，見廣元縣有教諭黃先生祠，竊欣慕焉。先生姓黃氏，名譞，字聲叔，同予興化府莆田縣人。先生兄龍官户部主事，兄子綸官順德府教授，今孫顒登進士第爲户部主事。先生講學家庭，兄弟叔姪自相師友。宣德中，以明經薦授本府仙遊縣學訓導。丁内外艱，更無錫、麗水、青田三縣學訓導。天順中，以教有成績，陞廣元縣儒學教諭。廣元爲蜀北鄙，軍士荷戈而立，編民鮮少，學久廢，師生倚席不講。先生來，以義倡率廣元人士，廣元人士翕然趨之，乃相與修學舍、建文廟、塑聖賢像，每日衣冠坐堂上，呼諸生使前，授以經書，背誦覆講如法。其教舉子業，務識體裁，不剽竊陳腐，如所謂活套爲者。諸生苦貧無資以爲學，先生曰：「汝第爲學，吾當思以給汝。」乃察其貧甚者，解衣推食以授之，諸生至爲泣下。其或恃財怙勢，不循軌度，則嚴呵之。呵之不從，施以樸教，務從善乃止。故廣元人樂從先生之教，而畏先生之嚴明。及其久也，而心安之，皆曰：「先生真愛我者矣。」先生既歸，諸生指其所修廟學曰：「此先生之遺緒也，其可忘乎？」見所改課程，曰：「此先生之遺澤也，又可忘乎？」乃即學宫之旁，立祠肖像，以祀先生焉。吁，此豈可以力致哉！蓋先生學問淵懿，勇於爲義，而加以至誠，故能感人若是其深且久也。予所謂「君子居官而人愛之思之尸祝之，而可以觀德」者，先生真是矣。然先生行義，不但施於廣元而已。嘗聞在仙遊時，知縣王彝以白金二百兩寄先生所，雖愛妾莫之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來授之，人服先生之義。在麗水時，浙冠張甚衆，以先生有材署，推以捍賊。先生部署既定，乃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死，賊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人服先生之勇。其入蜀時，與僉事董公應軫同時濟江，公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先生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公獲免，人服先生之仁，且知處事之變。凡此予聞諸先生之孫顒而熟焉者。

先生之祠在故學宫之内，近學遷而祠毀，參議喬公廷儀分守川北道，命重立之。此見喬公秉彝好德之心，亦廣元人愛先生之未已也。瑛既備書先生教廣元事，復以其平生行義而類書之，使廣元人並刻於室中，他日讀者必有感慕興起願爲先生之所爲者矣。是爲記。

胡居仁《胡文敬集》卷一《寄潘友》　周子曰：「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居仁嘗竊誦此，而知道義之貴不可不求，師友之重不可不篤。庚辰歲，與閣下共學，閣下學博而才敏，長於予者四歲，重厚静密過於予，居仁是以敬慕而欲取以輔仁焉，又期共進於遠大之業。別後倏覺五年，想閣下學益日進，操益日堅矣。居仁抱不逮之資，獨無師友之助，悠悠度日，甚懼湮没。已在山中結廬自學，但覺操持不密，身心昏怠，有負夙志耳。今因仁里徐君謙攜琴訪於敝廬，敬奉尺牘，以通音問。鄙拙不文，不能委盡情誼，更望益勉所學，以進於聖賢之道爲幸。

徐君甚豪爽，居仁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意，渠自言回家奮志進學，果能爾，亦足以激勵後學。更望輔翼爲幸。但其威儀略龐，亦望檢攝。仁里或有後進可進於善者，便當開示以聖學門庭，庶使吾道不孤。

劉友操未知其所進如何，可勉勵之，無使廢墜。

會晤無期，徒增耿耿耳。

吴寬《匏翁家藏集》卷三九《送陳起東教諭寧德詩序》　自予入鄉校爲諸生，一時所與遊者百數人，起東最善。自予爲諸生，即知取友，至於今日，所善十數人，起東最故。予既獲友起東，以相講習，以相辨論，以相責望而箴規，出焉入焉無處而不同，朝焉夕焉無時而不同，未始有離羣之歎。一旦起東領鄉薦，分教濟陽，於是别去。迨浙省校文之便，始獲一見，蓋十年於此矣。明年，起東有寧德學諭之遷，南行過家，而予已入南雍，於是不相見者又當十年。噫，十年後，其果

見耶？蓋起東今已食祿遠方，而予亦爲朝家之所儲養以待任使者，宦途四達，惟所命之。今年燕，明年越，吾不得而知。今年秦，明年楚，吾亦不得而知。事之近者且不知，況欲知其事於十年後耶？則吾於起東之別，安得不爲之深慨？雖然，人情爾，士君子之交，道與義二者，非以留連徵逐爲也。吾與起東昔日之所講習而辨論者，尚能記憶乎？所責望而箴規者，尚能持守乎？能記憶，則於道義也不昧。能持守，則於道義也不廢。若然，則起東雖在萬里外，吾猶見也。苟昔之所已明者今或昧之，昔之所已行者今或廢之，則吾與起東雖同在一堂之上，猶不見也。蓋世固有友天下善士不足，又尚論古之人者。夫古人去我已遠，吾猶能友之，以道義同也，況於與之同時者哉！況於與之同里而同門者哉！

起東將之任，以吳中士友贈行之作寄予曰：「子宜爲序。」予觀諸詩，皆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古詩人意也。予於起東最故且善者，情不能已矣，敢不以禮義終其篇？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四八《書胡訓導小録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於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於世務，非腐儒比。及予不幸居憂於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先生至爲《小録》以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敬辭。」其門人曰：「先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乎？」予不能答。明日，君襄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踰朞祥，始克執筆爲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蓋據《小録》而書也。

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密察，誠服其師。及取所謂《小録》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覽，其意蓋曰：先生既以憂去，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蓋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益，況嘗親炙之者乎？即是以想其爲人，吾見盈丈之卷，數十百之字，皆義生之函丈夏楚也。《小録》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訒菴，台之黄巖人。本林氏，爲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爲人之賢，誠無愧於胡君。没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鶚嘗謂寬宜爲作傳，寬嬾嫚未能，有媿於味芝多矣。

楊守阯《碧川文選》卷四《贈两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两龔傳及两王傳，蓋以其宦業節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襄，則皆出於一家者。两夏侯，二戴皆爲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襄爲祖孫，而延、襄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爲可嘉尚哉！此予於高氏两司訓之贈言有不能自已也。

高氏閩之侯官人，其先世有爲龍溪學諭者，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鄉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黄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爲約齋先生。两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鎰，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爲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爲商水訓導。蓋自學諭公以至两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抑聞漢韋孟治《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制。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諶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爲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两司訓何爲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蔚，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烈，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

两司訓嘗介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莊昶《定山集》卷七《送掌教歸養序》　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時而已矣。時可仕也則仕，時不可仕則不仕，惟其時也。故仕非苟祿，不仕非忘世。然亦有時可仕而不仕，時不可仕而仕者，又不可執一論也。夫時可仕矣，吾病焉不能仕，有他故焉不得仕，則又不可仕矣。時不可仕，吾則貧無以爲養，罷無所於歸，則又不可不仕矣。世之論人者，取其跡而或不知其心，守夫經而或不知其權，執於不仕或以苟祿加於仕，執於仕或以忘世加於不仕。嗟夫！傅説之版築，吕尚之釣渭，果忘世哉！孔子之嘗爲乘田、嘗爲委吏，果苟祿哉！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三衢吾先生之在京師，與今翰林編修楊維立、劉景元齊名，學者日望其大魁天下，先生竟以親屈來掌江浦教事。既五年，復恐他日致有子路風木之悔，遽白所司，具行李，買舟，卜日東歸，江浦學者又不能一日留也。是先生之仕非苟祿，而不仕非忘世，出處正大，去就分明，人孰加矣？

先生之在江浦，予方築草亭清江之上，閉門卧病，不與世接。先生每不以予

爲不肖，朝至夕往，與予高坐危言，談論終日，病體忘倦，予不知爲主而先生不知爲賓也，予所得於先生教者，豈可指計？然予之不仕，病也。先生之不仕，親也。病也自爲，親也豈自爲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生出處去就，人或可同，而其爲親之故，又非他人之所能同矣。

先生將行，予懼人無以知先生，而將謂其忘世也，又以人之無以知先生爲親之故而非人所能同也，故發憤爲衆人一道。然予久處荒寂，寡學無徒，先生行過蘭溪，見吾德懋先生，出此論之，以示可否，又一教我。

莊昶《定山集》卷七《壽陳掌教序》 邑主教陳先生壽，燕諸生學宮。諸生曰：「顧無所壽，不可。人於所愛，願其貴富，祝其壽考，且罔不至，而矧曰其師？然壽吾師，不吾定山，不可。」乃相與詣活水亭，曰：「先生其爲我壽哉！」是時予方與陳大中論靜虛動直，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乃遽應曰：「是亦可爲先生壽也。」諸生曰：「何謂？」予曰：「先生師也，儒也。儒道所在，師道所出。壽先生，以壽不以道乎？況先生言出於口，洞見肺肝，人有附耳語以私者，初若有所納領，既而輒語人曰：此非我，某主我。雖家人父子告，必以公，亦不敢以私。先生惟恐其耳一接而口遽吐，而害成也。先生胸次明白坦夷，洞達無礙，幽暗巖崖，無鬼無魅。清平郊野，鸞鳳蔚如。先生之質，近於道矣。先生質近於道，今雖老矣，吾告以敬以義以虛以直，必將奮然曰：吾何人？孔孟何人？周程張朱何人？而於朱子所謂『人雖八十，亦當硬寨做去』爲不誤矣。由是而敬而虛以養吾道之命脈，而直而義以固吾道之幹質，不違動靜，交養內外，吾知百二千歲不足當抱和守一之萬一，台背兒齒不足以讎樂天知命之多寡，孔孟之道萬古，壽萬古矣。程朱之學無窮，壽無窮矣。道之所在，壽之所在也。先生何慮乎壽哉！伊川謂『不學則便老而衰』，惟先生力行之耳。」諸生曰：「是可以壽。」

明日，以其子鄉進士孔章來，授予簡。道不予悖，皆可念也。於乎！西山父子，風月師生，異代誰借？但予衰謬，不足重輕，爲可愧也。聊書以謝。

倪岳《青谿漫稿》卷一七《贈教授龐君序》 金陵龐君文敘自郡庠生升於太學，天順甲申分教趙州，尋以憂去。今年服闋，赴天官，簡授弋陽王教授。友人紀善林君至大來需贈言。

余聞之：古之學者必有師，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今君之職，則固師之職矣。而王宗室懿親，位尊爵貴，必欲其令德雅望足以永隆藩輔之寄者，責有在焉，則君之是行也，將何以用其心乎？且嘗攷之：漢諸王傅，晉師友文學，唐諸王侍讀，宋侍教博士，皆其職也。及至道、咸平間，迺重教授之選。我國朝稽古爲治，益選天下之賢，以廣宗室之輔，將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以弼成其德，可謂尊賢親親並行而不悖者矣。則夫有職於此者，其於朝夕居處，誦古聖賢之言，祖宗之成法，談說禮樂，規諷道義，陳古今興衰之由，忠邪得失之蹟，以左右之，使知所師，而不爲險邪嬖幸之所惑，其責顧不重歟？昔曹參、賈誼、董仲舒之徒之爲諸王相傅，鄒陽、枚乘之徒之從諸王遊，皆能極諷諫之忠，隆匡輔之道，有師資之益，故能成令名，垂永世如此。今君之履行端慤，文雅宏浩，得教之本矣，則夫所以贊導爲善，使日著忠孝之譽者，於君得無望？君行矣，尚夙夜殫厥心於朝廷之所任使，於王之所師，能無不盡其道，庶幾永有祿位，而亦同王之休於無窮哉！君幸圖之，以無忝於其職也。

羅玘《圭峰集》卷七《送萬良弼分教松陽序》 萬良弼不屑爲學官，予已知之三十年矣。是官也，予雖陋，亦不屑爲之。故每三年，必與良弼遇省下試。試罷，輒不得願，乃分去。良弼與予皆然也。然予少良弼數歲而蚤衰，自分業左而數奇，旦旦企踵數貢期，曰得則就翰林試，幸中選吏部，計其時爲四十餘，庶幾免白首經生名也。已而西人告饑，朝廷下便宜之詔，予已若羈鳥脫籠，信爾颺去。意良弼貲倍予百，年又過之，其往當浩然矣。而兀然安處就省試，尚如初不變。予於是益歎良弼之不衰，其必有遇乎。

予既官翰林，今年春，良弼貢至，嗒然悔其前之踽踽也。見予從諸冠裳之後，而賞予之知幾，且乞學官以畢志。予私怪焉，而又陰憶良弼始挾其從子奭遊臨川，奭，童子也，奇氣逼人，臨川之人爭迎致之，市兒巷婦以先覩之爲快。於時良弼父子間亦盛矣哉，其意氣勃勃，直握功名於指掌，真謂登金步玉，爲其家物也。自予望之，孰謂其亦依依棲遲，至暮乃爾。況飽意於一學官，又況忍置身於異途如予哉？然而天下之事，其素定之幾，伏於冥冥，如旭日晶晶，而或霧沱於夜，霏微冥迷，而忽夕照於西。此蓋聖智之所以不敢役心於得喪，惟於其所遇而安之。良弼今始知之矣。是夫果以試得處之松陽，頎然巾服，若尚少也。入予室，辭去。予知松陽之士比亦有連蹶未振者，良弼心念是吾也，慰安之，有率爾攘臂自喜者，良弼固器之以爲己地，且將懼曰：慎毋爲吾哉！良弼是心，惟予知之，因書以贈。

吴儼《吴文肅公摘稿》卷三《送南昌司訓談君文瑞序》 南昌，古洪都也，其山川人物，具見於三王所著滕王閣序記賦中，苟不失之誇，齊魯燕趙何以加焉？誇不誇，吾不可得而知。昌黎公一代之文豪，而悒悒以不得一寄目爲憾，則其言殆亦可信矣。世之仕宦者，孰不樂居此哉！雖然，官自簿尉丞以上，各有司存，固無有無事而閒居者。刑獄期會簿書日迫乎吾前，則山川雖勝，或不得遊，或遊而不得驚遠陵危、探奇歷險，以盡其地之勝，謂之不遊可也。人物雖賢，或不得而接，或接而不得朝居夕處、上論下議，以盡其人之才，謂之不接，亦可也。兼之者，其惟學校之官乎？或謂學校以教人爲職，遊覽宴集，非其所宜，是蓋不知所以爲教者也。古之善教者莫如孔子，是二者有害於教，則舞雩之集、東山之登，孔子何取焉？彼勞形役力於句讀點畫之間，窮日而後已者，乃童子之師之所事，非所望於學校者。況訓誨教導之暇，歲有餘日，日有餘工，又匪獨流連於二者之間乎？是固人情之所樂而不可廢者也。

吾友談君文瑞以文學名場屋二十餘年，屢試不偶，竟以明經拜南昌司訓。外雖笑語欣欣，察其中，寔有不釋然者。故於其行，爲語可樂者以慰之。

方良永《方簡肅文集》卷二《送黄公悦之任合州學正序》 予濫竽己酉鄉薦，同榜之士凡三十三人。每燕集聚晤，必以遠大相期祝。三十三人者亦磊瑰奇特，自負不少。蓋會合之情勝，故愛助之誼周，勤苦之志酬，故直前之氣壯，勢則然也。不數年間，聲跡浮沉，萍梗西東，有幸而獲選遂占朝籍者，有偃蹇不售卒登鬼録者，有拘於格例、隨牒泠官而實非其志者，頫卬之間，令人感慨。向之所期，漫不可考。若予與郭君思修、黄君公悦、鄭君汝華三四輩，則相知自未遇時，所責望許與者，固皆相信於平時，非卒然相遇，姑相標榜，以矜詡誇大之云。故窮通好醜，未易移易。思修倡曰：「吾儕繼自今，其毋激毋迂，惟時卷舒，惟志毋渝，惟道之與俱。」予三人者從而和之，遂相與奉以周旋，罔敢墜失。庚戌癸丑，予暨汝華繼登甲榜，官郎署，思修亦領海陽學諭就職。公悦獨挾其所有，以須再舉，了無彼此形跡之拘，予時因壯之。丙辰之春，公悦僅亦以合州學正去。州去京師萬餘里，學正職雖清，而寒氈斷簡，兀兀窮年，苟憚遠嗟卑，誰肯樂就？公悦顧若遊近畿，都顯仕，然非其於出處之際，訂之審，慮之周，而惟時卷舒者，能之乎！公悦往矣！於所謂志與道者，幸卒勉之。常禄之供，聊以自給。商貨賄事請謁，凡可以汙吾之所守者，一切屏去，旦夕立諸生堂下，授以榘矱，課其勤惰，必使施諸人實有諸己，毋飾虚文，應故事，以取譏誚，則志立道行，向之所期，真無愧負矣。

公悦之祖少參公，以名進士歷歷中外，綽有聲稱。百年喬木，蔚乎蒼蒼。公悦方務培植灌溉，以達其枝，使過而息者莫不躊躇瞻戀，不忍舍去，斯爲克世其家，又何假予言而後興哉！然箴規者朋友之責，況予與公悦兼有姻戚之雅，誼固不得而終默也。思修迴隔，無緣相語。汝華方以公委督儲於通。公悦朝發而夕至矣，試以予言質之，以爲何如。

羅欽順《整庵存稿》卷三《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績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爲莫逆也。既又因時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爲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爲人。三人者，時堅最先領鄉薦，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者。余意必得二君，實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填乙榜，見廷廣名氏，爲之惘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余既事寧家，二君辱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方以夫人爲愧，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不能不爲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當終爲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爲廷廣申誦之。

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爲教者之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爲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遊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衒縱勒，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爲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爲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博廷舉，於廷廣爲從兄，亦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顧清《東江家藏集》卷二〇《北游稿・送法先生序》 弘治己酉，予試南都，與張君拱辰、戚君起潛、曹君廷佩及今閣老京江靳公同逆旅。姑蘇法先生民望舍於其南鄰，樓居切比，動息相聞，曉夕燈火光相接。時靳公與民望俱有名，往來皆指目焉，謂當必高選。而法君自負，殊亦不凡也。已而靳公果以第一人薦，

連及第，入翰林。後三年，予亦忝竊。而君與三人者連不遂，嘗作詩寄予，有「伶俜慣作科場客」及「清夢時時到玉堂」之句，予每誦而愧之。今年夏，始以歲貢士高第得官，分教江西之吉水。蓋自昔至今，二十有八年矣。人材同類不相遠，至得失利鈍，則有時命存焉。以吾視京江，誠不敢望，如君與數人，在當時豈有異哉？而君一困幾三十年，始名仕版，拱辰、起潛輩猶潦倒場屋間，未知所稅駕也。所謂時與命，其不齊果若是哉！

君之待選銓司也，數相過燕語，壯心英氣，猶仡仡不少折。及將行，曰：「何以贈我，使以守吾官也？」夫自相識以來，觀吾數人者之出處，而時與命斷可識矣。困抑三十年，將老而氣終不折，則君之執守，其又可知矣。其在內者有以守，其在外者付之時與命，則自布衣而卿相，自一鄉而施之天下可也，況臯比坐講，所謂輕車而熟路者哉！如僕者，綿力而薄材，素飧而充位，其愧於君，又不止當時而已。然則君當有以處我，而我又何以爲君贈也？於是酌酒與君，書其說以爲送法先生之吉水序。

民望，君初字，今更字重民，別號新齋，亦足以見其志云。

周用《周恭肅集》卷一《送吳司訓序》 吳君司訓吳江北六年，謂予曰：「吾歸矣。」予曰：「何以歸？」君不答。他日，則又謂予曰：「吾歸矣，子必以一言遺我。」余曰：「何以歸？又何以言君？」又不答。既而曰：「子不知我乎？吾非不足於是也，顧吾懼以重聽廢官守，吾以是而欲歸也。」予曰：然。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義也者，事上蒞下之宜也。今也不然，不以義相求而徒以位相軋，苟在上焉者，不必其賢也，唯勢之依。苟在下焉者，不必其不賢也，唯勢之隨。甚焉者，則鞠躬屏息，應對如響，而猶有不免於譴謫者。固宜君之欲去此也。

雖然，吾有說焉。君以己之重聽也，亦知有善聽者乎？晉師曠者，天下古今所謂善聽者也。知悼子在堂，而鼓鐘於平公之寢，杜蕢飲之酒而語之故，曠受以爲過而不敢辭。漢之許丞，史氏失傳其名，黃霸之在潁川也，惜其去，獨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夫丞小吏也，能以重聽稱傳於後世，爲美談，而師曠之聰乃不免以爲病，然則君之歸與否，固不在於重聽與否也。

抑又有說焉。昔者鄭子產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覆命之，又辭。如是三，乃拜。子產惡之。夫伯石以尊，君以卑，伯石以進，君以退。尊而進易也，而猶不用其情；卑而退難也，而獨不吝其情。觀其難易，而賢否可見矣。

或謂：「古今人不相及，其盡然哉？」夫君子之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如其賢也，則庶幾其能飲且食而已矣，不當問其病與不病也。前此辨天下之事者，豈皆健夫耶？予聞當道者之稱君之賢數矣，豈無如黃潁川者乎？如無其人，君宜浩然歸，吾不能強君以職守。幸而有其人焉，則吾宜與君言。夫人莫病乎不嚮乎道也，今之人其不病此者寡矣。是故籲之而不聞，矢之而不信，招之而不返，撼之而不悟，漫焉而莫之省，憒焉而勿之恥。若是焉者，日以甚矣衆矣，固有待君而瘳者，君盍爲我少須乎？

告之而不吾聽，君之意未可知也。予方有行役，不得視君之行，重君之請而不知所以言，姑以此付諸生之嘗與往來者。

孫緒《沙溪集》卷一《送趙明府教授杭州府學序》 嘉靖乙酉，邑大夫鳳陽趙侯令故城三載矣，行將奏績大廷，顯膺甄拔，顧不少緩以需，累疏懇乞校官自効。銓司以聞，上命爲杭州府學教授。教授秩九品，視縣令爲卑，而寒暄向背，不可同語，人咸嗇嗇。侯捧檄，油然生樂。翼日解舟南行，諸縉紳餞之漳河之上，春冰將泮，東風扇和，水清澈可鑑毛髮，波紋縈迴，如綺如霧。念侯操守本于天性，文章發于自然，若斯水然。感時撫景，情所未堪。夫人孰不欲仕？進趨而志不伸，不如退步之爲安。仕孰不欲顯？任重而道不行，不如散秩之易稱。材有宜違，事有能否，違吾所不能，就其宜且能者安之，何不可之有？侯非真有所不能也，可能者在我，不可能者在人，盡吾之可能者而已。惜侯者較崇卑，計勢分，其所以待侯者何淺哉！

故城當南北水陸之衝，奔亡凋瘵，不幸膺富庶之名，介於燕趙魏博間，感慨激烈，不幸有頑獷之說，富庶虛名耳。侯胎恤卵育，恒用其誠，上之人原狩川漁，恒竭於思，頑獷虛說耳。侯投足援手，惟恐或傷。上之人草薙禽獮，惟恐不盡，邇者編賦役，結庫樓，議置郵，均保甲，承檄者望風遞指，必欲室無餘貲，人無遺力而後慊。闔邑洶洶然，非侯陰尼默挽，民不相率而盜者幾希。侯今去矣，富庶之苛役，頑獷之刑誅，誰其庇之？侯計則得，而斯民荼毒方未艾也，識者當惜吾民，乃惜侯乎？

侯，開國梁公七世孫，武靖伯從子，南畿鄉進士。天報元勳，地靈鍾異，故資稟甚奇。系出金貂，心潛典籍，故德畜甚富。高視萬古，故不屑近名。遊神玄虛，故不堪俗務。既佶而閑，甘節而亨，靜專而慎擇，故恥於自見。以若人而遂

若願，固宜其樂之不可已也。

杭州稱多士，英姿俊才，摳趨圜侍，以侯宿學臨之，圓規方矩，惟所欲爲，無不可者。他日名儒碩輔皆屬門牆，蘇湖德業當不專美於東南。有暇載酒拏舟訪孤山，遡西湖，景色瑰奇，怡神駭目，以侯清才遇之，長什短韻，惟所欲爲，無不可者。他日煙霞泉石盡歸詩橐，林蘇高致當不專美於往昔。去簿領而芸緗，戒薔薇而桃李，脱奔趨以勝遊，遠塵埃而幽討，天壤之樂孰大於是？迂於時，乃符於道，不役於志，乃凝於神，在侯勿替厥志而已。教成而頌聲作，名流而聘書下，好爵膴仕，其孰能禦之？諸友謂緒辱侯知愛爲深，不可無言也，於是乎書。

陸深《儼山集》卷四二《送曹博士先生赴福寧州序》 余友曹君茂勳之教福寧也，問道於余。余昔南使渡濤江，遡嚴瀨，抵三衢之交，南望萬山之間，邑曰江山，羣旅之人裹糧趨焉，曰：道此以入閩也。又西經草萍，下常山，汎廣信之谿，東望萬山之間，邑曰鉛山，羣旅之人裹糧趨焉，曰：道此以入閩也。客有告茂勳者，曰：彼由江山則遠，彼由鉛山則險，孰若趨永康，登馮公赤城之嶺，揚舲永嘉之江以濟，則捷。茂勳疑焉，曰：「是將何途之從？」余起而告之曰：「福寧於閩，壯州也，茂勳期至於福寧已矣。夫苟期至於福寧，則兹三者皆道也。舍三道而望福寧者，無是也。里之遠近，行之安險，達之迂捷者，遇也。是豈獨行道然哉？其於仕道也亦若是已矣。今天下士大夫誦法先王之道以待用者，道亦有三：自郡邑升者謂之貢，自畿藩升者謂之舉，自省部升者謂之進士。然其所程試者，未必不同也。事有難易，官有崇卑，職有廣狹者，遇也。方其遇也，錯然交於吾前，因所遇而自致焉可也，局於所遇者非也。孔子曰：『殊途而同歸。』茂勳其行哉！膏車秣馬，以至於福寧而已矣。樹德以爲訓，因事而有成，天下後世之人將指而目之曰「此福寧曹先生茂勳也」，則所遇者殷矣。

余與茂勳共學者餘二十年，相知最深。其爲人高爽尚氣節，其學淵深弘懿，其治經多所自得，其歌詩有騷選之感激悲壯，其文章馳驟於韓歐之堂奥，往往能以晉唐之書法溢爲雜畫，又能爲墨竹，可方軌近世之王舍人、夏奉常。蓋其才無所不宜，然十黜於京闈，今正德丙子，始應郡邑例貢之天子，兩試之咸優，授以今職。余不能無感於其所遇也，因書爲贈。

崔銑《洹詞》卷五《與何太常粹夫書》 張光禄過鄴，悉兄道履。但聞南監主教者立事深詭，兄嘗掊闢之，其將以正人心乎？僕聞今一二君子之爲學矣，其弟子亦知師之欺也，其師亦知弟子之僞也，相爲依輔，安而行之，將以滕大名、餌厚利，其言與跡，豈其心與事哉！夫告人之道，有因乎義，有因乎人。執友之過，吾盡言之，屢言之可也。不如是，則忍，是之謂義。彼雖亡素契於我，然果誠心虚己，吾言之以成其美，是之謂人。今之君子設心既若是，必自珍所爲，如商操奇貨，計日而致冠國之富，謇謇之言，不已左乎？吾既發其隱，抉其譎，是撒商之貨也，富何由致？聞彼人者實繁其徒，如或陰行詆陷，上者猶得争名嫉勝之嫌。《易》曰：「咸其輔頰舌。」言殊心者弗通也，不可感，矧可激乎？近日禪旨佛緒倡於務奇者之口，從者紛如，棄實而慕空，求徑而外正，肆詆亡忌而飾詐不慚。吾如彼何哉？自修而已矣。昔文公象山之相戾，各恃是而不下，奸人乘之，名禁僞學，陰逮正直。元因以興。唇吻之召禍，前乎是，未之有也。今孰爲象山乎，而乃與之辯邪？兄明理達變，遺名絶利者，幸留聽於僕愚之言。

吕柟《涇野先生文集》卷六《賀李掌教序》 吾學掌教李君文輝教成而提學秦先生獎之，允稱師模，於是司訓祁州邢廷獻、南部程朝佐暨吾諸友人問言焉，又將以勤李子也。曰：

於戲！昔有白石生者，崑侖人也，貌如姑射之神女，齒如碩人之瓠犀，居瓊瑶之室，開雪月之門，出駕雙鶴，入驂白鹿。爾乃咀龜杏，饗霜稻，既飽而嘯，仰日而吟。見玄玉翁，則翻然而退，匿形而藏影，曰：「是將點我乎！」彼玄玉翁者，陰山人也，其見又異焉，曰：「吾朝徘徊於漆園，暮抱膝於霧洞，並北宫黝以爲友，牽夏首黑而爲朋，人不能識吾面，名不能顯吾形，爾崑侖氏者，又何皎皎爲邪？」於是雌黄騰乎多口，毁譽變於雙門。比其久也，崑侖氏曰：「吾不得玄玉翁，吾何以妙其動？」陰山氏曰：「吾不得白石生，吾何以藏諸静？」於是跡不間於矛盾，人各出其肺肝，遂攜手以同車，乃麗澤而終身。於戲！文輝質清而志卓，識明而才有餘，循是以往，何所不至？然當其未會也，梓爲索金而訟，箕欲負笈而阻。及其既會也，表孝友于寒士，顯道德於昔賢，蓋知有至不至，則行有同不同，故伯玉覺非於五旬，仲尼不惑於四十。夫道本太虚，清通而不可象，學如徙步，知過而後能進。昔者周公西周之聖宰也，仲尼東魯之聖士也，年如此其久也，地如彼其遠也，然精神既合于玄冥，形貌遂覩於夢寐，於是周公坐洙泗之堂問曰：「爾所教諸士有如我者乎？」仲尼曰：「諾。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仲尼侍冢宰之位，問曰：「爾所輔三王有如今者乎？」周公曰：「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在大聖爲之卓越，然于小學乃其標的。故季女采蘩於沼沚，大鳥拚飛於桃蟲，是故神明可格，雲霄可薄，非有蓬萊之況，豈免大臺之嗟。請與子

偕秣其馬，共脂其車，絶塵而奔，一日千里，自積石至於崇高，梯以閣道，棧以參井，舟移銀漢，車脱牽牛，宿廣漢之鄉，弄日月之影，雲霪霽而作雨，風習習以生物，白石生其白，玄玉翁失其玄，子以爲何如？果若是，彼秦公者又將何以奬子哉？司訓及諸友其以是問之。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三《送吴應韶長教亳庠序》 莆稱兄弟好學曰吴應韶、應時氏，既並舉於鄉，應時連第進士，官刑曹。應韶連試不利，今年，以親老丐受教職，就内廷試，出語驚諸公，實名第一。元老石齋楊公延見私第，再三推奬，曰：「甲科遺才也。」嗚乎！以文行如應韶而艱於甲科之選，所謂命者非耶？予聞應韶在鄉校，遇尋常試，名常右儕輩，稍闕得失，輒左焉。蓋於人所必競之地而愈不敢競焉，不大類其爲人矣乎！應韶既得亳州學正之命，其友進士陳士翀、郭實夫以鄉諸縉紳之意徵文贈之。

惟亳爲鳳陽屬州，我太祖龍興，一時王侯將相，多里閈豪傑，而亳顧寥寥焉。及考前志所載，若曹植、夏侯湛諸人，又何其甚盛也！意數賢流風未泯，士崇文雅，不樂以甲冑効用。然比年薦書所録，又斬斬如是，何也？無乃深藏恥售，不樂競於俗之所必競，正投夫應韶所好乎？夫天不擇地而生才，君子當因其地而施教。譬農之於田也，蕪益甚，其菑治宜勤，乃有獲也。應韶往哉！吾將爲亳人賀得賢師，而人才彬彬然出矣。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五《送獅山朱德俊輟講歸所居序》 獅山朱君德俊，年甚富，氣甚鋭，質甚美。甫弱冠，與其表兄游弘濟遊學郡城，辨析經義，屢屈其行輩。提學陳公敦賢，首器重之，延致家塾，由是顯名。游既領薦，君尚在諸生中，益刻苦爲學。築石犀書舍，所收貯皆《六經》及秦漢以來遺書，終日據案疾讀，蓋將究心大業，不專習爲科舉程式之文以徼利達而已，可謂有志之士哉！今年春，吾族孫别駕克容方爲族子弟求師，會有以君之賢爲言者，克容欣然曰：「斯人誠吾所願致。」遂諏日具幣授使者，即其廬以請。君即日就道，既至，卜館授餼惟謹，帥諸生以束脩禮見，君因其材器而成就之，一時及門之士，隨其深淺大小，皆有所得。夫水有江河者，流潤千餘里，君子之學雖未顯於時，其沾被於鄉之後學者亦多矣。北風其凉，歲聿其暮，君將撤帳告歸，卒業石犀。克容率諸生餞之，屬予序。

庚午之歲，予初識游君，常疑獅山之下如游君之材者不可多見，乃今而復識君焉。然則窮陬裔壤，豈不復有如吾朱君者乎？特恨不生於名都會，無朋友爲之延引聲譽，其賢而有位者又未必知，知而未必能薦，是以終身沉没，其聲跡不聞於世者衆矣。如是而徒曰乏才，可乎哉？君歸矣，予亦將北其轅。他日歌《鹿鳴》而來，尚與子邂逅金臺之下。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六《送周肅卿掌教江都序》 肅卿周君以鄱陽學諭丁外艱去，服闋謁選，改江都。將行，以予辱在同年，屬序之。始君格於例，去爲鄱陽也，衆方爲君惜，而君獨泰然。及是來京師，間出别後所作示予，蓋閱之累日不能盡焉。度其心，方自幸得處閒散，以放意於文墨詞翰之間，其視世俗所尚者，不知爲何物。嗚呼！君亦賢矣哉！今夫鄱陽，東南巨浸，浩蕩洶湧，彌望無際，吞吐煙靄，晨夕異狀，遊人估客驚心駭目。然君子之學，所以奇偉而雄壯，則恒於是而得之。今江都，揚州倚郭邑，其地枕江臂淮，爲東南都會，朱甍碧瓦，鱗次櫛比，陸海之饒，甲於天下，稱繁侈者必曰揚益焉。然君子之學，所以宏博富麗，並收而廣蓄，則恒於是而得之。周君遊宦，由鄱陽而江都，夫孰非其所資以益吾學者耶？雖然，未也。君往哉！拜董子於祠下，退而詳味其正誼明道數語，則所謂奇偉雄壯、宏博而富麗者，又必歸之於此，而後得學之正、儒之醇也。夫教與學非二也，知所以學，則知所以教，君謂然否？

林文俊《方齋存稿》卷六《送趙彌高赴鹽城司訓序》 國家養士於學，每歲貢其良者于京師，天子廷試之，命禮部、吏部覆試之，最後又試於廷，而後命官。蓋與科目並行，得人亦相半焉。故事，廷試以翰林職校閲。予實承乏焉。每披卷，輒有科目遺才之歎。及得君卷，益奇之，曰：「是必名士。」發其封視之，則君也。

君名崇，字彌高，連城世家。先大父雲莊公由吏部郎中出爲湖南參政，多惠政，有遺文二十卷行世。尊考貳守西歷常德、維揚二大郡，比解官歸，橐無百金之齎，惟指架上數萬卷語崇曰：「吾以是遺若，不猶愈乎？」君承祖父之志，刻勵問學，夙有塲屋名，而屢阨於命。今年方強壯，俛首乞教職去，蓋念母老，亟欲得禄以爲養耳。君既授鹽城司訓，見予，顔色怡甚，問之，則曰：「吾母嘗侍先考遊宦維揚，今鹽城去之最近，是其舊所經遊地也，以此知母必來就崇之養也。崇不敏，不能致身通顯，以承先志，然視簿書小吏於叱辱之來甘之若飴者，竊恧焉。今幸官一校，得與衣冠士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間，退而又得以養吾母，崇以爲所得多矣。兹所以樂也。」予數曰：「崇孝哉！崇孝哉！昔有爲親而色動於捧檄者，君豈近是耶？」遂書以贈。

張岳《小山類稿》卷一二《贈年友陳士特司教新泰序》 昔人謂司馬子長文

得山川之助，予嘗攷其足跡所及，自龍門南徙江淮，而會稽，而禹穴，又折而九疑、沅湘，既已挹其精華秀麗矣，乃循汶泗北放乎齊魯之都，則其巍然崛起者岱山，詭然怪特者鄒嶧之刻石，宛乎周旋揖遜之跡若與神接者，夫子所講之射圃。故子長之文，渾深雄壯而紆徐曲折，又不失法度，可謂至矣。

予愛其文辭，想其舊遊處，又恨無子長奇氣，不能跡而遊之。今年夏，吾年友陳君士特拜新泰學博。新泰，岱山麓邑，而魯之故都，夫子遺風存焉。所謂巍然崛起，詭然恠特，宛乎其跡若與神接者，皆遠近錯望，可按跡而知。矧士特起南荒，北遊京師，又東而至於是也，信乎追子長之大觀矣。

然子長之所得，特以雄其文焉耳已。夫子之道在《六經》，其行事之實在《春秋》，而尤詳於魯。其當時會盟戰伐歸取之地，荒城頹址，不與人代俱往，猶往往散見魯之東西郊。想其人與事，攷其是非成敗，亦有使人咨嗟感創，不能自已，其有助士特專門之學，亦豈在子長之文之下哉！古之學者，既有義理以養其心矣，及他所以輔養之具，不一而足，其在庠序，則有釋奠釋菜之禮，釋奠有樂，釋菜合舞。樂有德有語，而舞有位。又習之於射，以觀其德，而皆以禮樂爲之節。如此其詳也。而今皆廢不講，其僅存者，亦皆苟且滅裂，不足以爲法。魯有聖人之風焉，豈無聞而知者？士特相與講而行之，以教其人，則所以養心成德，又豈但取諸足跡所及而已哉？

士特將赴新泰，告別於余，余故爲亟道其所以樂仕於魯者有若是云。

陸粲《陸子餘集》卷一《贈訓導嚴用文之官寧海序》 正德間，中丞恒山張公以御史奉璽書督南畿學政，公修政彊執，不受請託，黜陟明允，一時士類畏而仰之若神明焉。歲乙亥，按試吳中。時則吾長洲之士在優列者五人，而甫里嚴君用文名第一。公亟稱諸人曰：「此進士才也。」於是君之聲譽一日隱然動江左，所在傳誦其文，咸曰此進士才也。然君數奇，屢試於鄉不利。頃以貢上京師，廷試日，翰林華侍讀子潛、閔編修師望閱其卷，驚歎曰：「貢士中乃有斯人！」既而從銓部選，得分教山東之寧海州。諸嘗與交遊者爭惜之，謂如君之才，寧不能自奮科目，而僅得此，雖君亦何能無不豫耶？粲聞之，竊以爲是未爲知言者。夫科目之不足以盡人材也久矣。今之仕者，大抵重進士，得之者侈然若有餘，不得者歉然若不足。由君子觀之，直如博者之於梟，其中與否，有幸不幸耳，曾何足置欣戚於其間。而士顧以是自爲輕重，世亦從而輕重之也，非惑歟？士貴有諸己，誠有諸己也，彼在外之得喪，吾何知焉，君胡爲不豫？

寧海，古齊地，今爲東方大州。負海阻山，人物殷盛。吾意其俗之闊達多知，而好經術，矜功名，猶有如太史遷、班固所稱者乎？而君儼然束帶臨之，抗顏稱師，亦足樂矣。矧今天子明聖，屢詔中外選拔賢能，不限資格，士以貢升者，得與進士並用，往往躋陟華要。當是時，將必有人焉勵行檢飭官箴，卓然出乎其類，以應上之求者，不在君歟？君胡爲不豫？

粲與君俱張公弟子，嘗濫名五人者之列，相知最深。於其行，不能默也。故爲著所欲言者如此，既以解衆之惑，又以爲君贈。

邵圭潔《北虞先生遺文》卷三《送邑司教雲峰真先生致政序》 譚者曰：有采於山，惟我所之，鏐金琛璧，齒革羽毛，夫皆可羅而致也。蓋逾深而逾利也。然而虎豹豺豕之所窟也，箐妖莽怪之所伏也，能萬一無傷乎，而命懸於山矣。有販于江，惟我所之，明犀文貝，驪珠璅錦，夫皆可貿而致也。蓋逾遠而逾利也。然而衝濤潰狀之所經也，盲風焚厲之所觸也，能萬一無傷乎，而命懸于江矣。是故必返焉而登之岸，而寢之室，而後得以保其肢骸，有其妻子。雖然，十人往矣，而不返者恒一二焉，傷而返者三四焉，返而無傷者蓋寡矣。人之覬於一飽而倖其無傷，而多淪於不返者，亦惑也。嗟乎！此可以爲仕者之戒。

夫仕者，吾人利見壯行之階也。士之繇茲以進，大聖大賢莫之能廢，乃昔人謂之危機，謂之畏途，巧宦者詆以爲鄙，而辭榮者人咸高之，其又何哉？蓋隆秩顯位，固采販者之深山遠江也，聖如柳下，不免三黜僑童之賢，人誦其死。今之世，視古益傾焉。其上濟國家，下完功名，繇之而無傷者幾人耶？而一二不返者，往往見之。然則士之命懸於仕矣，畏危之語，亦良不誣。

余常熟爲文學禮讓之邑，而雲峰先生以篤行博聞仕爲邑弟子師。夫邑有禮文，其居藏無咎而仕爲人師，其道益尊且安，非有案牘憊筋苦骨之煩，非有出納罹罪受汙之累，非有權寵招讒賈嫉之憂，仕此者若遵平崖，若游細川，即無利，亦無傷焉，先生可以惟吾所之，繇茲以畢吾利，見壯行之志，而乃欲亟返也者，懇致其事以去。且仕者之致其事也，匪老則疾。而先生方以興學成材，振衰起墜爲己任，意氣未邁，精爽尚餘。往歲島寇至，先生率家力登城捍之，有命中卻敵之功。當道奇之，試以方略，多所閑曉，非孱焉儒官也。將薦之大展厥施，而先生不顧，竟浩然去。邑之士大夫與其子弟相與輓而留之，弗克也。嗟乎！先生豈有見於采販之徒而懲焉矣乎？豈視此亦若深山遠江焉矣乎？豈憂其萬一之傷而將亟登之岸、寢之室焉矣乎？不然，而胡其去若是果也？聞之先生曰：「吾縱

無民社寄，而茲方之疆域未靖，創夷未起，吾無分寸裨益，侈焉人師，于國家何賴焉？是不如亟反之得也。吾子尚幼，返而教之，吾兄弟久相離，返與同老，吾願已矣。」噫，先生誠得矣，如留者何哉！夫留者非不欲先生登之岸、寢之室，而顧視其入山之深，涉江之遠也，以篤行博聞如先生而僅膺儒紳，展施未竟，而且居之無傷之地，雖繇茲以臻隆秩顯位，其道恒尊且安，夫奚入深涉遠之足慮，而恝然聽先生之去也？雖然，先生則誠得矣。畏途自畏，先生無畏；危機自危，先生無危。先生固將脫屣夫入深涉遠之途，而自足夫平厓細川之樂，非若夫人之或老或疾，日晷窮暮，至於無以自聊，而鬱鬱不能釋者。而或有不能釋者，夫乃繾綣于師友相與之誼，如吾人之不能釋于先生者乎？是則情焉耳矣。而先生固曰：「吾今而後得登之岸而寢之室也，而後返而無傷也。」君子曰：「士能以義裁命，將無適非平厓細川也。」而謂士之命懸於仕者，亦過懲之論矣。

余友某、余弟某某皆辱先生之愛，而尤不能釋然于先生之去者，先生行，謂余當有言，余故頌先生之高以釋其輓而留之之情，而相與懽焉以祖先生之歸。先生歸而順適於平厓細川之間，寵辱莫驚，進退在我，休休焉讀其先文忠公之書，盡其餘年，人有造而告之者，曰：某也采於山而不返也，或返而傷也。某也販于江而不返也，或返而傷也。先生其益自以亟返爲得也哉！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一一《送狄承式青田教諭序》　予與承式同舉於鄉，試於禮部，皆不第。而承式獨以禄養爲急，徘徊都下，送予出崇文門外，謂當得官浙中，因約余遊錢塘西湖，遠則在天台、雁蕩之間，欲爲東道主人。然又數不果。今年始得處之青田。青田在萬山中，足以讀書談道，優遊自適。而浙東學者近歲浸被陽明之教，爲致良知之學。承式爲人敦樸斂約，不喜論説，而中有自得者。今爲人師，不容默默，亦將出其所有以考論其同不同何如也。浙東道學之盛，蓋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得黄勉齋之傳，其後有王會之、金吉父、許益之，世稱爲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爲黄晉卿，而宋景濂、王子充皆出晉卿之門。高皇帝初定建康，青田劉文成公實與景濂及麗水葉景淵、龍泉章三益四人首先應聘而至。當是時，居禮賢館，日與密議，浙東儒者皆在。蓋國家興禮樂，定制度，建學養士科舉之法一出於宋儒，其淵源之所自如此。近歲以來，處之科第至闔郡不見一人，或者遂目爲深山荒絶之區，而不知假令縣歲貢數十輩，豈盡謂之才賢得人耶？以甌粤區區二百年，有文成公爲帝者師，不可謂之乏人也矣。天下承平日久，士大夫不知兵，一旦邊圉有警，束手無策，徒望之勇猛強力之人。如此，則古所謂合射獻馘於學宫者何事耶？文成以書生，當方谷珍起海上，毅然建勦滅之策，佐石抹元帥擒殄山寇，卒以保障鄉里，挈全城以歸。興王之運，其文武大畧且未可以一鄉一國之士槩之矣。承式入公之里而與其子弟遊，能無慨然有感矣乎？夫山川之氣，積二百年，當有發者。況以先壓之道，《六經》孔孟之語訓迪之，將見括蒼之士必有文武忠孝出而爲國家之用者矣。

歸有光《歸先生文集》卷一一《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余少時與李廉甫遊，廉甫與汝積尤親善，時邀余出郭造汝積。汝積方家居授徒，至則余三人相對無一語，但啜茗至暮而返，意甚懽然。後廉甫登第，余獲薦於鄉，而汝積在郡膠二十餘年，始以貢計偕北上。是時廉甫以都御史自江陵還臺，余將試春官，意吾三人者復當相聚，而汝積已得開封之司訓以去。廉甫方病在告，余竟落落而歸。已而廉甫卒於鄆州。以余之無似，不足爲道，而汝積抱有用之才，淹抑至此，追廉甫之没世，汝積方始出仕，則士之窮達蚤暮，不可以一槩論也。始余過徐州，問黄河道所自，舟人往往西指遡河入汴梁處，獨念大梁夷門、東苑平臺之故跡及前古帝王之陵寢，近世京邑之麗、蕃省之富與夫黄河之壯，而不得一往。今汝積旦夕遊焉，且以温良淳厚之器以作成大梁之士，其亦有足樂者矣。士所志於天下，其大者樹勳績於世，常患於不能遂，而或有纍高致至之危。汝積居名都，日觀仲尼廟堂，陳俎豆，與諸生揖讓其間，講論六藝之文，昔人所謂擇官而仕，未有逾於此也。恨余與汝積南北乖違，不得相與，共歎廉甫今日遂無此日月，吾徒居世，隨所在盡吾事而已，他尚何求哉！

汝積所教縣中子弟，以其師行，未及有贈，會其子揚將至大梁，請余爲序，以補送行之闕云。

沈鍊《青霞集》卷一《送朱梅泉赴東鄉縣博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廣勵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蓋余亦然。大學官博士，官不至軒輿，禄不踰百石，周旋俎豆之際而躡足黌序之間，其修明怠弛，算効而計功，離於民事遠矣。而天子以陳諸詔令，學士大夫之所以揖腕而太息者，何哉？夫人之薄識淺見，謂學校之疎於郡縣，官司之散於守令，而章縫之士之不如耒耜之徒也，而不知先王之意微。農夫之在畎畝，手足之胼胝而耳目之不精明也，何以率導哉？故學校者，先王之所以導民之耳目也。班固敘述《儒林傳》，其所著記，大率多明於經術，居博士之官。其時博士如高堂生、夏侯父子、鄭玄、孔安國之徒，弟子率數千人，鼓篋而問道，用能至大官名秩，建著勳業，而諸公亦名聲垂於竹帛，赫然

至今，可謂光榮矣。何則？庠序之尊而校官之分置重也。

梅泉先生，余鄉之篤行有道君子也。弱冠明《春秋》，教授於鄉，四方之來學業者，户外之屨滿焉。顧久不第，以歲貢士赴京師，迺領鄉薦，乞恩爲學職，於是將赴東鄉也。諸所遨遊縉紳冠帶之流，相與出而餞之，或爲先生不滿。余固惜先生之別，而樂先生之有兹行也。夫豫章之材，不必以建明堂、施宗廟，然後能盡其用。驊騮、緑耳之馬，不必歷險阻、馳峻阪，然後能致千里也。士固有遇不遇，然遇而驕凌，不如不遇而震奮，況未爲非遇者哉！弦琴而諷誦，鋒鏑之端消弭於道路，揖讓之雍容，五官之政令從之而順序，校官分置之重，亦以昭明矣。先生之往東鄉也，諸弟子釋菜而後見，雁集魚貫，朝而升諸堂序之間，相與研六藝之指歸，究三墳之大道，極天人之分際，顯皇王之正誼，令典章而道業煥然光明，如日月之在霄漢。由是風教行於諸俗，羣材顯於大庭，珪璋令猷，而顯飾王路民事之要領，孰大於此？則先生之功名節概，固且與游夏並驅，況孔安國之徒哉！夫不易時而進德者，志義之士也。不越位而成名者，通達之材也。《詩》曰：「多士克生，王國之楨。」惟先生幾之矣。

俞允文《仲蔚先生集》卷一〇《送浮梁吴先生之任海寧序》 凡士之舉於鄉，會試禮部，登乙科及下第者，選授學官，三年法得再試，唯選轉它職則否。國家將以博采天下之賢，而亦以賢者之不必盡遇於一時也。浮梁吴先生之不遇於時也，爲學官於兹者二年矣，側聞先生之於學也，旁采博綜，研幾極原，目未嘗輟觀於書。先生之於爲文也，含精漱腴，摛藻擢穎，煌煌乎參衆妙而獨得，且貌恭而氣柔，言確而行敦，不飾矯以拔異，不取同而委隨。學者尊之，齊其進趨，方將崇弘濟乎人倫，行當賈勇乎甲科，奮巨鱗而縱溟漲，張勁翮而乘積風，辭尺鷃於蓬藋，謝涸鮒於潢汙，誠以先生之賢，殆始不遇而終遇矣。屬者監試嶺表，甫竣事而還先生爲寧海，今而又平限於法之所不得爲，以讐先生之志。余由是益歎賢者之不盡遇於時，其遇者又未必盡如先生之賢也。

且寧海海壖下邑，島夷出入，郊坰之際，師旅之所蹂躪，百姓駢跡而錯處其間。如是者而乃以先生居之，是猶驅驥騄而服鹽車也。雖然，賢如先生，其於民也必能興利去害，以覃安瀾之化，弭境外之侵，垂功德於遐邇，曷足爲先生少哉！

余弟允濟承先生之德教，乃徵士大夫之工言爲詩歌以道先生之行。余素叨先生之知，尤知先生之道光大，始嘗以爲先生惜，終又以爲先生喜，遂書其略以引其端云。

海瑞《備忘録》卷七《訓諸子説》 二三子之從遊於吾者何爲哉？天之生此人也，而百責萃焉。古之人所謂通天地人曰儒，《大學》之八條目，知所先後其事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了此無憾？故從其先得者而問焉，其不免日程課於文藝者，蓋有司須此以貢士，發揮而涵泳之，於此與有力也，其售不售不與焉。今之從事於學，有以聖賢自許者乎？而決狀元進士於科第者，人恒壯之，此學奚自而來哉！瑞於諸子有一日之雅，於經授或未盡焉，而飭躬勵行，人之模範，敢侈然自謂足以當之而無歉者。然學求以復其良而已，操心治心，此不師而師之嚴切者。諸子謂無以過我而師焉，或可稽之經傳，質之子史，反之清夜瑩靈之氣，固徒曰吾惟師之從，要亦蔽焉而已。聖賢以識真誨人，其説備在方册，踴躍於諷詠而不能以自已，昂昂然張膽明目，直欲毫髮終行之，此日新之地也。行之而牽於俗，不免有怯心焉，則志立而氣不充也。仲由不恥縕袍之立，孟軻首大人，伯夷之敢於非聖人而不顧，時舉而服之心胷之間，往來不置，或者充養之有機乎？不然，徒綴酸文，識陳語爲後日富貴故鄉之計，視百責於我何如，縱其一舉而進立於卿相之列，吾爲二三子醜之矣。夫求富貴利達而妻妾之羞泣從焉，真心也。施施而驕其妻妾，失其初焉者也。孔子得子路而有惡聲不入於耳之幸，事師無犯無隱，究其所以至於若此乎！若子之無恥，色忿而詞忤焉，聖人不計也。二三子何以復我？

王樵《方麓集》卷四《送楊學訓序》 太行西來，宸幽薊而東，其北崇岡千疊，以限華夷。南嚮數千里，平川如掌。常山諸郡，譬則京師之前庭也。其被於嚮明之化也尤切，而漸於文教也尤深。嘗謂太行洪河之間，鍾其深厚之氣者，爲器與材，皆淳龐易直，以篤於義之所自得，而其教已成之後，歷千百年而不變。魏之風儉。魏，舜禹之故都也，儉何足以言舜禹？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舜禹之遺風也。唐之風勤儉質樸，而憂深思遠。唐者，堯之舊都也，勤而思遠豈足以盡堯？取其去本未遠而其教未衰，則猶堯之遺風也。蓋因其質之近本，而進于中和也易，待其質之已散，而欲挽以反本也難。堯之時，百姓昭明，舜禹之時，三德六德，以至於九德之備，而莫不咸事。於時所謂因其質之近本而進於中和者也，教之功也。常山諸郡之於今，猶唐魏之於虞夏也。

邢臺楊君司訓吾邑，閱四餘載，而遷真定。真定，常山附邑也。邢臺、真定，所謂猶國之前庭者也。仕不遠其鄉，官不易其業，道德仁義、詩書禮樂之訓，取

其已試於吾者，與其鄉人共講行之，則益信且尊。而居夫嚮明被化益切且近之地，吾見太行洪河之間，器其深厚而篤於義之所自得者，皆進于唐虞九德之咸事，以答聖朝求士之意，其不在楊君也夫！其不在楊君也夫！敬因諸友之請，而序以期之。

范鳳翼《范勳卿文集》卷一《改教疏》 户部觀政進士臣范鳳翼奏爲乞恩改教以便簽仕事：臣原籍南直揚州府通州人，年二十四歲，由戊戌科進士，今授直隸永平府灤州知州。臣自念少年愚陋，尚愧才能未練，分宜恬退，以圖學仕，乃其本懷。適聞有「金寶坻，銀灤州」之言，臣竊以爲恥。今特具疏奉辭州職，以求改教。自幸儒官可以由此砥礪，仰報聖德。伏乞皇上鑒臣微衷，下部查覆遵行，無任屏營候命之至。

奉聖旨：「吏部知道。」

戴重《河村集》卷二《我師録序乙酉》 《我師録》，以記四方之士姓名爵里、某歲月相見於某所也。重不肖而願事賢者，二十年中，自鄉黨都會，相從遊處，殆千百十人，接之以禮，歸之以誠，故多好我、少棄我焉。然負氣愚直，勇於責善，亦謙於受言，久而益信之，方自謂藉師友力，勉強德行，圖畫功名，可以得志。乃遭時不夷，流離顛沛，坐失少壯，漸焉消亡矣。甲申之春，天覆我國家，既遷南甸，尚忍寇仇？朝野泄泄，若無適謀者。重私歎泣，又輒憤起曰：「四海臣士，受仁義之教三百年，豈無名世乎？或時不克興也？」於乎！臣子于君父之難，雖至愚賤，無所逃死。重于賢者何能爲役？不敢不以義正告也。願諸君子亟圖之。其自昔及今，凡所師友，悉載此册。若出有矢言，決有忠策，重之狂惑，誓不敢忘。故有義而不我教者，友之咎也。教我以義而我不克從者，重之罪也。乃或同表異裏，有初鮮終，重固安庸知之？作《我師録》，教我而已。時弘光元年乙酉春正月穀日，歷陽河村戴某識。

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一二《答施龍友庚戌》 尊公先生教鐸所振，四方學者賴以興起，足下親承庭訓，何有不至？而日者顧辱下問，執禮恭謹，益復過人。重威具述比來嗜學之篤不置，敬羨敬羨！某雖無似，揆以通家之誼，敢不粗述所聞，以答雅意。儒者功夫，居敬窮理而已。窮理所以致其知也，知之至而後行之利，敬則統乎知與行者也。此義儒先言之已詳，世人不能篤信儒先，而好以己見參之，或以先入之言爲主，不復肯舍其故習而就中正之矩，是以至於流遁而不知返耳。謹録真西山先生語一條附覽。西山得程朱之正傳者也。吾人爲學，由程朱而遡孔孟，譬猶由宗子而遡高曾，由江河而入海也。其有至有不至，則存乎其人志之立不立，力之勉不勉爾。昔所竊聞祇此，敬爲足下誦之，而因以正之尊公先生焉。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雷翠庭創鼇峯書院》 副都御史寧化雷翠庭，名鋐，以乾隆癸酉督學浙江，專以表章正學爲己任。嘗訪蕺山遺集於其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碣張楊園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爲之傳。蓋自張清恪撫閩，刱鼇峯書院，以正學訓士，蔡文勤公實主講席，雷實少時肄業而有得焉。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葉南雪主講越華書院》 番禺葉南雪，名衍蘭，詩、古文、詞、書畫，皆名其家。以軍機章京告歸，主講越華書院二十年，足跡不入官府。榜聯於院之講堂云：「吾亦澹蕩人，常時不肯入官府；名豈文章著，諸君何以答昇平。」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唐確慎主講金陵書院》 善化唐確慎公鑑，爲理學名臣，宣宗登極，詔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起之，歷歷外臺，垂三十年。開藩江左，以疾告歸。文宗踐祚後，詔召赴闕，進對十有五次，時政利弊，靡所不罄。上以其力陳衰老，不復羈以職守，令還江南，矜式多士，時方主講金陵書院也。其官京師，相從講學者，爲倭文端、曾文正、何桂珍、吴廷棟、竇垿數人。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黄彭年主講蓮池書院》 黄彭年主講保定蓮池書院，手定堂規，廣置書籍，課以時文、經、史、詞章，著弟子録者甚夥，乃請於李文忠公鴻章，以官貲購各省局刻書於院中發賣，僅加運費之半。暇時，即召諸生談藝。黄無志出山，由文忠密保簡放襄陽道，諸生入賀，黄笑曰：「吾守節多年，今日不免嫁人，奈何！」院地本元張柔故宅，規模宏敞，爲北方書院之冠。繼黄爲院長者，武昌張廉卿裕釗、桐城吴摯甫汝綸。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萬劉主講龍門書院》 上海龍門書院，創自應寶時，地在城西幽處，陂塘蘆葦，頗似村居。講堂學舍，環以曲水，規制亦甚嚴肅。學生名額限二十人，課程以躬行爲主。萬清軒、劉融齋先後主講，甚負時望。每午，師生會堂上，請益考課，寒暑無間。誦讀之外，終日不聞人聲。有私事乞假，必限以時，莫敢逾期不歸。劉主講最久，士論尤協。途遇其徒，望而知爲院中人也。劉没後，一顯宦告休寓此，大府薦主是院。學生執業以請，則告以生輩高

材，何煩日課。乞假以出，則告以生辈植品，何煩定假。積日既久，院中出入無禁，日夕在外者有之，課試一事，等諸尋常校藝，昔之良法美意，蕩然盡矣。應初意欲駕學海堂而上之，專講躬行，輔以文術。然學海堂定制，用意極精。以廣東物力之富，道光全盛之時，而公費歲入不過五百金，僅可自給。但立學長，不立山長，學長若缺，即由學生推補。阮文達公當時創建，其儉如此，上以杜貴要挾薦，下以杜遊閒請託，而專爲真讀書之士謀一下帷地也。龍門大旨與學海相類，而主講者束脩優厚，予人以覬覦之端，未及二十年，時移而事遷矣。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李胡曾建書院之用意》 李文忠公議建求忠書院於皖，聘侍郎吴廷棟主之。吴辭曰：「書院之設，從俗校文則可，別立名字則不可。」胡文忠公建箴言書院於鄉，聘孝廉汪士鐸主之。曾文正公議謂宜擇精帖括制藝爲師，不宜求古。

徐珂《清稗類鈔・教育類・廣雅書院》 廣雅書院爲張文襄公之洞督粤時所設。時粤士皆沉溺帖括，罕有留意經史者。文襄爲聘通儒主講，復延名宿，令司分校，月課經史、詞章，旁及輿地、格致、算術，課程精密，膏獎優渥，士風爲之一變。院在西城外數里，近彩虹橋，風景清幽，花木蔥蔚。文襄政暇輒詣，與諸生論文，盤桓竟日。院有一池，未及種蓮，文襄倚欄憑眺，偶言及之，爲院中支應某員所聞，密爲佈置。文襄翌日再過，則數畝方塘，芙蕖盛開，文襄詫之。召某至，詢以何策，某以實告。蓋池水甚淺，某預收盆蓮數百，投於池中，僅露其半，驟視之，幾疑其爲蓮塘也。文襄大笑。

梁章鉅《退庵隨筆》卷五《教官》 一州一邑之中，可與州縣相助爲理者，惟教官而已。今天下府教授一百八十餘員，州學正二百一十餘員，縣教諭、訓導共二千六百餘員，顧名思義，則教化之源，應由此起。明初，每選上舍爲羣邑師，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馴至九列，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其初則不過稱職而已。今則不核其才望，不責其訓課，以學校爲恤老憐貧之地，以司鐸爲投閒置散之官，甚至索贄見、勒節規，而不復問教學何義、諭訓何事。爲州縣者遂從而外之，此庸惡陋劣之譏所由來也。謝退谷教諭云：「有問于余曰：『今之教官，苟營糗糒，不以秀才爲魚肉，已可謂賢，而子獨以學術自任，終亦無有能知子者，若何？』余曰：『安能以彼之不知而易吾之志？又安能以人之不知而棄吾之職乎』？」嗚呼！今之爲教官者，其亦有聞斯語而油然興起者哉！

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一一《校官》 校官爲冷官，自撰楹聯，或嘲或諷，多有可發一噱者。李時庵教授題大堂聯云：「掃雪呼僮，莫認今朝點卯；轟雷請客，都知昨日逢丁。」傳芝堂學博則云：「百無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二聯早膾炙人口矣。屠筱園教授所書則「教無所教偏稱教，官不成官卻是官」，自嘲中卻有身分。陸定圃教授則云：「近聖人居大門徑，享閑官福小神仙。」亦有味。沈秋河司訓門聯云：「讀書人惟這重衙門，可以無妨出入；做官的當此種職分，也要有些作爲。」則棱棱風骨，讀之令人肅然起敬也。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凌堃《送張小軒督學安徽序》 道光三年，歲在鶉火，窒陽巛辟，從王之候，太常卿張小軒先生奉命視學安徽。將行，同郡某再拜而送之，且言曰：自漢至隋，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惟進士明經常行。至荊公改取士之法，進士獨存而明經亦廢。明太祖始定文武科取士之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畧，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虚文。戊辰親策試舉人，賜進士九十七人，立石題名，始著爲令。而更定歲貢生員例，府學歲一人，州學二歲一人，縣學三歲一人。易世而後，亦駸駸濫矣。論者遂謂帖括之學閉隘而不闊，延移而無具，而主鄉會試者又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並其素所儲蓄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學使者而已。然魏敏果公以爲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門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既無真秀才，安得有真舉人真進士耶？此公第爲不肖者言之耳。不肖者任之，知亦弊，不知亦弊也。今先生之學問文章，與性情之廉潔，才識之詳明，受知於當宁夙矣。蓋天下有廉潔而無才識，具才識而愧學問文章者，鮮克從容斯任，先生則從容任之。濟濟者從而折衷之，吾知閉隘延移之習，一冼而爲通經致用之才。自後之登進士榜者，得賢公輔若而人，必盡出自先生門下也。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經傳子史根柢之學，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縣州達府由府達院者，非濫入云戾徽黧之輩也。其覆核至再至三，及儒師之月課而歲計者，又非止於場屋課試之蔵也。且優者必有賞，劣者必有罰，孝弟節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將貢於朝廷之上，太學之中者，必先自學臣拔之；將付索於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先自學臣決之。然則先王觀風設教之權，於是乎寄。漢之所謂孝弟賢良、孝廉茂才、明經射策、特舉辟召、童子補試諸科，唐之所謂生徒鄉貢、賢良方正、俊士博學、秀才明字諸科，於是乎該。誠得如先生之性情才識、學問文章，丕克振率嘉與。諸令守學官約：凡德行著稱無

間言，枕今汲古，不求虛譽，及奇材異等、專門名家有裨實用者，署其真，丹之於策，或薦之督撫，或旌其里閈，或獎以文章。其或有所論譔，由各屬得以上聞。所至加以訪察，申明條教，行檢不飭則礪之，浮誕不經則責之，荒隋不習勤竊不恥則黜之。更於發落時別白其尤者，示勸懲以勵其餘。試竣，延其人品學問如前所云者，優禮而拂試之，從容論述，各盡其所欲言，並分驗其所心得而後止。使人人道可傳，惑可解，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得之於心，徵之於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如是而經術不明，人心不正，治化不行者，未之有也。不數年後，天下當不復謂進士浮薄不通經史，若楊綰所云者矣。況宰輔大器，半出大江南北，今日所取，異日將轉以取人，師師相承，賢賢相繼，先生之流澤遠矣，則今之所以拳拳嚮往者，更不僅於漢唐得人之盛已也。若夫不撓於埶，不溺於情，不惑於利，讀書自好者優爲之，又庸敢喋喋於先生左右哉。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包世臣《書寶應訓導張君遺像後》 江蘇州縣居大江南北者各半，江以南利在浮收錢漕，江以北利在冒銷撫賑。州縣之浮收冒銷，皆取成於胥役，胥役勢日張，家日裕，於是庠序之不自愛者起而與之爭。庠序與胥役爭，則事連州縣，州縣不得不助胥役。州縣助，則庠序常不勝，於是公憤起，而讀書自愛之士不得不與不自愛者比，以求其直。庠序之力集，則州縣不能敵，而求救於封圻。封圻之視州縣，猶州縣之視胥役也。胥役能自達於州縣而左右之，州縣能自達於封圻而左右之，故胥役之所欲，常可必得於封圻，而無所窒礙。予遊江蘇卅年，見封圻十數，自覺羅長文敏公、會稽陳公大文、桐城汪公志伊而外，大都爲胥役仇庠序，而無暇分別其自愛不自愛者矣。於是不自愛之甚者，遂至與胥役爲鷹犬，以魚肉閭閻，雖足以快州縣之意，國家養士，誠亦何賴於若人也耶！主庠序者曰校官，與胥役事無所涉，而不能不仰給州縣。故州縣之仇庠序也，常藉手於校官。偶有不昧初心與州縣微抗，則封圻示之意指，無不從風而靡。

霍邱張君爲寶應訓導，寶應之爲政也，右胥役以及鄉地，故庠序常被轢於鄉地。而君能力爲之直，使州縣不得助鄉地以虐庠序。故君官寶應十五年，以病自劾歸，歸半年而卒，卒後又五六年，而遺愛不衰。楚楨，故君所舉優行士也，以君之遺像及其狀來乞題辭。楚楨學行，予所愛重，其言常可信，詢之他士，爲說僉同，則君固校官之傑，又幸其出於吾鄉也，故爲書後。

君諱鼎，字愛吾，庶幾能顧名思義者。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袁翼《答人論先生書》 閣下爲通家子作墓誌，疑稱先生爲太重而辱商於愚，此固無庸疑也。按先生之名，昉於《禮記》、《四書》、諸子，猶先達先進之義。若雜家之書神仙之傳，見於三皇五帝時者，乃後人私撰之稱，非三皇五帝時已有此稱也。故君可施於臣，子弟可施於父兄，弟可施於師，妻可施於夫，壻可施於外舅，鄉里士庶可施於縉紳，庠序之彥道途逆旅可施於年齒稍長不知誰何之人。黃冠有加號於其上者，孝子高人義士有加謚於其上者，有置其姓名而加以字者，有佚其名而加以姓者，有敬其人於百世以上而稱之者，有年齒卑幼道德功業卓然成就、雖問業之師疎服之尊長爲撰墓誌而稱之者，載籍具在，班班可考，蓋天下之達稱也。今閣下疑先生爲尊，加老稍卑，尚狃於世俗之見，而不考前明之以加老爲尊也。王弇洲先生云：「京師稱謂極尊者曰老先生。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皆如之，二司自方伯僉憲稱撫臺曰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其說詳《觚不觚録》中。愚按國初士人致書尊者猶沿此稱。康熙己未開鴻博大科，一時雲集京師者，半勝朝耆舊，人之稱之者無異詞焉。今則惟座主稱門生之子、掌院及六部堂官稱後輩司員，反曰老先生，若平輩往來。而以是稱翰院、六曹、九卿，則必怫然見於面，刺然蒂於心，是竟以加老爲卑矣。此風不知起於何時，亦不知何所據而然也。聞某氏子事親孝，爲吏廉，人倫重望孰有加於此者，閣下銘其墓而尊之曰先生，彼必當之無慚色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九康乃心《座師門生辨》 南海梁藥亭先生佩蘭中丁酉解元，與京師一巨公號同學兄弟，交好甚篤。梁自丁酉至戊辰，絶意仕進，已三十餘年，巨公懇招之入都，令載試禮部。是歲巨公適典試事，梁成進士。登科後，梁以門生禮來謁巨公，徘徊微顧曰：吾輩老兄弟奈何？既而曰：否者，當先拜故人。遂彼此爲四拜禮，若斷前好者。拜已，受梁拜如師生儀。何山氏曰：君臣之道重於朋友，萬古之通義也。然所謂君臣者，經禮曲禮綱常名教之大閑耳。若夫受爵公朝而拜恩私室，則私也，非公也，至是友誼爲重矣。況國家之制，以座師門生稱者例有禁，非有必不可解與夫萬不可逃之義也。方巨公之招梁也，何爲乎？以其故人宿儒也，而懇之試，同學之雅，以人事君之誠也。出其門而弟子之，是以朝廷之爵位爲一己之德，名利之媒也。且二人之不爲好友也無論矣，如曰布衣同學數十年而以四拜者盡之，棄置若鶩焉，則其爲友也亦僅矣。安坐而受拜，以故人爲弟子，是戕友也，是欺名也。有所爲而招之以試，是以故人爲名而植黨朋比以爲實也，無一而可者也。且夫巨公之所以重梁者，豈

僅以門人弟子爲貴哉？巨公之爲門人也，亦已名矣，必曰彼名士也，而吾能録之。夫與其以名士而弟子之爲榮也，無寧以名士而友之、而兄弟之之爲尤重且大也。汲長孺曰：使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嗟夫！世風之降也，罔上行私，一以富貴利達爲歸。巨公故稱雄傑，而亦不免焉，則流俗之卑鄙，古道之無存也，抑已久矣。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七王士禎《請酌定先師祀典疏》 竊惟聖莫盛於仲尼，禮莫大於祀典。故凡受命之君，莫不奉以爲師，崇其秩祀。我皇上親政以來，丕崇文教，臨雍釋奠，誠以道隆則從而隆之，不拘乎其他也。臣考之前代，自漢高帝始，以太牢祀孔子，至唐宋元而隆以王號，明成化、弘治間尊以八佾十二籩豆，雖歷代因革損益不同，要以至聖之道歷久而彌尊，故崇祀之典有隆而無替。其改大祀而爲中祀，則嘉靖九年張孚敬之議也。伏思孔子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堯舜禹湯文武得孔子而道統不絶於見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得孔子而倫彝不泯於宇宙。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孚敬之意，不過以孔子生未得位，不當舞八佾。不知以位言之，則孔子非但不得舞八佾，並不得舞六佾。乃歷代之君相與尊崇之有加無已者，以道德不以位也。且禮祭從主者，以天子而祀其師，自當用天子禮樂。我皇上文德武功，超邁隆古，褒崇正學，誅斥異端，作君作師，直接堯舜以來之道統，則議禮制度考文以上軼百王，下垂億禩，此其時矣。伏祈敕下禮臣及廷臣集議先師祀典籩豆樂舞，酌采成化、弘治年間儀制，俾一百五十餘年闕略之禮，煌然復昭於聖世，尊師重道之盛典，將垂範於無窮矣。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五葉裕仁《送錢調甫之任贛榆教諭序》 予爲諸生幾三十年矣，與博士先生邈然不相接也，而博士先生者，亦無所以教諸生。其勤者不過考校文字之得失，以爲吾之職止於是而已。予嘗欲參攷漢、唐以來學制，及先儒治事、經義之式，紫陽、嶽麓之教規，推明國家建學明倫、作養人材之至意，勒成一書，以諷曉當世。謂教官之爲秩雖卑，而爲職甚重，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静之士不足以居之，亦非品端學粹、敦篤廉静之士不樂於居之。甚矣教官之難其人也久矣！國家定制，府、州、縣學官，恒以待舉人之不爲他官與士之貢成均者。嘉慶朝推廣捐例，士之餼於庠者，得入貲爲教官。道光中增廣附生員，亦得入貲爲之，其途亦雜矣。軍興以來，有司輒以教官無所事事，委以巡徼訓練之責，而爲教官者，方雜厠於武夫營弁之中，而沾沾自喜。使其練習戰攻守禦之法，足以備國家爪牙干城之選，固無嫌於其越俎，儒者明體達用之學，固無施不可也。乃徒昌越俎之嫌，而曾無一割之用。彼有司者，直以爲飲食之而已，驅策之而已，則其輕之已甚矣。夫以教官之自輕，而有司遂得以輕之，誠使教官不自輕，則有司即能以其秩之卑而輕之，而教官之所以不輕者固在也。

錢君調甫以景山教習選爲贛榆教諭，調甫爲中丞頤叟先生伯子，擩染庭訓，庶幾品端學粹、敦篤而廉静者也，其居是官，必有以自處矣。於其行也，舉向之所見爲言，亦甚媿予之久困諸生，不獲自振也。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一《學校應增祀先聖周公議》 謹案：《禮記·文王世子》「凡入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康成註曰：「先聖謂周公，先師謂孔子。」考《禮記》出於周、魯之儒，鄭氏註在東漢之世，則是周漢時已皆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

下及唐宋，均無啟聖殿之祀，其祀啟聖者，始於元世，而明代因之，我朝雍正間始加封王爵。其實《史記·孔子世家》及《左傳》孟懿子之言，皆止謂孔子祖爲正考甫，生孔父嘉。嘉生防叔，始去宋，家於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統爲五世。初無木金父、睪夷父二世，此二世出於王肅僞《家語》，不可爲典要。即啟聖四世之祠，亦止宜祀於闕里孔氏家廟，由衍聖公奉祀，其於天下各省郡邑學校崇文敷教之誼無當也。是以本朝列聖祀學，止拜先師，而無拈香啟聖殿之事，各省學政地方官丁祭及朔望行禮，皆止詣大成殿，而無祀啟聖殿之事，既同虚設，曷謂尊崇？

考學校所崇《五經》，《易》、《詩》、《書》、《禮》，皆原本於周公而述定於孔子。如《周易》之六十四爻，皆作於周公，而傳翼於孔子；《詩》之《雅》、《頌》、《南》、《豳》，皆出於周公而正樂於孔子；《書》之《周誥》固出周公，而《典》、《謨》、《虞》、《夏》之書，亦周史藏之而孔子編定之。至於《周禮》、《儀禮》及《二戴》所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尤皆出周公一聖之手。惟《春秋》因魯史之舊而筆削於孔子耳。故夫子自言「述而不作」，蓋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孔子一生夢周公而師文王，文王已在歷代帝王祀典之列，則以師道兼治道者，惟周公、孔子而已。孟子以周公與大禹爲三聖，唐韓愈《原道篇》曰：「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道行；由孔子而下，下而爲民，故其説長。」

今天下不獨學校所誦習皆周公經典，即上而朝廷制度，六官分治，皆《周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之職。且太常所奏樂舞，皆《周官》大樂正之遺。上自壇廟，下及郡國，所行吉、凶、軍、賓、嘉五禮，皆周公之制。及欽天監測

算儀器，皆《周官》土圭、挈壺、保章及《周髀》算數之遺。所用典籍符印文字，皆《周官》保氏六書之體。《中庸》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洵乎非德位皆隆如周公者不足當之矣！

國家崇德報功，凡歷代有功德於民者，皆列祀典，況以三代大聖在孔子之前，創萬世禮樂之制，朝野無不遵行，而學校祭祀俎豆不及，豈非一大缺典，爲人心所不安乎？且古制本以周、孔並崇，今應請於朝廷，復周、漢之制，即以天下學宮之啟聖殿爲先聖殿，中供先聖周文公之神位，恭請御書「祖述憲章」四字扁額懸之中央。每歲春秋丁祭，止增一牲幣。地方官朔望行禮，止多一拜跽。不動一椽，而崇德報功，盡美盡善，從此禮樂教化之源，與日月昭而天地悠也，豈非一朝盛事必當興舉者歟！其啟聖五王木主，宜用櫝藏恭貯於尊經閣。至於從祀，則其從祀於先師者，即其從祀於先聖者也。束髮鼓篋，涵詠聖涯，昧昧我思，羹牆在望。不登朝列，無望颺言；敬撰斯誼，以俟來哲。

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記》卷上　爲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咨忠益，以身作則，即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

吴汝綸《桐城吴先生尺牘》卷一《答洪翰香二月七日》　前與孫慕韓觀察妄論西學無師，非取材於外國教士不可，慕翁不以爲然，下走則確有所見。今國家若徒託空言，並不真興西學，則蒙不敢知。若誠欲造就人才以收實效，則不得但設三數西學而止，孰必使各行省府縣縣各有學，學校林立，乃望有真才出於其間，充異日政法之用。如此，則非多得良師，何由立教？今中國風氣未開，偶有能通西學者，必在通商口岸，其内地州縣無由訪覓。然則舍彼國教士，無從得師。前與慕韓書，謂須與定明，但相從講西學而不入彼教。所謂定明者，不必由朝廷與之立議，即地方官面論，彼必樂從。何也？中國民教不安，由於主客不相融洽。今官府有事見委，彼固禱祀求之而不得者也。鄙論出後，旋見《萬國公報》中西人亦有此論，又見日本人自論學校沿革亦持此論，則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也。但學師取之教士矣，立學而無經費，又將奈何？各屬州縣求立書院尚苦無貲，何從得此鉅款以興西學。則鄙人又有一説於此，蓋非籌議畝捐不可。畝捐之説，中朝持之甚嚴，以爲加賦之弊，明之所以亡也。我朝列聖懸爲大禁，誰敢干之？然當此民窮財盡之時，欲興大事，不取之畝捐，豈能推行天下？所惡於加賦者，爲其虐民也。今取民之錢而培民之子弟，視其家塾延師，所省何止百倍？名爲取之，其實與之，亦何憚而不爲哉！不行此策，則所謂興西學者，恐亦所謂歲爲此語以至於亡者也。西學籌費，畝捐最爲上策，其次則取之僧道庵田，然不如畝捐之可以通行無滯矣。鄙議二策，皆非拘牽文義者所能取也。執事注愛異等，故一發其狂言。

《康有爲全集》第一集《與嶧琴學士書》　夫學政之職有三：遂風俗，鑄賢才，正學術，其上者也；尊耆賢，表先哲，勵諸生，從其化者通經致用，襲其美者文采風流，此中者也；若文學足通諸生之爲，獎拔不謬才秀之選，循故事，蹈常科，此下者也。夫是三者，皆公所知，惟公所爲耳。公將何擇焉？

夫其上者，身非湯文正、方望溪、陸稼書諸先生，誠不易達。若中者，則有政可按，有跡可求，苟有志者，皆能爲之。然今之乘軒車、操文柄者，求如下者寡矣。以公感激於世已深，講閱於身已久，高格遠量，豈屑爲其下者哉？鄙人願從其中者。

表先哲有三：一曰立祠廟，二曰搜遺書，三曰獎賢裔。

夫古之立學，必重立師，所以昭示諸生，俾之師法。然天下賢哲甚多，豈勝師？故就其鄉先生表彰之。夫耳目近則心志親，遺事多則激發易，故古者祭社，雖有它國大賢，必捨之而用其鄉人，義在此也。凡按一郡，其郡必有前賢，擇其學術正大足法後生者祠之。夫郡郡而祠，焉從得多金哉？蓋其祠不必新造也。臨郡之始，即擇守令教官之可與言者，委以擇祠之事。凡郡必有淫祠，必有寺觀；有淫祠則毀之，寺觀則改之。若不欲毀其像也，大則酌留旁室以予之地，小則徙置它寺以合之。不過改一榜額，立一主，而祠成矣。既有祠矣，事能速辦，則按視既畢，躬率衆官諸生祭之。事不能速，則視其道府之人何如，可委之祭則委之，不能委則俟再臨，或便道而祀焉。其祭祀之儀節，斟酌古今，其表彰之詩文，鐫刊木石，或授題諸生，使興起其志，考求其事，而使者亦得以採擇焉。所祠之人，或獨祠之，或合祠之，或不能悉祠則爲文以張之。或舊已有祠，加亭臺，增碑榜以揚之，是祠事易爲也。

搜遺書有三：訪官師，試諸生，造縉紳。既得則留而擇覽，後至則隨時寄呈。其有佐世用、發義理、通經史者，交書局刻之。其次者，亦賦詩題墨發還。

其賢哲忠烈之裔嗣，咸將訪逮。通曉文詞者，或進之學官，或拔之廩餼。否則移送書院，進見之，賜以文玩，加以奬勵焉。風流既暢，耳目咸動。諸生人人咸有奮立，興其希賢學古之心。

夫善教者必先使人興，振舉之而後能植，鼓舞之而後不倦，不自菲薄而後教乃可爲也。郡無大小，人無學士、大夫、布衣、諸生，千里之大，必有節行高峻、文學通深者。問教官，訪諸生，必得之。人雖有高下，其爲一府一縣之望，一也。使者藉以風動諸生耳，豈計其高下哉？然亦不能無異。其有行高學正，著書有成，近在城邑，使者可就見之。若地遠而學行稍次者，遣人以禮存問，而延之來見。其又次者，亦於官師及諸生前揄揚而歎美，或令諸生師法而就正焉。且夫學政承王命，權節乘軺，其勢尊甚，能屈而訪造巖谷韋布之耆彦，則遠近流播，所以勵諸生而施風化者，豈淺少哉！後之人將有傳焉。

若教之諸生而勵之學行，其術抑多矣。大旨在標舉一學，而取是學之大師尊崇之，其命題也，亦偏重一類，專擇一書，俾諸生有所向造而後得進焉。言乎其書，若馬、班本源學問，《後漢》激勵清節，《學案》明正學術，《通鑑》、《通考》通典經世，《説文》、《文選》辨解文詞，皆可偏擇而尊重者，凡此所以教新學之諸生也。其有妙年美才，召見而奬勵之，奬以筆墨碑刻之事。夫聰慧奇偉之人，不必須學之成也，其文章必有奇特之筆，其狀貌必有英秀之姿，固不難察識也。昔顧璘察張江陵於十三齡，徐階拔熊廷弼於十四歲，後皆蔚爲名臣，以此識之也。其有高才異學，累冠數場，或別將一榜以揚之，或引置上坐，賜以碑刻，賜以聯額。舉之於長官縉紳之前，俾進可以立；播之於文告衆同之地，俾退足以光；引之於署内，俾助著述，選刻本省掌故之事，則彼感恩知己，又可以助使者之不逮矣。

雖然，此言問學耳，未足勵諸生之品節也。凡所見教官、諸生，皆可悉心訪諸生之學行，問牛知馬，以鉤距之術行之。雖德怨不一，不盡當事實，然諸生之鄉里節行，不啻居其鄰而數之矣。既悉知之，然後辨其美惡，而加彰癉；播之文告，以樹風聲。其有高行，雖文學未長，亦懸牌嘉美，與衆稱揚；其有劣行昭著者，小則以面警，大則黜革。諸生服其神明，而畏於私室，其有不變於風雷有備其節行者，寡矣。

它若經古命難重之題，可以得異才；典排取短鍊之文，可以塞槍替。寬以待生童，嚴以防差役，此又其瑣瑣者矣。若夫耆舊學行之高者，舉於剡章；鄉閭孝義之著者，表其宅里；大黜陟教訓之官，以正學本；廣募設藏書之府，以啟荒陬；皆在使者之變化而權衡之。

夫鄙人所言，皆人所易爲，絶無難能警世之事也。而近世督學者，肩望踵接，罕有聞者。間有一二事，已藉藉於人，傳爲異事矣。饑渴者易養，窮困者易恩，方今學官不舉之時，一人軒起而鼓動之，令名流風，芳馨無遠。公第條著於册，視爲日用飲食之事，條舉而接行之，以公才明，不待黽勉，文化成而令聞宣矣。鄙人辱承相知，且委書之，故敢竭其瞽蒙，惟裁用焉。亦冀上續羅公，爲吾鄉光，鄙人與有榮也。現宰官身而不爲，後日不知可復得否？時難再得，願公勉之。

觀風題目附呈。《訓戒士子》一文，既爲告示，傳抄不遠。僕竊謂昔者南皮尚書之《輶軒語》，近者王一梧祭酒之《告諸説》，皆以一卷書代教告，此可仿爲也，惟裁之。

王韜《弢園尺牘續鈔・自序》 余少即好拈弄筆墨，十二歲學作詩，十三歲學作箋劄，十四歲學作文，有得即書，不解屬稿。人或有索觀者，立出示之，無所秘。或有加以毀譽者，亦漠然無所動於心。顧性不喜帖括，十九歲應秋試不售，歸即焚棄筆研，竊視同里閈諸友，於帖括外無所長，亦無所好，未嘗不隱笑之。然余有所作，即示人，人亦不欲觀，咸輕視余，若以余不知文章爲何物者。嘗作一書託人轉達所知，久不見答。及詢其人，乃知以書中無要言，未之達也。嗚呼！彼之所謂文章者，時文耳，所謂要言者，俗事耳，宜其與余初不相入也。余生平於詩文詞翰既不留稿，存者蓋寡，兹不過得之字簏中捐棄所餘耳，其散佚者不知凡幾矣。昔王子安作文，先具腹稿，余竊似之，而文弗逮也。陳遵與人尺牘，人皆藏弆以爲榮，余恐不爲人投諸溷厠已幸矣，覆瓿餬窓，所弗計也。四十年來，所存都十有八卷，前十二卷已授手民，此則始辛巳迄戊子，歷年八，爲卷六。謂之少固不可，謂之多則亦未也。然於後存者又如束筍，如得喜事小胥隨録隨編，豈特兩牛腰所不能載哉？昔嵇生性嬾，以劄酬應在七不堪之列。余性疏惰類叔夜，乃贈答往來至如是之多，豈有所不得已哉？則以胸中所有悲憤鬱積，必吐之而始快，故其氣磅礴勃發，横決溢出，如急流迅湍，一洩而無餘。夫今世之所謂能文者，余知之矣，有家法，有師承，有門户，有蹊徑，其措詞命意，具有所專注，蘊蓄以爲高，隱括以爲貴，紆徐以爲妍，短簡寂寥以爲潔，宜又與余格格而不相入也。既不悦於俗目，又不賞於名流，宜余之所往而輒窮也夫。

光緒己丑古重陽日，天南遯叟王韜自識於淞隱廬。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六四潘祖蔭《遵議先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疏》 竊臣等準禮部咨，以前任江西學政陳寶琛奏，請以故儒黃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欽奉諭旨，命臣等赴內閣會議。臣等謹按從祀之典，古無所見。《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凡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注：先聖，周公若孔子。先師，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此爲言從祀之始。漢魏以還，闕焉未舉。唐貞觀二十二年，詔左邱明等總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釋奠之禮。繼遂以周公配成王，而以孔子爲先聖。此爲定從祀之始。推原事始，蓋本樂祖瞽宗之義，凡從祀先聖者，皆博士弟子所從承學轉相授受之本師，没則各以其師附祀。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證之古誼，斯爲最合。濂洛諸賢，挺生宋代，卓然爲世大師。元明以來，疊爲增祀，亦因士習其教，故以崇德爲報功。追契始初，並非相悖，厥後請祀紛紛，無關茲義。我朝禮教昌明，動循古法，道光九年，特旨不准李容從祀，蓋懼空談心性者冒越其間，實與唐人創始之心若合符節。臣等遠遵其義，近懍聖謨，謹核黃宗羲、顧炎武之生平，及素所服習該故儒之遺書。竊謂宗羲、炎武皆有傳經之功，衛道之力，崇正遏邪之實效，敢舉其合於從祀之誼者，條列上聞，不厭煩瀆，一一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我朝文治昌明，經師輩出，諸經各有專家，各有疏義。精研小學、淹貫羣經者，尤難指數。蓋自三代以來，經學至國朝而極盛，而上溯淵源，並推至黃宗羲、顧炎武而止。即至辨書古文之僞，發古韻之微，深通天算，博稽地理，凡樸學之專門，皆該二儒之遺緒。迄今著述，炳在人寰，傳授既繁，淵源有在，是凡讀其書，習其言者，皆以該二儒爲轉相授受之本師。故道光年間，京朝各官特建顧炎武祠於京師，春秋祀事。直省學人，咸爲執事，迄今不絕，蓋亦未有之創舉矣。臣等以爲，人心所在，即定論所憑。各省名臣達官實不乏人，何以區區獨祀該故儒？此即所謂將習其道，必各祭其師，皆發於人心之不自覺。臣等準之古誼，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此其一。

然僅合古誼，而相乖今制，臣等亦不敢妄請。伏讀道光九年聖訓，先儒升祔學宮，祀典至鉅，必其人學術精純，經綸卓越，方可以俎豆馨香，用昭崇德。又咸豐十年議准：從祀先儒，應以闡明聖學，傳受道統爲斷。臣等查黃宗羲編定《明儒學案》，綜二百年學術升降之原，會通融貫，雖出自蕺山，而於姚江末派痛予斥絶，故河東、姚江兩得其正。創修《宋元學案》，條分派別，祇斥邪而扶正，不伐異而黨同，其稱朱子謂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推挹可云極至。顧炎武不立講學之名，而有蹈道之實，其論學之旨，謂「聖人之道，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又謂「今之理學，禪學也。不取之《論語》《五經》，而但資之《語録》，不知本矣」，故所學一以肫篤精實，而無囂張之氣，門户之私。至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録》，皆可覆按。夫亦足以當學術精純之目矣。然猶未證諸實效也。明季心學盛行，顏山農、何心隱、李贄之徒，標目狂禪，蕩無禮法，細行不謹，束書不觀，學術既壞，國運隨之。黃宗羲排斥其根株，顧炎武痛絶其支蔓。自二儒興，而禪學息矣。禪學息，而樸學起矣。絶續之交，固由景運之隆，亦該故儒教澤之力，所謂闡明聖學傳授道統者非歟？至於經綸卓越之稱，該二儒皆以經濟交推，特以身丁末運，心在勝朝，自不能奮跡昌期，各抒偉略。如顧炎武《日知録》所載，正定之轄五州二十七縣，蘇州之轄一州七縣，而蘇州之糧三百三萬八千石，正定止一十萬石，王者則壤成賦，豈有大小輕重之不同若此者。後之王者，審形勢以制郡縣，則土壤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務，此即列聖減定蘇松浮糧，及增設直隸州改並州縣之議。其他鑒明人之失，開我朝之法者，不可枚舉。而《肇域志》《宅京記》諸書，具有深意，尤非徒輿地之學。蓋與宗羲《明夷待訪録》同爲經濟家必資之書矣。夫空言經濟，能欺一時，而不能垂之後世。至流傳二百餘年，而讀者猶思取法，則其非空言經濟可知矣。臣等準之今制，以爲黃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

凡若此而無列聖欽定之評，猶未敢遽定也。黃宗羲、顧炎武經《四庫》著録之書，原案已經詳列，《提要》褒許之語，學者無不周知，臣等毋庸復爲引敘。惟《欽定國史儒林傳》，於黃宗羲傳内，稱其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文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又稱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説，縝密平實。於顧炎武傳内，謂其斂華就實，扶弊救衰。又謂國朝學有根柢，以炎武爲最。至篇末特筆，謂其在華陰於雲臺觀側建朱子祠，則隱然以紫陽嫡派歸之矣。如謂《四庫提要》中有二二糾正之語，遂即寢議，此正不然。《提要》爲敘録之體，意在解題，係專爲一書而發，非是統論全書。譬如《詩》有正變，《書》有真僞，而至今並著爲經，未嘗有所偏廢。遠者無論矣，臣等即就國朝之得列從祀者言之。如陸世儀《思辨録》，《提要》則謂其不免迂闊之失。陸隴其《問學録》，《提要》則謂其過於主持。孫奇逢《四書近指》，《提要》則謂其不免高明之病。至張伯行所著理學各書，斥入儒家存目，一字不登。向使當時禮臣必據《提要》之辭以爲論定

諸儒之案，則陸世儀等即不應俎豆於兩廡矣。湯斌，國朝從祀之儒之至純至正者也，而推黄宗羲之詞曰：黄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斗杓也。其與顧炎武書，謂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闡明，豈非斯人之幸。兹數語者，苟非宗羲、炎武，孰敢當此？苟非湯斌深知宗羲、炎武，亦何能發此？況湯斌在史館，得黄宗羲一書，謂《宋史》之《道學傳》乃元人之陋，遂示於衆而即去之，其志同道合略見也。聖君之評如此，賢臣之評如此，殆幾乎無可致疑矣。此臣等準之成憲，以爲黄宗羲、顧炎武當從祀者又其一。

以上三端，容有未盡之語，而初無溢美之詞，俎豆馨香，洵無愧色。乃者禮臣具稿，力從駁議，臣等實不敢苟立異同，亦不敢隨事附和。即如陳寶琛《疏》中，有「宗羲倡於前，炎武繼於後」二語，查二人生既同時，初無先後之分，學又異派，更無倡繼之説。該學政措詞偶誤，臣等亦不曲爲之諱。然因此而遂謂其不明學術，因並斥其所請之人，則固不可也。臣等稽之古訓，求之輿論，以爲該故儒之從祀，實順人心而不違成例。況我皇上緝熙典學，正當審辨學術，以風示天下，將因以求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爲平治天下之本，是該故儒從祀之典，似亦繫乎時政，而非徒滋議論者已。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旨準將黄宗羲、顧炎武從祀文廟。儻因祀典重大，未能驟定，應請旨飭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劉光蕡《煙霞草堂文集》卷一《行周禮必自鄉學始説》 今日行周禮必先從鄉學起，一村設一小學，其師如閭胥；視人家多寡立幼學，其師如比長。比長即如牌頭，閭胥即如鄉約。比長教十歲以下之童蒙，兼管十家二十家之政令教化。閭胥教十歲以上之童蒙，兼管一村之政令教化。積至一鄉，必有市集，則設鄉學，其師如州長，教十六歲以上之成童，兼管一鄉之政令教化，如今之總鄉約。市集設幼學、小學如鄉村，教工商之童蒙，兼管工商之政令教化。由村而縣爲縣學，其師爲今之縣令，如古鄉師，其治公事之所即教學之所。小學之師二人，一教書算講説，一教體操舞蹈。中學三師，倣漢制三老、嗇夫、游徼之職：三老主教化詞訟，即教誦讀文學之事；嗇夫主賦稅，即管錢糧、課農桑，教童子農學、動植物學之類；游徼主盜賊，即管工役團練，教童子干戈射御之類。鄉有市官工官，山林川澤則有虞衡等官，品秩則鄉學五師矣。去知縣以下官而六房吏、三班役，均爲士民。六房吏如周之府史，漢之掾史，今之生員也。三班如周之胥徒，漢之尉游徼求盜，今之武生營兵也。由縣以至於府，則設大學即專門之學，視其地之所宜，如電化水火各學。大學則講求政兵刑商務邊防之事，大學之師即知府，專門之學則各延其名家，教兵者即將也，講法律者即士師也，講農桑以及工商各事即司農度支等官，今之户部工部通商大臣也，皆在學治事，治事即爲學。然後統於省，省之巡撫署即爲國學，其制度如府而較大之。官民相見，皆師弟之禮。省府之官命自京師，縣鄉之官即用其縣之人，而府不出省。每歲各學詳註其所教之人德行道藝，村上於閭，閭上於鄉，鄉上於縣，縣上於府，府上於省，省上於京，即爲貢士。無論有官職與否，以爲議員及各部之官。如是，則將駕西國而上之，可爲唐虞之盛矣。唐虞三代之制皆是如此。故大學在路寢之東序，而《周禮》一書絶不言及鄉學，言國學亦甚略，無一語及教學之師，教學之地，惟師氏、保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則王宫門塾之小學。大樂正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語即誦文詞，樂舞即習學武藝，考之《内則》，爲成童以前事，則仍小學而非大學也。觀《大學》一篇，重在講論。《禮記・文王世子》大司寇論説在東序，則路寢之東序，國君之朝堂，即爲大學也。而州長之治事廳，即爲州序；黨正之治事廳，即爲黨庠。而閭胥、比長之公所，爲家塾可推矣。治事即是教學，治事即爲學。惟童子性情不可不養，道藝不可不習，故《周禮》有小學教法，無大學教法。大學則天子及三公爲師，專門之學則官即其師也。聽訟當別設官，《周禮》有鄉士、遂士統于司寇也。治事即爲學，則學者無影響之見，依稀之談，不爲記誦詞章之習，而真才出矣。治事即其學，則三載考績，課吏即是課士，而德行道藝皆實跡，鄉舉里選之法可行，不妨以射選之也。孔子謂射不主皮，爲古之道。古者士皆治事，其賢否上知之於平日，臨時僅習禮文而不主於中。不主於中者，不釋獲也。若專以射爲去取，烏有不主皮哉！天下之民皆受學，天下之官民皆如師弟，而天子則以天下之官民爲弟子。民隱焉有不上達，主澤焉有不下究，隔閡去而吏弊何自而生？渙散萃而人心焉有不振？以之理財，財必裕；以之治器，器必良；以之治兵，兵必強。故中國爲一人，天下爲一家，大同之運，尚何敵國外患之足慮哉！故孔子之學，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周禮》雖經劉歆僞亂，其大端則政教不分，仕學一貫，萬世行之而無弊，可決然信者也。

張謇《張季子九録・教育録》卷二《正告通五屬各小學校教員文》 過渡時代之始，籌教育廣及固難，籌廣及教育之財政尤難。我州學界中人知之者，當十八九矣。師範之設，於今四年，初因科舉未停，士多觀望，故豫定本校本科生畢

業就聘月俸三十元，平等二十四元；易科月俸優等二十元，平等十六元；講習科優等十二元，平等十元。準之日本市町村學校教員積資之俸，亦略相等。惟以甫畢業之生當之，此爲優畢耳。意在鼓舞諸生就學，彼時觀念則然。頃者朝廷明詔天下豫備立憲，則地方自治之宜亟，小學建設之宜廣，鄉里知識之不開，用度籌畫之支絀，種種方面，皆費籌畫。而當此憲政萌芽之初，益迫人羣進化之望，不得不變易前説，重爲學界諸君言之。蓋城鎮繁盛之區，與鄉僻貧瘠之處，籌費難易，迥不相侔，故欲圖教育之普及，非從多設單級小學下手，無更善之辦法。此等單級小學，校舍或酌借廟宇，或用土牆蘆障覆草，大小七間，亦須五六百元。常人一時感義，或尚能爲，至若常年支用，取資於學費者既不足，又無他項可籌，必責鄉人歲捐百數十元，非獨竭忠盡歡，不可持久，亦慮有人藉詞強迫，別生事端。由是推之，教習月俸過重，豈非窒礙興學之一端乎？既非鄙人創辦師範之初心，當亦非諸生擔任教育熱心求學之素志。擬自光緒三十三年起，除繁盛鄉鎮或非繁盛鄉鎮，各校經濟足敷支配開支各教習月俸，經辦人願仍照原定數目外，其係鄉僻之區，物力艱窘，已立將立各校，開支教習月俸至多不得過十元，至少不得過六元。核計每校招生五六十人，每人學費二元至三元，通盤核計，略足相當。設有短絀，必係小數，可由地方設法，酌量津貼，似尚易於措手。辦學人不畏難，而後教育可廣，教員有公心，而後辦學人無所爲難。本校現方教授單級教法，一二年内畢業，派赴各處，當能實行增拓。諸君勉乎哉！

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卷二《致家塾潘教習論朱星源小大學書》 古者小學自灑掃、應對、揖讓、進退，至事親敬長，爲人之始，即爲學之基。大學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至窮達化，爲學之極。事雖漸臻，理實一貫，學之成則爲賢、爲聖，即猶未成，亦不至無所不爲。故凡志學者總期於成其學，即所以成其人。此上古之時世道所由興、人心所由厚也。

降及後世，鄉黨閭巷雖有小學，灑掃應對、揖讓進退、事親敬長之節不講矣。通都巨邑雖有大學，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不問矣。至云窮神達化，已等於麟角鳳毛，曠世而不一見。前之舍孔門四科六藝之學，專習記誦詞章，今則稍涉譯本新書，競趨虚名利禄。爲父兄者以是責望，一若舍是別無責望也；爲子弟者以是自立，一若舍是別無可自立也。即爲師長者，亦惟以是教授，一若舍是別無可教授也。馴至今日，一般自命開通之學生，粗得西學皮毛，輒滿口名詞，自詡爲通才碩學，時帶金絲眼鏡，口含雪茄煙，革靴西服，有不可一世之概。跡其所行，假公濟私，利禄薰心，廉恥道喪，輕佻浮躁，相習成風。吁！世道人心，安得不日非而日壞耶？即間有不徇流俗，能自立之志士，知爲學之有本源，無待於外求，反之吾心而各足，於是毅然崛起，欲特立獨行，以底於成。然一齊衆楚，舉世既靡然從同，藉非有堅定之力，挺拔之操，而欲作砥柱於中流，不亦危且殆哉？又況能自立者，抱懷利器，不屑夤緣，往往終身不遇，老死牖下。此則地方官之咎也。

查日本與歐、美各國人民，均知愛國，上下一心，實緣童蒙入塾教化得法。嘗考其小學課本，編有殺身成仁、愛國救人諸故事。無論貧富貴賤、老幼男女，皆有淺文誦讀，入於耳而根於心，故得令其心思振奮。我國於德育一門不甚講求，未有孔廟宣講經義及名人言行，故貧賤者一生未聞聽講聖經，做人道理，只知惟利是圖，不知廉恥。人心日壞，何所挽救？

世有志士，使將朱君星源所輯《先哲小、大學程遺規》，參以拙著《泰西學堂章程》，擇其尤要而至切者，教訓童蒙，以期底於成人。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各操一藝，出其心力以固國家，天下興亡，匹夫皆當任其責矣。

《南洋官報》第七册《盛大臣奏保南洋公學教員片光緒三十一年》 再。臣於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奏陳南洋公學開辦情形，即經聲明，各教習不乏體用兼賅之選，職在課徒，調取不及，施教至勞，榮途轉隘。擬請將此項教習援照新疆設立俄文館章程暨同文館學生大考前列章程，三年期滿，臣擇教誨有方造就最廣者分別保獎一摺，五月十九日奉硃批：「該衙門知道。單併發，欽此。」欽遵在案。查公學創辦之初，原派候選知府何嗣焜總理學務，勤勩最著，積勞身故，已由臣奏，奉旨宣付國史館立傳在案。繼其任者，如現任江西南昌府知府刑部郎中沈曾植、吏部主事勞乃宣、翰林院編修汪鳳藻、安徽試用道劉樹屏、湖南試用道張鶴齡，均經臣先後聘充該學堂總理，但爲時甚暫，或回京供職，或至省服官，旋即辭去。惟同知銜直隸候補知縣張美翊管事稍久，成勞較多，表率有方，諸生翕服。前年上海革命，自由諸黨紛紛煽惑，公學近在呎尺，該令尤能約束生徒，不爲所誘。其心地誠篤，學識淵深，實不僅爲時務通才。至歷年招延教習不下數十人，内如中學教習候選直隸州知州陳伯涵等，附屬高等小學堂教習舉人陳懋治等，大半屆滿八年，次亦五六年，類皆盡心教育，始終一致。核其年限，固已倍於原奏，而於學務大臣奏定新章五年給獎期限亦復相符。該學堂程度較高，聲聞較著。溯自督率開辦以來，幸無貽誤者，實賴羣策羣力之效，不無

微勞足録。惟該公學總理張美翊、教習張天爵二員淡於榮利，均聲稱不敢仰邀獎敘。可否懇求聖明傳旨獎嘉，以爲勵志講學者勸。其餘中西學科教習各員，合無仰懇天恩，准予分別獎敘，出自逾格鴻施。除咨商部、吏部、兵部、學務大臣外，謹繕具擬獎南洋公學教習各員清單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七胡林翼《致汪梅村》 祠堂爲書院，兼欲藏有用之書，以迪後學。爲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爲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過須田五十四十畝，胡氏得與之，管書籍，備束脩，須佃租三百石，豐歉長短，可得錢三百串。世衰道微，經明行修之師儒，得三百穀，不豐不儉，乃可教其子弟。若太豐厚，則有託津要權貴，挾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闇修之所尚也。大約近年書院多華士少樸學，皆官長之過也。膏火須設額，多不能滿二十名，人不過十餘石，或二十石，須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籌薪水，及修葺牆屋、啟閉户庭、檢料籤軸等事，約需百餘石。又加以祭祀之費，通計不過九百石或千石，亦粗具規模矣。資水之田，畝收穀五石，鄉人以六畝三分爲一石，每石可得穀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穀二十石，或得穀十石。以長短肥磽截補，大抵銀百两，必得田六畝，租可十石。林翼八年歸里，查閱田疇，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處此時勢而欲自肥以供奉盜賊，即不然而特以貽子孫酒色之資，亦太愚矣。是此事無論升沉禍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髮已衰，黽勉行之，猶恐不及。《禮經》不講久矣，當以紫陽、涑水爲師，《三禮》之學百世不惑，講學亦必以復禮爲主。公言學禮之旨與藏書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私慮，若以祠堂爲書院，較范氏義莊尤爲廣大，然亦先嚴之德則可耳，敢不敬謹從事哉！局中師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燮庵、東穀、濂卿諸先生，與梅村老友慎思審處，以成此事。其地則必倚依先人塋墓，宜山鄉不宜城市，亂世用長，兵燹可虞也。此間軍事果能敬慎不怠，未必不可有爲。如天憐皖難，人有敬畏之心，或可已亂，亦未可知。

中華大典・教育典

教育思想分典　引用書目

説明

一、各書著録順序依次爲書名、作者、作者時代、版本。

二、各書著録通行善本、新整理本或較具影響之版本。本分典有些書籍實際使用的版本並不限于本書目所列，爲避免繁冗，本書目不一一開列。

三、爲便于查閲，本書目按筆畫排序。

《一山文集》　李繼本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切經音義》　慧琳　七三七—八二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一峰文集》　羅倫　一四三一—一四七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庵王先生遺集》　王棟　一五〇三—一五八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一粟齋文鈔》　易本烺　清　光緒元年刻本

《丁文誠公奏稿》　丁寶楨　一八二〇—一八八六　清光緒十九年刻本

《丁清惠公遺集》　丁賓　一五四三—一六三三　四庫禁毁書叢刊本

《七録齋文鈔》　阮葵生　一七二七—一七八九　清稿本

《九華集》　員興宗　南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九章算術》　劉徽注，　約二五〇—？　四部叢刊本

《九章算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九靈山房集》　戴良　一三一七—一三八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了凡四訓》　袁黄　一五四六—一六一八　上海佛學書局一九三四年鉛印本

《了凡雜著》　袁黄　一五四六—一六一八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二十七松堂集》　廖燕柴　清　日本刻本

《二十四詩品》　司空圖　八三七—九〇八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年郭紹虞集解本

《二曲全集》　李顒　一六二七—一七〇五　嘉慶十五年蘭山書院刻本

《二希堂文集》　蔡世遠　一六八一—一七三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二林居集》　彭紹升　一七四〇—一七九六　嘉慶四年刻本

《二知軒文存》　方濬頤　一八一五—一八八九　光緒四年戊寅春刻

《二程外書》　程顥、程頤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吕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二程全書》	程顥、程頤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本。參考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王孝魚點校本
《二程集》	程顥、程頤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二程粹言》	程顥、程頤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二程遺書》	程顥、程頤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人物志》	劉劭	三國魏	四部叢刊初編本
《人境廬詩草》	黃遵憲	一八四八—一九〇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日)圓仁	七九四—八六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顧承甫點校本
《八旗通志》	紀昀等	一七二四—一八〇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十六國春秋》	崔鴻	北魏	漢魏叢書第三〇種第一〇冊
《十六國春秋輯補》	湯球輯	一八〇四—一八八一	廣雅書局一八九五年刊本
《十國春秋》	吳任臣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徐敏霞等點校本
《三水小牘》	皇甫枚	?—約九二二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校點本
《三字經注解備要》	賀興思	清	光緒二年刻本
《三字鑒》	張宜明	清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三國志》	陳壽	二三三—二九七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三國會要》	錢儀吉	一七八三—一八五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三魚堂外集》	陸隴其	一六三〇—一六九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輔黃圖》	佚名	西漢末到南北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三餘集》	黃彥平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元縣誌》	武念祖	清	道光四年刻本
《上湖分類文編》	汪師韓	一七〇七—?	光緒十二年刻本
《上虞縣誌》	唐煦春	清	光緒十七年刻本
《于清端公政書》	于成龍	一六一七—一六八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于湖集》	張孝祥	一一三二—一一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千金寶要》	孫思邈	五八一—六八二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千唐誌齋藏志》	河南省文物所編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千家詩注》	黎恂	一七八五—一八六三	光緒三年鉛印本
《土翼》	崔銑	一四七八—一五四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大公報》			

《大同書》	康有爲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大唐六典》	張九齡等	六七三—七四〇	三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大唐西域記》	玄奘	六〇二—六六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季羨林校注本
《大唐創業起居注》	温大雅	?—六二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點校本
《大唐傳載》	佚名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大唐新語》	劉肅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許德楠等點校本
《大清光緒新法令》			商務印書館宣統元年四版
《大清法規大全》			政學社石印本
《大清宣統新法令》			商務印書館宣統三年本
《大清教育新法令》			商務印書館一九〇六年版
《大清畿輔先哲傳》	徐世昌	一八五五—一九三九	臺灣明文書局影印本
《大復集》	何景明	一四八三—一五二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大雲山房文稿》	惲敬	一七五七—一八一七	四部叢刊本
《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惲敬	一七五七—一八一七	光緒十四年官書處重刻本
《大業雜記》	杜寶	唐	叢書集成初編本
《大滌函書》	黄道周	一五八五—一六四六	清康熙刻本
《大廣益會玉篇》	顧野王	五一九—五八一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大德昌國州圖志》	馮復京等	元	宋元方志叢刊
《大德南海志》	陳大震	元	宋元方志叢刊
《大學衍義補》	丘濬	一四二一—一四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大學稽中傳》	李經綸	一五〇七—一五五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大隱集》	李正民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大戴禮記》	戴德	漢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王聘珍解詁，王文錦點校本
《大藏治病藥》	靈澈	七四六—八一六	《唐人説薈》掃葉山房石印本
《小山類稿》	張岳	一四九二—一五五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小心齋劄記》	顧憲成	一五五〇—一六一二	顧端文公遺書本
《小亨集》	楊宏道	一一八九—一二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小兒語》	吕得勝	?—一五七四	《五種遺規》本
《小倉山房文集》	袁枚	一七一六—一七九七	四部備要本
《小萬卷齋稿》	朱琦	清	光緒十一年刻本

《小鳴稿》	朱誠泳	一四五八—一四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小學韻語》	羅澤南	一八〇八—一八五六	光緒五年刻本
《女小兒語》	呂得勝	?—一五七四	《五種遺規本》
《尸子》			湖海樓叢書本
《山木居士外集》	魯九皋	一七三二—一七九四	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山谷集》	黃庭堅	一〇四五—一一〇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山居新語》	楊瑀	一二八五—一三六一	中華書局點校本
《山房集》	周南	一一五九—一二一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山房遺文》	方逢振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山海經》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袁珂校譯本
《山齋文集》	鄭岳	一四六八—一五三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干禄字書》	顏元孫	?—七三二	貞松老人遺稿甲集
《才調集》	韋縠輯	五代後蜀	四部叢刊本
《不系舟漁集》	陳高	一三一四—一三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外約章匯要》	褚德新、梁德主編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中丞集》	練子寧	一三五〇—一四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州人物考》	孫奇逢	一五八四—一六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州名賢集》	黃曙軒		光緒十八年刻本
《中華教育界》			上海中華書局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中國史學會編		神州國光社、新知識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陸續出版
《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	高宗魯譯注	一八九五—一九七九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中國畫論類編》	俞劍華	一二四三—一三一八	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中庵集》	劉敏中	一四八〇—一五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庸衍義》	夏良勝	一七八五—一八五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復堂全集》	姚瑩	五八四—六一七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中朝故事》	尉遲渥	五代南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中説》	王通	一七一—二一七	四部叢刊本
《中論》	徐幹		四部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中興間氣集》	高仲武輯		四部叢刊本

《丹陽集》　葛勝仲　一〇七二—一一四四
《五代會要》　王溥　九二二—九八二
《五峰集》　胡宏　一一〇六—一一六二
《五曹算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唐
《五經文字》　張參　六〇二—六七〇
《五經算術》　李淳風注　一六九六—一七七一
《五種遺規》　陳宏謀　一四九〇—一五四〇
《五嶽山人集》　黃省曾　一七四八—一八〇五
《井福堂文稿》　汪學金　一二三二—一三〇三
《仁山文集》　金履祥　一七七三—一八五七
《今白華堂文集》　童槐　一五二一—一五八六　清
《今獻備遺》　項篤壽　一三一〇—一三八一
《介亭文集》　江濬源　？—一六二三
《元史》　宋濂　七一九—七七二　元
《元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　七五八—八一四
《元次山集》　元結　一二九四—一三五二
《元典章》　佚名　一七九九—一八一七
《元和郡國圖志》　李吉甫　一六〇九—一六六五
《元朝名臣事略》　蘇天爵　一〇八一—一一六九
《元詩選》　顧嗣立編
《內自訟齋雜刻》　周凱
《內則衍義》　傅以漸
《內簡尺牘編注》　孫覿撰，李祖堯編注
《公孫龍子》　慧能　六三八—七一三
《六祖壇經》　許棟　一七八七—一八六二
《六朝文絜》　陸燿　一七二二—一七八五
《切問齋集》　熊禾　一二四七—一三一二
《勿軒集》　譚峭　五代南唐
《化書》　楊慎　一四八八—一五五九
《升庵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點校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四部備要本
四庫存目叢書本
嘉慶十年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同治十三年刻本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點校本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孫望校點本
中國書店影印光緒戊申沈刻本與陳垣校補合編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賀次君點校本
一九九六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點校本
周氏家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龐樸研究本
普慧大藏經刊行會一九四四年壇經四種合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
嘉慶丙辰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卞制軍政書》	卞寶第	?—一八九三		
《友慶堂合稿》	王時槐	一五二二—一六〇五		
《壬寅新民叢報彙編》				
《天隱子》	司馬承禎	六四七—七三五		
《天隱堂文録》	淩霞			
《太乙舟文集》	陳用光	一七六八—一八三五		
《太平府志》	黄桂	清		
《太平御覽》	李昉等輯	九二五—九九六		
《太平經》	佚名	漢		
《太平廣記》	李昉等編	九二五—九九六		
《太平縣誌》	曹夢鶴			
《太白山人漫稿》	孫一元	一四八四—一五二〇		
《太宗實録》		清		
《太炎文録初稿》	章炳麟	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太倉稊米集》	周紫芝	一〇八二—一一五五		
《孔子家語》	旧題王肅	一九五—二五六		
《孔叢子》	旧題孔鮒	約前二六四—前二〇八		
《少村漫稿》	黄廷用	一五〇〇—一五六六		
《少谷集》	鄭善夫	一四八五—一五二三		
《少室山房集》	胡應麟	一五五一—一六〇二		
《少陽集》	陳東	一〇八六—一一二七		
《尹少宰奏議》	尹會一	一六九一—一七四八		
《尹文子》				
《巴西集》	鄧文原	一二五八—一三二八		
《心泉學詩稿》	蒲壽宬	宋		
《文子》				
《文山集》	文天祥	一二三六—一二八三		
《文心雕龍》	劉勰	約四六五—五三二		
《文安集》	揭傒斯	一二七四—一三四四		
《文定集》	汪應辰	一一一九—一一七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一九〇五年刊印				
叢書集成初編本				
嘉業堂一九一五年刻本				
道光十七年刻本				
光緒二十九年重刊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王明編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校點本				
嘉慶十四年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華書局《清實録》一九八五年版				
浙江圖書館校刊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王肅注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明萬曆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刻本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諸子集成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部叢刊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齊魯書社一九八四年姜書閣述本				
豫章叢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忠集》　周必大　一一二六—一二〇四
《文忠集》　王結　一二七五—一三三六
《文忠集》　范景文　一五八七—一六四四
《文武兩朝獻替記》　李德裕　七八七—約八四九
《文苑英華》　李昉等輯　九二五—九九六
《文泉子集》　劉蛻　八二二—？
《文貞公集》　張玉書　一六四二—一七七一
《文敏集》　楊榮　一三七一—一四四〇
《文章遊戲》　繆艮　一七六六—？
《文溪集》　李昴英　一二〇一—一二五七
《文端集》　張英　一六三七—一七〇八
《文標集》　盧肇　唐　一三六九—一四一五
《文毅集》　解縉　一四八一—一五六一
《文簡集》　孫承恩　約一二五四—一三二三
《文獻通考》　馬端臨　一二七七—一三五七
《文獻集》　黃溍　一四九八—一五七〇
《方山先生文録》　薛應旂　一一〇八—？
《方舟集》　李石　一六六八—一七四九　宋
《方苞集》　方苞　一四二六—一五〇〇
《方是閒居士小稿》　劉學箕　一四八七—一五三六
《方洲集》　張寧　一四六一—一五二七
《方齋存稿》　林文俊　一五二一—一五九九
《方簡肅文集》　方良永　一六一三—一六八三
《方麓集》　王樵　一五七二—一七五五
《日知録》　顧炎武　一六一九—一七〇二
《日講禮記解義》　張廷玉等
《木厓文集》　潘江　一一四二—一二〇六
《木訥齋文集》　王毅　一一三七—一二〇三
《止堂集》　彭韜年
《止齋集》　陳傅良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中華書局一九六六年影印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乾隆五十五年木活字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嘉慶二十一年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豫章叢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商務印書館十通影印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庫存目叢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黃汝成集釋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滬江夢華仙館一九一二年本
乾隆二十八年蘇遇龍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毛詩正義》	孔穎達	五七四—六四八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水心集》	葉適	一一五〇—一二二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水雲村稿》	劉壎	一二四〇—一三一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子安集》	王勃	六五〇—六七五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何林天新訂校
《王心齋全集》	王艮	一四八三—一五四〇	江蘇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王文公文集》	王安石	一〇二一—一〇八六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校點本
《王文成公全書》	王守仁	一四七二—一五二八	四部叢刊本
《王文簡公文集》	王引之	一七六六—一八三四	一九二五年鉛印本
《王氏家藏集》	王廷相	一四七四—一五四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王建詩集》	王建	約七六八—？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王忠文集》	王禕	一三七二—一三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昌齡詩集》	王昌齡	約六九〇—七五六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李雲逸注本
《王舍人詩集》	王紱	一三六二—一四一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常宗集》	王彝	？—一三七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梵志詩》	王梵志	約五九〇—六六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項楚校注本
《王著作集》	王蘋	一〇八二—一一五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弼集》	王弼	二二六—二四九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樓宇烈校釋本
《王無功文集》	王績	五八五—六四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韓理洲會校本
《王粲集》	王粲	一七七—二一七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俞紹初點校本
《王肅敏公集》	王廷相	一四七四—一五四四	明抄本
《王端毅奏議》	王恕	一四一六—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王摩詰文集》	王維	七〇一—七六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宋刻本
《世本》	胤禛	一六七八—一七三五	商務印書館《世本八種》本
《世宗憲皇帝御制文集》	胤禛	一六七八—一七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世宗憲皇帝聖訓》		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世祖實録》	徐階	一五〇三—一五八三	中華書局《清實録》一九八五年版
《世經堂集》	劉義慶	四〇三—四四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世説新語》	袁褧	一五〇二—一五四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世緯》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仙溪志》	趙與沁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冊府元龜》	王欽若等	九六二—一〇二五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出使四國日記》	薛福成	一八三八—一八九四	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包拯集》	包拯	九九九—一〇六二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版
《北山小集》	程俱	一〇七八—一一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山集》	鄭剛中	一〇八八—一一五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北周六典》	王仲犖	一九一三—一九八六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北海集》	綦密禮	一〇八三—一一四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軒集》	余學夔	一三七二—一四四四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堂書抄》	虞世南編	五五八—六三八	清光緒十四年南海孔廣陶萬卷堂校訂本
《北窗瑣語》	余永麟	?—約一五四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北遊集》	汪夢斗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夢瑣言》	孫光憲	約九〇〇—九七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林艾園校點本
《北溪大全集》	陳淳	一一五九—一二二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虞先生遺文》	邵圭潔	一五一〇—一五六三	四庫存目叢書本
《北齊書》	李百藥	五六五—六四八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半江趙先生文集》	趙寬	一四五七—一五〇五	四庫存目叢書本
《半軒集》	王行	一三三六—一三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去偽齋文集》	吕坤	一五三六—一六一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古城集》	張吉	一四五一—一五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桐書屋六種・持志塾言》	劉熙載	一八一三—一八八一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古桐書屋六種・昨非集》	劉熙載	一八一三—一八八一	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古桐書屋續刻三種・讀書劄記》	劉熙載	一八一三—一八八一	光緒十三年本
《古庵毛先生文集》	毛憲	一四六九—一五三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古廉文集》	李時勉	一三七四—一四五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微堂内外集》	魏源	一七九四—一八五七	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刊本
《古微堂文稿》	魏源	一七九四—一八五七	光緒四年淮南書局刊本
《古學齋文集》	王演疇	一五六五—?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五輯
《古歡堂集》	田雯	一六三五—一七〇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穰集》	李賢	一四〇八—一四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可齋雜稿》	李曾伯	一一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史記》	司馬遷	約前一四五—約前八六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史通》	劉知幾	六六一—七二一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影印本
《史略歌論》	裘日和	清	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司空表聖文集》	司空圖	八三七—九〇八	四部叢刊本
《司空表聖詩集》	司空圖	八三七—九〇八	四部叢刊本
《司馬法》			四部叢刊本
《四六標準》	李劉	一一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友齋叢説》	何良俊	一五〇六—一五七三	續修四庫全書本
《四民月令》	崔寔	約一〇三—一七〇	農業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繆啟愉輯釋本
《四如集》	黄仲元	一二三一—一三一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存編》	顔元	一六三五—一七〇四	四存學會校刊本
《四明文獻集》	王應麟	一二二三—一二九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書反身録》	李顒	一六二七—一七〇五	清嘉慶十五年蘭山書院刻本
《四書或問》	朱熹	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書章句集注》	朱熹	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書蒙引》	蔡清	一四五三—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四書説略》	王筠	一七八四—一八五四	道光刻本
《四溟集》	謝榛	一四九五—一五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	一八一二—一八八五	光緒刻本
《左文襄公家書》	左宗棠	一八一二—一八八五	文海出版社
《左忠毅公集》	左光斗	一五七五—一六二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左海文集》	陳壽祺	一七七一—一八三四	左海全集本
《平津館文稿》	孫星衍	一七五三—一八一八	叢書集成初編本
《平書訂》	李塨	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四存學會校刊本
《平橋稿》	鄭文康	一四一三—一四六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平齋集》	洪諮夔	一一七六—一二三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幼學堂文稿》	沈欽韓	一七七五—一八三三	嘉慶十八年刻本
《弁山小隱吟録》	黄玠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弘明集》	釋僧祐輯	四四五—五一八	四部叢刊本
《弘治明會典》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弘道書》	費密	一六二六—一六九九	一九二〇年刻本
《戊戌奏稿》	康有爲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版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未軒文集》	黃仲昭	一四三五—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本事詩》	孟棨	唐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校點本
《本堂集》	陳著	一二一四—一二九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正定府志》	鄭大進	一七〇九—?	乾隆刻本
《正誼堂文集》	張伯行	一六五二—一七二五	乾隆三年刻本
《正誼堂續集》	張伯行	一六五二—一七二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氾勝之書》	氾勝之	漢	農業出版社一九八〇年萬國鼎輯釋本
《玄英先生詩集》	方干	約八〇九—八八八	叢書集成初編本
《玄英先生詩集》	方干	約八〇九—八八八	叢書集成初編本
《玉山樵人集》	韓偓	八四四—九二三	四部叢刊本
《玉山縣懷玉草堂斗山端明書院志》	闕名	清	清鈔本
《玉芝山房稿》	茅坤	一五一二—一六〇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玉泉子》	玉泉子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玉海》	王應麟	一二二三—一二九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玉堂嘉話》	王惲	一二二七—一三〇四	中華書局點校本
《玉堂叢語》	焦竑	一五四〇—一六二〇	四庫存目叢書本
《玉笥集》	鄧雅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玉潭書院志》	周在熾	一七二五—一七八一	乾隆三十二年刻本
《玉燭寶典》	杜台卿	?—五九五	叢書集成本
《甘澤謠》	袁郊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用六集》	刁包	一六〇三—一六六九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田間文集》	錢澄之	一六一二—一六九三	康熙刻本
《申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本

《申忠湣詩集》	申嘉胤	一六〇三—一六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申報》			
《申鑒》	荀悦	一四八—二〇九	四部叢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白田草堂存稿》	王懋竑	一六八八—一七四一	乾隆壬申刻本
《白沙子集》	陳獻章	一四二八—一五〇〇	四部叢刊本
《白居易集》	白居易	七七二—八四六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顧學頡校點本
《白虎通》	班固	三二—九二	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新編諸子集成陳立義證本
《白洛原遺稿》	白悦	一四九九—一五五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白耷山人文集》	閻爾梅	一六〇三—一六六二	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白華前稿》	蔣士銓	一七二九—一八〇三	乾隆癸卯刻本
《白華樓藏稿》	茅坤	一五一二—一六〇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白鹿書院志》	毛德琦訂，周兆蘭重修	清	宣統二年刻本
《白雲集》	唐桂芳	一三一四—一三七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白雲稿》	朱右	一三一四—一三七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白榆集》	屠隆	一五四三—一六〇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白蓮集》	齊己	八六一—九四〇	四部叢刊本
《白蘇齋類集》	袁宗道	一五六〇—一六〇〇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白鷺洲書院志》	劉繹	一七九七—一八七八	同治十年刻本
《皮子文藪》	皮日休	約八三四—八八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石田文集》	馬祖常	一二七九—一三三八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石田詩選》	沈周	一四二七—一五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門集》	梁寅	一三〇三—一三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屏詩集》	戴復古	一一六七—一二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洞集》	葉春及	一五三三—一五九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渠意見》	王恕	一四一六—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湖詩集》	范成大	一一二六—一一九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石園文集》	萬斯同	一六四三—一七〇三	四明叢書本
《石隱園藏稿》	畢自儼	一五六九—一六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立齋遺文》	鄒智	一四六六—一四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艾軒集》	林光朝	一一一四—一一七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亦玉堂稿》	沈鯉	一五三一—一六一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亦有生齋集》	趙懷玉	一七四七—一八二三	道光元年刻本
《仰節堂集》	曹于汴	一五五八—一六三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仲弘集》	楊載	一二七一—一三二三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仲蔚先生集》	俞允文	一五一一—一五七九	四庫存目叢書本
《任文逸稿》	任翰	一五〇一—一五九一	明萬曆刻本
《伊川先生文集》	程頤	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伊川經説》	程頤	一〇三三—一一〇七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伊濱集》	王沂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光緒壬寅政藝叢書》	鄧實輯	一八七七—一九五一	光緒癸卯（一九〇三）石印本
《光緒政要》	沈桐生等輯		宣統元年崇義堂刊本
《光緒朝東華録》	朱壽朋編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
《光緒會典》			光緒二十五年石印本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嚴可鈞輯	一七六二—一八四三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影印本
《全宋文》	曾棗莊等編		巴蜀書社一九八八年校點本
《全唐小説》	王汝濤編校	清	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
《全唐文》	董誥等輯	清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嘉慶刊本
《全唐文紀事》	陳鴻墀輯	清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全唐詩》	彭定求等輯	清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校點本
《全唐詩外編》	王重民等輯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版
《全遼文》	陳述輯校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排印本
《刖足集》	鍾天緯		上海三等學堂一九〇三年重刻本
《列女傳》	劉向	一八四〇—一九〇〇 約前七七—前六	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
《列子》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楊伯峻集釋本
《匡謬正俗》	顔師古	五八一—六四五	雅雨堂叢書本
《合併黄離草》	郭正域	一五五四—一六一二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吉安府志》	盧崧修		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同文館章程及續增條規》			光緒間鉛印本
《同文館題名録》	同文館編		光緒五年刊
《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	林希元	一四八一—一五六五	四庫存目叢書本

《吏學指南》	徐元瑞	元	一七八〇—一八三一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楊訥點校本
《因寄軒文二集》	管同		一七八〇—一八三一	光緒重刻本
《因寄軒文初集》	管同		一七八〇—一八三一	光緒五年重刻本
《因寄軒文集補遺》	管同		一七八〇—一八三一	光緒重刻本
《因話録》	趙璘		約八〇四—八六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點校本
《因論》	劉禹錫		七七二—八四二	叢書集成初編本
《圭峰集》	盧琦		一三〇六—一三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圭峰集》	羅玘		一四四七—一五一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圭塘小稿》	許有壬		一二八六—一三六四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圭齋文集》	歐陽玄		一二七三—一三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夷白齋稿》	陳基		一三一四—一三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夷門廣牘》	周履靖輯	明		四部叢刊三編本
《如皋縣誌》	楊受廷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字溪集》	陽枋	清	一一八七—一二六七	嘉慶十三年刻本
《存吾文稿》	餘廷燦		一七三〇—一七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存研樓文集》	儲大文		一六六五—一七四三	咸豐五年刻本
《存素堂文集》	法式善		一七五三—一八一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存復齋文集》	朱德潤		一二九四—一三六五	嘉慶丁卯刻本
《存復齋續集》	朱德潤		一二九四—一三六五	四部叢刊本
《安分先生集》	鄭本忠		?—一四〇三?	涵芬樓秘笈
《安晚堂集》	鄭清之		一一七六—一二五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安雅堂集》	陳旅		一二八八—一三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安雅堂稿》	陳子龍		一六〇八—一六四七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安愚齋集》	周錫溥		一七四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延佑四明志》	袁桷		一二六七—一三二七	光緒八年刻本
《有竹居集》	任兆麟	清	一六一七—一六八八	宋元方志叢刊
《朱子治家格言》	朱用純		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朱子語類》	朱熹		一六五三—一七〇八	南昌廣内甲戌坊乙照齋善書店版
《朱陽書院志》	竇克勤	唐		清光緒二年賀瑞麟校刻《西京清麓叢書正編》本
《朱慶餘詩集》	朱慶餘			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四部叢刊本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七八七—約八四九　顧氏文房小説本
《此山先生集》　周權　元　叢書集成續編本
《此庵講録》　胡統虞　一六〇四—一六五二　順治八年刻本
《江文通集》　江淹　四四四—五〇五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胡之驥注，李長路、趙威點校本
《江月松風集》　錢惟善　元　清風室叢刊
《江止庵遺集》　江天一　一六〇二—一六四五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六輯
《江西通志》　劉坤一等　一八三〇—一九〇二　光緒七年刻本
《江城名跡》　陳宏緒　一五九七—一六六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江陰縣誌》　盧思誠修　光緒戊寅刻本
《江湖長翁集》　陳造　一一三三—一二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江寧學務雜誌》光緒三十二年第二期　江寧學務公所編
《江蘇》第一期　何白　一五六二—一六四二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汲古堂集》　連文鳳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百正集》　杜正倫　？—六五八　敦煌寶藏本
《百行章》　錢維喬　一七三九—一八〇六　嘉慶刻本
《竹初文鈔》　吳儆　一一二五—一一八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洲集》　林季仲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書紀年》　呂浦　元　王國維《觀堂遺書》本
《竹軒雜著》　林希逸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溪稿》　潘希曾　一四七六—一五三二　嘉慶刻本
《竹溪鬳齋十一稿續集》　趙鼎臣　一〇七〇—？　續金華叢書本
《竹澗集》　王冕　一二八七—一三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隱畸士集》　裘萬頃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齋集》　柯潛　一四二三—一四七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齋詩集》　劉仁本　？—一三六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竹巖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羽庭集》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高亨正詁本
《老子》

《老子道德經注》	王弼	二二六—二四九	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樓宇烈校釋本	
《老圃良言》	巢鳴盛	一六一一—一六八〇	續修四庫全書本	
《考功集》	薛蕙	一四八九—一五四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考槃集文録》	方東樹	一七七二—一八五一	光緒刻本	
《耒耜經》	陸龜蒙	?—八八一	叢書集成初編本	
《自鳴集》	章甫	一一四五—一二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至正金陵新志》	張鉉		宋元方志叢刊	
《至元嘉禾志》	徐碩		宋元方志叢刊	
《至正四明續志》	王元恭		宋元方志叢刊	
《至正直記》	孔齊		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	
《至正集》	許有壬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至順鎮江志》	脱因	一二八六—一三六四	宋元方志叢刊	
《芑山文集》	張自烈		宋元方志叢刊	
《芒洛冢墓遺文》	羅振玉輯	一五九七—一六七三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芝園定集》	張時徹	一八六六—一九四〇	雲窗叢刊	
《西山文集》	真德秀	一五〇四—一五七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西山書院學範序》	黄章文	一一七八—一二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村集》	史鑑		清浦西星禄閣藏版	
《西京雜記》	葛洪	一四三四—一四九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岩集》	張之翰	二八四—三六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程毅中點校本	
《西河集》	毛奇齡	一二四三—一二九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浙泉厓邵先生文集》	邵經濟	一六二三—一七一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莊始存稿》	王鳴盛	一四九三—一五五八	續修四庫全書本	
《西堂文集》	尤侗	一七二二—一七九七	乾隆三十年刻本	
《西堂詩集》	尤侗	一六一八—一七〇四	康熙刻本	
《西渡集》	洪炎	一六一八—一七〇四	康熙刻本	
《西溟文鈔》	姜宸英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西溫全集》	李惺	一六二八—一六九九	清刻本	
《西臺集》	畢仲遊	一七八七—一八六三	同治七年李氏家刻本	
《西學東漸記》	容閎	一〇四七—一一二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一八二八—一九一二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五版	

《西隱集》	宋訥	一三一一—一三九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阮籍集》	阮籍	二一〇—二六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李志鈞等校點本
《伯牙琴》	鄧牧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伸蒙子》	林慎思	?—八八一	叢書集成初編本
《何心隱集》	何心隱	一五一七—一五七九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容肇祖校點本
《何文貞公文集》	何桂珍	一八一七—一八五五	雲南叢書本
《何北山先生遺集》	何基	一一八八—一二六九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克齋集》	陳文蔚	一一五四—一二三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初寮集》	王安中	一〇七六—一一三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初學記》	徐堅等編	六五九—七二九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司祖義校點本
《含經堂集》	徐元文	一六三四—一六九一	清刻本
《吳子》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諸子集成本
《吳文正集》	吳澄	一二四九—一三三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文肅摘稿》	吳儼	一四五五?—一五一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吳地記》	陸廣微	唐	叢書集成初編本
《吳郡名賢圖傳贊》	顧沅	一七九九—一八五一	道光刻本
《吳越春秋》	趙曄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苗麓點校本
《吳郡志》	范成大	一一二六—一一九三	宋元方志叢刊本
《吳郡圖經續記》	朱長文	一〇三九—一〇九八	宋元方志叢刊本
《吾吾類稿》	吳皋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吾汶稿》	王炎午	一二五二—一三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呂氏春秋》	呂不韋	?—前二三五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諸子集成本
《呂和叔文集》	呂溫	七七二—八一一	四部叢刊本
《呂新吾先生閨范圖說》	呂坤	一五三六—一六一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困知記》	羅欽順	一四六五—一五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困學紀聞》	王應麟	一二二三—一二九六	四部叢刊本
《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	一六一八—一六五五	順治刻增修本
《夾漈遺稿》	鄭樵	一一〇四—一一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孝友堂家訓》	孫奇逢	一五八四—一六七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孝友堂家規》	孫奇逢	一五八四—一六七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孝經注疏》	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六八五—七六二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宋大詔令集》	佚名	南宋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點校本
《宋之問集》	宋之問	約六五六—七一二	四部叢刊續編本
《宋元学案》	黄宗羲等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四部叢刊本
《宋文憲集》	宋濂	一三一〇—一三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氏家規部、家範部》	宋詡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宋史》	脱脱	一三一四—一三五五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點校本
《宋史紀事本末》	陳邦瞻	一五五七—一六二三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
《宋書》	沈約	四四一—五一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宋高僧傳》	贊寧	九一九—一〇〇一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范祥雍點校本
《宋會要輯稿》	徐松編	一七八一—一八四八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版
《尷書》	章炳麟	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初刻本
《岑嘉州詩》	岑參	七一五—七七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陳鐵民等校注
《弟子職注》	孫同元	一七七一—?	叢書集成初編本
《忌律》	陳元龍	一六二五—一七三六	香豔叢書本
《快雪齋集》	郭畀	一三〇一—一三五五	横山堂叢書本
《戒庵老人漫筆》	李詡	一五〇六—一五九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扶風縣誌》	宋世荦修，吴鵬翔、王樹棠纂	清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抑庵文集》	王直	一三七九—一四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改亭文集》	計東	一六二五—一六七六	乾隆十三年刻本
《改亭續稿》	方鳳	一四七〇—	續修四庫全書本
《攻媿集》	樓鑰	一一三七—一二一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元賓文集》	李觀	七六六—七九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李太白文集》	李白	七〇一—七六二	巴蜀書社一九八六年影印宋刻本
《李文公文集》	李翺	七七二—八四一	四部叢刊本
《李文清公遺書》	李棠階	一七九五—一八六六	光緒八年仲春刊于河北道署
《李文節集》	李廷機	一五四二—一六一六	明崇禎刊本
《李文饒文集》	李德裕	七八七—約八四九	四部叢刊本

《李氏蒙求集注》	楊迦懌	一七六〇—一八四一	道光三年宜壽堂藏板
《李北海集》	李邕	六七八—七四七	明刊本
《李石亭文集》	李化楠	一七一三—一七六九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李丞相詩集》	李建勳	?—九五二	四部叢刊續編本
《李延平集》	李侗	一〇九三—一一六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李尚書詩集》	李益	約七四八—約八二七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李長吉文集》	李賀	七九〇—八一六	四部叢刊本
《李相國論事集》	李絳	七六四—八三〇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李暇叔文集》	李華	七一五—七七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李温陵集》	李贄	一五〇七—一六〇二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李群玉詩集》	李群玉	唐	四部叢刊本
《李嘉祐集》	李嘉祐	約七二二—七八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李鴻章全書》	李鴻章	一八三三—一九〇一	光緒乙己年木刻本
《杜工部集》	杜甫	七一二—七七〇	續古逸叢書影印宋本
《杜荀鶴文集》	杜荀鶴	八四六—九〇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杜陽雜編》	蘇鶚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杜審言詩集》	杜審言	約六四六—七〇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徐定祥校注本
《求是堂文集》	胡承珙	一七七六—一八三二	道光十七年刻本
《求實書院學規續鈔》	李禮山		光緒二十六年求實書院重刊本
《求實齋叢書》	蔣德鈞		光緒十一年蔣氏家刻本
《求聞過齋文集》	朱方增	一八六一—一九三七	光緒二十年刻本
《汪子文録》	汪縉	一七七九—一八三〇	道光三年刻本
《汪子遺書二録》	汪縉	一七二五—一七九二	嘉慶十年刻本
《沈下賢文集》	沈亞之	七八一—八三二	四部叢刊本
《沈文肅公政書》	沈葆楨	一八二〇—一八七九	清光緒鉛印本
《沈長水總集》	沈懋孝	一五三八—一六一四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沈雲卿文集》	沈佺期	約六五六—七一四	《唐人集》本
《沙溪集》	孫緒	一四七四—一五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甫田集》	文徵明	一四七〇—一五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肖岩文鈔》	趙良霨	一七四四—一八一七	嘉慶十五年刻本

《花間集》	趙崇祚輯	五代後蜀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李一氓校點本
《芳谷集》	徐明善	元	一三八五—一四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芳洲文集、續集》	陳循		一四五二—一五二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見素集》	林俊		一四八二—一五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見聞紀訓》	陳良謨		一五一九—一五九五	叢書集成本
《見羅先生書》	李材		一四七八—一五四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谷平先生文集》	李中		一九〇九—一九八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近代中國史資料叢刊續輯》	沈雲龍主編		一八九三—一九六〇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六年開始陸續出版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舒新城輯		一二九八—一三六九	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版
《近光集》	周伯琦		一五一五—一五八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近溪子明道録》	羅汝芳		一五一五—一五八八	續修四庫全書本
《近溪羅子全集》	羅汝芳		約八〇三—八六三	四庫存目叢書本
《酉陽雜俎》	段成式		一七六三—一八二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方南生校點本
《里堂家訓》	焦循	元		清稿本
《佩玉齋類稿》	楊翮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佩韋齋集》	俞德鄰		?—七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兩京新記》	韋述		一七四六—一八〇九	叢書集成初編本
《兩晉南北朝史樂府》	洪亮吉		一三九二—一四四三	懺花庵叢書第九函第三五冊
《兩溪文集》	劉球		一五一〇—一五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具茨文集》	王立道		一五四四—一六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典故紀聞》	余繼登		一六二三—一七一三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校點本
《制科雜録》	毛奇齡		一五三一—一五八三	昭代叢書本
《刻中丞肖巖劉公遺稿》	劉良弼		七七二—八四一	明萬曆刻本
《卓異記》	李翺		一五一一—一五四一	顧氏文房小説本
《周忠湣先生文集》	周天佐		五七四—六四八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伍輯
《周易正義》	孔穎達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周易注》	王弼		二二六—二四九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周武壯公遺書》	周盛傳	清		光緒三十一年合肥周家駒金陵刻本

《周恭肅公集》	周用	一四七六—一五四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周書》	令孤德棻等	五八三—六六六	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點校本
《周海門先生文録》	周汝登	一五四七—一六二九	四庫存目叢書本
《周敦頤集》	周敦頤	一〇一七—一〇七三	中華書局點校本
《周禮正義》	賈公彥	唐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周禮全經釋原》	柯尚遷	一五〇〇—一五八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周禮政要》	孫詒讓	一八四八—一九〇八	瑞安普通學堂刻本
《周髀算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味經書院志》	劉光蕡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	味經書院光緒二十年刻本
《呻吟語》	呂坤	一五三六—一六一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和靖集》	尹焞	一〇七一—一一四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垂光集》	周璽	?—一五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垂楊館集》	郭孔建	?—一六〇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始豐稿》	徐一夔	一三一八—	味經書院光緒二十年刻本
《姑溪居士集》	李之儀	?—一一一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孟子》	孟軻	約前三七二—前二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孟東野詩集》	孟郊	七五一—八一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孟浩然詩集》	孟浩然	六八九—七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孟塗文集》	劉開	一七八四—一八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季仙先生遺稿》	徐時榕	清	光緒刻本
《宗子相集》	宗臣	一五三五—一五六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宗文義塾條規》	孫繼皋	一五五〇—一六一〇	同治九年刻本
《宗伯集》	宗澤	一〇六〇—一一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宗忠簡集》	莊昶	一四三七—一四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定山集》	陳櫟	一二五二—一三三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定宇集》	李德林	清	道光六年刻本
《定穎紀事》	蔡戡	一一四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定齋集》	施惠	清	光緒刻本
《宜興荊谿縣新志》			

《宜麟策》	佚名		世界書局一九九九年《珍本醫書集成》本
《尚炯齋集》	童冀	一五二一—一五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尚書日記》	王樵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尚書正義》	孔穎達	五七四—六四八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尚書故實》	李綽	唐	叢書集成初編本
《尚書疑義》	馬明衡	一四九一—一五七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居易初集》	經元善	一八四一—一九〇三	上海同文社光緒二十九年版
《居易堂集》	徐枋	一六二二—一六九四	康熙刻本
《居業堂文集》	王源	一六四八—一七一〇	道光十一年刻本
《居業録》	胡居仁	一四三四—一四八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岱南閣集》	孫星衍	一七五三—一八一八	叢書集成初編本
《岳陽慎修書院志》	鍾英	清	光緒刻本
《建康集》	葉夢得	一〇七七—一一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建康實録》	許嵩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張忱石點校本
《弢甫文集》	桑調元	一六九五—一七七一	清蘭陔草堂刻本
《弢園尺牘》	王韜	一八二八—一八九七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影印本
《弢園尺牘續鈔》	王韜	一八二八—一八九七	光緒十五年鉛印本
《弢園文録外編》	王韜	一八二八—一八九七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
《忠介燼餘集》	周順昌	一五八四—一六二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正德文集》	趙鼎	一〇八五—一一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惠集》	翟汝文	一〇七六—一一四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潛集》	李若水	一〇九三—一一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裕堂集》	申涵盼	一六三八—一六八二	叢書集成初編本
《忠雅堂文集》	蔣士銓	一七二五—一七八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肅集》	于謙	一三九八—一四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肅集》	盧象昇	一六〇〇—一六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靖集》	夏原吉	一三六六—一四二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忠穆集》	吕頤浩	一〇七一—一一三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念庵文集》	羅洪先	一五〇四—一五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念庵羅先生文集》	羅洪先	一五〇四—一五六四	明嘉靖刊本	
《性情集》	周巽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性理大中》	應撝謙	一六一五—一六八三	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性善堂稿》	度正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承庵先生集》	胡松	一四九〇—一五七二	明隆萬間刻本	
《抱經堂文集》	盧文弨	一七一七—一七九五	四部叢刊本	
《抱樸子內篇》	葛洪	二八四—三六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王明校釋本	
《抱樸子外篇》	葛洪	二八四—三六四	中華書局一九九一年楊明照校箋本	
《拙軒集》	王寂	一一二八—一一九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拙尊園叢稿》	黎庶昌	一八三七—一八九七	光緒年間刻本	
《拙盦叢稿・佩弦齋文存》	朱一新	一八四六—一八九四	光緒二十二年刻本	
《拙盦叢稿・無邪堂答問》	朱一新	一八四六—一八九四	光緒二十二年秋榮成葆真堂藏版	
《拙齋文集》	林之奇	一一一二—一一七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放生會約》	吳陳炎	清	昭代叢書本	
《昆明縣誌》	戴綱孫	清	光緒二十七年刻本	
《昌谷集》	曹彥約	一一五七—一二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昌黎先生文集》	韓愈	七六八—八二四	四部叢刊本	
《明太學志》	郭盤	一五〇四—一五五八	明嘉靖刻本	
《明水陳先生文集》	陳九川	一四九四—一五六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明史》	張廷玉等	一六七二—一七五五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標點本	
《明本釋》	劉荀	明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明志稿》	張恒	一五五五—?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明實錄》			臺灣中央研究院一九六二年校印本	
《明皇雜錄》	鄭處誨	?—八六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丁如明輯校本	
《明道先生文集》	程顥	一〇三二—一〇八五	清康熙年間呂留良刊《二程全書》本	
《明道書院志》	呂永輝	清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明道編》	黃綰	一四八〇—一五五四	中華書局校點本	
《明儒言行錄》	沈佳	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儒學案》	黃宗羲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四部叢刊本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			臺灣中央研究院一九六二年校印《明實錄》本	

《易經蒙引》	蔡清	一四五三—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易齋集》	劉璟	一三三一?—一四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山存稿》	趙汸	一三一九—一三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川劉文簡公集》	劉春	?—一五二一	續修四庫全書本	
《東方雜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田遺稿》	張羽	一四六七—約一五三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江家藏集》	顧清	一四六〇—一五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牟集》	王洋	一〇八七—一一五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谷贅言》	敖英	明	寶顏堂秘笈本	
《東里文集》	楊士奇	一三六五—一四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里生燼餘集》	汪家禧	一七七五—一八一六	光緒二年許氏刻本	
《東岡集》	柯暹	一三九〇—?	四庫存目叢書本	
《東巖集》	夏尚樸	一四六六—一五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所先生文集》	張詡	一四五六—一五一五	四庫存目叢書本	
《東明書院志》	鄭只愷	清	一九二二年活字本	
《東林始末》	蔣平階	一四八〇—一五三八	齊魯書社一九九七年版	
《東林書院志》	許獻等	一三〇八—一三八三	光緒七年重刻本	
《東洲初稿》	夏良勝	一七二九—一七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皋録》	釋妙聲	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皋雜鈔》	董潮	宋	清刻本	
《東華録》	王先謙	一二四二—一二九五	光緒甲午年上海積石書局	
《東堂集》	毛滂	一一三七—一一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庵集》	滕安上	?—一一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萊集》	呂祖謙	一四三九—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窗集》	張擴	一一四〇—一二〇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園文集》	鄭紀	一四九一—一五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塘集》	袁説友	一七八五—一八五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東廓鄒先生文集》	鄒守益	一五一一?—一六〇〇	同治六年刻本	
《東溟文集》	姚瑩		乾隆十八年增訂重刊本	
《東溪先生文集》	徐霖			

《東溪集》	高登	?—一一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墅集》	陳灃	一八一〇—一八八二	光緒十八年刻本
《東墅續集》	陳灃	一八一〇—一八八二	光緒十八年由菊坡精舍刻
《東墅讀書記》	陳灃	一八一〇—一八八二	湖南書局光緒二七年本
《東澗集》	許應龍	一一六八—一二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東觀奏記》	裴庭裕	?—九〇七	叢書集成初編本
《松竹文鈔》	錢維喬	一七三九—一八〇六	嘉慶刻本
《松鄉集》	任士林	一二五三—一三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松窗雜録》	李濬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五年點校本
《松隱集》	曹勳	一〇九八—一一七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松鶴山房文集》	陳夢雷	一六五〇—一七四一	康熙銅活字本
《林忠宣公全集》	林熙春	一五五二—一六三一	清康熙八年刻乾隆五十七年補刻本
《林登州遺集》	林弼	一三二五—一三八一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武功集》	徐有貞	一四〇七—一四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武夷山志》	董天工	清	道光五年重刻本
《武則天集》	武則天	六二四—七〇五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羅維貞校點本
《河村集》	戴重	一六〇一—一六四六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河嶽英靈集》	殷璠輯	唐	四部叢刊本
《治平通議》	陳虯	一八五一—一九〇四	光緒十九年版
《治嘉格言》	陸隴其	一六三〇—一六九三	同治七年上海道署本
《泊庵集》	梁潛	一三六六—一四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法言》	揚雄	前五三—一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陳仲夫點校汪榮寶義疏本
《法苑珠林》	釋道世	唐	四部叢刊本
《法書要録》	張彥遠	約八一五—?	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六年洪丕謨點校本
《牧令書》	徐棟	清	道光戊申刻本
《牧庵集》	姚燧	一二三八—一三一三	四部叢刊本
《牧齋集》	錢謙益	一五八二—一六六四	四部叢刊本
《玩齋集》	貢師泰	一二九八—一三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知足齋文集》	朱珪	一七三一—一八〇七	嘉慶九年增修本
《知陋軒迂談》	楊鳳昌		雲南圖書館一九一三年雲南叢書本

《知非堂稿》	何中	一二六五—一三三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知稼翁集》	黃公度	一一〇九—一一五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空山堂文集》	牛運震	一七〇六—一七五八	嘉慶六年刻本
《空同集》	李夢陽	一四七二—一五三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苑洛集》	韓邦奇	一四七九—一五五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苑署雜記》	沈榜	一五四〇—一五九七	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苕溪集》	劉一止	一〇七八—一一六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苦學生》	杞憂子	清	《繡像小說》六十三至六十七期（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二年）
《范文正公全集》	范仲淹	九八九—一〇五二	清康熙年間歲寒堂刊本
《范文正集補編》	范仲淹	九八九—一〇五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范勳卿文集》	范鳳翼	一五七五—一六五五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茅簷集》	魏學洢	一五九六?—一六二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迪功集》	徐禎卿	一四七九—一五一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述學》	汪中	一七四五—一七九四	四部叢刊本
《郎潛紀聞》	陳康祺	一八四〇—一八九〇	宣統二年石印本
《采芹録》	徐三重	一五四九—?	清抄本
《金文通公集》	金之俊	一五九三—一六七〇	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金文最》	張金吾輯	一七八七—一八二九	光緒九年粵雅堂刻本，參考一九九〇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金文靖集》	金幼孜	一三六八—一四三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金史》	脱脱	一三一四—一三五五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點校本
《金正希先生文集輯略》	金聲	一五九八—一六四五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金石萃編未刊稿》	金瑶	五代南唐	續修四庫全書本
《金栗齋文集》	劉崇遠	一五四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金華子雜編》	周暉	一二四七—一三二六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金陵瑣事》	仇遠	一〇一九—一〇七九	清道光元年刻本
《金淵集》	宋敏求	一六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長安志》	趙寧		經訓堂叢書本
《長沙府嶽麓志》			康熙二十六年鏡水堂刻本

《長物志》	文震亨	一五八五—一六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長短經》	趙蕤	唐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長興集》	沈括	一〇三一—一〇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長興學記》	康有爲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上海思求闕齋版
《陔餘叢考》	趙翼	一七二七—一八一四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版
《青山集》	趙文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青門簏稿》	邵長蘅	一六三七—一七〇四	常州先哲遺書本
《青崖集》	魏初	一二二六—一二八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青陽集》	餘闕	一三〇三—一三五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青溪集》	程珌	一六九一—一七六七	金陵叢書本
《青溪漫稿》	倪嶽	一四四四—一五〇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青霞集》	沈煉	一五〇七—一五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亭林文集》	顧炎武	一六一三—一六八三	清刻本
《侯官嚴氏叢刊》	嚴復	一八五四—一九二一	光緒辛丑仲秋南昌讀有用書之齋校印
《俟庵集》	李存	一二八一—一三五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信江書院志》	鐘世楨	清	同治六年刻本
《則堂集》	家鉉翁	一二一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勉行堂文集》	程晉芳	一七一八—一七八四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勉益齋偶存稿》	裕謙	一七九三—一八四一	清鈔本
《勉齋集》	黃榦	一一五二—一二二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山集》	戴名世	一六五三—一七一二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南北朝集記》	劉敞	約一〇〇八—一〇六九	學海類編第一四冊
《南史》	李延壽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南江文鈔》	邵晉涵	一七四三—一七九六	道光十一年刻本
《南阳集》	赵湘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村輟耕録》	陶宗儀	一三一六年—？	中華書局點校本
《南昌府志》	陳蘭森	清	乾隆間刻本
《南唐書》	馬令	宋	明初刊本
《南唐書》	陸游	一一二五—一二〇九	四部叢刊續編
《南宮奏稿》	夏言	一四八二—一五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海寄歸内法傳》	義淨	六三五—七一三	中華書局一九九五年王邦維校注本	
《南莊類稿選鈔》	黄永年	一六九八—一七五一	嘉慶丁丑蘇州王氏舊鈔本	
《南軒集》	張栻	一一三三—一一八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部新書》	錢易	宋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南陽書院志》	李來章	一六五四—一七二一	康熙十四年刻本	
《南朝宋會要》	朱銘盤	一八五二—一八九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南朝陳會要》	朱銘盤	一八五二—一八九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南朝梁會要》	朱銘盤	一八五二—一八九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南朝齊會要》	朱銘盤	一八五二—一八九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點校本	
《南湖集》	張鎡	一一五三—一二一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園漫録》	張志淳	一四五八—一五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溪志》	楊毓健	清	康熙五十六年刻本	
《南雷文定》	黄宗羲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康熙二十七年刻本	
《南雷文定三集》	黄宗羲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南雷文約》	黄宗羲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四部叢刊本	
《南寧縣誌》	毛玉成	一八一六—？	咸豐二年刻本	
《南齊書》	蕭子顯	四八九—五三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南澗文集》	李文瀠	一七三〇—一七七八	光緒刻本	
《南澗甲乙稿》	韓元吉	一一一八—一一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南廱志》	黄佐	一四九〇—一五六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厚生訓纂》	周臣		遠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受祺堂文集》	李因篤	一六三三—？	道光九年刻本	
《咸淳玉峰續志》	謝公應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咸淳臨安志》	潛説友	一二一六—一二八八	宋元方志叢刊本	
《城南書院志》	正煥	一七七三—一八五三	道光五年刻本	
《奏定學堂章程》			湖北學務處本	
《姚少監詩集》	姚合	約七七九—約八四六	四部叢刊本	
《姚江書院志略》	邵廷采	一六四八—一七一一	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客亭類稿》	楊冠卿	一一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客座贅語》	顧起元	一五六五—一六二八	續修四庫全書本	

《宣室志》	張讀	八二二—？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點校本
《封氏聞見記》	封演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趙貞信校注本
《屏山集》	劉子翬	一一〇一—一一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帝範》	李世民	五九九—六四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庫全書本
《幽閒鼓吹》	張固	唐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庭訓格言》	胤禛	一六七八—一七三五	叢書集成續編本
《弇山堂別集》	王世貞	一五二六—一五九〇	明萬曆刻本
《弇州四部稿》	王世貞	一五二六—一五九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待制集》	柳貫	一二七〇—一三四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後山集》	陳師道	一〇五三—一一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後村集》	劉克莊	一一八七—一二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後漢紀》	袁宏	三二八—三七六	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周天遊校注本
《後漢書》	范曄	三九八—四四五	中華書局一九六五年點校本
《後樂集》	衛涇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思辨録輯要》	陸世儀	一六一一—一六七二	光緒三年江蘇書局刻本
《急就章》	史游	漢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高二適考證本
《恆産瑣言》	張英	一六三八—一七〇八	昭代叢書本
《持雅堂文鈔》	尚鎔	一七八五—一八三五	光緒五年刻本
《施愚山先生全集》	施閏章	一六一九—一六八三	宣統二年上海國學扶輪社石印本
《施愚山先生別集》	施閏章	一六一九—一六八三	光緒活字印本
《星閣正論》	趙青藜	一六一九—一六八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在堂全書》	俞樾	清	光緒十一年刊本
《春秋公羊傳》		一八二二—一九〇七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春秋左傳正義》	孔穎達	一四六六—一五六〇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春秋正傳》	湛若水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春秋谷梁傳》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春秋啖助集傳纂例》	陸淳	？—八〇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秋集成辯疑》	陸淳	?—八〇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春秋繁露》	董仲舒	前一七九—前一〇四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新編諸子集成點校本
《春草齋集》	烏斯道	一三一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春融堂集》	王昶	一七二五—一八〇六	嘉慶十二年刻本
《昭明太子集》	蕭統	五〇一—五三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俞紹初校注本
《柈湖文集》	吴樹敏	清	光緒思賢講舍重刻本
《柏梘山房文集》	梅曾亮	一七八六—一八五六	咸豐六年刻本
《柏齋集》	何瑭	一四七四—一五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柘軒集》	凌雲翰	一三二三—一三八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柚堂文存》	盛百二	一七二〇—?	清刻本
《柯山集》	張耒	一〇五四—一一一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柳宗元集》	柳宗元	七七三—八一九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吴文治校點本
《柳塘外集》	釋道璨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毗陵集》	獨孤及	七二五—七七七	四部叢刊本
《毗陵集》	張守	?—一一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泉翁大全》	湛若水	一四六六—一五六〇	明嘉靖十九年嶺南朱明書院刊，萬曆二十一年修補本
《洋務運動(二)》	中國史學社主編	一五〇六—一五七九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洋務運動(五)》	中國史學社主編	一八二二—一八六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
《洞麓堂集》	尹臺	一八一四—一八五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洪仁玕選集》	洪仁玕	一四七八—一五四一	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版
《洪秀全選集》	洪秀全	一一六四—一二四二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吴文治校點本
《洹詞》	崔銑	一五六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洺水集》	程珌	一二七〇—一三二九	四部叢刊本
《炳燭齋稿》	顧大韶	一七五一—一八一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爲政忠告》	張養浩	一二七一—一三四五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吴文治校點本
《珍執宦文鈔》	莊述祖	一八五二—一九二四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
《畏齋集》	程端禮	一四九七—一五四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畏廬文集》	林紓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皇甫少玄集》	皇甫涍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四部叢刊本
			清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四年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皇甫司勳集》　皇甫汸　一四九七—一五九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皇甫持正文集》　皇甫湜　約七七七—約八三五　四部叢刊本

《皇朝政典類纂》　沈師徐、席裕福輯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本

《皇朝掌故彙編》　張壽鏞　一八七六—一九四五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版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王廷熙、王樹敏輯　光緒壬寅秋上海久敬齋石印本

《皇朝經世文三編》　陳忠倚輯　光緒壬寅夏上海書局刊印

《皇朝經世文四編》　何良棟輯　光緒壬寅上海書局刊印

《皇朝經世文統編》　邵之棠輯　光緒辛丑上海寶善齋石印

《皇朝經世文新增時務續編》　甘韓輯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影印本

《皇朝經世文新編》　麥仲華編　光緒二十四年上海大同書局刊

《皇朝經世文新編續編》　楊鳳藻編　文海出版社影印

《皇朝經世文編》　盛康等輯　一八一四—一九〇二　光緒二十三年思補樓本

《皇朝經世文續編》　葛士浚輯　一八四八—一八九五　光緒十四年圖書集成局印

《皇朝蓄艾文編》　于寶軒輯　清　光緒二十九年上海官書局刊行

《皇極經世書》　邵雍　一〇一一—一〇七七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相山集》　王之道　一〇九三—一一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省愆集》　黃淮　一三六七—一四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省齋集》　廖行之　一一三七—一一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矩山存稿》　徐經孫　一一九二—一二七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研六室文鈔》　胡培翬　一七八二—一八四九　道光十七年刻本

《研桃齋文集》　趙希璜　一七四六—一八〇六　嘉慶四年刻本

《祇平居士集》　王元啟　一七一四—一七八六　嘉慶十七年刻本

《神仙傳》　葛洪　二八四—三六四　唐　夷門廣牘第八六種第三一冊

《神機制敵太白陰經》　李筌　叢書集成初編本

《秋室集》　楊鳳苞　一七五七—一八一六　光緒十一年刻本

《秋室學古録》　余集　一七三九—一八二七　道光刻本

《秋堂集》　柴望　一二二二—一二八〇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秋崖集》　方嶽　一一九九—一二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秋澗先生大全集》　王惲　一二二七—一三〇四　四部叢刊本

《秋瑾集》　秋瑾　一八七五—一九〇七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版

《秋聲集》	衛宗武	?—一二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秋聲集》	黃鎮成	一二八六—一三五一	續修四庫全書本
《紀文達公集》	紀昀	一七二四—一八〇五	宣統二年刻本
《紀文達公遺集》	紀昀	一七二四—一八〇五	嘉慶十七年刻本
《紀聞》	牛肅	約六九八—?	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全唐小說王汝濤編校本
《約章分類輯要》	蔡乃煌	約一八四〇—一九一六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約章成案匯覽》	上海北洋洋務局編		光緒三十一年印本
《耐菴文存》	賀長齡	一七八五—一八四八	咸豐十年刻本
《胡文忠公遺集》	胡林翼	一八一二—一八六一	同治六年刻本
《胡文敬集》	胡居仁	一四三四—一四八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胡文穆公文集》	胡廣	一三七〇—一四一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胡仲子集》	胡翰	一三〇七—一三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胡林翼家書》	胡林翼	一八一二—一八六一	上海共和書局一九二五年鉛印本
《胡維霖集》	胡維霖	明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胥石文存》	吳蘭庭	一七三〇—一八〇二	嘉業堂民國十年刻本
《茶山集》	曾幾	一〇八四—一一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荀子》	荀況	約前三一三—前二三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梁啟雄簡釋本
《草木子》	葉子奇	?—一三七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草亭先生文集》	周篆	一六四三—一七〇六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貞一齋雜著》	朱思本	一二七三—一三三三	適園叢書本
《貞白遺稿》	程通	一三六四—一四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貞定先生遺集》	莫與儔	一七六三—一八四一	影山草堂六種本
《貞素齋集》	舒頔	一三〇四—一三七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貞觀政要》	吳兢	六七〇—七四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校點本
《追昔遊詩集》	李紳	七七二—八四六	唐詩百家全集
《退思齋詩文存》	陳寶泉	一八四七—一九三七	一九三三年刻本
《重订百家姓注略》	熊峻運編，李東苑補注	清	同治刻本
《重刊小四書》	鄒持雅	清	雍正十一年跋刻本
《重刊荊川先生文集》	唐順之	一五〇七—一五六〇	四部叢刊本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録》	王艮	一四八三—一五四〇		
《重修婺源縣誌》	葛韵芬等修，江峰青纂	清		
《重訂訓學良規》	李新庵著，陳彝重訂	陳彝？—一八九六		
《重訂增廣賢文》	周希陶	清		
《重集列女傳例》	魏於雲	一六六四—一六八四		
《重編瓊台稿》	丘濬	一四二一—一四九五		
《陣紀》	何良臣	明		
《革命軍》	鄒容	一八八五—一九〇五		
《韋齋集》	朱松	一〇九七—一一四三		
《韋蘇州集》	韋應物	七三七—約七九一		
《風希堂文集》	戴殿泗	一七四六—一八二五		
《風俗通義》	應劭	約一五三—一九六		
《風騷旨格》	齊己	八六一—九四〇		
《香山集》	喻良能	宋		
《香溪集》	范浚	一一〇二—一一五一		
《鬼谷子》	高啓	一三三六—一三七四		
《鳧藻集》	倪元璐	一五九四—一六四四		
《倪文貞集》	倪謙	一四一五—一四七九		
《倪文僖集》	倪樸	宋		
《倪石陵書》	尹會一	一六九一—一七四八		
《健餘先生文集》	尹會一	一六九一—一七四八		
《健餘劄記》	丘光庭	唐末五代		
《兼明書》	魏裔介	一六一六—一六八六		
《兼濟堂文集》	戴表元	一二四四—一三一〇		
《剡源(文)集》	高似孫	一一五八—一二三一		
《剡録》	鈕樹玉	一七六〇—一八二七		
《匪石先生文集》	李中馥	明		
《原李耳載》	吴文炘			
《原武縣誌》	宋敏求編	一〇一九—一〇七九		
《唐大詔令集》				

四庫存目叢書本				
一九二五年刻本				
光緒十八年刻本				
同治八年刻本				
昭代叢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中華書局一九七一年版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乾道七年平漢府學刻本				
道光八年刻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王利器校注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北京中國書店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刻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宋元方志叢刊本				
一九一五年刻本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凌毅校點本				
乾隆十二年刻本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九年點校本				

《唐才子傳》	辛文房	元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傅旋琮等校箋本
《唐才常集》	唐才常	一八六七—一九〇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唐五十家詩集》	佚名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唐太宗集》	李世民	五九九—六四九	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吴雲等校注本
《唐文拾遺》	陸心源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唐文粹》	姚鉉輯	宋	宋紹興九年臨安刻本
《唐代墓誌彙編》	周紹良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周紹良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	張九齡	六七三—七四〇	四部叢刊本
《唐宋文舉要》	高步瀛	一八七三—一九四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唐李義山詩集》	李商隱	八一三—八五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劉學階等集解本
《唐甫里先生文集》	陸龜蒙	?—八八一	四部叢刊本
《唐英歌集》	吴融	?—九〇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唐律疏議》	長孫無忌	?—六五九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劉文俊點校本
《唐皇甫曾詩集》	皇甫曾	唐	四部叢刊本
《唐陸宣公翰苑集》	陸贄	七五四—八〇五	四部叢刊本
《唐國史補》	李肇	?—約七七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校點本
《唐黄先生文集》	黄滔	八三九—約九一七	四部叢刊本
《唐會要》	王溥	九二二—九八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點校本
《唐詩紀事》	計有功	宋	巴蜀書社一九八九年王促鏞校箋本
《唐賈浪仙長江集》	賈島	七七九—八四三	四部叢刊本
《唐摭言》	王定保	八七〇—九四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排印本
《唐語林》	王讜	宋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周勳初校證本
《唐確慎公集》	唐鑒	一七七八—一八六一	四部備要本
《唐鑒》	范祖禹	一〇四一—一〇九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影印本
《夏侯陽算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夏峯集》	孫奇逢	一五八四—一六七五	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院刊本
《孫子》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影印本
《孫子算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孫内翰北里志》	孫棨	唐	古典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標點本

《孫文定公奏疏》	孫嘉淦	一六八三—一七五三	嘉慶七年刻本
《孫可之集》	孫樵	?—八八九	四部叢刊本
《孫淵如詩文集》	孫星衍	一七五三—一八一八	四部叢刊本
《宮教集》	崔敦禮	?—一一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宮詹遺稿》	李齡	一四〇六—一四六九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五輯
《家人子語》	毛先舒	一六二〇—一六八八	昭代叢書本
《家訓》	王演疇	一五六五—?	清陳宏謀輯《五種遺規》本
《家塾課程 視學須知》	龍啟瑞	一八一四—一八五八	光緒四年刊本
《家誡要言》	吳麟征	一五九三—一六四四	清陳宏謀輯《五種遺規》本
《容春堂前集後集續集別集》	邵寶	一四六〇—一五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容臺集》	董其昌	一五五五—一六三六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容齋文鈔》	茹綸常	一七三四—?	嘉慶刻本
《容齋隨筆》	洪邁	一一二三—一二〇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峴泉集》	張宇初	一三五九—一四一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師山文集、師山遺文》	鄭玉	一二九八—一三五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徐光啓著譯集》	徐光啓	一五六二—一六三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影印本
《徐光啓集》	徐光啓	一五六二—一六三三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校點本
《徐孝穆集》	徐陵	五〇七—五八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恕谷先生年譜》	馮辰	清	四庫全書本
《恕谷後集》	李塨	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四存學會校刊本
《恥言》	徐禎稷	一五七八—?	叢書集成初編本
《恥堂存稿》	高斯得	宋	四庫未收書輯刊本
《恩餘堂輯稿》	彭元瑞	一七三一—一八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時務報》	汪康年等		光緒二十三年—二十五年刊本
《晉書》	房玄齡等	五七九—六四八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晉諸公贊》	傅暢	晉	漢學堂叢書第一一冊
《晏子春秋》	吕留良	一六二九—一六八三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諸子集成本
《晚村文集》	鄭振鐸編	一八九八—一九五八	一九二九年木活字本
《晚清文選》	桂馥	一七三六—一八〇五	上海生活書店一九三七年版
《晚學集》			道光十二年刻本

《晝上人集》	皎然	唐	一四五七—一五一三	四部叢刊本
《書斷》	張懷瓘	唐	一〇九一—一一三二	叢書集成初編本
《柴墟文集》	儲巏	明	一四九七—一五一三	四庫存目叢書本
《栟櫚集》	鄧肅	宋	一一〇九—一一三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校邠廬抗議》	馮桂芬	清	一八〇九—一八七四	廣仁堂校本
《校經書院志略》	張亨嘉	清	一八四七—一九一一	光緒十七年湖南學院本
《校經書院志略》	張亨嘉	清	一八四七—一九一一	光緒十七年刻本
《校經廎文稿》	李富孫	清	一七八四—一八四四	道光刻本
《校禮堂文集》	淩廷堪	清	一七五七—一八〇九	清刻本
《格言注解》	湛若水	明	一四六六—一五六〇	南昌廣內甲戌坊乙照齋善書店版
《格物通》	王子俊	宋	八五七—約九三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格齋四六》	崔致遠	新羅	一二六八—一三五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桂苑筆耕集》	劉詵	新羅	一四三五—一五一〇	四部叢刊本
《桂隱文集》	謝鐸	明	一五三八—一六一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桃溪淨稿》	唐鶴徵	明	元	四庫存目叢書本
《桃溪劄記》	魯貞	明	一二二七—一三〇七	《明儒學案》卷二六附
《桐山老農文集》	方回	元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桐江續集》	吳汝綸	清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桐城吳先生尺牘》	吳汝綸	清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桐城吳先生日記》	吳汝綸	清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桐城吳先生詩文集》	吳汝綸	清	一八四〇—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桐鄉書院志》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梧岡集》	唐文鳳	明	約一三三六—一四二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梨洲遺著匯刊》	黃宗羲	清	一六一〇—一六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泰安府志》	顏希深	宋	一七二九—一七八〇	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泰泉鄉禮》	黃佐	明	一四九〇—一五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泰泉集》	黃佐	明	一四九〇—一五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浙江平陽縣誌》	符章等	清		一九二五年刻本
《浙江通志》	李卫	清	一六八七—一七三八	乾隆刻本
《浚谷文集》	趙時春	明	一五〇九—一五六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浣川集》	戴栩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浣花集》	韋莊	八三六—九一〇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向迪宗校訂本
《浪語集》	薛季宣	一一三四—一一七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浮山文集》	方以智	一六一一—一六七一	康熙四十二年刻本
《浮山集》	仲並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浮沚集》	周行己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浮溪文粹》	汪藻	一〇七九—一一五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浮溪集》	汪藻	一〇七九—一一五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海防檔乙福州船廠》	海瑞	一五一四—一五八七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五七年刊
《海忠介公全集》	劉大櫆	一六九八—一七七九	臺北海忠介公全集編印委員會一九七三年版
《海峰文集》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清刻本
《海島算經》	陳謨	一二九七—一三八八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海桑集》	馮惟敏	一五一一—一五七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海浮山堂詩文稿》	周麟之	一一一八—一一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海陵集》	葉盛	一四二〇—一四七四	續修四庫全書本
《涇東小稿》	顧憲成	一五五〇—一六一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涇皋藏稿》	呂柟	一四七九—一五四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涇野子》	呂柟	一四七九—一五四二	續修四庫全書本
《涇野先生文集》	呂柟	一四七九—一五四二	光緒五年刻本
《烏夜啼勸孝歌》	徐廷珍等	一七五四—一八二八	嘉慶二十年刻本
《珠里小志》	周在濱		光緒六年刻本
《珩石齋紀事續稿》	錢儀吉	一七八三—一八五〇	臺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八〇年版
《留學教育——中國留學教育史料》	劉真主編，王煥琛編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高榮盛點校本
《秘書監志》	王士點、商企翁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純白齋類稿》	胡助	一二七二—？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二年校注本
《素問》			叢書集成初編本
《素履子》	張弧	唐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紡綬堂集》	曾異	一五九一—一六四四	吳興嘉業堂刻本
《翁山文外》	屈大均	一六三〇—一六九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耿天臺先生文集》	耿定向	一五二四—一五九六	

《致知格物解》	魏裔介	一六一六—一六八六	康熙刻本
《芻蕘集》	周是修	一三五四—一四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荷華山房摘稿》	陳邦瞻	一五五七—一六二三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荷牐叢談》	林時對	一六二三—一七一三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九〇年影印本
《莊子》	莊周	約前三六九—前二八六？	中華書局一九六一年郭慶藩集釋本
《莊子注》	郭象	二三一	續古逸叢書之二
《莊渠遺書》	魏校	一四八三—一五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莊靖集》	李俊民	一一七六—一二六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莊簡集》	李光	一〇七八—一一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華泉集》	邊貢	一四七六—一五三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華陽國志》	常璩	二九一—三六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任乃强校注本
《華陽集》	顧況	約七二七—八〇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華陽集》	張綱	一〇八三—一一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	一五六八—一六一〇	四庫存目叢書本
《訓蒙輯要》	石天基		光緒二十四年重刻本
《訓蒙捷訣》	鍾天緯	一八四〇—一九〇〇	上海三等學堂一九〇三年重刻本
《通志》	鄭樵	一一〇四—一一六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通典》	杜佑	七三五—八一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王文錦等點校本
《通制條格》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點校本
《通俗編》	翟灝	清	乾隆年間無不宜齋刻本
《通雅》	方以智	一六一一—一六七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通藝録》	程瑶田	一七二五—一八一四	安徽叢書本
《通鑒紀事本末》	袁樞	一一三一—一二〇五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顧士鑄點校本
《連山書院志》	李來章	一六五四—一七二一	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郭大理遺稿》	郭尚先	一七八五—一八三三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郭侍郎奏疏》	郭嵩燾	一八一八—一八九一	光緒刻本
《郭嵩燾詩文集》	郭嵩燾	一八一八—一八九一	嶽麓書社一九八四年版
《郭襄靖公遺集》	郭應聘	一五二〇—一五八六	續修四庫全書本
《郴侯書院志》	曹維精		同治二年刻本
《郴侯書院志》	石時岩		同治三年刻本

《陳子昂集》	陳子昂	六六一—七〇二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徐鵬校點本
《陳眉公集》	陳繼儒	一五五八—一六三九	續修四庫全書本
《陳恭介公文集》	陳有年	一五三一—一五九八	續修四庫全書本
《陳書》	姚思廉	五五七—六三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二年點校本
《陳確集》	陳確	一六〇四—一六七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陳學士文集》	陳儀	一六七〇—一七四二	叢書集成初編本
《陳獻章集》	陳獻章	一四二八—一五〇〇	中華書局校點本
《陵川集》	郝經	一二二三—一二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陵陽集》	韓駒	?—一一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陵陽集》	牟巘	一二二七—一三一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陶山文録》	唐仲冕	一七五三—一八二七	道光二年刻本
《陶文毅公集》	陶澍	一七七九—一八三九	道光二十年刻本
《陶庵全集》	黄淳耀	一六〇五—一六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陶淵明集》	陶淵明	三六五—四二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逯欽立校注本
《陶學士集》	陶安	一三一五—一三七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陶廬雜著》	法式善	一七五三—一八一三	嘉慶刻本
《陸子餘集》	陸粲	一四九四—一五五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陸雲集》	陸雲	二六二—三〇三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黄葵點校本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隴其	一六三〇—一六九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陸機集》	陸機	二六一—三〇三	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金濤聲點校本
《馬端肅奏議》	馬文升	一四二六—一五一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高子遺書》	高攀龍	一五六二—一六二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高太史大全集》	高啓	一三三六—一三七四	四部叢刊本
《高文襄公集》	高拱	一五一二—一五七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高峰文集》	廖剛	一〇七〇—一一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高常侍集》	高適	七〇二—七六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孫欽善校注本
《高僧傳》	釋慧皎	四九七—五五四	中華書局一九九二年湯用彤校注本
《乾初先生遺集》	陳確	一六〇四—一六七七	清餐霞軒鈔本
《乾隆國子監志》	梁國治等	一七二三—一七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乾道四明圖经》	張津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乾道臨安志》	周淙	?—一一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匏翁家藏集》	吴寬	一四三五—一五〇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唯室集》	陳長方	一一〇八—一一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商文毅疏稿》	商輅	一四一四—一四八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商君書》	商鞅	約前三九〇—前三三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蔣禮鴻錐指本
《問津書院志》	王會厘	清	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國子監志》	李宗昉	一七七九—一八四六	道光十四年國子監刻本
《國子監則例》	汪廷珍等	一七五四—一八二八	清官刻本
《國初禮賢録》	劉基	一三一一—一三七五	四庫存目叢書本
《國秀集》	芮挺章輯	唐	四部叢刊本
《國朝石鼓志》	李揚華	清	光緒五年浣江山館刻本
《國朝先正學規匯鈔》	黄舒昺	一八三四—一九〇一	光緒十九年河南學政邵松年重刻本
《國朝宫史》	鄂爾泰等	一六八〇—一七四五	天津博愛印書館一九二五年鉛印本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	李桓	一八二七—一八九一	臺灣明文書局影印本
《國榷》	談遷	一五九四—一六五八	中華書局影印本
《國聞報》	胡季堂	一六二九—一八〇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校點本
《國語》	陳宏謀	一六九六—一七七一	道光二年刻本
《培蔭軒文集》	章學誠	一七三八—一八〇二	光緒二十一年重刻本
《培遠堂偶存稿》	劉大紳	一七四七—一八二八	香艷叢書本
《婦學》	謝肅	一三三二—一三八五	一九一四年刻本
《寄庵詩文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密庵集》	陳繼輅	一五五七—一六三九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華陸綜注釋本
《尉繚子》	董應舉	一七六九—一八四五	嘉慶二十五年刻本
《崇百藥齋文集》	胡敬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崇相集》			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崇雅堂文鈔》	崔桐	一四七八—一五五六	臺灣中央研究院一九六二年校印《明實録》本
《崇禎長編》	崔顥	?—七五四	臺灣中央研究院一九六二年校印《明實録》本
《崇禎實録》			四庫存目叢書本
《崔東洲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萬兢君校注本
《崔顥集》			

《崧庵集》	李處權	?—一一五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帶經堂集》	王士禎	一六三四—一七一一	康熙五十年刻本
《常建詩集》	常建	?—約七五五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庶齋老學叢談》	盛如梓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康有爲全集》	康有爲	一八五八—一九二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康齋集》	吳與弼	一三九一—一四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庸書》	陳熾	一八五五—一九〇〇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版
《庸庵集》	宋禧	一三一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庸盦全集》	薛福成	一八三八—一八九四	光緒刻本
《庸齋集》	趙汝騰	?—一二六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庚子山集》	庾信	五一三—五八一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倪璠注本
《張之洞全集》	張之洞	一八三七—一九〇九	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張文貞集》	張玉書	一六四二—一七七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	一八三七—一九〇九	北平文華齋戊辰(一九二八)仲春刊
《張文襄公奏稿》	張之洞	一八三七—一九〇九	一九二〇年版
《張氏拙軒集》	張侃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丘建算經》	李淳風注	六〇二—六七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校點本
《張司業詩集》	張籍	約七六七—八三〇	四部叢刊本
《張忠敏公遺集》	張國維	一五九五—一六四六	四庫未收書輯刊
《張季子九録》	張謇	一八五三—一九二六	中華書局一九三六年版
《張承吉文集》	張祜	?—八五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影印本
《張莊僖文集》	張永明	一四九九—一五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張楊園先生年譜》	蘇惇元	一八〇一—一八五七	江蘇書局同治十年刻本
《張楊園先生年譜》	蘇惇元	一八〇一—一八五七	江蘇書局同治十年刻本
《張載集》	張載	一〇二〇—一〇七八	中華書局一九七八年點校本
《張靖達公奏議》	張樹聲	一八二四—一八八四	一八九九年刊印本
《張説之文集》	張説	六六七—七三〇	四部叢刊本
《張龍湖先生文集》	張治	一四八八—一五五〇	四庫存目叢書本
《强齋集》	殷奎	一三三一—一三七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得一録》	余治		光緒十一年宝善堂刊本

《從野堂存稿》	繆昌期	一五六二—一六二六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惇裕堂文集》	桂超邁	一七八四—一八六三	同治五年刻本
《惕甫未定稿》	王苞孫		嘉慶刻本
《惕園初稿》	陳庚煥	一七五七—一八二〇	咸豐刻本
《惕園遺稿》	陳庚煥		清刻本
《惜抱軒集》	姚鼐	一七三一—一八一五	四部備要本
《惟實集》	劉鶚	一二九〇—一三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授衣廣訓》	董誥	一七四〇—一八一八	叢書集成續編本
《授堂文鈔》	武億	一七四五—一七九九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救時芻言》	張煥綸	一八四三—一九〇五	皇朝經世文續編本
《敕賜紫雲書院志》	李來章	一六五四—一七二一	康熙三十年刻本
《教坊記》	崔令欽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任半塘箋訂本
《教育世界》	羅振玉、王國維編	一八六六—一九四〇、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教育世界社
《教育遺議》	陳子褒	一八六二—一九二二	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一九五二年版
《教育雜誌》	陸費逵主編		商務印書館
《教習堂條約》	徐乾學	一六三一—一六九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教童子法》	王筠	一七八四—一八五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敝帚稿略》	包恢	一一八二—一二六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敝篋集》	袁宏道	一五六八—一六一〇	明萬曆刻本
《晦庵先生朱文公集》	朱熹	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四部叢刊本
《曹月川集》	曹端	一三七六—一四三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曹植集》	曹植	一九二—二三二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四年趙幼文校注本
《曹操集》	曹操	一五五—二二〇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輯校本
《望溪先生文集》	方苞	一六六八—一七四九	咸豐元年刻本
《桴亭先生遺書》	陸世儀	一六一一—一六七二	光緒二十五年刻本
《梁書》	姚思廉	五五七—六三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梁溪集》	李綱	一〇八三—一一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梁溪遺稿》	尤袤	一一二七—一一九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梅氏叢書輯要》	梅文鼎	一六三三—一七二一	上海龍門書局光緒十四年石印本
《梅岩文集》	胡次焱	一二二九—一三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梅屋集》	許棐	?—一二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梅溪集》	王十朋	一一一二—一一七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淡然軒集》	余繼登	一五四四—一六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淥江書院志》	劉青藜等		光緒三年刻本
《凌忠介公集》	凌義渠	一五九三—一六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淮南子》	劉安	前一七九—前一二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新編諸子集成劉文典集解本
《淮海集》	秦觀	一〇四九—一一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深甯先生文鈔》	王應麟	一二二三—一二九六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淳祐玉峰志》	項公澤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淳祐臨安志》	施諤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淳熙三山志》	梁克家	一一二八—一一八七	宋元方志叢刊本
《淳熙稿》	趙蕃	一一四三—一二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淳熙嚴州圖经》	陳公亮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清文獻通考》	張廷玉等	一六七二—一七五五	商務印書館本
《清代科舉考試述録》	商衍鎏	一八七四—一九六三	三聯書店一九五八年版
《清代殿試考略》	傅增湘	一八七二—一九四九	大公報社一九三三年版
《清史列傳》	清國史館撰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版
《清末各省官費、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	佚名		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一九七八年版
《清正存稿》	徐鹿卿	一一八九—一二五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	故宫博物院輯		一九四六年排印本
《清名臣奏議彙編初集》	琴川居士		光緒壬寅麗澤學會石印本
《清江貝先生文集》	貝瓊	一三一四—一三七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河集》	元明善	一二六九—一三二二	藕香零拾本
《清風亭稿》	童軒	一四二五—一四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風室文鈔》	錢保塘		一九一三年刻本
《清容居士集》	袁桷	一二六七—一三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秘述聞》	法式善	一七五三—一八一三	光緒十五年刻本
《清惠集》	劉麟	一四七四—一五六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朝續文獻通考》	劉錦藻	一八六二—一九三四	萬有文庫本

《清會典》	昆岡等編	一七八三—一八五〇	商務印書館本
《清會典事例》	昆岡等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	光緒十二年官刻本
《清會典則例》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碑傳集》	錢儀吉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	上海書店一九八八年影印本
《清稗類鈔》	徐珂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清稗類鈔》	徐珂	一八六九—一九二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清經世文編》	賀長齡	一七八五—一八四八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本
《清實録》	昆岡等編		清乾隆刻本
《清獻堂集》	趙佑	一七二七—一八〇〇	
《清獻集》	杜範	一一八二—一二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議報》	汪紱	一六九二—一七五九	道光十八年俞氏敬業堂刻本
《理學逢源》	鄭觀應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	一八九四甲午刻本
《盛世危言》	鄭觀應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	翰華閣書店一九二一年版
《盛世危言後編》	章世純	一五七五—一六四四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章大力先生全稿》	章炳麟	一八六九—一九三六	上海泰東書局一九二一年版
《章太炎的白話文》	章學誠	一七三八—一八〇二	嘉業堂刻本
《章氏遺書》	章學誠	一七三八—一八〇二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章學誠遺書》	章學誠	一七三八—一八〇二	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章學誠遺書佚篇》	章學誠	一七二九—一七八一	叢書集成初編本
《笥河文集》	朱筠	一一五〇—一二二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
《習學記言》	葉適		叢書集成初編本
《習齋先生言行録》	鐘錂	一六三五—一七〇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習齋記餘》	顏元	一六四〇—一七一五	道光二十九年鈔本
《聊齋文集》	蒲松齡	一六四〇—一七一五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聊齋志異》	蒲松齡	一六四〇—一七一五	同治四年金陵節署本
《船山遺書》	王夫之	一六一九—一六九二	光緒十四年刊本
《船政奏議彙編》	左宗棠	一八一二—一八八五	福州啓明印刷有限公司
《船政奏議續編》	左宗棠	一八一二—一八八五	藕香零拾本
《菊潭集》	孛術魯翀	一二七九—一三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菽園雜記》	陸容	一四三五—一四九四	

《萃升書院藏書目録》			光緒十九年刻本
《訥溪奏疏》	周怡	一五〇六—一五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許文正公遺書》	許衡	一二〇九—一二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許文穆公集》	許國	一五二七—一五九六	明萬曆十一年刻本
《許用晦文集》	許渾	約七八七—八五四	四部叢刊本
《許白雲先生文集》	許謙	一二七〇—一三三七	四部叢刊本
《許昌集》	薛能	?—八八〇	明汲古閣刊本
《許黄門先生文集》	許相卿	一四七九—一五五七	明萬曆刻本
《象山先生全集》	陸九淵	一一三九—一一九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逸周書》			叢書集成本
《鄂州小集》	羅願	一一三六—一一八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鄉約 塞語》	尹昉	明	叢書集成初編本
《野古集》	龔詡	一三八二—一四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野處集》	邵亨貞	一三〇九—一四〇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野處類稿》	洪邁	一一二三—一二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釣磯文集》	徐寅	唐	四部叢刊三編本
《陽春集》	馮延巳	約九〇三—九六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谷玉校點本
《隋唐嘉話》	劉餗	唐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程毅中點校本
《隋書》	魏徵	五八〇—六四三	中華書局一九七三年點校本
《雪山集》	王質	一一一七—一一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雪坡集》	姚勉	一二一六—一二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雪堂集》	沈守正	一五七二—一六二三	四庫禁毁書叢刊本
《雪窗集》	孫夢觀	一二〇〇—一二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雪磯叢稿》	樂雷發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鹿皮子集》	陳樵	一二七八—一三六五	金華叢書本
《鹿忠節公集》	鹿善繼	一五七五—一六三六	續修四庫全書本
《鹿洲初集》	藍鼎元	一六七五—一七三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黄華集》	王庭筠	一一五一—一二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傅子》	傅玄	二一七—二七八	漢魏叢書第六二種第二六冊
《傅與礪詩文集》	傅若金	一三〇三—一三四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備忘録》	海瑞	一五一四—一五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善餘堂文集》	江永	一六八一—一七六二		清抄本
《喙鳴文集》	沈一貫	一五三一—一六一五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喜聞過齋文集》	李文耕	一七六三—一八三八		雲南叢書本
《堯峰文鈔》	汪琬	一六二四—一六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報應記》	佚名			明刻本
《寒松堂集》	魏象樞	一六一七—一六八七		叢書集成初編本
《寒松閣集》	詹初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寒香館文鈔》	賀熙齡	一七八八—一八四六		清刻本
《寓林集》	黄汝亨	一五五八—一六二六		續修四庫全書本
《寓庵集》	李庭	?—一三〇四		藕香零拾本
《尊白堂集》	虞儔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尊聞居士集》	羅友高	一七三三—一七七八		光緒七年刻本
《嵇中散集》	嵇康	二二三—二六二		四部叢刊本
《巽隱集》	程本立	?—一四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巽齋文集》	歐陽守道	一二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幾亭外書》	陳龍正	一五八五—一六四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彭惠安集》	彭韶	一四三〇—一四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御制文集》	弘曆	一七一一—一七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御制樂善堂全集定本》	弘曆	一七一一—一七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復初齋文集》	翁方綱	一七三三—一八一八		光緒中津河廣仁堂刻本
《愧訥集》	朱用純	一六一七—一六八八		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敦煌寶藏》	黄永武編			四庫存目叢書本
《敬亭集》	姜采	一六〇七—一六七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敬軒文集》	薛瑄	一三八九—一四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斐然集》	胡寅	一〇九八—一一五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普濟方》	朱橚	一三六一?—一四二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景迂生集》	晁説之	一〇五九—一一二九		宋元方志叢刊本
《景定建康志》	周應合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景定嚴州續志》	鄭瑤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景岳全書》　張介賓　一五六三—一六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景龍文館記》　武平一　唐　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汝濤編校全唐小說本

《曾文正公全集》　曾國藩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　光緒丙子刻本

《曾文正公家訓》　曾國藩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　光緒己卯年傳忠書局刊本

《曾文正公雜著》　曾國藩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　光緒丙子傳忠書局校刊本

《曾國藩全集》　曾國藩　一八一一—一八七二　嶽麓書社鄭雲生等校點本

《曾廉元書》　曾廉　一八五六—一九二八　宣統三年刻本

《曾鞏集》　曾鞏　一〇一九—一〇八三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朝野僉載》　張鷟　六五八—七三〇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趙守儼校點本

《棉陽學准》　藍鼎元　一六七五—一七三三　清刻本

《棕亭古文鈔》　金兆燕　一七一九—？　道光十六年刻本

《棘門集》　姚希孟　一五七九—一六三六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椒邱文集》　何喬新　一四二七—一五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欽定四書文》　方苞等　一六六八—一七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欽定科場條例》　奎潤等　光緒十三年浙江書局本

《欽定學政全書》　恭阿拉等　一七四二—一八一二　嘉慶十七年刻本

《欽定禮部則例》　王傑等　嘉慶十三年刻本

《淵穎集》　吳萊　一二九七—一三四〇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渭南文集》　陸游　一一二五—一二一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游羌洲日記》　祁兆熙　清　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漢陂集》　王九思　一四六八—一五五一　續修四庫全書本

《湖上集》　徐師曾　一五一七—一五八〇　續修四庫全書本

《湖山集》　吳芾　一一〇四—一一八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湖南通志》　李瀚章等　一八二一—一八九九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四年排印本

《湘報》　王闓運　一八三三—一九一六　嶽麓書社一九九六年版

《湘綺樓文集》　一一九〇—一二四四　四部叢刊本

《湘學報》　耶律楚材　一六二八—一六九九　姜先生全集本

《湛然居士集》

《湛園未定稿》　姜宸英

《湧幢小品》	朱國禎	一五五八—一六三二	續修四庫全書本	
《湯子遺書》	湯斌	一六二七—一六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湯潛庵集》	湯斌	一六二七—一六八七	叢書集成初編本	
《溉堂文集》	孫枝蔚	一六二〇—一六八七	康熙刻本	
《滋溪文稿》	蘇天爵	一二九四—一三五二	中華書局一九九七年點校本	
《焚書》	李贄	一五〇七—一六〇二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無能子》	無能子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王明校注本	
《琴川志》	孫應時	一一五四—一二〇六	宋元方志叢刊本	
《畫墁集》	張舜民	約一〇三四—一一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登封縣誌》	陸繼萼		乾隆五十二年刻本	
《程文恭公遺稿》	程文德	一四九七—一五五九	四庫存目叢書本	
《程月川先生遺集》	程含章	一七六三—一八三二	道光元年刻本	
《童山文集》	李調元	一七三四—一八〇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童蒙止觀》	智顗	五三八—五九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八年中國佛教典籍選刊本	
《童蒙須知韻語》	萬斛泉	一八〇八—一九〇四	光緒津河廣仁堂刻本	
《紫山集》	胡祇遹	一二二七—一二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紫原文集》	羅大紘	一五四七—?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紫峴山人文集》	張九鉞	一七二一—一八〇三	咸豐元年刻本	
《紫陽書院志》	施璜	?—一七〇六	雍正三年刻本	
《紫陽書院志略》	董桂敷	清	嘉慶十一年刻本	
《紫微集》	張嵲	一〇九六—一一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緊齋集》	袁燮	一一四四—一二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給事集》	劉安上	一〇六九—一一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舒文靖集》	舒璘	一一三六—一一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舒藝室雜著甲編》	張文虎	一八〇八—一八八五	光緒五年刻本	
《萬國公報》	沈德符	一五七八—一六四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影印本	
《萬曆明會典》	沈垚	一七九八—一八四〇	中華書局標點本	
《落帆樓文集》	李應升	一五九三—一六二六	吳興叢書本	
《落落齋遺集》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葉八白易傳》　葉山　一五〇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葛中翰遺集》　葛麟　？—約一六四四　四庫未收書輯刊

《董司寇文集》　董裕　一五四六—一六〇六　四庫未收書五—二三

《虛受堂文集》　王先謙　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光緒間刻本

《虛受堂書劄》　王先謙　一八四二—一九一七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

《虛齋集》　蔡清　一四五三—一五〇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蛟峰文集》　方逢辰　一二一一—一二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蛟峰外集》　方逢辰　一二一一—一二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補過齋遺集》　甘雨　一八二三—一八九五　雲南叢書本

《補讀書齋遺稿》　沈維鐈　一七七八—一八四九　光緒乙亥刻本

《費文憲公摘稿》　費宏　一四六八—一五三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貽謀》　許相卿　一四七九—一五五七　續修四庫全書本

《賀秘監集》　賀知章　六五九—七四四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王啓興等注本

《越華紀略》　梁廷枏　一七九六—一八六一　清鈔本

《越絶書》　袁康、吳漢平　商務印書館一九五六年張宗祥校注本

《遂初堂集》　潘耒　一六四六—一七〇八　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遊鴈山集》　游酢　一〇五三—一一二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運甓漫稿》　李昌祺　一三七六—一四五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道古堂文集》　杭世駿　一六九六—一七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道光福建通志》　魏敬中　一七七八—一八六〇　掃葉山房石印本

《道國元公周濂溪夫子志》　吳大鎔　同治十年刻本

《道鄉集》　鄒浩　一〇六〇—一一一一　光緒元年周振堂重刻本

《道園學古録》　虞集　一二七二—一三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道榮堂文集》　陳鵬年　一六六四—一七二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鄒東廓集》　鄒守益　一四九一—一五六二　乾隆七年刻本

《鈍吟雜録》　馮班　一六〇二—一六七三　江蘇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陽明後學叢書》本

《鈍翁文録》　汪琬　一六二四—一六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鈍翁類稿》　汪琬　一六二四—一六九一　光緒十三年鋤月種梅室刻本

《鈐山堂集》　嚴嵩　一四八〇—一五六七　康熙刻本

《開元天寶遺事》　王仁裕　八八〇—九五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丁如明輯校本

《開元禮》	蕭嵩等編	唐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開慶四明續志》	梅應發	一二五三年進士	宋元方志叢刊本
《閒居叢稿》	蒲道源	一二六〇—一三三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雅述》	王廷相	一四七四—一五四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集異記》	薛用弱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王建珍等點校本
《雲村集》	許相卿	一四七九—一五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林集》	貢奎	一二六九—一三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南)永昌府志》	劉毓珂		光緒十一年刻本
《(雲南)宜良縣誌》	袁嘉穀等		一九二一年刻本
《(雲南)宣威州志》	劉沛霖		道光本
《(雲南)昭通縣志》	符廷銓		一九二四年刻本
《(雲南)霑益州志》	陳燕		光緒十一年本
《(雲南)騰越廳志》	陳宗海等		光緒十三年刻本
《(雲南)續修嵩明州志》	王沂淵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峰集》	胡炳文	一二五〇—一三三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莊集》	曾協	?—一一七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莊集》	劉爚	一一四四—一二一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陽集》	李祁	一二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間志》	楊潛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雲溪友議》	范攄	?—約八八五	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校點本
《雲溪居士集》	華鎮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雲溪集》	郭印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順宗實録》	韓愈	七六八—八二四	海山仙館叢書本
《須溪集》	劉辰翁	一二三二—一二九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飲冰室合集集外文》	梁啓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馮少墟集》	馮從吾	一五五六—一六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傳經堂文集》	朱駿聲	一七八八—一八五八	中華書局一九二三年版
《勤齋集》	蕭斛	一二四一—一三一八	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夢澤集》	王廷棟	一四九三—一五五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嵩山集》	晁公遡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嵩陽書院志》	耿介	一六二三—一六九三	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愚谷文存》	吴騫	一七三三—一八一四	嘉慶十二年刻本
《愚谷文存續編》	吴騫	一七三三—一八一四	嘉慶十二年刻本
《愚谷集》	李舜臣	一四九九—一五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愚齋存稿》	盛宣懷	一八四四—一九一六	思補樓藏版
《慈湖遺書》	楊簡	一一四一—一二二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慎子》	王廷相	一四七四—一五四四	中華書局一九五四年諸子集成本
《慎言》	陳植	宋	四庫存目叢書本
《慎獨叟遺稿》	阮元	一七六四—一八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揅經室集》	慕容彦逢	一〇六七—一一一七	道光文選樓刻本
《摛文堂集》	梁啓超	一八七三—一九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新大陸遊記》	歐陽修	一〇〇七—一〇七二	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新五代史》	柯劭忞	一八四八—一九三三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新元史》	唐玄度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印本
《新加九經字樣》	羅願	一一三六—一一八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新安志》	張坊		宋元方志叢刊本
《新修曲沃縣誌》	趙寧	一六八七—?	敦好堂全書乾隆刻本
《新修嶽麓書院志》	何啟、胡禮垣	一八五九—一九一四、一八四七—一九一六	咸豐十一年刻本
《新政真詮》	歐陽修等	一〇〇七—一〇七二	光緒二十七年上海格致新報館鉛印本
《新唐書》	賈誼	前二〇〇—前一六八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新書》	陸圻	一六一三—?	中華書局二〇〇〇年新編諸子集成本
《新婦譜》	陳確	一六〇四—一六七七	香豔叢書本
《新婦譜補》	查琪		香豔叢書本
《新婦譜補》	朱一琛	約前二四〇—前一七〇	香豔叢書本
《新淦凝秀書院志》	陸賈	一六九一—一七六二	琢玉堂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新語》	鄒聖脈	約前二三—五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王利器校注本
《新增幼學故事瓊林》	桓譚	唐	同治十二年重刻本
《新論》	胡曾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新雕注胡曾詠史詩》			四部叢刊本

《會昌進士詩集》	馬載	唐	
《楊氏易傳》	楊簡	一一四一—一二二六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録明弘治刊本
《楊忠介集》	楊爵	一四九三—一五四九	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一年版
《楊忠潛集》	楊繼盛	一五一六—一五五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楊炯集》	楊炯	六五〇—六九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楊園先生全集》	張履祥	一六一一—一六七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徐明霞校點本
《楓山集》	章懋	一四三七—一五二二	同治十年浙江書局本
《楓山語録》	章懋	一四三七—一五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楚辭》	劉向輯	?—一二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楳埜集》	徐元傑	一二五四—一三三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榘庵集》	同恕	一五〇六—一五五五	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陳子展直解本
《槐野先生存笥稿》	王維楨	一五六二—一六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歇庵集》	陶望齡	?—一五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殿閣詞林記》	廖道南	?—一一三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溪堂集》	謝逸	一五八五—一六四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温氏母訓》	温璜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温州府志》	李琬	八一二—八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温庭筠詩集》	温庭筠	一五三九—一六〇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温恭毅集》	温純	一一八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滄洲麈缶編》	程公許	一五一四—一五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滄溟集》	李攀龍	?—一三八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滄螺集》	孫作	一一五九—一二三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滏水集》	趙秉文	一八四二—一九〇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煙霞草堂文集》	劉光蕡		同治四年補版印本
《睡虎地秦墓竹簡》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		四部叢刊本
《睡庵稿》	湯賓尹	一五六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筠軒稿》	唐元	一二六九—一三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筠溪集》	李彌遜	一〇八五—一一五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粵秀書院志》	梁廷枏	一七九六—一八六一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粵劍編》	王臨亨	一五四八—一六〇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元明史料筆記叢刊》本
《經元善集》	經元善	一八四一—一九〇三	華中師大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經世報》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經典釋文》	陸德明	五五六—六三〇	清康熙刻本
《經義齋集》	熊賜履	一六三五—一七〇九	光緒四年刻本
《經德堂文集》	龍啓瑞	一八一四—一八五八	光緒四年刊本
《經德堂詩文集》	龍啓瑞	一八一四—一八五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經濟文集》	李士瞻	一三一三—一三六七	四部叢刊本
《罪惟録》	查繼佐	一六〇一—一六七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群玉樓稿》	李默	約一四九九—一五五六	四部叢刊本
《群書治要》	魏徵	五八〇—六四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曲彦斌校注本
《義山雜纂》	李商隱	八一三—八五八	宣統元年刻本
《義門先生集》	何焯	一六六一—一七二二	愚齋刻本
《聖祖仁皇帝御制文》	玄燁	一六五四—一七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聖祖仁皇帝御制文集》	玄燁	一六五四—一七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聖祖仁皇帝聖訓》	玄燁	一六五四—一七二二	光緒上海中西書局石印本
《聖朝名公奏議》	陳弢		同治十二年刻本
《聖學入門書》	陳瑚	一六一三—一六七五	續修四庫全書本
《聖學宗傳》	周汝登	一五四七—一六二九	愚齋刻本
《聖諭廣訓》	胤禛	一六七八—一七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蒙川遺稿》	劉黻	一二一七—一二七六	叢書集成初編本
《蒙求》	李翰	約七一九—約七七二	昭代叢書本
《蒙養詩教》	胡鼎		光緒二十九年鉛印本
《蒙學鏡》	鍾天緯	一八四〇—一九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蒙齋集》	袁甫	宋	一九三一年鉛印本
《蒲城縣誌》	張心鏡		民國間鈔本
《蒼莨詩文初集》	孫鼎臣	一八一九—一八五九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蒼霞草、續草、餘草》	葉向高	一五五九—一六二七	燕京大學一九四〇年鉛印本
《蓬廬文鈔》	周廣業	一七三〇—一七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蓮峰集》	史堯弼	宋	

《虞秘監集》	虞世南	五五八—六三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王啟興等注本
《裘文達公文集》	裘曰修	一七一二—一七七三	嘉慶刻本
《解春集文鈔》	馮景	一六五二—一七一五	乾隆抱經堂叢書
《詩解頤》	朱善	一三一五—一三八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誠意伯文集》	劉基	一三一一—一三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誠齋集》	楊萬里	一一二七—一二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資治通鑒》	司馬光	一〇一九—一〇八六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點校本
《跨鼇集》	李新	?—約一一二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農説》	馬一龍	一四九九—一五七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遜志齋集》	方孝孺	一三五七—一四〇二	四部叢刊本
《雍録》	程大昌	一一二三—一一九五	宋元方志叢刊本
《僑吴集》	鄭元祐	一二九二—一三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嘉定赤城志》	陳耆卿	一一八〇—一二三七	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泰吴興志》	史彌堅	一一六六—一二三二	宋元方志叢刊本
《嘉泰會稽志》	談鈅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圖書編》	施宿	一一六四—一二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塾規》	章潢	一五二七—一六〇八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塾講規約》	賀長齡	一七八五—一八四八	昭代叢書本
《壽昌志》	施璜	?—一七〇六	宋元方志叢刊本
《實事求是齋遺稿》	佚名	宋	道光刻本
《寧極齋稿》	汪烜珍	一七五七—一八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寧澹居文集》	陳深	一二六〇—一三四四	清光緒十四年《桐城方氏七代遺書》本
《對山先生文集》	方大鎮	一五六二—一六三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幔亭集》	康海	一四七五—一五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廣弘明集》	徐熥	一五六一—一五九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廣成集》	道宣	五九六—六六七	正統道藏本
《廣信府志》	杜光庭	八五〇—九三三	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廣異記》	孫世昌等		叢書集成初編本
《廣經室文鈔》	戴孚		光緒十五年廣雅書局刻本
	劉恭冕編		

《廣豐縣誌》	雙全等	一七四四—一八二二	同治十一年刻本
《慕良雜著》	莊有可	一六四二—一七一八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〇年排印本
《榕村全書》	李光地	一六四二—一七一八	道光九年刻本
《榕村集》	李光地	一六四二—一七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榮進集》	吳伯宗	一三三四—一三八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毓文書院志》	洪亮吉	一七四六—一八〇九	嘉慶九年月午樓藏本
《滎陽外史集》	鄭真	一三三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溥南集》	王若虛	一一七四—一二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漁墅類稿》	陳元晉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演山集》	黃裳	一〇四四—一一三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漢官儀》	應劭	約一五三—一九六	平津館叢書本
《漢泉漫稿》	曹伯啓	一二五五—一三三三	涵芬樓秘笈
《漢書》	班固	三二—九二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點校本
《漢學商兑》	方東樹	一七七二—一八五一	光緒庚子浙江書局本
《漢濱集》	王之望	?—一一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張溥	一六〇二—一六四一	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漫塘集》	劉宰	一一六七—一二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澉水志》	常棠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熊峰集》	石珤	一四六五—一五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爾雅》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碧川文選》	楊守址	一四三六—一五一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碧梧玩芳集》	馬廷鸞	一二二三—一二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端忠敏公奏稿》	端方	一八六一—一九一一	民國間鉛印本
《端溪書院志》	傅維森	一八六四—一九〇二	光緒二十年書院刻本
《端簡鄭公文集》	鄭曉	一四九九?—一五六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管子》			科學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郭沫若等集校本
《網山集》	林亦之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翠屏集》	張以寧	一三〇一—一三七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翠渠摘稿》	周瑛	一四三〇—一五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聞過齋集》	吳海	?—一三九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蔚文書院全志》	林邦輝		嘉慶二十四年刻本	
《蔡中郎集》	蔡邕	一三二—一九二	海源閣叢書本	
《蔡元培全集》	蔡元培	一八六八—一九四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蔣氏家訓》	蔣伊	一六三一—一六八七	叢書集成初編本	
《語珍切要録》	許立清		道光十五年刻本	
《語録》	孫奇逢	一五八四—一六七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説文解字》	許慎	約五八—約一四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清段氏經韻樓刻本	
《説苑》	劉向	約前七七—前六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趙善詒疏證本	
《説理會編》	季本	一四八五—一五六三	續修四庫全書本	
《説學齋稿》	危素	一三〇三—一三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趙文肅公文集》	趙貞吉	一五〇八—一五七六	四庫存目叢書本	
《趙考古文集》	趙撝謙	一三五一—一三九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趙孟頫集》	趙孟頫	一二五四—一三二二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任道斌校點本	
《趙寶峰先生文集》	趙偕	元	四明叢書本	
《適可齋記言記行》	馬建忠	一八四四—一九〇〇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版	
《遯園漫稿》	顧起元	一五六五—一六二八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鄧定宇先生文集》	鄧以讚	一五四二—一五九九	四庫存目叢書本	
《鄧析子》	鄧析		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王啟湘校詮本	
《鄭守愚文集》	鄭谷	八五一—九〇九	四部叢刊本	
《鄭忠肅奏議遺集》	鄭興裔	一一二六—一一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鄭板橋外集》	鄭燮	一六九三—一七六六	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鄭板橋全集》	鄭燮	一六九三—一七六六	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鄭觀應集》	鄭觀應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鄮山書院志》	許玉書		光緒十六年刻本	
《鄮峰真隱漫録》	史浩	一一〇六—一一九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鄱陽集》	彭汝礪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鄱陽縣誌》	陳驤		道光刻本	
《銅鼓書堂遺稿》	查禮	一七一五—一七八三	乾隆間刻本	

《鳳池吟稿》	汪廣洋	?—一三七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鳳巖書院志》	朱點易等		光緒元年刻本	
《鳴玉堂稿》	張天復	一五一三—一五七三	續修四庫全書本	
《齊民要術》	賈思勰	北魏	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版	
《齊東野語》	周密	一二三二—一二九八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張茂鵬點校本	
《齊物論齋文集》	董士錫	一七八二—一八三一	道光二十年刻本	
《齊乘》	于欽	元	宋元方志叢刊	
《儀禮正義》	賈公彥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劉子》	劉勰	約四六五—五三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林其錟、陳鳳金集校本	
《劉子全書》	劉宗周	一五七八—一六四五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劉古愚先生遺書》	劉光蕡	一八四二—一九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左史集》	劉安節	一〇六八—一一一六	一九〇六年版	
《劉壯肅公奏議》	劉銘傳	一八三六—一八九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劉希仁文集》	劉軻	?—八四一	宣統元年己酉九月開雕	
《劉忠誠公遺集》	劉坤一	一八三〇—一九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彦昺集》	劉彦昺	一三三一—一三九九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點校本	
《劉禹錫集》	劉禹錫	七七二—八四二	顧氏文房小說本	
《劉賓客嘉話録》	韋絢	八〇三—八六六	明弘治十一年韓明刻本	
《劉隨州文集》	劉長卿	約七二五—七九〇	四庫存目叢書本	
《劉練江先生集》	劉永澄	一五七六—一六一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劉蕺山集》	劉宗周	一五七八—一六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劍南詩稿》	陸游	一一二五—一二一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孫詒讓間詁本	
《墨子》	墨翟	約前四六八—約前三九〇	道光八年刻本	
《墨池書院章程》	程家頤	宋	叢書集成初編本	
《履齋示兒編》	孫奕	一一九六—一二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履齋遺集》	吴潛		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王頲點校本	
《廟學典禮》	佚名		叢書集成初編本	
《德星堂家訂》	許汝霖	一六四〇—一七二〇		

《德風亭集》	王貞儀	一七六九—一七九七	金陵叢書丁集本	
《撫吴公牘》	丁日昌	一八二三—一八八二	光緒三年刻本	
《樂山集》	王崧	一七五二—一八三八	嘉慶十九年刻本	
《樂府詩集》	郭茂倩	宋	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	
《樂府雜録》	段安節	唐	叢書集成初編本	
《樂圃餘稿》	朱長文	一〇三九—一〇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樂書要録》	北門學士	唐	叢書集成初編本	
《樂軒集》	陳藻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樂静集》	李昭玘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樊川文集》	杜牧	八〇三—八五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陳允吉校點本	
《樊南文集》	李商隱	八一三—八五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馮浩等箋注本	
《樗隱集》	胡行簡	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文粹》	欧阳修	一〇〇七—一〇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歐陽行周文集》	歐陽詹	約七五七—約八〇二	四部叢刊本	
《歐陽南野先生文集》	歐陽德	一四九六—一五五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毅齋查先生闡道集》	查鐸	一五一六—一五八九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七輯	
《毅齋集》	王洪	一三七九—一四二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滹水集》	李復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潘子求仁録輯要》	潘平格	一六一〇—一六七七	清刻本	
《潛夫論》	王符	約八五—一六二	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彭鐸校證本	
《潛研堂文集》	錢大昕	一七二八—一八〇四	嘉慶十一年刻本	
《潛書》	唐甄	一六三〇—一七〇四	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版	
《潛溪書院志》	朱霞堂	清	清刻本	
《潛學稿》	鄧元錫	一五二七—一五九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潛齋集》	何夢桂	一二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潼川書院志》	李元春	一七六九—一八五五	桐隱雜著本	
《澄懷園文存》	張廷玉	一六七二—一七五五	乾隆十三年刻本	
《澗於集》	張佩綸	一八四八—一九〇三	澗於堂張氏集	
《澗泉集》	韓淲	一一六〇—一二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盤洲文集》	洪適	一一一七—一一八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稼村類稿》　王義山　一二一四—一二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稼門文鈔》　汪志伊　一七四三—一八一八　嘉慶十五年刻本
《穀城山館文集》　于慎行　一五四五—一六〇八　四庫存目叢書本
《篁墩文集》　程敏政　一四四五—一四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簽中集》　元結輯　七一九—七七二　隨盦徐氏叢書影印宋本
《緝古算經》　王孝通　？—六四一　中華書局一九六三年錢寶琮點校本
《緣督集》　曾豐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練兵實紀》　戚繼光　一五二八—一五八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練兵雜紀》　戚繼光　一五二八—一五八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衛公兵法輯本》　李靖　五七一—六四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課子隨筆鈔》　張師載　一六九六—一七六四　叢書集成初編本
《論語》　孔丘　前五五一—前四七九　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論語集解》　何晏　一九〇—二四九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楊伯峻譯注本
《論學》　李塨　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四部叢刊本
《論學俚言》　蕭繼炳　光緒五年畿輔叢書本
《論學酬答》　陸世儀　叢書集成初編本
《論衡》　王充　一六一—一六七二　同治十三年小石山房叢書本
《諸葛亮集》　諸葛亮　二七—約九七　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新編諸子集成黃暉校釋本
《豫章文集》　羅從彥　一八一—二三四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編校本
《賜閒堂集》　申時行　一〇七二—一一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賜餘堂集》　錢士升　一五三五—一六一四　四庫存目叢書本
《遵生八箋》　高濂　一五七五—一六五二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遵巖集》　王慎中　一五三八？—一五九〇　人民衛生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遺山集》　元好問　一五〇九—一五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遼史》　脫脫　一一九〇—一二五七　光緒七年讀書山房本
《醉經樓集》　唐伯元　一三一四—一三五五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點校本
《閩風集》　舒嶽祥　一五四〇—一五九七　清抄本
《閩風集》　舒嶽祥　一二三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震川先生集》　歸有光　一二一九—一二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震澤集》　王鏊　一五〇六—一五七一　清康熙刻本
　　一四五〇—一五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養一齋文集》	李兆洛	一七六九—一八四一	光緒四年重刻本
《養一齋集》	潘德輿	一七八五—一八三九	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養心亭集》	張邦奇	一四八四—一五四四	續修四庫全書本
《養正類編》	張伯行	一六五二—一七二五	叢書集成初編本
《養吾齋集》	劉將孫	一二五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養知書屋文集》	郭嵩燾	一八一八—一八九一	光緒壬辰孟秋月刊
《養素堂文集》	張澍	一七八一—一八四七	道光十五年刻本
《養蒙集》	張伯淳	一二四二—一三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餘慶堂十二戒》	劉德新		檀幾叢書本
《魯迅文集》第十一卷	魯迅	一八八一—一九三六	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魯齋集》	王柏	一一九七—一二七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黎文僖公集》	黎淳	一四二三—一四九二	續修四庫全書本
《黎嶽集》	李頻	唐	四部叢刊本
《嘯孫軒攢存》	張行簡	一八三五—一九〇六	清刻本
《學文堂集》	陳玉堪	一六三六—?	常州先哲遺書本
《學古緒言》	婁堅	一五五四—約一六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學言稿》	吳當	一二九七—一三六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學約 奏議》	陳寶箴	一八三一—一九〇〇	
《學務平議》	孫詒讓	一八四八—一九〇八	
《學務綱要》	張百熙	一八四七—一九〇七	
《學海堂志》	林伯桐	一七七五—一八四五	
《學部官報》	學部總務司案牘科編印		瑞安廣明印刷所石印本
《學部奏咨輯要》	沈大成	一七〇〇—一七七一	湖北學務處本
《學福齋集》	史繩祖	宋	道光十八年刻本
《學齋佔畢》	趙承禧	元	學部圖書局編印
《憲台通紀》	徐乾學	一六三一—一六九四	臺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一九八六年)影印本
《儋園文集》	劉向編	約前七七—前六	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戰國策》	錢載	一七〇八—一七九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擇石齋文集》	羅欽順	一四六五—一五四七	浙江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點校本
《整庵存稿》			康熙刻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校點本
			乾隆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樹經堂文集》　謝啟昆　一七三七—一八〇二　嘉慶刻本

《橫山遺集》　徐愛　一四八七—一五一七　江蘇鳳凰出版社二〇〇七年《陽明後學文獻叢書》本

《橫浦集》　張九成　一〇九二—一一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橫塘集》　許景衡　一〇七二—一一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歷代名畫記》　張彥遠　約八一五—？　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秦仲文、黃苗子點校本

《歷史檔案》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歷史檔案》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澹軒集》　李吕　一一二二—一一九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澹園集》　焦竑　一五四〇—一六二〇　續修四庫全書本

《澹園集》　徐乾學　一六三一—一六九四　光緒九年重刊本

《澹齋文鈔》　龔景翰　一七四七—一八〇三　道光二十年刻本

《澹齋集》　李流謙　一一二三—一一七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濂溪志》　周浩　一二九四—一三四六　光緒十九年愛蓮堂刻本

《燕石集》　宋炯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獨學廬五稿》　石韞玉　一七五六—一八三七　清寫刻本

《獨學廬初稿》　石韞玉　一二二一—一二七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瓢泉吟稿》　朱晞顏　？—八三五　四部叢刊本

《盧仝詩集》　盧仝　一〇八〇—一一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盧溪文集》　王庭珪　約六三六—六九五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徐明霞校點本

《盧照鄰集》　盧照鄰　七三七—七九八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劉初棠校注本

《盧綸詩集》　盧綸　八三二—九一二　四部叢刊本

《禪月集》　貫休　四部叢刊本

《穆天子傳》　道光十一年刻本

《穆堂初稿、別稿》　李紱　一六七三—一七三五　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穆堂詩文鈔》　李紱　一六七三—一七〇五　清刻本

《積石文稿》　張履　一七九二—一八五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積齋集》　程端學　一二七八—一三三四　四部叢刊本

《篔谷文鈔》　查揆　一七七〇—一八三三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篔窗集》	陳耆卿	一一八〇—一二三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縉雲文集》	馮時行	?—一一六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翰林志》	李肇	?—約七七八	知不足齋叢書本
《蕭穎士文集》	蕭穎士	七〇九—七六〇	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有精抄本一卷
《薛氏醫案》	薛己	一四八七—一五五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衡藩重刻胥臺先生集》	袁袠	一五〇二—一五四七	四庫存目叢書本
《衡廬精舍藏稿、續稿》	胡直	一五一七—一五八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還古書院志》	趙璜		
《錢文敏公全集》	錢維城	一七二〇—一七七二	乾隆間刻本
《錢考功集》	錢起	約七一〇—七八〇	乾隆四十一年刻本
《錢塘遺事》	劉一清		四部叢刊本
《雕菰集》	焦循	一七六三—一八二〇	嘉慶洞庭掃葉山房席氏校訂本
《靜修先生文集》	劉因	一二四九—一二九三	道光四年刻本
《靜修續集》	劉因	一二四九—一二九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靜軒集》	閻復	一二三六—一三一二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靜庵文集》	王國維	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藕香零拾本
《靜庵文集續編》	王國維	一八七七—一九二七	上海人民出版社
《靜學文集》	王叔英	?—一四〇二	上海人民出版社
《頤庵文選》	胡儼	一三六一—一四四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頤道堂文鈔》	陳文述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頤綵堂文集》	沈叔埏	一七三六—一八〇三	嘉慶二十二年刻本
《駱賓王文集》	駱賓王	約六四〇—六八四	嘉慶二十三年刻本
《鮑溶詩集》	鮑溶	唐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默成文集》	潘良貴	一〇九四—一一五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默堂集》	陳淵	?—一一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默庵集》	安熙	一二六九—一三一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默齋遺稿》	游九言	一一四二—一二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龍川集》	陳亮	一一四三—一一九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龍洲集》	劉過	一一五四—一二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龍筋鳳髓判》	張鷟	六五八—七三〇	叢書集成初編本

《龍雲集》	劉弇	一〇四八—一一〇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龍溪王先生全集》	王畿	一四九八—一五八三	四庫存目叢書本
《儲光羲詩集》	儲光羲	約七〇七—七六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嶽麓書院續志》	丁善慶	一七九〇—一八六九	同治六年刻本
《嶽麓書院續志補編》	劉岷	一八一〇—？	同治十二年刻本
《徽州府志》	馬步蟾修		道光七年刻本
《應元書院志略》	王凱泰	一八二三—一八七五	同治九年刻本
《戴叔倫集》	戴叔倫	七三二—七八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戴東原集》	戴震	一七二三—一七七七	乾隆五十七年刻本
《戴褐夫集》	戴名世	一六五三—一七一二	國粹叢書本
《戴震集》	戴震	一七二三—一七七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擬太平策》	李塨	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叢書集成初編本
《檀几叢書餘集》	王晫	清	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檀園集》	李流芳	一五七五—一六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棣溪居士集》	劉才邵	？—一一五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樫華館文集》	路德	一七八四—一八五一	光緒七年刻本
《濟南集》	李鳳	一〇五九—一一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燭湖集》	孫應時	一一五四—一二〇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牆東類稿》	陸文圭	一二五六—一三四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環谷集》	汪克寬	一三〇四—一三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環遊地球新録》	李圭	清	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環碧堂集》	張邦奇	一四八四—一五四四	續修四庫全書本
《矯亭存稿》	方鵬	約一四六八—約一五二二	四庫存目叢書本
《禮記正義》	孔穎達	五七四—六四八	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世界書局縮印本
《禮部志稿》	吳師道	一二八三—一三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禮部集》	梅文鼎	一六三三—一七二一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本
《績學堂文鈔》	葉德輝編	一八六四—一九二七	乾隆壬申刻本
《翼教叢編》	車萬育	一六三二—一七〇五	光緒二十四年刊本
《聲律啟蒙》			成都古籍書店影印本

《臨川縣誌》	李廷友	一二九九—一三九四	乾隆五年刻本
《臨安集》	錢宰	一五四七—一六〇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臨皋文集》	楊寅秋	九一二—九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舊五代史》	薛居正等	八八八—九四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點校本
《舊唐書》	劉昫等	一三一五—一四〇〇	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年點校本
《藍山集》	藍仁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藏海居士集》	吳可	一八九一—一九六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藏暉室劄記》	胡適	一五七一—?	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九年版
《蟋蟀軒草》	劉士驥	?—一一三三	四庫存目叢書本
《襄陵文集》	許翰	清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襄陽府志》	思聯	一四二二—一四七八	光緒十一年重修本
《襄毅文集》	韓雍	一四二八—一四九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謙齋文集》	徐溥	一四二五—一四八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謝文莊公集》	謝一夔	四六四—四九九	臺灣文海出版社《明人文集叢刊》本
《謝宣城集》	謝朓	一七五八—一八二七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曹融南校注本
《邃雅堂集》	姚文田	一一一七—一一八四	道光元年刻本
《隸釋 隸續》	洪適		清同治年間洪氏晦木齋刻本，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
《韓君平詩集》	韓翃	唐	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明抄本
《韓非子》	韓非	約前二八〇—前二三三	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梁啟雄淺解本
《韓詩外傳》	韓嬰	約前二〇〇—前一三〇	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許維遹校釋本
《魏叔子文集》	魏禧	一六二四—一六八〇	甯都三魏全集本
《魏叔子文集外編》	魏禧	一六二四—一六八〇	甯都三魏全集本
《魏書》	魏收	五〇五—五七二	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點校本
《魏源集》	魏源	一七九四—一八五七	中華書局一九七六年版
《魏鄭公詩集、文集》	魏徵	五八〇—六四三	畿輔叢書本
《魏鄭公諫録》	魏徵	五八〇—六四三	畿輔叢書本
《魏鄭公諫續録》	魏徵	五八〇—六四三	畿輔叢書本
《鮚埼亭集》	全祖望	一七〇五—一七五五	嘉慶九年刻本
《鮚埼亭集外編》	全祖望	一七〇五—一七五五	清刻本

《鴻洲先生家則野志》	徐三重	一五四九—？	清抄本	
《鴻慶居士集》	孫覿	一〇八一—一一六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鼇山集》	楊時	一〇五三—一一三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鼇巢稿》	謝應芳	一二九六—一三九二	四部叢刊三編本	
《鼇溪集》	沈與求	一〇八六—一一三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彝山書院志》	史致昌	清	道光二十三年刻本	
《歸田瑣記》	梁章鉅	一七七五—一八四九	道光乙巳年刻本	
《歸田稿》	謝遷	一四四九—一五三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歸田類稿》	張養浩	一二七〇—一三二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歸先生文集》	歸有光	一五〇六—一五七一	四庫存目叢書本	
《歸潛志》	劉祁	一二〇三—一二五〇	一九九七年中華書局點校本	
《歸樸龕叢稿》	彭蘊章	一七二九—一八六二	同治刻本	
《瀏東獅山書院志》	李芸等	清	光緒四年刻本	
《簡松草堂文集》	張雲璈	一七七四—一八二九	道光刻本	
《簡端録》	邵寶	一四六〇—一五二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簡齋集》	陳與義	一〇九〇—一一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藝文類聚》	歐陽詢編	五五七—六四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影印本	
《蕙菴文集》	張爾岐	一六一二—一六七七	光緒十五年山東書局刻本	
《覆瓿集》	朱同	一三三八—一三八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觀光樓集》	張邦奇	一四八四—一五四四	續修四庫全書本	
《豐草菴文集》	董説	一六二〇—一六八六	吳興叢書本	
《醫閭先生集》	賀欽	一四三七—一五一〇	遼海叢書本	
《闕史》	高彦休	八五四—約八八六	叢書集成本	
《雙桂堂稿》	紀大奎	一七四六—一八二五	清嘉慶十三年刻本	
《雙崖文集》	周忱	一三八一—一四五三	四庫未收書輯刊	
《雙湖先生文集》	胡一桂	一二四七—？	康熙四二年刻本	
《雙溪集》	蘇籀	一〇九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雙溪集》	杭淮	一四六二—一五三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雙溪類稿》	王炎	一一三八—一二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雜詠》	李嶠	六四四—七一三	叢書集成本	

《雞肋集》	晁補之	一〇五三—一一一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顏李叢書》	顏元、李塨	一六三五—一七〇四、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四存學會校刊本
《顏習齋先生年譜》	李塨	一六五九—一七三三	叢書集成本
《顏鈞集》	顏鈞	一五〇四—一五九六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黄宣民校點本
《顏魯公文集》	顏真卿	七〇八—七八四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影印本
《顏氏家訓》	顏之推	五三一—約五九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王利器集解本
《鵝湖集》	龔敳	明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嚴先生遺著》	嚴修	一八六〇—一九二九	民國間鉛印本
《嚴范孫先生文存》	嚴修	一八六〇—一九二九	
《嚴幾道詩文抄》	嚴復	一八五四—一九二一	
《嚴復集》	嚴復	一八五四—一九二一	
《廬山集》	董嗣杲	宋	國華書局一九二二年版
《懷星堂集》	祝允明	一四六一—一五二七	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
《懷麓堂集》	李東陽	一四四七—一五一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曝書亭集》	朱彝尊	一六二九—一七〇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疇人傳》	阮元	一七六四—一八四九	四部備要本
《疇齋外録》	張仲壽	一二五二—一三二四	清揚州阮氏刻本
《籀廎述林》	孫詒讓	一八四八—一九〇八	武林往哲遺書本
《繹志》	胡承諾	一六一三—一六八七	一九一六年刻本
《羅山遺集》	羅澤南	一八〇八—一八五六	道光十七年刻本
《羅山遺集》	羅澤南	一八〇八—一八五六	咸豐九年刻本
《羅隱集》	羅隱	八三三—九〇九	咸豐九年刻本
《蘇氏演義》	蘇鶚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雍文華校輯本
《蘇平仲文集》	蘇伯衡	?—約一三九〇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標點本
《蘇門集》	高叔嗣	一五〇一—一五三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格蘭遊學指南》	林汝耀等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蘇頲集》	蘇頲	六七〇—七二七	嶽麓書社一九八五年版
《蘊愫閣文集》	盛大士	一七七一—一八三八	明銅活字本
《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	一八六五—一八九八	道光六年刻本
《關尹子》			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
			四部叢刊本

《願學集》	鄒元標	一五五一—一六二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類博稿》	岳正	一四一八—一四七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龐氏家訓》	龐尚鵬	一五二四—一五八一	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新編》本
《寶日堂初集》	張鼐	一五七九—一六二九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寶奎堂集》	陸錫熊	一七三四—一七九二	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寶晉書院志》	貴中孚	清	光緒六年重刊本
《寶綸堂文鈔》	齊召南	一七〇三—一七六八	嘉慶二年刻本
《寶慶四明志》	羅濬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寶慶會稽續志》	張淏	宋	宋元方志叢刊本
《灌園集》	吕南公	一〇四七—一〇八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獻徵録》	焦竑	一五四〇—一六二〇	上海書店影印本
《寶静庵先生遺集》	竇克勤	一六五三—一七〇八	清刻本
《籌辦夷務始末》開辦官書局章程折	孫家鼐	一八二七—一九〇九	中華書局一九五八年版《戊戌變法檔案史料》收
《繼志齋集》	文慶	?—一八五六	故宫博物館一九三五年影印本
《臚傳紀事》	王紳	一三六〇—一四〇〇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蘭軒集》	繆彤	一六二七—一六九七	大公報社一九三三年版
《覺非齋文集》	王旭	一二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鶡冠子》	金實	一三七一—一四三九	續修四庫全書本
《儼山集》	陸深	一四七七—一五四四	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黄懷信匯校集注本
《攝生總要》	洪基	七五九—八一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權載之文集》	權德輿	一〇九七—一一六七	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一九九五年版
《濯山集》	朱翌	一六七二—一七五五	四部叢刊本
《續文獻通考》	张廷玉	一二八二—一三六六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續軒渠集》	洪希文	劉塘一七一九—一八〇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續通志》	嵇璜、劉墉等	五九六—六六七	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續高僧傳》	道宣	一八五五—一九〇〇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影印本
《續富國策》	陳熾	一七三〇—一七九七	清光緒年間鉛印本
《續資治通鑒》	畢沅		中華書局一九六四年容肇祖、聶宗歧校點本

《續資治通鑒長編》	李燾	一一一五—一一八四	中華書局點校本
《鐵庵集》	方大琮	一一八三—一二四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顧太史文集》	顧天埈	一五六二—？	四庫禁毀書叢刊本
《顧華玉集》	顧璘	一四七六—一五四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鶴山集》	魏了翁	一一七八—一二三七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鶴林集》	吴泳	宋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鶴泉文鈔》	戚學標	一七四二—一八二五	嘉慶五年刻本
《鶴泉文鈔續選》	戚學標	一七四二—一八二五	嘉慶十八年刻本
《鶴巢文存》	忻江明	清	叢書集成續編本
《鶴鳴集》	劉伯燮	一五三二—一五八四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五輯
《疊山集》	謝枋得	一二二六—一二八九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臞軒集》	王邁	一一八四—一二四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蘿山雜言》	宋濂	一三一〇—一三八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讀史編略》	沈詳煦	清	今獻匯言本
《讀四書大全説》	王夫之	一六一九—一六九二	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讀易餘言》	崔銑	一四七八—一五四一	同治四年金陵節署本
《讀書作文譜》	唐彪	約一六四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讀書後》	王世貞	一五二六—一五九〇	嶽麓書社一九八九年版
《讀書録》	薛瑄	一三八九—一四六四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讀書雜録》	李鎧	一六八六—一七五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鑒止水齋集》	許宗彦	一七六八—一八一八	康熙四十年刻本
《鑒戒録》	何光遠	五代後蜀	嘉慶二十四年德清許氏家刻本
《霽山文集》	林景熙	一二四二—一三一〇	叢書集成初編
《麟角集》	王棨	？—八二二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麟原文集》	王禮	元	叢書集成初編本
《龔自珍全集》	龔自珍	一七九二—一八四一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變雅堂遺集》	杜濬	一六一一—一六八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
《顯志堂稿》	馮桂芬	一八〇九—一八七四	光緒二十年刻本
《蠹齋鉛刀編》	周孚	一一三五—一一七七	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贛州府志》	魏瀛等修，鍾音鴻等纂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靈岩集》	唐士恥	宋	同治十二年刻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鹽鐵論》	桓寬	漢	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王利器校注本
《蠻書》	樊綽	唐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向達校注本
《鬱洲遺稿》	梁儲	一四五二—一五二八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鬱離子》	劉基	一三一一—一三七五	文淵閣四庫全書《誠意伯文集》收

《中華大典》辦公室

主　任：于永湛
副主任：伍　傑
　　姜學中
工作人員：趙含坤
　　崔望雲
　　宋　陽
　　周紅霞
　　王　霞

裝幀設計：章耀達

上海市《中華大典·教育典》工作小組

組　長：王興康
組　員：呂　健
　　郭子建
　　占旭東
　　張旭東

《中華大典·教育典》編輯部

負 責 人：呂　健
工作人員：占旭東
　　張旭東

《教育思想分典》責任編輯

占旭東　張旭東　史良昭
曹明綱　徐樂帥　董福光